目录

[列传 5](#_Toc24547618)

[列传一百九 5](#_Toc24547619)

[列传一百十 7](#_Toc24547620)

[列传一百十一 12](#_Toc24547621)

[列传一百十二 17](#_Toc24547622)

[列传一百十三 21](#_Toc24547623)

[列传一百十四 23](#_Toc24547624)

[列传一百十五 25](#_Toc24547625)

[列传一百十六 27](#_Toc24547626)

[列传一百十七 29](#_Toc24547627)

[列传一百十八 33](#_Toc24547628)

[列传一百十九 37](#_Toc24547629)

[列传一百二十 41](#_Toc24547630)

[列传一百二十一 46](#_Toc24547631)

[列传一百二十二 50](#_Toc24547632)

[列传一百二十三 51](#_Toc24547633)

[列传一百二十四 54](#_Toc24547634)

[列传一百二十五 55](#_Toc24547635)

[列传一百二十六 58](#_Toc24547636)

[列传一百二十七 61](#_Toc24547637)

[列传一百二十八 63](#_Toc24547638)

[列传一百二十九 66](#_Toc24547639)

[列传一百三十 68](#_Toc24547640)

[列传一百三十一 71](#_Toc24547641)

[列传一百三十二 75](#_Toc24547642)

[列传一百三十三 79](#_Toc24547643)

[列传一百三十四 81](#_Toc24547644)

[列传一百三十五 84](#_Toc24547645)

[列传一百三十六 88](#_Toc24547646)

[列传一百三十七 92](#_Toc24547647)

[列传一百三十八 94](#_Toc24547648)

[列传一百三十九 95](#_Toc24547649)

[列传一百四十 97](#_Toc24547650)

[列传一百四十一 98](#_Toc24547651)

[列传一百四十二 100](#_Toc24547652)

[列传一百四十三 102](#_Toc24547653)

[列传一百四十四 104](#_Toc24547654)

[列传一百四十五 108](#_Toc24547655)

[列传一百四十六 111](#_Toc24547656)

[列传一百四十七 113](#_Toc24547657)

[列传一百四十八 116](#_Toc24547658)

[列传一百四十九 118](#_Toc24547659)

[列传一百五十 120](#_Toc24547660)

[列传一百五十一 123](#_Toc24547661)

[列传一百五十二 125](#_Toc24547662)

[列传一百五十三 127](#_Toc24547663)

[列传一百五十四 129](#_Toc24547664)

[列传一百五十五 132](#_Toc24547665)

[列传一百五十六 136](#_Toc24547666)

[列传一百五十七 138](#_Toc24547667)

[列传一百五十八 140](#_Toc24547668)

[列传一百五十九 143](#_Toc24547669)

[列传一百六十 145](#_Toc24547670)

[列传一百六十一 147](#_Toc24547671)

[列传一百六十二 150](#_Toc24547672)

[列传一百六十三 151](#_Toc24547673)

[列传一百六十四 153](#_Toc24547674)

[列传一百六十五 154](#_Toc24547675)

[列传一百六十六 156](#_Toc24547676)

[列传一百六十七 158](#_Toc24547677)

[列传一百六十八 160](#_Toc24547678)

[列传一百六十九 163](#_Toc24547679)

[列传一百七十 165](#_Toc24547680)

[列传一百七十一 168](#_Toc24547681)

[列传一百七十二 170](#_Toc24547682)

[列传一百七十三 172](#_Toc24547683)

[列传一百七十四 175](#_Toc24547684)

[列传一百七十五 176](#_Toc24547685)

[列传一百七十六 179](#_Toc24547686)

[列传一百七十七 180](#_Toc24547687)

[列传一百七十八 182](#_Toc24547688)

[列传一百七十九 184](#_Toc24547689)

[列传一百八十 185](#_Toc24547690)

[列传一百八十一 187](#_Toc24547691)

[列传一百八十二 188](#_Toc24547692)

[列传一百八十三 191](#_Toc24547693)

[列传一百八十四 192](#_Toc24547694)

[列传一百八十五 194](#_Toc24547695)

[列传一百八十六 196](#_Toc24547696)

[列传一百八十七 198](#_Toc24547697)

[列传一百八十八 201](#_Toc24547698)

[列传一百八十九 203](#_Toc24547699)

[列传一百九十 207](#_Toc24547700)

[列传一百九十一 210](#_Toc24547701)

[列传一百九十二 213](#_Toc24547702)

[列传一百九十三 216](#_Toc24547703)

[列传一百九十四 219](#_Toc24547704)

[列传一百九十五 222](#_Toc24547705)

[列传一百九十六 226](#_Toc24547706)

[列传一百九十七 230](#_Toc24547707)

[列传一百九十八 233](#_Toc24547708)

[列传一百九十九 235](#_Toc24547709)

[列传二百 238](#_Toc24547710)

[列传二百一 241](#_Toc24547711)

[列传二百二 243](#_Toc24547712)

[列传二百三 245](#_Toc24547713)

[列传二百四 249](#_Toc24547714)

[列传二百五 252](#_Toc24547715)

[列传二百六 255](#_Toc24547716)

[列传二百七 258](#_Toc24547717)

[列传二百八 260](#_Toc24547718)

[列传二百九 264](#_Toc24547719)

[列传二百十 269](#_Toc24547720)

[列传二百十一 272](#_Toc24547721)

[列传二百十二 273](#_Toc24547722)

[列传二百十三 276](#_Toc24547723)

[列传二百十四 280](#_Toc24547724)

[列传二百十五 282](#_Toc24547725)

[列传二百十六 286](#_Toc24547726)

[列传二百十七 287](#_Toc24547727)

[列传二百十八 290](#_Toc24547728)

[列传二百十九 292](#_Toc24547729)

[列传二百二十 294](#_Toc24547730)

[列传二百二十一 296](#_Toc24547731)

[列传二百二十二 299](#_Toc24547732)

[列传二百二十三 300](#_Toc24547733)

[列传二百二十四 302](#_Toc24547734)

[列传二百二十五 304](#_Toc24547735)

[列传二百二十六 306](#_Toc24547736)

[列传二百二十七 309](#_Toc24547737)

[列传二百二十八 310](#_Toc24547738)

[列传二百二十九 312](#_Toc24547739)

[列传二百三十 314](#_Toc24547740)

[列传二百三十一 316](#_Toc24547741)

[列传二百三十二 318](#_Toc24547742)

[列传二百三十三 320](#_Toc24547743)

[列传二百三十四 324](#_Toc24547744)

[列传二百三十五 328](#_Toc24547745)

[列传二百三十六 331](#_Toc24547746)

[列传二百三十七 334](#_Toc24547747)

[列传二百三十八 335](#_Toc24547748)

[列传二百三十九 339](#_Toc24547749)

[列传二百四十 341](#_Toc24547750)

[列传二百四十一 345](#_Toc24547751)

[列传二百四十二 350](#_Toc24547752)

[列传二百四十三 352](#_Toc24547753)

[列传二百四十四 356](#_Toc24547754)

[列传二百四十五 359](#_Toc24547755)

[列传二百四十六 361](#_Toc24547756)

[列传二百四十七 364](#_Toc24547757)

[列传二百四十八 366](#_Toc24547758)

[列传二百四十九 368](#_Toc24547759)

[列传二百五十 369](#_Toc24547760)

[列传二百五十一 370](#_Toc24547761)

[列传二百五十二 372](#_Toc24547762)

[列传二百五十三 373](#_Toc24547763)

[列传二百五十四 375](#_Toc24547764)

[列传二百五十五 376](#_Toc24547765)

[列传二百五十六 378](#_Toc24547766)

[列传二百五十七 380](#_Toc24547767)

[列传二百五十八 382](#_Toc24547768)

[列传二百五十九 384](#_Toc24547769)

[列传二百六十 386](#_Toc24547770)

[列传二百六十一 387](#_Toc24547771)

[列传二百六十二 洪秀全 393](#_Toc24547772)

[列传二百六十三 循吏一 414](#_Toc24547773)

[列传二百六十四 循吏二 422](#_Toc24547774)

[列传二百六十五 循吏三 428](#_Toc24547775)

[列传二百六十六 循吏四 434](#_Toc24547776)

[列传二百六十七 儒林一 440](#_Toc24547777)

[列传二百六十八 儒林二 453](#_Toc24547778)

[列传二百六十九 儒林三 468](#_Toc24547779)

[列传二百七十 儒林四 481](#_Toc24547780)

[列传二百七十一 文苑一 482](#_Toc24547781)

[列传二百七十二 文苑二 494](#_Toc24547782)

[列传二百七十三 文苑三 500](#_Toc24547783)

[列传二百七十四 忠义一 509](#_Toc24547784)

[列传二百七十五 忠义二 513](#_Toc24547785)

[列传二百七十六 忠义三 516](#_Toc24547786)

[列传二百七十七 忠义四 523](#_Toc24547787)

[列传二百七十八 忠义五 530](#_Toc24547788)

[列传二百七十九 忠义六 536](#_Toc24547789)

[列传二百八十 忠义七 542](#_Toc24547790)

[列传二百八十一 忠义八 550](#_Toc24547791)

[列传二百八十二 忠义九 552](#_Toc24547792)

[列传二百八十三 忠义十 554](#_Toc24547793)

[列传二百八十四 孝义一 562](#_Toc24547794)

[列传二百八十五 孝义二 566](#_Toc24547795)

[列传二百八十六 孝义三 572](#_Toc24547796)

[列传二百八十七 遗逸一 576](#_Toc24547797)

[列传二百八十八 遗逸二 582](#_Toc24547798)

[列传二百八十九 艺术一 586](#_Toc24547799)

[列传二百九十 艺术二 590](#_Toc24547800)

[列传二百九十一 艺术三 592](#_Toc24547801)

[列传二百九十二 艺术四 596](#_Toc24547802)

[列传二百九十三 畴人一 598](#_Toc24547803)

[列传二百九十四 畴人二 606](#_Toc24547804)

[列传二百九十五 列女一 615](#_Toc24547805)

[列传二百九十六 列女二 623](#_Toc24547806)

[列传二百九十七 列女三 630](#_Toc24547807)

[列传二百九十八 列女四 638](#_Toc24547808)

[列传二百九十九 土司一 648](#_Toc24547809)

[列传三百 土司二 650](#_Toc24547810)

[列传三百一 土司三 658](#_Toc24547811)

[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 661](#_Toc24547812)

[列传三百三 土司五 666](#_Toc24547813)

[列传三百四 土司六 668](#_Toc24547814)

[列传三百五 籓部一 671](#_Toc24547815)

[列传三百六 籓部二 674](#_Toc24547816)

[列传三百七 籓部三 679](#_Toc24547817)

[列传三百八 籓部四 685](#_Toc24547818)

[列传三百九 籓部五 695](#_Toc24547819)

[列传三百十 籓部六 700](#_Toc24547820)

[列传三百十一 籓部七 708](#_Toc24547821)

[列传三百十二 籓部八 711](#_Toc24547822)

[列传三百十三 属国一 721](#_Toc24547823)

[列传三百十四 属国二 731](#_Toc24547824)

[列传三百十五 属国三 738](#_Toc24547825)

[列传三百十六 属国四 746](#_Toc24547826)

# 列传

## 列传一百九

窦光鼐 李漱芳范宜宾 曹锡宝谢振定 钱沣 尹壮图

窦光鼐，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四等，罚俸。高宗夙知光鼐，居数月，擢左中允。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年，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上南巡，临海县训导章知鄴将献诗，光鼐以诗拙阻之。知鄴欲讦光鼐，光鼐以闻。上召知鄴试以诗，诗甚拙，且言原从军。上斥其妄，命夺职戍辟展。后数年，上欲赦知鄴还，而知鄴妄为悖逆语，欲以陷光鼐，上乃诛之。

光鼐学政任满，还京师。秋谳，光鼐以广西囚陈父悔守田禾杀贼，不宜入情实；贵州囚罗阿扛逞凶杀人，不宜入缓决：持异议，签商刑部，语忿激。刑部遽以闻，上命大学士来保、史贻直，协办大学士梁诗正覆覈，请如刑部议，且言光鼐先已画题，何得又请改拟。上诘光鼐，光鼐言：“两案异议，本属签商，并非固执。因会议时言词过激，刑部遽将签出未定之稿先行密奏。臣未能降心抑气，与刑部婉言，咎实难辞，请交部严加议处。”上以“会谳大典，光鼐意气自用，甚至纷呶谩骂而不自知。设将来预议者尤而效之，於国宪朝章不可为训”。命下部严议，当左迁，仍命留任。光鼐疏言：“事主杀窃盗，律止杖徒。近来各省多以窃盗拒捕而被杀，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杀，皆以斗论，宽窃盗而严事主，非禁暴之意。应请遵本律。”

议行。

二十七年，上以光鼐迂拙，不胜副都御史，命署内阁学士。授顺天府府尹。坐属县蝗不以时捕，左迁四品京堂，仍留任。旋赴三河、怀柔督捕蝗，疏言：“近京州县多旗地，嗣后捕蝗，民为旗地佃，当一体拨夫应用。”上从所请，以谕直隶总督杨廷璋。廷璋言自方观承始设护田夫，旗、民均役。上复以诘光鼐，召还京师，令从军机大臣入见。问：“民为旗地佃，不肯拨夫应用，属何人庄业？”光鼐不能对，请徵东北二路同知及三河、顺义知县质证。退又疏请罢护田夫，别定派夫捕蝗事例。上以光鼐所见迂鄙纰缪，下部议，夺职。

居数月，谕光鼐但拘钝无能，无大过，左授通政司副使。再迁宗人府府丞。复督浙江学政，擢吏部侍郎。浙江州县仓库多亏缺，上命察覈。光鼐疏言：“前总督陈辉祖、巡抚王亶望贪墨败露，总督富勒浑未严察。臣闻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皆逾十万，当察覈分别定拟。”上嘉其持正，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往会巡抚伊龄阿及光鼐察覈。

旋疏劾永嘉知县席世维借诸生穀输仓；平阳知县黄梅假弥亏苛敛，且於母死日演剧；仙居知县徐延翰毙临海诸生马寘於狱；并及布政使盛住上年诣京师，携赀过丰，召物议；总督富勒浑经嘉兴，供应浩烦，餽阍役数至千百。上命大学士阿桂如浙江按治。阿桂疏言盛住诣京师，附携应解参价银三万九千馀，非私赀；平阳知县黄梅母九十生日演剧，即以其夕死；仙居诸生马寘诬寺僧博，复与斗殴，因下狱死。

光鼐语皆不仇。光鼐再疏论梅事，言阿桂遣属吏诣平阳谘访，未得实，躬赴平阳覆察。伊龄阿再疏劾光鼐赴平阳刑迫求佐证诸状，上责光鼐乖张瞀乱，命夺职，逮下刑部。光鼐寻奏：“亲赴平阳，士民呈梅派捐单票，田一亩捐大钱五十；又勒捐富户数至千百贯；每岁采买仓穀不予值。梅在县八年，所侵穀值及捐钱不下二十万。

母死不欲发丧，特令演剧。”上以光鼐呈单票有据，时阿桂已还京师，令复如浙江秉公按治，并命江苏巡抚闵鹗元会谳，以光鼐质证。阿桂、鹗元疏言梅婪索事实，论如律。上以光鼐所奏非妄，命署光禄寺卿，阿桂、文埴、晟、伊龄阿皆下部议。

旋擢光鼐宗人府府丞。迁礼部侍郎。复督浙江学政。再迁左都御史。

六十年，充会试正考官，榜发，首归安王以铻，次王以衔，兄弟联名高第。大学士和珅素嫉光鼐，言於上，谓光鼐迭为浙江学政，事有私。上命解任听部议，及廷试，和珅为读卷官，以衔复以第一人及第，事乃解。命予四品衔休致。卒。

李漱芳，字艺圃，四川渠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

三十三年，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巡视中城，尚书福隆安家奴蓝大恃势纵恣，挟无赖酗酒，横行市肆间。漱芳捕治，论奏，高宗深嘉之，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

寻擢工科给事中。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漱芳疏陈奸民聚众滋事，为饥寒所迫；又言近畿亦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有司监卢沟桥，阻不使北行。给事中范宜宾亦以为言，请增设粥厂。上命侍郎高朴、袁守侗率宜宾、漱芳往卢沟桥及近畿诸城镇省视，初无流民。伦乱定，俘其徒槛致京师廷鞫，命漱芳旁视，无言为饥寒迫者。问岁事，对秋收尚及半。上责漱芳妄言，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不宜复居言路，为世道人心害，宥罪，降礼部主事。四十三年，礼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故事，郎中、员外郎员缺，选应升授者，拟正、陪上请。至是，独以漱芳请。

上不怿，责尚书永贵擅专邀誉，涉明季党援朋比之习，夺其职。漱芳久之乃迁员外郎。卒。

范宜宾，汉军镶黄旗人，大学士文程后也。以廕生官户部郎中，历御史给事中，累迁太常寺少卿。出为安徽布政使，与巡抚胡文伯不相能，两江总督高晋以闻。上召宜宾还，授左副都御史。宜宾奏言属县蝗见，屡请捕治，文伯执不可。上为黜文伯，而宜宾亦以捕蝗不力下吏议，当左迁。上以宜宾旧为御史尚黾勉，命仍为御史。

宜宾疏言籓臬有所陈奏，辄呈稿督抚，当禁饬。上以整饬吏治，要在朝廷纲纪肃清，自无扶同蒙蔽之事，不在设法峻防，置其议不行。及与漱芳同被谴，上以宜宾汉军世仆，乃敢妄言干誉，特重其罚，夺职，戍新疆。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江南上海人。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资深当擢侍读，锡宝辞。大学士傅恆知其欲以甲科进，乃不为请迁。

二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母忧归，病疡，数年乃愈。三十一年，散馆，改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山东粮道。卫千总宁廷言子惠以索逋杀千总张继渠，锡宝下部议。上巡山东，召见，命来京以部属用。以大学士阿桂奏，令入四库全书馆自效。书成，以国子监司业升用。

居三年，上以锡宝补司业无期，特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协办大学士和珅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汇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珅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珅，令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锡宝疏至，上诘和珅。和珅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珅“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覆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讬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仁宗亲政，诛和珅，并籍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於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馀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视赠官予廕。”锡宝，一士从子，再世居台省，敢言名。家有甕，焚谏草，江尝乞诸能文者为诗歌，传一时云。

谢振定，字一斋，一字芗泉，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十九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漕，漕艘阻瓜洲，振定祷於神，风转顺漕艘，人称“谢公风”。六十年，迁兵科给事中。巡视东城，有乘违制车骋於衢者，执而讯之，则和珅妾弟也，语不逊，振定命痛笞之，遂焚其车。曰：“此车岂堪宰相坐耶？”居数日，给事中王锺健希和珅意，假他事劾振定，夺职。和珅败，嘉庆五年，起授礼部主事。迁员外郎，充坐粮，监收漕粮，裁革陋规，兑运肃然。十四年，卒。

道光中，振定子兴峣，官河南裕州知州。以卓荐引见，循例奏姓名、里贯。宣宗问：“尔湖南人，乃能为京师语，何也？”兴峣对言：“臣父振定官御史，臣生长京师。”上曰：“尔乃烧车御史子耶？”因褒勉甚至。明日，语军机大臣：“朕少闻烧车御史事，昨乃见其子。”命擢兴峣叙州知府。

钱沣，字东注，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四十六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甘肃冒赈折捐事发，主其事者为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时已迁浙江巡抚，坐诛，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吏死者数十人，事具亶望传。陕西巡抚毕沅尝两署陕甘总督，独置不问。沣疏言：“冒赈折捐，固由亶望骫法，但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捏结各员治罪。”上为诘责沅，降秩视三品，事具沅传。

四十七年，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餍，各州县库皆亏缺，上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率沣往按。和珅庇国泰，怵沣，沣不为挠。至山东，发历城县库验帑银。故事，帑银以五十两为一铤，市银则否。国泰闻使者将至，假市银补库。沣按问得其状，召商还所假，库为之空。复按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亏缺如沣言。国泰、易简罪至死，和珅不能护也。上旌沣直言，擢通政司参议。四十八年，迁太常寺少卿。再迁通政司副使。出督湖南学政，沣持正，得士为盛。五十一年，任满，命留任。湖北荆州水坏城郭，孝感土豪杀饥民。

上责沣在邻省何不以闻，下部议。诸生或匿丧赴试，又有上违禁书籍者。沣按治未竟，闻亲丧去官，以事属巡抚浦霖。霖遂并劾沣，坐夺职。上命左授六部主事。

五十八年，沣服除，诣京师，授户部主事。引见，即擢员外郎。复除湖广道监察御史。时和珅愈专政，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董诰、福长安与同为军机大臣，不相能，入直恆异处。沣疏言：“我朝设立军机处，大臣与其职者，皆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情可共见。即各司咨事画，亦有定所。近日惟阿桂每日入止军机处；和珅或止内右门内直庐，或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直庐；王杰、董诰则止於南书房；福长安则止於造办处。每日召对，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虽亦有时暂至军机处，而事过辄起。各司咨事画，趋步多歧。

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浃於肌髓，决不至因此遂启朋党角立之渐。然世宗宪皇帝以来，及皇上御极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未尝纤芥有他。

由前律后，不应听其轻更。内右门内切近禁寝，向因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事，须先一两刻预备。恩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不应於未辨色之前，一大臣入止，而随从军机司员亦更入更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相狎。万一有无知如高云从者，虽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杜渐宜早。至南书房备几暇顾问，俟军机事毕，入直未迟；若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皆得觇听於外，大臣於中治事，亦属过亵。请敕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协恭之雅，共励一堂。其圆明园治事，和珅、福长安止於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直庐，王杰、董诰止於南书房直庐，并请敕更正。”上为申诫诸大臣，并命沣稽察军机处。

和珅素恶沣，至是尤深嗛之。上夙许其持正，度未可遽倾，凡遇劳苦事多委之。

沣贫，衣裘薄，宵兴晡散，遂得疾。六十年，卒。或谓沣将劾和珅，和珅实酖之。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九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三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

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上谕曰：“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壮图覆奏：“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上复谕曰：“壮图覆奏，并未指实。至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此闻自何人，见於何处，仍令指实覆奏。”壮图再覆奏，自承措词过当，请治罪。上命户部侍郎庆成偕壮图赴山西察仓库，始大同府库，次山西布政使库，皆无亏。壮图请还京治罪。上命庆成偕壮图再赴直隶、山东、江南诸省。庆成所至，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覈，历直隶布政使及正定、兰山、山阳诸府县，皆无亏。上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上又令庆成传旨，令其指实二三人，毋更含糊支饰。壮图自承虚诳，奏请治罪。寻复察苏州布政使库，亦无亏。还京，下刑部治罪，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上谓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继又以侍读缺少，改礼部主事。

壮图以母老乞归。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召诣京师。壮图仍以母老乞归，上赐其母大缎两端，加壮图给事中衔，赐奏事摺匣，命得上章言事。壮图未行，复上疏请清覈各省陋规，明定科条，上以为不可行。既归，疏请拔真才，储实用，大要谓：“保举未定处分，当下吏部严立科条；科埸或通关节，当将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

其尤要者，谓六部满洲司员案，文义多未晓暢，当严督令习经书通文理；乡会试加广名额，司员先侭科甲挑补。”下军机大臣议，奏谓惟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事近可行，补入科场条例。

云南巡抚初彭龄乞养归，壮图疏请留，上不允。别疏复申前议，谓满洲子弟十五六岁前专责习经书通文理，再习骑射繙译。上谓：“壮图以前尝驳饬之事复行渎陈，更张本朝成法。下云南巡抚伊桑阿传旨申饬。”八年，疏言：“天下万几，皆皇上独理。内外诸臣不过浮沉旅进旅退之中，无能匡扶弼亮。请於内之卿贰、翰詹、科道，外之籓、臬、道、府，慎选二十人，轮直内廷。每日奏章谕旨，尽心检校，有疏忽偏倚之处，许就近详辨可否。”上责：“壮图言皆迂阔纰谬，断不可行。若如所奏，直於军机大臣外复设内军机，成何政体？”因及云南布政使陈孝升、道员萨荣安方以冒销军需被罪，令巡抚那彦宝诘壮图，何无一言奏及。壮图言以不得孝升等确据，未敢入告，仍请议处，上命宽之。十三年，卒。

论曰：高宗中年后，遇有言事者，遣大臣按治，辄命其参与。光鼐既将坐谴，卒得自白，阿桂之贤也。沣劾国泰发库藏掩覆，论者谓刘墉密与沣商榷，盖亦有力焉。漱芳、锡宝、壮图皆不能实其言，大臣怙宠乱政，民迫於饥寒，卒成祸乱。呜呼，古昔圣王兢兢，重畏民碞，良有以也！

## 列传一百十

黄廷桂 鄂弥达 杨廷璋 庄有恭 李侍尧弟奉尧 伍弥泰官保

黄廷桂，字丹崖，汉军镶红旗人。父秉中，官福建巡抚。廷桂，初袭曾祖宪章拖沙喇哈番世职。康熙五十二年，授三等侍卫，迁参领。圣祖幸热河，屡扈从。世宗在潜邸，知其才，雍正三年，授直隶宣化总兵。五年，擢四川提督。疏言：“四川三面环夷。军械多敝缺，现饬修补。川马本不高大，又日系槽，多羸毙。令在丰乐场后荒山督牧。士卒骄奢，饬服用毋僭官制。岁十月，番入内地佣工，名曰‘下坝’，次年夏初始归，以禁携妇女，致成群肆恶，饬携家属方许就雇。成都属德阳、仁寿二县，南北距数百里，驻一把总；永宁协驻贵州永宁城，中隔河，东隶黔，西隶蜀，兵民歧视，应更定汛守。”命会总督岳锺琪议行。又奏请严捕窃贼及博奕之具，上谕曰：“禁令弗行，咎在不公不明，不在不严。法犹药也，取攻疾而已。过峻厉则伤元气，徒猛不足贵也。”又奏严治建昌降番劫掠，又奏省城设防火堆棚，营置救火兵二十，上并嘉之。六年，请於提标及城守等营各设义塾，上谕曰：“文武不可偏重。少年聪颖，稍通文墨，势必流为怯懦，不原为兵。则营伍所馀，皆鲁钝一流。是非兴文，实乃废武。邀虚名而无实益，将焉用之？”

乌蒙米贴苗妇陆氏为乱，发永宁、遵义兵援剿。四川雷波土司杨明义阴助陆氏，诱附近结觉、阿路、阿照、平底诸苗劫粮。陆氏既擒，请剿明义，令廷桂率总兵张耀祖率兵往。军至拉密，擒明义，并获造谋人卑租及结觉酋双尺、阿路酋鲁佩及阿不罗酋觉逼，斩馘近万。上谕曰：“览奏，斩馘何啻猎人弋兽！傥兵退仍复如故，岂有尽行杀戮之理？当详思善於措置之道。”师复进攻确里密、阿都、阿驴诸苗，砲殪确里密酋利耶。阿都苗擒其酋阿必以献，阿驴苗降。七年，奏军事竟，上以效忠奋勇嘉之。寻疏陈苗疆地方诸事，上命筹善后。复奏湖北容美土司田雯如在四川界徵花丝银，咨湖北察究。上谕曰：“楚、蜀诸土司容美最富强，越分僭礼。应晓以大义，渐令革除。”又奏筹剿瞻对土司，上谕曰：“瞻对虽微，亦不可轻视。凡事概以敬慎出之。”奏请开采黄螂等处铜铅，以资鼓铸。上谕曰：“黄螂、雷波与新抚凉山诸夷错壤，第宜示以静镇，胡可兴起利端？若听民开采，流亡无藉之徒必群相趋赴，酿生事故。速会同巡抚宪德将金竹坪、白蜡山诸地铜铅矿厂概行封禁。

脱至纷纭，黄廷桂、宪德之身家性命不足赎其辜也！”廷桂奏引罪，复以详慎申戒之。

寻奏捕得妖言罪人杨大铭等，言其渠杨七匿酉阳土司所，已檄令擒献。上谕曰：“此事尤宜详慎！朕料酉阳土司未必为此事。”八年，奏於杨隘嘴获杨七，非酉阳境内。上谕曰：“朕非有过人技，但较汝等克诚克公耳。人有利害是非之心，遇事接物，非过即不及。惟公与诚为对证之药。”十二月，奏倮乱，发兵攻克金锁关、黑铁关、黄草坪诸地，恢复永善。得旨奖许。上尝谕宪德，令密陈廷桂为人，奏称“多疑偏听，好胜矜人，是其病痛”。上终以实心任事嘉之。

九年，师讨噶尔丹策零，分设四川总督，即以命廷桂，仍兼领提督。奏请将四川常平仓捐穀改银，上谕曰：“四川本产米地，积贮尚易。遽请开捐，误矣。且欲改穀作银，又将银买穀，更转展滋弊，当另议增贮。”十年六月，奏建昌镇辖竹核，当凉山之中，为苗疆腹心要地，请於附近各险隘增兵设镇，上命大学士鄂尔泰详议。寻议兵力宜合不宜分，蛮巢宜远不宜近，但使我势联络，不必随处设防。请於竹核设兵三千，分驻吽姑、格落、鱼红、大赤口、阿都、沙马、普雄诸地。敕下廷桂行之。

八月，兒斯番为乱，奏遣总兵赵儒剿捕，上责廷桂从前未料理妥协。十月，廷桂奏言：“雍正五年兒斯番为乱，臣檄副将王刚按治。时臣甫到川，地利夷情尚未谙习。今凶锋既肆，由臣抚驭无方，已遵旨密谕赵儒凛遵料理。”十二月，擒兒斯酋，并剿定河东各寨勾结诸番。复奏言：“王刚前所惩创，不过兒斯一堡。今仰蒙指示，赵儒督励将士，一切险巢重地，深林石穴，悉行荡平。”上深奖之。

十三年，奏：“贵州古州苗乱，四川建昌、永宁俱与连界，已饬将吏加意抚辑。”

上谕以“不动声色，静镇慎密”。乾隆元年，裁总督缺，廷桂仍为提督。十二月，召诣京师。二年，授銮仪使。寻授天津总兵。五年，迁古北口提督。六年，上幸热河，道古北口，阅兵，营伍整肃，赐廷桂马，并上用缎。寻授甘肃巡抚。十二年，署陕甘总督。

十三年，授两江总督。疏言：“江西俗悍，有司因循姑息，动辄喧閧，饬严捕究治。”又言：“南方晴少雨多，各营操练閒旷，令於阴雨时择公所或宽敞寺宇操练。”上谕曰：“汝至江南，整饬振作，但不可欲速，要之以久可也。”十五年，太子少保。疏劾“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以奏销钱粮，奉旨训饬；知县许惟枚等经徵未完，不及一分，例止罚俸。忽奏请夺官。人必以为出自上意，居心巧诈”。雅尔哈善下吏议。

十六年，调陕甘总督。时四川复分设总督，十八年，仍以命廷桂。奏四川岁丰穀贱，上命转输二十万石赈淮、扬被水州县，御制诗纪其事。进吏部尚书，留总督任。四川滨江诸县引江水溉田。馀多山田，每苦旱。廷桂奏饬通省勘修塘堰，新都、芦山等十州县及青神莲花坝、乐山平江乡、三台南明镇次第修举，悉成腴壤。二十年，奏请增炉铸钱，为通省修城。上谕曰：“有益地方之事，详妥为之。”授武英殿大学士，仍领总督事。打箭炉徼外孔撒、麻书两土司构衅，金川、绰斯甲布袒麻书，革布什咱、德尔格忒袒孔撒，互攻杀。廷桂偕提督岳锺琪饬谕解散。

六月，复调陕甘总督。师讨阿睦尔撒纳，陕、甘当转输孔道。廷桂途次以军中调取营马，并令州县采买马驼，即饬各驿马十调五六，得马数千匹佐军。寻奏军中文报，责成沿边提镇料理，诏如所请。二十一年四月，命驻肃州督办军需。奏言：“各处调解军马，口外严寒，自安西至哈密，经戈壁十馀站，饲饮不时，每致疲毙。

现派专官分站料理，将积贮草豆、经过匹数、住歇时刻、行走臕分，按日呈报。”

又奏：“山西解驼，先留安西牧放。陕西解马，亦先调甘肃饲养。陆续前运，以济实用。”先后送军前驼马七万馀。又言：“西北两路军营向通商贩，后因撤兵禁止。

巴里坤军营应用牛羊诸物，专自肃州贩往，路远价昂，难资接济，请照旧通商。”

上命筹济库车、阿克苏粮运。廷桂奏：“夹山一路，可自哈密直趋辟展、吐鲁番，其间骡驼通行，水草饶裕，较绕行巴里坤为近。拟即运粮贮吐鲁番，转运军营，往返更加迅速。”又发银二十万，解阿克苏买回城米，运粮十万储巴里坤。凡所经画，屡合上指。十二月，上谕曰：“廷桂於西陲用兵，虽未身历行阵，而筹办军需，每有朕旨未到，旋即奏至，与所规画不约而同。体国奉公，精详妥协，而又毫不累民，内地若无兵事，其功最大。”积功自太子太保进少保，自骑都尉进三等忠勤伯，先后赐双眼孔雀翎、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白金二万。二十四年正月，驻凉州，以病剧闻。命额驸福隆安率御医诊视，甫行，廷桂卒。上即命福隆安奠醊，御制诗輓之，赐祭葬，谥文襄。丧还，上复亲临奠醊。二十五年，凯宴成功将士，追念廷桂，复赋诗惜之。寻命图形紫光阁，御制怀旧诗，列廷桂五督臣首。

孙检，官副都统。乾隆四十九年，以刻廷桂奏疏，载两朝批答，被严旨申饬。

曾孙文煜，自侍卫累擢副都统，调马兰镇总兵。

鄂弥达，鄂济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户部笔帖式。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

累迁郎中。五年，命同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如福建察仓库。六年，擢贵州布政使。八年，迁广东巡抚。疏言：“鸟枪例有禁，琼州民恃枪御盗，请户得藏一，多者罪之。”

梧州民陈美伦等谋乱，捕治如法。十年，署广东总督。疏言：“总督旧驻肇庆，所以控制两粤。今专督广东，应请移驻广州。”饶平武举余猊等谋乱，捕治如法。寻实授总督。安南民邓文武等遇风入铜鼓角海面，鄂弥达畀以资，送归国，国王以伽南、沉香诸物为谢，卻之，疏闻，上奖其得体。先后疏请移设将吏。又疏请於三水西南镇建仓贮穀，并以米贵，会城设局平粜。又请升程乡县为直隶州，名曰嘉应。

皆报可。十三年，命兼辖广西，仍驻肇庆。贵州台拱苗乱，鄂弥达发兵令左江总兵王无党率以赴援，复发兵驻黔、粤界，上谕奖之。

乾隆元年，高宗命近盐场贫民贩盐毋禁。鄂弥达疏言：“广东按察使白映棠未遵旨分别，老幼男妇发票，称四十斤以下不许缉捕，致奸徒借口，成群贩私。”上奖鄂弥达洞悉政体，解映棠任。寻奏：“广东盐由埸配运省河及潮州广济桥转兑各埠，请令到埠先完饷银，开仓后缴盐价。”下部议行。御史薛馧条奏广西团练乡勇，并设瑶童义学，下鄂弥达议。二年，奏言：“团练乡勇，不若训练土司兵，於边疆有益。瑶童义学，韶、连等属已有成效，应如馧所奏。”寻又疏言：“惠、潮、嘉应三府州民多请州县给票，移家入川。臣饬州县不得滥给，并遣吏於界上察验。”

又疏言：“贵州新辟苗疆，总督张广泗奏设屯军垦田。臣以今苗畏威安贴，将来生齿渐繁，地少人多，必致生怨。又恐屯军虐苗激变，请撤屯军於附近防守，其田仍给苗民。”上谕曰：“所见甚正。广泗首尾承办此事，持之甚力，朕则以为终非长策也。”

四年，调川陕总督。疏言：“榆林边民岁往鄂尔多斯种地，牛具、籽种、日用皆贷於鄂尔多斯。秋收馀粮，易牛羊皮入内地变价，重息还债。请於出口时视种地多寡，借以官银，秋收以粮抵，俾免借贷折耗之苦，仓储亦可渐充。”上从之。又请发司库银十万买穀分贮沿边，又请修宁夏渠道，并加筑沿河长堤。又奏：“安西镇远兵驻防哈密，承种屯田，在城兵仅数百。年来商民日增，请视凉州柳林湖例，募流民及营兵子弟垦田，撤兵回城差操。”均如议行。

五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劾知府袁安煜放债病民，并及鄂弥达纵仆占煤山事。上解鄂弥达任，召诣京师。寻授兵部侍郎。六年，授宁古塔将军，调荆州。九年，授湖广总督。疏言：“武、汉滨江城郭民田，赖有堤以障。请於武昌荞麦湾增筑大堤，安陆沙洋大堤增筑月堤，襄阳老龙石堤加备岁修银。”十一年，上以鄂弥达不称封疆，召诣京师。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六年，授镶蓝旗汉军都统。二十年，授刑部尚书，署直隶总督。二十一年，兼管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卒，予白金二千治丧，赐祭葬，谥文恭。

杨廷璋，字奉峨，汉军镶黄旗人。世袭佐领。雍正七年，自笔帖式授工部主事。

再迁郎中。授广西桂林知府。乾隆二年，擢左江道。十五年，擢按察使。二十年，迁湖南布政使。二十一年，授浙江巡抚。上南巡，谕曰：“西湖水民间藉以溉田。

今闻沿湖多占垦，湖身渐壅，田亩虞涸竭。已开垦成熟者，免其清出，不许再侵占。”

廷璋因奏：“此类田地多碍水道，请概令开濬归湖。沿岸栽柳，俾根株盘结，亦可固堤。”又请帑疏濬湖州七十二漊，泄水入太湖，免田地被淹。又奏：“仁和、钱塘、萧山三县江塘视海塘例，以二十丈为准，按段编号立石。仁、钱二县江塘民房，堤岸外馀二十馀里，视海塘例，每里设堡夫一，建堡分防。”均从之。又请开台州黄岩场沿海地，近场归灶，近县归民。户以百亩为率，分限起科，得腴产十万亩。

奏入，嘉许。

二十四年，授闽浙总督。请改设螺洲、大头崎、乌龙江诸地塘汛。又奏内地商舶出洋，覈给船照。又奏台湾穀贱，内地歉收，民每偷渡就食。请酌宽米禁，往来台、厦横洋船准运米二百石，塘船六十石。自鹿耳门出至厦门入，皆给照察验。台湾与生番接壤，前总督杨应琚饬属勘界，挑沟筑土牛以杜私垦。至是，廷璋议彰化、淡水与生番接壤，依山傍溪，挑沟筑土牛为界；并於沿边设隘寮，分兵驻守。二十六年，同福建巡抚吴士功奏劾提督马龙图借用公使钱，并以龙图已归款，请用自首例减等。上责其错谬，下吏议夺官，士功戍巴里坤，廷璋留任。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旋授体仁阁大学士，留总督任。二十九年，廷璋入觐。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厦门商舶出入，官署受陋规。上命尚书舒赫德、待郎裘曰修往按。具得廷璋令历任厦门同知代市人葠、珊瑚、珍珠未发价状，命解任。下吏议夺官，上以廷璋平时尚能任事，授散秩大臣。未几，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

三十年，命署两广总督。三十一年，安南捕盗，窜入小镇安土司怕怀隘，官兵捕得。廷璋照会安南遣头人视行诛。安南复报其国隘口盗发，请遣兵堵截。廷璋遣兵守隘。事上闻，具言防边宜镇静。上戒以“边地夷情，当审度事理，因时制宜。

若专务持重，养痈贻害，弊不可胜言也。”夏，崖州安岐黎为乱，扰客民，廷璋檄镇道捕治。并奏：“客民编保甲，禁放债。黎民市易设墟场，熟黎令薙发。民出入黎峒必讥，以杜后患。”上从之。又奏：“小镇安改设通判。南界接安南，於那波、者赖、者欣三村，建卡设兵。怕怀隘为小镇安门户，设兵巡缉。打面梁与云南接界，建卡防守。”下部议行。师征缅甸，云贵总督杨应琚以疾闻，上令廷璋赴永昌佐应琚治军。三十二年，疏报应琚病愈，仍回广东任。寻召授刑部尚书。

三十三年，授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秋，滹沱水盛涨。廷璋请於正定西南筑堤，藁城西北筑埽，并以护城。又奏勘任丘滨淀诸地，以杨各庄诸地最低，请改种稻田；文安洼修筑堤埝，并於龙潭湾诸地开堤泄水，并从之。三十四年，请拨通仓米十二万运各灾区平粜。又奏：“乾隆二十四年滹沱南徙，旧河淤垫。上年大涨，河行故道。束鹿木丘、倾井诸村遂成巨浸。请裁湾取直，并修筑护城堤埝。”报闻。

三十六年，复召授刑部尚书。预香山九老会。十二月，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勤悫。

庄有恭，字容可，广东番禺人。乾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直上书房。

后三年，弟有信成进士，引见，有恭以起居注侍直，上问及之，有信选庶吉士。兄弟同请告省亲。有恭累迁侍讲学士，擢光禄寺卿。以父忧归，服除，擢内阁学士。

迁户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充江南乡试考官，复督江苏学政。十六年，授江苏巡抚。

十七年，署两江总督。疏言：“太仓、镇洋沿海田庐，赖海塘保障。前巡抚高其倬议自宝山湖口港至昭文福山港筑土塘三万四千七百馀丈，仅筑湖口港至刘河南岸土、石塘。今年秋令风潮，刘河南赖以无恙。其北颇致损伤，士民自请挑筑。惟恐一时难集，工不速竟。应筑土塘九千丈有奇，请借库银一万六千两，令自募夫役，於伏汛前毕工。按亩扣输，二年清款。”如所请行。有恭督学政时，浙人丁文彬献所著文武记、太公望传等。有恭以为病狂，置不问。至是，文彬以书上衍圣公孔昭焕，昭焕告巡抚杨应琚以闻。有恭疏请罪，坐罚学政养廉银十倍。

十九年，御史杨开鼎条奏江南收漕诸弊，敕有恭覆奏。寻疏言：“江南收漕诸弊，以苏、常、松、镇、太五属为尤甚。已酌定条例，勒石漕仓，遇收漕，饬粮道以下官周巡察访。开鼎言需索不遂，借词米不如式，勒令曬晾筛飏。漕粮上供天庾，自应乾圆洁净。傥不如式，不堪久贮，必致贻误仓储。粮户良顽不等，每次青腰、白脐、潮嫩、杂碎诸米强交；如令更易，即造作浮言挟制。自应分别察究，不得但责官吏，取悦刁民。”上奖其言公正。

二十一年，丁母忧，命予假百日回籍治丧，於伏汛前至淮安，署江南河道总督。

泰兴县有硃者，坐主使杀人罪至绞，乞赎罪，有恭许之，临行疏闻。上责其专擅，令家居待罪。总督尹继善又言有恭监临乡试，察出有贿谋联号者，复有以斗蟋蟀致讼者，皆令罚鍰，未奏闻。上命夺有恭官，逮诣京师，下大学士九卿论罪，当绞。

上以赃不入己，贳之，令护母丧回籍后赴军台效力。方诣谪所，命戴罪署湖北巡抚。

二十四年，调浙江。二十五年，劾杭州将军伊领阿、副都统刘扬达违例乘轿。

上夺伊领阿等官，奖有恭，命议叙。三月，疏言：“绍兴南塘、嘉兴乍浦塘并属要工。臣赴山阴勘得宋家楼为三江、曹娥二水交会，又適当潮汐之冲，为南塘首险，已改建石塘巩固。复至萧山龛、长等山，越南大亹至海宁中小亹、登文堂、葛岙诸山，勘海宁南门外，西过戴家石桥，东至陈文港，工长五千丈有奇，根址坚实，不须重建。其必当修筑者千六百馀丈，内七百七十馀丈残缺过甚，作为要工，馀次第兴修。自陈文港东至尖山，下有韩家池柴塘四百丈有奇，亦应重筑。复循海而北，自海盐至平湖，遍历乍浦塘。海盐东临大海，南有台驻，北有乍浦诸山，山趾角张。

县城以一面当潮汐，城外石塘，最为险要，间有冲损，已令随时修补。”六月，又疏言：“西塘、胡家兜至海宁南门外，潮退沙涨，长十八里。前请办戴家石桥要工，既有新沙外护，应先就迤东工段趱办。再审量沙势，分别缓急。”九月，又疏言：“缓修各工，陈文港十丈，令用鱼鳞式逐层整砌。圆通菴前十丈，仍如式坚筑。廿里亭西二十五丈，修整坦面，加用排椿，令紧贴塘身。”二十六年十二月，又奏言：“海宁西塘、老盐仓诸地，经霉、伏两汛，老沙汕刷，宜先事预防，先后拆镶二百丈。自霜降后，臣往来察勘，见柴、石两塘交接处水已临塘，自此迤西，老沙仍多坍卸。请将接连前工七十丈，从速镶办。”均从之。

二十七年，上南巡，临视老盐仓、尖山诸地，令修筑柴塘，并设竹篓、坦水诸工。九月，疏报海宁塘工竟，上嘉有恭能尽心，命议叙。是秋多雨水涨，有恭以嘉、湖两府水归太湖，河道多淤，下流尤壅阏；因请浚乌程、长兴境内七十二漊，并遣吏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十月，调江苏巡抚。上命浙江海塘工程仍责成有恭专司其事，并免学政任内应罚银。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留巡抚任。

有恭疏请大修三江水利，略言：“太湖北受荆溪百渎，南受天目诸山之水，为吴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以三江为要。三江者，吴淞江、娄江、东江也。东江自宋已湮，明永乐间，别开黄浦，宽广足当三江之一，今亦谓之东江。三江分流，经吴江、震泽、吴、元和、昆山、新阳、青浦、华亭、上海、太仓、镇洋、嘉定十二州县境，其间港浦纵横，湖荡参错。大概观之，无处不可分泄。然百节之通，不敌一节之塞。太湖出水口，不特宝带桥一处，如吴江十八港、十七桥，吴县鲇鱼口、大缺口，为湖水穿运河入江要道，今不无浅阻。又如入吴淞之庞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淀山湖、溆浦，向来宽深，近以小民贪利，遍植茭芦，圈筑鱼荡，亦多侵占。

刘河，古娄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来往，必舣舟待潮。昆山外濠为娄江正道，浅狭特甚。苏州娄门外江面仅宽四五丈，偶遇秋霖，众水汇集。江身浅窄，先为潦水所占，俟其稍退，然后湖水得出，为之传送，而上游已漫淹矣。东南财赋重地，水利民生大计，若及早为之，事半功倍。今筹治法，当於运河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为清釐占塞，俾分流无阻。其运河东三江故道，惟黄浦现在深通，但於泖口挑去新涨芦墩，足资宣泄。吴淞江自庞山湖以下，娄江自娄门以下，凡有浅狭阻滞之处，宜濬治宽深，令上流所泄之数，足相容纳。其江身所有植芦插籪及冒占之区，尽数剷除，嗣后仍严为之禁。则水之停蓄有所，传送以时，并即以挑河之土加培圩岸。

现在徬座去海太近，难於启闭者，酌量改移，庶浑潮不入，清水盛强，而海口之淤，亦将不挑而自去。总计所需虽觉浩繁，然散在十二州县，通力合作，实亦无多。民间闻有此举，咸乐趋事，原以民力为之。但分段督修，仍须官董其成；且工费繁多，若待鸠财而后兴工，稍稽时日。恳发帑兴工，仍於各州县分年按亩徵还，则民力既纾，工可速集。”奏入，报可。於是选绅耆，赋工役，先疏桥港，次及河身。茭芦鱼荡之圈占者，除之；城市民居之不可毁者，别开月河以导之。工始於二十八年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三月告竟，用公帑二十二万有奇。

三十年正月，命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南巡，复赐诗褒勉。八月，召诣京师。有恭劾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役累民，夺官，谳未定。巡抚明德察成功实受赇，诈称病；按察使硃奎扬、知府孔传鹡皆知之，不以言。上命夺奎扬等官，逮讯。三十一年正月，罢有恭协办大学士。又遣侍郎四达按治，得有恭授意奎扬等有意从宽状，并夺有恭官，下刑部狱。军机大臣会鞫，并追缴学政任内应罚银。二月，军机大臣等谳上，有恭罪应斩，谕改监候。八月，命原之。授福建巡抚。三十二年，卒。

仍免追缴学政任内应罚银。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也。父元亮，官户部尚书，谥勤恪。侍尧，乾隆初以廕生授印务章京，见知高宗。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七年，调热河副都统。二十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劾前将军锡特库废弛马政，锡特库下吏议。奏定广州满洲、汉军驻防官制兵额。二十一年，署两广总督。奏：“广东各属买补仓穀，兼杂上、中、下三等，而报以上价。应碾米，用上穀；应借粜，用中、下穀。”上谕以所言洞悉情弊，谕各省督抚严饬州县买补当碾试，务得上穀。又请禁广东制钱攙和古钱，并吴三桂伪号钱事。上谕以“前代钱仍听行用。吴三桂利用伪号钱，令民间检出，官为收换，供鼓铸之用”。

又奏广州驻防出旗汉军官兵旷米，平粜便民，上从之。二十三年，守备张彬佐禁村民演剧被殴，奏请饬谳。上谓：“未得惩创恶习之意。应先治刁民，后议劣弁，庶刁悍之徒知畏惧。”

二十四年，实授总督。奏：“广东各国商舶所集，请饬销货后依期回国，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行商赀本；毋许雇内地厮役。”二十五年，又奏：“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於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应请删除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於此覈销。”并下部议行。广西巡抚鄂宝以贵县僮民韦志刚不法，知县石崇光察报，避重就轻，请夺官。上以事由崇光察报，命毋夺官；侍尧奏先经面谕崇光体勘，始行察报，上令逮崇光按鞫。又奏志刚实无不法事，崇光猜疑妄报，仍夺崇光官。上以侍尧与鄂宝各怀意见，饬以“秉虚公，除习气”。

二十六年，召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奏：“湖广行销淮盐，抬价病民，请酌中定价。”命两淮盐政高恆赴湖广会议，奏请按淮商成本，酌加馀息，明定限制，从之。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调两广总督。右江镇总兵李星垣坐婪贿得罪，命侍尧按鞫，拟绞。

上以侍尧尝荐星垣，今拟罪轻纵，责侍尧回护，坐降调。以忧还京师。署工部尚书。

三十一年，调署刑部。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四年，师征缅甸，命侍尧传檄暹罗。时暹罗方为甘恩敕所据，侍尧以为不宜传檄；以己意宣谕暹罗各夷目，密侦缅甸，苟入境，令擒以献，上韪之。丰顺民硃阿姜谋为乱，督吏捕治。

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安南内乱，令广西镇、道严防。入觐，赐黑狐端罩。四十年，兵部以广东民纠党结盟，不数月至五起，当追论武职弛纵罪。侍尧奏言：“武职既协缉，复追论弛纵罪，则规免处分，必致暗为消弭，凶徒转得漏网，请宽之。”上从其请，并谕曰：“侍尧此奏，意在挽回积习。然亦惟侍尧向不姑息属僚，朕所深信，始可为此言。若他人，未可轻为仿效也。”

四十二年，云贵总督图思德奏缅甸投诚，籥请纳贡。上命大学士阿桂往莅其事，并调侍尧云贵总督。缅甸头人孟幹谒侍尧，请缓贡。侍尧偕阿桂奏：“孟幹等语反覆，遵旨断接济，绝侦探，示以威德，不予迁就。”上召阿桂还。缅甸归所留守备苏尔相，侍尧遣诣京师。缅甸乞遣孟幹等还，侍尧谕令归所留按察使衔杨重英，上嘉其合机宜。四十三年，奏获缅甸遣腾越州民入关为谍，送京师。寻奏：“永昌、普洱界连缅甸，拟每岁派兵五千五百，在张凤街、三台山、九龙口诸地防守。”上谕以“揆度边情，不值如此办理”。侍尧复请於杉木陇设大汛，拨腾越兵五百；千崖设小汛，拨南甸兵二百，轮驻巡防；并分守虎踞、铜壁等关。从之。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诉侍尧贪纵营私状，命尚书和珅、侍郎喀宁阿按治。侍尧自承得道府以下餽赂，不讳，上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夺官，逮诣京师。和珅等奏拟斩监候，夺爵以授其弟奉尧。又下大学士九卿议，改斩决，上心欲宽之，复下各直省督抚议。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独江苏巡抚闵鹗元迎上意，奏：“侍尧历任封疆，幹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上乃下诏，谓：“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候。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为乱，上遣大学士阿桂视师。特旨予侍尧三品顶戴、孔雀翎，赴甘肃治军事。甘肃冒赈事发，总督勒尔谨得罪，命侍尧领总督事，会阿桂按治。勒尔谨及前布政使王亶望、布政使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皆坐斩。上命诸州县侵冒二万以上拟斩决，一万以下斩候，於是皋兰知县程栋等二十人皆坐斩。四十七年，奏：“皋兰等三十四、州、县亏库帑八十八万有奇、仓粮七十四万有奇，请於现任总督以下各官养廉扣抵归补。”上命宽免。又请豁免节年民欠三十万两。旋命予现任品级顶带，加太子太保。四十九年，广东盐商谭达元诉侍尧任两广时，总商沈冀州敛派公费餽送，上命尚书福康安按鞫，请罪侍尧。上责侍尧偿缴公费，免其罪。

苏四十三乱既定，上屡谕侍尧密察新教回民。至是，盐茶回田五等复为乱，侍尧会固原提督刚塔捕田五。田五自戕，得其孥诛之。无何，田五之徒复攻靖远。

侍尧驻靖远，令刚塔督兵往，乱久未定。上命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视师。渭城陷，西安副都统明善战死，贼据石峰堡。上责侍尧玩延怯懦，夺官，仍在军效力督饷。侍尧旋督兵赴伏羌。福康安至军，发侍尧玩愒贻误诸罪状。逮热河行在，王大臣按鞫，拟斩决。上仍令从宽改监候。五十年，谕释之。署正黄旗汉军都统。署户部尚书。

湖北江陵民诉知县孔毓檀侵赈，命侍尧往按。奏言毓檀未侵赈，但治赈迟缓，坐夺官。命署湖广总督。奏上年孝感被灾饥民刘金立等掠穀，生员梅调元纠众殴杀金立，并生瘗二十三人。上逮前总督特成额及知县秦朴等治其罪。未几，实授。

五十二年，入觐。台湾民林爽文为乱，调侍尧闽浙总督，驻蚶江。时前总督常青督兵渡台湾，侍尧以兵力不足，调广东、浙江兵济师。又虑贼据笨港劫粮械，拨绘船分防鹿耳门、鹿仔港。上奖以筹济有方。乱久未定，上以常青非将才，命福康安为将军督师；并寄谕常青全师以归，待福康安至，再筹进取。侍尧恐常青宣露上旨，人心惶惑，节录发寄，并具疏请罪。上大悦，奖以“深合机宜，得大臣体”。

赐双眼孔雀翎。福康安劾提督柴大纪，上责侍尧徇隐。五十三年，侍尧亦奏大纪贪劣诸状，自请治罪，上宽之。台湾平，命仍袭伯爵。建福康安等生祠於台湾，命侍尧居福康安、海兰察之次。复命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

十月，疾闻，命其子侍卫毓秀往省。旋卒，谥恭毅。

弟奉尧，自官学生袭勋旧佐领，授蓝翎侍卫。累迁江南提督。四十五年，袭伯爵。四十六年，调福建陆路提督。以漳、泉累有械斗，左授马兰镇总兵。五十二年，署直隶提督。山东学政刘权之移家，舟经静海被盗，下吏议。上以署事未久，且随扈热河，宽之。五十三年，侍尧还袭伯爵，加奉尧提督衔。五十四年，卒，谥慎简。

子毓文，乾隆六十年，侍尧督云、贵与局员通同偷减钱法事发，夺毓秀伯爵，命毓文承袭。

伍弥泰，伍弥氏，蒙古正黄旗人，副将军三等伯阿喇纳子。伍弥泰以雍正二年袭爵。授公中佐领，擢散秩大臣，迁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乾隆十五年，赐伯号曰诚毅。二十年，授凉州将军。旋命以将军衔驻西藏办事，二十四年，代还，授正蓝旗蒙古都统。出为江宁将军。二十七年，上以伍弥泰不胜任，召还，仍为散秩大臣。

命协办伊犁事务。哈萨克越境游牧，师逐之出塞。上以伍弥泰不谙军务，令随行学习。二十八年，命往乌鲁木齐办事。筑精河屯堡，上赐名曰绥来。三十一年，代还，署镶黄蒙古、正白汉军两旗都统。授内大臣。三十五年，命往西宁办事。郭罗克土番劫洞库尔种人行李，伍弥泰遣兵逐捕，得行李以还。奏闻，上以未痛剿，责伍弥泰怠忽。三十八年，改驻西藏办事。四十一年，代还，擢理籓院尚书，兼镶白旗汉军都统。出为绥远城将军，调西安。四十三年，伊犁将军伊勒图请以屯田无眷属之兵次第撤回，下伍弥泰议。选陕、甘绿营兵三千携眷属以往。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诣京师，命伍弥泰护行，仍还西安。

四十六年，撒拉尔回苏四十三等为乱，陷河州。上命伍弥泰选兵千人备徵发。

伍弥泰奏提督马彪已率兵赴河州，拟选满洲兵千继往。上以所奏与谕旨合，深嘉之。

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督军攻华林山梁，命伍弥泰驻龙尾山为声援。回乱旋定，捕得阿浑五。有海潮宗者，尝出降，彪遣往开谕，遂留从乱。上责伍弥泰等不先奏闻，下吏议夺官，上宽之。

四十八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镶白旗蒙古都统，充上书房总谙达。四十九年，上巡江、浙，命留京办事，授东阁大学士。上以伍弥泰年逾七十，命与大学士嵇璜、蔡新俱日出后入朝，风雪沍寒，免其入直。五十年，预千叟宴。五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端。

伍弥泰治事知大体。班禅额尔德尼至京师，王大臣多和南称弟子。伍弥泰护行，与抗礼。

官保，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刑部笔帖式，擢堂主事。累迁郎中。乾隆七年，授江南江宁知府。十一年，总督尹继善奏官保不宜外任，复授刑部员外郎。

转郎中，改御史。擢刑科给事中，巡视台湾。二十二年，擢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往西藏办事。二十六年，授刑部侍郎。三十年，调工部。三十二年，复往西藏办事，察知粮务通判吴元澄以库银贸易。上以官保初至藏即察奏，嘉其急公，谳实，论斩。

历正红旗蒙古、满洲都统，理籓院，刑、礼、户诸部尚书。三十四年，协办大学士。

上幸热河，命留京办事。三十八年，调吏部。四十一年，以年逾八十乞休，命致仕。

卒，赐祭葬，谥文勤。

论曰：廷桂尝言：“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党援诸病，上所知，便一事不可行。”其言深中高宗之隐，被眷遇宜矣。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赃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阿弥达、廷璋皆以不谨闻，亦未竟其罪。

有恭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於民。其被谴尚非有所私，视侍尧辈故当胜。

伍弥泰虽未尝领疆寄，久於边徼，恩被延登，在当时亦劳臣也，因附著之。

## 列传一百十一

方观承 富明安 周元理李湖 李瀚 李世杰袁守侗郑大进 刘峨 陆燿 管幹贞蒋兆奎 胡季堂

方观承，字遐穀，安徽桐城人。祖登峄，官工部主事。父式济，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内阁中书。侨居江宁，坐戴名世南山集狱，并戍黑龙江。观承尚少，寄食清凉山寺。岁与兄观永徒步至塞外营养，往来南北，枵腹重趼。数年，祖与父皆没，益困。然因是具知南北厄塞及民情土俗所宜，厉志勤学，为平郡王福彭所知。雍正十年，福彭以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准噶尔，奏为记室。世宗召入对，赐中书衔。师还，授内阁中书。乾隆二年，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

署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上谕之曰：“方观承不穿凿而有条理，可与详酌。”

八年，迁按察使。九年，命大学士讷亲勘浙江海塘及山东、江南河道，以观承从。

寻擢布政使。十一年，署山东巡抚。十二年，回布政使任。十三年，迁浙江巡抚。

十四年，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二十一年，回直隶任。

观承抚山东时，议以安山湖畀民承垦升科，奏言：“湖中尚有积水，但二麦布种於水已涸之后，收穫於水未发之先。故虽有水患，民原承垦升科。升科后，官徵民纳，例重秋收。秋禾被水，请蠲、请赈、请豁，徒致纷繁。即如南旺湖，亦经台臣条奏畀民承垦。臣从讷亲履勘，见卑处水涸，高处如屋如岩，意谓水不能及。臣至山东，方知夏秋间运河及汶水暴涨，赖以分减，运道得保无虞。凡大川所经，众水所注，其宣泄潴蓄之区，恆阅数年、数十年，有若閒置，一旦实得其用，未可以目前忘久远。安山湖亦运河泄水地，应视南旺湖例，夏麦秋禾，分季收租。除去升科名目，应徵、应免，悉从其宜。国利而民亦不病。”又奏：“义仓与社仓同为积贮，但社仓例惟借种，义仓则借与赈兼行，而尤重在赈。设仓宜在乡不宜在城，积穀宜在民不宜在官。秋穫告丰，劝导输纳，岁终将穀数奏明，不必开具管收除在。

则其数不在官，法可行久。”

抚浙江，海塘引河出中小亹安流，北大亹沙涨成陆。观承履勘，丈出地三十五万馀亩，畀民承垦。又以引河既出中小亹，民间失地，以附近村地二万馀亩拨补。

复察各地咸气未除，民不能即耕，令灶户以未种地交民承佃，使灶户得租，贫民得地。分疏以闻，上嘉之。

督直隶二十年，治绩彰显。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勚。直隶五大河，永定河浑流最难治。观承初上官，即疏言：“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改移下口，庶水行地中，暢下无阻。”上谕以“改移下口不可轻言”。明年春，上临视永定河堤，御制诗示观承，大指谓河堤但可培厚，不可加高；略移下口，取易於趋下，亦补偏救弊之策。是夏，永定河南岸三工汙沟夺溜。上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豆瓣集漫口图示观承，观承奏：“豆瓣集为中河馀水漫溢，故可於水缓处施工。

永定河若但堵月堤，溢水无归路。仍塞漫口，偪溜入引河，复故道。”上韪之。又明年春，疏言：“永定河下口掣溜出冰窖坝口。请即於坦坡埝尾东北斜穿三角淀，开引河入叶淀，自凤河转入大清河。”廷议以时初过凌汛，虑盛涨浃沙淤淀，令观承覆奏。奏言：“冰窖坝口掣溜，在上七工尾，低於正河丈二三尺。南距南坦坡，北距北大堤，有漫衍而无冲溢，此地势之顺也。水由坝出，非冲决亦非开放，民情不怨，此人事之顺也。凌汛改移，经理有暇，此天时之顺也。今日必应改移，不复稍存歧见。至虑盛涨梜沙淤淀，浑水至三十里外，水涣沙停，当无此虑。且臣亦尝计及，故不使东循龙尾直入凤河，而引入叶淀，迂其途而广其地，更可经久无患。”

上命尚书舒赫德、河东总督顾琮会勘，如观承议。自是永定河下口出冰窖。

居二年，复疏言：“永定河下口渐淤。请於北岸六工尾开堤放水，至五道口，导归沙家淀，仍自凤河入大清河。”廷议以甫改冰窖下口，何以又请於北岸六工开堤放水，令观承覆奏。奏言：“冰窖改口后，水势暢顺。上年盛涨，下口十里内淤阻。今请於北岸六工放水，循南埝而行，仍以凤河为尾闾，实於现在情形为便。”

自是永定河下口又改自北岸六工入凤河。旋请以凤河东堤及韩家埝隶永定河道，又请於下口北埝外更作遥埝，为匀沙散水之用，并加筑凤河东是，与遥埝相接。观承治永定河凡再改下口，相时决机，从之辄利。

河决长垣、东明，命观承往勘。疏言：“二县以太行堤为卫，其地南高北下。

河南阳武诸县水北注，赖此堤捍之。康熙六十年后，屡被冲决。请於堤西开新引河，导水入旧引河东注，即以所起土别筑新堤。”命如所议。观承疏请治子牙河，自杨家口至阎兒庄，改支河为正河。复於阎兒庄北循堤濬新引河接黑港旧引河，俱於子牙桥北入正河。疏请治滹沱河，自晋州张岔山口改流，南出宁晋入滏阳河，当顺新道。疏请治漳河，自临漳东南改流趋大名，分支：一出城北，一流入河间。当於河口筑坝，断水南流。疏淤濬河，引水归故道。皆如议行。又疏濬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赐名曰安河。上以河南巡抚胡宝瑔督民间缮治道路沟洫，令观承仿行。观承方令诸州县以工代赈，修堤埝，濬减河，筑叠道，凡三十二州县。既奉命，奏言：“正定、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民力易集，近年漳、漆、滏、洺诸水疏通。他处亦先后开工。要使沥水有归，农田杜患。”逾年，疏报自大兴、宛平东至抚宁，西至易、涿，西南至望都，东南至阜城；复循运河自武清至吴桥，凡二十二州县，筑叠道，开沟渠，诸工皆竟。

直隶北境东自热河，西至宣化，皆接蒙古界，流民出塞耕蒙古地。永定河改道冰窖之岁，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牙斯呼郎图议驱民收地。观承疏言：“贫民无家可归，即甘受驱逐，而数万男妇，内地亦难於安置，请简大臣按治。”上遣侍郎刘纶等往勘，议仍用原定年限，语详纶传。是岁，理籓院尚书纳延泰议撤多伦诺尔铺司，毋占蒙古游牧。观承奏：“多伦诺尔自设铺司，文移资送邮，解饷得栖止，行旅亦堪投宿，并无碍於游牧。今於南茶棚、上渡、转山子、水泉子诸地量留屋宇，如或藏匿匪类，责所司究治。”

观承复请热河编立烟户，令有司稽察。附近敖汉、柰曼、翁牛特、土默特诸部，副都统岁周巡。理籓院议商人领票赴恰克图、库伦贸易，不得往喀尔喀各旗私与为市，并禁张家口设肆。观承疏言：“禁张家口设肆，商人赴恰克图、库伦者日少。

内地资蒙古马羊皮革，蒙古亦需内地茶布，有无不能相通，未见其益。请令商人领票赴恰克图、库伦，仍许经过喀尔喀各旗相为交易，但不得久居放债，碍蒙古生计。”

御史七十五请於多伦诺尔收税，观承奏：“内地茶布自张家口往，毋庸重徵。惟恰克图、库伦等地互市，及克什克腾木植，当於多伦诺尔徵税。”

右卫兵移驻张家口，观承疏言：“岁支米粟不敷一万四千馀石。请以宣化、怀来、怀安、蔚、西宁五州县徵豆改粟米出籴，至张家口籴米，可得八千馀石。又以领催、前锋、马兵岁米五之一改折加给，俾兵食有资，而转输可省。”兵部议以张家口副将隶察哈尔都统，观承疏请将边外七汛隶都统，左卫、怀安仍隶宣化镇。

漕船自清江至通州，天津为南北运河枢键。二十二年，漕船迟至，上命观承督民船起剥。观承於北仓设席囤贮米，令交兑船泊北仓南，起剥船泊北仓北，皆傍东岸。一帮限二里，同时起米不相妨。西岸行空船，计日毕事。疏请发库帑给脚价，明岁新漕归款。二十四年，上以北运河水浅，截先到漕艘留米四十万石贮北仓。观承疏言：“前帮截留，后帮继进，为日无多。请以剥为截，令先到各帮每船剥若干，使得轻便，馀米仍抵通州交兑。应截五六百船全米，匀为千船半米。俟河水涨发，继进之船，浮送无阻。”谕奖其妥协。上以各省钱贵，用山东布政使李渭议，禁富民积钱，家限五十串。观承奏：“富民积钱，势不能按户而察之。与其限所积不能稽所入，请令交易在三十两以下者许用钱，过是即用银，违者收以官价。富民积钱，谕令易银，违者以十之二入官。至寻常出入，应各从其便。”上问：“成效若何？”

观承言：“富户钱渐出，市值亦平减。”廷议各省粜米，商人往往藉口昂值，下观承覈议。观承疏：“请需米省分具款交产米省分，令有司代购。则牙侩不敢抗地方官教令，操纵自如。”疏并下部议行。

观承督陕、甘，董理储糈，送驼马，运粮茶，上敕以妥速为要。方冬，疏言哈密至巴里坤大坂积雪，遣兵剷除，请日加面四两。在陕、甘四阅月，即返直隶。观承莅政精密，畿辅事繁重，乘舆岁临幸，往来供张。值西征师行，具营幕刍粮，未尝少乏，军兴而於民无扰。尤勤於民事，尝请以永定河淤滩，堤内外留十丈，备栽柳取土，馀畀守堤贫民领耕输租。又请以永定河苇地改艺秋禾，又以麦田牧羊，奏请申禁。又举木棉事十六则，为图说以进，上为题诗。沟渠叠道工竟，又请将栾城、柏乡、内丘、定兴、安肃、望都诸县改筑砖城。涿州拒马河桥圮，令改建石桥。又重建衡水县西桥，请赐名安济。政无钜细，皆殚心力赴之。

二十八年，上命勘天津等处积水，责观承玩误，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御史吉梦熊、硃续经交章劾观承，上谕曰：“观承在直久，存息事宁人之见。前以天津等处积水未消，予以惩儆，而言者动以为归过之地。直隶事务殷繁，又值灾歉，措置不无竭蹶。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观承之勉力支持也。”三十年，上南巡，赐诗。三十三年，病疟，遣医诊视。八月，卒，赐祭葬，谥恪敏。御制怀旧诗，入五督臣中。子维甸，自有传。

富明安，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笔帖式。累迁户部郎中。乾隆十一年，授广东惠潮嘉道，历广东高廉、粮驿，广西苍梧诸道，福建、广西按察使。二十六年，迁江西布政使。请以南昌同知、通判二员定一员为满缺，专司繙译清文。上以江西无驻防满洲兵，不允。二十八年，命往巴里坤办事。三十二年，广东巡抚明山劾富明安官粮驿道浮收仓米，夺官，逮京师鞫治。事白，复官，命署山西布政使。

三十三年，护巡抚。劾雁平道时廷霭纵仆扰民，坐夺官。

擢山东巡抚。疏言：“高密百脉湖受五龙河、胶河诸水，夏秋常苦泛溢。请濬引河，引胶河北入胶、莱运河，涸出新地得四百馀顷。”上嘉之。太仆寺少卿范宜宾奏请裁减东省闭坝后驿夫工食，富明安疏言：“水驿夫役终岁在驿，闭坝多在十一月，开坝有早至正月者，中间相距两月馀，而铜、铅诸船守冻，尚须守护。节省无多，窒碍转甚，非政体所宜。”从之。

三十五年，疏言：“小清河行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乐安七县六百馀里。源出章丘，东至新城、高苑间分支，北为支脉沟；又东至博兴分支，南为豫备河。至乐安入淄水归海。比年湖泊淤塞，春夏水涨，民田常被其害。现就乐安境内挑淤培堤，并疏濬南、北支渠，使支幹通流，建瓴而下。博兴、乐安可复膏腴。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苑诸县附近湖泊涸出，有益於民。民咸原出力兴工，毋庸动帑。”谕曰：“有利於民，事在应为，但不可滋弊耳。”

三十六年，又奏：“济宁西北当运河西岸，受上游曹州境内诸水。以运河势高，不能泄水入运，遂至间段停积。饬濬旧有五渠，使南汇昭阳湖，并同时修治沂水、涑水、墨河、响水诸渠二十馀处，及运河东岸徒骇、马颊诸河，泄涨水入海。”上以“知勤民之本”嘉之。三十八年，授闽浙总督，调湖广。三十九年，京山民严金龙父子为乱，捕得置诸法。卒，赠太子太保，谥恭恪。

周元理，字秉中，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年举人。十一年，以知县拣发直隶，补蠡县。调清苑。以总督方观承荐，擢广东万州知州，改霸州。以修城未竣，留清苑。

会有部胥持伪劄驰传者，察其奸，诘问具服，事上闻，上才之。调易州，擢宣化知府。母忧归。上屡出巡幸，畿辅当其冲，宫馆、驿传、车马、刍牧诸役，主办非其人，往往为民厉，奏起元理董其事。服阕，补广平，调天津，又调保定。擢清河道，迁按察使，再迁布政使。三十六年，命从尚书裘曰修、总督杨廷璋勘青县、沧州减河。用元理议，请撤闸改用滚水坝，并定每岁测量疏濬，从之。旋授山东巡抚。奏：“小清河发源章丘长白山，至乐安溜河门入海。章丘至博兴，有浒山、清河诸泊为纳水之区。请先将二泊濬深开广，遇水发时，有所停蓄，然后听其入河分注归海。

并於每年农隙，疏濬下游各河。”未半载，擢直隶总督。

三十七年，疏言：“直隶雨多河涨，行潦无归，行旅多滞。民间堤埝冲决，田庐受患。请用以工作赈例，勘修冲途诸州县叠道，并濬良乡茨尾雅河，新城、雄县卢僧河；修新城、清河、雄、任丘、献诸县堤埝。”上遣尚书裘曰修按行直隶河工，元理与合疏言：“直隶诸水，千支万派。总由三汊河为入海之道，全资西岸叠道，置桥穿运，而东汇入海河。出口西岸旧有桥十一，今拟添建桥九，俾无壅遏，上游不至受害。格淀堤自当城以下改为叠道，酌添涵洞，使行水暢顺。子牙河下游澄清，不使清河受淤。”诏如所请。雄县民诉知县胡锡瑛私鬻仓穀，上遣曰修及侍郎英廉按治得实，论罪。上谕曰：“直隶治赈，周元理奏言有司料理妥实。今有雄县事，所称妥实者安在？”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三十八年，加太子少保。

三十九年八月，山东寿张民王伦为乱，破寿张、堂邑、阳穀，犯东昌及临清，夺粮艘为浮桥，欲渡运河。上以畿南地相接，敕守要害。元理驰至故城，令布政使杨景素、总兵万朝兴、副将玛尔清阿以兵千二百驻临清西岸遏其冲。大学士舒赫德率禁旅讨贼，贼渡西岸犯我师，玛尔清阿击败之。贼溃复合，又为我师所败，进夺浮桥。贼退保临清旧城，元理令朝兴督兵助攻，伦自焚死，乱旋定。寻与侍郎兼顺天府尹蒋赐棨勘八旗在官荒地，请招佃承垦，八年后起租；沮洳庳下之区，并为开沟泄水；下部议行。四十年，元理年七十，召至京，御书榜赐之。四十一年，与学政罗源汉请热河增建学校。四十三年，上命改热河为承德府，令元理寿画。疏请改设州一县五，增置官吏如制。并请开附近潘家口汛煤窑。四十四年，坐井陉知县周尚亲勒派累民，民上诉，元理请罪民。上命尚书福隆安按治，责元理袒护，夺官，予三品衔，令修正定隆兴寺自赎。寻授左副都御史，仍署直隶总督。四十五年，迁兵部左侍郎，擢工部尚书。四十六年，引疾归。四十七年，卒。令江苏布政使致祭。

元理为治举大体，泛爱兼容。时以有长者行重之，为方观承所识拔。时同入荐剡者曰李湖，亦有名。

湖，字又川，江西南昌人。乾隆四年进士。初授山东武城知县，调郯城。累迁直隶通永道，调清河道。迁直隶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三十六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七年，调云南。四十年，总督彰宝以贪婪得罪，责湖隐忍缄默不先劾奏，夺官，予布政使衔，往四川军营会办军需奏销。四十三年，授湖南巡抚，四十五年，调广东。湖敏於当官，在贵州规画铅运，在云南釐剔铜政，均如议行。所至以清严为政。

其莅广东，以广东夙多盗，番禺沙湾、茭塘近海为盗薮，密讠冋姓名、居址及出入径途，知群盗以七月望归设祀，饬文武吏围捕。旬日间诛为首者二百有奇，而释其胁从，盗风以息。旋条奏申明员弁，责成编船移汛，设施甚备，令行法立，民咸颂之。卒，赠尚书衔，谥恭毅，祀贤良祠。

李瀚，字文澜，汉军镶黄旗人。少孤，母苦节食贫，抚以成立。瀚选入咸安宫肄业。雍正十年举人，充景山官学教习。乾隆十三年，授山东荣城知县。二十三年，迁胶州知州。在官八年，民颂其惠，筑堤曰李堤，立石纪焉。三十一年，擢武定知府。大水，乘小舟勘赈，几溺，卒竟其事。徒骇河久塞，请发帑濬治，自是连岁无水患。三十四年，擢衮沂曹道。覈防河诸费，岁节以万计，而是益坚。三十六年，擢江西布政使。奏请停编审，上谕曰：“丁银既摊入地粮，滋生人丁，遵康熙五十二年圣祖恩旨，永不加赋。各省民穀细数，督抚年终奏报。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应永行停止。”护巡抚。户部用湖南布政使吴虎炳议，禁小钱，并及古钱。瀚奏：“收买小钱二千四百馀斤，古钱仅四十馀斤，前代流传，销磨殆尽。应援两江总督高晋奏准例，听民间行使。如有私铸古钱，仍与小钱一例查禁。”从之。又奏言：“时宪书按省刊载太阳出入、昼夜、节气时刻。今江南分江苏、安徽，湖广分湖北、湖南，陕西分甘肃，请添註省名，分晰开载。”如所请行。四十年，授云南巡抚。行至贵州，道卒。

李世杰，字汉三，贵州黔西人。少倜傥，喜骑射。年二十馀，折节改行。乾隆九年，入赀为江苏常熟黄泗浦巡检。知县李永书引与同堂听讼，县人称其平。总督尹继善、巡抚庄有恭荐卓异，迁金匮主簿。有恭檄充巡捕官，为入赀以知县留江苏。

二十二年，除泰州知州。始至，讼未结者四百馀案，昼夜据案视事，不五月报结。

巡抚陈宏谋荐堪胜知府。二十七年，擢镇江知府。上命裁京口驻防汉军，世杰捐廉集赀，人予饷三月、衣一袭，裁者三千人，皆分畀职役。三十年，擢安徽宁池太广道。丁父忧，服阕，三十六年，授四川盐驿道。未几，擢按察使。

师征金川，总督桂林檄世杰驻打箭炉，督约咱路军需。木果木之败，副将军阿桂全师暂退，军中饷银数万巨锭，募运还，无应者。世杰令曰：“委于贼，宁散于民！”从军贸易者数万人，争取立尽。世杰督队护其后，密檄关吏，见持饷银入口者皆令还官，铤酬以给银五两，帑获全。师复进，铸砲缺炭，檄世杰营办。世杰令伐树劄木城卡卫，掘地为大窑数十，复伐树而薪焉。不旬月，炭足供铸。守御僧格宗发敌伏，俘十六人以还。阿桂以闻，赐孔雀翎。四十年，擢湖北布政使，乃留军督饷。四十二年，金川平，乃上官。四十四年，擢广西巡抚。丁母忧。四十六年，命署湖南巡抚，服阕真除。四十七年，调河南。大学士阿桂督塞青龙冈决口，疏引河，上命占用民田当安顿调济。世杰寻奏请以北岸涸出地亩，划给南岸占用民田。

四十八年，奏引河新筑南堤，捐廉种柳，别疏釐定防护新河将吏官制。

迁四川总督。四川自军兴后，徵调赋敛无艺，仓库如洗。世杰洁己率属，休养生息，俾渐复旧观，上尝举世杰功风厉诸省。世杰疏劾酉阳知州吴申，州民入湖广界为盗，不即捕治。上谕曰：“四川盗匪，前此大加惩创，地方安静，乃复有焚杀抢劫之事，皆世杰因循玩愒所酿成。”传旨申饬。甘肃回复乱，世杰奏遣川北总兵富禄率兵赴援，建昌总兵魁麟防昭化、广元。上以回乱渐定，谕世杰镇静。

五十年，世杰年七十，入觐，与千叟宴。州县捕金川逃兵不力，例夺官，仍留任，准调不准升。世杰奏请准令捐复，上严斥之，下吏议。旋又允陕西巡抚何裕城请，命世杰免议。湖广饥，告籴於四川，世杰请以近水次诸州县常平仓穀碾米三十万石。既，浙江亦告粜，世杰以浙江视湖广远，运米济赈，缓且不及；又请以备应湖广籴米，拨十万石先济浙江。上嘉世杰得封疆大臣体，命议叙。

五十一年，调江南总督。世杰遘疾，乞解任，上不许。秋大雨，河决司家庄。

偕安徽巡抚书麟、河道总督李奉翰筹工费，请开捐例。上谕之曰：“户部库银尚存七千馀万，帑藏充盈，足敷供亿。世杰何必为此鰓鰓言利之举？捐纳未尝无人才，而庸流因之并进博膴仕。一二年后，得廉俸过於所出，国家并无实际，铨政官方，两无裨益。此奏不可行。”寻复命大学士阿桂莅工，及冬，工乃竟。五十二年，狼山镇陈杰疏言各营火药短少，上命察覈。世杰奏：“镇属盐城等五营硝磺缺额，磺产山西，例二年一次采运。近因运使岁需烟盒，磺银催解不前，不能如例，以致支绌。”上谕曰：“硝磺军火要需，向俱采办足额。以两江而论，安徽据奏足额，何独江苏短缺？两淮年例，岁不过烟盒七架、大小爆竹一万，所需能几？有司采运迟延，以此卸罪。世杰以此率涉支饰，令两淮盐政徵瑞会同料理。”世杰寻劾江宁布政使袁鉴於各属磺价尚未解齐，误将运使烟盒价牵叙，下吏议。又以河督题报苇荡营新淤滩地产柴数与案不符，责世杰未察覈；世杰复偕徵瑞奏言硝磺缺额，由采运稽迟，请将历任布政使议处。上谕曰：“世杰等本当治罪，但以事涉上供，从宽降鉴江宁知府，停世杰养廉三年。”并罢两淮例进烟盒、爆竹。

复调四川总督。五十三年，巴勒布夷为乱，据西藏属聂拉木、济咙。上命世杰拨驻防绿营及明正、巴塘、里塘、德尔革尔诸土司兵赴西藏；而世杰得驻藏大臣庆林牒，已发驻防绿营兵及屯练降番合三千人，令提督成德等率以行。奏入，上命毋发明正、巴塘、里塘、德尔革尔诸土司兵。世杰奏：“奏谕已令诸土司发兵，诸土司近尚安静。既调复停，恐番性生疑，仍令备调。”上嘉世杰相机妥办，不拘泥遵旨，解御佩大小荷包赐之。世杰又奏发米万三千三百石运西藏，足敷兵食。上褒世杰尽心，命移驻打箭炉。迭疏报成都将军鄂辉率兵千二百入藏，副将那苏图率屯练五百驻打箭炉。寻以巴勒布夷远遁，谕世杰还成都。五十四年，秋审，四川原定缓决、刑部改情实者凡七案。上责世杰宽纵，以其老，且平日治事覈实，免议。世杰荐川北道明安，引见，上以其年衰，改主事，世杰下吏议。世杰以病请解任，上令侍卫庆成偕医诊视，赐人葠，并令自审病轻则来京，重则回籍。五十五年三月，入觐，授兵部尚书，赐紫禁城乘肩舆。江苏句容吏侵蚀钱粮漕米，上责世杰在两江未觉察，命以原品休致回籍。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赐祭葬，谥恭勤。

世杰仕而后学，摘发钩距，必得要领。上每言其不通文理，然屡褒其能事，礼遇优厚。世杰长子漳州知府华国早卒，上降诏慰勉。其孙举人再瀛，会试未中式，令一体殿试，授礼部主事。及世杰入为尚书，再瀛病卒，召其次子知州华封授员外郎，俾奉侍。华封官至两广盐运使。

袁守侗，字执冲，山东长山人。乾隆九年举人，入赀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迁侍读。再迁吏部郎中。考选江西道御史，授浙江盐驿道。二十八年，迁广西按察使。奏言：“烟瘴充军人皆凶悍，请分拨泗城、镇安、宁明、东兰诸地；解役疏脱斩绞重囚，短解问徒，长解问流；各署书役贴写帮差，滥收滋弊，请量定多寡，分别汰留。”又言：“卓异官，籓、臬、道、府甫到任未三月，停止出结。”部议均从之。三十四年，丁父忧，服阕，命以三品京堂仍充军机章京，补太仆寺卿。迁吏部侍郎，调刑部。命如云南按布政使钱度贪婪状，论如律。三十八年，兼署礼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管顺天府尹。复命如云南按保山知县王锡供给总督彰宝亏空兵粮，论如律。调吏部。又命如贵州按总督图思德劾镇远知府苏墧贪婪状，罪至死。暂署贵州巡抚。又如四川按松冈站员冀谷勋侵蚀军米，论如律。四十一年，迁户部尚书。复命如四川按富德滥用犒军银，即监诣京师，赐黑狐端罩。

四十二年，调刑部。命如甘肃勘验捐收监粮。复命偕两江总督高晋筹堵仪封漫口。四十四年，奏言遵兜袖法筑两坝，以期回溜分入引河。又与高晋会奏引河头去口门稍远，开引沟三百馀丈，直达引河，绘图奏闻。上以所拟引河向南，恐纡回不能得势，於图内硃笔标识，令向北改直。寻奏坝工蛰陷，两坝镶筑兜收。遵谕将引河头西首淤滩切去，俾沟口向西北，开宽，引溜下注。是年四月，授河东河道总督。

调直隶总督。四十五年，疏请修筑北运河筐兒港减水石坝。四十六年，甘肃监粮舞弊成大狱，上以守侗勘验不实，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丁母忧，去官。

四十七年，谕勘浚伊家河，疏山东积水。守侗诣勘，奏请自善桥以北抵杨家楼，长七千馀丈，展宽浚深，堵筑缺口，拆改碍水桥座，谕速行办理。寻复授直隶总督。

四十八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清悫。

郑大进，字退谷，广东揭阳人。乾隆元年进士。授直隶肥乡知县。累迁山东济东道。二十九年，山东淫雨，高唐、茌平诸县水涨阻道。大进相度宣泄，水不为患。

巡抚崔应阶荐其能，迁两淮盐运使。三十六年，丁父忧，去官。服除，上召至热河，命署浙江按察使。寻授湖南按察使。四十年，迁贵州布政使。四十三年，授河南巡抚。四十四年，调湖北。旋署湖广总督。奏：“安陆、荆州二府滨临江、汉，以堤为卫。今夏涨发，锺祥、潜江、荆门、江陵堤决，已一律修复，惟潜江长一垸地洼沙积，筑堤难固，应择地势较高处筑月堤。锺祥、永兴、保安诸垸地当冲，亦应筑月堤，俾水发江宽，不致出险。又有刘家巷是应并修筑。”四十五年，奏：“武昌滨江上游，诸水汇流，绕城而东。江涨冲刷，堤根虚悬。现修武昌城毕，请并修堤，毋使水齧城。”均从之。又奏言：“湖广邪教为害，总督班第奏请枷责发落，俾免株连。牧令遂视为自理词讼，率不通详。请自今以后，据实呈院司覈办，讳匿徇纵者劾之。”上韪其言。

四十六年，授直隶总督。命勘永定河工。奏言：“六工以下河身内旧有民居，乾隆十五年给价迁移。又以下口改流，奏令暂回缴原给房价，减粮田亩，依旧徵收。

今勘南、北两岸，自头工至六工，村落已尽迁移。六工以下，水势迁徙靡常，累将北埝改筑展宽。南、北两堤遥隔五十馀里，其中居民五十馀村，水涨以船为家，应令迁移。永清柳坨诸村、东安孙家坨诸村旗、民二百八户，已勘定地址，令陆续移居。河身较远之村，仍准暂住。禁筑坝修房，以杜占居。”报闻。四十七年二月，赐孔雀翎、黄马褂。五月，奏保定九龙河经清苑、安州至任丘入淀，年久积淤。请旧有望都乡闸、殷家营、高岭村三闸外，於望都樊村建石闸一，清苑冉村、邓村、营头建石闸三。并修整诸旧闸，开濬安州、新安、任丘诸县河。皆称旨，加太子少傅。卒，赐祭葬，谥勤恪。

刘峨，字先资，山东单县人。入赀授知县。乾隆二十三年，选直隶曲阳知县。

调宛平。卢沟桥有逆旅，多阴戕过客没其财，峨发其奸。西山煤矿多藏匿亡命，峨散其党与，先后捕治置诸法。三迁通永道，以母忧归。起天津道，仍调通永道，以父忧归。未一年，上命署清河道，服阕真除。四十五年，迁湖北按察使。石首有寡妇，兄公谋其产，诬之，死於狱。峨治官书发其枉，逮其兄公至，亲鞫，论如律。

四十六年，迁安徽布政使，调山西。四十八年，擢广西巡抚。甫两月，迁直隶总督。

辅国公弘晸遣仆至静海冒占入官地，事闻，上谕峨：“遇王公以下私遣人干有司，无问是非曲直，即据实奏闻。”长芦盐政徵瑞奏漕艘至杨村，以民船剥运，盐运迟误。上谓非特盐运迟误，且恐商货壅滞，令峨赴天津与徵瑞议民船编号轮雇，照例发价，并定赴通回空限期，下部议行。分疏劾中仓监督赵元搢嗾殴民至死，三河知县王治岐挪用旗租，并论如律。谒避暑山庄祝嘏，赐孔雀翎、黄马褂。南宫民魏玉凯诉县人李存仁习邪教，上遣侍郎姜晟会鞫。存仁坐诛，玉凯妄及无辜，论戍。四十九年，上遣尚书金简会勘卢沟桥下游沙淤，请於中泓五孔抽沟三道。上以抽沟水缓，命中泓五孔全行疏濬。徵瑞请捐银三十万造剥船济运，上以直隶木材少，命湖广、江西二省分造。峨奏言：“北仓存漕四十馀万，俟新造剥船刑齐，先行运通。”

上许之。

五十一年七月，广平民段文经、元城民徐克展为乱，夜入大名，戕大名道熊恩绂。峨奏闻，即督兵驰往捕治，得从乱者王国桂等，自列向习八卦教，及文经、克展蓄谋为乱状。上令峨捕文经、克展，久之未获，累降旨诘责。十月，河南巡抚毕沅奏於亳州获克展，槛送京师，而文经终未能得。五十二年，命停峨本年廉俸。山东学政刘权之迎眷属赴官，途遇盗，峨坐夺官，命留任。

五十三年，命偕山东巡抚长麟等勘议粮艘在德州剥运。五十五年，巡城御史穆克登额等获建昌盗，自列尝劫建昌钱铺，有同为盗者，系清苑狱二年未决。上责峨废弛，遣侍卫庆成逮清苑知县米复松诣京师，下刑部论罪；夺峨孔雀翎、黄马褂，降调兵部侍郎。未几，擢尚书。五十六年，命如河南按虞城民诉县役事，又如江西按广丰武弁包漕、崇义民发冢弃骸事，并讯明，论如律。峨至崇义，入深山中勘冢地，江西民称之。五十七年，从上幸热河，赐还孔雀翎、黄马褂。六十年，以疾乞解任，加太子少保，原品休致。卒，赐祭葬，谥恪简。

陆耀，字青来，江南吴江人。乾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奉职勤慎，有急务立办，大学士傅恆深器之。上出巡幸，俱令扈从。累迁户部郎中。三十五年，出为云南大理知府，以亲老请改补近省，调山东登州府。

三十六年，调济南府。上书巡抚徐绩，请留南漕广积贮。三十七年，授甘肃西宁道。

燿乞绩代奏，乞假送母居京师，上命改授运河道。上书河道总督姚立德，言：“兗州、泰安二府泉四百七十八，当濬渠导泉，俾由高趋下，其流不绝。”又言：“运河例岁冬闭坝，春挑濬，天寒晷短，民役俱惫。宜修复南旺、济宁、临清月河，并於彭口南岸亦开月河。岁九、十月漕艘商舶皆从此行，以其时疏濬运河。”皆用其议。又请修河渠志，成运河备考。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去济宁二百里，有欲闭城者，燿不可，曰：“寇未至闭城，示之怯也。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贼害且胁诱耶？”乃募乡兵助守，坐城闉任稽察，事旋定。四十年，擢按察使，燿议以流犯罪轻，请免其解司；四十三年，擢布政使，燿议流外壅积，请停分发：皆从之。燿母老，病狂疾，奏乞解任终养，上许之。四十六年，丁母忧。运河筑堤，上以燿习河务，命往山东会运河道沈启震董其役。四十八年，命署布政使，服阕真除。

四十九年，擢湖南巡抚。湖南盐商例有餽，峻卻之，命平盐价如其数。疏请增岳麓、城南二书院膏火，又疏请申亲老告养例，请敕各督抚不论现任、试用，通饬呈明终养。又奏：“湖南社仓前巡抚刘墉令湘阴等四十五州县劝捐，得穀十二万；勒限严催，仅耒阳等十五州县交齐，馀未足数者十七县，全未交者十三县。如湘阴、巴陵、武陵诸县滨临江湖，地多磽瘠；桂阳、泸溪、辰谿诸县介在山僻，民鲜盖藏；若执前捐数目，责令全完，民间未霑借贷之益，转受追呼之扰。请凡现在未收者停止催缴。”上允其奏。燿以病请解任。旋卒。

燿自幼立志以古人自期，学兼体用。居官廉俭。入觐，门吏留装物索赀；燿乃置衣被城外而假於友，觐已还之。初至长沙，总督特升额以阅兵至，见翟方午食，惟菽乳蔬蓏，讶之。燿曰：“天不雨，方斋，故所食止此。”特升额怒其奴曰：“吾馆舍酒肉臭，何不以祈雨告？”还馆舍，命悉撤去。

管幹贞，字松崖，江南阳湖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贵州道御史。巡视西城，讼牒皆亲判；周行郊内外，捕治诸不法者。先后命巡漕天津、瓜、仪，凡十二年。累迁至光禄寺卿。幹贞以漕船回空，多守冻打冰，令先通下游，免上游冰下注，益增坚厚，后遂守其法。疏言：“运河以诸湖为水櫃，诚使节节疏通，虽遇旱涝，可以节宣。否则雨少无筹济之方，雨多无容水之地。至引黄入运，系一时权宜。苟疏濬得宜，黄河全力下注，运河自不致停沙。”又奏请治骆马湖，使运河水有所蓄泄，并得旨议行。迁内阁学士。五十三年，擢工部侍郎。

五十四年，授漕运总督。粮艘至天津杨村，每以水浅须起拨，运丁不能给舟值，例由长芦盐运使以鬻盐钱贷运丁，借直隶籓库银归款，运丁分年缴纳。其后议停，运丁多不便，幹贞请如旧例。又疏陈江西军丁疲敝，请筹款增补，行、月二粮折价；借官银代偿积逋，令分年输纳；宽限清釐屯田，俾藉以调剂。并从之。五十五年，赐孔雀翎、黄马褂。疏言；“漕艘百馀帮，役夫数万人，最易藏奸生事。上年新漕，饬严立规条，行必按伍，止则支更。亲行督察，乃知别有奸人随运潜行。督饬捕治数十人，交州县确拟严惩。”得旨嘉奖。五十八年，疏言：“苏州太仓押运官，例抵淮后改委赴通。中途分更，互相推诿。请自水次抵通，始终其事，庶官有专司。”

又请河南豁免缓徵，停运减存船只，就近赴山东受雇拨运。又请各帮水手短纤，责成头舵工丁以素识诚实之人充补，免聚众窃盗诸累。皆报可。各省开兑，多至春初，又在在逗遛，遇水浅或河溢，有在河北度岁者。幹贞严饬弁丁修艌受兑，复冬兑春开旧制。粮艘起运，每策马督催，风雨不避。或不归所乘舟，支帐露宿。微弁出力，必亲慰劳。运丁舟人不用命，立予惩罚。当时或苦其苛急，及回空省费，无丝毫派累，咸大悦服。高宗尝召见褒其能，谓可亚杨锡绂。五十九年，以疾乞假，命两江总督书麟摄其事。疾愈，任事如故。

幹贞成进士时，礼部改“贞”为“珍”，六十年，命仍原名。嘉庆元年，户部议江、浙白粮全运京仓，以羡米为耗，浙江运丁如议交运。幹贞以江南馀米较少，执议不行，交部严议，夺官。三年，卒。子遹群，官浙江巡抚。

蒋兆奎，字聚五，陕西渭南人。自副贡生补甘肃张掖县教谕。乾隆三十一年，成进士。三十三年，教谕俸满，授四川合江知县。调灌县，丁忧。师征小金川，攻热耳，总督富勒浑奏留兆奎从军，驻达乌围治饷。既破热耳，移饷往。俄，大金川助乱，兆奎知热耳不足守，复移粮达乌围。已而，他所粮悉被焚。将军阿桂才兆奎，使驻日隆治饷，兼司令砲局。旋调署华阳，加知州衔。四川盗号啯噜子，扰尤溪。

兆奎捕得盗渠，获首犯。服阕，迁山西泽州同知。擢太原知府。以巡抚农起荐，擢河东盐运使。五十四年，迁按察使，仍兼理盐务。寻迁甘肃布政使。五十六年，高宗八旬万寿，兆奎入祝嘏。时河东商困，兆奎议改盐课归地丁，上命如山西同巡抚冯光熊勘议。旋议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应纳正杂课四十八万馀两，均入三省行盐完课纳税百七十二州县地丁，两加九分有奇，下部议行。五十七年，上以河东盐价减，销暢，两三月内，发贩盐数倍於往年，商民交便。褒兆奎始终承办，收效甚速，赐孔雀翎。

旋授山西巡抚。五十九年，迎跸，赐黄马褂。六十年，以山西钱贱，请停宝晋局铸钱，从之。嘉庆元年，诏与千叟宴。寻命毋诣京师，仍加恩赉。奏劾汾州知府张力行挟讼事婪索，冀宁道邓希曾等回护同官。夺力行官，命兆奎授鞫。又发力行侵帑状，坐斩。二年，以病乞解任，归。

四年，高宗崩，兆奎入临，即授漕运总督。固辞，不许。旋奏言：“整顿漕运，要在恤丁。今陋规尽革，旗丁自可节费；而生齿日繁，诸物昂贵，旗丁应得之项，实不敷用，急须调剂。前读上谕：‘有漕州县，无不浮收，江、浙尤甚，每石加至七八斗。’历来交纳，视为固然。今若划出一斗津贴旗丁，馀悉革除。所出有限，所省已多。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即交粮亿万花户皆沾恩无穷。”疏入，上嫌事近加赋，饬与有漕省分各督抚另议调剂。兆奎疏言：“各督抚所议调剂，有名无实。

两江费淳所奏，不敷运费；江苏拟四升七合，安徽拟二升，焉能有济？”因力请罢斥。上责兆奎粗率，并谕：“加赋断不可行。此外如何设策善后，令再覈议。”兆奎奏请：“每船借给银百两，於各粮道库支领，分三年，以旗丁应领之项扣还。山东、河南两省路途较近，减借五十两；有漕各省本有轻赍，原应徵米，斗折银五分。

请仍徵本色，按照旗丁米数，分给白粮。无轻赍，请通融匀给。”上以“所拟损民益丁，巧避加赋之名，仍存加赋之实”，遣侍郎铁保会淳详察。兆奎又奏：“旗丁运费本有应得之项，惟定在数十百年之前。今物价数倍，费用不敷。近年旗丁尚可支持者，以州县浮收，向索兑费，并折收行月等米，以之贴补一切经费。今革除漕弊，浮费可省，兑费不能减。臣才识短浅，惟恐贻误，求上别简贤员，原从小心敬畏而来，不敌气质用事。”上即命铁保代兆奎，召授工部侍郎。

寻授山东巡抚。御前侍卫明安泰山进香，还京师，奏山东有司私餽银八百，并及途中营汛墩房坍塌。上以诘兆奎，兆奎复奏辩，且称老病，求去。上怒其忿激，念廉名素著，降三品卿衔休致。七年，卒。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侍郎煦子。初以廕生授顺天府通判，改刑部员外郎，迁郎中。出为甘肃庆阳知府，再迁甘肃按察使，调江苏。江苏按察使移驻苏州，而狱犹在江宁，季堂请更置，报可。乾隆三十九年，擢刑部侍郎，四十四年，迁尚书。

季堂屡奉使诸省谳狱，直隶、吉林、江苏皆一至，山东四至，河南再至。察得唆讼者严治之；有诬诉，论如律，不稍贷。初使河南按商丘狱，上谕之曰：“季堂河南人，按本省事尤当秉公持正。勿以事涉大吏，虑将来报复，稍为瞻顾。”商丘民汤秉五迫孀妇刘为妻，刘绝食死。其狱已题旌，刘父犹陈诉，并及顺刀神拳会民事，察得唆讼者罪之。使山东按平度狱，州民罗有良与人斗，误蹴其母死。莱州知府徐大榕原勘无误，乃坐是夺官，当平反，得旨嘉奖。再使山东，暂署巡抚。山东灾，请截本省漕米治赈。还京师，加太子少保，再兼署兵部尚书。

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赐孔雀翎。四年，仁宗亲政，季堂疏发和珅罪状。寻请以籍没其仆呼什图米麦万馀石，分借文安、大城被水村民。长新店盗发，上责季堂废弛，削太子太保，夺孔雀翎。下吏部议，夺官，去顶带留任。河南内黄知县陶象柄获长新店首盗，季堂奏闻。上嘉季堂不邀功，还顶带；又获从犯，还孔雀翎。

是时川、楚、陕教匪为乱，五年，季堂奏：“教匪稽诛，臣闻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等由川而楚而陕而甘，数千百里穷追，接战辄胜。是教匪所恃，不在势众而在得间能逃也。川、楚、陕连界，崇山峻岭，断涧深沟，在在险阻。教匪窜匿其间，劫掠而食，不烦裹粮；迫民前驱，不烦招集。官兵至，辄翻山越涧而逃。官兵必先运粮，又须探路，诸费周章。即道路可通，餱粮可继，而日夜追蹑奔走，其势必疲。

是教匪逸而兵劳也。臣愚以为当先严守要隘，俾教匪无路可奔；乃宣上德意，散其胁从，然后临之以兵，分道进剿。教匪途穷食尽，计日可平。闻陕省有团练乡勇，或一二村，或数村，联合筑堡为声援。川、楚可推而行之，令各守本境，俾自护其田庐妇子。则教匪虽多，骤难肆扰。官兵剿抚兼施，无顾此失彼之虑。”上谕曰：“所论极是。总之能堵方能剿，能剿方能抚，大端不外乎此。”

寻以病乞解任，还太子太保。卒，赠太子太傅，遣御前侍卫丰伸济伦奠醊，谥庄敏。子钰，进士，直隶清河道；鏻，湖南盐法道。

论曰：牧民於平世，自庶而求富，修水利，饬农功，其先务也。观承殚心力於是，政行畿甸。富明安、元理、瀚皆以此为急，各著绩效。幹贞筹运道，尤重行水。

世杰起下僚，介而能恕。燿以学为政，所施未尽其蕴。季堂论治教匪，后来坚壁清野之议，已发其端。我有先正，言明且清，诸臣所论列，足当之矣。

## 列传一百十二

李清时姚立德 李宏子奉翰 孙亨特 何煟子裕城 吴嗣爵 萨载 兰第锡 韩鑅

李清时，字授侯，福建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从孙。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授浙江嘉兴知府。上南巡，或议自嘉兴至杭州别辟道行民舟，清时於官塘外求得水道相属，上通吴江平望，下达杭州坝子门，号为副河。丁父忧，去官。服除，授山东兗州知府。二十二年，擢运河道。

二十六年，河决孙家集，运河由夏镇至南阳两堤俱溃，清时督修筑。议者或拟用椿埽，费以六十万计；或拟建石堤，费以三百万计。清时少时行濒海间，见筑堤捍海为田者，掷碎石积水中，潮退则以木拦之，填土其上，坚筑成堤；因参用其法，以河东、西两岸皆水，得土难，令以石垒两旁，积葑其中，水涸，募夫起土置积葑上，费帑十四万有奇，而两堤成。曹县溢，水泻入微山湖，出韩庄湖口，闸隘，水不得泄，令於闸北毁石堤，掘地深之以泄水。事上闻，上命於其地建滚水坝，高一丈二尺馀。清时请减低为一丈，令湖水落至丈，乃闭闸蓄水。泗水经兗州西流入府河，济宁城东旧有杨家坝，遏水使入马场湖，蓄以济运，遇伏秋水涨不能泄，淹民田，令改坝为闸，视水盛衰为启闭。汶水分流入蜀山、马踏两湖，旧制引水使南行少北行多，后乃反之，漕船经袁口、靳口，浅涩不能进。清时规分水口，令南坝加长，北坝收短，以为节宣，并减低何家坝，使汶水南弱而北增。蜀山湖出口为利运、金线二闸，旧制开金线资南运。清时令移金线在利运北，使蜀山湖水先济北运。寿张境有沙、赵二水，阻运河不得入海。旧於运河东岸建三空五孔桥，又於八里庙建平水三徬，使二水盛涨有所泄。清时议减低三空五孔桥，又於八里庙增建滚水坝，使涨未盛即泄，不为范、濮、寿张、东阿诸县民田害。总督方观承行河，用其议，二水始宣暢。卫水自馆陶至临清与汶会，旧有闸，盛涨不能御。清时令於闸南当汶、卫交流处筑坝，仍岁加高厚；又议拓四女寺滚水坝。尚书裘曰修行河，用其议，卫河得安流。

二十九年，调江南淮徐道。三十年，擢河东河道总督，赐其母大缎、貂皮。清时以河堤岁修，司其事者每不度形势，过高糜帑，而卑薄者不能大有增益，乃饬所司当水涨各具堤高水面尺寸呈报，择堤最薄者培之。迨伏秋水发，耿家寨称十四堡，水及旧堤上，赖豫增新筑以免。清釐河工徵料诸弊，岁减派料至千馀万斤。三十一年，运河东岸漫口，自请议处，原之。三十二年七月，授山东巡抚。高苑、博兴、乐安三县被水，清时谓小清河下流隘，故上游溢，檄所司勘验。遽疾作，乞解任，不许。三十三年，卒。

清时治水善相度情形，穷源竟委。每乘小舟出入荒陂丛泽、支流断港中，或徒步按行谘访，必得要领，乃见诸建置。

姚立德，字次功，浙江仁和人。祖三辰，官吏部侍郎。立德以廕生授主事。乾隆十二年，外授江宁通判，迁知直隶景州。州俗，有人市鬻奴婢，牵就牙侩估其值，如牲畜然；亲死三日，祭城隍庙狱曰“哭庙”：立德谕禁之，陋俗以革。累迁山东按察使，署河东河道总督。按行工次，见阳武汛十七堡诸地土松浮，疏请筑半戧，培堤使坚。山东运河两岸蜀山、南旺、马场、昭阳、微山诸湖，每伏秋盛涨，水不能容，为豫筹蓄泄，坝开塞、闸启闭惟其时。三十九年，实授，加兵部尚书衔。高云龙者，内监高云从弟也，立德入云从言，荐之临清州为傔从，坐逮，依结交近侍律论斩，命夺官，仍留任。阳穀民王伦为乱，立德分守东昌，城圮难守，引运河水绕城壕，恃以为固；檄发伦先墓，磔其尸。四十四年，仪封河决，屡筑屡冲，命夺官，仍留工效力自赎。四十五年，责令回籍。旋发往南河，补淮安里河同知。四十八年，卒。

李宏，字济夫，汉军正蓝旗人。监生，入赀授州同。效力河工，授山阳县外河县丞。累迁宿虹同知。乾隆十六年，授河库道。尚书刘统勋劾河员亏帑，事连宏，解职。事白，留工。二十二年，发直隶以河务同知用，总督尹继善疏请留南河。侍郎梦麟勘治六塘河以下，以宏从。寻复补河库道，丁父忧，命在任守制。二十七年，调淮徐道。二十九年，擢河东河道总督。奏言：“山东运河资湖水接济。今秋雨少，饬早闭临运各闸。”又言：“微山湖蓄水济运。韩庄湖口闸水深，与滚水坝脊相平，空船足敷浮送，即应堵闭。泗河会合诸泉，收入独山湖，仅济南运。应请於兗州府金口坝截筑土偃，俾达马场湖，俾济宁上、下河道并资其益。蜀山、马踏二湖专济北运，亦须筑坝收蓄。”又请增募夫役挑濬沙、赵、漳、卫、汶、泗、韩、马诸水，均报闻。又奏：“黄河北岸耿家寨埽工为豫东第一险要，自乾隆九年下埽修防，岁费帑料。去冬於对岸引渠，冀分溜势。今秋全河暢分入渠，险工淤闭。”得旨嘉奖。

三十年，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宏初自监司擢用，道以下多同官，虑有瞻徇，命高晋统理南河，留宏协理河东总河。奏言：“黄河至河南武陟、荥泽始有堤防，丹、沁二水自武陟木栾店汇入，伊、洛、瀍、涧四水自巩县洛口汇入，设诸水并涨，两岸节节均须防守。臣咨饬陕州於黄河出口处，巩县於伊、洛、瀍、涧入河处，黄沁同知於沁水入河处，各立水志，自桃汛迄霜降，长落尺寸，逐日登记具报；如遇陡涨，飞报江南总河，严督修防。大丹河至河内县丹谷口，旧筑拦河石坝，令由小丹河归卫济运，请不时察验疏令暢达卫河。辉县百泉为卫河之源，苏门山下汇为巨浸。南建三斗门，中为官渠济运，东西为民渠灌田。向例重运抵临清，闭民渠，使泉流尽入官渠。五月后插秧，一日济运，一日灌田。惟民渠石坝失修，泉水旁泄，应令修砌坚实。”均如议行。上以清口节宣未暢，下河田庐易湮，特定高堰五坝水志水高一尺，清口坝拆展十丈。三十一年三月，宏奏言：“清口水门因上年霜降后湖水大消，祗留十四丈。桃汛将届，应预将东坝拆展，使口门宽二十丈，俾洪湖及早腾空，预留容纳之地。”上嘉之。夏秋间湖水盛涨，续展至五十三丈。八月，河溢徐州韩家塘。宏与高晋分驻两坝堵筑，逾月工竟。奏言：“平时大展清口，腾空湖面，乃得蕆工迅速。”冬，以湖水渐落，请接筑东、西坝，仍留口门二十丈，酌量收束，蓄清抵黄。三十三年，河溢王家田头，下吏议降调，宽之。三十四年，奏言：“洪泽湖水大，将清口东、西坝递展宣泄。適黄水骤长，灌入清口。随闭惠济、通济、福兴三闸，俾并力敌黄，黄水消退。”报闻。三十六年，卒。

宏尝以明汶上老人白英立祠戴村，子孙向有廕袭，请旨仍给八品世职，上从之。

李奉翰，宏子。入赀授县丞，补沂水。累迁江苏苏松太道，坐事罢。复入赀还原官，发江南河工效力，奏署河库道。上以奉翰宏子，习河事，命真除。四十四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四十五年二月，授河东河道总督。河溢考城芝麻庄、张家油房，奉翰督吏塞芝麻庄，工竟。上谕曰：“勉为之，莫以水弱而弛其敬谨！”旋命仍署江南河道总督。奉翰奏：“张家油房工未竟，较南河睢宁工为要。请留河东，俾蕆其役。”报可。九月，张家油房工亦竟，上为欣慰。四十六正月，调江南河道总督。

二月，奏请重定南河汛员额缺，酌增河兵；移改运河闸官、运河汛员，视缺简要，更定品秩，下大学士九卿议行。七月，河决青龙冈，命偕大学士阿桂驰赴河南会河东河道总督韩鑅督办东、西两坝下埽。甫合龙，坝蛰陷，乃与阿桂等议宽濬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杨家堂诸地引河，并於黄河下游北岸疏潘家屯、张家庄二引河、苏家山水线河、宿迁十字河、桃源顾家庄引河，五道泄水。四十八年春，青龙冈工竟。方坝陷，奉翰督吏抢护，堕入金门，格於缆，伤焉，河工谓两坝间为金门，缆所以引埽者，事闻上。四十九年，上南巡，奉翰觐行在，上奖其勤劳，赐骑都尉世职。五十年，坐清口东、西两坝不早收束，致运道浅阻，降三品顶带。寻命复之。秋，河水大至，奉翰督吏昼夜填筑，塞李家庄、烟墩头、司家庄、汤家庄诸漫口。五十四年，调河东河道总督。五十八年，命赴浙江会巡抚吉庆会勘海塘。奏请以范公塘及海宁石坝改筑柴盘头，并於石塘前修补坦水，三官塘柴工后加培土戧，从之。五十九年，漳水溢，临漳三台涨发，命驰往勘察。奏：“漳河两岸沙土浮松，水势骤长骤落，向无堤堰。上年大雨漫溢，应将下游淤垫处疏濬深通，再将三台坝基填筑，俾归故道。”上从其议。嘉庆二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授两江总督，兼领南河事。三年，河决睢宁。四年正月，与河道总督康基田督塞睢州决口，工竟。二月，卒。

李亨特，奉翰次子。入赀授布政司理问，发河东委用，补兗州通判。累迁云南迤西道。嘉庆初，佐平苗、倮，赐孔雀翎，加按察使衔。累迁调授江苏按察使。九年，擢河东河道总督。十一年，河南巡抚马慧裕劾亨特索属吏赇不得，迫令告养诸状，上命侍郎托津等往按，夺官，发伊犁。十三年，释还，令至南河候差委。十四年，以河决荷花塘，追咎亨特不善料理，复发热河效力。未几，复释还，授主事。

十五年，选户部主事，擢直隶永定河道。未几，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十六年，奏南粮到通州剥运不能迅速，请在杨村全数起剥，下仓场侍郎玉宁、戴均元等议驳。上责亨特冒昧，下吏议降调，命留任。十八年秋，河溢睢宁。坐夺官，命留工效力。

十九年，河道总督吴璥奏微山湖存水仅一二尺，南阳、昭阳、独山诸湖淤成平陆，无水可导。上责亨特在官不能预筹，又闻亨特既夺官居济宁，仍用总河仪制，斥亨特玩误纵恣，命逮下刑部治罪，籍其家，刑部议发新疆。上命在部荷校半年，发黑龙江效力。二十年，卒於戍所。

何煟，字谦之，浙江山阴人，先世籍湖南靖州。雍正中，入赀授州同，效力江南河工。从大学士河道总督嵇曾筠修浙江尖山海塘，请补杭州东塘同知，避本籍，仍发江南河工。乾隆初，权丰砀通判，授桃源同知。十五年，擢河库道。十六年，迁两淮盐运使，特敕兼管河务，以母忧去官。十九年，尚书刘统勋等奏论河库帑项不清，夺煟官，拟徒，追偿，拘留工次，久乃缴完免罪。二十二年，仍发南河以同知用。从侍郎梦麟疏濬荆山桥河工。从副总河嵇璜治淮、扬河务，超擢淮扬道。二十三年，丁父忧，总督尹继善奏留在任守制，许之。

二十六年，以郎中内调。会河决中牟杨桥，上命大学士刘统勋等莅工，以胃从。工竟，留煟驻工防护。旋授开归陈许道，调山东运河道。三十年，调河南河北道，擢按察使。上以煟习河事，命兼领河工。煟信浮屠说，谳狱辄从轻比，睢州民刘玉树谋杀人，鞫实，拟斩候，刑部改立决。上责煟宽纵，谘巡抚阿思哈，阿思哈称其能胜任。其冬，擢布政使，仍兼理河务。两权巡抚。三十六年，授巡抚，兼河务如故。寻又命兼领山东河道。三十七年，淅川、内乡被水，正阳、确山风灾，疏请抚恤缓徵，上赐诗，褒以“爱民知政”。

三十八年，上巡天津，阅永定河工，煟迎驾，赐孔雀翎、黄马褂。寻命与工部尚书裘

曰修、直隶总督周元理勘永定河上游，疏言：“永定河挟沙而行，散漫无定。

水性就下，本无不同；而地有高卑，沙有通塞，情因时而或异。永定河迁徙不定，其情也，非其性也。察其情，导其性，先宣后防，千古极则，虽起神禹，无以易之。

永定河下口，蒙皇上指示疏导，既不阻下达之势，更可免浸润之虞，其法固当常守。

所虑数十年后，妄生异论，别骋新奇，势且变乱旧章，贻河防巨患。请将圣谕并议言条款勒碑垂久远。”报闻。

三十九年，疏请各州县常平仓溢额以四千石为限，馀循例变价。又奏河南漕穀七十九万、蓟米二十九万，分存各州县界。邻省安阳等五州县限二万石、近水次祥符等三十五州县限一万石。均如所拟。加总督衔，仍领河南巡抚，又进兵部尚书衔。

其秋，会剿王伦，事平，道内黄，病作。遣医往视，未至，卒。煟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恭惠。

裕城，煟子，字福天。自贡生入赀授道员。乾隆四十二年，除山东督粮道。调河南河北道。河溢仪封，大学士高晋工，以裕城从。仪封埽工蛰陷，坐夺官，命留任。四十六年，调江南河库道。裕城侍煟治河，尝著全河指要，谓：“治河当节宣并用，不当泥河不两行之说，偏於节束。”并上书当事，指陈南北岸诸险工。未几，河决青龙冈，注微山湖，冲运河。四十七年七月，河东河道总督韩鑅丁忧，青龙冈工未竟，上特命裕城署理。大学士阿桂视工曲家楼，请自兰阳至商丘别筑新堤。

裕城奏：“兰阳新开引河，其上游素称险要，必须内有重障，外有挑护。大堤后旧有越堤，相去远，恐不足恃。请向东添筑格堤，临河近溜处加筑挑水坝。”上从之。又奏兗州伊家河在运河八闸之西，以分泄运河及濒湖诸水，应挑展宽深，上命速兴工。又奏伊家河兴工后，即往河南勘验引水子沟；仍往来山东、河南督察：上嘉之，并谕曰：“汝若能不自满而加以勤学，或可继汝父也。”伊家河工竟，四十八年，赐孔雀翎。是年，青龙冈工竟，请修筑运河堤岸，诣济宁勘估，奏需帑六十四万有奇，得旨允行。授河南巡抚。以秋审多失出，降三品顶带，停支养廉。四十九年，运河堤岸工竟，命议叙。师讨石峰堡乱回，道河南，裕城佐军兴，复顶带、养廉。五十年，调陕西巡抚。朝邑被水，上谕裕城就被水处将淤积泥沙建筑河堤。寻奏创建护城是，下部议行。调江西巡抚，五十二年，奏江西河路二千四百馀里，请以所获盗舟改设巡船，上嘉之。又奏丰城镇平堤中段水势冲激，不足捍御，请改建石是，从之。五十五年，调安徽巡抚。命来京祝八旬万寿，行次合肥，卒。

吴嗣爵，字树屏，浙江钱塘人。八岁而孤，母钱督之严，雍正八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大学士张廷玉奏改吏部。再迁郎中。嗣爵彊识，嫺故事。乾隆六年，授常州知府，再授保宁，皆奏留部。旋命视学湖北，调福建。十三年，授淮安知府，迁淮扬道。洪泽湖盛涨，例当开天然坝。嗣爵曰：“开坝减暴涨，如下河州县生灵何？”持之力，卒无恙。十六年，调两淮盐运使。十八年，复授淮扬道，遭母忧，上谕曰：“防河官吏丛弊，故特由运使调用。河工与地方官吏不同，畀假两月治丧，毕，在任守制。”

擢江苏按察使。迁布政使，调湖南，未行，奏江宁等三十五州县积欠应徵口粮，请特旨缓徵。上谘巡抚讬恩多，讬恩多奏江宁等州县年丰，不当再请缓徵。上责嗣爵藉缓徵卸过，并为有司催徵不力地，命发江南河工，以同知用。二十五年，补宿虹同知，仍授淮扬道，移淮徐道。黄河盛涨，逼徐家庄缕堤，嗣爵督吏抢护，命署理河东河道总督。旋坐官运使时商人侵蚀提引公费，坐降调，命改夺官，仍留任。

三十四年，奏请修补丁庙、六里、南旺、荆门、戴村诸闸坝，并言：“运河两岸土工，临清以北为民堰，南旺以南为官堤，自临清至南旺，官堤、民堰交错。请凡民堰卑薄残缺处，督令修筑，官堤酌缓急次第培修。”上嘉之。署河南巡抚。三十五年，奏：“南旺湖北高南下，在运河西岸，值分水口之冲。伏秋汶水发，自关家、常鸣等斗门灌入，祗能收水入湖，不能出水济运。请於南旺下游土地庙前增建石闸一，以时启闭。”

三十六年，迁江南河道总督。四十年，奏：“丁家集黄河自北趋南，北岸新滩插入河心，致冲漫南岸民堰五百馀丈。毛城铺过水较大，下流亦不能容。今收正河头，测量河脣，濬

引渠，筑子坝，於北岸旁黄河故道濬引河，来春相机开放，俾河改由北岸东下，不使旁注丁家集诸地。”又奏：“里河运口本设惠济、通济、福兴三闸，惠济尤为淮水入运关键，请俟春融修筑。”四十一年，又奏清口通湖引河凡五，为洪泽湖尾闾，并分别筹濬，运道以济。寻奏五引河中张家庄、裴家场二河水氵曳，应濬使宽深，从之。是年，上东巡，嗣爵觐行在，入对，不能兴，左右掖以出。改吏部侍郎，四十二年，乞罢，归。四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三。子璥，自有传。

萨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父萨哈岱，官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萨载，繙译举人，授理籓院笔帖式。累迁江苏苏松太道，管苏州织造。果亲王弘適短价令制绣缎朝衣，事发，夺官。召还京，予主事衔。寻授萨哈岱苏州织造，命萨载侍行为佐。逾年，改授普福，命交两江总督差委。旋授松江知府。乾隆三十年，加道衔，复署苏州织造。三十四年，擢江苏布政使，仍兼织造。三十五年，署巡抚。巡抚永德请以华亭、宝山土塘改建条石，萨载言条石易倾圮。按察使吴坛请裁巡检弓兵，增州县捕役，萨载言不便，皆寝其议。三十六年，与总督高晋奏濬海州河道，又奏江苏社穀积至三十七万六千馀石，请察验，报闻。

三十七年，真除江苏巡抚。上命察屯田，萨载奏江安粮道属江淮、兴武等六卫，苏州粮道属苏州、太仓等四卫，令清釐册报，循新例四年一编审；加给江淮、兴武二卫屯丁垦田，运丁快丁终岁輓输，请加给津贴；太仓、镇海二卫田不随船，私相售典，循旧例借项赎回；从之。三十九年，河溢外河老坝口，偕河道总督吴嗣爵董工事，未两旬工竟，议叙。

四十一年，上东巡，觐行在，授江南河道总督。命与高晋察黄河海口淤沙。萨载先至，奏：“海口前在王家港，自雍正时接涌淤滩，长四十馀里；南岸为新淤尖、为尖头洋，北岸为二泓、三泓、四泓。二泓、四泓宽二十馀丈，潮至深二三丈；三泓宽四十馀丈，潮至深三四丈。河底有高低，河脣又渐远，淤积巳久，难以施工。”

上谕曰：“此海口自然之势，难以人力胜之。”寻与高晋奏请以清口东、西坝移建平城台，於陶庄迤上别开引河。是夏，运河及骆马湖水涨，萨载督吏防护，上嘉其妥协。寻开陶庄引河，四十二年二月，工竟。上谕曰：“朕屡次南巡，临阅清、黄交汇处，虑其倒灌，思引向陶庄北流。历任河臣未有能任此者。昨岁萨载奏请施工，与朕意合。据奏工竟，自此黄河离清口较远，既免黄河倒灌之虞，并收清水刷沙之益，实为全河一大关键。视齐苏勒例，予骑都尉世职。”入觐，上命於拦黄坝迤上加筑坝为重门保障，并於旧有木龙三架迤上增设木龙。萨载回任，奏遵上指料理，上嘉之。冬，复奏：“新河河面首尾宽窄不同，请於北滩顺水势抽槽，酌留土格。

俟来年水涨放溜

冲刷，使河面首尾宽阔相若。”绘图以进，上览图中北岸有新淤，因虑北淤则溜必南趋，识以硃笔，命萨载疏治。四十三年，奏：“高家马头新淤已刷动宽深，彭家马头新淤前作柴枕土坝。兹於滩面抽槽，候水涨冲刷。”旋署两江总督。四十四年，奏拦黄坝外旧河露淤滩，请於滩面筑束水堤为新河保障。寻实授两江总督。

先是，高晋奏中河口门淤阻，议移下游李家庄，上命萨载勘奏。萨载请将清口东、西坝移筑惠济祠前，上从之。

四十五年，大学士阿桂奏：“陶庄引河首尾宽而中窄，河身虽已刷深，水势尚嫌束缚。伏秋汛涨，恐宣泄不及。”命偕萨载勘覆。寻奏请河宽六十馀丈处展十馀丈，河宽不及六十丈处展二十馀丈。又奏：“云梯关外二套以下河流现行之道，道远而水浅，请於四泓以下增设闸坝；二套上迤西马港河旧堤残缺，应行修复；并於旧无堤处补筑新堤，下接北潮河西堰。”上从之。

夏，河溢郭家渡，命萨载与河道总督陈辉祖督护。是岁河水盛涨，初开毛城铺、苏家山、峰山头诸闸，次将清口东西坝全行拆展。萨载奏诸州县被水，睢宁、泗州为重，邳州、宿迁、灵壁、五河次之，现在抚恤宁贴。上谕曰：“实在无善策，祗可尽力抚恤，以期补过。”复命引河水入陶庄新河。寻奏丰、砀、铜、沛险工俱次第抢护，下游洪泽、高宝诸湖亦俱平定，俟水落堵筑。得旨：“览奏深慰。”先是，上临高堰阅洪泽湖砖石诸工，谕萨载石工卑者增高，砖工悉改用石。萨载奏请酌量缓急，分三年修筑。八月，丁父忧，命百日满后仍署两江总督。四十六年，奏请自李家庄至临河集北濬引河，上命速为之。

六月，河溢魏家庄，水大至。萨载奏：“全河奔注，归入洪泽湖。清口展宽至八十丈，山盱五坝已开智、义二坝；而高堰诸地水势未消，盈堤推岸。未开三坝及车逻、昭关二坝，或坚守，或酌开，俟察勘后续奏。”上命坚守。寻续奏洪泽湖浪涌山盱五坝，所存仁、礼二坝，掣通过水，续开车逻、昭关二坝。上以各闸坝俱开，下河民田被淹，令察灾状速奏。八月魏家庄工竟。山东巡抚国泰奏运河积淤，水不能暢行，议於刘老涧坝旁开水口分泄，上命萨载往勘。萨载奏：“运河泄水宣暢，已开驼车头竹篓坝泄水入骆马湖，刘老涧九孔石闸亦过水。若议别开水口，不便使无水之区再受水患。”上韪其言。又奏：“微山湖东南两面水色澄清，沂河及骆马湖水不使涓滴入运，为运河腾空去路。永济桥孔亦无横坝拦截，水势暢消。”上称为有条理，命国泰听其指授，毋持己见。

十二月，兼署安徽巡抚。四十七年，奏请濬泗州谢家沟，泄睢河及杨甿诸河水入洪泽湖；又承上命濬铜山潘家屯引河。四月，河南青龙冈漫口既堵复蛰，大溜下注。上命宽濬潘家屯、刘老涧诸河，泄水归海。萨载请开张家庄引河与潘家屯引河分流，使湖泄入黄又多一路。上谕曰：“筹泄水之路，为今日急务，宜妥为之。”

加太子少保。江苏巡抚吴坛议开

金坛漕河，自丹徒穿句容境分水脊达江宁。萨载奏：“分水脊即茅山之麓，地峻土坚，势不能开凿。请濬七里桥至巷口桥河道，与上、下河道宽深一律。”又请自镇江钱家港至江宁龙潭濬辟新河，及修濬金山对渡瓜洲城河，上嘉之。又奏请濬涟河，展骆马湖六塘河、盐河口门，均如议行。

四十八年正月，服阕，实授两江总督。河南青龙冈工竟，萨载奏黄河归故道，入江南境流行迅速，得旨：“欣慰览之！”上命移建沛县城。萨载奏请移旧城西南戚山，并修夏镇文武官署，丰、沛二县漕仓。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坐婪贿得罪，责萨载未奏劾，下吏议，夺官，命留任，罚养廉三年。五十年，漕艘北行，以运中河浅阻，至天津误期。上责萨载开运中河不知建闸，水势一泄无馀；又清口东、西坝不能及早收束预为蓄水，致运道浅阻。降三品顶带。五十一年，足疾，请解任。

遣医往视，命复原品。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诚恪，祀贤良祠。

子萨腾安，袭骑都尉，官至广西按察使；萨云安，官云南迤西道，坐事戍军台。

兰第锡，山西吉州人。乾隆十五年举人，授凤台教谕。擢顺天大兴知县。三十四年，总督杨廷璋请以第锡升补永定河北岸同知，吏部以大兴非沿河州县，议驳，再请，上特许

之。再迁永定河道。四十八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奏请河堤分界栽柳，并禁近堤取土；又奏仪封六堡、三堡滩面浅狭，水力较悍，请於新堤南筑月是为障；皆从之。四十九年，奏：“河工绸缪防护，全在平时。堤有深浅，水有变迁，及车马践踏，豸雚鼠洞穴，必朝夕在堤，始能目睹亲切。至冬末凌汛，春初桃汛，尤应昼夜巡逻。应令驻工各员移至堤顶，禁勿私下；如有旷误，文武得互举。令以堤为家，庶不至疏防。”均如所请行。五十年，奏：“北岸黄沁等、南岸上南等旧堤，及兰仪等新堤，各增卑培薄；并加筑旧坝，添作挑水。”上命速行。五十二年，上以第锡署任三年，勤奋妥协，命实授。旋兼兵部侍郎。

河溢睢州十三堡，疏请罪，上以其地原无埽工，原之。工竟，议叙。五十四年，调江南河道总督。河溢睢宁周家楼，疏请罪，上以河水异涨，原之。工竟，议叙。

五十六年，奏勘毛城铺滚水坝、王平庄新挑引河，上奖第锡察验各工不草率。五十七年，请自淮安移驻清江浦，改建衙署，允之。五十九年，奏丰北汛接筑土坝过多，上游水势不能暢达，有碍曹、单河流去路，自请下吏议夺官，上命留任。嘉庆元年，河溢丰北汛，疏请罪，谕俟工竣覈功过。工竟，赐黄辫荷包，仍以不能先事预防停甄叙。二年，卒。

三年，第锡以河溢当偿帑二十万馀两。上以第锡尚廉洁，虑不能胜，谘山西巡抚伯麟，伯麟奏第锡遗田舍仅值一百四十馀两。上奖第锡清慎，谕道、以上及曾任总河各员分别代偿。

韩鑅，顺天大兴人，原籍贵州毕节。入赀授通判，拣发山东，授上河通判。累擢江南淮徐道。乾隆四十六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山东运河，赖汶、泗来源及各湖接济。汶河上游东平戴村等处民堰，对岸沙淤，应凿滩抽沟，以展河势。

泗河下游即为府河，自安居、十里二斗门入运，河浅堰卑，亦当疏治。蜀山、马踏、马场、南旺诸湖，现当济运泄水，堰根显露，正可取土培堤。”七月，河决祥符焦桥，疏请罪，上原之。工竟，命优叙。未几，河又决仪封曲家楼、青龙冈、大李家庄、孔家庄，凡溢四口。上令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赴工会督。水全出青龙冈，而孔家庄等三口皆塞。又命大学士阿桂履勘，又令山东巡抚国泰赴工会督。工垂竟，坝蛰复溃。大学士嵇璜议引河北流复故道，上以谘阿桂、李奉翰及鑅。鑅疏言：“青龙冈始漫，势甚汹涌，是以倒漾北行，分入沙、赵二河，穿运归海。未久旋即断流，仍行南注。地势北高南下，若於南岸建堤堵截，欲回狂澜使之北注，诚如圣谕必不能行。水性就下，未便轻议更张。”阿桂等所奏亦略同，乃寝璜议，惟以河水北行既已断流，责鑅何不即时具奏。

四十七年正月，坝复蛰。上闻运道河以南深通，河以北多淤垫，命鑅往微山湖北运河

察勘。二月，赴济宁，会国泰及巡漕御史毓奇察勘，请自济宁在城闸至峄县黄林庄，筑土堰、柴坝、椿埽、桥梁，设水站，置绞关；鑅并请察勘毕，还青龙冈工次。上命鑅往来督察，复勘伊家河、荆山桥诸地水势，请濬铜山潘家屯引河益使宽深，并濬骆马湖、六塘河及济宁南北徒骇、马颊、伊家等河。时青龙冈坝屡筑屡蛰，鑅遵上指迅筹宣泄，使黄水渐消。复还青龙冈工次，会阿桂等於兰阳三堡改筑大堤，濬渠导水出商丘七堡入正河故道。鑅旋以父忧去。四十八年三月，青龙冈工始竟。

四十九年，服阕，授工部侍郎。部议鑅任河督时应偿帑十四万馀两，诏免十之七。

五十四年，命会勘通惠、温榆二河，及朝阳门外护城河。调户部。五十五年，命往江南会同江南河道总督兰第锡督防汛。嘉庆三年，调兵部。四年三月，命守护裕陵。

六年，以年老休致。九年，卒。

论曰：世业尚矣，於河事尤可徵。前乎此者，嵇曾筠有子璜，高斌有从子高晋。

若李氏、何氏、吴氏皆继之而起，宏及子奉翰、煟及子裕城并有名乾隆朝，嗣爵子璥则下逮嘉庆，奉翰子亨特，贪侈陨绩，忝祖父矣。清时以诚笃名，第锡以廉洁著。

青龙冈塞河决，历两载工始竟，阿桂主之，萨载、韩鑅佐之。详具其始末，见成功之难也。

## 列传一百十三

开泰 阿尔泰 桂林 温福

开泰，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九年，迁侍讲。上御门，开泰未入侍班，黜令乾清门行走。十三年，复编修。乾隆元年，迁国子监司业。八年，迁祭酒。督江苏学政。再迁内阁学士。三迁兵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十年，授湖北巡抚。疏言：“社仓较常平尤近於民，而弊亦易滋。湖北社仓穀麦五十二万石有奇，散在诸乡，恐多亏缺。应饬道府按部所至，便宜抽验。”调江西。十三年，又调湖南。疏言：“户部咨各省常平仓穀，以雍正旧额为准。湖南溢额穀五十五万馀石，令粜价储库。臣维雍正旧额七十馀万石。湖南夙称产米，乾隆二年至八年，诸省赴湖南购米，先后计百七十五万有奇。中间又拨运福建、江苏。

若尽粜溢额之穀，遇本省需用或邻疆告籴，必致仓储缺额，买补不易。”疏上，以留心积贮嘉之。十五年，有寿抡元者，自言南河同知，赴湖南采木，布政使孙灝谕永州府为料理。寻得其诈伪状，开泰以闻，但言灝殊为未谙。上以灝瞻徇，何得但言未谙，知为开泰门生，斥其徇庇，下吏部严议，议夺官，命留任。寻调贵州。十八年，疏言：“古州募军屯田，户上田六亩，中田八亩，下田十亩。今食指日多，生计艰难，请准屯户入伍充兵。”许之。擢湖广总督，加太子少傅。

二十年，调四川。金川土司莎罗奔与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初为婚媾，继乃相怨构兵。旁近绰斯甲布、鄂克什、杂谷、巴旺、丹坝、明正、章谷、小金川诸土司皆不直莎罗奔。二十三年，莎罗奔攻吉地。吉地，色楞敦多布所居寨也。开泰与提督岳锺琪檄游击杨青、都司夏尚德等率兵分屯章谷、泰宁，令鄂克什、杂谷援革布什咱，攻金川，莎罗奔引退。寻复攻破吉地，色楞敦多布走泰宁求援，开泰复檄诸土司出兵助之，调杂谷土练千人分屯丹坝、章谷、泰宁，发黎、雅、峨边兵屯打箭炉，谕郎卡撤兵。郎卡，莎罗奔从子，为副酋，主兵事者也。事闻，上谓：“番目相攻，於打箭炉何与？”疑郎卡扰边，命开泰具实覆奏。开泰寻疏报章谷、巴旺土兵击败金川，莎罗奔焚吉地走，尽复革布什咱境，留绰斯甲布、明正两土司兵分守之，使色楞敦多布归寨。上谕曰：“番民挟仇攻击，不必绳以内地官法。宜以番攻番，处以静镇。”旋加太子太保。二十四年，松潘镇总兵杨朝栋入觐，开泰与锺琪奏朝栋衰

老，难期胜任。上责开泰何以不先奏，下吏部议，夺官，命仍留任。

二十七年，莎罗奔死，郎卡应袭。例，土司承袭，邻封诸土司具结。开泰以郎卡与诸土司皆不协，令毋取结，疏闻，上许之，命严谕郎卡知恩守法。未几，郎卡侵丹坝，取所属玛让，开泰檄绰斯甲布往援，使守备温钦等赴金川诘责。上谕曰：“郎卡狼子野心，即使诘责伏罪，岂肯永守约束？诸土司援兵既集，能协力剿除，分据其地，转可相安；若诸部不能并力剿除，而郎卡怙恶不悛，亦非开泰、岳锺琪四川绿营兵能任其事，应临时奏请进止。”二十八年六月，开泰奏九土司大举击破金川。上闻郎卡使人诣成都，开泰许进谒，抚慰之，而阴令九土司进兵，谕曰：“郎卡於绰斯甲布等屡肆欺凌，众土司合力报复。开泰既闻其事，惟应明白宣示，谕令悉锐往攻；而於郎卡来人严为拒绝，且谕以尔结怨邻境，谁肯甘心？断不能曲为庇护。如此，则郎卡既不敢逞强，绰斯甲布等亦可泄忿。乃既用谲以笼络郎卡，又隐为各土司援助，郎卡素狡黠，岂能掩其耳目？殊非驾驭边夷之道。”命夺官，以头等侍卫赴伊犁办事。寻卒。

阿尔泰，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间，以副榜贡生授宗人府笔帖式。

乾隆中，屡迁至山东巡抚。以山东产山绸，疏请令民间就山坡隙地广植桲欏，免其升科。岁大水，阿尔泰先后濬兗州、沂州支渠三十有九，曹州、单县顺堤河二百馀里；培南旺、蜀山湖民埝；导章丘珍珠、麻塘二泉，新城五龙河溉民田；并及高苑、博兴、惠民诸县近水地，皆令蓺稻。筑洸河堤至於马场湖，以卫济宁州城，析白马湖引入独山湖以疏泗水，开汶上稻田数百顷。济东诸州县濒徒骇、马颊两河，支流相贯注，及哨马营、四女寺支河，皆次第疏治。濬卫河自德州至於馆陶凡三百馀里。

泄寿张积水自沙、赵二河入运，泄东平积水入会泉、大清诸河，泄济南、东昌诸州县积水。开支河三十馀，循官道为壕，引水自壕入支河，自支河入徒骇、大清诸河。

漳、汶合流，开引河，增子埝，以防盛涨。阿尔泰抚山东七年，治水利有绩，擢四川总督，加太子太保。

阿尔泰至四川，议平治道路：陆道北讫广元，西达松潘，东抵夔州，护其倾欹，补其缺落，兼葺大渡河泸定桥；水道自万县入湖广境，凿治险滩凡一百有奇。议以牧厂馀地招佃为田。议置义仓，捐穀千馀石以倡。议开南川金佛山磺矿。议筑都江大堰。议松潘、杂谷、打箭炉三置仓储麦稞，备边储。上皆从其请。

初，征金川，以头人郎卡出降，罢兵。三十一年，复为乱，掠丹坝、巴旺。阿尔泰策以番攻番，令旁近绰斯甲布诸土司攻之。秋出行边，至杂谷脑。郎卡使请还所侵丹坝碉卡。复与提督董天弼进至康巴达，郎卡出谒，阿尔泰许如所请，并畀以新印。疏闻，上戒毋迁就苟安。三十五年，小金川头人僧格桑掠鄂克什，阿尔泰赴达木巴宗，僧格桑出谒，还侵地。寻授武英殿大学士，仍领总督。三十六年，召还京，入阁治事。既，复令出领总督。金川头人索诺木攻革布什咱，僧格桑亦围达木巴宗，侵明正土司。阿尔泰疏言：“两金川相比，如议出师，需兵既多，糜饷亦钜。

兹令董天弼临之以兵，仍使游击宋元俊宣谕索诺木。”上责阿尔泰议非是，决策用兵，令定边右副将军温福视师，佐以侍郎桂林，谕斥阿尔泰掩饰偷安，夺大学士、总督，留军治饷，以桂林代为总督。师克约咱，上以阿尔泰铸大砲利军行，予散秩大臣衔。

三十七年，与总兵宋元俊劾桂林覆军讳败，上为罢桂林，即命阿尔泰摄总督。

俄移督湖广。阿尔泰疏言：“各路转饷，当招商承运。西路去内地近，南路山险途长，商不肯应募，当增运值。火药已运罄，当令云南、陕西协助。”上谓：“阿尔泰专领转饷，何不早筹画？今福隆安、阿桂皆至南路，始以一奏塞责。”命毋往湖广，仍以散秩大臣留军督饷。未几，阿桂疏言军至卡丫，无五日之粮；又言绰斯甲布转饷将一月犹未至。阿尔泰亦自陈请夺职从军。上责其倚老负恩，始终不肯以国事为念，命逮问。

阿尔泰初至四川，上以天坛立灯竿，下四川求楠木。阿尔泰附运木材以进，言出养廉采献。既乃私语人，谓他日且以此负累。语闻上，上心慊之。至是，诏罪状阿尔泰，犹及此事，斥为昧良饰诈。川东道托隆入见，发阿尔泰赃私，下继任总督富勒浑严鞫。三十八年，狱具，拟斩，上命赐自尽。

桂林，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两广总督鹤年子。桂林自廪生入赀为工部主事。累迁山西按察使。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擢户部侍郎、军机处行走。九月，命佐定边右副将军温福讨金川。十一月，授四川总督。小金川头人在卡外投文餽土宜，桂林卻不受，檄罪状其酋僧格桑。旋督兵收约咱，进克其东山梁大小碉五、石卡二十馀。疏请添调黔、陕兵五千益师，上许益陕、甘兵三千。桂林旋督总兵宋元俊攻卡丫，进据墨尔多山梁。上嘉其措置合宜，手诏谓：“无意中用汝，竟能得力。

亦赖在军机处半年，日耹朕训也。”

三十七年，克卡丫，复破克郭松、甲木、噶尔金。进克噶尔金后山梁，分兵攻东山梁，袭阿仰，自墨垄沟进取达乌围。是时大金川酋索诺木攻陷革布什咱，屯兵其地。桂林议乘索诺木兵力未备、革布什咱人心未定，与元俊分兵五道并进，并约将军温福合击，密令革布什咱降酋旺勒丹等约其戚加珲尔为内应，遂收革布什咱寨落七十馀里。旋令元俊及守备陈定国率绰斯甲布土兵屯甲尔垄坝，进攻默资沟、吉地，断其水道，进攻丹东。上奖桂林甚合机宜，促元俊乘胜深入取索诺木。

桂林遣裨将自东山梁墨垄沟越岭进攻，别遣兵出间道，自札哇窠山梁縋崖设伏师。既度东山梁墨垄沟，札哇窠伏兵亦起，贼败窜，克大碉一、石卡二十一。别遣参将常泰环攻党哩，都司李天贵等攻沙冲，革布什咱头人为内应，贼尽歼。党哩、沙冲地并复。总兵英泰等复攻克达乌官寨。上嘉其功，赐御用玉韘。再进攻克格乌巴桑及那隆山岭。元俊别攻克丹东及觉拉喇嘛寺，诛贼渠三百、番众百三十馀。革布什咱地尽复，桂林檄定国将所调绰斯甲布兵驻界上听调。上以革布什咱既复，正当乘胜进剿金川，攻其无备，责桂林失算。

桂林复督兵攻达乌东岸山梁，参将薛琮战没，琮骁将，深入粮尽。桂林既失期不会师，又不以时遣援，军尽覆，疏请治罪，述战状不敢尽。元俊与散秩大臣阿尔泰劾其虚诳，并言桂林在卡丫建屋宇以居，迫属僚供应，与副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等终日酣饮，诸将罕得见；密令腾龙畀总兵王万邦白金五百，赎被掠官兵，希图掩饰。上夺桂林职，命额驸、尚书、公福隆安驰往按治，寻奏所劾皆虚，惟官兵伤损不即察奏属实；至赎被掠官兵，乃在军户部郎中汪承霈闻巴旺、布拉克底土兵归失道，官兵告桂林，发白金五百交腾龙备赏，事为元俊构陷，请分别治罪。上以桂林在军日亲曲糵，止图安逸，不能与士卒同甘苦，致北山梁伤损多兵，不得为无罪，命戍伊犁。三十八年七月，予三等侍卫衔，仍诣军前督粮运。四十年，授头等侍卫。

寻授四川提督，迁两广总督。卒，加太子太保衔，谥壮敏。

温福，字履绥，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文华殿大学士温达孙也。自繙译举人授兵部笔帖式。乾隆初，累迁户部郎中。外擢湖南布政使，历四年；移贵州布政使，亦四年。坐平远民閧讼庭、按治草率，夺职，戍乌里雅苏台。二十三年，起内阁侍读学士。从定边将军兆惠讨霍集占，战叶尔羌，枪伤颧。擢内阁学士，迁仓场侍郎，予云骑尉世职。外授福建巡抚，内迁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进理籓院尚书。

三十六年，师征金川，授定边右副将军，以侍郎桂林佐之，共讨贼。温福自汶川出西路，桂林自打箭炉出南路。时小金川头人泽旺子僧格桑割地乞援於大金川头人索诺木，索诺木潜遣兵助之。上命先剿小金川，且勿声大金川罪。温福至打箭炉，分兵三道入：温福出巴朗拉，提督董天弼自甲金达援达木巴宗，总督阿尔泰自约咱攻僧格桑。十一月，擢武英殿大学士。十二月，至巴朗拉，战三昼夜，贼败去。三十七年正月，取达木巴宗。进攻斯底叶安，而分军出别斯满、玛尔瓦尔济，两路夹击，进克资哩。再进克东玛，再进克路顶宗及喀木色尔，取诸碉寨。再进得博尔根山梁，并攻克得玛觉乌寨落，攻公雅山。十二月，授定边将军，以阿桂、丰升额副之。进克明郭宗，再进克底木达。底木达者，僧格桑父泽旺所居寨也。师至，俘泽旺，槛致京师，诛於市，而僧格桑奔大金川。温福檄索诺木令缚献僧格桑，不应。

上将进讨大金川，温福等疏言：“前此张广泗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实祗有六路，皆以抵勒乌围、噶尔依为主。一为卡撒正路，自美诺至噶尔依，约五程，为傅恆进兵路；一为丹坝，自维州桥经番地抵勒乌围，约二十馀程，中有穆津冈天险，为岳锺琪进兵路；一地名僧格桑，自美诺抵噶尔依，六七程，即总兵马良柱所行路；一为革布什咱，一为马尔邦，皆距噶尔依六七程，险狭难行；一为绰斯甲布寨至勒乌围三程，至噶尔依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难攻。此外又有俄坡一路，从绰斯甲布寨至勒乌围，仅二程，路较平。今当由卡撒正路进兵，其俄坡一路，既有绰斯甲布土司原出兵复其侵地，可为犄角。其馀各路，分兵牵制，使不能兼顾。”於是温福自功噶尔拉入，阿桂自当噶尔拉入，丰升额自绰斯甲布入。温福性刚愎，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故事，以碉卡攻碉卡，修筑千计。所将兵二万馀，强半散在各碉卡。每逾数日当奏事，即督兵攻碉。士卒多伤亡，咨怨无斗志。温福日置酒高会，参赞伍岱叹曰：“焉有为帅若此而能制胜者？”因密疏闻上，温福亦疏劾伍岱。上命丰升额及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按治。温福又言色布腾巴勒珠尔朋比倾陷，上为夺伍岱职，令色布腾巴勒珠尔逮诣热河行在，狱成，戍伍岱伊犁。

三十八年春，温福师至功噶尔拉，贼阻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驻军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军屯底木达。木果木、底木达皆故小金川地，索诺木阴使小金川头人煽诸降番使复叛。诸降番以师久顿不进，遂蜂起应之。先攻底木达，天弼死之，次劫粮台，潜袭木果木。温福不严备山后要隘，贼突薄大营，夺砲局，断汲道。

时大营兵尚万馀，运粮役数千，争避入大营，温福坚闭垒门不纳，轰而溃，声如坏堤，於是军心益震。贼四面蹂入，温福中枪死，各卡兵望风溃散。参赞海兰察闻警赴援，殿馀兵自间道出。小金川地尽陷。上初闻温福死，诏予一等伯爵，世袭罔替，祀昭忠祠。既，刘秉恬、海兰察、富勒浑各疏言温福偾事状，命夺伯爵，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四十一年，命并罢之。子勒保、永保，皆有传。

论曰：金川再乱，开泰、阿尔泰皆主以番攻番，迟回坐误。桂林有宋元俊不能用，反齮龁之，拥兵不进。阿尔泰与元俊劾桂林，此其意以军国为重，不屑屑阿贵近、疏卑远，宜若可成功，乃坐蜚语败。温福锐进，似胜开泰辈，乃又刚愎，有董天弼不能用，予兵至少，令僻处军后，卒致偾溃，徒以身殉，岂不惜哉？

## 列传一百十四

刘藻 杨应琚子重英 苏尔相 明瑞

刘藻，字素存，山东菏泽人。初名玉麟，以举人授观城教谕，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试一等，授检讨，更名。累迁左佥都御史。圆明园工兴，疏言：“园工不过少加补葺，视前代饰台榭之观者度越何啻万万？臣愚以为奢靡之渐，不可稍开。

乞皇上慎始虑终，为天地惜物力，为国家培元气，来岁诸工酌量停减。”上嘉纳。

迁通政使。六年，擢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寻以高邮诸生求赈而閧，左授宗人府府丞。藻居扬州候代，有吴之黼者，以文求教，藻行，馈糟鱼，受之，中途发视，得白金四百，藻畀两淮运使硃续晫还之黼。上闻，谕曰：“如此方不愧四知！”旋乞养归。孝贤皇后及长皇子定安亲王丧，藻诣阙入见。会大学士张廷玉乞归失上指，因奖藻，谓其知君臣休戚相关大义，以媿廷玉，加藻内阁学士衔，赐人葠二斤，命归养母。母丧终，二十一年，授陕西布政使。

二十二年，擢云南巡抚。加太子少保，兼领贵州巡抚。二十九年，例行大计，巡抚图尔炳阿未至，藻疏请先期举行，上嘉之，旋授云贵总督。三十年，疏言：“年来木梳野匪与缅甸所属木邦构衅，又与耿马土司毗连。自木邦至滚弄江，应设卡防守，请於各土司就近派拨。”诏如所请。

三十一年，移湖广总督，未行，寻奏：“副将赵宏榜等赴孟连、耿马剿逐莽匪，镇臣乌尔登额赴滚弄江口。臣於普洱、思茅各隘调度。”又奏言：“由小猛仑进攻九龙江、橄榄坝诸寨，多斩获。惟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派赴整控江防御，冒昧渡江，遇贼败没。”寻奏琼诏等未死，请治贪功轻进之罪，上以“琼诏、明浩等遇贼败逃，又复妄言败没。此法所难宥，藻反称冒昧贪功轻进，何愦愦乃尔”？诏言：“藻本书生，军行机宜，非其所习，朕不责以所不能。至调度赏罚，并可力为筹办，乃舛谬若此，岂堪复胜总督之任？”因左授湖北巡抚，命杨应琚往代。复谕：“应琚未至，藻当实力经理。若自以为五日京兆，致误事机，必重治其罪！”部议夺职，留云南效力。藻闻上怒，惶迫自杀，巡抚常钧疏报。上令应琚至普洱，为求医治疗，伤平，传旨逮问。常钧旋奏藻死，上复诏责其张皇畏葸，旅襯归葬，不得听其家立碑书历官事实。

三十二年，巡抚鄂宁奏言：“缅甸本莽瑞体之后。乾隆十八年，木梳头目甕籍牙逐其酋莽打喇而自立。夷人遂呼缅甸为木梳，或呼缅，或呼莽，非二种也。”

杨应琚，字佩之，汉军正白旗人，广东巡抚文乾子。应琚起家任子。乾隆初，自员外郎出为河东道，调西宁道。巡抚黄廷桂荐其才，高宗曰：“若能进於诚而扩充之，正未可量也。”累迁至两广总督。先后疏请练水师，筹军食，修漓水、陡河堤坝，贮柳、桂、庆、梧馀盐，皆如所请行。暹罗贡使殴伤通事，其国王鞫实，拟罚鍰，遣使牒礼部。应琚曰：“属国陪臣无上交。”好语谕遣之，称旨。二十二年，移闽浙总督。二十三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四年，移陕甘总督。疏言伊犁底定，宜先屯田，留兵五千垦特诺果尔、长吉、罗克伦。复以陕、甘非一督能治，请更西安总督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为巡抚，甘肃巡抚为总督，上遂命应琚督甘肃，陕西提镇受节制，进太子太师。尝募巴尔楚克回户治多兰沟渠，垦喀喇沙尔以西各台，又增置兵备道、总兵，分驻阿克苏、叶尔羌二城，逐为重镇。应琚奏办屯垦，遣兵购畜，部署纷烦；至是，疏自言其非，请因利乘便规久远。帝嘉纳，下其疏示中外。二十九年，移驻肃州，拜东阁大学士。

三十一年，缅甸大入边，滇事棘。缅酋莽达拉自为木梳长所篡，击败贵家木邦，贵酋宫裹雁奔孟连。时应琚子重穀为永昌知府，诱杀之，木酋亦走。缅益横，入犯思茅。上移应珺云贵总督视师。应琚至楚雄，缅人渐退，师乘间收复。应琚往孟良、整卖正经界，集流亡，釐户口，定赋税，而令召丙、叭先俸分据之，请赏给三品指挥使。上以为能，赐珍物，官其孙茂龄蓝翎侍卫。又使人诱致孟密、孟养、蛮暮令献地，实则地悬缅境，内附特空言。诸将希应琚指，争谓缅势孤，易攻取。应琚初犹弗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所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副将赵宏榜慫恿之，遂下道、镇、府、州合议，亦谓寇势大，边衅不可开，总兵乌尔登额阻尤力，应琚滋不怿。

永昌知府陈大吕惧更初议，应琚乃往永昌受降，并为文檄缅，侈言水陆军五十万陈境上，不降即进讨。缅遂大发兵溯金沙江而上。其时宏榜顿新街，卻走。应琚闻警即遘疾，上命杨廷璋往代，遣侍卫福灵安携御医往诊；并谕其子江苏按察使重英、宝庆知府重穀省视。比廷璋至而疾已愈，乃令诸军进击，总兵硃仑出铁壁关，攻楞木，不克，寇势益张。提督李时升告急，应琚不报。缅阳议款，遂以楞木大捷入告，而缅已渐入户腊撒。

时总兵刘德成拥兵干崖，饮酒高会，时升屡趣罔应。应琚遣缅宁通判富森持令箭督战，德成始抵盏达。缅惧击其后，潜引去，应琚仍以捷闻。缅甸复入猛卯，参将哈国兴等引还，砲械多遗失，应琚又报捷；并传令硃仑兼剿抚，阴示以和蕆事，缅果累乞和。逾岁，奏言：“缅甸酋弟卜坑率聂渺遮乞款附，恳予蛮暮、新街互市。”

上察其伪，数诃责。嗣木邦告警，国兴军抵蛮暮，寇★K4退，应琚又以复新街奏。

上视所进地图，疑寇既屡败，何以尚据内地土司境，降旨驳诘。会福灵安先被命廉军事，具言宏榜诸人失守状，应琚亦劾德成等迟留不进，於是俱逮问，而以杨宁为提督，且以应琚不胜任，召明瑞代统其军。明瑞至，首发其欺罔罪，谓误木缅别为一事尤妄诞，鄂宁亦纠其掩败为胜。应琚恐，乃上言大举征缅，调湖广、川、滇军五万，五路并进，请敕暹罗夹攻，朝论皆斥之。未几，诏逮问，赐死。重穀亦坐笞杀人，弃市。

重英初至云南，隐以监军自居，嗣为鄂宁所劾，命以知府从军。明年，军士患饥，缅嗛诈媾和，参赞珠鲁讷遣重英往报，被执。上以重英且降缅，下其子长龄狱。

已，缅归俘卒，赉贝叶书，附重英书乞罢兵，拒弗纳。四十一年，缅出都司苏尔相议和，仍弗许。五十三年，缅闻暹罗受封，乃款关求贡，并还重英。重英陷缅后，独居佛寺逾二十年，未改中国衣冠。上大悦，进道员，释长龄出狱，比以苏武之节，御制苏杨论旌之。俄，病卒。

苏尔相，甘肃灵州人。自行伍从征缅甸、金川有劳，累迁云南奇兵营都司。三十五年，云贵总督彰宝以缅甸表贡久不至，遣尔相赍檄往谕，被留，迫使上书阿桂申表贡之议。上谓尔相且降缅，命甘肃疆吏执尔相妻孥致京师，子一、女二死於狱，妻死於道。四十一年，缅始送尔相还。上命阿桂传谕，令其诣京师，引见，授游击，赐诗亦比以苏武。累迁腾越镇总兵，兼署云南提督。卒。

明瑞，字筠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富文子。自官学生袭爵。乾隆二十一年，师征阿睦尔撒纳，明瑞以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有功，擢户部侍郎，授参赞大臣，於公爵加“毅勇”字，号承恩毅勇公。二十四年，师征霍集占，复有功，赐双眼花翎，加云骑尉世职。师还，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七年，出为伊犁将军，进加骑都尉世职。

三十年二月，乌什回为乱，驻乌什副都统素诚自戕，乱回推小伯克赖黑木图拉为渠，拒守。明瑞遣副都统观音保往讨，而帅师继其后。乌什回二千馀出御，明瑞与观音保力战破之，夺砲台七。贼入城，师合围。明瑞疏陈素诚狂纵激变，及参赞纳世通虐回民，阻援师，副都统弁塔哈掩败妄奏诸状，上令尚书阿桂至军，按诛纳世通、弁塔哈。贼夜袭我军，我军诇知之，预为备，射赖黑木图拉殪，贼拥其父额色木图拉为渠。明瑞以兵六百馀夜携云梯薄其城，不克，则毁其堞，且断汲道。贼待阿富汗援不至，乃缚献额色木图拉等四十二人降，明瑞悉斩之，其胁从及妇稚万馀送伊犁。乌什平。上以明瑞得渠魁，未详鞫为乱状，乱回至围急始缚献首恶，不可轻宥，所措置皆不当，与阿桂同下部议，夺职，命留任。旋条上善后事，如所请。

是时缅甸为乱犯边，总督刘藻战屡败，自杀。大学士杨应琚代为总督，师久无功，赐死。三十二年二月，命明瑞以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经略军务。明瑞议大军出永昌、腾越攻宛顶、木邦为正兵，遣参赞额尔登额出北路，自猛密攻老官屯，会於阿瓦。十一月，至宛顶，进攻木邦，贼遁，留参赞珠鲁讷、按察使杨重英守之，率兵万馀渡锡箔江攻蛮结。寇二万，立十六寨，寨外浚沟，沟外又环以木栅，列象阵为伏兵。明瑞统兵居中，领队大臣扎拉丰阿、李全据东山梁，观音保、长青据西山梁。贼突阵西出，观音保、长青力战，明瑞督中军进，杀贼二百馀，贼退保栅。

明瑞令分兵为十二队，身先陷阵，目伤，犹指挥不少挫。贼阵中群象反奔，我兵毁栅进，无不一当百。有贵州兵王连者，舞藤牌跃入阵，众从之，纵横击杀，馘二十馀，俘三十有四，贼遁走。捷闻，上大悦，封一等诚嘉毅勇公，赐黄带、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原袭承恩公畀其弟奎林。扎拉丰阿、观音保劝明瑞乘胜罢兵，明瑞不可。

师复进，十二月，次革龙，地逼天生桥渡口，贼踞山巅立栅。明瑞令别军出大道，若将夺渡口，而督军从间道绕至天生桥上游，乘雾径渡，进据山梁。贼惊溃，浮馘二千馀。复进至象孔，粮垂罄，欲退，虑额尔登额师已入，闻猛笼土司粮富，且地近猛密，冀通北路军消息，乃移军猛笼。贼尾我军后，至章子坝，我军且战且行。明瑞及观音保等殿，日行不三十里，至猛笼已岁除，土司避匿，发窖粟二万馀石。驻三日，复引军趋猛密，人持数升粟，焚其馀积。贼蹑我军行，至夕驻营，初相距十馀里。贼诇我军饥疲，经蛮化，我军屯山巅，贼即营山半。明瑞谓诸将曰：“贼轻我甚，不一死战，无焦类矣！贼识我军号。明旦我军传号，若将起行，则尽出营伏箐待。”明旦贼闻声，蚁附上山。我军突出发枪砲，贼反走，乘之，斩四千有奇。自此每夜遥屯二十里外，明瑞令休兵六日。贼栅於要道，我军攻之不能拔，得波霙人引自桂家银厂旧址出。上闻明瑞深入，命全师速出。诏未达，三十三年正月，贼攻木邦，副都统珠鲁讷师溃自戕，执重英以去。额尔登额出猛密，阻於老官屯，月馀引还。绕从小陇川缓行，巡抚鄂宁檄援，不应，於是明瑞军援绝，而贼自木邦、老官屯两道并集。二月，至小猛育，贼麕聚五万馀。我军食罄，杀马骡以食；火药亦竭，枪砲不能发。明瑞令诸将达兴阿、本进忠分队溃围出，而自为殿，血战万寇中。扎拉丰阿、观音保皆死。明瑞负创行二十馀里，手截辫发授其仆归报，而缢於树下，其仆以木叶掩尸去。

事闻，上震悼，赐祭葬，谥果烈。建旌勇祠京师，诸将死事者扎拉丰阿、观音保、李全、王廷玉，命并祀，珠鲁讷以自戕不与。额尔登额及提督谭五格坐失机陷帅，逮诣京师，上廷鞫，用大逆律磔额尔登额，囚其父及女，并族属戍新疆；谭五格亦弃市，而以其明日祭明瑞及扎拉丰阿、观音保，上亲临奠。

明瑞无子，以奎林子惠伦为嗣，袭爵。自侍卫累迁奉宸院卿。嘉庆初，剿教匪湖北，自荆门、宜城逐贼入南漳山中，赐玉搬指、荷包；复逐贼至长坪，射贼渠，殪，馀贼兢集，中枪死，赐白金三千。

论曰：藻起词科，以廉被主知，陟历中外。应琚持节临边，著声绩。要皆不习军旅，措注失条理，事败身殉。明瑞深入，度敌不可胜，遣诸军徐出，而躬自血战，誓死不反顾，功虽不成，忠义凛烈，足以詟敌矣！

## 列传一百十五

常青 蓝元枚 蔡攀龙梁朝桂 普吉保 丁朝雄 鄂辉 舒亮

常青，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父安图，官至江西巡抚。常青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福州将军。乾隆五十一年，署闽浙总督。诸罗县民杨光勋与其弟争家业，纠众立会，县吏捕治不服，常青令按察使李永祺往按。上以台湾在海外，不可轻纵，谕勿使蔓延疏脱。寻实授闽浙总督。十二月，林爽文乱起，陷彰化，知县俞峻死之。常青檄水师提督黄仕简自鹿耳门进，副将丁朝雄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自淡水进，都司马元勋屯鹿仔港，分道部署；复如泉州会陆路提督任承恩调度，令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诣厦门弹压。寻复令承恩自鹿耳门继进。五十二年，奏贼陷诸罗。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堵剿，贼势稍沮。爽文漳州人，其徒率漳籍。移会两广督臣防范，上责其张皇。授李侍尧闽浙总督，而移常青湖广。

既又命常青渡台视师，四月，至台湾。劾仕简、承恩迁延观望，拥兵自卫；壮猷守凤山，贼至，弃城走。谕逮承恩，罢仕简候命，而诛壮猷，遂授常青为将军。

贼攻府城，常青督诸军御战，有所俘馘；贼攻桶盘栈，令游击蔡攀龙等分驻力御。

奏入，上以常青年逾七十，能如此勇往督战，手诏嘉奖，授其子刑部笔帖式喜明三等侍卫，驰驿往省，并赐御用搬指。旋奏爽文还大里杙旧巢，其徒庄大田等万馀人分扰南路，拟先南剿大田，乃北取爽文。上韪之，下部优叙。旋奏剿贼南潭，歼贼六百馀；爽文之徒庄锡舍出降，擒伪军师番妇金娘，请槛车送京师，上命授锡舍守备。又奏进剿凤山，出城未十里，贼三面并进，官兵奋勇击退；贼势蔓延，请厚集兵力，遣大臣督战。上命陕甘总督福康安往视师。旋奏：“贼犯府城，为丁朝雄击退。官军攻庄大田於南潭，杀贼二百馀。大营距府城未远，势相犄角，无后顾之虞。”

得旨嘉奖，赐双眼孔雀翎。旋迭奏盐水港、笨港均为贼据，粮道既断，诸罗势甚危；令总兵魏大斌赴援，战贼失利，又令游击田蓝玉援大斌。上以兵分力薄，饬常青调度失当。又谕：“常青驻军桶盘栈，距南潭不过五里，不将贼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结营自守。肘腋之间，任其逼处。”

八月，命福康安为将军，督诸将海兰察、普尔普等大出师讨爽文。谕常青，谓：“非责其师无功，特以年已七十，军旅非所素习。福康安未至，仍当相机进剿。”

旋奏：“贼自南潭来攻，侍卫乌什哈达等击败之。因雨后路滑，收兵；又进攻南潭，焚草藔数百间，以天晚，山径偪仄，不便深入。”藔谓贼所居草屋也。上以其屡称遇雨路仄收兵，传旨严饬。上又闻贼诇知军中暑湿多病，常青机事不密，又不督兵深入，屡诘责。旋奏总兵梁朝桂剿贼多斩获，提督柴大纪报诸罗围急，令副将蔡攀龙赴援。上谕令亲援大纪，待福康安至，合军进攻。旋奏同江宁将军永庆等在竹篙厝等处歼贼甚众；山猪毛社义民尤趫捷，获砲一，生擒贼目张招。又奏总兵普吉保克月眉庄，距诸罗五里，令与大纪并力固守；又令诸生刘宗荣等给番社土目札谕防贼窜匿。屡得旨嘉许。

福康安渡台湾。上授常青福州将军，留办善后，令从将军职戴单眼孔雀翎。福康安劾大纪贪劣状，上责常青徇隐，夺职，交福康安严鞫。福康安旋以常青自承徇隐，请交部治罪，上特宥之。召诣京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五十四年，授礼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五十八年，卒，谥恭简。子喜明，官至徐州镇总兵。

常青初视师，福州将军恆瑞，水陆二提督任承恩、黄仕简皆在行，战无功。承恩、仕简以误军机坐斩，台湾平，赦出狱。仕简至狼山镇总兵，承恩亦至副将，恆瑞自有传。

蓝元枚，字简侯，福建漳浦人，提督廷珍孙。父日宠，官福建铜山营水师参将。

元枚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一年，命发广东，以外海水师参将用，补海门营参将。累迁总兵，历台湾、金门、苏松三镇。四十九年，授江南提督。五十二年正月，台湾民林爽文为乱，命元枚驰驿往泉州，署福建陆路提督，驻蚶江策应。至福州，奏言：“师渡台湾，乱民溃散，虑入内山与生番勾结。”上谕令速捕治，俾尽根株。水师提督黄仕简率兵讨爽文，坐逗留夺官，以命元枚，并赐孔雀翎，授参赞，趣率兵渡鹿仔港，会总督常青进讨。六月，元枚率兵次鹿仔港，与总兵普吉保师会，即夜，师分道自柴坑仔、大武陇入，杀贼甚众。上嘉之，赐双眼孔雀翎。

元枚所将止浙江兵二千，奏请益师，上命总督李侍尧发福建兵二千、广东兵三千益元枚。时总兵柴大纪坚守诸罗，元枚使告大纪，期会兵攻斗六门。战阿栋社，战埤头庄、大肚溪，屡杀贼。复进攻西螺，焚条圳塘、中浦厝诸地贼庄。元枚族人启能等七十九人自贼中出，使为导。元枚奏闻，并言如察出启能等已从贼，当立诛。

上嘉其公当，赐缂丝蟒袍、上佩荷包，并谕：“启能等既来归，前此已否从贼，不须追诘。”诸罗被围已两月，大纪屡就告急，上屡趣元枚赴援，谕：“廷珍平硃一贵，七日而事定。元枚当效法其祖，毋负委任。”七月，元枚病作。八月，贼自竹子脚、大肚溪、柴坑仔三道来攻。元枚力疾出战，病益剧，越十日，卒於军，赠太子太保，发白金千两治丧，赐祭葬，谥襄毅。元枚谥同廷珍，时称小襄毅以别之。

蔡攀龙，福建同安人。自行伍屡迁至福建澎湖右营游击。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为乱，巡抚徐嗣曾檄诣军。五十二年，贼破凤山，总兵柴大纪令督兵捕治。贼攻台湾府城，攀龙出战，屡破贼。贼屯西园庄，攀龙率诸将瑚图里、丁朝雄分道攻之，杀贼三百。贼复攻府城，总督常青令攀龙率诸将孙全谋、黄象新等御战。贼乘东、南二门，攀龙等力战，杀贼数百，夺九节砲。论功，擢北路协副将，赐孔雀翎。贼复至，攀龙督战，复杀贼三百馀，予强胜巴图鲁名号。七月，常青令攀龙援柴大纪诸罗，上命授海坛镇总兵。攀龙师至盐水港，分八队以进。雨大至，贼乘雨合围，诸将贵林、杨起麟、杭富皆战死。会大纪以师来迎，攀龙及全谋兵不及千人，偕运饷民三千人入诸罗，复出城杀贼。总督李侍尧闻攀龙兵达诸罗，未知贵林等战死状，谓诸罗围已解，入告。上擢攀龙陆路提督，参赞军务，贵林、起麟、全谋并迁官。

俄，侍尧复疏陈，上命恤战死诸将。

福康安既解嘉义围，疏劾大纪，因言攀龙军嘉义西门外，并无出城杀贼事，自请夺职。拟请令还海坛本任。上谓攀龙屡战有功，其过尚可宽。五十三年，逮大纪治罪，移攀龙水师提督。师攻大武陇，令攀龙驻湾里溪。爽文既擒，其弟勇及贼渠庄大田犹窥伺府城，攻湾里溪，图断府城道。福康安遣攀龙分道进攻，颇有斩获。

事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上自为赞，许为台湾战将中巨擘。师还，诸将言攀龙平庸，福康安亦言未能胜任，左迁江南狼山镇总兵。嘉庆三年，卒。

梁朝桂，甘肃中卫人。乾隆三十七年，以中卫营外委从征金川，先后攻克路顶宗、布朗郭宗及功噶尔拉、丫口、昔岭、阿喀木雅。三十九年，克淜普，进攻喇穆喇穆山梁，夺日丫口。四十年，剿勒吉尔博寨，先登被创。四月，攻木思工噶克山，潜师入，尽克其城碉，据康萨尔至丫口山。十月，克西里山。录功，赐孔雀翎。累迁陕西潼关协副将。金川平，列五十功臣，图形紫光阁。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坐事罢。复起，自福建福宁镇移广东高廉镇。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庄大田应之，别为南路贼。朝桂率兵败大田於茑松，斩馘二百馀。贼众数千犯大营，击却之，毙贼三百。将军常青虑南路贼北扰诸罗，檄朝桂堵御，连败之南潭、中洲、十三里庄，歼数百人。九月，常青移师北路剿爽文，以朝桂守台湾府城，贼来犯，击走之。其冬，援参赞恆瑞於盐水港，毁贼藔，赐号奋勇巴图鲁；复同恆瑞自鹿仔草进剿镇平庄，受创，力战败贼。时提督柴大纪被围诸罗急，朝桂欲驰援，恆瑞不听，大纪以闻，帝令将军福康安察奏。会福康安抵鹿仔港，檄朝桂仍驻守盐水港及鹿仔草。

五十三年春，就擢福建陆路提督。檄剿麻豆庄、大武陇屯贼，通郡城要道。大田时据大武陇拒守，朝桂自茅港尾绕至阿里港迎截；复赴打狗、竹仔各港口截其走路。大田力不支，自牛庄窜极南之郎峤，负山阻海。福康安自风港进至柴城，分六队直逼海岸，与朝桂环攻之，大田及他贼目四十馀悉就擒。台湾平，再图形紫光阁。

金门巡洋舰被劫，以朝桂不能戢盗，移广西。再移湖广。卒。

普吉保，札库塔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年，以蓝翎侍卫从军征乌什，有功，补三等侍卫。三十七年，从参赞大臣舒常攻日旁，有功。三十九年，从副将军丰升额攻凯立叶山，进抵迪噶拉穆札山。贼分三队，普吉保偕侍卫玛尔占等夹攻，毙贼无算，赐冲捷巴图鲁名号。四十年，攻噶尔丹寺诸地，连破木城、石碉。上奖普吉保勇往，累擢福建汀州镇总兵。林爽文为乱，总督常青檄普吉保会剿，五十二年，率水师渡台湾，迭破贼鹿仔港、八卦山，上嘉其奋勉。爽文见师至，退守斗六门、大里杙。普吉保以师进，爽文攻诸罗，赴援，抵笨港，率游击海亮等歼贼数百，毁贼庄七，得旨嘉奖，赐玉搬指、荷包、蟒袍。笨港溃贼纠众截我兵，普吉保击斩甚众。嗣以驻兵元长庄、月眉庄不进，旨严饬。寻攻大埔林，收复斗六门。爽文窜内山，普吉保从诸将徒步陟山搜捕。五十三年，以兵扼科仔坑口，合围，俘爽文。

南路庄大田亦就擒。台湾平，图形紫光阁。普吉保初克鹿仔港，以福康安疏荐，授台湾总兵。明年，上念台湾初定，虑普吉保不能胜，命解任。寻授广西左江镇，坐责把总黎振乾投水死，戍伊犁。卒。

丁朝雄，字伯宜，江苏通州人。自行伍累擢福建台湾水师副将。乾隆五十一年，以任满赴部引见，至省城，闻林爽文乱起。朝雄策东港与凤山犄角，爽文所必争，白总督常青，请兵屯东港，断其粮道。常青不能用，遣朝雄还台湾，佐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讨爽文。

五十二年春，壮猷偕朝雄率兵二千馀击贼，馘三百，俘二十五。日将暮，贼复来攻，朝雄复杀贼百馀，贼始去。攻凤山，朝雄乘东门，首诸军入，凤山遂复。黄仕简檄朝雄守安平海口。贼攻府城，朝雄偕知府杨廷桦督兵民力御。贼攻桶盘栈，朝雄为前锋，出战，台湾道永福、同知杨廷理率兵民继，复杀贼百馀，贼败走。冬，朝雄偕游击倪宾率兵千二百、义民二千馀攻东港。东港贼数万，其渠吴豹以海岸浅，度舟不能至，不为备。朝雄遣谍以水注贼砲，乘雨至水涨，遣兵民分道登岸杀贼，俘豹。以兵寡不能克，报常青请益兵。常青令驻港口护饷道。既，令攻竹仔港，毁贼舟。

五十三年春，复攻东港，仍遣谍以水注贼砲，督兵攻渡口，贼惊窜，逐三十馀里，乃倚山而军。贼夜来犯，朝雄戒勿动；及晓，贼倦，掩击，大破之。爽文遣其徒来援，朝雄筑垒困之。贼溃围出，设伏断其归路，而自将追之，大破贼，遂复东港。福康安上其功，授海坛镇总兵。既，福康安劾柴大纪受陋规，言朝雄为安平协副将时亦有此，当夺职戍军台，上以朝雄攻东港战有功，命留任。林{髟剌}舵、林明灼者，海盗渠也，五十四年，朝雄巡洋至汜澳，破盗巢，得鬎舵等；而明灼拒杀参将张殿魁。上责总督伍拉纳，伍拉纳以属朝雄，督舟师出海，遇诸大麦洋，俟其近，发大砲，毙数酋，明灼穷蹙，跃入海，官军钩致，俘以归。

五十五年，追论朝雄在台湾失察天地会邪教，当夺职；上谘伍拉纳朝雄在官状，伍拉纳言朝雄督水师捕盗有劳，命还任。五十八年，摄水师提督。五十九年，入觐，至清江浦，病笃。乞罢归，卒於上海舟中。

鄂辉，碧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分发四川试用守备。七迁建昌镇总兵。

从大学士阿桂定兰州回乱，予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再迁成都将军。乾隆五十二年，署四川总督。将军福康安讨台湾乱民林爽文，上命鄂辉率四川屯练降番济师。寻授参赞，从渡海援嘉义。鄂辉屯东庄溪桥，攻克牛稠山竹栅，嘉义围解。逐贼至大排竹，歼之。师攻斗六门，贼自山下扑，鄂辉督兵冲截，贼奔逸，攻克大埔林、大埔尾二庄，贼溃。爽文自所居大里杙奔内山番界，鄂辉逐之至集埔。五十三年春，诇知爽文所匿地曰东势角，福康安督鄂辉及舒亮追捕，自归仔头至麻著社，分军，鄂辉自扑仔离东山路进，舒亮直取东势角。是役遂俘爽文，乱乃定。上命台湾嘉义立诸将帅生祠，鄂辉与焉。师还，图形紫光阁，赐双眼孔雀翎、云骑尉世职。鄂辉朝热河行在。

廓尔喀侵西藏，据济咙、聂拉木诸地。上促鄂辉还四川，与提督成德帅师赴援，又命侍郎巴忠往按。巴忠先尝为驻藏大臣，习藏事，示意噶布伦，令赂廓尔喀返侵地。鄂辉等遂与议和，疏陈善后事。寻授四川总督。五十六年，廓尔喀渝盟，复侵济咙、聂拉木诸地。上命将军福康安督师讨廓尔喀，责鄂辉误用巴忠议致复生事，夺官，予副都统衔驻藏，听福康安指挥，福康安令督饷。工部尚书和琳劾鄂辉得廓尔喀贡表不以上闻，命夺副都统衔，逮赴前藏荷校示罚。五十八年，命还京师，授拜唐阿。加员外郎衔，迁热河总管。

嘉庆初，命以侍卫诣荆州从剿教匪，战有功，以都统衔加太子少保，授湖南提督。屡破贼，与额勒登保等攻克石隆山，斩贼渠石柳邓，封三等男。二年，擢云贵总督。三年，卒，谥恪靖，祀贤良祠。四年，追论在湖北军中受餽白金四千，罢祀。

舒亮，苏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累迁参领。师征金川，舒亮从副都统齐里克齐率健锐营为裨将。攻穆谷，舒亮伏山下待贼，杀贼甚众。攻卡角，贼匿山沟，舒亮於密箐中望见火光，以火器就击之，贼惊溃。以功，累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

从克噶拉依，赐穆腾额巴图鲁名号。师还，图形紫光阁。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讨撒拉尔乱回苏四十三，舒亮从。初至，破贼华林山。贼掘濠设卡以自固。阿桂令海兰察自山西攻贼卡，舒亮自南山进，当贼锋，贼竞出，射舒亮，伤左股，舒亮拔箭裹创，复战，夺贼卡四，杀贼百馀。又与海兰察诇贼不备，以土囊填濠渡军，歼守濠贼，复夺十馀卡。苏四十三既诛，复剿华林寺馀匪。事平，还京师。

林爽文之乱，福康安出视师，舒亮以正黄旗护军统领为领队大臣。至台湾，福康安军道笨港救嘉义，令舒亮出别道分贼势。贼方据北大肚山拒我，舒亮迎击，败之，连破南大肚、王田、濑湑、半山、坑子诸庄，遂克乌日庄。会福康安军夹击，解嘉义围。五十三年，爽文窜匿东势角。福康安督舒亮等追逮，令舒亮直取东势角，山径峻险，将卒皆步上，杀贼二千馀。爽文复走老衢峙，舒亮督诸军急进，获之，乱遂定。

上以台湾远在海外，主客民杂处，风俗素悍，命於府城及嘉义立诸将帅生祠，示威德。祠成，命并及在事疆吏，首福康安，次海兰察、李侍尧、普尔普、鄂辉、徐嗣曾，而以舒亮殿焉。寻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师还，命监爽文及其徒赖大等生致京师。赖大道病，舒亮令诛之，不称上意，命仍为护军统领。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再图形紫光阁。出为荆州、黑龙江将军。在黑龙江，坐私市貂皮，夺官，削世职。

川、陕、楚教匪起，命以三等侍卫从军。嘉庆元年，战襄阳，再战刘家集，屡俘斩贼渠。攻当阳，先登，额中枪，奋进，杀贼千馀，获其酋，遂克当阳，赐孔雀翎，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贼自锺祥分窜唐、邓，设伏吕堰驿，西窜贼歼焉；乃合兵逐东窜贼，战草店，复中枪，赉银丝盒、荷包。旋以纵贼渡滚河，夺孔雀翎、巴图鲁。二年，坐贼渡汉江，降三品顶戴。三年，复以总督勒保劾剿贼不力，夺官，以兵丁留军。寻卒。

论曰：林爽文乱起，常青及福州将军恆瑞并水陆二提督，躬率师东渡，徘徊坐误。高宗爵柴大纪，诛郝壮猷，欲以激励诸将；继以元枚代，功未竟而卒，终烦禁旅，始克底定。承平久，水陆诸军不足用，不得独为大纪罪也。鄂辉、舒亮从福康安出师，与攀龙、朝雄皆有战绩；然大纪力保危城，当时声誉远出诸将上。功名之际，有幸有不幸，固如是夫！

## 列传一百十六

宋元俊薛琮 张芝元 董天弼 柴大纪

宋元俊，字甸芳，江南怀远人。以武进士授四川成都营守备，迁怀远营都司。

乾隆二十年，孔撒、麻书两土司构衅，金川、绰斯甲布两土司乘隙为乱，元俊为抚定，集孔撒、麻书、金川、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绰沃、白立、章谷、瞻对诸土司断曲直，使顶经立誓。累迁阜和营游击。

二十九年，金川土司郎卡侵丹坝、绰斯甲布两土司，诸土司请兵，署总督阿桂、提督岳锺琪奏令元俊偕署副将长清谕各土司合兵进剿。移漳腊营参将，坐事左迁。

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掠鄂克什，阿桂檄元俊宣谕僧格桑还侵地及所掠番民。复补阜和营游击。三十六年，革布什咱头人结郎卡子索诺木据革布什咱官寨，戕土司策楞多布丹，总督阿尔泰复令元俊往宣谕。小金川围鄂克什、达木巴宗，侵明正土司，据纳顶寨，元俊与参将薛琮、都司李天佑率兵讨之，收纳顶寨，进攻索布大寨。琮率兵自山梁潜度，元俊与天佑渡河夹击，获石卡十八，屡战皆捷，明正土司碉寨七百馀尽复。

师入小金川境，取噶中拉、莫如纳、扎功拉等地，进克纳咱。阿尔泰及侍郎桂林以闻，擢松潘镇总兵。师攻甲木，贼据喇嘛寺为固。元俊及守备陈定国攻破之，尽收所属城、卡、碉、寨，据墨尔多山梁。师复进，天佑、定国攻西山梁，元俊同侍卫六十一、参将巴克坦布等自喇嘛寺绕攻郭松，参领普宁自西山麓沿河攻甲木，侍卫哈青阿及琮自东山麓攻卡丫。师行以夜半，战自卯至巳，卡丫、郭松、甲木皆克。赐元俊孔雀翎。

三十七年，师攻革布什咱，元俊请於桂林，分兵为五道：一自郭宗济野宗攻木巴拉博租；一自章谷渡河夹攻，俾贼前后受敌，两军既合，先据默资沟，截金川来路，进取吉地官寨；一自巴旺之高石、嘉举诸山，分道攻萨玛多监藏布觉，取吉地；一自茂纽攻沙冲；一自喀勒塔尔攻党哩，会兵取丹东。策定，元俊及游击吴锦江等自章谷渡河据格藏桥，哈青阿、天佑出郭宗济野宗，两队军夹攻，贼惊溃，遂克木巴拉博租、萨玛多监藏布觉诸地。进克吉地官寨及默资沟。参将常泰等克党哩，都司李天贵等克沙冲，元俊复克丹东。复革布什咱地三百馀里，民户二千馀。

桂林遣陈定国调绰斯甲布兵驻军界上，备调遣。上责桂林不令元俊乘胜取金川。

元俊旋与散秩大臣阿尔泰劾桂林欺诳及诸罪状，上为夺桂林职，令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命额驸、尚书、公福隆安按治。未至，诏元俊督兵赴绰斯甲布率土兵进攻金川。

元俊奏：“自战失利，士气消沮，现在兵力不足并按两金川。请敕调湖南、湖北、山西、甘肃兵二万，分三道进军，计两月可竟事。”上以元俊请益师，未免张皇，令福隆安会阿尔泰、阿桂与元俊详悉覈计。上谕军机大臣，谓：“元俊能治事，熟番情；但其人似狡猾好事，当留意驾驭。”

寻，福隆安疏陈所劾桂林状不实，上以方进兵，元俊熟番情，诸事不必穷究；惟言：“桂林以白金畀金川赎被掠官兵罪最重，今汪承霈自承出其意。承霈以曹司从军，不当与其事。当诘汪腾龙，成信谳。”福隆安复疏言：“腾龙以金嘱王万邦待巴旺、布拉底克归迷道官兵予金为赏，元俊诱万邦令具札言桂林使赎被掠官兵。

事为元俊陷。”上乃怒，责元俊奸狡负恩，命夺职逮问，籍其家。参赞阿桂疏言：“元俊在川日久，熟番情，为近边土司所信服。诸将能驭番无出其右。臣遇事多与询商，冀收指臂之效。乞恩仍留军中，倘奋勉出力，使诈使贪，原所不废；如刚愎逞私，即据实严劾。”上命留总兵，还所籍财产。元俊同副都统永平、博灵阿等潜赴墨垄沟，进至郡峥。乘月督军登山薄贼卡，正大雾，我师腾跃入卡，克山梁三道、碉卡二十有四，进克格鲁克石。金川酋图占丹坝官寨，绰斯甲布土司发兵往助，阿桂奏令元俊增兵往剿，未行，卒于军。

元俊在边久，善驭诸土司。往时赉诸土司缯帛辄窳敝，元俊必以善者，诸土司皆喜。元俊出行边，诸土司率妻子出谒，畀以茶、菸、簪珥，视若家人。稍不循法度，即诃谴，皆悚息听命。打箭炉徼外夹坝出没，元俊至，无敢犯行李者。诸番小有动静，争来告，以故元俊诸所措置皆中窾要。其得罪，上亦知其枉。既卒，其子犹戍边。四十一年，金川平。元俊部将张芝元请於阿桂，谓元俊有功无罪，徒以忤专阃被罗织，语甚切。阿桂为疏请，赦其子还。

薛琮，陕西咸宁人。父翼凤，河南南阳镇总兵。琮以廕生入巡捕营。累迁四川漳腊营参将。阿尔泰讨金川，以琮从。克纳顶、边谷诸碉寨。温福代阿尔泰视师，攻巴朗拉，琮战最力。又克卡丫，取通甲木。攻阿仰东山，总督桂林与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将兵取墨垄沟，令琮将三千人自甲木、噶尔金后绕山道应大军夹击。桂林中道引还卡丫，又檄铁保、腾龙令退。琮深入，粮尽，待桂林不至。桂林令都司广著赴援。贼据高峰曰博六古通，险阻，广著师不得度。琮督兵直进，毁栅十馀，夺碉七十馀。贼力拒，琮督兵仰攻，中枪，没於阵，军尽覆，同死者都司张清士、陈定国等二十五人。阿桂破翁古尔垄，立祠战地祀琮等。

琮在诸将中号能战，元俊与最厚。尝与期旦日会师，孰后至当斩。琮至后二刻，元俊遣骑持刀呼取薛参将头。琮望见笑曰：“琮头当与贼，不与公也！”奋前夺数碉反。元俊犹为琮请罪，以功论赎乃已。及桂林误琮战没，元俊愤激论劾，卒以是得罪。

张芝元，四川清溪人。以千总从副将军明亮征金川有功，积官至越巂营参将。

金川酋以番僧诇军事，芝元言於明亮曰：“军事每为贼知，非去其谍，灭贼无日矣。”

会大风雪，明亮命芝元率数十人伪若以他事出者，宿番僧寺中。芝元故通番语，与僧饮甚欢，僧醉眠，芝元出寺聚柴焚之，僧皆死。贼谍断，因招降其众。寻从成都将军特成额驻兵江卡，捕夹坝，围本肯贼寨，焚其碉，毙贼甚众，擢懋功协副将。

台湾林爽文为乱，芝元率屯练降番佐军。参赞海兰察等分攻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庄，芝元为策应。贼据小半天山，将军福康安等自前山进，芝元与领队大臣普尔普领兵别为一队，夜半先发，绕大山夹攻贼后。黎明，诸军同抵山麓，攀援上，贼力拒，芝元先登，拔其栅，斩获无算，并堵贼去路。未几，爽文就擒。台湾平，擢建昌镇总兵，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寻调松潘镇总兵。廓尔喀掠西藏济咙、聂拉木，上命芝元率屯练降番往讨之。芝元至，值大雪，山谷皆满。芝元手大刀指挥，士卒皆感激用命，贼败走。廓尔喀再叛，芝元偕提督成德督兵攻聂拉木，守拍甲岭隘口断贼援，聂拉木遂下；乘胜攻济咙，复克之，贼惧，乞降。未几，卒。五十八年，论平定廓尔喀功，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

芝元少以小校事元俊，后乃雪元俊枉。人以是多芝元，亦益贤元俊能知人也。

董天弼，字霖苍，顺天大兴人。自武进士授四川提标前营守备。乾隆初，师征金川，天弼在军有功。累迁维州协副将。金川酋郎卡攻丹坝土司，天弼偕游击宋元俊谕郎卡归所掠，毁所筑碉，兵罢，迁松潘镇总兵。旋擢四川提督。郭罗克部劫西藏入贡喇嘛，上命天弼按治，未得其渠，诏责其苟且。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子僧格桑为乱，攻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围其寨。天弼督兵驻达木巴宗，檄僧格桑敛兵退色达克拉，以其寨粮尽，乞徙达木巴宗。天弼与总督阿尔泰议留兵戍焉。

三十六年，僧格桑复围达木巴宗，并略木耳宗、巴朗拉诸地。天弼自打箭炉出边，徵省标及松潘、维州诸镇协兵，行至眠龙冈，贼已得巴朗拉，筑碉卡为久守计，且断我兵路。天弼议袭山神沟以解达木巴宗围，寻将四百人自山神沟至德尔密，克碉七，贼窜走；再进取毕旺拉，贼乘雾来犯，土兵惊溃，德尔密、毕旺拉皆陷。天弼疏请罪，上以天弼所将兵本少，总督阿尔泰不预策应援，宥其罪，谕以“当夺勉。

再不努力，获罪滋重矣”。天弼复将五百人自木坪陟尧碛，顺山攻甲金达对面山梁，取碉二。天弼以鄂克什牛厂当要道，分兵歼守厂贼，驻军其地；乘胜上下截击，木坪、鄂克什诸土司错壤，要隘皆为我军有。未几，贼复袭据牛厂。上以阿尔泰师久无功，夺官。因责：“天弼始终贻误，与阿尔泰同罪，夺官，留军中充伍。如更退缩，正军法。”寻命下成都狱。诏未至，天弼以甲金达山峻不可上，求间道，得沟在两崖间。会大风雪，天弼率兵自沟中潜度，遂至达木巴宗，击僧格桑色达克拉；溃围出，并克木耳宗，迎温福师与会。上闻，命贷死，留军中。阿桂令天弼监火药军械。三十七年，师克资哩，阿桂令天弼将五百人驻焉。寻予副将衔，授重庆镇总兵。命督兵赴曾头沟，进至梭磨，梭磨土妇请以千人从。事闻，赐花翎。天弼督兵攻堪卓沟，自间道出纳云达，深入贼境五十馀里，克山梁三，破碉卡三十馀、木城三。迎温福师会於布朗郭宗，克大板昭、木丫寨，得碉三十六、卡十六。上以温福已得布朗郭宗进克底木达，天弼所克不过空寨，疏语颇铺张，手敕戒之。寻授领队大臣。

三十八年，复为四川提督。时小金川已定，温福督师进讨大金川，令天弼以五百人守底木达。温福进驻木果木，号大营；底木达当贼来路，为要隘。温福檄三百人益大营，又去其后援。时温福以军屡胜，不以贼为意。金川头人七图葛拉尔思甲布等以千馀人诈降，温福使与厮养杂处，因诱诸降人为变，谂底木达兵弱无后援，六月乙丑朔，潜自山后拥众攻底木达，天弼率所部二百人抽刀力战，至夜半，贼以鸟枪数百环击，杀之。越九日，劫大营，温福亦死焉。上先命天弼驻丹坝，旋命移驻布朗郭宗，军中传贼来犯。时天弼方屯美诺，上命夺官逮治。总督刘秉恬疏言：“天弼自美诺驰赴底木达，途遇贼，右胁中枪死。”仍以贻误军事籍其家，戍其子举人联伊犁。

金川既平，获七图葛拉尔思甲布，传送热河行在，廷讯，具言天弼死事时力战状，乃赦联还，授内阁中书。

柴大纪，浙江江山人。自武进士授福建守备。累擢至海坛镇总兵，移台湾镇。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乱起。爽文漳州人，徙彰化，所居村曰大里杙。时奸民相聚，号天地会，漳州人庄烟为之魁，爽文与相结，谋为变。台湾知府孙景燧驰诣彰化，督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捕治，焚数小村以怵之。爽文因民怨，夜纠其徒来袭，赫生额等皆战死。明日，遂破彰化，景燧亦殉焉。傍攻诸罗、凤山，皆陷。大纪时以总兵守府城，贼分道来攻，大纪出驻盐埕桥御之，击沉贼舟数十，馘千馀。

五十二年春，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先后赴援。大纪出攻诸罗，克之，即移军守诸罗。旋以守府城功，赐花翎。上以仕简、承恩师久无功，授总督常青将军，渡台湾视师。爽文攻诸罗，自二月至四月凡十至，大纪督游击杨起麟、守备邱能成等出战，杀贼数千。爽文之徒张慎徽伪降，大纪察其诈，置诸法。台湾诸府县皆编竹为城，不耐攻，大纪以忠义率兵民誓坚守。上嘉大纪劳，赐荷包、奶饼，下部议叙。六月，授福建陆路提督，仍兼领台湾总兵。盐水港者，诸罗通府城粮道也，贼来攻，大纪力御之。上促常青赴援，予大纪壮健巴图鲁名号，参赞军务。八月，上以常青衰老不能办贼，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令大纪参赞；而常青令总兵魏大斌援诸罗，贼邀诸途，退驻鹿仔草；复令总兵蔡攀龙援诸罗，大纪出战，迎入城共守。上移大纪水师提督，而以陆路提督授攀龙。十一月，加大纪太子少保。上以诸罗被围久，县民困守，奋力向义，更县名为嘉义。贼攻城益急，上密谕大纪：“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大纪疏言：“诸罗居台湾南北之中，县城四周积土植竹，环以深壕，壕上为短垣，置砲，防卫坚固。一旦弃之而去，为贼所得，虑贼势益张，盐水港运道亦不能守。且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馀人，助饷协守，以至於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付逆贼毒手！

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上手诏谓：“所奏忠肝义，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琅玕予其家白金万，促福康安赴援。

十二月，福康安师至，嘉义围解，大纪出迎，自以功高拜爵赏，又在围城中，倥偬不具櫜鞬礼，福康安衔之，遂劾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上谕谓：“大纪驻守嘉义，贼百计攻围，督率兵民，力为捍卫。朕谕以力不能支，不妨全师而出。大纪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以数万生灵委之於贼。朕阅其疏，为之堕泪。

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大纪尝奏贼以车载枪砲攻城，今福康安言得贼攻城大车，又委弃枪砲，为我军所得，足见大纪前奏不虚。大纪又奏县城食尽，地瓜、花生俱罄，以油■K5充食。当时义民助饷，未必遽至於此。但大纪望援心急，以食油■K5为词。普吉保、恆瑞两军尚复观望不进，若云犹有馀粟，则两路赴援更缓。

此时县城存亡未可知，安怪大纪过甚其词耶？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

侍郎德成自浙江奉使还，受福康安指，讦大纪。上命福康安、李侍尧、徐嗣曾、琅玕按治，福康安临致书军机大臣，言：“大纪纵兵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事闻，上谕谓：“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至其他声名狼藉、纵兵激变诸状，自当按治。”命夺大纪职，逮问。福康安寻以大纪纵弛贪黩、贻误军机，议斩，送京师。上命军机大臣覆谳，大纪诉冤苦，并言德成有意周内，迫嘉义民证其罪，下廷讯，大纪犹力辩。五十三年七月辛巳，命如福康安议弃市，其子发伊犁为奴。

论曰：元俊、天弼在边久，熟情伪，习形势，诸番仰其威惠。元俊戹於桂林，激而欲自白，不得直；微阿桂右之，罪且不测。天弼又见嫉於温福，驱至寡之兵以投方张之寇，既死犹尚以为罪。若大纪有功无罪，为福康安所不容。高宗手诏，可谓曲折而详尽矣，乃终不能贷其死。军旅之际，捐肝脑，冒锋刃，求尺寸之效，困於媢嫉，功不成而死於敌，若功成矣，而又死於法。呜呼，可哀也已！

## 列传一百十七

福康安 孙士毅 明亮

福康安，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恆子也。初以云骑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再迁头等侍卫。擢户部侍郎、镶黄旗满洲副都统。

师征金川，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高宗命福康安赍印往授之，即授领队大臣。乾隆三十八年夏，至军，阿桂方攻当噶尔拉山，留福康安自佐。木果木师败，温福死事，复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分道再举。攻喇穆喇穆，福康安督兵克其西各碉，与海兰察合军，克罗博瓦山；北攻，克得斯东寨。贼夜乘雪陟山，袭副将常禄保营，福康安闻枪声，督兵赴援，击之退。贼屯山麓，乘雨筑两碉，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逾碉入，杀贼，毁其碉，上手诏嘉其勇。进克色淜普山，破坚碉数十，歼贼数百。又与额森特、海兰察合军，攻下色淜普山南贼碉，遂尽破喇穆喇穆诸碉卡，并取日则丫口。再进克嘉德古碉，攻逊克尔宗西北寨。贼潜袭我军后，福康安击之退。贼以距勒乌围近，屡夜出击我师，福康安与战屡胜。

阿桂虑贼守隘不时下，改道自日尔巴当噶路入；檄福康安攻下达尔扎克山诸碉。

再进，攻格鲁克古，率兵裹粮，夜逾沟攀崖，自山隙入当噶海寨，克陡乌当噶大碉、桑噶斯玛特木城石卡。再进，克勒吉尔博寨。阿桂令福康安将千人从海兰察赴宜喜，自甲索进攻得楞山，焚萨克萨古大小寨数百，渡河取斯年木咱尔、斯聂斯罗市二寨。

再进，次荣噶尔博山。擢内大臣，赐号嘉勇巴图鲁。再进，至章噶。福康安偕额森特攻巴木图，登直古脑山，拔木城、碉寨五十，焚冷角寺，遂克勒乌围。

阿桂令取道达乌围进攻噶拉依，分其军为七队，福康安率第一队，夺达沙布果碉、当噶克底、绰尔丹诸寨为木栅，断科思果木走雅玛朋道。进克达噶木碉二，阿穰曲前峰碉木城各二十。焚奔布鲁木护起寨。取舍勒图租鲁傍碉一、寨二，格什格章寨一，萨尔歪碉寨三，阿结占寨二。陟科布曲山梁，尽得科布曲诸寨。四十一年春，再进，克舍齐、雍中二寺。自拉古尔河出噶拉依之右，移砲击其寨。噶拉依既下，金川平。论功，封福康安三等嘉勇男。师还，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饮至，赐缎十二端、白金五百。图形紫光阁，赐双眼花翎。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出为吉林、盛京将军。

授云贵总督。南掌贡象，自陈为交趾所侵，乞以馀象易砲。福康安谕以国家法制有定，还其象，不予砲。疏入，上深韪之。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四川莠民为寇盗，号啯匪，命福康安捕治。逾年，福康安疏言盗已徐戢，陈善后诸事。擢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召还京，署工部尚书。授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

四十九年，甘肃回田五等立新教，纠众为乱。授参赞大臣，从将军阿桂讨贼。

旋授陕甘总督。师至隆德，田五之徒马文熹出降。攻双岘贼卡，贼拒战，阿桂令海兰察设伏，福康安往来督战，歼贼数千，遂破石峰堡，擒其渠。以功，进封嘉勇侯。

转户、吏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命福康安为将军，而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时诸罗被围久，福建水师提督柴大纪坚守。上褒大纪，改诸罗为嘉义，以旌其功。陆路提督蔡攀龙督兵赴援，围未解。福康安师至，道新埤，援嘉义，与贼战仑仔顶，克俾长等十馀庄。会日暮，雨大至，福康安令驻师土山巅，贼经山下，昏黑无所见，发铳仰击。福康安戒诸军士毋动。既曙，雨霁，海兰察已自他道入，师与会，围解。进一等嘉勇公，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大纪以方在围中，谒福康安未具櫜鞬礼，福康安衔之，疏论大纪骫法、牟利诸罪状，并及攀龙陈战状不实。上以大纪困危城久，攀龙亦有劳，意右之，诏谓“二人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不谨，为所憎，遂直揭其短”，戒福康安宜存大臣体。然大纪卒以是坐死。时论冤大纪，亦深非福康安嫉能，不若傅恆远也。福康安复劾攀龙，左迁；而福州将军恆瑞师逗遛不进，福康安与有连，力庇之，诏亦斥其私。

福康安既解嘉义围，令海兰察督兵追捕爽文，槛致京师；复得副贼庄大田。台湾平，赐黄腰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命台湾、嘉义皆建生祠塑像，再图形紫光阁。疏请募熟番补屯丁，并陈善后诸事，要在习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上悉从之。旋授闽浙总督。

五十四年，安南阮惠攻黎城，孙士毅师退。上移福康安两广总督，诏未至，福康安疏请往莅其事。上奖福康安忠，谓：“大臣视国如家，休戚相关，当若此也。”

惠更名光平，乞输款，福康安为疏陈，请罢兵，上允之。御史和琳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为福康安致木材，令湖广粮船运京师，福康安疏请罪。上手诏谓阮光平方入朝，特宽之；命夺职留任，仍罚总督俸三年、公俸十年。五十五年，福康安率光平朝京师，以获盗免罚总督俸。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免罚公俸。五十七年三月，福康安师出青海，初春草未盛，马瘠，粮不给，督诸军速进。行四十日，至前藏，自第理浪古如绒辖、聂拉木，察地势，疾行向宗喀，至辖布基。诸道兵未集，督所部分六队，趋擦木，潜登山，夺贼前后二碉，歼贼渠三、贼二百馀，擒十馀。进次玛噶尔辖尔甲山梁，贼渠手红旗，拥众登，令设伏诱贼进，至山半，伏起横击，搴旗贼尽殪。进攻济陇，济陇当贼要隘，大碉负险，旁列诸碉卡，相与为犄角；乃分兵先翦其旁诸碉卡，并力攻大碉，缚大木为梯，督兵附碉登，毁垒。战自辰至亥，克其寨，斩六百，擒二百。捷闻，上为赋志喜诗书扇，并解御用佩囊以赐。

六月，自济陇入廓尔喀境，进克索勒拉山。度热索桥，东越峨绿山，自上游潜渡。越密里山，攻旺噶尔，克作木古拉巴载山梁。攻噶勒拉、堆补木诸山，破甲尔古拉、集木集两要寨。转战深入七百馀里，六战皆捷。上诏褒福康安劳，授武英殿大学士。福康安恃胜，军稍怠，督兵冒雨进；贼为伏以待，台斐英阿战死。廓尔喀使请和，福康安允之。廓尔喀归所掠后藏金瓦宝器，令大头人噶木第马达特塔巴等赍表进象、马及乐工一部，上许受其降。师还，加赐福康安一等轻车都统畀其子德麟，授领侍卫内大臣，视王公亲军校例，置六品顶戴蓝翎三缺，官其傔从。复图形紫光阁，大学士阿桂让福康安居首。

福康安初征金川，与海兰察合军讨乱回，同为参赞；及征台湾、定廓尔喀，皆专将，海兰察为参赞，师有功，受殊赏。上手诏谓：“福康安能克阳布，俘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当酬以王爵。今以受降班师，不克副初原。然福康安孝贤皇后侄，大学士傅恆子，进封为王，天下或议朕厚於后族，富察氏亦虑过盛无益。今如此蕆事，较荡平廓尔喀倍为欣慰。”阳布，廓尔喀都城；拉特纳巴都尔等，其渠名也。五十八年，疏陈西藏善后十八事，诏从之。

安南国王阮光平卒，上虑其国且乱，命福康安如广西。福康安母卒於京师，令在任守制。福康安途中病，命御医往视。福康安疏言：“安南无事，乞还京师，冀得庐墓数日。”诏许之，加封嘉勇忠锐公。移四川总督。旋又率金川土司入觐。恆秀时为吉林将军，以采参亏库帑累民，命福康安莅谳，拟罪轻，上责福康安袒戚谊。

复移云贵总督。方寒，赐御服黑狐大腿褂。

六十年，贵州苗石柳邓，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等为乱，命福康安讨之。柳邓围正大营、嗅脑营、松桃三城，福康安师至，力战，次第解三城围，赐三眼花翎。

福康安率贵州兵破老虎岩贼寨，诇得柳邓踪迹。和琳时为四川总督，将四川兵来会，攻满华寨，焚贼寨四十。柳邓入湖北，投三保，三保方围永绥，福康安督兵赴援。

师当渡，贼筑卡拒守。分兵出上流，缚筏，纵民牧牛，设伏；待贼至掠牛，伏起，夺贼船，所缚筏亦顺流至，师尽济。攻石花寨，越得拉山战，杀贼甚众，令总兵花连布间道援永绥，师从之，战三日，围解。

进次竹子山，贼屯兰草坪西北崖，以板为寨，树旗东南山阙；乃设伏对山，仍督兵若将自山阙入。贼来战，伏兵发砲，贼溃，退保琅木陀山；再进，克之。山西为登高坡，与黄瓜山对，分兵出五道，冒风雨克黄瓜山，焚寨五十六；攻蒩麻寨，夺大小喇耳山，焚寨四十。半生、三保悉众拒战，分兵攻雷公山，阻其援兵，击破西梁上中下三寨。再进至大乌草河，循河克沙兜寨、盘基坳山；战於板登塞，再战於雷公滩，贼屡败。取右哨营，渡河，於群山中越险，进克马蝗冲等大小寨五十。

至狗脑坡，山益险，兵皆附葛藤，冒矢石，行陟其巅，破贼寨；再进，克虾蟆峒、乌龙岩。攻茶它，降者七十馀寨。上移福康安闽浙总督，进封贝子。

再进，克岩碧山，焚巴沟等二十馀寨。再进攻麾手寨山，总兵花连布将广西兵克苗寨四十，赐貂尾褂。围高多寨，吴半生穷蹙出降。上官福康安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再进攻鸭保寨，鸭保右天星寨，为贼中奇险处，督兵自雪中求道，进取木城七、石卡五，克垂藤、董罗诸寨，赐御服黄里玄狐端罩。旋克大小天星寨。进攻木营，乘风雪夜进，拔地良、八荆、桃花诸寨。自平陇复乾州，尽克擒头坡、骡马峒诸隘，焚其寨三百。嘉庆元年，再进，克吉吉寨、大陇峒等寨。战於高吉陀，再战於两岔溪，屡败贼。贼袭木营，攻擒头坡，皆以有备败走。克结石冈，焚牧牛坪等大小寨七十。进克官道溪，再进攻大麻营石城，至廖家冲，夺山巅石卡。夜间，道出连峰坳，夺山梁七。上褒福康安，命赠傅忄互贝子。

福康安染瘴病作，犹督兵进，五月，卒於军。仁宗制诗以诔，命加郡王衔，从傅恆配太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

福康安受高宗殊宠，师有功。在军中习奢侈，犒军金币辄巨万，治饷吏承意指，糜滥滋甚。仁宗既亲政，屡下诏戒诸将帅毋滥赏，必斥福康安。德麟迎丧归，将吏具赙四万有奇，责令输八万。德麟旋坐雩坛视牲误班，降贝子。

孙士毅，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少颖异，力学。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以知县归班待铨。二十七年，高宗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

大学士傅恆督师讨缅甸，以士毅典章奏。叙劳，迁户部郎中。擢大理寺少卿。出为广西布政使。擢云南巡抚。总督李侍尧以赃败，士毅坐不先举劾，夺职，遣戍伊犁，录其家，不名一钱。上嘉其廉，命纂校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书成，擢太常寺少卿。复出为山东布政使。擢广西巡抚，移广东。初上官，疏言：“广东海洋交错，奸宄易藏。惟有洁以持身，严以察吏，不敢因循讳饰。”上谕以勉效李湖，湖为广东巡抚，以风厉有声为上所深赏也。

寻署两广总督。陕甘总督福康安议练兵，诏下云、贵、四川、两广、福建诸行省令仿行。士毅疏请广东练水陆兵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二人，广西练兵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人，选人材精壮、技艺嫺习，责督、抚、提、镇实心训练；请严立科条，以惩积习。上谕曰：“此可徐徐为之，而必以实。”寻还巡抚任。广东民悍，多逋赋，州县吏当上计，或以私财应，冀课最，民益延抗为得计。士毅详覈积逋，遣幹按治逋赋最多诸州县，自乾隆四十年后，具册督追。州县吏以私财应计政者，察无他私弊，以督追所得偿之。上奖其能，惟谓：“州县吏职催科，乃以不能振作，民多逋赋。以私财应计政，不罪其诳已为宽典；若以督追所得偿之，将何以示儆？令续徵逋赋当悉入官。”茭塘者，群盗所聚，拒捕伤官。士毅擒其渠，戮以徇。上复嘉其能，赐花翎。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其仆受赇，事闻，下士毅按治得实，富勒浑坐谴。

上以士毅持正，即迁两广总督。富勒浑疏论广东鹺政，请增运艘，按季徵饷价，复三十九埠运商清积逋。士毅受事，疏言：“增运艘，当去封押之扰，定经久之规，俾新旧船户皆各乐从；按季徵饷价，当复旧例，岁终奏销；三十九埠运商以逋课黜，中铅山、南康、上犹、英德四埠当先复，清积逋当自三十九埠始。”皆下部议行。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士毅诣潮州戒备。师行，遣兵助剿，刍茭、器械皆立办，加太子太保，赐双眼翎、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五十三年，台湾平，图形紫光阁。会安南国王黎维祁为其臣阮惠所逐，其母、妻叩关告变。士毅以闻，督兵诣龙州防镇南关，帝嘉其识轻重、知大体，命自广西入安南，别遣云南提督乌大经自蒙自进。阮惠遣将拒於寿昌江，又分兵屯嘉观。士毅师至，击破惠所遣将，渡寿昌江，再进至市球江，惠守备甚设。士毅令阳於下游为浮桥，若将渡；密遣总兵张朝龙自上游渡，出贼后，贼恇扰。士毅勒兵乘筏渡，贼弃寨走；纵击，贼自投江中死，尸蔽江。游击张纯等亦击破惠屯嘉观军，副将庆成等设伏擒惠将。师再进至富良江，江南即黎城，惠令尽收战舰泊南岸拒守。士毅缚筏载兵，令提督许世亨将二百人夜过江，掠小舟数十，更番渡兵。黎明，兵渡者二千馀。惠军以舟遁，张纯追及之，分焚其舟，尽歼之，遂复黎城，阮惠走富春。维祁至军中，士毅承旨封为安南国王。

捷闻，封一等谋勇公，赐红宝石顶。士毅辞，不许。命班师，士毅犹豫未即行。

五十四年春正月，阮惠率其徒攻黎城，维祁亦挈其孥潜遁。士毅引兵退，渡市球江，驻江北。惠军追至，总兵李化龙殿，度浮桥，堕水死；浮桥断，提督许世亨等皆战死。士毅还入镇南关，维祁与母子偕至，置诸南宁。上以士毅不遵诏班师，有此挫折，罢封爵，并撤红宝石顶、双眼花翎，解总督任，以福康安代之。方惠追我师至富良江，士毅欲复渡江与决战，世亨力谏，谓损大臣、伤国体，令千总薛忠挽其缰而退。至是具疏自劾，令驻镇南关治事。惠寻遣使求内附，福康安至，与士毅严斥之。既，以黎氏瞀乱，不堪复立国，遂偕奏安南不必用兵状，帝从其议。寻召士毅还京师，授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直南书房。是年冬，命署四川总督，逾岁真除。未几，两江总督书麟坐高邮书吏伪印冒徵被谴，以士毅代之，谕以江南吏治废弛久，当黾勉整饬，毋徇隐。徐州王平庄河决，筑毛城铺堤堰，赈被水诸州县，俱称旨。五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廓尔喀用兵，命摄四川总督，督饷。士毅自打箭炉出驻察木多，师已入后藏，复驰诣前藏，馈运无匮。以劳，复赐双眼花翎。五十七年，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旋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偕福康安、和琳驻前藏谋善后。福康安率金川土司入觐，命士毅再权四川总督。福康安移云贵总督，以和琳代之。上令士毅留四川董理讨廓尔喀之役军需奏销，士毅乞留福康安、和琳会覈，上不许。

六十年春，湖南苗为乱，入四川秀山境，士毅督兵驻守击贼。嘉庆元年，湖北教匪为乱，侵四川酉阳境。士毅移军来凤，战屡胜，封三等男。贼屯茶园溪，大雨旬日，诇无备。夜击贼，人持短兵坌涌入，千总张超执长矛先登，斩其魁，追奔四十馀里。贼退据旗鼓寨，士毅移军从之。六月，卒於军中，赠公爵，谥文靖。以其孙均袭伯爵。

士毅故善和珅，病笃，遗书请入旗，高宗特许之，命均入汉军正白旗，授散秩大臣。寻以幼罢。十一年，自陈废疾，请以同祖弟玉墀袭爵，仁宗谕曰：“士毅克黎城，皇考命班师。士毅意在贪功，迟延失事，兵溃入关。所奏多有虚饰。朕体皇考遗意，未予追求。今均既病废，士毅原授伯爵当裁撤，并令均出旗归原籍。”

明亮，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都统广成子，亦孝贤高皇后侄也。初以诸生尚履亲王允祹女，为多罗额驸，授整仪尉。累迁銮仪卫銮仪使。乾隆三十年，授伊犁领队大臣，从征乌什乱回。再移宁古塔副都统。从征缅甸，有功。

三十六年，两金川为乱，命以护军统领佐四川总督桂林出师。明年，桂林师出墨垄沟，败绩，明亮未以闻，上责其隐，夺职。旋授头等侍卫衔，令从军自效。时阿桂以参赞大臣代将，令明亮仍出墨垄沟，潜袭甲尔木，夺第一山梁。地高寒，不俟令引还，阿桂奏劾，降二等侍卫衔。复攻甲尔木，乘雪陟其中峰，克所筑碉卡，授二等侍卫。寻攻真登梅列，断贼粮道，迁头等侍卫，加副都统衔。复自都恭进破噶察、丹嘉诸寨，与阿桂会於僧格宗。阿桂授副将军，命明亮为领队大臣。再进，自僧格宗渡河，东攻美诺，令侍卫德赫布等为前队，明亮继，逐贼至美都喇嘛寺，围美诺，战一昼夜，克之。小金川悉定。

进讨大金川，温福出西路，丰升额出北路，而阿桂出南路，明亮为参赞。三十八年正月，师次当噶尔拉山，亘二十馀里，贼筑十四碉拒守。明亮攻克第五、第四两碉。居数月，温福师败，僧格宗、美诺皆陷。从阿桂敛师退驻翁古尔垄，擢广州将军。十月，师再举，阿桂出西路，授明亮定边右副将军，出南路，当一面。自思纽顺河取得里、得木甲诸寨，袭破宅垄，复取僧格宗，与阿桂会美诺。小金川复定，赐御用黑狐冠。三十九年正月，与阿桂策定进军道，明亮自巴旺、布拉克底土司进次马奈。马奈山峻险，河南有地曰斯第，为贼寨障。明亮夜攻马奈，遣参赞大臣富德自骆驼沟出寨后夹攻，战二日，克之。再进，次绒布寨。分兵授领队大臣奎林，以皮船渡河，取斯第山梁木城二。再进攻卡卡角，其前地曰庾额特，山负河而立，危峰护其右，势绝险，山腰径隘，贼夹以巨碉。屡攻不能下，於其右筑五碉卫饷道。

攻穆谷诸寨，贼拒守益力，而奎林军以乏水移驻深嘉卜。明亮诇得泉，使富德、奎林移军就之。分道攻斯第，贼前后并至，断我军为数部，战甚力，侍卫阿尔都陟险焚贼卡，乃破围出。明亮策攻正地，深入不遇贼，虑阻险设伏，未即进。阿桂令改出北路，与参赞大臣舒常合军攻宜喜，进克达尔图山梁。贼筑十八碉，迭战克其十五，复自木克什进次带石，东取谷尔提，西攻沙坝山，焚碉卡二百馀。贼据隘断我军道，别得道出。

四十年四月，阿桂令参赞大臣海兰察助攻宜喜，分兵十馀道攻贼碉。明亮与海兰察、舒常巡行督战，克萨克萨谷山梁，达尔图、得楞、沙坝山诸贼皆溃，并得日旁诸寨，授内大臣。再进克基木斯丹当噶山，海兰察还佐阿桂。明亮军进次扎乌古，攻碉未即下，令奎林以砲击贼，破石真噶，北取琅谷，移师驻其地。阿桂已克勒乌围，进攻噶拉依，令明亮攻碾占。未即下，明亮疏请简精锐佐阿桂并力出西路。上不谓然，诏切责，乃自琅谷进攻纳木迪。阿桂遣驻美诺兵千馀助明亮。明亮策贼守纳木迪，扎乌古备必疏，遣奎林出间道袭破之。自日斯满至阿尔古山梁，上下二十馀里，诸碉卡尽下，纳木迪贼焚寨走。再进攻日斯满先取得耳谷，断贼后路；令和隆武等夹击，大破贼，还攻碾占。碾占为乃当山巅，其北曰阿尔占，其南曰甲杂。

明亮袭破阿尔占，夜督兵縋下峭壁，陟山梁，尽破诸碉寨，遂攻乃当，贼溃遁。围甲杂，缺一面当水，贼走，师乘之，皆堕水死。阿桂军临噶拉依，明亮取独松趋正地，降马尔邦，令奎林等军於巴布朗谷。督兵与阿桂军会，偕阿桂疏报噶拉依围合。

四十一年春，命封一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师克噶拉依，金川平。时议以成都将军驻雅州总边政，以授明亮。明亮以雅州地隘，请还驻成都，陈善后诸事，皆从之。

夏，师还，上郊劳，赐银币、鞍马。冬，复率诸土司入觐，命在军机处行走。四十三年，改授四川提督。四十五年，复率诸土司入觐。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乱，攻兰州。明亮将四川兵自巩昌入甘肃，合军讨贼。

上幸木兰，觐行在，改授乌鲁木齐都统。员外郎开泰罪谴，命永远枷号；明亮徇协领富通请释之，未以闻。四十八年，移伊犁将军，而富通当引见，开泰惧失庇，投水死。事闻，上逮明亮诣京师，狱成，罪绞待决。四十九年，甘肃固原回复乱，大学士阿桂出视师，命释明亮，赐蓝翎侍卫从军。乱定，授头等侍卫。累迁镶红旗蒙古都统。五十五年，授刑部尚书。五十六年，出为黑龙江将军。五十八年，移伊犁将军。六十年，复入为正红旗汉军都统。坐在黑龙江令兵输貂予贱值，夺职，留乌鲁木齐自效。

贵州苗石柳邓、湖北苗石三保等为乱，嘉庆元年，命明亮出佐湖南军，授头等侍卫，旋以副都统衔署广州将军。贼久据孝感，署湖广总督永保讨之未克，明亮将三千五百人以往，至潼川铺，贼出战，分兵伏黄金庙，攻贼垒，伏起，贼砲裂，敛入城。明亮令积柴城门外纵火，贼突出，皆堕壕，三日火始烬，城遂破，赐轻车都尉世职。攻锺祥，得贼渠张家瑞等。战於双沟，屯吕堰，贼至，击败之。再进攻平陇，破养牛塘、刚息冲诸隘。围石隆，奋战，斩石柳邓，获其孥，封二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

是时教匪起，延及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命明亮督兵赴四川，与总督宜绵合军讨贼。二年，明亮自永绥入四川，与宜绵军合。转战，焚金峨寺，破重石子、香炉坪，克分水岭、火石岭诸卡。贼渠王三槐出战，大破之，三槐中枪逸，贼死者万馀人。复战精忠寺，俘三槐母。襄阳贼渠姚之富、齐王氏等窜四川，与三槐及达州贼渠徐添德合，势复张。之富等据开县南天洞，明亮击破之，逐贼，战於大凉山。

云阳贼渠高名贵应贼，明亮与宜绵策擒名贵，歼其从。贼攻白帝城，明亮循江下宜昌，贼来犯，击破之。逐贼至独树，会湖广总督景安师至，合击，逼贼入南漳山中。

度贼且渡汉北入河南境，令总兵长春屯穀城为备；督兵出隆中，贼北走，击之溃，赐紫缰。

贼屡败，不能北渡，乃自房县入陕西境。明亮逐贼，屡战皆捷，先后杀六千馀人。贼走紫阳，明亮师次白沔峡，之富等与诸贼渠张汉潮、高均德分道窜走，明亮逐汉潮、均德入汉中。上责明亮不当置群盗而但逐汉潮、均德，夺爵及双眼花翎、紫缰。之富等亦渡江与均德合走汉阴，其徒入城固、南郑，乃夺职，逮诣京师。旋以军事急，命留军自效。督兵逐之富、齐王氏自山阳至郧西，急击之，之富、齐王氏皆投崖死，赐副都统衔、花翎。命捕治均德。

师进次西乡，汉潮与诸贼渠詹世爵、李槐合万馀人，自竹谿至平利、太平，明亮追及於池子山，战，馘世爵、槐，而汉潮还走南乡，复攻陷西乡、石泉，命夺花翎。汉潮入河南境，攻卢氏，明亮赴援，汉潮复走陕西，攻五郎。四年，上授勒保经略大臣，授明亮副都统、参赞大臣，逐汉潮入汉中。勒保弟永保先以孝感、锺祥剿贼无功坐谴，嫉明亮；至是起署陕西巡抚，与明亮不相能，汉潮往来奔窜，不以师应。上徵勒保还，命明亮代将，迁正红旗汉军都统。明亮劾永保军久驻不进，永保言明亮有手札尼其移军。上为夺明亮职，逮诣京师，明亮方追贼入子午谷，战於张家坪，歼汉潮。师还，就逮，罪斩待决。

五年，上追录前功，以领催诣湖北从陕甘总督松筠讨贼，旋授蓝翎侍卫、领队大臣。败贼石花街，迁二等侍卫。再败贼斑竹园、远安镇，命以五品衔授宜昌镇总兵。贼窥荆、襄，明亮与战败之。贼欲西走陕，明亮守七星关，贼复折而东，战於硃家嘴，大破贼，进秩视三品。贼复入陕西境，明亮与巡抚倭什布合击之，贼还南窜。上命赴四川讨贼，明亮以陕西贼渠高二、马五等将至竹谿，驰赴迎击。上责明亮不即赴四川，复左授蓝翎侍卫。明亮已击破高二、马五，复擢三等侍卫、领队大臣。还师湖北，战於寿阳坪，破贼渠徐添德，战於狮子岩、佘家河，破贼渠苟文明，复授宜昌镇总兵。时湖北贼渐定，上念明亮老，召还，授二等侍卫。

七年，自副都统外授乌鲁木齐都统。三省教匪平，行赏，封一等男。九年，内授都统，迁兵部尚书。十年，进一等子。十四年，加太子少保，进三等伯。十五年，赐双眼花翎，命协办大学士。十六年，以舆夫聚博，上闻，不以实奏，左授副都统。

十七年，出为西安将军。十八年，内授都统、左都御史。十九年，复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太子太保。二十四年，进三等侯。道光元年，致仕，食全俸。二年，卒，年八十七。宣宗亲临奠，赐陀罗经被。谥文襄，祀贤良祠。

论曰：福康安起戚里，然亦自知兵。征廓尔喀，贼守隘，命前军更番与战，而设伏隘侧，前军败退，贼逐出隘，伏起，贼骇走，我军蹙之入隘。福康安策骑督战，诸军悉度隘，遂夷贼屯。其才略多类此。士毅入安南，度重险，寀入其庭。是时诸将多骄侈，士毅独廉，盖亦有不可没者。明亮知兵过福康安，廉侔士毅，师屡有功，辄有齮之者，未能竟其绩。立朝既久，躬享上寿，进受封拜，非幸致也！

## 列传一百十八

海兰察子安禄 奎林珠勒格德 和隆武 额森特 普尔普

海兰察，多拉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黑龙江。乾隆二十年，以索伦马甲从征准噶尔。辉特台吉巴雅尔既降，复从阿睦尔撒纳叛，师索之急，遁入塔尔巴哈台山中，海兰察力追及之，射坠马，生获以归，叙功，赐号额尔克巴图鲁。累擢头等侍卫，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三十二年，以记名副都统从征缅甸，师出虎踞关，海兰察率轻骑先驱，至罕塔，遇贼，殪三人，俘七人，遂攻老官屯，馘二百；设伏，歼贼四百，贼自猛密出袭我师，援击却之。三十三年，再出师，度万仞关，败贼戛鸠江，毁江岸贼居，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师薄老官屯，攻贼於锡箔，毁其木栅，贼来攻，急击之，追戮其强半，缚二人以归。既还师，命留军防边。

移镶白旗蒙古副都统。

三十六年，师征金川，命自云南赴四川与师会。三十七年六月，参赞大臣丰升额方攻美美寨，贼御战甚力。海兰察师至，合力奋击，克之；乘胜毁贼寨十三，克木城，师屯其旁山冈，筑卡以守。七月，败贼策卜丹。八月，贼出贡噶山左，谋截粮，海兰察设四伏，斩级百馀。十月，进攻路顶宗及喀木色尔，破碉卡三百馀，歼贼数百，诏嘉奖，擢正红旗蒙古都统。十一月，进至格实迪，自色木僧格山后取玛觉乌大寨，仰攻布喇克及扎喀尔寨，得碉卡九十。十二月，进攻明郭宗，突入寨门，焚转经楼，直捣美诺。

小金川既定，进讨大金川，授参赞大臣，从将军温福出西路，自功噶尔拉入。

三十八年二月，趋昔岭，道经苏克奈，夺卡二，据木果木后山，与领队大臣额森特军合战，得碉卡五，凿冰开道，一日而至固木卜尔山。山接昔岭麓，昔岭多贼碉，当道碉凡十，我师遇贼碉，若山峰纵横并列，往往为之次第，便指目。海兰察与额森特计分兵为六队，力攻第九、第十二碉，先下，进取第七、第八两碉，力战冰雪中。及暮，阳撤兵，贼下追，伏起，殪二百人。第五碉尤坚厚，海兰察运砲轰击，昼夜无稍休，碉乃破。移军攻达扎克角山梁，夺获得斯东寨。上按地图示诸将形势，海兰察复移军攻功噶尔拉山口。五月，还攻昔岭，造砲台高与山齐，痛歼守贼。六月，后路贼攻陷底木达，进据登春。海兰察还御，战正力，俄闻木果木大营有警，疾驰。次日大营陷，将军温福殁於阵。海兰察令领队大臣富兴整兵出，而为之殿。

夜半，至功噶尔拉总兵牛天畀营，度功噶尔拉亦不可守，合军引退，令额森特等为前导，与富兴、普尔普及天畀殿。是日暮，屯崇德。次日至美诺，与领队博清额、五岱、和隆武合军，驰奏请罪。上谕以“镇静，鼓士气，图恢复”。与五岱共守美诺，贼屡来攻，均战退。

时当新败，绿营兵多溃散。海兰察请遣回怯卒，毋使摇乱新兵，上从其请。寻诇知阿桂方驻军当噶尔拉，乃分兵千人，令额森特自南山往迎；又令普尔普将三百人巡鄂克什诸隘口。七月，贼大至，美诺、明郭宗俱失守，海兰察退保日隆。上责其不能御贼，命阿桂按治。阿桂至日隆，奏：“海兰察当兵溃时，前后拦截，未与懦卒同溃。惟平日不能申明军律，咎不能辞。”命左授领队大臣，停俸。十月，命以阿桂为定西将军，谋再举，海兰察偕领队常清等将八千人自达木巴宗北山取道分三路进，夺别斯满大小十馀寨。复与富兴等攻取帛噶尔角克、底木达、布朗郭宗诸寨，师复克美诺。上嘉海兰察奋勉，命支俸。

三十九年正月，阿桂令海兰察将五千人自明郭宗进谷噶山击贼，又令与保宁将二千人自喇穆喇穆横梁绕八十馀里，攻登古山。登古山在诸山最峻，罗博瓦山与对峙，亦贼中奇险处。二月，令普尔普顺山梁进，海兰察出山后，自石罅跃登，搏贼酣战；额森特、保宁至，合力击贼，贼少却；复分队冒死冲突，射之，殪数十人，馀贼负矢遁。乃还取罗博瓦前山，攻第三、第四峰，而额森特攻第二峰，普尔普攻第一峰，俱克之。上谂罗博瓦为贼险要门户，海兰察力攻功最，授内大臣。

三月，从第四峰下，进攻得斯东寨，克之。四月，贼乘雾雨於山坡立两碉，海兰察率兵毁之。五月，於喇穆喇穆山后筑栅，贼屡自林中来犯，与额森特合击，贼披靡走。六月，攻色淜普冈，贼设大碉六，互相应。额森特克左两碉，乌什哈达克右一碉，海兰察独克中三碉及附近卡寨。七月，抵色淜普，南崖石壁陡滑，督兵手足攀援上，歼东西峰守碉贼殆尽。又自喇穆喇穆山麓乘胜攻日则丫口，取碉卡百馀，贼坚守该布达什诺木城。师循山沟，海兰察出其左，额森特出其右，官达色出中路，三道并进，遂逼逊克尔宗。上嘉海兰察为诸将倡，屡克险要，赐号绰尔和罗科巴图鲁，并赉白金三百。

八月，偕额森特自逊克尔宗峰脊分左右翼仰攻，登碉顶，纵火毁碉卡二百馀；又旁出逊克尔宗西，逼贼寨，督兵跃进。贼穴地匿，不敢出。九月，取逊克尔宗水碉，断贼汲道。乘胜攻官寨，贼枪石如雨，督兵奋进，额森特取其右第一寨；海兰察左颊伤，裹创力战，克第二寨。军中目贼渠所居大寨为“官寨”，亦曰“正寨”，示与他碉卡别也。上以海兰察伤甫平，即督兵攻夺坚碉，手敕嘉奖。十月，克默格尔山梁及密拉噶拉木，得大寨一、石碉四，山后凯立叶官寨亦下，复授参赞大臣。

又自默格尔西进攻布拉克森及格思巴尔，焚寨落数百，於是凯立叶附近碉卡皆尽。

命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十一月，夜度山沟，进格鲁克古丫山，崖磡壁立，督兵揉登，天明，登者六百人，贼并力拒，夺二碉，循山梁下攻桑噶斯玛特；别遣兵自陡乌当噶山进克沙木拉渠什尔德诸寨，复督兵攻克革什戎冈及作固顶。贼寨横越诸山，下沟上梁，鼓勇径度，尽克诸碉寨，与丹坝军合。十二月，抵桑噶斯玛特山，贼於碉外设木城为护。

师自栅隙发矢，或拔栅木撞之，城立毁。四十年正月，自康萨尔分路进剿，据山沟碉寨。二月，克甲尔纳沿河诸寨。进攻勒吉尔博寨，海兰察克山麓碉二。贼自噶尔丹寺来援，击败之。四月，将军阿桂令往宜喜，会明亮诇兵入道，约期合攻。上赐缎二端。

寻分兵千人偕福康安赴宜喜，先取甲索贼碉，进攻得楞山冈，皆下，焚萨克萨谷大小寨落数百，西北两路兵合。五月，攻上、下巴木通大碉，并克色尔外、安吉、达佳布诸寨，焚噶尔丹寺。六月，自荣噶尔博山梁攻巴占寨落，贼恃险拒攻，未下；纡道绕舍图枉卡以入。海兰察督兵进据昆色尔山梁，克果克多碉，进至拉枯喇嘛寺。

再进经菑则大海，又攻章噶上下十馀寨，尽克之。合诸路兵逼勒乌围，海兰察自托古鲁逾沟直上山梁。八月，取隆斯得寨三，分地设伏，遂克勒乌围。

九月，整军进攻噶拉依。初自达思里正路入，虑贼防密，改自达乌达围进。海兰察绕至莫鲁古上，连夺噶克底、绰尔丹诸寨，又克西里山梁并科布曲诸碉。十月，攻达噶，自中路入，分兵张两翼出旁径，克两坚碉，下攻雅玛朋寨。闰十月，据黄草坪，筑栅断贼援。贼起木城，海兰察督兵陟山，自上压下，克之。十一月，分道攻奔布鲁木，夜迫山下，焚贼木城，遂据西里正寨。又克舍勒固租鲁寨四。进攻雅玛朋正寨，从中路设伏，偕普尔普等尽克附近寨落。十二月，克勒隈勒木通石碉，筑栅至科布曲。海兰察冒枪石进，乘胜克索隆古、得木巴尔、们都斯诸寨。贼又於布哈尔下积木设伏拒师，海兰察分兵三道并进，立时攻破，遂取奇石矶；又遣兵悉收库尔纳、额木里多诸寨，及巴斯科官寨。四十一年正月，克舍齐、雍中两寺。海兰察屯兵噶拉依河岸，扼要隘。寻偕福康安、普尔普等截噶拉依右路，克大石卡，移砲进击扎木什克寨。二月，大金川酋索诺木就缚，金川平，封海兰察一等超勇侯，赐双眼花翎。师还，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饮至，赐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授领侍卫内大臣。补公中佐领。

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据华林山。命大学士阿桂视师，疏请以海兰察自佐。上已命为领队，驰驿诣军前。四月，抵兰州，督兵攻龙尾山，贼伏穴中守。阿桂至，令海兰察尽护诸军。五月，偕明亮、额森特等分左右翼陟山杀贼。复逾水磨沟，猝上华林山，贼骇，倾穴出；师阳退，贼来逐，还兵击之，歼贼甚众。贼被创钜，望见海兰察乘马出阵，辄先惊窜。闰五月，将阿拉山马兵绕出华林山江南潜伏，候贼至，突出壕杀贼；又督屯练兵取贼卡四，步战中枪伤。上悯其劳，谕阿桂抚慰。贼据大卡负嵎，海兰察单骑至五泉山审度，还向华林山暂伏壕中，诇贼还，急起猛攻，遂克之。入贼营，焚所居板屋。贼退保华林寺，督兵逼寺立栅，歼贼众，馘渠传示各回民。贼平，上谕奖海兰察功，官其子安禄三等侍卫。四十九年四月，甘肃回复私起新教，聚众滋事。命尚书福康安视师，授海兰察参赞大臣。贼屯静宁底店，海兰察督巴图鲁侍卫等进逼贼巢，设伏痛歼之，遂破石峰堡，擒贼渠张文庆等。擢安禄二等侍卫，予骑都尉世职。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命将军福康安视师，仍授海兰察参赞大臣。十月，渡鹿仔港，登岸后三日，率巴图鲁二十人至彰化八卦山察地势。贼方於山上筑卡，海兰察跃马登，贼拥至，发箭殪数贼，馀惊遁。上以其能用少击众，谕奖之。十一月，自笨港开道，同福康安援嘉义，分队五，沿途搜剿，自仑仔顶、仑仔尾逼至牛稠山，贼万馀阻溪守。海兰察越溪径上山梁，攻克贼栅，贼遁，追至大排竹，尽焚贼藔，嘉义围解。上嘉海兰察身先士卒，勇略过人，进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

十二月，剿城西大仑庄及海岸贼，又焚城东兴化店、员林贼庄，督兵直剿北路。

时贼屯中林，尤剽悍，海兰察冒枪石驰剿，克之。大埔林、大埔尾诸庄贼俱溃。收斗六门，抵水沙连，贼已遁。寻踪搜捕，见贼渠方乘马执帜，射坠马，获以归。进攻大里杙，林爽文起事地也，歼贼目数十、贼党二百。林爽文逃入番社，即自内山平砦仔逐贼至集集埔。贼砦前阻大溪，海兰察策马迳渡，尽歼砦中贼，追十馀里，至浩淮角，焚草藔千。进剿小半天山寨，海兰察遍历东势角山峰狮子头、打铁藔、叚骨、合欢诸社，至极北炭窑，捕治馀贼。五十三年正月，得爽文於老衢崎，槛送京师。上念海兰察功，解佩囊赐之。二月，还兵至南路，自弯里社至极南琅峤，执贼渠庄大田，磔於市。台湾平，赐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再图形紫光阁。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仍以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巴图鲁侍卫及索伦兵千人往讨。出西宁，明年三月，抵后藏。闰四月，抵第哩浪古。与福康安分往绒辖、聂拉木察地势，定策自济咙进兵。海兰察偕阿满泰出中路，贼两碉前后相辅，师夺前碉，贼守后碉不出；督兵毁旁垣入，短兵接，杀贼目三、贼兵二百，进屯擦木。乘胜克玛噶尔辖尔甲山梁，贼渠率众陟山，我兵暂伏，贼至山半，横击之，贼且战且退，海兰察疾驰下击贼，斩贼渠七、贼二百馀，俘三十。海兰察马足中枪，上闻，戒以“接仗时宜持重，毋轻冒险”。

师进攻济咙官寨，海兰察与台斐英阿督索伦兵往来冲击，自丑至亥，克之，斩贼六百，俘二百。自济咙进至索喇拉山，山下有石卡。师直攻之，贼弃卡奔。逐至热索桥，贼撤桥，攻之不及。海兰察密令阿满泰等东越峨绿山，自上流潜渡，贼骇奔，坠河者甚众。师悉渡，遂据热索桥，进至密哩顶，越崇山数重，抵旺噶尔，深入八百七十里，不见贼。旺噶尔西南有大川横亘，北曰旺堆，南曰协布鲁，迤东为克堆寨，贼各筑卡以守。师至旺堆，贼扼河抵御，不得渡，乃留兵牵贼；密从上游缚木以济，出贼不意，直薄克堆寨，大败之。六月，督兵自协布鲁进，由噶多东南越雅尔赛拉山，昼夜行，至博尔东拉前山。贼筑木城三、石卡七，据要隘，乃转从山巅下临贼卡，与阿满泰上下夹击，诸城卡尽下；乘胜逐贼至玛木拉，杀伏贼百馀人。师屯雍雅山，廓尔喀乞降，拒不许。七月，进攻噶勒拉山，三道皆胜。逐贼至堆补木山，夺其卡。山下为帕朗古横河，贼扼桥以拒。官兵夺桥渡，驰上甲尔古拉山；别兵从上游潜渡，抵集木集山，合军。贼来侵，往来迎击，战两日夜，越大山二，克木城四、大小石卡十一，戮贼目十三，毙贼六百，俘十七。廓尔喀渠畏惧，力请降，诏许之，进海兰察一等公。

五十八年三月，卒，谥武壮。复图形紫光阁，甫成，上制赞嗟惜，谕曰：“海兰察以病卒，例不入昭忠祠。念其在军奋勉，尝受多伤，加恩入祀。”

子安禄，袭公爵，授头等侍卫。嘉庆四年，佐经略勒保征四川教匪，战屡有功。

贼渠苟文明等窥开县，安禄与总兵硃射斗合军逐剿，贼不敢东窜。十一月，与射斗逐贼枯草坪，乘雨登汪家山杀贼，贼多坠崖死。安禄望见数十贼匿山沟，率数骑逐之，贼溃散，独策马从其后，数贼自林中出，安禄仓卒中矛死。谥壮毅，赐白金千治丧，加骑都尉世职，合前赐骑都尉为三等轻车骑尉。是时奎林子惠伦亦战没。上以二人皆名将子，与乌合乱民战，没於行阵，深致惜焉。

奎林，字直方，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傅文子也。自拜唐阿袭云骑尉，擢云麾使，袭承恩公爵，授御前侍卫。累迁镶白旗护军统领，管理健锐营。

乾隆三十七年，授领队大臣，从副军阿桂征金川，与侍卫和隆武攻纳围山梁，攻当噶尔拉。木果木师溃，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召奎林入咨军事。旋命佐副将军明亮出南路，自墨垄沟进攻得里。贼筑碉山岭，奎林率兵昼伏夜行，至其侧，突击破之。攻拉约，夜渡河，鼓譟，克贼垒，遂抵僧格宗，连破石碉，获军粮火药。时阿桂复美诺，明亮遣奎林往会师。复从明亮攻斯第，奎林率第一队兵先占班得古水泉，与贼持两昼夜，涉险鏖战，飞石伤脊。两贼握利刃突前，侍卫珠勒格德射之，殪，馀贼惊逸。上谕嘉奎林勇猛。攻达尔图，贼碉绵亘数里，奎林冒雨先登，立拔第一碉。官军乘势疾击，克碉十五，俘贼目八，获粮械无算。复自木克什山梁进克贼碉一，中枪伤顶，上谕曰：“奎林平日战甚力，今顶伤中要害。”时富德军於马尔那，令奎林代防，即以富德佐明亮击贼。旋授镶红旗汉军都统。

伤愈，复从明亮攻宜喜。阿桂遣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会奎林度地势，约两军隔河夹击，直捣勒乌围。勒乌围、噶拉依，两金川渠所居地也。奎林分攻甲索，又自萨克萨谷攻得楞，贼弃碉窜，乘胜追蹑，堕崖死者相枕籍。攻基木斯丹当噶，夺碉二、卡九，又夺茹寨麦田十馀里，赐绷武巴图鲁名号。复趋噶西喇嘛寺，拔沙尔尼沟碉卡。阿桂破勒乌围，奎林偕明亮、和隆武等攻扎乌古山，未克，请益兵。上谕奎林、和隆武：“毋以勇往好胜，愧激轻进。虽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亦当番度机要，权利害而行，不可冒昧。”旋自什扎古进兵，偕和隆武自山沟潜行，登其巅，碉内贼无一脱者。上谕明亮、奎林、和隆武：“宜黾勉立勋，毋让西路专美！

但当度利害，不可但知轻进。”进克扎乌古山梁。再进据纳木迪、斯底叶安，夺三十馀寨。又自耳得谷下击贼碉卡，毙贼百馀。复自碾占进攻，达撒谷，拔碉卡三十，毙贼百。趋独古木思得，贼溃，平山上下八十馀寨。师经乃当，降其渠。攻甲杂，俘贼酋，降其众千馀。克卡拉尔，抵舍斯满，贼出降。奎林绕山巅行三百里，至底角河沿，抚定寨落数百，遂与阿桂军合围噶拉依。上加奎林一等男，命其子崇伦承袭，并赐双眼花翎。遂俘金川酋索诺木。师还，凯旋，上郊劳，赐文绮十二、银五百、御用鞍辔马一。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授右翼前锋统领，擢理籓院尚书。

四十五年，出为乌鲁木齐都统。骁骑校常福杖毙披甲多罗，奎林论劾，上以多罗不孝，罪当死，责奎林误劾。改授乌里雅苏台将军。坐在乌鲁木齐失察各州县浮报粮值，命以公爵畀其叔傅玉承袭。复授乌鲁木齐都统。迁伊犁将军。

奎林贵戚有军功，耆酒躁急。五十二年，参赞海禄疏劾，上命乌鲁木齐都统永铎勘奏。逮至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按治，狱成，奎林坐擅杀罪人，拟杖；海禄所劾不尽实，亦有罪，坐诬告，死罪，未决，拟流；帝以奎林孝贤皇后侄，而禄海所论劾不尽虚，拟罪乃反重，失平，命俱夺职，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旋授奎林蓝翎侍卫，再迁台湾镇总兵。时林爽文乱甫平，多盗，为民害。上欲严惩之，谕奎林：“勿拘泥，勿姑息，有犯必惩。”奎林屡捕治剧盗，复论诛裨将坐赃及营兵之为盗者，称上旨，加提督衔。五十六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师征廓尔喀，改授成都将军、参赞大臣，帅师入藏。五十七年，行至江卡，疽发於顶，遂卒，谥武毅。

珠勒格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以三等侍卫从军。其救奎林也，上命擢一等侍卫，赐号扎克博巴图鲁。战於木克什，据水卡，断贼汲道，设伏以待。贼乘雾分道来犯，守碉兵御之，伏起；贼复自山下援，珠勒格德突入阵，刃三人，大败之，遂克木克什山下碉。复与都统和隆武等袭取日旁山后碉十馀，日旁近勒乌围，贼碉寨相望，后路必争地也。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奎林攻什扎古，珠勒格德与和隆武设伏琅谷，奎林兵至，夹击，破木城；进攻扎乌古，克贼碉四、卡八。自日新满至巴扎木，贼碉林立，珠勒格德与和隆武分兵进，连克贼碉十七。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御制赞犹及救奎林事。寻卒。

和隆武，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宁夏将军和起子也。初隶镶蓝旗，以和隆武功，高宗命以本佐领抬入正黄旗。凡抬旗，或以功，或以恩，或以佐领，或以族，或以支，皆出特命。和隆武袭一等子爵，授三等侍卫。

乾隆三十七年，从护军统领明亮征金川，自墨垄沟攻甲尔木山梁。师分道而进，和隆武为领队侍卫，明亮攻美诺喇嘛寺，和隆武傍水夹攻，贼溃而复聚，尽歼之，夜克美诺诸碉寨，复分攻纳围正面山梁，败贼於鸠寨，夺碉五十馀，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旋收僧格宗。从富德攻克绒布寨北沃什山、摩格、孟格、里格、穆图德宗，进攻卡角。从奎林等取斯第，贼迎战，和隆武麾众荡决，矢尽，以矛斗，被创，赐玉搬指、荷包。进攻克木克什第一碉，赐黄马褂。师攻日旁，和隆武自周叟绕出其后，突入碉，贼惊溃，枪石不及施，短刃相搏，循山逐贼碉十馀，隳二百馀，日旁贼歼焉。复偕珠勒格德攻谷尔堤诸地碉寨，尽克之。上屡诏嘉众，授正蓝旗蒙古都统。进攻得楞以南碉卡，又进攻额尔替山梁，杀贼甚众。贼据石真噶，和隆武与奎林乘胜运砲，军甚嚣，分队突出攻据之，贼奔溃。四十年七月，阿桂师逼勒乌围，而和隆武与明亮、奎林合军出北路，自扎乌古山进。语已具奎林传。

四十一年，金川平，进和隆武三等果勇侯，赐双眼花翎。师还，赐御用鞍辔马一，并赉银币。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出为宁夏将军，移吉林将军。卒，谥壮毅。

额森特，台褚勒氏，满洲正白旗人。以前锋马甲从征伊犁。右部哈萨克与塔什罕相攻，参赞大臣富德使额森特谕哈萨克内附，使入觐，额森特护至京师。擢蓝翎侍卫。迁二等侍卫。乾隆三十四年，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征缅甸，攻老官屯，贼出战，额森特率索伦兵击败之。

三十六年，从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攻巴朗拉，夺其东山峰，毁碉，赐号丹巴巴图鲁。师取达木巴宗，额森特由别道出山北，连破碉卡。至资哩，合师，夺北山。贼乘夜筑卡，将兵邀击，贼数百踵至，三卻三进，额森特中枪，力击败之，遂克资哩。复策取普尔玛寨。攻东玛，连战败贼，擢头等侍卫。贼分两道出战，伏兵逆击，贼大败；薄其碉，身被创，大呼杀贼，遂克东玛。进克美美卡，拔路顶宗山碉，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至博尔根，夺山巅大寨。夜渡水，仰攻纳拉觉山，克碉十二、卡十五。击格实迪，破公雅山。逾木尔古山麓，取沟内寨卡，据嘉巴山，授领队大臣。

小金川平，复从将军温福至功噶尔拉山。功噶尔拉者两金川接壤要隘也，峰陡绝，积雪封径，贼碉扼险。额森特督兵直上，副都统乌什哈达继之，渐克旁碉，战于固木卜尔山，败贼。从温福移营木果木，会攻昔岭，贼碉密布，与海兰察合攻，冰雪中相持数十日，木果木军溃。副将军阿桂在当噶尔拉，全师撤驻翁古尔垄。上命阿桂为定边将军，再进，额森特与总兵海禄夺北山桥卡。总兵成德至，三路合攻阿喀木雅山，乘胜取木兰坝，平鄂克什官寨。师至路顶宗，额森特越山攀堞跃入，刃贼数十，堕崖死。进攻明郭宗，遂复美诺，授正红旗护军统领，赐御用黑狐冠。

偕海兰察至谷噶山下，有横梁曰喇穆喇穆，峰势峻险。海兰察与侍卫公保宁从旁进，额森特当其前，夜乘雪影穿箐越险，直前奋击，转战至黎明，已二十馀里，始见高峰列大碉九，缭石墙。俄雪又作，乘晦抵碉趾，贼不敢出，乃攻取其左、右山梁及附近儹巴拉克山峰。夜击梁东色依谷山，与海兰察兵合。海兰察据登古山，与罗博瓦山相对，险特甚。共率兵由石罅跃登，林中砲石如雨，及第三峰麓，贼数百分队迎击，卒败之，攻克第二峰碉。上奖其奋勉，授散秩大臣。进剿得斯东寨，斫寨门，纵火，贼出，杀之。雪夜，贼劫副将常禄保营，额森特闻枪声赴援，贼败走。贼乘雨雾建二碉於罗博瓦山，额森特与海兰察率兵八百，夜雨中薄碉，毁墙入，贼惊窜，平其碉。贼夜劫乌什哈达营，追击败之。

贼於罗博瓦峰下色淜普大冈置大碉六，左右相应援。海兰察克其中三碉，额森特克其左二，乌什哈达克其右一，山砦皆平，上嘉之，制诗纪事。额森特於大雨中攻色淜普左偏，砍栅进，克二木城，遥见该布达什诺各砦烟起，知海兰察兵至，遂乘机夺笔郎纳克、该笔达乌诸砦，改墨尔根巴图鲁，赐白金二百。

师围逊克尔宗，额森特与海兰察毁平房、碉卡二百馀。克水碉，攻官寨，自丛木中骤逼寨墙，贼死战，额森特伤鼻及足；扑第三寨，贼举枪折其弓弰，伤指，易弓，连毙数贼。上以额森特被伤能易弓射贼，手诏嘉奖，赐貂冠、猞猁猻褂。攻默格尔山，与海兰察共攻克密拉噶拉木碉及凯立叶官寨。败勒乌围援贼，馘百馀，授参赞大臣。乘胜取布拉克森及格斯巴尔二山，毁山下罗卜克鄂博沟口七碉，於是凯立叶上下及附近寨落皆平。上奖其奋勉超群，命在乾清门行走。

复与海兰察分队乘月黑度山沟，入格普古丫口，得碉卡十二。抵桑噶斯玛特，破石城、木栅，夺擦庸、群尼二寨。攻上下巴木通，克之。下寨落百馀，贼不敢复拒。至直古脑山顶，与福康安兵合，直趋勒乌围贼巢。贼负高阻深，力战克之。额森特负伤不能乘马，上命驻守勒乌围。额森特隔河见明亮兵攻阿尔古，发砲助之。

上闻，曰：“额森特不分畛域，无愧为参赞！”额森特望见攻西里官兵得捷，率保宁、常禄保等攻西里山麓，克其木城。勒乌围前山曰克尔古什拉斯者，取噶拉依正道也。贼於山上城碉密布，额森特攻克之。乘胜取格隆古。师将逼贼巢，贼恃布哈尔、则朗噶克为门户，斫木塞道。额森特率诸将乌尔纳、那木扎、彰霭等进攻，贼伏积木中，发枪如雨。额森特乘栅以登，设伏兵夹击，贼遂惊溃。进克喀尔巴山后，毁附近寨落，遂薄噶拉依。上嘉额森特勇，封一等嫺勇男，世袭。金川平，赐御用鞍马、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因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命从大学士阿桂讨之，额森特与海兰察、明亮等分攻华林山，力战被伤。贼平，进三等子。四十七年，卒。

普尔普，额尔特肯氏，蒙古正黄旗人。父巴图济尔噶尔，本额鲁特杜尔伯特部宰桑。来降，隶蒙古正黄旗。从征准噶尔，讨霍集占，皆有功。官至内大臣，赐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

普尔普自閒散再迁三等侍卫。从征缅甸，擢御前侍卫，授公中佐领。乾隆三十七年，命率额鲁特兵诣金川，从定边右将军温福进讨。师攻达克苏，普尔普夺贼卡，断贼来路。从参赞大臣丰升额攻明郭宗，命为领队侍卫，偕巴雅尔取明郭宗南寨，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尔拉，经丫口，尽得贼卡寨。偕副都统海兰察攻昔岭，克要路碉二。普尔普与海兰察、额

前山曰克尔古什拉斯者，取噶拉依正道也。贼於山上城碉密布，额森特攻克之。

乘胜取格隆古。师将逼贼巢，贼恃布哈尔、则朗噶克为门户，斫木塞道。额森特率诸将乌尔纳、那木扎、彰霭等进攻，贼伏积木中，发枪如雨。额森特乘栅以登，设伏兵夹击，贼遂惊溃。进克喀尔巴山后，毁附近寨落，遂薄噶拉依。上嘉额森特勇，封一等嫺勇男，世袭。金川平，赐御用鞍马、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因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命从大学士阿桂讨之，额森特与海兰察、明亮等分攻华林山，力战被伤。贼平，进三等子。四十七年，卒。

普尔普，额尔特肯氏，蒙古正黄旗人。父巴图济尔噶尔，本额鲁特杜尔伯特部宰桑。来降，隶蒙古正黄旗。从征准噶尔，讨霍集占，皆有功。官至内大臣，赐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

普尔普自閒散再迁三等侍卫。从征缅甸，擢御前侍卫，授公中佐领。乾隆三十七年，命率额鲁特兵诣金川，从定边右将军温福进讨。师攻达克苏，普尔普夺贼卡，断贼来路。从参赞大臣丰升额攻明郭宗，命为领队侍卫，偕巴雅尔取明郭宗南寨，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尔拉，经丫口，尽得贼卡寨。偕副都统海兰察攻昔岭，克要路碉二。普尔普与海兰察、额森特、巴雅尔、乌什哈达、马全、阿尔纳素战尤力。复与诸将攻斯达克拉、阿噶尔布里、硕藏噶尔山梁，克之。进攻色布色尔山梁，得贼碉十馀。罗博瓦者，金川渠所恃为门户者也，师进，悉据其诸峰，授散秩大臣。贼劫副将常禄保，援击败之。与海兰察合攻喇穆喇穆，射杀红衣贼渠。又拔该布达什诺木城二，赐御用黑狐冠。贼劫我军所置卡，与乌什哈达赴援，贼溃。攻逊克尔宗，中创，复攻舍图旺，断逊克尔宗去路。偕台斐英阿等攻章噶，得贼寨二十馀。又克隆斯得寨，贼贮铅丸火药处也，遂偕台斐英阿等克勒乌围，赐什勒玛咳巴图鲁名号。

进攻阿穰曲强达巴，克大碉三、木城四。仰攻西里山峰，贼越碉窜，普尔普逐捕，所杀伤过当。攻舍勒图租鲁，得碉一；攻开布智章，得寨一。又克萨尔歪，阿结占贼寨，据勒隈勒木通、科布曲山梁，斩获甚众。四十一年正月，合诸军围噶拉依，普尔普出其右，与海兰察筑垒逼贼巢，遂克之。金川平，封三等奋勇男，世袭。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师还，上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授正红旗护军统领，正白旗满洲副都统，赐双眼花翎。四十三年，扈跸谒泰东陵。离营住宿，坐夺双眼花翎。林爽文之乱，授领队大臣，命从将军福康安赴台湾援嘉义，解围，克大里杙。爽文逃小半天山顶，同海兰察进攻，贼拒战，山路险恶，普尔普率广东兵及屯练降番攀木栅先登，贼溃，遂擒爽文。进军琅峤，追剿贼目庄大田，贼来劫营，普尔普於大武垅隘口冲杀，败之。谕於台湾嘉义建生祠。事见福康安传。大田就擒，台湾平，再图形紫光阁，晋封二等男，袭一次，以三等男世袭。五十五年，卒。

论曰：海兰察勇而有智略。每战，微服策马观敌，察其瑕，集兵攻之，辄胜。

平生惟服阿桂知兵，福康安礼先焉，乃为尽力，师所向有功。奎林亦孝贤皇后诸侄，刚而不挠，勋名与群从并。和隆武、额森特、普尔普皆以克敌功最受封爵。乾隆中多将材，此尤其魁杰也。

## 列传一百十九

富勒浑文绶 刘秉恬查礼 鄂宝颜希深 徐绩觉罗图思德彰宝 徐嗣曾 陈步瀛 孙永清 郭世勋 毕沅

富勒浑，章佳氏。初自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户部郎中。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迁山东按察使。以在冀宁道失察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左授山西雁平道。

再迁浙江布政使。三十五年，署巡抚。奏劾总督崔应阶仆诬指钱塘民为贼，擅刑致毙，论罪如律。三十七年，调陕西。寻擢湖广总督，入觐，赐孔雀翎。四川总督阿尔泰坐贪黩玩纵得罪，上命富勒浑如四川，会总督文绶按治。阿尔泰纵子明德布与布政使刘益相结受赇，明德布在京师，上令军机大臣传讯，自承，富勒浑奏论益立斩。上以为过重，改监候，狱连署布政使李本，富勒浑奏本罪当夺职，枷示不足蔽辜，请留军效力。上责其名重实宽，意存取巧，命枷示期满，留军效力。

三十八年，师征金川，四川总督刘秉恬出驻美诺，命富勒浑留署四川总督，总理各路军需。秉恬奏：“拣发往川省各员视军营为畏途，惟恐出口办差不通闻问。”

上以责富勒浑，富勒浑奏陈：“司道公议，新到各员出口办差，未免竭蹶。请以现任各员调赴，而令新到者分别署理。”上责富勒浑玩公沽誉，令劾倡议者，富勒浑奏司道公议，并无倡始。上益不怿，谓：“富勒浑竟敢以罚不及众哧朕！”下部议，夺官，命宽之。

木果木师溃，底木达被陷。富勒浑率新至贵州兵驰赴蒙固桥防守，事闻，上嘉之。旋夺秉恬官，即以富勒浑实授，令驻美诺，以钦差大臣关防督饷。时美诺亦被陷，富勒浑屯明郭宗河口，据山梁设卡防守，复发兵分驻路顶宗、巴朗拉。将军阿桂进攻小金川，上命富勒浑与提督王进泰统兵策应。师克美诺，上令富勒浑、进泰严守美诺，并分兵驻僧格宗、明郭宗。阿桂奏富勒浑、王进泰通慎而葸，於山川形势、行军机要均未能悉，请令副都统成果、云南提督常青驻守后路，上从之，谕戒富勒浑等勿存畛域。奏新开楸底至色利沟运道，军粮归此路运送。玛尔当、明郭宗诸地存米，借防兵一月粮，馀俱运军前，请撤前设台站；又奏分兵驻防大板昭及梭格泊古诸地。四十年，奏阿桂等督兵进捣贼巢，应用粮饷、军火、铜片、砲料，储备充裕，并造皮船济师；又奏调梭格泊古、玛尔当兵分防沙坝、三松坪，以护运道：皆称旨。上命富勒浑驻布朗郭宗，富勒浑奏阿桂、明亮合攻甲索山梁，布朗郭宗距军五百馀里，虑难於策应。上谕曰：“阿桂进攻勒乌围，自应随军督饷。兵事移步换形，不必泥前旨也。”师克勒乌围，奏请撤前设卓克采一路台站。四十一年，复授湖广总督，命师还上官。金川平，议叙。

四十二年，授礼部尚书。四十三年，调工部。授镶蓝旗蒙古都统。四十四年，复授湖广总督。四十五年，调闽浙，上南巡，迎谒。时李侍尧以贪纵得罪，富勒浑入对，上谕及之。富勒浑对：“侍尧实心体国，为督抚中所罕见。”及上命各督抚议罪，又请行诛，上责其前后歧异。浙江巡抚王亶望丁忧，留办塘工，携家居杭州。

亶望得罪，上又责富勒浑未劾。大学士阿桂赴浙江阅海塘，疏劾杭嘉湖道王燧，又责富勒浑徇庇。夺孔雀翎，降三品顶带，授河南巡抚。河溢万锦滩，富勃浑亲赴防护；又溢青龙冈，四十七年，工竟，还现任顶带。

复授闽浙总督。台湾漳、泉民械斗，劾总兵金蟾桂、知府苏泰等，并夺官。五十年三月，入京，与千叟宴。调两广。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入觐，上询富勒浑操守，对：“未敢深信。”及命军机大臣诘之，又发富勒浑纵仆殷士俊纳赇状，下巡抚孙士毅按治。士俊常熟人，并令江苏织造四德等籍其家资累万；士毅奏亦发富勒浑与士俊等关通纳贿事实，上夺富勒浑官，遣尚书舒常如广东会讯。大学士阿桂方按事浙江，又命士毅逮富勒浑监送阿桂鞫治，论斩，下刑部狱。五十二年，诏释之。五十三年，坐在闽浙失察总兵柴大纪贪劣，复下刑部论纹，仍释之。五十四年，罗源盗发，上追论富勒浑废弛玩误，戍伊犁。五十五年，释回。六十一年，又发热河，是年即释回。卒。

文绶，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十三年，自监生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授甘肃凉州知府。累迁转山西布政使。三十一年，坐迎合巡抚和其衷徇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夺官，戍军台。旋授道衔，往哈密办事。

三十三年，授河南巡抚，未上官，调陕西。三十六年，署陕甘总督。土尔扈特内附，命赴齐齐哈尔犒劳。授四川总督，未行，仍调授陕甘。

师征金川，奏陕、甘发兵三千，延绥镇总兵书明阿以千人赴维州，兴汉总兵张大经以二千人入四川从征，文绶如巩昌、安定视师行。三十七年，疏言：“巴里坤、乌鲁木齐年来日繁盛。招民垦地，户给三十亩，并农具籽种，视新疆例，六年升科。

玛纳斯城南可二万馀亩，瑚图璧城西北可六千馀亩，巴里坤城外及傍近诸地五千九百馀亩，玉门、酒泉、敦煌三县可五千馀亩。往时嘉峪关恆闭，过者候讥察，今关外已同内地，请令辰开酉闭；兼开乌鲁木齐城南七达色巴山梁以利行旅。”又酌定收捐监粮，筹备巴里坤移驻满洲兵粮料；并於巴里坤山湾设厂牧羊，令满洲兵子弟取乳剪毛，以广生计。均如所请行。

三十七年，调四川总督。前政阿尔泰坐误军兴，又纵其子明德布婪索，得罪，上命文绶察明德布婪索状。文绶言：“明德布侍阿尔泰日久，与属吏往还，尚无婪索事。”而明德布在京师，上命军机大臣按鞫，具服，乃责文绶袒护，夺官，往伊犁效力。三十八年，木果木师溃，总督富勒浑奏报金川酋攻明郭宗河口，上授文绶头等侍卫，佐富勒浑治军。未几，授湖广总督，仍署四川总督。偕富勒浑奏言：“增兵需饷，请令商民原自湖广运粮入四川者，视乾隆十三年范毓馪助饷加衔例，穀一石当银九钱，授以贡监职衔。”并议行。四十一年，实授。四十四年，入觐。

子国泰，官山东巡抚，召诣京师相见。四十五年，疏言：“云南昭通、东川诸属改食川盐，应於川、滇交界隘口设稽察。”上可其奏，并谕云贵总督福康安一律严防。

四十六年，诏停打箭炉收税部员，由总督委员管理，因条奏裁改诸事，从之。四川多盗，民间号啯噜子，阑入邻近诸省。湖广总督舒常、湖南巡抚刘墉、贵州巡抚李本先后疏言盗自四川入境，遣将吏捕治。文绶奏后入，上责其玩纵，降三品顶带。

尚书周煌复陈盗为民害，将吏置不问，甚或州县吏胥身为盗扰民，上以文绶因循贻患，夺官，往伊犁效力。四十八年，释回。四十九年，卒。子国泰，自有传。

刘秉恬，字德引，山西洪洞人。乾隆二十一年举人。二十六年，明通榜，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再迁郎中。三十二年，考选福建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

大学士傅恆督师讨缅甸，以秉恬从，擢鸿胪寺少卿。师还，超擢左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调工部，再调仓场。

三十七年，师征金川，大学士温福出西路，总督桂林出南路，授秉恬钦差大臣，督西路粮运。寻以南路径僻站长，輓运尤艰，命改赴南路。秉恬以西路需饷急，请暂留料理，上韪之。又奏：“南路运粮，人俱畏其难。臣非敢言易，然天下无必不可办之事。”上谕令勉为之。寻奏：“师自甲尔木进攻小金川，道路险阻，唯羊可陟。乃招蛮民贩羊至军，以六羊当米一石。”又奏：“师攻克僧格宗，距达乌围六十馀里。臣往勘，拟於策尔丹色木设站。其地有喇嘛寺，粮至即贮寺，以蔽风雨。”

旋赴美诺督运。上嘉秉恬不辞劳瘁，赐孔雀翎，授四川总督，仍留美诺督运。

三十八年，师克小金川，温福督兵进攻昔岭。上命秉恬将美卧沟、曾头沟两路酌量形势，分别驻守，赴木果木及功噶尔拉两地察勘。秉恬奏至，与上谕正合，深嘉之，谕谓：“勤劳军务，与统兵督战无异。命交部照军功议叙。”秉恬途中得绰斯甲布土司遣头人投禀，讦绰斯甲布与金川亲暱，虽从征未尝尽力，并请归金川所侵噶尔玛六宗诸地。秉恬谕：“师讨金川，断不中止。噶尔玛六宗诸地，事平后当有公断。尔土司从征未得一地，且纵金川人在境内为盗，所谓尽力者安在？”头人语塞，奉檄而去。疏闻，上嘉秉恬甚合机宜。秉恬至木果木，复奏：“臣自崇德抵功噶尔拉，地气极寒，四山皆雪，甫经设站，以篾席支棚，使人畜暂有栖止。至簇拉角克为布朗郭宗运粮要道，两口东西相距六七十里，开修土路，通至木波，即合帛噶尔角克碉及布朗郭宗大道。又自功噶尔拉至木果木，路陡雪滑，已饬修路凿冰，不致少误粮道。”报闻，加太子少保。木果木师溃，以提督董天弼失守底木达、布朗郭宗责秉恬不先奏劾，夺官，予按察使衔留军。旋并削衔，命佐按察使郝硕督西路运粮。

三十九年，奏面视米易取携，已由四川采办十数万斤；又奏修整楸坻至日尔拉萨拉驿道，并与总督富勒浑议以北路军饷归西路递运：上并嘉纳。四十年，以督运无误，授兵部郎中，仍赐孔雀翎，以钦差关防督饷。未几，擢吏部侍郎。以母病召还京师，旋丁忧。未几，起署陕西巡抚。四十五年，召入觐，调署云南巡抚。

四十六年，署云贵总督。安南国王以内地人民出边居住，胁制土民欠税，且动称内地差委，徵索租赋，大为民扰，咨请防禁。秉恬拟照会，略谓：“内地百姓缘尔国需用货物，特准开关通市，为尔国利赖。本非在外垦田种地，无应纳租赋，焉有胁制土民欠税之理？如滋生事端，惟有责令尔国察出送回内地究治。”奏闻，上嘉其得体，仍令军机大臣删改，寄秉恬具答。累年以运铜妥速，议叙。五十一年，召授兵部侍郎。五十二年，调仓场。嘉庆四年，复调兵部。五年，卒。

查礼，字恂叔，顺天宛平人。少劬学。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词科，报罢。入赀授户部主事，拣发广西，补庆远同知。举卓异，上命督抚举堪任知府者。巡抚定长、李锡秦先后以礼荐。十八年，擢太平知府，母忧去。服阕，补四川宁远。三十三年，擢川北道。三十四年，调松茂道，小金川用兵，总督阿尔泰檄礼治饷；将军温福师进巴朗阿，大营以礼从，令修建汶川桃关索桥，逾月工竟，上嘉之，命专司督运西路粮饷。三杂谷土司为小金川煽惑，颇怀疑惧。礼谕以利害，众感服。时温福出杂谷脑，遣提督董天弼分兵自间道出曾头沟。军需局以储米半运杂谷脑，曾头沟军粮不足，礼坐夺官，仍留军效力。

师克美诺，温福令礼与天弼清察户口地粮，总兵五福自美诺移军丹坝。总督刘秉恬奏礼虽文员，颇强幹，谙番情，命署松茂道，代五福驻美诺抚降番。

三十八年，木果木师溃，礼偕游击穆克登阿赴援，至蒙固桥，闻喇嘛寺粮站陷，士卒狼顾；会松茂总兵福昌至，遂复进，遇伏，礼率督兵击之，擒砦首，馀寇惊遁。

美诺已陷贼，阿桂驰援，以达围垂陷，檄礼驻守，寻命真除。三十九年，阿桂师再进，令礼专任卧龙关路粮饷。阿桂秉上旨，以南路阴翳，设疑兵牵缀，奇兵自北山入。礼请自楸坻至萨拉站开日尔拉山，山高五十里，冰雪六七尺，故无行径。礼登高相度，以火融积冻，凿石为磴，不匝月通路二百馀里。自楸坻达西北两路军营，视故道皆近十馀站，省运费月以钜万计，特旨嘉奖。

郭罗克掠蒙古军牲畜，杀青海公里塔尔，富勒浑令礼及游击龚学圣捕治，复盗二，还牛马五百馀，盗渠牛获。富勒浑以礼行后粮运渐迟误，奏促礼还。四十一年，金川平，礼留办兵屯，拊循降番，叙功，赐孔雀翎。上遣理籓院郎中阿林、知府倭什布、参将李天贵出黄胜关捕郭罗克盗渠，未得，皆坐夺官；仍令礼往捕，礼调三杂谷土兵四千，先令裹粮疾进。礼至，宣布上意，郭罗克酋玛克苏尔衮布来谒，问盗渠所在，诿不知；礼执送内地，责其弟索朗勒尔务捕盗。四十三年，玛克苏尔衮布病死，上责礼失抚驭番夷之道。四十四年，擢按察使。瞻对番劫里塘热砦喇嘛寺，礼往按，得盗，寘於法。

四十五年，迁布政使。寻擢湖南巡抚。入觐，四十六年，卒於京师。子淳，大理寺少卿。

鄂宝，鄂谟讬氏，满洲镶黄旗人。父西柱，官西安将军。鄂宝自官学生授内阁中书。再迁户部员外郎。乾隆十六年，授奉天府尹。二十年，署广西巡抚。二十六年，总督李侍尧劾陆川知县应斯鸣等纵贼害民，鄂宝奏前后相歧，夺官，以三品衔往库车办事。三十一年，召还，署左副都御史。仍授巡抚，历湖北、贵州、福建、广西、山西诸省。内迁刑部侍郎。

金川用兵，三十七年七月，命侍郎刘秉恬及鄂宝督饷，秉恬主西路，鄂宝及散秩大臣阿尔泰主南路，寻令改主西路。鄂宝议人负米五斗，日行一站，骡负米石，日行可二三站，改以骡运，军糈得无缺，赐孔雀翎。三十八年，仍授山西巡抚，督饷如故。温福师自功噶尔拉入，阿桂自当噶尔拉入，丰升额自绰斯甲布入。鄂宝驻大板昭主餽温福军，秉恬驻底木达主餽阿桂军；而丰升额军出绰斯甲布，南路自打箭炉往，秉恬兼任之，西路自三杂谷、丹坝往，鄂宝兼任之。木果木师溃，底木达、大板昭皆陷贼。上命阿桂整兵复进，鄂宝仍驻觉木交督饷。旋进翁古尔垄，疏调副将董果护后路。上又命原任江西布政使颜希深驰驿往佐之。副将军明亮等又请令鄂宝驻丹东，上念鄂宝兵少，命以湖广续调兵千人属鄂宝。阿桂又疏请桂林率李世杰主南路，令鄂宝主西路。丹坝至绰斯甲布粮运，鄂宝请以丹东属桂林兼领。旋诣丹坝置台站，副将军丰升额自凯立叶进兵。鄂宝请自三杂谷、梭磨、卓克采转输凯立叶，较丹坝道为近。丰升额进攻谷噶，鄂宝请自梭落柏古转输色木多，凯立叶留少兵，即裁站夫，省糜费。会明亮自宜喜进兵，既克达尔图，两路军合师沙坝，克勒乌围。鄂宝请将西路台站以次裁撤。

四十一年，金川平，军功加一级。七月，调湖南巡抚，仍留办军需奏销。十月，授漕运总督。四十四年，大学士于敏中等议报销四川军需不符，请令鄂宝等分偿，得旨豁免。四十八年，授盛京户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五十二年，卒。子文通，官内阁侍读学士，兼公中佐领。

颜希深，字若愚，广东连平州人。入赀授山西太原同知。累迁山东泰安知府。

建考棚、书院，清察徵漕浮收诸弊。高宗东巡，召对，褒以“他时可大用”。乾隆二十七年，授四川按察使，入觐，上以希深母老，尚欲随任，希深亦不敢奏请改补近地，母子知大义，命调希深江西。二十八年，迁福建布政使。三十二年，调江西，丁母忧去。三十四年，仍授江西布政使，又丁父忧去。三十八年，诣京师，命赴金川军佐鄂宝治饷，援河南布政使，仍留军。疏言：“粮台设木池，因限於山，与军营相隔，将山地开平安营。臣与黄岩总兵李时扩督兵防护，时令将弁操演，不但技艺熟练，而枪声远近相闻，亦可牵缀贼势。”又言：“觉木交深林密箐，贼易以藏身。臣督兵斩伐林木，使附近贼碉有径可通处，绝无遮蔽，藉免窃发。”皆称旨，赐孔雀翎。木池站焚毁火药，希深请与时扩分偿。师深入，山重雪积，希深催督拊循，恆终夜露宿。四十二年，擢湖南巡抚。旋入为兵部侍郎。四十五年，复出署贵州巡抚，调云南。卒。

徐绩，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入赀授山东兗州泉河通判。累迁山东济东泰武道。三十四年，擢按察使，丁父忧，命以按察使衔往哈密办事，赐孔雀翎。

三十五年，擢工部侍郎、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三十六年，奏：“玛纳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请驻兵，使声势联络。”从之。授山东巡抚。三十八年，上幸天津，迎谒，赐黄马褂。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绩率兵捕治，次临清城南，为伦所围，总兵惟一赴援，战败。上遣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兵援绩，并令大学士舒赫德视师。谕曰：“绩为巡抚，地方有此奸民，不早觉察，不为无罪；但以民乱将巡抚治罪，適足长其刁顽，事定，功过自不能掩。”寻事定，命解任，责捕伦馀党，捕得伦弟柱、林等二十馀人。上嘉绩黾勉，授河南巡抚，仍缴进孔雀翎示儆。四十二年，奏按察使赵铨健忘，上责绩於铨应否去留不置一辞，下吏议，夺官，命宽之。召授礼部侍郎。四十七年，坐雩祭礼器误，夺官，以三品顶带往和阗办事。召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迁正红旗汉军都统。六十年，上询前政弘旴在官事迹，奏不实，夺官，以六品顶带往和阗办事。

嘉庆元年，授三等侍卫、乌什办事大臣。召授大理寺少卿，还孔雀翎。再迁宗人府府丞。十年，以病乞休。十二年，重与鹿鸣宴，赐二品衔。十六年，绩子锟，授建宁总兵，入觐，上以绩年逾八十，调锟直隶正定总兵，俾就养。卒，锟官至直隶提督。

觉罗图思德，满洲镶黄旗人。初自诸生授光禄寺笔帖式。累迁户部员外郎。外授江南常镇道。再迁贵州布政使。乾隆三十七年，擢巡抚。疏言：“贵州威宁玛姑柞子厂，水城福集厂产黑、白铅，岁供京局及各省鼓铸。厂员营私滞运，请立条款，严处分。”并下部议行。三十九年，署云贵总督。上令出驻永昌，并谕以防边事重，视前政彰宝旧日章程益加奋勉。抵任后，疏言：“清釐彰宝移交文牍，永昌军需造销牵混，应请各归各款，以清眉目。造解京箭，各镇协称现多损坏，与彰宝原奏不符；又有批准保山等县添买仓穀，亦滋疑义。”寻劾保山知县王锡、永平知县沈文亨侵亏仓穀，请夺官鞫治。上命侍郎袁守侗驰驿往按，锡言彰宝勒索供应四万馀，致亏短兵粮，上震怒，逮彰宝治罪。图思德以箭二十万解四川军营，上嘉之。十一月，兼署云南巡抚。

自傅恆征缅甸还师，缅甸贡使久不至，闭关绝市年久。图思德奏言：“侦知缅民亟盻开关，缅酋亦窘迫有投诚意。惟风闻难信，但当简练军实，使闻风生畏。”

上韪之。及兼署巡抚，自永昌还会城，令提督锦山等董理边防，疏报，怫上意，严旨促仍赴永昌督办边防。四十一年，复奏：“侦知缅酋懵驳已死，子赘角牙嗣立，方幼，头人得鲁蕴将遣使叩关纳贡。”上以缅甸初无悔罪输诚之意，谕勿轻听。寻奏：“得鲁蕴遣使投禀，原送还内地官人，贡象，乞开关。已饬龙州将吏与以回文。”

上以图思德示缅甸有迁就结案之意，斥为大谬。四十二年，又奏得鲁蕴欲将所留杨重英、苏尔相、多朝相等送还，并叩关纳贡。上念受降事重，图思德不能胜其任，命大学士阿桂赴云南主持。调李侍尧云贵总督，图思德回贵州巡抚任。四十四年，擢湖广总督。卒，赐祭葬，谥恭悫。

彰宝，鄂谟讬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自繙译举人授内阁中书。十八年，授江苏淮安海防同知。累迁江宁布政使。三十年，授山西巡抚。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事发，具得巡抚和其衷畀银五百为弥补及布政使文绶等知情状，奏闻。上遣侍郎四达会鞫得实，其衷、成功论斩，文绶等戍军台。安邑知县冯兆观揭河东盐政达色累商及受贽礼、门包，又遣四达会鞫，并得河东运使吴云从因被四达纠参，嗾兆观揭发状，达色论死，云从、兆观治罪如律。三十二年，调江苏。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徵银，上以此项历年均未奏明，自乾隆十一年起，应有千馀万，命彰宝会同详察。前任盐政高恆、普福、运使卢见曾均坐是得罪；又发前任监掣同知杨守英诈取商银：并论如律。

三十四年，命驰驿往云南署巡抚。师征缅甸，署云贵总督，命出驻老官屯督饷，加太子太保。三十五年，奏：“永昌沿边千馀里，山深径僻，应於曩宋关、缅箐山、陇川、龙陵、姚关及顺宁篾笆桥设卡驻兵。”上令实力督率。又奏：“贵州调至兵间有老弱，现加甄汰。”上责：“彰宝现为总督，两省皆所辖，何不劾奏？”三十七年，劾云南巡抚诺木亲才识不能胜任，召还；又奏车里宣慰土司刀维屏逃匿，请裁土缺设专营，上从其议，定营名曰普安。寻实授云贵总督。三十九年，以病请解任。王锡事发，夺官，逮京师论斩。四十二年，卒於狱。

徐嗣曾，字宛东，实杨氏，出为徐氏后，浙江海宁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四十年，授云南迤东道。累迁福建布政使。五十年，擢巡抚。

五十二年，台湾民林爽文为乱，调浙江兵，经延平吉溪塘，兵有溺者，嗣曾坐不能督察，下吏议。乱既定，五十三年，命赴台湾勘建城垣，因命偕福康安、李侍尧按柴大纪贪劣状，上责嗣曾平日缄默不言。寻疏言大纪废弛行伍，贪婪营私，事迹昭著。又奏：“抚恤被难流民，给银折米，福建旧例，石准银二两；今以米贵，请改为三两。”上以福康安奏晴雨及时，岁可丰收，仍令视旧例。偕福康安等奏清察积弊，筹酌善后诸事，均得旨允行。尝以台湾吏治废弛，不能早行觉察，自劾，上原之。命台湾建福康安、海兰察生祠，以嗣曾并列。寻奏台湾海疆刁悍，治乱用严，民为盗及杀人者，役殃民，兵冒粮，及助战守义民或挟嫌害良，皆立置典刑，以是称上旨，嘉嗣曾不负任使。事觕定，命内渡，寻又命俟总兵奎林至乃行。庄大田者，与爽文同乱，坐诛，嗣曾捕得其子天畏及用事者黄天养送京师，又得海盗，立诛之。

五十四年，赐孔雀翎、大小荷包。图像紫光阁。

请入觐，未行，安南阮光平据黎城，福康安督兵赴广西，嗣曾署总督。福康安濒行，奏福建文武废弛，宜大加惩创，上谕嗣曾振刷整顿。嗣曾奏许琉球市大黄，限三五百斤，谕不可因噎废食。又奏：“福建民多聚族而居，有为盗，责族正举首，教约有方，给顶带；盗但附从行劫未杀人拒捕，自首，拟斩监候，三年发遣，免死。”

上谕曰：“捕盗责在将吏。令族正举首，设将吏何用？族正皆土豪，假以事权，将何所不为？福建多盗，当严治。若行劫后尚许自首免死，何以示儆？二条俱属错谬。”

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台湾生番头人请赴京祝嘏，嗣曾以闻，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觐。十一月，回任，次山东台庄，病作，遂卒。

陈步瀛，字麟洲，江南江宁人。乾隆二十六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擢郎中，外授河南陈州知府。再迁山西按察使。寻以山西狱讼繁多，改命长麟，仍留步瀛兰州道。旋授甘肃按察使。

萨拉尔回苏四十三乱既定，四十九年，盐茶回田五复据石峰堡为乱，总督李侍尧率兵讨之，以步瀛从，捕治诸乱回家属。旋奏令赴安定、会宁督饷，行次隆德，闻副都统明善战死高庙山，步瀛以静宁、隆德、平凉诸州县当下陇要冲，静宁驻兵三百，请益兵。步瀛调固原兵五百赴平凉、隆德守，为犄角；复往静宁收明善馀兵守隘，上奖许之，寻谕：“步瀛兵事径行陈奏，不必拘体制。”步瀛奏：“臣收明善馀兵，尚存九百有奇。石峰堡回越隆德犯静宁，平凉知府王立柱督兵民击之，回退据翠屏山。静宁距省五百馀里、中间会宁、安定为粮运要道。虑回自静宁南窜袭我师之后，已禀督臣发重兵防护。”旋疏报静宁围解，并筹济南、西二路官军粮饷药弹，称上旨。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以福康安代侍尧为总督。上谕以军事谘步瀛，擢布政使。福康安奏：“步瀛明白诚实，督饷甚力，但才具不如浦霖。”命调安徽布政使。事定论功，赐孔雀翎。

江、淮大饥，民胁众劫夺。步瀛行县，督吏赈恤，而捕治其不法者，自夏迄秋，事渐定。步瀛以劳瘁致疾，五十四年，擢贵州巡抚，疾大作，卒。

孙永清，字宏度，江南金匮人。乾隆三十三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永清未入官，尝佐广东布政使胡文伯幕。土司以争袭相讦，验文牒皆明印，大吏欲以私造符信罪之。永清具稿请文伯力陈，得免者二百馀人。旋充军机处章京，撰拟精当，事至辄倚以办。迁侍读。四十二年，云南总督图思德奏缅甸将遣使入贡，上遣大学士阿桂往莅，以永清从。缅甸使不至，阿桂令永清撰檄谕之，送所留守备苏尔相还。四十四年，授刑部郎中。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四十五年，超授左副都御史。授贵州布政使。奏言柞子厂产黑铅，课馀三十馀万斤，请以十万斤运广。四十九年，署巡抚。

又奏：“柞子厂黑铅，例於四川永宁设局收发，课馀三百万斤，请岁以五十万运存永宁。”

五十年，擢广西巡抚。劾新宁知州金自等逋税，按察使杜琮、盐道周延俊等并坐夺官。五十二年，台湾民林爽文为乱，徵广西兵，永清奏：“兵出征，在例马兵赏、借银各十两，步兵赏、借银各六两，请於借银留三两为制衣。”命议叙。五十三年，藤县狱系盗梁美焕谋穴墙逃，捕得，永清令立诛之，奏闻，上谕曰：“狱囚反狱劫狱当立诛，若钻穴越墙，祗求苟免，不得与此同科。今之督抚皆好杀弄权，永清失之太过。”

安南阮惠为乱，国王黎维祁出亡，其臣阮辉宿护维祁母、妻、宗族至龙州，永清及总督孙士毅疏闻。士毅寻发兵讨惠，永清出驻南宁，奏太平设军需局，以福建延建邵道陆有仁、桂林知府查淳董其事。五十四年，维祁复国，使迎其母、妻、宗族，永清为具行李，并传上旨赉锦缎、绸、布及白金四百。谕奖永清自驻南宁，弹压边关，筹办饷糈，措置得宜，赐孔雀翎。

士毅师败还，福康安代为总督。永清与福康安奏：“安南用兵，关内外支放银百万、米八万馀，逐款详覈，例可用而未用，或用不及数者，以实用之数具报。如有军行紧急，略有变通。与例不符者，仍如例覈减。”上谕令以实为之。秋，以广西秋审册自缓决改情实凡三案，谕责永清宽纵。东兰州安置台湾降人郑管、陈廷乘舟走，追捕，以溺水报。上命夺知州黄图等官逮讯，永清坐降调，命留任。

是时阮惠更名光平，上封为安南国王，请以来年诣京师祝万寿，使阮宏匡等叩关入贡。永清令在太平候旨，疏闻。上令光平使臣於来年灯节前至京师，与外籓蒙古等一体入宴，责永清拘泥。永清旋奏光平使臣自桂林北行。上察广西学政潘曾起不称职，以谘永清，永清言曾起性情褊急，未惬士心。上责永清不先奏劾，以方料理安南内附，光平将入觐，不遽易人，罚养廉二年。五十五年春，光平又以新赐印并御制诗使叩关入贡，永清疏以应否令光平使诣京师请旨。上谕曰：“光平遣使陈贡，自应令诣京师，何必奏请？”永清又奏太平、南宁、镇安三府与安南接壤，请屯兵防隘，立栅开壕，分隶龙凭、馗纛二营管辖，报闻。四月，光平入关，以其子光垂、臣吴文楚从，奏闻，上嘉之。寻卒。

弟籓，监生。以四库馆议叙，授中书科中书。官至安徽布政使。子尔准，自有传。

郭世勋，汉军正红旗人。初自笔帖式擢吏部主事。选福建龙岩知州。五迁湖南布政使。乾隆五十四年，擢贵州巡抚，调广东。上谕曰：“广东有洋商盐务，为腥膻之地。世勋操守廉洁，治事勤实，务慎持素履。”监临乡试，奏额送科举多取数百名，经费由督抚捐赀备办，谕国家无此政体，不允。奏禁大黄出洋，西洋各国岁不过五百斤，琼州、台湾亦如之；暹罗、安南贡船至，亦五百斤。五十五年，总督福康安入觐，命世勋署两广总督。劾雷琼镇总兵叶至刚误民为匪，左江镇总兵普吉保滥刑毙命，皆论罪如律。参将钱邦彦巡洋崖州，遇盗被戕，上以福康安诣京师后，世勋不能整饬，严斥之。

暹罗国王郑华咨：“乾隆三十一年被乌图构兵围城，国君被陷。其父昭克复旧基，十仅五六。旧有丹蓍氏、麻叨、涂坯三城，仍被占据。请代奏令乌图割还三城。”

乌图即缅甸。世勋以其非礼妄干，留其使广东，奏闻。上命军机大臣拟檄，略谓：“故缅甸酋懵驳与暹罗诏氏构兵，非今国王孟陨事。暹罗又系异姓继立，不直追问诏氏已失疆土。天朝抚驭万国，缅甸固新封，暹罗亦至华嗣掌国始加封爵，宜释嫌修好，共沐宠荣，不得以非分干求，妄行琐渎。”命世勋与福康安联衔照会，并告来使，但云：“札商福康安，未经代奏。”

五十六年，世勋奏洋船准携砲，内地商船不准携砲。上谕之曰：“商船出洋，携砲御盗。不特各国来船未便禁止，即内地商船遇盗不能御，岂有束手待毙之理？

祗令海口将吏察验，不可因噎废食。”上以广东多械斗，谕世勋稽察化导。有步文斌者，以罪配德庆州，传习邪教，世勋捕得四十馀人送京师。上谕以其渠送京师，馀令世勋系狱，候刑部拟罪。

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咨言：“国境嵩陵等七州毗连云南开化，莫氏旧人黄公瓚父子据守，夤缘内附，籥恳代奏详察。”使至龙州，龙州通判王抚棠以所请非分，发书驳还。世勋奏闻，上嘉抚棠，赐大缎奖之。光平又以黎维祁弟维祗结土酋农福缙为乱，遣兵剿灭，具表献捷。表内并言：“维祗为乱，因维祁从人丁迓衡等为维祁通消息，请按治维祁罪。”世勋以光平所言臆度无凭，对扬失体，照会令将表文删节，缮正奏闻。上已先得巡抚陈用敷奏，令谕光平具确据，并通消息者何人，送京师按治，命世勋遵前旨照会光平。五十八年，暹罗、安南贡使至，世勋遣吏伴送诣京师。上以所派职卑才庸，虑为外籓所轻，降旨申饬。潮州总兵讬尔欢请观，例具清字摺，硃批令来见。世勋奏委署总兵，译汉文为俚语，上赐荷包愧之。

英吉利遣使入贡，请遣人留京居住，上不许，虑英吉利贡使还经广东复多所陈乞，时已授长麟两广总督，命与世勋和衷商榷。寻奏英吉利贡使请在黄埔盖房居住，已严行拒绝，并禁内地奸民指引勾结，上赐荷包奖之。五十九年，入觐，途次病作，至京师卒，赐祭葬。

毕沅，字纕蘅，江南镇洋人。乾隆十八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

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庶子。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从总督明山出关勘屯田，调安肃道。擢陕西按察使。上东巡，觐行在，备言甘肃旱。谕治赈，并免逋赋四百万。擢布政使，屡护巡抚。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匮，授巡抚。河、洛、渭并涨，朝邑被水。治赈，全活甚众。幕民垦兴平、盩厔、扶风、武功荒地，得田八十馀顷。濬泾阳龙洞渠，溉民田。嘉峪关外镇西、迪化士子赴乡会试者，奏请给驿马。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岳庙暨汉、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屡署总督。四十一年，赐孔雀翎。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四十五年，陕西巡抚缺员，谕：“沅在西安久，守制将一年。

命往署理，非开在任守制例也。”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为乱，沅会西安军伍弥泰、提督马彪发兵讨之。事平论功，赐一品顶带。甘肃冒赈事发，御史钱沣劾沅瞻徇，降三品项戴。四十八年，复还原品，寻实授巡抚。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回田五复乱，沅遣兵分道搜剿。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沅治军需及驿传供亿，屡得旨奖励。

沅先后抚陕西十年，尝奏：“足民之要，农田为上。关右大川，如泾、渭、灞、浐、沣、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汭诸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以时蓄泄，自无水旱之虞。古来云中、北地、五原、上郡诸处畜牧，为天下饶，若酌筹閒款，市牛羊驼马，为畀民试牧；俟有孳生，交还官项，馀则畀其人以为资本。耕作与畜牧相兼，实为边土无穷之利。”议未行。

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奏：“河北诸府患旱，各属仓储，蠲缓赈恤，所存无多，请留漕粮二十万备赈。”既又请缓徵民欠钱粮，并展赈，上温谕嘉之。命诣胎簪山求淮水真源，御制淮源记以赐。五十一年，赐黄马褂。授湖广总督。伊阳盗秦国栋戕官，上责沅捕治未得，命仍回巡抚。五十三年，复授湖广总督。江决荆州，发帑百万治工。沅奏：“江自松滋下至荆州万城堤，折而东北流，南逼窖金，荆水至无所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坝、鸡嘴石坝，逼溜南趋，刷洲沙无致雍遏。”又请修襄阳老龙堤、常德石櫃堤、潜江仙人堤，凿四川、湖北大江险滩，便云南铜运。

五十九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邪教并起，称传自湖北，沅赴襄阳、郧阳按治，降授山东巡抚。上以明年归政，令督抚察民欠钱粮豁免，奏蠲山东积逋四百八十七万、常平社仓米穀五十万四千馀石。六十年，仍授湖广总督。

湖南苗石三保等为乱，命赴荆州、常德督饷，以运输周妥，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民聂人杰等挟邪教为乱，破保康、夹凤、竹山，围襄阳，沅自辰州至枝江捕治。当阳又陷，复移驻荆州，上命解沅总督。旋克当阳，获乱渠张正谟等，复命沅为总督如故，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寻奏乱渠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皆就获，惟石柳邓未获；请撤各省兵，留二三万分驻苗疆要隘。上谕曰：“撤兵朕所原，但平陇未克，石柳邓未获，岂能遽议及此？”寻获石柳邓。上命沅驰赴湖南镇抚。疏言：“樊城为汉南一都会，请建砖城，以工代赈。”二年，请以提督移辰州，增设总兵驻花园汛。寻报疾作，手足不仁，赐活络丸。旋卒，赠太子太保。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夺世职，籍其家。

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於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

论曰：富勒浑、秉恬、鄂宝餫金川之军，绩当临清之乱，图思德招缅甸之使，步瀛御石峰堡之变，嗣曾肃台湾之政，永清受安南之降，世勋屡卻暹罗、安南干请。

若英吉利入贡，中外交涉，於此萌芽。川、楚教匪，沅当其始，久而后定。诸人者皆身膺疆寄，与兵事相表里，功罪不同，赏罚或异；欲求其事始末，固不可略焉，故类而录之。

## 列传一百二十

五岱 五福 海禄 成德 马彪 常青官达色乌什哈达 瑚尼勒图 敖成 图钦保 木塔尔岱森保 翁果尔海 珠尔杭阿 哲森保

五岱，瓜尔佳氏，黑龙江人。乾隆十八年，命隶满洲正黄旗。初以前锋从征准噶尔，授三等侍卫，赐墨尔根巴图鲁名号。战叶尔羌，复迁二等侍卫。霍罕使者至，命往宣谕，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赐骑都尉世职。三十六年，从将军温福讨金川，授参赞大臣。攻巴朗拉，克之，授正黄旗蒙古都统。

京旗目吉林、黑龙江诸部人为乌拉齐，鄙之不与为伍，温福以是轻五岱。五岱密疏言：“温福在军好安逸，不亲督战，自以为是，寒将士之心。”温福亦劾：“五岱刚愎自用，自成都至军，途中夺驿马骚扰；方攻巴朗拉，绿营兵惊退，五岱不能禁，诈言被创昏晕。”上命丰升额、色布腾巴勒珠尔诣军中按治。色布腾巴勒珠尔等疏言鞫五岱俱不承，请夺其职，留军前自效，上责色布腾巴勒珠尔等所论列不得要领；复疏言温福轻五岱，致起衅。温福疏辨，谓五岱与色布腾巴勒珠尔朋比谋倾陷，上命色布腾巴勒珠尔等逮五岱诣热河行在。是时尚书福隆安奉使如四川，疏言五岱无夺驿马及攻巴朗拉诈言被创事，色布腾巴勒珠尔亦未尝袒五岱。五岱至热河，军机大臣廷鞫，戍伊犁。居数月，授蓝翎侍卫，命从阿桂出南路听差遣。阿桂令率土兵赴美诺、明郭宗诸地，相机夹击。寻授头等侍卫。

木果木师溃，阿桂驻宜喜。命五岱为领队侍卫，率贵州兵防后路。阿桂为定西将军，授五岱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复为参赞大臣。从副将军丰升额自丹坝进攻凯立叶，山峻，未深入。上命丰升额佐阿桂合军进，而以五岱驻凯立叶牵贼势，贼屡来攻，屡击败之。五岱疏言军中护军校等缺，当择应升人员，请上命。上以参赞佐将军治军事，不得自专，责五岱非是。阿桂、丰升额自日尔巴当噶进攻，五岱自凯立叶督兵夹击，进逼勒乌围。阿桂令五岱移驻日则丫口。寻率兵协攻珠寨及噶朗噶各寨。师攻勒乌围，五岱率所部自东北入，合攻克之。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出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四十九年，自塔尔巴哈台诣京师，至兰州，闻石峰堡回为乱，请从军。上谕陕甘总督李侍尧，以五岱尝从征金川，知军事，令率兵进攻。侍尧令偕副都统永安、提督刚塔讨贼，自马家堡逐贼至鹿鹿山，大雾，驻军数日，诇贼出后山，分军捕治，命署固原提督。战伏羌城外，杀贼三百馀，贼遁入山，遣兵搜捕，俘二百三十馀。复逐贼至秦安县，拟进攻底店。上令尚书福康安视师，五岱从，克底店；进攻石峰堡，率兵搜捕黑矻塔、白杨岭馀匪，毁床子滩礼拜寺，回乱平。上以五岱自塔尔巴哈台班满还京，道闻回乱，自请从军；福康安未至，转战击贼，奋勉，予骑都尉世职。寻擢镶蓝旗蒙古都统，充上书房总谙达，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五福，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自世袭佐领累迁四川维州协副将，乾隆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与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构兵，五福请於总督阿尔泰，檄泽旺责使服罪。泽旺子僧格桑尤桀骜，渐侵明正土司，乃令五福将五百人屯梭磨界朴头，擢松潘镇总兵，如美诺护粮道。小金川平，偕松茂道查礼按行边徼屯练，及新附汗牛十四寨。

时僧格桑窜大金川，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同为乱。上虑两酋逃往鄂罗克，命五福驻丹坝。丹坝，往鄂罗克道所必经也。贼袭攻底木达及大板昭。师自登春入，五福自后路会攻。寻请以副将西德布率兵还丹坝，而躬巡梭磨，土妇卓尔玛初附，加以驾驭。上命五福事毕仍还屯丹坝。五福旋自丹坝进攻穆尔津山，再战陟其冈，毁贼碉，败援贼。师进攻，五福以三百六十人为应，令官兵作攻扑状缀贼，土兵伏作固顶水卡旁。贼至，伏发，殪其头人，遂进攻山半贼碉，五福督兵斫碉门杀贼。将军阿桂等师克格鲁克古丫口，将达丹坝，五福隔山见师至，即督兵攻普笼、玛让诸碉，同时尽毁，於作固顶以下傍水设营卡。

师进攻勒乌围，五福自陡乌当噶夹攻，毙贼甚众，进攻荣噶尔博，毁贼碉一。

师屯巴克图仰木山巅，五福克萨木卡尔山下诸碉卡，与大军会。自达乌达围进攻，五福同总兵常禄保等为应。既克黄草坪，贼自山后出，五福夹击败之。师自奔布鲁木进攻，为三队，五福与副都统乌什哈达率第三队，围贼碉。贼越碉窜，与第一、二队合，至西里正寨，贼溃遁。分攻瓦尔占、舍勒固租鲁，夜移砲轰毁之。进攻萨尔歪贼寨，复为三队，五福与都统海兰察自中路进，贼弃寨窜；复绕出寨后，歼贼甚众，贼寨皆下。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师既还，以两金川地势寥阔，命五福将三千人屯美诺。寻擢广西提督。卒。

海禄，齐普齐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以前锋从征伊犁，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屯济尔哈朗，副将军富德攻叶尔羌，攻伊西洱库尔淖尔，海禄皆在军中，赐花翎，并号噶卜什海巴图鲁。又以边功，擢二等侍卫。温福讨金川，海禄将四百人攻斑斓山及斯当安，攻日耳、东玛、美美诸寨，及固卜济山梁，又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破明郭宗沟内碉卡。自前锋参领摄陕西固原镇总兵。温福师败绩，海禄自美诺退巴朗拉，定西将军阿桂论劾，当夺职，命宽之。师自资哩南山入，得阿喀木雅山上碉一。至路顶宗，山陡峻，夜半潜入贼垒，歼贼三十馀，坠崖死者相枕藉，遂拔路顶宗，即督兵进攻明郭宗，克之。直抵美诺，贼惊溃，获大砲十馀、米粮百馀石，擢固原镇总兵。

从阿桂自萨尔赤鄂罗山攻克登古碉卡。复自喇穆喇穆迤西进，得石卡一。攻得斯东寨、色淜普、喇穆喇穆山梁，屯日则丫口要路。又攻该布达什诺木城，连克碉寨。攻逊克尔宗，贼出伏兵，击之溃。旋偕副都统富兴进至达尔沙朗，克大碉五，并克伊格尔玛迪等碉卡。再进，偕副都统乌什哈达夺罗卜克鄂博沟内碉寨，攻克格鲁克古山梁。再进攻康萨尔，督兵跃壕入，贼窜。再进，攻克勒吉尔博山梁，乘胜沿河击贼，大破之。师攻木思工噶克丫口，海禄以兵应，歼贼甚众。攻克迈过尔山梁，复偕乌什哈达攻丫口左木城、石碉，拔之。又自舍图枉卡分攻巴占，攀藤扶石，自山腰斜上，遂夺据毗色尔，进攻章噶大碉，克之，并夺木城一。偕襄阳镇总兵官达色攻黄草坪，占其地。移直隶天津镇总兵。旋率土兵夺兜窝碉卡，复夺取莎罗奔甲尔瓦沃杂尔所居之拉布咱占。又偕副都统书麟等攻则朗噶克，焚噶尔噶木、勒乌、果木得克、聂乌诸贼寨。金川平，图形紫光阁，赐骑都尉世职，擢云南提督。

四十六年，入觐。至湖南，闻萨拉尔回苏四十三叛，请从军。贼占华林山，海禄从海兰察攻之，多所斩获。旋进至华林寺，毁贼巢，歼焉。授乌鲁木齐都统。

海禄刻覈吏事。在边，禁古城迤北瑚图斯金厂。重定新疆屯田徵租功过，视旧例为苛。追论文武吏士剥下营私状，领队大臣图思义、提督彭廷栋以下皆坐谴。又请裁汰经费，视内地编保甲；台湾民坐械斗戍边，入乌鲁木齐铁厂输作，予巴里坤诸地戍兵为奴；皆议行。复疏请自哈密至精河设台车三百五十，乌鲁木齐设台车一百五十，定值视雇商车减三之二。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惠龄、陕甘总督福康安皆言车值过薄，福康安并力陈设台车不若雇商车便。上为罢海禄议，造台车糜帑，令责偿。伊犁将军伊勒图又疏请罢海禄所议屯田徵租功过及戍边入铁厂例，左授伊犁额鲁特领大臣。

五十三年，劾将军奎林毁佛像，辱职官，折罪人手足掷水中，得遣戍罪人赃，又於哈萨克以羊易布，私其羡金。上夺奎林职，令海禄并诣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廷鞫。奎林承毁佛像、杀罪人，馀事皆无据。上命并夺海禄职，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行走。寻授蓝翎侍卫，累迁至福建陆路提督。卒。

成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初入健锐营充前锋。从征准噶尔、叶尔羌，俱有功。征缅甸，从将军明瑞自锡箔进兵，攻贼旧小蒲坡，中枪伤，战猛拜、天生桥、猛城诸地。从副将军阿里衮攻顿拐，毁其寨。从经略大学士傅恆渡戛鸠江，自猛拱、猛养进兵，败贼於新街。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成德从攻斯当安，裹创力战，进攻巴朗拉。再进，克资哩、古布济、八角寨诸地，复被创；自空卡、昔岭进兵，屡捷，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木果木大营陷，温福死之，成德时将别军驻美诺，亦陷於贼，命夺官，仍留任。将军阿桂令自南山攻取阿喀木雅，会领队大臣额森特、总兵海禄三道并进，击东沟贼碉，歼贼甚众。路顶宗、明郭宗诸营卡皆下，复美诺，赐黑狐冠。小金川平，复官。

师自谷噶入大金川，抵罗博瓦山，成德偕总兵特成额等分兵缀贼。复会克色淜普山，夺坚碉数十。进攻喇穆喇穆东面山碉，贼分两路袭师后，击败之。偕散秩大臣普尔普等夺石碉四，又偕总兵官达色攻克该布达什诺木城，会内大臣海兰察进围逊克尔宗，赐号赛尚阿巴图鲁。进攻甲尔纳寨，围急，贼潜以皮船渡，成德击破之。

贼据赤布寨，其北为得思古寨，循沟下有噶朗噶、噶尔噶诸寺，碉寨繁密。师循沟进，破最东水碉。成德乘胜夺大碉五、木城二，直抵濒河噶尔丹寺，贼奔溃，师克舍图枉卡。成德潜师至日则丫口，与游击普吉保上下合击，破石碉八、木城四，遂克逊克尔宗，贼退勒乌围，复进，会师破之。进克甘都瓦尔、黄草坪等处，遂克噶拉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署四川提督。三暗巴番渠安错煽乱，督兵捕治，命真除。

五十三年，廓尔喀侵后藏，命成德为参赞大臣，督兵偕总督鄂辉、驻藏大臣侍郎巴忠会剿。巴忠授意噶布伦丹津旺珠尔与廓尔喀议岁费、还侵地，成德争不获，即以此议入奏。师还，授成都将军。后藏不如约，靳岁费不与，廓尔喀复来犯，巴忠自经死。上命鄂辉、成德督兵定藏自赎；复以濡滞失机，夺将军，予副都统衔，以领队大臣属将军福康安调遣。攻聂拉木，与穆克登阿夜督兵进。成德攻寨西北，穆克登阿出西南，掷火弹杀贼，破寨，尽歼守寨贼，无一得脱者。福康安自济咙进兵，令成德等分道进屯德亲鼎山，克敌卡，自俄玛措山进，迭克果果萨喇嘛寺，乘夜取札木铁索桥。又自江各波迈山梁趋陇冈，与彦吉保会；逐贼至利底，与福康安师会，所向克捷。廓尔喀乞降，师还，命成德以副都统衔充驻藏帮办大臣。图形紫光阁，前十五功臣，以成德为殿。寻命署杭州将军。

仁宗即位，移署荆州将军。教匪起，成德偕总督惠龄攻贼宜都灌湾脑山，擒贼首张正谟。寻以纵贼窜逸，夺勇号。四年，致仕，卒。以曾孙女配宣宗为孝全皇后，追封三等承恩公，谥威恪。子穆克登布，自有传。

马彪，甘肃西宁人。以行伍从军，累迁至四川川北镇总兵。高台县丞邱天宠私伐巴彦济鲁萨林木，贝勒罗卜藏达尔札诉於上，词连彪，夺职。寻赐游击衔，驻雅尔。复起，除云南昭通镇总兵。

乾隆三十六年，师征金川，将军温福以彪屡出师勇往，令将贵州兵三千以从，克巴朗拉碉卡，赐花翎。师自达木巴宗分三道趋资哩，彪偕侍卫额森特等自北山进，夺贼碉卡，斩馘百馀，与师会。彪以贵州兵二千驻资哩北山梁，东西距三十馀里。

贼夜犯都司黄壮略、守备王廷玉营，彪与侍卫巴三泰驰援，败贼，失砲三。上以彪战甚力，不之罪。嗣都司徐大勇等守色布色尔，贼屯十里外高峰。参赞五岱檄彪赴援，未至，副将色伦泰战没。五岱劾彪逗遛，当夺职，上命留任。寻自硕藏噶尔进驻色布色尔，阿桂军次喇卜楚克山麓，偪木阑坝；令彪伏兵东崖下，克其水碉。进攻色尔渠，彪从参赞丰升额等击东玛砦，克之。乘胜攻哲木克郭罗郭罗美罗喇嘛寺诸寨，皆下，夺碉五，俘馘数十。攻美美卡，彪率二百人自山梁小径入。贼来援，力战破之。美美卡至日喀尔桥，有小径曰兜乌。贼毁桥筑卡以拒，彪伐木为桥济兵，贼弃卡走。又与提督哈国兴合克喀木色尔穆拉斯郭寨，遂据兜乌。寻自达克苏山后攻明郭宗，彪将千人自格实迪下攻，贼弃碉窜，授西安提督。复偕侍卫乌尔图纳逊攻达尔图大碉，毙窜贼甚多。遂偕领队大臣华善等以六千人驻宜喜，贼来犯，击之，斩贼三十馀人。以三千五百人攻达尔图碉，未下。贼自沙坝三道袭宜喜军，又别遣贼夜扑达尔图军，击走之。师克乃当，至独松，彪与贼战中巴布里、下巴布里及玛雅冈角木，贼皆弃寨遁。旋与副将钦保克尔玛及札乌古山梁，与总兵敖成克甲索。

金川平，赴西安任。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移湖广提督。卒，赠太子太保，谥勤襄，予云骑尉世职。

常青，苏木克氏，满洲镶白旗人。自前锋累迁护军参领。外擢云南曲寻镇总兵。

从将军明瑞讨缅甸，战於蛮结。明瑞将中军，常青与领队大臣观音保踞西山梁。贼突至，常青等奋击，馘二百馀；贼败窜，又馘二千馀，俘三十四。再战天生桥、宋寨、黄土冈诸地，屡败贼。明瑞军败绩，上召常青入对，命仍还云南，从副将军阿里衮出万仞关。经略大学士傅恆令诣野牛坝督造战船，率兵赴新街，杀贼夺寨，获敌舟及粮械。旋自新街进攻老官屯，克毛西寨。师还，授云南提督。

乾隆三十八年，师征金川，令率云南兵二千赴打箭炉佐将军阿桂出西路。偕都统海兰察攻斯达克拉、阿噶尔布里、硕藏噶尔诸山梁，克之，留屯美诺。师攻布朗郭宗，阿桂奏请常青策应。常青遣游击福敏泰驻木波，游击保宁驻噶鲁什呢，守备张启贵驻美卧沟，而与副都统富兴率兵为布朗郭宗声援。西藏语谓为盗曰“放夹坝”，常青与富兴督绿营兵捕盗，焚其林。阿桂师进攻勒乌围，常青与富勒浑护饷道，自明郭宗至大板昭，兵卒巡视，分守小沙坝、沙坝、三松坪诸地，自间道出功噶尔拉击贼。上嘉之，谕以此路官军久未进攻，今自间道出奇，足以缀贼；惟地势险峻，仍戒其轻举。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移古北口提督，而以海禄代之。疏言缅甸方议抚，请暂留张凤街，与海禄相机筹办。上以夷性多疑，文檄仍用常青旧衔，俟事定赴新任。历浙江、江南、直隶、福建陆路提督，又继海禄为乌鲁木齐都统，移西安将军。卒，谥庄毅。

官达色，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前锋从征准噶尔。将军兆惠自鄂垒扎拉图转战至特讷格尔，上方南巡，遣官达色及副护军校兆坦赍疏诣行在，召对，授蓝翎侍卫。准噶尔平，予云骑尉世职。迭迁副参领，外擢云南顺云营参将。自陈不通汉文，乞还京师，经略大学士傅恆讨缅甸，以官达色监铸砲，令从军。旋授健锐营前锋参领。

乾隆三十六年，将军温福征金川，令将成都驻防兵四百人从攻巴朗拉山梁，与乌什哈达督兵自山右登，夺卡六。再战，官达色发砲毁贼碉，战三昼夜，克之，赐号巴尔丹巴图鲁，畀白金百。师逾达木巴宗至斯底叶安，贼力拒，官达色发砲隳其碉楼，命署四川松潘镇总兵。师乘雪击贼，贼引退。官达色逐贼，贼乱流渡，窜河喀木雅。移军逼贼寨，官达色发砲击之，寨垂破，贼夜遁。温福督师攻南山，官达色与总兵牛天畀合军，天畀取第二碉，官达色取第三碉，复命署湖北襄阳镇总兵。

师攻达尔图，贼蔽碉为固，官达色发砲击之，日毙贼数十。师进，破碉二，拔栅，歼贼甚众。副将军丰升额攻谷噶，官达色与侍卫普济保等以四千人往会。旋以将军阿桂檄，从参赞海兰察攻喇穆喇穆，夺卡三，逼碉下掷火弹，以雨不燃，暂引退。复以六百人直陟高峰，峰有大碉二，夜半，援石壁蚁附登，伏碉旁，黎明突起，遂破二碉。进攻该布达什诺，贼为大碉倚壕，辅以木城。官达色督兵冒枪石跃壕以度，划碉址成，遂援以上。贼退保木城，阿桂令海兰察出城后，官达色当其前，力战克之。再进，攻默格尔山梁，官达色与额森特等合军取碉三。旋与海兰察、额森特分道裹粮深入，攻格鲁克古丫口，克当噶海寨及陡乌当噶大碉，焚沙木拉渠寨。

循格鲁克古山梁以下，贼傍箐置卡，督兵攻之下。真除襄阳镇总兵。

再进，攻勒吉尔博，战於山麓，破贼碉；再进，攻荣克尔博，克其麓木城。督兵陟山巅，与普尔普逾沟拔木栅二十六。自舍图柱卡循昆色尔山梁，攻据雅木则碉，取果克山诸碉寨，围拉枯喇嘛寺，尽歼之。再进，与海兰察等同攻章噶，贼绿碉凿深沟，设栅其上，官达色督兵拔栅以覆沟，援附至碉巅下攻，贼惊窜，遂克之。与海兰察合军向勒乌围，分攻隆斯得，其地有三寨，克其二；遂潜破后寨，寨内蓄铅子，积地二尺许，火药百馀篓，悉收以佐军，设砲台，偪转经楼，与保宁、彰霭合军克之，勒乌围亦下。与海兰察等攻达乌，连破诸碉寨。进攻西里，贼四出力御，官达色逾沟与战，贼穿林逃。攻黄草坪，海兰察当其前，官达色与海禄拔沟北栅为应。攻奔布鲁木峰木城，亦与海兰察偕。攻瓦喇占，发砲破其碉。循瓦喇占而下曰萨尔歪，有寨三，海兰察当其前，官达色与乌什哈达左右合击，贼弃寨走，邀殪之。

攻科布曲木城，又与海兰察偕，官达色冒枪石先登。攻朗阿古，海兰察自山腰险径度兵，官达色与乌什哈达出其左。攻雍中喇嘛寺，官达色与普尔普等自右入，皆力战杀贼，遂破噶拉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移山西大同镇总兵，再移直隶宣化总镇兵。卒。

乌什哈达，吉林满洲正黄旗人。师征缅甸，以前锋校从，有功，赐号法福哩巴图鲁。师征金川，以三等侍卫从，其与官达色同克巴朗拉也，贼攻据所驻山，复力战破贼，夺其山还。事闻，上以功过足相当，宥之。战屡有功，累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外授和阗领队大臣，讦办事大臣德风受赂，按治不尽实，夺职。师征台湾，以头等侍卫从，与普尔普自茅港转战，通嘉义道。寻将水师至琅峤，获庄大田，还前所赐勇号。再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师征廓尔喀，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先行治道，踬而伤。

师还，赏不及，入见，以为言。上责其巧佞，夺职，戍伊犁。嘉庆初，赦还。师征川、楚教匪，以头等侍卫从，贼渠王三槐拥众渡江，乌什哈达与战，死之，予轻车都尉世职。

瑚尼勒图，鄂讷氏，黑龙江人。以护军入满洲镶黄旗。累迁护军参领。从征金川，亦与巴朗拉之役，赐号多卜丹巴图鲁。攻资哩南山，战自喇卜楚克山梁，绕登高峰，夺贼卡二，遂陟其巅，又夺贼卡二。复从海兰察等攻罗博瓦前山，贼二百馀自其右缘山梁斜上，瑚尼勒图击杀十馀人，贼遁走，进攻该布达什诺，克之，加副都统衔。复进攻逊克尔宗，焚贼寨十馀，贼来援，却之。师攻勒乌围，遣瑚尼勒图夺据默格尔山，进占日尔巴当噶尔之西。危峰突起，海兰察等更出其西，自密拉噶拉木山巅下击，遂克凯立叶，谕嘉奖。乘胜攻克日尔巴当噶山阳左右五碉。又从海兰察等攻取桑噶斯玛特山寨。与福康安督兵将出箐，见贼碉二，奋勇跃入杀贼，贼溃，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师攻达佳布、安吉诸碉，督兵自山腰贼碉间攀越而过，先入碉，皆克之。进攻木思工噶克，令瑚尼勒图攻丫口。潜师而入，游击梁朝桂等为继，丫口峰左右碉十有四，同时皆破。师次荣噶尔博，有山梁曰巴占，为勒乌围门户，贼守御甚力。诸将议自舍图柱卡间道入，而使瑚尼勒图屯巴占分贼势。师克章噶，瑚尼勒图亦取巴占。分攻隆斯得寨，以斧破寨门，获所储铅药，遂攻下勒乌围。复攻西里山梁，瑚尼勒图与乌什哈达督兵径陟，克大碉三、木城四。师攻西里正寨，与福康安以火攻破寨；又与海兰察取朗阿古，攻克得拉古碉卡；复自巴萨沙进，取奇什矶官寨，与福康安等克雍中喇嘛寺。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转镶红旗蒙副都统。寻授散秩大臣，管理健锐营。卒。

敖成，字丹九，陕西长安人。入伍，从征瞻对、金川、库车，战喀喇乌苏河，攻叶尔羌，俱有功。乾隆三十八年，师再征金川，成以广西右江镇总兵入觐，上询知成尝出师瞻对、金川，赐花翎，并畀白金百，给驿诣军前。旋移甘肃宁夏镇，以将军阿桂请，复移贵州镇远镇。师三道进，副将军明亮出南路，请以成驻僧格宗防后路。上虑成未足当一面，命从明亮军进讨。桂林疏言：“南路当自塔克撒至宜喜诸地设防。成自萨穆果穆渡河，经美诺至塔克撒驻军。”明亮移军宜喜，攻达尔图山梁，使成偕副都统舒景安率师攻日旁，夺贼卡二，破碉寨四百馀，歼贼甚众。诸军攻宜喜，围合，诇甲索守贼皆老弱，当攻其瑕。成偕副将常泰等率土、汉兵二千五百分三道进，破其要隘，先后夺碉十一。上嘉其勇，赐号僧格巴图鲁。复自达尔图山梁进攻噶尔丹，直薄巴布里山脊。值夜大雪，潜师出碉后奋击，连克防隘贼卡四。守碉贼惊溃，追斩无算。复偕常泰攻克碾占，偕提督马彪率师至甲杂官砦，贼弃寨溃窜。师三路毕会，遂克噶喇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御制赞，以乘雪取巴布里比诸李愬之入蔡州。擢贵州提督，入觐，赐黄马褂。卒，赠太子太保，谥勇悫，予云骑尉世职。

图钦保，瓜勒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前锋校从将军明瑞征缅甸，有功，授三等侍卫，赐号法福礼巴图鲁。迁健锐营副前锋参领。乾隆三十七年，从将军阿桂征金川，以皮船济师，袭达乌西山碉卡。图钦保与总兵王万邦自其左进，攻克其碉。

复与侍卫三宝等合兵，至邦甲山梁，缘沟以登，尽取诸碉卡，自山下夹攻，贼溃。

师至纳围纳札木，副将军明亮等分兵三道并进，图钦保与游击谷生炎攻山坡碉卡，贼力拒。复与侍卫德赫布三面合围，垒石卡逼贼，贼弃碉夜遁。师进至僧格宗，图钦保自河西科多渡桥攻河东，至喀咱木笼山梁，抵奢垄，贼奔美诺。复与参领拉布栋阿以五百人取马奈。擢湖南长沙协副将。师复进，抵萨克萨谷，其北曰茹寨，麦方熟，贼设调以卫，图钦保力攻克之，焚沿河各寨，贼窜出，中矢被枪及坠河死者无算，麦田十馀里，皆为我兵所据。事闻，上手诏奖勉。复攻石真噶山下木城，毁贼寨，再进，攻扎乌古山梁，功最，擢陕西固原镇总兵。事定，图形紫光阁，与德赫布并列前五十功臣。四十六年，撒拉尔回叛，图钦保将五百人助战。贼退踞八蜡庙、水磨沟诸地，图钦保从都统海兰察率兵越水磨沟自山梁进逼贼巢。贼自山坡逆上，图钦保持刀奋战，马蹶，坠山下，被创，卒，赐白金七百。

木塔尔，小金川人。乾隆三十七年，小金川头人僧格桑为乱，拒我师，木塔尔率亲属及所部降。将军温福令从军，即率土兵夺八角碉，降千馀人，复官寨。攻木果木，面中石伤。克达响谷山梁，枪伤额。累擢三等侍卫，赐孔雀翎。僧格桑窜大金川，大金川头人索诺木匿之，与同乱。将军阿桂令木塔尔侦路，约内应，遂克阿不里，招其叔朗纳降。金川山径歧互，阿桂令木塔尔指画，绘图呈览；又以功噶尔拉贼守坚，谘木塔尔。木塔尔言：“谷噶山路崎岖，树木深密。若密遣精兵画伏夜行，出贼不意，亦一策也。”从之。战有功。官兵护台站，遇贼稍卻。阿桂令木塔尔偕降人赓噶率土兵截击，擒头人穆工阿鲁库。攻噶鲁什尼后山及登春诸地，擒头人拉尔甲，创僧格尔结，以功赐缎。贼遣别斯满尼僧布薄伪降，私询木塔尔军事，木塔尔密以闻。上嘉其诚，果擢头等侍卫。师攻喝拉依，索诺木等出降，赐号赞巴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授八角碉屯守备，督帛噶尔角克及萨纳木雅诸地降人屯田。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攻陷兰州，上命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军讨之，木塔尔从，中枪伤，赐银缎。复攻华林寺，再受伤，赐二品衔，以四川管理降番副将题补。四十九年，甘肃固原回田五等馀党踞石峰堡，上命成都将军保宁讨之，木塔尔从，力疾赴调，赐散秩大臣衔。至石峰堡，屡有斩获，被石伤。

五十三年，从征台湾，偕侍卫博斌等生擒首逆庄大田於琅峤。台湾平，复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五十六年，廓尔喀为乱，攻陷聂拉木。木塔尔从成德守木萨桥，获头人格枌达喀叽哈等，加副都统衔。师攻济咙，木塔尔偕侍卫哲森保先攻克东南山梁，移兵逐贼，复济咙，歼贼数百，殪贼目七。师攻雅尔赛拉、博尔东拉，木塔尔率兵自噶多普纡道渡河，夺石卡、木城。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上特召慰劳，赐酒，赉银缎。

六十年，从征苗匪。贼居下石花、土空等处，循沿河山坡筑城卡，阻我师。总督福康安遣木塔尔於下游河岸设伏，贼出卡抢掠，突出击之，夺其渡船。师进迫之，贼不能御，连克城卡。进攻土空，偕总兵花连布等连战三画夜，破之，赐荷包。以病还师，至资阳，道卒，赐白金百。

岱森保，库雅拉阔绰里氏，满洲正红旗人。以黏竿处拜唐阿从征缅甸。移师征金川，与攻路顶宗、喀木色尔，授蓝翎侍卫。战於昔岭，贼乘高而下，以火器奋击，贼溃，授三等侍卫。战於罗博瓦，歼贼数十，复夺取喀木喇玛山碉，擢二等侍卫，赐号布隆巴图鲁。攻勒吉尔博山梁，拔鹿角，跃壕，以火弹掷碉巅，破之。从将军阿桂攻勒乌围，发砲断其桥，隧以入栅，克木城，与诸军合攻，勒乌围遂下，授头等侍卫。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乾隆四十四年，以护军参领从征台湾。与侍卫乌什哈达等击贼沙嵌，进至茑松，歼贼二百馀。击贼中洲，发巨砲杀贼，进击贼南潭，贼溃，焚贼藔数百。再进，击贼三坎店，夺贼中砲械。寻从闽浙总督常青等援诸罗，出盐水港，战贼屡胜，赐副都统衔。福康安视师，岱森保攻贼牛庄，贼阻溪为固，督兵逾溪击之，俘斩甚众，乘锐抵南潭，遂俘庄大田等。师旋，再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擢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出为伊犁领队大臣。

廓尔喀为乱，上命岱森保将索伦、达呼尔兵千人，偕参赞大臣海兰察自京师道青海入西藏，佐福康安等讨之。既至，福康安令偕成都将军成德将三千人向聂拉木缀贼。分兵自措克沙木间道入，自率兵趋亲鼎山，破贼卡，贼败窜。旋偕侍卫永德道哈那滚木山，克扎木。复偕成德败贼多洛卡，追蹑至俄赖巴，分兵两路深入，廓尔喀酋降。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

嘉庆初，教匪起，命岱森保讨贼陕、甘。张汉潮侵五郎，自盩厔出大建沟扰洵阳，偕总兵长春、副都统纶布春随所在御之。上责肃清甘肃境，与西安巡抚台布选能战兵四千有奇，逐贼转战，屡有克捷。五年秋，击贼沔县，以兵寡未获穷追，还军驻长寨。疾作，行至汉中，卒。

翁果尔海，噶巴喀氏，满洲镶黄旗人。初充亲军，迁蓝翎侍卫。乾隆五十二年，从福康安征台湾，击贼八卦山，斩馘无算，赐号额腾额巴图鲁。累迁二等侍卫。林爽文遁老衢峙，义民高振以告。翁果尔海与追击，获之。台湾平，予骑都尉世职。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从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往讨之。贼据擦木，其地两山夹峙，惟一径可通。夜雨，翁果尔海分兵潜进，越山直上山梁，与师会，薄贼寨，逾墙入，歼贼数百，克其碉。贼夺据济咙官寨，师围之。翁果尔海直攻东南山梁，贼恃碉拒师；督兵缘碉上，歼贼六百馀，擢头等侍卫。贼据热索桥，师自摆马奈撒入，与夹河相持。翁果尔海自峨绿山纡道出上游，斫木编筏潜济，自间道疾驰攻贼寨，师悉渡，赐副都统衔。贼窜协布鲁，负水筑卡为守，师不得即渡，暮雨，伏兵林中，夜将半，援木涉水进击。师绕出对山，并力下攻，贼溃走，追斩三百馀，焚寨五；遂进攻东觉，道噶多。翁果尔海从海兰察为前锋，纡道出雅尔赛拉、博尔东拉，穿林越箐，潜师步行。贼为木城三、石卡七，守甚坚。翁果尔海督兵逾险攻之，右臂创甚剧，援兵至，奋勇转战，殪头人二、馀贼二百有奇，贼乃遁，悉隳其城卡，赐白金五十。廓尔喀平，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

嘉庆初，卒。

珠尔杭阿，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累擢二等侍卫。从征甘肃石峰堡乱回，赐号锡利巴图鲁。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上命鄂辉、成德讨之，命珠尔杭阿佐军，鄂辉以第理浪古、窝浪卡两地当冲要，令珠尔杭阿察形势，督兵屯守。

寻偕侍卫永德攻克聂拉木寨，赐大缎。复偕将军福康安自宗喀攻擦木，与参赞大臣海兰察合军，自正路攻贼寨，克之，赐大小荷包。复同头等侍卫阿满泰等克济咙，迁头等侍卫。复从海兰察攻雅尔赛拉、博尔东拉，毁木城、石卡，歼贼甚众。又破贼於玛木拉，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勒拉堆补木大山，分兵三路，珠尔杭阿偕三等侍卫阿哈保等自右路夹击，焚贼卡。复自横河上游修桥渡，攻集木集，克之，寻命为领队。廓尔喀头人拉特纳巴都尔降。福康安令珠尔杭阿护贡使诣京师。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累迁御前侍卫、正白旗护军统领。神武门获为逆者陈德，赐骑都尉世职，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卒。

哲森保，萨克达氏，满洲镶蓝旗人。初充吉林乌拉马甲。征缅甸，偕侍卫阿尔苏拉击贼新街，从副都统明亮击贼老官屯。从讨王伦，侍卫音济图擒贼，将就缚，突有贼持械出拒，哲森保射杀之。从讨苏四十三，攻华林山，枪殪贼渠，哲森保亦被创，赐号法福里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再出讨石峰乱回，中石伤，擢头等侍卫，授公中佐领。从征廓尔喀，攻擦木。哲森保与翁果尔海各将一队，自东、西两山分进，克之。攻济咙，首夺东南山梁；师继进，遂克济咙官寨。贼断热索桥，哲森保与阿满泰出间道，越峨绿山，自上游砍树结筏潜渡，骤攻贼卡，贼骇愕奔窜，师得济，赐副都统衔。至博尔东拉，与贼力战，左膝中枪，赐白金百，令还济咙休养。至协布鲁，创发，卒。廓尔喀平，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祀昭忠祠，赐骑都尉世职。

子富永，亦在军，以战功累擢三等侍卫，袭职。官至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卒。

论曰：金川地小而险，悬崖绝壁，垒石为碉，师至不能下。高宗读太宗实录，知其时攻城用云梯，命斅其制，督八旗子弟习焉。师再出攻碉，赖是以济。诸将有劳者，五福将四川兵，彪将贵州兵，常青将云南兵，成将绿营，木塔尔将土兵，馀皆率禁旅；而官达色督砲兵，图钦保佐健锐营，尤专主攻碉，摧坚决险，非豫不为功。成德、岱森保及木塔尔复从征廓尔喀有功。翁果尔海等未与金川之役，而屡从征伐，转战立勋名，亦裨佐之良也。

## 列传一百二十一

马全牛天畀 阿尔素纳 张大经 曹顺敦住 乌尔纳科玛佛伦泰 达兰泰 萨尔吉岱 常禄保玛尔占 库勒德 穆哈纳国兴 巴西萨 扎拉丰阿观音保 李全 王玉廷 珠鲁讷许世亨子文谟 尚维升 张朝龙 李化龙 邢敦行台斐英阿阿满泰 花连布明安图

马全，字具堂，山西阳曲人，初名瑔。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武进士。自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与同官争言，夺职。更名，寄籍大兴。二十五年，会试再中式，上御紫光阁校阅，见全识之，问曰：“尔马瑔耶？”全叩头谢罪，遂成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二十七年，扈上南巡，命署江西南昌镇总兵，赐孔雀翎。疏陈校阅各营操练，赴禁山隘口巡查，防奸民阑入。上褒其奋勉，授江苏苏松镇总兵。擢江南提督。请改归原籍。调甘肃提督，陛见，赐黑狐褂。

三十八年，命从征金川，为领队大臣。将军温福驻军木果木，全偕都统海兰察分攻昔岭，夺碉二，贼大至，鏖战冰雪中一画夜，卒败贼。会日暮撤兵，贼后尾追，为伏击败之。搜山麓逸贼，建栅数十为声援。木果木大营溃，全殿后，战竟夜，死之，事闻，上曰：“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同时死事诸将有战绩者，牛天畀、阿尔素纳、张大经。

天畀，山西太谷人。以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征金川，天畀率兵赴木坪，佐提督董天弼进剿。师自达木巴宗分三道趋资哩，天畀偕侍卫阿尔素纳击贼於玛尔瓦尔济山巅，战三画夜，克卡十，与大军会，赐孔雀翎。师围资哩，天畀攻南山，参赞五岱攻北山，未下。上以阿喀木雅地当孔道，得此可破资哩，手敕谕诸将。天畀偕侍卫乌什哈达将四百人觅路，伏箐中，诱阿喀木雅守贼出寨，击之，贼败匿。天畀列兵山麓截贼援，贼四百馀突出寨，援贼二百自得尔苏山至，天畀击之，斩五十馀级。参赞大臣阿桂代五岱攻北山，贼不支，天畀自南山夹击，遂克资哩，阿喀木雅、得尔苏贼皆溃。天畀捕治馀贼，岩洞箐林，搜戮殆尽，自得尔苏山巅下至河岸讫北山麓，皆属我师。攻喇卜楚克山巅，贼守甚密。副都统富勒浑出山后，夺卡四；天畀自前登，夺卡一。贼自林中出，天畀督兵冒枪石，纵火焚贼卡；又偕章京德保等进攻布朗郭宗，取德木达碉寨三、石卡七，与大军会，遂克之。

进取底木达，俘泽旺。三十八年，师攻功噶尔拉，天畀与副都统乌什哈达、总兵张大经冒雪陟山前二峰，夺其碉，贼自山后至，击之走。定边将军温福疏陈天畀战功，请署贵州提督。木果木大营溃，天畀力战死之，谥毅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子敬一，自陈文生不习弓马，赐举人。

阿尔素纳，禄叶勒氏，吉林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时，以前锋随征西域、缅甸，累迁二等侍卫，赐号额腾伊巴图鲁。金川叛，从征，攻巴朗拉，与侍卫额森特先登；攻资哩、阿喀木雅、美美卡、兜乌诸地，均有功，擢一等侍卫，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随大军移营木果木，屡克碉卡，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大营陷，率满洲兵退，行至大坝沟，遇贼，力战死，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大经，山西凤台人。乾隆时，由武进士历官陕西兴汉镇总兵。三十六年，率西宁、陕西兵各千人从征金川。师围资哩，大经出中路，进攻兜乌。大经以兵千驻阿喀木雅，旋移驻木阑坝鄂克什旧寨，从攻明郭宗，克之。复从攻底木达，俘泽旺。

三十八年，温福进驻木果木，大经将五百人分驻簇拉角克。上以其地在功噶尔拉袨口之北，形势险要，谕增兵协防。四月，偕乌什哈达等攻达扎克角山，击败伏箐贼；沿山下攻得斯东寨，贼弃寨遁。木果木大营溃，参赞大臣海兰察檄大经撤兵出，遇贼於乾海子，路险不能骑，徒步力战，死，予骑都尉世职。

诸将死事皆祀昭忠祠，全、天畀、阿尔素纳并图形紫光阁：全列前五十功臣，天畀、阿尔素纳皆列后五十功臣。

曹顺，四川阆中人。入伍。从将军温福征金川。师攻固卜济山梁，贼为栅阻木阑坝路，匿栅内发枪石，其渠启栅门出，顺斩之；夺门入，焚栅，歼栅内贼，赐孔雀翎。从攻明郭宗，自木雅山至木尔古鲁山麓，夺贼寨下，进克嘉巴，赐号扎亲巴图鲁。顺与头等侍卫乌什哈达督兵至功噶尔拉，攻昔岭；又与司辔托尔托保率瓦寺鄂克什土兵先逼卡，杀贼数十，赐缎二匹。攻昔岭第五碉，与副都统巴朗、普尔普等分兵攀登，沟内伏贼起，迎击，斩其渠，顺面中石伤。先后叙功，迁湖南衡州协副将。阿桂策督诸军攻宜喜，先攻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梯，缀贼使不相应，令书麟等攻袨口碉卡，贼赴援，顺攻峰右碉，克之。师自康萨尔进据袨口山峰，贼悉力拒，退复进者七，顺与侍卫穆哈纳等迎击，群贼悉殪，遂克擦庸碉寨。师分道断贼后路，顺督土兵纵火，与参赞大臣丰升额为犄角，并进，贼不能支，穴寨后窜，顺奋击，迫贼坠箐死，取石碉十二，遂克逊克尔宗，擢甘肃肃州镇总兵。四十年闰十月，攻西里山麓黄草坪，顺跨木栅指麾，贼於暗中发枪，被创，没於阵。金川平，与福建建宁镇总兵敦住、陕西延绥镇总兵乌尔纳并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同列前五十功臣。

敦住，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昭勋公图赖四世孙。图赖曾孙马尔萨事圣祖，自佐领擢至本旗都统。雍正初，授内大臣，佐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驻和通呼尔。哈诺尔贼来犯，马尔萨力战，杀千馀人，大风雨，渡哈尔噶河，战没，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敦住，其从子也。乾隆初袭职，累迁头等侍卫。从征金川，三十九年，令署总兵。攻宜喜，冒雨克达尔图、俄坡诸碉。十一月，攻日旁，自木克什进，短兵搏战，没於阵。

乌尔纳，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自护军累迁至甘肃兰州城守营参将。从征金川，克沙坝山，赐孔雀翎。攻逊克尔宗，攻甲尔纳，皆力战，中枪；攻荣噶尔博，败援贼：再迁总兵。复克迈过尔，进屯凯立叶。从攻木思工噶克、勒吉尔博、得式梯诸地，累有功。师攻勒乌围，乌尔纳从攻转经楼，尽下诸城寨。师征大金川，攻西里，乌尔纳督兵造甲尔日磉浮桥，贼至，击败之；力战至科布曲，率前队渡河，克其第四碉。四十一年，从攻噶喇依。二月，噶喇依既克，喇嘛寺火起，延及火药房。乌尔纳往救，药轰石跃，中伤死。上以乌尔纳转战甚力，功成身殒，深嗟惜焉。

议恤，顺予世职骑都尉兼云骑尉，敦住进世职三等轻车都尉，乌尔纳官其子都司。

科玛，敖拉氏，满洲正黄旗人。以三等侍卫从征金川。师攻克邦甲山梁，科玛自翁克尔垄力战至美诺，夺碉寨，赐号纳亲巴图鲁。攻当噶尔拉山梁，科玛督兵斧斫栅，逼碉，毁其垣以入，杀贼。从克美诺、拉约，将六百人取卡卡角，绕出山后仰攻，歼守贼。副将军明亮攻斯第，科玛将三百人陟西冈；又克达尔图第六碉。累擢头等侍卫，授领队大臣。将六百人攻谷尔提，获头人索尔甲、木达尔甲等。督兵攻沙坝，掷火弹爇贼寨二百馀，加副都统衔。乾隆四十年四月，自得楞力战至基木斯丹当噶，深入贼阵，中枪死。

佛伦泰，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亦以三等侍卫从师克巴朗拉，赐号扎勒丹巴图鲁。攻资哩，冲入石卡，杀贼四十馀，俘十二，遂克之，将五百人取咱赞及沟东诸寨。攻美美卡，佛伦泰自西山下，多斩获。从攻路顶宗、底木达、达尔图、日旁、凯立叶，皆有功。攻逊克尔宗，两目受石伤。攻康萨尔，克其碉，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四十年四月，师攻基木斯丹当噶，科玛战死，佛伦泰自萨克萨谷进至荣噶尔博，力战，亦没於阵。

达兰泰，萨克达氏，满洲镶蓝旗人。以护军从征缅甸，战新街、老官屯，有劳。

征金川，命选年壮得力将士，达兰泰与焉。攻明郭宗、昔岭夺据达扎克角泉水。师攻罗博瓦山，贼来援，达兰泰迎击，贼溃；督兵杀贼，上驻军山峰，赐号额依巴尔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攻甲尔纳来珠寨，贼出我军后，自山梁下；达兰泰设伏射贼，贼负创遁。四十年五月，击贼达撒谷，被数创，卒。

萨尔吉岱，博和尔氏，齐齐哈尔镶红旗人。以蓝翎侍卫从克马奈、日旁；再进，攻该布达什诺、色淜普，萨尔吉岱冲入贼阵，力战，尽克其碉卡，赐号善巴巴图鲁。

从克默格尔、凯立叶，授三等侍卫。攻格鲁克古丫口，贼负险据寨，枪石并发；萨尔吉岱奋登丫口，射贼殪，贼引退，我师从之，越山沟五，夺碉五十、寨卡三百馀。

攻达玛噶朗，陟山梁，克其碉。师临勒乌围，分道攻转经楼，贼来援，萨尔吉岱伏兵横击，贼溃。师自达乌达围向当噶克底，萨尔吉岱为前锋，冒雨拔栅以登，击守碉贼尽殪。四十年闰十月，击贼阿穰曲，麾士卒倚栅射贼，中枪死。

金川平，科玛、佛伦泰、达兰泰、萨尔吉岱并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常禄保，赫舍哩氏，满洲镶蓝旗人。其先有德禄者，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常禄保袭职，自三等侍卫屡迁四川提标左营游击。从征金川，擢成都城守营参将。副都统海兰察等攻得拉密色钦山梁，贼潜伏林内，常禄保往来搜击，进攻明郭宗，取旁近山梁。师进攻路顶宗所属喀木色尔寨，常禄保从海兰察自南山大涧潜越山顶，克之；复进取博尔根山，仰攻，克木城，受石伤。温福等上其功，赐孔雀翎。又从副都统阿尔素纳等分路进攻昔岭大碉，贼百馀从旁冲出，常禄保督兵横击败之，进驻日垄。旋擢甘肃河州协副将。定西将军阿桂等攻克罗博瓦，常禄保驻山巅，贼九百馀乘雪夜分两队劫营，四面环攻，势甚迫，常禄保督兵力战御之，被枪石伤，贼窜入卡内者皆歼焉。副都统乌什哈达等先后赴援，常禄保督兵夹攻，贼败窜，赐号西尔努恩巴图鲁、白金百。寻擢广东高廉镇总兵。分攻菑则大海诸碉，贼掘壕，排松，签鹿角，备御甚严。常禄保分兵出贼后，合攻各碉卡，同时皆下。又偕总兵官达色合攻雅木贼碉，克之。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师攻科布曲山梁，贼死拒，枪石交下，常禄保被创，殁於阵。

事平，录死事诸将，图形紫光阁，功稍次者为后五十功臣，常禄保及侍卫玛尔占、库勒德、穆哈纳，参将国兴，佐领巴西萨皆与焉。

玛尔占，巴尔汗氏，察哈尔正白旗人。自准噶尔来降。以三等侍卫从军，攻日旁，马蹶，伤，仍请从军。擢二等侍卫，命创愈仍从军。攻凯立叶，力战，赐战拉布巴尔巴图鲁，迁头等侍卫，授领队大臣。攻克该布达什诺木城及色淜普前碉，先登，又被创，予副都统衔。三十九年，攻康萨尔大碉，战没。

库勒德，沃埒氏，满洲正蓝旗人。以蓝翎侍卫从军，攻昔岭及达扎克角木栅，累迁二等侍卫。攻克默格尔山梁，赐号朗亲巴图鲁。攻逊克尔宗、康萨尔，被创。

四十年四月，攻木思工噶克，战死。

穆哈纳，瓜尔佳氏。以护军校从军，攻克默格尔山梁及凯立叶碉寨，迁三等侍卫。攻木思工噶克丫口，直前夺其碉，贼溃；攻巴木通，正浓雾，督兵分道击贼，贼伏深箐中，皆歼焉，尽克其碉卡：赐号巴尔丹巴图鲁。四十年八月，攻勒乌围，力战死。

国兴，贵州大定人。以千总从贵州威宁镇总兵王万邦征金川，攻巴朗拉。温福疏言贵州绿营将士功多。攻资哩北山，兴为前锋。进攻墨垄沟、甲尔木，再进攻东玛，我师为木卡，兴将三百人为守。贼夜至，兴灭火以待；贼逼卡，发枪砲，贼尽殪。又从阿桂攻勒乌围，赐孔雀翎，号图多布巴图鲁。累迁朗洞营参将。四十年四月，攻木思工噶克，兴持斧斫木城，率众拥入，克其碉。贼来攻，兴督兵射贼，贼散复聚者七，卒不能陷。兴负创，越日卒。

巴西萨，布拉穆氏，索伦正红旗人。以佐领从军，攻罗博瓦山，山甚峻，巴西萨督兵攀登，射贼殪，遂取山梁，诸碉卡皆下，赐孔雀翎，号塔尔济巴图鲁。四十年，攻康萨尔，攻碉迫悬崖，贼无路，殊死战，巴西萨死焉。

扎拉丰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前锋统领定寿孙。袭二等轻车都尉，授三等侍卫，累迁御前侍卫。从讨霍集占，师次阳阿里克，扎拉丰阿将五百人捉生，俘三十馀。师还，赐西朗阿巴图鲁名号，进一等轻车都尉，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出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旋令赴科布多经理屯田。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入觐，令署将军印。召还京，以正白旗护军统领从明瑞出师，授领队大臣。

次蛮结，战破贼，加都统衔。贼围小猛育，中枪死，谥昭节，进封一等男。子春宁袭爵，官至绥远城将军。

观音保，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健锐营前锋蓝翎长，再迁前锋参领。

从副将军兆惠战济尔哈朗，从参赞大臣雅尔哈善攻库车，战甚力，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予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出为伊犁领队大臣。从明瑞攻乌什，负创奋进，克其城，赐卓里克图巴图鲁名号。迁镶蓝旗护军统领，署云南楚雄镇总兵。从明瑞出师，为领队大臣，战於蛮结，日昳大雾，贼出林中。扎拉丰阿率众薄贼垒，观音保当贼冲，杀贼二百馀，乘雾深入，破木砦。师至小猛育，贼围急，观音保发数矢，辄殪贼，箙仅馀一矢，欲复射，骤策马向草深处，以其镞射喉死，予二等轻车都尉。

李全，山西阳曲人。自行伍拔山西抚标把总，累迁云南永昌镇总兵。从征，战蛮结，与扎拉丰阿据东山梁，张犄角，破象阵；至天生桥，乘雾破贼垒。至蛮化，贼大至，中枪，数日卒。

王玉廷，甘肃武威人。自行伍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从征，攻老官屯，贼据木城拒守，玉廷亲发砲乘雾督攻，中枪伤股，战益力。贼败，匿不出；复自力督战，创发卒，谥勤义。玉廷初从讨达瓦齐，援将军兆惠黑水营之围；佐雅尔哈善围库车；又从兆惠攻喀什噶尔：皆有战功。至是，与全同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

珠鲁讷，那尔氏，满洲镶白旗人。繙译举人，授笔帖式，充军机处章京。再迁户部颜料库员外郎。出为荆州副都统，入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兼署兵部。明瑞出师，授参赞大臣，驻雅尔。移军木邦，土司甕团降，请於清水河招商复业，遣兵监焉。摆夷环歇等五十辈伪降，斩以徇。奏设木邦至阿瓦台站凡五，分兵防卫，上嘉之。缅甸兵自东、西二山来犯，遣裨将分御。俄，贼焚游击福珠营，夜围珠鲁讷，珠鲁讷具遗奏，遣笔帖式福禄突围出，遂自戕。上责珠鲁讷怯懦，以其情亦可愍，赐祭葬，祀昭忠祠。

许世亨，四川新都人，先世出回部。初为骑兵。从征金川、西藏，并有劳。旋以武举授把总，累迁守备。复从征金川，从四川总督阿尔泰攻约咱东、西山梁，进攻扎口、阿仰、格藏、达乌诸地，连拔碉寨。复攻甲尔木山梁及岳鲁、登达诸地，拔木城、石卡、又克多功山坡及日木城碉寨。进击古鲁碉，贼夜劫营，世亨率兵百馀御战，至曙，度贼且去，开壁奋呼追击，杀贼无算，遂克古鲁碉寨，赐孔雀翎，加劲勇巴图鲁。寻累擢参将。从参赞大臣、副都统明亮攻当噶尔拉山梁，拔第五碉。

又从参赞大臣富德自墨垄沟进兵，克甲尔木、日赤尔丹思、僧格宗诸寨。又从定边将军明亮自底旺至马奈，克拉窠、绒布、根扎葛木、卡卡角、思底、喀咱普诸碉寨。

又从明亮自宜喜攻达尔图山梁，擒头人丹巴阿太，夺俄坡、木克什、格木勺诸碉卡。

又从领队大臣奎林攻木克什西南山寨。又从副都统三宝攻西郭洛，进驻得尔巴克山梁。又从明亮攻得楞山梁，拔数碉，进击基木思丹当噶及萨谷诸山梁，毁其碉，俘馘无算。克额尔替第一碉，杀贼四十馀，又克第二碉；又克石真噶、沙尔尼、琅谷、乌岳、斯当安诸碉寨。凡七战，皆胜。进攻扎乌古，时贼踞山巅，碉卡连亘。世亨冒石矢率兵直上，拔数碉卡；又克碾占山、阿尔古山及平坝诸寨。又克达撒谷大山梁，毁其碉寨。又克独古木上、下寨，进踞布吉鲁达那两道山梁。又克甲杂官寨独松隘口。夺获大小寨落数十，并获贼渠雍中旺尔结。遂西至噶拉依，与南路马尔邦军会。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擢云南腾越镇总兵。

四十九年，甘肃回乱，世亨奉命往安定捕逸回，获二百馀。事竣，补贵州威宁镇总兵。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叛，世亨率黔兵二千馀赴剿，攻克集集堡，俘斩甚众，获伪印、器械、旗帜。进攻小半天，贼奔溃，追袭至老衢峙，俘爽文，并头人何有志。又从参赞成都将军鄂辉自大武陇进攻南路水底藔，手杀头人一。时庄大田等败窜琅峤，众尚数千，世亨率黔兵与诸军分队，水陆合攻，擒大田并诸贼目。台湾平，改赐坚勇巴图鲁名号，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五十三年二月，擢浙江提督，未至，调广西提督。安南有大酋曰阮惠，攻其国都，逐其君黎维祁。两广总督孙士毅主用兵，世亨谏不听。师行，将两广绿旗兵八千人，与总兵尚维升、张朝龙等从出关入安南境，至其国都，有大川三：北曰寿昌江，南曰市球江，又南曰富良江。十一月辛未，师渡寿昌江。甲戌，师次市球江。

惠兵据南岸山，守甚固。朝龙兵自上游渡，世亨亦力战，杀贼数千，赐御用玉搬指、大小荷包。越三日丁丑，黎明，师次富良江，南岸即黎城，黎城者安南国都，以王姓名其城也。惠兵尽伐滨江竹木，敛舟泊对岸。循江岸得小舟，载兵百馀，夜分至江心夺惠军舟，世亨等亲率二百馀人先渡，复掠小舟三十馀，更番渡兵，分捣惠军，惠军溃，焚其舟十馀，俘其将数十。戊寅旦，师毕济，黎氏宗族及安南民出迎，世亨从士毅入城安抚。求维祁，承制立为王。捷闻，封一等子，疏辞，弗许。

阮惠有分地曰广南，去黎城二千馀里。方议进讨，请益兵筹饷。上欲罢兵，世亨亦谓士毅曰：“我兵深入重地，惠未战遽退，事叵测。及时振旅入关，上计也。”

士毅不纳。五十四年正月戊午朔，士毅召诸将置酒高会。己未，维祁告惠兵至，士毅仓皇夺围出，渡富良江，浮桥断，世亨与维升、朝龙率数百人战桥南，阵没。士毅初奏言：“惠兵至，臣与世亨督兵决战；贼众围合，臣与世亨不相见，乃夺围出。”

上犹冀世亨全师而还；既闻其战死，命予恤。副将广成自军中还，见上，言：“当惠兵攻黎城，士毅与世亨退据富良江拒惠。士毅欲渡江与惠战，不利，以身殉。世亨力谏，以大臣系国重轻，不可轻入，令庆成护士毅还师。又命千总薛忠挽士毅马以退。世亨督诸将渡江陷阵，力战死。”上愍世亨知大体，进封三等壮烈伯，祀昭忠祠，谥昭毅。福康安师至，惠更名光平，乞降。立祠黎城祀死事诸将，世亨居首列。

子文谟，自武举袭爵，命在头等侍卫上行走。期满，以湖广参将用，并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教匪聂人杰为乱，湖北巡抚惠龄令文谟捕治，有劳，赐继勇巴图鲁名号，擢副将。贼党邓之学诈降，诇知之，俟其入垒将半，文谟突起擒斩。从总兵庆溥防贼黄柏山，又从副都统德楞泰击冉文俦等大神山，迁四川建昌镇总兵。

又与总兵德龄、副将褚大荣击贼陈家场，德龄战败，文谟驰救，杀贼二百馀；又战大竹、梁山、忠州，屡败贼，擒其渠陈陇光等四十馀，防嘉陵江，遏贼不令渡：加提督衔。复督兵捕治川北馀匪，擢广东提督。寻调福建水师提督。海盗蔡牵为乱，文谟渡海讨之，并焚毁竹园尾、太史宫庄诸贼巢，再调浙江提督。卒，谥壮勇。

尚维升，汉军镶蓝旗人，平南王可喜四世孙。自官学生授銮仪卫整仪尉，五迁广西右江镇总兵。五十三年，随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十一月辛未，维升与副将庆成以兵千馀至寿昌江，阮惠军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桥断，皆超筏直上，惠军雾中自相格杀，我兵遂尽渡，大破贼，渡市球江，乘筏夺桥，奋勇直进，赐孔雀翎。渡富良江，斩获甚众，从士毅入黎城，士毅败退，维升战死，谥直烈。

张朝龙，山西大同人，寄籍贵州。以马兵从征缅甸，战老官屯，枪伤左额。又从征金川，攻阿喀尔布里、布朗郭宗。又从参赞大臣海兰察自大板昭进剿，克喇穆喇穆、色淜普，朝龙先登。攻逊克尔宗，复先登，被枪伤。攻康萨尔山，战勒吉尔博，攻达佳布唵吉，皆有功。又从攻勒乌围，克之，赐蓝翎。攻西里、阿穰曲，克木城十馀。又攻雅玛朋、格隆古、索隆古诸地碉寨，克之。金川平，叙功，赐孔雀翎。累擢广东抚标中军参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朝龙率广东兵进剿，多所斩获，赐诚勇巴图鲁名号。进攻大里杙，枪伤右肩，爽文就擒。朝龙复与诸军合攻庄大田于琅峤，擒之。台湾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擢福建南澳镇总兵。

五十三年，从讨安南，师渡寿昌江。朝龙以别军破阮惠军於柱石，进临市球江，江宽，南岸群山绵亘，惠军据险列砲，我师不能结筏。诸将督兵阳运竹木造浮桥示且渡，而朝龙以兵二千循上游二十里，求得流缓处，小舟宵济。诸将乘筏薄南岸，方与惠军相持，朝龙自上游绕出惠军后，乘高下击，惠军溃。复进薄富良江，夺舰渡河，入黎城。士毅败退，朝龙战死，谥壮果。

李化龙，山东齐东人。自武进士授蓝翎侍卫，擢贵州铜仁协都司。从大学士傅恆讨缅甸，师次老官屯，化龙以大砲杀贼。乾隆三十七年，又从将军温福讨金川，克固卜济、玛尔迪克诸碉卡。嗣进攻路顶宗、明郭宗等处，化龙皆力战有功。明年三月，师次昔岭，化龙射贼渠殪。征小金川，克阿噶尔布里、别斯满诸地。从都统海兰察克兜乌山梁，复连克路顶宗、明郭宗诸地，旋收美诺。征大金川，从海兰察攻克喇穆喇穆诸地，被石伤，赐绵甲。先后攻克逊克尔宗、格鲁古、群尼、木思工噶克诸地山梁，被枪伤，赐孔雀翎。金川平，累迁广东左翼总兵。林爽文为乱，率广东兵赴剿，至鹿仔港，总兵普吉保令化龙留守。爽文攻诸罗急，化龙密令游击穆腾额率兵自番仔沟至大肚溪为疑兵，而亲率游击裴起鰲等自八卦山抵柴坑，贼聚拒，化龙督兵力战，贼溃。五十三年，从讨安南，师渡市球江，阮惠军拒战，化龙督兵发砲击贼，造浮桥，与张朝龙等率兵径渡，入黎城。士毅败退，至市球江，令化龙先渡，渡浮桥，落水死。

邢敦行，直隶安州人。乾隆四十三年一甲一名武进士。自头等侍卫累迁广东三江口协副将。阮惠攻黎城，战死。敦行事母孝，将出战，解衣付其仆，使归告母。

予恤，维升、朝龙三等轻车都尉，化龙、敦行骑都尉。诸裨将同时死者二十一人。师还，经富良江，惠军追至，战死者九人。又有参将邓永亮、都司卢文魁，以出师时战死。

台斐英阿，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自护军补司辔长，授乾清门蓝翎侍卫。

乾隆三十九年，从征金川，命为领队。与内大臣海兰察等攻喇穆喇穆山梁，破碉，毁木城，复循山梁逐贼至其麓。进攻该布达什诺，夺贼碉；再进，围逊克尔宗，毁碉二百馀；再进，克默格尔以西及凯立叶前山梁诸碉卡；擢三等侍卫。复自罗卜克鄂博逾沟攻格鲁克古丫口，破沙木拉渠革什式图诸寨；复从领队大臣福康安攻勒吉尔博山脊，克两碉，进攻萨克萨谷山梁及舍图柱卡，再进攻克觉拉喇嘛寺，及所属卦尔沙巴等寨；赐号拉布凯巴图鲁。又偕海兰察攻章噶山峰，进攻托古鲁，潜师自山岭涉险攀援而上，尽破之。再进，遂克勒乌围。师自达乌达围攻达思里，海兰察分兵七队，台斐英阿领其一，自悬崖下，夜半抵达乌达围，夺碉一。及旦，至当噶克底，乘雾薄碉，贼众皆就戮。从攻阿穰曲，克大碉、木城各二。进攻布鲁木山峰，连克舍勒固租鲁、瓦喇占、萨尔克尔、古什拉斯等诸寨。又从福康安攻雍中喇嘛寺，尽降其喇嘛，擢二等侍卫。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从剿撒拉尔叛回，败贼龙尾山梁；登华林山，歼贼无算。贼平，擢头等侍卫。从剿甘肃石峰堡叛回，以功加副都统衔，补公中佐领，擢御前侍卫。旋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擢正红旗护军统领，调镶黄旗。

五十六年，征廓尔喀，从福康安分攻擦木，克之。进攻济咙，率索伦劲骑冲击，转战至东觉山，克贼寨十一，砲殪贼目二，俘七十有六。加都统衔，授散秩大臣。

进逼甲尔古拉山，贼三道来犯，台斐英阿射毙红衣贼目二，突中枪，卒於阵，谥果肃，赐白金千。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

阿满泰，郭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本黑龙江达呼尔披甲。从征回疆，攻喀什噶尔城，逐贼自阿拉楚尔至巴达克山，获其渠，令入旗充护军。乾隆三十八年，授蓝翎侍卫。从征金川，攻当噶尔拉山梁，贼自庚额特山出，阿满泰与前锋参领巴克坦布据险要殪贼。攻达尔旺山梁，克之。攻格木勺，截甲索贼来路。与侍卫阿兰保等攻科拉木达，扑碉，胜援贼。擢三等侍卫，赐号扎努恩巴图鲁。攻扎乌孤山梁、加杂肚、绒布、巴鲁坦诸处，皆有功。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擢副护军参领。兰州回为乱，从军攻华林山，歼贼百馀，身被创，擢护军参领。攻石峰堡，侦贼底店，夺卡，擢头等侍卫。从征廓尔喀，自中路破擦木隘口，出济咙，破其官寨；进破贼热索桥，渡河至雅尔寨，登博尔东拉山巅，破木城三、石卡七：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进至堆补木，自帕朗古攻横河大桥，我师临北岸，贼据南岸御。阿满泰先登，师从之。渡桥，阿满泰中枪，落水死，水深，战方急，求其尸不可得。

赐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

花连布，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性质直。少读书，习论语、左传。充健锐营前锋，累迁火器营委署鸟枪护军参领。以参将发湖广，授武昌城守营参将，累迁贵州安笼镇总兵。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征贵州乱苗，令将精兵三千为前驱，通松桃、铜仁两路饷道；援永绥，释正大营围：赐孔雀翎。军自哑喇塘经阿寨营、安静关转战而入，经岩板桥，收诸碉寨。又经上下麻洲、高陂塘、上下长坪，自嗅脑至松桃，平缘道苗卡，填坑谷过大军。上以花连布奋勇，赐号刚安巴图鲁，赉白金百。

又战卡落塘，击梁帽寨，且战且前。时永绥被围已八十馀日，花连布军至，方战，围始解。苗皆乌合，未见大敌，相惊为神兵。花连布著豹皮战裙督战，因呼为花老虎。又击贼小排吾，攻巴茅汛、鸭酉、黄瓜诸寨。自滚牛坡循崖下攻腊夷寨，枪伤左腋。上手诏奖其勇，问创已愈未。复自葫芦坪攻克党槽、三家庙诸寨，焚上下竹排。再进破杆子坳，屯军古哨营山梁。上录花连布功，授贵州提督。

福康安军至，令结垒大营前，悉以兵事属之，日置酒高会。苗诇知福康安持重不战，一日数至，花连布力御之，昼夜徼循，苗屡败，颇畏惮。福康安益易视之，苗益掠焚无忌。头人吴半生集群苗拒战，花连布与额勒登保会总兵那丹珠等合军攻爆木林，克苗寨十馀。深入，自成光寨至上下狗脑坡，山峻险，冒矢石，援藤葛，直陟山巅，苗渐卻。分兵下攻，福康安焚附坡诸苗寨；花连布督兵伐竹木，薰窒大小岩峒，死者枕藉。又自猫头进克茶林碉、上下麻冲诸寨。下黄毛山坡，遇苗兵数千，额勒登保迎战，花连布出贼后夹击，大破之。再进，克马脑、猪革、杀苗坪、竹子诸寨。分兵攻岩板井、瀼水沱、溪头、绿树冲、关镶坪诸隘，皆下。吴半生亡匿高多寨，与诸军分道入，环攻之，生得半生。又有头人吴八月据平陇，自称吴三桂后，纠党转盛。福康安令花连布引兵攻鹅洛等二十四寨，皆下。进攻龙角峒，奋战，自辰至酉，乃克之。附近诸苗寨皆降。又克大坡脑等三十馀卡。攻鸭保，去平陇七十里。时已昏，风大作，山木动摇，崖高沟窄。花连布督兵攀越，纵火痛击，破木城七、石卡五。旁收垂藤、董罗诸寨，遂擒八月。其子廷礼、廷义犹据险，乘胜克小、中、大三天星寨。再进，取黄冲口等十三寨，得盘、木营两山梁。岁暮雨雪，进围地良坡，收八荆、桃花诸寨。转战经连云山、猴子山、蛇退岭、壁多山、高吉陀，下贵道岭等四十馀卡。抵长吉山，围石城，未至平陇三十里所。

诏责复乾州。时福康安感瘴卒，和琳代将，令花连布率兵攻全壁岭，自马鞍山入，山蔽城，下瞰大河。将济，惧苗涉水相袭，花连布分兵剿旁近诸寨翼大军，遂复乾州。会和琳亦卒，上谕湖南巡抚姜晟以军事谘花连布。贵州清溪民高承德以邪术纠众为乱，戕县吏，花连布督军捕治，克槐花坪四寨。进攻小竹山，破其寨，歼承德及戕县吏贼；再进攻大小鬼，戮馀贼。嘉庆元年九月丁卯日加已，贼攻夏家冲，花连布令副将海格、参将施缙张两翼击贼，贼数千拒战。花连布出其中逐贼，贼见攻急，据坡掷石，花连布方上坡，中石，自岩堕深涧，骂贼，贼欲钩出之；自力转入岩下，颈折死。诸将争杀贼，贼卻，出花连布尸，颅骨寸寸折，失一臂。上愍其死事烈，加太子少保，赐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赉白金八百，谥壮节。

明安图，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红旗人。以云骑尉授三等侍卫，累迁湖南保靖营游击。从征金川，大小战五十有四，叙功，累迁镇筸镇总兵。贵州、湖北苗石柳邓、石三保等纠众为乱，明安图督兵御战，永绥协副将伊萨纳赴援，同战死。苗攻滚牛坡，劫我军馈运，云南鹤丽镇中营游击永舒、四川阜和协左营都司班第共击之，没於阵。

论曰：师再征金川，历四年，大小数百战，将士夷伤众矣。全、顺等平时力战功最，死事尤凛凛。扎拉丰阿等死缅甸，与明瑞并烈。世亨等死安南，以全孙士毅，赏尤厚。台斐英阿死廓尔喀，福康安因以受降还师。花连布善战，死，不欲为群苗得，糜躯矢节，其状视诸死事者尤惨，烈矣哉！

## 列传一百二十二

富僧阿 伊勒图 胡贵 俞金鼇尹德禧 刚塔

富僧阿，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授拜唐阿，累迁头等侍卫。出为副都统，历成都、三姓、宁古塔诸地。擢将军，自荆州移黑龙江。黑龙江北邻俄罗斯，康熙二十九年与定界。岁久，将吏惮行边，道里不能详。富僧阿遣副都统瑚尔起等分探诸水源，皆至兴堪山还报。乃上疏言：“副都统瑚尔起探格尔毕齐河源，自黑龙江至格尔毕齐河口，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其间无人迹。协领纳林布探精奇哩江源，自黑龙江入精奇哩江，北行至托克河口，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伟保探西里木第河源，自黑龙江经精奇哩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河，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口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阿迪木保探钮曼河源，自黑龙江入钮曼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默勒河口，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诸地俱无俄罗斯偷越。臣按呼伦贝尔有额尔古讷河，西为俄罗斯界，东属我国。自此至珠尔特，处处设卡。今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设卡二，索博尔罕增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断难偷越。黑龙江与俄罗斯接壤，兴堪山延亘至海。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岁六月遣章京、骁骑校、兵丁，自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巡察还报；三年遣副总管、佐领、骁骑校於冰解后，自水路至兴堪山巡察还报；黑龙江官兵每岁巡察格尔毕齐河口，三年亦至兴堪山巡察还报：岁终报部。”上从之。

富僧阿治事严，尝疏请罪人予官兵为奴，并其妻子皆令为奴；又以遣犯脱走，出巡并将校婪索，皆请逮送刑部：上不许。移西安将军，西安、宁夏移驻满洲兵，复分驻巴里坤，富僧阿议定规制，皆如所请。乾隆四十年三月，卒官。

伊勒图，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初，以世管佐领授三等侍卫，累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出驻乌鲁木齐，移阿克苏。三十二年，授伊犁参赞大臣，移喀什噶尔。内擢理籓院尚书，外授伊犁将军。三十四年，师征缅甸，授副将军，从经略大学士傅恆分道进军，缅甸人拒戛鸠江，筑寨。伊勒图偕参赞大臣阿里衮与战，夺寨三，杀贼五千馀。师还，授兵部尚书。复外授伊犁将军。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台吉策伯克多尔济等率所部三万馀户来归，先期使至伊犁，具书通款。伊勒图以闻，高宗命加意抚绥，俾得所。於是土尔扈特部悉内附，哈萨克、布鲁特两部厄鲁特降者日众。伊勒图请增置佐领，俾领其众，从之。三十六年，左授参赞大臣，驻乌什，移塔尔巴哈台。三十八年，复授伊犁将军。兵部议禁鸟枪，伊勒图以土尔扈特部新归附，牧马御豺虎恃鸟枪，不当一体收禁。四十八年，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

五十年七月，卒，谥襄武，封一等伯，祀贤良祠。发帑金千，遣侍卫丰伸济伦如伊犁赐奠。

伊勒图在边二十馀年，诸所经画，缜密垂久远。其在塔尔巴哈台受代去，上谕继任参赞大臣庆桂循其规制。镇伊犁尤久，伊犁屯田，请兵得携妻子。於塔尔奇沟口外乌可尔博苏克、东察罕乌苏、霍尔果斯、巴彦岱诸地筑城堡，水足地厚，俾得久屯。设宝伊局铸钱，采哈尔哈图铜矿，三年得九千馀斤，令加铸，於乌什铸普尔。

乌什及库车、哈喇沙尔诸城与伊犁钱并用，普尔，回钱名也。又於崆郭罗鄂博诸地采煤，听商人充窑户，徵其税。都统海禄请令遣犯皆入铁厂，与罪人畀官兵为奴者同例。伊勒图请仍如旧制，使遣犯与为奴者有别。其卒，上称其镇静妥协，各部落皆心服，封恤特厚。

胡贵，字尔恆，福建同安人。少有智略。入伍，稍迁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雍正六年，赍奏入都，世宗召入见。再迁后营游击。监修战舰，出巡海，坐误工，吏议当左授，上特宥之。累迁江南苏松镇总兵。督运漕粮十万转海赈福建，道温州凤凰洋，飓作，损米五百馀，请出私财以偿。高宗谕曰：“冒险已可嘉，岂有复令出私财偿米之理？”命罢勿偿。旋坐废弛当夺职，复特宥之。疏言：“本镇春、秋两哨，中营游击司粮饷，奇兵营游击职城守，例不出巡。惟既任水师，当知海道，应从众出巡。陆路将士原改水师者，先令出海演试，如有胆略，量为改补。”并从所请。

崇明海涨，没民庐。召县吏议赈，吏言当待请。贵曰：“民死在顷刻，岂能俟报？

有谴吾任之。”即发仓以赈，令所属为助，众有难色，贵曰：“设官非以卫民乎？

赈不周，生它变，岂能免患？”疏请发帑金十八万、仓穀二十八万，并留漕米续赈，上深嘉之。历广东潮州、琼州诸镇，擢提督。增城民王亮臣为乱，贵勒兵驰赴，分遣所属防隘，扼贼走路。总督阿里衮军亦至，分道捕治，诸贼皆就擒。以失察自劾，贷勿问，仍叙劳。入觐，赐花翎。移福建水师提督，复自浙江还广东。乾隆二十五年，卒，谥勤悫。子振声，附李长庚传。

俞金鼇，字厚菴，直隶天津人。乾隆七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山东，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命如伊犁董理屯田，岁丰，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绿营兵二千二百名，人穫米二十八石有奇。得旨，叙劳。移巴里坤总兵，擢乌鲁木齐提督，仍领屯田事。奏请移沙州副将驻安西，巴里坤迤西至玛纳斯，择有水草地设墩塘，皆议行。时令移军戍乌鲁木齐及玛纳斯，得挈妻子以往，谓之“眷兵”。金鼇请具一岁粮，亦从其请。历江南、福建、甘肃诸省提督。固原回李化玉与河州回田五纠众为乱，攻靖远，金鼇与凉州副都统图桑阿合军讨之，逐贼马营街，固原提督刚塔亦以师来会，多所斩获。土司杨宗业以土兵助战，贼凭山设拒，土兵败走，金鼇击贼退。

贼夜走石峰堡，纠会宁诸回，势复张，副都统明善战死。金鼇进次乌家坪，击贼，毙头人三，擒二十有九。转战至秦安土鼓山，贼败窜莲花城，师从之，至於双岘，从总督李侍尧自中路进攻，败之。福康安督兵剿石峰堡，令金鼇防底店护运道。

回乱定，移湖广。复移直隶，未行，凤凰苗石满宜纠众为乱，金鼇闻报驰赴，令镇筸镇总兵尹德禧督军破贼寨，生致其渠。上以金鼇习苗疆事，命仍留湖广。台湾林爽文为乱，命德禧将湖北兵二千以往，金鼇出驻凤凰镇苗疆。旋入觐，命在乾清门行走，赐紫禁城骑马。引疾乞罢，上以金鼇有劳，下总督毕沅察病状，乃加左都督，允解官归。旋卒。

金鼇尝预千叟宴，高宗赐之酒，命赋诗记事，金鼇辞不能诗。上顾笑曰：“汝为香树妻弟，又从受业，岂不能诗者？”香树，钱陈群字也。官湖广，和珅已柄政，欲纳交焉。金鼇谢不可。

尹德禧，镶黄旗包衣人，初名色喀通额。以领催从征伊犁，迁至防御。开户出旗，更姓名，改籍直隶密云县。从征金川，复六迁至总兵。石满宜据句捕砦为乱，德禧破砦获满宜，赐花翎。上诘德禧：“当苗乱，何不专摺奏？”德禧请罪，命贷之。搜捕满宜馀党，苗疆悉定。其出师台湾，师至，爽文已就俘，福康安令德禧屯竹仔港防贼逸。台湾定，召入见，令署湖南提督。卒，遗言请还旗籍，复隶镶黄旗包衣。

刚塔，乌济克忒氏，满洲正蓝旗人。初充前锋，从征准噶尔，授云骑尉世职。

三迁直隶泰宁镇中营游击。从克临清，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留山东。四迁直隶提督，兼领马兰镇总兵。移陕西固原提督。乾隆四十九年，盐茶小山回田五纠众为乱，攻破安西州。刚塔督兵逐贼，杀贼数十，射殪乘马贼渠，赐上用玉韘、大小荷包。

复逐贼至浪山，田五战被创，自杀。其徒窜据马家堡，刚塔督兵合围，贼夜出堡逾山遁，环垒树木杆，悬衣帽其上，绐官军，官军逼垒，乃知贼已走。刚塔督兵逐贼，战於马家湾，刚塔中矢。复进至马营街，杀贼数十，得级二十五。贼攻陷通渭，其徒分据石峰堡。西安副都统明善攻之，没於阵。上以师无功，令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出视师。上谓马营街、石峰堡皆通渭地，刚塔方逐贼马营街，通渭陷不赴援，明善又以攻石峰堡战死，诏诘责。刚塔疏言：“获贼言将自通渭道伏羌、秦州天潼关。”上责刚塔信贼妄语摇军心，令福康安传谕，夺刚塔职，逮送京师。上方幸热河，留京王大臣等谳当斩，上以刚塔歼贼渠田五，战马家湾身被创，贷死，戍伊犁。

卒。

论曰：富僧阿镇黑龙江，察国界，定巡徼之制。伊勒图镇伊犁，徠属部，著拊循之绩。建威销萌，边帅之职举矣。贵定增城，金鼇、刚塔攻石峰堡，名位显晦殊，要不可谓无功也，故类次焉。

## 列传一百二十三

叶士宽 陈梦说 介锡周 方浩 金溶 张维寅 顾光旭沈善富 方昂 唐侍陛 张冲之

叶士宽，字映庭，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授山西定襄知县。求民隐，涤烦苛，不假胥吏，事办而民不扰。雍正八年，擢沁州知州，署潞安知府。除无名诸税，复四门集以便商民。历署平阳、太原，治行为山西最。十二年，举卓异，擢浙江绍兴知府。有惰民格杀士人，众譁，将罢试，士宽方勘三江闸，驰归，数言谕解之。风潮陷海塘，躬任堵筑，三月而工完。乾隆初，调金华。东阳饥民求赈者以万计，士宽曰：“按册施赈，是赈册非赈民也。”乃召饥者前注名於册，而斥二人，众乃定。二人者：一妇人，曾以讼至官，服华服，至是易敝衣乞赈，士宽识之，令褫其敝衣，内华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泽，令饮痈荚汁，呕出酒肉。众惊服，冒赈者潜散去。在金华三年，多善政，郡人为立生祠。擢杭嘉湖道，调金衢严道。衢州地高，西安、龙游诸县，素筑坝蓄水溉田？木商入山者，私开坝，水日涸，士宽严禁之，民皆称便。八年，调宁绍台道。绍兴大水，萧山、诸暨民多挟众诣县求食，巡抚恶之，不欲赈。士宽曰：“某来时，民饥几欲死。何忍坐视其悉填沟壑耶？”

继以泣请，乃得上闻给赈。士宽以待饥而赈常不及，议濬绍兴之鉴湖、宁波之广德湖，会去官，未果。著浙东水利书，冀后有行之者。父忧归，遂不出。

陈梦说，字晓岩，山西绛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谳决，执法不阿上官；兼提牢，役不能为奸。累迁礼部郎中。出为浙江宁绍台道。台州素犭广悍，宁海梅村民拒捕，提督将以兵往，旁村皆惊窜。梦说轻骑临县，县令已纟累系窜者数十人，尽释之，曰：“吾来捕梅姓数人而已。”获诛拒捕者，而释其少子一人。

台人感之，谣其事为存孤记。修鄞县钱湖徬。值上南巡，召见，素知其在刑部有能名，赐绮貂。寻以失察属吏不职罣议，仍以道员用。授督粮道，却餽金，漕政肃然。

时讹言妖人翦发，萧山捕僧了凡等四人，诬服，梦说平反之。后或言事由浙见，解京讯治无验，抵妄捕者罪，以梦说轻比，降秩。修馀杭南湖堤。署嘉兴、严州、处州、湖州诸府，复原官。梦说官浙十二年，所至有声。寻乞归。

介锡周，字鼎卜，山西解州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初，授贵州毕节知县。

乌蒙土司叛，督运军粮，遇逆苗，徒役欲弃粮走，锡周厉声曰：“失粮法当死，犯苗亦死。死法毋宁死贼！”策马径前，千夫拥粮而进，逆苗眙愕，鸟兽散。迁平远知州。乌蒙倮夷复叛，川、滇苗、倮应之。锡周先往抚大定苗，平远得无患。十三年，擢大定知府。古州苗乱，陷黄平、清平，驿路俱梗。塘兵妄报土酋安国贤通古州苗，剋期犯贵阳。大吏发川兵将至，国贤辖地九百里，众惶骇。锡周甫莅郡，立召国贤至，谕以祸福。国贤伏地陈无交通古州状，锡周曰：“汝率众苗就抚，我以百口保汝不死，且止川兵。”时丹江亦被围，乃请以川兵往援，丹江围解而大定安堵。

南笼民王祖先素无籍。以书符惑众，播为逆词。又粤西侬人王阿耳为寨长王文甲所执，窜入苗寨，诬文甲将纠合册亨诸寨叛。二狱同时起，株连千馀人，南笼狱不能容。滇、粤错壤，寨苗多逃。锡周奉檄往会鞫，蔽罪悉当，释文甲及系累者，逃亡并归，边境以靖。摄贵东道，筦粮运。时军兴，岁餽饷金二百四十馀万两、米八十馀万石，调马三千、夫五千，麕集镇远，漫无纪，夫縻廪食，马累里户；复於上游南笼诸府役民夫加运九站，下游铜仁诸府则增雇调二千人助役。锡周画三策：以马设台站，运凯里、丹江诸路；夫按期日运台拱诸路，楚、粤米皆由水运；分清江及古州、都江两路，輓输迅速，粮乃集。上游之加运，下游之调夫，皆止之，省帑数十万，民间亦减劳费之累。补贵西道，调粮道。兵米折色，不收馀羡，兵民交颂之。乾隆中，擢按察使。

锡周在黔中久，吏治、风土、民苗疾苦皆熟习，莅之以诚，慎刑狱，兴教化。

性素耿介，不谐於时，以老乞休。上念其劳勚，召入觐，授太仆寺少卿。阅三年，告归。

方浩，字孟亭，安徽桐城人。雍正八年进士，授山西太原知县。尝知隰、平定二州。隰民有茹素号为大乘教者，浩召至庭，啖以酒肉，人莫知其故。其后逮捕大乘教人连数郡，而隰民独免。平定旱，奸民煽譁呶求粜，捕渠魁一人置之法，馀悉不问。迁潞安知府。会上西巡，取道泽、潞，吏平道，及道旁民田。浩以銮舆未出而民废耕作，非上爱民之意，令耕如平时。民得收穫，而事亦治。擢江西广饶九南道按察副使，兼摄九江府事。岁旱，米商未至，他郡县乏食，大吏檄运仓粮往济。

浩以郡民咸待食，而移粟他往，恐生事，请独输九江仓，而属县停运，违大吏意。

未几，安仁以阻运成大狱，大吏以此重浩。旋调吉南赣道。奸民据险为乱，驰诣捕缉。比大吏至，谋主已就擒，其敏捷如此。坐事罢，循例复职。方需次吏部，以疾卒。

金溶，字广蕴，顺天大兴人。雍正八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

高宗即位，诏求直言，溶上疏言安民五事：一曰开垦之地缓其升科；二曰带徵之项宜加豁免；三曰关税正额之外免报盈馀；四曰州县殿最首重民事，不以办差为能；五曰巡狩之地崇尚朴素，不以纷华取媚。当是时，上命翰詹科道各进经史摺子，溶又上疏曰：“头会箕敛以裕囊椟者，匹夫之富也；轻徭薄税使四海咸宁者，天子之富也。易卦：损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损；损上益下，上损矣而反名益。盖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圣人制卦之意可深长思也。”乾隆九年，湖广总督孙嘉淦因徇巡抚许容夺职，命修顺义城。溶上疏论曰：“赏罚者，人主御世之大权。臣工有罪，有罚鍰一例，因其素非廉吏，使天下晓然知所得者终不能为子孙计留也。孙嘉淦操守不苟，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而罚令出赀效力，恐天下督抚闻之，谓以嘉淦之操守，尚不免於议罚，或一不得当，而罚即相随，势必隳廉隅预为受罚之地。是罚行而贪风起，不可不慎也。臣为嘉淦所取士，不敢避师生之嫌而隐默不言。”奏上，部议夺职。

未几，特起为福建漳州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馀交结大吏家奴，势力出长官上。有吴成者，设局诱博，擒治之，民称快。华葑村距县治二百里，康熙时尝议设县丞，以不便於胥吏，格不行。溶复以请，布政使文不下府而直行县，溶大怒，严讯县胥，得其交通状，乃详请治罪而设官。其父老叹曰：“微金公，吾侪奔驰道路死矣！”十三年春，闽省旱，斗米千钱，大府檄溶平粜。溶劝富家出粜，给印纸令商人赴籴；又请宽台湾米入内地之禁；民情帖然。其他脩文庙乐器，增书院膏火，皆次第举行。迁台湾道。补陕西盐驿道。署布、按两司事。调浙江粮道，与巡抚陈学鹏牴牾，学鹏论溶迂缓不任事，原品休致。卒，年七十三。

张维寅，字子畏，直隶南皮人。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江南司主事。江南赋役甲天下，支销留解，端绪毛栉。维寅综覈精密，猾吏不能欺。迁吏部员外郎，考选监察御史，补掌贵州道。劾奏闽督诱人受赇而坐之罪，失政体，上是之，为通行饬戒。简云南迤东道，至，改补驿盐。滇盐无成法，维寅一一调之，使井官、煎户、运夫、铺商无偏累，滇人称便。岁节缩归公银七千两。以前官累，左迁知府。於时东川官设牛马站，通百色，铜往盐返，谓可省费。既奏行，而路险阻，车摧折，牛马多死，铜盐耗失。维寅奉勘得实，以事不可已，请夷路用车，险雇夫役，赀出炉息，无溢费，且不扰民，从之，获济。署鹤庆、永北，补临安，调首郡，兼楚雄。

值地震为灾，躬勘鹤庆、剑川、浪穹、丽江、昌门赈，活灾氓每数万计。迁督粮道，整顿铜厂，代偿前官亏帑，待罪得脱。调浙江盐道，未数月，调福建汀漳龙道。闽俗獷悍，痛惩以法，擒巨猾，散夥党，健讼斗狠之风为息。察冤决疑，人称神明。

举卓异，入觐，上奖慰甚至。复之官，病卒。

顾光旭，字晴沙，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晋员外郎，主盐筴，两淮解银，辄挂欠百之十五。光旭谓：“各省库平皆部较颁，何独两淮历久如是？是银库多索也。”白於长官除免之。擢御史。二十四年，直隶、山东大水。

次年春，疏曰：“上年两省灾，截漕发帑加赈。近见流民扶老携幼入京，春来尤甚。

五城米厂饭厂人倍增，询之，近京数百里，毁屋伐树，卖男鬻女，老弱踣顿，不可胜计。耳目所及如此，其外可知。伏思救荒无奇策，惟督抚及有司亲民之官实心实力方克有济。各州县未尝不施赈，或委任佐贰，或假手胥吏，或设厂远离村镇，穷民奔走待食，或得或不得。良法美意，一入俗吏之手，沾实惠者十不及五。一二贤有司抚循周至，则他境流民闻风毕集，转难措手。此督抚不能真实爱民，下亦以应付塞责，一切皆属具文。请敕下随地抚绥，毋致流移失所。疏导积水，以工代赈，借给牛种，以资耕作。有流民有矿土，尉即重治督抚州县之罪。来京饥民，已领厂赈。一年之计，在於东作。无力自回者给赀遣送，其本籍无倚赖者归大兴、宛平安辑，勿令栖流无著。又每遇水旱，司、道、府亲勘，先以供应烦州县，所委佐贰，亦滋扰累，请严参重处。”奏入，上善之。命赴京畿察勘，疏消文安、大城积水。

乐亭民拥閧县门，抚定之，驰章请加赈。历宝坻、灤州，卢龙，两月竣事。迁给事中。

寻出为甘肃宁夏知府，调平凉。三十五年，大旱，请赈，初为上官所格。光旭亲察灾户，亟发银米，煮粥以赈，邻县饥者率就之。时灾黎鬻妻子，道殣相望，光旭巡视山僻，赋诗曰：“轮蹄鸟道羊肠路，沟壑鸠形鹄面人。”又曰：“产破妻孥贱，肠枯草木甘。”诵者感动。自夏至次年三月始雨。平凉、隆德、固原、静宁各设粥厂二，饥民日增。虑入夏疫作，给每口两月粮，遣使归耕。时已擢凉庄道，总督文绶任以河东赈事，一切钱粮听支取，知府以下听调遣。分八路比户清勘，刊发三连票备考覈。发奸摘伏，官吏惕息。竟事无中饱，民获更生。

三十七年，金川用兵，文绶调四川总督，疏请光旭随往，司三路餽饷，署按察使。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为啯噜子，至是益众。严捕治之，改悔者发为运丁，颇收其用。以秋审失出，罢职，留治粮饷。四十年，金川平，驻西路卧龙关经理凯旋兵十馀万，帖然无扰。事竣，乞病归，年未五十。

里居遇灾，助赈一如在官时。主东林书院数十年，聚生徒讲论道义，继其乡顾宪成、高攀龙之绪。著响泉集。

沈善富，字既堂，江苏高邮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江西、山西乡试。撰制诰，办院事，纂修国史、续文献通考，勤於其职。出为安徽太平知府，在官十有六年，尤尽心灾赈。三十四年，大水，坐浴盆经行村落，得赈者五十万口。当涂官圩决，密劝富家出粜，禁转掠，使各村自保。有告某家不粜者，笞之，曰；“汝奉何明令使富家出粟耶？”民乃定。三十六年，泗州水，大吏檄善富往赈之，釐户口之弊，民受其惠。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瘗，绝荤祈禳。前后课属县种柳数百万株，官路成阴。埋暴十馀万棺。时传妖人割发，搜捕令下，诸郡骚然，独太平不妄捕一人。兄弟讼，察其词出一手，杖主讼者。兄弟悔悟如初。师弟互讦阴事，取案前文卷盈尺火之。曰：“尔词必有稿，可上控郡守焚案，不汝靳。”两造皆泣，讼乃息。贵池有争地讼於部者，视旧牍，得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官契，念愚民安知闰，检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闰四月文，据以定谳。

四十六年，擢河东盐运使。盐池受淡水，歉产，商运蒙古盐多劳费。及盐产复盛，弊多商困。善富曰：“盐池自古为利，不当废革。若听民自贩，必致蒙盐内侵。

商人之力，不患寡，患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弃瘠据肥，一也；费浮地远，伙攫其利，二也；佥代之期，贫富倒置，三也。”乃总三省引地为三等均之。复以道路远近顺配为五十六路，阄分签掣之，於是赂绝弊清。后乾隆末废商运，蒙盐果内侵，至嘉庆十一年，仍复旧制，皆如所预计。所至兴学爱士，人文蔚起。以母老乞终养，居乡多善举。著味镫斋诗文集。

方昂，字坳堂，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晋郎中。会秋谳更新例，凡金刃杀人，概为情实。昂分别其轻重，固争不得，后高宗特旨改正。

坐是为同僚所忌，淹滞十年。又数上书与长官争，长官愠之，卒重其人。以荐出为江西饶州知府。安南阮光平入觐，驿传所经，多饰供帐。昂曰：“国家以威德服四夷，非讠夸以靡丽。”戒所属勿与。擢江苏苏松道，已受代将行，营弁缉盐，波及良善，众汹汹不平。营弁以民变告，且徵兵，昂曰：“新守与民未习，民勿信。”

自出晓谕，捕倡首者置法，申请上官褫营弁职，事即定。至任，有尼之者，遂谢病去官。

病痊，复出署松太道。闽，广洋盗窜入吴淞，总督、巡抚、提督会师於宝山。

昂建议曰：“衢山与大小羊山，江、浙之分界，港汊丛杂，盗船随处可寄椗。一得风潮之便，倏忽出没，猝不及防。当其乘风而来，迎击之时，彼顺而我逆；及其趁潮而退，追击之，则我后而彼先：是使盗常凭胜势也。请於要隘多设伏，俟其至，则纵使过，而蹑其后；遇其退，则扼不使前，以待后队之追剿。盗虽黠，无能为也。”

从其议，盗果大摧。补江宁盐巡道。缉讼师，剔衙蠹，戢强暴，弭盗贼，尤以砥砺风俗为先，屏绝酬酢。同官闻其风采，咸重之。嘉庆三年，擢贵州按察使，八阅月，迁江宁布政使。未久，以病乞归。

昂刚劲勤职。其归也，上曰：“此人可惜！”寻卒。

唐侍陛，字赞宸，江苏江都人，巡抚绥祖孙。乾隆中，以廕生授南河山盱通判。

历任宿虹、铜沛、里河、外河同知。以治河绩考最，擢湖北郧阳知府，母忧去官。

四十七年，服阕，会河决青龙冈，屡筑屡圮，大学士阿桂督治，以侍陛习河事，疏调赴工。阿桂方与总河议改河之策，决计於侍陛，侍陛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当；欲逆挽归正道，难矣。但於南岸上游百里外开引河，则不与急流争，其全势易掣。以逸待劳，此上策也。”於是定计开兰阳引河，至商丘归正河，以侍陛总其事。工成，被诏嘉奖。

擢开归道。时新引河堤初成，溜逼甚险，复於仪封十六堡增开引河。夏汛水至，果分为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由仪封旧城之南达所增引河。又於毛家寨增筑月堤，睢汛七堡建挑水坝，水势乃暢下，无溃决。五十三年，署彰卫怀道。测河势将有变，请於铜瓦厢大堤后增筑撑堤，总河兰锡第以无故兴大工难之，固请乃可。次年夏，铜瓦工内塌，势岌岌。总河李奉翰新至，视河、曰：“奈何？”侍陛曰：“待其塌多，必大决。今当於堤之下口新筑撑堤内掘开数丈，使水回溜而入。入必淤，淤则大堤撑堤合为一。河直注之力已杀，堤乃可保。”从之，堤合险平。锡第曰：“君之出奇制胜者，在前之预筑撑堤也。”

侍陛前官铜沛时，亦用放淤平险之法；又在宿虹时，夏家马路黄、运交逼，里河淤浅，水将没堤，效黄河清水龙法，疏其淤而堤安；於徐州城外增筑石工，石矶嘴增烂石，城乃无患。卫河水弱，漕艘不利，掘地引沁挟济以助卫。其应变弭患多类此。尝论治河之道曰：“河行挟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势，曲以杀其威。

无废工而不可偪，无争土而不可让。守此岸则虑彼岸，治上游则虑下游。”世以为名言。寻补山东运河道，调兗沂曹济道。以失察，左迁。遂乞病归。

侍陛历官皆有声，有功於河、淮者为多。先是南汝光道张冲之以治河著。

冲之，字道渊，顺天宛平人。雍正初，以诸生举孝廉方正，授工部主事。遇事奋厉，於总理果亲王前持议无避忌。各行省奏追亏帑积数千万，牍冗无实，请分别覈免之。寻以事被谪。乾隆初，复原官，改刑部。累迁户部郎中。治事平恕。二十六年，擢河南南汝光道。是年秋，河决杨桥，大学士刘统勋、兆惠奉命往塞之，调冲之襄河事。时徵秸，价腾至一茎两钱，既大集，河员犹以多备请，官吏在事者群附和之。冲之曰：“计工需料若干万，今已赢矣。灾民搜括脂髓来供用，忍复乘以为利耶？”亟白使臣，请及时楗塞，期以某日合龙，当有馀料若干万，力持其议。

卒听冲之减徵秫稭六千万、麻六百万，即责冲之董其役，果如期合龙，仍有馀料，殚数给还，以纾民力。巡抚胡宝瑔喜曰：“吾为国家得一良总河矣！”在官三年，治罗山狱，活诬服者四人；修城工务覈实，有司不得缘为蠹；民德之。以商城狱坐徇庇，夺职，效力军台。逾年放归。

论曰：诸道本以佐布政、按察二使分领郡、县；乾隆中，罢参政、参议、副使、佥事，道始为专官。士宽等皆觥觥能举其职，侍陛尤以治河著。观其所设施，益於国，泽於民，虽古循吏，不是过也。

## 列传一百二十四

卢焯 图尔炳阿 阿思哈 宫兆麟 杨景素 闵鹗元

卢焯，字光植，汉军镶黄旗人。入赀授直隶武邑知县。县旧有均徭钱供差费，遇差仍按里派夫，焯革除之，又归火耗於公，捕盗尤力。雍正六年，解饷诣京师，世宗特召对。迁江南亳州知州，禁械斗。再迁山东东昌知府，总督田文镜遣官弁四出访事，东昌民逮下狱甚众，焯至，悉判遣之。会有水灾，焯疏运河，筑护城长堤，动帑赈恤。上遣大臣阅视，独东昌得完。九年，迁督粮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按察使。十一年，迁布政使。

十二年，擢福建巡抚，赐孔雀翎。十三年，高宗即位，焯疏言被水州县不成灾，上谕曰：“被水虽不成灾，仍须加意赈恤，毋使小民失所。”乾隆元年，请查丈建阳民田，上谕曰：“小民畏查丈如水火。汝初为加赋起见，今又以豁除掩非，一存观望之心，所谓无一而可也。”寻奏减邵武永安所、霞浦福宁卫屯田徵米科则，豁闽、侯官诸县额缺田地。又以平和、永安、清流诸县田少丁多，请减免摊馀丁银。

又奏教民蚕绩，疏濬省会城河。

三年，调浙江巡抚，兼盐政。奏请停仁和、海宁二县草塘岁修银，减嘉兴属七县银米十之二。又奏陈盐政诸事：请禁商人短秤；饬州县捕私盐毋扰民；毋捕肩挑小贩；盐场徵课不得刑比。上谕曰：“所奏各条皆是。汝先过刻，兹乃事事以宽沽名。过犹不及，汝其识之！”寻请裁盐场协办盐大使，改海宁草塘为石塘。既，又请濬备塘河运石。五年，上谕曰：“卢焯至浙江，沽名邀誉，举乡贤名宦，络绎不绝。海塘外已涨沙数十里，焯既请停草塘岁修，又请改建石塘。心无定见，惟事揣摩，已彰明较著矣。”六年，左都御史刘吴龙劾焯营私受贿，上解焯任，命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尔按治，事皆实，请夺官刑讯。事连嘉湖道吕守曾、嘉兴知府杨景震。守曾已擢山西布政使，逮至浙江，自杀。杭州民数百为焯讼冤，毁副都统前鼓亭。德沛等以闻，上谕责办理不妥。七年，谳上，焯、景震皆坐不枉法赃，拟绞。

八年，焯以完赃减等，戍军台。十六年，上南巡，阅海塘，念焯劳，召还。

二十年，授鸿胪寺少卿，署陕西西安巡抚。二十一年，调署湖北，以陈宏谋代焯。宏谋未至，上命发归化城米运金川馈军，急驿谕宏谋。焯发视，奏言：“归化城虽产米，路远费重；西安有贮米，先发以馈军。仍请擅行罪。”上嘉焯知大体，合机宜，实授湖北巡抚。二十二年，西安布政使刘藻入觐，言焯在西安入贡方物，但量给薄值；及调任湖北，欲借库帑，未应付。上责焯负恩，夺官，戍巴里坤。二十六年，召还。三十二年，卒。

图尔炳阿，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吏部笔帖式，累迁郎中。乾隆三年，授陕西甘肃道。累迁云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巡抚。十五年，永嘉知县杨茂亏银米，图尔炳阿令后政弥补结案。总督硕色论劾，上责图尔炳阿欺隐徇庇，夺官，逮京师，下刑部治罪，坐监守自盗，拟斩监候。十七年，上以图尔炳阿赃未入己，释出狱。

授吏部员外郎。未几，授河南布政使，调山东，又复还河南。

二十年，擢巡抚。二十二年，上南巡，江苏布政使夏邑彭家屏以病告家居，觐徐州行在，入对，言乡县被水。上谘图尔炳阿，图尔炳阿奏收成至九分，上责图尔炳阿文过。图尔炳阿又奏“去岁被水尚未成灾”，上斥为怙恶不悛。遣员外郎观音保密察灾状得实，上夺图尔炳阿官，发乌里雅苏台效力。上发徐州，夏邑民张钦、刘元德诣行在诉知县孙默讳灾及治赈不实，上亲鞫，元德言诸生段昌绪指使。上复遣侍卫成林会图尔炳阿至夏邑按治，於昌绪家得传钞吴三桂檄。上谕曰：“图尔炳阿察出逆檄，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且以如此梗不知化之民，而治其司牧者以罪，是不益长浇风乎？免图尔炳阿罪，仍留巡抚任治赈。图尔炳阿若因有前此罪斥之旨，心存成见，或不释然於灾民，则是自取罪戾，亦不能逃朕洞鉴。”寻家屏亦以藏禁书罪至死，图尔炳阿仍以匿灾下吏议，夺官，命留任。逾数月，召诣京师，命往乌里雅苏台治饷。

二十八年，授贵州巡抚，二十九年，调湖南。三十年，病作，遣医往视。卒。

阿思哈，萨克达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充军机处章京。乾隆十年，擢甘肃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西巡抚。疏言：“各营操演枪砲，须实子弹。营马应令骑兵自饲。技艺以纯熟得用为要，步法、架势不必朝更夕改。”上嘉其言得要。旋调山西。十六年，平阳旱，未亲往抚恤，诏责之。十七年，蒲、解等处复灾，请以平阳富民捐款解河东道加赈。上谕之曰：“赈济蠲缓，重者数百万，少亦数十万，悉动正帑，从无顾惜。富户所捐几何，贮库助赈，殊非体制。此端一开，则偏灾之地，贫民既苦艰食，富户又令出赀。国家抚恤灾黎，何忍出此？”责阿思哈卑鄙错谬，不胜巡抚任，召还，夺官。寻授吏部员外郎。二十年，命以布政使衔往准噶尔军前经理粮运。擢内阁学士。

二十二年，命署江西巡抚，莅任，清理屯田，寻真除。学政谢溶生劾阿思哈婪贿派累，命尚书刘统勋、侍郎常钧等按鞫，得实，拟绞。二十六年，诏免罪，以三品顶戴发乌鲁木齐效力。二十八年，命往伊犁协同办事。

二十九年，授广东巡抚，调河南。三十年，疏言：“卫河运道浅阻，濬县三官庙、老鹳嘴诸地砂礓挺据河心，重载尤艰浮送。向於上、下游浅处建筑草坝以束水势。详考河形，夏秋水盛，无须草坝；冬令源涩，草坝亦属无益。不如於上游先期蓄水，临时开放。饬府县督河员於九月望后起，至漕船出境止，暂闭外河以上民渠，使水归官渠，重运自可疏通。凿去砂礓，并集夫疏濬浮沙，以利漕运。”又请借司库閒款，委员分购河工料物，以除沿河州县按亩派累，均报闻。

三十四年，擢云贵总督。师征缅甸，阿思哈出铜壁关至蛮暮军中，奏军中粮马不敷。上责其畏难，解任，以副都统衔在领队大臣上行走。旋召为吏部侍郎，入对失上指，夺官，戍伊犁。三十九年，释回，仍充军机章京。擢左都御史。大学士舒赫德师讨王伦，命阿思哈偕额驸拉旺多尔济率健锐、火器两营以往。事定，拉旺多尔济言城北搜剿王伦馀党，阿思哈未同往，下吏议，夺官，命留任。四十一年，署吏部尚书，旋授漕运总督。卒，赐祭葬，谥庄恪。

阿思哈初抚江西，上眷之独厚。广西巡抚卫哲治入觐，上问各省督抚孰为最劣，哲治引罪，上谓：“姑置汝！”哲治举阿思哈对，时以为难能。

宫兆麟，字伯厚，江南怀远人。自贡生授湖北安陆通判，累迁至山东粮道。乾隆三十一年，授湖南按察使。桂阳州民侯七郎殴杀从兄岳添，贿其兄学添自承。知州张宏燧谳上，巡抚李因培疑之，令兆麟详鞫得实。因培调福建去，巡抚常钧庇宏燧，以七郎呼冤劾兆麟，兆麟亦入奏。上遣侍郎期成额会总督定长按治，如兆麟谳；兆麟又发宏燧买金行贿状，期成额等奏闻，逮讯，买金非行贿，乃迎合因培及湖北布政使赫升额意指，代武陵知县冯其柘补亏空。因培、赫升额、常钧、宏燧皆坐谴。

三十二年，兆麟调云南按察使。三十三年，迁布政使，擢广西巡抚。云南军营需硝，敕兆麟筹画，兆麟以广西旧存硝七万七千馀斤运剥隘，复拨通省营贮火药二十万斤继运，得旨嘉许。调湖南。

三十五年，又调贵州。桐梓县民为乱，命速赴任，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捕治。乱定，古州党堆寨苗香要等为乱，复偕吴达善督兵捕诛之。兆麟奏党堆寨苗老呴以阻香要乱被杀，令即寨立庙以祀良苗，并将死义被旌及香要叛逆伏诛状，译苗语榜庙门，俾令警戒；并请移驻将吏，建下江营土城，驻兵镇抚。是夏，兆麟奏请於邻省湖南、四川、广西买米运贵州粜济。至秋，丰收，复奏请停运。上斥其冒昧，勖令详慎。兆麟复奏请简发知府三员赴贵州，上以“此端一开，各省效尤，妨吏部选法；且开幸进之门”，下旨严饬。会贵州布政使观音保入觐，讦兆麟粗率喜自讠夸，口给便捷，人号为“铁嘴”。上曰：“观音保人已粗率，今尚以兆麟为粗率，则粗率更甚可知。”谕兆麟猛省痛改。寻诏诣京师，降补甘肃按察使。三十六年，坐贵州任内失察厂员亏欠铅斤，夺官。四十一年，东巡，兆麟迎驾，诏与三品衔。四十六年，卒。

杨景素，字朴园，江南甘泉人，提督捷孙。父铸，古北口总兵。景素孱弱，不好章句，贫不能自给。入赀授县丞，发直隶河工效力。乾隆三年，补蠡县县丞，累迁保定知府。十八年，授福建汀漳龙道。漳浦民蔡荣祖欲为乱，景素率营卒擒斩之。

调台湾道。釐定汉民垦种地，并生熟番界址。革游民为通译而不法者，代以熟番。

又禁入山采木，借修造战船材料为名，累诸番。三十三年，授河南按察使。三十五年，擢甘肃布政使，调直隶。命从尚书裘曰修勘察堤埝各工。坐失察雄县知县胡锡瑛侵蚀灾赈，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俟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大学士舒赫德督兵讨之。上命景素具车马济师，令分守河西。贼以粮艘结浮桥欲渡，景素与总兵万朝兴、副将玛尔当阿等督兵御之，董劝回民助师。夜焚桥，贼不得渡。事旋定，擢山东巡抚。疏请编查保甲。四十年，疏请选京师健锐、火器营裨佐发山东，司营伍教演。四十一年，上东巡，临视临清毁桥断道及乱民窜据所在，景素述当时战状，上嘉其劳，赐黄马褂。汶上宋家洼旧渠淤垫，潴水淹民田。四十二年，景素奏请濬旧渠，并开支河二，令仍趋南阳、昭阳二湖，下部议行。

擢两广总督，四十三年，调闽浙。疏言：“浙西歉收，总督杨廷璋请拨台湾仓穀十万接济。北风盛发，未能即到。请於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属拨仓穀十万，听商运赴嘉、湖出粜；仍饬台湾运归四府补仓。”得旨嘉奖。四十四年，调直隶。荐于易简为布政使，上以易简为大学士敏中弟，责景素。十二月，卒，赠太子太保，赐恤如例。

四十五年，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景素操守不谨，并发官兵得赃纵盗状。两江总督萨载勘有河堤城垣工程，罚景素家属承修。福康安又奏景素在两广婪索商捐六万馀，责景素子炤限年缴还。五十四年，以福建吏治废弛，追咎景素，戍召伊犁。五十九年，释回。

闵鹗元，字少仪，浙江归安人。乾隆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督山东学政。二十七年，自学政授山东按察使，调安徽。迁湖北布政使，调广西、江宁。

四十一年，迁安徽巡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李侍尧以赃败，罪至斩，下大学士、九卿议，请从重立决；复下各省督抚议，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鹗元窥上指欲宽侍尧，独奏言：“侍尧历任封疆，勤幹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上从之，侍尧得复起。

四十五年，调江苏。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坐伪灾冒赈得罪，事连鹗元弟同知鹓元。上责鹗元隐忍瞻徇，知其事而不举，降三品顶戴，停廉俸。四十八年，还原品顶戴，支廉俸如故。五十年，江南旱。五月，鹗元奏淮、徐、海三府如得雨二三寸，犹可种杂粮。上谕曰：“得雨二三寸未为霑足，焉能种杂粮？地方雨水，民瘼攸关。鹗元何得含混入告？”寻奏请截漕十万石，淮、徐、海三府州被灾较重，碾米治赈，如所议行。

五十五年，高邮巡检陈倚道察知书吏伪印重徵，知州吴瑍置不问；牒上，鹗元亦置不问，揭报户部。上谘鹗元，鹗元犹庇瑍不以实陈，乃遣尚书庆桂、侍郎王昶按治；责鹗元欺罔，夺官，逮鹗元等下刑部治罪。巡抚福崧劾鹗元得句容知县王光陛牒发粮书侵挪钱粮，但令江宁府察覈。上责鹗元玩视民瘼，徇情骫法，命置重典。

狱具，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五十六年，释还里。嘉庆二年，卒。

论曰：法者所以持天下之平。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焯、阿思哈、景素坐贪皆勘实，犹尚复起；图尔炳阿匿灾至面谩，反诛告者；兆麟口给，鹗元迎上指，至不胜疆政而始去之。高宗常谓：“朕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不能执法。”执法固难，自克其爱憎喜怒，尤不易言也。

## 列传一百二十五

塞楞额周学健 鄂昌鄂乐舜 彭家屏 李因培 常安 福崧

塞楞额，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擢翰林院侍讲。四迁至侍郎，历刑、兵、礼诸部。雍正二年，出署山东巡抚，入为户部侍郎。如广东按将军李杕纵部兵毁米厂、閧巡抚署，事竟，仍署山东巡抚。疏请以东平州安山湖官地分畀穷民栽柳捕鱼为业，上许之，并令发耗羡备用银为建屋制船；又疏请浚柳长河，开引河二，疏积水。复入为工部侍郎，缘事夺官。乾隆元年，赐副都统衔，如索伦、巴尔虎练兵。寻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出为陕西巡抚，移江西。

疏请筑丰城石堤，封广信府铜塘山，均许之。再移山东。十一年，擢湖广总督。

十三年，孝贤皇后崩，故事，遇国恤，诸臣当於百日后薙发。锦州知府金文醇违制被劾，逮下刑部，拟斩候。上以为不当，责尚书盛安沽誉，予重谴。江苏巡抚安宁举江南河南总督周学健薙发如文醇，上并命逮治。因诏诸直省察属吏中有违制薙发者，不必治其罪，但令以名闻。是时塞楞额亦薙发，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及诸属吏皆从之。得诏，塞楞额具疏自陈，上命还京师待罪。谕谓：“文醇已拟斩决，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则无怪於文醇；岂知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又无怪於学健。”因释文醇，宽学健，皆发直隶，以修城自赎。树葵、锡绂误从塞楞额，锡绂并劝塞楞额检举，皆贷罪；令树葵分任修城，示薄罚。塞楞额至刑部，论斩决。上谓：“祖宗定制，君臣大义，而违蔑至此，万无可恕！以尚为旧臣，令宣谕赐自尽。”

学健，江西新健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迁至户部侍郎。

命如山东按事，两诣上下江会督抚治灾赈、水利，出署福建巡抚、浙闽总督。加太子少保，授江南河道总督，坐违制薙发，夺官，命江西巡抚开泰籍其家。开泰发其往来私书，中有丁忧兗沂曹道吴同仁行赇学健，乞举以自代。上为罢陈举自代例，诏曰：“朕令大臣举可以自代之人，凡以拔茅茹、显俊乂之意也。今同仁嘱学健许以两千，朕不解焉。问之钱陈群，始知为赇。夫考绩黜陟，何可为苞苴之门，岂朕若渴之诚尚未喻於二三大臣耶？朕甚恧焉！其罢之。”别诏又谓：“学健卞急刚愎，不料其不励名检竟至於此！”下两江总督策楞覆勘，具得学健营私受赃、纵戚属奴仆骫法状，刑部引塞楞额及前步军统领鄂善例论斩决。上谓学健违制罪已贳，婪赃鬻破荐举事视鄂善尤重，赐自尽。

鄂昌，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从子也。雍正六年，以举人授户部主事。七年，超擢陕西宁夏道。十年，迁甘肃布政使。十一年，署陕西巡抚，旋授四川巡抚。酉阳州土司冉元龄老病，子广烜袭，土民苦其贪暴，鄂昌奏请改土归流。十三年，总督黄廷桂劾鄂昌贪纵，命夺职，以杨馝代之。遣刑部侍郎申珠浑会馝按治，得鄂昌枷毙罪人及受属吏银瓶诸状，命逮下刑部，论杖徒，遇赦免。乾隆元年，令在批本处行走。二年，授直隶口北道，迁甘肃按察使。山西民梁玥等在高台遇盗死，知县伍升堂捕良民锻炼论罪，鄂昌雪其冤，得真盗置之法。巡抚黄廷桂疏陈鄂昌平反状，旨嘉奖。九年，迁广西布政使。十一年，署广西巡抚。疏请以鄂尔泰祀广西名宦，上责其私，不许。十二年，疏自陈举布政使李锡泰自代，上复责其朋比。因命督抚不得举本省籓臬自代，著为例。迭移江苏、四川、甘肃诸省，署甘肃提督、陕甘总督。复移江西巡抚。时传播尚书孙嘉淦疏稿有诬谤语，命诸行省究所从来。鄂昌以坐广饶九南道施廷翰子奕度逮下刑部，鞫无据，雪其枉，召鄂昌诣京师待命。狱定，诛千总卢鲁生。责鄂昌误谳，下刑部，论杖徒，命贷罪，发往军台效力。十九年闰四月，命以甘肃贮官茶发北路军备用，命鄂昌董其事。旋授甘肃巡抚，理军需。

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集，文辞险怪，上指诗中语讪上，坐悖逆诛。中藻故鄂尔泰门人，鄂昌与唱和。上命夺职，逮至京师下狱。大学士九卿会鞫，籍其家，得所著塞上吟，语怨望；又闻鄂容安从军，辄云“奈何奈何”，上责以失满洲踊跃行师旧俗。又得与大学士史贻直书稿，知贻直为其子奕簪请讬，上为罢贻直。谕：“鄂昌负恩党逆，罪当肆市。但尚能知罪，又於贻直请讬状直承无讳，朕得以明正官常，从宽赐自尽。”

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上举其诗有曰“又降一世”，曰“亦天之子”，曰“与一世争在丑夷”，无虑数十事，语悖慢；又有“西林第一门”语，斥其攀援门户，恬不知耻。因及鄂尔泰及张廷玉秉政，各有引援，朋分角立。谓：“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命罢贤良祠祀。

鄂乐舜亦鄂尔泰从子，初名鄂敏。雍正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秋谳侍班，刑部侍郎王国栋放纵愆仪。上命之退，鄂敏未引去。因以责鄂敏，夺官。逾年，复编修。出为江西瑞州知府，累迁湖北布政使。命更名鄂乐舜。迁甘肃巡抚，疏请茶引备安西五卫积贮；移浙江，修海塘；皆议行。寻移安徽，又移山东。未行，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密劾鄂乐舜在浙江时，布政使同德为婪索盐商银八千，命侍郎刘纶、浙闽总督喀尔吉善按治。纶等言鄂乐舜实假公使银。上又命两江总督尹继善会鞫，得婪索盐商状，如富勒浑言，但无与同德事，鄂乐舜论绞，富勒浑亦坐诬治罪。上以定拟失当，擢富勒浑布政使，逮鄂乐舜至京师，赐自尽。时后鄂昌死未一年也。

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外授直隶清河道。三迁江西布政使。移云南，再移江苏。以病乞罢。

乾隆二十二年春，高宗南巡，家屏迎谒。上谘岁事，家屏奏：“夏邑及邻县永城上年被水灾独重。”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朝行在，上以家屏语诘之，犹言水未为灾，上命偕家屏往勘；又以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师载奏如家屏言，上谓师载笃实，语当不诳，饬图尔炳阿秉公勘奏，毋更回护。上幸徐州，见饥民困苦状，念夏邑、永城壤相接，被灾状亦当同；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往视。上北还，发徐州，夏邑民张钦遮道言县吏讳灾，上申命图尔炳阿详勘。次邹县，夏邑民刘元德复诉县吏施赈不实，上不怿，诘主使，元德举诸生段昌绪，命侍卫成林监元德还夏邑按其事；而观音保还奏夏邑、永城、虞城、商丘四县灾甚重，积水久，田不可耕；灾民鬻子女，人不过钱二三百，观音保收灾民子二，以其券呈上。上为动容，诏举其事，谓：“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相顾至此，事不忍言。”因夺图尔炳阿职，戍乌里雅苏台，诸县吏皆坐罪。

成林至夏邑，与知县孙默召昌绪不至，捕诸家，於卧室得传钞吴三桂檄，以闻上。上遂怒，贷图尔炳阿遣戍及诸县吏罪，令直隶总督方观承覆按。召家屏诣京师，问其家有无三桂传钞檄及他禁书。家屏言有明季野史数种，未尝检阅，上责其辞遁，命夺职下刑部，使侍卫三泰按验。家屏子传笏虑得罪，焚其书，命逮昌绪、传笏下刑部，诛昌绪，家屏、传笏亦坐斩，籍其家，分田予贫民。图尔炳阿又以家屏族谱上，谱号大彭统记，御名皆直书不缺笔。上益怒，责家屏狂悖无君，即狱中赐自尽。

秋谳，刑部入传笏情实，上以子为父隐，贷其死。上既谴家屏等，召图尔炳阿还京师，逮默下刑部，命观音保以通判知夏邑。手诏戒敕，谓：“刁顽既除，良懦可悯。

当善为抚绥，毋俾灾民失所也。”

李因培，云南晋宁人。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三年，特擢翰林院侍讲学士，督山东学政。十四年，再擢内阁学士。十八年，署刑部侍郎，兼顺天府尹。蝗起，因培劾通永道王楷等不力捕，皆夺职；又劾涿州知州李锺俾亏仓穀，论罪如律。衡水知县刘士玉，因培乡人也，以贿败，为直隶总督方观承论劾。

冀州知州讠夸喀谒因培，因培称士玉冤，讠夸喀因为申布政、按察两司。十九年，直隶布政使玉麟以其事闻，因培坐夺职。甫三月，起光禄寺卿。复督山东学政。二十一年，移江苏。二十四年，迁内阁学士。学政任满，移浙江。二十七年，任又满，复移江苏。上南巡，赋诗以赐。二十八年，授礼部侍郎，寻改仓场侍郎，皆留督学。

二十九年，授湖北巡抚。上谕湖广总督吴达善曰：“因培能治事，学问亦优，但未免恃才，好居人上。今初任民事，汝当留意，治事有不当，善规之；不听，即以闻。朕久未擢用，亦欲折鍊其气质。今似胜於前，但恐志满易盈，负朕造就耳。”

旋移湖南。三十一年，又移福建，将行，常德被水。上令速予灾民一月粮，诏未至，因培令秋后勘灾如故事。上责因培“以将受代，五日京兆，不恤民瘼”，下部议，当降调。甫两月，授四川按察使。

因培在湖南日，常德知府锡尔达发武陵知县冯其柘亏库帑二万馀。时因培报通省仓穀无亏，虑以歧误得罪；示意布政使赫升额，令桂阳知州张宏燧代其柘偿万馀，不足，仍疏劾。会宏燧谳县民侯岳添被杀，误指罪人，为按察使宫兆麟所纠。因培及继任巡抚常钧覆谳不能决，上命侍郎期成额即讯，因得宏燧营私亏帑，及承因培指代其柘偿金诸状，以闻。上命夺因培官，逮送湖北对簿，具服。谕曰：“诸直省仓库亏缺，最为锢弊。昔皇考严加重戒，硃批谕旨，不啻三令五申，人亦不敢轻犯。

朕御极三十馀年，有犯必惩，乃近年营私骫法，屡有发觉。岂因稽查稍疏，故态复作？朕自愧诚不能感人，若再不能执法，则朕亦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也。”期成额奏至，因培下刑部论斩决，上命改监候。秋谳入情实，赐自尽。

常安，字履坦，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以诸生授笔帖式，自刑部改隶山西巡抚署。雍正初，擢太原理事通判。世宗时，庶僚皆得上章言事。常安疏请裁驿站馆夫及诸官署镫夫，省科派，从之。寻擢冀宁道。迁广西按察使，移云南。就迁布政使，移贵州。疏言：“苗疆多事，由於兵役扰累。嗣后有扰累事，罪该管文武官。”

下云贵广西总督议行。迁江西巡抚。十三年，以母丧去官。

乾隆元年，还京师，舟经仲家浅，其仆迫闸官非时启闸越渡，高宗闻之，谕谓：“皇考临御时所未尝有！徒以初政崇尚宽大，常安封疆大吏，乃为此市井跋扈之举，目无功令。”下东河总督白锺山按治，夺官，下刑部论罪，当枷号鞭责，命贷之，往北路军营董粮饷。四年，授盛京兵部侍郎。内移刑部侍郎，外授漕运总督。内阁学士雅尔呼达请增遣满洲兵驻防口外，直隶总督孙嘉淦疏请於独石口、张家口外择可耕地屯兵招垦。常安以为侵蒙古游牧地，疏请寝其事。

六年，移浙江巡抚，谢上，因言：“属吏贤否视上司为表率，惟有身先砥砺，共励清操。”上谕曰：“廉固人臣之本，然封疆大臣非仅廉所能胜任。为国家计安全，为生民谋衣食，其事正多。观汝有终身诵廉之意则非矣。”上念浙江海塘为民保障，诏询近时状，并命闽浙总督那苏图、杭州将军傅森会常安详勘。常安等议：“海宁至仁和原有柴塘，塘外临水，仿河工络坝之法，用竹篓盛碎石，层层排筑，外捍潮汐，内护塘基。水去沙停，渐有淤滩，再用左都御史刘统勋议，改建石塘。”

别疏又言：“塘工可大可小，大则终年兴工，亦难保其无虞；小则应兴则兴，应停则停，惟期免於冲决。是在因时损益，不宜惜费，亦不宜糜费。乾隆四五年间所修石塘，竭力督催，明岁可望全完。各塘不无阔狭高低，必须整齐坚固。臣谕督塘兵培补镶垫，俾塘有坚工，兵无閒旷。海宁塘后旧有土塘以备泛溢，令民间栽柳，根株盘结塘身，枝幹藉资工用。”八年，石工乃成。

常安在浙江久，有惠政：尝用保甲法编太湖渔舟，清盗源；釐两浙鹺政诸弊，苏商困；以温、处二府贫瘠鲜★K6藏，招商转江苏米自海道至，佐民食。江苏巡抚陈大受疏论常安轻开海禁，常安疏辨。谓：“苏视温、处彼此虽殊，两地皆皇上赤子，大受不当过分畛域。”上谕曰：“汝等以此而矛盾，皆为民耳，出於不得已。

以后丰年可不须，若需穀孔亟，当视此行耳。”常安巡视宁波沿海诸地，泛海至镇海，又至定海，疏陈内外洋诸岛屿状，谓内洋宜招民广垦，外洋宜封禁。上嘉其冲冒风涛，勤於王事。嘉、湖二府奸民迷诱民间子女，常安督吏捕治，悉获诸奸民。

上令视采生折割例从重定拟，饬常安宽纵。寻上疏言：“州县亲民吏，必於辖境事无繁简、地无远近莫不深知，而后有实政以及於民。应饬於斋戒停刑暇日亲历乡村，以次而遍。引其父老，询以疾苦，於地方利弊了然胸中，且籍以周知户口。如遇灾赈，董理易为力。”上深然之。钱塘江入海处近萧山为南大亹，近海宁为北大亹，蜀山南别有中小亹。旧为江海汇流处，渐淤塞，水趋南大亹，逼海宁。九年，尚书讷亲莅视，议复中小亹故道。常安令就沙嘴为沟四，引潮刷沙，历数年，沙渐去。

十一年，疏言：“春伏两汛已过，南沙坍卸殆尽，蜀山已在水中。倘秋汛不复涌沙，大溜竟行中小亹矣。”上谕曰：“此言岂可轻出？亦俟三五年后如何耳。如能全行中小亹，果可喜事也。”

十二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劾常安多得属吏金，婪索及於盐政承差、海关胥吏，纵仆取市肆珍贵物不予值，凡十数事。上命解任，以顾琮代之，令大学士高斌会顾琮按治。常安亦疏劾布政使唐绥祖徇私狂悖，上为下高斌等并按。高斌等按常安婪赃纳贿状皆不实，惟纵仆得赇；常安劾绥祖事尽虚，疏请夺常安官。上命大学士讷亲覆按，未至，高斌等又言常安岁易盐政承差，有婪索状；讷亲至，又言常安尝以公使钱自私，按律拟绞，下刑部，卒於狱。

常安少受业於尚书韩菼，工文辞，有所论著，多讥切时事。其坐谴多举细故，遽从重比。时论疑其中蜚语以死，非其罪也。

福崧，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湖广总督硕色孙也。乾隆中，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外授四川川北道，迁甘肃按察使。再迁福建布政使，未行，苏四十三乱作，从总督勒尔谨讨贼，即移甘肃。事定，赐花翎。勒尔谨坐冒赈得罪，命福崧从总督李侍尧察通省仓库，亏银八十八万、粮七十四万有奇，立例清偿，无力者以责上官。

福崧亦应分偿，上特免之。

四十七年，迁浙江巡抚。上以王亶望、陈辉祖相继抚浙江，皆贪吏，复命察通省仓库，亏银一百三十万有奇，立例清偿如甘肃。桐乡县徵漕不如律，民聚，福崧令捕治，因疏陈严除漕弊，条四事，下部议行。四十九年，上南巡，两浙盐商输银六十万，以海宁范公塘改柴为石，福崧为请，上允之。五十一年，福崧以诸属吏清偿仓库亏银未能如期，疏请展限；并言於正岁集司道以下等官设誓，共砥廉隅。上以期已三四年，乃复请展限，非是，且设誓亦非政体，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伊龄阿如浙江按治。会福崧请筹柴塘修费，上疑新建石塘无益，劳民伤财，令文埴等并按，召福崧还京师待命。文埴等疏陈浙江仓库实亏数，为定善后章程；别疏言柴塘坦水为石塘保障，宜有岁修。上允其请，察福崧无败检事，失但在柔懦，命署山西巡抚。

旋以浙江学政窦光鼐劾平阳知县黄梅贪黩，论如律，责福崧未能发，左授二等侍卫，充和阗帮办大臣。五十二年，移阿克苏办事大臣。五十四年，再移叶尔羌参赞大臣。五十五年，授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还授浙江巡抚。五十七年，疏请补修海塘石工，与前巡抚琅玕改筑柴坝异议，上命江苏巡抚长麟往按，请如福崧议。

浙江盐道柴槙迁两淮盐运使，亏帑，私移两淮盐课二十二万补之。两淮盐政全德疏劾，上以福崧领两浙盐政，虑有染，夺官，以长麟代之。命尚书庆桂会鞫，谓福崧尝索槙赇十一万，又侵公使钱六万有奇。狱具，论斩，逮致京师，寻命即途中行法。

福崧饮酖卒。

福崧为巡抚，治事明决，御属吏有法度，民颂其治行。其得罪死，颇谓其忤和珅，为所陷。尤虑至京师廷鞫，或发其阴私，故以蜚语激上怒，迫之死云。

论曰：居丧不沐浴，百日薙发，亦其遗意也。塞楞额坐是中危法，学健虽以他事诛，然得罪仍在初狱。鄂昌以门户生恩怨，家屏以搢绅言利病，皆足以掇祸。罗织文字，其借焉者也。因培起边远，受峻擢，屡踬屡起，乃以欺罔傅重比。常安、福崧死於赇，然封疆有政声。论者以为冤，事或然欤？

## 列传一百二十六

恆文郭一裕 蒋洲 杨灝 高恆子高朴王亶望勒尔谨 陈辉祖 郑源鹴 国泰郝硕 良卿方世俊 钱度 觉罗伍拉纳浦霖

恆文，乌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以诸生授笔帖式，四迁兵科给事中。

外授甘肃平庆道，再迁贵州布政使。乾隆初，方用兵金川，恆文奏言：“兵贵神速。

臣官甘肃平庆道时，见提督以下诸营，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择勇健者，名为援剿兵将，备预定旗帜器械，及奖赉诸项亦预存。贵州乃无此例。本年四川调兵二千，迟至六日方得起程。请仿甘肃例预为计，提督驻安顺，设重兵，请於府库贮银五千待用。”既又疏上行军诸节目。上嘉其能治事，移直隶。十六年，擢湖北巡抚。疏请采汉铜广鼓铸，请增筑武昌近城石堤，请停估变省城道仓空廒、备贮协济邻省米石，均得旨允行。十八年，署湖广总督，移山西巡抚。

二十一年，擢云贵总督。二十二年三月，疏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鞫实论斩。恆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议制金炉上贡，恆文令属吏市金，减其值，吏民怨咨。

一裕乃疏劾恆文贪污败检，列款以上。上命刑部尚书刘统勋会贵州巡抚定长即讯，得恆文令属吏市金减金值，及巡察营伍纵仆婪索诸事，逮送京师。上责恆文；“为大臣，以进献为名，私饱己橐，簠簋不饬，负恩罪大。”遣待卫三泰、扎拉丰阿乘传就恆文所至，宣谕赐自尽。

郭一裕，湖北汉阳人。雍正初，入赀为知县，除江南清河知县。稍迁山西太原知府。乾隆中，累擢云南巡抚。恆文对簿，具言贡金炉议发自一裕。统勋等察知一裕亦令属吏市金，见恆文以减值敛怨，乃先发为掩覆计。事闻，上谓：“一裕本庸鄙，前为山东巡抚，尝请进万金上供。在官惟以殖产营运为事，但尚不至如恆文之狼藉。”命夺职，发军台效力。手诏谓：“恆文及一裕罪轻重一归允当，毋谓一裕以汉吏劾满洲终两败也。”一裕呈部请输金赎罪，会蒋洲、杨灝皆以婪索属吏坐诛，洲狱具，得同官朋比状。上因谓：“恆文事发自一裕，尚彼胜於此。”特许其纳赎。

居数年，予三品衔，授河南按察使。以老罢。卒。

蒋洲，江南常熟人，大学士廷锡子。自主事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二十二年，就迁巡抚，旋移山东，以塔永宁代。塔永宁劾洲贪纵，亏库帑钜万。将行，令冀宁道杨龙文、太原知府七赉札诸属吏纳赇弥所亏。统勋自云南还，上命驰往会塔永宁按治。解洲任，逮送山西严鞫，得实，诛洲，并及龙文、七赉论绞候。诸属吏亏帑，文职知州硃廷扬等、武职守备武琏等，皆论罪如律。陕西巡抚明德，以前官山西尝取洲及诸属吏赇，亦论绞候。上命发甘肃交黄廷桂听差遣。

杨灝，直隶曲阳人。乾隆中，官湖南布政使。时以湖南仓穀济江南当籴补，灝发穀值百取一二，得金三千有奇。巡抚陈宏谋疏劾，谳实，坐斩。二十二年，秋谳，巡抚蒋炳以灝限内完赃，拟入缓决，上怒，命诛灝，夺炳官，逮京师，论罪坐斩。

上以炳意在沽誉，尚未尝受贿，改戍军台。按察使夔舒亦坐是夺职。

高恆，字立斋，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子也。乾隆初，以廕生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出监山海关、淮安、张家口榷税，署长芦盐政、天津总兵。二十二年，授两淮盐政。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言：“海州产盐盛，请令河东买运配引赴陕西引地行销。淮北盐贱，并令淮南商买运適中之地，作常平仓盐备缺额补配。”命高恆会两江总督尹继善覆议，寻疏陈：“海洲产盐盛衰，视天时晴雨，难定成数。距陕西三千馀里，黄河逆流而上，断难輓运。自海州出场，经淮、徐、海各属，皆淮北食盐口岸；徐州以上，又系长芦引地。恐沿途挟私，淮南额引多，盐场广，有盈无绌。

即淮北盐价稍贱，加以脚费折耗亦相等。若令淮南销淮北馀盐，尤非商情所便。纵发官帑与之收买，亦难强其领运。”疏入，上从之。湖广总督李侍尧疏言湖北盐骤贵，请饬淮商减价。命高恆赴湖北会议。定湖北盐价，视淮商成本每包以二钱三分一釐为制。二十九年，授上驷院卿，仍领两淮盐政。三十年，以从兄高晋为两江总督，当回避，召署户部侍郎。疏陈整顿纲课，定分季运清奖励之制，命以告后政普福。寻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十二年，署吏部侍郎。是时上屡南巡，两淮盐商迎跸，治行宫扬州，上临幸，辄留数日乃去，费不赀，频岁上贡稍华侈。

高恆为盐政，陈请预提纲引岁二十万至四十万，得旨允行。复令诸商每引输银三两为公使钱，因以自私，事皆未报部。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上夺高恆官，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尤拔世按治。诸盐商具言频岁上贡及备南巡差共用银四百六十七万馀，诸盐政虽在官久，尚无寄商生息事。上责其未详尽，下刑部鞫实，高恆尝受盐商金，坐诛。普福及盐运使卢见曾等罪有差。

子高朴，初授武备院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巡山东漕政。三十七年，超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值月食，救护未至，上谕谓：“高朴年少奋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乃在朕前有意见长，退后辄图安逸，岂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吏议夺职，命宽之。迁兵部右侍郎。上录诸直省道府姓名，密记治行优绌，谓之道府记载，太监高云从偶泄於外廷。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倪承宽尝因侍班私论其事，高朴闻，具疏劾，上怒，下刑部鞫治。寻命诛云从，贷观保等，不竟其事。诏谓：“云从以贱役无忌惮，岂可不亟为整饬以肃纪纲？但不屑因此兴大狱，故不复穷治。诸大臣岂无见闻，独高朴为之陈奏，内省应自惭。若因此图倾高朴，则是自取其死。高朴若沾沾自喜，不知谨懔，转致妄为，则高云从即其前车，朕亦不能曲贷也。”四十一年，命往叶尔羌办事。距叶尔羌四百馀里，有密尔岱山，产玉，旧封禁。高朴疏请开采，岁一次。四十三年，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诉高朴役回民三千采玉，婪索金宝，并盗鬻官玉。乌什办事大臣永贵以闻，上命夺官严鞫，籍其家，得寄还金玉；永贵又言叶尔羌存银一万六千馀、金五百馀。高朴坐诛。

方上诛高恆，大学士傅恆从容言乞推慧贤皇贵妃恩贷其死，上曰：“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傅恆战栗不敢言。至是，谕曰：“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恆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

王亶望，山西临汾人，江苏巡抚师子。自举人捐纳知县，发甘肃，知山丹、皋兰诸县。选授云南武定知府，引见，命仍往甘肃待缺，除宁夏知府。累迁浙江布政使，暂署巡抚。乾隆三十八年，上幸天津，亶望贡方物，范金为如意，饰以珠，上拒弗纳。三十九年，移甘肃布政使。甘肃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上令罢之。既，复令肃州、安西收捐如旧例。亶望至，申总督勒尔谨，以内地仓储未实为辞，为疏请诸州县皆得收捐；既，又请於勒尔谨，令民改输银。岁虚报旱灾，妄言以粟治赈，而私其银，自总督以下皆有分，亶望多取焉。议初行，方半载，亶望疏报收捐一万九千名，得豆麦八十二万。上谓：“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馀粮？今半年已得八十二万，年复一年，经久陈红，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於闾阎，听其自为流转？”

因发“四不可解”诘勒尔谨，勒尔谨饰辞具覆。上谕曰：“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为之可也。”

四十二年，擢浙江巡抚。四十五年，上南巡，亶望治供张甚侈。上谓：“省方问俗，非为游观计。今乃添建屋宇，点缀镫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取。”戒毋更如是。亶望旋居母丧，疏请治丧百日后，留塘工自效，上许之。浙江巡抚李质颖入觐，奏陈海塘事，因及亶望意见不相合，遂言亶望不遣妻拏还里行丧。上降旨责其忘亲越礼，夺官，仍留塘工自效。

四十六年，命大学士阿桂如浙江勘工。阿桂疏发杭嘉湖道王燧贪纵、故嘉兴知府陈虞盛浮冒状，上谕曰：“朕上年南巡，入浙江境，即见其侈靡，诘亶望，言虞盛所为。今燧等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必亶望为之庇护。”命逮燧严鞫。会河州回苏四十三为乱，勒尔谨师屡败，亦被逮。大学士阿桂出视师，未即至，命尚书和珅先焉，和珅疏言入境即遇雨，阿桂报师行亦屡言雨。上因疑甘肃频岁报旱不实，谕阿桂及总督李侍尧令具实以闻。阿桂、侍尧疏发亶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私诸状，上怒甚，遣侍郎杨魁如浙江会巡抚陈辉祖召亶望严鞫，籍其家，得金银逾百万。上幸热河，逮亶望、勒尔谨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赴行在，令诸大臣会鞫。

亶望具服发议监粮改输银，令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迫所辖道府具结申转；在官尚奢侈，皋兰知县程栋为支应，诸州县饣鬼赂率以千万计。狱定，上命斩亶望，赐勒尔谨自裁，廷赞论绞，并命即兰州斩全迪；遂令阿桂按治诸州县，冒赈至二万以上皆死，於是坐斩者栋等二十二人，馀谴黜有差。上谓：“此二十二人之死，皆亶望导之使陷於法，与亶望杀之何异？”令夺亶望子裘等官，发伊犁，幼子逮下刑部狱，年至十二，即次第遣发，逃者斩。陕甘总督李侍尧续发得赇诸吏，又诛闵鹓元等十一人，罪董熙等六人。

五十九年，上将归政，国史馆进师传。上览其治绩，乃赦亶望子还，幼者罢勿遣，谓“勿令师绝嗣也”。

勒尔谨，宜特墨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初，以繙译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外授直隶天津道。累迁陕甘总督。四十二年，河州回黄国其、王伏林为乱，驰往捕治，诛国其、伏林及其徒四百馀人。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复起，勒尔谨令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率二百人往捕，为所戕，遂破河州。勒尔谨赴援，闻贼将自小道径攻兰州，引还城守。上责勒尔谨观望失机，夺官；下刑部论斩，上命改监候，卒坐亶望狱死。陈辉祖又以籍亶望家匿金玉器，谴诛。

辉祖，湖南祁阳人，两广总督大受子也。以廕生授户部员外郎，迁郎中。外授河南陈州知府。累迁闽浙总督，兼领浙江巡抚。亶望狱起，辉祖弟严祖为甘肃知县，狱辞连染。上以辉祖当知状，诘之，不敢言，诏严切，乃具陈平日实有所闻，惧严祖且得罪，隐忍未闻上，因请罪，降三品顶戴留任。时安徽巡抚闵鹗元亦坐其弟鹓元，与辉祖同谴。既，布政使盛柱疏言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命大学士阿桂按治，具得辉祖隐匿私易状，论斩。上曰：“辉祖罪固无可逭，然与亶望较，终不同。传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辉祖盗臣耳。亦命改监候。”四十七年，浙江巡抚福崧奏桐乡民因徵漕聚众閧县庭，辉祖宽其罪，次年乃复閧。闽浙总督富勒浑奏两省诸州县亏仓穀，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台湾民互斗，於是上罪辉祖牟利营私，两省庶政皆废弛贻误，罪无异亶望，赐自裁。五十三年，又以湖北吏治阘茸，弊始辉祖为巡抚时，戍其子伊犁。

乾隆季年，诸贪吏首亶望，次则郑源鹴。

源鹴，直隶丰润人。以贡生授户部主事，累迁湖南布政使。仁宗既诛和珅，有言源鹴贪黩状，下巡抚姜晟按治。源鹴具服收发库项，加扣平馀，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上宣示源鹴罪状，因言：“诸直省大吏宴会酒食，率以嘱首县，首县复敛於诸州县。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展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通谕诸直省，令悛改积习。”寻命斩源鹴。

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子也。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文绶官陕甘总督，奉命按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明德布婪索属吏，徇不以实陈，戍伊犁。国泰具疏谢，请从父戍所赎父罪。上谕曰：“汝无罪，何必惶惧？”四十二年，迁巡抚。

国泰纨袴子，早贵，遇属吏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布政使于易简事之谄，至长跪白事。易简，江苏金坛人，大学士敏中弟也。大学士阿桂等以国泰乖张，请改京朝官。四十六年，上为召易简诣京师问状，易简为国泰力辨。上降旨戒国泰驭属吏当宽严得中，令警惕改悔。会文绶复官四川总督，以啯匪为乱，再戍伊犁，国泰未具疏谢。居月馀，疏谢赐鹿肉，上诘责。国泰请纳养廉为父赎，并乞治罪，上宽之。

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劾国泰及易简贪纵营私，徵赂诸州县，诸州县仓库皆亏缺。

上命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按治，并令沣与俱。和珅故袒国泰；墉持正，以国泰虐其乡，右沣。验历城库银银色不一，得借市充库状。语互详沣传。国泰具服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易简谄国泰，上诘不敢以实对。狱定，皆论斩，上命改监候，逮系刑部狱。巡抚明兴疏言通察诸州县仓库，亏二百万有奇，皆国泰、易简在官时事。上命即狱中诘国泰等，国泰等言因王伦乱，诸州县以公使钱佐军兴，乃亏及仓库。上以“王伦乱起灭不过一月，即谓军兴事急，何多至二百万？即有之，当具疏以实闻。国泰、易简罔上行私，视诸属吏亏帑恝置不问，罪与王亶望等均”。命即狱中赐自裁。

郝硕，汉军镶黄旗人。父郝玉麟，官两江总督。郝硕袭骑都尉世职，授户部员外郎，直军机处，迁郎中。外授山东登莱青道，三迁江西巡抚。将朝京师，以行李不具，徵属吏纳赇。四十九年，两江总督萨载论劾，逮京师鞫实。上谓：“郝硕罪同国泰，国泰小有才，地方事尚知料理。郝硕尝朝行在，问以地方事，不知所对。

不意复贪婪若是！且郝硕讬辞求赂，正国泰事败时，乃明知故蹈，无复忌惮。即视国泰例赐自裁。”因通谕诸直省督抚，当持名节，畏宪典，以国泰、郝硕为戒。

良卿，富察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外授直隶通永道，累迁贵州布政使。三十二年，命署巡抚。

师征缅甸，良卿董台站。上谕良卿：“师行供顿有资民力者，覈实奏闻。”良卿疏言：“此项多乡保措办，银数多寡参差，无从覈算。”上谓：“师行供顿有资民力，亦当官为检覈。若以乡保措办遂置不问，民瘼何所仰赖？且吏役因以为奸，又何所不至耶？良卿以布政使署巡抚，何得诿为不知？”下吏议，当降调，命改夺官，仍留任。既，上发帑佐军需，良卿请确查散给，上诘良卿：“既言无从覈算，何能确查散给？”命留供续发官军。良卿又疏陈贵州兵极能走险耐瘴，请募五千人习枪砲、藤牌备徵发。上嘉其尽心，赐孔雀翎。寻移广东，以募兵事未竟，仍留贵州。贵州产铅，岁采运供铸钱，以粮道主其事。三十四年，良卿疏劾威宁知州刘标运铅不如额，并亏工本运值，夺标职，令良卿详谳。良卿疏陈标亏项，并劾粮道永泰，请简大臣会鞫，上为遣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良卿按治。永泰揭户部陈标亏项由长官婪索，因及良卿及按察使高积贪黩状，上解良卿职，复命刑部侍郎钱维城、湖广总督吴达善即讯。故事，奏摺置黄木匣，外护以黄绫袱，至御前始启。上发副将军阿桂军中奏，於袱内得普安民吴倎诉官吏、土目私派累民状，命吴达善密勘；而刘标亦遣人诣户部诉上官婪索，呈簿记，上申命吴达善严鞫。

吴达善先后疏言标积年亏帑至二十四万有奇。良卿意在弥补掩覆，见事不可掩，乃以访闻奏劾；及追缴银六千有奇，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入查封，始终隐饰。又及高积鬻储库水银，良卿有袒庇状。良卿长支养廉，为前布政使张逢尧及积署布政使时支放。普安州民吴国治诉知州陈昶籍军兴私派累民，良卿即令昶会鞫，不竟其事，乃致倎贿驿吏附奏事达御前。上乃责良卿负恩欺罔，罪不止於骫法婪赃，命即贵州省城处斩，销旗籍，以其子富多、富永发伊犁，畀厄鲁特为奴。积、逢尧、标皆坐谴。

方世俊，字毓川，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太仆寺少卿，外授陕西布政使。二十九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二年，调湖南巡抚。刘标讦发上官婪索，言世俊得银六千有奇，上命夺官，逮送贵州，其仆承世俊得银千。狱成，械致刑部，论绞决，上命改监候。秋谳入情实，伏法。

钱度，字希裴，江南武进人。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徽州知府，累擢至方面。其为江安督粮道、河库道，皆再任，历十馀年。上嘉其久任奋勉。二十九年，授云南布政使。三十三年，迁广东巡抚。师方征缅甸，度主餽军，命以巡抚衔领布政使。未岁，移广西巡抚，乃之官，贺县囚越狱，度请宽知县郑之翀罪。上命夺之翀职，责度宽纵。学政梅立本按试郁林，索供应，民聚閧。上命度定学政供应夫船事例，度拟从宽备，失上指，仍左授云南布政使。

三十七年，监铜厂。宜良知县硃一深揭户部，告度贪婪，勒属吏市金玉，上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如云南会总督彰宝、巡抚李湖按治。贵州巡抚图思德奏获度仆持金玉诸器，自京师将往云南，值银五千以上；江西巡抚海明奏获度仆携银二万九千有奇，自云南将往江南，并得度寄子酆书，令为衤复壁藏金，为永久计；两江总督高晋籍度家，得窖藏银二万七千，又寄顿金二千。守侗等讯得度刻扣铜本平馀，及勒属吏市金玉得值，具服，逮送京师。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覆谳，以度侵欺勒索赃私具实，罪当斩，命即行法。子酆亦论绞，上为改缓决。寻遇赦，仍不令应试出仕。嘉庆五年，弛其禁。

觉罗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人。初授户部笔帖式，外除张家口理事同知，累迁福建布政使。林爽文之乱，伍拉纳主餽军，往来蚶江、厦门，事定，赐花翎，迁河南巡抚。乾隆五十四年，授闽浙总督。上以福建民情獷悍，戒伍拉纳当与巡抚徐嗣曾商榷整饬。伍拉纳督属吏捕盗，先后所诛杀百数十人。以内地民多渡海至台湾，疏请海口设官渡，便稽察。时定往台湾者出蚶江，民舟或自厦门渡，亦令至蚶江报验，疏请罢其例，俾得迳出厦门。言者以海中岛屿多，流民散处为盗薮，当毁其庐，徙其民，毋使滋蔓。下滨海诸直省议，伍拉纳疏言：“福建海中诸岛屿，流民散处，凡已编甲输粮者，当不在例中。”上命诸岛屿非例当封禁，皆任其居处。浙江嘉善县民诉县吏徵漕浮收，下伍拉纳按治，论如律。

伍拉纳治尚严，疏劾金门镇总兵罗英笈巡洋兵船遇盗不以实报，英笈坐谴；又论邵武营守备余朝武等侵饷，营吏黄国材等冒饷，黄岩右营守备叶起发属兵遇盗不以实报，外委陈学明避盗伪为被创，营兵柯大斌诬告营官，皆傅重比。五十七年，同安民陈苏老、晋江民陈滋等为乱，设靝雰会。“雰”字妄造，以代“天地”。伍拉纳率按察使戚蓼生赴泉州捕得苏老等，诛一百五十八人，戍六十九人。五十九年，义乌民何世来，宣平民王元、楼德新等为乱，立邪教。伍拉纳率按察使钱受椿赴金华。浙江巡抚吉庆已捕诛世来、德新，伍拉纳覆谳诸胁从，复诛鲍茂山、吴阿成等，还福建至浦城，捕得元，诛之。

六十年，台湾盗陈周全为乱，陷彰化。伍拉纳出驻泉州，发兵令署陆路提督乌兰保、海坛镇总兵特克什布赴剿，彰化民杨仲舍等击破周全，乱已定。是岁，漳、泉被水，饥。伍拉纳至，民閧集乞赈，未以闻。上促伍拉纳赴台湾，累诏诘责，伍拉纳自泉州往。福州将军魁伦疏言：“伍拉纳性急，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治狱多未协。漳、泉被水，米值昂，民贫，巡抚浦霖等不为之所，多入海为盗。虎门近在省会，亦有盗舟出没。”上为罢伍拉纳、浦霖，命两广总督觉罗长麟署总督，魁伦署巡抚。

伍拉纳至台湾，劾鹿仔港巡检硃继功以丧去官，贼起，即携眷内渡，请夺官戍新疆。上谕曰：“伍拉纳为总督，台湾贼起，陷城戕官，朕屡旨严饬始行，继功丁忧巡检，转责其携眷内渡，加以远戍。伍拉纳畏葸迁延，乃欲以此自掩，何其不知耻也！”伍拉纳、浦霖贪纵、婪索诸属吏，州县仓库多亏缺。伍拉纳尝疏陈清查诸州县仓库，亏穀六十四万有奇、银三十六万有奇，限三年责诸主者偿纳。至是，魁伦疏论诸州县仓库亏缺，伍拉纳所奏非实数。上命伍拉纳、浦霖及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皆夺官，交长麟、魁伦按谳。

长麟、魁伦勘布政司库吏周经侵库帑八万有奇，具狱辞以上。上疑长麟等意将归狱於经，斥其徇隐。长麟等疏发伍拉纳受盐商赇十五万，霖亦受二万，别疏发受椿谳长秦械斗狱，狱毙至十人，得赇销案。籍伍拉纳家，得银四十万有奇、如意至一百馀柄，上比之元载胡椒八百斛；籍霖家，得窖藏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值六万有奇，他服物称是；逮京师，廷鞫服罪，命立斩。

伊辙布亦逮京师，道死。受椿监送还福建，夹二次，重笞四十，乃集在省诸官吏处斩；又以长麟主宽贷，夺官召还，以魁伦代之，遂兴大狱，诸州县亏帑一万以上皆斩，诛李堂等十人，馀谴黜有差。

霖，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授湖北安襄郧道。累迁福建巡抚，移湖南，复迁福建。及得罪，上谓：“伍拉纳未尝学问，或不知洁己奉公之义。霖以科目进，起自寒素，擢任封疆，乃贪黩无厌，罔顾廉耻，尚得谓有人心者乎？”霖及伍拉纳、伊辙布、受椿诸子皆用王亶望例戍伊犁。嘉庆四年，赦还。

论曰：高宗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於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乃营私骫法，前后相望，岂以执政者尚贪侈，源浊流不能清欤？抑以坐苞苴败者，亦或论才宥罪，执法未尝无挠欤？然观其所诛殛，要可以鉴矣！

## 列传一百二十七

王杰 董诰 硃珪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以拔贡考铨蓝田教谕，未任，遭父丧，贫甚，为书记以养母。历佐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皆重之。初从武功孙景烈游，讲濂、洛、关、闽之学；及见宏谋，学益进，自谓生平行己居官得力於此。

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以昔为尹继善缮疏，曾邀宸赏，询知人品，即拔置第一。及引见，风度凝然，上益喜。又以陕人入本朝百馀年无大魁者，时值西陲戡定，魁选適得西人，御制诗以纪其事。寻直南书房，屡司文柄。五迁至内阁学士。三十九年，授刑部侍郎，调吏部，擢左都御史。四十八年，丁母忧，即家擢兵部尚书。车驾南巡，杰赴行在谢，上曰：“汝来甚好。君臣久别，应知朕念汝。然汝儒者，不欲夺汝情，归终制可也。”服阕，还朝。五十一年，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

台湾、廓尔喀先后平，两次图形紫光阁，加太子太保。

杰在枢廷十馀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嘉庆元年，以足疾乞免军机、书房及管理部事，允之。

有大事，上必谘询，杰亦不时入告。

时教匪方炽，杰疏言：“贼匪剿灭稽迟，由被贼灾民穷无倚赖，地方官不能劳来安辑，以致胁从日众，兵力日单而贼焰日炽。此时当安良民以解从贼之心，抚官兵以励行间之气。三年之内，川、楚、秦、豫四省杀伤不下数百万，其幸存而不从贼者，亦皆锋镝之馀，男不暇耕，女不暇织。若再计亩徵输，甚至分外加派，胥吏因缘勒索，艰苦情形无由上达圣主之前。祈将被贼地方钱粮蠲免，不令官吏舞弊重徵，有来归者概勿穷治，贼势或可渐孤矣。至於用兵三载未即成功，实由将帅有所依恃，怠玩因循，非尽士卒之不用命也。乞颁发谕旨，曲加怜恤，有骄惰不驯者，令经略概行撤回，或就近更调召募，申明纪律，鼓行励戎，庶几人有挟纊之欢，众有成城之志。”又言：“教匪之蔓延，其弊有二：一由统领之有名无实。勒保虽为统领，而统兵大员名位相等，人人得专摺奏事，於是贼至则畏避不前，贼去则捏称得胜。即如前岁贼窜兴安，领兵大员有‘匪已渡江五日，地方官并不禀报’之奏，此其畏避情形显而易见。又如去岁贼扰西安城南，杀伤数万，官兵既不近贼，抚臣一无设施；探知贼去已远，然后虚张声势，名为追贼，实未见贼。近闻张汉潮蔓延商、雒，高均德屯据洋县，往来冲突，如入无人之境。秦省如此，川省可知。实由统领不专、赏罚不明之所致也。一由领兵大员专恃乡勇。乡勇阵亡，无庸报部，人数可以虚捏；藉乡勇为前阵，既可免官兵之伤亡，又可为异日之开销，此所以耗国帑而无可稽核也。臣以为军务紧要，莫急於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盖有五利：一，民穷无依，多半从贼，苟延性命，募而为兵，即有口粮，多一为兵之人，即少一从贼之人；一，隔省徵调，旷日持久，就近召募，则旬日可得；一，徵兵远来，筋力已疲，召募之人，不须跋涉；一，隔省之兵，水土不习，路径不谙，就近之人，则不虑此；一，乡勇势不能敌，则逃散无从惩治，召募之兵退避，则有军法。具此五利，何不增募，一鼓而歼贼？如谓兵多费多，独不思一万兵食十月之粮，与十万兵食一月之粮，其费相等而功可早奏也。”疏入，并被采用。

二年，复召直军机，随扈热河。未几，因腿疾，诏毋庸入直，先行回京。三年秋，川匪王三槐就擒，封赏枢臣，诏：“杰现虽未直军机，军兴曾有赞画功，并予优叙。”

洎仁宗亲政，杰为首辅，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优礼之。五年，以衰病乞休，温诏慰留，许扶杖入朝。七年，固请致仕，晋太子太傅，在籍食俸。八年春，濒行上疏，略谓：“各省亏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营求餽送，以国帑为夤缘，上司受其挟制，弥补无期。至嘉庆四年以后，大吏知尚廉节，州县仍形拮据，由於苦乐不均，贤否不分，宜求整饬之法。又，旧制，驿丞专司驿站，无可诛求。自裁归州县，滥支苛派，官民俱病。宜先清驿站，以杜亏空。今当军务告竣，朝廷勤求治理，无大於此二者。请睿裁独断，以挽积重之势。”所言切中时弊，上嘉纳之。陛辞日，赐高宗御用玉鸠杖、御制诗二章，以宠其行，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时论谓足尽其生平。既归，岁时颁赏不绝，每有陈奏，上辄亲批答，语如家人。

九年，杰与妻程并年八十，命巡抚方维甸赍御制诗、额、珍物，於生日就赐其家。杰诣阙谢，明年正月，卒於京邸。上悼惜，赐金治丧，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端。

杰体不逾中人，和霭近情，而持守刚正，历事两朝，以忠直结主知。当致仕未行，会有陈德於禁城惊犯乘舆，急趋朝请对曰：“德庖厨贱役，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憝主使行明张差之事，当除肘腋之患。”至十八年林清逆党之变，上思其言，特赐祭焉。

孙笃，道光二年进士，历编修、御史，出为汀州知府、广东督粮道，署盐运使。

时林则徐为按察使，治海防，甚倚之。募广州游手精壮者备守御，以机敏称。擢山东布政使，署巡抚。失察家人、属官受赂，连降罢职归，襄理西安城工。卒，赠布政使衔。

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尚书邦达子。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因大臣子，改二甲第一。选庶吉士，即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

散馆，授编修。三十二年，命入懋勤殿写金字经为皇太后祝嘏。次年，大考翰詹，因写经未与试，特加一级。寻擢中允，丁父忧。三十六年，服阕，入直南书房。初，邦达善画，受高宗知。诰承家学，继为侍从，书画亦被宸赏，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历署吏、刑两部侍郎，兼管乐部。充四库馆副总裁，接办全书荟要，命辑满洲源流考。四十四年，命为军机大臣。五十二年，加太子少保，擢户部尚书。台湾、廓尔喀先后底定，并列功臣，图形紫光阁。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硃珪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珅取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於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珪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大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命总理礼部，仍兼管户部事。二年，丁生母忧，特赐陀罗经被，遣御前侍卫、额驸丰绅殷德奠醊。

诰既以丧归，川、楚兵事方亟，高宗欲召之，每见大臣，数问；“董诰何时来？”

逾年，葬母毕，诣京师，和珅遏不上闻。会驾出，诰於道旁谢恩，高宗见之，喜甚，命暂署刑部尚书，素服视事，不预典礼，专办秋谳及军营纪略，且曰：“诰守制已逾小祥，不得已用人之苦心，众当共谅。”寻以王三槐就擒，与军机大臣同被议叙。

四年春，高宗崩，和珅伏诛，命诰复直军机，晋太子太保。既，服阕，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如故。高宗山陵礼成，命题神主，晋太子太傅。七年，三省教匪平，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高宗实录告成，诏以诰在馆八年，始终其事，特加优奖，赐其父邦达入祀贤良祠。十四年，万寿庆典，晋太子太师。充上书房总师傅。

十七年，晋太保。

十八年，扈从秋狝。林清逆党突入禁城，时回銮，中途闻变，有议俟调大兵成列而后进者，诰曰：“是滋乱也，献俘者行至矣！”即日扈驾进次，人心乃定。穷治邪教，诰谓：“烧香祈福，愚民无知，率所常有。惟从逆者不可贷。”凡论上，皆以是定谳。林清既诛，滑县逆匪寻平，论功，迭被优叙，赐子淳为郎中。二十年，因病请致政，温诏慰留，改管兵部。未几，复命管刑部。二十三年，再疏乞休，许致仕食全俸。是年十月，卒，赠太傅。上亲奠，入祀贤良祠，赐金治丧，御制诗輓之，嘉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命刻诗於墓，以彰忠荩。

谥文恭。

诰直军机先后四十年，熟於朝章故事，有以谘者，无不悉。凡所献纳皆面陈，未尝用奏牍。当和珅用事，与王杰支柱其间，独居深念，行处几失常度，卒赞仁宗歼除大憝。及林清之变，独持镇定，尤为时称云。

硃珪，字石君，顺天大兴人。先世居萧山，自父文炳始迁籍。文炳官盩厔知县，曾受经於大学士硃轼。珪少传轼学，与兄筠同乡举，并负时誉。乾隆十三年成进士，年甫十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数遇典礼，撰进文册。高宗重其学行，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五年，出为福建粮驿道。擢按察使，治狱平恕，以父忧去。三十二年，补湖北按察使。会缅甸用兵，以部署驿务详慎，被褒奖。

调山西，就迁布政使，署巡抚。疏请归化、绥远二城穀二万馀石搭放兵粮，以省采买、免红朽；又免土默特蒙古私垦罪，以所垦牧地三千馀顷，许附近兵民认耕纳租，岁六千馀两，增官兵公费；又太仆寺牧地苦寒，改徵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议行。珪方正，为同僚所不便，按察使黄检奏劾读书废事。

四十年，召入觐，改授侍讲学士，直上书房，侍仁宗学。四十四年，典福建乡试。次年，督福建学政。濒行，上五箴於仁宗：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仁宗力行之，后亲政，尝置左右。五十一年，擢礼部侍郎，典江南乡试，督浙江学政。还朝，调兵部。五十五年，典会试。出为安徽巡抚。皖北水灾，驰驿往赈，携仆数人，与村民同舟渡，赈宿州、泗州、砀山、灵壁、五河、盱眙馀灾，轻者贷以粮种。筑决堤，展春赈，并躬莅其事，民无流亡。五十九年，调广东。寻署两广总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仍留巡抚任。嘉庆元年，授总督，兼署巡抚。

珪初以文学受知，洎出任疆寄，负时望，将大用。和珅忌之，授受礼成，珪进颂册，因加指摘，高宗曰：“陈善纳诲，师傅之职宜尔，非汝所知也。”会大学士缺，诏召珪，卒为和珅所沮。以广东艇匪扰劫闽、浙，责珪不能缉捕，寝前命，左迁安徽巡抚。皖北复灾，亲治赈，官吏无侵蚀。三省教匪起，安徽亦多伏莽。珪曰：“疑而索之，是激之变。”亲驻界上筹防御，遍莅颍、亳所属，集乡老教诫之，民感化，境内迄无事。明年，授兵部尚书，调吏部，仍留巡抚任。

四年正月，高宗崩，仁宗即驰驿召珪，闻命奔赴。途中上疏，略曰：“天子之孝，以继志述事为大。亲政伊始，远听近瞻，默运乾纲，雱施涣号。阳刚之气，如日重光，恻怛之仁，无幽不浃。修身则严诚欺之界，观人则辨义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

惟原皇上无忘尧、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行义事君之道。”至京哭临，上执珪手哭失声。命直南书房，管户部三库，加太子少保，赐第西华门外。时召独对，用人行政悉以谘之。珪造膝密陈，不关白军机大臣，不沽恩市直，上倾心一听，初政之美，多出赞助。

寻充上书房总师傅，调户部尚书。诏清漕政，禁浮收。疆吏以运丁苦累，仰给州县，州县不得不取诸民，於是安徽加赠银，江苏加耗米，珪谓小民未见清漕之益，先受其害，力争罢之，令曹司凡事近加赋者皆议驳。长芦盐政请加增盐价，驳曰：“芦东因钱价贱，已三加价矣，且免积欠三百六十万两，馀欠展三年，商力已宽，无庸再议加价。”广东请滨海沙地升赋，驳曰：“海沙淤地，坍涨靡常，故照下则减半赋之。今视上、中田增赋，是与民计微利，非政体。且民苦加赋，别有涨地，将不敢报垦，不可行。”仓场请预纳钱粮四五十倍，准作义监生，驳曰：“国家正供有常经，名实关体要。於名不正，实必伤，断不可行。”凡驳议每自属稿，奏上，皆韪之。五年，兼署吏部尚书。

先是彭元瑞於西华门内坠马，珪呼其舆入舁之，为御史周栻所劾。寻有珪舆人殴伤禁门兵，忌者嗾护军统领讦之。诏：“珪素恪谨，造次不检，特申戒。”坐褫宫衔，解三库事，镌级留任。七年，协办大学士，复太子少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太子少傅。九年，上幸翰林院，联句赐宴，御书“天禄储才”额刻悬院中，以墨书赐珪家。十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上以是命遵高宗谕，遣诣裕陵谢。逾岁，年七十六，以老乞休，温诏慰留，赐玉鸠杖；命天寒，间二三日入直。

未几，召对乾清宫，眩晕，扶归第，数日卒。上亲奠，哭之恸。赠太傅，祀贤良祠，赐金治丧。诏：“珪自为师傅，凡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稍涉时趋者不出诸口，启沃至多。揆诸谥法，足当‘正’字而无愧，特谥文正。又见其门庭卑隘，清寒之况，不减儒素。”命内府备筵，遣皇子加奠。启殡日，遣庆郡王永璘祖奠目送。逾年，上谒西陵，珪墓近跸路，遣官赐奠。高宗实录成，特赐祭，擢长子锡经为四品京堂。二十年，复因谒陵回銮，亲奠其墓，恩礼始终无与比。

珪文章奥博，取士重经策，锐意求才。嘉庆四年典会试，阮元佐之，一时名流搜拔殆尽，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学无不通，亦喜道家，尝曰：“硃子注参同契，非空言也。”

论曰：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国运系焉。王杰、董诰、硃珪皆高宗拔擢信任之臣，和珅一再间沮，卒不屈挠。一旦共、驩伏法，众正盈朝，摅其忠诚，启沃新主，殄寇息民，苞桑永固。天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可谓大臣矣。

## 列传一百二十八

庆桂 刘权之 戴衢亨 戴均元 托津 章煦 卢廕溥

庆桂，字树斋，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继善子。以廕生授户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超擢内阁学士。

乾隆三十二年，充库伦办事大臣，迁理籓院侍郎。三十六年，授军机大臣。居二载，出为伊犁参赞大臣，调塔尔巴哈台。哈萨克巴布克诡称阿布勒毕斯授为哈拉克齐，偕阿布勒毕斯之子博普来贡马。庆桂以博普未至，巴布克狡诈不可信，斥之。

上嘉其有识，曰：“尹继善之子能如此，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四十二年，授吏部侍郎。调乌里雅苏台将军，授正黄旗汉军都统，以病回京。逾年，授盛京将军，调吉林，再调福州。四十九年，入觐，授工部尚书，仍直军机，调兵部。逾年，署黑龙江将军。时陕甘总督福康安赴阿克苏安辑回众，上以庆桂练边事，命带钦差关防，驰往甘肃，暂署总督。寻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一年，召授兵部尚书，历署盛京、吉林、乌里雅苏台将军。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图形紫光阁，上亲制赞。

两淮盐运使柴桢私挪课银弥补浙江盐道库藏，命偕长麟赴浙按治，得巡抚福崧婪索侵蚀状，谳上，福崧、桢俱伏法。寻授荆州将军。逾年，召授正红旗蒙古都统，命勘南河高家堰石工。嘉庆四年，授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复直军机。授内大臣，监修高宗实录，加太子太保。拜文渊阁大学士，总理刑部。裕陵奉安礼成，晋太子太傅，管理吏部、理籓院、户部三库事。七年，三省教匪平，以赞画功，予骑都尉世职，赐双眼花翎。九年，授领侍卫内大臣。高宗实录成，赏紫缰，晋太子太师。

十六年，扈跸热河，以腿疾免从行围，予假回京。十七年，晋太保。上念其年老，罢直军机处，仍授内大臣。

庆桂性和平，居枢廷数十年，初无过失，举趾不离跬寸，时咸称其风度。逾年，命以原品休致，给予全俸。二十一年，卒，谥文恪。

刘权之，字云房，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司经局洗马。四十三年，督安徽学政。预修四库全书，在事最久，及总目提要告成，以劳擢侍讲。五十年，大考二等。逾年，擢大理寺卿，迁左副都御史。疏言：“大挑举人多夤缘，请於事前一日简派王大臣，闻命即宿朝房，以杜弊窦。”於是命在午门莅事，御史监视，护军巡察，步军、五城一体严查，著为令。寻督山东学政。

五十六年，擢礼部侍郎。六十年，典江南乡试，留学政。嘉庆二年，调吏部。

四年，擢左都御史，典会试。疏言：“买补仓穀，地方官奉行不善，在本境采买，不论市价长贱，发银四五钱。花户不原纳穀，惟求缴还原银，加倍交价。富户贿吏飞洒零户，转得少派。善良贫民深受其累。官以折价入己，仍无存米。遇协济邻省，令米商仓猝购办，发价剋扣，起运勒掯。请饬遇应买补，向丰稔邻县公平采办，不得於本县苛派，严禁胥吏舞弊。”又言：“社仓大半借端挪移，管理首事与胥吏从中侵盗，至歉岁颗粒无存，以致殷实之户不乐捐输，老成之士不原承办，请一律查禁。”诏韪之，饬各直省严禁，民得免累，湖、湘间尤称颂焉。

编修洪亮吉上书王大臣言事戆直，成亲王径以上达，权之与硃珪未即呈奏，有旨诘问，自请严议。上以权之人品端正，平时陈奏不欺，宽其处分。寻迁吏部尚书。

五年，典顺天乡试。六年，命为军机大臣。越一岁，会川、楚、陕教匪戡定，权之入直未久，上嘉其素日陈奏时有所见，叠予褒叙。在吏部久，疏通淹滞，铨政号平。

九年，失察书吏虚选舞弊，因兼直枢廷，薄谴之，调兵部。十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军机章京、中书袁煦者，故大学士纪昀女夫也，入直已邀恩叙，权之於昀有旧恩，至是复欲以袁煦列荐。同官英和议不合，已中止，英和密请晏见，面劾权之瞻徇。上不悦，两人同罢直，下廷议革职，念权之前劳，降编修。

未几，擢侍读，迁光禄寺卿，历迁兵部尚书。

十五年，协办大学士，典顺天乡试。是年，帝以秋狝幸热河，明年，幸五台，并命留京办事，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复加太子少保。十八年，目疾乞假，遣御医诊视。会逆匪林清为变，事定，朝臣衰病者多罢退，诏以原品休致回籍，给半俸。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谥文恪。

戴衢亨，字莲士，江西大庾人。父第元，由编修官太仆寺卿。衢亨年十七，举於乡。乾隆四十一年，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四十三年，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典试湖北。叔父均元、兄心亨并居馆职，迭任文衡，称“西江四戴”。寻命仍直军机。秋狝扈跸，射狍以献，高宗赐诗美之。累典江南、湖南乡试，督山西、广东学政，历迁侍讲学士。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凡大典撰拟文字，皆出其手。二年，命随军机大臣学习行走，以秩卑，特加三品卿衔。累迁礼部侍郎，调户部。四年，仁宗始亲政。衢亨以病乞假；假满，兼署吏部侍郎。六年，擢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户部三库。

川、楚、陕教匪以次削平，以赞画功，屡荷优褒。七年，大功戡定，诏嘉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克尽忠悃，加太子少保，予云骑尉世职。九年，失察顺天府书吏盗印，罢兼尹。十年，调户部，兼直南书房，典会试。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典顺天乡试。十三年，偕大学士长麟视南河。时河事日敝，帝锐意整顿，中外臣工议不一，特命查勘筹议。衢亨叔均元方以总河谢病家居，许便道省视，遂与长麟三疏陈治河要义，斟酌缓急，停修毛城铺滚水坝，复天然闸东山罅闸坝，以减黄济运；於王营减坝西，增筑滚坝、石坝，普培沿河大堤，以淮、扬境内为尤急。云梯关外八滩以上，接筑雁翅堤以束水势。高堰、山盱石堤加筑后戧土坡，为暂救目前之计，徐办碎石坦坡以护石工。智、礼二坝加高石基四尺，以制宣泄。疏上，帝深韪之，命嗣后考覈河工以为标准。十四年，万寿庆典，晋太子少师。

衢亨性清通，无声色之好。朝退延接士大夫，言人人殊，不置可否，而朝廷设施，有见之数月数年之后者。柄政既久，仁宗推心任之。给事中花杰疏论长芦欠课，衢亨方筦户部，议下盐政覈办。杰乃劾衢亨与盐商查有圻姻亲，餽送往来，助营第宅，不免徇庇；又廷试阅卷，援引洪莹为一甲一名，有交通情状；荐周系英、王以衔、席煜、姚元之入南书房，与英和阴附结党。衢亨疏辨，下廷臣察询，命二阿哥监视洪莹覆写试策，无误，迭诏为衢亨湔雪；惟斥其令部员刘承澍在园寓具稿，致招物议，予薄谴，镌级留任；坐杰污衊，承澍漏泄，降黜有差。因调衢亨工部。复以凡部臣有直军机者，遇交议，同官每向探意旨，事后辄相推诿，特谕申儆焉。十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掌翰林院如故。

十六年春，扈跸五台，至正定病，先回京。寻卒，年五十有七。温诏优恤，称其谨饬清慎，实为国家得力大臣，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子嘉端，年甫十一，赐举人，袭云骑尉。

戴均元，字修原。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典江南、湖北乡试，督四川、安徽学政。嘉庆三年，由安徽任满还京，兄子衢亨先已超授军机大臣，故事，大臣亲属任科道者，对品回避，均元例改六部员外郎，特命以鸿胪寺少卿候补。累擢工部侍郎。

八年，偕侍郎贡楚克扎布察视张秋运河及衡家楼决口工程。历户部、吏部侍郎。

十年，南河黄流夺运，高堰石工坏，特命驰视筹度。明年，诏以湖、河异涨，高堰堤工赖先筑子堰，保卫无虞，清水暢注，河口积淤刷涤，已复三分入运、七分入黄旧制，为河事一大转机，嘉均元尽心宣防，特复正、副总河旧制，授南河总督，以旧督徐端副之。在任三年，堵合黄河周家堡、郭家坊、王营减坝、陈家浦，及运河二堡、壮原墩，筑高堰义字坝，拆修惠济闸，以减坝合龙，加太子少保。病，乞解任，寻愈，因事降三品京堂，授左副都御史，督顺天学政。未几，迁仓场侍郎。十八年秋，河决睢州，出为东河总督。诏以均元曾任南河，许便宜调用工员，责速堵合。明年春，以吏部侍郎内召，途次擢左都御史。寻迁礼部尚书，调吏部。二十年，协办大学士。逾年，授军机大臣，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二十四年，河决武陟马营坝，自秋徂冬尚未启工，奉命驰视，还报购料未集，诏严斥在事诸臣以示儆。

二十五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乡夕大渐。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鐍，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

洎还京，因撰拟遗诏有“高宗降生於避暑山庄”之语，误引御制诗注，枢臣皆被谴镌级，均元与托津并罢直。道光二年，裕陵隆恩殿柱蠹朽，距修建甫二十年，承办工员俱获罪。均元以在事未久，从宽罢管部务，夺宫衔，责同赔修，工毕复之。漳水北徙，命均元驰视。次年，因漳水下流溃直隶元城红花堤，塞之则元城北境水无所泄，不塞则山东馆陶受其害，复命均元往视。议展宽旧有引河，俾积水穿堤入卫水，别就堤下新刷水沟挑成河道，分流泄入馆陶境，筑堤防溢。复偕巡抚程祖洛勘上游，议：“漳水自乾隆五十一年南徙合洹水后，卫水为所格阻，频年冲决，由於合则为患。今漳水北徙，与洹水分流入卫，当因势利导，各完堤防，使漳、洹不再合。”疏上，诏从之。四年，予告回籍，食全俸。

先是建万年吉地於宝华峪，均元相度选定。帝敦崇俭朴，命偕庄亲王绵课、协办大学士英和监修，面戒规制一从节减。迨七年，孝穆皇后梓宫奉安，帝亲视，嘉其工程坚固，晋均元太子太师。及是，地宫有浸水，上震怒，严谴在事诸臣，褫均元职，逮京治罪，拟重辟，念其耄老，免罪释归。

均元历官五十馀年，叔侄继为枢相，家门鼎盛。自在翰林，数司文柄，及跻卿贰，典顺天乡试一，典会试三。晚岁获咎家居，世犹推为耆宿。二十年，卒，年九十有五。

托津，字知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尚书博清额子。乾隆中，授都察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银库郎中。改御史，迁给事中。嘉庆元年，命解饷银赴达州。五年，授副都统，留治四川军需。疏请军饷先一月预拨，忤旨召回。及至京，於饷数、军事无所陈告，褫职，予头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七年，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复授副都统。八年，召为仓场侍郎。

十年，调吏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偕直隶总督吴熊光往湖北，按讯盐法道失察岸商抬价，及钱局鼓铸偷减，治如律。时总督百龄被讦在广东索供应、造非刑，命托津偕总督瑚图礼治其狱，请褫百龄职。十一年，调户部，偕侍郎广兴按东河总督李亨特勒派员，夺亨特职，遣戍。十二年，偕侍郎英和按讯热河副都统庆杰贪婪，褫职遣戍。

十三年，偕尚书吴璥勘南河。先是，云梯关外陈家浦漫决，由射阳湖旁趋海口，疆臣、河臣请改河道径由射阳湖入海。托津等疏言：“马港口、张家庄漫水西漾数十里，始折归北潮河。如果地势建瓴，何以转向西流？北潮河已汇流数月，水未消涸，显见去路不暢，改道断不可行。请仍修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是，收束水势，较为得力。”又言：“河口高堰各工，因运河西岸堵筑漫缺，头、二坝口门较宽，不能擎托暢注，请速补筑。”皆如所议行。

十四年，往江南谳狱。金山寺僧志学与王兆良争垦沙地械斗，毙多人，依律治罪。请以蒋家沙洲归公佃种，岁给宝晋书院及金山寺租银各千两。仓场书吏高添凤舞弊，通州中、西二仓亏缺，命偕福庆勘讯，坐以奸吏骫法罪。既而，部鞫添凤，复得私出黑档领米状，托津亦以久任仓场，谴责分赔。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有联号弊，偕侍郎周兆基、少卿卢廕溥往按得实，论凤诰遣戍。山西署布政使刘大观劾前任巡抚初彭龄任性乖张，偕侍郎穆克登额往按，彭龄，大观俱被严议。

十五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兼都统。偕卢廕溥往四川按事，总督勒保寝匿名揭帖，据实上闻，罢勒保大学士职。又偕府尹初彭龄往南河清查工帑。十六年春，两江总督松筠调任，命托津暂代。寻回京，加太子少保，兼内大臣。

十八年，扈跸热河，教匪林清逆党阑入禁城，命托津回京察治。林清就获，诏优奖，授协办大学士。时匪党李文成据河南滑县，山东、直隶皆震动。那彦成督师，迁延未进，托津往代。既而那彦成连战皆捷，命托津赴开州、大名督率提督马瑜剿匪。十九年，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拜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晋太子太保。侍郎初彭龄劾两江总督百龄、江苏巡抚张师诚受餽送，布政使陈桂生册报蒙混，命偕尚书景安往按。彭龄坐劾未实，被谴。二十一年，那彦成前在陕甘总督任与布政使陈祁挪赈事觉，命托津往按，那彦成逮京，即代署直隶总督，寻回京。

仁宗综覈庶政，知托津朴诚，於行省有重事大狱，率以任之，无一岁不奉使命。

二十二年，管理理籓院。二十四年，万寿庆典，赐双眼花翎、紫缰。二十五年，仁宗崩於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鐍盒，奉宣宗即位。寻因遗诏引事舛误，诏切责，托津、均元并以年老罢军机大臣，降四级留任。道光元年，命题仁宗神主，晋太子太傅。二年，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绘像，御制诗有“立朝正色”之褒。调管刑部。以子妇乘轿入神武门中门，坐治家不严，夺紫缰、双眼花翎，寻复之。十一年，致仕，食全俸。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一。帝亲奠，赐金治丧，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定。

章煦，字曜青，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员外郎。屡典乡试，督陕甘学政，任满仍留刑部，改御史。嘉庆六年，擢太仆寺少卿。诏以军事方殷，煦习机务，仍留直。七年，三省教匪平，始罢直供本职。偕侍郎那彦宝往云南按布政使陈孝升等冒销军需，治如律。历太仆寺卿、顺天府尹。十年，出为湖北布政使。逾年，擢巡抚。十三年，召为刑部侍郎。偕侍郎穆克登额往云南按事。贡生任澍宇诬讦官吏冒销军需不实，论反坐。授贵州巡抚，未至，调云南，署云贵总督。十四年，调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时议行海运，下煦筹议，疏陈不便，寝之。十七年，入觐，乞改京秩，授刑部侍郎，偕侍郎景安往直隶谳狱。十八年，河南教匪起，直隶总督温承惠赴剿，命煦代摄。寻擢工部尚书，调吏部，仍留署职。捕教匪冯克善械送京师，加太子少保。

十九年，回京，典会试。山东金乡窃贼聚众拒捕，巡抚同兴以邪教馀党闻。煦偕那彦宝往鞫，得状，依律论罪。知州袁洁诬报，褫其职。上知山东吏治废弛，命煦等严察以闻，遂劾同兴玩泄，以致地方凋敝，仓库空虚，及布政使硃锡爵徇私废公状，并褫职，命煦署巡抚，清查亏空。寻以陈大文调任，同治其事，责煦议定章程。疏言：“嘉庆十四年清查，原奏亏银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今查十四年以前实亏三百四十一万有奇，十四年以后又续亏三百三十四万有奇。拟请清釐籓库，严交代，定徵解分数，以杜新亏；立追缴及分赔限期，催徵民欠，以惩延宕；覈减提款，确查无著之亏，以示体恤；覈摊捐案，据估变流抵产物扣抵，先侭正项仓库一律筹补，军需垫解，查明方许列抵，以防朦混。”凡十四条，下部议行。

二十年，偕侍郎熙昌往湖北、广东、江苏、安徽谳狱：襄阳人吴焕章诬告易成元、易登朝等勾结谋逆，反坐论罪；襄阳知县周以焯滥押毙命，遣戍。雷州府经历李棠诬讦两广总督蒋攸銛，遣戍；雷琼道胡大成苛派属员，褫职；贵县知县吴遇坤刊书诋毁上官，遣戍；洋商卢观恆滥祀乡贤，黜之；江苏知县王保澄诬讦上官讳匿邪书，遣戍；阜阳捻匪纠抢杀人，论如律。

二十一年，调礼部尚书，授军机大臣。调刑部，管理礼部。二十二年，病免。

寻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顺天府尹事。二十三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万寿庆典，晋太子太保。二十五年，以足疾累疏乞休，予告致仕，食全俸。居家久之，道光四年，卒，谥文简。

煦久任枢曹，练习政事，易攵历中外，数治大狱。晚始参枢务，未久病去，再起管部，以尽心刑事，京察特被奖叙焉。

卢廕溥，字南石，山东德州人。祖见曾，康熙六十年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

父谦，汉黄德道。

见曾起家知县，历官有声。为两淮盐运使，以罪遣戍，复起至原官。当乾隆中叶，淮鹺方盛。见曾擅吏才，爱古好事，延接文士，风流文采，世谓继王士祯。在扬州时，屡值南巡大典，历年就盐商提引，支销冒滥，官商并有侵蚀。至三十三年，事发，自盐政以下多罹大辟。见曾已去官，逮问论绞，死於狱中。籍没家产，子孙连坐，谦谪戍军台。廕溥甫九岁，贫困，随母归依妇翁，读书长山。越三年，大学士刘统勋为见曾剖雪，乞恩赦谦归，授广平府同知。廕溥刻苦励学，至是始得应科举。

乾隆四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阿桂为掌院，激赏其才。五十六年，大考，降礼部主事。阿桂言廕溥能事，改部可惜。帝曰：“使为部曹，正以治事也。”累司文柄，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嘉庆五年，充军机章京，川、楚军事，多所赞画。八年，孝淑睿皇后奉安山陵，故事，皇后葬礼无成式，礼臣所议未当。廕溥回直仪曹，考定礼文，草撰大仪，奏上，如议行。数随大臣赴各省按事，累擢光禄寺少卿。十六年，大学士戴衢亨卒，仁宗以廕溥谙习枢务，数奉使有劳，加四品卿衔，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兵部侍郎，调户部。扈从热河，会教匪起，滑县林清入犯禁城，夜半闻报，至行在面进机宜，越日从驾还京。事平，优叙，赐子本举人。

二十二年，擢礼部尚书，调兵部。上以廕溥实心任事，特加太子少保。寻调户部，兼署刑、吏两部尚书。二十三年，馆臣撰进明鉴，未合上意，命廕溥偕托津、章煦、英和、和瑛为总裁，遴择翰林才识兼长者，重加核改，书成，诏褒之。工部主事潘恭辰监督琉璃窑，不受漏规，驭吏严，吏诬讦侵冒，下狱。恭辰贫而无援，文书证据不得直，罪且不测，舆论愤之。上微闻，命廕溥详鞫，得其状，释恭辰，置吏於法。后恭辰至云南布政使，以清操名。二十五年，典会试，会元陈继昌，故大学士宏谋玄孙也，乡试、殿试皆第一。有清一代科举得三元者，惟乾隆中钱棨及继昌两人。上制诗，命廕溥等赓和，以纪盛事。是年秋，帝崩，因撰拟遗诏不慎，降五级留任。寻调工部。

道光元年，调吏部，兼管顺天府尹，罢军机大臣。次年，犹以直军机久，调任后亦能尽心，加恩予优叙。七年，协办大学士。十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

十三年，以疾乞休，加太子太保，食全俸。十九年，重宴鹿鸣，晋太子太傅。寻卒，年八十，赠太子太师，谥文肃。

论曰：仁宗综覈名实，枢臣中戴衢亨最被信用，衢亨亦竭诚赞襄，时号贤相，晚遭弹劾，而睠注不移。均元继之，卒以顾命嫌疑，不安於位。岂盈满之不易居耶？

庆桂、刘权之并以老成雍容密勿，托津、章煦、卢廕溥则奉使出入，数按事决狱，寄股肱耳目之任。因人倚畀，盖各有所专焉。

## 列传一百二十九

保宁 松筠子熙昌 富俊窦心传 博启图

保宁，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靖逆将军纳穆札勒子。乾隆中，纳穆札勒殉节回疆，锡封三等公。

保宁由亲军袭爵，授乾清门侍卫。从征金川，力战，迭克要隘，将军阿桂荐其才，擢陕西兴汉镇总兵。金川平，绘像紫光阁，御制赞，褒其胆勇持重，少年如宿将。寻调河南南阳镇、直隶马兰镇，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擢江南提督。

四十九年，授成都将军。甘肃石峰堡回叛，命选屯练番兵赴巩昌、安定助剿，平之。五十一年，授四川总督。保宁谨慎有操守，尽心边事。边夷上下孟董、九子等寨生齿日繁，请增设营员，以屯练有劳绩者拔补；改修打箭炉城，扼要筑卡，驻兵捍卫；改黄梁、大定、白鸡、白鹿等八寨熟苗编入民户：并协机宜。

次年，调伊犁将军，兼内大臣，筹备仓储。疏言：“伊犁一年支粮十六万六千馀石，不敷二万三千石，历就旧储五十馀万石内填补。现賸三十馀万石，虽尚可敷十馀年之用，地处极边，若不补筹馀粮，偶遇歉收，或有需粮之事，虑难接济。请拨兵丁七百名，增开七屯，自来年耕种，岁可收粮一万九千馀石，永远备贮。”从之。又奏添设惠远城鸟枪步甲四百名。五十五年，入觐，途次命赴四川暂署总督事。

次年，回任，加太子少保，授御前大臣。惠远城创立三十馀年，户口日繁，於城东展筑，扩旧城四分之一。伊犁无通晓俄罗斯语言者，请於京师俄馆选派一人来教习官兵子弟，五年期满，试最优者充笔帖式。俄属乌梁海潜往哈屯河外汗山地方游牧，帝虑其滋事，命保宁察视，疏言：“乌梁海居住甚安戢，不必驱逐，饬边卡防范，无庸添兵。”察哈尔兵丁及土尔扈特私窃哈萨克马匹，缉获，置之法。帝嘉保宁无偏袒，得外籓心，予议叙。

六十年，召授吏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甫数月，复出为伊犁将军。嘉庆二年，协办大学士，寻拜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任边事如故。土尔扈特家奴三吉污主母孀妇伯克木库殒命，特诏予伯克木库旌表。保宁疏陈驻防孀妇守节，未举旌表之典，请照内地一体办理。於是采访各城，请旌者凡七十人，后著为令。七年，召还京，授领侍卫内大臣，管理兵部，兼管三库。八年，因孝淑皇后山陵典礼会疏措词不经，褫衔镌级留任。

保宁两镇伊犁，历十馀年，西陲无事，籓部悦服。既去任，朝廷遇边疆兴革，每谘决焉。十一年，以疾乞休，命在家食公爵全俸。逾两年，卒，赐金优恤，谥文端，祠祀伊犁。

子庆祥嗣爵，殉回疆之难，自有传。次子庆惠，由廕生授侍卫，历官侍郎，三以罪黜复起。道光中，官至热河都统，以疾归，卒，谥勤僖。

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繙译生员，考授理籓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能任事，为高宗所知。累迁银库员外郎。乾隆四十八年，超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

五十年，命往库伦治俄罗斯贸易事。先是，俄属布哩雅特人劫掠库伦商货，俄官不依例交犯，仅罚偿，流之远地，檄问未听命，诏停恰克图贸易。松筠至，寻充办事大臣。闭关后，边禁严而不扰，遇俄人皆开诚待之。擢户部侍郎。俄罗斯以贸易久停，有悔意，撤旧官，屡请开市，未许。卡伦兵出巡，复为布哩雅特人所杀。

松筠曰：“旧事未了，又生旁支，然亦了事之机也。”檄俄官缚送三人，亲讯於界上，斩其二，流其一，请两案并结。诏斥专擅，褫职，仍留库伦效力。会西路土尔扈特喇嘛萨迈林者，迷路入哈萨克，归携书信，讹言俄人诱致土尔扈特谋乱，下松筠察状。疏言俄罗斯实恭顺，无可疑。俄人亦自陈证萨迈林书信出伪造。诏置萨迈林於法，许复开市。五十七年，召俄官会议定约，亲莅俄帐宴饮，谕以恩信，大悦服。事历八年然后定。召还京，授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命护送英吉利贡使回广东，凡所要索皆严拒。

五十九年，署吉林将军。寻命往荆州察税务，道出卫辉，大水环城，率守令开仓赈恤。诏嘉奖，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驻藏大臣，抚番多惠政。和珅用事，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

嘉庆四年春，召为户部尚书。寻授陕甘总督，加太子少保。时教匪张汉潮及蓝号、白号诸党扰陕、甘。松筠至，驻汉中，治粮饷给诸军。自军兴，给陕西饷银一千一百万两，至是续拨一百五十万，设局清釐，按旬咨部。命陈诸将优劣，密疏言：“明亮知兵而罔实效；恆瑞前战湖北功最，年近六旬，精力大减；庆成有勇无谋；永保无谋无勇，不能治兵，并不能治民；惟额勒登保、德楞泰能办贼。”仁宗深嘉纳之。明亮劾永保、庆成避贼，下松筠逮治。永保亦与荆州将军兴肇讦明亮诳报军功，诏并褫职，遣尚书那彦成赴陕会鞫。会明亮已击毙张汉潮，松筠请缓其狱，又请留撒拉尔回兵，令庆成率以协剿，帝不允。既而那彦成劾忄互瑞弃蓝号垂尽之贼，折回陕西，由松筠所误。诏褫松筠宫衔、侍卫，仍留总督任。川匪犯南郑，复分犯西乡、沔县、略阳。松筠素谓匪多胁从，可谕降，欲单骑赴之。副将韩嘉业固谏曰：“谕之不从而丧总督，大损国威，为天下笑。请先往。”嘉业果被害。贼窜徽县、两当。五年春，额勒登保、那彦成会剿，乃分路遁。於是命长麟代为陕甘总督，授松筠伊犁将军，未之任，暂署湖广总督。自请入觐面陈军事，先在陕上疏言：“贼不患不平，而患在将平之时。既平之后，请弛私盐、私铸之禁，俾馀匪散勇有所谋生。”帝以其言迂阔，置之。至京，复以为请，忤旨，降副都统衔，充伊犁领队大臣。

七年，擢伊犁将军。乾隆中屡诏伊犁屯田，皆以灌溉乏水未大兴，松筠力任其事，预计安插官兵。惠远城需八万亩，惠宁城需四万亩，乃於伊犁河北引水开渠，逶迤数十里，又於城西北导水泉。凡两城有水之地皆开渠，授田为世业，给穀种、田器、马牛。然旗人多骄逸，或杀食所给牛，鬻田器弃不耕，反覆晓谕始听命。比去任，凡垦田六万四千亩。宁远叛兵蒲大芳等谴戍塔尔巴哈台，其党马友元等分戍南路诸城。十三年冬，大芳复谋逆，捕其党五十馀人诛之。次年，檄调马友元等百馀人赴伊犁种地，悉斩於途。诏斥未鞫而杀，失政体，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复授陕甘总督。

调两江总督。南河自马港口垫陷，黄水倒漾，淤运阻漕。偕河督吴璥察勘海口，请复故道。制疏沙器具，试之河口果验；又造拨船千艘，改小运船，亲驻河干督趱，渡黄回空皆迅速。迭疏论河务，宜引沁入卫，可利漕运。又谓吴璥於黄泥嘴、俞家滩逢湾取直，以致停淤，为璥等论驳。复密陈吴璥、徐端所论不实，工程虚捏，自请调任总河察其弊，又荐蒋攸銛、孙玉庭可任。帝以松筠忠实，治河非所长，用攸銛为河督，责令相助为理。寻兼署河督事。十六年，调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内大臣。召为吏部尚书。

十七年，命往盛京会勘陵工，兼筹移驻宗室事，疏请小东门外建屋七十所，居閒散宗室七十户，户给田三十六亩。又言：“西厂大凌河东有可耕地三千顷，可移驻二千馀户。东厂周数百里，地多积水，其水自北山柳条边来，若相地开河，可涸出沃壤；又东柳河沟亦多积水，若自北山东横开大渠，可得沃壤数千顷。”“续勘彰武台边门外迤西牧厂閒地，横三四十里，纵六七十里，并可移驻。请於大凌河西厂东界先试垦种。”诏并允行。而试垦事为将军晋昌奏罢，论者惜之。回京，授军机大臣。未几罢，改授御前大臣。

十八年，复出为伊犁将军，拜东阁大学士，改武英殿大学士。以平定滑县教匪，叙功，加太子太保。诏偕参赞长龄通筹新疆南北诸城出纳，量减内地馈运。疏言：“北路塔尔巴哈台岁需内地银四万数千两，南路回疆八城岁需内地银五万数千两，地方贡赋皆入经费之内，无庸议减。伊犁岁需内地经费银六十万两，可撙节者无几。

惟乌鲁木齐为新疆腹地，岁需银一百一十馀万两，宜裁减。请复屯田，广垦芦滩荒地，开采铜铅各矿，抽收迪化州、吐鲁番木税。”又议绿营粮饷，凡仓储充裕处，改给银米各半，并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捐监之例，使边地就近纳粟。所议或行或不行，於内地岁输卒未大减。

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玉努斯听其妻色奇纳言，多不法，私与浩罕酋爱玛尔交通。

爱玛尔欲使尊为汗，遣使请自设哈子伯克，用浩罕税例徵安集延商。十九年，松筠巡视回疆，诛色奇纳，械玉努斯，禁锢伊犁；拒浩罕之请，斥去其使。二十年，喀什噶尔回人仔牙敦作乱，亲往治之。仔牙敦就获，与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并置极刑。诏斥松筠不待命，削宫衔，召还京。松筠初任时，筑四堡於伊犁河北，议移置八旗散丁，事未竟而去。再至，乃筑室堡中，堡置百户，户授田三四十亩，三时务农，冬则肄武。规画粗备，以属代者，而代者不置意，田遂荒。

二十二年，诏来年幸盛京，抗疏谏阻，罢大学士，出为察哈尔都统，署绥远城将军。逾年，子熙昌殁，帝怜之，召还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寻授礼部尚书，调兵部，复御前兼职。未几，出为盛京将军。松筠素以忠谅见重，在朝时，凡燕游执御之事，乘间直言无避。既屡忤旨，二十五年，以兵部遗失行印，追论，降山海关副都统。

复以事，迭降为骁骑校。是年秋，仁宗崩於热河，梓宫回京，宣宗步行於班僚中见之，扶而哭，翌日授左副都御史，擢左都御史。其复起也，甚负时望，然卒不安於位，未一月，出为热河都统。

道光元年，召授兵部尚书，调吏部，复为军机大臣。二年，暂署直隶总督。以代改理籓院奏稿，忤尚书禧恩，被劾，降六部员外郎。寻授光禄寺卿，迁左都御史。

又出为盛京将军，调吉林。数年之中，两召还朝，为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迭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热河都统、直隶总督。九年，调兵部尚书，往科布多鞫狱。十年，往山西按巡抚徐炘被控事。回疆方用兵，密疏有所论列，诏令陈善后方略，多被采纳。是年秋，自以衰病请罢，数日复请任使，诏斥进退自由，负优礼大臣之意。又以前赴科布多嘱道员徐寅代购什物，罢职，予三品顶戴休致。

至十二年，浩罕遣使进表，松筠曾言浩罕通商，边境可靖，帝思其言，复头品顶戴，署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命赴归化城勘达尔汉、茂明安、土默特三部争地，据乾隆朝图记判定，三部皆悦服。还，授理籓院侍郎，调工部，进正蓝旗蒙古都统。

十四年，以都统衔休致。逾年，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谥文清，祀伊犁名宦祠。

松筠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益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服膺宋儒，亦喜谈禅。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

子熙昌，以廕生官至刑、工两部侍郎，署热河都统兼护军统领。数奉使赴各省按事，亦被信用。嘉庆二十三年，卒於长沙，帝深惜之，赠都统，谥敬慎。

富俊，字松岩，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繙译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累迁内阁蒙古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嘉庆元年，擢兵部侍郎，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四年，授乌鲁木齐都统，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历叶尔羌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召署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侍郎。

八年，出为吉林将军，调盛京。清治民典旗地，限年首官，不首者治罪，追典价租息入官。富俊疏言：“一年之内，一千六百馀案，应追缴者不下万人，年久转典，株连繁多。旗、民多穷苦，既获罪，又迫追呼，情实可悯，请悉宽免。”允之。

十二年，考覈军政，以洁己奉公，边陲安辑，特诏褒美，予议叙。十五年，因采葠攙杂，受属员蔽，褫职，遣往吉林效力。既而言官论关东三省赌博风炽，仁宗念富俊在官时曾严禁，即起授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及六边边门事务。十八年，授黑龙江将军，疏请内外臣工三年更调，及禁奢、讲武数事，诏以更调非可限年，馀并嘉纳。又以东三省官兵技艺优嫺，每届五年挑送京营，著为令。

十九年，调吉林将军。先是，议筹八旗生计，诏勘吉林荒地开垦，移驻京旗，将军赛冲阿言拉林近地閒荒可垦，未有规画。富俊至，疏言：“乾隆中移驻京旗，建屋垦地，多藉吉林兵力，垦而不种，酌留数人教耕，一年后裁汰。京旗苏拉不能耕作，始而雇觅流民，久之田为民有，殊失国家爱育旗人之意。今筹试垦，莫若先办屯田。请发吉林閒散旗人一千名为屯丁，每丁给银二十五两、耔种二石，官置牛具，人给荒地三十晌。垦种二十晌，留荒十晌，四年徵粮，每晌一石。十年后移驻京旗，人给熟地十五晌，荒五晌，馀十晌荒、熟各半，给原驻屯丁为忄互产，免徵其租。因利而利，糜帑无多，将来京旗移到，得种熟地，与本处旗屯犬牙相错，学耕夥种，实为有益。”并详列屯垦、出纳、设官、经理事宜，诏如议行。

二十年，富俊亲驻双城子，地在拉林河西北，横一百三十里，纵七十馀里，沃衍宜耕。遣员履丈，分拨伐木於拉林河上游，建立屯屋。分五屯，设协领一、佐领二，分左右翼统治之，即名屯地曰双城堡，於二十一年一律开垦。是年霜早歉收，屯丁仅足餬口，又挈妻子者不敷居住，间有逃亡。乃展缓徵粮一年，添盖窝棚，借给耔种，心始安。二十二年，调盛京。疏陈双城堡馀荒尚多，续发盛京、吉林旗丁各千名往垦，分左、右二屯，旧屯名为中屯，遂复调富俊吉林，任其事。二十四年，先到屯丁千名，盛京旗人多有亲族偕来，自原入屯，惟隶宁古塔者，因近地亦可耕荒，不原轻离乡土，听其还，以空额二百名改拨盛京。二十五年，复续到千名。富俊巡历三屯，疏陈：“比屋环居，安土乐业，有井田遗风。中屯开垦在先，麦苗暢发，男耕妇馌，俱极勤劳。”仁宗大悦，报曰：“满洲故里，佃田宅宅，洵善事也。”

续议三屯应增事宜，诏嘉实心任事，予议叙。道光元年，疏言：“三屯开垦九万数千晌，已著成效，可移驻京旗三千户。请自道光四年始，每岁移驻二百户，给资装车马，分起送屯，官给房屋牛具。”报可。二年，召授理籓院尚书，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御制诗有“勤劳三省，不凋松柏”之褒。

四年，复出为吉林将军。方双城堡之兴屯也，富俊欲推其法於伯都讷围场，以旗户往往赖帮丁助耕，不如迳招民垦。前后疏六七上，为廷议所格。至是，复言伯都讷围场荒地二十馀万晌，募民屯垦，较双城堡费半功倍，始允之。五年，丈地分屯，申画经界，名曰新城屯。分八旗为两翼，每翼初立二十五屯，后定为十五屯。

每屯三十户，以“治本於农务滋稼穑”八字为号。以次拨地，同时并垦。至七年，陆续认佃三千六百户，总为一百二十屯，与双城堡相为表里。初议京旗每岁二百户移驻双城堡，至六年，仅陆续移到二百七十户；七年，续移八十五户：而地利顿兴，自此双城堡、伯都讷两地号边方繁庶之区焉。

垦事既定，复召为理籓院尚书，协办大学士，兼镶黄旗汉军都统。次年，京察，以在吉林宣劳，予议叙。疏言：“京、外竞尚浮奢，官民服饰及冠婚、丧祭，任意逾制，有关风俗人心。请依会典仪制，刊布规条，宣谕民间。”诏下有司议行。时富俊年逾八十，渥被优礼，遇常朝免其入直。迭谳狱盛京、吉林，俱称旨。十年，调工部，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理籓院。十二年，复请禁僭用服色，犯者拿捕，诏斥徒滋扰累，寝其议。寻以天时亢旱，自称奉职无状，引年乞罢，不许。授内大臣。

疏言：“科举保荐，并认师生，餽遗关通，成为陋习。请严禁，以端仕进。”诏嘉纳，申诫臣工务除积习。十四年，卒。帝悼惜，称其“清慎公勤，克尽厥职”，赠太子太傅，亲临奠醊，谥文诚，入祀贤良祠。

富俊尚廉节，好礼贤士。在吉林时，请调黑龙江戍员马瑞辰掌教白山书院，且被严斥。其治屯垦，专任窦心传，卒以成功。

心传，山西人。以进士官奉天宁海知县，坐东巡治御道有误，罢职。富俊知其才，辟佐垦务，规画悉出手定，始终在事，以劳复官。世比诸陈潢之佐靳辅治河。

博启图，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孙。嘉庆初袭爵，授头等侍卫。历兵部侍郎、察哈尔都统。道光七年，调吉林将军，继富俊之后，守其成规。治边有法，富俊请以屯垦专任之。时京旗以边地早寒，又助耕乏人，原往者少。博启图疏请减户增田，许其买仆代耕，统居中屯，改建住屋，俾便御寒；虽得请，寻召授工部尚书兼领侍卫内大臣，继任者不果行其议，故移驻卒未如额。十四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敬僖。

论曰：保宁、松筠、富俊并出自籓族，久膺边寄，晋纶扉，称名相，伊犁、吉林屯田，利在百世；然限於事势，收效未尽如所规画，甚矣缔造之艰也！松筠在吉林，请开小绥芬屯垦，当时以不急之务沮之；至咸、同间，其地竟划归俄界。苟早经营，奚致轻弃？实边之计，顾可忽哉！

## 列传一百三十

书麟 弟广厚 觉罗吉庆 觉罗长麟 费淳 百龄 伯麟

书麟，字绂斋，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晋子。初授銮仪卫整仪尉，累迁冠军使，擢西安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大军征金川，命为领队大臣，从参赞大臣丰升额，力战辄先登，克坚碉数十，功最。金川平，加等议叙，图形紫光阁。

授广西巡抚，以父忧去。起，署兵部侍郎。

四十九年，出为安徽巡抚，岁旱，请留漕粮五万石、关税银三十五万两赈之。

阜阳有荒地六千馀顷，疏请宽限清釐，民间交易用官弓丈量，以杜欺隐，期於渐复旧额。帝以书麟尽心民瘼，予优叙。黄、运两河漫溢，帝因两江总督李世杰未谙河工，命书麟佐之。与世杰及河督李奉翰议，漫口有四，惟司家庄、汤家庄两处分溜，急兴工堵筑；又奏：“桃源境内河流因顺黄坝生有淤滩，水势纡折不暢。於玉皇阁下挑引河，俾黄流东注会清，以资宣泄。”

五十二年，擢两江总督。书麟素行清谨，出巡属邑，轻骑减从，民不扰累，特诏嘉之。和珅柄政，书麟与之忤。未几，有高邮巡检陈倚道揭报书吏假印重徵事，遣重臣鞫实，坐书麟瞻徇，下部严议；又失察句容书吏侵用钱粮，褫职，遣戍伊犁。

寻起为山西巡抚。内阁学士尹壮图论州县亏空由於派累，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和珅尤忌之，命壮图赴各省清查仓库，自山西始，壮图因获谴。五十六年，仍授两江总督。两淮盐政巴宁阿交结商人，坐书麟徇庇，复夺职，予三等侍卫，赴新疆效力。

嘉庆四年，和珅败，召授吏部尚书，兼正红旗汉军都统，加太子少保。寻协办大学士，授闽浙总督。弟广兴，以首发和珅奸擢官，既得官，多所弹击，书麟不善所为，尝於帝前言之。至是，广兴以掌四川军需获咎，书麟请严治，且自引罪，诏宥之。调云贵，鞫前督富纲，得其贪婪状，论如律；又按问云南巡抚江兰讳灾，得实，褫江兰职。时倮夷不靖，疏陈江兰所奏不实，办理草率，帝嘉其公正。遂亲赴黄草坝督兵分路进剿，擒贼首李文明等，遣降倮入箐招谕，晓以利害，夷众五十二寨悔罪输诚；以土司苛派扰夷，立牌申禁：优诏褒赉，加太子太保。

五年，调湖广，督师剿襄阳青、蓝、黄三号教匪。会长龄等已败贼瓦房口，书麟以东川、保丰为粮运要路，亲往截剿。帝念其年逾七旬，奔驰山谷间，贼情诡诈，戒毋冒险轻试。六年，由竹山、房县进剿徐天德，擒斩甚众。疏言：“剿贼之法，以固民心、培民气为要。抚辑得宜，贼即是民；任其失所，民即是贼。”帝俞之。

川匪苟文明等由陕西平利越老林图窜房县，偕长龄、明亮进击，遇贼狮子崖，大败之；复分兵伏佘家沟、高尖山，天德等来袭，却之。疏请於襄阳添设提督，移协镇於郧阳、竹山二处。天德等屯聚茅伦山，令孙清元等分队破之。因病乞解职，遣侍卫率御医驰视。未几，卒於军，帝深惜之，赠太子太傅，封一等男爵，以子吉郎阿嗣，谥文勤。寻以倭什布治饷迟误，诏斥书麟知而不举，念其清廉公正，治军成劳，奠醊恩礼仍有加焉。

弟广厚，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御史，出为江西吉南赣宁道，迁甘肃按察使。嘉庆初，偕总兵吉兰泰击教匪张映祥、杨天柱於巩昌、秦州，进蹙诸白水江，歼焉。迁江西布政使，调甘肃。贼出没於岷州、礼县间，广厚督兵由岷州遮羊铺遏其冲，保完善之地，境内乂安。调广东，坐与总督那彦成游宴，解职，予三等侍卫，为库车办事大臣，调哈喇沙尔。官至安徽、湖南巡抚。卒。

觉罗吉庆，隶正白旗。父万福，骑都尉，官江宁将军，兼散秩大臣。吉庆由官学生补内阁中书，迁侍读，历御史。乾隆五十年，嗣世职。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累迁兵部侍郎。命赴山东、湖南、湖北、河南谳狱，均称旨，调户部。

五十六年，出为山东巡抚，岁祲，截留漕米三十万石，拨豫、东军船运米赈饥。

调浙江，闽海渔船赴浙洋剽掠，吉庆於岛岙编保甲，禁米出洋，严缉代卖盗赃；兼署提督，获海盗陈言等，及临海邪匪李鹤皋，置之法。盐政岳谦执拗病民，劾罢之，遂兼盐政。

嘉庆元年，擢两广总督，劾水师提督路超吉不胜任，贬超吉秩。二年，广西西隆亚稿寨苗匪句结贵州仲苗，窜踞八渡，率提督彭承尧进剿，克其要隘。黔苗潜渡百乐窥泗城，令副将德昌等分路攻扑，毁苗砦十有九；进攻亚稿，至戛雄遇贼，大败之。永丰、百乐等苗目渡江降，给酒食，令回寨招抚。亚稿山路陡峻，选精卒由间道潜袭，克其巢，斩首千级，以功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亚稿之捷，投诚者十馀寨，惟附近那地、小河、广平、蒙里等寨犹恃险抗拒，会云南兵至，会剿，尽克之。贼首龙登连父子乞降，粤境悉平。六年，命协办大学士、总督如故。

吉庆居官廉而察吏疏，博罗县重犯越狱，司府徇隐；又通省赃罚银按县派徵，为臬司漏规。事并上闻，诏斥其因循。陈烂屐四者，於博罗山中纠众为添弟会，知府伊秉绶请发兵往捕，吉庆为提督孙全谋所蔽，未许。七年，陈烂屐四果剽掠作乱，扰及数县，遣师擒斩之。馀党曾鬼六复勾结永安诸贼相继起，吉庆驰往剿捕，请调江西兵二千为助。诏斥其张皇，始疑之。寻败贼於义容墟，曾清浩率众四千馀人缴械降。全谋擒贼渠薛文胜，暨匪众四百馀，悉诛之。事闻，帝以吉庆奏报前后不符，措置失当，罢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命那彦成往按。

吉庆复奏永安降匪多，请留兵防范，诏斥结局，解任听勘。巡抚瑚图礼素与有隙，既奉密谕诇察，遂疏劾其疲輭不职，那彦成犹未至，独鞫之，据高坐，设囚具，隶卒故加诃辱。吉庆恚曰：“某虽不肖，曾备位政府，不可受辱伤国体！”因自戕。

帝闻，命那彦成陈状，寻以吉庆素廉洁，治匪有功，无故轻生，诏免追论。

子寿喜，仍袭世职，坐事黜，以弟常喜嗣。

觉罗长麟，字牧庵，隶正蓝旗。乾隆四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貌奇伟，明敏有口辩，居曹有声。历郎中，出为福建兴泉永道，累迁江苏布政使。五十一年，召授刑部侍郎。

五十二年，授山东巡抚，责所属濬河道，修四十一州县城工；捕钜野、汶上剧盗田玉堂等，置之法：诏嘉奖。劾莱州知府徐大榕治平度州民罗有良狱，误拟，大榕诉於京，刑部尚书胡季堂等往鞫，不直长麟。帝以防河有劳，特宽之。复以审拟滨州举人薛对元罪失实，褫职，留修城工。未几，授江苏巡抚。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擒治强暴，禁革奢俗，清漕政，斥贪吏，为时所称。

五十七年，调山西。入觐时，有市人董二诬告逆匪王伦潜匿山西某家，和申於宫门前言，务坐以逆党。长麟至官，访悉某实董仇家，故倾陷，慨然曰：“吾发垂白，奈何灭人族以媚权相？”终反坐董二，和珅大忤。

调浙江，擢两广总督，加太子少保。整顿水师，擒获海盗。六十年，调署闽浙。

会将军魁伦劾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贪纵，并闽省库藏亏绌事，命长麟按治，未得实，诏切责，乃奏婪索纳贿状。伍拉纳故和珅姻戚，帝疑长麟瞻徇，并斥其平日沽名取巧，夺职，予副都统衔，赴叶尔羌办事。寻授库尔喀拉乌苏领队大臣，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减回子王公年班进京行李，以恤驿站。罢回民土贡。有边警，请调兵堵剿，诏以张皇斥之。

嘉庆四年，授云贵总督，调闽浙。五年，调陕甘。时教匪未靖，劝民筑堡团练，令川、陕、豫、楚交界处，一体仿行，募精壮难民入伍。督师败伍金柱於唐家河，又击於傅家镇。将军富成来援，战殁。复偕固原提督庆成击贼於沔阳乾沟河。六年，迭败高天德、马学礼於铁炉川、旧州铺、纲厂、武关，擒襄阳贼首马应祥，诏嘉奖。

寻以副将萧福禄搜捕汧阳悄悄会匪，滥杀邀功，仁宗疑之，诇察得实，斥长麟徇庇，停其议叙。又以傅家镇之战，漫无筹措，致富成阵亡。七年，召回京，降署吏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兼都统。复命督两广，以母老留京。

八年，授兵部尚书，调刑部，兼管户部三库。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寻协办大学士。十三年，命偕尚书戴衢亨察视南河。长麟至清江浦，闻安徽诸生包世臣习河事，亲访之，同视海口，实不高仰，用其说罢改道之议。与衢亨通筹河工，具得要领，帝嘉之。复偕衢亨清查两淮盐务，责盐政每年杂费悉报部覈销，以息浮议。

十五年，以目眚久在告，特诏解职。逾年，卒，谥文敏。

费淳，字筠浦，浙江钱塘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充军机章京。出为江苏常州知府，父忧去。服阕，补山西太原，擢冀宁道。累迁云南布政使，有惠政。以母老乞终养，丧除，起故官。六十年，擢安徽巡抚，调江苏。嘉庆二年，疏言：“淮、徐、扬三府属被水洼地，责州县劝植芦苇，以收地利。应纳钱粮，即照芦课改折徵输。”诏议行。调福建，复还江苏。四年，擢两江总督。

淳历官廉谨，为帝所重，两淮盐政徵瑞与淳为姻家，免其回避。时南河比岁漫溢，淳以江督事繁，自陈未谙河务，乞免兼管，允之。命淳与总河详议河务工程，应行分办事具闻，帝密询漕督蒋兆奎等优劣，谕曰：“安民首在任贤，除弊必先去贪。汝操守虽优，察吏过宽。去一贪吏，万姓蒙福；进一贤臣，一方受惠。其悉心访闻，慎勿迎合朕意，颠倒是非。”淳具以实闻。有匿名讦告常州知府胡观澜者，下淳按治，疏纠观澜与江阴知县杨世绶勒派累民，得实，请严谴。诏斥不先劾，以平日廉洁，覆奏无徇隐，宽之。寻劾盐巡道彭翼蒙奢侈糜费，褫翼蒙职。复劾漕运总督富纲私受卫弁餽银，时富纲已调云贵总督，命吉庆严鞫，置诸法。漕运旗丁苦累，屡议加徵调剂，偕漕督铁保疏陈：“原徵随漕项下有款可拨，以裨运丁；又旗丁月米，令州县改给折色，应领运费，责粮道放给，以免层层剥削。”如所请行。

五年，邵家坝河工合龙，加太子少保。六年，以足疾乞归医治，允之，命毋解职。寻称足疾已瘳，若遵旨回籍，转涉欺蒙，诏嘉其得大臣体，赐内府药饵。七年，宿州土匪王潮名纠众戕官，檄镇将剿捕。事定，请於宿之南平集设抚民同知，裁宁国府同知，移驻其地，并调设营汛，从之。八年，召授兵部尚书。时河决河南衡家楼，横溢张秋以南，由盐河入海，有妨漕运，命淳往勘治，於张秋西岸加宽裹头，东岸加高长堤，以防溜势北掣，南口趁汶水北注之势，引归河身；北口自大溜迤北，分导馀流，以资挽运：并仿南河刷沙法，制混江龙铁篦船以疏淤。明年，粮运过张秋无阻，降诏褒赉。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偕尚书长麟按问直隶籓司书吏侵冒钱粮狱，鞫实，论如律。

十二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管户部三库。十四年，以库银被窃，镌秩留任。已，复坐失察工部书吏冒领三库银，诏切责，削宫衔，左迁侍郎，调兵部。逾年，复授工部尚书。十六年，卒，复大学士，谥文恪，祀云南名宦。

百龄，字菊溪，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掌院阿桂重之，曰：“公辅器也！”督山西学政，改御史，历奉天、顺天府丞。百龄负才自守，不干进，邅回閒职十馀年。

仁宗亲政后，始加拔擢。嘉庆五年，出为湖南按察使，调浙江，历贵州、云南布政使。八年，擢广西巡抚。武缘县有冤狱，诸生黄万镠等为知县孙廷标诬拟大辟，百龄下车，劾廷标逮问，帝嘉之，赐花翎；洎定谳，特加太子少保。十年，调广东。

南海、番禺两县蠹役私设班馆，羁留无辜，为民害，重惩之；劾罢纵容之知县王轼、赵兴武，严申禁令：诏予优叙。寻擢湖广总督。两湖多盗，下令擒捕，行以便宜，江、湖晏然。未几，王轼讦百龄在粤用非刑毙命，逼勒供应，临行用运夫二千馀名。

总督那彦成疏劾，并及到湖北后，截留广东会奏批摺。命吴熊光等按鞫，议褫职遣戍，帝原之，命效力实录馆。寻予六品顶戴，赴福建治粮饷，事竣，授汀漳龙道。

擢湖南按察使，调江苏，以病归。病痊，授鸿胪寺卿，历山东按察使，就擢巡抚。

十四年，擢两广总督。粤洋久不靖，巨寇张保挟众数万，势甚张。百龄至，撤沿海商船，改盐运由陆，禁销赃、接济水米诸弊。筹饷练水师，惩贪去懦，水师提督孙全谋失机，劾逮治罪。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巡哨周严，遇盗辄击之沉海，群魁夺气，始有投诚意。张保妻郑尤黠悍，遣硃尔赓额、温承志往谕以利害，遂劝保降，要制府亲临乃听命。百龄曰：“粤人苦盗久矣！不坦怀待之，海氛何由息？”

遂单舸出虎门，从者十数人，保率舰数百，轰砲如雷，环船跪迓，立抚其众，许奏乞贷死。旬日解散二万馀人，缴砲船四百馀号，复令诱乌石二至雷州斩之，释其馀党，粤洋肃清。帝愈嘉异之，复太子少保，赐双眼花翎，予轻车都尉世职。

十六年，再乞病，回京，授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兼都统。未几，授两江总督。时河决王家营，上游绵拐山、李家楼并漫溢，论者谓河患在云梯关海口不暢，多主改由马港新河入海。百龄亲勘下游，疏言：“海口无高仰形迹，亦无拦门沙堤。

其受病在上年挑河二段内积淤三千馀丈。又亲至马港口以下，见淤沙挑费更钜，入海路窄。二者相较，仍以修濬正河为便。并请加挑灶工尾以下河身，两岸接筑新堤，於七套增建减水坝，修复王营减坝，重建磨盘埽。”诏如议。百龄年逾六旬始生子，值帝万寿日，闻之，赐名扎拉芬以示宠异，勉其尽心治河。次年春，诸工先后竣，漕运渡黄较早，迭加优赉，赐其子六品廕生。洪湖连年水涨，五坝坏其四，诏责急修。百龄以礼坝之决，由於河督陈凤翔急开迟闭，以致棘手，奏劾之。凤翔被严谴，诉道请开礼坝时，百龄同批允；又讦淮扬道硃尔赓额为百龄所倚，司苇荡营有弊。

言官吴云、马履泰并论其举劾失当，命松筠、初彭龄往按。帝意方乡用，议上，专坐硃尔赓额罪，以塞众谤。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总督如故。

十九年，初彭龄奉命赴江苏同查亏帑，议不合。彭龄为所掣，恚甚，遂劾百龄受盐场税关餽遗，按之未得实，彭龄坐诬被谴。会盐运使廖寅捕逆犯刘第五，部鞫为伪。百龄亦坐失入，褫宫衔，罢协办大学士。江南莠民散布逆词，连及百龄，严诏责捕。二十年，获首、从方荣升等百五十人，并抵法，复宫衔，封三等男爵，兼署安徽巡抚。是年冬，病甚，命松筠往代，卒於江宁。帝闻，悼惜，诏复协办大学士，遣侍卫赐奠，许柩入城治丧。将遣皇子奠醊，既而以江北灾民未能抚恤，停其奠醊，仍赐祭葬如例，谥文敏。子扎拉芬，袭男爵。

伯麟，字玉亭，瑚锡哈哩氏，满洲正黄旗人。由繙译举人授兵部笔帖式，擢右春坊右赞善，累迁内阁学士。乾隆五十七年，授盛京兵部侍郎，寻授山西巡抚。

嘉庆九年，擢云贵总督。十年，缅甸与暹罗属夷戛于腊构衅，求助於孟连土司刀派功，往援遇害，失其印。伯麟以刀派功祸由自取，惟责暹罗缴所得印。十一年，缅甸请预期纳贡。伯麟知其与暹罗构兵，为求助地，却之。后缅甸为戛于腊所败，果来乞援，伯麟拒勿应，戛于腊旋亦败走。缅兵次车里土司界，严兵守边，移檄训戒，缅兵遂退。迤南江外倮匪入边劫掠，遣普洱镇总兵那林泰剿平之。十三年，缅甸四大万头目来请十三板纳地，伯麟责其冒昧，谕以十三板纳为九龙江土司所辖，俱属内地，毋生觊觎，诏嘉其得体。十四年，入觐，赐花翎。

十七年，腾越边外野寨头目拉幹出扰，遣兵擒之。缅宁、腾越要隘旧设土练一千六百名，久废，规复其制，给旷土耕种。僧铜金从倮夷李文明为乱，已悔罪投诚，更姓名为张辅国，充南兴土目；至是复勾结倮众侵扰，伯麟赴缅宁督土司会剿。十八年正月，进逼南兴，破其巢，辅国就戮，边境肃清。增设腾越镇马鹿塘、大坝二汛。

二十二年，临安边外夷人高罗衣自称窝泥王，伪署官职，纠众万馀，攻杀土目龙定国，扰瓦渣、溪处两土司境，渡江窥伺内地，伯麟亲往剿平之。议定善后条规，使各土司绥靖夷民，以安反侧。叙功，加太子少保。寻命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二十三年，罗衣从侄高老五窜藤条江外复为乱，扰及郡城。督师剿擒之，馀党悉歼。

增设临安江内东、西两路要隘塘汛官兵，以江外烟瘴最盛，降夷就抚，裁撤留防兵练。二十五年，召授兵部尚书，兼都统。复疏陈滇、黔边务六事，如议行。

道光元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寻以年老休致，仍充实录馆总裁。三年，万寿节，与十五老臣宴。逾年，卒，谥文慎。

伯麟任边圻凡十六年，廉洁爱民，士林尤感戴之。还朝后，以旗人生计为忧，疏陈调剂事宜，深中利弊。论者谓有名臣风。

论曰：仁宗倚畀疆臣，膺重寄者，多参揆席。书麟、吉庆并勤劳军事，而尽瘁辱身，有幸不幸焉。长麟、费淳先后治吴，一严一宽，才德互有优绌。百龄号能臣之冠，机牙锋锐，凌轹一时，晚节乃招物议。如伯麟之安边坐镇，遗爱不湮，识量岂易及哉？

## 列传一百三十一

勒保 额勒登保胡时显 德楞泰

勒保，字宜轩，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温福子。由中书科笔帖式充军机章京。乾隆三十四年，出为归化城理事同知。坐事当褫职，高宗以温福方征金川，特原之。授兵部主事，仍直军机处。累迁郎中，出为江西赣南道，调安徽庐凤道。

以母忧去官，命为库伦办事章京。四十五年，充办事大臣。累擢兵部侍郎，仍留库伦。五十年，内召。未几，授山西巡抚。五十二年，署陕甘总督，寻实授。五十六年，大军征廓尔喀，治西路驼马、装粮、台站，加太子太保。

初，安徽奸民刘松以习混元教戍甘肃，复倡白莲教，与其党湖北樊学明、齐林，陕西韩龙，四川谢添绣等谋不轨。五十九年，勒保捕刘松诛之，而松党刘之协、宋之清传教於河南、安徽。以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硃姓，煽动愚民，事觉被捕。诏诛首恶，赦馀党，发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之协远飏不获，各省大索，官吏奉行不善，颇为民扰。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荆州、宜昌株连数千人，川、楚民方以苗事困军兴，无赖者又因禁私盐、私铸失业，益仇官，乱机四伏矣。

六十年，勒保调云贵总督。湖南、贵州苗疆不靖，福康安督师进讨，勒保赴军，安抚正大、铜仁、镇远降苗，并治军需。云南威远倮匪扰边，勒保将赴剿，会倮匪即平，福康安、和琳相继卒於军，命偕明亮、鄂辉接办军务，未至，而湖北教匪炽，蔓延川、陕。林之华、覃加耀踞长阳黄柏山，福宁攻之不克，勒保往会剿，嘉庆二年春，连战败之。方乘胜薄其巢，而贵州南笼仲苗王囊仙等叛，诏勒保督师讨之。

王囊仙者，洞洒寨苗妇，当丈寨韦七绺须，以囊仙有幻术，推为首。分遣其党大王公、李阿六、王抱羊围南笼府，及府属之永丰、黄草坝、捧鲊、新城、册亨，安顺府属之永宁、归化诸城。册亨陷，滇、黔道梗。三月，勒保至，令总兵德英额、札郎阿、袁敏分守东、西、北三路。其南际滇、粤，咨两广总督吉庆、云南巡抚江兰防之；自率按察使常明、副将施缙，进克关岭。抵永宁，副将巴图什里已解其围，都司周廷翰援归化，围亦解。会提督珠隆阿击永丰，自率总兵张玉龙、七格，解新城围，进至南笼，围始解。诏嘉南笼固守，赐名兴义。遣常明、施缙解黄草坝围。

贼悉众围捧鲊、永丰益急，分兵援之，先解捧鲊围，自率常明、施缙攻洞洒、当丈贼巢。贼纵火自焚，都司王宏信、千总洪保玉冒烈焰入，擒王囊仙、韦七绺须，旋解永丰围。吉庆亦自广西至，复册亨。六月，仲苗平，诏改永丰曰贞丰，锡封勒保一等侯爵，号曰威勤。

九月，调湖广总督。时川、楚贼氛愈炽，立青、黄、蓝、白、线等号，又设掌櫃、元帅、先锋、总兵等伪称。先命永保总统诸军，易以惠龄，又易以宜绵，皆不办；至是宜绵荐勒保以自代，允之。三年正月，至四川梁山，贼曾柳起石坝山，而白号王三槐、青号徐天德、蓝号林亮工诸贼聚开县。勒保先破石坝山，斩曾柳，诏嘉为入川第一功。调授四川总督。三槐走达州，与蓝号冉文俦合，惟亮工仍在开县之开州坪，勒保令副都统六十七、总兵富森布剿之；亲追三槐，九战皆捷。贼走巴州，掠阆中、苍溪而西，追之急，复东入仪陇。勒保以贼踪靡定，所至裹胁，乃画坚壁清野策，令民依山险扎寨屯粮，团练乡勇自卫。贼由仪陇趋孙家梁，欲与白号罗其清合。偕惠龄、恆瑞截剿，三槐南窜渠县，文俦遁入其清寨。勒保留惠龄、恆瑞剿孙家梁，仍亲蹑三槐。五月，三槐犯大竹，分窜梁山、垫江、新宁，东奔开县，亮工出为犄角，击走之，斩其党林定相。天德来援，败之，擒其党张洪钧，天德奔新宁。三槐与冷天禄踞云阳安乐坪，进围之。七月，诱三槐降，擒之，械送京师，诏晋封公爵。

天禄尽有三槐之众，负嵎抗拒，围攻久不下；黄号龙绍周、龚建、樊人杰来援，击却之。十月，天禄粮尽，诡请降，夜突营，大为所挫，寻走新宁。四年正月，天德为额勒登保所败，亦窜新宁仁市铺，与黄号王光祖合。偕额勒登保夹击，天德走垫江，天禄走忠州。勒保令额勒登保截击天德，总兵百祥追天禄，自率大军策应。

仁宗以前此诸军事权不一，特授勒保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勒保以贼势重在四川，请暂驻梁山、大竹等处督师。寻破天德，天禄分窜邻水、长寿，复败之，天禄为额勒登保所歼。二月，移驻达州。疏言扎寨团练，行之四川有效，请通行於湖北、陕西、河南；又言安民即以散贼，请各省被贼之区，蠲免今岁应徵钱粮：并如议行。四月，追剿天德、绍周、建、人杰及张子聪等，贼遁开县东乡。旋分窜竹峪关、渡口场，意图入陕。五月，子聪勾合蓝号冉天元北窜，遣额勒登保兜击，逼回川境。子聪窜通江，蓝号包正洪窜云阳，青号王登廷窜东乡，天德、绍周、建、人杰及线号龚文玉，白号张天伦窜大宁老林，勒保檄调诸军分剿。六月，总兵硃射斗歼正洪於云阳；七月，德楞泰擒文玉於大宁；八月，提督七十五擒建、人杰於开县：贼势浸衰矣。

会治饷大臣福宁劾勒保月饷十二万两，视他路为多，所办贼有增无减；而天德复由大宁阑入湖北境，总督倭什布飞章告警。诏褫职，命尚书魁伦赴川勘问，以额勒登保代为经略。勒保能得军心，而八旗兵素骄，稍裁抑之，遂腾蜚语，及就逮，所部将士为之讼冤。魁伦窥帝怒不测，未以上闻，稍为申辨糜饷纵贼罪，卒坐以明亮、恆瑞不听调度；副都统讷音兵譁閧，不据实参奏；又贼犯楚境不即驰报，玩视军务，论大辟。帝念前功，改为斩监候，解部监禁。

五年春，额勒登保等剿贼陕西，魁伦专任川事，而将士不用命。天元、子聪合黄号徐万富、青号汪瀛、线号陈得俸，渡嘉陵江，魁伦退守潼河，事闻，起勒保赴川。三月至，贼已越潼河，赴中江截剿，连败之，诏逮魁伦，授勒保四川提督，兼署总督。时德楞泰已大破贼於马蹄冈，冉天元、陈得俸、雷世旺先后殄灭；合剿汪瀛於嘉陵江口，擒之。四月，击败高天升、马学礼，贼遁甘肃番境，五月，复犯龙安，罢提督，专任总督。六月，贼北走甘肃，遣副都统阿哈保追之，自率兵剿川东、川北诸贼。七月，与德楞泰合击白号苟文明、鲜大川於岳池新场，败之，大川走死，实授总督。

八月，白号贼与青号赵麻花合，进击，歼其党汤思举。麻花复合王珊向陕境，欲迎天德入川。勒保截之於江口，毙麻花，珊亦为德楞泰所诛。十二月，蓝号李彬、白号杨开第、黄号齐国谟自巴州窜仪陇，德楞泰击毙国谟，勒保亦斩开第，独彬遁走。六年正月，移师川东，败蓝号杨步青於大宁，而樊人杰、徐万富合蓝号王士虎、冉天士扰广元、苍溪。遣阿哈保往援，贼伪向仪陇，阴沿嘉陵江南下，欲潜渡；驰至南部与阿哈保合击，歼万富。二月，蓝号张士龙窜巴州，遣七十五击斩之；自击蓝号陈朝观、白号魏学盛，败之巫山、云阳间。贼北窜入陕、楚界，追至竹山。六月，贼回窜东乡，击败之，擒青号何子魁，歼蓝号苟文明、鲜俸先。七月，又擒徐天寿、王登高。八月，白号高见奇合魏学盛窜广元，邀击之，追至通江。適蓝号冉学胜自老林至与合，乘夜攻之，擒学胜。诏封三等男。九月，见奇、学盛分窜南江及陕西西乡。勒保抵南江，闻李彬方掠巴州、苍溪，恐逾嘉陵江，亟往，贼已东窜通江；乃移兵大竹，剿汤思蛟、刘朝选，追至太平，擒其党萧焜。

是冬，偕额勒登保、德楞泰疏言：“剿匪大局已定，请酌撤官兵。”诏以“巨贼未尽除，遽思将就了事”，严斥之。七年正月，复疏言：“川省自筑寨练团，贼势十去其九。拟分段驻兵，率团协力搜捕馀匪；遣熟谙军事之道、府，正、佐各员，分专责成。兵力所不到，民力助之；民力所不支，兵力助之：庶贼无所匿。”诏如议行。是月，擒青号何赞於忠州。二月，李彬窜南江，为建昌道刘清所擒。三月，张天伦、魏学盛扰川北，遣总兵田朝贵往剿，不利；亲率罗思举等继进，大败贼於巴州，天伦、学盛并就歼。五月，遣罗声皋、达斯呼勒岱剿擒白号庹向瑶；总兵张绩剿青号，擒徐天培；田朝贵剿蓝号，歼杨步青。七月，刘朝选纠青、蓝、黄号残匪窜大宁，勒保遣将击之，罗思举擒朝选，达斯呼勒岱歼赖飞陇，诏晋一等男。十月，罗思举擒张简，而汤思蛟败窜亦就获。十一月，思举擒黄号唐明万。时川中著名逆首率就擒歼；馀匪窜老林，不复成股。在陕、楚者亦多为额勒登保、德楞泰所歼。十二月，合疏驰奏蕆功，晋封一等伯爵，仍以“威勤”为号。

八年，搜捕馀匪，擒白号苟文富、宋国品、张顺，青号王青，招降黄号王国贤，偕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奏肃清。未几，陕西南山馀孽复起，至九年八月始平。十年，入觐，诏曰：“自嘉庆四年，勒保在川省令乡民分结寨落，匪始无由焚劫，且助官军击贼。其后陕、楚仿行，贼势乃促。今三省闾阎安堵，实得力此策为多。加太子太保、双眼花翎，回镇四川，与民休息。”时解散乡勇，令入伍为兵。

十一年秋，陕西宁陕镇新兵倡乱，遣总兵唐文淑往援剿，叛将蒲大芳缚首逆乞降，德楞泰受之。勒保奏劾：“叛兵罪重於逆匪，率以纳降。不知畏威，安能悔罪？

他兵从而生心，益骄难制。”帝韪其言，命赴陕西会治善后事宜。寻闻四川绥定新兵亦叛，桂涵捕擒首逆，磔之，馀党并论如律。十三年，凉山夷匪扰马边，剿平之。十四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十五年，召来京供职。坐在四川隐匿名揭帖未奏，降授工部尚书，调刑部。十六年，出为两江总督。寻内召，复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改兵部，授领侍卫内大臣。十八年，充军机大臣，兼管理籓院。十九年，以病乞休，食威勤伯全俸。

二十四年，卒，诏赠一等侯，谥文襄。

勒保短小精悍，多智数。知其父金川之役以刚愎败，一反所为，寄心膂於诸将帅，优礼寮属，俾各尽其长，卒成大功。晚入阁，益敛锋芒，结同朝之欢，而内分泾、渭。既罢相，帝眷注不衰，命皇四子瑞亲王娶其女，以恩礼终。

子九，长英惠，科布多参赞大臣，袭三等威勤侯，卒；孙文厚，嗣爵。第四子英绶，工部侍郎；孙文俊，江西巡抚。

额勒登保，字珠轩，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世为吉林珠户，隶打牲总管。

乾隆中，以马甲从征缅甸大小金川，累擢三等侍卫，赐号和隆阿巴图鲁，乾清门行走。四十九年，剿甘肃石峰堡回匪。五十二年，平台湾。叠迁御前侍卫。五十六年，从福康安征廓尔喀，摄驻藏大臣。攻克擦木贼寨，七战七胜，抵帕朗古河，班师殿后，加副都统衔。论台湾、廓尔喀功，两次图形紫光阁。寻授副都统兼护军统领，擢都统。

六十年，贵州松桃苗石柳邓、湖南永绥苗石三保相继叛，陷乾州。福康安视师，请额勒登保偕护军统领德楞泰率巴图鲁侍卫赴军。至则松桃围已解，石柳邓逸入石三保黄瓜寨中。额勒登保由松桃进攻，解永绥围，克黄瓜寨。攻贼首吴半生於苏麻寨，克西梁；半生遁高多寨，擒之：授内大臣。又获乾州贼目吴八月，馀党据平陇，进抵长吉山，败之。嘉庆元年，福康安卒，和琳代。时石三保就擒，石柳邓在平陇，乃进兵复乾州，赐花翎，署领侍卫内大臣。秋，和琳卒於军，统兵者惟额勒登保、德楞泰及湖南巡抚姜晟三人。诏将军明亮、提督鄂辉往会剿。十月，克平陇，石柳邓遁踞养牛塘山梁，分兵克之。十二月，斩石柳邓，苗缚吴八月子廷义以献。军事告竣，诏嘉其功最，锡封威勇侯，赐双眼花翎。

二年，移师剿湖北教匪。时林之华、覃加耀踞长阳黄柏山，地险粮足，总督福宁攻之久不下。三月，额勒登保至，克四方台。贼遁鹤峰芭叶山，其险隘曰大拏口，六月克之。贼窜宣恩、建始，分兵三路进，十月，毙之华於大茅田，而加耀遁施南山中，寻窜长乐硃里寨，三面悬崖，惟东南一径。十二月，遣死士縋登，掘地窖火药轰之，贼争走，坠崖，坑谷皆满。惟加耀偕贼二百遁，踞归州终报寨。诏斥额勒登保纵贼，降三等伯爵。三年春，加耀始就擒，仍以蕆事缓，夺爵职、花翎，予副都统衔，命赴陕西协剿襄匪高均德、姚之富、齐王氏等。会李全自盩厔至蓝田，欲与诸贼合，击走之。姚之富、齐王氏失援，遂为明亮、德楞泰所歼。进剿均德於两岔河，贼分窜商州、镇安。四月，赴荆州会剿张汉潮，败之竹山，蹑追，由陕西入四川。九月，击汉潮於广元，擒其子正漋。与德楞泰等合剿川匪罗其清。其清踞营山之箕山，已为德楞泰所破，窜大鹏寨。额勒登保与德楞泰、惠龄、恆瑞四路进攻，十月合围。其清突走青观山，树栅距险。额勒登保鉴於黄柏山、芭叶山顿兵之失，议主急攻，亲逼栅前，席地坐，令杨遇春督兵囊土立营，且战且筑，诸军继之，攻击七昼夜。贼不支，窜渡巴河，踞遂风寨废堡。德楞泰同至，围之数重，势垂克，薄暮，忽传令撤围。贼倾巢夜溃，迟至黎明始驰追，贼四路逃窜，至方山坪已散尽，获其清於石穴，逸匪数日内并为民兵擒献。是役，贼趋绝地，无外援，开网纵之，饥疲就缚，士卒不损，竟全功焉，复花翎。十二月，追徐天德、冷天禄於合州。

四年春，诏以勒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与明亮同授副都统为参赞。三月，追冷天禄於大竹，闻萧占国、张长庚由阆州窜营山，回军迎击。贼踞黄土坪，临江负山，令总兵硃射斗绕出鸡猴寨，截其西；自率杨遇春由东袭攻城隍庙，贼西走，为射斗所扼，夹击，歼其半，越山窜走尚数千。乘夜围击於谭家山，陨崖死及生擒几尽，斩占国、长庚。有冒难民逃出者，投冷天禄，述兵威，天禄曰：“我曾於安乐坪破经略兵数万，何惧此乎？”时踞岳池，距大军不远，天禄遣大队先行，自率悍党八百殿后。额勒登保冒雨由间道进至广安，令穆克登布据石头堰以待，杨遇春潜出贼后；自将索伦劲骑冲之，贼死斗，天禄毙於箭。次日，迫其大队於石笋河，斩溺过半，先渡者追歼之。旬日间连殄三剧贼，叠诏嘉赉，先封二等男爵，晋一等。

四月，追剿白号张子聪於云阳，子聪纠合黄号樊人杰、线号萧焜、卜三聘等，叠败之寒水坝，贼稍散。五月，子聪复合冉天元窥陕境，扼御之。子聪窜通江，追败之於苟家坪，又败天元於木老坝。七月，天元窜镇龙关，欲与王登廷合，登廷屯马鞍寨，击走之。穷追至大竹、东乡，援贼麕至，分兵进击，擒斩甚众，仍蹑登廷。

额勒登保战绩为诸军最，湖北道员胡齐仑治饷餽送诸将，事发，独无所受，诏嘉其“忠勇公清，为东三省人杰”。八月，勒保以罪逮，命代为经略，授领侍卫内大臣，补都统。疏陈军事曰：“臣前数年止领一路偏师，今任经略，当筹全局。教匪本属编氓，宜招抚以散其众，然必能剿而后可抚，必能堵而后可剿。从前湖北教匪多，胁从少；四川教匪少，胁从多。今楚贼尽逼入川，其与川东巫山、大宁接壤者，有界岭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川、陕交界，自广元至太平，千馀里随处可通，陕攻急则入川，川攻急则入陕，是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川东、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馀皆崇山峻岭，居民近皆扼险筑寨，团练守御；而川北形势更便於川东，若能驱各路之贼偪川北，必可聚而歼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但使所至堡寨罗布，兵随其后，遇贼迎截夹击，以堵为剿，事半功倍，此则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陕、楚，晓谕修筑，并定赏格，以期兵民同心蹙贼。至从征官兵，日行百十里，旬月尚可耐劳，若阅四五年之久，骡马尚且踣毙，何况於人？续调新募者，不习劳苦，更不如旧兵。臣一军尚能得力者，以兵士所到之处，亦臣所到之处；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将弁以及士卒，无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尽然。近日不得已，将臣兵与各提镇互相更调，以期人人精锐。”又言：“军中出力人员，应随时鼓励，令各路领兵大员，自行保奏，以免咨送迟延。”帝并韪之。

时徐天德败於湖北，折回川东，渐衰弱；而王登廷与冉天元、苟文明合阮正漋窜广元，贼势重在川北。九月，率杨遇春歼正漋於云雾山。十一月，登廷、天德、天元及樊人杰会合抗拒，叠战於巴州何家院、东君坝，擒贼目贾正举、王国安，追至苍溪猫兒垭。额勒登保以天元善战，令杨遇春、穆克登布合左右翼力击。穆克登布轻进，为天元所乘，伤亡甚众；贼萃攻经略中营，血战竟夜，贼始退，次日，登廷在南江为乡团所擒。额勒登保以实闻，诏嘉其不讳败，不攘功，不鬼大臣。天元窜开县，额勒登保病留太平，遣杨遇春、穆克登布追之。将与德楞泰夹击，而杨开甲、辛聪、王廷诏、高天升、马学礼诸贼以川北守御严，无所掠，乘间由老林窜陕西城固、南郑，提督王文雄不能御，前路贼且入甘肃。额勒登保疏请以川事付魁伦、德楞泰，自力疾赴陕，而德楞泰先已西行赴援，不及回军。

五年春，天元纠胁日众，乘魁伦初受事，遂夺渡嘉陵江，硃射斗战死。未几，潼河复失守，川中震动。诏逮魁伦，起勒保与德楞泰同办川贼，责额勒登保与那彦成专剿陕贼。时那彦成破南山馀贼於陇山、伏羌，德楞泰追王廷诏、杨开甲於成县。

额勒登保亦至，乃令德楞泰回川西，自与那彦成分三路，遏贼入川及北窜之路。杨遇春、穆克登布破张天伦於岷州，庆成等破张世龙於洮河。廷诏、开甲合犯大营，击走之，分兵追贼。大军移剿高天升、马学礼，迭败之，贼逾渭北窜，寻要之於巩昌，又要廷诏、开甲於岷州。诸贼并逼回渭南，而张世龙等走秦州，将趋北栈。留那彦成追高、马二贼，自率杨遇春、岱森保回陕，令王文雄及总兵索费英阿等分扼南北栈。张汉潮已为明亮所歼，馀党留陕者纠合复众。张世龙、张天伦为大兵所驱，窜滇安，皆注汉北山中，东向商、雒，贼复蔓延。严诏诘责，召那彦成回京。闰四月，额勒登保率杨遇春连败贼於商、雒、两岔河，令遇春扼龙驹寨，使不得犯河南。

贼乃回窜，留后队缀官军，连破之洵阳大、小、中溪，设伏溪口，擒斩三千馀，毙蓝号刘允恭、刘开玉，於是汉潮馀党略尽，晋封三等子。杨开甲、辛聪、张世龙、张天伦、伍金柱、戴仕杰等皆西窜。五月，令杨遇春等追击金柱等於汉阴手扳崖，阵毙贼目庞洪胜等。进攻杨开甲等於洋县茅坪，贼踞山巅，诱之出战，伏兵绕贼后夹击，阵斩开甲。六月，贼窜甘肃徽县、两当，蓝号陈杰偷越栈道，擒之。八月，遇春斩伍金柱於成县，毙宋麻子於两当，贼复回窜陕境。疏陈军事，略谓：“贼踪飘忽，时分时合，随杀随增，东西回窜，官军受其牵缀，稍不慎即堕术中，堵剿均无速效，自请治罪。”又言：“地广兵单，请将防兵悉为剿兵，防堵责乡勇，促筑陕、楚寨堡以绝掳掠。”温诏慰劳，以剿捕责诸将，防堵责疆吏，分专其任。会贼逼武关，截击走之。

六年春，奏设宁陕镇为南山屏障，如议行。二月，杨遇春擒王廷诏於川、陕交界鞍子沟，擒高天德、马学礼於宁羌龙洞溪，三贼皆最悍。诏晋二等子，复双眼花翎。时贼之著者，陕西冉学胜、伍怀志，湖北徐天德、苟文明，四川樊人杰、冉天泗、王士虎等，尚不下十馀股。四月，剿学胜於渭河南岸，又蹙之於汉南，贼遁平利。张天伦纠合五路屯洵阳高塘岭、刘家河，令杨遇春击走之。五月，穆克登布擒伍怀志於秦岭。七月，遇春擒冉天泗、王士虎於通江报晓垭，徐天德、冉学胜并为他师所歼；而姚之富子馨佐及白号高见奇、辛斗等方扰宁羌，督诸将进剿，逼入川北。九月，总兵杨芳等擒辛斗於通江。十月，丰伸、桑吉斯塔尔擒高见奇於达州。

於是贼首李元受、老教首阎天明等各率众降，贼势穷蹙。条上搜捕事宜，诏嘉奖，晋封三等伯。十一月，苟文明合各路残匪窜阶州，裹胁复众，回窜广元、通江。十二月，败之於瓦山溪，文明窜开县大宁。七年正月，斩黄号辛聪於南江，文明由西乡偷渡汉江。额勒登保自请罪，降一等男，诏以川匪责德楞泰、勒保等，额勒登保兼西安将军，仍专办陕贼。二月，文明窜入南山，与宋应伏、刘永受合，督师入山搜剿。六月，歼其众於龚家湾，文明仅以身免，刘永受潜遁，为乡民所歼。七月，歼文明於宁陕花石岩，晋一等伯。疏陈军事将竣，请撤东三省及直隶、两广兵，远地乡勇分别遣留。遂穷搜南山馀匪，八月，擒苟文齐，毙张芳。赴平利与德楞泰会剿楚匪，五战，擒斩过半。十月，毙青号熊方青於达州，尽歼竹溪股匪。十一月，令穆克登布追贼通江铁镫台，擒景英、蒲添香、赖大祥，及湖北老教首崔连乐，晋三等侯。著名匪首率就歼，零匪散窜老林。十二月，疏告蕆功，诏嘉额勒登保：“运筹决策，悉中机宜，躬亲行阵，与士卒同甘苦，厥功最伟。”晋封一等侯，世袭罔替，授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赐用紫缰。馀论封行赏有差。

八年春，留陕搜捕，擒姚馨佐、陈文海、宋应伏等於紫阳。穆克登布遇伏战殁。

六月，移师入川，擒熊老八、赵金友於大宁，熊老八即戕穆克登布者。疏陈善后事宜：“各省酌留本省兵勇：四川一万二千，湖北一万，陕西一万五千，分布要地。

随征乡勇有业归籍，无业补兵，分驻大员统率。”七月，驰奏肃清，命暂留四川经理善后。编阅陕、楚营卡事竣，振旅还京。十二月，至，行抱见礼於养心殿，奖赉有加，命谒裕陵。

九年春，因前遭母忧不获守制，补持服。寻命赴四川偕德楞泰歼馀孽。十年，回京，总理行营，充方略馆总裁。八月，上幸盛京，额勒登保以病不克从，谒陵礼成，特诏加恩晋三等公爵。是月，卒於京师，年五十八。上闻震悼，回銮亲奠，御制述悲诗一章。於地安门外建专祠，曰褒忠，谥忠毅，命吉林将军修其祖墓立碑焉。

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由是晓暢战事。天性严毅，诸将白事，莫敢仰视。然有功必拊循，战胜亲饷酒肉，赏巨万不吝，人乐为用。尝谓诸将曰：“兵条条生路，惟舍命进战是一死路；贼条条死路，惟舍命进战是一生路。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一法。

追贼必穷所向，不使休息。师行整伍，仓卒遇贼，即击。每宿，四路侦探；临敌，矢石从眉耳过，勿动。”於同列不忌功，亦不伐己功，尤严操守。凯旋过卢沟桥，他将辎重累累，独行李萧然，数骑而已。殁时，子谟尔赓额生甫数月，帝临奠，抱置膝上，命袭侯爵，寻殇，以侄哈郎阿嗣，承袭一等威勇侯，自有传。

额勒登保不识汉文，军中章奏文牍，悉倚胡时显。

时显，字行偕，江苏武进人。少困科举。乾隆中，侍郎刘秉恬治金川粮饷，从司文牍独勤。荐授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和珅用事，数与抗，出为广东雷州知府，以亲老乞留。寻从福康安征苗有功，赐花翎。洎额勒登保剿教匪，从赞军务，刚直无所徇，额勒登保能容之。每日跨马与诸将偕，或有逗留，辄叱之。

遇贼务当其冲，诸将无敢却者。回营后，凡战地曲折夷险，粮运断续，器仗敝坏，兵卒劳饥，及贼出没情状，诸将功过，一一言之。军中敬畏时显与经略等。陈奏战事必以实，上嘉经略，并嘉时显。猫兒垭之战，及擒王登廷，章奏不欺，特赐三品卿衔。在军凡五年，累擢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以劳卒於兴安军次，赠光禄寺卿，赐祭葬。

德楞泰，字惇堂，伍弥特氏，正黄旗蒙古人。乾隆中，以前锋、蓝翎长从征金川、石峰堡、台湾，皆有功，累迁参领，赐号继勇巴图鲁。五十七年，从福康安征廓尔喀，冒雨涉险，攻克热索桥贼寨。加副都统衔，图形紫光阁。寻授副都统，迁护军统领。

六十年，率巴图鲁侍卫从福康安征湖南苗，与额勒登保并为军锋。福康安既解松桃、永绥围，高宗悦，将待以不次之赏，於是德楞泰建议深入苗地为犁庭埽穴计。

苗酋吴半生踞大乌草河以抗，大兵连克沿河诸寨，渡河抵盛华哨。苗於山半立木城，坚甚，断其汲路，火攻克之，又克古丈坪，进攻摩手寨，由间道出寨后，夺据石城，遂偕额勒登保擒半生，授内大臣。进攻鸭保寨，克木城、石卡三十馀，又克天星寨木城七，石卡五，擒贼目吴八月。

嘉庆元年，福康安、和琳相继卒於军，先克乾州，又从将军明亮克平陇，擢御前侍卫，署领侍卫内大臣。克险隘养牛塘山梁，贼首石柳邓就歼，苗疆略定，锡封二等子爵，赐双眼花翎。二年，命偕明亮移军四川剿教匪。时贼首徐天德、王三槐踞重石子、香炉坪，南曰分水岭，北曰火石岭，贼卡林立，进战，夺岭，三槐扑营受创逸。五月，破重石子，明亮亦破香炉坪，追歼教首孙士凤。会襄阳贼齐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等窜入四川，与徐、王二匪合屯开县南天洞，击破之，贼分走云阳、万县。云阳教首高名贵欲与天德合，以计擒之，尽歼其众於陈家山。七月，齐王氏等由奉节、巫山东走湖北，与明亮绕出宜昌迎剿，贼南趋，留明亮屯宜昌；自赴荆州解远安围。八月，贼犯荆门、宜城，往援之，会总督景安以索伦劲骑至，合剿大捷，二城得全。贼欲北窜河南，扼要隘，斩贼目袁万相等，截回湖北，赐紫缰。九月，歼贼於房县、竹谿、竹山，贼走陕西平利，图入川东，败之树河口。贼北走紫阳，又合白号高均德，西走汉中。十一月，贼窥渡汉江，令副都统乌尔图纳逊突击於江滨，窜入川境。

三年正月，均德复扰陕西褒城，与明亮夹击，连败之於洋县、城固、洵阳。齐王氏、姚之富方窜广元宁羌山中，乘虚由石泉渡汉，与均德合，东走汉阴。诏斥明亮战不力，褫其职；嘉德楞泰每战在前，责速剿。三月，与明亮追齐、姚二匪，由山阳至郧西，日行百七十里，连破之於石河、甘沟，乡勇遏其前，贼无去路，踞三岔河左右，两山尽锐，围攻悉歼之。齐王氏、姚之富投崖死，传首三省。均德由镇安窜雒南，败之两岔河，馀贼与李全、张天伦合。五月，又败之五郎庙，均德走宁羌、广元，合龙绍周、冉文俦踞渠县大神山，有众二万。诏斥纵贼，夺爵职，留副都统衔。七月，偕惠龄、恆瑞攻克大神山，贼窜营山，蹙之黄渡河。均德中枪，逸入箕山坪，与罗其清合。箕山围径百馀里，三面陡绝，惟东南有路可通。徐天德、王登廷、樊人杰踞凤凰寺，阻粮道，与为犄角。八月，克凤凰寺，贼奔箕山，负固不下。十月，分三路进攻，克之。其清退踞大鹏寨，额勒登保自阆中来会剿。十一月，贼被攻急，乘夜雨扑营。德楞泰侦知之，潜伏贼寨南门，梯而登，火其寨；额勒登保等亦袭破西门，歼其清父从国；合兵穷追，擒其清於巴州方山坪，复花翎。

冉文俦窜踞东乡麻坝，乘除夕大破之於通江。

四年元旦，生擒文俦，尽歼其众，予一等轻车都尉。经略勒保疏陈诸将惟额勒登保、德楞泰尤知兵，得士心，诏德楞泰专剿徐天德。天德与冷天禄窜涪州，冒难民入鹤田寨，击走之，又败之於开县。三月，天德自大宁北趋，追及於太平；又遇龙绍周、唐大信等，迭击之，贼不得犯陕境。既而天德入大宁老林，与绍周、大信及樊人杰、龚建、卜三聘、张天伦、辛聪等合，牵缀大军。天德、建窜太平山箐，令赛冲阿分兵击之；自击人杰、绍周、大信、天伦於安康、紫阳，连破之，驱入川东，遂犯湖北。七月，线号龚文玉亦自夔州至，分兵追剿，擒文玉、三聘於竹谿，加予骑都尉世职。八月，命额勒登保为经略，德楞泰为参赞，赴兴山截击天德，逼回川东；蹑追天伦及聪等入陕。十月，高均德改名郝以智，率贼万，踞高家营，欲由白河窥渡汉。绍周及冉天元窜放马场，欲趋紫阳。率赛冲阿、温春回援，先破放马场，进攻高家营，擒均德，槛送京师，晋封二等男爵。十一月，进兵川北，歼白号张金魁於通江，擒其党符曰明等於广元。十二月，追鲜大川、苟文明至川东，贼瞷大兵俱在川境，遂先后窜陕、甘。

五年正月，偕额勒登保分路抵秦州，而冉天元纠合徐万富、汪瀛、陈得俸、张子聪、雷世旺众五万，遽乘间渡嘉陵江，分扰南部、西充、魁伦不能制，诏促德楞泰回援。二月，天元踞江油新店子，乃由间道进剿。贼分四路迎战，锐甚，赛冲阿、温春深入被围；自驰援，夹击竟日，杀伤相当，擒得俸，斩冉天恆，皆悍贼也。转战连夺险隘。三月，天元屯马蹄冈，伏万人火石垭后。德楞泰令赛冲阿攻包家沟，阿哈保攻火石垭，温春攻龙子观，自率大队趋马蹄冈，过贼伏数重始觉。俄伏起，八路来攻，人持束竹、湿絮御箭铳，鏖斗三昼夜，贼更番迭进，数路皆挫败。德楞泰率亲兵数十，下马据山巅，誓必死。天元督众登山，直取德楞泰，德楞泰单骑冲贼中坚，将士随之，大呼奋击，天元马中矢蹶，擒之，贼遂瓦解。乡勇亦自山后至，逐北二十馀里，擒斩无算。天元雄黠冠川贼，专用伏以陷官军，至是五日四战，致死决胜负，血战破之，群贼夺气，诏晋三等子。是月，复大破贼於剑州，又破张子聪、雷世旺於蓬溪，斩世旺，晋二等子，授成都将军。

魁伦以失守潼河逮问，起勒保代为总督，与德楞泰合兵剿贼。四月，贼分扰遂宁、安岳，逼中江，欲趋成都。与勒保夹击，连破之，邀击於嘉陵江口，俘斩溺毙者数千；馀贼渡江，为达州乡勇所败，擒汪瀛：潼河两岸肃清。自此德楞泰威震川中，诸将往往假其旗帜，贼望见辄走。闰四月，追贼至达州、新宁，歼刘君聘、苟文富；而白号苟文明、鲜大川、樊人杰等复由陕入川。五月，移师川北，贼走营山、渠县，六月，败之恩阳河；又与勒保合击，歼苟文礼於岳池。七月，大川为民寨诱斩，文明遁。八月，追剿白号贼於东乡，歼汤思举，馀贼与赵麻花、王珊合。九月，与勒保夹击於云阳，麻花、珊先后毙。十月，湖北黄、白、蓝、线四号贼合犯夔、巫。龙绍周由太平、通江北窜，兵至贼去，兵去贼至；樊人杰、冉学胜、王士虎遂由川入陕；徐天德由陕入楚。诏斥德楞泰堵剿不力，降一等男。十二月，李彬、杨开第、齐国谟合窥嘉陵江。与勒保合击，连败之於渠县安仁溪、仪陇观音河，毙开第、国谟，晋三等子。

六年正月，白号高天升自洵阳偷渡汉江，图窜河南，追及於山阳乾沟，破之，追歼之於野猪坪，复一等子。二月，击龙绍周於兴安，逼入川境，连败之於大宁长坝、二郎坝。绍周窜湖北竹山、房县，复败之，走太平，复双眼花翎。四月，徐天德、樊人杰合曾芝秀、陈朝观窜陕西白河，分扰民寨。遣兵直攻其巢，擒朝观。五月，大破贼於西乡，天德窜紫阳。率赛冲阿、温春蹙之仁和新滩。大雨水涨，天德溺毙。绍周乘虚阑入房县、竹谿，截击之，复回太平，擒其党陈文明。八月，追至巫山、巴东，擒王鹏、李天栋。九月，绍周遁平利，令赛冲阿等追歼之，晋封二等继勇伯，仍用巴图鲁旧号也。十二月，苟文明西扰宁羌，与额勒登保夹击。贼窜川北，大败之於通江，走开县，遣兵追之。自率轻骑赴大宁，断其入楚之路。

七年正月，文明复入陕北，窜老林，至秋，乃为陕军所歼。川东零匪犹四扰，诏德楞泰仍专办川贼。二月，破线号馀匪於奉节，又破白号张长青於云阳。时樊人杰及崔宗和、胡明远、戴仕杰、蒲天宝等麕聚湖北境。四月，率精兵间道抵东湖，绕出贼前，夹攻鸡公山贼巢。天宝别屯当阳河，五月，冒雨进击，天宝负创走，又败之於穆家沟，分兵留剿；自移师东趋，直取人杰，冒雨入马鹿坪山中，出贼不意，痛歼之。人杰窜竹山，投水死。人杰倡乱最久，诸贼听指挥，与冉天元埒，至是伏诛，晋三等侯。七月，天宝乘间夺踞兴山、房县交界鲍家山，死守抗拒。以大军缀其前，令总兵色尔衮、蒲尚佐率精兵出深箐攻贼巢，截其去路，擒斩殆尽。天宝遁，至竹谿坠崖死。

时巴东、兴山尚有馀匪，皆百战之馀，悉官军号令及老林路迳，屡合围，辄乘雾溜崖突窜。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所馀无几，而三省不能解严。与额勒登保、吴熊光会於竹谿议搜剿，额勒登保专任陕境，德楞泰专任楚境，先后歼戴仕杰、赵鉴、崔连洛、崔宗和、陈仕学、熊翠诸贼，迨十一月，捕斩略尽，优诏，晋封一等侯，加太子太保，命其子苏冲阿★K7珍赉至军宣慰。八年，驻巫山、大宁，捕逸匪曾芝秀、冉璠、张士虎、赵聪等，先后擒歼。至冬事竣，入觐热河行在，帝大悦，御制诗赐之，恩赉优渥。寻以陕西南山馀孽扰及川境，命回镇成都。遣将招降，数为贼害，坐降二等侯。九年，偕额勒登保穷搜老林，斩首逆苟文润，馀匪悉平，复一等侯。十年，召授领侍卫内大臣，充方略馆总裁，总理行营事务，管理兵部。

十一年，宁陕镇新兵陈达顺、陈先伦等作乱，命驰往剿治。叛将蒲大芳等乞降，缚献达顺等，磔之。大芳等遣戍回疆。议以降众归伍，诏斥宽纵，夺职。寻授西安将军。十三年，剿定瓦石坪叛匪。十四年，晋三等公。寻卒，柩至京师，帝亲奠，御制诗輓之，谥壮果。诏四川建立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

德楞泰英勇超伦，战必身先陷阵，名与额勒登保相亚。马蹄冈之战，转败为胜，时称奇绩。既卒，奉诏褒恤，特举是役保障川西数十万生灵，厥功最伟。在军俘获，必详讯省释，未尝妄杀良民妇女，保全甚众，蜀民尤感颂焉。

子苏冲阿，一品廕生，授侍卫。每德楞泰战胜，辄擢其官，累迁至盛京副都统，署黑龙江将军，袭一等侯。孙倭什讷，杭州将军；曾孙希元，吉林将军：并嗣爵。

次孙花沙纳，官至吏部尚书，自有传。

论曰：仁宗亲政，以三省久未定，卜於宫中，繇曰：“三人同心，乃奏肤功。”

后事平，叙劳：额勒登保第一，德楞泰次之，勒保又次之。论战绩，勒保未足与二人比，然当德楞泰偕明亮由楚入陕，见民苦虏掠，陈坚壁清野策，廷议以筑堡重劳，未之许也；勒保至四川，始力行之，推之三省，贼竟由是破灭。三人者相得益彰，未容有所优劣：勒保宽能容众，额勒登保忠廉忘私，德楞泰仁及俘虏，识量并有过人。为国方、召，延世侯封，岂偶然哉！

## 列传一百三十二

永保 惠龄 宜绵子瑚素通阿 英善 福宁 景安 秦承恩

永保，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勒保之弟也。以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乾隆三十七年，父温福征金川，永保赍送定边将军印，遂随军。明年，温福战殁木果木，永保冒矢石夺回父尸，袭轻车都尉，迁吏部郎中。洎金川平，追论木果木之败，咎在温福，夺世职，仍留永保原官。出为直隶口北道，历霸昌、清河两道。迁布政使，调江苏。四十九年，擢贵州巡抚，历江西、陕西。五十一年，署陕甘总督。寻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六年，哈萨克汗斡里素勒坦遣子入觐，诏嘉永保抚绥有方，授内大臣，赏双眼花翎。五十八年，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授户部侍郎，留驻新疆。六十年，调乌鲁木齐都统。

嘉庆元年春，湖北教匪起，永保奉诏入京，行抵西安，命偕将军恆瑞率驻防兵二千，调陕西、广西、山东兵五千会剿。三月，至湖北，总督毕沅疏陈各路剿杀不下数万，而贼起益炽。诏分专责成：永保、恆瑞任竹山、保康一路；毕沅、舒亮任当阳、远安、东湖一路；惠龄、富志那任枝江一路；鄂辉任襄阳、穀城、均州、光化一路；孙士毅任酉阳、来凤一路。永保偕恆瑞复竹山，进房县，擒贼首祁中耀；馀贼遁保康白云寺山，复败之，擒贼目曾世兴等。永保疏言：“襄阳贼数万，最猖獗，贼首姚之富、齐王氏、刘之协皆在其中，为四方诸贼领袖，破之则流贼自瓦解。

宜俟诸军大集，合力分攻。”帝韪之。五月，永保等驰赴襄阳，自樊城进取邓桃湖，会军吕堰。贼退屯双沟，分军五路夹击，歼贼二千馀，贼分窜孝感，距汉阳百馀里，幸为潦阻，武昌戒严。时毕沅围当阳数月不下，惠龄剿枝江贼亦无功，诏命永保总统湖北诸军，先靖襄阳，而后分攻孝感、当阳两路。参将傅成明等击孝感贼，遇伏败殁；永保令明亮驰救，复请调苗疆防兵助剿。六月，永保渡滚河，破梁家冈、张家垱贼营二十馀座，贼窜枣阳，潜踞随州之梓山、青潭，连破之。复偕恆瑞、庆成破贼於红土山，擒贼渠黄玉贵。於是襄阳、吕堰迤东百数十里，及枣阳、随州、宜城无贼氛。孝感之贼，亦为明亮所歼。诏嘉永保调度协宜，加太子太保。

先是命署湖广总督，及毕沅复当阳，永保请寝前命，允之。八月，移剿锺祥，明亮以师来会。贼自温浃口至千弓垱，依山结营，亘数十里。永保率大军由西北进击，绘图陈奏。帝方以东南空虚，虑贼逃窜，適明亮疏言：“锺祥为贼巢穴，宜四面夹攻，以防漏网。今永保以九千馀兵由西北追压，而东南要截之兵仅三千馀，地阔兵单，难杜窜逸。”帝以永保拥众自卫，切责之。明亮败贼土门冲，永保不能夹击，贼转而北，永保偕明亮追至襄阳双沟。贼分两路窜河南：东由枣阳趋唐县，西由吕堰趋邓州。官军蹑西路，败诸吕堰，获姚之富母、媳及孙，而东路贼已入唐县滹沱镇。疏言：“追贼经月，兵力疲惫，难以痛歼，请增兵助剿。”诏斥其无能，调山东、直隶兵四千，复简健锐、火器营各军赴之。十一月，新兵既至，攻破唐县贼屯十一。姚之富已遁，犯枣阳，复渡滚河而西，蹂吕堰，向光化、穀城。围景安於邓州魏家集，越二日，援兵始至。帝怒永保拥劲旅万馀，徒尾追不迎击，致贼东西横躏无忌，褫职逮京，下狱，籍其家，并褫其子侍卫宁志、宁怡职，发往热河。

三年，以兄勒保擒川贼王三槐功，推恩宥释。勒保请将永保发军营效力，不许。

四年，勒保为经略大臣，予永保蓝翎侍卫，赍经略印赴军。寻擢头等侍卫，署陕西巡抚。与明亮会剿张汉潮於终南华林山中，遇伏败绩；复与明亮不协，互攻讦。诏逮问，并坐前在湖北动用军需受馈遗事，论大辟，诏原之，免罪，予八品领催，自备资斧赴乌里雅苏台办事。六年，充参赞大臣。

七年，授云南巡抚。八年，威远、思茅倮匪扰边，永保赴普洱，偕提督乌大经进讨。肇乱土弁刁永和闻风遁，威远倮匪亦退，擒思茅倮酋扎安波赛闷，馀匪奔逸。

南兴土司张辅国屡与孟连土司争界构衅，至是勘定之。永保疏陈善后事：“内地杂居夷人不法，按律惩治；土司夷境滋事，但遣兵防范，不使内窜。”诏嘉得大体，弭边衅，赏花翎。

十三年，兼署贵州巡抚，调广东。寻擢两广总督，未至，卒於途。赠内大臣，诏念前劳，曾籍没，家无馀赀，赐银千两治丧，谥恪敏。孙文庆，咸丰中官大学士，自有传。

惠龄，字椿亭，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父纳延泰，乾隆中，官理籓院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少保。因喀尔喀台吉沁多尔济规避军事，不劾奏，罢职。复起用，终於理籓院侍郎。

惠龄由繙译官补户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员外郎，缘事夺职。起户部主事，仍直军机。乾隆四十年，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调伊犁领队大臣。擢工部侍郎，调吏部。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年，回京，署正黄旗满洲副都统。

授湖北巡抚，调山东。五十六年，擢四川总督。征廓尔喀，命为参赞，赴西藏会剿，督治粮运。事平，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中。五十八年，授山东巡抚，调湖北，再调安徽。六十年，授户部侍郎。苗疆用兵，留署湖北巡抚，治粮饷。

嘉庆元年正月，教匪聂杰人、张正谟等倡乱於枝江、宜都，率师往剿，总兵富志那擒首逆聂杰人，而襄、郧、宜、施诸郡贼并起。命惠龄专剿枝江、宜都一路，自春徂夏无功，以大雨为解，严诏切责。八月，克灌脑湾贼寨，擒张正谟等，加太子少保，署工部尚书，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进攻凉山，捣其巢，擒首逆覃士潮，宜都、枝江悉平，移军长阳黄柏山会剿。十一月，襄阳贼姚之富自黄龙垱偷渡滚河，窜河南，黜总统永保，以惠龄代之，驰赴襄阳。疏言：“襄、邓平衍，无险可扼。

贼习地势，必不自趋绝地。惟有严防汉江潜渡，并堰唐河、白河，移难民於河西，守岸团练以蹙贼。”会之富折回湖北境，惠龄迎击，遏其西轶，败之茅茨畈，分兵五路兜剿。二年二月，败贼於鲍家畈，擒贼首刘起荣；复败贼於曾家店，鏖战於郑家河，歼获甚众，赏双眼花翎，擢理籓院尚书，兼镶白旗蒙古都统。惠龄偕恆瑞、庆成剿襄阳贼，屡破之，馀众仅数千，势甚蹙，分路窜河南境，官军疲於尾追，不易得一战，先后并入陕西，遂复猖獗。五月，李全、王廷诏、姚之富合为一路，由紫阳白马石窜渡汉江，后五日，惠龄始至，夺宫衔、世职、花翎，易宜绵总统军务，降惠龄为领队，听节制。

贼既分窜入川，十月，王廷诏、高均德复北犯，窥渡汉江，惠龄邀击败之，斩贼二千。诏嘉其仅兵二千当贼二万，以少击众，复双眼花翎。十一月，齐王氏、张汉潮、姚之富、高均德合入汉中南山，自黄官岭至新集，连营二十里，欲渡汉。惠龄军北岸，蹙其半济，贼走宁羌，追败之，折窜汉中。因移兵扼汉南，贼不得北窜，复分道入川，惠龄绕由西乡、太平赴大宁、夔州兜剿。时川匪王三槐、徐天德窜梁山，罗其清、冉文俦分屯营山、仪陇。三年，陕、襄诸贼在川境者俱会於文俦，而三槐、天德自太平走与合，势张甚。诏总统勒保会诸将，分路进剿，惠龄与德楞泰为一路，夹攻罗、冉二贼。五月，击文俦於仪陇，其清及阮正通先后来援，皆败之。

贼屯大神山，连营数十里，六月，与德楞泰合攻，破之，斩贼甚众。文俦走箕山龙凤坪，与其清相犄角，阮正通等又与合。帝以首逆稽诛，屡诏严责，於是德楞泰破贼箕山，其清奔天鹏寨，惠龄分路进攻，十二月，其清就擒，槛送京师。四年正月，文俦就擒，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丁母忧，会其清谳词称惠龄一军较弱，帝斥其为贼所轻，命回京守制，降兵部侍郎。寻授山东巡抚。六年，擢陕甘总督，专剿南山馀匪。复以剿贼迟缓，降二品顶戴。七年，教匪平，复头品顶戴、花翎。九年，卒，赠太子少保，封二等男，谥勤襄。子桂斌，官和阗帮办大臣。

宜绵，初名尚安，鄂济氏，汉洲正白旗人。由兵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员外郎。从征金川，进郎中。乾隆四十三年，出为直隶口北道，擢陕西布政使。四十七年，擢广东巡抚，以盐商沈翼川狱瞻徇，褫职，戍新疆。寻予四品衔，充吐鲁番领队大臣。石峰堡回乱，驻守平凉。历库车、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乌鲁木齐都统。

五十九年，入觐，道经固关，值水灾，饬官吏赈抚，高宗嘉之，命改名宜绵。六十年，授陕甘总督。

嘉庆元年，教匪起，湖北、陕西戒严。宜绵驻军商州，令副将百祥剿郧阳、郧西贼，克孤山大寨，贼首王全礼伏诛，汉江以北安堵，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

甘肃岁祲，命宜绵回兰洲赈抚。是年冬，四川教匪起，由太平入陕境，扰安康、平利、紫阳诸县，宜绵督军驰剿，贼逼兴安，分踞城南安岭、城北将军山，进攻克之，擒其渠王可秀、冯得士等。复歼汉江北岸大小米溪贼。偕提督柯籓、总兵索费英阿移攻汉南洞河、汝河诸贼，贼并五云寨，乘雪夜火其寨，歼馘甚众，诏宜绵进剿达州。二年春，攻太平贼於通天观、高家寨、南津关，连败之。川匪最悍者，达州徐天德，东乡王三槐、冷天禄，巴州罗其清，通江冉文俦。天德、三槐等合陷东乡，踞张家观；其清踞方山坪，文俦窜王家寨，图据周家河，梗运道，且乘间与张家观合。宜绵遣兵攻王家寨，分袭张家观，自率队夜焚曾家山贼栅，天德分援两路，遂乘虚下张家观，复东乡；馀贼奔清溪场、金峨寺，据险抗拒，四月，官军分五路进克之。天德等窜重石子、香炉坪，将与巴州贼合。宜绵潜攻王家寨，贼走方山坪，天德来援，败之。知县刘清素得民心，令招谕诸贼，三槐率众诡降，阴图袭营，宜绵觉其诈，设伏击退。五月，达州贼倾巢出犯，有备不得逞。宜绵驻军大成寨，遣将袭三槐於毛坪，三槐中枪跳免。

时襄贼由汉江北渡入陕，署总督陆有仁以罪逮，乃调英善督陕甘，黜惠龄总统，命宜绵代之，兼摄四川总督。於是令明亮攻重石子，德楞泰与乡勇罗思举夹击败之，分二路窜，追歼孙士凤於磨子坝。士凤为四川教首，三槐等皆其徒也，至是为德楞泰所诛。馀贼西走徐家山，乘雾夜遁。其方山坪贼为百祥所截，舒亮围贼林亮工於巴州白崖山，观成、刘君辅破大宁贼，围之於老木园，川贼渐蹙；而襄阳贼李全、王廷诏、姚之富等由陕分道入川，与之响应，势复炽。云阳贼伏陈家山，与襄贼约犯官军，为罗思举所歼。李全等踞开县南天洞、火焰坝，旋奔云安场，开、万诸匪应之，谋犯夔州，附近贼蜂起，诏责宜绵专剿。七月，驻军窦山关，开县、东乡交界地也。

川贼分立名号：罗其清称白号，冉文俦称蓝号，踞方山坪；王三槐称白号，徐天德称青号，踞尖山坪。刘清率乡勇与百祥、硃射斗会剿方山坪，贼溃围窜通江、巴州，与天德合。既而天德等窜青杠渡，围巴州，其清、文俦欲从仪陇、南部分犯保宁，夺官军饷道，百祥扼其前，退走黄渡河，旁掠仪陇；宜绵扼之官渡口，三槐等窜渠县，其清、文俦走巴州。三槐复分攻邻水，陷长寿，东趋重庆。时齐王氏、姚之富已窜湖北，李全、高均德先后分窜陕西。宜绵疏言：“惠龄、恆瑞、明亮、德楞泰皆入陕，惟臣一人在川。诸贼齐扰川东北运道，嘉陵江防孔亟，欲亲赴保宁，则川东千里无人调度。请别简总督治理地方，而己亲督师专一办贼。”帝亦以宜绵年老，十月，命勒保总统军务，宜绵以总督兼理军需。又疏言：“军兴以来，四川调兵一万九千有奇，陕、甘合调二万有奇，两湖更无馀兵可调。各省募补者难备攻剿；州县团勇，各卫村庄，尤难责其长驱赴敌。目前贼势，明亮、德楞泰至襄阳，则郧贼窜兴安，宜昌贼回夔、巫；况云阳、奉节伏莽尚多，兵力日分日薄。请敕添练备战之兵，四川、陕甘、湖北各五千。至随营乡勇，费与兵等，赏过则骄，威过则散，究非纪律之师。不若选充营伍，贼平即补营额，费不虚糜，而骁悍有所约束。”

诏行之。

三年春，调勒保四川总督，宜绵回任陕甘，驻陕境办贼。未几，高均德、齐王氏窜汉阴，褫明亮职，命宜绵赴军督剿；而齐王氏、姚之富已为德楞泰、明亮所歼，阮正通、张汉潮先后犯陕境，川贼刘成栋走与合。宜绵自镇安分路截剿，汉潮折向通江、巴州，正通窜城固，李全与高均德合屯五郎、镇安、山阳间。宜绵偕明亮要之雒南，鏖战两河口，均德窜秦岭，正通折入川。五月，贼分股北出凤县，掠两当，阑入甘境，诏斥宜绵疏防。既而明亮败贼於略阳，成栋、汉潮复由竹谿窜平利。命宜绵与额勒登保为一路，专剿平利之贼，寻败之於孟石岭，贼遁入川，责宜绵严遏回窜。八月，徐天德、冉文俦、高均德由仪陇窜广元，汉潮北入南江，欲还湖北，官军蹙之上游不得渡。宜绵檄兵扼宁羌、沔县，汉潮窜太平。於是川、楚匪多流入陕境，其魁樊人杰、龙绍周、李澍、阮正漋各拥众数千，迭扰安康、平利、紫阳诸县。

四年，汉潮窜五郎，诏斥宜绵畏葸避贼，命解任来京，在散秩大臣上行走。既至，复斥其辨饰，降三等侍卫，赴乌里雅苏台办事。五年，追论军需冒滥，褫职，遣戍伊犁，罚银二万两助饷，逾两年释回。及三省教匪平，以员外郎用。后帝阅方略，宜绵曾论乡勇，切中时弊，追念前劳，擢大理寺卿。病免。十七年，卒。

子瑚素通阿，初名瑚图灵阿。乾隆五十二年进士。由刑部员外郎改翰林院侍讲，累迁左副都御史。嘉庆初，疏陈关税、盐课积弊；又请却贡献，停捐纳。居官有声，擢盛京刑部侍郎。宜绵遣戍，瑚素通阿以父老请代行，未允。在盛京，劾将军琳宁宽纵番役及私葠、官吏分肥事，侍郎宝源查办不实，宝源、琳宁并黜罢。内调刑部侍郎，赴河南谳狱，漏泄密封，降笔帖式。后起用，终刑部侍郎。

英善，萨哈尔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由亲军补侍卫处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

改御史，除甘肃兰州道，以亲老留京职。乾隆五十年，出为直隶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调江苏，丁母忧归。命署广西布政使，调补四川，五十六年，护理总督。寻擢贵州巡抚，调湖北，以治西藏军需，未之任。嘉庆元年，调广东。旋召授刑部侍郎，而四川教匪起，仍留摄总督。

初，四川自金川木果木之败，逃兵与失业夫役、无赖游民散匿剽掠，号为啯匪。

官捕急，则入白莲教为逋逃薮。及湖北襄阳败匪窜入川，一旦揭竿，战斗如素习。

至是，达州奸民徐天德等激於胥役之虐，与太平、东乡贼王三槐、冷天禄等并起。

英善率兵五百驰剿，复调成都驻防兵，副都统勒礼善、佛住率以往，连破贼巢，擒贼目何三元等。贼窜横山子，据险负嵎，遣总兵袁国璜、何元卿分路进攻，战三日，国璜、元卿并殁於阵。寻克马鞍山贼寨，擒贼首徐天富；而王三槐、徐天德等合陷东乡，佛住战死，贼炽兵单，诏责英善固守毋轻进，命宜绵赴达州督师。二年二月，宜绵至，英善连破贼於贯子山、罗江口，通周家河运路；偕宜绵克张家观，复东乡。

五月，命赴甘肃摄总督。王三槐等由通江、巴州分犯保宁，英善赴广元迎剿，偕总兵富尔赛、硃射斗击之於仪陇、阆中，多所斩获。贼逼苍溪，设伏败之，遂遁。

三年，命与福宁赴达州治四川粮运。四年，调兵部侍郎，充驻藏大臣，调吏部，驻藏如故。五年，帝以教匪久未平，追论始事诸臣玩寇罪，褫职，以四品顶戴仍留驻藏。七年，召授头等侍卫。擢刑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十一年，以驻藏时於福宁私挪库款，徇隐未举，降太常寺卿。十四年，卒。

福宁，伊尔根觉罗氏。初隶贝子永固包衣。由兵部笔帖式洊擢工部郎中。乾隆三十三年，出为甘肃平庆道，累迁陕西布政使。五十五年，擢湖北巡抚，抬入镶蓝旗满洲。调山东，治卫河运务，称旨。五十九年，漳、卫二河溢，疏消积水，抚恤灾黎。曹、单漫水，下流为丰、砀坝堰所阻，驰往会勘，酌开坝堰以氵曳水，并协机宜。调河南，寻擢湖广总督，驻襄阳，捕治教匪，获首逆宋之清等寘诸法。

六十年，调两江。会黔苗石柳邓勾结楚苗石三保焚掠辰州，命留湖北会剿，福宁至镇筸防后路。嘉庆元年，湖北教匪攻来凤甚急，福宁驰抵龙山，击败之。贼屯旗鼓寨，偕四川总督孙士毅合剿，士毅卒於军，福宁代之。偕将军观成、总兵诸神保进攻，破其寨，擒贼首胡正中，馀众穷促乞降，诱入龙山城，骈诛二千馀人，以临阵歼戮奏，加太子少保。移军剿林之华、覃加耀於长阳、巴东，贼窜黄柏山；偕观成、惠龄会剿未下，惠龄赴襄阳，观成入川。二年，命额勒登保移师黄柏山，福宁以兵隶之。地形天险，围攻数月，贼窜鹤峰芭叶山，继窜大拏口，又窜建始、宣恩；十一月，始歼之华於长阳，加耀遁归州，以剿贼不力，夺宫衔。三年，擒加耀於终报寨，帝犹斥诸将迁延贻误，福宁有地方之责，咎尤重，褫职，罚银四万两充饷；予副都统衔，偕英善驻达州，治四川军需。

四年，英善调驻西藏，福宁遂专任其事。时军营支用冒滥，统兵大员奢糜无度，兵勇口粮反多迟延，几致枵腹，四川饷数更多於湖北数倍，屡诏训戒，福宁不能综覈，以奏报浮泛被诘。又奏贼数有增无减，勒保疏辨；命魁伦赴达州察视，覆陈贼数实减，而大股分为小股，贼名反多，得福宁理饷含混状，诏褫副都统衔，留达州候命。寻以旗鼓寨杀降事觉，帝方以剿抚责诸路，而川贼高均德被擒，言贼党恐投降仍遭诛戮，故多观望。诏斥福宁此举失人心而伤天理，逮治论罪，遣戍新疆，寻原之，命赴额勒登保军前效力。会贼窜渡嘉陵江，由於福宁裁撤乡勇所致，仍戍伊犁。五年，予三等侍卫，赴西藏办事。九年，召还，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十一年，以三品衔休致。十九年，追论在西藏擅借库帑，及湖广任内滥用军需，久不完缴，下狱。寻卒。

景安，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和珅族孙也。由官学生授内阁中书，氵存擢户部郎中。出为山西河东道，累迁甘肃、河南按察使，河南、山西、甘肃布政使。

乾隆五十六年，征廓尔喀，命治西宁至藏台站，留藏督饷运。事平，以亲老归。未几，擢工部侍郎，历仓场、户部。六十年，授河南巡抚。

嘉庆元年，湖北教匪北犯，景安驻军南阳，以筹济恆瑞军饷，加太子少保。十二月，姚之富犯邓州，围景安於魏家集，恆瑞援至始解。二年，淅川教匪王佐臣谋应贼，布政使完颜岱捕斩之。景安欲攘功，蹑兵戮难民，以捷闻，赏双眼花翎，封三等伯。时襄阳贼屡为惠龄、庆成等所破，窥北面可乘，遂分三路犯河南：王廷诏出北路，窜叶县，焚保安驿，围官军於裕州，总兵王文雄兵至，乃引去，景安尾追至南召，闻桐柏有警，驰回防御；李全出西路，窜信阳、确山，罗山、淅川，趋卢氏，出武关，庆成追之；姚之富、齐王氏出中路，窜南阳，掠嵩县、山阳，惠龄追之。贼入河南后，虏胁日众，不迎战，不走平原，忽合忽分，以牵兵势，先后并入陕西复合。景安顿兵内乡，贼入陕后二十馀日，始追至卢氏，贼尤轻之，号为“迎送伯”。三年春，擢湖广总督。四月，率师次荆门州，刘成栋来犯，与布政使高杞分路击走之。六月，贼由竹谿窜入陕，诏切责。四年，张汉潮扰陕西五郎、洋县，景安屯郧阳，遣总兵王凯扼郧西。汉潮已分路自安康折窜镇安，景安疏称赴郧西迎剿，诏斥其不实。时仁宗初亲政，以景安堵剿不力，抚治失当，解职，命治四川军需。寻夺伯爵，戍伊犁。

是年冬，帝召见惠龄，论其恇怯纵寇及淅川冒功事，逮京谳，拟大辟，缓刑，禁锢。七年，教匪平，得释，发热河充披甲。逾年，宥还，以六部笔帖式用，效力河南河工。衡家楼工竣，晋秩员外郎，授直隶承德知府。擢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十一年，授江西巡抚，调湖南。召为内阁学士，累迁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二十五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守护昌陵。道光二年，休致。寻卒。

景安初附和珅，懵於军事，然居官廉。当其逮京，值硃珪入见，帝曰：“景安至矣！军事久不定，欲去一人以警众，如何？”珪曰：“臣闻景安不要钱。”帝曰：“若乃知操守耶？”竟以是获免。后复用之。

秦承恩，字芝轩，江苏江宁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出为江西广饶九南道，累迁直隶布政使。五十四年，擢陕西巡抚。

嘉庆元年，教匪起荆、襄，承恩率师赴兴安筹防。至冬，四川达州教匪自太平入陕犯兴安，承恩偕总督宜绵迭击败之。十二月，会剿洞河、汝河诸贼。二年正月，击安康贼於光头山，首逆王刘氏伏诛，陕境略平。宜绵进剿川匪，承恩专任陕防。

三月，襄匪由河南卢氏窜商南，勾结陕匪，纷起应之。承恩移军商州，偕恆瑞歼山阳西牛槽贼。雒南石板沟奸民起，总兵富尔赛捕斩之。姚之富由商州犯孝义，窥西安，承恩扼之於秦岭。惠龄等追击，贼走镇安，与李全、王廷诏合掠洵阳、安康。

时陕西兵力仅有乡勇万馀人，提督柯籓守兴安府城，兵止二百，无力攻剿。惠龄、恆瑞合击贼於黄龙铺，贼分窜复合，六月，由汉阴至紫阳渡汉江。诏斥承恩疏防，夺翎顶。贼走汉南，与川匪合，八月，复入陕，窜白河石槽沟。承恩率乡勇扼安康要隘，贼分路来犯，御之於平利金堂寺。既而贼逼兴安，偕惠龄击走之，以功复翎顶。

三年春，丁母忧，军事方亟，夺情视事。二月，高均德、齐王氏合窜汉阴观音河，纠李全，王廷诏分道由城固、南郑北出宝鸡，合攻郿县，掠盩厔，将犯西安，承恩恇惧，率师回防。总兵王文雄力战，败贼於焦家镇、圪子村，大创之，贼复分窜。三月，文雄复破李全馀众於翔峪、澧峪。四月，李全纠阮正通折回镇安，西扰汉阴、石泉，高均德逾秦岭走老林，承恩与文雄扼子午峪。既而均德、全与张天伦合为一路，正通由石泉、洋县西窜，均德等寻窜入川。承恩进兵汉中。八月，川匪徐天德、冉文俦、樊人杰，襄匪张汉潮先后并入陕境。

承恩师久无功，四年，命解职回籍守制。会剿张汉潮於凤翔，承恩遣游击苏维龙扼东路，战失利，汉潮突围遁；褫承恩职，逮京论大辟。诏以承恩书生，未嫺军事，宥归。寻遣戍伊犁，七年，释还。起主事，纂修会典。出为直隶通永道，擢江西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署巡抚事。十一年，召授工部尚书，调刑部，署直隶总督。

十三年，以治宗室敏学狱瞻徇，降编修，效力文颖馆。迁司经局洗马，晋秩三品卿。

十四年，卒。

论曰：方教匪之初起也，苗疆军事未蕆，楚、蜀空虚，草泽么，燎原莫制。永保、惠龄号曰总统，局於襄阳一隅。景安，秦承恩不谙军旅，贼遂蹈瑕，蔓延豫、陕。宜绵受事，仅顾蜀疆，及劲兵移陕，束手求退矣。英善、福宁并皆庸材，三年之中，防剿无要领，如治丝而益纷。仁宗亲政，赫然震怒，诸臣相继罢谴，士气一新，事机乃转。庙堂战胜，固有其本哉！

## 列传一百三十三

恆瑞 庆成 七十五 富志那亮禄

恆瑞，宗室，隶正白旗，吉林将军萨喇善子。乾隆中，授侍卫，赴西藏办事，擢热河都统，迁福州将军。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作乱，命率驻防兵往剿，参赞军务，偕总督常青赴南路。凤山贼势方炽，高宗知常青、恆瑞不可恃，命福康安督师。

贼围总兵柴大纪於诸罗，恆瑞驻军盐水港，逗留不进，诏解任。福康安至，屡为疏陈战绩，帝益怒，斥其徇护，逮恆瑞论罪。事平，减死戍伊犁。寻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城将军，调西安。

嘉庆元年，命率驻防兵三千，偕都统永保会剿湖北教匪。三月，与总兵文图破贼竹山。永保至，合师由房县进剿，文图分剿三里坪、喇叭洞诸贼悉尽；而忄互瑞追贼至保康，未大创之。贼首姚之富踞襄阳，势甚炽，命恆瑞进剿。五月，偕明亮进次吕堰，击贼岳家沟、刘家集，擒斩二千馀。贼围枣阳，设伏王家冈，诱贼败之；又败之於蒋家垱、曲家湾，枣阳围解。贼伪降，潜袭官军后路；急以后队为前队，击退之。贼走丫兒山，与张家垱贼相犄角，奋击一昼夜，破贼营十馀，歼贼甚众，被奖赉。七月，破贼随州龙门山，与永保会攻锺祥贼巢，连破之邓家河、黑沙河、双沟。贼乃分窜唐县、吕堰，追至滹沱镇，复窜仓台。寻，之富渡滚河，围景安於邓州。诏斥诸将玩误，逮永保，责恆瑞戴罪立功。

二年正月，偕惠龄等剿襄阳贼，贼首刘起荣就擒；又与庆成败贼郑家河，擒贼目李潮；进剿泰山寺、龙凤沟，擒贼目姚爽等：赐花翎。於是贼分窜，由河南入陕，恆瑞追贼至山阳，遇王廷诏、李全等，击走之。五月，追贼陕南，与惠龄夹攻於黄龙垱，歼贼三千馀。廷诏、全复与贼之富合趋紫阳，渡汉江，恆瑞坐纵贼，夺花翎。

贼遂分路入川，廷诏窜开县、云阳、万县，犯夔州，西与大宁贼响应，恆瑞追及，连败之，乃窜太平。八月，当阳逸匪掠白河、洵阳，命驰赴兴安扼剿，偕庆成击贼於张家滩，由牛氾岭绕出贼前，夺贼营九。廷诏等奔紫阳，与惠龄夹击败之。恆瑞率师还汉中，败贼西乡，又败之褒城黄沙铺。十一月，之富等西奔，将渡汉北窜。

偕庆成蹙诸半渡，贼西趋宁、沔。师进，遇高均德於桑树湾，乃议四面设伏，恆瑞令撒拉尔回兵假乡勇旗帜诱之，自由山梁驰下，庆成等分路夹击，俘斩甚众。捷闻，被优赉。十二月，破王廷诏於保宁，进解营山围。

三年，川匪罗其清犯顺庆，偕庆成往援，因贼势蔓延，请勒保、宜绵遣兵会剿。

贼窜蓬州，潜结冉文俦扰仪陇，恆瑞扼磨盘寨，与惠龄等合击之，文俦败走，陕匪龙绍周与合，败之杨家寨。六月，与德楞泰夹击高均德於石人河，复偕惠龄攻老林场贼卡，进逼大神山，均德、文俦踞险死拒，分路进攻，贼奔箕山；而徐天德、樊人杰为将军富成追击，穷蹙，亦入焉。惠龄、德楞泰攻其前，恆瑞攻其后，尽破山寨，先后斩馘近万。其清，李全、王廷诏奔大鹏山，进围，十一月，克之。命赴陕与宜绵等会剿张汉潮。未几，李全、樊人杰窜西乡。帝以忄互瑞未迎击，严斥之。

四年，署陕甘总督，赴宁羌击蓝、白两号贼。张应祥等窜秦州、两当，又击走张汉潮、冉学胜股匪。五月，解署任，剿白号贼於白马关，地与川西龙安接壤，遣将冒雨掩击，贼窜西和、礼县；令布政使广厚、总兵吉兰泰截剿，自趋贾家店、黑马关抄击蓝号贼，败之於老柏树，复花翎。贼窜川北，至秋，折回陕境，击走之。

乃赴城固、洋县，会明亮剿张汉潮，破之东西叉河，贼从马垭道遁老林，要之於清水沟，复乘雾雨徐渡三渡水。帝疑诸将纵贼，又以恆瑞前剿蓝号贼垂尽，舍之回陕，下尚书那彦成察劾。那彦成，恆瑞之婿也，覆陈回师出总督松筠意，得免罪。寻明亮歼汉潮，恆瑞自五郎追击，馀党李得士等由大建沟入老林，趋秦岭，与那彦成会剿冉学胜等，贼奔涝谷；扼两岔河，追击於山阳东沟，败之。

五年，川匪二万馀由略阳寇两当、徽县，恆瑞自褒城入栈，贼窜陇州、清水、秦安，偕那彦成追至汪家山，大败之。总兵凝德战殁秦安，恆瑞赴援，复偕那彦成败贼於龙泉沟、深都堡，总兵多尔济、札普战殁洵阳。诏促恆瑞赴镇安、五郎剿贼，三月，抵唐藏。杨开甲、高均德方扰南星，留总兵观祥驻守，自赴商州。帝疑其趋避，累诏诘责，乃赴镇安剿冉文胜等，败之於大中溪。会额勒登保破开甲於辉峪，恆瑞自龙驹寨抄截，开甲逸走，围副将李天林於漫川关，驰援，斩贼目罗贵等，贼乃分路西窜。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六月，率总兵德忠驻守太渠、唐藏。时伍金柱、高天德、马学礼犯西乡，提督王文雄战殁，乃进兵大石川，贼奔滩口，为杨遇春所破。

恆瑞自教匪起，久在行间，以偏师数临大敌，至是老病，久无显功。帝虑其不任战，询额勒登保，上其状，命回镇西安。逾年卒。

庆成，孙氏，汉军正白旗人，提督思克曾孙，都统五福孙也。由銮仪卫整仪尉，累迁广东督标副将。乾隆五十三年，从总督孙士毅征安南，屡擒敌有功，赐花翎、锡郎阿巴图鲁勇号。内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御前侍卫、正红旗护军统领。五十七年，出为古北口提督。

嘉庆元年，率兵赴南阳、襄阳剿教匪，偕恆瑞迭败姚之富、刘之协於双沟、张家集。贼屯枣阳丫兒山，分踞张家垱，连营十馀里，遮官军，庆成先进，袭其寨，大破之，擒宋廷贵、陈正五，追败馀匪於红土山，擒黄玉贵，加太子少保。之富窜锺祥，合刘起荣、张富国等众五六万，偕永保等冒雨攻克之，晋太子太保。贼遁双沟，扰唐县滹沱镇。庆成等以久战兵疲，不能围剿，诏严斥之。贼窜枣阳太平镇，四路合攻，斩数千级，庆成受矛伤，被优赉。十一月，贼潜渡滚河北窜，与永保等并被严谴，尽夺宫衔、花翎、勇号，易惠龄为总统。寻偕惠龄连破贼於王家城、梓山。二年正月，大战兴隆集，斩二千馀级。分路追贼，庆成射中贼首刘起荣，擒之，在诸将中战最力。高宗以庆成为五福孙，不次擢用；自纵贼滚河，虑其少年自用，不能服众，命惠龄察奏，至是诏免前罪。二月，击贼曾家店，胸中矛，裹创而战。

贼败窜河南境，分数路，庆成追李全，连破之确山五里川、卢氏火焰沟。四月，李全、王廷诏合陷郧西，驰复其城，贼不战分遁。未几，之富窜渡汉江，降二品顶戴，暂留提督任。襄匪窜开州，偕惠龄追败之南天峒、火焰坝，复花翎。贼趋大宁，与川匪合，庆成与川军会剿。九月，偕恆瑞截击湖北回窜之贼於洵阳，而李全、王廷诏沿汉东走，庆成登舟下汉以要其前；惠龄、忄互瑞从陆蹑其后，至紫阳夹攻之，贼窜兴安，庆成一昼夜追及，大破之司渡河。

川匪王三槐扰保宁，罗其清、冉文俦分掠川东，命移兵赴川，与宜绵合剿。三年，截击其清，腿中枪，创甚，解任回旗就医。四年，创愈，仍在御前侍卫行走。

寻授成都将军，命赴陕西与永保协剿张汉潮。会明亮讦奏永保、庆成失机，命那彦成、松筠按治，褫职逮问；又以在湖北受军需馈遗，籍其家。汉潮既歼，宥罪戍伊犁，未行，五年正月，命仍赴陕军效力。额勒登保檄剿高天德、马学礼，连败之礼辛镇、何家衢，擒斩数千，予三等侍卫。协剿伍金柱、曾柳，授陕安镇总兵。七月，金柱与冉学胜、张天伦合犯陕，扼之渭河，贼分窜；追天伦於教场坝、麻池沟，歼其党宋麻子，又败金柱馀党曾芝秀於南山：兼署固原提督。时经略赴川，陕、甘兵三万馀皆归庆成节制，川匪冉天元、冉学胜、樊人杰先后渡汉江，诏斥庆成疏防，责戴罪立功。六年，徐天德、樊人杰复至江岸，欲偷渡郧西，击却之，实授提督。

击杨开甲馀匪於广元，获其子麟生，加头品顶戴。苟文明潜入甘肃境，击走之，复勇号。追川匪辛聪等於宁沔，擒其党曾显章、张添潮。七年，败张天伦馀党於凤县、两当，擒张喜、魏洪升，贼窜紫柏山老林，裹粮入捕，悉殄其众，复太子太保。

先是庆成父殁，军事方亟，不得去；至是南山匪渐少，乃许回旗守制。寻署湖北提督，服阕实授，迁成都将军。十一年，入觐，帝睠其劳，问：“曾戴双眼花翎否？”庆成对：“征安南蒙赐，和珅禁勿用；获刘起荣，先帝欲赐，复为和珅所阻。”

命军机处检档无之，遂以欺罔褫职，戍黑龙江。逾年，授围场总管，历马兰镇总兵、湖北提督、福州将军。十七年，卒，谥襄恪。

七十五，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中，以护军从征缅甸，继赴金川，战辄力，累迁护军参领，授贵州大定协副将。总督福康安荐其才，四十九年，擢宜昌镇总兵。父忧去官，坐事降秩，起为健锐营前锋统领。五十七年，从征廓尔喀，克济咙，又克热索桥，追贼东觉山、雍雅山，攻甲尔古拉，并有功，擢翼长。

嘉庆元年，赴湖北剿教匪，二年四月，追贼入陕，败之山阳周家河，授西安右翼副都统，兼领健锐营。其冬，王三槐回窜四川，追击於达州崖峰尖，伤右臂；逾日，贼复至，裹创力战，斩获甚众。三年，擢四川提督，败贼巴州。七月，战广木山，克险隘，受伤，被优赉。九月，击冷天禄於木瓜坪，右股中枪，创甚，就夔州疗治，四年，始瘳。六月，连破贼於宝塔、莲花池，扼其入楚之路。会卜三聘窜大宁，追败之。八月，擒龚建於开县火峰寨。十月，与穆克登布夹击樊人杰於通江、巴州界上，贼走太平，他贼自湖北回窜，偕硃射斗迎击於云阳，遂追贼川东。

时贼聚川北，而东路久无军报，適侍郎广兴疏言七十五驻兵夔州，仁宗疑其逗留，下经略察状，七十五方以攻麂子坪受重伤，额勒登保为疏辩，得白。五年二月，鲜大川扰蚂蝗坪，创发，不能骑，舁至军前督战。冉天元拥众渡嘉陵江，重庆戒严，魁伦檄令回守，病不能军，遣李绍祖率兵赴川西，自就医顺庆。帝疑其饰辞，诏解任，命松筠、勒保察验得实，以提督衔留营差遣。五月，高天德、马学礼由陕犯川，折入番地，偕阿哈保夹击於旧关摩天岭，克新寨，进围铁炉寨。贼乘雨宵遁，追击之，贼弃牲畜、仗械，惊窜山谷，由草泥土司地走岷州，又走秦州。七月，兵经新宁，侦马驿沟有贼，设伏，败之，仍授四川提督。贼势趋重川境，德楞泰、勒保方进剿，七十五分击之。至冬，诸贼相继窥汉江，德楞泰议击之南岸，而以七十五出广元三家坝攻其西北。七十五不听调，曰：“兵深入，将逼贼入陕，非计也。”帝闻，切责之。

六年正月，率子武隆阿由广元趋南江，击张世龙於三台山、后河岭、北溪河，阵斩世龙，擒其党赵建功、李大维；又追贼至太平华尖山，擒邱天富、周一洪：被优叙。三月，攻竹园坪。五月，贼分窜陕、楚，七十五追冉天士至平利大渝河，间道据后山，偪其出隘，伏起邀击，擒斩二千馀，特诏嘉赉。乘胜追贼入湖北境，六月，破汤思蛟、刘朝选於羊耳河；又败之於保康，歼贼首王镇贤，遂与德楞泰追龙绍周入川。七月，偕李绍祖败樊人杰於邻水，追至开县，复遇思蛟、朝选，连败之於马家亭、桑树坪，由通城进剿苟文怀，擒之。馀贼与苟文明合，将窜陕，八月，击之於大宁山，歼擒及半，文明仅身免，俘其家属。

是年冬，留防川北，败贼於南江；又与德楞泰合击於广元、苍溪，进搜老林，贼多散匿，百十为群，时有斩获。十二月，苟文明纠各路馀匪二千馀人，乘间西奔。

七十五与勒保不和，追贼入山，饷半载不至，兵饥疲，就粮太平，六日，贼已渡嘉陵江上游，直趋阶州，亟偕庆成驰击。额勒登保、德楞泰先后劾其顿兵纵寇，未几，贼复自广元渡江入甘肃，帝益怒，严诏褫职逮问。

七十五故宿将，勇而讷，临阵辄死斗，身被重创十五次。将弁畏其苦战，不乐相随。自领偏师当艰险，数以军报后时遭谴；至是，复失机就逮，一军皆恸哭。额勒登保等为疏陈战状，乞恩，许留营自赎。七年，剿张长庚、陈自得残匪於夔州，留防川东。旧创发，予护军校，还京。逾年，卒，赠副都统衔，赐恤如例。子武隆阿，自有传。

富志那，赫舍哩氏，满洲正红旗人。起健锐营前锋，从征叶尔羌、缅甸、金川，授副前锋参领，出为湖南永绥协副将。乾隆六十年，苗叛，驻守永绥。苗踞张坪、亚保阻粮运，悉众来犯，富志那击却之。追至狮子山，诇知有伏，预为戒备，夹攻，多所斩获。越日，苗复以数千人扑营，殊死战，简精锐迎击，大败之，赐花翎。永绥被围久，粮刍且尽，居民随官军昼夜登陴，城赖以固。大军至，围乃解。从福康安克高多寨，吴半生就擒。福康安荐其老成明幹，苗民感畏，擢总兵。迭攻高斗山、擒头坡、吉吉寨，皆捷，赐蟒衣一袭。

嘉庆元年，湖北教匪聂杰人、张正谟於枝江、宜都倡乱，巡抚惠龄驻军太和山，富志那驰赴之，进击凤凰山，擒杰人。馀贼乘雨扑营，击却之，又败之於杨白堰。

正谟踞灌湾脑，四面环山，富志那自蔡家坡进，冒雨夺卡，而伏队於深箐，贼至，左右夹击，多坠岩涧死；山前设疑兵，别由径道深入，出不意击之，大捷：赐号法福礼巴图鲁。迭克鸡公山、王母峒，进攻筲箕垱，正谟势蹙，四出求救，富志那与副都统成德分路设伏，伪树白帜为援兵，诱贼出，大破之，遂克筲箕垱；乘胜取灌湾脑，擒正谟。枝江、宜都悉平。

命回苗疆治善后。二年，议辟永绥北路，留兵二万分防黔、楚，授富志那为总兵，驻镇筸，与提督分领其军。苗疆自同知傅鼐筑碉屯田，边备渐严，而苗未遽服，构众抗阻，大吏诿过於鼐，将劾之，富志那力争乃止。移军需助其建设，后屯田利兴，苗患遂息。人称鼐功，兼颂富志那不置云。五年，镇筸曬金塘黑苗出掠，与鼐并力御击；又要击苗党於狗嵒，焚其寨，苗惧，乞降。八年，永绥苗龙六生扰动，擒之。署湖南提督，调授贵州提督，军政肃然，时称名将。十五年，卒於官。

亮禄，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袭轻车都尉世职，授密云协领。嘉庆初，以参将发河南，署游击。三年，教匪窥河南，巡抚吴熊光驻防卢氏，兵多他调。宝丰、郏县贼起，掠汝州。布政使马慧裕不嫺军事，亮禄曰：“兵贵神速。今贼初起，乌合易灭，请兼程往剿。”贼屯宝丰翟家集，东阻大沟，恃险不退，亮禄声言京兵且至，树八旗大纛，鞭马腹，俾腾踔嘶号，声震数里，贼惧；夜吹角而进，跃马逾壕，火其寨，一鼓歼之，擒其渠李岳等。奏入，仁宗大悦，立擢副将。累迁云南开化镇总兵。七年，卒，帝甚惜之。

论曰：恆瑞、庆成戮力襄阳，剿匪最久，后皆独当一面，功过不掩，故仁宗始终保全。七十五孤军苦战，徒以失懽群帅，未奏显功，论者惜之。富志那独平枝江、宜都一路，移镇苗疆，与傅鼐和衷弭乱，有足称焉。

## 列传一百三十四

杨遇春子国桢 吴廷刚 祝廷彪 游栋云 罗思举桂涵 包相卿

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庆人。以武举效用督标，为福康安所识拔。从征甘肃石峰堡、台湾、廓尔喀，咸有功，累擢守备。

乾隆六十年，调赴苗疆，力战解嗅脑围，进援松桃，独取道樟桂溪，山险寨密，率敢死四十人为前锋，由间道纵马入贼屯，呼曰：“大兵至矣！降者免死。”贼相顾错愕；复呼曰：“降者跪！”於是跪者数千人，直抵城下，围遂解，赐花翎。复解永绥围，赐号劲勇巴图鲁。首逆吴半生就擒，擢游击。额勒登保攻茶山，为贼所围；遇春率壮士冲击，夺据对山，纵横决荡，当者辄靡。福康安望之惊叹，立擢参将。复乾州，擢广东罗定协副将。

苗平而教匪起，嘉庆二年，从额勒登保赴湖北剿覃加耀、林之华，破芭叶山，连败之长阳、宣恩、建始、恩施。加耀窜终报寨，峭岩陡绝，夜縋而登，擒加耀及其党张正潮。三年，从额勒登保赴陕，败李全於蓝田，又败高均德於紫溪岭。五月，还湖北。张汉潮窜穀城，兜击，大败之，又败之竹山菩提河，追蹑入陕，败之於平利孟石岭。九月，败高均德、李全於广元吴家河。丁父忧，赐金治丧，命墨绖随征。

迭破罗其清於观音坪、大鹏寨、青观山，其清就擒，擢甘肃西宁镇总兵。四年，从额勒登保斩萧占国、张长庚，获王光祖，毙冷天禄，功皆最，威震川、陕，妇孺皆知其名。追剿张子聪，自夏徂秋，迭败之於梁山、云阳、太平、开县、通江间。子聪被追急，数与樊人杰、龚建、冉天元合，最后欲合王登廷。登廷踞马鞍寨，进攻克之，蹑追迭击，擒其党靳有年於土丫子，斩阮正漋於广元云雾山。

至冬，登廷由陕入川，与冉天元合。额勒登保率遇春与穆克登布会击之於苍溪猫兒垭。穆克登布违约，先期进，挫败，遇春据废垒力拒，燃草炬掷山下，战彻夜，幸得全师，迭击皆获胜。登廷孑身至蒲江，为乡团擒献，斩之。五年，擢甘州提督，偕穆克登布破张天伦於两当，又从额勒登保追杨开甲於商、雒，扼龙驹寨，歼张汉潮馀党刘允恭、刘开玉，予云骑尉世职。

遇春与穆克登布为经略左、右翼长，议每不合，自苍溪战后，益不相能。额勒登保等疏言：“诸将中惟遇春谋勇兼优，可当一面。请益所部兵，与经略、参赞分路剿贼。”遂以提督别领偏师，沿渭西上，剿汧、陇之贼。五月，击伍金柱於汉阴手板岩及铜钱窖，战方酣，杨开甲从间道突至，腹背受敌，自午至酉，围愈急，有白袍贼手大旗，直犯遇春，相去咫尺，忽坠马，则为后队护枪所毙，乃金柱悍党庞洪胜也。贼惊溃，额勒登保兵亦会，追贼至洋县茅坪，斩开甲，又擒陈杰於大石坂。

八月，斩金柱於成县峡沟，斩宋麻子於凤县潘家沟。六年，破冉学胜於石泉石塔寺。

高天德、马学礼、王廷诏为大军所驱，窜五郎坝。遇春方追学胜，侦知之，乘夜掩击，天德等分窜，乃由斜峪关蹑击，阻其入甘肃之路，复破贼於钢铺厂，一昼夜驰四百里，追及廷诏於川、陕界鞍子沟擒之，天德、学礼窜禅家岩。遇春料贼由宁羌奔逸，急由斜谷趋二郎坝，设伏龙洞溪，贼果至，俘斩殆尽，二贼就擒，晋骑都尉世职。是役，释降众健者八百人，编为一队，皆原效死。会经略檄合剿冉学胜，获谍，得贼虚实，谓降众曰：“汝等立功赎罪，此其时矣！”至紫阳天池山，贼於伏莽中突起，八百人力战，冲贼为数段，遂大捷。张天伦纠五路贼聚洵阳，学胜复与合，大破之於孙家坡。追贼入川，擒冉天泗、王士虎於通江报晓垭。士虎故剧盗，专劫寨峒避大军。遇春夜往捕，適贼由他路袭营，遇春不回救，伏巢外候贼归，擒斩无遗。贼中有名号者剿除几尽，馀匪以老林为薮。遇春专任搜剿，以迟缓，严诏切责。七年秋，歼苟文明，调固原提督。寻以大功戡定，诏遇春功尤著，歼首逆独多，晋二等轻车都尉。

八年，丁母忧，赐金，给假四十日。苟文明馀党苟文润集千馀人，皆獷悍，蹂躏汉江左右，诸军久役不振。遇春至，乃奋，连战红山寺、平溪河，歼之，贼氛渐清。十年，凯撤，诏许回籍补持母服百日，假满入觐。会宁陕镇兵变。镇兵新设，入伍者多乡勇、降贼，不易制。总兵杨芳赴固原摄提督，因停给盐米银，发包穀充粮，遂戕副将、游击，劫库狱以叛。遇春行至西安，闻变，偕巡抚方维甸驰往。诏德楞泰赴陕治其事，命遇春扼方柴关，贼锐甚，兵交数失利。贼首蒲大芳望见遇春，下马遥跪，哭诉营官蚀饷状，遇春晓以顺逆，知可以义动，与杨芳谋，同主抚。诸帅尚犹豫，遇春按兵缓攻，令芳单骑入贼营谕之。越数日，大芳竟缚倡逆之陈达顺、陈先伦诣遇春降。遂率大芳邀击馀贼於江口，斩其渠硃先贵。德楞泰疏陈叛兵穷蹙乞命，请释归伍，诏斥纵叛废法，降遇春宁陕镇总兵，大芳等二百馀人皆戍新疆。

十三年，入觐，命兼乾清门侍卫，仍授固原提督。

十八年，天理教匪李文成踞滑县，命陕甘总督那彦成讨之，以遇春为参赞。贼萃精锐道口镇，遇春率亲兵八十人，沿运河西进觇之，遇贼数千，即突击，贼辟易，追渡河，擒斩二百；收队少二人，复冲入贼阵，夺二尸还，贼为丧气，遂断浮桥，焚渡船，进攻，贼望见辄靡。寻克道口，复击走桃源、辉县援贼，合围滑城，用地隧轰破之，文成自焚死。十二月，滑县平，封二等男爵，赐黄马褂。

陕西南山贼万五倡乱，十九年正月，移师往讨，斩万五及其党，凡两越月蕆事，晋一等男。陛见，仁宗慰劳有加，命至膝前，执其手曰：“朕与卿同岁，年力尚强，将来如有军务，卿须为朕独当一面。”手赐珍物，见遇春长髯，称美者再。时遇春弟逢春为曹州镇总兵，命绕道视所练兵。宣宗即位，加太子少保，赐双眼花翎。道光五年，署陕甘总督。

六年，回酋张格尔叛，诏遇春率陕、甘兵五千驰赴哈密。寻命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遇春为参赞，会兵阿克苏进剿。七年二月，连败贼于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擒斩数万，追至浑河，距喀什噶尔十馀里，贼悉众抗拒，列阵二十馀里。会大风霾，前队迷道，未即至，将军欲退屯十馀里，须霁而进，遇春不可，曰：“天赞我也，贼不知我兵多少，又虞我即渡，时不可失！且客军利速战，难持久。”乃遣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自率大兵乘晦雾骤渡上游，砲声与风沙相并，乘势冲入贼阵，贼大奔。三月朔，遂复喀什噶尔，甫旬日，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以次复，加太子太保。张格尔远遁，诏遇春先入关。八年正月，杨芳擒张格尔於铁盖山，遇春入觐，捷音適至，帝大悦，赐紫缰，实授陕甘总督，图形紫光阁。遇春坐镇陕、甘凡十年，务持大体，不轻更张，讨蒐军实，镇驭边疆，皆有法。十五年，以老予告归，召至京，陛辞，晋封一等昭勇侯，食全俸，御制诗书扇赐之。十七年，卒於家，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赐金治丧，入祀贤良祠、乡贤祠，谥忠武。

遇春结发从戎，大小数百战，皆陷阵冒矢石，未尝受毫发伤。仁宗询及，叹为“福将”。治军善於训练，疲卒归部下即胆壮，或精锐改隶他人，仍不用命。将战，步伐从容，虽猝遇伏，不至失措。俘虏必入贼三月以外始诛，老稚皆赦免。驭降众有恩，尤得其死力。操守廉洁，治家严整，子弟皆谨守其家风。

弟逢春，久随军中，积功授重庆镇标游击。后从赛冲阿平陕西洋县匪，累擢山东曹州镇总兵，调兗州镇。

子国佐，四川茂州营都司，加副将衔。

国桢，字海梁。以举人入赀为户部郎中，出任颍州知府，累擢河南布政使。洎回疆底定，宣宗推恩，就擢巡抚，疏请留其父部将训练河南兵。武臣父子同时膺疆寄，与赵良栋、岳锺琪两家比盛焉。遇春殁，袭侯爵，服阕，授山西巡抚，历官皆有声。道光二十一年，擢闽浙总督。寻以腿疾乞归，在籍食俸，数年卒。

遇春尤知人，奖拔如不及。识杨芳於卒伍中，力荐之，卒为大将，勋名与之埒，天下称“二杨”，自有传。部曲多洊至专阃，著者曰吴廷刚、祝廷彪、游栋云。

廷刚、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征苗，擢守备。从遇春剿教匪，善侦敌。嘉庆四年，破王登廷於青龙坪，擢都司。五年，剿杨开甲、辛聪於龙驹寨，倍道掩袭，败贼辉塔、洞寨。伍金柱踞手板岩，轻骑往探，获贼谍，驰报，得大捷。追张天伦至马桑坝，高天升、戴仕杰由箭杆山突出，迎击，大败之，擢游击。六年，孙家坡之战，分追馀贼至关垭，夺据山顶，贼多坠崖死，擢参将。追高见奇、姚馨佐至通江，山径纡险，弃马行，见贼数十人，夺路走，擒其酋，乃辛斗也。通江贼李彬夜窜熊家湾，廷刚先至，横冲贼为二，后贼回窜，与大军夹击，大破之，擒魏中均、苟朝万、王士元。七年，迭击辛聪、刘永受於老君岭、菜子坪、太平峒、燕子岩，贼四窜；偕祝廷彪徒步入山，追贼田峪，将归队，过桃川沙坝，见山树红旗，疑之，侦知贼首苟文明冒官军，奋击败之，分路要截，擒斩数百。文明将入川，追至花石岩，见山上炊烟起，麾兵仰攻，文明知不能脱，掷跳岩下，就斩之；又擒歼苟七麻子、吴廷诏、张芳等。八年，搜剿南山馀匪，往来老林。九年，贼聚川、陕边界，廷刚至桃木坪，贼乘雾冲扑，受矛伤，穷追越楚境，迭败之石渣河、亢喜坡。进攻马鞍山，贼伏陡崖，径驰上，擒贾灿华、苟文华、王振、谢尚玉等。贼遁老山，偕祝廷彪选健卒持乾崿轻骑蹑剿，遍历险僻。至十年，擒斩殆尽，擢甘肃凉州镇总兵，调汉中镇。十八年，剿三才峡匪万五，别贼起古子沟，分兵克之。万五乘间连踞峒寨，败之於袁家庄、平木山梁，分兵抄袭，设伏沙坝，擒其党周在庭、周之顺。万五穷蹙，窜盩厔山中，为他军所擒。进剿馀党，擒尹朝贵、刘功。十九年，事平，诏廷刚首先进剿，功最，加提督衔。寻擢广东陆路提督，未至，卒。诏念前劳，予优恤，谥壮勤。

廷彪，四川双流人。由行伍征苗，擢守备。嘉庆五年，从遇春歼刘元恭、刘开玉，擢都司。六年，擒王廷诏，擢游击。七年，剿贼平安寨，设伏长沟，乘夜掩击，中矛伤，裹创力战，毙苟文清於阵；偕吴廷刚歼苟文明於花石岩，擒苟文齐於鳖锅山：擢参将。又破张世云於北沟口。八年，迭击贼於老林、小岔沟、白果园，擒冉璠。九年，偕罗思举追贼入界岭老林，攻望都观贼巢。从遇春击贼凤凰寨、坝口、马鞍山，并多斩获。十一年，擢汉中协副将。值宁陕兵变，赴南山截剿。甫定，瓦石坪周士贵复起，偕罗思举合击擒之，赐号迅勇巴图鲁。十四年，擢甘肃宁夏镇总兵，调陕西西安镇。十九年，剿三才峡匪万五馀党，偕吴廷刚擒尹朝贵於木瓜园。

分路剿贼黄草坪，毁其巢，追入手板岩老林，贼诡降，设伏，擒其渠陈四，擢湖南提督。道光三年，内召，授头等侍卫，仍兼提督衔。以熟悉南山情形，未几，复授西安镇总兵。在任凡十年，擢贵州提督，调浙江提督。二十年，英吉利兵陷定海，守招宝山，吏议褫职，诏留任。寻以年老休致，归，卒於家。

廷彪果敢力战，善抚士卒，当时降众多生事，所部帖然，世称之。

栋云，四川巫山人，寄籍华阳。以武举补把总，从征廓尔喀、苗疆，积功累擢宁羌营游击。从额勒登保剿教匪，与遇春偕，后乃为其部将。攻终报寨先登，功最。

嘉庆三年，从遇春追张汉潮、詹世爵、李槐等，由汉中入川境。诸军合剿於隘口，栋云据高俯击，断槐手，箭贯世爵胸，皆毙。汉潮窜梅子关，迎击，败之；又连败之巴东及陕境两河关。设伏王家河，贼至，痛歼之，穷追至河南卢氏，汉潮遁。四年春，败贼凉沁河，兵仅五百，斩获三百馀级。贼走龙驹寨，屯康家河，栋云蹑之，忽山坳突出悍贼，中矛伤，战愈力，射殪执旗者，贼乃却。事闻，特诏嘉奖。四月，汉潮踞红门寺，冒雨出间道击走之，扼之黑龙口，与明亮、兴肇为犄角。谿水涨，潜涉上游袭击，贼大溃，又冒雨克栾家河。八月，败贼犁泽坪，窜石峡子，栋云设伏野鸡沟，与大兵夹击，汉潮穷蹙入老林；分路追剿，擒李潮於张家坪，而汉潮已为明亮击毙，至是获其尸：擢甘肃提标参将。五年，擢安庆协副将。败冉学胜於沔阳，连击高天德、马学礼於狮子梁、樱桃垭；六年春，复破之於五郎坪、凤凰山。

天德、学礼为遇春所擒。馀党踞八斗坪，栋云分队袭之，擒罗凤友；又破伍金柱馀党於三岔坪。至七年春，所部凯撤，擢狼山镇总兵，父忧去官。十一年，授河州镇。

西宁番族出扰，栋云专剿贵德一路，破贼甘坝山，连败之六哈图河、什尖里、斡汪科合山，遂克沙卜浪贼巢，进至红露井。番僧昂贤率十二族降，焚其巢，番境悉平。

以母忧去，起补陕安镇，调宁夏镇。十八年，从遇春剿南山匪，数战於陇州、沔阳，擒贼渠。二十三年，标弁江芝诬讦栋云侵饷，下总督察治，得白，抵芝罪。栋云坐私役兵丁，褫职，诏赴遇春军委用。道光初，署盐茶都司，乞病归，卒。

罗思举，字天鹏，四川东乡人。少有胆略，蹻捷，逾屋如飞。贫困，为盗秦、豫、川、楚间。结客报仇，数杀不义者。遭厄，幸不死，久之自悔。教匪起，充乡勇，誓杀贼立功名。

王三槐踞东乡丰城为巢，众数万，官军莫敢击，出掠罗家坝，团勇不习战。思举见贼前锋数百，诡呼曰：“数十人耳！”众气倍，击走之。游击罗定国使侦丰城，还报：“请率死士夜捣之，官兵外应，可一举灭。”定国以为狂。思举愤，独携火药往，乘烈风燔之。贼黑夜相蹂杀，走巅岩，踣死无算，遂奔南坝场。是役，一夫走贼数万，声震川东，总督英善给七品军功，隶副都统佛住。川贼以罗其清、冉文俦、徐天德、王三槐为最强，徐、王二贼合窥东乡。思举请佛住严备，勿听。乃为知县刘清说其清降，知其诈，驰归，则贼已陷东乡，戕佛住，清亦拔营去。时嘉庆二年正月也。调苗疆凯旋兵犹未至，总兵索费音阿率甘肃兵来援，用思举策，扎营大团堡，开壕树栅，埋火药，诱贼入，轰之，遂夺金峨寺贼巢，复东乡。贼窜重石子、香炉坪，德楞泰、明亮并以兵会，思举请仍如破丰城事，德楞泰壮之。只身夜入贼营，会大雨，火药不燃，贼觉，惧而遁。自是常将乡勇，分路为奇兵，与官军犄角，或为前锋，歼孙士凤於净土庵，又败贼於峨城山，皆以火攻劫营获捷。

时川贼与襄阳贼齐王氏等合，云阳教党亦起应。获谍，知王三槐将赴陈家山，即假所获贼旗，夜驰往，声言白号贼至，贼下山迎，悉诱歼之，擒贼首高名贵，其党张长庚觉而奔，追斩甚众，擢千总。三年，总督勒保诱擒三槐，其党冷天禄踞安乐坪，环攻不下；召思举往，夜率死士焚其巢。将明，殿旅出，大呼曰：“我丰城劫寨罗思举也！”贼胆落，溃围走。思举战绩至是始上闻，擢守备。

德楞泰围罗其清等於箕山，复召思举问计。思举相地势，曰：“贼各隘皆垒石守，惟山后悬削数十丈，必恃险乏备。若官军攻於前，使不暇他顾；我率勇敢者梯而上，可捣也。”如其言，夹击，大破之，馀贼四逸。思举料其必走方山坪，率乡勇先往，伏坪后，越数日，贼为官军追击，果至，擒斩几尽，遂获其清。四年，其清馀党踞东乡四季坪，从提督七十五破之。秋，败贼巴州豆真坡，又援田朝贵於铁炉山。五年春，德楞泰剿冉天元於川西，檄思举率乡勇三千赴军。战青龙口，贼踞山险，选精锐九十人夜薄贼巢，破之。贼分趋农安，将入陕，思举献计，请致书额勒登保，约守阳平关，易装潜入贼卡，杀二贼，众追捕，乃弃所★K7书逸出。贼果不敢前，回窜江油。思举先驱深入，伏起，奋斗，而贼以挡牌御矢铳，困德楞泰於马蹄冈；急趋救，使乡勇人取石乱击，毁挡牌。会冉天元马蹶就擒，贼瓦解。假贼旗追逐馀匪，斩雷士玉。攻鲜大川於天寨子，山险不能上，德楞泰遣箭手五百助之，令伏岩下，先以乡勇诱贼，俟擂石且尽，仰射，箭落如雨，贼退避，遂克之，思举手擒贼六十馀人。德楞泰诃其轻生，声色俱厉；思举跪谢，良久出，则冠上已换花翎，由是深感德楞泰，乐为尽力。

寻从勒保防嘉陵江，七十五以桂涵新败，调思举代领所部乡勇，擢都司。六年，歼张世龙於铁溪河，击援贼陈天奇，阵斩之，赐号苏勒芳阿巴图鲁，擢游击。自是转战老林，饷不时至，煮马鞯，啗贼肉以追贼。七十五卞急，屡为贼所窘，辄赖思举援救得捷。既而七十五坐事逮，德楞泰攻苟文明於瓦山溪，贼踞楠木坪，三战不克。召思举率乡勇至，皆衣狗皮，蹑草履，人笑为匄兵，夜越后山伏，一战破之，歼苟明献、苟文举。众诧曰：“匄兵破贼矣！”始补给饷，制衣履，擢参将。七年，迭败庹向瑶於风硐子、万古楼，破齐国点於通江，歼张天伦、魏学盛於巴州。秋，击刘朝选於仙女溪，遁鞋底山，擒之。又偕罗声皋擒张简、罗道荣於巴州。冬，唐明万窜大宁，追至石柱坪，贼方食，奋击，大溃，擒明万。仁宗以明万剧贼久稽诛，特诏嘉赉。诸贼渐就歼除，搜捕南山馀孽，两年始清，擢太平协副将。十年，德楞泰剿宁陕叛兵，檄思举赴军，寻就抚，尽释归伍。思举曰：“兵变，杀将陷城破官军，乱无大於此者。反赏，是劝叛也！何以惩后？请诛首逆，以申国法。”诸将不可。后川、陕兵果数叛。十一年，思举攻西乡叛兵，斩首逆於阵，风稍息。署川北镇，擢凉州镇总兵，未之任，调重庆镇。

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叛，夹河筑碉。总兵罗声皋不能克，许其降，以专擅遣戍。命思举进剿，克四砦，洛布七力就歼，请分其地以赏上下瞻对诸出力头目，事乃定。道光元年，擢贵州提督，历四川、云南、湖北提督。

十二年，湖南江华锦田寨瑶赵金龙为乱，与长宁赵福才纠合九冲瑶肆掠，提督海凌阿战死，势益炽。诏总督卢坤偕思举讨之，至永州，议遏贼南窜，断其西道州、零陵、祁阳山径，进兵兜击。於是驱诸瑶出山，皆东窜常宁洋泉镇，檄各路进逼合围，四月，大破之，金龙中枪死，擒其妻子及死党数十，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时命尚书禧恩督师，未至军，先三日奏捷。禧恩方贵宠用事，怒其不待，盛气陵之。思举曰：“诸公贵人多顾忌。思举一无赖，受国厚恩至提督，惟以死报，不知其他！”禧恩无如何，则诘金龙死状虚实，思举获其尸及所佩印、剑、木偶为证，乃止。二十年，卒於官，赐太子太保，谥壮勇。子本镇，袭世职。

思举既贵，尝与人言少时事，不少讳。檄川、陕、湖北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劳，可销案矣。”再入觐，仁宗问：“何省兵精？”曰：“将良兵自精。”宣宗问：“赏罚何由明？”曰：“进一步，赏；退一步，罚。”皆称旨。

晚年自述年谱。川中殄诸剧寇，多赖其力，功为人掩，军中与二杨并称。杨芳於诸将少许可，独至思举，以为“烈丈夫”。尝酒酣袒身示人，战创斑斑，为父母刲股痕凡七，其忠孝盖出天性云。

同时起乡勇者，桂涵名与之亚，包相卿较后出，亦至专阃。

涵，亦东乡人。少恃勇，横行乡里，亡命出走。继归，与思举同应募为乡勇。

父天聪，聚族党屯罐子山。贼数为涵所窘，欲报之，万众来攻。涵率壮士伏隘，诱贼入空寨，痛歼之。嘉庆二年，从硃射斗攻金峨寺，贼突出，围涵於山峒，火熏水灌皆不伤，反多毙贼，贼乃走。寻战净土庵，偕思举陷阵，大破之，徐天德党众几尽歼。同里闻其屡捷，争来投效，德楞泰、明亮特编涵字营，使涵领之，擢千总，由是知名。

三年，大军围安乐坪，冷天禄诈降出走，涵侦知之，伏兵於方家坝、鱼鳞口，贼至伏发，擒斩甚众，擢守备。四年，从德楞泰追贼入陕，每由间道出贼前，与官军夹击，数捷。又从硃射斗歼包正洪於云阳芦花岭。从七十五破龚建於开县火峰寨，手擒建以献，擢都司。五年，复从射斗破贼云阳，擒其渠李甲，纵归，招出党众数百人，自是降者日至。

既而改隶勒保军，始与思举分路，转战川东西，所至有功，累擢游击。六年，从阿哈保追汤思蛟於垫江，贼夜走，涵谓：“穷寇且死斗，请先伏魏家沟。”俟其至，突击，大破之。又从薛大烈追李彬、冉天士於通江，至小中河，大雪，贼不为备，涵率乡勇夜半薄贼垒，与官军四面乘之，贼奔旷野，劲骑冲踏，尽歼焉。彬遁，未几，为刘清所获。自七年后，复偕思举遍历老林，搜剿匿匪，累迁夔州协副将。

九年秋，从经略、参赞围馀匪於太平火烧梁山，峻无路。涵议：“守此相持，虽数月无如贼何。山下小溪通民峒，贼久困，必出劫峒粮，请以步卒伏山后。”贼果以骁锐千馀潜出，诸将皆死战，半日歼之，前山自溃。遂殄灭净尽，川、陕肃清。

十一年冬，绥定兵叛，涵在梁山闻变，虑本部兵与通，单骑驰入郡城，声言越两日出兵；密令弟吉出募乡勇旧部为一队，约期合攻。时贼踞景市庙，将往麻柳场。

涵至，令急赴景市庙，中途改趋麻柳场，距贼数里止队，入深箐，谍报贼逾千，且至，叱曰：“安得有此众？”戒毋轻进，毋漏言涵至。既而贼自山冲下，三进三退，乃突起击贼；而弟吉已率五百人据山顶，贼大溃，擒首逆王德先。叛兵起事甫五日，一鼓平之，赐号健勇巴图鲁。十三年，署重庆镇，寻授川北镇总兵。十九年，击三才峡匪党吴抓抓等於沔县，走之。川北获安。道光二年，擢四川提督。果洛克番匪劫西藏堪布贡物，命剿擒首逆曲俊父子，被优赉。在任十载，遇番、夷蠢动，兵至辄定。十三年，讨越巂夷匪，连战皆捷。忽遘疾，卒於军。优恤，赠太子太保，谥壮勇。子三人，并晋官秩。

相卿，邻水人。嘉庆六年，以乡勇隶松潘镇标。尝从思举击陈朝观於通江龙凤垭，追贼受矛伤，裹创力战。七年，破张天伦於巴州金子寺，相卿斩天伦毂子山下，给蓝翎、八品顶戴。又歼张简、唐明万，功皆最。十年，思举侦襄贼王世贵、谢应洪匿太平老林，檄相卿蹑捕，歼之，授千总。十二年，剿瓦石坪叛兵，擢守备。累迁广元营游击。十三年，调征台湾。会峨边越巂倮夷叛，命回川从提督杨芳赴剿，攻克啯噜崖。夷踞曲曲乌乌斯坡，相卿梯绝壁，牵挽负砲而上，破之，进毁巴姑贼寨，擢参将。十五年，倮夷复叛，攻克峨边十三支夷巢，破越巂沈喳夷，抵滥田坝，两叛夷悉降，累迁懋功协副将。剿马边夷，擒其渠，加总兵衔。再署建昌镇总兵，总督鄂山、宝兴皆以边事倚之。十九年，病归，卒。

论曰：川、楚之役，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材武骁猛，萃於行间，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者，厥惟二杨及罗思举为之冠。遇春谋勇俱绝，剧寇半为所歼。思举习於贼情、地势、险厄，强梁非其莫克。至於忠诚忘私，身名俱泰，遇春际遇之隆，固为稀觏；而思举以薮泽枭杰，终保令名，焕於旂常矣。乡兵出平钜寇，亦自其为始云。

## 列传一百三十五

赛冲阿温春 色尔滚 苏尔慎 阿哈保 纶布春格布舍札克塔尔桑吉斯塔尔 马瑜蒲尚佐 薛大烈罗声皋 薛升

赛冲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袭云骑尉世职，充十五善射，授健锐营参领。征台湾力战，赐号斐灵额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历吉林、三姓副都统。

嘉庆二年，率吉林兵赴四川，始终隶德楞泰麾下。张汉潮等窜平利，败之澍河口，又败之大宁黑虎庙。追齐王氏、姚之富入宁羌山中，要之罗村坝，以劲骑横冲贼阵，往来击射，大破之。三年春，破高均德於洋县金水铺，蹑追至安子沟。贼夜突营，偕总兵达音泰跃垒而出，斩贼千馀。齐、姚二贼复与均德合扰安康。师次判官岭，贼隐深林，遣数百人诱战，赛冲阿鼓勇先入，败之。贼走山阳，截击於坝店，遂与明亮、德楞泰三路进逼，大破之於郧西三岔河，齐、姚二贼投崖死。叙功，被珍赉。四月，分剿均德於华州，连败之洋县茅坪、关西沟。均德合诸贼奔渠县大神山，会诸军克之。自秋徂冬，迭克箕山、大鹏寨、青观山，遂擒罗其清、冉文俦，功皆最。

四年夏，败徐天德於开县旗杆山，败张天伦於太平修溪坝。秋，龚文玉踞夔州八石坪。从德楞泰进攻，破贼寨，追败之竹谿大禾田，擒文玉。冬，击高均德於大市川，遂破高家营，擒均德。进兵川北，歼张金魁於通江空水河，擒符曰明等於广元野人村。复移军川北，迭败苟文明、鲜大川於猫兒梁、马家营。

五年春，从德楞泰由陕回川西，击冉天元於江油新店子，又大战马蹄冈，并深入遇伏，先挫后胜，天元就擒。详德楞泰传。乘胜破贼剑州李家坪、石门寨。俄而张子聪、雷世旺犯蓬溪，围成谷、太和、仁和、仁义四寨。偕温春往援，斩世旺。

破冉天泗、王士虎於南江长池坝，破鲜大川、苟文明於岳池新场，擢固原提督。命赴陕专剿高天德，马学礼诸贼，德楞泰素倚吉林马队，赛冲阿尤得众心，士卒闻其将去，环跪乞留，累疏陈状，请权缓急，暂留川，允之。秋，从德楞泰击赵麻花、王珊於云阳寒池坝、滥泥沟，并歼之。冬，败杨开第、李彬、齐国谟於观音河。

六年春，破高天升於镇安野鸡坪，歼之；又破唐明万等於和冈溪，进至黄花庙，贼夜犯营，奋击，溃走。夏，从德楞泰击徐天德、樊人杰等於白河黄石坡，擒陈朝观，偕温春破天德於宁陕两河口，蹙之於紫阳仁和、新滩，天德赴水死，授西安将军。

谍报龙绍周由川入楚，率劲骑蹑击，先俘其妻子，复歼其兄绍华、弟绍海；至平利岳家坪，冒雨雪纵兵冲踏，阵斩绍周，并萧四馀匪尽歼之，予骑都尉世职。冬，迭破刘朝选於东乡土黄坝，奉节、大宁边境。七年春，又大破之潘家槽，擒斩殆尽，朝选仅以千馀人逸；败宋国品於梁山柏林槽，擒席尚文於东乡袁家坝；与勒保部将夹击陈自得於大竹、邻水，大破之：调宁夏将军。

夏，从德楞泰赴楚剿樊人杰，人杰与蒲天宝相犄角，迭败人杰於鸡公山、谭家庙，又克天宝於大垭口。人杰窜平口河脑，自黄茅垭进逼之，无去路，人杰投河死。

额勒登保檄赴陕，驻太平河，截剿川、楚窜匪。是冬，大功戡定，诏论诸将战绩，以赛冲阿与杨遇春居最，予轻车都尉世职。九年，调西安将军，命偕德楞泰检捕南山残匪，随同奏事。寻以迟延降骑都尉。贼平，还旧职，调广州将军。

十一年春，海盗蔡牵犯台湾，命副德楞泰往讨，会牵为李长庚击走，乃专任赛冲阿为钦差大臣，提督以下受节制。寻责专办陆路，至则凤山已复，南北两路仅馀零匪，请停调两粤、福州驻防兵，水师责成李长庚，陆路责成许文谟。诏嘉其晓事，调福州将军。秋，牵复入鹿耳门，檄镇将击沉贼舰十一，获船十，擒贼目林略等。

十二年，蔡牵、硃濆皆穷蹙，乃赴本官。

十四年，调西安，寻调吉林。十六年，入觐，途见岫岩、复州流民，奏下副都统松箖安抚。会松箖疏请驱逐流民出境，诏斥其误，命如赛冲阿所议行。十八年，调成都将军。二十年，剿陕西南山匪，连破之木竹坝、太阳滩，进薄汉北，凡两月肃清，封二等男爵，赐双眼花翎。二十一年，廓尔喀与披楞构兵，互请援，命赛冲阿行边防之而已。误会上旨，驰檄谕诘，复请越境胁以兵威，诏斥贪功构衅，夺双眼花翎，降二品顶戴。寻以两国言和，复之。二十二年，召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寻授盛京将军。二十四年，复召为理籓院尚书，兼御前诸职如故。宣宗即位，加太子少保，赐紫缰，管理咸安宫蒙古、唐古忒，托忒诸学。

道光元年，出为西安将军。三年，入祝万寿，赐宴玉澜堂，列十五老臣，绘像，御制诗褒之。四年，召授内大臣、镶蓝旗蒙古都统，充总谙达。六年，以疾乞休。

寻卒，赠太子太师，命皇子赐奠，谥襄勤。子额图浑，三等侍卫。孙特克慎，袭男爵，坐事除名。曾孙清福，袭官四等侍卫。

温春，默尔丹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拜唐阿累擢三等侍卫。从征廓尔喀。乾隆五十九年，高宗幸南苑行围，以杀虎超擢头等侍卫。明年，从征苗疆，连克苏麻寨、大乌草河，赐号克酬巴图鲁。大战尖云山，与总兵达音泰分将左右军，昼夜鏖斗，遂复乾州。苗平，从德楞泰赴四川。嘉庆二年，败贼东乡马耳沟，又败齐王氏、姚之富於夔州白帝城，加副都统衔，充领队大臣，驻守竹谿、平利，贼来犯，并却之。

李潮、张世虎馀党走渡汉，率索伦骑兵蹴之於中流，歼贼千。

三年，破高均德，歼齐王氏、姚之富，破罗其清、冉文俦。四年，破张天伦，擒龚文玉，擒高均德。诸役皆与赛冲阿同为军锋，名绩相埒。方高家营之未破也，贼扼大市川，倚险抗拒，鼓勇先登，马蹶，易骑而上，杀贼独多，诏特嘉之。五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江油新店子及马蹄冈之战，并分当一路，濒危，克捷。冉天元馀党与张子聪、庹向瑶等合窜潼河西岸，追及渡口，歼其后队千馀，迭败贼於蓬溪、中江。秋，偕赛冲阿击鲜大川於新场，偕薛大烈击汤思蛟於倒流水，从勒保击庹向瑶於长坝，皆捷。六年，偕赛冲阿歼徐天德。其秋，击龙绍周於湖北境，绍周合众万馀，已进和冈溪，后队攻天平寨诱战，而伏千贼截官军后，赛冲阿击攻寨者，温春扼溪口以要伏贼，遂入峡攻其中坚，大败之，追斩绍周於岳家坪，予云骑尉世职。七年，偕赛冲阿败刘朝选於土黄坝，分兵破庹文正於潘家槽，擒之；又偕赛冲阿破樊人杰於平河口脑，阵斩其弟人礼及二子，人杰走死。是年功蕆，被优赉。凯旋，授虎枪长、正红旗护军统领。

十一年，宁陕兵变，赴陕协剿。十五年，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行抵乌兰博木图，病卒，帝悯之，命其子护丧归，予祭葬。子乌凝袭世职，官至护军参领。

色尔滚，莫尔丹氏，黑龙江正黄旗人。由打牲兵袭佐领。从征廓尔喀，以功赐号托默欢武巴图鲁，迁副总管。嘉庆二年，从德楞泰剿教匪。三年，歼齐王氏、姚之富於郧西，受枪伤，擢协领。合攻箕山，破贼於顺水寺、郭家庙、廖家碥，及贼由青观山败窜，要击於濛子滩，擒罗其清，又败冉文俦於麻坝寨。四年春，擢总管。

从德楞泰入陕，破高均德於大市川，擒之，色尔滚战功居最。五年，从战马蹄冈，冉天元负创逸，追至包家沟，天元就擒，又败贼於石门寨、风如井、铁山关，加副都统衔。夏，截击刘朝选於东乡茨竹林，蹑击张子聪等於九亭场，进捣通江长池坝冉天士贼巢，皆败之。秋，剿鲜大川、苟文明於巴州元口镇，沿江兜截，与大军合击，斩贼渠吴耀国、鲜文炳，擒苟文礼。又击汤思蛟、赵麻花於茅坪、倒流水。冬，歼麻花於大禾田，被奖叙。

六年，从德楞泰入陕，擒龚如一、高天升；合击龙绍周、徐天德，先后擒歼。

冬，击苟文明於槽子沟，陷阵被创。七年，从德楞泰追樊人杰入楚，驰三百里绕其前；又偕蒲尚佐破蒲天宝於鲍家山，徒步入贼巢，天宝走死。诏嘉其奋勇，命在乾清门侍卫行走。又歼戴仕杰於兴山施家沟。八年，搜剿馀匪，肃清，被优叙。历阿勒楚克副都统、伊犁领队大臣。

十四年，叛兵蒲大芳等在戍所煽乱，将军松筠令色尔滚往诛之，诏嘉所使得人，召来京，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历伯都讷、阿勒楚克副都统。十八年，命协剿滑县教匪李文成，遁，设伏白土冈败之。贼固守司寨，毁垣入，登楼杀贼，文成自焚死，加都统衔，予云骑尉世职。历黑龙江副都统、呼伦贝尔办事大臣。道光七年，乞病，给全俸。十三年，卒，赐金治丧，谥壮勇。子明晋，孙济克扎布，袭佐领兼云骑尉。

苏尔慎，苏都里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马甲。从征廓尔喀。嘉庆初，从德楞泰剿教匪，积功授三等侍卫，改隶京旗。五年，马蹄冈之战，初不利。德楞泰憩山上，贼至，驰下奋击，苏尔慎射冉天元马，应弦倒，天元就擒，贼遂大溃。论功最，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其冬，攻大垭口，陷阵被创，赐号西林巴图鲁。六年，战红花垛、鲫鱼垭，追贼至陕境黄石坂，首先跃马冲入贼阵，擒贼渠庞士应、方文魁，寻歼徐天德、樊人杰、苟朝献，战皆力。七年，破凤皇山、鸡公梁、桂林坪，先登夺隘，军中号为勇敢。凯旋，擢头等侍卫。

十八年，林清党犯禁城，闻警入，首先杀贼，加副都统衔，命为领队大臣，率巴图鲁侍卫赴山东剿教匪。诏称其材武出众，可当百人，爱惜之，戒勿步战。破曹州、武定贼巢十一，复偕提督马瑜破贼於滑县潘章村，擒贼目郭明山。事定回京，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充上书房谙达。二十四年，上幸热河，乘马蹶，苏尔慎控止之，擢镶蓝旗蒙古都统。道光元年，随扈昌陵，马逸，突乘舆，降蓝翎侍卫。逾年，以二等侍卫休致。未几，卒，赠副都统衔。

阿哈保，鄂拉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司辔护军授侍卫。从征台湾，解诸罗围，擒林爽文，赐号锡特洪阿巴图鲁，图形紫光阁。继从征廓尔喀，擢二等侍卫。苗疆事起，转战最力，论功居上等，迭擢头等侍卫、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嘉庆二年，命率吉林兵赴襄阳，偕景安剿教匪，击贼於独树塘、枫树垭，擒斩甚众。三年，追贼入川，合攻大神山，分克插旗山贼卡，尽歼之。四年，命击徐天德於渠河，又破之於谭家坝，贼大溃。冬，设伏白水碉，歼贼千馀，被奖叙。

五年，冉天元等犯川西，御之场院，失利，责领新到贵州兵戴罪立功。从德楞泰击天元，独当火石垭一路，先败后胜。冬，偕薛大烈击杨开第於安仁溪山梁，追越大山数重，至两台山，所过贼寨皆下，开第伏诛，被优赉，擢御前侍卫。六年秋，复偕大烈击青、黄、蓝三号贼於巴州石鐍山，分路设伏，夜袭之，歼戮二千馀，授正红旗护军统领，并赐其子阿颜托克托为蓝翎侍卫。搜剿老林，擒老教首邓金祥，予云骑尉世职。寻合击高见奇等於大茅坪，因病赴达州医疗。七年，召回京。逾岁，以扈驾神武门，陈德突御舆，失於防护，褫职，予副都统衔，在乾清门行走。历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正红旗护军统领。十年，病，加都统衔，遂卒，依都统例赐恤。

子阿颜托克托袭世职，兼三等侍卫。

纶布春，罗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以黑龙江学围驻京，授司辔。从征廓尔喀、苗疆，赐号色默尔亨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嘉庆元年，裹创克骡马冈险隘，加副都统衔。平陇贼寨尤固，纶布春从狮子坡入，囊土填壕，毁墙栅，出间道抚其背，大军进薄石隆，遂擒石柳邓。

二年，苗平，从额勒登保剿湖北教匪，破林之华於芭叶山，追贼红土溪、铁矿坡、罗锅圈，迭败之，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三年，擒覃加耀於终报寨，移军入川，败高均德於野猪坪，击李全等於紫泥岭。贼走湖北，额勒登保自汉江下襄阳，令纶布春将骑兵由陆出平利。遇张汉潮於南漳，败之於菩提河、孟石岭，歼贼数千。寻，汉潮与詹世爵、李槐合，众可二万，偕明亮扼之清池子山口，汉潮先遁，世爵、槐於隘口抗拒，纶布春以劲骑截击，木石并发，贼窘，多触崖死，世爵、槐并歼焉。

秋，从额勒登保击高均德於吴家河口，贼自林中出，矛伤左胁，力战败之。进攻张公桥，擒汉潮子正漋及刘朝佐等。

四年春，械送诸贼至京，命偕侍卫十八人解饷回川，坐报侍卫等患病失实，降黜。未几，败汉潮於黄牛铺，诸军合击之张家坪，汉潮就歼，纶布春获其尸，擢乾清门侍卫。迭破馀贼於教场坝、药坝、茨沟、板房子，那彦成疏陈战绩超众，屡诏褒赉。

五年，随那彦成出宝鸡，遏白号贼北犯，破之於龙山镇，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

黄号贼分屯，连营十馀里，纶布春潜师先破八里湾，回击牛氾岭，贼傍秀金山列队以拒，径冲入阵，手刃数贼，遽却；进援卡狼寨，扼石峡口夹击，大败之。夏，偕穆克登布击杨开甲於七盘沟，而高天德、马学礼犯汉中，提督王文雄战死，诏责纶布春专剿，败之於白溪。俄，冉学胜渡汉北，将与伍怀志合，偕总兵汪启邀击於留坝，又会诸军败之於太吉河、鱼洞河。

六年春，以追剿学胜久无功，被劾褫职，以马甲留营效力，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於五郎铁锁桥，率三十人先驱冲敌，杀贼数十。贼据山拒斗，跃登横击，贼众披靡，追击於红水河，徒步奋战，夺山梁。诏嘉其愧奋，授蓝翎侍卫。复偕穆克登布蹑贼，侦知潜匿老林一层窑，地险绝，督兵猱升而上，怀志与党六七人惶急投崖下，为纶布春所获，授二等侍卫，复巴图鲁。其冬，病卒於汉中，依头等侍卫议恤。

格布舍，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父萨克丹布，以吉林新满洲留京为前锋。

乾隆中，从海兰察征石峰堡、台湾有功，累擢三等侍卫，赐号伯奇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又从额勒登保征苗疆，擢二等侍卫。遂从剿教匪，破芭叶山，其大金坪、抱窝山两战尤力。以病解军事，久之始卒。临殁，仁宗念前劳，加副都统衔。

格布舍亦起前锋，累迁三等侍卫。随父赴苗疆，平陇之役，从额勒登保克岩人坡、大坝角诸寨，赐号库奇特巴图鲁。及赴湖北黄柏山，战频有功，又歼逃贼於巫山。嘉庆四年，歼冷天禄。奏诸将功，格布舍第一。上夙知其将门子，善用鸟枪，特嘉经略所列公允，加副都统衔。五年，偕杨芳夹击杨开甲於两岔河，陷阵，被创坠马，跃上再战，追斩甚众，予恩骑尉世职。又偕杨遇春歼伍金柱、宋国富，六年，擒王廷诏及高天德、马学礼，功皆最，晋云骑尉世职。其冬，击辛斗於黑龙洞。七年，从额勒登保追剿苟文明，冒雨深入老林，文明就歼。留川、陕边界检捕残匪。

凯旋，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乾清门行走。十二年，出为伊犁领队大臣，寻授宁夏副都统。召还，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

十八年，命往河南剿教匪，将行，值匪犯禁城，急入捕贼，被优叙，命充领队大臣，率火器营赴军。迭败贼於道口，进围滑县，败援贼於城北，掘东门隧道，为贼觉，复踞西南隅，穴成火发，格布舍仍攻东门，以云梯先登，获贼目徐安国於地窖，擢御前侍卫，予骑都尉世职，迁正蓝旗护军统领。坐失察部下私携俘获子女，议褫职，帝曰：“格布舍出兵时，闻警，由德胜门奔赴大内，朕不忍负之。”改留任，予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在大门行走。既而直乾清门，帝阅步射，中三矢，赏黄马褂，擢宁夏将军。道光初，回疆军事起，命驻哈密为声援，调乌里雅苏台将军，移师守吐鲁番。八年，召为正白旗蒙古都统，复出为宁夏将军。十年，卒，谥昭武。

子秀伦，袭骑都尉。

札克塔尔，张氏，满洲正黄旗人，初金川土番也。父为索诺木所杀。年未二十，密献入番路径於将军阿桂，随征，洊擢守备。高宗怜之，命隶内务府旗籍，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嘉庆四年，从尚书那彦成赴陕军，击高天德、马学礼於灰峪林，又击川匪於龙草坪。五年，偕纶布春夹击白号贼於秦安龙山镇，擒贼渠余礼等，赐号瑚尔察巴图鲁。又偕击王廷诏、杨开甲於牛氾镇，由山梁驰下，马蹶，复起力战，大破之，迁镶白旗护军统领。那彦成破张天伦於岷州林家铺，转战巩昌、文县，贼据河岸，且击且济，逼贼郭家山，自中路仰攻，擒高天德子狗兒；又偕纶布春破伍金柱、杨开甲於分水岭。

是年夏，召那彦成还京，札克塔尔留听额勒登保节制。每战猛锐无前，军中号曰“苗张”。杨开甲等窜湖北，间道邀击於郧西黄莺铺，擒斩千馀，予恩骑尉世职。

偕杨遇春破伍金柱於手扳崖、铜钱窖，歼杨开甲於茅坪。诏以是役得其分击之力，优予赉叙。诸贼循渭东窜，札克塔尔邀击於宽滩，乃折趋栈道。帝廑陕事急，趣其还军，乃偕庆成驻褒城、西乡，兼顾川、楚。窜匪高天德、马学礼窥渡汉，从额勒登保钞截，屡败之。

六年元旦，破贼五郎坪，蹑伍怀志馀党於瓦子沟，擒教首彭九皋，遇贼南郑狼渡磏，跃马冲贼为二，擒其渠王凌高。夏，追冉学胜於栈东，夜袭黄安坝贼营，破之。偕杨遇春夹击於天池山，突占山梁，擒其党陈学文，追败之竹谿、草鞋峡，贼窜陕。又偕遇春夹击姚馨佐、曾芝秀於南唐岭、刘家河口。诸贼寻与学胜合，又败之孙家坡、渭子池，与遇春同被褒赉。

七年，从额勒登保追剿苟文明，贼匿太白山老林，了於山巅，军至即遁。札克塔尔以围捕非计，撤辛峪口兵诱之，果出，昼夜追奔，扼其三面，偕杨遇春夹击於镇安石门沟，贼复窜老林，屡出屡入，诏斥旷日持久，褫职留任。历数月，获文明妻子，始复之。

八年，凯旋，充奏事处领班。扈驾回宫，入神武门，有男子陈德突犯御舆，札克塔尔手擒之，封三等男爵。十一年，宁陕兵变，从德楞泰往剿，战於方柴关，不利。既，叛兵就抚，德楞泰以震慑乞降奏。上召札克塔尔询状，斥其隐饰，褫职留男爵，回四川，以副将用。寻予副都统衔，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十三年，召还，授护军统领，兼武备院卿。十七年，卒，赐金治丧。子常安，袭爵。

桑吉斯塔尔，满洲正黄旗人，亦四川土番。应募征金川，历石峰堡、廓尔喀之役，赐号察尔丹巴图鲁。累擢头等侍卫，改隶内务府满洲。嘉庆四年，与札克塔尔同赴陕军，迭败张汉潮於黄牛铺、二郎坝、洵阳坝。迨汉潮就歼，加副都统衔，连击教场坝、大坝、韭菜坪，并下之。五年，陇山镇、林江铺、郭家山诸战，皆与札克塔尔俱，又歼刘允恭於陕境大中溪，败伍金柱於镇安手扳崖，被优叙。寻，金柱为杨遇春所歼，其馀党西走，要其去路，蹑追，自文县、宁羌至龙安击之，贼窜打箭炉寨，山径险★C7，弃马徒步，及於窄口子，痛歼之。分兵击木兰沟伏贼，仅存二百馀人，遁三岔河，与冉学胜合。诏斥迟留，额勒登保为疏辩，得白。六年，偕札克塔尔迭败贼於狼渡磏、天池山、孙家坡。贼自孙家坡败窜，桑吉斯塔尔设伏杨柏坡以待，擒斩几尽，高见奇就诛，被奖叙。是冬，召回京。

八年，偕札克塔尔捕陈德，予骑都尉世职。十一年，率巴图鲁侍卫赴宁陕剿叛兵。及还，坐召对迟到，降头等侍卫。寻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八年，率火器营赴滑县剿贼，以火攻，克城先登，复在御前行走。坐军中携俘童当黜，原之；又坐事褫副都统，仍以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二十三年，卒，赐金优恤。子策楞讷尔，三等侍卫，袭骑都尉，请葬父於近京，允之，赐葬赀焉。

马瑜，甘肃张掖人。祖良柱，官四川松潘镇总兵，遂寄籍华阳。瑜少以武生入伍，从征廓尔喀、苗疆，累迁游击。嘉庆元年，赴达州剿教匪，战大园堡、安子坪，数有功，赐号达春巴图鲁。三年，从德楞泰歼齐王氏、姚之富於郧西，瑜间谍功居多，擢参将。击高均德於雒南铁钉垭，贼奔就冉文俦，合踞大神山，诸军合击，瑜攻其东，克之。及攻大鹏寨，瑜冒雨毁其南门。四年春，文俦就擒，授四川督标副将。从德楞泰入楚，擒高均德，寻赴援陕、甘。

五年春，复从德楞泰回川西，击冉天元，战江油新店子，进攻重华堰，深入火石垭，瑜分路助击有功。追贼石门寨、开封庙，至嘉陵江岸，迭败之。又设伏败蓝号匪於七孔溪，克长池坝贼巢，擢贵州安义镇总兵，调重庆镇。瑜祖故温福部将，勒保与有旧，甚倚之，又久从德楞泰为翼长，军事多所赞画。八月，白号庹向瑶窜长坝，将渡河，瑜率步骑掩至，蹙之，向瑶赴水逸。

六年春，徐天德自洵阳北窜，留后队於峪河口，前队夺渡汉江，追及乾沟，擒斩千馀，贼奔镇安，雪夜间道出野猪坪要之。时龙绍周分党入太平老林，自率大队赴楚，欲与天德合，蹙之竹山官渡河，夜闻追骑声，争赴水，漂溺泰半。夏，从德楞泰追天德，破之黄石坂，进逼毗河铺，贼势瓦解，天德窜死河滩。遂偕赛冲阿等追绍周入川，战菜子垭、云雾溪，皆捷，贼西趋陕。冬，歼绍周於平利岳家坪，於是黄号略尽。又败贼於通江刘家坝，俘获甚众。

七年春，师次巫山十二峰，检捕线号残匪。夏，击樊人杰等於东湖鸡公山梁，又败蒲景於大垭口，人杰走死。冬，追贼老山施家沟，山径险★C7，徒步而入，擒其渠赵鉴，歼馀匪於中子洋。侦巴、巫界上有匿匪，月夜捣其巢，悉歼之，被奖赉。

时贼势穷蹙，瑜自巫山向北搜剿。八年，擒王三魁於马家坝，三槐之弟也。会楚匪复逼入川，偕色尔滚破之镫盏窝，馀匪殆尽。三省设防，瑜驻川界徐家坝，击陕境逸匪，歼之。九年，擢江南提督，调云南，皆未之任，留办善后。歼湖北窜匪苟文华等，被优赉。寻坐添紫城疏防，夺巴图鲁、花翎。率兵二千入老林追贼，攻克凤凰寨，擒斩数百。既而苟文润就歼，复花翎、勇号。

十年，赴本官，历江南、直隶提督。十八年，从车驾幸热河，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其秋，滑县贼起，命偕总督温承惠进剿，破南湖、北湖贼，进击道口。

寻赴开州搜捕，毁潘章、李家庄、袁家庄诸贼巢。事平，优叙。十九年，调江南。

坐事左迁徐州镇总兵，调兗州镇。二十四年，复任江南提督。未几，卒，以前劳优恤，谥壮勤。

蒲尚佐，四川松潘人。由行伍拔补千总，从征苗疆，累擢游击。嘉庆三年，从德楞泰歼齐王氏、姚之富於郧西，赐号劲勇巴图鲁。克箕山有功，擢参将。五年，偕马瑜合击蓝号贼於陡坎子山，大破之，擢四川维州协副将。围赵麻花於石虎林，贼夜突围者三，皆击却，次日尽歼焉，被奖叙。

六年，从德楞泰破高天升於洵阳江岸，追至二峪河，雪夜出山径进攻，天升就诛，擢云南鹤丽镇总兵。败龙绍周於茅坝，迭败徐天德於庙坪、黄石坂，又追击於川、陕境上。每战辄殪数百，遂蹑入楚，沿路搜剿，及绍周为赛冲阿等所歼，其馀党窜竹山，围剿歼戮无遗。

七年，从德楞泰转战川、楚，谍知樊人杰屯杉木岭，蒲天宝屯代峰，别有贼屯鸡公山为声援，先破之。人杰走雾露河，尚佐迎击，转战七昼夜，斩获无算。天宝走当阳，偕色尔滚侦踪追击，贼收残众屯兴山桂连坪，袭破之。贼走踞鲍家山，德楞泰冲其前，尚佐等攀危崖，绕出贼巢上，痛歼之，馀贼狂奔出山，仅数百人，窜入老林。天宝被追急，坠崖死，被优赉，兼乾清门侍卫。又偕副都统富僧德歼戴仕杰於兴山，擒崔连乐、崔宗和於房县，斩陈仕学於巴东。

八年，青号刘渣鬍子与黄号陈大贵踞老鸦寨，尚佐乘雾雨袭之，贼弃寨循当阳河走，遇富僧德伏兵，争赴水死，擒大贵。驻巫山，搜捕馀匪，贼氛遂净。十三年，擢湖南提督，调甘肃。二十年，以病解职，归，卒。

薛大烈，甘肃皋兰人。由行伍从征台湾、廓尔喀，累迁都司。嘉庆二年，从总督宜绵剿教匪，由陕入川，数有功，擢游击。三年，迭克贼於白沙河、兰场。时王三槐踞东乡安乐坪，勒保令刘清招降。清遣刘星渠偕二武员往，留为质。三槐偕至大营，星渠密请擒之。大烈争曰：“舍守备、千总二员易一贼，亵国体，失军心。”

乃止。越数日，三槐复自来，遂羁留，而以阵擒上闻，勒保受上赏，大烈亦赐号健勇巴图鲁，擢参将。未几，擢四川提标副将，充翼长。善伺勒保意，预诸将黜陟，军中属目焉。

五年，擢川北镇总兵。勒保以罪逮，魁伦代之，诸将不用命，贼益猖，遂连渡嘉陵江、潼河，大烈偕阿哈保等御之。寻复起勒保督师，从剿贼於保宁。别贼自开封庙截大军后路，大烈击却之。偕阿哈保扼嘉陵江，贼不得渡，被奖叙。夏，连败白号贼於龙安铁笼堡、竹子山，遂从勒保击苟文明，解高寺寨围。追贼循嘉陵江至石板坨，德楞泰蹑其后，勒保绕其前，贼分遁。大烈掩击馀匪於飞龙场，尽歼之。

九月，败贼下八庙，进扼倒流水。会赛冲阿、温春兵至，夹击，大破之，歼汤思举。

冬，偕阿哈保破杨开第於渠县安仁溪，追奔百馀里，至巴州两台山，擒斩二千馀。

开第逸入营山柏林场，乱矛毙之。

六年春，剿杨步青於大宁金竹坪，乘雪进击，连败之白马庙、大盖顶。樊人杰、徐万富屯仪陇碑寺寨，偕阿哈保夜袭之，歼万富，贼奔川东，追及之，人杰跳崖遁，散窜老林。大烈进剿杨开第、张汉潮馀党，拔九杵寨，追击於沙箕湾，擒贼目李尊贤。蓝号曹世伦窜南江九岭子，偕田朝贵合击歼之。夏，青、蓝两号贼窜东乡，犯仁和、永兴二寨，师分三路入，大烈由右，蹙之华尖坝河滨，歼苟文通、鲜俸先，又击贼巴州石鐍山，遣兵伏龙凤垭，自与阿哈保奋击，擒贼渠徐天寿、王登高等，诏奖赉，授其子千总。白号高见奇、魏学盛合窜栈道，大烈要之於大茅坪山半，偕阿哈保夹击，勒保督诸将自山顶下压，贼大溃。见奇窜空山坝，与冉学胜合，屯南江卢家湾，乘不备击之，擒学胜，予云骑尉世职。冬，败白号贼於达州卢硐寺，又追败之开县，擒黎朝顺，贼窜西乡渔渡坝。大烈裹粮追蹑，由陕入川，败之於通江罗村，复偕罗声皋等尾击之。师次八台山，别贼围赵家坪寨峒，掩击败之。又歼黄号馀贼於太平邀仙崖，乘胜破八卦山，殪贼渠李显林。

七年，搜剿老林，连败苟文明於双河口、圆岭山，擒其党姚青云。额勒登保檄回剿川贼，大烈乞病，解职回籍。九年，病痊，命在乾清门行走。扈从坠马，遣蒙古医疗治，给头等侍卫岁俸。寻授天津镇总兵，擢直隶提督，赏黄马褂。十一年，从德楞泰赴宁陕剿抚叛兵，调固原提督。明年，偕杨遇春平瓦石坪之乱，予优叙。

调江南，复调直隶。坐为子娶所属守备女，降天津镇总兵。寻授广东提督。复坐动用马乾银，再降汉中镇总兵，调河北镇。二十年，以睢工出力，加提督衔。卒於官，录前劳，依提督例赐恤，谥襄恪。

罗声皋，四川双流人。由行伍授把总。从孙士毅赴湖北剿匪，克旗鼓寨、芭叶山，擢守备。嘉庆三年，勒保调回四川。四年，从额勒登保破徐天德、冷天禄，累擢游击。五年，授提标中军参将。破冉天士於南江长池坝，赐花翎。六年，偕薛大烈歼曹世伦，追汤思蛟、刘朝选入楚，败之於竹山柳林店。青、蓝号贼扰东乡，偕大烈败之，又偕击贼石鐍山，徐天寿就擒，赐号济特库勒特依巴图鲁。遂合击高见奇，擒冉学胜。冬，偕张绩擒萧焜於太平。黄号馀贼屯茨竹沟，声皋自花角园进攻，大军继之，擒葛士宽等。

七年，迁督标中军副将，充翼长。张简与汤思蛟合扰东乡，败之於老生园、杨家坝，偕田朝贵兵合击，蹙之河滨，贼争赴水，擒思蛟弟思武，追擒汪贵於太平梧桐坪。庹向瑶窜东乡凤皇山，偕达思呼勒岱合围，歼其众，擒向瑶。川匪渐清。楚匪被剿急，多窜川境。偕达思呼勒岱合击，歼赖飞龙於云阳阎王碥；又偕罗思举追贼巴州，分两路遁，思举擒简，声皋获思蛟於东乡村店。八年，搜剿馀匪，擒青号张朝陇、李明学。军事大定，赴达州办理凯撤兵勇事宜。十三年，从勒保剿马边凉山彝匪，克曲曲乌彝寨，擢重庆镇总兵，调松潘镇。二十年，剿中瞻对叛番，克沧龙沟。番酋洛布七力守险，未大创，乞降，受之，以专擅褫职，戍伊犁。逾三年赦归，卒於家。

薛升，贵州毕节人。以乡勇剿仲苗，授把总。嘉庆三年，从勒保赴四川军，偕罗思举攻安乐坪，攀援绝壁入贼营，斩馘多，进攻祖师观，夜伏手把岩下，拔栅而登，又从薛大烈设伏，破扑营贼，常为军锋，擢守备。四年，歼龚文玉、包正洪，升皆从战有功，赐花翎。五年，兜剿川东窜匪，升率兵分驻黄草坝，寻击贼八石坪，追至东乡南坝场，败之。军驻芦花岭，贼夜扑营，先伏兵山洞伺击，贼大溃，擢都司。偕桂涵破猴兒岩贼巢，擒唐大魁。六年，从薛大烈击贼巴州石鐍山，分路要截，多有斩获，擒徐天寿於王家坪，擢游击。七年，从勒保歼张天伦，遂从田朝贵防川、陕边界，擒徐天培於徐罗坝，歼杨吕清於白岩峒。八年，入山搜捕，击走苟朝九股匪於八百谿，擢云南新习营参将。军事蕆，赴本官，历东川、寻霑参将。十八年，调剿滑县教匪，攻克南门，擢副将，寻回云南。二十三年，从剿临安夷匪，授永昌协副将。道光元年，剿大姚夷匪，擢鹤丽镇总兵。历陕西河州镇、直隶大名镇，擢直隶提督，调湖南。十六年，新宁瑶生蓝正樽习教拒捕，犯武冈城，镇筸兵滋事戕官，事皆旋定，吏议镌级留任。升年已七十，总督林则徐疏论其老於军事而无振作。

未几，以杨芳代之，调升广西提督。二十二年，英吉利犯广东，赴浔梧治防。因病乞假归，寻休致，以旧劳予食全俸。咸丰元年，卒，谥勤勇。

论曰：额勒登保以杨遇春、穆克登布为翼长，德楞泰以赛冲阿、马瑜为翼长，勒保以薛大烈、罗声皋为翼长，观偏裨之人材，其成功可知矣。是诸人者，其后多膺军寄，二杨而外，亦无赫赫功，岂非材器有所限哉？勒保部将差弱，盖赖罗思举、桂涵等乡勇之力为多焉。

## 列传一百三十六

王文雄 硃射斗子树 穆克登布 富成穆维施缙李绍祖 宋延清 袁国璜何元卿 诸神保 达三泰德龄 保兴 凝德 多尔济扎布 王凯 王懋赏惠伦安禄 佛住 西津泰 丰伸布 阿尔萨朗 乌什哈达 和兴额

王文雄，字叔师，贵州玉屏人。由行伍从征缅甸、金川，擢至游击，洊升直隶通州协副将。嘉庆元年，调剿襄阳教匪，从庆成战刘家集、梁家冈、张家垱，赐号法佛礼巴图鲁。秋，贼围锺祥，进击破之，擢南阳镇总兵。冬，贼分窜河南，命率兵二千回境防御。二年春，败贼禹山，又败之郑家河；追剿至裕州四里店，值他军与贼战，夹击败之。夏，息县奸民张云路倡乱，驰剿即平。秋，仍赴襄阳。时姚之富等逼南漳，文雄驻军五盘山，扼其冲，击贼於白虎头、峡口。闻贼窜陆坪，分兵击之，追至羊角山，斩其渠。贼乃以数百人缀官军，潜趋南漳城，文雄伏兵百步梯，火之，贼多坠崖死，遂赴陕西、河南界御贼，且防兴安江岸。

三年春，高均德自宁羌渡汉，齐王氏、姚之富乘官军往剿，偕李全自西乡、洋县分道踵渡，掠郿县、盩厔，西安戒严。文雄驰援，败贼焦家镇，追至屹子村，猝遇贼万馀。文雄兵不满二千，张两翼待。贼亦分左右来犯，为火器击退；复分四路至，又败之，遂悉马步围官军数重，文雄为圆阵外向，贼以千馀骑猛扑，令藤牌兵大呼跃出，贼马惊，返奔，追杀数千人，毙其党王士奇。自是贼不敢北犯，省城获安。诏以文雄当数倍之贼，五战，所杀过当，深嘉之，立擢固原提督。追败贼於尹家冲，其分窜翔峪、澧峪者尽歼焉。夏，败高均德於盩厔，又败阮正通於南郑。秋，张汉潮由南郑东南窜，文雄冒雨疾驰两昼夜，追及於廉水戺，贼踞山，以砲仰击之，乃分马步队潜来钞截，三路迎击，毙贼千馀。正通窜西乡西流河，而设伏於铜厂山梁，文雄分兵破其伏，自攻中坚，擒张金等。

四年，命与恆瑞分领总督宜绵所部兵，专剿陕境窜匪。秋，败苟文明於倒水洞，连败冉天元於沙田坝、景山坪、皮货铺，川贼龙绍周窜池坝，欲应天元，扼之贯子山。别贼冒齐家营者来犯，悉歼之。黄号伍义兰、蓝号曾六兒踞老鹰崖，分兵进击，擒其党李智花等，馀贼遁入川。冬，樊人杰、唐大信窜西乡。文雄积劳呕血，力疾督战，温诏慰劳。寻，黄号诸贼复自川入陕，令游击梁焕击之，遇伏几殆，驰救，解其围。疾复作，而贼之匿老林者，潜出犯南郑、沔县、略阳，欲渡嘉陵江，诏斥疏防，当治罪，以病原之。

五年夏，败杨开甲於土门关。唐大信踞西乡节草坝、大祥坝，夜袭克之。龙绍周与大信合，败之魏家寨，又连败之黑山万曲湾、火石垭、山王庙，贼遁入川。未几，高天德、马学礼及戴家营贼窜西乡堰口，窥县城，迎击败之。侦贼众潜屯法宝山，夜偕副将鲍贵等分三路进，贼掷石以拒，文雄督众仰攻，突有骑贼从沟中出，截其后，山上贼出间道扑鲍贵队，急趋救，贼乘势悉众下山，鏖战至午，围益急，文雄被创十馀，犹力斗，左臂断，坠马，伏地北向呼曰：“不能仰报君恩矣！”遂卒。仁宗震悼，封三等子爵，祀昭忠祠，谥壮节，谕慰其母，赐银千两。逾年，获戕文雄之贼马应祥，命传首就其家致祭。子开云，袭子爵，官至山东盐运使。

硃射斗，字文光，贵州贵筑人。幼读书。入伍，从征缅甸、金川，功多，累擢至都司。果毅善战，为将军阿桂所激赏，洊升贵州平远协副将。乾隆五十年，擢湖南镇筸镇总兵，调云南普洱镇，民、苗杂处，绥抚得宜，边氓翕服。从征廓尔喀，历福建福宁镇、四川川北镇。苗疆事起，率本镇兵赴剿，迭克险隘。平陇之战，潜师袭后山贯鱼坡，贼乃溃。偕额勒登保攻石隆寨，伏沟下蓦入，断其要路，贼来争，奋击尽歼，遂斩贼魁石柳邓，赐号幹勇巴图鲁。

嘉庆二年春，凯撤回川北，王三槐踞金瓘寺，合攻克之，连破王家寨、茨茹梁、富成寨，要击於黄家山，三槐中枪，坠马跳免。合攻重石子、香炉坪贼巢，击秋波梁窜匪，歼之。偕总兵百祥攻罗其清、冉文俦於方山坪，败走巴州。射斗驻保宁，诏以本镇辖地，责严守。三槐扑天华山营，力战卻之。又合徐天德分扑风门铺、角山、茶店，驰击，贼遁走。三年，其清窜仪陇双路场，偕穆克登布追剿，斩七百馀级。其清等踞大鹏寨，诸军合攻，射斗与恆瑞当其北，贼冒雨突营，出其后夹击，贼窜伏深沟，悉擒之。及贼由青观山逸出，追至方山坪，奋击大溃，其清旋就擒。

四年春，从德楞泰破贼麻坝寨，获文俦。既而萧占国、张长庚窜营山，额勒登保迎击黄土坪，令射斗扼其西，占国、长庚就歼。夏，包正洪潜匿邻水，连败之唐家坪、赵家场，追至开县九龙山，痛歼之；穷追及毛坪，贼踞山，以火枪仰击，毙正洪，予骑都尉世职。秋，破卜三聘於八石坪，又截击高天德、马学礼，擒其党潘受荣。

五年春，张世龙窜南江，迭败之竹坝、草庙。会额勒登保、德楞泰先后赴陕，冉天元纠群贼乘虚入川。总督魁伦初任军事，诸将中惟射斗忠勇可恃，所部兵仅二千，至达州，贼已渡嘉陵江，乃自顺庆渡河，迎击於西充文井场，歼贼后队；乘胜至蓬溪高院场，贼踞山下扑，众数倍官军，遂被围。魁伦初约自率兵继进而不至，射斗力战，队伍冲断，手刃十馀人，遇坎坠马，殁於阵。仁宗悼惜，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依提督例赐恤，谥勇烈，入祀昭忠祠。后获贼李自刚戕射斗者，诏磔之，设射斗灵致祭，复传首祭墓。

射斗从军三十四年，受高宗知，仁宗尤以宿将重之。额勒登保入川数大捷，皆倚射斗及杨遇春如左右手，贼畏之，号曰“硃虎”。在军得士心，尤恤难民，前后拯济不下万人。殁后兵民胥流涕。贼既退，收遗骸，遗左足，川民於战处得之，瘗於潼川凤皇山仙人掌，建祠以祀。

子树，袭世职，授户部主事。道光中，累官漕运总督，休致归。咸丰中，命治本籍团练捐输事宜。同治初，卒。

穆克登布，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将军成德子。乾隆中，成德驻西藏，入觐，高宗询知穆克登布曾从征金川，授蓝翎侍卫。累擢直隶提标游击。嘉庆元年，从剿湖北教匪，以功赏花翎。迁山东参将，遂转战川、陕。四年春，从惠龄克麻坝寨，加总兵衔，擢贵州清江协副将。从额勒登保歼阆中贼萧占国、张长庚，乘胜进剿冷天禄於岳池。令穆克登布先据人头堰，与杨遇春夹击，大破贼众，歼天禄，赐号济特库勒特依巴图鲁。於是额勒登保军威大振，遂任经略，穆克登布与杨遇春为左右翼长，常为军锋。冬，与七十五夹击樊人杰於通江，败之，擢山西太原镇总兵。

时川贼徐天德、王登廷、冉天元合挠官军，阻饷道。额勒登保以贼皆劲悍，集师合击於苍溪猫兒垭，议与穆克登布、杨遇春分三路进攻。穆克登布恃勇，先期往，为贼所乘，腹背受敌，伤亡副将以下二十四人、士卒数百。及遇春至，据险与贼相持，经略中军亦被攻，血战竟夜，黎明贼始卻，登廷旋就擒。偕遇春追天元至开县，与德楞泰会师夹击，贼势乃蹙。

五年，从经略入陕。夏，与杨遇春合击伍金柱於手扳崖、铜钱窖，追歼杨开甲於茅坪。秋，要击张天伦於两当剪子岩，追杀数十里。贼折奔阶州，遇於佛堂寺，击败之，斩其渠曾印。六年春，冉学胜将入陕，雪夜率劲骑冲之，贼溃，又败伍怀志於五郎江口，擢乾清门侍卫。夏，伍怀志纠党由汉北东窜，分兵昼夜穷追，及之於秦岭，擒怀志，馀党尽歼，予云骑尉世职。七年，调湖南永州镇，擢甘肃提督。

驰剿川东、湖北窜匪，破王国贤於平利，追入川，迭败贼於青冈坪、太平坡，擒景英。是年，军事将蕆，录诸将功，擢御前侍卫，晋骑都尉世职。

八年春，搜捕馀匪，由巴峪关深入，擒宋应伏，又擒姚馨佐等於南江。应伏最悍，馨佐乃之富子，皆贼之著名者。应伏党尚存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并百战猾贼。熊老八年二十馀，死党百馀，皆壮悍矫捷，所用矛长数丈，出没老林，伤将士甚众。至是，诱官军入林，设伏狙伺。穆克登布卞急轻敌，劲卒又为他将分调，仓猝中矛，殁於阵，加予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二等男爵，谥刚烈。严诏捕熊老八，期必获。武弁陈弼贿降俘取贼尸，伪冒以献，立擢弼参将，传首祭穆克登布墓。逾年，罗思举始捕得老八，磔之，军中不敢上闻。

子颐龄，袭爵，二等侍卫，孝全成皇后之父也。道光十四年，册立皇后礼成，追封一等承恩侯，抬入镶黄旗，谥荣僖，以孙瑚图哩兼袭两爵。三十年，文宗即位，晋封三等承恩公，以长子文寿袭，次子文瑞袭男爵。

富成，石莫勒氏，满洲镶黄旗人。起健锐营前锋，从征乌什、大小金川，积劳至参领，历火器营营总。出为广西、直隶副将，擢山西太原镇总兵。坐失察盗马贼入边，降京营游击。复擢山东兗州镇总兵。嘉庆元年，教匪起，率本镇兵赴河南协剿。先清邓州贼巢，进剿吕堰驿、随州红土山，黄玉书就擒，叙功，以提督升用。

又连败贼於锺祥邓家冈、香花园、南线畈。命兼领直隶、吉林新调兵。

二年，进攻梁家集，总统惠龄与贼战槐树冈，富成闻砲声，驰往夹击，大败之。

偕庆成合击刘起荣，又败贼於温峡口。襄匪由河南窜入陕境，总督宜绵疏调富成赴西安，率甘肃兵二千、回兵二千助剿。夏，分兵五路围贼於大凉山下，歼贼千馀，擒其渠李天德等，又连败贼於双河口、青庄坪、放牛坡、大石川，擢江南提督。赴汉中宁羌，扼川贼入窜之路，循汉南而西，与明亮夹攻，贼距江近，佯引兵入山，图潜渡，富成绕出贼后兜击之，斩获甚众，被奖赉。

三年春，赴达州击退犯城贼，通新宁运道，又连败贼於窦山关、木竹坪、白山寺，擢成都将军。命剿徐天德，屡诏责战甚急。冬，战清凉寺，歼贼数百。四年，张映祥窜广元、宁羌，击之毛家山，又与恆瑞夹击於略阳、阶州。经略勒保疏言其兵力不足，未能制贼，褫职逮问。会富成连败贼於黄家坪、大水沟、党家坪、蒋家坪，诏免治罪，以披甲留营效力，驻镇安防剿。五年夏，总督长麟追剿冉学胜、伍金柱等，而高天德、马学礼亦来犯，富成驰援徽县。贼袭长麟营，官军败绩於架子山，富成力战被重创，遂殁於阵。上初以剿张映祥久无功，故加重谴，至是惜之，命入祀昭忠祠，予云骑尉世职，子三等侍卫普亮袭。

时军事久不定，兵多，或事剽掠，乡勇尤甚，人目为“红莲教”。富成与总兵穆维驭下较严，为时所称云。

维，直隶清苑人。隶督标。乾隆中，山东王伦倡乱，以阵斩贼渠杨垒功，擢千总。贼闻京兵南下，掠粮艘造浮桥，图西窜，维直搏获贼砲二，焚其桥，赐号奋勇巴图鲁。累擢胶州协副将。嘉庆元年，偕富成赴襄阳。恆瑞攻刘家集，维率骑兵横贯贼营，大军蹑其后，获大捷。师次滚河，贼屯对岸董家冈、梁家坳，维偕王文雄选精兵夜潜渡，破贼营。二年，擢登州镇总兵。冬，高均德、王廷诏分扰班鸠关，窥渡汉江，偕副都统六十七连败之双河塘、土门垭，被优奖。三年春，赴四川，从勒保败王三槐、徐天德於石坝山，偕富成要贼竹峪关、洪口诸隘，又败冉文俦於黑马山。夏，贼出李家山西逸，要之大完山，以砲俯击，贼退，他将乘势追击。维直捣李华寺，破贼巢，劳甚致疾，卒於军，诏视阵亡例赐恤。

施缙，陕西定边人。由行伍从征缅甸，累擢云贵督标都司。苗疆事起，应调随征，屡有功，赐号毅勇巴图鲁。累擢湖南参将。嘉庆二年，从总督勒保剿贵州仲苗。

三月，连克关岭、巴陇诸要隘，进逼永宁，克下山塘贼寨，解新城围。五月，与总兵张玉龙分两翼，进克望城坡、碧峰山贼寨，攻羊肠山，追贼至新店，擒其渠梁阿站等，擢副将。六月，从勒保攻克水烟坪，偕按察使常明设伏八角洞坡，进攻阿捧，毁寨十一。大军进卡子河，缙分克纳赖坡、鸡湾寨，攻普坪，渡河解南笼围；进攻九头山，擒贼渠陆宝贵，焚其巢，克马鞭田山寨。七月，破韦七绺须於普磨，擒其孥，围阿召山梁李景寨，设伏破援贼，擢临元镇总兵。偕常明攻安有大寨，率勇士攀藤上，克之，擒贼渠贺阿豆、吴阿降。九月，从勒保克洞洒贼巢，擒首逆韦七绺须。十一月，搜剿上下罗障，直达关岭，前后克寨二十。调贵州安义镇。十二月，偕总兵七格等搜剿各路，乘胜击坝郁、邅峒诸寨。自捧鲊至黄草坝，贼皆净尽。松林、红岩、石门坎、香炉箐诸苗，尚负固抗拒，要击破之，焚寨十九，特诏嘉奖，予优叙。三年，复从总督鄂辉进剿两薛岩、师赵屯诸苗，克寨五十，苗境遂平。

五年春，四川教匪复炽，起用勒保，会贵州巡抚常明荐缙率贵州兵往协剿，仁宗知缙剿仲苗奋勇冠军，为勒保旧部，兵将相习，命所领自为一军；又虑地利贼情未悉，听德楞泰节制。三月，至潼川，连破贼於大双墩、潼河岸。四月，高天德、马学礼由甘肃窜农安，从勒保迎击盘龙驿、漩河口，败之，偕阿哈保迎击於黄连垭。

白号、蓝号众贼窜合江口，夺渡嘉陵江，偕阿哈保分四路进击，大败之。诏以嘉陵江西肃清，贵州兵新到屡捷，特予褒叙。时高、马二贼欲与蓝、白诸号合屯竹子山，勒保以龙安西北两面俱通番地，议分三路兜剿，自率一军出东北，一军出西北，而以缙军由南进。甫抵山南，贼乘高下压，缙挥军迎击，奋力急战；贼来益众，猝受矛伤，殒於阵。缙最为勒保所倚，至川以不习地势致败，优诏依提督例赐恤，称为骁将，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登科，袭骑都尉；占科，袭云骑尉。

李绍祖，顺天大兴人。以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山东武定营游击，累迁临清协副将。嘉庆元年，赴襄阳，数击贼有功，赏花翎。二年，从恆瑞赴四川，迭败贼於田家坝、大宁山梁、金子梁。三年，擢甘肃巴里坤总兵。秋，合攻打石坡、插旗山、古战坪，皆捷。冬，从惠龄克马鞍山贼巢。四年夏，从德楞泰击贼於王家坝、川垭子。秋，偕七十五破樊人杰於开县，又败之临江市。五年春，冉天元等渡嘉陵江，总督魁伦调七十五往援，会其病，以兵付绍祖，率赴川西，进击盐亭、南部。

德楞泰击贼於江油白家坝，檄绍祖驰赴，贼踞箐林口，宵犯绍祖营，击卻之。贼谍诡称难民，诣营献计，诱官军往，德楞泰知其诈，率绍祖掩击之，大捷，追败之於包家沟，进战火石垭。以功被优叙。诏以川西略定，命绍祖率贵州兵赴陕，额勒登保疏请仍留川，遂从德楞泰击张子聪於中江黄鹿山、硃家坪，擒斩甚众。调四川松潘镇，旋调广东高廉镇，仍留军。夏，败张子聪、庹向瑶於达州土主河，又击刘朝选於七孔溪山，大破之。追馀匪至大竹，遇苟文明屡夜来扑营，击却之。八月，徐万富窜房县，追败之两河口。贼窜木瓜铺，偪近远安县城，绍祖扼之牛鹿坡。贼分二队，一犯县城，一薄绍祖营。绍祖力拒，贼佯败走，匹马追之，遇伏被害。依提督例赐恤，谥果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霖袭。

宋延清，山东招远人。乾隆四十六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贵州都司，迁游击。从征苗疆，迭克峒寨。从额勒登保攻鸭保山，率健卒夺贼卡，夜大风，攀崖纵火，克之，赐号蹻勇巴图鲁，擢参将。仲苗之役，勒保调回贵州，率兵为左翼，克关岭、碧峰山诸隘，破洞洒、当丈贼巢。论功居最，擢大定协副将。嘉庆三年，从勒保赴四川，击贼董谿口、大元山，皆力战，斩馘多。乘胜追贼至杨家坝，中枪，殁於阵。延清骁勇出众，勒保常置左右。剿仲苗时，每战归，持刀负首级累累，衣尽赤，勒保辄手酌酒慰劳。至川未逾月即战殁，深惜之，加等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袁国璜，四川成都人。由行伍从征金川，屡克坚碉，擢守备。复革布什咱全境及达尔图，功皆最，洊升游击。金川平，擢江南狼山镇总兵。乾隆五十三年，从征台湾，克大埔尾、斗六门、水沙连、大里杙，赐号博济巴图鲁。及林爽文窜匿东势角，山径深隘，徒步搜捕，生擒於老■K8崎，被优叙。病归，起署四川建昌镇，寻授重庆镇总兵。从征廓尔喀，克象巴宗山、甲尔古拉卡。台湾、廓尔喀两次论功，再图像紫光阁。六十年，从总督孙士毅由川境进剿苗疆，数有功，被褒赏。

嘉庆元年，四川教匪蜂起，蔓延数县。川兵多赴苗疆，署总督英善仓猝偕副都统勒礼善、佛住驰往，兵仅数千，檄国璜及总兵何元卿进剿达州。贼屯天星桥，国璜奋击，斩戮千馀。贼窜横山子，偕元卿焚其卡，夺据山梁。贼自东乡纠党数千来犯，砲击之退，次日复聚，迎击，毙贼数百，而来者愈众。国璜苦战三日，力竭阵亡，依提督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起袭。

何元卿，四川华阳人。从征金川、廓尔喀、苗疆，积劳擢副将。嘉庆元年，从福宁克旗鼓寨，擢陕西兴汉镇总兵。达州横山子之战，与国璜同遇害，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孙胜先袭，官至湖南沅州协副将。

诸神保，马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起护军校，出为四川游击，驻西藏，累擢重庆镇总兵。廓尔喀之役，守绒辖要隘，赏花翎。调建昌镇，从征苗疆。嘉庆元年，赴湖北剿教匪，从福宁破贼来凤，克旗鼓寨，赐号喀勒春巴图鲁。二年，从额勒登保围攻芭叶山，贼夜突营，由诸神保汛地逸出，坐褫职，留营自赎。寻击贼红土溪，被创坠马阵亡，依参将例赐恤，予云骑尉世职。

达三泰，原名达音泰，呢玛奇氏，满洲镶黄旗人。由鸟枪蓝翎长累迁副护军参领。从征石峰堡，授陕西循化营参将。历甘肃永固协副将，署西宁镇。从征廓尔喀有功，赐号常勇巴图鲁，授四川松潘镇总兵。乾隆六十年，湖南苗犯酉阳，率屯土兵击之，克砲木山、石花诸寨。偕提督花连布进解永绥围，又偕阿哈保、塞灵额攻纳共山，攀縋而上，斩获甚众。克贵道岭、马鞍山，追贼黄土坡，被创力战，大捷，特赐蟒服。又破贯鱼坡，苗疆平。嘉庆二年，移军湖北剿教匪，遂赴四川。齐王氏、姚之富趋达州，欲与王三槐等合，达三泰先据白帝城，连战却之，进援巫山、巴东，要击之小河口，又追败之均州、竹溪。贼复由陕入川，与明亮合击於黄坝驿。三年，从大军逼贼三岔河，齐、王二贼就歼，被优赉。寻击高均德於山阳，合围大神山，设伏诱贼，败之静边寺，擒斩甚众。会诸军克箕山，擢甘肃提督。勒保调赴川东助剿冷天禄，攻手把岩，夺鱼鳞口贼卡，遇伏被害。优恤，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呢玛善袭。

呢玛善从父军中，以战功授蓝翎侍卫。父殁，转战三省，累擢头等侍卫，授河北镇总兵，历郧、衢州、南阳诸镇。道光初，擢成都将军，平果洛克番匪。卒，谥勤襄。

德龄，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由拜唐阿累擢銮舆卫冠军使。出为直隶副将，擢山西太原镇总兵。调赴襄阳剿教匪，从庆成等转战，以功赐花翎。嘉庆二年，驻防夔州。三年，偕观成合攻老木园。贼既歼，剿铁瓦寺馀匪。四年秋，击张金魁於岳池场、安家山，败之。追至万县陈家坡，后队为贼所袭，驰马回战，殁於阵，予骑都尉世职。

保兴，承吉氏，满洲镶白旗人。鸟枪护军队长。从征缅甸、金川，累迁参领。

出为陕西神木协副将，丁忧回旗。甘肃撒拉尔回叛，起署河州协。兵事初定，抚绥有法，军民安之。调督标中军，擢直隶宣化镇总兵，历陕西兴汉镇、甘肃河州镇。

嘉庆二年，赴川、陕剿教匪。偕硃射斗击贼营山，又败之小垭口。王三槐扰大竹、广安，要击之。邻水被围，知县杨为龙坚守，驰援，贼始退，被优赉，偕硃射斗破贼天华山，乘胜连夺要隘。三年，攻弹子坝，歼贼渠。时王三槐犯开县，罗其清、冉文俦合踞东乡后河，将窥陕。保兴绕出贼前，与杨秀夹击，败贼於固军坝，赏花翎。贼自陕回扰达州，保兴要击於龙凤垭。又战石梯坎，径路纷歧，会大风雨，贼压而阵，遂遇害。予骑都尉世职，河州民为立祠。

凝德，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尚书官保子。授蓝翎侍卫，历銮舆卫治仪正、冠军使。出为直隶独石口副将，谓督标中军。嘉庆元年，赴湖北军，从破黄玉贵於红土山，赏花翎。二年，赴孤山冲防剿，寻入川。王三槐扰渠县，扼守红春坝。四年，擢甘肃巴里坤总兵。从恆瑞剿贼甘肃，驻守三曹河。贼北走，追败之老柏树、牟家坝、两河口。五年，辛聪馀党窜秦安，讹言伏羌被围，凝德率兵四百赴援，未至四十里遇贼，众寡不敌，拒战被害。予骑都尉世职。

多尔济扎布，巴鲁特氏，蒙古镶黄旗人。由蓝翎侍卫累擢湖北郧阳参将。从剿镇筸苗，迁副将。嘉庆元年，檄防竹山、竹谿。三年，署宜昌镇总兵。从击张汉潮於山中，蹑踪穷追，被嘉奖。五年，授广东碣石镇总兵。二月，剿陕匪於洵阳三岔山，乘胜深入，贼分队绕袭后路，四面受敌，挥军杀贼百馀，日暮力尽，被害。予骑都尉世职。

王凯，贵州贵筑人。从征金川，积劳至游击，累擢浙江定海镇总兵。嘉庆二年，以不谙水师降副将，命赴贵州从勒保剿仲苗，补都匀协。三年，授宜昌镇总兵，驻守郧县，败贼於黄龙滩。率兵二千，分守郧西、巴州，防张汉潮。四年，贼窜房县，击走之。五年，复来犯，大败其众，又破贼於东湖。夏，徐天德窥襄、郧兵单，犯当阳、远安，踞马鞍山，合诸军环攻，凯傍左麓进，贼走马家营。师分三路入，贼张左右翼拒战，别遣步队钞截后路，凯奋击，贼稍却，兵进遇伏，贼自林中出，猝被害。优恤，谥勇壮，予骑都尉世职。

王懋赏，山东福山人。乾隆四十一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出为云南景蒙营游击，累迁广西浔州协副将。从征苗疆，克结石冈，破尖云山，复乾州，皆有功。嘉庆二年，以剿西隆匪，回广西。五年，调赴湖北军。六年，败贼佘家河、茅伦山，赏花翎。攻鹅坪坡、秦家坪，擢湖南永州镇总兵，驻守兴州、房县、大竹，防川、陕窜贼。七年，曾家秀等窜保康，倍道穷追，贼踞马鬃岭拒战，懋赏先登，中矛，殁於阵。予骑都尉世职。

惠伦，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承恩公奎林子。出嗣伯父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袭爵，擢头等侍卫、尚茶正、镶蓝旗护军统领，授奉宸苑卿。嘉庆二年，命偕副都统阿哈保率东三省兵赴湖北剿教匪，时贼氛方炽，诏惠伦迅往襄阳，如明亮、德楞泰犹在贼后，即会同王文雄攻剿，听景安调度。惠伦至襄阳，击贼小河口，偕阿哈保追杀二十馀里。大兵適自荆州至，乘机夹击，贼大败，窜入南漳山中，优诏奖赉。又偕德楞泰击贼耗子沟，贼众猛扑，达三泰连射贼，惠伦挥军突进，冲入贼阵，会明亮自枫树垭夹攻，斩获甚多。贼窜花石岭，总兵长春诱之下山，达三泰设伏山半，惠伦以劲骑横击。贼败窜黄龙滩，欲分走郧阳斗河，无船可渡。追及草甸，贼五路迎拒，官军亦分五队，明亮等据山梁，贼上扑，击败之。别贼突出援，惠伦等又败之。乃奔陈家山梁，乘雾图遁。惠伦渡涧追击，见一贼执旗指挥，知为渠魁，追至长坪，射之，应弦倒；馀贼竞集，连射毙数贼，猝中枪，殁於阵。仁宗震悼，诏惠伦父子效命疆场，实为可悯，从优议恤，赐内帑三千两治丧，以子博启图袭公爵，在御前侍卫行走。博启图自有传。

安禄，多拉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超勇公海兰察子。以海兰察平石峰堡功，推恩授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并予骑都尉世职。从征廓尔喀，赐号哈什巴巴图鲁。

乾隆五十八年，承袭公爵，擢头等侍卫。嘉庆四年，命解饷赴四川，遂从额勒登保军。时徐天德败窜鸡公梁，额勒登保乘夜追之，黎明，贼复拒战，安禄偕格布舍以左翼冲贼阵，贼窜城隍庙，右翼杨遇春伏起，前后夹击，歼戮无算。又败王登廷，追至西乡鱼渡坝。王登明与齐家营股匪合踞青冈岭，安禄等三路竞进，贼大溃，鲜大川、苟文明窥开县，偕硃射斗败之於枯草坡，乘雾夺汪家山，馀贼数千奔下山沟，安禄率五六骑大呼驰击，贼众披靡，突林中数矛攒刺，遂殁於阵。事闻，优恤，赐内帑一千两，谥壮毅，加予骑都尉世职。仁宗深惜之，诏以惠伦、安禄皆名将子，膺五等之封，为莠民所戕，国威大损，戒统兵大臣以满洲、东三省兵自为一队，及锋而用，勿致疏虞。子恩特贺莫札拉芬，袭公爵，兼骑都尉。寻议又加骑都尉，并为三等轻车都尉，以安禄弟安成袭。

佛住，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侍郎三泰子。三泰殉难叶尔羌，封三等伯，佛住袭爵，为散秩大臣、世管佐领，充阿克苏领队大臣，授成都副都统。嘉庆元年，充哈密办事大臣，行抵西安，闻达州教匪起，自请偕英善往剿，允之。时贼扑东山庙，与丰城贼合，佛住与副都统勒礼善分路进攻，冒雪由山路破贼卡，扼东山隘口。

贼自大东林潜渡河，率协领塔克慎、知县刘清隔岸砲击之。又偕英善、勒礼善擒徐天富，被优赉。二年正月，丰城贼倾巢出，游击范楙、守备杨成阵亡，贼遂逼东乡，别贼复自张家观来犯，佛住率众力战，殁於阵。诏：“佛住已调哈密，自请回川剿贼。今在东乡捐躯，其父三泰亦系阵亡，尤为可悯，从优议恤。应给世职，并为一等子爵，加一云骑尉。”子瑞龄袭。

西津泰，和色里氏，满洲镶黄旗人。前锋侍卫。从征台湾，累战皆捷，赐号法尔沙台巴图鲁，图像紫光阁，擢护军参领。从征苗疆，克榔木陀山、大坪山、雷公滩、大乌草河，围高多寨，复连破贼於大坡脑、得胜山，克垂藤、董罗诸寨，焚大小天星寨，进克马鞍山，擢头等侍卫，加副都统衔。从额勒登保克石隆贼巢，石柳邓就歼，予优叙。嘉庆二年，赴四川，破王三槐於冉家垭、金瓘寺，从宜绵击贼於花潭子，又克香炉坪贼巢，迭被优赉。进击安子坪，贼退精忠寺，围之，倾巢出犯，西津泰冲入贼阵，手刃十馀贼，身受重创，阵亡。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丰伸布，唐古忒氏，蒙古镶红旗人，福州驻防。由马甲累擢协领。从征台湾，擢西安右翼副都统。嘉庆元年，率军驻兴安，防湖北教匪。二年，移防商、雒要隘。

贼犯双树卡，又间道攻县城，连卻之，赏花翎。进驻竹谿，遏贼入陕。贼掠近地，屡击走。高天升大股踞石槽沟，率兵千自竹山进剿。关庙河，要隘也，冒雨进扼之，贼来争，丰伸布先据山梁，贼分两路猛扑，杀伤相当，而贼益坌集，短兵相接，丰伸布受创甚，至暮大雨，息军山巅，以伤殒。优恤，谥壮勇，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六年，高天升就擒，传首祭墓。无子，以侄阿克当阿袭职。

阿尔萨朗，赖奇忒氏，蒙古镶白旗人。以副前锋参领从征金川，迭克山寨坚碉，破扎古功尤著。战达撒谷受创，特诏慰问。累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金川平，图像紫光阁。历喀什噶尔、伊犁领队大臣，召回京，会甘肃石峰堡回叛，自请从剿，连破贼於云雾山、田家山，进围石峰堡，攻其西北，以火攻克之，斩虏特多，授护军统领，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嘉庆元年，率健锐、火器营从永保剿教匪，转战河南、湖北，屡破贼。二年五月，驻兵王家坪，营垒未定，贼自山沟出袭，阿尔萨朗力战，猝中枪，殁於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及高天升传首京师，命祭其墓。

乌什哈达，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前锋从征缅甸有功，赐号法福哩巴图鲁，授三等侍卫。从征金川，屡克坚碉，擢二等侍卫、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予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充和阗领队大臣，坐与办事大臣德凤互讦，褫职，效力乌什边卡。寻复起授头等侍卫、虎枪营营长、健锐营翼长。从征台湾，率水师擒贼渠庄大田於琅峤，复勇号、世职。授吉林副都统，调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征廓尔喀，乌什哈达临阵勇敢，论功辄最，三次图像紫光阁。召对，自伐战绩，高宗恶之，褫职戍伊犁。嘉庆元年，赦归，请赴湖北军剿匪自效，偕副都统鄂辉败贼襄阳，进战锺祥。二年，驻守宜城西岸，贼窥古河口，击走之。移防四川石砫，攻白岩山，克贼卡。三年，王三槐由梁山、垫江窜渠口，与白岩山贼潜结，引之渡江。乌什哈达兵少不敌，力战遇害。予轻车都尉世职，子图尔弼善袭。

和兴额，葛济勒氏，满洲镶白旗人。以鸟枪护军从征缅甸、金川、撒拉尔、石峰堡，赐号佛尔钦巴图鲁，累擢广州右翼副都统。坐事降调，授头等侍卫，充巴里坤领队大臣，复授广州左翼副都统。嘉庆二年，仲苗扰及广西西隆，从总督吉庆赴剿，败贼於戛雄。苗屯亚稿，设伏山径，由深箐绕出夹击，歼之。进攻那地，西隆肃清。围岩场寨，连败之红水江、板蜯、板阶，解册亨围。仲苗平，调甘肃凉州副都统。五年，赴陕西防剿。冉学胜等由辛峪窜出，和兴额不能御，夺勇号、花翎，降为防御，随营效力。寻破贼沔县乾沟河，授佐领。六年，樊人杰由黑河西窜，和兴额扼之於五丁关，擒斩甚众，擢协领。冉学胜屯大坝，偕总兵杨奎猷击之，和兴额先进，遇伏，殁於阵，依副都统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福格袭。

论曰：教匪之役，首尾十年，国史忠义传所载副参以下战殁至四百馀员，其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且二十馀人。王文雄、硃射斗，一时名将；穆克登布、施缙，亦号骁勇；惠伦、安禄，并贵胄俊才。仓猝摧仆，三军气熸。当宁为之震恻，旌恤特示优异；馀虽功过相参，要皆竭忠行间，殒身不顾。呜呼，烈已！

当日岩疆悍寇，军事艰难，盖可见云。

## 列传一百三十七

李长庚子廷钰 胡振声 王得禄 邱良功陈步云许松年 黄标林国良 许廷桂

李长庚，字西岩，福建同安人。乾隆三十六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浙江衢州营都司，累迁乐清协副将。五十二年，署福建海坛镇总兵。邻海有盗，误指所辖界，坐褫职。罄家财募乡勇，捕获巨盗，起用，补海坛游击，迁铜山参将。自乾隆季年，安南内乱，招濒海亡命劫内洋，以济饷为患，粤东土盗凤尾、水澳两帮附之，遂益肆扰。五十九年，夷艇始犯福建三澎，长庚击走之。

嘉庆二年，迁澎湖协副将，擢浙江定海镇总兵。三年，迭击洋匪於衢港及普陀。

四年，凤尾帮引夷艇入温州洋，败之，赐花翎。五年夏，夷艇合水澳、凤尾百馀艘萃於浙洋，逼台州。巡抚阮元奏以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击之，会师海门。贼泊松门山下相持，飓风大作，覆溺几尽，其泊岸及附败舟者皆就俘，获安南伪侯伦贵利等四总兵，磔之，以敕印掷还其国。是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寻调浙江。安南乌艚船百馀号，总兵十二人，分前中后三队，所获四总兵，其后队也。

未几，安南新阮内附，受封守约束，艇匪无所巢穴。其在闽者，皆为漳盗蔡牵所并，有艇百馀，粤盗硃濆亦得数十艘。牵，同安人，奸猾善用众，既得夷艇，凡水澳、凤尾诸党悉归之，遂猖獗。阮元与长庚议夷艇高大，水师战舰不能制，乃集捐十馀万金付长庚，赴闽造大舰三十，名曰霆船，铸大砲四百馀配之。连败牵等於海上，军威大振。

八年，牵窜定海，进香普陀山，长庚掩至，牵仅以身免，穷追至闽洋，贼船粮尽帆坏，伪乞降於总督玉德，遣兴泉永道庆徠赴三沙招抚，玉德遽檄浙师收港，牵得以其间修船扬帆去。浙师追击於三沙及温州，毁其船六。牵畏霆船，贿闽商造大艇，高於霆船，出洋以被劫报，牵得之，渡横洋，劫台湾米以饷硃濆，遂与之合。

九年夏，连宗八十馀入闽，戕总兵胡振声，诏治闽将不援罪，长庚总统两省水师。秋，牵、濆共犯浙，长庚合诸镇兵击之於定海北洋，冲贼为二，自当牵，急击，逐至尽山。牵以大艇得遁，委败硃濆，濆怒，於是复分。十年夏，调福建提督。

牵闻长庚至，遂窜浙，追败之青龙港，又败之於台州斗米洋。复调浙江提督。

十一年正月，牵合百馀艘犯台湾，结土匪万馀攻府城，自号镇海王，沉舟鹿耳门阻援兵。长庚至，不得入，谍知南汕、北汕、大港门可通小舟，遣总兵许松年、副将王得禄绕道入，攻洲仔尾，连败之。二月，松年登洲仔尾，焚其藔，牵反救，长庚遣兵出南汕，与松年夹击，大败之。牵无去路，困守北汕。会风潮骤涨，沉舟漂起，乃夺鹿耳门逸去，诏夺花翎、顶戴。四月，蔡牵、硃濆同犯福宁外洋，击败之，追至台州斗米洋，擒其党李按等。

长庚疏言：“蔡逆未能歼擒者，实由兵船不得力，接济未断绝所致。臣所乘之船，较各镇为最大，及逼近牵船，尚低五六尺。曾与三镇总兵原预支养廉，捐造大船十五号，而督臣以造船需数月之久，借帑四五万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贼无两年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槓料。桅柁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乃逆贼在鹿耳门窜出，仅馀船三十，篷朽硝缺；一回闽地，装篷燂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贼何日可灭？”诏逮治玉德，以阿林保代。既至福建，诸文武吏以未协剿、未断岸奸接济、惧得罪，交谮长庚。阿林保密劾其逗留，章三上，诏密询浙江巡抚清安泰。清安泰疏言：“长庚熟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柁，老於操舟者不及。

两年在军，过门不入。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赀。所俘获尽以赏功，士争效死。八月中战渔山，围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创，将士伤百四十人，鏖战不退。贼中语：‘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实水师诸将之冠。”且备陈海战之难，非两省合力不能成功状。时同战诸镇，亦交章言长庚实非逗留。仁宗震怒，切责阿林保，谓：“朕若轻信其言，岂不自失良将？嗣后剿贼专倚长庚，傥阿林保从中掣肘，玉德即前车之鉴！”并饬造大同安梭船三十，未成以前，先雇商船备剿。长庚闻之，益感奋。是年秋，击贼於渔山，受伤，事闻，复还翎顶。

十二年春，击败牵於粤洋大星屿。十一月，又击败於闽洋浮鹰山。十二月，遂偕福建提督张见升追牵入澳，穷其所向，至黑水洋。牵仅存三艇，皆百战之寇，以死拒。长庚自以火攻船挂其艇尾，欲跃登，忽砲中喉，移时而殒。时战舰数十倍於贼，见升庸懦，遥见总统船乱，遽退，牵乃遁入安南外洋。上震悼，褒血卩，初拟俟寇平锡以伯爵，乃追封三等壮烈伯，谥忠毅，於原籍建专祠。

长庚治军严，信赏必罚，自偏裨下至队长水手，耳目心志如一，人人皆可用。

与阮元同心整厉水师，数建功，为玉德所忌。及阿林保之至闽也，置酒款长庚，谓曰：“大海捕鱼，何时入网？海外事无左证，公但斩一酋，以牵首报，我飞章告捷，以馀贼归善后办理。公受上赏，我亦邀次功，孰与穷年冒风涛侥幸万一哉？”长庚谢曰：“吾何能为此？久视海船如庐舍，誓与贼同死，不与同生！”阿林保不怿。

既屡劾不得逞，则飞檄趣战。长庚缄所落齿寄其妻，志以身殉国。既殁，诏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嗣任，勉以同心敌忾，为长庚雪仇。二人遵其部勒，卒灭蔡牵，竟全功焉。

长庚无子，养同姓子廷钰为嗣，袭伯爵，授二等侍卫。道光中，出为南昌副将，累擢浙江提督。因病不能巡洋，夺职家居。咸丰初，治本籍团练，迭克厦门、金岛、仙游，授福建提督。寻以误报军情解任，仍会办团练。十一年，卒，孙经宝袭爵。

胡振声，亦同安人，提督贵子。起行伍，累擢至温州镇总兵。从长庚大破夷艇於台州松门洋，自是屡从长庚击贼海上。嘉庆九年六月，率二十六艘运舟材赴福建，至浮鹰洋，遇贼，与总兵孙大刚夹攻，歼贼甚众，而舟为砲焚，闽师不能救，遂被害。优恤，谥武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王得禄，字玉峰，福建嘉义人。林爽文倡乱，陷县城。得禄家素丰，捐赀募乡勇，助官军复之，授把总。明年，贼复围城，从总兵柴大纪固守。及围解，率乡勇搜捕大坪顶等处馀匪，焚琅峤贼巢，贼渠庄大田就擒。台湾平，赐花翎、五品顶戴，迁千总。嘉庆元年，巡洋至獭窟，遇贼，得禄先登，擒吴兴信等。历年出洋捕海盗，号勇敢，累擢金门营游击。七年，从李长庚击蔡牵於东沪洋，擒贼目徐业等百馀人，又擒吕送於崇武洋，被奖叙。九年，从总兵罗仁太击贼於虎头山洋面，获船械甚多。

十年，击蔡牵於虎井洋，败之，署澎湖协副将。九月，遇牵於水澳，焚其舟，擒歼硃列等百馀人。十一年春，牵入台湾，围府城。李长庚令得禄与许松年驾小舟自安平港入侦之，帆樯弥望，夜纵火焚贼舟，遂入屯柴头港。明日，贼自洲仔尾攻府城北门，得禄率兵蹑其后，大呼以前，贼惊却。城内军出夹攻，大败之，乘胜至洲仔尾，破其营，贼乃遁。五月，牵复窜鹿耳门，得禄首先冲击，获船十，沈船十一。

叙功，加总兵衔。寻擢福宁镇总兵。

十二年，调南澳镇。七月，败硃濆於鸡笼洋，获船十四。十一月，又败其党於古雷洋，射殪贼目硃金，擒张祈，被奖叙。未几，李长庚战殁，命得禄与邱良功继任军事。十三年，擢浙江提督。既而调福建，邱良功代之。时阮元再任浙江巡抚，张师诚为福建巡抚，两省合力，得禄与良功同心灭贼。十四年八月，同击蔡牵於定海渔山，败之。牵东南走，追至黑水洋，合击累日，良功以浙舟骈列贼舟东，得禄率闽舟列浙舟东，战酣，良功舟伤暂退，得禄舟进，附牵舟，诸贼党隔不得援。牵铅丸尽，以番银代，得禄额腕皆伤，掷火焚牵舟尾楼，复冲断其柁。牵知不免，举砲自裂其舟沉於海。诏以牵肆逆十有四年，渠魁就歼，厥功甚伟，锡封得禄二等子爵，赐双眼花翎。馀党千二百人，后皆降，海盗遂息。

得禄为福建提督历十载，屡疏陈缉捕事宜，改定水师船制，皆如议行。二十五年，调浙江提督。道光元年，乞病归。十二年，台湾张丙作乱，得禄率家属擒贼目张红头等，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台匪沈和肆掠，输粮助守，晋太子太保。二十一年，英吉利犯厦门，命驻守澎湖。次年，卒，赠伯爵，谥果毅。次子朝纶袭子爵，官户部员外郎。

邱良功，福建同安人。起行伍，屡以获盗功，洊擢闽安协副将。嘉庆十年，偕许松年会剿蔡牵，追至小琉球，见台湾师船二为贼围，赴援，松年举旗招之，未至。

以违调遣被劾，褫职逮讯。得白，复原官，署台湾副将。十一年春，从李长庚击蔡牵，破洲仔尾贼巢，牵乘间逸，夺顶戴。五月，破牵於鹿耳门，赐花翎。十二年，硃濆犯淡水，偕王得禄追至鸡笼洋，连败之，擒歼甚众，被优叙。十三年，擢浙江定海镇总兵。十四年，擢浙江提督。偕王得禄合击蔡牵於渔山外洋，乘上风逼之，夜半浪急，不得进。明日，复要截环攻，牵且战且走，傍午逾黑水洋，见绿水。良功恐日暮贼遁，大呼突进，以己舟逼牵舟，两篷相结。贼以椗冲船，陷入死斗。良功腓被矛伤，毁贼椗，得脱出。闽师继之，牵遂裂舟自沉。论功，锡封三等男爵，次於王得禄。或为之不平，良功曰：“海疆肃清，已为快事，名位轩轾何足计？”

二十二年，入觐，卒於途，赐恤，谥刚勇。子联恩袭男爵，官直隶河间协副将。

陈步云，浙江瑞安人。入伍隶水师，数获盗，以勇力称，授温州营把总。从良功追蔡牵，步云以四十人驾舟径逼牵舰鏖斗，舟小不相当，见两提督至，亟投火罐焚贼舰，以长戟钩舷，率数卒跃登，短兵相搏，歼牵妻及其党。贼舰已坏，牵犹持利刃踞柁楼，顾欲取之。良功隔船疾呼，船与水平，速去，放长绳水中援之起，而牵船没矣。步云身被十数创，两提督皆临慰视。事闻，赐奖武银牌，擢千总。累迁闽安副将。总督孙尔准欲裁减师船，步云言李提督所造船高大坚緻，其利远胜同安夹板、快驹诸船、裁之缉匪无具，有事不能制敌，议乃寝。尔准荐其才可胜专阃，入觐，宣宗曰：“汝即随邱、王两提督攻沉蔡牵之陈步云耶？”询战功甚悉。遂擢定海镇总兵，历琼州、福宁、金门、海坛诸镇。道光十九年，以伤发，乞解职。三十年，卒。

许松年，字蓉俊，浙江瑞安人。以武举效力水师，从李长庚积功至提标参将。

嘉庆十年，护理金门镇总兵。击蔡牵於小琉球；又击硃濆、乌石二於宫仔洋，从李长庚追败之於闽、粤交界甲子洋。又迭击牵於青龙港、斗米洋。十一年，偕王得禄败牵於台湾洲仔尾，跐海水而登，焚溺无算。是年夏，李长庚攻牵於鹿耳门，松年扼张坑、返埕洋面，获贼船一，沉船三，又於水澳擒蔡三来等。李长庚论水师将材，举松年可独当一面，总督阿林保以疏闻。十二年，从长庚击蔡牵於大星屿、浮鹰洋，松年跃入贼船获之，被优叙。十三年，硃濆潜匿东涌外洋，命松年蹑剿，遂移师入粤。追至长山尾，了见贼船四十馀，知其最巨者为濆所乘，并力围攻，濆受砲伤，未几毙。诏嘉松年奋勇，克歼渠魁，赐花翎，予云骑尉世职。粤匪张保仔窜闽洋金门、厦门，松年遣渔船诱之，以舟师围击，获船七，沉船六，被优叙。十五年，伤发回籍，寻丁母忧。十九年，授甘肃西宁镇总兵，历延绥、漳州、天津、碣石诸镇。

道光元年，擢广东陆路提督，调福建水师提督。六年，台湾械斗，松年方阅兵，弹压解散，总督孙尔准与之不协，寻以治理轻纵，被议褫职，留台效力。乞病归，卒於家。子锡麟，袭世职。

黄标，字殿豪，广东潮州人。由行伍拔补千总，擢守备。乾隆五十五年，艇匪肆掠，总督福康安议练水师，募奇才异能者领之。标技勇过人，生长海壖，习知水道险易，能久伏水底，视物历历可数，特被识拔。以捕获龙门洋盗及狗头山匪功，擢都司，署游击。

嘉庆元年，剿匪於南澎外洋，获李超胜等三十馀名。仁宗素知其名，诏嘉缉捕勤能，擢参将。二年，俘洋盗胡三胜等，复击毙安南匪首，尽获其众，被优叙。三年，迁澄海副将。未几，擢广东左翼镇总兵，命总统巡洋水师，责以肃清海盗。四年，剿匪大放鸡山及双鱼桅、夹门外洋，歼获甚众，赐花翎，命绘像以进。寻以盗劫盐艘被劾，诏原之。六年，复击贼於南澎外洋，获田亚猛等。七年，偕提督孙全谋剿博罗会匪，连破羊矢坑、罗溪营要隘，捣其巢。事平优叙，并被珍赉。自将水师，饮食寝处与士卒共，先后获匪六百馀名，粤海倚为保障。八年，偕孙全谋出海捕贼，贼遁广州湾。标议合兵守隘，俟贼粮尽可尽歼。全谋虑持久有风涛患，乃分兵，贼得突围逸出。标叹曰：“此机一失，海警未已！”愤懑成疾。寻坐师久无功，吏议夺职留任。未几，卒。

自安南夷艇散后，馀党留粤者分五帮：曰林阿发、曰总兵保、曰郭学显、曰乌石二、曰郑乙。提督钱梦虎、孙全谋皆庸材，不能办贼。标殁后，益无良将，惟林国良、许廷桂以死事闻。

国良，福建海澄人。世袭骑都尉，授广东碣石镇标游击，累迁海澄副将，继标为左翼镇总兵。十三年，追剿乌石二於丫洲洋，击沉数艘，贼舰续至益多。国良以伤殒，优恤，谥果壮。

廷桂，广东归善人。由行伍擢千总。乾隆中，从征台湾，累迁海门营参将。国良殁，护理左翼镇总兵。十四年，击歼匪首总兵保於外洋，围其馀党。张保仔率大队来援。众寡不敌，廷桂死之。赐恤，予云骑尉世职。

洎蔡牵既灭，惟粤匪存，於是百龄为两广总督，乃断接济，整军纪，越一年，剿抚以次定。东南海氛始靖。

论曰：东南海寇之扰，始末十有馀年。惟浙师李长庚一人能办贼，以闽帅牵掣而阻成功，然长庚忠诚勇略闻於海内，上结主知，庙算既孚，乃专倚畀。洎闽、浙合力，贼势浸衰，不幸长庚中殒，而王得禄、邱良功等以部将承其遗志，卒歼渠魁。

粤将惟黄标可用，而未尽其才。百龄乘闽、浙殄贼之后，剿抚兼施，遂如摧枯拉朽。

要之海战惟恃船坚砲利，与断接济而已，循之则胜，违之则败。得失之林，故无幸哉！

## 列传一百三十八

沈初 金士松 邹炳泰 戴联奎 王懿修子宗诚 黄钺

沈初，字景初，浙江平湖人。少有异禀，读书目数行下，同郡钱陈群称为异才。

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明年，成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编修。三十二年，直懋勤殿，合写经为皇太后祝釐。逾年，大考翰詹，以直内廷未与试，诏褒初学问优美，特晋一秩，擢侍讲。三十六年，直南书房，督河南学政，未赴任，丁祖母承重忧。服阕，迁右庶子。累擢礼部侍郎，督福建学政。遭本生父忧，服阕，起兵部侍郎。寻以母病乞归终养。后起故官，督顺天学政，调江苏。任满回京，调吏部，又督江西学政。

初以文学受知，历充四库全书馆、三通馆副总裁，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校勘太学石经。嘉庆元年，与千叟宴，充会试知贡举。擢左都御史，授军机大臣，迁兵部尚书，历吏、户二部。四年，以老罢枢务，免直内廷，充实录馆副总裁。未几卒，谥文恪，祀贤良祠。

金士松，字亭立，江苏吴江人，寄籍宛平。举顺天乡试，改归原籍。乾隆二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直懋勤殿写经。典福建乡试，督广东学政。直南书房，累迁詹事，以生母忧归。服阕，会高宗南巡，迎銮道左，回京督顺天学政。以寄籍辞，诏免回避，联任凡七年。累擢礼部侍郎，调兵部。五十年，帝御乾清宫，赐千叟宴。士松年五十七，未得与，特命试诗，赏赉同一品。调吏部，直讲经筵，校勘石经，迁左都御史。嘉庆元年，再与千叟宴，迁礼部尚书。二年，调兵部，罢直书房。五年，扈跸谒裕陵，途次婴疾，遣御医诊视。还京，卒，谥文简，祀贤良祠。

邹炳泰，字仲文，江苏无锡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纂修四库全书，迁国子监司业。国学因元、明旧，未立辟雍，炳泰援古制疏请。四十八年，高宗释奠礼成，因下诏增建辟雍。逾两年，始举临雍礼，称盛典焉。寻超擢炳泰为祭酒。累迁内阁学士，历山东、江西学政。嘉庆四年，授礼部侍郎，调仓场，剔除积弊。坐粮颜培天不职，劾去之。六年，京察，特予议叙。军船交粮挂欠，已许抵补，后至者复然。炳泰虑年年积欠，与同官达庆意不合，自具疏奏，诏斥其偏执使气，镌级留任。又奏监督轮值宿仓，仓役出入滋弊，宜令於仓外官房居住，从之。十年，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署工部，管理户部三库。十一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十二年，调吏部。十四年，加太子少保。仓吏高添凤盗米事觉，坐久任仓场无所觉察，褫宫衔，降二品顶戴，革职留任，久乃复之。十六年，署户部尚书。寻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炳泰在吏部久，尤慎铨政。十八年，铨选兵部主事有误，同官瑚图礼徇司员议，回护坚执。炳泰力争曰：“吾年已衰，何恋恋禄位？不可使朝廷法自我坏！”自具疏白其故，上韪其言，卒罢瑚图礼。既而有降革官捐复者二人，准驳不当，侍郎初彭龄论与不合，疏闻，上斥炳泰无定见，镌级留任。又盗劫兵部主事姚堃於昌平八仙庄，诏以地近京畿，官吏阘茸，不能治盗，罢炳泰兼管府尹事。及教匪林清变起，逆党多居固安及黄村，追论炳泰在官不能觉察，以中允、赞善降补。寻休致，归。

二十五年，卒。

柄泰自初登第，不登权要之门，浮沉馆职，久之始跻卿贰。屡掌文衡，称得士。

立朝不苟，仁宗重之，而终黜。

戴联奎，字紫垣，江苏如皋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联奎少从邵晋涵受经学，既通籍，以清节自厉，在翰林久不迁。大学士嵇璜掌院事，将保送御史，列联奎名，满掌院学士曰：“吾未识其人，何以论其才否？”璜以语联奎，使往见，联奎漫应之，不往。及京察举一等，又列联奎名，复言如前，终不得与，璜乃益重之。和珅为掌院，访时望傅其子丰绅殷德，或荐晋涵及联奎，晋涵移病归，联奎亦坚辞。循资累迁至内阁学士。嘉庆九年，迁兵部侍郎，历礼部、兵部、吏部。

二十一年，擢左都御史。逾年，擢礼部尚书，调兵部。二十五年，失行印，坐降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督浙江学政。道光元年，擢礼部侍郎，又擢兵部尚书。召还京，未至，卒。

王懿修，字仲美，安徽青阳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授庆郡王永璘读。典陕西、广东、江西乡试，督广西、湖北学政，氵存擢少詹事。五十四年，引病归，终父母丧始出，复乞病在告。嘉庆元年，举行千叟宴，懿修与焉，被御制诗刻、玉鸠杖、文绮之赐。七年，起授通政司副使，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八年，擢礼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十年，擢左都御史，回京供职。寻擢礼部尚书，管户部三库事。十二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十四年，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典会试。

懿修持躬端谨，制作雅正，甚被仁宗眷遇。十八年，以老致仕。逾二年，年八十，赐寿，谒宫门谢，逢上出御经筵，亲解佩囊赐之。二十一年，卒。谥文僖。

子宗诚，字廉甫。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嘉庆中，历典云南、四川、陕西乡试，督河南、山东、江西学政，洊擢礼部侍郎，历工部、兵部，典会试。道光二年，擢兵部尚书，历署礼部、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当懿修为侍郎时，宗诚已官学士，寻随父扈跸东巡，侍宴翰林院，父子同席。高宗实录成，赐宴礼部，懿修以尚书主席。懿修致仕后，宗诚继直上书房，海内推为荣遇。上亦以其两世官禁近，皆能清慎，特优睐焉。道光十七年，卒。

黄钺，字左田，安徽当涂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时和珅管部务，钺不欲趋附，乞假归，不出。嘉庆四年，仁宗亲政，硃珪荐之，召来京。入见，上曰：“朕居籓邸时，知汝名久矣，何以假归不出？”钺以实对，荷温谕，寻直懋勤殿。九年，改赞善，入直南书房，未补官，命与考试差，典山东乡试。十年，督山西学政，累迁庶子。十五年，差满，仍直南书房，迁侍讲学士。十八年，复典山东乡试，留学政，擢内阁学士。是年，滑县教匪起，蔓延山东，劾罢失察武生习教之菏泽训导宋璇，请恤击匪阵殁之曹州学录孔毓俊、生员孔毓仲，奖励手擒贼渠之金乡生员李九标。十九年，召回京，仍内直，擢户部侍郎，寻调礼部。充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总阅、全唐文馆总裁，书成，并邀赏赉。复调户部。二十四年，擢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寻调户部尚书。

钺受仁宗特达之知，久直内廷，书画并被宸赏。习於掌故，持议详慎。宣宗即位，始畀枢务，甚优礼之。道光四年，以年老罢直军机。累疏乞休，六年，始许致仕，在籍食半俸。二十一年，卒，年九十二，赠太子太保，谥勤敏。

论曰：国家优礼词臣，回翔禁近，坐致公卿。沈初、金士松，高宗旧臣，获恩礼终。王懿修父子同朝，尤称盛事。黄钺以不附和珅，特邀殊遇，改授馆职，驯参机务。邹炳泰、戴联奎皆有耿介之操，晚节枯菀乃殊，要不失为端人焉。

## 列传一百三十九

姜晟 金光悌 祖之望 韩崶

姜晟，字光宇，江苏元和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擢光禄寺少卿，转太仆寺，仍兼刑部行走。四十四年，出为江西按察使。逾年，超擢刑部侍郎，屡命赴各省按事谳狱。五十二年，授湖北巡抚。时大军征台湾，晟运米十万石济饷需，上嘉之，予议叙。五十三年，荆州江堤溃，命大学士阿桂等往勘，以晟未能疏濬上游涨沙，并坐属吏婪索淮盐匣费，褫顶带。寻召授刑部侍郎。

五十六年，复出为湖南巡抚。芷江境失饷鞘久不获，晟捕首犯置之法。洞庭湖盗董舒友等积年为商旅害，逻获之，传首湖干，盗风以靖。六十年，黔苗石柳邓叛，永绥苗石三保应之，晟偕总督毕沅往剿。寻云贵总督福康安来督师，晟驻辰州治军需，分兵屯诸要隘，缉获奸匪百户杨国安父子解京，诏嘉其治军镇静，下部议叙。

三月，赴镇筸查缉边备，并抚难民，上以辰州要冲，命仍回驻。首逆吴半生就获，予优叙。

嘉庆元年，湖北枝江、来凤邪匪起，遣副将庆溥击贼於龙山，走之，湖南境内获安。是年，福康安、和琳先后卒於军，晟偕额勒登保、德楞泰等剿抚，加总督衔。

苗疆渐平，驻辰州治善后事宜。二年，兼署总督。三年，京察，予议叙。布政使郑源鹴附和珅，以贪著，需索属吏，必多金始得赴任。属吏藉胥役为幹办，纵今哧诈浮收，苦累百姓。四年，和珅败，为言官论劾。诏“晟平日居官犹能自守，因畏和珅不敢参劾，尚非通同舞弊”，命逮讯源鹴，籍其赀财，澈底根究，具得源鹴加扣平馀、蓄养优伶、眷属多至三百人诸罪状，论大辟；晟坐失察，当革职留任，上特宽之。冬，镇筸苗吴陈受倡乱，晟督师守隘，同知傅鼐以计擒斩之，加太子少保。

五年，实授总督，寻调直隶。六年，畿辅久雨，永定河决。坐奏报迟延，褫职逮问，发河工效力。工竣，予主事衔，刑部行走。七年，授刑部侍郎。

晟自为曹郎，以治狱明慎受知高宗，易攵历中外，至是凡三入佐刑部。仁宗尤重刑事，晟谳鞫务得其平，多平反者。江西巡抚张诚基剿义宁州匪，饰称自率兵临阵，为属吏所讦。命晟往按，得实，逮诚基，遂暂署巡抚。寻回京。九年，兼署户部侍郎，命赴南河查勘清口运道，疏言河身淤垫，黄水增高，致清水不能暢注，宜启祥符五瑞等闸以减黄，增运口盖坝以蓄清，如议行。擢刑部尚书。十一年，以老疾乞休，温诏慰留。以刑部事繁，特调工部。章再上，乃命解职在京养疴。寻以前在直隶失察籓库虚收事，降四品京堂。归，卒於家。

金光悌，字兰畦，安徽英山人。由举人授内阁中书。乾隆四十五年，成进士，转宗人府主事。迁刑部员外郎，历郎中。截取京察，并当外任，仍留部。五十五年，部臣奏请以四品京堂用，允之。江西举人彭良为子贿买吏员执照，光悌与为姻亲，御史初彭龄劾光悌瞻徇，坐降调，仍补刑部员外郎，留部覈办秋审。御史张鹏展复劾之，诏：“光悌在部久，平日毁多誉少，停其兼部。”寻兼内阁侍读学士。

嘉庆七年，授山东按察使，晋布政使。十年，召授刑部侍郎，数奉使赴山东、直隶、天津、热河勘狱，并得实以报。十一年，授江西巡抚。疏言江西积案繁多，请设局清釐。十四年，擢刑部尚书。

光悌自居郎曹，为长官所倚，至是益自力。以当时谳狱多以宽厚为福，往往稍减罪状上之，部臣悬千里推鞫，苟引律当毋更议。故遇事必持律，不得减比。人咸以光悌用法严，然亦有从宽者。旧例，监守自盗限内完赃者减等，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减等，光悌奏复旧例。后阿克苏钱局章京盗官钱，计赃五百两以上，主者引平人窃盗律，当绞情实。光悌曰：“盗官钱当拟斩监追，不决，绞情实则决矣。不得引窃盗律。”奏平之。仁宗览奏曰：“官盗较私盗反薄耶？”对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律意如是。”卒如其议。光悌练习律例，议必坚执，同列无以夺之。然屡被弹劾，时论亦不尽以为平允。十七年，卒於官，诏依尚书例赐恤。

祖之望，字舫斋，福建浦城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洊升郎中。俸满当截取外任，以谙悉部务留之。京察一等，以四五品京堂用。

历通政司参议、太常寺少卿，仍兼部务。五十八年，出为山西按察使。摘律例民间易犯罪名条列之，曰三尺须知录，刊布於众，俾民无误罹法。六十年，迁云南布政使。上以之望亲老，调湖北，俾便迎养。

嘉庆元年，教匪起荆、襄，蔓延郧、宜、施南诸郡。总督巡抚皆统师出，之望一人留武昌治事，讹言数作，时获贼谍，伪檄遍通衢。之望静定不惊，防御要隘，城乡市镇设保甲互稽，民心帖然。贼犯孝感，调师翦灭，下游五郡皆安堵。诏以之望虽未与贼战，坐镇根本，武、汉无虞，嘉其功，赐花翎。二年，丁父忧，命留任素服治事。四年，安襄郧道胡齐仑侵饷事发，命之望察治，齐仑侵蚀餽送，轇轕猝不易究，上切责之，命解任来京。及谳定，之望坐徇庇降调。上知之望无染指，居官有声，素谙刑名，以按察使降补。逾月，授刑部侍郎，予假葬父省母。

五年，授湖南巡抚。镇筸黑苗出峒焚掠，蔓延三，遣兵击平之。亲勘常德堤围私垦洲地百数十处，造册立案，永息争端。寻复召为刑部侍郎。至京，面陈永绥孤悬苗境，不足资控制，请移治花园，移协营茶洞，沿边遍设碉卡，以永绥旧城为汛地，使苗弁驻闉，约束诸苗寨，下所司议行。六年，偕侍郎那彦宝勘近畿水灾，又偕侍郎高杞监疏长辛店河道。

七年，命赴山东按皁役之孙冒考，巡抚和瑛诬断事，和瑛谴罢，即授之望巡抚。

寻调陕西。大军剿南山馀孽，之望筹备军食，安插乡勇，抚恤灾黎，偕总督惠龄奏筹善后事宜甚悉。调广东，乞假省亲。九年，仍授刑部侍郎。逾一年，以母老乞养归。十四年，仁宗五旬万寿，之望入都祝嘏。其母年八十有三，上垂问褒嘉，赉予有加。寻丁母忧，服阕，擢刑部尚书。十八年，以病解职，寻卒。

韩崶，字桂舲，江苏元和人。父是升，客游京师，授经诸王邸，以名德称。崶少慧能文，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累擢郎中。乾隆五十四年，出为河南彰德知府，迁广东高廉道。坐失察吴川知县庇纵私盐事，降刑部主事，复洊迁郎中。

嘉庆六年，授湖南岳常澧道，迁按察使，调福建，署布政使。蔡牵方扰台湾，海疆多事，崶筹军备杜接济甚力，迁湖南布政使。十一年，召为刑部侍郎。十二年，命赴荆州按将军积拉堪与知府交结事，又命勘南河。十三年，宗室敏学恃势不法，谳拟轻比，诏斥部臣屈法纵奸，谴责有差。崶方奉使河间谳狱，未与画诺，上以崶先於召对面陈，意存开脱，且部事素由崶先覈定，迹近专擅，降授广东按察使。未几，擢巡抚。

时英吉利兵船占澳门砲台，入黄埔，久之始退。总督吴熊光不即遣兵驱逐，以罪罢，命崶兼署总督。十四年，崶查阅澳门夷民安堵，因疏陈：“西洋人於其地旧设砲台六，请自伽思兰砲台迤南，加筑女墙二百馀丈，於前山寨驻专营，莲花茎增关徬石垣，新涌山口筑砲台，填蕉门海口，以资控制。”如议行。又密陈粤海形势：“沿海村落，处处可通，外洋盗匪，易生窥伺。必先固内而后可御外。凡属扼要砲台，宜简练精锐，严密防守。并令沿海绅衿耆董，督率丁壮，互相捍护，自卫身家，较为得力。”百龄继为总督，会奏：“华、洋交易章程，外国兵船停泊外洋，澳内华、洋人分别稽覈。各国商贾，止许暂留司事之人，经理债务，馀俱饬依期回国，不得在澳逗留。洋船引水人，责令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买办等华人，责成地方有司慎选承充，随时稽察。洋船起货时，不许洋商私自分拨。”下军机大臣采择议行。

逾年，海盗张保仔就抚，乌石二、东海霸以次诛降，赐花翎。十六年，复署总督。疏请免米税，以通商贩、裕民食。又疏陈：“潮州多械斗，而营员无协缉之责，请令文武会拏；距省远，请军流以下就近由巡道覆覈。”又言：“惩治悍匪，请如四川例：初犯械系，限一年改行；积两限如故，即治以棍徒屡次滋扰律。”皆允行。

十八年，入觐，授刑部尚书。崶父是升年八十，给假三月归为寿。二十一年，丁父忧，服阕，以一品衔署刑部侍郎，寻补刑部尚书。

道光四年，平反山西榆次县民阎思虎狱，被议叙。初，思虎强奸赵二姑，知县吕锡龄受赇，逼认和奸，赵二姑忿而自尽，亲属京控。命巡抚亲提，仍以和奸拟结。

御史梁中靖疏劾，提解刑部，审得实情是强非和，并原审各官贿嘱、徇纵、回护诸弊状，思虎论斩，赵二姑旌表，巡抚邱树棠、按察使卢元伟及府县各官，降革遣戍有差。诏嘉刑部堂司各官秉公申雪，并予议叙。梁中靖参奏得实，亦加四品衔。会有官犯侯际清拟流，呈请赎罪，部议因际清犯罪情重，仍以可否并请。诏斥含混取巧，命大学士托津等查讯，侍郎恩铭、常英、司员恩德等皆有贿嘱情事，崶亦解任就质，坐失察司员得贿，嗣子知情，亲属撞骗，议夺职遣戍，因年老，从宽，命效力万年吉地工程处。逾岁，召署刑部侍郎。六年，以病乞归。十四年，卒。

论曰：有清一代，於刑部用人最慎。凡总办秋审，必择司员明慎习故事者为之。

或出为监司数年，稍回翔疆圻，入掌邦宪，辄终其身，故多能尽职。仁宗尤留意刑狱，往往亲裁，所用部臣，斯其选也。姜晟、祖之望，易攵历中外，并有政绩。金光悌、韩崶，皆筦部务最久，光悌治事尤厉锋锷，号刻深云。

## 列传一百四十

达椿子萨彬图 铁保弟玉保 和瑛 觉罗桂芳

达椿，字香圃，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历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大理寺卿。二十九年，入直上书房，充四库全书总阅，累擢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四十五年，坐会同四译馆屋坏，毙朝鲜使臣，革职留任。五十四年，左迁内阁学士。达椿直内廷，不附和珅，数媒孽其短，以旷直褫职，仍留上书房效力行走。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复迭以大考降黜授检讨。仁宗知其屈抑，至嘉庆四年，诏：“达椿因旷班被谴，其过轻，当时刘墉亦缘此降官；今刘墉已为大学士，达椿尚未迁擢，加恩补授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子萨彬图，时亦同官，命达椿班次列萨彬图之前。历礼部、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左都御史兼都统，迁礼部尚书。六年，典会试。七年，卒。

萨彬图，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典贵州乡试，改历翰詹，累迁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和珅既伏法，仁宗不欲株连兴狱，而萨彬图屡疏言和珅财产多寄顿隐匿，有尝管金银使女四名，请独至慎刑司讯鞫。诏严斥之，命从王大臣讯，不得实，议革职，予七品笔帖式，效力万年吉地。寻以其父年老，召还京，授户部主事，累擢仓场侍郎。十二年，出为漕运总督。逾三岁，京仓亏缺事觉，降光禄寺卿。迁盛京户部侍郎，十六年，坐奉天灾民流徙出边，褫职。寻卒。

铁保，字冶亭，栋鄂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姓觉罗，称为赵宋之裔，后改今氏。父诚泰，泰宁镇总兵，世为将家。铁保折节读书，年二十一，成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袭恩骑尉世职。於曹司中介然孤立，意有不可，争辩勿挠。大学士阿桂屡荐之，迁郎中，擢少詹事，因事罢。寻补户部员外郎，调吏部。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仍兼吏部行走，历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五十四年，迁礼部侍郎，兼副都统。校射中的，赐花翎。调吏部。

嘉庆四年，奏劾司员，帝责其过当，左迁内阁学士，转盛京兵部、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尹。寻复召为吏部侍郎，出为漕运总督。五年，值车驾将幸盛京，疏请御道因旧址，勿辟新道；裁革餽送扈从官员土仪；禁从官妄拿车马：上嘉纳之。七年，迁广东巡抚，调山东。河决衡家楼，诏预筹运道。九年三月，漕运迅速，加太子少保。寻以水浅船迟，革职留任。十年，擢两江总督，命覆鞫安徽寿州武举张大有妒奸毒毙族侄狱，苏州知府周锷受贿轻纵，及初彭龄为安徽巡抚，勘实置法。铁保坐失察，褫宫衔，降二品顶戴，寻复之。

十二年，疏请八旗兵米酌给二成折色，诏斥妄改旧章，革职留任。先后疏论治河，请改建王营减坝，培筑高堰、山盱堤后土坡及河岸大堤，修复云梯关外海口，遣大臣勘议，并采其说施行。十四年，运河屡坏堤，荷花塘决口合而复溃，镌级留任。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酖杀委员李毓昌，至是事觉，诏斥铁保偏听固执，河工日坏，吏治日弛，酿成重狱，褫职，遣戍乌鲁木齐。逾年，给三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授浙江巡抚，未之任，改吏部侍郎。擢礼部尚书，调吏部。请芟吏、兵两部苛例，条陈时政，多见施行。林清之变，召对，极言内监通贼有据，因穷治逆党，内监多衔恨，遍腾谤言。会伊犁将军松筠劾铁保前在喀什噶尔治叛裔玉素普之狱，误听人言，枉杀回民毛拉素皮等四人，上怒，追念江南李毓昌之狱，斥其屡蹈重咎，褫职，发往吉林效力。二十三年，召为司经局洗马。道光初，以疾乞休，赐三品卿衔。四年，卒。

铁保慷慨论事，高宗谓其有大臣风。及居外任，自欲有所表见，倨傲，意为爱憎，屡以措施失当被黜。然优於文学，词翰并美。两典礼闱及山东、顺天乡试，皆得人。留心文献，为八旗通志总裁。多得开国以来满洲、蒙古、汉军遗集，先成白山诗介五十卷，复增辑改编，得一百三十四卷，进御，仁宗制序，赐名熙朝雅颂集。

自著曰怀清斋集。

弟玉保，字阆峰。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入翰林，有才名。高宗亲试八旗翰詹，与兄铁保并被擢，时比以郊、祁，轼、辙。官至兵部侍郎，究心兵家言。川、楚教匪起，尝原自效行间。会上欲用为巡抚，为和珅所阻，郁郁卒，年甫四十。

和瑛，原名和宁，避宣宗讳改，字太葊，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出为安徽太平知府，调颍州。五十二年，擢庐凤道，历四川按察使，安徽、四川、陕西布政使。五十八年，予副都统衔，充西藏办事大臣。寻授内阁学士，仍留藏办事。和瑛在藏八年，著西藏赋，博采地形、民俗、物产，自为之注。

嘉庆五年，召为理籓院侍郎，历工部、户部，出为山东巡抚。七年，金乡皁役之孙张敬礼冒考被控，知县汪廷楷置不问，学政刘凤诰以闻，下和瑛提鞫，误听济南知府德生言诬断，为给事中汪镛所纠。上以和瑛日事文墨，废弛政务，即解职，命镛从侍郎祖之望往按，得实，褫和瑛职，又以匿蝗灾事觉，谴戍乌鲁木齐。寻予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九年，授理籓院侍郎，仍留边任。疏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仓储足供军食，请减运伊犁布疋，改徵杂粮四千石，减价出粜，且请嗣后折收制钱，以免运费。”

允之。劾喀喇沙尔历任办事大臣私以库款贷与军民，及土尔扈特、回子取息钱入己，降革治罪有差。十一年，召还京为吏部侍郎，调仓场。未几，复出为乌鲁木齐都统。

十三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爱星阿欲调玛纳斯戍兵四百人番上屯田，和瑛谓玛纳斯处极边，戍兵专事操防，不谙耕作，咨驳以闻，上韪之。

十四年，授陕甘总督。坐前在仓场失察盗米，降大理寺少卿。十六年，迁盛京刑部侍郎。复州、宁海、岫岩饥，将军观明以匿灾罢免，授和瑛为将军，廉得边门章京塔清阿等承观明意，讳灾不报，降革有差。寻以误捕屯民张建谟为盗，锻鍊成狱，刑部覆讯雪其冤，议革和瑛职，诏宽之，留任。调热河都统，未上，召为礼部尚书，调兵部。坐失察盛京宗室裕瑞强娶有夫民妇为妾，降盛京副都统，迁热河都统。二十一年，授工部尚书。命赴甘肃按仓库亏缺，得总督先福徇庇及贪纵状，治如律。二十二年，调兵部，加太子少保，历礼部、兵部。二十三年，授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充上书房总谙达、文颖馆总裁。逾一岁，调刑部，罢内直。道光元年，卒，赠太子太保，谥简勤。

和瑛嫺习掌故，优於文学，著书多不传。久任边职，有惠政。后其子璧昌治回疆，回部犹归心焉。璧昌自有传。

觉罗桂芳，字香东，隶镶蓝旗，总督图思德孙。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尝召对，仁宗曰：“奇才也！”不数年，累擢内阁学士。十一年，入直上书房，迁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侍郎，兼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迭典顺天、江南乡试，兼直南书房。桂芳家素贫，有门生餽纳，曰：“执贽礼甚古。某忝佐司农，俸入粗给，无藉乎此。”封还之。大学士禄康舆夫聚博，命偕侍郎英和按治，无所徇。上嘉其不避嫌怨。

十八年，教匪林清逆党阑入禁城，桂芳方直内廷，偕诸王大臣率兵歼捕，叙劳，加二级。上遇变修省，训诫臣工，颁御制文七篇，示内廷诸臣，命各抒所见，书以进御。桂芳书罪己诏后曰：“皇上临御以来，承列圣深仁厚泽，日以爱民为政，四海之内，莫不闻睹。今兹事变，岂不怪异？而臣窃以为此未足为圣德之累。昔孔子论仁至於济众，论敬至於安百姓，皆曰：‘尧、舜其犹病诸。’岂真以尧、舜之圣为未至哉？夫天下之大，万民之众，而决其无一夫之梗者，盖自古其难之。然而揆之人事，则实有未尽者。夫林清先以习教被系，既释归，转益煽乱。数年之间，往来纠结於曹、卫、齐、鲁之间，其党至数千人。阉寺职官，竟有与其谋者，而未事之先，曾无一人抉发，是吏无政也。藏利刃，怀白帜，度越门关，饮於都市，无诇而知者，是逻者、门者无禁也。禁兵千计，贼不及百，阖门而击之，俄顷可尽，乃两日一夜始悉擒戮，是军无律也。夫吏惰卒骄，文武并弛，而法制禁令为虚器，则事之可忧，岂独在贼？我皇上观微知著，洞悉天下之故，诏曰‘方今大弊在因循怠玩’，至哉言乎！臣敬绎之，盖因循怠玩，亦有所由。无才与识，则有因循而已；无志与气，则有怠玩而已。是故得人而任之，则因循怠玩之习不患不除。傥非其人，微独不能除其习而已；就令除之，不因循而且为烦苛，不怠玩而且为躁竞，其无裨於治则均耳。是在皇上询事考言，循名责实，器使之以奏其能，专任之以收其效，因小失而崇丕业，在陛下一旋转间耳。”

书行实政论后曰：“实心者何？忠是也。忠者一於为国，而不亟亟於求上之知。

其所以急於公者如急於己，一政而便於民，其行之而恐不及也；一政而不便於民，其去之恐不速也。不以避疑谤而易其是非之公，不以处疏逖而违其夙夜之志。故其於政也，筹之至审，而不为旦夕之谋；行之务当，而不揣诏旨之合；惟力是视，不必其事之谅於人；惟善之从，不必其谋之出於己。若是者谓之实政。夫为臣之道，畴不当忠，然而忠之实盖如此。非然者，初无寸劳，而已为见功之地；未必加谴，而已存巧避之心。取容於唯诺，而不以国事为忧；快意於爱憎，而不以人才为惜。

如斯人者，虽我皇上日讨而训之，尚望其能行实政乎？夫政者，上所以治天下之具。

然而行之以实，乃能有功，不则文具而已。官无实政，民乃不治，非细故也。皇上震动恪恭，求贤纳谏，敕中外诸臣，改虑易志。稍有人心者，畴敢不勉；而臣所欲言者，则又在陛下之心矣。臣昨岁恭录乾隆朝臣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於御制养心殿记册末，伏原万几之暇，时赐观览。用其说以考诸臣之政，因以识诸臣之心，则贤才不患其不思奋，庶绩不患其不咸熙。较臣管蠡之见，似更有助於高深焉。”

又论致变之源，由於民穷，民穷由於币轻，币轻则国与民交病。论刑用重典而不得其平，则不能格奸定乱。论民惑邪教，由士大夫好言因果利益有以导之。因事纳规，所言多切中时弊。於是复条陈时事，或见之，谓其未必尽合上意。桂芳慨然曰：“此何时，尚以迎合为言耶？”及上，嘉纳之，命暂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未几，授军机大臣。

十九年，军事竣，以赞画功赐桂芳子炳奎七品小京官。寻命往广西按事，授漕运总督。未至广西，於武昌途次病疫，卒。上以桂芳明慎直爽，方乡用，至是优诏褒恤，叹为“良才难得”，赠太子少保，加尚书衔；复以曾授三阿哥读书，丧至京师，命三阿哥往奠，御制诗悼之，谥文敏。著有经进、敬仪堂诗存，才华丰赡，为时所称。

论曰：承平既久，八旗人士起甲科、列侍从者，亦多以文字被恩眷。达椿忤权相，晚乃见用，其守正有足称。铁保、和瑛并器识渊雅，述作斐然。桂芳通达政体，建言谔谔，最为一时俊才，年命不永，未竟其用，惜哉！

## 列传一百四十一

万承风 周系英 钱樾 秦瀛 李宗瀚 韩鼎晋 硃方增

万承风，字和圃，江西义宁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上书房，侍宣宗读。六十年，典试云南。时仁宗在潜邸，赐诗宠行。累迁翰林院侍读。

嘉庆三年，大考，降检讨。四年，督广东学政。琼州海寇猝发，承风以闻，命总督吉庆按治，总兵西密扬阿等以恇怯置吏议。累迁侍讲学士，任满还京，直上书房，擢詹事。督山东学政，整厉士习，扶持善类。洊擢礼部侍郎，命还京。

十二年，督学江苏。以清江浦、荷花塘河工取势太直，屡筑屡圮，奏请复旧，诏如议行。调兵部。十四年，上五旬万寿，陈请解任还京祝嘏，诏严斥，左迁内阁学士。调安徽学政。定远士子与凤阳胥役有隙，至试期辄修怨，当事者庇胥役，士益愤，承风疏请下巡抚严治胥役，置诸法。擢兵部侍郎，还京，仍直上书房，充经筵讲官。十七年，引疾归，寻卒，入祀乡贤祠。宣宗即位，追念旧学，赠礼部尚书衔，谥文恪。道光十二年，晋赠太傅，子方楙等加恩有差。

周系英，字孟才，湖南湘潭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嘉庆十年，督四川学政。十四年，入直南书房，擢太常寺卿。寻改直上书房，授三阿哥读。上谕：“不但授读讲习诗文，当教阿哥为人居心以忠厚为本。”系英请加授资治通鉴，以知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悉民间疾苦，上韪之。转光禄寺卿，督山西学政。任满回京，仍直上书房。十九年，擢兵部右侍郎，母忧去，服阕，补吏部侍郎。

二十四年，湘潭民与江西客民閧，相杀伤，巡抚吴邦庆亦籍江西，陈奏偏袒。

系英询赍奏人，得事始末，於召对时面陈，乃调邦庆福建，诏以狱事畀总督察治。

系英素以朴直被眷遇，邦庆初与善，约地方事有见闻必告，至是手书言其曲直；系英子汝桢亦致书在籍给事中石承藻询狱事：书并为邦庆得，先后以两书上闻。上怒系英庇乡人，部议革职，犹命以编修用。继以汝桢致书事，褫职回籍。

道光初，以四品京堂召用，历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二年，迁工部侍郎，督江西学政，寻调江苏，许密摺言地方利病，人才臧否。会濒江大水，学政驻江阴，系英目击灾状，贻书督抚，留官吏素得民者治赈务，假库帑三万两购米平粜，民感之。四年，调户部左侍郎，卒於任。

钱樾，字黼棠，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陕西乡试，督四川学政。直上书房。两典江西乡试，督广西学政，累擢少詹事。嘉庆四年，还京，仍入直。骤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督江苏学政。时吴县令甄辅廷治诸生纠控罪过当，学政平恕曲徇所请，斥革生员二十五人。上闻之，解平恕任，以樾代，至则先复诸生名，仅坐首事者三人，士民称庆。方其赴任，途中见行船有大书“内廷南府”者，因上疏劾奸吏诡讬，上累圣明，诏饬关津禁绝，严罪所司。

时南河邵坝决口，瓜、仪私枭充斥，为闾阎害，命樾密访以闻。疏陈：“黄河自豫东界至桃、宿以上，水缓沙停，致河高堤浅，所在防溃。请於霜降后鸠工疏正河，并增筑堤防，先务所急。又以私枭为患，皆由官盐价贵，民利食私，若稍平盐价，则私枭自绝。”疏入，俱报可。寻调吏部，任满回京，调户部，兼管钱法堂事务。奏请申禁改漕折色，以清弊端。复调吏部，九年，坐失察书吏舞弊，以告病治中赵曰濂虚选运同，降内阁学士，樾上疏置辩，议革职，加恩赐编修。十年，擢鸿胪寺少卿，督山东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母忧归，服阕，引疾不出。

二十年，卒。

秦瀛，字凌沧，江苏无锡人，谕德松龄玄孙也。乾隆四十一年，以举人召试山东行在，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洊迁郎中。五十八年，出为浙江温处道，有惠政。嘉庆五年，擢按察使。宁、绍、台三府水灾，有司匿不报，瀛力言於巡抚，乃得赈。调湖南，衡州岁歉，有司匿不报，方议派济陕西兵米，瀛复力言於巡抚，留米平粜。七年，以病归。逾两年，起授广东按察使，督郡县治盗，擒著盗梁修平、吴叚喜置诸法。抚琼州黎匪，严禁赌博白鸽票。

十年，迁浙江布政使，入觐，乞内用，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疏陈广东治盗事宜，略曰：“海盗始在高、廉，近则阑入广州。大股如郑一、乌石二、总兵宝、硃濆等，声势甚张。内地顺德、香山、新会三县，连有肆劫，以马观、李英芳为之魁，与海盗勾结，捕急则遁入海中。统将出海，藉词迁延，不能尽力。黜提督孙全谋，而魏大斌即为之续。臣愚以为剿捕之法：一曰讨军实。水师废弛，则帑饷虚糜。

洋商、盐商捐输宽裕，经手之员尚有侵渔，遣委之将仍复骄惰，非立法痛惩，徒资耗费。一曰树声威。盗善侦探，非先声詟人，盗已轻我。兵行之日，督抚宜举觞欢饮；有功而归，开辕行赏，不用命者，杀无赦。一曰戒虚饰。擒盗岂能皆真，一念邀功，谳多失实，偶有平反，不复深咎。嗣后总期弋获真盗，毋纵毋枉。至守御之法，尤宜急讲。砲台防守口岸，口岸多而汛兵少，盗船乘间直入；巡船复少，不能御盗，且为盗资。保甲仅属虚名，纵役讹索，反成厉政。欲行保甲团练，先须百姓服从。臣以为严防守必先澄清吏治，澄吏治必先固民心。一曰清狱讼。粤民好讼，大小案件，谕旨严饬，尚多沉搁。殆由案之初起，迟延不办，土棍讼师，从而把持，遂至供情屡易，莫可穷究。惟有督饬州县，有一案即清一案，务洗慵惰偏私之习。

一曰抑冗滥。六计尚廉，近海州县有缉捕解犯之责，尤宜撙节，庶不亏仓库而累闾阎。一令到任，幕友长随，多人坐食，势不能复为廉吏。杂职武弁，惟利是图，稍授以权，即挟制文吏。杂职差委过多，亦滋扰累。一日惩蠹役。胥役熟习地方情形，串同官亲家属，肆为民害。广东胥役，每有暗通盗匪，收受陋规，此尤不可不严行惩创也。三者既举而吏治澄，吏治澄而民心固，於以举行保甲团练，无不可使之民，即无不可行之法矣。”疏上，诏下疆吏采行。迁顺天府尹。

十二年，擢刑部侍郎。以宗室敏学狱会拟轻纵，议褫职，诏原之，左迁光禄寺卿。历左副都御史、仓场侍郎。诏整顿仓场，虑瀛齿衰，以二品顶戴调左副都御史。

寻授兵部侍郎，复调刑部。瀛治狱平慎，在浙辨定海难民十二人非盗。及海盗诬攀族人，已入告，卒更正省释。在部治运丁盗米，讦者谓以药置米中立溢，试之不验，仁宗亲试明其枉，尤为时称。十五年，以病解任。道光元年，卒。

瀛工文章，与姚鼐相推重，体亦相近云。

李宗瀚，字春湖，江西临川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三年，大考二等，擢左赞善。累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典福建乡试，母忧归，服阕，补原官，转侍读学士。九年，督湖南学政，历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二十年，丁本生母忧，服阕，在籍奏请终生祖母养，允之。道光三年，遭祖母丧。先是礼臣建议，为父后者为生祖母终三年丧，宗瀚幸奉功令，既而部议仍改期服，宗瀚本生父秉礼已老，而有子四人，以出继不得终养。五年，入都，召见，询家世官资甚悉。宗瀚具陈终养始末，宣宗为之嗟叹，遂补原官。八年，擢工部侍郎，典浙江乡试，留学政。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哀毁，扶病奔丧，卒於衢州，以衰服殓，年六十三。

宗瀚孝谨恬退，中岁以养亲居林下十年，书法尤为世重。

韩鼎晋，字树屏，四川长寿人。乾隆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嘉庆九年，改御史。疏言天主教流传之害，请申禁以绝根株，从之。以母老请终养，十六年，服阕，补原官。疏陈四川积弊六事，曰：禁科派以安闾阎，除啯匪以防积渐，查卡房以全民命，禁拐骗以警贪顽，严摊捐以养廉洁，覈戎政以归实效。又言京师赌风大炽，多属王公大臣舆夫设局，倚势骫法，帝命指实，下诏严治。逾日，获赌案三，大学士、步军统领禄康舆夫为之魁。亲贵近臣，莫不悚息。

巡视山东漕务，转工科给事中、光禄寺少卿，督陕甘学政。疏言：“榆、绥诸州县仓贮空虚，宜设法筹补，其地资蒙古粮食接济。今腹里边外俱荒，当分别安置抚恤。”又言：“南山善后事宜，宜行坚壁清野之法。山内流民杂处，最为奸薮，当严行保甲，使奸宄无所匿。军中掳胁难民子女，请严禁。南山附近及豫东并经兵燹，宜慎选牧令，以苏民气。川北荒歉，与陕、甘毗连，盐枭啯匪多出其中，请先事豫防。”并下疆吏如所请行。历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

二十四年，命察视近畿水灾，督黄村赈务。督福建学政，疏言：“闽中吏治久窳，请不限资格，用廉幹吏补汀、漳、泉三郡望紧要缺，久其任以专责成。漳、泉营伍通盗，请责提镇立予重典，勿稍袒庇。”道光六年，迁仓场侍郎，以病罢。起补工部侍郎，京察，原品休致。卒於家，祀乡贤祠。

硃方增，字虹舫，浙江海盐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云南乡试，迁国子监司业。十八年，教匪之变，方增劾直隶总督温承惠贻误地方，黜之。

应诏陈言，论用人理财，略曰：“近今大臣中，罕有以进贤为务者。盖荐举之事，易於徇私，党援交结，不得不防，而大臣亦遂引嫌自避。夫大臣避徇私之名，而忘以人事君之责，所谓因噎废食，非公忠体国者所宜有也。至於任用之方，则无过於考言询事。皇上博访周谘，徐为印证。於召对时，各就所长，谕使面陈，果能洞悉原委，又当试之以事，以观其能践与否。如或敷奏并无条理，则其人固不足用，而大臣之识见优绌，心地公私，亦可见矣。抑臣思臣工居职，苟非阘茸龌龊者流，孰不思自效？况蒙皇上训饬至再至三，而犹故习相仍，骤难振拔者，良有数端：条例过繁，文案蒨屑，虽有强敏之吏，而精神疲於具文，其实关於政治民生，转致不能详覈。一也。差务络绎，公私赔累，身家之恤不遑，民物之怀渐恝。二也。讦告之风，至今益甚。尝有以田土、斗殴细故而叩阍京控者，有司畏其挟制，不得不姑息委蛇。虽有急公自好者，其寻常蒨屑之事，岂皆一一可达圣聪？甚至匿名揭帖，无主名之可指。蠹吏猾胥，奸民恶仆，求谋不遂，惩治过严，皆可造作飞语，讦及阴私。足使任事之心，不寒而栗，委曲隐忍。奸宄横行，大都由此。三也。今皇上欲整饬因循积习，臣愚以为必先除此三者之弊，庶廓然无所疑畏，而得专精实政矣。

经国之方，理财尤要。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斟酌盈虚，量入为出，用能经常不匮。今户部岁入岁出，年一汇奏。惟中外未合为一，条绪繁赜，极难釐剔。且凡拨解即谓之出，并未实计所用。新旧牵溷，凌杂益甚，而出纳诸款，又因有无定之款，盈朒参差。以故一岁之中，所出几何，覈之所入，赢馀若干，不能得其实数。

请旨敕下户部，岁入岁出，宜合中外为一。核计赢馀总数，仍取前一二岁所赢馀，确实比较，然后审其轻重缓急，举一切例内例外诸用款，有可裁省停缓者，酌加撙节。庶合於古人通年制用之法，而度支充裕矣。”

二十年，入直懋勤殿，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寻督广西学政，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道光四年，大考第一，擢内阁学士。典山东乡试。七年，督江苏学政。

十年，卒。

方增熟谙朝章典故，辑国史名臣事迹，为从政观法录，行於世。

论曰：万承风、周系英、钱樾以侍从之臣，轺车所至，建白卓然。秦瀛之治绩，李宗瀚之孝行，非仅以文藻称。韩鼎晋、硃方增侃侃献纳，言有体要，皆风采著於朝列矣。

## 列传一百四十二

魁伦 广兴 初彭龄

魁伦，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副将军查弼纳孙也。袭世管佐领，兼轻车都尉，授四川漳腊营参将，累擢建昌镇总兵。尝入觐，高宗询家世，魁伦陈战功甚悉。乾隆五十三年，擢福州将军。喜声伎，制行不谨，总督伍拉纳欲劾之。伍拉纳故贪，逼勒属吏财贿，复纵洋盗，盗艇集五虎门外不问。魁伦遂叠疏劾闽省吏治废弛，伍拉纳及巡抚浦霖溺职，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助虐。上怒，褫伍拉纳等职逮问，命长麟署总督，偕魁伦鞫讯，得伍拉纳等贪婪及库藏亏绌状，俱伏法。伍拉纳为和珅姻戚，当按治时，上切责长麟瞻徇，罢去，以事由魁伦举发，特宽之，代署总督，严捕海盗，屡获其魁。

嘉庆元年，实授总督。三年，巨盗林发枝投首，海患稍戢。以母忧归。自治闽狱。以伉直闻於时，仁宗尤眷之。四年，起署吏部尚书。魁伦屡於上前自称昔治四川啯匪功，谓贼不难办，请赴军前，时上督责诸将平贼甚急，经略勒保未称帝意，命魁伦赴四川，逮勒保治罪，即代署总督，驻达州治军饷。勒保获谴由蜚语，既就逮，所部诉其冤，乞代奏，魁伦稍稍为置辩，终以玩误军务谳拟重辟，军心因之涣散，不为用。额勒登保继为经略，与德楞泰先后赴甘肃剿窜匪，魁伦专任四川军事。

五年春，冉天元纠数路残匪潜匿大竹，魁伦逡巡未发，贼胁众数万由定远渡嘉陵江，图扰川西，魁伦绕道邻水，自顺庆追剿，檄总兵七十五还守重庆。上以数年来贼氛皆在川东北，惟川西完善，地为军饷所出，斥魁伦疏防，革职留任。贼寻渡江掠蓬溪，诸将独总兵硃射斗力战而兵少，魁伦约为接应复不至，射斗战死。魁伦退屯潼川，降三品顶戴，诏责严守潼河，曰：“此尔生死关头也！”复起勒保为四川提督，偕德楞泰进剿川西、川北。四月，贼伺川西备严，乘间窜渡潼河，焚太和，逼成都，上怒魁伦屡失机纵贼，褫职逮问，命勒保代署总督。侍郎周兴岱往会鞫，寻逮克赐死，子扎拉芬戍伊犁。

魁伦居官廉，自为尚书时，诏宽减闽关赔缴银六千两，至是罄家产不足偿，上益怜之，给还宅一区，俾其妻有所栖止；又因其孙幼稚，命扎拉芬到戍三年释归，宣谕廷臣，使知法戒焉。

广兴，字赓虞，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晋第十二子。入赀为主事，补官礼部。

敏於任事，背诵案牍如泻水，大学士王杰器其才。累迁给事中。嘉庆四年，首劾和珅罪状，擢副都御史。命赴四川治军需，综覈精严，月节糜费数十万金，为时所忌，以骚扰驿传被劾，上优容之。复屡与总督魁伦互劾，召还，左迁通政副使。九年，擢兵部侍郎，兼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署刑部侍郎。同僚轻其於刑名非素习，广兴引证律例，屡正误谳，众乃服。十一年，奏劾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拣选官缺专擅违例，廷臣察询，不直所言，降三品京堂，罢兼职。寻补奉宸苑卿，擢刑部侍郎，复兼内务府大臣。上方倚任，广兴亦慷慨直言，召对每逾晷刻。上曰：“汝与初彭龄皆朕信任之人，何外廷怨恨乃尔？”广兴頫首谢。数奉使赴山东、河南按事，益作威福，中外侧目。

内监鄂罗哩者，自乾隆中充近侍，年七十馀，尝至朝廊与广兴坐语，以长者自居。广兴艴然曰：“汝辈阉人，当敬谨侍立，安得与大臣论世谊乎？”鄂罗哩恨次骨，思以中之。十三年冬，内库给宫中段不如数，且窳败，鄂罗哩言由广兴剋减，上即命传谕，出而漫言之，广兴不知为上旨，坐而与辩。鄂罗哩入奏其坐听谕旨，上怒，一日，面诘广兴，广兴言总管太监孙进忠与库官勾通，欲交外省织造，藉遂需索规费之计。上以其不能指实库官何人，挟诈面欺，下廷臣议罪，寻宽之。罢职家居，於是与广兴不协者，蜂起媒孽其短。上密谕山东、河南两省巡抚察奏，遂交章劾其奉使时任意作威，苛求供顿，收纳餽遗诸罪状，下狱议绞。上亲廷讯，尚欲缓其狱，广兴未省上意，抗辩无引罪语，而赃私有实据，上益怒，遂置之法，籍其家，子蕴秀戍吉林，并罪两省官吏及山东言官各有差。

广兴伉爽无城府，疾恶严，喜诋人阴私。既得志，骄奢日甚，纵情声色，不能约束奴仆，终及於祸。

初彭龄，字颐园，山东莱阳人。乾隆三十六年，巡幸山东，召试，赐举人。四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迁江南道御史。劾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徇私为婿侄营事，元瑞被黜；又江西巡抚陈淮以贪著，劾罢之，风采振一时。

累迁兵部侍郎。

嘉庆四年，出为云南巡抚。时总督富纲请罢官盐，改归民运民销，诏下彭龄议。

疏上，略曰：“滇盐向例官督灶煎，分井定额，按月完纳省仓。行销之法，按州县户口多寡定额，地方官备价运销交课。其始灶户所领官给薪本敷裕，交足额盐之外，尚有馀盐；官售额盐，扣还脚价之外，尚有馀课。行之日久，不肖州县勾通井官，私买额外馀盐，行销肥己。灶户利於卖私，益滋偷漏。前巡抚刘秉恬遂令州县额销十万斤者加销一二万，以资办公。灶户薪本不敷，无力加煎，扌毚和灰土，州县滞销，因有派累之事。乾隆五十六年，盐道蒋继勋以官银尽买安宁等井私煎之盐，并发州县销售，欲以弥缝亏空。额盐积压愈多，於是州县又有计口授盐、短秤加课之弊。烟户无论男女老幼，皆应交课，穷困已极。迤西一带，遂至聚众抗官，毙差焚屋。前年威远倮夷滋扰，即有此等奸民。禄丰一案，亦由盐务起衅，江兰并匿情不奏。富纲到滇，实见有不得不改章以甦民困者。窃思滇盐官运官销，积弊难返，应如督臣所奏，改为就井收课，听民自便。”於是损益原奏，令灶户自煎自卖，商贩领照，听其所之，试行二三年，再定各井岁额，下部议行。又筹置堡田，免徭役加派，滇民感之。劾前抚江兰匿抱母、恩耕二井水灾不奏，兰因黜罢。

六年，自陈亲老，乞改京职，允之。以贵州巡抚伊桑阿代。途次劾伊桑阿骄奢乖戾，苛派属员，剿石岘苗饰词冒功。遣使勘实，置伊桑阿於法。回京，授刑部侍郎。七年，偕副都统富尼善往贵州按事，劾巡抚常明铅厂之弊，褫职治罪，即代署巡抚。寻调署云南巡抚，劾布政使陈孝升、迤西道萨荣安以维西军务冒帑，治如律。

八年，偕侍郎额勒布清查陕西军需，自巡抚秦承恩以下，黜罚有差。调工部侍郎，又调户部。

九年，误听湖北巡抚高杞言，劾湖广总督吴熊光受贿，不得实，后复以独对时密谕私告杞，事觉，下廷臣议罪，以大辟上。仁宗知彭龄无他，不欲因言事加重谴，诏斥诸臣所拟过当，有意杜言事者之口；又念彭龄亲老，免远谪，罢职家居。逾年，起授右庶子，骤迁内阁学士。

十一年，偕侍郎英和往陕西谳狱，途经山西，命察议河东盐务。寻授安徽巡抚。

寿州武举张大有因妒奸毒毙族侄张伦及雇工人，总督铁保徇苏州知府周锷以自中蛇毒定谳，彭龄推鞫得实，诏嘉之，特予议叙，铁保等降黜有差。父忧归。

十四年，夺情授贵州巡抚，固辞不起。服阕，署山西巡抚，遂实授。劾前巡抚成龄需索供应，又劾布政使刘清、署按察使张曾献及府州县多人，寻调陕西。河东道刘大观揭劾初彭龄任性乖张，命回山西听勘，以怒斥前抚金应琦及瞻徇知府硃锡庚，部议革职，诏宽之，降补鸿胪寺卿。迁顺天府尹。

十六年，偕尚书托津清查南河工帑，劾罢营四十八员，复偕尚书崇禄往福建谳狱。迁工部侍郎，署浙江巡抚。寻命往两湖按讯湖北按察使周季堂及湖南学政徐松，季堂无贪迹，惟袒庇属员，褫职，免治罪；松需索陋规，出题割裂圣经，褫职遣戍。

十七年，调户部侍郎。时两江总督百龄劾南河总督陈凤翔误启智、礼两坝，凤翔已被谴，自诉辩，又讦百龄信任盐巡道硃尔赓额督办苇荡失当，命彭龄、松筠往按。百龄於启坝时实同画诺，遂请薄惩百龄，而硃尔赓额被重谴，语详百龄等传。

署南河总督，寻调仓场侍郎。

十九年，命往广西按讯巡抚成林，以恣意声色，用度侈靡，褫成林职，籍其家。

擢兵部尚书，特命署江苏巡抚，清查亏空，疏言：“亏空应立时惩办，而各省督抚往往密奏，仅使分限完缴。始则属官玩法，任意侵欺；继则上司市恩，设法掩盖。

是以清查为续亏出路，密奏为缓办良图，请饬禁。”帝韪之。劾江宁布政使陈桂生、江苏布政使常格催徵不力，并褫职。寻巡抚张师诚回任，仍命彭龄会同清查。彭龄与百龄、师诚意不合，各拟章程，上诏斥其不能和衷。既而疏劾百龄、师诚受关道盐员馈银，又劾陈桂生弊混，命大学士托津、尚书景安往按，至则百龄、师诚嗾属员多方沮格，所劾并不得实。上以彭龄性褊急，嫉恶过严，斥其轻躁，降内阁学士，召回京。茅豫者，以部员随赴广西，因留江苏佐理，改知府。至是彭龄疏陈豫两耳重听，代为乞假。诏斥越职专擅，再降，以翰林院侍读、侍讲候补。百龄复劾彭龄沉湎於酒，事一委茅豫，文致陈桂生之罪，私拆批摺，挟怨诬参；且豫实非耳聋，亦徇欺。上怒，褫彭龄职，停其母九旬恩赉，令闭门思过。

二十一年，起为工部主事。丁母忧，未归，请改注籍顺天，服阕，以员外郎用。

道光元年，授礼部侍郎，寻擢兵部尚书。三年，万寿节，与十五老臣宴，绘图於万寿山玉澜堂，御制诗称其耿介，优赉珍物。四年，以年老休致，食半俸。五年，卒，诏优恤。

论曰：甚矣直臣之不易为也！赤心为国，犯颜批鳞，而人主谅之。苟有排异己市盛名之心，借径梯荣，众矢集焉；况身罹负乘，或加之贪婪乎？魁伦、广兴之所以不得其死也。初彭龄虽亦褊躁，然实政清操，蹶而复起，克保令名，宜哉！

## 列传一百四十三

洪亮吉管世铭 谷际岐 李仲昭 石承藻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人。少孤贫，力学，孝事寡母。初佐安徽学政硃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校刊古书。词章考据，著於一时，尤精揅舆地。乾隆五十五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年已四十有五。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未散馆，分校顺天乡试。督贵州学政，以古学教士，地僻无书籍，购经、史、通典、文选置各府书院，黔士始治经史。为诗古文有法。任满还京，入直上书房，授皇曾孙奕纯读。嘉庆三年，大考翰詹，试征邪教疏，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陈情归。

四年，高宗崩，仁宗始亲政。大学士硃珪书起之，供职，与修高宗实录，第一次稿本成，意有不乐。将告归，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略曰：“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硃文端、张文和、孙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硃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硃，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馀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太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愦糊涂，贪赃玩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凌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赀，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主，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材，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倘所举非人，所言失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於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过於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適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至於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乎？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於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亮吉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吏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徠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蕆国家之事。有明中叶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沅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拘於成例者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如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别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

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刘全也，以同乡素好，先以摺示二吴，二吴即袖其走权门，藉为进身之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褒赠曹锡宝之明旨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矣。吴省兰先为和申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馀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籍其姓名，於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为者，而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於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讠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

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谕廷臣曰：‘诸臣纵不自爱，如国体何？’是知国体之尊，在诸臣各知廉耻。夫下之化上，犹影响也。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举一廉朴之吏，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进一恬退之流，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之士，则如脂如韦、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而亮吉更有所虑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於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智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玄虚之习复见於今，则所关世道人心非小也。何以言赏罚仍不严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於前，宜绵、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於后，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陕、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已死诸臣姑置勿论，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拏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屡奉严旨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

夫蒙蔽欺妄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而犹邀宽典异数，亦从前所未有也。故近日经略以下、领队以上，类皆不以贼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躏挂怀。彼其心未始不自计曰：‘即使万不可解，而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纯皇帝之用兵金川、缅甸，讷亲偾事，则杀讷亲；额尔登额偾事，则杀额尔登额；将军、提、镇之类，伏失律之诛者，不知凡几。是以万里之外，得一廷寄，皆震惧失色，则驭军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偾事者屡矣。提、镇、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膺失律之诛者乎？而欲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纯皇帝之圣武，又岂见不及此？盖以归政在即，欲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耳。倘荡平尚无期日，而国帑日见销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匮。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阴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部议矣，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荛、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避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若其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阴私，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惩其后。

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何以言吏治欲肃而未肃也？未欲吏治之肃，则督、抚、籓、臬其标准矣。十馀年来，督、抚、籓、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元鹴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餽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於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於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籓、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於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籓、臬、道、府之威势以取於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籓、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於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

书达成亲王，以上闻，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

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於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钜。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

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於呼吸，益可感畏。”

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於家。所著书多行世。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凡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傍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谷际岐，字西阿，云南赵州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校四库全书。充会试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乞养归，主讲五华书院，教士有法。连丁父母忧，服阕，起原官。

嘉庆三年，迁御史。时教匪扰数省，师久无功，际岐遍访人士来京者，具得其状。四年春，上疏，略曰：“窃见三年以来，先帝颁师征讨邪教，川、陕责之总督宜绵，巡抚惠龄、秦承恩；楚北责之总督毕沅、巡抚汪新。诸臣酿衅於先，藏身於后，止以重兵自卫，裨弁奋勇者，无调度接应，由是兵无斗志。川、楚传言云：‘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又云：‘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前年总督勒保至川，大张告示，痛责前任之失，是其明证。

毕沅、汪新相继殂逝，景安继为总督。今宜绵、惠龄、秦承恩纵慢於左，景安怯玩於右，勒保纵能实力剿捕，陕、楚贼多，起灭无时，则勒保终将掣肘。钦惟先帝昔征缅甸，见杨应琚挑拨掩覆之罪，立予拿问。今宜绵等旷玩三年之久，幸荷宽典，而转益怀安，任贼越入河南卢氏、鲁山等县。景安虽无吞饷声名，而罔昧自甘，近亦有贼焚掠襄、光各境，均为法所不容。况今军营副封私札，商同军机大臣改压军报。供据已破，虽由内臣声势，而彼等掩覆偾事，情更显然。请旨惩究，另选能臣，与勒保会同各清本境，则军令风行，贼必授首。比年发饷至数千万，军中子女玉帛奇宝错陈，而兵食反致有亏。载赃而归，风盈道路，嘲之者有‘与其请饷，不如书会票’之语。先帝严究军需局，察出四川汉州知州与德楞泰互争报销，及湖北道员胡齐仑侵饷数十万，一则追赔，一则拿究。他属类此者必多，尤宜急易新手清釐。

则侵盗之迹，必能破露，不但兵饷与善后事宜均得充裕，销算亦不敢牵混矣。”

间又上疏曰：“教匪滋扰，始於湖北宜都聂杰人，实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当教匪齐麟等正法於襄阳，匪徒各皆敛戢。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哧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於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殓。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结连拒捕。宜昌镇总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两县同变。襄阳之齐王氏、姚之富，长阳之覃加耀、张正谟等，闻风并起，遂延及河南、陕西。此臣所闻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臣思教匪之在今日，自应尽党枭磔。而其始犹是百数十年安居乐业人民，何求何憾，甘心弃身家、捐性命，铤而走险耶？臣闻贼当流窜时，犹哭念皇帝天恩，殊无一言怨及朝廷。向使地方官仰体皇仁，察教於平日，抚弭於临时，何至如此？臣为此奏，固为官吏指事声罪，亦欲使万禩子孙知我朝无叛民，而后见恩德入人，天道人心，协应长久，昭昭不爽也。常丹葵逞虐一时，上廑圣仁，下殃良善，罪岂容诛？应请饬经略勒保严察奏办。又现奉恩旨，凡受抚来归者，令勒保传唤同知刘清，同川省素有清名之州县，妥议安插。楚地曾经滋扰者，亦应安集。臣闻被扰州县，逃散各户之田庐妇女，多归官吏压卖分肥。是始不顾其反，终不原其归。不知民何负於官，而效尤靦忍至於此极？若得惩一儆众，自可群知洗濯。

宣奉德意，所关於国家苞桑之计匪细也。”两疏上，仁宗并嘉纳施行。寻迁给事中，稽察南新仓，巡视中城。

云南盐法，官运官销，日久因缘为奸，按口比销，民不堪命；又威远调取民夫，按名折银，折后又徵实夫，迤西道属数十州县，同时閧变，解散后不以实闻，官吏骫法如故。际岐上疏痛陈其害，下云南督抚察治。总督富纲请改盐法以便民，巡抚江兰方内召，欲沮其事，际岐复疏争。初彭龄继为巡抚，际岐门下士也，熟闻其事，始疏请盐由灶煎灶卖，民运民销，一祛积弊，民大便。语详盐法志。

蔡永清者，总督陈辉祖家奴，拥厚赀居京师，以助赈叙五品职衔，出入舆马，揖让公卿间。际岐疏劾，自大学士庆桂、硃珪以下，多所指斥，下刑部鞫讯，褫永清职衔，际岐坐论奏未尽实，降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以老乞休，贫不能归，主讲扬州孝廉堂垂十年，卒。

自乾隆末，云南之官於朝以直言著者，尹壮图、钱沣，时以际岐并称焉。

李仲昭，字次卿，广东嘉应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

长芦盐商伪造加重法马，每引浮百斤，损课滞销。商人查有圻家钜富，交通朝贵。

自给事中花杰劾芦盐加价，连及大学士戴衢亨，不得直，且被谴，遂无敢言者。仲昭疏劾之，户部犹袒商，或腾蜚语，谓仲昭索贿不遂。仁宗方幸热河，命留京王大臣同鞫，得舞弊状，有圻论如律，在事降革有差，人咸侧目。仲昭又劾吏部京察不公，亦鞫实。既而赴户部点卯，杖责书吏，户部摭其事奏劾，下吏部议。群欲以倾仲昭，侍郎初彭龄号刚正，以妻丧在告，语人曰：“诸人欲报怨，加以莫须有之罪。

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部员闻彭龄言，遽议降四级，甫两日而奏上，仲昭竟黜。

石承藻，字黼庭，湖南湘潭人。嘉庆十三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敢言有声。王树勋者，江都人，乾隆末入京应试不售，乃於广慧寺为僧，名曰明心。开堂说法，假扶乩卜筮，探刺士大夫阴私，扬言於外，人益崇信。达官显宦，每有皈依受戒为弟子者。硃珪正人负重望，亦与交接。时和珅为步军统领，访捕治罪，以贿得末减，勒令还俗，遂游荡江湖。值川、楚匪乱，投效松筠军中，以谈禅投所好，使易装入贼寨说降，奖予七品官衔，洊擢襄阳知府。数年，入觐京师，不改故态。刑部尚书金光悌延医子病，怵以祸福，光悌长跪请命，为时所嗤。

嘉庆二十年，承藻疏请澄清流品，劾树勋，下刑部鞫实，褫职，枷号两月，发黑龙江充当苦差。仁宗奖承藻曰：“真御史也！”诏斥被惑诸臣，有玷官箴。其已故者免议，侍郎蒋予蒲、宋镕以下，黜降有差。

二十四年，湘潭有土、客械斗之狱，侍郎周系英与巡抚吴邦庆互劾。承藻適在籍，系英子汝桢致书承藻询其事，为邦庆所发，承藻牵连降秩。久之不复迁，终光禄寺署正。

论曰：仁宗诏求直言，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科道中竭诚献纳，如卫谋论福康安贪婪，不宜配享太庙。马履泰论景安畏缩偷安，老师糜饷，及教匪宜除，难民宜抚；又论百龄举劾失当。张鹏展论金光悌专擅刑部，恋司职不去。周栻论疆臣参劾属员，不举劣迹，恐悃愊无华者以失欢被劾；又论硃珪以肩舆擅入禁门，无无君之心，而有无君之迹。沈琨论宜兴庇护属员，致兴株系诸生大狱；又谏阻东巡。萧芝论端正风俗，宜崇醇朴。王宁炜论用人宜习其素，不可因保举遽加升用；又论督抚壅蔽之习，及士民捐输之累，州县折收之患。游光绎论大臣未尽和衷，武备未尽整饬，原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诸人所言，虽有用有不用，当时皆推谠直。又龚鏜当松筠因谏东巡获罪，密疏复陈，自庀身后事而后上，卒蒙宽宥。其章疏多不传，稽之史牒，旁见纪载，謇谔盈廷，称盛事焉。洪亮吉诸人身虽遭黜，言多见采，可以无憾。或犹以时方清明，目亮吉之效痛哭流涕者为多事，过矣。

## 列传一百四十四

吴熊光 汪志伊 陈大文 熊枚 裘行简 方维甸 董教增

吴熊光，字槐江，江苏昭文人。举顺天乡试，乾隆三十七年，登中正榜，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郎中，改御史。当罢直，大学士阿桂素倚之，请留直如故。阿桂屡奉使出剿匪、治河、阅海塘、谳狱，熊光辄从。累迁通政司参议。

嘉庆二年，高宗幸热河，夜宣军机大臣，未至，命召章京，熊光入对称旨，欲擢任军机大臣。和珅称熊光官五品，不符体制，因荐学士戴衢亨，官四品，在军机久，用熊光不如用衢亨，诏同加三品卿衔入直。居政府六阅月，和珅忌之，出为直隶布政使。四年，高宗崩，仁宗亲政，和珅伏诛。熊光言和珅管理各部日久，多变旧章以营私，大憝虽除，猾吏仍可因缘为奸，亟宜更正，上韪之。

擢河南巡抚。教匪逼境，熊光驻防卢氏，张汉潮窜商州，分掠蓝田，疏请截留山东兵赴明亮军协剿；复以张天伦窜近郧阳江岸，谋犯豫南，调直隶正定标兵备剿。

上以所见与合，诏嘉奖。寻汉潮趋雒南，遣总兵张文奇、田永桐击走之。令南汝光道陈锺琛扼襄河要隘，粮道完颜岱率满营兵协防，拨寿春镇兵五百驻樊城。请召募练兵五千，并以开封练勇千名改为抚标新兵，从之。

五年，楚匪自均州、郧县窥渡襄河，赖预防击退。上念河南兵单，命直隶、山西遣兵赴援，又命添募乡勇，熊光疏言：“河南卢、淅一带，原有乡勇万馀，而贼窜自如。凡游民应募，贼至先逃，反摇兵心。是以上年撤勇添兵，贼未敢肆，此兵胜於勇之明验。今有直隶等省官兵，择要驻守，已足策应，无庸募勇。”七月，歼宝丰、郏县溃匪於彭山，教首刘之协遁叶县就擒，予议叙。

六年，擢湖广总督。途遇协防陕西兵二百馀人，逃回本营，廉得其缺饷状，杖首谋者二人，馀释不问。房县乡勇纠抢民寨，缚送三十馀人，立诛之。提督长龄、巡抚全保率师防剿，迭败汤思蛟、刘朝选等。川匪扰兴山、竹谿、房县，分兵追剿，歼获甚众。平樊人杰馀匪，俘贼首崔宗和。上以熊光调度供支，迭诏褒奖。新设湖北提督，改移郧阳镇协，添兵三千五百名，即以无业乡勇充之。又奏定稽查寨勇章程，略言：“寨勇习於战斗，轻视官兵，流弊不可不虑。今将寨堡户口、器械逐一登记，阳资其力以助此日之军威，默挈其纲以弭将来之民患。”上韪其言。七年，三省匪平，加太子少保。遣撤乡勇，以叛产变价给赏，诏嘉其撙节。

九年，劾湖南巡抚高杞违例调补知县，杞坐降调。未几，侍郎初彭龄劾熊光受沔阳知州秦泰金，及两淮匣费，上诘彭龄，以得自高杞对。命巡抚全保按验无迹，彭龄、杞俱获谴。传谕熊光返躬自省，平心办事，戒勿躁妄。

十年，调直隶。时两广总督那彦成与湖广总督百龄互讦，命偕侍郎托津赴湖北按之。百龄被讦，事有迹。方鞫治，未定谳，那彦成亦以倡抚洋盗逮京，调熊光两广总督。会直隶官吏勾通侵帑事发，历任总督籓司俱获谴。上以熊光任籓司无虚收，任总督无失察，特诏嘉之。

十三年八月，英吉利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鸡颈洋，其酋率兵三百擅入澳门，占踞砲台，兵舰驶进黄埔。熊光以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於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砲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意主持重。

逾月始上闻，言已令停止开舱，俟退出澳门，方准贸易。上以熊光未即调兵，故示弱，严诏切责。洋舶迁延至十月始陆续去。下吏议，褫职，效力南河。百龄代其任，疏言熊光葸懦，上益怒，遣戍伊犁。逾年，召还，授兵部主事，引疾归。道光八年，重与鹿鸣宴，加四品卿衔。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四。

熊光尝曰：“刑赏者，圣主之大权，而以其柄寄於封圻大吏。若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驳斥之术处之，舛矣。刑一人，赏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虽不符於例，所必及也。不得请，必再三争，乃为不负。若忧嫌畏讥，随波逐流，其咎不止溺职而已。”当调直隶，入觐，上曰：“教匪净尽，天下自此太平。”熊光曰：“督抚率郡县加意抚循，提镇率将弁加意训练，百姓有恩可怀，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难致。

若稍懈，则伏戎於莽，吴起所谓舟中皆敌国也。”及东巡返，迎驾夷齐庙，与董诰、戴衢亨同对。上曰：“道路风景甚佳！”熊光越次言曰：“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上有顷又曰：“汝苏州人，朕少扈跸过之，其风景诚无匹。”熊光曰：“皇上所见，乃剪采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上又曰：“如汝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熊光叩头曰：“皇上至孝，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后熊光告人，“坟堆”、“粪船”两语，乃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重述之耳。

熊光晚年著伊江别录、春明补录、葑溪笔录三书，纪所闻名臣言行，多可法云。

汪志伊，字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充四库馆校对，议叙，授山西灵石知县。除徵粮扰累，刻木为皁隶书里分粮数，以次传递，民遵输纳。调榆次，迁霍州直隶州知州。代州民孟木成杀人，已定谳情实，其弟代呼冤，巡抚勒保檄志伊往按，平反之。承审者护前失，不决，命大臣临鞫，重违众议，志伊坚执与争，孟木成竟得免死。志伊以此负强项名。

擢江苏镇江知府，调苏州，连擢苏松粮道、按察使。五十八年，迁甘肃布政使，调浙江。江、浙漕重积弊，由官吏规费多。志伊历任，皆先除规费之在官者，然后以次裁革，严设科条。嘉庆元年，以杭州、乍浦驻防营养赡钱三月未放，被劾，议降二级调用，诏以志伊平日操守尚好，加恩授江西按察使。二年，迁福建布政使，未数月，就擢巡抚。

时海盗方张，仁宗於闽事特加意。志伊屡疏陈水师人材难得，请宽疏防处分，变通选补章程，副参以上，兼用本省之人；以下，两省通融拨用。又州县徵粮处分过严，升调要缺难得合例，请人地相需者，不拘俸满参罚。皆允行。诏饬严惩会匪及械斗恶习。

五年，疏报漳、泉一带，匪徒节经剿捕，均知敛迹。谕曰：“滋事不法，有犯必惩，不可无事滋扰。责以镇静，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持之太蹙。”寻奏龙溪、诏安、马港、海澄四县，遴员治理，民不械斗。谕曰：“一经良有司整饬，改除积习，是小民不难化导，要在亲民之官得人。当於平日遴选贤员，俾实心任事，为正本清源之道。”志伊荐闽县知县王绍兰，上素知其人，诏嘉志伊能留心察吏。既而偕总督玉德，疏请泉州知府钱学彬改京职，上斥疏语矛盾。寻究得学彬任听家人舞弊婪赃事，坐察吏不明，议革任，特宽之。六年，病，请解职。

八年，起署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授江苏巡抚。给事中萧芝请就产米之乡采买，由海运京，下议，志伊言其不便，罢之。九年，清江浦淤浅，粮船停滞。上虑京仓缺米，诏志伊预筹，请碾常平仓穀三千石备拨。以新漕减运，命酌量采买，志伊疏言：“安徽民田有一岁两收者，各令七月完纳漕粮，九十月可运通。江西、湖广亦如之。”上以一岁两徵近加赋，且来岁仍属短绌，斥为迂缪。寻奏采米十二万石搭运，报闻。时江北淮、扬水灾，徐、海苦旱。志伊手编荒政辑要，颁属吏为赈济之法。苏州人文荟萃，增设正谊书院课士。奏请颁御制诗文集於江南各书院，上勿许，曰：“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字炫长耶？”

十一年，擢工部尚书。未几，授湖广总督。川、楚馀匪散匿洞庭湖，环湖数府州多盗。志伊多选幹吏侦访，檄下分捕，盗无所匿。滨江地自乾隆末大水湮没，民田未复。亲驾小舟，历勘疏塞，建二闸於第江口、福田寺，以时启闭。

十六年，调闽浙总督。先是湖北应山民喻春谋杀人，其母以刑求诬服，控於京，命志伊提鞫。同知刘曜唐等诱供翻案，以无辜之叶秀承凶，而无左证。巡抚同兴为之平反，奏劾。至是入觐召对，为刘曜唐等剖辩，原代认处分。上斥其偏执，严议革职，改留任。捕诛海盗黄治，其党吴属乞降。时降盗多授官，志伊曰：“是奖盗也！”仍依律遣戍。

旧有天地等会匪熊毛者，创立仁义会，授张显鲁传煽。事觉，显鲁伏诛，毛遁，募宁化生员李玉衡捕杀之，奏赐玉衡举人。布政使李赓芸，廉吏也，为志伊所荐举至监司。会龙溪知县硃履中以不职劾，因讦赓芸婪索，遽劾讯。履中已自承诬告，志伊固执驳诘，福州知府涂以辀迎合逼供，赓芸自经死，舆论大譁。二十二年，命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往按，得其状，诏斥志伊衰迈谬误，褫职永不叙用。逾年，卒。

志伊矫廉好名，自峻崖岸。仁宗初甚乡用，时论毁誉参半焉。卒以偏执获咎。

陈大文，河南杞县人，原籍浙江会稽。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典广东乡试，累迁郎中。四十八年，出为广西南宁知府，擢云南迤东道。历贵州、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皆有声。父忧归，服阕，补广东布政使。总督硃珪荐大文操守廉洁，化其偏僻，可倚用，诏人才难得，命珪加以劝迪，俾成有用才。

嘉庆二年，擢巡抚。海盗方炽，大文以运盐为名，集商船载乡勇出洋，击沉盗船六，斩获二百馀人，赐花翎；属县不职者，列案劾治。诏嘉其捕盗察吏皆有实心，予议叙。寻兼署总督。

四年，调山东巡抚。济、曹两府水灾，兴工代赈，州县玩视者立劾；有拙於催科而舆情爱戴者，疏请留任；禁漕帮旂丁陋规。五年，丁母忧。自乾隆末，山东大吏多不得人，吏治日弛。大文性深严，见属吏温颜相对，使尽言，然后正色戒之曰：“汝某事贿若干，吾悉知。不速改，弹章已具草矣！”人莫不畏之。尤锐剔漕弊，杜浮收，官吏被告发劾治者三十馀人。及去任时，其摘印在系未经奏劾者，尚七八人。事上闻，诏布政使分别省释。

六年，畿辅大水。大文服将阕，特召署直隶总督。疏请大赈提早一月，以救灾黎。劾查灾开赈迟缓之县令二人，以儆其馀。逾年，因病自乞京职，历署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八年，授两江总督。劾按察使珠隆阿喜事株累，士民多怨，调珠隆阿内用。江苏昭文浮收漕粮，江西乐平勒折重徵，县民并走诉於京，先后下大文鞫实，劾府县官，褫职究治。诏嘉大文秉公，不徇庇属员，使小民含冤得白，奸胥猾吏不致幸逃法网，训责各督抚力改积习。

九年，召授左都御史，未至，擢兵部尚书。大文赴京，病於途，诏遣侍卫率医往视，久不痊，赐尚书衔回籍。既而因在直隶失察属吏侵挪，部议革职，诏俟病痊以四品京堂用，遂不出。二十年，卒於家。

熊枚，字存甫，江西铅山人。乾隆三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断狱平。左翼护军给饷误用白片，惧责，私补印，其长当以盗印罪；枚谓知误更正，与盗用异，改缓。宜城县吏殴毙社长，贿改病死，拟缓；枚谓斗殴情轻，舞文情重，改实。在部八年，多所持议，迁员外郎。尚书英廉荐其才，出为甘肃平凉知府，母忧去，服阕，补河南汝宁府。汝阳有杀人狱，已得实，控不止，枚讯鞫时，忽熟视旁吏曰：“此汝所教也！”吏色变，刑之，则称将嫁祸某富家，咸以为神。丁生母忧，代者未至，米价腾涨，枚於丧次谕县令治居奇者，运米接济，民乃安。服阕，补直隶顺德府，擢山东泰武临道。

五十八年，迁江苏按察使。逮治博徒马修章及竹堂寺僧恆一，皆稔恶骫法者。

吴江太湖滨淫祠三郎神，奸民所祀，其党结胥吏扰民。枚廉知，值赛祠，舟集莺脰湖，密捕得三十八人，或以诬良诉，尾其舟，得盗赃，并逮剧盗九人，毁三郎像火之，盗遂息。教匪刘之协传弥勒教，入教者给命根钱。安徽民任梓家供弥勒像，有簿记六十人奉钱数，官吏捕得，指为匪，巡抚已上闻，逮至江南，枚亲讯，六十人皆任梓戚友贺婚嫁者，乃得释。六十年，迁云南布政使，以治刘河工未竣，留署江苏布政使。开苏州城河，集银六万两，择郡绅董其役，不使县令与工事。嘉庆二年，调安徽，寻擢刑部侍郎。

六年，直隶大水，总督姜晟以办赈延缓免，命枚署总督。截留漕粮六十万石储天津北仓，枚请分储郑家口、泊头诸水次，便灾区輓运。条上赈恤事宜，灾户仿保甲造册，省覆查，杜刁控，酌量变通赈期，捐赈者分别旌赏，各学贫生给口粮，绿营兵丁给修房价，修灾县监狱，以工代赈，并如议行。偕侍郎那彦宝筑永定河决口，既而调陈大文为总督，诏枚受代后专任查赈，巡阅数十州县，举者五人，劾四人。

玉田令倪为德清而戆，枚初至，怒之，明日诘赈事，指画悉中，即首荐。上嘉枚勤事，擢左都御史。时有劾枚扰驿需索供应者，命陈大文察访，白其诬，且言枚尽心赈务，特诏褒之。

七年，回京典会试，复署直隶总督，授刑部尚书。调左都御史，管理三库。十年，授工部尚书，复命署直隶总督，率布政使裘行简清查亏空。部议各省贩铁，官为定额，疏上。枚面陈铁为民间日用所需，不能预定多寡，官为查办，恐滋流弊。

上俞其说，而斥枚随同画诺，召对忽有异词，年老重听，不宜部务，复调左都御史。

未几，有山东民妇京控应奏，枚意未决，左副都御史陈嗣龙劾枚模棱，且言枚声名平常，诏斥嗣龙见枚左迁，揣测妄劾，终以枚不能和衷，镌级留任。直隶籓司书吏伪印虚收库银事觉，坐失察，议褫职，诏以四品京堂用，补顺天府丞。次年，充乡试提调官，册券迟误，降五品职衔休致。十三年，卒。

裘行简，字敬之，江西新建人，尚书曰修子。乾隆四十年，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四十九年，从大学士阿桂剿甘肃石峰堡回匪，复从察治河南睢州河工。五十年，出为山西宁武知府，调平阳，因亲老，自请改京秩，补户部员外郎，仍直军机。累迁太仆寺少卿。

嘉庆六年，命赴陕西犒军，时经略额勒登保驻略阳，行简疏言：“川、陕兵宜扼冲严守，使陕匪不入川，川匪不入陕，然后逼使东窜，经略以大兵蹙之，可计日枭缚。”又言自宝鸡至褒城，栈道卡兵宜复设。且於要害设大营，隔贼路，通粮运。

又以额勒登保方引嫌，自请举劾止及於麾下，行简疏请五路将士皆听举劾，移书川督勒保，陈廉、蔺相下之义，两帅大和。途次，进太仆寺卿，赐花翎。寻出为河南布政使，丁母忧，服阕，补福建布政使。

自乾隆末授受礼成，恩免废员，各州县钱穀出入，益滋纠葛，行简锐事清帑，司册目十有一，创增子目，支解毫黍皆见，吏不能欺。九年，入觐，会仁宗欲清釐直隶仓库，嘉其成效，特以调任。行简澈底清覈，逐条覆奏，略曰：“直隶州县，动以皇差为名，藉口赔累。自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四举南巡，两幸五台，六次差务，何以并无亏空？四十五年至五十七年，两举南巡，三幸五台，差务较少，而亏空日增。由於地方大吏，贪黩营私，结交餽送，非差务之踵事增华，实上司之借端需索。近年一不加察，任其藉词影射，相习成风。试令州县扪心自问，其捐官肥己之钱，究从何出？此臣不敢代为宽解者也。分年弥补，则有二难：直隶驿务繁多，所有优缺，祗可调剂冲途，又别无陋规可提，此为难一也。现任亏空，革留勒限，彼必爱惜官职，卖田鬻产，亦思全完。若责以代前任按年弥补，焉肯解囊，势必取给仓库。前欠未清，后亏复至，此为难二也。州县亏项无著，例应道府分赔；道府赔项无著，例应院司摊赔。今直隶未申明定例，请於两次清查应行监追者，再限一年。如财产实属尽绝，著落上司分别赔缴。嘉庆十年以后，交代亏缺，惟有执法从事，不得混入清查，致有宽纵。”疏入，上嘉其明晰，下部议行。寻命以兵部侍郎衔署直隶总督。

十一年，察出籓司书吏假印虚收解款二十八万有奇，遣使按讯，历任总督、布政使议谴有差。行简任内虚收之数少，诏以事由行简立法清查，始得发觉，宽之。

是年秋，赴永定河勘工，途次感疾，卒。上深惜之，优诏赐恤依一品例，谥恭勤，赐子元善举人。

方维甸，字南耦，安徽桐城人，总督观承子。观承年逾六十，始生维甸。高宗命抱至御前，解佩囊赐之。乾隆四十一年，帝巡幸山东，维甸以贡生迎驾，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四十六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历郎中。五十二年，从福康安征台湾，赐花翎。迁御史，累擢太常寺少卿。又从福康安征廓尔喀。历光禄寺卿、太常寺卿，授长芦盐政。嘉庆元年，坐事夺职。吏议遣戍军台，诏宽免，降刑部员外郎，仍直军机。迁内阁侍读学士。从尚书那彦成治陕西军务。

五年，授山东按察使，迁河南布政使。时川、楚教匪未靖，维甸率兵六千防守江岸。疏言：“大功将蕆，裁撤乡勇，最为要务。宜在撤兵之前，预为筹议。俟陕西馀匪殄尽，酌移河南防兵以易勇，可节省勇粮。”上韪之。

八年，调陕西，就擢巡抚。督捕南山零匪，筹撤乡勇，覈治粮饷，并协机宜，复赐花翎。十一年，宁陕新兵叛，维甸亟令总兵杨芳驰回，偕提督杨遇春进山督剿。

会德楞泰奉命视师，贼窜两河，将趋石泉，维甸遣总兵王兆梦击之，劝民修寨自卫，贼无所掠。未几，叛兵乞降，德楞泰请以蒲大芳等二百馀人仍归原伍。上责其宽纵，命维甸按治，疏陈善后六事，如议行。

十四年，擢闽浙总督。蔡牵甫歼，硃渥乞降，遣散馀众。台湾嘉义、彰化二县械斗，命往按治，获犯林聪等，论如律。疏言：“台湾屯务废弛，派员查勘，恤番丁苦累，申明班兵旧制，及归并营汛地，以便操防；约束台民械斗，设约长、族长，令管本庄、本族，严禁隶役党护把持；又商船贸易口岸，牌照不符，定三口通行章程，杜丁役句串舞弊。”诏皆允行。以台俗民悍，命总督、将军每二年亲赴巡查一次，著为例。

十五年，入觐，以母老乞终养，允之。会浙江巡抚蒋攸銛疏劾盐政弊混，命维甸按治。明年，召授军机大臣。维甸疏陈母病，请寝前命，允其留籍侍养。十八年，丁母忧，遣江宁将军奠醊。未几，教匪林清谋逆，李文成据滑县，夺情起署直隶总督，维甸自请驰赴军营剿贼，会那彦成督师奏捷，允维甸回籍守制。二十年，卒於家。上以维甸忠诚清慎，深惜之，赠太子少保，谥勤襄，赐其子传穆进士。

董教增，字益甫，江苏上元人。乾隆四十五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

五十一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散馆改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嘉庆四年，以道员发四川，明年，授按察使。瓘眉、雷波二铜铅各厂，毗连夷地。奸民与争界，焚夷巢，倮夷纠凉山生番为变，教增率兵往，议者多主剿，教增不可，廉得汉奸构衅者十一人，夷匪首事者六人，集众诛之，夷情帖然。仁宗以教增不烦兵力，而远夷心服，谕奖有加。寻调贵州。九年，迁四川布政使。

十二年，擢安徽巡抚。宁国、池州、广德各属，旧有棚民，植杂粮为业。户部虑妨民田，议遣回籍。教增言：“棚民既立室家，难复迁徙。且所种多隙壤，於民田无损，於民食有益，第约束之而已。”从之。又言：“徽、宁等府巨室，向有世仆，出户已久，告讦频仍，请严杜妄讼，凡世仆以现在是否服役为断；其出户及百年者，虽有据亦开豁为良。”得旨允行，著为例。

十五年，调陕西。兴安七属，旧食河东引盐。乾隆间，课摊地丁，其后复归商运。地介川、楚，土盐侵碍，运艰费重，引课多亏。教增请循凤翔例，改食花马池盐，引归民运，课按丁摊，以恤商力。又榆林、绥德、吴堡、米脂四州县，向食土盐，官给票销售。前抚方维甸请用部引，以二百斤为率，凡万一千三百馀引，民力难胜。教增规复其旧，由州县颁发小票，每票五十斤，民皆便之。时南山善后倚汉中知府严如熤，能尽其才，不拘文法，岁歉请赈，逾限破例，上陈得允。

十八年，调广东。先是百龄锐意灭海寇，曾贻教增诗云：“岭南一事君堪羡，杀贼归来啖荔支。”既而张保仔就抚，教增报书曰：“诗应改一字为‘降’贼归来也。”百龄愧之；至是承其后，诸降人桀骜，为闾阎害，惩治甚力，然未尝妄杀。

广州府有死囚，值赦减等改军而逃，获之，论重辟，按察使持之坚，教增以律不当死，龂龂与辩，此囚卒免死。

二十二年，擢闽浙总督。先是海寇未平，禁商民造船高不得逾一丈八尺，小不任重载，难涉风涛，沿海多失业。教增以寇平已久，请免立禁限，以从民便，允之。

福清武生林弥高者，健讼包粮，阻众不纳，邑令躬缉，为其党邀夺，官役并伤，令文武往捕获，弥高嗾其党劫持，通县抗徵。教增亲鞫得弥高罪状，立斩以徇，诸郡忄习惧，强宗悍族抗欠者，皆输纳如额。奏入，诏嘉其能。临海民纠众殴差，致酿大狱。巡抚杨頀坐褫职，命教增兼权浙抚，鞫治之。漳、泉两郡多械斗杀人，官吏往往不能制。龙溪令姚莹捕渠魁五人，杖毙之。巡抚疑其违制，教增曰：“刑乱国宜用重典。”优容之，悍俗稍戢。张保仔就抚后，改名宝，官至澎湖副将，时论犹指斥。教增责令捕盗，奔走海上，盗平而宝亦死。二十五年，入觐，乞病未允，道光元年，乃得请归。二年，卒，赐恤，谥文恪。

教增有识量，强毅不阿。官四川时，力矫豪奢，崇节俭，宴集不设剧。总督勒保以春酒召，闻乐而返；亟撤乐，乃至，尽欢。尝言“刻於己为俭，俭於人为刻”，时叹为名言。

论曰：吴熊光忠谠任重，有大臣风。汪志伊、陈大文矜尚廉厉，或矫或偏。熊枚勤於民事，晚诮模棱。名位虽皆不终，要为当时佼佼。裘行简、方维甸，名父之子，特被恩知。董教增有为有守，建树闳达，盖无间然。

## 列传一百四十五

冯光熊 陆有仁 觉罗琅玕乌大经 清安泰 常明 温承惠 颜检

冯光熊，字太占，浙江嘉兴人。乾隆十二年举人，考授中书，充军机章京。累擢户部郎中。三十二年，从明瑞赴云南，授盐驿道，母忧归，坐失察属吏科派，夺职。服阕，以员外郎起用，仍官户部，直军机，迁郎中。从尚书福隆安赴金川军，授广西右江道，署按察使兼盐驿道。历江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四十九年，石峰堡回民作乱，筹画战守，储设饷需具备。以前江西巡抚郝硕迫索属吏事觉，同官多获谴，光熊亦缘坐夺官，留营效力。事平，用福康安荐，起为安徽按察使。洊擢湖南巡抚，调山西。

时议河东盐课改归地丁，光熊疏言：“河东盐行山、陕、河南三省，商力积疲，易商加价，俱无所济。若课归地丁，听民贩运，无官课杂费、兵役盘诘、关津留难，较为便宜。山西州县半领引行盐，半食土盐、蒙古盐，仍纳引税。其间或引多而地丁少，或引少而地丁多，徵之三省皆然。请将课额四十八万馀两通计均摊。”允之。

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各疆吏先后奏陈，自盐课改革后，价顿减落，民便安之。诏嘉光熊调剂得宜，赐花翎、黄马褂，署工部侍郎。未几，授贵州巡抚，调云南。五十九年，署云南总督。明年，大塘苗石柳邓叛扰铜仁，光熊赴松桃防御，以思州田堧坪、镇远四十八溪、思南大坪，密迩楚苗，且扼铜仁后路，分兵屯守。苗匪急攻松桃、正大，不得逞。旋赴铜仁治饷需，偕总督福康安治军设防，规画称旨，命留贵州巡抚任。

嘉庆二年，事平，奏请铜仁、正大改建石城，以资捍卫，从之。会仲苗又起，偕总督勒保督率镇将，联合滇、黔、楚、粤诸军剿抚，事具勒保传。光熊分檄将吏，解归化围，肃清播东、播西两路，降安顺、广顺所属苗寨。仲苗平，偕勒保奏上善后四事，请随征武举、武生及乡勇，就近补充弁兵馀丁，给难民栖止、牛具费用，储粮备兵民就食，清釐田亩，靖苗、汉之争。自军兴以来，凡所措置，多邀嘉许。

勒保移师入川，善后专任光熊。三年春，复疏请申禁汉民典买苗田，及重债盘剥，驱役苗佃；禁客民差役居摄苗寨；酌裁把事土舍亭长，定夫徭工价，以利穷苗；酌设苗弁，以资管束：悉报可。五年，诏光熊治理有声，年近八旬，召授兵部侍郎，寻擢左都御史。六年，卒，上念前劳，赐祭一坛。

陆有仁，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四十六年，出为广西梧州知府，调太平。五十二年，安南内讧，夷眷来奔，有仁处置得宜。会擢福建延建邵道，总督孙士毅请留防边。寻调督粮道，历山东按察使、直隶布政使。

五十七年，坐在山东谳狱草率，降甘肃按察使。

嘉庆元年，擢刑部侍郎，留治甘肃赈务，宜绵赴陕剿教匪，命摄陕甘总督。二年，匪由河南窜硃阳关，逼雒南。疏请偕西宁镇总兵富尔赛驰赴潼、商，又调甘凉镇兵会剿，诏军务责巡抚，有仁应驻甘肃，亲身赴陕，迹涉张皇，命回兰州，停止所调镇兵。时宜绵檄调撒拉尔回兵二千赴兴安，有仁并令暂停，上以汉中兵单，待回兵截剿，乃教匪窜汉阴而回兵尚滞循化，斥有仁一经申饬，於应援之兵，亦屡催罔顾，诏褫职鞫讯，寻原之，发四川效力。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三年，襄阳贼高均德犯陕西，叙防堵功，赐花翎。四年，擢广东巡抚。

五年，召为工部侍郎，调刑部。授陕西巡抚。先是那彦成在陕，劝民筑寨堡，计蓝田、郿、鄠、宝鸡、商州、镇安、商南、孝义、五郎共五百四十一处；台布为巡抚，复议汉中二栈为军饷要道，於宝鸡、凤县、留坝、褒城、宁羌各驿筑堡，以周三里为度，徙民屯粮。至是尚未尽实行，严诏切责。有仁疏言：“川、陕情形不同，四川地居天险，如大成寨、大团包、方山坪等寨，每处可容数万人，小者亦数千人。贼据之可抗官兵，民守之亦可拒贼。如南山内层峦叠嶂，无宽敞环抱之所，止能於陡险山巅，就势结构，每寨止容数百人至千馀人。蜀山多膏腴稻田，民居稠密，其势易合。陕西老林，惟棚民流寓，零星垦种，隔十里数十里，始有民居十数户。若纠合数村共筑一堡，则南村之人欲近南，北村之人欲近北，惟秦陇以西，人皆土著，无不踊跃兴工。秋间贼入西栈，每约彼此各不相犯，而寨民必乘间截其尾队，夺其牲畜，不使晏然空过。其西安、同州、凤翔三府，与汉南附近川省之区，皆多土著，审利害，每邑结有堡寨，或百馀或数百。其汉北山内近亦一律兴工，又恐结寨后民丁但知守寨，而於贼出入要隘转无堵御；复令於寨堡之外，每寨拨数百数十人合力守卡，以杜窥伺。请分区责成各道，刻期完竣。”疏入，报闻。有仁与额勒登保规画筑堡团练，著有成效。抚辑难民无归者，以安康、白河等处叛产，及南山客民荒田，量给安插。六年，分拨兵勇防守总要隘口，奏请於五郎、孝义等处专派大员团练堵剿，以专责成。川匪逼黑河，遣总兵齐郎阿、通判雒昂截击，馀匪东窜牛尾河，副将韩自昌歼之，被优叙。

有仁治陕三年，经理饷需，先事绸缪，撙节不滥，搜捕馀匪甚力，屡诏褒嘉。

七年，卒，优恤，官其子继祖主事。

觉罗琅玕，隶正蓝旗。捐纳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超擢内阁学士，出为江苏按察使。乾隆五十年，召授刑部侍郎。逾年，授浙江巡抚。五十二年，大兵剿台湾林爽文，琅玕储穀二十万石於乍浦、宁波、温州，由海道输运，高宗嘉之。坐审拟海盗失当，吏议当革职，诏宽免，自请罚银三万两。嘉善县吏浮收，按问得实，上以浙漕积弊，琅玕不胜任，命解职，予头等侍卫，赴哈密办事。五十六年，坐监修浙江海塘工程损坏，琅玕在任未亲勘，诏责赔修，应银二十二万七千有奇，免其半。

历叶尔羌办事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坐家人贩玉，解任回京。寻予郎中衔，为热河避暑山庄总管。

嘉庆二年，以三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召授刑部侍郎。五年，授贵州巡抚。

剿擒广顺等寨苗杨文泰等，诏嘉奖，加总督衔。未几，就擢云贵总督。六年，贵州石岘苗叛，巡抚伊桑阿赴铜仁剿治，未即平，诏琅玕往督师，而调伊桑阿云南。伊桑阿因按察使常明攻克石岘有所擒获，遂谎奏亲往督战，苗皆归伏，军事已竣。及琅玕至，难民拥道诉其诬，遂督兵进剿，攻克上潮、下潮诸寨，始肃清。会初彭龄劾伊桑阿贪劣，下琅玕鞫实，上尤罪其欺罔，诛之。诏斥琅玕於伊桑阿未亲往石岘，避嫌瞻徇，降二品顶带。

七年，维西夷恆乍绷与其党腊者布作乱，秃树、出亨附之。琅玕率总兵张玉龙入山剿捕，克阿喃多贼寨，进攻诸别古山，获秃树。玉龙克小维西夷人，缚腊者布献军前磔之。进攻康普，恆乍绷遁澜沧江外，获其孥。分兵攻吉尾、树苗，琅玕驻剑川，断贼后路，败之於通甸、小川，克回龙厂。寻围剿上江山箐贼，歼其渠，馀众乞降。琅玕以恆乍绷势蹙，疏请撤兵，提督乌大经率兵二千驻防。贼诇官军已退，乘水涸潜渡，纠江内降倮，复肆劫掠。琅玕驰抵剑川，恆乍绷遁走。八年，上以首逆未获，命永保接办军务。琅玕已擒斩汉奸张有斌，临江扎筏，声言渡兵江外，倮倮震悚，诣军门乞降，琅玕令诱导诸寨擒贼自效。九月，恆乍绷潜匿山箐，官军搜获之，馀党尽歼。事平，予议叙。

琅玕以维西僻处边隅，各夷杂居江内外，稽察难周，疏请於维西、丽江等五路设头人，给顶带，约束夷众。又以维西南北路及鹤丽镇、剑川诸汛皆要地，请裁马为步，添兵八百，分布要隘，边境遂安。九年，卒，谥恪勤。

乌大经，陕西长安人。由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山东德州营参将。乾隆三十九年，王伦倡乱，大经助守临清，力战保危城，功最多，高宗特奖之，立擢临清副将。历江西南赣镇、贵州古州镇总兵，广西提督，调云南。五十三年冬，率云南兵从孙士毅征安南，至则士毅已克其都城。明年春，大军为阮惠所袭，败绩，大经所部得乡导，全师而返。寻母忧去职，起为甘肃提督，复调云南。嘉庆四年，僧铜金与孟连土司构难，句结野倮，蔓延猛猛及缅宁内地，大经偕总兵苏尔相进剿，克缅属南柯、三节石、昔木、腊南、那招、雾笼、上中下宁安、腊东、困赛等地，破南洒河贼卡，肃清缅边。署按察使屠述濂由猛猛一路会剿，连克大蚌山、南元寨。五年春，总督书麟视师，用大经计，分两路进攻猛白山箐，大经由南路，连战渡黑河，焚贼寨，首逆寻就擒，夷众受抚。七年春，入觐。会维西事起，命大经驰回，从琅玕进剿，大经偕总兵书成先清威远倮匪，乃会兵维西，克康普。上意不欲穷兵，命大经留防。及匪复肆掠，进剿独村坪及康普、小维西，连克之。八年春，与琅玕分驻石鼓、桥头，沿江督剿，至十月，恆乍绷就擒，乃班师。九年，卒。

清安泰，费莫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擢员外郎。

出为甘肃凉州知府，调署兰州，擢湖南衡永郴桂道。六十年，苗疆事起，奉檄赴保靖抚辑降苗，以治饷功，赐花翎。

嘉庆元年，械送首逆吴半生、石三保至京，擢按察使，迁广西布政使。七年，署巡抚。八年，调浙江布政使。十年，擢江西巡抚，调浙江。

十一年，海寇蔡牵犯浙洋，赴温、台防剿，严杜接济，贼樵汲俱穷，窜去，诏褒之。总督阿林保劾提督李长庚因循玩寇，下清安泰密察，疏言：“长庚忠勇冠诸将，身先士卒，屡冒危险，为贼所畏。惟海艘越两三旬若不燂洗，则苔黏旐结，驾驶不灵，其收港非逗留。且海中剿贼，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旬日尚不能到。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大砲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大砲坏其舵身篷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馀船已飘然远矣。贼往来三省数千里，皆沿海内洋。其外洋灝瀚，则无船可掠，无岙可依，从不敢往，惟遇剿急时始间为逋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贼直窜外洋，我师冒险无益，势必回帆收港，而贼又逭诛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坠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虞。每遇大风，一舟折舵，全军失色，虽贼在垂获，亦必舍而收。洎易桅竣工，贼已远遁。数日追及，桅坏复然，故常屡月不获一战。夫船者，官兵之城郭、营垒、车马也。船诚得力，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今浙省兵船皆长庚督造，颇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闽省商船无定制，一报被劫，则商船即为贼船，愈高大多砲多粮，则愈足资寇。近日长庚剿贼，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但以隔断为功，不以擒获为功。而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贼行与行，贼止与止。无如贼船愈大砲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积，而不能为擒贼擒王之计。且水陆兵饷，例止发三月。海洋路远，往返稽时，而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积弊也。非尽矫从前之失，不能收将来之效；非使贼尽失其所长，亦无由攻其所短。则岸奸济贼之禁，必宜两省合力，乃可期效。”奏上，诏嘉其公正。由是益乡用长庚，清安泰之力也。

寻又条上防海事宜：“沿海居民，编造保甲。稽覈商贩，以断米粮出口；禁制火爆，防火药透漏；断绝采捕，以杜奸宄溷迹。”并如议行。十二年冬，蔡牵子至普陀寺，未获，被谴责。寻以阮元代之，调河南巡抚。十四年，卒。

常明，佟佳氏，满洲镶红旗人。由笔帖式授步军统领主事，出为湖南桂阳知州，擢云南曲靖知府。乾隆六十年，从总督福康安征苗疆，率兵屡克贼巢，赐花翎。镇筸苗吴半生据苏麻寨，自构皮寨进击败之，复破西梁贼砦，擢贵州贵东道。掩击半生於板登寨，获其弟吴老正等，半生复来犯，设伏大破之，乘胜夺贼卡五；寻由西梁进攻，毁其寨，贼纠夯柳苗为援，歼戮甚众；乞降，拒不受，复大挫之：擢按察使，赐号智勇巴图鲁。诏以苗匪每遇败乞降，叵测难信，饬各路将领以常明为法。

进剿老乌厂，斩贼目陇老香，与总兵珠隆阿合剿大乌草河迤西苗，连克鱼井、豆田三十馀寨。会大军於古丈坪，半生適至，常明冒雨进攻，歼贼千馀；分兵克乌龙岩、茶它山诸寨卡，进围高多寨，半生降，乘锐克鸭保寨。

嘉庆元年，剿下平陇苗於葫芦坪，母忧，留营，偕副将海格破小竹山贼於堕河坡，俘贼目杨通等。上嘉常明奋勉，仍命署按察使。二年春，贵州仲苗起，从总督勒保讨之，与施缙并为军锋，同破贼关岭，复夹攻，连拔贼寨八，解新城围，再败之望城坡。贼匿岩洞以拒，设伏，毙贼千馀，环攻於卡子河，贼大溃，解南笼围，加布政使衔。时黄草坝被围久，滇、黔道梗，常明援之，克九头山，获伪将军陆宝贵，毁马鞭田贼栅，俘李阿六等，连战皆捷，围乃解。寻克马鞍山，绕击洞洒贼巢，连攻三昼夜，擒贼酋吴抱仙於三陇口，授布政使。进克安有山，捣当丈贼巢，获逆首韦七绺须，又擒贼目黄阿金、梁国珍等於补衲山。三年，连拔雨薛岩等十八寨，苗境悉平。服阕，始莅布政使任。

是年冬，署巡抚，疏荐总兵施缙率贵州兵赴四川剿教匪。五年，因缙战殁，贵州兵不能救，常明坐褫翎顶。秋，入觐，诏念前劳，予三品顶带，留巡抚署任。题销军需，诏诘贵阳贼踪未至，募乡勇多至五万馀名，用银十九万馀两，命总督琅玕察覈。寻奏常明虽无冒帑，处置失宜，责赔缴赏恤银九万馀两。六年，石岘苗与湖南苗句结为乱，巡抚伊桑阿檄常明率师攻克之，复原衔、花翎，寻授巡抚。七年，以挪用铅厂帑银，及失察幕僚私售铅丸，抽匿案卷事，褫职，籍没家产。既而予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调库车办事大臣。

十年，授湖北盐法道，累迁湖北巡抚。上念常明久於军事，以四川民、夷杂处，控制不易，十五年，特擢为总督，诏勉其尽职，减免赔项银万五千两。宁远府属夷地，多募汉人充佃，自教匪之乱，川民避入者增至数十万人，争端渐起。十七年，常明疏请：“汉民移居夷地及佃种者，编查入册，不追既往。此后严禁夷人招佃与汉民转佃，并编保甲以资约束，增文员以便弹压，移营汛以利控制。”报可。又请川省盐课改归地丁，听民兴贩，诏斥其妨碍淮纲，不顾邻省利害，降二级留任。

十八年，署成都将军。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为乱，偕提督多隆阿、总兵罗思举往剿，自里塘进攻，破之，捣热笼贼巢，洛布七力举家焚毙。诏以未生得逆首，不予议叙。二十一年，成都革兵谋变，悉捕之置於法，诏嘉其镇静。二十二年，宁越夷扰边，遣将平之。寻卒，赠太子少保，优恤，谥襄恪。

温承惠，字景侨，山西太谷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朝考首擢，除七品小京官，分吏部。拔贡内用自是始。累迁郎中。五十四年，出为陕西督粮道，母忧归。高宗巡幸五台，迎銮召对，嘉其才。服阕，补延榆绥道。

嘉庆元年，川、陕、楚军事急，承惠奉檄治兴安、汉中团防。遭父忧，留军，仍摄道事。贼犯平利，承惠驰剿，山水猝涨，坠水，遇救得免。趋扼险隘，获捷。

服阕，命以按察使衔仍补原官。五年，擢陕西按察使。疏言：“贼扰陕境，已历数年。兵为牵缀，运饷往往不及。则驻兵以待，贼得乘间远逸。三省边境绵长，宜扼要驻兵，以逸待劳。”上韪之。歼匪首王金柱於安康，复破贼洵阳，赈抚流亡，民心渐定。迁布政使，仍留防。贼屡犯境，辄击却之。守御兴、汉先后凡六年，事定优叙。八年，调河南，修伊、洛旧渠。十年，擢江西巡抚。

十一年，调福建，兼署总督。海寇蔡牵犯台湾鹿耳门，檄总兵许松年赴海坛、竿塘与提督李长庚会剿，三沙为蔡牵乡里，增兵驻守，禁沿海接济，诏嘉之。寻调署直隶总督。

十二年，上阅古北口兵，奖其嫺整，命实授。濬黑龙、温榆、北运、滏阳诸河。

十三年，上幸天津，赏黄马褂。寻以巡幸点景科派，为肥乡令所揭，褫花翎、黄马褂，旋复之。十七年正月，以岁除得雪，加太子少保。钜鹿县民孙维俭等传习大乘教，灤州民董怀信传习金丹、八卦教，先后发觉，失察轻纵，褫宫衔、花翎、黄马褂，革职留任。复以他事数被谴责。

十八年，河南滑县教匪起，命偕提督马瑜往剿，数战滑县近地，破贼於道口。

寻命陕甘总督那彦成总统军务，承惠为参赞。时匪首林清在京师起事，扰及宫禁，诏以林清传教八年，承惠不能先事查缉，及剿匪逗留罪，褫职，留治粮饷。十九年，命以员外郎赴河南睢工效力，工竣，迁郎中，随尚书戴均元襄理永定河工。

二十三年，授山东按察使。承惠前官畿辅，不孚众望，及复起，颇思晚盖。山东故多盗，侦知东平人广平知府王兆奎三世窝盗，密捕治之，期年积案一清。掊击贪酷，苏困起敝，吏治为之一变，特诏褒奖，然卒不安其位。先是盗夜劫泰安富民徐文诰家，戕其佣柏永柱，县以误杀为文诰罪，实疑狱也。按察使程国仁入其言，锻鍊定谳，承惠至，固疑不实，於他狱盗供得其情，锐意平反。巡抚和舜武惑於浮言，尼之。及侦获盗首王壮於吉林，具承枪杀永柱状。时国仁已擢巡抚，旧与承惠有嫌，且护前，不欲承惠竟是狱，檄勘堤工，承惠辞，乃劾承惠自以曾官总督，横肆不受节制，褫职，荐前兗沂道童槐继为按察使。槐复劾承惠滥禁无辜，以罪人充捕扰民，谴戍伊犁，其去也，国仁送於候馆，居民汹汹詈之，不及送而归。既而文诰诉於京，命尚书文孚往鞫，未至，槐仓卒定谳，释文诰。二十五年，起承惠为湖北布政使。逾年，以衰老降户部郎中。寻引疾归，卒於家。

颜检，字惺甫，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子。拔贡，乾隆四十二年，授礼部七品小京官，洊升郎中。五十八年，出为江西吉安知府，擢云南盐法道，调迤南。嘉庆二年，剿威远介匪，擒匪首札杜。擢江西按察使，历河南、直隶布政使。

五年，护直隶总督。东明县民李车因奸砍伤七岁幼童，从重拟绞决。永年县民梁自新勒毙继妻及媳，讯因继妻虐待前妻子有幅，纵媳与人通奸，同谋毒毙有幅，自新忿，将妻媳致死，从轻拟杖流。两狱并为仁宗嘉许，特旨依议。梁自新加恩，再减杖徒。先是直隶回赎旗地租银，积欠至十三万两，前总督胡季堂、汪承霈屡议调剂，未有善策，检疏请复旗租原额以纾民力，积欠得全减免焉。

六年，擢河南巡抚。七年，诏检前护直督有治绩，命以兵部侍郎衔署理直隶总督。寻实授，赐黄马褂。九年，京察，予议叙。检历官畿辅，颇为仁宗所信任。寻以束鹿县民王洪中与张文观斗殴被伤，上控，承审官偏听，王洪中受责自缢，狱经部鞫，诏斥检玩视重案，下部议革职，改留任。又因他狱屡被诘责，检具疏陈谢，谕曰：“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惟恐朕斥其专擅。小官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卿系朕腹心之臣，其勉之。”

十年，坐易州知州陈渼亏空逾十万，查办不力，降调革任，予主事衔，效力吉地工程处。会永定河堤坏，责随筑赔修。又以刑部秋审，直隶省由缓改实者十四起，革主事衔，仍留工次，事竣，予五品衔，发南河委用。未几，复因直隶官吏勾通侵帑事觉，革职，遣戍乌鲁木齐。十三年，释回。

十四年，命以主事充西仓及大通桥监督。十五年，授湖南岳常澧道，迁云南按察使。十六年，擢贵州巡抚，寻召来京。坐前在直隶失察灤州民董怀信等传习邪教，降二级，以京员用。又坐涿州知州徐用书交代朦混，降补工部郎中。十九年，授山东盐运使，命以三品顶戴为浙江巡抚，奏濬西湖兴水利。上素称检操守才幹，而病其不能猛以济宽，屡加训戒。二十年，武平民刘奎养听纠入添弟会传习徒众论斩，诏斥检未究编造逆书之人，下部议；复因西湖厝棺被盗，言官劾其谳拟轻纵，命侍郎成格等往按，坐正犯由贿嘱诬认，诏切责，褫职。二十四年，祝嘏，予官，补刑部员外郎，逾年授福建巡抚。

道光元年，疏陈岁进荔支树、素心兰采运艰难，诏永远停贡，并嘉检之直。二年，复擢直隶总督。先是籓司屠之申奏请直隶差徭，每地一亩摊徵银一分，以示公平，诏俟检到任定议；检力言其不可行，请仍旧制。三年，以年老内召，授户部侍郎，调仓场。复出为漕运总督。五年，坐河淤滞运，降三品衔休致。寻复以疏请截留漕粮忤旨，降五品衔。十二年，卒。

论曰：冯光熊治苗疆善后，陆有仁兴陕境寨堡团练，琅玕定石岘苗、维西夷，清安泰保全良将李长庚，常明佐勒保平仲苗，晚任蜀疆，镇抚番夷，皆一时疆臣之能举其职者。温承惠治畿辅无异绩，陈臬山东，则治盗清狱有声，卒以平反冤狱遭倾陷，可谓能晚盖矣。颜检明於吏事，治尚安静，而屡以宽纵获谴焉。

## 列传一百四十六

岳起 荆道乾 谢启昆 李殿图 张师诚王绍兰 李奕畴 钱楷 和舜武

岳起，鄂济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议叙，授笔帖式。累擢户部员外郎、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六年，迁奉天府尹。前官贪黩，岳起至，屋宇器用遍洗涤之，曰：“勿染其污迹也！”与将军忤。逾年，擢内阁学士，寻出为江西布政使。殚心民事，值水灾，行勘圩堤，落水致疾。诏嘉其勤，许解任养疴。

嘉庆四年，特起授山东布政使。未几，擢江苏巡抚。清介自矢，僮仆仅数人，出屏驺从，禁游船声伎，无事不许宴宾演剧。吴下奢俗为之一变。疏陈漕弊，略曰：“京漕积习相因，惟弊是营。米数之盈绌，米色之纯杂，竟置不问。旗丁领运，无处不以米为挟制，即无处不以贿为通融。推原其故，沿途之抑勒，由旗丁之有帮费；旗丁之索帮费，由州县之浮收。除弊当绝其源，严禁浮收，实绝弊源之首。请下有漕各省，列款指明，严行禁革，俾旗丁及漕运仓场，无从更生观望冀幸之心。”诏嘉其实心除弊。常州知府胡观澜结交盐政徵瑞长随高柏林，派捐修葺江阴广福寺。

岳起疏言观澜、柏林虽罢逐，尚不足服众心，请将钱二万馀串责二人分偿，以修苏州官塘桥路。丹徒知县黎诞登讽士绅胪其政绩保留，实不职，劾罢之。

五年，署两江总督。劾南河工员庄刚、刘普等侵渔舞弊，莫澐於任所设店肆运货至工居奇网利，并治如律。扬州关溢额税银不入私，尽以报解；覈减两籓司耗羡閒款，实存银数报部：并下部议行。六年，疏请濬筑毛城铺以下河道堤岸、上游永城洪河、下游萧、砀境内河堰，并借帑举工，分五年计亩徵还，允之。

八年，入觐，以疾留京，署礼部侍郎。会孝淑皇后奉移山陵，坐会疏措语不经，革职留任。寻命解署职，遂卒。帝深惜之，赠太子少保，赐恤如例。

无子，诏问其家产，仅屋四间、田七十六亩。故事，旗员殁无嗣者产入官。以岳起家清贫，留赡其妻；妻殁，官为管业，以为祭扫修坟之资。异数也。妻亦严正，岳起为巡抚时，一日亲往籍毕沅家。暮归，饮酒微醺。妻正色曰：“毕公躭於酒色，不保其家，君方畏戒之不暇，乃复效彼耶？”岳起谢之。及至京，居无邸舍，病殁於僧寺，妻纺绩以终。吴民尤思其德，呼曰岳青天，演为歌谣，谓可继汤斌云。

荆道乾，字健中，山西临晋人。乾隆二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官湖南，历麻阳、龙山、东安、永顺、慈利、靖州。所至有惠政，屏陋规，平冤狱。在靖州赈饥，尤多全活，屡膺上考。四十七年，迁甘肃宁夏同知，入觐，大学士刘墉曾官湖南巡抚，称之曰：“第一清官也。”名始著。寻署石峰堡同知，时方用兵，治事不废，修复水利，复荐卓异记名。五十四年，擢安徽池州知府，屡署徽宁池太道，筦芜湖关，赢馀不入己，以充赈恤。调安庆，硃珪为巡抚，尤信任之，疏荐，擢山东登莱青道，摄布政使。以激浊扬清为己任，荐廉吏崔映淮、李如珩等，而劾不饬者。

嘉庆二年，迁按察使。四年，迁江苏布政使。先是州县存留俸薪役食及驿站经费，改解籓库，俟奏销后请支，始则防吏侵挪，久之解有浮费，发有短平。或勒抵前官亏空，佐杂教官不能得俸，驿传领於臬司；或苛驳案牍，因索餽遗，邮政日弛废。道乾入觐时，面陈其弊，请悉依定章，於州县徵收时开支，省解领之繁。仁宗俞可；至是疏上施行，天下便之。上方欲整饬漕政，以巡抚岳起及道乾皆有清名，责其肃清诸弊。到官三阅月，擢安徽巡抚，疏请禁徵漕浮收旧耗米一斗，给运丁五升，加给二升。运丁所得，有据可考；其所用沿途浮费，采访知之，应禁革。诏下所奏於有漕各省永禁。又言：“屯田所以赡运，每丁派田若干及应得租耔，新佥旗丁不能了然。令粮道刊刻木榜，俾佥丁认田收租。运船领款，刻易知单，由丁正身亲领，以杜包领欺压之弊。田册归粮道收管，另造副册发各卫以备查验。”并允行。

宿州、灵壁、泗州水灾，道乾亲往监视赈厂。六年，以病乞罢，诏许解任调理，俟病痊来京候简。次年三月，诏询道乾病状，已先卒於安庆，帝悼惜，赐祭，赐其孙炆举人。

道乾由监司不三年擢至巡抚，求治益急，不避嫌怨，自处刻苦。临殁，呼旧僚至寝所，指床下金示之曰：“吾受重恩，积养廉数千两，足以归丧。诸君素爱我，勿为敛赙。”又呼其兄曰：“兄仁弱，勿听人慫恿受赙，违吾意。”兄如其言。

谢启昆，字蕴山，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朝考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河南乡试，分校礼闱，均得士。三十七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调扬州。

明於吏事，所持坚正，上官异意不为夺。治东台徐述夔诗词悖逆狱迟缓，褫职戍军台。寻捐复原官，留江南。父忧，夺情署安徽宁国知府；复遭母忧，服阕，称病久不出。五十五年，特擢江南河库道，迁浙江按察使。六十年，迁山西布政使。州县仓库积亏八十馀万，不一岁悉补完。高宗异其才，以浙江财赋地亏尤多，特调任。

历三岁，亦弥补十之五。

嘉庆四年，擢广西巡抚。上疏，略曰：“各省仓库积弊有三变。始则大吏贪婪者利州县之餽赂，偾事者资州县之摊赔。州县匿其私橐，以公帑应之，离任则亏空累累。大吏既饵其资助，不得不抑勒后任接收。此亏空之缘起也。继则大吏庸闇者任其欺蒙，姑息者又惧兴大狱，以敢接亏空为能员，以禀揭亏空为多事。州县且有藉多亏挟制上司升迁美缺者。此亏空之滥觞也。近年不职督抚相继败露，诸大吏共相濯磨，州县亦争先弥补。但弥补之法，宽则生玩，胥吏因缘为奸；急则张皇，百姓先受其累。各省贫富不同，难易迥别，一法立即一弊生，惟在因地制宜。率定章程，又多窒碍。请饬下各省先查实亏之数、原亏之人，如律论治。其无著者，详记档案，使猾吏无可影射。多分年限，使后任量力补苴，不必展转株求，亦不必程功旦夕。责成督抚裁陋规以清其源，倡节俭以绝其流，讲求爱民之术以培元气，奖擢清廉之员以励官常。日计不足，月计有馀。不数年间，休养生息，不徒仓库充盈，吏治民生亦蒸蒸日上。广西自孙士毅经营安南，军需供亿，所费不赀，米银装械，毁弃关外，令州县分赔，遂致通省皆亏。本非州县侵蚀，且人已去任，接收者正在补苴，一经参追，难保不劝捐派累。惟率司、道、府、州省衣节食，革去一切陋规，俾州县从容弥补，进廉去贪，无累百姓，计三年之内，库项必可补足。惟是数十人补之而不足，一二人败之而有馀。是又在知人善任，大法小廉，不爱逢迎，不存姑息，庶不致后有续亏之患。”又言：“弥补亏空，初不为一身免累之计，乃有实际。

臣前历山西、浙江，皆未咨部，亦未咨追原籍。盖当日之员，大半死亡遣戍，子孙贫乏者多，咨追徒滋纷扰，如数完缴者实无二三，现任反置身事外。广西库项未完者三十九州县，覈其廉数多寡，分限三年，按月交库，於交代时有不足者，即以亏空论劾。”疏入，仁宗嘉纳焉。时诏买补仓穀，取诸丰稔邻县，禁於本境采买。启昆言广西跬步皆山，转运不减於穀价，恐不肖者因采买之难，或为勒派，请仍听本境买补便，诏如所议。

广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计日绌，贷於客民，辄以田产准折。启昆请禁重利盘剥，违者治罪。田产给还土司，其无力回赎者，俟收田租满一本一利，田归原主，五年为断；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廉土民驯愚，物产稀少，藉贩运以通有无也。仿浙江海塘竹篓囊石之法，修筑兴安陡河石堤，以除水患。河流深通，旧铜船过陡河必一月，至是三日而毕。七年，卒於官，诏嘉其廉洁，於所节省浔、梧两关盈馀项下赐银三千两治丧。广西士民请祀名宦祠。

启昆少以文学名，博闻强识，尤善为诗。著树经堂集、西魏书、小学考，晚成广西通志，为世所称。

李殿图，字桓符，直隶高阳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湖南乡试，迁御史。督广西学政，迁给事中。

四十九年，甘肃回乱，从阿桂、福康安赴军治粮饷、台站，授巩秦阶道。军事初竣，民、回相仇，焚掠报复，讹言时起。殿图处以镇静，叛党缘坐，妇稚量情释宥；罹害户口，随宜赈恤，流亡渐安。卓泥土司与四川松潘、漳腊各番争噶噶固山界，殿图轻骑履勘，历小洮河、丈八岭、鹦哥口，皆人迹罕到，群番导行，片语判决，立石达鱼山顶而还。高宗几馀考泾、渭清浊源流，命殿图亲勘，自秦州溯流至鸟鼠、崆峒，绘图附说以进，诏嘉其详实。

六十年，迁福建按察使，嘉庆三年，就迁布政使。疏言：“乾隆中，业农家必畜骡马三四以任耕种，嗣后官吏借用应差，渐形滋扰，应严行革除。狱讼必速为审结，开释无辜，小民始得安业。常平仓穀积久弊生，民未受益，官仓已受其亏。无灾之年，不宜贷假。吏役例有定额，近则人思讬足，藉免役徭。关津税口，官署长随，呼朋引类，并为奸薮，宜并禁止。”诏下直省一体察禁。闽俗售田，田面田根，纠缠不决。蠹吏影射，佃户顽抗，钱粮日多脱欠，徵收不敷，每以虚出通关而致亏缺，殿图奏请严治。在任逾年，库储大增。

擢安徽巡抚，七年，调福建。有林、陈、蓝、胡诸大姓纠众械斗，治如律。治海盗三脚虎及蔡牵羽党，请祀海洋阵亡官兵，缉匪死事者一体入祀，从之。十一年，蔡牵久未平，仁宗以台湾剿捕事殷，殿图操守尚好，军务未嫺，调江西巡抚。寻诏斥殿图於军事无所陈奏，又不能禁止海口偷漏水米火药，降四五品京堂；又以所属久羁案犯，以中允、赞善降补。寻迁翰林院侍讲，引病归。十七年，卒。光绪初，闽浙总督文煜疏陈殿图前任福建政绩昭著，谥文肃。

张师诚，字兰渚，浙江归安人。乾隆中，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吏部主事，忤和珅，缘事降中书。得应会试，五十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元年，出为山西蒲州知府，历雁平道，河南、江苏按察使，迁山西布政使。州县仓库多亏，师诚知清查有名无实，特严於交代之际，有亏必完，在任三年，库储充裕。十一年，擢江西巡抚，以兼提督赐花翎，遂著为令。寻调福建，清治淹牍，疏陈整顿积弊事宜，诏嘉勉。

时海盗蔡牵、硃濆方猖獗，总督玉德废弛黜去，阿林保继任，复与提督李长庚不协；师诚至，始严防海口，杜岸奸接济，筹备船械，长庚得尽力剿捕。是年冬，长庚追蔡牵於粤洋，以伤殒。牵犯台湾后山噶仔兰，为生番击退，请收其地入版籍，免为贼踞。十三年，硃濆与牵有隙，独窜闽洋，总兵许松年击毙之。其弟渥，势蹙思投首，会道员德华由台湾内渡，遇牵党围劫，渥救之，藉以通款，寻复拒敌粤师不果降。十四年，阿林保调两江，师诚暂署总督。闻蔡牵窜浙洋，亲驻厦门，提督王得禄、邱良功合剿，毁盗舟，牵堕海死。硃渥寻率三千馀人归诚，赦其罪，海疆以安，闽人刊石乌石山以纪功。海寇稽诛久，由闽、浙不能合力，自师诚治闽，而阮元复莅浙，始告成功。仁宗嘉其严断接济，为殄寇之本。京察特予奖叙。

十九年，调江苏。百龄为总督，诸巡抚皆承望风旨，师诚独举其职。初彭龄奉命同查亏帑，意与百龄、师诚不合，遂劾两人皆受餽遗，而不得实，诏原之。会百龄穷治逆书狱，闾阎悚息，巡抚所主五府州得无扰。川沙民有烧香传徒者，有司密捕解江宁，师诚遣标弁要於途，交按察司依律鞫治，免辜磔者数十人，时以称之。

二十一年，父病笃，不俟代回籍，被严议褫职。寻予编修，服阕，迁中允。历江西、安徽布政使。道光元年，擢广东巡抚，调安徽，继母忧去官。复历山西、江苏巡抚。

六年，召授仓场侍郎。以病乞归，卒於家。

师诚警敏综覈，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治福建最著，继之者为王绍兰。

绍兰，字南陔，浙江萧山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福建南屏知县，调闽县。

巡抚汪志伊荐其治行，仁宗曰：“王绍兰好官，朕早闻其名。”召入见，以知州用，擢泉州知府。漳、泉两郡多械斗，自绍兰治泉州，民俗渐驯，而漳州守令以械斗狱获罪，诏举绍兰以为法。擢兴泉永道，捕获蔡牵养子蔡三及其党蔡昌等，予议叙。

迁按察使，母忧去，服阕，起故官，就迁布政使。嘉庆十九年，擢巡抚，始终未出福建。寻汪志伊来为总督，与布政使李赓芸不合，因讦告受赂，劾治，属吏希指罗织，赓芸愤而自缢。志伊获谴，绍兰坐不能匡正，牵连罢职。

少嗜学，究经史大义。去官后，一意著述，以许慎、郑康成为宗，於仪礼、说文致力尤深，著书皆可传。

李奕畴，字书年，河南夏邑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大考改礼部主事，典贵州乡试，洊迁郎中。五十七年，出为山西宁武知府，调平阳，有政声。历江苏粮道、山东按察使。嘉庆十一年，坐巡抚保荐属吏违例，牵连被议，左迁江南河库道。

十三年，迁安徽按察使，治狱明慎，多平反。霍丘民范受之者，赘於顾氏，与妻反目，外出久不归。县令误听讹言，谓其妻私於邻杨三，锻鍊成狱，当顾氏、杨三谋杀罪，其母与弟及佣工某加功，实无左证，五人者不胜刑，皆诬服。奕畴阅供词，疑之，骤诘曰：“尔曹言骨已被焚，然尚有脏腑肠胃，弃之何所？”囚不能对，惟伏地哭。奕畴慨然曰：“是有冤！”使幹吏侦之，至陈姓家，言正月十五夜受之曾过宿，而谳曰被杀在十三日，乃缓系诸囚，严缉受之。久之，受之忽自归，则以负博远避，不敢使家人知所在，今始闻大狱起，乃归投案也。事得白。奕畴故无子，狱既解，乃生子铭皖。民间传颂，至演为剧曲。就迁布政使。

十八年，擢浙江巡抚。时近畿教匪未靖，或言严、衢两郡匪徒传习天罡会，诏奕畴严治。奕畴逮讯叶机、姚汉楫等，实止愚民相聚诵经祈福，无逆迹，坐罪首犯数人，株连皆省释。安徽、江西游民来浙租山垦种者日众，言官请禁。奕畴疏陈势难遽逐，请分年遣令回籍。上悟曰：“兹事不易言。游民皆无恆产，驱之此省，又转徙他省，断不能复归乡里。”命徐谋教养，俾流亡者变为土著，乃得安。

寻授漕运总督，在任五年，运务无误。奕畴固长者，待下宽，坐滥委运弁降四级，命以吏、礼二部郎中用。复以运弁纵容帮丁索费，被劾，降主事。二十五年，宣宗即位，命奕畴以尚书守护昌陵。道光二年，原品休致。十九年，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明年，会榜重逢，子铭皖適登第，同与恩荣宴，称盛事焉。二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一。

钱楷，字裴山，浙江嘉兴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嘉庆三年，典四川乡试，督广西学政，回京，仍直军机。迁礼部郎中，调刑部，甚被眷遇。截取京察当外用，予升衔留任。十一年，诏嘉楷久直勤勉，以四五品京堂用。历太常寺少卿、光禄寺卿。十二年，京师旱，疏请循汉书求雨闭阳纵阴之说，停止正阳门外石路工程，诏“修省在实政，无事傅会五行”，罢其奏。迭命往河南、山西鞫狱，次第奏结，无枉纵。授河南布政使，十四年，护理巡抚，暂署河东河道总督。擢授广西巡抚，寻调湖北。

十六年，疏言：“外洋鸦片烟入中国，奸商巧为夹带。凡粤东西两省匪类纠结，多由於此，以致盗风益炽。请饬闽、粤各关监督并近海督抚，严督关员盘检，按律加等究办。内地货卖一经发觉，穷究买自何人，来从何处，不得含糊搪塞，将失察偷漏监督委员及地方官一体参处，务使来踪尽绝，流弊自除，乃清理匪源之一端也。”

诏下沿海督抚认真察办。授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奏陈湖北地方事宜应酌剂者四端：请附近荆州粮米供支满营兵食，馀俱改归北漕；沿江契买洲地，准其耕种纳粮，无契者作为官地，召佃承种；新设提督，移驻襄阳府城；楚北均食淮盐，襄阳、宜昌等府筹议减价。下所司会议，惟沿江洲地一事照行，馀以窒碍置之。

复出署河南巡抚。匪徒王胯子句结南阳饥民滋事，成大狱。楷至任，疏言：“前任巡抚恩长於南阳匪徒一案，前后具奏情节与原报不符，办理过当。府、州、县等缉犯并未废弛，平日声名尚好，现拟绞监候之二十馀犯，明年秋审，均应情实，不敢知而不言。”诏以“句决与否，临时自有权衡，非臣下所可豫定。地方官咎有应得，岂能开复？”斥楷敷陈未当，近於喜事。调补工部侍郎。寻授安徽巡抚。以歙县监生张良璧采生毙命，命楷亲讯，谳拟未依凌迟律，失於轻比，部议降一级调用，改降二级留任。十七年，卒。诏以“楷直枢曹久，有劳，自简封圻，治理安静。

母程年逾七旬，嗣子尚幼，深悯之，特赐恤。”

和舜武，伊拉里氏，满洲镶蓝旗人。官学生，考授太常寺笔帖式。累迁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以治狱明获议叙，迁兵部郎中，兼公中佐领。嘉庆十五年，出为江苏盐法道。累迁山东布政使，整饬吏治，舆论归之。二十二年，擢山西巡抚，调河南。会布政使吴邦庆疏请於漳、卫合流之处建闸坝，和舜武谓：“漳河盛涨湍悍，非一闸所能御，越闸旁趋，且停蓄泥沙，塞卫水宣泄之路。”疏请罢之，仍旧章每年挑濬窦公河以资盐运，如所议行。逾年，调山东。仁宗闻其前为布政使有声，故有此授。山东民俗好讼，又近畿，辄走诉京师。和舜武再莅，讼顿减，特诏褒勉。

疏请清理京控积案，责巡抚、籓、臬分提鞫讯，月定课程，各自陈奏；又请酌改窃盗窝匪条例，加重定拟，俟盗风稍戢，复旧：并从之。至年终，审结积案千馀起，予优叙。京察复予议叙。二十四年，卒，上甚惜之，优诏赐恤，赠总督衔，谥恭慎。

论曰：仁宗初政，特重廉吏。岳起、荆道乾清操实政为之冠；谢启昆、张师诚才猷建树，卓越一时：并专圻硕望矣。李殿图、李奕畴、钱楷亦各以明慎慈惠见称，和舜武课最簿书，遂邀易名旷典；王绍兰一眚坐废，晚成经学：殆有幸有不幸哉？

## 列传一百四十七

司马騊 王秉韬嵇承志 康基田 吴璥 徐端 陈凤翔 黎世序

司马騊，字云皋，江苏江宁人。乾隆中，大学士高晋为两江总督，辟佐幕司章奏。习河事，以从九品留工效用，授山阳主簿。累迁淮安同知，仍兼幕职。从晋塞河，屡有功。萨载继任总督，亦倚之。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库道。道库岁修六十万，溢额则俟上闻，遇险工，员借帑，久辄因缘为弊，騊从容筹补，公私具举。五十五年，迁江西按察使，在官七年，巡抚簠簋不饬，被劾多所牵连，騊以谨慎获免。

嘉庆元年，迁山西布政使。二年，调山东，兼管河务。是年秋，曹州河溢，命騊偕两江总督李奉翰、南河总督康基田、前山东巡抚伊江阿同任堵塞。冬，擢河东河道总督。曹工寻合龙。三年春，西坝蛰，革职留任。疏言豫东两岸堤工卑薄，请择要增高，以御汛涨。诏以下游不能深通，徒事加堤，斥其不揣本而齐末，曹工之蛰，由於堵筑不坚，罚騊等赔修，夺翎顶，所议工事仍允行。九月，睢州河溢，诏免治罪，责速塞。四年正月，工竣，复顶戴，议叙，免其代赔帑银。寻卒於工次，赐恤。

王秉韬，字含谿，汉军镶红旗人。由举人授陕西三原知县，累迁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缘事降浙江按察司经历，改云南知县。累迁山西保德知州，有政声。乾隆五十五年，擢安徽颍州知府，因谳狱迟延罢职，诏以原官发江苏，补淮安。嘉庆二年，复调颍州。会教匪犯河南，去颍州甚近。秉韬慨然曰：“同为守土臣，岂可以畛域遗害乎？”与寿春镇总兵定柱团结乡勇数千，励以忠义，助粮饷，战於境上，破贼走之。时大学士硃珪为安徽巡抚，器其才。未几，擢广西左江道。复以在颍州失察逸犯，罣议，镌级去官，留治江南丰、砀河工。寻署庐凤道。洎仁宗亲政，硃珪荐之，擢奉天府尹，迁河南布政使。五年，擢河东河道总督。

秉韬老於吏事，治河主节费，堤埽单薄者择要修筑，不以不急之工扰民。河北道罗正墀信用劣幕舞弊，曹考通判徐鼐张皇糜费，并劾治之。薪料如额采买，河员滥报辄駮斥，使多积土以备异涨，於是浮冒者不便其所为，言官遽论劾，诏慰勉，戒勿偏於节省。七年，防汛，卒於工次。

秉韬性方正，不沽名。时疆吏中长麟、汪志伊并以廉著，秉韬不惬其为人，尝曰：“长三，汪六皆名过其实，奚足贵？”继其任者为嵇承志。

承志，大学士璜子。由举人官内阁中书，累迁长芦盐运使。乾隆五十九年，天津海河溢，筑堤守御。高宗以承志无守土责，能尽力，特诏嘉之。寻病归。嘉庆六年，从侍郎那彦宝治永定河，复授长芦盐运使。七年，署河东河道总督。承志年已老，上特以其家世习河事，故任之。八年，河决封丘衡家楼，次年，塞决工竣。召还京，授大理寺少卿。十年，迁顺天府尹。寻卒。

康基田，字茂园，山西兴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江苏新阳知县，调昭文。

为令几十年，迁广东潮州通判。以获盗功，晋秩同知。累迁河南河北道，调江南淮徐道，治河有声。五十二年，擢江苏按察使。命每年大汛赴淮、徐襄河务。六月，河南睢州河溢，基田奉檄驰往堵筑。次年，迁江宁布政使，兼河务如故。五十四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寻回任。六月，基田防汛睢南，值周家楼河溢，上游魏家庄大埽翻陷，基田压焉，援救得生。诏嘉其奋勉，特加恩赉。五十五年，护理安徽巡抚。

以高邮粮胥伪造印串，巡抚闵鹗元被严谴，褫基田顶戴。复以陈奏不实，革职逮问，遣戍伊犁。寻许赎罪，以南河同知用。五十六年，仍授淮徐道。五十九年，力守丰汛曲家庄堤，特诏褒奖。擢江苏按察使，调山东，仍兼黄、运两河事。

嘉庆元年，南河丰汛河溢，基田赴工襄治，迁布政使。命回山东，疏消漫水，抚恤灾民，基田遂往来其间。次年春，丰工竣，赐花翎。擢江苏巡抚。秋，河溢砀山杨家坝，命驰视。山东曹县河亦溢，复命往襄同堵筑。授河东河道总督，寻调南河。三年，曹工合而复蛰，部议革职，诏宽免。疏言：“口门深逾十丈，拟就二坝前河势湾处开引河，别筑一坝，即以旧西坝改作挑水坝，俟秋后兴工。”诏责其延玩，褫翎顶。寻命专任下游挑河事。九月，河南睢州河复溢，水入涡、濉诸河，正河断流。大工旋合。次年春，睢工亦竣，河归故道，引河通暢，复翎顶。时有条奏治海口及复旧制混江龙者，基田疏言：“治河之法，首在束水攻沙。自曹工漫溢，溜或旁趋，遂致正河淤垫。因上决而下淤，非先淤而后决。今睢工、曹工既竣，连年黄水漫衍，所在停沙，比至清江会淮，已成清水。海口刷涤宽三百数十丈，毋庸疏濬。混江龙助水之力甚微，不若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仁宗嘉纳之。

秋，河溢邵家坝。十二月，堵合未旬日，坝复蛰，渗水，责基田赔帑。五年正月，坝工失火，积料尽焚，革职，留工效力。基田驭下素严，督率将卒守堤，动以军法从事，稽延者杖枷不贷，人多怨之。又官吏积弊惧揭，阴纵火以掩其迹。帝亦知基田性刚守洁，惟责其苛细，仍命随办要工，欲复用之。及邵家坝工竣，以知州用，补江苏太仓直隶州。逾年，擢广东布政使，调江西，又调江宁。十一年，因贵州铅船迟滞，降调，授户部郎中。

十三年，从协办大学士长麟、戴衢亨察视南河，基田请修复天然闸迤东十八里屯二石闸，靳辅所建也，足以减黄济运，且山石夹峙，无夺溜冲决之患，据以入告。

帝嘉其留心河务，加道衔，赐花翎。寻予太仆寺少卿职衔，稽核南河要工钱粮。十六年，以年逾八旬，乞休，允之，命来京就养，以示优恤。后议改建山盱五坝，特命与议。基田疏陈：“旧制尽善，不宜轻改。今仁、义、礼三坝石底损坏，跌成深塘，不得已为变通之计。请将仁、义二坝先改其一，俟大汛果见顺利，再议添所建。

拟礼坝先筑草坝，非湖水大涨，不可轻放。”奏入，报闻。十八年，乡举重逢，赐三品卿衔，与鹿鸣宴。寻卒。

吴璥，字式如，浙江钱塘人，吏部侍郎嗣爵子。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侍讲学士，典陕西乡试。五十四年，督安徽学政。召见，高宗因其父曾为总河，询以河务，所对称旨，即日授河南开归陈许道。累迁布政使。五十九年，巡抚出视赈，璥充乡试监临，闻河水暴涨，即出闱驰防，帝嘉之。六十年，署巡抚。

嘉庆二年，楚匪齐王氏犯河南，击走之，复剿息县匪，赐花翎。母忧留任。四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寻实授。请增河工料价，归地粮摊徵，诏斥其病民，革职留任。五年，调南河，堵合邵家坝漫口，加太子少保。八年秋，河决衡家楼，命豫筹来年漕运，请疏邳州、宿迁诸闸，於宿迁、桃源交界筑束水草坝，濬淤浅，依议行。

又言徐州一带河水宽深而未消落，乃海口壅塞所致，诏相度治之。寻疏陈：“云梯关海口暗滩，尚非全被阻遏。请於黄泥嘴开引河，并挑吉家浦、于家港、倪家滩、宋家尖诸滩。”允之。九年秋，洪湖水涨未消，请缓筑仁、智两坝，以保堰、盱堤工。时东河衡工甫合，清江浦河口水浅阻粮船，上谓清水力弱，由启放仁、智等坝所致，命侍郎姜晟往会筹蓄黄济运。璥与合疏请堵二坝及惠济闸之钳口坝，使湖水全力东注，刷通河口，并启李工口门，减掣黄水，从之。上终以璥多病，治河不力，虽宥其罪，命解职。十年，授兵部侍郎，调仓场侍郎。

十一年，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因料物例价不敷，请依南河按时价折销，允之。

复请岁料帮价归地粮摊徵，被严斥，革职留任。寻又以堤堰工需并入衡工善后题销，上切责之。十三年，召回京，授刑部尚书。命偕侍郎托津赴江苏鞫狱，并勘议海口改道，请仍复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堤，从之。复授江南河道总督。十四年，疏陈：“海口应濬，而大堤不坚，旁泄必淤；蓄清为要，而堤坝不复，遇涨必溃。今闸坝无减黄之路，五坝无节宣之方，皆宜急为救治。”诏韪之，令尽心经理。是冬，以海口挑复正河，费用浩繁，不及於次年桃汛前举工，请权宜仍濬北潮河以通去路。

十五年春，偕两江总督松筠合疏请修复正河，诏允行；而斥璥无定见，前后矛盾，责其认真督治，不得以事由松筠主持为推诿之地。寻因病乞假，诏解职，俟病痊以六部尚书用。

璥既去任，松筠疏论河工积弊，谓璥与徐端治理失宜，用人不当，垫款九十馀万，恐有冒捏。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劾扬河通判缪元淳浮冒工款，称：“璥路过扬州，与言员营弁不肖者多，往往虚报工程，且有无工借支。前在任六七年，用帑一千馀万，今此数年，竟至三四千万。”诏斥璥知而不奏，命尚书托津等往南河按之，劾璥失察误工；又濬淮北盐河，未经奏陈，濬后复淤，诏切责，降四级调用，与徐端分赔盐河工款，命璥赴南河襄办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十七年，补光禄寺卿，累迁吏部侍郎。

十八年，睢州河溢，命赴南河察勘湖河。十九年，授河东河道总督，督治睢工。

次年，迁兵部尚书，工竣回京，历刑部、吏部，协办大学士。上以璥练习河务，无岁不奉使出勘河。二十一年，协防东河秋汛。二十二年，勘睢工及山东运河，南河萧南民堰，清江浦御黄、束清诸坝。二十三年，筑沁河漫口。二十四年，筑河南兰阳、仪封及武涉马营坝决口。二十五年，勘南河束清、御黄诸坝及泄水事宜。其间再署河南巡抚，一署河东河道总督。道光元年，以病免。二年，因侍郎那彦宝治河不职降黜，追论璥与同罪，虽已致仕家居，褫其翎顶。寻卒。

徐端，字肇之，浙江德清人。父振甲，官江苏清河知县。端少随任，习於河事。

入赀为通判。乾隆中，河决青龙冈。振甲知涉县，分挑引河，端佐役，大学士阿桂督工，见而器之，留东河任用，授兰仪通判。寻升缺为同知，调睢宁，又调开封下南河。

嘉庆三年，署山东沂曹道。睢州河决，端预筑曹州堤，得无害。四年，擢江西饶州知府，未之任，调江苏淮安。七年，擢淮徐道，丁父忧，与假治丧，仍回任。

九年，加三品顶戴，护理东河河道总督。时衡家楼甫塞决，诏以前官王秉韬惜费，嵇承志年衰，修防多疏，责端通筹全河为未雨绸缪之计。端疏陈临河埽工固紧要，无工之地尤须慎防，仁宗韪之。冬，清口水浅阻漕船，端偕尚书姜晟等往视，请展引河，启祥符五瑞坝，分河水入洪湖助清敌黄，清口乃通。寻授江南河道总督。十年，请疏治云梯关沙淤，培筑桃源以下堤工；又请移建河口束清坝於迤南湖水汇出之处，以资节制；挑清坝外筑束清东坝，对岸张家庄增筑西坝，留口门二十丈，视湖水大小为束展：诏允行。秋，筑义坝。时命侍郎戴均元会筹蓄黄济运，端与合疏请濬王营减坝以下盐河，遇盛涨，相机启放，庶黄减淮强，湖水暢出，堰工亦免著重，从之。

十一年，洪湖异涨，高堰赖新筑子堰抵御，不为害。俄黄水并涨，决盐河民堰，运河东岸荷花塘亦决。以功过相抵，免议。旧制，南河设正副总河，后裁其副；至是授戴均元为河道总督，端副之。秋，河决周家楼，上游郭家房堤蛰，命端专治郭家房堵口，四阅月工竣。时黄水由减坝六塘河入海，正河断流，群议改道，上颁示御制黄河改道记，命端视察海口。寻以六塘河下游水势散漫，难施工作，复颁示御制治旧河记，命端专驻减坝督工。十二年春，工竣，河循故道，加太子少保。秋，海潮上漾，河由陈家浦旁溢入射阳湖归海，请於黄泥嘴建坝，择要疏淤，俾仍故道。

十三年，署正总河。先是端屡言河淤由於海口流缓，宜接筑云梯关外长堤，束水攻沙，未及举。至是两江总督铁保疏申前议，并请培高堰土坡，修补智、礼二坝，以备湖涨；复毛城铺石堤、王营减坝，以节宣黄水：端赞其议。命协办大学士长麟、戴衢亨察视，惟辍毛城铺坝工，改建徐州十八里屯双闸，馀依原议行。夏，湖水涨，端启智、信二坝，不敷宣泄，坏砖工百馀丈，褫翎顶，降三级留任。寻堵合，复之。

时黄水由马港口分流，经灌河口归海，命尚书吴璥、侍郎托津会勘，以荷花塘坝工垂成复蛰，降端为副总河。十五年，复授河道总督，裁副总河。端始终主复旧海口堵马港，命尚书马慧裕会同督治。两江总督松筠劾端於河流逢湾取直，以致停淤，上不直其奏，端疏辨，诏松筠无预河务，责端与慧裕速施工，勿游移。寻以洪湖风汛，坏高堰、山盱两工甚钜，革职留任。松筠复密陈端祗知工程，不晓机宜，糜帑千万，迄无成功，且恐有浮冒之弊。诏斥端不胜河督之任，革职留工，专任堵筑义坝。十六年，命以通判用，复命治李家楼引河。十七年，工甫竣，病卒。

端治南河七年，熟谙工作。苇柳积堤，一过测其多少。与夫役同劳苦，廉不妄取。河工积弊，端知之，惮於轻发，欲入觐面陈而终不得，以至於败。继之者为陈凤翔，河事遂益敝。

陈凤翔，字竹香，江西崇仁人。謄录，议叙授县丞，发直隶河工，累迁永定河道。嘉庆六年，畿辅大水，河决者四，凤翔从侍郎那彦宝塞决，为仁宗所知。逾年，丁父忧，赐金治丧。后复授永定河道。

十四年，擢河东河道总督，逾年，调南河。时南河敝坏已久，河湖受病日深，诏以蓄清敌黄为急务，其要在修复高堰之堤，责凤翔克期程工，尤以借黄济运为戒。

十六年，疏陈急治河口及运河各工，高堰二堤亦次第兴办。寻偕两江总督勒保奏报堵合御黄、钳口两坝，疏末微言：“海口北岸无人烟之地，面面皆水，俟秋间水落，相机办理。”上以上年堵筑马港，两岸皆新堤，北岸地势尤高，明是新决讳饰，责令据实奏闻。適王营减坝土堤又决，诏切责，革职留任。寻奏：“王营减坝旁注，由海口逼紧，水无他路，致有漫溢。请俟水落，修筑减坝海口，但保南岸，勿筑北岸，以免水逼。”援引高宗谕旨云梯关外勿与水争地，诏以“从前濒海沙滩无居民，今则马港口外现有村落，非昔可比。且水势散漫，河缓沙停，弊不胜言。又凤翔等所绘海口图无村落地名，与十三年吴璥所呈图说不同，河形曲直亦异。”斥凤翔意存朦混，恃才妄作：“前称云梯关外溜势暢达，未挑处刷深至十馀丈，可见海口非高仰；凤翔既未身历其境，今因北岸漫溢，束手无策，反言从前挑筑皆属非计，以相抵塞。”特简百龄为两江总督，与凤翔同勘海口。凤翔谓海口不能暢，下壅故上溃，诿为淮海道黎世序所言；而世序实谓下壅在倪家滩新堤上下，非在海口。及百龄至，亲勘海口深通，惟中段涸成平陆，乃去岁挑河积土河滩，春水漫刷，仍归河内。又拦潮坝放水时，坝根起除未净，阻水停淤，世序屡请筹办，凤翔视为缓图，诏斥因循贻误。会上游绵拐山、李家楼两处漫口，革职留任。

十七年春，礼坝又决，百龄劾：“凤翔急开迟闭，坝下冲动，不早亲勘堵筑，用帑二十七万两有奇；而坝工未竣，清水大泄，下河成灾。”严诏斥凤翔贻误，革职，罚赔银十万两，荷校两月，遣戍乌鲁木齐。寻凤翔诉辨，命大学士松筠、府尹初彭龄按讯，得百龄与凤翔同时批准开坝状；凤翔又讦百龄信任盐巡道硃尔赓额督办苇荡柴料，捏报邀功：谴百龄等，凤翔免枷，仍赴戍，未行，病殁。

黎世序，初名承惠，字湛溪，河南罗山人。嘉庆元年进士，授江西星子知县，调南昌。擢江苏镇江知府。十六年，迁淮海道。与河督陈凤翔争堵倪家滩漫口，由是知名。

十七年，调淮阳道。寻凤翔黜，诏加世序三品顶戴，署南河河道总督，俟三年后果称职，始实授。疏言：“自上年大濬，千里长河，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堵合，云梯关外水深二三丈至四五丈，为近年所未有。而清江浦至云梯关一带，较之河底深通时尚高八九尺。此非人力所能猝办，计惟竭力收蓄湖水，以期暢出。敌黄蓄清之法，在堰、盱二堤，有旨缓办；今年礼坝跌损，宣泄路少，二是尤应急筑，以资捍卫。”允之。

十八年，以仁、义、礼三坝基坏，请於蒋家坝附近山冈移建三坝，挑引河三道，诏令详议，并饬填实旧坝。寻如议行。因全漕渡黄较早，议叙。疏请加高徐州护城石工，添筑越堤，於清江浦汰黄堤外加重堤，又於骆马湖尾闾五坝迤下添碎石滚坝，并允之。先是百龄拟於清江浦石马头筑圈堤，其湾处对王营，上起御黄坝，下属贴心坝，河宽千馀丈，至此陡束为二百丈，论者以为不便，得不行；世序卒成之。是年秋，睢南薛家楼、桃北丁家庄漫水坏堤，世序跃入河者再。会上游河南睢州决口夺溜，河水陡落，睢、桃两工得补筑无事，诏以世序不能先事预防，降一级留任。

睢州决口久未合，黄水全入洪湖。世序力筹宣泄，濬顺清河於清口淤窄处，自束清坝起至御黄坝止，挑引河三，束清、钳口各坝一律辟展，智、仁两坝及蒋坝以南，新挑仁、义两坝引河，并为分减之路。至十九年霜降，安澜，诏嘉世序修防得宜，加二品顶戴。

二十年，疏言：“徐州十八里屯旧有东西两闸，金门宽三丈五尺，不足减水。

其西南虎山腰两山对峙，凹处宽二十馀丈，山根石脚相连，可作天然滚坝。北面临河，即十八里屯，山冈淤於土中，剥平山顶，改作临河滚坝。以虎山腰为重门擎托，可期稳固。”允之。夏，洪湖盛涨，拆展束清，御黄两坝，启山盱引河滚坝，清水暢出，会黄东注，刷河益深，特诏嘉奖，赐花翎。

世序治河，力举束水对坝，课种柳株，验土埽，稽垛牛，减漕规例价。行之既久，滩柳茂密，土料如林，工修河暢。南河岁修三百万两为率，每年必节省二三十万。碎石坦坡，自靳辅始用之於高堰，后兰第锡、吴璥、徐端偶一用之；世序始用之於通工，谤言四起，世序力持，卒获其效。二十一年，京察，议叙。二十二年，因御黄坝刷深不能施工，束清坝掣溜太急，亦难稳立，请於旧二坝水浅处添筑重坝，又於束清坝外添建一坝，以为重门钳束，於是比岁安澜，奏减料价一成。

道光元年，入觐，宣宗嘉其劳勚，加太子少保，开复一切处分，赐诗以宠之。

二年，京察，复予议叙。四年，卒於官，优诏褒恤，加尚书衔，赠太子太保，谥襄勤，入祀贤良祠。江南请祀名宦建专祠，帝追念前劳，御制诗一章，命勒石於墓。

赐其子学淳，主事；学渊，举人；学澄，副榜贡生。

自乾隆季年，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浸至无岁不决；又以漕运牵掣，当其事者，无不蹶败。世序澹泊宁静，一湔靡俗。任事十三年，独以恩礼终焉。幕僚邹汝翼，无锡人，世序倚如左右手，欲援陈潢故事，荐之於朝，力辞而止。泾县包世臣号知河事，世序多用其说，惟筑圈堰一事论不合。及创虎山腰滚坝，世臣阻之曰：“河以无溜为至险，攻大埽不与焉；湖以淤底为至险，掣石工不与焉。公谓减黄入湖，为化险为平。黄缓湖高，吾坐见其积平成险也。两险交至，其祸甚烈。公意在及身，然以忧患贻后世已。”世序初奏亦谓坝成遇不得已乃启，然后实无岁不启。

洎嘉庆二十五年，上游河南睢州马营两口既合，阅岁大汛至，清河、安东、阜宁三县境内河水常平堤，而中泓无溜。世序心知其害，忧瘁而卒。后数月，高堰竟决。

论曰：仁宗锐意治河，用人其慎。然承积弊之后，求治愈殷，窟穴於弊者转益诪张以为尝试。海口改道之说起，纷纭数载而后定。康基田、徐端等皆谙习河事，程功亦仅。至黎世序宣勤久任，南河乃安；而减黄病湖，遂遗隐患。得失之故，具於斯焉。

## 列传一百四十八

刘清 傅鼐 严如熤子正基

刘清，字天一，贵州广顺人。由拔贡议叙，授四川冕宁县丞，擢南充知县，政声为一省之冠。

嘉庆元年，教匪起，清得民心，募乡勇五百人击贼，人乐为用。贼自为民时知其名，遇辄避之。继从总督英善剿达州匪徐天德，数捷，率乡勇罗思举赴贼营谕降罗其清，未得要领；而徐天德与王三槐、冷天禄合陷东乡，二年春，始复之，遂署东乡。进克清谿场，擒贼党王学礼，天德之舅也，言天德与王三槐皆有归顺意。总督宜绵令清往招三槐，遍历诸贼垒，迎送奉酒食甚谨，宣示招抚，皆听命，夜宿其帐中。三槐随至大营，约期率所部出降，然实藉觇虚实，非真意。届期，三槐诡称於双庙投降，伏匪为掩袭计，官军预设备，击败之。时罗其清、冉文俦并聚方山坪，清偕总兵百祥夺多福山贼垒，会诸路兵攻方山坪，克之。贼窜通江、巴州，与徐天德、王三槐合，清所部乡勇增至千馀人，桂涵、李子青等皆骁勇善战，偕诸军击贼，叠有歼获，罗、冉二匪渐蹙。

三年，署广元县事。总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乐坪，未下，复令清往招抚。三槐恃前此出入大营无忌，留随人刘星渠等为质，三槐遂诣军门，勒保奏报大捷，俘三槐至京。廷讯时，言：“官逼民反。”仁宗诘之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对曰：“惟有刘青天一人。”刘青天者，川民以呼清也。帝深嘉之，特谕曰：“朕闻刘清官声甚好，每率众御敌，贼以其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如果始终奋勇，民情爱戴，著勒保据实保奏。”寻以清治绩战功奏上，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於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

四年，补忠州，加知府衔。参赞额勒登保破冉天元、张子聪於竹峪关，令清於通江、巴州招抚馀匪。自王三槐被诱，诸贼首皆疑惮不敢出；然感清无他，不忍加害，每至贼营，必留宿尽礼，其胁从者先后投出二万馀人，遣散归农，以功加道衔。

命随副都御史广兴驻达州治军饷，擢建昌道。五年，冉天元等合诸路贼渡嘉陵江，总督魁伦退守盐亭凤凰山，令清集民团守潼河，上下三百馀里，多浅滩，尽撤防兵；清争之，不可。贼果於太和镇上游王家嘴偷渡，委罪於清，夺职，命以知县用，留营效力。既而德楞泰破贼，天元伏诛，诸路窜贼旁皇通、巴之间，勒保以清去岁招降成效，责筹安抚。时川匪父子兄弟一家中不尽习教为贼，而奔窜往来，过乡里辄归视。清屯要隘，且剿且抚，遣人存问贼首家属有归诚之意者，潜令图之，展转相引，贼遂瓦解。蓝号鲜大川，巴州人，号为狡悍。其族人文炳、路保及党杨似山，清皆厚恤其家，感恩原效死，乃使文炳劝大川降，不可，且与似山谋杀文炳。似山乘间杀大川，与文炳、路保同降。巴州匪遂灭。六年，以功复原官，仍授建昌道。

七年春，破贼於南江五方坪，擒贼首李彬及辛文等，加按察使衔，寻授四川按察使。

败蓝号齐国典馀匪於两河口，追擒其党葛成胜。诸匪以次平，大功告蕆，下部议叙。

清在军七年，先后招降三万馀人。有业者归乡里，无业及有业原从者为乡勇，后立战功者三十馀人。其中苟崇勋、苟文耀、李彬、辛文、李世玉、赵文相，皆贼魁也。崇勋即苟文通，已奏报歼毙而改名。及军事竣，当遣，清以诸人田庐焚荡，骤散将复为贼，临行重犒之。自向富室巨商贷金，人感其诚，多响应。事毕，积逋负至十万。

八年，陕西馀匪自南山窜出栈道，清驰扼广元，遣卒招抚被戕，诏斥轻信纵贼，以前功免罪，命理粮饷及搜捕馀匪、裁撤乡勇。十年，事竣入觐，赐御制诗，有曰：“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时以异数荣之。丁继母忧，去官，服阕，授山西按察使，迁布政使。忤巡抚初彭龄，劾其袒护属吏，降四级，以从四品京堂用。清亦自陈不胜籓司之任，诏斥冒昧，降补刑部员外郎。热河新设理刑司员，以清往，边方草创，多持大体，断狱平允，蒙民亦以青天呼之。

十七年，授山东盐运使。十八年，河南教匪起，山东贼党硃成良等应之，陷定陶、曹县，巡抚同兴恇惧，清自请将兵。承平久，兵习晏安，清蹑草屩先之，以五百人败贼於仿山，复定陶，又败之於韩家庙，殪贼二千，进攻扈家集，纵火焚栅，贼突出皆死，诛贼首硃成良、王奇山，自滑县奔至者并歼焉，两阅月而事平。贼初起时，煽惑甚众，清先解散其胁从，成良势孤不得逞，故得速定。上嘉其以文职身先士卒，特诏褒奖，加布政使衔。寻授云南布政使，仍留旧任。

清性坦率，厌苛礼，不合於上官，又不耐簿书钱穀，遂乞病，上亦知之，改授山东登州镇总兵，调曹州镇。道光二年，以老休致，命在籍食全俸。八年，卒，赐祭葬，祀山东名宦，官其孙炽昌为兵部主事；莹，举人。

傅鼐，字重庵，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山阴。由吏员入赀为府经历，发云南，擢宁洱知县。乾隆末，福康安征苗疆，调赴湖南军营司饷运，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

嘉庆元年，授凤凰同知。治当苗冲，会大军移征湖北教匪，降苗要求苗地归苗，当事议允之。鼐知愈抚且愈骄，乃招流亡，团丁壮，於要害筑碉堡，防苗出没。

苗以死力来攻，且战且修，阅三年而碉堡成。有哨台以守望，砲台以御敌，边墙相接百馀里。每警，哨台举铳角，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皆戒严。四年，擒苗酋吴陈受，加知府衔。巡抚姜晟疏荐鼐能胜艰钜，方治镇筸一带荒田，均给丁壮，请俟事竣送部。时镇筸左、右营黑苗最为边患，五年，跴金塘苗出掠泸溪，偕总兵富志那夜分三路捣其巢，伏兵隘路苟岩要击，痛歼之，毙首逆吴尚保，苗始夺气。

诏嘉奖，命在任食知府俸。

六年，贵州苗复乱，湖南环苗地东、南、北三面七百馀里，其西二百馀里接贵州，未设备。石岘苗煽十四寨纠湖南苗叛，鼐率乡勇千五百驰赴铜仁。贵州巡抚伊桑阿以招抚戡定上闻，各寨实尚沸然，枪械未缴。总督琅玕至，急檄鼐会剿崖屯沟，黔兵攻其前，鼐夜由山径入，连破五巢。上下湖山峡尤险，夜分兵围攻，至次日克之，火其寨。三日中尽破诸寨，歼苗二千有奇。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伊桑阿因冒功误边伏法，录鼐功，加道衔，总理边务，并命以苗疆道员用。七年，丁父忧，诏鼐办理边防善后，民、苗悦服，难易生手，命留任。初，鼐建议迁永绥城於花园，副将营於茶洞，而贵州方藉永绥为声援，尼其事。至是诏琅玕察奏，乃赴铜仁面陈永绥孤悬苗中，形如釜底，有二难、三可虑；并请移湖南守备於贵州边境螺螄堡，以为犄角，乃决议移之。既而群苗率众来争，鼐率乡勇深入，苗大集，环之数重，以奇计突围出。寻议勒缴枪械，苗酋石崇四等抗命，并阻丈田，十年，与其党石贵银纠众数千来犯，败之夯都河，追至孟阳冈，歼贼甚众，生擒石崇四、石贵银。是役因贼戕良苗，故得用苗兵深入，战月馀，破寨十六，馀皆乞降，永绥苗遂平。属高都、两头羊二寨皆震慑，无敢抗。事闻，予优叙，擢辰沅永靖道。

鼐治苗专用雕剿法，大小百战，所用仅乡勇数千。苗人於穹山峭壁蓦越如平地，无部伍行列，伏箐中从暗击明，铳锐且长，随山起伏，多命中。鼐因苗地用苗技训练士卒，囊沙轻走，习藤牌闪跃，狭路则用短兵。每战后辄严汰，数年始得精卒千，号“飞队”，风雨不乱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甘苦与共，是以能致死。

先是议兴屯田，上书巡抚高杞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县，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无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挫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馀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也。

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逸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屯田多少：凤凰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需田三万馀亩；乾州碉堡九十馀，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馀亩；保靖县碉堡四十馀，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馀亩；古丈坪苗驯，止设碉堡十馀，守丁百，屯田五百馀亩；永绥新建碉堡百馀，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亩：而后边无馀隙，环苗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

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丁无以守，勇丁非屯田无以赡。边民濒近锋镝，固原割世业而保身家；后路同资屏蔽，亦乐捐有馀以补不足。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即其亲族。距边稍远者，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杂处，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惟执事图之！”於是收叛产分给无业穷苗佃种。

自擒石崇四，馀匪原返侵地，永绥得万馀亩，乾州、凤凰二次之，乃续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赎苗质民田万馀亩，曰“官赎田”。以廪屯官授屯长，给老幼，筹补助，备犒赏，暨岁修城堡、神祠、学校、育婴、养济诸费。复以兵威勒交苗占民田三万五千馀亩，苗自献田七千馀亩。其经费田则佃租变价，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训练讲武，设屯田守备掌之，辖於兵备道。屯政举，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与官及兵民约曰：“毋擅入苗寨，毋稍役苗夫。”与苗约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糜财，毋挟枪矛寻睚眦酿衅。”请乾、凤、永、保四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田字号，加中额一名，苗益感奋。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曰：“傅鼐任苗疆十馀年，锄莠安良，兴利除弊，建碉堡千有馀所，屯田十二万馀亩，收恤难民十馀万户，练兵八千人，收缴苗寨兵器四万馀件；又多方化导，设书院六，义学百，近日苗民向学，革面革心。朕久闻其任劳任怨，不顾身家。今召见，果安详谙练，明白诚实，洵为杰出之才，堪为岩疆保障。其加按察使衔，以风有位。”

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苗人籥留，命每年秋一赴苗疆抚慰边人。鼐在苗疆，设木匭於门，诉者投牒其中，夜出阅之，黎明起视事，剖决立尽。兵民白事，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署布政使。十六年，卒於官，仁宗深悼惜，诏谓：“倚畀方隆，正欲简任疆寄。加恩赠巡抚衔，照赠官赐恤，赐祭一坛。”苗疆建专祠，祀湖南名宦。光绪中，追谥壮肃。

初，鼐排众议以事攻剿，为大吏所惎，将中以开边衅罪。监司阿意，旁掣其肘，镇筸总兵富志那独保全之。富志那从征金川，习知山碉设险之利，鼐实从受之，卒以成功。鼐殁后，二妾寡居，饣于粥不给，其廉操尤著云。

严如熤，字炳文，湖南溆浦人。年十三，补诸生，举优贡。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

乾隆六十年，贵州苗乱，湖南巡抚姜晟辟佐幕，上平苗议十二事，言宜急复乾州，进永绥，与保靖、松桃、镇筸声势可通。攻乾州道泸溪，必先得大小章。大小章者，故土司遗民，名曰仡佬，骁健，与苗世仇。如熤募能仡佬语者往，开示利害，挟其酋六人出，推诚与同卧起，乃送质，率其属阳投乾州为内应，约一举破贼，因黔师牵掣未果。次年，卒赖其众，救两镇兵於河溪。后复平陇，战花园，皆为军锋。

大小章於大府檄或不受，必得如熤手书始行云。

嘉庆五年，举孝廉方正。廷试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如熤对几万言，略谓：“军兴数载，师老财匮。以数万罢惫之众，与猾贼追逐数千里长林深谷中。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多游手募充。虑一旦兵撤饷停，则反思延乱。如此，则乱何由弭？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躏，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举流民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团练捍卫，计可养胜兵数十万。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计无逾此。”仁宗亲擢第一。次日，召诣军机处询屯政，复条上十二事。召见，以知县发陕西。下其疏於三省大吏，令采行。

六年，补洵阳，县在万山中，与湖北边界相错，兵贼往来如织。时方厉行坚壁清野，如熤於筑堡练团，措置尤力。贼至无可掠，去则抄其尾。又择坚寨当冲者，储粮供给官军。徐天德、樊人杰败於张家坪，因马鞍寨阻其前，故不得窜。杨遇春破张天伦，亦赖太平寨夹击之力。以功加知州衔，赐花翎。八年，击湖北逸匪於蜀河口，斩王祥，擒方孝德，晋秩同知直隶州。新设定远，即以如熤补授。九年，建新城，复於西南百馀里黎坝、渔渡坝筑二石城为犄角。治团如洵阳，贼至辄歼，先后擒陈心元、冯世周。丁母忧，大吏议留任，辞不可，服阕，十三年，补潼关。

寻擢汉中知府。兵燹后，民困兵骄，散勇逸匪，心犹未革。如熤联营伍，立保甲，治堡寨，问民疾苦。兴劝农事，行区田法，教纺织，使务本计。修复褒城山河堰及城固五门、杨填二堰，各灌田数万亩，他小堰百馀，皆履勘濬治，水利普兴。复汉中书院，亲临讲授。於华州渭南开谕悍回，缚献亡命数十人；於宁羌解散湖北流民；於城固擒教首陈恆义：皆治渠魁，宽胁从。令行禁止，人心帖服，南山遂大定。

道光元年，擢陕安道。会廷议川、楚、陕边防建设事宜，下三省察勘，以如熤任其事，周历相度，析官移治，增营改汛，建城口、白河、砖坪、太平、佛坪五，移驻文武。奏上，报可。如熤尝言：“山内州县距省远，多推诿牵掣。宜仿古梁州自为一道及明郧阳巡抚之制，专设大员镇抚，割三省州县以附益之，庶势专权一，可百世无患。”以更张重大，未竟其议。三年，宣宗以如熤在陕年久，熟於南山情形，任事以来，地方安靖，特诏嘉奖，加按察使衔，以示旌异。巡抚卢坤尤重之，采其议增治於盩厔、洋县界，增营汛於商州及略阳；檄勘全秦水利，於沣、泾、浐、渭诸川，郑白、龙首诸渠，规画俱备。社仓、义学，亦以次推行。五年，擢贵州按察使，未到官。六年，入觐，仍调陕西，抵任数日而卒，赠布政使。陕民请比硃邑桐乡故事，留葬南山，勿得，乃请祀名宦。湖南亦祀乡贤。

如熤自为县令至臬司，皆出特擢。在汉中十馀年不调，得成其镇抚南山之功。

宣宗每论疆吏才，必首及之。将大用，已不及待。为人性豪迈，去边幅，泊荣利，视之如田夫野老。於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措施略见所著书。尝佐那彦成筹海寇，有洋防备览；佐姜晟筹苗疆，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又有三省边防备览，汉江南北、三省山内各图，汉中府志及乐园诗文集。

子正基，原名芝，字山舫。副贡生。少随父练习吏事。道光中，官河南知县，有声。擢郑州知州。治贾鲁河，息水患。河决开封，正基佐守护。治河兵狱，雪其冤，得河兵死力，城赖以完。母忧归，服阕，补奉天复州。兴屯练，捕盗有法，民杀盗者勿论。奉天治吏素弛，府尹下所属，以正基为法，盗风为戢。引疾去。江南大吏疏调，擢授常州知府。二十九年，大水，勘灾勤至，郡人感之，输钱二十馀万助赈，全活甚众。累署淮扬道、按察使。咸丰初，侍郎曾国籓、吕贤基交章荐之，命赴广西治军需，授右江道。擢河南布政使，留广西。时粤匪披猖，将帅龃，师久无功。正基曲为调和，疏论其事，谓：“师克在和，事期共济。统兵大帅与地方大吏，宜定纷更不齐之势，联疏阔难合之情。布德信以服人心，明功罪以扬士气。勿因贼盛而生推诿，勿因兵单而务自救，勿以小忿而不为应援，勿以偶挫而坐观成败。

庶逆氛可殄，大功可成。”时以为谠言。二年，桂林围解，赐花翎。寻随大军赴湖北，时武昌初复，命驰往抚恤难民，署湖北布政使。调广东，复赴广西清覈军需。

内召授通政副使，迁通政使。七年，引疾归，卒。

论曰：乱之所由起与乱之所由平，亦在民之能治否耳。教匪起於官逼民叛，其间独一得民心之刘清，卒赖以招抚，助诛剿之成功。征苗频烦大兵，而未杜乱源，傅鼐乃以一一道之力，剿抚兼施，岩疆绥定。南山善后，严如熤始终其事，化榛莽为桑麻。此其功皆在一时节钺之上，光於史策矣。

## 列传一百四十九

方积 硃尔汉 杨頀 廖寅 陈昌齐 硃尔赓额 查崇华

方积，字有堂，安徽定远人。拔贡生。以州判发四川，补阆中知县，署梁山。

达州东乡贼起，梁山当其冲，贼犯县境，营白兔山守兵溃。积以一百人据小山为疑兵，贼不敢进。筑砦二百馀所，令人自为守。他县流民依集者三十馀万人，贼至无所掠食，屡出奇兵击走之。坚壁清野之法，盖自梁山始。既而万县宝灵寺贼起，越境剿平之，又助大兵歼伍文相於石坝山，卻林亮功於望牛垭，毙亮功弟廷相，赐花翎。擢宁远知府，仍留驻梁山，凡四年。至嘉庆六年，诸路贼渐平，调夔州，继刘清为建昌道。凉山生番叛，率师讨平之。未几，里塘正土司索诺木根登杀副土司，夺其印，副将德宁兵为所困。积单骑往，密授旧头目希拉工布方略，以其众破之。

历川北道、盐茶道，擢按察使。马边、峨眉岭诸夷结梁山生番盗边，积偕提督丰绅由马边三河口凿山深入，克六拔夷巢，遂出赤夷间道，进攻岭夷十二地。浃旬之间，每战皆捷。曲曲乌助逆死拒，潜师出其后，殄之。迁布政使。

积官四川二十馀年，驰驱殆遍，山川风土，了然於胸，用兵辄独当一面。及任籓司，僚属多故交，一无瞻徇。清节自励，尤为时称。卒於官，祀名宦。

硃尔汉，字丽江，顺天大兴人。少为户部吏。乾隆中，官甘肃靖远典史，母忧去官。服阕待次，时平凉回酋田五作乱，尔汉与通判吴廷芳、知县黄家驹守靖远城，贼来攻。靖远回豪哈得城等期夜半为内应，尔汉得其情，令守者悉登城不得下，至哈得成家，阳科其穀饷军，因拘之；分遣人诱擒城下贼，贼之杂守者在城上已数十人，县役铁光保最为剧贼，猝擒之。角声起，扼城上贼无脱者，外贼觉，遂引去。

由是以知兵闻，擢隆德知县。徙底店砦降回，擢泾州直隶州知州。擒教匪刘松，擢巩昌知府。

嘉庆元年，教匪起，蔓延三省。二年，四川贼尤炽，总统宜绵驻达州，檄尔汉参军事。是时王三槐踞方山坪，白岩山者，地险固，贼渠林亮功、樊人杰屯山上，与方山坪为声援。将军舒亮、提督穆克登布屯山前之韩彭坳，尔汉兵三百、乡勇三千屯山后之排亚口。排亚口之上曰金凤观，曰草店，曰鸭坪，一日尽攻克之。复进，有木栅当隘，不见贼，惟以犬守。兵跃攀栅，贼自崖旁斫伤之，鸣锣掣旗，左右贼大至，尔汉虑断后路，退师。先是与韩彭坳诸师为期，中道而止，贼得专力山后，故不克。既而奉节贼千馀来援，败之，擒贼渠邱广福。岩贼久困欲走，倾巢来犯，战一昼夜不得路，仍退。尔汉攻之三阅月，博战被创，乃回巩昌。

三年，运麦十万石饷军，行至成县，贼渠高均德来夺，败之於格楼坝，擒其党李德胜。四年，张汉潮犯秦州，尔汉赴成县会剿。巩昌警至，驰还，贼已据城东鸳鸯河，夜掠贼卡而入，城守始固，以功擢巩秦阶道。生番铁布者，居西倾山中，众十馀万，乘教匪猖獗，时出盗内地。尔汉以铁布未叛乱，且地险，一构兵非数年不能平。铁布奉回教，乃召其阿浑谕之，於是来首者踵至。一日书姓名一纸，曰：此铁布党也。又出一图，曰：盗巢及要隘尽於此。分遣百馀人捕之，悉就擒，铁布遂定。六年，川、楚、陕贼渐蹙，馀贼多窜甘肃，率兵扼剿，凡数十战皆捷。八年，甘肃匪平，上功最，赐花翎。

尔汉有识断，能得人死力，奴客悉以兵法部之。自出仕即在行间，后遂与教匪相终始。用兵有法，所用乡勇侯达海，侍卫李荣华，武举刘养鹏，千总邹坤、桂攀桂皆操刺勇健善战，故所至有功。寻调广东肇罗道，擢广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二年，卒於官。

杨頀，字迈功，江西金谿人。乾隆四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总办秋审，执法平。内监讼其弟妻，頀按律杖赎守夫墓。和珅方总刑部，意有所徇，驳诘之，頀面争。和珅叱曰：“司员敢尔！”頀厉声曰：“司员主稿，知为刑狱得其平耳！何叱为？”和珅不能夺。及珅败，擢员外郎。仁宗召见，嘉其有守，命解饷四十万两赴四川济军。川、陕大吏交章论荐，授陕西延榆绥道。时三省清釐叛产，抚恤难民，事方殷，诏责疆吏慎选公正大员如及刘清者任其事。頀周历田野，综覈不苟，民渐复业。巡抚秦承恩檄府县募民补伍，頀曰：“农工商贾各有其业，若预选送营，旷日失业，与抽丁何殊？”议乃寝。调甘肃平庆泾固盐法道。

嘉庆九年，擢安徽按察使，捕六安州匪刘成巨置诸法。十三年，迁江宁布政使。

淮、扬大水，乘舴艋历灾区访问疾苦，渡湖几覆，灾黎感之。寻以失察山阳知县王仲汉冒赈，坐褫职。诏頀查赈认真，平日实心办事，留河工效力。复起用，历淮海道、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二十二年，擢浙江巡抚。未几，坐临海民殴差酿大狱，降四品京堂；复不俟代去任，降礼部郎中。引疾归。道光五年，重宴鹿鸣，加四品卿衔。卒，年八十五。

廖寅，字亮工，四川邻水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家贫，不能常试礼部，十二年中，仅再至都。以大挑知县官河南，署叶县。时教匪方炽，叶当冲，寅抚民不扰。

民有从逆者，捕其魁乃定。长子思芳有武略，省父至叶，任以守卫事。诏捕教首刘之协，久不获。一日，思芳巡历近郊，见二人絷马坐树下语，异之，归戒门者伺状。

俄二人入城饮肆中，有识之者，其一即之协。寅趣思芳往与杂坐，出不意缚之，鞫得实，械至都伏法。特擢江苏镇江知府。濬丹阳九曲河，筑徬，以时启闭，民便之。

擢江西吉南赣道，兼筦关榷，正税外无多取，吏胥奉法。会南昌煽乱，捕首恶置法。

安远复乱，单骑往谕，解散党与，耆民等缚其魁以献，事遂平。历署布政使、按察使。嘉庆十六年，迁两淮盐运使。恤灶丁，治私枭，盐课渐增。河北滑县教匪起，总督百龄檄寅往徐州协守御。会捕逆匪刘第五，误系同姓名者，坐失察降调，上念其擒刘之协功，许捐复原职。以老病归，遂卒。

思芳少时居乡治团练，从军数有功，官至江苏候补道。在叶手擒刘之协，名闻天下。后以捕刘第五获罪下狱，寻赦之。

陈昌齐，字宾臣，广东海康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中允。大学士和珅欲罗致之，昌齐以非掌院，无晋谒礼，不往。大考，左迁编修。

寻授御史，迁给事中。

昌齐生海邦，习洋盗情状。上疏论剿捕事，略曰：“洋匪上岸，率不过一二百人，陆居会匪助凶行劫。沿海居民皆采捕为生，习拳勇，谙水势，匪以利诱，往往从匪。可以为盗，即可用以捕盗。宜令地方官明示，有能出洋剿捕，或遇匪上岸，歼擒送官验实者，船物一概充赏。被诱从匪者，能擒盗连船投首，免罪。则兵力所未及，丁壮亦必图赏力捕。仍令地方各官稽户口，编保甲，以清其源。於各埠访拏济匪粮物，各市镇严缉代匪销赃，俾绝水陆勾通之路。庶几洋面肃清，地方宁谧。”

嘉庆九年，出为浙江温处道。时海寇蔡牵肆扰，昌齐修战舰，简军伍，募人出海绘浙、闽海洋全图，纤悉备具。每牒报贼情及道里远近稍有虚妄，必指斥之。与提督李长庚深相结纳，俾无掣肘，鞫海盗必详尽得其情。德楞泰奉命按阅闽、浙，议申海禁，谓不数月盗可尽毙。昌齐曰：“环海居民耕而食者十之五，馀皆捕鱼为业。若禁其下海，数万渔户无以为生，激变之咎谁任之？”德楞泰改容称善。在任五年，以鞫狱迟延，部议镌级。江南、福建大吏辟调，皆不往。归里，主雷阳粤秀讲席。修通志。考据详覈，著书终老焉。

硃尔赓额，原名友桂，字白泉，汉军正红旗人，裔出明代。王父孝纯，工诗古文，有异才，由四川知县历官至两淮盐运使。

硃尔赓额纳赀为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出为江安粮道。两江总督苏凌阿阍人为和珅旧奴，恣睢用事，廉得其状，白而逐之。从总督赴安徽察治刘之协逆党，株连数百人，多所省释。署安徽布政使，引疾归。以母老乞改京秩，授户部郎中。和珅奴刘全之婿号槟榔蒋者，倚势夺民产，讼於部，刑责不稍贷。西贾利旗产，嗾言官疏陈，使得与汉民通售买，下部议，啖以重贿，却之，持不可。大学士硃珪管部，闻而重之。故事，自告改京官，不外用。珪荐其才守可大受，复出为广东潮州知府。海盗方张，硃濆尤黠悍，乃亲历海壖，治乡团，调镇兵千守沿海，断内奸接济。濆粮绝，屡败走台湾，潮盗胆落，因其穷蹙解散之。盗魁黄茂高、许云湘、王腾魁、杨胜广、黄德东、关兆奎受抚，选其强幹者编入练勇。会匪李崇玉踞惠、潮山谷中，时游弋海上，使降人招之自首，硃濆部众亦有来投者。会以母忧去，未竟其事，服阕，补云南曲靖。

嘉庆十四年，百龄为两广总督，疏请调硃尔赓额广东，擢高廉道，署督粮道，剿匪事一以倚之。勘海口砲台旧在山上，发砲辄从桅顶过，悉改建於山麓，屡碎盗舰，挫其锋。暂改运盐由陆，撤红单船入内港，以杜接济。戒并海郡县严断水米，如在潮州时。匪势渐蹙，用旧降人招郭学显就抚。未几，郑一妻与张保仔率众逾万泊虎门，要总督亲至海口面议，文武噤莫敢决，硃尔赓额独进曰：“保仔自知罪大，众多无粮，拂其请，将死斗。请撤兵卫，单舟迳诣，谕以恩威，必可集事。”先遣南海、番禺两令往传命，使熟筹而志坚。翌晨，从百龄登舟，行四十里，见列舰数百，夹水如衢，举砲迎，声震城中。请总督过舟，叱之曰：“保仔当泥首乞命，如仍骄肆迟疑，无死所矣！”迨晡，保仔登舟，请留三千人招西路贼乌石二，不听则擒之以自赎，许之，给米千石慰遣。保仔乃使馀众登岸受抚，自起椗出洋。群谓其所散皆罢弱，自留精锐，得米将不可制，笑应之曰：“此不必以口舌争。”至期，保仔果诱乌石二至高州，诛之。海盗悉平，以功获优叙，赐花翎。寻调署南韶道。

十六年，河决李家楼，特命百龄为两江总督治河事，调硃尔赓额为江南盐巡道。

至则佐百龄定计，接筑洪泽湖口束清坝，逼溜刷深太平河，使水有所归。次年，李家楼决口合龙，新筑格堤遏水与大堤平。初，当事主守格堤，奉严旨，失守者从军法。至是见事危急，请改守大堤，听河溜穿格堤而下，免旁泄之险。又新筑减坝受水攻，展侧上游筑斜坝挑水，数日坝根挂淤乃稳固。所筹措工事悉合机宜。苇荡营久为弊薮，樵兵空额无人，营员领帑，临时雇募，弁目专其利。又为滩棍所持，荡料归滩棍者十五六。归弁目者十二三，归工用者十一二，岁仅得苇十数万束。百龄檄硃尔赓额督治其事，乃请以荡地不产柴者给樵兵，人四十亩，给牛具籽种，建棚厂以居，荡始有兵。濬沟渠便筏出入，采运始及远，建衙署俾营员常年驻荡，民挟制偷窃者有禁，荡始有官。受事之年，采足正额二百四十万束。於是滩棍之利尽失，员得料抵价，少所沾润，皆不便之。適有船兵中途改束，斤重不敷，八藉欲撼摇全局。百龄悉其奸，偕河督察讯，硃尔赓额往勘定十七年新苇，每束箍口以二尺八寸为率，增旧三寸，估右营得苇八百万束；会署江宁布政使，未及估左营。时河督陈凤翔为百龄所劾，自诉於朝，命尚书松筠、侍郎初彭龄按讯，牵及苇荡事。员荧说，嗾验尾帮，舟载馀苇九百束，据其重率，以衡已收三百万束之数，斥为不足，遂被劾虚糜钱粮，苦累樵兵，遣戍伊犁。时冤之。

硃尔赓额因百龄前劾凤翔词不尽实，狱无结正，原以身任，遂不辩。在戍六年，放还，久之，卒。

查崇华，字九峰，安徽泾县人。少孤，游福建佣书。久之，福州将军魁伦辟佐幕，甚见信任。魁伦劾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即命署总督，治其狱。闽地瘠苦，历任大吏责供张无艺，所属罗织大户勒贿，民不堪命，至是贪酷之吏悉伏辜。崇华名闻於时。纳赀为通判，留福建。

嘉庆十四年，海盗蔡牵平，以功赐花翎。硃渥欲归诚，未决，崇华只身至海舶，谕以祸福，遂受降。十七年，署台湾淡水同知。高妈达妖言惑众，捕获，讯得刘林、祝现谋以次年闰八月望在京师举事，四方起应之。崇华牒请奏闻，大吏以其语不经，置之，仅以传教罪诛高妈达。至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果有林清、祝现之变，刘林者即林清别名也。自高妈达伏法，福建匪党巳解散，得无事。寻以道员谒选，授河南南汝光道。教匪钜魁刘松久在逃，悬缉十馀载，侦知潜匿安徽宿州传教，捕获之。

母忧去官。

道光二年，补陕西凤邠道。值大军征张格尔，调驻嘉峪关治军需。自川、楚军兴，将吏习於糜费，崇华一主覈实，以内地马驼出关不耐寒苦，关外有台站应付，长雇徒糜刍秣，悉罢之，节帑甚钜。凡三署按察使，治狱明慎。以老乞归，卒。

论曰：剿平教匪，不独赖将帅戮力，一时守土之吏，与有劳焉。最显者为四川刘清，而方积亦倡行坚壁清野，保障一方，后复屡定番乱，蜀人与清并称。他如硃尔汉之保巩昌，杨頀之清叛产、抚难民，廖寅之擒刘之协，皆卓有建树。陈昌齐、硃尔赓额於治海寇并具谋略，而硃尔赓额功尤显矣。查崇华预发林清逆谋，为疆臣所格；及筦西征军需，以撙节称，故同著於篇。

## 列传一百五十

曹振镛 文孚 英和 王鼎 穆彰阿 潘世恩

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尚书文埴子。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三等，高宗以振镛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嘉庆三年，大考二等，迁少詹事。父忧归，服阕，授通政使。历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十一年，擢工部尚书。高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八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晋太子太保。二十五年，仁宗崩，枢臣撰遗诏，称高宗诞生於避暑山庄，编修刘凤诰知其误，告振镛，振镛召对陈之，宣宗怒，谴罢枢臣。寻命振镛为军机大臣。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

道光元年，晋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三年，万寿节，幸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十五老臣，振镛年齿居末，特命与宴绘像。四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六年，入直南书房。七年，回疆平，晋太子太师。八年，张格尔就擒，晋太傅，赐紫缰，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振镛具疏固辞，诏凡军机大臣别绘一图，以遂让功之心，而彰辅弼之效。御制赞曰：“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亲书以赐之。十一年，以万寿庆典赐双眼花翎。

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一。自缮遗疏，附摺至十馀事。上震悼，诏曰：“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硃珪，於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

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擢次子恩★K9四品卿。

振镛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於疵累忌讳，遂成风气。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驾谒诸陵及秋狝木兰，每命留京办事。临雍视学，命充直讲。恩眷之隆，时无与比。数请停罢不急工程，撙节糜费。

世以盐筴起家，及改行淮北票法，旧商受损，振镛曰：“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卒赞成，世特以称之。

文孚，字秋潭，博尔济吉特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监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从那彦成赴陕西治军需。八年，随扈秋狝，校射中四矢，赐花翎。

十一年，以在直勤，擢四五品京堂，授内阁侍读学士。历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

命履勘绥远城浑津、黑河硷地改徵，及大青山牧厂馀地招垦事。十三年，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疏言：“青海蒙、番，重利轻命。自来命盗诸案，一经罚服，怨仇消释。若必按律惩办，不第犯事之家仇隙相寻，被害者心反觖望，相习成风，不可化诲。溯蒙、番内附以来，雍正十一年大学士鄂尔泰等议纂番例颁行，声明俟五年后始依内地律例办理。乾隆年间叠经展限，兹复奉命详议。臣以为番、民纠结滋扰，或情同叛逆，或关系边陲大局，自应从严惩办。若其自相残杀及盗窃之案，向以罚服完结，相安巳久。必绳以内地法律，转恐愚昧野番，群疑滋惧，非绥服边氓之道。”疏入，下军机大臣议行。

十六年，召回京，授镶白旗满洲副都统。偕内阁学士阮元勘议山西盐务，疏请停止吉兰泰盐官运，改并潞商引额，以潞引之有馀，补吉课之不足，吉盐许民捞贩，限制水运至皇甫川而止，下部议行。寻授内阁学士，迁刑部侍郎。十八年，缘事降调，予二等侍卫，命赴山东治军需。复授内阁学士，历山海关副都统、马兰镇总兵、锦州副都统。二十年，召授刑部侍郎。二十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偕侍郎帅承瀛赴山东鞫狱，并勘兰仪决口，督濬引河。次年春，竣工，予议叙。调户部，又调工部，擢左都御史。宣宗即位，以枢臣撰拟遗诏不慎，先后罢直，文孚独留。

道光二年，命往陕西按鞫渭南县民柳全璧殴毙人命狱，论知县徐润受人嘱讬、疏脱正凶、事后得赃，枷号两月，遣戍伊犁；升任西安知府邓廷桢偏执枉纵，讯无贪酷，革职免发遣；巡抚硃勋失察，议革职，降四五品京堂。四年，仁宗实录成，加太子太保。

南河阻运，诏责减黄蓄清；至十一月洪湖水多，启坝而高堰、山盱石工溃决，命文孚偕尚书汪廷珍驰往按治，奏劾河督张文浩於御黄坝应闭不闭，五坝应开不开，湖水过多，致石工掣塌万馀丈，请遣戍伊犁；两江总督孙玉庭徇隐回护，交部严议。

议於御黄坝外添建三坝，钳束黄流。坝内外及束清、运口各坝两岸筑纤道，多作土坝，挑濬长河，帮培堤身，以利漕行。速挑引河，引清入运；堵闭束清坝，杜黄入湖；又议覆侍郎硃士彦条陈五事，由河臣勘办。疏上，并依议行。命文孚等回京，责严烺、魏元煜办理，而引黄济运仍不得要领，河、漕交困。

八年，回疆底定，首逆就擒，晋太子太傅，赐紫缰，绘像紫光阁，御制赞有“和而不同，公正以清”之褒。十一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四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十五年，转文渊阁大学士。以疾请解职，优诏慰谕，许罢直军机。十六年，致仕。二十一年，卒，赠太保，谥文敬。

英和，字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尚书德保子。少有俊才，和珅欲妻以女，德保不可。乾隆五十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嘉庆三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洎仁宗亲政。知其拒婚事，嘉焉，遂乡用，累迁内阁学士。五年，授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六年，充内务府大臣，调户部。以不到旗署为仪亲王所纠，罢副都统。七年，直南书房。扈跸木兰，射鹿以献，赐黄马褂。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九年，帝幸翰林院，赐一品服，加太子少保，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时诏稽巡幸五台典礼，英和疏言教匪甫平，民未苏息，请俟数年后再议，上嘉纳之。寻自请独对，论大学士刘权之徇情欲保荐军机章京袁煦，上不悦，两斥之。遂罢直书房、军机，降太仆寺卿。历内阁学士，理籓院、工部侍郎。

数奉使出按事，河东盐课归入地丁，而蒙古盐侵越内地，命偕内阁学士初彭龄往会巡抚察议。疏言：“非禁水运不能限制蒙盐，非设官商不能杜绝私贩。请阿拉善盐祗由陆路行销，河东盐仍改商运。吉兰泰盐池所产亦招商运办。”事详盐法志。

兼左翼总兵，复为内务府大臣。十二年，偕侍郎蒋予蒲查南河料物加价，议准增添，仍示限制，从之。复直南书房。十三年，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户部、武英殿。

进高宗圣训庙号有误，坐降调内阁学士。寻迁礼部侍郎。十八年，随扈热河，会林清逆党为变，命先回京署步军统领。擒林清於黄村西宋家庄，实授步军统领、工部尚书。滑县平，复太子少保。

十九年。将开捐例，廷议不一。偕大学士曹振镛等覆议，独上疏曰：“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大捐为权宜之计，本朝屡经举行。但观前事，即知此次未必大效。窃以开捐不如节用，开捐暂时取给，节用岁有所馀。请嗣后谒陵，或三年五年一举行，民力可纾。木兰秋狝，为我朝家法，然蒙古迥迥昔比，亦请间岁一行，於外籓生计所全实大。各处工程奉旨停止，每岁可省数十万至百馀万不等。天下无名之费甚多，苟於国体无伤，不得任其糜费。即如裁撤武职名粮，未必能禁武官不役兵丁，而骤增养廉百馀万，应请敕下部臣详查正项经费外，历年增出各款，可裁则裁，可减则减，积久行之，国计日裕。至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斥驳。

新疆岁支兵饷百数十万，为内地之累，其地金银矿久经封闭，开之而矿苗旺盛，足敷兵饷；各省矿厂，亦应详查兴办。又户部入官地亩，请严催升科，於国用亦有裨益。”疏入，诏以名粮巳饬覈办，开矿流弊滋多，仍依众议，豫工事例遂开。是岁调吏部，复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五年，宣宗即位，命为军机大臣，调户部。宣宗方锐意求治，英和竭诚献替。面陈各省府、州、县养廉不敷办公，莫不取给陋规，请查明分别存革，示以限制。上采其言，下疆吏详议，而中外臣工多言其不可，诏停其议，遂罢直军机，专任部务。道光二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仁宗实录成，加太子太保。五年，洪泽湖决，阻运道，河、漕交敝，诏筹海运，疆臣率拘牵成例，以为不可。英和奏陈海运、折漕二事为救时之计，越日复上疏，略谓：“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而任事诸臣未敢议行者，一则虑商船到津，难以交卸；一则虑海运既行，漕运员弁、旗丁、水手难以安插。”

因陈防弊处置之策甚悉。诏下各省妥议，仍多诿为未便，惟江苏巡抚陶澍力行之，拨苏、松、常、镇、太五属漕米，以河船分次海运。六年八月，悉数抵天津，上大悦，诏嘉英和创议，予议叙，特赐紫缰以旌异之。

张格尔犯回疆，英和疏陈进兵方略，筹备军需，并举长龄、武隆阿可任事，多被采用。七年，奏商人请於易州开采银矿，诏斥其冒昧。调理籓院，罢南书房、内务府大臣。未几，坐家人增租扰累，出为热河都统。八年，命勘南河工程。回疆平，复太子少保。授宁夏将军，以病请解职，允之。

初，营万年吉地於宝华峪，命英和监修，尝从容言汉文帝薄葬事，上称善，议於旧制有所裁省，工竣，孝穆皇后奉安，优予奖叙。至是地宫浸水，谴责在事诸臣。

诏以英和始终其事，责尤重，夺职，籍其家。逮讯，得开工时见有石母滴水，仅以土拦，议设龙须沟出水，英和未允状，谳拟大辟，会太后为上言不欲以家事诛大臣，乃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并褫职。十一年，释回，复予子孙官。二十年。卒，赠三品卿衔。

英和通达政体，遇事有为，而数以罪黜。屡掌文衡，爱才好士。自其父及两子一孙，皆以词林起家，为八旗士族之冠。子奎照，嘉庆十九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缘事夺职，复起为左都御史；奎耀，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后为南河同知。奎照子锡祉，道光十五年进士，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官长芦盐运使。

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少贫，力学，尚气节。赴礼部试至京，大学士王杰与同族，欲致之，不就。杰曰：“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忧，服除，授编修。两以大考升擢，累迁内阁学士。十九年，授工部侍郎。仁宗谕曰：“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调吏部，兼署户部、刑部。

二十三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复谕曰：“朕初意授汝督抚，今管顺天府尹，犹外任也。且留汝在京，以备差往各省查办事件。”自是数奉使出按事鞫狱。二十四年，调刑部，又调户部。

道光二年，河南仪工奏销不实，解巡抚姚祖同任，命鼎偕侍郎玉麟往按，暂署巡抚。疏陈：“仪工用款至办奏销，与部例成规不符。乃以历办物料、土方价值，合之豫省成规，互相增减，於稭料、引河等款增销一百三十万，夫工、麻斤各款减销一百三十万，虽有通融，银数仍归实用。惟八子钱一款，以银易钱，多於旧价，每两提八十文充入经费，而於各员应缴之银，一并扣算，实违定制。”疏入，命覈实报销，而薄谴祖同。是年，擢左都御史，父忧归。五年，服阕，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授军机大臣。

浙江德清徐倪氏因奸谋毙徐蔡氏狱三年不决，按察使王维询因自尽，巡抚程含章与按察使祁鞫之，甫得情而犯妇在监自缢。宣宗特命鼎典乡试，就治其狱，廉得徐故富家，以狱破其产，官吏多受赇，勾结朦庇，致狱情诪幻。悉发其覆，置之法，浙人称颂焉。六年，授户部尚书。八年，回疆平，以赞画功，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

芦盐积疲，商累日重，命鼎偕侍郎敬徵察办。议以；“盐务首重年清年款，先将节年带徵釐剔，现年正款不难按数清完。道光二年以前未完银九百馀万为旧欠，三年以后未完银为新欠，缓旧徵新。请以堰工加价二文，半解部充公，半抵完商欠。

新欠抵完，续抵旧欠。芦商生息帑本内，直隶水利、赵北口两项非经费岁需，请停利三年。限满加一倍利，本息同徵。旧有拔缴水利帑本一百十七万两，请停徵三年。

自道光十一年起，岁徵十万两，五万完旧本，五万完新本，以恤商力。近年商力疲乏，不能预买生盐，存坨新盐多滷耗。请每包加盐十三斤，俾资贴补，从此款目既清，庶经久可行。”又请免缴嘉庆十七年加价交官半文未完银一百八十四万馀两。

疏入，并允行。十年，芦商呈请调剂，复命鼎及侍郎宝兴往按。鼎以前次清查，传集各商详询定议，皆称可免亏累积压，虽因银价渐昂，尚不致遽形亏折，遂议驳。

时淮盐尤敝，两江总督陶澍疏陈积弊情形，命鼎偕宝兴会同筹议。中外论盐事者，多主就场徵税。疏言：“详覈淮纲全局，若改课归场灶，尚多窒兒。惟有就旧章大加釐剔，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藉口，似较有往辙可循。拟定章程十五条，曰：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覈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销，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又请裁撤两淮盐政，改归总督办理，以一事权。并诏允行。陶澍得锐意兴革，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十一年，署直隶总督。十二年，管理刑部事务。十五年，协办大学士，仍管刑部，直上书房。十八年，拜东阁大学士。二十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夏，河决祥符，命偕侍郎慧成往治之，寻署河督。议者以水势方涨，不宜遽塞，请迁省城以避其冲，鼎持不可，疏言：“河灌归德、陈州及安徽亳、颍，合淮东注洪泽湖，湖底日受淤。万一宣泄不及，高堰危，淮、扬成巨浸，民其鱼矣！

无论舍旧址、筑新堤数千里，工费不赀，且自古无任黄水横流之理。请饬户部速具帑，期以冬春之交集事。不效，原执其咎。”具陈民情安土重迁、省垣可守状。初至汴城，四面皆水，旦夕且圮，躬率吏卒巡护，获无恙。洎工兴，亲驻工次，倦则寝肩舆中。次年二月，工竣，用帑六百万有奇。前此马营工用一千二百馀万，仪封工用四百七十五万，原议以仪工为率。及蕆事，加增百馀万，然事艰於前，微鼎用节工速，不能如是。叙功，晋太子太师。积劳成疾，命缓程回京。

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

上疑其卒暴，命取原不得，於是优诏悯惜，赠太保，谥文恪，祀贤良祠。后陕西巡抚请祀乡贤，特诏允之。

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讬，亦不请讬於人。卒之日，家无馀赀。子沆，道光二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穆彰阿，字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广泰，嘉庆中，官内阁学士，迁右翼总兵。坐自请兼兵部侍郎衔，夺职。

穆彰阿，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大考，擢少詹事。累迁礼部侍郎。

二十年，署刑部侍郎。因一日进立决本二十馀件，诏斥因循积压，堂司各员并下严议，降光禄寺卿。历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充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籓院尚书。以漕船滞运，两次命署漕运总督。召授工部尚书，偕大学士蒋攸銛查勘南河。洎试行海运，命赴天津监收漕粮，予优叙。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逾年，张格尔就擒，加太子少保。授军机大臣，罢内务府大臣，直南书房。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历兵部、户部尚书。十四年，协办大学士。承修龙泉峪万年吉地，工竣，晋太子太保，赐紫缰。十六年，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

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时禁烟议起，宣宗意锐甚，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英吉利领事义律初不听约束，继因停止贸易，始缴烟，尽焚之，责永不贩运入境，强令具结，不从，兵衅遂开。则徐防御严，不得逞於广东，改犯闽、浙，沿海骚然。英舰抵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由则徐启衅。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一徇敌意，不设备，所要求者亦不尽得请，兵衅复起。先后命奕山、奕经督师，广东、浙江皆挫败。英兵且由海入江，林则徐及闽浙总督邓廷桢、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以战守为敌所忌，并被严谴，命伊里布、耆英、牛鉴议款。二十二年，和议成，偿币通商，各国相继立约。国威既损，更丧国权，外患自此始。

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文宗自在潜邸深恶之，既即位十阅月，特诏数其罪曰：“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必置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渐施其伎俩。英船至天津，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屡言其‘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命林则徐赴粤西剿匪，又言‘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负皇考付讬之重？第念三朝旧臣，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从宽革职永不叙用。其罔上行私，天下共见，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不得已之苦衷，诸臣其共谅之！”诏下，天下称快。

咸丰三年，捐军饷，予五品顶戴。六年，卒。

子萨廉，光绪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礼部侍郎。

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嘉庆二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和珅以其青年上第有才望，欲招致之，世恩谢不与通。以次当迁，和珅抑题本六阅月不上。仁宗亲政，乃擢侍讲学士。一岁三迁至内阁学士，历礼部、兵部、户部、吏部侍郎，督云南、浙江、江西学政。十七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母忧归，服除，以父老乞养，会其子登乡举，具疏谢，坐未亲诣京，降侍郎。帝鉴其孝思，仍允终养，居家十载。

道光七年，父丧服阕，补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授工部尚书，调吏部。十三年，超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晋东阁大学士，调管工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太保。十八年，晋武英殿大学士。

二十八年，以八十寿晋太傅，赐紫缰。其明年，引疾，迭疏乞休，温诏慰留，仅解机务。三十年，文宗即位，复三疏，始得予告，食全俸，留其子京邸。咸丰二年，乡举重逢，诏就近与顺天鹿鸣宴。次年，复与恩荣宴。四年，卒，遣亲王奠醊，入祀贤良祠，谥文恭。

世恩历事四朝，迭掌文衡，备叨恩遇。筦部务，安静持大体。黑龙江将军请增都尔特六屯，议地当游牧，开垦非计，不可许。言官奏山东盐课请归地丁，议山东场灶半毗连淮境，一归地丁，听民自运自销，必为两淮引课之累，不可行。

在枢廷凡十七年，益慎密，有所论列，终不告人。海疆事起，林则徐所论奏，廷议多赞之；及穆彰阿主抚，世恩心以为非，不能显与立异。迨咸丰初诏举人才，世恩已在告，疏言林则徐历任封疆，有体有用，请徵召来京备用，并荐前任台湾道姚莹，文宗韪之，於罪穆彰阿时犹举其言。次子曾莹，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由编修官至吏部侍郎。孙祖廕，自有传。

论曰：守成之世，治尚综覈，而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况运会平陂相乘，非常之变，往往当承平既久，萌蘖蠢兆於其间，驭之无术，措置张皇，而庸佞之辈，转以弥缝迎合售其欺，其召乱可幸免哉？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关键已。英和才不竟用，王鼎忠贞致身，文孚、潘世恩皆恪恭保位者耳。

## 列传一百五十一

阮元 汪廷珍 汤金钊

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徵人。祖玉堂，官湖南参将，从征苗，活降苗数千人，有阴德。

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对，上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直南书房、懋勤殿，迁詹事。五十八年，督山东学政，任满，调浙江。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

嘉庆四年，署浙江巡抚，寻实授。海寇扰浙历数年，安南夷艇最强，凤尾、水澳、箬黄诸帮附之，沿海土匪勾结为患。元徵集群议为弭盗之策，造船砲，练陆师，杜接济。五年春，令黄岩镇总兵岳玺击箬黄帮，灭之。夏，寇大至，元赴台州督剿，请以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并调粤、闽兵会剿。六月，夷艇纠凤尾、水澳等贼共百馀艘，屯松门山下。遣谍间水澳贼先退，会飓风大作，盗艇覆溺无算，馀众登山，檄陆师搜捕，擒八百馀人。安南四总兵溺毙者三，黄岩知县孙凤鸣获其一，曰伦贵利，磔之。九月，总兵岳玺、胡振声会击水澳帮，擒歼殆尽。土匪亦次第歼抚。浙洋渐清，而馀盗为蔡牵所并，闽师不能制，势益炽，复时犯浙。李长庚巳擢提督，元集赀与造霆船成，配巨砲，数破牵於海上。八年，奏建昭忠祠，以历年捕海盗伤亡将士从祀。盗首黄葵集舟数十，号新兴帮，令总兵岳玺、张成等追剿，逾年乃平之。偕总督玉德奏请以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数逐蔡牵几获，而玉德遇事仍掣肘。十年，元丁父忧去职，长庚益无助，复与总督阿林保不协，久无成功，遂战殁。

十一年，诏起元署福建巡抚，以病辞。十二年，服阕，署户部侍郎，赴河南按事。授兵部侍郎，复命为浙江巡抚，暂署河南巡抚。十三年，乃至浙，诏责其防海殄寇。秋，蔡牵、硃濆合犯定海，亲驻宁波督三镇击走之，牵复遁闽洋。时用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为两省提督，协力剿贼，元议海战分兵隔贼船之策，专攻蔡牵。

十四年秋，合击於渔山外洋，竟殄牵，详得禄等传。元两治浙，多惠政，平寇功尤著云。

方督师宁波时，奏请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有联号弊，为言官论劾，遣使鞫实，诏斥徇庇，褫职，予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累迁内阁学士。命赴山西、河南按事，迁工部侍郎，出为漕运总督。十九年，调江西巡抚。以捕治逆匪胡秉耀，加太子少保，赐花翎。二十一年，调河南，擢湖广总督。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

二十二年，调两广总督。先一年，英吉利贡使入京，未成礼而回，遂渐跋扈。

元增建大黄、大虎山两砲台，分兵驻守。迭疏陈预防夷患，略曰：“英吉利恃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彼之船坚砲利，技长於水短於陆。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傥违例禁，即宜随机应变，量加惩创。各国知彼犯我禁，非我轻启衅也。”诏勖以德威相济，勿孟浪，勿葸懦。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

洋船夹带鸦片烟，劾褫行商顶带。二年，英吉利护货兵船泊伶丁外洋，与民斗，互有伤毙，严饬交犯，英人扬言罢市归国，即停其贸易。久之拆阅多，讬言兵船已归，俟复来如命。乃暂许贸易，与约船来不交犯乃停止。终元任，兵船不至。元在粤九年，兼署巡抚凡六次。

六年，调云贵总督。滇盐久敝，岁绌课十馀万，元劾罢蠹吏，力杜漏私；盐井衰旺不齐，调剂抵补，逾年课有溢销，酌拨边用。腾越边外野人时入内地劫掠，而保山等处边夷曰枲僳，以垦山射猎为生，可用，乃募枲僳三百户屯种山地，以御野人，即以溢课充费，岁有扩充。野人畏威，渐有降附者。十二年，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车里土司刀绳武与叔太康争斗，胁官求助，檄镇道击走之，另择承袭乃安。越南保乐州土官农文云内閧，严边防勿使窜入，亦不越境生事，寻文云走死。

诏嘉其镇静得大体。十五年，召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十八年，以老病请致仕，许之，给半俸，濒行，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乡举重逢，晋太傅，与鹿鸣宴。二十九年，卒，年八十有六，优诏赐恤，谥文达。入祀乡贤祠、浙江名宦祠。

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至为浙江巡抚，始手成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阙。嘉庆四年，偕大学士硃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篡诂、皇清经解百八十馀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揅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汪廷珍，字瑟庵，江苏山阳人。少孤，母程抚之成立。家中落，岁凶，饘粥或不给，不令人知。母曰：“吾非耻贫，耻言贫，疑有求於人也。”力学，困诸生十年，始举於乡。成乾隆五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大考，擢侍读。未几，迁祭酒。六十年，以事忤旨，降侍讲。嘉庆元年，直上书房。大考，擢侍讲学士。母忧归，服阕，补原官。七年，督安徽学政。任满，复督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太仆寺卿、内阁学士，皆留任。

廷珍学有根底，初为祭酒，以师道自居，选成均课士录，教学者立言以义法，力戒摹拟剽窃之习。及官学政，为学约五则以训士：曰辨涂，曰端本，曰敬业，曰裁伪，曰自立。与士语，谆谆如父兄之於子弟。所刻试牍，取易修辞之旨曰立诚编。

士风为之一变。万载棚民入籍，旧分学额，后裁之，土客讦讼久不决；廷珍请复分额，争端乃息。十六年，授礼部侍郎。复直上书房，侍宣宗学。十八年，典浙江乡试，留学政，任满回京。二十二年，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左都御史，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四年，仁宗六旬万寿，庆贺期内遇孝慈高皇后忌辰，部臣未援故事疏请服色，坐率忽，降侍郎。逾年，复授礼部尚书。

道光二年，典会试，教习庶吉士。车驾谒陵，命留京办事。三年，宣宗释奠文庙礼成，临幸辟雍，诏曰：“礼部尚书汪廷珍蒙皇考简用上书房师傅，与朕朝夕讲论，非法不道，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朕亲政后，畀以尚书之任，尽心厥职，於师道、臣道可谓兼备。今值临雍，眷怀旧学，加太子太保。子报原，以员外郎即补用，示崇儒重道之意。”四年，仁宗实录成，赐子报闰主事，孙承佑举人。

南河高堰溃决阻运，上以廷珍生长淮、扬，命偕尚书文孚往勘，劾河督张文浩、总督孙玉庭，谴黜有差。疏筹修濬事宜，交河督办理。五年，回京，协办大学士。七年，卒，上震悼，优诏赐恤，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命大阿哥赐奠，赐银千两治丧，谥文端。江苏请祀乡贤，特诏允之。

廷珍风裁严峻，立朝无所亲附。出入内廷，寮寀见之，莫不肃然。自言生平力戒刻薄，凡贪冒谄谀有不忍为，皆守母教。大学士阮元服其多闻渊博，劝著书，廷珍曰：“六经之奥，昔人先我言之，便何以长语相溷？读书所以析义，要归於中有所主而已。”服用朴俭，或以公孙弘拟之，笑曰：“大丈夫不以曲学阿世为耻，而徒畏布被之讥乎？”后进以文谒，言不宗道，曰：“异日恐丧所守。”属官有例送御史者，持不可，曰：“斯人华而不实，何以立朝？”后皆如所言，人服其精鉴。

汤金钊，字敦甫，浙江萧山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入直上书房。金钊端谨自持，宣宗在潜邸，甚敬礼之。母忧服阕，擢侍讲，督湖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复直上书房。典江南乡试，留学政，诏勉以训士不患无才，务培德，经学为本，才藻次之。金钊阐扬诏旨，通诫士子。会匪以祸福煽惑乡愚，金钊著福善辨，刊发晓谕。徐州俗悍，武生不驯者，绳之以法。迁礼部侍郎，任满，仍直上书房。

宣宗即位，调吏部，益乡用。时用尚书英和议，命各省查州县陋规，明定限制。

金钊疏言：“陋规皆出於民，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畏上知之治其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为例所应得，势必明目张胆，求多於例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况名目碎杂，所在不同，检察难得真确，转滋纷扰。无论不当明定章程，亦不能妥立章程也。吏治贵在得人，得其人，虽取於民而民爱戴之，不害其为清；非其人，虽不取於民而民嫉仇之，何论其为清？有治人无治法，惟在督抚举措公明，而非立法所能限制。”会中外大臣亦多言其不便，金钊疏入，上手批答曰：“朝有诤臣，使朕胸中黑白分明，无伤於政体，不胜欣悦！”予议叙。

道光元年，兼署户部侍郎。两江总督孙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尽去，议请八折徵收，学政姚文田、御史王家相皆奏言不可。金钊既同部臣议覆，复疏争曰：“康熙中奉永不加赋之明诏，此大清亿万年培养国脉之至计也。前有议加耗米及公费银者，户部以事近加赋议驳。今准其略有浮收，不肖者益无顾忌，而浮收且多於往日，虽告以收逾八折即予严参，然前此逾额者何尝不干严谴，卒不闻为之减少，独於新定之额，恪遵而不敢逾，此臣之所不敢信也。在督抚奏定之后，不虑控告浮收；在州县纵有发觉，又将巧脱其罪。是限制仍同虚设，徒为盛朝开加赋之端，臣窃惜之！”

疏入，下江、浙督抚妥议，事乃寝。寻以吏部事繁，罢直上书房。典江南乡试，道经铜山，见运河支渠为黄流淤塞，岁苦潦，回京奏请疏濬，如议行。二年，典会试，调户部，父忧归。六年，服阕，署礼、工二部及仓场侍郎，仍直上书房，授皇长子奕纬读。实授户部侍郎。七年，连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上方倚畀，迭命赴山西、直隶、四川、湖北、福建鞫狱按事，四年之中，凡奉使五次。所至持法明慎，悉当上意。充上书房总师傅，调吏部尚书。十一年，皇长子遘疾不起，忌者因以激上怒，罢总师傅，降兵部侍郎。逾两年，复自左都御史授工部尚书，转吏部。连典江南、顺天乡试。十六年，陕西巡抚杨名飏被劾，命偕侍郎文庆往按，暂署巡抚；又往四川按事，名飏复与臬司互讦，得其冒工庇属状，劾罢。会京察，以奉使公明，予议叙。又赴张家口、太原鞫狱。十八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调吏部。

十九年，命按事安徽、江苏、浙江。自禁烟议起，海疆久不靖。林则徐既罢，琦善主抚，复不得要领。金钊素不附和议，与穆彰阿等意龃。一日召对，上从容问广东事可付诸何人，金钊以林则徐对，上不悦。至二十一年，事且益棘，诏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亦未果用之。未几，有吏部司员陈起诗规避仓差，金钊还其呈牍禁勿递，为所讦，坐降四级调用。逾年，授光禄寺卿。以衰老乞罢，住京养疴，许以二品顶戴致仕。久之，上仍眷念，二十九年，皇太后之丧，具疏上慰，赐头品顶戴。咸丰四年，重宴鹿鸣，加太子太保。六年，卒，诏以尚书例赐恤，谥文端。

金钊自为翰林，布衣脱粟，后常不改。当官廉察，负一时清望，虽被排挤，卒以恩礼终。子修，通政司副使。

论曰：阮元由词臣出膺疆寄，竟殄海寇；开府粤、滇，绥边之绩，并有足称；晚登宰辅，与枢臣曹振镛异趣，惟以文学裁成后进，世推耆硕。汪廷珍、汤金钊正色立朝，清节并著；金钊虽以直言被摈，宣宗终鉴其忠诚，易名曰“端”，胥无愧焉。

## 列传一百五十二

觉罗宝兴 宗室敬徵 宗室禧恩 陈官俊 卓秉恬

觉罗宝兴，字献山，隶镶黄旗。嘉庆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入直上书房。十八年，仁宗幸热河，林清逆党突入禁城，宝兴散直，至东华门与贼遇，急入告警。宣宗方在上书房，闻警戒备，贼不得逞。上还京，擢宝兴内阁学士。十九年，授礼部侍郎。以事忤旨，诏斥宝兴不学，降大理寺卿，罢直书房。

复坐部刊科场条例误“高宗”为“高祖”，降二级调用。寻予三等侍卫，充吐鲁番领队大臣。

道光二年，召为大理寺少卿。复因事降通政司参议，历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出为泰宁镇总兵。八年，授理籓院侍郎，调兵部。迭命偕户部尚书王鼎察治长芦、两淮盐务，筹议整顿，详王鼎传。十年，出为吉林将军，疏言：“松花江西岸、辉发河北岸旧例封禁，其馀閒旷山场均设卡伦，惟许兵丁打捕牲畜，以备贡品。民人无照，私出挖蓡斫木者，查拏治罪。”又言：“伯都讷珠尔山荒田先后开垦五千二百六十二晌，其租息请自道光十五年为始，以其半分赏兵丁，半存备报修工程。此外尚有可垦荒地五万六千馀晌，作为官荒，将来奏请招佃徵租。乌拉凉水泉已垦七万三千九百馀晌，请拨二道河东二万晌，以七成给乌拉总管衙门，三成给协领衙门，资为津贴。馀未垦地五万三千馀晌，亦作官荒。”并从之。调盛京，又调成都。

十七年，署四川总督，逾年实授。时马边、越巂边外夷匪数出为患。十九年，疏言：“御边之策，不外剿、抚、防三者，抚之之道，在施於平时，断无失利之后转而就抚之理。比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为今计者，以修边防为急务，陈防边五事：一、增兵额，请於马边增兵千二百，雷波、普安、安阜、越巂、宁越各增兵八百，瓘边、屏山各增兵四百；一、改营制，请以绥定协副将移驻马边城，游击、都司以下各增设移驻有差；一、筑碉堡，饬各县因地制宜，多修堡寨，责令各集团练，官给抬砲，督率教演，择要隘筑砲台，增设大砲；一、定期巡阅，岁春夏之交，建昌道赴越巂、瓘边，永宁道赴马边、雷波、屏山，周历巡阅各一次，秋冬责成提督与建昌总兵分赴巡行察勘边隘；一、优奖边吏，马边、越巂两同知，请三年俸满，以题调选缺知府升补。”疏下议行。言官论奏四川提督应如湖南例，半年驻越巂等处。宝兴议：“马边、越巂相距辽远，请於春秋夷匪出没之时，提督往驻马边、瓘边、雷波三，建昌总兵往驻越巂、宁越。”又言：“越巂边防以大路为重，麦子营、利济站均应增驻弁兵，乾沟诸汛应酌量移撤，分设於马日槓诸处。越巂、宁越两营相距颇远，声势不能相及。前请以建昌左营游击移驻大菩萨地，远在宁越之东，而越巂营参将复与游击不相统属。请越巂、宁越適中之界牌楼，以建昌镇右营都司移驻，专管麦子营、利济站两汛。”并从之。

先是宝兴以马边诸县增设防兵，筹议边防经费，请按粮津贴，计可徵银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防兵之需。每岁经费，即以馀银七十万两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贴病民，拨部帑银百万。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炳瀛奏：“四川前买义田，遍及百馀州县，若更以数十万帑银於各州县买田收租，膏腴将尽归公产。请限於四近边地收买，安置屯防。”下宝兴妥议，疏言：“边防完竣，用银二十二万两有奇，以三十七万发盐茶各商，岁得息三万七千馀两，足敷增设练勇饷械之需。馀银四十万，听部拨别用。”遂罢买田议，二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留四川总督任。时大学士琦善、协办大学士伊里布相继罢，在朝满洲大臣鲜当上意，故有是授。二十六年，入觐，命留京管理刑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元旦，加恩年老诸臣，加太保。十月，卒，年七十二，谥文庄。

宗室敬徵，隶镶白旗，肃亲王永锡子。嘉庆十年，封辅国公，授头等侍卫，兼委散秩大臣、副都统。十九年，授内阁学士，兼銮仪使，充总族长。二十二年，失察宗室海康等习红阳教，褫职，谪居盛京。寻予四等侍卫，乾清门行走。道光初，累迁工部侍郎，授内务府大臣，调户部。八年，偕尚书王鼎察治长芦盐务，奏定归补帑课章程，详王鼎传。十二年，南河奸民陈堂等盗决于家湾官堤，命偕尚书硃士彦往勘。疏陈：“诸口已合，坝下尚未闭气，间有蛰陷。陈堂等听从逸犯陈端纠众，以为从例问拟，疏防各官遣戍。通判张懋祖赔修坝工不实，罚赔枷号。覆勘湖河各工，请择要兴修，高堰、山盱卑矮石工，分年改砌碎石；信坝补还石工，智坝、仁河、义河坝改修石底；里河福兴闸塌卸，急筑；扬河西岸加高砖工，改抛碎石。”

并从之。又会同两江总督陶澍议定淮盐票引兼行，言官所论官票运私、侵碍暢岸、争占马头三者皆可无虑，诏如原议行。

十四年，授左都御史。偕侍郎吴椿勘浙江海塘，疏言：“念里亭至尖山柴工尚资御溜，石塘仍当修整，镇海及戴家桥汛议改竹篓，塊石不如条石坦水旧法为坚实。

乌龙庙以东，冬工暂缓。”回京，擢兵部尚书，调工部。十五年，以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奉安龙泉峪，诹日不慎，罢尚书、都统，仍充内务府大臣。十六年，署户部侍郎，累迁工部尚书，兼都统。东河总督栗毓美多用砖工，御史李莼言其不便，命敬徵偕莼往勘。疏陈：“已办砖工尚属整齐，舆论谓保滩护崖可资其力。水深溜急之处，不及埽工巩固，抢办险工，未可深恃。请停止烧砖，改办碎石。”从之。

十八年，调户部。

二十二年，南河扬河漫口，水由灌河入海。有议即改新河，河督麟庆以河流未定，遽难决议，命敬徵偕尚书廖鸿荃往勘。疏言：“改河之议，在因势利导。今查灌河海口至萧庄口门三百六十馀里。新河正溜，由六塘出达灌口，其下游东北一百十里，滔滔直注。惟当潮涨时，黄水相逼，壅阏不前，而上游自口门至响水口二百馀里，支流忽分忽合，必须两岸筑堤束水，方免汎滥。计工长三百馀里，经费难筹。

且中河运道为黄流横截，不得不移塘灌运。清水本弱，仍恃借黄以济。空船引转需时，重运更形艰滞。是移塘乃权宜之计，常年行之，恐妨运道。旧黄河自萧庄迄旧海口四百二十馀里，尾闾宽暢。自漫口断流，河身益淤。若挽归故道，堵口挑河，共费五六百万，较改河筑堤撙节实多。请定明岁春融兴工，俟军船回空后筑坝合龙。”

诏如议行。寻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三年，偕侍郎何汝霖赴南河勘工，又赴河南察视中河漫口。疏陈筑坝挑河工费需银五百十八万两，较祥符工费为节省，允之。二十五年，奏：“河南下北河庙工，乃北岸七適中之所，河臣宜常年驻此，便於控制。”诏河督每於伏汛前移驻庙工，立冬后仍回济宁。寻坐滥保驻藏大臣孟保，降内阁学士。未几，复授工部尚书。又坐滥保科布多参赞大臣果勒明阿，褫职。三十年，署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咸丰元年，卒，诏念前劳，予一品衔，依尚书例赐恤，谥文★。子恆恩，左副都御史；孙盛昱，自有传。

宗室禧恩，字仲蕃，隶正蓝旗，睿亲王淳颖子。嘉庆六年，赐头品顶戴，授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十年，晋御前侍卫，兼副都统、銮仪使、上驷院卿，转奉宸院卿，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理籓院侍郎。二十年，授内务府大臣，调户部侍郎。

二十五年，仁宗崩於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硃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命在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上行走。

道光二年，擢理籓院尚书。时哈萨克部众潜聚乌梁海，议迁徙安置，增设卡伦。

吏部尚书松筠谙习边事，上每垂询，禧恩因以谘之。松筠素坦率，遂代删改疏稿。

禧恩怒，以上闻，松筠坐越职干预被谴。寻调工部，仍兼署理籓院尚书。六年，调户部。八年，加太子少保，署吏部尚书。九年，随扈盛京，诏念睿亲王多尔衮数定大勋，加恩后裔，赐禧恩双眼花翎。

十二年，湖南江华瑶赵金龙作乱，命禧恩偕盛京将军瑚松额督师，未至，总督卢坤、提督罗思举已平之，歼金龙。禧恩素贵倨，奉命视师，意气甚盛，嗛诸将不待而告捷，谓金龙死未可信。思举以金龙焚骸及佩物为证，议始息。广东瑶匪赵仔青窜入湖南，率提督余步云、总兵曾胜追剿之；偕巡抚吴荣光疏陈善后事。湖南既定，而两广总督李鸿宾剿连山瑶，阅半年，军屡挫。诏逮鸿宾，以禧恩署总督，由湖南进兵。遣步云、胜等先后破贼，擒首逆邓三、盘文理，毁其巢。甫一月，诸瑶乞降。诏嘉其奏功迅速，赐三眼花翎，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班师，途次丁母忧，温谕慰之。

十三年，孝慎皇后薨，命理丧仪，坐议礼徵引违制，褫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寻复授理籓院尚书。以生日受属员馈送，为御史赵敦诗所劾，疏辩得直，敦诗坐谴。十四年，因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太保。调兵部尚书，兼署礼部户部。十八年，诏以南苑牲畜不蕃，禧恩久管奉宸苑，废弛疏懈，罢其兼领。

寻得员司积弊状，尽罢诸兼职，降内阁学士。二十二年，署盛京将军，授理籓院侍郎，留将军署任。英吉利内犯，海疆戒严，命治盛京防务。既而和议成，疏陈善后十事，并巡洋章程，如议行。

二十五年，以病解职。坐失察内地民人越朝鲜界垦地，削公爵，降二等辅国将军。三十年，起署马兰镇总兵、密云副都统。咸丰元年，召授户部侍郎。二年，擢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籓院事。寻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禧恩自道光初被恩眷，及孝全皇后被选入宫，家故寒素，赖其资助，遂益用事。

遍膺禁近要职，兼摄诸部，凌轹同列，人皆侧目。后晚宠衰，禧恩亦数获谴罢斥。

文宗即位，乃复起，不两年登协揆焉。

陈官俊，字伟堂，山东濰县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

二十一年，入直上书房。大考二等，擢洗马，累迁右庶子。典陕西乡试，督山西学政。道光元年，命各省明定陋规，中外臣工多言窒碍，官俊亦疏陈不可行，诏嘉之，予议叙。会密谕留心察访官吏贤否、政治得失，官俊恃曾直内廷为宣宗所眷，意气甚张。寻迁侍讲学士，命回京，仍直上书房。山西巡抚成格追劾官俊在学政任殴差买妾，妄作威福，大开奔竞。上以官俊於殴差买妾已自承不讳，曾荐举魏元烺、邱鸣泰，人材尚不缪；惟所述太监往河东查访盐务控案，事出无稽，解职就质，命长龄道出山西，传旨面诘成格，亦以不能指实引咎，遂两斥之。

官俊降编修，罢直上书房。连典贵州、江西乡试，历中允、祭酒、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十六年，授礼部侍郎，调吏部。十九年，擢工部尚书。东陵郎中庆玉侵帑籍没，主事全孚预告，多所寄顿。事觉，语由官俊閒谈漏泄，回奏复讳饰，诏斥失大臣体，褫职。二十一年，起为通政使。历户部、吏部侍郎，管理三库。擢礼部尚书，调工部。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官俊再起，历典乡会试、殿廷御试，每与衡校。充上书房总师傅。编修童福承素无行，直上书房授皇子读。给事中陈坛劾之，语及福承为官俊妻作祭文，措词过当。福承谴黜，诏斥官俊容隐不奏，罢总师傅，议降三级调用，从宽留任。二十九年，卒，优诏赐恤，称其心田坦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悫。赐其孙厚锺、厚滋并为举人。

官俊初直上书房，授宣宗长子奕纬读，宣宗嘉其训迪有方。后皇长子逾冠而薨，上深以为恫，故遇官俊特厚，屡获咎而恩礼始终不衰。

子介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编修。咸丰中，助军饷，加侍讲学士衔。后在籍治团练，守城，赈饥，赐二品顶戴。介祺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卓秉恬，字静远，四川华阳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年甫逾冠，授检讨。

典陕西乡试。十八年，改御史，历给事中，章疏凡数十上。论盗风未息，由捕役与盗贼因缘为奸，捕役藉盗贼以渔利，盗贼仗捕役为护符，民间控告，官不为理，盗贼结恨，又召荼毒；直隶之大名、沧州，河南之卫辉、陈州、山东之曹州、东昌、武定，江苏之徐州最甚，请饬实力禁惩。巡漕山东，履勘泰安、兗州各属，探濬新泉四十三处，定名勒石。历鸿胪寺少卿、顺天府丞。

二十五年，疏言：“由陕西略阳迄东至湖北郧西，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宁羌迄南而东，经四川境至湖北保康，谓之巴山老林。地皆磽瘠，粮徭极微。无业游民，给地主钱数千，即租种数沟数岭。岁薄不收则徙去，谓之棚民。良莠莫辨，攘夺时闻。一遇旱涝，一二奸民为之倡，即蚁附蜂起。州县以地方辽阔，莫能追捕，遂至互相容隐。迨酿成大案，即加参劾，事已无济。且事连三省，大吏往返咨商，州县奉文办理，恆在数月之后。与其即一隅而专谋之，何如合三省而共议之。请於扼要之地，专设大员控制。”宣宗深韪之，诏下三省会议，未果行，仅将边境文武酌就要地改驻添设。

道光四年，调奉天府丞，丁父忧去。服阕，历太仆寺、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内阁学士，典江南乡试。十五年，迁礼部侍郎，调吏部。督浙江学政。

擢左都御史，召还京，兼管顺天府尹事。历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历管兵部、户部、工部，赐花翎。咸丰五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文端。

秉恬兼管京尹最久，凡十有八年。时九卿会议，一二王公枢相主之，馀率占位画诺。秉恬在列，时有辩论，不为用事者所喜。子枟，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论曰：自设军机处，阁臣不预枢务。始犹取名德较著者表望中朝，继则旅进旅退之流，且以年资眷睐，驯跻鼎铉矣。宝兴号嫺吏事，而蒙簠簋不饬之声；敬徵数视河工，差著劳勚；禧恩、陈官俊并恃恩私，崛而复起；卓秉恬以言官进，视缄默自安者稍表异焉。

## 列传一百五十三

孙玉庭 蒋攸銛 李鸿宾

孙玉庭，字寄圃，山东济宁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五十一年，出为山西河东道，父忧去，服阕，补广西盐法道。嘉庆初，就迁按察使，历湖南、安徽、湖北布政使，举发道员胡齐仑侵冒军需，诏嘉之。

七年，擢广西巡抚，调广东。安南国王阮光缵为农耐、阮福映所逼，叩关乞内避，命玉庭驰赴广西察办。福映已灭光缵，遣使纳款，玉庭疏陈其恭顺，请受之。

寻福映请改国名曰南越，仁宗疑之。玉庭言：“不可以语言文字阻外夷乡化之心。

其先有古越裳地，继并安南。若改号越南，亦与中国南粤旧名有别。”乃报可。广东海盗日横，玉庭议防急於剿，请增兵严守口岸，禁淡水米粮出海以制之。寻调广西，十年，复调广东。时总督那彦成专意招抚，玉庭意不合，疏陈其弊，谓：“盗非悔罪，特为贪利而来。官吏贪功，不惜重金为市。阳避盗名，阴撄盗实。废法敛怨，莫此为尤。”上韪其言，那彦成由是获罪。

十三年，英吉利兵船入澳门，总督吴熊光但停贸易，未遣兵驱逐，上斥畏葸，罢熊光，调玉庭贵州。寻百龄至粤，追论熊光，且劾玉庭不以实入告，坐罢归。已而予官编修，在文颖馆行走。十五年，授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调浙江。二十年，英吉利贡使不原行跪拜礼，廷议以其倔强，遣之。会玉庭入觐，面奏驭夷之道：“妄有干求，当折以天朝之法度；归心恪顺，不责以中国之仪文。”反覆开陈，上意乃解。

二十一年，擢湖广总督。未几，调两江。漕、盐、河为江南要政，日臻疲累。

玉庭久任封圻，治尚安静，整顿江西、湖北引岸缉私，筹款生息，津贴屯丁，减省漕委，随事为补苴之计，稍稍相安。宣宗即位，特加太子少保衔。时用尚书英和言，清查直省陋规，立以限制，下疆臣议久远之法。玉庭疏言：“自古有治人无治法。

果督抚两司皆得人，则大法小廉，自不虞所属苛取病民；非然者，虽立限制，仍同虚设，弊且滋甚。各省陋规，本干例禁。语云：‘作法於凉，其弊犹贪。’禁人之取犹不能不取；若许之取，势必益无顾忌。迨发觉治罪，民已大受其累。府、、州、县禄入无多，向来不能不藉陋规为办公之需，然未闻准其加取於民垂为令甲者，诚以自古无此制禄之经也。伏乞停止查办，天下幸甚。”疏入，诏褒其不媿大臣之言。

道光元年，授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是年入觐，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帝询淮盐疏销之策，玉庭言：“汉口为淮南售盐总岸，向来船到随时交易，是以暢销。

自乾隆中立封轮法，挨次轮售，私盐乘间侵越。”因胪陈六害，请复旧章，从之。

又言漕粮浮收不能禁革，不如明与八折为便。御史王家相奏言事类加赋，侍郎姚文田、汤金钊亦论之，事遂寝。然州县困於丁费，浮收仍难禁绝，胥吏上下其手，专累良懦，因玉庭议不行，疆臣不敢复请；至同治初，始定漕耗，卒如玉庭议。

四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留任如故。会高家堰决，河督张文浩遣戍，部议玉庭革职，诏念前劳，宽之，留任。寻复以借黄济运无效，褫职，予编修休致。户部复劾其不行海运，而河病运阻，责偿滞漕剥运费十之七，命留濬运河。工竣，回籍。

十四年，重宴鹿鸣，加四品顶戴。寻卒，年八十有三。

子善宝，以举人廕生授刑部员外郎，官至江苏巡抚；瑞珍，道光三年进士，由翰林官至户部尚书，谥文定。孙毓溎，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一名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毓汶亦以一甲二名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自有传。曾孙楫，咸丰二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顺天府尹。四世并历清要，家门之盛，北方士族无与埒焉。

蒋攸銛，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入关，居宝坻。乾隆四十九年，成进士，年甫十九，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初，迁御史，敢言有声，受仁宗知。五年，出为江西吉南赣道，署按察使。八年，广昌斋匪廖幹用作乱，攸銛率兵平之。疆臣上其功，会丁母忧去。十年，特起署广东惠潮嘉道，历江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十四年，调江苏，就擢巡抚。调浙江，擢江南河道总督，以不谙河务辞，诏回原任。

十六年，擢两广总督。严於治盗，遴勤幹文武大员驻广、肇、韶、连诸郡居中之地，分路搜截，饬州县官赴乡劝导耆老，使境内不得藏奸，举劾严明，吏皆用命。

历擒匪盗七百馀名，自首者许自新，特诏褒奖。十八年，应诏陈言，略曰：“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变出意外，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夫阘冗之酿患，与贪酷等。窃以为方今急务，莫先於察吏，而欲振积习，必用破格之劝惩。凡贪酷者固应严参，平庸者亦随时勒休改用，勿俟大计始行覈办。其有勤能者，即请旨优奖。果道、府、州、县得人，则祸乱之萌自息。”次年，又上疏曰：“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员外擢者十之七八。闻近来司员少卓著之才，由於满洲之廕生太易，汉员之捐班太多。请饬部臣随时考覈，其不宜於部务者，以同知、通判分发各省，使练民事，部曹亦可疏通。今之人才沉於下位者多矣，请饬大臣荐达，择其名实相副者擢用。抑臣更有请者，任事之与专擅，有义利之分，若任事而以专擅罪之，人皆推诿以自全矣。协恭之与党援，有公私之别，如协恭而以党援目之，人且立异以远嫌矣。此近今之积习，为大臣者当力除之。至翰林儒臣，务在崇正学，黜浮华，养成明体达用之才，不必以文章课殿最。科道为耳目之官，敷陈能否得体，纠劾是否为公，询事考言，难逃洞鉴。其有卓越清正者，当由京堂而擢卿贰，与翰詹参用。用人之道，因才因地因时，臣下无可市之恩，君上有特操之鉴。人无求备，政在集思，此之谓也。”

疏入，上嘉纳之。

英吉利兵船入内洋，攸銛饬停贸易，乃听命引去。请禁民人为洋人服役，洋行不许建洋式房屋，铺商不得用洋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准无身家者滥充洋商，及内地人私往洋馆，并如议行。商人负暹罗国货价，以官钱代偿，既而贡使来缴还。攸銛以奉旨颁给，乃示怀柔，不得复收回，却之，诏嘉其得体。

二十二年，调四川总督。四川兵故骄纵，一裁以法。民多带刀剑，禁乡村设炉制兵刃。城市编牌取结，有犯连坐。以义仓租息助灌县都江堰岁修，禁派捐累民。

重修文翁石室，兴学造士。言官请禁非刑，饬属销毁违法刑具，而严戒纵匪，不得博宽厚虚名，贻闾阎实害。二十四年，率土司头目入都祝嘏，赏赉有加。时因庆典，普免天下积欠钱粮，独四川无欠可免，诏嘉其抚绥有方，予优叙。二十五年，仁宗崩，入谒梓宫，宣宗谕褒为守兼优，加太子少保。

道光二年，召授刑部尚书。寻授直隶总督。值水灾，请截南漕四十万石，赈款先后二百万两，逾年赈事竣。时方治畿辅水利，命侍郎张文浩莅其事，寻以程含章代之，攸銛与合疏言东西两淀，大清、永定、子牙、南北运五河，及天津海口、千里堤，不可缓之工，请部拨银一百二十万两；又疏陈千里堤章程，规复两淀垡船汊夫，移改管河员弁驻所，添建巡防堡房。并如议行。命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管理刑部。以回疆平，加太子太保。

七年，授两江总督。疏言总督於河务非专责，与河臣同治，徒掣其肘，请毋庸驻清江浦，从之。时清水不能敌黄，漕运屡阻。攸銛初在浙，不主海运，至是见河、漕交困，试行海运便利，遂请续行，并预储银六十万两，备河运盘坝之用。廷议方主倒塘济运法，且疑其畏难便私，不许。攸銛疏辩，极言倒塘之不足恃，上终不以为然，姑许海运，而禁言盘坝。未几，海运亦罢。以张格尔就擒，追论赞画功，晋太子太傅。

黄玉林者，盐枭巨魁，以仪徵老虎颈为窟穴，长江千里，呼吸皆通，诏责严捕，玉林投首，乞捕私自效。十年，攸銛病，乞假，假满，召回京供职，而玉林复图贩私，攸銛疏请严治，发遣新疆，寻复虑其潜回滋事，密请处绞。诏诛玉林，切责攸銛苟且从事，严议褫职，加恩降兵部侍郎。未至京，卒於途，优诏轸惜，依尚书例赐恤。

攸銛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勇於任事，不唯阿。尤长於察吏，荐贤如不及，所举后多以事功名节著。子霨远，官至贵州巡抚，自有传。

李鸿宾，字鹿苹，江西德化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给事中。十八年，巡视东漕。会林清之变，数疏陈时政利弊；又以山东、河南、直隶毗连之地，频年遭兵，条上善后事，始受仁宗知。命偕河督吴璥、巡抚同兴按河督李亨特贪劣不职状，得实以闻。

十九年，超授东河副总河。时微山湖蓄水尽涸，运河淤塞。鸿宾自巡漕时讲求疏泉济运之策，至是疏瀹上游，湖水通暢，潴蓄充盈，漕运无阻，被褒奖，命赴睢工，会同吴璥塞河。二十年，擢河东河道总督。由谏官不三年而膺方面，为时所罕。

寻丁母忧，赐金治丧，予谕祭，异数也。服阕，署礼部、兵部侍郎，命赴河南、山东谳狱，并察黄河、运河、湖水情形。二十三年，署广东巡抚。二十四年，授漕运总督，复调河东河道总督。河决兰阳、仪封，命偕尚书吴璥治之，鸿宾专驻仪封。

会北岸马营坝复决，合疏言马营土质沙松，河溜尚劲，未能遽定坝基，被诘责，遂自陈不胜河督之任。诏斥其见吴璥办工迟缓，虑同获咎，预为地步，褫职，予郎中衔，留河南专司大工钱粮。二十五年，命营山东运河事务，兼署山东巡抚，专驻张秋，筹备趱运事。寻授安徽巡抚。道光元年，调漕运总督。

二年，擢湖广总督。初，湖广行销淮盐，用封轮法，大商垄断，小商向隅，甫改开轮，又有跌价争售之害。鸿宾请设公司，签商经理，无论盐船到岸先后，小商随到随售，大商按所到各家计引均销。试行两月后，贩运踊跃，著为令。时议折漕以资治河，鸿宾疏言徵收折色，弊窦丛生，莫若令民间完交本色，由州县卖米易银，转解河工，诏以易启抑勒捏价、加收平色诸弊，未允行。

调两广总督。广东通商久，号为利薮。自嘉庆以来，英吉利国势日强，渐跋扈。

故事，十三行洋商有缺，十二家联保承充，亏帑则摊偿。英领事颠地知洋行获利厚，欲以洋厮容阿华充商，诸商不允，乃贿鸿宾得之。颠地曰：“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消数万金便营私耶！”於是始轻中国官吏。容阿华寻以淫侈耗赀逃，勿获，官帑无著，不能责诸商代偿，乃以抽分法为弥补，众商藉以渔利，夷情不服，日益多事。

鸦片流行日广，漏银外洋，鸿宾屡疏陈查禁之法及禁种罂粟，并增筑虎门大角砲台，以资控御，而奉行具文，未有实效。十年，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十一年，崖州黎匪乱，鸿宾驻雷州，令提督刘荣庆、总兵孙得发剿平之。给事中刘光三奏广东匪徒立会滋扰，鸿宾疏陈：“无三点会名目，惟抢劫打单，勒索民财，根株未绝。随时访拿，准自首免罪。请广、潮、肇、嘉诸府州山场荒地，令无业游民报垦，永不升科，庶衣食有资，免流匪僻。”如议行。入觐，赐花翎。十二年春，湖南瑶赵金龙倡乱，广东连州瑶闻风蠢动，遣兵防剿。五月，鸿宾赴连州，三路进兵，虽有斩获，兵弁伤亡多，疏请俟湖南事竣进剿，诏斥任贼蔓延；提督刘荣庆衰庸，不早纠劾，严议革职，改留任。命尚书禧恩等由湖南移师赴粤剿办，禧恩言：“粤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鸿宾陈奏不实。”褫职逮治，遣戍乌鲁木齐。

十四年，释还，予编修。家居久之，二十年，卒。

论曰：宣宗初政，励精求治。孙玉庭、蒋攸銛并以老成膺分陕之寄，大事多以谘决。其时盐、河、漕皆积困，玉庭持重，晚稍模棱。攸銛直行己意，眷注遂衰，然其汲引人才，识量远矣。李鸿宾初以建言骤起，后乃簠簋不饬，贻海疆隐患。三人皆不能以功名终，公私之殊，不可概论也。

## 列传一百五十四

长龄 那彦成子容安 容照 玉麟特依顺保

长龄，字懋亭，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纳延泰子，惠龄之弟也。乾隆中，由繙译生员补工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擢理籓院主事。从征甘肃、台湾、廓尔喀，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嘉庆四年，授右翼总兵。五年，赴湖北剿教匪，为领队大臣，数败高天升、马学礼於川、楚交界，授宜昌镇总兵。又败徐天德、苟文明等。六年，擢湖北提督，署总督。七年，败樊人杰、曾芝秀等，予云骑尉世职。

以病回京，历左翼总兵，出为古北口提督。九年，授安徽巡抚，擒蒙城教匪余连。

十年，调山东。十二年，擢陕甘总督，讨平西宁叛番。十三年，坐在山东供应钦差侍郎广兴动用库帑，褫职，戍伊犁。寻予蓝翎侍卫，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十六年，授河南巡抚。十八年，复授陕甘总督，剿擒南山匪首万五等，晋骑都尉世职。

二十一年，予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命察治回匪图尔迈善狱，劾罢将军松筠，遂代之。二十二年，复授陕甘总督。道光元年，加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二年，署直隶总督。会青海野番滋事，命回陕甘，遣总兵穆尔泰、马腾龙讨平之，赐双眼花翎，拜文华殿大学士，管理籓院事，召还京。寻以青海奏凯后，野番复渡河劫掠，夺双眼花翎。三年，授军机大臣，管理户部三库，充总谙达。四年，出为云贵总督，五年，调陕甘，改授伊犁将军。

初，回疆自乾隆中戡定后，岁徵贡税颇约。旋惩於乌什之乱，由办事大臣纵肆激变，益慎选边臣，回民赖以休息。久之，法渐弛，莅其任者，往往苛索伯克，伯克又敛之回民。嘉庆末，参赞大臣斌静尤淫虐，失众心。张格尔者，回酋大和卓木博罗尼都之孙也。博罗尼都当乾隆中以叛诛，至是张格尔因众怨纠安集延、布鲁特寇边。道光二年，逮治斌静，代以永芹，亦未能抚驭。四年秋、五年夏两次犯边，领队大臣巴彦图败绩，遂益猖獗。

六年六月，张格尔大举入卡，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命陕甘总督杨遇春驻哈密，督兵进剿。长龄疏言：“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动。喀城距阿克苏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非伊犁、乌鲁木齐六千援兵所能克。请速发大兵四万，以万五千分护粮台，以二万五千进战。”诏授长龄扬威将军，遇春及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率诸军讨之。十月，师抵阿克苏。时提督达凌阿等已败贼浑巴什河，张格尔以众三千踞柯尔坪，令提督杨芳袭破之。大雪封山，兵止未进，疏言：“前奉旨兵分二路，正兵由中路台站、奇兵由乌什草地，绕出喀城，断其窜遁。惟乌什卡伦外直抵巴尔昌，山沟险狭，戈壁数百里，所经布鲁特部落，半为贼煽，未可孤军深入。且留防阿克苏、乌什、库车兵八千馀，其延、绥、四川兵尚未到。进剿之步骑止二万二千，两路相距二十馀站，声息不通。喀城贼众不下数十万，非全军直捣，反正为奇，难期无失。喀城边外凡十卡，皆接外夷，恐贼败遁，已谕黑回约众邀截。”

七年二月，师至巴尔楚军台，为喀、叶二城分道处，复留兵三千以防绕袭。进次大河拐，贼屯洋阿尔巴特，夜来犯营，卻之。遂由中路进，歼贼万馀，擒五千。

越三日，张格尔拒战於沙布都尔，多树苇，决水成沮洳，贼数万临渠横列。乃令步卒越渠鏖斗，骑兵绕左右横截入阵，贼溃，追逾浑水河，擒斩万计。又越二日，进剿阿瓦巴特，分三路掩杀，俘斩二万有奇。追至洋达玛河，距喀城仅十馀里，贼悉众十馀万背城阻河而阵，亘二十馀里，选死士夜扰其营。会大风霾，用杨遇春策，遣索伦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大兵骤渡上游蹙之，贼阵乱，乃大奔，乘胜抵喀什噶尔，克之。时三月朔日也。张格尔已先遁，获其侄与甥，及安集延酋推立汗、萨木汗。分兵令遇春下英吉沙尔、叶尔羌，芳下和阗，於是四城皆复。

上以元恶漏网，严诏诘责，限速捕获。六月，遇春、芳率兵八千出塞穷追，遇春屯色勒库，芳屯阿赖，谕各部落擒献。浩罕遣谍诱官军入伏，鏖战几殆，仅得出险。诏斥诸将老师糜饷，留兵八千，馀命遇春率兵入关，芳代为参赞。当大军之出，密诏询将军、参赞：事平后，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至是，长龄疏言：“愚回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即使张逆就擒，尚有兄弟之子在浩罕，终留后患。八千留防之兵难制百万犬羊之众。博罗尼都之子阿布都哈里尚羁在京师，惟有赦归，令总辖西四城，可以服内夷、制外患。”武隆阿亦以为言。上切责其请释逆裔之谬，并革职留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代长龄筹善后。

张格尔传食诸部落，日穷蹙。长龄等遣黑回诱之，率步骑五百，欲乘岁除袭喀城。芳严兵以待，贼觉而奔，追至喀尔铁盖山，击斩殆尽。张格尔仅馀三十人，弃骑登山，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等擒之。八年正月，捷闻，上大悦，锡封长龄二等威勇公，世袭罔替，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紫缰，授御前大臣。诸将封赏有差。

五月，槛送张格尔於京师，上御午门受俘，磔於市。晋长龄太保，赐三眼花翎，图形紫光阁。寻回京，命亲王大臣迎劳，行抱见礼於勤政殿。授阅兵大臣，管理籓院及户部三库，正大光明殿赐凯宴，赐银币，授领侍卫内大臣。恩礼优渥，并用乾隆朝故事，时称盛焉。

十年秋，浩罕以内地安集延被驱逐，赀产皆钞没，积怨愤，遂挟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及其党博巴克等复入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且犯叶尔羌。复命长龄为扬威将军，往督师。会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连破贼，长龄令参赞哈哴阿、提督胡超分路进援喀、英二城，贼闻风解围遁出塞。於是偕伊犁将军玉麟合疏陈善后事，略曰：“此次入寇，与张格尔不同，不过乌合夷众，挟驱逐钞没之憾，虏掠取偿，无志於土地人民。各白回畏贼骚掠，助顺守御，亦非上年甘心从逆之比。此时战缓而守急。惟兵未至而贼已先逃，兵久驻而贼无一获，战守俱无长策。诸臣条奏增兵广屯，以省徵调，言之似易，行之实难，即收效亦在数十年之后。若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回性懦弱，非浩罕敌；苟无官兵守御，贼至必如入无人之境。臣等再四筹商，统兵之人宜立不败之地，斯能制人而不为人制，惟有移参赞大臣於叶尔羌，其地本回疆都会，距喀什噶尔六站，在不远不近之间。再移和阗领队大臣备调遣。喀什噶尔留换防总兵一，与英吉沙尔领队为犄角。巴尔楚克驻守总兵一，为树窝子咽喉锁钥。六城相距均不过数百里。於西四城额兵六千之外，留伊犁骑兵三千，陕甘绿营兵四千，量分驻守，而以重兵随参赞居中调度。新兵粮饷，请於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馀万，以为回疆兵饷。俟屯田有效，即以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回内地饷额。”又疏请招民开垦西四城閒地以供兵糈。又请添设同知二、巡检五，由陕、甘选勤能之员任之。并下廷议，往复再三，罢设文员，减满、汉兵二千五百名，新增饷需不过十万两，各城额徵粮科可敷供支，乃允行。以璧昌为参赞大臣，各城听节制。其办事、领队各大臣，命长龄等保奏任用。

浩罕惧大军出讨，乞援俄罗斯，俄人拒之，乃遣头人诣军求通商。长龄责缚献贼目，释还兵民，来报原还俘虏，复乞免税，并给还所没赀财。上方欲示以宽大，且谓献犯亦不足信，一切允之。浩罕喜过望，进表纳贡通商如故，边境乃安。

长龄驻回疆凡两载，十二年，回京，晋太傅，管理兵部，调户部，赐四开衤契袍。十七年，以病乞休，上亲视其疾，温诏慰留。以八十寿，晋一等公爵。次年，卒，上震悼，亲奠，赐金治丧，入祀贤良祠、伊犁名宦祠，谥文襄。十九年，命每次谒陵后，赐奠其墓。子桂轮，袭公爵，官至乌里雅苏台、杭州将军，谥恪慎。孙麟兴，袭爵，亦官乌里雅苏台将军。

那彦成，字绎堂，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阿桂孙。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南书房。四迁为内阁学士。嘉庆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迁工部侍郎，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工部尚书，兼都统、内务府大臣。那彦成三岁而孤，母那拉氏，守志，抚之成立，至是三十载，仁宗御书“励节教忠”

额表其门。

时教匪张汉潮久扰陕西，参赞大臣明亮及将军庆成、巡抚永保同剿之，互有隙，师行不相顾。是年秋，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督明亮军，褫庆成、永保职，逮治。

那彦成以枢臣出膺军寄，意锐甚。明亮闻其将至，急击贼败之，汉潮伏诛。帝嘉其先声夺人，特诏褒美。汉潮党冉学胜亦狡悍，犹在陕。冬，败之五郎。窜秦岭老林，又迭败之高关峪、夹岭、凤皇山。贼乘间逸入湖北、河南境。五年春，进兵汉中，遂入栈剿川匪，追出栈，大破之陇州陇山镇，俘斩甚众，授参赞大臣。会经略额勒登保病，上以那彦成陇山捷后，军威已振，命兼督各路兵。高天升、马学礼陷文县，踞卡郎寨。乘夜渡河破之，贼南窜，趋松潘、岷州。额勒登保病起，合击败之，馀贼将窜川境，即阴平入蜀道也。那彦成以地险不利骑兵，檄总兵百祥迎击於农安，自率师回陕。初，那彦成西行，以南山馀贼付巡抚台布。继而川贼五家营至与合，欲东犯，台布遣将扼之。贼趋镇安，张世龙、张天伦为经略大兵所驱，亦奔镇安，群贼皆注汉北山内。额勒登保追入老林，贼向商，雒，为杨遇春所破，始不敢东。

那彦成与会师镇安。商、雒贼折犯楚境。上以军事不得要领，召回京面询方略，而高、马二贼入川后益张，总兵施缙战殁，诏斥那彦成纵贼，罢军机、书房一切差使。

及至，召对，忤旨，再斥在陕漫无布置，面询兵事饷事，惟诿诸劫数未尽，且有忌额勒登保战功意，褫尚书、讲官、花翎，降翰林院侍讲。历少詹事、内阁学士。

七年，赴江西按巡抚张诚基被劾事，未定谳，两广总督吉庆以剿会匪被谴自戕，命往鞫。八年，率提督孙全谋平会匪，条上善后，署吏部侍郎。擢礼部尚书。九年，复授军机大臣，赴河南鞫狱，未毕，命署陕甘总督，治搜捕馀匪善后事宜，手诏戒之曰：“汝诚柱石之臣，有为有守。惟自恃聪明，不求谋议，务资兼听并观之益，勿存五日京兆之见。”未几，调授两广总督。广东土匪勾结海寇为患，久不靖。那彦成以兵不足用，乃招抚盗首黄正嵩、李崇玉，先后降者五千馀人，奖以千总外委衔及银币有差。巡抚孙玉庭劾其赏盗，降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既而李崇玉槛送京师，讯得与正嵩皆受四品衔守备劄，褫职戍伊卫。十二年，复予二等侍卫，充领队，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又调西宁，平叛番，擢南河副总河。以荷花塘漫口合而复决，降二等侍卫。历喀喇沙尔、叶尔羌办事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四年，复授陕甘总督。

十八年，河南天理会教匪李文成等倡乱，陷滑县，直隶、山东皆响应，林清纠党犯禁门。初，命总督温承惠往剿，清既诛，乃发京兵，授那彦成钦差大臣，加都统衔，督师率杨遇春、杨芳等讨之，迭诏责战甚急。那彦成以小丑不足平，惟虑遁入太行，势且蔓延，十月，至卫辉，合师而后进。贼踞桃源集、道口，与滑县为犄角，连败之於新镇、丁栾集。遇春击破道口，歼贼万馀，焚其巢；寻破桃源集，追道口馀贼，抵滑县。文成遁辉县司寨，杨芳、德英阿追破之，文成自焚死。亲督遇春等围滑城数旬，以地雷攻拔之，获首虏二万馀。山东贼亦平。捷闻，加太子少保，封三等子爵，赐双眼花翎，授直隶总督，赐祭其祖阿桂墓。

二十一年，坐前在陕甘移赈银津贴脚价，褫职逮问，论大辟；缴完赔银，改戍伊犁。会丁母忧，诏援滑县功，免发遣。二十三年，授翰林院侍讲。历理籓院、吏部、刑部尚书，授内大臣。道光二年，青海野番甫定复扰，命那彦成往按，遂授陕甘总督。驱私住河北番族回河南原牧，严定约束，缉治汉奸，乃渐平。五年，调直隶。七年，回疆四城既复，命为钦差大臣，往治善后事。先后奏定章程，革各城积弊。诸领队、办事大臣岁终受考覈於参赞大臣，又总考覈於伊犁将军，互相纠察；增其廉俸，许其携眷，久其任期。印房章京由京拣选，不用驻防。除伯克贿补之弊，严制资格，保举回避。五城叛产归官收租，岁粮五万六千馀石，支兵饷外，馀万八千石为酌增各官养廉盐米银之用，有馀则变价解阿克苏采买储仓。改建城垣，增卡堡，练戍兵。浩罕为逋逃薮，所属八城，安集延即其一。严禁茶叶、大黄出卡。尽逐内地流夷，收抚各布鲁特，待其款关求贡，然后抚之。诏悉允行。张格尔既诛，加太子太保，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列功臣之末。

浩罕匿张格尔妻孥，诈使人投书伺隙。那彦成禁不使与内地交接，绝其贸易。

九年，使人出卡搜求逆属，上虑其邀功生事，召还京，仍回直隶总督任。未及两岁，西陲复不靖。论者谓那彦成驱内地安集延，没赀产、绝贸易所致。十一年，诏斥误国肇衅，褫职。十三年，卒，宣宗追念平教匪功，赐尚书衔，依例赐恤，谥文毅。

那彦成遇事有为，工文翰，好士，虽屡起屡踬，中外想望风采。子容安、容照。

容安，廕户部主事，袭子爵。历侍卫、副都统。从长龄征回疆有功，历伊犁参赞大臣。乱事再起，容安率兵四千五百赴援，抵阿克苏，迁延不进。由和阗绕道，又分兵乌什，致喀、英二城围久不解。褫职逮治，谳大辟。寻以二城未失，从宽改监候，罚缴和阗军需，贷死戍吉林。父丧，释还。数年卒。

容照，以大臣子予侍卫。累擢内阁学士。亦从征回疆，随父治善后。擢理籓院侍郎。容安既获罪，袭子爵。继因那彦成被谴，同褫职。起，历马兰镇总兵。治狱失入，复褫爵职。以侍卫从扬威将军奕经防广东。充库伦办事大臣，复为马兰镇总兵。咸丰中，从尚书恩华剿捻匪有功，加副都统衔。以疾回京，卒，赐血卩。孙鄂素，袭爵。

玉麟，字子振，哈达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初，三迁为祭酒。历詹事、内阁学士。纂修实录久，特诏充总纂，奏事列名总裁后。入直上书房。历礼部、吏部侍郎，典会试。奉使鞫安徽寿州狱，及湖北官银匠侵亏钱粮事，大吏并被严谴。后历赴湖南、江西、直隶、河南按事，时称公正。十二年，督安徽学政，调江苏。十六年，兼右翼总兵。坐吏部铨序有误，夺职。未几，授内阁学士，兼护军统领、左翼总兵，迁户部侍郎。十八年八月，车驾自热河回跸，迎至白涧，先还京。会林清逆党犯禁门，率所部击捕；坐门禁懈弛，褫职。十九年，予三等侍卫，赴叶尔羌办事。二十二年，加副都统衔，充驻藏大臣。

历左翼总兵、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迁左都御史，礼部、吏部、兵部尚书。

道光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六年，回疆乱起，西四城皆陷。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独能固守却贼，先由玉麟论荐，诏特嘉之，赐花翎。七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少保。八年，回疆既定，晋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

上方廑顾西陲，以玉麟悉边务，九年，特命出为伊犁将军。疏言：“浩罕将作不靖，请缓南路换防。阿坦台、汰劣克屡请投顺，包藏祸心，添巡边兵以备御。伊萨克忠勇能事，责令乘机谋之。近夷布呼等爱曼恭顺，重赏以固其心，则卡外动静俱悉。”诏如议行，并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为之备。札隆阿误信汰劣克等，不之疑也。十年秋，安集延果引浩罕内犯，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率兵出御，遇伏陷殁。札隆阿将弃城退守阿克苏，玉麟急疏闻，请责长清等速筹粮储，哈丰阿速进攻，发伊犁兵四千五百名，令容安率之赴援。容安至阿克苏，与长清议，中途有朵兰回子梗阻，令哈丰阿、孝顺岱由和阗草地进兵。玉麟疏劾曰：“喀、英两城被困两月，贼势尚单，易於援剿，由大路直赴叶尔羌，二城之围自解。迂道和阗，须一月方至，贼势渐厚，哈丰阿军未必得力。阿克苏现集兵不下万人，仅以三千人绕路进发，留兵坐糜饷粮，实属非计。札催十数次，该大臣等始以粮运迁延，后又称蒙兵、民遣皆不足恃。计程裹粮二十日足用，后路转运已源源而来。前年克复四城，民遣得力，浑巴什河之捷，土尔扈特出力较多。近日璧昌以少胜众，岂沿边零匪转不能就地歼除？请将长清等严行申饬。”上韪其言，仍促哈丰阿进兵。及长龄督杨芳、胡超等大兵至喀、英二城，贼已远遁。玉麟疏言：“贼势涣散，现调官兵不止四万，月需粮万五千石，运费十馀万两。请停止续调四川、陕、甘兵，并饬回疆各城采买粮饷，较之戈壁转输，节省不止倍蓰。”从之。

初张格尔之就擒也，回子郡王衔贝子伊萨克实诱致，诸夷忌之，乱起，兵民谋劫掠，事泄，诛首犯，逐流民。怨者譌言伊萨克通贼，遂围劫其家，并杀避乱回众二百馀人。札隆阿不能制，反附和劾囚之。玉麟以伊萨克身膺王封，助乱得不偿失，子孙在阿克苏，家业在库车，岂无顾虑？疏陈其可疑，命偕长龄会鞫，得札隆阿惧罪欲杀之以掩迹，及委员章京等捏奏迎合诬证状，札隆阿以下坐罪有差，复伊萨克爵职，回众大服。

时诸臣议回疆事宜，玉麟上疏曰：“阅固原提督杨芳添兵招佃奏稿，称四川总督鄂山有请西四城改照土司之议。伏思回疆自入版图，设官驻兵，不惟西四城为东道籓篱，南八城为西陲保障，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番子部落，皆赖以巩固。

若西四城不设官兵，仅令回人守土，诚恐回性无恆，又最畏布鲁特强横，转瞬即为外夷所有，则阿克苏又将为极边矣。其迤东之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哈密等城，必至渐不安堵。以形势论，脣亡则齿寒；以地利论，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处为回疆殷实之区。舍沃壤而守瘠土，是藉寇兵而赍盗粮也。杨芳所谓守善於弃，实不易之论。至请将喀什噶尔参赞移迁阿克苏，殊非善计。该处幅员狭隘，不足为重镇。且距喀城二千里，有鞭长不及之患。其所陈招佃通商各条，则为治边良法，请用之。”於是诏发长龄密陈十条及中外奏议，交玉麟悉心筹画。十一年，偕长龄会疏，上定以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暨善后诸政，具详长龄传。十二年，事定，回伊犁，调剂番戍官兵以均劳逸。惠远城南濒河，定岁修之例；以待种之地租给回民，收租充兵食，并为赡孤寡备差操诸用。拓敬业官学学舍，创建文庙。宣宗特颁扁额以重其事，边徼士风渐蒸蒸焉。十三年，命回京，以特依顺保代之。行至陕西，卒於途次。上闻震悼，优诏赐恤，赠太保，入祀贤良祠。柩至京，亲临赐奠，谥文恭。

伊犁请祠祀，允之。

特依顺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吉林前锋长从征廓尔喀，有功。嘉庆中，从长龄剿教匪，屡破高天升、马学礼，赐号安成额巴图鲁。累擢甘肃西宁镇总兵。十八年，从那彦成讨滑县教匪，力战，数破贼，克司寨，歼首逆李文成，克滑县，执贼渠，予云骑尉世职。移剿陕西三才峡匪。事平，擢黑龙江将军。调乌里雅苏台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召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张格尔之乱，命赴阿克苏。寻署甘肃提督，兼西宁办事大臣。历绥远城、黑龙江、宁夏、西安将军。调伊犁，承玉麟之后，休息边氓，抚驭夷部。巴尔楚克诸地屯田渐兴，酌撤防兵。在任五年，边疆无事。道光十八年，入觐，诏嘉其治边措施悉当，加太子太保，授内大臣，留京供职。寻授领侍卫内大臣。二十年，病，请解职。未几，卒，赐恤如例。

论曰：回疆之役，削平易而善后难。长龄持重於始，老成之谋。那彦成力袪积弊，善矣，而操切肇衅，未竟厥功。玉麟以枢臣自请治边，补救绸缪，西陲乃得乂安无事。紫阁铭勋，盖非幸已。

## 列传一百五十五

杨芳胡超 齐慎 郭继昌 段永福 武隆阿哈★阿 巴哈布长清 达凌阿 哈丰阿 庆祥舒尔哈善 乌凌阿 穆克登布 多隆武 壁昌恆敬

杨芳，字诚斋，贵州松桃人。少有幹略，读书通大义。应试不售，入伍，充书识。杨遇春一见奇之，荐补把总。从征苗疆，战辄摧锋。洊擢台拱营守备。

嘉庆二年，从额勒登保剿教匪，败张汉潮於南漳，赐花翎。转战川、陕，常充侦骑，深入得贼情地势，额勒登保连破剧寇，赖其乡导之力。四年，歼冷天禄於人头堰。大军追馀贼，芳以九骑前行，至石笋河，见贼数千争渡，后逼陡崖，左右无路，芳遣二骑回报，自将七骑大呼驰下，贼惊溃，陷浅洲中，其先渡者无由回救。

五舟离岸，群贼蚁附，舟重，每发一矢覆一舟，五发五覆。俄，杨遇春、穆克登布至，浮马渡，追击贼尽，军中称为奇捷。连擢平远营都司、下江营游击、两广督标参将。

五年，杨开甲、张天伦趋雒南，芳以千骑扼东路，绕出贼前。贼折而西，黎明追及，见马迹中积水犹潢，急驰之。甫转山湾，见贼拥塞平川，芳率数十骑冲突，后骑至，乘势蹂躏，贼仓卒奔溃，擒斩无算。赐号诚勇巴图鲁，擢广西新泰协副将。

寻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连败之成县、阶州。贼渡白水河窥四川龙安，旁入老林，冒雨追击，及之於磨刀石，手刃十馀贼，伤足坠马，徒步杀贼，复伤臂，射伤伍怀志，大军乘之，大破贼众。仁宗闻而嘉之，诏问伤状。六年，冉学胜趋甘肃，偕札克塔尔要击於固原，贼反奔，芳轻骑摧其后队，又败之於汉江南岸，贼由平利走洵阳。时张天伦踞高唐岭，芳破之，馀贼与学胜合，东出杨柏坡，芳先至，设伏败之，而李彬、苟文明、高见奇、姚馨佐合窜平利。彬走南江，天伦随之，见奇、馨佐入宁羌。额勒登保自追之，嘱芳以南江之贼，击天伦，擒其党张良祖、马德清、刘奇；复破见奇、馨佐於桂门关，追及黑洞沟，擒其党辛斗：擢陕西宁陕镇总兵。又败李彬於太平，贼弃老弱逸，获彬妻及其悍党冉天璜。七年，苟文明犯宁陕，其党刘永受、宋应伏分布秦岭北。芳由五郎口进，歼应伏之众过半，永受遁，为寨民所杀，文明寻亦授首。额勒登保入楚，檄芳剿陕境馀匪，先后擒郭士嘉、苟文学等，贼党溃散。

八年，总督惠龄檄芳还剿南山贼，芳由洵阳坝深入，冒雨扪崖攀葛，狝薙无遗，遂大搜秦岭南北，陕西贼垂尽。忽有李彪者，自太白山突出，合苟文润扰洋县。芳截剿勿及，坐夺翎顶。贼逼川境，德楞泰至，令芳归防山内。苟文明馀党自竹谿窜陕，芳严守汉江，却之，复翎顶。是年秋，三省悉平，凯撤诸军。

宁陕镇标皆选乡勇精锐充伍，凡五千人，号新兵，芳驭之素宽。十一年，芳代杨遇春署固原提督，去镇，副将杨之震摄。以包穀充粮，又盐米银未时给，众鼓噪，营卒陈达顺、陈先伦遂倡乱，戕之震，其党蒲大芳护芳家属出而复从贼。芳闻变，驰赴石泉，诏德楞泰率杨遇春等讨之。秋，贼大掠洋县、留坝，胁众盈万，推大芳为魁。攻孝义，窥子午谷，围鄠县急。芳驰救，鏖战终夜，伤臂。旦日，贼辨为芳，自引去。遇春督诸军战於方柴关，不利。芳与遇春计，贼尚感旧恩，可劝谕，单骑入贼，晓以顺逆利害，犹倔强，与语数年共生死情，声泪俱下，众感泣原降，遂宿贼垒。大芳缚达顺、先伦以献；复率大芳追斩不听命者硃贵等数百人，乃定。德楞泰疏请降兵归伍，被谴责，大芳等二百馀人免死戍伊犁。芳坐驭兵姑息，亦褫职遣戍。明年，释还，以守备、千总用。十五年，授广东右翼镇总兵，调陕西西安镇。

母忧，去官。

十八年，服阕，入都，至河南，会教匪李文成踞滑县，总统那彦成留之剿贼，授河北镇总兵。偕杨遇春克道口，进薄滑县。巡抚高杞有兵六千，与总统不协，战不力，芳说杞，尽领其众。文成走踞辉县司寨，偕特依顺保追击之，贼死斗，芳手刃退卒，大捷，以火攻破碉楼，文成自焚死，予云骑尉世职。大兵隧地攻滑城，贼多方御之，历四十日不得下。芳复於西南隅穿穴深入，九日而成。地雷发，城圮，殄贼二万馀。蕆功优叙，调西安镇。移师剿平三才峡匪，复勇号，调汉中镇。二十年，擢甘肃提督。

道光初，历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六年，回疆军事急，芳自请从征，许之。

十月，会军阿克苏。柯尔坪为要冲，芳先进，一鼓破之，焚回庄，斩贼酋伊瞒及安集延伪帅约勒达什，大军无阻。七年二月，偕参赞杨遇春、武隆阿进师，三战皆捷，抵喀什噶尔浑河北，合击大破之，遂复其城；率兵六千趋和阗，三月，战於毗拉满，分军绕贼后夹击，擒贼酋噶尔勒，复和阗：加骑都尉世职，授乾清门侍卫。张格尔已遁，命杨遇春偕芳出卡掩捕，芳军阿赖，檄诸夷部缚献。芳言贼遁愈远，道险饷艰，诸夷贪赏妄报不足信，至秋，诏班师。会芳追博巴克之众，入险遇伏，数战始拔全军出，协领都凌阿死之。遇春先入关，芳代为参赞，遣黑回用间言大兵全退。

张格尔俟岁将除，率五百骑来袭，中途觉而反奔。芳急驰一昼夜，追及於喀尔铁盖山，歼其从骑殆尽。馀贼拥张格尔登山，弃骑走，芳率胡超、段永福等擒之，锡封三等果勇侯，赐紫缰、双眼花翎，晋御前侍卫，赐其子承注举人。张格尔械京伏诛，加太子太保。九年，入觐，晋二等侯，加太子少傅。十年，浩罕、安集延复扰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偕长龄往剿，仍为参赞。兵至，贼已遁。疏言移城屯田事，下长龄等议行。寻回镇。

十三年，四川清溪、越巂、瓘边诸夷叛，提督桂涵卒於军，以芳代之。至则清溪、越巂皆平，进攻瓘边贼巢，斩其酋，十二姓熟夷皆降，山内倮夷亦就抚。与按察使花杰筹治善后，晋一等侯。逾年，诸夷复时出扰，降二等侯，褫御前侍卫，以甘肃总兵候补。引疾归。十六年，起为湖南镇筸总兵，抚定变兵。历广西、湖南提督。

二十年，海疆事起，定海既陷，琦善赴广东议抚，英吉利要挟，攻夺砲台。二十一年春，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芳及隆文为参赞，率师防剿。奕山等不知兵，惟倚芳。先至广州，英兵入犯虎门、乌涌，提督关天培战死。敌兵逼省城，严备守御。

芳见兵不可恃，而洋商久停贸易，亦原休战，美利坚商人居间，请通商，诏不许；又偕巡抚怡良疏请准港脚商船贸易，诏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严议夺职，改留任。

奕山至，战亦不利。四月，英舰退，收复砲台，奕山等遂请班师。芳以老病乞解职，温谕慰之，命回湖南本任。二十三年，许致仕，在籍食全俸。二十六年，卒於家，诏念前劳，赐金治丧，依例赐恤，予其诸孙官有差，谥勤勇。子承注先卒，孙恩科袭侯爵。

芳自剿三省教匪，勋名亚於杨遇春。至回疆之役，以生擒首逆，先封侯，绘像紫光阁，论功超列遇春上。汉臣同列者凡九人：署固原提督胡超，贵州提督余步云，直隶提督齐慎，安徽寿春镇总兵郭继昌，陕西西固营都司段永福，陕西马兵升甘肃宁远堡守备杨发，陕西马兵升抚标左营守备田大武。发、大武并从擒张格尔，以伍卒跻列，异数也。

胡超，四川长寿人。初读书应试不售，入伍，从征苗疆有功。嘉庆中，川、楚、陕教匪起，率乡勇转战，屡歼悍贼，以勇健名。累擢都司，坐事夺职。入都，考充国史馆供事。十八年，林清逆党犯禁城，手杀数贼，大学士勒保荐赴河南军营。从杨遇春剿贼，单骑入贼垒，与数十贼搏战，歼其二，搴旗而出；又败贼於中市，率劲骑前驱，克道口，复原官。克滑城，擒贼首，上功居最。十九年，从遇春平三才峡匪，殪贼目麻大旗、刘二，擒龚贵等，赐号劲勇巴图鲁。累擢陕西循化营参将。

道光元年，从征叛番，战博洛托亥、乌兰哈达皆捷，夜袭冻雪岭贼帐，擢甘肃永昌协副将，驻防西宁。六年，回疆事起，杨遇春檄赴军。从杨芳攻柯尔坪，先破贼於和色尔湖，次日攻北庄，持矛步战，杀贼过半，阵斩贼首伊瞒，加总兵衔。七年，连战皆捷，抵浑河，贼夜来袭，击败之，遂渡河薄贼垒，贼大溃。四城既复，追和阗逸贼，出卡至玛杂败之，截击於新地沟，尽歼其众，擢四川重庆镇总兵。是年冬，追张格尔至喀尔铁盖山，舍骑步蹑山巅，张格尔穷蹙欲自刭，超与段永福夺其刀，生缚之，予骑都尉世职，授乾清门侍卫。与功臣宴，御制赞有“雄勇超群，名实克称”之褒。历署古北口、固原提督，授甘肃提督。

十年，浩、安集延复犯边，超率兵四千驰剿，至英吉沙尔，贼已遁，遂解喀什噶尔围。分兵追萨汉庄窜匪，俘戮殆尽。凯旋，调固原提督。十六年，入觐，命在御前行走。二十一年，命率兵二千赴山海关驻防。寻以浙江海防急，授参赞大臣赴援，未行，留防天津。从郡王僧格林沁视直隶、山东海口防务，逾年撤防归伍。

寻调甘肃提督。二十六年，以西宁番叛，调援不力，褫职，仍留骑都尉。乞病归，食半俸。二十九年，卒。

齐慎，河南新野人。以武生率乡团击教匪。入伍，隶庆成部下，转战三省，以勇闻。比教匪平，洊擢至陕安镇右营游击，杨遇春甚器之。嘉庆十八年，滑县乱，檄慎从征。贼踞道口，遇春初至，直前搏战，慎从之，贼气夺，入巢。明日，慎独破贼於卫河西岸。贼掠中市，率骑断其归路，夹击，毁浮桥，遂克道口，破桃源集援贼。进薄滑县，驻营未定，贼万馀由西北门出来犯，力战，相持竟夜；迟明，城贼二千馀复出，慎跃马冲贼阵中断，乃大溃。又破贼新乡牛市，首逆李文成走踞司寨，慎由淇县大庙山右进，鏖战白土冈，会攻司寨，克之。自道口至此凡十三战，叙功最，赐号健勇巴图鲁。克滑城，先登受伤，擢副将；遂从遇春平三才峡匪，授神木协副将。历西安、陕安两镇总兵。

道光元年，擢甘肃提督。二年，西宁插帐番扰河北，慎率本标兵迭战於乌兰哈达、哈锡山、落它滩，擒斩数百，番众乞降，放还河南。诏褒奖，被珍赉。六年，从征回疆，长龄令充翼长，驻守阿克苏。父丧，留军。特奇里克爱曼布鲁特助逆扰乌什，慎战屡捷，擒其酋库图鲁克。七年，出哈兰德卡伦，驻倭胡素鲁，遏贼内犯。

事平，调古北口提督，改号强谦巴图鲁。十二年，病归。起授甘肃提督，调四川。

十七年，平雷波叛夷，调云南，复调四川。

二十一年，命率川兵五百赴广东参赞靖逆将军奕山军务，守佛山镇。杨芳病，移守省城，会罢战。二十二年，赴湖北剿崇阳乱民，未至已定，命赴浙江会办扬威将军奕经军务，驻上虞，扼曹娥江。移防江苏镇江。英兵来犯，力战却敌。城卒陷，退守新丰。奕山、奕经先后被谴，慎夺职留任，回四川。二十四年，出阅伍，卒於马边，赠太子太保，谥勇毅。

郭继昌，直隶正定人。以行伍从庆成剿教匪於襄阳，继从恆瑞入川，击罗其清、冉文俦等於龙凤坪，歼冉文富於马鞍山，功皆最。又赴陕、甘剿张汉潮，擢龙固营都司。累迁陕西宜君营参将。道光元年，赴喀什噶尔换防，授定边协副将，调安西协。六年，换防叶尔羌，抵阿克苏，值乱起，驻守托什罕，击败渡河贼。协领都伦布被围，继昌兵少不能救，借调额尔古伦骑队三百，夜率驰往，突贼营，歼其酋库尔班素皮，追及河上，擒斩千馀，擢总兵，赐号幹勇巴图鲁。七年，从大军战大河拐，夜袭贼营，破之。从复喀什噶尔城，追贼至塔里克达坡，分兵绕山后狙击，贼惊溃，授寿春镇总兵。调陕西延榆绥镇。十年，再赴喀什噶尔剿馀孽，还署固原提督。十七年，调广东陆路提督。洎海防急，往来广、惠间筹守御。二十一年，以劳卒。

段永福，陕西长安人，原籍四川。以乡勇从征教匪，积功至千总。嘉庆十八年，滑县教匪起，从杨遇春转战直隶、河南，克道口、司寨，复滑县，皆有功。复从遇春剿陕西郿县贼，率骑兵追至柏杨岭，歼贼目麻大旗、刘二於阵。累擢甘肃张义营都司。道光七年，从杨芳征回疆，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三战皆力，赐号利勇巴图鲁。张格尔就擒於喀尔铁盖山，永福从胡超步上山岭，直前夺其刀，手缚之，予骑都尉世职。擢参将，历甘肃永固协副将，陕西宁夏镇总兵，调贵州安义镇。二十年，命赴广东防海，英吉利兵舰初至，永福扼虎门，砲击退之。二十二年，命赴浙江佐扬威将军奕经军，宁波、镇海已陷，令永福分路往攻，漏师期，他路先挫，永福师不得进，遂无功。擢广西提督，未赴，调浙江。未几，卒，谥勇毅。

武隆阿，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提督七十五子。嘉庆初，以健锐营前锋从征湖北教匪，后随父剿贼四川，功多，累擢副都统。七十五以病去，武隆阿代领所部留川，为勒保所忌，父丧，乃还京。十年，授广东潮州镇总兵。时海盗充斥，仁宗以武隆阿勇敢，故使治之。既而总督那彦成招降盗首李崇玉，予四品衔守备劄，而以武隆阿捕获闻。事觉，坐降二等侍卫，赴台湾军营效力。十一年，偕王得禄等击蔡牵於鹿耳门，败之，迁头等侍卫，授台湾镇总兵。二十五年，母忧，回旗。寻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道光元年，疏陈八旗生计，请以绿营兵半为旗额，由驻防子弟挑补，诏斥紊言乱政，降二等侍卫，调西宁办事大臣。三年，召还，授内阁学士。

出为直隶提督，授江西巡抚，调山东。

六年，台湾奸民张丙作乱，诏武隆阿往督师，未行而回疆乱急，授钦差大臣，与杨遇春同参赞扬威将军长龄军务，率吉林、黑龙江骑兵三千出关。七年二月，战於洋阿尔巴特，武隆阿将右军，扼其前，贼败走，追至排子巴特，又败之，进克沙布都尔回庄，乘胜至浑水河，悍贼数千来援，迎击破之，斩其酋色提巴尔第等。进次阿瓦巴特，贼伏精锐以待，遣羸师挑战，佯败，武隆阿整队进，以连环枪聚击，别遣藤牌军由山谷间道冲出，贼马惊却走，伏贼自林中出，不复成列，纵击之，殪贼万馀，斩其酋阿瓦子迈玛底、那尔巴特阿浑等。捷闻，加太子少保。贼垒踞浑河南岸，列大砲山穴，死守以拒，武隆阿军至不得进。日暮，偕杨遇春乘风潜渡上游袭贼后，贼数进数退，卒不支，始溃走，遂复喀什噶尔城。

张格尔闻败先遁，诏斥将军、参赞不能生致首逆，并被谴，夺武隆阿宫衔，责擒张格尔以自赎。武隆阿病留喀城，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诏询善后方略，长龄请以逆裔阿布都哈里管西四城回部事。武隆阿亦疏言：“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兵多则难继度支。前此大兵进剿，幸克捷迅速，奸谋始息。臣以为西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於无用之地，不如归并东四城，省兵费之半，即可巩如金瓯，似无需更守此漏卮。”

诏切责其附和长龄。会谍报张格尔潜居达尔瓦，武隆阿率师往击之，侍卫色克精阿等殁於阵，上愈怒，议革职，从宽留任。寻以病亟请解职，允之，命在喀城调理，病愈仍署原官。八年，张格尔就擒，免前后吏议。寻实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招抚归顺部落额提格讷布鲁特，安置依劣克达坂地。诏以“受降易，安抚难”勉之。

召回京。

九年，陕、甘兵凯撤，给盐粮银依内地防军旧例，军士意不满，譁噪。那彦成疏言：“武隆阿战阵勇敢，而多疑少断，未洽人心。陕军嚣争，实其意存节省、拘泥成例所致，虑不胜参赞任。”及至京召对，语复掩饰，降头等侍卫。寻充和阗办事大臣。十年，召还。逾年，卒。

武隆阿回疆战功与二杨相埒，以言弃地获谴，未膺优赏。宣宗念前劳，仍列功臣，绘像紫光阁。八旗诸将同列者：都统威勇侯哈哴阿，护军统领阿勒罕保，库尔乌苏领队大臣副都统巴哈布，副都统苏清阿，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长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达凌阿，察哈尔都统安福，头等侍卫巴清德，吉林副都统吉勒通阿，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副都统衔额尔古伦，头等侍卫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德勒格尔桑，头等侍卫华山泰，宁夏副都统伊勒通阿，吉林协领寿昌，黑龙江协领鄂尔克彦、全凌阿，黑龙江总管副都统衔舒凌阿，伊犁察哈尔总管乌齐拉尔，三等侍卫得胜额，吉林佐领乌凌额、德成额，黑龙江佐领占布、阿勒吉讷，伊犁锡伯佐领德克精阿，伊犁索伦副总管哈丹保，伊犁锡伯马甲防御衔骁骑校讷松阿、舒兴阿，而回子郡王伊萨克亦与焉。

哈哴阿，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由世袭云骑尉为伯父额勒登保嗣，袭一等威勇侯，授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嘉庆十八年，从剿滑县教匪有功，赐号继勇巴图鲁。二十一年，晋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武备院卿，历护军前锋统领。

道光六年，从长龄赴回疆，充领队大臣，将骑兵。连战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擒安集延头目阿瓦子迈玛底等，复喀什噶尔，擒逆属及从逆伯克阿布都拉、安集延头目推立汗。从杨芳破玉努斯於毗拉满，复和阗，擢镶红旗蒙古都统。

八年，槛送张格尔至京，献俘阙下，礼成，赐蟒袍、大缎。十年，喀什噶尔复被围，授参赞大臣，从长龄视师，至则贼已遁，命偕杨芳察各城战守及回众助逆者，捕诛百馀人，被胁免罪，奖赏有功，并如议行。留回疆驻守，训练屯兵。十二年，浩罕遣使进表，送还所掠回民，率贸易人进卡，哈哴阿受之，宣示通商免税恩诏，赐予筵宴，事毕还京。

台湾匪起，授参赞大臣，偕将军瑚松额往剿，未至，事平，旋师。十五年，命赴山、陕阅兵，擢领侍卫内大臣。寻以阅兵不慎，降二等侍卫。累迁都统。二十一年，海疆戒严，驻防山海关，复授参赞大臣，偕奕经赴浙江防剿。未几，仍回山海关防守。和议成，回京，授领侍卫内大臣。二十五年，以病请解职，食侯爵全俸。

二十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刚恪。子那铭，孙荣全，袭爵。荣全官至副都统，自有传。

巴哈布，伍弥特氏，蒙古正黄旗人。以健锐营前锋、蓝翎长从征教匪，又赴台湾剿贼，累迁前锋参领。以克滑县功，授右翼翼长，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道光五年，出为哈喇沙尔办事大臣。六年，率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援阿克苏，贼潜渡浑巴什河犯阿城，迎击，歼其渠库尔班素皮，被优叙。偕提督达凌阿援乌什，败贼於沙坡树窝。寻撤蒙古兵，自请留军前。七年，和阗回众缚贼酋乞降，往抚之。

洋阿尔巴特之战，偕哈哴阿率劲骑进击，所向披靡。沙布都尔、阿瓦巴特连战皆力，署叶尔羌帮办大臣。凯旋，予云骑尉世职。九年，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二年，召还京。寻擢江宁将军，治军有声。十七年，卒於官，优恤，谥勤勇。

长清，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内大臣策楞孙，副都统特成额子也。以廕生入赀，铨授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嘉庆二十四年，出为广西左江道。母忧去官。仍为兵部郎中。道光五年，加副都统衔，充阿克苏办事大臣。六年，张格尔入寇，西四城相继陷。长清截留各城换防，又发铜厂钱局官兵，扼浑巴什河。参将王鸿仪战殁於都齐特，贼纠众五六千自叶尔羌来犯，屡扑渡，皆击退。踞城百馀里，波斯图拉、哈尔塔两地多朵兰回庄，附逆抗拒，分兵进剿。贼复由托什罕渡河，逼城二十里，长清令数十骑驰骋扬尘，鼓噪东来，贼疑大军至，退走河南。乃进军，渡河结营，贼来攻，连败之，擒斩千馀，贼始不敢窥河北。阿克苏城小，扩关厢，开壕筑垒为外郭，民、回安堵。遣兵五百助守乌什为犄角，东四城恃以无恐。宣宗初虑长清未谙军事，命特依顺保往领其职而长清副之，犹未至，至是诏嘉长清防剿深合机宜，赐花翎，予优叙，遂寝前命。大军进讨，满、汉兵三万数千皆集阿克苏，长清置局供支运输，铸钱增驿，规画甚备，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仍留任。七年，四城复，诏：“长清於大军未到，力捍孤城，厥功甚伟，予云骑尉世职，擢其子富春为主事。”八年，疏言：“长龄议於阿克苏添兵一千，柯尔坪添兵五百。柯尔坪距阿城三百里，回众数万，兵少无益，请归并阿克苏，练成劲旅，可以总治两路所属。

乃塔尔达巴罕及阿尔通霍什皆有小路可通伊犁，请并封禁。”从之。张格尔就擒，械送至京。予优叙。

十年，喀什噶尔诸城复告警，容安率伊犁兵赴援，命至阿克苏与长清会商进兵。

疏请分兵和阗、乌什，待哈丰阿、胡超两路兵至进剿，诏斥容安畏葸，长清并下严议。寻原之，降二等侍卫，仍留任。十二年，加提督衔，充叶尔羌办事大臣，驭夷开屯，措施并称职。十四年，授乌鲁木齐都统。逾年，召回京。寻授福州将军，加太子太保。十七年，卒，晋太子太傅，赐金治丧，谥勤毅。

达凌阿，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健锐营前锋从永保剿湖北教匪，继随杨遇春战川、陕，数有功。累擢静宁协副将，署西安镇总兵。三才峡匪起，率兵四百御之涝峪、八里坪，大败其众。追尤九馀党至黑水峪，攻克之，又败之傅家河；击万五於辛峪口，连败之，万五率残卒遁，寻就擒：加总兵衔，擢巴里坤总兵，调西安镇。

道光二年，擢乌鲁木齐提督。六年，率兵四千援阿克苏，军次库车，遣锡伯兵扼柯尔坪，分守库车、乌什。九月，与贼夹浑巴什河而军，持数日，贼分走乌什，偕巴哈布迎击，败之於阿拉尔，追至沙坡树窝，破伏贼。其自托什罕渡河者，方围协领都伦布营，遏副将郭继昌援路。达凌阿还军驰救，奋击败之，贼争渡，死者相藉，河水为之不流。迨长龄至，河北已无贼，被优叙。七年，从大军三战复喀城，驻守叶尔羌，署办事大臣，予云骑尉世职。是年秋，闻边警，调防乌什，张格尔就擒，回本镇。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西安将军。十年，卒，优恤，谥武壮。

哈丰阿，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初，以健锐营前锋从剿襄阳教匪，转战川、陕，累迁前锋侍卫。搜捕南山馀匪甚力，事平，授贵州定广协副将。擢威宁镇总兵，历浙江处州，陕甘凉州、汉中诸镇。道光八年，擢乌鲁木齐提督。十年，回疆复警，命驰赴阿克苏，偕长清防剿。十一月，进攻叶尔羌贼营，贼溃，潜伏哈拉布扎什军台，分道要击，破之。进围黑色尔，擒其酋巴拉特，乘胜至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围亦解，予云骑尉世职，赐号进勇巴图鲁。初诏哈丰阿倍道驰援叶尔羌，听容安计，绕道和阗，失期，议夺职，原之，责偿军费十之二，仍留任。

擢广州将军。疏请铸巨砲百，选精锐五百人，严守望以重海防。十四年，英吉利兵船二，号称护商，入广州海口，纵砲击之。船停黄埔，调兵建闸，制其出入，英酋谢罪，事乃解。调黑龙江将军，举发御前大臣高克鼐嘱讬私书，诏奖其持正，授内大臣，加太子少保。请添练马队，增置官吏，补助布特哈生计，并允行。调西安将军。二十年，卒，谥悫勤。

庆祥，图博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大学士保宁子。授蓝翎侍卫。嘉庆十三年，袭三等公爵，授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兼正蓝旗护军参领。寻授理籓院侍郎，调工部。十八年，率京营兵从那彦成剿滑县教匪，凯旋，擢正黄旗汉军都统，历热河、乌鲁木齐都统。二十五年，授伊犁将军。八月，逆回张格尔扰喀什噶尔，官军剿捕，乃引去。参赞大臣斌静以闻，不言衅由，宣宗疑之，命庆祥往勘，得斌静纵容家奴凌辱伯克、交通奸利状，褫逮论罪。疏陈善后六事，又密请羁縻浩罕部落，许遣使入觐，以安夷心，诏俞之。

道光五年夏，张格尔复扰边，内地回户多与通。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率兵出塞掩之，不遇，即纵杀游牧布鲁特而还。其酋汰列克追覆官军於山谷，贼遂猖獗，褫参赞大臣永芹职，命庆祥代之。庆祥至，误信奸回阿布都拉，反为贼耳目。六年夏，张格尔遣其党赫尔巴什潜赴绰勒萨雅克爱曼，纠合夷众，复令奇比勒迪至巴雅尔开渠占地，遣兵擒斩之。张格尔率众五百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谓“玛杂”也。庆祥令帮办大臣舒尔哈善及领队大臣乌凌阿往剿，夜雷雨，张格尔溃围走，白帽回众纷起应之。张格尔复由大河沿合众数万进犯喀城，庆祥尽调各营卡兵为三营，令乌凌阿、穆克登布分率之，迎战，先后没於阵。先是张格尔求助於浩罕，约四城破，分所掠，且割喀城以报。及见官军无援，悔欲背约，浩罕酋怒，自以所部攻城未下，寻引去；张格尔追击之，收其降众数千，遂益强。八月，围喀城凡七十日，城陷，庆祥自经死。事闻，赠太子太保，晋封一等公，兼云骑尉世职，以子文煇嗣，谥壮直，祀昭忠祠。逾年，回疆平，诏於喀什噶尔建昭忠祠祀之，舒尔哈善、乌凌阿、穆克登布俱从祀，御制悯忠诗勒诸石。八年，张格尔伏诛，命其子文煇看视行刑，摘心於墓前致祭。

舒尔哈善，葛哲勒氏，满洲镶白旗人。以骁骑校从征川、陕教匪有功，予巴图鲁勇号。累擢布特哈乌拉协领。克滑县，加副都统衔。坐事褫职。道光初，予三等侍卫，充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六年，张格尔入犯，调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与贼战，身先士卒，受枪伤，仍麾兵前进，杀数百人。城陷，被戕，予骑都尉世职。

乌凌阿，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由前锋从征教匪，累擢头等侍卫。道光三年，授伊犁领队大臣、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六年，贼逼喀城，庆祥檄令回援，遇贼於浑河，力战至晡，没於阵。赠都统衔，谥壮武，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穆克登布，季氏，满洲镶红旗人，伊犁驻防。由委前锋校累擢协领。道光元年，庆祥密令诱捕张格尔於托云山内，获其党蒙达拉克等，予议叙。二年，充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调伊犁。五年，率兵至喀什噶尔，驻防图舒克塔什卡伦。张格尔犯喀城，撤兵回战於七里河，死之。赠都统衔，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多隆武，乌素尔氏，满洲镶白旗人。由笔帖式补骁骑校，累擢协领。道光四年，加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六年，喀什噶尔被围急，遣兵赴援。贼由阿色尔布依岳坡尔湖而南，分兵防御。奸回阿布都拉等潜通贼，多隆武尽诛之。喀、英两城相继陷，贼趋叶尔羌，参将吴亨佑扼单板桥，战殁；遂由黑子铺入，防师尽熸，回兵半为贼胁。伊犁道梗不能救，叶城乃陷，多隆武死之。依都统例赐恤，於叶尔羌建专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叶尔羌办事大臣印登、英吉沙尔领队大臣苏伦保、和阗领队大臣奕湄、帮办大臣桂斌同殉难，追论死事诸臣，并赠恤有差，惟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坐滥杀陷师，夺其恤典。

壁昌，字东垣，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尚书和瑛子。由工部笔帖式铨选河南阳武知县，改直隶枣强，擢大名知府。道光七年，从那彦成赴回疆，佐理善后。

壁昌有吏才，以父久官西陲，熟谙情势，事多倚办。九年，擢头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至官，於奏定事宜复有变通，清出私垦地亩新粮万九千馀石，改徵折色，拨补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俸饷，馀留叶城充经费，以存仓二万石定为额贮，岁出陈易新，於是仓库两益。叶尔羌喀拉布札什军台西至英吉沙尔察木伦军台，中隔戈壁百数十里，相地改驿，於黑色热巴特增建军台，开渠水，种苜蓿，士马大便。所属塔塔尔及和沙瓦特两地新垦荒田，皆回户承种，奏免第一年田赋，以恤穷氓。新建汉城，始与回城隔别，百货辐辏，倍於往时。以回城官房易新城南门外旷土，葺屋设肆，商民便之。访问疾苦，联络汉、回，人心益定。

十年八月，浩罕纠诸部寇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城，遂犯叶尔羌。容安率援师迁延不至，壁昌抚谕回酋，同心守御，分扼科热巴特、亮噶尔诸要隘。贼万馀扑城，迎战於东门外，击破之，贼宵遁，诏嘉其援师未至之先即获全胜，加副都统衔，寻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自九月至十一月，贼复三次来犯，迭击败走之。最后贼攻城，相持五日，而哈丰阿援兵至，贼望风遁，追破之於哈拉布札什。越数日，进兵英吉沙尔，而喀什噶尔之贼已饱飏出塞，大军至，则无贼矣。壁昌素得回众心，是役尤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满之助，赖以战守。事定，奏请仍袭其祖郡王封爵。长龄、玉麟奉命会筹善后事，尽谘於璧昌。

十一年，擢参赞大臣，改驻叶尔羌，遂专回疆全局。兴喀拉赫依屯田，招练民户五百人，修渠筑坝，以牌博为界，不侵回地，凡垦屯地二万二百四十亩。十二年，和阗回民塔瓦克戕伯克多拉特、依斯玛伊勒等为乱，捕其党尽置诸法。疏言：“长龄等奏增南路防兵三千屯巴尔楚克，因其地筑城未竣，遂以二千人分屯叶、喀二城。

二城形胜较巴尔楚克尤要，请以暂时分屯之兵永为定额。喀城更增绿营兵三千五百，分屯七里河为犄角，叶城增乌鲁木齐满洲兵五百、绿营兵一千。”诏从之。十三年，召还京。十四年，复出为乌什办事大臣。历凉州副都统、阿克苏办事大臣、察哈尔都统。缘事降调，充伊犁参赞大臣。授陕西巡抚，擢福州将军。

二十三年，署两江总督，寻实授。英吉利和议初成，壁昌奏设福山镇水师总兵，沿江形势，扼险设防，请於五龙、北固两山及圌山关、鹅鼻嘴修筑砲台砲堤，是为筹江防之始。言官请团练乡兵，以窒碍无益，奏寝其议。淮北已改票盐，御史刘良驹疏请推广於淮南试行。疏言其不便，略谓：“淮南地广引多，价昂课重，行销之不齐，堵缉之难易，与淮北迥别。灶户成本不能骤减至三四倍，民贩更非一时可集，而课项皆常年要需。如改票议行，应纳课银孰肯再缴？应追积欠亦当豁除。此后摊带钱粮亦将尽停，利犹未见，害已先形。为今之计，但能肃清场灶以杜偷漏之源，整饬口岸以广行销之路，严禁浮滥以除在官之蠹，顾惜成本以冀商力之纾，庶淮鹺渐有起色。”疏入，如所请。二十七年，入觐，留京授内大臣，复出为福州将军。

数月，以疾请回旗。咸丰三年，粤匪北犯，逼近畿，命为巡防大臣。四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勤襄。子恆福，直隶总督。孙锡珍，同治七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吏部尚书。

当壁昌初莅叶尔羌，实继恆敬之后。恆敬原名恆敏，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初，为四川打箭炉同知。治军需粮饷有功，擢绥定知府。累迁江宁布政使。道光初，授光禄寺卿，充哈密办事大臣。大军征张格尔，命督办转运，铸钱购粮，增设台站，供军无缺。七年，调乌什办事大臣。命赴喀什噶尔帮办善后，授叶尔羌办事大臣。迁建新城於罕那里克，勘垦官荒田，岁增粮供防兵二千口食，复於西北隅跴荒地一百馀里，水土肥饶，疏请试垦。壁昌至，始垦成。八年，乞病归。

寻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出为西宁办事大臣。十二年，卒。

论曰：平定回疆，多用川、楚、陕旧将，百战之馀，以临犬羊乌合，摧枯拉朽，旬月而告功成，何其易哉！及后海疆事起，授钺分麾，莫能御侮，盖所当坚脆不同，而胜之不可以狃也。杨芳一时名将之冠，差知彼己，晚伍庸帅，依违召讥，其以恩礼终，犹为幸焉。庆祥心知危局，身殉孤城，壁昌力捍寇氛，卒安边徼，回疆安危之所系也，并著於篇。

## 列传一百五十六

林则徐 邓廷桢 达洪阿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少警敏，有异才。年二十，举乡试。巡抚张师诚辟佐幕。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典江西、云南乡试，分校会试。

迁御史，疏论福建闽安副将张宝以海盗投诚，宜示裁抑，以防骄蹇，被嘉纳。未几，出为杭嘉湖道，修海塘，兴水利。道光元年，闻父病，引疾归。二年，起授淮海道，未之任，署浙江盐运使。迁江苏按察使，治狱严明。四年，大水，署布政使，治赈。

寻丁母忧，命赴南河修高家堰堤工，事竣回籍。六年，命署两淮盐政，以未终制辞，服阕，补陕西按察使。迁江宁布政使，父忧归。十年，补湖北布政使，调河南，又调江宁。十一年，擢河东河道总督。疏陈稭料为河工第一弊薮，亲赴各察验；又言碎石实足为埽工之辅，应随宜施用。十二年，调江苏巡抚。吴中洊饥，奏免逋赋，筹抚恤。前在籓司任，议定赈务章程，行之有效，至是仍其法，宿弊一清。赈竣，乃筹积穀备荒。清釐交代，尽结京控诸狱。考覈属吏，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於心，然后能以验群吏之尽心与否。如大吏之心先未贯彻，何从察其情伪？臣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僚属求实际。”诏嘉之，勉以力行。

先是总督陶澍奏濬三江，则徐方为臬司，综理其事，旋以忧去。至是黄浦、吴淞工已竣，则徐力任未竟者，刘河工最要，拨帑十六万五千有奇，白茆次要，官绅集捐十一万两，同时开濬，以工代赈。两河旧皆通海，易淤，且凿河工钜，改为清水长河，与黄埔、吴淞交汇通流。各於近海修闸建坝，潮汐泥沙不能壅入，内河涨，则由坝泄出归海。复就原河逢湾取直，节省工费三万馀两，用濬附近刘河之七浦河，及附近白茆之徐六泾、东西护塘诸河。又濬丹徒、丹阳运河，宝带桥泖淀诸工，以次兴举，为吴中数十年之利。两署两江总督。

十七年，擢湖广总督。荆、襄岁罹水灾，大修堤工，其患遂弭。整顿盐课，以减价敌私无成效，专严缉私之禁，销数大增。湖南镇筸兵悍，数肇衅，巡阅抚驭，密荐总兵杨芳，擢为提督，移驻辰州，慎固苗疆屯防。

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鸦片烟，下中外大臣议。则徐请用重典，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宣宗深韪之，命入觐，召对十九次。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十九年春，至。总督邓廷桢已严申禁令，捕拏烟犯，洋商查顿先避回国。则徐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令整兵严备。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驱逐趸船，呈出烟土二万馀箱，亲莅虎门验收，焚於海滨，四十馀日始尽。请定洋商夹带鸦片罪名，依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责具甘结。他国皆听命，独义律枝梧未从。於是阅视沿海砲台，以虎门为第一门户，横档山、武山为第二门户，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海道至横档分为二支，右多暗沙，左经武山前，水深，洋船由之出入。关天培创议於此设木排铁练二重，又增筑虎门之河角砲台，英国商船后至者不敢入。义律请令赴澳门载货，冀囤烟私贩，严斥拒之，潜泊尖沙嘴外洋。

会有英人殴毙华民，抗不交犯，遂断其食物，撤买办、工人以困之。七月，义律藉索食为名，以货船载兵犯九龙山砲台，参将赖恩爵击走之。疏闻，帝喜悦，报曰：“既有此举，不可再示柔弱。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御史步际桐言出结徒虚文，则徐以彼国重然诺，不肯出结，愈不能不向索取，持之益坚。寻义律浼澳门洋酋转圜，原令载烟之船回国，货船听官查验。九月，商船已具结进口，义律遣兵船阻之，开砲来攻，关天培率游击麦廷章奋击败之。十月，又犯虎门官涌，官军分五路进攻，六战皆捷。诏停止贸易，宣示罪状，饬福建、浙江、江苏严防海口。先已授则徐两江总督，至是调补两广。府尹曾望颜请罢各国通商，禁渔船出洋。

则徐疏言：“自断英国贸易，他国喜，此盈彼绌，正可以夷制夷。如概与之绝，转恐联为一气。粤民以海为生，概禁出洋，其势不可终日。”时英船寄椗外洋，以利诱奸民接济销烟。二十年春，令关天培密装砲械，雇渔船户出洋设伏，候夜顺风纵火，焚毁附夷匪船，接济始断。五月，再焚夷船於磨刀洋。谍知新来敌船扬帆北乡，疏请沿海各省戒严。又言夷情诡谲，若迳赴天津求通贸易，请优示怀柔，依嘉庆年间成例，将递词人由内地送粤。

六月，英船至厦门，为闽浙总督邓廷桢所拒。其犯浙者陷定海，掠宁波。则徐上疏自请治罪，密陈兵事不可中止，略曰：“英夷所憾在粤而滋扰於浙，虽变动出於意外，其穷蹙实在意中。惟其虚憍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售其奸；一切不得行，仍必帖耳俯伏。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砲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不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情无厌，得步进步，威不能克，患无已时。他国纷纷效尤，不可不虑。”因请戴罪赴浙，随营自效。七月，义律至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广东烧烟之衅，起自则徐及邓廷桢二人，索价不与，又遭诟逐，故越境呈诉。琦善据以上闻，上意始动。

时英船在粤窥伺，复连败之莲花峰下及龙穴洲。捷书未上，九月，诏曰：“鸦片流毒内地，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沿海各省纷纷徵调，糜饷劳师，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下则徐等严议，饬即来京，以琦善代之。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至，义律要求赔偿烟价，厦门、福州开埠通商，上怒，复命备战。二十一年春，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协防。时琦善虽以擅与香港逮治，和战仍无定局。五月，诏斥则徐在粤不能德威并用，褫卿衔，遣戍伊犁。会河决开封，中途奉命襄办塞决，二十二年，工竣，仍赴戍，而浙江、江南师屡败。是年秋，和议遂成。

二十四年，新疆兴治屯田，将军布彦泰请以则徐综其事。周历南八城，濬水源，辟沟渠，垦田三万七千馀顷，请给回民耕种，改屯兵为操防，如议行。二十五年，召还，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寻署陕甘总督。二十六年，授陕西巡抚，留甘肃，偕布彦泰治叛番，擒其酋。

二十七年，授云贵总督。云南汉、回互斗焚杀，历十数年。会保山回民控於京，汉民夺犯，毁官署，拆澜沧江桥以拒，镇道不能制。则徐主止分良莠，不分汉、回。

二十八年，亲督师往剿，途中闻弥渡客回滋乱，移兵破其巢，歼匪数百。保山民闻风股栗，缚犯迎师，诛其首要，散其胁从，召汉、回父老谕以恩信。遂搜捕永昌、顺宁、云州、姚州历年戕官诸重犯，威德震洽，边境乃安。加太子太保，赐花翎。

二十九年，腾越边外野夷滋扰，遣兵平之。以病乞归。逾年，文宗嗣位，叠诏宣召，未至，以广西逆首洪秀全稔乱，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署广西巡抚。行次潮州，病卒。则徐威惠久著南服，贼闻其出，皆震悚，中道遽殁，天下惜之。遗疏上，优诏赐恤，赠太子太傅，谥文忠。云南、江苏并祀名宦，陕西请建专祠。

则徐才识过人，而待下虚衷，人乐为用，所莅治绩皆卓越。道光之季，东南困於漕运，宣宗密询利弊，疏陈补救本原诸策，上畿辅水利议，文宗欲命筹办而未果。

海疆事起，时以英吉利最强为忧，则徐独曰：“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后其言果验。

邓廷桢，字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分校乡、会试，称得士。十五年，授台湾遗缺知府，浙江巡抚蒋攸銛请留浙，补宁波。母忧归，服阕，补陕西延安府，历榆林、西安，以善折狱称。平反韩城、南郑冤狱，又全同州嫠妇母子，陕民歌颂，传播京师。二十五年，超擢湖北按察使，权布政使。

沿江民田历年沉没，而赋额仍在，为民累，悉请免之。道光元年，迁江西布政使。

以前在西安失察渭南令故出县民柳全璧杀人罪，罣误，夺职。议戍军台，宣宗知其无私，特免遣戍，予七品衔，发直隶委用。寻授通永道。四年，擢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

六年，擢安徽巡抚。自嘉庆时，安徽多大狱，凤、颍两郡俗尤悍，常以兵定，责缴兵械，私藏尚多。廷桢乃立限，责成保长，逾限及私造者置之法。任吏皆得人，刁悍之风稍戢。旧例，颍州属三人以上凶器伤人者，极边烟瘴充军，佥妻发配。廷桢疏言：“悍俗诚宜重惩，妇女顾名节，多自残求免，或自尽伤生，情在可矜，请停其例。”遇水灾，亲乘舟勘赈。修复安丰塘、芍陂水门，濬凤阳沫河，加筑堤闸。

严缉捕，屡获剧盗。以获南河掘堤首犯陈端，诏嘉奖。治皖十载，政尚安静，境内大和。

十五年，擢两广总督。鸦片烟方盛行，漏银出洋为大患。十六年，英吉利商人以趸船载烟，廷桢禁止不许进口，犹泊外洋，严旨驱逐。沿海奸民勾结，禁令猝难断绝。廷桢与提督关天培整备海防，迭於大屿山口、急水洋获蟹艇，载银钜万，尽数充赏，破获囤烟私贩。十八年，英船载属番男妇五百馀人赴澳门居住，驱令回国。

诏下禁烟议，疏言：“法行於豪贵，则小民易从；令严於中土，则外货自绌。”十九年，林则徐奉命至广东，廷桢与之同心协力，尽获趸船积烟，焚之，严私贩之罪；临以兵威，屡战皆捷，事详则徐传。奸民因失业，遍腾蜚语。廷桢疏陈，略曰：“臣缉惩鸦片，三载於兹。豪猾之徒，刑僇逋逃，身家既失，怨讟遂兴。查检为希旨，掩捕为贪功，侦伺为诡谋，推鞫为酷罚。诬以纳贿，目以营私。讥建议为急於理财，訾新例为轻於改律，狂悖纷荧，无非为烟匪泄愤。”诏慰勉之。

调两江、云贵，皆未赴，闽防方急，遂调闽浙总督。购洋砲十四运闽，以闽洋无内港，砲台建於海滩，沙浮不固，奏改为砲墩，囊沙堆筑，外护以船。募水勇饰商船出洋巡缉。二十年三月，英船窥厦门，遣提督程恩高等迎敌於梅林澳，击走之。

奸民勾通出洋运烟，分责水陆师严缉，遇即攻击，迭有歼擒。六月，敌船驶入厦门，求通贸易，阻之，遂开砲，来扑砲台，参将陈胜元、守备陈光福奋击，毙其前队数人，发砲伤敌甚众，乃遁。其分犯浙洋者，陷定海，廷桢率师赴剿，行次清风岭，诏以闽防紧要，止其赴浙，遂驻兵泉州，招募练勇。疏言：“英船二十馀艘聚泊定海，内地师船恐难骤近，必改造坚大之船，多配砲火，间道而进，方能制胜。”

九月，诏以廷桢等在粤办理不善，转滋事端，与林则徐同夺职。二十一年，琦善撤沿海兵备，虎门失守，复追论廷桢久任两广，废弛营务，与则徐同戍伊犁。二十三年，释还。寻予三品顶戴，授甘肃布政使。议清查荒地，亲往历勘，由银州东尽洮、陇，西极酒泉，得田一万九千四百馀顷，又番贡地一千五百馀顷，宁夏马厂地归公一百馀顷，熟地升科，荒者招垦，诏嘉其勤，复二品顶戴。二十五年，擢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番匪扰蒙部，遣兵邀击於硫磺沟，平之。寻回任。二十六年，卒於官。

廷桢治行早为时称，屡踬屡起，宣宗知之深，故卒用之。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辍。尤精於音韵之学，所著笔记、诗、词并行世。子尔恆，亦官至陕西巡抚，自有传。

当廷桢之去福建也，逾年，英兵复至，陷厦门，遂窥台湾。总兵达洪阿偕台湾道姚莹屡却之。及和议成，同获谴。

达洪阿，字厚庵，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由护军洊擢总兵。道光十五年，调台湾镇。十八年，剿嘉义县匪沈和等，赐花翎，加提督衔。二十一年八月，英兵船至鸡笼海口，达洪阿与姚莹督兵御之。副将邱镇功燃巨砲折其桅，敌船冲礁破碎，擒斩甚众，赐双眼花翎。九月，敌船再至鸡笼三沙湾，复卻之。剿平嘉义、凤山土匪，予骑都尉世职。二十二年，敌船犯淡水、彰化间之大安港，欲入口。达洪阿谋於姚莹，莹曰：“此未可与海上争锋，必以计歼之。”乃募渔舟投敌任乡导，诱令从土地公港入，搁浅中流，伏发，大破之，落水死者无算，其窜入渔舟者，击斩殆尽。诏嘉台湾三次破敌，达洪阿等智勇兼施，大扬国威，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加太子太保衔。敌船游奕外洋，乘间掩击，迭有俘获，遂不复至。

既而英师再陷定海，浙江、江苏军屡挫，乃议和。英将濮鼎查诉称台湾所戮皆遭风难民，达洪阿等冒功捏奏，命总督怡良赴台湾查办。至即传旨革职逮问，兵民不服，势汹汹，达洪阿等抚慰乃散。至京，下刑部狱，寻释之，予三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历伊犁参赞大臣，西宁办事大臣。二十六年，偕陕甘总督布彦泰剿平黑错寺番匪。三十年，授副都统。

咸丰元年，从大学士赛尚阿剿贼广西，破紫金山西南砲台。以病回京。三年，粤匪犯畿辅，率八旗兵赴临洺关进剿。从钦差大臣胜保击贼静海，四战皆捷，追至下西河，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阵亡。诏斥达洪阿先退，革职，留营效力。

四年，败贼献县，复原官。寻追贼阜城，受伤，卒於军。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壮武。姚莹自有传。

论曰：林则徐才略冠时，禁烟一役，承宣宗严切之旨，操之过急；及敌氛蹈瑕他犯，遂遭谗屏斥。论者谓粤事始终倚之，加之操纵，溃裂当不致此。则徐濒谪，疏陈：“自道光元年以来，粤关徵银三千馀万两，收其利必防其害。使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砲造船，制夷已可裕如。”诚为谠论。惟当时内治废弛，外情隔膜，言和言战，皆昧机宜，其祸岂能幸免哉？邓廷桢与则徐同心御侮，克保岩疆。若达洪阿、姚莹卻敌台湾，固由守御有方，亦因敌非专注，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诸人卒皆复起，而名节播宇内、焕史册矣。

## 列传一百五十七

琦善 伊里布 宗室耆英

琦善，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父成德，热河都统，以先世格得理尔率属归附，世袭一等侯爵。

琦善由廕生授刑部员外郎，累迁通政司副使。嘉庆十九年，出为河南按察使，历江宁、河南布政使。二十四年，擢河南巡抚。河决马营坝，偕尚书吴璥督工，甫塞而仪封南岸又决，夺职，予主事衔留工。寻授河南按察使，调山东。道光元年，就擢巡抚。父忧，夺情任事，袭侯爵。捕治临清教匪马进忠，又筹济高家堰工费八十万。

五年，京察，诏嘉其明幹有为，能任劳怨，加总督衔。寻擢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时高堰屡决，淤运阻漕。琦善请用盘运法，并暂行海运，如议行。七年，议启王家营旧减坝，大濬正河，寻以减坝堵合，黄水倒漾，复闭御黄坝，漕船倒塘灌放，诏斥失机，议革职，宽之，降授内阁学士。寻复授山东巡抚。九年，擢四川总督。十一年，调直隶。十六年，协办大学士。十八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琦善久膺疆寄，为宣宗所倚任。二十年，海疆事急，驻天津筹办防务。八月，英兵船至海口，投书乞通商，诉林则徐、邓廷桢等烧烟启衅。琦善招宴英领事义律及兵官，许以代奏。遂入觐面陈，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谕沿海疆吏但防要隘，遇英船毋开砲，义律乃率船回粤。寻罢则徐、廷桢，命琦善署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密疏胪陈粤事，略曰：“林则徐示令缴烟，许以赏犒，洋人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所得不及本银百分之一；又勒具‘再贩船货入官、人即正法’甘结，迄未遵依，此衅所由起也。当义律具禀缴烟，距撤退买办五日，非出情原。时义律仅止孤身，设有党援，未必降心俯首。英吉利国王无给林则徐文书之事，惟吕宋国王曾有来文，或因此误传。林则徐称定海阴湿，洋人病死甚多。咨查洋人米穀牲畜尚充，疫疠病毙者多水手舵工，头目死者不过数人。从前外洋来信，祗言贸易。自林则徐欲悉外情，多方购求渔利之人，造作播传，真伪互见，此时纷纷查探，適堕术中。林则徐奏各国愤英人阻其贸易，美利坚、法兰西将遣船来与理论。

访闻各国曾有此说，然迄未见兵船来粤。前有美国二船，乘英人不备，进口，至今未敢驶出。畏葸如斯，纵力足颉颃，恐未肯伤其同类。虎门烧烟时，洋人观者撰文数千言纪事，事诚有之，语多含讥刺，非心服。林则徐称具结之后，查验他国来船，绝无鸦片。如指上年而言，事属以往，船货无凭；若指本年而言，来船尚未进口，不能知其有，亦安能信其无？”并言将军阿精阿请团练水勇，及林则徐请鼓励员弁，俟事定再议。疏入，报闻，则徐以是获罪。

时广东撤水师归营，猝被敌轰击，掠去米艇兵丁，巡抚怡良以闻。琦善又陈：“英人回粤，词气傲慢，义律讬疾将回国，且兵船日增。”得旨，仍暂停贸易，一面与议，一面筹防。义律坚持索还烟价，并增厦门、福州通商，严旨拒不许。十二月，义律见防御渐撤，数遣挑战，琦善谕止之。义律曰：“战后再议，未为迟也。”

乃犯虎门外沙角、大角两砲台，副将陈连升力战死之，遂陷。提督关天培守靖远砲台，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砲台，并请援，琦善不敢明发兵，夜遣二百人往。二十一年正月，事闻，上震怒，下琦善严议，命御前大臣贝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副之，率师赴粤协剿。

义律数索香港，志在必得，琦善当事急，佯许之而不敢上闻。至是，义律献出所踞砲台，并原缴还定海以易香港全岛，别议通商章程。琦善亲与相见莲花城定议，往返传语，由差遣之鲍鹏将事，同城将军、巡抚皆不预知。及英人占踞香港，出示安民，巡抚怡良奏闻，琦善方疏陈：“地势无可扼，军械无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如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事羁縻。”上益怒，诏斥琦善擅予香港，擅许通商之罪，褫职逮治，籍没家产。英兵遂夺虎门靖远砲台，提督关天培死之。

奕山等至，战复不利，广州危急，许以烟价六百万两，围始解，而福建、浙江复被扰。琦善逮京，谳论大辟，寻释之，命赴浙江军营效力，未至，改发军台。二十二年，浙师复败，吴淞不守，英兵遂入江，江宁戒严，於是耆英、伊里布等定和议，海内莫不以罢战言和归咎於琦善为作俑之始矣。是年秋，予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

二十三年，以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疏论偾事诸臣罪状，上重违清议，再褫琦善职，意仍乡用，未几，予三等侍卫，充驻藏大臣。二十六年，授四川总督。二十八年，诏嘉其治蜀於吏治营伍实心整顿，复头品顶戴。寻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以平瞻对野番功被议叙。二十九年，调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剿雍沙番及黑城撒拉回匪。既而言官劾其妄杀，命都统萨迎阿往按，革职逮问。咸丰二年，定谳发吉林效力赎罪，寻释回。

时粤匪已犯湖南，势日炽，屡易帅皆不能制。起琦善署河南巡抚，驻防楚、豫界上。以捐饷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专办防务。湖北省城失守，观望不能救。三年春，贼遂连陷安徽、江宁省城，分扰镇江、扬州，命琦善偕直隶提督陈金绶防江北。三月，连败贼於浦口雷塘，进剿扬州，分屯宝塔山、司徒庙，五战皆捷。秋，破浦口援贼，合围扬州。十二月，贼突围出窜瓜洲，以收复扬州入告，诏斥勇溃纵贼，责令进剿瓜洲、仪徵，仪徵克复。四年夏，连战金川、瓜洲、三汊河，屡奏斩获。自琦善与向荣分主大江南北军事，攻战年馀，镇江、瓜洲迄未克复，无得力水师，不能扼贼，琦善虽议增水师，亦未果。是年秋，卒於军，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依总督例赐恤，谥文勤。

子恭鏜，黑龙江将军。孙瑞洵，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瑞澂，两湖总督。瑞澂自有传。

伊里布，字莘农，镶黄旗红带子。嘉庆六年进士，授国子监学正，改补典簿。

出为云南府南关通判，署澂江知府，迁腾越知州。二十四年，总督伯麟荐其熟练边务，能驭土司，治缅匪有功，以应升用。道光元年，从总督庆保剿平永北大姚夷匪，赐花翎，署永昌知府。擢安徽太平知府。历山西冀宁道，浙江按察使，湖北、浙江布政使。五年，擢陕西巡抚，调山东。丁父忧，署云南巡抚。服阕，乃实授。时阮元为总督，伊里布和而廉，有政声。回疆兵事起，自请从军，诏斥不谙回情，妄行陈奏，夺职留任，寻复之。十三年，擢云贵总督。京察，以久任边疆，镇抚得宜，被议叙。十八年，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四川綦江奸民穆继贤仇杀贵州仁怀武生赵应彩，遂纠众踞方家沟为乱，伊里布率提督余步云、布政使庆禄等破其巢，斩获千馀，诛贼首穆继贤、谢法真等，馀匪悉平，赐双眼花翎。

十九年，调两江总督。二十年秋，英兵陷定海，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

时已有论致寇由断绝贸易烧烟起衅者，密谕察访确情毋回护。寻以琦善代林则徐，命沿海遇敌勿击。伊里布初至浙，驻镇海筹防，疏报击沉敌船，有所擒获，命慰谕英人攻击出於误会，促令退兵交地，俘虏俟敌退释还。伊里布遣家丁张喜偕员弁赴定海犒师，英人亦答餽，奏闻，谕却勿受。请增调安徽、两湖兵，允之。

裕谦方代署两江总督，疏言：“各省皆可议守，独浙江必应速战。”且言：“定海西境岑港为第一险要，应以精兵先据之。”下伊里布体察办理。既而琦善在粤议款不得要领，兵端又开，二十一年正月，诏促伊里布进兵规复定海。二月，义律既踞香港，尽调英船赴粤，以交还定海告。诏斥附和琦善，以兵砲未集，藉词缓攻，致敌船遁去，褫协办大学士、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任，以裕谦代为钦差大臣督浙师。裕谦论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敌船事，命解任，带张喜来京，下刑部讯鞫，褫职，遣戍军台。未几，定海、镇海、宁波相继陷，裕谦殉之。

二十二年春，扬威将军奕经援浙，复挫败。巡抚刘韵珂疏陈浙事危急，荐伊里布无急功近名之心，为一时仅见，请发军营效力赎罪。於是予七品顶戴，随杭州将军耆英赴浙，密谕相机办理。及英兵犯乍浦，耆英遣往设计退兵。五月，署乍浦副都统，复令张喜传语，英兵遂去乍浦，犯吴淞，由海入江，镇江失守。伊里布奉命偕耆英赴江宁议和，事详耆英传。和议既成，英兵退，约於广东议税则，命偕耆英详慎酌商，授广州将军、钦差大臣，办理善后事宜。二十三年，至粤，见民心不服，夷情狡横，忧悴。逾月病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敏。

宗室耆英，字介春，隶正蓝旗。父禄康，嘉庆间官东阁大学士。耆英以廕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道光二年，迁理籓院侍郎，调兵部。四年，送宗室閒散移驻双城堡。五年，授内务府大臣，历工部、户部。七年，授步军统领。九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太医院，兼都统。十二年，畿辅旱，疏请察吏省刑，嘉纳之，授内大臣。十四年，以管理步军统领勤事，被议叙。历工部、户部尚书。十五年，以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广东、江西按事。十七年，内监张道忠犯赌博，耆英瞻徇释放，事觉，降兵部侍郎。寻出为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诏严禁鸦片，无论宗室、觉罗，按律惩治。疏请旗民十家联保，以凭稽察。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扼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

二十二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洋务。因御史苏廷魁奏英吉利为邻国所破，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乘机进剿，寻知其讹传，仍留浙江。五月，吴淞失守，命偕伊里布赴江苏相机筹办。英兵已入江，越圌山关，陷镇江，踞瓜洲，耆英与扬威将军奕经先后奏请羁縻招抚。七月，英兵薄江宁下关，伊里布先至，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驳诘之。英兵突张红旗，置砲锺山上临城，急止之，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恩彤、宁绍台道鹿泽良，偕伊里布家丁张喜，诣英舟，许据情奏闻。宣宗愤甚，大学士穆彰阿以糜饷劳师无效、剿与抚费亦相等为言，乃允之。

耆英等与英将濮鼎查、马利逊会盟於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先予六百万，馀分三年给，和议遂成。九月，英兵尽数驶出吴淞，授两江总督，命筹办通商及浙江、福建因地制宜之策。

二十三年，授钦差大臣，赴广东议通商章程，就粤海关税则分别增减，各口按新例一体开关，胪列整顿税务条款，下廷议施行。又奏美利坚、法兰西等国一体通商，允之。美国请入京瞻觐，卻不许。二十四年，调授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宜。

二十五年，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比利时、丹麦等国请通商，命体察约束。二十六年，京察，以殚心竭虑坐镇海疆，被议叙。疏上练兵事宜，缮呈唐臣陆贽守备事宜状，请下各将军督抚置诸座右。英国请於西藏定界通商，谕耆英坚守成约，毋为摇惑。

故事，广东洋商居住澳门，贸易有定界，赴洋行发货，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愬於大吏，不省，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复至，耆英遣广州知府余保纯诣商，粤民鼓噪，安抚乃罢。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贻书大吏诮让，群情愤激，不可晓谕。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坚，耆英谩许两年后践约，始退，自请议处。谕严为防备，务出万全。耆英知终必有衅。

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命赴山东查办盐务，校阅浙江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求治莫先於用人、理财、行政诸大端。用人之道，明试以功。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行政在於得人，迂腐之说，无裨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财非人不理。今赋额四千馀万，支用有馀，不能如额，以致短绌。致绌之由，非探本穷源，不能通盘清釐。与其正赋外别费经营，不如於正赋中覈实筹画。”疏入，特谕曰：“身为端揆，一言一动，举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陈，持论过偏，显违古训，流弊曷可胜言。”传旨申饬。耆英不自安，屡称病。是年十月，上手诏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状，斥“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数面陈夷情可畏，应事周旋，但图常保禄位。穆彰阿暗而难明，耆英显而易见，贻害国家，其罪则一”。犹念其迫於时势，从宽降为部属。寻补工部员外郎。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耆英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奏请父子兄弟同赴军前，命耆英随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饷予四品顶戴。五年，庆锡向属员借贷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职圈禁。

八年，英人纠合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扆往查办。巡防王大臣荐耆英熟悉情形，召对，自陈原力任其难，予侍郎衔，赴天津协议。初耆英之在广东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决，一意迁就。七年冬，广州陷，档案为英人所得，译出耆英章奏，多掩饰不实，深恶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见，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於是欺谩之迹益彰，为王大臣论劾，严诏逮治，赐自尽。

论曰：罢战言和，始发於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耆英独任善后，留广州入城之隙，兵衅再开，浸致庚申之祸。

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

## 列传一百五十八

颜伯焘 怡良 祁黄恩彤 刘韵珂 牛鉴

颜伯焘，字鲁舆，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孙，总督检子。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历陕西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大军征回疆，以转运劳，赐花翎。署陕西巡抚。十七年，授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徬，农田赖之。兼署云贵总督。伯焘累世膺疆寄，嫺习吏治，所至有声。

二十年，擢闽浙总督。时定海已陷，伯焘至，劾水师提督陈阶平於英兵前次攻厦门告病规避，又论琦善主款偾事，及林则徐守粤功罪。二十二年，奏请饷银二百万，造船募新兵及水勇八千，以备出洋御敌。复疏陈广东兵事，略曰：“闽、粤互为脣齿，呼吸相通。自正月虎门不守，粤事几不可问。四月内夷船驶泊省西泥城，防勇望风溃遁，兵船被焚，砲台弃去。当事者以洋银六百万元令知府余保纯重啗敌人，始允罢战，犹报胜仗，指为就抚，以欺朝廷。夫抚非不可，然必痛剿之后，始能帖伏。今逆势方张，资之库藏，何不以养士卒？如谓曲徇商民所请，何不於誓师之始，申效死之义，与之同守？粤民非不可用，前有萧关、三元里等乡数千人围困义律，乃余保纯出城弹压，始渐散去。保纯以议抚之后，不应妄生枝节，是谓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奕山、隆文已远避数十里，杨芳，齐慎亦退入城。奕山、隆文等阅历未深，杨芳年老耳聋，皆不足当重任。斯时惟有特简亲信重臣，督造船砲，用本省之人，作本省之兵，悬以重赏，未有不堪一用者。臣移驻厦门，督修战具，但使船砲稍备，即当奋力攻击，不敢老师糜饷，以取咎戾。”又荐裕谦、林则徐可任粤事。

伯焘主战甚力，欲一当敌。七月，英兵三十馀艘犯厦门，投书索为外埠，即驶入攻击，接战，毁敌轮船一、兵艇五，敌遂聚攻砲台，总兵江继芸、游击凌志、都司张然、守备王世俊皆死之。伯焘所募水勇，以节饷议遣，未有安置。当战时，呼噪应敌，英兵登岸，以台砲回击，厦门官署街市并毁，伯焘退保同安。英人得厦门不之守，越数日，移船赴浙洋，惟留数艘泊鼓浪屿。诏斥不能豫防，仓猝失事，以厦门收复，免其治罪，议革职，从宽降三品顶戴留任。寻命侍郎端华至闽察勘，坐未能进剿罢职，时论仍右之。咸丰三年，召来京，将起用，道梗不得至，寻病卒。

子锺骥，宣统初，官至浙江布政使。

怡良，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刑部笔帖式，洊升员外郎。道光八年，出为广东高州知府，调广西南宁。历云南盐法道，山东盐运使，安徽、江苏按察使，江西、江苏布政使。

十八年，擢广东巡抚。禁烟事起，林则徐、邓廷桢主之，怡良偕预其事。二十年，兼署粤海关监督。及琦善至，撤防议抚，疏请暂示羁縻，怡良及将军阿精阿皆不列衔。二十一年正月，沙角、大角砲台既失，琦善私许通商，并给香港，义律行文大鹏协撤回营汛。怡良疏陈曰：“自琦善到粤以后，办理洋务，未经知会。忽闻传说义律已在香港出示，令民人归顺彼国。提臣移咨副将钞呈伪示，臣不胜骇异。

大西洋自前明寄居澳门，相沿已久，均归中国同知、县丞管辖，议者犹以为非计。

今英人竟占踞全岛，去虎门甚近，片帆可到。沿海之地，防不胜防，犯法之徒，必以为藏纳之薮，地方因之不靖，法律有所不行。更恐洋情反覆，要求不遂之时，仍以非礼相向，虽欲追悔，其何可及！圣虑周详，无远不照，何待臣鰓鰓过计。但忽闻海疆要地，外人公然主掌，天朝百姓，称为英国之民，臣实不胜愤恨。一切驾驭机宜，臣无从悉其颠末。惟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调集兵丁，预备进剿，并令琦善同林则徐、邓廷桢妥办，均经宣示。臣等请添募兵勇，固守虎门，防堵要隘。今英人窥伺多端，实有措手莫及之势。不敢缄默，谨以上闻。”於是诏斥琦善专擅之罪，褫职逮治，怡良兼署总督。英兵寻陷虎门，命怡良会同参赞大臣杨芳进剿，合疏请许英属港脚商船贸易，诏斥怠慢军心，夺职留任。

是年秋，授钦差大臣，会办福建军务，署闽浙总督，寻实授。时英兵已去厦门，其留泊鼓浪屿者仅数艘。及和议成，福州、厦门皆开口岸，命偕巡抚刘鸿翱议善后事宜，筹办通商，兼署福州将军。先是台湾镇、道御敌，迭有擒斩，英人追诉其妄杀冒功，命怡良渡台湾查办，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逮京。当和议初定，怡良不能为之剖雪，为时论所讥。二十三年，乞病归。

咸丰二年，起授福州将军，偕协办大学士杜受田治山东赈务。三年，授两江总督。江宁、镇江已陷，暂驻常州。粤匪方炽，兵事由钦差大臣琦善、向荣主之，分驻大江南北。上海逆匪刘丽川踞城，连陷川沙、青浦、南汇、嘉定、宝山。丽川，粤人，商於沪。初起，冒用洋行公司钤记出示，众论汹汹，疑有通洋情事。怡良疏请闽、浙、江西丝茶暂行停运，使洋商失自然之利，急望克复，自能严断济贼。巡抚吉尔杭阿率兵进剿，逾年乃平。时各国因在广东争入城，与总督叶名琛龃，每赴上海有所陈议，谕怡良随时妥办，勿徇要求。

五年，粤匪攻金坛，遣总兵傅振邦、虎嵩林会西安将军福兴、漳州镇总兵张国樑进剿，连捷，解围。国樑进克东坝，福兴与之不洽，诏怡良密察以闻。奏言：“国樑勇战，福兴所不及，人皆重张轻福。因有芥蒂，请分调以免贻误。”寻命福兴赴江西剿贼。大军围江宁，久无功，贼势益蔓。七年，以病请解，允之。同治六年，卒。

祁，字竹轩，山西高平人。嘉庆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督广西学政，任满补原官。以承审宗室敏学狱不实，褫职。寻予刑部七品小京官，累迁郎中。道光四年，出为河南粮盐道。迁浙江按察使，覆检德清徐倪氏狱，得官吏受贿蒙蔽状，尚书王鼎覆讯，如议。迁贵州布政使。九年，召授刑部侍郎。寻出为广西巡抚。十二年，湖南、广东瑶匪并起，遣兵防富川、恭城、贺县，搜捕窜匪，追击於芳林渡，斩擒千馀。瑶平，加太子少保。疏陈善后策，扼要移驻文武，稽查化导，如所议行。十三年，调广东巡抚。时卢坤为总督，和衷抚驭，筹修海防。十五年，代坤兼署总督。十八年，召为刑部尚书。宣宗知习练法律，故有此授。京察，被议叙。

二十一年，靖逆将军奕山督师广东，命往治饷。琦善既黜，授两广总督。时英兵踞虎门，省城迁避过半，示以镇静，稍稍安集。参赞大臣杨芳主持重勿浪战，奕山为其下所慫恿，商之。以敌方恣哃喝，大军新至，乘锐而用，冀挫其焰，未阻止，遂突攻英舰於省河，敌猝未备，义律夜遁。迟明，英兵大至，逼砲台，守兵溃，英兵进踞城北耆定台，高瞰城中。与巡抚怡良亟守西南两门，城外市屋尽毁，客兵皆撤入城。商民知兵不足恃，环请为目前计，款议遂决，予洋银六百万元。

英舰退出虎门，而耆定台兵未去，船泊泥城，登岸侵扰，其兵目伯麦闯入三元里，民愤，磔之。义律驰救，受围，遣广州知府余保纯护之出，令率众尽退虎门外。於是乡团日盛，绅士黄培芳、余廷槐等合南海、番禺诸乡立七社，万人一呼而集储穀十馀万石，不动官帑。用林则徐堵塞省河之法，以资守御。

是年夏，英人交还虎门砲台，偕奕山疏陈：“现练水陆义勇三万六千馀名，并各乡丁壮，分成团练。前调各省官兵，遵旨陆续分撤。”诏促规复香港，责与奕山各抒所见。奏：“欲收复香港，必先修虎门砲台，然非设险省河，虎门亦难兴工。先於狮子洋、蚺蛇洞诸要隘筑堡守戍。”疏上，报闻。是时粤师实无力进剿，英人既得赂而去，兵势趋重江、浙，得以苟安。奕山屡被严诘，麾下招诱海盗，献计袭攻敌舰，奕山又为所动，劝寝其议。

二十二年，和议成，英商开市益骄，民怨益深，焚其馆，掷货於衢，濮鼎查责言，抚慰之，得无事。二十三年，虎门砲台工竣，疏言：“旧式砲台仅可御海盗，今仿洋法，以三合土筑人字形，砲墙量宜增移改建。”又请就海壖围沙成田一百六十馀顷，可给屯丁二千人，且耕且守防要隘。并陈粤民义奋、团练可用状，谕责事期经久，俾济实用。以病乞休，累疏乃得请。二十四年，卒，优诏依尚书例赐恤，谥文恪。

黄恩彤，字石琴，山东宁阳人。道光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狱数有平反。

充提牢，以疏防越狱降调，寻复之。充热河理刑司员，卻翁牛特蒙古公贿，黜其爵。

累迁郎中。二十年，出为江南盐巡道，迁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英兵犯江宁，耆英、伊里布令恩彤偕侍卫咸龄赴敌舰议款，随同定约。事竣，复随伊里布赴广东，筹议通商。改番舶互市归官办，增减税则，稽查偷漏，悉由恩彤与粤海关监督文丰商定。调广东按察使，迁布政使。美利坚人顾盛请入京，恩彤赴澳门辩折，止其行，赐花翎。

二十五年，就擢巡抚。恩彤疏陈洋务，略曰：“欲靖外侮，先防内变。粤民性情剽悍，难与争锋，亦难与持久。未可因三元里一战，遽信为民足御侮也。该夷现虽释怨就抚，而一切驾驭之方与防备之具，不可一日不讲。但当示以恩信，妥为羁縻，一面慎固海防，简练军实。尤必抚柔我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以固人心而维邦本。庶在我有隐然之威，因以折彼嚣凌之气。”疏入，上韪之。寻届京察，与耆英并被议叙。筹备海防，裁虎门屯丁，以沙田租税充战船砲台岁修之费。二十六年，英人争入城，议久不决，粤民愤不可谕，恩彤前疏不为时论所与，被劾。会监临文武乡试，疏请年老武生给予武职虚衔，诏斥其违例，褫职，交耆英差遣。寻以同知铨选。

二十九年，告养归。咸丰初，在籍治团练。天津议和，命随耆英往，恩彤至，则款议已定，仍请终养，同治中，以御捻匪功，予三品封典。光绪七年，乡举重逢，加二品衔。寻卒。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人。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洊迁郎中。道光八年，出为安徽徽州知府，调安庆。历云南盐法道，浙江、广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

二十年，擢浙江巡抚。定海已陷，韵珂於宁波收抚难民。沿海设防，钦差大臣伊里布驻镇海督师，琦善方议以香港易还定海，韵珂疏言：“定海为通洋適中之地，英人已筑砲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彼或饵渔，盗为羽翼，其患非小。浙江为财赋之区，宁波又为浙省菁华所在，宜预杜觊觎。”寻诏斥伊里布附和琦善，罢去，以裕谦代之，命韵珂偕提督余步云治镇海防务。二十一年，英兵退出定海，仍游奕浙洋，裕谦督师赴剿。定海再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裕谦死之。韵珂檄在籍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曹娥江，总兵李廷扬、按察使蒋文庆、道员鹿泽良驻防绍兴，募勇二万人守省城，庀守具，清内奸，抚沙匪十麻子投诚效用，人心以安。英舰窥钱塘江，寻退去。扬威将军奕经援浙。

二十二年春，规复宁波，不克，扰及奉化、慈谿，战数不利，命韵珂偕钦差大臣耆英筹办防务。韵珂疏言：“浙事有十可虑，皆必然之患，无可解之忧，若不早为筹画，国家大事岂容屡误？现在奕经赴海宁查看海口，文蔚留驻绍兴调置前路防守，究竟此后作何筹办，奕经等亦无定见。臣若不直陈，后日倘省垣不守，粉身碎骨，难盖前愆。伏乞俯念浙省危急，独操乾断，饬令将军等随机应变，俾浙省危而复安，天下胥受其福。”又力荐伊里布“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喜亦可用。傥令来浙，或英兵不复内犯。”疏入，上颇采其言，命伊里布随耆英赴浙，相机办理。

四月，乍浦陷，伊里布往说英人退兵，於是改犯吴淞，入大江，乃於江宁定和议。韵珂贻书耆英、伊里布等曰：“抚局既定，后患颇多，有不能不鰓鰓过虑者。

英船散处粤、闽、浙、苏较多，其中有他国纠约前来者，粤东又有新到。倘退兵之后，或有他出效尤，或即英人讬名复出，别肆要求，变幻莫测。此不可不虑者一也。

洋人在粤，曾经就抚，迨给银后，滋扰不休，反覆性成，前车可鉴。或复称国主之言，谓马、郭办理不善，撤回本国，别生枝节。此不可不虑者二也。上所获之郭逆义子陈禄，皆云虽给银割地，决不肯不往天津，而现索马头不及天津，殊为可疑。

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后之悔。此不可不虑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省关口应输税课，万一洋人仍向商船拦阻，势不能听其病商攘课，一经阻止，又启衅端。此不可不虑者四也。民人与洋人狱讼，应听有司讯断，万一抗不交犯，又如粤东林如美之案，何以戢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虑者五也。罢兵之后，各处海口仍须设防，修造战船砲台，添设兵伍营卡，倘洋人猜疑阻扰，以致海防不能整顿。

此不可不虑者六也。今日汉奸尽为彼用，一经通商，须治奸民。内地民人投往者，应令全数交出，听候安插。否则介夫洋汉之间，势必恃洋犯法，不逞之徒，又将投入，官法难施，必寻衅隙。此不可不虑者七也。既定马头，除通商地面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闯入，取掠牲畜妇女，民人不平，纠合抗拒，彼必归咎於官，而兴问罪之师。此不可不虑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定海拆毁城垣，建造洋楼，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此，恐非通商体制，腹内之地，举以畀人，转瞬即非我有。此不可不虑者九也。中国凋敝，由於漏银出洋。今各省有洋船，漏银更甚，大利之源，势将立竭。会子、交子之弊政将行，国用、民用之生计已绝。此不可不虑者十也。

至於议给之款，各省分拨。浙省自军兴以来，商民捐饷赈灾，宁波菁华为洋人搜括，岁事歉收，责以赂敌之款，势必不应。若如四川之议增粮赋，江、浙万不能行。故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馀不可捐。惟亮虓之！”所言并切利害。

韵珂机警多智，数见浙兵不可恃，以战事委之裕谦、奕经，专固省防，浙人德之。及事急，再创调停之说，而虑成议於浙，为天下诟，移祸於江苏。然世多讥其巧於趋避。二十三年，擢闽浙总督。疏言：“浙江旧未与外洋交易，与广东情事不同。应於耆英等所议章程稍加变通，先申要约。”又筹海疆善后事宜二十四则，下议行。二十四年，疏报厦门开市，鼓浪屿尚有英兵栖止，恐久假不归，请谕禁，与领事面订预杜偷漏稽查洋众条款。又奏天主教流弊，请稽查传教之地，不令藏奸；或有藉端滋事，据事惩办，不牵及习教，俾无藉口。

二十五年，英人始至福州，请於南台及城内乌石山建洋楼，韵珂难之。士绅见广东争议久不决，亦援以拒。英人诉诸耆英，谓不践原约，则鼓浪屿且不退还，往复辩论，卒不能阻，而闽人归咎於韵珂。三十年，文宗即位，以病乞假，特旨罢职回籍。咸丰二年，坐泉州经历何士邠犯赃逃逸，追论宽纵，褫职。同治初，召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复乞病归，卒於家。

牛鉴，字镜堂，甘肃武威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道光十一年，出为云南粮储道。历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与巡抚不合，乞病归。十八年，起授江苏布政使，署巡抚。

十九年，擢河南巡抚。整顿吏治，停分发，止摊捐；筹银二十万两，津贴瘠累十五县；筑沁河堤，濬卫河：甚有政声。二十一年六月，河决祥符，水围省城。鉴率吏民葺城以守，规地势泄水，赈抚灾黎。时水分二流，一环城西南，一由东南行，均注归德、陈州，入江南境。鉴以正河断流，决口难遽塞，议急卫省城。水涨不已，西北隅尤当冲，城垣坍陷十馀处，抛砖石成坝，絙钜舟以御之。奇险迭出，昼夜临陴，民感其诚，同心守护，有不受雇值者。当事急，河督文冲奏省城卑湿不可复居，请择地迁移。鉴疏言：“一月以来，困守危城，幸保无虞者，实由人心维系。若一闻迁徙。各自逃生，谁与防守？恐迁徙未及，水已灌城，变生俄顷，奸民乘机抢掠，法令不行，情状不堪设想。节交白露，水将渐消，惟有殚竭血诚，坚忍守御，但得料物应手，自可化险为平。”命大学士王鼎、侍郎慧成往勘。鉴与合疏言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可堵不可漫，并劾文冲漠视延误状，於是褫文冲职。秸料大集，缮治堤坝，水亦渐退，守城凡六十馀日而卒完。命偕王鼎等兴工塞决。

会英兵犯浙江，裕谦殉於宁波，命鉴代署两江总督，寻实授。十月，至苏州受事，阅海口，偕提督陈化成治防，缮台增砲，沿海以土塘为蔽，驻四营居中策应。

二十二年四月，英兵既陷乍浦，遂窥吴淞口。五月，敌舰七十馀艘来攻，鉴偕化成督战，击沉贼船三，西砲台及战舰皆被毁。敌以小舟载兵由小沙背登陆，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兵先溃，化成死之。鉴退嘉定，而宝山、上海相继陷。又退昆山，收集溃兵。寿春镇总兵尤渤守松江，敌两次来犯，皆击卻之。英舰聚泊吴淞口外，扬言将北犯天津。六月，突入江，乘潮上驶，直越圌山关，鉴由京口退保江宁。提督齐慎、刘允孝迎战京口，不利，退守新丰。镇江陷，副都统海龄死之。敌舰分薄瓜洲，扬州震动，盐运使但明伦听商人江寿民计，赂以六十万金，遂犯江宁，舰泊下关。

鉴初专防海口，倚陈化成，沿江鹅鼻嘴、圌山关诸要隘仓猝调兵，益无足恃。

化成既死事，鉴知不能复战，连疏请议抚。耆英、伊里布先后奉命至，英人索五处通商及偿款，诸臣未敢遽允；敌兵遂登岸，置大砲临城，乃悉许之。合疏以保全民命为请，略曰：“江宁危急，呼吸可虞，根本一摧，邻近皖、赣、鄂、湘皆可航溯。

彼所请虽无厌，而通市外无他图。与其结兵祸而毒生灵，曷若捐钜帑以全大局？厦门敌军虽退，尚未收复。香港、鼓浪屿、定海、招宝山仍未退还，使任其久踞逡巡，不如归我土地。既原循例输税，即为悔祸乡风。此后彼因自护租岸，我即以捍蔽海疆，未始非国家之福。所请平礼虚文，不妨假借。事定之后，亦应释俘囚以坚和好，宽胁从以安反侧。”并附详条目以闻。八月，和议成，英兵悉退出海洋。

寻以贻误封疆罪，褫职逮问，谳大辟，二十四年，释之，命赴河南中牟河工效力。工竣，予七品顶戴，以六部主事用，回籍。咸丰三年，粤匪北扰，予五品顶戴，署河南按察使。四年，命卸任，劝捐募勇，赴陈州，偕徐广缙剿捻匪，破颍州贼李士林於阜阳方家集，焚其巢，加按察使衔。五年，又破之於霍丘三河，士林寻於湖北就抚。鉴深得河南民心，前劝捐中牟大工，得钱二百万缗，至是集军饷复及百万。

叙功，加二品顶戴。以病乞归。八年，卒。

论曰：颜伯焘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怡良不附和琦善，亦无建树。祁依违和战之间，苟全而已。刘韵珂以术驭人，阴主和议。牛鉴以循吏处危疆，身败名裂。要之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况人事之未尽乎？

呜呼！论世者当观其微也。

## 列传一百五十九

裕谦 谢朝恩 重祥 关天培 陈连升 祥福 江继芸陈化成 海龄 葛云飞 王锡朋 郑国鸿 硃贵

裕谦，原名裕泰，字鲁山，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一等诚勇公班第曾孙，绥远城将军巴禄孙。父庆麟，京口副都统。

裕谦，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六年，出为湖北荆州知府，始改今名。调武昌，历荆宜施道、江苏按察使。十九年，就迁布政使，署巡抚，寻实授。

二十年，英兵陷定海，伊里布奉命往剿，裕谦代署两江总督。时英舰游奕海门外洋，江南戒严。裕谦赴宝山、上海筹防，檄徐州镇总兵王志元，佐提督陈化成防海口。疏陈规复定海之策，可无虑者四，难缓待者六，谓各省皆可言守，浙江必应议战，且应速战。又疏劾琦善五罪，略曰：“英人至天津，仅五船耳，琦善大张其事，遽称：‘畿疆、辽、沈处处可虞，后来之舰尚多，势将遍扰南北’。冀耸听闻，以掩其武备废弛之咎。张皇欺饰，其罪一。英酋回粤以来，骄桀日甚，琦善惟责兵将谢过，别未设筹，将士解体，军心沮丧。彼军乘敝，遂衄我师。我船砲纵不如彼，兵数何啻十倍。琦善不防后路，事败委过前人。试思琦善未至粤时，未闻失机，其又何说？弛备损威，其罪二。沙角、大角砲台既失，自应迅驻虎门，乃其奏中不及剿堵事，惟以覆书缓兵为词，且嘱浙省勿进兵。旋以给香港、即日通商定议，不俟交还定海后奏允奉行。违例擅权，其罪三。既畀香港换出定海，而英人仍欲通商宁波，销售鸦片。何以不在粤翦断葛藤？将就苟且，其罪四。义律仅外商首领，向来呈牍，自称远商远职。上年在天津、浙江僭称公使大臣，琦善不之详，假以称号。

失体招衅，其罪五。琦善已为英人藐玩，各国轻视，不宜久於其任。”疏上，宣宗愤琦善受绐，斥伊里布附和，信裕谦忠直可恃。二十一年春，罢伊里布，以裕谦代之。

裕谦至镇海，英舰已去定海，渡海往治善后事宜。寻实授两江总督，以浙事付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自回江南部署防务。初，英兵在定海，残虐人民，既退，犹四出游奕。裕谦捕获兵目，剥皮抽筋而悬之，又掘敌尸焚於通衢。英人遂藉口复仇，大举再犯浙洋，裕谦率江宁驻防及徐州镇兵千，驰至镇海督战，令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五千守定海，手缄密谕，付临阵启视，退者立斩。

八月，敌舰二十九艘、兵三万来攻，分三路并进，血战六昼夜，三镇并死之，定海陷。越数日，敌由蛟门岛进犯镇海，招宝山为要冲，余步云守之，别遣总兵谢朝恩守金鸡岭为犄角。裕谦疑步云怀两端，乃集将士祭关帝、天后，与众约：“毋以退守为词，离城一步；亦毋以保全民命为词，受洋人片纸。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步云知其意，不预盟誓。及战，裕谦登城，手援枹鼓，步云诣请遣外委陈志刚赴敌舰，暂示羁縻，裕谦不许。有顷，敌登招宝山，步云不战而退。敌复分兵攻金鸡岭，谢朝恩中砲殒，两山同陷，镇海守兵望风而溃。裕谦先誓必死，一日经学宫前，见泮池石镌“流芳”二字，曰：“他日於此收吾尸也！吾曾祖於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殉难，今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非佳兆。”预检硃批寄谕、奏稿送嘉兴行馆，处分家事甚悉。临战，挥幕客先去，曰：“胜，为我草露布；败，则代办后事。”至是果投泮池，副将丰伸泰等拯之出，舆至府城，昏惫不省人事。敌且至，以小舟载往馀姚，卒於途，遂至西兴，刘韵珂等视其敛。事闻，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附祀京师昭忠祠，於镇海建立专祠，谥靖节。柩至京，遣成郡王载锐奠醊。

当初败，余步云疏报镇海大营先溃，裕谦不知所往。韵珂等奏至，上始释疑，予优恤。幕客陈若木从兵间代裕谦妻草状，诣阙讼冤，逮步云论治伏法。嗣子德崚袭世职，以主事用，官至山东候补知府。

谢朝恩，四川华阳人。由行伍从将军德楞泰剿教匪，积功至都司。累擢闽浙督标副将，从平台湾张丙乱。道光十四年，擢狼山镇总兵。从伊里布防镇海，充翼长。

裕谦令守金鸡岭，力战御敌。敌别出一队由沙蟹岭绕出山后夹攻，遥见招宝山威远城已为敌踞，兵遂溃。朝恩扼砲台，中敌砲，堕海，尸不获。浙人有亲见其死者，歌咏传其事，与葛云飞等同称四镇云。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重祥，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金华协副将。从葛云飞战定海受伤，复佐守金鸡岭，力战死之。处州营游击托云保，卞氏，亦汉军旗人，偕重祥同殒於阵，并予云骑尉世职。

关天培，字滋圃，江苏山阳人。由行伍洊升太湖营水师副将。道光六年，初行海运，督护百四十馀艘抵天津，被优叙。七年，擢苏松镇总兵。十三年，署江南提督。十四年，授广东水师提督。时英吉利通商渐萌跋扈，兵船阑入内河，前提督李增阶以疏防黜，天培代之。至则亲历海洋厄塞，增修虎门、南山、横档诸砲台，铸六千斤大砲四十座，请筹操练犒赏经费。十八年，英人马他伦至澳门，讬言稽察商务，投函不如制，天培卻之。禁烟事起，偕总督邓廷桢侦缉甚力。

十九年，林则徐莅广东，檄天培勒趸船缴烟二万馀箱焚之，於是严海防，横档山前海面较狭可扼，铸巨铁练横系之二重，阻敌舟不能迳过，砲台乃得以伺击。则徐倚天培如左右手，常驻沙角，督本标及阳江、碣石两镇师船排日操练。七月，英舰突犯九龙山口，为参将赖恩爵击退。九月，二舰至穿鼻洋，阻商船进口，挑战。

天培身立桅前，拔刀督阵，退者立斩。有击中敌船一砲者，立予重赏，发砲破敌船头鼻，敌纷纷落海，乃遁。

敌舰久泊尖沙嘴，踞为巢穴。迤北山梁曰官涌，俯视聚泊之所，攻击最便，天培增砲驻营，敌屡乘隙来争，不得逞。十月，敌以大舰正面来攻，小舟载兵从侧乘潮扑岸，歼之於山冈；复於迤东胡椒角窥伺，砲击走之。乃调集水陆兵守山梁，参将陈连升、赖恩爵、张斌，游击伍通标、德连等为五路，合同进攻。敌乘夜来犯，五路大砲齐击，敌舟自撞，灯火皆灭。侵晓了望，逃者过半，仅存十馀舟远泊。次日，复有二敌舰潜进，随者十数，复诸路合击，毁其头船，遂散泊外洋。捷闻，诏嘉奖，赐号法福灵阿巴图鲁。二十年春，英舰虽不敢复进，犹招奸民分路载烟私售。

天培沿海搜捕，一日数起，复饬渔船蟹艇乘间焚毁敌舟，英人始改计他犯。

及林则徐罢，琦善代之，一意主抚，至粤，先撤沿海防御，仅留水师制兵三分之一，募勇尽散，而英人要索甚奢，久无定议，战衅复起。十二月，英船攻虎门外沙角砲台，副将陈连升死之，大角砲台随陷，并为敌踞，虎门危急。天培与总兵李廷钰分守靖远、威远两砲台，请援，琦善仅遣兵二百。二十一年正月，敌进攻，守台兵仅数百，遣将恸哭请益师，无应者。天培度众寡不敌，乃决以死守，出私财饷将士，率游击麦廷章昼夜督战。敌入三门口，冲断椿练，奋击甫退，南风大作，敌船大队围横档、永安两砲台，遂陷。进攻虎门，自巳至酉，杀伤相当，而砲门透水不得发，敌自台后攒击，身被数十创。事急，以印投仆孙长庆，令去，行未远，回顾天培已殒绝於地，廷章亦同死，砲台遂陷。长庆縋崖出，缴印於总督，复往寻天培尸，半体焦焉，负以出。优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忠节，入祀昭忠祠，建立专祠。母吴年逾八十，命地方官存问，给银米以养馀年。子从龙袭世职，官安徽候补同知。

陈连升，湖北鹤峰人。由行伍从征川、楚、陕教匪，湖南、广东逆瑶，数有功。

累擢增城营参将。道光十九年，破英兵於官涌，擢三江协副将，调守沙角砲台。及英舰来犯，连升率子武举长鹏以兵六百当敌数千，发地雷扛砲毙敌数百，卒无援，殁於阵，长鹏赴水死。敌以连升战最猛，脔其尸。事闻，诏嘉其父子忠孝两全，入祀昭忠祠，并建专祠，加等依总兵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子展鹏袭，起鹏赐举人。

祥福，玛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由亲军累擢冠军使。出为湖南宝庆协副将。从提督罗思举平江华瑶有功。历绥靖、宁夏、镇筸诸镇总兵。二十年，率本镇兵援广东。二十一年，守乌涌砲台，与虎门同时陷，祥福死之，予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

寻诏与关天培同建专祠。子喜瀛，袭世职。

天培等皆以琦善不欲战，无援，故败，海内伤之，而福建总兵江继芸又以颜伯焘促战而亡。

继芸，福建福清人。由行伍拔补千总。道光六年，台湾张丙之乱，战枋树窝、小鸡笼，以擒贼功擢守备。累迁台湾副将。二十年，署南澳镇总兵。总督邓廷桢荐其才，寻擢海坛镇总兵，调金门镇，从颜伯焘守厦门。二十一年，广东方议款，英舰游奕闽洋。伯焘素主战，庀船砲备出击，而新裁水勇未散，军心不坚，继芸以为言，伯焘不听。七月，英舰泊鼓浪屿，集水陆师御诸屿口，砲毁敌舟，而敌已扑砲台登岸，陆师先溃，继芸急赴援，中砲落海死。护理延平协副将凌志、淮口都司王世俊同殉。凌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

陈化成，字莲峰，福建同安人。由行伍授水师把总。嘉庆中，从提督李长庚击蔡牵，数有功，以勇闻。累擢烽火门参将。总督董教增荐其久历闽、粤水师，手擒巨盗四百八十馀人，勤劳最著，请补澎湖副将，以籍隶本省，格不行。迁瑞安协副将。道光元年，乃调澎湖。历碣石、金门两镇总兵。十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十二年，英吉利船驶入闽、浙、江南、山东洋面，命化成督师巡逻，以备不虞。同安潘涂、宦浔、柏头诸乡素为盗薮，掩捕悉平之。

二十年，英舰犯闽，化成率师船击之於梅林洋，寻退去。调江南提督。江南水师素怯懦，化成选闽中亲军教练，士气稍振。筹备吴淞防务，修台铸★，沿海塘筑二十六堡。化成枕戈海上凡二年，与士卒同劳苦，风雨寒暑不避，总督裕谦、牛鉴皆倚为长城。当定海三总兵战殁，裕谦亦殉，化成哭之恸，谓所部曰：“武臣死於疆场，幸也。汝曹勉之！”吴淞口以东西砲台为犄角，化成率参将周世荣守西台，参将崔吉瑞、游击董永清守东台，而徐州镇王志元守小沙背，以防绕袭。

二十二年五月，敌来犯，泊外洋，以汽舟二，列木人两舷，绕小沙背乡西台，欲试我效力。化成知之，不发，敌舟旋去，以水牌浮书约战。牛鉴方驻宝山，虑敌锋不可当。化成曰：“吾经历海洋四十馀年，在砲弹中入死出生，难以数计。今见敌勿击，是畏敌也。奉命讨贼，有进无退。扼险可胜，公勿怖！”鉴乃以化成心如铁石，士卒用命，民情固结入告，诏特嘉之。越数日，敌舰衔尾进，化成麾旗发砲，毁敌舰三，歼毙甚众。鉴闻师得力，亲至校场督战，敌以桅砲注击，毁演武，鉴遽退。敌攻坏土塘，由小沙背登岸，徐州兵先奔，东台亦溃，萃攻西台，部将守备韦印福，千总钱金玉、许攀桂，外委徐大华等皆战死。尸积於前，化成犹掬子药亲发砲，俄中弹，喷血而殒。砲台既失，宝山、山海相继陷。越八日，乡民始负其尸出，殓於嘉定。事闻，宣宗震悼，特诏优恤，赐银一千两治丧，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忠愍，於殉难处所及原籍并建专祠。子廷芳，袭世职；廷棻，赐举人。

海龄，郭洛罗氏，满洲镶白旗人。由骁骑校授张家口守备。累擢大名、正定两镇总兵。以事降二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历西安、江宁、京口副都统。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子宜兰泰，袭世职。

葛云飞，字雨田，浙江山阴人。道光三年武进士，授守备，隶浙江水师。勤於缉捕，常微服巡洋，屡获剧盗，有名。洊擢瑞安协副将。十一年，署定海镇总兵，寻实授。以父忧归。

二十年，英兵犯定海，总兵张朝发战败失守，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廷彪强起云飞墨绖从军，总督邓廷桢亦荐其可倚，署定海镇。云飞议先守后战，扼招宝、金鸡两山，列砲江岸，筑土城，集失伍旧兵训练，军气始振。英人安突得出测量形势，以计擒之，敌始有戒心。云飞乘机图恢复，未果。二十一年，广东议款，以香港易定海，钦差大臣伊里布令云飞率所部渡海收地，然后释俘，以二镇帅偕往。二镇者，寿春镇王锡朋、处州镇郑国鸿也。既而裕谦代伊里布，改议战守，云飞以定海三面皆山，前临海无蔽，请於道头筑土城，竹山、晓峰岭增砲台，而道头南五奎山、吉祥门、毛港悉置防为犄角。裕谦以费钜未尽许，则请借三年廉俸兴筑，益忤裕谦。

寻至定海，见云飞青布帕首、短衣草履，奔走烈日中；又闻其巡洋捕盗伤臂，夺盗刃刺之，始服其忠勇。迨英兵复来犯，砲击敌舰於竹山门、东港浦，迭卻之，加提督衔。於是云飞屯道头土城，锡朋、国鸿分防晓峰、竹山。云飞独当敌冲，敌连樯进突，登五奎山，砲击红衣夷目，乃退。次日，敌蔽山后发砲仰击，亦隔山应之。

夜，敌乘雾至，直逼土城，砲中载药敌船，轰歼甚众。越日，乃肉搏来夺晓峰岭，分攻竹山门，锡朋、国鸿皆战殁，县城遂陷。敌萃攻土城，云飞知不可为，出敕印付营弁，率亲兵二百，持刀步入敌中，转斗二里许，格杀无算。至竹山麓，头面右手被斫，犹血战，身受四十馀创，砲洞胸背，植立崖石而死。定海义勇徐保夜负其尸，浮舟渡海。是役连战六昼夜，毙敌千馀，卒以众寡不敌，三镇同殉。事闻，宣宗挥泪下诏，赐金治丧，恤典依提督例，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壮节。赐两子文武举人，以简袭世职，官至甘肃阶州知州；以敦官守备。

云飞兼能文，著有名将录、制械制药要言、水师缉捕管见、浙海险要图说及诗文集。事母孝，母亦知大义，丧归，一恸而止，曰：“吾有子矣！”

锡朋，字樵佣，顺天宁河人。以武举授兵部差官，迁固原游击。从陕甘总督杨遇春征回疆，大河拐、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浑河诸战并有功，赐花翎，擢湖南临武营参将。十二年，从剿江华瑶赵金龙，赐号锐勇巴图鲁，擢宝庆协副将。又平广东连州瑶，功最。擢汀州镇总兵，以忧归。十八年，起授寿春镇总兵。

二十年，偕提督陈化成防吴淞，伊里布调援宁波。寻偕葛云飞等守定海。敌至，锡朋初守竹山门，为诸军应援，数获胜。及敌乘雾登晓峰岭，以无巨砲不能御，率兵奋击，并分援竹山，所部裨弁硃汇源、吕林环、刘桂五、夏敏忠、张魁甲先后阵殁，众且尽，锡朋手刃数人，遂遇害。久之始得其尸，面如生，耳际有创。巡抚刘韵珂验实，为改殓，恤典加等，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刚节。子承泗、承瀚，并赐文举人，承泗袭世职，官山西温州知州；承瀚工部主事。

国鸿，字雪堂，湖南凤凰人。父朝桂，贵州副将。伯父廷松，镇筸千总，殉苗难，无子，以国鸿嗣，袭云骑尉。从傅鼐剿苗，授永绥屯守备，洊擢宝庆副将。

道光二十年，擢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充翼长。定海既还，移兵分守要隘。

敌舰初犯竹山门，国鸿发巨砲断其桅，遂以竹山为分汛地。战连日，久雨，往来泥淖。及敌分三路同时来扑，国鸿奋击，枪砲皆热不可用，短兵拒战，而土寇导敌夺晓峰岭，险要尽失，国鸿单骑冲阵，被数十创而殒，依总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追谥忠节。子鼎声已殁，赐其孙锷、銛并为举人，锷袭骑都尉，七品小京官；銛袭云骑尉。出继之子鼎臣，批验大使，从军中，扬威将军奕经令募水勇攻敌海山港，赐花翎、四品顶戴。三镇死事最烈，并入昭忠祠。定海收复，建立专祠，合祀云飞、锡朋，并许原籍各建专祠。

当定海之初陷也，总兵张朝发战於港口，兵败，身受砲伤，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皆死之。时咎朝发不专守陆路，巡抚乌尔恭额疏劾逮治。朝发已以伤殒，恤典不及焉。浙中战事以定海为最力。后扬威将军奕经督师，将帅多阘茸，战事如兒戏，惟金华协副将硃贵称忠勇。

贵，字黻堂，甘肃河州人。以武生入伍，从征川、陕教匪，剿蓝号贼於卢家湾。

贼渠冉学胜伏密箐中，以长矛刺伤主将，贵夺其矛而擒之，勇冠军中。滑县、三才峡诸役，皆在事有功，累擢凉州守备。道光初，从杨遇春战回疆，擢游击，历陕西西安参将、署察汉托洛亥副将。二十一年，擢浙江金华协副将。扬威将军奕经督师，贵率陕甘兵九百以从。时兵多新募，惟贵所部最号劲旅。

二十二年春，奕经规复宁波、镇海，令贵当镇海一路，行未至，宁波已失利，止勿进，调赴长谿岭大营，遂屯慈谿城西大宝山。敌乘胜以二千人自大西坝登岸，贵率所部迎击，毙敌四百馀人。再卻再进，自辰至申，军中不得食，犹酣战。乡勇忽乱队，敌由山后钞袭，增者几倍。又三舰自丈亭江直逼山下，长谿大营惊溃。贵腹背被攻，怒马斫阵，中枪马倒，跃起夺敌矛奋斗，伤要害，乃踣。子武生昭南，以身障父，同时阵亡。部下游击黄泰，守备徐宦、陈芝兰，浙江候补知县颜履敬等，兵卒三百馀人，同死。诏嘉其忠勇，依总兵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子廷瑞袭。昭南予云骑尉世职，子輶甫四岁，命及岁袭职。

阿木穰，世袭土司，大金河千总，加副将衔、巴图鲁勇号。哈克里，瓦寺土守备，率金川屯练赴军，皆趫捷奋勇，战辄争先。冠虎形，奕经占有虎头之兆，令赴前敌，从提督段永福攻宁波。敌已为备，至则城门不闭。阿木穰率土司兵先入，中地雷同殁。哈克里攻夺招宝山，猱升而上，抢入威远城。敌舰自金鸡山翦江至，用砲仰击，遂不支而退，后亦殉难，浙人哀之。自硃贵大宝山之战，敌受创甚钜，遂戒深入，慈谿县城获完。士民思其功，为建祠报赛，阿木穰、哈克里亦附祀焉。

论曰：海疆战事起，既绌於兵械，又昧於敌情，又牵掣於和战之无定，畏葸者败，忠勇者亦败。专阃之臣，忘身殉国，义不返踵，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耳。呜呼，烈已！偏裨授命者，附著於篇。

## 列传一百六十

宗室奕山隆文 宗室奕经文蔚 特依顺 余步云

宗室奕山，恂郡王允四世孙，隶镶蓝旗。授乾清门侍卫。道光七年，从征喀什噶尔，擢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历伊犁领队大臣、参赞大臣。十八年，授伊犁将军。二十年，偕副都统关福赴塔什图毕治垦务，辟田十六万四千馀亩，奏请置回千户及五品伯克以下官。召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

二十一年，命为靖逆将军，督师广东，尚书隆文、提督杨芳为参赞副之。时英兵已陷虎门，杨芳先至，听美利坚人居间，乞许通商，被严斥，促奕山速赴军。三月，抵广州。英舰横亘省河，奕山问计於林则徐，则徐议先遣洋商设法羁縻，俾英舰暂退；塞河道，积沙囊於岸以御砲，然后以守为攻。奕山不能用，且自琦善撤防，旧储木椿钜石皆为敌移去，时以杉板小船游弋以诱我师。杨芳主持重，以募勇未集，不欲浪战。奕山初亦然之，既而惑於左右言，欲侥幸一试，芳止之不可。夜进兵，乘风毁七艘，报捷，诘旦乃知误焚民舟，而英兵大至，连舟抵城下；御於河南，互有杀伤，遂闭城。

敌以轮船袭泥城，副将岱昌等闻砲先遁，毁师船六十有奇，城外东西砲台并陷。

英兵进踞后山四方砲台，奕山居贡院，砲火及焉，军民惶惧，乃遣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见义律议息兵。义律索烟价千二百万，美商居间减其半，并许给香港全岛，英兵乃退。奕山偕隆文先退，屯距城六十里小金山，讳败为胜。疏言：“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改偿费为追交商欠，由粤海关及籓运两库给之。”宣宗览奏，以夷情恭顺，诏允所请。闽浙总督颜伯焘迭疏劾其欺罔，下广西巡抚梁章钜察奏，乃得其状，报闻。

英人既得赂於粤，移兵犯闽、浙。奕山等始收回大黄、猎德、虎门诸砲台，填塞省河。乡民於义律未退时，困之三元里，余保纯趋救始得出。於是团练日盛，中外皆言粤民可用，遂撤客军，改募练勇。迭诏趣奕山等规复香港，实不能战，惟屡疏陈飓风漂没敌船，毁香港蓬藔，藉修砲台未竣、造船未就为词，以塞严诏。二十二年，英人撤义律回国，以濮鼎查代之，大举犯浙江、江苏。诏斥奕山陈奏欺诈，严议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左都御史，仍留汉军都统任。及和议定，追论援粤失机，褫职治罪，论大辟，圈禁宗人府空室。

二十三年，释之，予二等侍卫，充和阗办事大臣，调伊犁参赞大臣，署将军。

二十七年，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安集延布鲁特、回匪入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命陕甘总督布彦泰督师讨之，奕山为副，连破贼於科科热依瓦特及苏噶特布拉克，贼遁走。论功，封二等镇国将军，赐双眼花翎。寻授内阁学士，调伊犁参赞大臣，兼镶黄旗蒙古都统。二十九年，授伊犁将军。俄罗斯遣使至伊犁，请於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诏允其二，惟喀什噶尔不许。咸丰元年，俄人复固请，仍拒之，偕参赞布彦泰与定伊塔通商章程十七条。祭酒胜保疏论当仿恰克图通商旧例，限以时日、人数。奕山议：“抚驭外夷以信为主，既已议定章程，旋改必有藉口。”如所请行。累授内大臣、御前大臣，仍留将军任。

五年，调黑龙江将军。时俄罗斯以分界为名，欲得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遣舰入精奇里江，建屋於霍尔托库、图勒密、布雅里。奕山疏陈阳抚阴防之策。七年，俄使请入京，拒不许。八年，俄人偕英、法、美三国合兵犯天津。三国窥商利，而俄志在边地，於是俄使木里裴岳幅至爱珲，坚请画界，奕山允自额尔古纳河口循黑龙江至松花江左岸之地尽属之俄。俄使知奕山昧於地势，驻兵黑龙江口，复索绥芬河、乌苏里江地，奕山慑其兵威，勿能抗，疏称未许，然已告俄使可比照海口等处办理。逾年，与俄使会於爱珲，定约三条，鑱满、蒙、汉三体字为界碑。大理寺少卿殷兆镛劾奕山：“以边地五千馀里，藉称閒旷，不候谕旨，拱手授人，始既轻诺，继复受人所制，无能转圜。”诏切责之，革职留任；又以纵俄舰往黑龙江不之阻，褫御前大臣，召回京。

十一年，联军在京定约，因奕山前议，自乌苏里江口而南逾兴凯湖，至绥芬河、瑚布图河口，复沿珲春河达图们江口，以东尽与俄人，语具邦交志。寻复御前大臣，补正红旗蒙古都统。同治中，封一等镇国将军，授内大臣。以疾罢。光绪四年，卒，谥庄简。子载鷟，理籓院侍郎。载鷟子溥瀚，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孙毓照，一等奉国将军。

隆文，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坐事罢职，捐复，授翰林院侍讲。累擢内阁学士。道光中，充驻藏大臣。

历吏部、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屡奉使出谳狱。偕奕山督师广东，意不相合，甫至，病，忧愤而卒，谥端毅。

宗室奕经，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后，隶镶红旗。授乾清门侍卫，历奉宸院卿、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道光三年，坐失察惇亲王肩舆擅入神武中门，褫兼职，留内阁学士任。五年，迁兵部侍郎。十年，从征喀什噶尔回匪，事平回京，历吏部、户部侍郎。十四年，出为黑龙江将军。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协办大学士。

英兵犯浙江，定海、镇海及宁波府城相继陷，裕谦死事，命为扬威将军，督师往剿，都统哈哴阿、提督胡超为参赞，寻易侍郎文蔚、都统特依顺副之。陛辞日，宣宗御勤政殿，训示方略，特诏：“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

发交内库花翎等件，有功者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用，整饬戎行。大学士穆彰阿奏请释琦善出狱，随赴军前效力，奕经卻之。

奕经分属懿亲，素谨厚，为上所倚重，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奏调陕甘、川、黔兵一万人，请拨部饷一万两，仓猝未集，驻苏州以待。上以诸将少可恃者，命凡文武员弁及士民商贾有奇材异能一艺可取者，许诣军前投效。

奕经渡江后，於营门设木匭，纳名即延见，且许密陈得失。於是献策者四百馀人，投效者一百四十馀人，而军中所辟僚佐，多阘冗京员，投效者亦无异才。惟宿迁举人臧纡青自负气节，为言议抚徒损国威，始决主战；又劝劾斩失律提督余步云以立威望，疏具而旋寝。以浙兵屡溃，不堪临阵，召募山东、河南、安徽义勇。

浙事日亟，巡抚刘韵珂促援，迟不至，遂相恶。久驻江苏，以供应之累，官吏亦厌之，饷需文报，皆延搁不时应。十二月，始抵杭州。前泗州知州张应云献策规复宁波，奕经、文蔚皆然之，遂令总理前敌营务。应云以重赀购宁波府吏陆心兰为内应，日报机密多虚诳。奕经祷於西湖关庙，占得“虎头”之兆，乃议於二十二年正月寅日寅时进兵，屡遣谍，为敌所获，漏师期。初，英兵踞府城仅二三百人，舰泊定海。至是，濮鼎查率十九艘兵二千散泊江岸，早为之备矣。奕经由绍兴进曹娥江，而慈谿敌兵退。应云请急进，遂驻慈谿东关，文蔚分屯长谿岭，令提督段永福、余步云等趋宁波，游击刘天保趋镇海，副将硃贵驻大宝山，而应云率所募义勇驻骆驼桥，为诸军策应，约於正月晦数路并举。而敌已勾结应云部勇，势且生变，不及待期，先二日轻军分袭，不携枪砲。永福等入宁波南门，中地雷，天保甫及镇海城下，为敌砲击退，皆大败。越日，应云所具火攻船为敌所焚，军中自惊，奔大宝山。

硃贵收集溃兵图进攻，敌兵已至，力战竟日，杀伤相当，无援，贵死之。文蔚闻败亦退，军资器械弃失殆尽。奕经留军绍兴，回驻杭州，自请严议，诏原之。英舰乘胜由海窥钱塘江，以尖山海口浅阻，寻退去。

郑鼎臣者，殉难总兵国鸿子，曾从父军。奕经予二十四万金，令募水勇规复定海，闻宁镇之败，逡巡海上。奕经督之严，乃报三月三日败敌於定海十六门洋面，毁船数十，歼毙数百。刘韵珂以为欺罔，奕经遣侍卫容照等出洋查勘，得焚毁船木及坏械回报，乃疏闻，赐奕经双眼花翎，鼎臣亦被奖。时宁波英兵忽退，留舰招宝山海口，改犯乍浦，陷之。奕经不能赴援，而以收复宁波奏，诏斥不先事预防，革职留任。既而英兵犯江南，陷镇江，逼江宁，命奕经赴援，寻命驻王江泾防御。奕经自宁波、慈谿之败，军心涣散，不能复用，益为刘韵珂所揶揄，议守议抚，一不使闻。及和议成，撤师，诏布奕经等劳师糜饷、误国殃民罪状，逮京论大辟。

圈禁逾年，与琦善同起用，予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为御史陈庆镛论劾，仍褫职。未几，复予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参赞大臣，调伊犁领队大臣。坐审鞫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斋清额诬捕良回狱不当，褫职发黑龙江。三十年，释回。咸丰初，历伊犁、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二年，召授工部侍郎，调刑部，兼副都统。三年，命率密云驻防赴山东防粤匪，卒於徐州军次，依侍郎例赐恤。

文蔚，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二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累擢至兵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内务府大臣。方其驻长谿岭也，闻诸路军皆不利，欲移营走。

敌杂难民溃兵猝至，焚毁营帐，乃奔曹娥江，收集溃兵，退保绍兴。欲渡钱塘江，为刘韵珂所阻。寻以定海报捷，加头品顶戴。军事竣，追论失机，褫职下狱。逾年，释出，予三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复褫职。咸丰初，历喀喇沙尔、哈密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奉天府尹。五年，卒。

特依顺，他塔喇氏，满洲正蓝旗人，福州驻防。累迁协领。道光十三年，从平台湾张丙乱，擢荆州副都统。历腾越镇总兵、密云副都统、宁夏将军。二十一年，予都统衔，授参赞大臣，督师广东。寻命改赴浙江办理军务，驻守省城，署杭州将军，遂实授。乍浦陷，坐革职留任。和议成，命筹办浙江善后事宜。二十六年，调乌里雅苏台将军。二十九年，卒。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嘉庆中，以乡勇从剿教匪，积功至游击。平瞻对叛番，累擢重庆镇总兵。道光七年，率本镇兵从杨遇春征回疆，破贼洋阿尔巴特庄；偕杨芳击贼於毗拉满，大败之，复和阗，追擒贼酋玉努斯，授乾清门侍卫，擢贵州提督。

调湖南。十二年，率贵州兵剿江华瑶赵金龙，偕提督罗思举破贼巢，金龙就歼，加太子少保。复破粤瑶於永州蓝山，擒其渠。从尚书禧恩赴广东剿连州瑶，平之，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历四川、云南提督，复调贵州。十八年，擒仁怀匪首谢法真，加太子太保，调福建提督。

二十年，英兵初陷定海，率师赴援，调浙江提督。二十一年，定海既收还，步云驻防镇海。裕谦来督师，疏言步云不可恃，未及易而英兵猝至，复陷定海，三镇战殁。步云屯招宝山，总兵谢朝恩分守金鸡岭。步云号宿将，实巧猾无战志，又嗛裕谦刚愎，将战，裕谦召与盟神誓师，讬疾不赴，且献缓敌之策。敌攻其前，而以小舟载兵由石洞攀援登后山，步云遽弃砲台走，敌乃据招宝山俯击镇海城，金鸡岭及县城先后陷。步云退宁波，敌掩至，坠马伤足，仅免，府城遂陷。步云疏闻，委败於裕谦。裕谦既殁，其妻赴京讼之。二十二年，从奕经规复宁波，不克，褫步云职，逮京，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讯鞫。廷臣争劾其罪，亦有原之者，狱久延，尚书李振祜坚持，谳乃定。诏曰：“余步云膺海疆重寄，未阵获一贼，身受一伤，首先退缩，以致将士效尤，奔溃弃城，直同兒戏。傥不置之法，不惟无以肃军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节诸臣於地下？”步云遂弃市。

论曰：奕山、奕经，天潢贵胄，不谙军旅，先后弃师，如出一辙，事乃益不可为。其人皆庸闇不足责，当时廷臣不能预计，疆吏不能匡救，可谓国无人焉。奕山后复弃东北边地，其贻患尤深。余步云庸懦巧猾，卒膺显戮。宣宗於偾事诸人，皆从宽典，伸军律者，仅步云一人耳。

## 列传一百六十一

姚文田 戴敦元 硃士彦 何凌汉 李振祜 宗室恩桂

姚文田，字秋农，浙江归安人。乾隆五十九年，高宗幸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迭典广东、福建乡试，督广东、河南学政，累迁祭酒。

十八年，入直南书房。会因林清之变，下诏求言，文田疏陈，略谓：“尧、舜、三代之治，不越教养两端：为民正趋向之路，知有长上，自不干左道之诛；为民广衣食之源，各保身家，自不致有为恶之意。近日南方患赋重，北方患徭多，民困官贫，急宜省事。久督抚任期，则州县供亿少，宽州县例议，则人才保全多。”次年复上疏，言：“上之於下，不患其不畏，而患其不爱。汉文吏治蒸蒸，不至於奸，爱故也。秦颛法律，衡石程书，一夫夜呼，乱者四起，畏故也。自数年来，开上控之端，刁民得逞其奸；大吏畏其京控，遇案亲提，讦诉不过一人，牵涉常至数十，农商废业，中道奔波，受胥吏折辱，甚至瘐死道毙。国家慎刑之意，亦曰有冤抑耳。

从前马谭氏一案，至今未有正凶，无辜致毙者累累。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数十人。承审官刑挞横加，以期得实，其中冤抑，正复不少。欲召天和，其可得乎？顷者林清构逆，搜捕四出，至今未已。小人意图见长，不能无殃及无辜，奉旨严禁，仰见皇上如天之仁。臣以为事愈多则扰愈众，莠民易逞机谋，良善惟增苦累。应令大小官吏，可结速结，无多株引，庶上下相爱，暴乱不作矣。至所谓养民之政，不外於农桑本务。大江以南，地不如中原之广，每岁漕储正供，为京畿所仰给者，无他，人力尽也。兗州以北，古称沃衍；河南一省，皆殷、周畿内；燕、赵之间，亦夙称富国。今则地成旷土，人尽惰民，安得不穷困而为盗贼？岁一歉收，先请缓徵，稍甚则加蠲贷，又其甚则截漕发粟以赈之，所以耗国帑者何可算也。运河屡淤，东南漕未可恃，设有意外，何以处此？臣见历来保荐州县，必首列劝课农桑，其实尽属虚谈，从无过问。大吏奏报粮价，有市价至四五千钱，仅报二两内外，其於收成，又虚加分数，相习成风。但使董劝有方，行之一方而收利，自然争起相效，田野皆辟，水旱有资，岂必尽资官帑，善政乃行哉？民之犯刑，由於不率教；其不率教，由於衣食缺乏而廉耻不兴。其次第如此，故养民为首务也。”奏入，仁宗嘉纳之，特诏饬各省以劝课农桑为亟，速清讼狱，严惩诬枉。

二十年，擢兵部侍郎，历户部、礼部。二十二年，典会试。二十四年，督江苏学政。道光元年，江、浙督抚孙玉庭等议禁漕务浮收，明定八折，实许其加二。文田疏陈积弊曰：“乾隆三十年以前，并无所谓浮收。厥后生齿日繁，物价踊贵，官民交困，然犹止就斛面浮取而已。未几而有折扣之举，始每石不过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终岁勤动，事畜不赡，势必与官抗。官即从而制之，所举以为民罪者三：曰抗粮，曰包完，曰挜交丑米。民间零星小户、贫苦之家，拖欠势所必有。若家有数十百亩之产，竟置官赋於不问，实事所绝无。今之所谓抗粮者，如业户应完若干石，多赍一二成以备折收，书吏等先以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是已不敷；再以折扣计算，如准作七折，便须再加三四成，业户必至争执。间有原米运回，州县即指为抗欠，此其由也。包完者，寡弱之户，转交有力者代为输纳。

然官吏果甚公正，何庸讬人？可不烦言而自破。民间运米进仓，男妇老幼进城守待，阴雨湿露，犹百计保护，恐米色变伤。谓其特以丑米挜交，殆非人情。惟年岁不齐，米色不能画一，亦间有之。然官吏非执此三者，不能相制，生监暂革，齐民拘禁，俟其补交，然后请释。不知此皆良民，非莠民也。此小民不能上达之实情也。然州县亦有不能不尔者，自开仓讫兑运，修整仓廒芦席、竹木、绳索、油烛百需，幕丁胥役脩饭工食，加以运丁需索津贴滋甚，至其平日廉俸公项不能敷用。无论大小公事，一到即须出钱料理。即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约须百数十金。案愈巨则费愈多。递解人犯，运送粮鞘，事事皆需费用。若不取之於民，谨厚者奉身而退，贪婪者非向词讼生发不可，吏治更不可问。彼思他弊获咎愈重，不若浮收为上下咸知，故甘受民怨而不惜。其藉以自肥者固多，而迫於不获已者盖亦不少。言事者动称‘不肖州县’，州县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行同苟贱？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州县受掊克之名，而运丁阴受其益，然亦有不能不然者。昔时运道深通，运丁或藉来往携货售卖以赡用；后因黄河屡经倒灌，运道受害，虑其船重难行，严禁多带货物。又从前回空带盐，不甚搜查；近因盐商力绌，未免算及琐屑，而各丁出息遂尽。加以运道日浅，反多添夫拨浅之费。此费不出之州县，更无所出。此又运丁不能上达之实情也。数年前因津贴日增，於是定例只准给三百两。运丁实不济用，则重船不能开，州县必获咎戾，不免私自增给，是所谓三百两者虚名耳。顷又以浮收过甚，严禁收漕不得过八折。州县入不敷出，则强者不敢与较，弱者仍肆朘削，是所谓八折者亦虚名耳。然民间执词抗官，官必设法箝制，而事端因以滋生，皆出於民心之不服。若将此不靖之民尽法惩处，则既困浮收，复陷法网，民心恐愈不平。若一味姑容隐忍，则小民开犯上之风，将致不必收漕，而亦目无官长。其於纪纲法度，所关实为匪细。”疏入，下部议。时在廷诸臣多以为言，文田持议切中时弊，最得其平。诏禁浮收，裁革运丁陋规，八折之议遂寝。

四年，擢左都御史。七年，迁礼部尚书。寻卒，依尚书例赐恤，谥文僖。

文田持己方严，数督学政，革除陋例，斥伪体，拔真才，典试号得士。论学尊宋儒，所著书则宗汉学。博综群籍，兼谙天文占验。林清之变未起，彗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见南斗下，主外夷兵事：文田皆先事言之。

戴敦元，字金溪，浙江开化人。幼有异禀，过外家，一月尽读其室中书。十岁举神童，学政彭元瑞试以文，如老宿；面问经义，答如流。叹曰：“子异日必为国器！”年十五，举乡试。乾隆五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铨授刑部主事，典山西乡试。累迁郎中。嘉庆二十四年，出为广东高廉道。道光元年，擢江西按察使。

敦元初外任，以情形非素习，苏州多粤商，过访风土利弊，久之始去，尽得要领。至江西，无幕客，延属吏谙刑名者以助，数月清积牍四千馀事。二年，迁山西布政使，单车之任，舆夫馆人莫知为达官。籓署有陋规曰釐头银，上下取给，敦元革之，曰：“官有养廉，仆御官所豢，何赢馀之有？”调湖南，护理巡抚。三年，召授刑部侍郎，自此历十年，未迁他部，专治刑狱，剖析律意，於条例有罅漏，及因时制宜者，数奏请更定。每日部事毕，归坐一室，谢绝宾客。十二年，擢刑部尚书，典会试。十四年，卒，优诏赐恤，称其清介自持，克尽职守，赠太子太保，谥简恪。

敦元博闻强识，目近视，观书与面相磨，过辄不忘。每至一官，积牍览一过，他日吏偶误，辄摘正之，无敢欺者。奏对有所谘询，援引律例，诵故牍一字无舛误，宣宗深重之。至老，或问僻事；指某书某卷，百不一爽。尝曰：“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尽阅？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馀。”罕自为文，仅传诗数卷。喜天文、律算，讨论有年，亦未自立一说。卒之日，笥无馀衣，囷无馀粟，庀其赀不及百金，廉洁盖性成云。

硃士彦，字修承，江苏宝应人。父彬，绩学通经，见儒林传。士彦承家学。成嘉庆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纂国史河渠志，谙习河事。大考擢赞善，督湖北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入直上书房。历少詹事、内阁学士。道光二年，擢兵部侍郎。

四年，以南河高堰坏，疏陈河工事宜，论：“高堰石工宜切实估修；堰内二堤宜培补；黄河盛涨，宜两岸分泄；山盱五坝宜相机开放；黄河下游无堤之处宜接筑。”

下勘河大臣文孚筹议酌行。寻督浙江学政。奏禁诸生包漕闹漕，以端士习。御史钱仪吉劾士彦任性，诏嘉士彦能任劳怨；惟斥其父彬就养阅卷，及命题割裂，薄谴之。

九年，典会试，督安徽学政，寻擢左都御史，召还京。

十一年，迁工部尚书。是秋，江苏大水，河、淮、湖同时涨溢，命偕尚书穆彰阿往勘。穆彰阿先回京，遂偕左都御史白镕察视江苏、安徽水灾赈务。疏言：扬河掣卸石工，及纤堤耳闸，应令工员赔修；又以淮、扬地方官多调署，情形未熟，请饬江宁布政使林则徐、常镇通海道张岳崧总司江北赈务，从之。寻奏：“续查下河积潦之区，被灾尤重，浮开户口，为办赈积弊。应令委员查明后，即於本乡榜示，放赈时，州县官据委员原查总发一榜，总查抽查，凭以核办。”又奏：“山盱属添建滚水石坝，本年启放过水，现已无从查验。工员面称启放时石底间有冲裂，坝下灰土亦损，请俟水落责修完固。堰、盱两淮、湖石工掣卸二百馀丈，固限未满，应令赔修。其石后砖工灰工间有残缺，应令补筑。又盱堰大堤，加帮土工间有蛰低浮松之处，应培补，责成河兵种柳护堤。其已估未办之高堰头、二两堡，未估之智、信两坝，应即兴办。此项与黄河险要不同，向来保固一年。请嗣后各土堤及运河堤岸，均改保固三年。运河埽工於经历一年后，再加保固二年，验明坚整，始准埽汛修防。”“安徽无为州江坝及铜陵县坝工程紧要，均应借款兴修。”并下所司议行。又劾盐城、宿松、青阳等县报灾迟延遗漏，请惩处；捐赈绅民应给议叙；禁胥吏婪索挑剔：并从之。

十二年，事竣回京。南河于家湾奸民陈端等盗挖官堤，掣动河流，复偕穆彰阿往勘。疏言：“九月初旬，清口出水二尺有馀，高堰长水二丈一尺，势至危险。其时吴城七堡未开，洪湖吃重。此时既开放，湖水分减。现交冬令，一月后即难兴工，湖多积水，风烈堪虞，请加紧趕办。”寻命复偕侍郎敬徵往勘。十三年，奏于家湾正坝虽合龙，请饬加镶追压，以免出险。覆讯挖堤诸犯，治如律。又偕敬徵覆勘河、湖各工，请分别缓急，以次办理。父忧归。

十六年，服阕，署吏部尚书，偕尚书耆英赴广东、江西鞫狱。十七年，授兵部尚书。查勘浙江海塘，遂赴南河验料垛工程，盘查仓库。以库存与卷册不符，劾河库道李湘茝，褫职。又赴安徽、河南按事，疏陈常平仓粜买章程，“请各省囚粮递粮作正开销，毋动仓穀；平粜必市价在八钱以上始准出粜；采买须俟年丰穀贱，且必在出粜二三年后，以纾民力而袪宿弊”。如议行。十八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典会试。调吏部尚书。士彦以综覈为宣宗所知，奉使按事皆称旨。寻卒，诏嘉其性情直爽，办事公正，赠太子太保，赐其四子举人、副榜贡生有差，谥文定。

何凌汉，字仙槎，湖南道州人。拔贡，考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嘉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大考二等，擢司业。累迁右庶子。典广东、福建乡试，留福建学政。令诸生自注诵习何经，据以考校，所取拔贡多朴学。道光六年，授顺天府尹。

京畿狱讼繁多，自立簿籍，每月按簿催结，无留狱。迁大理寺卿，仍署府尹。在任凡五年，历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典浙江乡试，留学政。命偕总督程祖洛按讯山阴、会稽绅幕书役句结舞弊，鞫实，请褫在籍按察使李澐职，馀犯军流有差。任未满，调吏部侍郎，召回京，兼管顺天府尹事。调户部，复调吏部，仍兼署户部侍郎。

御史那斯洪阿条陈地方官有钱粮处分，不准升调，及变通杂税，下部议。凌汉兼吏、户两部，驳之，谓：“理烦治剧，每难其人，若格以因公处分，必至以中平无过者迁就升调。且吏治与催科本非两事，未有因循良而帑藏空虚者，亦未有因贪浊而仓库充盈者，是在督抚为缺择人，不为人择缺，正不必徒事更张，转滋窒碍。”

又谓：“地方各税，有落地杂税，及房屋典当等税，已极周密；至京师九门外有铺税，天津、新疆沿壕铺面有房租，因系官地、官房也。今欲尽天下之府、、州、县仿照定税，则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所需，市侩将加价而取诸民以输官，水脚火耗，官又将取之於民；且闭歇无常，税额难定，有敛怨之名，无裕国之实。”前议遂寝。

十四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仍兼管府尹如故。累署吏部尚书。十七年，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员有先由御史改官者议驳。凌汉以不胜御史，非不胜外任者比，如此苛绳，有妨言路。御史改部之员，例准截取。至京察虽无明文，从前有御史降调保送员外郎者，援以请旨。因面奏现任大员花杰、吴荣光，皆曾由御史改降，遂奏俞允。

十九年，调户部尚书。四川总督宝兴请按粮津贴防边经费，议驳之，略谓：“川省地丁额徵六十六万，田赋之轻，甲於天下。现议按粮一两加津贴二两，百亩之家，不过出银三两，即得百万两，小民未必即苦输将。然较原课几增两倍，非藏富於民之义，军需藉资民力，尤不可率以为常。请於各省秋拨项下借拨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边防经费，馀或发商，或置田，所获息以四万为常年经费，二万提还借款，於防边恤民两有裨益。”诏允行。是年，典顺天乡试。子绍基亦典试福建，父子同持文柄，时人荣之。二十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绍基官编修，见文苑传。

李振祜，字锡名，安徽太湖人。嘉庆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典广西、云南乡试，迁宗人府主事。调兵部，迁员外郎，典陕甘乡试，改御史、给事中。巡视淮安漕务，劾户部郎中钱学彬系不胜外任之员，违例截取知府，诏谴吏、户二部堂官，予振祜议叙；又劾都察院京察给事中色成额先经列入六法，自赴公堂辩论，干求改列三等，反覆视若兒戏，都御史被严议，色成额仍列有疾。

累迁内阁侍读学士，督山东学政。应诏密陈山东积弊四事，略曰：“吏事丛脞，莫甚於官民不相安也。词讼之繁，始由於官吏不办，今又变而不敢办。欲结一案，辄虑翻控；欲用一刑，辄虑反噬。鞫案之时，有倚老逞刁者，有恃妇女肆泼者，有当堂愤起者，有抗不画供者，总由官吏恩信不结於平时，明决不著於临事，以畏葸之才识，治刁悍之民风，殆於凿枘不相入矣。案牍壅滞，半由外府不办事也。各府州案件，动辄提省，委交首府，其中有不必提而轻提者，亦有各府州畏难而禀请提省者。济南府统辖十六州县，自治不暇，而舍己耘人，势必两废。各府州畏难之事，辄以一禀提省卸责，转得遂其取巧偷安之计。且疑难案件，本地闻见较真，远提至省，则茫无头绪，必致讼师盘踞省城，遇事挑唆，一事株连数十人，一案压搁一二载，是欲办案而转以延案，欲弭讼而適以滋讼矣。缉捕无策，则盗贼充斥也。东省盗贼，结党剽掠，处处有V酳；齁咝星浚湫∏远滪橥蟮粒环址拭攴ǎ涫坷嘁喔首魑鸭摇＝偃ヂ砼＃劾帐辏髂空诺ǎ敛晃饭佟Ｗ茉挡兑巯び牍戳饺辗衷撸偈彼托拧Ｉ踔潦抡咭运呖夜俨段郏员讣鬯绞晡恪Ｖ菹丶攘哐吨剩植唤擦凡吨ǎ患任藁竦林停植谎贤ǖ林铩＜嬉宰怨舜Ψ郑蓟涫危笪。趟幻狻＜┎吨兹绱恕Ｇ覆磺澹蚩骺漳讯乓病６≈菹卣忧福戮膳惭冢拔食！Ｆ浔子伸督淮磺澹匀娜我灾潦湃危B葛不清者，比比皆是。官亏而外，更有书亏。查书亏情弊，或串通幕丁，朦混本官；私雕假印，伪造串票。有满其私橐而远飏者，有挟制本官而自供不讳者。州县回护处分，隐忍代认，而奸书遂益以侵蚀为得计。钱粮之弊如此。”疏入，上嘉纳之。又劾泰安知府延璐、东昌知府熊方受请，饬交抚臣查察严参；又劾东昌知府王果陵辱生员，褫王果职；又察出假印试卷、勾结舞弊之人，奏请惩办。

道光二年，迁太仆寺少卿。父忧去官，服阕，补顺天府丞。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宗人府丞。十五年，署顺天府尹。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授工部侍郎，调吏部，兼署仓场侍郎。二十一年，擢刑部尚书。浙江提督余步云海疆偾事，逮问治罪。廷臣犹有为议轻比者，振祜坚持，得伸法。二十八年元旦，加恩年老诸臣，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因病乞休，许之。三十年，卒，年七十四，谥庄肃。

宗室恩桂，字小山，隶镶蓝旗。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九迁至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十五年，授盛京工部侍郎，寻召为兵部侍郎，调吏部。因旷文职六班，降内阁学士。历工部、吏部侍郎，管理国子监事，兼护军统领、左右翼总兵。十九年，典顺天乡试，偕大理寺卿何汝霖往浙江按学政李国杞被劾事，遂查勘南河、东河料垛，奏劾虚缺浮用者，议谴有差。二十年，充内务府大臣，管理上驷院。议增圆明园丁四百名，命偕尚书赛尚阿督率训练。

二十一年，授理籓院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劾太常寺丞丰伸及查仓御史广祜不职，并罢之。署步军统领。奏言：“京城巡捕五营枪兵一千名，不足以资捍卫，增设一千。裁撤藤牌弓箭等兵，改为枪兵；不敷者，於各营兵丁内拣选足额。轮派二百名打靶，操演阵式。”诏议行。二十二年，调礼部尚书，又调吏部，实授步军统领。上御阅武楼，亲阅圆明园兵丁枪操，步式整齐，施放有准，嘉恩桂督率有方，赐花翎。时议节冗费，恩桂先已奏裁上驷院马六百馀匹。又奏言南苑六圈，请裁其二，并裁各圈及京圈马二百馀匹。上驷院、司鞍、司辔、蒙古医生旧支马乾银，均减半给，如议行。以兼摄事繁，罢管内务府，二十五年，复之。

恩桂在吏部，严杜冒滥。兼步军统领衙门最久，先后逾十年，综覈整顿，釐定章程，训练兵卒，皆有实效，宣宗甚倚之。二十六年，京察，特予议叙。又幸南苑，见草木牲畜蕃盛，嘉恩桂经理得宜，加一秩。迭奉命治仓胥舞弊，及户部捐纳房书吏贿充司员、收受陋规诸狱，并持正不挠法。二十八年，卒於官，上深悼惜，称其任劳任怨，殚竭血诚，赠太保，赐金治丧，谥文肃。

论曰：姚文田建言切中时弊，戴敦元清介幹事，其风概越流俗矣。硃士彦之治河，何凌汉之掌计，李振祜之执法，并号称职。恩桂奏绩金吾，肃清辇毂，一时称矫矫焉。

## 列传一百六十二

白镕孙桓 史致俨 那清安 升寅 李宗昉 姚元之 何汝霖 季芝昌

白镕，字小山，顺天通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福建乡试。

十八年，大考二等，擢赞善。督安徽学政，诏密询地方利弊，疏言：“安徽钱粮，惟凤阳、泗州遭湖、河之害，积逋较巨。遇丰稔之年，循例带徵旧额。在小民以一年而输数年之赋，虽乐岁不免拮据；而官吏惧谴，规避多方，积重难返。与其存徵之名，致小民日受追呼，国计依然无补，何如核徵之实，使官吏从容措理，旧额尚可渐清。请嗣后二属钱粮，每年祗带徵一年，傥遇歉收，再行递缓，民力渐纾，催科者自顾考成，行之必有效。”诏允行。

青阳有孝子曰徐守仁，幼孤，事母孝。母没，庐墓三年，镕造庐赠赙，题请旌表。访求明臣左光斗遗裔，取列县庠。按试所至，集士人讲学，以正人心厚风俗为本。累迁少詹事。道光元年，督广东学政。历詹事、内阁学士。七年，擢工部侍郎，调吏部。九年，偕尚书松筠赴直隶按外委白勤被诬冤毙狱，护理总督屠之申以下降黜有差。督江苏学政。寻偕侍郎宝兴勘视南河垛料，举实以闻。十一年，擢左都御史，召还京，未至，命查勘江南灾赈。时尚书穆彰阿、硃士彦亦奉命勘湖、河汎溢状，穆彰阿先回京，镕遂偕士彦履勘沿河闸坝工程，与总督陶澍定议以工代赈。赴安徽，周历太平、宁国、池州、安庆、庐州各郡，先后疏劾饰灾侵赈诸弊。次年，回京，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典顺天乡试。十三年，擢工部尚书，典武会试。故事，武闱双好不足额，始取单好。是科双好不尽取中，坐降大理寺卿。十九年，乞病归，卒於家，年七十四。

镕事母孝，教子弟严。宣宗尝嘉其家法之善，以勉朝臣云。

孙桓，字建侯。同治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掌选，清严慎密，吏不能欺，为时所称。光绪中，洊擢兵部侍郎，综覈一如为司官时。十七年，因病乞休，寻卒。

史致俨，字容庄，江苏江都人。家酷贫。甫冠，为诸生，学政谢墉器其才，给膏火，居尊经阁读书。荐预召试，未与选。嘉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督四川学政。累迁右庶子。二十一年，督河南学政。自滑县匪平，犹有伏莽，密诏侦察。疏陈彰、卫二郡民间习邪教犹众，州县编查保甲，有名无实，撰敦俗篇，刊布以化导之。商丘廪生陈忠锦以不滥保被殴，知府、经历受赇，反加斥责，忿而自经。疏劾，谴罪有差。

道光元年，典湖北乡试。累迁内阁学士。三年，擢刑部侍郎，调礼部。五年，督福建学政。奏分台湾举人中额，增所属四县学额。漳、泉诸郡习械斗，诸生与者，屏不与试，悍风稍息。九年，偕侍郎锺昌赴山西鞫狱，平定知州故出人罪，鞫实，论凶犯如律，褫知州恆杰职。调刑部，历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两典顺天乡试。

调工部，又调刑部。勤於其职，竟日坐堂上阅案牍，揅析论难，视司员如弟子。任刑部凡四年，京察，以刑名详慎，被议叙。十八年，乞解职。寻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祀乡贤及名宦祠。

那清安，字竹汀，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翰林院侍讲。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授礼部侍郎，历刑部、工部。道光元年，命赴直隶谳狱，擢左都御史，管光禄寺事，兼都统。寻迁兵部尚书，调刑部。四年，出为热河都统，偕左都御史松筠等赴土默特谳狱，事竣，疏言：“蒙古恶习，常有移尸讹诈，为害滋甚。蒙古律例，凡军流徒犯，罪止折枷，情重法轻。请嗣后遇有假捏人命诈财者，所拟军流徒罪即行实发，不准折枷，以惩刁恶。”下所司议行。

六年，召授左都御史。逾年，复任热河都统，召对，询知其母年老，命仍还左都御史任。十一年，复授兵部尚书，典顺天乡试及会试。十四年，以疾乞解职，允之。

寻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勤。

那清安工为馆体应制诗，时皆诵习。因与穆彰阿同榜成进士，晚乃受宣宗知，迭秉文衡。既卒，会兵部以庆廉送武会试有残疾，为监试御史所劾。先是那清安为监射大臣，曾以庆廉残疾扣除，上追念其持正，予其子全庆加二级。全庆，光绪初官大学士，自有传。

升寅，字宾旭，马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拔贡，考授礼部七品小京官。举嘉庆五年乡试。累迁员外郎，改御史。疏言学校为人才根本，请严课程，务实用，戒奢靡；又疏陈防禁考试八旗生怀挟冒替诸弊：从之。改右庶子，累迁副都御史。二十一年，授盛京礼部侍郎，署盛京将军。调刑部，召为工部侍郎，又调刑部。道光六年，出为热河都统。以蒙古各旗招内地游民开采煤矿，往往生事械斗，疏请谕禁，从之。八年，命赴甘肃偕总督鄂山按宁夏将军庆山、副都统噶普唐阿互劾事，罢庆山，即以升寅代之。历成都、绥远城将军。命鞫鄂尔多斯京控狱，奏言：“蒙古京控日繁，请自后各部落封禁地树立界牌，以杜私垦；蒙古阿勒巴图禁止餽赠，以息争端；扎萨克王、贝勒等毋用内地书吏，以免教唆；各旗协理台吉，会同盟长选举，以昭慎重；盟长会盟需用乌拉，应明定限制，以免浮索：庶积弊清而狱讼息。”

十一年，召授左都御史，兼都统。十二年，署工部尚书。京畿旱，疏请发米，设十厂煮粥以济灾民，从之。十三年，偕侍郎鄂顺安按西安将军徐锟贪纵，得实，议褫职。十四年，命阅兵山东、河南，就鞫桐柏知县宁飞滨故出人罪，治如律。命赴广东、湖南按事，授礼部尚书，未至，卒於途。优诏赐恤，称其老成清介，赠太子太保，谥勤直。

子宝琳，直隶保定知府，濬定州洿泽，有治绩；宝珣，同治中，官兵部侍郎、山海关副都统。孙绍祺，咸丰六年进士，由编修官至理籓院尚书；绍諴，光绪中，山西布政使，从治郑州河工，终驻藏大臣；绍英，宣统初，度支部侍郎，内务府大臣。

李宗昉，字芝龄，江苏山阳人。嘉庆七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典陕甘乡试。

大考二等，擢赞善。督贵州学政，累迁侍读学士，督浙江学政。历詹事、内阁学士。

道光元年，授礼部侍郎。次年，典会试，又典江西乡试，留学政。值大水，岁饥，与巡抚筹赈务，多所全活。调户部侍郎。初，宗昉督学贵州时，巡抚议丈全省田为增赋计，民情惶骇，会檄学官徵集图书，得御史包承祚奏疏，乾隆初，学政邹一桂请丈田，而承祚奏驳之，极言黔中山多平地少，民每虚占不毛之地，胥吏高下其手，以丈高下不可准之田，赋未必增，民受其害。部议停止，宗昉持以示巡抚曰：“此事学臣尝奏之，被驳。今必解其所驳乃可。”巡抚亦悟，事得寝。至是，官户部，署巡抚麟庆因复奏上其事，部援故事详覆之，乃定议不行。历工部、吏部侍郎，兼管国子监、顺天府尹事。自七年至十年，典顺天乡试二，会试一，浙江乡试一，得士称盛。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二十四年，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卒，依例赐恤。

姚元之，字伯昂，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陕甘乡试。入直南书房。给事中花杰劾戴衢亨、英和援引，诏元之文字本佳，斥杰诋讦，寻亦罢元之入直。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复以武英殿刊刻圣训有误，仍降编修。十九年，督河南学政，疏禁坊刻类典等书以杜剿袭；又密陈河南与安徽、湖北交界地多捻匪，陈州、汝宁盐运迥殊，土匪把持：并嘉纳之。累迁内阁学士。

道光十三年，授工部侍郎。疏陈台湾营务积弊，窝娼聚赌，械斗杀人，操演雇人替代，诏下闽督严察整顿。调户部，又调刑部。迭典顺天、江西乡试。督浙江学政，未满，十八年，擢左都御史，召回京。寻以南昌知府张寅为江西巡抚裕泰劾罢，元之为寅疏辩，胪陈政绩，请查办，诏斥冒昧，降二级调用。二十一年，海防方亟，疏陈广东形势，豫筹战守，下靖逆将军奕山等采行。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京察，以年衰休致。

元之学於族祖鼐，文章尔雅，书画并工。习於掌故，馆阁推为祭酒。爱士好事，穆彰阿素重之。后以论洋务不合，乃被黜。咸丰二年，卒。

何汝霖，字雨人，江苏江宁人。拔贡，考授工部七品小京官。中式道光五年举人，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偕侍郎恩桂按事浙江，查勘南河料垛。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宗人府丞、副都御史。二十二年，授兵部侍郎，调户部。偕大学士敬徵勘东河工程。二十五年，擢兵部尚书。值太后七旬万寿，汝霖母丁年九十，五世同堂，赐御书扁额，寻以母忧归。江苏大水，命在籍襄治赈务。先是，总督陶澍於江宁立丰备仓以备荒，县令亏挪穀价，大吏许以他款抵。

汝霖曰：“仓穀以备凶。今荒象如此，汝霖不敢欺朝廷，当各为奏上。”乃以给赈用。服阕，命以一品顶戴署礼部侍郎，寻署户部尚书，仍直军机处，授礼部尚书。

汝霖久襄枢务，资劳己深，尚书陈孚恩由章京跻大臣，骎用事，厌汝霖居其前。

汝霖年逾七十，一日在直，触火炉几仆。孚恩笑曰：“人当避炉，炉岂能避人？”

汝霖知其讽己，咸丰二年，以足疾乞罢直，许之。未几，卒，谥恪慎，祀乡贤。子兆瀛，浙江盐运使。

季芝昌，字仙九，江苏江阴人。父麟，直隶钜鹿知县，居官慈惠。嘉庆十八年，捕邪教，焚其籍，免株连数千人。坐捕匪不力，戍伊犁。

芝昌年逾四十，成道光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散馆第一。未几，大考第三，擢侍读，督山东学政。十九年，大考复第三，擢少詹事，晋詹事，典江西乡试，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服阕，擢内阁学士。二十三年，授礼部侍郎，督安徽学政，调吏部，又调仓场。二十八年，命偕定郡王载铨筹办长芦盐务，清查天津仓库，疏陈：“芦盐积累，各商惮於承运，悬岸至四十馀处。请将河南二十四州县仿淮南例改票盐，先课后引。直隶二十四州县限半年招商招贩，无商贩即责成州县领运，或由盐政遴员官运。支销浮费及官役陋规，永远裁汰。每年应完帑利，滩及通纲额引，与正课一律徵收。其协济补欠充公等项加价名目，概行革除。并於各引盐加斤免课，每斤准其减价敌私。”诏依议行。

二十九年，偕大学士耆英赴浙江阅兵，并清查仓库，筹办盐务。途经东河、南河，查询节浮费、裁冗员事宜，奏减东河正款二十万两，裁泉河通判、归河通判，南河每年用款以三百万两为率，减省五六十万两，并扬运通判於江防，改为江运同知，裁丹阳县丞、灵壁主簿、吕梁洪巡检，从之。耆英病留清江浦，芝昌独赴浙江，疏陈变通盐务章程七事：杭、嘉、绍三所引盐，分别加斤，止令完交正课；松所引盐，酌裁科则；虚悬口岸，选商接办，并筹款收盐；缉私责成官商，由运司审覈；缉获私盐，分别充赏，及补课作正配销；禁革引地陋规；覈裁巡验浮费。寻查州县仓库，统计实亏之数，多至三百九十馀万，请将亏数最多之员，革职，勒追；不足，则由原任上司按成分赔，或由本省各官分成提补；其有欠在胥吏者，尤严补追，毋任幸免：并从之。

授山西巡抚，未一月，召署吏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授户部侍郎。

三十年，擢左都御史。咸丰元年，出为闽浙总督。艇匪在浙洋劫掠山东兵船，被剿遁闽洋，遣水师截击，贼众畏罪投诚，分别安置。二年，兼署福州将军。疏请停罢捐纳举人、附生之例；又奏禁盐商代销官运，以杜取巧：并从之。寻以疾乞休。

芝昌以文字受宣宗特达之知，尝曰：“汝为文，行所无事，譬之於射，五矢无一失。”及查办长芦、两浙盐务称旨，遂骤进膺枢务。甫数月，宣宗崩，文宗犹欲用之，畀以外任。未一岁，谢职归。久之，卒於家，未予恤典。光绪初，署闽浙总督文煜奏陈政绩，追谥文敏。子念诒，道光三十年进士，官编修。孙邦桢，同治十二年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

论曰：承平，士大夫平进而致列卿，或以恪谨称，或以文学显，固不能尽有所建树；或馀泽延世，子孙复继簪缨，若白镕、那清安、升寅诸人是也。季芝昌晚遭殊遇，已值宣宗倦勤之年，暂任兼圻，奉身而退，其见几知止者耶？

## 列传一百六十三

辛从益 张鳞 顾皋 沈维鐈 硃为 程恩泽 吴杰

辛从益，字谦受，江西万载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以母老陈请终养。嘉庆十七年，起复补原官。会京畿多雨，诏发廪平粜，从益在事，釐剔弊端，实惠及民，时称之。疏请饬督抚详慎甄别以澄吏治，略曰：“外省甄别，与京员不同。京师耳目甚密，稍有徇私，难逃圣明洞鉴。外省督抚权势既尊，操纵甚易，岂知州县有当切责之处，亦有当体恤之处，偏私则是非倒置，刻覈则下情不通。臣以为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纲，略趋承之末节；务幹事之勤能，责安民之实效；揣时势之难易，量才分之优绌；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后能爱惜人才，澄清吏治。”迁给事中。

十八年，滑县匪平，军中多携养难民子女，从益疏请遣送归家，如议行，并谴领兵大员。又面奏：“正教昌明，邪说自息，小民不识大义，故易为邪教煽惑。而选人得官，不问风俗淳浇，祗计缺分肥瘠，何以教民？欲厚风俗，宜先责成牧令。”

历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内阁侍读学士、光禄寺卿、太常寺卿。道光初，山西学政陈官俊镌级回京，仍直上书房，从益疏劾曰：“上书房为教胄谕德之地，视学政为尤重，宜慎选德行敦厚、器识宏达之儒臣，使皇子有所观法，薰陶养其德性。

陈官俊在学政任，不能远色避嫌，惩忿窒欲，性行之驳，器识之褊，不宜仍居授读之任。”

二年，迁内阁学士。宣宗温谕曰：“尔甚朴忠，无所希冀，亦无所揣摩。有所闻见，直言无隐，朕无忌讳也。”命偕尚书文孚赴陕西谳狱。渭南富民柳全璧杀其佣硃锡林，贿知县徐润得免死，巡抚硃勋庇之，狱久不决。从益等鞫得其状，论如法。覆命，陈陕西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计里买马，实则民不得直，而官亦不需马，第指马索赇以为民病，请禁革。三年，擢礼部侍郎，督江苏学政。於是巡抚陶澍奏禁绅衿包漕，横索漕规，下学政稽查惩治。从益上疏曰：“江苏漕额本重，岂堪浮收无节？州县自应调剂，闾阎尤宜体恤。久悬定额，尚肆苛求；明语浮收，必滋流弊。抚臣之意，谓控漕之人即包漕之人，臣以为未必尽然。官之收漕，必用吏役，吏役贪狠，必图肥己。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小民受害，即循谨生监，亦被其累，激而上控，此中固有不得已者。抚臣又称生监需索漕规，地方官费无所出，乃取偿於纯谨小民。臣伏思吏役贪得无厌，纵生监悉循循守法，而小民追呼徵比之烦，亦断不能为之少减。吏役倚官府为城社，倘违例浮收，无人控诉，将何术以治之？

夫劣衿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矫枉势必过正，创法宜防流弊。管见所及，不敢不以上闻。”

从益廉静坦白，遇非理必争，不为权要诎。八年，卒於学政任所。著有奏疏、诗文内外集、公孙龙子注。

张鳞，字小轩，浙江长兴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习国书，授检讨。仁宗临幸翰林院，鳞献诗册，被恩赉。十七年，大考二等，迁赞善。历侍讲、庶子。

二十年，选翰林官入直懋勤殿，纂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鳞与焉。历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二十四年，典江西乡试。寻以斋戒未至斋所，降授太常寺少卿。迁通政使司副使、太仆寺卿。道光元年，命偕太常寺少卿明安泰赴杨村挑验剥船，遂赴东光、卢龙两县讯鞫京控狱，各论如律；并劾承审官滥刑，巡道徇庇，褫黜有差。

三年，转太常寺卿，督安徽学政，擢内阁学士。七年，以继母忧归，服阕，补原官。

擢兵部侍郎，督福建学政。十三年，补户部，又调吏部。福建县丞秦师韩控讦总督程祖洛，侍郎赵盛奎偕鳞同案鞫，白其诬，师韩遣戍。

鳞清廉俭素，杜绝干谒。两为学政，卻陋规，拔寒畯，闽人尤颂之。衡文力矫通榜之习。十五年，典会试，以校阅劳致疾，出闱，卒。福建士民请祀名宦祠。

顾皋，字歅齐，江苏无锡人。嘉庆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九年，督贵州学政，釐剔弊窦，奏改黎平、开泰学额，士林颂之。超擢国子监司业。二十一年，直懋勤殿，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历翰林院侍读、左右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典陕甘乡试。二十四年，入直上书房，甚被仁宗眷注。二十五年，扈跸热河。

上升遐之日，御笔擢皋詹事。次日，宣宗即位，执皋手大恸。道光元年，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二年，调户部。连典顺天、浙江乡试，管理国子监事务。

皋在户部，不为激亢之行，考覈利病，慎稽出纳，不可干以私。尝曰：“学期见诸实用。吾久回翔於文学侍从。及任经世理物之责，未能壹志专虑，以求称职，为自愧耳。”八年，以病乞归。十一年，卒。

沈维鐈，字子彝，浙江嘉兴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司业、洗马。与修全唐文、西巡盛典、一统志，入直懋勤殿，纂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

二十一年，督湖北学政，禁习邪教，以端士风。累迁侍读学士。道光二年，典福建乡试，留学政。疏陈州县私设班馆之弊，请饬严禁，并禁监生充缉捕、催科诸役。

四年，迁大理寺少卿。八年，督顺天学政，转太仆寺卿。任满，迁宗人府丞，署副都御史，寻实授。十二年，督安徽学政，奏请增建寿州考棚，与凤阳分试。濒江水灾，偕疆吏会筹赈抚，士民颂之。维鐈居官廉，屡视学，所至弊绝风清，振拔多知名士，宣宗知之，期满连任。擢工部侍郎。十七年，请回籍营葬，诏予假三月，毋庸开缺，事竣回京。十八年，以耳疾许免职，命病痊以闻。逾年，卒於家。

维鐈学以宋儒为归，谓典章制度与夫声音训诂当宗汉人，而道理则备於程、硃，务为身心有用之学。校刊宋儒诸书以教士，时称其醇谨焉。祀乡贤祠。

硃为弼，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元年，授御史，迁给事中。疏请整顿京师缉捕，劾仓场覆奏海运仓豆石霉变情形不实，命大臣按鞫，侍郎和桂、张映汉并被谴。又疏陈江苏海口壅塞，浙江上游均受其害，请疏濬太湖下游刘河、吴淞诸水，为一劳永逸之计，如所议行。四年，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有蝗孽，单骑驰视，卻属官供张，曰：“吾为蝗来，乃以我为蝗耶？”六年，复降授府丞。历通政司副使、太常寺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擢兵部侍郎，权仓场侍郎，寻实授。

十四年，出为漕运总督。时漕船水手恣横，庐州帮在东昌械斗，伤毙多命，下为弼查办，疏言：“漕督例随帮尾，在前者无从遥制。请责成押运官弁会同地方官拏办。”并定头柁十家联保，举发徇隐赏惩之法，奏陈剔弊速漕章程八事，下所司议行。十五年，以病乞免，允之。二十年，卒。

为精揅金石之学，佐阮元纂钟鼎彝器款识，所著有蕉声馆诗文集。

程恩泽，字春海，安徽歙县人。父昌期，乾隆四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累官至侍讲学士，直上书房。恩泽勤学嗜奇，受经於江都凌廷堪，廷堪勖之曰：“学必天人并至，博而能精，所成乃大。”嘉庆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入直南书房，宣宗曰：“汝父兰翘先生昔年在上书房，朕敬其品学。汝之声名，亦所深悉，宜更守素行。”典试四川。三年，督贵州学政，劝民育栗蚕，其利大行。重刊岳珂五经以训士。郑珍有异才，特优异之，饷以学，卒为硕儒。六年，调湖南学政。任满回京，洊擢国子监祭酒。命充春秋左传纂修官，推本贾、服，不守杜氏一家之言。母忧归。十一年，服阕，仍直南书房。未补官，特命典试广东。

知南海曾钊名，冀得之。钊未与试，榜发，大失望。所得多知名士。改直上书房，授惠亲王读。迁内阁学士。十四年，授工部侍郎，调户部。以部务繁，罢直书房。

十七年，卒，上甚惜之，优诏赐恤，赐其子德威举人。

恩泽博闻强识，於六艺九流皆深思心知其意，天象、地舆、壬遁、太乙、脉经莫不穷究。谓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谓发明绝学，而仪器则罕传，欲修复古仪器而未果。诗古文辞皆深雅。时乾、嘉宿儒多徂谢，惟大学士阮元为士林尊仰，恩泽名位亚於元，为足继之。所欲著书多未成，惟国策地名考二十卷、诗文集十卷传於世。

吴杰，字梅梁，浙江会稽人。少能文，为阮元所知。以拔贡生应天津召试，二等，充文颖馆謄录，书成，授昌化教谕。嘉庆十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道光二年，督四川学政，疏请以唐陆贽从祀文庙，下部议行。迁给事中，出为湖南岳常澧道，历贵州按察使、顺天府丞。

十三年，川南叛夷犯边，师久无功，杰疏言：“川夷作乱，提督桂涵连战克捷，生擒首逆，清溪近边遂无夷。杨芳继任，用兵之区仅瓘边一处，夷寇不过数部落，当易获胜。惟夷巢跬步皆山，夏令河水盛涨，徒涉尤难。杨芳自抵瓘边，顿兵三月。

臣思其故，必逆夷退伏老巢，水潦既降，不易深入。杨芳不敢以军情入告，但称督兵进剿，实皆游移观望之辞。旷日持久，边事所关非细，请敕总督鄂山体察确奏，毋得徇隐。”

又疏言：“驭夷长策，当先剿后抚。未剿遽抚，良莠不分。兵至，相率归诚；兵退，复出焚掠。层峦叠嶂，我师转运为艰。夷族因利伺隙，倏起★L1伏，使我猝不及防。国家既厚集兵力，自当扫穴犁庭，除恶务尽，使诸夷望风震慑，一劳永逸。

自古驭夷之法，讨伐易而安抚难。善后之举，至要者二：一曰除内奸。游手无业之徒，潜居夷地，为之谋主，教以掠人勒赎，聚众焚杀，及避火器敌官军之策。夷悍而愚，得之乃如虎傅翼，必应名捕，尽法惩治。良民亦驱使回籍，毋任逗留异域；宣谕土司，不得容留汉民；营伍逻诘，绝其潜入之路，则奸人无繇扌冓煽矣。一曰分疆界。夷族愚惰，不谙农事，汉民租地，耕作有年，既渐辟磽卤为膏腴，群夷涎其收穫，复思夺归，构衅之原，不外於此。今当勘丈清釐，凡汉民屯种夷地，强占者勒令退还，佃种者悉令赎归。无主之田，垦荒已久，聚成村落，未便迁移，画为汉界，禁其再行侵占，庶争端永息。”又奏：“越巂设抚民通判，止治汉民，而熟夷皆受治土司，通判无专责，且营伍非其所辖，呼应不灵，每以细故酿为大衅。

请改为抚夷通判，千把总以下皆受节制。”疏上，下鄂山议行。

迁内阁学士。十五年，擢工部侍郎，连典顺天乡试及会试。十六年，卒。

论曰：宣宗最重文学廉谨之臣，辛从益直言献纳，张鳞廉介绝俗，沈维鐈服膺理学，程恩泽博物冠时，皆负清望。顾皋、硃为、吴杰并以雅材回翔卿贰，亦足纪焉。

## 列传一百六十四

鲍桂星 顾★ 吴孝铭 陈鸿 鄂木顺额 徐法绩

鲍桂星，字双五，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

九年，典试河南，留学政。十三年，典试江西。十五年，督湖北学政。累迁至内阁学士。十八年，任满，既受代，闻林清之变，疏陈十事，急驰至京，仁宗嘉之，曰：“汝所奏已次第施行矣。”擢工部侍郎，充武英殿总裁。桂星性质直，勇於任事。

十九年，疏陈刊书及校勘事宜。又劾提调刘荣黼等不职，命王大臣按之。荣黼面讦桂星曾言满总裁熙昌所校，不过偏旁点画，修改徒延时日；且言近日有旨，旗人不足恃，故督抚多用汉人。上闻之，怒，命传询。桂星对闻自侍郎周兆基，且言在部与满员共事，多有徇私背公，而兆基不承；又指同官熙昌及庆溥嘱讬部事，两人亦不承。以任性妄言，下部严议，诏斥桂星指讦庆溥、熙昌嘱讬无据，其咎小；妄言朝廷轻满洲重汉人，乱政之大者：革职，不准回籍，令在京闭门思过，责五城御史严察；如私著诗文有怨望诽谤之词，从重治罪。越五年，上意解，复官编修。宣宗即位，召对，谕曰：“汝昔所劾，今已罢斥。”擢侍讲，又擢通政司副使，意颇乡用。道光四年，擢詹事。未几，卒。

桂星少从同县吴定学，后师姚鼐，诗古文并有法，著有进奉文及诗集，又尝用司空图说辑唐诗品。

顾莼，字南雅，江苏吴县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督云南学政，道经河南，见吏多贪墨，奸民充斥，密疏陈谓不早根治，恐酿巨患。仁宗问枢臣，枢臣微其事，不以为意，明年遂有滑县之乱。在云南，课士严而有恩，以正心术端行谊为首，次治经史、辨文体。按试所至，闻贤士必礼遇之，士风丕振。任满，充日讲官。二十五年，迁侍讲学士。值宣宗初政，疏请停捐例。再疏陈崇君德、正人心、饬官方三事。上召对，嘉纳其言。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充军机章京，时值考选，许一体与试。莼谓贵介不宜与闻枢要，请收回成命。事寻止。

左都御史松筠出为热河都统，莼上疏，谓松筠正人，宜留置左右，失上意，降编修，九岁不调。先是嘉庆中莼在史馆，撰和珅传，及进御，经他人窜改，和珅曾数因事被高宗诘责，并未载入传。仁宗怒其失实，严诏诘问。大臣以莼原稿进，仁宗深是之，而夺窜改者官。宣宗一日阅实录至此事，嘉莼直笔，因言前保留松筠，必非阿私，特擢莼右中允。未一岁，复侍讲学士原职。

时回疆张格尔乱甫定，莼疏：“请於喀什噶尔沿边增重兵，以控制安集延，杜回人窥伺；又其地密迩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田，为战守备。更请慎选大臣，无分满、汉，务得读书知大体有方略者任之，而以廉静明信能拊循民、回者为之佐，庶可永永无事。”

道光十一年，迁通政司副使。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大水，莼疏言：“饥民与盐枭纠合易生事，盐枭不尽去，终为巨患。缓治之则养祸深，急治之则召祸速，欲禁其妄行，必先谋其生路。现两淮盐场漂没，三江、两湖势必仰给芦、粤之盐，宜听民往贩，随时纳课，收课后，不问所之，俟盐产盛，丁力纾，即令课归丁，不限疆域。”事下所司，格未行。

莼性严正，尚气节，晚益负时望，从游者众，类能砥励自立，滇士尤归之，其秀异者至京师多就问业焉。十三年，卒。

吴孝铭，字伯新，江苏阳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十八年，林清之乱甫定，大军会攻滑县，孝铭从大臣行，参军事。累迁郎中。道光中，回疆用兵，首逆张格尔潜逋未获，议者欲以克复四城，分封回部酋长。孝铭密言於枢臣曰：“是可行於乾隆时，不可行於今日，行之边患且益甚。”

议中止。张格尔旋就俘，赐花翎。

濒年大水，江、浙、两湖被灾尤数，承回疆兵事后，度支大绌。户部拟议，宗室日以蕃衍，衣食悉仰之官，耗财之大者，请自系出世祖以上子孙皆改为觉罗，为觉罗者以次递革。孝铭曰：“兹事当密陈，不宜显言。法当缓更，不宜骤易。宗室久受恩养，一旦降爵减粮令下即大困，因而呼籥，朝廷不得已，将必复之，是良法美意终於不行也。”部臣是其言，即使草奏上之。历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顺天府丞，仍留直军机处。十四年，擢太仆寺卿，再迁宗人府丞。

孝铭前后在枢廷二十馀年，练於掌故，持议悉合机宜；屡膺文衡，有公明称。

母忧，以毁致疾，服阕，至京。寻乞病归，卒於家。

陈鸿，字午桥，浙江钱塘人。嘉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刚直有声。典试山西还，力陈驿站烦扰，请申定例，肃邮政。二十五年，疏陈浙江水利，略曰：“杭城地当省会，用上下两塘之水，溉仁和、钱塘、海宁之田数万馀顷。源出西湖，近废不治。水淤葑积，塘河津耗，夏旱少雨，上塘枯涸，菑害尤剧。

海宁长安镇号产米之乡，许村黄湾场为产盐之地，杭、嘉、湖、宁、绍诸郡赖是挽运。拟请仿江苏浚吴淞例，归民间按亩出赀，并饬疆臣躬履属境，凡堤塘徬坝，悉复旧制，俾农田旱潦有备。”又请：“北省多辟水田，兼收秔稻之利，庶使畿辅为沃野，无凶年。”皆被采纳。道光初年，疏陈浙鹺不纲，请裁盐政，归巡抚兼理，令整顿缉私，严禁掣规重斤科派供应诸弊，如议行。纠劾工部弊窦最多，不避权贵。

迁给事中。

二年，奉命稽察银库，其妻固贤明，曰：“今而后可送妾辈归矣！”惊问之，曰：“银库美差也，苟为所染，昵君者麕至。祸且不测，妾不忍见君菜市也。”鸿指天自誓，禁绝赂遗。中庭已列花数盆，急挥去，堕地盆碎，中有藏鏹，益耸惧。

遂奏库衡年久铁陷，请敕工部选精铁易之。送库日，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库员较验，然后启用。禁挪压饷银、空白出纳及劈鞘诸弊。库吏百计餂之，不动。复请户部逐月移送收银总簿，别立放银簿，钤用印信，以资考覈。先是御史赵佩湘驭吏严，其死也，论者疑其中毒。鸿莅库，勺水不敢饮。出督云南学政，奏革陋规，严束书吏，弊风顿革。迁通政司参议，卒於官。

鄂木顺额，字复亭，钮祜禄氏，满洲正蓝旗人。父明安泰，江苏按察使。鄂木顺额，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道光四年，大考一等，擢翰林院侍讲学士，迁少詹事。扈从东巡，命分视御道，内监前驱者多率意驰践，鄂木顺额执而鞭之，则愬於御前。召问，鄂木顺额对曰：“关外地与关内异，先驱蹂践则路坏，虑惊乘舆。且御道非大驾不得行，臣不敢不执法。”上韪之。命为湖南学政，以在母忧，引礼力辞。服阕，督安徽学政，迁光禄寺卿。十一年，大雨江溢，学政驻当涂，鄂木顺额捐廉以赈，督守令劝捐，士民踊跃。知县赵汝和尽心民事，而戆直忤大吏，调为乡试同考官。鄂木顺额坚留治赈，事得办，后上闻。宣宗以为贤，期满留任，迁大理寺卿。十二年，乡试，往江宁考录遗才，卒於试院。

鄂木顺额以气节自励，在满洲京僚中称最。大学士松筠尤重之，曰：“君光明挺直，行且大用，原自爱。”为英和门下士，在翰林，非有故不通谒。及英和谪戍，独送至数十里外。英和太息曰：“吾愧不知人，平日何曾好待君耶？”尝谒掌院学士玉麟，阍人弗为通，怒叱曰：“英相国获罪，即若曹为之，奈何犹不知儆！”翼日，玉麟自往谢。

徐法绩，字熙庵，陕西泾阳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亲老归养，家居十年。道光九年，迁御史，谓谏臣当识大体，不宜毛举细故渎上听，致久浸生厌。疏陈求人才、捐文法、重守令、绳贪墨四事。会直隶、河南地震成灾，劾罢监司不职者二人。迁给事中，稽察银库，无所染。十二年，分校会试，同官与吏乘隙为奸，匿云南饷银，法绩出闱亟按之，谋始沮。典试湖南，其副病殁，独专校阅，遍搜遗卷，拔取多知名士，而得於遗卷者六人，大学士左宗棠其首也。以荐赴东河，学习河工，周历两岸，详询利弊，著录为东河要略一篇。十四年，迁太常寺少卿。寻以病乞归，逾二年卒。

论曰：鲍桂星、顾莼以鲠直获谴，卒见谅於明主，莼之建白，尤卓卓矣。吴孝铭通达政体，鄂木顺额朴诚持正，陈鸿、徐法绩清操相继，冀挽颓风，而库藏大狱，卒发於十数年之间，甚矣实心除弊之罕觏其人也！

## 列传一百六十五

黄爵滋 金应麟 陈庆镛 苏廷魁 硃琦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言屡被采纳。十五年，特擢鸿胪寺卿。诏以爵滋及科道中冯赞勋、金应麟、曾望颜诸人均敢言，故特加擢任，风励言官，开忠谏之路，勉其勿因骤得升阶，即图保位，并以诰诫臣工焉。寻疏陈察天道，广言路，储将才，制匪民，整饬京城营卫，申严外夷防禁六事，又陈漕、河积弊，均下议行。

时英吉利船舰屡至闽、浙、江南、山东洋面游奕，测绘山川地图。爵滋疏言：“外国不可尽以恩抚，而沿海无备可危。”十八年，上禁烟议疏曰：“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於内地，实漏银於外洋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

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道，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土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年复一年，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徵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为银，前此多有赢馀，今则无不赔贴。各省盐商卖盐得钱，交课用银，昔之争为利薮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数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积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而未知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於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於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洋之烟自不来矣。宜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深之癮，未有不能断绝者。至一年仍然服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加之重刑不足恤。旧例吸烟罪止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俱系活罪。断癮之苦，甚於枷杖与徒，故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临刑之惨急，苦於断癮之苟延，臣知其原死於家而不原死於市。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沉溺之久，自足以发聋振瞶。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藉国法以保馀生，未食者因炯戒以全身命，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请饬谕各督抚严行清查保甲，初先晓谕，定於一年后取具五家互结，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倘有容隐，本犯照新例处死，互结之家照例治罪。通都大邑，往来客商，责成店铺，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文武大小各官，照常人加等，子孙不准考试。官亲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严加议处。满、汉官兵，照地方官保甲办理；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疏上，上深韪之，下疆臣各抒所见，速议章程。

先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疏言，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请仍用旧制纳税，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时皆谓非政体。爵滋劾乃济，罢其职，连擢爵滋大理寺少卿、通政使、礼部侍郎，调刑部。十九年，廷臣议定贩烟、吸烟罪名新例，略如爵滋所请。

林则徐至粤，尽焚趸船存烟，议外国人贩烟罪。英领事义律不就约束，兵衅遂开。二十年，命爵滋偕左都御史祁俊藻赴福建查办禁烟，与总督邓廷桢筹备海防。

洎英兵来犯，廷桢屡挫敌於厦门，上疑之。爵滋与俊藻方至浙江按事，复命赴福建察奏。疏陈：“廷桢所奏不诬；定海不可不速复；水师有专门之技，宜破格用人。”

具言战守方略。又言浙江为闽、粤之心腹，与江苏为脣齿，请饬伊里布不可偏听琦善，信敌必退。及回京，复极言英人劳师袭远不足虑，宜竟与绝市，募兵节饷，为持久计，以海防图进。既而琦善在粤议抚不得要领，连岁命将出师，广东、浙江皆不利。二十二年，英兵由海入江，乃定和议於江宁，烟禁自此弛矣。寻丁父忧去官。

爵滋为御史时，稽察户部银库，尝疏言库丁轻收亏帑之弊。二十三年，银库亏空九百万两事发，追论管库、查库诸臣，罪皆褫职责赔，赔既足，次第予官。爵滋以员外郎候补，病足家居，上犹时问其何在。三十年，至京，会上崩，遂不出。逾三年，卒。

爵滋以诗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及创议禁烟，始终主战，一时以为清流眉目。所著奏议、诗文集行於世。

金应麟，字亚伯，浙江钱塘人。以举人入赀为中书。道光六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总办秋审，先后从大臣谳狱四川、湖北、山西。累擢郎中，改御史，迁给事中。疏请修改刑例，於斗殴、报盗、劫囚、诬告、私铸、服舍违式、断罪引律、奴婢殴主、故禁故勘平人、应捕人追捕罪人、犯罪存留养亲、官司出入人罪、徒流迁徙地方、外省驻防逃人，逐条论列，多被采取改定；又论铜船恣横不法及驿站扰累诸弊，并下各省督抚禁革。先后封事数十上，劾疆臣琦善、河臣吴邦庆尤为时称。

宣宗嘉其敢言，擢太常寺少卿。遭忧归，服阕，授鸿胪寺卿。疏论水师废弛，漕政颓紊。十九年，出为直隶按察使，鞫护理长芦盐运使杨成业等得赃狱，论遣戍，前运使陈崇礼等并罣议。寻召为大理寺少卿。

二十二年，疏言：“海疆诸臣欺罔，其故由於爵禄之念重，而趋避之计工。欲破其欺，是在乾断。资格不可拘，嫌疑不必避，旧过不妨宥，重赏不宜惜。近顷长江海口镇兵足守，而敌船深入，逃溃时闻。竭亿万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躯命。

议者诿谓无人无兵无饷无械。窃以无人当求，无兵当练，无饷械亦当计度固有，多则持重，少则用谋，作三军之气，定边疆之危，在皇上假以事权，与任事者运用一心而已。”复疏进预计度支图、火器图、筹海战方略甚悉。二十三年，以亲老乞归省，不复出。著有廌华堂奏议及骈体文。

陈庆镛，字颂南，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授御史。二十三年，海疆偾事，获罪诸臣浸复起用。

庆镛上疏论刑赏失措，曰：“行政之要，莫大於刑赏。刑赏之权，操之於君，喻之於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已。海疆多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於是辱国之将军奕山、奕经，参赞文蔚，总督牛鉴，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步云伏法。血气之伦，罔不拊手称快，谓国法前虽未伸於琦善，今犹伸於余步云。乃未几起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既传，人情震骇，犹解之曰：‘古圣王之待罪人，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皇上之於琦善，殆其类是，而今且以三品顶戴用为热河都统矣，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琦善於战事方始，首先示弱，以惰军心，海内糜烂，至於此极。既罢斥终身不齿，犹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奕经之罪，虽较琦善稍减，文蔚之罪，较奕经又减。

然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顿兵半载，曾未身历行间，骋其虚憍之气，自诡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覆军杀将，一败不支。此不待别科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罪，而已不可胜诛。臣亦知奕经为高宗纯皇帝之裔，皇上亲亲睦族，不忍遽加显戮。然即幸邀宽典，亦当禁锢终身，无为天潢宗室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复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见恶於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孰不切齿琦善为罪魁，谁不疾首於奕山、奕经、牛鉴、文蔚，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

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热河密迩神京，有识无识，莫不抚膺太息，以为皇上乡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圣聪者，必仍系斯人。履霜坚冰，深可懔惧。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而今兹刑赏顾如此，臣未知皇上所谓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阿为即墨，将毋誉之毁之者有以淆乱是非耶？所望皇上立奋天威，收回成命，体大学絜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国法稍伸，民心可慰。”疏上，宣宗嘉之，谕曰：“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惟有反躬自责，不欲诿罪臣工。今该御史请收回成命，朕非文过饰非之君，岂肯回护？”复革琦善等职，令闭门思过。於是直声震海内。

二十五年，迁给事中，巡视东城，以事诖吏议，左迁光禄寺署正。二十六年，乞归。文宗即位，以大学士硃凤标荐，复授御史，蹶而再起，气不少挠，叠上疏多关大计。自粤匪起，福建群盗蠢动，蔓延泉、漳、兴、永诸郡。咸丰三年，庆镛疏陈利害，命回籍治团练。惠安妖妇邱氏煽乱，侦获置诸法，赐花翎。俄以病请开缺。

七年，逆匪林俊纠莆阳、仙游、永春、南安群贼犯泉州，庆镛激厉士民固守，贼攻围数日而退。论功，以道员候选。八年，卒於泉州，赠光禄寺卿，赐祭葬，廕一子知县，祀乡贤祠。

庆镛精研汉学，而制行则服膺宋儒，文辞朴茂，著有籀经堂文集、三家诗考、说文释、古籀考等书。

苏廷魁，字赓堂，广东高要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迁御史。海疆兵事方亟，迭上疏论列，请修筑虎门砲台及燕塘墟、大沙河、龟冈诸要隘，以防敌回扰粤，既而和议成。二十三年春，有白气自天西南隅直扫参旗，因灾异上疏数千言，极论时政乖迕，归罪枢臣穆彰阿等，请立罢黜；并下罪己诏，开直谏之路：语多指斥。宣宗览奏动容，嘉其切直，朝野倾望丰采。遭忧去官，服阕，迁给事中。

咸丰元年，上谨始疏，请求宏济之道，执劳谦之义，防骄泰之萌，推诚任贤，慎始图治，选择翰詹为讲官，严取孝廉方正备采用，文宗嘉纳之。赛尚阿出督师，援引内阁侍读穆廕擢五品京堂，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廷魁疏劾其坏旧制，用私亲，超擢太骤，易启幸进之门，请俟赛尚阿还，令回章京本任，诏斥擅预黜陟，犹以素行端方，不之罪。上先隐其名，出疏示赛尚阿，赛尚阿退，饮台垣酒，问：“谁实弹我？”廷魁出席曰：“公负国，某不敢负公。”再以忧归。四年，广东红巾匪起，将犯省城。或献议借外兵，以铺捐为饷糈，力争，罢其议。

八年，英法联军踞广州，廷魁与侍郎罗惇衍等倡设团防局，严清野，绝汉奸，招募东莞及三元里、佛山练勇得数万人，声言戒期攻城，敌师出，击斩百馀级。敌始有戒心，稍戢，连艘北犯，既而天津议和，广东敌兵未退，民益愤，廷魁等请留练局以防土寇。敌谓既媾和何复募勇，且以悬金购领事巴夏礼为责言。议和大臣桂良虑挠成议，奏请撤局。初，艇匪扰广宁，围四会、肇庆，兵疲粮罄，或劝之去，廷魁曰：“予团防大臣也，誓与城为存亡！”会提督昆寿克梧州，以兵来援，城得完。疆臣屡欲上其功，皆固辞。

同治初，以中外大臣荐，授河南开归陈许道，历布政使，擢东河总督。七年，河决荥泽，未夺溜，革职留任，阅三月工竣，复之。逾年，内召，去官，称疾归。

光绪四年，卒。

硃琦，字伯韩，广西临桂人。父凤森，嘉庆六年进士，官河南濬县知县，有政声。滑县教匪起，率团练御之，屡破贼，城守卒完。迁河南府通判。殁，祀名宦。

琦，举乡试第一。道光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慕同里陈宏谋之为人，以气节自励。迁御史，值海疆事定，祸机四伏，而上下复习委靡，言路多容默，深以为忧。著名实说，略曰：“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乡曲、大人，其名也，考之其行，而察其有用与否，其实也。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日退让，三者名之至美也，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非所谓大人者也。大人之职，在於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之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虑，为天下长计。合则留，不合以义去。身之便安，不暇计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为天下长计，则天下之衅必集於我；吾为人主畏惮，则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此三者可以安坐而无患，而名又至美也。夫无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而不争趋於此？故近世所称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矣。当其瓘冠襜裾，从容正步，趋於廊庙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沉深不可测也。一旦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挢舌而莫敢言，而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至此举无可用，於是始思向之为人主畏惮而有深谋远虑者，不可得矣。且谨厚、廉静、退让三者，非果无用也。古有负盖世之功而思持其后，挟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终，未尝不斤斤於此，故又於镇薄俗、保晚节。后世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僴然自以为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也，其究乡愿也。

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甚矣其耻也！”於是数上疏切论时务，皆留中不报。

时咸推其抗直，称为名御史。

琦以言既不见用，二十六年，告归。越数年，广西群贼蜂起，其言皆验。家居治团练，助守御。贼中枭杰张家祥者，悔罪投诚，当事犹疑之。琦知其忠勇可用，以全家保之，乃受降，改名国樑，卒为名将。琦以守城劳议叙，以道员候选。咸丰六年，再至京师。居两岁，从钦差大臣桂良至江苏，无所遇，王有龄独重之，有龄抚浙，辟赞军事。十一年，粤匪犯杭州，总理团练局。守清波门，城陷，死之。赠太常寺卿，予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

琦学宗程、硃，诗古文皆有法，著有怡志堂集、台垣奏议。

论曰：禁烟之议，创自黄爵滋，行之操切，而边衅遂开，继之游移而国威愈堕，诚不可以此归咎始议之人。然谋国万全，决胜千里，非恃意气为也。行固维艰，言亦岂易易哉？金应麟同被拔擢，亦始终主战。陈庆镛、苏廷魁、硃琦时称“三直”；合之应麟，又称“四虎”。所言有用有不用，凛凛然有生气，要足以砭顽振懦矣。

## 列传一百六十六

赵慎畛 卢坤 曾胜 陶澍

赵慎畛，字笛楼，湖南武陵人。为诸生时，学政钱沣器之，曰：“人英也！”

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条上川、楚善后屯田保甲事宜。巡通州漕，革陋规，廉得杨村通判科索剥船，奏褫其职。湖南学政徐松矜愎失士心，欲附慎畛自固，常列其弟子优等，慎畛列款纠劾罢之。两广总督蒋攸銛荐其才可大用。

十七年，出为广东惠潮嘉道。严治械斗，捕南澳、澄海、潮阳盗甚众；沿海民寮居为逋逃薮，悉编入保甲。逾年，擢广西按察使。天地会匪结党构乱，胁有赀者入其中，慎畛惟严罪匪首，被胁者不坐。广东洋匪投诚后，渐入广西为盗。设水路巡船以护商旅，督守令以捕盗多少为殿最。远郡招解重囚烦费，吏因讳盗，省文法，严举劾，缉捕始力。二十年，迁广东布政使。州县多积亏，展转相承，悉心钩稽，除其纠轕，库储顿增。南海、高要濒河堤防多圮，民苦水患，筹款生息资岁修，屯田五千馀顷。赋重为累，请减粮额，摊抵於沙坦轻则之地。粤俗奢靡，刊发陈宏谋行政训俗遗规，躬行节俭以示劝。

二十三年，擢广西巡抚。习知粤西地势如建瓴，旬日不雨即旱竭，劝民修是塘，造龙骨车，开廕井，设井筒架，皆颁式俾仿行。地连黔、楚，群盗出没，宜山会匪廖五桂、蓝耀青分踞新、旧两墟，纠众分党，伪立名目，勒索殷户，争利相扰，亲往捕诛之。饬属行保甲，置望楼，练民壮互相守望，县建卡房数十座，府各督属会营巡缉。柳州至省千馀里，设水汛四十三所，终任凡获盗千七百馀人。盗多出於流匪，编客民籍，驱其单身游荡者，矿厂窑榨佣丁皆立册，有保者留，否则逐。故事，梧、浔二关，巡抚例得动用盈馀。慎畛曰：“吾家衣食粗足，身为大臣，取盈将安用之？当为国家布仁泽耳。”乃於桂林设预备仓，增设书院，柳州、庆远、思恩三府皆创设之；缮城濬河，广置栖流所，并取给焉。

道光二年，入觐，宣宗嘉其诚实不欺，温谕褒勉，擢闽浙总督。严申军律，课诸镇营汛勤训练。浙江提督沈添华玩纵，劾罢之。责水师缉海盗，盗多就擒。上游四府多山，客民租山立厂，游匪群聚，遣兵搜山，捕诛其魁。闽安所辖有琅琦岛，居民多为奸利，擒治之，移驻水师，建砲台，遂为省城门户。台湾自来多乱，动烦大兵，慎畛尤以为虑，尽选贤能以治。凤山莠民杨良斌煽众起事，檄巡道孔昭虔、知府孔传穟剿治，未一月而定，不烦一兵渡海。驩玛兰初设治，部议赋则较重，奏减之。民入山伐木，岁供道厂船料，匠首苛敛激变，捕诛首乱，更定采木章程，乃相安。戍兵万四千，更代时皆赴厦门，由提督点验，远者千里，改由各提镇分验，兵困以苏。台湾产米，漳、泉数郡仰给商运，江、浙、天津民无盖藏，米贵辄生乱，於海口稽米船出数，酌丰歉为限制，常留有馀。疏请漳浦明儒黄道周从祀文庙，下廷臣议行。侯官谢金銮、德化郑兼才皆以学行著，素所敬礼，殁而举祀乡贤。又旌表义烈，以振风俗。

五年，调云贵总督。铜矿、盐务积疲，疏陈变通整顿之法。以边防莫便於屯田，方考访形势利便，未及议行而疾作。病中拜疏劾贪黩不职者数十人。未几，遂卒。

代者急递追回原疏，滇人惜之。遗疏上，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祀名宦、乡贤祠。

慎畛服膺儒先，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身体力行。好善嫉恶，体恤属僚，训恳切，如师之於弟子。所至於文武官吏，常能识别其才否，人亦乐为之用。所著奏议、从征录、载年录、读书日记、惜日笔记等书及诗文集凡数十卷。

卢坤，字厚山，顺天涿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洊迁郎中。扈随木兰，校射，赐花翎。十八年，出为湖南粮储道，丁本生父母忧，服阕，历广东惠潮嘉道、山东兗沂曹济道、湖北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道光元年，护理陕西巡抚。二年，擢广东巡抚，未之任，调陕西。议者谓南山老林易薮奸，不宜开垦。坤历陈汉、蜀、唐、宋史事，及汉李翕郙阁颂，以徵垦治之利；专任严如熤，假以便宜，垦务大兴。勘修南山各属城工，汉江堤岸，筑坝濬淤，审度形势，移驻文武，增改官制。又修复咸宁、长安、泾阳、盩厔、岐山、宝鸡、华州、榆林河渠水利，筹补榆林、绥德两属常平仓穀，劝民捐建社仓。疏陈：“察吏之要，不独亲民，官贪廉为民身家所系，其勤惰、明昧、宽严，皆关民生休戚。”宣宗深韪之。

五年，以母忧去官。

六年，回疆用兵，特起驻肃州，偕总督鄂山治转饷。以托古逊为运粮首站，自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置三十二站，大兵五万馀，日需粮五百石，每站备驼五百有奇，由山西、陕西采购；又蒙古阿拉善部进驼千，乌里雅苏台调拨官驼四千。疏请军需从宽筹备；兵丁量增口粮；给皮衣皮帽，以御寒；出口驼马刍秣；时给买补缺额营马，预备续调；监造军械务期坚实；拨运陕省制钱，平市价；添设台站夫马；雇用车辆，定例价；招募护台民丁；后路粮台亦添兵守护：凡十一事，并如议行。回疆平，加太子少保。及张格尔就擒，赐头品顶戴。服阕，授山东巡抚，调山西。八年，裁撤肃州军局。始抵任，寻调广东巡抚。

十年，又调江苏，未至，擢湖广总督。两湖鹺务，狃於封轮之例，道光初议散轮，七年复因加价，仍改封轮，引滞商疲。坤至，疏请实行散轮，建盐仓於汉岸，俾商船源源揽运。寻量减售价，以销楚岸积盐。设塘角总卡，按船编号，以杜内私外私之弊。复湖南永兴粤盐定额，以保淮纲。湖北水灾，请免米税，借帑十万两，购川米平粜。疏调前两淮盐运使王凤生综理水利，择要疏濬河道，修筑堤堰，皆以次举行。

十二年，湖南江华瑶赵金龙作乱，粤瑶应之，湖南提督海凌阿及副将、游击等皆战殁，坤亲往督师，密陈湖北提督罗思举能办贼。时桂阳、常德诸瑶蜂起应贼，常德水师、荆州驻防兵皆不习山战，坤至，悉罢之，改调镇筸苗疆兵，分屯要隘，坚壁清野，与贼相持。俟两湖兵大集，贵州提督余步云、云南副将曾胜亦率军至，乘雷雨袭击洋泉街。罗思举督诸将昼夜环攻，毙贼数千，破其巢，擒金龙子女及头目数百人。金龙乘间逸，为乱军所歼，获其尸及剑印木偶诸物。捷闻，赐双眼花翎，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尚书禧恩、将军瑚松额方奉命视师，未至，贼已平。粤瑶赵青仔纠众数千入楚界，声言为金龙复仇，连败之於濠江、银江，擒青仔磔於市。广东连山黄瓜寨瑶犹猖獗，两广总督李鸿宾剿治不力，以罪逮，调坤代之。偕禧恩等先后往督诸将进剿，瑶疆悉平。合疏陈两省善后事宜，改移文武官制驻所，并允行。

十三年，越南盗陈加海结边地游民啸聚狗头山，潜入内洋，遣水师击沉八船，擒加海诛之。寻越南内讧，慎固边防，拒其请兵，诏嘉得大体。

英吉利兵船擅入海口，要乞推广通商，坤依故事停其贸易。领事律劳卑挟二船入虎门，砲击不退，且以砲拒，进泊黄埔。坤设方略扼其归路，断其接济，集水陆师临以兵威，律劳卑穷蹙，引罪求去。澳门洋商代请命，坤持之良久，乃驱之出口。

疏闻，诏嘉奖，先夺宫衔、花翎并复之。於是严海防，勤训练，自南山至大虎分三段，与沙角、大角相联络。省河中流沙地增建砲台，以资保障，夷情敛慑。坤久任封圻，所皆有名绩，宣宗深倚之。十五年，卒，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从优恤，谥文肃。子端黼，袭世职。

曾胜，广西马平人。以行伍从剿湖南苗匪、川、楚教匪，积功至都司。累迁云南参将，以计擒枭渠徐黑二及宣威小梁山匪首，为时称。迁维西协副将。瑶匪赵金龙之乱，率师会剿，擢湖南永州镇总兵，歼金龙，及擒粤瑶赵青仔，战皆力。寻赴广东剿连山瑶，迭战大拱桥、分水岭、砲台山、火烧坪、军僚里、大厓冲、上坻园。

瑶平，论功最，加提督衔，赐号瑚尔察图巴图鲁，予云骑尉世职。调南韶连镇，擢广东陆路提督。当英吉利兵船入内河，水师提督李增堦不能阻，胜献策，以巨船载石沉塞海口老洲冈隘道，聚草船数百横内河，备火攻，胜率兵临之，英领事律劳卑悚惧听令，事乃定。十七年，卒於官，谥勤勇。

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巡中城，决滞狱八百有奇。巡南漕，革陋规，请濬京口运河。二十四年，出为川东道，日坐堂皇，剖决狱讼如流。

请减盐价，私绝课增。总督蒋攸銛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历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

道光三年，就擢巡抚。安徽库款，五次清查，未得要领。澍自为籓司时，钩覈档案，分别应劾、应偿、应豁，於是三十馀年之纠轕，豁然一清。严交代，禁流摊，裁捐款，至是奏定章程，俾有司释累，得专力治民。濒江水灾，购米十万石，劝捐数十万金，赈务覈实，灾民赖之无失所。治寿州城西湖、凤台蕉冈湖、凤阳花源湖；又怀远新涨沙洲阻水，并开引河，导之入淮。淮水所经，劝民修是束水，保障农田。各县设丰备仓於乡村，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不经吏役，不减粜，不出易，不假贷，岁歉备赈，乐岁再捐，略如社仓法而去其弊。创辑安徽通志，旌表忠孝节烈以励风俗。

五年，调江苏。先是洪泽湖决，漕运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陈海运策，而中外纷议挠之。澍毅然以身任，奏请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漕粮百六十馀万石归海运，亲赴上海，筹雇商船，体恤商艰，群情踊跃。六年春，开兑，至夏全抵天津，无一漂损者，验米色率莹洁，过河运数倍。商船回空，载豆而南，两次得值船馀耗米十馀万石，发部帑收买，由漕项协济天津、通仓之用，及调剂旗丁，尚节省银米各十馀万。事竣，优诏褒美，赐花翎。明年，遂偕总督蒋攸銛合疏陈海运章程八条，冀垂令甲，永纾漕累，格於部议，未果行。又以绅衿包完漕米，横索陋规，为漕务之害，奏请惩办。学政辛从益意不合，争之。澍复疏言：“陋规日增，势必取偿小民。若预计有司不减浮收，置陋规於不问，非釜底抽薪之计。”仍执前议，治包抗从严焉。

江苏频遭水患，由太湖水泄不暢。疏言：“太湖尾闾在吴淞江及刘河、白茆河，而以吴淞江为最要。治吴淞以通海口为最要。”於是以海运节省银二十馀万兴工，择贤任事，至八年工竣。又以江以南运道，徒阳运河最易淤阻，而练湖为其上游，孟渎为其旁支。澍自巡漕时，条奏利害，至是先濬徒阳河，将以次举刘河、白茆、练湖、孟渎诸工。后在总督任，与巡抚林则徐合力悉加疏濬，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语详则徐传。

十年，以捕获户部私造假照要犯，加太子少保衔，署两江总督，寻实授。时淮盐败坏，商困课绌，岌岌不可终日。澍疏陈积弊，请大删浮费，以为补救。议者多主改法课归场灶，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南查议。澍谓除弊即以兴利，无事轻改旧制，偕鼎等合疏胪陈利害，条上十五事。鼎等复请裁盐政归总督管理，报可。

澍受事，缴还盐政养廉五千两，裁减衙门陋规十六万两有奇，凡淮南之窝价，淮北之坝槓，两淮之岸费，分别减除，岁计数百万两，分设内外二库，正款贮内库，杂项贮外库，杜绝挪垫。革总商以除把持，散轮规以免淹滞，禁粮船回空带芦盐，及商船借官行私，令行禁止，弊肃风清。淮北尤疲累，先借款官督商运，继仿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於海州所属中正、板浦、临兴三场择要隘设局给票，注明斤数运地，无票越境以私论。仍留暢销之岸，江运八州县、湖运十一州县，归商运。十二年，奏准开办，越半岁，溢销逾额，复推广於江运、湖运各岸，减价裁费，商贩争趋，而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赖宣宗鉴其忠诚，倚畀愈专。屡请复盐政专职，皆不许，澍益感奋，力排众议，毅然持之，卒获成效。道光元年至十年，淮南行六纲，淮北仅行三纲。澍承极弊之后，自十一年至十七年，淮南已完六纲有馀，淮北率一岁行两纲之盐，尽完从前滞欠，且割淮南悬引，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馀万两，库贮实存三百馀万两。两届京察，并被褒奖优叙。晚年将推淮北之法於淮南，已病风痺，未竟其施，然天下皆知票盐减价敌私，为正本清源之计。后咸丰中乃卒行之。十九年，卒。

遗疏上，优诏轸惜，称其“实心任事，不避嫌怨”，晋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赐其子桄主事，谥文毅。祝名宦祠，於海州建专祠。

澍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源、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所著奏议、诗文集、蜀輶日记、陶桓公年谱、陶渊明诗辑注并行世。

论曰：赵慎畛学有本源，察吏治民，严而能恕，所至政无不举。卢坤治回疆军需，平湖南瑶，驭广东夷商，皆有殊绩。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媿焉。道光中年后，海内多事，诸臣并已徂谢，遂无以纾朝廷南顾之忧。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信然哉！

## 列传一百六十七

陈若霖 戴三锡 孙尔准 程祖洛马济胜 裕泰 贺长龄

陈若霖，字宗觐，福建闽县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束鹿县民王洪中为人聚殴，讼不得直，自经死。若霖鞫得其实，被议叙。秩满当外用，仍留部。数从大臣赴各省谳狱，以宽恕称。嘉庆十三年，出为四川盐茶道，擢山东按察使。调广东，署布政使，以佐总督百龄平海盗，赐花翎。

调湖北，复调四川，就迁布政使。二十年，擢云南巡抚。水尾土州目黄金珠结内地奸民，杀副州目李文政，掠其家，鞫实，置於法。

历广东、河南、浙江巡抚。浙省南北新关科罚无度，限以半正额为止，恤商而课裕。修萧山新庙堤，建盘头以御潮。次年，新林塘圮，亲往勘，疏言：“新林塘旧为险工，今距海日远，塘以外为灶地，外复为牧地，中有马塘，足为新林屏蔽，宜补筑以遏潮汐。疏通灶地各沟洫，引入牧地之莫家等湾以排泄之，即以灶地之土培护新林堤基。西筑横塘以御江水。责令灶牧各户及萧山、山阴、会稽三县，分别修筑。”又奏修会稽、上虞等县塘堤，并如议行。二十四年，擢湖广总督。湖南凤凰等屯丁额多为官占，失业者众，悉清釐发还徵租。官入苗寨多婪索，或冒名诈财，严禁之。又以屯地磽瘠租额重，为奏减苗租二万馀石，免逋赋七万馀石，苗民感之。

道光二年，调四川。中江覃万典、犍为道士萧来修等假神惑众，捕诛首犯，不坐株连。九姓长官司不谙吏治，奏请考试，狱讼别由泸州及州判兼理。四年，召授工部尚书，调刑部，兼管顺天府尹事。文安县地形如釜底，自道光初堤防冲决，积水不能耕种，议请急行修筑。七年，命勘湖北京山黄家陵堤工，疏言：“下游灾民籥请修治溃堤，上游居民谓口门下游乃襄河故道，复请废之。河流经行二百馀年，舍此不由，而别寻二百年以前故道，其说殊谬。潜江、天门、汉川俱属下游，而天门、汉川尤当冲要，何忍委之巨浸？惟有开通江流，堵合口门，因势利导。胡家湾沙洲当下游之冲，以四十馀丈之地束全江之水，下壅上溃，理有必然。今洲已冲溃，乘势挑濬新滩，展宽水道，使江流无冲突之患，然后增筑京山、锺祥口门堤坝，再於溃口筑石坝二，以护堤攻沙，庶可经久。”报可。十二年，乞休归，卒於途，赐恤。

戴三锡，顺天大兴人，原籍江苏丹徒。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山西临县知县。

连丁父母忧，嘉庆六年，服阕，发四川，补南充。历马边、瓘边两通判，署资州、眉州、工卩州，并有政声。工卩州民黄子贤以治病为名，倡立鸿钧教，捕治之。事闻，仁宗命送部引见，擢茂州直隶州知州。历宁远知府、建昌道、四川按察使。道光二年，迁江宁布政使，回避本籍，仍调四川。三年，署总督，五年，实授，兼署成都将军。

三锡自牧令洊陟封疆，二十馀年，未离蜀地。尽心民事，兴复通省书院，增设义学三千馀所。四川旧有义田，积储备赈，穀多则变价添置良田。三锡以岁久将膏腴多成官产，留穀太多，又虞霉变亏挪，差定三千至万石为额。溢额者出粜，价存司库，以备凶岁赈恤之用。又以蜀地惟成都附近俱平畴沃野，馀多山谷磽瘠，遇水冲塞，膏腴转为砂石，因地制宜，多设渠堰，以资捍卫宣泄。新都奸民杨守一倡立邪教，造妖书惑众，擒诛之。越巂生番劫夺商旅，掠汉民妇女，捕駔黠者数十人置之法，救出被掠男妇，给赀安抚。屡被诏褒奖。九年，因年老召来京，署工部侍郎。

寻致仕，未几，卒。诏嘉其“宣力有年，官声素好”，赠尚书衔，依赠衔赐恤。

孙尔准，字平叔，江苏金匮人，广西巡抚永清子。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出为福建汀州知府。宁化民敛钱集会，大吏将治以叛逆。尔准讯无他状，论诛首要，鲜所株连。历盐法道、江西按察使，调福建，就迁布政使。道光元年，调广东布政使，擢安徽巡抚。河南邪匪邢名章等纠众窜颍州，檄按察使惠显率兵驰剿，格杀名章，歼其馀党。蠲缓被灾各属，灾甚者赈恤之。先是有言赈务积弊，毋得以银折钱，尔准疏其弗便，仍循旧章。

三年，调福建巡抚。延、建各属山径丛错，多盗劫，以万金为缉捕费，连获贼首置之法，盗风衰息。巡阅台湾，疏言：“台湾南北袤延千馀里，初抵鹿耳门，可行舟楫。嗣增设鹿仔港，而浅狭多沙，内山溪水赴海，别开港在嘉彰间，曰五条港，颇利商船。又噶玛兰山峻路险，负戴难行，其地有乌石港、加礼远港，可通五六百石小舟，皆宜设为正口。”

五年，擢闽浙总督。奏请噶玛兰收入版藉，设官治理。彰化匪徒械斗焚劫，旁近蜂起，全台震动，檄水师提督许松年剿捕，副将邵永福等趋艋舺，阻其北窜；总兵陈化成以兵渡鹿仔，防其入海。尔准亲驻厦门，遣副将佟枢等分往彰化、淡水，搜山围捕，诇知贼党煽诱日众，移陆路提督马济胜守厦门，自渡海驻彰化督剿，贼首李通遁，捕得伏诛。令各庄举首事，缉馀匪，闽人捕闽人，粤人捕粤人，以免诬累。

台人有与生番贸易遂娶番妇者，俗名“番割”，其魁黄斗乃等久踞三湾，潜出为盗。当乱起时，诱生番出山助斗，遣参将黄其汉等分路侦击。番窜后山，士卒攀藤蹑葛而登，擒黄斗乃等二十一人，斩以徇。尔准疏陈匪徒起事，由於造谣焚掠，非叛逆，当以强盗论；淡水以北分党报复，当以械斗论；焚杀有据者始坐辟，馀俱末减。其胁从旋解散者，多所保全。又奏台湾北路至艋舺几五百里，仅有守备一员，巡防难周。调南路游击一员驻竹堑，并於大甲、铜锣湾、斗换坪诸处添驻营汛，改建淡水土城。头道溪为生番出入总路，亦建土城，以屯丁驻守。事平，加太子少保。

七年，入觐，宣宗嘉其治台湾匪乱悉合机宜，迅速蕆功，赐其子慧翼官主事。

木兰陂者，创自宋熙宁间，溉民田四十万亩，筑石堤千一百馀丈以御海潮，岁久倾坏，尔准道经莆田，亲勘修复。工蕆，以宋长乐室女钱创陂实功首，建祠列入祀典。尔准治闽最久，谙悉其风土人情，吏民皆相习，政从宽大，闽人安之。九年，坐失察家仆收贿，镌二级留任。十一年，以病乞休。逾年，卒，赠太子太师，赐子慧惇进士，慧翼员外郎，谥文靖，祀福建名宦及乡贤祠。

程祖洛，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洊迁郎中。谙练刑名，为仁宗所知。京察记名道府，久未外简，以截取铨授甘肃平凉知府。部臣请留，诏斥规避边远，撤销记名，留部永不外用。久之，擢内阁学士。寻授江西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调山东。

道光二年，擢陕西巡抚，调河南。教匪硃麻子由新蔡窜安徽阜阳，捕获置之法。

与直隶、山东、安徽、湖北毗连诸县素多盗，拨库帑五万两生息，为缉捕经费。漳水决安阳樊马坊，河流北徙，命大学士戴均元往会勘。祖洛周历上下游，合疏言：“漳水自乾隆五十九年南徙合洹以来，卫水为所遏，每致溃溢。今河流既分，不可使复合。议於樊马坊上下距洹水最近处，及南岸冲决成沟，并筑土坝，使二河分流，冀减漫溢之势。”至四年春，积水消涸，地形显露。田市之北，漫水与沟隔断，不能引归正河。乃就其上游龙家庄洼地抽沟启放，复於内黄马家洼开引河，添筑田家营大坝，使溜势南趋。自是漳、卫合并之患遂息。虞城横河、惠民沟，夏邑巴清河，永城减水沟，旧为豫东宣泄潦水要区，迭经黄河漫淤，滨河连岁被灾，并疏濬之。

初，河南、安徽治捻匪从重典，嗣部议有所减改。祖洛疏言：“匪徒结捻，倡劫党众，一呼而集，其豫谋早在结捻之时。新例以是否豫谋分别轻重，诸多窒碍，请复旧例。”并论匪徒拒捕及捕人治罪各条。又言：“获盗究出旧案，免究从前失察处分。请遵嘉庆间谕旨，俾除瞻顾。”并从之。

七年，丁母忧，服阕，署工部侍郎。寻署湖南巡抚，调江苏。十二年，擢闽浙总督。命查办浙江盐务，严定裁汰浮费章程，下部议行。台湾奸民张丙、陈办等倡乱，命将军瑚松额督兵进剿，祖洛专治后路军需。十三年，提督马济胜破贼，张丙等就擒，赴台湾筹办善后事宜，劾战守不力之都司周进龙等，褫黜有差。改营制，增防守。优叙，赐花翎。疏陈福建吏治，略曰：“安民必先惩蠹，不可以回护瞻顾而曲纵奸恶。闽省吏治无子惠之政，而务宽大之名，始因官之庸劣，酿成顽梗之风，今又因民之诪张，遂有疲难之势。官曰民刁，民曰吏虐，互相传播，渐失其真。官不执法，幕不守法，因而愚民犯法，书役弄法，棍徒玩法。必先惩不执法之官，然后能治犯法、弄法、玩法之人。”於是连劾官吏不职者，略无假贷，吏治始肃。已革县丞秦师韩京控提督马济胜矇奏邀功，并讦祖洛偏袒欺蒙，命侍郎赵盛奎偕学攻张鳞按鞫，白其诬，师韩遣戍新疆。十五年，疏陈闽洋形势，以漳州之南澳、铜山为籓篱，泉之厦门、金门为门户，兴化之海坛为右翼，闽安为省会咽喉，福宁之铜山为后户。巡缉守御，全资寨城砲台。就最要者四十四处，由官民捐赀修筑。十六年，丁父忧去官，服阕，引疾不出。二十八年，卒，宣宗甚惜之，赠太子太保，谥简敬。

马济胜，山东菏泽人。以武生入伍，从剿川、陕教匪，积功累擢江苏抚标参将。

嘉庆十八年，会剿山东教匪，擢河北镇总兵。道光初，擢浙江提督，调福建陆路提督。张丙等倡乱嘉义，台湾镇总兵刘廷斌困守孤城。济胜率兵二千渡海赴援，战於嘉义城下，大破贼，追至苹港尾，擒斩甚众；进屯盐水港，分兵搜剿，张丙及其悍党先后就擒。时命将军瑚松额督师犹未至，诏褒成功迅速，赐双眼花翎。馀匪万馀复来犯，俟其怠，击之大溃，擒头目赖满等，追剿尽毁其巢，贼遂平。宣宗深嘉其谋勇，锡封二等男爵。又以驭兵安靖，御书“忠勇廉明”四字赐之。召入觐，年逾七旬，犹壮健，温诏褒奖，晋二等子爵，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十六年，卒於官，赠太子太保，谥昭武，四子皆予官。

裕泰，满洲正红旗人。由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嘉庆末，出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历四川、湖南、安徽按察使，湖南、陕西、安徽布政使。道光十一年，擢盛京刑部侍郎，调工部，兼管奉天府尹事。查勘科尔沁蒙旗荒地，奏禁私垦。十三年，召授刑部侍郎，寻出为贵州巡抚。十六年，古州、黎平土匪起，擒其渠徐玉贵等诛之。

调湖南巡抚。镇筸标兵滋事，劾总兵向遵化、辰沅道常庆不职，罢之。疏言：“苗疆屯田，嘉庆中道员傅鼐所经营，寓兵於农，筹边良策。治安日久，诸弊丛生。

今镇筸标兵因借饷倡乱，苗人遂生观望。重以苗官苛刻，屯长侵欺，后患堪虞。急应清釐损益，妥定章程，俾将弁兵练咸知经费有常，绝其觊觎，仍责成镇道实力整饬，恩威并行。”寻议定苗疆兵勇不准客民充补，预借银穀限以定制，拔补备弁屯长，严绝苞苴。辰沅道缺，以湖南知府题升。并如所议行。十七年，调江西，复调湖南。

二十年，擢湖广总督。二十一年，湖北崇阳逆匪锺人杰作乱，踞县城，陷通城。

裕泰驰驻咸宁，檄按察使郭熊飞率都司玉贵等进剿。崇阳在万山中，贼尽塞孔道，筑砦抗拒，选精锐出贼后夹攻，分股犯蒲圻，连为官军所败，踞崇阳西岭为负嵎计。

提督刘允孝迭败之石盘山、黑桥，进毁其巢，擒人杰及其党陈宝铭、汪敦族等。寻复通城，尽俘其孥。事平，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时英吉利兵由海入江，诏募勇习水战。裕泰仿粤艇造大船六、快船四，简汉阳水师，每船百人，按旬操练。裁旧有巡船，以节经费。荆州驻防每出营滋事，奏请饬地方官拘拿，报将军秉公严惩。

乾州苗窜扰，剿抚解散。

二十九年，李沅发倡乱新宁，踞城戕官。巡抚冯德馨、提督英俊往剿，复县城。

妄传沅发已死，而贼窜山中，勾结黔、粤交界伏莽，势益蔓延。冯德馨逮治，专任裕泰往督师，与黔、粤诸军合击，数捷。三十年春，搜剿山内，擒歼多名。贼窜永福草奚塘，四面抄围，渐穷蹙。裕泰度贼不南趋广西全州，即入新宁瑶峒，令提督向荣由武冈进屯广西怀远，遇贼击破之。贼退踞金峰岭，分三路进击於深箐陡石间，斩获殆尽，沅发就擒，晋太子太傅。寻调闽浙总督。咸丰元年，调陕甘，入觐，卒，优诏以尚书例赐恤，谥庄毅。子长善，广州将军；长叙，侍郎。

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原籍浙江会稽。高祖上振，官湖南司狱，血卩囚有隐德，贫未能归，遂家湖南。

长龄，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道光元年，出为江西南昌知府。历山东兗沂曹济道、江苏按察使，就迁布政使，佐巡抚陶澍创行海运。调山东。七年，署巡抚。临清州教匪马进忠为逆伏诛，复有揭帖伪立名号，刻期举事，胪列旁州县民名数百。长龄曰：“谋不轨讵以姓名月日告？此移祸也。”诇知果出邀功者，欲藉兴大狱，遂置不问。调江宁布政使，乞归养亲。十五年，母丧服阕，补福建布攻使，调直隶。

十六年，擢贵州巡抚。黔民苦讼累而多盗，以听断缉捕课吏，设旬报为考覈。

十八年，仁怀奸民穆继贤纠四川綦江匪肆劫，遣兵与川军会剿，焚其巢，首从并就歼擒。郎岱、普安、清镇诸县多种罂粟，拔除申禁，劝民种木棉，玉屏、婺川皆有成效。黔省安置流犯三千馀人，与苗民错处，衅隙易生，疏请改发新疆；又以镇远、黎平、都匀、古州苗俗桀骜，以盗为生，州县差役缉捕难周，疏请绿营每百名内精选数名，分隶府、、州、县文员管辖，勤加训练，专司捕盗：并下部议行。

长龄治黔九载，振兴文教，贵阳、铜仁、安顺、石阡四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四，黄平、普定，天柱、永从、甕安、清平、兴义、普安诸州县，皆建书院义学；省会书院分上内外三舍，亲试考覈，刊刻经籍，颁行州县。

二十五年，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汉、回连岁互斗，永昌回变败退后，复图攻城，城回谋内应，迤西道罗天池悉捕诛之。长龄亲往督剿，击走叛回，以肃清入告。二十六年，回众藉口善良不别，复叛，自请议处，撤销奖叙，赴大理、永昌督剿。匪寻窜散，请免投诚张富罪，军犯王芝异团练出力，亦请释回。诏斥其庸懦，降补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乞病归。滇回复扰云州，多属永昌遗孽，且得罗天池滥杀状，追论长龄，褫职。逾年，卒。

论曰：陈若霖、戴三锡尽心民事，而三锡久任蜀疆，治效较多。孙尔准、程祖洛先后治闽有声，宽严殊途，其相济之道乎？裕泰两殄楚寇，勋施烂然。贺长龄儒而不武，不足以奠岩疆也。

## 列传一百六十八

帅承瀛孙远燡 弟承瀚 左辅 姚祖同 程含章 康绍镛硃桂桢 陈銮 吴其濬 张澧中 张日晸

帅承瀛，字仙舟，湖北黄梅人。嘉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先后督广西、山东学政，历太仆寺卿、通政使、副都御史，署仓场侍郎。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吏部。丁母忧，服阕，补原官，调刑部。论劾郎中宝龄婪贿状，仁宗以承瀛到官浃月，釐剔宿弊，予议叙。奉命按山西雁平道福海、陕甘总督先福，罢之。又按山东徐文诰冤狱，得平反，劾承审官吏，降黜有差。

十五年，授浙江巡抚。浙盐疲敝，议裁浙江盐政，归巡抚兼理，诏责承瀛整顿，疏言：“浙江运库尚无亏挪，惟多移垫。拟以报存馀价追补，须足额后拨解。至收支数目，务划清纲款，即有急务，不再以内款垫支。每年加价，应许停输。向例洒带盐引，豫占年额，愈积愈多，请并停止，以纾商力。”又酌改章程十事：定盐务官制，裁盐政养廉，革掣规供应，灶课由场徵解，销引先正后馀，引目通融行销，收支力杜弊混，枭私商私并禁，掣验改复两季，甲商酌裁节费，下部议行。浙鹺自此渐有起色。宁波、温、台诸府滨海，土盗出没，令兵船巡缉以遏其外，严诇口岸以防其内，洋面渐安。

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八折收漕之议，廷臣多言其不可，下疆臣覆议。承瀛疏言：“漕弊始由州县浮收，以致帮丁需索，而帮丁沿途用费亦因以渐增。迨帮丁用费愈大，需索愈多，州县迫於帮费，有难循旧例徵收之势，其究耗费归之小民。由此包户侵渔，刁衿挟制，积弊至不可回。八折之议，原以去其太甚，补救目前。无如因弊立法，而弊即因法以生。诚有如廷臣所议，惟严禁官役需索，沿途之规费除，即帮丁之用费省，而州县浮收勒折之弊，亦力绝其萌，庶爱民恤丁两有裨益。”疏上，前议遂寝。清釐仓库亏缺，奏请先就现任各官次第弥补；又以浙西频遭水患，应与江苏合力疏濬，察勘形势，偕孙玉庭等疏陈两省水道原委，实共一流，请专任大员综揽全局：诏韪之。寻去官。后陶澍至江苏，乃先治吴淞江焉。

承瀛治浙数年，以廉勤著。陆名扬者，归安乡民，以抗浮收得一乡心，久为官吏所嫉，请兵掩捕，乡民集众抗拒，而名扬逸。巡抚陈若霖遽以入告，遣兵往治，久之名扬始就获。承瀛初至浙，诛名扬，后乃知由於官吏之酿变，深悔之。道光四年，丁父艰，服阕，至京，以目疾久不愈，乃乞归。二十一年，卒於家。优诏轸惜，依总督例加恤，赐其孙远燡举人，寻祀浙江名宦祠。

远燡，成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编修。咸丰初，上书言军事。纳赀为道员，奏留江西劝办捐输。七年，总兵李定为粤匪困於东乡，远燡募勇往援。战殁，予骑都尉世职，建专祠，谥文毅。

承瀛弟承瀚，嘉庆十年进士，由翰林院检讨历官至副都御史，方正负时誉，名亚於承瀛。殁，祀乡贤。

左辅，字仲甫，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安徽南陵知县，调霍丘。

勤政爱民，坐催科不力免官，嘉庆四年，复之，补合肥，复以缉私役为盐贩殴毙狱坐夺职。寻初彭龄为安徽巡抚，荐辅人才可用，仁宗亦素知辅循名，能得民心，送部引见，复职，仍发安徽，补怀宁，迁泗州直隶州知州。河决，州境被灾，辅躬亲赈抚，民无失所。总督百龄疏保洁己奉公，政声为一时最，以应升升用，擢颍州知府。十八年，盱眙民孙国柱诬周永泰谋逆，疆吏以闻。诏那彦成俟滑县匪平，移师会剿，檄辅先率兵往。辅力言泗州属县无邪教，单骑往按之，得国柱诬告状，大狱以息。寻捕诛阜阳教匪李珠、王三保等，予议叙。擢广东雷琼道，迁浙江按察使、湖南布政使。二十五年，就擢巡抚。

苗疆税重，又苦官役苛扰，侍郎张映汉陈其弊，命辅偕总督陈若霖察治。奏减租穀二万馀石，筹款买补仓储六万馀石，免民、苗积逋租穀七万馀石。复挑补兵勇，裁撤委员，禁差役不得入苗寨，听苗食川盐，民、苗便之。长沙妙高★有宋儒张栻城南书院旧址，康熙中移建城内，已圮，规复重建，课通省士子，疏请御书扁额，以示嘉惠士林，诏嘉许焉。

辅官安徽最久，时称循吏，晚被拔擢，数年中至封圻，年已老。道光三年，召来京，原品休致。十三年，卒於家。

姚祖同，字亮甫，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十九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兵部郎中。以纂辑剿平教匪方略，擢四五品京堂，补鸿胪寺少卿。历通政司参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二十年，出为河南布政使。请限制河工提款，清釐州县交代，库储顿充。

二十一年，调山西，又调直隶。严查亏空，令州县自报亏数，凡新任不得私受前任旧亏，其新亏者，勒停升补。仓穀自经饥祲，兼军需支领，荡然无馀。祖同饬各属籴补数十万石。雄县、安州、高阳诸县水道淤阻，连年漫溢，并遴员治理，相机疏濬。二十二年，畿辅旱灾，重者二十有九州县。先令停徵，截漕备赈；★历灾区，劾属吏办赈不实者；发米贾囤积数十万石，责令平粜，民赖以济。二十三年，仁宗东巡，灤河涨溢，祖同督造桥工成，赐花翎。面谕曰：“是非为桥工，因汝能实心办事耳。”

二十四年，擢安徽巡抚。会河南大水，灌入涡河，下游诸县被灾，祖同乘小舟巡视赈恤。二十五年，调河南。时仪封大工未竣，黄、沁并涨，漫及马营工坝尾，祖同相机堵御。疏陈政务虽多，河工为重；学习河务，以履勘为先。宣宗初即位，命祖同每届旬以大工进占丈尺奏闻。及冬，口门渐狭，而大河冰坚，祖同亲乘小舟督工凿冰，岁杪大工始告蕆。道光元年，祖同疏陈河南情形，略曰：“河工之敝坏显而易见，民生之凋瘵隐而难治。河工加价，自常赋三百六十馀万外，逾额摊徵。

衡工未已，睢工继之；睢工未已，马工、仪工又相继接徵。此外复有各处堤工随时摊徵之款，民力其何以堪？请概停缓三年，以纾积困。”从之。开封护城大堤，河溢时半圮，请缮完以资保障。

二年，河督严烺奏请马营坝工抛护碎石，已奉俞允，复命祖同筹度。祖同言时当大堤放淤，遏其奔冲，既非顺水之性，伏秋盛涨，坝西水势加高，上游堤埝愈险，则河北可虞，且虑拦沁转致拦黄，於实事为未便。乃下烺覆议，卒如祖同言。初，仪工经费，自祖同严覈弊窦，省帑金甚钜。迨工员报销，截长补短，蕲合成例，言官以浮冒入奏。是年，命左都御史玉麟、王鼎按之，事得白，而以八子钱五万六千馀缗责祖同偿补。八子钱者，工员以杂用不敷，议以银易钱，银一两加扣八十文，祖同置弗问，卒以罣议，降补太常寺少卿。

五年，授陕西按察使。请建流芳祠以祀关中士女之死节义者。六年，诏来京另候简用。七年，授广东按察使。寻偕尚书陈若霖赴湖北察勘京山王家营堤工。未几，召授通政司副使，累迁左副都御史。十八年，以年老重听，原品休致。二十二年，卒。

程含章，云南景东人。其先佐官吏捕杀土寇，惧祸，改姓罗。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嘉庆初，大挑知县，分广东，署封川。坐回护前令讳盗，革职，投效海疆，屡歼获剧盗，擢知州，署雷州府同知，率乡勇破海盗乌石大，迁南雄直隶州；又坐失察属县亏空，革职，寻复官。以勘丈南雄州属田亩，总督蒋攸銛疏荐，擢知府，补惠州。历山东兗沂曹道、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二年，疏言：“欲治河南，必以治河为先务。正本清源之道，在河员大法小廉，实心修筑，加意堤防，自能久安长治。”宣宗韪其言，命每届汛期，赴工稽查工料及工员才否。擢广东巡抚，入觐，面奏请复姓，许之。调山东，又调江西。修筑德化诸县被水圩堤，设义仓，行平粜。

四年，召署工部侍郎，治直隶水利，上疏略曰：“雍正、乾隆间四次兴大工，皆历数年蕆事，费帑数百万，自此畿内无水患者数十年。迨嘉庆六年后，河道渐淤。

道光二三两年淫雨，被水者多至百馀州县。治水如治病，必先明病之源流，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循古人经验之良方，参今时变迁之证候，然后疾可得而治也。天津为众水出海孔道，诸减河皆所以泄水入海。东淀★环数百里，大清、子牙、永定、南运、北运五大川流贯其中。西淀容纳顺天、保定、河间三府二十馀河之水，南北两泊容纳正定、顺德、广平三十馀河之水，各有河道为传送之区。今则消泄之尾闾无不阻塞，停蓄之腹部无不浅溢，流贯之肠无不壅滞，收纳之脾胃无不平浅，传送之机轴无不淤积，吐纳之咽喉无不填阏，疏通之血脉无不凝滞，加以堤埝、闸坝、桥梁无不残缺，霪潦一至，辄虞泛溢。此畿辅水道受病之情形也。伏思直隶河渠淀泊，前代不闻大患。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后，乃恆苦水潦，则永定、子牙二浊河筑堤之所致耳。孙嘉淦有言，永定、子牙向皆无是，泥涂得流行田间，而水不淤淀。

自永定筑堤束水，而胜芳、三角淀皆淤；自子牙筑堤束水，而台头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则田水入河之道阻，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已不胜其弊，总因浊水入淀，溜散泥沉，以致斯疾。此又畿辅水道致病之根原也。永定河自筑堤以来，於今百有馀年。河身高出平地一丈有馀，既不能挑之使平，又不能废堤不用，明知痼疾所在，无术可治。亦惟见病治病，多开闸坝以分其势，高筑堤埝以御其冲，使不致溃决为害而已。至通省全局工段繁多，自不能同时并举。惟有用治标之法，先将各河淀挑挖宽深，取出之土即以筑堤，使洼水悉得下注，然后廓清中部。俟大端就理，乃用治本之策，诸州县支港沟渠，逐一疏通，俾民间灌溉有资，旱潦有备，三五年后，元气渐复。此又办理之先后次第也。造端宏大，倍於乾隆时，与其缓办费多，不如速办费少，计非一二百万所能成事。请饬部宽筹经费，庶不致有始无终。”又疏陈应修各工，略谓：“治水在一‘导’字。欲治上游，先治下游；欲治旁流，先治中流。挑贾家口以泄永定、子牙、北运、大清四河之水。

挑西堤头引河以泄塌水淀之水，挑邢家坨以泄七里海之水。另开北岸一河以分罾口之势，修复减河以宣白、榆之源；挑濬三河头水道，添建草坝，为东淀之扼要；挑濬马道河、赵北口水道，为西淀之扼要。十二连桥横亘淀中，亟应兴修以利往来。

修复增河，分白沟上游之势，修复窑河，分白沟下游之势，则水得就下之性，支派旁流，乃可次第导引。”疏上，并被嘉纳。实授工部侍郎。寻调仓场侍郎。

五年，授浙江巡抚。六年，以病辞职，上以含章精力未衰，不许，调山东。七年，因浙江巡抚刘彬士治盐操切，密疏劾其不职，命总督孙尔准按治不实，诏斥含章听不根之言，无端入告，解职严议。彬士亦劾含章提用商纲银，额外滥支，漏追馀款等事。含章疏辨，命总督琦善、学政硃士彦按之。诏以提用纲银，归还捐垫，仅属见小，而先发妄奏之咎重，念其居官尚好，降补刑部员外郎。八年，授福建布政使，以病乞归。十二年，卒。

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兴县人，江西广信知府基渊子。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擢鸿胪寺少卿。十八年，滑县教匪起，绍镛随扈，以畿辅、山东、河南地形险易，将帅贤否，各镇兵籍，列册进御，受仁宗知。会有大名民人司敬武等十馀人佣工热河、锦州，闻畿南寇起，驰归，过山海关，关吏执之，诬其预闻逆谋，命绍镛偕内阁学士文孚往鞫，白其诬，释之。劾副都统以下，论如律。历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

十九年，出为安徽布政使。值大水，被灾者四十馀州县，仓穀缺乏，库储不给，劝绅商输赀各恤其乡，与官赈并举，灾民赖之。二十三年，就擢巡抚。宿州、灵壁以睢河堤堰崩圮，比年患水，绍镛亲往相视，奏请修复；又筑无为州黄丝滩临江堤千二百馀丈。先后捕获凤、颍等府土匪五十馀人，置诸法。二十四年，调广东巡抚。

道光元年，诏各直省清查陋规杂税，绍镛疏陈，略曰：“广东州县所资办公，专在兵米折价。因产穀少，民间皆原折纳，相沿已久。在驯谨良民，向依旧规完纳，而刁生劣监，不能无抗欠。有於正数之内丝毫无馀者，更有於正赋之内收不足数者，州县往往以赢补绌，自行偿补。今若定为折收额数，则所浮之价，悉为应输之额，其挂欠代偿，恐较前益甚。况贪官污吏，视所加者为分内应得之数，以所未加者为设法巧取之数。雍正时将地丁火耗酌给养廉，议者谓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八九十年以来，钱粮火耗，视昔有加，不出前人所虑。兵米折价，与之事实相近。即能明察暗访，坚持於数年之间，断难远虑周防，遥制於数十年之后。至杂税及舟车、行户、盐当、规礼等款，名目不一，或此有而彼无，或此多而彼寡，愿者减其数以求悦，黠者浮其数以取赢。究之浮者即浮，数已定而难改；减者非减，事甫过而仍加。此时毫发未尽之遗，即将来积重难返之渐。其中更有强狡之徒，向不完纳平馀，致馈规礼。今以案经奏定，在有司视为当然，在小民视为非旧，两相胁制，互为告讦，既不能指为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纠弹；又不能因民间不缴陋规，惩以官法：宽严两穷。是杂税诸项之难於清釐，较兵米折价尤甚。且各项所入，既名陋规，逐款胪列，上渎圣听，於国家体制，亦殊未协。事有窒碍，不敢不据实密陈。”疏入，与两江总督孙玉庭所议同，其事遂寝。

二年，召署礼部侍郎。丁母忧归，服阕，授广西巡抚。禁土司科派扰累，惩土民刁讼者，缉治逸匪，边境稍安。五年，调湖南，编查洞庭湖渔船，以军法部伍之，盗无所容。澧州诸湖，上承涔水，下泄洞庭，两岸悉垸田，地低下，氵曳水不暢，檄道府率属履勘疏濬，得可耕田万四千馀亩，奏蠲淤田赋万一千馀亩，从之。九年，入觐，面陈苗疆设立苗弁额数过多，倚势虐使苗人，易激事端，请酌其可并省者，缺出不补，总督意不合，格不行。十年，召授光禄寺卿。寻值京察，以在湖南任内废弛，降四品顶戴，休致。十四年，卒。

硃桂桢，字幹臣，江苏上元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擢郎中，迁御史。二十一年，出为贵州镇远知府。镇远民、苗杂居，无纺绩之利，募工教织，於是始有苗布。大旱，民饥，急发库藏平粜施粥，郡无殍人。事毕，自请擅动库帑之罪，民感其惠。次年，感稔，争醵金还库。黄平州有盗，或告变，单骑临之，呼众缚为首者出，不戮一人，戍五人而已。兴义苗閧，大吏已勒兵，桂桢曰：“此苗忿民欺，保不为变。”使人开谕，果服。在任三年，治行称最，擢陕西潼商道。历浙江按察使，甘肃、山东布政使。

道光三年，擢山西巡抚。丁父忧，服阕，署礼部侍郎。授仓场侍郎，严治花户侵渔。初行海运，奏定漕粮到天津起卸拨运收贮章程，清覈於到坝之先，慎重於入仓之后，著为令。九年，迁漕运总督。疏言：“漕政之艰困，由於旗丁疲累，而水手多系无业游民，性成强悍，无以恤其力而服其心，宽猛皆无当，欲其不滋事甚难。

惟密诇於未然，而重绳其既往。请责成督运官弁，遇有滋事者，立时拿办者免议；日久无获者重处。”时漕弊已深，桂桢力加整顿，必究弊源，不为苛刻，群情翕服。

十一年，调广东巡抚，却洋行陋规，遇事执法，外商独严惮之。每月勾捕，不动声色，临事集官弁，曰往某所，闾里不扰，莠民敛迹。以俭素率属，一日微服勘灾归，至西关，见千总舆从甚盛，叱止之，千总叩头请罪乃已。惠、潮两郡多械斗，数兴大狱，痛绳以法，稍戢。创议诸郡山场荒地，援雷、琼例，给照听民垦种。设乡约义塾，教养兼施，以弭匪僻。诫僚属慎刑狱，治民以无冤滥始，每届秋谳，多所平反。十三年，以病乞归，宣宗时时询其病状，冀其出。二十年，卒，诏嘉“居官清正，勤政爱民”，依总督例优恤，赐其子镇举人，谥庄恪，祀镇远名宦祠。

陈銮，字芝楣，湖北江夏人。嘉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五年，出为江苏松江知府。创行海运，銮驻上海，多所赞助。署江宁，值下河诸县水灾，流民劫掠，预设防禁。设赈厂郊外，议宜散不宜聚，分各县留养，大县二千人，小县千人，赈毕资遣，竟事无譁。调苏州，历苏松太道、江西粮道、苏松粮道、广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水灾治赈，亲勘灾湖州，诹访土人，知湖高於田，漊港宣泄不暢，规建堤防，修筑垸岸，以保田畴。十二年，迁江西布政使，调江苏，护理巡抚。

銮自为诸生时，两江总督百龄辟佐幕，历官江苏最久，周知利病。会陶澍、林则徐先后为督抚，百废俱举，凡治漕，治运，濬吴淞江、刘河、白茆河，修宝山、华亭海塘，銮并在事，澍、则徐皆倚如左右手。十六年，擢江西巡抚。明年，复调江苏。十九年，陶澍以病解职，代署两江总督。方严烟禁，筹海防，甚被倚畀。疏言：“自嘉庆以来，乡曲细民多受邪教诱胁，为风俗人心之害，由於正教不明。请敕儒臣阐明圣谕广训，黜异端之旨，撰为韵言，布之乡塾，俾士民童年诵习，以收潜移默化之效。”特诏允之。是年冬，卒於官，赠太子少保，依尚书例优恤。赐其子庆涵举人，庆滋，光绪中官至江西按察使。

吴其濬，字瀹斋，河南固始人。父烜，兄其彦，并由翰林官至侍郎，屡司文柄。

其濬初以举人纳赀为内阁中书。嘉庆二十二年，成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二十四年，典试广东，其彦亦督顺天学政，词林称盛事。道光初，直南书房，督湖北学政，历洗马、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超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兵部侍郎，督江西学政，调户部。二十年，偕侍郎麟魁赴湖北按事，总督周天爵嫉恶严，用候补知县楚镛充督署谳员，制非刑逼供，囚多死，为言官论劾，大冶知县孔广义列状讦之，讯鞫皆实，复得楚镛榷盐税贪酷，及天爵子光岳援引外委韩云邦为巡捕事，天爵论褫职戍伊犁，革光岳举人，镛荷校，期满发乌鲁木齐充苦役，巡抚伍长华以下降黜有差。命其濬署湖广总督，寻授湖南巡抚。

二十二年，崇阳逆匪锺人杰作乱，进窥巴陵，其濬偕署提督台涌赴岳州防剿，檄镇筸兵分布临湘、平江诸隘，其濬移驻湘阴，贼袭平江，击卻之。及人杰就擒，馀党窜湖南者以次捕诛，被优叙。部议裁冗兵，其濬疏言：“湖南地逼苗疆，人情易扰。裁者无多，徒生骄卒之疑，而启苗、瑶之伺。”总督裕泰寻定议苗疆近地并仍旧额。二十三年，调浙江，未行，武冈匪徒聚众阻米出境，戕知州，捕治如律。

奏请於洪崖洞设巡卡，编保甲，以靖祸萌。寻调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二十五年，调福建，又调山西，兼管盐政。奏裁公费一万两，严捕烟贩，时称其清勤。二十六年，乞病归。寻卒，赠太子太保，照例赐恤。寻复以其濬在山西裁革盐规，洁己奉公。特加恩子孙以彰清节：子元禧主簿，崇恩知县，荣禧通判，皆即选；又赐其子承恩、洪恩及孙樽让举人。

张澧中，字兰沚，陕西潼关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充提牢，累迁郎中。执法明允，数从大臣谳狱黑龙江、奉天、江南、山东。道光十二年，出为直隶大顺广道。奸民倡无生教惑众，澧中率兵役探其巢穴，得图卷及名册，悉焚之，归正者概不株连。署按察使，迁福建按察使。署布政使，授直隶布政使，未之任，调山西，署巡抚。二十年，擢云南巡抚，於刑狱尤矜慎。二十三年，召署刑部侍郎，寻实授。

二十七年，河南洊饥，颁库帑百万，命澧中偕尚书文庆治赈务。至，即饬查造丁口，按册抽查户口；调取籓库戥抽查赈银；令州县按旬具报钱价，以备考覈；劾冒赈之考城令及造报舛错各员。

寻授山东巡抚。清查交代，定追赔章程，考察镇道等官失察盗案多寡，分别劾议。严责捕盗，先后获匪盗七百馀名，治如律。疏言：“山东地广民稠，一遇歉岁，曹州之捻匪，沂州之掖匪、幅匪，武定、临清属之枭匪，聚众每至百馀人，随地裹胁，蔓延不已。群匪多起於曹、沂，而兗、济受害为尤甚。地方官展转稽延，不能即正典刑，匪徒遂无顾忌。惟官不以盗为事，民始敢与盗通声气。歼厥渠魁，胁从自散。即牧令中亦非无长於缉捕勇敢任事之员，惟大法则小廉，人存则政举。凶匪之横行，咎在牧令；牧令之不职，责在上司。”诏嘉勉之。寻卒，依侍郎例赐恤。

张日晸，贵州贵筑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九年，出为四川叙州知府，调成都。日晸勤於吏职，刻树桑百益书以劝民蚕，创“励节堂”

以赡节妇贞女之无依者。政暇，招诸生於署，讲析经义、语录。郡属马边、屏山等县，毗连倮夷，令附近居民建修碉堡，编联保甲，民赖以安。擢建昌道。十九年，越巂、瓘边夷匪滋事，偕总兵包相卿督兵平之。招复逃亡，编集练勇，修筑碉堡，於要隘建城，以资保障。迁浙江盐运使，再迁湖北按察使，调四川。治狱平恕，不以平反矜能，遇有疑窦，饬另缉改办，告戒属吏以哀矜为重。迁河南布政使。河决中牟，值祥符工甫竣，两次灾区二十五州县，附省灾尤重。每驰诣赈所监视，於郊外隙地捐俸构屋，安戢灾黎，遂成村聚。二十六年，擢云南巡抚，未之任，丁母忧。

服阕，仍授云南巡抚。勤於察吏，免铜厂民欠工本银六千馀两。在任一年卒，祀四川、云南名宦祠及乡贤祠。

论曰：宣宗以恭俭为治，一时疆臣多清勤之选。帅承瀛等或由卿寺受知，或以守令拔擢，虽间有旋倔旋起、晚置閒散者，其猷为要并可观焉。硃桂桢实心实政，治绩称最，独膺易名之典，盖非幸云。

## 列传一百六十九

瑚松额 布彦泰 萨迎阿

瑚松额，巴岳忒氏，满洲正黄旗人，西安驻防。嘉庆初，以前锋从将军恆瑞剿湖北教匪，后隶那彦成、德楞泰部下，积功擢协领。十八年，滑县教匪起，瑚松额率马队从副都统富僧德战道口及滑县城下，屡有功，赐花翎。二十三年，擢福州副都统，署福州将军。

道光三年，授察哈尔都统。五年，擢成都将军。乾隆中，西宁玉舒巴彦囊谦千户分三百户与其弟索诺木旺尔吉为小囊谦，由德尔格忒土司居间调处，办事大臣断定。既而索诺木旺尔吉之子诺尔布不能服其属户，大囊谦欲兼并之，诺尔布诉於德尔格忒土司；大囊谦复以土司有欺凌小囊谦情事，互控不已，下瑚松额按之。奏请仍遵原断，大囊谦不得觊觎属户，德尔格忒土司亦毋预邻封事，以杜争端，事乃定。

七年，署四川总督。九年，调吉林将军。会宣宗东巡，扈跸，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十年，母忧回旗。寻署盛京将军。

十二年，命偕尚书禧恩督师剿湖南瑶匪赵金龙，至则金龙已就戮，其党赵青仔率馀匪窜广东、湖北境，督兵剿平之。广东连山排瑶亦叛，率提督余步云等进剿，擒匪首邓三、盘文理等，瑶众投诚，全境肃清，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命署福州将军，台湾土匪张丙等作乱，授为钦差大臣，偕参赞哈哴阿赴剿。及抵福建，提督马济胜已擒匪首，台湾略定。十三年春，命仍渡台搜捕馀党，擒各路匪首二十馀人，贼党三百馀人，分别置之法，械送张丙、陈办、詹通、陈连至京诛之，加太子太保，复调成都将军。十四年，瓘边、马边夷匪勾结焚掠，提督杨芳击毙夷目，以肃清入奏。既而夷复滋扰，瑚松额以芳办理未善，劾罢之，自请议处，降一级留任。

十五年，授陕甘总督。疏陈兵丁骄纵，应加意训练驾驭；又密陈吏治情形，优诏嘉纳。十七年，京察，诏嘉其不露锋铓，细心任事，予议叙。西藏堪布入贡，为四川番匪劫掠。瑚松额捕贼数十人，得赃物；奏请贡道改由柴达木，由青海大臣遗兵护送。又以野马川地连野番，请於大通河北岸立栅，山岩筑设墩卡，派兵防守；提标前后二营厂马合并，以厚兵力：并允行。二十一年，因病请开缺，寻致仕，许食全俸。二十七年，卒，赠太子太傅，赐恤，谥果毅。

布彦泰，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珠尔杭阿，嘉庆初，官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布彦泰由廕生授蓝翎侍卫，袭世职，洊升二等侍卫。二十三年，充伊犁领队大臣。道光初，擢头等侍卫。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伊犁领队大臣，乌什办事大臣。九年，授喀什噶尔总兵，病归。十年，予副都统衔、乾清门行走，充哈密办事大臣，调西宁办事大臣。将军玉麟荐其习边事，调伊犁参赞大臣，再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四年，复以病归。十八年，署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擢察哈尔都统。

二十年，授伊犁将军，入觐，命在御前行走。及赴任，授镶黄旗蒙古都统。二十二年，疏陈开垦事宜，略言：“惠远城三棵树地方可垦地三万馀亩，请就本地民户承种输粮。阿勒卜斯地方可垦十七万馀亩，请责成阿奇木伯克等筹计户口，酌量匀拨。”至二十四年，疏报塔什图毕等处开垦叠著成效，诏嘉其“忠诚为国，督率有方”，加太子太保。又命会勘乌鲁木齐未垦之地，及各城旷地，一律兴办。寻疏言：“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前任将军松筠奏拨八旗馀丁耕种，因乏水，不久废业。今欲垦复，必逐渐开渠，极东且须引哈什河水，方可用之不竭。经营浩费，较前次各案不啻数倍。现委员勘估，又以伊犁历届捐垦成案，皆系收工而非收银。盖办工以工为主，计银不如计工之直捷，亦不如计工之覈实。此次用夫匠五十三万四千工，实垦得地三棵树、红柳湾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亩，阿勒卜斯十六万一千馀亩。

荒地之开垦成田，由於渠工之开通水利，故不能划出某顷某亩为某员所捐办者，仍请免其造册报销。”从之。时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在戍所，布彦泰於垦事一以谘之，阿齐乌苏即由则徐捐办。事既上闻，命布彦泰传谕则徐赴南路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勘。布彦泰疏留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暂缓更换，与则徐会勘。凡历两年，得田六十馀万亩。事具全庆传。

二十五年，授陕甘总督。青海番匪连年肆扰，自二十三年总督富呢扬阿奏报进剿，驱回河南，实仅邀番僧赉抚，约不北犯。次年，复扰河北，掠凉州营马匹，戕守备。富呢扬阿诿称匪乃四川果克黑番，大雪封山难剿，而西宁镇总兵庆和出口会哨，又遇贼被戕。惠吉继任总督。檄提督胡超进剿。肃州兵不听调，譁噪，胡超不能制。惠吉筹办未有绪，殁於任，乃以布彦泰代之，未至，命林则徐先署总督，并授达洪阿西宁办事大臣，同治其事。二十六年，布彦泰抵任，奏劾胡超畏葸，罢之；又论总兵站住攻剿不力，褫职遣戍。达洪阿率兵剿平番庄，惟黑错寺匪众抗拒，攻下之。又破果岔贼巢，拉布楞等寺僧收合四沟散番乞降，事乃定。布彦泰以调度有方，被优叙。亲巡边隘，疏陈西宁地势因河为固，扼险设备，请於哈拉库图尔之南山根、南川营之青石坡，移建营堡，黄河北岸头岱、东信、忙多各渡口设卡；又奏复防河旧章，安置营汛：并如议行。

二十七年，安集延布鲁特纠合回子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诏布彦泰率兵赴肃州，授为定西将军，奕山为参赞大臣，将大举出师。会奕山率边兵战捷，贼退，二城解围，军事告竣，布彦泰回任。二十九年，因病请罢，许之。时为固原知州徐采饶等所讦，命协办大学士祁俊藻往会总督琦善按之，坐关防不密、清查歧误，及失察家人，议降调革任。寻予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调伊犁参赞大臣，偕将军奕山会议俄罗斯通商事宜，语详奕山传。咸丰二年，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仍留边任。四年，回京，命赴王庆坨军营，以疾未行，请开缺。光绪六年，卒，年九十。

诏念前劳，依都统例赐恤。

萨迎阿，字湘林，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三年举人，授兵部笔帖式。

擢礼部主事，洊升郎中。道光三年，出为湖南永州知府，调长沙。历山东兗沂曹道、甘肃兰州道。七年，就迁按察使。以治回疆军需，赐花翎。六年，擢河南布政使，未任，予副都统衔，充哈密办事大臣。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年，安集延扰喀什噶尔边卡，萨迎阿赴土尔扈特、霍硕特召兵赴援，又襄治南路粮运。授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事。十一年，留京署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充乌什办事大臣。历哈密办事大臣、叶尔羌帮办大臣，仍调哈密办事大臣。十五年，授盛京礼部侍郎，兼管府尹事，调户部。二十年，召授礼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调户部，兼管钱法堂。二十三年，擢热河都统。

二十五年，授伊犁将军。乌鲁木齐兴办喀喇沙尔渠道堤坝，下萨迎阿筹议。疏言：“喀喇沙尔城西开都河，道光十七年，筑护堤，有屯田头工、二工两渠，自裁屯安户后，又於上游大河开一大渠，嗣头二工又各添新渠，共有五渠。上年大水，各渠口冲塌，护堤亦坏。今拟挑濬北大渠，接长二千三百丈，共长九千丈；修筑龙口石工，外设木闸，自龙口至坡心滩嘴，筑碎石长坝四十馀丈，中设泄水闸，随时启闭；接长旧堤三十馀里，至北大渠口为止；其馀诸渠挑濬深通，庶期经久。”又言：“吐鲁番掘井取泉，由地中连环导引，浇灌高田，以备渠水所不及，名曰闸井，旧有三十馀处。现因伊拉里克户民无力，饬属捐钱筹办，可得六十馀处，共成百处。”

寻以开垦挑渠办有成效，萨迎阿履勘，筹议招种升科。疏言：“垦地在渠水充盈，用有馀裕，升科不必求急，期实有裨益，行之久长。新疆水利，泉水少而雪水多，雪水之迟早无定，收穫之丰歉难齐，请援镇、迪旧例，减半升科。”下部议行。英吉沙尔领队大臣齐清额误听伯克言，诬指回子胡完为张格尔逆裔，萨迎阿平反之，诏嘉其详慎。

二十七年，安集延布鲁特回众入卡，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萨迎阿檄调诸城兵往剿，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率诸军由巴尔楚克进，三战皆捷。萨迎阿别遣兵扼树窝子，二城围寻解。时方命陕甘总督布彦泰督师，未出关而事平。咸丰元年，召授正白旗满洲都统，会陕甘总督琦善剿青海番匪，言官劾其妄杀，命萨迎阿赴西宁按之。奏调刑部司员梁照、奎椿、武汝清随同鞫讯，得番子十四名无辜诬服状，疏陈琦善剿办黑城撒拉回子及黄喀洼番贼，尚非无故兴师，惟将雍沙番族杀毙多名，实系妄加诛戮，并及文武妄拿、刑求逼供，诏褫琦善职，逮京讯治，命萨迎阿暂署陕甘总督。

甘肃营务废弛，虽议整顿，而番匪时复出扰。新授福建巡抚王懿德途经金县，士民呈控，奏下萨迎阿察治，屡被诘责。二年，解任回京。自琦善之逮治也，刑部尚书恆春以萨迎阿论劾过当，欲令原讯司员对簿，独侍郎曾国籓持不可。及廷臣会讯谳上，琦善遣戍吉林，司道以下文武论罪有差，被诬番子免罪，略如原谳。萨迎阿坐未取应议各员供词，遽行拟罪，又因子书绅与司员同坐问供，下部议，书绅降三级调用，萨迎阿降四级留任。历署镶蓝旗、正红旗蒙古都统。六年，出署西安将军。逾岁卒，诏念回疆军务曾著劳绩，赐恤，谥恪僖。

论曰：瑚松额川、陕旧将，屡任专征，虽无赫赫功，尚持大体，晚膺疆寄，称厥职焉。布彦泰新疆开垦，西宁平番，胥赖林则徐之擘画。萨迎阿平反番狱，持正不阿，而治番亦无良策。盖番族生计无资。营伍废弛已久，议剿议抚，补苴一时。

林则徐谓治番自古无一劳永逸之计，亦慨乎其言之也。

## 列传一百七十

张文浩 严烺 张井 吴邦庆 栗毓美 麟庆 潘锡恩子骏文

张文浩，顺天大兴人。入赀为布政司经历，投效东河，工竣，发南河。嘉庆十年，授山清外河同知，屡以河溢夺职，寻复之，补外河南岸同知。十九年，河督吴璥奏调赴睢工委用，擢署淮海道。二十四年，河溢仪封，复决武陟马营坝，调办马营坝工，工竣，赐花翎。仪封决口犹未塞，仁宗以吴璥年老，命文浩署河东河道总督，专驻工次。疏陈筑坝挑河估银四百五十万，报可。工竣，晋二品顶戴，兼兵部侍郎衔。道光元年春，钦天监奏彗星出东壁，分野在卫地，占主大水，敕文浩防范。

侍郎吴烜请加高河堤，文浩疏言：“河滩高下不齐，长堤千馀里，未能一律增高，请加子堰二三尺。”从之。实授河道总督。三年，丁母忧，服未阕，以畿辅连年水患，召署工部侍郎，偕三品卿继昌勘南北运河及永定河漫溢。诏继昌还。文浩驻工会办。工竣，与总督蒋攸銛合疏陈：“直隶河道漫水未涸，无从查勘，考询各处堤埝，无不堙塞残废。每年二月方可动工，五月即须停止，工繁时促，断难同时兴作。

请於来岁春融，周历履勘，分别缓急估办。”又言：“永定河为患，固由下口不能暢流，亦由上游无所宣泄。请修筑重门闸，添设减水坝。又近年河流每多侧注北岸，宜添筑越堤以为重障。”

四年春，授江南河道总督。其秋，粮艘回空，黄河高於清水，停阻河北者数月，诏切责，降三品顶戴，命设法蓄清以资浮送。十一月，始全数渡黄。会洪泽湖涨水未消，高堰十三堡堤溃万一千馀丈，山盱、周桥、悉浪菴亦过水八九尺，各坝漫溢。

宣宗怒，褫文浩职，命尚书文孚、汪廷珍驰勘，劾文浩御黄坝应闭不闭，五坝应开不开，蓄清过旺，以致溃决。命於工次枷号一月，遣戍新疆。回疆军事起，随营效力，事平，请释回，不许。十六年，卒於戍所。

严烺，字小农，浙江仁和人。嘉庆中，入赀为通判，发南河，累擢徐州道，丁母忧。道光元年，服阕，授河南河北道。寻命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三汛安澜，乃实授。汶水漫决既塞，疏言：“运河北路以蓄汶敌卫为最要机宜，必使汶水层层抬高，然后能敌卫水。请加高临清口砖闸资收蓄。”从之。初，黎世序治南河多用碎石，乃奏请敕东河仿行，烺取其说，请於马营北岸挑坝，仿南河抛护碎石，估工需银十万两。布政使程含章、巡抚姚祖同先后言其不便，而马营既放淤，坝前水势已缓，烺仍请於坝尾沁水灌注之所抛护碎石，从之。

四年，南河高家堰溃决，调烺江南河道总督。五年，与尚书文孚、汪廷珍合疏陈：“蓄清敌黄为河务第一关键。蓄清全赖湖堤，堤溃则清水泄枯，重运经临，无以资浮送。拟遵古人成法，借黄济运。所虑运河窄小，黄流湍悍，多则不能容纳，少则必致胶浅。议於御黄坝外建坝三道，钳束黄流，俾有节制。又添筑纤道，以资束水行纤。里、扬两长河挑挖淤浅，帮培堤身，并豫储料物，随时筑坝，逼溜刷淤。御黄坝未启，则先挑高堰引河，导清水入运；将启，则严堵束清，杜黄水入湖。

至修复湖堤，必乘天寒水涸，取土较易。拟就近采料，限大汛前砌高十层，备湖水渐长。共需帑银三百万。”又议覆侍郎硃士彦条上南河事宜，大要：“拆修高家堰坝工，先筑越坝以便工作，并於石堤外抛碎石坦坡，可期永无塌卸。又於王家坝减坝内盐河加筑堤埽，及仁、义、礼旧坝处所添建石滚坝，以防异涨。”并如议行。

於是偕孙玉庭等会办重运。至五月御黄坝启放后，河道仍浅滞，漕船不能通行，就近盘坝，剥运难继，玉庭被重谴，烺亦镌级留任。

烺既因济运事不敢擅离，不能巡河勘工，两江总督琦善以为言，乃命烺周历履勘，仍谕蓄足清水，为来年敌黄济运之计。烺疏言：“从前黄河底深，湖水收至数尺，即可外注，堤身不甚吃重。今则湖水必蓄至二丈，始可建瓴而刷黄。以四百里浩瀚之湖水，恃一线单堤为之护，西风冲击，势必溃决。拟仿成法，於堤外筑碎石坦坡，护堤既固，则湖水可蓄。”又偕琦善奏陈：“刷黄必须湖水收至二丈。上年楜水丈七寸馀，即致失事。刻下清水万难蓄足，惟有蓄清减黄二法并行。碎石护堤，所以蓄清；改移海口，所以减黄。”诏妥筹具奏。寻又会陈：“由王营减坝至灌河口，可导黄入海。查灌河口外海滩高仰，转无把握，惟抛碎石坦坡，可渐收蓄清刷黄之益，需费六百馀万，应分年办理。”

六年，洪湖石工既竣，烺知工未坚固，实不足恃，遂坚主碎石之工，每年抛石三十万方，八年始能告成。宣宗怒斥：“烺调任以来，一筹莫展。御黄坝至今不能启放，办理不善。念在东河修守尚无贻误，降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七年，实授，复二品顶戴。以兰阳柴坝西北顶冲，前抛碎石已著成效，遇伏秋汛涨，仍形吃重，请加宽坦坡。八年，请续抛下北、兰仪两碎石，并於中河、祥河险工储石备防。十一年，命侍郎锺昌等抽查东河料垛，祥河、曹考两料垛虚松残朽，烺坐失察，降三品顶戴，镌四级留任。寻以病请开缺。

十三年，病痊到京，疏陈浙江海塘事宜。十四年，命偕侍郎赵盛奎往勘，请分别缓急，改修柴埽，以护塘根，岁拨银五万备修费，从之。寻命毋庸在工督办。复以病乞归。十五年，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劾烺虚抛碎石，并收受红封盘费，以运同降补。二十年，卒。

张井，字芥航，陕西肤施人。嘉庆六年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改知县，铨授广东乐会。引见，特命改河南正阳，调祥符，迁许州直隶州知州。襄办马营坝大工，加知府衔，署汝宁知府。道光四年，擢开归陈许道。寻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

五年，秋汛安澜，乃实授。增培黄河两岸堤工，并修泉河堤，濬各湖斗门引渠，疏陈河工久远大计，略曰：“今日之黄河，有防无治。每遇伏秋大汛，司河各官奔走抢救，竭蹶情形，惟日不足。及至水落霜清，则以目前可保无虞，不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致河底垫高，清水不能暢出，并误漕运。又增盘坝起剥及海运等费，皆数十年来斤斤於筑堤镶埽，以防为治，而未深求治之之要有以致之也。当此河底未能疏濬之时，惟仍守旧规，以堤束水，而水不能攻沙，河身日形淤垫，必得有刷深之方，始可遂就下之性。”宣宗韪其言，命偕两江总督琦善、南河总督严烺、河南巡抚程祖洛筹议，遂赴南河会勘。

六年，疏言：“黄河病在中满，淤垫过甚，自应因势利导。拟仿前大学士阿桂改河避险之法，导使绕越高淤，於安东东门之北别筑新堤，以北堤改作南堤，中间抽挑引河，傍旧河而行。至丝网滨以下，仍归海口，无淤滩阻隔，似可暢顺东趋。

去路既暢，上淤必掣深，得黄与清平，立启御黄坝，挑逼清水暢出刷黄，自有建瓴之势。”诏嘉其有识，调江南河道总督，与总督琦善及副总河潘锡恩会议。以改河避淤，口门有碎石阻遏，诸多窒碍，请开放王营减坝，以期减落黄水，刷涤河身，从之。

既而给事中杨煊奏“启放减坝，黄流湍急，盐河势难容纳，恐滋流弊”，援嘉庆间减坝两次漫口情形为证。复下详议，井言：“煊稽考成案，於今昔情形似未周知。昔年开坝漫口时在五月，本年启放定在霜后，来源无虑续涨。惟现据委员禀称，去路未见通暢，是煊所奏不为无见。因思启坝时水势或可暢达，堵合后全河仍必抬高，恐徒深四邑之灾，无补全河之病。请仍改河避淤。”上斥井持论游移，不许。

是秋，开放减坝，如期堵合，被褒奖。七年，春汛，黄水倒漾，仍高於清水，御坝骤难启放，漕船倒塘灌运，自请治罪，降三品顶戴。命大学士蒋攸銛、尚书穆彰阿往勘。会黄水低落，启御坝，运船幸得全渡，诏斥井急於求功，泥於师古，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八年，疏陈要工四事：黄河接筑海口长堤，并於下游多筑埽坝以资刷掣；洪泽湖添建滚坝，加宽湖堤；南运河移建昭关坝，加帮两岸纤堤；北运河修复刘老涧石滚坝，补还南岸纤堤。命都统英和会同蒋攸銛查勘，以添筑埽坝不能疏通积淤，海口筑堤可从缓办，馀如议行。九年，以两届安澜，复二品顶戴，谕相机规复河湖旧制。疏言：“南河利害，全系清江，必清水暢出，助黄刷淤，则河与漕两治。惟黄水积淤，必清高於黄数尺，又必启坝时多、闭坝时少，乃能暢出涤刷。现在清水能出，仅免倒灌，不误漕行，殊未易收刷涤之效。”十二年，桃源县民聚众私掘官堤掣溜，致成决口，革职，暂留任效力。御史鲍文淳、宗人府府丞潘锡恩并言黄水入湖，恐妨运道，命穆彰阿、陶澍会勘筹议。疏陈：“黄水入湖后，即由吴城七堡仍入黄河，仅淤沿堤，不及湖中，未入束清坝，不致病及运河。正河乾涸，正可将桃南、桃北两间大加挑濬，除去中满之患。”十三年，于家湾合龙，予四品顶戴。

寻引疾归。十五年，卒於家。

井任两河凡十年。初治南河，锐意任事，洎兴大工，糜帑三百馀万而无成效，仍为补苴之计，用灌塘法，较胜借黄之险。勤於修守，世称其亚於黎世序云。

吴邦庆，字霁峰，顺天霸州人。以拔贡官昌黎训导。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巡视东漕，奏请重浚运河，并复山东春兑春开旧制。数论河漕事，多被采用。十九年，擢鸿胪寺少卿，命偕内阁学士穆彰阿督濬北运河。累迁内阁侍读学士。二十年，出为山西布政使，调河南，护理巡抚。二十三年，擢湖南巡抚，调福建，未之任，湘潭土客民群 斗，死伤甚众。侍郎周系英面陈与邦庆疏奏有异，命总督庆保往按。邦庆亦发系英私书，系英获谴；邦庆镌级，以三品京堂用，补通政使。二十五年，擢兵部侍郎，调刑部，寻授安徽巡抚。

黄水注淮，凤、颍被灾，而皖南苦旱，亲赴灾区赈抚。泾县民徐飞泷伤毙，邦庆误听承审官谓由於徐孝芳捏伤图赖，奏捕之，激众拒捕。命两江总督孙玉庭鞫治，得其状，诏斥邦庆几酿冤狱，部议革职，予编修。累迁少詹事。道光十年，授贵州按察使，未之任，予三品卿衔，署漕运总督，寻实授。禁粮船装载芦盐，请缉拿沿河窝顿。十一年，调江西巡抚。

十二年，授河东河道总督，以不谙河务辞，不许。初，严烺在东河，多用碎石抛护，历年岁料未有节省，诏饬覈减。邦庆疏请：“酌改旧章，每年防料经费四成办稭，六成办石。兰仪、商虞、下北三现工险要，仍专案请办碎石。所议六成之石，积储数年，使各皆存二千，方缓急可恃，则专案之石亦可逐年递减。”从之。

武陟拦黄堰民筑民修，嗣归管，工段岁增。十三年，奏定画界立石，官民分守，如有新生埽工，先借帑办理，按河北三府摊徵归款。以山东运河全赖泉源灌注，请复设泉河通判，以专责成。寿东汛滚水坝外旧有土堰，为蓄汶敌卫，以利漕运，大水乡民私开酿事，奏立志椿。济运之水以七尺为度，重运过竣，启堰以利农田，如议行。

初，邦庆著畿辅水利丛书，后在官，考河南通省志乘所载有水田处，胪列其水之衰旺，溉田多寡之数，为渠田说。修防之暇，率道捐赀造水车，就马营坝北及蔡家楼大洼积水地七千馀亩试行垦治。先是，邦庆因碎石工劾严烺，罢之。既而给事中金应麟亦劾邦庆保举过滥，动拨过多，十五年，命大学士文孚、山东巡抚锺祥按之，坐违例调地方人员改归河工，及以属员为幕僚，员馈银不奏参，褫职。诏复斥其参劾严烺迟至三年之久，亦属取巧，念在任三届安澜，加恩复予编修。年已七十，遂告归。二十八年，卒。

栗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人。嘉庆中，以拔贡考授佑县，发河南。历署温、孟、安阳、河内、西华，补宁陵，所至著绩。父忧归，道光初，服阕，补武陟。迁光州直隶州知州，擢汝宁知府，调开封。历粮盐道、开归陈许道、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护理巡抚。十五年，擢河东河道总督。

毓美自为令时，於黄、沁堤工，马营坝工皆亲其事，勤求河务。时串沟久为河患，串沟者，在堤河之间，始仅断港积水，久而沟首受河，又久而沟尾入河，於是串沟遂成支河，而远堤十馀里之河变为切近堤身，往往溃堤。毓美莅任，乘小舟周历南北两岸，时北岸原武汛串沟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馀里，至阳武，沟尾复灌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汛素无工无稭，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坝。毓美乃收买民砖，抛成砖坝数十所。工甫就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数十丈而堤不伤，於是始知砖之可用。疏陈办理情形，以图说进。

寻又疏言：“王屋庄进水之口，较前更宽百馀丈，由中泓大滩益向南淤，溜势南缓而北紧。南股正河成为迂道，北股之溜势转建瓴。其故由广武山前老滩坍千馀丈，溜趋山根，为山所遏，折回东北，中泓挺生淤滩。水口既日见刷宽，从省估计，约需银十馀万两。至原阳两岸堤根，因沿陂试抛砖塊，深资偎护。月石坝堵合，加高帮宽，迤下杨村、封丘二汛，滩水已停淤，坝下七十馀村庄居民安堵。惟串沟分溜，关系北岸全局，不能缓至来年兴工，已借拨银两估办。”允之。是役支河危险，赖砖工化险为平。

寻偕巡抚桂良勘奏：“老河分溜已有六分，王屋庄口宽势顺，砖土各坝未可深恃。原武十六堡当其顶冲，并有秦家厂、盐店庄各滩水串沟分注，十七堡当支河尾闾皆险要，请购料豫防。”如议行。十六年，择要挑濬修筑鱼台汛堤岸，改民堰归运河。十八年，旱，漕艘阻滞。濬泉源及各湖进水渠道，严诸闸启闭。又濬曹州、济宁河渠。十九年，奏定微山湖收纳运水章程，但计水存丈三尺以内，即筑坝蓄水，加高戴村坝以防旁泄。

初，毓美以砖工屡著成效，奏请许设窑烧造。御史李莼疏言其不便，命尚书敬徵往勘，仍请改办碎石，停止设窑。毓美上疏争之曰：“豫省历次失事，皆在无工处所。堤长千里，未能处处筹备。一旦河势变迁，骤遇风雨，辄仓皇失措。幸而抢护平稳，埽工费已不赀。镶埽引溜生工，久为河工所戒，昧者转谓非此别无良策。

查北岸为运道所关，往者原阳分溜，几掣动全河，若非用砖抛护，费何可数计？今祥符下汛、陈留一汛滩水串注，堤根形势，正与北岸同。滨河士民多有呈请用砖者，诚有见於砖工得力，为保田庐情至切也。夫事之有利於民者，断无不利於国。特事近於创，难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众议纷如，良由工程平稳，用料减少，贩户不能居奇。工简务閒，游客幕友不能帮办谋生，是以妄生浮议，赖圣明独断，敕下东河试办，至今永庆平成。惟自用碎石，请银几七十馀万，嗣改办六成碎石，然因购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经费仍未能节省。自试办砖坝，三年未生一新工，较前三年节省银三十六万。盖豫省情形与江南不同，产石祗济源、巩县，采运维艰。砖则沿河民窑不下数十座，随地随时无误事机。且石性滑，入水流转，砖性涩，入土即黏，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砖塊直六两，石价则五六两至十馀两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尺砖千塊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均实。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砖重九十馀斤，是一方石价购砖两方，而抛砖一方可当石两方之用也。或谓砖塊入土易损裂，不知砖得水更坚，抛成砖坝，一经淤泥，即已凝结；或谓抛筑砖坝，近於与水争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自来镶埽之法，堤前必先筑土坝数十丈，然后用埽镶，设砖坝则无须乎埽。师土坝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筑土坝而不可筑砖坝者。上年盛涨，较二年及十二年尤猛迅，砖坝均屹立不移。仪睢、中河两，河水下卸，塌滩汇坝，抢镶埽段，旋即走失，用砖抛护，均能稳定。是用砖抢办险工，较镶埽更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滩陷不能镶埽；马工失事，因补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用砖，运砖易於运石，则费省而工已固。现在各无工之处，串沟隐患，必应未雨绸缪。若於黄、沁下南豫储砖塊，则可有备无患。应储之砖，仍令向民间采买，不必员烧造，此外别无流弊。”

卒如所议行。遂请以四成办稭之款改办砖塊。

又疏言：“从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络、木囷、砖石、柳苇。自用料镶埽，以稭料为正宗，而险无定所，亦无一劳永逸之计。缘镶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过数尺，镶埽数段，引溜愈深，动辄数丈，无工变为险工。溜势上提，必须添镶；溜势下坐，必须接镶。片段愈长，防守愈难。新工既生，益形劳费。埽工无法减少，不得已而减土工，少购碎石，皆为苟且因循之计。自试抛砖坝，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护旧工，无不著有成效。且砖工不特资经久，而堆储亦无风火堪虞。从此工固澜安，益复培增土工，专用力於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无冲决之虞。”宣宗深嘉纳之。巡抚牛鉴入觐，谕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二十年，京察，特予议叙。寻卒，优诏褒惜，赠太子太保，依总督例赐恤，赐其子燿进士，谥恭勤，祀名宦祠。

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乡背，皆所隐度。每曰：“水将抵某所，急备之。”或以为迂且劳费，毓美曰：“能知费之为省，乃真能费者也。”

水至，乃大服。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

麟庆，字见亭，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兵部主事，改中允。道光三年，出为安徽徽州知府，调颍州，擢河南开归陈许道。历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护理巡抚。十三年，擢湖北巡抚。寻授江南河道总督，丁母忧，改署理，服阕，乃实授。疏陈筹办南河情形，略曰：“近年河湖交敝，欲复旧制，不外蓄清刷黄。古人引导清水，三分济运，七分刷黄，得力在磨盘埽。自废弃后，河务渐坏，拟规复磨盘埽旧制。洪泽湖水甚宽，高家堰工绝险，各坝多封柴土蓄水，盛涨启放，辄坏坝底，糜费不赀。应仿滚水坝成法，抬高石底，至蓄水尺寸为度。山圩五坝暨下游杨河境内车逻等坝，一遵奏定丈尺启放，水定即行堵合。

至黄河各工，当体察平险，节可缓之埽段，办紧要之土工。一切疏浚器具，祗备运河挑挖。若黄河底淤，非人力所能强刷，惟储备料工，遇险即抢，以防为治，而其要全在得人。又以芦苇为工程必需，右营荡地荒废，产芦不足，请筑圩蓄水以资灌溉。”疏入，诏嘉其言正当，勖慎勉从事。

十四年，以洪泽湖老子山西北挑砌石坝，东西沙路加筑碎石，高出湖面，以便水师巡哨及商民停泊，疏请淮海、常镇等道另案用银。诏以南河连岁安澜，而工用日增，切责之。十九年，修惠济正闸、福兴越闸。会河湖并涨，险工叠生，请例外拨银五十万，诏允之，戒嗣后不得援例。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河决祥符，黄水汇注洪泽湖，南河无事，诏嘉其化险为夷，予议叙。二十二年，英吉利兵舰入江，命筹淮、扬防务以保运道，请以盐运使但明伦备防扬州，以清江为后路策应，捕内匪陈三虎等诛之。秋，河决桃北崔镇汛，值漕船回空，改由中河灌塘，通行无误，诏念防务及济运劳，革职，免罪。二十三年，发东河中牟工效力，工竣，以四品京堂候补。寻予二等侍卫，充库伦办事大臣，乞病未行。病痊，仍改四品京堂。寻卒。

著有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河工器具图说。子崇实、崇厚，并自有传。

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第一，超擢侍读。道光四年，复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时河患急，锡恩上疏条陈河务，略曰：“蓄清敌黄，为相传成法。大汛将至，急堵御黄坝，使黄水全力东趋。

今年漕艘早渡，因御黄坝迟堵，以致倒灌停淤，酿成大患。且欲筹减泄，当在下游，乃辄开祥符徬，减黄入湖。坝口已灌於下，徬口复灌於上，黄水俱无出路，湖底淤垫极高。若更引黄入运，河道淤满，处处壅溢，恐有决口之患。”宣宗韪其议。五年，命以道员发往南河，补淮扬道。六年，加三品顶戴，授南河副总河。九年，母忧去官，服阕，授光禄寺卿。历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督顺天学政。擢兵部侍郎，调吏部，仍留学政。十九年，内监狄文学以甥考试被黜，至锡恩私宅言所取录多出请讬，挟制讹诈，锡恩疏闻，特诏论文学大辟。二十二年，疏言：“黄河自桃北崔镇汛、萧家庄北决口穿运河，坏遥堤，归入六塘河东注。正河自扬工以下断流，去清口约有六七十里之远，回空漕船，阻於宿迁以上。臣前任淮扬道时，详辨戽水通船之法，行之十馀年，幸无贻误。今若於中河西口外筑箝口坝，添设草徬，以为黄水启闭之用，即将杨家坝作拦清堰，以为清水启闭之用。就中河运道为一大塘，道里长则容船众，两次启闭，漕船可以全渡。惟黄水先已灌入运河，中泓淤垫，两岸纤堤亦恐有冲缺，趕紧修濬，计需费亦不甚多。此时果可回空。来年即可出重，则萧庄决口不妨从缓堵筑。傥此法趕办不及，祗有竟用引黄济运之法。其临黄箝口坝草徬照式筑作，引黄水入坝送船，沿途多筑对头小坝，以偪溜刷深，庶免淤滞之患。迨出杨庄，汇入清河之水，即可牵挽南行。盖南岸不可借黄者，恐其淤湖淤运。

今所引黄水，一出杨庄口，仍归旧河，自可用清口之水以刷涤之，应无流弊。”并以图说进，下河督麟庆议行。麟庆亦主用灌塘法，与锡恩言合，寻代麟庆为江南河道总督。

时扬工漫溢，尚书敬徵等查勘，堵筑决口，开挖引河，接挑长河淤垫，估银五百七十万两有奇。御史雷以諴奏决口无庸堵合，祗须改旧河为支河，以通运道而节糜费，下锡恩会议。锡恩奏覆：“灌口非可行河之地，北岸无可改河之理，请仍堵筑决口。漕船回空，仍由中河灌塘。”命侍郎成刚、府尹李僡赴工会同锡恩督办。

二十三年，夫工以下挑河四万一百九十馀丈，工竣，启除界坝，放水通暢。会河南中牟河决，黄水注湖，请放山盱各坝宣泄湖水，并将夫工导出湖水，引入中河，暂济盐柴转运。复以上游河水陡落，间有淤垫，请改估萧工以下未挑之工，并挑筑大堤单薄卑矮处。是秋，湖水接长，掣卸高堰石工四千馀丈，抢护未决。二十四年，黄流未复故道，急筹济运，并宣泄湖水，请启放外南属顺清河，导引入河归海。

军船抵坝，即由其处放渡，并於外南之北拦黄坝址筑钳口土坝，以资停蓄。寻奏：“黄河上游六月间陡长水丈馀，山盱林家西坝、旧义河直坝、及仁义河中间拦堰，间有掣塌，补修完密。里、河、扬三承受洪湖之水，两岸纤堤旧有护埽者，致多刷蛰，亦择要加镶。”二十五年，中牟工始合龙，南河连年无险。

二十八年，以病乞归。咸丰中，命在籍治捐输团练。八年，前江西巡抚张芾劾其劝捐无状，褫职。同治三年，捐京仓米折，复原衔，命赴安徽庐州会办劝捐守御事。五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少保。六年，卒。漕运总督张之万疏陈锡恩治绩，赐祭葬，谥文慎，入祀乡贤祠。

子骏文，入赀为刑部郎中，改山东知府。咸丰末，捻匪犯省城，骏文率兵团迎击於段家店，却之。署青州，平淄川凤皇山土匪，擢道员。同治中，巡抚阎敬铭、丁宝桢皆倚之。从宝桢会剿捻匪，塞河侯家林，功尤多，授兗沂曹道。光绪中，迁按察使。坐事降调，以谙习河事，仍留山东。历治上下游要工，调河南郑工，专任西坝，以合龙愆期，革职留工，工竣，复原官。授山西按察使，护理巡抚，迁福建布政使。十九年，卒於官。山东士民以其治河功，请建专祠。

论曰：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南河为漕运所累，愈治愈坏。自张文浩蓄清肇祸，高堰决而运道阻。严烺畏首畏尾，湖河并不能治。张井创议改河，而不敢执咎，迄於无成，灌塘济运，赖以弥缝。麟庆、潘锡恩循其成法，幸无大败而已。吴邦庆讲求水利，而治河未有显绩。栗毓美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臣之冠，不独砖工创法为可纪也。东河自毓美后，硃襄、锺祥、文冲继之，祥符、中牟迭决，东河遂益棘矣。

## 列传一百七十一

林培厚李象鹍 李宗传 王凤生黄冕 俞德渊 姚莹

林培厚，字敏斋，浙江瑞安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为四川重庆知府。啯匪带刀异常制，禁锻者毋制卖，有犯则坐。沿江渡船为盗资，籍而稽其出入，刻姓名船侧，盗为衰息。民习天主教，搜其书，批抉缪妄，闻者多悔悟。

署川东道，所属雷波民、夷忿争，或觊觎邀功，请发兵，培厚不应，立缚治其魁，馀悉贷遣。总督蒋攸銛器之，称为蜀中良吏之最。母忧归，服阕，授直隶天津府。

畿辅大水，天津地洼下，灾尤剧，培厚遍行属县，赈活饥民七万有奇。奉天、台湾商米先后抵海口，议以官钱收买，委曲剂量，商民交利，而官不费。时蒋攸銛移督直隶，诏举贤吏，遂荐之，不旬日，擢大顺广道。畿南涝后，大兴水利。培厚先在天津治淀河，至大名治新卫河、洺河，浚筑悉中程度。培厚数以时事利病、属吏贤否语攸銛，为布政使屠之申所忌。及攸銛入相，那彦成代之，坐河北旱荒施赈不如法，解培厚任，宣宗夙知其能，改授湖北粮储道。时河患浅涸，漕舟数阻。攸銛以大学士出督两江，期八省漕以首夏毕渡河，乘清水盛涨，浮渡遄利。培厚所部尤速达，为嘉庆以来数十年所未有，攸銛特疏陈给叙。历三运无误，上意方乡用，以劳卒於通州运次。

李象鹍，字云皋，湖南长沙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直隶宣化知府。岁饥，禁奸贩，安屯户，煮粥以赈，民无失所。课士有法，一变边郡弇陋之习。调正定，再调保定。蒋攸銛、那彦成先后为总督，皆倚如左右手。象鹍持正无挠，擢通永道，调河南盐道。治漕严，弁丁懔懔，禁胥役藉雇剥船扰民，请潞盐仍归商运，民便之。丁父艰归，服阕，补江西吉南赣宁道。辖境与粤东犬牙相错，多伏莽，属县僻瘠，几不可治，象鹍扫除积弊，境内秩然。擢江苏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时陶澍为总督，赖其佐理焉。调贵州按察使。仁怀奸民为乱，株连众，治之无枉纵。擢布政使，禁汉奸盘剥苗民，多惠政。二十四年，以假去职。

洎入觐，诏以三品京堂候补。未几，乞归。

李宗传，字孝曾，安徽桐城人。嘉庆三年举人。授浙江上虞知县先摄丽水、平湖、瑞安、建德、平阳，所至求民隐，锄豪强，平反冤狱。在丽水断积案七百馀事，捐赀河工，叙知府，擢浙江督粮道。道光三年，杭、嘉、湖三府大水，宗传建议，浙西诸水尾闾，下由江苏入海，必宜江、浙两省通筹疏濬，大吏用其言，疏请合治。

坐事左迁，巡抚程含章荐之，以知府用，授湖南永州，葺濂溪书院，崇节义，劝种植。擢四川成绵龙茂道，累摄盐道、布政使。

十三年，瓘边属倮夷降复叛，势甚张，总督鄂山既奏劾提督杨芳，檄宗传往察治。宗传上言：“四夷环山为巢，嗜利顽钝，愈抚愈嚣。去年添兵设防，夷转四出焚掠，攻垒窥城，略无忌惮。虽扰一，实四安危所系，不可姑息贻患。”乃建三路进剿之策，倡助军需，治兵选士，声威大振。三路大军犹未至，宗传先以计诱降十三支夷，絷之，勒还所掠人口，有业者复之，无业者给赀，纵俘归，使谕威德。夷犹豫未决，大军由冷迹关逼老林巢薮，大破之於石门坎，擒斩数百，毁贼寨二百馀所，夷落悉平。论功最，擢山东按察使。捕大盗刘二鞍子置之法，群盗远遁，迁湖北布政使。年逾七十，引疾归。

宗传征叛夷出奇有功，然居恆时以计取伤仁，意不自慊。尝从同县姚鼐游，能文章。

王凤生，字竹屿，安徽婺源人。父友亮，乾隆四十六年进士。由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郎中，精究法律，治狱矜慎。改御史，巡城、巡漕，官至通政司副使，有清直声。以诗名。

凤生，嘉庆中，入赀为浙江通判，屡摄知县事。任兰溪仅数月，清积案七百馀事。任平湖，有民数百户，诵经茹素，传授邪教，凤生悯其愚惑，开谕利害，治为首数人罪，馀释之。补嘉兴府通判。道光初，浙江清查仓库，以凤生总其事。署嘉兴知府，迁玉环同知。会浙西大水，江、浙两省议合治，调凤生乍浦同知，勘水道，乃由天目山历湖州、嘉兴，沿太湖以达松江。计画甫就，事未行，值淮南高堰溃决，江南大吏疏调凤生赴南河。未几，擢河南归德知府，濬虞城、夏邑、永城三县沟渠。寻擢彰卫怀道，道属河工五，岁修糜费，春秋防汛，虚应故事，凤生力矫积习，事必躬亲。以岁修有定例，另案无定例，在任三年，力删另案以杜弊。寻以疾乞归。

九年，两江总督蒋攸銛荐起原官，署两淮盐运使。凤生以淮盐极敝，条上十八事。攸銛采其议，改灶盐，节浮费，濬河道，增屯船，缉场私、邻私之出入，禁江船、漕船之夹带，及清查库款，督运淮北诸条，疏陈待施行，会诏捕盐枭巨魁黄玉林，凤生计招出首，责缉私赎罪。攸銛已入告，旋因告讦置之狱，又得玉林所寄其党私书，意反复，密疏请处以重法。上以前后歧异，谴攸銛，凤生亦降调。陶澍继督两江，与尚书王鼎、侍郎宝兴会筹盐法，合疏留凤生襄议，於是大有兴革，略与凤生初议相出入；又奏以凤生察湖广销引，勘议淮北改票事，凤生虽去官，仍与盐事终始。十二年，湖北大潦，总督卢坤疏留凤生治江、汉堤工，袤亘数百里，半载告竣，秋水至，新堤有溃者，凤生引咎乞疾归。寻淮北票盐大暢，陶澍以凤生首议功上闻，促之出，未行而卒。

凤生以仕为学，尤笃好图志，成浙西水利图说备考、河北采风录、江淮河运图、汉江纪程、江汉宣防备考、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每吏一方，必能指画其形势，与所宜兴革。四方大吏争相疏调，少竟其用，惟治淮盐尤为陶澍所倚藉焉。

黄冕，字服周，湖南长沙人。年二十，官两淮盐大使，治淮、扬赈有声。初行海运，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尽得要领，授江都知县。历元和、上海，署太仓州，擢苏州府同知，晋秩知府，署常州、镇江，有大兴作，大吏悉倚以办。疏治刘河海口，上海蒲汇塘，常州芙蓉江、孟河，冕皆躬任之。海疆兵事起，从总督裕谦赴浙江。裕谦死难，冕牵连遣戍伊犁，既而林则徐亦至戍，议兴屯田，冕佐治水利有功，赦还。江苏巡抚陆建瀛复调冕治海运，革漕费，岁省银数十万，为忌者所中，劾罢归。咸丰初，粤匪围长沙，冕建守御策。及曾国籓治兵讨贼，冕创釐税，兴茶盐之利，军饷取给焉。又开东征局，专饷曾国籓一军。起授江西吉安知府，复以事劾免归，仍以饷事自任，湘军赖以成功。寻授云南迤西道，辞病不赴，卒於家。

冕仕宦初为陶澍、林则徐所知，晚在籍为骆秉章所倚任。时称其幹济，被谤亦甚云。

俞德渊，字陶泉，甘肃平罗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江苏荆溪知县。始至，遮诉者百十辈，逾年，前诉者又易名来控，一见即识之，群惊为神。

调长洲，甚得民心。迁苏州督粮同知。道光六年，初行海运，以德渊董其役，章程皆出手定，以忧去。八年，服阕，擢常州知府，调江宁。

十年，宣宗以两淮盐法大坏，授陶澍为两江总督，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南会议改革。时议者多主罢官商盐，归场灶科税，以德渊有心计，使与议。德渊具议数千言，略谓：“盐归场灶，其法有三：一曰归灶丁按钅敝起科，然其中有难行者三：一在灶丁之逋欠，一在钅敝镬之私煎，一在灾祲之藉口；二曰归场官给单收税，难行者亦有三：一在额数之难定，一在稽查之难周，一在官吏之难恃；三曰归场商认钅敝纳课，难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钻充，一在殷户之规避，一在垣外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难。如就三者兼权之，则招商认钅敝，犹为此善於彼。苟得其人，或可讲求尽善。顾事关图始，果欲行之，则宜先定章程。清灶佥商、改官易制诸事，非三年不能就绪。此三年中，额课未可长悬也，场盐未可停售也，各岸食盐未可久缺也。新旧接替之时，非熟思审处，何能变通尽利乎？向来捆盐之夫，淮北永丰有万馀人，淮南老虎颈不下数万人，皆无赖游民以此为事业。一旦失所，此数万众将安往？其患又不止私枭拒捕已也。”议上，陶澍深然之，乃与朝使定议，不归场灶，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罢盐政，裁浮费，减窝价，凡积弊皆除之。荐德渊超擢两淮盐运使。

德渊精会计，又知人善任。诸滞岸商惮往运，改以官督办，千里行盐，稽覈价用，琐屑悉当。每运恆有馀利，尽以充库，无私取。两淮本脂膏地，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馀赡给寒畯，取声誉，皆出商赀。德渊谨守筦钥，失望者众，言者时相攻讦，不顾也。在任五年，力崇节俭，妻子常衣布素，扬州华侈之俗为之一变。尚书黄钺子中民为场大使，欲得美职，德渊曰：“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坚不与。陶澍益贤之，荐其才可大用，以循良久在盐官可惜，上亦嘉之，未及擢用而卒。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授福建平和知县。调龙溪，俗健悍，械斗仇杀无虚日。莹擒巨恶立毙之，收豪猾为用，予以自新。亲巡问疾苦，使侵夺者各还旧业，誓解仇雠。择强力者为家长，约束族众，籍壮丁为乡勇，逐捕盗贼，有犯，责家长缚送。械斗平，盗贼亦戢，治行为闽中第一。调台湾，署海防同知、噶玛兰同知，坐事落职。寻以噶玛兰获盗功，复官。父忧归，服阕，改发江苏，历金坛、元和、武进。迁高邮知州，擢两淮监掣同知，护盐运使。先后疆吏赵慎畛、陶澍、林则徐皆荐其可大用。

道光十年，特擢台湾道。及海疆戒严，莹与总兵达洪阿预为战守计。达洪阿性刚，与同官鲜合，莹推诚相接，一日谒谢曰：“武人不学，为子所容久矣，自今听子而行。”二十一年秋，英兵两犯鸡笼海口，明年正月，又犯大安港。莹设方略，与达洪阿督兵连卻之，大有斩获，收前所失宁波、厦门砲械甚多。敌构奸民煽乱，海寇亦窃发，皆即捕戮，一方屹然，诏嘉奖，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

洎江宁议款求息事，遂有台湾镇道冒功之狱。故事，台湾以悬隔海外，加兵备道按察使衔，得与镇臣专奏事。鸡笼、大安之捷，飞章入告，总督怡良心不平。英兵留驻鼓浪屿，前获俘欲解内地，势不能达，奏请便宜诛之，以绝内患，已报可，怡良仍令解省。莹与达洪阿谋曰：“大府意欲市德，藉以退鼓浪屿之兵。兵不可退，徒示弱，不如杀之！”怡良愈怒，诸帅并忌之。款议既成，交还敌俘，以妄杀被劾，逮问。莹与达洪阿约，义不与俘虏质，即自引咎。宣宗心知台湾功，入狱六日，特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至则复为总督宝兴所忌。会西藏两呼图克图相争，檄往平之。莹谓：“夷人难以德化。失职下僚，孑身往，徒损国威。”不听。

及至乍雅，果不得要领而返。总督劾其畏难规避，责再往。事竣，补蓬州。在州二年，引疾归。

文宗即位，黜大学士穆彰阿，诏宣示中外，并及莹与达洪阿被陷状，於是复起用，授湖北武昌盐法道，未行，擢广西按察使，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时广西寇渐炽，诸将不合，师久无功。莹至，任为翼长。大军围贼紫金山，莹言流贼如水，必环攻以断其逸，不听，贼遂窜永安。又上书请斩偾事将，复不听。永安城小，都统乌兰泰军西南，提督向荣军东北，合滇、黔、楚、蜀兵四万馀人，贼数千壁险死斗。水窦者，永安东北之隘也，缘山径可达桂林。莹与乌兰泰皆主击水窦，绝贼外援，向荣不从，自由龙寮岭进而败，乃议开水窦一路纵贼逸，尾追击之。莹力辩其失，赛尚阿仍用向荣策，贼果突围出犯桂林，乌兰泰战死，赛尚阿逮问。贼势益炽，连陷兴安、全州，犯湖南，遂不可制。莹随军至湖南，巡抚张亮基奏署按察使，忧愤致疾，卒於官。

莹师事从祖鼐，不好经生章句，务通大意，见诸施行。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所著东溟文集、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輶纪行及杂著诸书，为中复堂全集，行於世。

子濬昌，能继家学。曾国籓以名家子留佐幕，官江西安福、湖北竹山知县。工诗，有五瑞堂集。

论曰：林培厚救荒治河有实绩，而以察吏招忌。李宗传便宜平夷，功在边方。

王凤生、俞德渊佐陶澍治淮盐，尤济时之才。姚莹保岩疆，挫强敌，反遭谗谴，然朝廷未尝不谅其忠勤，海内引领望其再用，亦不可谓不遇矣。

## 列传一百七十二

杜受田子翰 祁俊藻子世长 翁心存 彭蕴章

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父堮，嘉庆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侍郎，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卒赠太傅，谥文端。

受田，道光三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迁洗马，督山西学政。十五年，特召还京，直上书房，授文宗读。四迁内阁学士，命专心授读，毋庸到阁批本。十八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二十四年，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寻充上书房总师傅。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馀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三十年，文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受田虽未入枢廷，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后行。广西军事亟，受田数陈方略，荐林则徐、周天爵，先后起用。提督向荣老於军事，以同列不和被谤，力陈舆论，数保全之。咸丰元年，调管礼部。二年，因河决丰北久未塞，山东、江北被灾重，命偕福州将军怡良往治赈务。疏言：“灾广民众，赈恤不可缓，尤在得人。”

荐山东布政使刘源灝、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皆持正有为，责成专任；请截留江、广漕米六十万石分给两省；诏并允行。

受田自侍文宗学，未尝离左右，当陛辞，不觉感恋流涕。在途触暑染疫，力疾治事，与源灝、宿藻等覈定施赈章程，疏陈而不言病，至清江浦遽卒。遗疏念贼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崇节俭、慎好恶、平赏罚为言。文宗震悼，赠太师、大学士，入祀贤良祠，赐金五千两治丧，遣近臣慰视其父堮，擢其子检讨翰为庶子，孙三人并赐举人。复特诏曰：“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朕即位后，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援嘉庆朝大学士硃珪故事，特谥文正。”谓其公忠正直，足当“正”字而无愧。柩至京，上亲奠，抚棺哭甚哀，晋其父堮礼部尚书衔。明年，上临雍讲学，复诏褒受田曩日讲贯之功，即家赐祭一坛。及柩归，命恭亲王奠送，遣官到籍致祭，饰终之典，一时无与比。子，由翰林院编修累官户部侍郎，督办山东团练。

翰，字继园。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咸丰三年，降。服阕，补庶子。文宗念受田旧劳，数月间迭擢工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办理京城巡防事宜。翰勇於任事，甚被倚任。十年，随扈热河，以劳赐花翎。上崩於行在，穆宗即位。御史董元醇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载垣、端华、肃顺等持不可，翰附之，抗言甚力，遂黜元醇议。肃顺曰：“君诚不愧杜文正之子也！”既而载垣等以窃夺政柄被罪，翰连坐，议革职戍新疆，诏原之，褫职，免其发遣。同治五年，卒。

祁俊藻，字春圃，山西寿阳人。父韵士，官户部郎中，以事系狱。俊藻方幼，随侍读书不辍，赋春草诗以见志。嘉庆十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直南书房。督湖南学政，累迁庶子。十年，以母病陈情归养，宣宗不许，予假省亲。逾年回京，补原官，迁侍讲学士。寻复予假省母，不开缺。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母忧归，十六年，将届服阕，预授兵部侍郎，督江苏学政。

历户部、吏部侍郎，留学政任，未满，十九年，命偕侍郎黄爵滋视福建海防及禁烟事，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迭疏陈总宜驻泉州治防务，改海口砲台为墩，查禁烟贩，捕治汉奸，并禁漳、泉两府行使夷钱，夹带私铸者治罪，严惩械斗，并得旨允行。在闽半载，还经浙江，按台、温两府私种罂粟，劾罢台州知府潘盛；又劾温州知府刘煜试行票盐不善，被议，自呈枉屈，戍新疆。时邓廷桢奏击英吉利兵船於厦门走之，忌者谓其不实，命俊藻复往按，具陈战胜状。回京，仍直南书房。二十一年，调户部，命为军机大臣。

二十六年，偕尚书文庆按长芦盐运使陈鉴挪拨盐课，弥补加价，褫其职，历任盐政运司议谴有差。二十九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赴甘肃偕琦善按前任总督布彦泰清查舛误、纵容家丁，下严议。回京，请便道省墓，途次闻宣宗崩，过里门不入。文宗即位，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管户部。俊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俊藻遂领枢务，开言路，起用旧臣，俊藻左右之。

咸丰元年，调管工部，兼管户部三库事务。二年，复调户部。广西匪日炽，出湖南，遂不可制，湖北、江南数省先后沦陷。军兴财匮，议者试行钞法，又铸当百、当五百大钱，皆行之未久而滋弊。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乡之，俊藻皆意与龃，屡称病请罢，温诏慰留。四年冬，复坚以为请，乃允致仕。十年，英法联军犯天津，车驾将幸热河，俊藻密疏切谏。又言关中形胜可建都，釐捐病民，北省尤宜急停，并报闻。

十一年，穆宗即位，特诏起用。疏陈时政六事：曰保护圣躬以崇帝学；曰绥辑民心以清盗源；曰重守令以固民心；曰开制科以收人才；曰速剿山东、河南贼匪，严防山西、陕西要隘，以卫畿辅；曰敦崇节俭以培元气。言甚切挚，并被嘉纳，次第施行。命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同治元年，穆宗入学，命直弘德殿，偕翁心存、倭仁、李鸿藻同授读，摘录经史二帙进呈。上读大学毕，俊藻具疏推陈为人君止於仁之义，略曰：“大学一书，皇上已成诵，凡制治保邦之道，用人行政之源，胥在於是。为人君之道，止於仁而已。治国平天下两章，言仁者六，终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盖仁者必以仁亲为宝，故能爱人，能恶人。不好仁，则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仁者必以贪为戒，故忠信以得之，不仁者则骄泰以失之矣。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以身发财，菑害并至矣。千古治乱之机，判於义利，而义利之判，则由於上之好仁不好仁也。如近日所讲帝鉴图说，下车泣罪，解网施恩，泽及枯骨等事，斯即帝王仁心所见端也。若纳谏求贤，尊儒远佞，则仁亲为宝，能好能恶之说也。露台罢工，裘马卻献，则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之说也。帝鉴图说讲毕，请进讲舆地，以会典诸图简明，易於指画。又耕织图及内府石刻宋马远豳风图为农桑衣食之原，皇上读书之暇，随时讲求，庶知稼穑之艰难，懔守成之不易也。”

二年，上服除，俊藻偕倭仁、李鸿藻上疏曰：“皇上冲龄践阼，智慧渐开。当此释服之初，吉礼举行，圣心之敬肆於此分，风会之转移即於此始，则玩好之渐可虑也，游观之渐可虑也，兴作之渐可虑也。嗜好之端一开，不惟分诵读之心，海内之窥意旨者，且将从风而靡。安危治乱之机，其端甚微，所关甚钜，可无慎乎？方今军务未平，生民涂炭，正君臣交儆之时，非上下恬熙之日。伏原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厉为心，以逸乐便安为戒。凡内廷服御一切用项，稍涉浮靡，概从裁减；向例所有，不妨量为撙节。如是，则外务之纷华不接於耳目，诗书之启迪益敛夫心思，圣学日新，圣德日固，而去奢崇俭之风，自不令而行矣。”疏上，优诏褒答焉。

俊藻提倡朴学，延纳寒素，士林归之。疏言：“通经之学，义理与训诂不可偏重。后学不察，以训诂专属汉儒，义理专属宋儒，使画分界限，学术日歧。”因举素所知寒士端木埰、郑珍、莫友芝、阎汝弼、王轩、杨宝臣，经明行修，堪资器使。

又疏言：“军兴以来，不讲吏治，请下中外大臣，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自举原任同知刘大绅、按察使李文耕、大顺广道刘煦，请宣付史馆入循吏传。又荐直隶知县张光藻、陈崇砥、王兰广，山东知县蒋庆第，山西知县程豫、吴辉祖及江南优贡端木埰，山西举人秦东来。并嘉纳允行。屡以病乞休，三年，诏致仕，食全俸。五年，卒，晋赠太保，祀贤良祠，命锺郡王奠醊，谥文端。擢其子编修世长以侍读用。

世长，字子禾。咸丰十年进士。年十三，侍父江苏学政任，幕客俞正燮、张穆、苗夔诸人，并朴学通儒，世长濡染有素，尤笃守宋儒义理之说。同治九年，服阕，补侍读。累迁内阁学士。光绪初，连督安徽、顺天、浙江学政，清勤爱士，一守俊藻旧规。历礼部、吏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十年，命偕尚书延煦勘山东河工，疏言：“非疏海口不能泄盛涨。修防以民埝为第一层屏障，守民埝即以守大堤。巡抚陈士杰筑修民埝多在大堤既决之后，殊为失计。请乘时兴修。”从之。迭疏陈时务，多持正议。十六年，迁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两典会试，皆得士。世长清操自励，累世官卿贰，家如寒素，时以称焉。十八年，卒，优诏赐恤，谥文恪。赐其孙师曾员外郎，子友蒙主事。

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父咸封，官海州学正。知州唐仲冕见心存有异才，奇之，授之学。道光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督广东学政。任满，入直上书房，授惠郡王读。寻督江西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十七年，复直上书房，授六阿哥读。逾年，以母老乞养。家居十年，终母丧。会子同书督贵州学政，陛辞，宣宗命传谕促之来。二十九年，至京，仍入直，授八阿哥读。补祭酒。历内阁学士、工部侍郎，调户部。江苏巡抚请苏州、松江、太仓漕米改徵折色，心存谓：“三属额徵米一百十四万馀石，一旦改折，虑京仓不敷支放，州县假折色抑勒倍徵，便民適以累民。”主驳议，事乃寝。

咸丰元年，擢工部尚书。三年，江宁陷，心存疏陈兵事，请乘贼势未定，饬向荣渡江，陈金绶进屯浦口，以上海水师溯流冲其前，江忠源、邓绍良之师掩其后，四路进攻；增重兵守江、淮杜北窜；急清兗、豫、凤、颍捻匪，毋令与粤寇合势；并覈军需，恤灾黎；筹京仓积贮，整饬纪纲，以维根本。疏上，多被采用。又荐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请畀统帅重任，寻即擢为巡抚。调刑部，再调工部，兼管顺天府尹。

粤匪北犯，心存疏言贼氛逼近，请扼河而守，畿南直驻重兵，河南、山西、陕西各要隘并力堵截，速调驻热河、绥远之蒙古马队进口内卫京畿；京师九门严缉奸宄，运通仓存粮入城；并敕琦善、邓绍良规复扬州、镇江，为会剿江宁之计。又疏陈顺天防务，画分汛地，举行团练；府属各营旧隶总督管辖，请旨暂归调遣。未几，贼犯天津，僧格林沁率师进剿，命顺天府设粮台。心存请发内帑三十二万两、京仓米二千六百石以给军食，添制军需火药。又偕团防大臣会议京城防守事宜，举光禄寺卿宋晋、太仆寺卿王茂廕综理其事，并诏允行。时议行钞币，心存疏言：“军营搭放票钞，诸多窒碍。钞币之法，施行当有次第，此时甫经颁发，并未试用，势难骤用之军营。”诏斥为阻挠，即责筹次等施行之法，俾无阻滞。会言官论通州捕役勾结土匪行劫，命刑部侍郎文瑞鞫得实，心存以徇庇革职。

四年，起授吏部侍郎，调户部，擢兵部尚书，调吏部。六年，疏陈江南军事，略曰：“苏、松、常、太三府一州，及浙之杭、嘉、湖三府，久为贼所窥伺。今宁国先陷，逼近宜兴，向荣近守丹阳，溧水、句容相继失守，宜责向荣严扼丹阳，令张国樑率精兵驻宜兴扼东坝，别简水师驻太湖，庶苏、常两郡可保无事。又近有按亩捐输，失政体，竭民财，请查明停止。”是年冬，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调户部。

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英法联军北犯，天津戒严。心存疏请圣驾还宫，以定众志，力言京师重地，不可驻外国领事；长江形势不可失；绥芬边地不可捐；兵费不可再偿；传教不可推广；和议难成，宜速进剿。湖北巡抚胡林翼奏除漕务中饱之弊，请改徵折色。心存力赞其议；由部定章程五事，满、汉兵粮折价支给，上下衙门一切陋规概行裁革焉。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与肃顺同官不相能，屡乞病，不许。九年，复固请，乃予告去职。

十年，户部迭兴大狱，肃顺主之，多所罗织。怡亲王载垣等会鞫，谓司员忠麟、王熙震以短号钞兑换长号，曾面启心存，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一二人所能专政，断无立谈数语改旧章之理。载垣等遂请褫顶带归案讯质，文宗鉴其诬，仅以失察议处，免传讯，议降五级，改俟补官，革职留任。复以五“宇”商号添支经费，心存驳令议减，未陈奏，司员即列入奏销，下严议，革职留任。是年秋，车驾将幸热河，心存上疏切谏。

十一年，文宗崩於行在，梓宫还京，心存偕诸臣迎谒，特诏起用，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疏举人材，诏嘉其不失以人事君之义。又疏言：“东南之民乡义甚坚，各郡县陷后，流亡渡江者，日夜思招练义勇，克复乡里。请敕曾国籓择能办贼者驰赴通州东台，收拾将散之人心，激励方兴之义旅，进捣苏、常，退保下河。上海一隅赋税所出，宜取江海关无穷之利，以供曾国籓有用之兵。”疏上，被嘉纳。同治元年，入直弘德殿，偕祁俊藻等授穆宗读。两宫皇太后慎重师傅之选，倚畀弥笃。

是年冬，寝疾，子安徽巡抚同书方缘事系狱，诏暂释侍疾。寻卒，优诏赐恤，称其“品端学粹，守正不阿”，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赐其孙曾源进士，曾荣举人，曾纯、曾桂并以原官即用，曾翰赐内阁中书。逾年，文宗实录告成，以心存曾充监修总裁，赐祭一坛。子同书、同龢自有传，同爵官湖北巡抚。

彭蕴章，字咏莪，江苏长洲人，尚书启丰曾孙。由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道光十五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仍留直军机处。累迁郎中，历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通政司副使、宗人府丞。督福建学政，迁左副都御史。二十八年，疏言：“漕船卫官需索旗丁日益增多，沿途委员及漕运衙门、仓场花户皆有费，欲减旗丁帮费，宜探本穷源。又州县办漕，应令督抚察其洁己爱民者，每岁酌保一二员；办理不善者，劾一二员。运漕官及坐粮如能洁己剔弊，准漕督、仓场保奏，不称职者劾罢。”下部议行。擢工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咸丰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调礼部，寻擢工部尚书。五年，协办大学士。六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及户部三库事务，充上书房总师傅。

八年，京师旱，粮价踊贵，旗民生计益艰，蕴章奏请拨款采米，允之。复疏言：“自改用大钱，城中米贵，叠荷加恩赈济，又加米折，然民生疾苦未见转机。臣闻兵丁所领止有实米二成，其馀折色定价，每石京钱四千至三千不等，大米一石市价京钱三十千。持此折价买米，不过升斗。民生之蹙，不独在无银，并在无米。本年海运多於上年，可将兵米酌量加增。又各营养育兵及鳏寡孤独小口米不过四万馀名，每名岁支一石六斗，拟请此项酌给米，毋庸折色。自前年以来，有提存部库采买银，又存四川、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解京米价银，共有四十七万馀两，堪以采买米石，加放兵米。又有河南停运节省运脚银二万两，堪为转运之用。伏乞饬部采买，以资搭放，实於旗兵生计大有裨益。”疏入，下部议行。

蕴章久直枢廷，廉谨小心，每与会议，必持详慎。钞票、科场诸大狱，婉体调护，与肃顺等意忤。两江总督何桂清素以才敏自负，蕴章误信之，数於上前称荐。

十年，江宁大营溃，蕴章犹言桂清可恃。未几，苏、常相继陷，桂清逮治。文宗以蕴章无知人鉴，眷注浸衰。適有足疾，扶掖入直，命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示体恤。寻奏乞罢职，出都就医。诏曰：“卿久任枢垣，备悉时事。现在军务如有见及，并采访舆论民情，随时具疏交地方官大吏代递。”蕴章密陈时务六则，报闻。

十一年，病痊，署兵部尚书，寻兼署左都御史。同治元年，复以病乞休。未几，卒，依大学士例赐恤，谥文敬。子祖贤，官至湖北巡抚。

论曰：文宗初政，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赞画独多。祈俊藻、彭蕴章皆久领枢务，翁心存数论军事，久筦度支。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同治初元，联翩复起。俊藻、心存三朝耆硕，辅导冲主，一时清望所归焉。

## 列传一百七十三

文庆 文祥 宝鋆

文庆，字孔修，费莫氏，满州镶红旗人，两广总督永保之孙也。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詹事。历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十二年，授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十三年，总理孝慎皇后丧仪，会奏军民薙发及停止宴会期限疏中，误引“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语，下诸臣严议。宣宗以文庆翰林出身，随声附和，独重谴，褫副都统，降三品顶戴。寻复之，历吏部、户部侍郎。十六年，偕尚书汤金钊赴陕西、四川按劾巡抚杨名飏、布政使李羲文，并下严议，寻复按名飏被讦事，褫其职。金钊留署陕西巡抚。文庆又按河南武陟知县赵铭彝贪婪状，劾褫职。调户部侍郎。十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右翼总兵。命赴热河，偕都统耆英按历任总管亏短库款，褫职追缴。十九年，以查办热河亏空案内拟罪未晰，召问，奏对失实，下部议，罢直军机。二十年，典江南乡试，以上下江中额有误，又私携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议褫职。

二十二年，予三等侍卫，充库伦办事大臣。二十三年，召授吏部侍郎、内务府大臣，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命赴四川，偕总督、将军按前任驻藏大臣孟保、锺芳等滥提官物，劾罢之。二十七年，复命为军机大臣，解内务府事务。

寻署陕甘总督，道经河南，命察赈务，劾玩误之知县四人。

二十八年，召授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罢直军机处、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年，充内大臣。薛执中者，甘肃河州人，以符咒惑众。至京师，藉术医病，朝贵多与往来。遂妄议时政，谈休咎，行踪诡秘，为巡城御史曹楙坚捕治，中外大臣牵连被谴者众。文庆曾延治病，文宗斥其身为步军统领，不能立时捕究，有乖职守，褫职。咸丰元年，予五品顶戴，办理昌陵工程。二年，起授内阁学士，寻擢户部尚书，复为内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复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

题孝静皇后神主，加太子太保，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管理户部，充上书房总师傅。

文庆醇谨持大体，宣宗、文宗知之深，屡踬屡起，眷倚不衰。时海内多故，粤匪猖炽，钦差大臣赛尚阿、讷尔经额先后以失律被谴。文庆言：“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於大计者乎？”常密请破除满、汉畛域之见，不拘资格以用人。曾国籓初任军事，屡战失利，忌者沮抑之。文庆独言国籓负时望，能杀贼，终当建非常之功。曾与胡林翼同典试，深知其才略，屡密荐，由贵州道员一岁之间擢至湖北巡抚，凡所奏请，无不从者。又荐袁甲三、骆秉章之才，请久任勿他调，以观厥成。在户部，阎敬铭方为主事，当采用其议，非所司者亦谘之。后卒得诸人力以戡定大难。端华、肃顺渐进用事，皆敬惮其严正焉。

六年，卒。遗疏言各省督抚如庆端、福济、崇恩、瑛棨等，皆不能胜任，不早罢，恐误封疆。文宗深惜之，优诏赐恤，嘉其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体，赠太保，赐金治丧。及亲奠，见其遗孤幼穉，特诏加恩入祀贤良祠，命其子善联俟及岁引见；弟文玉，以罪遣戍，即释回。予谥文端。善联，官至福州将军。

文祥，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盛京。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咸丰六年，京察，记名道府，因亲老，乞留京职。历太仆寺少卿、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八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十年，英法联军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请幸热河。文祥以摇动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偕廷臣言之，复请独对；退偕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请罢所调车马，明诏宣示中外。八月，敌氛益炽，车驾遽行，命文祥署步军统领，司留守。从恭亲王奕议和，出入敌营，於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寻以步军统领难兼顾，疏辞，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十月，和议成，疏请回銮，以定人心。偕恭亲王等通筹全局，疏上善后事宜，於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领之，满、汉大臣数人，文祥任事最专。

时和局甫定，发、捻犹炽，兵疲饷竭，近畿空虚。文祥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砲，於是始立神机营，寻命管理营务。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单薄，胜保所部新募未经行阵。既恃僧格林沁保障畿辅，必得良将劲卒为赞助，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隶其军；又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堪大用。疏上，并嘉纳焉。

十一年，文宗崩於热河行在，穆宗即位，肃顺等专政，文祥请解枢务，不许。

十月，回銮，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元年，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都统。二年，管理籓院事务。东南军事以次戡定，江苏、浙江省城克复，议加恩枢臣，固辞。三年，江宁复，首逆就歼，捷至，加太子太保，予侄凯肇员外郎。四年，署户部尚书，辞内务府大臣，允之。

是年秋，马贼入喜峰口，命文祥率神机营兵防护东陵，督诸军进剿，贼遁氵栾阳。疏陈：“地方官豢贼酿患，请除积弊，清盗源。马贼巢穴多在奉天昌图八面城、热河八沟哈达等处。请购线侦察，调兵掩捕，庶绝根株。”事定，回京。文宗奉安山陵，赐其子熙联员外郎。寻以母病请假三月，回旗迎养。奉天马贼方炽，命率神机营兵往剿，增调直隶洋枪队出关，约东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夹击，破贼於锦州东井子。谍知贼将劫奉天狱，约期攻城，兼程驰援，贼退踞城东南，围抚顺；令总兵刘景芳夜击破之，贼遁出边。遣军趋吉林，五年春，解长春围，追贼至昌图朝阳坡，分三路进击，十数战皆捷，擒斩三千馀。贼首马傻子穷蹙乞降，磔之；留兵饷授将军都兴阿，俾清馀孽。请蠲奉天地丁银米，停铺捐。回京，调吏部尚书。

文宗实录成，赐子熙治员外郎。

八年，丁母忧，特赐谕祭。百日假满，病未出。天津教案起，力疾还朝。十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负其责。洋情诪幻，朝论纷纭，一以忠信持之，无诿卸。洎穆宗亲政，胪陈历年洋务情形，因应机宜甚备，冀有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

十三年，病久不瘉，在告，会日本窥台湾，强出筹战守。疏请：“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皇上忧勤惕厉，斯内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言甚切至。

是年冬，穆宗崩，德宗继统即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久病请罢，温诏慰留，解诸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时国家渐多故，文祥深忧之，密陈大计疏曰：“洋人为患中国，愈久愈深，而其窥伺中国之间，亦愈熟愈密。从前屡战屡和，迄无定局，因在事诸臣操纵未宜。及庚申定约，设立衙门专司其事，以至於今，未见决裂。就事论事，固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洋人之用心，求驭外之大本，则不系於此，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溯自嘉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道光年间，肆掠江、浙，自江宁换约以后，觊觎观望。直至粤匪滋事，以为中国有此犯上作乱之事，人心不一，得其间矣。於是其谋遂泄，闯入津门，虽经小挫，而其意愈坚，致有庚申之警。然其时势局固危，民心未二，勤王之师虽非劲旅，而闻警偕来；奸细之徒虽被诱胁，而公愤同具，以是得受羁縻，成此和局。十馀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宵旰勤劳，无间隙之可寻；在事诸臣始得遇事维持，未至启衅，偶有干求，尚能往返争持，不至太甚，非洋务之顺手，及在事者折冲之力，皆我皇太后、皇上朝乾夕惕，事事期符民隐，人心固结，有以折外族之心，而杜未形之患也。然而各国火器技艺之讲求益进，彼此相结之势益固。使臣久驻京师，闻我一政之当则忧，一或不当则喜，其探测愈精。俄人逼於西疆，法人计占越南，紧接滇、粤，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动之势，益不可遏。所伺者中国之间耳，所惎者中国大本之未摇，而人心之难违耳。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

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其人心固也。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任性，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间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蟲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於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於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咸丰六年王茂廕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

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於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办理洋务最久，实有见於洋人居心积虑之处，而现时尤为迫切紧要之关。外国之求间在此，中国之弥间亦在此。在事诸臣，仅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用敢直陈，伏乞俯鉴刍言，将此摺时置左右，力求端本之治，以回隐患之萌。天下幸甚！”

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臣覆奏，将复下廷议。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恐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达宸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此心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於忧患者正在於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念而移时辄忘，或有名无实，大局将不堪设想，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从前夷患之炽，由於中外之情相隔，和战之见无定，疆吏又遇事粉饰，其情形不能上达於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无所底止。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於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懽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於是夷情愈骄，约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而庚申衅起，几至无可措手。自设立总理衙门，其事始有责成，情形渐能熟悉，在事诸臣亦无敢推诿。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而国家切要之事也。既为国家切要之事，则凡为大清臣子者，无人不应一心谋画，以维大局。况和局之本在自强，自强之要在武备，亦非总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使武备果有实际，则於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顾忌，觎觊亦可潜消，事不尽属总理衙门，而无事不息息相关也。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讬於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於任事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口有自。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争相诿谢，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矣。夫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今日本扰台之役业经议结，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属无名之师，已几几震动全局，费尽笔争舌战，始就范围。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得中国一无理之端，藉为名义，构兵而来，更不知如何要挟，如何挽回？言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则自强之计尚可须臾缓哉？此总理衙门奏请饬令会议诸条，实为紧要关系，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今计各疆吏遵旨筹议，指日将依限上陈，如饬下廷议，非向来会议事件可比，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摺内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总理衙门承办之事，能否维持，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

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庶可握不战之胜。惟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事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鉴。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否则支持既难，变更不免，变而复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几卒。温诏赐恤，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载澂奠醊，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往赐祭。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前劳，赐祭一坛。

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犁，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后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譁然。谴罪崇厚，易以曾纪泽往，久之乃定议，幸免大衅。法越事起，和战屡更，以海防疏，不能大创敌，迁就结局。及兴海军，未能竭全力以成之，卒挫於日本。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以多事矣。子熙治，以员外郎袭骑都尉世职。

宝鋆，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道光十八年进士，授礼部主事，擢中允。三迁侍读学士。咸丰二年，粤匪窜两湖，宝鋆疏请邻近诸省力行坚壁清野之策。四年，命往三音诺颜部赐奠，谢绝餽赆，外籓敬之。擢内阁学士。

五年，迁礼部侍郎，兼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户部。八年，典浙江乡试，以广额加中官生一名，坐违制，镌一级留任，文宗谕“宝鋆素以果敢自命，亦同瞻徇”，特严斥焉。

十年，命赴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复赴通州察视，迭疏请定杜弊章程，并劾监督贻误，如所请行。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署理户部三库事务，会办京城巡防。时英法联军内犯，车驾幸热河，既至，命提库帑二十万两修葺行宫。宝鋆以国用方亟，持不可。上怒，欲加严谴，会所管三山被掠，诏切责，降五品顶戴。逾月后，以巡防劳勚，复之，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复兼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十一年，文宗崩於行在。十月，穆宗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同治元年，擢户部尚书。二年，奏劾寿庄公主府首领太监张玉苍出言无状，严旨逮讯，玉苍治如律。三年，命大臣轮班进讲治平宝鉴，宝鋆与焉。江宁克复，以翊赞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四年，命佩带内务府印钥。寻以枢务事繁，请解内务府大臣职，允之。自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始求通知外国语言文字，置同文馆，肄习西学，廷臣每以为非。六年，都察院代奏职员杨廷熙上书请撤同文馆，语涉恭亲王及宝鋆等专擅挟持，於是宝鋆偕恭亲王请罢直候查办，温诏慰留，勉以不避嫌怨，勿因浮言推诿。七年，直东捻匪肃清，加军功二级。十一年，调吏部。穆宗大婚礼成，加太子太保。十二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调兵部，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光绪三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四年，回疆肃清，被优叙。

宝鋆自同治初年预枢务，偕文祥和衷翊赞，通达政体，知人让善，恭亲王资其襄助，至是朝列渐分门户。文祥既殁，议论益纷，编修何金寿因旱灾劾枢臣不职，请加训责，诏斥恭亲王、宝鋆等目击时艰，毫无补救，严议革职，加恩改留任。五年，以题穆宗神主，加太子太傅，复以实录告成，推恩其子景沣晋秩郎中，侄景星赐举人。七年，庶子陈宝琛以星变陈言，专劾宝鋆，请仿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立予罢斥。诏曰：“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尚无过失。陈宝琛谓其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惟既有此奏，自平时与王大臣等议事未能和衷共济，致启人言。该大学士受恩深重，精力尚健，自当恪矢公忠，勉图报称，务宜殚精竭虑，力戒因循积习，用副委任。”

十年三月，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同日斥罢，诏：“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以原品休致。”十二年，皇太后懿旨加恩，改以大学士致仕，赏食半俸。宝鋆退休后，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年逾八十，恩赉犹及。十七年，卒。遗疏入，诏褒其“忠清亮直，练达老成”，赠太保，祀贤良祠，擢子景沣四品京堂，赐孙廕桓举人，遣贝勒载瀅奠叕，饰终之典，视在位无所减，谥文靖。子景沣，官至广州将军，卒，谥诚慎。孙廕桓，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历官国子监司业，改乾清门头等侍卫。

论曰：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籓、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 列传一百七十四

宗室肃顺 穆廕匡源 焦祐瀛 陈孚恩

宗室肃顺，字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也。道光中，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授委散秩大臣、奉宸苑卿。文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

以其敢任事，渐乡用。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礼部、户部。

七年，擢左都御史、理籓院尚书，兼都统。时寇乱方炽，外患日深，文宗忧勤，要政多下廷议。肃顺恃恩眷，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挤排异己，廷臣咸侧目。八年，调礼部尚书，仍管理籓院事，又调户部。会英法联军犯天津，起前大学士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往议约。耆英不候旨回京，下狱议罪，拟绞监候，肃顺独具疏请立予正法，上虽斥其言过当，即赐耆英自尽。大学士柏葰典顺天乡试，以纵容家人靳祥舞弊，命肃顺会同刑部鞫讯，谳大辟，上念柏葰旧臣，狱情可原，欲宽之；肃顺力争，遂命斩。户部因军兴财匮，行钞，置宝钞处，行大钱，置官钱总局，分领其事。又设官号，招商佐出纳，号“乾”字者四，“宇”字者五。钞弊大钱无信用，以法令强行之，官民交累，徒滋弊窦。肃顺察宝钞处所列“宇”字五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褫司员台斐音等职，与商人并论罪，籍没者数十家。又劾官票所官吏交通，褫关防员外郎景雯等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大学士祁俊藻、翁心存皆因与意见不合，齮龁不安於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

肃顺日益骄横，睥睨一切，而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於剿匪主用湘军，曾国籓、胡林翼每有陈奏，多得报可，长江上游以次收复。左宗棠为官文所劾，赖其调护免罪，且破格擢用。文宗之信任久而益专。

自八年桂良等在天津与各国议和，廷议於“遣使入京”一条坚不欲行，迄未换约。九年，乃有大沽之战，敌却退。十年，英法联军又来犯，僧格林沁拒战屡失利，复遣桂良等议和。敌军近逼通州，乃改命怡亲王载垣、尚书穆廕往议，诱擒英官巴夏礼置之狱，而我军屡败之馀不能战，车驾仓猝幸热河，廷臣争之不可。事多出肃顺所赞画，遂扈从。洎敌军入京师，恭亲王留京主和议，议即定，敌军渐退。留京王大臣吁请回銮，肃顺谓献情叵测，力阻而罢。肃顺先已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至是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

十一年七月，上疾大渐，召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祐瀛入见，受顾命，上已不能御硃笔，诸臣承写焉。穆宗即位，肃顺等以赞襄政务多专擅，御史董元醇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梗其议，拟旨驳斥，非两宫意，抑不下，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逾日，卒如所拟，又屡阻回銮。恭亲王至行在，乃密定计。九月，车驾还京，至即宣示肃顺、载垣、端华等不法状，下王大臣议罪。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枻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叱曰：“早从吾言，何至今日？”载垣咎肃顺曰：“吾罪皆听汝言成之也！”谳上，罪皆凌迟。诏谓：“擅政阻皇太后垂帘，三人同罪，而肃顺擅坐御位，进内廷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传收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词气抑扬，意在构衅，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端华罪尤重。”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於市。

肃顺揽权立威，数兴大狱，舆论久不平；奏减八旗俸饷，尤府怨。就刑时，道旁观者争掷瓦砾，都人称快。肃顺既伏法，诏逮所与交结之内监杜双奎、袁添喜等置重典；其被威胁者，概免株连。耆英子庆锡呈诉其父为肃顺所陷，请昭雪，诏以耆英罪当死，肃顺奏过当，文宗已斥之，特锢肃顺子不得入仕以示戒。

穆廕，字清轩，托和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咸丰元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寻除国子监祭酒，故事，非科甲不与斯职，部臣执奏，特旨仍授之。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兼副都统。三年，粤匪扰河南、直隶，京师戒严，命偕僧格林沁、花沙纳、达洪阿办理京旗各营巡防事宜。迁礼部侍郎，署左翼总兵，寻调刑部。八年，擢理籓院尚书，兼都统，调兵部。

十年，命偕怡亲王载垣赴通州，与英法联军议和，解桂良等钦差大臣关防授之。

议不谐，命擒诸酋，获巴夏礼送京。敌军益逼，诏斥穆廕等办理不善，撤回，扈从热河。丁父忧，予假十四日，命俟回京补行持服。

十一年，文宗崩，偕肃顺等同受顾命，赞襄政务。十月，肃顺、载垣、端华等伏法，穆廕与匡源、杜翰、焦祐瀛并罢直军机，议罪。及议上，诏曰：“穆廕等於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廕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王大臣等拟请将穆廕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箝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著即革职，加恩改发军台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免其遣戍。”穆廕诣戍，同治三年，论赎归，殁於家。杜翰，附其父受田传。

匡源，字鹤泉，山东胶州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吏部侍郎。咸丰八年，入直军机，谦退无所建白。罢官后，清贫，主讲济南泺源书院以终。

焦祐瀛，字桂樵，直隶天津人。道光十九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

累迁光禄寺少卿。咸丰十年，命赴天津静海诸县治团练，召回从幸热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太仆寺卿。祐瀛尤谄事肃顺等，诸诏旨多出其手，为时所指目，故同败。

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大学士穆彰阿领枢务，深倚之，历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皆留直。迁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兼署顺天府尹、工部侍郎，擢仓场侍郎。二十七年，调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偕侍郎柏葰赴山东按事，劾巡抚崇恩库款亏缺、捕务废弛，罢之。暂署山东巡抚。授刑部侍郎，回京面陈在署任不受公费，诏嘉之，特加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赐匾额曰“清正良臣”，皆异数。二十九年，偕侍郎福济赴山西按巡抚王兆琛贪婪事，得实，褫兆琛职，逮京治罪。调工部，署刑部尚书，寻实授。三十年，宣宗崩，遗命罢配郊祔庙，下王大臣议。文宗召对，孚恩与怡亲王载垣等争论於上前，载垣等以失仪自劾，诏原其小节，予薄谴，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孚恩寻以母老乞养回籍，允之。

咸丰元年，命在籍帮办团练。三年，九江陷，巡抚张芾出督师，孚恩与司道守省城，既而贼由安徽回窜上游，命偕芾筹防。贼犯南昌，孚恩偕芾固守，江忠源援师至，力战，相持九十馀日，贼始引去。以守城功，赐花翎。七年，母丧毕，到京未有除授。八年，御史钱桂森疏言：“孚恩才练识明，在外数年，多所阅历，傥仍入直枢廷，或使治洋务，必能有济。”诏斥朋比，罢桂森言职，回原衙门。久之，命孚恩以头品顶戴署兵部侍郎，又署礼部尚书，授兵部尚书。会鞫顺天乡试关节狱，牵涉其子景彦，自请严议，并回避，得旨，褫景彦职，除涉景彦者仍责会讯，仅议失察降一级，准抵销。寻兼署刑部、户部尚书，调授吏部尚书。

初，孚恩以议礼忤载垣、端华、肃顺等，及再起，乃暱附诸人冀固位。肃顺等既败，少詹事许彭寿疏请治党援，论形迹最著莫如孚恩，最密莫如侍郎刘昆、黄宗汉，平日所荐举者，则有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等，於是诸臣尽黜。诏谓：“孚恩当大行皇帝行幸热河，命诸臣议可否，孚恩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之语，意在迎合载垣等。大行皇帝上宾，留京诸大臣中独召孚恩一人赴行在，足证为载垣等心腹。革职，永不叙用。”时廷臣议郊坛配位，孚恩言：“前议宣宗配位时，大行皇帝有定为三祖六宗之谕，出於大学士杜受田所拟，非大行皇帝意。”王大臣等用其言，仍请文宗配祀。许彭寿复引据文宗御制诗有“以后无须变更”之句，请下廷臣再议，议不配祀。诏斥孚恩谬妄，又以籍肃顺家得孚恩私书，有暗昧不明语，乃逮孚恩下狱，籍其家，追缴宣宗赐额，遣戍新疆。

居数年，伊犁被兵，将军常清等奏孚恩筹饷治军有劳，命免戍，留助理兵饷。

同治五年，伊犁陷，孚恩及妾黄、子景和、媳徐、孙小连同殉难。事闻，但恤其家属，孚恩不与焉。

论曰：文宗厌廷臣习於因循，乏匡济之略，而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於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於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於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穆廕诸人或以愿谨取容，或以附和希进，终皆不免於斥逐。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

## 列传一百七十五

桂良 瑞麟子怀塔布 官文 文煜

桂良，字燕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入赀为礼部主事，晋员外郎。出为四川顺庆知府，调成都。历建昌道，河南按察使，四川、广东、江西布政使。道光十四年，擢河南巡抚。嘉庆中，林清、李文成等以八卦教倡乱，既诛，而汲县潞州屯坟塔犹祀其神曰“无生老母”，习教者犹众。御史黄爵滋以为言，命桂良察治，毁其坟庙，廉得河南境内无生庙三十九所，并毁之；地方官失察，谴黜有差。十九年，擢湖广总督，调闽浙，又调云贵。二十年，兼署云南巡抚。滇省多盗，奏定缉捕章程；又请迤南、迤西、迤东各标营官兵责成巡道就近稽察。时贵州诸苗蠢动，镇远、黎平、都匀、古州苗尤悍，州县不能制，疏请遴劲兵专主剿捕。

二十五年，入觐，留京，署兵部尚书，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寻出为热河都统。二十八年，召来京，以其女妻皇六子奕，授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元年，署吏部尚书，出为福州将军。二年，召授兵部尚书。三年，粤匪陷江宁，京师戒严。桂良疏请各城门稽查增派八旗章京兵丁，补葺城上兵房，从之。

未几，粤匪窜河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出省防剿，命桂良驻保定为后路声援，兼防西路要隘。望都、唐县土匪起，捕诛之。是年秋，贼由山西犯畿南，讷尔经额师溃於临洺关，隆平、柏乡相继陷。讷尔经额褫职逮治，授桂良直隶总督，诏责偕都统胜保速筹防剿。布政使张集馨出兵迁延，劾罢之。贼窜正定、定州、深州、河间、天津，势剽甚，於是桂良率提督张殿元守保定，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大兵驻通州卫京师，胜保督师进剿。四年，大捷於独流镇，贼走踞阜城，又走连镇，僧格林沁、胜保会攻，贼分窜山东，胜保追击之。桂良遣张殿元赴武邑防堵，劾散秩大臣穆辂、健锐营翼长双僖纵兵伤官扰民，议谴。

秋，英吉利、美利坚两国兵船至大沽。时贼氛未靖，诏戒张皇，命桂良相机办理。寻以前任盐政崇纶归调遣，令赴天津会议。英酋咆呤要索十六条，欲遣官驻京及践广州入城之约，中外官平礼接见，通商税则变通旧约；美酋麦莲则仅言通商一端。崇纶等严拒其驻京，馀事令赴广东听总督查办。屡议无要领，咆呤等寻去。五年，僧格林沁连大破贼，贼首林凤祥、李开芳先后就擒伏诛，畿辅肃清。七年，召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兼正蓝旗蒙古都统。

八年春，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北犯，毁大沽砲台，泊天津城下，声言将犯京师。仓猝援军未集，命桂良偕尚书花沙纳往议。敌情猖肆，要求益多：以遣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行、兵费赔偿后，始交还广东省城。四事廷议不允。复起故大学士耆英同与议，英人尤不悦，拒之，耆英以擅回京获罪。桂良等议久不决，廷臣多主战，实不足恃，而敌日以进兵为恐哧。俄、美两国调停其间，卒徇所请定议，而通商税则俟於上海详定之。

五月，签约退兵，遂命桂良偕花沙纳赴上海，武备院卿明善、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副之，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议税则。文宗愤和约之成出於不得已，或献策许全免入口税以市惠，冀改易驻京诸条，密授桂良等机宜。八月，至上海，晋文华殿大学士，授内大臣。桂清力言免税之不可，改约之难成，桂良亦赞其议，上甚怒，必责其补救一二端，而各国因广东民团仍与为难，且出示伪载谕旨，坚欲罢两广总督黄宗汉，停撤民团。桂良等疏闻，乃解宗汉通商大臣，改授桂清。桂良等噤不敢言罢驻京诸事，先议税则。

十二月，英使额罗金遽率兵船赴广东，遂罢议。九年，回京，仅美利坚一国遵换通商之约，英军复犯大沽，僧格林沁预设备，兵至，击退之。十年，英法联军大举来犯，我师失利。七月，复命桂良赴天津议和，要增兵费，入京换约，严诏拒绝。

敌陷天津，进逼京师，上幸热河，恭亲王奕留守主抚议，桂良与焉。九月，於礼部换约，视八年原议益增条款，事具邦交志。寻命督办各国通商事务。十一年，穆宗即位，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元年，卒，优恤，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端。

瑞麟，字澄泉，叶赫那喇氏，满洲正蓝旗人。由文生充太常寺读祝官，补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祫祭太庙，读祝洪亮，宣宗嘉之，赐五品顶戴、花翎。二十八年，超擢太常寺少卿，又擢内阁学士，兼管太常寺。三十年，擢礼部侍郎。咸丰元年，兼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正黄旗护军统领。三年，调户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时粤匪窜畿辅，踞静海县及独流镇，命瑞麟率兵从僧格林沁防剿，会攻独流，克之。

静海贼窜陷阜城，又分窜连镇及山东高唐州，瑞麟合击，屡有擒斩。五年，克连镇，贼首林凤祥就擒，加都统衔，赐号巴达琅阿巴图鲁，授西安将军。未几，擢礼部尚书，兼镶白旗蒙古都统。

八年，英兵犯天津，命驰赴杨村筹防。洎抚议定，敌退。文宗知和不可恃，亟治海防，命瑞麟赴天津修筑大沽砲台。寻署直隶总督，增建双港砲台，调福建霆船战船，增募水师。僧格林沁移师天津，分驻要隘。瑞麟回京，调户部尚书缌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礼部鸿胪寺、太常寺。九年，管理户部。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授内大臣。六月，英法联军复犯天津，命率京兵万人守通州。僧格林沁屡战失利，敌军进通州，瑞麟偕胜保御之八里桥，左右夹击，胜保伤砲坠马，军溃，敌遂逼京师。

瑞麟迎战安定门外，败绩，褫职。车驾幸热河，命扈从行在。是年冬，和议成，予侍郎衔，随僧格林沁剿山东捻匪。攻钜野羊山集贼巢，失利，马蹶被伤，退军济宁，复褫职，召回京。十一年，授镶黄旗汉军都统，管神机营事。

同治元年，出为热河都统，疏请招佃围边荒地八千顷充练饷，允之。二年，调广州将军。四年，兼署两广总督。信宜、化州土匪起，遣兵平之。粤匪汪海洋由福建窜广东大埔，遣副将方耀击走之。入闽会剿，复诏安、平和。贼复窜广东境，连败之於长乐、镇平。时贼踪往来於福建、广东、江西界上，瑞麟偕左宗棠疏请三省会剿。诏提督鲍超由江西来援，四面环攻。十二月，歼伪偕王谭体元於黄沙坝，擒首逆汪海洋，诛之，馀贼肃清。捷闻，优诏嘉奖。

五年，实授两广总督。广东素多盗，伏莽时起。时巡抚蒋益澧号知兵，瑞麟部将方耀、郑绍忠皆能战，先后破斩五坑客匪，曹冲、赤溪及新安、东莞诸匪，潮州、琼州洋盗、土匪。九年，兼署巡抚。十年，复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十三年，卒，诏嘉前劳，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子怀塔布，由廕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以父恤典擢四品京堂，累迁礼部尚书，充内务府大臣。光绪二十四年，主事王照上书言事，久之始代奏，坐违旨抑格，褫职。未几，皇太后训政，起授左都御史，复充内务府大臣，迁理籓院尚书。二十六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恪勤。

官文，字秀峰，王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先隶内务府正白旗汉军。由拜唐阿补蓝翎侍卫，累擢头等侍卫。道光二十一年，出为广州汉军副都统，调荆州右翼副都统。粤匪既陷汉阳，将犯荆州。咸丰三年，将军台涌驻防德安，命官文专统荆州防兵。四年，擢荆州将军。贼陷安陆、荆门、宜昌。时荆州兵多调赴武昌，分屯要隘，城中兵仅二千。监利又陷，官文遣军复之；连复宜昌、石首、华容，於是荆州稍安，而武昌被围急，官文遣将沿汉下援。

六月，武昌复失守，命官文统筹全局，规复武汉。因疏言：“贼情诡谲，军情随时变幻。武汉之贼一日不尽，荆州不得安枕。贼踞汉阳，倚江为险，绝我粮道，阻我援军。今欲复武昌，必先攻汉阳，夺贼所恃之险，而后武昌可图也。总兵双保自潜江进剿，兵力过单。臣已令罗遵殿以战船百艘自仙桃镇、蔡店迳趋汉阳，与抚臣杨霈分道夹攻；又檄总兵福炘往助双保，知县吴振镛进复沔阳以通饷道。惟贼踞岳州，南北援军均受牵制，尤应先剿岳州之贼。曾国籓方统砲船驻湘阴，塔齐布之师已入岳州境，臣已促其速进，分兵阻江路。复派同知衔李光荣等率川勇防调弦口，张子铭防监利尺八口，都司宗维清沿江接应。荆州仅賸旗兵分守要隘，随时接应，庶几可进可退，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疏入，报闻。寻曾国籓克岳州，贼艘悉出大江，官文遣凉州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赴螺山防江，歼贼甚多。八月，武昌、汉阳相继复，论功被优叙。

五年，总督杨霈师溃德安，汉阳、汉口复陷，德安、随州继之，诏褫霈职，授官文湖广总督。师次安陆，疏言：“贼自随州退踞德安，凶锋叠挫。惟天门、京山道路四通，傥窜襄河，勾连仙桃镇以下股匪，不独荆襄在在堪虞，上游各处均可北窜。现遣兵一由天门、皁市进剿，一往京山防守，臣驻安陆为两路应援，咨固原提督孔广顺伺隙进取，署提臣讷钦为后应。俟钦差大臣西凌阿入楚，即统兵从襄河两岸水陆并进，由汉川攻汉阳。”秋，西凌阿战德安失利，乃命官文代为钦差大臣，驰援德安。贼弃城走，蹑追之，直捣汉阳。十二月，督兵薄西门桥，迭败贼於龟山、尾湖堤、五显庙，破贼卡，毁东西土城。六年，贼造浮桥从西门分队来犯，击却之。

分兵河口断其粮道，令副都统都兴阿攻围风焚积聚，贼势渐蹙。秋，破汉阳城外贼营，连战皆捷。巡抚胡林翼规复武昌。十一月，约同日水陆大举，分攻武、汉，官文督军分路进，水师击汉阳东门，破五显庙贼卡，李孟群又败龟山援贼，王国才、杨昌泗由西门攻入，遂复汉阳，俘伪将军等五百馀人。林翼亦复武昌，诏嘉奖，赐花翎。

七年，偕林翼疏言：“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三次失陷，力攻两载而后克之。目前相机防剿，不令贼乘间上窜，蹈从前覆辙。业派李续宾由南岸，都兴阿、孔广顺、王国才由北岸，杨载福率水师由江路分道进剿。现北岸黄州至黄梅，南岸武昌至兴国，均已肃清，崇、通一带搜捕殆尽；李续宾抵九江，与曾国籓会合进攻；杨载福毁城外贼营；惟小池口贼垒未拔，派鲍超助攻。安徽之英山、太湖、宿松、望江接壤湖北，皆为贼薮，有窥伺上犯之心。饬王国才驻黄梅之大河铺、界岭岩，孔广顺驻蕲水之孔陇驿，巴扬阿率马队为各路应援，以固楚北门户。道士洑水阔溜急，田家镇两山对峙，水师皆难久驻，酌留各营游巡江面，足备镇驭。通筹大局，我军已据水陆上游，实蓄破竹建瓴之势。

所虑江西七府未平，武昌尚有肘腋之患。贼若由通城、崇阳、兴国窜逼武昌，反出江西各军之上，自当固守武昌，以为后路根本。相机筹画，节节进取，仍步步严防，庶军情无返顾掣肘之虞，转饷有源源不竭之利。”疏入，报闻。

初，官文由荆州将军调总督，凡上游荆、市、襄、郧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林翼以巡抚驻金口，凡下游武、汉、黄、德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南北军各领分地，徵兵调饷，每有违言。武昌既复，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於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

八年四月，复九江，论功，加太子少保。皖贼陷麻城、黄安，围蕲州，先后破走之。七月，胡林翼丁母忧，官文疏请留林翼治军，改为署理，从之。命官文暂行兼署巡抚，寻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李续宾战殁三河，皖、鄂震动。官文分兵扼蕲州、广济、麻城诸隘，固守九江、彭泽，水师严防江面，人心始定。九年，贼窜湖南，围宝庆，檄荆宜施道李续宜赴援，大破之，宝庆围解。十二月，复太湖，被优叙。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时大军围安庆急，陈玉成、李秀成先后分兵犯湖北境，冀掣动局势，遣将迭破之，所陷诸郡县皆复。八月，克安庆，加太子太保。是年，胡林翼病殁，严树森代之。

降捻苗沛霖踞安徽寿州，诏疆臣议剿抚之策。官文疏陈沛霖包藏祸心，罪大恶极，请伸天讨。同治元年，遣副将周凤山等剿捻於河南信阳、罗山，败之；又破黄梅捻巢，收复十馀寨：晋文华殿大学士。发、捻合扰楚、豫之交，势甚炽。荆州将军多隆阿方督师赴陕西，官文以楚兵不敷分布，奏调回援。九月，多隆阿至，屡战皆捷，襄河以北贼皆远遁。三年，劾巡抚严树森把持刚愎，黜之。六月，克复江宁，曾国籓奏捷，推官文列名疏首。诏嘉官文徵兵筹饷，推贤让能，接济东征，不分畛域，锡封一等伯爵，号果威，世袭罔替，升入正白旗满洲，赐双眼花翎。盖褒其能与胡林翼和衷卒成大功也。

四年，僧格林沁剿捻战殁於山东，诏追论前年发、捻扰湖北，官文不能就地歼除，仅驱出境，以致蔓延益炽，下严议，降三级调用，改革职留任，褫宫衔、花翎。

五年，偕曾国籓奏设长江水师，如议行。湖北巡抚曾国荃劾官文贪庸骄蹇，命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往按，坐动用捐款，议革职，诏念前劳，原其尚非贪污欺罔，优与保全，解总督，仍留大学士、伯爵，罚伯俸十年。召还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寻出署直隶总督。

七年，捻匪张总愚由西路窜扰畿辅，下严议。寻李鸿章、左宗棠等入援，七月，捻匪平，复宫衔、花翎。八年，回京，管理户部三库，授内大臣。十年，卒，优诏赐恤，赠太保，赐金治丧，遣惠郡王奠醊，祀贤良祠，谥文恭。寻以疆臣请合祀湖北胡林翼专祠。

当官文之在湖北，事事听林翼所为，惟驭下不严，用财不节，林翼忧之。阎敬铭方佐治饷，一日林翼与言，恐误疆事。敬铭曰：“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划除畛域之效。然湖北居天下要冲，朝廷宁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且继者或厉清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颛己自是，岂甘事事让人？官文心无成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请。其失仅在私费奢豪，诚於事有济，岁糜十万金供之，未为失计。至一二私人，可容，容之；不可，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平，必无忤也。”林翼大悟。及林翼殁，督抚不相能，官文劾严树森去之；而曾国荃又劾官文去之。官文晚节建树不能如曩时，然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亦无以成大功，世故两贤之。

孙兴恩，袭伯爵。

文煜，字星岩，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累迁刑部郎中。出为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咸丰三年，迁江宁布政使。时江宁已陷贼，文煜从琦善江北大营。四年，琦善殁於扬州，所部练勇及江北粮台事宜，命文煜接办。

五年春，粤匪由瓜洲东窜沙头港，文煜遣勇击之，贼由对岸扎簰争渡，偕水师以大砲合击，贼退瓜洲。文煜以沙头港为里下河门户，贼所必争，筑土城砲台，疏请添募练勇守御，从之。既而贼踞扬州，窥里下河，文煜击之於万安桥，大有斩获，贼势乃挫。七年，调江苏布政使，治江南大营粮台。以支给撙节，为军中所不便，提督和春劾其拘泥，命来京候另简用。寻授直隶布政使。

九年，英兵犯大沽，为僧格林沁击退。战后将议抚，命文煜从总督恆福赴北塘相机办理。寻擢山东巡抚。捻匪围曹县，分党扰安陵，檄曹州镇总兵郝上庠合师内外夹击，解曹州围，安陵贼亦退。十年，捻匪又窜单县，分扰峄县得胜徬，遣将击走之。英法联军踞砲台，文煜遣兵扼利津，自驻濰县韩亭以防陆路北犯。寻敌船北驶犯北塘，文煜分军入卫，驻通州，自率众赴济宁剿捻匪。

十一年，署直隶总督，寻实授。时和议既成，穆宗回銮，畿辅马贼四起，久未净绝，屡诏责文煜搜捕。同治元年，坐山东降贼张锡珠等扰畿南督剿不力，褫职，戍军台。二年，僧格林沁奏调赴营差遣，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三年，命赴甘肃庆阳督办粮台，以病请解职回旗。七年，起授正蓝旗汉军都统，寻出为福州将军。

十年，兼署闽浙总督。十三年，日本兵船窥伺台湾，偕总督李鹤年、船政大臣疏陈防务。光绪三年，入觐，留京授内大臣、镶白旗汉军都统、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

七年，协办大学士。九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十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以病乞罢。

寻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达。两江总督曾国荃等奏文煜咸丰中孤军捍贼，保全里下河，请於扬州建专祠，允之。子志颜，理籓院侍郎。

论曰：桂良以帝室葭莩，与闻军国，数膺议和之使，无所折冲。瑞麟从僧格林沁剿贼防夷，曾著劳勚。文煜亦处兵间，无功可录。官文虽无过人之才，推贤让能，奠安江汉，与曾国籓、胡林翼和衷规画，竟完戡定之功。茅土同膺，旂常并焕，岂诸人所可并语哉？

## 列传一百七十六

柏葰 麟魁 瑞常 全庆

柏葰，原名松葰，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兼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十八年，出为盛京工部侍郎，调刑部，兼管奉天府尹。二十年，召授刑部侍郎，调吏部，又调户部。二十三年，充谕祭朝鲜正使，例有餽赆，奏却之。二十五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六年，典江南乡试。疏言：“徵漕大户短欠，取偿小户，劣绅挟制官吏，大户包揽小户，畸轻畸重，旗丁需索，加增津贴诸弊，请严禁。”如议行。寻偕仓场侍郎陈孚恩盘查山东籓库，劾布政使王笃滥用幕友及地方官纵盗，巡抚崇恩以下议谴有差。二十八年，擢左都御史。三十年，迁兵部尚书，授内大臣。寻调吏部，管理三库，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三年，命偕侍郎善焘赴盛京按协领塔芬布轻听谣言，调兵护宅，几至激变，得实，论遣戍。将军奕兴坐袒护，革任。寻以前在镶白旗蒙古都统任拣选承袭有误，罢内务府大臣，降授左副都御史。未几，出为马兰镇总兵。五年，擢热河都统，搜捕山匪。疏言：“热河将惰兵疲，州县不谙吏治。行使大钱，民皆罢市。矿匪占踞山场，委员侵蚀商款。”诏严切查办。召授户部尚书，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六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寻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八年，典顺天乡试，拜文渊阁大学士。

柏葰素持正，自登枢府，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不协。会御史孟传金疏劾本科士论未孚，命覆勘试卷，应议者五十卷，文宗震怒，褫柏葰等职，命载垣等会鞫，得柏葰听信家人靳祥言，取中罗鸿绎情事，靳祥毙於狱。九年，谳上，上犹有矜全之意，为肃顺等所持。乃召见王大臣等谕曰：“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辜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葰身任大臣，且系科甲进士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夹讯，何难尽情吐露？既有成宪可循，即不为已甚，就所供各节，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葰遂伏法。

十一年，穆宗即位，肃顺等既败，御史任兆坚疏请昭雪，下礼、刑两部详议，议上，诏曰：“柏葰听受嘱讬，罪无可辞。惟载垣、端华、肃顺等因律无仅关嘱讬明文，比贿买关节之例，拟以斩决。由载垣等平日与柏葰挟有私仇，欲因擅作威福，竟以牵连蒙混之词，致罹重辟。皇考圣谕有‘不禁垂泪’之语，仰见不为已甚之心。

今两宫皇太后政令维新，事事务从宽大平允。柏葰不能谓无罪，该御史措词失当。

念柏葰受恩两朝，内廷行走多年，平日勤慎，虽已置重典，当推皇考法外之仁。”

於是录其子候选员外郎锺濂赐四品卿衔，以六部郎中遇缺即选。锺濂后官盛京兵部侍郎。

麟魁，字梅谷，索绰罗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六年二甲一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迁中允。历庶子、侍讲学士、詹事、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十七年，出为盛京刑部侍郎。十八年，召授刑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年，署仓场侍郎。命偕侍郎吴其濬赴湖北按事，劾总督周天爵酷刑，罢之，其濬留署总督。麟魁复往江西鞫闹漕京控之狱，及江苏邳州知州贾辉山被劾滥用非刑等事，并治如律。调户部，又调吏部，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二年，出署山东巡抚。英兵犯江南，疏陈登州突出黄、渤，三面环海，敌兵船砲坚利，计难与争，请移兵扼陆路险要。寻偕侍郎王植赴湖南鞫狱，并勘湖南、江苏、山东水灾，奏请蠲缓，如所请行。二十三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河决中牟，命偕尚书廖鸿荃往督工，东西两坝成而屡蛰，褫职，予七品顶戴，仍留工，以料缺水增请缓，复褫顶戴。召还，予三等侍卫，充叶尔羌参赞大臣，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二十七年，召授礼部侍郎，调刑部。二十八年，复授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前在山东收受陋规，降三级调用，予副都统衔，充乌什办事大臣。咸丰元年，疏陈时事，略曰：“广西逆匪，劳师糜饷。其始不过星星之火，当时牧令苟安畏事，讳盗不言；久之蒂固蔓延，养成巨患。请饬封疆大吏严查地方，如有教匪、土匪聚众以及抢劫，随时查拏，视缉捕之勤惰以为劝惩。近开捐例，实朝廷万不得已之举，各省清查，屡经申令。宜饬部臣按时详覈徵解多寡，实行赏罚章程，俾生愧奋。否则名讬清查，事仍敷衍，国储不裕，官纪益荒，甚非朝廷澄清吏治之意。”

奏入，下所司议行。授察哈尔副都统，召为户部侍郎。

二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擢工部尚书。三年，调礼部，充总管内务府大臣，罢直军机，调刑部。八年，复调礼部，补内大臣。十年，因谢恩摺失检，降授刑部侍郎。是年秋，车驾幸热河，命署右翼总兵，充巡防大臣。英法兵入京师，麟魁部勒僚属，戒都人守望相助，令家人闭户厝薪，曰：“事急即燔！”自宿於巡防廨中，相持数月。和议成，赴行在，籥请回銮，为载垣、端华、肃顺等所阻。十一年，迁左都御史，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寻授兵部尚书。同治元年，协办大学士。时方奉命偕尚书沈兆霖赴甘肃按事，至兰州，数日遽卒，诏依大学士例赐血卩，赐其子恩寿举人，谥文端。恩寿，同治十三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

瑞常，字芝生，石尔德特氏，蒙古镶红旗人，杭州驻防。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二等，六迁至少詹事。二十四年，连擢光禄寺卿、内阁学士。

二十五年，迁兵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九年，充册封朝鲜正使。调吏部，历兼左、右翼总兵。咸丰元年，典江南乡试，就勘徐州丰北河决，疏陈灾情、赈务、漕务，请饬地方官严防匪徒蠢扰，报闻。定郡王载铨管步军统领，越次题升主事，瑞常力争不得。寻解左翼总兵职。七年，擢左都御史。八年，迁理籓院尚书，兼正蓝旗汉军都统，署步军统领，调刑部尚书。十年，宝源局监督张仁政因侵蚀畏罪自尽，命瑞常偕尚书沈兆霖按之，得前任监督奎麟、瑞琇赃私状，并论大辟，追赃后遣戍。文宗幸热河，留京办事，督防巡防。十一年，调工部，又调户部。

同治元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皇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纂辑史事以昭法戒，书成，赐名治平宝鉴，遴择大臣轮班进讲，瑞常与焉。四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时陕西巡抚刘蓉骤起膺疆寄，为编修蔡寿祺所劾，蓉自陈辩，疏中引及胡林翼密荐之词，又倚任布政使林寿图，为人所忌。言官遂劾寿图湎酒废事，举劾不公，并讦蓉漏泄之罪，於是命瑞常偕尚书罗惇衍往按之，疏白其无罪，惟坐寿图演戏及蓉陈奏失当，并予薄谴。定陵奉安礼成，题神主，加太子少保。历工部、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管理户部三库。六年，赴天津验收漕粮，复命盘查北新仓，得亏米六万馀石状，论所司罪如律。十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

瑞常历事三朝，端谨无过，累司文柄，时称耆硕。十一年，卒，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端。子文晖，官至盛京礼部侍郎。

全庆，字小汀，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尚书那清安子。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历少詹事、詹事、大理寺卿。以误班镌级。二十一年，予头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召还，未行，会回疆兴垦，伊犁将军布彦泰疏留全庆偕林则徐往勘。二十五年，至叶尔羌，疏言：“和尔罕地膏腴，哈拉木札什水渠可资灌溉。又巴尔楚克为回疆扼要之地，道光十二年已奏开垦屯田，未种者尚多，应先侭安插民户，俾成重镇。”

诏如所请行。先是，全庆疏陈喀喇沙尔环城荒地，及库尔勒、北山根，可垦田万馀亩，命办事大臣常清筹办。至是复偕则徐详勘，疏言：“库尔勒应於此大渠南岸接开中渠，引入新垦之地，分开支渠二。其北山根展宽开都河龙口，别开大渠，与旧渠并行；再分支渠四，别开退水渠一。”又疏言：“伊拉里克在吐鲁番托克逊军台西，地平土润，土人谓之‘板土戈壁’。其西为‘沙石戈壁’，有大小阿拉浑两水，汇为一河。此次引水自西而东，凿成大渠，复多开支渠以资灌溉。伊拉里克西南沿山为蒙古出入之路，垦地在满卡南附近，东西两面，以‘人寿年丰’四字分号，各设正副户长一，乡约四，择诚实农民充之，承领耕种。又吐鲁番为南北枢纽，应安置内地民户，户领地五十亩，农田以水利为首务。此次开渠，自龙口至黑山头，地势高低，碎石夹沙，渠身易淤，酌定经久修治章程。”并如所请行。自是回疆南路凡垦田六十馀万亩。

回京，擢内阁学士，兼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历刑部、吏部、户部、仓场侍郎。

咸丰四年，擢工部尚书，兼正红旗汉军都统。七年，调兵部。九年，命赴天津验收漕粮。时英兵犯大沽，僧格林沁击却之。全庆疏陈兵事，略谓：“敌军战败之后，不进不退，心实叵测。窃恐别有举动，未必从此就抚而去。我之精锐，尽萃大沽，旁无应援，后无拥护。双港之旅，已调前敌；津门之备，但资土练；北塘一带，又颇空虚。应请速简重臣，发劲旅，严近畿海口之备，为僧格林沁之援，令广东义勇捣香港以牵其援兵，登州水师合旅顺以截其归路，然后国威可振，抚局可成。”疏入，被嘉纳。调吏部尚书。

十年，授内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元年，追论大学士柏葰科场之狱原谳未允，全庆坐附和定谳，镌四级，降授大理寺卿。历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左都御史。五年，授礼部尚书，调刑部。十一年，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年，典顺天乡试，以中式举人徐景春试卷疵谬，镌二级去职。

全庆易攵历清要，累掌文衡，更阅四朝，虽屡黜，寻即录用。光绪元年，授内阁学士。复历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五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少保。六年，拜体仁阁大学士。七年，致仕，食全俸。八年，卒，晋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恪。

论曰：自道光以来，科场请讬，习为故常，寒门才士，为之抑遏。柏葰立朝正直，且所不免，其罹大辟也，出於肃顺等之构陷。然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弊窦复滋，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实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麟魁、瑞常、全庆皆起家文学，洊陟纶扉，其建白犹有可纪焉。

## 列传一百七十七

贾桢 周祖培 硃凤标 单懋谦

贾桢，字筠堂，山东黄县人。父允升，乾隆六十年进士，由检讨历官兵部侍郎。

桢，道光六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十六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六子读。累擢侍讲学士。十九年，大考翰詹，命免试。历少詹事、内阁学士。二十一年，迁工部侍郎，调户部。二十七年，连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调吏部。咸丰二年，协办大学士。三年，疏请山东筹办团练，从之。题孝和睿皇后神主礼成，加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顺天府尹。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顺天府书吏范鹤等与户部井田科银库书吏交结营私，以钞票抵库银。桢察举其弊，谳定，谴失察诸官有差。桢以发觉察议，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年，兼管工部，晋武英殿大学士。

六年，丁母忧，命暂开缺，给假六月回籍治丧，假满来京。桢疏言：“臣兄弟五人，诸昆叠故，臣幸仅存。今不能为母守制，是臣母有子而如无子，臣何以为子？”

力求终制。时御史邹焌杰亦疏请准其开缺守制，诏允之。八年，服阕，以大学士衔补吏部尚书，仍充上书房总师傅。寻复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年，充京城团防大臣。是年秋，英法联军犯京师，车驾幸热河，命桢留守，日危坐天安门，阻外军不令入。及与会议，慷慨不屈。十一年，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病请开缺，不许。

穆宗回銮，偕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沈兆霖、赵光上疏曰：“我朝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条奏，特降谕旨甚明，臣等复有何异词。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皇上冲龄践阼，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拟定谕旨，每日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咸相钦奉。惟臣等详慎思之，似非久远万全之策，不能谓日后之决无流弊。寻绎赞襄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若事无钜细，皆由该王大臣先行定议，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沿，中外能无疑虑？为今日计，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庶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准法前朝，宪章近代，不难折衷至当。伏查汉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晋康献褚皇后，辽睿智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至如宋之章献刘皇后，有今世任姒之称，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明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穆宗贵妃，神宗生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惟时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抉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我皇上天亶聪明，不数年即可亲政，而此数年间，外而寇难未平，内而洋人偪处，何以拯时艰？何以饬法纪？

端以固结人心最为紧要。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惶惑，是则大可忧者。请敕下廷臣会议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或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旧制；量为变通，条列请旨酌定，以示遵守。”疏入，命廷臣集议允行。

同治元年安徽降贼苗沛霖谋分兵：一由清江，一渡颍而西，声称赴陕西胜保军营助剿，实有异图。桢上疏言：“苗沛霖穷而就抚，仍复拥兵观望，反覆无常。所部素无纪律，倘长驱入陕，何异引狼入室？由颍趋豫，尚为道所必经，绕道清江，则去之愈远，意存窥伺。西犯山左，则北路门户大开，固为腹心之患；东犯里下河，淮、扬通海，在在可虞。请饬下胜保严阻。”又疏言：“皖省军情紧急，署抚臣李续宜回籍葬亲，请勿拘百日定制，迅饬回任，以固疆圉。”并嘉纳之。三年，文宗实录、圣训告成，以监修劳，赐花翎。六年，桢年七十，赐寿，恩礼甚渥。寻以病乞休，不许。七年，乃允致仕，食全俸，仍充团练大臣。十三年，卒，诏称其“持躬端谨，学问优长”，依大学士例赐恤，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子致恩，官至浙江布政使。

周祖培，字芝台，河南商城人。父钺，嘉庆六年进士，历官鸿胪寺少卿。

祖培，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侍讲学士。道光十七年，督陕甘学政。历侍读学士、詹事、内阁学士。二十三年，擢礼部侍郎，调工部，又调刑部。二十六年，偕尚书赛尚阿查勘江南江防善后事宜，校阅江苏、安徽、江西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疏言：“我朝立政之要，用人之法，备载列圣实录，请随时披阅。利害所关，今昔同辙，容有昔之所利不尽利於今者，未有昔之所害不为害於今者；容有昔所欲除之害至今犹未尽除者，未有昔所应防之害至今转可不防者。

惟皇上成法在胸，以应几务，庶利害了如指掌，而兴废可决於一心。并请责成大吏，力戒欺饰，考察属吏；其徇隐庇护者，经言官弹劾，即严惩督抚，整顿营伍，责令捕盗，勿任推诿。”疏入，被嘉纳，特诏饬行。咸丰元年，擢刑部尚书。二年，疏言：“户部筹饷二十馀条，所议之款，缓不济急。请照道光二十一年河南河工、城工捐输章程，变通办理。”又谓：“按户派捐，先敛怨於民。请饬各督抚确查巨富之家，劝谕激发忠爱，力图报效。”从之。

三年，要犯刘秋贵死於狱，承审官未得实情，祖培坐降三级调用，授左副都御史。疏言：“贼匪滋事以来，屡谕各省办团练，筑寨浚壕，仿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行无实效，贼窜突靡定，各州县毫无豫备，贼至即溃。请严饬督抚，责成贤能有司，会绅速办；有怠玩从事，反滋扰累者，予参处。”从之。历工部、吏部侍郎。

四年，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六年，宣宗实录、圣训成，加太子太保，调吏部。

八年，会办五城团防，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署户部。九年，调户部，兼署吏部。京师戒严，疏陈团防章程六条：曰查户口以别良莠，劝保卫以联众志，任官绅以专责成，协营汛以联臂指，设水会以备不虞，增帮办以资助理。车驾幸热河，命留京办事，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十一年，文宗崩，命总理丧仪，兼办定陵平安峪工程。及穆宗奉两宫回銮，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衤复，请更正，诏嘉其关心典礼。又言近畿各处抗粮拒捕成风，由於州县不得其人，谕各督抚秉公遴选，毋稍徇隐。同治元年，调管刑部。四年，山陵告成，赐花翎。五年，文宗实录、圣训成，赐其子文龠员外郎，文令举人。六年，卒，年七十五，优恤，谥文勤。

硃凤标，字桐轩，浙江萧山人。道光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九年，大考二等，赐文绮，直上书房。寻督湖北学政。历司业、侍讲、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五年，授皇七子读。连擢内阁学士、兵部侍郎，调户部。二十八年，命赴天津验收漕粮。寻偕大学士耆英查办山东盐务，疏劾历任巡抚、运司收受程仪节寿，论谴有差。又言：“山东盐政疲敝甚於他省，若求裕课暢销，惟除弊、缉私最为先务。会议变通成法，请先课后盐以重帑项。”下部议行。又查运库出借银七万馀两，责赔缴；籓库积存减平及扣还军需行装等款三十万两，拨解部库；通省仓库正杂未完银四十一万两，缺穀三十七万石，命限八个月弥补。咸丰元年，擢左都御史，历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

三年，粤匪陷江宁，复陷扬州，漕督杨殿邦退保淮安，廷议调山西、陕西兵七千赴援。凤标与尚书文庆，侍郎全庆、王庆云合疏，言：“淮安贼所必争，万一贼众渡河，则河南、山东民情震动，扑灭愈难。请命山东巡抚李僡亲往淮安扼贼北窜，并请敕直隶总督迅派布政使张集馨率兵扼要驻守，以为京师屏蔽。”疏入，如所请行。五月，贼陷河南归德，凤标与大学士贾桢、尚书翁心存等条拟防剿六事，多被采择。未几，悍贼林凤祥等窜畿辅，复偕桢、心存等奏陈预筹守城事宜。疏入，报闻。四年，授刑部尚书。六年，宣宗实录、圣训告成，加太子少保。寻调兵部，复调户部。

八年，典顺天乡试，因中式举人平龄硃墨不符，为言官论劾，兴大狱，大学士柏葰论大辟，凤标亦解任听勘。文宗原其无私，从宽坐失察革职。逾数月，命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衔，仍直上书房，授醇郡王读如故。历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署刑部侍郎。随扈热河，复擢兵部尚书。十一年，护送文宗梓宫回京，追录扈从劳，加二级。调吏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同治七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未几，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十一年，以病乞休，命以大学士致仕，食全俸。十二年，卒於家，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子其煊，工部郎中，官至山东布政使。

单懋谦，字地山，湖北襄阳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十九年，大考二等，以赞善升用。寻授司业，迁洗马。二十年，督广东学政，历侍读、庶子。以病归，父丧服阕，请终母养。咸丰三年，粤匪扰湖北，懋谦方居母忧，命在籍治团练。六年，回京，仍直南书房，补原官。七年，督江西学政，历侍读学士、少詹事、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均留学政任。十一年，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廉为言官论劾，命懋谦按之，疏言：“毓科非应变之才，適当贼扰，省防尤重。本境兵勇不敷调遣，办理未能悉合机宜。现虽全境肃清，善后急宜妥办，筹备浙防，接济皖饷，大局攸关，恐未能措理裕如。庆廉现未到任，无事迹可考，未敢妄陈。”疏入，报闻。任满，回京，充实录馆副总裁。同治二年，调吏部，擢左都御史。三年，偕大学士瑞常等进讲治平宝鉴，授工部尚书。

四年，命赴盛京偕侍郎志和等承修太庙、昭陵工程。时奉天马贼猖獗，命懋谦就近查察，劾将军玉明、府尹德椿，下部议处。回京，疏陈马贼难防，请筹兵饷出边会剿，以弭盗源。又请饬奉天所属各州县查勘市镇乡村应修堡寨之处，劝民作速兴筑，择录嘉庆年间龚景瀚所著坚壁清野议刊发各州县，令遵照团练守御之法，量为办理。疏入，均得旨议行。六年，管户部三库事务。七年，调吏部。十年，管国子监事务。十一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兵部。十三年，因久病请解职回籍，允之。光绪五年，卒於家，诏依例赐恤，有“学问优长，持躬端谨”之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

论曰：自咸丰初军事起，四郊多垒，庙堂旰食。京师举办团防，阁部重臣领之，贾桢、周祖培、硃凤标皆预其事。其时用人犹循旧格，揆席多由资进。至穆宗践阼，底定东南，汉阁臣多取勋望，六官中大拜者鲜，惟单懋谦独由正卿入阁，时以为荣遇焉。

## 列传一百七十八

倭仁 李棠阶 吴廷栋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擢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发於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乡者，君子也；依违两可、工於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皇上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揣摩者众，混淆者多，几微莫辨，情伪滋纷，爱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当。知人则哲，岂有他术，在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益明，圣德日固而已。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

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疏入，上称其切直，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未几，礼部侍郎曾国籓奏用人三策，上复忆倭仁言，手诏同褒勉焉。

寻予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言倭仁用违其才，上曰：“边疆要任，非投閒置散也。若以外任皆左迁，岂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之意乎？”咸丰二年，倭仁复上敬陈治本一疏，上谓其意在责难陈善，尚无不合，惟仅泛语治道，因戒以留心边务，勿讬空言。候补道何桂珍上封事，言倭仁秉性忠贞，见理明决，生平言行不负所学，请任以艰钜，未许。三年，倭仁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等罪，诏斥未经确讯，率行参奏，下部议，降三级调用。

四年，侍郎王茂廕等请命会同筹办京师团练，上以军务非所长，寝其议。寻命以侍讲候补入直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五年，擢侍讲学士。历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七年，调户部，管奉天府尹事，劾罢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

及颁诏中外，命充朝鲜正使。召回京，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

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命授穆宗读。倭仁辑古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附说进之，赐名启心金鉴，置弘德殿资讲肄。倭仁素严正，穆宗尤敬惮焉。

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言：“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粤、捻焚掠，盖藏已空，州县诛求仍复无厌。朝廷不能尽择州县，则必慎择督抚。督抚不取之属员，则属员自无可挟以为恣睢之地。今日河南积习，祗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慎察大吏，力挽积习，寇乱之源，庶几可弭。”是年秋，拜文渊阁大学士，疏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贪诈，解其职。

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

倭仁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上疏请罢议。於是诏倭仁保荐，别设一馆，即由倭仁督率讲求。

复奏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疏恳辞，不允；因称疾笃，乞休，命解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八年，疏言大婚典礼宜崇节俭，及武英殿灾，复偕徐桐、翁同龢疏请勤修圣德，停罢一切工程，以弭灾变，并嘉纳之。十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光绪八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允之。

初，曾国籓官京师，与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讲求宋儒之学。

其后国籓出平大难，为中兴名臣冠；倭仁作帝师，正色不阿；棠阶、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子福咸，江苏盐法道，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殉难宁国，赠太仆寺卿，骑都尉世职；福裕，奉天府府尹。从子福润，安徽巡抚。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阖家死焉。

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侍读。二十二年，督广东学政，擢太常寺少卿。会巡抚黄恩彤奏请予乡试年老武生职衔，严旨责谴，棠阶亦因违例送考，议降三级调用，遂引疾家居。文宗即位，复日讲，曾国籓荐棠阶醇正堪备讲官，召来京。既而日讲中辍，棠阶以病未赴。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河北土寇蜂起，用尚书周祖培荐，命治河北团练。棠阶联络村镇，名曰“友助社”。贼踞温县东河滩柳林，四出焚掠，棠阶督团练击之，村民未习战，且无火器，杀贼数十人，卒不敌。会山东巡抚李僡率兵至，贼引去。

贼自渡黄河，始知民间有备，稍稍牵缀。洎河北肃清，叙劳，加四品卿衔，赐花翎。

同治元年，诏起用旧臣，棠阶应召至。上疏言：“用人行政，惟在治心。治心之要，莫先克己。请於师保匡弼之馀，豫杜左右近习之渐。暇时进讲通鉴、大学衍义诸书，以收物格意诚之效。”又言：“纪纲之饬，在於严明赏罚。凡朝廷通谕诸事，务饬疆臣实力奉行，庶中外情志可通，而祸乱可弭。”两宫嘉纳焉。授大理寺卿。先是两江总督何桂清偾事逮治，部谳从重拟斩决，廷臣有右之者，言部臣有意畸重，仍从本律监候。棠阶疏谓桂清贻误封疆罪大，不当轻比，非公论。后桂清卒伏法。连擢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召对，言：“治天下惟在安民，安民必先察吏。今日之盗贼，即昔日之良民，皆地方有司贪虐激之成变。为今日平乱计，非轻徭薄赋不能治本。然非择大吏，则守令不得其人，亦终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因极言河南乱事，及诸行省利病甚悉。命为军机大臣，具疏力辞，弗许。二年，授工部尚书。

三年，江宁克复，论功，加太子少保。大憝既平，上谕中外臣工以兢业交勉。

棠阶语恭亲王及同直诸大臣，谓当设诚致行，久而不懈，勿徒以空言相文饰，王深然之。翼日召对，王反复陈君臣交儆之义，棠阶与同僚继言之，两宫改容嘉纳。寻调礼部尚书。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诸臣纂辑前史事迹，赐名治平宝鉴，命诸大臣进讲。棠阶因讲汉文帝卻千里马事，反复推言人主不宜有所嗜好，以启窥伺之端。

自是每进讲必原本经义，极论史事，归於责难陈善。四年，恭亲王被劾退出军机，棠阶谓王有定难功，时方多故，不当轻弃亲贤，入对，力言王非有心之失。会惇、醇两王亦奏言奕不可遽罢，乃复命入直。僧格林沁战殁曹州，棠阶以朝廷赏多罚少，疆臣每存藐玩，上疏极言其弊，於是有申饬直省督抚之谕。

棠阶自入直枢廷，军书旁午，一事稍有未安，辄忧形於色。积劳致疾，十一月，卒，年六十八。上震悼，遣贝勒载治奠醊，赐金治丧，赠太子太保，谥文清。

棠阶初入翰林，即潜心理学，尝手钞汤斌遗书以自勖。会通程、硃、陆、王学说，无所偏主，要以克己复礼、身体实行为归。日记自省，毕生不懈。家故贫，既贵，俭约无改。尝曰：“忧患者生之门。吾终身不敢忘忍饥待米时也！”

吴廷栋，字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洊迁郎中。

廷栋少好宋儒之学，入官益植节厉行，蹇蹇自靖。咸丰二年，京察一等。时侍郎书元兼崇文门副监督，获贩私酿者三十六人，承审者以漏税拟满杖。已而覆讯得书元家人诈赃状，部臣据以入奏。文宗疑书元孤立，降旨切责，会廷栋召对，上询是狱。

廷栋从容敷奏，且详陈治道之要，言利之害，君子小人之辨，上首肯，狱竟得解。

因询廷栋读何书，廷栋以程、硃对。上曰：“学程、硃者每多迂拘。”对曰：“此不善学之过。程、硃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天下未有有体而无用者。皇上读书穷理，以裕知人之识；清心寡欲，以养坐照之明。寤寐求贤，内外得人，天下何忧不治？”上韪之。

寻出为直隶河间知府。粤匪北犯畿辅，廷栋练民兵巡防，民倚以为固。内阁学士胜保督师至河间，责供张甚急，知县王灴迫於应付，自刎不殊。廷栋诣大营陈其事，胜保矍然，饬部下听命。连擢永定河道、直隶按察使。以河间京师门户，廷栋善守御，得民心，仍留知府任。四年，军事定，乃之按察使任。六年，迁山东布政使。时部臣奏请畿内赋税兼收大钱钞票各三成，上下交病，总督谭廷襄不敢言。会廷栋入觐，面奏：“大钱钞票实不流通。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必先信於民方能久。今条科太多，朝夕更改，国家先不能自信，何以取信於民？”上首肯者再。既而廷襄入朝，遂奏罢前议。山东吏治久窳，廷栋奖廉惩贪。方议海口立局收货捐，持不可。八年，坐奏销迟误，降补直隶按察使。十一年，复调山东。同治二年，入为大理寺卿，寻擢刑部侍郎。

三年，江南平，廷栋上疏，略曰：“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

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所好。夫治乱决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惧。自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有乘其喜而贡谄媚者矣，左右有乘其喜而肆蒙蔽者矣，容悦之臣有因此而工谀佞者矣，屏逐之奸有因此而巧夤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於是受蛊惑，塞聪明，远老成，恶忠鲠。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侈纵之行，一喜开之。

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欲，一人肆於上，群小扇於下，流毒苍生，贻祸社稷，稽诸史册，后先一辙。推原其端，祗一念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数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奸民，何一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皇太后、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不忍喜者。况旗兵乏食，根本空虚，新疆缺饷，边陲摇动。兼之强邻偪处，邪教肆行，岂惟不可喜，而实属可惧。假使万几之馀，或有一念之肆，臣工效之，视彰瘅为故事，轻告戒为具文，积习相沿，工为粉饰，将仍成为丛脞怠荒之局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恆，积数十年恭俭忧勤，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夫上行必下效，内治则外安，而其道莫大於敬，其几必始於惧。惧天命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碞可畏，则不敢玩民。惧者敬之始，敬者惧之终。大智愈明，神武愈彰，绍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子孙无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惧始而敬成也。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可弗以为永鉴欤？”疏上，优诏嘉纳，命存其疏於弘德殿以备省览。皇太后召对时，谕曰：“皇帝冲龄践阼，国家大事，汝宜直言无隐，以无负先帝知遇。”廷栋感激出涕。五年，以衰病乞休，许之，归寓江宁。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一。遗疏入，诏褒其廉静自持，赐恤如例。直隶、山东皆祀名宦祠。

廷栋学以不欺为本。官臬司时，畿辅连有逆伦狱，总督虑一月频入奏干上怒，廷栋曰：“此吾侪不能教化之过，待罪不暇，敢欺饰耶？”及去官，侨居清贫，不受餽遗。著有拙修集十卷。

论曰：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惟未达世变，於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李棠阶、吴廷栋正色立朝，不负所学，翕然笙磬同音，而棠阶尤平实持大体，可谓体用兼备矣。

## 列传一百七十九

赛尚阿 讷尔经额

赛尚阿，字鹤汀，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一年繙译举人，授理籓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宣宗命枢臣甄别所属，赛尚阿列一等，予优叙。洊迁郎中。

道光十一年，擢内阁侍读学士，偕将军富俊按吉林将军福克精阿剋扣兵饷，得实，劾罢之。予头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擢内阁学士。丁父忧回旗，留京，迁理籓院侍郎，兼副都统，调工部。迭赴盛京、广东、察哈尔按事。十五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调户部，擢理籓院尚书，兼都统，调工部。

二十一年，海疆戒严，诏赴天津、山海关勘筑砲台，复偕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查阅海口。二十二年，命为钦差大臣，赴天津治防。和议成，撤防回京。初，京师添设枪队，命赛尚阿偕左都御史恩桂司训练。至是上阅武，枪队独整，嘉其督率有方，赐花翎。二十四年，命覆讯通州民妇康王氏勒毙亲姑狱，白其冤，论坊官逼供罪如律。调户部尚书，赴江南查阅江防善后事宜。三十年，兼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

咸丰元年，拜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

时广西匪乱方炽，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会剿，不能制贼，起用林则徐，未至，道卒。李星沅督师，诸将不用命，亦无功。文宗深忧之，以赛尚阿亲信近臣，命为钦差大臣，赴湖南防堵，将以代星沅也，特赐遏必隆刀，给库帑二百万两备军饷。

副都统巴清德、达洪阿率京军随行，姚莹、严正基参军事；又调湖南在籍知县江忠源赴营。未几，星沅卒於军，趣赛尚阿驰往督师，授内大臣。六月，至广西，疏陈汰兵勇，明纪律，购间谍，散胁从，断接济五事，诏嘉其能通筹全局。

周天爵与向荣不协，解其任，以邹鸣鹤代之。又疏陈贼势，略言：“粤西股匪繁多，冯云山、洪秀全、凌十八等俱奉天主教，凶狠称最，来往於金田、东乡、庙旺、中坪，官兵壁上环观，有无可如何之势。宜先用全力攻剿大股，一经得手，则分兵剿办，方免顾此失彼之虞。省垣兵少，暂居中调遣，分派巴清德、达洪阿进剿。”

於是向荣连破贼於中坪及桂平新墟。乌兰泰设伏，歼贼甚众。贼窜踞紫荆山，以新墟、双髻隘为门户。达洪阿、乌兰泰攻双髻，毁其巢，贼自焚新墟而逸。官军失利，遂陷永安州，赛尚阿坐失机，降四级留任。

诏责诸军并力进攻，水窦为永安要隘，乌兰泰攻拔之，乃合围。向荣任北路，乌兰泰任南路。永安城小而坚，环攻四阅月不能下，严诏趣战。二年正月，赛尚阿亲往督之，用向荣策，缺城北一隅不置兵，纵其出，因而击之。乌兰泰争之不得，素与荣不协，至是益相水火。二月，贼果由此路突出，官军不能御，仅获洪大全，槛送京师，以收复永安上闻；而贼遽犯桂林，向荣走间道入城守御，乌兰泰尾追至将军桥，猝被砲伤，旋殒於军，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亦战殁。赛尚阿自请治罪，诏责戴罪以图补救，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师赴援。

贼见桂林守具已完，援师渐集，解围北窜，连陷兴安、全州。赛尚阿始入驻省城，遣提督余万清、总兵刘长清进攻全州。江忠源破贼於蓑衣渡，毙悍贼冯云山。

贼遂入湖南，连陷道州、江华、永明、嘉禾、蓝山、桂阳，赛尚阿尾之，抵衡阳。

贼由郴州分窜醴陵、攸县，寻犯长沙，势益鸱张。湖南巡抚罗绕典以闻，文宗震怒，诏斥赛尚阿调度无方，号令不明，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褫职逮京治罪。命大学士等会鞫，赛尚阿伏地流涕，自言不忍杀人辜负圣恩，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未几，释出狱，发往直隶，交讷尔经额差遣，调京随办巡防。五年，遣戍军台，寻释之，命练察哈尔蒙古兵。十年，回京，总统左翼巡城事宜，予侍郎衔，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以病免。光绪元年，卒。子崇绮，自有传。

讷尔经额，字近堂，费莫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八年繙译进士，授妃园寝礼部主事，调工部，洊升郎中。道光元年，出为山东兗沂曹道，迁湖南按察使，丁忧去职。三年，起署山东按察使，寻实授。承鞫教匪马进忠狱得实，赐花翎，就迁布政使。六年，擢漕运总督。九年，调山东巡抚。十二年，擢湖广总督。十六年，湖南新宁瑶生蓝正樽习教传徒，聚众数千，攻武冈州城，为官兵击退。捕获党羽，而正樽逃逸，诏责讷尔经额严缉，久不获，革职留任。十七年，京察考绩，诏斥讷尔经额玩泄无能，降湖南巡抚，限一年捕正樽。寻以正樽已被乡勇殴毙，奏下继任总督林则徐确查虚实，则徐疏言乡勇殴毙三贼，有正樽在内，以衣物为证，诏斥衣物出於事后呈验，不足信，褫讷尔经额职，予三等侍卫，充驻藏办事大臣。逾年，晋头等侍卫，调西宁办事大臣。二十年，擢热河都统。俄授陕甘总督，未之任，命署直隶总督，寻实授。

二十一年，英吉利兵船游弋秦王岛，命讷尔经额移驻天津筹防，加太子太保。

时渐多事，财政支绌，疆臣犹因袭承平旧制，惮於兴革。廷议兴屯垦及畿辅水利，讷尔经额疏言：“屯田不能行於畿辅，先朝试行水利，屡兴屡废。良由南北异宜，民多未便。”寝其议。又言官请长芦悬岸盐额如河南、山东，改归官办。讷尔经额言：“悬岸由於私充引滞，但使枭贩敛迹，民贩亦可持久，诸商不招自至。不必务官办之虚名，徒事更张，无裨实用。”咸丰二年，以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寻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三年，粤匪既踞江宁，分党由安徽入河南，归德、睢州、宁陵、兰封相继陷，河南巡抚陆应穀败绩。贼窥开封，命讷尔经额防守大名，遏贼北窜。令总兵花里雅逊布屯延津防河，双禄守彰德为后继，而贼酋林凤祥、李开芳已自汜水渡河，陷温县，犯怀庆。讷尔经额檄总兵董占元赴援，自驻临洺关，请增调盛京、吉林步骑。

诏授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节制河南、北诸军。贼围怀庆久，知府余炳焘率绅民固守，贼周树木栅为久困计。援军四集，惟都统胜保、将军托明阿军战最力，花里雅逊布、董占元等隔丹水驻军，畏贼不敢进。胜保屡以为言，诏促讷尔经额进师夹击，并防贼窜入山西，乃进驻清化镇。八月，诸军五路合击，破贼栅，贼大溃，围乃解。

文宗大悦，赐讷尔经额双眼花翎、黄马褂，赉擢诸将有差。

贼之败窜也，诸军以久战疲罢，未能力追；山西兵多调援，设防不密。贼遂由济源入太行山，连陷垣曲、阳城、曲沃，犯平阳府，扰及洪洞，并失守。追军皆落后，惟胜保先进，战於平阳，挫之。绕前扼贼北路，贼乃东趋。讷尔经额回驻临洺关，素不知兵，束手无措。或告潞城、黎城间有孔道，循太行东出武安，密迩临洺，然险隘可扼。讷尔经额以非直隶辖境，咨山西巡抚守御。既而贼果破黎、潞，犹谓贼不能遽至。忽有冒钦差大臣旗帜责州县供张者，盖贼之前驱已出山矣。俄而麕至，官军出不意，惊溃，讷尔经额以数十人走保广平府城，关防、令箭、军书、资械委弃皆尽。事闻，褫职，留於直隶随同办理军务。贼遂大炽，畿辅半被蹂躏，京师震动。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副之，胜保督师前敌追剿。於是逮讷尔经额下狱，论斩监候。逾年始殄贼，先后擒首逆林凤祥、李开芳伏诛，畿辅肃清。赦讷尔经额出狱，遣戍军台。逾年释回，予六品顶戴，命守慕陵。寻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七年，卒。子蕴秀、衍秀，并官内阁学士。

论曰：清沿故事，有大军事，辄以满洲重臣督师。乾、嘉时，如阿桂、福康安、勒保、额勒登保等，皆胸有韬略，功在旂常。道光以来，惟长龄平定回疆，差堪继武。其后禧恩之征瑶，奕山、奕经之防海，或以骄侈召谤，或以轻率偾事。至粤匪初起，李星沅不胜任，易以赛尚阿，驭将无方，遂致寇不可制。讷尔经额庸懦同之，畿甸震惊，自是朝廷始知其弊。惟僧格林沁犹以勋望膺其任，不复轻以中枢阁部出任师干，即有时亲籓遥领，亦居其名不行其实。盖人材时会使然，固不可与国初入关时并论也。

## 列传一百八十

李星沅 周天爵 劳崇光

李星沅，字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五年，督广东学政。粤士多健讼，檄通省籍诸生之干讼者，牒报诇治之，士风以肃。任满，授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在川、陕严治刀匪、啯匪，屡擒其魁置之法。迁江西布政使，调江苏。二十二年，擢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二十五年，调江苏巡抚。二十六年，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

先是，永昌回乱，迤西道罗天池滥杀，不分良莠，众回益扰。总督贺长龄、提督张必禄急於主抚，降者辄复叛。至是，缅宁匪首马国海被剿亡走，潜结云州回马登霄、海连升等复起事，迤西大震。星沅追论肇乱之由，长龄、天池并获谴。二十七年，遣兵进剿，解散被胁回众，首逆就歼，馀匪肃清。诏嘉其功，加太子太保衔，赐花翎。寻调两江总督。

星沅未第时，客陶澍幕中，为掌章奏。又历官江南，习於盐、漕、河诸利弊。

时度支告匮，廷臣主南漕改徵折色解部，於北省采买。星沅谓折多徵收不易，折少采买不敷。穀贱银贵，民间展转亏折。且州县藉端浮勒，胥吏高下其手，防之皆难。

迭疏论列，议遂寝。

淮盐自陶澍整顿之后，历年又多积欠。星沅疏陈引盐壅积、课款支绌情形：“揆厥所由，官以畏难而因仍，商以畏难而取巧。成本增於杂费，行销滞於售私，年复一年，几同痼疾。先当以内清场私，外敌邻私，为急则治标之计。本年回空粮私，奏请查禁。其川私、垦私、潞私、浙私，均咨行堵缉。又引船夹带，为害最钜，扼要搜查，於扬州仙女庙及江宁下关缉获百馀万斤，提省审办。他如慎出纳，提缓课，派悬引，删繁文，配运残引，提售新盐，裁浮巡费，禁捏报淹销，酌议章程八条，以图整理。”疏入，下部议行。

旧制，总督兼管河务，自道光二十二年后停止，至是复命兼管。会兼署河督，疏请严禁员聚处清江，饬各归工次。奏筹外海水师事宜，曰磨厉人才，曰变通营巡，曰覈实会哨，曰扼要堵缉，曰配兵足数；又请添造战船，劝捐给奖：并允行。

俄罗斯通商旧由陆路，忽有商船至上海，执约拒之。在任两年，宣宗甚加倚任。因久病，请解职回籍，允之。

三十年，宣宗崩，赴京谒梓宫，复以母老陈请归养。会广西匪乱方炽，起林则徐督师，卒於途，命星沅代为钦差大臣。是年十二月，抵广西，驻柳州。时左右江匪氛蔓延，诸贼尤以桂平金田洪秀全为最悍。巡抚郑祖琛、提督闵正凤皆以贻误黜去，周天爵、向荣继为巡抚、提督。二人者并有重名，负意气，议辄相左，星沅调和之，仍不协，军事多牵掣。咸丰元年春，向荣进剿，贼由大黄江、牛排岭窜新墟、紫荆山。星沅檄总兵秦定三、李能臣率滇、黔兵追蹑，贼复窜武宣。荣、天爵各进击，贼踞东乡，两军攻之不克。星沅以事权不一，奏请特简总统将军督剿，诏斥其推诿。寻命大学士赛尚阿率总兵达洪阿、都统巴清德赴湖南防堵，将以代之。赛尚阿至湖南，遂授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师，命星沅回湖南治防。四月，星沅力疾赴武宣前敌督战，至则已惫甚，数日卒於军。遗疏言：“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殁后敛以常服，用彰臣咎。”文宗览而哀之，依总督例赐恤，赐金治丧，存问其母，子二人命俟服阕引见，谥文恭。子桓，官至江西布政使。

周天爵，字敬修，山东东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归班铨选。道光四年，授安徽怀远知县，调阜阳。天爵少以坚苦自立，笃信王守仁之学。及为令，尽心民事，廉介绝俗，皖北盗贼横恣，与胥吏通，天爵极刑痛惩之。有劾其残酷者，总督蒋攸銛奏言：“天爵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古良吏也。”由是受宣宗之知，谕曰：“不避嫌怨之员，最为难得，小过可宥之。”连擢宿州知州、庐州知府、庐凤颍泗道。

所至捕盗魁，无漏网者。十五年，擢江西按察使，仍调安徽，迁陕西布政使。

十七年，署漕运总督，寻实授。时漕务积弊，运丁水手尤恣悍，特用天爵严驭之，劾卫官十二员以儆众，诏褒勉之。

十八年，调署湖广总督，寻授河南巡抚，擢闽浙总督，皆未行，调授湖广总督。

汉口镇为商船所聚，苦盗。川匪充铅船水手，每行劫杀人；陕、楚交界奸徒掠贩妇女，并为民害：天爵捕治如律，劾失察有司及承审纵延者，悉褫其职。荆州沿江旧於冬季委员巡缉盗贼，天爵谓属具文，罢之；遴幹吏暗侦，与地方官掩捕，以获盗多寡定功过。襄阳匪徒传习牛八邪教，又有天主、十字各教，捕诛数十人。每有疏陈，宣宗辄手诏褒嘉。连年水灾，滨江、滨汉堤垸多坏，疏请依治黄河法，遇险立挑坝，并以草护堤；饬治河州县，有大工解任专治，立限保工，限内失事者罚，绅董亦如之；汉水多湾曲，立砖石斗门以备蓄泄：并如议行。

天爵驭吏严，多怨者。二十年，己革大冶知县孔广义揭讦多款，天爵置不问。

事上闻，严斥之，议革职留任。寻言官劾天爵酷刑，与广义言略同，命侍郎麟魁、吴其濬往按，得天爵信任候补知县楚镛用非刑，外委黄云邦诬执良民诸状，上震怒，褫天爵职，戍伊犁。二十一年，命赴广东交靖逆将军奕山差遣，寻免罪，留粤效力。

二十二年，予四品顶戴，以知府候补，调江苏办理清江防务。海防事竣，留治淮、扬善后事宜，寻予二品顶戴，署漕运总督，兼署南河总督。二十三年，因滥刑及失察漕书私镌关防，连被吏议，疏请去职，命以二品顶戴休致。

久之，广西贼起，日益炽。文宗御极，求知兵大臣，尚书杜受田以天爵对，遂起广西巡抚，偕钦差大臣李星沅办贼。咸丰元年春，亲率兵与向荣会剿金田匪洪秀全等。贼窜武宣东乡，合击於东岭村，力战，兵有退者，天爵手刃之，援桴鼓而前，贼始却。时怀集、贺县及都康、下雷土司，凌云、东兰、横州、博白并有匪踞，檄各属力行团练，合力防剿。诏加天爵总督衔，专办军务，以布政使劳崇光摄巡抚事。

天爵年近八旬，每战亲临前敌，惟与李星沅、向荣皆不协。星沅既疏请特简总统督师，寻病殁，命天爵暂署钦差大臣。贼由武宣窜象州，诏斥天爵等相持日久，不能制贼，褫总督衔，解军务，回省暂署巡抚。洎赛尚阿至军，议复不合，自陈衰病，诏命来京。既至，连召对十一次，极言军事，文宗为之动容，然方倚赛尚阿，亦未尽用其言。

二年，粤匪扰及两湖，天爵侨居宿州，命偕安徽巡抚蒋文庆治防务。三年，疏陈庐、凤为江淮要区，赴正阳关抚旧捻张凤山等一千二百人用之，请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举行团练。未几，安庆陷，文庆死之。命天爵署安徽巡抚，寻实授。江宁亦陷，天爵请扼黄河杜贼北窜，辞巡抚专任兵事。命以兵部侍郎衔督师剿宿州、怀远、蒙城、灵壁捻匪。北路渐清，进规庐、凤，擒定远捻首陆遐龄，散其众四千馀，被褒赉。疏论庐州知府胡元炜劣迹，请革职逮治，巡抚李嘉端置不问。元炜通贼内应，庐州陷，江忠源死之。粤匪踞临淮关，天爵外遏来贼，内清土匪，孤军支拄。方奉命往援庐州，以疾卒於军。

上震悼，诏嘉其秉性忠直，勇敢有为，心地品行迥超流俗，追赠尚书衔，依赠官赐恤，特谥文忠，不由内阁拟上；擢其子光碧都司，赐光岳举人。

劳崇光，字辛陔，湖南善化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一年，出为山西平阳知府。调太原，擢冀宁道，迁广西按察使。

二十八年，奉使赴越南册封。事竣入关，值匪乱，驻思恩、南宁，督军进剿。

二十九年，迁湖北布政使，未行而湖南贼李沅发起新宁，仍留广西治防。沅发平，叙功赐花翎。三十年，就授广西布政使。庆远贼窜武缘、宾州，崇光偕提督向荣会剿。擒贼首陈胜，又平上林、迁江窜匪，设方略解散匪党凡数十起。抚张家祥收隶部下，改名国樑，后以战功显。寻署巡抚，副将伊克坦布战殁於桂平，檄总兵周凤岐赴援。时命李星沅督师，周天爵为巡抚专治军。崇光仍摄巡抚事，会办军务。

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尚阿代星沅，而邹鸣鹤继为巡抚，崇光会办如故，平西林、博白、怀集窜贼。广东贼颜品瑶扰南宁、太平，崇光驻兵南邕，与广东军合击，屡战皆捷，品瑶就歼，又平贵县贼，被优叙。偕左江镇总兵谷韫灿平白山贼，举行南、太、泗、镇四府团练，歼颜品瑶馀党於灵山，加头品顶戴。二年，驻梧州，会广东军剿艇匪。寻金田贼洪秀全等永安突围出犯桂林，命崇光回援，至则贼已北窜，连陷兴安、全州，偕总兵和春追击之，贼遂入湖南。会云贵总督吴文镕疏称崇光有胆略血性，请重其事权，就擢巡抚。上疏略曰：“桂林虽解围，贼氛不远，群情尚复惊疑，增兵置防，皆非仓卒能办。惟就现有兵力布置，省标调赴各处者，次第撤回，驻防城内，遴选练丁分扼城外要隘。激励团练以作民气，招抚流亡以复民力，训练兵勇以肃军纪，搜缉土匪以靖内奸。各属游匪、土匪不时蠢动，额兵不敷分拨，鼓舞团练，以资捍卫而备援剿。”

时赛尚阿既黜，崇光专任广西军务，诏以匪虽已出粤境旧巢穴，虑渠魁踞之为回窜地步，责以搜捕党羽。三年，洪秀全等既踞江宁，分党北犯中原。兵事日棘，朝廷不暇顾及边远，广西伏莽时起，旋灭旋萌，饷绌兵单，惟恃团练，不能大创贼。

崇光且剿且抚，支拄数载。洎英人踞广州后，广东贼氛复炽。艇匪窜扰广西，浔州、柳州、庆远、梧州、南宁相继陷。近地土匪益起，屡逼桂林。军中多降将，心皆叵测。崇光乞师於湖南，七年，骆秉章令蒋益澧率湘军赴援，屡破贼，复兴安、灵川，入屯省城，乃诛反侧，易守军，桂林始安。八年，奏留益澧在广西剿贼，连击艇匪於平乐令公渡、五塘，大破之，斩馘万馀，由是艇匪始衰，庆远、柳州相继复。

九年，调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英军犹踞省城，前任总督黄宗汉、巡抚耆龄等，皆驻外县不敢入。崇光至，坦然入城，与敌军狎居。寻实授总督，迭遣将御湖南、江西窜匪，击走之。本境土寇时起，皆不久扑灭。与广西军会剿艇匪，梧州、浔州贼匪渐清。至十一年，英法联军犯京师，和议成，广州敌军始退。同治元年，以失察都司陶昌培、知县许庆镕营私纳贿，降三级调用，命仍以一品顶戴赴贵州按事。前巡抚耆龄、御史华祝三复劾崇光任用非人，调度乖方，诏命自陈，下署总督晏端书、提督昆寿察按，得免议。

寻授云贵总督。云南自总督潘铎被戕，巡抚徐之铭结回酋以自保，张凯嵩继署总督，久不至，以规避黜，命崇光代之。崇光至贵州，会粤匪石达开馀党陷绥阳，督兵击走之，遂驻贵阳。三年春，土匪、苗匪屡来犯，偕巡抚张亮基勒兵固守，贼败退。时云南叛回犹杂处省城，议者皆言不可遽往。崇光迳行，军民父老喜，迎於郊，回众始稍敛。逆首马荣、马连升踞曲靖为巢穴。崇光知候补道岑毓英、降回总兵马如龙可用，四年春，令参将冯世兴与二人合师攻克曲靖，擒荣、连升等斩以徇，遂收马龙、寻甸，迤东肃清，遣提督赵德光克平江外贼巢，复广顺，进克贵州，黔西大定。五年，复普洱及思茅，云南军事渐利。

六年，卒，优诏赐恤。嘉其“沉毅有为，历官两广、云贵，皆不避艰险，俾地方日有起色”，赠太子太保，谥文毅。广西请建专祠，云、贵祀名宦祠。

论曰：粤匪之起也，始由疆臣玩误，继复将帅不和。李星沅、周天爵皆素以忠勤著，文宗采时誉而付以重任，於军事皆不得要领。及易以赛尚阿，而败坏益甚，虎兕出柙，遂不可制矣。劳崇光久在兵间，洪秀全北窜后已不顾旧巢，然伏莽四起，终赖湘军之力，数年而后克定；其於广东、云南皆受事於万难措置之时，履虎不咥，权略有足称焉。

## 列传一百八十一

徐广缙 叶名琛 黄宗汉

徐广缙，字仲升，河南鹿邑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道光十三年，出为陕西榆林知府，历安徽徽宁池太道、江西督粮道、福建按察使。擢顺天府尹，寻出为四川布政使。丁母忧，服阕，补江宁布政使。二十六年，擢云南巡抚，调广东。二十八年，擢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自江宁定约五口通商，许广州省城设立栈房，领事入城，以平礼相待。粤民坚执洋人不准入城旧制，聚众以抗，官不能解。总督耆英既与英人议缓俟二年之后，寻内召，广缙继任。会黄竹岐乡民殴杀英人六，领事德庇时要挟赔偿保护，广缙治杀人者罪，而拒其非理之求，戒谕人民毋暴动，事得解。德庇时回国，文翰代为领事，初至请谒。广缙赴虎门阅砲台，延见之，遂登其舟，示以坦白。二十九年，文翰以两年入城之期已届，要践约，广缙谕以耆英所许。乃姑为权宜之计，民情愤激，众怒难犯，非官所能禁止。文翰则坚持成约，且以他省入城相诘难，扬言将驾兵船至天津诉诸京师，相持不下。

广缙疏闻，自请严议。密诏许暂入城一次，以践前言，不得习以为常。广缙复疏言：“入城万不可行。广东民情剽悍，与闽、浙、江苏不同。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入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

明知有害无利，讵敢轻於一试。”卒坚拒之。英人乃集兵船三於香港，放小艇至海口各港测水探路，示恫喝。广缙增兵守诸砲台及要隘，严备以待。时民团号十万，声势甚张。华商会议暂停各国贸易，密告美、法两国领事，启衅实由英人。於是诸洋商虑受扰累，将以损失归领事负责。士绅联名致文翰，为反覆陈利害甚切。文翰内受牵制，乃罢入城之议，乞照旧通商。与要约，停市开巿皆非由官令，不进城即通商，后有反覆，仍行停止。事既定，广缙疏闻，宣宗大悦。诏曰：“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虽略臻安谧，而驭之之法，刚柔未得其平，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伸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於是锡封广缙一等子爵，赐双眼花翎，是役商民一心，尤得绅士许祥光、伍崇曜之力为多，二人并被优擢。逾数月，文翰复言国王以进城未能如约，为人所轻，似觉赧颜，请为转奏，广缙以罢议进城之后贸易始复，岂可再申前说，拒之。三十年，文翰又遗书大学士穆彰阿、耆英，遣人至上海、天津投递。

文翰寻自赴上海，欲有所陈请，先后却之；乃回香港，盖觊觎未已也。

时两广盗贼蜂起，以广西金田洪秀全为最悍。巡抚郑祖琛柔懦纵贼，广缙疏劾其养筴贻患，罢之。广东韶州、廉州匪亦蔓延，广缙遣军扼梧州、肇庆。诏广缙赴广西剿办，寻起林则徐督师，命广缙剿捕广东游匪。咸丰元年，出驻高州。匪首凌十八、陈二、吴三、何茗科踞罗镜圩及信宜，与洪秀全声势相倚。广缙遣兵进击，歼吴三，追何茗科至贵县擒之；又破廉州贼颜品瑶，擒李士青。二年春，乘胜进攻罗镜圩，擒凌十八。捷闻，加太子太保。命驰赴梧州，而洪秀全大股已犯桂林，窜入湖南。赛尚阿以罪黜，授广缙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十月，至衡州，贼攻长沙甚急，骆秉章、张亮基力守，屡挫贼，乃下窜岳州。广缙始抵长沙。未几。岳州亦陷，直犯武昌。广缙进驻岳州，而汉阳、武昌相继陷。

诏斥广缙迁延不进，调度失机，株守岳州，拥兵自众，褫职逮问，籍其家，论大辟。三年夏，粤匪入河南境，释广缙，交巡抚陆应穀差遣，责令带罪自效。率兵驻归德，防剿捻匪有功。八年，命赴胜保军营，寻予四品卿衔，留凤阳从袁甲三剿捻匪。未几，卒。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土，授编修。十八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广东巡抚。二十九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联合民团，严为戒备。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英人始寝前议。论功，封一等男爵，赐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优叙。咸丰元年，歼罗镜会匪吴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广缙赴广西督师，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是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加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寻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时广东盗贼蜂起，四年，广州群匪扰及省城，遣将分路进剿，连战皆捷。近省之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之海丰、开建，潮州之惠来，肇庆府城及德庆并陷，先后克复。邻省军务方亟，粮饷器械多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益得时誉。五年，以总督协办大学士。六年，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名琛性木彊，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於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会匪之逼广州，或议借外国兵御贼者，斥之退。匪既平，按察使沈棣辉功最多，列上官绅兵练出力者请奖，格不奏，兵练皆解体。又严治通匪馀党，或藉捕匪仇杀，从贼逃不敢归，其黠者投香港，劝英人攻广州。会水师千总巡河，遇划艇张英国旗，搜获十三人，拔其旗。英领事巴夏礼索之不得，贻书名琛责问，谓捕匪当移取，不当擅执，毁旗尤非礼。名琛令送十三人於领事，不受，必欲并索千总，遂置之。未几，遣通事来告：“越日日中不如约，即攻城。”至期，英兵果夺猎德、中流砲台。名琛曰：“彼当自走。”令水师勿与战，於是凤皇山、海珠诸砲台皆被踞，发砲击省城，十月朔，毁城，既入复出。遣广州知府往诘用兵之故，英人曰：“两国官不晤，情不亲。误听传言，屡乖和好。请入城面议。”名琛勿许。请於城外会议，亦不许。兵练数万来援，怵敌火器，不能力战。民愤甚，焚英、法、美三国居室，凡昔十三行皆烬。英兵亦焚民居数千家，退泊大黄，各报其国。

英遣额罗金来粤，聚兵澳门、香港，贻书索偿款。名琛以其言狂悖，不答。法、美两国领事亦索赔偿，且告英兵已决计攻城，原居间排解。名琛虑其合以胁我，亦不听；且不设备。七年，英兵攻东莞，总兵董开庆与战，军溃。额罗金遣艇递照会，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从。累疏言：“英国主厌兵，粤事皆额罗金等所为。臣始终坚持，彼穷当自伏。”密诏戒勿轻视，犹信其事有把握，仍褒勉之。九月，英兵骤至，法、美兵皆从。将军司道商战守，名琛惟恃通事张云同为内应，待敌穷蹙。

民间见其夷然不惊，事皆秘不宣示，转疑其阳拒阴抚，人心益涣。十一月，敌张榜城外，限二十四时破城，劝商民迁避。砲击总督署，延烧市廛，城遂陷。巡抚柏贵檄绅士伍崇曜等议和，名琛犹持不许入城之议，夜避左都统署，英人大索得之，舁登舟。将军、巡抚以闻，诏斥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英人遂踞省城，禁巡抚等官不得出，责以安民。民各集团练，设总局於佛山，相持数年。各国联师赴天津，事乃益棘矣。

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历员外郎、郎中，迁御史、给事中。二十五年，出为广东督粮道，调雷琼道，历山东、浙江按察使。咸丰初，巡抚吴文镕荐宗汉可重用，迁甘肃布政使。

二年，擢云南巡抚，未之任，调浙江。值试办海运，湖郡漕船浅滞，改留变价，亏银三十馀万两，布政使椿寿情急自缢。宗汉疏请原米随新漕运京，允之。

三年，粤匪犯江宁，调浙江兵二千名赴援。江宁寻陷，宗汉赴嘉兴、湖州筹防，疏言不可仅於本境画疆而守。於是分兵赴江苏、安徽境内协防，诏嘉其妥协。寻上海匪起陷城，请海运改於刘河受兑。时江南大营需饷甚钜，宗汉贻书向荣，通盘筹算，请於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确定每月额数。荣据以上闻，文宗韪之。四年，特诏褒宗汉办理防务、海运，及本境治匪、察吏，精详无瞻顾，深堪嘉尚，特赐御书“忠勤正直”扁额，勉其慎终如始，以成一代良臣。

擢四川总督。给事中张修育疏言：“宗汉治浙，布置合宜，未可更易。”诏不允。会因数月未奏事，降旨询问，以疾为言，诏斥之，议降三级调用，加恩降二品顶戴，仍留总督任。五年，马边夷匪为乱，平之。遵旨遣松潘镇总兵德恩以兵二千援荆州，又调兵四千赴贵州剿苗，并协饷十万两。六年，复因久无奏报，命将军乐斌查奏，以痰疾闻，下部议降调，命来京另候简用。补内阁学士，兼署刑部侍郎、顺天府尹。

广东军事起，叶名琛被掳，授宗汉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时广州为英人所踞，巡抚柏贵在城中为所胁制。民团四起，文宗因徐广缙等前拒英人入城，赖绅民之力，欲复用之，命在籍侍郎罗惇衍、京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治团练。惇衍等号召乡团，得数万人，戒期攻城，卒无功；又禁华人不得受雇为洋人服役以困之。

八年春，各国遣人赴江苏投书致京师大学士诉粤事，请遣大臣至上海会议；且言逾期即赴天津。诏仍回广东候宗汉查办，而英、俄两国兵船已泊吴淞。宗汉过江苏，总督何桂清坚留在上海开议，宗汉不可，遽去；取道浙、闽，调兵不可得。及至广东，敌兵已犯天津。宗汉驻惠州，惟恃联络民团，出示空言激励，为英人所禁格，不能遍及。既而天津和约成，俟偿款六百万两分年交毕，始退出广州，粤民愈愤。英领事宣布和议，新安镇乡勇杀其张示者数人，遂发兵陷新安。民团大举攻城，初胜终挫，悬赏格购洋官首，亦仅时伺隐僻，有所杀伤而已。宗汉外怵强敌，内畏民嵒，不能有所措施。泊大学士桂良等至上海议税则及换约事宜，将与商交还广州，向宗汉询近状，辄不答。而英人以既议和，民团复相仇杀，来相诘问，且揭团绅告示载谕旨有异，必欲去宗汉及三团绅。桂良等疏闻，诏责宗汉捕伪造谕旨之人，罢其通商大臣，改授何桂清。英使额罗金犹不惬，遽率监赴广东。九年，遂复有天津之役。

寻调宗汉四川总督，召至京，改以侍郎候补。十年，署吏部侍郎，寻实授。四川京官呈请饬赴四川督办团练，不许。

宗汉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交结。十一年，穆宗即位，载垣等获罪。少詹事许彭寿疏劾宗汉与陈孚恩、刘昆并党肃顺等，踪迹最密。诏曰：“黄宗汉本年春赴热河，危词力阻回銮。迨皇考梓宫将回京，又以京城可虑，遍告於人，希冀阻止。其意存迎合载垣等，众所共知。声名品行如此，若任其滥厕卿贰，何以表率属僚？革职永不叙用，以为大僚輭媚者戒。”并追夺前赐御书“忠勤正直”扁额。同治三年，卒。

论曰：当道、咸之间，海禁大开，然昧於外情，朝野一也。粤民身创夷患之深，目击国威之堕，愤惧交乘，遂因拒入城一事，酿成大衅。朝廷误信民气可用，而不知虚声之不足恃也。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叶名琛狃於前事，骄愎致败，宜哉。黄宗汉依违贻误，终以依附权要被谴。广缙在粤东剿平罗镜匪有功，及代赛尚阿督师，军事已坏，旁皇失措，咎无可辞焉。

## 列传一百八十二

常大淳双福 王锦绣 常禄 王寿同 蒋文庆陶恩培多山 吉尔杭阿刘存厚 ★阔 周兆熊罗遵殿王友端 缪梓 徐有壬 王有龄

常大淳，字兰陔，湖南衡阳人。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

湖南镇筸兵变，戕营官，镇道莫敢谁何，大淳疏劾之。出为福建督粮道，署按察使。

晋江县获洋盗三百八十馀人，总督欲骈诛之，大淳力争，全活胁从者近三百人。司狱囚满，大淳曰：“囚不皆死罪，狱无隙地，疫作且死。”乃分别定拟遣释，囹圄一清。历浙江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母忧归，服阕，授湖北按察使，迁陕西、湖北布政使。三十年，擢浙江巡抚。

咸丰元年，海盗布兴肆扰，疏劾黄岩、温州、乍浦三镇总兵应调迟延，亲赴宁波，与提督会剿，降其渠，凡五月事定。二年，调湖北。粤匪犯长沙，土匪蜂起，或议停文武乡试，大淳不可，终事无譁。寻调山西，未行，时总督程矞采驻防湖南，失机获罪，徐广缙代之，驻湖南督师，而贼势益张。两湖集兵长沙，防岳州者仅千人，大淳奏调陕甘兵未至，岳州土匪王万里等踞桃林，檄防兵讨之，万里遁，而粤匪己走宁乡，破益阳，出临资口。

先是，大淳檄巴陵绅士吴士迈练渔勇防水路，扼土星港设栅，千人守之，商贾民船万馀，皆阻栅不得行。及贼至，渔勇溃，船悉为贼有，水陆并下。提督博勒恭武守岳州，不战而走，城遂陷。武汉大震，兵不满五千，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募勇缮城为守御计，而两司以下亦少应变才。大淳性仁柔，但以好语拊循士卒，莫能得其死力。贼至，先陷汉阳，作浮桥攻武昌。提督向荣自湖南来援，距城十馀里，阻贼不得前。十二月，贼由江岸穴地轰城，遂陷，大淳死之，妻刘、子集松、子妇马、孙女淑英并殉。诏赠总督，谥文节，祀昭忠祠，并於湖北建立专祠。

同城文武被难者，提督双福，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道员王寿同、王东槐、林恩熙，知府明善、董振铎，同知周祖衔，知县绣麟，而总兵王锦绣、常禄皆以援师入城助守，同殉焉。冯培元、王东槐自有传。

双福，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由护军从征喀什噶尔，洊升参领，出为湖北副将。剿崇阳匪锺人杰，功最，赐号乌尔玛斯巴图鲁，累擢河北、古州两镇总兵，江南提督。大淳疏请留防，改授湖北提督。城陷，死之。子德龄，同遇害。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王锦绣，广西马平人。由行伍累擢云南曲寻协副将。率滇兵赴广西剿匪，擢郧阳镇总兵。常禄，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由护军校洊擢云南副将。剿广西匪，擢河北镇总兵，赐号强谦巴图鲁。锦绣、常禄转战广西、湖南，皆有功绩。及湖北告警，偕同赴援，战於蒲圻，获胜，遂入武昌婴城固守。城陷，巷战，同死之，并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锦绣谥壮节，常禄谥刚节。

王寿同，江苏高邮人，尚书引之子。捐纳刑部郎中。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用原官迁御史，出为贵州黎平知府，擢湖北汉黄德道。在黄州募勇，令子恩晋训练，得精锐四百人。武昌被围，寿同率以赴援。冲贼营縋城入，任战守，屡击斩攻城贼。

以甕德法知贼由江岸穴地道，方凿穴出击，地雷发，寿同率恩晋巷战，同遇害。予骑都尉世职，祀京师昭忠祠，与子恩晋同於本籍建忠孝祠，赐两子恩锡、恩炳并为举人。后左都御史单懋谦疏陈寿同治绩，追谥忠介。

蒋文庆，字蔚亭，汉军正白旗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

出为云南曲靖知府，调云南府。道光十二年，擢甘肃宁夏道。在边十年，濬渠，兴水利。迁浙江按察使，护理巡抚，迁安徽布政使。文宗即位，下诏求贤，巡抚王植荐之，咸丰元年，就擢巡抚。奏请凤、颍所属宜练团，与保甲并行。

二年，粤匪犯长沙，命遣安徽兵一千赴援湖北。总督陆建瀛虑贼窥吉安，请所调兵改赴江西。文庆疏言：“安庆、潜山等营已起程者，毋庸北还；其未出境之徽、宁二营改赴江西；仍各募足千人，俾资援应。惟安徽兵仅六千，各有分防汛地，省垣单危。颍、凤民团强劲，臣拟增募二千；如贼氛益炽，请调江苏兵三千。统计库帑拨解甘肃、河工及本省兵饷银五十五万两，近又以十馀万解楚，实已无馀。乞将续收地丁契杂及芜、凤两关税入截留备用。”建瀛以文庆张皇，渐生异议。及贼至岳州，复申募勇留饷前议，始奉总理安徽防剿之命，遣按察使张熙宇、游击赓音布扼小孤山，自与寿春镇总兵恩长筹守御。

三年正月，贼已陷武昌，陆建瀛督师迎剿，令福山镇总兵王鹏飞以二千人防安庆，而调恩长为行营翼长。鹏飞驻兵北门外，以客将驭新兵，安庆势益危。文庆母年八十馀，久病，送之登舟。建瀛方溯江而上，见之大怒，将具疏劾之，语颇闻。

及至，文庆称病不出，曰：“我旦夕且得罪去耳！”建瀛至黄州，贼连舟蔽江下，恩长战殁，兵溃於武穴，建瀛遂返，过安庆，文庆要入城计事，已不及，熙宇、鹏飞皆弃防地走。漕督周天爵奉命助守安庆，方留剿凤、颍土匪，书抵文庆画退守庐州之策。文庆奏上其书，贼遽至，城北兵溃，而城中譁言将退庐州，纷纷縋城下，斩之不可止。文庆吞金不死，饮药闷绝，家人舆之出，遇贼於门，遂被害。从仆以席覆尸，赴桐城呈报，漏言自裁事。贼既去，子长绶集僚属耆老集视，然后殓。

诏诘遗疏与呈报不符，向荣疏陈本末，乃赐恤如例，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安庆建专祠，谥忠悫。

陶恩培，字益之，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

出为湖南衡州知府。咸丰元年，广西贼起，衡州奸民左家发谋响应，捕诛之，晋秩道员。二年春，粤匪犯衡阳。总督程矞采方驻郡，闻警，遽欲退保省城。恩培曰：“衡州，楚之门户，弃则全楚震矣！”勿听。乃与约，毋撤粮台，得便宜行事。恩培诛锄内奸，抚循兵士。贼知有备，由他道窜陷道州，犯长沙，所至皆破，惟衡州独完。御史黎吉云以状闻，文宗嘉之。三年，超擢湖南按察使。剿平衡山、安仁、浏阳、醴陵土匪，迁山西布政使。巡抚骆秉章以恩培在湖南久，疏留襄办防务，允之。寻调任江苏。

四年，擢湖北巡抚。时武汉再复，城郭残破，旁近皆贼踪，总督杨霈拥兵广济，按察使胡林翼出省防剿。或说恩培曰：“省城不可守，宜迁治他郡。”恩培斥其非，兼程进，岁将尽莅任，文武员弁不足三十，兵不盈千，饷不逾万。恩培驰书曾国籓乞援，檄胡林翼回保省城。会杨霈败走蕲州，次於德安。五月正月，汉阳、汉口并为贼踞，兴国、通山、嘉鱼土匪应之，武昌益孤。恩培尽焚沿江木植，尽驱诸船，故贼未得渡，而道员李孟群、知府彭玉麟以水师至，胡林翼以陆师至，声势稍壮。

贼城沙坡堆，恩培欲先发制之，令林翼统诸军冒雪出不意，三路攻贼。士卒畏寒不欲战，渡江营沌口，师期颇泄，贼得为备。林翼虑兵力分，并为一路。舟师先薄小龟山，陆师继进。贼出马步数千，从汉口钞我军，复败退大军山。贼舟大集，昼夜攻城。杨霈约三路来援，以火为号。林翼、孟群整军以待，屡见火起，为所绐，而霈军不至。二月，贼由兴国、通山来助攻。林翼兵隔江为贼所缀，不能渡。城中出兵连战於青山、望江楼，皆挫。直逼大小东门，恩培自当之，令武昌知府多山守西北城。方战，忽报汉阳门破，多山战死。至暮贼麕集，士卒死伤略尽，恩培投蛇山紫阳塘殉焉。诏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祀昭忠祠。后在湖北与吴文镕合建一祠。

多山，赫舍里氏，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刑部郎中。出为襄阳知府，举行团练，剿贼有功，晋秩道员。调武昌府，署按察使。时司道多驻城外督战，惟多山助城守，城陷，力战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忠节。

吉尔杭阿，字雨山，奇特拉氏，满洲镶黄旗人。由工部笔帖式洊迁郎中，充坐粮监督。咸丰三年，以孝和睿皇后奉安山陵，晋秩道员。拣发江苏，补常镇道，署按察使。粤匪已踞江宁、镇江，会匪刘丽川陷上海。巡抚许乃钊檄吉尔杭阿偕总兵虎嵩林、参将秦如虎合师进剿。

刘丽川者，广东香山人。贸易上海，习於洋商，与苏松太道吴健彰有旧。素行不法，见粤匪势盛，遂倡乱，纠客籍粤、闽、江右会党二千人，於三年秋袭上海城，戕知县袁祖德，劫道库，吴健彰遁入领事署。邻境乱民纷起应之，宝山、嘉定、青浦、南汇、川沙五城连陷。苏绅捐募川勇千人，刑部主事刘存厚领之，隶於吉尔杭阿为军锋，连克青浦、嘉定。诸军至，五城以次复。合围上海，分南北两营。

四年春，存厚穴地轰城，以援兵不继退。贼由北门出犯，吉尔杭阿亲燃砲击却之。贼又劫北营，虎嵩林兵挫。吉尔杭阿固守，得不溃，复击退西门扑营之贼，超擢布政使，赐花翎，寻擢巡抚。复於南门掘地道，火发，副将清长先登，没於阵，兵又退。地邻租界，匪人暗济饷械，久不下，乃於洋泾浜筑墙塞濠，断其粮道，贼始困。负嵎已经年，洋商贸易不便，吉尔杭阿开诚晓以利害，於是法国兵官请助剿，英、美领事允让地设防。筑土墙於陈家木桥，移营进逼，下令投诚免死，縋城出者日以千计。贼袭陈家木桥，击败之，擒斩悍党伪将军林阿朋。除夕，乘贼不备，地雷发，督兵跃城入，丽川纵火逸，追擒伏诛，馀贼尽歼。捷闻，文宗嘉其功，加头品顶戴，赐号法施善巴图鲁。

五年，命率得胜之兵驰往向荣大营，帮办军务，专任镇江一路。镇江贼酋吴汝孝最桀黠，恃金山为犄角，银山、宝盖山并有伏贼。是年秋，迭攻镇江西门、南门，堵截金山、瓜洲沿江援贼，累战皆捷。虎嵩林克宝盖山，吉尔杭阿驻营其上，乘黄山发巨砲轰城，贼卡尽毁。江宁贼集大股由北岸渡江来援，吉尔杭阿策高资镇为贼粮道，遣兵截击，贼退栖霞石埠桥。偕总兵德安扼剿，留刘存厚率三营守高资烟墩山。

六年春，贼纠悍党陈玉成、李秀成等来援，提督张国樑御之於仓头镇。贼潜由小港出江顺流下，城贼突出应，官军为所乘，贼遂长驱进金鸡岭，逼宝盖山大营。

吉尔杭阿拒，贼未得逞，乃渡江犯仪徵、扬州。五月，贼数万复犯高资，存厚告急。

大营兵仅八千，或谓：“贼众且锐，不可当，姑舍高资，徐图大举为便。”吉尔杭阿奋然曰：“一战绝贼粮道，镇江旦夕且下。吾宁以死报国耳！”遂驰抵烟墩，被围，鏖战五昼夜，亲执旗指麾，猝中砲，殒。存厚护尸突围出，为贼所要截，殁於阵，并遗骸失之。副都统绷阔投江死。镇江军亦溃，副将周兆熊死之。事闻，文宗震悼，追赠吉尔杭阿总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勇烈。於殉难地方建专祠，上海亦建专祠。子文钰袭世职，赐员外郎。

存厚，字仲山，四川荣县人。捐纳刑部主事。好谈兵，侍郎王茂廕疏荐，命赴江南大营，向荣命率勇击贼，辄胜。上海之役，始自领一军，吉尔杭阿甚倚之。克青浦，冒矢石先登，洊保知府。及攻上海，误杀洋妇，洋人愤，将发兵相攻。存厚单骑往曰：“此不足启边衅，请以一身偿。若欲战，虽死不相下也！”卒议偿恤而定。围攻凡数月，方略多出存厚。既克，以首功颁赏荷囊，授江宁知府，记名道员。

从攻镇江，夺银山，破瓜洲援贼，争金鸡岭，皆功最。吉尔杭阿以存厚有谋略，故令守高资，及赴援战殁，存厚大恸，力战突围，欲返其尸，中道遇伏，杀贼数百人，马陷淖，被戕。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

绷阔，戴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官头等侍卫。从僧格林沁剿林凤祥，战连镇、高唐、冯官屯，积功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京口，偕吉尔杭阿援高资，军溃，堕水中，从人拯之，曰：“吾与吉公偕！吉公死，吾不独生。”复投江死，谥勇节。

兆熊，四川成都人。官副将。从攻镇江，驻军城南破子冈，当贼冲。吉尔杭阿既殁，破子冈为贼困，汲道断，兆熊固守，时以计诱击贼，杀伤甚多。乞援於张国樑，未至，围益逼，素得士心，无一逃者。营破，燃火药自焚，一军同死，谥果愍。

罗遵殿，字澹村，安徽宿松人。道光十五年进士，直隶即用知县，历南乐、唐山、清苑诸县，冀州直隶州，皆有声绩。擢浙江湖州知府，调杭州，擢湖北安襄郧荆道。遵殿在浙，以捕盗名。至湖北，檄所属治团练，楚北民团自此始。

咸丰二年，粤匪陷武昌，土匪郭大安谋应贼，捕斩之。三年，署按察使。会捻匪窥襄、樊，遵殿还襄阳筹防。总督张亮基疏陈遵殿得民心，请提标归其调遣。四年，武昌再陷，皖贼窜德安、安陆、荆门，遵殿率五千人出屯王家河遏贼冲，克潜江，赐花翎。寻破贼於京山，复其城，屡遣襄勇助总督杨霈防剿。五年春，武昌复陷，襄阳有备，贼不犯境。六年，迁两淮盐运使，留湖北治粮台。游勇煽饥民为乱，蔓延荆、襄、郧、宜四郡，遵殿固守，待援兵至，大破之。是年秋，武汉克复，遵殿力固上游。以盗贼起於饥寒，劝置义仓七十馀所，以税馀银修老龙堤捍水患，就迁湖北按察使。八年，迁布政使。时胡林翼为巡抚，百废具举，重遵殿清德，吏事悉倚之。

九年，擢福建巡抚，未之任，调浙江。自贼踞江宁，皖南军事饷事悉隶浙江。

屯兵宁国，恃为屏蔽。及胡兴仁为巡抚，不欲饷邻军，又劾统将郑魁士他调去，贼窥浙益急。遵殿到官，痛吏习浮竞，乃严举劾，察营伍，或不便其所为，多毁之。

省垣独总兵李定太军六千人，知不足恃，与胡林翼商调楚军，仓猝难应。贼已由宁国窜入浙境。遣李定太出防湖州，而广德已陷。

十年二月，贼由独松关逼杭州，湖南遣萧翰庆、李元度两军来援，翰庆战死，元度道阻不得前。贼壁城南山上，下临城中。乞师江南，未至，兵少，实不能战。

浙西初经寇乱，人不知兵，议战议守，纷纭不定。会久雨，遵殿徒步泥淖中，守浃旬，城陷，仰药死，妻女同殉，诏予优恤。寻以御史高延祜奏劾遵殿不能御贼，罢其恤典。

遵殿任外吏二十年，廉介绝俗，家仅土屋数椽，胡林翼集赙，乃克归丧。同治初，诏允曾国籓之请，念其历官有声，到浙未久，追赠右都御史，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城陷时，署布政使王友端、署按察使缪梓、杭嘉湖道叶堃、宁绍台道仲孙懋、署杭州知府马昂霄、署仁和知县李福谦同殉节。

友端，安徽婺源人。道光二十七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出为浙江粮道，署布政使。当粤匪之窥浙也，言於遵殿曰：“皖边军弱，湖州空虚，请速备广德。”

遵殿至事急始遣军，已无及。贼遂长驱至城下，友端复请列堑涌金、清波两门为犄角，亦不用其言。贼穴道攻城，友端悬金三千募死士縋击，遇雨，火器不燃而败。

临死，自书“浙江布政使王友端”八字於衿上，予骑都尉世职，谥贞介。

梓，江苏溧阳人。道光八年举人，大挑知县。历署仙居、石门、奉化诸县。罣误去官。值清查仓库、水灾筹赈，奉檄佐理，皆得其力。准捐输复官，晋同知。咸丰二年，河决阻漕，献策行海运，即以任之。蕆事，擢知府。上海为贼陷，率兵助剿；复创议疏濬刘河海口以通漕运。历宁波、杭州知府，署杭嘉湖道，兼盐运使。

六年，署按察使。粤匪由江西窥浙，梓统军驻常山防之，授金衢严道。八年，粤匪陷江山，犯衢州，偕总兵李定太合击走之，再署按察使。当贼围杭州，梓署盐运使兼按察使，管营务处，城守事专任之。临时调集，兵不满四千，城大，不敷守堞。

人心惶惧，动辄譁譟。或以闭城为张皇，继又谓战缓为退缩。梓奔走筹守御，两次縋城攻贼皆失利。城绅促战急，而民与兵相仇。梓知不可为，以死自誓。守清波门云居山，侦贼掘地道，急开内壕。未竣，地雷猝发，城圮军溃。身被数十创，死之。

事闻，赐恤。巡抚王有龄追论梓创议株守，夺恤典。及杭州再复，举人赵之谦诉於京，下巡抚左宗棠确查。疏言：“梓居官廉幹，临难惨烈，请还恤典。”后巡抚李瀚章、杨昌濬屡为疏请，赠太常寺卿，祀昭忠祠，并建专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武烈。

徐有壬，字钧卿，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乌程。道光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洊升郎中。出为四川成绵龙道，署按察使。治啯匪，擒其魁，馀党解散。迁广东盐运使，署按察使，清远土匪戕官，驰剿平之。迁四川按察使。文宗即位，下诏求言，司道率引嫌，罕所陈奏。有壬独密疏，论事切直。迁云南布政使，调湖南。咸丰五年，以母忧回原籍。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起有壬治团防。粤匪由宁国窥湖州，有壬扼长兴，设伏败之，贼去。八年，服阕，命筦江苏粮台，擢江苏巡抚。枪船匪首程鹏士扰嘉兴、湖州，地方官不能制，潜至苏州，侦获之，置诸法。

有壬之起，由何桂清所荐。及同官江苏，无所阿附。十年春，粤匪复犯湖州。

有壬咨商桂清，遣游击曾秉忠率舟师往援。水陆夹击，贼被创退。寻复出东坝、溧阳，间道径趋杭州。急请调提督张玉良驰援，杭州甫陷旋复。桂清奏捷，惟言籓司王有龄功，得扰擢，有壬仅予议叙。未几，和春等师溃，退守丹阳，有壬急运粮械济之，而张国樑、和春先后战殁，何桂清弃常州不守。四月，贼遂长驱犯苏州。有壬移檄责让，桂清抗疏劾之。张玉良自请助守城，令屯葑门外，忽夜遁。明日，有壬巡城，广勇通贼，开门纳贼。短兵巷战，贼矛刺有壬冠，抗声{罒马}贼，遇害。

子震翼与妾、女同死。诏优恤，予骑都尉世职，谥庄愍，苏州建专祠。

有壬幼时尝览族谱，得远祖应镳阖门殉节事，慨然曰：“吾他日当如此！”至是果验。八岁解勾股术，父死，依叔父於京师，师事姚学塽。学必求有用，尤精历算，著有务民义斋算学行世。

王有龄，字雪轩，福建侯官人。道光中，捐纳浙江盐大使，改知县。历慈谿、定海、鄞、仁和，皆有声。以劳晋秩知府。咸丰五年，授杭州知府。巡抚何桂清器其幹略，迭署盐运使、按察使，擢云南粮储道，仍留浙治防。桂清总督两江，奏调赴上海议通商税则。七年，擢江苏按察使，迁布政使。有龄长於理财，桂清素信之深，一切倚畀，益得发舒，事皆专断，巡抚受成而已。

十年，粤匪陷杭州，将以掣动江南全，局故援兵至，贼即不战而走。桂清推功於有龄，遂擢浙江巡抚。诏趣率兵速赴，会办军务及善后事宜，而贼已回扑江南大营。和春等军溃，常州、苏州相继陷，进逼嘉兴，提督张玉良迎击，败绩，杭州戒严。有龄率闽兵屯北新关外，遣抚标兵要贼於卖鱼桥，夹击败之，贼乃卻。设捐输局，奏请派在籍前左副都御史王履谦、前漕运总督邵灿督同办理。贼众十馀万由徽州入浙，陷严州，合嘉兴、广德两路分扑省城，有龄偕将军瑞昌调兵迎击走之，围得解，复馀杭，加头品顶戴。寻复严州。

十一年，复江山、常山、富阳、遂安、海宁、临安等县。贼扰太湖东山，总兵王之敬战失利。至夏，贼复陷江山、常山、长兴、金华、遂昌、松阳、处州、永康、义乌，革职留任。张玉良扼要隘为诸军应援，兵先溃，贼势益横。檄诸将往援，无应者，处州镇总兵文瑞率江西援兵三千，有龄待之素厚，乃自请行。进驻金华孝顺街，闻兰谿兵败，遽溃；退守浦江，贼蹑之，檄师往援，半途复溃：浦江、严州相继陷。总兵刘季三、副将刘芳战死於富阳。诸将见贼多走，不任战，惟要索军食。

富民捐输已倦，而有司持之急。於是团练大臣王履谦劾有龄虐捐，遇事多龃，上疏互讦。十月，萧山、诸暨及绍兴府皆陷，饷源遂绝。时援军多不足恃，有龄复奏用李元度为按察使，募湘勇八千入浙，至龙游，阻不得前。贼酋李秀成悉众围杭州城，副将杨金榜败死，张玉良攻克罗木营贼垒，亦中飞砲死：城中夺气，且食尽，饥民死者枕藉。十二月，贼梯城入，兵溃，有龄服毒不死，缢於阁，秀成见之，为具棺殓焉。

事闻，言官颜宗仪、高延祜、硃潮先后疏劾勒捐敛怨，下曾国籓按，奏言：“有龄在浙，官绅不和，不能驭兵，以致偾事；仍以粮尽援绝，见危授命，大节无亏。”诏依例赐恤，谥壮愍。入祀昭忠祠，浙江，福建建专祠。同殉者，学政张锡庚、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甯曾纶、督粮道暹福、仁和知县吴保丰。锡庚、廷选、文瑞并自有传。

论曰：粤匪自陷岳州，势不可遏。及犯武昌，援兵虽至，无能为力。安庆仓猝筹防，益无措手矣。武昌凡三陷，湖北兵不可用，曾国籓言之痛切。杭州初陷，由於无兵，后则苏、常已失，脣亡齿寒。苏州素倚江南大军为屏蔽，大军溃，则势难幸全。常大淳、蒋文庆、陶恩培、罗遵殿、徐有壬诸人，皆不失为承平良吏，短於应变，或因受事於已危，莫能挽救。王有龄素负才略，以掊克失人心，措施亦未尽当焉。吉尔杭阿治兵有法，克上海为全功，朝廷倚以规复镇江，使非中道而殒，必有成效，其建树非诸人所可同语也。

## 列传一百八十三

吴文镕 潘铎 邓尔恆

吴文镕，字甄甫，江苏仪徵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膺文衡，称得士。六迁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剔弊清严，在任累擢詹事、内阁学士。召回京，署礼部侍郎，寻实授。调刑部，兼署户部侍郎。迭命偕大学士汤金钊赴安徽、浙江、江苏及南河按事。道光十九年，出为福建巡抚，时方严烟禁，英吉利窥伺沿海，偕总督邓廷桢筹防，敌兵至，不得逞，二十年，调湖北巡抚，未行，暂护闽浙总督。明年，入觐，改江西巡抚。值岁祲，力筹抚血卩，裁减漕丁陋规。在江西数年，举廉惩贪，吏治清明。捕教匪戴理剑等，及南安、赣州会匪，并置诸法。

二十八年，调浙江巡抚。入境过衢州，廉得游击薛思齐贪劣，劾戍新疆；又劾不职县令五人。因官多调摄，徒烦交代，政无考成，奏革其弊，风气为之一变。以覈办清查，本省官吏不可信，请简派户部司员来佐理，诏不许。未几，命偕侍郎季芝昌清查浙江盐务，奏筹变通章程以专责成，除浮费为要务，盐课日有起色。浙东渔山岛为盗薮，檄水师捕获百馀人，毁其巢。二十九年，大水，文镕以遇灾恐惧，上疏自劾请罢，诏以其言近迂，严斥之。文镕亲赴嘉、湖诸属察灾轻重，力行赈抚。

秀水令江忠源勤廉称最，治赈治盗及塘工皆倚办，以忧去。文镕叹曰：“贤如江令，可令其无以归葬乎？”自支养廉五百两畀之，奏办赈功，以忠源首列。三十年，海塘连决，文镕驰勘，落水几殆，自劾疏防，革职留任。塘工竣，复职。

擢云贵总督。咸丰元年，入觐，文宗甚重之，嘉其忠诚勇於任事，勖以察情伪，惜身体，文镕益感奋。永昌边外夷匪肆掠，久不靖，文镕至，檄土守备左大雄深入搜捕，擒斩数百，匪遁雪山外。粤匪日炽，文镕疏论提督向荣冒功讬病，恐误军事，诏选将才，奏保游击巴扬阿等九人。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治团练剿土匪，令得便宜从事，疏荐之。江忠源在广西军中，文镕致书曰：“永安贼不灭，若窜湖南，不可制矣！”二年，调闽浙总督，未行，而粤匪果由湖南北窜，破武昌。三年春，遂踞江宁，东南大震。云南永昌回匪亦蠢动，文镕调兵扼险，亲驻寻甸督剿。

寻调湖广总督。粤匪方自下游上窜，连陷黄州、汉阳。文镕九月抵任，是日田家镇诸军失利，武昌戒严，城昼闭，居民一夕数惊。巡抚崇纶欲移营城外为自脱计，文镕誓与城存亡，约死守待援，议不合。贼已逼城，文镕坐城上激厉将士，守数旬，围解。崇纶转以闭城坐守奏劾，诏促进复黄州。文镕方调胡林翼率黔勇来会剿，又约曾国籓水师夹攻，拟俟两军至大举灭贼。崇纶屡龁之，趣战益急。文镕愤甚，曰：“吾受国恩厚，岂惜死？以将卒宜选练，且冀黔、湘军至，收夹击之效。今不及待矣！”四年正月，督师进薄黄州，屯堵城。大雪，日行泥淖，拊循士卒，而辎粮不时至。贼分路来犯，都司刘富成击却之。贼复大至，文镕挥军力战，后营火起，众溃，投塘水死之。崇纶奏称失踪，署总督台涌至，乃得实以闻。诏依总督阵亡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祀京师昭忠祠。

逾数月，曾国籓进兵黄州，访询居民，备言战殁状，皆流涕。於是疏陈当时无水师，不能制贼。文镕筹置之难，为崇纶倾陷牵掣，以至於败；且讳死状，欲以诬之。文宗震怒，逮崇纶治罪，文镕志节乃大白。同治中，湖北请建专祠。

潘铎，字木君，江苏江宁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洊升郎中，迁御史。二十年，出为湖北荆州知府，擢江西督粮道。历广东盐运使、四川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署巡抚。

二十八年，擢河南巡抚。时议漕粮酌改折色，铎疏言：“户部有南漕折价交河南等省采买之议，是他省且须在河南采买。若将本省额徵之米分别改徵折色，於政体两歧，於仓储有损无益。河南历年办运踊跃，一经改徵，转滋流弊，循旧章为便。”

议遂寝。贾鲁河经祥符硃仙镇，为商贾舟楫所集。自黄河决於中牟，贾鲁河淤塞，责工员赔濬，久未复。铎勘镇街南北淤最甚，议大濬，请率属捐银五万两兴办；又奏择要增培沁河民堤以资捍御：并如所请行。咸丰元年，坐所荐陈州知府黄庆安犯赃，降二级调用，授山西按察使。二年，迁湖南布政使。粤匪方由湖南北窜，汉阳、武昌相继陷，巡抚张亮基擢署总督，以铎暂代之，命赴岳州督防。三年，巡抚骆秉章至，乃以病乞罢，许之。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疏荐，诏赴山西会办防剿事宜。寻因前在湖南布政使任内岳州等城失守，下部议，俟补官日降二级调用。复以病乞退，居山西久之。

十一年，予二品顶戴，起署云贵总督。云南回、汉相仇，稔乱已久。巡抚徐之铭倾险，挟回自重，总督张亮基为所齮龁去。布政使邓尔恆擢陕西巡抚，行至曲靖，之铭嗾副将何有保遣党戕害，以盗杀闻，命铎往治之。亮基亦被命赴滇督办军务。

时之铭已为回众所挟持，所陈奏多夸诞，莫可究诘。铎、亮基先后取道四川，与骆秉章筹商，冀资其兵力以规进取。四川乱亦未平，遽不得要领。滇将林自清为亮基旧部，与回众不协，率所部入川。之铭虑亮基至於己不利，嗾回众扬言拒之，亮基益观望。铎秉性忠正，诏屡敦促，命赴贵州按事，遂由黔入滇，仅从仆数人。在途或以危词相怵，不之顾。

同治元年九月，抵任，治邓尔恆被戕之狱。何有保已前死，捕凶犯诛之。见抚局初定，省城稍安，屡密疏陈：“徐之铭尚能抚回，被劾各款，请俟张亮基到后会同查办。”又云：“马如龙求抚出於诚心，岑毓英鲠直有战功，加以阅历，乃有用之材。”铎意欲因势利导，徐图补救。於是诏亮基移署贵州巡抚，滇事专责铎与之铭，盖羁縻之也。回人掌教马德新，之铭所谄事。初见铎貌为恭顺，后渐跋扈。武职多越级僭用翎顶，之铭所擅赏，铎面斥之。元新营参将梁士美乃临安土豪，不与回教联和。马如龙誓欲剿灭，铎不可，强出师，与岑毓英同败归，欲添调兵练，铎复阻之。回绅田庆馀议设公局，通省粮赋税釐悉归之，文武职官亦由公举，铎以非政体斥止，由是马如龙等皆不悦。

马荣者，迤西回酋杜文秀之党，之铭檄署武定营参将。二年正月，荣忽率二千人至省城，踞五华书院，铎令出，迁延三日，乃亲往谕遣，荣抗恣不听，其所部回练遽攒刺，铎临殒骂不绝口。云南知府黄培林、昆明知县翟怡曾同被害。荣遂纵兵大掠，官衙民居悉遍。惟岑毓英勒兵守籓署，之铭遁往潜匿。越两日，毓英始殓铎尸。回众拥马德新为总督。马如龙在临安，闻警驰至，马荣已率众携所掠散去。如龙杀馀匪数十人及附乱者百馀，谓马德新不当为总督，取关防授之铭兼署。之铭以巡抚让如龙，如龙不受，遂令署提督，一切拱手听之。事闻，诏嘉铎“万里赴滇，不避艰险，见危授命，大节懔然”。依总督阵亡例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云南昭忠祠，谥忠毅。子四人，并录授京职。

当铎之亲谕马荣也，约之铭同往，竟不至。事定，疏奏诿为杜文秀勾结武定匪犯省城，又讳匿马荣委署参将事。论者谓荣之为乱，之铭实与知之。於是褫之铭职，听候治罪。授劳崇光总督，贾洪诏巡抚，皆不能至。云南军事分隶於马如龙、岑毓英，崇光驻贵阳遥制之，至五年，始入滇履任。马荣已先为如龙等剿除，之铭亦死，迄未就逮云。

邓尔恆，字子久，江苏江宁人，总督廷桢子。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湖南辰州府知府。父忧，服阕，补云南曲靖府。平寻甸叛回马二花，弥勒土匪吴美、硃顺，招抚昆阳回匪，甚有声绩，擢盐法道，累迁按察使、布政使。

咸丰十一年，擢贵州巡抚，未行，调陕西。徐之铭袒回，营将多与通。副将何有保者，之铭私人，尤不法。虑尔恆入觐发其罪，讽有保害之以灭口。尔忄互行次曲靖，宿於知府署。有保使其党史荣、戴玉棠伪为盗，戕之，掠其行橐。有保索所劫物不得，执拷二人。玉棠潜逸，纠党攻杀有保。铎至，擒二人诛之。诏尔恆依阵亡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文悫。

论曰：吴文镕由卿贰出膺疆寄，凡十馀年，风采严峻，时推其治行亚於林则徐。

潘铎亦负端人之望。二人者晚任艰危，并受事於岌岌之日，守正不阿，尽瘁完节，不可复以成败苛论矣。其死也，皆由同官所构陷。国家於岩疆要地，督抚同驻，岂非以资钤制，备不虞哉！然推诿牵掣，因之而生；甚且倾轧成衅，贻祸封疆。楚、滇覆辙，盖其昭著者也。至光绪中，其制始改焉。

## 列传一百八十四

陆建瀛 杨文定 青麟崇纶 何桂清

陆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阳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上书房，洊迁中允。大考擢侍讲，转侍读。二十年，出为直隶天津道，累擢布政使。时英吉利扰浙江，沿海戒严，徵西北兵聚畿辅，建瀛供防军，处善后，皆应机宜。所历有名绩。

二十六年，擢云南巡抚，俄调江苏。先是，南漕缺额，部议设局江苏，官民捐米运京以裕仓储。当陶澍抚苏，即以漕河费钜病国，议行海运，官吏争挠之，暂行辄罢。至是建瀛与两江总督壁昌主海运甚力，合言其便，议苏州、松江、太仓白粮改由海运，从之。后复推至常、镇诸府。二十九年，廷臣会议南漕改折，建瀛与总督李星沅极言其窒碍，事遂不行。

擢两江总督。值大水，民饥，招徠米商，筹议抚恤，并疏消积水，请筹拨帑一百五十万备赈。吴城六堡河决阻运，命偕侍郎福济往勘，疏陈通筹湖、河大势，添塘避徬，对坝逼溜，攻刷海口各事宜，并如议行。淮盐积敝，自陶澍创改淮北为票盐，稍稍苏息；而淮南擅盐利久，官吏衣食於盐商，无肯议改者，建瀛悉其弊。会淮南盐大火於武昌，官商折阅数百万，课大亏，引滞库绌。三十年，乃疏请立限清查运库，并统筹淮南大局，改订新章十条，务在以轻本敌私，力裁繁文浮费。鸿胪寺少卿刘良驹亦请变通淮南旧章，仿淮北行票法，与建瀛所议同。方施行矣，而给事中曹履泰奏请复根窝旧制，御史周炳鉴言淮南改票不便，并下建瀛议。覆疏辨驳详至，文宗韪之，诏综斡全局，除弊兴利，以裨国计。建瀛议於扬州设局收纳，以清运署需索之源；於九江等处验发，以清楚西岸费之源。正杂钱粮并纳，则课额不亏；新旧商贩一体，则引额无缺。灶私场私，专责江南；江私邻私，兼责各省；而以徠商贩，积帑赋，自总其成。由是夺官吏中饱岁百馀万，惎谤丛作，建瀛锐自发舒，不之恤。朝廷信任益专，命有掣肘挠法者罪之。湖北盐道邹之玉沿用整轮，江西盐道庆云强索月给，湖北同知劳光泰作移岸三论，刊板传播，并劾罢之。

咸丰元年，河决丰北，命建瀛往勘，奏请以工代赈，偕南河总督杨以增督工。

二年，以盛涨停工，降四品顶戴。

是年秋，粤匪洪秀全犯湖南，越洞庭而北，势张甚。建瀛犹在丰工，疏上战守事宜，文宗嘉之，谕以审度军情，如须亲往，可速筹方略，不遥制。既而汉阳、武昌相继陷。十二月，复建瀛头品顶戴，授钦差大臣，督师赴九江上游扼守。建瀛由工次还江宁，徵调仓猝。三年正月，贼弃武昌，蔽江东下，建瀛欲行，或谓贼锋锐难骤当，建瀛尚轻之，檄寿春镇总兵恩长为翼长，领标兵二千当前锋，自率兵千馀进次九江。恩长猝与贼，战死江中，师大溃。建瀛途逢溃卒白败状，从兵尽骇。

江西巡抚张芾壁九江，亦引军退走，贼遂陷九江。建瀛驾小舟经小孤山不敢留，过安庆，巡抚蒋文庆邀之，不入；径回江宁，收芜湖、太平兵屯东西梁山，闭城为守御计。布政使祁宿藻故不满建瀛，面责之。将军祥厚兵防内城，无任战守者。建瀛大窘，称疾谢客者三日。於是祥厚、宿藻等疏劾建瀛弃险失机，进退无据，并及江苏巡抚杨文定违旨去江宁，上大怒，谕曰：“陆建瀛一战兵溃，不知收合馀烬，与向荣大军协力攻击；并不力守小孤山，扼贼入皖之路；又不亲督兵据守东西梁山，以障金陵。仓皇遁归，一筹莫展，以致会垣惊扰，士民播迁。杨文定藉词出省，张皇自全，罪均难逭。建瀛已革职，交祥厚拿问，解刑部治罪。”寻籍其家，革其子刑部员外郎锺汉职。时建瀛收兵乘城，阅十三日，城破遇害。事闻，诏建瀛尚不失城亡与亡之义，复总督衔，如例议恤，并还其家产。御史方俊论之，乃撤恤典。

建瀛才敏任事，喜宾礼名流，又善事要津，多为延誉，由是闻望猋起，朝寄日隆。乃昧於军旅，略无宿备，一败失措，名城陷为贼窟，糜烂东南，遂独撄天下之重咎云。子锺汉，后官江苏知府，咸丰十年，在军治粮饷，遇贼江阴，死之，赠太仆寺卿。

杨文定，安徽定远人。道光十三年进士。由刑部主事洊升郎中，出为广东惠潮嘉道，累擢江苏巡抚。咸丰三年，文定奏江南兵力柔脆，节经徵调，城内兵单，请济师，命山东兵二千赴援。未至，奉命守江宁，闻建瀛兵败，退守镇江。江宁陷，贼分党犯镇江，副都统文艺集兵七百守陆路，文定自率艇船八、舢板十二泊江中，贼至不能御，镇江复陷，退江阴，诏革职逮治，论大辟。六年，减死遣戍军台，寻殁。

青麟，字墨卿，图们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大考二等，擢侍讲。五迁至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有声。咸丰二年，擢户部侍郎。学政任满，命督催丰北塞决工程。三年，回京，复出督湖北学政，调礼部侍郎。

时粤匪由江西回窜湖北，青麟按试德安，闻警停试，督率知府易容之募乡勇筹防守，府城获全。疏陈军事，请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合剿，以期得力。四年，授湖北巡抚。城中兵仅千人，荆州将军台涌署总督，未至；而贼由黄州进至汉阳、汉口，渡江欲扑武昌。青麟督总兵杨昌泗、游击侯凤岐与副都统魁玉水陆合击，却之；复败之豹子海、鲁家港，毁贼垒五。已而贼扑塘角、鲇鱼套，逼攻省城，青麟武胜门督战，城中忽火起，土匪内应，兵尽溃，遂失守。青麟将自经，众拥之趋长沙，折赴荆州。

初，文宗闻其出家赀犒军，甚嘉之，至是愤武昌屡失，弃城越境，罪尤重，诏曰：“青麟简任封圻，正当贼匪充斥，武昌兵单饷匮。朕以其任学政时保守德安，念其勤劳，畀以重任。省垣布置，屡次击贼获胜。八十馀日之中，困苦艰难，所奏原无虚假，朕方严催援兵接应。六月初间，魁玉、杨昌泗等连破贼营，但能激厉力战，何致遽陷？婴城固守，解围有日，犹将宥过论功。纵力尽捐躯，褒忠有典，岂不心迹光明？乃仓皇远避，径赴长沙，直是弃城而逃。长沙非所辖之地，越境偷生，何词以解？若再加宽典，是疆臣守土之责，几成具文，何以对死事诸臣耶！朕赏罚一秉大公，岂能以前此微劳，稍从末减？俟到荆州时，交官文传旨正法。”遂弃市。

逾数月，曾国籓复武昌，奉命查历任督抚功罪，疏言：“武昌再陷，实因崇纶、台涌多方贻误，百姓恨之，极称吴文镕忠勤爱国，於青麟亦多恕辞。查文镕既没，青麟帮办军务，崇纶百端龃：求弁兵以护卫，不与；请银两以制械，不与；或军务不使闻知，或经旬不得相见。自贼踞汉阳、汉口，纵横蹂躏，庐舍荡然。百姓尚恃有青麟督兵驱逐，出示怜民。崇纶则并此无之矣。”疏入，乃斥罢台涌，论崇纶罪。

崇纶，喜塔腊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内阁贴写中书充军机章京，洊升侍读。出为陕西凤邠道，调直隶永定河道，历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

咸丰二年，擢湖北巡抚，时武昌方为贼踞，次年春，贼弃武汉东下，分扰江南、江西，崇纶始抵任。既而贼复上窜，陷兴国州田家镇，进黄州。崇纶疏言：“武汉民迁市绝，饷乏兵单。请移内就外，以剿为先。”未几，贼犯汉阳，窥武昌。总督吴文镕初至，与崇纶意相迕。及贼退，崇纶遂以闭城株守劾之。文宗虑两人不能和衷，且偾事，命文镕出剿，而责崇纶防守。文镕率师薄黄州，崇纶运输饷械不以时，惟促速战。四年正月，文镕兵败，死之。崇纶自请出剿，谋脱身走避，文宗烛其隐，不许。会丁忧，青麟代之，仍命崇纶留湖北协防。又以病乞罢，上怒，褫其职。六月，武昌陷，崇纶先一日出走，径往陕西。及曾国籓论劾，命逮治。服毒自尽，以病故闻。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直南书房。五迁至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擢兵部侍郎，以忧去，服阕，补原官，调户部。咸丰二年，督江苏学政。粤匪扰江南，桂清疏陈兵事，劾疆吏巽耎偾事，侃侃无所避，文宗奇之。四年，调仓场侍郎，旋授浙江巡抚。

自贼踞江宁，东南震动。安徽徽州、宁国二府为浙江屏蔽，桂清严防要隘，别遣一军屯守黄池，扼苏、浙之冲，贼来犯，会提督邓绍良击卻之。五年，檄道员徐荣剿贼黟县、石埭，战颇利，贼众大至，徽勇溃走，荣众寡不敌，遂战殁。桂清因言徽、浙脣齿，宜主客一心，事乃济。疏入，谕戒地方官吏不分畛域。时贼陷徽州各属，桂清檄知府石景芬、副将魁龄等，攻复徽州府城及休宁，分布所部於昌化、於潜、淳安，杜贼来路。安徽巡抚时移驻庐州，徽、宁二郡悬绝江南，不能遥制，命桂清兼辖之。江西贼侵入浙境，陷开化，犯遂安，桂清檄邓绍良等合击之，贼退徽境。周天受、石景芬等连复黟县、石埭。桂清疏请添改镇道员缺，俾专责成，以石景芬为徽宁池太道；豫祺为总兵，不得力，复以江长贵易之。又用桂清议，命前侍郎张芾驻皖南治团练，督办徽、宁防务，寻命兼顾浙江衢、严两郡，与桂清协力制贼。六年，檄邓绍良、秦如虎、都兴阿等合攻宁国，别遣江长贵击败赣贼之袭太平者，连捷，克宁国府城。朝廷益嘉桂清，思大用之。

杭州知府王有龄最为桂清倚用，擢权运、臬两篆，为通判徐徵讦控。桂清覆奏，辞悻悻，被诘责。遂以病乞罢，诏慰留之。会两江总督怡良解职，文宗以筹饷事重，难其人，大学士彭蕴章荐桂清饷徽军无缺，可胜任。七年春，命以二品顶戴署两江总督，寻实授。力荐王有龄，擢任江苏布政使，专倚饷事。江宁久为贼窟，总督驻常州，军事由将军和春主之，而提督张国樑为帮办，前督怡良但任运馈而已。桂清屡疏陈方略称旨，谕饬和春和衷商酌。是年冬，克镇江，以济饷功，加太子少保。

十年春，又因克九洑洲，晋太子太保。桂清意气发舒，倚畀益重，甚负时望。

大军屡捷，合围江宁，贼势窘蹙，四出求援。伪忠王李秀成乃谋窜浙，分大军之势，由安徽广德径趣杭州。仓猝城陷，惟将军瑞昌守驻防内城未下，诏促桂清、和春遣军速援。於是檄提督张玉良率兵驰赴，至则内外夹击，贼遽走。临安、孝丰、安吉诸城相继复。诏嘉桂清功，予优叙。时贼已围金坛，陷江阴，遣总兵马得昭、熊天喜、曾秉忠，副将刘成元水陆分路御贼，兵分益单。贼乃合众十馀万出建平、东坝，一由东坝趋江宁，一由溧阳窥常州，桂清闻之，几失所措。会马得昭、周天孚分援苏、常，贼已趋金坛，陷句容。句容为大营后路，自此隔绝。张玉良回军抵常州，和春飞檄调援大营，桂清留勿遣，复调马得昭，亦莫之应。王有龄已擢浙江巡抚，贻书桂清戒勿离常州一步，且曰：“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盖规之也。

会大雨雪，大营兵冻馁，索饷不得，乃譟乱，相率尽溃。和春、张国樑退守丹阳。桂清疏陈：“丹阳以上军务，和春、张国樑主之；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

部署稍定，即进规溧阳，而贼已迳犯丹阳，国樑死之，和春奔常州，桂清大惊。总理粮台查文经等希其意，请退保苏州。桂清即疏陈军事付和春，自驻苏州筹饷。将行，常州绅民塞道请留，从者枪击，死十馀人，始得脱。张玉良留守，寻亦走。士民登陴，数日城陷，屠焉。桂清至苏州，巡抚徐有壬拒勿纳，疏劾其弃城丧师状。

和春退至无锡，伤殒。桂清讬言借外兵，遂之上海。苏州亦陷，有壬殉之，遗疏再劾桂清，诏褫职逮京治罪。

会各国联军犯京师，车驾幸热河，迁延两年。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薛焕皆其故吏，叠疏为乞恩，不许。言官数劾奏，同治元年，始就逮下狱，谳拟斩监候。大学士祁俊藻等十七人上疏论救，尚书李棠阶力争，谳乃定。桂清援司道禀牍为词，下曾国籓察奏。国籓疏言：“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是冬，遂弃市。

桂清由侍从出任疆事，才识明敏。在两江值英吉利构衅，迭陈应付之策。偕大学士桂良等议税则，多中肯綮，亦不能尽用其言。晚节败裂，误国殄民，虽廷议多有袒之者，卒难挠公论云。

论曰：陆建瀛、何桂清皆以才敏负一时之望，膺江表重寄。建瀛当军事初起，不能预有规画，临事仓皇。桂清无料敌之明，又失效死之节。二人者身名俱陨，罪实难辞。青麟受事於危急之秋，艰难支拄，终以越境被诛，论者犹有恕词焉。

## 列传一百八十五

宗室祥厚霍隆武 福珠洪阿 恩长 陈胜元 祁宿藻 陈克让 刘同缨 瑞昌杰纯 锡龄阿

宗室祥厚，隶镶红旗，袭骑都尉世职，授銮仪卫整仪尉。累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历山海关、熊岳、金州副都统。道光二十八年，擢江宁将军。

咸丰三年正月，粤匪既陷武昌，两江总督陆建瀛赴上游督师，祥厚偕江苏巡抚杨文定留守江宁。贼已蔽江而下，寿春镇总兵恩长战殁，建瀛遽退，文定亦不候旨迳赴镇江。祥厚偕副都统霍隆武、提督福珠洪阿、布政使祁宿藻疏言：“督臣藉口江宁吃紧，趕回布置，沿途险要，并不屯扎，上驶师船，一概撤回，专守水路之东西梁山。芜湖为江苏门户，亦不设防。十八日只身抵省，遂致阖城惊扰。臣等函劝速统舟师迎击，乃督臣晏坐衙斋，三日不覆。抚臣执意移驻镇江，挽留不顾，民情加倍惊惶。自今固结民心，尚恐缓急难恃；若任其纷纷迁徙，土匪因而窃发，奸细尤易勾结。是未御外侮，将成内变。现在督抚臣首鼠两端，进退无据，以致省城震动。虽有旗兵志切同仇，无如兵力太单。贼船顺流下窜，朝发夕至，守御万分紧迫，督同道府等官及八旗协领，激励官兵，安慰居民，竭尽血诚，认真办理。请饬琦善、陈金绶迅速绕出贼前，协力堵剿，以固省城根本，维持南北大局。”疏入，诏逮建瀛治罪，命祥厚兼署总督，与霍隆武、福珠洪阿、祁宿藻悉心防御，以在籍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熟悉贼情，命同筹办。

江宁城周九十六里，合旗、汉兵仅五千，城外江宁镇、龙江关、上河分驻乡勇不及三千，临时召募，皆不足恃。贼过芜湖，福山镇总兵陈胜元率舟师战殁，遂无御者，长驱直抵城下，四面环攻。守逾旬，贼於仪凤门穴地轰城，倾十馀丈，复由水西门、旱西门、南门缘梯而登，城遂陷。祥厚偕霍隆武敛兵守驻防城，妇女皆助战，逾日亦陷。祥厚手刃数贼，身被数十创，死之。事闻，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勇。入祀京师昭忠祠，於江宁建专祠，死事者附祀焉。

霍隆武，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福州驻防。由武举前锋校历官福建水师旗营协领。咸丰元年，擢江宁副都统。贼围城，偕祥厚登陴固守，历十馀昼夜，外城陷，同守内城，策马督战，受伤堕，力竭阵亡，赠都统，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当时驻防旗兵战最力。锡龄额者，事母孝，将军本智异之，擢为参领。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门。”事急，戒其妻：“国家豢养，无所报；脱不利，当阖门死。”自守城，即不返家，举室皆殉。炳元，官佐领，勇力冠军。仪凤门之陷，率死士奋斗，贼为之卻，忽有狙击者，殒於阵。贼破内城，屠戮尤惨，男妇几无孑遗。

福珠洪阿，苏完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副都统佛安子。由銮仪卫整仪尉累擢总兵，历镇筸、伊犁、西宁、天津诸镇。道光末，授江南提督，调陕西。粤匪起，江南筹防，仍调回旧任，驻守省城，所部兵仅数百人。地雷发，迎击於城缺，斩悍贼，而诸门先后破。贼四面至，往来巷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壮敏。

恩长，赫舍里氏，满洲镶红旗人。由亲军、十五善射，累迁安徽宁国营副将。

道光中治江防，被奖。累擢寿春镇总兵。初率兵守安庆，陆建瀛赴九江上游，调充翼长，为军锋。与贼战江中，毁贼船三十馀艘，众寡不敌，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壮。

陈胜元，福建同安人。由行伍历官福建参将。捕洋盗有功，累擢江南福山镇总兵。率水师防江，贼至太平四合山，迎击，追至芜湖，中砲落水，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世职，谥刚勇。

祁宿藻，字幼章，山西寿阳人，大学士俊藻弟也。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召对受宣宗知，特简授湖北黄州知府，调武昌。连年大水，城几没，堵御获全。治急赈，煮粥施钱及衣棺药饵，全活灾民甚众，政声最。超擢广东盐运使，迁按察使，又迁湖南布政使。会韶州数县土匪起，诏留宿藻督兵往剿，七战皆捷，匪首就擒。事平，赐花翎。调江宁布政使。咸丰元年，河决丰北，山东、江北皆被水。大学士杜受田奉命临赈，疏请以宿藻督办江北赈务，章程出其手定，奏颁两省行之。

及粤匪将东下，宿藻驰返江宁，括库储治军械，尽移兵糈及南门外商市囤米入城，号召义勇之士备战守。见督抚仓皇失措，各存意见，劝谏不听，乃偕祥厚等密疏上闻。建瀛既被罪失众心，宿藻独任事，贼至，力疾登陴指挥，历三昼夜，城大兵单，援师不至，知事不可为，在城上呕血数升，卒。文宗悼惜，加等优血卩，赠右都御史，廕一子以知州用。同治初，江南平，兄俊藻遣寻其遗榇，得之城北僻地。

曾国籓以闻，请附祀祥厚专祠，追谥文节。当城陷时，署布政使盐巡道涂文钧、江安粮道陈克让、江宁知府魏亨逵、同知承恩、通判程文荣、上元知县刘同缨、江宁知县张行澍同死之。

克让，奉天承德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擢四川绥远知府，调成都。

咸丰元年，擢江安粮道，居官清正。贼将至，或劝以督运出。克让曰：“江宁东南都会，失则大局危。去将焉往？”又请徙其孥，其妻泣曰：“去为民望，不如死！”

宿藻死而不瞑，克让抚之曰：“库尚有储金，当募死士以成君志。”克让守清凉山，督兵战，殒於阵。弟克诚，子松恩，同遇害。妻李，自经死。赐恤，予骑都尉世职，本籍请建专祠，追谥忠节。

同缨，江西石城人。拔贡。历官盐城、泰兴、江浦、上元、六合、江宁诸县，皆有声。江宁治防，储粮练团，胥赖其力。贼初至，假向荣书请入城，同缨察其诈，却之。砲裂城，率死士御击复完。及城陷，赋绝命词，投水死，恤典加等，赠道衔，谥武烈。

瑞昌，字云阁，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六世祖敖德，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

瑞昌由拜唐阿授銮仪卫整仪尉，累迁冠军使。道光二十九年，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历金州、吉林副都统。

咸丰三年，擢杭州将军，未之任，率盛京兵赴淮、徐，专办山东防剿。寻从僧格林沁、胜保剿贼畿辅。四年，连战静海、河间、东光。五年，会攻连镇，扼河西，毁贼巢木城。贼首林凤祥就擒，被诏嘉奖，命赴本任。十年二月，粤匪由广德入浙境，省城兵单，分防湖州、孝丰、馀杭。贼分股突犯杭州，瑞昌令副都统来存出武林门御之，自守钱塘门，偕巡抚罗遵殿布置甫定，贼已麕至，纵火扑城。越十日，地雷发，城陷。瑞昌率旗兵迎击於涌金门，杀伤相当。退守驻防子城，贼屡攻，力拒却之。相持六日，会张玉良率援兵至，夹击，贼弃城走，遂复杭州，特诏嘉奖，赐黄马褂，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既而江南大营溃，常、苏两郡陷。张玉良以罪黜，命瑞昌总统江南诸军，江长贵副之，规复苏州，而贼已陷长兴、武康，复谕先顾杭城，再图进取。嘉兴寻为贼踞，命瑞昌督张玉良往攻，亦未果。十月，贼陷富阳、馀杭，复扑杭州，瑞昌亲督副都统杰纯、副将吴再升击走之。十一年，贼势益张，由嘉兴进陷石门，湖州亦被围，浙东诸郡相继失守。自绍兴为贼踞，杭州愈危，遂被围，瑞昌偕巡抚王有龄婴城固守逾两月。张玉良战城下，伤殒，军心益涣。外援不至，粮道皆绝。瑞昌忧愤成疾，旗兵精壮多伤亡，乃集将校，誓死报国，家给火药。及城陷，瑞昌先举火自焚，阖营次第火起，同死者，杭州副都统关福及江苏粮储道赫特赫纳以下男妇四千馀人。事闻，诏优恤，赠太子太保，晋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壮。入祀京师昭忠祠，杭州建专祠，死事者附祀焉。

同治三年，杭州复，左宗棠奏瑞昌妾吴，於城破时挈两幼子绪成、绪恩出走失散。事定，寻得绪恩，护送回京。诏念瑞昌忠烈，命本旗传交其长子内阁中书绪光收养，饬宗棠购访绪成下落，迄未得。后以两世职并为三等子爵。

杰纯，布库鲁氏，蒙古正白旗人，杭州驻防。由骁骑校累迁协领。忠勇得士心，为瑞昌所倚。杭州初破，瑞昌欲自刭，杰纯与副都统来存言贼以偏师疾至，未有后继，犹可力保驻防城以待外援，瑞昌从之，乃登陴守御。杰纯当武林门，日与贼战，长子前锋校纳苏铿阵亡，不之顾，殓其尸，不哭，曰：“汝先得所归矣！”及援兵至，怒马突出，贼披靡，追击出城十里外。以复城功，赐花翎。擢宁夏副都统，留浙协同团练大臣统率练勇，出省复富阳。是年冬，贼复犯杭州，迎剿於观音桥，手刃数贼，率西湖水勇截击，斩馘甚众，又连破扑城之贼，追至留下，进克馀杭，赐号额腾伊巴图鲁。调授乍浦副都统，仍留防省城。

十一年，城再陷，杰纯战一昼夜，所部伤亡略尽，遣次子出避，以存宗祀，阖门自焚，独策马入贼阵，死之。诏嘉其一门忠烈，依都统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杭州、乍浦并建专祠，子妇孙仆皆附祀。后复加恩入祀京师昭忠祠，谥果毅。擢次子固鲁铿知府，改归京旗。

锡龄阿，扎哈苏氏，蒙古正白旗人，荆州驻防。以佐领率兵从战沔阳、监利、潜江、应城、汉阳、宜昌。积功累擢福州副都统，调乍浦副都统。十一年，贼来犯，督兵出战，城中内应起，折回巷战，全军皆没，与两子荣辉、荣耀同殒於阵。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入祀京师昭忠祠。嗣以荆州绅民感念保境功，请建专祠。子荣辉、荣耀并予云骑尉世职。

论曰：清制，行省要区置旗兵驻防，其尤重都会，兵额多者，以将军领之。盖监制疆臣，备不虞也。承平恬嬉，非复国初劲旅，小有变动，可资镇慑；钜寇燎原，力不足以御之。江南之失，误於陆建瀛不预设防。祥厚仓猝专任，以孤城当方张之寇，宁有幸焉。杭州初陷，贼仅偏师，故瑞昌能守内城以待援；及苏、常既失，辅车无依，终不能保，大势然也。然二人者，皆能以忠义激励，城亡与亡，妇婴皆知效死，烈已！祁宿藻孤忠尽瘁，杰纯智勇能军，并一时杰出之才。炎冈同烬，世尤惜之。

## 列传一百八十六

吕贤基 邹鸣鹤 戴熙汤贻汾 张芾 黄琮陶廷杰 冯培元 孙铭恩 沈炳垣 张锡庚

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持正敢言，数论时政得失，多所采用。文宗即位，应诏上封事，请懋圣学，正人心，育人才，恤民隐，尤被嘉纳。迁鸿胪寺卿。咸丰元年，超擢工部侍郎。二年，以时事可危，疏请下诏求言，略曰：“粤西会匪滋事，二年以来，命将出师，尚无成效，甚至围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丰工未能合龙，重运阻滞，灾民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费五百万，军需费一千馀万，部臣束手无措，必致掊克朘削，邦本愈摇。今日事势，譬之於病，元气血脉，枯竭已甚，外邪又炽，若再讳疾忌医，愈难为救。惟有开通喉舌，广觅良方，庶可补救万一。请特旨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讳，一改泄沓之故习，各抒所见，以期集思广益。”疏入，谕部院大臣、九卿、科道有言责者，各据见闻，直言无隐。

三年正月，命贤基驰赴安徽会同巡抚蒋文庆及周天爵办理防剿事宜，贤基疏言：“江宁以东西梁山为要隘，必先扼守。庐州为江淮门户，宜令重臣驻★。巢湖出江当梁山上游，地方匪徒宜招抚，免为贼用，且可与梁山为犄角。”上嘉纳，不及施行，而安庆、江宁先后陷。奏调给事中袁甲三、知府赵畇帮办团练防剿，又调编修李鸿章等襄军事。偕周天爵疏言：“事当分任。团练专令歼除土匪；牧令守本境，统帅剿贼，不得远驻百里之外，以免推诿。”上韪之。

安徽境内无大枝劲旅，团练亦散漫无可恃。七月，湖北败贼窜陷英山，扰太湖，分犯洪家埠，贤基檄游击赓音太、伍登庸击走之。八月，贼复自江西窜踞安庆，贤基赴舒城、桐城劝募团练，为官军声援。赓音太、伍登庸战殁於集贤关。贼犯桐城，绅士马三俊率练勇迎战失利，遂失守。已革按察使张熙宇退驻大关，贤基抗疏劾之。

时方驻舒城，或告以无守土责，未辖一兵，贼锋甚锐，可退守以图再举。贤基曰：“奉命治乡兵杀贼，当以死报国。敢避寇幸免乎？”十月贼至，登陴守御，城陷，死之。

文宗初闻舒城失守，即曰：“贤基素怀忠义，必能大节无亏。”及奏上，深悼惜之，赠尚书衔，加恩於舒城建专祠，擢其子编修锦文以侍读用，赐银三千两，命锦文即日回籍治丧。予骑都尉世职，祀京师及本籍府城昭忠祠。后安徽请祀乡贤，特谕：“贤基品行端正，居官忠直，名副其实。”即报可。

邹鸣鹤，字锺泉，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进士，云南即用知县。亲老告近，改发河南，署新郑，补罗山，有惠政。母丧，去官。巡抚程祖洛疏陈鸣鹤政绩，罗山绅民籥请保留河南，特旨允俟服阕以南、汝、陈、光四府州所属酌补选缺，异数也。

寻补光山，调祥符，擢兰仪河工同知，护开归陈许道。以治河劳，晋秩知府。

历卫辉、陈州、开封。二十一年，河决祥符，水围省城，鸣鹤露宿城上，尽力堵御。

有议迁省城於洛阳者，鸣鹤上议有六不可。钦差大臣王鼎等据以疏陈，乃决议坚守。

凡历七十馀日，水退城安。论功，晋秩道员。二十三年，河决中牟，褫职留工，工竣，复原官，仍在工效力。丁生母忧，服阕，署彰卫怀道，寻授江西督粮道。文宗即位，诏举贤才，户部侍郎侯桐、两江总督陆建瀛交章以鸣鹤荐，擢顺天府尹。

咸丰元年，擢广西巡抚。匪乱方炽，大学士赛尚阿督军事，鸣鹤课吏治，治团练，抚恤被兵灾民。二年，贼由永安突犯桂林，城中兵仅千人，仓猝防御，提督向荣驰援，民心始定。总兵秦定三等续至，鸣鹤以诸军无所统属，自请督战。分遣诸将击贼，相持月馀，贼百计攻城，屡卻。贼遂分窜，赛尚阿促向荣追击，鸣鹤坚留防贼回窜，互疏争。贼寻陷兴安、全州，入湖南，诏褫鸣鹤职，以守城功免治罪。

洎回籍，贼已陷武昌。三年正月，陆建瀛赴九江督师，疏请起鸣鹤筹办沿江防务。已病，或沮其行。曰：“此吾补过报国之日也！”建瀛旋退江宁，获罪，命鸣鹤与将军祥厚等筹商守御。建瀛见其病甚，欲为奏请还家养疴，鸣鹤不可。及江宁陷，书绝命词曰：“臣力难图报称，臣心仰答九重。三次守城尽节，庶几全始全终。”

遣人持付其子，自率队出，至三山街，贼见识之，曰：“此守桂林之邹巡抚也！”

呼其名诟之。鸣鹤亦骂不绝口，被支解而死。事闻，赠道衔，赐恤。

同治初，江南既平，曾国籓疏陈鸣鹤生平政绩及殉节状，请加恩优恤。御史硃震言鸣鹤匿民居遇害，非临阵捐躯者比，请罢之。编修硃福基等复以鸣鹤被难闻见各殊，呈请下两江总督马新贻确查。新贻覆奏绅耆咸称鸣鹤协同防守，誓以身殉，骂贼被戕，无避匿民居之事。诏依巡抚例议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壮节。

后祀河南名宦祠。

戴熙，字醇士，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二等，擢赞善，迁中允。十八年，入直南书房。督广东学政，任满，请终养。二十五年，服阕，未补官，复督广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授兵部侍郎，仍直南书房。

先是，广东因士民阻英人入城，相持者数年。至二十九年，英人慑於民怒，暂罢议。宣宗嘉悦，以为奇功，锡封总督徐广缙子爵，巡抚叶名琛男爵。会熙召对，论及之。熙言广东民风素所谙悉，督抚所奏，恐涉铺张，非可终恃，上不怿。寻命书扇，有帖体字，传旨申饬。越日，命南书房书扁额，内监传谕指派同直张锡庚，戒勿交写误字之戴熙。未几，罢其入直。熙知眷衰，称病请开缺，上益怒，降三品京堂休致。

咸丰初，诏举人才，尚书孙瑞珍以熙荐，召来京候简用，因病未至。粤匪踞江宁，浙江戒严。熙偕官绅劝谕捐输，举行团练。八年，粤匪由江西扰浙东，熙助巡抚晏端书筹调兵食，乞援邻境。援师至，贼未得逞，渐退。以治团练劳，加二品顶戴。杭州初有民兵八百人，又选锋数百，事缓，以资绌，减少半。十年，粤匪由安徽广德入浙，连陷数县，犯湖州、武康。熙以所部练勇付按察使段光清，会旗兵防独松、千秋等关。贼至，敛兵入城守。熙谓用兵无独守孤城之理，宜分营城外相犄角，又议乘贼初至迎击，皆未行。熙与弟焘助守西北隅，砲毙黄衣贼一人，贼遽退匿山后。众谓贼且遁，熙料其诈，侦之，果转赴西南。昼夜环攻，久雨，兵疲。贼於宋镇湖门故址穴地轰城，遂陷，熙赴水死之。弟煦、媳金、及甥王朝荣，同殉。

事闻，赠尚书衔，建专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弟煦，精算学，自有传。

熙雅尚绝俗，尤善画。当视学广东，陛辞，宣宗谕曰：“古人之作画，须行万里路。此行遍历山川，画当益进。”其见重如此。后以直言黜。及殉节，遂益为世重。同时汤贻汾画负盛名，与熙相匹。亦殉江宁之难，同以忠义显，世称戴、汤云。

贻汾，字雨生，江苏武进人。祖大奎，官福建凤山知县，守城殉节，父荀业同死，见忠义传。贻汾少有俊才。家贫，以难廕袭世职，授守备，累擢浙江乐清协副将。历官治军捕盗有声。尚气节，工诗画，政绩文章为时重。晚辞官侨居江宁。及粤匪炽，贻汾见时事日亟，语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江宁筹防，大吏每有咨询，尽言赞画。城陷，从容赋绝命词，赴水死。事闻，文宗以其三世死事，特诏优恤，加一云骑尉，谥贞愍。

张芾，字小浦，陕西泾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庶子，直南书房。大考一等，擢少詹事，超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二十五年，授工部侍郎，任满回京，仍直南书房，调吏部。二十九年，督江西学政。文宗即位，应诏陈言，请明黜陟，宽出纳，禁糜费，重海防，上嘉纳。命按巡抚陈阡被劾各款，得实，罢之。阡亦讦芾收受陋规，诏免议。

咸丰二年，调刑部侍郎。任满，留署江西巡抚，寻实授。时粤匪方围长沙，诏芾偕在籍尚书陈孚恩筹防。未几，岳州陷，芾驻守九江。三年正月，总督陆建瀛至九江，芾移守瑞昌，贼来犯，击走之，而九江遂陷，革职留任，退守南昌。贼既踞江宁，分股溯江而上。芾奏调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来援，甫至而贼船直抵城下，芾率官绅婴城固守，贼穴道轰城，坏而复完。总兵马济美战殁城外，赖江忠源迭战卻贼，被围凡三阅月，贼乃东走，由九江趋安徽。芾以守城劳，复原官。奏将将吏猥多，部议覈减，芾疏争，严旨切责。会因截留滇、黔铜铅银，又陈孚恩被劾，芾为申辨，上怒，褫芾职。

芾既罢，道梗不得归，侨居绍兴。贼窥徽、宁急，巡抚驻庐州不能兼顾。侍郎王茂廕荐芾，乃命交和春、福济差遣。芾至，练团劝捐，以千人守徽州，提督邓绍良、总兵江长贵分扼要隘。五年，复休宁、石埭，予六品顶戴。六年，贼扰婺源、祁门，连破之於七里桥、屯溪口，徽境得安，加五品顶戴。是年冬，贼复由江西窜踞休宁，击走之。母丧，夺情留军，命俟服阕后以三品京堂候补。七年，邓绍良战殁湾沚，祁门、婺源皆告急。遣参将王庆麟破贼於清华街，又击走祁门贼。九年，复婺源，贼西窜，授芾通政使，寻迁左副都御史。太平、石埭连战皆捷，诏皖南四府一州军务归芾督办。十年，贼复陷泾县、旌德，由绩溪进犯徽郡。芾督江长贵及知府苏式敬、道员萧翰庆，连克太平、旌德、石埭、泾县，而贼由江苏、浙江回窜，复连陷建平、广德、泾县。芾先以失机自劾，暂行革职留军，至是复自请治罪，遂命以皖南军事畀两江总督曾国籓，召芾还京，请回籍补持服，允之。

十一年，粤匪、捻匪合扰关中，起芾助治团练御贼。事甫平，而回匪乱作，连破数州县，逼省城，诏芾督办陕西团练，会同巡抚瑛棨防剿。瑛棨巽懦，计无所出，谓芾大臣有乡望，谕之宜可解。芾慨然率数骑往，历高陵、临潼至渭南仓头镇，晓以利害，回众颇感动。其酋任老五惧摇众心，嗾党拥出折辱之，芾据地大骂不绝口，遂被支解。时同治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子师劬，往觅遗骸，仅得骨数节。事闻，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毅。命於省城、仓头镇并建专祠，随行遇害之临潼知县缪树本、山西知县蒋若讷及家属在泾阳被害者五十二人，从死仆人金榜等六人，并附祀。赐师劬举人。江西、徽州并建专祠，后祀江西名宦。

黄琮，云南昆明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兵部侍郎，以亲老乞养回籍。咸丰七年，云南回乱方炽，命琮偕在籍御史窦垿治团练。时饷绌兵单，疆臣主且剿且抚，而汉、回仇隙素深，团练骄悍不听约束，往往抚局将成，练勇擅杀降回，益纷扰。总督吴振棫劾琮及窦垿办理失当，皆褫职。事稍定，振棫疏陈纵容练勇诸事，皆出窦垿主持。琮当省城被围时，登陴固守有劳，又劝捐出力，诏复原官。同治二年，逆回马荣诈降，入城戕总督潘铎，肆杀掠，琮遇害，赠右都御史。

光绪中，巡抚潘鼎新为请，予谥文洁。

陶廷杰，贵州都匀人。嘉庆十九年进士，由编修迁御史、给事中。道光中，出为江苏苏松粮储道。历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署巡抚。二十五年，休致。咸丰三年，贵州土匪起，命廷杰在籍会同地方官办理团练。六年，古州、黄平、都匀先后陷，廷杰率团练御贼，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文节。

冯培元，字因伯，浙江仁和人。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咸丰元年，改直上书房，授惇郡王奕脤读。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寻督湖北学政。数月中，连擢侍讲学士、光禄寺卿。

时粤匪已犯长沙，人情汹惧。培元幼孤，家贫，母何贤明苦节，抚之成立。及至湖北，将迎养。闻岳州陷，驰书止母行。母报曰：“如果有变，见危授命，大节不可夺。其遵吾教！”培元奉书，涕泣自矢。贼至攻城，培元偕在城文武登陴同守。

城陷，投井死。三年正月，贼去，向荣率兵入城，有以告者，始出而殓之，尸如生。

事闻，文宗以武昌之陷，阖城文武殉难，恤典特优，赠侍郎，建专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文介。后两子学瀚、学澧皆赐举人。

孙铭恩，字兰检，江苏通州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詹事。咸丰二年，典试广东，还京，道出九江。粤匪已由岳州东下，陷汉阳。铭恩疏上江防十二事，下江南督抚施行。三年，连擢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督安徽学政。

时安庆已为贼踞，故事，学政驻太平府，铭恩激励绅民，举行团练，捐廉为倡。

溃兵时至，侮官劫市，铭恩谕以大义，稍定。四年，以父病请开缺省视，会有旨命偕在籍前南河总督潘锡恩防守徽、宁，铭恩未之知也。疏入，文宗疑其规避，严旨切责，允其回籍，俟假满以三四品京堂降补。未逾月，贼犯太平，从者请避之。铭恩曰：“城亡与亡，以明吾心！”城陷，贼至，衣冠坐堂上，抗骂，被执，囚於江宁，仆范源从。铭恩不食，贼胁源劝降，源叱之，断其舌，同遇害。诏嘉其抗节不屈，遇害甚惨，赠内阁学士，入祀京师及安徽、江苏昭忠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文节。范源同议恤。

沈炳垣，字紫卿，浙江海盐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咸丰四年，督广西学政。广西自洪秀全北犯后，群匪迭起。炳垣至，与巡抚劳崇光议战守策，崇光深器之。

七年春，按试南宁毕，警报日至，居民汹汹惊避。炳垣倡言城险可保，条列守御法，捐俸济饷，守三昼夜。贼知有备，引去。浔州陷，江路梗塞，间道至梧州。

艇匪陈开等众数万突来犯，炳垣率知府陈瑞枝等婴城固守，凡三阅月，粮尽援绝。

官吏以炳垣无守土责，遣兵卫之出，炳垣不可。八月，城陷，仰药未死，贼拥去，厚遇之。炳垣骂贼，求死不得。久之，乘间为书致巡抚刘长佑，请出兵袭城，密约城内民夹击。事泄，贼恨甚，磔而焚之。有老卒睹炳垣惨死状，走省城首於官。赠内阁学士，谥文节，建专祠桂林。

张锡庚，字星白，江苏丹徒人，大学士玉书裔孙。道光十六年二甲一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擢顺天府丞，丁父忧，服阕，补原官。疏论绿营冒滥顶名及缉捕诸弊，诏下其疏於各直省，实力整顿。又疏言殿试贡士不限字数，听其发抒，删去颂辞，下部议行。历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

咸丰八年，督浙江学政，擢刑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十年，杭州陷而旋复，锡庚助城守，其子恩然率家属自焚，锡庚以闻，予旌恤。团练大臣王履谦劾巡抚王有龄筹饷按缺派捐，命锡庚访按。锡庚以有龄一月内更易州县二十馀员，非政体，请予处分，从之。十一年，任满，代者未至，杭州复被围，锡庚同守城。城陷，或劝之去，锡庚曰：“吾大臣也，不可辱国！”遂自缢，贼称其忠，为具棺敛。赠尚书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祀浙江昭忠祠，谥文贞。

论曰：吕贤基以忠鲠受主知，其治兵安徽也，志欲大有所为，当残破之馀，骤无藉手，仓猝殒身，文宗惜之。邹鸣鹤久著循声，戴熙亦负清望，张芾守江西、防皖南，虽无伟绩，备历艰难。三人以在籍搢绅治团筹防，虽久暂不同，皆事权不属，或以城亡与亡，或以犯难遇害。黄琮初因措置失宜获咎，继亦原之，而终不免於难。

冯培元、孙铭恩、沈炳垣、张锡庚，文学之臣，职非守土，死皆惨烈，朝廷报忠之典悉从优渥，固不以成败论已。

## 列传一百八十七

何桂珍 徐丰玉 张汝瀛 金云门 唐树义 岳兴阿 易容之温绍原 金光箸 李孟群 赵景贤

何桂珍，字丹畦，云南师宗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年甫冠，乞假归娶。散馆授编修，督贵州学政。入直上书房，授孚郡王读。文宗在潜邸，即受知。

桂珍乡试出倭仁门，与唐鉴、曾国籓为师友，学以宋儒为宗。及文宗即位，以所撰大学衍义刍言奏进，优诏嘉纳。数上疏论时政得失，言琦善、牛鉴偾军之将，不宜任兵事。咸丰三年，出为福建兴泉永道。巡防大臣贾桢等奏请开缺，留京随办城守事宜。

四年，畿辅解严，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安庆久陷，巡抚福济驻庐州之店埠。

桂珍所治在江南，阻於贼，遂留江北。檄募勇从征，饷无所出，久之，得二百人，至霍山，号召乡团，增为三千人，激以忠义，破捻匪李兆受於霍城，追击至麻埠，进逼流波甿；檄商城、固始乡团截其北，金寨练勇拒其东，自率所部遏其西，兆受大惧，与其党马超江等同降，解散胁从万计，民欢呼载道，馈糗粮不绝。福济令桂珍援庐江，檄至，城已陷，驰救不及，劾罢职。是年，曾国籓破贼田家镇，进围九江，桂珍通牒言战状，国籓以闻。袁甲三军临淮，欲资桂珍兵西与楚师会，至蕲水而九江军失利，武昌再陷。国籓入江西，文报不相闻。桂珍乃提孤军转战潜、霍间。

五年春，克蕲水、英山，歼贼首田金爵。和春上其功，予六品顶戴，留驻英山。自桂珍受事，至是八阅月，仅支饷银三百两。民团相从者踵至，益以李兆受降众，饿不得食，五月，师遂溃。

兆受之降也，桂珍请福济羁以官，不听，不能无觖望。未几，马超江被杀，兆受乞拘仇，弗获，则大恚，议为超江复仇，设位受吊，捻党大集。於是安徽、河南皆以兆受复叛入告，兆受诣桂珍自陈，抚慰之，稍定。会福济密书嘱先发绝其患，书由驿递，为兆受所得，谓桂珍卖己。十月，阳置酒，伏兵英山小南门外，桂珍遂遇害，左右四十馀人皆从死。事闻，依道员阵亡例赐恤，赠光禄寺卿，予云骑尉世职。同治初，江南平，曾国籓疏言桂珍率乡团剿贼，饥饿艰难，历人间未有之苦，机事不密，为叛人所戕，天下冤之。诏晋世职为骑都尉，予谥文贞，建祠英山县。

徐丰玉，字石民，安徽桐城人。父镛，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丰玉少应科举不遇，捐纳铨授贵州平远知州。署威宁，捕斩大盗，总督林则徐嘉异之，调黄平。苗寨盗魁保禾日聚众剽掠。丰玉清保甲，理屯军，请兵会剿。巡抚乔用迁虑激变，不许。既而苗益恣，从知府胡林翼往剿，保禾遁。时广西匪起，蔓及贵州境。丰玉练民兵，入山搜捕，多得盗魁，诛之。云南巡抚张亮基过黄平，悉其状，密疏荐。迁郎岱同知，署思州府。

咸丰二年，擢湖北黄州知府。甫莅任，而张亮基调湖南，奏调丰玉往襄军事，助守长沙。寻从总督徐广缙赴岳州，武昌已陷，丰玉请广缙速移镇黄州，截贼下窜。

广缙不能用，得罪去，张亮基代之。三年，擢湖北督粮道，署汉黄德道。广济民变，戕县令。黄州知府邵纶及新令鲍开运往抚，均遇害。丰玉偕按察使江忠源往剿，捕斩数百人，乃定。

会粤匪由江宁分窜上游，忠源率师援江西，亮基令丰玉统湖北防军驻田家镇。

镇当江北岸，后有大山曰黄金塔，小山曰磨盘，下有河直入江中，与南岸半壁山接。

山堑水湍，舟行必循湍绕河乃得过，最据形势。丰玉列营诸山，於河上联筏作城，列砲以守。半壁山背倚湖，湖通兴国，入湖处曰富池口。丰玉欲分营半壁山上而兵单，仅遣兵弁了望而已。九月，贼由南昌退九江，遂上犯田家镇。丰玉偕总兵杨昌泗凭墙砲击沉贼船，又毙陆路扑营贼，乘胜追压乃退。次日，贼船拥至，分三路迎击，毙贼甚众，毁其大船。贼由富池口分船数百犯兴国，会江忠源由江西回援，贼复由兴国会於富池口。荆门知州李榞轻军袭之，丰玉遣兵夹击，败挫，榞阵殁。忠源闻田家镇危急，调九江兵驰援，未达，忠源独挈亲兵数十人至。见贼众兵单，惊曰：“不可守矣！”次晨，大风作，贼连樯骤至，环扑我营。丰玉偕汉黄德道张汝瀛督战，筏城被焚，营垒皆不守。丰玉手佩刀杀贼，遂自刭，汝瀛同殉焉。忠源亲随仅存数人，收集馀众，退驻广济。事闻，予骑都尉世职。光绪中，大学士李鸿章疏陈丰玉政绩、死事状，予谥勇烈，建专祠。

张汝瀛，山东乐陵人。道光元年举人。官广西知县，历贵县、苍梧，以剿匪功洊升知府，亦为张亮基所荐拔。咸丰三年，擢汉黄德道。甫抵任，偕丰玉同守田家镇，殁於阵，予骑都尉世职，追谥勇节。

金云门，安徽休宁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浙江云和知县。改湖北，历天门、崇阳、随州。以擒崇阳匪首锺人杰功，晋知州。洊擢安陆知府，署粮储道，护按察使，调署黄州。自田家镇失利，贼遂进陷黄州，云门死之，赠太仆寺卿，予骑都尉世职。后京山士民以政绩卓越请建祠，谥果毅。

唐树义，贵州遵义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官湖北咸丰、监利、江夏知县，洊擢湖北布政使。以病归，在籍办团练。张亮基奏调湖北，署按察使。及田家镇军事亟，率兵防江北陵路，驻广济。既而黄州、汉阳相继陷，树义剿贼德安，进军滠口。

咸丰四年，战失利，褫职留任，率舟师御贼金口，船破，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恪。

岳兴阿，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考授内阁中书，出为河南南阳知府，洊擢湖北布政使。四年，武昌陷，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刚节。

易容之，广东鹤山人。捐纳铨授湖北德安知府。四年，德安陷，骂贼死之，予骑都尉世职。李榞自有传。

温绍原，字北屏，湖北江夏人。少负奇略。入赀为两淮盐运司经历，改知县。

咸丰二年，署六合，减赋役，蠲苛法，民戴之。

粤匪陷武昌东下，绍原以六合为南北要冲，劝民积穀储群堡，修城垣，治守具。

团练四乡，合为一气，别募壮勇训练。三年春，江宁陷，贼游骑至境，辄歼之。既而大至，御於龙池，以兵单失利，练总徐琳、达成荣战死，绍原退保南关。会日暮，贼营火，乘乱攻之，斩伪丞相一、伪统制四，馀众歼焉。绍原益增守要隘，浚品字坑伏地雷。守备秦淮阳，千总夏定邦、王家幹，皆能战，贼屡至，随机御之，每擒斩过当，贼惧之，不敢逼。钦差大臣向荣、总督怡良先后上其功，以知府升用，赐花翎，特诏嘉奖；并以绅民深明大义，蠲免六合一年丁漕，增广学额，以示旌异。

四年，贼屯九洑洲，结簰置砲，翼以战舰，顺流下，至八卦洲，绍原夜以小舟袭之，纵火焚簰几尽，偕总兵武庆、江浦知县曾勉礼，分路进攻九洑洲。天大雾，架浮桥袭贼营，大破之，平其垒，被议叙。

五年，署江宁知府，在县设治，督办府属团练事宜。贼屡纠悍党自浦口来扑，皆不得逞。六年，大军攻镇江、瓜洲急，贼数路来援。其自芜湖来者，绍原要之於江，七战皆捷，进划南岸七里洲贼垒，毁其舟。贼乃出陆路，窜踞高资港、下蜀街，巡抚吉尔杭阿檄绍原赴援。绍原令其弟温纶率千人往战，数有功。江北托明阿军溃，扬州陷。绍原由仪徵往援，而贼陷江浦，犯浦口，踞六合葛塘集，偕张国樑驰击於龙池，大破之；又破之於盘城集，连复江浦、浦口。捷闻，擢道员。未几，贼再陷江浦，进犯六合，绍原合水陆击走之。

时军事分隶江南、江北两大营。六合地居江北，绍原以孤城为保障，且数出境渡江助大军攻剿立功，向荣深推重，令充南军翼长。德兴阿督北军，意嗛之。七年，天长、来安土匪起，遣兵破之。列上所部战绩，德兴阿谓越境邀功，置勿录，绍原力争，遂以干顶保举疏劾褫职，仍留六合带勇防堵。寻有旨命兼管江宁、江浦团练。

总督何桂清疏言：“绍原以一县倡募水陆各勇，激励绅团，屡歼贼众，出奇制胜。

且馀力上搤江浦，下救仪徵，北援来安，江北大营得免西顾之忧。自来安至庐州，尚有一线运道可通者，亦惟绍原是赖。才足匡时如绍原者，实不多见。请复原官，以维系众心。”诏允开复知府。八年，从大军克来安，加盐运使衔。

悍酋李秀成、陈玉成大举援江宁，先陷江浦。德兴阿退六合，三战皆败，又退扬州。贼久憾绍原，合力围攻。文宗恐其有失，诏促德兴阿、胜保速援，皆不至。

绍原坚守几及一月，力竭城陷，死之。张国樑既克扬州，即日驰赴，於城陷次日始至，闻者莫不嗟悼。诏嘉绍原“六载守城，久为江北重镇。援师未集，力竭捐躯，深为悯惜”，赠布政使衔，予骑都尉世职，於六合建专祠，谥壮勇。

夏定邦，六合人；王家幹，睢宁人。从绍原守御，及八卦洲、九洑洲、江浦诸战，皆有殊绩，并擢官都司。城陷，同死难。

金光箸，字濂石，直隶天津人。捐纳通判，分甘肃，署巴燕戎格，改安徽知县。青阳民因岁荒抗徵，几酿变，光箸奉檄单骑谕解之。补建平，调定远。定远多盗，巡缉无间，捕土匪陈小唤子置之法。又调寿州。

咸丰三年春，粤匪连陷安庆、江宁，皖北盗蜂起，光箸集民团备战守。陆遐龄者，定远巨猾，系安庆狱。城陷，贼令归结党为北路应，扰定远、寿州、合肥，势甚张。巡抚周天爵兵少不能制，令光箸图之。先布间谍，散其党羽，然后进攻庄木桥。光箸设奇计，亲率勇士擒遐龄父子及其党四十馀人，戮之。天爵特疏荐，晋秩知府，赐花翎。

四月，贼由江宁、扬州分股北窜临淮，扰及凤阳、怀远。光箸於两河口立水营，八公山杂张旗帜为疑兵，列砲要隘。获贼谍逃兵，并斩之以徇，寿州获安。五月，贼复由六合扑正阳关，光箸调练勇千，屯三十里铺及两河口迎击，歼贼二百馀人，乃引去。招降附近土匪谈家宝、张茂等党众数千，皆效用。是年冬，粤匪陷庐州。

四年，六安继陷，北路捻匪日猖獗。和春督大军规庐州，不暇北顾。袁甲三剿捻，徬徨於皖、豫之交。正阳为要冲，距州城六十里。光箸扼关以御，捻党数来犯，五战皆捷。季学盛踞于家围，而马四、马五、王亮彩、邓三虎等诸捻党出没州境，先后平之。庐州大军无后顾忧者，光箸之力也。

五年，大军克庐州，光箸署知府，抚流亡，严斥候，数歼伏匪。六年，遂实授。

寻巡抚福济疏列其治行上闻，以道员记名，署庐凤道。时和春移督江南大军，袁甲三再起军临淮，捻势南趋。光箸甫出兵，捻首张洛行已破周镇、王庄，犯三十里铺。

光箸背水为阵，令曰：“有进无退！”分三路击之，以八百人破贼数万。七年春，捻匪龚德等掠正阳关，光箸偕副都统德勒格尔渡河袭击，毙贼八百馀，追七十里。

将捣其巢，闻六安复为粤匪所陷，回保寿州。粤匪骤至，围城。破其地雷，夜乘雾出城，分三路袭贼营，乡团应之。贼惊溃，追击，毙贼千馀，围立解。捷入，加按察使衔。乘胜合水陆进剿，毁贼营四十馀处，克正阳关，赐号铿色巴图鲁。闰五月，捻匪复踞正阳关，钦差大臣胜保率兵至八里垛，光箸请夹击於沫河口，建浮桥先渡马队。贼忽由后路钞来，光箸立船头督战，左腿中枪，犹指挥进击，缆断溜急，舟覆，没於河。诏赠布政使衔，依赠官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於寿州建专祠。

光箸吏治战绩为安徽第一。尝言：“大兵宜攻不宜守。郡县吏宜守四境，不宜守孤城。”皖北倚为保障。及其殁后，捻氛乃益炽，人尤思之云。

李孟群，字鹤人，河南光州人。父卿穀，道光二年举人，四川长宁知县，累擢湖北督粮道，署按察使。咸丰四年，粤匪陷武昌，巡抚青麟走湖南，卿穀守城殉难，赠布政使，予骑都尉世职，谥愍肃。

孟群，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广西即用知县。历署灵川、桂平，以剿匪功擢南宁同知。咸丰元年，匪首洪秀全犯盘龙河，孟群手执藤牌督战杀贼，鏖战连日，贼不得渡。擢知府，调赴永安军营。二年，授泗城知府。贼犯桂林，孟群赴援，连战北门外及古牛山、五里墟、夹山口、睦邻村，迭挫贼锋。围解，加道衔。进平浔州艇匪，擢道员，署浔州知府。三年，调江西九江府，仍留广西剿贼。

四年，曾国籓在籍治水师，闻孟群名，奏调率千人往偕杨载福、彭玉麟东下，攻拔城陵矶，克岳州，调广西平乐府。贼陷武昌，孟群闻父殉难，誓灭贼复仇，仍请终制，诏留军。国籓屯金口，塔奇布进扼洪山，定三路攻武昌之策。孟群偕载福、玉麟中流直下，舰分二队，前队冲盐关出贼背，后队自上击下，毁贼船二百馀艘。

会诸军剷沿江木栅，破汉关及金沙洲、白沙洲，抵鲇鱼套，西渡攻汉阳朝宗门。贼扬帆下窜，尸蔽江。毁晴川阁下木栅、大别山下木垒，武昌、汉阳同日收复。孟群奔赴父死所恸哭收殓，一军感动。捷闻，加按察使衔，赐号珠尔杭阿巴图鲁。

於是国籓进规江西，孟群率水师抵九江，战两岸及湖口皆捷。五年春，师挫於湖口，贼溯江上犯，陷汉阳，武昌大震。孟群回援，偕彭玉麟败贼汉阳。署湖北按察使，以在忧辞，诏不允。武昌寻为贼陷，从胡林翼屯金口，改统陆师。五月，合击贼，四战皆捷。七月，贼纠党扑金口，孟群拒战失利，陆营溃。诏以众寡不敌原之，命攻汉阳。六年，从总督官文迭进攻，十一月，孟群据龟山俯击，总兵王国才攻西南各门，城中贼乱，遂克汉阳，加布政使衔，以布政使遇缺题奏。

七年，安徽北路捻匪方炽，粤匪自桐城进陷六安、英山、霍山，庐州危急。巡抚福济请援，孟群率陆师二千五百人赴之，途次授安徽布政使。进兵克英山、霍山，攻独山，驻军麻埠。霍山复为贼陷，寻复之。八年，粤匪由潜山、太湖窜扰河南固始。孟群自六安赴援，偕胜保力战解围，被奖叙。剿商城匪党，平之，回军克六安。

七月，福济卒於军，暂摄巡抚，未十日，庐州为粤匪所陷，褫职，留军效力。收集溃军，驻庐州西官亭、长城一带。

皖北赤地千里，协饷不至，所部号四千，饥疲已甚。湘军李续宾方克桐城、舒城，飞书乞援，而续宾战殁於三河，势益孤危。九年二月，六安复陷，贼六七万逼长城，营垒被围，死守十馀日。垒破，手刃数贼，受伤被执，拥至庐州，贼首陈玉成优礼之，绝粮不食，赋诗四章书於绢，付人使出报大营，遂死之。

胜保等先已疏陈孟群杀贼阵亡，诏复原官，赐恤，谥武愍。十年，巡抚翁同书以寻获遗骸入奏，命送回籍。袁甲三复奏孟群死事实迹，诏於庐州建专祠，依巡抚例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穆宗即位，以孟群父子殉节，忠烈萃於一门，与赐祭死事诸臣之列焉。

赵景贤，字竹生，浙江归安人。父炳言，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湖南巡抚。

景贤，道光二十四年举人，误註乌程籍，被黜。捐复，授宣平教谕，改内阁中书。豪迈有大略。咸丰三年，在籍倡团练，以劝捐钜款，晋秩知府，分发甘肃，未往。十年，尚书许乃普荐之，命从团练大臣邵灿治事。闻粤匪陷广德，自苏州驰归，筹布守城。总兵李定太、参将周天孚先后来援失利。景贤收集溃兵，为战守计。侦知江南援军至，出城夹击，擒斩数千，立解城围。从张玉良复杭州，克长兴、德清、武康。既而贼扰嘉兴，景贤分兵屯南浔，扼其冲。四月，贼由太湖、夹浦犯湖州。

道员萧翰庆来援，战殁，招其溃兵入伍，出北门击贼，血战数昼夜，贼遁。五月，率砲船进攻平望镇，与楚军合击，克之。会贼酋陈玉成由溧水窜浙境，景贤回救，合民团要击走之，赐号额尔德木巴图鲁，以道员用。六月，进复广德，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十月，贼犯杭州，景贤驰援。湖州告警，速回师，贼已至南门外岘山。副将刘仁福率广勇来援，有通贼状，诱擒仁福，斩之以徇。贼夺气，分扰四乡，旋犯西门。合水陆击退，尽破附近诸山贼垒，围复解，加按察使衔。

十一年，复长兴。寻贼踞洞庭东、西两山，长兴不能守，郡北七十二漊时被扰。

景贤於大钱口增驻水师，联络民团，分顾各路，屡战皆捷。五月，贼踞菱湖镇。率水师进攻，毁贼舟，又破之於澉山溪。九月，贼又逼郡城，鏖战五昼夜，追奔出境。

时杭州久被困，景贤率兵滚营前进，连破贼卡二十馀处。贼复乘虚袭大钱口，景贤且战且退，掩击之，贼遁。闻杭州再陷，叹曰：“湖郡孤注，惟当效死弗去，以报国恩耳！”是年冬，授福建督粮道。同治元年春，诏念景贤杀贼守城，於团练中功称最，特加布政使衔。自贼氛逼城，仅大钱口可通太湖粮道。会大雪湖冻，贼由洞庭东山履冰来犯，大钱遂为所踞。

贼以屡战伤亡多，恨景贤次骨，掘其父墓，戒不与战，但断绝粮道以困之。景贤迭出战不利，密寄帛书至上海与其叔炳麟诀，誓以死守。朝廷惜其才，命曾国籓、左宗棠设法传谕轻装出赴任，景贤益感奋，选壮士三千人，分出斫贼营，夺其粮而还。被围既久，兵日给米二合五勺，官民皆食粥糜，道殣相望。五月，城陷。

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

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景贤复书略曰：“某受国恩，万勿他说。张睢阳慷慨成仁，文信国从容取义，私心窃向往之。若隳节一时，贻笑万世，虽甚不才，断不为此也。来书引及洪承畴、钱谦益、冯铨辈，当日已为士林所不齿，清议所不容。纯皇帝御定贰臣传，名在首列。此等人何足比数哉？国家定制，失城者斩。死於法，何若死於忠。泰山鸿毛，审之久矣。左右果然见爱，则归我者为知己，不如杀我者尤为知己也。”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自湖州陷，屡有旨问景贤下落。至是死事上闻，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悯”，加恩依巡抚例优恤，於湖州建专祠，宣付史馆为立特传，予骑都尉世职，谥忠节。

长子深彦，年十二，在湖南，闻湖州陷，即自酖死。先被旌，附祀景贤祠。次子滨彦，赐官主事；溱彦、淶彦皆以通判用。

论曰：何桂珍儒臣出为监司，以忠义激励饥军，竟抚悍寇；误於庸帅，仓猝殒身。徐丰玉才裕匡济，兵单致败。温绍原守六合，金光箸守寿州，并以弹丸一邑，出奇制胜，砥柱狂澜，其有关於江淮全局者大矣。李孟群战功卓著，至皖北兵食俱绌，卒不复振，父子继死国事，为世所哀。赵景贤以乡绅任战守，杀敌致果，继以忠贞。当时团练遍行省，自湖湘之外，收效者斯为仅见。诸人不幸以节烈终，未竟其勋略，惜哉！

## 列传一百八十八

向荣 和春 张国樑

向荣，字欣然，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固原。以行伍隶提标，为提督杨遇春所识拔。从征滑县、青海、回疆，常为选锋。积功擢至甘肃镇羌营游击。道光十三年，直隶总督琦善知其才，调司教练，累迁开州协副将。海疆戒严，率兵驻防山海关。

擢正定镇总兵，调通永镇。二十七年，擢四川提督。三十年，调湖南，平李沅发之乱，调固原。

广西匪起，巡抚郑祖琛不能制。荣於旧将中最负时望，文宗特调为广西提督，倚以办贼。是秋至军，由柳州、庆远进剿，以达宜山、象州，连破贼於索潭墟、八旺、陶邓墟、犹山等处，贼氛稍戢。惟洪秀全等踞桂平金田，狡悍为诸贼冠。荣移兵往剿，贼以大黄江、牛排岭为犄角。咸丰元年春，攻大黄江，贼分出诱战，率总兵李能臣、周凤岐合击，大破之，歼千数百人，赐号霍钦巴图鲁。水陆合攻牛排岭，捣其巢，又追击於新墟、紫金山，贼乃窜踞武宣东乡。时周天爵为巡抚，与荣同剿贼，议不合，数战未得利，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兵来会。四月，贼突围窜象州。荣被谴，褫花翎，降三级留任，天爵亦罢军事。大学士赛尚阿代李星沅督师，命荣与乌兰泰节制镇将以下，迭诏戒荣同心协力，以赎前愆。贼踞象州中坪，其要路东曰桐木，西曰罗秀，荣与乌兰泰分扼之。六月，荣由桐木进兵，偕乌兰泰合剿，迭败贼於马鞍山及架村、黄瓜岭、西安村，遂回窜桂平新墟、紫金山，恃险负嵎。荣偕乌兰泰等迭夺猪仔峡、双髻山要隘，进破风门坳。八月，贼冒雨窜逸，官军失利於官村，遂陷永安州，坐褫职留营。十一月，合攻永安，获胜，复原官。

初，荣所部湖南兵，因荣子继雄用事，军心不服，故武宣、象州之役战不力，皆归咎之。文宗排众议，仍加倚任，而调四川兵以易湖南兵。赛尚阿不知兵，专倚荣与乌兰泰。二人复不协，围永安久不下。荣建议缺北隅勿攻，伺贼逸击之。二年二月，天大雨，贼由北突出，迳犯桂林。荣由间道驰援，先贼至，贼冒荣旗帜袭城，击走之。偕巡抚邹鸣鹤急治守具，屡出奇兵击贼城下，俘斩甚众。经月馀，援军集，贼乃解围北窜。诏嘉其保城功，已夺职复之，予议叙。贼由兴安、全州入湖南。荣顿兵桂林，为总督徐广缙论劾，褫职戍新疆。赛尚阿疏请暂缓发遣，令援湖南。九月，至长沙，破贼浏阳门外，又破之於见家河、渔网洲、岳麓山。至冬，围乃解。

贼北窜，陷岳州，入湖北，进犯汉阳、武昌，官军遥尾之，莫敢击。赛尚阿、徐广缙先后罢黜，诸将无一能军。诏以荣屡保危城，缓急尚欲恃之，予提督衔，帮办军务，责援武昌。寻复授广西提督。荣至，数奏捷，而武昌寻陷，褫职，仍留军。调署湖北提督，未几实授，命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贼既踞武昌，势益炽，不可复制矣。

三年正月，大举东犯，连舟蔽江，弃城而去。荣以克复闻，诏促蹑追。荣所部兵多疲弱，遣撤六千馀名，料简精锐，率总兵和春、李瑞、秦定三、玉山、福兴沿江蹑贼；令提督苏布通阿率川兵，总兵晋德布率滇兵来会。至九江，无舟，留半月，贼已掠安庆，陷江宁，为久踞计。荣至江宁，屯孝陵卫。时镇江、扬州皆为贼踞，诏琦善剿江北，荣剿江南，分任军事。荣所部一万七千馀人，攻通济门外及七桥甕贼垒，连破之，进屯紫金山，结营十八座，赐黄马褂。江宁城内士民谋结合内应，屡爽期，迄无成功。贼已分股由安徽北扰河南，而镇江、扬州南北互应，大江上下游贼势相首尾。荣遣提督邓绍良率兵八千规镇江，总兵和春以舟师伺便夹击，屡战，进壁城下。六月，绍良军为贼所袭，退守丹徒镇，荣令和春往援，遂代领其军。贼注意苏、常诸郡，以和春军相持不得进，乃欲取道东坝。十月，贼船入芜湖，陷高淳，遣兵击走之，令邓绍良驻防。既而皖北贼炽，和春赴援，荣请以提督余万清代督镇江军。

四年七月，贼犯东坝，遣副将傅振邦等协剿，贼退高淳，进复其城。贼乘江宁大营空虚，大举来扑，率诸军拒之，擒伪丞相谭应桂，俘斩三千馀。总兵叶长春、吴全美以水师克下关水栅砲台，殪伪燕王秦日纲，进扼三山，营江路上游。贼聚太平府，与江宁相应。张国樑连克贼垒，乘胜复太平，歼贼首韦得真等。江宁贼出营於上方桥，三路来扑，又扑七桥甕，分击败之，三战殪贼二万馀。八月，毁上方桥贼垒，进逼雨花台，捣其巢，追奔至城下。贼复由观音门出趋栖霞，令总兵德安追击，败之於高资汛，又与余万清合击於夹江，擒斩殆尽。万清亦屡败贼於镇江。

五年春，湖北窜贼入芜湖，邓绍良御之於黄池。瓜洲贼出鲇鱼套犯高资，击走之。五月，贼由芜湖犯湾沚，却之。吴全美率水师破贼於东梁山，德安、明安泰率陆师进攻芜湖，会邓绍良大破安庆援贼，遂复芜湖。馀贼犹滨江结垒，以广福矶、弋矶为犄角，数路死力来援，绍良、全美等水陆苦战，迭败之而不能克也。时巡抚吉尔杭阿既克上海，诏帮办军务，专任镇江一路，督攻甚急，江宁贼百计赴援。十一月，荣督总兵德安、张国樑、秦如虎等，迭击之於燕子矶、观音门、甘家港、栖霞街、石埠桥等处，贼窜回江宁，令德安驻军东阳镇扼之。十二月，上游芜湖、两梁山、金柱关及江北瓜洲、金山、庐州、三河诸贼同趋江宁，约城中悍贼冲出：一由神策门至仙鹤门抄缀大营；一由观音门沿江至栖霞，直趋镇江；一由南路秣陵关来犯。荣令张国樑、秦如虎迎击於仙鹤门，大捷，回击石埠桥，贼亦退，又败之於龙脖子及元山、板桥等处。檄邓绍良自芜湖回援，余万清自镇江移驻龙潭、下蜀街。

六年春，贼踞仓头，为往来要道，余万清、张国樑迭击不退，邓绍良至，令统前敌诸军，屡战不利。贼日增多，蔓延炭渚、桥头，改以张国樑为总统，国樑力战，连破桥头、下蜀街、三汊河、张杨村诸垒，贼始窜走，复合镇江贼入瓜洲，将军托明阿军溃，江北大震。荣令绍良援扬州，偕德兴阿复其城。国梁援六合，进克江浦、浦口，江北稍定。四月，宁国告陷，苏、浙戒严，令绍良驰御之。江长贵亦退守黄池，而镇江军事复急。国樑进攻小丹阳未下，吉尔杭阿战殁於烟墩山，镇江京岘山营垒皆失，荣令余万清代领其军。明安泰扼小丹阳，福兴、张国樑率兵防剿，以固苏、常门户。国樑破贼於丹徒镇，进扼马陵，而贼已陷溧水，由高资、下蜀街趋江宁，分屯太平、神策门外。

五月，上游贼麕至，屯城北。荣大营兵仅数千，急促国樑回援。贼分十馀路来扑，营垒尽失，退守淳化镇，再退丹阳，自请治罪，诏原之，褫职，仍留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丹阳当镇江、江宁两路要冲，荣率张国樑、虎嵩林扼守。令西林防句容，明安泰攻溧水，江长贵扼溧阳，张国樑仍总统诸军。贼更番至，恃国樑力御却之。

疏请增兵，未至，荣忧愤成病，七月，卒於军。

遗疏上，文宗震悼，诏嘉其忠勤，虽未恢复坚城，数年保障苏、常，尽心竭力，复原官，依例赐恤，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武。命建专祠，又入祀江苏名宦祠。

克复江宁后，赐祭一坛，入昭忠祠。子继雄，候选道，袭世职。

和春，字雨亭，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前锋、蓝翎长授整仪尉，累迁副护军参领。出为湖南提标中军参将，擢永绥协副将。

咸丰元年，从向荣赴广西剿匪，战武宣东乡，赐花翎。破贼於中坪，进攻紫金山，夺双髻山、猪仔峡要隘，功最，赐号铿色巴图鲁。又夺风门坳，克古调村贼巢，擢绥靖镇总兵。二年，援桂林，力战解围，加提督衔。追贼至全州，败之。贼入湖南，迭战於道州、桂阳，遂犯长沙，和春从向荣赴援，数出奇破贼。贼去陷岳州，坐追剿迁延，褫职留军。

三年春，会攻武昌。贼弃城东下，追至九江，遇贼，袭击之。从向荣抵江宁，分军攻通济门外贼垒。寻偕总兵叶长春、吴全美等率舟师攻镇江，破贼甘露寺下。

驻金山扼江路，又掠鲇鱼套，击败贼船。偕总兵瞿腾龙攻太平门，填壕逼城，歼贼甚众。六月，提督邓绍良师溃於镇江，诏和春署江南提督，率所部广东、湖南兵驰援。移军丹徒镇，进复京岘山旧垒。贼数千来争，歼戮殆尽。贼锐稍挫，两军相持，苏、常得无事。寻实授提督。

是年冬，安徽军事急，命和春分兵移防滁州，遂进援庐州。巡抚江忠源困守危城，陕甘总督舒兴阿率援军至，不敢战，忠源疏言和春忠勇可恃，请命总督援军，诏允之，而所部仅千人，请舒兴阿分兵，不听。未几，庐州陷，忠源殉。军事专属和春，福济继任巡抚，为之副。

四年，疏言：“皖省军情重大，兵勇虽有万馀，多未经战阵。请调镇江旧部湖南兵，并拨金陵得力官兵三千，交总兵秦定三、郑魁士率之来助剿。”时庐州属县皆陷，与安庆踞贼连络一气，城大贼众，和春驻军三里冈，屡率郑魁士等进剿，贼抗拒不下。乃沿河筑垒构桥，分三路更番攻击。夏，知州茅念劬率民团克六安，秦定三破贼於三连桥，进攻舒城。贼由霍山扑六安，击走之。扎筏载大砲轰庐州城，贼分出拒战，迭败之。别遣军复英山、庐江，而和州、含山一路贼时窥伺，疏请饬袁甲三严防乌江，以断贼援。冬，臧纡青、刘玉豹由庐南规桐城，连夺大关等隘，逼城下，而纡青战殁，玉豹退保六安，和春为贼牵制不能救。秦定三攻舒城，亦久不下，迭诏切责。初，和春专剿庐州，袁甲三扼临淮，军事多相关，而意不合。五年，偕福济疏劾甲三，罢之，命和春遣员接统其军。夏秋连击败援贼，督诸军急攻庐州，至十月克之，城陷将两年矣。诏嘉和春功能补过，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

六年，复舒城，大破贼於三河，克之，再复庐江。会向荣卒於军，命和春代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自向荣兵挫，退守丹阳，江宁贼益骄，内閧，自相残杀，故荣殁后，张国樑等得以抚辑馀军，规复东坝、高淳。和春至，饷械并绌，诏下各省接济月饷四十万两，江苏粮台不能时给，疏劾总督怡良、巡抚赵德辙，诏勉其和衷。溧水、句容为贼精锐所聚，力攻数月，七年夏，先后克之，加太子少保。围攻镇江，贼数纠悍党来援，督诸将迭破之。十一月，克镇江，赐双眼花翎。将军德兴阿督江北诸军攻瓜洲，同日克复，军声大振。进攻江宁东北路，夺太平、神策两门外贼垒。八年春，贼迭出城，力斗却之。合水陆诸军克秣陵关，加太子太保。又破贼三汊河，夺要隘，江宁之围渐合。

贼由皖南犯浙境，用以牵掣大军。诏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先遣兵二千往援，命亲往督师，以病未行。寻浙事缓，罢其行。贼复沿江来援，击走，筑长围困之。七月，贼大举出扑，张国樑破之城下。八月，陈玉成纠合捻匪犯江浦、浦口，德兴阿兵溃，仪徵、扬州、六合先后陷。和春遣冯子材渡江赴援，复失利。张国樑继往，力战，复扬州、仪徵。九月，和春授江宁将军。江宁贼乘间出扑，溧水亦陷，急调国樑回援。十月，复溧水，而上游贼犯黄池、湾沚，邓绍良战没。

九年春，招降捻首薛之元，献江浦城，复约李世忠破贼，复浦口。因劾德兴阿纵寇状，诏罢德兴阿。江北不复置帅，诸军并归和春节制。提督郑魁士亦克湾沚、黄池，进规芜湖，军事转利。疏言：“揆察现势，先尽力於金陵一路，绝其根株，则枝叶自萎。欲破金陵，必先断浦口。请添募精锐万人，由张国樑统率，一面力攻，一面进扎营垒，断贼粮路，兼却外援。臣当相度事机，剋期蕆功。”诏允之。是年冬，陈玉成由六合犯扬州，分党渡江窥秣陵关，欲抄大营后路，东坝、溧水皆告警。

寻大举犯江浦，提督周天培死之，遂陷浦口。张国樑、冯子材援剿获胜，扬州解严，浦口仍为贼踞。

十年春，国樑督水陆军攻九洑洲，大捷，破其老巢。九洑洲为江宁水陆咽喉，既得，已成合围之势，而贼复由皖南犯浙，遽陷杭州，苏、常震动。诏和春仍兼办浙江军务，先后分兵万馀，提督张玉良总统赴援，甫至，贼即弃杭州。闰三月，由广德分犯建平、东坝、溧阳，遂窥常州，急调张玉良回援，贼已分路迳趋江宁。时贼酋陈玉成、李秀成、李侍贤、杨辅清，纠诸路众十馀万，力破长围，城贼应之。

大营军心不固，惟恃张国樑力御。战数昼夜，诸营同时火起。总兵黄靖、马登富、吴天爵阵亡，全军大溃，退守镇江。和春坐褫职留军。又退丹阳，贼踵至，张国樑死之。和春夺围走常州，督兵迎敌，被重创，退至无锡，卒於军。总督何桂清弃城走，常州、苏州相继陷。江南军自向荣始任，凡历七年，至是熸焉，苏、浙遂糜烂。

事闻，诏念和春前功，虽兵机屡挫，尚能血战捐躯，复原官，依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合前世职并为二等男爵，谥忠壮，附祀江宁昭忠祠。子霍顺武，候选参将，袭爵。

张国樑，字殿臣，广东高要人，初名嘉祥。少材武任侠，为里豪所辱，毁其家，走山泽为盗，不妄杀。流入越南，后归镇南关。按察使劳崇光闻其名，招降，剿匪多得其力。咸丰元年，破剧贼颜品瑶，斩於阵，尽歼其党。积功擢守备，继隶向荣军。二年，从解桂林围，复全州、永兴，擢都司。赴援湖南，迭破贼於醴陵、益阳、湘阴。援武昌，战於洪山，皆为军锋。

三年，至江宁，逼城而军。国樑屯七桥甕，攻锺山贼垒，先登受伤，温旨垂问，益感奋，遇艰险，一往直前。擢湖南永州营游击。雨花台为近城要地，屡力攻，几克之，赐号霍罗琦巴图鲁。四年夏，复太平。太平在江宁上游，贼踞之以通粮运。

府城三面阻水，惟东路通陆。贼聚千艘结四垒，设防甚密。国樑分三队进，设伏纵火，自率精锐四百人突贼营，一战克之，时称奇捷。擢广西三江协副将。又攻雨花台，平贼垒，毁砲台。剿南路窜贼，追入秣陵关，歼戮殆尽。五年，擢福建漳州镇总兵。大军急攻镇江、瓜洲，江宁贼时出窥伺，江北贼亦乘隙进图牵制。国樑随方截击，奔命不遑。六年，贼聚仓头、炭渚、下蜀街，以断镇江、江宁之师。国樑总统诸军合击，旬日之间，杀贼万馀，贼不得逞，乃渡江犯瓜洲，江北诸军皆溃，又陷江浦、浦口。国樑驰援，连破贼於毛许墩、葛塘，复江浦、浦口。特诏嘉奖，加提督衔。未几，巡抚吉尔杭阿战殁，镇江告急，溧水被陷，国樑回军克之，而贼数路趋江宁，夹攻大营。向荣不能御，急调国樑回援，血战累日，左足被枪伤，偕荣退保丹阳。时大江南北诸军，贼所尤畏者，惟国樑一人。贼势忽南忽北，多方肄我，皆牵制国樑之计，果为所败。

荣既病，军事一倚之。将军福兴与国樑不协，诏福兴移军江西，以国樑帮办江南军务。贼屡至，皆挫之。荣卒於军，命和春代将，未至，国樑激励将士，解金坛围，复东坝、高淳，进攻句容。七年，擢湖南提督。克句容，赐黄马褂。督诸军规复镇江。高资为镇江、江宁要冲，两路悍贼麕聚力争，连营二十馀里，国樑大破之，斩伪安王洪仁等，又连破之於龙潭，援贼尽歼。镇江粮尽援绝，遂克其城，城陷贼已历五年。捷闻，文宗大悦，诏嘉国樑谋勇超群，予骑都尉世职。於是偕和春进规江宁。

八年，克秣陵关，赐双眼花翎。复薄江宁城下，自春徂夏，迭战破贼。筑长围，至秋乃成。皖贼大举来援，江浦、浦口、仪徵、扬州、六合先后陷。国樑渡江援剿，复扬州、仪徵。调江南提督，晋三等轻车都尉。然贼仍踵故智，国梁兵至则走，去则复来。九年，提督周天培战死江浦，国樑坐褫世职。

十年，合水陆诸军克九洑洲，沿江贼争投款，约期攻上下两关，招抚五千馀人。

军中方谓坚城旦夕可下，而浙江告警，兵分益单，馈运不继。和春用翼长王浚策，兵饷三分留一，约待克城后补给，士卒皆怨，国樑力谏不听。闰三月，贼猝大至，四路受敌，大营不守，偕和春退丹阳。国樑以冯子材在镇江未败，进谋扼守。寻率师援丹阳，遇贼城外，兵忽溃，策马渡河，没於水。事闻，文宗震悼，犹冀其不死，命军中侦访，不得。逾数月，乃下诏优恤，追赠太子太保，祀昭忠祠，谥忠武，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

国樑骁勇无敌，江南恃为长城。其殁也，数郡遂沦陷。士民哀思，私立庙祀。

传述战绩，与古名将同称，往往附会过实，然益见威烈入人之深。同治三年，江宁克复，伪忠王李秀成就擒，言贼中咸重国樑，礼葬於丹阳尹公桥塔下，乃得遗骸焉。

诏加给三等轻车都尉，合前世职并为一等男爵。祀江宁忠义祠，复与向荣合建专祠。

子廕清，袭男爵。

论曰：粤匪初起，向荣与诸帅不和，致无成功，援桂林、长沙，为时所称，故文宗终用之。其规江南也，近未破镇江、瓜洲犄角之势，远未清长江上游，无以制贼死命，数年支拄，暂保吴疆，固昧远猷，亦限兵力。和春继克镇江，又以援浙分兵，垂成之败，祸更烈焉。张国樑一时健者，使尽其用，功不止此。善夫胡林翼之言曰：“未扼贼吭，江宁原难遽复。”观湘军之所以成功，与向荣、和春等之所以蹉跌，兵事固无幸焉者矣。

## 列传一百八十九

乌兰泰长瑞 长寿 董光甲 邵鹤龄 邓绍良石玉龙周天受弟天培 天孚 饶廷选文瑞 彭斯举张玉良鲁占鼇 刘季三 双来 瞿腾龙 王国才 虎坤元 戴文英

乌兰泰，字远芳，满洲正红旗人。由火器营鸟枪护军从征回疆有功，升蓝翎长，累擢护军参领、营总、翼长。军政卓异，道光二十七年，擢广东副都统。善训练，讲求火器。

咸丰元年，广西匪炽，诏乌兰泰帮辨军务，选带適用器械及得力章京兵丁赴军，以广东绿营精兵五百人隶之。四月，偕向荣、秦定三等围贼於武宣，贼窜象州，自请治罪。诏以其初至，免议，命偕向荣节制镇将。时军中将帅不和，文宗忧之，密谕乌兰泰实陈勿隐。上疏略曰：“周天爵奏向荣曲徇其子，致失众心，不为无因。

武宣之役，秦定三、周凤岐、张敬修连营防御，其堵剿不利，追贼迟延，咎当同任。

天爵劾定三、凤岐，不及敬修，人心不服。向荣将官傅春、和春失利，天爵责定三不并力，后访知实非退缩，诿为向荣推卸之言。因之天爵、荣、定三皆有隙。天爵年老，直强、耳輭，其子光岳干预，致失人心。”又言：“向荣初剿贼屡捷，未免轻贼。及其子招嫌，楚兵藉口，遂多诿卸。然在军镇将无及荣者。更易其兵，仍可立功。”上下其疏，命赛尚阿覈奏，赛尚阿请不咎既往，令乌兰泰与向荣分任军事，以专责成。

贼踞象州中坪，乌兰泰督贵州三镇兵，由罗秀进梁山村，逼近贼巢。贼乘驻营未定，猛扑，连击败之，殪贼千馀。是年秋，贼窜桂平新墟，乌兰泰分四路进攻，破伏贼於莫村，一日七战皆捷，斩级数千，赐花翎。贼屯紫荆山，新墟为山前门户，双髻山、猪仔峡为山后要隘，负隅死拒。向荣偕巴清德连夺双髻山、猪仔峡，合攻风门坳，破之。进逼新墟，迭攻不下，其附近村落扫荡几尽。闰八月，贼编木牌欲渡河，乌兰泰迭击，大败之，诏嘉奖，加都统衔。於是贼弃新墟他窜，向荣等追至平南，败绩，贼遂陷永安州。乌兰泰追至，战於水窦、圞岭，皆大捷，赐黄马褂。

永安地险，贼皆死党固结，仅乌兰泰一军久战已疲，故不能制之。

向荣自平南败后被谴，讬病逗留梧州、平乐者两月有馀。至冬始抵永安，攻北路，乌兰泰攻南路，毁水窦贼巢。向荣亦进夺槓岭要隘，合击迭挫贼。赛尚阿亲莅督战，期在必克。江忠源号知兵，隶乌兰泰军，倚其赞助；每言贼凶悍，久蔓将不可制，必聚而歼之。乌兰泰主锁围困贼，向荣谓围城缺一面，乃古法，宜纵贼出击，两人意不合。会荣克城西砲台，二年元旦，同诣赛尚阿贺岁。赛尚阿遇荣特优，乌兰泰愤甚，忠源解之，然益不相能。忠源以母忧，辞归。时严诏促战，春雨连旬，士卒疲困。二月，贼弃城冒雨夜走，北犯桂林。乌兰泰率兵急追至昭平山中，路险雨滑，为贼所乘，败绩，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死之。向荣径收州城，由间道趋桂林，先贼至。乌兰泰踵贼后，战於南门外，争将军桥，砲中右腿，创甚，退屯阳朔，越二十日卒於军。乌兰泰忠勇为诸将冠，文宗深惜之，赐银一千两治丧，予轻车都尉世职，谥武壮。

长瑞、长寿，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塔思哈，道光初，官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叛回张格尔作乱，殉难，予骑都尉世职。长瑞袭世职，授三等侍卫，累擢直隶天津镇总兵；长寿以廕授蓝翎侍卫，累擢甘肃凉州镇总兵：并从赛尚阿赴广西剿匪，同领湖南兵。长瑞战风门坳有功，新墟御贼失利，夺职留营。及贼由永安出窜，从乌兰泰蹑追至龙寮岭，地险，左右止勿进。长瑞曰：“军令孰敢违者！死耳，勿复言。”以母老，令长寿毋相从，长寿泣曰：“贪生忘国，非孝也。”卒偕行。值大雾，贼以巨砲扼山间。军士两日不得食，为贼冲溃践踏，死无算。长寿坠马，长瑞挺矛救之，身被数十创，同遇害。文宗以其父子兄弟皆死难，深惜之，并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存问其母，赐银三百两。长瑞谥武壮，长寿谥勤勇，於永安建祠曰双忠，同死者附祀焉。

董光甲，直隶河间人。嘉庆十四年武进士，授守备。累擢河南河北镇总兵。从向荣攻永安，夺槓岭、摩天岭、天鹅岭诸要隘。追贼至昭平，迭击贼於古束、龙寮岭，次黄茆岭。贼反扑，力战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勇烈。

邵鹤龄，山东招远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三等侍卫。累擢湖北郧阳镇总兵。

偕长瑞等同追贼龙寮岭，殒於阵，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确。

邓绍良，字臣若，湖南乾州人。由屯弁累擢守备。从剿崇阳土匪李沅发，率五百人破贼金峰岭，擒沅发，擢都司，赐花翎、扬勇巴图鲁名号。遂从向荣赴广西剿贼，浔州牛排岭之战，以精骑张左右翼，击两路贼，皆挫之。又战象州、永安州，皆有功。咸丰元年，授楚雄协副将。二年，援桂林，屯西门，力战却贼。追贼入湖南，援长沙，入任城守，地雷发，持刀屹立，砲洞左臂，不动，殪先登贼，贼退，城复完，军中称其勇。洎贼解围窜湖北，巴陵土匪晏仲武勾结肆掠，绍良偕总兵阿勒经阿剿平之。

三年，擢安徽寿春镇总兵，诏率所部从向荣援江南，廷臣多荐绍良者，寻擢江南提督。荣令分剿镇江踞贼，进击观音山，合攻瓜洲，皆捷。逼城而军，贼设伏北固山下，而自城突出扑营，火四起，官军不能御。退守丹阳，褫职议罪，仍隶向荣军，带罪自效。贼两次窥伺东坝，荣令绍良击走之。四年，克太平，绍良移军驻守，又破贼采石。向荣疏陈战功，为乞免罪，允之。时贼由芜湖窥徽州、宁国，绍良屯黄池，贼酋石国宗纠各路贼万馀来犯。绍良兵少，设伏山沟，多张疑兵，诱贼入，痛歼之。五年春，贼复乘夜扑营。伏枪砲，俟近骤发，歼贼无算。诏嘉绍良力遏贼锋，保全甚大，予三品顶戴，复花翎。贼既退归，复图袭徽、宁，以窥浙境。绍良奉命驰往，统各路援兵，至则简精锐，伏要隘伺击，屡破贼，克婺源、黟、石埭诸县，复提督衔。贼聚於芜湖，窥南陵、黄池。绍良由湾沚进剿，连破贼，焚其舟，遂克芜湖，授陕西提督。

六年春，江宁贼上窜，踞仓头镇，势甚炽。向荣令绍良往督战，而诸将意不惬，转不尽力，於是战不利，绍良受伤，坐褫花翎。德兴阿军溃，扬州陷。诏绍良渡江赴援，帮办江北军务。破药王庙贼垒，环攻扬州六昼夜，克之，又追破贼於三汊河。

会宁国告陷，复命帮办皖南军务。移军赴援，扼金河桥，大破贼於东溪桥，又迭击贼於泾县，挫之，调浙江提督。贼纠党数万来援，败之於杨柳铺。副将周天受遇贼夏家渡，战未利。绍良乘隙纵击，贼大溃，遂督诸军连夺夏家渡、团山诸贼垒，破七里冈贼巢，进攻宁国，十二月，克之。七年，丁母忧，夺情留军。绍良以宁国为浙之屏蔽，而泾县为咽喉要冲，屯军扼之，贼屡犯不得逞。既而大军复镇江、瓜洲，急攻江宁，贼图牵掣，大举犯南陵，绍良击走之。八年，进屯湾沚。贼合捻匪踞黄池，绍良回援，出贼不意，大破其众，复黄池。会浙江军事日棘，分兵赴援。十一月，贼乘虚悉马步数万鵕而涉水，断黄池山后接应，突攻湾沚营垒。总兵戴文英由江宁来援，战殁，遂合围。军中饷绌食尽，绍良举火自燔其营，率亲兵血战，死之。

事闻，诏念绍良桂林、长沙保城前功，转战徽、宁之间，凡历五载，力竭捐躯，深致悯惜。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武。於殉难地方建专祠，并赐其父白金四百两，子亨先候录用。寻以遗骸不得，文宗尤悯之，赐亨先员外郎衔。

后湖南巡抚骆秉章疏请附祀表忠祠，允之。

石玉龙，湖南凤凰人。以练勇从征，隶向荣、邓绍良军，积功至游击。咸丰六年，总兵秦如虎驻防泾县，以忧去，代者难其人，绍良荐玉龙，以游击充统将。

玉龙感奋，遇战益力。从绍良复湾沚、黄池，又破贼万级岭，累擢副将。九年冬，贼大举犯泾县，迎击於蓝山岭，初胜，贼至益众，围之数重，身被十馀创而殒，赠总兵加提督衔，谥刚介。

周天受，字百禄，四川巴县人。咸丰初，从向荣剿贼广西，转战湖南、湖北、江南，积功至游击，赐号沙拉吗依巴图鲁。五年，皖南军事亟，前江西巡抚张芾治徽、宁两郡防务，乞援於向荣，乃令天受率川兵赴援，偕诸军克婺源、休宁、石埭。

六年，援太平，连破贼於花桥、西溪，进规泾县。大败贼於双坑寺，复其城，擢副将。会休宁复为贼踞，官军战不利，张芾檄天受助剿，连捷。进毁石岭、万安街贼垒，会攻休宁，再复之，以总兵记名。七年，再复婺源，授福建漳州镇总兵。贼踞陵阳镇，值中秋令节，夜半出不意纵火攻之，尽毁贼营。复破贼於祁门五里牌，捣其巢，擒斩甚众。八年，援浙江，将军福兴令守衢州。天受以浙西完善地，不可为贼扰，主扼樟树潭。贼窜龙游，天受留军守垒，自率千人趋汤溪、宣平，贼引去。

和春疏言天受知兵，能占先著，而力单，遣其弟天培往助之，诏加提督衔，督办浙江防剿事宜。天受严守金华，令天培复武义，又会江南军复永康。张芾劾其骄纵，纵兵抢掠，诏罢总统，仍责剿贼。天受方连克缙云、宣平、温州，於是浙江巡抚晏端书疏陈援浙功，为白被劾之枉。诏以浙事渐平，命偕弟天培及总兵饶廷选等进援福建，连战皆捷，复浦城，而贼回窜江西，复犯皖南。命署湖南提督，回军防徽州，节制诸军，从张芾之请也。九年，进军宁国，贼犯石埭、太平、泾县，皆遣将击走之。十年春，官军连捷於泾县、旌德，贼复入浙境，坐防剿不力，褫勇号，革职留任。

时江南大营再溃，军事愈棘。张芾疏言：“宁防将弁大半籍隶湖南，皆邓绍良旧部，习气甚深。天受虽力求整顿，转滋疑谤，请归曾国籓节制。”国籓亦言其兵不可用，别调募新军，仓猝不能至。天受偕江长贵再复泾县，而贼纠大股犯宁国，势甚张，天受激励饥军力御。既而徽州陷，饷道梗绝，遣去城中居民万馀，誓以身殉。八月，兵败於庙埠。天受督队守北门，大雨，火器不燃，城陷，巷战死之。诏复天受原官，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以其弟天培、天孚先皆殉节，命於四川省城及本县合建专祠。

天培，由行伍从征广西，累擢守备，隶向荣军。咸丰六年，从破高资蔡家窑及坝西贼垒，赐号卫勇巴图鲁。七年，克东坝，平宝堰贼巢。连战於邬山、尖山，克溧水，又破贼於镇江虎头山，累擢贵州定广协副将。克瓜洲，以总兵记名。八年，授云南鹤丽镇总兵。先后偕张国樑破贼秣陵关及江宁南门外，功皆最。和春知其善战，令赴浙江援其兄天受，迭克武义、龙泉，追贼入闽，克浦城。会江南、北军事急，天培回援。九年春，贼分六路攻浦口，张国樑督诸军御战，天培首先跃马冲阵，各军乘之，歼贼无算。贼筑垒於双阳、萧家圩，别由九洑洲出悍众来扑，天培分兵击之，三战三捷，功出诸将上，擢湖北提督，遂驻防浦口。是年冬，匪首陈玉成纠众十馀万犯江浦，天培乘其初至，痛歼之。既而贼麕集，后路为所抄袭，裹创血战，力竭阵亡。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壮。

天孚，从兄天受军转战，以功洊保参将，留江苏补用。咸丰九年，贼犯皖南，副将石玉龙战死泾县南山岭。天孚屯湾沚，驰百里往援，要击於章家渡，大破之，由是以骁勇名。寻援金坛，会诸军连战解其围。十年，江南大营溃，闰三月，贼首李世贤大举复围金坛。天孚偕总兵萧知音、参将艾得胜、知县李淮同守之。淮素得人心，兵民合力，屡却贼。时江南军事大坏，孤城援绝。天孚驰书兄天受，始疏闻，屡诏促镇江副都统巴栋阿偕总兵冯子材赴援，卒不至。凡守百四十馀日，粮尽，军无固志。知音等原率兵民突围走镇江，淮不可，誓死守，乃中止。屡获贼内应，斩之。城陷先一日，侦知将有变，竟夜登陴，至旦，分半队休息，值大雾，叛兵遽起，先戕天孚。贼乃梯登，知音、得胜突围出，淮死之。事闻，赠天孚总兵，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

饶廷选，字枚臣，福建侯官人。以行伍洊升千总。道光中，从剿台湾有功，擢守备。从水师提督窦振彪出洋擒海盗，擢漳州营都司。迁游击，治匪无株连，得民心。咸丰三年，奉檄赴诏安治械斗，而潮州会匪袭漳州，伏兵於城中突起，镇道皆遇害。廷选闻变，间道驰还，号召乡民千馀，城民应之。贼遁，旋复大至。廷选率乡团固守，迭战破贼，擒贼首谢厚等，遂署漳州镇总兵。外剿内抚，期年始平。总督王懿德荐其才可大用，四年，授贵州安义镇总兵，留署福建陆路提督。

五年，粤匪陷广信，浙江戒严。廷选赴援，扼衢州。寻楚军克广信，贼知浙境有备，走徽州。六年，贼酋杨辅清复图广信以扰浙。广信兵仅数百，知府沈葆桢驰书告急。廷选方驻甲玉山，曰：“贼得广信，则玉山不守，而浙危矣。”值大雨水涨，驶舟急行，抵广信。贼已至城西太平桥，初谍城中无兵，及见旌旗，贼为夺气。

廷选所部仅千馀人，屡出奇击贼。既而贼大至，部将毕定邦、赖高翔皆勇敢，献计曰：“今贼不知我虚实，以我能战，后路必有大兵。若稍退，贼追我，且立尽。当速决死战。”廷选用其言，明日开城奋击，自晨至日暮，毁其长围，军声大振。越二日，贼引去，赐号西林巴图鲁。闽、浙大吏与江西督防者不慊，檄廷选速回师保浙。廷选待接防兵至始行，广信民感其义。

七年，调衢州镇总兵，会皖军克婺源。八年，贼首石达开大举犯浙，廷选分军援广丰，自守衢州。贼骤至，穴地攻城，城圮者三，皆击却之，守七十馀日。巡抚晏端书劾其久未解围，又失江山、常山、开化三县，夺职。未几，围解，三县皆复，授南赣镇总兵。王懿德檄召回援闽境，以病未行，遽劾，革职留营。八年，会克连城、龙岩，仍补南赣镇。曾国籓奏以代沈葆桢守广信，从民望也。

十年，粤匪复犯浙，廷选赴援，复淳安，擢浙江提督。十一年秋，攻克严州，进规浦江，贼大至，不敌，退保诸暨，而杭州被围急。巡抚王有龄促回援，廷选旧部仅漳勇数百、楚军二千。事急，收集江南溃卒，皆不任战，徒激忠义，勉以当贼。

贼於城外海潮寺、凤凰山为坚壁，隔绝内外。困守七十馀日，粮尽，士卒饥饿。十一月，城陷，巷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壮。入祀昭忠祠，於杭州建专祠。兄廷杰，弟廷夔，同战死，附祀焉。既而曾国籓、沈葆桢以廷选守广信功，奏请建祠广信，以副将毕定邦、赖高翔附祀。

文瑞，克什克特恩氏，蒙古镶蓝旗人，荆州驻防。由骁骑校从军，转战湖北、安徽，累擢江西抚标中军参将。咸丰十年，赴援浙江，克馀杭，以总兵记名。解湖州围，赐号唐木济特依巴图鲁。授处州镇总兵，进剿金华。贼围浦江，文瑞婴城固守，屡出奇破贼营，逾月乃陷，诏免其处分。回援杭州，入城助守，城陷死之，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彭斯举，湖南平江人。以团练剿贼，从李元度为平江军营官。战湖口、东乡、贵溪、安仁、玉山，积功晋秩知府。元度罢去，留所部五营隶斯举，始独将一军。

会攻景德镇，饶廷选见而器之，调援浙江，破贼於淳安，复其城，擢道员，留浙补用。驻守千秋关，贼大至，搏战竟日，溃围出，移防海宁。会攻严州，下之。进援广信，而所部留驻常山者索饷譁溃，斯举率亲兵赴杭州，乞解军事回籍，巡抚王有龄留管营务处。斯举建议，省城米粮来自宁、绍，钱塘江距城三里，当筑甬道，兵护之，运道乃无虞。未及行而贼至，城中竟以绝粮陷。斯举分守涌金门，死之。

张玉良，字璧田，四川巴县人。咸丰初，由行伍从征广西，积功至千总。四年，从向荣至江南，战江宁城外，屡有功，累擢永州左营游击。六年，败贼於丹阳、金坛，赐号黾勇巴图鲁。又败贼於溧水西门，毁其砲台，擢处州营参将。七年，克句容，加总兵衔，擢三江口协副将。破镇江援贼於江滨，克镇江，叙功以总兵记名。

八年，大破江宁援贼，擢甘肃巴里坤总兵。攻太平、金川诸门，贼众突出，痛歼之。

驰援溧水，毁红蓝埠贼垒，克其城，斩贼千馀级，加提督衔。九月，会攻浦口，大捷。而九洑洲之贼来援，玉良率后队截击，贼大溃。十年春，遂乘胜克九洑洲，诏遇提督缺出题奏，寻调肃州镇总兵。

江南大营诸将善战者，向荣旧部多蜀将，张国樑所部多粤将。蜀将以虎坤元为首，周天培及玉良次之。时浙江军事亟，议分军赴援，咸属望於张国樑，而围攻江宁，功在垂成，国樑为全军所系，不克行。坤元、天培已前殁，乃命玉良总统援浙诸军，专办浙江军务，未至而杭州陷，将军瑞昌独坚守驻防内城，与贼相持。玉良率六百人驰至，出贼不意，毁武林、钱塘诸门外贼垒，梯城而上，遂复杭州。捷闻，诏嘉为奇功，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擢广西提督。

贼之扰浙也，原以牵制江南军，故见玉良至，则不战遽去，由广德分路趋江宁。

总督何桂清驻常州，檄玉良回援，而贼别队已侵江南大营后路。桂清留玉良於常州以自卫。未几，江宁兵溃，张国樑、和春先后殉，诏玉良代节制其军。常州陷，御贼於无锡高桥，贼由间道出九龙山袭无锡。玉良前后受敌，退保苏州，入城计守御，未定，溃兵应贼，苏州亦陷。玉良奔杭州，褫职，隶瑞昌军。瑞昌令规复严州，继克常山，复原官。十一年，复遂安，而严州又陷。玉良自江南败衄后，兵心已涣，不能复振。贼再攻杭州，驰援，军不用命，自知事不可为，战杭州城下，辄身临前敌，力斗，中飞砲，殁於军。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祀本籍昭忠祠，谥忠壮。

鲁占鼇，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官平番营守备，从向荣剿贼广西、江南。继从吉尔杭阿克上海，攻镇江，战皆力，累擢川北镇总兵，调建昌镇。苏州陷，为贼所执，骂贼被脔割，死之。赠提督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刘季三，广西武宣人。以武举从右江道张敬修战桂林、全州，授左江镇标守备。

从向荣至江南，积功至副将，赐号直勇巴图鲁。咸丰八年，大兵攻秣陵关，季三於葛塘寺设伏，出贼不意，斩关入，火之，又破六郎桥贼巢，功皆最，擢直隶通永镇总兵。十年，张国樑督诸军攻江宁，季三任上关一路，寿德洲守贼秦礼国献垒内应，破上关，拔出难民千馀，解散胁从五千馀人。从张玉良援浙江，克馀杭、临安，进秩提督。是年秋，贼陷严州，掠富阳，季三孤军往援，战竟日，死之。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毅。

双来，徐氏，汉军正白旗人。由拜唐阿累迁銮仪卫治仪正，出为甘肃碾伯营都司，擢秦州营游击。道光二十七年，赴援回疆，行至黑孜布依遇贼。兵少，被围，相持十馀日。援至，合力破贼。方围急，贼塞水源以断汲路，越日泉涌盈塘。宣宗闻之，嘉叹曰：“此将士忠义所感也！”命以参将用，赐花翎、法福哩巴图鲁勇号。

寻败贼於骆驼脖子，加副将衔。历灵州营参将、永固协副将。

咸丰二年，调赴钦差大臣琦善军，擢肃州镇总兵。三年，从琦善攻扬州，勇锐为一军之冠，战辄手执大旗以先，迭破贼，毁西北隅土城，悉夺其营垒。贼遁入城死守，围攻两阅月。双来发砲坏城垣丈馀，作桴渡河，逼城布云梯，鼓勇先登，纵火，贼於城上苦斗，枪弹如雨。双来伤颊，折二齿，晕跌，扶下，从卒多伤亡，以无继援而退。特诏褒奖，加提督衔，他将观望者并被谴。越旬日，双来复督队攻城，力战逾时，中砲，洞穿右股，犹大呼登城杀贼。翌日，创甚，卒於军。

文宗素知其勇，事闻，震悼，手批其疏曰：“双来何如是不幸？朕陨涕览奏，不胜悲愤！然视彼贪生退缩者，奚啻霄壤。”诏依提督例优恤，赐银一千两，命柩归时专奏入城治丧，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毅。后都统德兴阿疏言双来与总兵瞿腾龙战绩尤异，先后於江北阵亡，请在扬州建双忠祠合祀，诏允之。

瞿腾龙，字在田，湖南善化人。由行伍补千总，剿瑶匪赵金龙及乾州苗有功，累擢古丈坪营都司，署镇筸镇标游击。咸丰元年，率标兵赴广西剿匪，迭破贼於武宣桐木、马鞍山，永安古排塘。二年，援桂林，以巨砲击贼於文昌门，歼毙甚众，赐号莽阿巴图鲁，擢永绥协副将。追贼入湖南，迭战於宁远、耒阳、永兴、安仁。

贼围攻长沙，腾龙率苗兵千人赴援，偕邓绍良破南门外贼栅。贼以地雷轰城，圮十馀丈，腾龙守城缺力御，斩悍贼三百馀人，城复完，加总兵衔。

三年，从向荣战武昌，遂尾贼东下，擢湖北郧阳镇总兵。抵江宁，贼已分党北犯，命率所部驰赴山东、河南防剿。行至高邮，琦善疏留其军会攻扬州。腾龙身先士卒，与总兵双来并号军锋。既而双来以伤殒，遂兼领其军，充翼长，琦善甚倚之。

扬州久不克，而贼之踞瓜洲者尽力来援。腾龙扼三汊河，贼至，十倍我军，腾龙下令“有进无退，回顾者斩”，下马持大刀闯入阵，士卒皆喋血战，贼退，夜乘雷雨突之，贼不辨众寡，自相践杀，及晓，尸骸狼藉，毙贼二千有奇。寻贼扬帆迳趋扬州南门，登东岸，复驰击走之。於是树巨椿以阻河路，城贼屡突围，击退。十一月，贼全队冲出，并入瓜洲，乃复郡城。

初，向荣疏调腾龙回军江宁，不许。至是诏率兵援安庆，琦善奏三汊河要冲，恃腾龙力守，仍请留。贼於运河南岸筑数垒以逼三汊河，进攻破之。四年正月，进攻瓜洲，设伏诱贼出，伏起，大破之。二月，复进攻，乘夜雪袭贼，连破二垒，深入，贼倾巢出，钞官军后，围数重，战竟日，被伤，下马步战，力竭死之，年六十有四。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壮。

王国才，字锦堂，原姓罗氏，云南昆明人。以武举效力督标，洊升守备。道光末，剿弥渡回匪，擒贼首海老陕，赐号胜勇巴图鲁，擢都司。从剿广西贼，转战大黄江、永安州有功。寻撤滇军归伍。咸丰二年，平寻甸回匪，擢山东青州参将。

三年，吴文镕移督两湖，疏调率所部赴湖北，行至天门，遇贼，以亲兵七十人击走之。会文镕战殁黄梅，国才将返滇，过荆州，将军官文留之，予兵千二百、练勇五百，守城北龙会桥。贼万馀猝至，军士气沮，国才曰：“贼如潮涌，不进何以求生！”亲以鸟枪毙执旗贼，大呼陷阵，贼披靡，坠河无算。追至马湟山，贼败窜，军中称其勇。官文令整饬诸县团练，荆州获安，赐花翎，以副将升用。四年，署督标中军副将，从总督杨霈防德安。

会湘军规大冶，国才当右路，连破贼，克蕲州。杨霈以川练千人益其军，进攻九江。五年，率部将毕金科战城下，数捷。会扬霈师溃，国才回援武昌，夜至，城已陷，未知也；先驱入城，始觉。贼由汉阳悉众来拒，国才突围出，驻金口，进大军山。寻屯沌口，偕水师合攻汉阳，设伏诱贼出，歼之。贼屡袭金口、沌口，皆击退。破大别山贼垒，授竹山协副将，署郧阳镇总兵。总督官文进逼汉阳，国才屡从破贼。六年，诸军合攻，国才越壕逼城下，一拥而入，巷战，杀贼甚众，加总兵衔，记名简放。复黄梅，守之，改隶将军都兴阿。七年，贼由太湖来犯，以空城诱贼入，斩获无算。追至九江对岸，连破贼段窑、枫树坳、狗山镇。云南回匪炽，调回援，官文、胡林翼疏留不遣。黄梅城僻隘，国才谓不足屏蔽，请守双林驿。都兴阿不许，乃屯城西，分副将石清吉守城，贼屡犯，却之，授贵州安义镇总兵。六月，皖贼陈玉成纠贼数十万上犯，国才被围，力战，殁於阵。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刚介。

虎坤元，字子厚，四川成都人。父嵩林，咸丰初，以湖南游击调广西剿匪，从向荣战紫荆山，攻永安，解桂林、长沙围，并有功。从至江南，累擢湖北宜昌镇总兵。偕巡抚吉尔杭阿克上海，遂从攻镇江，屡破贼於宝盖山、仓头、下蜀街、高资。

在江南军中称宿将。

坤元，年十七，从父军，勇力过人，战辄先登，军中号曰“小虎”。初至江宁，夺锺山贼垒，功最，擢守备。四年，克高淳、太平，赐花翎、鼓勇巴图鲁勇号，擢川北镇标都司。五年，援湾沚，焚贼舟，乘胜取芜湖，坤元跃登城，杀守陴贼，遂克之。六年，江宁贼出援镇江，坤元元旦驰至三汊河，击败之。又战於下蜀街，破贼垒，追贼直至仙鹤门，擢建昌镇标游击。从总兵秦如虎援浙江，而宁国告陷，遇贼於宣城红林桥，设伏，身率数骑诱贼，败之。进攻宁国未下，回援镇江，嵩林为贼所困，驰入重围掖之出。会江南大营溃，向荣等退守丹阳，贼蹑至，势甚张，坤元偕张国樑力战却之。遂从嵩林移驻珥陵，扼贼犯常州之路。未几，国樑战五里牌，伤胯，急召坤元夜至，简精锐，未晓即出，逾简渎河，东攻黄土台贼垒，跃上垒墙，毁其栅，大队拥入，劲骑钞截，贼无脱者，连破五垒。国樑亦破河西贼垒，贼势始挫。

坤元以是名出诸将上，乘胜进兵，逾月遂解金坛之围，擢参将。进攻东坝，填壕登城，负创力战，手斩悍贼，复之。又克高淳，以副将侭先升用。七年，会攻溧水。贼屡来援，与城贼夹攻官军。坤元迭破之於邬山、拓塘、博望、天里山、小茅山，凡十馀战，歼戮无算，擒伪迓天侯陈士章，鏖斗城下四昼夜，跃登南门，复溧水，授贵州定广协副将。又败贼於高阳桥，克湖墅、龙都。张国樑攻句容，贼坚守未下，檄坤元往助。值贼出扑，率数十骑突之，进逼南门，纵火焚城楼，大军继之，遂克句容。叙功，以总兵记名简放。从国樑规镇江，时贼由江宁来援，蚁聚七星观、仓头。坤元以轻骑诱敌入伏中，大败之，追击，立破三垒。贼退至三汊河，伏兵又起，无去路。坤元大呼：“弃戈者免死！杀贼首者赏！”降者数百人。是役斩馘及淹毙者三千有奇，生擒三百。寻败贼於西堰冈，援贼复於仓头、顾家坝筑垒。坤元於山后树帜为疑兵，自率小队冲锋，殪悍贼。而贼以大队来拒，诸军环击，乘势全毁贼营，镇江守贼遂遁。追至龙潭，痛歼之。坤元甫授直隶通永镇总兵，文宗手批其谢恩疏曰：“闻汝父子在军营甚为奋勇。汝年未三十，已膺显秩。务自勉励，以副朕望。”至是复下部优叙。寻丁母忧，夺情留军。

八年，攻秣陵关，逼贼巢为垒。贼出斗，败之，穷追，单骑独前，惟游击刘万清从，疑有伏，止之，勿听，进至石桥，中枪而殒，万清夺其尸还。和春疏闻，言：“坤元从军八载，忠勇性成。善以少击众，自为都守。父子所入之赀，悉以养勇士。

故旌旗所指，无不披靡。历经颁给御赐金牌六次，受二等伤四次，头等伤十二次。

灼颈落指，濒死者屡矣。既殁，大江南北同声悼惜。”诏从优恤，於溧水、湖墅及死事地方建专祠，谥忠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未娶无子，以弟坤冈袭。是年，其父嵩林守溧水，为贼陷，坐褫职，以坤元阵亡故，获免治罪。嵩林回籍助剿滇匪，命襄治团练，寻卒於家。

戴文英，广东罗定人。由行伍从剿罗镜凌十八有功，擢千总。咸丰三年，从向荣援江宁。初至进攻，文英偕张国樑穿越深林丛苇十馀处，潜袭雨花台贼营后，大败之，赐号色固巴图鲁。四年，剿贼七桥甕，往来冲锋，又偕总兵德安破贼营。五年，战高资，皆以勇锐称，累擢惠州营都司。六年，攻镇江，战於京岘山。驰马入贼阵，枪毙悍贼甚多，擢南诏营游击。从张国樑援金坛，率精锐过河奋击，解金坛之围。两江总督怡良荐举将才，文英与其选。大兵克东坝贼垒，平宝堰贼巢，文英率茅村团练独当一路，斩获多，擢淮安营参将。七年，从张国樑攻镇江，驻红花山。

贼众来扑，文英冲入贼中，手刺杀悍酋数人，贼大败，擢江南督标中军副将。是年冬，攻克镇江府城，记名总兵。八年，克秣陵关，授直隶通永镇总兵。

时江宁长围渐合，贼百计溃围，屡出冲突。文英从张国樑四面兜剿，直抵外壕，焚毁望楼。皖北援贼陷溧水，文英偕张玉良驰赴会剿，分攻红蓝埠，逼河砲击，乘夜渡河，踏平贼垒，遂复溧水。而贼复自西路来援，文英自督前队，以劈山砲迎击，骑兵包抄，毙贼无算。会提督邓绍良在宁国为贼所困，文英驰援，遇贼於湾沚，连战皆捷，而贼至愈众，力竭，殁於阵。

文英在军中以善战名，为张国樑所倚，甫擢专阃而殒。文宗惜之，优诏赐恤，称其所向有功，克溧水，破援贼，功为尤著，予骑都尉世职，谥武烈。

论曰：乌兰泰忠勇冠军，与向荣不合，致无成功，时论多右之。邓绍良、周天受老於军事，保障皖南，军律不严，终不能保全浙境。张玉良后起，号骁健，江南师溃之后，竟不复振。诸人皆当一面，以死勤事，其成败有足鉴者。双来、瞿腾龙、王国才、虎坤元、戴文英并以善战名，志决身歼，时论惜焉。

## 列传一百九十

胜保 托明阿陈金绶 德兴阿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迁赞善，大考二等，擢侍讲，累迁祭酒。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

咸丰二年，因天变上疏论时政，言甚切直，略谓：“广西贼势猖獗，广东、湖南皆可忧。赛尚阿督师无功，请明赏罚以振纪纲。河决不治河员之罪，刑轻盗风日炽，应明敕法以肃典常。臣工奏摺多留中，恐滋流弊。一切事务，硃批多而谕旨少。

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疏入，下枢臣传问疏末两端，令直言无隐。覆奏曰：“硃批因事垂训，臣工奉到遵行，他人不与闻，非若谕旨颁示天下。近日诸臣条奏虽依议，而原奏之人不知；交部重案，覆奏依议，外人并不知作何发落。古者象魏悬书，俾众属目。似宜通行宣示，以昭朝廷之令甲，而杜胥吏之蔽欺。至愚贱私议，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或谓勤俭之德不及先皇。今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適性陶情之事，现在内府已有采办犁园服饰以备进御者。夫鼓乐田猎，何损圣德。然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曰：‘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诚不可不察也。”文宗不怿，明谕指驳，以其意存讽谏，不之罪也。寻因自行撤回封奏，降四品京堂。

会粤匪犯武昌，胜保疏陈办贼方略，命驰往河南，交钦差大臣琦善差遣。三年春，偕提督陈金绶率兵援湖北、安徽，而江宁告急。至则城已陷，驻兵江浦。胜保疏陈军事称旨，命以内阁学士会办军务，克浦口而贼陷扬州，偕陈金绶进剿。击贼镇海寺南，破之，薄扬州城下，赐花翎。又连破贼於天宁、广储门外。

奉命赴安徽剿贼，而贼已入河南，渡河围怀庆。胜保会诸军进击，将军托明阿军其东，胜保军其南。时督师大学士讷尔经额遥驻临洺关，援军数路久顿城下，惟二军战较力，命胜保帮办河北军务。七月，分三路进攻贼垒，大破之，怀庆围解，加都统衔，赐黄马褂，予霍銮巴图鲁名号。贼窜山西，连陷数县，诸军迁延，惟胜保率善禄、西凌阿兵四千尾追，一破之封门山口，再破之平阳，绕出贼前，扼韩侯岭，寻复洪洞、平阳。劾逗留诸将托云保、董占元、乌勒欣泰等，罪之；诏嘉胜保果勇有为，授钦差大臣，代讷尔经额督师，节制各路，特赐康熙朝安亲王所进神雀刀，凡贻误军情者，副将以下立斩以闻。

贼既不得北窜，转而南，由泽、潞间道入直隶境。讷尔经额师溃於临洺关，贼复猖獗，窜顺德、赵州、正定。胜保由井陉一路迎截，坐追贼不力，镌二级。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驻军涿州，直隶军务仍责胜保专任，而以西凌阿、善禄副之。贼东窜，由深州、河间窥天津，胜保转战追贼至静海。贼由独流分踞杨柳青，迭击之，遂聚於静海、独流，负嵎久踞。诏僧格林沁进军合剿。四年春，贼突围走阜城，追击，歼贼数千，阵毙悍酋吉文元。而援贼由江北偷渡黄河扰山东，命胜保移兵往剿，临清失守，坐褫职，戴罪自效。寻破贼，克临清，馀贼南走，追击迭破之，解散甚众。及窜入丰县，仅千馀人，蹙之河岸，悉数歼除。捷闻，复职，加太子少保。僧格林沁围林凤祥、李开芳於连镇，久未下，命胜保回军会剿。开芳突出，分股窜山东，胜保亲率轻骑追之，贼陷高唐踞守，围之数月不能克。迭诏诘责，褫职逮京治罪，遣戍新疆。直隶、山东贼既平，予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

六年，召还，发往安徽军营差遣。七年，予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捻匪方炽，胜保至，连破之方家集、乌龙集、柳沟集，克三河尖老巢。又克河关，复霍丘，大捷於正阳关，斩捻首魏蓝奇等，加头品顶戴。八年，平酆家集、乔家庙、赵屯诸捻巢。粤匪大股围固始，击破之，歼贼万馀，斩伪显天侯卜占魁等，固始围解。诏嘉谋勇兼优，遇都统缺出题奏，复黄马褂、巴图鲁，免其弟廉保遣戍罪。粤匪陈玉成、李侍贤合陷庐州、凤阳，授胜保镶黄旗蒙古都统，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连破贼於定远池河、高桥。督军抵三河，贼遁走。捻首李兆受久踞江、淮间，与粤匪勾结。及见粤匪屡挫，渐持两端。胜保亲至清流关密招之，许归诚后免罪授官。兆受以其部下家属在江宁，请缓发。至是进攻天长，兆受内应，克之，遂献滁州，奏授参将职，改名世忠，安置降★，自为一军。九年，克六安，捻首张元龙以凤阳降，复临淮关。进克霍山、盱眙，破贼清水镇，斩其酋吴加孝，遂克怀远，而庐州、定远久未下，贼仍蔓延。丁母忧，夺情留军。

十年，罢钦差大臣，命赴河南剿匪。御史林之望论劾，降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

复坐剿匪不力，降授光禄寺卿，召回京。甫至，会英法联军内犯，命率八旗禁军驻定福庄，偕僧格林沁、瑞麟进战通州八里桥，败绩，胜保受伤，退保京师。停战议和，胜保收集各路溃军及勤王师续至者共万馀人。疏陈京兵亟应训练，拟议章程以进。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内务府包衣三旗，亲督操练，是为改练京兵之始。

十一年，擢兵部侍郎，捻匪扰山东，诏分所部五千人畀僧格林沁往剿。寻命胜保赴直、东交界治防，连克丘县、馆陶、冠县、莘县，破贼老巢。招降捻首宋景诗，率众随军。复朝城、观城，命督办河南、安徽剿匪事宜。河北肃清，予优叙。

是年七月，文宗崩於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洎回銮，上疏曰：“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专。皇上冲龄嗣位，辅政得人，方足以资治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非不宣力有年，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今竟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而令天下，实无以副寄讬之望，而餍四海之心。该王等以承写硃谕为辞，居之不疑。不知皇上缵承大统，天与人归，原不以硃谕之有无为重。至赞襄政务，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当专以承写为凭。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硃谕者，未必非以辅政之难得其人，待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其讬诸掣签简放，钤用符信图章，以此取信於人，无如人皆不信，民碞可畏，天下难欺。近如御史董元醇条陈，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乃径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道路之人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非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夫天下者，宣宗成皇帝之天下，传之文宗显皇帝以付之我皇上者也。昔我文皇后虽无垂帘之明文，而有听政之实用。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几，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特简近支亲王佐理庶政，尽心匡弼，无以振纪纲而顺人心。惟有籥恳皇上俯察刍荛，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於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成郅治。”奏上，会大学士周祖培等亦以为言，下廷议，从之。肃顺等并伏法。寻授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

时捻匪肆扰皖、豫间，以张洛行为最强。苗沛霖自踞寿州，逼走巡抚翁同书后，佯称就抚，阴与粤匪陈玉成勾结。署巡抚贾臻被围於颍州，久不解。楚军已克安庆，陈玉成退踞庐州。朝廷本意安徽军事属之李续宜，用为巡抚。沛霖旧隶胜保部下，心惮楚军，扬言胜保来始薙发。贾臻以闻，诏促胜保援颍州。同治元年，遣军先进，为贼所挫。三月，胜保至，击破贼垒，围乃解，加兵部尚书衔。多隆阿等克庐州，陈玉成遁走，沛霖诱擒之，献於胜保军。诏於军前诛玉成，赦沛霖罪，许立功后复官。沛霖拥众号十万，所属二百馀圩。与张洛行势敌相仇，自请剿之，心实叵测。

诏询曾国籓、官文、李续宜、袁甲三等，皆主剿。独胜保一意主抚，上疏言事权不一，身为客军，地方掣肘，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允之。迭诏训饬，褒其才略，戒其骄愎。卒不悛，力言沛霖无他，而为李续宜所疑，恐激变。续宜奉旨进驻颍州，亦迄不至。

会陕西回乱炽，多隆阿援军阻隔不能遽达。遂授胜保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

八月，转战至西安，解其围。降捻宋景诗中途率众叛走。东路同州、朝邑犹为回踞，诏责胜保专剿东路，命多隆阿进军分任西路。胜保力不能制贼，而忌多隆阿，擅调苗沛霖率兵赴陕，严诏斥阻，不听。命僧格林沁大军监制，乃止。於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下僧格林沁及山西巡抚英桂、西安副都统德兴阿察实奏上，密诏多隆阿率师至陕，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

二年，王大臣会鞫，胜保仅自承携妾随营，呈诉参劾诸人诬告之罪。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踞城，宋景诗反覆背叛，皆其养筴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当其被逮也，降捻李世忠已擢至提督，请黜己官为之赎罪，不许。御史吴台寿疏言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请从末减。台寿兄台朗在胜保军中，诏斥党附，褫台寿职。

托明阿，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由侍卫擢护军参领，出为山东兗州营游击。

从巡抚武隆阿征回疆，以功赐花翎。累擢曹州镇总兵，调四川松潘、重庆二镇。道光二十四年，擢四川提督，以病去职。二十七年，起授乌鲁木齐提督。调陕西，擢绥远城将军，整饬戎政，勤於训练。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祥等陷扬州，逼淮、徐，命率所部赴江南、山东交界防堵，进屯清江浦。贼窜滁州，托明阿赴援，与周天爵会剿。遂追贼至河南，迭战於睢州、杞县、陈留、中牟，进克汜水，歼贼千馀，被珍赉，命襄办军务。贼窜河北，围怀庆，乃渡河会诸军分路进攻，迭有斩获。贼筑土城树木栅以拒，合攻破之，擒斩数千。贼始遁，怀庆围解。论功，赐黄马褂，予西林巴图鲁名号。追贼山西，诏以胜保督师，命托明阿襄办。贼窜入直隶境，坐降五级留任，寻以伤剧解职回旗。四年春，病痊，命赴直隶，仍帮办僧格林沁、胜保军务。贼方踞阜城，坚守不出，诸军围之。托明阿屯东北，贼来扑，辄击退，突由东南隅窜出，踞连镇，夹运河。托明阿与都统西凌阿军东西两岸，围复合。

会琦善督师扬州，卒於军，命托明阿为钦差大臣，驰往代之，授江宁将军。自贼踞江宁，镇江、扬州皆陷，南北梗阻，大军分两路，向荣军江南，琦善军江北。

江北军攻扬州不能克，贼弃城去，聚於瓜洲，与南岸镇江相犄角。江宁贼时乘钜簰顺流而下，陆师不能扼，水师力薄，亦不能制贼。上游浦口最当冲要，贼於沙洲结营，时图进窜。恃总兵武庆一军及道员温绍原六合练勇为屏蔽，亦不能进取。托明阿至军，令副将鞠殿华毁运河铁钅巢，提督陈金绶循东岸进攻，小有斩获。又截击贼簰，毙伪丞相黄起茅。自督舟师渡江，略北固山、金山而还。五年，瓜洲、镇江贼合犯仪徵，令副都统德兴阿、总兵李志和击退。又进军三汊河，诱贼败之。托明阿见僧格林沁於连镇、冯官屯皆以围墙制贼，议仿其法，於瓜洲筑长围以困之。然瓜洲滨大江，江路不断，且地势袤长不易守，实无足恃。围成，屡偕陈金绶进攻，无大胜利。江宁贼踞江浦石矶桥，武庆、西昌阿等驰击，克之。巡抚吉尔杭阿督师攻镇江甚急，於是议南北同时进剿。

六年二月，江宁贼大举援镇江，未得逞。渡江与瓜洲贼合，突越土围，四出纵火。官军战土桥竟日，伤亡多。托明阿营垒被毁，退三汊河，又退秦家桥，几不能军。陈金绶、雷以諴等亦退走，扬州遂陷。诸营溃散，惟德兴阿犹整军力战。向荣遣邓绍良渡江来援。越十日，复扬州，而江浦亦为贼踞。诏褫托明阿职，留营效力，寻以病归。

八年，予头等侍卫，率兵驻杨村防英兵内犯，授直隶提督，迁西安将军。同治元年，以伤病乞休，四年，卒。

陈金绶，四川岳池人。从剿教匪，授把总，积功至都司。道光初，从征回疆，破贼於佳噶赖，功最，赐号逸勇巴图鲁，擢留坝营游击。十三年，直隶总督琦善调司教练，累擢督标中军副将，琦善倚之，以堪胜总兵荐，擢天津镇。

二十二年，擢直隶提督。及琦善督师剿粤匪，率所部三千以从。诏金绶为杨遇春旧部，命帮办军务，率兵先发。又以其不谙文字，命胜保偕行。咸丰三年春，趣援江宁，偕胜保克浦口，诏责专防江北。扬州陷，由六合、仪徵趋援。琦善大军始至，合攻扬州。琦善军其北，金绶、胜保军其西，累战皆捷。贼坚守数月不下，而瓜洲一路通江，兵少不能合围。贼分犯浦口踞之，进陷滁州，遂北窜。胜保率兵赴安徽应援，迭诏以孤城久抗，责攻益急。总兵双来奋进，缘梯登城，金绶策应。兵不听命，双来以无援负创退，寻殁於军，自此不敢力攻，而贼时由瓜洲窥伺来援，屡却之。十一月，贼陷仪徵，两路同时来犯。参将冯景尼守杨子桥，先溃，诸军多失利。城贼拥辎重突出趋瓜洲，琦善、金绶不能截击，并坐褫职留军。扬州虽复，贼久踞瓜洲。四年春，琦善卒於军，金绶暂署关防。托明阿至，偕金绶进攻瓜洲，毁贼砲台。寻攻新桥贼垒，金绶之侄能义及游击海明殒於阵。

江北军多疲玩，金绶年老，文宗以其谨愿，姑容之。阅时辄报小捷，屡以虚饰被斥。至托明阿兵溃土桥，金绶及雷以諴驻万福桥，望风而走。事后饰辞自辨，又奏随同克复扬州，为德兴阿论劾，应治罪，金绶已先殁於军矣。

德兴阿，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驻防。道光末，由驻京前锋授蓝翎侍卫、乾清门行走，累擢头等侍卫。以善骑射受文宗知，曾手擒奔马，赐黄马褂。

咸丰二年，命率黑龙江兵赴琦善军。三年，从攻扬州，屯蒋家庙，为通仪徵要路，城贼窜出，奋击败之。瓜洲援贼进踞虹桥，与守备毛三元夹击於三汊河。德兴阿单骑陷阵，射殪其酋，大破贼，加副都统衔。别贼破仪徵，分两路来犯。德兴阿急趋东石人头，毁贼浮桥。而瓜洲贼又进筑土城於河西，偪三汊河，与仪徵贼相犄角。德兴阿偕总兵瞿腾龙渡河毁贼营，贼乃不能西进。是年冬，贼弃扬州城退踞瓜洲，官军进复仪徵，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四年，偕瞿腾龙进攻瓜洲，腾龙深入，为贼所袭，殒於阵。德兴阿率劲骑驰援，贼败走，军赖以全，赐号博奇巴图鲁。寻复败贼三汊河，贼埋地雷诱官军，德兴阿侦知，挥军绕路而前，贼伏垒不出，遂分军两路夹攻，斩馘过当，夺获大砲地雷。捷闻，晋御前侍卫。五年，迭攻瓜洲贼垒，又截击窜贼於虹桥、八江口等处，皆获胜。六年，托明阿兵败於土桥，扬州复陷，诸军涣散，独德兴阿军未动。诏黜托明阿，以德兴阿为钦差大臣，加都统衔。败贼薛家楼，进规郡城。贼万人迎敌，德兴阿身先士卒，斩贼酋一，诸军乘之，贼大溃，乘胜复扬州。同时江浦、浦口并为贼踞，令总兵武庆攻克之。

德兴阿战功素为江北诸军冠，惟不晓汉文，命少詹事翁同书为帮办。添调新兵，军声稍振，进规瓜洲。七年，参将富明阿破贼於土桥、四里铺，水师又击沉贼船，斩伪将军陈磊。是年夏，合水陆诸军进攻，毁贼舰及砲台。德兴阿亲督战，更番进逼，至十一月，大破之，复瓜洲。贼负嵎历四年，至是始克。诏嘉调度有方，赐双眼花翎，予骑都尉世职。乘胜逼金山，剿平新河口、龙王庙等处馀匪。江南军亦同日克镇江，专力进攻江宁。八年春，德兴阿进军江浦，获胜。江宁贼势日蹙，悍党陈玉成等由安徽纠众来援，德兴阿兵败於浦口，退保六合，褫双眼花翎，革职留任。

贼连陷江浦、天长、仪徵，德兴阿不能救，扬州亦陷，褫世职。寻张国樑率兵渡江复扬州，而德兴阿拥兵邵伯，观望不前，严旨斥责。温绍原守六合历数年，为江北屏蔽，至是亦以援绝被陷，绍原死之。翌日而张国樑驰至，已无及。国樑以江宁军事急，移军渡江，诏责德兴阿规复六合，军已不振，迄无功。

何桂清疏劾：“德兴阿秉性粗率，初赖翁同书相助，得克瓜洲。自同书调任安徽巡抚去后，左右无人，毫无谋略，贻误军事。”和春亦劾其举动乖谬，难以图功。

文宗犹念其前劳，未遽加谴，九年，以围攻六合久不下，革任召还。自此江北不置帅，军务统归和春节制。寻予六品顶戴，交僧格林沁差遣。

十一年，署密云副都统。同治初，授西安右翼副都统，留办山西防务，又移驻陕西同、朝一带防剿。五年，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帮办新疆北路军务。六年，丁母忧回旗。寻卒，依都统例赐恤，谥威恪。

论曰：胜保初以直谏称。及出治军，胆略机警，数著功绩。然负气凌人，虽僧格林沁不相下。自馀疆臣共事，无不龃互劾。文宗严驭之，屡踬屡起，盖惜其才也。

始终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抚用悍寇而紊纪律，滥收废员而通贿赂，又纵淫侈不自检束。卒因袒庇苗沛霖，与楚军不相能，朝廷苦心调和而不之喻，遂致获罪，功过固莫掩也。托明阿、德兴阿皆战将，非独当一面之才，负乘偾事，宜哉。斯又不足与胜保并论矣。

## 列传一百九十一

僧格林沁舒通额 恆龄 苏克金 何建鼇 全顺 史荣椿 乐善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本生父毕启，四等台吉，追封贝勒。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仁宗女。公主无出，宣宗为选於族众，见僧林格沁仪表非常，立为嗣。道光五年，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十四年，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总理行营，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出入禁闱，最被恩眷。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祥、李开芳等北犯，命僧格林沁偕左都御史花沙纳等专办京师团防。八月，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师溃临洺关，贼窜正定。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上御乾清宫亲颁关防，赐纳库素光刀，命率京兵驻防涿州。十月，贼陷静海，窥天津。兵进永清，又进王家口。贼不得前，乃踞独流镇。四年正月，僧格林沁会钦差大臣胜保军乘夜越壕燔其垒，贼西南逸，追击之子牙镇南，擒斩甚众，赐号湍多巴图鲁。复连败贼於河间束城村、献县单家桥、交河富庄驿。贼窜踞阜城县城，附城村堡皆为贼屯。僧格林沁偕胜保率副都统达洪阿、侍郎瑞麟、将军善禄等诸军围击，毁堆村、连村、杜场诸贼屯，砲殪悍酋吉文元，贼犹顽抗，攻之累月不下。粤匪复自江北丰县渡河扰山东，浸近直隶境，欲以牵掣大军，胜保及善禄先后分兵迎剿，迭诏责僧格林沁速攻阜城，於是穴地为重壕长围困之。四月，贼乘风突围出，窜东光连镇。连镇跨运河，分东西两镇，村落相错，贼悉踞之。僧格林沁自率西凌阿屯河东，令托明阿屯河西，别遣马队扼桑园。会胜保已破贼山东，回军合攻连镇。五月，贼酋李开芳以马队二千馀由连镇东突出趋山东，胜保率骑兵追之，遂窜踞高唐州。诏斥僧格林沁疏防，责速攻连镇自赎。会霖雨河涨，贼聚高阜，官军屯洼地，势甚棘。於是议开壕筑堤，以水灌贼营。堤成，蓄水势如建瓴，贼大困，屡出扑，皆击退。九月，东西镇各出贼数千，欲突围而窜，为官军所扼，粮尽势蹙。附近村庄皆收复，合力急攻，凡数十战。十二月，毙伪检点黄某。悍党詹启纶出降，焚西连镇贼巢，仅馀死党二千馀人，以大砲环击。五年正月，破东连镇木城，贼冒死冲突，尽歼之，擒林凤祥，槛送京师诛之。畿辅肃清，锡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擢其子二等侍卫伯彦讷谟祜御前行走，敕移师赴高唐州督办军务。

先是，胜保围攻高唐久不下，密诏僧格林沁查办，至即劾罢之。贼闻连镇既下，丧胆欲遁。大军数日即至，故疏其防。贼果乘隙夜走，亲率五百骑追奔五十里，至茌平冯官屯，贼踞以守。合军围攻，四面砲击，贼掘地为壕，盘旋三匝，穴堀潜藏，穿孔伺击，攻者伤亡甚多。复议用水攻，挑河筑坝，引徒骇河水灌之。贼屡冲突，皆击退。四月，水入贼窖，纷纷出降。擒李开芳及其死党黄懿端等八名，械送京师诛之。北路荡平，文宗大悦，加恩世袭亲王罔替。五月，凯撤回京，上御养心殿，行抱见礼，赐朝珠及四团龙补褂。又御乾清宫，恭缴参赞大臣关防，赐宴勤政殿，从征将士、文武大臣并预焉。林凤祥、李开芳为粤匪悍党，狡狠善战，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数殄灭，无一漏网，僧格林沁威名震於海内。

时英吉利在粤东开衅，乘东南军事方棘，多所要挟，每思北犯。故近畿肃清后，命西凌阿分得胜之师赴援湖北，而僧格林沁遂留京师。六年，丁本生母忧，予假百日，在京持服。寻调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七年四月，英吉利兵船至天津海口，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驻通州，托明阿屯杨村，督前路。仓猝徵调，兵难骤集，敌兵已占海口砲台，闯入内河。议掘南北运河泄水以阻陆路，别遣议和大臣桂良、花沙纳赴天津与议条约。五月，议粗定，英兵退。未尽事宜，桂良等赴上海详议。於是筹议海防，命僧格林沁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砲台，增设水师。以瑞麟为直隶总督，襄理其事。奏请提督每年二月至十月驻大沽，自天津至山海关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各砲台，一律兴修。九年，桂良等在上海议不得要领。五月，英、法兵船犯天津，毁海口防具，驶至鸡心滩，轰击砲台，提督史荣椿中砲死。别以步队登岸，僧格林沁督军力战，大挫之，毁敌船入内河者十三艘。持数日，敌船引去。

九年六月，英、法、俄、美四国兵百馀艘复来犯，知大沽防御严固，别於北塘登岸，我军失利。敌以马步万人分扑新河、军粮城，进陷唐兒沽，僧格林沁力扼大沽两岸。文宗手谕曰：“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於砲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盖知其忠愤，虑以身殉也。寻於右岸迎战失利，砲台被陷，提督乐善死之。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迭命大臣议和，不就。敌兵日进，迎击，获英人巴夏礼送京师。战於通州八里桥，败绩。瑞麟又败於安定门外，联军遂入京。文宗先幸热河，圆明园被毁，诏褫僧格林沁爵、职，仍留钦差大臣。

十年九月，和议成，命遣撤残军，驰赴行在，未行，会畿南土匪蜂起，山东捻匪猖肆，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偕瑞麟往剿。师至河间，匪多解散。诏促赴济宁、兗州督师。十一月，至济宁，贼已他窜回巢。疏陈军事，略曰：“捻首张洛行、龚瞎子、孙葵心等，各聚匪党无数。此外大小头目，人数不少。每年数次出巢打粮，辄向无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所至抢掳赀财粮米，村舍烧为赤地，杀害老弱，裹胁少壮。不从逆，亦无家可归。故出巢一次，即增添人数无算。此捻匪众多之情形也。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久持？一经撤退，匪紧蹑，往往因之失利。此各路官兵仅能堵御，不能进攻之情形也。每次出巢，马步数十万，列队百馀里。兵贼众寡悬殊，任其猖獗，无可如何。前此粤、捻各树旗帜，近年彼此相通，联为一气。官兵在北，粤匪在南，捻匪居中，以为粤匪屏蔽。若厚集兵力，分投进剿，捻匪一经受创，粤匪蠢动，非竭力相助，即另图北犯，以分我兵势。此剿捻不易之情形也。臣原带马步六千，续调陕甘、山东绿营及青州旗兵，共一万二千馀人。拟俟齐集，会合傅振邦、德楞额二军，相机直捣老巢。”疏入，诏：“捻匪正图北犯，应坐镇山东，以杜窥伺，毋轻举以误全局。”寻捻匪由徐州北窜，迎击於钜野羊山，亲率西凌阿、国瑞当其东，瑞麟及副都统格绷额当其西，杀贼甚众，而格绷额阵亡。瑞麟伤退，劾罢之，荐西凌阿、国瑞帮办军务。又劾团练大臣杜不能御贼，供应扰民，罢其任，团练归巡抚督办。邹县教匪宋绍明集众数千戕官，令国瑞、西凌阿击剿解散。

十一年，捻匪五旗并出，僧格林沁率诸将由金乡迎剿。遇贼於菏泽李家庄，战失利，察哈尔总管伊什旺布阵亡，回师驻唐家口。二月，令西凌阿驰赴汶上，会都统伊兴额、总兵滕家胜追贼至杨柳集，战殁。僧格林沁亲驻汶上，令西凌阿回守济宁。贼由沙沟渡运河，盘踞东平、汶上。德楞额追击於小汶河北岸，破之，贼始东窜。四月，令舒通额进剿，解滕县围。德楞额克沙沟营、临城驿，贼分两路奔窜。

其入曹州境者，勾结长枪会匪扰郓城、钜野，令知府赵康侯集诸县乡团御之。教匪宋继明复纠众踞邹县凤凰山，令国瑞、德楞额攻之，连破贼圩，继明寻遁走乞抚。

六月，亲赴曹州进剿会匪，连破之於曹县安陵集、濮州田潭，擒其渠李灿祥、陈怀五等。八月，捻匪渡运河，犯泰安、济南。僧格林沁亲率大军追蹑，败之於孙家镇，贼走青州。九月，袭击於临朐县南，沿诸城至沂水，黑旗捻党跨河抗拒，分兵击之，追及兰山兰溪镇歼焉。捷闻，复御前大臣，赏还黄缰，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奉宸苑。穆宗即位，特诏嘉其勤劳，复博多勒噶台亲王爵。

是年冬，会东军攻曹郡会匪，破濮州红川口贼圩，搜斩无遗。毁刘家桥、郭家唐房贼巢，又破定陶贼於大张寺，复范县。西凌阿等攻捻匪於钜野境，大捷，定陶踞匪闻风遁走。会匪郭秉钧自河西来犯，连击之於崔家坝，至黄河南岸，屡挫贼锋，曹郡渐清。疏陈军事，略曰：“捻匪老巢多在宿州、蒙城、亳州境内，其北来，每由归德之虞、永、夏，徐州之丰、沛、萧、砀，直入山东之曹、单、鱼台，或由宿、徐北至韩庄、八闸。今领重兵进驻亳州，偏於西南一隅。北至徐州三百馀里，再东更虑鞭长莫及。如派队轮转，由西路进攻贼圩，即使得手，距亳州尚远，东路捻众岂能坐待，势必由丰、砀、韩庄钞袭我军之后，我军不得不回顾北路。一经移动，则亳东之贼尾随，受其牵掣。故屯兵亳州之议，在豫省为良策，若欲卫东省兼顾北路籓篱，则未可行也。臣拟俟曹属肃清，移营单县，观皖捻动静，剿抚兼施。邹县教匪踞险难攻，暂准投诚，以示羁縻，留兵镇压。待南捻稍松，相机办理。滕、峄之匪，德楞额招安刘双印、牛际堂等，若有反侧，仍应往剿。河北教、捻各匪，本年两次鸱张，众不过一二万。臣令西凌阿、国瑞两次会剿，胜保等方能得手。胜保於此匪尚不能独力剿除，岂能当十馀万之捻众？寿张及曹属一带，臣已办理就绪，毋须胜保前来会剿。”疏上，诏从之。

同治元年正月 捻匪二万馀由江北丰县犯金乡、鱼台，令翼长苏克金击走之。

二月，亳捻张洛行合长枪会匪西窜，势甚张。僧格林沁率马队追至河南杞县许冈，贼列队横亘十馀里。苏克金等奋击，毙贼二千馀。西路援贼至，豫军亦来会剿，婴城而守，连日鏖战。以马队伏壕边伺贼懈，城中突出劲骑冲贼营，伏赴夹击，毁贼垒七，斩馘千馀。越日余际昌率步队至，与苏克金合击，冲贼为两，追杀二千馀。

於是先破赵圩贼寨，合攻焦寨，援贼数至，皆击卻，贼宵遁。是役三路合剿，歼匪万馀，捷闻，特诏褒奖。僧格林沁督率诸将穷追窜匪，破之於尉氏东。贼踞民寨坚守，围攻之，旋虚东面诱之出，至樊家楼，尽歼焉。五月，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长枪匪党董智信窜东明，苏克金驰剿，受降。营总富和破坦头集捻巢，招抚被胁数十圩寨。恆龄破焦桂昌於曹州，乞降，诛之。

六月，进攻商丘金楼寨。教匪郝姚氏及金鸣亭久踞金楼，其党尤本立、常立身尤凶悍，官军屡攻不克。僧格林沁先遣谍用间，谕令投诚，金鸣亭潜允降而不出，其子线驹居郭家老寨，密捕之。会有贼党通教匪，以鸣亭禀词示常立身，立身遂杀鸣亭，贼中自相疑忌。至是合兵进攻，游击许得等率降人为导，先攻入，大军继之，巷战，斩郝姚氏及其两子，常立身、尤本立、杨玉聪同授首，馀贼尽歼，夷其寨。

乘势连破援贼於邢家圩、吴家庙、营廓集，前锋直抵亳州境。僧格林沁移驻夏邑，疏陈将帅市恩麾下，督抚见好属员，保举冗滥，吏治废弛，州县捏灾私徵，军饷不足，言甚切至。诏嘉其公忠，命统辖山东、河南军务，并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统兵大员均归节制。

八月，令恆龄、卓明阿等追捻匪姜台凌至裕州博望驿，大破之，馀众遁入山。

别股李城、赵浩然等乘大军分队西行，纠众扰永城，复由砀山北窜。副都统色尔图喜追至鱼台罗家屯，战不利。僧格林沁促恆龄等回援，亲督进战於钜野满家洞，令马队诱贼深入，回击之，恆龄、国瑞分合冲突，毙贼数千。复连败之於子山集，贼东南窜。亳北白旗捻首李廷彦以邢大庄为老巢，附近贼圩互相首尾。九月，僧格林沁自攻卢庙，令国瑞、恆龄攻邢大庄及张大庄。廷彦见事急，诈称投诚，诱出诛之，党羽多乞降，惟孙老庄匪首孙彩兰不肯出。令降匪李匊奇为导，攻入寨，擒斩彩兰，诸寨皆下。亳东黑旗捻首宋喜沅，因与苏天柏相仇杀，诸悍党攻破王大庄、刘大庄两寨来降。诸小寨头目闻风归顺，亳北肃清。於是诸捻慑震兵威，多思反正。

二年正月，马林桥、唐家寨、张家瓦房、孟家楼、童沟集诸贼巢先后剿平，著名捻首魏喜元、苏天才、赵浩然、李大个子、田现、李城等或降或遁。张洛行为巨憝首恶，见势败，时思窜逸。会孙丑、刘大、刘二、杨二等由鹿邑西窜，令舒通额、苏克金等追之，战於魏桥，歼戮甚众。洛行欲由宿州趋徐州，为知州英翰所截。又闻西路诸匪被创，洛行遂潜回雉河集老巢。尹家沟、白龙庙与雉河集为犄角，二月，令舒通额等进攻尹家沟。贼出扑，击溃，遂攻雉河集。洛行夜遁，追至淝河北岸，拒战，歼贼过千，擒斩捻首韩四万等。逸匪多潜匿各庄寨，分军驻索。西洋寨捻首李勤邦投诚，诱擒张洛行及其子张憙以献，磔之。捻匪自蒙、亳创乱，已历十年，至是扫除。诏嘉僧格林沁谋勇兼备，加恩仍以亲王世袭罔替，并准服用上赐章服，以示优异。

时北路窜捻与教、会各匪句结肆扰，僧格林沁回师，令恆龄、苏克金驰赴直、东交界会剿，自剿淄川踞匪刘德培。六月，贼倾巢出扑，追败之於田庄，遂克县城。

德培遁大白山，擒斩之，进攻邹县。白莲池匪首宋继明屡降屡叛，拥众二万馀，恃险抗拒。令总兵陈国瑞、郭宝昌猛攻，破其山寨，败窜红山，死守经月，粮尽欲遁。

令舒通额等设伏岭下，陈国瑞於山北攻上焚其寨，杀贼过半。其窜山下者，伏起并歼。擒匪首李九，获宋继明尸及其家属。留国瑞暂驻，搜缉馀匪。即日令陈国瑞赴皖剿苗沛霖。

沛霖倔强淮北，当张洛行伏诛，惧，请散练归农。及僧格林沁北行，又袭攻蚌埠、怀远、寿州，围蒙城，皖军不能制。至是僧格林沁督军讨之。陈国瑞先至，连战皆捷，匪党丧胆。十月，大军进亳州，连克蒋集、杨家寨。与陈国瑞合攻，绝其粮道，破蔡家圩，淮河两岸贼垒悉尽。沛霖昏夜越壕出窜，为其党刺杀。总兵王万清斩首以献，逆党苗憬开等均伏法。寻破西洋集，擒匪首葛春元，颍、亳、寿境圩寨悉定，淮甸渐清。

时捻匪张洛行之侄总愚扰河南，令苏克金率马队往会剿，而降捻李世忠，官至江南提督，素跋扈，盘踞淮南，将为隐患。诏曾国籓密为处置，命僧格林沁驻军镇慑。三年春，世忠自请解兵柄。会汉南粤、捻诸匪纠合下窜，与张总愚相应接，将图南犯，为江宁踞贼声援。僧格林沁乃督师赴许州，进南阳，与河南、湖北诸军会剿，迭破贼於信阳、应山、郧阳之间。六月，江宁克复，大赉诸军，诏嘉僧格林沁转战勋勤，加一贝勒，命其子伯彦讷谟祜受封，复以所部蒙古马队最得力，保举素无冒滥，命择尤奏奖，赏兵丁银一万两。

七月，粤、捻诸匪麕聚麻城，令苏克金、张曜、英翰等分路进击，破贼垒数十。

捻首陈得才以万众来扑，战於红石堰。苏克金力战，歼贼甚众，遽病暍卒，以成保代之。贼窜麻城南境闵家集，结垒为固，成保攻破之。总兵郭宝昌克蔡家畈，贼窜河南光山、罗山。僧格林沁亲督马队追击，战於萧家河，援贼大至，稻陇地狭，马队失利，自翼长舒通额以下，阵亡将领十二人。八月，复战於光山柳林寨，先胜，中伏，为贼所围，力战始退，总兵巴扬阿死之。九月，张总愚东窜，与上巴河、蕲州之贼勾合，踞风火山，僧格林沁会鄂军进剿，连战破之。贼趋安徽境，分窜潜山、太湖、英山。十月，连破之於土漠河、乐兒岭、陶家河。匪目黄中庸率千人来降，追至黑石渡，令黄中庸为前锋，袭贼营，大军继之，冲贼为两段，贼目温其玉等率九千馀人投械乞降。侦知贼分三路，遣兵分剿，捻首马融和率党七万人投诚，原为前敌。贼党甘怀德诱擒伪端王蓝成春出献，磔於军前。馀党汪传第、吴青泉、吴青泰、范立川等各率众乞抚，先后受降十数万人，著名匪首仅存数人。陈得才寻亦穷蹙自尽，惟张总愚、陈大憙西窜河南、湖北境，复猖獗。

十一月，僧格林沁督军追剿，败之於光山境，进至枣阳。粤匪赖文光、邱元才，捻匪牛洛红、任柱、李允等窜踞襄阳黄龙垱、峪山，官军进击小挫，而张总愚、陈大憙乘间与合，图犯樊城。大军追击於邓州唐坡，贼倾巢出扑，两面包钞，官军失利，伤亡甚多。僧格林沁自请严议，诏宽之，乃驻军南阳。十二月，贼由南召、鲁山窜踞宝丰张八桥。大军进逼，令郭宝昌、何建鼇分南北两路，恆龄、成保以马队护之。北路逼贼而营，贼来扑，成保横出钞袭，乘胜压过山冈；南路诱贼深入，从旁更番进击：两路皆捷，合军追击，直抵张八桥。贼夜遁入山，北趋河、洛。僧格林沁督军由洛阳取道宜阳，驻韩城镇。

四年正月，贼折而南犯鲁山，大军追及，战於城下。前锋得利穷追，后路为贼钞袭，翼长恆龄等阵亡。舒伦保、常顺马队接应，陈国瑞横突扼桥上，始得全师退，而舒伦保、常顺亦以伤殒。贼遂窜叶县、襄城，陈国瑞乘雪夜袭攻，纵火焚之。贼东北窜新郑、尉氏，追及於双溪河，翼长诺林丕勒等击走之。贼南趋，由临颍、郾城扰西平，裹胁愈众，遂犯汝宁。二月，僧格林沁进抵汝宁，贼由息县、罗山窜信阳。大军抵信阳，贼又北窜，追至确山。陈国瑞等步队亦到，令与全顺、何建鼇、常星阿、成保数路合击。郭宝昌设伏山口，僧格林沁登山督战，诸悍贼齐集，合力死斗。国瑞鏖战最力，宝昌伏起冲突，贼大败，尸横遍野，由遂平、西平、郾城、许州、扶沟直走睢州。官军追至，又奔入山东境，渡运河至宁阳，折向曲阜。

官军驰追匝月，日行百里，往返三千馀里，马力久疲。自苏克金、舒通额、恆龄等殁后，得力战将渐稀。朝命先调湘淮军著名兵将，多观望不至，僧格林沁亦不原用之。至是匪踪剽忽，盘旋於兗、沂、曹、济之间。由汶上窜郓城水套，句结伏莽，众至数万。僧格林沁督师猛进，再战再捷。至曹州北高庄，贼拒战。军分三路合击，皆挫败，退扎荒庄，遂被围，兵不得食，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时四月二十四日也。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鼇同殉於阵。

事闻，两宫震悼，诏嘉其忠勇性成，视国事如家事，饰终典礼视亲王，从优议恤。命侍卫驰驿迎柩至京，上奉两宫皇太后亲奠，赐金治丧，祀昭忠祠，於立功地方建专祠，配享太庙，谥曰忠，预绘像紫光阁。七年，捻平，遣官赐祭一坛。光绪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敕於京师安定门内建专祠，祠曰显忠。子伯彦讷谟祜袭亲王爵，孙那尔苏袭封贝勒，次孙温都苏封辅国公。

僧格林沁所部骑兵最号劲旅，骁将以舒通额、恆龄、苏克金为最，均先殒。及从难，仅全顺、何建鼇二人。两次治海防，倚提督史荣椿、乐善，先后死事焉。其将勇营者，陈国瑞、郭宝昌最有名，并自有传。

舒通额，苏里氏，满洲镶白旗人，齐齐哈尔达呼尔。咸丰三年，以领催从军江北，隶德兴阿部下。攻江浦，矢殪黄衣执纛贼。迭著战功，洊升协领，赐号图萨泰巴图鲁。九年，僧格林沁督师天津，调充马队营总。十年冬，从赴山东剿捻匪，捻首赵浩然犯济宁，舒通额败之羊山。十一年春，战於渮泽李家庄，分三路进击，不利。舒通额将右翼，独杀贼多，全师而退，擢充翼长。败贼於泰安、宁阳，解滕县围。捻窜丰、沛，阻於水，复折而西，分窜钜野，合长枪会匪，甚张，舒通额破之，斩馘数千。击会匪郭秉钧、刘占考於城武柳林集，复破贼徐官庄。偕协领色尔固善败捻匪於郯城红花埠、马陵山，擒贼首李灿漳於曹州安陵集。复破郭秉钧田潭老巢，追剿捻匪於青、沂之间。累功记名副都统，加头品顶戴，赐黄马褂。败捻匪刘天祥於滕县冈山，败会匪刘占考於范县，又破刘天祥於曹州袁家园。

同治元年，授阿勒楚喀副都统，从剿商丘金楼寨教匪，克之。偕恆龄平亳州张大庄捻巢，偕苏克金败捻魁张洛行於张桥。二年，捻匪刘狗、孙丑犯鹿邑，复与苏克金要击於魏桥。破尹家沟、雉河集贼巢，张洛行就擒。六月，捻首张守义陷淄川，他军战不利。舒通额突击之，冲贼为四。守义弃城遁入凤凰山白莲池寨，与李成、宋继明、刘双印合，众二万馀，负嵎抗拒。舒通额攻其北，夺西寨门、枣园诸隘，总兵陈国瑞由东南登山，纵火焚之。继明自杀，馀贼奔溃，舒通额覆诸山下，俘斩数千，擢正黄旗汉军都统。从剿苗沛霖，平之。三年，粤、捻诸匪合扰豫、皖、楚三省间。八月，追至罗山，贼退萧家河。舒通额蹑其后，悍党四面至，援军阻绝，骑兵不得驰骋。舒通额下马持短刀搏斗，突围不出，遂战死，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毅。

恆龄，郭贝尔氏，满洲镶黄旗人，呼伦贝尔达呼尔。咸丰九年，以佐领从提督傅振邦剿捻匪，破贼於夏邑李家洼，勇常冠军，擢协领。十年，振邦遣率兵千五百人入卫京畿。寻从巡抚文煜折回山东剿捻，解济宁围，遂从僧格林沁充营总。十一年，迭败贼於东昌、青州、沂州，积功记名副都统，赐黄马褂、达春巴图鲁名号。

是年冬，会匪刘占考窜范县，副都统舒明阿战死，恆龄突击走之。援贼至，贼返斗，恆龄与舒通额夹击，追至簸箕营。舒通额攻其圩，恆龄逐逸贼至范县西，斩千馀级。

同治元年，败长枪会匪於曹州杨家集，歼焦桂昌。侍郎国瑞攻亳州邢大庄不下，恆龄夜袭克之。二年，偕舒通额破捻匪於鹿邑魏桥，偕侍卫卓明阿败贼於杞县许冈，围其寨。贼三路来援，偕苏克金、卓明阿分击，斩馘二千，又追败之於博望驿。贼走山东，恆龄回援，大战於钜野大义渠。贼翻山遁，偕国瑞逐北，歼五千人。驻军永城，抚定亳北诸圩寨。偕舒通额、苏克金毁涡河南北捻巢，蹑追至肥河北，张洛行就擒，伏诛。时降捻张锡珠、宋景诗复叛，扰畿南。恆龄偕苏克金率马队驰援，署直隶提督。击散张锡珠党众，进剿宋景诗於堂邑。三路合击，景诗遁走，畿辅解严。从僧格林沁剿苗沛霖，奏充翼长。会诸军克蔡圩，沛霖就歼。三年，从剿粤、捻诸匪於河南、湖北边境，破贼於随州，授正黄旗护军统领。迭战麻城、罗山间，贼北趋，恆龄与何建鼇等败之张八桥。四年三月，追贼抵鲁山城下，贼潮至，恆龄将右翼，与常星阿、成保合蹙贼。贼逾沙河走，恆龄追之，反斗，伏起，殒於阵。

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壮烈。

苏克金，倭勒氏，满洲正黄旗人，爱珲驻防。咸丰初，以骁骑校从僧格林沁剿粤匪，克连镇、冯官屯，积功擢佐领。五年，从都统西凌阿剿贼湖北，克德安。七年，从副都统德楞额剿颍上捻匪，转战河南，肃清河、陕、汝三郡，擢协领，加副都统衔。八年，阜阳教匪王廷桢扰洛阳、新蔡，苏克金破西炉贼巢，毙王廷桢於阵。

会德楞额疾，代领所部，追贼寨河集、陈家阪，尽歼之，赐号伊固木图巴图鲁。邀击捻匪於夏邑、宁陵，走之。寻又自亳州窜入河南境，败之邓六庄。坐赴援周家口失期，革职留营。寻破贼虞城，复原官。九年，克睢州。十年，僧格林沁调充天津行营翼长，遂从剿捻山东。十一年，从攻红川口，歼贼渠刘占考、梁继海，赐黄马褂，记名副都统。

同治元年，从剿张洛行於河南杞县、尉氏，屡败之。攻金楼寨教匪，先登，斩郝姚氏及其二子，授福州副都统。二年，偕舒通额败捻匪於鹿邑魏桥，破尹家沟贼巢，擒捻首韩四万、陈二坎，蒙、亳悉平，加头品顶戴。偕恆龄赴援畿辅，驻防河间。时河北多伏莽，乡团跋扈。苏克金谓疆吏姑息所致，言於僧格林沁，劾之。从剿苗沛霖，克淮南北各圩寨。馀捻走河南，张总愚最狡悍。三年，僧格林沁督师进剿，令苏克金先驱扼鲁山。贼畏大军马队，盘旋山地。苏克金在诸将中号持重，善审地势，持数月未战。诏屡促之，会张总愚出邓州，急起追击，连破之赤眉城、双桥、安春寨，总愚负伤遁。而粤匪陈得才、蓝成春等由汉中回窜，麕集麻城，苏克金偕皖、豫诸军进攻，力战兼旬，毁贼垒数十。七月，战於红石堰，苏克金指挥列阵，忽中暍，疾作，坠马，舁归遽卒。诏依都统例赐恤，谥壮介。

何建鼇，汉军镶红旗人。由武举补京营把总，初从达洪阿赴广西剿匪，继从僧格林沁战阜城、连镇、冯官屯，积功擢守备，回京营供职。咸丰七年，调赴河南，从剿角子山捻匪、阜阳教匪，洊升游击。九年，调守天津大沽，击退英国兵舰，加副将衔。及从剿捻匪，转战山东、江北，以破曹州红川口会匪，擢副将。歼亳州捻首李廷彦，记名总兵。平张洛行，赐号雄勇巴图鲁，授中营副将。历从剿捻豫、楚之交，常为军锋。曹州之败，兵分三路，建鼇当其西，中路失利，贼萃於建鼇，士卒多死，退从僧格林沁守空堡，短刀杀贼，殁於阵。诏嘉其至死不离主帅，依提督例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全顺，萨尔图拉氏，蒙古正蓝旗人。咸丰六年，繙译进士，历官中允。十年，僧格林沁治防天津，疏调从军，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军充翼长，从剿商丘金楼寨、亳州邢大庄，及平张洛行，并著战绩，赐黄马褂。擢内阁学士，授西安左翼副都统。从僧格林沁阵亡，恤典加等，依尚书例，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

舒通额、恆龄、苏克金、何建鼇、全顺并附祀僧格林沁专祠。

史荣椿，顺天大兴人。由行伍洊升京营参将，历从扬威将军奕经、大学士赛尚阿军中。继从都统胜保剿粤匪，攻独流贼垒，战阜城，破贼堆村，赐号洽希巴图鲁。

僧格林沁荐其堪膺专阃，咸丰五年，擢大名镇总兵。洎近畿军事平，都统西凌阿率师移剿湖北，留马队千五百人隶荣椿防畿辅。寻赴援河南、安徽，连破捻匪於鹿邑、归德。调徐州镇，破捻匪於沁治天津海防。九年，英国兵舰犯海口，荣椿偕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力战，中砲，同殁於阵。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忠壮。

乐善，伊勒忒氏，蒙古正白旗人。由拜唐阿洊升云麾使。拣发陕甘参将，剿番匪有功。从胜保剿粤匪，战独流、阜城，赐号巴克敦巴图鲁。咸丰六年，率马队剿捻匪河南，连破贼於鹿邑、颍川。七年，擢河北镇总兵。克方家集捻巢，从胜保克正阳关，解固始围，赐黄马褂。九年，命赴僧格林沁天津军营，擢直隶提督。英兵闯入海口，乐善扼击，敌不得逞，寻退去。论功最，被优叙。十年七月，英兵复至，大沽砲台陷，乐善力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於海口建专祠，谥威毅。寻封二等男爵，子成友袭。

论曰：僧格林沁忠勇朴诚，出於天性，名震寰宇，朝廷倚为长城。治军公廉无私，部曲诚服，劳而不怨。其殄寇也，惟以杀敌致果，无畏难趋避之心。剿捻凡五年，扫穴擒渠，馀孽遂为流寇，困兽之斗，势更棘焉。继事者变通战略，以持重蕆功，则僧格林沁所未暇计及者也。然燕、齐、皖、豫之间，讴思久而不沫，於以见功德入人之深。有清籓部建大勋者，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同膺侑庙旷典，后先辉映，旂常增色矣。

## 列传一百九十二

曾国籓

曾国籓，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农。祖玉屏，始慕乡学。父麟书，为县学生，以孝闻。

国籓，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国籓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严事之，治义理之学。兼友梅曾亮及邵懿辰、刘传莹诸人，为词章考据，尤留心天下人材。

咸丰初，广西兵事起，诏群臣言得失。奏陈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称其剀切明辨。寻疏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益炽，复上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於岁入常额外，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至岁出之数，兵饷为钜，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百馀万。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嘉、道间两次议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万，复旧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应请皇上注意将才，但使七十一镇中有十馀镇足为心腹，则缓急可恃矣。”

又深痛内外臣工谄谀欺饰，无陈善责难之风。因上敬陈圣德预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上优诏答之。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丁母忧归。

三年，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河南、直隶，天下骚动，而国籓已前奉旨办团练於长沙。初，国籓欲疏请终制，郭嵩焘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遂不复辞。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统众数不逾五百，号“湘勇”。腾书遐迩，虽卑贱与钧礼。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四境土匪发，闻警即以湘勇往。立三等法，不以烦府县狱。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斩二百馀人。谤讟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然见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一日标兵与湘勇閧，至阑入国籓行台。国籓亲诉诸巡抚，巡抚漫谢之，不为理，即日移营城外避标兵。或曰：“曷以闻？”国籓叹曰：“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

尝与嵩焘、忠源论东南形势多阻水，欲剿贼非治水师不可，乃奏请造战舰於衡州。匠卒无晓船制者，短桡长桨，出自精思，以人力胜风水，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舰。

募水陆万人，水军以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领之，陆军以塔齐布、罗泽南领之。

贼自江西上窜，再陷九江、安庆。忠源战殁庐州，吴文镕督师黄州亦败死。汉阳失，武昌戒严，贼复乘势扰湖南。国籓锐欲讨贼，率水陆军东下。舟师初出湖，大风，损数十艘。陆师至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贼陷湘潭，邀击靖港，又败，国籓愤投水，幕下士章寿麟掖起之，得不死。而同时塔齐布大破贼湘潭，国籓营长沙高峰寺，重整军实，人人捓揄之。或请增兵，国籓曰：“吾水陆万人非不多，而遇贼即溃。岳州之败，水师拒战者惟载福一营；湘潭之战，陆师塔齐布、水师载福各两营：以此知兵贵精不贵多。故诸葛败祁山，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己过，非虚言也。

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皆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

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动也，故於法亦有难施，其致败由此。”诸将闻之皆服。

陆师既克湘潭，巡抚、提督上功，而国籓请罪。上诘责提督鲍起豹，免其官，以塔齐布代之。受印日，士民聚观，叹诧国籓为知人，而天子能明见万里也。贼自岳州陷常德，旋北走，武昌再失。国籓引兵趋岳州，斩贼枭将曾天养，连战，下城陵矶。会师金口，谋取武昌。泽南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塔齐布伏兵洪山，载福舟师深入寇屯，士皆露立，不避铅丸。武昌、汉阳贼望见官军盛，宵遁，遂复二郡。

国籓以前靖港败，自请夺官，至是奏上，诏署湖北巡抚，寻加兵部侍郎衔，解署任，命督师东下。

当是时，水师奋厉无前，大破贼田家镇，毙贼数万，至於九江，前锋薄湖口。

攻梅家洲贼垒不下，驶入鄱湖。贼筑垒湖口断其后，舟不得出，於是外江、内湖阻绝。外江战船无小艇，贼乘舴艋夜袭营，掷火烧坐船，国籓跳而免，水师遂大乱。

上疏请罪，诏旨宽免，谓於大局无伤也。五年，贼再陷武汉，扰荆襄。国籓遣胡林翼等军还援湖北，塔齐布留攻九江，而躬至南昌抚定水师之困内湖者。泽南从征江西，复弋阳，拔广信，破义宁，而塔齐布卒於军。国籓在江西与巡抚陈启迈不相能，泽南奔命往来，上书国籓，言东南大势在武昌，请率所部援鄂，国籓从之。幕客刘蓉谏曰：“公所恃者塔、罗。今塔将军亡，罗又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国籓曰：“吾计之熟矣，东南大局宜如是，俱困於此无为也。”嵩焘祖饯泽南曰：“曾公兵单，奈何？”泽南曰：“天苟不亡本朝，公必不死。”九月，补授兵部侍郎。

六年，贼酋石达开由湖北窜江西，连陷八府一州，九江贼踞自如，湖南北声息不相闻。国籓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作水陆师得胜歌，教军士战守技艺、结营布陈之法，歌者咸感奋，以杀贼敢死为荣。顾众寡，终不能大挫贼。议者争请调泽南军，上以武汉功垂成，不可弃。泽南督战益急，卒死於军。

玉麟闻江西警，芒鞋走千里，穿贼中至南昌助守。林翼已为湖北巡抚，国籓弟国华、国葆用父命乞师林翼，将五千人攻瑞州。湖南巡抚骆秉章亦资国荃兵援吉安，兄弟皆会行间。而国籓前所遣援湖北诸军，久之再克武汉，直下九江，李续宾八千人军城东。续宾者，与弟续宜皆泽南高第弟子也。载福战船四百泊江两岸，江宁将军都兴阿马队、鲍超步队驻小池口，凡数万人。国籓本以忧惧治军，自南昌迎劳，见军容甚盛，益申儆告诫之。而是时江南大营溃，督师向荣退守丹阳，卒。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樑总统诸军攻江宁。

七年二月，国籓闻父忧，迳归。给三月假治丧，坚请终制，允开侍郎缺。林翼既定湖北，进围九江，破湖口，水师绝数年复合。载福连拔望江、东流，扬风过安庆，克铜陵泥汊，与江南军通。由是湘军水师名天下。林翼以此军创始国籓，杨、彭皆其旧部，请起国籓视师。会九江克复，石达开窜浙江，浸及福建，分股复犯江西，朝旨诏国籓出办浙江军务。

国籓至江西，屯建昌，又诏援闽。国籓以闽贼不足虑，而景德地冲要，遣将援赣北，攻景德。国荃追贼至浮梁，江西列城次第复。时石达开复窜湖南，围宝庆。

上虑四川且有变，林翼亦以湖北饷倚川盐，而国籓又久治兵，无疆寄，乃与官文合疏请国籓援蜀。会贼窜广西，上游兵事解，而陈玉成再破庐州，续宾战殁三河，林翼以群盗蔓庐、寿间，终为楚患，乃改议留国籓合谋皖。军分三道，各万人。国籓由宿松、石牌规安庆，多隆阿、鲍超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乡舒、六。多隆阿等既大破贼小池，复太湖、潜山，遂军桐城。国荃率诸军围安庆，与桐城军相犄角。

安庆未及下，而皖南贼陷广德，袭破杭州。

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分道援江宁，江南大营复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宗棠闻而叹曰：“此胜败之转机也！江南诸军，将蹇兵疲久矣。

涤而清之，庶几后来可藉手乎？”或问：“谁可当者？”林翼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天子慎选帅，就加国籓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真，授钦差大臣。是时江、浙贼氛炽，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国籓曰：“安庆一军为克金陵张本，不可动也。”遂南渡江，驻祁门。江、浙官绅告急书日数十至，援苏、援沪、援皖、援镇江诏书亦叠下。国籓至祁门未数日，贼陷宁国，陷徽州。

东南方困兵革，而英吉利复失好，以兵至。僧格林沁败绩天津，文宗狩热河，国籓闻警，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

其冬，大为贼困，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一入羊栈岭攻大营。

军报绝不通，将吏惵然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国籓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亟引兵会。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自官京朝，即日记所言行，后履危困无稍间。国籓驻祁门，本资饷江西，及景德失，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乃自将大军次休宁，值天雨，八营皆溃，草遗嘱寄家，誓死守休宁。適宗棠大破贼乐平，运道通，移驻东流。多隆阿连败贼桐城，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林翼复遣将助之。十一年八月，国荃遂克安庆。捷闻，而文宗崩，林翼亦卒。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加国籓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籓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

当是时，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沪，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伪英王陈玉成屯庐州，捻首苗霈霖出入颍、寿，与玉成合，图窜山东、河南，众皆号数十万。国籓与国荃策进取，国荃曰：“急捣金陵，则寇必以全力护巢穴，而后苏、杭可图也。”国籓然之。乃以江宁事付国荃，以浙江事付宗棠，而以江苏事付李鸿章。鸿章故出国籓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

同治元年，拜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於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於国籓。

贼之都金陵也，坚筑壕垒，饷械足，猝不可拔。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国籓自以德薄，请简大臣驰赴军，俾分己责，上优诏慰勉之，谓：“天灾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国籓读诏感泣。时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苏州，李世贤浙江，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雨花台军。国荃拒战六十四日，解去。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洑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籓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籓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

初，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籓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捻匪者，始於山东游民相聚，其后剽掠光、固、颍、亳、淮、徐之间，捻纸燃脂，故谓之“捻”。有众数十万，马数万，蹂躏数千里，分合不常。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自洪寇、苗练尝纠捻与官军战，益悉攻斗，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格林沁征讨数年，亦未能大创之。国籓闻僧军轻骑追贼，一日夜三百馀里，曰：“此於兵法，必蹶上将军。”未几而王果战殁曹州，上闻大惊，诏国籓速赴山东剿捻，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而鸿章代为总督，廷旨日促出师。

国籓上言：“楚军裁撤殆尽，今调刘松山一军及刘铭传淮勇尚不足。当更募徐州勇，以楚军之规模，开齐、兗之风气；又增募马队及黄河水师，皆非旦夕可就。直隶宜自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僧格林沁尝周历五省，臣不能也。

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之兗、沂、曹、济，河南之归、陈，江苏之淮、徐、海，安徽之庐、凤、颍、泗，此十三府州责之臣，而以其馀责各督抚。汛地有专属，则军务乃渐有归宿。”又奏：“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於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然督师年馀，捻驰突如故。将士皆谓不苦战而苦奔逐，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而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分地甫定，而捻冲河南汛地，复突而东。时议颇咎国籓计迂阔，然亦无他术可制捻也。

山东、河南民习见僧格林沁战，皆怪国籓以督兵大臣安坐徐州，谤议盈路。国籓在军久，益慎用兵。初立驻军四镇之议，次设扼守黄运河之策。既数为言路所劾，亦自以防河无效，朝廷方起用国荃，乃奏请鸿章以江督出驻徐州，与鲁抚会办东路；国荃以鄂抚出驻襄阳，与豫抚会办西路：而自驻周家口策应之。或又劾其骄妄，於是国籓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匈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

五年冬，还任江南，而鸿章代督军。时牛洪死，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窜湖北，自是有东西捻之号。六年，就补大学士，留治所。东捻由河南窜登、莱、青，李鸿章、刘长佑建议合四省兵力堵运河。贼复引而西，越胶、莱、河南入海州。

官军阵斩任柱，赖文光走死扬州。以东捻平，加国籓云骑尉世职。西捻入陕后，为松山所败。乘坚冰渡河窜山西，入直隶，犯保定、天津。松山绕出贼前，破之於献县。诸帅勤王师大至，贼越运河窜东昌、武定。鸿章移师德州，河水盛涨，扼河以困之。国籓遣黄翼升领水师助剿，大破贼于荏平。张总愚赴水死，而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国籓本谋也。是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

国籓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

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籓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籓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毁教堂，伤教民数十人。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籓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籓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閧，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而国籓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国籓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以乱后经籍就熸，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国籓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籓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同治十三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子纪泽袭爵，官至侍郎，自有传；纪鸿赐举人，精算，见畴人传。

论曰：国籓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籓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 列传一百九十三

骆秉章 胡林翼

骆秉章，原名俊，以字行，改字籥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稽察银库，卻陋规，严检阅。吏不便其所为，欲齮龁去之，会发其奸，不得逞。历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兼学政。二十三年，银库亏帑事发，坐失察，褫职，罚分赔。及谳定，宣宗知秉章独持正无私，特旨以庶子用。

寻丁母忧。服阕，补右庶子，先后命赴山东、河南、江苏按事。词臣奉使出异数，所治狱悉称旨。二十八年，擢侍讲学士。出为湖北按察使，迁贵州布政使，调云南。

三十年，擢湖南巡抚。

咸丰元年，广西匪炽，诏湖广总督程矞采赴湖南督办防务，秉章及提督余万清副之。大学士赛尚阿督师过境，以供张薄，有嫌，密奏湖南吏治废弛。二年，诏秉章开缺来京，而粤匪已由桂林北窜入湖南。矞采闻警，由衡州退长沙，寻复往驻。

万清守道州，被贼陷。江华、嘉禾、桂阳、郴州、攸县相继失，万清逮治。秉章坐未能预防，革职留任。先议修长沙城，甫毕工，而贼由醴陵突犯长沙。秉章婴城固守，悍贼萧朝贵预诇城坏，故以轻军来袭，未得逞，寻毙於砲。副将邓绍良赴援最先至，入城任战守。贼屡以地雷坏城，皆击卻之。新授巡抚张亮基至，秉章奉旨暂留同守城。及贼首洪秀全大举来攻，援军向荣、和春、张国樑等亦并集，且守且战，历八十馀日。贼引去，陷岳州，趋湖北。赛尚阿、程矞采并坐失机罢谴。秉章以守城功，免议，召来京。寻命留湖北襄办防守事宜，未至而武昌陷。三年春，官军收复武昌，暂署湖北巡抚。诏赴徐州筦粮台，未行，复署湖南巡抚，寻实授。

在籍侍郎曾国籓奉命治团练，始立湘军，秉章力赞成之。又延湘阴举人左宗棠襄理戎幕，广罗英俊之士，练勇助剿，军威渐振。先清境内，遣军分路破江西贼於桂阳，破广西贼於永明、零陵、江华，破广东贼於兴宁，又破江西贼於茶陵，而常宁、永兴土匪皆平。贼由湖北进陷岳州，令王珍、曾国葆水陆截击，败之，岳州遂复。令贵州道员胡林翼率黔勇追贼逼界口。四年，总督吴文镕师溃黄州，汉阳复陷。

曾国籓水师成，进援湖北，前敌失利，岳州复陷。贼犯靖港及樟树港，距长沙数十里，并陷宁乡、湘潭。秉章调抚标兵益塔齐布军，令偕杨岳斌、彭玉麟同援湘潭。

国籓亲率水师战靖港，复失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请奏劾罢其军。秉章曰：“曾公谋国之忠，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会次日塔齐布等大破贼於湘潭，复其城，靖港贼亦遁走，长沙获安。贼绕西湖陷华容、龙阳、常德，令胡林翼专剿此路。塔齐布、罗泽南进规岳州、崇阳、通城，未几，各城皆复，而武昌再陷。国籓整军东征，饷械悉力资之无缺，十月，遂克武昌。湘军之名自此显。

五年，武昌三陷，胡林翼署巡抚，飞书告急。秉章令鲍超率水师先赴，彭玉麟募勇继之。起杨岳斌於家，统其众以固北路，而南路广东、广西群贼扰境，土匪纷起应之。令田兴恕御东路，王珍剿南路，先清土匪，克东安，斩广西贼首胡有禄。

馀贼复扰永明、江华，击走之。克桂阳、永兴、茶陵、郴州、宜章，毙广东贼首何禄，南路遂定。贵州苗犯晃州、沅州、麻阳，并击走之。当武昌陷后，总督杨霈奏饬胡林翼渡江上扼汉川，以固荆襄。秉章上疏争之，略曰：“杨霈始终坚执防贼北窜，然以现在形势论之，江西、湖南尚称完地。若使湖北水陆两军移驻汉川，长江千里，尽委之贼，其将置东南於不问乎？未解者一也。移驻汉川，祗能御上窜襄阳之路，其於荆州并无轻重。若贼水陆并进，荆州门户，其孰当之？未解者二也。水陆两军相为依附，胡林翼既驻汉川，则水军非退守监利，即移泊岳州，为湖南门户计，尚未为失。然武汉门户岂能度外置之乎？未解者三也。若谓贼众兵单，不思广济失利之初，以总督万馀之兵，不能当千馀之贼，乃退守黄州，未一日即退汉川，由此而德安，而随州，今又退至枣阳。北窜者贼也，引之北窜者谁欤？未解者四也。

扼贼北窜，必固荆襄，欲保荆襄，必守武汉，此一定之局。汉阳未复，不能绕至汉川，况武汉均为贼屯，胡林翼纵至汉川，以孤军驻四面皆贼之地，又能为荆襄门户计乎？未解者五也。”霈之专防北窜，原出迎合上意。疏入，诏斥所诋霈者过当。

然上意开悟，未久罢霈，以官文代之，与胡林翼合规武汉。秉章悉力资给林翼军，如所以助曾国籓者。洎林翼与罗泽南破石达开於咸宁，达开折入江西，连陷瑞州、临江，而吉安、抚州、建昌属城多被扰。

国籓自上年九江之挫，久留南昌，孤军难进展。秉章至是锐意东援，令江忠济出通城以固岳州，令刘长佑、萧启江率军分路入江西。六年，刘长佑等连克萍乡、万载，进攻袁州。江忠济战殁通城，以王珍代之，连克通城、崇阳、蒲圻、通山诸县。至冬，长佑克袁州、分宜、新喻，赵焕联自茶陵收永宁，余星元自酃县收永新、莲花。初议规江西分三路，北路出瑞州，中路出袁州，南路出吉安。刘长佑袁州一路兵逾九千，饷难再筹。至是始令周凤山、曾国荃各募勇二千，合趋吉安。诏嘉秉章不分畛域，越境殄寇，赐花翎。

七年，武汉既复，下游无警，湘军乃四出。以蒋益澧率永州军援广西，以王珍军增援江西，以兆琛等军援贵州，需饷益钜。湖南自军兴停漕运，米贱，而徵折犹沿旧价，民困赋绌。秉章减浮折，覈中饱，民减纳而赋增。仿扬州例，抽收盐货釐金，岁入百数十万，给军无缺。王珍战江西，屡破悍寇，克乐安，寻卒於军，以张运兰及珍弟开化分统其众。刘长佑攻临江，至十二月克之。八年，京察叙功，加头品顶戴。刘长佑以疾归，以刘坤一代领其军。进规抚州、建昌，先后克复。八月，诸军齐集，克吉安。石达开败窜浙江，江西略定。秉章以兵合不易，应乘胜进取。

疏请起曾国籓督师援浙，留萧启江、张运兰两军随征，馀军尽撤。盖自五年援江西，糜湖南饷凡二百六十万，协济之数不预焉。

石达开由浙入闽、粤，徘徊五岭之上。九年春，复由江西入湖南。秉章调魏喻义、陈士杰扼岿河，起刘长佑於家，令与刘坤一募勇四万备迎击。调萧启江、张运兰於江西，调田兴恕於贵州，未集而贼至，陷桂阳、宜章、兴宁，窥衡州，为岿河之军所扼，回窜嘉禾、新田、临武、宁远。达开大队窜永兴，以据上游。刘长佑出祁阳，与之相持。回犯东安、新宁，刘坤一再挫之，乃趋宝庆，众号三十万，多乌合。秉章下免死令，散数万人。时赵焕联、田兴恕等军先至，营城外。贼营环二百里，包诸军於中。胡林翼遣李续宜率军赴援，秉章令刘长佑、刘岳昭、何绍彩分三路进。六月，战宝庆城下，内外夹击。贼人众乏食，再战再败，遂东窜。萧启江军遇於永州，又击败之。乃由全州窜广西，启江尾追，刘长佑继进，败之於大榕口，又败之桂林，贼窜庆远。秉章令长佑留镇广西，田兴恕回贵州，萧启江出沅江，兼顾川、黔。时广东贼又扰边境，令张运兰、黄淳熙分击於江华、宜章，并歼之。

十年，命赴四川督办军务。时左宗棠已奉命募勇援浙，聘湘乡刘蓉赞军事。湘军名将多从曾国籓、胡林翼，惟刘岳昭、黄淳熙在湖南。调两军随行，受代将发，石达开复由广东犯湖南境，吏民乞留。遣岳昭、淳熙会剿，贼寻引去。十一年正月，始启行，抵宜昌，闻陈玉成犯湖北，分遣岳昭赴援，自率五千人入川。

四川之乱，始於咸丰九年。滇匪蓝大顺又名朝柱，李短搭又名永和。结党私贩鸦片，其党被捕，聚众陷宜宾，攻叙州，扰嘉定，众号十馀万，群盗遂四起。总督有凤、曾望颜等不能制，徵兵湖南，先遣萧启江一军赴之。启江寻病殁，诏曾国籓赴川督师，中止未行，成都将军崇实署总督。秉章奉命后，虑客军易遭齮龁，犹观望。崇实驰书促行，开诚迎候，发夔关税以给军，军至，乃出望外。时贼首李永和、卯得兴踞青神，蓝朝柱围绵州，张第才、何国樑围顺庆，蹂躏四十馀县，将逼成都。

秉章至万县，即令黄淳熙援顺庆，战於定远，阵斩何国樑，贼大败。追至潼川二郎场，中伏，淳熙阵亡，然贼惊湘军勇锐，引去。秉章由顺庆进驻潼川，令胡中和、萧庆、何胜必率萧启江旧部，曾传理代领黄淳熙之众，刘德谦率亲军，唐友耕率川军，合万九千人，援绵州，别以他军缀青神，分扼东北。会穆宗即位，擢授秉章四川总督。八月，师会绵州城下，连破贼十馀垒，贼败退，渡涪水屯守。官军作五浮桥以济，又击败之。贼遁走，由什邡、崇庆趋丹棱，秉章始入成都。

莅任，奏劾布政使祥奎、中军副将张定川不职，罢之。荐刘蓉，诏超擢署布政使。军事吏治，振刷一新，於是分剿诸贼，急攻蓝、李二股。令唐友耕扼眉州洪堰，断青神之援，胡中和等诸军围丹棱，作长壕木城，节节进逼。贼弃城走，追毙蓝朝鼎於阵。馀贼分路逃散，为民团汛兵截杀几尽。蓝朝柱率二百人遁入山，寻出合诸匪陷新宁，复为官军击散。其后陕西盩厔匪溃走兴安，为民团所获，有自称为蓝大顺及弟三顺至九顺，并戮之。李永和见丹棱已克，亦遁走，分军追击，围之於铁山。

同治元年，京察，诏嘉秉章殄寇迅速，整顿地方，加太子少保。寻克青神，李永和、卯得兴由铁山遁走，追至宜宾，擒之。道员张由庚克新宁，贼分窜，张第才遁陕西，曹灿章入老林。总兵周达武解涪州围，追擒周绍涌於大竹，又擒郭刀刀於巴州。周毚毚由云南入岳池、合州、新宁，张由庚击走之，诸城皆复。至冬，川南北一律肃清，诏嘉调度有方，予优叙。

石达开见川中兵事方殷，屡由黔、楚窥伺来犯。是年春，陷石柱，扑涪州，为刘岳昭军所阻，窜黔境。寻又入叙永，攻江安，陷长宁，分扰珙、高、庆符，刘岳昭、曾传理等击败之。退滇境，分窜筠连、高县，官军扼金沙江以守。贼谋三路入川，秉章调诸将及土司兵分防。二年正月，赖裕新自宁远犯冕宁，至越巂，为工卩部土司岭承恩击毙。馀贼散扰川西十馀县，多为官军民团截杀，尽歼於平武山谷中。

三月，石达开渡金沙江，为唐友耕等军所扼，由小径趋土司紫打地。大渡河水涨，官军伺半济击之，退扑松林、小河，又为土司王应元所扼。岭承恩夜袭破马鞍山贼营，断其粮道。复连扑两河，皆不得渡，粮尽，杀马采树叶而食。唐友耕等汉、土官兵合击，焚其巢，堕岩落水无数。馀七八千人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阻。达开率一子及其党三人乞降，解散四千人，馀党尽诛之。五月，槛送达开至成都，磔於市。

捷闻，诏深嘉之，加太子太保，将士奖擢有差。李福猷为达开死党，初约由黔入川。

令刘岳昭与黔军合剿，寻於黔境就歼。达开馀孽遂尽。

粤匪扰陕西，围汉中，秉章令道员易佩绅率军解其围，张由庚驻防川境。至是复令萧庆高、何胜必赴剿。诏擢刘蓉为陕西巡抚，督诸军。秉章病目请告，命力疾视事。三年，江宁克复，诏录前后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赐双眼花翎。四年，陕西粤匪为诸军击败，窜甘肃阶州，令周达武会剿平之。回剿南坪番匪，匪首欧利哇降。又剿马边，擒匪首宋士杰，边境悉平。令刘岳昭援黔，由绥阳抵遵义，道路始通，后由黔规滇，皆秉章遗策也。六年夏，疾愈视事，命以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

十一月，卒於官，优诏赐恤，称其“公忠诚亮，清正勤明”，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四川、湖南建专祠。赐其子天保郎中、天诒举人，诸孙并赐官，谥文忠。

秉章晚年愈负重望，朝廷要政多谘决，西南军事胥倚之。所论荐人才，悉被任用，著勋名。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於水火，及其殁，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

胡林翼，字润之，湖南益阳人。父达源，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官至少詹事，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而林翼负才不羁，娶总督陶澍女，习闻绪论，有经世志。

道光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年，充江南副考官，坐失察正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降一级调用。丁父忧，服阕，捐纳内阁中书，改贵州知府。署安顺、镇远，皆盗薮，用明戚继光法练勇士，搜捕林箐，身与同甘苦。屡擒剧盗，靖苗氛，以功赐花翎。又因防剿新宁匪李沅发，以道员用。总督吴文镕、巡抚乔用迁并荐堪大用。咸丰元年，补黎平，实行保甲团练，千五百馀寨，建碉楼四百馀座，严扼要隘，储穀备城守。地邻湘、桂，匪戢而民安。三年，剿甕安榔匪，诛其魁。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两次奏调，以贵州留不行。御史王发桂疏荐林翼剿匪成效，诏赴湖北委用。

四年，擢贵东道，率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总督吴文镕战殁黄州，遂进援武昌。

贼寻犯湖南，骆秉章调林翼回防，平安化土匪，擢四川按察使，寻调湖北。曾国籓既克武昌，檄林翼与罗泽南会攻九江，屯湖口，破贼梅家洲。五年春，擢湖北布政使。总督杨霈师溃黄梅，林翼率所部回援武昌，别以副将王国才一军隶之，未至，汉阳陷，会攻不克，屯沌口。武昌复陷，潜师渡江规武昌，为贼所围，兵少食尽，退金口。诏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杨霈奏令上扼汉川。林翼疏陈形势，宜急攻武汉，方能内固荆襄，上俞之。时武、汉、黄、德四郡皆为贼踞，后路崇阳、通城多伏莽，公私赤立，兵饷皆绌。林翼驰书四出乞贷，发家穀给军。添募兵勇，兼顾南北两路，凡数十战，时有克捷，亦屡濒於危。七月，攻克汉口镇，夺大别山贼卡。未几，援贼由汉川至，焚汉口。崇、通匪勾结武昌城贼，扑金口大营。诏念林翼素善用兵，勉以重整散卒。寻退奓山，饷绝兵溃，下部议处。林翼移营大军山，收集溃兵，驻新堤、嘉鱼。水陆合万人，半出新募，贼至常数万，军中夺气。林翼镇静相持，以忠义激励将士，始渐定。奏调罗泽南由江西来援，连克通城、崇阳，林翼自往迎之於蒲圻。合破援贼韦俊、石达开於咸宁，复其城。乘胜进攻武昌，自率所部普承尧、唐训方军由中路，罗泽南当西路，杨岳斌以水师会金口，总督官文亦令都兴阿率骑兵驻北岸。林翼和辑诸将，军势遂日振，屡战皆捷。

六年三月，罗泽南急攻城，伤於砲，骤卒。以李续宾代领其军，攻战不少辍。

石达开自咸宁败后，窜江西，连陷数郡。曾国籓屡调罗泽南回援，不克往。林翼分遣刘腾鸿、普承尧两军赴之。诏以武汉久不克，督战急。林翼疏陈，略曰：“臣顿兵城下五月馀矣。血肉之躯，日当砲石，伤亡水陆士卒三千馀，丧将领罗泽南、周得魁百馀人，李续宾中丸堕马者数矣。夫兵易募而将难求，臣观前史，李左车告韩信，以顿兵城下，情见事绌为戒。战易攻难，自昔已然。故臣自四月后乃禁仰攻，分兵咸、蒲以取义宁，四战皆捷。分水师以清下游，直达九江。臣自率兵五千扼武昌南路，李续宾率六千三百扼洪山东，分剿北路。水师六营下驻沙口。贼由九江、兴国分路来援，臣豫拨三千馀人战於百里之外。微臣之志，誓与兵事相终始。万一变生意外，决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文宗览奏，特慰勉之。

五月，贼於武昌城外豹子澥等处增垒掘壕，林翼抽调诸军击之，遂於要隘掘壕困贼。贼屡扑，皆击退。谍知九江贼古隆贤来援，已至樊口，先遣党数千进踞葛店。

令蒋益澧率精锐迎击，战於葛店，大破贼，焚其舟。追至樊口，杨载福水师亦至，合击，毙贼数千。攻克武昌县城，遂渡江攻黄州。而石达开由江西窜江宁，复纠众上犯，分数路。七月，急调黄州军回援。贼由金牛趋葛店，古隆贤亦起应之。林翼督水陆军分御，连战於油坊岭、鲁家港、姚家岭、窑湾、沙子岭、小龟山，旬日内二十馀捷，擒斩无算，解散胁从万馀，追奔百馀里，至华容，贼悉遁。九月，杨岳斌追贼至蕲州，焚其舟，直抵田家镇。贼援既绝，添募陆勇五千，水师六营，为长图计。十一月，咨会官文克期大举。杨岳斌断拦江铁锁，焚贼船尽。贼倾城出扑，鏖战三时，大败狂奔，诸军逐之，遂复武昌。擒贼酋古文新等，骈诛数百人，生降四千。同日官文亦克汉阳。诏实授林翼湖北巡抚，加头品顶戴。遂分兵收复武昌县、黄州府及兴国、大冶、蕲水、蕲州、黄梅。令李续宾乘胜规九江，都兴阿、杨岳斌、鲍超屯小池口，自驻武昌筹全局。

上疏论军事吏治，略曰：“湖北军务不饬已久，无论贼之多寡强弱，闻警先惊，接仗即溃。上下相蒙，恬不知耻。误於使贪使诈，而实为贪诈所使。川、楚、河南勇目，招合无赖投效，以一报十，冒领口粮。交绥即败，又顾之他。帑项至艰，徒饱无赖欲壑。遣散不得其方，又相聚为盗。近年湖北募勇之大患，绿营则怯懦若性，正额虚浮，军政营制，荡然无存。此为兵事急应整顿之要。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武汉为荆襄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胥震。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东南数省，受害惟武汉为甚。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於武汉设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为根本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平吴之策，必先保鄂，明矣。保鄂必先固汉阳。湖北之失，在汉阳无备。下游小挫，贼遂长驱直入。应请於武汉设陆师八千，水师二千，日夜训练。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千里折冲之势。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苦战必伤，久役必疲。伤病之人，留於军中，不但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迭代，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此武汉宜急设防练之要。湖北莠民从贼者多，兵勇搜捕，徒滋扰害。惟有保甲清釐，族户綑献，分别斩释。然牧令不得其人，则法不能行。官吏之举动，为士民所趋向；绅士之举动，又为愚民所趋向。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不察吏而能安民者。五年大熟，州县乃或报灾，六年大饥，州县转或徵赋。以丰为歉，是病国计；以歉为丰，是害民生，而终害於国计。歉岁官吏私收蠲缓，实惠不及於民。有所谓挖徵、急公等名目，无一非蠹国病民。凡下与上交接之事，诿之幕友；官与民交接之事，诿之门丁。词讼案牍，病在积压；盗贼奸宄，弊在因循。州县之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小贼，即异日之大贼。厝火积薪，隐忧方大。又如捐输则有踩堂、贽见之费，牙帖则有勒索之费，釐金则有私设之费。臣受事以来，迭次特参，在国自有刑章，在臣甘为怨府。惟思劾贪非难，求才为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弊将不可胜言。臣愚以为必严禁官场应酬陋习，与群吏更始，崇尚敦朴，屏退浮华。行之数年，庶可改观。目下州县悬缺待人，请敕下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此吏治急应整饬之要。武汉甫经收复，人或以为已治已安，臣窃忧之。如以为治安，则前收复已二次矣。况江西七府俱沦於贼，旁轶横出，不仅九江、安庆为足虑也。未收复之前，事势极难，文武尚有惧心；收复之后，布置尚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饰之习，久在圣明洞鉴。不揣愚昧，用以直陈。”疏入，上嘉纳焉。於是裁浮勇，练新军，蠲四十六州县田赋以苏民困。设清查局，稽核全省仓库盈虚之数；设节义局，表彰死难官绅士女；设军需局，以备东征饷械。严课吏治，纠劾文武数十人，推廉尚能，手书戒勉将吏如子弟。初，将吏颇构督、抚异同，下令曰：“敢再言北岸兵事吏事长短者，以造言论罪。”官文亦开诚相与，无掣肘。

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林翼推美任过，督抚大和。湖北振兴，实基於此。襄阳土匪猖獗，扰及河南境，令唐训方等剿之。

七年春，擒匪首高先二等。陈玉成由皖北上犯，诸军不能御。林翼赴黄州督师，贼众十馀万环踞巴河东。会水涨，林翼令毁三台河石桥，扼河而守。潜师出回龙山，遏贼上窜。调李续宜率湖勇驰至，督诸军合击於孙家嘴、马家河、月山，贼大败遁走。都兴阿、李续宾亦连破贼於黄梅、宿松，楚北肃清。遂视师九江，定合围方略而还。八年四月，李续宾等攻九江，克之，磔贼首林启荣。诏嘉林翼调度有方，加太子少保。林翼乃急规安庆，杨岳斌率水师出九江，都兴阿出宿松、望江，逼安庆为围师。李续宾规复太湖、潜山、桐城，与都军为犄角。五月，丁母忧，诏予假百日治丧，假满仍署巡抚。七月，庐州陷，李续宾轻军赴援，战殁三河。林翼方奉母柩回籍，诏急起视师，林翼闻命，痛哭起行，迳次黄州，军心始定。

九年，进屯上巴河，与李续宜整饬部伍，日夜训练，谋大举。会石达开由江西犯湖南，围宝庆。林翼令李续宜率所部赴援，舒保马队助之，又以水师分扼河道，宝庆围得解，於是与曾国籓合力图复安徽。国籓循江而下为第一路，多隆阿、鲍超攻取潜山、太湖为第二路，林翼自出英山、霍山为第三路，李续宜由松子关出商城、固始为第四路。十月，由黄州移营英山。陈玉成在贼中最狡悍，见太湖围急，纠合捻匪张洛行、龚瞎子众数十万来援。林翼集诸军精锐全力备战，欲一鼓歼之。与曾国籓部署诸将，指挥战略。谋前敌总统，以多隆阿谋勇兼优，而鲍超素不相下，手书劝勉，十数往复，始定议。又备意外，令金国琛、余际昌以八千人出潜山天堂拊贼背。十二月，贼至，鲍超营小池驿，当其冲，贼聚攻之。多隆阿虑分兵掣全势，置不救，调唐训方往助。事且急，金国琛等由山中鼓行而出，贼乃夺气。十年正月，多隆阿攻罗山冲为西路，鲍超出小池驿为东路，硃品隆、蒋凝学、唐训方等合击，金国琛等亦同时并进，大破贼，歼毙先后二万馀，遂克太湖城，潜山亦复。是役为仅见之大捷，安庆之势遂孤。

既而江南大军溃，苏、常尽陷，曾国籓授两江总督，督师。林翼为画分路大举之策，国籓不尽用，率鲍超等次祁门，为规复江南计，以其弟国荃围安庆。林翼令多隆阿围桐城，李续宜屯青草塥，为两军援，都兴阿别出师江北，分兵济饷，林翼悉任之。十月，多隆阿、李续宜大破贼於桐城挂车河。林翼进驻太湖，度贼援安庆不利，必深入湖北腹地以分我军势。令余际昌屯霍山乐兒岭，成大吉屯罗田松子关，戒贼至勿浪战，坚守待援。十一年春，贼果合捻匪西犯，成大吉破之松子关，歼捻渠龚瞎子。霍山守者违节度，为贼所败，遂进陷黄州、德安、孝感、随州，林翼令李续宜回援。贼复分股回略蕲、黄，趋安庆，约城贼夹击。檄成大吉下援，鲍超亦由南岸至，破贼於集贤关，擒斩数千，磔其渠刘瑲林。多隆阿亦破援贼於桐城，贼计不得逞，城中粮将尽，势益慼。南岸之贼复由江西犯兴国、大冶，南及崇、通，武汉震动。林翼方病咯血，自率师回援，而围攻安庆益急。及抵湖北，贼已闻风遁。

八月朔，遂克安庆。曾国籓推林翼为首功，诏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桐城、庐江、舒城以次复，黄州、德安之贼先后擒斩，楚境悉平。

林翼久病，闻文宗崩於热河行在，大恸呕血，八月，卒。诏赠总督，祀贤良祠，湖北、湖南并建专祠，赐其子子勋举人，谥文忠。同治元年，复诏：“林翼未竟全功，遽就溘逝，迹其功勋卓越，名播寰区，至今江、鄂士民称颂。命於原籍家祠赐祭一坛。”洎江南平，加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子子勋袭，后并两世职为男爵。光绪中，以孙祖廕袭，官邮传部参议。

林翼貌英伟，目岩岩，威棱慑人。事至立断，无留难。尤长综覈，釐正湖北漕粮积弊，以部定漕折为率，因地量加轻重，民岁减钱百馀万缗，岁增帑四十馀万两，提存节省银亦三十馀万两。两湖自淮盐阻绝，率食川盐，於宜昌、沙市、武穴、老河口设局徵税，视旧课增至倍蓰。时东南各省皆抽釐助饷，惟湖北多用士人司榷，覈实无弊。其治军务明纪律，手订营制，留意将才。尝曰：“兵之嚣者无不罢，将之贪者无不怯；观将知兵，观兵知将。为统将必明大体，知进退缓急机宜；其次知阵法，临敌决胜；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驭将以诚，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显。察吏严而不没一善，手书褒美，受者荣於荐剡，故文武皆乐为之用。士有志节才名不乐仕进者，千里招致，於武昌立宝善堂居之，以示坊表。尝曰：“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才者无求於天下，天下当自求之。”荐举不尽相识，无一失人。曾国籓称其荐贤满天下，非虚语。尝自以闻道晚，刻自绳检，欿然常若不足。家有田数百亩，初筮仕，誓先墓，不以官俸自益。父著弟子箴言行世，承其志为箴言书院，教人务实学。病革，曰：“吾死，诸君赙吾，惟修书院，无赡吾家。”所著读史兵略、奏议、书牍，皆经世精言。

论曰：骆秉章休休有容，取人为善。胡林翼综覈名实，幹济冠时。论其治事之宽严疏密若不相侔，而皆以长驾远驭，驱策群材，用能丕树伟绩。所莅者千里方圻，规画动关军事全局。使无其人，则曾国籓、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藉，其成功且较难。缅怀中兴之业，二人所关系者岂不钜哉？

## 列传一百九十四

江忠源弟忠济 族弟忠信 罗泽南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究心经世之学，伉爽尚义。

公车入京，初谒曾国籓，国籓曰：“吾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大挑教职，回籍。察教匪乱将作，阴以兵法部勒乡里子弟。既而黄背峒盗雷再浩果勾结广西莠民为乱，一战破其巢，擒再浩戮之。以功擢知县，拣发浙江。秀水灾，奉檄往赈，遂权县事。赈务毕举，擒剧盗十数，邑大治。巡抚吴文镕待以国士，补丽水，檄治海塘。文宗即位，曾国籓应诏荐其才，送部引见，寻以父忧去官。

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尚阿督师剿粤匪，调赴军前，副都统乌兰泰深倚重，事必谘而行。忠源招旧所练乡兵五百人，使弟忠濬率以往，号“楚勇”。贼氛方炽，官兵莫撄其锋。忠源勇始至，偪贼而垒。贼轻其少，且新集，急犯之。坚壁不出，逼近始驰突，斩级数百，一军皆惊。累功赐花翎，擢同知直隶州。贼聚永安，向荣与乌兰泰不协，忠源调和，勿听，知必败，引疾回籍。

二年春，贼果突围出犯桂林。忠源闻警，增募千人，偕刘长佑兼程赴援，未至，乌兰泰伤殁於军，自是独领一军，进扼桂林城外鸕鹚洲，三战皆捷，围寻解，擢知府。贼窜全州，将趋湖南，忠源偕诸军进击。贼陷城不守，复出窜，悉载辎重舟中，期水陆并下。忠源发树塞河，截贼蓑衣渡，鏖战两昼夜，悍酋冯云山中砲死。贼弃舟夜遁，尽获其辎重。忠源先请扼东岸，未用其策，贼由东窜入湖南，陷道州。又议贼众不满万，虑日久裹胁众，分防不如合剿，远堵不如近攻。於是诸军合攻道州，贼坚壁，意在久踞。购城中内应，约期袭之。贼走蓝山、嘉禾，犯桂阳，陷郴州。

忠源谓后路进剿愈急，前路攻陷愈多，请仍申合剿之议，当事不省，贼益张，径犯长沙。忠源偕总兵和春驰援，至则贼已踞城南，窟穴民廛，攻城甚急。忠源望见天心阁地势高，贼栅其上，惊曰：“贼据此，长沙危矣！”率死士争之，贼败退。趣移垒逼贼，共汲一井，击柝相闻。忠源弟忠济自郴州尾贼至，约夹击，为伏贼所伤。

縋入城商方略，因语众曰：“官军四面集，惟河西一路空虚。贼夺民舟渡江掠食，食尽将他窜。宜重兵扼回龙塘。”巡抚张亮基韪之，而诸将逡巡莫前。时赛尚阿罢，徐广缙代之，未至，城内外巡抚三，提督二，总兵十，莫相统摄。忠源赴湘潭，请於广缙，不省。贼卒由回龙塘窜陷岳州，遂破武昌。忠源痛谋不见用，不欲东。张亮基奏留守湖南，剿平巴陵土匪，调赴浏阳剿徵义堂会匪周国虞，斩馘七百，解散万人。浏阳平，擢道员。

三年正月，授湖北按察使，张亮基署总督，兵事悉倚之。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诸匪，擒其渠刘立简、陈百斗、熊开宇等。文宗知忠源忠勇可恃，命率所部赴向荣军，寻命帮办江南军务。濒行，上疏切论军事，略曰：“粤寇之乱，用兵数年，糜饷二千万，人无固志，地罕坚城。臣出入锋镝，於今三年，谨策其大端，惟圣明裁察：一曰严军法。将不行法，是谓无将；兵不用法，是为无兵。全州以失援陷而左次相仍，道州以弃城陷而溃逃踵接；岳州设防而不能为旦夕之守，九江列舰而不能遏水陆之冲。岂有他哉？畏贼之念中之也。贼尝致死於我，而我不能致死於贼。贼之战也，驱新附於前，以故党乘其后，卻则击杀。故贼退必死而进乃生，我退必生而进则死，不待战阵，而胜负分焉已。诚欲反怯为强，莫若易宽为猛。皇上执法以驭将帅，将帅执法以驭偏裨，偏裨执法以驭兵士。避寇者诛，不援者诛，未令而退者诛。法令既严，军声自壮。此讨贼之大端也。一曰撤提镇。承平既久，宿将凋亡，提镇大臣，积资可待。位尊则意为趋避，偏裨不敢与争；权重则法难骤加，督抚不能擅决。人情当齿壮官卑之日，辄思发奋为雄，位高则进取念衰，必不能踔厉以赴时会。且军兴数载，馈饷滋艰，提镇所需，较副参悬绝。裁一提镇，养精兵二百而有馀。奚取以有限脂膏，奉此无益之提镇？诚择一深明将略者统制其间，馀则悉归休致。副将以下，量擢其才。此整军之要道也。一曰汰冗兵。选兵胆气为上，坚朴次之，技艺又次之。质实耐苦之人，令进则进，令退则退，其身听命於将而不知它。浮怯之徒，无事则趋跄观美，临阵则退缩旁徨，论功则钻刺以图美官，遇败则推诿以逃咎戾，宜汰者一也。征调频烦，或羸老备籍，坐耗资粮，或部曲散亡，惊魂甫定。当此饷糈匮绌，岂容更益虚糜，宜汰者二也。诚敕各营将领，讨部曲而严察之，气充胆壮者备攻剿，朴实坚苦者备屯防。舍此二端，尽归釐汰，此致强之急务也。一曰明赏罚。胜有赏，败有罚，亘古不变之常经也。顾胜有赏而赏非胜，则不如无赏；败有罚而罚非败，则不如无罚。无赏无罚，人犹冀赏罚之时；赏非其功，罚非其罪，则惩劝之用乖，怨讟之声作，而军事不可为矣。今战胜有功，固当赏录，左右侍从，奖叙尤多；且未尝行一失律之诛，按一纵寇之罪。胜败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胜而讳败；功过本无妨互见，主兵者辄匿过而言功。治承平天下且不可，况危乱之世哉？夫军中赏罚未可一概论。胜固当赏，或旅进取斩级以冒功，或追击贪货财而得小，则当罚；败固当罚，或迈勇先驱，后援不继，或大军已卻，一将独前，则当赏。今大帅据营将之言，营将恃左右之口。功罪之实，非采访所可知，好恶之心，因毁誉而多舛。求是非洽乎人心，难矣。自非亲历行阵，开诚布公，何以慰军士之心而振披靡之习？此风气不可不急为振拔者也。一曰戒浪战。

用兵之道，能守而后能战，能制人而后不制於人，能避贼之长而后可用吾之短。臣自广西以来，深观贼势，结营则因地筑垒，环以深壕；置阵则正兵敌前，奇兵旁袭；止则遍购徒党，伺吾虚实；行则遥壮声威，乘吾张皇。故尝以为贼止则当扼要以断其馈济，严兵以截其奔逃；贼行则当逆击以遏其锋，设伏以挠其势。乃我之围贼不严守而攻坚，追贼不截归而尾击，小有挫失，士气先颓。此兵法不可不变计者也。

一曰察地势。势者非图史所载山川一定之险也。视贼出入之途，先为之防，察贼分合之机，遥为之制；则渐车之澮，数仞之冈，苟形势在所必争，即事机不容或失。

全州蓑衣渡之战，寇焰已摧，宜速壁河东断其右臂；道州之役，寇锋已挫，宜分屯七里桥扼其东趋；长沙将解围，则宜坚壁回龙潭、土桥头，使贼不得西犯。它若道州莲花池、莲涛湾，死地六十里，而纵之使生；湘阴临资口、岳州城陵矶皆必争之区，而纵之使遁。祸机在咫尺之间，流毒遂在千里之外。此败辙之不可不深鉴者也。

一曰严约束。杀贼所以安民，安民乃可杀贼。粤寇惨虐，不可胜言，然择肥而噬，穷檐不暇搜求。或伪结民心，多偿市直。兵则攫取奸污，穷户且难幸免。故於贼且有恕词，於兵能无怨毒。且长夫估客，游荡无常，讬伪营装，恣行淫掠，乡民畏惧，莫敢谁何。应敕诸营首严防制，备册时稽。犯则军法按行，绝其芽蘖。此结民心毖后患之要图也。一曰宽胁从。粤寇徒党，丧亡实多，煨烬之馀，类多附胁。平昔会徒盗贼，宽典相蒙，监禁军流，乘时放逸，命为前导，尤所甘心。凡此法无可逭，自尔获焉必杀。至若良民驱迫，骨肉羁縻，此中进退维谷之忱，艰苦颠连之状，每一念及，辄用隐伤。宜敕各营刊示射达，临阵建免死之旗，令其倒戈以赴，曲赐保全。既可探贼情，复以携贼党。此尤好生盛德，讨贼机宜之大权也。行此八者，破格以揽奇才，便宜以畀贤帅，择良吏以固根本，严综覈以裕饷源。如此而盗贼不灭，盛治不兴，原斩臣首以谢天下。”疏入，上嘉纳之。

行至九江，闻南昌被围，方有旨促援凤阳，疏请先援江西，率兵千三百人，三昼夜驰抵南昌。巡抚张芾举王命旗牌授忠源，战守事悉听指挥。忠源火城外廛庐，斩逃者，谓章江门最受敌，自当之，日登城督战。贼穴地轰城，崩数十丈。刃毙先登贼，囊土填缺。数突门出战，夜遣死士縋下焚贼营。诏嘉奖，被珍赉。寻湖南援师至，分军扼樟树镇，遣罗泽南剿平泰和、万安、安福土匪。守南昌九十馀日，至八月，屡砲毁贼垒，沉贼船，乘风纵火，贼乃遁。诏嘉其功，加二品顶戴。贼退据九江，分扰湖北兴国，迳犯田家镇。忠源赴援，部兵二千，途阻不能遽达，先挈亲兵数十人抵田家镇。甫一日，贼舟乘风大至，道员徐丰玉等死之。忠源自劾，诏原之，降四级留任，寻擢安徽巡抚。

贼已陷黄州、汉阳，围武昌。沿江击贼，败之，武昌解严。疏请增兵万人，当淮南一路，而湖北留其兵不尽遣，仅率兵二千冒雨行。将士疲顿，忠源亦遘疾。至六安，贼已陷桐城、舒城。吏民遮留，不可，留千人守六安，舁疾抵庐州。部署未定，贼已大至。城中合援兵团勇仅三千人，忠源力疾守陴，迭挫扑城之贼。地道轰城屡圮，皆奋击却之。诏嘉忠源力保危城，躬驰战阵，赐号霍隆武巴图鲁。时陕甘总督舒兴阿兵万馀，畏葸不进。忠源弟忠濬偕刘长佑来援，驻城外五里墩，阻不得前。被围月馀，庐州知府胡元炜阴通贼，贼知城中食乏，军火将尽，攻益急。水西门圮，且战且修筑。贼突自南门缘梯入，忠源掣刀自刎。左右持之，一仆负之行，忠源奋脱。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创，投古塘死之。布政使刘裕珍，池州知府陈源兗，同知邹汉勋、胡子雝，县丞兴福、艾延辉，副将松安，参将马良、戴文渊，同时殉难。胡元炜竟降贼。忠濬募人求其尸。后八日，部卒周昌迹得之，负出，面如生。

事闻，文宗震悼，赠总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谥忠烈。同治初，江南平，追念前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湖南、江西并建专祠，湖北省城与罗泽南合祀三忠祠。忠源殁逾年，湖南有寇警，弟忠淑奉檄募勇助剿。母陈出私财助饷，并悬重赏以励众。事定，巡抚骆秉章以闻，特旨予忠源父母三代一品封典。

忠源弟三人，忠濬、忠济、忠淑，族弟忠义、忠信，皆自忠源初起即从军中。忠濬、忠义自有传。

忠济，从守长沙，城坏，堵缺口，杀登城贼数十，以勇名。三年，忠源赴湖北，以旧部千人付忠济留长沙。忠源剿贼通城，兵单不利，忠济倍道赴援，战於桂口，斩贼首陈申子於阵，又破何田俊等，焚其巢；及援南昌，两塞城缺，斩贼之先登者。

巡抚张芾疏称其精敏勇敢，军中畏服，累功擢候选知府。江西解严后，忠济回籍侍母。忠源既殁，有旨仍用忠济及忠濬率兵剿贼。忠濬方赴援庐州，从和春攻剿。忠济为骆秉章调赴蓝山、宁远剿土匪，连破贼解围，擢道员。五年，驻防岳州。胡林翼攻武昌未下，贼勾结崇阳、通城土匪，忠济遣兵复通城，遂留驻。六年春，江西贼由义宁窜至，忠济进击，连破贼垒，而悍党集数万，为所围，力战三日，营陷，死之。赠按察使衔，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忠信，少跅弛不羁，年十六，从忠源赴广西军。犯军令，忠源将斩之，众为乞免。及遇贼，骁捷敢战，常为军锋，累加擢千总。闻忠源被围庐州，从忠濬赴援。

比至，壁西门外五里墩不得进。忠信夜率壮士十馀人，潜越贼营，縋入城，告以援至。留城中，屡完城缺，縋出攻贼垒，杀贼，擢守备，赐花翎。及城陷，忠源挥之去。五年，从忠濬复庐州，功多，擢游击，赐号毅勇巴图鲁。忠濬假归，代统其众。

六年，从和春克三河、巢县，累擢副将。从秦定三规桐城，建议出奇兵夹击，连破贼营十有六，进逼城下，贼大出，迎击，进至东门外，跃马越壕擒贼将，砲丸中左腋，殒於阵。予云骑尉世职，谥忠节。忠济、忠信并附祀忠源专祠。

罗泽南，字仲岳，湖南湘乡人。诸生，讲学乡里，从游甚众。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二年，粤匪犯长沙，泽南在籍倡办团练。三年，以劳叙训导。曾国籓奉命督乡兵，檄剿平桂东土匪，擢知县。江忠源援江西，乞师於国籓，乃令泽南率以往。

所部多起书生，初临行阵，战南昌城下，争奋搏，死者数人。国籓闻之，喜曰：“湘军果可用。”及围解，剿安福土匪，以三百人破贼数千，擢同知直隶州。归湖南，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屯衡州。与国籓简军实，更营制，教练历半载。

四年六月，偕塔齐布进攻岳州，以大桥为贼所必争，坚扼不动，伺便突出击之，三战皆捷，歼贼千。闰七月，破高桥贼垒九，贼退踞城陵矶，偕塔齐布乘胜进击，连破贼营，贼遂遁走，擢知府，赐花翎。自是湘军名始播，以泽南与塔齐布并称。

转战而东，复崇阳，击走咸宁贼，再败之金牛，进驻紫坊。曾国籓会诸将於金口，议攻武昌。泽南绘图献方略，谓由紫坊出武昌有二道，请以塔齐布扼洪山，而自攻花园。贼万馀踞花园，筑坚垒，一枕大江，一濒青林湖，一跨长堤，深沟重栅，峙江东岸，与虾蟆矶对垒。列巨砲向江内外，分阻水陆两路。泽南率队直趋花园，贼凭木城发砲。士卒蛇行而进，三伏三起，已逼贼垒，分兵夺贼舟，舟贼退，营贼亦乱，三垒同下。翌日又破鲇鱼套贼营，其窜洪山者，为塔齐布所扼，贼夜弃城走。

武昌、汉阳皆复，距会议仅七日。捷闻，以道员记名，寻授浙江宁绍台道，国籓请仍留军。

贼据兴国，分陷大冶。泽南驰克兴国，塔齐布亦克武昌、大冶，乃规取田家镇。

贼以铁锁截水师，而踞半壁山为犄角，夹江而守。泽南进驻马岭坳，距半壁山三里许。贼数千突来犯，而由田镇渡江来援者近万人。泽南兵仅二千，令坚伏，度贼懈，奋击，贼大溃，后路为我军所阻，坠崖死者数千，遂夺半壁山，水师断横江铁锁，燔贼舟，克田家镇，赐号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时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总督杨霈督江北岸军，泽南偕塔齐布攻其南，曾国籓督水师循江下。霈不能军，贼复北趋，乃偕塔齐布改北渡江，复广济、黄梅。贼退踞孔陇驿、小池口，泽南约诸军会攻。渡江未半，贼来犯，军少卻，泽南伤臂，仍指挥冲突，分兵破街口贼垒，贼酋罗大纲引去。是役也，五千人破贼二万，贼乃尽撤沿江诸营，并守九江。塔齐布围攻之，泽南别剿盔山，遏湖口援贼。会水师入鄱阳湖，为贼所袭，辎重皆失。国籓驰入泽南营，而水师阻湖口不得出。

五年，湖北官军屡败，武昌复陷。泽南从国籓入南昌，赴援饶州，战於陈家山、大松林，大破贼，复弋阳。又援广信，破贼於城西乌石山，复之。连复兴安、德兴、浮梁，进剿义宁。败贼於梁口、鼇岭，复义宁，加布政使衔。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国籓，略曰：“九江逼近江宁，兼牵制武昌，故贼以全力争之。犯弋阳，援广信，从信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右；据义宁，守梅岭，从修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左。今两处平定，九江门户渐固，惟湖北通城等处群盗如毛。江西之义宁、武宁，湖南之平江、巴陵，终无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宜从武昌而下；如解武昌之围，宜从崇、通而入。为今之计，当以湖口水师、九江陆师截贼船之上下，更选劲旅扫崇、通以进武昌，由武昌以规九江。东南全局，庶有转机。”国籓据以上闻，遂命泽南移师湖北会剿，以塔齐布旧将彭三元、普承尧所部宝勇隶之，凡五千人。

九月，至通城。贼号数万，皆乌合，一战而溃。进夺桂口要隘，克崇阳，驻军羊楼峒。悍贼韦俊、石达开合党二万馀自蒲圻来犯，截击走之。胡林翼来劳师，合攻蒲圻，复其城，乘雾进克咸宁。自是武昌以南无贼踪。十一月，师抵紫坊，与林翼议进取次第。泽南屯洪山，林翼屯城南堤上，水师驻金口。贼於城外筑坚垒十三，与城埒。初战，贼二万出十字街，林翼与交绥，数卻数进。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潜抄贼垒，破十字街营，尽毁城东南诸垒。八步街口为我军通江要路，塘角为贼粮运所出，先后攻破之，焚其船厂，环西北贼垒亦尽。贼又由望山门外葺石垒二，挥军蹋平之；又迭於窑湾、塘角逐贼，歼戮数千，贼遂闭城不出。

石达开自崇阳败后，窜入江西，势复张。曾国籓檄泽南回援，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现在贼粮将尽，功在垂成，舍之非计。

其父年八十，贻书军中勖以忠义，林翼以闻，六年二月，诏特予泽南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以示旌异。三月，贼开门出扑，泽南亲督战。援贼大队继至，我军自洪山驰下，奋击追逐，直抵城下，飞砲中泽南左额，血流被面。驻马一时许，归洪山，犹危坐营外，指画战状。翌日，卒於军。文宗震悼，诏依巡抚例议恤。赐其父嘉旦头品顶戴，子兆作、兆升皆举人，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本籍、湖北、江西建立专祠，谥忠节。及江南平，穆宗追念前劳，加一云骑尉世职。

泽南所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方舆要览诸书。体用兼备，一宗程、硃，学者称罗山先生。尝论兵略，谓大学首章“知止”

数语尽之，左传“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弟子从军多成名将，最著者李续宾、李续宜、王珍、刘腾鸿、蒋益澧，皆自有传。其早死兵事名未显者，有锺近衡，少事泽南，以克己自励，日记言动，有过立起自责。泽南语刘蓉曰：“吾门为己之学，锺生其庶几乎！”从平郴、桂土匪，叙从九品。咸丰四年，粤匪由江宁上窜犯岳州，偕弟近濂各将五百人从王珍破贼於靖港，追至蒲圻羊楼峒，战失利，死之。王珍退保岳州，贼又大至，近濂亦战殁。易良幹、谢邦翰，并战死南昌城下。

邦翰死后，李续宾代领其众，所称“湘右营”者是也。诸人皆湘乡人，后并附祀泽南专祠。

论曰：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曾国籓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

朴诚勇敢之风，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受知於文宗，已大用而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惜之。忠源言兵事一疏，泽南筹援鄂一书，为大局成败所关，并列之以存龟鉴。此大将风规，不第为楚材之弁冕已。

## 列传一百九十五

李续宾丁锐义 曾国华 李续宜 王★弟开化 刘腾鸿弟腾鹤 蒋益澧

李续宾，字迪庵，湖南湘乡人。诸生，膂力过人，善骑射。罗泽南讲学里中，折节受书。咸丰初，泽南募乡勇杀贼，续宾奉父命往佐之，从平桂东土匪。三年，援江西，令将右营。泽南每战，续宾皆从。归湖南，屯衡州，复永兴。

四年夏，从泽南规岳州，湘军仅千人，战於大桥，续宾率数骑驻山冈，贼至不动，俟兵渐集，亲搏战，驰斩贼目，夺其旗，追北十馀里。次日，塔齐布至战地，服其勇，由是知名。连旬与贼战，续宾曰：“贼不得掳掠，今且尽，可乘机薄其垒。”

塔齐布从之。会风雨，奋击，连破贼垒，贼乃弃岳州而遁。论功，累擢知县。从泽南克崇阳、咸宁，规武昌，大战於花园，及破鲇鱼套贼营，功皆最。武汉复，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进攻田家镇，贼水陆数万，塔齐布阻於富池口，湘军合宝勇仅二千六百人，咸色沮，续宾手刃逃者三人，军心始固。大战於半壁山，杀贼数千，焚其巢，遂平田家镇。擢知府，赐号挚勇巴图鲁。寻授安庆知府。

於是从罗泽南、塔齐布连复广济、黄梅，破贼於翟港、孔垅，每战率为军锋。

进规九江，九江城坚，贼所聚合，攻不能下。议分兵剿湖口、梅家洲，从泽南屯盔山。十二月，水师失利，入彭蠡湖，为贼所扼。续宾愤甚，请於曾国籓，自率千人渡江攻小池口，塔齐布率二十人偕行。塔齐布与续宾皆恃勇，每合战，逼贼，席地坐，枪弹如雨，不顾，忽跃起突阵，横厉无前，习以为常。至是众寡悬绝，战竟日不能克，暮收队，而塔齐布失踪，欲再渡江入贼垒觅之，塔齐布旋自返。

五年春，粤匪由江宁大股上犯，武昌再陷。曾国籓顿兵江西，续宾偕泽南从之。

寻分赴赣东攻剿，连复弋阳、广信、德兴、义宁，记名以道员用。是年秋，回援湖北，克通城、崇阳，分兵趋羊楼峒。策贼远道赴援利速战，坚守俟之。明日贼至，相持至暮，瞰其怠，突击之，大溃。蒲圻、咸宁相继复，加盐运使衔。十一月，进攻武昌，破塘角贼垒，又败贼於窑湾，屡战皆捷，蹋平城外贼垒。六年二月，罗泽南以砲伤卒於军，军中新失帅，人情汹汹，贼复增垒抗拒。巡抚胡林翼奏以续宾代领其众，军势复振，尽铲平城外新垒，连於赛湖堤、小龟山、双凤山破城中出窜之贼。七月，石达开纠江南、江西各路贼七八万来援，城贼将应之，续宾御之鲁家港，旬日内大小二十馀战，解散胁从万馀，破贼二十馀垒，加布政使衔。贼闭城不出，乃开壕引江水灌入，为长围困之。十一月，克武昌，记名以按察使用。

渡江克黄州，连复大冶、兴国，直薄九江城下。九江贼首林启荣坚守苦战。续宾复用攻武昌法，濬长壕三十里。七年三月，壕成，湖口、安庆贼迭来援，皆击走之。六月，贼犯蕲州、黄梅，续宾渡江迎击於广济童司牌，大破之。合水师进攻小池口，毁其城。策九江贼恃湖口为犄角，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九月，令弟续宜攻梅家洲，自率师扬言往宿松，潜伏湖口后山。水师并至，分攻，贼方悉锐以拒。

续宾率士卒攀萝至山椒，破空下，贼大骇，尽歼其众。立克湖口县城，梅家洲贼亦遁，乘胜克彭泽及小姑洑。捷闻，授浙江布政使。於是贼援遂绝。八年四月，以地雷轰城百馀丈，梯而登，殄贼万馀，擒林启荣及李兴隆等磔之。九江平，加巡抚衔，赐黄马褂，许专摺奏事。

续宾既下九江，请假省亲，抵湖北，陈玉成陷麻城、黄安，移兵击走之。时续宾威望冠诸军，浙人官京师者，合疏请饬援浙江。胡林翼议大举进规安徽，诏将军都兴阿、总兵鲍超由宿松趋安庆，续宾由英山趋太湖。续宾乃留弟续宜屯武昌，自率八千人行，会起曾国籓视师，续宾复分所部千人与之，至太湖而署巡抚李孟群师溃庐州，改道赴援。八月至九月，克枫香铺、小池驿、梅心驿，复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贼望风溃走。军无留行，进规庐州。

贼於三河镇筑城，外列九垒，凭河设险，我军非得三河不能进。续宾克桐城、舒城后，各留守兵，所率临敌仅五千人。十月，分三路攻贼，九垒皆下，杀贼七千馀，我军伤亡亦逾千人。趣后军未至，而陈玉成、李世贤纠合捻匪来援，众十万，连营十馀里。诸将议退守桐城，续宾不可。夜半，部勒各营，旦日迎击，至樊家渡，天大雾，贼分队包抄，我军惊溃，副将刘祜山，参将彭友胜，游击胡廷槐、邹玉堂、杜廷光，皆战死。续宾冲荡苦战，贼集愈多，营垒皆破。或劝突围出，图再振，续宾曰：“军兴十年，皆以退走损国威。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不原从者自为计。”诸将士皆曰：“原从公死！”日暮上马，开壁击杀数百人。总兵李续焘、副将彭祥瑞越垒冲出，贼踞其垒，决河堤，断去路。续宾具衣冠望阙叩首，取所奉廷旨及批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污贼手。”跃马驰入贼阵，死之。

同知曾国华，知府何忠骏，知州王揆一，同知董容方，知县杨德訚，从九品李续蓺、张溥万，皆殉焉。道员孙守信、运同丁锐义犹守中右营，越三日营陷，同死之。是役文武官弁死者数百人，士卒数千人。

时方有旨命会办安徽军务，及死事上闻，文宗流涕，手敕曰：“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赠总督，入祀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武。赐其父一品封典，子光久、光令并赐举人，予骑都尉世职。

续宾既殁，曾国籓疏上其生平战绩，略曰：“续宾随罗泽南征剿，循循不自表异。岳州之战，所将白旗，号为无敌，田家镇以少胜众。九江之败，士卒多逃，独所部依依不去，众称其能得士心。军中人人以气节相高，独默然深藏。然忠果之色，见於眉宇。远近上下，皆信其大节不苟。臣所立湘勇营制，行之既久，各营时有变更，独续宾守法，始终不变。历年节省饷项及廉俸，不寄家自肥，概留备军中非常之需。量力济人，不忍他军饥而己军独饱。驭下极宽，而弁勇有罪，往往挥泪手刃之。至於临阵，专以救败为务。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自当其悍者。分兵则以强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随。弱者渐强，又易新营。军中每言肯携带弱兵，肯临阵救人者，前惟塔齐布，后惟续宾。三河之败，亦由分兵所致。此军民所由感泣不忘者也。”

於是特诏嘉其有古名将风，以国籓疏宣付史馆，用示褒异。洎江南平，轸念前劳，加二等轻车都尉，并为男爵，子光久袭。

丁锐义，字伯冕，长沙人。治乡团有声，咸丰四年，从胡林翼援湖北，募壮士百人，后增至千人，号义字营。战武汉，以勇闻。六年，罗泽南伤殒，贼酋古隆贤率众犯官军后路。诸将以新失帅，皆主坚守。锐义曰：“我军顿城下六阅月，求战不得。今贼来乘我，出其不意，可一鼓灭。”林翼壮之，令与唐训方、蒋益澧、孙守信等夜出掩击，大破贼於豹子海。又战葛店、华容，夺樊口贼舟，克武昌县，围黄州。会大水，退军屯青山。武汉复，擢知县。驻防蕲、黄间，屡与乡团却敌。八年，破黄泥畈、青天畈贼垒，擢同知。又破贼於南阳河、阿弥镇，擢运同。遂从李续宾进剿安徽，破石牌贼垒，连下数县。

将进攻三河，锐义谏曰：“孤军深入，留兵四城，分力之半，死伤复多，士罢将骄，贼援将集，而贪进不已，此所谓强弩之末也。使贼断绝我饷道，舒、桐、潜、太兵少，见胜则怠，见败必溃，四城将并覆。乃令退师桐城，休息待援，仅可不败耳。”续宾不听，锐义乃驰书湖北请援。续宾让之曰：“君尝以千人破贼数万，乃何怯耶！”及续宾军败，锐义率所部急救，身被数创。续宾突围战死，锐义偕孙守信坚守其壁。三日垒破，死之。锐义耳聋，喜论兵，战每孤军勇进。独三河之役主持重，而说不见用。恤赠盐运使，加太常寺卿、骑都尉世职。

孙守信，亦长沙人。由内阁供事叙从九品，官湖北，从军积功，累擢道员。未尝独将，与锐义为友，临危不去。同及於难。赠按察使，加太常寺卿、骑都尉世职。

曾国华，字温甫，国籓弟。咸丰五年，国籓兵困於江西，国华请於父，赴湖北乞师。胡林翼令刘腾鸿，吴坤修、普承尧率五千人往援，以国华领其军。攻克咸宁、蒲圻、通城、新昌、上高，以达瑞州。腾鸿战城南，国华偕承尧战城西北，屡破贼。

国籓至，乃合围，掘堑周三十里，断贼接济。会丁父忧，偕国籓奔丧去军。与李续宾姻家，招佐军事。当连克四县，军势锐甚，国华以常胜军家所忌，时与续宾深语，并书告国籓。及军败，从续宾力战死，赠道衔，予骑都尉世职，谥愍烈。

李续宜，字希庵，续宾弟。同事罗泽南。以文童从军，援江西、湖北，积功累擢同知，赐花翎。武昌、汉阳复，胡林翼疏陈续宜功多为续宾所掩，诏以知府选用。

从续宾攻九江，贼由安徽上犯蕲、黄以牵我师。咸丰七年，续宜率兵千七百人回援湖北，战於黄州坝崎山，分三路进，毁贼垒，次蕲水、黄冈界。上马家河、火石港、郴柳湾贼垒林立，倾巢出扑，续宜伏兵山下，骤起突击，贼大乱，譟，乘之，破垒四十，移屯蕲水。遇援贼於月山，诱至山角，发砲击之，溃，直捣其巢，焚屯聚数十处，破伪城五。会克小池口，以道员用，赐号伊勒达巴图鲁，由是续宜之名与其兄相颉颃。

回军江西，会攻梅家洲，克湖口。十月，贼酋韦俊率众二万复犯湖口。续宜驻蝘蚘山，分兵三路，一出马影桥，一出流澌桥，一扼劳家渡，贼来，击卻之。而贼由西洋桥、排龙口、二贤寺直趋蝘蚘山，续宜麾诸路奋击，斩获千馀。驰抵磨盘山，设伏破泰坪关援贼，贼乃遁。八年，九江既克，陈玉成由安徽窜蕲、黄，陷黄安。

续宜驰援不利，续宾继至，合击。续宜攻北门，破其垒，贼夜遁，复黄安。进至麻城，贼不战引去。续宾出师规安徽，胡林翼疏请留续宜固楚疆。洎三河师熸，续宾战殁，续宜在黄州，收辑残部，思乡者遣归，原留者归伍，差汰罪将，简用其良，申儆训练，经岁军气始复振。

九年，授荆宜施道。石达开由江西窜入湖南，众号三十万，围宝庆府城。胡林翼檄续宜率兵五千驰援，诸援军悉归统属。时援军三万馀，城被围两月。贼众，食且尽，野掠无所得，闻续宜至，攻愈急。续宜渡资江而军，与刘长佑军当贼冲，四战而围解，贼窜广西境。诏嘉续宜赴援迅速，加布政使衔。

十年，迁安徽按察使。曾国荃方围安庆，多隆阿攻桐城，续宜率万人屯青草塥，在安庆、桐城之间。陈玉成以十万众来援，续宜与多隆阿夹击於挂车河，尽破棠梨山、尊上庵、香铺街、望鹤墩贼垒，斩馘无算，追奔二十馀里，玉成走庐江。捷闻，赐二品顶戴。十一年，擢安徽巡抚，疏言：“陈玉成图解安庆之围，悉锐西窜，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为众军根本，臣宜提师回援，不能遽任皖抚之事。”比抵武昌，贼已陷黄州、德安两府五县，乃会彭玉麟水师夹攻孝感，乘夜纵火，复其城，进攻德安，穴地道克之。武昌、通城、咸宁、蒲圻诸县相继皆下，赐黄马褂。胡林翼病殁，诏授续宜湖北巡抚，驻黄州督师。捻匪犯光化、穀城、均州及枣阳、襄阳，皆击走之，调安徽巡抚。

同治元年，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时苗沛霖叛服无常，胜保袒之。诏密询续宜剿抚机宜，覆疏略谓：“苗沛霖官至道员，公犯不韪，围抚臣於寿州，陷其城，屠其众。乃复诡言求抚，此岂足信？不过假称反正，号召近县，养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诛之。宽其党羽，使为我用，彼势孤，终成擒耳。”上韪之。

续宜驻临淮，令提督成大吉、总兵萧庆衍，渡淮援颍州，破捻匪张洛行於大桥集，颍州围解。又令蒋凝学克霍丘，抚绥各圩，解散逆党。沛霖慑湘军兵威，请讨捻自赎，而胜保终欲养沛霖以自重，转嫉湘军，势不相下。会袁甲三以病请去，命续宜代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续宜旋丁母忧，夺情留军。三疏陈谢，举唐训方自代，允假百日。回籍病咯血，六次诏促起视师，不能赴，二年十一月，卒於家。

诏加恩依总督军营病故例赐恤，立功地方及原籍建专祠，谥勇毅。赐其父人蓡四两，地方官以时存问。子光英，予官直隶州知州。

续宜治军严整，与兄续宾同负重名。曾国籓尝论其昆弟为人，续宾好盖覆人过，续宜则嫉恶稍严。续宾战必身先，骁果缜密，续宜则规画大计，不校一战之利，及其成功一也。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诸生，从罗泽南学，任侠好奇。咸丰二年，粤匪犯长沙，上书县令硃孙诒，请练乡兵从泽南教练，屯马垞埔，以团防劳叙县丞。剿桂东土匪有功。广东边境匪犯兴宁，率死士百人驰击，殪贼甚多，累擢同知直隶州。

三年，罗泽南援江西，初战多死伤。珍请於曾国籓，增募三千人，将往援，会南昌围解。国籓议裁汰其军，巡抚骆秉章见所募勇可用，留二千四百人防湖南。珍精於训练，令士卒缚铁瓦习超距。自以意为阵法，进退变动，异於诸军。四年，粤匪踞岳州，珍由湘阴进攻，败贼於杉木桥，乘胜克岳州，曾国籓率水陆军并至。珍出境进剿，遇贼羊楼峒，失利，贼蹑其后，岳州复陷。珍所部死者千人，坐轻进夺职，留营效力。既而罗泽南从国籓东征，珍收集散众，留未遣，骆秉章令率五百人徇郴州。

时两广交界土匪蜂起，硃连英、胡有禄最强，各拥万人，称王号，时时扰湖南边境，珍与参将周云耀协防江华，数击走之。援道州，解其围。策贼必乘虚袭江华，日驰百馀里，先至，待贼至迎击，大破之。进捣桃州，出龙虎关，破恭城贼於栗木街，回军解宁远、蓝山围。别贼掠零陵，周云耀困於隘。珍率数十人驰进，令曰：“寇众，退且死！”据险夹击，逐北数十里，转战深入九嶷山，贼氛渐清，复原官，赐花翎。五年，土匪何贱苟勾结硃连英陷富川、江华，进犯永明。珍偕周云耀往剿，迭败之。连州匪自龙虎关来犯，势甚张，疾趋迎击，殪贼二千，擢知府。馀贼走陷灌阳，复由全州袭陷东安。珍会广西军克灌阳，驰至东安城下，环攻两月，始克之。

贼窜出，合胡有禄，将入四明山。分路抄袭，擒有禄，焚山中贼巢，馀党悉尽。时别贼何禄踞郴州，陈义和踞桂阳，分扰永兴、茶陵、耒阳，窥衡州。珍增募至千五百人，分兵守耒阳，自率千人攻桂阳，再战克之。贼聚粮於瓦蜜坪，火其屯，出奇兵攻郴州，贼遁走尚万馀，合乡团邀击於黄沙堡，追至两广墟，贼方食，纵击歼之。

乘胜破永明、江华踞贼，穷追至连州，硃连英仅以身跳免。六年春，又破贼於阳山，贼遁英德。骆秉章上其功，迭诏嘉奖，予四品封典，以道员即选。

珍专办南防凡二年，湘、粤间诸匪诛殄几尽，军士死亡亦多。请假将还，会罗泽南卒於武昌，李续宾代将其军，粤匪石达开自江西窥湖北，续宾招珍助剿。遂进屯岳州，转战崇阳、通城、通山、蒲圻，复四县，歼贼首张康忠、陈华玉等，兴国、大冶匪众亦解散。武昌寻克复，加按察使衔，以湖北道员记名简放，仍驻军岳州。

七年，调援江西，五月，抵吉安。先是官军水陆合围吉安，其攻临江者，亦掘长壕困贼。贼渠胡寿阶、何秉权率众数万来援，据水东，与城贼夹江相望。珍沿赣江而南，自三曲滩济，结营水东东南山上。贼鼓噪乘之，珍登望楼，令士卒筑垒不辍，毋许仰视，贼疑不进。俄山后一军出贼背，鼓声起，筑垒者投畚大呼驰击，左右伏起，阵斩秉权，蹙贼众於水，馀走水东。军中方具餐，珍曰：“不克水东不遑食！”挥军捣贼垒。都司易普照，勇士也，先登中砲殒，众愤，争入垒，杀贼数千，寿阶遁。珍渡江壁藤田，寿阶自宁都、沙溪挟援众来犯，珍分兵击其左，自率百人捣其右，贼崩溃，蹙之瑶岭，擒寿阶，斩馘数千。是役悍贼俘斩殆尽。闰月，援贼复自宁都出永丰。珍以千二百人迎击之，追至宁都之钓峰。贼背水以拒，既败，尽没於水。斩贼首萧复胜等，拔难民万馀；六月，再破新城贼於东山坝，斩贼首张宗相等。

时悍贼杨辅清愤屡败，纠众十万踞广昌头陂，誓决死战。珍笑曰：“贼聚此，可一鼓歼也！”勒兵大战，先驰马陷阵，众从之，贼大溃，逐北六十里，斩馘无算。

捷闻，诏嘉奖，称其以寡敌众，歼除钜憝，赐号给什兰巴图鲁。方拔乐安，进规抚、建两郡，会周凤山兵溃吉安，乞援。珍令乡团张己帜趋建昌，而潜返藤田规吉水。

杨辅清闻珍去，以七万众围乐安。珍夜入城，诱贼至城下痛歼之。辅清屯林头，珍进击，贼以马队数千突阵，令火箭射之，藤牌兵俯首砍马足。刘松山、易开俊左右合击，自率精锐贯贼阵，斩级数千，获马三百匹，俘八百人，辅清遁走。珍感疾返乐安，九月，卒於军，年仅三十有三。诏嘉奖纪律严明，身经数百战，前后杀贼十馀万，克复城池二十馀处，厥功甚伟，赠布政使衔，依二品从优议恤，予骑都尉世职。江西、湖南建专祠，谥壮武。

珍貌不逾中人，胆力沉鸷，用兵好出奇制胜，驭众严而有恩。所著有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皆出心得。刘松山为湘军后起名将，旧隶部下，后其军皆用珍法。珍既殁，所部归其弟开化及张运兰分统之。

开化，年十七从珍军中，南防剿匪功最多，累擢知县。及援江西，宁都钓峰之战，率伏兵潜袭贼营，遂大捷，无战不与。骆秉章疏陈其功，擢知府。遂令分统珍军，偕张运兰攻吉安，连战皆捷。八年，克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建昌，擢道员，加按察使衔。病归里。十年，左宗棠初出治军，开化从之，战鄱阳、乐平，皆有功。及宗棠大破李世贤於乐平，开化与刘典各当一路。是役官军不及万，破贼十万，称奇捷，加布政使衔。江西既平，从宗棠援皖南。十一年，卒於军。开化在军先后八年，勇毅亚於其兄。诏优恤，予骑都尉世职，谥贞介。

刘腾鸿，字峙衡，湖南湘乡人。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咸丰三年，夜泊湘江，遇溃卒数十辈行掠，诱至湘潭，白县令捕之，由是知名。

五年，巴陵土匪起，巡抚骆秉章令率五百人往战於毛田，擒贼渠，又败之於三林坳，散其党，遂驻岳州。从罗泽南攻通城，攀堞登城，克之。参将彭三元等战殁崇阳，泽南调腾鸿往，而石达开驱悍贼二万来扑，腾鸿与游击普承尧夹击破之。蒲圻贼垒临河，腾鸿由宝塔山截渡河贼，直抵城下，与普承尧循环攻击，克蒲圻。连下咸宁，抵武昌。腾鸿偕蒋益澧为后队，搜伏贼，歼毙甚众。论功，以从九品选用。

罗泽南爱其才，令增募五百人当前敌。腾鸿遂师事泽南，列弟子籍。攻克十字街、塘角贼垒，毁其船厂，进据小龟山。贼七八千由塘角沿湖而下，泽南自率中营出洪山西，令腾鸿出洪山东，夹击，毙贼无算，荡平贼垒。胡林翼奏腾鸿身先陷阵，七战皆在诸军前，超擢知县。六年春，贼踞赛湖以阻官军，腾鸿与战於堤上，追及长虹桥，遇伏，贼七倍我，奋击，杀贼五六百。罗泽南欲扼窑湾，贼出争，大战於小龟山，斩级六百，遂偕李续宾同驻其地。腾鸿所将号湘后营，树黑帜，贼望见辄走。

会江西军事棘，胡林翼令腾鸿率所部千人从曾国华赴援瑞州，道为贼梗，转战而前，连捷於羊楼峒、分水坳，擒斩伪总制三十馀人，克上高、新昌。七月，进攻瑞州，郡治有南北二城，中贯一河，联以长桥。先拔南城，贼酋韦昌辉自临江来援，军容甚盛。腾鸿曰：“是羊质虎皮，不久见鞟。宜乘其敝攻之。”相持旬日，贼气衰。乃从北岸渡兵抄其后，与南城兵夹击，大败之。伪指挥黄姓来援，列阵出冈，两军对峙。别贼驰截我后路，图夹攻，俟其近，发劈山砲击之，再至，皆击退，追奔三十里。石达开適自九江来，勒贼复还，筑五垒於东北。腾鸿曰：“不急破之，垒成则难制矣。”令楚军防城贼，江军进剿，自率死士三百督战。贼见兵少，先犯之，三百人植立无声，伺近乃发砲，凡冲突六次不为动，贼气沮，诸营效力猛攻，贼大败，尽平其垒。捷闻，擢直隶州知州，归江西补用，赐号冲勇巴图鲁。

自克南城后，贼萃於北城。腾鸿欲断其接济，取南城砖石筑垒造桥，贼来争，且战且筑，又於北岸石封岭筑新城以逼之。七年春，曾国籓巡视瑞州，用腾鸿议，为长壕三十里，绝贼饷道。国籓寻以丧返湖南，嘱腾鸿主南路军事。先后遏贼於马鞍岭、阴冈岭，战皆捷，於是会诸军克袁州、分宜、上高、新喻。刘长佑与贼战於罗防，不利，腾鸿往援，击败之。七月，回攻瑞州。时李续宾进兵九江，胡林翼疏调腾鸿回湖北。腾鸿以功在垂成，先分兵应之，而攻城益力，夺南门砲台，复扑东门，毁其城楼，身自督战，中枪子五，卧不能起。次日，裹创舁往，城垂克，忽中砲，洞穿左胁，移时殒。语弟腾鹤曰：“城不下，无敛我！”一军皆泣，冒砲火登城，斩杀悍贼过半，即夕克瑞州，迎腾鸿尸入城治丧。事闻，恤典加等，依道员例，予骑都尉世职，於瑞州建专祠，予其父母正四品封典。洎江南平，曾国籓追论前功，诏嘉其忠勇迈伦，加恩予谥武烈。

弟腾鹤，随军将中营。先数月，因攻城伤左臂，创甚。腾鸿命归，不可。及腾鸿殒於阵，腾鹤号泣督战，克竟厥功，遂代将其军。进援临江，复峡江。会攻吉安，当西南路，掘长壕久困之。八年秋，贼乘江涨突围出，两次皆击退，寻拔其城。率所部穷追，斩馘过半。调防九江，屯彭泽。九年二月，战牯牛岭，进攻建德风云岭贼巢，破其二垒。贼大至，被围，力战死之，年二十有八。官候选知府，诏依道员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附祀兄祠。

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少不羁，不谐於乡里，客游四方。湖南军事起，从王珍攻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复隶罗泽南部下，勇敢常先人，泽南异之，许列弟子籍。从克黄梅，擢县丞。进剿九江，连败贼於白水港、小池口。咸丰五年，进攻广信。大军驻城西乌石山，益澧屯山右。贼觑其垒未成，来攻。益澧坚壁不动，伺懈纵击，斩贼首於阵。进逼城下，诸军蚁附而登，复其城。进攻义宁，泽南潜师进鼇岭，令益澧分驻乾坑。贼来争，分数千人抄官军后。益澧曰：“今以数百人当大敌，不死战，将殒。”挥兵直薄之，当者披靡，遂会师鼇岭，乘胜复义宁，擢知县。

从泽南回援武昌。在军与李续宾论事不相下，及泽南殁，续宾代将。益澧屯鲁港，贼攻之急，请援，续宾置之。益澧大恚，凭垒死守，贼旋引去。益澧遂告归，不待报而行。嗣武汉克复，仍论前功，擢知府，赐花翎。

益澧家居，悒悒不得志，会广西匪炽，乞援於湖南，湖南宿将尽出征，骆秉章顾左右无可属者，益澧请行，乃令率千六百人赴之。七年五月，连破贼於卖珠岭、唐家市，复兴安、灵川；艇匪踞平乐二塘墟、沙子街，进破之，焚贼艇，薄平乐，克之：擢道员，赐号额哲尔克巴图鲁，加按察使衔。巡抚劳崇光疏请留於广西补用，八年，入屯桂林。时广西兵食并绌，率藉招抚驭盗，兵贼相糅，横行无忌，疆吏不能制。益澧至，乘兵威，悉按诛桀黠者，易置守军，人心始定。骆秉章奏助益澧军月饷二万，造船六十艘，募水师以益其军。省城既固，进规右江。贼踞柳州，连结洞砦，恃水师不能至。益澧具舟修仁，令军士舁舢板陆行九十里，置洛青水中，载砲而下，遇贼洛垢墟，火贼舟。次日，贼水陆并集，力战斩贼数千，进鹧鸪山，攻柳州克之，加布政使衔。偕右江道张凯嵩会剿庆远，掘长壕断贼出入，贼渡河窜，邀击败之。庆远平，以按察使记名。

九年，石达开窜湖南，前队掠全州，益澧分兵守柳州，自回援省城，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出剿恭城土匪，扼平乐。粤匪石国宗由全州、兴安窥桂林，势甚张。

学政李载熙劾益澧失机及冒饷忌功等事，诏念益澧前劳，降道员，留广西，并下疆臣察奏。会湖南遣刘长佑、萧启江率师来援，益澧与合剿，解桂林围。骆秉章、曹澍锺并为疏辨，得白。十年，贺县匪分扰昭平、平乐，益澧击走之。进破贼首陈金刚於大湾岭，焚沙田贼寨，复布政使原衔。又会广东援师破贼於竹洞岭。十一年，复授广西按察使，进驻平南。偕总兵李扬升复浔州，复布政使原官。

益澧年少戆急，曾国籓、胡林翼素不满之，而左宗棠特器重。至是宗棠规浙江，疏请以益澧为助。同治元年，调浙江布政使。自湖南增募八千人，道广东，总督劳崇光资以饷械。九月，至衢州，分兵复寿昌。贼酋李世贤屯裘家堰，按察使刘典兵先进，益澧继之，降贼李世详为内应，袭破之，悉毁贼垒。二年，克汤溪，被珍赉优叙。宗棠进屯严州，规富阳，援贼麕至，益澧渡江筑垒新桥，分三路迎击，大败之。会游击徐文秀等攻鸡笼山，益澧自督战，尽破十馀垒。八月，克富阳。自杭州至馀杭，贼营连数十里。益澧沿江下逼清波、凤山两门，据十里街、六和塔、万松岭，俯瞰城中，自驻东岳庙，贼屡出犯，皆击退。分兵会道员杨昌濬、总兵黄少春攻馀杭，败贼城下，匿不出。又破凤山门、清泰门贼垒，由钱江入西湖，夺贼舟。

平湖、乍浦、海盐皆下，海宁守贼蔡元吉、桐乡守贼何绍章先后投诚效用。三年，令绍章扼乌镇，元吉会苏师复嘉兴，贼势日蹙。二月，馒头山地雷发，坏城垣，诸军拥入，战竟日，悍贼多毙，馀夜遁，遂复杭州，馀杭亦下。诏嘉其功，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分军克德清、石门，进攻湖州。蔡元吉深入，为贼所围，益澧自往援之。转战而前，距元吉营隔一河未达。时伪幼王洪福瑱遁入湖州，悍酋黄文金众尚十馀万。七月，作浮桥通元吉营，出湖趺漾袭贼后。降贼谭侍友出太湖攻袁家汇，贼弃城走，邀击之，解散数万人。浙境肃清，晋骑都尉世职。

左宗棠追贼赴福建，益澧护理巡抚。疏陈善后事宜，筹闽饷，濬湖汊，筑海塘，捕枪匪，又覈减漕粮，酌裁关税，商农相率来归。增书院膏火，建经生讲舍，设义学，兴善堂，百废具举。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逾岁，乃回本任。

五年，擢广东巡抚，奏裁太平关税陋规四万两，斥革丁胥，改由巡抚委员徵收；五坑客匪投诚，分别安插高、广各府，另编客籍；设学额：并如议行。六年，以病乞休。寻为总督瑞麟疏劾，下闽浙总督吴棠按奏，坐任性不依例案，部议降四级，改降二级，以按察使候补，命赴左宗棠军营差委。寻授广西按察使，以病回籍。

十三年，日本窥台湾，召至京。未及任用，病卒。太常寺卿周瑞清疏陈益澧广西政绩，诏复原官，依巡抚例赐恤。浙江巡抚杨昌濬、梅启照先后疏言平浙功尤钜，诏允建祠，谥果敏。

论曰：李续宾果毅仁廉，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戡定武昌、九江，战绩为一时之冠。李续宜独以持重称，殆鉴於其兄之锐进不终而然耶？王珍、刘腾鸿皆出奇制胜，骏利无敌，惜早殒，未竟其功。蒋益澧经挫折而奋起，平浙、治浙，并著显绩，信乎能自树立。诸人并湘军之杰，不以名位论高下也。

## 列传一百九十六

塔齐布毕金科 多隆阿孙寿长 鲍超宋国永 娄云庆 谭胜达 唐仁廉 刘松山

塔齐布，字智亭，陶佳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火器营鸟枪护军擢三等侍卫。咸丰初，拣发湖南，以都司用，署抚标左营守备。以长沙守城功擢游击，署中军参将。

侍郎曾国籓在籍治乡兵，月调官兵会操。每校阅，塔齐布从侍，国籓与语，奇之，试所辖兵，特精整。为副将清德所忌，嗾提督鲍起豹将加摧辱。国籓劾罢清德，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如将来出战不力，甘与同罪”，加副将衔，兼领练军。巡抚张亮基亦特荐之，以副将用。

三年，剿平茶陵、安化土匪，赐花翎。四年，率所部进剿粤匪，至湖北通城、崇阳，贼由岳州上犯，奉檄援宁乡。未至，湘潭亦陷，贼势甚张，遂改援湘潭。长驱至高岭，猝遇贼，塔齐布手持大旗陷阵，麾军纵击，斩其酋数人，逐北数里，至城下。明日，贼大出，塔齐布伏兵山左右，贼近，砲殪百馀人，伏起夹击，僵仆枕藉，燔城外贼栅皆尽。水师会战，焚贼舟，浮尸蔽江。贼弃城走，六日而湘潭平。

时曾国籓师挫於靖港，长沙震动，赖此一战破贼，人心始定。捷闻，加总兵衔，赐号喀屯巴图鲁。诏斥鲍起豹畏葸不出战，罢之，即超擢塔齐布署提督，寻实授。初，所部辰勇与标兵私斗有衅，鲍起豹频齮龁之；至是代其位，遍赏提标兵，示无修怨意，标兵大讙。众见其由都司不三年立功骤膺专阃，莫不惊服，军气顿振。

贼自湘潭败后，退走岳州，分党陷常、澧。塔齐布驰抵新墙为援，进与罗泽南合军，会水师攻岳州，七月，克其城。贼退泊城陵矶，势犹盛，水陆夹击，屡挫之。

曾国籓亲率新募水师至，战失利。越日，贼由城陵矶舍舟登陆踞险，三路来扑，塔齐布分路迎击，匹马陷阵，士卒皆猛进，破其中路，贼复包钞；愈战愈奋，贼败走，追至擂鼓台，斩馘八百，落水者无数。迭偕罗泽南合力攻贼，旬日三捷。水师乘隙进剿，贼势始衰，岳州危而不失。闰七月，偕罗泽南、李续宾进高桥，贼出二万人抗拒。塔齐布首先冲入，诸军继之，会大雨，贼砲不燃；逾沟入垒，连破贼营十三座，歼毙及逃散者数千。水师亦分路剿杀，贼遁走，追击二百馀里，破之於羊楼峒，又破之於崇阳，克其城，咸宁亦复。曾国籓师抵金口，令罗泽南攻花园，塔齐布趋洪山。八月，武昌贼遁走，塔齐布预设伏，贼至，要击，左右夹湖无去路，歼戮溺毙八九千人，武、汉同时克复。进攻大冶，克之。

十月，与罗泽南会攻田家镇，泽南攻半壁山，塔齐布屯富池口，中隔小河，作浮桥以通两军之路。贼以万人来争，泽南率李续宾奋战，塔齐布隔港对击，浮桥成。

贼复由田家镇渡江扑富池口营垒，迎击败之。遂与水师约大举，杨岳斌、彭玉麟分队毁其横江铁锁，陆师从半壁山拥下，鏖战一昼夜，铁锁尽毁，贼舟尽焚。贼弃垒而遁，克田家镇，蕲州亦复，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

偕罗泽南渡江至莲花桥，遇伏，前队少卻，塔齐布手刃贼目，追奔五十里，遂克广济。悍酋秦日纲、陈玉成、罗大纲效力守黄梅，以数万贼布小池口、孔垅驿，而大河埔、龙头寨皆立坚垒。军抵双城驿，贼突来袭，坚持不动，旋突起凭高下击，斩其渠。贼奔大河埔，纠党返斗，连击败之，殪三千馀，进攻黄梅，肉薄而登。塔齐布被石击，流血被面，督战益力，克其城。贼麕聚孔垅驿，三面筑土城，塔齐布从西南进，累肩为梯，卓矛而跃，大破之。贼悉窜小池口，分党奔湖口，与九江之贼相犄角。曾国籓率水师抵九江，塔齐布偕罗泽南渡江会攻。诏嘉诸将转战直前，同心效力，特颁珍赉。十二月，攻九江西南门不克，骁将童添元死之。会水师为贼所袭，丧失辎重。罗泽南攻小池口，塔齐布亲率勇士二十人往督战，众寡不敌，且战且退，匹马冲突，为诸营扞蔽。有黄衣贼酋三来犯，塔齐布以套马竿圈一酋斩之，夺其马，馀贼皆靡，俟大队沿江上，始单骑渡江回营，已除夕三鼓。

五年正月，城贼出犯，斩获二百馀，又伏地雷诱贼来扑，毙之，战屡捷而城不下。三月，总督杨霈师溃，武昌复陷，塔齐布分兵遣将回援。时水师半顿鄱阳湖，半回湖北，陆师留攻九江，力甚单，贼益坚拒。六月，与曾国籓会於青山议军事，国籓谓宜移师东渡，剿湖口、东流、建德，塔齐布誓攻九江。七月，方传令薄城，遽气脱卒於军，年三十有九。事闻，文宗震悼，诏依将军例赐恤，湖南省城建专祠，谥忠武。同治三年，江南平，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

塔齐布忠勇绝伦，自擢提督，涅“忠心报国”四字於左臂。每战，匹马当先，不使士卒出己前。他军被围辄驰救。背负枪，挟弓矢，二卒持长矛、套马竿从，皆精绝，无虚发。每逼贼垒觇形势，濒危辄免，贼惊为神，而从容谦退，未尝自伐其能。在岳州，率四骑觇擂鼓台，忽有悍酋狞髯睅目，持槊来犯。健卒黄明魁矛刺酋坠马，塔齐布手刃殪之，获其旗，知为伪丞相曾天养，骁桀称最，群贼夺气，寻皆引去。先是水师毁天养坐船，已报歼毙。塔齐布不欲争功，终不上闻。军中与下卒同甘苦，尝共中夜絮语家事，念及老母，泣下。其卒也，军民皆恸。湘潭、岳州两捷，关系湘军大局。曾国籓尤痛惜焉。

毕金科，字应侯，云南临沅人。以征开化苗功，叙外委。从王国才赴湖北，破贼荆州龙会桥、天门丁司桥，累擢都司。曾国籓奇其才，令从攻九江，改隶塔齐布部下。及塔齐布殁，石达开扰江西。金科每战陷阵，骁勇为诸军冠。五年冬，破贼樟树镇，而周凤山军败，寻失之。六年，破贼章田渡，未几，饶州陷，又失之。金科愤为他部所累，募死士攻取饶州。誓曰：“今日上岸不破贼，吾不复归舟！”一鼓克其城，赐号呼尔察巴图鲁，补临沅镇都司，以游击升用。名大振而忌者众，军食不继，金科郁郁，思立奇功。江西大吏责其破景德镇始给饷。七年正月，骤往攻之，入市不见一人，率十卒搜捕，贼蜂起，伤其七，亡其三，只身纵横击刺，践血而出。贼以喷筒环攻於王家洲，殒焉。曾国籓为勒碑纪事，称其勇与塔齐布相埒。

洎江南平，疏请优恤，赠总兵衔，谥刚毅，立祠景德镇。

多隆阿，字礼堂，呼尔拉特氏，满洲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由前锋补骁骑校。

咸丰三年，从胜保剿粤匪，解怀庆围。及贼扰畿辅，僧格林沁督师，徵兵黑龙江，多隆阿率二起马队从克连镇、冯官屯，擢佐领。

五年，调援湖北，隶将军都兴阿部下。破贼黄州、新洲，从克广济。六年，克武昌、汉阳，加副都统衔，补协领，充行营翼长。进剿蕲州，败贼於曹家河，复广济，次孔垅；贼复来犯广济，击走之。时湘军围攻九江，贼於对岸小池口筑土城，环以坚垒，附近数十里内，段窑、枫树坳、独山镇等处贼垒凡数十。七年三月，都兴阿与鲍超攻小池口，令多隆阿趋段窑，甫至，贼数千来拒，一战破之，毁其垒。

扬言攻独山镇，而暗袭枫树坳，贼三路分拒，分击之。别遣队绕山南袭贼营，贼阵乱纷窜，进殪三千馀，乘胜疾趋独山镇。四鼓至，月明如昼，见贼垒浚深壕，木椿竹签环之，不易攻。以轻骑诱贼出，散队设伏，伺贼至，以劲骑冲突，又分队潜越壕纵火，贼大奔，追杀至晓，毙贼五千，生擒数百。自是贼畏其军，见旗辄走。

陈玉成率悍党踞黄梅，连营百里，官军屡挫。六月，多隆阿偕鲍超赴援，战於黄梅十里铺，分兵潜攻西路亿生寺贼垒，贼出不意，骇奔，而十里铺之贼亦大败；水师进毁童司牌贼垒，湘军自九江来援，合击，大破贼於黄蜡山，平贼垒凡百馀，逐北至宿松城下，遂克黄梅，以副都统记名。贼寻弃宿松而去，多隆阿率马队驻守。

鲍超以步队屯二郎河。九月，贼陷太湖，分路来犯，偕鲍超合击於凉亭河，破之；又合击於枫香驿，贼死抗，鏖战逾时，尽破其垒，乃遁太湖。八年春，贼由渡船口等处上犯，将缀官军，以缓九江之攻。多隆阿伺其初至，急击走之。

四月，九江克复，多隆阿从都兴阿进规安庆，石牌为要冲，贼据山阻水为坚垒，水陆重兵守之。多隆阿攻上石牌，鲍超攻下石牌，同时并下。馀垒惊窜，马步截杀及落水溺毙者六千馀人，其酋以数十骑逃入安庆；遂进军逼安庆，破城外九垒，城贼屡出战，皆击败之。会李续宾战殁三河，桐、舒、潜、太诸县皆不守。安庆围师牵动，多隆阿退保宿松。次日，贼麕至，值大雾，多隆阿驱劲骑陷阵，敢死士随之，斫杀无算。鲍超军夹击，呼声震天，贼惊溃，自相践踏，陈玉成精锐损失过半。自三河失利后，得此捷，军声复震。

是年冬，都兴阿以病离营，奏多隆阿素当前敌，请所部悉令统带。诏责成督率将士，就近听胡林翼调度。九年春，进逼太湖。诸将犹谓贼锐，宜稍避，多隆阿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贼凭城出斗，力战挫之，营垒乃就。胡林翼遣唐训方会攻，而石牌复为贼踞，攻太湖城连月不克。多隆阿谓必先取石牌而后太湖可下，乃选精锐，自茶婆岭进兵，用火攻困之。贼由潜山、安庆两路来援，分马队击卻之。

九月，复猛攻，焚其垒，歼贼酋霍天燕、石廷玉等，遂克石牌，令部将雷正绾驻守之。时湘军围安庆，陈玉成纠合捻匪纵十馀万来援，太湖当其冲。胡林翼调集诸将为备，多隆阿已授福州副都统，战略威望最著，遂令前敌诸军并受节制。岁将尽，贼分三路至，鲍超屯小池驿，蒋凝学屯龙家凉亭，多隆阿自以马步各队驻新仓，硃品隆与唐训方合军仍围太湖，初战，中贼伏，颇有伤亡。贼势专趋小池驿，鲍军为所困。多隆阿虑牵动局势，仅分队为护饷道。会金国琛等军出潜山高横岭、仰天庵，密约夹攻。

十年正月，贼移垒罗山冲、白沙畈，与城贼互应。多隆阿定计以大围包裹援贼，以伏兵横截城贼，令步队诱敌，马队骤起围击。唐训方钞其后，硃品隆扼其右，鲍超遏其前，自率马步冲突陷阵，贼大败。次日，分军三路，鲍超等东出小池驿，硃品隆等西趋罗山冲，多隆阿自居中路，见贼屯袤广二十馀里，陈玉成踞罗山冲，尤为悍贼所聚，列队进攻，为贼阵所压，遂督中西两路效力攻山，奋呼直上，贼始败窜。鲍超亦由小池驿连破四路之贼，合队追奔，同攻贼垒，乘风纵火，贼栅、贼馆顷刻延烧，大小营垒百馀，一律平毁。金国琛等沿山兜击，贼前后受敌，夺路狂窜，连夜追剿，擒斩无算。城贼闻败，宵遁，伏兵四起，截杀未逸者，尽数歼之，即日克复太湖，乘胜追贼至潜山城下，亦克之。是役时称奇捷，推多隆阿首功，诏加头品顶戴。贼既败，回踞桐城，增垒为固。七月，多隆阿率军进逼城西，昼夜环攻，其西北山冈曰毛狗洞，贼垒最据形势，攻下之。俯瞰全城，掘隧道轰之，未克。陈玉成复纠捻匪自舒城来援，十月，於挂车河隔河而阵，连战败之。复与李续宜约期合攻，裹贼於中，战酣，以马队钞击，贼大败，歼殪近万，解散胁从万馀，贼弃垒夜遁，赐黄马褂。

陈玉成屡为多隆阿所挫，知不敌，乃谋犯湖北。是年冬，又纠众绕英、霍，陷蕲水，掠黄州、德安。十一年春，折回趋安庆，经挂车河，耀兵而过。多隆阿曰：“此示假道，不欲战也。”设伏山隘，令贼过呼噪勿击，而以轻骑蹑之，斩馘甚众。

玉成入安庆，筑垒集贤关，多隆阿进驻高路埔。桐城、庐江诸贼二万馀，将与玉成联合。多隆阿分五路进击，迭败之於练潭、横山堡、金神墩、新安渡，馀贼遁回桐城。未几，悍贼黄文金纠众二万馀踞天林庄，击走之。陈玉成留悍党守集贤关，自率马步五六千窜马踏石，欲与桐城诸贼会合。多隆阿要击於河岸，卻之。四月，玉成复率诸酋合粤、捻三万馀人图上犯，以解安庆之围。多隆阿分路设伏，扼之於挂车河，左右往来冲击，伏发，四面夹攻，歼毙八九千，追剿，五战皆捷。贼仍退桐城，安庆之援遂绝。

官文、胡林翼疏陈多隆阿朴诚忠勇，智略冠军，为众所悦服，於是奉帮办军务之命。八月，安庆克复，急令穆图善攻桐城，即日克之。数日中连克宿松、黄梅，而舒城贼亦弃城走庐州，予云骑尉世职。擢正红旗蒙古都统，又擢荆州将军。进规庐州，同治元年春，连破贼，绝其运道，贼党相率投诚，散遣千馀人。四月，大破援贼，陈玉成战败不敢入城，窜走，遂克庐州。令穆图善、雷正绾追玉成，玉成奔寿州，为练总苗沛霖擒献胜保营，诛之。捷闻，优诏褒嘉，加予骑都尉世职。

寻命督办陕西军务，率所部西征。时粤匪陈得才合捻匪姜台凌、张洛行众二十万，三路窥陕。多隆阿令雷正绾、陶茂林率三千人前驱，大军继之，七月，抵商南。

陈得才蹑后路，图截饷道，乃率穆图善回军掩击，大破贼於荆子关。贼夜遁，令马队追贼，步队休息，自携数十人入商南，姜台凌大队突薄城下。调卫队四营犹未至，阳示镇静，设伏城外，亲率百馀人开城冲出，伏兵齐应，贼不知众寡，仓皇退窜。

次日，复出城诱战，正与相持，总兵硃希广率四营由间道来援，连日力战，擒斩二千馀，贼乃西窜，檄温德勒克西马队要截，王万年步队蹑追。金顺守荆子关，陶茂林遏武关，自率亲军於捉马沟筑垒，贼夜来袭，俟其近，排枪砲击之，穆图善自外夹攻，毙贼无算。至晓，见贼蚁聚，亘数十里，令降俘指认贼旗居中之红边白旗为姜台凌，先集攻之。战方酣，自率穆图善从山侧绕击，贼败如山倒，斫杀万计，追至三角池，截其尾队。姜台凌仅以身免，张洛行闻风亦遁。诏嘉其旬日内剿除巨寇，颁赐黄马褂及江绸刀，以示优异。

时胜保入陕督师，移多隆阿赴南阳防剿，连败贼於樊城、唐县。寻复命赴陕。

十一月，入潼关。胜保以罪逮，诏授多隆阿钦差大臣，督办军务。

回匪方炽，遍扰东西北三路，陕南则为粤、捻、川匪所出没。多隆阿令雷正绾任西路，自剿东路，克韩村、背坡诸贼营，同州解围。二年春，督军并攻王阁村、羌白镇，破之。回匪自倡乱，至是始被痛创，遂进攻仓头镇。多隆阿积劳致病，将士亦多染疫，遣将分攻庞谷、雷化、乔千、孝义诸镇，皆克，惟仓头为老巢，负嵎未下。四月，移营进逼，挥军纵击，破其土城，贼大奔，追杀无算，东路肃清。令曹克忠一军赴西安护运道，自率穆图善等攻高陵，分路夹击，八月，克之，扫荡附近贼巢。

关辅略定，而汉南诸贼纷扰。川匪蓝朝柱近踞盩厔，三年春，亲督兵力攻，城小而固，多隆阿愤甚，临高指挥督战，城已垂破，忽中枪，伤头目，将士攻城益力，旋克之。事闻，温诏慰劳，赐上方药，遣其子驰驿省视。寻命督办陕、甘两省军务。

四月，创甚，卒於军。赠太子太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入祀京师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勇。未几，江宁复，加一云骑尉，并为一等男爵。子双全袭，官头等侍卫。

孙寿长，光绪中，官正黄旗满洲副都统，统奉天仁字军，因事革职。二十六年，俄兵入边，寿长力请战，召回京，未行，为俄人所执，不屈死。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咸丰初，以行伍从提督向荣广西剿匪，寻入湖南协标。四年，曾国籓治水师，调充哨长。勇锐过人，每以单舸冲贼队，当者辟易。

从克岳州、武昌、汉阳，破贼田家镇、武穴，积功擢守备，赐花翎。五年，武昌复陷，赴援，胡林翼拔充营官。击贼於汉阳小河口、鲇鱼套，屯沌口，破宗关贼垒，擢都司。会金口陆军溃，贼聚攻胡林翼於高庙。超飞棹往救，力战卻之。德安、应城之贼复由涢口来犯，火其舟，拔林翼於重围。进捣贼营，右肋中砲，裹创而战，复金口。论功最，擢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

六年，林翼疏荐超勇敢冠军，晓暢兵略，以水师总兵记名。夏，会攻汉阳，扼沙口，断贼往来，江面肃清，擢参将。武昌既复，林翼令赴长沙募勇三千，创立霆字五营，改领陆军。七年，补陕西宜君营参将。攻小池口，破贼於孔垅，援黄梅。

时总兵王国才战殁濯港，贼甚张。众议水陆暂扼守，超不可，主速战，多隆阿赞之，以骑兵助攻亿生寺贼垒。战一日夜，伤左膝右臂，不退，遂破黄蜡山贼巢，生擒贼渠，斩馘五千有奇。擢副将，加总兵衔。乘胜焚黄梅后山，进屯宿松二郎河，平凉亭、祝家塝贼垒。陈玉成拥众数万踞枫香驿，连破之，夺其十三垒。八年，援麻城，克黄安，偕多隆阿进规太湖。超攻北门，烧贼火药库，破雷公埠、石牌贼营，斩馘万馀，授湖南绥靖镇总兵。进攻安庆省城，而三河军败，陈玉成纠捻众上犯，都兴阿令超退守二郎河，遏贼冲。超偕多隆阿大破贼於宿松东北花凉亭，斩伪成天侯韦广新以下渠目三百馀，歼贼八千，散胁从数万。捷闻，优叙。

九年，会诸军围太湖，陈玉成纠众十馀万来援。多隆阿总统诸军，撤围分屯，备大战。超壁小池驿，十二月，贼至，压超军而垒，凡百馀座。超破其十馀垒，贼悉锐更番环逼，昼夜力御，棚帐皆为砲裂，士卒伤痍，粮道将断，超志气弥奋，相持二十馀日。十年正月，援军自潜山天堂出，诸军乃约期夹击。超空壁而出，贼围之数重，为方阵拒战，四路贼皆破。合诸军尽焚贼垒，斩馘无算，遂克太湖。官文等奏捷，谓：“非超勇鸷坚强，以二千人独御前敌，血战兼旬，则援应各师，必有缓不济急之势。”诏加提督衔。超与多隆阿不相下，为胡林翼故，勉屈听节制。临危，多隆阿复不力救，虽成功，颇觖望，林翼慰解之，遂乞假省亲去军。

曾国籓方规皖南，奏令超增募万人以从，未至，悍贼黄文金由浙入赣，李秀成亦由芜湖上犯，取包围远势。诏促超赴军，而宁国陷，褫勇号，责图克复。贼已直犯祁门大营，国籓兵单，誓死守。超至休宁，闻警，日驰百馀里，连战皆捷，驱贼出岭，国籓亦不意超军遽至也。诏嘉其神速，赐号博通额巴图鲁。进援江西景德镇，与左宗棠会剿，因雨迟至。宗棠假霆军旗帜，贼见之卻走。复回踞洋塘、谢家滩。

十一年正月，超至，大战破之。黄文金负创遁，追败之黄麦铺，复建德。曾国籓奏请以超军为江、皖游击之师。陈玉成与安庆城贼夹攻官军，颇为所困。超渡江援之，大破贼於赤冈岭，生擒悍党刘瑲琳。既而李秀成犯江西，连陷二十馀城。超破之於樟树镇，斩馘万馀，被珍赉。又进解抚州围。调援江北，至南昌，闻安庆已克复，回军战於贵溪、双港、湖坊河口，大破贼，遂克铅山，解广信围，李秀成遁走。命遇提督缺出侭先题奏。规取青阳，败援贼，尽毁城外贼垒。

同治元年，诏推恩诸将，嘉超屡著战功，赐黄马褂，授浙江提督。时贼聚皖南，东连苏、浙，西濒江，上自建德、东流，下至铜陵、芜湖。超东西策应，解铜陵围，克青阳、石埭、太平、泾县，大破杨辅清於宁国，复其城，予云骑尉世职。贼首洪容海、张遇春先后投诚，受降，编其众为启化营、春字营，从战皆有功。是年冬，丁母忧，请终制，诏夺情留军。二年，战泾县。贼设伏来诱，超亦潜伏山坳以伺，断贼后路，夹击，大破之，遂克西河，湾沚。黄文金窜鄱阳，方欲赴援，李秀成又陷江浦、浦口，超驰救，破贼青溪镇，连克巢县、含山，和州、江浦、浦口，北岸肃清；遂会水师克九洑洲，而青阳又被围，驰至，贼遁，追破之於曹塘，进攻东坝贼巢，克之。贼酋先后率众降者数万，建平、溧水皆复。曾国籓奏以东坝为重隘，令超驻守，以备游击。

三年春，克句容、金坛。时苏、浙败贼聚於江西，命超驰援，破贼於丰城。会江宁克复，论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七月，破许湾贼巢，连克崇仁、宜黄、东乡、奎谿、南丰。贼酋陈炳文以六万人降，受之。追贼赣南，解宁都围，歼贼万计，赐双眼花翎。贼酋汪海洋遣党诈降，整军以待，骤击之，溃，入瑞金，城下尸积为阜，城贼亦遁，追至福建境。洪秀全幼子福瑱为赣军所擒，诏锡封超一等子爵。

先是，超请回籍葬亲，赐银五百两，命俟江、皖肃清后予假。是年冬，申前请，允之，复命假满率旧部出关援新疆。所部多南人，畏远征，疆臣多以为言，请留剿粤匪馀孽，曾国籓亦请先留甘肃内地。超已令部将宋国永率八千人先发，四年春，至湖北金口，军溃。诏急起超於家，免其出关，改赴福建，命沿途招抚溃勇。溃勇多降众，仍由江西趋粤与匪合，超由赣州进剿。时粤匪馀党聚踞嘉应州，汪海洋已为闽军所歼，贼中推谭体元为首。十二月，战於平成铺，贼踞岭而阵。超合闽、粤诸军大破之，追至城下，宵遁。预设伏於黄沙障及北溪、白沙坝，五路兜击，谭体元中枪坠崖死，诸酋擒斩无漏网者，获叛勇欧阳辉、黄矮子等磔之。粤匪荡平，加一云骑尉世职。五年，仍授浙江提督，命移师剿捻，追逐於湖北、河南、陕西界上，贼望风辄走。疆臣争欲得其兵为助，以西安戒严，诏饬赴陕。

六年正月，抵樊城，闻捻匪至，与淮军将刘铭传约期於安陆永隆河夹击。铭传先至，为贼所败，夷伤颇重。超至，击贼背，大破之。任柱、赖文光遁走，俘其妻孥，夺回所失军装。超久为名将，铭传后起与之埒。是役超自以转败为胜有功，而铭传咎其后至，李鸿章右铭传，超大愤，称病。迭诏慰勉，曾国籓及鸿章驰书相继。

超终乞罢去军，所部三十营，令部将宋国永、唐仁廉分领。诏娄云庆代将，皆虑其军难制，遣散过半焉。

超既归，屡敕问病状。十三年，召来京，因病未复，仍续假。光绪六年，起授湖南提督，募军驻乐亭防俄罗斯，事定回任。八年，复以病请解职。十一年，法越战起，命率师驻云南马白关外。和议成，撤防回籍。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赐银三千两治丧，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壮。子祖龄袭爵，官浙江金衢严道。

超治军信赏必罚，不事苛细，得士卒死力。进战，疾如风雨，贼望而披靡，弃械跪马前，即不杀，以此服其威信。所部多骁将，宋国永、娄云庆最为所倚。谭胜达、唐仁廉亦并至专阃。

国永，四川人。由军功补千总。初从鲍超隶水师，以战金口功，擢守备。破贼童司牌、黄蜡山，克麻城、黄安，累擢参将。霆军初立，为营官。咸丰十年，曾国籓调霆军赴皖南。鲍超方假归，国永暂统其军。及超至，从攻休宁，分兵复黟县，连破贼於羊栈岭、卢村、洋塘、黄麦铺，功皆最，超擢以总兵记名。十一年，补广西梧州协副将。从援江西，破贼樟树镇，加提督衔。克铅山，解抚州、广信围，以提督记名。同治元年，克青阳、宁国，授直隶宣化镇总兵。时杨辅清仍踞宁国附近图返攻，国永屯老祖山，迭破来犯之贼。二年，进克西河、湾沚，赐黄马褂。

三年，江南平，鲍超回籍，国永与娄云庆分领其军，调赴福建，未行。四年，鲍超将赴新疆，国永率所部由江西先发，军中索饷鼓噪，抚定之。道经湖北，复譁溃於金口。坐不能约束，褫职留营。从克嘉应州，复原官。从剿捻匪，自永隆河破贼后，鲍超乞病，军中事一倚国永。及超去军，国永先请散遣己所部众，馀付娄云庆统之。八年，授云南鹤丽镇总兵。李鸿章疏陈国永战绩，称为胆识兼优、不可多得之才。留於两江委用，驻防镇江。光绪初，调赴福建。四年，卒，诏念前功，允祀四川、湖北霆军昭忠祠。

云庆，湖南长沙人。初入水师，累功至都司，寻充霆军营官。咸丰十年，小池驿之战，功最，擢参将。从战皖南，会鲍超赴援江西，留云庆率四营扼渔亭。贼闻大军远出，突来犯，击走之。追至岩勍，毙贼酋黄世瑚等，复击败上溪口贼。十一年，会克休宁。既而攻徽州，诸军失利，云庆仍挫贼，全军而退。寻会张运兰战卢村，遂克徽州，以总兵记名。从鲍超转战江西，数破贼，功最，授直隶正定镇总兵。

同治元年，从克青阳，乘胜攻石埭，云庆率士卒负板薄城，蚁附而登，克之。时霆军威名益著，营队日增。曾国籓令云庆与宋国永为其军分统，克宁国，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三年，分兵克金坛。及江宁既下，调援江西。既而鲍超奉命西征，分兵令宋国永赴陕甘，云庆率万人援福建。国永军再譁溃，云庆军不远役，又得饷，未为摇动。寻从鲍超灭贼於嘉应，始赴正定镇本任。六年，鲍超病归，众虑霆军难制，曾国籓荐云庆才能应变，诏饬接统。遂裁撤全军，改募五千人，号曰霆峻营，驻防湖北。明年，捻平，云庆请归养。光绪初，复起授正定镇总兵。十七年，擢湖南提督。三十年，以老乞归，卒於家。

胜达，湖南长沙人。咸丰中，投效霆军，无役不从。石牌、羊栈岭、洋塘、赤冈岭诸战，功皆最，累擢至副将。从战双港，克铅山，赐号协勇巴图鲁。同治元年，赴援铜陵，战横塘，斩贼酋於阵。进攻城外贼垒，胜达偕唐仁廉冒砲烟逾壕，夺其一垒，馀垒皆下。贼夜遁，复铜陵，以总兵记名。又战於寒亭，胜达横冲贼队截为四，不能成伍，大破之，复宁国，加提督衔。二年，分兵解泾县围，连夺西河、湾沚要隘，诏遇总兵缺先行简放。三年，克句容，以提督记名。鲍超以东坝为重隘，令胜达守之。贼至，蔽山谷。胜达陷阵，刺杀其酋，贼大溃。践尸追击，歼毙数千。

寻赴援江西，克新城，解宁都围。四年，霆军以索饷殴伤粮道段起，胜达坐褫职，寻复之。及嘉应殄灭粤匪，赐黄马褂，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八年，始赴任，练军捕盗，濬河修堤，颇著劳勚。光绪元年，卒於官，赐恤，谥勇悫。

唐仁廉，湖南东安人。初隶杨岳斌部下。粤匪韦志俊以池州降，仁廉从彭玉麟往受之。贼党忽变，仁廉手刃其悍者数人，岳斌嘉其勇，令选降众立仁字营。咸丰十年，改隶霆军。从战太平、石埭间，擢守备。克黟县、建德，擢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破安庆援贼於赤冈岭，战丰城，克铅山，累擢副将。同治元年，克青阳，以总兵记名。三年，克金坛，以提督记名。四年，战嘉应，粤匪荡平，赐黄马褂。

五年，从剿捻匪，率马队逐贼於鄂、豫之交。六年，大破贼於永隆河，连败之於锺祥池河、枣阳平林店。鲍超解军事，仁廉分统其众，从李鸿章剿匪。东捻平，论功，遇提督侭先简放。西捻张总愚犯畿辅，仁廉追贼於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之间，连败之濬县大伾山、海丰郝家寨、商河李家坊。又偕郭松林合击於沙河，总愚中枪遁，再败之於高唐卢寨。西捻平，以一等军功议叙。九年，从李鸿章援陕西，平北山土匪。寻调防畿辅，驻青县马厂。十三年，授通永镇总兵。光绪十年，擢广东水师提督。二十年，皇太后万寿恩，诏加尚书衔。日本犯辽东，时以唐仁廉为霆军旧将，召至京。仁廉奋发陈方略，请募二十营当前敌，允之。及成军出关，和议旋定，遂还。二十一年，卒，赐恤。

刘松山，字寿卿，湖南湘乡人。初应募入湘营，隶王珍部下，从平永州、郴、株诸匪，以功擢千总。咸丰七年，克崇阳、通山，擢守备，始领一营。从援江西，克广昌、乐安，擢都司。王珍卒，张运兰分领其军。松山从战克建昌，擢游击。贼由福建回窜江西，陷安仁。松山从破贼於青山铺，进攻安仁，攀堞先登，克之，擢参将。会剿广东连州踞贼，擒其酋，折回江西。

九年，转战至徽州，屯祁门。贼自卢村来犯，突击败之。会诸军克景德镇，追至浮梁，争渡桥，贼返斗，城贼出助。松山据桥血战，军赖以全，遂克浮梁，擢副将。十年，追叙连州功，加总兵衔，赐号志勇巴图鲁。十一年，克建德、黟县，进攻徽州，贼夜劫营，诸营皆溃，松山列队月下不少动，贼不敢逼。遮诸将曰：“我第四旗刘松山也！”戒勿奔，众始定。曾国籓自是待之以国士。贼再入黟县，再克之。毁樟岭、卢村贼垒，贼弃徽州遁，进克休宁，以总兵记名。杨辅清复纠党围徽州，松山四战皆捷。援军至，会击於岩市，贼引去。同治元年，克旌德。张运兰以病归，松山与总兵易开俊分领其众。守宁国，大疫，士卒多病，松山加意抚循，力疾战守。二年，援泾县，破贼於金村、李村，而贼乘虚袭宁国，松山驰还，设伏敬亭山，伺贼至，分三路鼓噪而进，伏起夹击，伏尸塞途，蹙馀贼水滨多死。三年，大军克江宁，松山收降溃贼四千人。皖境肃清，署皖南镇总兵。

四年，授甘肃肃州镇总兵，仍调皖南镇。曾国籓督师剿捻匪，奏以松山独统湘军从征，屯临淮。时湘将久役思归，又不习北方水土，皆不原从。惟松山投袂而起，立率所部渡江。有譁饷者，诛数人而定。五年，败捻首张总愚、牛洛红於湖团，又败之於徐州西，追剿入河南。张总愚踞西华，牛洛红踞上蔡，设伏万金寨，图钞袭官军。松山与总兵李祥和击破之，进攻双庙，大破之，又败之郾城、南阳、新野。

总愚挟众窜陕西，自此与任柱等分，不复合，号为西捻。

时议遣援剿之师，因陕境残破，诸将皆观望。惟松山毅然自任，率师西行，曾国籓尤重之。六年，擢广东陆路提督。张总愚与回匪合，踞郿县，进击走之。转战扶风、岐山间，於泾阳要击窜贼，歼毙数千。追至富平，破其垒，而陕军战灞桥失利，贼犯同州、朝邑。松山疾趋，及贼於晋成堡、姜彦村，张两翼击之，贼败走。

追至许家庄，复返斗，血战四时，大破之，同、朝围解，被珍赉。贼势犹张，渡渭犯西安，松山会战於城南，斩馘数千，解散万人。六月，左宗棠莅陕督师，张总愚复结回匪窥同州、朝邑，分党踞流曲镇、王寮镇以阻师。松山连拔二镇，绕北山趋朝邑，截贼前。贼走高陵，复渡泾而东，松山据泾，濬壕筑墙而守。贼铤走入北山，陷绥德州。十一月，松山偕郭宝昌击败之。

贼弃绥德城，践冰渡河，入山西，陷吉州、乡宁。松山偕郭宝昌追剿，克二城，解河津、稷山之围，又追败之洪洞。贼由垣曲入河南境，七年正月，迳犯畿辅。松山间道逾太行，冒雪日行百数十里，先诸军抵保定，特诏嘉奖，优叙。败贼於献县商家林，又败之深州、博野。偕郭宝昌、张曜、宋庆合击於深泽，大破之，贼渡滹沱南窜。畿辅解严，晋号达桑阿巴图鲁。迭追击於河南延津、封丘，山东海丰，直隶长垣、庆云、沧州、吴桥，大小数十战，与淮、楚诸军长围困贼，六月，张总愚赴水死。捻匪平，赐黄马褂，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从左宗棠还陕剿回。

松山在军十馀年，仅因募勇一归里，聘妇二十年未娶；至是妇家待於洛阳，成礼旬日即行。冬，抵陕，议先平土匪，乃可专力剿回。次绥德，分军攻怀远大理川回巢。自督攻小理川、店子寺、周家嶮，悉拔之。破定边回酋马万得、马棘子众数万。八年，部卒合会匪叛，踞绥德，松山驰捕首逆百馀人而定，自请重处，革职留任。进剿西北路诸堡，收降董福祥等众凡十七万人，榆、延、绥、鄜四郡皆肃清。

秋，度陇规灵州，破李旺堡、黑城子回寨数百，克灵州，开复处分。败匪乞抚，察其诈，击之，平大小堡寨数十。进攻金积堡。堡酋马化隆悍狡为诸回之最，党众粮足，负嵎已久，官军屡为所挫。松山先筹粮运，败其党援，大举稳进。西宁、河州、临洮、靖远诸回皆震其威，不敢来救，先平堡北诸庄寨。九年正月，贼在秦渠南，踞石家庄及马五、马七、马八诸寨，负嵎抗拒。松山先破石家庄，督攻马五寨，破其援贼，毁外卡，纵火焚寨门。垂克，砲中左乳，坠马，诸将来视，叱令整队速攻，毋乱行列，遂破马五寨。松山创甚，顾诸将曰：“我受国恩未报，即死，毋遽归我尸，当为厉鬼杀贼。”遂卒，年三十有八。

事闻，诏嘉其谋勇兼优，无愧名将，赠太子少保，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入祀京师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壮。松山既殁，兄子锦棠代领其众，留其柩未归以系军心。次年，克金积堡，特诏赐祭一坛。十二年，甘回悉平，追论前功，加一等轻车都尉，并世职为二等子爵。嗣子鼒袭，官至山西按察使。

论曰：曾国籓湘军初起，赖塔齐布为助，及规江宁，清江、皖后路，则鲍超之力为多。胡林翼由鄂规皖，悉倚多隆阿、鲍超二人。塔齐布不幸早殁。多隆阿才略冠时，朝廷倚以剿回，中道而殒，未竟其用。鲍超攻战无敌，动招众忌，功成身退，亦以保全之。刘松山后起，忠诚独著，左宗棠平捻、平回，胥资其力；使获永年，其建树未可量也。

## 列传一百九十七

彭玉麟 杨岳斌王明山 孙昌凯 杨明海 谢濬畬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父鸣九，官安徽合肥梁园巡检。玉麟年十六，父卒，族人夺其田产，避居郡城，为协标书识以养母。知府高人鉴见其文，奇之，招入署读书，为附生。新宁匪乱，从协标剿捕。叙功，大吏误以为武生，拔补临武营外委，不就。至耒阳，佐当商理事。粤匪至，罄所有资助县令募勇筹防。贼知有备，不来攻，城获全。玉麟不原叙功，但乞偿所假钱，以是知名。

咸丰三年，曾国籓治水师，成十营，辟领一营。其九营多武员，白事悉倚玉麟，隐主全军，草创规制多所赞画。四年，初出师规岳州，不利，退长沙。玉麟偕杨岳斌援湘潭，会塔齐布陆师夹攻，贼舟连樯十里，分三队合击，同时纵火焚其辎重皆尽。贼弃城走，复湘潭，叙功以知县选用。六月，再进岳州，贼据南津以拒。玉麟伏君山，岳斌伏雷公湖，遣小舟挑战，贼舟争出，两翼钞之，毁百馀艘，贼来，迭败之。进攻擂鼓台，贼舟多於官军十倍。玉麟偕岳斌各乘舢板冒砲烟冲入，烧其坐船，贼还救，阵乱，大破之，玉麟伤指，血染襟袖，军中推二人勇略为冠。既而总兵陈辉龙至，率新军出战，军容甚盛，玉麟偕诸营从观战，拕罟胶浅，为贼所乘，急往救，水急风利，陷贼屯中，遂大败。辉龙等战殁，玉麟单舸退，自是水师专任彭、杨。

时陆军累捷，贼退走，水师并进。八月，屯沌口，规武昌。玉麟与诸军议，请渡江先破城外贼屯。贼自塘角至青山，缘岸列砲，丸发如雨。将士皆露立舢板，棹船徐进，无一俯侧避砲者。贼望见夺气，沿江贼屯尽溃，悉烧屯垒及其舟。武昌、汉阳同日皆复，论功擢同知。群贼麕聚田家镇，夹江为五屯，依半壁山，连舟断江，缆以铁索，布竹木为大筏，施大砲。筏外护以舟，后列辎重，望之如大城。武昌既克，水师欲下攻，而为蕲州江岸贼所挠。玉麟掠江直下，十月，进逼田家镇。与杨岳斌议分四队，约陆师同时合击。头队皆小船，具炉备椎斧，融炭以待。顺流急趋，至筏下，断锁缆得隙，挤而过，后者从之。大呼曰：“铁锁开矣！”贼惊噪，争走相践堕水。玉麟率二队顺流而下，岳斌率三队乘风而上，风起火烈，烧毁贼舟四千馀艘，夺获五百馀艘。玉麟虑军士互争，尽焚之。捷入，以知府记名。诏采其战法颁下江南北诸水军。遂会诸军进攻九江，连破贼於小池口、湖口。贼於九江夜袭水师大营，帅舟被燔，曾国籓移驻陆军。玉麟部将萧捷三追贼入鄱阳湖，贼断湖口。玉麟往救不利，乃还新堤筹济师。

五年，武、汉复陷，玉麟更募士造船，立新军，合三千人，与杨岳斌分统之。

胡林翼约同攻汉口，玉麟自金口进，败贼鲇鱼套；北岸陆军为贼所挫，玉麟率众登岸截击，破之，攻塘角，焚贼船二百馀：授浙江金华知府。七月，自沌口进拔蔡店，及南北两岸石城。五显庙者，贼坚巢也。阻湖而屯，玉麟攻之不下，曰：“已入虎穴，非血战不能成功。”张两翼急桨而进，冲贼船尾，摧其卡，夺其船。复督队径越贼船，循两岸包钞。出襄河口，断铁锁浮桥，毁北岸火药库，仍入襄河。乘夜扑汉阳，擒贼酋萧朝富、吴会元。麾军攻拔五显庙，毁晴川阁木城，又破之叶家洲，烧贼船二百馀。初由沙口移军沌口，过经贼垒，砲如雨下，所乘船桅折覆水。玉麟援横枚漂江中流，杨岳斌舟掠过，掉舢板拯之还。胡林翼疏陈称其忠勇冠军，胆识沉毅，诏以道员记名。

时曾国籓在江西，水军频挫，迭召往助。玉麟乞假回长沙，急赴之。袁、瑞两郡并陷贼，水陆道绝，易衣装为贾客，徒步数百里达南昌。重整内湖水师为十营，船六百艘。六年，擢广东惠潮嘉道。败贼樟树镇，又连破之於临江吴城、涂家埠，克南康。七年，国籓还籍治父丧，玉麟与杨岳斌同领其军。其秋，武、汉再克，水陆并下，围九江。玉麟约岳斌夹攻湖口，贼扼石钟山、梅家洲，力遏内湖军不得出。

玉麟分军为三以进，贼穴山腹置巨砲，直船冲，舢板先出，前锋中砲，后船继进，伤十馀艘。玉麟愤曰：“此险不破，万不令将士独死，亦不使怯者独生！”鼓棹急赴，贼砲忽裂，船衔尾下，与外江水师合，欢声雷动。陆军由城背山下应之，贼大奔，乘胜夺小孤山，加按察使衔。八年，连破枞阳、大通、铜陵、峡口贼屯，合围九江，克之，晋布政使衔。杨岳斌进军黄石矶，自九江至武昌，置十二屯。

十年，玉麟移营与合屯。贼复上犯彭泽、湖口，分兵赴援，克都昌。十一年，授广东按察使。贼犯蕲、黄、德安，玉麟会陆军克孝感、天门、应城、黄州、德安，擢安徽巡抚。命帮办袁甲三军务，颍、寿各军悉归调遣，累疏固辞，谓：“久居战舰，草衣短笠，日与水勇、舵工驰逐於巨风恶浪之中。一旦身膺疆寄，进退百僚，问钱穀不知，问刑名不知，勉强负荷，贻误国家。”又谓：“从军八年，专带水师，弃舟而陆，无一旅一将供其指挥，仓猝召募，必致偾事。”诏嘉其不欺，以李续宜代之，改职水师提督。

同治元年，授兵部右侍郎，节制镇将。军中重文轻武，玉麟与杨岳斌威望久埒，一旦名位超越，而相处终始无间，论者谓其苦心协和不可及。别立太湖水师十营，并归统辖。曾国荃由安庆进规江宁，水师助之。克铜城闸，复巢县、含山、和州，袭破雍家镇、裕溪口，夺东西梁山，进攻采石，又克金柱关。诸将冲锋，玉麟每乘小船督战，以红旗为识，或前或后，将士皆惴惴尽力。间入陆军察战状，往来飘忽无定踪，所经行军民莫敢为奸宄。

二年，与杨岳斌合兵攻九洑洲。贼於洲筑垒数十，外作大城，众舟环之，与江宁相犄角；而拦江矶、草鞋峡、七里洲、燕子矶、中关、下关皆贼屯。玉麟列舟上流，南队向下关，北队向草鞋峡，岳斌攻燕子矶，破之。陆军亦分三队，掘洲埂攻中关，舢板环洲而阵。贼以枪砲相持，不能进。玉麟督诸军更番夜攻，下令曰：“洲不破，不收队。”选死士从火丛登岸，噪曰：“洲破矣！”诸军欢呼，腾踔而上，立破洲边屯舟，贼争溃走。自田家镇以来，是战为最烈。於是贼党由江西犯池州，谋挠官军。玉麟还救青阳，解其围，复高淳，克东坝，并论九洑洲功，赐黄马褂。会杨岳斌赴江西督师，自是玉麟专统水师。三年，江宁复，论功，以创立水师为首，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四年，命署漕运总督，再疏辞，允之，命筹商水师善后事宜。

七年，会同曾国籓奏定长江水师营制，自荆州至崇明五千馀里，设提督一员、总兵五员，以六标分汛；营、哨官七百九十八员，兵丁一万二千人，岁饷六十馀万两，以长江釐税供支，不烦户部。初，军事未定，军饷奇绌，而淮盐积滞。玉麟议定捆盐自卖，供水师月饷。及江路大通，曾国籓设三省督销局，招商领票，水师盐票大小数百，至是军饷有额支的款。馀银及票本巨万，玉麟一不私取，以五之一取息，助水师公费，且备外患仓猝之需。馀分解云、贵助饷二十万，甘肃助饷二十万，以十万广本县学额，而以盐票犒诸将有大功者。

事既竣，疏请回籍补行终制，略曰：“臣墨绖从戎，创立水师，治军十馀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诚以亲服未终，而出从戎旅，既难免不孝之罪，岂敢复为身家之图乎？臣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臣之从戎，志在灭贼，贼己灭而不归，近於贪位；长江既设提镇，臣犹在军，近於恋权；改易初心，贪恋权位，则前此辞官，疑是作伪；三年之制，贤愚所同，军事已终，仍不补行终制，久留於外，涉於忘亲。四者有一，皆足以伤风败俗。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退无义。伏惟皇上中兴大业，正宜扶树名教，整肃纪纲，以振起人心。况人之才力聪明，用久则竭，若不善藏其短，必致转失所长。古来臣子，往往初年颇有建树，而晚节末路陨越错谬，固由才庸，亦其精气竭也。臣每读史至此，窃叹其人不能善藏其短，又惜当日朝廷不知善全其长。知进而不知退，圣人於易深戒之，固有由矣。臣本无经济之学，而性情褊躁，思虑忧伤。月积年累，怔忡眴晕，精力日衰，心气日耗。若再不调理，必致贻误国事。恳请天恩开臣兵部侍郎本缺，回籍补行终制。报国之日正长，断不敢永图安逸也。”优诏从之。

八年春，还衡阳，作草楼三重，布衣青鞋，时往母墓，庐居三年不出。自设长江水师，东南无事，将士渐耽安逸，事多废弛。十一年，诏起玉麟简阅，疏陈整顿事宜，讽提督黄翼升自退，荐李成谋、彭楚汉二人，即以成谋代之，劾罢营哨官百数十人。入觐，命署兵部侍郎，复陈请开缺，仍命巡阅长江，专摺奏事。别饬两江、湖广为筹经费，玉效力辞不受。自筑别业於杭州西湖，曰退省庵。每巡阅下游，事毕，居之。自是水师皆整肃，沿江盗踪敛戢，安堵者数十年。朝廷有大政，及疆吏重案，辄谘询，命按治。

光绪七年，命署两江总督，再疏力辞，乃以左宗棠代之。留督江、海防如故。

言者议长江提督宜驻吴淞口外，玉麟疏言：“江南提督责在海防，请多畀兵轮，使立一军於海上。长江提督责在江防，请仍由臣督同巡阅，改驻吴淞，会操兵轮，以通江、海。”九年，擢兵部尚书，以衰病辞。

会法、越构兵，命赴广东会筹防务。玉麟募四千人从行，驻大黄。遣部将王之春、黄得胜等防琼州、钦州、灵山，娄云庆、王永章等驻沙角、大角，与粤军联合。增兵设垒，编沙户渔舟，分守内沙港汊。法兵竟不至。十一年春，粤军大捷於镇南关，进攻谅山。和议旋成，停战撤兵。玉麟疏请严备战守，以毖后患，陈海防善后六事。是秋，以病乞休，温诏慰留。十四年，扶病巡阅。至安庆，巡抚陈彝见其病笃，以闻，诏允开缺回籍，仍留巡阅差使。十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建专祠立功地，谥刚直。

玉麟刚介绝俗，素厌文法，治事辄得法外意。不通权贵，而坦易直亮，无倾轧倨傲之心。历奉命按重臣疆吏被劾者，於左宗棠、刘坤一、涂宗瀛、张树声等，皆主持公道，务存大体，亦不为谿刻。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故所至官吏皆危栗。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朝廷倾心听之，不居位而京察屡加褒奖，倚畀盖过於疆吏。生平奏牍皆手裁，每出，为世传诵。好画梅，诗书皆超俗，文采风流亦不沫云。

杨岳斌，原名载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原籍乾州。祖胜德，乾隆末，从剿苗，战殁永绥。父秀贵，以廕官至直隶独石口副将。岳斌幼嫺骑射，补湘阴外委，从剿新宁匪。

咸丰二年，守湘阴有功，擢宜章营千总。三年，曾国籓创立水师，拔为营官。

战岳州，水陆皆溃，独岳斌一营力拒不败。四年，战湘潭，焚贼舟数百，复其城，擢守备，赐花翎。国籓重整水师，进规岳州。岳斌与彭玉麟为前锋，伏船雷公湖，诱贼舟至，夹击，连战皆捷；贼再至，沿东岸斜击之，手挺矛刺杀贼酋在汪得胜，夺其舟，贼无还者：擢都司，赐号彪勇巴图鲁。进战擂鼓台，乘舢板冲贼屯纵火，贼阵乱，大破之，克岳州，擢游击。总兵陈辉龙率后队至，狃前胜，欲乘风攻城陵矶。岳斌曰：“顺风难收队，不可行也。”不从，遇贼伏，竟败。辉龙及知府褚汝航、同知夏銮、游击沙镇邦皆战死，岳斌军独完。既而贼为陆师所败，将遁，要击之，平两岸砲台，搜螺山、倒口贼舟。寻夜袭嘉鱼黄盖湖，岳斌先入，被火伤，舟覆落水，跃上别船，大呼陷阵，焚贼舟数十。遂会湖北军进屯金口，破汉阳关贼营，攻塘角，至青山，焚其垒，贼遁，焚其辎重。武昌、汉阳皆复，擢参将，授湖南常德营副将。诸军进规田家镇，岳斌由中路先发，克黄州及武昌县，破援贼於蕲州，逼田家镇，偕彭玉麟分队毁横江铁锁，焚贼船四千馀皆尽，漂尸数万，遂拔田家镇，蕲州贼亦遁去。岳斌昼夜进战，积劳呕血，诏嘉其劳勚最著，加总兵衔。

五年，水陆会攻九江，岳斌以疾留武穴，寻假归。水师恃胜锐进，前队舢板入鄱阳湖，贼树栅湖口扼之，不得出，而留九江者，亦屡为贼所袭。岳斌闻败，驰救不及。贼复上犯，武、汉再陷。曾国籓分水师回援，令岳斌回岳州，增募为十营，会屯金口，屡败贼。秋，退屯新堤，修船，汰疲卒十之三，简练以图大举。自武、汉为贼踞，长江商旅皆绝。及水师驻新堤，流亡归之，市廛始兴，渐为重镇。授郧阳镇总兵，兼署湖北提督。六年，进屯沙口，距武昌三十里。岳斌念贼舟往来长江，停则依垒，行皆乘风，恆避战，难得大创，乃谋袭烧之。募壮士驾千石大船，实硝黄芦荻，施火线。约曰：“近贼而发，急登舢板退。”应募者三百人，悬重赏。夜逼贼舟，於南岸嘴纵火，於是贼舟能战者多烬。前军直至黄州，旬日间转战数百里，击毁贼舟六百馀，夺其资粮火药，哨船掠巴河、蕲州、耀兵九江城下而还。武、汉水路援绝，乃益困。十一月，与李续宾陆师合攻。值大风扬沙，波涛汹涌，水师上下环击，贼大溃败走。二城同日克复，捷闻，加提督衔。

进规九江，曾国籓以忧归，荐岳斌接统其军，彭玉麟副之。分兵扼蕲州，破援贼。秋，会陆军克小池口，密与彭玉麟约期会攻湖口，克之。於是内湖外江水师始复合。乘胜夺小孤山，克彭泽，留军屯之。自率前锋至望江，贼望风遁，遂复东流。

过安庆，攻枞阳、大通贼垒，克之。复铜陵，至芜湖鲁港，与江南师船会。诏嘉其转战千里，谋略过人，寻授福建陆路提督，许专摺奏事。八年四月，与李续宾会攻九江。岳斌当北门，临江地雷发，奋呼齐登，擒贼首林启荣，逸出之贼，尽为水师所歼，赐黄马褂。

诏促东下，疏言楚境肃清后始能会师，遂移屯黄石矶。连攻安庆、枞阳、大通，夺其垒，分兵复建德，调福建水师提督。九月，会都兴阿克集贤关，贼自池州来援，迎击於枞阳，破之。时李续宾三河师溃，贼复谋上犯湖北。岳斌遣兵分扼龙坪、邬穴、田家镇。九年，督剿南北两岸援贼，时出队薄安庆城，以牵贼势。十二月，贼酋韦志俊以池州降，令攻芜湖。其部下有叛者，还陷池州。岳斌察志俊无异志，分别遣留，得精锐二千五百人，令率以助战。陈玉成、李侍贤率众分窜楚、皖，水师移屯观音洲以备之。十年四月，大破贼於蟂矶，令韦志俊拔殷家汇，进攻池州，毁城外石垒，潜袭枞阳，拔其城。秋，遣将攻池州，夺青溪关。李秀成循江岸上窜，连败之三山、光穴、子桥、白茅嘴、运漕镇。分兵入内湖，攻神庙山、镇山，断松林口浮桥。冬，由鲁港潜行百里，解南陵围，拔出总兵陈大富一军，及难民十馀万，被珍赉。十一年，合攻安庆，偕陆军破赤冈岭援贼。战无为州神塘河，平其垒，焚贼船，划菱湖两岸贼屯。集攻安庆东门，乘胜拔城北诸垒，城贼穷蹙。八月，克安庆，遣总兵王明山、黄翼升克池州、桐城，予云骑尉世职。岳斌屡乞假省亲，至是始归。

同治元年，以母病请展假，不允。五月，至军，移屯乌江。进攻金柱关，战龙山桥，歼贼万馀。，贼寻复来犯阵，斩贼酋陈绪宾，破护驾墩、石垝贼垒。自是江宁大营后路始固。二年春，从曾国籓赴前敌大胜关、雨花台察视，与曾国荃定合围之策。三月，克黄池，悉收内河三里埂、伏龙桥、花津、护驾墩诸隘，以通宁国、芜湖之路。五月，克巢县、含山、和州及江浦、浦口，破下关、草鞋峡、燕子矶，趋九洑洲，力战拔之。自是长江无贼舟。十月，克高淳、宁国、建平、溧水，夺东坝要隘，江宁遂合围。岳斌因亲病请归养，诏赐其父母人葠四两，慰留之。

三年，命督办江西、皖南军务，援军悉归节制。寻授陕甘总督，命俟江、皖贼氛净尽后赴任。江宁平，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六月，岳斌抵南昌，遣诸将克崇仁、东乡、金谿、宜黄、南丰，解宁都围。秋，赴赣州，克泸溪、新城、雩都，先后收降贼十馀万，防境肃清。复疏陈伤病亲老，请开缺，不允，乃回籍募兵。四年，率彭楚汉等新军十营从行，抵西安。会僧格林沁战殁曹州，诏岳斌移兵入卫京畿。自请开缺，专任剿匪，不许，仍命速赴甘肃，六月，履任。

时甘回方炽，通省糜烂。雷正绾、曹克忠新败於金积堡，都兴阿、穆图善攻宁夏未下，且奉命将出关；本省兵皆疲弱，疏调各省援兵，无一至者，仅自率新募之数千人；又因兵荒耕作久废，馈运道塞，库空如洗。岳斌迭疏乞协饷，仅川、陕邻省稍稍接济，无以遍给。议进军先捣灵州，继规河、狄。未几，陶茂林、雷正绾两军相继溃变。五年春，岳斌亲赴泾州、庆阳视师。兰州标兵遽变，围署戕官，逼迫布政使林之望上疏，言粮饷独厚楚军，众心不服。岳斌闻警，先令曹克忠移师镇抚，寻自回省城，按诛首犯百馀人，馀不问。以在途拆阅林之望奏摺，自请议处，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迭疏请罢，诏以左宗棠代之，未至，六年春，复陈病剧，乃命穆图善暂署总督，许岳斌回籍。

光绪元年，命偕彭玉麟巡阅长江，整顿水师，屡以亲病请罢，五年，始允之。

九年，法越战事起，诏岳斌会办福建军务，未至，复命赴江南帮办军务。十一年，率十二营赴援台湾，和议成，仍乞养归。

十六年，卒於家，赠太子太保，照总督例赐恤，建专祠，谥勇悫。岳斌与玉麟始终长江军事，所部以功叙擢至提、镇者不可胜数，实膺专阃者亦数十人。

王明山，湘潭人。初隶岳斌营，积功至守备。彭玉麟调领一营。战鹦鹉洲，登陆破贼，攻金口先登，累擢游击。咸丰六年，补乾州协都司。攻汉阳，焚东南门贼船，连破贼於黄州樊口、富池口。战武穴，伏芦洲，伺贼登岸，突击歼之。回击武昌援贼，累捷，擢参将。战蕲州，焚贼舟七十馀。登岸诱敌，贼聚攻，别队乘虚袭城，克之，擢副将，赐号拔勇巴图鲁。进克黄州，会攻九江。八年，授浙江金华协副将。克东流，薄安庆，毁城外贼垒，以总兵记名。九年，乞假回籍。会石达开犯湖南，率队自衡州趋祁阳要击之，破贼於毛家埠。十年，授安徽寿春镇总兵，破贼芜湖蟂矶、义桥。十一年，破贼练潭镇，斩其渠龚天福。复会陆师克赤冈岭，遂下安庆。杨岳斌假归，令明山代统其军。连复池州、铜陵、破泥汊口、神塘河诸垒。

克无为州，别遣将遏巢湖口，克运漕镇，进拔东关。同治元年，擢福建陆路提督。

克铜城徬，复和州、含山、巢县，歼逸贼於木桥、沙洲，又破之江心洲、西梁山。

寻以伤病乞假归。明山在军十馀年，屡当大敌。江南平，遂不出。光绪中，图功臣像於紫光阁，明山与焉。十六年，卒於家，赐血卩。

孙昌凯，清泉人。入水师，积功擢千总。昌凯旧业铁工，田家镇之战，领小舟为头队。冒枪砲鼓备断铁锁，缆开，大呼猛进，筏上贼溃走。后队纵火，贼舟尽焚。功最，擢守备。咸丰五年，破贼汉口，擢都司。六年，从攻武昌，焚贼舟，授广东陆路提标游击。七年，从平蕲、黄贼巢，克小池口、湖口，擢参将。克九江，加副将衔，补两广督标参将。九年，回援湖南，防祁阳、衡州，擢惠州协副将。以母病乞养开缺。光绪中，彭玉麟疏荐昌凯诚实笃毅，骁果善战，授浙江海门镇总兵。

丁母忧，改署任，留襄海防。事定，请终制。后仍补原官，调署处州镇。二十一年，卒，赐恤，附祀彭玉麟祠。

杨明海，长沙人。入水师，洊擢守备。咸丰十年，战枞阳、殷家汇、池州、蟂矶，迭破贼，擢都司。十一年，克南陵，擢游击。克安庆，擢副将。同治元年，从攻东梁山、金柱关，裹创血战，功最，以总兵记名，赐号忱勇巴图鲁。二年，大捷於九洑洲，以提督记名。战江宁小沙口，先登陷阵，砲子穿右股，率哨船渡江，从陆军进剿苏州，授山东兗州镇总兵。苏州复，遂留防。三年，杨岳斌赴甘肃，调明海偕彭楚汉率所募兵从行，破回匪於金县夏官营，晋号格洪额巴图鲁。军食久乏，明海奉檄治粮运。八年，赴兗州镇本任。光绪元年，母忧去官。七年，授狼山镇总兵。十一年，卒，赐恤。

谢濬畬，原名得胜，长沙人。充水师哨长，进攻武昌，濬畬自请为前锋。突盐关贼垒，薄鹦鸝洲，与陆师夹击，克武、汉，战蕲州田家镇，累功擢守备。克九江，擢都司。破贼赤冈岭，擢游击。同治元年，从彭玉麟克太平及金柱关、东梁山、秣陵关、九洑洲诸要隘，擢副将。江宁平，以总兵记名，授提标中军副将。光绪十八年，擢瓜洲镇总兵，兼署水师提督，调署汉阳镇。二十七年，卒於官，赐恤，附祀彭玉麟祠。

论曰：彭玉麟、杨岳斌佐曾国籓创立水师，为灭贼根本。两人勋绩，颉颃相并。

岳斌后为朝旨强促西征，用违其才，偾事损望。玉麟终身不任官职，巡阅长江，为国家纾东顾之忧。其疏论古人晚节之失，由於不能自藏其短，且惜朝廷不善全其长，洵至言也。后盛昱劾其辞尚书之命，乃谓抗诏鸣高，殆浅之乎测玉麟矣。

## 列传一百九十八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籓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

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籓於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

十一年，国籓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馀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旋诏署江苏巡抚。

是时上海有英、法二国军。美国华尔募洋兵数千，攻克松江、嘉定、青浦、奉贤，号南路军；学启等将湘、淮人攻南汇，号北路军。四月，贼悉众战败南路军，嘉定、奉贤再陷，华尔弃青浦走保松江。学启将千五百人屯新桥，贼围之数十重，践尸进。学启开壁突击，贼骇卻。鸿章亲督军来援，贼大奔，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外国军见其战，皆惊叹。自此湘、淮军威始振。诏促移师镇江，鸿章请先图沪而后出江。既定浦东县，伪慕王谭绍光来援，败之北新泾，贼走嘉定。九月，进克其城。谭绍光率数十万众，连营江口，犯黄渡。诸将分攻，简精卒逾壕伏而前，毙数人，贼阵动，学启乘之，裹创噪而进，贼大溃。捷入，授江苏巡抚。

初，美人华尔所将兵名常胜军，慈谿之役，殁於阵，其副白齐文怀异志，闭松江城索饷。鸿章裁其军，易以英将戈登，常胜军始复听节制，命出海攻福山，不克而还。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初，常熟守贼骆国忠、董正勤举城降，福山诸海口俱下。伪忠王李秀成悉众围常熟，江阴援贼复陷福山。鸿章牒谕国忠固守待援，而檄鼎新、铭传攻福山，夺石城。国忠知援至，开城猛击，俘斩殆尽，遂解常熟围，进复太仓、昆山。因疏陈贼情地势，建三路进军之策：学启由昆山攻苏州；鹤章、铭传由江阴进无锡，淮、扬水军辅之；太湖水军将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鼎新等分屯松江，常胜军屯昆山为前军援。

李秀成纠合伪纳王郜云官等水陆十万，偪大桥角而营，鹤章击之，败走，九月，复集，连营互进。鹤章立八营於大桥角，与之持。源章以贼麕集西路，志在保无锡，援苏州。乃令鹤章、铭传守后路，抽锐卒会学启合破贼屯，苏、锡之贼皆大困。贼陷江宁、苏、杭为三大窟，而苏则其脊膂也，故李秀成百计援之。谭绍光尤凶狡，誓死守，附城筑长墙石垒，坚不可猝拔。十月，鸿章亲视师，以砲毁之，城贼争权相猜，谋反正，刺杀谭绍光，开门纳军。时降酋八人皆拥重兵，号十万，歃血誓共生死，要显秩。学启言不杀八人，后必为患。鸿章意难之，学启拂衣出，鸿章笑语为解。明日，八人出城受赏，留饮，即坐上数其罪，斩之。学启入城谕定其众，搜杀悍党二千馀人。捷闻，赏太子太保衔、黄马褂。十一月，鹤章等复无锡，进攻常州，以应江宁围军。学启出太湖，图嘉兴，以应浙军。鼎新等军先入浙，收平湖、海盐，贼争应官军，所至辄下。三年二月，学启急攻嘉兴，亲搏战，登城，克之，中弹死。四月，克常州，擒斩伪护王陈坤书，赏骑都尉世职。常胜军惭无功，戈登辞归国，乃撤其军。

廷议江宁久未下，促鸿章会攻，鸿章以金陵破在旦夕，讬辞延师。六月，曾军克江宁，捷书至。鸿章遂分军令铭传、盛波由东坝取广德，鼎新、秉璋由松江攻湖州，松林、鼎勋由沪航海援闽。贼平，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四年四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战殁曹州，以曾国籓为钦差大臣，督其军。鸿章署两江总督，命率所部驰防豫西，兼备剿京东马贼、甘肃回匪。鸿章言：“兵势不能远分，且筹饷造械，臣离江南，皆无可委讬。为今日计，必先图捻而后图回。

赴豫之师，必须多练马队，广置车骡，非可猝办。”诏寝其行。时曾国籓督军剿捻久无功，命回两江，而以鸿章署钦差代之，败东捻任柱、赖文光於湖北。

六年正月，授湖广总督。贼窜河南，渡运河，济南戒严。初，曾国籓议凭河筑墙，遏贼奔窜。鸿章守其策，而注重运西。饬豫军提督宋庆、张曜及周盛波、刘秉璋分守山东东平以上，自靳口至济宁；杨鼎勋分守赵村、石佛至南阳湖；李昭庆分守摊上、黄林庄至韩庄、八牌；皖军黄秉钧等分守宿迁、运河上下游：互为策应，使贼不得出运。六月，抵济宁，贼由濰县趋窜登、莱。鸿章复议偪入海隅聚歼之，乃创胶莱河防策，令铭传、鼎新筑长墙二百八十馀里，会合豫军、东军分汛设守。

时贼集莱阳、即墨间，屡扑堤墙不得出。七月，贼由海神庙潜渡濰河，山东守将王心安不及御，胶莱防溃。朝旨切责，将罢防，鸿章抗疏言：“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蹂躏，其受害者不过数府州县，若驱过运西，则江、皖、东、豫、楚数省之地，流毒无穷。”乃坚持前议，严扼运防。令铭传、松林、鼎勋三军往来蹑击。十月，追至赣榆，降酋潘贵升毙任柱於阵，捻势渐衰。赖文光挈众窜山东，战屡败，遁入海滨，官军围击之，斩获三万。赖文光走死扬州。东捻平，赏加一骑都尉世职。

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由山右渡河，北窜定州，京师大震。诏夺职，鸿章督军入直，疏言：“剿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东捻流窜豫东、淮北，所至民筑圩寨，深沟高垒以御之。贼往往不得一饱，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河北平原千里，无险可守。截此则窜彼，迎左则趋右，纵横驰突，无处不流。且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愈众，步贼多改为骑，趋避捷，肆扰尤易。自古办贼，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於官军，但彼骑多而我骑少。今欲绝贼粮、断贼骑，惟有严谕绅民坚筑圩寨。一闻警信，即收粮草牲畜老弱壮丁於内。贼至无所掠食，兵至转可买食。

贼虽流而其计渐穷，或可剋期扑灭也。”二月，鸿章督军进德州，败贼安平、饶阳。

三月，贼窜晋州，渡滹沱河，南入豫，复折窜直隶，扑山东东昌；四月，趋茌平、德平，出德州，西奔吴桥、东光，偪天津。下部议处，命总统北路军务，限一月殄灭。

鸿章以捻骑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而直隶地平旷，无可圈围；欲就东海南河形势，必先扼西北运河，尤以东北至津、沽，西南至东昌、张秋为锁钥。乃掘沧州迤南捷地坝，泄运水入减河。河东筑长墙，断贼窜津之路。东昌运防，则淮军自城南守至张秋，东、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并集民团协防。闰四月，以剿贼逾限，予严议。时贼为官军所偪，奔突不常。以北路军势重，锐意南行，回翔陵县、临邑间，旁扰茌平、德平，犯临清运防。鸿章虑久晴河涸，民团不可恃，且昼夜追奔疲士卒，议乘黄河伏汛，缩地扎圈。以运河为外围，以马颊河为里围。其时官军大败贼於德州扬丁庄，又追败之商河。张总愚率悍党遁济阳，沿河北出德州犯运防，上窜盐山、沧州。官军扼截之，不得出，转趋博平、清平。適黄、运暨徒骇交涨，东昌、临清、张秋、徬河水深不可越。河西北岸长墙绵亘，贼窜地迫狭，势益困。鸿章增调刘铭传军，期会前敌。

分屯茌平之桃桥、南镇，至博平、东昌，圈贼徒骇、黄、运之内，而令马队周回兜逐，贼无一生者，张总愚投水死。西捻平，诏复原官，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内骑马。

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十二月，诏援黔，未行，改援陕。九年七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教堂滋事，命移军北上。案结，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十月，日本请通商，授全权大臣，与定约。十二年五月，授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六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调文华殿大学士。

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籓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籓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西人专恃其砲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於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

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砲、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光绪元年，台湾事变，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讬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砲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

三年，晋、豫旱灾，鸿章力筹赈济。时直隶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决，害尤甚。鸿章修复金门徬及南、上、北三灰坝。卢沟桥以下二百馀里，改河筑堤，缓其溜势。别濬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减河，以资宣泄，自是水患稍纾。

五年，命题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赏加太子太傅衔。六年，巴西通商，以全权大臣定约。八年，丁母忧，谕俟百日后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鸿章累辞，始开缺，仍驻天津督练各军，并署通商大臣。朝鲜内乱，鸿章时在籍，趣赴天津，代督张树声饬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定其乱，鸿章策定朝鲜善后事宜。九年，复命署总督，累乞终制，不允。

十年，法越构兵，云贵总督岑毓英督师援越。法乃自请讲解，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议订条款，既竣，而法人伺隙陷越谅山，薄镇南关，兵舰驰入南洋，分扰闽、浙、台湾，边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砲台，北迄山海关，延袤几三千里，而旅顺口实为首冲。乃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十一年，法大败於谅山。计穷，复寻成。授全权大臣，与法使巴德纳增减前约。事平，下部议叙。是年朝鲜乱党入王宫，戕执政大臣六人。提督吴兆有以兵入护，诛乱党，伤及日本兵。日人要索议统将罪，鸿章严拒之，而允以撤兵寝其事。九月，命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

十二年，以全权大臣定法国通商滇粤边界章程。十三年，会订葡萄牙通商约。

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十五年，太后归政，赏用紫缰。十七年，平热河教匪，议叙。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两宫赐“寿”。二十年，赏戴三眼花翎，而日朝变起。

初，鸿章筹海防十馀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於牙山，继败於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於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

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二十三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

十月，出督两广。二十六年，赏用方龙补服。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诏鸿章入朝，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有“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之语。鸿章闻警兼程进，先以兵剿畿甸匪，孑身入京，左右前后皆敌军，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卒定和约十二款。二十七年七月，讲成，相率退军。

大乱之后，公私荡然。鸿章奏陈善后诸务。开市肆，通有无，施粥散米，中外帖然。并奉诏行新政，设政务处，充督办大臣，旋署总理外务部事。积劳呕血薨，年七十有九。事闻，两宫震悼，锡祭葬，赠太傅，晋封一等侯，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祠以祀，并命於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

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

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及八国定盟，其使臣大将多后进，视鸿章皆丈人行也，故兵虽胜，未敢轻中国。闻其薨，咸集吊唁，曰：“公所定约不敢渝。”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籓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

其忠勤皆类此。居恆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恆晷。

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侯爵；经迈，侍郎。

论曰：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 列传一百九十九

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父观澜，廪生，有学行。宗棠，道光十二年举人，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

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年且四十，顾谓所亲曰：“非梦卜夐求，殆无幸矣！”

咸丰初，广西盗起，张亮基巡抚湖南，礼辟不就。林翼敦劝之，乃出。叙守长沙功，由知县擢同知直隶州。亮基移抚山东，宗棠归隐梓木洞。骆秉章至湖南，复以计劫之出佐军幕，倚之如左右手。僚属白事，辄问：“季高先生云何？”由是忌者日众，谤议四起，而名日闻。同里郭嵩焘官编修，一日，文宗召问：“若识举人左宗棠乎？何久不出也？年几何矣？过此精力已衰，汝可为书谕吾意，当及时出为吾办贼。”林翼闻而喜曰：“梦卜夐求时至矣！”

六年，曾国籓克武昌，奏陈宗棠济师、济饷功，诏以兵部郎中用，俄加四品卿衔。会秉章劾罢总兵樊燮，燮构於总督官文，为蜚语上闻，召宗棠对簿武昌，秉章疏争之不得。林翼、国籓皆言宗棠无罪，且荐其才可大用。詹事潘祖廕亦诵言总督惑於浮辞，故得不逮。俄而朝旨下，命以四品京堂从国籓治军。初，国籓创立湘军，诸军遵其营制，独王珍不用。宗棠募五千人，参用珍法，号曰“楚军”。十年八月，宗棠既成军而东，伪翼王石达开窜四川，诏移师讨蜀。国籓、林翼以江、皖事急，合疏留之。时国籓进兵皖南，驻祁门，伪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纠众数十万围祁门。宗棠率楚军道江西，转战而前，遂克德兴、婺源。贼趋浮梁景德镇，断祁门饷道。宗棠还师击之，大战於乐平、鄱阳，僵尸十馀万，世贤易服逃，而徽州贼亦遁浙江。自是江、皖军势始振。

十一年，诏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乃率楚军八千人东援浙。朝命国籓节制浙江，国籓荐宗棠足任浙事。宗棠部将名者，刘典、王开来、王文瑞、王沐，数军单薄，不足资战守；乃奏调蒋益澧於广西，刘培元、魏喻义於湖南，皆未至，而宗棠以数千人策应七百馀里，指挥若定，国籓服其整暇。已而壕州陷，复疏荐之，遂授浙江巡抚。

时浙地唯湖、衢二州未陷贼，国籓与宗棠计，以保徽州，固饶、广为根本。奏以三府属县赋供其军，设婺源、景德、河口三税局裨之，三府防军悉隶宗棠。贼大举犯婺源，亲督军败之。同治元年正月，诏促自衢规浙。宗棠奏言：“行军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臣军入衢，则徽、婺疏虞，又成粮尽援绝之势。今由婺源攻开化，分军扼华埠，收遂安，使饶、广相庇以安，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制。”二月，克遂安。世贤自金华犯衢州，连击败之。而皖南贼复陷宁国，遣文瑞往援，克绩溪。

十一月，喻义克严州。二年正月，益澧及高连升、熊建益、王德榜、余佩玉等克金华、绍兴，浙东诸郡县皆定。

杭州贼震怖，悉众拒富阳。时诸军争议乘胜取杭城，宗棠不喜攻坚，谓皖南贼势犹盛，治寇以殄灭为期，勿贪近功。乃自金华进军严州，令刘典将八千人会文瑞防徽州，以培元、德榜驻淳安、开化，而益澧攻富阳。劾罢道府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举浙士吴观礼等赈荒招垦，足裕军食。四月，授浙闽总督，兼巡抚事。刘典军既至皖南，遂留屯。益澧攻富阳，军仅万馀人，皆病疫，宗棠亦患疟困惫，富阳围久不下，乃简练旧浙军，兼募外国军助之攻。七月，李鸿章江苏军入浙攻嘉善，嘉兴寇北援，於是水陆大举攻富阳，克之。益澧等长驱捣杭州，魏喻义、康国器攻馀杭。

宗棠以杭贼恃馀杭为犄角，非先下馀杭，收海宁，不能断嘉、湖援济，躬至馀杭视师。是时皖贼古隆贤反正，官军连下建平、高淳诸邑。金陵贼呼秀成入谋他窜，独世贤踞溧阳，与广德贼比，中梗官军。鸿章既克嘉善，上言当益军攻嘉兴。会浙师取常州，而广德贼已由宁国窜浙。宗棠虑贼分扰江西、福建，乃檄张运兰率所部趋福建，召刘典防江西。海宁贼蔡元隆以城降，更名元吉，后遂为骁将。三年二月，元吉会江苏军克嘉兴。杭州贼陈炳文势蹙约降，犹虑计中变，乘雨急攻之，夜启门遁，杭州复，馀杭贼汪海洋亦东走。捷闻，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

移驻省城，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减杭、嘉、湖税三之一。益澧为布政使，亦轻财致士，一时翕然称之。群贼聚湖州，乃移军合围，先攻菱湖。三月，江苏军克常州，贼败窜徽、婺，趋江西。世贤踞崇仁，海洋踞东乡，宗棠以贼入江西为腹心患，奏请杨岳斌督江西、皖南军，以刘典副，从之。六月，曾国荃克江宁，洪秀全子福瑱奔湖州，俄复溃走，磔於南昌。七月，克湖州，尽定浙地。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馀贼散走徽、宁、江西、广东，折入汀州，福建大震。乃奏请之总督任，以益澧护巡抚，增调德榜军至闽。四年三月，江苏军郭松林来会师，贼弃漳州出大埔。

五月，进攻永定。世贤、海洋既屡败，伤精锐过半，归诚者三万。宗棠进屯漳州，蹑贼武平。於是贼窜广东之镇平，而福建亦定。

乃檄康国器、关镇平两军入粤，王开琳一军入赣防江西，刘典军趋南安防湖南，留高连升、黄少春军武平，伺贼进退。六月，贼大举犯武平，力战卻之。世贤投海洋，为所戕，贼党益猜贰。诏以宗棠节制三省诸军。十月，贼陷嘉应，宗棠移屯和平琯溪。德榜虑帅屯孤悬，自请当中路。刘典闻德榜军趋前，亦引军疾进。猝遇贼，败，贼追典，掠德榜屯而过，枪环击之，辄反走。是夜降者逾四万，言海洋中砲死矣，士气愈奋。时鲍超军亦至，贼出拒，又大败之。合闽、浙、江、粤军围嘉应。

十二月，贼开城遁，扼诸屯不得走，跪乞免者六万馀，俘斩贼将七百三十四，首级可计数者万六千，诏赐双眼花翎。

五年正月，凯旋。宗棠以粤寇既平，首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又以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乃创船厂马尾山下，荐起沈葆桢主其事。会王师征西陲回乱久无功，诏宗棠移督陕、甘。十月，简所部三千人西发，令刘典别募三千人期会汉口，中途以西捻张总愚窜陕西，命先入秦剿贼。

陕、甘回众数至百万，与捻合。宗棠行次武昌，上奏曰：“臣维东南战事利在舟，西北战事利在马。捻、回马队驰骋平原，官军以步队当之，必无幸矣。以马力言，西产不若北产之健。捻马多北产，故捻之战悍於回。臣军止六千，今拟购口北良马习练马队，兼制双轮砲车。由襄、邓出紫荆关，径商州以赴陕西。经营屯田，为久远之规。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餽运常通，师行无阻。至於进止久速，随机赴势，伏乞假臣便宜，宽其岁月，俾得从容规画，以要其成。”

六年春，提兵万二千以西。议以砲车制贼马，而以马队当步贼。捻倏见砲车，皆不战狂奔。时陕西巡抚刘蓉已解任，总督杨岳斌请归益急。诏宁夏将军穆图善署总督，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军务。分军三道入关，而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陕，山西按察使陈湜主河防，其军皆属焉。松山既屡败捻，又合蜀军将黄鼎、皖军将郭宝昌，大破之富平。捻掠三原，沿渭北东趋，回则分党西犯，麕集北山。

宗棠以捻强於回，当先制捻。檄诸军凭河结营，期蹙而歼之泾、洛间。捻乘军未集，又折而西渡泾、渭，窥豫、鄂。已而大军进逼，势不复能南，乃趋白水。乘大风雨，铤走入北山。宗棠防捻、回合势，且北山荒瘠，师行粮不继，因急扼耀州。十月，捻败走宜川，别党果窜耀州，合回匪攻同官。留防军不能御，典、连升军驰救，大破之。诸军将虽屡败捻，终牵於回，师行滞；而捻大众在宜川者益北扰延长，掠绥德，趋葭州，回亦自延安出陷绥德。宗棠自以延、绥迭失，上书请罪，部议革职。

时北山及扶、岐、汧、陇、邠、凤诸回，所在响应。捻自南而北，千有馀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馀里。陕西主客军能战者不及五万，然回当之辄败。松山等克绥德，回走米脂，捻复分道南窜。於是刘厚基出东北追回，松山等循西岸要捻。师抵宜川，回大出遮官军，留战一日，破之；而捻遂取间道逾山至壶口，乘冰桥渡河。宗棠奉朝旨，山右毗连畿辅，令自率五千人赴援，以刘典代督陕甘军。

是年十二月，捻自垣曲入河南，益北趋定州，游骑犯保定，京师戒严。诏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宗棠至保定，松山等连破贼深、祁、饶、晋。当是时，捻驰骛数百里间，由直隶窜河南、山东，已复渡运越吴桥，犯天津。鸿章议筑长围制贼；宗棠谓当且防且剿，西岸固守，必东路有追剿之师，乃可掣其狂奔之势：上两从其议。於是勤王师大集，宗棠驻军吴桥，捻徘徊陵邑、济阳，合淮、豫军迭败之，总愚走河滨以死，西捻平。入觐，天语褒嘉，且询西陲师期。宗棠对以五年，后卒如其言焉。

七年十月，率师还陕，抵西安。时东北土寇董福祥等众十馀万，扰延安、绥德，西南陕回白彦虎等号二十万，踞甘肃董志原。松山至，破土寇，降福祥；而回益四出剿掠，其西南窜出者，并力扰秦川，黄鼎破之。宗棠进军乾州，谍报回巢将徙金积堡，分军击之，遂下董志原，连复镇原、庆阳，回死者至三万。督丁壮耕作，教以区田、代田法。择嶮荒地，发帑金巨万，悉取所收饥民及降众十七万居焉。遂以八年五月进驻泾州。

甘回最著者，西曰马朵三，踞西宁；南曰马占鰲，踞河川；北曰马化隆，踞宁夏、灵州。化隆以金积堡为老巢，堡当秦、汉两渠间，扼黄河之险，擅盐、马、茶大利。环堡五百馀寨，党众啸聚。掠取汉民产业子女。陕回时时与通市，相为首尾。

化隆以新教煽回民，购马造军械，而阳输诚绐穆图善。董志原既平，陕回窜灵州，化隆上书为陕回乞抚。宗棠察其诈，备三月粮，先攻金积堡，以为收功全陇之基。

及松山追陕回至灵州，扼永灵洞。化隆惧，仍代陕回乞抚，谋缓兵，穆图善信之，日言抚，绥远城将军至劾松山滥杀激变。然化隆实无意降也，密召诸回并出劫军饷。

十一月，宗棠进驻平凉。九年，松山阵殁，以其兄子锦棠代之，战屡捷，而中路、南路军亦所向有功，陕回受抚者数千人。及夺秦坝关，化隆益窘，诣军门乞降，诛之，夷其城堡。迁甘回固原、平凉，陕回化平，而编管钤束之，宁、灵悉定。奏言进规河湟，而是时有伊犁之变，诏宗棠分兵屯肃州，乃遣徐占彪将六千人往。

十年七月，自率大军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至安定。寇聚河州，其东出，必绕洮河三甲集，集西太子寺，再西大东乡，皆险要。诸将分击，悉破平之。时回酋朵三已死，占鰲见官军深入，西宁回已归顺，去路绝，遂亦受抚。河州平。

十一年七月，移驻兰州。占彪前以伊犁之变率师而西也，於时肃州阻乱，回酋马文禄先已就抚，闻关外兵事急，复据城叛。及占彪军至，乃婴城固守，而乞援西宁。陕回白彦虎、禹得彦亦潜应文禄。会锦棠率军至，西宁土回及陕回俱变，推马本源为元帅。西宁东北阻湟水，两山对峙，古所称湟中也。贼据险而屯，俄败走，遗弃马骡满山谷，窜巴燕戎格。大通都司马寿复嗾向阳堡回杀汉民以叛。十二年正月，锦棠攻向阳堡，夺门入，斩马寿，遂破大通，捣巴燕戎格，诛本源，河东、西诸回堡皆降。文禄踞肃州，诡词求抚，益招致边外回助城守，连攻未能下。八月，宗棠来视师，文禄登城见帅旗，夺气。请出关讨贼自效，不许。金顺、锦棠军大集，文禄穷蹙出降，磔之。白彦虎窜遁关外，肃州平。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一等轻车都尉。奏请甘肃分闱乡试，设学政。十三年，晋东阁大学士，留治所。自咸丰初，天下大乱，粤盗最剧，次者捻逆，次者回。宗棠既手戡定之，至是陕、甘悉靖，而塞外平回，朝廷尤矜宠焉。

塞外回酋曰帕夏，本安集延部之和硕伯克也。安集延故属敖罕，敖罕为俄罗斯所灭，安集延独存。帕夏畏俄逼，阑入边。据喀什噶尔，稍蚕食南八城，又攻败乌鲁木齐所踞回妥明。妥明者，西宁回也，初以新教游关外。同治初，乘陕甘汉、回构变倡乱，据乌城。帕夏既攻败妥明降之，遂并有北路伊犁诸城，收其赋入。妥明旋被逐，走死，而白彦虎窜处乌城，仍隶帕夏。帕夏能属役回众，通使结援英、俄，购兵械自备。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当是时，俄以回数扰其边境，遽引兵逐回，取伊犁，且言将代取乌鲁木齐。

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籓，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宗棠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授宗棠钦差大臣，督军事，金顺副之。

二年三月，次肃州。五月，锦棠北逾天山，会金顺军先攻乌鲁木齐，克之。白彦虎遁走托克逊。九月，克玛纳斯南城，北路平，乃规南路。令曰：“回部为安酋驱迫，厌乱久矣。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三年三月，锦棠攻克达坂城，悉释所擒缠回，纵之归。南路恟惧，翼日，收托克逊城，而占彪及孙金彪两军亦连破诸城隘，合罗长祜等军收吐鲁番，降缠回万馀。帕夏饮药死，其子伯克胡里戕其弟，走喀什噶尔。

白彦虎走开都河，宗棠欲遂擒之，奏未上，適库伦大臣上言西事宜画定疆界，而廷臣亦谓西征费钜，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休兵。宗棠叹曰：“今时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乎？”抗疏争之，上以为然。时俄方与土耳其战，金顺请乘虚袭伊犁。宗棠曰：“不可。师不以正，彼有辞矣。”八月，锦棠会师曲会，遂由大道向开都河为正兵，余虎恩等奇兵出库尔。白彦虎走库车，趋阿克苏，锦棠遮击之，转遁喀什噶尔。大军还定乌什，遂收南疆东四城，何步云以喀什汉城降。伯克胡里既纳白彦虎，乃效力攻汉城。大军至，复遁走俄。西四城相继下，宗棠露布以闻，诏晋二等侯。布鲁特十四部争内附。

四年正月，条上新疆建行省事宜，并请与俄议还伊犁、交叛人二事。诏遣全权大臣崇厚使俄。俄以通商、分界、偿款三端相要。崇厚遽定约，为朝士所纠，议久不决。宗棠奏曰：“自俄踞伊犁，蚕食不已，新疆乃有日蹙百里之势。俄视伊犁为外府，及我索地，则索偿卢布五百万元。是俄还伊犁，於俄无损，我得伊犁，仅一荒郊。今崇厚又议畀俄陬尔果斯河及帖克斯河，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归俄也。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遽捐要地，此界务之不可许者也。俄商志在贸易，其政府即广设领事，欲藉通商深入腹地，此商务之不可许者也。臣维俄人包藏祸心，妄忖吾国或厌用兵，遂以全权之使臣牵制疆臣。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旃。”上壮其言，嘉许之。崇厚得罪去，命曾纪泽使俄，更前约。於是宗棠乃自请出屯哈密，规复伊犁。以金顺出精河为东路，张曜沿特克斯河为中路，锦棠经布鲁特游牧为西路；而分遣谭上连等分屯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为后路声援：合马步卒四万馀人。

六年四月，宗棠舆榇发肃州，五月，抵哈密。俄闻王师大出，增兵守伊犁、纳林河，别以兵船翔海上，用震撼京师，同时天津、奉天、山东皆警。七月，诏宗棠入都备顾问，以锦棠代之。而俄亦慑我兵威，恐事遂决裂。明年正月，和议成，交还伊犁，防海军皆罢。

宗棠用兵善审机，不常其方略。筹西事，尤以节兵裕饷为本谋。始西征，虑各行省协助饷不时至，请一借贷外国。沈葆桢尼其议，诏曰：“宗棠以西事自任，国家何惜千万金。为拨款五百万，敕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出塞凡二十月，而新疆南北城尽复者，馈运饶给之力也。初议西事，主兴屯田，闻者迂之；及观宗棠奏论关内外旧屯之弊，以谓挂名兵籍，不得更事农，宜画兵农为二，简精壮为兵，散愿弱使屯垦，然后人服其老谋。既入觐，赐紫禁城骑马，使内侍二人扶掖上殿，授军机大臣，兼值译署。国家承平久，武备弛不振，而海外诸国争言富强，虽中国屡平大难，彼犹私议以为脆弱也。及宗棠平帕夏，外国乃稍稍传说之。其初入京师，内城有教堂高楼，俯瞰宫殿，民间讙言左侯至，楼即毁矣，为示谕晓，乃止。其威望在人如此。然值军机、译署，同列颇厌苦之。宗棠亦自不乐居内，引疾乞退。九月，出为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尝出巡吴淞，过上海，西人为建龙旗，声砲，迎导之维谨。

九年，法人攻越南，自请赴滇督师。檄故吏王德榜募军永州，号“恪靖定边军”，法旋议和，止其行。十年，滇、越边军溃，召入都，再直军机。法大举内犯，诏宗棠视师福建，檄王珍子诗正潜军渡台湾，号“恪靖援台军”。诗正至台南，为法兵所阻，而德榜会诸军大捷於谅山。和议成，再引疾乞退。七月，卒於福州，年七十三，赠太傅，谥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於湖南及立功诸省。

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穆宗尝戒其褊衷。始未出，与国籓、林翼交，气陵二人出其上。中兴诸将帅，大率国籓所荐起，虽贵，皆尊事国籓。宗棠独与抗行，不少屈，趣舍时合时不合。国籓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宗棠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故出其门者，成德达材不及国籓之盛云。子四人：孝威，举人，以廕为主事，先卒，旌表孝行；孝宽，郎中；孝勋，兵部主事；孝同，江苏提法使。孙念谦，袭侯爵，通政司副使。

论曰：“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宗棠初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籓见其所居幕★C7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俭若此。初与国籓论事不洽，及闻其薨，乃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媿不如。”

志益远矣。

## 列传二百

曾国荃弟贞幹 沈葆桢 刘坤一曾国荃，字沅甫，湖南湘乡人，大学士国籓之弟也。少负奇气，从国籓受学京师。咸丰二年，举优贡。六年，粤匪石达开犯江西，国籓兵不利。国荃欲赴兄急，与新授吉安知府黄冕议，请於湖南巡抚骆秉章，使募勇三千人，别以周凤山一军，合六千人，同援江西。十一月，克安福，连破贼於大汾河、千金坡，进攻吉安，下旁数县。

七年春，丁父忧回籍。夏，贼麕聚吉安，周凤山军败溃。时王珍、刘腾鸿皆丧亡，士气衰沮。江西巡抚耆龄奏起国荃统吉安诸军，军复振。冬，败石达开於三曲滩，吉安围始合。八年春，克吉水、万安。八月，督水师毁白鹭洲贼船，破城外坚垒，遂克吉安，擒贼首李雅凤。以功累擢知府，撤军还长沙。九年，复赴江西，率硃品隆等军五千馀人援剿景德镇。时诸军与贼相持数月，莫肯先进。国荃至，乃合力败援贼於浮梁南。三战皆捷，火镇市，追歼贼及半，克浮梁，擢道员。江西肃清。

国籓出九江，至黄州，与胡林翼议分路图皖。国荃留军巴河，自还湖南增募为万人。多隆阿、鲍超等既大破贼於太湖、潜山，十年闰三月，国荃乃进军集贤关，规攻安庆。陈玉成来援，击走之。十一年，陈玉成复纠捻众至於菱湖，两岸筑坚垒，与城贼更番来犯。国荃调水师入湖，令弟贞幹筑垒湖东以御之。会陈玉成在桐城为多隆阿所败，还趋集贤关，迎击破之。玉成由马踏石遁走，仍留党踞赤冈岭，与菱湖贼垒犄角。国荃困以长壕，鲍超来，合攻，悉破其垒，擒斩万馀。进破安庆城外贼营，毁东门月城。惟北门三石垒坚不可下，令降将程学启选死士缘砲穴入，拔之。

陈玉成屡为多隆阿所创，收馀众，纠合捻匪，复屯集贤关，袭官军后路，城贼叶芸来亦倾巢出扑。国荃凭壕而战，屡击卻，仍复进，增筑新垒，遣贞幹合水师扼菱湖，绝贼粮路。八月，以地雷轰城，克之，歼贼万馀，俘数千。捷闻，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赐黄马褂。寻以追殄馀贼，赐号伟勇巴图鲁。於是国籓进驻安庆，国荃率师东下规江宁，克无为州，破运漕镇，拔东关，加头品顶戴。分兵守诸隘，自回湖南增募勇营。

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诏以军务紧要，毋庸与兄国籓回避同省。三月，率新募六千人至军，自循江北岸，令弟贞幹循南岸，彭玉麟等率水师同进，拔铜城徬、雍家镇诸隘，复巢县、含山、和州，克裕溪口、西梁山。渡江会攻金柱关，乘间袭太平，克之。回克金柱关，贞幹亦克芜湖。令彭毓橘截败贼於薛镇渡口，大破之。五月，连夺秣陵关、大胜关要隘。水师进扼江宁护城河口，陆师迳抵城南雨花台驻屯，贼来争，皆击卻之。国籓犹以孤军深入为虑，国荃谓：“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会秋疫大作，士卒病者半。贼酋李秀成自苏州纠众数十万来援，结二百馀垒。国荃於要隘增垒，辅以水师，先固粮道。贼环攻六昼夜，彭毓橘等乘其乏出击，破贼营四。贼悉向东路，填壕而进，前仆后继。国荃督军抵御，砲伤颊，裹创力战，贼始退。李世贤又自浙江率十万众至，与秀成合攻，屡掘地道来袭，毁营墙，百计攻袭，皆未得逞。芜湖守将王可升率援师至，国荃简精锐分出，焚贼数垒，馀弃垒走，进击，大破之。先后歼贼数万，围乃解。秀成、世贤引去。是役以病馀之卒，苦战四十馀日，卒保危局，诏嘉奖，颁珍赉。

议者欲令乘胜退保芜湖，国荃以贼虽众，乌合不足畏，不肯退。二年春，国籓亲至视师，见围屯坚定，始决止退军之议。诏擢浙江巡抚，仍统前敌之军规取江宁。

四月，攻雨花台及聚宝门外石垒，克之。九洑洲为江宁犄角，贼聚守最坚。国荃偕彭玉麟、杨岳斌往觇形势，合水陆军血战，克之，江面遂清。连克上方桥、江东桥，近城之中和桥、双桥门、七甕桥，稍远之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秣陵关、博望镇诸贼垒，以次并下。国荃初至，合各路兵仅二万，至是募围师至五万人。十月，分军扼孝陵卫。李鸿章克苏州，李秀成率败众分布丹阳、句容，自入江宁，劝洪秀全同走，不听，遂留同城守。

三年春，克锺山天保城，城围始合。贼粮匮，城中种麦济饥。国荃迭令掘地道数十处，贼筑月围以拒，士卒多伤亡。会诏李鸿章移师会攻，诸将以城计日可破，耻借力於人，攻益力。鸿章亦不至。国荃虑师老生变，督李臣典等当贼砲密处开地道。既成，悬重赏募死士，李臣典、硃洪章、伍维寿、武明良、谭国泰、刘连捷、沈鸿宾、张诗日、罗雨春誓先登者九人。六月十六日，日加午，地道火发，城崩二十馀丈，李臣典、硃洪章等蚁附争登。贼倾火药轰烧，彭毓橘、萧孚泗手刃退卒数人，遂拥入。硃洪章、沈鸿宾、罗雨春攻中路，向伪天王府；刘连捷、张诗日、谭国泰攻右路，趋神策门，硃南桂等梯城入，合取仪凤门；其左路彭毓橘由内城至通济门，萧孚泗等夺朝阳、洪武门，罗逢元等从聚宝门入，李金洲从通济门入，陈湜、易良虎从旱西、水西门入：於是江宁九门皆破。守陴贼诛杀殆尽，犹保子城。夜半，自纵火焚伪王府，突围走。要截斩数百人，追及湖、熟，俘斩亦数百。洪秀全已前一月死，获其尸於伪宫。其子洪福瑱年十五六，讹言已自焚死，馀党挟之走广德。

国荃令闭城救火，搜杀馀贼。获秀全兄洪仁达及李秀成，伏诛。凡伪王主将大小酋目三千馀，皆死乱兵，毙贼十馀万，拔难民数十万。捷闻，诏嘉国荃坚忍成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锡名威毅，赐双眼花翎。

国荃功高多谤，初奏洪福瑱已毙，既而奔窜浙江、江西，仍为诸贼所拥，言者以为口实，遂引疾求退，遣撤部下诸军，温诏慰留；再疏，始允开缺回籍。四年，起授山西巡抚，辞不就。调湖北巡抚，命帮办军务，调旧部剿捻匪。

五年，抵任，汰湖北冗军，增湘军六千，以彭毓橘、郭松林分统之。时捻匪往来鄂、豫之交，国荃檄鲍超由枣阳趋淅川、内乡防西路，郭松林由桐柏、唐县出东路，刘维桢向新野为声援。贼折而北窜，诏郭松林越境会剿。是年冬，败贼於信阳、孝感。贼窜云梦、应城、德安，郭松林击走之，克应城、云梦，又败之皁河、杨泽。

松林追贼臼口，中伏受重伤，其弟芳珍战死。彭毓橘破贼於沙口，又败之安陆。国荃以贼多骑，难与追逐，欲困之山地。毓橘偕刘维桢屡战不能大创，贼窜去。总督官文与不协，国荃疏劾其贪庸骄蹇，诏解官文总督任。六年春，贼复犯德安，为刘铭传、鲍超所败，遁入河南境，寻复回窜。彭毓橘恃勇轻进，遇贼蕲州，战殁於六神港。五月，捻匪长驱经河南扰及山东。诏斥诸疆吏防剿日久无功，国荃摘顶，下部议处，寻以病请开缺，允之。

光绪元年，起授陕西巡抚，迁河东河道总督。二年，复调山西巡抚。比年大旱，灾连数省。国荃力行赈恤，官帑之外，告贷诸行省，劝捐协济，分别灾情轻重、赈期久暂，先后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善后蠲徭役，岁省民钱钜万。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民德之，为立生祠。六年，以疾乞罢，慰留，寻召来京。七年，授陕甘总督，命赴山海关治防，复乞病归。八年，署两广总督。

九年，内召。十年，署礼部尚书，调署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寻实授。时法兰西兵犯沿海，中朝和战两议相持。国荃修江海防务，知上海关系诸国商务，法兵不能骤至，驭以镇静。诏遣文臣分赴海疆会办，福建疆吏遂不能主兵。国荃言权不可分，朝廷亦以其老於军事，专倚之。命遣兵轮援台湾，原议五，实遣其三。坐下部议，革职留任。兵轮终不得达，其二折至浙洋，助战镇海有功，和议寻定。十一年，京察，以国荃夙著勋勤，开复处分。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推恩加太子太保。

国荃治两江凡六年，总揽宏纲，不苛细故，军民相安。十六年，卒於官，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襄，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建专祠。孙广汉袭伯爵，官至左副都御史。

国荃弟贞幹，原名国葆。诸生。从兄国籓剿平常德、宁乡土匪。时杨岳斌为把总，彭玉麟为诸生，贞幹亟称於国籓，谓二人英毅非常，同辟领水师。初败於岳州，贞幹自引咎，言诸将无罪。国籓东征，贞幹家居未从。及其兄国华战殁三河，贞幹誓杀贼复仇。胡林翼使领千人，自黄州转战潜山、太湖。从国荃攻安庆，设计招降贼将程学启，克城之功，学启为多。同治元年，与国荃分路沿江进师，破鲁港，克繁昌、南陵、芜湖，会军雨花台。寻染疫，将假归，援贼至，被围，强起任战守，围解而病剧，卒於军。初以功叙训导，加国子监学正衔，赐号迅勇巴图鲁。既破援贼，擢知府，命下而贞幹已殁。事闻，赠按察使。李鸿章为陈战绩，诏依二品议恤，赠内阁学士，予骑都尉世职，建专祠，谥靖毅。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数上疏论兵事，为文宗所知。咸丰五年，出为江西九江知府。九江已陷贼，从曾国籓筦营务。六年，署广信府。贼酋杨辅清连陷贵溪、弋阳，将逼广信。葆桢方赴河口筹饷，闻警驰回郡，官吏军民多避走。妻林，先刺血书乞援於浙军总兵饶廷选。会大雨，贼滞兴安。廷选先入城，贼至，七战皆捷，解围去。曾国籓上其城守状，诏嘉奖，以道员用。七年，擢广饶九南道，留筦广信防务。数假客军击走窜贼，平弋阳土匪，诛安仁抗粮奸民，加按察使衔。以伉直忤大吏，乞养亲去官。

十年，起授吉赣南道。以亲老辞，未出，命留原籍治团练。曾国籓屡荐其才，十一年，诏赴安庆大营委用。未几，超擢江西巡抚，谕曰：“朕久闻沈葆桢德望冠时，才堪应变。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且为曾经仕宦之区，将来树建殊勋，光荣门户，足承亲欢。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葆桢奉诏，感泣赴官。时浙江沦陷，左宗棠由江西进军规复。贼酋杨辅清、李世贤合扰江西，冀断皖、浙运道。同治元年，葆桢亲赴广信筹防，令士民筑堡自卫，坚壁清野。倚用湘将王德榜、段起及席宝田、江忠义诸人，客军并听指挥，贼至辄击退。二年，破黄文金於小路口，又破之於祁门。会浙军克黟县，贼由太平、石埭、建德扰江西，督军进击走之。是年秋，因病请假。

初，曾国籓军饷多倚江西。葆桢以本省军事方殷，奏留自给。江宁前敌需饷亟，而江西协解不至，国籓疏争。御史华祝三亦疏言两人龃，虑误大局，诏两解之，命各分其半，别以江海关拨款济江南军。三年，大军围江宁急。贼聚扰江西，图牵后路。诏杨岳斌移师督剿，命葆桢会商机宜。既而江宁、杭州相继复，黄文金拥洪福瑱由浙、皖窜江西，为入粤计。葆桢令席宝田追剿，至石城，大破之。阵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搜获洪福瑱於荒谷中，皆伏诛。以擒首逆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头品顶戴。葆桢推功诸将，疏辞，诏嘉其开诚布公，将士用命，且江西吏治民风，日有起色，宜膺殊赏，不允所请。寻乞归养，温诏慰留。四年，以亲病请假省视，因防务急，未行，丁母忧，命治丧百日，假满仍回任。坚请终制，乃允之。

六年，命为总理船政大臣。初，左宗棠创议於福州马尾山麓濒江设船厂，未及兴工，宗棠调陕甘，疏言非葆桢莫能任。葆桢释服，始出任事。造船坞及机器诸厂，聘洋员日意格、德克碑为监督。月由海关拨经费五万两，期以五年告成。附设艺童学堂，预募水勇习练驾驶。事皆创立，船材来自外国，煤炭亦购诸南洋，采办尤易侵渔。葆桢坚明约束，一无瞻徇。布政使周开锡为提调，延平知府李庆霖佐局事，皆为总督所不喜，齮龁欲去之，葆桢疏争得留，籓署吏玩抗，以军法斩之，众咸惊服。

九年，丁父忧，仍请终制，暂解事，服阕始出。当其居忧，内阁学士宋晋疏请暂停船工，诏下酌议。葆桢上疏，略谓：“自强之道，与好大喜功不同，不可以浮言摇动。且洋员合同不能废，机厂经营不可弃。不特不能即时裁撤，五年期满，亦不可停。”推论利害切至，诏嘉纳之。十一年，再莅事。先后造成兵舰二十艘，分布各海口。寻以匠徒艺成，议酌改船式，督令自造，不用洋员监督。疏陈善后事宜，并如议行。

十三年，日本因商船避风泊台湾，又为生番所戕，藉词调兵，觊觎番社地。诏葆桢巡视，兼办各国通商事务。日兵已登岸结营，葆桢据理诘之。晓谕番族遵约束，修城筑垒为战备。提督唐定奎亦率淮军至，日人如约撤兵。乃议善后事宜，疏陈福建巡抚宜移驻台湾，吏治军政方能整顿，诏如所请。甫内渡，狮头社番戕官滋事，光绪元年，复往，督唐定奎等伐山开道，攻破内外狮头等社，毁其巢，胁从者次第就抚。中路、北路亦分军深入，诸番皆听约束。先於琅玡增设恆春县，至是奏设台北府，淡水、新竹、宜兰三县隶之；噶玛兰通判移驻鸡笼山；台湾府同知移驻卑南；鹿港同知移驻水沙。连疏陈营伍积弊，请归巡抚节制。购机器，开台北煤窑，为明遗臣郑成功请予谥建祠，以作台民忠义之气，并报可。遂撤军内渡，事竣，擢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江南自军事定后，已逾十年。疆吏习为宽大，葆桢精覈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尤严治盗，莅任三月，诛戮近百人，莠民屏迹。皖南教案，华教士诬良民重罪，亲讯，得其受枉状，反坐教士，立诛之，然后奏闻，洋人亦屈伏。淮南引地以次归复，濬河、积穀、捕蝗、禁种罂粟诸政，并实力施行。数以病乞退，五年，入觐，皇太后温谕勉以共济时艰，毋萌退志，自此遂不言病。是年十一月，卒於位，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立功各省建专祠，谥文肃。子玮庆，赐举人，袭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瑜庆，恩廕主事，官至贵州巡抚。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练从官军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叙功以教谕即选。六年，骆秉章遣刘长佑率师援江西，坤一为长佑族叔而年少，师事之，从军中自领一营。长佑既克萍乡，令进战芦溪、宣风镇，连破贼，逼袁州，招降贼目李能通。於是降者相继，守城贼何益发夜启西门，坤一先入，复袁州。累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

七年，克临江，擢知府。八年，长佑以病归，坤一代将其军。偕萧启江渡赣江规抚州，克崇仁。启江在上顿渡为贼所困，往援，大破贼，遂复抚州，连克建昌，擢道员。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坤一回援，解永州、新宁之围，加盐运使衔。贼窜广西，从刘长佑追蹑，复柳州。长佑擢抚广西，令坤一驻柳州清馀匪，悉平之，加布政使衔。进攻浔州，十一年七月，拔其城，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回趋川、楚，坤一扼之融县，掩击败之，贼溃走入黔，授广东按察使。

同治元年，迁广西布政使。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坤一接统其军，赴浔州进剿。贵县匪首黄鼎凤，在诸匪中最狡悍，屡议剿抚，不能下。二年，坤一破之於登龙桥，遂驻守之。鼎凤老巢曰平天寨，倚山险树重栅，守以巨砲，覃墟相距十馀里，为犄角。坤一阳议抚，撤军回贵县，潜师夜袭覃墟，遂围平天寨，复横州，鼎凤势蹙。三年四月，擒鼎凤及其党诛之。浔州平，赐号硕勇巴图鲁。四年，剿平思恩、南宁土匪，复永淳，擢江西巡抚。令席宝田、黄少春会剿粤匪馀党於闽边，五年，聚歼於广东嘉应州，加头品顶戴。军事既定，坤一治尚安静，因整顿丁漕，不便於绅户。十一年，左都御史胡家玉疏劾之，坤一奏家玉积欠漕粮，又屡贻书干预地方事。诏两斥之，家玉获谴，坤一亦坐先不上闻，部议降三级调用，加恩改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寻复之，命署两江总督。

光绪元年，擢两广总督。广东号为富穰，库储实空，出入不能相抵。议者请加盐釐及洋药税，坤一以加盐釐则官引愈滞，但严缉私贩，以暢销路；又援成案，筹款收买馀盐，发商交运，官民交便。药釐抽收，各地轻重不同，改归一律，无加税之名，岁增钜万。吏治重在久任，令实缺各归本任，不轻更调。禁赌以绝盗源，水陆缉捕各营，分定地段以专责成，盗发辄获。

二年，调授两江总督。六年，俄罗斯以交还伊犁，藉端要挟。诏筹防务，坤一上疏，略谓：“东三省无久经战阵之宿将劲旅，急宜绸缪。西北既戒严，东南不可复生波折。日本、琉球之事宜早结束，勿使与俄人合以谋我。英、德诸国与俄猜忌日深，应如何结为声援，以伺俄人之后。凡此皆赖庙谟广运，神而明之。”九年，法越构衅，边事戒严。坤一疏：“请由广东、广西遴派明幹大员统劲旅出关，驻扎谅山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越南共筹防御。并令越南招太原、宣光黑旗贼众，免为法人诱用。云南据险设奇，以资犄角。法人知我有备，其谋自沮。云南方拟加重越南货税，决不可行。重税能施之越人，不能施之法人。越人倘因此转嗾法人入滇通商，得以依讬假冒，如沿海奸商故智，不可不虑。越南如果与法别立新约，中国纵不能禁，亦应使其慎重；或即指示机宜，免致再误。越南积弱，若不早为扶持，覆亡立待。滇、粤籓篱尽失，逼处堪虞。与其补救於后，曷若慎防於先。此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疏入，多被采纳。

十二年，丁继母忧。十六年，仍授两江总督。十七年，命帮办海军事务。二十年，皇太后万寿，赐双眼花翎。日本犯辽东，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旅顺悉陷，北洋海陆军皆失利。召坤一至京，命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坤一谓兵未集，械未备，不能轻试，诏促之出关。时已遣使议和，坤一以两宫意见未洽为忧，濒行，语师傅翁同龢曰：“公调和之责，比余军事为重也。”二十一年春，前敌宋庆、吴大澂等复屡败，新募诸军实不能任战，日本议和要挟弥甚，下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决和战之策。坤一以身任军事，仍主战而不坚执。未几和议成，回任。坤一素多病，卧治江南，事持大体。言者论其左右用事，诏诫其不可偏信，振刷精神，以任艰钜。坤一屡疏陈情乞退，不许。

二十五年，立溥俊为穆宗嗣子，朝野汹汹，谓将有废立事，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

二十六年，值德宗万寿，加太子太保。拳匪乱起，坤一偕李鸿章、张之洞创议，会东南疆吏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为保护，人心始定。车驾西幸，议者或请迁都西安，坤一复偕各督抚力陈其不可，籥请回銮。二十七年，偕张之洞会议请变法，以兴学为首务，中法之应整顿变通者十二事，西法之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联衔分三疏上之。诏下政务处议行，是为实行变法之始。洎回銮，施恩疆吏，加太子太保。

二十八年，卒，优诏赐恤。嘉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保障东南，厥功尤著，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诚。祀贤良祠，原籍、立功省建专祠。赐其子能纪四品京堂，诸孙并予官。张之洞疏陈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世以所言为允。

论曰：曾国荃当苏、浙未复，孤军直捣金陵，在兵事为危机，其成功由於坚忍。

铲其本根，则枝蔓自绝，信不世之勋也。屡退复起，朝廷倚为保障，以功名终。沈葆桢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吏治并卓然。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耦。后来不能充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刘坤一起家军旅，谋国独见其大，晚年勋望，几轶同侪，房、杜谋断之功，不与褒、鄂并论矣。

## 列传二百一

李臣典 萧孚泗 硃洪章 刘连捷 彭毓橘张诗日伍维寿 硃南桂 罗逢元 李祥和 萧庆衍 吴宗国李臣典，字祥云，湖南邵阳人。年十八从军，初隶王珍部下，后从曾国荃援江西，隶吉字营。咸丰八年，战吉安南门外，国荃受重创，臣典大呼挺矛进，追杀至永丰、新淦。国荃奇其勇，超擢宝庆营守备。克景德镇，复浮梁，皆为军锋。十年，从战小池驿，晋都司，赐花翎。进规安庆，战菱湖，逼贼屯，扼其北，国荃伤股坠马，臣典驰救以归。偕张胜禄、张诗日战枞阳，破援贼，水师得以进屯。十一年，攻安庆西门贼垒，陈玉成纠杨辅清数万人围官军数重，战至日中未决，驰告诸将曰：“事急矣，成败在此举！”臣典横槊前驱，与诸营合力决荡，贼大奔，斩首数千级，遂拔安庆，擢参将，赐号刚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从国荃乘胜下沿江各城隘，进军江宁，臣典会取丹阳镇，夺秣陵关，以总兵记名。军中疫作，李秀成大举来援，逼垒鏖战，国荃督阵，砲伤颊，臣典与副将倪桂节力卫之，桂节阵亡。贼方攻西路急，臣典曰：“此虚声也，请备东路。”

既而贼果萃东路，参将刘玉春死之。砲弹穿壁墙如雨注，臣典死守，卒不能入。围解，加提督衔。二年，偕赵三元夜袭雨花台石城，束草填壕，缘梯将上，贼惊觉，燃砲轰击，军少卻。臣典搴旗大呼跃而上，诸军继之，掷火弹毁敌楼，城立拔，以提督记名。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偕萧孚泗、张诗日等攻夺紫金山，又败诸校场，连克近城诸垒。三年，克天保城，江宁之围始合。五月，克地保城。

六月，诸军番休进攻，贼死拒，杀伤相当。臣典侦知贼粮未尽，诸军苦战力渐疲，谓国荃曰：“师老矣！不急克，日久且生变。请於龙膊子重掘地道，原独任之。”

遂率副将吴宗国等日夜穴城，十五日地道成，臣典与九将同列誓状。翼日，地雷发，臣典等蚁附入城，诸军毕入。下令见长发者、新薙发者皆杀，於是杀贼十馀万人。

臣典遽病，恃壮不休息，未几，卒於军，年二十七。

捷上，列臣典功第一，锡封一等子爵，赐黄马褂、双眼花翎。命未至而臣典已殁，诏加赠太子少保，谥忠壮，吉安、安庆、江宁各建专祠。

萧孚泗，湖南湘乡人。咸丰三年，入湘军，从罗泽南转战江西、湖北，洊擢守备。六年，从曾国荃援江西，克安福、吉水、万安诸县。七年，克峡江，擢游击，赐花翎。八年，从攻吉安，贼出扑孚泗营，开壁奋击，毙悍贼多名。旋克吉安，擢参将。九年，江西肃清，擢副将。会攻太湖，十年春，大战小池驿，复太湖，孚泗功多，赐号勷勇巴图鲁。进攻安庆，战菱湖，孚泗於东路横壕倚水筑新营，会击屡破贼。分道攻安庆城外诸垒，贼援迭至，与城贼相应，更番扑官军营垒，孚泗等且战且筑垒，贼不得逞；又偕水师副将蔡国祥截获贼粮。八月，以地雷坏城，复安庆，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授河南归德镇总兵。

同治元年，国荃循江东下，孚泗为前锋，攻拔西梁山。会水师克太平、芜湖，破金柱关、东梁山，进克秣陵关、江心洲，乘胜逼江宁，以提督记名。李秀成来援，分党趋江心洲截运道，孚泗等逆击败之。贼攻孚泗后营砲台，相持十馀日，贼以地雷毁营墙，孚泗以火药数十桶掷轰，贼不得入。伺贼疲，孚泗与彭毓橘突出夹击，踏平贼垒数十，赐黄马褂。二年，偕总兵李臣典袭克雨花台石城，追至上方桥，斩馘数千，又破秣陵关贼卡。夜袭上方桥，结筏渡河，扼双桥门，连破贼隘。偕彭毓橘纵火焚其桥，袭贼屯，擢福建陆军提督。三年，既克天保城，孚泗出锺山北，於太平门筑三垒守之，绝贼粮道。

六月，进占龙膊子山石城，孚泗与李臣典筑砲台山上，距城仅十馀丈，积沙草高与城齐，作伪攻状，潜於其下凿地道。贼宵攻毁砲台，副将陈万胜战死，明日，会师逼城下，总兵郭鹏程、王绍羲复中砲死。及地道成，火发城圮，将士争登，贼掷火药抵拒，死仆相继。孚泗手刃退者数人，士气乃奋，尽从缺口入。李秀成匿民舍，孚泗索获之，并擒洪仁达。论功，赐封一等男爵，赐双眼花翎。寻丁父忧归。

光绪十年，卒於家，优恤，谥壮肃。

硃洪章，字焕文，贵州黎平人。咸丰初，应募为乡勇，从黎平知府胡林翼剿新宁窜匪，又剿黄平榔匪，擒匪首刘瞎么，以功奖外委。四年，从林翼援湖北，会克岳州。从塔齐布攻武昌，破贼洪山，遂隶塔齐布军。战大冶、半壁山、田家镇、孔垅、小池口，攻九江，无役不从，以勇名。塔齐布卒，从周凤山。凤山败，隶毕金科。六年，克饶州，擢千总。金科战殁，代领其军。江西不给饷，张芾倚蔽皖南，资之，军始不散。又以会攻四十里街，他将败绩，被劾，降把总。九年，从曾国荃复景德镇，复官，以守备补用。遂从曾国荃部下，战绩始著。

十年，从攻太湖，解小池驿之围，晋都司。进攻安庆，争壕夺垒，斩刈甚多。

十一年，克安庆，超擢参将，赐号勤勇巴图鲁。从国荃由皖东下，连夺沿江要隘，擢副将。进屯雨花台，江宁城贼出扑，屡击破之。及援贼至，大营被围，迭以地雷毁营墙，悍贼拥入，口衔利刃，匍匐而进。洪章督队发枪砲，掷火焚烧，毙贼无算，伤亡士卒甚多，久之始解。洪章先以迭克城隘，以总兵记名，至是加提督衔。

同治三年，攻江宁久不拔，及开地道於龙膊子山麓告成，议推前锋。国荃召诸将署名具军令状，洪章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刘连捷第三，其他以次署毕，共得九人。发火城崩，洪章率所部长、胜、焕字三营千五百人，从倒口首先冲入，贼仓猝从城头掷火药倾盆下，士卒死四百馀人。洪章入城后，结圜阵与贼排击。诸将毕入，乃分军为三，洪章趋中路，直攻天王府之北，短兵巷战一日夜，搜斩逆酋尤众，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无论提镇缺出，侭先题奏。初叙入城功，李臣典以决策居第一，洪章列第三，众为不平。洪章曰：“吾一介武夫，由行伍擢至总镇。今幸东南底定，百战馀生，荷天宠锡，已叨非分，又何求焉？”

四年，授湖南永州镇总兵。光绪二年，调云南鹤丽镇，署昭通、临安、腾越诸镇。鹤丽地卑下，水潦常没民田，有新河泄水，通塞无常。洪章在镇，躬率士卒开濬数次，水患为纾，民感之。十四年，因病乞开缺，病痊，曾国荃调留两江，洪章凭吊龙膊子山，祭死士瘗所，国荃为树碑纪事。十五年，署狼山镇总兵。二十年，张之洞檄募十营防金沙卫。二十一年，卒於军。之洞疏陈战绩，称其收复江宁，功实第一。诏宣付史馆，从优议恤，谥武慎，附祀曾国籓、国荃、胡林翼专祠。

刘连捷，字南云，湖南湘乡人。以外委隶同族刘腾鸿湘后营，转战湖北。罗泽南荐诸巡抚胡林翼，檄领副后营，擢千总。咸丰六年，从腾鸿援江西，战瑞州，腾鸿中砲殒，连捷率所部攻城，拔之。为曾国籓所重，荐改文职，以知县留江西补用。

从曾国荃克吉安，擢同知，赴安徽助剿，十年，大捷於小池驿，擢知府。由集贤关攻安庆，破援贼。十一年，复破援贼於集贤关，克安庆，擢道员，赐号果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攻巢县东关，贼立石墙於罗星山，连捷率死士夜渡河纵火烧贼营，进克西梁山、濡须口，渡江克太平府、金柱关、芜湖，乘胜进军江宁。连捷军屯颜行，李秀成、李世贤纠大众来攻，以炸砲破营壁，连捷筑横墙拒之，常乘贼懈夜出破贼垒。及贼退，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大营恃无为州通饷道，连捷率三千人往守，营城外石涧阜。二年，李秀成困以长围，军粮垂尽，彭玉麟劝突围出，连捷誓死守。彭毓橘来援，合击贼，走之，再复巢县、含山、和州，赐黄马褂。偕水师进攻九洑洲、下关。

三年，龙膊子山地道成，偕诸军冲入城。江宁平，以布政使记名，加头品顶戴，予骑都尉世职。湘军凯撤，曾国籓留连捷军三千人驻守舒城、桐城防捻匪。会霆营叛卒扰江西，连捷督军追剿，驻防吉安、赣州，会剿粤匪馀党於广东嘉应州，尽歼之。连捷以伤病归，家居十载。光绪中，曾国荃抚山西，奏起连捷练军包头，从国荃移屯山海关，又从至江南治江防。十三年，卒，赐恤，赠内阁学士，建专祠，谥勇介。

彭毓橘，字杏南，湖南湘乡人。从曾国荃援江西，积功叙县丞。及进安徽，小池驿、菱湖诸战皆有功，又屡破援贼，累功擢知府。会诸军下沿江诸要隘，渡江克太平府、金柱关、芜湖，擢道员，赐号毅勇巴图鲁。

大军逼江宁，毓橘与诸将分路取丹阳镇、秣陵关诸要隘，夷贼垒数十，进攻雨花台石城，贼死拒未下。李秀成率众来援，大营被围。毓橘方染疫，力疾御战，伺懈出击，破贼垒。解围后，毓橘与刘连捷援江北，合水师连复江浦、和州、含山、巢县四城，江北大定。削平江宁附近诸贼垒，毓橘功为多。龙膊子地道火发，督军冲入，手刃退者。论功最，以布政使记名，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寻授福建汀漳龙兵备道，未之任，曾国荃疏调毓橘统湘军赴湖北，捻匪窜扰黄州、安陆，毓橘进剿，战比有功。同治六年，师次蕲水，毓橘率小队数百，周览地势，至麒麟凹，贼大至，被围，搏战，死伤略尽。毓橘马陷泥淖，被执，{罒马}贼被害。事闻，诏视布政使阵亡例议恤，建专祠，赠内阁学士，谥忠壮，加骑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

张诗日，湖南湘乡人。咸丰五年，以外委随罗泽南战江西，克义宁。六年，改隶曾国荃军，克安福，战吉安。八年，复万安、吉水，超擢守备。九年，以克吉安及景德镇、浮梁，累擢游击。十年，援小池驿，复太湖、潜山，晋参将。

从攻安庆，率三营破援贼於枞阳。十一年，克安庆，擢副将，加总兵衔，赐号幹勇巴图鲁。同治元年，从克沿江要隘。及抵江宁，力守大营，破援贼。累擢，以提督记名。二年，屡破江宁城外贼垒，赐黄马褂。

三年，克天保、地保两城。方开掘龙膊子地道，李秀成夜自太平门突出来犯，又诈为官军，别从朝阳门东隅出，偪营纵火，诗日偕诸将力战卻之。地道火发，城崩，诗日率士卒登龙广山，夺太平门；复循神策门转战至狮子山，夺仪凤门。论功最，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年，授直隶宣化镇总兵。五年，从曾国籓剿捻，破张总愚、牛洛红於西平，又败之万金寨，进攻双庙贼巢。贼以马队袭官军后，诗日分军回击，追败之洪河，又败之郾城、召陵。因伤发回籍，六年，卒。曾国籓疏陈诗日克复江宁，当西北一路，论功在李臣典、刘连捷、萧孚泗之次，优恤，谥勤武。

伍维寿，湖南长沙人。从曾国荃援江西，攻安庆，克沿江要隘，擢副将。夺雨花台、聚宝门外石垒，累擢记名总兵，赐号毅勇巴图鲁。偕硃南桂破神策门，入城，率马队追逸贼至湖熟镇，擒斩贼酋李万材等，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六年，授陕西汉中镇总兵，调甘肃宁夏镇，光绪元年，卒。

硃南桂，湖南长沙人。罗泽南旧部，转战两湖，积功至副将，赐号勖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解金柱关围。二年，克薛镇、博望镇，以总兵记名。及克江宁，南桂先破神策门月城，梯而入，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五年卒，赐恤，谥勤勇。

罗逢元，湖南湘潭人。由武生入伍，从剿广西。曾国籓治水师，充营官，转战湖北、江西，累擢副将。继从曾国荃克安庆，以总兵记名，赐号展勇巴图鲁。进克沿江要隘，抵江宁，还守太平，屯金柱关。贼酋陈坤书大举来犯，逢元坚守，屡战，以少击众，擒斩逾万，以提督记名。及克江宁，由南门旧陷口梯登，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以伤发假归，光绪四年，卒，赐恤。

李祥和，湖南湘乡人。初从罗泽南，积功至游击。嗣从曾国荃，克吉安，复安庆，累擢副将，赐号著勇巴图鲁。同治元年，从大军进江宁，力守大营，破援贼，以提督记名。三年，攻克地保城，先登，筑砲台俯击城中，地道始成。论功，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四年，授安徽寿春镇总兵，从刘松山赴陕西剿捻匪。六年，战洛川大贤村，中砲阵亡，赐恤，谥武壮。

萧庆衍，湖南湘乡人。应募入湘军右营，转战江西、湖北，积功至副将。克太湖、潜山，以总兵记名，赐号刚勇巴图鲁。同治二年，援江浦，复含山、巢县、和州，加头品顶戴。三年，渡江会攻江宁，克上方桥，进锺山，筑三垒太平门外。城破，於缺口冲入，夺朝阳、洪武二门，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

吴宗国，湖南长沙人。以勇目从剿湖北，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曾国荃沿江东下，迭克要隘，功多，累擢参将，赐号资勇巴图鲁。二年，破聚宝门外上方桥、江东桥各贼垒，会水师破九洑洲、印子山贼巢，擢副将。从李臣典重开地道，城贼防益严，砲弹雨下。宗国手藤牌，持长绳，冒砲弹，狙行而前，抵城下测丈而返，始兴工开掘。大功克成，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五年，偕提督郭松林剿捻德安，战罗家集，中伏，殁於阵，依提督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论曰：洪秀全踞江宁十有馀年，曾国荃於苏、浙未定之先，孤军直捣，城大援众，事势綦难。及援贼既破，困兽之斗，人人致死，历两年之久，竟蕆大功。固由指挥素定，而在事诸将，同心效力，奋不顾身，其勇毅之烈，纪太常而光紫阁，无愧色焉。掇其尤者著於篇。

## 列传二百二

黄翼升丁义方 王吉 吴家榜 李成谋 李朝斌江福山 刘培元

黄翼升，字昌岐，湖南长沙人。少孤，育於邓氏，冒其姓，入长沙协标充队长。

咸丰初，从征广西，曾国籓创水师，调为哨长。四年，从杨岳斌下岳州，叙千总。

战於城陵矶，贼以十馀舟来诱，翼升知其诈，追至擂鼓台、荆河脑，伏贼突出，翼升驾舢板奋击，后队继之，贼大败。转战至金口，值贼下游被围，力战卻之。积功擢守备。克武汉后，进攻蕲州，翼升自蒜花出战败贼，焚其舟，擢都司。复蕲州，拔充营官。

攻湖口，毁贼船十馀艘。冲入内湖，贼塞隘口不得退，泊姑塘，迭战於都昌县河、鸡公湖，焚贼舟。时水师在内湖者无大船，既与外江阻绝，曾国籓令添造，并拨江西长龙、快蟹诸船，以翼升及萧捷三分领之，各为一军。五年，屡会诸军攻湖口，未克，萧捷三战死，翼升大愤，冲入贼卡，尽毁下钟岩贼船。夜出奇兵数惊贼，贼不出，仍驻军姑塘。

六年，贼犯抚州，南昌戒严，翼升奉檄泊吴城镇，卫省城。湖口之贼尾至，结土匪窥吴城，翼升分兵由前河包钞，自赴后河击陆路之贼，走之。会彭玉麟至军，令翼升专攻陆路，败贼於涂家埠，毁浮桥二、船百馀。贼复冒民船来犯，翼升合军围击，败之。追至德河口，遂会攻南康，直薄城下，火贼船，城贼遁走。

七年，授直隶提标左营游击。杨岳斌师至九江，彭玉麟与约夹攻湖口，军分六队，翼升率内湖右营当其冲，转斗而前。砲丸冒船过，他营失利，贼逐之，翼升待其还，纵击，斩杀过当。贼复乘夜劫营，灭炬待之，歼贼无算，尽毁梅家洲贼船。

东岸诸军亦断湖口铁锁，遂克湖口，内外水师复合。越日，进夺彭泽贼舟，破小孤山，擢副将。

九年，池州守城贼韦志俊投诚，彭玉麟令翼升往受降，贼酋古隆贤、杨辅清等来争，击卻之。旋有奸人内应，池州复陷。

十年，曾国籓规江南，奏设淮阳水师，荐翼升领之，即授淮阳镇总兵。十一年，破贼於黄盆镇，又败之方村。进攻铜陵，决城东北堤，从决口入据之。又进攻无为州，毁泥汊口、神塘河贼垒，无为、铜陵同复，赐号刚勇巴图鲁。偕王明山循沿江郡县，克池州，铜陵亦失而复得。运漕镇滨江通湖，贼踞之以通接济。翼升进击，诸军乘之，焚贼舟，贼遁铜城徬。又偕陈湜攻东关，克之，加提督衔。

同治元年，追贼入巢湖，贼聚湖口以遏归路，翼升掘堤岸引船出，反拊贼背夹击，大败之，城贼遁。进克含山、和州。四月，会攻金柱关，李朝斌临上游，翼升等遏下游，贼牵於水师，不暇内顾。曾国荃袭克太平，并趋金柱关合攻。翼升夜督队逾壕，纵火焚西门，贼突出，挥士卒登岸短兵接，立克金柱关。袭东梁山，一鼓下之。移师攻芜湖，贼弃城走。又击贼清水河，俘馘千计，以提督记名。

五月，克秣陵关、江心洲诸隘，血战夺九洑洲，军声大振。时李鸿章至上海，规苏、常，翼升移师会剿，诏署江南水师提督，松江、上海诸水军悉归节制。翼升所部十营，分二营驻浦口，四营驻扬州，亲率四营，六月，抵松江，就上海增造舢板、飞划诸船，移守青浦。贼酋谭绍光合嘉、湖、苏、昆诸贼图犯上海，屡扑青浦，翼升与陆军合击走之。贼绕犯北新泾大营，又走吴淞，翼升驶往，相持至夜，毁贼营七。贼犯嘉定及青浦、张堰，分队往援，且战且进，至白鹤江，毁桥而还。翼升兵少，调扬州驻营来会剿。鸿章约合攻黄渡，翼升由赵屯桥截击，追至三江口，尽平沿岸桥、垒。

十月，破贼芦墟、尤家庄、汾湖、三官塘，进距苏州三十里。常熟守贼骆国忠以城降，谭绍光来争，陷福山，翼升赴援，进攻河西、白茅、徐六泾诸口。二年正月，翼升会常胜军克福山，骆国忠见西山火起，突围出，围乃解。杨舍汛为沿江冲要，贼守之以蔽江阴，翼升沿江兜剿，迭破援贼，克之。乃会攻江阴，迭破蠡口、陈市。贼酋陈坤书来援，翼升扼江干诱贼出战，与郭松林、刘铭传合击，大破之。

克江阴，赐黄马褂。九月，由无锡进攻苏州，诏翼升赴临淮会剿苗沛霖，鸿章疏留勿遣。诸军合围苏州，薄城下，当齐门、阊门之间，截贼窜路，城贼乞降，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再克无锡，率五营赴临淮，苗沛霖寻走死，馀党瓦解，翼升仍回江苏。

三年，陈坤书犯常熟，偕郭松林等合击，贼败走。遣部将王东华等助攻常州，克之，被优叙，诏授江南水师提督。曾国籓奏：“江南额设提督一员，兼辖水陆。

翼升所授，当是新设，请敕部铸颁新印。”从之。会杨岳斌督师江西，翼升接统外江水师。江宁复，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年，诏翼升赴清江浦防捻匪，至则贼已败窜山东，进驻邳、宿之间。会僧格林沁战殁，捻氛益炽，犯雉河，翼升驶援，贼又走。五年，回驻江宁。六年，调守清江，东捻赖文光败窜淮安，翼升督诸军追击，文光为道员吴毓兰所擒。东捻平，论功，被珍赉。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诸军为长围困之，鸿章调翼升率师船入运河设防。六月，乘伏汛入张秋口，至德州。张总愚奔至，冒官军唤渡，翼升部将徐道奎察其伪，轰击之，大军环集，总愚溺水死。西捻平，加云骑尉世职，合并为三等男爵。

长江水师营制定，仍以翼升为提督。彭玉麟终制回籍，长江事宜悉付翼升主之。

十一年，诏起玉麟巡阅，劾不职将弁百馀人。翼升以伤病请代奏乞退，诏斥驭军不严，滥收候补将弁二百馀人之多，念前功，从宽免议，许其开缺回籍养疴。光绪十五年，皇太后归政，以翼升旧勋，予议叙，绘像紫光阁。十八年，复授长江水师提督，入觐，赐紫禁城骑马。二十年，皇太后万寿庆典，加尚书衔。日本兵事起，翼升由岳州赴江宁筹江防，卒於军，赐恤，谥武靖，立功地建专祠。子宗炎，袭男爵，官广西桂平梧盐法道。

丁义方，湖南益阳人。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积功至守备。咸丰八年，克九江，擢都司。十年，克建德，赐花翎。寻建德复陷，贼数万上犯湖口，势甚张。义方收建德溃兵，简精壮五百人，分布守御，自率水师驻西北门。贼乘锐攻城，义方登陴躬自搏战，会副将成发翔来援，贼引去。曾国籓疏言义方胆识过人，部署迅速，诏超擢参将，加副将衔。十一年，驻防小池口，贼自兴国来犯，击卻之。驰援都昌，解其围。同治元年，从彭玉麟迭克沿江诸隘，擢副将。二年，要击都昌败贼，毁其舟，寻解青阳围，以总兵记名，赐号壮勇巴图鲁。七年，授湖口镇总兵。光绪十九年，卒官。

王吉，湖南衡阳人。由马兵累擢守备。咸丰九年，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从屯黄石矶，击芜湖贼，战蟂矶、殷家汇、枞阳，皆有功，擢都司。十一年，从克孝感，战最力，擢游击，赐号猛勇巴图鲁。克德安、黄州，累擢副将。同治元年，金柱关之战，吉率队蛇行而进，跃上堤埂，破贼垒，以总兵记名。寻贼复由太平来犯，多方窥伺，吉驾飞划入湖迎击，又登岸驰逐。经月馀，贼踪始净。援无为州，率水勇登陆，会诸军夹击败贼。破铜城徬水卡，结小划船为桥以济陆师。复破陶家嘴、大甲村、岷山冈贼垒。二年，曾国籓、彭玉麟合疏荐吉勇敢诚朴，堪胜总兵之任，授狼山镇总兵。从克江浦、浦口，夺下关、草鞋峡、燕子矶诸隘，进拔九洑洲，以提督记名。八年，水师凯撤，乞假修墓，乃赴狼山镇任。光绪七年，卒，赐恤。

吴家榜，湖南益阳人。入水师，初隶杨岳斌营。咸丰十年，从黄翼升破贼殷家汇，枞阳，遂归其部下。菱湖、铜陵、泥汊口、运漕镇、东关诸战，皆有功，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攻金柱关、东梁山、芜湖，擢都司。从黄翼升援上海，迭破贼北新泾、四江口，败援贼於江阴，赐号敢勇巴图鲁。领淮阳水师前营，克无锡，擢副将。三年，江宁复，录功，以总兵记名。四年，追叙克宜兴、荆溪、溧阳功，以提督记名。七年，从黄翼升赴直隶防运河。捻匪平，晋号讷恩登额巴图鲁，授瓜洲镇总兵。光绪二年，兼署长江水师提督。十八年，卒，附祀彭玉麟祠。

李成谋，字与吾，湖南芷江人。咸丰四年，投效水师充哨长。从杨岳斌克湘潭、岳州，叙千总。转战湖北，败贼於倒口，拔沿江木栅，毁盐关贼船。克武汉，擢守备。从克田家镇，成谋追贼，上至武穴，下至龙坪，往来击贼，歼毙甚众，擢都司。

五年，从战塘角，焚贼舟二百馀，乘风夜抵武昌城下，砲击贼船，擢游击。攻金口，循北岸进拔贼垒。又连破贼於坛角、鲇鱼套，擢参将，赐号锐勇巴图鲁。

成谋身长八尺，力能一手竖大桅，素为胡林翼所器重。至是荐其每战冲锋，廉明爱士，堪胜水陆方镇之任，诏记名，俟军事稍閒，送部引见。

六年，扼沙口，断贼粮道，破贼小河口、青山，燔其辎重。转战蕲州、黄州、广济、武穴，下至九江，毁贼舟数百，获粮械以资军用。武汉复，擢副将。七年，会攻九江，追贼至湖口，前队锐进失利，成谋突入阵中，夺回所失四艘。寻授江苏太湖协副将。既克湖口，从杨岳斌顺流而下，登陆克望江、东流，疾趋安庆，复铜陵，会江南水师於峡口。红单船方攻泥汊贼垒不能下，岳斌令成谋急棹薄垒，掷火焚其火药库，贼遁走，获其粮械船舰。胡林翼奏“肃清江面，成谋之功为最，平日事亲孝”，特给二品封典。八年，擢福建漳州镇总兵。

十年，进攻池州，拔殷家汇，毁城外贼垒，破枞阳伪城，加提督衔。十一年，陈玉成围枞阳，击卻之。同治元年，会陆师拔巢县、雍家镇，薄西梁山，断横江铁锁，夺回要隘，以提督记名。破贼於鲁港、采石矶，克金柱关、芜湖，赐黄马褂。

三年，援湖北，破捻匪於罗田。五年，署福建水师提督，寻实授。

时军事渐定，整顿营制，会奏裁金门镇总兵，改为水师副将。裁左营游击，移右营驻湄州，归提标统辖。徙前营游击驻谾口，后营游击驻镏门。变通巡哨章程。

十一年，彭玉麟整顿长江水师，罢提督黄翼升，荐成谋朴诚堪膺重任，即以代之。

光绪二年，丁母忧，夺情留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江南兵轮悉归成谋统辖。十六年，万寿推恩，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以病乞归，寻卒。诏嘉其在任十馀年，驭军有法，江面乂安。赐恤，建专祠，谥勇恪。

李朝斌，字质堂，湖南善化人。由行伍隶长沙协标。咸丰四年，曾国籓调充水师中营哨官，从杨岳斌克武昌、田家镇各城隘，累功擢至参将。六年，会内湖水师攻克湖口及梅家洲，从杨岳斌乘胜循下游，埽荡江面，擢副将。八年，会攻九江，朝斌以水师登陆助战，克之。复从杨岳斌进攻安庆，拔枞阳、铜陵贼垒，赐号固勇巴图鲁。十年冬，间道援南陵，回军攻克东流。十一年，下茯苓洲、白茅嘴贼垒，会陆军克无为州，以总兵记名。再复铜陵，迭克泥汊、神塘河、运漕镇、东关，加提督衔，授湖北竹山协副将。同治元年，擢浙江处州镇总兵。

彭玉麟督水师会陆军进规沿江要隘，令朝斌率所部游奕上下游，兜剿环攻，连克金柱关、芜湖、东梁山，以提督记名。曾国籓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峡、燕子矶贼屯，战九洑洲，功最，赐黄马褂。

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洑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贼垒，下之，进破澹台湖贼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贼垒。贼酋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陆师合击，血战挫之，贼始退。破援贼於叶泽湖，截窜贼於觅渡桥。会克五龙桥贼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馀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

是年冬，会陆师剿贼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贼九里桥，署江南提督。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贼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规湖州，由夹浦逼长兴，贼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督水师登陆袭贼后，夹击之，尽毁西北沿水贼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赉。

五年，移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著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八年，请设经制水师，著为成例，移驻松江。光绪四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疏请以外洋兵轮统归朝斌节制，允之。十二年，以病乞归。二十年，卒於家，赐恤，建专祠。

朝斌本姓王氏，父正儒，生子四，朝斌最幼，襁褓育於李氏。朝斌官江南提督时，牒请归宗，曾国籓引金史张诗事，谓：“朝斌所处相同，定例出嗣之子，亦视所继父母有无子嗣为断。今若准归宗，王氏不过於三子外又增一子，李氏竟至斩焉不祀。参考古礼今律，朝斌应於李氏别立一宗，於王氏不通婚姻。一以报顾复之恩，一以别族属之义。王氏本生父母由朝斌奉养残年，庶为两全之道。”诏如议行。

江福山，湖南清泉人。咸丰五年，应募入水师，积功叙把总。十一年，克赤冈岭、菱湖贼垒。安庆复，累擢游击。同治元年，改隶太湖水师，从李朝斌回籍造船，领前营。浦口、下关、草鞋峡、燕子矶、九洑洲诸战皆有功，擢参将。从援上海，破贼於枫泾、乌泾塘。苏州复，擢副将，赐号强勇巴图鲁。三年，从攻嘉兴，砲穿左臂，裹创而进，克郡城，擒贼酋，以总兵记名。攻太湖夹浦镇，砲断左手指，奋击破之。进攻湖州久不下，郡东晟舍贼垒最坚，请以偏师往攻，使贼互救，然后大军乘之。福山首先跃壕而入，诸军继进，悉毁贼垒。援贼大至，福山摧锋直前，中砲洞腹，殁於阵。事闻，诏视提督例赐恤，死事地建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刘培元，湖南长沙人。咸丰初，以武生入水师，从克湘潭、岳州，叙千总。战金口，沉贼船，登岸纵击，斩贼酋一人。克嘉鱼、蒲圻，擢守备。战田家镇，培元率十舟穷追四十馀里，毁贼船，擢都司。会攻湖口，斧断锁筏，毁湖口贼船。五年，回援武汉，击贼鲇鱼套，又会鲍超攻小河口，毁贼舟二百有奇。

六年，改陆军，领长字营，从刘长佑援江西。由浏阳攻万载，破贼荆树铺、栗树坳，驻大桥。贼潜来袭，培元出奇兵击之，斩级八百。又破援贼於高城、竹埠。

克万载，营西门外，贼数路来争，多於官军数倍。培元开壁大战，斩级千计，擢游击。进攻袁州，破南门岭上贼垒，会萧启江破吉安临江援贼，城贼遁走。克袁州，以参将留湖南补用。七年，会攻吉安，偕曾国荃迎击援贼於三曲滩，追至硃山槽，贼援复集，夹击破之，擢副将。八年，水陆合攻吉安，贼结大筏冲官军浮桥，培元督师船截击，砲伤胸，裹创血战，尽毁其筏。寻克吉安，以总兵记名。是年冬，军中大疫，培元病，回籍。

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培元率千人扼桂阳，众寡不敌，桂阳遂陷。寻率师船溯资水进援宝庆，会诸军扼河而战，数破贼，宝庆围解，援浙江处州镇总兵，仍留湖南领水师。

十一年，左宗棠进规浙江，立衢州水师，疏荐培元熟谙水陆军事，请以署衢州镇，募勇三千赴浙。同治元年，培元率安武水陆全军驻常山，控衢州北路，进江山，破大洲贼营。贼窜龙游，会攻之，贼酋李侍贤大股来援，培元与诸军合击，贼败走。

二年，克汤溪、龙游，毙贼酋陈廷秀，加提督衔，赐号锐勇巴图鲁。迭克桐庐、富阳，会攻杭州，破贼於万松岭，攻清泰门外观音堂，平其垒。城贼出战，败之。舁舢板入西湖，砲击杭城。左宗棠以衢州后路要冲，令培元返镇，其所部水师留攻杭州。三年，杭州复。培元丁母忧归，遂不出。光绪十七年，卒。湖南巡抚陈宝箴疏陈培元战绩，赐恤。

论曰：自湘军水师兴，而后得平寇要领。后又设淮扬、太湖两水师，平吴及浙西赖其力。黄翼升、李朝斌当其任。其后设长江水师为经制，翼升与李成谋迭相更代，为东南重镇。平浙东专在陆师，故水师仅有衢州一军。刘培元亦彭、杨旧部，战绩可称，用并列之。

## 列传二百三

程学启何安泰 郑国魁 刘铭传 张树珊弟树屏 周盛波程学启，字方忠，安徽桐城人。初陷贼中，陈玉成奇其勇，使佐叶芸来守安庆。

咸丰十一年，率三百人自拔来归。曾国荃使领一营，战辄请先。安庆北门石垒三最坚，学启力攻拔之，绝贼粮道。未几，遂克安庆，学启功最，擢游击，赐花翎。从国荃克无为、铜陵诸城，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规江苏，请於曾国籓，以学启隶麾下。濒行，国籓勉之曰：“江南人誉张国樑不去口，汝好为之，亦一国樑也！”三月，抵上海，立开字营，凡千人，最为劲旅。屯虹桥，贼猝至，败之。次日又至，击退，追至七里堡，大破之，会诸军克南镇桥。五月，从鸿章援松江，军於泗泾，贼酋陈炳文纠悍党突营，分股绕攻上海，学启营被围，力御，毙贼无算，仍不退。学启开壁冲突，贼披靡，与诸军夹攻，乃大溃。松江围解，擢副将，赐号勃勇巴图鲁。进破贼於青浦东北，复其城。八月，贼酋谭绍光由苏州来犯，败之七宝镇，进战北新泾，平其垒数十，以总兵记名。

九月，绍光复大举窥上海，围水陆各营於四江口，学启会诸军进击，贼扼桥布阵。学启陷阵，截断贼队，胸受砲伤，裹创疾斗，贼卻走，未渡河者悉歼之。三路围击，歼毙落水者数万，尽毁贼营，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自虹桥、泗泾、四江口三捷，皆以少击众，於是增军至三千人。

二年，进规苏州，偕鸿章弟鹤章及英将戈登克太仓，贼酋蔡元隆诈降，击歼之。

鸿章令学启总统诸军，学启曰：“昆山三面阻水，一面陆路达苏州，先断其陆，乃可克。”偕郭松林破苏州援贼於正仪镇，遂克昆山，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连拔花泾、同里，克吴江。贼凭太湖结寨，学启扼飞虹桥，歼其酋徐尚友，乘胜破湖贼，悉平洞庭东山诸垒。

七月，直抵苏州娄门外永定桥驻军。苏州城大，四面阻水，宝带桥为太湖锁钥，贼死力争拒，合水陆军大破之，平其垒，亲督军扼守。李秀成自江宁率众来援，大战竟日，击走之。城贼数万复来争，亦击退。进破五龙桥贼垒，留营驻守，分兵破嘉、湖援贼於百龙桥、八坼，逐北至平望。

十月，李秀成纠李侍贤同踞无锡以为援，为刘铭传、李鹤章所缀，学启督战益急，连破贼於蠡口、黄埭，攻破浒墅关及十里亭、虎丘贼垒，於是苏州之围遂合。

贼自盘门至娄门连垒十馀里，号曰“长城”，亦悉破。秀成知不可为，又江宁被围急，遂以城守付其党谭绍光，自出走。

贼酋郜云官与副将郑国魁旧识，密介通款，学启与国魁及戈登单舸见云官於洋澄湖，令斩绍光为信。秀成行三日，绍光会诸酋议事，云官即座上杀之，开齐门降。

明日，学启入城，贼酋列名者八人，云官外，曰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皆歃血为誓，然未薙发，乞总兵副将官职，署其众为二十营，划半城为屯。学启佯许，密请李鸿章诛之。鸿章谓杀降不祥，且坚他贼死拒心，未决。学启曰：“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鸿章乃许之。次日，诸酋出城谒鸿章，留宴军中。酒半，健卒百馀挺矛入，刺八人皆死。学启严阵入城，以云官等首示众众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贼党惊扰，杀其悍者数百人，馀不问，分别遣留，皆帖服，苏州平。乘胜偕李朝斌水师克平望，复嘉善。

三年春，进规嘉兴，薄城下，破西门、北门贼垒七，分兵克秋泾、吴泾、合欢桥诸贼垒，逼贼筑砲台。贼自盛泽、新塍来援，皆击走之，围攻匝月，毁贼砲台二十馀。发地雷，裂城百丈，挥军肉薄而登，忽中枪贯脑，踣而复起，部将刘士奇继之，遂克嘉兴。捷闻，诏嘉其身受重伤，攻拔坚城，命安心医治，颁赏珍品。寻以创重卒於军。李鸿章疏陈其两年之间，复江、浙名城十数，克苏州为东南第一战功。

优诏赐恤，称其谋勇兼优，赠太子太保，特遣员赐祭一坛，安庆、苏州、嘉兴建专祠，谥忠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又加恩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

初学启投诚时，妻子皆为贼杀，以弟子建勋嗣，袭爵。

何安泰，安徽舒城人。少为佣，陷贼，从学启来归，转战，无役不从。积功至记名总兵，加提督衔。从攻嘉兴，履冰薄城，跃登中枪，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世职。嘉兴人哀之，为祠以祀。

郑国魁，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两江总督何桂清令募勇屯无锡高桥，桂清弃军走，国魁从提督曾秉忠於上海。初李鸿章督师江苏，檄领亲兵水师后营，四江口、昆山、宝带桥诸战，功皆最，累擢至副将。苏州既合围，郜云官与谭绍光不协，国魁遣人说之降，从程学启会云官，许云官等二品武职，折箭誓不杀降，云官如约献城。国魁先往宣谕，次日，大军始入。既而云官等骈诛，国魁涕泣不食，自谓负约，辞不居功，仍以总兵记名，赐号勃勇巴图鲁。从克嘉兴、江阴、常州，予一品封典。

同治五年，从剿东捻，驻防山东峄县。捻平，以提督记名。光绪中，署天津镇总兵。

卒，附祀学启专祠，苏州士民思其功，建祠祀之。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少有大志。咸丰四年，粤匪陷庐州，乡团筑堡自卫。其父惠世为他堡豪者所辱，铭传年十八，追数里杀之，自是为诸团所推重。

从官军克六安，援寿州，奖叙千总。

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铭传率练勇从至上海，号铭字营。招抚南汇降贼吴建瀛、刘玉林众四千人，简精锐隶其军。贼由川沙来犯，击败之，连克奉贤、金山卫，累功擢参将，赐号骠勇巴图鲁。又破贼野鸡墩、四江口，擢副将。常熟守贼以城降，被围。二年春，铭传会诸军克福山，大破贼，解常熟围，以总兵记名。

进规江阴，杨厙为沿江要冲，悍贼坚守，铭传会黄翼升水师进攻，贼由无锡、江阴两路来援，迭受创退。李秀成纠众十馀万分水陆复来援，铭传力战败之。七月，乘胜攻江阴，擒斩二万，克其城，以提督记名。寻复无锡，加头品顶戴。是年冬，进攻常州，败贼於奔牛镇。贼目邵小双降，令扼丹阳。援贼以轮舟至，犯奔牛，以掣围城之师，奋击，破三十馀垒，毁其舟。三年春，合围，破闉而入，擒斩贼首陈坤书，克常州，赐黄马褂。进屯句容，江宁寻下，馀党拥洪福瑱踞广德，会诸军击走之。

四年，曾国籓督师剿捻匪，主用淮军。淮军自程学启殁后，铭传为诸将冠。调驻济宁，寻分重兵为四镇。铭传移驻周家口，迭破贼瓦店、南顿、扶沟，改为移击之师，擢直隶提督。援湖北，克黄陂，追贼至颍州，大败之。铭传建议平原追贼不能制其死命，乃筑长堤，自河南至山东运河，驱贼沙河以南蹙之。工甫竣，豫军防地为贼所破，乃分军追剿，破之於钜野。捻酋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留山东，自此分为东西。

李鸿章代国籓督师，铭传专剿东捻，东至郓城，西至京山，大小数十战。六年春，贼走尹隆河，与鲍超约期会击。铭传先期至，战失利，部将唐殿魁死之。休屯信阳，整军复进，追贼至山东。复议自运河至胶、莱，长围困贼，杜其西趋。时兵、贼俱疲，朝命督战益急，鸿章专倚铭传。八月，解沭阳围。战赣榆，购降贼内应，枪毙任柱於阵，贼大溃。邀击濰县、寿光，薄之洋河、瀰河之间，歼贼几尽。赖文光走扬州就擒，东捻遂平。国籓、鸿章奏捷，论铭传为首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以积劳致疾，乞假去军。

七年春，张总愚突犯畿辅，急起铭传赴援，以迟缓被谴责。及至东昌，会诸军进剿盐山、沧州、德平，仍用长围策，蹙之运河东，纵横合击，歼贼殆尽，总愚走茌平，陷水死。西捻平，锡封一等男爵。诏屯张秋，九月，命督办陕西军务。率唐定奎、滕学义、黄桂兰等搜剿北山回匪，疏陈大势，引病乞罢，归里。

光绪六年，俄罗斯议还伊犁，有违言，急备边。召铭传至京，疏陈兵事，略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其机括则在铁路。铁路之利，不可殚述，於用兵尤为急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防不胜防，铁路一开，南北东西呼吸相通，无徵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兵可得十兵之用。权操自上，不为疆臣所牵制，立自强之基礎，杜外人之觊觎，胥在於此。”疏上，虽格未行，中国铁路之兴，实自铭传发之。

十一年，法兰西兵扰粤、闽，诏起铭传，加巡抚衔，督台湾军务。条上海防武备十事，多被采行。抵台湾未一月，法兵至，毁基隆砲台，铭传以无兵舰不能海战，伺登陆，战於山后，歼敌百馀人，毙其三酋，复基隆，而终不能守。扼沪尾，调江南兵舰，阻不得达。敌三犯沪尾，又犯月眉山，皆击退，歼敌千馀，相持八阅月。

十一年，和议成，法兵始退。初授福建巡抚，寻改台湾为行省，改台湾巡抚。增改郡、、州、县，改澎湖协为镇，檄将吏入山剿抚南、中、北三路，前后山生番，薙发归化。丈田清赋，溢旧额三十六万两有奇，增茶、盐、金、煤、林木诸税。始至，岁入九十馀万，后增至三百万。筑砲台，兴造铁路、电线，防务差具。加太子少保。十六年，加兵部尚书衔，命帮办海军事务。屡因病陈请乞罢，久始允之。

二十一年，朝鲜兵事起，屡召，以病未出。寻卒，诏念前功，赠太子太保，赐恤，建专祠，谥壮肃。

张树珊，字海柯，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入安徽，树珊与兄树声练乡兵自卫，淮军之兴，自张氏始。五年，击贼巢湖，率壮士数十人败贼，擒斩贼目五人，进破巢县贼营，叙外委。六年，复来安，随官军克无为州，擢千总。又克潜山，至太湖，遇贼数万，树珊仅五百人，军粮火药皆尽。贼屯堤上，树珊选死士缘堤下蛇行入贼中，大呼击杀，贼惊溃。七年，败捻首张洛行於官亭。粤匪方与捻相勾结，皖北几无完区，独合肥西乡以团练筑堡差安，时出境从剿贼。九年，克霍山。十年，两解六安围。十一年，赴援寿州，克三河，擢都司，赐花翎。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赴上海，名其军曰树字营。李秀成犯上海，会诸军夹击走之。七月，会克青浦。贼围北新泾，树珊偕程学启力战旬馀，贼始遁，擢游击。进克嘉定，贼大举围四江口，树珊偪贼而营，会诸军奋击，连破二十馀垒，遂解围，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是年冬，常熟及福山贼以城降，而福山贼复叛，围常熟。

二年正月，树珊率军航海抵福山西洋港，风潮作，飘舟近贼巢，潮退不得行。树珊曰：“兵法危地则战。”登岸结垒未就，贼大至，树珊疾捣中坚，枪伤左肘不少卻，拔出诸营之被围者，进解常熟之围，擢副将。会诸军进攻江阴，树珊扼南门，断贼去路，城复，贼无得脱者，以总兵记名。进攻无锡，悍酋陈坤书、李世贤方以十万众围大桥角，树珊助剿，火贼轮船二、砲船十，歼毙甚众，解其围。李秀成复率众数万至，连营数十里，树珊与诸军夹击，贼大溃。会苏州已下，秀成率死党入太湖，结常州贼，水陆分进，援无锡；时铭传专击外援贼，树珊与诸军合围，十一月，拔之，以提督记名。偕兄树声及刘铭传进攻常州，三年四月，克之，予一品封典，授广西右江镇总兵。

四年，曾国籓督师剿捻，驻徐州，以树珊所部为亲军，令援山东，破贼於鱼台。

议设四镇，陈州之周家口为最要，初以刘铭传驻之，既改铭传为游击之师，乃令树珊移驻。五年三月，击贼沙河，贼窜扑周家口，回军夹击败之。五月，又败贼於沙河东，树珊以贼骑飘勿靡常，耻株守，请改为游击之师。九月，驰解许州之围。十月，逐贼山东境，连败之丰南、定陶、曹县。十一月，回军周家口。贼窜湖北，偕总兵周盛波追剿。会郭松林败绩於臼口，贼焰愈炽，树珊自黄冈追至枣阳，贼窜黄州、德安，树珊驰援。诸将皆言贼悍且众，宜持重，树珊率亲军二百人穷追，抵新家徬。贼横走抄官军后，树珊力战陷阵，至夜半，马立积尸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

后队据乡庄发枪砲拒贼，贼亦寻退，全军未败。事闻，诏惜其忠勇，从优议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勇烈。七年，捻平，加赠太子少保。

弟树屏，从诸兄治团练，积劳至千总。从树珊至江苏，转战松江、苏州、常州，屡有功，累擢副将。从剿捻匪，迭破贼於丰县、沛县、鱼台。及树珊战殁德安，树屏分领树字三营驻周家口。东捻平，论功以提督记名，赐号额腾额巴图鲁。

同治六年，山西巡抚李宗羲奏调，令募新军六营分驻大宁、吉州、壶口防回匪。

十二年，兼统水陆驻河津，分防归化、包头。光绪二年，甘肃流贼犯河套后山，督军追击，连败之，擒其渠曹洪照。事平，加头品顶戴。四年，授太原镇总兵，值旱灾，树屏捐运赈粮，出军食之馀平粜济饥民。六年，移防包头。九年，调大同镇。

十三年，因伤病乞罢，十七年，卒，以前劳赐恤。

周盛波，字海舲，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皖北土匪纷起，盛波兄弟六人，团练乡勇保卫乡里，屡出杀贼。兄盛华及弟三人皆死事，惟存盛波与弟盛传，以勇名。陈玉成、陈得才等屡扰境，盛波等以练丁二千随方迎敌，相持数年，遂越境出剿近县，饷械皆所自备，累奖守备。

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令盛波就所部选募成军，曰盛字营。从至上海，破贼於北新泾，擢游击。又大破贼於四江口，赐号卓勇巴图鲁。二年，克太仓，进昆山，扼双凤桥，复县城。破麦市桥贼垒，擢副将。进攻江阴，击败援贼。会克县城，以总兵记名。会攻无锡，毁贼船百馀，破惠山石卡，擒贼酋黄子隆，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三年，合围常州，盛波由小南门攻入。贼首就擒，以总兵侭先题奏。时江宁已复，馀党黄文英走踞广德，盛波追之至横山，文英遁走。城贼拒战，败之，复广德，进至宁国境而还，赐黄马褂。

四年，从曾国籓剿捻匪。张总愚围雉河集，盛波赴援，循涡河岸破贼。英翰军突围夹击，围始解。授甘肃凉州镇总兵，败捻匪於宁陵。五年，拔菏泽游庄寨、方埠贼巢，被珍赉。牛洛红窜亳州，截击於白龙王庙，大破之。是年冬，追贼云梦，连败之於两河口、沙河、胡家店。六年，蹑追任柱至信阳，与弟盛传分路蹙之台子畈山中，贼舍骑四窜，追及谈家河，擒贼目汪老魁等。赖文光来援，复击败之。九月，破沭阳程寨贼，又败之於石榴寨、高家寨，追至海州阿胡镇，歼悍党赵天福，东捻寻平。

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盛波追至陵县土桥，马步合击，贼溃走。五月，盛波驻毛家庄，贼由吴桥来犯，设伏痛击，斩级数千。袭贼於杨丁庄，阵斩总愚之侄张三彪。六月，会击於茌平，总愚走死。西捻平，晋号福龄阿巴图鲁。

军事定，以母老陈请回籍终养，寻以前年所部攻破河南唐县民寨，惨毙多命，为巡抚李鹤年所劾，褫职，交李鸿章按治，以盛波身在前敌，免其科罪。九年，鸿章疏陈盛波功多，复原官。光绪十年，命在淮北选募精壮十营赴天津备防，责司训练。丁母忧，奏，许弟盛传回籍治丧，盛波仍留营。盛传寻卒，所遗湖南提督即以盛波代署，疏辞，不允。服阕，实授。十四年，卒。

李鸿章疏陈战绩，谓其治军严而不苛，人乐为用。善察地势，审贼情，部曲经其指授，辄有家法。防海以来，所部为淮军最大之军，诸军勋望无出其右。诏优恤，建专祠，谥刚敏。

周盛传，字薪如，盛波之弟。盛传偕诸兄集丁壮团练。咸丰三年，粤匪扰合肥，率百馀人击败之，擒贼目马千禄。五年，兄盛华阵亡，盛传与盛波分领团从，防战数有功，奖叙把总。十一年，赴援寿州，擢千总。

同治元年，盛波从李鸿章援江苏，盛传充亲兵营哨官，从克嘉定及战四江口，累擢游击。二年，回籍增募勇丁，会攻太仓，贼酋蔡元隆诈降，设伏狙击官军，盛传独严备，不为所挫。越数日，偕诸军一鼓克之，驻军双凤镇，为贼所围，连战三昼夜，破之，克昆山，赐号勋勇巴图鲁。攻江阴，毁东门贼营，城复，擢参将。迭战东亭镇、兴隆桥、鸭城桥、西仓，遂克无锡，功尤多，超擢以总兵记名。进攻常州，三年，进逼郡城南门，贼突出拒，盛传且战且筑营，贼屡抄后路，皆击退。登石桥督战，桥断堕水，又受砲伤，绝而复甦。越数日，裹创会攻，攀城先登。克常州，诏以总兵遇缺先行题奏，加提督衔。以抚标亲兵三营改为传字营，盛传始独领一军，移防溧阳。寻会铭军克广德州。

四年，调剿捻匪，偕兄盛波援雉河集，自睢宁、宿州转战而前。将至，捻酋任柱以马队突犯，盛传坚阵不动，出奇兵抄贼后，贼始卻，会诸军夹击，贼溃走，以提督记名。移防归德。五年春，迭败贼於考城、钜野、城武、菏泽，诏嘉盛传兄弟苦战，同被珍赉。五月，偕盛波破牛洛红於亳州，洛红被创夜遁，道死。追贼扶沟、鄢陵、许州，扼防周家口。时以长围困贼，盛传筑贾鲁河长墙，檄调为游击之师，解柘城、罗山围。六年，授广西右江镇总兵，偕盛波蹙贼信阳谭家河，斩馘逾万。

追贼入山东，至江北海州，捻匪大衰。是年冬，任柱、赖文光均就歼。

七年春，偕盛波渡河会剿张总愚，败贼於山东、直隶之间，守运河长墙。盛传伏炸砲於吴桥毛家庄，合马步逼贼入伏，砲发，贼尸蔽野。既而茌平合围，总愚走死，赐黄马褂。盛波乞假养亲，盛传代统全军，从李鸿章移师湖北。

九年，从鸿章赴陕西剿回匪，贼踞宜川山中，督军进剿，破之於河兒川、孔岩寨，分兵於宜、洛、鄜、延之间，以远势兜围，先后擒贼酋马志龙、戴得胜，北山悉平。

是年秋，鸿章移督直隶，疏调盛传率所部屯卫畿辅。十年，移屯青县马厂。十二年，兴修大沽北塘砲台，筑内外土城各一，大砲台三，环置小砲七十有一。兵房、药库、仓廒、义塾及城外沟、河、桥、徬悉备，以所部任其役，捐盛军欠饷以济工费。十三年九月，工竣，诏遇提督缺出先行简放。

时鸿章奉敕兴复京畿水利，盛传任津沽屯田事，履勘天津东南纵横百馀里，沮洳芜废，议疏潦、濬河渠，引淡涤咸，以变斥卤。光绪二年，调天津镇，移屯兴工，开南运减河，自靳官屯抵大沽海口，减河两岸各开支河一、横河六，沟氵会河渠悉如法。建桥徬五十馀处，备蓄泄，使淡水咸水不相渗混，成稻田六万馀亩。滨河斥卤地沾水利，可垦以亿计。至六年工竣。

八年，擢湖南提督，仍留镇训练士卒，悉用西法，著操枪章程十二篇，军中以为法式。

十年，丁母忧，命改署理，予假回籍治丧。盛传事亲孝，未几，以哀毁伤发卒，诏优恤，谥武壮，建专祠。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议叙知县。咸丰七年，投★安徽军营，从克霍山，擢同知。十一年，父璞领乡团助剿，被执不屈死。鼎新誓杀贼复仇，请分兵攻三河镇，克之，负父骸归。曾国籓闻而壮之，时方创淮军，令募勇立鼎字营。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连克奉贤、川沙、南汇，以知府用。克金山，又破贼虹桥，擢道员。二年，攻福山镇，鼎新以开花砲炸贼垒，克之，解常熟围，授江苏常镇通海道，以父丧未除，改署任。连破贼於枫泾及嘉善、西塘，加按察使衔。

克平湖、乍浦、海盐，获贼银三十馀万两充饷。破贼於兴城、沈荡、新丰。三年，会克嘉兴，战吴漊、南浔，会攻湖州，贼拒守晟舍，攻两昼夜，伤胁，破升山九垒，夺三里桥，直抵城下，克湖州，加布政使衔，赐号敢勇巴图鲁。苏、浙既定，赐黄马褂，驻屯松江。

四年，僧格林沁战殁，捻匪益炽，畿辅震动，诏徵劲旅入卫，李鸿章遣鼎新率砲队航海赴天津。寻命所部十一营移驻济宁，擢山东按察使。击败捻首赖文光於丰县陈家庄，又追败之於沛县、鱼台、定陶。五年，败贼於钜野，解郓城围。筑运河沿岸长墙，开黑风口淤河，引泗水灌之。贼屡败於西华、太康，窜至油坊冈，鼎新夹击，殪其酋。又追贼郓城、菏泽、曹县、东明，窜入河南境，追击於杞县柿园、嘉祥卧龙山。六年，迁山东布政使。筑新河、濰河长墙，会诸军守之。贼由东军汛地偷渡濰河，冲出南窜，都司董金胜率马队尾追，败之莒州、沭阳。鼎新追至海州石榴桥，据山下击，时贼尚五六万，连战於马陵山、卧龙寨，贼张两翼来犯，鼎新为圆阵，贼不能撼，伺懈突击，斩馘甚众。追败之剡城柴户店、海州上庄，斩级千馀，殪贼目杨天燕、陈天福，其酋李宗世等乞降，加头品顶戴。捻首任柱、赖文光先后就歼擒。

七年，驰援畿辅，鼎新至饶阳，贼趋保定，绕其前迎击，败之。寻破贼於沧州郭桥、柳桥，殪其酋罗六。又战高唐、吴桥，於捷地开减河，筑长墙，抵东昌。迭蹙贼於德平、阳信、商河，与诸军合击。西捻平，予云骑尉世职，晋一等轻车都尉。

寻命从左宗棠剿回匪，鼎新请开缺省亲。九年，丁母忧。服阕，李鸿章奏留办天津海防。十三年，授云南布政使。光绪二年，就擢巡抚，与总督刘长佑不合，三年，命来京另候简用，乞假归。五年，召天津随办防务，七年，回籍。

十年，法越兵事起，起署湖南巡抚，调授广西巡抚。时徐延旭出关兵挫，故以鼎新代之，命按治提督黄桂兰等失律罪，谳拟轻纵，严旨斥责。命督军进谅山，扼屯梅谷、松坚牢诸隘，鼎新奏请诸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节制，自为之副，不允。又私谓终归和局，以节饷为主，不得士心。初战船头、纸作社，奏捷。十二月，法兵大举来犯，谅山陷，师退，自请治罪，诏带罪立功。十一年正月，镇南关失守，总兵杨玉科战死，丧提督刘恩河以次十馀员。鼎新伤肘坠马，仓皇失措，退至龙州，诏夺职。法兵由艽封窥龙州，赖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诸军力战，大破之，复镇南关，追蹑连捷，克谅山。和议旋成，鼎新乃解任回籍。十四年，卒於家。李鸿章疏陈前功，乞恩复原官。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父廷香，在籍治团练，咸丰四年，殉寇难，恤，予云骑尉世职，见忠义传。长庆袭世职，继父领乡团，先后从官军克庐江、舒城，擢守备。十一年，会攻克三河。淮军始创，领五百人，曰庆字营。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至上海，破贼於虹桥，克奉贤、南汇、川沙，又破宝山窜贼，超擢游击。二年，回籍募勇，会李秀成纠众围庐江，长庆登陴固守，出击贼，走之。事定，率新募五营赴上海，进攻枫泾、西塘，克之，毁千窑贼巢，擢副将。

规嘉善，破张泾汇贼垒。三年，会攻嘉兴，左臂中枪，督士卒缘城上，克之，以总兵记名，赐号力勇巴图鲁。自是分兵援浙、闽，迭克郡县。五年，追叙以提督总兵侭先题奏。

七年，从李鸿章剿捻匪，转战河南内黄、滑、濬，山东临邑、德州，直隶宁津。

捻平，赐黄马褂，晋号瑚敦巴图鲁。调防江北，驻军徐州。八年，鼎军譁变，长庆扼截，斩其倡乱者，众惧服，分别资遣数千人，旬日而定。事闻，予议叙。九年，移驻扬州，丁母忧，予百日假，仍留军濬盐河，兴水利。寻复移屯江浦、江阴。十三年，增募四营筑江阴、江宁砲台。光绪元年，授直隶正定镇总兵，仍留防江南。

六合乡民因漕重聚众譁署，长庆驰至谕散，为请奏减漕额。宁国教民白会清不法，激变，毁教堂，构讼。建平人何渚被枉，长庆往按得实，为白於总督沈葆桢，平反之。率士卒濬江浦黑水河、四泉河、玉带河，两年始毕工。六年，擢浙江提督。寻调广东水师提督，未之任，会法越军事起，命帮办山东军务，四镇皆归节制，率所部屯登州。

八年，朝鲜内乱，禁军犯王宫，杀大臣，王妃失踪，燔日本使馆，日本且发兵。

命长庆率兵舰三往按治，先日兵至。廉知事由朝鲜王父大院君李昰应所主，至则昰应尚踞王宫，来谒，留语及暮，遣队拥赴海口，命兵舰致之天津，次日击散乱党，迎复王妃。日本初欲藉故多所要挟，见事已定，气为之沮。诏嘉其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遂留镇汉城。长庆在朝鲜两年，修治道涂，救灾恤民，示以恩信，国人感之。

十年，命移防金州，寻卒。诏优恤，建专祠，谥武壮，予其次子保初主事。保初后官刑部，上书言时政，辞职归。

长庆好读书，爱士，时称儒将。保初亦文雅，有文风。

论曰：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材蔚起，程学启实为之魁，功成身殒，开军遂微。铭军最称劲旅，树军、盛军、鼎军亦各骖靳。粤寇平而捻匪炽，曾国籓欲全湘军末路，主专用淮军，平捻多赖其力。其后北洋筹防，全倚淮军，而以盛军为之中坚。刘铭传才气无双，不居人下，故易退难进。守台治台，自有建树。二张、二周，治军皆有家法。潘鼎新防边失律，不保令名。吴长庆战绩虽亚诸人，朝鲜定乱，能弭大变。及甲午边衅起，宿将彫零，卫汝贵、叶志超等庸才偾事，为全军之玷。后起仅一聂士成，庚子殉难，淮军遂熸。四十年中，盛衰得失，於此见焉。

## 列传二百四

都兴阿弟西凌阿 福兴 富明阿 舒保 伊兴额滕家胜 关保都兴阿，字直夫，郭贝尔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阿那保孙。父博多欢，正黄旗蒙古都统。都兴阿由廕生授三等侍卫，晋二等。咸丰三年，从僧格林沁赴天津剿粤匪，破之於杜家嘴，擢头等侍卫。四年，克独流，追贼阜城，破运河滨贼垒。

五年，克连镇，贼首林凤祥就擒，加副都统衔、乾清门行走。寻授京口副都统。

弟西凌阿督师湖北，都兴阿率马队往助剿，复德安，从总督官文进规武汉。时官文军北岸，趋汉阳，巡抚胡林翼军南岸，攻武昌。都兴阿率骑兵护水师，败贼沙口，薄汉阳西门。六年，贼由金铺山上窜，都兴阿挥步队迎击，分马队抄其后，斩馘甚众，焚团风镇屯粮，斩其酋。林翼燔汉阳城外贼艇，贼登岸遁，都兴阿以马队遮歼之，擢江宁将军。襄樊土匪方炽，都兴阿驰援襄阳，解其围。进围武昌，贼粮尽援绝，弃城遁，复武昌、汉阳，乘胜克黄州、兴国、大冶、蕲水、蕲州、广济、黄梅诸城，赐号霍钦巴图鲁。

大军进规九江，南路李续宾主之，北路都兴阿主之。七年，贼由太湖窜窥黄梅，都兴阿空城诱之，尽歼骑贼千馀，其由独山镇来袭者，马步合击，擒斩数千。进攻小池口，令多隆阿等破段窑、枫树坳、独山镇贼巢。陈玉成大举麕至，都兴阿令多隆阿出黄梅，鲍超屯孔垅，自督马步攻渡河桥，平二十馀垒，俘斩数千。会合杨岳斌、李续宾水陆军攻童司牌，尽平贼垒。进克黄蜡山，先后歼贼万馀，玉成遁走。

诏都兴阿帮办官文军务。攻小池口，燔其城，遂会克湖口，破贼彭泽，下望江、东流。八年，会克九江，被优叙。复黄安、麻城，分军破贼弥陀镇、南阳河，复太湖，偕李续宾军会攻石牌，克之，授荆州将军。会水师进规安庆，夺集贤关，薄安庆北门，破贼垒环攻。而李续宾战殁三河，桐城、舒城再失，都兴阿率军退保宿松。多隆阿偕鲍超大破贼於花凉亭，楚师复振。

九年，曾国籓奏请於安徽上游北岸添马步三万人，以都兴阿领其军，会病足，荐多隆阿自代，诏赴荆州本任。十年，江南大营溃，上命都兴阿帅马步援江北，而以曾国籓总督两江。时英法联军犯京师，都兴阿备北援，驰抵寿州。和议成，命赴扬州督办江北军务。十一年，令总兵吴全美率师船攻和州江下关，毁贼垒，破内江口贼船。

都兴阿乐用楚军，胡林翼分其军以畀国籓，扬州兵单，留徐州镇总兵詹启纶从剿，令提督黄开榜焚三河贼船。贼由仪徵犯扬州，都兴阿遣总兵王万清防湖西，自率三百骑出觇贼，贼众万馀，列阵待。都兴阿令骑皆下，自席地坐，贼疑有伏，不敢逼，后军至，奋击破之。贼又纠苏州、句容悍党分犯瓜洲、镇江，都兴阿乘其垒未成，令营总杜嘎尔率马步军冲击，自督队继之，贼大溃。詹启纶乘势踏毁甘泉山贼垒，镇江围解。

调江宁将军，仍驻扬州督江北军，文武悉听调度。令副都统海全等破后石桥贼营，贼由常州窥镇江，总兵黄彬统水师击败之。都兴阿驰抵天长城下，平其垒卡，贼酋龚长春遁走，沿途截杀殆尽。黄彬等破贼船小河口、太平港，平瓜埠贼巢，寻会江南提督李世忠收降六合、天长二城。同治元年，江浦、浦口复陷，贼进犯扬州，北营甘泉山，南亘朴树湾，都兴阿亲督诸军连击，败走之。

时上游诸军连克沿江要隘，进薄江宁，都兴阿令总兵李起高驶至浦口，袭攻观音门、燕子矶为声援，曾国荃大营为援贼所围，遣副将杨心纯率二千五百人赴援，入壕助守，又令黄彬率水师援九洑洲。二年，贼谋入里下河，都兴阿遏之不得逞，别遣副将梁正源会江南军焚中关、下关贼舟，李起高会收江阴。

三年，江宁合围，江北无警，而陕、甘回乱益炽，诏都兴阿赴绥远城督防。时甘肃宁夏汉城陷於贼，满城待援，召都兴阿入觐，调西安将军，督办甘肃军务，署陕甘总督。江宁克复，论功，予骑都尉世职。

六月，都兴阿至定边，奏言回酋马化隆起灵州金积堡，占踞城堡，蔓延千里。

定边距离尚远，宜进兵花马池，三路合攻，方期得力。令杜嘎尔等由草地绕石嘴山渡河，攻克姜家村、红柳沟贼巢，追至宝丰，贼三路出扑，击败之，复宝丰，解平罗围。军进渠公堡，都兴阿虑深入无继，奏调荆州将军穆图善会剿。贼首马叱吽踞通成堡，突出战，为杜嘎尔等所败，退踞清水堡。都兴阿移营进逼，绝其粮道，攻克之。进金贵堡、王格庄，去宁夏城二十里，败西路援贼。城贼抄官军后，都兴阿督诸军迎击，贼大溃。四年，列阵城东诱贼出，击败之，拔南路贼圩。盐池、固原窜匪踞安化元城镇，窥宁条梁粮路，都兴阿遣军分防花马池、定边、宁条梁，而靖远南山贼焚堡据坝修堰，将决渠困官军，乃移屯城东南。贼又踞堤筑垒断水道，并击退，不得逞。都兴阿亲督队败贼於金贵堡，分军屯定边、花马池，贼由固原趋平罗、宝丰，截击於金贵堡，败之。杜嘎尔击贼於磴口，毙其酋马生颜，花马池、定边两路同捷，馘贼首孙义和。宁夏贼势渐蹙，诡辞乞抚，计缓兵，而潜决西河水灌官军。都兴阿拒其降，益修战备，进解满城围，克城东贼圩，败之西门桥，分军击走大水坑、吴中堡踞贼，斩回酋马有富，军威颇振。

会奉天马贼猖獗，调都兴阿盛京将军移剿，而以穆图善代之。穆图善主抚，宁夏贼寻降，纳砲械缚渠以献。五年，穆图善劾都兴阿受降入城，仍戮回酋章保立，部下杀掠。诏斥都兴阿剿抚无定见，下议褫职，改留任。都兴阿至奉天，马贼渐平，奏定缉捕章程，搜剿馀匪，寻定。

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李鸿章、左宗棠率兵入卫，贼流窜直隶、河南、山东，数月未定。诏召都兴阿入京，管理神机营，授钦差大臣，以副都统春寿，提督张曜、宋庆，侍卫陈国瑞四军隶之，列名在鸿章、宗棠上。视师天津，捻匪寻荡平，仍回本任。光绪元年，卒於官，赐恤，赠太子太保，谥清悫。奉天士民请与大学士文祥、将军崇实合建三贤祠，扬州亦请与将军富明阿合祠。

西凌阿，都兴阿弟。由拜唐阿授侍卫。道光中，从扬威将军奕经援浙江，迭晋头等侍卫，累擢察哈尔都统。咸丰三年，率黑龙江骑兵从琦善防浦口，因不能阻★匪北窜，褫职留营，责令追贼。偕将军托明阿等驰解开封围，又败之汜水。贼渡河围怀庆，援军会集，西凌阿战最力，围解，复原官。追贼，迭战王屋、邵原、平阳、洪洞，由山西入直隶，命帮办胜保军务。至静海，贼踪始定，会军围攻。四年春，贼走阜城，西凌阿追至后康庄，破之。从僧格林沁连破城外贼屯，贼走踞东光、连镇，攻战数月，西凌阿常为军锋，五年正月，克之，擒贼首林凤祥，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赐号伊精阿巴图鲁。又从僧格林沁克冯官屯，俘李开芳，锡封三等男爵，授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初至随州，战不利，命其兄都兴阿往助，寻褫职，以官文代督师。从复德安府城，复原官，原驻以固北防。

六年，僧格林沁荐之，率马队赴河南剿捻匪。七年，复以屡挫，褫职留任，破张洛行白龙王庙老巢，复之。八年，命驻防山海关。十年，授镶蓝旗蒙古都统，从僧格林沁赴山东剿捻匪，寻命帮办军务。十一年，战菏泽失利，下部严议。破贼於东昌，焚贼巢，克七级镇，进克张秋。又破曹州红川口匪圩，进败贼於刘家桥、大张寺。同治元年，以腿疾回京，授镶蓝旗汉军都统。五年，卒，赐恤，谥勇毅。

福兴，穆尔察氏，满洲正白旗人，都统穆克登布曾孙。以一品廕生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怀安路都司，累擢督标中军副将。咸丰元年，擢广东高州镇总兵。二年，平罗镜匪凌十八及郁林、博白土匪，赐号刚安巴图鲁，擢广西提督。命援湖南，偕向荣分路追贼湖北，以迁延，夺职留营。三年，从援江宁，屯朝阳门外，屡击贼，予三品顶戴，充翼长。偕提督邓绍良破贼东坝，复高淳，会克太平，回军江宁，迭击贼於高桥门、上方桥、通济门、雨花台，晋二品顶戴，署江宁将军。母忧，夺情留军。

六年，授西安将军，帮办向荣军务。偕张国樑援镇江，败贼丁卯桥。江宁大营溃，向荣退保丹阳，上切责诸将，福兴革职留任。荣病卒，命偕张国樑同任防剿。

上闻福兴与国樑不和，谕怡良察之，遂命福兴赴江西会办军务。七年，复乐平，攻东乡、金谿。石达开自安庆窜浮梁、乐平，围贵溪。八年正月，福兴至弋阳，贼来犯，福兴兵少，多为疑兵，贼不敢偪，击走之，窜浙江，福兴进屯衢州东关，贼迭来扑，皆击退。回驻玉山，防贼复窜广信。寻又赴衢州，攻东关贼营。福兴右腿受伤，寻以伤重乞假，召回京。十一年，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同治四年，从尚书文祥会剿奉天马贼，战大凌河、北井子，擒斩甚众。进援吉林，迭破贼於张登、望城冈，署盛京将军。五年，擒贼首马傻仔於黄旗堡，诛之。

事平，凯旋，授察哈尔都统，调绥远城将军。六年，以旧伤发乞休，光绪四年，卒，赐恤，谥庄悫。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洊升参领。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於洞清铺，受枪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擢协领，特赐玉。四年，破贼瓜洲，赐花翎，管带宁古塔兵。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加副都统衔。六年，署宁古塔副都统，迭败贼於徐家集、砚台山。攻瓜洲，又率队及六合练勇攻江浦，败贼於十里桥，赐号车齐博巴图鲁。又败贼於朴树湾、土桥、五新桥。七年，会攻瓜洲，连败贼富家井、白庙，以副都统记名。是年冬，克瓜洲，诏以副都统侭先题奏。充江北军翼长，进攻江浦。八年春，迭破援贼，复其城。进屯六合，攻滁州，克来安，加头品顶戴。八月，德兴阿兵败浦口，富明阿驰援失利，伤亡几半。退仪徵，收集散卒，复成军，扼万福桥，破贼於运河东，授宁古塔副都统。偕张国樑克扬州、仪徵，又破贼於冶铺桥。

九年，德兴阿以失律罢黜，江北军不署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十一年，召至京，命训练京营。

同治元年，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神机营。寻命赴扬州帮办都兴阿军务。江北里下河十馀县未被贼扰，盐场之利如故，偕都兴阿疏请运盐济饷，军用得给。长江下游南北岸要口四十馀处，排椿驻船，分拨水师扼要驻防，疏陈部署情形，诏特嘉其谙悉地势。贼屡纠捻匪窥伺江北，迭击走之。分军渡江助冯子材守镇江。是年秋，亲率精锐援临淮，会僧格林沁剿苗沛霖，诏帮办军务，令部将詹启纶、克蒙额会陈国瑞等进攻，连破贼，沛霖伏诛。伤发，请假就医清淮，疏陈皖北圩练之弊，诏下僧格林沁、曾国籓议加整顿。

三年春，都兴阿赴陕、甘剿回，诏促富明阿回扬州坐镇，署江宁将军，寻实授。

遣詹启纶率兵渡江助剿，克丹阳，赐黄马褂。江宁克复，予骑都尉世职，仍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於是裁撤红单船，由提督吴全美率回广东，酌裁陆军数千。疏言：“江宁驻防，乱后仅存男妇六百馀人，现设官二十七员，兵二百五十八名，稍存营制。京口驻防，尚存四千馀人，官兵挑补足额，俸饷不能全支，房屋均已焚毁。

请饬拨饷修盖房屋，使有依归。”从之。

四年，因腿伤未痊，请开缺，予假赴京医治，许坐肩舆，至京，仍命管理神机营。伤病久不愈，诏允回旗。五年，起授吉林将军，督剿马贼。力疾进搜山险，遣将分捕，数月肃清。招抚金匪，开辟閒田至数万顷。不及十年，遂开建郡县焉。在任四年，复以伤病陈情乞罢，允之，仍在家食全俸。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

吉林、扬州请建祠。

子寿山，官至黑龙江将军，光绪中，俄罗斯犯边，殉难；永山，官三等侍卫，亦於凤皇城拒日本，力战死事：皆自有传。

舒保，字辅廷，舒穆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护军累擢护军参领。咸丰四年，从僧格林沁剿粤匪，攻围连镇，贼乘大风出窜，舒保截歼之。五年，窜踞冯官屯，引水灌之，功最，贼渠俘获，加副都统衔。荆州将军绵洵奏调赴湖北，率马队破贼德安。六年，迭破黄州李先集、团风贼垒。胡林翼之围武昌也，官文令舒保率马队三百渡江助战。城贼、援贼分八路来犯，舒保以劲骑驰突，贼大奔。平鲁家港贼垒，又败之沙子岭、小龟山、双凤山。旬日之间，大小二十八战，胡林翼奏称舒保马队之力特多，赐号倭什洪额巴图鲁。偕知府唐训方合剿襄阳土匪，迭败之黄龙桥、余山店，解襄阳围。克樊城、老河口贼巢，复光化、房、竹山三城。雪夜擒匪首高二张家集，诛之，襄阳平。馀匪遁入河南境，陷内乡，七年，舒保蹑至，会豫军歼之。

八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舒保方驻防商城，而贼由六安进犯湖北，陷麻城，急回军趋黄州。南勇败於望天畈，为贼追逼，舒保迎击，战一昼夜，贼始退。又偕李续宜破诸蕲水。

时钦差大臣胜保援固始，兵未利，而商城又告警。胜保严檄舒保助剿，胡林翼疏言：“舒保朴讷忠勇，在楚有年，洪山之战，襄阳之役，蕲、黄之捷，实能为人所难为，从无就易避难之意。今以特简二品大员，胜保乃严札驱迫，加以苛辞。师克在和，古有明训。束缚驰骤，必误戎机。挟权任术，驭不肖之将，或可取快一时，若忠良之士，不烦督率而自奋也。臣谓舒保一军，应审楚、豫各路贼势，相机进剿，毋庸强归邻省节制调遣。”上命舒保仍回罗田、麻城剿贼。

固始围解，陈玉成复犯湖北，舒保偕续宜破之麻城。李续宾既克九江，会师攻黄安，下之。既而续宾战殁三河，楚边大震，舒保以所部四百骑自武昌东下。林翼次黄州，增舒保军千人，以新补西丹游牧蕲水、上巴河，而令率旧部赴太湖，为多隆阿声援。会别贼又陷德安、黄州、孝感诸府县，将军都兴阿檄调舒保未至，奏劾其观望，下部议。十一年，偕道员金国琛会攻德安，先克孝感，复会水陆军围攻德安，克之，加都统衔。

同治元年，授护军统领。粤、捻诸匪分两路窜湖北，总兵穆正春击其西路，舒保击其东路，连败之於黄陂、广济、应山，贼窜回豫境，赐黄马褂。贼复回应山，扑孝感城，舒保启南门奋击，贼已卻，突别贼数千潜由北城入，副都统德克登额、署知县韩体震等死之。舒保还战城中，贼复败逸，追杀三十馀里。二年，贼由应城图袭汉口，为官军所卻。转扑孝感，舒保迭战李家湾、仓子埠，阵斩老捻千馀，遂引去，被珍赉。三年，击捻匪於德安西，追抵寿山，日暮，层冈深涧，不利骑战，贼来益众，舒保陷重围中，越坎落马，力竭阵亡，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湖北建专祠，谥贞恪。

伊兴额，原名伊清阿，字松坪，何图哩氏，蒙古正白旗人，吉林驻防。从征喀什噶尔，除骁骑校，选授侍卫。入京召对，宣宗以原名不合清语，命改名伊兴额。

道光十九年，擢三等侍卫，改隶满洲。

咸丰三年，自请从军，发扬州大营。琦善令援江浦，初至，示弱不战，斫贼营，大败之柳树坝，破九洑洲，累擢头等侍卫。贼围和州急，伊兴额不待令，督军进击，解其围。驻江浦三年。六年，剿捻匪夏白、任仲勉於澮河北岸，歼贼二千馀，仲勉毙於阵。夏白纠雉河贼党围宿州，伊兴额率千骑往援，四战皆捷，解其围。分军防徐州、宿州，张洛行来犯，偕总兵傅振邦击走之。时颍、亳、蒙、宿诸捻蜂起，徐、宿百里内宴然，耕穫不辍。贼首王广爱、梁振贵众数万聚张七家楼，图北窜。伊兴额选精锐数百，疾驰掩入贼垒，擒王、梁二贼，贼党来援，击走之，以副都统记名，赐花翎。

七年，招降王家墟捻党陈保元五千人，斩其渠李月，赐号额图浑巴图鲁。因病回徐州，胜保劾其不遵调度，报捷不实，褫翎顶。寻率马队攻乔家庙，擒斩捻首梁思住，夜进攻酆家墟，诛贼渠刘大渊，偕总兵史荣椿破贼赵家屯。涡河两岸肃清，复翎顶。八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破捻匪於纪家庄，解蒙城围。攻薛家湖贼巢，砲伤股，裹创力战，毁其墟，加头品顶戴。寻捻首刘添祥由六安北窜，众号数万，伊兴额以孤军无援，退屯萧县。贼陷丰县，坐夺职。

九年春，起佐傅振邦剿捻，接统袁甲三所部兵，诏复职，督办河南军事。伊兴额率骑千三百赴援，蹑贼商水老湖坡。贼众数倍，列车阵拒战，潜分兵绕贼后夹击之，贼溃走，穷追三昼夜，历沈丘、项城至太和孙家圩，先后毙贼二万馀，被旨嘉奖。时总兵邱联恩战殁舞阳，舞阳去商水二百里，及战胜，舞阳贼闻风遁。

胜保复奏劾：“伊兴额性情乖僻，商水之役，仅击退别股，并未迎剿。舞阳贼众仅六千，而疏报辄称二万三千。”诏夺头品顶戴，交胜保差遣。所请奖老湖坡战胜员弁，下署漕督袁甲三察奏。伊兴额遂谢病回徐州，距复起仅三月。寻诏饬赴甲三营剿贼，称疾不赴。萧县民郑立本等以伊兴额去，贼复炽，叩阍请还镇。德楞额复代奏：“徐州绅民以伊兴额在徐养病，请饬就近治军。”先后谕询伊兴额病状，伊兴额固以笃疾辞，上怒，褫职，勒令回旗。都察院奏上安徽监生张鸿文呈，言伊兴额前功，恳令总办讨贼事宜，不报。

十年，僧格林沁疏荐，予六品顶戴，寻加三品，敕办徐、宿团练。伊兴额再起，其旧部多不隶麾下，所将五百骑未及训练，以贼窜曹州，僧格林沁趣援。十一年春，偕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骑二千驰往，击贼於东平、汶上，累捷。追至卧虎冈，风霾忽作，急退杨柳集。伏起，家胜马踬，殁於阵。伊兴额挥百馀骑冲入贼中，索之不得，突围出，从骑仅随者十馀人，贼围之数匝，力竭死之。诏复原官，予骑都尉世职，谥壮愍，建祠徐州、汶上、宿州、永城。

滕家胜，湖南乾州人。由行伍从江忠源剿贼湖北，累擢游击。继从袁甲三剿捻於皖、豫之间，擢参将，赐号伊博格巴图鲁。胜保荐其少年勇敢，超授四川川北镇总兵，调徐州镇，帮办徐、宿军务。家胜旧隶伊兴额部下，至是同战殁，赠提督，予骑都尉并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关保，乌扎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吉林驻防。道光初，从征喀什噶尔有功，洊升三姓佐领。咸丰三年，随侍郎恩华剿粤匪，解怀庆围，追败之平阳，屯正定。胜保檄充营总，剿贼於深州、静海，攻独流镇，擢协领。四年，从僧格林沁战阜城三里庄，枪伤额，奋击破贼，赐号年昌阿巴图鲁。从胜保援临清，追贼至丰县，歼之，以总管升用。五年，从僧格林沁克冯官屯，从西凌阿赴湖北，寻调河南，又调安徽，从和春克庐州，加二品衔。六年，偕副都统麟瑞破贼五河，毙黄衣贼目二人，歼贼千馀，败邳州援贼，解寿州围。击贼颍上，五战皆捷，所部马队，各省争欲得之助剿。寻隶河南巡抚英桂军，败贼马村桥，进亳州双沟，遇贼姬桥，歼之。又连败贼三丈口、旧县集，安徽巡抚福济疏调赴蒙城，英桂仍请留河南，诏令和衷商榷，先赴所急。其冬，率军趋怀远，越境败捻匪於徐州。漕运总督邵灿疏请留徐州，报允。

七年，偕总兵史荣椿攻永城岳家集，捻首李月先遁，焚其巢，寻以病归。八年，命率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兵千八百赴袁甲三徐州营。九年，会攻澮北捻首曹金斗，破其圩，乘胜击捻首张宝全，破之。张洛行陷泗州，踞草沟民寨，关保率民团夺圩外砲台，毁其寨，贼分窜，自相践踏。馀贼窜五河双渡口，夺船争渡，追殪过半，擒贼目张起等，以副都统记名。命帮办傅振邦三省剿匪事，斩捻首张添福，进捣任乾毕圩，圩民内应斩乾，馀党尽歼。接统伊兴额军，命督办河南防务，佐振邦剿匪三省如故。

授黑龙江副都统。破亳州窜匪，捻首孙葵心聚党永城，图分窜，诏勿令拦入山东边境。饬关保截贼西路，逼之归巢。已而贼众二万分扰商丘、柘城，围睢州，开封戒严，上命由鹿邑赴援。贼趋兰仪，分扰通许、尉氏，关保驰抵陈留，合诸军夹击，贼南走。驰援许州，遣副将王凤翔率骑兵败贼洪河北岸，又败之临颍城下，阵擒葵心亲属孙套。夜，简精骑劫贼营，斩馘无算，拔难民千馀，贼东奔，侦别贼窜扶沟、太康，要击之王隆集。沿途搜捕，豫境肃清。十年，命胜保督办河南军务，关保仍副之。贼扰虞、夏邑、鹿邑，遣将击走之，俄又大至，逼近省垣，诏诘责。

寻转战汝宁、确山皆捷，分兵破贼鹿邑刘集，解丘集围。贼复纠党来攻，击走之。

伤发，予假调理。同治元年，赴黑龙江任，八年卒。

论曰：都兴阿雅量宽闳，知兵容众，胡林翼称其有丰、镐故家遗风，当时满洲诸名将，半出部下。舒保亦以朴勇为林翼所倚重，及林翼殁，无人善用，仓卒殒寇，世咸惜之。富明阿始终江北军事，其勋劳出托明阿、德兴阿之上，晚膺边寄，亦称贤帅。伊兴额剿捻尽瘁，最得民心，为骄帅齮龁，未竟其用。关保善将骑，群帅争相引重，其遭际为独幸焉。

## 列传二百五

袁甲三子保恆 毛昶熙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三十年，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广西巡抚郑祖琛慈柔酿乱，又劾江西巡抚陈阡贿赂交通，皆罢之。户部复捐例，疏请收回成命。咸丰元年，粤匪起，南河丰北决口，上疏极论时事，皆切中利弊。二年，粤匪窜湖南，疏言：“总督程矞采为守土之臣，责无旁贷。若复令赛尚阿持节移军，诚恐诿过争功，互相掣肘。请命赛尚阿回京，专责程矞采便宜行事，如有疏虞，按律定罪。”并言：“湖北巡抚龚裕闻贼入境，讬疾乞休，尤宜严惩，以昭炯戒。”又列款奏劾定郡王载铨卖弄横势，擅作威福，及刑部侍郎书元贪鄙险诈，谄事载铨状，诏诘载铨所收门生实据，疏请饬呈出所绘息肩图，事皆得实。载铨坐罚王俸，夺领侍卫大臣兼官，书元及尚书恆春降调，题图者降谪罚俸有差。於是直声震中外。

三年，命赴安徽佐侍郎吕贤基军务。粤匪陷凤阳府，踞明淮关，煽动土匪，连陷蒙城、怀远。甲三至军，疏言：“贼势未遽北犯，请饬诸臣勿涉张皇，急图制贼。”

命权庐凤道。汉、回相閧，围颍州，遣兵解散，诛首乱，事即定。会漕运总督周天爵卒於亳州，命代领其军。时土匪合五十八捻为一，势甚张。甲三至王市集，收散勇，整民团，击贼高公庙，破之，加三品卿衔。命署布政使，疏辞不赴，请专治兵事，允之；命专剿捻匪，破贼标里铺，擒其渠邓大俊。乡团先后擒献者二千馀，悉置之法。

十月，粤匪由安庆窜踞桐城，寻陷舒城，吕贤基死之。上命移军桐城，甲三疏言：“捻首张茂踞怀、蒙间，窥庐郡，请先赴蒙、亳为诸郡声援。”时捻匪麕聚雉河集，甲三令县丞徐晓峰击破之，擒贼渠孙重伦。分兵击败临湖铺窜匪，擒贼渠宫步云、马九，并其目数十人。令游击钱朝举、知县米镇攻怀远，大破之，张茂负伤遁。十二月，贼陷庐州，巡抚江忠源战殁。甲三劾陕甘总督舒兴阿拥兵坐视，褫其职；并请拨兵防寿卅、六安以杜旁扰。

四年二月，粤匪陷六安，窜蒙城，甲三进捣蒙城。贼走永城，甲三恐其趋宿、徐，阻粮道，急蹑之，贼已济河，不及而还。贼寻复南窜，连败之颍州、正阳关，馀贼退六安。还军蒙、亳剿捻匪，捣临湖铺，进偪雉河集。贼空巢诱官军，甲三侦知，尽泊船南岸，令知州张家驹阵河干，参将硃连泰、李成虎败贼马家楼，迫之涡河，歼贼殆尽，遂破义门集，捻首张捷三遁去。

甲三移屯临淮，地数被兵，比户凋敝。既至，讨军实，抚残黎，众皆乐为之用，超擢左副都御史。疏言：“皖军以克复庐州为急，宜出偏师赴南路断贼接济。”寻以贼陷和州，窥江浦，将北窜。分遣将扼关山，赴滁河鸠团练为声援。十月，北路捻匪复炽，令张家驹、硃连泰率军破之於寺觉集。粤匪踞乌江，令庐凤道张吉第击败之。贼夜结五垒於驻马河，乘其初至薄之，歼擒甚众。令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纡青规桐城，连夺大小关，击走庐江援贼。纡青战甚锐，进攻桐城西门，贼由安庆、潜山来援，城贼出应之，纡青战死，玉豹收馀众退保六安。

五年，疏陈军事，略曰：“北路以临淮为要，正阳次之。臣驻临淮，牛鉴扼正阳，以防贼北渡。庐州为中路，和春、福济师老力疲，久攻不下。西路蕲、黄无处非贼，兵力过单。东路沿江针鱼嘴、西梁山，贼船贼垒，来去无常。张光第等分军进攻，然无水师夹击，终难收效。目下悍贼力争江路，群聚上游，庐州有机可乘，请益厚兵力，分扼庐城东南，或增兵并剿舒、巢，俾其应接不暇，庶可一鼓而下。”

时淮北官吏，甲三欲有更调，和春、福济意不合，甲三专奏，诏仍饬会衔。於是和春、福济疏劾甲三坚执己见，并劾其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召回京，部议褫职。甲三呈诉被诬，下两江总督按治，事得白。甲三在淮北得军民心，其去也，军民泣留者塞道。未几，捻首张洛行勾结皖、豫诸捻，势益炽。

怀远民胡文忠鬻子女，徒步京师，控都察院求以甲三回镇，格不达，怀状自缢。言官孙观、曹登庸、宗稷辰先后疏请起用；疆臣怡良、吉尔杭阿、何桂清亦交章论荐。

六年二月，命随同英桂剿捻河南。甲三赴归德，招集旧部，三战三捷，进解亳州之围，毁白龙王庙砦，破燕家小楼贼数万，直捣雉河集，擒苏天福，洛行仅身免，特诏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洛行寻复纠党犯颍州，击走之，又踞雉河集。七年，平王、邓、宋、姚诸圩，诛捻渠李寅等百馀人，授太仆寺卿，赐花翎。胜保督师攻张洛行於正阳关，久不下，奏请甲三合剿，令部将硃连泰、史荣椿攻韩圩，克之。

八年，偕胜保解固始之围，复六安。史荣椿破捻匪於铜山，斩其渠孙大旺。移军宿州，袭贼王家圩，诛贼首王绍堂等，乘胜复七圩。七月，命代胜保督办三省剿匪事宜。张洛行方踞陈家庄，击走之，分兵复丰县。未几，蒙、亳诸捻入归德，窥周家口，甲三令子保恆偕总兵傅振邦驰援。贼遽趋西北，偪开封，振邦追贼，及之太和李兴集。保恆集团勇扼桥口，马步合击，大破之，歼毙数千，逐贼出河南境，赐号伊勒图巴图鲁。疏言：“兵分则势孤，合则势盛。捻匪踞地千馀里，臣兵不过数千，不能制贼死命。请敕各督抚合力大举，为扫穴擒渠之计。”

九年正月，击张洛行於草沟，破其巢，追至沱河，多溺水死，复击之双渡口，洛行泅水免。胜保与甲三意不合，屡疏诋之，诏斥“甲三督剿半载，但防徐、宿，不捣贼巢，日久无效”。召回京，入觐，面陈军事。四月，命署漕运总督。寻胜保以母忧归，命署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实授漕运总督。进攻临淮关，军南岸，断其粮道，降捻内应，斩关而入，生擒贼首顾大陇等，遂克之。

十年，进规凤阳，屡战皆捷。邓正明以府城乞降，张元隆犹据县城，诱出诛之，并诛悍贼三百馀人。未匝月，拔两城，诏嘉调度有方，赐黄马褂，命其子保恆赴军差遣。

捻匪陷清江浦，窥淮安，令道员张学醇击走之，乘胜复全椒。粤匪陈玉成来援，分扰滁州，令李世忠夹击走之。是时江北无统帅，扬州叛将薛成良拥众剽掠，亟发舟师扼高、宝诸湖。成良走依李世忠，甲三责以大义，即缚献成良，斩之以徇。令保恆合总兵张得胜、副都统花尚阿各军围定远，陈玉成纠众来援，会合捻匪扑凤阳，据九华诸山，连营数十里。城中食且尽，甲三令参将黄国瑞潜率锐卒四百夜薄九华山，跃入垒，城上发砲应之，贼大乱，弃营走，围乃解。

是年秋，英法联军入京师，车驾幸热河，甲三请率兵入卫，诏以临淮为南北筦钥，止勿行。和议定，条上四事，曰：慎采纳，节糜费，精训练，选将才，下所司议行。复疏请还京，泰西诸国欲助兵讨贼，甲三力陈非策，皆报闻。十一年，张洛行屯聚涡河北，令李世忠击走之。

练总苗沛霖者，凤台诸生，健猾为闾里雄。以团练功累擢川北道，加布政使衔，然不冠服，令其下称“先生”。所平贼圩辄置长，收其田租。缘道设关隘，垄断公私。涡河、澮、颍之间，跋扈自恣。甲三屡羁縻之，用以牵制捻匪。胜保尤信用沛霖，沛霖亦深与结纳，内怀反侧，惮威不敢猝发。至是藉口其练勇被害，据怀远，围寿州，巡抚翁同书为所劫持，杀寿州团练徐立壮；囚孙家泰，亦自尽，而寿州之围仍不撤；遣其党苟憬开犯河南，受粤匪封职，令练众蓄发，四出扰掠。於是诏褫沛霖职，命甲三会诸军进剿，同书罢去，贾臻代署巡抚，复於颍州被围。会张洛行大举渡淮，甲三移军击之，洛行败走。甲三屯长淮卫，解散沛霖属圩二百馀处。十一月，保恆偕总兵张得胜等克定远，粤匪遁走，进拔六合、天长。

同治元年，会克江浦、浦口，移军会多隆阿军攻庐州，克之。陈玉成走寿州投苗沛霖，执送胜保军，诛之。於是胜保为沛霖乞恩免罪，责剿捻自效，佯奉命而倔僵如故。甲三策沛霖终为患，疏陈大势，先剿群捻，次沛霖。荐李续宜抚皖，而自移师会僧格林沁军击捻匪，上报可。寻以病剧乞罢，允之。前因寿州失陷，部议革职，特诏宽免。

既受代，行至归德，疏陈四事，请崇圣学；议政亲臣专心国事；用人宜审；听言宜断：上嘉纳之。复奏苗练终难就抚。二年春，沛霖复叛，围蒙城，群捻助之，诏甲三在籍会筹防剿。临淮军苦饥乏。甲三奉命急筹接济，乃倡捐募敢死士出间道，运至蒙城。捻匪两犯陈州，甲三病已亟，榻前授将吏方略，击走之。寻卒，优诏赐恤，谥端敏。擢其子保恆侍讲学士，保龄内阁中书。陈州、临淮、淮安并建专祠。

后淮安请祀名宦，河南请祀乡贤。

子保恆，字小午，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父军中，咸丰五年，诏允留军差遣。七年，从解亳州围，拔白龙王庙、寺兒集、雉河集贼垒，进攻三圩，战最力。胜保以闻，加侍讲衔，赐花翎。八年，会攻怀远捻首李大喜，夺其辎重，又大破孙葵心、刘狗於太和，赐号伊勒图巴图鲁。九年，甲三罢军事，保恆回京供职。十年，复命保恆赴甲三军，破贼定远，帮办军务穆腾阿上其功，甲三力辞，上谕甲三不必引嫌。十一年，破苗沛霖党张士端於怀远，会克定远。同治元年，连擢侍讲、侍读、庶子。甲三以病解职，命保恆仍留军。寻丁继母忧，归。二年，从甲三督治陈州团防。甲三寻卒，恤典推恩，命保恆以侍讲学士即补。

淮北初平，保恆疏陈善后八策，请以逆产、绝产募民屯垦，整顿两淮盐务，以济屯田经费；又密陈李世忠骄恣难制，请加裁抑。三年，保恆以屯田议未即行，请诣京与廷臣面议。诏斥不谙体制，下部议降一级，以鸿胪寺少卿候补。服阕赴京，廷臣交荐其才。七年，捻匪犯畿辅，保恆自请效力戎行，命赴李鸿章军委用。捻平，加三品衔，授侍讲学士。从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八年，命筦西征粮台，许专摺奏事。十一年，迁詹事。肃州克复，加头品顶戴。十三年，连擢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保恆督饷凡五载，诸军欠饷纠轕，腾挪无缺。及大军出关，诏襄办左宗棠转饷事，进驻肃州。保恆请入觐，未许。光绪元年，召回京，兼署吏部侍郎。二年，调刑部侍郎。

保恆久历兵间，审於世变，屡上疏论时事，请辨人材，厉士气，收人心，言甚切直。又言：“历观各国情形，惟俄为最强最狡，往往不动声色，布局於十数年以前，肆毒於十数年以后。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原特简久经战阵熟习韬略之治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凡属兵马饷糈边防之事，悉以属之。重以事权，宽以岁月，无事则可消觊觎之萌，有事则可为挞伐之助。用以拱卫神京，慑服他族。根本至计，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统辖之武臣，谓可威强邻而弥外患也。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番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载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

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专责成。”疏入，下部议行。

三年，河南大旱，命保恆襄办赈务。既至，疏陈沿途流民状，先令州县停徵。

四年，奏请截留江南漕粮九万石，不许；请借直隶平粜馀米三万石，许之。又请借用江苏义仓积穀及台湾捐修铁路洋银五十万圆，下部议。令筹归还之法。保恆请缓禁川盐行楚，加抽盐釐，备抵赈需，为两全之计。疏入，仍下部议。保恆查赈所至，屏绝供张，服食粗粝，刊赈章二十二则颁行，就孔道设粥厂，就食省城者凡十馀万人，栖息得所。时亲视察，感疫病卒，优诏赐恤，谥文诚。河南省城建专祠，附祀陈州、临淮甲三祠。

毛昶熙，字旭初，河南武陟人。父树棠，官至户部侍郎。昶熙，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咸丰五年，迁御史，转给事中。屡上疏论军事吏治，劾步军统领联顺徇私废治，罢之，甚负清望。八年，授顺天府丞，胡林翼密疏荐之。

十年，加左副都御史衔，命督办河南团练，至则规画全局，定条规十二事：筑堡寨，扼要隘，择首事，选团丁，筹公费，互救援，定约束，申号令，公赏罚，诘奸宄，旌忠义，而终之以实力奉行；并疏陈调练民勇苦累之弊，亟宜改办乡团，以纾民力。

寻命督办剿匪事宜，驻军归德。亳州捻匪犯鹿邑，督练勇击走之，分路驰剿，九战皆捷。

十一年，疏言：“捻骑逾万，官军马队过单，皖、豫交界之区，皆平原旷野，步队无以制贼死命。今豫境修筑寨堡，已有成效，应责令寨长各选壮丁一名、马一匹，投效来营。归、陈两属，约可得马队三四百名。”上命推广其法行之。捻匪偪省城，围通许，昶熙檄军援之，围立解。因疏言：“军令不一，将士无所適从，宜会合抚臣以一事权。”上命巡抚严树森督办河南剿匪事宜，昶熙副之，仍兼办团练。

三月，克唐县。捻匪赵国良犯光州，陈大喜犯汝阳，并击走之。寻以误用逃犯李占标，降三级调用，暂免开缺。大河以南府、、州、县团练皆成立，屡败贼，诏开复处分。连擢顺天府尹、太仆寺卿、内阁学士，仍留军。

穆宗即位，昶熙请谒文宗梓宫，面陈机要，未许，命以军事密疏入告。疏上制捻要策，略曰：“年来剿捻未得要领，其误有二：一在专言防堵。颍、徐、归、陈，平原千里，无险可扼，捻数路同发，分而愈多。官军分堵则兵单，合堵则力疏，犹之院无墙垣，徒守门户，不能遏盗也。一在无成算而轻战。贼众数倍於我，马则十倍过之。我无必胜之术，侥幸一战，一旦败溃，贼焰愈张。至会师捣老巢，实为平贼要策。皖捻虽以张洛行为主，而陈、宋、颍、寿、淮、徐方数百里，无处非贼巢，即无处无贼首。官军即能次第扫除，势难刻期净尽。若绕过小捻，径捣大捻老巢，舍近攻远，而近贼袭我於后，我必不支，此会捣老巢之难遽奏效也。然捻匪与粤匪不同，粤匪蜂屯蚁聚，其势合；捻匪散处各圩，其势分。其出窜也，必须装旗纠合各圩贼目，约期会举，常十馀日始得出。其窜山东者，每会於保安山、龙山；窜汴梁者，会於小奈集、大寺集；窜陈州者，会於南十字河、张信溜：地皆偪近亳州，亳州者，贼之吭也。计莫若择重臣素有威望者，统步队数万、马队数千，屯军於此。

用伍员多方误楚之法，分所部为数起，此归彼出，此出彼归，循环驰突於各捻贼圩之间，使大捻无从勾结，小捻声息不通，惴惴焉日防官兵之至，自不能装旗出窜，四出打粮。俟其饥困，然后以重兵次第围剿。贼无外援，则小股胆落，大股易平，招抚兼施，立可解散，不必尽烦兵力矣。夫防贼於既出之后，何如遏贼於未出之先？

剿贼於既聚之馀，何如蹙贼以难聚之势？而又无劳师袭远之危、轻进损威之失，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是也。今日大计，以卫畿辅固根本为先。豫东者，畿辅之门户也。亳州者，豫东之贼源也。亳州之贼不除，则豫东之匪难绝，即畿辅之地不安。

重兵驻豫，不能兼顾东省，驻东亦不能兼顾豫防。惟亳为诸捻汇处之区，拔本塞源，实在於此。且蒙、亳百姓，祗以偪处贼巢，呼诉无门，不得不苟全性命，非尽甘心为逆也。若官军声势一振，随抚随剿，不但忠义良民同心杀贼，即附贼之堡寨，亦相率就抚，辅助官兵。彼久经兵革之地，人习战争，附贼则为悍贼，反正则为劲兵，夺贼焰而益军威，计无便於此者。前胜保、袁甲三累获大胜，皆由屯驻亳州，扼其要害，并赖关保、德楞额马队之力，是以所向有功。前事不远，可为券证。”奏入，上韪之。

时粤、捻合扰颍州，命昶熙出境会剿。昶熙兵仅五千，且无马队，疏请调总兵李续焘等募精壮六千来豫，以厚兵力，如所请行。上复敕西安将军托明阿选西安马队一千赴豫。

同治元年春，亳捻刘大渊纠党趋河南，昶熙在省闻警，驰至杞县，贼已围城，会僧格林沁军自山东进至，败贼许冈，昶熙会所部合击之，克复所占民圩，斩馘逾万，馀贼引去。檄诸路团勇截杀之，还驻归德，扼贼归路。四月，会同僧军合击金楼教匪杨玉骢，尽歼其众，授礼部侍郎，仍命督团剿贼，归僧格林沁节制。赴汝宁督兵团剿陈大喜诸匪，克正阳，收寨、圩多处。二年，诛贼首张凤林、张福林，克邢集、尚店贼巢，陈大喜窜湖北，汝宁、陈州所属踞贼，歼除殆尽。调吏部。亳捻犯陈州，为官军所扼击，四窜。昶熙屯鹿邑，尽平亳北贼寨。

是年冬，苗沛霖伏诛，淮北肃清。诏：“昶熙部勇原助兵力所不足，今兵力足敷应用，饬散遣归农。”命昶熙回京供职。会陈大喜勾结苗练馀党趋汝南，陷正阳、信阳、新蔡、息县各民寨，乃暂留剿贼。三年，进屯息县，擒诛捻首赵国良、徐文田十馀名，尽复诸寨。十一月，僧格林沁败陈大喜、张总愚於光山，贼西窜，偪南阳。昶熙调张曜回屯唐县，知府汤聘珍扼宛南。四年，僧格林沁战殁曹州，诸军并被谴，坐革职留任，诏回京。六年，调户部。七年，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

时捻匪戡定，疏陈军务渐平，宜益思寅畏，略曰：“功成而喜者，常人之同情；功成而惧者，圣人之远虑。今日巨寇甫平，兵戈未息，滇、黔、秦、陇，烽火惊心；皖、豫、直、东，疮痍满目。戡乱安民，一一尚烦宸虑，敬肆之机，间不容发。万一大捷之馀，偶忘乾惕，则患机之萌，恐有伏於无形者。今之所急：一在勤圣学。

皇上春秋鼎盛，典学日新。但恐亲师讲学，为时无多，还宫之后，左右近习，或以功业日盛，间进谀词，意气渐盈，懋修或懈。昔宋庄献皇后临朝，仁宗听内侍之言，欲观宝玩，庄献太后为言祖宗创业之艰。臣亦伏原皇太后於皇上还宫之馀，殷殷以时事艰难，勤加启迪。至於近侍，尤宜择老成有识之人，服事起居，将见养正之功，日臻坚定矣。一在崇节俭。今寇乱虽平，而流离之民，未尽归农，荒芜之田，尚多未垦。非力加撙节，不足以广积储而备缓急。臣前管三库事务，见内务府借拨部库银两，逐岁加增。窃恐中原底定，踵事增华，财源未开，财流不节，度支告匮，为患匪轻。伏原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为天下先。一切不急之务，可罢则罢之，可缓则缓之，庶国用可充，而风俗亦渐归质厚矣。一在饬吏治。发、捻之祸，实由不肖州县所激而成。正供之外，百计诛求；私派私罚，自营囊橐，以致民气不伸，酿成巨患。用兵以来，此风尤甚。即如釐金一项，奉行不善，百弊丛生。病商病民，莫此为甚。今日之封疆大吏，以地方多事，喜用精明强幹之员，而不求恺悌循良之吏。斯民元气，剥削愈甚，其祸遂不可胜言。今东南初定，畿甸甫清，兵燹遗黎，不堪再扰。应令各省督抚慎选良吏，与民休息，以复富庶之旧。一在固根本。陕西回逆、土匪，麕聚北山，现闻大军乘胜西征，恐至穷而思窜。其或由晋省扑河，或由草地北扰宣、大，畿辅兵单地广，在在须防。直隶提督刘铭传谋勇兼优，应令迅回本任，并带所部万人，留直屯守，以壮声威。并将绿营兵丁，练成劲旅，庶诸贼不敢萌心北扰，而诸将亦得专意西征矣。”疏入，上嘉其言剀切，优诏答之。

八年，授工部尚书，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九年，天津民、教构衅，命偕直隶总督曾国籓按治，暂署三口通商大臣。事定回京，请裁归总督兼理，从之。

十一年，调吏部。十二年，上谒东陵，命留京办事。十三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光绪四年，丁母忧，服阕，命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八年，授兵部尚书。寻卒，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谥文达。

昶熙屡掌文衡，两典会试，凡朝、殿考试，阅卷历二十馀次，士论归之。

论曰：袁甲三、毛昶熙并以謇谔著声，出膺军寄。甲三孤军支拄淮壖，与捻事相终始，骄帅倾排，狡寇反覆，卒能保障岩疆，其坚毅不可及也。昶熙事权未专，同时疆吏非办贼才，补苴之功，亦不可没。所陈平捻方略，具得要领。贼平之后，懃懃以寅畏纳谏，老成谋国，於斯见之。保恆济美戎行，立朝侃侃，家英国幹，郁有风规已。

## 列传二百六

刘长佑 刘岳昭 岑毓英弟毓宝刘长佑，字印渠，湖南新宁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与同县江忠源友。咸丰二年，忠源率乡勇赴广西助剿，长佑从。粤匪自桂林走湖南，忠源破之於蓑衣渡，长佑有赞画功，奖叙教谕。又从破浏阳徵义堂会匪，擢知县。三年，平衡山土匪，擢同知直隶州。忠源援湖北，遇贼崇、通间，长佑自长沙驰援，战於通城，大破之，自是独领一军。忠源守南昌，长佑偕罗泽南赴援，解吉安围，分兵克泰和，擢知府。

忠源殉庐州，长佑偕忠源弟忠濬率千人驰援弗及，大愤，誓灭贼。

五年，江忠淑剿东安贼不利，骆秉章以长佑兼统其众，所部始盛。克东安，追破之新宁。六年，复郴州，擢道员。江西贼方炽，秉章奏以长佑率萧启江等诸军赴援，克萍乡，加按察使衔。遣启江复万载，进围袁州，屡击败援贼。十一月，降贼李能通为内应，克袁州。七年二月，进屯太平墟。贼由吉安大举来袭，列阵二十馀里，以骁骑冲突，将士多死亡，全军败溃。长佑下马引佩刀欲自裁，营务处刘坤一拥之上马，退保分宜。近县士民争运粮械济之，溃卒皆来归，军势复振。

进规临江，八月，石达开自抚州率二十万众来援，总兵普承尧战峡江不利，贼薄太平墟。长佑乘其营垒未定，约萧启江、田兴恕合战，江忠义、李明惠先陷阵，卢秀峰绕其后，纵击，大破之，遂围郡城。捷闻，诏嘉其奋勇，赐号齐普图巴图鲁。

十二月，克临江，歼贼酋张发纪，加布政使衔。八年，长佑病归，以刘坤一代统其众，萧启江自为一军，合克新淦、崇仁，进克抚州。是年夏，长佑复至军，屯建昌，迭败贼於新城、金谿，败入福建界。江西边境肃清，记名遇江西道员缺简放。

九年，回军湖南剿郴、桂贼，解永州围，记名以按察使题奏。石达开围宝庆，长佑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贼败走，长佑追破之九巩桥、白杨埔、大临桥、芦洪司，遂窜广西，陷兴安、灵州，直扑桂林。长佑倍道赴援，贼不虞其骤至，走庆远，追击之，所向皆捷，授广西按察使，逾月，擢布政使。攻柳州，拔之。

十年，擢广西巡抚。四月，克庆远，破达开於思恩，又破之兴安，乃遁窜。时广西土匪犹蔓延，大者踞郡县，小者千百为群，倏兵倏贼。长佑莅任，整饬吏治，兴练水师，匪氛渐戢。商货流通，税釐增倍。军事饷事差能自固，不尽仰资邻省。

十一年，遣刘坤一剿柳州土匪，斩其渠伍声扬，馀党就抚。调水陆军剿浔州艇匪，克府城，斩其渠陈开。贵州匪首黄金义投诚复叛，擒斩之。同治元年，长佑亲赴浔州督防，分军进剿，迭克要隘。寻擢两广总督，以所部楚军付刘坤一接统，留剿广西诸匪。

未几，调直隶总督。时降捻张锡珠、宋景诗先后叛，畿辅骚动。二年春，长佑航海至天津，即赴衡水督师。三月，破贼束鹿，歼张锡珠。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剿匪事宜。宋景诗踞刘贯寨、甘官屯，合山东军攻之，以迟延降级留任。

九月，破贼张秋镇，歼贼目杨殿一，景诗逸走，乃罢军。

四年，僧格林沁战殁曹州，捻匪益炽，畿南戒严，长佑遣兵自开州至张秋扼河防。奉天马贼入喜峰口，坐疏防议处。八月，捻匪窜山东濮、范南岸，长佑驰赴大名，击走之。疏请直隶分练六军，议定营制，加练二军，下部议行。

六年，沧州枭匪张六等劫庆云、盐山、宁津、南皮四县盐场，山东教匪应之，保定、天津、河间三府属皆骚动。长佑檄前籓司唐训方屯齐河，臬司张树声屯张秋，防捻。自率兵剿捕盐枭，贼乘虚北走，过滹沱河，众增至千馀，窜扰涿州、固安、永清、霸州，逼近京师，诏褫长佑职，以大学士官文代之。命下数日而枭匪平，予三品顶戴，率所部回籍。寻东捻平，诏念前劳，晋二品顶戴。

十年，起授广东巡抚，寻调广西。初，奸民出关劫掠越南，官兵不能制。悍酋吴终伏诛，而苏国汉复起。九年，广西提督冯子材进军龙州，国汉旋乞抚於两广总督瑞麟，仍招纳亡命，匪首邓建新、曾亚日，分路肆扰。至是总兵刘玉成擒亚日於上林社，诛之。复会广东军攻克旧街，乘胜抵海宁，匪多散亡，国汉奔东兴，亦就擒。长佑奏言：“论越南大局，则宜直捣河阳，一劳永逸。然河阳距关二千馀里，穷兵劳费，讨捕为难。今拟芟荡海阳、太原，即回师列戍，以固籓篱。庶可分助越之众，协剿黔苗；抽出关之兵，先清土莽。”十月，副将陈得贵、游击李扬才克越南从化府，遂会刘玉成克通化、白通，破琼山、北山匪巢。十一年正月，复败匪於三星山，擒其酋何三等，馀党悉平。长佑檄刘玉成暂屯镇抚，咨越南国王遣兵换防，久之不至；又以营弁滋事，暴兵非计，七月，乃撤入关内，搜捕沿边伏匪。

时匪酋黄崇英犹踞越南河阳，结白苗攻保乐，扰我镇安边。十二年春，长佑檄关内外军击走之，密奏：“越南贫弱，版章日蹙，法国蚕食於滨海，黎裔虎视於横山，桶冈则白苗跳梁，峒奔则黄酋雄踞。近闻其国君臣输款法人，黄崇英受职黎裔，虽系道听之言，亦系意中之事。臣窃谓黎裔为患，越南受之；法国为患，不仅越南受之。今欲拯敝扶衰，必须大举深入。若合两粤之力，宽以数年之期，步步设防，节节进剿，庶交夷可期复振，而他族不至生心。否则惟有慎固边防，严杜勾结而已。”

是时防越诸军尚八千人，长佑檄刘玉成引军北还，以六营屯关外诸隘，四营屯归顺、龙卅，令覃远璡八营分驻关内。

十月，法人攻陷河内，黄崇英等乘机袭太原，潜与之通。山西奸民响应，北宁戒严。越南乞援，乃令刘玉成统十营进太原为左军，道员赵沃统十营分部镇安为右军。法人寻与越南议和，黄崇英为越将刘永福所败，潜伏河阳，遣党陈亚水攻保乐。

十三年十月，长佑阅兵南宁，令赵沃、刘玉成进军。光绪元年二月，赵沃右军由龙阑渡河克同文，白苗弃巢遁，沃抚之为助，遂攻底定、襄安，皆克之。刘玉成左军败贼白通，阵斩邓志雄。崇英闻师至，嗾周建新拒左军，陈亚水守猛法，自当右军，凭险拒守。五月，沃军克淰台，直薄河阳，崇英败走。右军复败陆之平援众，进攻猛法。陈亚水惶惧，乞为内应，河阳、安边同日降。崇英遁走，捕获诛之。刘玉成左军亦克通化、白通，斩周建新，合攻者岩，克之。陆之平遁，宣光、金沙江上下肃清。凯撤入关。

擢云贵总督，二年，抵任。先是，滇边野番杀英人马加理，为交涉钜案，及议定，允於云南设埠通商。诏下其议，长佑疏言：“云南山川深阻，种人獷悍成性，剽掠行旅。本地绅练，恃众横行，挟制官长。上下猜忌，法令不行。万一防护不及，致有同於前案，或更甚於前案，其有害於云南一隅犹小，其有挠於中夏全局甚大。

且洋人知前案难办，有免其既往之议；知后患难防，有保其将来之议。臣恐滇省官民，於已往者不以为幸免，而以为得计；将来者不引为前鉴，或敢於效尤。洋人通商，意在图利，亦断无不思远害之理。应俟三五年内外官民稍稍安定，遣员商办。”

长佑以滇事渐定，屡疏引病乞罢，优诏慰留。

四年，腾越徼外土目耿荣高等攻陷耿马，长佑遣将讨之，荣高降；又剿平临安、开化、广南土匪。初，腾越苏关先之乱，其党刘宝玉逃之野山。野山在滇、缅之交，其夷自为君长，不隶羁属。刘宝玉纠野贯十三种及盏达夷伏罗坤山，时出劫掠。

会缅甸遣官诣腾越，持图说约由野山通道列戍。长佑檄熊昭镜赴腾越，召诸土司、野贯申禁约，诱诛宝玉於千崖，诸野夷皆解散。

七年，法兵窥越南东京，诏滇、粤备边。长佑疏言：“法人自据嘉定以来，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胁其君臣，渔其财力。取越与否，非有甚异。其所以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与其既失越境，为守边之计，不若乘其始动，为弭衅之谋。

滇、粤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劳费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又力言刘永福可御敌，请密谕越王给其兵食。疏入，诏下廷议。

八年，法兵陷东京，越匪纷起，广西援兵至太原，长佑檄道员沈寿榕率军出关，与为声援。长佑屡以病乞罢，慰留未许。八月，入觐，予假两月，九年，乃许开缺回籍。寻坐云南报销失察，降三级。十三年，卒於家。诏念前功，嘉其端谨老成，开复处分，仍依总督例议恤，谥武慎。广西、云南、湖南并立专祠。

刘岳昭，字荩臣，湖南湘乡人。以文童投效湘军。咸丰六年，从萧启江援江西，转战积功，累擢以知县用。启江器其才，使领果后营。七年，破贼高安莺哥岭，连拔彭家村贼巢。进攻临江，击败援贼於太平墟。寻克临江府城，擢同知。八年，从剿抚州贼，大捷於何家村、香溪诸处。崇仁贼踞白陂墟，又破之。由上顿渡进偪抚州，贼开东门逸，复其城，擢知府，赐花翎。九年，援南康，克新城墟，进捣池江。

前军溃，岳昭殿后，毙贼甚众，克南安，援信丰，解其围，加道员衔。石达开由江西拥众犯湖南，岳昭移军茶陵备之，而贼已趋宝庆，奉檄驰援。至柳家桥，遏东路，贼六万馀扑营，岳昭偕副将余星元、杨恆升等鏖战三日，毙贼数千，援军大集，贼解围而遁。是役岳昭战最力，名始显。

十年，屯江华，贼酋陈金刚踞广西贺县，阻山为固，岳昭招降其党。进拔莲塘县，破河东街贼屯，合蒋益澧军克县城，以道员记名，加按察使衔。是年冬，连破窜匪於道州、宜章，湘境肃清，赐号鼓勇巴图鲁。

十一年，骆秉章赴四川督师，疏请岳昭率所部从行。中途闻粤匪陈玉成犯湖北，陷随州，秉章令岳昭回军赴援，会诸军克之，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由龙山犯宣恩，窥伺施南，岳昭迎击走之。而黔匪陷来凤，同治元年春，岳昭进军克其城，分军截剿，迭捷於散毛河、白兰坝两河口，抵黑洞，斩馘尤多。石达开窜四川，围涪州，岳昭会知府唐蜅、副将唐有耕破之仰天窝。渡江重庆截击，解涪州围。贼败踞长宁，攻克之，复追败之先市寨、得用坝、丁子场。贼寻踞叙州双龙场，约降贼郭集益内应，破其营，殪贼近二万。贵州巡抚张亮基疏荐其才，请擢用，二年，授云南按察使；三年，迁布政使；皆未之任，留四川治军。

骆秉章奏遣援黔，九月，克仁怀，连败马氾滩踞匪。四年，克正安，追贼至清溪河，斩其渠。五年，擢云南巡抚，进规绥阳。天台山最为城北险隘，列阵缀其前，从山后攻入，平其垒，投诚者三百馀寨。绥阳城贼吴元彪乞降，黔西北路始通。由温水进剿，平菉竹山老巢，收降铁匠坪、九仓坝及被胁岩洞二十馀处。六年，破沙窝踞贼，解大定围。拔大屯朵坝贼垒，会滇军平猪拱箐苗，又拔平远牛场坉苗巢。

黔西肃清。

七年，疏陈云南军事，命赴本任。寻擢云贵总督，驻军曲靖。进攻寻甸，破七星桥木城，扼文笔山、法鼓山要冲，剷平附近村庄贼垒。收复果马，叠捷於塘子、张徐湾诸处。援贼大至，围攻果马，各营皆陷，革职留任。八年，解马龙围，进逼寻甸，贼首马天顺、李芳园乞抚，遂复其城。

云南捻乱已久，各军惟布政使岑毓英所部最强，而毓英素尚意气，岳昭开诚专任，调发进止悉听之。毓英寻擢巡抚，和衷无牵制，军事日有起色。九年，克丽江，复威远、姚州，复永北、鹤庆、镇南、邓川、浪穹，拔凤羽白米庄贼巢，平弥勒县竹园踞匪。十年，平永善蛮匪，拔宾州贼巢，平香炉山槓匪，连克河西之大东沟、小东沟及临安之五山夷寨。十一年，复贵州兴义新城，先后克永平、云南及赵州、蒙化各城。攻大理上下两关，复大理府城，诛大酋杜文秀，诏复原职。十二年，滇省肃清，赐黄马褂，疏请陛见。

光绪元年，以入觐迁延，御史李廷箫劾其规避，下部议褫职。九年，卒。署湖南巡抚庞际云疏陈：“岳昭统兵十馀年，建功之地，黔属为多；任事之艰，云南为最；请复原官。”诏允之。

岳昭之规寻甸也，杜文秀遣党万馀，战不利。从弟岳晙请岳昭速还曲靖，以固根本。贼果分党往袭，以有备不得逞。岳晙守马龙，贼围之，伺懈出击，走之。固守数月，练兵得三千人，会攻寻甸，破七星桥要隘，贼蹙乞降，犹怀反侧，岳晙率三十人入城，示以坦白，人心始定。次日，毓英兵亦至，服其胆略。岳晙先以积功擢至道员，岳昭至滇后，专任毓英滇军，其旧部多遣去云。

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诸生。治乡团，击土匪，以功叙县丞。咸丰六年，率勇赴云南迤西助剿回匪。九年，克宜良，权县事。十年，克路南，署州事，擢同知直隶州。进攻澂江，兼署知府。十一年，克澂江贼垒，破昆阳海口贼，迤西回匪连陷楚雄、广通、禄丰，省城戒严。毓英赴援，同治元年，破贼大树营。时总督张亮基引疾去，巡抚徐之铭主抚，回酋马如龙通款，毓英往谕顺逆，如龙献所踞新兴等八城，之铭奏以毓英摄布政使。寻以安抚功，加按察使衔，赐花翎。二年，回弁马荣叛，戕总督潘铎，毓英率所部粤勇一千，与弟毓宝等守籓署。之铭微服诣毓英，司道皆集，分兵守东、南门，密召马如龙入援。如龙至，诛乱党，马荣跳走南宁，合马联升踞曲靖八属。诏嘉毓英守城功，擢道员。

率师西剿，复富民、安宁、罗次、高明、禄丰、武定、禄劝、广通、陆凉、南安诸城，及黑、元、永三盐井，进捣楚雄。会东路有警，之铭檄回省，分兵克霑益、平彝。赴楚雄督攻，克其城。进复大姚、云南、赵州、宾川、邓川、浪穹、鹤庆，分道进规大理上下关。三年，克定远，围攻镇南，大破援贼於普棚。马联升复陷霑益，犯马龙，回军破之於天生关。进攻曲靖，复马龙、霑益。进克寻甸，擒马荣、马兴才，克曲靖，擒马联升，并诛之。尚书赵光疏呈滇绅公启，言毓英所向有功，特诏嘉勉，下总督劳崇光据实保奏。四年，肃清迤东，加布政使衔，赐号勉勇巴图鲁。

西路自毓英军移去，所克诸城多复陷，仅存楚雄未失。毓英驻军曲靖，护省城运道。五年，命署布政使，劳崇光至是始至滇受事，奏以提督马如龙专办西路，令毓英督剿猪拱箐苗。猪拱箐隶贵州威宁州，与海马姑相犄角，山溪阻深，苗酋陶新春、陶三春分据之。纠聚苗、教诸匪及粤匪石达开馀党，凡十数万人，迭扰滇之镇雄、彝良、大关、昭通，黔之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且及川疆，三省会剿久无功。毓英上书骆秉章，谓权不一则军不用命，原率滇军独任，期百二十日覆其巢，授迤西道，署布政使如故。

六年，擢布政使。二月，师抵猪拱箐，令张保和、林守怀领二千人，由大溜口出二龙关后，掩袭吴家屯，自督三千人攻关。贼倾巢出战，关后砲发，贼回救，毓英挥军夹击，三隘皆下，遂夺吴家屯，擒斩数千。贼自海马姑来援，截击之，斩其酋，馀贼反奔。令蔡标、刘重庆分军围剿海马姑，克红岩、尖山，贼援乃断，遂逼猪拱箐老巢。贼以巨石自山颠坠下，驱牛马突营，将士多伤亡，毓英督军搏战，斩悍酋，贼始卻。於营前掘深坎，贼所发石尽陷坎内，诱降倮人，得贼虚实，选敢死士二千，填壕以进，连破木城二，直捣其巢，纵火焚之，斩馘二万，擒陶新春及其死党，磔之，拔山男妇四万馀人。乘胜合攻海马姑，伏兵山前后，进毁贼垒三十馀，以喷筒环烧，擒陶三春及悍酋二百馀人，皆斩之，贼悉平。计自进兵至是，仅逾期四日，加头品顶戴。

马如龙剿迤西屡失利，劳崇光病殁，杜文秀大举东犯，连陷二十馀城，省垣告急。是年冬，毓英自猪拱箐凯旋曲靖，先遣弟毓宝助省防。七年春，扬言师出陆凉，而取道宜凉、七甸，连破大小石坝、小板桥、古庭庵、金马寺贼垒，进屯大树营。

马如龙来会，人心始定。昆阳匪首杨震鹏夜渡昆明池袭省城，毓宝击败之，震鹏负创遁。进攻杨林，毓英鼻受枪伤，回军省城，连破石虎关贼垒，擒贼渠李洪勋，擢授巡抚。附省贼垒犹繁，与之相持。总督刘岳昭初至滇，由马龙进剿寻甸，失利，贼势复炽。

毓英疏陈军事、饷事，略曰：“杜文秀窃踞迤西十有三载，根深蒂固。今拟三路进兵，一出迤南牵贼势，一出三姚、永北断贼援，大军由楚雄、镇南直捣中坚，使贼面面受敌，不能兼顾。臣选精锐六万，更番战守，既无停兵之时，亦免师老之患。兵勇无须外募，以本省兵剿本省贼，既习地利，复熟贼情。现在滇省兵勇乡团已调集八万有奇，拟俟附省逆垒肃清，认真裁汰，选定精锐，以资得力。滇省绿营额设马步兵三万七千数百名，承平日久，训练多疏，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仓卒有事，则募勇以代兵；饷需支绌，不能不后兵而先勇。於是兵丁愈困，营务益弛。通省营兵所存不及十一，臣拟即此六万人中，择补营额，目前仍令随征，事竣再饬归伍。既有常业，自有恆心，责以成功，收效必速。滇省近年用兵，多藉乡勇之力，拟按州县之大小，定徵调之多寡，共编乡勇四十营，分两班随营征讨，饷银仍由各地筹捐。两年之内，迤西肃清，即可裁撤归农。滇省兵勇，向於饷银之外，每名月支米三斗。现拟用兵六万，每年共需米二十馀万石，为数甚钜。历年皆按成熟田亩酌抽釐穀，约十分取其一二，资助军食，与川之津贴，黔之义穀，名异实同。今请照旧抽收，并将近年可徵地丁抽粮，全数改徵粮米，如不敷用，再行筹价采买接济，一俟军事肃清，分别裁止。滇省绿营官兵俸饷，有闰之年，需银七十万两有奇，无闰需银六十四万数千两。现既易勇为兵，则饷银较勇粮稍厚。倘因筹饷维艰，每月先给半饷，加以赏需军火各费，约共需银八万两。盐课、地丁、釐税之外，每月所短不过三四万两，应由外省协拨，较之向例协饷，有减无增。若发全饷，则每月应由外省拨银六万，较常例所增亦属无几。现在部臣指拨各省协滇军饷，如浙江、广东、江西，距滇较远，筹拨起解，往返经年，缓难济急。请饬改作京饷，另由川、楚等省应解京饷，改拨济滇，两无窒碍。至於选任镇将，宜不拘资格，不惜情面，凡有能将三千兵以上，才当一面者，虽其名位尚卑，亦宜委署要职。其谋勇平常，仅止熟习营务，纵系实缺，另予差遣，勿使幸位。”疏入，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春，贼酋杨荣率众数万踞杨林长坡，分党踞小偏桥、十里铺、羊芳凹、牛街、兴福寺，省城大震。毓英督诸军分剿，夺回小偏桥诸处，复连败之於萧家山、鹦鹉山，擒斩逾万，划除省东贼垒百馀。西北两方贼仍负隅拒守，毓英令副将杨玉科、总兵李维述等规迤西，与腾越义兵约期并进。於是副将张保和等克富民、昆阳，总兵马忠等克呈贡、晋宁、易门、澂江、禄丰，玉科等克武定、禄劝、元谋、罗次、定远、大姚，维述等克广通、楚雄、南安及黑琅、元水诸井。凡悍酋剧匪，擒斩殆尽，省城解严，被诏嘉奖。

九年，澂江回复叛，踞府城，毓英率军往剿，围其郛，十年二月，克之。并拔竹园、江那诸贼巢，迤西军亦克丽江、剑川、永北、鹤庆、宾川、姚州、镇南诸城。

疏言：“滇省前事之误，东南未定，遽议西征，屡致丧师失地。今通筹全局，必先扫荡东南两迤，然后全军西上，方无后顾之忧。”

十一年，迤东、迤西两路悉平，西军亦先后克复永昌、邓川、浪穹、赵州、云南、永平、蒙化及上下两关，而大理贼犹坚守，恃腾越、顺宁互为应援。十一月，毓英亲往督战，先断贼援，直薄城下，掘隧道，陷城垣数十丈，夺东南两门入。贼守内城，昼夜环攻，守陴贼多死。杜文秀穷蹙服毒，其党舁之出城诈降，斩首传示，勒缴军械，贼党犹请缓期。毓英令杨玉科率壮士二百入城受降，布重兵城外夹击之，斩酋目三百馀名，生擒杨荣、蔡廷栋、马仲山，磔於市。大理肃清，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顺宁、云州、腾越皆下，全滇底定，加太子少保，晋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十三年，兼署云贵总督。光绪二年，丁继母忧。五年，服阕，授贵州巡抚，加兵部尚书衔。七年，调福建督办台湾防务，开山抚番，濬大甲溪，筑台北城。八年，署云贵总督，九年，实授。

法越兵事起，自请出关赴前敌，屯兴化。十年，命节制关外粤、楚各军。会广西军溃於北宁、太原，毓英全师退屯保胜，以未奉命，降二级留任。七月，命进军决战，连复越南馆司、镇安、清波、夏和诸县，屯馆司关，规取河内诸省。令丁槐、何秀林攻宣光，以地雷毁其城，擒斩甚众。十一年，京察，开复降级处分，令覃修纲攻克缅旺、清水、清山。法兵援宣光，掘地营延袤十馀里扼之。破法兵於临洮府，夺梅枝关。连克不拔、广威、永祥，进捣山西、河内，广西军亦收复谅山。越南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闻风响应。会和议成，诏班师。五月，回驻边关。

十二年，会勘边界，兼署巡抚。十三年，剿顺宁倮黑夷匪张登发，平之。十四年，京察，议叙。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晋太子太保。寻卒，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云南、贵州建专祠，谥襄勤。子春煊，官至四川总督。

弟毓宝，从毓英转战云南，功最著，累擢道员，赐号额图珲巴图鲁。光绪十年，出关援剿宣光、临洮，旋克广威府、不拔县、梅枝关，赐黄马褂。十四年，授福建盐法道，擢云南按察使，权布政使，护巡抚，兼护总督。二十一年，调贵卅布政使，未行，复调云南。毓宝勇於战阵，不谙文法，御史溥松劾其护总督时，任用私人，政刑失当，坐夺职，卒於家。云贵总督崧蕃疏陈毓宝战功，诏复原官。

论曰：刘长佑朴诚廉毅，老於军事，时病其失之慈柔。自言：“於是非邪正，不自欺以欺人。”非饰辞也。滇、粤筹边，尤有远见。刘岳昭治滇，能屈己以听岑毓英。毓英与滇事相终始，跋扈霸才，竟成戡定伟绩，信乎识时之杰，能自树立者已。

## 列传二百七

韩超 田兴恕 曾璧光 席宝田韩超，字南溪，直隶昌黎人。道光十四年，副贡。二十二年，天津治海防，超诣军门献策，事平，奖叙州判。寻以府经历拣发贵州，历署三角屯州同、独山知州。

独山多盗，号难治。超募勇训练，用土民为乡导，擒其渠。胡林翼守黎平，深倚重之，言之巡抚蒋霨远，超由是知名。

咸丰元年，乌沙苗倡乱，超从林翼进剿，驰风雪中，先后斩获数百人，馀党悉平。论功，以知县用。二年，署清江通判。知黔将乱，捐俸豢勇士八十人，练成劲卒。四年，独山土匪结粤匪内犯，超率兵练迎击，分军出贼后，攻其不备，擒贼首杨元保，复深入广西南丹州境，击诸匪平之，加同知衔，赐花翎。桐梓匪杨凤窜永宁，合黔西匪王三扎巴连陷数城，围遵义，超驰至，败贼南关，阵斩王三扎巴，立解城围。复追败诸葛章司河，擒杨凤斩之，馀党尽歼，擢知府。五年，苗乱蔓延，超驰援台拱，解黄平、平越围；转战至施秉、镇远，贼堑山断道，以阻官军。超以孤军驰突其间，大小数十战，补石阡知府。

超性刚直，有胆略，每与上官争执是非，上官责以剿贼而靳其饷，饥师转战，往往求协助於邻省。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交章论荐，侍郎王茂廕亦疏荐之，诏下巡抚问状，以道员记名。九年，授贵州粮储道。时苗、教各匪连陷诸郡县，驻军工卩水汛，扼其中，使苗、教不得合，且遏其下窜湖南之路。贼出全力扑之，超约楚军夹击，贼大溃。剿思州响鼓坪，施秉土地坪，镇远金鼎、锋严、唐家营诸贼巢，擒贼目张东山、欧光义等，镇远所属皆平。

民团旧以十户养一壮丁，超因其意稍变通之，官募士而民输粮；又籍叛产分授降众、流人，以田代饷；行之二年，得兵三千人。自军兴，协饷不至，地方官吏争抽取釐金以为补助。超建议釐金统一，一抽之后，不复再抽，商无滞累，饷用差给。

十年，命帮办贵州剿匪事。十一年，署按察使。提督田兴恕疏陈超前后战功，加布政使衔，赐号武勇巴图鲁。诏予二品顶戴，署贵州巡抚。田兴恕方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超久在行间，亦以肃清全黔为己任。

同治元年，田兴恕罢，乃命超办理防剿事宜。时尚大坪、玉华山两处为贼巢，遵义、安顺、思南、大定、铜仁、石阡诸府所在皆贼，五月，回匪陷兴义，云南叛回溃勇扰境，粤匪亦由川窜至正阳、庙堂并桐梓、松坎诸地。超令总兵吴安康进剿，用内应夜纵火攻破贼巢，擒匪首倪老帽斩之，出难民二千馀人。六月，闵家场踞贼纠集苗、教诸党偪江口，天柱匪首亦纠合土匪攻陷县城，分股窜湖南晃州、高寨，陷工卩水、青谿两城，谋截楚军粮道。超令总兵罗孝连、道员赵国澍进攻安顺仲匪，夷其垒，擒斩贼酋韦登凤等。尚大坪贼复约苗、教分掠江内，超令孝连断其归路，国澍等驰军迎击，复令副将赵德元出冷水河、梯子岩进袭尚大坪，立破之，卬水汛城同时克复。进平玉华山贼巢，攻拔瓦寨，复天柱县城，特诏嘉奖。道员邓尔巽、总兵李有恆，破王家苗寨、夹马洞诸贼巢，获其酋李玉荣等。黄、白号，教匪窜遵义，知府李德莪击破之於三台山，夺五里坎诸隘口。副将周宏顺进攻石阡，毁老王贼巢，诸就抚。

石阡、铜仁苗匪攻毁镇远营垒，工卩水戍军亦溃，遂南掠松桃，北攻天柱。湖南援师至，贼始引去。诏斥超专恃援军，有负疆寄。云南方议抚回，巡抚徐之铭咨会停剿，而回匪益恣，窜陷安南、兴义，分扰郎岱、永宁、归化，诏原其误信抚议，免议处。石达开自川回窜，分三路，一走遵义，一走黔西，一走桐梓。遣沈宏富、李有恆、余祖凯击之。田兴恕以教案获谴去官，黔军益单。二年，乞病回籍。光绪四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诏念前功，赐恤，谥果靖。贵州请建专祠，并附祀胡林翼祠。

田兴恕，字忠普，湖南镇筸人。年十六，充行伍，隶镇筸镇标。咸丰二年，从守长沙。贼屯湘江西岸，军中募敢死士夜惊贼营，兴恕请行，夜浮小舟往，潜燔贼营，贼骑数百追之，泅水免。巡抚骆秉章奇之，委充哨官。五年，从克郴州。六年，领五百人号虎威营。从萧启江援江西，克万载、袁州。七年，战上高英冈岭，深入被围，左手受创，亡马，步战，他将驰救，得免。是役以少击众，毙贼千数。进攻临江，掘地道轰城，先登，再被创，贼死拒未下。援贼大至，启江议暂退，兴恕不可，曰：“兵在精不在多，原为前锋。”率所部直贯贼阵，贼张左右翼围之，后军望见兴恕旗指东麾西，贼皆披靡，夹击，贼大败窜走，遂复临江。八年，克崇仁、乐安、宜黄、南丰，积功至副将，加总兵衔，赐号尚勇、挚勇两巴图鲁。

贵州苗、教匪炽，黎平府被围久。兴恕奉檄赴援，至即攻破贼营，连战三日而围解，进克古州、永从，署古州镇总兵。九年，石达开围宝庆，兴恕率四千五百人赴援，扼九巩桥，无日不战，历月馀，粮药将罄，选死士欲以一战决胜负，会李续宜援军至，内外夹击，毁附城营三，连日攻下，势如破竹。达开窜广西，遂移军靖州防黔边，命署贵州提督，督办贵州军务，增军盈二万。十年，道铜仁，取印江，分军略思南、石阡，进克猫猫山贼巢。

石达开由广西入贵州，连陷数县，省城大震。巡抚刘源灝趣赴援，兴恕奏言：“黔省上游道路分歧，贼若以一军扰黔，一军入蜀，道远兵单，断难兼顾。已檄韩超防镇远，沈宏富守湄潭，刘义方进松桃，臣驻石阡，居中调度。贼如上窜，则亲会川军以攻之；窥楚，即驰还靖州。”时兴恕已实授提督，诏授钦差大臣，命援省城。师至，部署省防，督军赴定番迎剿，贼弃城而走。

十一年，兼署巡抚。时回、仲、苗、教诸匪分扰，上下游几无完土。兴恕分兵援剿，战屡捷。招抚匪首唐天佑、贾福保、陈大六、柳天成等，克复归化、荔波、定番、广顺、独山诸城，疏通驿路，军威渐振。兴恕年甫二十有四，骤膺疆寄，恃功而骄，又不谙文法，左右用事，屡被论劾，乃罢兼职，以韩超代之。

同治元年，罢钦差大臣。会法国教士文乃尔传教入黔，因事龃，兴恕恶其倔强，杀之，坐褫职，赴四川听候查办。经遵义旺超，值云贵总督劳崇光为贼所困。兴恕骤马冲入，大呼：“田某在此！”贼惊溃，翼崇光出。寻论罪遣戍新疆，行至甘肃，总督左宗棠奏请留防秦州。十二年，释归。光绪三年，卒於家。

曾璧光，字枢垣，四川洪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记名御史。入直上书房，授恭亲王奕、醇郡王奕枻读。咸丰九年，出为贵州镇远知府。

同治元年，署贵东道。二年，剿平铜仁踞贼萧文魁，赐花翎。云贵总督劳崇光荐其才，迭署粮道、按察使、布政使。

六年，予二品顶戴，署贵州巡抚。七年，实授。贵州地瘠乱久，北境接四川，东境接湖南，军事悉倚邻援，本省饷既艰窘，将多骄蹇。总兵林自清劾罢后，戕兴义县令，率所部万人扰川境。八年，璧光密遣提督陈希祥擒斩之，令吴宗兰剿青山馀匪，克普安、安南。时席宝田军已由东路进规台拱，省城附近诸匪糅杂，出没无常。九年，周达武调任贵州提督，率川军至贵阳，渐次勘定。自军兴乡试久停，至是年始补行，人心益定。与达武议增兵扼要驻守，令道员蹇訚破遵义贼，擒其酋吴三；令提督刘士奇克都匀，殪其酋吴章。

十年，令提督锺有思等进剿上游，克永宁、威宁，下游诸军擒悍贼潘得洪，收复八寨等城。又收复上江、下江、三脚各城，平上游镇宁、归化贼巢，殪永城踞贼侯大五，斩郎岱金家硐踞贼金大七，盘江北岸肃清。又破毕节、威宁诸匪，清八寨、三角馀贼，毁其巢。令总兵何世华击斩安南贼酋潘幺，进克贞丰，西路悉平。十一年，周达武率所部会楚军定苗疆，诏嘉调度有方，予优叙。

十二年，会滇军克新城老巢，全省肃清，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予云骑尉世职。寻新城防军索饷譁变，匪首何玉亭攻新城，遣其党黎正关攻兴义，分军驰剿，捕诛其渠，事旋定。光绪元年，卒於官，追赠太子太保，依总督例赐恤，谥文诚。

四川、贵州请建专祠。

席宝田，字研芗，湖南东安人。诸生。咸丰二年，率乡团杀贼，复县城，奖叙训导。六年，刘长佑援江西，招参军事，遂从转战，积功累擢同知直隶州。九年，石达开由广西犯湖南，宝田从解宝庆围，擢知府。十年，骆秉章令募千人号精毅营，防湖南边。广东贼犯郴州、桂阳，击走之。同治元年，石达开复由广西入境，连败之於黔阳，克来凤，以道员记名，加按察使衔。

二年，粤匪黄文金大举犯江西，命提督江忠义赴援，宝田副之，战饶州桃溪渡，大破之；又迭破之於湖口、洋塘、石门、青山桥，贼引去，趋池州，围青阳。宝田袭石岭，破贼卡，分军遮其前，命水陆夹击，文金遁走，遂解青阳围，累功赐号业铿额巴图鲁，加布政使衔。江忠义卒於军，宝田代领其众，留防江西。三年，李世贤、黄文金复合犯江西，将以遥掣江宁之师，宝田逆击白沙关，夺枧桥要隘，钞击於大济关、泥岭关，贼窜山谷，复金谿，以按察使记名，授云南按察使。

时杨岳斌初至江西督办军务，檄宝田援南丰，坐迁延被劾，降知府，留军。会大军克江宁，群贼拥洪秀全子福瑱逸出，由开化犯玉山，走泸溪，宝田邀击於新城，进至石城杨家牌，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福瑱匿山谷中，捕得之，槛送南昌，伏诛。诏复宝田原官，予云骑尉世职，赐黄马褂，授贵州按察使。时馀贼汪海洋等走广东，四年，宝田自平远邀击，降万馀人，又扼铁石岭，降者二万，诸军合击於嘉应州，全数荡平。论功，江西军以宝田为第一，诏以布政使记名，遇缺题奏。

军事既定，请回籍终养，允之。

贵州苗、教诸匪构乱十有馀年，东路素倚湖南援军，自粤匪平后，议大举剿平。

先是授兆琛为贵州布政使，偕总兵周洪印率师往，积岁无功。李元度围荆竹园，亦久不下。巡抚李瀚章、刘昆先后劾罢兆琛、洪印，元度亦镌级，荐起宝田招集旧部万人入贵州，总统东路诸军。

六年冬，进军石阡，荆竹园为教匪老巢，宝田审视地势高峻，匪砦环列，惟北面平夷可掩入。七年元旦，进攻，部将黄元果先登，诸将肉薄垒下，一日平十八砦，克荆竹园，擒斩匪首萧桂盛、何瑞堂，其旁三十六砦相继攻下。捷闻，被珍赉。夏，进规寨头。寨头为苗疆门户，诸苗帑贿资粮所萃，连拔东西三屯，阵斩苗酋桂金保，破援贼张臭迷，攻下台笠、丁耙塘诸砦，遂克寨头。分军克天柱，斩其酋陈大六。

会丁继母忧，回籍治丧，提督荣维善暂领其众，寻诏夺情趣赴军，进攻台拱。

台拱苗最强，踞清江、镇远二城为犄角。宝田请增兵万人，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领之出晃州为北路，宝田自当南路，令荣维善用雕剿法，转战山谷间，破诸苗砦，渐近镇远。润昌、子垣由思州进攻镇远府城，克之。八年二月，维善连破董敖、公鹅两隘，遂克清江城。两军合趋黄飘，山地狭峻，人行顶趾相接，遇伏。维善军疾行先出险，润昌军误以为陷伏中，争道相挤，为贼所乘，润昌、子垣皆战殁。

维善闻变，率二百人驰救，被围，为苗所擒，遇害。於是苗氛复炽。

张秀眉犯巴冶，宝田亲督军击走之，进克稿米，令龚继昌、苏元春破苗寨，击走张臭迷等，分军守镇远、施秉。时以宝田军苦战年馀，尚未深入，议罢其军，刘昆仍主专任，复增兵万人，分三路进。九年，会攻施洞，克之。苗走九股河，白洗苗来援，击败之。进攻台拱，破革夷诸砦，薄台拱城下，苗弃城走，克之，加头品顶戴。进军九股河，分别剿抚，凡平黑苗砦二百馀所。鸡讲、丹江苗皆请归化。十年，进攻凯里，一鼓而下。苗溃走雷公山，麕众六七万人，黄茅岭、雷口坪、九眼塘、燕子窝诸寨皆绝险，宝田督诸军冒暑入山，合击张臭迷，斩馘三万，燔其庐舍，剿洗一空。驻军施洞口，宝田遽病风痺，乞假医疗，命部将龚继昌、苏元春、唐本有、谢兰阶分统其军。军事进止机宜，仍禀命於宝田。

十一年，三路进兵，凯北以北悉定。合攻乌雅坡，诸酋皆在，以长围困之。迭战，斩九大白、岩大五於阵，先后降者数万。四月，擒张秀眉、杨大六、金大五等，槛送长沙，伏诛。张臭迷先逸，捕得戮之。诸酋或降或斩，无脱者。苗疆平，诏晋宝田骑都尉世职，家居养疴。光绪十二年，诏以宝田前擒洪福瑱功，命曾国荃绘其像以进。十五年，卒，赠太子少保，优恤。原籍及江西、贵州建专祠。

论曰：贵州之匪，总名有六：曰苗匪、教匪，曰黄号、白号，其小者曰槓匪、仲匪，其他滥练、游勇、逆回、悍夷，揭竿踵起，不可悉数。始於咸丰四年，无兵无饷，不能制也。韩超有办贼之才，久屈下僚，事权不属。田兴恕入黔，兵威始振，超亦骤起，未久相继去。张亮基治黔数年，亦仅补苴。中原大定，曾国籓乃议以湖南兵力、饷力为平黔根本，而骆秉章亦令刘岳昭剿黔北以保川边。后专倚席宝田，戡定苗疆。自周达武以川兵、川饷济黔之不及，曾璧光赖之以竟全功。盖阅二十年而后大定。古云：“蛮夷之人，先叛后服。”盖以地势使然。然使若韩超者早膺疆寄，其延祸或不致如是之甚。弭乱之道，在得其人，用人之道，必尽其才，固古今不爽者尔。

## 列传二百八

沈兆霖 曹毓瑛 许乃普子彭寿 赵光 硃嶟李菡 张祥河 罗惇衍 郑敦谨 庞锺璐沈兆霖，字朗亭，浙江钱塘人。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五年，迁司业。二十六年，迁侍讲，入直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二十九年，迁侍讲学士，直南书房。历詹事、内阁学士。咸丰二年，擢吏部侍郎，督江西学政。

三年，粤匪自武昌下九江，兆霖请速援南昌。上谘以军事，兆霖奏言：“江西会城虽暂可无虑，贼扰外府，省兵不能兼顾。外府各有团练，如肯齐心协力，何藉分兵？即如抚州乡团不下数万，皆留保本村，官兵祗三百，已调赴会城。如团练不能合力，贼至何以御之？其故皆因坚壁清野，旧议祗守本村，并不出战，不知事与嘉庆间川、楚教匪不同。川、楚教匪劫掠村庄，自以坚守堡寨为是，今贼专攻省会、郡县城池，城既破，乡勇亦相与解散矣。抚州如此，各省各府亦必皆然。乞饬直省当於练勇中精选十之二三，联为乡兵，统以练达有位望之人。遇本县有警，互相救援。其外府、外县仍不得调往，以免扰累。”得旨允行。寻以病乞罢。

五年，病痊，署吏部侍郎，仍直南书房。兆霖疏言：“安徽各郡，江北安、庐、和，江南池、太，皆为贼踞。巡抚驻庐州，东北徽、宁、广三属，几为巡抚号令所不及。事急则向浙江请饷，事平则泄沓如前，不加整饬，旋收旋失，糜饷殃民。臣察徽、宁二府，山川险固，地皆可守，民亦健奋，歙、休宁二县，尤多富民。宜於皖南设大员，专辖四府、一州，庶以饬吏治，固民心。度险设防，皖抚得专心於江北，浙抚亦不至牵制於皖南。”疏下廷议，改池太道为皖南道，得专摺奏事，如福建台湾道例，从之。寻兼署工、兵二部。

六年，授吏部侍郎，调工部，复调户部。八年，命往通州察覈通济库，奏请如户部三库例，以仓场侍郎兼管，佩印钥，著为令。九年，擢左都御史。十年，署户部尚书。七月，英吉利、法兰西兵内犯，兆霖疏请专讲守御，勿汲汲言抚。九月，授兵部尚书。抚议既定，上犹驻热河，兆霖与诸大臣奏请回銮，上命待明年。兆霖复奏请明年春融，即启跸还京。寻调户部。

十一年，穆宗回銮即位，命充军机大臣。甘肃西宁撒回为乱，总督乐斌遣提督成瑞率兵讨之，逗挠不进。乐斌用西宁办事大臣多慧议招抚，乱久未定。上命兆霖偕尚书麟魁往按，尽发乐斌等瞻徇贻误状，乐斌戍新疆，成瑞、多慧逮京治罪。同治元年，命兆霖署陕甘总督，亲督兵自碾伯进击撒回，屡败之，撒回乞降。七月，师还，次平番二道岭沟，雨雹，山水骤发，兆霖及从行兵役并没。水退，得兆霖尸，犹端坐舆中。布政使恩麟以闻，上深惜之，赐恤，赠太子太保，谥文忠。

曹毓瑛，字琢如，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七年拔贡，授兵部七品小京官，迁主事，充军机章京。二十三年，举顺天乡试，再迁郎中。咸丰十年，擢鸿胪寺少卿。时江南大营溃，总督何桂清弃常州，苏、常相继陷。毓瑛疏陈军事，略曰：“拯溺救焚，其事宜急而不宜缓。捣虚批亢，其事宜合而不宜分。臣前读都兴阿奏，拟自英山由豫境绕赴徐、宿，以达江北，而曾国籓通筹方略，拟分三路进剿，俟八月大举。窃谓都兴阿由豫境以达江北，程途纡远，非两月不能到。浙江自萧翰庆阵亡，江长贵自平望退守，锐气尽消。以屡溃之孱兵，御剽悍之勍贼，待至八月，松、太、杭、嘉、湖诸郡势将瓦解，蔓延愈广，规复愈难。为今计者，都兴阿宜自英、霍取道临、凤以抵江北，不过旬日，即由通、泰渡江，直抵江阴，进攻常州、无锡为一路，而以周沐润所募沙勇副之；镇江现有兵万馀，巴栋阿、冯子材、向奎进规丹阳为一路；薛焕在上海增募勇丁万人，由嘉定、太仓、昆山进攻苏州为一路，而命张玉良出嘉兴、平望以副之；曾国籓率楚师由宁国取道广德，进抵嘉、湖为一路，策应诸军，而令米兴朝攻宜兴、溧阳，周天受攻高淳、东坝，曾秉忠督长龙船入太湖以副之。

攻贼之所必救，据贼之所必争。俟曾国籓新募勇至，然后分路进剿，庶於事有济。”

英、法两国合兵犯京师，上幸热河，军书旁午，枢臣未全从，上命择章京资深才优者佐诸大臣办事。毓瑛在直久，诸大臣欲举以应，固辞，遂越次用焦祐瀛。十一年，穆宗即位，诸大臣皆谴罢，乃命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顺天府丞。

同治元年，迁大理寺卿，授军机大臣。二年，擢工部侍郎，调兵部。三年，江南平，加头品顶戴，赐花翎，署兵部尚书。四年，擢左都御史，寻授兵部尚书。五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悫。

方端华、肃顺擅政，毓瑛独不附。及佐枢政，廉慎勿懈，每谓：“军旅大事，患在信任不专，事权不一。古来良将，率以掣肘不能成功。”时以为名言云。

许乃普，字滇生，浙江钱塘人。拔贡，考授七品小京官，充军机章京。嘉庆二十五年，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三年，直南书房。四年，大考二等，擢洗马。五年，督贵州学政，任满回京，仍直南书房，累迁侍读。十三年，复以大考二等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三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刑部侍郎，罢直南书房，专治部事。调吏部，又调户部。二十一年，擢兵部尚书。二十五年，坐事镌五级，补太常寺少卿，迁光禄寺卿。

三十年，文宗御极，命仍直南书房。诏求言，乃普疏言：“方今先务，莫急於正君心，培圣德。请敕馆臣合列朝圣训，依类分门，排日进呈，庶政奉以为宗。恩诏各省保举孝廉方正，请敕下各直省学政考覈学官，学官得人，所举庶几可恃。刑部於致死胞伯叔及胞兄之案，以事关服制，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巧为开脱。请敕下刑部斟情酌理，俾无枉纵。各省绿营弁兵平时宜加意训练，武职到京，兵部验看时，当令兼演火器。”疏上，得旨：“下所司议奏。”复申谕刑部及各督抚，服制案罪名务得实情。咸丰二年，授内阁学士。乃普疏论军营奏报欺饰，得旨，令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力除积习，严为稽察，其朦混掩饰者，据实严参。擢兵部侍郎。三年，粤匪陷九江，扰皖北，觊觎北乡，而庐、凤守御单弱，乃普疏请调黑龙江兵，道山东、江南，径赴安徽，远可张苏、浙之声援，近可固庐、凤之门户。

调刑部，寻擢工部尚书，调刑部。

国子监司业崇福奏请豫徵山西咸丰四年钱粮，军机大臣等会议，推及陕西、四川两省，乃普偕侍郎何彤云奏言：“各省情形不一，应由各督抚体察情形。山西被贼各州县及陕西之延安、榆林、绥德、兴安，四川之宁远各府，地瘠民贫，均请免其借徵。至畸零小户，有田数亩或数十亩，仅足餬口，仍令照常例完纳，庶民力不至重困。”又奏言：“时值严寒，用兵尤宜抚恤。闻通永镇兵四百名，去贼最近，而强半尚衣秋衣；重以行营所在，百物昂贵，无钱者往往须取於民，以致负贩裹足，兵士转不免於饥寒。请饬统兵大臣悉心筹度。”从之。又言：“江南大营老师糜饷，皆由琦善等意见不和，舒兴阿自陕赴皖，所在稽留，沿途需索。今命与江忠源会剿，不独难以和衷，且恐因之掣肘。又方今饷需艰难，军务一日未蕆，即度支一日不敷，惟在大师刻日奏功，以纾天下之困。请皇上严加督责，信赏必罚，以振暮气。”疏上，嘉纳之。

四年，刑部主事王式言坐承审命案，听授请讬，失入绞罪。事闻，上命裕诚等按治，乃普以式言本门生，奏请回避，弗许。既而裕诚等谳式言仆受赇，上责乃普回护，降补内阁学士，罢直南书房。寻迁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六年，迁工部尚书。八年，命督五城团防。九年，调吏部。十年，文宗三旬庆辰，加太子太保。九月，以病乞罢。同治五年，卒，谥文恪。

子彭寿，字仁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咸丰十一年，文宗崩，命议郊配礼，彭寿偕大理寺少卿潘祖廕奏言：“臣读大行皇帝圣制甲寅孟夏斋宫即事诗，末句‘以后无须再变更’，注云：‘天坛配享，三祖、五宗为定，永不增配位。恐后代无知故违，则仪文太繁。’臣等仰瞻圣藻，躬悬斋宫，言法行则，非博谦让虚名。弓剑未寒，不忍顿生异议。”礼遂定。

时肃顺等获罪，彭寿请察治党援，旨令指实。奏言侍郎成琦，太仆寺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侍郎刘昆、黄宗汉。得旨：“纠弹诸事，朕早有闻，特惩一儆百，力挽颓靡。此后不咨既往，诸臣亦毋以党援陈奏，致启讦陷。”于是陈孚恩等谴黜有差。彭寿又以载垣等随事刻深，户部五宇官钱案请再清釐，从之。同治初，再迁内阁学士，署礼部左侍郎。五年，卒。

赵光，字蓉舫，云南昆明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转光禄寺少卿，五迁内阁学士。擢兵部侍郎，调户部。

文宗即位，奏陈时务，略言：“安民先察吏，州县为亲民之官，秩卑责重。捐例屡开，仕涂益杂。幕友招摇，书役播弄，贿嘱情讬，靡所不至。正供则挪移侵亏，讼案则株连搁压，偶或参劾，辄筹抵制。大吏虑其噬脐，曲予宽容，同僚相率效尤，成为习惯。应请饬令督、抚、司、道，严行举错，以肃官方。国家糜饷养兵，冀收实用，近日营伍将弁，虚文操演，厮役士卒，养尊处优。空名渔利，器械不修，枪砲无准，而水师尤为窳敝。往往居岸自適，风沙水线，都未研习，洋面不靖，盗劫频闻。前者海疆有事，船远距而弹施，敌近前而药罄，束手无策，栗体先逃。凡诸军备，转为寇赍。甚至轨律尽隳，沿途坐索，长官乞哀，乃始进行。军威不肃，一至於此。夫练兵必先练将，材艺迈众，忠勇无前，如昔时杨遇春辈，渺不可得，缓急何恃？应请饬令将军、督、抚、提、镇，整齐营伍，鼓励人才，以修武备。诘奸除暴，莫如保甲，近来直隶、山东盗贼日众，至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啯匪，广东之土匪，贵州之苗匪，云南之回匪，肆意强横，目无法纪，邪教充斥，名目纷繁。煽诱既众，蹂躏弥多。地方文武，恐滋事端，惟务姑息。胥差既豢贼纵容，兵弁复得规徇隐。幹吏严拘，则声息潜通，夺犯戕官，酿成巨患。其愚懦者，但期文过，讳盗为窃，避重就轻，以至匪徒益无忌惮，祸不胜言。应请饬令各直省督抚，认真整顿，奉行保甲，缉捕勤能，据实奖励；疲玩者撤参重处，以戢盗风。直省仓库钱粮，各有定额，州县官如果侭数徵解，交代清晰，何至亏空盈千累万？其致此之由，厥有数端：或纨袴而登仕版，习尚奢华；或庸瞶而昵亲随，开销浮滥；或负累已深，官项偿其私债；或交游太广，正款供其应酬。寅支卯粮，东挪西掩，有漕者藉口于帮丁之需索，解库者归咎于粮价之增昂。道府察知，往往碍于情面，曲意弥缝，后任虑招重怨而不敢发，上司恐兴大狱而不敢参，即使查抄，终归无著。是以州县交代，有历数任而未算结者，有合数十州县而未盘查者。前者钦差大臣会同各督抚清查整理，严定章程，亏短各案，业已分别摊赔。第恐旧亏未完，新亏已续，应请敕令各直省督抚督同司道各官详细查覈，交代未清者，停其委署升补，亏那者严参，以清积弊。”疏入，优诏嘉纳。

三年，擢工部尚书，调刑部。八年，命偕尚书周祖培等督五城团防事宜，历兼署工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四年，卒，谥文恪。

硃嶟，字致堂，云南通海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

道光十二年，畿辅灾，广东副贡生潘仕成捐赀助赈，赐举人。有援案以请者，嶟疏言：“仕成本副贡，去举人一间，赐以举人，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厥后叶元堃、黄立诚次第援请，若因此遂成定例，生富人徼幸，阻寒士进修，於事不便。

应请旨饬各督抚，水旱偏灾，捐输应奖，不得援引前案。”上嘉纳之。五迁至内阁学士。十七年，擢兵部侍郎，迭兼署吏、户二部，坐事镌五秩。二十六年，补内阁侍读学士。

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上命各省督抚议奏。嶟疏言：“泉布之宝，国专其利，故定赋以粟，而平货以钱。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於上。

今出纳以银，钱几置诸无用。虽国宝流通，然流於下而不转於上。於是富商市侩，得乘其乏、操其赢，而任意以为轻重。若使官为定价，且必格而不行。要在因其便使人易从，通其变使人不怨，行其权使人不疑。方今盐务疲敝，皆以银贵钱贱为词，以盐卖钱而不卖银也。卖钱即解钱，人必乐从，长芦盐价可解京充饷。请於东西城建库藏钱，以户、工左右侍郎掌之，按时价搭放各旗，就近赴库请领，以免其转运，并严禁克扣、短陌、攙杂诸弊。两淮盐价，解备河工岁修。淮上全工，水路皆通，輓运较易，工次雇夫购料，俱系用钱，此两便之道也。农民以钱输赋，天下十居七八。地方官收钱解银，每致赔累。江西抚臣吴文镕前奏：‘本省坐支之项，收钱放钱；解部候拨之款，徵银解银；兵饷役食，请照时价改折。’其言不为无见。惟全行收钱，往返搬运，倍增劳费。通省绝无银币，亦未免偏枯。拟请州县徵收，向来徵银解银者置无论，但照现在收钱者，量钱粮多少，视附近地方兵役众寡，酌减应解银数，以纾其困。除易银解司之外，即以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钱若干，酌定数目，按照时价，支放兵饷役食。应有耗羡平馀，仍行提出解司，而本管同城之官俸，本州县之书工、役食、祭祀、驿站，本地方分汛之兵饷，俱准坐支。馀则视道路之远近，解存道、府、籓各库，以放兵饷。时价则视省垣为准，以开徵前十日为定，由籓司通饬遵照，半年一更。饷银每两折钱多不过千七百，少不过千二百，取为定则，不得再减。至文武官廉俸无可坐支者，兵丁屯驻之区，附近州县无收钱者，皆发银如故。官局钱搭放向有成例者亦如故。如是，则虽变而实因，不至纠纷窒碍。

至如百姓出粟米麻丝易钱输赋，久已习为故常，向收若干，今折若干，凡自封投櫃者，不遽改折，是於民无扰也。兵丁领银，仍须易钱然后適用。每至兵领饷时，不准铺户抑价，今照定价放给满钱，此於兵无亏也。先时银多，则官以收钱渔利；今时钱贱，则官以易钱赔累。多用钱则少解银，即累亦因而减，迨银价平时，又复可获羡馀，此於官有益也。或谓钱收于上，则廛市一空，恐致钱荒。不知兵役领钱，仍行於市，地方官除存库外，尚有大半必须易银解司，则其钱亦行於市。且今日之弊，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欲救其弊，莫利於收钱，尤莫利於停铸。当此钱贱之时，暂停鼓铸，以工本之银，发出易钱，实收上库。薄小者汰之，则私铸难行，而官钱日多，钱价可平，而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可得而行矣。是知停铸者用钱之转关，平价者绝私之微权也。将欲平价，非使银钱相埒不可，为平价而暂停铸，迨价平而复开炉，所谓欲赢先缩，一张一弛之道也。夫损上必期益下，今钱值日贱，物价日贵，泉府费两钱而成一钱，官兵领一钱则仅当半钱。无益於民，有损於国，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总之可用钱则用钱，必须用银则仍用银。附近则用钱，致远则用银。子母相权，赢缩有制，补偏救弊，无逾于此。惟各省情形不一，因地制宜，随时变通。当责各督抚体察酌议尽善。”疏入，上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行。

历通政副使、内阁学士。二十九年，授仓场侍郎。咸丰四年，病，乞罢。五年，病痊，复授户部侍郎。六年，擢左都御史。迭署兵、礼二部尚书。十一年，又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文端。

李菡，字丰垣，顺天宝坻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再迁侍讲，大考二等，擢侍讲学士。二十一年，迁少詹事，督安徽学政，累迁通政使。二十五年，擢左副都御史。

咸丰元年，署礼部侍郎，应诏上疏：“请戒饬诸臣：一曰振因循。积习相仍，中外一辙。用兵无可退之理，乃引疾归田，抽身保位，则因循在军旅矣。治水为难缓之功，乃自冬徂夏，漫口未合，则因循在河防矣。雍沙番案，琦善以总督大员，犹复语多狡饰，以至往返鞫讯，则因循在刑法矣。顺天武清县逃犯，竟敢窝藏匪徒，浙江奉化县刁民并敢迫胁官长，则因循又在郡县矣。伏原皇上乾纲独振，力挽颓风，闻嘉谟则立见施行，睹弊政则悉除支蔓。惰者责之，勇者奖之，勤者进之，昏者黜之，庶奋庸熙载，百废俱修矣。一曰除欺饰。粤西逆匪，萌蘖在十数年之前，使抚臣早为奏闻，何难根株立绝？乃养痈成患，讳莫如深。比及有人指陈，势已不可扑灭。年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祸首罪魁，实由欺始。夫献可替否，宰相之责也；拾遗补阙，谏官之职也。伏望皇上开诚布公，虚怀善纳，导之使言，言之使尽，执两用中，归於至当。至科道职司言责，尤朝廷耳目之官，风闻偶误，小过可容，庶赣直得效其愚，萋菲莫行其罔，而宸聪四达矣。一曰屏偏私。人之气质，不能无偏，意见少有参差，议论遂多龃。相持不下，教令纷更，属员既无所適从，宵小遂从而谗构。嫌隙日深，乖气致戾。刑部越狱一事，非其明验乎？夫师克在和不在众，两粤会剿，湖南防堵，将帅不应有诿罪争功之见，督抚不可存此疆尔界之私，同德同心，群策效力。苟无隙之可乘，定肤功之克奏。河、漕本属一体，未有河不治而漕治者。从前督臣、漕臣，曾因参劾员，各执己见，现在漫口不能合龙，漕船何由利济？亿万姓饥民待赈，数百万帑项虚糜，正大臣忧患与共之时。此即屏除嫌怨，共秉公忠，犹恐难以济时屯而纾民患；倘仍芥蒂未化，筹画分歧，不和政庞，咎将谁执？伏读仁宗御制和同论，谆谆以臣下偏私为戒。原皇上一德交孚，与百僚共襄上理焉。一曰防玩法。现今军务、河工，贻误诸臣，厥咎匪细。仰蒙宽典，仅予薄惩，恕其既往之愆，责其将来之报。而且失伍之将弁，准其带罪立功，溃防之河员，许其留工效力，恢宏大度，格外矜全，天下皆晓然於圣人不得已之苦心，与夫通变权宜之计，该大臣等久蒙倚任，渥荷优容，自无不激厉图功，竭忠矢志。第恐奔走御侮，难得贤员，幸泽恃恩，复萌故智。始犹惧罪之不可逭，一旦获宥，遂谓罪有可原矣；初犹虑法之不能逃，幸而苟免，遂谓法止于是矣。伏原皇上奋天锡之勇，播神武之风，宽大之诏，能发而即能收，希冀之恩，可一而不可再。则德威惟畏，玩纵之萌，不戢自止矣。以上四条，皆臣道之防，实切时之弊，而其本由於得人。

进英锐，则因循者退矣；取诚笃，则欺饰者鲜矣。惟在皇上任贤勿疑，用材器使，俾朝无幸位，莫不图易思艰，庶可挽天灾民变之穷，而上副引咎纳言之至意。”疏入，上嘉纳之。

三年，授兵部侍郎，署仓场侍郎。廉得奸人把持仓务，置於法。十年，调工部，复调吏部。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二年，卒，谥文恪。

张祥河，字诗舲，江苏娄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

迁户部主事，累转郎中。道光十一年，出为山东督粮道。十七年，擢河南按察使，以父忧去官。服除，仍授河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二年，祥符决口合龙，赐花翎，诏以河南迭被水灾，始终克勤其事，予优叙。二十四年，迁广西布政使，擢陕西巡抚。西安、同州有刀匪扰害闾阎，祥河饬严捕百馀人置诸法，诏嘉之。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请述祖德，守成法，励官方，蠲民欠。疏入，报闻。祥河优於文事，治尚安静，不扰民，言者劾其性耽诗酒。

咸丰二年，东南军事日棘，祥河奏言：“陕西兴安等地毗连楚境，应举行团练，择要防堵。惟乡勇良莠不齐，易聚难散，不如力行保甲，为缉奸良法。”三年，召还京。四年，授内阁学士，寻迁吏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六年，以病罢。病痊，仍授吏部侍郎。八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十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温和。

罗惇衍，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安徽学政，迁通政使。

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源祗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於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於臣工奏摺，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褎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原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籓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咸丰元年，疏陈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二年，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

三年，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籓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颍，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五年，以父忧归。

七年，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馀。”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二年，兼署左都御史。

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於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辨，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十三年，卒，谥文恪。

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

再迁郎中，出为山东登州知府，擢河南南汝光道。咸丰元年，泌阳土匪乔建德踞角子山，敦谨与南阳镇总兵图塔布督兵捕获之，被议叙，署布政使。二年，授广东布政使，仍留署任。

粤匪入湖北，命赴信阳，会南阳镇总兵柏山扼要设防。三年，命河南巡抚陆应穀统兵驻南阳，会城及信阳有事，许敦谨专摺驰奏。钦差大臣琦善督师援安徽，檄敦谨总理信阳粮台。及师屯江北，粮台移设徐州，仍令敦谨往任其事。寻调授河南布政使，留筦粮台如故。四年，光州、陈州捻匪起，巡抚英桂出驻汝阳，诏敦谨赴本任。省城戒严，敦谨督率官绅倡捐经费，兴团练。皖捻犯永城、夏邑，增调兵勇防黄河各渡口，断寇北窜。寻命暂署巡抚。

五年，坐欠解甘肃两年协饷，降调。召还京，以四品京堂候补，授太常寺少卿。

八年，督山东学政，累迁大理寺卿。同治元年，署户部侍郎，复出为山西布政使，调署陕西布政使，调授直隶布政使，擢河东河道总督。四年，授湖北巡抚，寻召授户部侍郎。五年，调刑部。

六年，擢左都御史。捻匪渡河入山西境，巡抚赵长龄、按察使陈湜疏防被劾，诏敦谨往按，长龄、湜并坐罢，即命敦谨署山西巡抚。七年，出省治防，移军驻泽州栏车镇，为各路策应。授工部尚书，仍留署巡抚。回匪入河套，近边震动。敦谨移驻宁武督防，别遣兵守榆林、保德下游各隘。增募砲勇，补葺河曲边墙。回匪窥包头镇，沿河堵御，会绥远城将军定安遣队迎剿，总兵张曜自河曲截击，破走之。

八年，调兵部尚书，回京。

九年，调刑部。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获凶犯张汶祥，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谳，言汶祥为洪秀全馀党，其戕新贻，别无主谋者。命敦谨往会鞫，仍以初谳上，论极刑。十年春，敦谨还京，至清江浦，上疏以病乞罢。光绪十一年，卒，谥恪慎。

庞锺璐，字宝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一等，擢庶子，迁侍讲学士，署祭酒。明年，授光禄寺卿。八年，擢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以父忧归。十年，江南大营溃，苏、常沦陷，督团勇防御。上命锺璐陈奏军事，锺璐疏言：“常、昭三面皆贼，惟恃民团抵御。器械不精，纪律不明，若大兵不速至，恐裹胁愈多，愈难措手。请饬督臣曾国籓迅由祁门统师南下，常、昭库款无存，惟赖捐输充饷，军需浩穰，捐户搜括无遗。并请饬督臣於就近完善之区，筹赀接济。”又奏：“江北惟通州最完善，与常、昭有脣齿之依。在籍布政使徐宗幹廉能素著，请饬令督办通、泰一路捐输，并会筹常、昭防剿。”从之。

寻命督办江南团练。贼由江阴东窜，偪常熟，锺璐率团勇数战，亡其精锐，奏请江北诸军速援。上以水陆各军势难兼顾，温诏慰勉。八月，贼陷常熟，锺璐奏自劾，并请饬荆州将军都兴阿统楚师兼程进驻通州防北窜，上责令规复。锺璐自崇明赴上海，设局劝捐，集团守御。荐上海知县刘郇膏循声卓著，为江南州县之冠，报闻。又以军需饷急，奏请令失守地方官罚鍰免治罪，谕有“捐输巨款、募勇杀贼、随官兵克复城池者，得据实声明请旨”。寻奏言：“贼所胁之众数百万人，何一非皇上赤子？若非设法解散，穷无所归，必铤而走险。请明降谕旨，予以自新，释兵归降者勿杀，薙发投顺者勿杀。又陷贼州县，多设立伪官，迫索钱米，以减轻田赋，摇动人心。历来被兵州县，钱粮均奉恩旨蠲免。此次苏省被贼，户口散亡，收复之后，无从徵收，不如施恩於未复之先，使愚民不为所惑。”诏如所请。

十一年春，贼自平湖、乍浦窥金山，锺璐督团勇进击，斩馘甚众。新埭贼扰大泖港，枫泾贼窥角钩湾，复会官兵破之。是年冬，以苏、常沦陷，吴民待援，有逾饥渴，复疏请敕曾国籓分兵急取苏、常。与江苏诸士绅贻书国籓，言：“上海饷源重地，请以奇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国籓乃遣李鸿章率师浮江而东。俄、法两国请助兵讨寇，锺璐奏言：“中国平内乱，原无待藉手外人，而值贼势蔓延，兵力单薄，不能不为从权之计。惟外人助攻，为通商而起，必先自有把握，方裨大局。”谕江苏巡抚薛焕妥筹酌行。

寻裁各省团练大臣，召还京，再授内阁学士。同治元年，迁礼部侍郎，迭署工、吏诸部，督顺天学政。四年，呈所纂文庙祀典考。六年夏，畿辅亢旱，疏陈荒政十事，下部议行。命偕大学士贾桢等督五城团防，历户、兵、吏诸部。九年，擢左都御史，署工部尚书。十年，授刑部尚书。丁母忧，归。光绪二年，卒，谥文恪。

子鸿文，光绪二年进士；鸿书，光绪六年进士：同官翰林院编修。鸿文至通政司副使，鸿书至贵州巡抚。

论曰：同治初政，沈兆霖、曹毓瑛入赞枢府，兆霖暂领陕督，督师定西宁，以死勤事；毓瑛慎密练达，克副简拔。许乃普等皆以清谨负时望，郑敦谨尤易攵历有名绩。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覆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欤？

## 列传二百九

王茂廕 宋晋 袁希祖 文瑞毓禄 徐继畬 王发桂廉兆纶 雷以諴 陶樑 吴存义 殷兆镛王茂廕，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振奖人才，乡会试务覈实，殿试、朝考重文义，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有裨实用为贵。户部议开捐纳举人、生员例，茂廕疏争，且言：“筹饷之法，不徒在开源，而在於善用。委诸盗贼之手，靡诸老弱之兵，销诸不肖之员弁，虽日言推广捐输，何济？”又极论：“银票亏商，银号亏国。经国谋猷，下同商贾，体至亵而利实至微。初时亏不能见，及亏折已甚，虽重治其罪，亦复奚补！”

其言皆验。

二年，粤匪自长沙趋岳州，茂廕疏言：“安徽防务，以宿松为要冲，小孤山为锁钥。设险非难，得人为难。请起前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帮办防堵，扼要驻守陆路，令府县劝谕绅民团练守助，用明金声御流贼保乡里之法，最为简易。”武昌既陷，茂廕又疏言：“贼势猖獗，宜急收人心，筹储积，讲训练，求人才。”三年，户部奏试行钞法，上命左都御史花沙纳与茂廕会议，奏行简要章程，并绘钞式以进。疏言：“皖北蒙、亳，捻匪蜂起，万一粤贼勾结，更为心腹巨患。夫欲平盗贼，尤在守令得人。庐、凤、颍诸郡，守令贪鄙者，实繁有徒。请严饬大吏从严劾汰，以治贼之源。”又曰：“两湖、江、皖处处言防，而处处不守。请严饬各督抚专主剿办，一处贼平，则他处之贼不敢复起；邻省贼灭，则本省之贼无自而来。是不言防而防自固也。”三月，扬州陷，茂廕疏言：“寇氛将偪山东，巡抚以剿贼出省，籓臬漫无布置，城内团丁不满七百。乞特简重臣防守，以固畿南屏蔽。”又言：“陕西设防，兵为民害，请谕饬按治。”茂廕屡上疏，言事侃侃，文宗颇乡用。擢太常寺卿，迁太仆寺卿。

粤匪犯畿辅，参赞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驻师涿州，诸军咸观望不肯前。茂廕疏言：“贼既渡滹沱而北，回翔於深、晋之郊，而不遽北犯者，惧吾兵出也。吾兵出而迁延不进，贼有以知我之勇怯矣。臣窃谓贼自桂林北窜，诸帅丧师左次，皆为一守字所误。贼屯一日，可资休息；我屯一日，锐气日隳。贼所过劫掠，行不裹粮；我军坐食县官，日需钜饷。相持数月，饷绝兵匮，不待交绥而胜负已判。请密饬王大臣等明发号令，按兵拒守，而阴选健将率死士数千，潜师出彼不意，麾兵急击，一鼓可歼。如此，则大河以南，诸贼心怵胆落，不敢复图北犯矣。”

寻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擢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户部奏铸当十、堂五十大钱，王大臣又请增铸当百、当千，谓之四项大钱。当千者，以二两为率，馀递减。

茂廕上疏争之曰：“大钱之铸，意在节省，由汉讫明，行之屡矣。不久即废，未能有经久者。今行大钱，颇见便利，盖喜新厌故，人情一概。及不旋踵，弃如敝屣。

稽诸往事，莫非如是。钱法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必速，此人事物理之自然。论者谓国家此制，当十则十，当千则千，孰敢有违？不知官能定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腾踊。宋沈畸之言曰：‘当十钱铸，召祸导奸，游手之徒，争先私铸。

无故而有数倍之息，虽日斩之，势不可遏。’张方平之议曰：‘奸人盗铸，大钱之用日轻。比年以来，虚高物估，增直於下，取偿於上，有折当之虚名，罹亏损之实害。’大观钱铸自蔡京，而其子绦作国史补叙：‘始之得息流通，继之盗铸多弊，终之改当折阅。’事皆目睹，尤为详尽。古所不能行，而谓可通行於今乎？信者国之宝。大钱钞票，皆属权宜之计，全在持之以信，庶可冀数年之利。今大钱轻重程式，甫经颁行，未及数月，忽尽更变。商民惶恐，群疑朝廷为不可信，此非细故也。

或虑铜短停铸，故须及时变通，顾变通欲其能行，不行则亦与不铸等。逆贼一平，不患无铜，若贼不能平，铜不能运，虽侭现有之铜，悉铸当千，恐亦无济，可虑者不仅停铸而已。”上命王大臣及户部秉公定议，王大臣终执原议。

四年，户部会奏推广大钱办法，茂廕复疏争曰：“臣疏陈大钱利弊，未奉谕旨，臣职司钱法，夙夜思维，实觉难行。当百以上大钱，与原行当五十者无甚分别，此何以贵，彼何以贱，难一；以易市物，则难分折，以易制钱，莫与兑换，难二；大钱虽准交官项，然准交五成者，已有宝钞官票，大钱何能并搭？难三。此犹其小者耳，最大之患，莫如私铸。奸人以铜四两铸大钱两枚，即抵交官银一两，是病国也。

盖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镕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十钱可得三十千。设奸人日销制钱以铸大钱，民间将无制钱可用，是病民也。宝钞官票，其省远过大钱，果能推行尽利，裨益亦非浅鲜，大钱之行，似可已也。”疏入，仍不报。其后大钱终废，如茂廕言。

又疏论钞法利病，略曰：“上年初用银钞，虽未暢行，亦未滋累。及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为累颇多。向来钞法，唐、宋之飞钱、交子、会子，皆有实以运之。元废银钱不用而专用钞，上下通行，为能以虚运实。明专以虚责民，以实归上，势遂不行。臣元年所奏，皆以实运虚之法。今时势所迫，前法不行，议者虽专於收钞时设法，然京师放多收少，军营有放无收，直省州县有收无放，非有商人运於其间，则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能行。”因拟上四事，务在通商情，利转运。奏入，上斥其为商人指使，不关心於国是，命恭亲王奕、定郡王载铨覈议。议上，谓茂廕所论，窒碍难行，严旨切责。寻调兵部。

粤匪踞池州、太平，皖南隔绝，茂廕奏请以徽州暂归浙江统辖，上命浙江巡抚黄宗汉体察酌行。初，茂廕疏言：“贼胁良民，驱为前锋。请特降谕旨，自拔来归，均从宽贷。杀贼来献，均加爵赏。”京师久不雨，上命清釐庶狱，减免情节可矜者，茂廕又疏言：“可矜者莫如贼中逃出之难民，各处捕获难民，指为形迹可疑，严讯楚毒。此辈於法不为无罪，於情实有可矜，请敕暂缓定拟。皇上御极以来，屡诏求言，言或无当，奉旨明斥；斥其无当，非禁使不言也，然言者即因以见少。即如诸路偾军失地之将帅，未败之始，其措置乖方，人言藉藉；而无敢为皇上言者，或虑无实据也，或虽有实据而虑查办时化为子虚也，或虑不用而徒招怨也，或谓圣心自有权衡也，是以皆不敢言。至用人进退之际，臣子每不敢尽言，浅者惧干圣怒而见斥，深者惧激上意而难回。皇上披览奏章，纤悉必邀批示，勤亦至矣。臣以为精神贵於不纷，原务其远者大者，舍其近者小者。明主劳於求贤，而逸於任人。今天下人才不足，此诚可忧。虽然，非无才也。如罗泽南，人无不知为将材矣，初不过一贡生耳。湖南一省，既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诸人，则他省可知。惟贤知贤，惟才爱才，是在圣心之诚求耳。方今武昌未下，江西又复危急，两省之民，向也与贼为仇，今乃竟有从逆者。此中转移之故，宜深思也。列圣仁渐德被，人心断不能忘。然此时不亟维系，使贼得徐出假仁假义以为市，恐民心将为所摇而难挽矣。”

奏入，上嘉纳之。

八年，病免。十一年，穆宗即位，以茂廕忠直，命俟病痊听候简用。同治元年，上疏陈时政，言：“天象示警，宜廑修省。议政王责任重大，宜专心机务，馀事综其大纲。言官宜加优容。顺天府事繁，府尹石赞清不宜兼部。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司员甫及一年，即得优保，恐各衙门人员皆以营求保送为得计，宜防其渐。”署左副都御史，命偕兵部尚书爱仁往山西按事。授工部侍郎。二年，调吏部。丁继母忧，归。四年，卒於家。

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二十九年，典河南乡试，因命题错误议处，谕不得更与考试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迁光禄寺卿。三年，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署礼部侍郎。四年正月，疏言：“去冬圜丘大祭，適值圣体违和，礼臣以登降繁缛，於亲诣坛位及奠帛后诸仪节，更加酌定，奏请允行，旋以遣亲王恭代而止。

惟详稽典礼，祀天钜典，尤为慎重。偶遇服色不宜，兴居未適，有遣代，无议减。

现值祈年大祀，伏原皇上饬停新议，仍遵成宪。”五年，迁宗人府丞。

六年，疏言：“自江宁失陷，上自九江，下及镇江、瓜洲，寇势水陆相援。现闻向荣兵力不支，情形危急，今即分路赴援，仍恐缓不济事。请饬江督、浙抚，雇用轮船载兵，由圌山关入江，焚攻金、焦贼船。再由仪徵溯浦口，与六合诸军相为犄角，则江宁、镇江对岸之贼，节节防我，必不敢离巢东窜。是不特解江南之急，即江北亦愈宁谧。又闻广东新至红单船二十馀艘，请饬德兴阿、向荣将红单船并归一处，力扼芜湖江面。如能克复芜湖，则拊贼之背，宁国不攻自下。”荐道员缪梓、杨裕深、金安清通达治体，洞悉夷情，请以雇船筹费诸事责成办理。疏上，谕两江总督怡良与向荣、德兴阿酌行。

宣宗实录告成，叙劳，擢内阁学士，迭署户、工二部侍郎。八年，授工部侍郎。

文宗频岁抱病，未能亲行祀典，十年，晋疏言：“近年郊坛大祀，圣躬以步履失常，偶缓亲行，而於遣恭代外，仍先期躬诣皇乾殿拈香，仰见寅畏深衷。惟每届大祀，皇上於前一日辰巳间躬诣拈香，即在斋宫祇宿。今则先期即如临事，请於前一日寅卯间先行诣殿拈香，然后还宫办事。臣尤原慎摄圣躬，养元气，节峻伐之味，复健行之常，於下届郊祀大典照常亲行。”上嘉纳之。

十一年，疏言：“江宁失陷已将十载，总督曾国籓经营防剿，与官文、胡林翼会合攻复安庆，惟所部不足二万人。若合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岁入，养兵勇十三万人，以七万分驻防剿，六万大举东征，饷足兵增，庶可一举集事。”

又言：“江西首当贼冲，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善皆失人望，请以太常寺卿左宗棠简署巡抚，而於督粮道李桓、前广饶道沈葆桢、浙江道员史致谔三人中简择擢授籓司。”

又请以曾国籓总统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督办东征军务。上以所筹不为无见，下官文、国籓等议奏。又疏言：“慕陵规制，俭约朴实，万世可法。定陵工程请仿行勿改。”格於部议，不行。

同治元年，调仓场侍郎。南漕初改海运，岁额三百万石，自天津运京仓，偷漏飞洒，岁损米綦钜。迨军兴，江、浙郡邑沦陷，南漕起运才二十馀万石，而偷漏飞洒如故。十年以来，侍郎及监督官凡数易。晋受事，深悉其弊，因循未奏举。六年，事发，左迁内阁学士，偿米二万石。十二年，迁户部侍郎。十三年，卒。

袁希祖，字荀陔，湖北汉阳人，原籍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三迁侍讲学士。八年，超擢内阁学士。迭署礼、工、刑诸部侍郎。九年，疏言：“咸丰初以道梗铜少，改铸大钱，未几，当百、当五皆不行，惟当十行之。始直制钱三五，近则以十当一。银直增贵，百物腾踊，民间重困。旗饷月三两，改折钱十五千，致无以自活。向日制钱重一钱二分，大钱重四钱八分，以之当十，赢五钱四分。今以十当一，是反以四钱八分铜作一钱二分用也。民间私镕改铸，百弊丛生。今天下皆用制钱，独京师一隅用大钱，事不画一。请悉复旧规，俾小民易於得食，盗源亦以稍弭。”

十年，疏言军事，略谓：“数年以来，地方军事所谓失守，无所为守也，但听其失。即坐以罪，仅革职留营而已。所谓收复，不见其收，自然而复。俟贼自去，即虚报克捷，上状列保，以树植私人。似此用兵，安有成功之一日？臣愚以为今虽败裂，机尚可转。贼窥苏、常久，一旦得之，子女玉帛，其意已餍，不特金陵老贼全股争趋，即天长、六合之贼，亦涎其利。宜乘彼势方散缓，请特选重臣驻清、淮要地，统筹全局。顷谕旨令曾国籓赴两江署任，规复苏、常，自宁国进兵，前后受敌，非万全之计。莫如令胡林翼自江北进攻，牵制安庆；令杨载福以水师直下大江，互相策应；令李若珠力攻天长、六合，以出江浦，遥立声援。密饬国籓潜引锐兵，倍道以取金陵，方为上策。今日劳师糜饷，势无穷已，兼各路统帅散而无纪，其贤者往往深入援绝，血战殒身；其不肖者坐拥厚兵，遇敌辄避；必得重臣领兵统驭，积弊既除，精神乃奋，此转移之机也。”寻署户部侍郎。

时各直省行团练，分遣大臣督办，希祖疏言：“团者一时可集，练非经久不能。

即云团练，非五六千人不可。计口授食，费已不赀。即使练成，而此五六千人制敌不足，骚动有馀，坐食赀诎，终虞譁溃。且遴往大臣，万一与有司龃，必至互为水火，转贻大局之忧。请颁明谕，使知团练乃以自卫乡闾，并不以此科敛，亦不必日给口粮，坐守困耗。否则用多费溢，正供无可挹注，不得不取诸民。轻则聚众，重则返戈，大可虑也。”

英、法、俄、美四国合军内犯，天津不守，希祖请暂就和议，迁延旬日，俾部署得以周详。僧格林沁获英官巴夏里，希祖疏请杀之。未几，敌军深入，上巡幸热河。希祖屡疏谏，不报，屡北望痛哭，遂得疾。已而和议成，兼署兵部侍郎。寻卒。

文瑞，字叔安，乌苏氏，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五迁至左副都御史。文宗即位求言，文瑞疏陈四事，请选贤才，明赏罚，广听纳，谨调摄，并录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家淦三习一弊疏以进，上嘉之。咸丰三年，粤匪陷武昌东下，疏请於上海、镇江雇用广东红单船，择员统带，以防江面；并密察京师流言，以消逆萌、靖畿辅。上命诸大臣集议增兵筹饷，文瑞疏言：“兵饷为国家大政，遵旨会议，乃大学士等绝无一语及公，言笑晏晏，不知内阁何地，不询会议何事。臣胪举搘持之策，尚书孙瑞珍竟閒辞支吾，自述家私，形同市井。大臣如此，深堪悼叹。”又言：“二月朔为领俸定期，户部款绌，早应筹画。

乃於是日清晨请旨，冀以停俸上诿朝廷。又议行钞法，并徵铺税，商民惊惧。请发帑三十万支放春俸，暂可流通，俾商民安业，钞法铺税，暂从缓议。”从之。又疏言：“钞法之弊，放多收少，半为废纸。放少收多，民间钞无从得。若收放必均，是与之甲而取之乙，徒扰无益，非易银钞为钱票不可。拟就道光年间所设官号钱铺五处，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给，以钱代银。”

并具条目六事。疏入，议行。

寻兼署大理寺卿，以天变奏请修省，上嘉纳之。刑部罪人刘秋贵死於狱，文瑞奏：“秋贵无病，一夕而死。刑部后四日入奏，改易日期，涂饰操纵，请严饬根究。”

山西崞县民妇王刘氏拒奸死，罪人从轻比，刑部题駮，文瑞复奏：“原拟知州失出，请饬山西巡抚严劾。”上并从之。

粤匪入山西境，陷平阳等处，文瑞奏请饬督兵大臣严防入直隶要路。寻自临洺关窜逼天津，命文瑞率兵驻通州。奏言：“通州城垣楼橹损坏，请集款建复。”谕：“此守土之责，统兵大臣不必兼辖。”擢刑部右侍郎。四年，以病乞罢。

先是文瑞偕克勤郡王庆惠请捐铜铸四项大钱济兵饷，上从其请。及还京，病痊，命仍与庆惠董其事，设局开炉。上命尚书阿灵阿、御史范承典往铜厂查验，文瑞奏劾阿灵阿等擅开炉房，恐有偷漏，上斥其负气任性，降二级调用。同治元年，卒。

毓禄，字晓山，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

累升郎中，迁御史。军兴，安徽、江苏、山东诸省皆暂停秋审。毓禄奏言：“寇踪所至，每先释狱囚，脱其死而置之生，自必原为贼用。虽有投首减罪之例，而愚顽类多不知大义。闻直隶近因贼扰，将秋审诸囚，酌覈情罪，其谋、故、凶、盗、拒捕、杀人重囚，立即正法。其情有可矜及例应缓决诸囚，即予减等发配，诚为权宜变通之道。现有军务省分，应令一体遵办。”

京师行用大钱，当百、当五十二种壅滞不行，毓禄疏请商民应纳旗租、地丁、关税，於例定收钞五成数内专收当百、当五十大钱二成，部收捐项应交钱票，亦一律纳大钱。七年，擢工科给事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内阁学士。同治三年，擢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五年，奏言：“宝源局铸当十钱，向系滇省解铜，以铜七铅三配铸。近因滇铜久未解局，市铜低杂，致钱文轻小，例定每钱应重三钱二分。请每届收钱，以三钱为率，不及者即饬改铸。”上斥宝泉、宝源二局不职之两侍郎监督，并下吏议。

徐继畬，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

迭疏劾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营求升迁，登州知府英文讳灾催徵，荣河知县武履中藉事科敛。又疏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

又疏陈政体宜崇简要，略谓：“皇上广开言路，诸臣条奏苟有可取，无不通行训谕，惟是积习疲玩已久，煌煌圣谕，漠不经意，轻亵甚矣。臣以为诸臣条奏，或非大体所关，或非时务所急，原不必悉见明文。若事关切要，圣虑折中，期於必行者，即降谕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难易，限年兴革。如仍前玩视，於本案外重治以违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简也。六部则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陈陈相因，棼乱如丝。论者谓六部之权，全归书吏。非书吏之有权，条例之烦多使然也。臣以为当就现行事例，精审详定，取切於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简明事例，使当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听命於书吏。此则例之宜简也。

考功、职方，议功议过，使百僚知劝惩也。现行之条，苦於太繁太密，不得大体。

尝见各直省州县有莅任不及一年，而罚俸至数年十数年者，左牵右掣，动辄得咎。

且议处愈增愈密，规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诡，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为各官处分，凡关於国计民生，官箴品行，不妨从重从严；其事涉细微，无关治体，与夫苛责太深，情势所难者，当准情酌理，大加删削。此处分之宜简也。”疏入，上嘉纳。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

十六年，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调署汀漳龙道。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继畬处以镇定，民赖以安。二十二年，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暂兼署总督。福州初通商，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譁，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畬令其迁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畬初不力拒，终不慊，言者屡论劾。继畬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

咸丰元年，文宗召继畬还京，召对，称其朴实，寻授太仆寺少卿。诏求言，继畬上疏，略谓：“国家崇尚俭朴，大内宫殿，一仍明旧。惟圆明园为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为秋狝驻跸之地，两处规模，至乾隆间而备。宣宗皇帝暂停秋狝，热河工程一切报罢，惟自正月至十月恆驻圆明园。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游观不及诸坐落，或报应修，辄令撤去，以故内帑发出外库前后凡千数百万。数年以来，园亭久旷，或谓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彫残。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亦料无暇及此。将来两事告蕆，内库稍充，保无以营缮之说尝试者，伏望皇上坚持，苟非万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罢。至於装修陈设，珍奇玩好，可省则省，无取铺张，此土木之渐宜防也。孔子删诗，以关雎为首，义取挚而有别。匡衡之说有曰：‘情欲之感，无介於容仪；宴安之私，不形於动静。’其言有别，可谓深切著明。第以事涉宫闱，绝於听睹，非臣子之所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於殿廷，岂能争是非於宫壸？故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皇上至刚无欲，迩者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为圣德日新，肇基於此，此宴安之渐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於言路不通，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於不觉者。

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迩因天旱求言，又复谆谆奖诱，举空言塞责、受人指挥、激直沽名三弊为戒。臣庶大半中材，臣以为空言塞责，事出庸愚，一览掷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於器小，皇上予以优容，適足以见圣度。至受人指挥，事涉营私，果其确有可凭，必当明正其罪。总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人，亦在皇上权衡酌量而已。臣窃计在京言事者，约分三等：以章奏陈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陈兼得面陈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陈而时得面陈者，曰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爵秩未崇，少回翔之意，闻见较广，多采访之途，以风节相磨，以弹劾为职，此其所优也；其所蔽则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受恩效忠，明习时事，此其所优也；然阶级既崇，天颜日接，顾忌矜慎，胸臆所存，莫能倾吐其十一，此则其所蔽也。内廷王公，国家肺腑，外无私交党援之患，内无希幸爵赏之心，此其所优也；然法制綦严，例不与外人交接，廷评舆论，所不尽闻，此则其所蔽也。皇上明目达聪，幽隐毕照，而臣乃鰓鰓过虑者，诚恐言事者限於才识，未能仰副渊衷，致皇上察纳虚怀，不免怅然而思返，此壅蔽之渐宜防也。昔唐臣魏徵有十渐之疏，太宗嘉纳，千古以为美谈。夫渐者，已然之词也。正之於已然，何如防之於未然。臣谨师其意，衍为三防之说，极知迂陋，无补高深，伏冀几馀采纳。”上优诏报之。

咸丰二年，吏部追论继畬在巡抚任逮送罪人迟误，请议处，乃罢归。寻丁母忧。

粤匪北犯，攻怀庆，山西巡抚哈芬檄太原总兵乌勒欣泰率兵防泽州，迁延未即赴。

贼渡河陷垣曲，哈芬出驻阳城，布政使郭梦龄疏乞援，继畬亦具疏借布政使印驰奏，上为罢哈芬巡抚，以王庆云代之。继畬条举防守诸事以告，寻奏请令继畬督办防堵。

事定，居数年，回、捻交乱，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各府州团防。继畬驻潞安年馀，亲历辽州、上党、阳城诸要隘，措置详备，署巡抚沈桂芬甚重之。同治二年，召诣京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寻授太仆寺卿，加二品顶戴。五年，以老疾乞归。

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信约束。在官廉谨。罢归，主平遥书院以自给。寻卒。

王发桂，字笑山，直隶清苑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咸丰三年，上疏言军事，被嘉纳。寻迁御史。

洪秀全既踞江宁，分兵北犯，发桂疏言：“顺德、正定地当冲要，请屯兵扼隘。”

并条列六事，曰：谨侦报，严催儹，慎查勘，明晓谕，广抚恤，筹协济。又疏荐贵州道员胡林翼知兵能胜重任，请超擢，俾任军旅，上命林翼留湖北襄军事。迭疏请令各省汰旧伍，练新兵，设乡团，值有事则新军进战，乡团设防，以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训练将士。贼渡河偪近畿辅，疏请蒐简军实，选精锐为后备，并蠲贫民房税，抚流亡以安人心，下所司议行。疏言：“军兴以来，大臣获罪，多以从军自效，位崇性骄，不可任使，坐耗粮糈，无裨军政。且主将曲庇，辄请起用，有罪几同无罪，图功適以冒功。顷副都统达洪阿退缩失律，致知县谢子澄、副都统佟鉴同时死寇。钦差大臣胜保赐以神雀刀，原令便宜行事，乃自入直境，未戮一人；而於获戾大臣，多所论荐，以私废公，抑阻士气。请按治达洪阿以下，行军法。纪律既严，军威自振。”并被采纳。累迁给事中、鸿胪寺卿。

八年，复疏论时事，言：“宜上廉耻，重训练，以求将帅之才。李续宾、唐训方起自末僚，能自张一军，转战千里。敦朴廉洁，勇往任事之人，随地而有，请饬督抚采访奏闻。物力艰窘，莫甚於湖南；军饷糜费，莫甚於江苏。自湖南得左宗棠，江苏得王有龄，而饷源日裕。夫兴利莫如去★L2，今司计者日言捐饷，而盐、漕、粮税，凡国家自然之利，一任废弛。请下所司议整饬。两广总督黄宗汉赴粤，迁延六月，迟不之官。城沦於敌，巡抚柏贵莫知为计。城东居民杀敌数百，柏贵辄为悬赏缉杀人者。贵州巡抚蒋霨远当叛苗、教匪日久鸱张，未闻有所措施。此皆才力不逮，遂使一方涂炭。圣主恩威并用，尤所仰望。”

历太仆寺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疏荐户部郎中王正谊守洁才优，以忤肃顺得罪，请复其官，报可。授礼部侍郎，调刑部，又调工部。

五年，以疾乞免。九年，卒。

廉兆纶，初名师敏，字葆醇，顺天宁河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宣宗知其贤，将擢用，以父忧归，遗命诸臣可大用者，兆纶与焉。咸丰元年，服除。二年，大考二等。三年，直南书房。四年，授右赞善，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再擢内阁学士。五年，授工部侍郎。

时粤匪石达开扰江西，侍郎曾国籓率师御之，寇张甚，陷州县五十馀，逼会城。

上命兆纶帮办广信、饶州防剿，兆纶奏言：“江西通省募勇计一万五六千人，各不相统属。地方有警，胜则互讦以竞功，败则争溃而不相救。甚且扰民冒饷，乘便营私，其弊不胜枚举。今贼势日张，瑞州、临江相继失守，设有仓卒，以此散而无纪者当之，何恃不恐？惟有将所募之勇，裁去一切名号，并为三四军，每军得四五千人，统以监司方面素有威望者，庶可责成功。”

六年三月，兆纶按试广信，贼陷吉安、抚州，进据安仁，兆纶上疏请援，并以练勇千守贵溪。贼窜德兴，陷建昌，广信势益孤，兆纶督诸生集乡团，与广信知府沈葆桢、上饶知县杨升筹防御。遣上饶诸生郭守谦率乡勇三百夜袭金谿，诸生曾守诚奋勇先入城，贼不虞兵至，夺西南门逸，克其城。乘胜会攻建昌，而饶州又陷，官军败绩，广信益危。兆纶与国籓等合疏请截留闽兵一千六百专攻建昌，分檄守谦与在籍道员石景芬防剿。六月，国籓遣都司毕金科复饶州，兆纶饬景芬、守谦等驰攻抚州。会贼连陷广昌、南丰、新城、泸溪四县，八月，守谦军抚州张家桥，三接皆捷，穷追遇伏，力战死。时兆纶方赴铅山，道梗，咨衢州镇总兵饶廷选乞援。廷选率兵二千一百至，兆纶冒雨穿敌垒，复入广信，共谋守御，寇屡攻不下。凡七战，捕斩其渠六，斩六千馀级。廷选与游击穆隆阿、都司赖高翔等又屡击破之。贼走玉山，广信始解严。兆纶防守危城，尽出俸银饷军，贫困至不能自给，寻以病告归。

七年，病痊，仍直南书房，署工部侍郎。八年，授户部侍郎，调仓场侍郎。时军事方急，兆纶疏请责成督抚办贼，略曰：“今於督抚外另设统兵大员，其本省督抚虽有会剿之名，其实专为筹饷之事。统兵者往往以呼应不灵，饷糈不给，渐至迁延；而督抚又往往以事权不一，供亿不赀，各生意见。及至城池失守，统兵者无地方之责，或邀宽大之恩，而并未带兵之督抚，转受其咎。名实不符，事多掣肘，贼氛之炽，职此之由。臣惟督抚大吏，类皆朝廷简拔之人，设其人未尽知兵，不妨择统兵大员，畀以督抚之任，使之各清各省，而责其成功。方今川、黔、闽、广，并未另派统兵大员，而本境渐就肃清。湖南北之专任督抚讨贼者，转有馀力助剿邻境。

至於江苏一省，统兵者不一而足，而溃败糜烂至今。平心而论，统兵大员中，岂乏公忠体国之臣？所以然者，抑其所处之地不同，用情亦异，此其故不可不深长思也。

清、淮一带，实为南北要冲，漕运总督不兼管地方，宜此时权设江北巡抚，抑或将漕运总督权改斯缺，所有江北各路军务，悉归统制，庶可控扼江、淮，声援汝、颍。

不惟江南群逆绝其觊觎之心，即豫东会、捻各匪出没之区，亦可断其一臂矣。”疏上，不报。

九年，英吉利兵北犯，疏请以战为和。十年，英兵掠丰益仓，兆纶疏自劾，上宽之。又疏言：“军兴以来，各省兵不足，因招募乡勇。比来兵日少，勇日增，不可不预为之计。此后勇丁如有技艺精嫺，战阵得力者，请令统兵督抚大臣，即於存营缺额挑选充补。军事既定，原归农者遣散，原效力者分隶各标，序补额兵。”上韪之。兆纶以交河粮商囤积穀秕，遣勇目捕治，粮商诉勇目索诈，辞连兆纶，事上闻，命刑部逮问。同治元年，京察休致。二年，谕责兆纶在任用人不当，夺职衔。

兆纶感知遇，遇事敢言，以是多龃。罢官归，让产诸弟，主问津书院，以修脯自给。六年，卒。

雷以諴，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洊升郎中。迁御史、给事中，擢内阁侍读学士，三迁奉天府府丞。咸丰元年，应诏陈言，请任贤能，覈名实。二年，复授太常寺少卿，屡上疏陈军事。三年，迁左副都御史，命会同河道总督杨以增巡视黄河口岸，迭疏请抚恤茌平、东平、东阿、汶上饥民，撤山东防河兵，省各渡口冗费，皆报可。

粤匪陷扬州，以諴自请讨贼，募勇屯万福桥，扼扬州东南。贼窥里下河，以諴屡击走之，通、泰十馀城赖以保全。授刑部侍郎，帮办军务。与琦善、陈金绶会攻扬州，以諴分兵驻守要隘，焚浦口贼舟。屡会诸军击贼，而扬州久攻不能下，诸将以总兵瞿腾龙最勇敢足恃，诏命援安徽。以諴疏言：“临阵易将，兵家所忌。”琦善亦以为言，乃留勿遣。其冬，贼陷仪徵，偪运河西岸，官军屡击走之。以諴与浙闽总督慧成合驻军湾头六徬，未几，贼援至，乡勇溃散，琦善奏劾，夺官留军自效。

嗣琦善请移湾头大营，以諴与慧成力争，琦善复劾以諴讳饰。上责琦善诿过，饬以諴仍守湾头及万福桥诸隘。贼既自扬州退瓜洲，时来攻，以諴与陈金绶合击败之，加三品顶戴。寻授江苏布政使，屡督砲船渡江会剿，攻北固山，破其土城，乘胜逐至金山，败之。

六年，托明阿兵溃瓜洲，扬州复陷，诏责以諴等拥兵不援。又疏辨冒功，为德兴阿所劾，褫职戍新疆。以諴在戍所，呈请将军扎拉芬代奏，言江北军事。寻赦还，赐四品顶戴，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入为光禄寺卿。同治元年，京察，休致。

光绪五年，以重宴鹿鸣还原衔。八年，又以重宴恩荣，加头品顶戴。十年，卒，年七十九。

以諴在江北，用幕客钱江策，创收釐捐。钱江者，浙江长兴诸生，尝以策干扬威将军奕经，不能用。林则徐戍伊犁，从之出关，以是知名。谒以諴於邵伯，留佐幕，饷绌，江献策，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率，千取其一，名曰“釐捐”，亦并徵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江与同幕五人赴下河督劝，不从者胁以兵，民间目为“五虎”。江自以为功，累保奖至道员，气矜益盛，以諴不能堪。会饮，江使酒骂坐，以諴执而杀之，以跋扈狂肆、谋不轨闻。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

陶樑，字凫芗，江苏长洲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纂修皇清文颖。十九年，林清之变，逆党阑入禁城，樑方在馆修书，其仆骆升闻警，匿樑於书橱，自当户立，贼刃之，仆，越日事定，樑出，救之甦。仁宗回銮闻之，召樑问状，曰：“义仆也！”赐之金。

二十一年，以知府发直隶，补永平，调正定。道光四年，擢清河道，署按察使。

新城县失过境饷鞘，归罪外委白勤，逮讯，死於刑。上遣尚书松筠、侍郎白镕按治，察其枉，樑坐降四级，捐复知府，留直隶。十二年，补大名知府。十八年，迁湖北荆宜施道，万城堤决，樑复坐降调，捐复。二十二年，补湖南粮储道，调湖北汉黄德道。二十八年，迁甘肃按察使，调山西。二十九年，迁江西布政使。入觐，授太常寺卿。

文宗即位，樑疏言：“宣宗成皇帝天锡智勇，嘉庆十九年八月之变，当时但传发枪毙贼，不知首逆林清姓名地址，亦由宫中讯得，立时遣捕，故渠魁不致远飏，馀孽不致滋蔓。请敕载入实录，以扬圣武。”上从之。咸丰二年，擢内阁学士。四年，迁礼部侍郎。六年，以病乞罢。七年，卒，年八十六。

樑早有文名，曾从侍郎王昶助其纂述。历官所至，提倡风雅，宾接才俊，辑畿辅诗传行世。晚登朝右，时值军兴，耆旧凋落，其犹见乾、嘉文物之盛者，惟大学士祁藻与樑二人，为士林所归仰云。

吴存义，字和甫，江苏泰兴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督云南学政。边徼士风敦朴，存义力为提倡，文风改观。回民煽乱，存义按试永昌竟，出郭数里，城中火起，待学使去而始发也。二十八年，丁母忧归。会江北大水洊饥，存义议赈，躬诣富室劝捐，多感其诚，出赀购米穀。存义棹小舟散给饥民，全活甚众。服阕，直南书房，擢侍讲。咸丰五年，典试云南，复留督学政，士益亲之。回乱益棘，围会城，城中兵閧，掠官署民居，独未入学政廨，民间妇孺匿考院避难者千人。存义在云南久，习知民情，比复命奏对，陈变乱始末甚详。累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丞。

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师，上幸热河，京朝官多挈家出走，存义属疾，语家人毋随人妄动。事定，叙城守劳，将入存义名，存义闻之，力疾起，署牍曰：“府丞吴存义抱病家居，干掫诘奸皆无与。今病未愈，不敢冒受赏。”

未几，擢太仆寺卿，迁通政使，署礼部侍郎。存义以文庙从祀位次多舛，奏请审定，绘图颁行。又以诸儒增祀既繁，渐失世用其书、垂诸国胄之义，奏饬中外臣工不得滥请。署刑部侍郎。

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迭署礼、户二部。出督浙江学政，军事甫定，人士离散初归，存义宽大拊循，岁考既周，秀良者始奋於学，乃导以经、史、小学，文风复兴。三年，调吏部，留学政任。六年，任满，以病乞归。七年，卒。

殷兆镛，字谱经，江苏吴江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四年，迁侍讲，直上书房，授惠亲王子奕详等读。擢侍讲学士，命授孚郡王奕硉读，累迁大理寺少卿。八年，英吉利兵犯天津，兆镛力主战，疏请黜邪谋，决不计，诋斥主和诸臣甚力，擢詹事。九年，署兵部侍郎。诏江苏诸省治团练，兆镛疏言其弊，举四害，言甚切。上海欲借英、法人助战，兆镛亦以为不可。

十一年，丁本生母忧，同治元年，服除，仍直上书房。疏言：“江、皖军威既震，大局渐有转机。臣来自灾区，敢就见闻真切关系重大者为皇上陈之：一，宜饬戎行。上海兵勇号称四万，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经英、法人管带，便成劲旅？华尔亲兵六百，尽中国人，战无不胜。无他，挑选慎，约束严，器械精，赏罚信耳。请敕将帅讲求武备，渐事安攘。提镇中如曾秉忠水师通贼焚掠；马德昭掠苏州、上海；李定泰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战辄败，败辄行劫；冯日坤部兵掠妇女。李恆嵩兵不行劫，已共推良将。窃谓行师首禁焚掠，克城先谋戍守，否则旋得旋失，民间无孑遗矣。一，宜澄吏治。上海诸官吏，惟刘郇膏得民心，已蒙特简。薛焕统驭无能；吴煦精心计，在上海设银号，缴捐者非所出银票不收；新授粮储道杨坊，由洋行担水夫致巨富，为洋人所鄙；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杭州破后降贼，送王有龄、张锡庚柩至上海。臣意此等悖员，宜分别惩创，稍申宪典。一，宜清釐饷款。上海左近官卡、贼卡、枪船卡林立，卡税之外，釐捐、月捐、船捐、亩捐、房捐日增月益，臣闻官吏绅商皆云日可收银二万，月得六十万。兵勇四万人，日饷三钱，月止三十六万，而当局犹入不敷出。请敕曾国籓、李鸿章严密清釐。苏、松、嘉、湖赋额甲天下，近三十年，年年蠲缓，官民交欠，赋成虚额。现经大乱，田荒户绝，可否俟军务大定，敕督抚覈计，酌留商税，核减农赋，以羡补不足，勿逾定则。一，宜抚恤遗民。江、浙交界莠民设枪船，所至焚掠，此辈视官兵盛衰以为向背，克复时必为内应。请敕督抚从宜处置，或令归农，或籍为兵，勿贻后患。至失守郡县，陷贼士民商贾，苟非出自甘心，仅止偷生畏死，可否援胁从罔治之义，乞恩原宥。一，宜防维外人。上海孤城克保，不得谓非外人之力。自经助剿，所向无前，或云实出义举，或云欲通商贩，或云日后恃功索偿，臣俱不敢逆亿。各处通商，尊奉外人太过。

犹幸我国新政清明，未萌觊觎。日久相习，利权尽归，人情益附，而谓狼子必无野心，实难深信。抚御得体，尤在博知外情。请敕各口通商衙门，译述各国新闻有关时事者，书记大则奏闻，藉资豫备。”上以所陈不为无见，下国籓、鸿章等筹画，并将福祥等察劾按治。寻授詹事，迁内阁学士，迭署兵、礼诸部侍郎。

四年，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命大学士倭仁等察奏。兆镛与左都御史潘祖廕疏言：“恭亲王辅政以来，功过久蒙睿照，重臣进退，关系安危。尚祈持平用中，熟思审处，察其悔过，予以转圜。庶无紊黜陟大纲，滋天下后世之惑。”上纳其言。

六年，督安徽学政。七年，授礼部侍郎，任满，仍直上书房，迭署兵、工二部侍郎。

寻授吏部侍郎，调户部，再调礼部。光绪七年，以病乞罢。九年，卒。

论曰：咸丰中四方多故，文宗悒悒，恆抱疾。京师用不足，大钱钞票，法立弊滋。王茂廕屡进谠言，均中利害，清直为一时之最，宋晋亦其次也。袁希祖、文瑞皆有所论列，而徐继畬直箴君德，所举三防，陈义尤高，发桂言军事亦有识。廉兆纶助守江西，雷以諴分防江北，并著事功。陶樑为文学老宿，吴存义、殷兆镛并侍从清望，存义视学滇、浙，能得士心，兆镛慷慨论事，於乡邦疾苦冀有补苴，何言之深也！

## 列传二百十

宗稷辰 尹耕云 王拯 穆缉香阿 游百川沈淮宗稷辰，字涤甫，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起居注主事，再迁户部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饬各省实行保甲，略言：“州县宜久任，时日宜宽假，填写门牌当详细核对，董事胥役毋派费累民，酌用丞簿以为襄助，先编巨族以为联属，并可申明读法之典，兼收团练、社仓之益。”诏下直省督抚，各就地体察参酌行之。又疏言通筹出入，宜崇实去伪，举清查、报效、生息三端；又疏请酌改经徵处，分令州县戴罪严催：并下户部覈议。五年，闻上将谒陵，未有旨戒行，稷辰疏言：“畿南州县被水，连岁用兵，民气甫行休息，籥请展缓一年。”上谕曰：“每岁谒陵，事同典礼，如果畿辅民力未逮，亦必权衡时势，暂缓举行。今兹并未降旨何日谒陵，宗稷辰揣度陈奏，徒博敢谏之名而无其实。此风不可长！”下部议处。

寻又奏言：“自粤匪窜据长江，数年以来，文臣武将，能战者稀。如乌兰泰、塔齐布、江忠源皆难得之将，而多不尽其用，且以死殉。如胜保、张亮基、袁甲三皆勇於任事，而亦未尽其用，以罪罢去。近日支持两湖，赖有一二书生，如胡林翼、罗泽南，能以练胆为士卒先。此二人者，实曾国籓有以开之。此时若开文武兼资一科，诚足济当时之急，而臣工多不敢荐举者，一恐其才疏而得过，一恐其遇蹇而罔功。处愁眉焚顶之时，守蹈常习故之辙，见有败衄，动以饷匮为辞。饷固不可不筹，试思用兵乏人，虽敛金百万，弃如土苴，终归无用。臣闻见隘陋，非能尽识天下之才，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於林翼、泽南。其屡经论荐，难进易退，肝胆经术，实可取材者，有若湖州之姚承舆。其策议深沉，才识过人者，有若常州之周腾虎、管晏，桂林之唐启华，皆关心时务，今尚郁郁伏处田间。诚能破格招贤，连茹并进，则得一人可以平数州，得数人可以清一路。长江虽阻，当不难分道建功，剋日平定。伏乞皇上命内外臣工各举所知，无论已仕未仕，果能文武兼资，皆许徵起，必可网罗而尽得之。”疏入，下各督抚，命以宗棠等加考送部引见。宗棠自此膺简拔，论者谓其知人。

迁给事中。时京师行大钱，商民苦之。稷辰上疏请复用制钱，号曰“祖钱”，而大钱改纯用铁铸，兼行并用。下部议，格不行。又以畿辅水患，疏请急赈，从之。

寻授山东运河道，捻匪入境，於济宁牛头河滨筑战墙，北岸六千三百丈，南岸八千六百丈，赖以守御。以功加盐运使衔。同治六年，引疾归，寻卒。

稷辰父霈正，官湖南零陵知县，廉无馀赀。稷辰事母孝。为学宗王守仁、刘宗周。罢官后，主馀姚龙山书院、山阴蕺山书院。官京朝，请祀总兵葛云飞本籍；官山东，请修方孝孺祠，并刻正学集：其振励风教多类此。

尹耕云，字杏农，江苏桃源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五年，粤匪犯畿辅，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僧格林沁参赞军务，辟耕云佐幕府，上书论防务，为文宗所知。八年，授湖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给事中。时方多事，封章月数上。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坐贻误封疆罢，复起。耕云疏言：“讷尔经额之罪，天下共闻共见，未喻其复行起用之故。方今江、淮、楚、豫军务未靖，秉钺之臣，星罗棋布，所以奋不顾身，必欲灭此朝食者，固由笃於忠义，亦以国家信赏必罚，有以畏服其心。万一效尤解体，患何可言？昔宣宗起用琦善，以陈庆镛之言而罢。

伏原绍述心传，收回成命。”

时粤匪复窥武汉，耕云疏言：“武汉地踞上游，北窥关陕，南胁湖湘，东撼吴越，西制巴蜀，自古南北用兵，皆出死力争之。今贼窥伺楚北，分扰广济、黄冈，逼近省城，抚臣胡林翼兵勇数千，众寡悬绝，江路绵远，首尾不能兼顾。侍郎曾国籓忠勇朴诚，应请授为钦差大臣，率其所部援湖北，较诸他臣事半功倍。”

粤匪陷定远，耕云疏言：“定远失守，粤、捻新合，必谋北窜，恃山东为之屏蔽。抚臣崇恩幸其不戕官据城，於贼退后虚报胜仗，内则巧为弥缝，掩一人耳目；外则恣其朘削，竭万姓脂膏。惟恳俯念籓篱重地，立予罢斥，简大员往代。於洪湖多募水师，兼饬傅振邦全军移驻固镇、灵壁，冀收皖北，以固山东。”及庐州失守，又疏言：“昔人建省安庆，与九江、江宁为犄角，控扼长江。上年徙治庐州，已失形胜，兹并庐州亦不能守。胡林翼等自武汉进逼九江，而安徽之贼，或自英、霍走湖北，牵我上游，或自徽、歙扰浙西，窥我腹地。我军分道救援，罢於奔命。贼有四达之路，我无三面之围，虽日克一城，何益？抚臣福济屡挫损威，候补京堂袁甲三素得民心，如以为巡抚，必奋身图报。”

及国籓进师，疏言：“军兴以来，征调半天下，糜饷数千万，卒未能扫穴擒渠，则以屡后时而数失机也。今曾国籓蓄养精锐，所向克捷。陈玉成、张洛行率悍贼数十万，齐向潜山、太湖抗拒，众寡之数，十倍於我，一有疏虞，关系甚重。此时庐、凤、六合贼势必单，请饬袁甲三、张国樑刻期捣其巢穴，逼令反顾，或令间道为楚师声援，亦足褫其狂魄。”别疏劾河道总督庚长，请以甲三兼摄；又论云南回匪不宜专意主抚；又陈京师本计，平粜、采买、周恤、蓄积诸事宜并举；又言钱法积弊：诸疏多见采纳。

英、法合军犯天津，耕云专疏者七，会疏者二，力主决战，上命王大臣集议。

与郑亲王端华等议不合，耕云抗辩痛哭而罢。耕云初在礼部，肃顺颇重之，乃是为所憎。九年，科场狱起，以科道失纠下吏议，而耕云以充内监试谴独重，镌二级调用。十年，京师戒严，上将幸热河，耕云代团防大臣草疏谏阻，复自以书抵肃顺，卒不听。侍郎文祥提督九门，遇耕云东城，相持哭，因为规画留守诸事。

胡林翼疏荐耕云胸有权略，请起用。会副都御史毛昶熙治河南团练，疏调从军。

同治元年，率部卒五千，从僧格林沁平金楼寨教匪，又偕提督张曜克张冈捻巢，以道员记名，赐花翎。三年，署河陕汝道。西征军购粮陕州，市斛小，责属县偿其不足，凡数百万斤，耕云悉请罢之。客军有不法者，斩以徇。境多刀匪，请得节制河、陕兵，馈饷以时，兵咸用命。

四年，张总愚犯畿辅，耕云从巡抚李鹤年进军磁州，建策筑长围断贼归路。两署粮储盐法道，佐治善后事，濬惠济河，塞河决，叙劳加布政使衔。十三年，补河陕汝道。河、陕徭役重，亚於常赋，耕云立定制，严稽覈，民困稍甦。光绪三年，大旱，条上救荒七事，未及行，卒於官。

耕云在言路著直声，出任监司，巡抚张之万、李鹤年皆倚重之，军事多所赞画。

卒后，巡抚李庆翱以灾荒被劾，牵及冒领兵饷事，辞连耕云，后终得白云。

王拯，初名锡振，字定甫，广西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大学士赛尚阿视师广西，以拯从，拯感时多难，慷慨思有所建白。咸丰间，自郎中累迁大理寺少卿。同治二年，降捻宋景诗由陕西还扰直隶、山东，拯奏言：“景诗冈屯砖圩，俨然嵎固，自陕逸回，其党不过数百。崇厚等一再养痈，裹胁逾万。近复於昌邑、莘、聊城、临清四州县，令村庄将所获麦与佃户平分，运送冈屯，是其名为降伏，心迹转益凶悖。请密敕直隶督臣刘长佑计调来营，暴其罪而诛之。若抗违不至，直隶官军犹能越境进剿。景诗既除，如杨蓬岭、程顺书等首恶，皆可骈诛，以除巨憝，以安畿辅。”疏入，未行。其后景诗卒以叛诛。

军事未定，曾国籓议於广东筹饷，劳崇光创办釐金，诸弊丛起。拯疏言：“两粤为肇乱之区，岑溪、容县，数载皆为贼踞。信宜陈金缸尤为巨憝，群贼相为一气，滋蔓难图。劳崇光举办釐金，率令绅商包充垫缴，燃眉剜肉，事何可常？及崇光去任，徵收减少。近乃有釐务委员，或为众所殴伤，或为民间枷号，虽民情顽獷，而官吏恶劣亦可概见。以积年久乱之地，有负嵎圜视之贼，当一切利孔、百方搜剔之时，臣窃恐利未十而害已百。万一两粤复糜烂，更不知何所措手足，岂惟釐金不能办而已？”因荐广东道员唐启廕、两淮运使郭嵩焘、浙江运使成孙诒。旋用嵩焘督广东釐金，自拯疏发之也。

三年，迁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疏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侍郎崇纶、恆祺、董恂、薛焕委琐龌龊，通国皆知，窃恐外邦轻侮，以为中朝卿贰之班，大都不过如若曹等，未免为中朝耻辱。就令人材难得，或於总理衙门位置为宜，上应量为裁抑，或处以散职，或畀以虚衔，庶外邦服我旌别之严。四方闻之，亦释然於朝廷宥纳群伦、羁縻彼族之意。”

寻迁通政使，仍署左副都御史。疏言：“近日苏、杭迭克，直、东肃清。臣观从来将兴之业，垂成之功，未有不矢以小心，而始能底定者。金陵贼窟虽计於三四月间可拔，而丹阳与常州犄角，百战悍贼如李秀成等，麇集死守。杭、嘉既克，馀党归并湖州。其自皖南窜越江西之贼，蔓延玉山、铅山、金谿、建昌二三百里，众号八九万，并有阑入福建境者。又闻李世贤自率巨股由淳安、遂安接踵而至，曾国籓、左宗棠等用兵日久，前此屡陈不亟求功旦夕，同一老谋深计，独於皖、浙毗境豫作防维之策，则国籓意在徽、宁各饬所部分防，宗棠以为不若并力取广德扼贼窜路。两议未及定，贼已由皖窜赣。贼又草窃已久，人数太众，势多不能聚歼而弗使一贼他遁。臣则以此贼人多势剧，一意奔突，前股未痛剿，后股又踵接。万一深入江西腹地，烬馀复炽，又至燎原。且由赣逾闽，可以直走汀、潮，为数年来窜匪熟路。黄文金由此而来，石达开由此而去，前事可为深警。叠蒙谕旨，曾国籓、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及闽、粤各督抚谆谆戒备。当此大功将竟，惟当效力一心，互筹战守，务将分窜诸贼，前截后追，必使所至创夷，日就衰残零落，不得喙息，以成巨患。臣尤有请者，皖、浙诸军与贼相持不为不久，所需饷项，国籓、宗棠等各於江、楚等省自为筹画。国籓奏於江省设立总台，以一省捐釐之数，为皖军十万养命之源。浙军固不能分拨，即国籓所部月饷，传闻亦祗放数成，不得已而筹及广东釐捐，乃又不能遽办。夫民之不能见远而各为其私者，情也。广东有之，江西岂独不然？日前沈葆桢奏请将江西茶税、牙釐等款归本省任收，旋用部议允留其半，在国籓等断不至觖望。惟军前将卒，当枕戈喋血切望成功之时，忽闻军饷来源将减，众心或生疑惧，何以得饱腾而资鼓舞？拟请饬赣、皖、楚、粤各疆臣，值此事机至紧，无论如何变通为难，总当殚竭血诚，同心共济。甘肃回氛未戢，中州馀捻尚存，汝南陈大喜等窜逸湖北，自随、枣逼襄、樊；张总愚自南台山中出窜内、淅，时虞合并；汉中之贼，全窜宁、陕、商州一路，闻将会齐襄、樊回援金陵，诚亦未可轻忽。目前陕省军务，政出多门，李云麟追贼商於，忽卷旆而西，其在兴安，未能遏贼窜逸，其在汉阴，遇贼避匿，纵勇淫掠，宜量加裁抑。刘蓉素尝学问，怀负非常，汉中之贼，本所专办，而窜扰四出，尤当誓志荡除，方为不负。多隆阿声望最优，众口争传为第一名将，乃近日声望渐损，宜申圣谕训饬。雷正绾所向克捷，谅足当一面之寄，顾全甘官吏，未有一二正人支持其间。现闻兰州与庆阳隔绝，恩麟权督印，不过使令便辟之材，识见陋劣；熙麟坐守庆阳、宁夏一区，又为庆昀种种纰缪所误。臣愚以为亟宜遴简公正有为之大臣，镇抚整饬。今之天下，何易遽言率土奠安，而南北军务渐定，西事再能就绪，亦即为大致之澄清。朝廷者天下之本，宫府清明严肃，与疆场奋迅振拔之气，相感而自通。天下大势日转，而亦正多难钜之事，或遽以为时局清明，事机暢遂，若已治已安者然。人情大抵喜新狃常，畏难而务获，独有当几至诚君子，为能深察而切戒之。昔诸葛亮为三代下一人，史独称之以谨慎。

硃子进戒宋孝宗曰：‘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而日长；将卧薪尝胆之志，日远而日忘。’臣不胜私忧过计，冒昧沥陈。”疏入，报闻。寻告归，卒。

穆缉香阿，字居南，满洲镶红旗人。由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同治四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疏请慎择宦寺，略言：“皇上冲龄御极，圣学日新，知识日开，左右侍从之辈，宜豫加慎选，勿使将来蛊惑圣聪。溯自汉末及前明，朝政之失，半由宦寺。盖宦寺出身之始，每以小忠小信，便捷逢迎，无非售其固宠邀恩之计。及党与已成，则骄肆专横，而箝制其上，虽英明之主，竟有百计不能除之者。当时臣民，切齿痛恨，终归无可如何。我朝列圣相承，远迈前代，不但不准此辈干预政事，虽应对进退间亦不假以辞色，使无由谗谄面谀，浸润肤受。是以二百馀年，从不为患。

虽然如此严防，尚有防不胜防之虑。嘉庆癸酉之变，犹有通贼者，是此辈反覆已有明徵也。今皇太后垂帘听政，洞悉其弊，杜渐防微，有鉴於前，不使宵小蒙蔽。所以知人善任，朝政肃清。即数年后皇上亲政，亦断不致宠任此辈，贻误事机，何待臣下鰓鰓过虑？然献曝之忱，有不能已者。当此之时，正圣学扩充之际，虽臣工皆能尽心辅佐，而宦寺尤宜加意斟酌。臣以为宦寺之设，无非效奔走、供指使而已，万不可使年轻敏捷之人，常侍左右。请皇太后选忠正老成者为我皇上朝夕侍从，庶将来亲政，必不致受其欺蒙蛊惑，而无疆之圣德，基於此矣！”

五年，疏论大学士曾国籓督师讨捻，日久无功，请量加谴责。上以国籓迭疏引咎，特命回任专办饷糈，虽未蕆全功，非贻误军情者可比，斥所奏过当，置不议。

出为山西蒲州知府，寻卒。

穆缉香阿通知国故，家藏邸报，自国初以来几备。

游百川，字汇东，山东滨州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六年，迁御史，巡西城。宗室宽和等所行多不法，奏劾惩治，一时贵近敛迹。七年，捻匪自山东窜直隶，百川奏请饬统兵大臣迅速剿办，又请严禁各省栽种罂粟，上皆采纳。

疏论内外官署胥吏积弊，诏通饬严禁。复言：“除吏弊在肃官方，尤在扬士气。请饬部院堂官於每司中择贤俊数员，付以事权，专其责任。察有胥吏舞弊，据实上陈，仍以勤惰定功过。赏罚既明，人才自奋。至外省地方官，本有惩治胥吏之权，严饬各督抚为地择人，毋以人试地。举贤劾不肖，再简廉正大员，以时巡察，遇有贪官蠹吏，列状奏闻。”

黄河北徙，山东郡邑屡被水。百川疏请赈恤，河督文彬、巡抚丁宝桢请仍挽复淮、徐故道，命廷臣集议。百川疏言：“黄水宜南宜北，必将折衷一是。如议挽复故道，论工程，论经费，引黄济运，有未可遽定者三端：如即以大清河为黄水经流，旧道断不能容，河面必须加宽，民间田庐如何移徙，如何安置，则度地宜审也；且即河面加宽，仍恐万难容纳，别开支河，势不容已，徒骇、马颊、钩盘、鬲津犹可指名，可否开行，有无贻害，则分水宜权也；黄水北行，其事为创，万一不善料理，人情骚动，物议沸腾，则相机宜慎也。请特派大臣履行上下游详勘，然后定策。”

十二年，上亲政，命葺治圆明园，奉皇太后驻跸。御史沈淮疏请暂缓修理，上特谕宣示孝养两宫之意，专修安佑宫供奉列圣御容，暨皇太后驻跸之所，治事之地，量从节俭，不事华靡，此外均不必兴修。百川继疏申谏，上召入诘责，百川侃侃正言无所挠，上为动容，一时敢谏之名动朝野。寻以忧归，服除补官，迁给事中。

光绪五年，出为湖南衡永郴桂道，迁四川按察使，擢顺天府尹，迁仓场侍郎。

九年，山东河决，被灾者数十州县，命百川往会巡抚陈士杰治工赈。百川轻骑周历河南北岸、上下游，先散急赈。会奏请筑两岸遥堤，复於其内筑缕堤，使黄水不致泛滥；又奏请濬小清河，分黄水入海：如议行。还京，以仓廒被火，罢归。居数年，卒。

淮，字东川，浙江鄞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咸丰十年，文宗狩热河，淮不及从，恸哭欲投井，家人守之不得死。迁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授陕西道监察御史。疏劾户部主事杨鸿典揽权纳贿，下刑部逮治，仅以小过议镌级，及阎敬铭为尚书，始奏劾谴黜。园工兴，淮疏首上，当时与百川齐名。

光绪元年，充顺天乡试监试，力疾从事，出闱，旋卒。家固中人产，官京师，斥卖殆尽，人尤服其清节。

论曰：用兵之际，事机千变，京朝官以传闻有所论列，往往不能切中。宗稷辰归重得人，尹耕云论诸将帅罪，王拯请调和疆吏，一意办贼，为能见其大。拯所言尤详尽，盖直枢廷，见军报，较得诸传闻者异矣。穆缉香阿请慎选宦寺，游百川等阻修圆明园，謇謇负直谏名，良不虚也。

## 列传二百十一

吴振棫 张亮基 毛鸿宾 张凯嵩吴振棫，字仲云，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云南大理知府，历山东登州、沂州、济南，安徽凤阳知府；山东登莱青道；贵州粮储道；贵州按察使；山西、四川布政使。咸丰二年，擢云南巡抚。寻甸、东川回匪蠢动，粤匪由广西阑入开化、广南境，偕总督吴文镕先后遣将击平之。四年，调陕西巡抚，未行，署云贵总督。贵州兴义、普安匪起，檄安义镇总兵金刚保等剿之。遵义亦被匪围，合滇、黔兵力，迭战获胜，擒匪首杨凤先於石阡葛庄司。五年秋，始抵陕西任。匪首陈通明受粤匪指挥，於潼关纠众谋响应，以计擒之，并获其党张顺、罗吉祥等置诸法，被诏嘉奖。盐课摊归地丁，数倍於昔，奏请改行招贩，先课后盐，民便之。未几，擢四川总督。

七年，调云贵总督。云南汉、回积仇，自中原兵事亟，协饷不至，回乱愈恣。

团练跋扈，动相杀掠，省城戒严。前任总督恆春不能制，夫妇同缢，巡抚舒兴阿亦以病求去，惟布政使桑春荣困守危城。文宗知振棫熟悉滇省情形，故以代之。命选川兵三千，携饷五万驰往，调前山东巡抚张亮基帮办军务以副之。振或至，先驻宣威，进次曲靖。疏言：“先剿后抚，势顺而易，不待智者而知。兵盛饷足，必应如是。前督臣林则徐剿永昌回匪，兵、练万馀，本省有饷可筹；弥渡获胜，匪旋受抚，其地祗迤西一隅中之一隅。此次匪遍三迤，情形迥不相同，非数千之兵、十数万之饷所能蕆事。如率意迳行，徒损国威，於事无补。臣初到滇，於汉、回两无嫌怨，惟凭藉兵威，结以恩信，有所申诉，处以公平。省城为根本重地，省回解散，此外渐次筹办，其负嵎抗拒者，仍当力剿。匪势渐孤，较易得手。否则不自量度而急乘之，更无转圜地步，祸更烈矣。现在兵无可调，饷无可筹，宵旰焦劳，事非一省。臣为云南一省计，并当为天下全局计，岂容再有贻误，致令徵调无休？故未言剿先言抚，有万不得已之苦衷，虽成败利钝难以逆料，舍此亦别无良策也。”

又奏：“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墉、总兵周凤岐奉命团练，设总局於省城。周凤岐意见不合，引嫌不肯与闻。黄琮、窦墉联衔出示，专主痛剿，民间纷纷集练，回众疑忌日深。地方官苦心解散，汉民往往閧堂塞署，逼官杀回。故团练在他省为要务，在滇省竟为大患。黄琮等每言省团可得六十万人，无虞寇警。回匪初至城外，不及千人，团丁招之不来，来即奔溃。近日省练一万馀人，月需饷数万，经费不敷。

练头自行管带，不尽官派。回众有求抚之意，梗议者忽用练往剿，妄杀邀功，致可抚者终不能抚。黄琮、窦墉系特派人员，非臣力所能制，请旨定夺。臣已咨桑春荣严覈守城之练，裁汰冗滥，以节糜费。练归官统，如不奉调派，自行出队，即按军法从事，庶一事权而免掣肘。”疏入，诏褫黄琮、窦墉职，许回民悔悟自新，其负固不服者，痛加剿办。汉民借团练为名肆行杀掠者，以军法从事。於是振棫遣汉、回委员赴省城晓谕汉、回，解释猜嫌，分画所居街道，拨抵难民遗产，议定章程，遣散归业。先后剿平霑益回匪，歼咸宁土匪李广沅。八年四月，抚局粗定，入驻省城，偕张亮基筹办迤西剿抚事宜。临安回匪攻府城，遣兵击走之，又败之於阿迷州，解河西县之围。

是年冬，以病乞罢，因子春杰官雁平道，就养山西。同治元年，命会同巡抚英桂防河，寻命赴陕西会办军务。十年，卒，诏依例赐恤。

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从大学士王鼎赴河南治河，督筑西坝。工竣，赐花翎，擢侍读。二十六年，出为云南临安知府，总督林则徐曾与共事河工，知其才，密荐可大用，调署永昌。边夷滋扰，亮基用土弁左大雄擒匪首，事乃定。超擢云南按察使，就迁布政使。三十年，擢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粤匪渐炽，尝密疏论军事，文宗韪之。

咸丰二年，调湖南巡抚，在途闻贼围长沙，疏请驻守常德。诏趣进解省城之围，至则梯城而入，屡出队与城外援军夹击，贼解围去。破岳州，入湖北，汉阳、武昌相继陷，湖广总督徐广缙以罪罢，命亮基代之，规进剿。亮基疏言宜防贼回窜，意在专顾湖南，诏趣速进。三年春，贼弃武汉东下，亮基抵湖北筹办收复抚恤事宜。

通城、崇阳、嘉鱼、广济土匪起，平之。贼自下游分窜江西，亮基督师扼道士洑、黄石港，分兵赴援。秋，贼之分窜河南者，由罗山入湖北黄安、麻城境，水陆夹击，歼之。

调山东巡抚，未行，江西贼由九江来犯，令道员徐丰玉御之於田家镇，战失利，丰玉阵亡，亮基坐降四级留任。时粤匪李开芳等犯畿辅，踞静海。亮基至山东，奉命扼德州，防其南逸。南路贼欲由淮、徐窥伺北犯为应援，令按察使厉恩官率兵驻宿迁之北以防之。四年，贼入山东境，亮基驰扼济宁，杜其北窜。寻陷郓城，扰范县、寿张、东平，绕出贼前截击，败之於临清黑家庄。既奏捷，帮办军务大臣胜保劾其取巧冒功，诏斥亮基欺罔，并追论初赴湖南不急趋长沙，及去湖北时但求自全，居心狡诈，职，遣戍军台。逾年，给事中毛鸿宾言临清之役，胜保妄劾，御史宗稷辰亦言亮基能任事，未尽其用，乃释回，发东河差遣，寻命往安徽随办军务。

七年，予五品顶戴，命赴云南帮办剿匪事宜。云南回匪方炽，团练横行省会，总督吴振棫初至，驻曲靖，裁抑练勇，招抚回众。霑益回最悍，集众犯宣威，亮基督按察使徐之铭等率兵击走之。八年春，又败之於袁家屯，歼贼甚众，馀党就抚，诏嘉之，授云南巡抚。既而振棫乞罢，擢云贵总督，亮基荐徐之铭代为巡抚。临安回匪攻城，扰及阿迷，剿平之。九年，省回就抚后，踞碧鸡关，劫夺近郊，分剿乃散。又剿平彝、安宁、缅宁、楚雄诸匪，武定、罗次、富民、禄丰、禄劝诸州县先后克复。然回、练互相猜忌，乱机时起。

徐之铭既为巡抚，贪纵险狠，与亮基阴不相能，时构煽其间。十年秋，回人掌教马德新、徐元吉，武生马现，率各属回民来省乞抚，住城外江右馆，亮基约之铭同诣抚谕。之铭阴嗾已散练丁拥至督署阻挠，谕之不可，杀通海知县雷焱於门，遂逼杀招抚委员绅士马椿龄、孙钧。亮基为所胁持，不敢入告，以病乞罢，命刘源灝代之。源灝久不至，亮基迳去。十一年，至湖北，乃疏陈滇事，劾之铭不法。会布政使邓尔恆升任陕西巡抚，去滇，之铭嗾匪戕於路。於是罢源灝，以潘铎署总督，命亮基赴滇查办，督师剿匪。亮基疏请发部照募损充饷，募勇千人然后行，与潘铎先后至四川，欲资其饷力、兵力。四川兵事未定，无以济之。林自清者，亮基之旧部，方署云南提督，与之铭及马如龙等皆不协，回人仇之。闻亮基在四川，擅率所部号万人入川求效用，阻之不听。诏亮基抚谕解散，而之铭嗾马如龙等声言拒亮基不使入境，相持久之。同治元年，潘铎先抵任，请暂留之铭以毕抚局，遂改命亮基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未几，之铭复阴嗾回众为变，铎被戕，而云南之乱愈亟矣。

二年，亮基至贵州，黄号、白号、苗、教诸匪并炽，上下游遍地皆贼。亮基令总兵沈宏富等攻遵义螺螄堰，破之，歼馀匪於上稽场。令总兵刘义方等剿思南教匪，复普安、安南，又连破苗匪於桐梓鼎城及水城马龙胯，擒匪首何润科等於黔西，降万人。三年，尚大坪匪犯省城，督沈宏富等战於郊，歼贼千计，复修文。总兵林自清、赵德昌克龙里，又复兴义，解清镇之围，收复定番、广顺、长寨诸城，破龙泉、湄潭黄、白号匪老巢，克滇西卫城。四年，克黔西石阡、永宁、荔波，贵州地瘠财匮，饥军索饷，时虞譁噪。亮基抚驭防剿，仅得粗安，而所部诸将多骄蹇，舆论不协，为侍读学士景其濬论劾。亮基乃劾总兵林自清、刘有勋，副将池有连等劫掠扣饷，不听调度，请严治。诏布政使严树森察奏，亮基复具疏自陈，言树森规避贵州，安坐邻省不亲至，於是亮基、树森并褫职。

十年，卒。湖南巡抚王文韶、贵州巡抚曾璧光先后请复原衔，各建专祠。光绪三十四年，湖南、贵州京官合词胪陈功德在民，追谥惠肃。

毛鸿宾，字翊云，山东历城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数上封事论军务。咸丰三年，以尚书孙瑞珍荐，命回籍治团练。四年，劾帮办军务大臣胜保罪状，请严旨查办。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调安襄郧荆道，历安徽按察使、江苏布政使。

十一年，署湖南巡抚，寻实授。疏言：“湖南地居僻远，向非富强，自前抚臣张亮基、骆秉章等於吏治民风实力讲求，用能削平寇盗，屹为上游重镇，用人之效，有明徵矣。臣以为名将不过收战阵之功，得贤督抚，斯能造封疆之福。如左宗棠识略过人，其才力不在曾国籓、胡林翼之下，今但使之带勇，殊不足以尽其长，倘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兼顾大局。前任云贵总督张亮基，果决有为，云南壤接边陲，饷糈不给，汉、回仇衅相寻，即令经营尽善，亦仅有益一隅，似不若任以要地，俾展所长。但使东南日有转机，则云、贵游氛无难迅扫，此轻重之机宜审者也。”时湘军所至有功，各省多往召募，鸿宾疏陈招勇流弊，请慎选将领以收实效，并被嘉纳。

石达开窜湖南，鸿宾遣知府席宝田、副将周达武、总兵赵福元分路进击，解会同、黔阳之围。同治元年，进复来凤，贵州提督田兴恕兼署巡抚，军报不实，信用左右，鸿宾疏劾之。遣兵越境剿贵州窜匪，复天柱县城。又剿铜仁张家寨，匪首萧文魁率众降，克大小青两堡。江蓝同知椿龄指团绅为土匪，鸿宾廉知椿龄有酷刑逼借事，劾罢之。椿龄京控，讦鸿宾借贷不遂，鸿宾自请查办，下总督官文鞫讯，得白。

擢两广总督，英德土匪起，令按察使张运兰剿平之。偕巡抚郭嵩焘奏定变通缉捕章程，获大盗者予优擢，允之。

三年，江南既复，浙、赣馀氛未靖。鸿宾疏言：“江西南路之防犹有未备，闽、粤交界均无防兵，虑贼上窜，以粤东为尾闾。江西当四冲之地，宜合数省兵力，乘大胜馀威，聚而歼之。已咨曾国籓调拨劲旅，绕越宁郡、石城一带，扼贼南窜之路，臣派一军於闽、粤交界会同进剿。并请敕曾国籓严守南赣，俾毋窜越。”

四年，坐前在湖南，道员胡镛请咨引见，缴回咨文，委署道缺，降一级调用，回籍。七年，卒。宣统初，山东巡抚袁树勋疏陈鸿宾功绩，复原官，祀乡贤祠。

张凯嵩，字云卿，湖北江夏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广西即用知县，历宣化、怀集、临桂知县。李星沅、劳崇光并荐其能，咸丰五年，擢庆远知府。剿平土匪王得胜等，擢左江道，调署右江道。庆远失守，革职留任。八年，偕按察使蒋益澧破贼，克庆远，复原官，署按察使，寻实授，迁布政使。同治元年，巡抚刘长佑赴浔州筹剿抚，留凯嵩经画后路。荔浦张皋友陷阳朔，遣兵败贼於鹧鸪岩，复其城，就擢巡抚。诸匪中黄鼎凤、张皋友最猖獗，分陷贵县、阳朔、麕集大鹿滩、马濑，檄总兵李明惠、提督江忠义先剿马濑，进规贵县，破之於桂岭，歼擒贼首张皋友、陈土养。二年，檄布政使刘坤一攻黄鼎凤於登龙桥。贼走覃塘，进围之。信都贼陈金刚等来援，道员蒋泽春逆击败之，进克容县，坤一克覃塘。三年，克天平寨，擒黄鼎凤。贵县平，加头品顶戴。

疏陈左右江积匪未清，议三路进兵，以刘坤一统七营留防浔州，易元泰统十一营由宾州、迁江达思恩，李士恩统水陆八营由横州达南宁，节节进剿。四年，坤一攻克大庙、江口、平菼，斩贼首梁安邦，南宁河道始通。元泰剿上林，平之。坤一擢江西巡抚去，以同知刘培一代领其军，将亲赴南宁督战，会伪康王汪海洋窜粤，将入广西，诏凯嵩驻防浔州。五年，凯嵩至南宁，进攻山泽，督诸军穴地轰城，夺山入，擒伪平章苏仲熙等。孙仁广单骑走旺陇，追斩之。山泽为贼所踞十馀年，至此悉平。

六年，擢云贵总督。自潘铎被戕，滇事益纷。行至巴东，称病，三疏请罢，坐规避，褫职。光绪六年，以五品京堂起用，授通政使参议，迁内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尹，授贵州巡抚。十年，调云南。请於省城设开采五金总局，以兴矿利，偕内阁学士周德润勘越南界务。十二年，卒於官。广西巡抚李秉衡疏陈凯嵩政绩，请建专祠，广西京官论其不当，罢之。子仲炘，光绪三年进士，由翰林御史官至通政司参议，敢言有声。

论曰：云南地居边远，回、汉积仇，中原多故之秋，几为王灵所不及。吴振棫兼筹剿抚，实体中朝措置之难。张亮基才足有为，误用徐之铭，受其排挤，遂至不可收拾。自潘铎被戕之后，无人敢任其艰危。毛鸿宾疏言内地寇平，边方自靖，诚为确论。张凯嵩因规避黜，后仍以旧劳起用，朝廷固鉴其情已。

## 列传二百十二

李僡 吴棠 英翰 刘蓉 乔松年 钱鼎铭 吴元炳李僡，字惠人，陕西华阴人。道光二年进士，直隶即用知县，补抚宁，调青县。

举卓异，历沧州、深州，擢大名知府。调保定，擢大顺广道，迁按察使。二十一年，擢顺天府尹。二十三年，南河决，命偕侍郎成刚驰往督工。二十六年，出为江苏布政使，以病归。三十年，起授甘肃布政使。咸丰元年，擢河南巡抚。长芦盐政疲敝，言官请变通悬岸，僡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改直、豫悬岸，分别官办、商贩。二年，调山东。粤匪由武昌东下趋江宁，僡遣精兵二千驰援，亲赴兗、沂、曹诸府察形势，分兵扼隘防守。履行河堤，令黄河渡船悉归曹县刘家口、单县董家口，断他口私渡。

檄候补道庆凯等驻兵要隘，搜捕捻匪。

三年，江宁陷，徐州捻、枭诸匪蜂起，僡再赴兗、沂、曹诸府督防。未几，扬州陷，僡令防军分三路：游击王凤祥等驻郯县红花埠为东南路，总兵百胜等驻峄县韩庄闸及阴平为中路，总兵三星保巡刘家、董家二口，遏贼北窜，为西南路。传驻宿迁迤北，与百胜等犄角。四月，贼自浦口北窜安徽，陷滁州，逼凤阳临淮关。僡进驻宿迁，虑徐州守兵弱，请移山西、陕西、绥远诸路援兵策应。五月，贼自亳州经米家集窜河南，陷归德、扰刘家口。僡命防军进击，民团继之，毁北岸船，贼不得渡。有由曹河驶入者，乘半渡击沉之，贼败退。寻自河南汜水北渡温县，西路告警，僡自曹州分兵驰援，督师继之。比贼围怀庆，僡会诸军力战，解其围。捻匪扰归德境，毗连曹、单、僡留陕、甘兵九百会剿，自引师回防东路。

自粤匪起，所至各行省皆瓦解，疆吏能御贼不使入境且出境剿贼者，惟僡一人。

文宗深嘉之，屡欲擢任总督，以山东为畿辅屏蔽，倚僡为重，故未果。寻卒於官，优诏悼惜，赠总督、太子少保，谥恭毅。子启诏，署湖南桂阳州，殉难，赠道衔。

吴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南河，补桃源。

调清河，署邳州。山东捻匪入境，率团勇击走之，还清河。咸丰三年，粤匪陷扬州，时图北窜，棠招集乡勇，分设七十二局，合数万人，联络邻近十馀县，合力防御，有声江、淮间。丁母忧，士民攀留，河道总督杨以增疏请令治丧百日后，仍署清河。

太常寺少卿王茂廕疏荐，诏询以增，亦以治绩上，特命以同知直隶州即补，赐花翎。

六年，丁父忧，仍留江苏，以剿匪功，累擢以道员即补。十年，补淮徐道，命帮办江北团练。皖北捻匪出入，以徐、宿为孔道，山东土匪时相勾结，一岁数扰，棠督军屡击走之。

十一年，擢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辖江北镇、道以下，令总兵龚耀伦等破贼於阜宁、山阳，解安东围。漕督旧驻淮安府城，棠以清江浦地当冲要，筑土城驻之。捻匪大举来扑，督军力战击退，贼踞众兴集相持，令骁将陈国瑞进攻，战十日，大破之，贼遁泗州。督属县筑圩寨，坚壁清野，收抚海州，赣榆土匪，先后遣将击捻匪，擒李麻子於曹八集，斩何申元於洞里庄，歼卜里於半截楼，又破山东幅匪於郯城徐家圩、镒阳集、长城等处。

同治二年，实授漕运总督。令陈国瑞进剿沂州，迭歼渠魁，国瑞遂隶僧格林沁军。苗沛霖叛陷寿州，棠令总兵姚庆武、黄开榜水陆赴援。疏言：“欲拯临淮之急，必须一军由宿、蒙直捣怀远，使苗逆急於回顾，临淮始可保全。削平之策，尤须数道进兵，方能制其死命。”又密陈：“皖北隐患，淮北盐务疲敝，悉由李世忠盘剥把持，其勇队在怀、寿一方盘踞六年，焚掠甚於盗贼。苗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仍困，请早为之计。”诏下僧格林沁等筹办。

三年，加头品顶戴，署江苏巡抚。四年，调署两广总督。棠疏陈：“江境尚未全平，请收回成命，专办清淮防剿。”诏嘉其不避难就易，仍留漕督任。军事初定，即筹复河运。署两江总督，未几，回任。五年，调闽浙总督。

六年，调四川总督。时蜀中军事久定，养兵尚多，而协济秦、陇、滇、黔，岁饷不赀。棠令道员唐炯剿贵州龙井苗匪，复麻哈州。道员张文玉等克黄平州，疏请遣周达武一军入黔助剿，即调达武贵州提督，饷仍由四川任之。平苗之役，赖其力焉。

八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劾棠赴川时仆从需索属员馈送，言官亦劾道员锺峻等包揽招摇，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往按。鸿章覆奏：“川省习尚钻营，棠遇事整顿，猾吏造言腾谤。”诏责棠力加整饬，勿稍瞻顾，斥岳昭率奏失实，惟坐失察锺峻等薄谴。

十年，署成都将军，奏拨捐输银二十万两赈饥民。十三年，云南、贵州军事先后肃清，以协饷功被优叙。灌县山匪作乱，令提督李有恆剿平之，斩其渠余其隆。疏言：“部章新班遇缺先人员补官较易，服官川省者，报捐不惜重利借贷，其中即有可用之才，夙累既重，心有所分，官债虽清，民生必困。请敕部另议变通，俾试用甄别年满、历练较久诸员，得有叙补之期，实於吏治有益。”

光绪元年，剿叙永匪及雷波叛蛮，平之。以病乞罢。二年，卒，诏优恤，谥勤惠。

英翰，字西林，萨尔图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四年，拣发安徽，以知县用。九年，署合肥。粤匪扰皖北，督乡团击败之。又破贼华子冈、小河湾，擢同知。十一年，署宿州。同治元年，捻匪来犯，英翰偕总兵田在田克高黄山寨，进破湖沟，擢知府，赐花翎。二年，捻首张洛行为僧格林沁大军所败，回老巢，英翰击败之於青甿。会攻克雉河集，英翰授策降人，擒洛行送僧格林沁大营诛之，授颍州知府。巡抚唐训方及袁甲三交章荐英翰沉勇有谋，剿氵会北匪圩功多。

苗沛霖复叛，攻蒙城、寿州，英翰督兵攻克蒙城附近贼圩，又击败沛霖所遣攻寿州兵。会总兵姚广武破韩村贼寨，攻狼山，贼弃垒遁，蒙城粮道始通。署庐凤道，擢按察使。复督兵援蒙城，攻蔡家圩，断贼粮道，遣参将程文炳等四出截击，夷贼垒数十。僧格林沁、富明阿诸军先后至，大破贼，沛霖就歼，附沛霖诸圩尽克，赐号格洪额巴图鲁。

三年，粤匪合捻匪由陕南窜湖北，将遥为江宁声援，其锋甚锐。僧格林沁调英翰赴援，贼方围麻城，袭破柏子塔贼屯，贼渠陈得才等自白臬走阎家河，英翰督军迎战，破之。寻以请奖冒滥，夺勇号，降五级留任。贼自松子关窜皖境，巡抚乔松年奏调英翰回援，克金家寨。贼窜六安、青山，会诸军击走之。群贼麕聚英山、霍山，连破之於乐兒岭、土门、黑石渡。时江宁已下，僧格林沁大军进逼，贼皆携贰，陈得才仰药死。马融和有众数万，英翰令郭宝昌招致之。贼首蓝成春亦降，馀小头目纷纷求抚。僧格林沁以成春乃粤中老贼，斩之以徇。未至者遂散走，而张总愚、牛洛红、任柱、赖文光等勾结复炽。论功，英翰复赐号铿僧额巴图鲁，擢安徽布政使。

四年，捻匪自河南窜山东，僧格林沁战殁，遂大举犯安徽，觊复踞蒙、宿旧巢，英翰屯雉河集，为贼所围。道员史念祖佐英翰且战且守，凡四十五日，援军至，突围夹击，大破之，贼乃解围引去，晋号达春巴图鲁。五年，就擢巡抚。前抚乔松年调陕西，剿西捻张总愚，以皖军郭宝昌从行，其饷仍由英翰筹供。东捻由固始犯皖境，皖军扼之，复窜麻城，英翰率军防六安。六年，贼复由楚、豫入山东，方议就运河筑长围圈贼，英翰分拨皖军，令黄秉钧扼宿迁，张得胜扼猫兒窝滩，程文炳以骑兵备游击，余承先率水师由洪湖入运河，捻势渐蹙。英翰丁父忧，予假一月治丧，改署任。是年冬，捻首任柱为淮军所歼，馀党散扑运河，皖军截击，收降数千人，赖文光走扬州就擒。东捻平，论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再疏请终制，报可，而西捻渡河北犯。七年春，畿辅戒严，英翰率军驰援，命驻河南。英翰奏以所部交河南巡抚李鹤年调遣，请回旗守制，诏慰留之。遂会诸军围贼於运河东，捻众聚歼，加太子少保，辞，不许。八年，回旗营葬，请留京，予假两月，期满仍回任。十年，於亳州捕叛捻宋景诗，诛之。

十三年，擢两广总督。粤匪悍酋杨辅清败逸后，犹潜匿福建晋江，令降将马融和等往捕，至是始就擒，奏请诛之。光绪元年，入觐，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广东闱姓捐奉旨严禁，英翰奏请弛禁助饷，又因随员招摇，为广州将军长善等所劾，召还京，被议，褫职。未几，命还世职，以二品顶戴署乌鲁木齐都统。二年，实授。

寻卒，赠太子太保，复勇号，赐恤，谥果敏。安徽省城及凤阳、寿州、宿州、阜阳、蒙城、涡阳并立专祠，赐其母银二千两，人葠六两。无嗣，弟英寿袭世职。

刘蓉，字霞仙，湖南湘乡人。诸生。少有志节，与曾国籓、罗泽南讲学。军事起，佐泽南治团练。咸丰四年，从国籓军中，既克武昌，转战江西。五年，泽南由江西回援湖北，蓉从之，领左营。弟蕃，战殁於蒲圻，蓉送其丧归，遂辞军事。寻丁父忧，胡林翼奏徵之，不出。十一年，骆秉章督师四川，聘参军事，疏荐其才，诏以知府加三品顶戴，署四川布政使，寻实授。秉章於军事吏治，悉倚蓉赞助，亦时出视师，蓝、李诸匪以次削平。事详秉章传。

同治元年，石达开由滇、黔边境入四川。预调诸军罗布以待，秉章令蓉赴前敌督战，达开不得逞，徘徊於土司地，穷蹙就擒。蓉亲往受俘，槛送成都诛之，被旨嘉奖。时粤、捻诸匪蓝成春、陈得才等窜扰陕南，踞汉中、城固等城，川匪馀孽亦入陕蔓延，势方炽。多隆阿督师关中，注重北路回匪，於南路未能兼顾。官文疏荐蓉堪当一面，於是命蓉督办陕南军务，擢陕西巡抚。秉章分兵四千授蓉，总兵萧庆高、何胜必两军先赴援，亦隶之。又遣将赴湖南增募万人，蓉於十月进屯广元。三年春，汉中粤、捻诸匪因江宁被围急，促其回援，遂自退，趋湖北。蓉入汉中部署屯防，清馀匪。

多隆阿围盩厔久未下，闻蓉将至，督攻益急，克之，而多隆阿受重伤。三月，蓉抵省城，多隆阿寻卒於军，其所部雷正绾、陶茂林诸军剿西路回匪，入甘肃；穆图善一军议令赴援湖北。五月，川匪合粤、捻由镇安、孝义突犯省城，蓉集诸军击之於鄠、盩厔之间，寻偕穆图善会击於郿县，贼西走略阳，入甘肃，陷阶州，令何胜必等会川军周达武攻之。四年，克阶州，川匪馀孽悉平。雷正绾军譁变，其部将胡士贵率叛兵回扰泾州，蓉遣军扼隘，散其胁从，诛士贵。

会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奕，牵及蓉，指为夤缘，诏诘蓉令自陈。蓉奏办，自言荐举本末，并讦寿祺前在四川招摇，擅募兵勇，为蓉所阻，挟嫌构陷。复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所劾，命大学士瑞常、尚书罗惇衍按究，坐漏泄密摺，降调革任。

陕甘总督杨岳斌疏言陕西士民为诉枉乞留，诏蓉仍署巡抚。

五年，奏荐贤能牧令龚衡龄等，请予升阶，下部议駮。蓉疏言：“近来登进之途，多出於从军，而究心民瘼者，仍潦倒於下吏。陕西疮痍未起，急应旌举贤能以为之劝。”上特允之。先是，蓉任凤邠道黄辅辰经理回民叛产，设法垦治，岁获穀数百万斛，成效甚著，因奏：“陕西兵后荒芜，以招徠开垦为急务。应视兵灾轻重，荒地多少，以招垦成数为州官吏劝惩。”报可。寻以病乞开缺，上允其请，以乔松年代之，仍留陕西治军。捻匪张总愚入陕，逼省城，蓉与松年议不合，所部楚军三十营，统将无专主，士无战心，屯灞桥，为贼所乘，大溃。诏斥蓉贻误，夺职回籍。

十二年，卒。湖南巡抚王文韶疏闻，命复官，陕西请祀名宦祠。

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以知府发江苏，除松江，调苏州。会匪刘丽川据上海，省城潮勇潜与通，松年侦知之，白上官诛其为首者。丁父忧，总督怡良奏留，从克上海，擢道员，赐花翎，授常镇通海道。六年，从怡良驻常州，署两淮盐运使。八年，丁本生父忧，总督何桂清复奏留。

九年，授两淮盐运使，兼办江北粮台。十年，奏劾南河河道总督庚长擅提淮北存盐变价充饷，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粮台饷银；复劾庚长在清江闻警犹演剧设宴，迨寇急，仓皇退守。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实，庚长褫职逮问。又疏论用勇不如用兵，请发京师护军营暨北五省绿营赴江北防剿。英吉利、法兰西兵入犯，京师戒严，松年请赴畿辅督兵御敌，谕止之。十一年，设江南北两粮台，仍命松年办理。叙劳，以按察使记名。

同治二年，擢江宁布政使，仍留办粮台，擢安徽巡抚。三年，抵任，驻防临淮。

时苗匪已平，李世忠亦解兵柄，捻匪窜河南、湖北。松年增募勇千人，就颍、宿间设防，奏请雉河集地处交冲，当建县设官，从之。又奏苗沛霖馀党自非积恶，请予宽贷；李世忠散遣勇丁，恐流为盗，饬州县整顿捕务。粤、捻诸匪自湖北麻城、罗田东窜入皖境，松年移军寿州，急调英翰自湖北回援，令硃淮森屯正阳关，蒋凝学迎击於英山，克金家寨。英翰等败贼於陶家河、黑石渡，僧格林沁大军追至合击，诸贼穷蹙，纷纷乞降，先后凡十馀万。贼首陈得才后至，为蒋凝学击败，服毒死，获其尸。上饬英翰等移军进剿，松年请留英翰防皖境，郭宝昌援河南，蒋凝学赴湖北。

四年，僧格林沁战殁，上命曾国籓督师山东。松年奏：“国籓久治军务，气体较逊於前。李鸿章才识亚於国籓，而年力正强，如以代国籓督师山东，必能迅奏荡平。”疏上，报闻。时捻匪大举犯皖北，围英翰於雉河集，国籓遣援军至，乃击走之。

五年，调陕西巡抚，前任巡抚刘蓉奉命留陕办理军务。时捻匪张总愚窜入陕境，松年初至，与蓉意见不合，奏劾蓉军政隳坏，留陕无益，蓉亦劾松年掣肘，贪利徇私。十二月，贼逼省城，蓉军溃於灞桥。六年正月，提督刘松山援军至，破贼雨花寨，连战皆捷，省城始安。迭奏请师，鲍超军援陕迄不至，皖军郭宝昌应调来援，偕刘松山转战泾、渭之间，屡捷。总愚窥同州，欲渡河，未得逞，趋陕北。六月，总督左宗棠至陕，军事始有统辖。松山、宝昌等连破贼於北路，至冬，总愚由垣曲渡河，循太行东趋，松山、宝昌尾追。七年春，宗棠率师入卫畿辅，陕西自捻匪出境，西路回氛仍未靖，松年以病乞假归。九年，病痊，授仓场侍郎。

十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今日言治河，不外两策：一则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一则就黄水现到处筑堤束之，俾不至横流，至利津入海。权衡轻重，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顺水之性，事半功倍。前数年大溜全趋张秋，后又决胡堰、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诸地，黄流穿运，节节梗阻。惟有尽堵旁泄之路，自张秋西南，沙河迤北，就旧堤修补，为黄河北堤；又自张志门起，至沈家口、马山头，筑新堤一百八十馀里，为黄河南堤：俾仍全趋张秋，借以济运。”下廷臣议行。十三年，奏请裁东河总督，以巡抚兼领河工，下部议，格不行。光绪元年，卒，谥勤恪。

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父宝琛，湖北巡抚。鼎铭，道光二十六年举人，从宝琛治团练。会匪刘丽川据上海，青浦周立春起应之，陷嘉定，鼎铭与嘉定举人吴林募勇从官军复其城，授赣榆训导。入赀为户部主事，丁父忧归。江南大营再溃，诸郡县沦陷，巡抚薛焕退保上海一隅。曾国籓既克安庆，团练大臣庞锺璐等议乞援，道路梗阻。鼎铭奋然请行，乘洋商轮船溯江上，至安庆谒国籓，陈吴中百姓阽危，上海中外互市，榷税所入，足运兵数万，不宜弃之资贼。策画数千言，继以痛哭，国籓遂决策济师。时薛焕遣将至湖南募勇万二千，国籓知所募皆各军汰遗，不可用，令鼎铭往解散。遇诸汉口，鼎铭简留精壮九百人，馀悉罢归，无譁者。还上海，筹饷十八万，租船五，复率赴安庆迎师。於是国籓奏令延建邵道李鸿章率淮勇五千人赴之。同治元年三月，至上海，鸿章寻署江苏巡抚，奏请以鼎铭参军事，多所赞画。

积功，擢道员，赐花翎，加布政使衔。

五年，鸿章代国籓督师剿捻匪，令鼎铭驻清江浦，主转运粮饷军仗，迄捻匪灭，始终无绌误。鸿章与漕运总督张之万累疏荐。国籓移督直隶，奏调以从。八年，授大顺广道，就迁按察使，又迁布政使。十年，擢河南巡抚。十一年，捻匪馀孽蠢动，鼎铭令总兵崔廷桂剿平之。用直隶练军制，就河南三镇额兵，简其精壮，抽练马步各三营，重其额饷，择驻冲要地训练，期年成军。修水利，凿贾鲁河故道，南自周家口，北至硃仙镇，又西北至郑州京水寨，疏积沙，补残堤，俾上游无水涝，下游通舟楫。复濬勺金河、丈八沟、馀济河、永丰渠以资灌溉。令诸州县劝民按亩出穀，就乡分仓，择公正绅耆董其事，毋假手胥吏，通省积穀九十馀万石。提督张曜一军出关剿回，全军饷由河南供给无缺。光绪元年，卒，赐恤，谥敏肃。

吴元柄，字子建，河南固始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从团练大臣毛昶熙回籍治团练，从解固始围，击退息县窜匪，擒捻首陈得一。十一年，汝宁捻首陈大喜窜居霍庄寨，元炳偕道员张曜攻克之。同治元年，巡抚严树森奏：“元柄骁捷善战，所向有功，军中最得力，请散馆后仍令回河南。”命免散馆授检讨，仍留河南委用。大喜负固平舆，其党踞李旗屯，元炳偕张曜先平伊庄、陈庄、刘楼贼垒，乘胜下李旗屯，进攻杨楼，破之。旋克平舆，歼捻首张凤林。二年，克张冈贼巢，汝南肃清，擢侍讲。寻攻息县鲍家寨，克之。三年，拔谭家圩，附近贼寨，次第削平。

丁母忧，回籍，巡抚张之万奏起赴军。四年，以汝、光诸地稍定，请终制，允之。六年，补原官。九年，超擢侍讲学士。十年，命署湖南布政使。十二年，擢湖北巡抚，调安徽，再调江苏。光绪二年，疏陈：“银捐新例，新班遇缺先及遇缺两项，得缺最速，流弊亦多，於政体大有关系，不可不严防其弊。请明定章程，变通办理。”下部议行。山东、安徽比岁饥民流及淮、扬，元炳截漕抚恤，并疏高宝河、盐运河，以工代赈。署两江总督者三，兼署江苏学政者一。七年，丁本生母忧，去官。十年，入觐，命察山东河工、海防，授漕运总督。十一年，调安徽巡抚。十二年，卒，赐恤。河南巡抚倪文蔚疏陈元炳战功，遗爱在民，请於汝宁建专祠。

论曰：李僡守山东，吴棠保江淮，当时皆负时望。英翰剿捻，战绩最多，及任皖疆，甚得民心。刘蓉抱负非常，佐骆秉章平蜀，优於谋略而短於专将，治陕不竟其功。乔松年在皖倚用英翰而奏绩，在陕不能与刘蓉和衷，徒促偾事。钱鼎铭慷慨乞师，为平吴之引导，治豫亦有声。吴元炳以词林事军旅，其际遇特异焉。

## 列传二百十三

王庆云 谭廷襄 马新贻 李宗羲 徐宗幹 王凯泰 郭柏廕

王庆云，字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迁通政副使。庆云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文宗即位求言，庆云疏请通言路，省例案，宽民力，重国计。其言重国计，略谓：“今岁入四千四五百万，岁出在四千万以下，田赋实徵近止二千八百万。夫旱潦事出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盐课岁额七百四十馀万，实徵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增，而销盐日绌。南河经费，嘉庆时止百馀万，迩来递增至三百五六十万。入少出多，置之不问，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取自有之财，详细讲求：地丁何以岁岁请缓？盐课何以处处绌销？河工何以年年报险？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奏入，上深韪焉。

时命中外大臣保荐人材，礼部侍郎曾国籓举庆云以应，诏擢詹事，署顺天府尹。

咸丰元年，授户部侍郎，仍署府尹。内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

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设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户部请改河东盐政章程，并清查山西州县亏空，命庆云偕浙江布政使联英往按。

寻奏定清查亏空章程，并会山西巡抚那苏图奏言：“晋商赔累，一在盐本钜，一在浮费多，一在运脚重。官盐既贵，私贩遂乘间蔓延。从前盐价每石三五十两，自坐商囤积居奇，畦地锭票，租典靡常，一业数主，人人牟利。一石之盐，贵百三四十两，运商安得不困？河东盐行三省，酬应繁多，总商分派者号为摊，散商自送者岁有常例，统计二十六万馀两，几达岁课之半。加以石盐脚费多至百两，因其定价难增，遂至相率为伪，攙沙短秤，民食愈艰。臣等公同商酌，轻盐本必先定池价，革浮费必先行票法，减运脚必先分口岸，将缉私之法并寓其中。盖盐有专商，票无定贩，大要在留商招贩，先课后盐，而后引目不致虚悬，课额无虞短绌。向来坐商昂价，总以缺产为词。臣览池面宽广，滷气醲厚，即雨旸不齐，裒多益寡，足敷五千六百馀石之额。盐贵不在缺产，而在售私。拟定白盐一石贵止六十两，青盐递减，坐商工本外有赢馀。令各商立法互稽，但使盐不旁流，商盐自富，锭票销价，亦复删芟。畦地租典，先侭运商，总期减轻成本，禁卫课官吏浮费，别筹公用。每票徵银七分有奇，随课收发，此外需索，坐赃科罪。其领票、招贩、掣盐、截角诸事，悉仿两淮成例，微为变通，以归简易。河东盐行河南引地，自嘉庆二十四年改为商运民销，以会兴镇为发盐口岸，商民称便。拟将陕西、山西、会兴镇分为三路，不许攙越，盐到发贩随销，亦听商人自运，兼防夹私，力杜作伪。统计河东全纲，比较昔价，裁浮改岸，年省七十馀万。得人守法，商力不疲。即间有歇业，或运商归并，或坐商承充，永绝举商、保商诸弊。”下部议行。

庆云既明习计政，主部事，先后奏请清釐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自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凡千五十九款，九百三十六万两。又奏言：“江南赋甲他省，额徵五百二十九万，道光十六年，豁欠五百六十馀万，计十年蠲一年之额；二十六年，豁欠一千馀万，计十年蠲两年。及咸丰二年，豁欠一千三百馀万，十年几蠲三年。请饬江苏督抚，熟田未完，不得混入次年缓徵。”又奏覆闽浙总督季芝昌等以闽鹺疲累，请展缓匀代额课，言：“闽鹺所以疲累，病在私盐充斥，浮费繁重。芝昌等议停匀代课六万馀，派认续例课二万馀，五年之后，匀代起徵，例课仍纳。朝三暮四，恐无此办法。”又言：“芝昌等但陈料理之难，未筹补救之法，或就场徵课，或按包抽税。应令择一可行之策，另议具奏。”又奏覆江西巡抚张芾请拨粤盐济销，言：“江西借拨粤盐，前明总制陈南金、巡抚王守仁尝行之，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其法至善。应令速筹遵办。”又奏：“滇、黔解运铜铅，道远阻兵。应令於提镇驻扎重兵之处，筹铸制钱，并於附近水次兼铸大钱，运四川、两湖易银，并派民间交纳地丁税课。”又奏：“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岁需经费一百三四十万，垂及百年，为数万万。请停陕省官兵换防喀什噶尔等八城，即由伊犁、乌鲁木齐满、绿营饬拨，五年更换，可岁省数十万。”又奏请裁东河河督南河河库道并两河员修防经费，南河不得过百万，东河不得过七八十万，并裁漕督，归南河总督兼管。各疏多如所议行。寻授陕西巡抚。

四年，粤匪扰河南，庆云赴潼关，与提督丰绅、将军扎拉芬筹防御。又自潼关赴商南，遍历各隘。上命丰绅率兵驻襄阳。粤匪陷武昌，庆云请以湖北会城暂移襄阳，山西、四川协筹军饷，保全大局。寻调山西巡抚。

五年，奏言：“潞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陕患盐多，晋苦值贵。拟将陕引匀销晋省三百七十石。晋引则就地远近，公平定价。惟河南官运已觉暢行，拟兼行民运，以广招徠。禁止吉兰泰、花马池盐侵销。”又言：“陕省课归地丁，输纳不前，请仿河南招贩民运，於河东、河西择地设局稽查。”又奏言：“军兴以来，各军营用银出纳，易钱买粮，岁丰银裕，何便如之！今用兵之地，赋税不全，仰给邻省，完善之区，正供不足，佐以捐输。当此穀贵钱荒，以银易钱，以钱易粮，耗折大半。往时兵饥，得银可饱，恐此后以银亦不可饱，况银且不可常继。拟令州县碾动仓穀，解饷兼用制钱，舟楫可通，宜无不便。”均如所请。

又奏：“山西前明逼近三边郡县，率民筑堡自卫。一县十馀堡至百数十堡，星罗釭布。今惟云中、代、朔，堡寨相连，省南各属，则多残缺，当令缮完。定社规，立义学，化导少壮惰游，合祭赛以联其情，相守望以齐其力。有事则聚守，无事则散居，於无形中寓坚壁清野之法。”又以河南南阳诸地旱蝗，请饬发仓筹赈，俾灾民不为土匪勾胁，以救灾即以弭患。捻匪扰南阳，庆云密陈省南分三路，遣兵巡防。

擢四川总督，贵州思南教匪为乱，庆云遣兵防酉阳秀山，请饬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寻奏四川旧有啯匪，盗案多於他省，饬各属行保甲，立限捕盗。又奏於酉阳设屯田，分设屯兵驻防城乡要隘。又奏：“川省差役捕盗，传证起赃，辄纠多人，持械搜掠，名曰‘扫通’者，此与强盗无异。请照强盗律，不分首从皆斩，兵丁有犯同之。”均下部议行。

寻以黔匪焚掠，渐近綦南，遣兵出境攻层峦山、飞梯岩诸隘，又破胡家坪贼巢。

九年，兼署成都将军，调两广总督。行次汉阳，以病乞罢，许之。旋召诣京师，病未即行。十一年，穆宗即位，授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同治元年三月，庆云将力疾赴召，前一日剧病，卒，谥文勤。孙仁堪，循吏有传。

谭廷襄，字竹厓，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直隶永平知府，调保定，迁顺天府尹，擢刑部侍郎。咸丰六年，出为陕西巡抚。直省采米运京仓，廷襄疏言：“陕西产米少，转输不便。请改折解款，由部召籴，费节而事集。”七年，署直隶总督。

是时英、法、俄、美四国合军陷广东省城，廷襄疏请封货闭关，恩威并用，上以海运在途，激之生变，虚声无实益，不允。八年四月，英兵北犯，占大沽砲台，窥内河。大沽口外积沙，海舟不能直入，敌舟至，数以小汽船采测。时方议款，不为备，不虞其骤发。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劾廷襄，夺官戍军台。九年，以三品顶戴署陕西巡抚。上命直省禁习天主教，廷襄疏言：“天主教流行中国二百馀年，到处穷搜，转滋骇愕。惟有密饬官吏稽查保甲，列册密记，乘机启导。”时款议未定，或请西巡，偕总督乐斌疏陈三便三难，议乃寝。

十一年，授山东巡抚。频岁军兴，山东诸郡县群盗蜂起，皖捻入境，勾结土匪，滋扰几遍。僧格林沁大军驻山东督剿，廷襄率兵出省协助，并督各郡县团练防剿兼施，具详僧格林沁传。同治元年，兼署河东河道总督。三年，入为刑部侍郎，调工部，又调户部。

五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疏劾总督官文贪庸骄蹇，并以公使钱餽四川考官胡家玉、张晋裕等，上命尚书绵森及廷襄往按，并诘家玉。家玉言自四川还京，道湖北，官文等餽赆，以道梗改水程，无州县支应，乃受以充费。廷襄等至湖北，疏言：“丁、漕、盐、釐、关税、捐输，实用实支，并无浮滥。惟汉阳竹木捐零星不请奖叙者，凡因公动用，例不报销之项，由此动支，官文餽家玉等是实。”上为罢官文。即令廷襄署总督，家玉等并下吏议。

御史佛尔国春劾国荃，言国荃亦以竹木税治公廨，严责廷襄蒙蔽。廷襄等复疏陈国荃上官未久，无以竹木税治公廨事，因言：“湖北三次陷贼，百端草创，不循例案，诸废具举，随事设施。今以动用官款，加以处分，亦足示警。若更罪及所受之人，路远给赀，亲丧承赙，皆罣吏议。王道本人情，琐屑烦苛，似非政体。”於是诸受餽者皆置不问。六年，上用前事夺官文总督，是冬，国荃亦以病乞罢。

廷襄还京，署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迁刑部尚书，兼署吏部。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端恪。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除建平，署合肥，以勤明称。咸丰三年，粤匪扰安徽，淮南北群盗并起，新贻常在兵间。五年，从攻庐州巢湖，新贻击败援贼，迭破贼盛家桥、三河镇、柘皋诸贼屯，寻克庐州。积功累擢知府，赐花翎，补庐州。七年，捻匪、粤匪合陷桃镇，分扰上下派河，新贻破贼舒城，记名以道员用。八年，署按察使。贼犯庐州，新贻率练勇出城迎击，贼间道入城，新贻军溃失印，下吏议，革职留任。九年，丁母忧，巡抚翁同书奏请留署。十年，钦差大臣袁甲三为奏请复官。十一年，同书复奏荐，命以道员候补。

丁父忧，甲三复奏请留军。同治元年，从克庐州，败贼寿州吴山庙，加按察使衔，署布政使。苗沛霖叛，从署巡抚唐训方守蒙城，屡破贼。二年，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

三年，擢浙江巡抚。浙江新定，民困未苏，新贻至，奏蠲逋赋。四年，复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上从之，命勒石永禁。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濬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於待士，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贻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覈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辄群聚械斗，新贻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参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馀。上以新贻未能豫防，下吏议。嘉兴、湖州北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於船，谓之“枪船”，久之聚博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廕督兵擒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

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

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於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令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

宿迁旱关非旧例，徵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贻捕诛其渠。

九年七月，新贻赴署西偏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贻，伤胁，次日卒。将军魁玉以闻，上震悼，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命魁玉署总督，严鞫汶祥，词反覆屡变。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根究主使，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讯。之万等以狱辞上，略言：“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

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驰往，会总督曾国籓覆讯，仍如原谳，汶祥极刑，并戮其子，上从之。

新贻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两江继曾国籓后，长於综覈，镇定不扰。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并建专祠。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历英山、婺源、太平。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宗羲奉檄诣庐州军督粮械，积功累擢知府。

八年，曾国籓进规安徽，调充营务处。九年，署安庆知府，以疾去官。同治元年，河南巡抚严树森疏荐，命送部引见，树森旋抚湖北，又疏调从军。三年，曾国籓督两江，调赴两江筦江北釐金总局，裁定沿江釐捐科则。江宁克复，以道员归两江补用。四年，署两淮盐运使。自军兴，淮南盐艘改道泰兴，宗羲於瓜洲东别濬新河，避长江风涛之险，商民便之。迁安徽按察使，再迁江宁布政使。五年，清水潭决，被灾者七州县，宗羲工赈并行，活民甚众。定招垦荒田酌缓升科限制章程，及江宁七属民卫丁漕折徵等次，民皆称便。

八年，擢山西巡抚，劾布政使胡大任废弛因循，罢之。令按察使李庆★等率兵分地驻防，陕回乘河冰来犯，三战皆捷；屡自延川、韩城东窜，并击走之。丁母忧去官。

十二年，服阕，擢两江总督。日本方构衅，宗羲治江防，增筑沿江乌龙山、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砲台。又於吴淞口及江阴北岸浏闻沙、乌龙山北岸沙洲圩次第添筑，使江、海相犄角。时诏修圆明园，宗羲疏言：“外侮内患，天时人事，皆有可虑。请省营缮，减服御。”十三年，又疏言：“星变屡见，外患方炽。

上年御史沈淮奏请停止园工，臣亦冒贡愚忱。兹复有不能已於言者，时局艰难，度支短绌，特一端耳。今外人入处肘腋，圆明园距京城数十里，既无坚城管钥之固，复少大枝护卫之兵。频年以来，每遇民、教争斗，外人动挟兵船要求。天津朝警，则海淀夕惊。皇上奉皇太后於此，此臣所万分不安者也。如蒙皇上乾纲立断，速谕停工，天下臣民，知皇上有卧薪尝胆之思，必共振敌忾同仇之气。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苟无敬畏之念，则骄肆之心生；苟无忠谔之臣，则谗谄之人至。近日大学士文祥引疾，侍郎桂清外调，道路颇有惜词。臣窃谓老成忧国者，宜留之左右，以辅成圣德；忠直敢谏者，宜诱之使言，以恢张圣听。”疏入，上嘉纳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议海防六事，下各督抚详议，宗羲上疏曰：“万事根本，以用人为要，而就海防言，尤以求将才为要。宋臣杨万里有言：‘相不厌旧，将不厌新。’盖言用兵忌暮气，宜年壮气锐，素有远志，未建大功之人。至宿将勋臣，帝心简在，固无俟臣下之论列也。古有海防无海战，今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水师战舰不及轮船，轮船又不及铁甲，而船之得力与否，仍视乎驾驭之人。今战舰即不能一时尽易，应就弁兵中挑赴轮船学习，仍归水师提督节制。更招集沿海熟习沙线，能耐劳苦之人，参用西法，加以训练。然沿海地广，势不能遍设轮船，若敌乘无备，舍舟登陆，则我船砲皆无所用，故不可不急练陆兵。同治十年，曾国籓议沿海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练陆兵九万，沿江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练陆兵三万，合成十二万。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海道虽极辽远，血脉皆可贯通。今诚踵其议而力行之，各省分定数目，各专责成，贵精不贵多，宜聚不宜散。从前缺额之兵，不必再补，现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练，是在平时之实力讲求矣。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叠出不穷。今日所谓巧，即后日所谓拙。

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制胜。然风会所趋，有不能不相随转移者。各国新出之砲，现在上海机器局已能如式制造。惟火器不难於用而难於不用。有事试演，尚可经久，无事搁置，立形锈坏。以后购造枪砲，应於操演之后，时时磨洗，不许锈坏，违者罪之，是珍惜巨帑之要义。臣闻自古觇国势者，在人材之盛衰，不在财用之赢绌；在政事之得失，不在兵力之强弱：未闻以器械为重轻也。且西人之所以强者，其心志和而齐，其法制简而严，其取人必课实用，其任事者无欺诳侵渔之习，其选兵甚精，故临阵勇敢而不畏死。不察其所以强，而徒效其器械，岂足恃哉？自福建创设机器局，上海继之，江宁、天津又继之，皆由枪砲而推及轮船。臣愚以为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如能各得铁甲一二，蚊子船三四，佐以兵轮，安配重大击远之砲，与砲台相辅，亦足屹成重镇，稍戢戎心。惟泰西各国轮船以百数十计，铁甲船以数十计，大砲以千计，小砲以数千计，即使中国岁筹巨款，多方制造，亦必不能如彼之多且精也。臣谓船砲当量力徐图，而仍以修政事、造人材为本，使各国乡风慕义，或外侮可以稍纾。近年劝捐、收釐、津贴，无法不备，民力竭矣。煤、铁乃中国自然之利，若一一开采，不独造船造砲取之裕如，且可以致富强。现在磁州业已奏明试办，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省已成之煤、铁厂，扩而行之，果能有效，何必舍近求远，取给外国？为目前权宜计，将各口洋税通提六成，专供海防之用，五年为限，当可集事。若夫节流之法，更非难行。节之必自朝廷始，诚能罢土木之工，省传办之费，减宫中之用，则一岁所省，何啻百万？各省督抚，尽裁不急之费，钱漕税釐，实力稽察，勿使乾没，则一岁所增，何啻百万？

请敕下户部，统筹全局，分别出入，於综覈各项之外，指定筹防专款，应用若干，俾中外上下晓然於经费之有限，财用之有制，力求撙节，不必言利，而度支可裕矣。

以上皆就原奏四事推广言之，要必得人而后可以言持久。臣周谘博采，事之可行者，尚有三端。沿海各岛，大都土瘠产薄，惟台湾形势雄胜，与厦门相犄角。东南俯瞰噶啰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实为中国第一门户。其地产有山木，可采以成舟航；有煤铁，可开以资制造。其客民多漳、泉、湖、嘉刚猛耐苦之人，足备水师之选。如得幹略大员，假以便宜，俾之辑和民、番，兼用西人机器，以取煤铁山木之利，数年后可开制造局；练海师，为沿海各省声援，绝东西各国窥伺。此中国防海之要略，事之可行者一也。海外新嘉坡、槟榔屿、旧金山、新金山各埠，均有闽、广人在彼贸易，每处不下数万人。其为首领者，必有幹济之才，足以提倡全埠。如派领事出洋，物色人才，不论官阶文武大小，有能任此事者，给以虚衔，令前往各埠结纳首领，婉转劝导，由各省督抚奏给职官，派为练首，令其团练壮丁，随时操演。约计经费有限，而获益无穷，事之可行者二也。现在通商各口，外人星罗釭布，中国情事，无一不周知，而彼都情形，中国则皆未深悉。自斌椿、志刚、孙家穀出使后，至今无续往之人。窃谓宜选有才略而明大体者，随时遣使，设有交涉，可辩论者与之辩论，可豫防者密为设防。且於彼国有用之人才，新造之精器，均可随时采访，以为招致购买之地，事之可行者三也。”寻乞病罢归。

光绪四年，东乡民乱，命宗羲按谳。宗羲以知县孙定扬浮收激变，冒昧请兵，提督李有恆妄杀平民千馀，据实入告，狱获平反。六年，召诣京师，以病未愈，疏请乞缓行。十年，卒，赐祭葬。

子方本，举人，兵部郎中。有幹济。总督鹿传霖、锡良先后令董商务、学务。

川东旱灾，治赈，被疾，卒，赠太仆寺卿。

徐宗幹，字树人，江苏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山东即用知县，除武城，调泰安。在任十年，有政声，迁高唐知州。道光十七年，濰县教匪马刚等作乱，从巡抚经额布剿擒之，议解省下狱候命。宗幹请於巡抚，即其地诛之，众心以定。迁济宁直隶州。金乡民濬彭河，下游诸屯民聚众沮之，殴官伤胥役，势汹汹，宗幹驰往谕使解散。屯民出自首，大吏欲置重典，宗幹以为民畏水患，非与官敌，聚众本沮工，殴官非本意，力争戍为首者七人。署兗州知府，修滋阳河堤。

二十二年，擢四川保宁知府，兼署川北道。擢福建汀漳龙道，属县有械半，案久不结。宗幹率壮勇数十人直入其村，集两造剖其曲直，令同酒食以解之，令献犯惩治，事遂解，一时枭悍皆敛迹。总督刘韵珂密荐。二十五年，丁母忧去官，服阕，起授福建台湾道。咸丰三年，台湾匪洪恭等陷台湾、凤山两县，复扰噶玛兰，宗幹督兵平之。四年，擢按察使，为巡抚王懿德所劾，解任。旋召来京，命赴河南帮办剿匪。六年，复命赴安徽。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布政使，以短解甘饷降调。

十年，江苏团练大臣庞锺璐请以宗幹办理通、泰诸州县团练。

同治元年，擢福建巡抚。三年，粤匪李世贤、汪海洋等由广东入闽境，逼漳州，龙岩、云霄、武平、永定、南靖、平和相继陷，宗幹偕闽浙总督左宗棠以次剿平。

五年，卒。宗棠偕将军英桂奏：“宗幹循良著闻，居官廉惠得民，所至有声。”优诏褒恤，谥清惠，祀福建名宦。

王凯泰，初名敦敏，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十年，以母丧归。粤匪分犯江北，上命大理寺卿晏端书治江北团练，大学士彭蕴章荐凯泰使佐理。叙劳，累加四品卿衔。同治二年，从巡抚李鸿章军幕。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荐调，命以道员发浙江，署粮道。曾国籓、李鸿章、马新贻交章荐举，五年，擢浙江按察使。绍兴三江闸泄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水入江，岁久沙积，三县民请濬治。凯泰履勘濬治，复旧利。六年，迁广东布政使，裁陋规，省差徭，覈釐捐，丈沙田，濬城中六脉渠，增建应元书院。七年，擢福建巡抚，课吏兴学，禁械斗、火葬、溺女、淫祀旧俗，奏请拨釐金籴米二十万石实常平仓。充乡试监临，奏请整饬科场积弊。台湾狱讼淹滞，奏请勒限清釐。

十二年，应诏陈言，略谓：“宜变通者六事：一，停捐例。自捐俸减折，百馀金得佐杂，千馀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今日应以停捐为急务，以江西、湖南北、四川、广东、福建六省釐捐年提数万，又於海关、洋税关拨数万，似可弥京铜局捐项。至外省筹捐虽难周知，而福建自十年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他省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得不偿失，请下部覈议。一，汰冗员。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数十，多则数百，补缺无期，徒耗旅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按例，各省试用佐贰杂职，视各项缺数多寡，酌留十之二。请援照大挑知县名次在后，暂令回籍候咨之例办理。一，限保举。军兴后保案层叠，名器极滥，捷径良多。请下部覈议，此后保举只准得应升之阶及应升之衔，其馀班次概予删除。至一品封典，二、三品加衔，皆不得滥请。一，复廉俸。自咸丰间军用浩繁，京外俸廉，分别减成，京员困苦，知县疲累，早荷圣明鉴及。今欲砥砺廉隅，似廉俸复额，亦其一端。

福建文职廉额年支十三四万两，计现年徵起钱粮羡耗支抵尚属有赢，道府以下各员，似可照额全支。请中外廉俸改复旧额，或加成支放。一，重学额。近年鼓励捐输，有加广中额学额之制。中额三年一试，无虑滥竽。至一州一县，士风本有不齐，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廁其间，甫得一衿，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流弊不堪指数。请嗣后各省捐输，只加中额，不加学额，并敕各省学臣酌覈。如有不能足额，奏明立案，俟文风日上，再行如额取进。一，立练营。营兵皆招自本籍，月饷不足赡八口，势必另习手艺，兼营负贩。每逢操演，不过奉行故事。设有征调，兼旬累月，始克成行。兵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亦不相识，人各一心，安能制胜？近年削平祸乱，全赖湘、淮各勇。国家养兵，糜帑岁数千百万，竟不得其用，其弊实由於此。往年江宁克复，臣函商曾国籓，备言江宁绿营应稍变通，以现存得胜之勇，改充额兵，设营分部，一洗旧习。国籓未及议行，旋调直隶，即设练军，盖亦采用臣说。左宗棠在闽浙任内，奏准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洵为救时良策。请敕下各省督抚照减兵加饷之说，而以所减之饷加於战兵。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择地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致散处市廛。饷不另增，兵有实用，庶化兵为勇，而武备可恃。”疏入，命下部议。

十三年，入觐，行至苏州，疾作，乞罢，予假治疾。日本窥台湾，命凯泰力疾回任。光绪元年，移驻台湾，病剧，还福州。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勤。

郭柏廕，字远堂，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出为甘肃甘凉道。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柏廕为御史稽察，未纠发，夺官分偿，旋授主事。咸丰三年，会办本省团练，以克厦门、防延平功，擢郎中。同治元年，引见，交钦差大臣曾国籓差委。二年，授江苏粮道，擢按察使，迁布政使，护理巡抚。六年，擢广西巡抚，调湖北，仍留署江苏巡抚。方乱时，江、浙交界枪船群聚为匪，柏廕与浙江会捕，获其首卜小二置之法。禁枪船，设牌甲，稽查约束。

是年，赴湖北任，署湖广总督。各省遣散营勇，会匪萧朝翥约党分布黄梅、武穴、龙坪各水次，阻截散勇，偪令从为乱。柏廕遣兵往捕，其党杀朝翥以降。诸县教匪，京山吴世英、蕲水冯和义、沔阳刘维义次第擒诛。七年，奏言：“汉口镇华、洋杂处，散勇游匪厕其间。每遇撤营，散布谣言，句结入会。叠经惩办，在武汉、襄樊地方分设遣勇局，凡有在鄂散勇，均令赴局报名，雇船押送回籍，酌给川资，庶无业之徒，可归乡里，不至流而为匪。”又奏言：“淮南盐引，楚岸为大宗。自长江被扰，运道梗阻，改用淮北票私，暂济民食，淮南销路遂滞。请复淮南引地，禁淮北票私，停北盐抽课。襄、郧、德三府前此兼销潞盐，亦一律禁止。”八年，多雨大水，柏廕遣吏分道治赈。九年，再署湖广总督。十年，湖南会匪陷益阳、龙阳，柏廕分兵防守进剿，获其渠。十二年，以病乞罢。光绪十年，卒。

子式昌，举人。从军积功，以知府发浙江。巡抚蒋益澧调赴广东，署肇庆。益澧罢，式昌还浙江，补台州。剧盗黄金满以官吏贪酷，煽乱。式昌扼要隘，令民自守，以严法绳蠹吏，蠲斥苛敛。金满乃诣彭玉麟请降。光绪二十六年，衢州民杀教士，戕西安知县吴德潚。擢式昌金衢严道，谕士民安堵，得乱首诛之。三十一年，署按察使。卒。

武昌子曾炘，官至礼部侍郎。

论曰：王庆云、谭廷襄并易攵历中外，庆云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

马新贻、李宗羲皆以循吏赞画军事，擢任大籓，治绩卓著。宗羲谏园工，筹海防，建言远大。徐宗幹、王凯泰清节惠政，皆有时望。郭柏廕久任疆圻，泽施於后焉。

## 列传二百十四

王懿德 曾望颜 觉罗耆龄 福济 翁同书 严树森王懿德，字绍甫，河南祥符人。道光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湖北襄阳知府，擢山东兗沂曹济道。历山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调山东。三十年，擢陕西布政使。咸丰元年，护巡抚，奏请豁免积年民欠常平仓粮八万馀石，擢福建巡抚。

二年，奏言：“汉患钱乏，造币赡国；宋有交引、钱引、交钞；元、明制钞法，或直千文、五百不等。我朝准岁入为出，因民利而利，帑项夙充，奚庸过虑？自海防多事，销费渐增，粤西军务，河工拨款，不下千数百万，目前已艰，善后何术？

捐输虽殷，仅同勺水。督催稍迫，且碍闾阎。与其筹画多银，不若改行钞引。历考畿辅、山左以及关东，多用钱票，即福建各属，银钱番票参互行使，便於携取，视同现金，商民亦操纸币信用。况天下之主，国库之重，饬造宝钞，尤易流转。惟钞式宜简，一两为率，颁发籓库，通喻四民，准完丁粮关税，自无窒滞。或疑库银溢出，悉成钞引，银日以少，钞日以贱。岂知朝廷不蓄为宝，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能收能发，自能左右逢源也。”疏入，谕军机大臣同户部议行。兼署闽浙总督。三年，奏福建匪徒纠结滋扰，请宽地方官失察处分，俾获盗自赎，允之。

时会匪四起，突入海澄县劫狱戕官，又掠同安、安溪，遣兵会剿。漳州猝为匪陷，镇、道皆遇害。游击饶廷选方率兵他出，闻警回援。近城乡民及城中绅士密约，启廷选入，擒匪首谢厚等，歼匪数百，复其城。延平亦被匪攻，副将李寿春击走之。

大田、德化有匪阑入，绅士率乡团杀贼数百。永春为匪所踞，游击恩霈等会勇破贼，擒其渠，馀党遁走，被诏嘉奖。台湾南路亦有匪扰，懿德奏陈防剿情形，谕曰：“福建绅练素谙大义。前同安县义民杀贼，泉州在籍副将吕大升等自原募勇渡台，是其明验。务当激扬士气，灭此群丑。”寻以海澄、同安、厦门、安溪、仙游相继陷，疏请治罪，下吏议。令参将李煌、都司顾飞熊破贼，尤溪县城失而旋复。水师提督施得高、金门镇总兵孙鼎鼇击贼於金门，破之。厦门、仙游皆复。四年，上游以次定，贼首林俊尚焚毙，实授闽浙总督。

户部议限制行钞，奏言：“钞之能行，不在於发而在於收。内自部库以及各关税务，外则丁耗钱粮、盐典契纸各税，果能悉收钞票，不限成数，且示以非钞不用，则百姓争相买钞。有银之家，以钞轻而易藏；纳课之氓，以率定而无损；贸迁之商，以利运而省费。部臣见未及此，惟恐解钞而不解银，故限以成数。夫以为无用，则钞、银均非可食可衣；以为有用，则钞、银不能畸轻畸重。今於领钞之时，区以一省，由部知照，方能行用。己不自信，人岂可强？徒开藉端渔利之门。请饬部臣及各省督抚，以此发即以此收，无论各项度支，示天下非钞不用。新收买钞银两，积於部库、籓库，以为母金。行钞不分畛域，则银日丰而本源厚。”疏入，下部议，格不行。

五年，因病请改京职，不许。七年，粤匪自江西窜入境，陷光泽、汀州，寻先后克复。遣总兵饶廷选进援浙江、江西。八年，京察，诏以懿德攘外安内，布置咸宜，予议叙。粤匪复自江西窜陷浦城、松溪、政和等县，邵武、光泽、连城亦被贼扰。周天培军赴援，贼复回窜江西，诸城皆复。十年，以病乞罢。十一年，卒，谥靖毅。

曾望颜，字瞻孔，广东香山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

十五年，条奏整饬科场凡十四事，皆如所请行。迁给事中，再迁光禄寺少卿。上以望颜遇事敢言，褒勉之，转太常寺少卿。十六年，擢顺天府尹。二十年，出为福建布政使。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望颜尝以御史察库，未纠发，坐夺官分偿。

旋授主事。咸丰三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补通政司参议。六年，复授顺天府尹，擢陕西巡抚。七年，粤匪自湖北竹山扰陕西平利，望颜遣游击常有等会湖北军克竹山。贼窜均州武当山，又遣总兵龙泽厚会湖北军进剿，歼贼殆尽。八年，粤匪入鸡头关，侵商南，遣兵击走之。

九年，署四川总督。粤匪入四川，攻叙州，寻引去。滇匪蓝朝柱、李永和倡乱，与叙州土匪勾结肆扰。望颜遣兵进攻，斩贼目李祖资等。十年，遣提督孔广顺等攻大岩尖山贼寨，获其渠王带周。滇匪攻犍为，自箭板场窜至河口，将缚筏以渡，提督皁升督兵水陆夹击，走之。望颜又虑贼渡河犯嘉定，遣总兵占泰等截击。贼据观音场，师自黄阁寺进攻，战於罗城铺，败之。贼窜踞贡井、天池寺诸地，为垒数十，饬占泰等剿之。黔匪李志高等据长阡坝诸寨，遣兵攻毁长阡坝。总兵虎嵩林自程家场进攻贡井，又遣兵攻濯水贼，获其渠贺世愚等。诸路虽有斩获，而滇匪势日炽，蓝朝柱扰青神、叙州，李永和攻嘉定，省城戒严。诏斥望颜不能制贼，下吏议。

给事中李培祜疏劾任性妄为，滥保浮销，纵子干预。命陕甘总督乐斌偕署巡抚谭廷襄按治。覆奏望颜尚无赃私，惟举劾属吏多粗率谬误，不能约束子弟仆隶。部议褫职，命暂留署任。复为知府翁祖烈所讦，下将军崇实按治，辞复连子捷魁及其仆，乃命解任，仍留四川。十一年，命回籍。同治元年，召诣京师，以四品京堂候补。五年，补内阁侍读学士。九年，卒。

觉罗耆龄，字九峰，正黄旗人。初授工部笔帖式，中式道光十七年举人，升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江西广信知府，调南安。历署建昌、抚州、吉安、袁州诸府。咸丰三年，调赴省城筦官团局。粤匪攻南昌，耆龄佐守御，赐花翎。寻补赣州知府。五年，擢吉南赣宁道。贼窜义宁，耆龄率兵赴援。六年，擢布政使，命驻防饶州，偕毕金科等分屯扼守。贼三路来犯，金科乘胜追贼，而赣军营垒被袭，城遂陷。旋即合攻破贼，复之。奉檄移军南昌。侍郎曾国籓奏：“耆龄在饶州联络乡团，屏障东北。今九江重兵已尽赴省城，耆龄宜仍驻饶州，毋庸移调。”时江西司道多统军，曾国籓及学政廉兆纶皆以耆龄为善，而訾议巡抚文俊。七年，诏罢文俊，擢耆龄为巡抚。

江西郡县半沦於贼，存者惟南昌、广信、饶州、赣州数郡，战事多倚湘军。未几，曾国籓偕弟国荃以奔丧归湖南。围吉安久不下，国荃去后，军无所统，益疲。

耆龄奏起国荃仍督吉安军，乃复振。七月，刘腾鸿克瑞州。十二月，刘长佑克临江。

八年四月，李续宾克九江，萧启江、刘坤一克抚州。八月，曾国荃克吉安。诏起曾国籓督师规浙江，於九月至南昌。国籓前於五年初至江西，兵饷俱困，地方官吏狎侮掣肘，事多艰阻。至是，耆龄奉令惟谨，主客大和，军事日有起色。九年三月，克南安。六月，克景德镇。江西全境暂告肃清。九月，调广东巡抚。粤匪翟明开自南雄攻江西安远，耆龄遣兵越境解围。十一年，贼自安远败窜平远，入福建，陷武平，耆龄分兵收复。

同治元年，命督军入福建援浙江，擢闽浙总督。粤匪陷处州，耆龄遣总兵秦如虎等分道进攻，直偪城下。贼窜缙云，遂克处州，进收缙云，再进复奉化。二年，复进克汤溪、永康、武义、龙游、兰谿诸县，及金华府城，浙东略定。调福州将军。

寻卒，赐恤，谥恪慎。

福济，字元修，必禄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擢侍讲，四迁少詹事，大考二等，复三迁兵部侍郎，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调工部，复调吏部，兼右翼总兵。二十八年，命偕右庶子骆秉章往河南、江苏、山东按事。归德知府胡希周贪劣，鞫实，论如律。河南贾鲁河工糜费虚报，工竣河复淤，巡抚鄂顺安以下皆坐谴。苏州知府锺殿选等滥刑讳盗，鞫实，论如律。

又按山东盐运使韦德成讦巡抚崇恩，勒令开缺，请交刑部逮治。复调户部。二十九年，授正白旗护军统领。命偕刑部侍郎陈孚恩按山西巡抚王兆琛赃污，兆琛坐谴。

三十年，转左翼总兵。医士薛执中坐妖言得罪，事牵福济，夺官。寻予四品顶戴，署山西按察使，授山东按察使。咸丰二年，授奉天府尹，擢南河河道总督。三年，调漕运总督，命暂行督办淮北盐务。

时粤匪踞江宁，扰江北，福济会琦善败贼扬州，授安徽巡抚。福济调漕河标兵六百自临淮关赴庐州，疏请饬琦善拨精兵二千扼关山、涧溪，防贼北窜；又请仍兼督淮北盐课，藉济安徽军饷：皆允之。四年，至庐州，土匪陷六安，下部议处。福济奏言：“抵庐后，统计调兵约二万馀，月饷不下十五六万。请饬浙、鲁、秦、晋各抚臣协济。”复请以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安徽学政孙铭恩会办徽州、宁国、广德三府州防剿，俱从之。提督和春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福济与会师克六安，收英山、霍山。五年十月，克庐州，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於是庐江、巢县、无为相继克复，被优叙，赐御用棉袍、翎管、搬指、荷包。十一月，移军桐城。

七年，无为、庐州附近各县复为贼陷，桐城被围，屡击却之。二月，贼大至，福济率兵溃围出，还驻庐州。诏斥调度无方，下部议处。未几，六安复陷，福济因病请开巡抚缺，专办军务，不许。时安徽本省无兵，军务实主於和春。贼踞安庆，皖南数郡悬隔，遥辖於浙江。淮北捻匪蔓延，袁甲三任之，巡抚号令所及，仅十馀县。兵后荒芜，赋税无出，饷绌兵譁，遗失巡抚关防，自请严议，上原之，薄谴而已。会江南大营溃，和春移赴督师，惟总兵秦定三、郑魁士两军仍留，倚以战守。

粤匪大股由湖北入皖，捻匪纵横於皖、豫之交，省争调定三、魁士二人。奏上，皆报可，福济依违无可否。定三久攻桐城未下，魁士亦奉命而至，两军争饷生嫌，贼乘隙扑营，遂致大溃。八年，滁州、来安、凤阳、怀远相继失陷。福济以病乞假，诏斥日久无功，褫宫衔、头品顶戴，命来京。寻授内阁学士，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九年，以安插投诚野番功，还头品顶戴。十年，授工部侍郎，署陕甘总督，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十一年，授成都将军，调云贵总督。文宗崩，福济奏请谒梓宫，不许，诏斥规避滇、黔军务，褫职，予四品顶戴，仍赴云南，交署总督潘铎差遣。

同治元年，予副都统衔赴西藏查办事件，道梗未往。四年，还京。六年，授科布多帮办大臣，调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八年，授乌里雅苏台将军。九年，回匪陷乌里雅苏台，褫职。十二年，捐银助赈。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陈在安徽前劳，还原衔。

光绪元年，卒，依巡抚例赐恤。

翁同书，字药房，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屡列二等，擢中允。咸丰元年，应诏陈四事：请抚恤失业良民；察举洁己爱民守令；兴修江、浙、湖广水利；训练岭海水师。三年，命赴江南佐钦差大臣琦善军事。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迁少詹事。六年，自军中奏言：“安民先足兵，足兵先理财。云南运铜道梗，请於滇中设局鼓铸，运钱至荆州充军需及河工之用。沿江戒严，淮南盐引不行，请以浙盐行江西，而以苏、常、镇、太四府州改食淮盐。江、浙漕米改由海运，数不及全漕之半，请分米雇民船仍由运河行转搬之法。马政废弛，请令营马量减数成，牧马除借营用，令变价解库。各省营兵应调赴战，请饬将伤病撤回。空粮缺伍，实力整顿。军兴各省州县仓穀或遭蹂躏，或备供亿，实存綦少，请令地方官劝富民纳粟入仓，量予奖励。”又疏陈江防五事，曰：扼要津，联陆路，断岸奸，议火攻，增小船，并下部议行。琦善卒，托明阿为钦差大臣，同书仍留佐军事。粤匪再陷扬州，托明阿坐罢，德兴阿代之，诏同书帮办军务。德兴阿连复扬州、浦口，进规瓜洲、镇江，军事日有起色，多出同书赞画。克瓜洲，命以侍郎候补，赐黄马褂。

八年六月，授安徽巡抚。时庐州再陷，粤匪、捻匪相勾结，淮南北蹂躏殆遍。

上命同书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安徽境各军均归节制。同书移军定远，贼自天长犯三河集，击破之，复天长。捻匪扰定远，粤匪亦来犯，同书督兵击卻之。九年，捻匪大举陷六安，攻定远，同书与胜保夹击，大破之，复六安。捻匪复合粤匪数万人来犯，定远陷，同书移军寿州，下吏议，革职留任。同书奏：“近来可用之兵，莫如楚师。谍闻楚师顺江而下，已破石牌。倘别遣劲旅间道急趋英、霍，徐图怀、定，此上策也。如楚师转战未能深入，用苗沛霖辅以官军，先拔怀远，此中策也。

若二者皆不能行，则以胜保攻明光，李世忠逾清流关以保东路，臣守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制孙葵心、刘添福二巨捻以保西路，此下策也。”葵心攻颍州，同书遣兵击之，败走，复霍山。十年，遣兵攻炉桥，焚贼垒，进击舒城援贼，破王家海贼圩。胜保议招葵心，上谘同书，同书言师方攻程家圩贼巢，不必曲意招抚。

俄拔程家圩。

英法联军犯京师，胜保请召苗沛霖练勇入援，命同书传旨；同书亦自请开巡抚缺，率之同行：寻并谕止之。粤匪陈玉成攻寿州，同书力御，寻退。苗沛霖本怀反侧，见时方多故，益猖恣，因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会其所部数人为立壮所杀，遂围攻寿州。同书密疏陈沛霖跋扈，诏饬会袁甲三查办。沛霖抗不听命，围攻益急，纵兵四扰。立壮所部多旧捻，素骚扰为民怨，十一年，坐其通捻，杀之。

又下孙家泰於狱，家泰自杀。以蒙时中付沛霖，沛霖仍不息兵。召同书还京，以贾臻代署巡抚。同书令署布政使张学鹏劝谕沛霖，始撤围。奏言：“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俾袁甲三、贾臻筹办善后事宜。”

同治元年，曾国籓奏劾同书於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迨寿州城陷，奏报情形前后矛盾，命褫职逮问。王大臣会鞫，拟大辟。

父心存病笃，暂释侍汤药。心存卒，复命持服百日仍入狱。二年，改戍新疆。三年，都兴阿请留甘肃军营效力，以花马池战捷，获贼渠孙义保，赐四品顶戴。寻卒，复原官，赠右都御史，谥文勤。

严树森，初名澍森，字渭春，四川新繁人，原籍陕西渭南。道光二十年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改知县，铨授湖北东湖，捐升同知。以防剿功，晋秩知府，署武昌府。巡抚胡林翼荐之，八年，擢荆宜施道，迁按察使。十年，迁布政使，擢河南巡抚。

时皖捻纵横於河南境内，又有汝宁土匪陈大喜、金楼教匪郜永清皆猖獗。十一年正月，捻匪姜台凌自归德犯省城，援军集，遂南趋陷唐县，攻南阳府城，围邓州、裕州，三月，始回巢。孙葵心犯光州、陈州，亦至三月始出境。苗沛霖党勾结陈大喜等扰陈州、汝宁边境。五月，雷彦等围鹿邑，经月始回巢。七月，刘狗大股分黑、白、花三旗扰归德，结金楼教匪攻马牧寨。树森出驻陈州督剿。八月，刘狗窜硃仙镇，犯省城。树森率兵回援，贼窜汜水、巩县，掠黑石关，回窜郑州，仍由归德回巢。姜台凌亦犯沈丘、裕州，越樊城，复入荆子关，扰南、汝两郡，由柘城、鹿邑回巢。十月，刘狗复大举援金楼寨，为官军所阻，未得逞。时苗沛霖复叛，结张洛行，与汝宁、正阳、息县诸匪连络，将犯河南。树森偕团练大臣毛昶熙合疏请调宜昌镇总兵李续焘及鲍超部将陈由立，各募楚勇三千赴豫，又调吉林马队一千，以资防剿，请增兵之后，山西、陕西月协银各二万两，允之。树森老於吏事，在湖北从胡林翼治兵久，坚愎自是，与毛昶熙不合，事相掣肘。治河南年馀，御贼虽有擒斩，军事不得要领，迄无起色，调湖北巡抚。

同治元年，粤匪陈得才自南阳趋陕边，捻匪窜永宁，延及雒南。树森疏言：“当今贼势，不患其并力南趋，特虑其潜窥陕境。西、同、凤三府为全陕菁华所萃，宜急驱出关，会合夹击，以保完善之区。”五月，贼犯郧西，令总兵何绍彩败之何家店。会道员金国琛赴郧策应，令周凤山分兵剿正阳、罗山，破贼巢，克邢家集、龙井、陡沟、明港。叙、捻诸匪合陷随州，陈大喜陷京山，马融和陷德安，令舒保击败德安贼，穆正春复京山、应城，襄北稍定。因星变，奏劾钦差大臣胜保。又奏言：“籓、臬任重，不得以军功擅请记名。标兵缺额，请以战勇充补。阵亡恤赏欠发，许作子孙捐项，叙给官阶职衔贡监。京官五品以下，官俸实发不折。”下部分别议行。

二年，捻匪窜城，树森赴黄州视师，督舒保、穆正春等击走之。三年，粤、捻诸匪由陕南合趋湖北，诏总督官文出省督师，树森留防省城。官文奏劾树森把持兵柄，旧营悉改隶抚标。上斥其任意妄为，降道员。四年，授广西按察使，贵州巡抚张亮基被劾玩兵侵饷。纵暴殃民诸款，命树森驰往查奏。五年，授贵州布政使。树森逗遛不进，未至，即奏覆参案。六年，疏请开缺，诏斥其规避取巧，褫职，发往云南差遣委用。十一年，予四品顶戴，署广西按察使。光绪元年，迁布政使，就擢巡抚。二年，卒，赐恤。

论曰：王懿德治闽，悍寇未深入。镇辑萑苻，尚能保境。曾望颜在言路有声，治兵无术，蜀乱遂成。耆龄辑睦湘军，因人成事。安徽兵饷俱绌，四郊多垒，福济固一筹莫展。翁同书亦据蒺终凶。严树森恃才器小，效胡林翼而適得其反者也。

## 列传二百十五

秦定三郝光甲 郑魁士 傅振邦 邱联恩 黄开榜 陈国瑞 郭宝昌

秦定三，字竹坡，湖北兴国人。道光六年武进士，授二等侍卫。出为广西桂林营游击，洊擢贵州镇远镇总兵。三十年，平湖南李沅发之乱，赐号悫勇巴图鲁。咸丰元年，率贵州、云南兵赴广西剿匪，克武宣三里墟贼营。进剿象州，以贼窜逸，坐褫花翎，降三级留任。寻连破贼马鞍山、竹园村，复之。偕副都统乌兰泰破贼新墟，又夺双髻山、猪仔峡要隘，被嘉奖。又击贼於永安州，力战受伤。二年，破水窦贼垒，贼弃永安溃围走，擒贼首洪大泉。贼趋桂林，定三偕乌兰泰追之。急不暇结营而战，定三止之，勿听，乌兰泰以伤殁。定三代将其军，克花硚。桂林寻解围，以保守省城被优叙。追贼入湖南，破贼於道州桃花井、五里亭、龙安桥，进援长沙。

总兵和春营妙高峰，为贼所围，定三分兵袭贼营，得解。寻贼窜岳州，定三坐不能遏贼，革职留任。进援武昌，战於洪山。三年，贼浮江东下，向荣率大军由陆路追之，令和春及定三为前锋。甫至九江，而江宁已陷。逾月大军始至，迭战城下，贼坚壁以拒。

四年，贼分党陷庐州，和春疏调定三及郑魁士率所部往助剿。时庐州久为贼踞，旁县并陷，定三连战破贼，复六安，屯三角井。会江宁贼分党入安徽，图北犯，以援畿南窜匪，道经舒城；贼首罗大纲、石达开、胡以晄、秦日昌等合众数万，四路来扑。定三所部仅二千，坚守十馀日，阵斩罗大纲，贼始挫，引去。定三集团勇攻舒城，悉破城外贼垒，又伺贼出截击，连破之。围之数月，六年，贼营火药自焚，乘其乱，薄城奋攻，梯而登，遂复舒城，歼贼四千馀，予骑都尉世职。进屯军铺，贼自庐江、桐城分路来犯，定三往来驰击，大破之，复五河、庐江二县。进规桐城，夺小关、下关、白河岭诸隘，屯陈家铺。是年冬，贼由安庆来援，定三血战十八日，贼乃退。又破贼於桐城北门外，毁其城楼。

捻匪扰河南，诏定三赴蒙城、亳州会剿，以郑魁士代任桐城军事。巡抚福济疏言定三围攻方得手，留之。改以魁士援北路，而魁士军已至。定三初与魁士同列，及和春赴江南督师，魁士会办安徽军务，权位出定三上，又因争饷，定三心不平，上疏劾之。福济所恃惟两军，难左右袒，军饥且涣。七年春，贼又陷庐江，进犯桐城。官军为所围，不战而溃，坐褫翎顶。文宗知定三频年苦战，败非其罪，原之，故薄谴，命赴江南大营，隶和春军，屯句容。大军方攻镇江，令移驻溧水以遏援贼。

寻卒於军，诏念前劳，依例赐恤，谥恭武。

郝光甲，直隶任丘人。道光十八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出为山东抚标中军参将，巡抚李僡荐之，超擢陕安镇总兵。咸丰三年，率陕、甘兵援山东，从解怀庆围。追贼至山西，破之於平阳。贼入畿辅，光甲从胜保追剿，陕甘总督舒兴阿剿贼河南，互相争调，光甲以擅自移营褫职。寻随舒兴阿援安徽，其军改隶秦定三。战舒城，迭破贼，诏予三品顶戴，署陕安镇总兵。从克庐州，复舒城，复总兵顶戴，赐花翎。寻调赴河南剿捻，误往徐州，被劾，革职留营。击颍州捻匪於江集，擒捻首王凤林。复以调赴蒙城迟延，降二级。七年，援桐城，兵败，殁於阵。诏复原官，依总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武节。

郑魁士，直隶万全人。由行伍洊擢湖南提标守备。道光三十年，平李沅发之乱，擢镇筸镇标都司。从提督向荣赴广西剿匪，屡捷，赐花翎。擢湖南九谿营游击，以参将升用。咸丰二年，守桂林，援长沙，擢副将，赐号沙拉玛巴图鲁。援武昌，遂从向荣追贼沿江东下。以违军令被劾，褫职留营。寻战江宁有功，给都司翎顶。四年，提督和春调率所部赴庐州，进攻屡捷，复其职。寻署安徽寿春镇总兵。庐州数县皆陷，府城贼众粮足，殊死守。和春一军倚魁士及秦定三二人，定三分兵攻舒城；而庐州军事专恃魁士。围攻历年馀，安庆、江宁援贼屡来援，皆击走。至五年冬，攻愈急，魁士潜至城下以云梯登城克之。被优叙，加提督衔。六年春，追贼至三河，焚其巢，而捻匪日炽。魁士率兵赴宿州击破之，乃分路窜入河南境。巡抚英桂疏请魁士赴援永城，和春方倚办皖贼，疏留，令往来策应。於是迭击捻匪於怀远茅塘集、河溜等处，擒其酋褚淀等四十馀人。又破之於蒙城，焚其积聚。驻守怀远贼分队来犯，魁士被围，力战，身被二十馀创，卒破贼，解围去，诏嘉其勇，赐黄马褂。又督团练败贼於太和。会和春督师江南，诏安徽军务以魁士继任，会同巡抚福济督办，实授寿春镇总兵。迭克舒城、庐江、无为，下部优叙，颁赐御用衣服及珍物。又以魁士躬冒锋镝，被创甚剧，特诏嘉奖，赐药调治。先后分兵复和州、潜山。

先是秦定三攻桐城，贼坚守不下，魁士往会剿，迭战，并击退援贼。时悍贼石达开往来桐城、安庆，势甚张；又勾通捻匪，蔓延皖、豫之间。诏秦定三移兵蒙城剿捻，寻又留攻桐城，以魁士代之，会同河南巡抚英桂节制三省剿捻之兵；而桐城兵事方棘，福济复疏留不遣。值岁荒饷匮，定三军原取给地方捐给，魁士兵至，悉取转供。定三疏争，福济一无措置，两军遂成水火。诏促魁士速赴蒙城，亦迄未行。

七年春，庐江、潜山连陷，贼由安庆大举来犯，城贼突出，官军饥疲不相顾，不战溃围而走。於是诏褫魁士翎顶，罢其剿捻会办，归福济节制。退保庐州，粤、捻各匪会合来犯，魁士迎击挫之，复翎顶。寻克桃镇、派河，进扼全椒、滁州以杜北窜。八年，调赴江南大营，授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九年，克湾沚，进剿贵池、南陵。寻命驻防高淳、东坝。

十年，以伤病乞假，诏斥屡次退却，以总兵降补。从漕运总督袁甲三剿贼，授甘肃宁夏镇总兵。十一年，以病罢。寻召来京候简。同治五年，捻匪北犯，命赴直隶东路协剿。六年，署直隶提督。八年，乞病归。十二年，卒。大学士李鸿章疏陈魁士久於军事，坚苦刚毅，叠受重伤，诏依例赐恤，谥忠烈。

傅振邦，山东昌邑人。道光十六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十三年，出为湖南长沙协中军都司，署镇筸游击。三十年，从平新宁土匪李沅发，受枪伤，赐花翎，实授游击。咸丰二年，赴援桂林。三年，从向荣追贼抵江南，擢湖南抚标中军参将。

以围攻江宁功，赐号绰克托巴图鲁。四年，擢贵州定广协副将，署江苏徐州镇总兵。

贼由芜湖犯东坝，陷高淳。向荣令迎击败之，复其城。又偕邓绍良克太平府，偪秣陵关，破贼於采石矶。六年，莅徐州署任。捻酋张洛行、夏白、任乾围宿州，振邦败之夹沟、符离，解城围。再败张洛行於瓦子口，毁其巢。击退蒙城贼於滩口。又偕伊兴额破捻酋纪学中、王得六於永城铁佛寺，毁柳集、临涣集贼巢，擒纪学中，实授徐州镇总兵。

会江南大营失利，命振邦驰援。偕总兵明安泰、秦如虎破贼东坝，进攻溧水。

七年，克之。又破贼湖墅，追至龙都，偕张国樑克句容，加提督衔。八年，援宁国，拔湾沚、黄池，郡城解严。四月，回军徐州，命帮办袁甲三军务。时捻匪蜂起，振邦驰逐江北、皖、豫之间，擒石得珍於山套；覆李大喜於符离；蹙孙葵心於茨河，归德、陈州均肃清，以提督记名。九年，命代袁甲三督办三省剿匪事，副都统伊兴额副之。寻复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仍留督办三省剿匪事。

澮北捻渠刘添福纠众三万围团练苗沛霖营，振邦驰救，毁贼垒二十四。乘胜攻澮南，阵斩贼酋任乾，夷其圩，授云南提督。蒙城王家圩诸圩闻任乾死，俱乞降，独淝南板桥集贼陆连科负隅久抗。振邦设计招降黄家圩，李华东为内应，擒陆连科诛之，淝南北六十馀圩悉就抚。六月，贼陷定远，振邦驰援，破贼於宿州。贼窜固镇，破之於方家坎渡口。孙葵心窜唐家寨，窥济宁，截击之，贼退走。

十年，诏袁甲三代胜保为钦差大臣，振邦专任徐、宿剿匪事。捻匪屡窥徐、宿，其老巢袁、徐两圩跨澮南、河北，振邦进剿，连破其冲要临涣、韩村、赵家海、张圩，馀多自拔就抚。遂渡澮河攻袁圩。捻酋刘添福自豫回窜，击败之，再破之褚庄、邱家圩、檀城，五战皆捷，歼贼六千有奇，擒其酋任护、任大牛。东路捻匪扰宿迁、睢宁，振邦战於苗村，大破之。闰三月，偕田在田克阎圩，擒任虎、邓三摩等诛之。

复破援贼，擒李大喜。四月，连克澮南解沟、五沟、任圩贼巢，斩贼目李四喜、任友得三十馀名，收抚童亭、藕池四十二圩。五月，会攻袁圩。捻酋刘添祥等大举来援，分军击之；而永城捻万馀直趋童亭，窥孙甿大营，振邦令副将龚耀伦击败其众，擒捻首赵学焕等。七月，拔蒙城西洋集贼圩十四。颍、亳捻首姜台凌等北窜澮南，扼险截击，擒贼目百馀。寻因伤发，请假回籍医治，允之。十一年，命督练民团防堵登、莱、青三府，振邦病未已，疏辞防堵，请专任团练，报可。是年冬，命来京候简。

同治元年，胜保奏调振邦帮办皖、豫军，为山东所留，不果行。二年，僧格林沁调统前军，从攻淄川、白莲池，援蒙城。三年，从破捻酋张总愚於湖北随州。四年，以疾告归，未几疾愈，留督军青、莱，移扼张秋河防。六年，会剿直隶枭匪，贼降复叛，褫翎顶。寻破贼夏津，复之。五年，西捻平，补直隶提督。光绪六年，调湖北。九年，以伤发回籍，未几，卒於家，赐恤，谥刚勇。

邱联恩，字伟堂，福建同安人，浙江提督良功子。袭男爵，授乾清门侍卫。道光二十三年，出为直隶通州协副将，调河间协。咸丰四年，从胜保剿粤匪於静海李家庄，击败之，又破梁头、孙家庄贼营，擢南阳镇总兵。剿光州捻匪，擒其渠丁心田，赐花翎。五年，捻首李世林败死，其党易添富纠汝阳、息县诸匪，戕乌龙集州判，陷息县，据光山。联恩督兵围攻，贼宵遁，追击，大破之，毙贼千馀，擒斩王党、黄五雷等。

六年，皖捻首张洛行、龚瞎子等扰归德，联恩间道赴援，甫至，贼三路来扑，击走之。寻以进剿迟延，革职留营。连破贼於穀熟集、界沟集，歼毙甚众。进剿亳州五马沟，大破之，歼贼千馀，擒贼目三十馀人，复原官。其冬，襄樊土匪起，入河南，陷邓州、内乡，联恩驰击，复其城，歼贼渠硃中立等，辖境得安。七年春，张洛行拥众掠光州、固始，分据洪河南北。胜保大军扼北岸，联恩率兵千馀击南岸，进攻方家集贼巢。五月，诸军合击，联恩直捣贼垒，破圩而入，乘胜追杀，焚洪河桥，两岸贼皆溃，歼毙三千馀。是役功最，赐号图萨兰巴图鲁。九月，剿角子山捻匪，都统德楞阿败贼确山，联恩乘胜蹑击。贼窜沁阳、嵩县诸山中，搜捕数月，贼氛始清。八年，回军援固始，围寻解。粤匪犯湖北，陷麻城。联恩扼沙窝坊、虎头关，防光山、商城一路。十月，捻首孙葵心窜周家口，联恩破之槐店。

九年春，张洛行、龚瞎子复扰归德，联恩驰援，连破之。追至五沟营，贼分为二，其东窜者分兵击溃於商水南，而自蹑其西，孤军独进。巡抚恆福劾其追贼迟延，革职留营。贼犯西华，进击解其围。追至舞阳北舞渡，日已暮，人马皆未食，遇贼奋战，进至杀虎桥，贼骑四面兜围。联恩身被重创，马仆，步战，手杀十馀贼，力竭，死之。诏复原官，依提督阵亡例优恤，予骑都尉并一云骑尉世职，谥武烈。南阳、同安并建专祠。无子，以族子嗣，炳忠袭男爵，炳义袭世职。

黄开榜，湖北施南人。初入湘军，从塔齐布战武、汉、蕲、黄间，累擢至都司。

咸丰七年，从胜保剿捻匪，克正阳关，擢游击。八年，偕副都统穆腾阿战马头，开榜失利，褫翎顶。复六安，加副将衔。九年正月，会豫军毁颍上南照集贼巢，率水师攻蚌埠、长淮卫，战七昼夜，获贼船百馀，毙贼千馀，又焚贼舟粮，破怀远水路诸卡，毁文昌阁贼垒，杀贼甚众，赐号勤勇巴图鲁。合诸军击退援贼，直抵怀远城下，先登，复怀远，擢副将。十年，袁甲三围凤阳，开榜会攻炉桥，捻首张洛行来援，会诸军夹击破之。贼酋邓正明潜乞降，觇府城虚实，开榜请聚师城外，示以兵威。总兵张得胜诱擒贼首张隆，令缚献贼酋悍党十四人，磔於市。开榜枭张隆首示城贼，贼众缚献其酋乞降，诛悍者三百馀人，馀遣散归业。功最，以总兵记名。偕总兵田在田等破贼王家营，复清江浦，遂驻防。江宁大营溃，降贼薛成良叛入邵伯湖，开榜偕副将刘成元等毁贼船三百馀，歼贼殆尽，成良赴水死。加提督衔，授江西九江镇总兵。十一年，攻天长，叠平贼垒。

同治元年，捻匪窜宝应，开榜督砲船击走之，又败贼於山阳、汊河。偕道员张富年破贼宿州观音寺、仁和集，擒贼酋王春玉於邳州，拔猫兒窝贼栅。僧格林沁劾开榜饰词冒功，下漕运总督吴棠按究，得白，荐统徐、宿军，兼节制水师。二年，攻长城贼堡，克之，收抚附近诸墟。破郜家花园、孙甿贼巢，以提督记名。

粤匪渡江北犯，开榜扼高邮，贼掠船渡湖犯天长，开榜往援，焚贼筏，军於堤上。贼列阵以拒，开榜令副将龚云福由陆路迎击，参将陈浚家率砲划潜出小河口，转战而前，与长城兵夹击，破贼於三汊河，天长围解。提督杨岳斌复江浦、浦口，开榜破七里洲贼垒，焚船六十馀艘。助攻九洑洲，拔之。开榜奉调赴临淮，偕总兵普承尧平七里河岸贼垒。三年，率所部师船防通州，江宁平。四年，赴九江镇任。

十年，卒，谥刚愍。

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年十馀岁陷贼中，出投总兵黄开榜，收为义子，冒姓黄氏。在军每战冲锋。咸丰九年，从攻怀远，率七人夜渡河攀堞先登，掷火燔谯楼，斩悍贼十馀人，师毕登，遂克怀远，自是以勇闻。钦差大臣袁甲三进围定远，捻首李光等来援，国瑞陷阵，胁中枪，裹创力战，贼辟易，乘胜破二圩，赐号技勇巴图鲁。奉檄援寿州，中途闻贼犯凤阳，回军夜往，连破贼垒，立解围，超擢游击。

十一年，江、皖贼合众窥扬州，国瑞驰剿湖西，屡破贼，加副将衔。

同治元年春，捻匪犯淮安，国瑞率五百人绕出贼后，与总兵龚耀伦夹击，贼惊溃，马贼悉遁，步贼万馀回拒，国瑞偕总兵王万清合战破之。再破贼党李城於版徬。

贼由众兴集扑清江浦，击走之。以砲船三十遏运河，夜袭桃源北岸，破贼圩四，直取众兴，拔十馀垒，擢副将。三月，率步卒八百败贼於泾河，转战至新河，贼逼堤而阵。国瑞麾队猛进，手燃砲殪执旗贼目，斩级千馀，以总兵记名。进剿泗州捻首韩老万，败之。四月，战於邳州新村，捻众亘三十里，国瑞分三路迎击，斩贼渠王春玉，掷其首贼阵中，贼骇乱，夜冒雨袭破其三营。别贼趋救，昏暗不辨，自相杀，乘势蹙之，歼数千。捻势遂衰。

时山东棍、幅各匪麕集郯城，漕运总督吴棠檄国瑞进剿，连克数圩，毙悍酋孙化祥，馀党多就抚。五月，会攻兗州凤凰山，约副将郭宝昌、参将康锦文分路设伏，躬率小队抵白莲池，诱贼出，伏发，截贼队为二，擒悍匪刘双印。缘崖先登，诸军继之，克凤凰山，戮逆首宋维鹏等，赐黄马褂、头品顶戴。国瑞呈请归宗，复陈姓。

会苗沛霖叛，僧格林沁移剿，檄国瑞先发，漕运总督吴棠奏请国瑞帮办军务。

国瑞至蒙城，先袭破红里贼圩以通粮道，继克王圩，越重壕进逼贼巢。皖军总兵宋庆会攻，国瑞以贼垒连属不易下，密令郭宝昌自全家集凫水支浮桥，宋庆守之，亲引军渡河焚贼粮屯，连破数垒。沛霖夜遁，为人所杀。淮甸平，以提督记名。三年，授浙江处州镇总兵，屯正阳关。

僧格林沁剿捻湖北不利，檄国瑞赴援，坐迁延，降三级调用，夺所部隶郭宝昌。

国瑞觖望，人言其将反。八月，国瑞率千馀人谒僧格林沁於光山，请为前锋，偕翼长成保等剿柳林大小诸寨。深入失利，国瑞力战两昼夜，始突围出。追贼蕲水、蕲州、罗田、广济，屡捷。贼窜英山、霍山，合诸军战於土漠河，歼毙数千，生擒数百。时群贼因江宁已克，降散过半。叙功，复原官。四年正月，翼长恆龄追贼至鲁山，遇伏，与副都统舒伦保等同日阵亡，国瑞力扼桥口，馀众得还。

贼犯襄城，国瑞乘夜大雪，出贼不意，火其垒，贼溃定。时贼被剿急，来往飘忽，僧格林沁率骑军穷追，国瑞步队从其后。三月，遇贼於确山，与诸军合击，大破之。贼仅馀马队，由遂平、西平直走睢州，过旧黄河，入山东境。僧格林沁以国瑞与郭宝昌战最力，奏赏所部军士各银五千两，又请奖宝昌遇提督简放。诏谓国瑞确山之战最出力，命酌量保奏。贼从台庄渡运河，遂趋江北，国瑞蹑之，屯沭阳。

四月，贼复折入山东，僧格林沁战於曹州，兵挫遇害。诏罪诸将不能救护，国瑞以受伤免议。素恃功桀骜，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曾国籓奉命督师，谕戒甚切，饬赴援归德。至济宁，与刘铭传交恶，发兵争斗，杀伤甚多，踞长沟相持不下，诏严斥之，亦未加之罪。国籓疏论：“曹州之役，国瑞与郭宝昌分统左右两翼，宝昌革职拏问，国瑞不应幸免。”遂撤去帮办军务，褫黄马褂，暂留处州镇戴罪立功。

寻养病淮安，益纵恣不法，欲杀义子振邦。漕运总督吴棠劾其病癫，褫职，押送回籍，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赀生计，毋令失所，俟其病痊奏闻。既而病痊，疆吏张之万、谭廷襄等交章论荐，召至京，予头等侍卫。

六年春，捻匪张总愚猝犯畿南，命率师迎击。国瑞两昼夜驰抵保定，诏嘉之。

数败贼，追至河南境。行军辄自由，不听节制，所部尤无纪律，屡被弹劾。击贼於济阳、德平，皆捷。洎捻平，悉复原职、黄马褂、勇号，予云骑尉世职。以伤发，乞假居扬州。

李世忠与有嫌，相閧，世忠缚诸舟，将毙之。曾国籓劾世忠，革职，国瑞降都司，勒令回籍。国瑞复潜至扬州，因总兵詹启纶殴毙胡士礼狱，牵连论罪，戍黑龙江。逾数年，朝廷犹念旧功，以询大学士李鸿章，鸿章谓其情性未改，精力已衰，遂不复用。光绪八年，殁於戍所。给事中邓承修、山东巡抚福润、安徽巡抚沈秉成、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疏陈战绩，诏允复官，并於立功诸省建专祠。

郭宝昌，安徽凤阳人。投效临淮军中，从战数有功。寻改隶陈国瑞楚胜军。咸丰十一年，国瑞击捻匪於高邮、宝应，宝昌率骁健十八人为前锋，陷阵得捷，又率兵三百破贼於天长龙岗，擢守备，赐花翎。同治元年正月，捻酋李成、任柱等犯清江浦，楚胜军御之，战车桥镇。贼分众劫淮关，宝昌追截，夺还所劫税银数万两。

贼奔还众兴集，宝昌潜师夜袭，连破二十馀垒，贼引去，擢游击，赐号卓勇巴图鲁。

捻党刘添福等纠馀匪扰泗洲，山东棍匪亦响应，宝昌连破之汊河、沙浦庄，匪势渐衰。二年，匪首孙化祥就擒。积功洊擢副将，楚胜军名益著。

僧格林沁调令助剿白莲池、凤凰山，从陈国瑞迭出奇兵力战，生擒贼首刘双印，斩其党刘金春等於阵。任柱纠棍匪、教匪诸党来援，并击走之。白莲池平，论功，以总兵记名。移军剿苗沛霖。宝昌偕陈国瑞先至，攻破王家圩，渡河筑三垒，与贼对峙，断其餽运。贼悉锐来争，击卻之，贼气夺。大军至，诸圩以次下，沛霖走死，加提督衔。

三年，调援湖北，与陈国瑞分军，名曰卓胜营，始独当一面。八月，粤、捻诸匪由湖北入安徽，至英山东北，宝昌合诸军败之黑石渡。贼首马融和拥众十万，议投诚，未决。宝昌单骑入其营，晓譬祸福，融和即日降。事闻，赐黄马褂。四年，从僧格林沁转战楚、豫之交，功多，特奏保提督记名。寻以曹州之败，诏斥不能救护主将，革职遣戍新疆。五年，曾国籓、乔松年奏请免发遣，留营效力。六年，从乔松年赴陕西，偕提督刘松山剿回匪於临平，克之。

捻魁张总愚率众万馀犯富平，宝昌纵间伺隙出奇袭之。令部将宋朝儒等设伏村墟，自率亲军挑战，伏起夹击，斩馘数千，又败贼於大荔大濠，复原官、勇号。进复绥德州，授安徽寿春镇总兵。七年春，捻匪由山西、河南直犯畿辅，宝昌驰援，日行百馀里，抄出贼前抵保定。贼至，见官军盛，引去，晋号法凌阿巴图鲁。蹑贼入河南，败之封丘、黄河套。张总愚匿村舍中，宝昌单骑独出，突遇贼，受伤堕马，部将宋朝儒翼之出。事闻，予假两月调理，赐尚方珍药。未几，捻匪平，复黄马褂，以提督简放，予骑都尉世职。命从左宗棠赴陕西剿回匪。

八年，伤愈，西行，破贼於宜川，平绥德州叛卒。回匪东趋，命赴山西防河。

九年，河西土匪起，宝昌渡河击破其众。奉檄搜捕北山土匪，悉平。十年，赴寿春镇任。十一年，霍丘蔡家集土匪李六倡乱，率轻骑百人往剿，诛渠魁而还。事定，加头品顶戴。光绪二年，平永城、涡阳土匪，被优叙。宝昌剿捻功最多，镇寿春先后三十年，淮北恃为保障。调广东南韶镇，未任，寻还故官。俄罗斯、法兰西、日本三次开兵衅，调防南北，事定仍回本任。二十六年，卒於官，赐恤。

论曰：秦定三、郑魁士并向荣得力之将，和春克庐州，悉赖二人，遂与皖事终始。桐城之溃，由於争饷不和，亦疆臣无调度之方以致之。傅振邦老於军事，持重无失。邱联恩名将之子，在豫军中最号忠勇。陈国瑞勇足冠军，剽悍不受绳尺，不能以功名终。郭宝昌战绩亦与并称，材武不及，而器量差胜焉。

## 列传二百十六

江忠义 周宽世 石清吉 余际昌 林文察 赵德光 张文德

江忠义，字味根，湖南新宁人，忠源从弟。咸丰二年，忠源率楚勇援长沙，忠义年十八，从军，转战湖北、江西。忠源殉难庐州，遂分将其军。五年，从提督和春复庐州，擢知县。七年，刘长佑援江西，攻临江不利，时忠义在籍，巡抚骆秉章檄率新练勇千人往助之，至则破石达开於平墟。临江既克，擢知府，赏花翎。八年，克崇仁，进攻新城，五战皆捷，加道衔。江西肃清，凯归。

九年，石达开犯永州，忠义赴援，连战破之，擢道员。又败贼新宁摩诃岭，扼武冈。贼围宝庆，忠义进援，会诸军迭战解围，赐号额尔德木巴图鲁。十年，驻守绥靖，母病归。贼遂陷绥宁、城步，围武冈，忠义闻警，分军守新宁，自援武冈，破其众。新宁之贼走踞东安，一战克之，加按察使衔。又破贼於宁远四广桥。十一年春，连破贼於全州白芒营、宜章栗源堡，还军屯新宁，遣参将江忠朝扼全州，贼目余成义斩其酋以降。加二品顶戴，特擢署贵州巡抚。石达开复自粤窜楚，众号十万，忠义以三千人扼会同，大破之。贼纠湖北来凤贼党肆扰，击走之，遂克来凤。

达开走入四川。十二月，丁母忧，请终制，诏允开署缺，仍在湖南剿贼。

同治元年，移师援黔，克天柱，改授贵州提督。调援广西，克修仁，殪贼渠张高友。皖南贼炽，曾国籓疏调援皖，广西巡抚刘长佑请留不遣，命署广西提督。二年，江西、广东皆调援，先后报可，忠义以广东兵有馀粮，他将足办贼；江西饷绌兵单，贼数十万，万一不支，东南全局瓦解，乃奏请力援江西。檄道员席宝田率前部先发，会剿陶家渡，自将攻湖口，逼贼营，屡出奇兵抄击，断文桥，攻太平关，贼酋黄文金受重创遁去，赐黄马褂。进援青阳，分三路进战，破贼垒，围解，太平、石埭、宁国诸城贼第出降，诏嘉奖，予优叙。会疾作，返就医南昌，未至，卒於吴城，年甫三十。优诏悼惜，依总督例赐恤，赠尚书衔，谥诚恪，立功地建专祠。光绪十一年，加赠太子少保。

从弟忠珀，记名提督。同治八年，剿贵州苗，攻克镇远、府卫二城，中砲亡，谥武愍。

周宽世，字厚斋，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湘军，隶李续宾部下。战城陵矶、花园、半壁山，皆有功，擢千总。从援江西，攻广信，战乌石山，宽世出左路突阵，为诸军先，复其城，擢守备。破贼义宁，擢都司。回援武汉，战通城，宽世驰斩马贼三，生擒七，以游击补用。从攻武昌，六年，李续宾夜出侦贼，之双凤山，突战，宽世潜绕山趾横击之，贼败奔；又战鹰嘴，受砲伤，假归。累功擢参将，赐花翎。

既而罗泽南卒於军，续宾代将，召宽世回营。迭破贼於双凤山、鲁家港、小龟山，克武汉，复大冶、兴国，擢副将。七年，从攻九江，破援贼於童司簰，毁其垒，赐号义勇巴图鲁。破小池口贼屯，会克湖口，复彭泽。贼由临江犯兴国，宽世率千六百人击走之。八年，回援湖北，战麻城西南斗坡山。贼设伏，以马队诱战，宽世待其近，突击之，遂破其伏军，进克黄安，而麻城亦下。大军克九江，论功，以总兵记名。

从李续宾进军安徽，战枫香铺、小池驿，克太湖、潜山，捣舒城，宽世皆为军锋。十月，进攻三河，续宾战没，宽世敛馀众守二日，弹丸俱尽，夜率亲卒突围，受重伤。是年冬，授湖南永州镇总兵。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巡抚骆秉章令宽世募新军二千援祁阳。破贼长庆桥，又败之长叶岭。进援宝庆，屯城东，连败贼长冲口、五里牌。李续宜援师至，会诸军内外夹击，贼解围走。回剿永州土匪，平之。十一年，擢湖南提督。

同治元年，赴安徽助剿，驻守桐城。二年，捻匪马融和犯桐城，击走之，移防六安。皖北渐定，调守安庆。三年，赴援江西，克东乡。四年，破霆军叛勇，追贼入广东，会诸军歼贼於嘉应。五年，回湖南提督任。伤发，乞休。光绪十三年，卒。

石清吉，字祥瑞，直隶沙河人。道光二十一年武进士，官三等侍卫。咸丰初，出为湖北郧阳镇守备，从剿黄陂、崇阳、应城，累擢参将。克安陆、京山皆有功，以勇称，所统曰飞虎军。寻隶将军都兴阿军，常从多隆阿转战。七年，援蕲州，拔太湖，攻安庆。八年，由安庆退保宿松，大战破贼。九年，攻太湖。十年，大战小池，克太湖，功皆最。十一年，安庆既下，会诸军克桐城。

同治元年，从攻庐州，清吉屯城西北，破贼垒，擒斩数千。进毁贼栅，树云梯攻城，贼方死拒，而陈玉成兵败遽去，遂由西门攻入，克庐州。清吉累以战功赐号幹勇巴图鲁，擢总兵，加提督衔。多隆阿督师赴陕西，以清吉统五千人留守庐州。

二年，苗沛霖复叛，庐、寿、开土蜂匪起，清吉悉剿平之。粤、捻诸匪合扰豫、楚之交，清吉赴援湖北，屯孝感、黄冈，拔难民近万。

三年九月，匪酋陈得才、马融和合犯蕲水，围副都统富森保於关口。清吉率军驰援，会大雾，贼马步数万麕集。清吉进至药山，贼渡河抄后路，围数重，截其四营为二。自辰至午，血战，被九创，殒於阵。从战殁者，副将江星南、谷明发，游击曾占彪、段会元。事闻，诏视提督阵亡例赐恤，入祀京师昭忠祠，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建专祠。

余际昌，湖北穀城人。咸丰初入伍，剿匪积功至守备，署抚标右营游击，为巡抚胡林翼所识拔。七年，从战黄梅、广济。八年，陈玉成自太湖窜蕲州，际昌奉檄防皖、楚之交，败贼南阳河，毁贼垒三十馀，擒贼目。贼走英山，追蹑之，复其城，擢游击。又破贼弥陀寺，晋参将。李续宾军覆三河，潜山、太湖复陷，际昌屯英山，遏潜、太之冲。九年，进拔天堂。贼大举来争，际昌败诸王婆坳，追至鸡冠岭而还。

再败贼槎水畈，斩馘千馀。时大军围太湖急，陈玉成纠党十馀万相持小池驿。十年正月，际昌偕金国琛由间道出高横岭，与诸军夹击，大破之，遂复太湖，乘胜会攻克潜山，擢副将，署湖北督标中军副将。陈玉成自六安回援安庆，霍山复陷。际昌偕总兵成大吉击破之，复霍山，加总兵衔。十一年，陈玉成入霍山，自黑石渡扑乐兒岭。际昌军溃，贼上窜黄州，革职留营。寻从克黄州，率新募昌胜五营援河南。

同治元年，屯陈留。捻匪麕集杞县，际昌驰击，大破之，进拔焦、赵二寨，复原官，赐号伟勇巴图鲁。十月，攻捻於汝宁，破平舆寨，生擒贼酋陈文，诏以总兵记名。僧格林沁嘉其勇，令充翼长，从剿涡河，斩贼渠杨兴太等。二年春，追破陈大喜於阜阳吴老庄。捻首张总愚窜侯集，际昌会张曜夜袭之，擒其党独角虎、周马，授河北镇总兵。夏，逐贼楚、豫间，败之麻城，蹑至方家寨，中伏力战，受三十馀创，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

林文察，字子明，福建台湾人。咸丰八年，从剿台湾淡水土匪，捐饷助军，以游击留福建补用。十年，九垄山匪郭万淙掠建宁、邵武间，汀州、龙严匪胡熊扰宁洋、永安。文察随军进剿，擒其党百馀人。郭万淙遁据邵武上山坊，文察合军蹙之，降其众，复破胡熊於东板土寨，擒之，擢参将，赐号固勇巴图鲁。十一年，援浙，克江山，晋副将，晋号乌讷思齐巴图鲁。汀州、连城相继陷，文察回援，破贼金鸡岭，设伏，败之江防，遂拔连城，乘胜克汀州，以总兵记名。冬，杭州既陷，调援浙，文察领台勇二千人驻衢州。同治元年，破处州贼屯，而遂昌陷，文察进军逼之。

李世贤自江山来援，文察设伏大柘、大庙及石练山之前后，贼至，击走之。夜，贼来劫营，复为伏兵所败，复遂昌，进克松阳。会总兵秦如虎攻处州，贼弃城遁，并克缙云，授福宁镇总兵。寻擢福建提督。

二年，台湾不靖，总督左宗棠令渡台号召旧部，统领诸军。文察分军攻彰化及斗六，克之。谕降诸庄，贼渠戴万生、林戆晟遁走。三年，破樵溪口贼庄，斩其酋林传，毁张厝庄、四塊厝贼巢，戴万生、林戆晟并伏诛。

粤匪李世贤、汪海洋合陷漳州，文察仓猝率二百人内渡，遇贼万松关，殁於阵，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本籍及漳州建专祠。

子朝栋，光绪中，法兵犯台湾，陷基隆，朝栋率家兵助战有功，捐钜赀，赐四品京堂，有声於时。

赵德光，原姓张，贵州郎岱人。从副将赵德昌转战云南，德昌弟畜之，故冒姓赵氏。拔补千总，擢都司。咸丰十年，自领一军，战独山，屡败贼，擢游击。十一年，贼窥省城，德光击走之。又败之羊场平寨，设伏於主戎山麓，殪贼无算，擢参将，赐号豪勇巴图鲁。教匪踞玉华、尚大坪，以王卡为屏蔽。德光率所部攻破杨义司、郭家庄、马笼口贼营，断其援，又破腰萝溪、新寨岩要隘，进偪王卡。德光先登，贼大溃，救出男妇数千人，擢副将。

同治二年，坝芒匪首潘明杰由龙里窥伺省城。德光迎击三江桥，贼败走。进攻甲秀阁贼巢，遂克龙里旧县，补都匀协副将，以总兵记名。三年，尚大坪匪扑省城，德光与布政使龚自闳等固守，贼寻退，加提督衔，署古州镇总兵。旋解清镇围，克龙里、广顺、定番、长寨，以提督记名。四年，匪首何二久踞开州、尚大坪，扰近省州县，无宁岁。德光选精锐过清水江剿之。贼纠集苗匪、教匪沿江以拒，乘间过江攻开州。德光固守十馀日，杀贼八九百人，乘胜追击，克沿江狮子坉、镇江坉、三龙营贼屯。进克滨江贼巢，斩馘二千馀，何二弃尚大坪而遁，被优叙，署安义镇总兵。

五年，署贵州提督。攻克永宁，解安顺围。六年，援定番，乘雷雨破贼，斩贼首许八十等，平花山贼屯，拔底季贼巢，晋号博奇巴图鲁。寻剿贼安平芦荻哨，深入贼伏，中枪阵亡。诏依提督阵亡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刚节，建专祠。遗腹生子秉钧，袭世职，复姓张氏。

张文德，湖南凤凰人。幼育於文氏，从姓文，名龙德。入行伍，隶镇筸营。

咸丰初，从剿江宁、庐州，叙把总。六年，从提督和春攻三河贼垒不下，文德请独身持檄谕贼降，投诚者相继至，遂克三河。七年，从复镇江，擢都司。八年，从援福建，下浦城、松溪、政和、崇安，赐花翎。九年，叙援浙江功，晋游击。十年，从张国樑解镇江围，援贼复至，文德扼水栅七昼夜，贼引去，擢副将。自是从将军巴栋阿、提督冯子材守镇江。十一年，补广东罗定协副将。

同治元年，贼屡攻镇江，皆击退。冯子材奏言：“文德力挫贼锋，重围叠解，实为特出之材。”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赐号翼勇巴图鲁。文德以生父年七十无子，养父文氏有二子，陈请复姓，更名文德。二年，连破贼牧马口、薛村，克柏林村贼垒，加提督衔。贼由东路来犯，文德御诸骇溪、谏壁，腹中砲，肠出，裹创而战，援军至，贼乃退；又破之博洛村，攻丹阳，毁贼垒，擒贼目。三年，克白堍镇及宝堰，贼党纷纷来降。会鲍超攻丹阳，招贼酋蒋鉴为内应，克其城，斩贼酋陈时永，擒赖桂芳，以提督记名。江南平，予一品封典，命赴镇远镇本任。

四年，总督劳崇光令募楚勇规荔波、独山。丁父忧，解职。六年，署贵州提督。

七年，克开州，破鼎照山贼砦，克龙里、贵定，斩贼酋潘名桀，馀贼多降，被珍赉。

进攻平越，擒金大五，连克麻哈、都匀，赐黄马褂，晋号达桑阿巴图鲁。请假归葬亲，文德既去，贼复炽。八年，回贵州，以粮匮军溃，都匀复陷。诏原之，免议，署古州镇。十年，授威宁镇总兵，督军剿古州苗。由九甲、五台山、扁担山及古州、丹江分路雕剿，年馀，苗渠先后伏诛。十三年，全黔肃清，予云骑尉世职。光绪元年，加头品顶带，擢贵州提督，剿平黎平侗匪。七年，卒，赐恤，贵阳建专祠。

论曰：江忠源诸弟并从治军，忠义最为杰出，将大用而早没，时论惜之。周宽世为李续宾所倚，无役不从，及自将亦未著奇绩。石清吉、余际昌、陈大富、林文察、赵德光等，皆久历行间，以死勤事。张文德佐冯子材守镇江，功最著，底定黔疆，与有劳焉。

## 列传二百十七

雷正绾 陶茂林 曹克忠 胡中和何胜必 萧庆高 杨复东 周达武 李辉武 唐友耕

雷正绾，字伟堂，四川中江人。由把总从军湖北，积功至游击，赐号直勇巴图鲁。咸丰八年，从多隆阿援安徽石牌、潜山、太湖、桐城，诸战皆功最，累擢副将，以总兵记名。十一年，败黄文金於蒋家山、项家河、江家河、麻子岭，一月五捷，授陕安镇总兵。同治元年，克庐州，以提督记名。

从多隆阿援陕西，诏正绾先赴本任，未至，擢陕西提督，帮办军务，驻西安。

二年，多隆阿既克东路，令正绾规三原，屡破贼。会解凤翔围，进援甘肃，连战灵台、镇原，皆捷。三年，破贼崇仁、新城，进逼平原。会多隆阿卒於军，都兴阿继督师甘肃，正绾仍奉命为副。克平凉，斩贼首铁酉、羽轻林，赐黄马褂。於是固原踞贼悉窜龙山镇，追击败之。贼回窜，又陷固原。正绾疾趋莲花城，欲袭其巢穴，遇伏，受矛伤，部下亡千馀人，裹创攻莲花城，克之，诏嘉其勇。四年春，克固原，进攻黑城子，斩贼首黑虎。克官桥、李旺二堡，擒贼首木棍等。乘胜薄预望城，破下马关、半角城贼垒，进规灵州，分兵解安定围。

七月，偕曹克忠攻金积堡，军饷不继，为贼所围，饥溃。正绾自劾，褫勇号、黄马褂，黜帮办，归总督杨岳斌节制。正绾弟总兵雷恆及副将李高启等以主将失职，煽乱，犯泾州，正绾不能制止，愤欲自裁。诏念前功，不加罪，责令整军剿贼图自赎。命巡抚赵长龄会杨岳斌按讯，正绾缚送雷恆等置之法。当事变初起，谣诼纷淆，诏斥刘蓉张皇妄奏，许正绾专摺奏事以慰之。所部招集增募仅三千人。

五年，兰州兵变，回匪窥伺，正绾支拄於平凉、固原之间，破贼於横河川，克平凉，复黄马褂、勇号。六年，左宗棠入陕督师，正绾率军助剿，援庆阳。七年，两破贼於长武，克黄家堡。八年，会攻董志原，克之，晋号达春巴图鲁。又破白彦虎於李旺堡。会攻金积堡，当西路，屡克要隘，合围。及马化隆伏诛，被优叙。

光绪十年，法越兵事起，命率甘军驻凤凰城，固边防，事定回任。两遇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尚书衔。二十一年，循化撒回倡乱，督剿无功，革职留任。二十三年，罢，卒於家，仍以前劳赐恤。

陶茂林，湖南长沙人。以武童入湘军，转战湖北、江西，积功至游击。咸丰八年，胡林翼调为楚军营官，扼黄州，破贼霍山、舒城，克建德，擢参将。十年，从多隆阿破贼於桐城挂车河，擢副将。十一年，破贼施家山，擒其渠，及克安庆，赐号锺勇巴图鲁。同治元年，克庐州，先登，以总兵记名。

遂从多隆阿西征，破贼於武关。从剿回匪，解同州围。克羌白镇、王阁村贼巢，功皆最，授汉中镇总兵。凤翔被围久，茂林率三千人往援，连战解围，擢甘肃提督。

粤匪出宝鸡山口，扰郿县、盩厔，茂林要击雨门镇、二岭关，迭败之。进克汧阳、陇州。遂会雷正绾分道规平凉，阵斩贼首木仲沅讷三等，克之，赐黄马褂。进拔张家川贼巢，破龙山镇、莲花城援贼，解安定围。克金县，破贼惠城，擒其渠黑牙古。

四年，克黑城贼巢，解靖远围。进攻会宁，所部索饷譁溃五营，贼乘之，六营皆陷。

茂林调后路四营来援，突围出，退驻安定。巡抚刘蓉疏陈甘军积弊，论茂林不职，茂林亦以兵溃自劾。诏斥废法营私，以致兵溃而叛，遂罢职，归。

十年，贵州巡抚曾璧光调茂林赴黔协剿。复新城，克安顺贼巢，平古州、丹江苗，复原官。光绪二年，收复下江、永从各城，破六峒贼巢，加头品顶戴，晋号爱星阿巴图鲁。十六年，署古州镇总兵，卒於官。

曹克忠，直隶天津人。初投效湘军，嗣从多隆阿，积功至都司。咸丰十年，令募五百人为忠字营，大破援贼於潜山、太湖，洊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挂车河之捷，擢副将。克桐城、宿松诸城，以总兵记名。同治元年，克庐州。

后从多隆阿西征，武关、同州诸战皆从。二年，攻羌白镇，克忠单骑往谕贼，贼请降，察其诈，潜师会攻，下之，乘胜夺王阁村，予一品封典。寻率乌拉马队及楚勇七营屯长安、鄠县之间。光泰庙为入省要冲，贼踞之以扼粮路，克忠击走之。

分队清西路馀匪，省城始安。以提督记名，授河州镇总兵。渡渭连破贼於白起营、马家埠、白吉原，邠州平，陕回西趋。三年，平麟游诸匪。会援甘肃，连破贼於西河口、黑水峪，赴河州本任。克秦安，解秦州围，赐黄马褂。

四年，攻萧何城及马定嘴，将台、隆德诸堡，悉平。克海城，回匪并窜李旺堡、同心城，攻下之。偕雷正绾规取金积堡，屯强家沙窝，数有斩获。轻进，为贼所包钞，正绾军先溃，克忠亦退。因前功免罪，授甘肃提督。时陶茂林、雷正绾军相继譁变，回氛益炽，自杨岳斌楚军外，仅克忠一军与之相持。克忠援巩昌，贼败走，又毁董家堡贼巢。五年，援洮州，次李岐山，回目马芳乞降，诛其酋丁重选等而还。

兰州标兵变，杨岳斌令克忠移军镇慑。克忠至，人心稍定，然粮饷俱竭，乞病回籍。十年，诏起赴陕接统淮军，专防肃州。十一年，所部有结会匪者，甘军马世俊骑兵亦变，降捻多叛应，克忠遣兵平之。复乞病解军事。十一年，署甘肃提督，寻解职归。

光绪九年，命募六营防山海关。十年，授广东水师提督。十一年，病罢，食全俸。二十年，命治天津团练，统津胜军。二十二年，卒，赐恤。

胡中和，字元廷，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湘军剿粤匪，积功擢把总。六年，从萧启江援江西，复袁州，超擢都司，赐花翎。七年，从克临安，中砲伤，以游击留湖南补用。八年，破贼上屯渡，乘胜复抚州，擢参将。九年，复南安，擢副将。

石达开由宝庆窜广西，陷兴安，遣党攻桂林，自率悍贼屯大溶江。中和从萧启江往援，大破贼於大溶江，贼窜贵州境，加总兵衔，赐号伊德克勒巴图鲁。十年，萧启江率军援四川，中和从之。启江卒於军，中和偕何胜必、萧庆高等分领其众。

剿滇匪李永和於井研，连战皆捷，贼解围遁，以总兵记名。寻授四川建昌镇总兵。十一年，永和窜踞富顺牛腹渡，两岸筑坚垒，背水而阵。中和选锐卒沿河设伏，自率羸师诱之，贼大出，伏发，截其归路，俘斩无算，贼垒尽夷，进解大邑之围，予二品封典。

骆秉章督师莅蜀，檄中和偕绪军援绵州。滇匪蓝朝柱在诸贼中最狡悍，围绵州日久。军至，连破之，围始解，又败之西山观。朝柱窜丹棱，与李永和合攻眉州。

中和驰援，贼分路来扑，中和突阵，矛伤顋，血殷衣，不顾，奋击破之，解眉州围。

进攻丹棱，朝柱遁走，复其城，以提督记名。同治元年，擢云南提督。李永和自眉州败后，窜踞青神，诸军进剿，数败之，永和遁犍为龙场，负嵎死抗。中和围之，垒石墙，编木栅，外浚深壕，密布梅花椿。贼知必死，突攻萧庆高营，中和截击，败退，连战七日。贼伏不出，乃使降贼谭仁曲持书约降，期会於猪市坡，预伏兵贼巢旁。永和与其党卯得兴数十骑来会，伏起分攻，焚其巢。永和、得兴骇奔，追擒之，降其众五千。诏嘉中和运筹决胜，生擒渠魁，赐黄马褂。

石达开扰蜀边，中和偕萧庆高、何胜必合击於横江，走之。二年春，达开复分路犯蜀，自率大队数万由米粮坝渡金沙江。中和督军扼化林坪、泸定桥，击破之，贼走工卩部土司山中，达开旋就擒。调四川提督。三年，破滇匪於叙永。初，李永和既诛，馀党窜陕西，至是入甘肃，陷阶州。四年，中和偕总兵周达武往剿，毁龙王庙、三官殿贼垒，逼阶州城下，掘地道轰城，克之，斩贼酋蔡昌龄，尽歼其党。

阶州平，被珍赉。

冬，剿苗匪於建武，腰中弹伤，力战败之。五年，剿屏山贼，解马边围，诛贼酋宋任杰等，馀匪悉平。十三年，调云南提督。光绪二年，抵任。三年，平腾越夷匪。七年，丁母忧归里。九年，卒，赐恤。

何胜必，湖南湘乡人。咸丰中，胜必应募入湘军，从萧启江转战江西、广西，积功至副将。从入蜀，分统湘果右军，破李永和於井研，又破之於资州，阵斩贼酋王二官，赐号御勇巴图鲁。十一年，会破滇匪蓝朝柱於西山观，又败诸青衣坝，解眉州围，追至青神，擒斩甚众，授甘肃肃州镇总兵。同治元年，会诸军克青神，追贼宜宾，擒贼目周廷光。偕胡中和诱擒李永和於犍为龙场，二年，偕萧庆高援汉中，战油坊街，不利，汉中、城固相继陷，革职留军。三年，会攻法慈院贼垒，再败之牟家坝，乘胜薄汉中城下，捻渠陈得才遁走，克汉中，复原官。又破陈得才於上元观，克城固，进规阶州。四年，卒於军，赐恤，谥威悫。

萧庆高，湖南湘乡人。隶楚军，积功至副将。萧启江援蜀，调从军，以井研之捷，赐号果勇巴图鲁。破李永和於资州，以总兵记名。会剿蓝朝柱，解绵州围。同治二年，偕何胜必援汉中。油坊街之战，胜必先败，庆高赴援不及，同革职留军。

三年，克汉中，同复官。追贼至城固，梯城而入，贼溃走。四年，进攻洋县，遣死士入城为内应，克之。贼酋曹灿章走踞八里坪，夹攻破之，灿章就擒，授汉中镇总兵。五年，卒，谥武毅。

杨复东，湖南浏阳人。咸丰十年，从胡中和援蜀。十一年，战富顺牛腹渡，解大邑围，擢守备。败蓝朝柱於绵州，擢都司。又破朝柱於崇庆，毁石羊场，焚贼巢，擢游击。同治元年，复丹棱，擢参将。克青神，平铁山贼垒，擒李永和。擢副将。

五年，总督骆秉章疏陈复东历年防剿滇、黔诸贼功多，以总兵记名。七年，授四川川北镇总兵。光绪二年，调云南开化镇。六年，卒。

周达武，字梦熊，湖南宁乡人。咸丰四年，应募入李续宾营，从克岳州、武昌，累功擢守备。战湖口，晋都司。达武每战陷阵，手大旗荡决，续宾异之，使领百人曰信字营，常为军锋。八年，克黄安，擢游击，赐花翎。从续宾攻舒城，达武率死士先登，左耳受枪伤，克城后，留守。俄续宾覆军三河，舒城守军亦溃，达武以创重回湖南。九年，石达开围宝庆，巡抚骆秉章令达武募五百人号曰章武军，从知府刘岳昭援宝庆，守东关，屡拒战破贼。围解，擢参将。十年，援广西，克富川平古城、连塘贼垒，复贺县，擢副将，加总兵衔。石达开分党犯永明、柘牌，连战破之，擢总兵。十一年，会诸军克会同，贼走湖北，陷来凤。同治元年春，从刘岳昭攻克之，予二品封典。

骆秉章督师四川，调达武从剿。抵涪州，会贼酋周绍勇由大宁窜陕西，达武扼之窄子口，地当两山间，令部将李辉武逾险而入，贼溃走，追至大竹安吉场，擒绍勇及其党吴崇礼等，槛送成都斩之，赐号质勇巴图鲁。又破郭刀刀於仪陇大仪寨，阵斩其弟占彪及悍党马玉音，追奔至巴州鼎山铺，擒刀刀，馀党皆降。绍勇与刀刀并为蜀中剧贼，至是悉平，授四川建昌镇总兵，加提督衔。二年，护理提督。

粤匪陈得才围汉中，众号十万，石达开亦由高县走宁远，全蜀大震。达武增募军四千人，往来游击。三年，得才之党梁福成合川匪蔡昌龄由汉中窜甘肃阶州，达武议以剿为防，率师越境，攻克江东水、严家湾贼垒。进攻阶州，自将台山穴地达城根，地雷发，城崩，选锋四百人先入，大军继之，遂克阶州，斩福成、昌龄。以提督记名，并颁珍赉。寻平松潘叛番，授贵州提督，仍留防重庆，备滇边。五年，剿平马边教匪，斩匪首宋仕杰、熊文才。

六年，捻匪窜陕西，左宗棠咨调会剿，令部将李辉武率三千赴陕。七年，破越巂倮夷於普雄，进克西昌交脚夷巢，斩级数千，诸夷悉降，赐黄马褂，晋号博奇巴图鲁。九年，诏赴贵州提督任，率所部六千人行，沿途平苗砦。先是贵州剿寇仰客军，出省城百里即莫能制驭。达武与巡抚议增募至三万人，分任战守，由龙里进凯渡，截上下游贼为二，复都匀，分军破贼永宁、威宁。十年，遣锺开兰攻克麻哈州之高水塘等地数十砦；遣何世华破粤贼李文彩、苗酋李高脚於都匀、独山，收复八寨、三脚诸城，并克镇宁、归化及吴秀河、斑竹园诸苗砦，复清平、黄平二城。始与楚军席宝田合。十一年，会席军败苗酋张臭迷之党於茶牛坡，斩馘甚众，降者数万。追至冷水沟，生擒贼酋，馀党李高脚、李文彩窜荆蓬坎，分三路追击，尽殄之。

旋破群苗於清平香炉山，宝田擒张臭迷。苗疆平，予骑都尉世职。

光绪元年，乞病归。三年，授甘肃提督。十年，肃州妖民王林倡乱高台，讨平之，斩王林。十九年，万寿庆典，加尚书衔。二十年，卒官，赐恤，建专祠。

弟康禄，从达武剿贼广西、湖南，历保知县。同治元年，从赴蜀，破周绍勇，擢知州。四年，从克阶州，擢知府。从至贵州，总理营务。十一年，下游肃清，擢道员。驻军普安新城，招抚流亡。十二年，会匪煽乱，康禄督亲军百人往讨，众寡不敌，死之。赠内阁学士，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李辉武，湖南衡山人。周达武部将。咸丰中，从剿粤匪，洊擢游击。十一年，从入四川，剿涪川鹤游坪踞贼，擒贼酋周绍勇、郭刀刀。辉武功为多，擢副将，赐号武勇巴图鲁。同治三年，从援阶州，辉武由伍家坪进军，扼州城外北山条竹垭。

四年，攻破桥头里贼垒，又破贼於孟家庄，歼城外贼殆尽。穴地破城，辉武先登，擒贼目蔡四。巡部，以总兵记名。从讨松潘叛番，拔其巢。寻攻黑河番，焚芝麻第五寨，馀寨皆降。乘胜连破大松树及竹自三寨，以提督记名。

六年，捻匪窜陕西，辉武率步队五营赴援，剿破汧阳、陇州、宝鸡诸贼，西路肃清。八年，剿董志原窜匪，毙贼目王明章，晋号福凌阿巴图鲁，授汉中镇总兵。

九年，偕提督刘端冕分击北山回匪，破翟三、禹得彦於县头镇、陈村。十一年，擢甘肃提督，仍留防汉中。光绪四年，卒，赐恤。

辉武在汉中久，军民相安。疏濬府城东河道达汉川，旁引沟渠以资灌溉，民食其利；又修复褎斜栈道，商旅便焉。没后，士民籥请建祠，从之。

唐友耕，云南大关人。咸丰中，滇匪起，陷贼，至四川叙州，自拔来归。从战有功，授千总，署通江营守备。贼扰盐井，屡从战击走之，擢守备。十年，战峨眉索桥，受伤，破贼双福场，进平天全茅山贼垒，擢都司，赐号额勒莫克依巴图鲁。

十一年，援潼川，破贼解围，擢副将。骆秉章督师至蜀，檄友耕会诸军援绵州，令自石桥铺进攻，友耕观望不前，被劾，褫职留营。既而会援眉州，友耕军先至，战比有功，围解，复原官。战青神，阵斩贼目张兴，身被二伤，裹创力战，贼大败。

同治元年，破石达开党赖裕新於工卩州。三月，达开围涪州，友耕驰援，解其围，授四川重庆镇总兵。会诸军复长宁，贼引去。是年冬，达开屯叙州双龙场，分党屯横江，友耕攻破江岸贼垒。二年春，贼由横江窜新滩溪，与屏山隔一水，友耕虑贼乘间偷渡，乃济江设伏，诱贼深入，败之。六月，达开谋渡金沙江，官军扼之不得进，改趋天全土司地，友耕击沉贼筏；达开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遏，遂就擒。

友耕擢云南提督，留屯川南。四年，丁母忧，诏改署提督，友耕请终制，许之。七年服阕，署四川总督崇实奏缓陛见，令募勇防川北。八年，调赴云南，招降回寇李本忠等，赐黄马褂。光绪六年，署四川提督，八年，卒。

论曰：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皆多隆阿部下战将。多隆阿殁后，甘肃军事实倚三人，以饷匮兵变，遂难成功。克忠较有谋略，其军独全，终以病引退，后犹称为宿将。胡中和、周达武等皆以楚军平蜀寇。唐友耕以蜀军颉颃其间，并跻专阃。

达武晚任贵州军事，与席宝田同定苗疆，建树较闳达焉。

## 列传二百十八

郭松林 李长乐 杨鼎勋 唐殿魁 唐定奎 滕嗣武 骆国忠

郭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咸丰六年，隶曾国荃军，从援江西，克安福，从剿永新、太和、万安、莲花、龙泉，叙奖把总。进围吉安府城，七年，石达开率悍党来援，邀击於吉水三曲滩，松林首陷阵，多斩获，收复新喻、峡江、吉水。

八年，随克吉安，擢守备。九年，克景德、浮梁，赐花翎。十年，围安庆，会剿陈玉成於小池驿，进壁集贤关，每战皆捷。十一年，克安庆，擢游击，赐号奋勇巴图鲁。克庐江、无为、运漕镇，下沿江要隘，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八千赴上海，松林从，与伪忠王李秀成伪慕王谭绍光大战沪西，破贼众十万。会攻太仓，砲击城隳，士卒争进，浮桥断，贼乘之，死数百人，松林力御，始得收军。二年，克太仓，松林败贼茜泾、支塘，会克昆山、新阳，以总兵用。李秀成合水陆数十万援江阴，犯常熟，刘铭传谋乘贼未定击之。贼北自北漍，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筑垒凭河，势大炽。

铭传进北漍攻其左，松林进南漍攻其右，周盛波等进麦市桥为中路，黄翼升以水师助之。松林败贼陈市，越南漍趋张泾，挥刀荡决，血染衣尽赤，贼大溃走。铭传、盛波等同破贼，自顾山以西皆尽，以总兵记名。寻克江阴，以提督记名。又破贼缑山、梅村、麻塘桥，松林受矛伤，既而苏州、无锡皆复，加头品顶戴。

三年，克宜兴、荆溪，败贼张渚，毁贼垒，收溧阳，解常熟围，授福山镇总兵。

大破三河口贼营，贼争道，六浮桥尽断，尸塞河，水为不流。克常州，进剿浙西，克长兴，复湖州，功皆最。贼走广德、徽州，合江宁、杭州贼自江西窜闽。四年，李鸿章檄松林率五千人航海赴援，克漳州、漳浦、云霄、诏安，贼窜广东嘉应，遂破灭。

五年，曾国荃调松林率新募湘军剿捻匪於德安，克应城、云梦，复败之皁河、杨泽。追至臼口，中伏，松林伤足，卧地不能起。将卒不见松林，复闯入阵，负而出之。弟芳珍战死。松林以创重假归。六年，创愈，李鸿章令统万人号武毅军。时东捻任柱已毙，馀党走寿光，松林要击，破之杞城。贼沿海南走，阻瀰河，捻酋牛喜子麾白旗贼犯刘铭传军；赖文光麾蓝旗贼犯松林军。两军纵击，贼大溃，寿光民圩皆出助杀，贼赴瀰河死，浮尸二万馀，俘万馀人，夺获骡马二万匹。贼酋徐昌先、范汝增、任定皆伏诛。赖文光凫水南奔，松林疾驰六百里，追至清江。文光死奔，至扬州瓦窑铺，为吴毓兰所擒。东捻平。

七年春，西捻犯畿辅，松林败之安平，再破之茌平。自临邑筑长围至马颊河，松林偕潘鼎新、王心安守之，败贼於海丰，追至德州，历十六昼夜，斩捕过半。六月，松林会潘鼎新大破之沙河，俘斩四千。捻走黄、运、徒骇河间，松林与铭传纵横要击，张总愚赴水死。西捻平，赐黄马褂，予轻车都尉世职。授湖北提督，调直隶。光绪六年，卒於官，优恤，建专祠，谥武壮。

李长乐，字汉春，安徽盱眙人。同治元年，以外委从郭松林隶淮军，充营官。

克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金山，解松江围，复青浦，擢千总。战四江口，松林军方泰镇，长乐率所部深入，近贼垒。夜半，趣军士起，曰：“今陷贼中，旦明贼觉，无得脱者。盍出奇计劫之！”遂投火贼幕，鼓角乘之，贼惊扰，长乐奋呼进，大破之。又设伏黄渡，击之半济，又败之吴淞江南。四江口围解，擢都司，赐花翎。

二年，进屯常熟王庄，援贼踞陈市，阻官军进路。从松林自南漍攻贼右，连破贼营，直趋长泾。长乐陷阵伤胫，裹创力战败贼，擢参将，赐号侃勇巴图鲁。寻克江阴，规无锡，出新塘桥。贼凭垒鸣砲俯击，长乐濡絮裹身越沟进，败之；逐奔至亭子桥，刺贼酋黄子隆中肩，又设伏兵败援贼。李秀成围大桥角营，从松林往援，夺其舟，贼退走，尽平梅村诸垒。会诸军围攻无锡，率轻骑掩至，梯城入，黄子隆就擒，长乐获其子德懋。寻坐失察部勇，褫职留军。进规常州，援总兵唐殿魁於奔牛，解其围。三年，败贼上湖桥，克宜兴，复官。移军溧阳、金坛，战皆捷。回援常熟，解其围，连破贼於杨舍、华墅、周庄、三河口，会攻常州。四月，合围，长乐先登，贼酋陈坤书、黄和锦就擒，复常州，擢副将，赐号尚勇巴图鲁。

从松林进克浙江长兴，以总兵记名。进湖州，破吕山贼。攻贼酋黄文金於尹隆桥，官军不利，长乐率三营别屯李家港，保粮道。贼倾巢来争，长乐偕易用刚夹击之，斩贼酋黄十四，破尹隆桥，遂复湖州。四年春，从松林援福建，战於海澄赤岭。

松林分兵为八队，长乐居中当贼首李世贤，破走之，窜漳州。长乐进屯古田，据山东形胜，贼悉锐力争，击卻之，复漳浦、云霄。南趋诏安，破之梅村，复其城，加提督衔。福建平，旋师江苏，屯镇江。

曾国籓督师剿捻匪，松林已归，长乐代将其众以从，兼统忠朴三营，为游击之师，转战河南、山东间。六年，李鸿章代国籓督师，松林复至军，增松林军至二十馀营，号武毅军，长乐所部曰武毅军前军。破任柱於赣榆，要赖文光於濰县，长乐等并力奋击，贼凫水东走，蹑至余家寨，贼受创甚钜，复要之寿光南北洋河、巨瀰河间，擒斩三万，文光窜扬州被擒，赐黄马褂。

七年，从剿西捻，战安平，马军失利，长乐等以步卒驰援，贼大溃；追至饶阳杨家村，又要之深州李家村，破其马队，斩获无算。三月，败贼大坯山。援提督陈振邦於大河村，解其围，追挫之茌平、沧州，援副都统春寿於海丰郝家寨。六月，追至乐陵，擒总愚子正江、弟得华，战商河，枪伤总愚。西捻平，以提督总兵遇缺题奏，晋博奇巴图鲁。十年，署湖北提督，寻实授。光绪五年，调湖南。六年，调直隶。近畿海防重要，奏令长乐驻芦台，扼大沽、北塘门户。十五年，卒官，优恤，谥勤勇。

杨鼎勋，字少铭，四川华阳人。咸丰二年，应募从军，初隶湖北按察使李孟群，克汉阳，擢把总。七年，隶提督鲍超军。八年，战湖口，擢千总。十年，鲍超与陈玉成大战小池驿，鼎勋见玉成立阵中指挥，独从壮士十数人突前击之，玉成骇走，复太湖、潜山两城。叙功，赐花翎。李秀成踞黟县，鼎勋击贼城下，夺门入，大军继之，复其城。十一年，复建德，擢都司。破安庆赤冈岭贼垒，擢游击。初，小池驿之战，鲍超嘉其功，令将五百人，所向有功。诸将嫉之，谮於超。

同治元年，李鸿章督师上海，遂去超从淮军。虹桥、四江口诸战有功，累擢副将。募淮勇千人，号勋字军，屯金山张堰，扼平湖乍浦要冲，习西洋枪队，每战辄为军锋。二年，破新昌贼垒，连克枫泾，斩贼四千，生擒五百；再战西塘，裹创奋击，大败之，擢总兵，赐号锋勇巴图鲁。从程学启规苏州，鼎勋攻下城外坚垒，苏州复，加提督衔。三年，会克宜兴、荆溪、溧阳，解常熟、无锡围。攻常州，贼因苏州之杀降，惟死守。鼎勋以蜀人将淮勇，惧诸将轻己，每战辄先，昼夜环攻，尽毁城外贼垒，血战三日。造浮桥，率死士先登城，砲弹洞胸达背，左右扶之，绝而复苏，遂克常州，以提督记名简放。创愈，进克浦口，复长兴，招降湖州贼党，会克其城。追贼至皖境，克广德。四年，偕郭松林援福建，攻乌头门贼垒，复漳州，授江苏苏松镇总兵。

五年，调赴河南剿捻匪，败贼硃仙镇，蹑击至定陶、睢宁。六年，破贼於黄陂、孝感，擢浙江提督，调湖南。十月，破贼於山东濰县，追至夏湾，贼酋陈怀忠乞降，分军出周家寨袭贼，大破之。追击於诸城、胶州。东捻平，论功，予骑都尉世职。

七年，驰援畿辅，破捻匪於安平，追至杨家村，降贼酋张志清。偕郭松林击贼濬县大邳山，又败之卫辉，阵斩贼酋王建瀛、熊八，擒悍贼何士喜、周久於龙王庙。贼窜山东，自德州趋天津，鼎勋守运河，修墙浚壕，贼来犯，辄击走之。会旧伤发，遽卒，数日而西捻平。李鸿章疏闻，赠太子少保，谥忠勤，建专祠。

唐殿魁，字荩臣，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巡抚翁同书檄率乡团援寿州，力解城围。又从克合肥三河汛，解六安围，叙千总。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殿魁从，隶刘铭传，克南汇、川沙、奉贤、金山卫、柘林五城，积功累擢都司，赐花翎。二年，克江阴杨舍汛城，擢游击，赐号振勇巴图鲁。复江阴县城，擢参将。

寻克无锡，以总兵记名。

从刘铭传攻常州，铭传受重伤，令殿魁偕副将黄桂兰督兵进。甫至奔牛镇，而常州、丹阳两路贼麕至，围之。殿魁据石营依河岸，壁垒悉为贼轰毁，坚守二十馀日。铭传裹创往救，殿魁从内夹击，苦战数日，围始解。三年，克常州，生擒贼首陈坤书，以提督记名。四年，增募所部至三千人。从刘铭传渡淮剿捻匪，破张寨贼垒。五年，授浙江衢州镇总兵。追贼至湖北，克黄陂。捻匪自山东回窜，铭传督兵追至乌官屯，殿魁继进，杀贼五百馀。六年，调广西右江镇。

捻首张总愚窜安陆。铭传与鲍超约会战於永漋河，铭传欲先出，殿魁请少待，不从。超未至，铭军先遇贼，部将田履安、李锡增战没。殿魁战小挫，受重伤。及闻霆军大捷，复裹创力战，遂殒於阵。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建专祠。

唐定奎，字俊侯，殿魁弟。偕兄转战江苏。从刘铭传剿捻於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积功累擢副将，赐花翎。同治六年，殿魁战殁永漋河，定奎方省母回里，奔赴军，誓杀贼复仇，遂代领兄旧部，转战河南、山东。六年，殄任柱於赣榆，破赖文光於寿光，所部杀贼最多。东捻平，以提督记名。七年，从剿西捻於直隶、山东，赐号呼敦巴图鲁。铭军凯旋，告归终养。九年，丁母忧。刘铭传赴陕西剿回匪，调定奎接统铭武军，定奎请终制，命俟陕西军事平，回籍终制。十年，定奎回防徐州。

十三年，日本扰台湾，生番滋事。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援师，李鸿章荐定奎率所部往。七月，至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龟纹番社引日兵与刺桐脚庄民寻仇相閧，定奎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士卒先后死千馀人，定奎拊循周至，兵气不衰，赐黄马褂。

枫港、狮头诸社番屡出戕害良民，光绪元年，游击王开俊进剿，中伏死。内外番社结党劫杀，各社就抚，皆怀观望。定奎分遣七营屯东港南势湖，自率四营当其冲，葆桢檄诸军并听节制。定奎上书陈兵事，略曰：“逆番昼伏莽中，夜燎山顶，精於标枪，伺间辄发。专恃深林密箐，狙击我师，我进彼隐，我退彼见。今欲扫其巢穴，必先翦其荆棘。宜增募土勇，导引兵丁，随山刊木，务绝根株，然后分道进兵，草薙擒狝。其有奸民接济盐米火药者，按军法，庶几一举可以成功。”葆桢据以入告。於是开山进兵，攻克萃山、竹坑、本武诸社。狮头社犹负险抗拒，定奎令诸将得险即守，自剿狮头两社，别遣师扼断外援，遂攻下之。移营驻守，被胁十馀社皆归命，给衣履酒食，译示朝廷威德，咸受约束。设招抚局，示约七条，曰：遵薙发，编户口，献凶逆，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番塾。以龟纹番酋充诸社总目，赦其胁从。台南大定，诏褒奖，命内渡休养士卒。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寻擢福建陆路提督。

沈葆桢调两江总督，奏统所部驻防江阴。九年，伤发乞休，不允。法越用兵事起，海防戒严，诏促力疾赴防。十一年，和议定，病请开缺，允之。十三年，卒，优恤，谥果介。

滕嗣武，湖南麻阳人。咸丰初，从军湖北。十年，小池驿之战，功多，超擢都司。从攻安庆，嗣武率所部扼要筑砲垒，垒未成，贼突出万馀来争，嗣武力击破之。

十一年，克安庆，叙功擢参将。同治元年，改隶淮军，从李鸿章至上海，解松江围，赐号伟勇巴图鲁。屯北簳山扼贼冲，贼犯宝山，与诸军夹击破之，进拔南汇，以总兵记名。

二年，偕程学启规苏州，败贼於正义镇。地当要冲，以嗣武守之，辅以水师，分军伏桥口伺贼。昆山贼势蹙，启西门遁。伏起，水师以巨砲环击，贼大溃，立复其城。移军会攻江阴。贼自无锡来援，连营数十，栅垒棋布。军分三路进，嗣武率八营当中路，攻麦市桥，以轻兵伏河堤，燃砲毁贼垒，贼溃走，追及之三巴桥，歼获殆尽。进次无锡城下，贼首李世贤以全军拒战。嗣武身先士卒，怒马突阵，败之谢家桥，又败之荡口。贼退据硃王桥坚守，嗣武出奇兵袭击，擒斩千馀，加提督衔。

既而克无锡，以提督记名。

三年，会攻常州，破援贼於奔牛镇，攻下宜兴、荆溪，嗣武伤右股。四月，会围常州，嗣武当南门，砲毁城垣，克之。七年，从李鸿章剿捻。畿辅事平。八年，授湖北郧阳镇总兵。十一年，卒，赐恤，谥武慎。

骆国忠，安徽凤阳人。初陷於粤匪，授伪职，知贼必败，阴图反正。常熟久为贼踞，福山与狼山夹江对峙，贼设屯以扼后路，国忠任城守。同治元年，李鸿章莅江苏，兵威日振，国忠因水师游击周兴隆举城薙发降。鸿章令兴隆、国忠选骁健万人，分守水陆要冲，以防苏州窜贼。福山守贼胡经元、江胜海原约俱降，国忠遣人召之，比至福山，不得入。国忠夜率兵往，令其弟国孝攻其南，自与兴隆攻其北，断贼登舟之路，枪殪贼将侯得龙，贼舟师遁走。经元、胜海杀贼渠数人，率所部出，与国忠合。国孝越重壕毁贼垒；兴隆等分兵尽拔许浦、白茅、徐泾诸垒，贼将钱寿仁亦自太仓率所部二千诣鸿章降。总兵鞠耀乾率师船泊徐泾，千总袁光政入城助守。

十二月，李秀成等以众数万自苏州来攻，连营十馀里。国忠乞济师，常胜军五百人自海道往援，而贼由江阴再陷福山，声援隔绝。鸿章令潘鼎新、刘铭传、张树珊以三千人趋福山，与黄翼升水师并进。福山城小而坚，攻之不下。常熟被围愈亟，国忠敛兵入城，兴隆屯城西虞山相犄角，为死守计。二年，贼以砲坏城东垣，国忠力拒不得入，树云梯缘城，亦击卻之。贼增垒掘隧，数道并进，城危甚。会鼎新、铭传诸军急攻福山，贼分兵赴援，留者仅数千，国忠乃开城出战，毁贼垒，擒其渠硃衣点。福山既克，诸军来会，城围始解。捷闻，优诏嘉奖，擢授国忠副将，加总兵衔，编降众为忠字八营。会攻江阴，战甚力，既克，赐号劲勇巴图鲁。署京口水师副将，留守江阴。三年，破丹阳援贼，以总兵记名。寻克常州，以积劳伤发，乞假归。

五年，从刘铭传剿捻匪，转战湖北、河南、山东，所乡有功。六年，东捻平，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九年，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调国忠从行。十二年，卒於乾州军中，赐恤，谥勇肃。

论曰：郭松林、李长乐、杨鼎勋、滕嗣武皆由湘、楚旧部改隶淮军，平吴、平捻，卓著声绩。唐殿魁淮军骁将，惜未竟功。定奎席兄馀光，名位转出其上，固有幸有不幸哉。骆国忠智勇坚毅，识时为杰，当时名满江南，成绩可纪也。

## 列传二百十九

萧启江 张运兰 唐训方 蒋凝学 陈湜 李元度萧启江，字濬川，湖南湘乡人。少贾於蜀，后始折节读书。咸丰三年，入塔齐布军。四年，从平岳州，克武昌、汉阳、兴国、大冶、蕲州，叙县丞，晋秩州同。

五年，广东贼犯湖南，湘抚骆秉章檄启江募兵协剿，曰果字营，自是独将一军。攻茶陵踞匪，率壮士数十人薄南门，贼自民廛跃出，攒矛环刺，启江手擒数贼，贼莫敢逼。寻会克其城，贼走江西，陷弋阳、兴安。启江偕罗泽南复两城，进收广信，赐花翎，擢同知。

六年，刘长佑援江西，总统诸军，启江属焉，驻师浏阳。贼陷万载，启江大破之櫧树潭、大桥、竹阜，遂复万载；而崇通贼复犯浏阳，援贼大至，扑营，启江鏖战败之，蹑至八角亭，毁其垒。会曾国华驰至，偕由洪塘、新昌、上高捣瑞州。前军至登龙桥，击退袁州贼，进攻新昌、上高，拔之，擢知府。进攻袁州，启江与长佑分地扼贼。长佑攻西南，启江攻东北，尽平城外贼屯。城贼惶惧，启江策临吉贼必来援，设伏败之，尽夺其辎重。寻破贼合山，克分宜，加道衔。进攻临江，七年正月，大捷阴冈岭，斩其酋。贼势以孤，乃潜约抚、建、新淦援贼趋太平墟，犯长佑营。长佑战失利，营陷，贼乘势回犯阴冈岭。部将田兴恕、杨恆升突阵，斩悍酋数人，师从之，贼崩溃，夷其垒四十七。城贼穷蹙乞降，而贼首仍负嵎死拒，乃诱其出战，启江挥军疾进，薄城而登，遂克之，擢道员，加按察使衔。长佑寻以病归，刘坤一代之。启江与进攻抚州，连下宜黄、崇仁。抚州贼屯樟树镇，将伺官军渡赣袭临江，启江与坤一回击，大破之。进次上顿，距抚州十五里，筑垒甫毕，贼至，迎击败之。进攻高桥，贼弃城遁，追斩千七百有奇。抚州复，加布政使衔。

九年，贼陷南安，纠众数万犯赣州，踞新城墟及池江诸地。时曾国籓督援浙军，启江率所部从，檄援赣州。启江遣田勇三千诱贼，贼争出赴利，启江摧锋直进，斩级数千。田勇者，江西募农夫防贼，贪卤获，倚湘军无所畏，集者四万。启江曰：“众而不整必败。”禁之不可，遇伏果溃。湘军为少卻，部将胡中和力战断后，复进败之，平新城墟、池江、小溪、凤凰城诸贼垒，贼退入南安。南安故有二城夹水，贼分屯相犄角，军至皆弃而走。启江进屯城外青陇、黄陇，结垒自固，令曰：“入城者斩。”有顷，贼果还南城，攻之，败走。启江曰：“贼狡而弱，吾直驱之耳！”

攀堞以登，贼夺西门走，追杀数十里，赐号额埒斯图巴图鲁。进信丰，会总兵遮克敦布攻吴家岭，启江率中营进。贼万馀来扑，击败之，破先溪桥贼垒，城兵出而夹击，立解其围。时江西郡县皆复。

石达开由崇义窜湖南，郴、桂所属皆告警，启江驰防。贼已由永州窜围宝庆，启江自临、蓝趋永州，扼东安，屯白牙市。刘长佑、李续宜解宝庆围，追至白牙，启江会军夹击，擒其酋杨家廷、马继昌於阵。贼窜入广西，陷兴安，尽集悍党大溶江遏追师，遣别贼直犯桂林。启江由全州趋兴安，复其城；攻大溶江，大捷，解桂林围，以按察使记名。移军回湖南。

四川军事急，命启江率师往援。十年春，甫至，以疾卒於军。诏赠巡抚，从优赐恤，谥壮果，湖南、江西并建专祠。其所部留四川，骆秉章用以平贼焉。

张运兰，字凯章，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王珍转战衡、永、郴、桂，积功擢同知。六年，战通城，运兰设三伏，营前斩贼酋张庸忠，擒鲁三元，克通城，又大破贼于崇阳白蜺桥，赐花翎。七年，从王珍援江西，迭捷於临江、吉安、乐安、新城、广昌，功皆最。王珍卒于军，运兰与王开化分领其众。吉安贼窥永丰，运兰屡败之，擢知府。又破贼於峡江桥阜滩、狮子山。移军吉水，扼贼三曲滩，相持数日，血战十数次，斩贼渠黄锡昆。渡赣江，破石达开於硃山桥，达开焚屯而遁，遂解永丰围，擢道员。八年，略定乐安、宜黄，逼建昌，败贼于厚坪。破水南贼巢，分剿南源、里塔墟、刘家坑，直捣谢坑，毁贼垒，斩其酋廖雄篙等，复南丰。建昌之围始合，五月，克之，加按察使衔。贼复犯南丰，击走之，追及新城杭山，降贼众数千。

时诏起曾国籓督师规浙江，国籓行次江西，贼已入闽，疏调运兰及萧启江率所部从。会贼陷安仁，别将失利，运兰进击，大破之，歼贼数千，克安仁，赐号克图格尔依巴图鲁。由杉关进剿破贼顺昌，回援景德镇，战於李村，斩馘二千馀，解散千计。九年，援饶州，败贼于栗树山，克浮梁，加布政使衔。

是年秋，粤匪犯湖南宝庆，运兰回援，叠破贼於宜章、星子、市禾洞，追至广东连州，破九陂、石塘、白虎墟贼巢，殄贼逾万，授开归陈许道。十年，曾国籓军祁门，运兰偕鲍超破贼黟、歙。十一年，克休宁，擢福建按察使。再复黟县，尽夷贼垒。时运兰统五千人防徽州，寻移防宁国，值大疫，悍贼麕集，与霆军力拒之。

同治元年，拔旌德。二年，命援广东，捣阳山石茔贼巢，降其众三千，擒巨酋李复猷于连州。

三年，赴福建按察使任。时江、浙逸贼众犹十馀万，由江西入闽，蹂汀、漳二郡。运兰率五百人趋武平，遇贼，众寡不敌，总兵贺世桢、王明高，副将雷照雄皆战殁；运兰被执，骂贼，支解之。事闻，赠巡抚，予骑都尉世职，谥忠毅。武平及湖南、广东建专祠。

唐训方，字义渠，湖南常宁人。道光二十年举人，大挑教谕。咸丰三年，曾国籓创水师，训方领副右营，嗣改入陆军。从罗泽南克蒲圻，复武昌，又从攻兴国金牛堡。国籓命募常宁勇五百人统之，曰训字营。从克田家镇、蕲州、广济，拔黄梅，进军濯港，败悍酋罗大纲。是夕，贼谋袭大营，训方巡营惊觉，贼退走。明日，攻孔垅街口，训方率壮士踏肩陟高墉，诸军乘之，遂破孔垅。

五年，从泽南援江西，克弋阳、兴安、广信、德兴、浮梁。援义宁贼屯城外鸡鸣、凤凰二山，与城犄角。训方逼鸡鸣山下，督队先登，贼惊溃，乘胜拔其城。从泽南援武汉，克蒲圻，进攻武昌。累擢知府，赐花翎。六年正月，率三百人夜由鲇鱼套至藕塘，夺二垒，又破援贼於豹子海。会襄阳土匪高二倡乱，围府城，巡抚胡林翼令训方偕舒保马队往剿。破贼於峪山，援贼至，又败之。进克樊城，追至吕堰驿，斩女贼宋氏。援宜昌，破贼於南漳，权襄阳知府。七年二月，川匪刘尚义犯宜城，扬言趋荆门，而使南漳贼袭府城，训方备之，急扼武安堰，贼奔据武安城，进攻之。会都统巴扬阿来招降，训方进剿高二於璩湾，乘雪夜进攻，擒之；而巴扬阿所抚贼复叛，掠郧、房、保山、竹山、竹谿、保康、兴山。训方会陕西军连破之武当山金顶，斩其渠，馀贼降。襄郡悉定。先以克武汉论功以道员记名，至是加按察使衔，授湖北督粮道。

陈玉成合捻匪犯蕲、黄，训方自襄阳赴援，连战败贼，进屯张家塝。胡林翼令於蕲州境内建碉卡，训方以二千人守之，贼迭来攻，皆击退，赐号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调援临淮。寻以李续宾军覆三河，回防湖北，屯陈德园。九年，会攻太湖，贼围鲍超於小池驿，多隆阿不能救，令训方移军近鲍营为接应。甫至，筑垒未就，为贼所乘，乃退屯新仓。十年，解军事，赴粮道任。未几，连擢湖北布政使。十一年，胡林翼驻军英山，病甚。贼上犯黄州，抵滠口，武昌震动，讹言繁兴。训方处以镇静，诛乱民数人，人心始定。滠口贼亦击退。

同治元年，安徽巡抚李续宜因母丧夺情，请假回籍，举训方自代，命暂行署理。

苗沛霖反侧久，遂叛，安徽诸军皆不能制。二年，僧格林沁大军至，始平之。抚循降圩，收其兵械，奏移凤台，治下蔡雉河集，增立涡阳县。都统富明阿奏劾训方，降调。三年，署湖北按察使，寻署巡抚，授直隶布政使，兼统练军出省防剿。七年，西捻平。请开缺省墓。光绪三年，卒于家。湖北请祀名宦祠。

蒋凝学，字之纯，湖南湘乡人。咸丰初，在籍治乡团。五年，从罗泽南克武昌，奖国子监典簿。六年，率湘左两营从巡抚胡林翼攻武昌。屯赛湖堤，引江水入湖，合长围，进薄城下，平贼垒十馀。武昌复，论功擢知县。从克黄州、大冶、兴国，逼九江。七年，分统三营屯北岸陆家嘴，攻小池口，屡战皆捷。都兴阿檄攻童司簰。

童司簰背江据湖，通黄梅要隘，贼五六万踞之。至则贼数搏战，凝学坚持不退。寻陈玉成来援，众议退兵，凝学曰：“童司簰不克，水师往来失所据，九江之师亦掣肘，势所必争。”请增兵千人，宵济合水师，连日鏖战，破之，平贼垒数十，进克黄梅，擢同知。八年，会攻九江府城。凝学穴地道迤东而南，地雷发，坏城垣百馀丈，从缺口入，歼贼甚众，擢知府，赐花翎。连复麻城、黄安，擢道员。

十月，李续宾三河军覆，官文檄凝学间道遏剿。会多隆阿、鲍超击贼於宿松花亭子，破之。贼退太湖、潜山，凝学驻防荆桥。九年，移屯黄州罗田，会攻太湖。

十二月，陈玉成大举来援，凝学移军龙家凉亭，与鲍超小池驿之军为犄角，留四营遏太湖东门，城贼出，击退之。十年正月，鲍营被围急，凝学进援，甫拔营，贼大队来抄，凝学挥军截击，多隆阿率马队应之，战竟日，擒斩二千馀。乘胜攻罗山，冲贼垒，诸军合击，贼大溃，加盐运使衔。十一年，陈玉成复犯湖北，凝学回援武昌县，败贼赤壁山下，复其城。会总兵成大吉等攻黄州数月不下，诏降贼目刘维桢，复蕲州，选出众五百人为忠义营，使维桢诈称援军，诱城贼出，击之，遂克黄州，以道员记名，加布政使衔。

苗沛霖叛，陷寿州，凝学进屯六安，克霍丘，增募水陆军。苗党姚有志、潘垲等乞降，各圩多反正，授甘肃安肃道。同治元年，移屯颍州。二年，粤匪李世贤北窜，凝学移军舒城，击败之，又追败之六安，贼引去。苗沛霖复围寿州，凝学回援，破贼於牛尾冈。寿州寻陷，凝学坐救援不力，褫布政使衔，仍驻防颍州。会僧格林沁督师剿沛霖，凝学克霍丘各圩，水师分驻三河尖、临淮关，进破黄梁集，克颍上，收附近城各圩，斩贼党苗呆和、苗呆花，复怀远。沛霖势日蹙，遂走死。

三年，粤匪陈得才等纠众三十万自陕西回窜，图救江宁。凝学屯英山，遏贼金家铺，败之。贼复自麻城犯霍山，凝学退石家嘴，与按察使英翰相犄角，伺贼过狙击，殪千馀人，拔出难民数千。英山解严，复布政使衔。进援湖北，收复罗田、蕲水、麻城三县，解蔡家河围。贼复窜安徽，凝学蹑追，沿途袭击，绕出贼前，遏之霍山长岭庵。路险，贼不虞兵猝至，多坠涧死，降者三四万，贼首陈得才仰药死。

简降众为步队五营、马队三营，馀悉遣散。

是年冬，陕甘总督杨岳斌奏调凝学赴甘肃，行次樊城，会霆军譁变。凝学所部亦以欠饷不靖，请於巡抚郑敦谨，借款资遣湘左八营，留忠义营於湖北，自请回籍养病。命两月假满仍赴甘肃。五年，募湘勇二千，号安字营。至西安，巡抚刘蓉奏请凝学屯泾州，兼顾关陇。六月，败回匪於华亭，与提督雷正绾、总兵张在山等约夹击，深入被围，士卒死伤七百馀人，总兵周太和、周清贵，副将黄德太等均殁於阵。凝学溃围出，屯平凉，转战而前，至省城，署兰州道。六年八月，回匪犯兰州，守城兵仅凝学所部千馀人，登陴固守，屡出奇兵焚贼垒，贼寻退，以按察使记名。

八年，署按察使。九年，复署兰州道，擢山西按察使。光绪元年，迁陕西布政使。

四年，以病解官，未行而卒。赐恤，赠内阁学士。

陈湜，字舫仙，湖南湘乡人。咸丰六年，曾国荃赴援江西，招湜襄军事，从克安福、万安。七年，进围吉安。国荃奔丧去军，湜代领其众。寻以父忧归。八年，从蒋益澧援广西，克平乐。贼趋桂林，湜率四营遏之於大湾车埠，败之，乘胜划苏桥垒。从攻柳州，克浔州。九年，石达开围宝庆，湜募千人出祁阳赴援，与李续宜夹击破之。十年，曾国荃围安庆，使湜总军事。湜规地形，请堨枞阳口蓄水阻援贼，力扼集贤关，从之。贼酋陈玉成来援，阻水，趋集贤关，击破之。十一年，克安庆，自是独领一军。循江而东，会克诸城隘，累擢至道员。

同治元年，从国荃攻江宁，建议先并力九洑洲，断江北接济，先后会诸军击走李秀成、李世贤援众。二年，城围合，湜当西路，克江东桥、七甕桥、紫金山诸隘，赐号著勇巴图鲁。三年六月，克江宁，湜入旱西门，遇李秀成率死党出走，逆击反奔，寻为他军所擒，以按察使记名。

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调山西。捻匪方炽，陈筹防五策，建水师於龙门、砥柱间。五年，捻酋张总愚谋渡渭，湜令水师焚三河口浮桥，督民团备渭北，贼不得逞。

六年，命湜驻汾州，节制文武。冬，总愚乘河冰合，窜入山西，七年春，犯畿辅。

湜以疏防褫职，谴戍新疆，巡抚郑敦谨疏请留防。冬，陕回将乘隙渡河，屡击走之，诏免发遣。

左宗棠西征，檄湜率五营出固原，断汉伯堡贼南趋河州之道，歼余彦禄馀党於罗家嶮。九年，金积堡平，复原官。十年，进规河州，宗棠令湜尽护诸将渡洮进攻。

连克陈家山、杨家山、董家山诸回堡，逼攻太子寺老巢，破其外壕。十一年，提督傅先宗等战殁，贼乘胜来攻。湜阳置酒高会，密令总兵沈玉遂急捣之，马占鼇穷蹙乞降，缚悍酋狗齿牙子等以献。河州平。十二年，叛酋马桂源、马本源踞巴燕戎格，湜率军进讨，二酋败遁。湜善视其孥，遂因占鼇来降，数其罪诛之，并斩马五麻诸悍目，赐号奇车伯巴图鲁。四月，逾河收循化。循化撒拉回素獷悍，恃险扰边。湜深入其阻，群回缚悍目马十八、沈五十七等二十馀人献军前，缴械受约束。湜规地势，修城设官，分营扼驻，与西宁、碾伯、河州声息相通焉。寻谢军事回籍。

光绪八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调统水陆诸军，兼治海防，驻军吴淞。以私行游宴被劾归。十二年，复出统南洋兵轮，总湘、淮诸军营务，授江苏按察使。二十年，辽东兵事起，诏集旧部防山海关，移屯关外鞍山站。二十一年春，进驻大高岭，遣将援辽阳。和议成，擢江西布政使。命剿甘肃叛回，未行，复驻山海关。二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

湜从曾国荃最久，后屡蹶，仕久不进。世称为宿将，光绪中，命绘中兴功臣於紫光阁，徵集诸将之像，湜与焉。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官黔阳教谕。曾国籓在籍治团练，元度上书数千言言兵事，国籓壮之，招入幕。咸丰五年，国籓移军江西，令元度募勇三千屯湖口。六年，移屯抚州，偕江军林源恩合防。与贼相持久之，饷绌，分军克宜黄、崇仁；而贼自景德来援，抚州贼出攻江军营，林源恩死之。元度突围出，移屯贵溪，防广信。七年，贼二万来袭玉山，守卒仅七百人，元度迎战，断贼浮梁，贼以步队缀军，骑贼趋上游跐水渡。乃回城拒守，被攻两昼夜，元度立埤兒间，弹中左颊。贼忽罢攻，钲铙杂作，知其穴地道，乃掘壕以防，伺其穿隧及壕殪之。贼技穷引去，伏兵邀击，安仁、弋阳、广信皆平。元度先已累擢知府，以道员记名，至是加按察使衔，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八年，率所部平江军援浙江，败贼玉山子午口。会克常山、江山，授浙江温处道。

十年，曾国籓督师皖南，调元度安徽宁池太道，防徽州。至甫三日，贼由旌德纠合土匪散军入绩溪丛山关。遣同知童梅华、都司单绥福率千人往援，败挫。贼趋郡城，元度退走。国籓奏劾，褫职逮治。会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调援浙，元度不待命，回籍募勇八千，号安越军。将行，粤匪犯湖南，巡抚文格留其军守浏阳，偕诸军破贼，诏赏还按察使衔，并加布政使衔。

会杭州陷，王有龄死，诏左宗棠代之。元度率军入浙，与李定太守衢州，授浙江盐运使，署布政使。国籓以元度罪未定，不听勘遽回籍，复劾革职，交左宗棠差遣。言官再论劾，命国籓、宗棠按治。国籓奏：“徽州之失，元度甫至，情有可原。”

宗棠疏言：“杭州失陷，非因其逗留所致。惟落职后求去索饷，不顾大局。”论遣戍。沈葆桢、李鸿章、彭玉麟、鲍超等交章荐其才，代缴台费，免罪归。同治初，贵州巡抚张亮基奏起剿教匪，以功复原官，擢云南按察使。光绪八年，丁母忧。服阕，补贵州按察使，迁布政使。十三年，卒于官。

元度擅文章，好言兵，然自将屡偾事。所著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集，并行世。

论曰：萧启江、张运兰功在江西，在湘军中资劳最深，中道而殒，故恤典特隆。

唐训方、蒋凝学转战功多，旧部散亡，再出遂不竞。陈湜、李元度皆踬而复起。元度文学之士，所行不逮其言，军中犹以宿望推之尔。

## 列传二百二十

金国琛 黄淳熙 吴坤修 康国器 李鹤章弟昭庆 吴毓兰金国琛，字逸亭，江苏江阴人。咸丰中，以诸生谒罗泽南於江西，使参军事。

每出战，部伍严整，仓猝犯之，屹然不乱。转战弋阳、广信、武昌、黄州，累功擢知县。七年，李续宾代泽南，使总理营务。率师会袭湖口，克之。进复彭泽小姑洑、泰坪关，击退援贼，晋秩同知直隶州。八年，从克九江，窥安徽，下太湖、潜山、桐城。续宾战殁三河，国琛与其弟续宜招集散亡，劳徠抚慰，重申纪律，军势复振。

九年秋，石达开犯湖南，围宝庆。国琛从续宜赴援，毁田家渡贼垒，又败贼贺家坳，斩悍贼胡德孝，贼走广西，擢知府。其冬，胡林翼、曾国籓规皖，精兵猛将萃於潜山、太湖。陈玉成纠众数十万，结捻匪龚瞎子围鲍超於小池驿，救兵迭失利。

先是林翼以国琛行军善规地势，令率十四营冒雪趋天堂备援。至事急，乃出高横岭，屯仰天庵，俯视贼营，皆在目中。贼骤见旗帜，大惊。十年正月，贼乘雾登山来犯，国琛挥军突起躏之，合山下军奋击，斩馘逾万，乘胜克潜山、太湖。林翼疏陈：“非鲍军之坚忍，不能久持；非国琛之出奇制胜，不能转危为安。”论功，擢道员。

十一年，粤匪复犯湖北，国琛驰援武昌，连复孝感、云梦，进攻德安。贼酋马融和死斗，卒以长围克之，加布政使衔。寻授湖北安襄郧荆道，仍兼治军。樊城地冲要，商贾所集，督军士筑土城，不烦民力，赖为保障。时捻匪西扰关中，命国琛率师赴援，以郧西戒严，留未行。

同治元年，马融和以众六万围南阳，国琛越境往援，力战解城围，拔出难民数万。巡抚严树森忌之，劾其不遵调度，以同知降补。二年，曾国籓调统义从营。击贼徽州，屡捷於豹岭、佛岭、黄傋口、小溪。皖南肃清，复原官，补甘肃巩秦阶道。

以母老假归。光绪元年，起复广东督粮道，擢按察使。五年，卒于官。

国琛以儒生治军十馀年，坚苦踔厉，号为名将。居官亦有政声。

黄淳熙，字子春，江西鄱阳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湖南即用知县，历署绥宁、会同。刚直为时所忌，引疾閒居。咸丰三年，巡抚骆秉章廉知其贤，使强起之。七年，署湘乡，有异政。寻丁父忧。鄱阳方陷贼，移家於湘乡。曾国籓方起督浙江军，辟参军事，不就。九年，石达开犯湖南，秉章檄淳熙募勇千六百人防省城，时出剿贼。达开由宝庆窜踞岭东，分党犯江华，淳熙破之於挂勾岭，遂夜袭岭东贼营，蹑至江、蓝，歼殪甚众。进剿贼党赖裕新，乘雾败之，破杉木根、黄马寨而还。十年，达开党众四出，淳熙转战於永、道、绥、靖诸州，复宜章、桂阳。前后三十馀战，皆捷，累擢知府，以道员记名。所部曰果毅营，增至三千人。

骆秉章奉命赴四川督师，湘军名将劲兵多从曾国籓、胡林翼，刘蓉荐淳熙兵精善战，秉章遂以淳熙与刘岳昭从行。至荆州，岳昭复留，独淳熙以所部当军锋。分道溯峡上，次万县，闻顺庆被围，率师赴援。五月，至，贼走定远，追之，距定远二十里，望贼屯城西南，连十馀里，城东北江水环绕，贼方造浮桥渡水。淳熙分三路进，遇贼即前搏之，掷火焚其屯，贼大乱争走，二十馀垒悉溃，擒斩数千。歼首贼何国樑，解散胁从万馀人。贼党彭绍福率众千馀屯东岸，收集溃贼，窜二郎场，淳熙锐进，欲一战平之。二郎场在山中，羊肠曲迳，通遂宁两路，均为涪江阻。别贼硃甲众数千由青冈坝至，四路设伏。淳熙遣侦不见贼，五鼓师行，贼燕子窠，击走之，逼二郎场。贼分两路绕山麓上，淳熙知有伏，令诸营左右搜捕，自率中军策应。兵分，伏贼起，遍布山冈。官军走田塍，泥深辄陷。淳熙率亲卒拒战，被围，策马突阵，陷淖中，弃马，手刃十馀贼，中矛仆，拥至场，支解燔之。贼慑其军勇猛，不复追，馀部整队还，贼亦遁走。淳熙虽战殁，湘军之威因之顿振。诏赠布政使，赐恤，加赠内阁学士，谥忠壮。

吴坤修，字竹庄，江西新建人。捐纳从九，分发湖南。道光二十九年，赈湘阴水灾，勤於事。从剿李沅发，以府经历、县丞补用。咸丰二年，粤匪犯长沙，以守城功擢知县。曾国籓创立水师，坤修司军械。四年，水师攻九江，入鄱阳湖，为贼所阻不得出，令坤修单骑往南康，导往吴城、南昌。五年，率舟师防瑞丰。以父忧归。既而武昌复陷，坤修从罗泽南援湖北，复咸宁、蒲圻、崇阳、通城，累擢同知，赐花翎。进规武昌。

六年，江西军事不利，胡林翼令坤修领新募军曰彪字营，会湘军援江西。复新昌、上高。由新昌取道罗坊攻奉新，梯城而登，贼死守不能拔，乃先下安义、靖安，后萃军奉新。时江西饷绌，坤修倾家赀，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七年春，克奉新，累擢道员。寻授广东南韶连道，仍留军，克瑞州。是年冬，东乡师溃，被劾褫职。九年，驻师抚州。江西巡抚耆龄檄督办抚、建、宁三属团练，始立团防营，驻贵溪。移德兴，出援徽州。十年，克建德。秋，徽防军溃，坤修方假归，其弟修敳摄军事，守岭外郭村。调回江西，曾国籓令守湖口，而巡抚毓科檄援建昌。贼由金谿窜东乡，坤修自抚州迎击於邓家埠，大破之。

贼复出贵溪窜安仁，遏之不得渡河，乃窜德兴、万年，将扰景德镇。坤修由饶州驰援景德，以固祁门大军后路。会贼由建德上犯，国籓令援湖口。坤修且战且进，先贼至，城恃以完，加盐运使衔。

同治元年，李秀成自苏州援江宁，分犯芜湖，会军击卻之，又会克金保圩、高淳、溧水及溧阳、东坝各要隘，遣散降众数万。三年，加布政使衔。江宁克复，以按察使记名。四年，署徽宁池太广道，授安徽按察使。五年，署布政使。六年，巡抚英翰驻颍州，出境剿捻，坤修转输饷运，未尝迟乏。七年，署巡抚，实授布政使。

东捻平，请假回籍补终父母丧。九年，回任。十一年，卒。巡抚英翰疏陈其战功政绩，赐恤，赠内阁学士。

康国器，初名以泰，字交修，广东南海人。少为吏员。道光末，从军，以劳授江西赣县桂源司巡检。咸丰初，粤匪犯江西，土寇蜂起，国器募死士三百，赣南道周玉衡檄击贼乌兜、良口，克万安。造船三十艘，习水战。六年，从克饶州，累擢知县，署南城。石达开陷瑞、抚、临、吉四郡，国器从克樟树镇，连战瑞州、临江、铅山、安仁，擢同知。十一年，广东巡抚耆龄檄剿阳山贼。贼踞蓝山，地阻绝，负隅十馀年。国器缘崖历磵出贼后，破石栅九，夺砲台，毁其老巢。遣子熊飞单骑说降剧贼练四虎，其魁梁柱走猪头寨，穴山攻获之。进军赫岩，擒贼渠周裕等。蓝山平，擢知府。同治元年，援浙，从蒋益澧围汤溪，明年春，克之，擢道员。三年，克馀杭，功最多，授福建延建邵道，始专统一军。

粤匪汪海洋犯闽，陷武平、永平，李世贤踞漳州、龙岩与之合，旁郡县多没於贼。左宗棠议三路进兵，国器自请当龙岩。进军雁石，令熊飞壁铁石洋，三战薄城下，破其众数万，并败古田援贼。四年正月，遂克龙岩。贼走永定，分踞苦竹、奎洋，势犹炽。国器进击苦竹，乘夜大雾，火贼营，破二十馀垒。海洋以悍党来援，败之於东阬，又败之大溪，乃窜广东大浦境。未几，海洋复犯永定，国器驰毁罗滩桥；贼分七路来扑，海洋自阵狮龙岭，所部皆死党，旗帜遍岩谷。国器曰：“贼精锐尽萃於此，若摧之，馀众必奔。”乃坚壁深沟，伺怠出击。先破其伏，分道猛进，斩馘数千，尽获其军实，海洋跳而免。时漳州亦下，李世贤西遁，遇国器於塔下，纵兵击之，降其众二万人。海洋走广东，踞镇平。国器进壁镇平东南高思塘，分军扼程官埠，贼数来犯，却之。国器知海洋将袭高思而虚攻程官埠，乃戒程官军勿为动，设伏两山间。海洋果率悍党来扑，诱入，伏突起，枪毙其枭汪大力、黄十四，海洋伤腕，阵毙及堕岩磵死者无数。胡瞎子攻程官，亦败走。寻克镇平。十二月，会诸军击贼嘉应，海洋伏诛，馀孽悉平。

五年，擢按察使。七年，迁广西布政使。十年，护理巡抚。十一年，内召，以疾归。光绪十年，卒。左宗棠疏陈战绩，请恤，格於吏议，特诏允之。

国器治军能以少击众，常伤足而跛，军中号康拐子，悍贼皆畏之。子熊飞，积功至浙江候补道，勇而有谋，常为军锋。国器数获奇捷，实资其力云。

李鹤章，字季荃，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鸿章弟。诸生。从父兄治本籍团练，屡出战有功，以州同用。咸丰十一年，从克菱湖贼垒，复安庆，擢知县，赐花翎。同治元年，从鸿章援江苏，常率亲兵佐督战。北新泾、四江口诸役，功皆最。又攻枝福山、许浦海口贼垒，招降常熟踞贼钱森仁。鸿章引嫌，奏捷不叙其劳，特旨询问，命一体议叙，以知州用，加四品衔。二年，会克太仓，规苏州。分诸军为两路，其进昆山一路，以程学启为总统；由常熟进江阴者，鹤章督之。迭战於常熟之王庄，江阴之南漍、北漍、顾山，毁贼垒，破援贼，会克江阴，擢知府。进攻无锡，踞贼黄子隆死守，李秀成屡来援；及苏州既克，溃贼亦麕聚，鹤章督水陆诸军力战克之，以道员记名简放。诏嘉鹤章：“能与兄同心戮力，为国宣勤。此次未行破格之奖，为鸿章功不自私，俾得报劳将士，鼓舞众心。指日常州、金陵次第奏捷，克成全功，更当与郭松林、刘铭传等同膺懋赏。”鹤章进趋常州，与刘铭传会攻，破援贼，解奔牛之围。三年四月，克常州，赐黄马褂，授甘肃甘凉道。是年冬，曾国籓调其军赴湖北。

四年，以甘肃回乱棘，命赴本任，鹤章以伤发未行。寻疾甚，国籓为奏请开缺，留襄营务。未久，乞病归，遂不出。以捐助山西赈金，加二品衔。光绪六年，卒於家。曾国荃疏陈：“李鸿章平江苏，鹤章与程学启各分统一路。请将战绩宣付史馆，於立功地建专祠。”允之。子经羲，官至云贵总督。

弟昭庆，初从曾国籓军，淮军既立，国籓留五营，令昭庆领之，驻防无为、庐江。同治元年，从鸿章至上海，解常熟围，克嘉兴、常州，皆在事有功。四年，国籓督师剿捻匪，昭庆总理营务，统武毅、忠朴等军。及鸿章代国籓，令赴前敌击贼，驰逐鄂、皖、东、豫之间，累擢至记名盐运使。捻匪平，留防江、淮。十二年，卒，赠太常寺卿。

吴毓兰，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粤、捻合扰皖北，毓兰以从九品偕兄毓芬集团练助剿凤、颍间，从解寿州围，擢县丞。同治元年，李鸿章率师援上海，毓兰从军东下，克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青浦、金山，皆与有功，擢知县。二年，克嘉定，解北新泾、四江口之围，加同知衔，领华字副营。击贼吴江八斥、牛尾墩、同里等处，进克平望、黎里，调守嘉善。三年，率所部从总兵程学启攻嘉兴，战於合欢桥。毓兰率枪船冒险渡河，先破贼卡，绕出贼营后，立拔之。进抵城下，贼以巨砲拒河口，学启被伤，毓兰率先锋攻益厉，掘河口架桥济师，昼夜环攻，轰陷城垣百馀丈。贼死抗不下，贼酋黄文金自湖州来援，力击走之，遂克嘉兴。毓兰缘梯先登，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

调守溧阳，降贼屯城中，势岌岌，突有金坛贼至，毓兰与兄毓芬议乘贼初至破之，设伏以诱。贼败走乌鸦岭，毓兰与毓芬两路夹击，擒斩无算。穷追至建平境，阵斩贼目林得英、黄有才，擒黄金龙。溧阳既定，调守长兴。时大军已破湖州，毓兰侦贼将窜泗安镇，与毓芬夜率健卒八百冒雨疾走，潜渡观音桥，贼不意兵至，弃粮械而走。追至泗安，降者数千，叙功擢知府。四年，调守扬州，移庐州。五年，回屯扬州。追论平浙西功，以道员选用。

六年，捻匪赖文光败窜至扬州，为毓兰所获，以道员记名简放。七年，寻加布政使衔。十年，李鸿章调充海防营务处，筦天津机器局。光绪六年，授天津河间兵备道。滨海多盗，毓兰按名捕置诸法。修南运河、子牙河堤，及千里堤湾，静海、军粮城河道，兴水利。八年，卒，优恤，附祀曾国籓天津专祠，扬州建专祠。

论曰：金国琛为罗、李旧部。黄淳熙后起，独立一帜，虽非楚籍，并为湘军名将。淳熙战胜殒身，国琛遭忌铩羽，皆未尽其才。吴坤修、康国器起於令尉，功施烂然。李鹤章才绩出众，堪膺大用，后竟不出。吴毓兰以擒获巨憝显名。功名之际，遭际固难测哉！

## 列传二百二十一

沈棣辉 邓仁堃 余炳焘 栗燿 硃孙贻 史致谔刘郇膏 硃善张子之榛 黄辅辰子彭年沈棣辉，字奏篪，浙江归安人。少游淮上，为河督麟庆司章奏。道光中，纳赀为广东通判，补广州永宁通判。擢黄冈同知，以功晋知府，补韶州。咸丰二年，调署廉州。时岭峤群盗并起，李士奎、颜品瑶、黄春晚等分踞钦州之那彭，灵山之林墟，众数十万。棣辉至，出贼不意，率兵二千掩入那彭，歼之。急分千人趋林墟，贼空壁出关，棣辉已由间道入其巢，遂连克旁近诸贼垒。博白贼刘八伺隙袭廉州，驰还，遇贼五里亭，令列阵以待。贼疑有伏，稍引去，呼噪乘之，贼大溃。休兵十日而进，又歼贼灵山早禾涌，追至广西横州，斩刘八。廉州平。

总督徐广缙驻梧州，剿艇匪，檄棣辉出郁林，援浔州。贼舟数百围城，攻甚急。

遣卒梯而入，约期会战，伏兵两岸，纵火焚贼舟，与城兵夹击，大破之。督诸军穷追，梧州水师邀击，沉贼舟无脱者。论功，加按察使衔。时广西贼窜湖南，徐广缙督师移剿，棣辉随参军事。广缙罢，叶名琛督两广，调棣辉回广东治军需。先已授广西左江道，至是调肇罗道。四年，署广东盐运使。

陈开者，广州匪首，倡乱踞佛山。群贼何子海、豆皮春、李文茂等应之，踞石门金官窑为犄角。连陷数十州县，环省皆贼垒。贼渠陈光龙屯河南岸，何博奋海艇千馀踞省河，道路梗塞，外援皆绝。名琛悉以军事付棣辉。选精锐四千人，以二千驻流桥、西山庙，为两翼；以千人伏城中，出小西门分布要害，多张旗帜为疑兵。

贼四面薄城，城内发砲中贼，阵乱，纵兵击之，斩级千，贼自是不敢近城。至十一月，围未解。棣辉谋於众曰：“今外无援兵，内无积储。闻贼中因争食内携，急击不可失！”乃自将千人出攻小港桥贼垒。日晡未下，忽见贼营火起，大呼曰：“贼破矣！”士卒皆奋，克之。乘胜进攻佛山，值大雾，贼不虞其至，连战皆捷，遂复佛山。

闻东莞水贼由石门犯省城，还军救之。至黄竹岐，贼船数千，官军仅数百艘，又居下风，势甚危。棣辉祷於南海神，俄而反风，令裨将何高汉驾艨艟冲入贼阵，碎其乘舟，大破之，杀贼万馀，俘数千，溺死者无算。危城获全，又分兵歼贼酋黄福於潭州。五年，复顺德、清远、英德。贼围韶州城已年馀，至是闻援兵至，遁。

南北路悉平，擢按察使。六年，擢贵州布政使，未之任，卒。赐恤，赠内阁学士。

棣辉以文吏治军，明赏罚，均甘苦，尤能知人。剿刘八时，招抚冯子材，后立大功为名将。何高汉乃贼何博奋之弟，推诚驭之，赖以成省河之功。廉州、浔州、广州三战，皆履险犯难，卒得大捷，尤为时称云。

邓仁堃，字厚甫，湖南武冈人。道光五年拔贡，以知县用，发四川，历署梁山、江油、洪雅。补綦江，调富顺。荐卓异，以忧归。服阕，入赀为知府，补江西南安，调署广信。所至皆有政声。署督粮道。咸丰二年，粤匪趋湖南，仁堃请修省城，筹守御。三年春，贼由武汉蔽江下，九江不守。巡抚出防，民争迁徙，仁堃谕令安堵。

上守江议，请增兵扼湖口，又条上城守事宜。实授督粮道。五月，贼犯江西，会江忠源师抵九江，仁堃请巡抚疏调，且遣使迎其师。忠源至，入任城守，与仁堃语合。

巡抚张芾倾心倚任，曰：“战问江君，守问邓君！”地雷屡发坏城，皆以力战获完。

仁堃欲出奇计焚贼舟，以鄱阳知县沈衍庆忠果有谋，令率所部千人备草船藏火药，约期袭贼，议阻未果。仁堃改粮船数十艘为砲艇，募卒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自夏徂秋乃引去。仁堃曰：“贼未受大创去，祸未已也！”亟请大修城以备，乃督工建砲城、砲台，城上官房、营棚、军器库、硝磺库、了台、望楼皆备，浚环城壕深广各三丈，筑临壕砲台，甃石为堤闸，用银十四万有奇，守御之具可恃。

五年，贼自湖北犯义宁，仁堃令道勇五百人往援。会赣州知府率勇二千至，仁堃请令驻义宁；巡抚陈其迈令防饶州，仁堃曰：“义宁扼三省要冲，官民频年固守。

团防为江省最，若弃不救，后将不能责官以守城，责民以团练。”力请改援，不许，仅以二百五十人往助守。中道遇贼，溃，义宁寻陷。未几，罗泽南师至，仁堃固请往攻义宁，为措饷十万济之，泽南寻克其城。

十月，贼陷瑞州、临江，围吉安，下游贼复萃九江、湖口，南昌大震。仁堃添募捍卫、保卫军，城备益严。曾国籓令副将周凤山率三千五百人规临江、瑞州，战胜樟树镇。时按察使周玉衡孤军守吉安，仁堃请檄凤山乘胜援吉安。众议倚凤山蔽省城，仁堃争曰：“贼知城高池深难卒攻，必为翦枝及本之计，先扰郡县，使会城孤立，然后大举而攻之。若悬赏二万金，周军必贾勇以解吉安围，瑞、临皆可复。

吉安失，则抚、建必相继不保，驯至全省糜烂，会垣且坐困矣。”终不听。六年正月，吉安陷，周玉衡死之，凤山军溃於樟树镇，抚州、建昌亦陷，南昌属县并为贼躏。仁堃兼署按察使、布政使。

子辅纶，偕同知林源恩同率平江勇三千馀人，益以宝勇、志同军进规抚州，复进贤。国籓亦檄李元度率勇四千自湖口移师会之，复东乡，两军合破贼河东湾。攻抚州久不下，援贼骤至，营陷，林源恩死之。学政廉兆纶劾辅纶臬司子，不应与兵事，并劾仁堃办城工不实，事下国籓及巡抚文俊按治，坐修城时未先请勘估，降五级调用。国籓疏言：“仁堃所承修为南数省第一名城。七郡并陷，省垣终保，不为无功。”仁堃既归，输穀三千石助军。十年，协守武冈，以功议叙。同治五年，卒。

余炳焘，字吟香，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举人，充景山官学教习。期满，以知县用，分发陕西。补清涧，调盩厔，又调渭南。回人马得全等谋不轨，亲入其巢捕之，置诸法，擢河南怀庆知府。咸丰三年，粤匪北犯窥开封，遂渡河围怀庆。时郡城兵仅三百，炳焘选团勇三千人登陴固守，募敢死士縋城下砍贼营，又潜毒城外汲道使自毙。贼以地雷隳城者三，皆击退。一日，雷雨中砲火蝟集，危甚，天忽反风，贼燔死者众，势顿沮。贼於近城树木栅，以断内外，为久困计。山东巡抚李僡先赴援，既而援军四集，诏大学士讷尔经额督师。围久，城中粮渐不支，炳焘素得民心，激以忠义，括粮节食，人心不涣。屡诏促战，都统胜保、将军托明阿等迭败贼，贼始入山西窜，凡被围五十八日乃解。特诏褒奖，赐花翎，以道员用，擢陕西凤邠道。

寻改授河南南汝光道。未几，就迁按察使。

大河南北以防匪倡联庄会，遇警相救；及贼去，聚而不散，莠民恃众抗官。四年，禹州、郑州、密县叠肇变，围城、焚署、纵囚、掠绅民。巡抚英桂出防信阳，咸请两司奏闻待命。炳焘曰：“贼虽众，皆乌合，志在剽掠，无纪律。速临以兵，必惊溃，解散其党，不久魁渠可缚也。若请朝命，迟将蔓延！”遂亲率兵七百、勇五百驰往，剿抚兼施，事即定。寻署布政使。

捻首张洛行扰归德，命炳焘往剿，攻雉河集，解亳州围，又潜入永城，击走之。

既而归德又有警，炳焘驰救，而他军遽退，贼遂东逸。炳焘染病，特旨予假治理，不开缺。七年，卒。怀庆请祀名宦祠。

栗燿，字仲然，山西浑源人，东河总督毓美子。道光十五年举人，以父血卩廕，特赐进士。咸丰三年，授湖北汉阳知府，至则汉阳再陷，行省未复，督抚皆寄治军中，委燿综理营务。四年，从大军复武汉，未几，贼大至，城复陷，六年，始复。

叙功，晋秩道员。燿以廉幹为巡抚胡林翼所器，令筦釐税粮台。八年，署荆宜施道。

寻加按察使衔，授武昌道，仍留署任，兼督钞关。军饷皆仰资盐榷，燿综核严密，税入羡馀，悉籍入公。修战舰，增军屯，水陆战守皆有备。

十一年，贼逼施南，燿请重兵，复集民团，守山险。贼合川匪分掠宣、咸诸县，施南协副将御之，遇伏，一军尽没。会刘岳昭军至，与郡兵夹击，贼大创，窜归。

松滋人马钲者，挟左道惑人，众至数千，密通贼，官军擒斩之。燿料贼不知钲死，必复至，集水陆军密为备。贼果趣夔州，遇官军辄败，及知马钲已诛，遂大溃。水陆合击，俘斩万馀，自是川匪无敢犯楚境。会大雨，荆江暴涨，齧攻万城堤。燿督兵民备畚挶，储土石，立泥淖间躬视板筑，信宿堤上，事定乃还。

在荆州四年，政教大行。署按察使，兼摄布政使，甫逾月，授湖北按察使。燿以其父毓美曾任是职，乃颜其堂曰诵芬。同治元年，擢布政使，未任，卒。

硃孙贻，字石翘，江西清江人。入赀为刑部主事。改知县，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皆有声。道光三十年，署湘乡。漕务积弊，屡酿巨狱，孙贻莅任，乡民方麕集环譟。孙贻令曰：“新漕限迫，骤改章，弗及。来年当为若剔朘削弊，敢煽动浮言者罪之。会匪切近灾也，亟缚献！”众唯唯散。叠捕盗魁陈胜祥、刘福田等置之法。稔知邑士之贤者，举罗泽南孝廉方正；县试拔刘蓉冠其曹；延王珍襄幕；於康景晖、李续宾、续宜皆奖勖之。广西匪炽，孙贻集众曰：“贼势未易殄，北窜，湖南当其冲，欲卫闾里，非团练乡兵不可。”王珍等曰：“谨奉令！”总督程矞采防衡州，孙贻以策干之，不省。会匪骤起，偕刘蓉、康景晖往捕。孙贻中弹，裹创战於湖洞，擒贼目王祥二、熊聪一，王珍复捕贼百馀，槛致总督行营，前后七百馀人。

咸丰二年，洪秀全连陷道州、江华、永明、桂阳、郴州。孙贻集团丁分三营，以罗泽南领中营，易良幹副之；王珍领左营，扬虎臣、王开化、张运兰隶焉；康景晖领右营。罗信南综粮糈，谢邦翰治兵械。推古人阵法，制为起伏分合，湘军纪律自此始。长沙围未解，王珍、康景晖、赵焕联分驻要隘；罗泽南、易良幹防县城，伏莽蠢动，即时捕灭，县境肃然。三年，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调防省城，孙贻令王珍、罗泽南、罗信南、刘蓉率之往。四年，孙贻率团破安化蓝田贼，擢郴州直隶州。

江忠源奉帮办军务之命，与曾国籓议援江西，令孙贻率湘军赴之。罗泽南领中营，易良幹领前营，谢邦翰领右营，康景晖领左营，扬虎臣领后营，罗信南领亲兵营，共三千人，至南昌，战永定门外，大破贼。谢邦翰、易良幹、罗信东穷追被戕，孙贻哭之恸，以李续宾代领右营，罗信南兼领前营。吉安土匪邹恩隆应贼，孙贻扼樟树镇，分军令泽南、续宾及刘长佑剿平之。南昌围解，凯旋，加知府衔，擢宝庆知府。诹才俊，严保甲，惩积匪，一如治湘乡时。捐寺观赀产制旗械军火，募战士千人，发义仓、常平储穀充饷，亲历各乡训练，捕新宁山门团匪诛之。五年，粤匪陷东安，率千人偕副将联霈驰扼五峰铺，贼不敢犯。衡阳土匪起，出境平之。

六年，骆秉章疏荐人才，记名以湖南道员简放。寻以治防功被优叙。八年，劳崇光调赴广西，假满未出，降一级调用，仍治湘、宝团防。十年，会刘长佑克广西柳州，开复处分，赐花翎，加按察使衔。骆秉章赴四川督师，奏调孙贻总理营务。

同治元年，擢授浙江盐运使。秉章奏治川省团练，孙贻与秉章左右议不合，引疾请罢。命力疾赴陕西佐理多隆阿营务，以病辞，终不复出。光绪五年，卒。

史致谔，字士良，顺天宛平人，原籍江苏溧阳。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末，出为江西广信知府。咸丰元年，署南昌。三年，粤匪犯江南，九江戒严，南昌讹言四起，城门昼闭，致谔请开城以安人心。寻回广信任。贼陷饶州，致谔募勇号信新军，因险设防，与浙军为犄角。四年，调南昌。江西诸郡行淮盐，惟广信行浙盐。军兴，淮盐不至，致谔议借销浙引，以馀息充饷，名曰“饷盐”，从之，即以致谔襄其事。年馀，销引逾常额，江、楚及浙皆利之。贼陷武宁，致谔率信新军赴剿，迭挫贼於紫鹿岭、巾口、火炉坪、箬田，复武宁。是年冬，南昌戒严，援师大集，主客军不相下。致谔协和将吏，客军二卒持刀扰质库，立斩以徇。

五年，兼署盐法道。寻以母忧去官，留襄军事。九年，服阕，命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

同治元年，署宁绍台道。宁波自前岁陷於贼，资洋兵之力复城，方谋画曹娥江而守。寻以法总兵马筹思所部与广勇互斗，广勇溃，贼乘间窜慈谿、奉化。致谔至，慈谿已陷，激厉民团登陴固守。与英总兵欻乐克、税务司法人日意格推诚相结；以美兵官华尔忠勇可用，介以相见，令攻慈谿，以驻馀姚之洋兵及同知谢采璋团勇应之。慈谿贼分扰鄞县境，及半浦，而嵊县、新昌贼复大举犯陈公岭。华尔克慈谿，中砲殁於军。陈公岭不守，奉化复陷，郡城又警。致谔乞饷於上海，令都司杨应龙募忠勇军，绅士李谔招大岚山义勇，又以广勇溃散，虑为贼用，招之回，令洋将布兴有、布良带，守备张其光分统之。部署甫定，贼由间道犯郡城，天雨阴霾，勒兵以待，伺贼懈出击之，分兵兜剿，连捷於横溪、石桥。进薄奉化，杨应龙率死士以梯登城，下之。时致谔已实授宁绍台道。奉化窜贼复勾结上虞贼分道犯慈谿、馀姚。

致谔以贼众兵寡，分援则力弱，议直捣上虞，贼必还救，因出师渐远，郡城饷事不能兼顾，乃请巡抚疏免前署道张景渠罪，责其专任兵事。连复上虞、嵊县、新昌，增军万人，进规绍兴。二年，复之。进克萧山，与大军会於钱塘江，浙东以平。巡抚左宗棠奏减杭、嘉、湖三府漕赋，致谔上书言：“蠲赋惠政，减正额尤当革浮收，各县情形各异。当择大者奏咨，馀并著为省例，以尽通变之宜。”三年，以筹饷功，加按察使衔，赐花翎。先以衰老乞归，未允，至是原品休致，卒於家。

刘郇膏，字松岩，河南太康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苏即用知县。咸丰元年，署娄县，有政声。三年，粤匪陷江宁，扬州、镇江相继失守。会匪刘丽川倡乱踞上海，附近川沙、南汇、嘉定、宝山、青浦诸县并陷。巡抚吉尔杭阿檄郇膏随营剿贼，郇膏率漕勇三百复嘉定，权知县事，选丁壮严守望，稽保甲，籍游民，民心大定。叙功，加同知衔，赐花翎。补青浦。

八年，调上海。租界华洋杂处，数构衅，郇膏争执是非，不为挠屈。有招工诱逼出洋者，亲登舟搜获，并追回已去者，民感之，洋人亦帖服。苏、杭既陷，上海孤悬贼中，郇膏练民兵，四乡设二十局，以资保卫。贼首李秀成陷松江，进犯上海。

登陴坚守十馀日，贼不得逞而去。时大吏萃居上海，或议他徙。郇膏曰：“沪城据海口，为饷源所自出，异日规复全省，必自此始。奈何舍而去之？”十一年冬，贼复陷浦东诸县，大吏檄郇膏往援，郇膏曰：“贼势张甚，宜守不宜战。”弗听，率练勇、乡团出战，果败，乃专议守。治行上闻，加道衔，以知府用。擢海防同知，超署按察使。寻实授，命署布政使，异数也！

李鸿章督师至，命总理营务，馈运无缺，兼协济江宁大营，两军月饷二十万，悉取给於上海。濬吴淞江以通运道，招集流亡，通商惠工，善后诸事，次第举行。

寻命护理巡抚，丁母忧。同治五年，卒。赠右都御史，上海建专祠，祀苏州名宦。

硃善张，字子弓，浙江平湖人。诸生。授桃南通判，升里河同知。咸丰九年，擢淮徐扬海道。粤匪、捻匪时扰江北，奸民乘时蜂起。善张常在行间，剿幅匪於海州、沭阳，歼其渠，赐花翎，加盐运使衔。捻首张隆据浮山，令水师伏临淮焚其舟，又卻之小溪。粤匪陷天长，扑蒋坝，善张驰援，殪其酋，赐号库木勒济特依巴图鲁。

善张方驻扬州，陈玉成来犯，攻城，发巨砲击之，贼结坚垒为久困计。援师集，败之七里店，追越仪徵以西，扬州获安。寻贼复麕至，连营至司徒庙。善张昼夜守陴，时出杀贼，贼卒不得逞，引去。十年，捻匪陷清江浦，率师克之，筑圩寨为善后计。

同治元年，调徐州道，兼筦粮台，用坚壁清野法防捻匪。从僧格林沁攻孙甿老巢，破之枣沟。二年，苗沛霖叛，陷寿州，围蒙城。善张知蒙城饷绝，输粟助之。

苗沛霖伏诛，湖团之乱起。湖团者，始议招流民开微山湖，自沛县至鱼台，户数万，争利亡命，迁迹其中。三年，新团匪杀掠沛县刘民寨圩，善张会兵剿之，未竟，疽发背卒。赠右都御史，赐恤。

子之榛，以廕授官，补苏州府总捕同知。历以海运叙劳，晋秩道员。官江苏凡四十年，筦釐务最久。精於综覈，以剔除中饱为职志，地方利病，无不洞悉。署督粮道。历署按察使十二次、布政使二次，大吏倚之。忌者众，屡被弹劾，按治皆得白。光绪二十五年，清釐田赋，岁增漕粮十五万石、丁银二十万两。二十六年，海防戒严，省城狱囚谋变，之榛方署臬篆，出情实者骈诛之，事乃定。宣统元年，授淮扬道，未任，卒。

黄辅辰，字琴坞，贵州贵筑人，原籍湖南醴陵。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遇事侃侃持正论，屡忤上官，不少屈，时称“硬黄”。咸丰初，以知府分山西。会贵州乱作，遽归倡团练，修碉堡，积穀省城二万馀石，抚清水江诸苗，平巴香乱，以功晋道员。寻赴山西，署冀宁道。饷绌，议加釐捐，辅辰谓晋人皆贾於外，山多地瘠，非他行省比，不宜病民。争之不得，则请蠲苛细，取大宗，及不切民生日用者。户部设宝泉分局於平定州，就铸铁钱。滞不行，则令分销诸郡县，岁收息银三万解部。辅辰谓：“京师用铁钱以济铜币之乏，山西勿便也。今行各县，议令交纳钱粮，以三万之微利，妨数百万之正供，利一而害百。即专行平定一州，日积日滞，其患滋大。”议上，遂罢之。九年，调赴直隶军营，察海口形势，请以重兵扼北塘，当事迂其言，不用。寻乞假去。至四川，依总督骆秉章。

陕西自回乱，地多荒芜，巡抚刘蓉议兴营田。辅辰书陈方略，采官私书为营田辑要三卷，大旨在用民而不用兵，与民兴利，不与民牟利，蓉疏荐之。五年，授陕西凤邠盐法道，任以西安、同州、凤翔、延安、乾州、邠州、鄜州七属营田事。辅辰建议谓：“关中土旷人少，非招徠客民，事末由济。然耕牛、耔种、农具、棚舍，官不能给，民不乐趋也。莫若即以地畀之，薄收其租，亩二斗为差，六年后给券，使世其业。虑田无限制，赋无定则，吏得以意高下为民患，当先正经界，略如古井田法，量地百亩为区，编列次第，书赋额於券，视土肥瘠别等则上下授之。凡领垦者以先后为次，十区为甲，十甲为里，置长焉。里长总十甲租课，岁输之官，凡移徙更替事皆责之。别授田六亩，俾食其入，为庶人在官者之禄，而官总其成。”令下，民皆便之。复定考课举劾法，策奉行不力者。期年，凡垦田十八万馀亩。时军事急，赖所入租麦以饷之。又拨产给书院、义学、养济院、育婴堂、种痘局及灞岸堤工、渠工，诸废皆举。寻卒，祀名宦。

子彭年，字子寿。举道光二十五年会试，逾两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随父在籍治团练，后入骆秉章四川戎幕，数有赞画功，不受保荐。同治初，刘蓉延主关中书院。久之，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主莲池书院。当光绪中，法、俄边事迭起，侍从近臣多慷慨建言，彭年虽不在朝，负时望，中外大臣密荐之。八年，擢授湖北襄郧荆道，迁按察使。屏餽遗，禁胥吏需索，年馀，结京控案四十馀起，平反大狱十数。调陕西，署布政使。

十一年，迁江苏布政使。连岁水旱，米踊贵，属县请加漕折，巡抚欲许之，彭年谓：“定例漕粮一石，随徵水脚钱一千，所费仅数百，独不可以有馀补不足耶？

今增漕折，民间多出二十万缗，与国计无关，尽归中饱。”持不可。十五年，护理巡抚，请以赈馀三十万缗濬吴淞江、白茆河、蕴藻浜，工未及举，十六年，调湖北布政使，总督张之洞尤倚重之。然守正不阿，遇库款出入，龂龂以争，虽忤其意，勿顾也。未几，卒。

彭年廉明刚毅，博学多通。所至，以陶成士类为国储才为己任。主讲莲池及在吴时设学古堂，成就尤众。著有陶楼诗文集、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子国瑾，光绪二年进士，官编修。嗜学能文，甚有时誉。

父丧，以毁卒。

论曰：军兴以来，监司贤者，保障一方，其功与疆吏等。军政财政，各行省多有专任之人。沈棣辉平广匪，余炳焘守怀庆，其最著也。邓仁堃殚心筹防，不尽见用。硃孙贻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刘郇膏主守上海以待援军。皆以一县令有裨大局。史致谔用外兵定宁波，硃善张保障淮、扬，功皆可纪。栗耀筦湖北税釐，黄辅辰兴陕西营田，并为兵食根本。黄彭年名父之子，久负时望，晚达未尽其用，时论惜之。

## 列传二百二十二

华尔勒伯勒东 法尔第福 戈登 日意格德克碑 赫德帛黎华尔，美国纽约人。尝为其国将弁，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执之。会粤匪陷苏州，上海筹防，谋练精兵。苏松太道吴煦识其才，言於美领事，获免，以是德之，原效力，俾领印度兵。既撤，自陈原隶中国。咸丰十年，粤匪陷松江，煦令募西兵数十为前驱；华人数百，半西服、半常装，从其后。华尔诫曰：“有进无止，止者斩！”贼迎战，枪砲雨下，令伏，无一伤者。俄突起轰击之，百二十枪齐发，凡三发，毙贼数百。贼败入城，蹑之同入，巷战，斩黄衣贼数人。贼遁走，遂复松江，华尔亦被创。

先是煦与华尔约，城克，罄贼所有以予。至是入贼馆，空无所得，以五千金酬之。令守松江，又募练洋枪队五百，服装器械步伐皆效西人。同治元年，贼又犯松江富林、塘桥，众数万，直偪城下。华尔以五百人御之，被围，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五重，人四乡，最内者平立，以次递俯，枪皆外指。华尔居中吹角，一响众应，三发，死贼数百。逐北辰山，再被创，力疾与战，贼始退。遂会诸军捣敌营，杀守门者，争先入毁之。是役也，以寡敌众，称奇捷。时浦东贼据高桥，偪上海，华尔约英、法兵守海滨，而自率所部进击，贼大败，加四品翎顶。

会李鸿章帅师至沪，乃隶戏下，令立常胜军，益募兵三千俾教练，参将李恆嵩副之，饷倍发。贼据王家寺，与英提督何伯等合攻。华尔贾勇先入，大斩虏首，进偪南翔，贼亦悉众轰拒，何伯负伤。华尔冒烟直进，立毁其营，生获八百馀人，遂复嘉定。规取青浦，华尔略东门，城溃；英、法兵自西入，华尔为承。贼奔，争赴水死。攻奉贤，法提督卜罗德遇害，诏赏貂皮采绒，恤其家。时恆嵩扼赵屯港、四江口，屡失利，嘉、青复危。华尔方议直捣金山卫，闻败，还守青浦。而富林、泗泾又相继失，乃弃青浦，简壮士五百袭天马山，破之。入城挈守军出，并力守松江，登陴轰击两昼夜不绝，贼宵遁，围解。官军图青浦，华尔攻南门，驾轮舶入濠，毁城十馀丈，麾众登堞，贼斗且走，追败之白鹤江黄渡，复其城，晋副将衔，降敕褒赏。俄伪慕王谭绍光复来犯，薄西门，与总兵黄翼升各军击之，贼溃，奔北岸，华尔毁其七营。逾月，会西兵再复嘉定。

其秋，贼十万复犯上海，华尔自松江倍道应赴，与诸军击卻之。时宁波戒严，巡道史致谔乞援，鸿章遣华尔偕往。值广艇与法兵构衅，引贼寇新城，从姚北纡道犯慈谿。华尔约西兵驾轮舶三，一泊灌浦，一泊赭山，一自丈亭驶入太平桥、馀姚四门镇，而自率军数百至半浦。平旦薄城，方以远镜了敌，忽枪丸洞胸，遽踣地，舁回舟。馀众悉力奋攻，贼启北门走。华尔至郡城，犹能叱其下恤军事，越二日始卒。以中国章服敛，从其志也。鸿章请於朝，优恤之，予宁波、松江建祠。初，丧归，煦检其箧，得金陵城图，贼所居处及城垣丈尺方位纤悉毕具，论者颇称其机密云。

勒伯勒东德加理尼阿尔伯依都额尔，法国加尔衤蔑多人。初为本国水师参将。

咸丰十一年，来上海。时寇据宁波，西人恶之，益兵戍守，遣勒伯勒东乘轮泊三江口。同治元年，从官军克府城，募壮丁千五百为洋枪队，自陈愿隶。明年，权授浙江总兵，受巡抚、宁波道节度。时上虞贼犯泗门、马渚，勒伯勒东军馀姚以待。寻与同知衔谢采嶂直捣贼屯，贼赴水死者千馀，乘锐毁其卡，薄城先登，击杀守陴悍贼，馀宵遁，城克。赴蛏浦，略绍兴，以贼遗土砲往，巡道张景渠止之，不听，未几，砲果裂，负伤而死，赐优恤。以法参将法尔第福为江苏副将，领其军，退守百官。

法尔第福，又名买忒勒，颇读华书。后攻绍兴，焚西郭门。次日复战，溃十馀丈，麾众登城，贼殊死斗，别有黑种人数十助之，遂遇害。优恤之。

戈登，英国人。同治二年，李鸿章檄领常胜军二千攻常州、福山营。别遣吕宋兵乘小舟薄贼垒，支木桥，伏死士城墙下。日中，港东西贼营皆破，缘墙入，痛歼之，遂夺福山石城。围解，权授江苏总兵。进攻太仓，毁南门贼卡，戈登轰溃二石垒，官军继进，克之。规取昆山，与总兵程学启度地势，以环昆多水，惟西南通进义，策先断其归路。遂与驾轮舶以偏师绕而西，贼不虞其至也，即时败奔，夺其四垒。谭绍光构悍贼来争，与诸军大破之，薄昆城，偕李恆嵩夹击，贼酋伪朝将先期逸去。逾月，学启攻东城，戈登自果浦河奄至，扼守西路，分道疾攻。贼夺西门走，阻水，歼焉。遂留驻昆城，策应各路。移师攻花泾港，知贼必不诫，率众击北门，毁城外贼垒。次日，贼降，收吴江、震泽而还。

以事谒鸿章於上海。先是白齐文闭松城索饷，既撤，潜通贼，领二百人入苏州。

戈登诇知之，亟返昆山为备。旋攻苏城，率军三千，与学启俱力争要害，稍剪城外贼垒。伪忠王李秀成闻警赴援，屡败；而绍光所部每战犹致死，自伪纳王郜云官以下，皆萌贰志，诣营乞降。乃与学启乘单舸会云官等於洋澄湖，令斩秀成、绍光以献，学启与誓，戈登证之。未几，秀成遁，云官杀绍光，开齐门迎降，赏头等功牌、银币，并犒其军。助攻宜兴、溧阳，并击退杨舍贼。进规常州，轰破南门，合诸军掘壕筑墙以败之。叙功，赏黄马褂、花翎，赐提督品级章服。

初，戈登与学启为昆弟交，每战必偕。及诛降酋，颇不直其所为，捧云官首而哭，誓不与见。嗣闻学启卒，悲不自胜，乞其战时大旗二，携归国为遗念。戈登归后，埃及乱，督师讨之，遇害。朝廷遣使往吊焉。戈登尝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可转弱为强。”又曰：“中国海军利於守，船砲之制，大不如小。”当时称其将略云。

日意格，法国人。尝为其国参将，驻防上海。同治元年，改调税务司。徙宁波，复郡城，与有功。官军攻慈谿，遣法兵驰往策应。会馀姚四门镇陷，遂与前护提督陈世章勒兵往讨，逾月，直捣上虞。贼缘道筑卡树栅，悉夺毁之，薄城，并力轰击，贼殊死战，贾勇直前，被创，众军继进，斩级千，贼始渡曹娥江去。进攻奉化，与诸军克之。攻安吉思溪、双福桥，驾小轮舶赴荻港，毁袁家汇贼垒，浙江平。左宗棠令与德克碑讨测西邦制造，仿造小轮舶试行。五年，宗棠创福州船政局，充正监督，度地募工，殚心所事；复筹设绘事院、小铁厂。七年，加提督衔，赏花翎。十三年，以船政教导劳赏银币。光绪年，卒。

德克碑，法参将。初，助攻奉化有功。旋奉其公使檄，将受代归，谒左宗棠，宗棠抚谕之。德克碑感服，愿易服色受节度。令驻守萧山。蒋益澧攻杭城，檄助战，游击何文秀攻鸡笼山，德克碑从宝塔岭登岸，攻倚城贼垒。会天大雾，贼扌冓嘉兴援贼自万松岭偪都司张志公营，势张甚。德克碑率众助击，败之。益澧督水陆军并进，连破九垒，令总兵高连升据其五，德克碑据其二，屯馒头山。轰溃城数丈，毁凤山门，官军为承，城遂复。贼溃，奔湖州。攻安吉思溪，德克碑率所部助之，轰击双福桥，不克，驾小舟泊河汊，火八角亭，支木桥以济。贼阻兵中流不得进，德克碑贾勇偪岸，所部遇伏卻走，改趋荻港，越壕入，克三垒。事宁，撤兵还上海。

五年，充船政局副监督。七年，马尾设船厂，督役兴工，赏花翎。九年，宗棠平回乱，檄调甘肃，隶麾下。十三年，录经始船政劳，膺奖赏。后卒。

赫德，字鹭宾，英国倍尔发司人。咸丰四年，来中国，充宁波领事署繙译官，调广州。又充香港督署书记官。九年，改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十一年，总税务司李泰国奉令购战舰，以赫德权代之，赴长江新开各口岸置新关。同治二年，李泰国去职，赫德实授，徙驻上海。三年，置台湾南北新关。还驻京，加按察使衔。八年，晋布政使衔，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光绪二年，佐定砲台条约。十年，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会巡船置镫楼台湾洋，为法虏，乃遣驻英税务司金登幹赴巴黎申理，乘机与议停战草约，还。未几，其国授为清、韩驻使，不就。逾年，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

十二年，赴香港、澳门，条议洋药税釐并徵，并置关九龙、拱北。十三年，葡使来华，与订澳门草约。十五年，藏兵寇哲孟雄，英兵乘势阑入，赫德遣其弟税务司赫政驰往，与驻藏大臣会筹划界诸事。十九年，赏三代一品封典。二十五年，与德使筹置胶海新关。明年，各国联军入京，赞襄和议，晋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召入觐，赐“福”字。三十一年，与德使更议胶关章程，改行无税区地法。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征榷一如胶海。三十三年，东三省度地置关。逾年，谢病归，诏许之，加尚书衔。

赫德官中国垂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尝教其子习制艺文，拟应试，未许。

总署尝拟请授总海防司，道员薛福成以其阴鸷专利，常内西人而外中国，上书鸿章力争之，议始寝。辛亥后，病卒，赐优恤。

帛黎，法国人。同治八年，来中国，充福州船政学校教员。十二年，赏五品衔，予双龙奖牌。明年，调充江海关税务帮办，历镇江、北海、瓯海、临海、粤海诸关。

光绪十九年，晋三品衔，调北京，迁税务司。二十二年，朝议行邮政，以赫德兼领其事，帛黎实参治之。凡都会、省城、通商口岸，渐次置局，命曰“大清邮政”。

寻徙拱北。二十六年，还京。明年，迁邮政总办，晋二品衔。置代办局於芜湖。二十九年，河南、山东、山西、贵州复置副总局，自是内地城乡村镇，街邮遍设。时尚未入万国邮政公会，即已与日本及英属印度、香港联约试行。三十年，赏双龙三等第一宝星。与法、德及英属那达商定联邮章程。先后成邮政六百馀局，代办四千二百馀所。宣统三年，改隶邮传部，设总局，尚书盛宣怀疏荐之，遂被命为总办，邮局置官自此始。越二年，乞病归。未几，卒。

论曰：华尔、戈登先后领常胜军，立功江、浙，世称“洋将”，时传其战略。

日意格初亦参防战，继以船政著劳。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兹数人者，受官职，易冠服，或原隶国籍。食其禄者忠其事，实有足多，故并著於篇。

## 列传二百二十三

沈桂芬 李鸿藻 翁同龢 孙毓汶沈桂芬，字经笙，顺天宛平人，本籍江苏吴江。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一等，擢庶子。累迁内阁学士。先后典浙江、广东乡试，督陕甘学政，充会试副总裁。八年，丁父忧。服阕，补原官。晋礼部左侍郎。同治二年，出署山西巡抚，明年，实授。连上移屯、练兵诸疏，并称旨。桂芬以山西民食不敷，自洋药弛禁，栽种罂粟，粮价踊增。於是刊发条约，饬属严禁。疏陈现办情形，上韪之，颁行各省，著为令。旋丁母忧。六年，起礼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命为军机大臣。历户部、吏部，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迁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光绪元年，以本官协办大学士。京畿旱，编修何金寿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请责斥枢臣，谕交部议。桂芬坐革职，特旨改为革职留任。旋复原官，充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太子太保。

桂芬遇事持重，自文祥逝后，以谙究外情称。日本之灭琉球也，廷论多主战，桂芬独言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力持不可。及与俄人议还伊犁，崇厚擅订约，朝议纷然；桂芬委曲斡旋，易使往议，改约始定，而言者犹激论不已。桂芬久卧病，六年，卒，年六十有四，赠太子太傅，谥文定。

桂芬躬行谨饬，为军机大臣十馀年，自奉若寒素，所处极湫隘，而未尝以清节自矜，人以为难云。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十年，上择儒臣为皇子师，大学士彭蕴章以鸿藻应。召来京，明年，特诏授大阿哥读。穆宗登极，皇太后懿旨命直弘德殿。同治元年，擢侍讲。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四年，命直军机。五年，授礼部右侍郎。遭母忧，皇太后懿旨，援雍正、乾隆年大臣孙嘉淦等故事，命鸿藻开缺守孝，百日后仍授读，兼参机务。并谕：“移孝作忠，勿以守礼固辞。”鸿藻恳终制，不允。倭仁等亦代为陈请，仍命恭亲王传谕慰勉。鸿藻连疏称疾，遂得赐告，卒终制始出。

七年，捻扰畿疆，鸿藻方里居，以各路统兵大员事权不一，疏请特派亲王为大将军，坐镇京师，以固北路；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分扎保定、河间东西两路，各率所部兵勇相机剿办；陈国瑞为帮办军务，专统一军为游击之师；直隶总督官文专顾省城，筹备诸军饷需，以资接济；丁宝桢驻扎直、东交界，防贼东窜；李鹤年驻扎直、豫交界，防贼南窜；直、晋交界，由左宗棠等分拨劲旅扼要驻扎；并请敕下各该大臣和衷商办，迅奏肤功。奏入，上遂命各路统兵大臣均归恭亲王节制。

旋起礼部左侍郎，仍直弘德殿及军机如故。

十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时有修葺圆明园之旨，朝臣同起力争。

鸿藻亦言：“粤、捻初平，回氛方炽，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乃止。十三年，上有疾，命代批答章奏；旋崩，自劾辅导无状，罢弘德殿行走。

光绪二年，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寻丁本生母忧，服阕，起故官，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时崇厚与俄擅定伊犁约，鸿藻坚持不可，争於廷。卒治崇厚罪，议改约。及法越启衅，言路愈奋发，劾罢枢臣。鸿藻谪迁内阁学士。后复累迁礼部尚书。

十三年，河决郑州，上命鸿藻驰往督办。先是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议於西坝兴工，鸿藻至，仍之。又续兴东坝工。叠遇奇险，皆力为固守。会伏秋汛至，西坝失事，请暂停工。上以鸿藻督率无方，革职留任；并夺李鹤年河道总督，命鸿藻暂行署理。寻回京，复以礼部具奏典礼漏缮签改日期，再议革职，上特宽免。

大婚礼成，复原官。

二十年，日韩事棘，命鸿藻商办军务，再授军机大臣。与翁同龢皆主战，并争和约，卒不能阻。旋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历蒙颁赏书画及诸上方珍物。

充乡试、会试、殿试等阅卷大臣。二十三年，以病乞假，疾笃，赏给药饵，命御医往视。卒，年七十有八。遗疏入，上震悼，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子焜瀛、煜瀛，均赏给郎中。

鸿藻性至孝，为学守程硃，务实践，持躬俭约。傅穆宗十馀年，尽心启沃。一日，穆宗学书，故为戏笔。鸿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静，请少息。”穆宗改容谢之。其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御史王鹏运谏止修颐和园，几获重谴，鸿藻力解之，得免。德宗间日一往颐和园侍起居，时留驻跸。言官有言其不便者，太后大怒，欲黜之，鸿藻谓如此必失天下臣民之望，乃止。所荐引多端士。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为重，然亦不免被劫持云。

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八年，典试陕甘，旋授陕西学政，乞病回京。同治元年，擢赞善。典山西试。

父忧归，服阕，转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五日一进讲，於帘前说治平宝鉴，两宫皇太后嘉之。累迁内阁学士。母忧服阕，起故官。同龢居讲席，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恭录康熙、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疏言：“变不虚生，遇灾而惧。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上览奏动容。又圆明园方兴工，商人李光昭矇报木价，为李鸿章所劾论罪。廷臣多执此入谏，恭亲王等尤力诤，上不怿。同龢面陈江南舆论，中外人心惶惑，请圣意先定，待时兴修。乃议定停园工，并有停工程、罢浮费、求直言之谕。

光绪元年，署刑部右侍郎。明年四月，上典学毓庆宫，命授读，再辞，不允。

旋迁户部，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工部。六年，廷臣争俄约久不决，懿旨派惇亲王、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廕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拟片进呈取进止，至俄约改定始止。八年，命充军机大臣。十年，法越事起，同龢主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前后充会试总裁、顺天乡试考官，两蒙赐“寿”，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尝请假修墓，传旨海上风险，命驰驿回京，恩眷甚笃。

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

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时日韩起衅，同龢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会海陆军皆败，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

於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同龢、鸿藻等会商办理。上尝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明年，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於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八月，政变作，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硃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宣统元年，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尚书瑞珍子。咸丰六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八年，丁父忧。十年，以在籍办团抗捐被劾，革职遣戍。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同治元年，以输饷复原官。五年，大考一等一名，擢侍讲学士。先后典四川乡试，督福建学政。光绪元年，丁母忧。服阕，起故官。寻迁詹事，视学安徽。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十年，命赴江南等省按事。时法越事起，毓汶以习於醇亲王，渐与闻机要。適奉硃谕尽罢军机王大臣，毓汶还，遂命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当国益厌言路纷嚣，出张佩纶等会办南北洋、闽海军务，馀亦因事先后去之，风气为之一变。十五年，擢刑部尚书，寻调兵部，加太子少保。历典会试、顺天乡试，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缰。二十年，中日媾和，李鸿章遣人赍约至。廷臣章奏凡百上，皆斥和非计。翁同龢、李鸿藻主缓，俄、法、德三国亦请毋遽换约。毓汶素与鸿章相结纳，力言战不可恃，亟请署，上为流涕书之，和约遂成。明年，称疾乞休。二十五年，卒，予谥文恪。

毓汶权奇饶智略，直军机逾十年。初，醇亲王以尊亲参机密，不常入直，疏牍日送邸阅，谓之“过府”。谕旨陈奏，皆毓汶为传达。同列或不得预闻，故其权特重云。

论曰：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

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韩，外患内忧，国家多故。慈圣倦勤，经营园囿，稍事游幸，而政纪亦渐弛矣。鸿藻久参枢密，眷遇独隆。桂芬以持重见赏，同龢以专断致嫌。

毓汶奔走其间，勤劳亦著，大体弥缝，赖以无事。然以政见异同，门户之争，牵及朝局，至数十年而未已。贤者之责，亦不能免焉。

## 列传二百二十四

荣禄 王文韶 张之洞 瞿鸿禨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祖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父总兵长寿，均见忠义传。

荣禄以廕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同治初，设神机营，赏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用大学士文祥荐，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宗崩，德宗嗣统。荣禄言於恭亲王，乃请颁诏，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其后始定以绍统者为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会学士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多，乃解尚书及内务府差。又以被劾纳贿，降二级，旋开复，出为西安将军。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

二十四年，晋大学士，命为直隶总督。是时上擢用主事康有为及知府谭嗣同等参预新政，议变法，斥旧臣。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超授侍郎，统练兵。荣禄不自安。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再垂帘，於是太后复临朝训政，召荣禄为军机大臣，以世凯代之。命查拿康有为，斩谭嗣同等六人於市。以上有疾，诏徵医。复命荣禄管兵部，仍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乃奏设武卫军，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而自募万人为中军，驻南苑。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载漪等称其术，太后信之，欲倚以排外人。福祥率甘军攻使馆，月馀不下。荣禄不能阻，载漪等益横，京师大乱，骈戮忠谏大臣。荣禄踉跄入言，太后厉色斥之。联军入京，两宫西幸，驻跸太原。荣禄请赴行在，不许，命为留京办事大臣。已而诏诣西安，既至，宠礼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二十九年，卒，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

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进士，铨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左宗棠、李鸿章皆荐其才。擢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署巡抚。黔苗乱炽，桂东沦寇域。文韶条上援黔、防境机宜，以兵事属按察使席宝田，督其部将苏元春、龚继昌等进剿，斩首逆张秀眉乌鸦坡，黔境平。文韶绘苗疆要塞图，上之朝。十一年，除真。宁远莠民倡乱，耒阳硃鸿英复妄称明裔构众，先后檄道员陈宝箴讨平之。光绪元年，遣总兵谢晋钧平新化、衡、永土寇。抚湘六年，内治称静谧焉。入权兵部侍郎，直军机。会岁旱，各省籥灾，中旨罪己。文韶亦自陈无状，诏革职留任。旋除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八年，御史洪良品、邓承修劾云南军需案，文韶坐失察，夺二级。乞养归，终母丧，还前除。

十五年，授云贵总督。武定会匪陷富民、禄劝，人心恟惧。文韶斩获叛将，三日而定。无何，镇边夷乱起，檄迤南道刘春霖分道进攻，拓地三百里。徙建城於猛朗，募勇屯垦。改临安猛丁归流，移府经历驻其地。其馀寇乱及土族叛服不常，皆随时殄灭。

初，英、法并缅、越后，西南缘边防务益棘。文韶绥靖各路土司，令自为守。

会日韩启衅，诏入都询方略。既至，奉帮办北洋之命。鸿章赴日议和，文韶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成，实授。时关内外主客军四百馀营，酌留湘、淮、豫三十营，馀悉散遣，士卒帖然。建议筹修旅大砲台，谓：“旅顺旧台密於防前，疏於防后，敌自大连湾入，遂失所芘；大连旧台，专顾防海，未及防陆，敌自金州登岸，遂不能支。今重整海防，必弥其罅隙。”又请加意水师、武备各学堂，以储将才，嫺武幹，俟财力稍足，徐图扩充。又陈河运漕粮积弊，请苏漕统归海运，他若勘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踵鸿章后次第成之，而京汉铁路亦兴筑於是时矣。又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造就甚众。

二十四年，入赞军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拳匪仇教，文韶力言外衅不可启，不见纳。宫车既出，三日，始追及怀来。自联军犯京，事急，两宫召军机，惟文韶一人入见，谕必侍行。至是立召对，泣慰之，遂随扈，自晋入秦，晋体仁阁大学士。明年，改外务部会办大臣，旋赏黄马褂。署全权大臣，命先还京，佐办中俄条约。交还东三省及关外铁路，事宁，赏双眼花翎。充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总局。转文渊阁，晋武英殿。三十一年，免直军机。明年，称疾乞休。

文韶历官中外，详练吏职，究识大体，然更事久，明於趋避，亦往往被口语。

三十四年，乡举重逢，赐太子太保。其冬，卒，年七十九，晋赠太保，谥文勤。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所取士多俊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光绪初，擢司业，再迁洗马。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议改约。六年，授侍讲，再迁庶子。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并附陈设防、练兵之策。疏凡七八上。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七年，由侍讲学士擢阁学。俄授山西巡抚。

当大祲后，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黩货，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

八年，法越事起，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间调解。因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任将帅。十年春，入觐。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当是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越将刘永福者，故中国人，素骁勇，与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复分兵攻台湾，其后遂据基隆。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著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广西军既败於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於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会法提督孤拔攻闽、浙，砲毁其坐船，孤拔殪，而我军不知，法原停战，廷议许焉。授李鸿章全权大臣，定约，以北圻为界。叙克谅山功，赏花翎。

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砲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十二年，兼署巡抚。於两粤边防控制之宜，辄多更置。著沿海险要图说上之。在粤六年，调补两湖。

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沣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徵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幹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於井陉，关陇之骖交於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鍊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砲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砲，改筑西式砲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於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劾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釐定大学堂章程，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对，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萌，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

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筦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

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

逾年，亲贵浸用事，通私谒。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瞿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元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学士。久乃迁詹事，晋内阁学士。先后典福建、广西乡试，督河南、浙江、四川学政。所行皆本功令，律下尤严。

朝鲜战事起，我师出平壤。鸿禨上四路进兵之策，请兼募沿海渔人蜑户编为舟师，使敌备多力分，庶可制胜。及和议成，鸿禨方自蜀还，复奏言秦中地形险要，请豫建陪都。日本增兵辽东，鸿禨以敌情叵测，请敕刘坤一、王文韶简练劲旅，不可专任淮军。適坤一奏劾山西将贺星明侵饷，革职，鸿禨言：“刑赏治天下之大柄，军纪废弛已久，宜严惩以儆其馀。”又：“叶志超、龚照屿等败军辱国，罪当死。

和约既定，势不能与勾，宜籍其财产，或令巨款捐赎，然后贷其一死。”皆不报。

旋迁礼部侍郎，出督江苏学政。请罢武科。

两宫西狩，鸿禨差竣诣行在，道授左都御使，晋工部尚书，仍以西安陪都为言。

既至，命直军机，兼充政务处大臣。请以策论试士，开经济特科，汰书吏，悉允行。

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六部上，以鸿禨为尚书。时方与各国议和，鸿禨治事明敏，谙究外交，承旨拟谕，语中窍要，颇当上意焉。扈跸回銮，赏黄马褂，加太子太保。

自新政议起，兴学、通商、劝工诸政，有司多借端巧取。鸿禨请降旨禁革苛派，任民间自办。又请旨以户部正杂诸款供地方正用，宫中岁费，遵先朝定例，量入为出，不便自户部增拨。裁汰内务府冗员，用节糜费。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是时中外咸以立宪为请，朝廷下诏豫备宪政始基，勖天下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用鸿禨言也。三十二年，协办大学士。特旨派议改官制大臣，鸿禨以枢廷事冗辞。旋命与大学士孙家鼐复核，颇有裁正焉。

鸿禨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於任事。素善岑春煊，春煊入朝，留长邮传部。密疏劾庆亲王奕劻，奕劻恶春煊，遂及鸿禨。会鸿禨因直言忤太后旨，侍讲学士恽毓鼎劾以揽权恣纵，遂罢斥归里。辛亥，湘变起，流寓上海，旋卒。后追谥文慎。

论曰：德宗亲政，愤於外侮，思变法自强。乃以辅导无人，戊戌党祸，庚子匪乱，遂相继而作。太后再出垂帘，初坚复旧，继勉图新。宣统改元，议行宪政。政体既变，国本遂摇，而大势不可问矣。荣禄屡参大变，文韶久达世务。鸿禨后起，参议立宪，终以失宠太后，不免放斥。唯之洞一时称贤，而监国摄政，亲贵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忧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尚何言哉？

## 列传二百二十五

阎敬铭 张之万 鹿传霖 林绍年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咸丰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鄂，总司粮台营务。累迁郎中，擢四品京堂。

林翼请病，复疏荐敬铭才，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严树森继为巡抚，亦推敬铭湖北贤能第一，署布政使。以丁本生父忧归，命治丧毕赴军，未行，诏署山东盐运使，擢署巡抚，疏乞终制，不许。时山东教匪入新泰，捻、幅各匪犯邹、曲阜，降众窜阳穀、聊城。敬铭既受任，檄总兵保德等进剿，而自督军规淄川，克之。已革参将宋景诗引降众屯东昌，复叛，饬按察使丁宝桢讨之。景诗窜莘，敬铭檄军防运河，令之曰：“使一匪潜渡者，杀无赦！”而自移军博平。已而保德、宝桢连败贼唐邑马桥，克王家海，别军克甘官屯，贼遁开州。事平，再请终制，仍不许。三年，服除，实授。

奏言抽调绿营兵练骑队，朝旨允行，令即遣散募勇。敬铭言：“东省变故频仍，乱甫定，降众未必革心。绿营废弛已久，骤裁勇易启戎心。臣不敢为节啬帑项浮词遗后患。”又言：“兵之能强，端恃将领。将领之材，亦资汲引。如胡林翼、曾国籓、左宗棠倡率乡里，楚将之名遂著。前者僧格林沁奏称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老成谋国，瞻言百里。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耻不知兵。以在军久，见诸军之成败利钝，必求其所以然之故。深知不求将而言兵，有兵与无兵等。

今北方虽所在募勇，皆乌合耳。为将者贪婪欺饰，不知尊君亲上为何事，使握兵符，民变兵譁，后患滋大。故欲强兵必先储将。北人之智勇兼备者，推多隆阿。请饬多隆阿募北方将士，教之战阵，择其忠勇者，补授提、镇、参、游，俾绿营均成劲旅，何必更募勇丁？”时捻患炽，台臣议行团练。敬铭言：“敛乡里之财以为饷，集耕种之民以为兵，於事有害无益，不如力行坚壁清野之法。”事遂寝。

四年，僧格林沁战殁曹州，贼势张，益趋张秋南，将犯省城。敬铭督师东昌，还军御之，增设砲划防河，贼折而东。移军兗州，贼窜丰、沛。乃檄总兵杨飞熊间道趋滕，防贼还窜。贼果入湖滨，以飞熊扼运河，不得逞，窜徐州。明年，贼入钜野，游击王心安失利。敬铭方卧疾，强起视师东平。兗沂曹济道文彬督团勇击贼，贼引去。敬铭赴济宁，会曾国籓商定分扼黄、运之议。贼复大股趋钜野、金乡，分扰运西。遣知府王成谦等要击，而自督军巡河，露宿四昼夜，贼连败，始西遁。有张积中者，结寨肥城黄崖，集众自保，以不受抚，夷之。六年，移疾归，居久之，以工部侍郎召，不起。

光绪三年，山西大饥，奉命察视赈务。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置之法。请裁减山、陕诸省差徭，并追弹尚书恩承、童华前奉使四川过境扰累状，均下吏议。八年，起户部尚书，甫视事，以广东布政使姚觐元、荆宜施道董俊汉贿结前任司员骫法，咸劾罢之。兼署兵部。疏陈兴办新疆屯田。明年，充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晋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授东阁大学士，仍筦户部，赐黄马褂。自陈衰老，辞军机大臣。时上意将修圆明园，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会廷议钱法，失太后旨，因革职留任。十三年，复职，遂乞休，章四上，乃得请。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文介。

敬铭质朴，以洁廉自矫厉，虽贵，望之若老儒。善理财，在鄂治军需，足食足兵，佐平大难。及长户部，精校财赋，立科条，令出期必行。初直枢廷，太后颇信仗之，终以戆直早退云。

张之万，字子青，直隶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以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咸丰二年，出督河南学政。粤贼破归德，近偪开封，之万条上防剿事宜，多允行。俄，召还，授锺郡王读。由侍读累迁内阁学士。同治元年，擢礼部侍郎，兼署工部。尝被诏偕太常寺卿许彭寿等汇辑前代帝王及垂帘事迹可法戒者上之，锡名治平宝鉴。

会河南州县以苛派擅杀为御史刘毓楠奏劾，命之万往按，得实，巡抚郑元善以下降黜有差，即以之万署巡抚事。疏陈军兴财匮，请仿湖北变通漕折，言：“汴漕一石旧折银四两，今请令州县留办公费七钱，实解司库三两三钱，以二两购米实仓，馀一两充汴饷，其三钱为通省公费。”允行。

捻酋陈大喜犯南阳，之万亲赴汝州督师。大喜窜阜阳，勾结皖捻，一由岳城趋杨庄偪雷堰，一入张冈，总兵张曜驰击破之。团练大臣毛昶熙诸军相继至，连战皆捷，斩逆酋张凤舞，汝南肃清。之万驻军许州，既分遣诸将设防，自引军还省；而亳捻乘虚袭许，陷两寨，坐降二级留任。西捻张总愚窜邓州，蓝大顺走西坪，谋与合。张曜既败总愚重阳店，乘胜袭西坪，大顺亦败走。之万复进汝州。三年，移屯南阳，贼犯开封，还军击走之。四年，迁河道总督。僧格林沁战殁曹州，督兵大臣皆获咎。之万亦革职留任，以助防省城功，给二品顶戴。五年，移督漕运。捻入徐州，之万以里下河为财赋所出，严防清、淮及六塘河诸要地。六年，淮军获赖文光於扬州，东捻平。捷闻，赐之万花翎、头品顶戴。七年，会剿西捻，总愚溺死，东南大定。之万疏陈江北善后事宜。九年，调江苏巡抚。迁浙闽总督，以母老乞养归。

光绪八年，起兵部尚书，调刑部。十年，入军机，兼署吏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协办大学士。十五年，授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赐双眼花翎、紫缰。二十年，免直军机。

之万入直凡十年，领枢密者为礼亲王世铎，治尚安静，故得无事。及日韩事棘，之万乃先罢退。又二年，以病致仕。卒，年八十七，赠太傅，谥文达。

鹿传霖，字滋轩，直隶定兴人。父丕宗，官都匀知府，死寇难，谥壮节，传霖其第五子也。当丕宗守都匀时，叛苗麕聚城下，传霖方率健卒迎饷，闻警，驰还助城守，相持十阅月，援绝城陷。传霖投总督告父死状，大兵攻复都匀，奉父母遗骸归葬，时年甫二十，由是知名。以举人从钦差大臣胜保征捻，授同知。同治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广西知县。以督剿柳、雒土匪功，赐孔雀翎，擢桂林知府。光绪四年，调廉州。时李扬才将叛扰越南，急捕之，立散其党。旋升惠潮嘉道。

擢福建按察使，调四川，迁布政使。九年，授河南巡抚，清釐州县纳粮积弊，岁增三十馀万。十一年，调陕西，引疾归。十五年，再出抚陕。值黄河西啮，将与洛通。

传霖增筑石坝三十馀座，得无患。中日构衅，遣兵入卫，命兼摄西安将军。二十一年，擢四川总督。蜀故多盗，特立一军捕治之。夔、万大饥，发上游积穀，又采湖北粮米平粜。

是时英、俄交窥西藏，藏番恃俄援，梗英画界。英嗾廓尔喀与藏构兵，而瞻对土民苦藏官苛虐，思内附。传霖以瞻对为蜀门户，瞻不化服，无以威藏番；藏番不听命，则界无时定。而英之忌俄者益急图藏，藏亡瞻必随亡，行且及於蜀。会硃窝、章谷土司争袭事起，传霖檄知府罗以礼、知县穆秉文往谕，以提督周万顺统防边各军进驻打箭炉。瞻酋仔仲则忠札霸以兵侵章谷，抗我军。传霖乘机进发，迭克诸要害。各土司詟服，率兵听调。渡雅龙江抵瞻巢，斩馘过当，尽收三瞻地，乃请归流改汉，条陈善后之策，疏十数上。会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办事大臣文海交章言其不便，达赖复疏诉於朝，廷议中变，传霖解职去。

二十四年，召授广东巡抚，旋移江苏，摄两江总督。二十六年，拳匪乱作，传霖募三营入卫，奔及乘舆於大同。至太原，授两广总督。旋命入直军机，从幸长安。

擢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兼署工部。明年，回跸，兼督办政务大臣。凡疏陈加赋括财、损民以益上者，传霖率摈勿用；而务汰冗费，去中饱，并奏罢不急之工：均报可。有诏自后宫内供需皆取给内务府，户部专掌军国大计，实传霖发之也。三十年，转吏部。三十二年，新官制成，乃退直，专治部事。寻仍入直，解部务，以尚书协办大学士。命查办归化城垦务大臣贻穀，论遣戍，参劾不职者数十人。

宣统嗣立，与摄政醇亲王同受遗诏，加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历拜体仁阁、东阁大学士，兼经筵讲官。二年春，疾作，章四上，皆温谕慰留。七月，卒，年七十五，赠太保，谥文端。

传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虽贵势不稍贳。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晚病重听，屡乞休不获，居恆郁郁云。

林绍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以编修历充乡会试同考官。

光绪十四年，改御史。时议修颐和园，先是疆吏筹设海军经费，输存北洋，及园工兴，阴移其费以助工，号为“进献”。绍年极陈：“生民疲敝，当以俭化天下，使督抚爱养百姓。若诛求进献，未足以言忠。请即下诏停输，还所进奉。”得旨严饬。

会以忧去，服除，补山西监察御史。疏严门禁，杜宦寺交通之渐。十九年，陕西考官丁维禔夤缘内监得试差，复疏论之。

俄，授云南昭通府知府。边瘠难治，土目禄尔泰横暴，睚眦杀人，莫敢诉，猝捕戮之，众慑而定。期年劾罢文武吏不职者五人。调摄云南府，甫受事，安宁州盗劫货戕人於涂，州牧以总督崧蕃怒缉捕不力，妄系平民二十馀。绍年覆按，疑其枉，谒总督廷争，卒获正犯，出二十馀人者於死。崧蕃愧谢，密疏荐绍年可大用。擢迤南道，未之任，擢贵州按察使。二十六年，迁云南布政使，就擢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广西游匪侵滇边，遣将击卻之。招抚八达河村民之陷匪者，以断贼接济，益大出兵合剿。滇境既清，乃以全力赴援广西，而蒙自土匪乘间复发，连陷临安、石屏。

绍年会商总督丁振铎，檄按察使刘春霖扼通海，广南军蹑其后，不两月事平。疏言督抚同城任事非便，自请裁缺，从之。移抚贵州，而湖北、广东两巡抚旋亦议裁。

印江团首吕志礼、杨鑫不相能，积十馀载，相残杀。绍年至，以兵胁之降，仍拥众不散，遂案诛之。

绍年默察大势，非立宪不足以救亡，请预定政体以系人心，不报。三十一年，移广西。明年，内召，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时黑龙江新设行省，骤擢道员段芝贵为巡抚。绍年言芝贵望轻，不称边帅任。御史赵启霖劾芝贵，因及庆亲王奕劻子载振纳贿渔色事，命大臣按验所劾，称无左证，褫启霖职，而芝贵亦由是罢。绍年言御史风闻言事，启霖无罪，争之不得，遂称疾。

出为河南巡抚。以州县吏罄赀远宦，人地不习，无益於杜弊。请援汉、唐故事，免避本籍。部议自县丞以下，如所请行。益饬吏治，得朝贵请讬书辄焚之。两疏纠弹百馀人。调仓场侍郎。

宣统元年，徙民政部侍郎。时奕劻握政柄，陕西巡抚恩寿与有连，总督升允劾其赃私，不报。俄，解升允职。绍年召对论其事，以为赏罚不当，则是非不明。退复具疏言之，不省。二年，充经筵讲官，署学部侍郎，改弼德院顾问大臣。以病请告。卒，年六十八，谥文直。

论曰：同、光以后，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耳。次者仅乃得参机务。光、宣之际，政既失驭，权乃益纷，虽当国无以为治焉。敬铭质朴，之万练达，传霖廉约，绍年劲直，其任封疆、治军旅多有绩，而立朝不复有所建树。敬铭初欲得君专国政，为势所限，终不能行其志，世尤惜之。

## 列传二百二十六

景廉 额勒和布 许庚身 钱应溥 廖寿恆 荣庆 那桐 戴鸿慈

景廉，字秋坪，颜札氏，隶满洲正黄旗。父彦德，官绥远城将军。景廉，咸丰二年进士，由编修五迁至内阁学士。典福建乡试，擢工部侍郎，赐奠朝鲜。八年，授伊犁参赞大臣。故事，哈萨克贸易讫即行。后以货滞鬻，许二三人守以度岁，渐成聚落，周二里许。景廉谓祸伏肘腋，毁之便，将军惮不敢发。会将军卒，景廉摄任，疏陈利害，请以便宜从事，卒毁之。诏下，如所请。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先后以贪暴被劾，皆命景廉往鞫，得实，降革有差。

十一年，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其城为南路八城之首，汉、回杂处。安集延常扰边，俄人复於西南徼往来窥伺，哈萨克各部落多贰於俄。景廉筹饷练兵，持以镇静，八城以安。严禁绿营兵以重利侵夺回民赀产，人心大悦。同治二年，坐事落职，男妇数千哭於札尔玛。札尔玛者，回部栖神之所，意欲祷神阻其行也。景廉既去官，遣往宁夏军营效力，将军都兴阿檄参戎幕。適安徽巡抚翁同书卒於军，复檄景廉代领其众，防剿后路。

五年，授头等侍卫，充哈密帮办大臣。募勇千馀，骑不满百，粮乏，冰雪中僵仆相属。景廉勉以忠义，夜支单帐，燃马矢，席地坐，时出抚循，以是兵心固结。

肃州贼沿南山西窜，景廉遣总兵张玉春败之黄花营。贼扰安西州，又大败之。景廉以安西玉门为新疆门户，巴里坤虽天险可守，然力单不足恃，疏请驻安西，布置防务輓运，得旨报可。贼扑敦煌，景廉阳令副将蒋富山邀击南乾沟，而伏劲旅桥湾三水梁。贼果取道三水梁南戈壁，伏起，追击败之。捷闻，得旨嘉奖。贼复扑安西，景廉戒守将坚壁毋浪战，伺其懈击之，而设伏要其归路，贼大创，遁。景廉谓敦煌重镇，当守以重兵，因移镇敦煌，留兵安西、玉门相犄角。建坚壁清野之计，完城浚壕，择要区筑空心墩台，守具毕备。复以商团民练辅翼官兵，隐寓保甲之法，贼掳掠之计遂沮。招徠土著三千六百馀户，劝募杂粮二万馀石，立转运局马莲井，官民咸称便焉。

时乌鲁木齐回酋妥得璘勾结汉、回、缠头万八千馀东犯，潜约哈密回子郡王为内应。王素騃，其母福晋迈哩巴纽贤明有才略，以逆书呈官军，誓效力守。景廉遣使奖慰，复令富山率兵会办事大臣文麟、裨将孔才击贼，连战六昼夜，大败之。论功，升擢有差。旋授乌鲁木齐都统。时古牧地伪元帅马明屡诈言降，复假贸易分布逆党於济木萨、木垒河。景廉侦知，密檄孔才、金永清等一夕歼之。俄人挟蒙古、哈萨克入境求通商，景廉言地方未靖，不任保护，以兵卫之出。自是终景廉任，俄人不言通商事。

穆宗亲政，景廉以为政治在乎始基，上崇正学、开言路、慎牧令、简军实、重农桑、弭异端六事。移军古城，疏请以副都统吉尔洪额、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任军事。陕回白彦虎纠西宁回万馀，将奔乌鲁木齐，贼势枭悍，破哈密回城，游骑越天山，扰巴里坤，两城告急。会妥得璘死，安集延酋帕夏合乌鲁木齐、古牧地等汉、回扑沙山子，遥应白彦虎。景廉急檄孔才严备济木萨各要隘，黑龙江营总依勒和布援沙山子，吉尔洪额等援哈密，而景廉坐镇古城，饮酒习射，若无事然。依勒和布与游击徐学功率骑五百败贼沙枣园，擒斩无算。帕夏遁归吐鲁番，遂解沙山子之围。

吉尔洪额等抵巴里坤，连战皆捷，遂度天山，败贼哈密泥基头。城中闻援军至，大呼突出，贼败，巴里坤肃清。是役也，论者谓新疆治乱一大关键也。白彦虎窜唐朝渠，将入玛纳斯，学功侦得贼口号，选精骑四百，伪为玛纳斯人，迎之龚家泷，握手慰劳，贼不之疑，益前进，前临大河。官军从后起，贼大惊，白彦虎引四十馀骑逸去，馀尽歼焉。学功者，乌鲁木齐农家子，沉勇多智略。军兴，集乡勇自卫。或离合於妥得璘、帕夏之间，为以贼攻贼之计。景廉招之来，推诚待之，遂原效死，至是果得其力。奏请破格录用，报可。

景廉以忧勤致疾，再乞解职，温旨慰留。十三年，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於是景廉奏请通筹全局，命伊犁将军金顺取道古牧地，提督张曜由天山南取吐鲁番，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锡纶由沙山子取玛纳斯，三路齐举，使贼不相顾。奇台、古城为哈密、巴里坤屏蔽，命副都统额尔庆额、孝顺、福珠哩驻西湖，防贼逸入北路。乌鲁木齐之南俗呼搭板城者，实通吐鲁番要路，贼以重兵守之，宜潜师攻扰以搤其吭。并请饬陕甘总督左宗棠总司后路粮台。移甘肃民千户实奇台、古城屯田，购蒙古驼数千只，借拨部款六十万两。疏上，悉蒙嘉纳，而忌者尼之，未竟所施。

改正白旗汉军都统。俄召回京，迁左都御史。

光绪二年，命入军机，兼总理各国大臣。授工部尚书，调户部。坐事降二级，仍留军机。补内阁学士，再迁兵部尚书。时言路尚激烈，或不平，景廉曰：“政府如射之有的，言者期其中耳，於我辈何憾？且诋政府者率无罪，未必非大臣之福也。”

人服其量。新疆勘定，将军金顺上言景廉前劳，请奖励。景廉谓边帅推功枢臣，恐开迎合之渐，请勿许，时论与之。十年，硃谕景廉循分供职，经济非所长，降二级调用。明年，补内阁学士。八月，卒於官，年六十二。子治麟，国子监司业，见孝友传。

额勒和布，字筱山，觉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二年繙译进士，改庶吉士，用户部主事。累迁理籓院侍郎。同治三年，热河土默特贝勒旗老头滋事，额勒和布奉命查办得实，请将贝勒议处，其佐领、章京等降革有差，事遂定。由蒙古副都统调补满洲。旋授盛京户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师防剿热河及奉天马贼，额勒和布筹给军食。贼酋周荣纠党回窜，扰及昌图，所在告警。额勒和布遣将率马队迎击开原，而以步队扼其后，贼遂溃散。六年，请酌抽盐釐充练兵经费，增设海防同知驻营口，均议行。於赈务尤尽力捐募。署盛京将军，调察哈尔都统。

新疆用兵，额勒和布经纪粮运，并调八旗官兵助剿，擢乌里雅苏台将军，屡卻悍贼。

光绪三年，因病乞休。六年，起镶白旗汉军都统，调蒙古。历热河都统、理籓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十年，命直军机，协办大学士。奏请允开滇、越边界矿务，又奏光绪四年以前直省钱漕积欠者，请予蠲免。司业潘衍桐建言特开艺学科，以额勒和布持不可，寝其议。十一年，授体仁阁大学士，转武英殿。历充阅卷大臣等差。二十年，免直军机。二十二年，致仕。逾四年，卒於家，谥文恭。

额勒和布木讷寡言，时同列渐揽权纳贿，独廉洁自守，时颇称之。

许庚身，字星叔，浙江仁和人。咸丰初，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尝代同官夜直，一夕，票二百签，署名牍背。文宗阅本，心识之，以询侍郎许乃普，乃普为其诸父行也，遂命充军机章京。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入直，是命盖异数云。十年，车驾狝木兰，召赴行在。是时肃顺方怙权势，数侵军机事，高坐直庐，有所撰拟，辄趣章京往属草。庚身以非制，不许，使者十数至，卒弗应。肃顺惭且懟，欲中以危法，未得间。穆宗缵业，特赐金以旌其风节，命随大臣入直。

同治元年，成进士，自请就本官，补侍读。累迁鸿胪寺少卿。母忧归，服竟，迁内阁侍读学士，入直如故。进春秋属辞，被嘉奖。补光禄寺卿。典试贵州，督江西学政，颇以天算、舆地诸学试士。光绪四年，授太常寺卿。擢礼部侍郎，调户部、刑部。十年，法越事起，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晋头品服。时枢府孙毓汶最被眷遇，庚身以应对敏练，太后亦信仗之。十四年，晋兵部尚书。十九年，卒，谥恭慎。

庚身自郎曹至尚侍，直枢垣垂三十年，与兵事相终始，为最久云。

钱应溥，字子密，浙江嘉兴人。拔贡生，朝考一等，用七品小京官，分吏部，直军机。咸丰十年，粤寇连陷浙东西郡县，应溥父海宁州学训导泰吉，质行朴学，老儒也，时已罢官，州人留主讲书院。应溥闻警，亟请归奉亲，转徙经年，须发为白。

曾国籓治兵安庆，招入幕，工为文檄，敏捷如夙构。国籓屡欲特荐，皆力辞。

同治三年，奏加五品卿衔。大军征捻，驻周家口。捻宵至，守卒仅千人，众骇惧，应溥镇静若无事然。於是国籓坚卧不起，捻卒不敢犯。晋四品卿衔，国籓深倚重之，其督两江，有大兴革，上奏辞皆嘱应溥具草。

光绪初，养亲事毕，乃入都，重直军机，擢员外郎。恭忠亲王、醇贤亲王相继秉政，皆嘉其谙练。每承旨缮诏，顷刻千言，曲当上意。累迁礼部侍郎。偕尚书昆冈按事河南，自巡抚裕宽以下降黜有差。朝鲜事起，廷议主战，应溥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旋任军机大臣，再迁工部尚书。谢病归。二十八年，卒，谥恭勤。子骏祥，翰林院侍读。

廖寿恆，字仲山，江苏嘉定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编修。出督湖南学政。光绪二年，再擢侍讲。近畿旱灾，寿恆应诏陈言，以为：“吏治坏则民情郁，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而灾祲生，应天以实不以文。原皇上审敬怠，明是非，覈功罪，信赏罚，勿徒视为具文。”语甚切至。寻以内务府开支失实，请严饬，以为浮滥者戒。

再督河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仍留视学。坐疏察生员欠考，下部议处。

九年，法人侵据越南安定，寿恆疏言：“法以传教为事，今乃思辟商务，取径越南。越固我籓属，万无弃而不顾之理。臣愚以谓今日有必战之势，而后有可和之局。李鸿章威望最隆，北洋劲旅，非他人所能统御。宜饬鸿章仍回北洋大臣本任，坐镇天津，以卫畿辅，而饬署督张树声还督两广。树声忠勇宿将，必能相机进讨，以伸保护属国之义。两督臣各还本任，事属寻常，可不启外人之疑；而进战退守，能发能收。彼若悔祸，自可转圜。若必并吞越南，则是兵端自彼而开，不得谓为不修邻好。”

法越和议成，寿恆复上疏言：“风闻法使至天津，称越南既议款，因以分界撤兵事要约李鸿章，鸿章拒不允，拟即来都磋商译署。论者谓当虚与委蛇。不知法据越南，去我之属国；逐黑旗，撤我之籓篱；通红江，夺我滇江之大利。先机已失，不可不图挽回。为今之计，直宜以欺陵小弱之罪，布告列邦，折以公法，令改削所立条约。河内、安定，一律让还，然后缓议法越通商之约。现闻津海防务，已饬备严整，军容改观。臣谓仍当选派知兵大员，率兵轮驶赴越都，以观动静。又飞檄广西防军援助刘永福，增兵制械，迅拔河内，以扼敌冲。河内既下，北圻乃安。盖我不与法构兵，永福不能不为越守土，故迩来阴助黑旗，屡战皆捷。法人不得已，乃讬言保护。永福忿懑填胸，苟奉诏书，无不一以当百。如此，则滇、粤之边患稍纾，越、法之兵端可戢。”寿恆又以：“根本之计，责在宸躬。跬步不离正人，乃可薰陶德性。拟请皇太后、皇上，御前太监务取厚重朴实之人，其有年纪太轻、性情浮动者，屏勿使近。并请懿旨时加训饬，凡一切浅俗委琐之言，勿许达於宸听。庶几深宫居息，无往非崇德之端，或可补毓庆宫课程所不及。至於宫廷土木之工，内府传办之件，事属寻常，最易导引侈念。伏原皇太后崇俭黜奢，时以民生为念，俾皇上知稼穑之艰难，目染耳濡，圣功自懋。如是，则慈闱教育，更胜於典乐命夔。”

疏入，上为之动容。

十年，行走总理衙门。迁兵部侍郎，调礼部、户部、吏部侍郎，屡典试事。偕都御史裕德查办四川盐务，劾罢盐茶道蔡逢年，遣戍。二十三年，迁左都御史，入军机。明年，调礼部尚书。太后训政，命出军机。以疾乞休。二十九年，卒。

荣庆，字华卿，鄂卓尔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九年，会试中式。十二年，成进士，以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累迁至侍读学士、蒙古学士。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居三年，擢鸿胪卿，转通政副使。简山东学政，丁母忧。二十七年，擢大理卿，署仓场侍郎。以剥船盗米，改由火车迳运，并仓廒，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御史，皆如所请行。和议成，奉命会办善后事宜，兼政务处提调。二十八年，授刑部尚书。大学堂之创立也，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寻充会试副考官、经济特科阅卷大臣。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

荣庆既入政地，尤汲汲於厉人才，厚风俗。尝疏陈：“国家取才，满、汉并重。

请饬下阁部，将所属满员严加考试，设馆课之：一、掌故之学，二、吏治之学，三、时务之学。尤以御制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性理精义、上谕八旗诸书，为居官立身之大本。均令分门学习，劄记大纲，以觇其才识。”疏入，报闻。

三十一年，协办大学士。是冬，改学部尚书。明年，充修订官制大臣。寻罢军机，专理部务。德宗上宾，充恭办丧礼大臣。宣统元年，以疾乞休，温旨慰留。调礼部尚书。孝钦后奉安，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三年，裁礼部，改为弼德院副院长。旋充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裁。国变后，避居天津。卒，年五十八，谥文恪。

荣庆持躬谨慎。故事，军机大臣无公费，率取给餽赆。荣庆始入直，深以为病，语同列合辞上请，乃得支养廉银二千，而御前诸臣亦援例增给有差。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二十六年，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晋理籓院侍郎。

拳匪肇衅，各国联兵来犯，令赴丰台御之。外兵入京，误以东坝为匪窟，欲屠之，力解乃免。两宫西巡，命充留京办事大臣，随李鸿章议和。约成，专使日本谢罪，又派赴日观博览会。二十九年，擢户部尚书，调外务部，兼步军统领，管工巡局事，创警务，缮路政。平反王维勤冤狱，商民颂之。三十一年，晋大学士，仍充外务部会办大臣。历兼釐订官制、参预政务、变通旗制，署民政部尚书。

宣统元年，命为军机大臣。丁母忧，请终制，不许。出署直隶总督，请拨部款修凤河。寻还直。三年，改官制，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变后，久卧病。卒，年六十有九。

戴鸿慈，字少怀，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督学山东。

父忧归，服除，督学云南。后复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年，大考一等，擢庶子。

日韩启衅，我军屡挫。鸿慈连疏劾李鸿章调遣乖方，迁延贻误，始终倚任丁汝昌，请予严惩；并责令速解汝昌到部治罪，以肃军纪：均不报。和议成，鸿慈奏善后十二策：一，审敌情以固邦交；二，增陪都以资拱卫；三，设军屯以实边储；四，筑铁道以省漕运；五，开煤铁以收利权；六，税烟酒以佐度支；七，行抽练以简军实；八，广铸造以精器械；九，简使才以备折冲；十，重牧令以资治理；十一，召对群僚以励交修；十二，变通考试以求实用。迁侍讲学士。督学福建，再迁内阁学士。

学政报满，假归省墓。擢刑部侍郎。

赴西安行在，上陈治本疏；又请建两都，分六镇，以总督兼经略大臣，得辟幕僚，巡抚以下咸受节制。是年冬，随扈还京，转户部侍郎。时各省教案滋多，鸿慈请设宣谕化导使，以学政兼充。编辑外交成案，颁发宣讲。又请就翰林院创立报局，各省遵设官报，议格不行。时设会议政务处，有奉旨交议事件，三品京堂以上与议。

鸿慈请推行阁部、九卿、翰林、科道皆得各抒所见，属官则呈堂代递，可以收群策、励人才。下政务处采择。

三十一年，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鸿慈与焉。将发，党人挟炸药登车狙击，从者或被创，人情惶惧。鸿慈从容诣宫门取进止，两宫慰谕，至泣下，遂行。

历十五邦，凡八阅月，归国。与载泽、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裒辑列国政要百三十三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章，会同进呈。并奏言：“各国治理大略，以为观其政体：美为合众，而专重民权；德本联邦，而实为君主；奥、匈同盟，仍各用其制度；法、义同族，不免偏於集权；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进，其宪法出於自然之发达，行之百年而无弊。反乎此者，有宪法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种因既殊，结果亦异。故有虽革改而適以召乱者，此政体之不同也。觇其国力，陆军之强莫如德，海军之强莫如英，国民之富莫如美，此国力之不同也。窥其政略，则俄、法同盟，英、日同盟，德、奥、义同盟，既互相倚助以求国势之稳固；德、法摩洛哥之会议，英、俄东亚之协商，其对於中国者，德、美海军之扩张，美、法屯军之增额，又各审利害以为商业之竞争。盖列强对峙之中，无有一国孤立可以图存者，势使然也。况人民生殖日繁，智识日开，内力亦愈以澎涨。故各国政策，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亚之铁路，或因商务而开巴拿马之运河，或因国富而投资本於世界，均有深意存焉。此政略之不同也。验其民气，俄民志伟大而少秩序，其国失之无教；法民好美术而流晏逸，其国失之过奢；德民性倔强而尚武勇，其国失之太骄；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国失之衤复杂；义民尚功利而近贪诈，其国失之困贫；惟英人富於自治自营之精神，有独立不羁之气象，人格之高，风俗之厚，为各国所不及。此民气之不同也。臣等观於各国之大势既如此，又参综比较，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否则，名实相悬，有可以断其无效者，约有三端：一曰，无开诚之心者国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宾、古巴之败。英鉴於美民反抗，而於澳洲、坎拿大两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致有今日之强盛，开诚故也。俄灭波兰而用严法以禁其语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权利者，即波兰人也。又於兴学练兵，皆以专制为目的，今满洲之役，不战先溃。莫斯科、圣彼得堡之暴动，即出於军人与学生也。防之愈密，而祸即伏於所防之中，患更发於所防之外，不开诚故也。二曰，无虑远之识者国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权，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权，故其中央与地方之机关，同时进步。治大国与治小国固不侔也。德以日尔曼法系趋於地方分权，虽为君主之国，而人民有参与政治之资格。法以罗马法系趋於中央集权，虽为民主之国，而政务操之官吏之手，人民反无自治之能力。两相比较，法弱於德，有由来矣。

三曰，无同化之力者国必扰。美以共和政体，重视人民权利，虽人种衤复杂，而同化力甚强，故能上下相安於无事。土耳其一国之中，分十数种族，语言宗教各不相同，又无统一之机关，致有今日之衰弱。俄则种族尤杂，不下百数，语言亦分四十馀种，其政府又多歧视之意见，致有今日之纷乱。奥、匈两国虽同戴一君主，而两族之容貌、习尚、语言、性情迥殊，故时起事端，将来恐不免分离之患。盖法制不一，畛域不化，显然标其名为两种族之国，未有能享和平、臻富强者矣。此考察各国所得之实在情形也。窃惟学问以相摩而益善，国势以相竞而益强。中国地处亚东，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不免挟尊己卑人之见，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

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陆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声势一振。例之各省，差占优胜矣。

然未尝取列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故比较对於内，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比较对於外，则争存进取之志益坚。然则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已。”

又奏：“臣等旷观世界大势，深察中国近情，非定国是，无以安大计。国是之要，约有六事：一曰举国臣民立於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曰国是采决於公论；三曰集中外之所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四曰明宫府之体制；五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曰公布国用及诸政务。以上六事，拟请明降谕旨，宣示天下以定国是，约於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又奏：“实行立宪，既请明定期限，则此十数年间，苟不先筹预备，转瞬届期，必至茫无所措。今欲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先从官制入手。拟请参酌中外，统筹大局，改定全国官制，为立宪之预备。”均奉俞旨采纳，遂定立宪之议。

先是鸿慈奉使在途，已擢礼部尚书；及还，充釐定官制大臣，转法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参预政务大臣。时法部初设，与大理院画分权责，往复争议，又改并部中职掌。於是京外各级审判次第设矣。又采英、美制创立京师模范监狱。三十四年，疾作，乞解职，温旨慰留。两宫升遐，力疾视事。

宣统元年，赏一等第三宝星，充报聘俄国专使大臣。礼成返国，奏言：“道经东三省，目击日、俄二国之经营殖民地不遗馀力。非急筹抵制，无以固边圉；非振兴实业扩其自然之利，无以图富强。请速办垦殖、森林二端。俟财力稍裕，再筹兴学、路矿、兵屯各事，以资捍卫。”胪陈办法。得旨，下所司议行。是年八月，命入军机，晋协办大学士。二年，卒，加太子少保，谥文诚。

论曰：枢臣入对，序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晚近领以尊亲，势尤禁隔，旅进旅退而已。景廉多战绩，额勒和布有清操，庚身、应溥通达诸谙练，寿恆有责难之言，鸿慈负知新之誉，荣庆谨慎持躬，那桐和敏解事，皆庶几大臣之选者欤？

## 列传二百二十七

英桂 宗室载龄 恩承 宗室福锟 崇礼 裕德英桂，字香岩，赫舍哩氏，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元年举人，以中书充军机章京，晋侍读。授山东青州知府，迁登莱青道。擢山西按察使，调山东，署布政使。咸丰三年，擢河南巡抚。粤匪扰湖北，英桂抵南阳筹防，匪踞安徽六安州，驰防汝宁。

捻首张洛行窜踞雉河集，命英桂督三省军务，叠败贼於三河尖、颍上，捕获教匪陈太安、王庭贞。迁山西巡抚。同治元年，钦差胜保被逮，多隆河代领其军，多所裁撤，部将宋景诗复叛。英桂奏言：“胜保旧部虽多乌合降众，久经战阵。多隆阿到营旬日，遣归七起，未免操之过急，穷无所归，乘机走险。应遵前谕，如能随同立功，仍准一体保奏，以安众心。”报闻。迁福州将军。

七年，署闽浙总督，奏言：“前督左宗棠议减兵者，为增饷也；议增饷者，为练兵也。应就地势情形，以定经久之制。浙省依山阻海，马步水陆额兵三万七千五十九名，而驻於杭、嘉、湖、宁、温、绍、台海滨七府者三万馀名，分驻湖、金、衢、严、处五府者七千馀名。海疆偏重，形势了然。加饷为人情所原，减兵又为人情所难。各属形势不同，参以变通，庶臻妥善。今拟分别减兵增饷，以本省应裁之饷，加本省应存之兵。至练兵拟照楚、湘兵制，整器械，精技艺，庶兵气可扬，水师战船，宽筹经费，期复旧模。”又言：“轮船之设，利於巨洋。驾驶之法，迥异长江。”并拟定外海砲艇章程十二条，上均嘉纳。召为内大臣。

十一年，授兵部尚书，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调吏部，兼步军统领。光绪元年，协办大学士。三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四年，以病乞休。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勤。

宗室载龄，字鹤峰，隶镶蓝旗，诚隐郡王允祉五世孙。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迁洗马，累至内阁学士。以题定郡王载铨息肩图称门生违例，镌三级。除光禄寺卿。咸丰三年，擢都察院副都御史，授工部左侍郎。粤匪北窜，踞河间、阜城，命载龄督防固安，匪南窜，撤防。会川督裕瑞被劾，命载龄往勘。因疏陈山西、陕西、四川捐输款项侵蚀、滥销诸弊，请敕各督抚严查参办，并条上章程五则，议行。时黔匪偪近蜀境，诏载龄严饬地方劝谕乡团助声势。寻署陕西巡抚。

调刑部侍郎，仍留陕。五年，疏言：“前抚臣王庆云请准遣戍新疆官犯捐输，改发内地。捐数无多，何裨国计？此端一开，行险徼幸之徒，将肆意妄为，绝无忌惮。

所得小而所失大，请停止以儆官邪。”上韪之。

寻诏回京，授泰宁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以病乞休。病痊，署礼部侍郎，授刑部，调吏部。同治元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九年，丁父忧，袭辅国公。光绪三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明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六年，因病屡疏乞休，允之。九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

恩承，字露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以笔帖式历礼部郎中。随僧格林沁剿贼，赏四品京堂。授侍读学士，仍留营充翼长。解山东滕县围，克沙沟营、临城驿，破贼曹州，又败之临朐县南。晋三品京堂，授太常寺卿。同治二年，捻首张洛行伏诛，赏黄马褂，擢内阁学士，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以僧格林沁遇害，坐革职。旋以剿奉天马贼，复原官。授理籓院侍郎。七年，捻匪张总愚北窜，恩承总统神机营马步兵往雄、霸扼防。捻平，还京。历调工部、礼部、刑部、吏部。

光绪元年，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正蓝旗汉军都统，迁礼部尚书。命与侍郎童华往四川查办总督丁宝桢等被劾案，覆奏宝桢交部议。恩承言：“从古言利之臣，咸以不加赋而财用足，为动人听闻之具。溯自军兴以来，川省釐、捐两项，协拨饷需，以千百万计。苟非国家深仁厚泽，何以人乐输将？方今军务肃清，民气未复，乃川省设立官运局，所徵正款，已暗寓加釐；所收杂款，更巧为摊派。下与小民争利，而司、道两库悬欠百万有奇。正款反形支绌，似於国计民生两无裨益。”疏入，敕部覈覆。复命赴云南查办事件，以侍郎阎敬铭劾恩承入川时失察家人需索，部议革职留任。

回京，授步军统领。十年，迁刑部尚书，调吏部，协办大学士。明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十三年，命赴广西、湖南、河南按事。十五年，转东阁。十八年，卒，谥文恪。

宗室福锟，字箴庭，隶镶蓝旗，理密亲王允礽六世孙。咸丰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晋员外郎。光绪四年，授右庶子，迁侍读学士，擢太仆寺卿。六年，赏副都统，充西宁办事大臣。八年，召授兵部侍郎，历调刑部、户部。十年，擢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管内务府大臣。调户部，协办大学士。

以部驳机器鼓铸，福锟议革职，改留任，旋复官。十五年，加太子太保，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疏劾大学士张之万交纳外官，命福锟偕尚书潘祖廕勘之，奏言：“之万住居湫隘，门无杂宾。枢臣接见外僚，藉以考覈人才。不得以因公谒见，谓为接纳营私。惟僧静洲以方外浮屠往来仕宦之家，易招物议，请驱逐回籍。”报可。十七年，授体仁阁大学士。二十年，皇太后万寿，赏双眼花翎。时京师盗风甚炽，福锟初禁步军讯盗用严刑，盗益肆。至是奏请变通缉捕章程，允之。二十一年，疏请乞休。卒，谥文慎。

崇礼，字受之，姜氏，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咸丰七年，以拜唐阿为清漪园苑丞。文宗巡幸，尝询以事，奏对称旨，嘉奖之。由员外郎历内务府卿，加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授山海关副都统，乞病归。五年，历迁内阁学士，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补礼部右侍郎。坐事，议革职，改降三级。九年，授光禄寺卿。历理籓院侍郎，转兵部、户部。二十年，加太子少保，赏黄马褂。旋擢理籓院尚书。出为热河都统，再乞病。二十四年，授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

崇礼勤於职事，太后念先帝识拔，颇推恩遇。及政变起，太后复训政，参预新政。杨锐等获罪，崇礼以案情重大，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始命军机会刑部、都察院严审。已，又传旨即行正法。二十六年，调户部，协办大学士。二十九年，授东阁大学士，转文渊阁。三十一年，以病乞罢。又二年，卒，谥文恪。

裕德，字寿田，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光绪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八年，充咸安宫总裁，偕詹事府少詹事宝昌等疏请整顿咸安宫官学凡六事，下部议行。五转至内阁学士，督山东学政。十六年，擢工部侍郎，调刑部。二十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偕侍郎廖寿恆赴四川按事。二十四年，迁理籓院尚书，调兵部。二十八年，赴哲里木盟查办事件，因条上领荒招垦事宜，如所议行。二十九年，协办大学士，授体仁阁大学士。三十年，充会试总裁。

明年，改东阁。卒，谥文慎。

裕德持躬谦谨，礼贤下士，有一得之长，誉之不容口，时皆称之。

论曰：大学士满、汉并重，非有资望，不轻予大拜。内阁不兼军机者，不参机务，相业无闻焉。英桂诸人或起军功，或承世廕，或嫺文学，或优政事，虽未能显有名绩，而旧德老成，雍容台鼎，亦不愧宰相之器者欤！

## 列传二百二十八

潘祖廕 李文田 孙诒经 夏同善 张家骧 张英麟 张仁黼 张亨嘉

潘祖廕，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大学士世恩孙。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除大理寺少卿。左宗棠被劾，召对簿，罪不测，祖廕上疏营救，且密荐其能，狱解，乃起独领一军。十一年，诏求直言，祖廕念车驾还都，首斥奸佞，纲纪一新，为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四事。并请免赋以苏民困，汰釐以纾民力，严军律以拯民生，广中额以收民心。纚纚数千言，称旨。迁光禄寺卿。与修治平宝鉴，书成，被赏赉。先后纠弹官吏不职状，书凡数上，文若钦差胜保、直隶总督文煜、陕西巡抚英棨、布政使毛震寿、甘肃布政使恩麟、道员田在田诸人；武若提督孔广顺、总兵阎丕叙、副将张维义诸人。繇是直声震朝端。

同治三年，授左副都御史。坐会议何桂清罪未列衔，絓吏议。明年，恭亲王奕获谴，下群臣议。祖廕念重臣进退，关系安危，疏请持平用中，酌予转圜，袪世人惑。补工部侍郎。七年，调户部，充经筵讲官。坐失部印，褫职留任。典顺天乡试，再坐中式举人徐景春文理荒谬，镌二级。十三年，特旨赏编修，仍入直。录输饷功，释处分。

光绪改元，授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数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五年，主事吴可读以死请为穆宗立嗣，祖廕被命集议，与徐桐等请申不建储，彝训疏存毓庆宫。明年，偕惇亲王奕脤等办中俄交涉。约既成，筹善后，条列练兵、简器、开矿、备饷四事进。命入直军机，父忧归。服阕，起权兵部尚书，调补工部，兼管顺天府尹事。大婚礼成，晋太子太保。十六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勤。宝坻士绅感其救灾勤劳，籥建专祠，报可。

祖廕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先后数掌文衡，典会试二、乡试三，所得多真士。时与翁同龢并称翁潘云。

李文田，字芍农，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同治五年，大考，晋中允。九年，督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

秩满，其母年已七十有七矣，将乞终养，会闻朝廷议修园籞，遂入都覆命。既至，谒军机大臣宝鋆，告以东南事可危，李光昭奸猥无行，责其不能匡救。宝鋆曰：“居南斋亦可言，奚必责枢府？”文田日：“正为是来耳！”疏上，不报。逾岁，上停止园工封事，略言：“巴夏礼等焚毁圆明园，其人尚存。昔既焚之而不惧，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常人之家偶被盗劫，犹必固其门墙，慎其管钥，未闻有挥金讠夸富於盗前者。今彗星见，天象谴告，而犹忍而出此，此必内府诸臣及左右憸人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之举。使朘削而果无他患，则唐至元、明将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皇上亦思圆明园之所以兴乎？其时高宗西北拓地数千里，东西诸国詟惮天威，府库充盈，物力丰盛，园工取之内帑而民不知，故皆乐园之成。今皆反是，圣明在上，此不待思而决者矣。”疏入，上为动容。俄乞假归。光绪八年，遭母忧。服竟，起故官，入直如故。数迁至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领阁事。二十年，疏请起用恭亲王奕及前布政使游智开，依行。明年，卒，恤如制，谥文诚。

文田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尤谙究西北舆地。屡典试事，类能识拔绩学，士皆称之。

孙诒经，字子授，浙江钱塘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闻杭州城陷，乞假归，奉亲辟居定海。参宁绍台道张景渠军，平浙东有功，还授检讨。以倭仁荐，入直南书房。同治四年，擢司业。上言：“弭灾在恤刑，治狱先平法。本律盗案不分首从，圣祖、世宗加以区别。自顷盗风充斥，概用重典，行十馀年，案不减少。则知弭盗之术，不在用法之严。请敕刑部改成例，复祖制。”议行。会上将侍太后幸惇亲王府，既，与夏同善谏罢。未几，复将诣恭亲王府祀神，诒经再上疏，言：“圣学方新，宸修宜懋。经帷屡旷，则神志难专；法驾时勤，则见闻易惑。一日行幸，一日已荒念典之功；今日行礼，异日或启游观之渐。”士论归之。遭父忧去，服除，仍原官，入直如故。十年，迁侍讲。五月朔，日食。诒经以天道感应，本诸人事，於是有遇灾修省之请。十三年夏，彗星见，越数日，太白经天，人心惶骇。

诒经复有广开言路及罢圆明园工程之请。迁侍读学士。德宗缵业，大考一等，擢詹事。召对，命直抒所见，连上澄吏治、慎海防机宜甚悉。

光绪六年，俄衅启，东西海陆边防亟。诒经言：“能战然后能和，兵力专顾海口，北塘覆辙可鉴。”请调劲旅守东路，并津、永举办民团。再迁刑部侍郎，明年，调户部。会左宗棠请修畿辅水利，乃疏荐张之洞、张佩纶资治理，并以山东河患，河员专治河堤，不讲修导，建议购泰西机船及时修濬。十一年，入直毓庆宫。山东河工领部银百万，诒经廉得书吏史恩涛苛索状，严责缴还，将惩治，章未上，而御史王赓荣等辄劾以轻纵。上令明白回奏，覆奏入，卒陷吏议，并罢直。有劝引退者，诒经曰：“吾被恩遇久，遑敢佚吾身邪？”於是专治部事，佐度支凡十年。时议设银行，造铁路，虑利权外溢，龂龂持异议。

诒经持躬清正，思以儒术救时敝。不阿权要，为同列所忌，卒不得行其志。先后数司文柄，深恶末学骫骳积习，摈之惟恐不遑，所得多知名士。生平论学不分汉、宋，谓经学即理学。又曰：“学所以厉行也，博学而薄行，学奚足尚？”一时为学者所宗。十六年，卒，优诏赐恤，谥文悫。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仁和人。咸丰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年，粤寇陷江南，诸军无所统，请属之曾国籓；又以北塘之役，僧格林沁军退顿通州，桂良再就议款，同善建言敌情叵测，宜专任僧格林沁备战守：敕并依行。父忧归，服阕，起故官。同治六年，迁少詹事。其时传言车驾将幸惇亲王府，召集梨园，同善闻之，与孙诒经合疏谏止。略言：“皇上冲龄，敬天未至南郊，游幸先临府第，未安者一。圣学端资养正，耳目玩好偶有所娱，恐疏而不密，未安者二。近顷军事未宁，游观之事传播四方，曷以慰臣民望？未安者三。

英、俄人士杂处京畿，稍示以懈，何能帖伏？未安者四。夫孝以礼为归，礼以时为大，非时不举，古有明箴。乞罢止以彰圣德。”出督江苏学政，遭继母丧去职。起詹事。十年，迁兵部右侍郎。秋，患霪雨，奉其状以上，乞申虔祷，实行敦节俭、广赈济、开言路、清庶狱诸政，语至剀切。十三年，偕尚书广寿诣四川按事，奏请撤永川等兵差局、绵竹等伕马局。

光绪元年，命直毓庆宫授读，固辞不获，益屏家事勿问，退唯默坐观书，思所以为献纳地。先后累言盗案刑例宜复旧制，分首从；畿辅旱，请凿井灌田苏之；晋、豫饥，请移海防关税经费恤之。四年，复命视学江苏，陛辞日，力陈捐纳有碍民生，无裨国用，称旨。明年，被命巡视山东黄河，条上治下游三事：曰濬海口，曰直河湾，曰通支河，请移机器局经费治之。其秋，阅缘江砲台，又历陈三不可恃，请合数省力助守江口，已筑者毋废，未筑者毋增，上然其言。尝割俸濬江阴城河，植松五万馀於君山，民德之。六年，卒，德宗闻之遽泣，其忠诚荷主知如此。遗疏入，赐恤如例，谥文敬。子庚复，主事；敦复，御史。

张家骧，字子腾，浙江鄞县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调山西。遭父忧解职，服除，起故官。迁侍讲，入直南书房。光绪元年，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命直毓庆宫，迁侍讲学士。明年，刘铭传奉召入都，疏请筹造清江浦铁路，下李鸿章等议。家骧念典学方新，讲求上理，万一言利之臣随声附和，一言偾事，关系匪轻，乃力陈三弊阻止之。疏入，仍令鸿章覈覆，鸿章力主铭传策。然自是御史洪良品陈五害，侍讲张楷陈九不利，并随家骧而上谏书矣，事竟寝。数迁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九年，授工部右侍郎，调吏部。

家骧纯谨好学，一谢时趋。莅官端慎。授帝读，朝夕纳诲，颇能尽心所职。十年，卒，上悼惜，赐祭葬如制，谥文庄。

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命偕检讨王庆祺在弘德殿行走。英麟甫入直，即乞假归省。未几，穆宗崩，庆祺以有罪褫职。众皆称其志节。历典福建、云南乡试，累迁祭酒，充经筵讲官。光绪十七年，以詹事授奉天府丞，兼学政。奉省士民朴素，随轺所至，力加奖劝，学风兴起。晋内阁学士，简顺天学政，擢吏部侍郎。二十六年，通州试竣回京，两宫西狩，官吏迁避，英麟独守学政关防待交替。明年，召赴行在，应诏上疏，请力崇节俭。

乘舆回銮，议变法，英麟言祖宗法制，可整饬不可遽更张。二十九年，充会试副总裁，借闱河南，改试策论、经义。英麟严衡校，多取绩学。会改官制，英麟以侍郎迁副都统，汉员授旗官自此始。旋晋都统。三十四年，授都御史。时议行宪政，许士民上书，英麟必详审为代达。御史江春霖直劾亲贵，斥回原衙门，英麟率全台合疏留之。

宣统改元，摄政监国，复举轮讲之典。英麟撰资治通鉴讲章以进，皆发明精义，比附近情，冀以诚意相感动，章上，但循故事留览而已。三年，武昌变起，内阁改制，饬都察院及凡有言责者皆停奏事，英麟叹息以为奇变。逊位诏下，遂乞罢归。

德宗永远奉安，犹奔赴崇陵谒送。重宴琼林，加太子太保。乙丑冬，卒，年八十有八。

张仁黼，字劭予，河南固始人。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出督湖北学政，以硃子小学、近思录训士。累迁洗马，充日讲起居注官，补侍讲。二十年，日本衅起，枢臣被劾。乃与李文田等请起用恭亲王奕，称旨。迁鸿胪寺卿，典试四川。除奉天府府丞，父忧，未之官。

二十六年，拳乱作，奉命在籍治团练。服阕，赴行在。时财匮，议加丁口税。

仁黼谓：“今日国势极危，而人心未去者，良由世祖除明季三饷；圣祖诏丁口以五十年为率，嗣后滋生永不加赋：深仁厚泽，民不能忘。今议加丁税，违祖制，拂民情，必不可。”事遂寝。还京，擢顺天府府尹。再迁兵部侍郎，典试江西，历学部、法部。

三十三年，补大理院正卿，奏请敕部院大臣会订法律，略言：“法律主要在乎组织立法机关，而所以成之者有三，曰：定法律宗旨，辨法律性质，编法律成典。

中国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此乃国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尤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又言：“立法之要，规模不可不闳，推行必宜有渐。否则未当於人心而贸然以试，诚恐外国属人主义势力日益扩张，而吾国属地主义处理愈形棼纠。有司奉行不善，反使外人得以藉口，为患甚大。”疏入，多议行。俄授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三十四年，丁母忧。未几，卒。

仁黼内行修，不自标异。尝被命治河，卻例馈节省金，同官惧，谓将兴大狱。

仁黼忽索取金，众始安，然颇怪其失操。已而河南巡抚上言绅士助学校金，不受奖叙，数与之同。朝士益服其清不绝物云。

张亨嘉，字燮钧，福建侯官人。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视学湖南，念儒官为士模范，不激浊扬清，曷以励风教？疏荐文行交修者数人，士习为一变。二十三年，入直南书房。越二年，除司业，频转太常寺少卿。一岁五迁，殊数也。

二十六年夏，亲贵大臣信拳民有神术能攘外，饰词入告，上疑之，命亨嘉察视。

亨嘉知其不可恃，条上弭衅机宜甚悉，疏甫入而乱作。西狩还，独先赐用，徙大理寺卿。明年，出督浙江学政，颇采西国政教命题试士，多得通材。尚书张百熙、荣庆既为学务大臣，别置大学总监督，亨嘉遂被命任校事，仍不离内廷职。大学中更寇乱，肄业生不盈百，乃辟学舍，广集高材生。类别学科，礼聘儒宿及东西邦学人专门教授。书籍仪器，粲然具备。兼摄进士馆监督，进士习法政自此始。历光禄寺卿、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逾岁，疏辞校职，转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亨嘉为人敦实，嗜古精鉴赏。事母孝，母黄氏，寿百岁，同列奏庥瑞。中兴后命妇享高耄者，与詹事袁葆恆祖母郭氏二人而已。上闻之叹异，加恩赐予。三十四年，遭丧去，终服，仍入直。宣统二年，卒，赐祭葬，谥文厚。

论曰：同、光典学内直诸臣，每兼授读，体制较隆；而文学侍从，亦多选绩学，时备顾问，称荣幸焉。祖廕好贤勤事，文田学识淹雅，同以通博称。诒经重实学，同善崇圣德，家骧尽心诲纳，英麟早励风节，并无愧师儒。仁黼、亨嘉尤惓惓於明法修学，后先相望，其风采皆隐然可见焉。

## 列传二百二十九

徐树铭 薛允升 宗室延煦子会章 汪鸣銮长麟周家楣 周德润 胡燏棻 张廕桓徐树铭，字寿蘅，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四川乡试。咸丰二年，迁中允，简山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授兵部右侍郎。督学福建，按试兴、泉。適莆田、同安吕、黄二氏械斗，势汹汹，树铭喻以大义，手书劝谕文付二氏，躬祭斗死者而哀之，二氏愧悔；复为立型仁、讲让二塾，训其子弟，二氏愈益和。秩满，乞归养。同治五年，起署礼部左侍郎。明年，督学浙江，以荐举人才中列已罢编修俞樾，严旨付吏议，谪迁太常寺少卿。

光绪初，鸿胪寺卿，遭父忧，终丧，起授通政司副使。十年，晋太常寺卿。永定河决，诏树铭往勘，既至，奏罢河工酌用民力及折价交土章程，民德之。法越事急，念海道梗阻，乃疏请漕粮改归河运，敕直隶总督治南运全河。十二年，补左副都御史。时议废当十钱，复制钱，民心惶惑。树铭言於户部尚书阎敬铭，请发仓廪，俾民以当十钱购粟，粜平而钱不废，民乃安。十五年，授工部右侍郎。历充顺天、浙江乡试正副考官，会试总裁。二十年，中东构衅，树铭数上封事，皆不报。旋迁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疏请行蚕政，敕督抚令有司营办，以从违为举劾，上嘉纳，下其疏各省。二十五年，拜工部尚书。旋病卒，予优恤。

树铭幼颖异，问学於何桂珍、曾国籓、倭仁、唐鉴诸人。生平无私蓄，惟嗜钟鼎书画，藏书数十万卷，虽耄犹勤学不倦云。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咸丰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知江西饶州府。光绪三年，授四川成绵龙茂道，调署建昌。明年，迁山西按察使。值大祲，治赈，综覈出入，民获甦。又明年，晋山东布政使，权漕运总督。淮上患剧盗久未获，允升诇得其巢，遣吏士往捕。岁除夕，盗方饮酒，未戒备，悉就执。六年，召为刑部侍郎，历礼、兵、工三部，而佐兵部为久。念国家养兵勇糜饷糈，因条列练兵裁勇机宜，上嘉纳。十九年，授刑部尚书。

初，允升观政刑曹，以刑名关民命，穷年讨测律例，遇滞义笔诸册，久之有所得。或以律书求解，辄为开导，而其为用壹归廉平。凡所定谳，案法随科，人莫能增损一字。长官信仗之，有大狱辄以相嘱。其鞫囚如与家人语，务使隐情毕达，枉则为之平反。始以治王宏罄狱显名。盖民有堕水死者，团防局勇已不胜榜掠，承矣；允升覆讯，事白。厥后江宁民周五杀硃彪，遁；参将胡金传欲邀功，捕僧绍棕、曲学如论死。侍读学士陈宝琛纠弹之，上命允升往按，廉得实，承审官皆惩办如律。

二十二年，太监李苌材、张受山构众击杀捕者，严旨付部议。允升拟援光棍例治之，而总管太监李莲英为乞恩，太后以例有“伤人致死、按律问拟”一语，敕再议。允升言：“李苌材等一案，既非谋故斗杀，不得援此语为符合。且我朝家法严，宦寺倍治罪。此次从严惩治，不能仰体哀矜之意，已愧於心；倘复迁就定谳，并置初奉谕旨於不顾，则负疚益深。夫立法本以惩恶，而法外亦可施仁。皇上果欲肃清辇毂，裁仰阉宦，则仍依原奏办理。若以为过严，或诛首而宥从，自在皇上权衡至当，非臣等所敢定拟也。”疏上，仍敕部议罪。其时莲英遍嘱要人求末减，允升不为动。复奏请处斩张受山，至李苌材伤人未死，量减为斩监候，从之。二十三年，其从子济关说通贿，御史张仲炘、给事中蒋式芬先后论劾，允升坐不远嫌，镌三级，贬授宗人府府丞。次年，谢病归。

二十六年，拳祸作，两宫幸西安。允升赴行在，复起用刑部侍郎，寻授尚书。

以老辞，不允。二十七年，回銮，从驾至河南。病卒，恤如制。箸有汉律辑存六卷、汉律决事比四卷、唐明律合编四十卷、服制备考四卷、读例存疑五十四卷。子浚，光绪六年进士，官礼部郎中。

宗室延煦，字树南，隶正蓝旗，直隶总督庆祺子。以任子官礼部主事。咸丰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车驾北狩，录城防功，擢四品京堂。明年，授赞善。累迁内阁学士，除盛京兵部侍郎。同治六年，调户部，数勘办展边垦地。十一年，移督仓场。与汉侍郎毕道远疏请漕粮起运本色济兵食，议行。光绪二年，出为热河都统，以围场旷莽，易丛奸宄，请增置营汛资守御。有土寇王致冈者，构众扰平泉、赤峰、建昌诸处，积为民患，官军莫能捕，至是遣守备松恩剿平之。

寻移疾去。

九年，授左都御史。念会典事例自嘉庆间续修，中更六十馀年，典章制度，视昔弥剧。及今不修，恐文献无徵，难免舛漏。疏请敕廷臣集议开馆，限年修明宪典，得旨报可。十年，晋理籓院尚书，调礼部。万寿圣节，大学士左宗棠未随班叩祝，延煦上疏论劾。略谓：“左宗棠职居首列，鸿胪引班时，竟步出乾清门，不胜駴诧！

国家优礼大臣，宗棠被恩尤重。纵捐顶踵，未报万一，乃躬履尊严之地，绝无诚敬之心。如曰遘疾，曷弗请假？而必故乱班联，害礼负恩，莫或斯等！”疏上，下宗棠吏议，以延煦语过当，诏革职留任。

会山东民埝决口，言者劾巡抚陈士杰误工状，命延煦偕祁世长往按，白其诬而言其失计。又以遵旨巡察海防，具图说以上，谓：“烟台、旅顺对峙，海面至此一束，两岸同心扼守要隘，津、沽得有锁钥。防守之法，应如何测浅深，审沙线，备船砲，设水师；募谙海战之人，必有制胜之策。”上韪其议，特宣示。还京，再移疾，不允。十二年，两宫祇谒东陵，诣孝贞显皇后陵寝，慈禧皇太后不欲行拜跪礼，延煦持不可，面诤数四。方是时，太后怒甚，礼部长官咸失色，延煦从容无少变。

太后卒无以难，不得已跪拜如仪。延煦起家贵介，以文词受主知，而立朝大节侃侃无所挠，士论伟之。明年，卒。

子会章，光绪二年进士，历官理籓院侍郎。戊戌政变，汉京朝官罹法网者众。

会章独奏论刑狱贵持其平，不当以满、汉分畛域，言人所不敢言，论者谓其伉直有父风。

汪鸣銮，字柳门，浙江钱塘人。少劬学。同治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司业，益覃研经学，谓：“圣道垂诸六经，经学非训诂不明，训诂非文字不著。”治经当从许书入手，尝疏请以许慎从祀文庙。历督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典河南、江西、山东乡试，颛重实学，号得士。光绪三年，父忧归，服阕，起故官。历迁内阁学士，晋工部侍郎，兼筦户部三库。十六年，赴吉林按事，与尚书敬信俱。

二十年，主礼部试。时日韩衅起，朝议纷呶。诏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五城团防大臣。调吏部右侍郎，兼贰刑部。逾年，和议成，日人坚索台湾，鸣銮力陈不可，称上意。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故抑扬其语，太后信之，上不自安。其冬，遂下诏曰：“朕侍奉皇太后，仰蒙慈训，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体恤朕躬，无微不至。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於召对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见，信口妄言，迹近离间。本欲即行治罪，因军务方棘，隐忍未发。今特晓谕诸臣，知所儆惕。汪鸣銮、长麟并革职，永不叙用。嗣后内外大小臣工有敢巧言尝试者，朕必治以重罪。”

既罢归，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敷文书院。三十二年，卒。

长麟，满洲镶蓝旗人。光绪六年繙译进士，授编修。累至户部右侍郎。

周家楣，字小棠，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其时教祸棘，四川总督骆秉章夙持正，外人以将军崇实易与，遇事辄就决之，数兴大狱，至杀平民二百人，勿之问。家楣上书执政，极言其害，请教案归总督裁决，卒如所言。各国相继换约，交涉益剧，枋事者多依违。

家楣苦心经画，凡议觐礼、遣使臣、护侨民，皆委曲历久而后定。洎日本闚台湾，海防亟，乃为策先谋足以制日者。於是大学士文祥举立海军、造船舰、筑砲台、制枪械、采煤铁、招侨商，及用人、筹饷诸端，折衷众说，属草议上之。累迁郎中，擢五品京堂。

光绪改元，除太仆寺少卿，典四川乡试。越二载，迁顺天府府尹，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遭忧去。服阕，署左副都御史，直总署如故。八年，再授顺天府府尹。

时吏治日弛，家楣自初莅即奏增经费，劾污吏，练捕盗营，亲决狱讼，设通州、良乡官车局、近畿教养义塾、善堂、留养局，增贡院号舍，扩金台书院，制孔庙祭器、乐器。及再任，益有兴革，郡中一切皆治办。

九年，霪雨河溢，州邑籥菑，亟疏请帑，复募集银百馀万。会关东大熟，劝募杂粮，亦获数万石，恤饥困。明年春，大举工赈，濬京南凤河，京东北运河，武清、宝坻两减河、宛平庞谷庄百二十村沟洫。通州、涿州、霸州、保定堤坝决口，分助直、鲁工赈皆钜万。佥谓京畿救荒之政，为百年所未有云。

家楣方负时望，累兼署礼、户、兵三部侍郎，上意骎乡用。既而恭亲王奕罢政，朝局一变。法越事起，朝士激昂多主战。家楣以法彊盛，不可轻敌，乃自具疏，略谓：“法人肆扰海疆，台湾亟於战御，饷械阻绝。敌以兵船十数游弋海口，伺隙抵巇，各国且潜济之。台湾虽胜，与内地隔。越南得手，得一地留一师，亦恐分兵致弱。今调停之说，发之自彼，权之在我，不得不别具深谋，欲擒先纵。至中国实能自强，转无战之可言。此大局之枢纽也。”疏上，自知其言不协时，曰：“吾终不以附和误国。”给事中孔宪劾张廕桓泄漏机密，语连家楣及吴廷芬等，乃罢直总署，转通政使。十三年，卒。顺天士民感其遗惠，请建通州专祠，诏允之。

周德润，字生霖，广西临桂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司业，历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八年，除少詹事。星变陈言，上修理政刑六事。

再迁内阁学士。十年，大学士左宗棠称疾请解职，德润力言：“宗棠不宜去位，请旨责其引退之非，示以致身之义。”称旨。当是时，言路发摅，德润先后劾巡抚李文敏、倪文蔚不职状，有直声。

法越构兵，倡救越议，数请力保籓封，速定战计，条列急务十端，可危者八，不可和者五，宜用兵者七。又以防务不可岁月计，复请亟筹强边积穀，以老敌师、操胜算。疏凡十馀上，上数召见，嘉其谙边情。命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次请敕廷臣集议。未几，和议起，法人勒退兵，益索偿费。议者欲与之，德润持不可，谓：“苟伤国体，即一介不可与。请定志毋退缩。”已，议叙事棘，德润独具疏，略言：“籓封可弃，犹谓非域中也。边界可分，犹谓非腹地也。商可通，兵可撤，犹谓守约非背约也。五条外横生枝节，若犹迁就，其何能国？请严拒之。”并陈和战机宜甚悉。上以单衔入告，乖和衷谊，罢直总署。及明诏与法宣战，德润遵旨覆陈台、越战计，力驳德璀琳、盛宣怀所拟和约，条列救台复越六策，力主先战后和。

复上安徽釐税、梧州关税积弊状，先后命大臣廉得实，设法整饬之，岁课赢数十万。

明年，和议将成，德润胪举八事进，曰：习勤苦；责疆吏；清内宄；募锐卒；杜中饱；会办北洋大臣宜分驻奉天海口，南北宜联一气；滇、粤宜筹善后；云南宜设机器局。上嘉纳焉。时法使浦理燮等赴越，朝命德润诣滇治界务。德润率道员叶廷眷等出关，勘都霙南丹古林箐，缘南溪河至河口保胜蛮耗。十二年，与法使狄隆等论界线，以缘边二千馀里，议分五段，执志乘与争，更正没入越地三十馀里，险要地四十里，复大赌咒河外苗塘子诸地数百里。逾岁还，除刑部侍郎，督顺天学政。

十八年，卒，予优恤。

胡燏棻，字芸楣，安徽泗州人，本籍浙江萧山。同治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

散馆，改知广西灵川县，未上，纳赀为道员，铨直隶。总督李鸿章俾筦北洋军糈，补天津道。光绪十四年，鸿章将出阅海军，有巨猾觊为变，流言胥动。各国领事诘鸿章，鸿章以其事属燏棻，越三月捕治之，民乃定。海舟应徭自奉天运米豆输天津，充户长者，岁出金三万，往往破家。燏棻廉得状，上鸿章奏罢之。十六年，大水，民数万止城上。燏棻扩北仓、西沽粥厂徙居之。鸿章用其言，募集银三百数十万，复督塞南北运河诸溢流凡八十馀处，民犹及种麦。十七年，迁广西按察使，赐头品服。逾岁到官，多所平反。两权布政使，建逊业堂教士，下临桂知县督诸囚习艺。

二十年，入觐，会中东事起，命治糈台。师挫，鸿章东渡行成。诸军西入关，燏棻疏请资遣之。蒋希夷军几溃，燏棻单骑宣谕，卒解遣，无敢譁者。朝廷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命燏棻主练兵，成十营，顿小站，号定武军。小站练兵自此始。燏棻上疏言变法自强，条列十事：曰开铁路，自汉口至京为幹路，其分支南自光山、固始出六安，自应城、京山、安陆出荆门、当阳；西自怀庆出轵关迳蒲、解达关陇；东自开封、归德过宿、泗抵清江。曰造钞币、银币，毋使各国垄市利。曰制机器，国家用枪砲船械，令民厂自造，可塞漏卮。曰开矿产，筑路需煤铁，铸币需金银铜，制机器需五金，择良吏主其事。曰折南漕，官禄军糈并易以银，仍就津市米储通州，备缓急。曰减兵额，汰老弱，简精壮，化无用为有用。曰创邮政，取其赀佐度支，驿站、提塘皆可废。曰练陆军，将知学问，械求画一，兵取良家，厚将领月糈，严戒侵蚀。曰整海军，军置帅，总领缘海七省，隶中枢，不受疆吏节度。曰设学堂，农、商、工、矿、医有颛家，水师、陆军、女子、盲哑有教法，朝廷为定制，甄而用之。又言停武科，练旗兵，器械、营制、饷章并从西式。次第皆采用。是岁定议造铁路，自卢沟至津，命燏棻充督办。寻授顺天府府尹，疏请展京西支路，首卢沟讫门头沟，便煤运。

已，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董福祥军驻南苑，斫伤铁路西国工程师，各公使诉於朝，请罢董军。燏棻力争，始留驻近畿，然卒以此罢直总署。燏棻夙以谈洋务著称。次年，拳匪入京，指为通敌，欲杀之，逸而免。膺会办关内外铁路之命，路为联军占，岁馀始与英使订约接收，复归於我。迁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转礼部，寻转邮传部。卒，恤如制。予天津建祠。

张廕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性通侻。纳赀为知县，铨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先后器异之，数荐至道员，光绪二年，权登莱青道。时英国请辟烟台租界，议倡马头捐以敛厚赀，廕桓持不可。又义冢一区为人盗售，有司已钤契矣；复与力争，卒返其地。七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抉芜湖关痼弊，税骤进。会久霪雨，江流衍溢，州邑籥菑，出俸钱赈之。明年，迁按察使。徵还，赏三品京堂，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年，除太常寺少卿。

廕桓精敏，号知外务。骤跻巍官，务揽权，为同列所忌。给事中孔宪摭其致苏松太道邵友濂私函为泄朝旨，劾之，诏出总署。又以语连同官，并罢周家楣等，朝列益衔之。左迁直隶大顺广道。

十一年，命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逾岁赴美，舟抵金山，税司黑假索观国书，廕桓谓非关吏所得预，峻拒之。电诘美外部，黑假踧踖惭谢。至伊士顿，地近洛士丙冷，华民箪食相迎，初，华民之佣其地也，为美工燔杀，数至二百馀人。前使郑藻如索偿所毁财产，久不得直，至是皆待命廕桓。廕桓既达美都，即与其外部辨论，凡偿墨西哥银十四万七千有奇。金山华民故好械斗，尝为文讽谕之。未几，美设苛例，欲禁遏华工。廕桓曰：“与其系命它族，毋宁靳勿与通也。”於是倡自禁华工议。继乃徇众请，不果行。其它乌卢公司槐花园、澳路非奴、姑力、阿路美、的钦巴新蕾诸案，亦多所斡旋。又与日廷争论小吕宋设官事，卒如所议。是岁，除太常寺卿，转通政司副使。十三年，奏设古巴学堂，并筹建金山学堂、医院。后三年还国，仍直总署。历迁户部左侍郎。

二十年，中日议和，命偕友濂为全权大臣，东渡，日人弗纳。次年，复命与日使林董赓议商约，廕桓力争优待利益、徵收税则二事，成通商行船二十九款，语具邦交志。二十三年，奉使贺英，上以其领度支熟知外情，命就彼国兼议加税，坚拒免釐。廕桓历英、美、法、德、俄而还，条具闻见，累疏以陈。大恉谓宜屏外援，筹固圉，为箴膏起废策。二十四年，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被命主其事。数言修内政以戢民志，治团练以裕兵力，敕并依行。

先是变法议起，主事康有为与往还甚密。有为获谴，遂褫廕桓职，谪戍新疆。

越二年，拳乱作，用事者矫诏僇异己，廕桓论斩戍所。二十七年，复故官。

论曰：光绪朝部院大臣多负物望，其兼直总署者，时方重交涉，权比枢廷。树铭、允升通经明律，家楣、德润议约论战，燏棻熟时务，廕桓谙外交，皆各有建白，一时理乱，实隐系之。鸣銮以妄言罢斥，论者疑非其罪。延煦争谒陵拜跪，劾朝贺乱班，侃侃尤无愧礼臣云。

## 列传二百三十

孙家鼐 张百熙 唐景崇 于式枚 沈家本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侍读，入直上书房。光绪四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龢授上读。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疏请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者多以为未可，家鼐与潘祖廕、翁同龢、孙诒经等再请，始议准。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

二十年，中日事起，朝议主战，家鼐力言衅不可启。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时方议变法，废科举，兴学校，设报编书，皆特交核覆，家鼐一裁以正。尝疏谓：“国家广集卿士以资议政，听言固不厌求详，然执两用中，精择审处，尤赖圣知。”其所建议，类能持大体。及议废立，家鼐独持不可。旋以病乞罢。

二十六年，乘舆西狩，召赴行在，起礼部尚书。还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晋武英殿。充学务大臣，裁度规章，折衷中外，严定宗旨，一以敦行实学为主，学风为之一靖。议改官制，命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礻几总司核定。御史赵启霖劾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受贿纳优，命醇亲王载沣与家鼐往按，启霖坐污衊亲贵褫职，而载振寻亦乞罢兼官。资政院立，命贝子溥伦及家鼐为总裁，一持正议不阿。时诏诸臣轮班进讲，家鼐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赏太子太傅。历蒙赐“寿”，颁赏御书及诸珍品，赐紫缰，紫禁城内坐二人暖轮，恩遇优渥。宣统元年，再疏乞病，温诏慰留。寻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傅，谥文正。

家鼐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尝督湖北学政，典山西试，再典顺天试，总裁会试，屡充阅卷大臣，独无所私。拔一卷廁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让不喜竞类此。器量尤广，庚子，外人请惩祸首戮大臣，编修刘廷琛谓失国体，责宰辅不能争，家鼐揖而引过。

其后诏举御史。家鼐独保廷琛，谓曩以大义见责，知忠鲠必不负国，世皆称之。

张百熙，字埜秋，长沙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典试四川。

命直南书房，再迁侍读。

光绪二十年，朝鲜衅起，朝议多主战。百熙疏劾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左宝贵、聂士成皆勇敢善战之将，以饷械不继，遂致败绩，咎在鸿章；又劾礼亲王世铎筦枢务，招权纳贿，战事起，一倚鸿章，贻误兵机：皆不报。时值太后万寿，承办典礼者犹竞尚华饰，百熙奏罢之。复偕侍讲学士陆宝忠等合弹枢臣朋比误国十大罪。未几，孙毓汶引疾归，恭亲王奕复入军机，而百熙亦出督广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坐滥举康有为，革职留任。二十六年，授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充头等专使大臣。拳匪乱定，下诏求言，百熙抗疏陈大计，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建学堂，设报馆。明年，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充管学大臣。

京师之有大学堂也，始於中日战后。侍郎李端棻奏请立学，中旨报可，而枢府厌言新政，请缓行。迄戊戌，乃奉严旨，促拟学章，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及政变，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许景澄继管学，坐论义和团被诛。两宫西幸，百熙诣行在，以人望被斯任，於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百熙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大学。汝纶辞不应，百熙具衣冠拜之，汝纶请赴日本察视学务。大学教职员皆自聘，又薪金优厚，忌嫉者众，蜚语浸闻。汝纶返国，未至京，卒；而百熙所倚以办学者，门人沈兆祉亦受谗构。大学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始议分建七科大学，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荣庆意不谓可，而百熙持之坚，亲至站送诸生登车。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值张之洞入觐，命改定学章，及还镇，复命家鼐为管学大臣。凡三管学，百熙位第三矣。百熙拟建分科大学，以绌於赀而止，惟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遽谢学务。赏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后历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政务、学务、编纂官制诸大臣。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达。

唐景崇，字春卿，广西灌阳人。父懋功，举人，有学行。景崇，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由侍读四迁至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年，典试广东。明年，主会试。历兵部、礼部侍郎，权左都御史，出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拳祸起，命督办广西团练。二十九年，以工部侍郎典试浙江，督江苏学政，三十一年，诏罢科岁试，学政专司考校学务。景崇条上十事。明年，罢学政，还京供职。疏陈立宪大要四事。

时两广疆臣建议广西省会移治南宁，京朝官皆持异议。景崇奏陈：“迁省之议，以越南逼近龙州，法人时蓄狡谋，桂林距离远，声气难通，不若改建南宁之便。臣谓不然，今我兵力尚不能经营邕州，扼北海水陆冲要，徒虚张声势，招外人疑忌何为？且迁徙缔造之费，桂林善后之费，练兵设防之费，皆非巨款不办。方今俄居西陲，英窥南徼，蒙、藏、川、滇势均岌岌，非独一法人之可畏。以大局论，决不能竭全力事广西之一隅；以广西论，亦不能竭全力事南宁之一隅：明矣。故为今之计，诚能简重臣驻龙州，於对汛边地二千里，相度土宜，兴办树艺、屯垦、畜牧、开矿诸端，俟地利渐兴，人齿渐繁，再以兵法部勒。此上策也。至目前应变之方，莫如迅设龙州电线，移提督驻南宁，增募十营，暂停广西应解赔款，饬各省欠解广西协饷，分年摊解，用抵赔款。一转移间，饷足则兵强，可纾朝廷南顾之忧。若迁省之举，劳民费财，无益於治。”事得寝。

调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景崇以绩学端品受主知，屡司文柄。迨科举罢，廷试游学毕业生，皆倚景崇校阅。宣统元年，戴鸿慈卒，遗疏荐景崇堪大用。二年，擢学部尚书。明年，诏设内阁，改学务大臣。是时学说纷歧，景崇力谋沟通新旧，慎择教科书。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武昌变起，袁世凯总理内阁，仍命掌学务。引疾去。越三年，卒，谥文简。

景崇博览群书，通天文算术，尤喜治史。自为编修时，取新唐书为作注，大例有三：曰纠缪，曰补阙，曰疏解，甄采书逾数百种。家故贫，得秘籍精本，辄典质购之。殚精毕世，唯缺地理志内羁縻州及艺文志，馀均脱稿。

于式枚，字晦若，贺县人。博闻强记，善属文。光绪六年进士，以庶吉士，散馆用兵部主事。李鸿章疏调北洋差遣，历十馀年，奏牍多出其手。性不乐为外吏，又格於例不得保升京秩，久之不迁。二十二年，鸿章贺俄皇加冕，因历聘德、法、英、美诸国，式枚充随员。俄选授礼部主事，由员外郎授御史，迁给事中。赞辛丑和约，赏五品京堂。充政务处帮提调、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三十一年，以鸿胪寺少卿督广东学政，改提学使，疏辞，命总理广西铁路。三十三年，擢邮传部侍郎。

当是时，政潮激烈，有诏预备立宪，举朝竞言西法，无敢持异议者。於是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濒行，疏言：“宪政必以本国为根据，采取他国以辅益之，在求其实，不徒震其名。我朝道监百王，科条详备，行政皆守部章，风闻亦许言事，刑赏予夺，曾不自私。有大政事、大兴革，内则集廷臣之议，外或待疆吏之章。勤求民隐，博采公论，与立宪之制无不符合。上有教诫无约誓，下有遵守无要求。至日久官吏失职，或有奉行之不善，海国开通，又有事例之所无，自可因时损益，并非变法更张。惟人心趣向各异，告以尧、舜、周、孔之孔，则以为不足法；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而日本所模仿者，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考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敕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以立宪为词，纷驰电函，上廑宸虑。盖以立宪为新奇可喜，不知吾国所自有。其关於学术者，固贻讥荒陋，以立宪为即可施行，不审东洋之近事。关於政术者，尤有害治安。惟在朝廷本一定之指归，齐万众之心志，循序渐进。先设京师议院以定从违，举办地方自治以植根本，尤要在广兴教育，储备人才。凡与宪政相辅而行者，均当先事绸缪者也。臣前随李鸿章至柏林，略观大概。今承特简，谨当参合中、西同异，归极於皇朝典章，庶言皆有本而事属可行。是臣区区之至原。”

明年，调礼部侍郎。时新党要求实行立宪，召集国会日亟。式枚上言：“臣遍考东西历史，参校同异，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惟日本宪法，则纂自日臣伊藤博文，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其采取则普鲁士为多，其本原则德君臣所定，名为钦定宪法。夫国所以立曰政，政所以行曰权，权所归即利所在。定於一则无非分之想，散於众则有竞进之心。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法国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適促其乱。日本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缓其期。

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之怨毒，又非日本之改造。皇上俯顺舆情，迭降谕旨，分定年期，自宜互相奋勉，静待推行。岂容欲速等於取偿，求治同於论价？至敢言监督朝廷，推倒政府，胥动浮言，几同乱党。欲图补救之策，惟在朝廷举错一秉至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镇慑之。当十年预备之期，为大局安危所系。

日皇所谓‘组织权限，为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於君，非民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臣滥膺考察，断不敢附会时趋，贻误国家，得罪名教。”章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

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请定三年内开国会，罢式枚谢天下，严旨申饬，褫景仁职。式枚复奏言：“德皇接受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用，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於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於国中，上则诋政府固权，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为权衡，以毕士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章下所司。又以各省谘议局章程与普国地方议会制度不符，大恉谓：“改革未定之时，中央政权唯恐少统一坚强之力，而国民识政体知法意者极少。骤以此庞大政权之地方议会，横亘政府与国民之间，纵使被选者不皆营私武断，而一国政权落於最少数人之手，劫持中外大臣，后患何可胜言？”因证以普制，逐条驳议。先后译奏普鲁士宪法全文、官制位号等级，暨两议院新旧选举法。式枚以三十三年冬行，宣统元年六月返国，以疾乞假。张之洞遗疏荐式枚堪大用。转吏部侍郎，改学部侍郎，总理礼学馆事、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国变后，侨居青岛。未几，卒，年六十三，谥文和。

式枚生而隐宫，精力绝人，夜倚枕坐如枯僧。内介而外和易。论事謇谔，颇有声公卿间云。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归安人。少读书，好深湛之思，於周官多创获。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博稽掌故，多所纂述。光绪九年，成进士，仍留部。补官后，充主稿，兼秋审处。自此遂专心法律之学，为尚书潘祖廕所称赏。十九年，出知天津府，治尚宽大，奸民易之，聚众斗於市，即擒斩四人，无敢复犯者。调剧保定，甘军毁法国教堂，当路慑於外势，偿五万金，以道署旧址建新堂，侵及府署东偏。家本据府志力争得直。拳匪乱作，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两宫西幸。联军入保定，教士衔前隙，诬以助拳匪，卒无左验而解。因驰赴行在，授光禄寺卿，擢刑部侍郎。

自各国互市以来，内地许传教，而中外用律轻重悬殊，民、教日龃。官畏事则务抑民，民不能堪，则激而一逞，往往焚戮成巨祸。家本以谓治今日之民，当令官吏普通法律。然中律不变而欲收回领事审判权，终不可得。会变法议起，袁世凯奏设修订法律馆，命家本偕伍廷芳总其事；别设法律学堂，毕业者近千人，一时称盛。

补大理寺卿，旋改法部侍郎，充修订法律大臣。宣统元年，兼资政院副总裁，仍日与馆员商订诸法草案，先后告成，未尝以事繁自解。其所著书，有读律校勘记、秋谳须知、刑案汇览、刺字集、律例偶笺、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大诰竣令考、明律目笺，他所著非刑律者又二十馀种，都二百馀卷。卒，年七十四。

论曰：自变法议兴，凡新政特设大臣领之。百熙管学务，家本修法律，并邀时誉。景崇之主教育，谋沟通新旧；式枚之论宪政，务因时损益。而大势所趋，已莫能挽救。家鼐儒厚廉谨，常以资望领新政，每参大计，独持正不阿。贤哉，不愧古大臣矣！

## 列传二百三十一

黄体芳子绍箕 宗室宝廷 宗室盛昱 张佩纶何如璋 邓承修 徐致祥

黄体芳，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日探讨掌故，慨然有经世志。累迁侍读学士，频上书言时政得失。晋、豫饥，请筹急赈，整吏治，清庶狱，称旨。时议禁烧锅裕民食，户部覈驳，体芳谓烧锅领帖，部获岁银三万，因上董恂奸邪状，坐镌级。

光绪五年三月，惠陵礼成，主事吴可读为定大统以尸谏。诏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吴可读所奏，前旨即是此意。”於是下群臣议，体芳略言：“‘即是此意’一语，止有恪遵，更有何议？乃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嚅不吐，或忠或谨，皆人臣盛节，而惜其未明今日事势也。譬诸士民之家，长子次子各有孙，而自祖父母视之则无异。然袭爵职必归之长房者，嫡长与嫡次之别也。又如大宗无子，次宗止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继大宗，不闻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唯君与民微有不同。民间以嫡子继大宗，则大宗为主，本宗为兼。天潢以嫡子继帝系，则帝系为主，本宗可得而兼，亲不可得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继长支，则固以继长支为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盖人君无小宗，即称谓加以区别，亦於本宗恩义无伤。此两宫意在嗣子承统，慈爱穆宗，亦即所以慈爱皇上之说也。今非合两统为一统，以不定为豫定，就将来承继者以为承嗣，似亦无策以处之矣。试思此时即不专为穆宗计，既正名为先帝嗣子，岂有仅封一王贝勒者乎？即不专为皇上计，古来天子之嗣子，岂有以不主神器之诸皇子当之者乎？即仅为穆宗计，皇上可如民间出继之子乎？即仅为皇上计，穆宗可如前明称为皇伯考乎？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非干犯忌讳。

此固无意气可逞，亦无功罪可言也。”疏入，诏存毓庆宫。自是劾尚书贺寿慈饰奏，俄使崇厚误国，洪钧译地图舛谬，美使崔国英赴赛会失体，皆人所难言，直声震中外。

七年，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明年，授兵部左侍郎。中法事起，建索还琉球、经画越南议。十一年，还京，劾李鸿章治兵无效，请敕曾纪泽遄归练师，忤旨，左迁通政使。两署左副都御史，奏言自强之本在内治，又历陈中外交涉得失，后卒如所言。十七年，乞休。二十五年，卒。子绍箕、绍第，并能承家学，而绍箕尤赡雅。

绍箕，字仲弢。光绪六年进士，以编修典试湖北。晋侍讲，擢庶子。京师立大学堂，充总办。究心东西邦学制，手订章条。迁侍读学士。历充编书局、译书局监督。出为湖北提学使。东渡日本，与其邦人士论孔教、辄心折。归，未几，卒。

宗室宝廷，字竹坡，隶满洲镶蓝旗，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光绪改元，疏请选师保以崇圣德，严宦寺以杜干预，覈实内务府以节糜费，训练神机营以备缓急，懿旨嘉纳。大考三等，降中允，寻授司业。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宝廷力抉其弊，谔谔数百言，至切直。晋、豫饥，应诏陈言，请罪己，并责臣工。条上救荒四事，曰：察釐税，开粮捐，购洋米，增粜局。复以灾广赈剧，请行分贷法。畿辅旱，日色赤，市言讹駴，建议内严防范，外示镇定，以安人心。历迁侍讲学士，以六事进，曰：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称旨。五年，转侍读学士。

初，德宗继统嗣文宗，懿旨谓将来生有皇子，即继穆宗为嗣。内阁侍读学士广安请颁铁券，被诃责。至是，穆宗奉安惠陵，主事吴可读坚请为其立后，以尸谏，下廷臣议。宝廷谓：“恭绎懿旨之意，盖言穆宗未有储贰，即以皇上所生之子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言嗣而统赅焉矣。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继穆宗为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留待亲政日自下明诏，此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弟仁让之休归之皇上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於前；吴可读不能喻，故死争於后。窃痛可读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遗摺之言不尽意也。可读未喻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遗摺未达之意，皇太后早鉴及之，故曰‘前降旨时即是此意’也。而可读犹以忠佞不齐为虑，诚过虑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虽因佞臣妄进邪说，究由二君有自私之心。乃者两宫懿旨悬於上，孤臣遗疏存於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天生圣人，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请将前后懿旨恭呈御览，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俾天下后世咸知我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弟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付讬得人也。如是，则纲纪正，名分定，天理顺，人情安矣。因赴内阁集议，意微不合，谨以上闻。”

又奏：“廷臣谓穆宗继统之议，已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不及此引伸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继乎？不即继似违懿旨，即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臣民亦隐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即使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豫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皇子诞育如在彻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且懿旨非皇上可改，此时不引伸明晰，将来皇上虽斟酌尽善，何敢自为变通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议又谓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似也。然列圣垂训，原言嗣统之常，今则事属创局，可读意在存穆宗之统，与无故擅请建储者有间，文义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议不分别词意，漫谓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则日前懿旨‘即是此意’之谓何，臣民不更滋疑乎？此未妥者又一也。”疏入，诏藏毓庆宫。其他，俄使来议约，朝鲜请通商，均有所献纳。

七年，授内阁学士，出典福建乡试。既蕆事，还朝，以在途纳妾自劾罢，筑室西山，往居之。是冬，皇太后万寿祝嘏，赏三品秩。十六年，卒。

子寿富，庶吉士。庚子，拳匪乱，殉难，自有传。

宗室盛昱，字伯熙，隶满洲镶白旗，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祖敬徵，协办大学士。父恆恩，左副都御史。盛昱少慧，十岁时作诗用“特勤”字，据唐阙特勤碑证新唐书突厥“纯特勒”为“特勤”之误，繇是显名。光绪二年进士，既，授编修，益厉学，讨测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

闽浙总督何璟、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匪黄金满，盛昱劾璟等长恶养奸，请下吏严议，发金满黑龙江、新疆安置。尚书彭玉麟数辞官不受职，劾其自便身图，启功臣骄蹇之渐。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陛见未行，追论官河南听狱不慎，罢免；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宝箴疏辩，盛昱言其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朝鲜之乱也，提督吴长庆奉北洋大臣张树声檄，率师入朝，执大院君李罡应以归，时诧为奇勋。盛昱言：“出自诱劫，不足言功，徒令属国寒心，友邦腾笑。宜严予处分，俾中外知非朝廷本意。”为讲官未半载，数言事，士论推为謇谔。

十年，迁祭酒。法越构衅，徐延旭’唐炯坐失地逮问，盛昱言：“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并劾枢臣怠职。太后怒，罢恭亲王奕等，而诏醇亲王奕枻入枢府，盛昱复言：“醇亲王分地綦崇，不宜婴以政务。”其夏，命廷臣会议和战大局，盛昱主速战，力陈七利，谓：“再失事机，噬脐无及。”

盛昱为祭酒，与司业治麟究心教士之法，大治学舍，加膏火，定积分日程，惩游惰，奖朴学，士习为之一变。十四年，典试山东。明年，引疾归。盛昱家居有清誉，承学之士以得接言论风采为幸。二十五年，卒。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父印塘，官安徽按察使，卒於军。佩纶，成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时外侮亟，累疏陈经国大政，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戒备，杜日、俄窥伺。晋、豫饥，畿辅旱，乃引祖宗成训，请上下交儆，条四目以进：曰诚祈，曰集议，曰恤民，曰省刑。恭亲王奕遭谗构，复请责王竭诚负重，上嘉纳之。通政使黄体芳继陈灾状，语稍激，絓吏议，佩纶力争，被宥。寻丁忧，服竟，起故官。时琉球已亡，法图越南亟，佩纶曰：“亡琉球则朝鲜可危，弃越南则缅甸必失。”因请建置南北海防，设水师四大镇；又荐道员徐延旭、唐炯知兵堪任边事，其招致刘永福黑旗兵为己用。是时吴大澂、陈宝琛好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辈号“清流党”，而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

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

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起，王文韶以枢臣掌户部，台谏争上其受赇状，上方意任隆密，乃援乾隆朝梁诗正还家侍父事，请令引嫌乞养，不报；又两疏劾之，遂罢文韶，而擢佩緰署左副都御史，晋侍讲学士。明年，法越构衅，佩纶章十数上，朝廷始遣兵征土寇、缀敌势，法人不便其所，佯议和，而阴使人攻陷南定。佩纶请乘法兵未集，敕粤督遣水越都，而枢臣狃和局，虑佩纶梗议，令往陕西按事。已而法果袭顺化，胁越与盟，越事益坏。使归，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十年，法人声内犯，佩纶谓越难未已，黑旗犹存，万无分兵东来理，请毋罢戍启戎心，上韪之。诏就李鸿章议，遂决战，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砲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

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朝旨发帑犒之，命兼船政。嗣闻马尾败，止夺卿衔，下吏议。闽人愤甚，於是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培因等先后上其罪状。时已坐荐唐尚、徐延旭褫职，至是再论戍。

居边释还，鸿章再延入幕，以女妻之。甲什战事起，御史端良劾其干预公事，命遂回籍。庚子议和，鸿章荐其谙交涉，诏以编佐办和约。既成，擢四五品京堂，称疾不出。三十四年，卒。

何如璋，字子瓘，籍广东大埔。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侍读出使日本。归，授少詹事，出督船政。承鸿章旨，狃和议，敌至，犹严谕各舰毋妄动。

及败，藉口押银出奔，所如勿纳，不得已，往就佩纶彭田乡。佩纶虑敌踪迹及之，绐如璋出。士论谓闽事之坏，佩纶为罪魁，如璋次之。如璋亦遣戍。后卒於家。

邓承修，字铁香，广东归善人。举咸丰十一年乡试，入赀为郎，分刑部。转御史，遭忧归。光绪初，服阕，起故官。与张佩纶等主持清议，多弹击，号曰“铁汉”。

先后疏论闱姓赌捐，大乖政体；关税侵蚀，婴害库帑；以考场积弊，陈七事纠正之；吏治积弊，陈八事肃澄之。又劾总督李瀚章失政，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等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

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是时文韶方乡用，权任转重，会云南报销案起，又严劾之，仍不允。久之，迁给事中。

时朝鲜乱平，琉球案未结，上言简知兵大臣驻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番巡，留吴长庆军戍朝互犄角。越南乱作，法人袭顺化，复请诏百官廷议定国是，皆不报。

十年，越事益坏，首劾徐延旭、唐炯失地丧师，赵沃、黄桂兰拥兵偾事，宜肃国宪。

其夏，法人原媾和，承修联合台谏上书，极言和议难恃。旋与司业潘衍桐密上间敌五策，并劾李鸿章定和之疏，嫉刘永福敢战，言之愤绝。亡何，法果败盟，侵台湾鸡笼，枢臣议和战未决。於是承修再陈三策：“法所恃为援者西贡、东京。我若师分三路，亟攻越南，彼将自救不暇，策之上也。分兵为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老师糜饷，利害共之，策之中也。若虑饷诎运阻，不敢言战，则其祸不胜言矣，是谓无策。”补鸿胪寺卿，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自此陈说兵事，章凡十三上，多见采纳。嗣以中允樊恭煦获谴，上疏营救，坐镌秩。明年，赴天津佐鸿章与法使巴特纳商和约，定新约十款。还，乞归省。

未出都，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至则单骑出关会法使浦理燮。浦理燮欲先勘原界，承修据约先欲改正界限，不相下，乃阳以文渊、保乐、海宁归我，而阴电其驻京使臣，诋承修违约争执，谓非先勘原界，势将罢议。朝廷不获已，许之。承修遂有三难二害之电奏，略言：“附界居民，不愿隶法，先勘原界，虑滋事变，难一。保乐牧马，游勇獷盛，道路梗阻，难二。原界碑折，十不存五，巉岗耸巘，瘴雨炎翳，人马不前，难三。且原界既勘，彼必飏去，新界奚论？駈驴、文渊俱不可得，关门失险，战守两难，害一。文渊既失，北无寸地，关内通商，势将迫胁，越既不存，粤将焉保？害二。”疏入，不省。

十二年，法人别遣狄隆、狄塞尔来会。適法官达鲁倪思海至者兰，为越人击杀。

狄使惧，又耻而讳其事，坚请按图画界，朝旨报可。於是首议江平、黄竹、白龙尾各地割隶越。承修指图籍抗争，狄使不能屈，欲分白龙尾半之左归我而右归越。承修以其地为钦海外户，法得之则内偪防城，外断东兴、思勒，是无钦、廉也。议久之，暂与定约三条，犹未决，而狄使竟以兵力驱江平、黄竹居民内徙。朝廷虑启边衅，命先勘钦西至桂省全界，承修遂与订定清约，语详邦交志。十三年，具约本末以上，复官。十四年，谢病归，主讲丰湖书院，读书养母。十七年，卒於惠州。

徐致祥，字季和，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晋中允，典试山东。累迁内阁学士，督顺天学政。遭忧去，服阕，起故官。光绪十年，法越构兵，德璀琳以和议进，朝旨未决。致祥上三策，谓：决战宜速，任将宜专，军势宜联。闽事棘，言何璟、张兆栋无幹济才，而荐杨岳斌、张佩纶堪重任，颇嘉纳。

时议筑铁路，致祥闻而恶之，痛陈八害，并请力辟邪说，亟修河工，上责其诞妄，镌三级。越二年，铁路议再起，又再阻止之。先后封事十数上，而惓惓於抑奄寺，治河工，为时论所美。历典福建、广东乡试。十八年，授大理寺卿，连劾枢臣礼亲王世铎、山西巡抚阿克达春，而纠弹张之洞尤不遗馀力。寻命视学浙江，有严名。

中日之役，我师败绩，上奕劻、李鸿章误国状，请逮叶志超、卫汝贵等寘之法，而畀冯子材、刘永福以征讨名号，庶可振国威、作士气。会山东教案起，德使海靖勒罢李秉衡职。致祥曰：“昔岁罢刘秉璋，今兹罢李秉衡，是朝廷黜陟之大权操之敌人也。为请顾全国体，毋慑敌。”私念国是不振，乱未有已，乃援引圣祖笃信硃子垂为家法往事，请举行经筵以辅圣德，皆不报。秩满，还朝，迁兵部右侍郎。二十四年，上违豫，众情惊疑，复以辅导君德之说进。

是时国家多故，圣嗣尚虚，致祥为重国本计，略言：“昔宋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逮仁宗既生，即遣归邸；厥后仁宗、高宗、理宗皆踵行之。有子而遣养子归邸者，真宗是也。无子而即以养子传授神器者，仁宗之於英宗，高宗之於孝宗，理宗之於度宗是也。今以宗社系讬之重，臣民属望之切，深维至计，取则前朝，慎选近支宗室兄弟之子数人，择亲择贤，入侍禁中，止以为子，不以为储，恪遵家法，既可默察其贤否，徐以俟皇子之生。则皇上未有子而有子，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而穆宗付讬之大业，亦继承有属矣。”乃未几，果有立溥俊为大阿哥事。二十五年，卒。

论曰：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然体芳、宝廷议承大统，惓惓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承修以搏击为能，致祥以诞妄受责，君子讥之。唯盛昱言不妄发，洁身早退，庶超然无负清誉欤？

## 列传二百三十二

吴可读 潘敦俨 硃一新 屠仁守 吴兆泰 何金寿 安维峻 文悌 江春霖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初以举人官伏羌训导。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遭忧去，主讲兰山书院。会撒拉番蠢动，被命佐团练。服阕，起故官。迁吏部郎中，转御史。各国使臣请觐，议礼久未决，可读请免拜跪，时论韪之。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击杀多人，虚饰胜状，为左宗棠所劾。可读继陈其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寻逮问，谳上论斩，廷臣请改监候。可读愤甚，复疏争：“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语过戆直，被诃责，镌三级。归，复掌教兰山。逾年，穆宗崩，德宗缵业，起吏部主事。

光绪五年，穆宗奉安惠陵，自请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於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其言曰：“罪臣闻治不讳乱，安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忘，则进苦口於尧舜，为无疾呻吟，陈隐患於圣明，为不祥举动。

罪臣前因言事获谴，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免臣以斩而死，以囚而死，以传讯触忌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馀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必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而犹首背杜太后；以明大学士王直之为旧臣，而犹以黄请立景帝太子一疏不出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

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惟有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

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於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彼时罪臣即欲有言，继思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今逢我大行皇帝奉安山陵，恐积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谨以我先皇帝所赐馀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数行懿旨，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呻吟、不祥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尤原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馀。罪臣言毕於斯，命毕於斯，谨以大统所系上闻。”吏部奏诸朝，诏悯其忠，予优恤。下群臣议，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无异论。

可读临殁遗书与其子之桓，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之桓遂成其遗志，葬蓟州。

都人即所居城南旧宅祠祀之。

有潘敦俨者，字清畏，籍江宁，总督铎子。以任子官工部郎中，迁御史。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议，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遂疏请表扬穆后潜德，更谥号，并解醇亲王奕枻职任，诏严斥夺职。归隐於酒，阅二十馀年，卒。

硃一新，字蓉生，浙江义乌人。乡举对策语触时忌，主司李文田特拔之。入赀为内阁中书。光绪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法越事起，数上书主战，又尝画海防策，语至切要。典湖北乡试，称得士。十一年，转御史，连上封事，言论侃侃，不避贵戚。

内侍李莲英渐著声势。逾岁，醇亲王奕枻阅海军，莲英从，一新忧之。而適值山东患河，燕、晋、蜀、闽患水，遂以遇灾修省为言，略曰：“我朝家法，严驭宦寺。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得海假采办出京，立寘重典。皇上登极，张得喜等情罪尤重，谪配为奴。是以纲纪肃然，罔敢恣肆。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譁传，士庶駴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籓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馀之辈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况作法於凉，其弊犹贪。唐之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圣朝法制修明，万无虑此。而涓涓弗塞，流弊难言，杜渐防微，亦宜垂意。从古阉宦，巧於逢迎而昧於大义，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顾事每忽於细微，情易溺於近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辨之宜早辨也。”疏上，太后怒，诘责疏言“苦衷”何指？一新曰：“臣所谓‘不得已苦衷’者，意以亲籓远涉，内侍随行，藉以示体恤、昭慎重也。顾在朝廷为曲体，在臣庶则为创见。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王弗受，而太监随乘之，至駴人观听。

一不谨慎，流弊遂已至斯，臣所为不能已於言也。”诏切责，降主事。乞终养归。

张之洞督粤，建广雅书院，延为主讲。一新博极群书，洞知两汉及宋、明诸儒家法，务通经以致用。诸生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笃实正大，语具所箸无邪堂答问中。卒，年四十有九。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中，转御史。时政出多门，仁守因天变请修政治，条上六事，曰：杜诿卸，开壅蔽，慎动作，抑近习，轸民瘼，重国计，而归本於大公至正、敬天勤民，疏上不省。又以海军报效，杂进无次，侥幸日多。仁守痛陈五弊：资叙不计，弊一；名器冒滥，弊二；劝惩倒置，弊三；求益得损，财计转亏，弊四；駔侩朋侵，莫可究诘，弊五。

五弊既滋，乃生三患：患病民，患妨贤，患隳纪纲法度。“特以自海军衙门达之，奉懿旨行之，毋或敢贸然入告，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微，而朝廷不知，群小得志，宠赂滋张。若不停止，即承平无事，犹或召乱，况时局孔艰乎？”

疏入，诏从之，权贵益侧目。

十五年，太后归政，仁守虑佥人谗构两宫，易生嫌隙，疏请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慈览后施行。”并请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诏严责，革职永不叙用。既归，主讲山西令德堂。二十六年，两宫西狩，起用五品京堂，授光禄寺少卿。寻卒。

吴兆泰，字星阶，籍麻城。与仁守友善，互相厉以道义。光绪二年进士，阅十年，以编修考授御史。时国防废弛，海军尤不振，朝廷乃移其费修颐和园。兆泰上疏力争，略谓：“畿辅奇灾，嗷鸿遍野，僵仆载涂，此正朝廷减膳彻乐之时，非土木兴作之日。乞罢园工，以慰民望，以光继列祖列宗俭德。”太后怒，罢其官。归里后，历主龙泉、经心书院讲席，充学务公所议长。宣统二年，卒。

其先有何金寿者，字铁生，籍江夏。同治元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出督河南学政，还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二年，晋饥，上储粮平粜策。越二年，畿辅旱，金寿曰：“此枢臣可尽弹也！”乃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请罢枢臣、回天意。

越日，命下，恭亲王奕等五人并褫职留任，直声震一时。五年，复沥陈时弊，斥言中外臣工皆瞻徇，侃侃不挠。上以所奏为祛积习，特宣示。忤当轴意，出知江苏扬州府。未出都，会崇厚与俄定约，敕下廷臣议。金寿引西国上下议院例，请资众论，折强敌。逾岁到官，录筑堤功，赐三品服。八年秋，祷雨中暍，病卒，贫不能归葬。总督左宗棠等上其事於朝，谓有古循吏风云。

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初以拔贡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光绪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转御史。未一年，先后上六十馀疏。日韩衅起，时上虽亲政，遇事必请太后意旨，和战不能独决，及战屡败，世皆归咎李鸿章主款。

于是维峻上言：“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见贼即惊溃。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乃俯首听命于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臣未敢深信。何者？

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复可容？唯是朝廷受李鸿章哃喝，不及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决裂，姑事调停。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疏入，上谕：“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乃安维峻封奏，讬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之语，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命革职发军台。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

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二十五年，释还，遂归里。三十四年，起授内阁侍读，充京师大学总教习。宣统三年，复辞归。越十有五年，卒。

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谈及世变，辄忧形於色，卒抑郁以终。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文悌，字仲恭，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笔帖式历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诏下，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尚书许应癸不为代奏。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谕应骙明白回奏，覆奏称珍惜名器，物色通才，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请罢斥驱逐。奏上，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礼部尚书、侍郎皆革职，赏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谏，遂上疏言：“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讬辞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设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

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

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疏上，斥回原衙门行走。

太后复训政，赏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二十六年，两宫西狩，文悌迎驾，擢贵西道。乞病归，卒。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九年，转御史，首论都御史陆宝忠干烟禁，不宜为台长，劾亲贵及枢臣疆臣，章凡数十上。德宗季叶，袁世凯出督畿辅，入赞枢廷，权势倾一时。春霖独论列十二事，谓：“洪范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尔家，凶於尔国。’左氏传云：‘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今世凯所为，其心即使无他，其迹要难共谅。历考史册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窥窃神器之徒，姑置勿论，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张居正，亦以权宠太盛，倾覆相寻。今不独为国家计，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亦不可无善处之法。”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皆不报，然朝贵颇严惮之。

宣统改元，醇亲王载沣既摄政，其弟载洵、载涛分长军谘、海军，颇用事。春霖谓：“古者郑宠共叔，失教旋讥，汉骄厉王，不容终病，载在史册，为万世戒。

二王性成英敏，休戚相关，料不至蹈覆辙，而慎终於始，要宜杜渐防微。”又谓：“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冲龄践阼，军国重事，监国摄政王主之。治同其乐，乱同其忧，国之不保，家於何寄？”篇末又言：“监国岁未及周，物议沸腾，至於此极。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国祚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矣！”明年，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骙谩欺状，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末复言：“是非不明，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敕部平议。”语至戆直，被诃责。复劾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非特简忠良，不足以赞大猷、挽危局。词连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数人。朝旨再责之，令回原衙门行走。春霖遂称疾归。越八年，卒。

论曰：有清列帝，家法最严，迨至季世，创制垂帘，於是阉寺渐肆，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虽有直言敢谏之士，无补危亡，亦尽其心焉而已。可读尸谏，幸鉴孤忠。一新、仁守、维峻先后直言，皆以语侵太后获罪。文悌言攻结党，实启党争，而春霖连劾权贵，言尤痛切，当国者终於不悟。又有太监寇连才，上书泣谏，请太后归政，废颐和园，且言：“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终以违制被刑以死。

建言又何得以阉官少之？类无可归，故附见於此。

## 列传二百三十三

郭嵩焘弟昆焘 崇厚 曾纪泽 薛福成 黎庶昌马建忠李凤苞 洪钧 刘瑞芬 徐寿朋 杨儒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遭忧归。会粤寇犯长沙，曾国籓奉诏治军，嵩焘力赞之出。赣事亟，江忠源乞师国籓，国籓遣之往，从忠源守章门。是时寇艎集饶、瑞，分泊长江，因献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具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舰百馀艘。嗣以赣被围久，船非可剋期造，乃先造巨筏，列砲其上，与陆师夹击，寇引去。厥后用以塞湖口者即此筏也。湘军名大显。

论功，授编修。还朝，入直上书房。咸丰九年，英人犯津沽，僧格林沁撤北塘备，嵩焘力争之，议不合，辞去。

同治改元，起授苏松粮储道，迁两淮盐运使。库储竭，诸军仰餔淮鹺者数十万，嵩焘躬自掣验，配置各营。提督李世忠拥重兵行私鹺，亡谁何，益遣入捕治之，运政乃鬯。明年，署广东巡抚。寇偪阳山，亟使张运兰击卻之。诏安陷，饶平、大埔警，与总督瑞麟遣将防边，追入诏安城，杀数千人，军稍振。是时金陵克，罢釐捐议起，嵩焘陈说利害凡千馀言，事遂寝。伪森王侯玉山避匿香港，恃英为护符，官吏莫能捕。嵩焘援公法与争，执以归，论斩。而瑞麟遽张其功，以率兵往捕闻，嵩焘力止之，不可。英人大恚，数移牒诘责。

初，毛鸿宾督粤，事皆决於幕僚徐灝。瑞麟继至，灝益横。嵩寿衔之，上疏论军情数误，劾逐灝，并自请罢斥。事下左宗棠，宗棠言其迹近负气，被诃责。左、郭本姻家。宗棠先厄於官文，罪不测，嵩焘为求解肃顺，并言於同列潘祖廕，白无他，始获免，至是宗棠竟不为疏辨。嵩焘念事皆繇督抚同城所误，逾岁解职，遂上疏极论其弊，不报。

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未上，命直总署。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嵩焘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自罢其职，藉箝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譁，谓嵩焘媚外。嵩焘言既不用，英使威妥玛出都，邦交几裂。

嵩焘又欲以身任之，上言：“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

因条列四事以进。而郎中刘锡鸿者，方谋随嵩焘出使，虑疏上触忌，遏之，比嵩焘觉，始补上，而事已无及。既莅英，锡鸿为副使，益事事齮龁之，嵩焘不能堪，乞病归，主讲城南书院。

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徵调骚然。嵩焘於是条上六事：曰收还伊犁，归甘督覈议；曰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曰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曰廷臣主战，止一隅见，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

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恭亲王奕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讬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

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於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於十七年卒矣。箸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中庸质疑三卷，订正家礼六卷，周易释例四卷，毛诗约义二卷，绥边徵实二十四卷，诗文集若干卷。

其弟昆焘，字意城。以举人参张亮基戎幕，与宗棠俱。李开方扰湖北，自怀庆折而南，武昌夜半得报，亟调师会鹅公颈。骤遇寇，寇出不意，大扰乱，遂斩开方，歼其军。报至，亮基始知之，昆焘恆以是自喜。骆秉章抚湘，昆焘从国籓东征，宗棠援浙，军资并倚之。由国子监助教历加四品卿。后刘昆讨黔苗，昆焘久引疾归，力起赞军事。苗将平，又辞去。光绪八年，卒。

崇厚，字地山，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河督麟庆子。道光二十九年举人。

选知阶州，历迁长芦盐运使。咸丰十年，署盐政，疏请停领馀引，代销滞引，依永平低价。会僧格林沁治畿辅水田，又劝垦葛沽、盐水沽沃卤地四千二百馀亩。明年，充三口通商大臣。又明年，迁大理寺卿，仍留津与英、法重修租界条约。同治改元，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寻署总督。时葡萄牙遣使入京乞换约，崇厚牒请总署摽勿受。法使哥士耆缓颊，治莅津，朝命崇厚承其事。次年，谕遏冀州窜匪，坐失机，被责。已而丹使踵葡例，拒如初。复命为全权大臣，订约五十五条，通商章程九款。

自是而荷、而日、而比、而意、而奥，皆遣使求取，并为延款，语具邦交志。复建议设北洋机器局城南分局，城堞砲台与郡城遥相峙。五年，贷款垦海河北岸，首邢家沽讫卧河村，中泄为渠，辟稻田可五百顷，手订试垦章程，於是两岸为沃野。九年，津郡民、教失和，被议。事宁，朝廷遣使修好，命充出使法国大臣，是为专使一国之始，然事毕即返。历署户部、吏部侍郎。

光绪二年，署奉天将军，疏请择地设官，置宽甸、怀仁、通化三县，增边关兵备道，升昌图为府，改八家镇为县，徙经历驻康家屯，改梨树城为，徙照磨驻八面城；其通判、知县并加理事同知衔，兼治蒙民，议行。先后疏论吉林积弊，请办马贼，惩聚博，清积讼，覈荒地，除金匪。又以私垦围场者众，为恳宽其既往，已垦者量丈升科，未垦者择地安插，仍留隙地以讲武，称旨。

四年，俄界回寇扰边，与其外部格尔斯合力禁止。其秋，授出使俄国大臣，加内大臣衔，晋左都御史。明年，赴俄。初，左宗棠进兵伊犁，乘俄土战争，要俄人退去库尔札，俄人多所挟求。至是，崇厚抵利伐第亚谒俄皇达使命，贸然与订和约：一，自嘉峪关迳西安、汉中达汉口，俄有通商权；一，自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一，自蒙古及天山南北输入商品，不课税金；一，自西伯利亚至张家口，归俄敷设铁道；一，自陕甘至汉口，既榷常税，其杂税概免；一，嘉峪关、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置领事官；一，凡俄国臣民旅华，许携铳器；一，伊犁城及旁近地，凡俄所有土地及建筑物，不在还付例。约成，朝野譁然，於是修撰王仁堪、洗马张之洞等交章论劾。上大怒，下崇厚狱，定斩监候，以徇俄人请，贷死，仍羁禁。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馀里，嘉峪关诸地缓置官。

十年，崇厚输银三十万济军，释归。遇太后五旬万寿，随班祝嘏，朝旨依原官降二级，赏给职衔。十九年，卒，年六十有七。

曾纪泽，字劼刚，大学士国籓子。少负俊才。以廕补户部员外郎。父忧服除，袭侯爵。光绪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六年，使俄大臣崇厚获罪去，以纪泽兼之。

先是俄乘我内乱，据伊犁，及回部平，乃举以还我，议定界、通商。崇厚不请旨，遽署押，所定约多失权利，因诏纪泽兼使俄，议改前约。俄以崇厚罹大辟，怫甚。纪泽虑碍交涉，请贷崇厚死，上许之，论监禁。纪泽乃疏言：“伊犁一役，办法有三：曰战，守，和。言战者，谓左宗棠等席全胜之势，不难一战。臣窃谓伊犁地形岩险，俄为强敌，非西陲比。兵戎一启，后患滋长。东三省与俄毗连，根本重地，防不胜防。或欲游说欧邦，使相牵制，是特战国之陈言耳。各邦虽外和内忌，而协以谋我则同，孰肯出而相助？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若多糜巨帑以获之，是鹜荒远、溃腹心也，不如弃而勿收。不知开国以来，经营西域者至矣。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力以征讨之，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腹地始得安枕。今若弃之，如新疆何？说者谓姑纾吾力以俟后图。不知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则经界未明，缓急何以应变？抑任其逍遥境上，则难於转饷，锐气坐销。是今日之事，战、守皆不足恃，仍不外言和。和亦有办法三：曰分界，通商，偿款其小者也。即通商亦较分界为轻。何以言之？西国定约之例，有常守不渝者，亦有随时修改者。不渝者，分界是也。此益则彼损。是以定约之时，其难其慎。修改者，通商是也。若干年修改一次。条文之不善，商务之受损，正赖此修改之年可以换约，固非彼族所得专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俄君署押，今欲全数更换，势所不能。臣愚以为分界既属常守之局，必当坚持力争。若通商各条，惟当去其太甚，其馀从权应允，俟诸异日之修改，庶和局可终保全。不然，事机决裂，必须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胜算，固非使臣所敢议也。不然，暂置伊犁勿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捐，臣亦未敢以为是也。再不然，姑先为驳议，俟不得已时酌量允之，此和之说也。是乃市井售物尝试之术，非所以敦信义、驭远人也。盖准驳贵有一定之计，勿致后日迫於事势，复有后允之条。今臣至俄都，但言两国和好，自应遣使通诚。至辨论公事，传达语言，系使臣职分，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商议。如此立言，庶不至见拒邻邦，贻国羞辱。臣驽下，唯有懔遵圣训，不激不随，冀收得尺得寸之功，稍维大局。”

及至俄，日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辨论，凡数十万言，十阅月而议始定。崇厚原约，仅得伊犁之半，岩险属俄如故。纪泽争回南境之乌宗岛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后伊犁拱宸诸城足以自守，且得与喀什噶尔、阿克苏诸城通行无阻。其他分界及通商条文，亦多所釐正焉。七年，迁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秩满，留任三载。

法越构衅，纪泽与法抗辩不稍屈，疏陈备御六策。十年，晋兵部侍郎。与英人议定洋药税釐，岁增银六百馀万。明年，还朝，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各侍郎。十六年，卒，加太子少保，谥惠敏。子广銮，左副都御史；广铨，兵部员外郎。

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以副贡生参曾国籓戎幕，积劳至直隶州知州。

光绪初元，下诏求言，福成上治平六策，又密议海防十事。时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福成上书力争，乃止。八年，朝鲜乱，张树声代李鸿章督畿辅，闻变，将牒总署奏请发兵。福成虑缓则蹈琉球覆辙，请速发军舰东渡援之。乱定，以功迁道员。

十年，授宁绍台道。法兰西败盟，构兵越南，诏缘海戒严。宁波故浙东要衢也，方是时，提督欧阳利见顿金鸡山，杨岐珍顿招宝山，总兵钱玉兴分守要隘。诸将故等夷，不相统摄。巡抚刘秉璋檄福成综营务，调护诸将，筑长墙，钉丛舂，造电线，清间谍，绝乡导与窥伺。其南洋援台三舰为法人追袭，驶入镇海口，复令其合力守御。谋甫定而寇氛逼矣，再至，再卻之，卒不得逞而去。十四年，除湖南按察使。

明年，改三品京堂，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历光禄、太常、大理寺卿，留使如故。未几，坎巨提来乞师。坎故羁縻回部，自英灭克什米尔，遂为所属。近且筑路贯其境，坎拒之，战弗胜，乃求援，朝旨使福成诘其故。福成晤英外部沙力斯伯里，诇知其防俄心切，遂与订定会立坎酋，以释嫌怨。因具选立本末以上，并陈英、俄互争帕米尔状，请趣俄分界，冀英隐助。已而被命集议滇缅界线、商务。先是曾纪泽使英，谋将南掌、拈人诸土司尽为我属，议未决而归。至是福成继之，始变前规，稍拓边界，订定条约二十款，语具邦交志。

福成任使事数年，恆惓惓於保商，疏请除旧禁，广招徠。其争设南洋各岛领事官，尤持正义，英人终亦从之。又以英、法教案牵涉既广，条列治本治标机宜甚悉。

其将归也，复撮举见闻上疏以陈，大恉谓宜厉人才，整戎备，濬利源，重使职，为弃短集长之策。二十二年，归，至上海病卒，优诏赐恤。卒后半载，而中英订附款，致将福成收回各地割弃泰半，论者惜之。

福成好为古文辞，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於论事纪载。著有庸菴文编、笔记，海外文编，出使英法义比日记，浙东筹防录。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嗜读，从郑珍游，讲求经世学。同治初元，星变，应诏上书论时政，条举利病甚悉，上嘉之。以廪贡生授知县，交曾国籓差序。

国籓素重郑氏，接庶昌延入幕，历署吴江、青浦诸邑；两筦榷关，税骤进。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调充参赞。历比、瑞、葡、奥诸邦，箸书以撮所闻见，成西洋杂志。晋道员。

七年，命充出使日本大臣。值议琉球案及华商杂居事，其外部井上馨持甚坚，庶昌翻复辨论，卒如所议。明年，日本将袭朝鲜，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

师至，日舰知有备，还，言归於好。中国古籍，经戎烬后多散佚，日籓族★L3藏富，庶昌择其足翼经史者，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中法易约，条列七事进。寻遭忧归，服阕，仍故官。

十七年，除川东道。川俗故闇僿。既莅事，设学堂，倡实业，建病院，整武恤商，百废具举。中东事起，庶昌曰：“日本蓄谋久矣，朝鲜犹其外府也。战固难胜，让亦启侮。”乃倡布告列邦议，以维持属国，愿东渡排难，当事者弗纳。及战事殷，财诎，庶昌首输万金，请按职列等差，亦不报。二十一年，诏陛见。驻渝法领事闻其将去，留办教案，代者多方困之。遘疾，遂去官。未几，卒。川东民建祠溈郡祀之。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少好学，通经史。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历上书言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材，北洋大臣李鸿章颇称赏之，所议多采行。累保道员。光绪七年，鸿章遣建忠赴南洋与英人议鸦片专售事。建忠以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於徵，不可专重税收。时英人持正议者，亦以强开烟禁责其政府，引以为耻。闻建忠言，虽未能遽许，皆称其公。

八年，朝鲜始与美国议约，鸿章奏派建忠往莅盟。约成，英、法先后遣使至，建忠介之，皆如美例成约。日本驻朝公使屡诇结约事，建忠秘不使预闻，日人滋不悦。建忠归而朝鲜乱作，庶昌以闻。时鸿章以忧去，张树声权北洋大臣，令建忠偕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兵舰东渡观变。建忠抵仁川，日本海军已先至，建忠设辞缓之，而亟请速济师代定乱。朝命提督吴长庆率三千人东援。建忠先定诱执首乱之策，偕长庆、汝昌往候大院君李昰应，减驺从，示坦率。及昰应来报谒，建忠遂执之，强纳诸舆，交长庆夜达兵轮，而汝昌护送至天津。复擒乱党，援朝鲜国王复其位。日使虽有言，而乱已定，亦无如何，皆建忠谋也。於是长庆统军留驻，其随员袁世凯始来佐营务。及建忠归，而维新党之乱又作。日军先入，交涉屡失机，其后卒致全败。建忠愤后继失人，初谋尽毁，譔东行录以记其事。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於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於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於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又著有適可斋记言、记行等书。

李凤苞，字丹厓，江苏崇明人。少聪慧，究心历算之学，精测绘。丁日昌抚吴，知其才，资以赀为道员。历办江南制造局、吴淞砲台工程局，绘地球全图，并译西洋诸书。日昌为船政大臣，调充总考工。朝议遣生徒出洋，加三品卿，派为监督。

光绪三年，率赴英、法两国，分置肆业。明年，赐二品顶戴，充出使德国大臣，旋兼使奥、义、荷三国，往来数千里，周旋各国间，联络邦交。时建议兴海军，并命督造战舰。

十年，法越构衅，暂署法使。法事决裂，遂奉命回国，归过澳门。澳门自明中叶久为葡萄牙人税居，及是葡人私议欲攘为己有。凤苞寓书部臣，乞请旨与葡人定约，免后患。部臣惧生事，寝其议。后一年，葡人遂据其地，论者惜之。既，覆命，有旨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令总办营务处，兼管水师学堂。未几，以在德造舰报销不实，被议革职。十三年，卒。著有四裔编年表、西国政闻汇编、文藻斋诗文集等。其他音韵、地理、数学，皆有论著，未成。

洪钧，字文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出督湖北学政，历典陕西、山东乡试。迁侍读，视学江西。光绪七年，历迁内阁学士。母老乞终养，嗣丁忧，服阕，起故官。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大臣，晋兵部左侍郎。初，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中国图学未精，乏善本。钧莅俄，以俄人所订中俄界图红线均与界约符，私虑英先发，乃译成汉字备不虞。十六年，使成，携之归，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值帕米尔争界事起，大理寺少卿延茂谓钧所译地图画苏满诸卡置界外，致边事日棘，乃痛劾其贻误状，事下总署察覆。总署同列诸臣以钧所译图，本以备考覈，非以为左证，且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设，安得归咎於此图？事白，而言者犹未息。右庶子准良建议，帕地图说纷纭，宜求精确。於是钧等具疏论列，谓：“内府舆图、一统志图纪载漏略。总署历办此案，证以李鸿章译寄英图，与许景澄集成英、俄、德、法全图，无大纰缪，而覈诸准良所奏，则歧异甚多。钦定西域图志叙霍尔干诸地，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叙喇楚勒、叶什勒库勒诸地，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西境外：文义明显。原奏乃谓：‘其曰境外者，大小和卓木旧境外也。曰属者，属今喀什噶尔，为国家自辟之壤地也。’语近穿凿。喀地正北、东北毗俄七河，正西倚俄费尔干，其西南错居者帕也。后藏极西曰阿里，西北循雪山迳挪格尔、坎巨提，讫印度克什米尔，无待北涉帕地。设俄欲蹑喀，英欲偪阿里，不患无路。原奏乃谓：‘二国侵夺拔达克山、安集延而终莫得通。’斯於边情不亦闇乎？中俄分界，起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讫喀西南乌仔别里山口止，并自东北以达西南。原奏乃谓：‘当日勘界，自俄属萨马干而东，实以乌仔别里西口为界。今断以东口，大乖情势。’案各城约无萨马干地名，惟浩罕、安集延极西有萨马尔干，明史作撒马兒罕，久隶俄，与我疆无涉。当日勘界，并非自西而东，亦无东西二口之说，不知原奏何以传讹若此？谨绘许景澄所寄地图以进。”并陈扼守葱岭及争苏满有碍约章状。

先是坎巨提之役，彼此争惎其间，我是以有退兵撤卡之举，英乘隙而使阿富汗据苏满。至是，俄西队出与阿战，东队且骎骎偪边境。总署复具筹办西南边外本末以上。钧附言：“自译中俄界图，知乌仔别里以南，东西横亘，皆是帕地。喀约所谓中国界线，应介乎其间。今日俄人争帕，早种因喀城定约之年。刘锦棠添设苏卡，意在拓边。无如喀约具在，成事难说。唯依界图南北经度斜线，自乌仔别里径南，尚可得帕地少半，寻按故址，已稍廓张。俄阿交閧，揣阿必溃。俟俄退兵，可与议界，当更与疆臣合力经营，争得一分即获一分之益。”上皆嘉纳。十九年，卒，予优恤。

钧嗜学，通经史，尝譔元史释文证补，取材域外，时论称之。

刘瑞芬，字芝田，安徽贵池人。以诸生从李鸿章军援上海，檄主水陆军械转运。

时初用西式枪砲，皆购自外洋，瑞芬考验精审，应时解济，淮军遂以善用西洋利器名。累保道员，督办松沪釐捐。光绪二年，权两淮盐运使。淮北荐饥，流民就食扬州，瑞芬筑圩城外，构棚分宿，计口授食，所全活六万馀人。旋授苏松太道。租界以黄浦南北分华洋船埠，洋人时侵南岸。瑞芬丈量南北，中分为界，设水利局委员董其事，洋人亦就范焉。擢江西按察使，迁布政使。

十一年，改三品京堂，命充出使英俄等国大臣；授太常寺卿，迁大理寺，仍留使。改驻英、法、义、比。初，俄人觊觎漠河金矿，瑞芬亟达总理衙门，创议先自开办。英既占缅甸，罢其朝贡，瑞芬执故事与争，仍如旧。英复侵西藏，瑞芬力争於其外部，追还印度入藏之师，乃别议藏印条约，事具邦交志。

瑞芬久事外交，有远见。朝鲜乱初起，即上书言：“朝鲜毗连东三省，关系甚重。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上策也。次则当约英、美诸国共议保护，庶免强邻独占，存籓属以固边陲。”总署寝其议不行，其后果如所言。十五年，召授广东巡抚。

十八年，卒，恤如制。

子三。世珩，字聚卿。光绪二十年举人。累至道员。历办江南商务官报、学务工程、湖北造币等事。旋擢度支部参议，加三品卿。条议币制，中外称其精确，未及行而辛亥变起，遂归寓上海。丙寅年，卒。嗜古，富藏书，校刊古籍尤精。有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玉海堂宋元椠本丛书及曲谱、曲品等。

徐寿朋，字进斋，直隶清苑人，本籍浙江绍兴。以廪贡生纳赀为主事。谙习外情，佐津海关办交涉。光绪二年，以道员充美日使馆二等参赞。时华人佣於洛士丙冷者多被虐杀，寿朋佐使臣郑藻如索偿，词铮义屈。未竟，会开秘鲁使馆，移充驻秘参赞，摄行公使事。秘故虐遇华工，益苛其例，寿朋与秘廷辨论，多所补救。驻外久，办理交涉，常服远人。晋二品秩。还国，適李鸿章督畿辅，辟居幕府。疏荐其练吏治，熟邦交。召见，奏对称旨。

二十四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迁按察使。未半载，徵还，命以三品京堂充韩国全权议约大臣。既至，与其外部朴齐纯议定商约十三条，语具邦交志。初，韩本为我属国，贡献不绝。自马关定新约，认为独立自主，遂以寿朋膺使命，是为中韩立约之始。其秋，除太仆寺卿。约成，改充出使韩国大臣。奏设汉城总领事，惠保侨民，始复自治权。二十六年，联军入京，鸿章被命议和，奏调寿朋佐议。寿朋习西国语言文字，徐起应付，卒能不失鸿章本意。逾岁，议定和约十二款。复力请回銮。迁外务部左侍郎。寻病卒，予优恤。

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入。以监生纳赀为员外郎，铨兵部。举同治六年乡试。久之，出为常镇道。母忧，服阕，除温处道，调徽宁池太道。光绪十八年，改四品卿，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补太常寺少卿。与英外部葛礼山续定华工条约。历通政使副使、左副都御史，留使如故。二十二年，调使俄奥和三国。越二年，晋工部侍郎，仍驻俄。

二十六年，拳乱作，联军入津沽，电命儒递国书，乞俄调解。京师陷，车驾幸西安。俄佯议撤兵，而潜使人诣关东，掠吉林、黑龙江地，达营口北。儒至黑海行宫与婉商，俄允还地，而不允撤保路兵。将军增祺遽与订密约九款，多失权利，上责其谬妄，下严旨，仍令儒与俄议。儒与商更约，俄坚拒，儒正色曰：“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命官权而不予畀？既称不利土地，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

俄穷於应，始允别立正约。上闻而嘉之，授为全权大臣。

逾岁，俄交草约十二款，趣画押。东南士民甚激昂，各国亦腾口舌，朝旨命再商改。儒责其外部食言，语激切，俄人勉为改数事，而仍未平准。儒数往谒，拒不见，见则第趣画诺，语竟即起，不容儒致一词。儒愤出，及阶踣，伤右足，乞假赴德、奥疗治。俄留之，且因其病笃，命驻华公使戢耳诗与李鸿章在京协定。儒复请代，不许。调户部。明年正月，卒，予优恤。

论曰：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崇厚擅定俄约，误国甚矣。纪泽继之，抗议改正。其时国势犹足自申焉。至儒争密约，竟以愤死，终不能挽救，公理尚可恃乎？福成、庶昌诸人，并嫺文学，各有著述，讨论修饰，皆美使才也。马建忠定乱济变，策奇制胜，亦有足多，故并附於篇。

## 列传二百三十四

丁宝桢 李瀚章 杨昌濬 张树声 弟树屏 卫荣光刘秉璋 陈士杰 陶模 李兴锐 史念祖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母丧里居，遵义杨隆喜反，斥家财募壮士八百捍乡里，战始不利，继获大胜。服阕，会苗、教蜂起，巡抚蒋霨远奏留军，特旨授编修，增募至四千人，复平越、独山诸城。十年，除知岳州府，始罢遣所募兵。亏饷巨万，乃陈五百金案上，语众曰：“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诎，徒手归，奈何？”众泣曰：“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遂去。越岁，调长沙。有客军数千，以无主将譁变，立请大府贷发三万，斩五人，事遂定。

同治二年，擢山东按察使。会僧格林沁治兵鲁、豫间，令击河北宋景诗。旋劾其擅议招抚，部议降三级。又明年，迁布政使。僧格林沁战殁曹州，坐法再干议，皆得恩旨留任，於是言者复摭他款弹之，事下曾国籓，国籓白其无罪。巡抚阎敬铭夙高其能，至是乞休，举以自代，遂拜巡抚之命。时捻趋海澨，李鸿章建议筑墙胶莱河，宝桢会军蹙之。六年，东捻走濰河，东军王心安筑垒方成，而堤墙未竣，捻长驱渡河，宝桢以闻。上怒，鸿章交部议，宝桢亦褫职留任。先是东军守濰河，本皖将潘鼎新汛地。皖军甫南移，而北路遽失。诏斩心安，宝桢抗辩，乃宥心安而责鸿章；宝桢复屡疏相诋，於是上益责鸿章忌刻纵寇矣。明年，西捻趋定州，近畿震动。宝桢闻警，即驰至东昌，率骑旅千、精卒三千，赍五日粮，倍道北援，捻遂南溃。是役也，朝廷遣宿卫之旅出国门备寇，统兵诸将帅皆获谴让，而上独以宝桢一军猝出寇前，转战雄、任、深、祁、高、肃间，复饶阳，功最盛，数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宝桢治军善乘势，不主画疆自守，以故诸军会集，东西二渠率皆就歼山东。

而其诛安得海事尤著人口。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颇用事。八年秋，乘楼船缘运河南下，旗缯殊异，称有密遣。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至泰安，宝桢先已入告，使骑捕而守之。安得海犹大言，谓：“汝辈自速辜耳！”传送济南，宝桢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奏上，遂正法。河决郓城侯家林，运道梗，河臣议次年兴工，宝桢谓宜及水涸时，力疾请自任。水齧堤，植立不退，费半功倍。又塞铜瓦厢决口，驻贾庄。闻日本构衅，遂密陈海防计，请筑山东烟台、威海、登州砲台，设泺口制造机器局，从之。

光绪二年，代吴棠署四川总督。至即严劾贪墨吏，澄肃官方，建机器局，修都江堤，裁夫马以恤民，革陋规以恤吏。又改盐法，官运商销，置总局泸州，其井灶分置厂局，盐岸分置岸局，岁增帑金百馀万。而猾商奸吏不便所为，争中以蜚语，於是台谏交章纠奏。宝桢已坐堤毁镌秩矣，而言者复劾停机器局，褫监工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灌县令陆葆德职，而尤龂龂争盐务。上以川盐有成效，勿为动。已而成都将军恆训覈覆堤工，亦摭及盐运病商民、流弊大，宝桢抗辩。上虑宝桢惑浮言，敕勿易初念。寻予实授。宝桢弥自警勖，益兴积穀，严督捕。治蜀凡十年，初莅事时，郭内月有盗劫，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十一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文诚，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

宝桢严刚有威。其初至山东也，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颇贵倨，见司道官不设坐。宝桢投谒，告材官启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皆大惊。王服其强，为改容加礼。敬铭闻之，大称异，至之日，亲迓於郊。自是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至今言吏治者，常与沈葆桢并称，尤励清操。丧归，僚属集赙，始克成行云。子五人，体常尤著名，官广东布政使。

李瀚章，字筱泉，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鸿章兄也。瀚章以拔贡生为知县，铨湖南，署永定，调益阳，改善化。曾国籓出治军，檄主饷运，累至江西吉南赣宁道，调广东督粮道，就迁按察使、布政使。同治四年，擢湖南巡抚。时粤逆李世贤等聚福建，分犯赣南，窥两楚，贵州苗匪、教匪又阑入楚界，而霆军溃卒复窜湖、湘，三路告警。瀚章至，则遣前江苏按察使陈士杰壁郴州防闽贼，前云南按察使赵焕联壁岳州防叛卒，闽贼旋引去。叛卒犯江西不得逞，则折入湘，犯攸县，陷安仁、兴宁、副将张义贵击走之；士杰率军会剿，遁入粤，卒就歼焉。先是瀚章遣总兵周洪印败黔匪於边界，又越境解铜仁围，因奏言：“悬军深入，兵家所忌，请敕新任贵州布政使兆琛缓赴任，专治军事，与楚军合。”从之。遂遣已革知府李元度进剿思南、石阡教匪，兆琛、洪印进剿清江、台拱苗匪，所向克捷。苗、教复蚁结，连窜晃州凤凰，各军蹑击，皆大破之，黔匪遂不敢窥楚境。自盗起，国籓及胡林翼治师不主画疆自守。瀚章久习楚军，既受任，即出境讨贼，亦其风类也。

六年，调抚江苏。未至，署湖广总督。七年，调浙江，再署湖广总督，旋实授。

光绪元年，调四川。明年，还督湖广。瀚章性简静，更事久，习知民情伪，务与休息。其督湖广最久，前后四至，皆与弟鸿章更迭受代，其母累年不移武昌官所，人以为荣。寻遭忧去官，家居六年，再起授漕运总督。未几，移督两广。粤俗旧有闱姓捐，四成助饷，巡抚马丕瑶议革之。会日本构衅，瀚章请循旧收缴备海防，时论大譁，遂以疾归。又数年，卒，谥勤恪。子十人，经畬，翰林院侍讲。

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粤寇乱，以诸生从罗泽南治团练，出援湖北，连复广济、黄梅，叙训导。从征赣、皖，战枫树岭，下德兴，战高沙，下婺源，频有功，迁知县。同治元年，从左宗棠入浙，规江山，与刘典、刘璈分三路攻石门，破寇卡数重。进取花园港，纵火燔其棚，会天雨，止。其秋，规龙游，昌濬御寇莲塘，破之；又败之孟塘，寇逸。李世贤闻警，遣悍党赴救，中路寇方攻刘培元营，昌濬自山下击，寇大溃，迁知衢州府。明年，师偪龙游城南，筑三垒。寇夜奔，昌濬蹑之汤溪。城拔，授粮储道。与蒋益澧合兵万三千战馀杭城西北，寇益浚壕树垒拒师。昌濬攻北门，寇出战，会诸军击之，寇卻，昌濬连夷五卡。次日，攻林清塘，去城北十里，汪海洋老巢也，昌濬觇寇垒阻水，虑日暮为寇乘，乃退师。又明年，规武康，复其城。进略湖州，寇窜泗安、梅溪，昌濬自簰头进桐岭扼之，北攻安吉，追寇至孝丰，遇湖州败寇，复与璈合攻之，降者七千馀人，辄解散。浙西平，迁盐运使，累擢布政使。

九年，除巡抚。巡视镇海海口，条具见闻，陈大恉，谓宜师敌伎，练劲旅，修筑砲台，上嘉纳之。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诏举贤才，昌濬以粮道如山四人应，力荐甘肃知县陶模才器远大，卒如所言。坐馀杭葛毕氏案褫职。光绪四年，起佐新疆军事。数迁至漕运总督。十年，法人扰海疆，朝旨以闽事亟，命宗棠为钦差大臣，主军务，昌濬与穆图善佐之，张佩纶则会办也。闽浙总督何璟自以不谙兵事，请解职，遂命昌濬代之。昌濬未至军，而佩纶已遁，事下宗棠、昌濬。覆奏入，上责其袒护，移督陕甘，加太子太保。

昌濬性和巽，而务为姑息。督甘日，左右通回匪，莫能制，枪械反资寇，遂酿成湟中河、狄乱。昌濬檄各路募土勇助战守，电令提督雷正绾往河州镇慑，张永清往西宁策应，苏员屿往巴燕戎甘、都堂驻防，并具起事颠末以上。事闻，严旨责其庸瞶，乃罢官。二十三年，卒，释处分。嗣以魏光焘请，予甘肃建祠。

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粤寇扰皖北，以禀生与其弟树珊、树屏治团杀贼。复越境出击，连下含山、六安、英山、霍山、潜山、无为；而太湖一役，以五百人陷阵，击退陈玉成众数万，功尤盛，复力行坚壁清野法。其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联为一气，皖北破碎，独合肥西乡差全。曾国籓檄守芜湖，调无为，迁知府。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鸿章立淮军，与铭传等分领其众，从克江阴，晋道员。鸿章亲视娄门程学启军，遣树声援荡口，破谢家桥，逐北至齐门，又败之黄埭，学启遂偪城而军，於是娄门寇道始绝。二年，攻无锡、金匮，击寇芙蓉山，大破之，夺获战舰器械不可称计，赐号卓勇巴图鲁，予三品服。树声乘胜趋常州。逾岁，攻河干二十馀营，尽破之。城拔，进复浙江湖州，诏以按察使记名。四年，署江苏徐海道。寻授直隶按察使，赴大名督防务。

九年，调补山西。越二年，擢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十三年，实授。遭继母忧，归。光绪三年，起授贵州巡抚。適广东总兵李扬才据灵山，构匪扰越南，朝旨调树声抚广西治之。事宁，擢总督，先后剿平西林苗匪、武宣积匪。八年，鸿章丧母归葬，树声摄直督任。值朝鲜乱作，日使花房义质将兵五百入王京，迫朝议约，树声飞檄吴长庆等赴之，遂成约，寻盟而还。於是长庆等宵攻乱党，悉歼其渠，乱乃定，树声奏令长庆暂戍朝，上嘉其能，加太子少保。明年，还督两广。会法越构兵，即以法人侵逼状上闻。逮北宁陷，自请解总督职专治军，报可。复坐按事不实，革职留任。未几，病卒，谥靖达，予直隶、江苏及本籍建祠。树珊自有传。

树屏，以收复江苏各州县，积勋至副将。从征捻，驻周家口，战数捷。捻平，擢提督，赐号额腾额巴图鲁。赴晋防河。光绪二年，徙守河曲、保德。会皖军赴援乌鲁木齐，甘肃流贼曹洪照窜后山，树屏適奉檄诣省，闻警，乘大雪追击之。事定，赐头品服，授太原镇总兵。移防包头，调大同。十三年，乞休。既殁，鸿章状其绩以上，予优恤，太原建祠。

卫荣光，字静澜，河南新乡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军，随荆州将军多隆阿攻剿黄州各郡，转战入安徽，平贼垒百馀，克太湖、潜山。捷入，以侍讲待简。林翼督师剿贼，荣光从，常以少击众。林翼卒，乃还京供职。道经新乡，適山东窜匪入境，遂与知县丁士选集团捍卫。同治元年，入都，补翰林院侍讲。明年，擢侍讲学士，疏陈剿匪、防河事宜。是年授济东泰武临道，署山东盐运使、按察使。四年，捻首赖文光、张总愚窜山东，巡抚阎敬铭奏委荣光督办河防。荣光以贼无现粮，利速战，坚谕各军严守困贼。贼乘夜偷渡，荣光燃砲击之，诸军继进，贼大败。六年，卸运使任，仍兼署按察使。时贼势复振，巡抚丁宝桢督师出境，省城兵单饷竭。荣光募民团助守，贼屡逼城下，卒不能犯。旋以父忧归。

十二年，起江安粮道，署按察使。光绪元年，授安徽按察使，迁浙江布政使，护理巡抚。母忧归，服阕，授山西巡抚。八年，调江苏。台湾道刘璈被重劾，诏刑部尚书锡珍往按，复命荣光赴台会鞫。荣光言：“璈总营务，开支浮冒，罪当死；然其治事疏节阔目，政颇便民，故台地番民至今有尸祝者。请从宽典。”其持法严而能恕皆此类。十二年，调浙江巡抚，再调山西。以疾乞休。十六年，卒於家。

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参钦差张芾军，叙知县。咸丰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元年，李鸿章治兵上海，调赴营。洋将戈登所练常胜军故驻沪，滋骄。淮军初至，服陋械绌，西弁或侮笑之。秉璋语众曰：“此不足病也，顾吾曹能战否耳。”明年，从克常熟、太仓。鸿章使别募一军图嘉善分寇势，遂提兵五千赴难，克枫泾、西塘，迁侍讲。进攻张泾汇，约水师夹击，弹丸贯胯下，不少卻，卒克之。规平湖，其酋陈殿选降，於是乍浦、海盐、澉浦皆反正。又明年，与程学启攻嘉兴，秉璋入东门燔药库，寇駴乱，众军乘之，城拔。进取湖州，攻吴漊、南浔，所向摧靡。浙西平，赐号振勇巴图鲁。历迁侍讲学士。

四年，授江苏按察使，从曾国籓讨捻。时捻骑飙疾，国籓与鸿章皆主圈制策，秉璋力赞之，破捻丰、沛、宿迁南，追至仓家集，捻大溃。又败之淮南，长驱蒙城，捻西走，自此捻分东、西。国籓令秉璋军豫西，专剿东捻，与提督刘鼎勋俱。其冬，追入鄂。六年，除山西布政使。未上，捻自孝感小河溪窜河口镇，与鼎勋军追之，勋军前锋遇伏，总兵张遵道战死，势益炽，秉璋横截之，始奔豫。七年，鸿章代国籓督师，议扼运蹙捻海隅。秉璋驻运西，捻扑濰河，将自沂、莒窥江淮。秉璋亟渡河诣桃源，会浙军扼清江。亡何，赖酋率残骑数千至，追破之淮城。事宁，被赏赉。

父忧归。服阕，起江西布政使。

光绪元年，擢巡抚。以母老再乞终养。六年，遭丧。至九年，再起抚浙。会法越构衅，缘海戒严，秉璋躬履镇海，令缘岸筑长墙，置地雷，悉所有兵轮五艘，辅以红单师船，据险设防。十一年，法舰入蛟门，令守备吴杰轰拒之，伤其三艘。越数日，复入虎蹲山北，再败之，法将迷禄中砲死。然犹浮小舟潜窥南岸，复令总兵钱玉兴隐卒清泉岭下突击之，敌兵多赴水死。

逾岁，擢四川总督。川境窎远，外接番、夷，内丛奸宄。秉璋曰：“盗贼蛮夷，何代蔑有？以重兵临之，幸而胜，不为武；不幸而不胜，饷械转资寇，是真不可为矣。”故督蜀八年，历平万县、茂州、川北、秀山土寇，其大小凉山、拉布浪、瞻对各夷畔服靡恆，则用赵营平屯田法，数月间皆忄习伏，加太子少保。御史锺德祥劾提督钱玉兴及道员叶毓荣不职状，事下湖北巡抚谭继洵，廉得实，秉璋坐滥举罪罢。

初，丁宝桢督蜀，称弊绝风清。秉璋承其后，难为继，故世多病之。未受代而民教相閧，重庆先有教案，秉璋初至，捕教民罗元义、乱民石汇等寘之法。至是各属继起，教堂被毁者数十，教士忿，牒总署，指名夺秉璋职。朝廷不获已，许之，秉璋遂归。三十一年，卒。总督周馥及苏绅恽彦彬等先后上其功，复官，予优恤，建祠。

陈士杰，字俊丞，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铨户部，与阎敬铭同曹司，并以戆朴称。遭父忧，归。值粤寇乱，土匪窃发，集团勇得百馀人，平之。俄白水奸民陷永桂，新田告急，众议拒之。士杰曰：“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越境击卻之。曾国籓治军衡州，辟参戎幕。鲍超时为小校，坐法当斩，力请释之。从援湖北，壁岳州城外，王珍军次蒲圻，违国籓诫，败退，入空城死守，国籓愤甚，将士莫敢为言，士杰独请赴救，弗应，固请之，曰：“救之如何？”曰：“寇无战船，宜遣水师傍岸举砲为声援。”珍因获免於难，厥后鲍、王并为名将。

岳州既败，寇遂略湘阴，陆走宁乡，水断靖港，进陷湘潭据之。国籓水师顿湘川，去宁乡、靖港皆数十里。或请守省城，或请绝津迳夺寇艎，议未决。士杰谓宜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国籓如其言，果大捷。论功，迁主事。

寻归省，复出佐粮运。咸丰五年，永、桂土匪起，闻乱，单舸溯江归，专治团练。

亡何，连州匪构岭南北奸民，众十万，陷郴州。与珍会师击之，复其城，遂以南防属之。留州赋充饷，改团为营，号广武军。

永、郴、桂阳边地千里，广武当其冲，数挫寇锋，而以捍石达开功为盛。达开故黠猾，麾下号百万，分七部，能检勒之使毋扰。九年春，自赣而西，至桂阳，穿城北走。时广武军军花园砦，有桥跨锺水，曰斗下渡，其南两山相崟，一迳中达，东西北皆环水。士杰遣一裨将领百人扼桥，寇夜至，大惊，不敢前。后来者欲退则隘塞，欲旁出则无路。平明，士杰率师轰击之，自相蹈藉，坠死无算。是役也，士杰以数百人败寇数十万众，达开袭省之计卒无所施，上嘉之，擢知府。嗣录援蓝山、嘉禾、宁远功，晋道员。

同治元年，三吴军事棘，以国籓荐，超授江苏按察使。士杰虑石党往来郴、永贻母忧，乞终养，以防遏上游为己任，数卻寇。四年，论功，加布政使衔。时江南既定，而霆军所降寇复叛，自湖北金田入郴，数千里无与逆战者。士杰要击之，寇大溃，赐号刚勇巴图鲁。十年，母丧，服阕，除山东按察使。光绪元年，到官，多所平反。晋福建布政使。未上，会巡抚文格被劾，词连士杰，罢免。寻以台湾军务，命署福建按察使。六年，迁布政使。明年，擢抚浙江。巡海口，增筑镇海笠山港及定海乍浦砲台。八年，移山东，缘海设防。吴大澂会办北洋防务，至登州、烟台，见广武军壁垒，颇采其法而增损之，奏请颁行各海口。而忌者中以蜚语，至劾其海防草率，事下尚书延煦、左都御史祁世长，得白。海防军罢，而士杰亦病矣，数请乞休，始允。十八年，卒於家，予省城及本籍建祠。

陶模，字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甘肃文县知县，调皋兰。左宗棠为总督，方征回，又创建贡院，兵工诸役并作，模躬自料量，民不知扰。迁秦州直隶州。岁旱，流徙饥民数十万麕集，出积俸，并割公使银四万馀金设粥厂，不足，贷金益之。修养济院，增义田，恤嫠妇。州南藉水齧城堙，模为筑堤沼三百五十丈，植芙蕖杨柳，蓄鳞介，取其利，以时缮完。署甘州府知府，罢属县供亿。宗棠奏模治行第一，调补迪化州。编修廖寿丰荐模器识宏远，堪备阃寄。时回久乱，民户寥落，模和辑汉、回，耕者复聚。时议定赋则，模谓经画穷塞，当通周官一易再易之义，令民以二亩当一亩，徵其六缓其四。宗棠采其议，边民始有久居志。历署兰州府、兰州道、按察使，调直隶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护巡抚。

光绪十七年，授甘肃新疆巡抚。当葱岭西，有地曰帕米尔，乾隆间为我军锋所及，高宗尝勒铭焉。葱岭东南有小部落曰坎巨提，岁纳贡於我。模未至新疆，俄侵帕米尔，谋通印度，英攻破坎巨提。中外方议战，模谓：“将士能戡土匪，未能御强敌。军资百物，运自内地，数月乃达。俄、英铁轨，瞬息可至。新疆与俄相接几五千里，增兵十倍未足固。当民穷财匮之时，不可轻言战。惟当购机砲，扩电线，饬边将严为备。羁坎巨提故酋无令北走，而抚其流民，与驻俄、英使臣合争。”议未定，俄曰防英，英曰防俄，莫可究诘。明年，二国兵益进，将吏咸愤激请战，终不许。於是奏请废黜坎巨提故酋。会英人亦立其弟买卖提艾孜木，令镇抚部民，岁纳贡如故事，坎巨提事乃定。

而俄兵在帕米尔，意叵测。模以边防无效，自请罢斥，不允。廷议将以帕米尔为三国瓯脱，英垂诺，俄犹不可，陈兵相持。模取德意志兵法练边军，选幼童百馀，课以测算诸法，将徐推之各军。见将佐必以惜劳苦、宝枪弹为戒。初，俄人借巴尔鲁克山以处所属哈萨克，期十年。山饶水泉林木，当塔城西北，广袤数百里。至是期满，无还意。模争之，逾年乃如约。俄商及附英诸部至新疆皆不税。模曰：“是独苦吾民！”为奏请普免焉。

缠回文字语言不相通，汉民愚之，贷金辄取重息，至卖鬻妻子以偿。模为之规定章条，令读书习汉语，於是回族欣欣向化矣。罗布淖尔，古蒲昌海也，荒沙无垠，亘新疆中部。模议辟径路，自新疆之南，青海、西藏之北，噶斯、乌兰达布逊、阿耨达、托古兹尼蟒依诸大雪山之阴，迂回出入，分道测绘，得金铁煤诸矿数十百计，欲开采利民，以绌於赀，工不克举。乃於罗布淖尔北四百馀里筑蒲昌城，南百四十里设屯防局，回民徙居成村落。其后设置营县，实自模开之。

二十年，日本略朝鲜，朝议决战，师屡败。甘肃提督董福祥先以祝嘏在京，募兵备战，河湟回族闻乱思蠢动。二十一年春，撒拉河州、西宁、大通诸回先后反。

西宁回酋刘四伏尤悍，模遣将援巴燕戎格，与总督杨昌濬合疏请命福祥帅师西援。

夏，平番回亦变，河西诸府东不能通省会，则西乞援新疆。模奏陈回乱日亟，部遣诸将罗平安戍哈密，牛允诚守安西、玉门，赵有正屯肃州，而於哈密置东防营务处，以道员潘效苏护诸将。诸乱回遣其徒出关煽新疆回部。九月，绥来回发难，以有备，旋定。迪化回应之，模诇知莠民与牙役密相结，捕斩六人而乱弭。十月，回逼甘州，上罢昌濬，以模署陕甘总督，命入关剿抚。时福祥将甘军渡洮，魏光焘将湘军临湟水。模策东路兵大集，回且西窜，乃遣兵分驻天山北迪化、镇西为中权，而缮完防御天山以南诸要隘。后路既设备，乃将马步八营驰入关，道经沙漠至吐鲁番城，回王玛木特来会，勖以大义。至哈密，校阅各军，令缠回与焉。模以有正兵寡，戒毋轻出。有正喜功，出攻察汉俄博、永安二城皆下。二十二年元夕，薄北大通营，败归。模遣凉州戍军赴援。二月，入关，群回敛聚山南，模至兰州视事，令效苏督诸将略北大通营，破所领十大庄堡，戮其酋，歼数千人，诸回气夺。会光焘亦定西宁，诸回自水峡口西窜青海。模令效苏等出塞，陈兵玉门诸山径，毋纵贼出平地。青海蒙古积弱，久怵回悍，告急。朝议令光焘、福祥二军追逐。模以师行绝域，粮刍车驮，重为民累，内地空虚，为祸滋大，奏寝其议。新疆将吏虑回更西窜，亦告急。

朝议令提督邓增出青海，张俊防北路。模策贼非至玉门、敦煌掠食，不能遽犯新疆，复请罢移军议，而令增屯肃州为声援。光焘将湘军还陕西，以与福祥不相能也。贼自青海犯玉门，允诚等击卻之。模令玉门军赴安西。五月，贼大至，刘四伏夺路求食，诸将力战，金兰益匹马陷阵，大败贼於牛桥，降斩各数千人，饥冻死碛中者过半。四伏以千数骑遁，中道伏发，就擒。於是徙降回塔里木河滨，计口授田。关内外悉平，论功，实授总督。

方日事之初起也，和战议不决。模言：“国强弱视人才，人才不足，和战皆不足恃，即战胜亦无益。”因言：“天下事当变通者非一，如减中额，停捐例，汰冗员，令京官升迁不出本部，司员分类治事，删弃旧案，破除旗兵积习，禁士大夫食鸦片，分设算学、艺学科目，废武科，变操法，择勋旧子弟游学各国，培植工艺。

尤原皇上鉴天灾之屡警，念民困之莫苏，懔内政之宜修，知外患之难弭，毋始勤终怠，毋狃目前而忘远虑。”时中外诸臣条奏，多言变法袪积习。模言：“推行宜渐，根本宜急。聚阘茸嗜利之辈以期富强，止於旧法外增一法，不得谓之变法；於积习外增一习，不得谓之袪积习。欲求富强，当先崇节俭，广教化，恤农商。”其恉意大率类此。模督陕甘数年，锐欲开矿制械，兴学广教，皆以用不足，不能尽举，累疏乞罢。

二十六年，述职入觐，道疾，留陕西。俄调补两广总督。两宫西幸，迎谒蒲州，再乞休，不允，乃力疾上官。二十七年，疏请裁减宦官，略言：“宦官干政，史不绝书，我朝家法严明，从未有内监预闻政事。然除弊如除莠，留其芽蘖，终恐发生，宜大加裁汰。内廷差使悉可改用士人，定宫府一体之制，永不再选内监，非唯一时盛事，实亦千古美谈。”别疏言：“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本原在朝廷，必朝廷实能爱国爱民，乃能以爱国爱民责百官；必朝廷先无自私自利，乃能以不自私不自利望天下。转移之道，一曰除壅蔽，一曰去畛域，一曰务远大。朝廷当以身作则，克己胜私，否则虽日言变通，无由获变通之效。”

粤故多盗，模定清乡章程，信赏必罚。凡练军分屯，许所在州县节制。一岁中捕斩名盗千馀人，钦、廉、肇、罗诸属盗薮，皆次第削平。模谓民贫思乱，非杀可止，令府县设劝工厂，囚不至死者令入厂教养。广东名饶富，然取诸民者已重於他行省，岁不足五百馀万，则取之赌规，仍不足，则贷之外人。模睹民力已屈，追呼不得宽，欲有所兴革，皆坐中沮。迭疏请疾，甫受代，九月，卒於广州，赠太子少保，谥勤肃。

模自为诸生，食贫力学，与平湖优贡生顾广誉、震泽诸生陈寿熊、吴江举人沈曰富以道义相勖。既通籍，大学士阎敬铭、总督杨昌濬皆尝论荐，不以告模，模亦不谢也。俭约自将，不立崖岸，恂恂卑下，将吏争为用，而无敢以私干者。卒后，兰州、迪化皆允建专祠。

李兴锐，字勉林，湖南浏阳人。粤寇乱，以诸生治乡团。曾国籓治军东下，檄主军糈，驻祁门。江南饥民就食者万计，兴锐虑为寇乘，先期结筏以济，获安全，叙知县。数荐知府。同治四年，唐义训、金国琛两军顿徽州，索饷譁变。兴锐闻之，单骑叩其壁，谕之曰：“若辈不远千里，从军讨贼，为富贵计耳，奈何自戕为？使寇知之而蹑吾后，吾无焦类矣！饷不给，咎在台。期以三日，逾期请杀我！”众曰：“唯命！”乃潜访主谋者三人，白国籓僇之，事定。金陵既克，储平馀银四十馀万。目击戎烬后僵尸蔽野，因出所馀购义冢一区，聚暴骨瘗之。

八年，调直隶，补大名府，洊升道员，乞终养。国籓再督两江，檄综营务，与彭玉麟规订水师营制。国籓卒，李宗羲代督，亦颇信仗之。时日本窥台湾，江海戒严。兴锐言於宗羲，躬履江阴、狼山、吴淞、崇明，择险设守，始倡缘海筑砲台议。

光绪改元，综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博采西国新器，增建铁船砲厂，鸠工庀材，阅十稔，规模略备。遭母丧去官，服竟，命偕鸿胪寺卿邓承修往勘中越边界。

十二年，充出使日本大臣。会遘疾，未上。居三年，补天津道，旋调山东东海关道。威海为日人所据，居民惶恐，兴锐建议勘地分界，主客互守，闾市获安堵。

其办交涉，独条理精整，事可许者，一诺辄立办；遇所不可，则抗辩广坐，常服远人。迁长芦盐运使，历福建按察使、布政使。二十六年，擢抚江西。拳匪衅作，顽民相率不靖，旬日间毁教堂数十，掠教民财产，积案二千馀。兴锐劾罢疏防官十馀人，限三月定谳，议偿恤费八十馀万，唯节饷以弥罅漏。和议成，偿款累百万，仍以节饷资挹注；犹不足，则取之土药釐榷，绝不累民间毫末。署南赣镇申道发统军骄蹇不奉法，首劾罢之，军纪始肃。兴锐事国籓久，论治壹循轨迹，重实行。是时上方乡新政，乃以十事上，曰：开特科，整学校，课官吏，设银行，铸银币，维圜法，立保险，修农政，讲武备，而归本於用人，为安内攘外之策，言至深切。旋移抚广东。

二十九年，署闽浙总督。闽自军兴，局所林立，有善后、济用、劝捐、稽覈、税釐诸目，丛弊益甚。兴锐受事，裁诸局所，并为财政局，事权始一。於是釐定常备军制，汰虚冗，节浮费，而闽事稍稍振矣。逾岁，调署两江。旋病卒，谥勤恪。

史念祖，字绳之，江苏江都人，刑部尚书致俨孙。念祖幼颖异，好读兵家言。

逾冠，入赀为通判。从乔松年军解蒙城围，有功。僧格林沁战殁曹州，捻益炽，皖北麋沸。念祖率师复英山，克高圩。雉河集者，张洛行老巢也，英翰守之，陷重围，誓必死，念祖计出之，而自驻其地，期以二十日相见城下。乃为均粮法，数卻寇。

尝坐堞上弹琵琶，教士卒歌，寇出视，皆惊叹。一日，闻枪砲声，知援至，与寇战，乃令居民登陴守，别选锐卒四千分道夹击，纵横扫荡，寇大溃，谒英翰止逾二日云。

数保道员。

同治六年，移师凤阳。时捻酋李允谋窥庐、凤，诣五河就李世忠。念祖诇知之，计说世忠缚以献，钅巢送寿州寘之法，晋按察使。援滕县，既捷，师还，寇逾万蹑其后，乃掘深沟，布机械，阴徙去，追骑多坠死，人服其智略。直东平，赐号捷勇巴图鲁。八年，除山西按察使，年未及三十也。上虑其资名轻，与直隶按察使张树声易官，令曾国籓察覆，称念祖明爽，磨厉当成大器，宜稍缓任事，遂解职，留直差序。十年，左迁甘肃安肃道，主关内外粮运，给食不乏，征西军倚以集事，颇见赏於左宗棠。

光绪四年，晋按察使。多所平反，理俞应钧等杀降回谳忤宗棠意，再被劾去。

十年，起云南按察使。历贵州，调补云南布政使。时总督岑毓英督师出关，需饷亟，而巡抚张凯嵩与有郄。念祖为陈公私利害，请以地丁钱漕受巡抚指麾，釐金杂税供总督兵饷，复为贷商款备粮械，毓英德之，密荐其贤。二十一年，授广西巡抚。桂故多匪，至则选卒逐捕，痛绳以法，匪皆敛迹。坐失察赃罪，罢免。三十一年，赏加副都统衔，命赴奉天随将军赵尔巽治赈。寻督三省盐务及财政局。奉省吏治不饬，冒宪黩货，弊风相踵，念祖佐尔巽力抉其弊，蠲苛息烦，岁入倍蓰。期年奏绩，上嘉之，晋记名副都统。尔巽移蜀，徐世昌代之，又劾罢。宣统二年，卒。尔巽先后上其功，复巡抚原官，恤如制。

论曰：寇乱初平，安民保土，自以吏治为先，然非负文武幹用如宝桢诸人，亦不易言效也。宝桢政尚威猛，瀚章治参清静，而昌濬则不免于姑息。树声有智略，秉璋称综覈。荣光、士杰皆善于用兵，而疏于行政。兴锐重实效，念祖好行权。模独识议宏远，能见本原。此十人中虽治绩不必尽同，其贤者至今犹絓人口，庶几不失曾、左之遗风欤。

## 列传二百三十五

丁日昌 卞宝第 涂宗瀛 黎培敬 崧骏 崧蕃 边宝泉 于廕霖 饶应祺恽祖翼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以廪贡生治乡团，数卻潮州寇。选琼州府学训导。录功叙知县，补江西万安，善折狱。坐吉安不守，罢免。参曾国籓戎幕，复官。

李鸿章治军上海，檄主机器局，积勋至知府。江宁既下，除苏松太道。鸿章倚以办外交，事有钩棘，徐起应付，率皆就范。调两淮盐运使，淮盐故弊薮，至则禁私贩，纠贪吏，鬯运道，岁入骤增。同治六年，擢布政使，授巡抚。江南戎烬后，庶政不缉，日昌集流亡，除豪猾，设月报词讼册，定钱漕科则，下其法各省；又以州县为亲民官，疏请设局编刻牧令诸书。八年，奉敕训勉臣工，日昌条上六事，曰：举贤才，汰虚冗，益廉俸，选书吏，输漕粟，变武科，言合旨要。遭忧归。

光绪元年，起授福建巡抚，兼督船政，辞，不允。既莅事，会霪雨，城内水逾丈，躬散赈，口煦手拊，卵翼备至，全济灾民数十万。众感泣，佥曰：“活我者，丁中丞也！”时台湾生番未靖，遂力疾渡台，自北而南，所至扶服蚁伏。惟凤山辖境，悉芒社及狮头、龟纹诸社素梗化，遣兵讨平之，为立善后章程，皆遵约束。中路水埔六社不谙树艺，雇汉民代耕，谓之“租坰”。复令有司计口给银米，教之耕作；广设义学，教之识字。又罢台属渔户税。拟筑铁路，开矿产，移关税釐榷造船械，台民渐喁喁望治矣。还闽，移疾去，吏民啼泣遮道。

四年，疾稍间，被命赴福州，理乌石山教案。先是道光间，英人就山筑室传教，疆吏不能争，以山在城外，饰词入告。厥后占地愈广，闽人忿，几酿变。日昌抚闽，与力争，议易以城外电局空地。未及行，遽解职，英人占如故。闽人不能忍，聚众毁教堂，英使责难亟，至是命日昌往按。钩稽旧案，获教士侵地左证，与英领事往复诘辩，卒徙教堂城外，闽人鑱石刊绩焉。逾岁，还里。明年，诏加总督衔，令驻南洋会办海防，水师统归节度。复命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疾辞，不许。八年，卒，恤如制。

日昌性孝友，抚吴日，母黄年九十矣，迎养署中，孺慕如兒时。兄寝疾，药饍躬侍，兄止之，则引李勣焚须事为喻。好藏书，成持静斋书目五卷，世比之范氏天一阁、黄氏百宋一廛云。子五人，惠康最著，好学，多泛览，有丁徵君遗集。

卞宝第，字颂臣，江苏仪徵人。咸丰元年举人。入赀为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浙江道监察御史。军兴，官吏多避罪冒功，奏请检视各省兵粮数目、攻守要害，及失陷收复时日功罪，以资稽覈；其有获罪之员，藉事开复保升，宜严定限制。又言：“苗沛霖、王来凤乍服乍叛，宜专意主剿。”上皆韪之。同治元年，迁礼科给事中，劾江北水师总统黄彬侵釐通贼，督办军务侍郎胜保贪蹇，提督成明拥兵同州畏葸无战志，一时推为敢言。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捕巨盗王景漋等。五年，乞开缺养亲，不允。出为河南布政使，擢福建巡抚。时粤寇初平，游勇土匪肆掠，疏请就地正法，报可。九年，再乞终养，许之。

光绪八年，起湖南巡抚。平江方雪璈，龙阳曹小湖，安乡周万益、张景来，皆盗魁也，阴结徒党，号“哥老会”。宝第悉置之法。署湖广总督。法人侵越南，诏偕巡抚彭祖贤治江防，筑砲台田家镇南北岸各三座，绘具图说上之。时议建樊口石闸。宝第以谓：“樊口内有梁子诸湖，袤延八百里，水皆无源，江入其中，潴为巨浸。以民情论，重在堵江水之入，不在泄内水之出。以地势论，江水骤失此渟潴八百里地，则下游堤防必致冲决。请缓建石闸，而渐除樊口内洼田额赋。”得旨允行。

十一年，还湖南巡抚任。法人款成，宝第上言：“各国通商，因利乘便，须具卧薪尝胆之志，为苞桑阴雨之谋。”因条上求才、裕饷、船政、器械四事。又言：“国家财用，岁出大宗，莫如兵勇并设。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每年薪粮银一千数百万两。养兵既多，费饷尤巨。兵多则力弱，饷巨则国贫。粤逆初起金田，仅二千人。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乃以三万七千之兵，不能击二千之贼，广西兵不可用，他省可推。其后发、捻、田、苗等匪，悉赖湘、淮营勇勘定，绿营战绩无闻。大乱甫夷，伏莽未尽，兵不得力，勇难骤撤，於是岁支勇粮一千馀万。赋入有常，岂能堪此耗费？查绿营马兵每月一两九钱，战兵一两四钱，守兵九钱零。月饩无多，必谋别业，遂弛专操，军情瞬变，调发迁延。臣拟请裁额并粮，以两额挑养一兵。如额兵一万，半为驻守，半赴巡防，互相逻戍，共习辛勤，常则计日操演，变则随时援应。副参任营官，都守充哨弁，室家无累，而后纪律可严。

此宜变通营制者一也。兵拟减额，原设将弁亦应核减。绿营将弁岁领廉俸杂项，职大者可抵百兵数十兵，小者亦抵十馀兵。自来积弊，隐匿空粮，摊扣月饷，左右役使，无非额兵。裁汰之议，自非将弁所乐。拟请先裁将弁以并营，营兵必多，乃渐裁兵，老弱事故缺出停补，俟空千名，即补精壮五百，绿营不足，简拨营勇，作为练军。不启兵众之疑，自无阻挠之虑。此宜逐渐办理者又一也。目前兵尚未练，勇已议裁，若欲节饷，则裁勇不足资缓急，裁兵为有备而无患。”下部议行。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兼管福建船政。十八年，以疾解职，卒於家。

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猾，扶槙良愿，民尤感之。子绪昌，户部七品小京官。

涂宗瀛，号朗轩，安徽六安人。以举人铨江苏知县。曾国籓督两江，檄主军糈，累保授江宁知府。同治九年，擢苏松太道。明年，迁湖南按察使。湘民故健讼，都察院岁所下狱辄逾百数。宗瀛为立条教，允首悔，惩诬告，并严定审理功过章程，弊乃稍革。晋布政使，仿硃子社仓法，建立长沙府仓。光绪三年，拜广西巡抚。苗、瑶、倮儸獷悍梗化，檄所属广建学塾，刊孝经、小学诸书，使之诵习；又自撰歌词以劝戒之。时晋、豫大旱，移抚河南，割取俸馀万二千金助赈，招流亡，给籽种，老穉无依者，设厂收养，强有力者任工作。世与曾国荃赈晋并称云。

七年，调湖南巡抚。抚标兵譁变，惩四人而事定。及擢总督，又有武汉教匪之乱，捕诛数十人，亦遂安堵。言官先后纠弹，事下彭玉麟，坐才力竭蹶，纟圭吏议。

无何，御史陈启泰劾宗瀛务封殖，仍下玉麟按覆，玉麟后白其诬。时左宗棠督江南，欲规复淮盐、减川引，宗瀛以减川增淮，关川省数十万盐丁运夫生计，因抗疏力争，言：“按年减运，则未运者将尽化为私。纵使湖北置兵徼循，而巫峡流急，盐船下驶，瞬息百里，兵少力不能制，多恐滋生事端。且鄂饷无著，下拂舆情，上亏国帑。”

辞恺切。未几，称疾乞休归。

初，宗瀛从廷栋讲学，为刊遗集，以理学称。家居十馀载，以徐延旭获谴，追坐举主，下部察议。二十年，卒，年八十三。

黎培敬，字简堂，湖南湘潭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三年，出督贵州学政。阻寇弗能进，乃从刘岳昭借军数十，竟达贵阳。时总督劳崇光、巡抚张亮基不相协，军事益坏。培敬上书言状，朝廷始获闻边事。黔苗俶扰，讴诵寂寥。培敬曰：“士气不伸，人心所繇不靖也。”於是出入寇氛，按试州县，虽危棘不缓期，贵州士民始复知文教。道黔西，晤道员岑毓英，与语，知其谙戎事，遂请以滇中军属之。培敬秩满，以太常寺卿石赞清荐，命权布政使。其时寇患方亟，贼酋潘名桀守龙里，久不下。培敬曰：“今附郭百里，仓廪犹实。不因以为资，若转藉寇，吾属必为所虏矣！”因说提督出城取龙里，逾岁，克之。旋复贵定，名桀遁去，黔军克捷自此始。诏嘉之，予实授。繇是东定都匀，北靖开、修，南平陈乔生，西除林自清，莅黔数载，境内悉平。

光绪改元，擢巡抚。继曾璧光后，益严吏治。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镌秩罢归。五年，起四川按察使。时丁宝桢督蜀，课吏严。培敬至，宝桢出郊迎，曰：“此吾贵州贤使君也！”培敬以巡抚降官，绝无愠意，孜孜治事。

宝桢数荐其贤。六年，擢漕运总督。漕督虽閒职，然膴仕，培敬誓不以自污，公费所馀，以之修驿馆，建兵房，增书院餐钱，兴释奠礼器，官煤、利济诸局亦赓续告成，人无敢干以私。七年，授江苏巡抚。未上，疾作，遂告归。明年，卒，优诏赐恤，谥文肃，予贵阳、清江浦建祠。

崧骏，字镇青，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八年举人，由兵部笔帖式累迁郎中。同治六年，出知广东高州府，以忧解。服除，起授山东沂州府，历广西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漕运总督。光绪十二年，巡抚江苏，调浙江，所至兴利除弊。以南粮改折色，吏民交困，并减旗营民粮、织造匠粮，令州县粜价以供漕，弊乃革。

十五年，浙患水祲，奏请免漕，发帑赈之，而於京、协诸饷仍从容筹解，复集赀购米实仓储。杭、嘉、湖三府暨苏、松、常、太诸水源出於潜天目山附近，苕溪南北二湖为分泄地，岁久淤塞，用工赈法，招集流民疏濬之。其杭、嘉、湖、绍诸塘岸堰徬，靡不次第修治，民赖其利。十七年，卒於官。

崧骏以清廉自矢，於国计民生服念不忘。抚江、浙绩尤著，民请祠之，得旨俞允。子昆敬，户部郎中。

崧蕃，字锡侯，崧骏弟也。咸丰五年举人，初入赀为吏部郎中。光绪五年，京察一等，简四川盐茶道，屡署按察使，保荐卓异。十一年，授湖南按察使，迁四川布政使。十七年，擢贵州巡抚。广西寇陆亚漋煽乱西林，与贵州接壤，崧蕃遣将扼册亨要隘，边患遂平。调云南巡抚，擢云贵总督。检视防营缺额积弊，劾副将雷家春，并自请议处，革职留任。

二十六年，奏请陛见，值拳匪肇乱，命留京会办城防事。旋扈驾至太原，饬还本任。行次，调陕甘总督。於城南建立大学堂，分两斋，东斋考文，西斋讲武。而修濬宁夏七星渠，尤为民所利赖。宁郡堤工，创自乾隆时，鱼盐之利甲通省，后渐湮废。中卫县令王树棻素讲求水利，崧蕃檄令勘工，自七星渠上接白马通滩，流濬通深百八十馀里，灌田六万馀亩，磽确变为沃壤，逃亡复业。又以渠水分自黄河，势汹涌，春夏山水骤发，与黄流浑合，泥沙杂下，旋濬旋塞。乃仿古人暗洞激水法，凡傍山之渠，架油松成洞，覆以石板，山水流石上，而渠水潜行洞中。又度地势筑高堤，导山水使入黄河，并於渠口筑进水、退水两坝，使黄流曲折入渠，不致冲漫。

工竣，数经暴水，卒不圮。设农务局，招垦荒地，如平罗、渭源诸县，先后报垦数百千亩。旧有机器局，渐次扩张。凡兴作实事求是，不惟其名。三十一年，调闽浙总督，未上，以疾卒，追赠太子少保。子外务部主事豫敬，以员外郎补用。

边宝泉，字润民，汉军镶红旗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编修。十一年，补浙江道监察御史。大学士李鸿章总督直隶，奏清苑麦秀两歧。宝泉疏论之曰：“祥瑞之说，盛世不言。臣来自田间，麦有两歧，常所亲见。地气偏厚，偶然致此，何足为异？

汉章之时，以嘉穀芝草，改元章和，何敞犹据经义面折宋由、袁安。至马端临文献通考，乃举历代祥瑞，统曰‘物异’。夫祥且为异，今以无异之物而谓之祥，可乎？

上年畿辅水灾甚钜，迄今没水田庐犹未尽出；永定河甫经蕆工，北岸又溃；边军未撤，民困未苏。鸿章身膺重寄，威望素隆，当效何敞之公忠，惩宋由、袁安之导媚。

皇上御极之初，庶吉士严辰散馆考试，曲意颂扬，奉旨严饬。今鸿章为督抚大吏，非草茅新进可比，乃亦务为粉饰，於治道人心关系尤钜。应请降旨训饬。”是时鸿章又以永定河合龙，奏奖工员劳勚，奏上而河复决，宝泉又疏请撤销保案。鸿章新建大功，宝泉再疏弹之，鸿章亦不以为忤，天下两贤之。迁户科给事中。

先是都御史胡家玉疏陈丁漕积弊，语侵巡抚刘坤一，坤一覆奏家玉逋赋未完，且私书嘱讬公事。宝泉复劾：“坤一藉词箝制地方长吏，此端一开，启天下轻视朝廷之渐。”疏入，坤一下部议处。

光绪三年，出为陕西督粮道，再迁布政使。九年，擢陕西巡抚。尚书阎敬铭议陕西收放粮米改徵折色，宝泉持不可，以谓：“穀数有定，今改折色，所收必有减於昔而民始乐从，所放必加多於前而兵乃足用。入不敷出，一时强为弥补，后将何所取偿？昔岁大饥，终赖道仓储粟，多所全活。今并此而去之，恐饥馑氵存臻，益无可恃。”上韪其议。十二年，调河南巡抚，移疾归。

二十年，即家起闽浙总督。闽盐逋课积八十馀万，前任奏报，率皆飞洒他项为挹注。宝泉至，尽发其覆，乃有停釐补课之奏。船政旧设大臣，后以总督兼之。宝泉特疏请复故制，且条上造船、购料、延教师、筹经费四事，而不私其权，人嘉其廉让。二十四年，卒於官，赠太子少保。

于廕霖，字次棠，吉林伯都讷人。咸丰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大学士倭仁问学。光绪初，俄罗斯议还伊犁，廕霖疏劾崇厚擅许天山界地数百里。及崇厚被逮，有为之游说者，复严疏劾之，且劾枢臣畏葸欺罔。六年，授赞善，累迁中允。八年，出为湖北荆宜施道。是秋淫雨，汉水溢，檄所属开仓赈济。又濬紫贝渊上游，改闸为坝，疏支流，泄积潦，水患始息。新荆州书院，设经义、治事两斋，生徒云集，讲舍至不能容。擒斩盗魁李人奴等，馀党屏息。宜昌民教构讼，法领事袒教民，挟兵舰至，廕霖不为动，后卒无事。英商漏宜昌关税，既觉，乃纳赇请免，不许；请补税，许之。英商叹其廉。

十一年，擢广东按察使。广东素多盗，至白昼劫掠衢市。廕霖言於总督张之洞，奏请就地正法，报可。顺德廪生简明亮有学行，缘事系狱，察其枉，立出之。十二年，迁云南布政使，丁母忧。服阕，改授台湾布政使，未行，会弟编修锺霖以前在籍与廕霖同办赈务，为奸商汤连魁诬控获谴，廕霖具疏辨。诏遣大臣即讯，颇得连魁行贿状，然廕霖犹坐是落职，废居京师。

二十年，日本战事起，命往奉天襄依克唐阿军。请募兵二万自效，诏许募万人，分四军，与民团相应援。明年，和议成，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李秉衡交章论荐，诏赏三品顶戴。署安徽布政使，至则清釐田赋，杜绝欺隐，增垦田万八千馀亩，撙节库储至二百万金。二十三年，德人索胶州湾，又胁朝廷罢李秉衡，廕霖奋然曰：“是尚可为国乎！”上疏极论王大臣不职，因附陈修省五事，不报。二十四年，擢湖北巡抚。之洞为总督，颇主泰西新法，廕霖龂龂争议，以为：“救时之计，在正人心、辨学术，若用夷变夏，恐异日之忧愈大。”之洞意迂之，然仗其清正，使治吏事。湖北财赋倚釐金，廕霖精心综核，以举劾为激扬，岁入骤增数十万。

二十七年，调抚河南。时两宫西狩，德、法兵日谋南下，而河北莠民往往仇杀教民，廕霖檄彰卫怀道冯光元捕诛首恶数人。德、法兵至顺德，闻教案已结，乃还。

二十八年，调湖北。会诏裁缺，改广西。廷议廕霖不善外交，复降旨开缺，假居南阳。三十年，卒。

廕霖晚岁益潜心儒先性理书，虽已贵，服食不改儒素，硃子书不离案侧，时皆称之。

饶应祺，字子维，湖北恩施人。幼颖悟好学，试作浑天仪，旋转合度。年十二，入邑庠，益究心经世学。咸丰九年，粤寇石达开自湘、鄂犯蜀，道恩施，应祺率乡团助城守。由候选训导议叙国子监学正。同治元年，举於乡，拣选知县，援例为主事，分刑部。父卒，庐墓侧。服阕，陕甘总督左宗棠檄参军幕。以克金积堡、巴燕戎格诸处功，擢知府。光绪三年，署同州知府。时秦、晋亢旱，赤地千里，饥民汹汹，遮道不得前。应祺谕之曰：“此来赈汝饥耳！譁变者杀无赦。”乃捐俸钱为官绅倡，弛重粜禁，旬日得粮七十馀万石，又截留他省粮运以助不继。复为招流亡，定垦章，给牛种，蠲杂税。岁稍转，教民兴水利，勤树植，设义仓，行保甲。又规复丰登书院，创修府志，文化蔚兴，士民为立生祠。

左宗棠疏荐应祺守绝一尘，才堪肆应，请以道府简补。十年，授甘州知府。陕西自军兴，兵差旁午，设里局董之，凡四十一州县大困。上命巡抚边宝泉赴陕查办，疏留应祺理其事。应祺量道路冲僻定收支之数，分别兵流，扫浮汰冗，岁省数十万两。是年冬，抵甘州任，赈饥劝学，设织纺局、孤嫠所，革徵草之弊，复七斤一束旧章。十一年，迁兰州道。濒行，士民攀辕留行，多泣下者。旋署按察使。严抢嫠为婚之禁，擒督署差弁及乡人杨营弁置之法。手订清理庶狱章程，以诏群吏，视其功过而黜陟之。

十五年，调新疆喀什噶尔道，改镇迪道，兼按察使衔。十七年，署新疆布政使；十九年，实授。新疆兵燹后，民物凋弊，地多荒弃。伊犁故腴壤，回屯旧八千户，四不存一。应祺建议伊犁将军给新裁锡伯、索伦兵牛粮，使之屯种；给新裁察哈尔、厄鲁特兵羊马，使牧放；并招致关内灾民，按丁授地，实行寓兵於农之法。罗布淖尔者，旧史所称星宿海也，汉为且末、尉犁、婼羌诸国地，东西广千六百馀里，南北袤千里或数百里，自阳关道梗，其地遂成瓯脱。应祺建议巡抚筑蒲昌城，设英格可力善后局、卡克里克屯防局，招徠汉回客缠，通道置驿，建堡濬渠，教以耕织。

又请改防军为标营，定额徵粮石每年折色之法，画一钱法。

俄领事原议驻吐鲁番，后求移驻省垣，将军、巡抚难之。应祺谓：“此不必争。

我所应争者，洋商税则须与华商一律，同时议定。新省毗连英、俄，陆路进口地不一，北道伊犁，南道喀什，应设关，各以本道为监督；塔城、乌什、叶尔羌应设分卡，归各道兼辖。”均如议行。南路初设领署，应祺贻书伊塔、喀什两道曰：“交邻之道，莫先於自治。我之用人行政，使彼族闻而敬服，则遇事不至以非礼相要，此为折冲御侮第一要义。饮食往还，平时贵以情谊相联。至华洋诉讼，必先得华民是非曲直实情而后与之争，庶可关其口而夺之气。一词稍伪，彼将执以相例，而全案皆虚矣。情以籥之，理以盾之，又其次也。”新疆向受协饷，每苦款绌，应祺开源节流，数年库储逾百万。

二十一年，河、湟回煽乱，蔓延甘、凉诸郡，其别股万馀谋西窜。上命应祺署新疆巡抚，应祺檄提督牛允诚防安西、玉门诸处，拒寇境外。回酋刘四伏果窜玉门之昌马，遇允诚军，战数不利，尽弃辎重，逾雪山西逸。应祺遣参将李金良要之红柳峡，生擒刘四伏，降其众八千，安置於罗布淖尔，设军镇抚。同时库车回谋起事，宁远回亦以争新教相仇杀，汹汹思变。应祺皆先期扑灭，故四伏无内应，卒就歼。

上嘉其功，实授巡抚。

应祺以新疆僻处国西北隅，密迩强俄，士卒众而器械窳，生齿繁而司牧少，不足以固吾圉，乃购快枪万枝於德国，而设机器厂制造子弹，奏设左右翼马队为游击师。又开办于阗、塔城金矿，垦荒田，开渠井，广兴实业，凡有利於民生者，皆次第举。自是地利尽辟，兵备有资，较初建行省时迥异矣。

拳匪乱起，俄兵自萨马进逼边卡，应祺会总督魏光焘、伊犁将军长庚仿东南各省，与各领事结互相保护之约，俄兵乃退。议成，应祺应诏陈言，略谓：“古今中外治法务在求实。旧章非无可守，守之不以实，成法亦具文；新法非不可行，行之不以实，良法亦虚饰。心之实不实，宜於行事之实不实验之。”逾年，诏设武备学堂，编立常备、续备、巡警各军。应祺主操练用新法，器械用新式；人惟求旧，必朴实勤奋久於战阵者，方可入选。上疏极论之，并谓：“中国习洋操三十年，一败於日本，再败於联军，为务虚名而贻实祸之证。”所言皆切中时弊。

而尤龂龂於界约，不少迁就。帕米尔高原，国境也，有高宗御制平寇碑，立於苏满。英、俄交觑其地，而俄人先窃据之。应祺官布政使时，商之巡抚，以理退俄兵，遣军戍焉。俄人悔失计，日聒於总署，要我撤兵。应祺持不可，谓：“我自守门户，其理直。我退则英必至，英来则俄又必争，是息事而益多事也。”后竟如应祺言。坎人求租种莎车属喇斯库穆荒地，应祺谓：“坎本我属，宜示怀柔。其在玉河卡伦外者，可允其租垦，纳赋比於华人；其在玉河东北属边内者，宜卻之，防后患。”总署与英使议界约，以坎部让与印度，而塔墩巴什帕米尔及喇斯库穆全境皆让与中国。应祺抗言：“喇本我地，不得谓之让。”而俄人转谓中国以喇地让与英人，利益宜均，以兵威相胁。应祺饬属严备边，而以议租原委及议约界限详谕之，俄人始无辞。

应祺官西疆久，辟地安民，屡请建官设治以资镇抚。二十八年，复疏言：“新疆自光绪四年改建行省，土地日辟，户口日繁，原设州县，辖境辽远，非增设府，不足治理。西四城喀什噶尔道：疏勒州为极边重要，请升为府；距府百八十里之排素巴特地属唐伽师城，改为伽师县；莎车地广而腴，英商麕集，请升为府：府南为泽勒普善河，增设泽普县；府西南色勒库尔为古蒲犁国，实坎巨提出入要路，又与英、俄接壤，请设蒲犁分防通判；距于阗县四百里之洛浦庄，增设洛浦县；吗喇巴什为古巴尔楚地，改为巴楚州。东四城阿克苏道：温宿州为南疆要冲，请升为府；旧城巡检升为温宿县；距县四百八十里之柯尔坪，增设柯坪县丞；焉耆府南六百三十里布古尔分防巡检为古之轮台，请分设轮台县；卡克里克县丞，其地为古婼羌国，改设婼羌县；库车土地广沃，请改为州；州南沙尔雅增设沙雅县。北路阜康县之济木萨县丞，富庶逾於县，旧驿名孚远，升为孚远县；距吐鲁番二百四十里之辟展巡检地为古鄯善国，升为鄯善县；昌吉县所属之呼图壁巡检向收钱粮，请改为县丞。

计升设府三，改直隶州二，增通判一、县九、县丞二。”又奏增设乡试中额二名，会试中额一名，暨各府学官学额，先后皆议行。是年，调安徽巡抚，行抵哈密，病卒，赐恤如例。

恽祖翼，字叔谋，江苏湖阳人。同治三年举人。以知县累至道员，再摄武昌道。

教匪王觉一约期起事，祖翼时筦营务，乘夜率亲兵掩捕之。总督涂宗瀛疏保祖翼有济变才，光绪十五年，授督粮道。调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以襄河涨发易坏舟，创设襄樊报水电，树牌鸣钲，各船备御，水至遂无患。晋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

祖翼以州县徵粮照旧折价，近年钱贵银贱，民力不支，乃重定银价，设櫃徵收，不得假手书役，人称其惠。尤尽心水利，於嘉兴开泖河，疏港建闸，以资蓄泄。於杭州浚上塘河，临平、乔司等处农田三十馀万亩皆获灌溉之利。上虞南塘旧以土筑，水至辄决。采众议，改建石塘千一百丈，始免水患。

二十六年，北京拳乱报至，祖翼独起抑阻。匪陷江山、常山，衢民复毁教戕官，英国欲以兵舰赴浙。祖翼亟遴员驰往镇抚，获真犯抵偿，潜消兵衅。会两江、湖广总督与各国订约保护南疆，电询浙省。巡抚刘树棠方卧病，祖翼即迳电以浙省附约，人心以安。

旋擢巡抚。以浙省防练各营积弊，疏请整饬，略言：“浙省水陆防练各营数逾制兵，陆续添募，饷实不敷。而统领各营哨，不顾操练缉捕为何事，汲汲焉唯浮冒剋减，食弊自肥。术愈出而愈奇，勇日杂而日弱，盗日防而日多。今将荡涤宿垢而作新之。立法自上，责在督抚。臣任事即通饬各营，与之更始。以后如有贪劣将弁，仍敢浮冒剋减，决不姑容。拟先励其廉耻，而兼课其材武。一面饬州县查保甲，办团练，以辅制兵之不逮；一面遴委廉幹道府，酌带哨勇，分往浙东西，抽点名粮，认真校阅。遇有大股盗匪，督率营县搜拿，务绝根株。总期合散为聚，化惰为勤，堪备一日之缓急。虽然，营卫小疾，疏解足矣，受病既深，断非猛剂不治。天下之病，无一不根於利。统领营哨，闻见已惯，谓夫督抚所能操以绳其下者，撤之而已，参之而已。撤之则又顾而之他，参之则已饱飏而去；且未几而又夤缘开复矣，未几而以将才调用矣。惟督以峻法，务去泰甚，庶有以振暮气而戢贪风。或震於各国一时之强，几谓全恃火器，不知其本原仍在临财廉，与士卒同甘苦。否则未战先溃，火器徒以赍寇，直自伐耳。可否请旨饬下兵、刑各部，采臣治乱用重之议，嗣遇将弁赃证确凿者，分别轻重，严定参革、追缴、倍罚、斩绞之例，庶军心一振，於时局或有裨益。”疏入，诏饬各省著为令。未几，丁母忧归。卒，恤如例。浙人请立祠祀之。

论曰：疆吏当承平时，民生吏治，要在因地制宜而已。日昌、宝第皆以尚严著绩效。宗瀛、廕霖饰之以儒术，亦后先称治。培敬有为有守，崧骏兄弟所至尽职，宝泉励清操，祖翼能济变，并有可称。至应祺官关陇、新疆垂四十年，边地初辟，治绩烂然，实心实政，其劳亦不可没云。

## 列传二百三十六

锡良 周馥 陆元鼎 张曾易攵 杨士骧 冯煦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用山西知县，历任州县有惠政。光绪初，晋大旱，锡良历办赈务，户必清查，款必实放，民皆德之。

二十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调补沂州知府，擢兗沂曹济道。抵任，值单县大刀会滋事，亟率队往，张示谕众，祗擒首要，搜获盟单，当众焚之，匪党感畏，皆散。调山西冀宁道，晋按察使。调湖南，擢布政使。

二十六年，拳乱召祸，京师危急。锡良以湖广总督、湖北湖南巡抚会委，统率鄂、湘军队入卫，迎驾山西，立授巡抚。时和议未定，洋兵阑入晋边。锡良念两宫幸陕，和局固应兼顾，而保晋卫秦，亦不容忽。乃通令各军严行防守，别遣委员出境犒师，相机因应，幸保无事。和约定，晋始弛防。

调湖北巡抚，复开缺。旋授河南河道总督。以事简，奏请裁归巡抚兼理，诏允行。调补河南巡抚，兼管河工。豫省吏治久隳，劾去道府以次数十人，政纪肃然。

泌阳教案事起，立派兵驰捕首犯，被扰难民，无分民教，一律抚恤。调热河都统。

热河本就蒙地设治，向沿旧习，不讲吏事，尤患多盗。锡良首请改制，设立求治局，综理吏治财政；开办围场荒地，以兴垦务；整饬巡防，专意缉捕，匪风始戢。又以热境地广官少，奏请升朝阳县为府，并增设阜新、建平、隆化三县，热河自此始有吏治。

二十九年，擢闽浙总督，调署四川。时方议借外款修川路，锡良力主自办，集绅会议，奏设专局，招商股，筹公股，复就通省田租岁抽百分之三，名为租股，数年积至千万以上，股款之多，为中国自办铁路最。三十年，廷议整饬藏事，藏人疑惧，驻藏帮办凤全被戕。锡良飞檄提督马维骐督兵进剿，并令建昌道赵尔丰率师继进，遂克巴塘，仍饬尔丰进讨里塘。里属桑披寺筑碉谋抗拒，尔丰以长围困守六阅月，断其汲道，始克攻破。桑寺既平，诸番忄习服。於是自打箭炉以外，直至察木多、巴里、乡城、德格等处，均改县治，扩地至数千馀里；且兴垦、开矿，设学广教，番人渐知向化矣。

三十三年，调云贵总督。滇省军政久废，器械尤缺，乃创练陆军，设讲武堂，添购枪砲，旧有防营一律改编，自是滇省始有新军。滇多烟产，土税为收入大宗，锡良毅然奏请禁种，各省烟禁之严，唯滇为最。滇南连越，越匪窜入河口，戕官扰境，立饬出队分路截剿，数日而定。滇西土司以数十计，日渐恣横。宣慰使刁安仁曾游东洋，外人称以王爵，尤骄妄。闻有改土归流之议，辄思蠢动。锡良先派员询察，晓以利害，并令应袭各土司迅办承袭，以安其心。刁安仁闻而畏感，遣其弟至，痛哭自陈改悔，边境得以无事。

宣统元年，授钦差大臣，调东三省总督。东省自日俄战罢，俄占北边，日踞南境，局势日危。锡良莅任，即疏陈：“东三省逼迩京畿，关系大局。辽东租借之约，十三年即满期，请朝廷主持，上下一心，以天下全力赴之，以赎回辽东半岛为归，否则枝枝节节为之，恐其不能及也。”疏入，不省。锡良又以东三省两邻分据，非修大支幹路，不足以贯串脉络，因拟修锦州至瑷珲铁路。顾须横贯南满、东清，必非日、俄所原，尤非密借强国外款，不能取均势而策进行。適美国财团代表游历来奉，遂与密订借款包修草约。三日议定，电奏请旨速正式签定，即日、俄再争，已落后着。乃部议梗缓，复机事不密，事竟报罢。及日俄协约，东事益急。锡良以救亡兴政，均非款莫办，再请商借二千万两，以千万设银行；其馀，半以移民兴垦，半以开矿筑路。仍不省。锡良虑东省危急情形，朝廷尚未深悉，乃请入觐面陈。

时醇亲王监国摄攻，筹备立宪，廷议方注重集权。锡良先疏请实行宪法，历陈：“立宪精神，在贵贱上下胥受治於法律，先革其自私自利之心。若敷衍掊克，似是而非，财力凋敝，人心涣漓，九年立宪，终恐为波斯之续。”又以近年重臣亲贵出洋考察，徒饰观听，见轻外人，疏请停派，并慎选亲贵实行留学。再疏谏中央集权，以为：“朝廷分寄事权於督抚，犹督抚分寄事权於州县，无州县即督抚不能治一省。

如必欲以数部臣之心思才力，统治二十二行省，则疆吏咸为赘旒，风气所趋，军民解体。设有缓急，中央既耳目不及，外省则呼应不灵，为患实大。”均不报。至是，入都面陈监国，语尤切直，不省如故。告罢，又不允。

其时朝鲜为日并，锡良以事势益迫，欲固民心，先厚民力，当以防匪为名，设立清乡局，筹备预备巡警，部以兵法，实即民兵。奉人虑患思痛，争先应募，期年得数万人，全省皆兵。未几，防疫事起，疫起俄境，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浃旬，蔓延奉、吉、黑三省。俄、日群思干涉，锡良以防疫纯属内政，严起防治，三月而疫绝。十一国医士来奉考察，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於省署，锡良主议，咸起颂之。

锡良督东，严吏治，肃军制，清理财政，整顿盐务，筹办八旗生计，颇著成绩。

唯目睹内忧外患日危一日，顾所以为东边计者，既多未如志，而朝政日非，民心日去，又无以挽救，屡称病乞罢。三年，始允解任调理。

武昌变作，召入觐，廷议本以锡良赴山、陕督师，并请独领一军卫京畿。顾有人惎之，乃改授热河都统，力疾赴任。逊位诏下，以病势难支，乞罢，允之。卧病六年，坚拒医药，卒，年六十有六，谥文诚。

锡良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非义之财，一介不取；於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光绪三年，署永定河道。初，天津频患水，馥迭治津沽入海金钟河、北运筐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设文武汛官资防守。并言天津为九河故道，不泄则水患莫瘳，请就上游辟减河而开屯田，南运下游分水势。部议格不行。后提督周盛传开兴济减河，屯田小站，实本馥议。丁艰，服除，署津海关道。朝鲜初通商，馥与美提督薛裴尔议草商约保卫之，首称朝鲜为中国属邦，固以防侵夺也，而枢府削之。馥私叹曰：“分义不著，祸始此矣！”九年，兼署天津兵备道，俄真除津海关道。中法事起，鸿章命赴海口编民舶立团防。鸿章之督畿辅也，先后垂三十年，创立海军，自东三省、山东诸要塞皆属焉。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醇亲王校阅海军，嘉其劳，擢按察使。再署布政使。筑永定河北岸石堤卫京师，卢沟南减水石坝工尤钜，自是河不溢。

中日开衅，馥任前敌营务处，跋涉安东、辽阳、摩天岭之间，调护诸将，收集散亡，粮以不匮。和议成，乃自免归。鸿章疏荐之，授四川布政使。至则课吏绩，广银币，积粮储。虑教案易生衅，撰安辑民教示颁郡县。未几，拳乱作，八国联兵内犯，鸿章为议和大臣，总督直隶，馥亦调直隶布政使。先随鸿章入都，理京畿教案，数月事稍定，始赴保定受布政使印。先是法兵至保定，戕前布政使廷雍，遂踞司署。及闻馥来，列队郊迎入署。久之，观其设施，无间言，乃徐引去。鸿章卒，遂护直督。

俄擢山东巡抚，诏留议津榆路事。时和议虽成，外国兵壁天津，踞津榆铁道，设都统，治民政，屡争莫能得。至是，馥竟以片言解之。馥抚山东，值河决利津薄庄，议徙民居，不塞薄庄，俾河流直泻抵海。沿河设电局，备石工，讫十馀年，河不为灾。德踞胶州湾，筑铁道达省治，因占路侧矿山。馥奏开济南、周村商埠相箝制，德人意沮，自撤胶济路兵，还五矿。

馥既膺疆寄，则益欲大有为，凡所以阜民财、瀹民智者，次第兴举，天子嘉之，擢署两江总督，移督两广。三十三年，请告归。越十四年，卒，谥悫慎。直隶、山东、江南士民皆祠祀之。

陆元鼎，字春江，浙江仁和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山西，改江苏。光绪二年，权知山阳。有奸豪民交通胥役，略人口行鬻，捕辄先遁。元鼎黎明起，盛仪从谒客，中道折至民家，破门入，缚治其豪，取出所略女妇数十人各放归，驩声雷动。补江宁，以忧归。服除，坐补原缺，调上海。法兰西人击杀县人沈兆龙，伤隐不见，法领事不承击杀。元鼎曰：“时计表坠地，有钢条内断而磁面未损者，与此何以异？”领事语塞。如皋焚教堂，檄元鼎往视，教士声言议不谐，当以兵戎见。元鼎曰：“如皋非军舰所能至也。”不为动。抗议十馀日，乃定偿银四千，无他求。是时江南北焚教堂十馀所，次第定议，悉视如皋。

移知泰州。城河久淤垫，岁旱，民苦无水。元鼎濬治之，又移徙市廛迫河浒者，虽巨室无所徇。下河斜丰港故有堤，在泰州境者六十里，入东台境，堤庳，水至勿能御。元鼎增高至十丈，广如之，而丰其下以倍。工竟，按察使檄东台治堤与泰州接，元鼎又助工十有一里，自是两境无水患。寻调上元，援例以道员候选。

两江总督刘坤一疏荐元鼎才任方面，二十一年，授惠潮嘉道，调江苏粮道，迁按察使。陛见，温语移时。论及前岁日本构战，我军枪弹多与口径不合，以故败。

帝因谕枢臣戒督抚审军实，且曰：“毋谓语由元鼎，使督抚生芥蒂也。”江阴焚教堂，县吏捕首事者上之按察使。上海领事谓逮捕者非首犯，驻京公使言於总署，令领事往会鞫。元鼎曰：“会鞫有专官，按察使署非会鞫所。”领事言：“不会鞫，当观谳也。”元鼎持不可，领事曰：“其如总署指挥何？”元鼎曰：“慎守国宪。

官可辞，法不可挠！”领事怏怏去。枢臣闻而嘉之，曰：“不尔，又为故事矣。”

寻署布政使，护巡抚。

二十九年，迁漕运总督，调湖南巡抚。时方在告，广西匪起，窥湖南，贵州匪逼靖州。元鼎力疾赴官，筹边防，与总督张之洞会奏以堵为防，不如以助剿为防。

於是募勇，令提督刘光才防西路，令衡永道庄赓良入贵州，而道员黄忠浩佐之。赓良攻下龙贯峒，忠浩亦大败悍贼於同乐。又令提督张庆云助击广西四十八峒。乱徐定，朝命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移湖南，率所部滇军助湘防。元鼎言滇军不可用，已而后营果叛。醴陵会匪谋叛事泄，自承革命，语连日本留学生。元鼎诛二人，囚一人，他无所株连，人心大定。

徵兵之议起也，元鼎已调抚江苏。上言：“南人柔脆，其应徵者多市井无藉，不胜兵。当专选江北淮、徐诸府，不当限区域。”部议格不行。其后逃亡相属，如元鼎言。二十九年，京察开缺另简。明年，召入京，奏对，语及江、浙争沪杭铁道事，元鼎力言士民忠爱无他心，上为动容。命以三品京堂候补，佐办资政院事。俄，乞归。宣统二年，卒於家。

张曾易攵，字小帆，直隶南皮人。同治七年进士，以编修出知湖南永顺府。地属苗疆，号难治。斥赀募勇戢盗，悉置之法；吏之尤贪污者，弹劾之。徙知广东肇庆府，有惠爱，督抚交章论荐。光绪二十年，除福建盐法道。闽盐踊贵，私运蜂起。

为严立规约，奏免全釐以恤商，而正课亦饶。迁按察使，岁馀，病免。越三年，再起，召见，奏对称旨，皇太后奖其明慎，即日授四川按察使，未到官，迁福建布政使。调广西，桂故瘠区，又分任庚子赔款，益不支。曾易攵改釐章，严比较，裁冗费，罢不急官吏，用以不绌。

二十九年，拜山西巡抚。日俄衅作，日军进驻辽南。曾易攵建议：“辟要地为商埠，别与日本密订协守同盟之约，声明不干内治。所虑者俄为日败，必将取偿於我；伊犁邻近籓封，亦渐外乡，故亟宜筹饷练兵，有备无患；而库张铁路可缓办以伐其谋。”言颇扼要。马贼刘天祐等扰后套，曾易攵调集各军讨平之。

三十一年，调抚浙江。时浙西盐枭煽炽，嘉湖统将吴家玉阴与枭通，都司范荣华尤不法。曾易攵便道之官，或劝以兵从，曰：“是速之叛也！”遂轻骑迳嘉郡，召家玉入谒，谕以祸福，家玉不敢动，徐檄他将领其众，而羁之甬东，僇荣华等，枭渐敛迹。浙路交涉久未决，草约逾定期，英领事犹坚执之。曾易攵据约立争，事乃定。

三十三年，颁下法律大臣沈家本试行诉讼法，曾易攵言：“中国礼教功用远在法律上，是以尊亲之义，载於礼经。汉儒说论语，亦谓纲常为在所因，此各省所同，浙不能异者也。浙西枭匪出没，浙东寇盗潜滋。治乱国用重典，犹惧不胜，骤改从轻，何以为治？此他省或可行，而浙独难行者也。”於是逐条驳议之。

是年秋瑾案起。秋瑾者，浙江女生言革命者也，留学日本，归为绍兴大通学校教师，阴谋乱。曾易攵遣兵至校捕之，得其左验，论重辟，党人大譁。调抚江苏，俄调山西，称疾归。家居十四年，卒，年七十九。

杨士骧，字莲府，安徽泗州人。光绪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保道员，补直隶通永道，擢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复调直隶。三十一年，署山东巡抚。河贯东省千馀里，淤高而堤薄，岁漫决为巨害。士骧以为河所以岁决者，河工员吏利兴修，又因以迁擢也。乃定章程：岁安澜，官奏叙，弁兵支款如例；河决，官严参，不得留工效力，弁兵依律论斩。身巡河堤，厉赏罚，自是数年，山东无河患。曹州多盗，行清乡法，严督捕。德兵违约，屯胶、高，久不撤。数月盗少戢，会各国撤京、津兵，士骧与德官议，遂尽撤驻路德兵。

三十三年，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世凯为政，首练军筹款，尤多兴革，务树威信，北洋大臣遂为中外所属目。士骧承其后，一切奉行罔有违，财政日竭，难乎为继，而周旋因应，常若有馀，时颇称之。明年，入觐。时议修永定河，士骧阅河工，疏言：“全河受病，一由下口高仰，宣泄不暢；一由减坝失修，分消无路。”卢沟桥以下旧有减坝，年久淤闭，宜折修，并挑减河，因请拨帑四十六万馀两。诏下部议。

宣统元年，德宗梓宫奉移西陵，诏所需不得摊派民间。士骧慨然思革百年之弊，疏曰：“国初因明季加派纷繁，民生彫敝，屡降旨申禁科累。近畿繁剧，供亿多，不能尽革，故田赋较各省轻，而岁出差徭逾於粮银之数。新政迭兴，学堂、巡警诸费，无不取给於民，输纳之艰，日以加甚。拟官绅合查常年应官差徭，实系公用者，酌定数目，折交州县自办，不得滥派折钱；胥役书差，官给津贴。庶积弊一清，上下交益。”疏入，优诏答之。五月，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敬。

士骧少孤露，起家幕僚，至於专阃，与人无迕，众皆称其通敏云。

冯煦，字梦华，江苏金坛人。光绪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叠上疏代奏，请图自强，敦大本，行实政，德宗嘉纳。典湖南乡试，称得士。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授安徽凤阳知府。凤属连年水涝，煦单骑按部，逐一履勘，以被灾之重轻，定给赈之多寡，人霑实惠。并屡平反疑狱。总督刘坤一以心存利济、政切先劳疏保，两摄凤颍六泗道。二十七年，迁山西按察使，调四川。广安州有聚众谋毁学堂者，获四人，拟照土匪例正法。煦白大府，请按而后诛，以去就争，至免冠抵几，不得请不止。旋署布政使，复调安徽，兼署提学使。

三十三年，擢巡抚。时国是日非，海内外党人昌言革命。巡抚恩铭被刺，众情惶惑。煦继任，处以镇静，治其狱，不株连一人，主散胁从，示宽大，人心始安。

复疏言：“今者党祸已亟，民生不聊。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责，合力图强，乃粉饰因循，苟安旦夕，贻误将来，大局阽危，日甚一日。挽救之方，唯以覈名实、明赏罚为第一义，而其要则在‘民为邦本’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有误国殃民之臣，刑之毋赦。政府能使天下自治，则天下莫能乱；政府能使天下举安，则天下莫能危。根本大计，实系於此。”疏入，大臣权幸多忌嫉之。明年，遂罢。

宣统二年，江、皖大水，复起为查赈大臣，出入灾区，规定办法，施及豫东，未一年，凡赈三十九州县，放款至三百馀万。后复立义赈会。连年水旱，兼有兵灾，远而推至京、直、鲁、豫、湘、浙，无岁不灾，无灾不赈，盖自莅官讫致仕，逮於耄老，与荒政相终始，众称善人。闻国变，痛哭失声。越十有五年，卒，年八十五。

煦居官廉而好施。平素讲学，以有耻为的，重躬行实践。文章尔雅，晚境至鬻文自给云。

论曰：光绪初，督抚权重，及其末年，中央集权，复多设法令以牵制之，吏治不可言矣。锡良强直负重，安内攘外，颇有建树。馥谙练，士骧通敏，元鼎办交涉，曾易攵论法律，并能持正。煦善治赈，与荒政相终始。“民为邦本”，善哉言乎！

锡良初疏谏集权，枢廷转相箝制。及事变起，大势所趋，皆一如所言，世尤服其先见云。

## 列传二百三十七

李鹤年 文彬 任道镕 许振祎 吴大澂李鹤年，字子和，奉天义州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编修改御史，转给事中。

父忧归，服除，命赴河南襄办军务。同治元年，授常镇通海道，署河南按察使，调直隶，授布政使。四年，擢湖北巡抚，调河南。

时捻匪由山东南窜，鹤年以为十馀年来贼屡扰归、陈、南、汝间，即去而他窜，必假道於豫。乃增募两军各万馀人，一曰毅军，宋庆统之；一曰嵩武军，张曜统之；更以马队属善庆，与两军为犄角。於是宋庆等军大破张总愚睢州，鹤年亲赴陈、留、杞督战。任、赖各逆复乘虚北扰，鹤年以贼踪无定，防河尤急。贼果犯中牟，以有备不得逞，乃於省治西决堤引水南流，扰及长垣。鹤年飞檄水陆各军沿堤剿堵。贼西走湖北麻城、黄冈，诏饬宋庆一军越境会剿，歼贼无算。鹤年自驻许州策应，贼窜裕州，庆击败之。善庆及淮军刘铭传大败贼赣榆，任柱被戕死。赐鹤年头品顶戴。

七年，奉命督师出境，驰抵磁州。捻犯近畿，更由滑、濬等处沿河东趋。坐防堵不力，再议处。豫军告捷，赏还顶戴。总愚溺死，捻匪平，照一等军功议叙。

十年，擢闽浙总督。明年，陛见，赐紫禁城骑马。旋署福州将军，兼署巡抚。

诏询海防事宜，覆奏言：“海防之策，莫重於练兵、筹饷、制器、用人四端。四者之中，以用人为急务，而尤在专其责成。沿海疆臣固责无旁贷，第无统率大员，仍恐意见纷歧，临事推诿。”上韪其议。

光绪元年，调河东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七年，授河南巡抚，仍兼河督。

十年，坐审办盗犯胡体安连疏抗辨，部议革职，以祝嘏恩赏降二级职衔。十三年，署河督，疏言：“黄河分流，自宋时河决澶州，分为二派。明筑黄陵冈，始合为一。

河性上漫则下淤，今两路皆淤，急宜疏支河以预筹宣泄。”报可。逾年，郑工复决，发军台效力。未几释归，并赏三品衔。十六年，卒。宣统元年，开复原官。

鹤年有知人鉴，少与文祥同学相淬厉。及居言职，严疏劾肃顺跋扈，而奏起曾国籓於家，谓必能办贼。拔宋庆、张曜统豫军，后皆为名将。治豫久，多善政，豫人刻石颂之。始任河督，黑冈堤溃，不绝如缕。鹤年亲督工二十馀昼夜，险工克济。

德宗尝询李鸿藻以善治河者，鸿藻举鹤年，上亦识前事之枉也，故再任河督。其卒也，豫民有流涕者。三子葆恂博学多文，尤知名。

文彬，字质夫，纳喇氏，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

十年，以员外郎随扈幸热河。明年，迁郎中，出知山东沂州府。捻匪逼府城，会师攻拔贼巢，擒匪首孙化详等。叙功，以道员用。同治四年，随布政使丁宝桢败贼滕县临城驿，更绕赴东平防贼北窜。补兗沂曹济道，擢按察使。收复海丰，擢布政使。

十年，署巡抚，补漕运总督。再署巡抚，旋还任。

光绪五年，督漕北上，因请陛见，并与河督李鹤年、巡抚周恆祺会商运河事宜，通筹河道宽深，改设运口，导引卫河，设立堤坝，绘具图说以进。略谓：“现时北运口在张秋南八里庙，与南运口斜对，相距二十馀里。黄流至此虽收束，而溜势散漫，歧汊甚多。大抵溜势近南则北口淤垫，近北则南口浅阻。故漕船出南运口入黄后，必东北行二十里，至黄溜汇一之史家桥，再南行二十里，至八里庙北运口，汛水大涨，方能入运。今拟移北运口於史家桥北六里。黄河西岸，由阿城徬东堤开河一道至陶长堡，为出黄入运口门，筑坝灌塘，则黄水不至夺溜，可免牵挽之难。黄、运之间，自贾工合龙后，每伏秋大雨，水无所泄，民间低地有积水数年不得耕种者，若将陂水引归一塘，不惟蓄水济运，又可涸复民田。运口既定，即可导引卫河。自直隶元城集东三里卫河曲处凿新河一道，经直隶之南乐、山东之朝城，至张秋南之萧口涵洞入运。计卫高于运九丈馀，长百五十馀里，导以济运，势如建瓴。更有大小二丹水，亦可由卫济运。凡建四徬二坝及挑河筑堤，估银七十六万。较之借黄济运旋挑旋淤者，相去远矣。”

又尝偕两江总督吴元炳奏复淮流故道，略谓：“淮水汇四十馀河潴於洪泽湖，杨庄以下云梯关为入海故道，馀波入运济漕。遇旱，复蓄淮流由运河分入淮扬各徬洞，以溉民田。自洪泽湖不能潴水，张、福引河又不通暢，每遇盛涨，运河一线东堤，其势岌岌。傥竟冲溢，不至以里下河为壑不止。论者谓必设法束水，然与其上游议堵，何如下游深通。”因条上疏濬杨庄以下旧河入海故道。

未几，卒，有诏褒锡。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文彬遗爱在民，请建专祠清江浦，允之。子延煜，举人，四川盐茶道；延熙，举人，九江知府；延燮，进士，武昌知县；延照，举人，礼部员外郎。

任道镕，字筱沅，江苏宜兴人。拔贡，考授教职。咸丰中，在籍襄办团练，除奉贤训导。以筹饷劳，晋秩知县，铨当阳，多善政，调江夏。同治二年，擢知顺德府。畿南匪起，行坚壁清野法，修治城堡，屡击贼於沙河、平乡间。会捻众北犯，道镕率练勇守沙河。夜与贼遇，挥众奋击，矛伤及身，不退，贼徐引去，晋秩道员。

洺河自广平入，久淤塞。道镕与邻郡合濬，又濬郡北响水河，复民田万馀顷。总督曾国籓、李鸿章迭荐之。十一年，调保定，寻擢开归陈许道。剔河工积弊，验工料必以实。尝冒风雨抢护中河险工，四昼夜始定。

光绪元年，署按察使。授江西按察使，省狱羁囚四百馀人，道镕便宜讯决，三月而清。四年，迁浙江布政使，调直隶。直隶自军兴，州县报销未清，又数值谒陵大差，交代纠葛。道镕分别新旧案，定限清结。裁革州县摊捐，实发养廉银以恤吏，劝属县积穀备荒。七年，擢山东巡抚，疏陈营务废弛，易置统将，以绿营额饷练新军，责郡县勤缉捕。泰山、沂水之间，驿路崎岖，发卒开治平坦，行旅便之。旋以保奖已革知府潘骏群被议，又以失察编修林国柱预报起复，被劾褫职，降道员。家居久之。

二十一年，起河道总督。故事，河督，开封、济宁并设行署。自咸丰时，常驻开封，山东河事由巡抚专治。至是复改议河督驻济宁，而河南巡抚兼治河。道镕言：“官吏不相属，则令难行，不如仍旧便。”报可。时河患多在下游，河督专司上游，事简。道镕务节费，岁以馀帑还司库。二十六年，拳匪起，河南奸民乘机煽乱。道镕处以镇静，练河标三营助省防。次年，调浙江巡抚。承国威新挫后，民教相閧，案多未结，持平讯决之。筹集偿款，衡其缓急，民不重困。二十八年，乞病归。逾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三。

许振祎，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咸丰初，以拔贡生参曾国籓戎幕。迨楚军困於江西，都邑相继陷，振祎偕内阁中书邓辅纶募乡兵击贼进贤、东乡，旋复吉安。叙功，以同知铨选。同治二年，成进士，授职编修，出督陕甘学政。时河州降回复叛，而西宁诸郡回、汉民亦日相仇杀，试事久停不举。振祎始按试各郡，多录降人子弟，补行八次岁科试，入学者数千人，回民大服。建味经书院於泾阳，广置书籍，以化其獷俗。又请陕、甘分闱乡试，各设学政，允之。总督左宗棠以谓边氓长治久安之效，胥基於此。父忧归。

光绪二年，起故官。八年，授彰卫怀道，减属县差徭费岁二十馀万。豫修里河堤防，淮海各盐区得免水患。十六年，擢河东河道总督，筑荥泽大坝，胡家屯、米童寨各石坝，河赖以无患。其要尤在严稽察，不私财权，令七径赴司库支领，故积弊徐而工坚。二十一年，迁广东巡抚，禁赌闱姓，粤民利赖之。二十四年，裁广东、云南、湖北三巡抚缺，振祎调内用。乞假归，逾年卒。附祀江苏、河南曾国籓祠。

吴大澂，字清卿，江苏吴县人。同治元年秋，彗星见西北，诏求直言。大澂方为诸生，入都应京兆试。上书言：“致治之本，在兴俭举廉，不言理财而财自裕。

若专务掊克，罔恤民艰，其国必敝。”后六年成进士，授编修。穆宗大婚典礼隆缛，疏请裁减繁费，直声震朝右。出为陕甘学政，奏以仓颉列祀典，允之。又荐诸生贺瑞麟、杨树椿笃志正学，给瑞麟国子监学正衔，树椿翰林院待诏衔，士风为之一变。

时诏修颐和园，大澂复言时事艰难，请停止工作。疏入，留中。

光绪三年，山、陕大饥，奉命襄办赈务。躬履灾区查勘，全活甚众。左宗棠、曾国荃、李鸿章等交章论荐。四年，授河北道。时比岁荐饥，贫民减价鬻田，十不得一。巡抚涂宗瀛饬荒岁贱价之田准取赎，然往往为势家所持，以故失业者众。惟大澂能判决如巡抚恉。

六年，诏给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西北边防。大澂周历要隘，始知珲春黑顶子地久为俄人侵占。因请颁旧界图，将定期与俄官抗议，未得旨。时有韩效忠者，登州人，佣於复州侯氏。负博进，遁往吉林夹皮沟。地产金，在宁古塔、三姓东，万山环绕，广袤七八百里。流冗啸聚其中，亡虑四五万，咸受效忠约束。效忠严而不扰，众服其公允，屡抗大军不出。大澂单骑抵其巢，留宿三日，劝效忠出，效忠犹豫，意难之。大澂曰：“我不疑若，若乃疑我耶？”对曰：“非敢疑公。某负罪久，万一主兵者执前事为罪。某死不恨，辜公意奈何？”大澂挺以自任，遂与效忠出，奏给五品顶戴，子七品，孙登举有平寇功，授参将。七年，授太仆寺卿。

法越事起，会办北洋军务，驻防乐亭、昌黎。

十年，迁左副都御史。俄，命使朝鲜，定其内乱，盐运使续昌副之。至则日本使臣井上馨避不肯见，而挟朝鲜左议政金宏集於议政院，索偿兵费三十万。大澂谓续昌曰：“是蔑我也！”立率兵至议政院，排闼入，责数宏集：“柄国败坏国事。

今定约稍不慎，便滋异日纷，非所以靖国也。”宏集唯唯，井上馨亦气慑，减索兵费十一万而去。

十一年，诏赴吉林，会同副都统伊克唐阿与俄使勘侵界，即所侵珲春黑顶子地也。遂援咸丰十一年旧界图立碑五座，建铜柱，自篆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於是侵界复归中国，而船之出入图们江者亦卒以通航无阻。十二年，擢广东巡抚。葡萄牙侵界至澳门香山。总署与立约通商，画澳门归葡辖。大澂持不可，条上驳议，不报。

十四年，郑州河再决，上震怒，褫河督李鹤年职，以大澂代之。是年冬，河工合龙，大澂力居多。大澂盛负时誉，会海军议起，以醇亲王奕枻为总理。大澂素与王善，治河功成，实授河道总督，加头品顶戴。大澂遂疏请尊崇醇亲王称号礼节。

疏入，孝钦显皇后震怒，出醇亲王元年所上预杜妄论疏颁示天下。大澂几得严谴，以母丧归，乃已。

十八年，授湖南巡抚。朝鲜东学党之乱也，日本与中国开衅，朝议皆主战。大澂因自请率湘军赴前敌，优诏允之。二十一年，出关会诸军规复海城，而日本由间道取牛庄。魏光焘往御，战不利。李光久驰救之，亦败，仅以数骑免。大澂愤湘军尽覆，拔剑欲自裁，王同愈在侧，格阻之，同愈以编修参大澂军事也。光焘请申军法，大澂叹曰：“余实不能军，当自请严议。”退入关，奉革职留任之旨。乃还湖南，寻命开缺。二十四年，复降旨革职永不叙用。二十八年，卒，年六十八。

大澂善篆籀，罢官后，贫甚，售书画、古铜器自给。著有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恆轩古金录、斋诗文集。

论曰：河患日棘，而河臣但岁庆安澜，即为奇绩，久未闻统全局而防永患，求治难矣。鹤年以善治河称，文彬论治河改运口，复淮流，亦颇有识。道镕剔河工积弊，务节减，振祎督工严，尽革中饱，尤以勤廉者，皆足收一时之效，然徒治标，非治本计也。大澂治河有名，而好言兵，才气自喜，卒以虚憍败，惜哉！

## 列传二百三十八

李朝仪 段起 丁寿昌 曾纪凤储裕立 铁珊 桂中行刘含芳陈黉举 游智开 李用清李希莲 李金镛金福曾熊其英 谢家福 童兆蓉李朝仪，字藻舟，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年进士，授直隶平谷县，历署饶阳、三河。咸丰初，迁大兴京县，署南路同知，补东路同知，皆有治声。时海防戒严，筑宁河、北塘、大沽诸砲台，工坚费核，平馀银钜万，悉以入官，晋秩知府。十年，署顺德。捻匪北窜，朝仪率乡勇出御，严阵以待，砲折大旗，迄不动。益使游骑左右驰突为疑兵，贼来则击之，退则寂守，久之，贼引去。同治四年，署广平，败贼马甿桥，悉收难民入城，料贼必复至，储粮械为城守备。已而贼众数万果逼城，不敢犯，城获全。五年，补大名。马学孟者，故捻党也，善战，有勇力。既投诚，充团总，濬、滑、内黄数县民多附之，其党有杀人者，远近因传学孟叛矣。朝仪驰入其居，晓譬利害，学孟悟而泣，原缴械请罪，遂夷其寨，赦勿问。后朝仪与贼战，得学孟死力，故不败。

八年，授永定河道，署按察使。先后任河道八年，勤於职守，痛革河工积弊，课兵种柳，资工用焉。迁山东盐运使，寻擢顺天府尹。京畿靡薄，朝仪廉勤率之，捕剧盗，抑豪强，绝请讬，期年风习一变。光绪七年，卒官。朝仪治河绩尤著，民立祠固安祀之。

段起，字小湖，湖南清泉人。初入赀助饷，叙道员。咸丰初，佐广西左江道王普相幕，数陈兵事。普相荐诸巡抚劳崇光，俾将百人，从解全州围。别寇邓正高乘虚袭永州，窥衡州，起单骑驰谕降其众。贵州叛苗犯怀远，起讨平之。奉檄率所部援江西，谒曾国籓於军中，国籓未之奇也。时贼踞建昌，久不下。起夜率四百人扑其垒，克之，乘胜复德安，国籓乃纳其军。七年，从刘腾鸿、李续宜攻瑞州，腾鸿战死，起亦被重创，卒克之。八年，援浙，解衢州围，还攻景德、浮梁，并克之。

明年，陈玉成犯景德，起扼其冲，贼不得逞。出家财募勇，遣别将率以援浙，数有功。巡抚王有龄疏调起赴浙将水陆军，会以前功加盐运使衔，留江西以道员补用。

十一年，李秀成犯广丰，遂围广信。起婴城固守，伺间出击贼，败之，贼遂引去，加布政使衔。同治元年，授江西督粮道，仍留治军。二年，克鄱阳、彭泽，给瑚松额巴图鲁名号。

三年，始赴任。时军事渐定，议撤兵。起条上兵弁安置之策，巡抚沈葆桢疏请颁行，武职借补及收标考课，著为令。四年，鲍超军索饷譁溃，起闻变驰视，遇前队，伤颐，有识者大呼曰：“段粮道也！”皆弃兵拜，起反覆开譬，变乃定。寻兼署按察使。江西、闽、浙之交，有山绵亘千里，故为盗薮，久封禁。贼未平时，民往往入山避乱，久之生息日繁。至是或颇言粤寇馀孽窟穴其中，诏三省会剿，起疑之，轻骑周历询访，悉其状，牒大吏疏请弛禁，民德之，立生祠祀焉。六年，以疾归。邑大饥，倾赀赈赡，全活逾万家。光绪二年，再授江西督粮道，调江南徐州道。

六年，两广总督张树声调治海防，擢广东盐运使。八年，卒於官。

丁寿昌，字乐山，安徽合肥人。少为里塾师，粤寇扰淮南，遂集里中子弟勒以兵法，筑寨自保。同治初，率偏师从李鸿章东征，转战苏、松间，由知县晋秩知府。

随潘鼎新攻浙江，克乍浦，摄乍浦同知。又随克嘉兴，晋道员。进攻湖州，战於晟舍镇，贼凭河为险。寿昌凫水破其两垒，诸军随击，立克之，湖州贼遂不振。论功，加按察使衔。六年，率师从刘铭传剿捻，迭败之黄安、邓州。贼南窜沭阳，霖雨，平地水数尺，捻酋任化邦窜渡沭水而西。寿昌先解衣率将士徒涉，伐木为梁济军，既济，乃断梁。众知无退路，奋击破贼，追斩化邦赣榆城下。诏以道员简放，加布政使衔。又战濰县，擒捻酋李芸等，给西林巴图鲁勇号，记名按察使。

八年，天津民、教构衅，命寿昌率铭军四千驰赴津、沽备非常。遂署天津道，寻实授。时人情汹惧，譌言繁兴。寿昌处以镇静，扶良诘奸，属境安堵。救火会董积愤西教，適大火，相约不救教堂。寿昌闻警奔赴，略无畛域。会董感其诚，乃施救。梁家园河堤将圮，寿昌亲执畚立水中，众益奋筑，堤获全。设厂以赈流民，庐灶籓溷悉有程式。会遭父丧，士民奔走籥留者万人，坚请终制。服除，诏赴天津总理营务，兼充海防翼长。光绪四年，署津海关道，擢按察使，署布政使，以勤慎称。

六年，卒官。赐恤，赠太常卿，於天津建立专祠。

曾纪凤，字挚民，湖南邵阳人。以诸生从军，洊保知县。骆秉章督四川，调领湘果后营。同治元年，石达开窜踞叙州双龙场，分军陷高县。纪凤从按察使刘岳昭赴援，战城下，克之。又迭败之吊黄楼、罗家坳，涉水先驱夺贼垒。达开连营三十，与横江为犄角。纪凤毁横江西岸贼巢，遂薄双龙场。计招贼党为内应，而潜军袭其后。达开奔燕子滩，邀於横河，半渡，击之，遂窜滇境。三年，从克正安，进围绥阳，屡战有功，晋知府。寻调广东，又调贵州，并任军事。十年，与总兵邓千胜克麻哈，擒杨阿保，晋道员。

十一年，会诸军剿平苗民之梗化者。贵州下游东西驿道，苗在其南，汉民在其北。自咸丰时，行旅阻隔，垂二十年，至是始通。纪凤办理善后，自黄平以上历清平、平越、麻哈、贵定二百馀里，建碉七十，分立四屯，各设屯官，戍卒六百分守之。垦荒供饷，责以巡缉。奸宄无所容，流民闻风踵至。十二年，古州苗叛，扰清江，旁寨响应。纪凤率碉兵会诸军进剿，擒其酋长，抚良苗百数十寨。黔疆略定，赐黄马褂。光绪元年，授贵西道，巡抚黎培敬深倚之，荐可大用。擢按察使，晋布政使。十二年，调云南布政使，剿倮黑及大戛寨夷，加头品顶戴。因请以其地改土归流，边隅以安。十五年，乞养归，寻卒。

储裕立，字鹤樵，湖南靖州人。从军贵州，累保知县。同治初，苗乱炽，迭克天柱、清江，晋知府。十年，署古州同知。兵后彫攰，群苗伺衅出没。裕立修战备，抚遗黎，民气渐复。仍统军先后收复台拱、丹江、凯里诸城，擢道员。光绪三年，下游肃清，论功，赏黄马褂。督治善后，筑城堡百二十七，建义塾百三十九。八年，思南灾，裕立往赈，遍历灾区，日稽钱粟出入，无假借，实惠及民。时遵义焚教堂，民情汹汹。裕立驰往抚谕，与法人往复诘难，事得解。寻署贵西道，再历贵东粮储。

二十一年，卒，赐恤如例。

铁珊，字绍裴，徐氏，汉军正白旗人。咸丰中，由笔帖式议叙知县。从钦差大臣胜保讨捻山东，单骑入贼垒，招降捻匪刘占考，散其党数万。叙功，以直隶州选用。同治初，发甘肃，署通渭。值回乱，一岁九被围，婴城固守，卒得全。日供军粮万斤，民不堪命。铁珊规减其半，民感德。及去任，攀辕不得行。迭摄平番、皋兰、中卫诸邑，所至辄轻赋役，辑流亡，修城堡，除蠹胥。总督上其治状，擢宁夏知府，未之任，调兰州。议建贡院，与陕西分试，自光绪纪元始。是年，署甘凉道，武威、永昌、镇番三邑共一渠，民争水械斗，久不决。铁珊为开支渠，别子母水，设徬刊石，立均水约，轮日灌溉，民大悦，为立祠渠上。地宜牧，因畜羊三千头，岁以蕃息，用给贫民无告者。十三年，擢河陕汝道，擒巨盗李复岐等，置诸法。建陕州书院以课士，文风始振。阌乡城北滨河，南临涧水，岁屡圮，议筑石坝杀水势，艰於凿运，竟得石阌底镇激湍中，工遂成。十六年夏，淫雨河涨，陕城不没者数版。

民谓官能捍患，恃以不恐。铁珊复筑石堤，四月毕工，身亲其役，竟以劳卒。士民请建专祠，诏赐恤。

桂中行，字履真，江西临川人，先世贾贵州，遂占籍镇远。为诸生。咸、同间，积军功，为知县安徽，署合肥、蒙城、阜阳。曾国籓率师征捻，檄中行察勘蒙城圩寨。蒙城故捻薮也，中行单骑历诸圩，晓以利害，择良幹者为圩长。坚壁清野，寇无所掠。礼接耆老贤士，从询方略。得通捻奸民簿记之，诛其魁桀数十人，豪猾敛迹。岁馀，威化大行。民陷贼及远徙者，相率还归。以功晋知府。调江苏，筦扬州正阳釐榷。光绪元年，署徐州，以祖母忧去官。

三年，宣城、建平民教閧，焚毁教堂。总督沈葆桢强起中行往治，中行谓：“民倡乱当治如律，然民所以乱，由教堂侵其地。今当令民偿教堂财，而教堂还民地。”持数月，卒如中行议。内艰归，服阕，檄治皖南垦务。皖南兵燹后，客民占垦不输赋，至是清丈田亩，无问主客。客民噪，捕斩其魁，乃听命。三岁事竣，增赋钜万。

九年，补徐州。值水灾，兴工赈，修堤埝二百馀里。又濬邳州艾山河，筑宿迁六塘埝，水患除，民以不饥。治徐十二年，课农劝士，盗贼衰息。擢岳常澧道，数月，迁广西按察使，复调湖南。二十年，卒。中行所至有声，官江南最久，民尤爱戴之。附祀徐州曾国籓祠。

刘含芳，字芗林，安徽贵池人。同治初，李鸿章率师东征，从克苏州，司运粮械。后随征捻，积功至道员。鸿章督直隶，命含芳治军械天津。得西洋利器，省览机括，久之悉通其意。鸿章方拓北洋军备，於西沽建武库，广收博储，以肄将士，扩充机器、制造两局，募工仿构，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皆以含芳董其役。

光绪七年，诏求人才，以鸿章荐，交军机处存记。时海军初立，造船坞旅顺，含芳兼领沿海水陆营务处。十四年，署津海关道，授甘肃安肃道，留治海防。寻调山东登莱青道，监督东海关，十九年，始之任。含芳自随鸿章至天津，凡十四载，屯旅顺十一载，至是虽领一道，犹隶於北洋。

二十年，辽东兵事起，海陆军屡挫，旅顺、威海相继陷。登莱青道驻烟台，敌军日逼。俄报军舰没於刘公岛，宁海亦陷，敌前锋距烟台十馀里。时巡抚李秉衡亦驻师烟台。西国诸领事言巡抚在，则敌攻之急，於租地不便，巡抚乃退莱州。领事复言含芳，含芳曰：“巡抚大臣也，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今死此矣！”因置鸩二盂案上，与其妻郝冠服坐待，意气坚定，民恃无恐。有溃卒数千，持兵噪呼求食。含芳单骑驰谕，处以空营，重为编伍，不原留者厚给遣之，皆出私财。初，西人闻溃兵，甚戒严，俄而散遣，殊出不意，咸称道之。和议成，奏派渡海勘收还地。

始威海、旅顺、大连湾皆荒岛，含芳瘁心力营构十馀年，所成险塞，至是见尽毁矣，因愤慨流涕，以疾乞归。卒，赠内阁学士。

陈黉举，字序宾，安徽石埭人。少从其乡陈艾游，以诸生为曾国籓所识拔。李鸿章督师，令主办行营支应。或谓“大军转饷关天下，往者辄命大臣，今以诸生任耶”？卒用不疑。自粤乱作，海内困军饷。黉举曰：“饷糜则敛重，战久则饷亏，兵不溃，民且寇矣。”乃釐订条款，杜绝冒滥。军行数载，饷节民和，平捻之功实基此。鸿章移直隶筹海防，凡砲台、船坞、制造、电报及疏河、屯田诸役，需费尤钜，皆倚之以办。先后综军糈二十馀年，一介不苟。将吏服其廉洁，虽被裁抑，无怨言。直、晋大灾，兼筹赈务，废寝忘食，稽核勤挚，人不忍欺。以私款归实济，全活以亿万计，众皆德之。旋以积劳病卒。初由训导累功至知府，诏赠道员。与含芳同附祀鸿章祠，入祀淮军昭忠祠，并祀乡贤。

黉举子惟彦，亦见重於鸿章，命继司军计。由大理寺丞累保知府，官贵州，历开州、婺川，调守黎平。首革票差催粮，遏龙世渭逆谋，破鸭贩彭三等血案，远近惊为神明。邻邑有讼，往往越境就诉。兴学育才，并创立体仁堂养老恤孤，劝工习艺，政声颇著。巡抚疏为良吏第一，以道员改江苏，总釐捐，任督销。去弊化私，以廉直称。旋授湖南财政监理官，复委办两淮盐政，创设淮南公所，岁增至二百万。

归，与弟惟壬於县境修巨桥跨舒溪，亘六十馀丈，便行旅。邑人私谥曰慈惠。[一]游智开，字子代，湖南新化人。咸丰元年举人，拣选知县。同治初，李续宜巡抚安徽，调司釐榷，以廉平称。四年，署和州知州，日坐堂皇决事。又时出巡四境，延见父老，问其疾苦。亲为诸生考校文艺，剖析经旨，教以孝弟廉让。期年，治化大行。州旧由胥吏垫完粮赋，最为民病，禁绝之。筑濒江堤防，自督工役，费节而堤坚，免水患。补无为州，署泗州，治盗尤严。曾国籓称其治行为江南第一，移督直隶，调智开署深州。兴义学，减浮征，民大悦。补灤州，民苦兵车，为别筹输送，免扰累。俗健讼，奸民居间交构，痛惩之，其风渐息。

十一年，擢知永平府，一车一盖，周历下邑，得其情伪。遇有事，牧令未及报，辄已闻知。一日侵晨，驰至迁安狱，狱吏方私系囚求赂，即拘吏至县庭笞之。令始惊，起谢。葺书院，筑城垣，修郡志，皆事举，无滥费。濒海产盐，贫民资为衣食。

部牒禁私贩，疏官引。智开上言民间少一私贩，即地方多一马贼。盐本宜行官引，惟永平则仍旧为便，事得寝。有巨室以析产构讼，久不决。智开坐便室，呼两造至，不加研鞫，自咎治郡无状，变起骨肉，望族如此，况齐民乎？讼者流涕请罢。李鸿章疏陈智开清勤端严，足励末俗。光绪六年，擢永定河道。河患夙称难治，智开每当抢护险工，立河干亲指挥，日周巡两岸以为常，员弁无敢离工次者。左宗棠议将永定河南岸改北岸以纾水患。智开以上下游数百里，城市庐墓，迁徙不便，力争而止。两以三汛安澜邀优奖。

十一年，擢四川按察使。携一仆乘箯舆入蜀，密访吏治得失，民情爱恶。督属清釐积案，常躬自讯结，狱讼为清。两权布政使。十二年，护理总督。重庆教案起，智开奏言是案当以根究起衅之由，先收险要及预定款目为关键。非赎回险要，无以服渝民之心；非严诛首犯，无以制洋人之口；非议赔银两，无以为结案之具。谂知教首罗元义激成众怒，几酿大变，飞檄拘之入省，民团始散。又以元义身虽入教，仍是中国子民，自应治以中国法律。请敕总理衙门据理与争，勿许公使干预。时中外皆恐以肇衅端，智开持之益力，卒置元义於法。薄给赔偿，而案遂结。

十四年，迁广东布政使，署理巡抚。劾贪墨吏，不避权要，严赌禁，却闱姓例餽三十万金。僧寺匿匪，废改义塾。十六年，以老乞休。二十一年，起广西布政使。

为政务持大体，事有不可行，力持不变。痛除官场积习，僚属化之。灵川闹粮，省令发兵剿办。智开以事由激变，办理不善，责归县令，民获保全。又念粤西地瘠，向鲜盖藏，捐廉储粮石，通饬各属积穀备荒。凡廉俸所入，悉以办公益，无自私。

阅三年，因病罢归，卒於家。所至各省俱请祀名宦祠。

李用清，字澄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硃子小学，旁稽掌故，於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读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榇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

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纪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穀，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徙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卻保奖。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釐榷，洗手奉职。七年，授惠州知府。

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

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擒粤匪莫梦弼等置诸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罂粟，暢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剷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

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用清严於自治，勇於奉公。籓黔时，库储六万，年馀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馀万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织组。尝濬三源县龙渠，溉田千馀亩。俸入不以自润，於黔以购粟六千石，於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二十四年，卒。子贵阳扶柩归，以毁殇。

同县李希莲，字亦青。咸丰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性节俭，官京曹三十年，车马羸敝，不顾讪讥。英、法兵入都，曹司多走避，希莲昕夕诣署无间。

以忤肃顺，乞假归。同治元年，起原官。时军兴饷绌，希莲条陈开源节流数端，恭亲王奕韪之。云南报销案发，同僚有褫职遣戍者，希莲独无所染。光绪中，出为江西广饶道，除滥税，复徵额。擢山东盐运使，调长芦。累迁贵州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戊戌政变，希莲颇忧大乱将起，与总督陶模议筹建陪都。及两宫西幸，入始服其先见云。

李金镛，字秋亭，江苏无锡人。少为贾，以试用同知投效淮军。光绪二年，淮、徐灾，与浙人胡光镛集十馀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后遂赈直隶、山东，皆躬其役。

五年，晋秩知府。调直隶，修西淀堤。吴大澂督防吉林，金镛任珲春招垦事。界外苏城沟垦户数千，苦俄人侵略，相率来归，咸得奠居。海参威既通商，俄人援例要请东三省要地设领事，严拒之。又力争八道河民被俄焚掠，抵俄官於法。将军铭安以为才，疏留吉林任用。中俄界约，自瑚布河口循珲春河至图门江口，以海中之岭为界岭，以西属中国，距江口二十馀里立土字碑。界图疏略，致岭西之罕奇、毛琛崴等盐场置线外。俄复於黑顶子地私设卡伦，距江口几百里矣。大澂使金镛会勘，据约争还侵地，重立界碑。署吉林知府，整钱法，开沟洫，摊丁於地，以苏民困。

九年，署长春通判。境为蒙古郭尔罗斯地，初招流民领垦纳租，久之垦逾所领，谓之“夹荒”。民惧增税，因出钱免丈量，刻石纪之。至是蒙旗复牒理籓院请丈，金镛挟碑文谒将军为民请命，曰：“诚知清丈则公与某各有所得，然如民何？”

将军闻之愕然，奏罢其事。创建书院，厚其廪饩，购书数千卷，资学者诵习。捕斩剧盗苗青山等，境内乂安。不时巡历乡僻，呼召父老，为讲孝弟力田。金镛性坦易，口操南音，所至民爱而惮之。以功晋道员。

俄侵占精奇里河四十八旗屯地，在黑龙江岸东。金镛争还补丁屯至老瓜林百七十馀里，划河定界。漠河者，在瑷珲西，三面界俄，地产金，俄人觊觎之。北洋大臣李鸿章议自开采，以金镛任其事。陆路由墨尔根入，水运由松花江入，各行千馀里，僻远无人。披斩荆棘，於万山中设三厂，两年得金三万。事事与俄关涉，艰阻百端。又开厂於黑龙江南岸札伊河旁之观音山，皆为北徼名矿。集商赀立公司，流冗远归，商贩渐集，收实边之利焉。十六年，病卒工所。赠内阁学士，予漠河建祠。

金福曾，字苕人，浙江秀水人。以诸生从军，先侍祖父衍宗温州教授，任筹团练助城守。旋随官兵肃清金、处，协守独松关，解杭州围。李鸿章器其才，克苏州，檄办善后。捻事起，往赞徐州道张树声军务。捻众北窜，出防大名。丁忧归，福曾积功已至知县，服阕，赴江苏，历署娄、南汇、吴江诸邑。所至兴学校，课农桑，理冤狱，禁溺女，劝垦沙田，开濬河道，多善政，民有去思。光绪初，河南、山西大祲。吴人谢家福等倡义赈，集四十馀万金，推福曾董其事。四年秋，至河南分赈洛阳等十二州县。新安、渑池灾尤重，福曾创立善堂，恤嫠掩骼，收赎子女，购车马若干辆，代疲民应役。开渠涧，制龙骨车，兴水利。又濬洛阳、宜阳废渠，贯通伊、洛，灌田二万顷。五年，赈山西虞乡等十县。事竣，移赈直隶。时直隶水患方急，持以工代赈之策。

七年，疏大清河，濬中亭河，培千里堤。福曾先援例以道员候选，至是鸿章督直隶，奏留总办筹赈局。福曾以淀地淤塞为清河受病之源，清丈东淀无粮地，釐定苇租，规复垡船。八年，濬东淀河道，修筑天津三河头堤。九年，筑子牙河堤，展宽正河，又别开支河王家口以泄盛涨。十年，畿东大水，福曾疏青龙湾减河入七里海，疏筐兒港减河入塌河淀，并出北塘海口。又开沥水各河以氵曳武清、宝坻洼区积水。十一年，濬饶阳滹沱河。十三年，濬四女寺南运减河。两署永定河道，塞决口，於下口别辟新道。又就大清河合流处别濬新河，永定河水始直达天津海河。山东河决数为灾，鸿章辄檄福曾往助工赈，亲至苏、浙募赀。会浙西大水，巡抚崧骏复疏留福曾治工赈。于是杭、嘉、湖三府各河次第疏瀹。会廷议濬馀杭南湖，以福曾董其役。明年工竣，直、鲁又告灾，福曾已卧病，犹力疾筹赈济。十八年，卒。

鸿章等疏请优恤，赠内阁学士。福曾廉公好义，历办工赈十馀年，无日不劳身焦思，治行卓然。及其殁，士民同声惜之。

熊其英，字纯叔，江苏青浦人。以贡生就训导。家福集金赈河南，其英请行，始事济源。济源山僻小县也，灾尤剧，多方补苴，次第以及他邑。其英亲履穷僻，稽察户口，不避风雪，食惟麦粥、面饼、菜羹，与饥民同苦。初头病疡，足病湿，医少愈，仍从事不肯休，遂卒於卫辉。巡抚上闻，诏许被赈各州县立祠祀之。

家福，字绥之，吴县人。世以行善为事。闻豫、晋灾，呼籥尤切。义声倾动，闻者风起。自上海、苏、扬及杭、湖，原助赈者众。日赉钱至家福门，或千金，或数千金，不一年得银四十三万有奇。凡赈二十七州，继其英往者七十四人。家福才识为时重，於创办电报及推广招商输船局事多所策画。李鸿章尤赏之，尝疏荐称有“物与民胞”之量，体国经野之才。金福曾亦闻而叹许焉。家福历保至直隶州知州，卒不仕。时又有吴江绅富沈中坚，鬻田三十顷，亲往山西赈灾。亦义行之尤著者。

童兆蓉，字少芙，湖南宁乡人。同治六年举人，从军陕西，积功晋知府。光绪三年，署榆林。岁祲，便宜发仓，复运粟於包头、宁夏，单骑临赈。既而大疫，延榆绥道及榆林令皆遽殁，代者不至。兆蓉一身兼摄三官，比户存问，为具医药，全活甚众。六年，署延榆绥道。属郡荒僻，土僿民贫。为拓学舍，购书劝课，教民树艺畜牧。治榆溪河，开渠溉田，民利之。八年，授兴安知府。汰胥役，禁私钱。总兵余虎恩贩钱为利，获而毁之。税胥索贾人金，榜治几死。民间婚娶苟简，为定礼制，禁淫祀，葺昭忠、节孝祠，以正民志。安康令徵粮苛急，民聚而譁，兆蓉往抚谕。总兵及釐局挟前嫌，诬为激变，遂解任。寻得白，署汉中，逾年还本任。川匪扰境，擒斩其渠，贼溃走。调西安，摄督粮道，定徵粮改折，上下称便。

二十六年，擢浙江温处道，先署杭嘉湖，明年乃之任。值拳匪乱后，瑞安民杨茂奶与教堂积衅。浙东法国主教赵保禄尤横，挟兵船至温州，必欲杀杨。兆蓉力争曰：“彼法不当死，我不能杀人以媚人。”卒拒之，以此名闻。飓风为灾，赈粜并举，民不乏食。三十一年，卒於官。

论曰：光绪初，各省重吏治，监司大吏下逮守令，皆一时之选。朝仪以下诸人，或御乱保民，或治盗清讼，或兴学劝业，或救灾恤患，莫不以民生为重。承兵燹后，辛苦凋残之人，得生存以至今日者，实赖於此。“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诚知本哉！[一]按：刘含芳传所附陈黉举传，关内本与关外一次本无。

## 列传二百三十九

洪汝奎 杨宗濂 史朴史克宽 沈保靖硃其昂弟其诏 宗源瀚 徐庆璋徐珍 蒯光典陈遹声 潘民表严作霖 唐锡晋 娄春蕃洪汝奎，字琴西，湖北汉阳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咸丰初，考取官学教习，期满以知县用。参曾国籓军事。同治初，洊保至江南道员。总理粮台，供应防军及他省协饷。又筹还西征洋债，出入逾二千万，综核名实，不避嫌忌。光绪中，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尤倚任之。葆桢治尚威猛，因疾在告，辄疏请汝奎代治事，声望益起。会诏求人才，大臣交章论荐。五年，特擢广东盐运使。调两淮，裁冗费，建义仓，濬扬州城河。方欲大有为，而江宁三牌楼之狱起。

先是有弃尸三牌楼竹园旁，汝奎令参将胡金传侦获僧绍宗等仇杀谢姓男子，又称薛姓，名亦屡易，汝奎请覆讯。葆桢以会匪自相残，即置大辟。逾三年，得真盗周五、沈鲍洪等杀硃彪事，时地悉合。事闻，命尚书麟书、侍郎薛允升往江南即讯，金传坐滥刑失入，治如律；汝奎失察，褫职遣戍；葆桢以前卒，免议。於是朝旨申戒各行省慎重刑狱，并禁嗣后武员毋庸会鞫。汝奎至戍所，未几赦归，遽病卒。宣统初，总督端方疏陈其治行，复原官。

杨宗濂，字艺芳，江苏无锡人。咸丰末，以户部员外郎在籍治团练。时钱鼎铭乞师於曾国籓，宗濂偕行。及李鸿章以援师东下，宗濂率旧部为军导，屡著战绩。

刘铭传进剿江阴，宗濂率濂字营守杨舍。贼来犯，宗濂领沙团击卻之。沙团者，起於江岸集众自卫，以技勇名，贼皆畏之。攻无锡，宗濂任前锋。与贼酋黄子澄鏖战，夜夺北门入，拔其城。合攻常州，宗濂督战西门，架浮桥，独骑先进。马惊逸，堕河，跃起易骑再进，挥兵肉薄登，遂擒陈坤书。江南平，随鸿章移师剿捻，总理营务处。军兴所至索官车，吏民交困，宗濂创立车营，行军所需，预为储峙，随时无不备。诸军仿其制，皆称便。积功擢道员。

同治十一年，权湖北荆宜施道，被劾罢。鸿章创北洋武备学堂，奏起宗濂总其事，成材甚众。光绪十六年，授直隶通永道。时畿辅大潦，宗濂主赈事，假便宜发缗粟。复大治水利，修潮白、青龙、蓟运、北运、通惠、永清各河。疏渠树防，辟膏腴数万顷，士民刊碑颂德。以忧归。再起，为山西河东道，历权布政使、按察使，迁长芦盐运使。二十六年，联军犯天津，宗濂督芦勇登陴固守，飞丸裂左胫，血流如沈，犹裹创治军。城陷，巷战，又伤右股。命驻保定督粮台，旋随鸿章入都议和。

事定，赏三品京堂。未几，以病乞休，卒。

史朴，字兰畦，直隶遵化州人。以进士用知县，分广东，历惠来、乳源、南海等县，所至有威惠。潮阳盗郑段基杀前令，朴莅任，立捕诛之。晋罗定知州，留省捕剧盗刘亚才及馀盗九百，并置诸法。粤省海盗久为患，朴航海往剿，降盗魁张十五仔等，尽散其党数千，有不受抚者剿平之，擢知府。剿英德土匪，遇伏佛冈，没深涧，罣木得不死。贼踵至，睨之，曰：“史公也！”争引出，跪进饮食。朴责以大义，数且詈，誓绝粒。贼益敬畏，罗拜感泣，原缚渠自效。会救至，舁之归。诏革职，仍令自效。匪平，复故官。

粤东匪起，省城戒严。守猎德砲台，连破沙湾、茭塘、新灶各贼巢，赏孔雀翎，知肇庆府。梧州被围，督兵往援，拔其众还军封川，且战且守。会英人陷广州，大府不遑西顾。朴与贼相持五阅月，大小数十战，杀贼数千人。其后贼大至，会提督昆寿水陆并进，大战封川江口，连捷歼贼，军遂复梧州。晋道员，再权肇罗道。同治二年，移广州，摄按察使，旋署粮储道。朴在粤前后垂四十年，善治盗，尤善用人。南海隶为盗诬，特出之，后督捕得其死力。抚琼盗，易名入伍，多死敌。省围乏饷，出劝募，立集百万金。贼初起，独主抚，及踞梧，则主剿，皆得其机宜。光绪二年，以筹解西征协饷，加盐运使。乡举重逢，赏二品服。四年，卒。

史克宽，字生原，安徽六合人。咸丰中，与兄克谐办乡团御贼。太湖陷，克谐殉。克宽从克太湖、宿松，解六合围，以国子监典簿保知县。同治初，刘铭传剿捻，移征西回，皆挟克宽与俱，为司馈运及营务处。叙功，擢知府。光绪中，李鸿章督畿辅，檄董工程局，掌河事，治滹沱，於献县硃家口辟减河三十里，循子牙河故道入海。鸿章上其绩状，因奏任清河道，民立石颂其德。旋以他事被劾夺职，遂归。

沈保靖，字仲维，江苏江阴人。咸丰八年举人。父燿鋆，湖北通判，武昌陷，骂贼被害。保靖出入贼中觅遗骸，三载始得死事状，得赐恤立祠。李鸿章督师上海，招参幕事，积功至道员。同治十一年，授江西广饶九南道。时英使订约烟台，议於江西湖口轮舟停泊起卸货物，保靖以有碍九江关税务，力争之，总署卒废约。擢按察使，摄布政使。光绪七年，迁福建布政使。法越事起，方事急，城闭，钱米歇业，居民汹汹将为乱。保靖出谕，发库款三十万以济市面，人心始定。以他事被劾夺职，旋复官，遂不复出。所著有读孟集说、韩非子录要、怡云堂内外编等。

硃其昂，字云甫，江苏宝山人。同治初，从军攻南汇。城贼原降，要一人入盟，无敢往者，其昂毅然请入受其降，城始下。旋纳赀为通判，累至道员。北洋大臣李鸿章颇奇其才。福州船政造军舰不適用，奏改商船。其昂与其弟其诏创议官商合办，请设轮船招商局，鸿章上其事，遂檄为总办。御史董俊翰劾以力小任重，下鸿章查覆，仍力赞其成。於是官商合力开局集股，并收并外人所设旗昌轮船公司以保航权。

数年，成效大著。光绪初，直、晋灾，其昂输私财力任赈抚，以劳致疾。鸿章特委权津海关道，越三日卒，诏优恤，赠光禄寺卿。

其诏，字翼甫。纳赀为知县，累至道员。历充江、浙漕运事。轮船招商局既成，复请以额定漕运费给轮船代为海运，局基始固。再权永定河道，时出巡河堤上下，务尽其利弊。遇伏汛暴涨，尝三昼夜不交睫，亲督弁兵抢护，始免溃决，民皆德之。

扩充天津电报学堂，成材益广。时方议办海军医学堂，其诏复捐自置天津法租界地四十亩为校址以成之，其急公好义类如此。未几，卒，赠内阁学士。

宗源瀚，字湘文，江苏上元人。少佐幕，洊保至知府。光绪初，官浙江，历署衢州、湖州、嘉兴府事，敏於吏事，判牍辄千言。在湖州濬碧浪湖，兴水利。时太湖漊港淤塞，前守杨荣绪疏濬无功，会有疏陈治法者，下郡，源瀚乃议大兴工役，所规画甚备。荣绪回任，卒成之，补严州。兵后凋敝，多温、台客民寄垦，习於剽劫，廉治其魁，遣散归者六千人。治严五载，煦呕山民，穿渠灌田，引东、西湖以泄新安江之暴涨，旱潦不害。每巡行田野，劝民力穑。调宁波，通商事繁。有戈鲲者，素豪猾，为英国领事主文牍，积为奸利病民。源瀚发其罪状，牒上大吏及南、北洋大臣，逐鲲海外。法国兵船犯浙洋，源瀚从宁绍台道薛福成筹海防，多所赞画，数有功。晋道员，署杭嘉湖道。二十年，日本构兵，调温处道，沿海戒严，处以镇静，清内匪，捕诛盗渠十馀人，疆圉晏然。又三年，卒於官。

源瀚优文学，尤精舆地，所绘浙江舆图世称之。

徐庆璋，字兴斋，浙江山阴县人。初佐都兴阿戎幕，累保知县，历任奉天宽甸、盖平、义州，晋兴京同知。所历多善政。常微行市中，遇有讼争者，辄为剖其曲直而遣之。倡修养济院，收养贫民。兴俗春耕迟，庆璋集村氓语以农事不可违时之义，众承其训，有“早种一天早收十天”之谚，至今诵之。

光绪二十年，由凤凰调辽阳知州。值中日战亟，省东南各县相继沦陷。仅辽阳为盛京门户，赖先事筹备。募饷练兵，号镇东军，沿边设防。自辽阳而岫严、海城、复县三千六百村士民，编团数万人，以辽南靦峒徐珍为练长，勒以兵法。日兵至，庆璋语众曰：“敌迫矣！援师未集，汝等自为计，毋与我偕亡。我死，分也！”

众感奋，皆请杀敌，遂迭败日兵，俘百数十人。战守历五越月。长顺、依克唐阿方督战，皆倚以为重，屡诏嘉奖。是时州西连年水灾，复募款捐济，全活无算。庆璋才而负气，其平日为政宽猛兼施，众畏之如秋霜，爱之如冬日，有徐青天之称。如议成，擢甘肃庆阳知府，迁甘凉道，积劳致病，卒於官。

徐珍，字聘卿，辽阳人。刚正多勇略，日军犯辽，珍独率民团守吉洞峪，扼险坚持，敌不得逞。庆璋既属以练长，会将兵者忌之，饬散团众，防务遂弛，而吉洞峪乡团之名，乃著于中外。事定，以抗敌出力，保用县主簿。拳匪乱作，珍复办民团，联数百村，有匪即剿捕，不分畛域。匪攻腾鰲堡及荒沟，先后剿平之。日俄之战，珍严守中立，不稍假藉。总督赵尔巽嘉珍功，以办团成绩上，有“上不支官款，下不取民财，徒以忠义之故，护卫乡闾，保全无算”之语。历保至知府。武昌变起，土匪假革命名啸聚煽乱。尔巽知珍义勇，委充巡防营帮统，分防辽阳、海城、岫岩、本溪四城，地方赖以安谧。寻以巡防改编陆军，遂辞职。卒后，州人建专祠祀之。

蒯光典，字礼卿，安徽合肥人。父德模，见循吏传。光典幼慧，八岁能诗，随父官江南，所师友多当代名儒，闻见日扩，名亦日起。其论学务明群经大义，而以六书、九数为枢纽，治六书则必求义类以旁通诸学，识双声以明假借。性强记，有口辩，尤熟於目录掌故。有所论难，援据该洽，莫能穷也。

光绪九年进士，授检讨。典贵州乡试，与其副不相下，以狂倨见讥，然榜发称得士。充会典馆图绘总纂，精密胜於旧。中东兵起，发愤上书，不报，遂乞假归。

总督刘坤一聘主尊经书院讲席。光典念国势弱，在列诸人惟鄂督张之洞有大略，又尝所从受业师也，因往说之洞慎选才俊，习武备，为异日革新庶政之用。之洞韪之，卒不果，而聘为两湖书院监督。二十四年，叙会典馆劳，以道员发江南，创办江宁高等学堂。大学士刚毅按事江南，司道百馀人同诣谒，独延光典密室纵谈国事，语切直。刚毅大憾，即议裁高等学堂。光典力争，不能得，拂衣去。坤一两解之，檄赴盐城丈樵地，樵地者，故盐场苇荡也。年馀得可耕之地七万五千顷，收入荒价亦钜万。领正阳关督销局，岁增销官引百数十万。会之洞代坤一为总督，以江南财匮，用不足，议增货釐。光典谓增新釐则病商，毋宁整齐盐课。之洞因奏陈两淮盐事衰旺，谓：“北盐视正阳销数，南盐视仪栈出数。光典为江南治盐第一，督正阳既有绩，请使主仪栈。期三年，成效必可睹。”诏允之。光典既莅事，以轮船驻大江三要区，首金、焦，次三江口，次沙漫洲，辅以兵艇，私枭敛迹。始仪栈出数不足四十万引，比三年，增引十馀万，岁益课釐银百五十馀万。乃益增募缉私兵队，日夕训练成劲旅，又於十二圩设学堂，建工厂，遂隐然为江防重镇。

三十二年，按淮扬海道，加按察使衔。宝应饥民劫米，令潜逃。適光典舟至，剀切谕解之。而扬州亦以饥民劫米告，诇知猾胥阴煽众，即擒治胥。大吏怒，将穷其狱，以光典言得免。运河盛涨，光典先分檄河员增修堤，而自泊舟高邮守视。坝险工迭出，大吏以故事，视节候测水，檄启坝，不为动。历月馀启二坝，七月杪乃启三坝，下河六县获有秋。建言淮海灾区广，宜宽筹赈金，不宜设粥厂，使灾民麕集，费不赀，且生事。与布政使继昌议不合，会奉檄入都参议改定官制，遂去任。

后江北赈事款绌而费糜，一如光典言。

三十四年，命赴欧洲监督留学生。诸生不乐受约束，辄相訾謷，岁馀谢职归。

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充京师督学局长。宣统二年，赴南洋提调劝业会，卒於江宁。

陈遹声，字蓉曙，浙江诸暨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松江知府，盐枭久为患。遹声到官，密致其党为导，帅健卒策疾骑踔百馀里，掩其魁捕之，寘诸法。松洼下，数苦潦，濬支河三十馀，并筹岁修费数万金以泽农。以忧归。拳祸起，暨俗素强，与教仇。不逞者转相煽惑，众至千馀，城乡约期将为乱。

遹声独命舆往喻之，途与众遌，势汹汹，斫舆前衡深寸许，正告之曰：“吾枫桥陈某也，来活尔！”为指陈利害。众悟且泣，皆罗拜，争弃械而走。而城中莠民忽蜂起，遹声促官守闭城，捕其魁五人斩以徇，事立平。县北江藻村，赌窟也。每岁十月，吴、越赌徒纷集，一掷累千金，破家者无算。遹声请於大吏，届时县官莅村坐禁，著为例，数百年敝俗至此而革。服除，以劳迁道员，入参政务、练兵、税务诸政。

三十三年，授川东道。川东，盗薮也，莅任未浃旬，开县寇万馀躏旁县，立平之。次年，黔中盗魁刘天成结蜀边逋寇挠川南，防军数为所败。省檄练军七营剿之，寇至，委械去。遹声立募精勇数百人，部以兵法，疾驰赴援，未匝月，生缚天成归。

江北产煤，矿■L5绵延数百里，至合州。奸民私售龙王洞於英商，外务部与订租约，胥江北矿产授之；复要展拓至石牛沟，且蔓及两川。川人愤，将与英商角。

遹声力争之英领事，并密嘱川人收石牛沟左右地。英商以无佗地可得，得沟与洞，犹石田也，恫喝百端，不为动，卒以贱值赎回。治渝两载，大吏交章论荐，遽引疾归。当轴数招之，谢不出。著有明逸民诗、畸庐稗说及诗集等。

潘民表，字振声，江苏阳湖人。同治十二年举人。光绪初，数募金赈直隶、河南、山西诸行省。十五年，山东河决，凡赈历城、齐河、临邑、齐东、济阳、惠民、商河、青城、滨、霑化、海丰、阳信、蒲台十三州县。阅四年始竣。灾民无归者众，民表於历城卧牛山建屋五百间、窝棚千间居之，使植桑麻，兴耕织，疾病婚嫁，皆有资助。别建工厂百间，义塾八所，设教养局董之。因其规画，历十年之久，多有艺成自给者，乃以经费改设蒙养学堂。十九年，赈山西大同边外丰镇诸，亦仿卧牛山成法，收集教养之，寻以州同就职山东，署恩县，补平度，擢泰安知府。二十八年，河决利津，诏颁内帑十万，大吏檄民表去任专赈事。晋道员，发陕西，筦农工商矿局。民表谂同官县土质宜磁，建磁窑同官，兴大利。赀竭将中辍，请兼盩厔釐榷，以羡馀助磁业，仍不给，且亏税，计无所出，竟仰药死，时论惜之。

民表瘁於赈务二十馀年，每遇灾祲，呼籥奔走，置身家不顾，敝衣草履，踯躅泥涂，面目黧黑，非人所堪，赀斧悉自贷。及服官，俸入悉以偿赈债，充赈用。自义赈风起，或从事数年，由寒儒而致素丰。如民表之始终无染，殁无馀赀者，盖不数觏。

严作霖，字佑之，丹徒人。以儒生奋起司赈事。自光绪二年始至三十年，历赈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直隶、广西、奉天、陕西数行省。每兼濬河修堤，以工代赈。作霖性强毅，赴事勇决，综覈无糜费，久而为人所信，故乐输者众。其施赈不拘成法，随时地而取其宜。当时疆吏以义赈可矫官吏拘牵延缓积习，乐倚以集事。作霖不求仕进，辄辞荐剡，仅受国子监助教衔，数被温诏嘉焉。积赈馀赀兴扬州、镇江两郡善举。及殁，子良沛出二十馀万金为恤嫠、保节、备荒等用，成其遗志云。

唐锡晋，字桐卿，无锡人。父文源，阖门殉粤难，积尸满井。乱平，锡晋拾亲骨，沥血取验，誓奉遗训力行善。光绪初，闻豫、晋灾，始募义赈。十四年，以恩贡授安东县教谕。时淮、徐、海大水，锡晋棹小舟往赈，忧劳甚，须发为白。明年，安东涝，益募金赈之。冬，复赈山东沿海诸郡灾，为置常平仓。二十六年，两宫西狩，关中大饥，人相食，锡晋醵金四十万往赈，历二州八县，艰困不少阻。灾区广，赈款且匮，乃单车诣行在，请於大学士王文韶，得二十万金益之。事竣，返安东。

坐劾安东知县贪残，同落职。两江总督端方等奏复锡晋官，改铨长洲，后以输金助赈保道员。三十二年，湘中灾，官绅复以赈事嘱。秋，淮浦被水，流民数十万汹聚，喻遣勿散，咸曰：“有司行赈不足恃，必得唐公。”时锡晋卧病，犹强扶而至，众见其来，驩曰：“吾生矣！”乃各还归待赈，遂以无事。

宣统三年，方筹赈江、皖，而武昌变起。锡晋忧愤，病日剧，越岁卒。锡晋治赈，自乙亥至辛亥，凡三十有七年，其赈地为行省八：山西、河南、江苏、山东以及陕西、湖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其赈款过百万以上。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殁后众思其德，受赈各省咸请立祠祀之。

娄春蕃，字椒生，浙江绍兴人。以贡生纳赀为同知，历保道员。久参北洋幕府，李鸿章尤重之，常倚以治繁剧。春蕃熟谙直隶水利，永定河常岁决，思患预防，以时消息之，河不数病。长芦盐商久困增釐，春蕃务为宽大，课裕而商不挠。尤精刑律，审覈维慎，直省遂无冤狱。拳乱作，力主剿办。为总督裕禄草奏，痛陈邪术万不可信，战衅万不可开，以一服八，决无幸理。裕禄初颇信之，不能坚持，卒致败裂。匪以通敌诬绅富，请搜杀。春蕃力阻，多保全。事亟，春蕃首请召鸿章北上停战议和。及联军猝至，同僚皆走，春蕃独留不去，艰苦谋搘拄，至一月之久。鸿章至，复参和议，约成，辞优保。辛亥事起，人心惶惑，春蕃夙夜筹虑，独为地方谋保安。焦劳益甚，猝病卒。

春蕃敦节操，有经济才。自鸿章延入直幕，先后垂三十年。历任总督如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等，皆敬礼之。虽不乐仕进，未亲吏治，而论治佐政，留意民生，各郡县皆奉为圭臬。殁后，直人思其德，公请附祀鸿章祠。

论曰：各省监司能著声绩者，大抵多起於守令，盖亲民之效焉。及兵事兴而有事功幕职，捐例开而有输饷助赈，虽其初不必尽亲吏治，而以实心行实政，流爱於人，民之感之，亦岂有异？自汝奎、宗濂以至锡晋、春蕃诸人，德惠在人，后人称之至今，不可敬哉！

## 列传二百四十

荣全喜昌 升泰 善庆柏梁 恩泽 铭安 恭鏜庆裕 长庚 文海 凤全 增祺 贻穀信勤荣全，关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一等威勇侯那铭嗣子。咸丰元年，袭爵，授二等侍卫。从征山东，以功迁头等，还直乾清门。十一年，出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同治五年，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署伊犁将军。

明年，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缠回袭陷伊犁，俄乘机遣兵入，藉口代为收复。

荣全内筹守御，外示羁縻。又以索伦、蒙古被兵，民多亡入俄境，为请择地安插，分部护之。

八年，朝旨以新疆各城多与俄接壤，命荣全会俄官，依三年勘办西北界约记，建设乌属界牌鄂博。先是，塔城和约两国分界，自恰克图西北逾乌梁海，首沙滨达巴哈，讫浩罕边界，绘画地图，识以红线。至是，集议乌克克卡伦仍依旧界，惟自东北沙滨达巴哈至西南赛留格木山柏郭苏克坝补牌博八，明定界限，所谓乌里雅苏台界约是也。九年，坐乌鲁木齐城陷，褫职留任。十年，俄遣柯福满将军占领库尔札，声收乌鲁木齐，诏荣全赴伊犁收回城池。荣全遂自乌城西进至霍博克赛里，直抵塔尔巴哈台。会天大雪，止舍。逾岁，与俄官布呼策勒傅斯奇集议色尔贺鄂鲁勒，荣全向之索还。俄官阳言请命本国，而阴遣兵袭取玛纳斯，骎骎欲东犯。荣全不获已，返塔城。是时，俄人据伊犁可千馀人，滋骄横，索伦、锡伯苦之。十二年，锡伯窘益甚，荣全济以银，俄官反出阻之。荣全曰：“为我属地，我自济之。与俄奚涉焉？”牒驳之，俄官词屈。上闻而嘉之。

会回构安集延扰动，上命荣全进攻玛纳斯缀寇势，遂复其官。十三年，白彦虎犯上马桥，荣全遣军败之沙子山。光绪二年，师克玛纳斯南、北二城。荣全数有功，寻召入京，历兼护军统领、右翼前锋统领。五年，卒，恤如制。

喜昌，字桂亭，葛济勒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亦以防俄著。初从军征捻，累功至协领。河内之役，以少胜众，功尤盛，晋副都统。西捻平，赐头品秩，充西宁办事大臣，光绪六年，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中俄有违言，俄军窥吉林边壤。朝命喜昌佐防务，因上言珲春为兵冲要地，宜练马队二千、步队八千资守御。

逾岁，抵珲春，相度地势，乃专嘱伊克唐阿防守事，而自率所部顿磨夷石，扼双城、红土岩来路，上韪之。和议成，授库伦办事大臣，条上边防六事，寻谢病归。十七年，卒，予易州建祠。

升泰，字竹珊，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入赀为员外郎，铨户部。出知山西汾州府，有政声。回寇扰境，录守城功，晋道员，除河东道。历浙江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光绪七年，赏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寻授内阁学士。明年，署乌鲁木齐都统，与俄罗斯定阿尔泰山边界。俄人遇事龃，升泰执原议不稍让。始受约束。

十三年，改充驻藏帮办大臣。时藏人筑卡隆阿，为印度所败。上命办事大臣文硕令藏人撤卡。文硕谓为藏地，无可撤，严旨责焉，以升泰代之。而藏人誓复仇，顿兵帕克里，将痛击印军。升泰搜集乾隆五十三年旧档，哲孟雄受偪廓尔喀，达赖以日纳宗给之，以雅拉、木支两山为界，持示藏人。藏人曰：“地虽予哲，今哲通英，宜收回。”升泰数止之，不从。英使愿媾和，朝旨令升泰赴边界与印官议约。

十四年，印军收哲全境。藏兵又败咱利，亚东、朗热并失。隙愈深，群思报复，升泰数严止之，仍不从。会天寒，印官趣升泰赴议，而藏人请代索哲孟雄、布鲁克巴侵地，否则倾众一战。升泰仍百计谕藏僧，戒藏番毋妄动。及至边，布部长遣兵千七百人护卫。升泰虑为英口实，谢去，并乞印绶封典，升泰允代请诸朝。既与英政务司保尔会於纳荡，索藏偿兵费。升泰曰：“哲为藏属，索费无名。”英人又在布境及后藏干坝修路，藏人益大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渐就范。升泰数要英撤兵，英不可。升泰以大雪封山，运粮无所，退驻仁进冈。英人既掠哲地，复羁其部长土尕朗思，置之噶伦绷，招印度、廓尔喀游民垦荒。廷议以哲事无从挽救，虑梗藏议，谕升泰勿问。

藏、哲旧界，本在雅拉、支木。后商人往来咱利，为新辟捷径。升泰议以咱利山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界在日喜曲河，拟约中註明。哲部长母挈两孙赴升泰营泣诉，丐中朝作主，升泰无如何。英人又欲易置其部长，升泰力阻之。土尕朗思谓愿弃此居春丕，升泰弗许，虑英责言也。

十五年春，藏兵撤退。升泰请总署达英使，电印军速撤。逮既撤，而英人犹久不订约。升泰上疏略谓：“闻藏人言：‘与有仇之英议和，不若与无仇之俄通好。’设藏番果与通款，英、俄必互相猜忌，后患方长。乞告英使，电趣印督速定藏约。”

又言：“与英初次会议，英人欲至藏贸易。告以番情疑诈，始许退至江孜。力言再四，又许退至帕隘。臣力谕藏番，通商万不能免，始出结遵办。今英虑他国援以为请，忽议中止。在藏人固所深愿，在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惟日后防范宜严，未可再涉疏懈。入夏至今，旷日持久，请敕总署牒英使速议结。”

十六年，以升泰为全权大臣，与印督定约八款，自布坦交界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藏、哲界，哲境归英保护，所谓藏印条款是也，语详邦交志。十八年，卒於仁进冈。事闻，优诏赐恤。

善庆，张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驻防。初从胜保征捻，积勋至协领，赐号济特固勒忒依巴图鲁。克凤阳，擢副都统。论复定远功，晋头品服。同治元年，追捻至灵壁，平宿州寇墟。创发，乞病去。逾岁，朝旨以捻事棘，命选吉林、黑龙江骑旅赴皖。军抵河南，张之万疏留，连败粤寇於南阳及湖北阳邳滩鲜花镇。坐所部兵马疲瘠褫职，仍留军。四年，授吉林双城堡总管。以战功复故官，即於军前除杭州副都统。再坐营马侵踏民田褫职，追击窜贼大同集，被宥。

六年，与刘铭传剿东捻，败之濰县松树山。捻奔赣榆，追及之。铭传自当赖文光，而令善庆当任柱。任柱殊死斗，善庆令骑旅下马结阵疾击之，尸山积，犹进不止。会大雾，窈冥不见人。铭传分军袭其后，善庆率队大呼冲杀，枪砲雨坌，降人潘贵升斩任酋於阵。善庆乘势追击，斩馘千馀级。论功，赏黄马褂。赖酋势益蹙，阻瀰河弗能达，乃据寿光王胡城。铭传等分左右进，善庆与温德勒克西拒之。追至凤凰台，为他将所败，就缚於扬州，予骑都尉世职。七年，西捻平，张总愚自沉於河，馀匪为善庆等所歼，晋二等轻车都尉，赴本官。

擢杭州将军。杭州驻防自克复后，昆寿规复营制，连成重建营墙。善庆至，筹设渐备。光绪改元，调绥远城，历宁夏、江宁。召还，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驻师通州。十一年，充御前侍卫，佐海军事务。十三年，出为福州将军。次年，卒，予建祠，谥勤敏。

柏梁，字研香，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杭州驻防。父麟瑞，咸丰末阵亡乍浦，见忠义传。柏梁少从其叔父凤瑞出，隶李鸿章军，转战江、浙。攻太仓州，柏梁自南门先登。复攻苏州，战於黄天荡，阵斩悍目。攻嘉兴、宜兴、江阴、金坛，柏梁皆有功。改隶胜保军，战江北，屡捷，累保至协领，赏花翎。杭州克复，调归驻防，补协领。承历任将军办理营务，善庆尤倚任之。光绪中，驻防初设洋枪队，以柏梁充全营翼长，兼掌兵司。规画营制，均照新军式训练，纪律肃然。叙劳，以副都统记名。入觐，奏对称旨。以晓暢戎机、训练出力，赏头品服。驻防旧有旗仓，久为兵燹，柏梁请拨款重建。旋授乍浦副都统。乍浦驻防营毁於粤乱，副都统驻杭州。柏梁莅任，岁至乍浦巡视海防。以劳卒。赐恤如制。

恩泽，字雨三，噶奇特氏，蒙古镶蓝旗人，荆州驻防。光绪初，以佐领从金顺出关，克黄田，复乌鲁木齐诸城，擢协领。其秋，回寇奔呼图壁，追击之，大溃，又扼之头屯河，白彦虎益窘。进攻玛纳斯，轰溃城垣数丈，恩泽先登，诸军继之，城拔，晋副都统。历权巴里坤、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以刘锦棠荐。除吉林副都统，移珲春。

二十年，日本败盟，与将军长顺筹战守。乃治团练，筑台垒，设疑兵，敌知有备，引兵去。寻署将军。其时东山马贼猖獗，伯都讷、乌拉教匪乘机窃发，窜扰官街、白旗屯。恩泽闻警，率师分击之，夷其坚堡。又遣提督云春等，搜东山逸匪。

明年，调黑龙江，督边防。先后疏请改练洋操，招垦荒地，赈恤穷乏。俄而鬍匪据观音山南北围，谋劫金厂。恩泽诇知之，严备以待。已，寇果至，营官王槐林等迎击，大败之。别遣将大搜山林，自是首观音山讫乌苏里满卡，千馀里无寇踪。又以挠力沟素窟匪，留兵镇摄之。上以为能，降敕褒嘉。二十五年，卒於官，予黑龙江及立功省分建祠。

铭安，字鼎臣，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咸丰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除赞善。累迁内阁学士，历泰陵总兵、仓场侍郎。同治十三年，调盛京刑部。德宗缵业，充颁诏朝鲜正使。光绪二年，勘事吉林，条上四事，曰：剿马贼、禁赌博、设民官、稽荒地，上韪之，命署将军。吉省武备久弛，寇盗充斥。铭安莅任，严治盗。复募猎户为砲勇，号吉胜营。先后檄统领穆隆阿、协领金福，分道追剿，斩馘甚众。益练西丹步队八百，入山穷搜，寇势渐蹙。已，复捕治东山逸匪，擒诛金厂党魁，军威大振。默念吉省幅瀼四五千里，断非十数委员能济事；且旗员未谙民治，请破积习，调用汉官，部臣尼之，铭安抗疏力争，始俞允。

五年，实授。又言盗贼虽平，馀孽未靖，亟宜增置民官，画疆分治。先后奏改伯都讷同知、长春通判，理事，为抚民，置知府、巡道各一，宾州、五常同知二，双城通判、伊通知州、敦化知县各一，并请无分满、汉。又奏弛秧蓡禁，免山兽贡，增各旗义学，士民利赖之。东北与俄接壤，旧设卡伦，无兵驻守。乃遣将分扼要塞，并筑营伯力、红土崖、双城子，守以重兵，因上安内攘外方略，称旨。长春号难治，铭安稔知锺彦才，奏请除通判，部臣以违例请下吏议，铭安盛气抗辩，上两解之。

然铭安终不自安，引疾去。寻坐失察属吏受贿，降三级。二十三年，上以治吉有功，部民感念，复故官。明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太保。宣统三年，卒，年八十四，诏优恤，谥文肃。

恭鏜，字振魁，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琦善子。以任子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兼内务府银库员外郎，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出为湖北荆宜施道。论捕获江陵教匪功，加按察使衔。同治十年，擢奉天府府尹，坐事降。光绪三年，赏二等侍卫，充乌鲁木齐领队大臣。越二年，迁都统。

先是，陕回阿浑妥明客参将索焕章家。焕章者，前甘州提督索文子也，素蓄异志。戍卒硃小桂告变，提督业普冲惑焕章言，诬斩小桂。及焕章反，乌城陷，业普冲被害。至是恭鏜廉得实，请予平反。夺索文荣典，分别恤小桂、业普冲及赴援殉难诸臣，人心称快，赐头品秩。九年，除西安将军，病免。十二年，署黑龙江将军。

疏请举办漠河金矿，杜俄人觊觎。又建议垦荒十利，曰：储国帑、济民食、严保卫、便辑绥、裕经费、富徵收、集商贾、益釐税、广生聚、实边备，诏不许。十四年，实授。明年，移杭州，入觐，道卒天津，诏优恤。子瑞澂，自有传。

庆裕，字兰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以繙译生员考取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文祥赴奉天剿匪，还补侍读。出知湖北郧阳府。

追录平捻功，晋道员。光绪元年，擢奉天府府尹。历迁至漕运总督，调河东河道。

九年，除盛京将军。明年，法越构衅，庆裕巡视没沟营、旅顺口、大连湾，谕示居民曰：“有能杀敌立功，擒获奸细者赏。”又遵旨增练苏拉千人、食饷旗兵五百，上言：“整顿旗营，兼顾海防。今日多一兵，即有一兵之用；异日补旗兵，即可裁客兵之饷。所费者少，所系者重。”诏嘉许之。朝鲜乱作，檄提督黄仕林等扼隘口。

以营口为兵冲要地，运石塞海口，设电线达省城。建议筹边筹饷机宜，附陈宜变通者三事：一，道府年终加考；一，推广荐举卓异；一，崇府尹品秩，行巡抚事，议行。

十一年，安东十二州县告灾，庆裕筹赈抚恤，民获甦。是秋霪雨，辽河、大凌河暴涨，田禾被淹。发仓以济。设粥厂牛庄、田庄台收养之。明年，金州蝗，旱魃为虐。又明年，兴京水祲，赈如初。十九年，授热河都统。道孙河、半壁店，上流民被灾就食状，并请变通盗案、税额章程。又使吏捕平泉黑役为害乡里者，颇著政声。二十年，调福州将军。闽海关沿袭旧规，吏胥因缘为奸，上敕其整理。既至，钩稽纠剔，蠲苛息烦，弊风尽革。其秋，卒於官，恤如制。

长庚，字少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县丞保知县。伊犁将军荣全调充翼长。时白彦虎纠西宁回匪寇乌垣，进围哈密。安集延酋帕夏并伪元帅马明众，合乌鲁木齐、古牧地、昌吉、玛纳斯、呼图壁汉回，扑犯沙山子，与为遥应，势张甚。长庚奉荣全檄，领练勇赴援。而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所遣黑龙江营总伊勒和布兵亦至。两军夹击，歼擒殆尽，卒解沙山子围。旋赞都统金顺戎幕，总理营务，积勋至道员。光绪六年，授巴彦岱领队大臣。未几，丁母忧。服阕，入觐，上召见，垂询西北情形。长庚手绘舆图，奏陈边事，以阿尔泰山宜设防守，伊犁边防宜筹布置，缠金等境宜开屯山，漠北草地宜善抚绥，及哈萨克应仿例编为佐领等条以对。迁伊犁副都统。

十四年，命充驻藏大臣。行次里塘，值瞻对番族叛。长庚暂往硕般多，廉知衅由番官肆虐酿成，遴员授以机宜，调集汉、土官兵，声罪致讨，歼渠宥胁，严惩藏官，事乃就绪。议者遂欲收其地，仍归川辖。长庚以瞻对自乾隆以来，叛服靡常，劳师糜饷。同治初年，西藏底定，奉旨将瞻对划归达赖喇嘛，派堪布管理。今若蹊田夺牛，使朝廷失信於卫藏，恐所得小而所失大。乃为详定善后章程，与将军岐元、川督刘秉璋等同上。藏乱遂定。

擢伊犁将军。时伊犁当大乱后，万端待理。长庚至，多所规画。葱岭西有帕米尔者，即唐之波谜罗也，东距疏勒约一千四百里。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富德穷追回酋，一至其地，立碑记焉，然称之为叶什勒库尔，未明言帕米尔三字。嘉、道以来，久未顾问，碑亦湮没。咸、同后，俄人遽以哈萨克右中各部与浩罕八部，设土耳其斯坦、斜米七河、费尔干等省，甚至塔城西之旧雅尔城、阿克苏之察林河卡伦，同就沦胥。葱岭东有坎巨提者，一名乾竺特，其都城曰棍杂，与哪咯耳隔水相望，在莎车州西南约二千里。其西北可通帕米尔。坎民贫而多盗，其酋纵掠邻郡。英人责言，牒告我政府。坎酋又交通俄人。英使臣以割分帕地请，政府恐启俄争，拒弗许。

时英、俄各以兵压境。长庚致书新疆巡抚陶模，谓：“属地当争，边地当守，兵衅万不可开。况能戡土匪之将士，未足以御强敌；军中所资。仰给内地及滨江海各省，数月乃达。而俄境铁轨已至萨玛尔干，英属铁轨已至北印度之劳尔，迟速迥殊。又新疆南北路与俄地犬牙相错者几五千馀里，虽兵倍加，不敷防守。且俄若以轻兵由齐桑斯克走布伦托海犯镇西、哈密，即可梗我咽喉。当此民穷财匮之时，尤不可轻战。只能备豫不虞，徐图转圜。毋以小忿遂起大衅，增兵徒增民困。”陶模以为然，卒如长庚议。

又伊、塔之间，有巴尔鲁克山者，西连俄界，南逼精河，西南与博罗塔拉接壤，为伊、塔要道，泉甘土沃，久为俄人垂涎。自借与俄后，俄人视为己有。先是，北路劫盗多窟此山，扰行旅。前副都统额尔庆额请租借期满索回。总署以俄使有续借之请，函询情形。长庚详陈利弊，谓此山关系重大，急应收回。随遣员赴塔城与俄领事会商，坚持人随地归之约，卒收回。二十年，甘回作乱，官军兜剿。贼不能得志於甘，欲循白彦虎故事，西窜新疆，由伊犁遁俄境。长庚谍知，遣兵扼守珠勒都斯等地，贼不能越，遂就擒於罗布淖尔。二十二年，命兼镶蓝旗汉军都统。二十六年，拳匪肇乱，俄人调兵入伊。长庚与俄领事交涉，凡教堂及俄人财产，力任保护，谕令退兵，人心乃定。调成都将军，未之任，奉电旨饬赴阿尔泰山查勘界址。旋内召，授兵部尚书。

三十一年，复授伊犁将军。疏陈伊犁应办事宜，并言筹饷练兵，必合新疆全省筹画。将军事权不属，莫若裁去新疆巡抚、伊犁将军，增设总督兼管巡抚事宜，庶呼应灵而事权一。又筹拟北方兴屯、置省事宜，请筑西安至兰州、归化至包头、包头至古城各铁路，皆不果行。

宣统元年，迁陕甘总督。三年，武昌事起，西安等处继之。前陕甘总督升允奉命督办军务，事略定。逊位旨下，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

文海，字仲瀛，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以繙译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光绪九年，转御史。建言培养人才，宜令中外大臣杜徇情，励廉耻，以植其本，上嘉纳焉。十二年，巡视北城。以兄文治授詹事，依例回避，调户部郎中。十四年，出知贵州安顺府，调贵阳。所莅有声。

二十二年，数迁至按察使，寻加副都统，充驻藏办事大臣。既至，即上言叛番虽靖，馀孽犹存，兵未可罢，愿自任剿办。二十五年，呼图克图第穆构康巴喇嘛用邪术咒诅达赖。文海曰：“此关风化，不可不有以惩之也。”乃奏请夺其名号。已而野番出掠博窝，地为川、藏孔道，行旅苦之。官军入昂多往捕，彼即扼缩隆冈来路，崛强莫能制。文海率众进击，别遣通番语者绕道叩其壁，宣播朝威，反覆开喻。

於是上博窝业鲁第巴宿木宗，中博窝雨茹寺，下博窝蒲隆、琼多诸寺，皆相率乞款附，数月而事定，赐头品服。未几遘疾，请入川疗治，卒於涂。依尚书例赐恤，予入城治丧。

凤全，字茀堂，满洲镶黄旗人，荆州驻防。以举人入赀为知县，铨四川。光绪二年，权知开县，至则使吏捕仇开正。开正故无赖，痛以重法绳之，卒改为善。李氏为邑豪族，其族人倚势，所为多不法。凤全直法行治，虽豪必夷，以故人人惴恐。

历成都、绵竹，补蒲江，署崇庆州，一如治开。举治行第一，擢工卩州直隶州。二十三年，调资州。大足县余蛮子乱起，其党唐翠屏等构众入境。凤全乃治城防，设间谍，练乡勇，联客军，谋定寇至，亟遣军间道袭击。战太平场，捕斩略尽。复越境搜治馀党，不两月而事宁。州属患水祲，民多失业，设法赈济之，全活甚众。再以治行闻，调署泸州。二十八年，权知嘉定府。缘江会匪啸聚，既莅事，举团练，严治通匪土豪，居民莫敢玩法。无何，拳匪延入蜀，嘉定当水陆冲，郡中一夕数惊。

凤全内固人心，外严拒守。尝提一旅师四出游弋，匪不敢近。故邻境多破碎，惟嘉郡差全，各国侨民多乐就之，繇是名大著。岑春煊性严厉，喜弹劾，属吏鲜当意，独亟赏凤全，一再论荐。迁成绵龙茂道，特加副都统。

三十年，充驻藏帮办大臣。行抵巴塘，见土司侵细民，喇嘛尤横恣，久蔑视大臣。凤全以为纵之则滋骄，后且婴患，因是有暂停剃度、限定人数之议。喇嘛衔之深，遂潜通土司，嗾番匪播流言，阻垦务，渐至戕营勇，燔教堂，势汹汹。凤全率卫兵五百人往，至红亭子，伏突起，战良久，被害。事闻，予建祠，谥威愍。继室李佳氏留成都，闻变，率子忠顺驰入打箭炉辨遗骸，随丧归省垣。祠既成，乃觞将军、总督以下官及文武士绅，告灵安主，慨然曰：“吾可以见先夫於地下矣！”事毕，夜赴荷池死，获附祀。

凤全清操峻特，号刚直，然性忭急，少权变，不能与番众委蛇，故终及难云。

增祺，字瑞堂，伊拉里氏，满洲镶白旗人，密云驻防。以佐领调黑龙江，佐练兵事，历至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二十年，署将军。二十四年，擢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旋迁盛京将军。奉天自中日战后，副都统荣和、寿长编练仁字、育字两军，营务废弛，增祺奏请派员查办，上命李秉衡往查，夺二人职，交部治罪，军制肃然。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启战衅。奉省自日还辽南，旅顺、大连既转归俄租，复筑铁道，沿路皆驻俄兵。战累挫，盖平、熊岳先后失守。增祺先以敌强兵脆，大局不支，连电上达，并照会旅顺俄水师提督、营口俄领事，磋商停战，不果。俄兵遂抵省城，诸军皆溃。增祺奏请恭奉盛京大内尊藏圣容、太庙册宝出城。俄兵至，招增祺还，商议善后。增祺往旅顺，与俄议订奉天交地暂约九条，以荒谬交严议，诏革职，寻仍留任。谕杨儒向俄外部商改，以吏治兵权不失自主为要。二十八年，交收东三省条约始成。俄兵驻奉数年，遇事强横，无复公理，增祺隐忍周旋，忧劳备至，至是驻兵始退。

未几，复有俄日之战，朝旨守中立。增祺严饬文武官吏坚明约束，并告两国主兵者勿得犯中立。日兵迫省亟，劝俄兵先退，日兵官始入城，省城幸免战祸。

三十年冬，谕增祺赈抚东三省难民，并发内帑三十万赈之。明年，懿旨复发内帑三十万赈恤。增祺招集流亡，商民复业。颇留意吏治，先后增设洮南、海龙、辽源、开通、靖安、西安、西丰等府县。凡牧厂、围场及蒙荒，逐渐放垦。奉省财政素绌，徵榷一切，向无定章，咸丰后始办货釐，光绪初始办盐釐。增祺锐意清理，筹办粮、酒、烟、药各税，明年规章，变通盐法，就厂徵税，岁入渐增。尤严治盗，以增官设治为弭盗清源之本。三十一年，以忧免。三十三年，授宁夏将军，改正白旗蒙古都统。宣统元年，迁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三年，调京，仍授都统，兼弼德院顾问大臣，旋去职。越八年，卒，谥简悫。

贻穀，字蔼人，乌雅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元年举人。以主事分兵部，晋员外郎。十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两宫西幸，贻穀闻警，步行追及宣化，流涕入对，随扈西安。授兵部左侍郎，屡召询时政，直言无隐，上皆嘉纳。明年，扈驾还京。兵部公署已毁，假柏林寺为廨舍。贻穀昕夕莅事，如在行在时。

是冬，山西巡抚岑春煊奏晋边察哈尔左右翼及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荒地甚多，请及时开垦，派大员督办。诏以贻穀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穀有经济才，艰贞自励。既奉命，锐以筹边殖民为己任。其督垦地界，绵延直、晋、秦、陇、长城、河套，凡数千里。统筹全局，拟陈开垦大纲，规画至详。疏入报可，并加理籓部尚书衔，节制秦、晋、陇沿边各州县。旋复授绥远城将军，事权始一。

贻穀首重官垦。立垦务局，设东路公司，官商合办。初办察哈尔右翼，改旧设押荒局为丰宁垦务局，旋分为丰镇、宁远两局。清查旧垦，招辟生荒，派员丈勘绘图，酌留蒙员随缺地亩及公共牧厂，其馀乃悉开放之。牛羊群地，错处左右翼间，直隶、山西民户，频年互争，贻穀亲往勘之，由固尔班诺尔中分界址，其争始息。

继放察哈尔左翼地，为留牧厂、随缺，与右翼同。移正黄旗牛羊两群於商都牧群，又移骟马群於騍马群，筹拨直、晋边学田。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夹河套为部落，乌拉特三公，杭锦、达拉特数旗，尤逼近套。其地恃河渠灌之，自元、明以还，渠尽湮废，或并古道不存。贻穀躬莅其地相度，修通长济、永济两大幹渠，又疏濬塔布河、五加河、老郭诸渠，增凿枝渠数十、子渠三百馀道，水利始兴。先后六年，始自察哈尔两翼八旗，而推之二盟十三旗，以及土默特、绥远右卫与驻防马厂各地，凡垦放逾十万顷，东西二千馀里。绝塞大漠，蔚成村落，众皆称之。

复以时创设陆军，置枪砲器械，筑营垒，兴警察，立武备陆军学校及中小蒙学校数十所，创工艺局、妇女工厂。资送绥远学生出洋，或就北洋学堂肄业。建设兴和、陶林、武川、五原、东胜五。练巡防马步十营，修缮绥远城垣，濬城外沟渠，建筑蒙地村屯，植树造林，劝课园圃果实蔬菜。暇辄就田间耕夫妇竖问疾苦，或策单骑驰营垒，召士卒申儆之，教之以习勤崇俭，戒嗜好，勤勤如训子弟，不率者乃罚谴之。方其治河套垦地，蒙人时起抗阻，台吉丹丕尔攘其旗主地，戕文武官吏，贻穀请於朝诛之，众始帖伏。

三十四年，贻穀劾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侵吞库款，而文哲珲先以败坏边局、蒙民怨恨劾贻穀。朝命军机大臣鹿传霖等往查，传霖以已革布政使樊增祥等为随员，奏覆，衹贻穀职，逮京，下法部勘问，三年不能决，卒坐诛丹丕尔事，谴戍川边。

宣统三年赴戍，方经鄂，武昌变起，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进止，诏改易州安置。国变后，尝自叹曰：“昔姜埰谴戍宣城卫，自号‘宣城老兵’。吾其终此矣！即死，必葬於是。”丙寅年，卒。晋边官绅念其德，请昭雪，释处分，遂葬易州白杨村，成其志。

信勤，字怀民，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以廕生累至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代贻穀为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踵其遗规。益勤远略，颇礼致贤才，思有所建树，功未竟而遽罢。辛亥后，久病，卒。

论曰：将军、都统，职视专圻，西北边疆大臣与之并重。非才足当一面者不能任也。荣全、升泰以下诸人，或多战绩，或著边功，或勤旗务，或兼民治，所至皆能尽其职，多有可称，故并著於篇。

## 列传二百四十一

刘锦棠 张曜 刘典 弟倬云金顺弟连顺 邓增 托云布 果权 刘宏发 曹正兴穆图善杜嘎尔 额尔庆额 丰绅 文麟明春 富勒铭额 徐学功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松山从子也。从松山讨捻，积勋至同知直隶州。

从入陕，复同州、朝邑，释省城围，擢巡守道。同治七年，左宗棠西征，从克怀远、镇边，还定绥德，赐号法福凌阿巴图鲁。进军甘肃，攻金积堡，夷旁近七寨，破灵州。九年，击马五寨，松山战死，诏加三品卿衔，接统其军。军新败，偏裨自恃为宿将，滋骄，锦棠礼诎之。丧悬吴忠堡，或请徙它处，锦棠不可，曰：“榇在军，可系将士心。”宗棠贻书，为列坚守、退顿二策。锦棠谓：“不力战，则灵州不保，必效力致死，而后军可全。”於是一战擒马五，再战破河、狄，军复振。

是时马化龙焰日炽，三决水困我军，锦棠三拒之，不获逞，粮且匮，率其子耀邦乞款附。锦棠曰：“诺。令若先缴马械。”不应，再引马连水入湖。会大风从西北起，涛齧堤岸，势汹涌。锦棠囊土以御，化龙计益窘，哀词乞耕垦。锦棠知其诈，隐卒下桥、永宁洞，又败去，乘势下蔡家桥，克东关。化龙度不得脱，於是三踵军门乞抚矣。锦棠白宗棠请进止，乃徙陕回化平川，而分置甘回於灵州。论功，予云骑尉世职，赏黄马褂。十年，诛化龙父子，生致马八条，置丧所，脔而祭之，遂舆丧归。

明年，度陇攻西宁。次碾伯平戎驿，先破小峡，遣军夺南北两山，围解，道员郭襄之率男妇二万繦负来迎。是役也，提湘军八十营，扼攻九十里，往往彻夜不休，露立冰天雪窖中，诏嘉之。十二年，克大通，斩叛官马寿。遴陕回为旌善五旗，馀徙平凉、秦安、清水。白彦虎奔肃州。方湘军之定西宁也，宗棠缘事责锦棠，盛气辨，衔之，以故徇肃州未下，亦不召。及锦棠至，又大喜，为夸其军以励众。锦棠计诛马天禄，杀土回、客回立尽，关陇平。权西宁道。明年，破河州，获闪殿臣，伏诛。乃合诸将蹙回於贾家集、郭家嘴，歼焉。

光绪元年，出关。时彦虎走依安集延，帕夏阿古柏助之，势复炽。二年，至阜康，与金顺计事，议先攻古牧。遣将分壁木垒河，而自领军军九营街。度戈壁乏水，佯掘井以懈敌，阴遣精骑袭夺黄田，通汲道，收古牧地。锦棠策乌城寇必骇奔，复自将精兵走之，遂复乌鲁木齐、迪化，予骑都尉世职。

三年春，逾岭西南攻达坂。寇引湖水卫城，泥深及马腹。锦棠周城徼循，诫各营警备。列燧如白昼，轰击之，弹落爆药窖，声砉然，人马碎裂。乃下令军中曰：“能缚献服异服者赏。”於是爱伊德尔呼里以下皆就俘，爱伊德尔呼里，犹华言“大总管”也。且释降回数千，给赀粮纵归。或请其故，曰：“俾归为我宣播朝威也，吾欲以不战胜之。”自是破吐鲁番、托克逊，南路门洞开，阿古柏如失左右手，亦被执，饮药死。赏双眼花翎。

已而彦虎据开都河西岸，觊入俄。师抵曲惠，与余虎恩分击，彦虎亦决水以阻。

锦棠入喀喇沙尔城，庐舍漂没，乃徙和硕特帐房河东数百户，实后路，复库尔勒。

会军中患饥乏，下令掘窖粮，获数千石以济。连下库车、拜城。其南缠回苦安集延淫暴久，重以彦虎奔扰，益不堪命，旦夕望我军如时雨。比至，各城阿奇木伯克、阿浑玉子巴什各携潼酪，持牛羊来犒师。抵阿克苏，锦棠先入城，受降毕，回皆伏服。闻彦虎奔乌什，亟遣旌善旗渡河复其城。於是东四城俱下，诏晋三品京卿。值喀城守备何步云告亟，遂大举出师，令虎恩、黄万鹏分道进取，而自率师径捣叶尔羌，并克之。彦虎遁入俄。锦棠进定英吉沙尔，遣董福祥收和阗，西四城亦下，锡二等男。

四年，锦棠既定喀城，以次巡历叶尔羌、和阗。凡西人侨居其地者，英乳目阿喇伯十馀人，印度温都斯坦五千馀人，咸服其勇略，称为“飞将军”云。方彦虎之入俄也，俄人处之阿尔玛图。锦棠犹致书图尔齐斯坦总督，谓将入境搜捕，宗棠劝止之。俄复徙之托呼玛克。其秋，彦虎又遣党犯乌什边，骤入格尔品。锦棠扼之玛喇尔巴什，别遣将要其归路，大败之。未几，安集延入，又破之玉都巴什。是岁补太常寺卿，转通政使。五年，安夷复构布鲁特内犯，战乌帕尔，捕斩二千馀级。自是边寇颇息警。

维时俄据伊犁，宗棠疏请崇其秩，资镇抚，诏佐军事。俄益增兵守纳林河。已，宗棠入都，上以此专属任锦棠关外事，命署钦差大臣。徙顿哈密，益治军。逾岁除真。八年，和议成，锦棠策善后，请设新疆行省，省置巡抚、布政使，加镇迪道按察使衔，道、府、州、县视内地。立城垣、坛庙、学校、驿传，又广屯田，兴水利。

南疆岁徵赋至二十馀万石。九年，擢兵部右侍郎，加尚书衔，旋除新疆巡抚，仍行钦差事。十一年，进驻乌鲁木齐，奏省参赞大臣，改置都统，设喀什噶尔、阿克苏、巴里坤提镇各营。复增道、府、、县，徙分防官驻要塞，南北郡县之制始定。

先是，锦棠以祖母老病，累疏乞归省，不许。十三年，申前请，始俞允。锦棠悉召诸部酋长大酺，遂发。所过，黄童白叟望风相携负以迎，往往拥车数日不得走。

十五年，加太子少保衔。明年，晋太子太保。二十年，晋锡一等男。会弟鼒以山西按察使入觐，垂询近状，欲强起之。適中日有违言，电旨趣召，未行而病作，朝廷书问日数至。疾革时，犹喃喃呼旧校指述边事。未几，卒，年五十一。事闻，震悼，谥襄勤，予建祠。

张曜，字朗斋，其先上虞人，改籍大兴，既，复隶钱塘。生有神力，幼尝持竿结阵，部勒群兒，无敢譁者。少长，依旧■L5蒯贺荪。贺荪宰固始，適豫捻起，集团勇三百属之。捻★K4至，时已昏。曜献策，谓：“伏军城外，彼不知众寡，可以计走也。”夜半，捻纵掠，轰击退。僧格林沁追捻亟，遥见火光，询知为曜部，召与语，其悦，命从军。积勋为知县，权知固始。皖捻来犯，婴城守，寇骎骎西去。

亡何，李秀成又构捻入，围城三匝。捍御七十馀日，城获全。上嘉其功，赐号霍钦巴图鲁。

咸丰十年，擢知府。先后遭忧，仍留军讨皖捻。屡捷，晋道员。明年，除河南布政使。是时陈大喜、张凤林各树帜，延扰数千里。曜谓寇援断，师未能骤克，寨中患饥乏，多猜贰，宜广设购募间其党。乃纵降者为内应，捻乃窜，讽谕各寨，皆款服。凤林伪降，计擒之。

同治元年，御史刘毓楠劾其目不识丁，诏改总兵。二年，大喜走阜阳，战秦宣寨。皖捻复入，曜虑华庄失，亟敛兵退，以锐师宵加之，歼渠率。时张总愚走鄢陵、临颍欲西，曜拒之嵩山麓，令不得西。攻大金店，援寇四起，遣总兵保英略中路，为寇乘。擢手刃退缩者，士气乃奋，卒败之。攻太子望寨，久相持。曜曰：“捻诡悍，坚守山口，阻我进兵。坐为所缀，非策也。”间道出奇击之。总愚西北走镇平，追杀黑龙集。犯南阳，又战卻之。三年，捻会宛南，总愚赴卢氏，嗾粤寇入豫。曜扼之，使不能合。次桥川，寇自西北至，狙伏以击，寇奔楚。曜浮渡丹江，追越郧西百四十里，会陕、楚军至而还。四年，僧格林沁军麻城，驺骑失利。曜赴难，七战皆克。僧王既战死，台臣劾其养寇遗患。巡抚吴昌寿按覆，事白，曜假归葬亲。

逾年，淮北捻益亟。朝旨趣复出，曜遂部合新旧选锋号嵩武军。厥后军气大振，论者谓为湘、淮军后劲云。

六年，出顿许州八里桥，任柱等见曜大纛，駴走。梁山寇与合，五日至钜野，渡运而东。曜与总兵宋庆往驰之。当是时，李鸿章议防运河北。首安山讫沈家口。

曜等至，令庆筑长墙。庆留副将蒋东才、参将李承先二军属曜。曜以沈家口黄、运交汇，调黄河水师入运助守。守河防运自此始。久之，总愚陷陕绥德，分扰米脂。

朝命防河北。捻济河入晋，犯吉州乡宁，平、蒲告警。檄曜还豫，而捻已自绛州曲沃入偪豫疆，曜乃追败之汤阴。

七年，捻东走，扼晋州西北路，折而南。诸将谋逐之，曜谓贼势未蹙遽南奔，必有深谋。乃卷甲北趋，出其前二百里，至饶阳，果遇捻。捻不敢击，错愕去，潜渡滹沱。亟引兵至河干，未渡者歼焉。济漳次清化，捻伐木为矛，又击破之。长驱沧州，刘松山军运东，曜自南夹搫，捻披靡，追至临邑。初，李鸿章遣郭松林自临邑筑墙，属之马颊河，虚西南以饵敌。逮曜驰至，捻不肯深入，走济阳。鸿章知计不售，使曜趋武定，遇捻於滨州，始败退。会天大雨，河暴涨，诸将虑捻东逸，谋扼徒骇河。曜自博平守至东昌，诱捻入河套，与庆合击之。捻众陷泥淖中，死者枕藉。自是总愚不复能军，逐北茌平，杀其党且尽，骑能属者十馀人耳。总愚自度不得脱，乃沉於河。论功，赏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

八年，诏趣左宗棠赴泾州，责金顺以边外事，命曜自古城西进为后路，军次兰扇，破回於察漠绰尔，又败之红柳树，阿拉善围解。抵缠金，诇知宁夏西岸自石嘴山至中卫，陕回麕集。遣将要击之，回遁走。金顺赴沙金托海与议进兵事，方将鼓行而西，而宁夏降回复叛，围郡城。遂倍道应赴，败之城下。俄而陕回入贺兰山。

曜赴河北，南破汉渠集，围纳中闸，拔其垒，与金顺夹渠而军，歼守贼殆尽。会金积抚局成，通昌、通贵乞款附，独王家甿不下。曜怒，破其堡，屠之。攻剋纳家寨，河西无悍寇。诏屯之，兼顾阿拉善旗。是为宁郡河北之师。九年，授广东提督，仍留军。明年，加云骑尉世职。

白彦虎据肃州，徐占彪攻弗克，请益师，宗棠檄曜顿金积助之。上以为勇，赏双眼花翎。十三年，彦虎亡命出嘉峪关，窟乌鲁木齐，哈密城南北附之。俄罗斯方拥伊犁，巴里坤且岌岌。朝命总防讨，亟援哈密。曜剋日出关，师行乏水草，绝幕二千馀里，运餽艰阻，於是议立屯田。十三年，出屯，大兴水利，垦荒地二万亩，岁获数万石济军。光绪二年，师规南路，西取七克腾木、辟展及鲁克沁台、胜金台、哈拉和卓城，降缠回万馀，遂复吐鲁番。明年，拔乌鲁木齐，彦虎遁入俄。

俄归伊犁，宗棠疏荐堪重任。六年，诏赞军事，命移驻喀什噶尔，兼辖西四城，筹善后，所至创立义塾。回夙獷噬，至是颇闻弦诵声。十年，入关防直北，赏巡抚衔，叙边功，晋秩头品。

明年，除广西巡抚，未行，董所部治都城河，加尚书衔。旋命赴山东勘河，喻岁至寿张，调抚山东。东省河患日深，曜莅任，首重河工，以黄、运并淤，非总濬通海不为功。时王家圈等处先后漫口，先议疏濬海口，挑淤培埝，并增筑徒骇河两岸堤工，以防氾滥，然后挑挖全河，参用西法，以机船疏运。凡南北两岸堤埝口门，一律筹办。疏上，皆从之。又先后筑王家圈、姚家口、张村、殷河大寨、西纸坊、高家套各决口，复改濬韩家垣，以泄尾闾，莫不身亲其事，计一岁中奔走河上几三百日。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末僚，皆延致谘询，唯恐失之。民或遇灾，常筹粟赈济。

复建海岱书院於青州，葺洙泗书院於曲阜，士民德之。

十四年，被命襄办海军。明年，晋太子少保，命会阅南、北洋海军。至烟台，闻台湾巡抚刘铭传称疾去，则抗章请行，优诏答之。十七年，方驻河干督工，疽发於背，回省就医，遽卒。疾革时，犹贻书鸿章，首言山东为北洋门户，亟宜治砲台备不虞；次言新疆军糈，部令裁营清釐，缓不济急，恐失信外域，贻君父忧。遗疏入，上震悼，赠太子太保，谥勤果，予建祠。

曜魁梧倜傥，自少从戎，不废书史，字法橅颜平原，书疏雅驯犹馀事。尝镌“目不识丁”四字印，佩以自励。宁夏平，筑楼面黄河，对贺兰山，颜曰“河声岳色”，日啸咏其中，人谓有羊叔子登岘风。居官垂四十年，不言治产事，性尚义，所得廉俸辄散尽。尤礼贤下士，士争往归之。其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凡有利於民者，靡不毕举。死之日，百姓巷哭失声，丧归，且倾城以送。以两世职并为男爵，子端本袭，官南韶连道。

刘典，字克盦，湖南宁乡人。少伏溈山，与罗泽南友善，以学相期许。斋匪乱，集众保乡邑，叙训导。参左宗棠戎幕，转战江西。善察形势，尝轻骑讠冋敌营，夜率所部劫杀，数获奇捷。李秀成欲以长围困宗棠，断曾军粮运，典败浮梁，又破之乐平，婺源饷道始达祁门。积勋至直隶州知州。宗棠抚浙，典以偏师讨衢、严。同治改元，破马金街，进克遂安，迁知府。击花园港，李世贤遁，超授浙江按察使。

世贤谋据金华，分党扰龙游、汤溪、兰谿，众号数十万。典还军援衢，力据上游，悉夷东南北寇垒。明年，收兰谿，诸军亦下三城，浙东告宁。宗棠规杭州，策江、皖边圉安，方可一意进取。乃令典将五千人，道严出皖南。当是时，新复郡县粮馈不属，典持印票空文，向民间贷粮，遇寇遮击，而屯溪，而黟县，所风靡。民望典军如时雨，以故壶浆塞涂。沈葆桢谓其截击寇众，功不在克省城下。江、皖既平，赐号阿尔刚阿巴图鲁。其秋，父忧归。

三年，诏起督师，典募新军八千，次贵溪。世贤入闽陷漳州，汪海洋亦陷龙岩，势复炽。典进汀、连，号西路军。遇海洋，新军轻进，败绩，还保连城。四年，再战，斩寇万馀，进复龙岩、南靖。世贤为高连升所蹙，奔粤，宗棠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驰之。典至南雄，语其将黄少春曰：“尾寇而追，非计也。寇返奔亟，必不久据嘉应，当走粤、闽边。左军孤，遇寇必不支。”乃持二旬粮，取道大岭脊，晨夜应赴，抵大埔，先宗棠一日，遂会师复嘉应，晋二品服，予世职。事宁，乞归省。

五年，宗棠徙督陕、甘，起典甘肃按察使，旋赐三品卿，佐军事。典自紫荆关入，值捻窜渭北，乃驻潼关，偪渭而军，扼其南渡。七年，诏署陕西巡抚。初，宗棠援晋，以征回事属典。典以关中戎备寡，调提督周达武壁陇、汧顾后路。至总前敌师干，则举蒋益澧自代，朝旨弗许。寻复有是命。典遂进驻三原，调度诸军，军大振。明年，与宗棠定三路剿回策。已，复念民事，重入省，治善后，集流亡，举屯牧，恤艰戹，革差徭。又以其时濬郑白旧渠，关中渐喁喁望治矣。惟锐然以减饷自任，诸军旧欠各饷，十给其七，士卒不无怨望云。又明年，再乞归省。

光绪元年，复命佐宗棠军务，典辞以疾，诏罢其行。时谭锺麟督西征饷事，力言司左军后路非典莫属。朝旨乃趣赴甘，於是典三起讨贼矣。二年，至兰州，宗棠以善后畀之。凡整军节饷，以及生聚教诲，有裨於民生久远者，咸殚心厥事。至关外平定，亦尝指陈方略，赞画功多。经营新疆凡三年，卒於军次。诏视侍郎赐恤，谥果敏，予江、浙、陕、甘建祠。

典秉性清严，贵后自奉俭约。杨昌濬尝诣典，环堵萧然，一如寒素，寓书宗棠共称之。

弟倬云，少随典读书长沙。典主乡团，倬云以廪生治军书。从援浙，领偏军，战常陷坚。李、汪二酋奔赣，扼临江使不得西，叙知县。龙岩既复，会粮罄，军士乏食，为贷邻邑以济，民德之，建生祠。将军库克吉泰檄赴陕，值连升营哥匪谋变，戕主帅。倬云驰入，歼其渠，馀众悉定，再迁知府。时庆阳大饥，人相食。倬云兴屯政，立赈局，流民怀集。假归，適会匪乱，连下龙阳、益阳，诏用道员。越法事起，赴闽综营务，署按察使。以捕海盗名，晋二品秩，授汀漳龙道。兴蚕桑，建书院，周恤堤防诸政，次第毕举。寻谢病归。二十九年，卒，恤如制。

金顺，字和甫，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吉林。少孤贫，事继母孝。

初，从征山东，授骁骑校。嗣从多隆阿援湖北，复黄梅，赐号图尔格齐巴图鲁。移师安徽，克太湖。历迁协领。挂车之役，将骑旅直捣中坚，当者辄靡。

同治二年，从讨陕回，连下羌白、王阁，赐头品秩。复渡渭败之零口。三年，汉南回奔凤翔，趋沣峪，击卻之，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调西安，时粤寇集陕南，陕回导至沣河，金顺御之，斩虏多。回入鄠，傍山西走，复率马队邀击败之。四年，攻宁夏南门，夺其砲台。已，闻寇集黄河两岸，率师分路进，阵斩其酋孙义保等，寇稍卻。明年，调宁夏副都统。七年，复宁条梁。闻榆林警，遂迎击五龙山，大破之。追至边外秃尾河，马队忍寒裸涉，要之金鸡滩，回大溃。复遣将破之葭州。

八年，平绥德，朝旨以边外事属之。四月，回犯花马池，遣部将富勒珲驰救。

回自乌拉争渡，奔札萨旗。金顺自将出边，回已遁。乃率师道札萨郡王答拉旗，自包头迤西济河而进。会天酷暑，暂顿什巴尔台就水草，与张曜期会沙金托海。七月，自中滩鼓行而西，而宁夏回复叛，乃兼程赴援，败之於城外。无何，甘回纳万元等迎战汉渠，复与曜从东绕击。回走纳中闸，追至龙王庙南，悉拔其东南各垒，歼守贼殆尽。

九年，金积抚局成，独王家甿未下，率其弟连顺分兵迎击，数获胜。自是连顺无役不从，积勋至金州副都统。金军颇有声，明年，克之，赏黄马褂。又与曜破纳家寨，河西悍党歼焉。宁夏平，擢乌里雅苏台将军。寻以赴镇番未报，褫职，命即日赴肃州。既至，顿北崖头，奏调曜军助击。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犹诉军粮乏，难赴哈密，诏金顺接统其军。十二年，左宗棠至军，约期并进。金顺发地雷东北角，城溃，乘隙夺据其上，自是老弱伏服者相继。城拔，复故官。

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驻古城，与金顺龃。宗棠奏言金顺宽和，为群情所附。诏率所部二十营赴之，规乌城，於是遂发。出关数十里，至瀚海，吏士忽不行。询之，则曰：“先锋营驻，有所议。”金顺知有变，疾驰视，手刃六人以徇，曰：“敢留者，视此！”军以次行。瀚海既过，乃列六尸祝之曰：“杂赋不饱，佐以野蔬，天下无若西军苦。此行度戈壁，乏水草，吾非不知。但不忍汝六人，如全军何？如国家何？如关内生灵何？”闻其言者，无不激扬。道授正白旗汉军都统。明年，至古城，与景廉会师。一日演砲，汉、回观者数千百人。景军指败堵烟筒为的，击之再，烟筒无恙。所部砲队总兵邓增、参将张玉林曰：“是何足击？请卷旗卓之为的。”

增先测视，请於金顺再测视，既竟，砲响旗飞，若翦霞空际。已而玉林亦尔。观者讙謼声震远近，回闻之气夺。寻命佐新疆军务。

光绪改元，代景廉为都统。二年，军阜康。刘锦棠赴军所商进止，议先攻古牧。

乃轻骑袭黄田，通汲道，克之。连下乌鲁木齐、迪化、昌吉、呼图壁诸城，直偪玛纳斯，斩其伪帅马兴，南北二城以次皆下。赏双眼花翎，予世职，调伊犁将军。七年，诏接收伊犁，按图划界。十一年二月，军标譁变，五月，再变，并譟饷戕官。

伊地本极边，协饷乖时，军多疲馑。金顺驭众宽，将领营官相率蒙蔽，而总督谭锺麟劾其上下纵恣，民怨沸腾，为陈筹饷易人之策。於是上召来京，以锡纶代之。道肃州，病卒。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敛。寮寀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事闻，赠太子太保，谥忠介，予建祠。

妻讬莫洛氏，婚甫逾月，嘱事继母，抚诸弟，遂出。转战二十馀年，至新疆，乃遣使往迓。谓使者曰：“太夫人老矣，宁能涉万里？吾义不得独行。且彼处有姬侍，宗祧不坠，吾又何求？”竟不往。时论贤之。

增，字锦亭，籍广东新会。年十七从军，积勋至游击。西征之役，领开花砲队，平金积，取河州，并以善用砲知名。方是时，锦棠治兵西宁，寇坚壁自守，而牧马湟水北岸。增隔水轰击，寇骇愕逾山遁。增驰之，先以轻骑当寇，乍战佯北。寇易之，悉众下山，我师以巨砲环击，大溃。俄援寇至，壁平戎驿。锦棠不与战，而使增据山上俯击。寇慑砲威，退湟北，增复隔河击之，皆走。锦棠攻高寨急，舁大砲列北山上，使增测准寇垒，发砲子六十馀，墙壁皆裂，赐号伊博德恩巴图鲁。规肃州，城高厚逾常制，增筑砲台临城关，轰溃十馀丈。继复筑砲台街口，裹创力战，卒击退之，晋总兵。从金顺出关，以战功擢提督。金顺举将才，称增精究砲术。除伊犁镇，调西宁。

光绪二十一年，解循化围，回渡河趋巴燕戎格，增追至思观。会札什巴陷，分三路击之，城拔。六月，西宁回韩文秀等犯增营，增分军迎击，遇伏将卻，增手刃先退者以徇，众皆跃马陷阵，寇溃。时西宁南北西川、大通、碾伯、丹噶尔皆叛，增闻警，驰归守郡城。八月，哆吧寇来袭城，薄小桥。增将出拒，或劝沮之，增曰：“寇氛甚恶，不力遏之，是示弱也。且主帅不出，将士孰肯用命？”遂往，短兵接，人百其气，大败之。自此寇望见邓军旗帜，辄不战而遁。明年，克川北、营城，关内外平，授固原提督。既至，会甘军搜治海城叛回。阅三年，海城回田百连复叛，遣将讨平之。拳乱作，车驾西狩，召赴行在。回銮，节度随扈诸军，晋头品服。旋回任。三十一年，卒於官，诏附祀宗棠祠。

其时随金顺征回著绩者，又有托云布、果权、刘宏发、曹正兴。

托云布，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初，从军剿发、捻，赐号绰勒郭兰阔巴图鲁。攻宁夏，释平罗围，袭击黄河两岸，数有功，累迁协领，坐事免。金顺请留军自赎，截击窜寇於榆林，复官。进拔苏家烧房、纳中闸，晋副都统。时寇据金积，其旁堡砦并险固。托云布充前锋，大小数十战，寇稍卻，克王家甿，赐头品服；平通昌各寨，赏黄马褂。自是从出关，迭克名城，即於军前授青州副都统。玛纳斯之役，血战六十馀日，天山以北告宁，予云骑尉世职。光绪十一年，创发乞归，赏食全俸。十八年，卒，予优恤。

果权，莫得里氏，满洲正蓝旗人，吉林驻防。骁骑校，从副都统福珠里出师伊犁。以战功，累迁协领。玛纳斯既复，金顺荐署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顿车排子屯田。诏念前劳，晋副都统，赐号志勇巴图鲁。光绪十七年，调充东三省练兵行营翼长，校阅吉林边练各军。二十七年，授呼兰副都统。卒，恤如制。

宏发，黄陂人。正兴，郧西人。自同治初久从金顺军，复肃州，进新疆，屡有功，后皆官至提督。而宏发军过玉门、安西，官民尤翕，颂赞不置云。

穆图善，字春岩，那拉搭氏，世居黑龙江齐齐哈尔，隶满洲镶黄旗。家贫，事亲孝。初以骁骑校迁参领，从征直、鲁、晋、豫，所向有功。援安徽，迭克城隘，赐号西林巴图鲁。同治元年，从多隆阿入陕，道邓州，遇粤寇陈得才，败之紫荆关，擢西安右翼副都统。时回氛炽，率步旅扼洛水北岸，半修营，半出击寇，寇始奔。

亡何，捻酋姜泰林犯武关，夜袭多军。穆图善设伏败之，追群寇入鄂境，悉驱出西河口。二年，再入陕，攻高陵，先登，里创力战，下之，赏黄马褂。寇渡泾据南岸，穆图善泅水而济，寇大溃。三年，多隆阿围盩厔，中砲，病笃，疏荐穆图善贤，遂命署钦差大臣。其夏，擢荆州将军，与刘蓉会办陕事。

粤寇据楼观、黑水、西驼峪，蓉遣萧庆高趋鄠，穆图善率师助击，战店子头，败绩。七月，击破大峪西堡，进攻楼观。先是，得才入鄂，穆图善遣二十八营赴援，无统帅。至是蓉奏请穆图善往湖北，诏勿许，令移师赴甘。既至，与将军都兴阿议定先规宁夏。十一月，檄杜嘎尔、额尔庆额等攻破清水堡。逾岁，诇知群寇元日椎牛置酒，必不诫。穆图善夺城南砲台，连毁其寨。已，复虑寇乘春涨决渠下灌，分兵扼城东南。寻调宁夏将军，主甘肃军事。嗣以宁夏诸军久不得要领，责之。五年，收灵州。初，回寇马兆元攻陷州城，马朝清计诛之，禁灵回无滋事。逮宁夏失，道且梗塞。朝清者化龙也。至是，亲诣穆图善哀词乞款。会州绅亦请置官，乃使丰绅等往招抚，州事定。闻华亭回窜庆阳，复遣军击走之，城围解。

明年，署陕甘总督，值岁大饥，人相食。乃驰书阿拉善王，令运蒙粮至河北，与军民交易，食乃济。是时米拉沟既下，河、洮、狄道、西宁回皆反正，而南八营李得昌各部，乞择地安插。上虑回情叵测，敕穆图善严备之。穆图善令降回缴械，遣范铭赴洮，张瑞珍赴萧何城，王得胜赴静宁办抚事，自是颇惑抚议。已，复使曹熙等赴河州，回羁之，遣党潜袭省城，声款附。穆图善率轻骑往，中伏奔还，遂围城五日，楚军将彭楚汉等破之。而东乡回嵎负如故，穆图善亲督诸军败之。十一月，攻州城，弗克，还兰州。会傅先宗败回礼县，彭忠国败回安定，穆图善乃令进规渭源，而自从金县进。七年正月，克之。乃使诸将会攻狄道，南北两山相崟，中有平川，寨卡林立，先宗等一鼓破之，毁其寺，军威大振。於是穆图善赴前敌，北庄牟佛提率男妇三千人乞降，受之。师旋，复叛。穆图善再渡河，直捣黑山头、太子寺。

寇断我粮运，战数失利，不获已，退保狄道。明年，狄城粮尽，又退至秦州，寇乘之，师溃。朝旨令穆图善甘军受左宗棠节度。

初，穆图善狃抚议，群回叛服靡恆，而所部百数十营皆徵粮民间。清水守将敖天印以横暴激民变，逐防军，杀县役。提督黄金山率所部战狄道康家岩，败溃，北入皋兰，四出淫掠。穆图善乃遣溃勇屯宁夏，而訾报敖军於朝，敖军亦力诋之。於是宗棠调度诸军，先秦州固饷源，遂赴泾州受总督印。

穆图善既卸事，犹日历四乡，劝民修堡寨，置军械，兰人甚德之。诏仍驻兰州，统西路军。化龙党崔三构河、狄回出扰，辄败去。十年，河州贼袭陷皋兰西古城，再败之，长驱北山兔窝，寇大溃。其冬，会左军渡河，连克要塞，寇退扼大东乡，师聚而歼之。论功，予世职。

光绪元年，召署正白旗汉军都统。会吉林马贼窜巴彦苏苏，命权将军，捕治之，渐散其党与。明年，道员舒之翰获谴，罪及举主，褫职。又明年，起授青州副都统，擢察哈尔都统。五年，出为福州将军。法人争地越南，分兵舰窥闽疆，诏参宗棠军事。出驻长门，誓师设伏，击沉法舰一艘。既而防军溃，法人登岸搦战，伏起，转败为功。以故闽事坏，独免议。十一年，诏授钦差大臣，会办东三省练兵事。明年，以积劳卒於军，谥果勇。予黑龙江、安徽、甘肃建祠，兰民且树碑志德焉。

杜嘎尔，哈勒斌氏，满洲正蓝旗人，黑龙江驻防。初从都兴阿征粤寇，积勋至佐领，赐号莽赉巴图鲁。嗣以京口副都统从讨甘回，规宁、灵，颇能以少击众。寇窜宝丰，克张家村、红柳堡，深入沙碛，背水成军，旬日间城复。攻宁郡，斩虏多，即於军前调官宁夏。宁城回增建寨棚，首城南讫纳家闸。与金顺诱城东寇出，数败之，乘胜破护城堤清水堡。寻随都兴阿赴奉天，调补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历察哈尔，坐事免。光绪六年，起授乌里雅苏台将军，抚士卒，恤蒙部。十四年，创发，乞休。

明年，卒，谥武靖。

额尔庆额，字蔼堂，格何恩氏，隶满洲镶白旗，墨尔根城驻防。以骁勇闻，历迁至委参领。清水堡之役，赐号法福灵阿巴图鲁。会诸军克狄道，授黑龙江副总管。

剿金县窜匪，擢凉州副都统。命佐关外军事，统领吉、黑骑旅顿西湖，令寇不得西。

乌城回自奎屯败退安集海，击卻之。光绪二年，闻白彦虎构玛纳斯南北二城回扰粮道，与总兵冯桂增、参将徐学功约期会师大河厂。额、冯二军先行，径薄北城，而南城回涌至，桂增负伤坠马，寇舁入城。额尔庆额愤甚，先登陷阵，斩寇无算。因士卒伤亡多，止战。届期学功至，距城十馀里，见额尔庆额被创还，遂率所部救之。

金顺责其援不力，宗棠曰：“额尔庆额等轻进贪功，咎由自取。且先夕进攻，学功何能豫知耶？”

历古城领队大臣、科布多帮办大臣。命偕参赞大臣升泰勘界，以奎峒山为科、塔两城外蔽，哈巴河南流入中国，与俄官抗争，始得展地定界。新疆底定，晋头品秩。十二年，调伊犁。伊犁设副都统自此始。莅任七年，兴办屯田，军民辑睦。十九年，卒，恤如制。

丰绅，字汉文，吴扎拉氏，隶满洲正白旗，吉林驻防。都兴阿督江北军，檄守扬州，以战功历迁至协领。克宝丰，取宁夏，数获胜。穆图善遣往灵州招抚，马化龙就抚。穆图善上其功，晋副都统。寻护宁夏将军。时伏莽未靖，自宁城至灵州，隘口数十，为商旅来往孔道，丰绅诘奸禁暴，行旅便之。先后平陕匪西河、横城堡，补官锦州，擢黑龙江将军。坐事褫职。光绪间，起故官，历绥远城、江宁。中日事起，出驻通州，事宁回任。二十四年，卒。诏优恤，予建祠。御史彭述劾其侵冒，夺恤典。

文麟，字瑞圃，兀扎拉氏，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二年，考取内阁中书，迁侍读。咸丰八年，出为甘肃兰州道，调镇迪。同治四年，回窜据古城，文麟上防守奇台状，上嘉其知大体。济木萨者，回众屯粮地也。文麟潜遣练勇攻克之，获粮万数千石。索焕章窜玛纳斯，分掠阜康、吐鲁番、迪化。文麟分兵扼三台要隘，上疏乞济师。诏令严守济木萨，援未至而哈密、奇台相继沦失。亟与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合兵进击。闻寇集东路，使佐领恆昌先进，败於奎苏，而自请赴前敌。上怒，诃责之，下部议，坐擅离职守，降二级调用。

诏以蓝翎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文麟遂率所部收复城垣。马金贵、白彦虎先后围攻，濒危者数矣，文麟拊循士卒，卒能以饥军驱强敌，俾缠回转危为安。五年，遭母忧，改署任。明年，肃州回窜玉门，战红柳湾，败之。回复大举犯城关，文麟督军严守，伺间出击。围解，乃为筹耕种，葺庐舍，训练军士，且战且屯。服阕，以头等侍卫补本官。益招哈密团首孔才至，以其练勇二百编入伍籍，遣往古城兴屯修堡。后收徐学功散勇二千馀，任耕战。於是古田、济木萨屯政大举。令充裨将，自是数与妥明、马明、白彦虎相攻杀，所向皆捷。

十二年，肃城回数出关犯哈密东山，文麟令魏忠义出驻塔尔纳沁堡，分扼各隘，剿抚马贼，擒回马五十九。旋魏军大失利，文麟飞章自劾，被宥，益感奋，率所部进击，力保危城。降敕褒嘉，加副都统衔。明年，彦虎援肃州，溃退安敦玉，文麟使骑旅追之，彦虎遁入山，肃州平。诏张曜等驰赴哈密，会文麟进剿。光绪二年，卒。

文麟治军数载，囊无私蓄，与士卒同甘苦，故人皆原为尽命。及其没也，阖营恸哭失声。明春、富勒铭额先后状其绩以上，予褒恤，附祀新疆哈密专祠。

明春，巴羽特氏，隶蒙古正红旗。初从胜保平河北，补前锋校。征陕回，隶多隆阿麾下，以战功数迁副都统。捣肃州，压城为垒，与回相持者半载，追蓝得全被重创。肃州回出掠安西、玉门、敦煌，明春驰逐三城间，三月，围悉解，授哈密帮办大臣。光绪二年，擢办事大臣。时南疆平，肃缠民悉还故土。明春为晰地亩给赀粮，劝使复业。凡治道路，缮堤防，兴水利，有裨民生久远者，靡不具举，民德之，至今犹虔祀云。十二年，卒，恤如制。

富勒铭额，佚其氏，隶满洲镶白旗，古城驻防。乌鲁木齐陷，古城大恐。富勒铭额出与寇战，数被创。事亟，如乌里雅苏台乞援，弗应，城破，全家殉焉。富勒铭额適在外，得免於难，愤诣文麟军所，原从杀贼。红柳湾之役，以功擢防御。回扰安西，设计抗御，斩虏多，并搜治西山逸匪，尽歼之，解敦煌围，晋头品秩，赐号坚勇巴图鲁，充古城协领。西陲告宁，置屯田，修兵房。以都统恭钅堂荐，光绪十四年，授伊犁副都统。时游勇构哈萨克回寇边，富勒铭额遣军捕其酋，馀烬悉平。

十六年，署将军。增卡伦，整营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兵卒咸复游牧旧业。十九年，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练军兴屯，收还巴尔鲁克山，清界置卡，其治复仿伊犁，屹然成重镇。二十三年，乞归。二十九年，卒，恤如制。

学功，乌鲁木齐农家子。好技击，值回乱，结健兒数十，掠回庄赀货以自赡。

遇汉民，力护之，虽边外悍回皆已惮之矣。厥后附者益众，集五千人，精练马队，每战突阵，骤若风雨，回见之辄走。学功先后阵斩伪帅马泰、阿奇木马仲。仲子人得袭伪职，与妥明积不相能，妥明复以党攻之。安酋帕夏乃约学功破吐鲁番，进攻乌鲁木齐，下之。妥明走绥来，数日死，帕夏遂据乌垣。

初，帕夏以学功善战，故与交驩，冀藉其力，王哈密，以南八城，归献朝廷，已，知其无远略，且百战未得一阶，益轻之，令还绥来南山。於是学功大恚，屡攻乌垣，其民人时降学功，时投人得，转展属役，迄不得息。同治七年，俄人构土回缠头将袭乌垣，声赴绥来易市，驱驼马数千，载货钞至石河，去绥来八十里。学功以骑旅截之，僇数十人，馀纵还。自此俄人不敢东窥。十二年，彦虎率悍回数千分掠乌垣、绥来，学功复横截之，杀数百人，夺橐驼五百。彦虎势益孤。学功既任职，但承大将风指，异於初起血战时矣。后与孔才并官至提督。孔才，哈密人。

论曰：从左宗棠立功西陲最名者，湘军中称二刘，豫军中称曜。之数人者，投袂攘难，不数月，廓清万里，虽张骞、班超，奚多让焉！金顺、穆图善提塞北健兒，横行玉门、金岭间，其志尤壮。文麟名出二人下，而招团兴屯，兼任★战，不烦国家一兵，遂定西边，其功亦足并传云。

## 列传二百四十二

董福祥张俊 夏辛酉 金运昌 黄万鹏 余虎恩 桂锡桢 方友升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同治初，回乱作，凤、邠、汧、泷寇氛殆遍。

福祥亦起安化，与其州人张俊、李双良蹂躏陕、甘十数州县，窃据花马池，犯绥德，窥榆林，溃勇、饥民附之，众常十馀万。嗣为刘松山所败，其父世猷降，福祥亦率众乞归款。乃简其精锐者，编为董字三营：福祥居中营，俊居左，双良居右。从攻金积堡，福祥袭卡后，被创不少卻，破其礼拜寺。顿板桥，寇来争，与萧章开夹击败之，金积堡平，超授都司。十一年，从刘锦棠至碾伯，趋峡口，与陕回禹得彦、雀三大战，破之。进击白彦虎於高家堡，焚其垒而还。已而伪知府高桂源构彦虎围西宁，扑双良营，福祥又大败之，围解，迁游击。徙守向阳堡城，复讨平河州叛回，积功至提督。

光绪元年，从出关，战天山，会大风昼晦，吏士弗敢进。福祥率众先登，一鼓歼之，又破之木垒河、古牧地，进复乌鲁木齐诸城及玛纳斯南城。是时彦虎犹据开都河西岸，觊入俄。福祥自阿哈布拉缘涂置哨垒，至曲惠而营，士卒储薪草，濬井泉，以俟锦棠军至，破之，复喀喇沙尔。是冬，克和阗，南疆西四城告宁。繇是董军名震西域。论功，赏黄马褂、世职，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

安夷既就抚，布鲁特酋阿布都勒哈诱之，复入寇色勒库尔，北走库伦，福祥驰之，抵空谷根满，步卒足重茧，乃遴健者乘骡队，从骑旅及之木吉。寇方解鞍秣马，惊起，依山而阵，俊败之，福祥纵兵搜捕，复斩三百馀骑。自此寇不敢犯边。授阿克苏总兵，驻防喀城。未几，而所部索饷譁变，戕营官胡登花，或请击之，福祥曰：“营勇与叛勇有约，如昏夜响应，将奈何？不如闭城守，彼势孤必自毙也。”越三日，悉为兵民擒献，乃分别诛宥之。事定，领俊及夏辛酉移驻叶尔羌、和阗。

十六年，擢喀什噶尔提督。二十年，加尚书衔。会德攘胶澳，命率甘军入卫。

明年，西宁、碾伯又告警，督师还抵狄道。河州马永林叛，渡洮战卻之，连破高家集、三甲集，道始通。事宁，调甘肃。福祥自请援西宁。又明年，克上下五庄，乘胜复大通、多巴。朝命驻西宁专剿抚，以魏光焘二十七营属之。会巴燕戎格、刘四复奔关外，福祥亟遣骑踵之，拔卡尔冈，先后夷海城、冶诸麻、甘州南山寇堡，关内外及青海悉平，加太子少保。

二十三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

荣禄颇信仗之。拳乱起，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兵杀之。於是董军围东交民巷，攻月馀不下。敌兵自广渠门入，福祥走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两宫西幸，充随扈大臣。和议成，外人坚欲诛福祥。李鸿章曰：“彼绾西陲军寄久，虑激回变，当缓图之。”乃褫职锢於家。

荣禄在西安综大政，福祥移书让之，略谓：“辱隶麾旌，任公指使，命攻使馆，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言‘僇力攘外，祸福同之’。祥本武夫，恃公在上，故敢效奔走。今公执政而祥被罪，祥死不足恤，如军士愤懑何！”荣禄得书，置不答。三十四年，卒。其子天纯，输银四十万济帑复官。

俊，字杰三。金积堡之役，与福祥并授都司。规西宁，余虎恩困峡口，俊力战解之。连破小峡、润家沟，从攻河州、肃州，以战功历迁至副将，赐号倭兴巴图鲁。

光绪初，从征西陲，复乌鲁木齐，擢总兵。锦棠令入关募军，於是成定远三营。先后从克东西四城，晋提督。安夷复叛，俊倡议主剿，众论譁起，锦棠独韪之。寇窜库伦，俊追至木吉，分三路入，战良久，手刃执红旗悍卒，寇愕走。进至卡拉阿提，会日已入，止舍。天未曙，整军复进，日午及之。寇不能反拒，枪矛所至，尸相填藉。抵黑子拉提、达坂，止馀数十骑，逾山入俄境，不复追。是役，四昼夜驰八百馀里，凡擒爱伊德尔呼里二人，安夷所谓“大通哈”也，胖色提以下数十人，犹华言“营官”。赐头品服、黄马褂，授西宁镇总兵，调伊犁。二十一年，代福祥为喀什噶尔提督。寻还甘肃。二十五年，入都，充武卫全军翼长，兼统中军。逾年卒，谥壮勤，予建祠。俊好舞刀，所部衣帜皆白色，时称“雪张”云。

辛酉，字庚堂，籍山东郓城。初从僧格林沁讨捻。宗棠西征，从讨陕回，积勋至守备。攻金积，裹创力战，称骁果。规肃州，充前锋，拔塔尔湾、黄草坝，关内大定。数迁至游击。师出关，下阜康，袭黄田，破古牧，无役不从。进规南路，攻托克逊。彦虎子小虎殊死守，师行不得志，独辛酉率游军数战，略有斩擒。达坂之役，与余虎恩轻骑先涉，列城左山冈。比回觉，悉力轰拒，师少卻。辛酉斩先退者数人，乃止，卒大破之。迁副将，赐号振勇巴图鲁。

从锦棠复库车，至拜城，履冰抵上铜厂。回出荡，辛酉跃马径前，生擒貂衣贼一人。回惊走，遂下阿克苏。是时，帕夏奔叶尔羌，彦虎奔乌什。锦棠专力讨彦虎，令俊进击，辛酉自西会之。济胡马纳克河，行戈壁八十里，破寇什城东，城拔，擢总兵，易勇号霍伽春。南疆平，赏黄马褂。逸寇犯三台，辛酉隐劲骑冲壳罕山，诱之出。伏起，短兵接，斩其酋赛屹塔黑振江。俄而安酋阿里达什寇边，从锦棠出屯玉都巴什。辛酉率二百骑为前驱，怒马陷阵，斩执旗贼，夺其旗以归。寇大溃，追至毕勒套格，杀其党且尽。西陲告宁，乞归养。甲午之役，率师镇登州，即於军前授广西右江镇，治军如故。寻徙镇登州。拳乱作，充武卫军先锋左翼长，从李秉衡御敌，未战而溃。后除云南提督，未到官，卒，恤如制。

金运昌，字景亭，安徽盱眙人。少孤，遭寇乱，总兵郭宝昌之母曹氏抚之，从姓郭。既长，入赀为守备。从宝昌征发、捻，积勋至游击。论河防功，赐号勉勇巴图鲁。平畿南，擢总兵，晋勇号铿僧额。西捻平，迁提督，复姓金氏。从宝昌卓胜军还陕。同治八年，宝昌创发，运昌代领其众，调防绥德。

时湘军已剿金积堡，运昌自清涧至，分所部略其西北，毁长墙。马化隆势蹙，遣党扰北山，冀断湘军粮运。一自河西道叶升堡，属刘松山；一自山西道花定，属运昌：并达灵州。回既陷定边，运昌所部多南人，杂食青稞、高粱，患腹病。左宗棠调宝昌来援，以河防不能赴。是时，陕回陈林、禹彦禄等十三营，益以本地土回，号称十馀万，卓胜军孤立其间，几无日不战。

明年正月，军益饥疲，至杀马为食。回且决渠灌我垒，会风涛大作，运昌昼夜立水中，激厉将士，列椿囊土御之，回不得逞。適刘锦棠等越渠横出，回大溃。因议夹河筑垒护饷道，两日垒成，回至，运昌战卻之。湘军开沟筑堤以防水，运昌壁近枣园。冰忽解，回乃凭秦渠设卡，运昌越渠击之，回收入堡。越二日，堡回悉众出，骑寇趋板桥，步寇决渠水南下。运昌军阻水，锦棠分三路泅水与合，并力轰溃其众。未几，回复运砖石筑卡於北，环以长堤，欲引马连水以困我。运昌亟令军士携锄锚，夷其卡而还。四月，陈林率众出花定掠食。运昌使提督王凤鸣御之，败之砖井镇。同时叶升堡道亦通，军威复振。七月，克马家两寨。值新麦熟，运昌与锦棠分刈，并糜粟割之。回来争，辄败走。遂筑垒蔡家桥。桥跨秦渠，内设卡，外障水，马化隆前所为阻遏官军者也。至是决水反灌，破垒三、卡十有一，乘势下秦坝关，逼东关。议掘壕筑墙久困之，与锦棠分段兴工。三日毕乃事，遣兵分守之，遂合金积围。日咯血数次，战不少休。陈林降，运昌以西林、河州未下，宜稍示宽大。

强者编籍，弱者就粮，群回多乞款。马化隆势蹙，亦束首归命。於是宁、灵悉定，论功赏黄马褂。

驻缠金，平甘回马胜福乱，晋头品服。徙驻包头，数请於宗棠，愿西征。光绪二年，宗棠请敕淮勇出关助剿，报可。明年夏，行抵乌鲁木齐，命署提督，越二年，实授。口外经丧乱后，户口减耗。运昌兴水利，课农桑，建桥梁，皆割俸自任之。

其斥巨款赈畿菑，实秉义母郭曹氏命。李鸿章为请於朝，特建坊旌异之。十一年，谢病归。逾年卒，恤如制，入祀卓胜军昭忠祠。妾王氏、马氏、张氏，先后仰药殉节，皆获旌。

黄万鹏，字搏九，湖南宁乡人，本籍善化。初从曾国荃援赣、皖，积勋至都司。

从克江宁，历迁总兵，赐号力勇巴图鲁。捻入鄂，犯德安，万鹏驰救，大败之，又破之安陆。会师新洲，於是夹击，大破虏，擢提督。

左宗棠西征，调赴陕，署汉中镇总兵。同治十一年，从攻西宁，抵碾伯，战硖口，回溃走，围解。明年，从刘锦棠克向阳堡，进围大通，降之。选降众立旌善五旗，马队属万鹏领之，随攻肃州。事宁，赐头品服。十三年，河州闪殿臣复叛，万鹏率崔伟等进击，败之城南二十里铺。寇窜贾家集，官军攻弗克，万鹏从姚家岭驰下合攻，燔其堡，更勇号为伯奇。

光绪二年，出关。时土回马明据古牧，白彦虎闻官军至，自红庙子与合师，夜袭黄田。旦日，闻古牧角声起，万鹏与余虎恩驰击寇骑卻之，语详余虎恩传。乌鲁木齐诸城既复，追至池墩而还。捷入，赏黄马褂。北路略定，逸寇多亡匿东南山谷。

万鹏复与虎恩取道大小盐池墩至柴窝，略有斩擒。八月，金顺攻玛纳斯南城弗胜，锦棠檄万鹏助击。掘隧以攻，寇死拒，矢贯万鹏臂，拔之，更疾战，与诸军大破之。

三年，攻克达坂，乘胜取托克逊。至小草湖，遇伏，围万鹏数匝。万鹏率队荡决，所向披靡。锦棠军继至，寇大溃，诏予云骑尉世职。是役，帕夏知不免，饮药死，彦虎遂奔开都河西岸。七月。师至曲惠，锦棠自向开都河，而令万鹏道乌沙塔拉傍博斯腾淖尔西行，出库尔勒之背。彦虎慑军威，已先期遁。诇知胁缠回走布古尔，亟行四百里追及之，战良久，大败其众。九月，驰抵托和奈，再败之，收库车，进驻拜城。履冰夜行至铜厂，诸军直搏之，寇愕走。

万鹏长驱察尔齐克台西，斩数千级。越二日，夜抵扎木台稍憩，即引兵阿克苏城。未至城数里，见西南尘埃坌起，会谍报彦虎走乌什，嗾安集延走叶尔羌纟圭追师。锦棠乃舍安夷，而令万鹏专追彦虎，阻河涨不能济。时彦虎止隔河十里许造饭，掩袭可擒也，而我师遽返，锦棠大怒，责令复进。於是万鹏渡胡马纳克河，行戈壁八十里，获其后队马有才，进拔乌什，而彦虎已走喀什矣。东四城俱下，诏改骑都尉世职。

当是时，伯克胡里据喀什攻汉城，彦虎至，助之，势益张。守备何步云告急，锦棠檄万鹏道布鲁特与虎恩期会喀城。万鹏倍道应赴，缘雪山千馀里，每以毯铺地济师。十一月，抵城北麻古木，虎恩亦抵城东牌素特。寇诇骑驰归，曰：“大军至矣！”於是二巨酋走回城北，进捣之，则又宵遁。万鹏向西北追彦虎，至爰岌槽，与贼后队遇，生擒伪元帅马元，斩其副白彦龙。次日，追至恰哈玛纳，为布鲁特人所阻，彦虎遂奔俄。新疆平，改授二等轻车都尉。

四年，凯旋，乞归省。越二年，仍赴新疆治军。南北山边防敉平，晋头品秩。

历权喀什回城协副将，阿克苏、巴里坤各镇总兵，新疆提督。又袭其叔登和世职，并为二等男爵。二十四年，徵入京，创发，卒於道。予建祠。子钺，道员，袭爵。

余虎恩，湖南平江人。少孤贫，喜读书。初从曾国籓讨粤寇，积勋至副将。同治初，从刘松山征捻，蹙之沙河西，擢总兵，赐号精勇巴图鲁。张总愚与回匪合，攻破金谷、银渠，又败之郿县，晋提督。寇自宜川渡河，陷山西州县，又从刘军追复之，易勇号奇车博。军获鹿，適郭松林被围，虎恩锐身驰救，围解。绕道长驱，骑寇虽猋骋，遇战辄披靡。上念陕事棘，命左宗棠举将才，乃荐松山部将尤异者十数人，虎恩与焉，宠以头品服，令赴陕军。灵州既克，松山进兵板桥、蔡家桥。有顷，回败走，虎恩骑旅突之，骤若风雨，回不得归，下其村寨三十馀。金积平，假归。

十一年，命募军赴甘。刘锦棠攻西宁，虎恩率军至陕口，周览形势。寇出拒，被困，卒击卻之。锦棠觇回势盛，赴平戎驿造桥济湟，自督师筑垒北岸，令虎恩筑南岸。未成，马营湾寇突至，虎恩轰击之，锦棠亦败湟北寇，於是西宁告宁。论功，赏黄马褂。随攻肃州，军南门，与诸将讨平之，除陕安镇总兵。

光绪二年，从出关。宗棠虑戈壁粮运艰阻，虎恩请身任之，乃绝幕而西。抵哈密，取馀粮，逾天山，递送巴里坤古城。边既实，袭黄田，破其卡。忽古牧寇压师而阵，虎恩亟自山驰下，与寇骑战良久，会董福祥军助击中路，寇大溃，遂合围。

帕夏遣悍党来援，虎恩率骑旅列山冈，严阵以待。复麾军截其归路，斩关直入，城拔。度乌垣，寇且他遁，以次下乌鲁木齐、迪化及伪王城，予云骑尉世职。

明年，逾岭而南，从锦棠趋柴窝，去达坂二十里。夜初鼓，虎恩率骑旅九营，衔枚疾走。大通哈引湖水卫城，泥深及骭。虎恩所部掠淖进，依山为阵，斩寇谍十馀骑，回方卧，未觉也，平旦始大惊，悉众出，据险轰拒。师屹立不动，海古拉援至，虎恩又截之隘口，援骑返奔，追逐数里，斩百馀级。虎恩策城回盼援不至，必遁，预隐兵以待，寇出悉就擒。达坂复，乘势下托克逊，予骑都尉世职。

逾月，规南路，师次曲惠，虎恩取道乌沙塔拉入库尔勒城，地阒无人，食且尽，乃掘窖粮数万石济师。遂与诸将下库车，凡六日驰九百里。已而喀什噶尔告急，锦棠令虎恩自巴尔楚取中路为正兵，黄万鹏自乌什道布鲁特为奇兵，仍归虎恩节度。

师抵巴尔楚，会天寒，冰雪凝冽，而喀城警报且日至。乃兼程应赴，军士人人自奋，各以俘白酋取首功为利。日中，虎恩至城东牌素特，夜半时抵喀什汉城下，左右止百馀骑从，乃整兵以俟。平明，步兵至，寇骑开城出荡，虎恩率众大战，刺杀回酋王元林，会万鹏亦至，复其城。虎恩西追伯克胡里，令桂锡桢率骑旅自间道疾驰，而自率步旅继之，前后夹击，生擒余小虎、马元於阵。继复获金相印父子，相印者，引安集延侵占南路也。於是新疆南路平。降敕褒嘉，改予一等轻车都尉。历驻乌什、叶尔羌、和阗，赴本官。

十一年，谢病归。越六年，出统湘军，驻岳州，以能捕盗名，并二世职为二等男爵。二十六年，授喀什噶尔提督，未上，留统武卫中军十营。拳乱起，诸将多崇奉之，独虎恩则否。福祥攻使馆，虎恩与论事荣禄前，谓遍观诸军，实不足敌外人。

福祥大怒，欲杀虎恩，荣禄以身翼蔽之，乃免。令出防获鹿，未几，仍还湘。三十一年，创发，卒於家。恤如制，附祀宗棠、松山祠。

桂锡桢，山东曲阜人。从军讨捻，数迁至游击。咸丰十一年，张总愚领馀众与陈大喜合，势张甚。锡桢追至河间，裹创力战，寇大败，锡桢名始著。同治七年，从左宗棠征陕回，数获胜，檄守同官。明年，提督高连升屯宜君，亲兵丁玉龙匪首也，构回为乱，夜围营帐，戕统帅。锡桢闻警，亟自同官驰援，击却之，复追剿金锁关、米子窑。会楚军将丁贤发等至，拘玉龙诛之，城获全，迁参将。从克固原三营，斩其酋杨文治，进扼中卫四百户。回酋马光明自固原东北入同心城，复大败之。

又降元城回海生春。

十年，规河州，锡桢自中卫、靖远南搜会宁游匪。亡何，肃州降回叛，甘、凉戒严，锡桢遂还军肃州。明年，略东关，克其大卡一，寇出拒，击退之。先是肃回败，倚硃家堡、黄草坝、塔尔湾、文殊山各堡，互犄角，誓死守，徐占彪攻弗克，至是诱之出，锡桢隐卒深林，俟寇过半，横截而出，诸军继之，寇大溃。肃州西南墩堡悉平。进屯沙子坝，去肃城三里，肃回启南门出荡，锡桢率骑旅突阵，回奔入城。诸军冲杀，连克四坝、十一堡，东面寇垒亦尽，赐号精勇巴图鲁。

十二年，从出关，锡桢率四百骑归额尔庆额节度，进古城。光绪二年，攻阜康。

宗棠虑寇北窜，令锡桢扼沙山、马桥备要击。寻会诸军复乌鲁木齐，北路略定，唯玛纳斯南城久未下。宗棠以刘锦棠军单，檄锡桢助击，与诸军轰溃之，斩其酋韩金农，更勇号业普肯，擢总兵。进规南路，三年，从锦棠攻克达坂，乘胜复吐鲁番，晋提督。规喀什噶尔，锡桢统马步二千馀人，自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玛纳巴什，直抵喀城东牌素特。会黄万鹏军亦至麻古木，彦虎与伯克胡里溃逃，遂复西四城。

论功，赏黄马褂。回疆告宁，晋头品秩，加赐呢铿额勇号。五年，乞归葬亲，道陕，创发，逾岁卒。宣统改元，巡抚恩寿状其绩以上，予优恤。

方友升，湖南长沙人。咸丰末，从军剿川寇，积勋至守备。克太平，力战，砲弹洞■L6，繇是以饶勇名。同治七年，讨陕回，克凤翔、岐山，尝从行，有所冲陷。

入关陇，隶刘松山麾下。金积堡之役，师失利。会友升购马张家口，逮归，无收马者，或劝之去，弗听。驱马数千入左宗棠军，宗棠大器之，乃编所购马为西征靖营队，嘱领之，遣赴河州，攻剿三甲集、太子寺。

十一年，会攻肃州，其关城阻壕，壕深三四丈，古所谓酒泉也。徐占彪乘回懈，逾壕进攻。友升先登，诸军蚁附上，夺东关，回入城死守。占彪筑城南二卡，回来争，友升率骑旅下马巷战，弹贯胫及脊骨，创甚，犹大呼杀贼，水浆不入者七日，众感奋，克之。捷入，晋副将，赐号哈丰阿巴图鲁。十三年，从克巴燕戎格，署镇夷营游击，自是别为一军，帜色黄。每战从后击杀，当者辄靡，寇见黄旗队，辄相戒无犯云。

光绪改元，关陇平，擢总兵，从刘锦棠出关。三年，攻克达坂、托克逊，进复吐鲁番，晋提督。以次下阿克苏、乌什、库车及天山南北二路。论功，赏黄马褂，赐头品秩。五年，安集延、布鲁特寇边，径抵乌鲁克恰提。友升先进乌帕尔觇虚实。

越数日，报寇骑已入乌帕拉特。获寇谍，讯知其乘夜袭营，诸军备往击，大破之。

友升与杨金龙分左右入，军士皆奋迅超跃，寇不能成阵，还遁俄罗斯。八年，入关，遭母忧归。

十年，法越事起，出顿凭祥，进攻文渊，陷重围，弹伤手断筋，亲军五百止存二十七骑，卒溃围出。朝廷宥其败，且嘉劳之。复谅山、长庆，予世职，除广东南韶连镇总兵。十三年，入觐，上视伤痕，为恻然。寻解任。中日失和，领三千人北上，守山海关。拳乱作，复率师入卫，驻山西固关。二十七年，调浙江衢州镇。设讲武堂，以新法训练其众，并修复柘水故道，民德之。三十二年，创发，卒，恤如制。

论曰：初讨陕回，福祥以降军效力，名震西域，何其悍也！运昌统卓胜军，万鹏领旌善营，与虎恩、锡桢、友升转战宁、肃，皆以骁勇名，各著奇绩，其勇略亦有可传焉。其后福祥终以骄妄败，助乱启衅，竟免显戮，岂非幸欤？

## 列传二百四十三

马如龙 和耀曾 杨玉科李惟述 蔡标 段瑞梅 夏毓秀 何秀林 杨国发 张保和

马如龙，云南建水人，本名现，回中世族。以勇闻。咸丰间，滇回俶扰，如龙以武生起澂江，自立为伪帅。时杜文秀僭号大理，如龙遣使与通，授以伪职，不受，始有郄。遂据有新兴、昆阳、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入寇省城，势骎盛。同治元年，巡抚徐之铭复主抚议，提督林自清临阵宣播朝威，招之归款，如龙自称三世效忠，愿反正。岑毓英单骑往谕，如龙益心折，与盟南门外，悉反侵地。朝旨破格授如龙总兵，杨振鹏等分署六营武职。

是时，临安独挠抚局，如龙怒，率师鼓行而南，战失利，署临元参将梁士美夺其旗鼓，如龙被创，仆，左右负以奔。总督潘铎严檄其撤兵，如龙阻於士美军，弗能达。明年，授鹤丽镇。会回弁马荣据省城，铎被害。如龙闻警，即致书士美，约共释私仇，雪公愤，士美许诺，期相见临安城下。如龙贻士美洋枪，士美亦选劲勇助如龙。如龙乃星夜旋军，与毓英共击之，斩马士麟、马有才於阵，荣宵遁，遂代自清署提督。武定陷，如龙遣参将马青云等驰援，守备夏毓秀先登，克之，连复十馀城。文秀闻而忌之，致书马德新，痛斥如龙自殊同教。如龙亦遍驰书迤西回民，历数文秀狂悖及德新不谙大义，劝勿为所惑。德新入省，申割地媾和议，如龙力止之，事遂寝。其秋，攻克寻甸，擒马荣，解省伏诛。毓英攻曲靖，回惧，愿执马联升以献，乞贷死，如龙驰至军前，力为请命，许之，剖荣尸祭铎。迤东平，诏加提督衔，赐号效勇巴图鲁。

五年，命主迤西军事，图大理。以振鹏攻宾川，副将李惟述攻镇南，昭通镇总兵杨盛宗取道四川攻永北，署腾越镇田仲兴攻蒙化，护普洱镇李锦文攻威远，并受如龙节度。六年，如龙军次禄丰，適大理回入前场关，遣总兵哈国安、副将杨先芝大破之。振鹏性阴鸷，不甘为如龙下，至是闻劳崇光卒，叛志遂决；而国安、先芝亦怀二心，日与寇使往还，军心乃解体。无何，楚雄、大姚相继告警。时如龙驻定远，军数夜惊。群目或拥兵观望，或临阵先奔，或竟为寇充乡导。如龙知势已去，乃称疾还省，自是文秀遂轻视如龙矣。

七年，大举犯省城，如龙以回练不足恃，乃专倚汉兵守城，斥私财三万金、米三千石济军。晨夜登陴守，击寇梁家河，破之，寇稍卻。初，振鹏之叛也，约国安等为内应，至是国安谋刺如龙，事觉，诱诛之。先芝等颇自危，会如龙出大西门击寇，战方酣，先芝等遂倒戈回刃，如龙几不免，亟驰入益兵御守。於是马世德、马文照、马葵等相率叛归文秀，偪南城，据江右馆，人心大震。適惟述、马忠援师至，劝其与毓英协力，如龙然之，踵军门上谒。毓英推诚慰劳，勖以报国，如龙益用命。

俄而文秀遣悍党数万出宾川，如龙分部兵二千御之。武定附省，回久闭门不战，突出夺大虹山二垒，如龙亲击之，拔其一。毓英攻澂江，马自新率众往援，未至，如龙诇知之，遣马兴勤驰入鐍兮，计斩自新，外援顿绝。澂江既下，又分兵攻城外贺家村、小鱼村、下普坪，并克之。

八年，与毓英攻江右馆，寇轰拒，洞穿如龙甲，卒大破之。先后连克武定、罗次，更勇号法什尚阿。已而澂江再陷，城外寇势复炽。毓英攻城南巨垒，如龙方卧病，闻枪砲声，力疾赴前敌，攻克五花寺、羊神庙，乘胜偪江右馆，如龙先登，弹中腹，踣地，舁之归。毓英上闻，赐内府丹药，予实授。复与毓英分军攻安宁各隘，扼寇归路。群回益蹙，其酋段成功、蔡廷栋先献款。如龙扶病出城，与毓英严兵以待，成功等率五千人伏地请罪，南关告宁，遣兵攻克西坝。时毓英克江右馆，俘虏多，如龙躬诣寇营，勒回自相斩献，省城围始解。馀匪并入土堆。师攻昆阳亟，回酋赴省乞抚。振鹏畏诛，犹嵎负。如龙渡滇池至，遣将执悍目马似良，阴散其枝党。

声某日还，振鹏出送，捕治之，昆阳平。毓英攻土堆，如龙率师来会，纵火攻之，省城外遂无遗寇。

九年，如龙出督新兴军，田仲兴战死，如龙亦被创，断东沟困之，拔其城，遂统全军赴河西击东沟。沟分大小二寨，哈国治、马成林分居之，并背山面田，势险奥。逾岁，先攻小东沟，尽选河西壮勇助击。回惧，缚国治乞降，受而诛之。进取大东沟，如龙陷阵，为枪所中，创甚，越三月小差。直抵龙门村，奋击破之。全滇底定，赏黄马褂。十三年，调湖南。光绪四年，创发，乞归。

如龙性豪纵，筦云南提篆日，惟娱声色。巡抚贾洪诏弹之，置勿问。既閒废，徙居四川重庆，益不自检。每宴客，招妓侑酒，琵琶声中辄慷慨道少年时事云。十七年，卒，恤如制。

和耀曾，云南丽江人。父鉴，大理城守营都司。咸丰二年，太和回谋乱，往觇之，被杀。诏赠云骑尉世职，耀曾袭，矢复仇，毁家募士。与宾川廪生董文兰会师洱河，两克大理及邓川、上关，以义勇著，远近争归附。杨玉科、张润并隶麾下，后皆为名将。总督吴振棫荐其才，署中营守备。

十年，权维西协左营都司。明年，大理回来犯，败之於桥头。已而禄丰、昆阳陷，复率把总高联甲战石鼓，大破之。乘胜攻克丽江，留土弁王天爵驻守，而自引兵规鹤庆。寇乘隙再陷丽城，耀曾军失利，退守石鼓。同治元年，再克之，迁参将。

徙顿曲靖，夷卡郎寇巢，略昭通，战公鸡山、龙洞，师弗胜。与护昭通镇杨盛宗往援，斩其酋所朝升，迁副将，徙守富平。八年，城陷，褫职逮问。寻以克楚雄、禄丰，贷勿治，留军自赎。十年，克澂江，复官。明年，攻迤西，连破蒙化、赵州、上下关，於是大理籓篱尽失。是冬，穴地道轰其城，拔之。又明年，取大小围埂。

积勋晋记名总兵，赐号达春巴图鲁。自是与玉科定锡腊，下顺宁，破云州，擢提督。

进克小猛统，大吏以叛产予其残废部伍，固辞弗获，乃斥家财遣之归，而以其地佐书院餐钱及宾兴费，并选开敏子弟集廨宇，延师课读。又与李惟述克腾越。全滇平，赏黄马褂，檄署永昌协。

永昌自遭丧乱，比户凋残。耀曾至，抚流亡，除苛扰，革奸暴，教之治生，民渐复业。时乌索贼柳映苍复叛，奉檄与总兵徐联魁等会击。十三年，克之，以次削平土司诸地。光绪二年，参将苏开先诱练军譁变，据腾越。王道士与合，顺、云豪奸悍卒乘机窃发，永昌练目李朝应之，掠施甸，迤西大扰。岑毓英以耀曾谙究边情，奏署腾越总兵。耀曾为固本计，先赴永昌，调团守隘，率师追讨，击溃李朝，馀党悉平。总督刘长佑谓其不即至，劾之，镌二级；论克顺、云功，免议，权汉中镇总兵。

六年，诏各省督抚举将才，毓英以耀曾应，擢授镇远镇。居镇十六年，节虚糜，赡储积，为置营田，建兵房，制器械，军政大治。复以其馀设义塾，平道路，劝农桑，士议谓有儒将风。二十三年，卒。民感其德，请附祀毓英祠，丽江亦建祠致祭焉。

杨玉科，字云阶，寄籍丽江。其先居湖南善化，既贵，还本籍。同治初，从和耀曾讨回。岑毓英征曲靖，识拔之，命领百人为前锋，积功至守备。四年，署维西协。李祖裕叛，杀把总陈聪。毓英虑生变，檄玉科代之。玉科至，刺杀祖裕，宣谕部众，皆伏服，遂克丽江、鹤庆，繇是显名。

俄而杜文秀来援，拥众可二十万。玉科所部止数千人，屡战弗胜。二城复陷，玉科溃围出走永北。六年，从克镇雄，长驱猪供箐、海马姑，与有功，叙游击。七年，西寇环偪省城，玉科绕四川会理，间道袭元谋、马街，规武禄，抄其后，克之，进平罗次。八年，平柯渡、可郎，迁副将，赐号励勇巴图鲁。乘胜规嵩明，下寻甸。

毓英奏令主三姚军事，连复大姚、浪邓。省城围解，擢总兵。明年，破姚州土城，被巨创。益开地道三十馀穴，雷发，北城陷，遂拔，擒伪将马金保、蓝平贵。三姚平，擢提督，易勇号瑚松额。无何，州西警，复令主大理、丽江军事，发全师速援宾、邓，遂败寇云南驿。其冬，克长邑村，进规鍊铁，擒伪都督杨占鹏。於是大理北路定，权开化镇总兵。

十年春，克宾川。初，永昌之陷也，玉科为伪将马双元所得，见其人可用，劝归命，与订交，嘱异时得志相援手，纵之归。至是约为内应，克之，署提督。攻大理小关，邑寇诈降，设座礼拜寺，约玉科往。比入，心动，命移座；动如故，命再移，有间，地雷发，得不死。玉科怒，手刃四人，双元锐身护之出，竟复其地。

逾岁，连下漾濞、赵州，进规大理。其地东临洱海，西倚苍山，自文秀窃据，内筑土垣，包伪禁城其中。玉科掘隧以攻，轰溃东南城，诸军蹈隙入。寇死拒，复窖地雷破之。顿莲花池，益师五千环攻城。文秀开壁出荡，亲击之。败退，饮毒不即死，其党蔡廷栋舁以献，气息仅属，割其首解送省城。毓英至，廷栋佯乞款，阴埋地雷於行馆，迎玉科。玉科诺之，潜至伪府，据砲楼大呼，兵士争血战。毓英隐卒城外，度玉科已达，乘夜梯登。两军既合，巷战竟日，寇披卻，越数日，夺门走。

克伪都，获文秀家属及廷栋等百三十人。捷入，赏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克锡腊、顺宁，移师协取云州，再予一骑都尉。全滇告宁，改一等轻车都尉。明年，入觐，垂询滇池战状，视伤痕恻然。光绪改元，还署任，赐头品服，晋锡二等男。

是时，滇边野夷杀英官马嘉理，英公使诉於朝，朝旨趣捕急。玉科搜获而通凹、腊都等十五人，钅巢送省城伏诛。谳定，会邓川罗洪昌谋乱，袭州城，遂移师马甲邑，克东山，擒渠率。二年，移广西右江镇。创发，乞解职，疏甫上，適苏开先陷腾越，势岌岌。玉科力疾视师，不百日悉平之，被赏赉。三年，徙广东高州镇。六年，署陆路提督，坐其侄汝楫仇杀知府孔昭鈖，镌三级。寻复。

十年，法越事起，率师出关，扼观音桥，法军至，设三伏败之。闻谷松警，亟往援，而敌已乘虚入，数战皆利。明年，法以重兵入关，教民应於内。玉科曰：“吾百战馀生，今得死所矣！”开关搦战，中砲亡，诸军皆溃，至无人收其尸。李秉衡莅关，乃归其丧，妻牛氏殉焉。追赠太子少保，谥武愍，予大理、镇南关建祠。

毓英所部多骁将，玉科外，首推李惟述。

惟述起锦江绅团，尝与和耀曾施方略，谋所以缀寇，故省城获保无事。逮马荣败，回众走城外，犹留顿弗去，毓英患之，召惟述计诛其悍将。悍将故暱惟述，一日，天乡明，惟述率千人入其壁，悍将方沐，诘所来。惟述曰：“奉上官檄讨野夷，不识路径，故来问。”悍将指画以示，惟述从其背击杀之，大呼曰：“为兵者出前门，从逆者出后门！”回众惊散，省城遂无寇踪。累勋至都司，补鹤丽镇游击。克楚雄，迁参将，署维西协。与经历锺念祖分攻广通、南安，下之，补顺云协，署开化镇总兵，仍留驻其地。无何，寇涌至，城再陷。惟述虑残民，佯议和，卒以计脱归，坐免。

是时，省城复震，马如龙专倚汉兵守城。惟述分领其众，内诘奸宄，外御强敌，省城复安。论功，复故官。从毓英攻杨林，寇败溃，然犹坚守小偏桥、十里铺，冀断我粮餽。惟述乘胜克一撮缨、萧家山，又与岑毓宝攻克石虎冈，运道始达。进平罗次，复楚雄，军势大振。已而州西又告急。毓英谓西军弛律，咎在诸将不和，乃以大理、丽江军事属玉科，而属惟述以云、蒙、赵。惟述遂攻克镇南，镇南为大理屏蔽，寇以全力死守，至是拔之，寇益蹙。上念其苦战，赐珍物。

迤西用兵，频岁饥嗛。先是，惟述遣军攻云南，久弗克，弥渡亦旋得旋失。嗣与玉科谋，乃檄诸军毋浪战，期秋穫整军。届期果大破云南驿，分兵略弥渡，并克之。又与玉科会军蒙、赵。杜文秀者，故永昌累，初匿大小围埂。其据大理也，围埂回实助之。玉科图取大理，惟述亦统兵克大围埂，而小围埂犹据壁自保。逾岁，轰克之，檄署腾越镇，收其地。进攻乌索，未下，遭忧归，不复出。久之，卒於家。

初，玉科尝杀仇，持其首谒毓英，意诘责即为变。毓英笑勿问，且善抚之。惟述性戆直，业骡马，初不知希荣贵。及奉上赏白玉搬指，適与指合，乃惊叹天子圣神，益效忠无贰志。所设市肆，悉以“巴图鲁”号名之，其荣幸朝命如此。平滇，杨、李功为多，而玉科用兵，则尤神於出没云。

蔡标，字锦堂，贵州威宁人。家贫，落魄无以自资，入滇，设汤饼肆宜良。以胆略称。久之，充练目。从岑毓英军克宜良、路南，补把总。同治二年，马荣据省城，毓英坚守籓署，誓与城存亡。标领死士数十人潜至，叩门入，毓英惊喜。标问：“有军械否？”曰：“有。”标曰：“寡不敌众，奈何？当为公募兵！”遂往宜良、路南鸠集旧部，得千人，毓英赖以成军。籓署获全，标之力也。及马如龙至，标率效力战，荣败走。从征迤东西，连下十馀城，进规曲靖。寇袭潘文元营，标率三百人顿陶家屯扼后路。张保和蹙寇至海坝，标分兵要之，寇溃入城。克曲靖，迁守备，赏花翎。

五年，毓英西征，标引兵从。时镇雄降寇复叛，漆维新据子山，李开甲据磺山。毓英策先攻角奎，令标为前驱。抵雄塊，寇出拒，大破之，连拔二山，斩二逆。明年，从攻猪供箐，与诸将直捣中坚，下之。移师海马姑，夺红岩、尖山，乘胜薄其栅。标贾勇先登，诸军鼓譟继进，擒渠率。凯旋，擢游击。七年，署镇雄营参将。会杜文秀偪省垣，标出宜良、汤池，略七甸。未几，武定、禄劝连告警，复与杨国发攻富民，缀寇势。寇攻杨林亟，标往援，连破小街、白龙桥巨垒。垒甫得，旋复失，势益炽。标入自长坡，寇殊死战，不可败。翼日，自石子河逾文笔山而下，佯北，诱寇入，攻克东山寺，尽夷杨林寇垒。八年春，援师宗，攻破洛红甸、豆温乡，拔其城。於是嵩明、富民相继收复，省城始安。

明年，威宁陈大杆据红崖，杨绍贵等据香炉山，四出剽夺。标越境助击，诱执陈酋，钅巢送州城；吴奇忠亦破香炉山。事宁，擢标总兵。十一年，诸军环攻大理伪城，标略其南，力战一昼夜，克之。南门寇欲窜下关，标复自城追出截击之，无幸免者，晋提督。十二年，移攻云州，抵猛朗，望见寇壁坚緻，标曰：“此宜先绝外援也！”乃遣陆纯纲等扼邦盖、丙弄，而自率师克猛朗，歼其酋丁雁甲。论功，赏黄马褂，檄署鹤丽镇总兵。全师抵城下，标攻北门，段瑞梅等自东南梯而下，轰击之，尽殪。又先后平永北、宾川妖匪，腾越、乌索降匪，开化、大窝子窜匪，更勇号额尔克。光绪二年，入觐，道贵州，毓英留统威宁练军，扼守要隘。已，复平梵净山馀匪、桐梓会匪、湖南董倒寨回匪。

七年，毓英移抚福建，标率滇军渡台，诏补云南开化镇，仍驻台北。逾岁，赴本官。十年，法越事起，标募旧部出关，宣光、临洮数战皆利。其守富良江，遍掘地营，法砲不能中，岑军驻河内者遂不为所窥。著有地营图说，甚明晰。十三年，署云南提督。毓英檄治倮黑山军事，标率师前进，效力合攻，夷缘江百数十垒，诛其魁张春发，拓地千五百里。二十年，录平永北夷匪、广南游匪功，赏双眼花翎、头品服。越六年，再入觐。会两宫西幸，即赴行在，随扈入陕。抵西安，廷旨命招旧部。寻坐约束不严褫职，诏念前功，予留任。明年，还滇，以所部罢弱，解遣之，释处分。三十一年，徙广东琼州镇。次年，卒。附祀毓英祠，予威宁建祠。

瑞梅，字春堂，籍剑川。有勇略，年十六从军，隶毓英麾下，战常陷坚。攻猪供箐、柯渡、大理，并冒险进。历龙陵营参将，维西、永昌协副将。同治十三年，入觐，赏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擢记名提督。寻署腾越镇总兵。光绪间，以边兵乱，城陷，随复之。后卒於官。

夏毓秀，字琅溪，云南昆明人。少以义勇著。滇回乱，以堡长从军，充选锋。

昆明被围久，粮餽阻绝，道殣相望。毓秀率团勇助击，运道始通，补千总。师克路南、禄丰，积勋至守备。

同治二年，岑毓英引兵西，遣毓秀略富民，擒其酋马富，富，马荣弟也。乘胜克嵩明、陆凉、武定，署参将。毓英虑元谋回挠后路，使毓秀要之。攻克附城巨垒，偪攻县城，截其粮路，寇患饥乏，弃城走，进复马街。三年，回酋李芳园陷白井，击卻之。规曲靖，师屡失利。毓秀至，寇狃数胜，易视之，且登城作谩语。毓秀愤甚，率死士先登，疾击之，寇大溃，合兵下霑益、马龙。明年，补提标右营游击，统领四十八堡民兵。七年，西寇陷禄丰，毓秀败绩，退安宁，分兵扼腰站、禄。

逾岁，寇涌至，再败，毓秀退入省城，坐免官。已而寇大举分道入，马如龙出大西门御之，参将杨先芝等倒戈相乡，毓秀被重创。又明年，攻杨林，击破十里铺，复官。毓英规安宁，毓秀自蓖郎绕出碧鸡关下，潜师袭大小普坪，克之。进取独树铺，会岑毓宝复其城。九年，论克广通、南安功，迁副将。

十年，攻东沟，寇出拒，败之，师深入，毓秀陷重围，迳路危■C7，弃马步战，身受十数刃。如龙驰救，舁归壁，晕眩死，有间苏，将校环泣，毓秀慨然曰：“丈夫以身许国，马革裹尸，固大快事！奚悲为？”闻者莫不感奋。创小差，整军复进，卒夷寇垒，擢总兵，赐号利勇巴图鲁。移攻云州，寇筑碉环城誓死守，师久攻不下。

毓秀先分兵夺碉，孤城危棘，寇无固志，遂拔之，以次复腾越及大小猛统。十三年，入觐，上垂视伤痕，慰劳备至，益感激愿用命。会创发，乞归。

光绪二年，赴四川，统领省标十营。七年，松潘番蠢动，数扰边，命署总兵治之。既至，擒首恶，抚良懦，番民以安。其地固荒服，设学额百馀年，多为他邑人所占，讴诵益寂寥。毓秀方夷大难，即选聪颖子弟入署读书，斥私财建书院，广延名宿，崇化励贤，至是始闻弦歌声。九年，实授。莅镇十载，培堤岸，濬沟洫，储仓廪，士民德之，至建生祠以祀。

二十年，朝鲜乱起，日军侵奉天。毓秀自请赴前敌，比入京而和议成。会鹿传霖出督四川，奏毓秀自随，於是再莅松潘镇任。初，甘肃循化番族拉布浪寺夙强悍，数越界侵掠。毓秀初莅镇，遣兵防守，安抚馀众，而拉部擅命如故。既复任，遂率将士出关，克碉十馀，擒渠率，斩以徇诸夷。诸夷皆伏服，莫敢惕息。蜀边宁静，擢提督。巴塘西三岩野番数入边，商旅苦之，号称“夹坝”。毓秀率众入其部落，招诱首领，宣播朝威，动以祸福利害，诸番皆束首归命，晋头品秩。

二十六年，授贵州提督。会拳乱作，亟统兵入卫。抵蒲州，车驾西幸，命率师驻韩侯岭，许专摺奏事。明年，调湖北，命分所部留守太原。毓秀以三子瑞符领六营诣防，而自率全军随扈北上。寻移广西。逾岁，行次广东，总督陶模奏署陆路提督。九月，还湖北。宣统二年，创发，卒於官，谥勇恪。

毓秀性忠朴，不治家人生产。治军数十年，布衣蔬食，见者不知其为专阃云。

何秀林，云南宜良人。少从岑毓英军，攻罗川，袭定远，略曲靖，每战必克，累功至守备。讨猪供箐，寇悉锐出，围攻姜飞龙前营，毓英往援，令秀林策应，於是夹击，大破虏，复进捣中坚，擒其酋陶新春，合师剿克海马姑，迁游击。同治七年，西寇围省城，从毓英自宜良七甸破大小石垅、麻苴、新村，进取大树营。运道达，移师呈贡，败晋宁、昆阳援贼，拔其城，迁副将，赐号效勇巴图鲁。

攻澂江，迭克要隘，直薄城下，城寇遁，毓英攻西北二门，秀林助之。张元林败入城，官军梯而登，马忠入西门，秀林入东门，元林惧，仰药死。澂江平，与李廷标协守杨林。八年，寇犯邑市旧县，防军告亟，秀林赴之，连破马家冲、前街、邑市。会廷标亦往援马龙，两军以无主将失和，寇蹈瑕入杨林。秀林闻警驰还，励众坚守，而都司杨桐等先溃，秀林遂陷重围。李惟述援军弗能至，秀林力尽，溃围出，被巨创，退保宜良、北屯。杨林陷，坐免。秀林营员何裔韩伤重几死，犹携文卷以行，与秀林收集溃兵，赴省助战，大板桥之役，与有力焉。

其秋，攻易门，与署知县周廷献克西门、大小龙口及黄泥堆，断樵汲，分兵佯攻西北，诱寇出，而遣将潜袭西南。秀林督军冲入，寇惶恐，伪乞抚，秀林弗许，卒大破之，复故官。无何，粤寇陷禄丰，秀林约练目丁同义反正。同义倒戈以应，秀林分军夺门入，擒渠率，城遂复，晋总兵。九年，师攻澂江，秀林破城外五山巨垒，寇掘地为营，师久无功。秀林诈退，隐卒诱之，回酋马敏功等堕其计，并殒於阵，馆驿遂无遗寇，进克鐍兮，擢提督。明年，补普洱镇总兵。

光绪十年，法越事起，从毓英出关，统三千六百人驻兴化。法军退宣光，勒兵而进，丁槐军西南，秀林军东南，攻大寺、大寨，破之。城内法军开壁出荡，秀林所部中弹数十人，战益力。法军驰入壁，城外垒栅林立，砲台棋布。秀林数攻城，为所絓，乃开地道轰溃之，於是攻城无所阻，遂偪城而军。十一年，法军数万来援，刘永福军溃。秀林遗马维骐往救，坚守地营，敌不得逞。已而维骐亦被困，秀林至，法军乃解去。周视各营，伤亡既众，不获已，退顿城下。策敌必猛攻，豫窖地雷以待。敌果至，雷发，法军死伤枕藉。秀林乃从容集残军，退保同安，图再举。和议成，罢戍，移临元镇。十六年，卒。

杨国发，云南建水人。讨云南、贵州匪，以战功数迁至守备。咸丰十年冬，署提督申有谋攻富民，国发长左翼，诸生张执中导之出麦厂间道，克黄土坡、永安庄。

入城，围攻之，寇弃城走，迁都司，赐号果勇巴图鲁。明年，进剿禄丰及广通各井，皆下之。

同治二年，从岑毓英西征，连下十馀城，直趋楚雄。国发先克古山寺、双桥巨垒，飞炬焚之，夺东门入，城克。会大姚告警，国发领兵赴救，破援贼桃花村。合城围，知县硃士逵举火应，约期启关，大姚平。移攻镇南，以寇援大至，檄还省。

三年，权元新营参将，与诸军拔曲靖，并复霑益、马龙，再迁至副将。四年，广西州土寇啸乱，杀游击陈萃、知县李瑞枝，国发率师讨之，斩其酋张显，境赖以安。

越三年，西寇围楚雄亟，国发从间道入，与守将李惟述日夜鏖战，经月馀，攻不剋，粮尽援绝，城陷。国发冒围出，仍绕道还省。

七年，寇分路大举，一自富民据城西北，一自安宁据城西南。毓英入援，遣国发扼杨林。俄而李芳园等悉众来犯，势张甚。国发告亟，毓英使蔡标赴之，与国发破小街、白龙桥。旋为寇所乘，地复失，乘势偪城下，缚草束薪，累积如堵墙，列枪砲其上，俯击城中，谓之“柴码兵”，将士损折过半。国发不获已，再告亟，请援师，毓英自将兵破之，檄国发署普洱镇总兵，顿师桃园，接应诸路。

八年，寻甸回围马龙，国发至，会诸军战卻之。夜将半，进掩贼营，乘风纵火，熛烟张天，尽焚其垒，围解。转斗逐北，连破十里铺、小偏桥、长坡六十馀里，迁总兵。规弥勒竹园村，马世德构开、广回来援，国发破之赵林寨。十年，攻云南县，与惟述会军普淜，分道入，国发迭克要害。寇窜观音寺，国发麾兵击之，又毁七碉，直薄城下，与惟述军合。十一年，轰裂城垣三十馀丈，相继而登，巷战一昼夜，拔之，留所部守其地。秋，徙镇下关，进围榆城，先后克大小围埂，擢提督，赏黄马褂，更勇号绰勒欢。

十三年，再权普洱镇。光绪七年，毓英抚福建，国发率师驻台北。明年，还云南。十年，从毓英援越南宣光、临洮，每战皆克，予优叙。二十六年，卒，附祀毓英祠，予本籍建祠。

张保和，云南师宗人。初从岑毓英讨回寇，积功至守备。同治六年，越境讨猪供箐，屡获胜。寇窜海马姑，复与蔡标等合击之。攻大寨，悍酋张项七死拒，保和执予以刺，堕马，枭其首，寇气慑，诸军乘之，大捷，迁游击。明年，西寇围省城，毓英入自曲靖，遣保和为前锋，攻克石虎冈，驰救邵甸，破之。移师杨林，迭克要害，皆挥矛冲阵，所向辄靡。寇见保和旗帜即反奔，无敢与抗者。数负重伤，裹创力战，气不少沮。先后攻克呈贡、晋宁、富民、嵩明，大小百馀战，未尝一挫。省围解，迁副将，赐号扬勇巴图鲁，署楚雄协。

规昆阳，遣都司陈贵等自津径取河西乡，而自率师攻仁和街，越墙而入，手刃悍寇数人，一鼓克之，河西亦平，於是城围合。保和揆形势，谓宜先克海口，因勒兵以进，村民争迎附，二十馀寨皆下，遂复州城，署开化镇总兵。九年春，攻弥勒竹园，马世德赴救，保和迎击之，身先陷阵，弹贯鼻及眼，血盈面，士卒愤懑，卒大破之。连克上下坝，竹园平。赴本官，更勇号曰刚安。进取茂克，战数捷，阿迷、大庄望风詟惮。夺后山，增筑砲台，俯瞰其寨，日夜轰击之，汲路绝。寇骇乞降，保和许之，收器械，捕恶党，徙降回大庄。十一年，以次复田心、日者乡。时赵发攻鐍兮未下，保和自开化驰剿。直抵马街，破上下两寨，徙降回新兴，擢提督。十二年，论克腾越功，赏黄马褂，授鹤丽镇总兵。

十三年，开化大窝子土夷复叛，毓英收抚之，檄保和再莅开化镇任，发兵二千，责千总李瑶等戍其地。瑶等纵兵凌虐，於是土夷大愤。逾岁，光绪改元，回酋马河图嗾与汉民閧，保和欲树功，与署知府姚嘉骥侈张其事，请调兵数千，发饷巨万，剋期大举。毓英廉得实，斥之。保和怒，乃罢戍，以失守闻。毓英遣何秀林进击，保和诇将至，宵入燔数寨，称克复。毓英乃罢保和。明年，调湖南永州镇。三年，卒。

保和在滇将中以智勇著，功亦盛。其卒也，年未四十，时人惜之。

论曰：滇回初起，势颇盛，自如龙反正，其气始衰。然非有以善驭之，剿抚兼施，滇事亦未易定也。耀曾善于结士，玉科神于用兵，标等皆善攻坚；而毓秀忠朴，兵后能崇儒兴学，尤称知本，民建生祠以祀之，宜哉！

## 列传二百四十四

蒋东才 刘廷 李承先 李南华 兄子得胜 董履高 董全胜牛师韩 曹德庆 马复震 程文炳 方耀 郑绍忠 邓安邦

蒋东才，字轶众，安徽亳州人。咸丰初，捻酋张洛行围城，筑砲台高阜，俯击城中，东才兄遇害，愤甚，乃创义团，为官军前驱。会城中粮尽，东才杀马飨士，与同邑刘廷、李承先夜縋城出袭，毁之，寇遁。

四年，投豫军，英翰器其才，俾充哨长。战亳北，被巨创，卒擒其渠。南道团练大臣毛昶熙檄领东震营，累勋至守备。商丘寇之据金楼也，东才筑土为山顿其上。

寇来袭，辄败去，纵兵乘之，遇伏，砲石雨坌。东才方解衣激战，寇突出袭我后，东才回矛决荡，大歼其众，寨拔。同治二年，规汝宁。夜获逻卒，东才乃服寇装，效口号，夺门入，诸军踵之，夷巨垒。乘势下南阳、息县，又败之商丘大周集。数迁至副将。七年，张总愚北犯，东才攻以火，殪寇千馀。又截击任柱等黄河、徒骇间，晋总兵，赐号威勇巴图鲁，徙守运河。捻平，擢提督。明年，赴陕征甘肃窜匪，并败退波罗营以西马贼，更勇号额腾额。十二年，从克肃州，赏黄马褂。事宁，假归。

光绪初，统领豫军。先后疏浚贾鲁河、京师内外城河。除甘肃凉州镇总兵，仍留豫。十三年，黄水暴涨，力护郑州以下堤工，救难民二千馀。风雨罢劳，遘疾困笃，俄卒於工次。优诏赐恤，予开封、亳州建祠。

廷既解亳围，旋夺西境两河口，补千总，从宋庆驻守宋集。同治间，从攻怀远，平高丘，积功至参将。任柱等掘荥泽将图北，又从庆迎击。夜率壮士袭其营，寇南走，廷截之光州，诛其酋张显。复破张总愚於饶阳、临邑，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赐号额腾依巴图鲁。八年，入陕平绥德，赐秩头品。宁夏既宁，赏黄马褂。光绪四年，卒於洛阳，祀亳州。

承先，字光前。少英敏，好读明戚继光书。亳平，赴归德击高州匪，拔汝宁寨，与有功。同治间，攻张冈，匪首孙葵心来援，围承先数匝，冒围出，裹创力战，败之，迁都司。进解光州围，连败之上蔡、祥符。守黄河，降中牟寇冯增，再迁副将。

张总愚窜畿南，又从庆败之饶阳，赐号节勇巴图鲁。长驱玉林镇，战良久，中矛，浴血陷阵，大捷。逐北济阳，直蹙之黄河，晋号志勇，擢总兵。录守运河功，晋提督。

光绪十四年，河工成，遣散夫役近数万，为奸民所惑，啸聚硃仙镇。提督董明礼被围，巡抚倪文蔚议剿，承先止之曰：“用兵必有溃扰，归、陈各属不能安枕矣！

且河工夫役数十万，设有牵动，患更大。”乃单骑往抚，杖其前者数人，馀皆愕错，受部勒。十七年，署河北镇总兵，自同治八年至是凡三摄矣。寻补归德镇。四月，卒。亳民感之，建祠以祀。

李南华，字孟庄，安徽蒙城人。咸丰初，粤寇陷江宁，淮北捻蜂起。南华治团卫乡里，击捻数获胜，累勋至守备。捻入境，率死士百人拒之，斩悍贼百馀，进讨群捻，七战皆捷，迁游击，赐号猛勇巴图鲁。

同治改元，平澮北。先是，苗练沛霖跨有长淮，既输款发、捻，大诛练之异己者，群练帖伏。独南华与抗，翦除其党，沛霖怒，遣张建猷等围蒙。南华破之马家店，再至再败之，寻就抚。明年，复叛，筑垒蒙城东南，断我粮运，南华会总兵王才秀击卻之。沛霖深堑长濠，谋久困。南华誓死守，数出战，负重创，力疾攻之，尸山积。会粮绝，令众潜取之以为食，一夕皆尽，寇大駴。出奇兵夜袭之，夺其辎重以归，斩馘不可称计。僧格林沁入城，见家食人肉，南华竟体创痕，深叹异之。

唐训方上其功，超擢总兵。未几，统全军驻守怀远。三年，徙临淮、寿州。闻任柱入蒙境，亟还军，而捻又窜豫，巡抚乔松年移抚陕，奏自随。张总愚扰关中，率师驰击之。陕事定，称疾去。

久家居，慷慨好义，值岁饥嗛，毁家纾难，诵声如沸焉。光绪二十四年，土寇牛世修倡乱涡阳。南华闻警，率练勇赴援，会各军击退之。明年，巡抚邓华熙疏荐其才，令综凤、颍、六、泗团练，参皖北军事。数获剧盗，萑蒲敛迹。调赴豫，权河北镇总兵，寻补福建汀州镇。二十八年，卒。乡人思其德，籥建蒙城专祠，报可。

其兄子得胜，佐治乡团，亦颇力。沛霖之乱，战常陷坚。累迁参将，赐号奋勇巴图鲁。蒙围解，改练为军，俾得胜领之。转战直、鲁、苏、豫，颇有功。克宿迁、郯城，擢总兵，补安庆协副将。直、东平，晋提督，更勇号曰刚安。移军江宁，平土寇胡志瑞乱，仍归於亳。十七年，卒，恤如制，附祀英翰祠。

董履高，字仰之，安徽合肥人。咸丰末，粤寇乱，治练卫乡里。同治元年春，李鸿章治军上海，履高隶戏下，从援北新泾、四江口。师攻常熟弗克，履高率敢死士数百先登，拔之。连克昭文。历迁至守备。二年，从克江阴、无锡、金匮，移师浙江。时寇麕集嘉善，江、浙道梗。西塘势险奥，寇据为嘉善犄角，殊死众。履高率众泅济，直薄垒下，砲弹掠肩过，弗少顾，譟而上，手刃数悍贼，夺纛而舞，气百倍，寇惊乱，拔西塘。旋克嘉善，江、浙师始相应。四年，师复宜兴、荆溪、嘉定、溧阳，履高每战必克。追击金坛寇，斩馘数千，馀党星散。五年，援湖州，破广德，晋游击。

鸿章征捻，檄履高出淮城，次车桥镇，遇寇，击败之。寇截淮关税银，一日夜驰数百里夺还。时捻酋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窜山东，履高东西驰逐，夷阬谷，拔卤莽，当者辄靡。捻集麻城、光山、固始间，编木为城，实土其中，燃砲俯击，众莫敢偪。履高率千人，夜掘隧，曳木入，衷击之，尽殪，擢副将。事宁，假归省亲。九年，募淮军赴晋防河，以功晋总兵。

光绪三年，蒙古草地马贼蜂起，移师防归化、包头。沙漠平衍，寇骑梠疾，日尝数遇，以寡击众，月馀，讨平之。母忧去。五年，起署浔州协副将。郁林大竹根故盗薮，官军莫能制。履高至，潜易装诇其地，选劲卒数百，距寇巢十里外而军，佯示怯，寇易之，不戒备。忽大风雨，履高锐师宵加之，击杀数百人，寇奔遁。

九年，法越肇衅，移顿南宁、龙州备策应。明年，再署浔州协。思恩革生莫梦弼构苗匪，广、黔各匪，据五岗以叛。五月，深入苗疆，擒梦弼诛之，事遂定。擢提督，赐号奇车伯巴图鲁。调署新太协，仍驻龙州。十月，徙屯枚，与法军血战数昼夜，左足中砲几断，当轴遽易之，谅山遂陷。年馀，创平，除庆远协。寻谢病归。

十五年，补广西左江镇总兵，严军纪，能捕剧盗，乡民感之，为立主生祀焉。

二十五年，调直隶正定。时拳民始萌蘖，月朔望说法愚民。履高督兵擒其渠，绳以法，馀皆股栗，匪卒不敢入境。明年，畿辅大乱，独正定晏然。历江苏淮扬镇、贵州安义镇，袁世凯疏留北洋练军。三十一年，除寿春镇。淮流盛涨，城不没者数尺。履高晨夜徼循，修补救护，城得无虞。三十二年冬，巡视泗州防营，坠马，旧创发，假归。越二年，卒。诏优恤，予建祠。

董全胜，字凯臣，江苏铜山人。同治初，以把总隶李鸿章军，充马队官。攻无锡，全胜率敢死士为军先，擒伪潮王黄子隆，城遂克。复金匮、宜兴、荆溪、溧阳、常州、嘉兴，皆有功，累擢守备。移剿捻，贼扰福山、宁海诸地，全胜分防吴家闸，潜出贼背夹击，毙无算。贼南窜，复败之莒州、沭阳，追抵海州境，贼创亡略尽。

赣榆六塘河之战，毙贼尤夥。东捻平，擢游击，赏花翎。张总愚窜畿南，全胜败之安平。贼偷渡滹沱河，全胜追剿伪怀王邱得才一支殆尽。贼趋天津，全胜冒雨急驰，绕截贼前。贼回窜高唐，南走陵县、临邑，適黄、运涨，贼既困於水，又屡受巨创，不能军。西捻肃清，擢升参将。驻津沽管练军营，率所部开濬陈家沟，抵北塘咸河百馀里，岁溉稻田无数。

光绪十四年，以塞永定河决口功，升副将。北运河红庙漫口，全胜率军堵塞，诏以总兵记名。二十二年，王文韶督直隶，擢充天津练军翼长，兼带中营砲队。二十五年，卒，年六十，恤如例。

全胜治军四十年，与士卒同甘苦，故临阵咸为效命；又善以寡击众，身经数百战，未尝一挫败。鸿章恆称之。

牛师韩，安徽涡阳人。父斐然，官知府，在乡治团练。师韩随父击贼，数挫之，称“牛家团练营”。咸丰八年，投皖军，破赵家海、檀城集，收抚各圩。十一年，发、捻各寇窜扰睢宁。师韩以少击众，克周堂，积勋至守备。同治二年，苗沛霖据凤台，与捻首张洛行互犄角，数百里寇寨林立。蒙城被围久，士卒无现粮，城几溃。

英翰方牧宿州，亟赴援，而悍党斜趋西南，将袭我后。適师韩率骑旅至，战卻之，又出奇兵通运道。已而英翰以凤颍道统蒙、亳诸军，与捻相持数月。师韩常以骑兵摧寇锋，援师续至，复选卒溃围会援军，躏寇垒数十，飞弹伤额，裹创力战，寇党歼焉，围解。

先是，英翰计擒洛行，及其子喜、义子王宛兒，夜献僧格林沁军，先遣师韩单骑诣大营，乞兵迎解，穿寇垒而过。比寇觉，驰劫之，不及，张酋竟骈诛，时师韩年甫冠也，再迁至游击。嗣从英翰剿发寇，战霍山黑石渡，大败之。未几，陈得才、蓝长春等构党号十万，游弋英、霍、潜、太间。师韩请英翰剿抚兼施，不及旬日，降者踵接。得才穷蹙自裁，而长春犹嵎负。师韩苦战，婴十馀创，屹不动。旋蓝逆伏诛，馀众悉平。张总愚合赖文光、任柱窥蒙、亳，围雉河集。师韩闻警，率师直薄寇营，内外夹击，遂解重围，擢参将，赐号信勇巴图鲁。

六年，任柱窜山东，截之於郯城，又击退宿迁、运河悍贼。东捻平，超擢总兵，更勇号曰达春。七年，西捻窜直、豫间，英翰请驰兵汴梁，入卫畿辅，檄师韩率骑旅三千会援。寻命驻黄河以南备守御。师韩日与豫捻鏖战，所向辄捷，长驱山东境，复与诸军截之恩县。捻惊走，蹑至盐山、海丰，驰四昼夜抵高唐。捻涌至，将犯运河。会天大风，师韩趋上风邀击，寇大溃。西捻平，赏黄马褂。英翰疏称其好谋能断，堪胜提镇任。捻酋宋景诗逋诛，复以计擒僇之，晋提督，赐秩头品。

光绪元年，授河南归德镇总兵。十五年，调河北镇，遭父忧去。二十年，日韩构衅，授甘肃宁夏镇，命入卫，驻军榆关。事定，还本官。二十一年，河湟回蠢动，师韩赴之。次西宁，闻平戎驿被围久，亟入。大峡距驿四十里，悍回数千恃险负命。

师韩以四百人制之，血战竟日，贼败溃，复大峡，其小峡寇亦遁。旋创发，卒於军。

当其赴援时，阴雨弥旬，山迳耸巘，行帐无所用，士卒有假居旅舍者。提督董福祥劾之，议夺职，师韩未及知而已疾终。事闻，诏复故官。总督周馥状其绩以上，予原籍建祠。

曹德庆，安徽庐江人。粤寇蹂皖，练团保境。嗣从官军克柘皋、三河，被重创。

改隶淮军吴长庆麾下。同治改元，李鸿章督兵上海，檄德庆探贼，尽得其虚实，大破贼新桥。时总兵程学启被围，复从长庆疾击之，围解。自是官军连下十馀城。德庆战常陷坚，积勋至守备。水陆军规苏州，德庆一军为游兵。苏城既下，从克无锡、金匮，移师援浙，助击平湖、乍浦、海盐，据寇弃城走。兴城寇来犯，迎击败之，弹贯右臂，裹创克嘉善，攻嘉兴。从刘铭传克常州，徇下宜、荆、溧、太、嘉诸邑，晋参将。再从郭松林援浙，克湖州；援闽，克潭、浦。东捻平，擢总兵。防直、东运河，铭传困西捻黄、运间，德庆领所部横击之。西捻平，晋提督，赐号烈勇巴图鲁。师旋，驻守江苏，历扬州，徙浦口。会天旱，天长、盱眙盐枭煽乱，擒其渠陈红庆诛之，解遣胁从数万人，发粟赈饥。驻江阴，建议筑鹅枭嘴及下关砲台。

光绪二年，统淮扬水师，疏濬赤山湖埂，荡金陵诸河道。十年，法越衅起，移军防吴淞，增筑南石塘、狮子林砲台。曾国籓疏荐其设防要隘，不避艰险，授狼山镇总兵，留防如故。皖北饥，输巨金助赈，诏旌之。十六年，罢戍，赴本官。时通海里下河纵横数百里，枭寇出没，民苦之。德庆尽法惩治，奸宄浸息。二十七年，卒，恤如制，从祀长庆祠。

马复震，字心楷，安徽桐城人。曾祖宗梿、祖瑞辰、父三俊，均见儒林传。复震年十六，袭云骑尉。以祖若父均死于贼，誓欲杀寇，投诗曾国籓行营。国籓奇其才，遂檄令增募兵，号淮勇。初，国籓治团练长沙，号湘勇。李鸿章募兵皖北，以淮勇继之，然初不称淮勇。淮勇之名，实自复震始。

国籓困祁门，复震扼祁门櫸根岭。次年，会军御寇石门桥。又从攻徽州，拔统领唐义训於重围。迭克黟县、徽郡，又大捷屯溪、岩市，以解徽州围；大捷孔灵，以克绩溪、祁门。复震性刚，不能下人，人或谗之国籓，国籓稍稍戒饬之。复震颇责望国籓，谓：“不当用人言戒我，乃不我知也。”会左宗棠率师征浙，调复震从攻馀杭，比战皆捷。馀杭既克，追寇至遂安、开化、马金。湖州既克，追寇至铅山县坊湖镇。常为诸军选锋，积功至副将。宗棠奏其血性过人，胆识坚定，又好学知书，请改文职，格於例，以总兵随宗棠剿捻陕西。

复震自初入军，即誓死灭贼，捻平，年三十，始归娶。事母孝，友爱诸弟甚至。

生有奇姿，骯髒不平，往往至於大醉泣下，辄歌诗以自遣。海疆日益多事，朝廷图自强，创造火轮兵船。鸿章任湖广总督，遂委复震管带操江船，则益研求西国水师兵法。鸿章督直隶，调巡北洋，时国籓为两江总督，仍令往来南北，且合疏荐复震沉毅有为，足胜海疆专阃。光绪三年，简授阳江镇总兵，已前卒月馀，年未四十。

於是鸿章念其积劳久，且兴淮军及海上兵船，复震皆首其事，乃奏请优恤。著有莪园诗钞；又尝从寇中携父残稿出，展转兵间，卒请宗棠序而刊之，为马徵君遗集。

程文炳，字从周，安徽阜阳人。初结乡团自卫。年十八，投袁甲三军，领马队为选锋，战辄冠其曹，洊升至守备。从克定远，破湖沟寇圩，补潜山营游击。同治二年，率所部二千人驻蒙城。会苗沛霖构捻来犯，相持八阅月，大小百十战，数获胜。已而捻酋葛小年拥众可数万，殊死斗，蒙围益急，与布政使英翰内外夹击，大败之。僧格林沁军至，诛沛霖。文炳会诸军擒小年等骈僇之，皖北始稍靖。

四年夏，任柱、赖文光复入皖。英翰顿雉河集，与寇相持五十馀日，饷糈不继，兵疲馑，文炳邀击之，军士战稍卻，语所部曰：“此生死呼吸之际，汝辈尚不力耶？

军令在，不汝恕！”策马陷阵，将弁继之，呼声震天，寇披靡。追战至夜分，左臂中矛伤，裹创力战，寇惮之。援至，因大破虏。论功，擢总兵。五年，补贵州清江协副将，驻军皖北。

朝命英翰抚皖。初，文炳以军事与英翰不相能，至是称疾不出。英翰之母贤，诸将自史念祖以下均母事之。英翰以母命召文炳，至则拜床下，誓捐前隙共生死。

比出，即檄统前敌师干。是时，捻骑飘忽成流寇，李鸿章既定圈河策，文炳统皖军万五千人，与总兵张得胜等进击。东捻势蹙，任柱死，其党四散，大呼文炳名求降。

鸿章逮降卒问故，佥曰：“昔皖北善后，程公以身家保乡人。今我辈穷而乞怜，必能拯我。”其信义孚人如此。英翰上其功，擢提督。

六年，西捻张总愚北犯，诏文炳率师入直会剿。逾岁，败之滹沱河。各军至，捻狂奔，争先渡河，弃骡马赀粮河干。文炳下令军中曰：“速济追贼，敢取物者斩！”

於是皖军先渡，蹑贼而南，斩馘无算。西捻平，赏黄马褂，还驻亳。十二年，授江西九江镇总兵。光绪二年，移疾去。明年，秦、晋大饥，捐巨赀佐袁保恆办赈济，民获甦。五年，起署寿春镇，旋补官南赣。九年，擢湖北提督。绿营废弛久，文炳既受事，实行加饷抽练法，军容一振。莅官十载，遭本生继母忧，终丧。会中日战事起，诏趣赴京。至则命统皖军驻守张家湾，寻授福建提督。

二十五年，入觐，假归。明年，拳乱作，诏福建、江南、浙江、安徽、江西勤王军受节度，赴彰、卫、怀备守御。又明年，提督长江水师，目睹船械窳敝，乃牒商刘坤一、张之洞改用快枪；调师船二百，编为游击备策应。又以师船旧砲不能击远，与缘江各省筹易快砲，增饷益师，军威始壮。宣统二年，卒，年七十有七。先是，诏疆阃诸臣条陈时政，文炳洞见新军症结，具疏未上。俄病笃，命缮入遗摺中，分编兵籍、节饷糈、增额缺、造器械、变操法五事。上嘉其老成谋国，下所司行。

优诏褒恤，予本籍及立功省分建祠，谥壮勤。

方耀，字照轩，广东普宁人。咸丰初，随其父原治乡团，所部多悍勇。嗣投官军，征土匪有功，补把总。自是连克清远、广宁、德庆，截击连州窜匪。总督黄宗汉疏荐谋勇冠军，叙都司，赐号展勇巴图鲁。九年，发寇陈四虎侵广宁，土匪四应。

耀入自英德，会水师抵三峡，沉贼船，水路始通。进解阳山围，击退婆迳、黄陂各匪，匪奔韶州，复大破之。十年，从克仁化、南雄。总督劳崇光倚以破贼，令援赣，连下安远、平远。十一年，援闽疆，下武平、永定。时伪兴王陈金缸陷信宜，数犯高州。耀还军助击，大败之。

同治二年，肇、罗寇氛炽，客匪众至十馀万。耀与副将卓兴以所部八千人夹击之，迭破巨垒，焚其屯粮。其党郑金斩金缸以降，郑金即郑绍忠也。高州平，晋副将。三年，赴平远八尺墟，坐县城失守、进兵迟误，暂褫职。时发寇丁太阳分据武平，耀自平远进逼，奋击退之。又设伏诱敌，乘胜径斫贼营，大溃，城贼亦惊走，遂克武平；而丁贼犹据永定，负固不下，耀进围之，诇知贼将赴金砂，隐卒以待。

贼至，伏起，贼返奔，追袭之，夺城外砲楼土垒，俯瞰城中，日夜下袭，贼尸山积，启东门遁，复故官。四年，伪康王汪海洋窜大埔，耀还军扼守，遇伪侍王李世贤，血战三昼夜，以少击众，大败之。复与绍忠会师入闽，连克平和、诏安、长乐、镇平，而馀匪啸聚和平者势犹盛。耀以无备，再褫职。旋收嘉应，复官。

七年，授南韶连镇总兵，调署潮州。潮俗故悍，械斗夺敓以为常，甚且负嵎筑寨，拒兵抗粮。耀以为积匪不除，民患不息，乃创为选举清乡法，先办陆丰斗案，明正其罪。潮人始知有官法。陈独目结会戕官，谢奉章恃险擅命，并捕治之，潮民遂安堵。暇辄釐占产，征逋赋，丈沙田，潮税岁增钜万。又御水患以保农田，建书院以育俊秀，士民颂之。总督瑞麟状其绩以上，赏黄马褂。

光绪三年，调署陆路提督。五年，还本官，治潮州、南澳、碣石军事。九年，法越构兵，充海防全军翼长，改署水师提督。越二年，实授。尝率师出捣盗穴，广、惠安谧。十七年，卒，恤如制。

耀身矫捷，履山险若平地，眼有异光，暮夜击枪靡弗中，以故粤中诸匪咸惮之。

绍忠，籍三水。始随金缸为寇，既自赎，提督昆寿许领其众为一营，号安勇。

克广西岑溪，赏都司衔，始更名。永定、大埔之役，与有功。数迁至副将，权罗定协。寇据嘉应，其党谭光明等殊死战。绍忠扼守长沙墟，寇至，击卻之。城寇悉众出，并力追击，擒渠率，城拔。以次征肇庆、思平诸匪，赐号敢勇巴图鲁。平五坑客匪，更勇号额腾伊。自是察匪所向，捕之。不二年，擢提督，补潮州镇总兵。光绪二年，搜治钦州、灵山积匪，晋秩头品。五年，攻克琼州、儋临，赏黄马褂。十年，权陆路提督。粤故多匪，绍忠颇善治之。攻剿遍粤境，转战闽、桂，匪为敛迹。

十五年，授湖南提督。十七年，还综广东水师。二十年，加尚书衔。越二年，卒，恤如制。

邓安邦，广东东莞人。以勇目积功至守备。同治三年，从耀等克武平。四年，汪海洋陷镇平，围平远。安邦赴援，抵城下，饥疲甚，杂食薯芋，卒解城围。再败贼大柘、超竹。嘉应陷，与诸军截歼之，晋游击，赐号锐勇巴图鲁，迁参将。光绪三年，补清远营游击。明年，匪首欧就起袭据佛冈，安邦约绍忠内外合攻，复其城，获就起，置之法。十二年，授湖州镇总兵。十四年，卒。

论曰：自发、捻起，各省兴团练，淮、皖为盛，实淮勇之始也。东才以下诸人，初皆起乡团，其后或隶豫军，或隶淮军，皆先后著战绩，为时所称。方耀以粤团归官军，善战兼谋勇，尤善治盗，民多感颂，兹故并著之。

## 列传二百四十五

徐延旭 唐炯 何璟 张兆栋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进士，出知广西容县。师克浔州，与有功，累晋知府。同治九年，除知梧州。光绪三年，迁安襄荆郧道。八年，晋广西布政使，命督办海防，得专奏事。时法人谋占全越，巡抚张之洞、侍读张佩纶先后疏荐堪军事。会南定陷，朝命出镇南关，与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筹防，未行，越官刘永福战胜怀德府纸桥，状其绩以上。

九年，出关，至北宁而还，顿龙州，被命为巡抚，敕趣永福规河内。延旭上部署防守状，略云：“固广西边疆，必守北宁；固云南边疆，必守山西。左军前锋分驻北宁、涌球，去城止十二里。一旦有事，援之则无辞於法，听之则有惭於越。不如徙军入城，城固我储粮屯戍所也。并简锐扼浪泊湖北岸，为山西声援；别募勇百人扼月德江，与陆军相表里。”附请吏部主事唐景崧留军。

初，法人犯顺安，越未败，遽乞和。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或谓因故君未葬，冀缓须臾；或谓因废立嫌疑，朋兴党祸。越臣黄佐炎等录寄和约，越诚无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籓篱？刘永福现驻山西，法人拟益师往攻，请毋撤兵，用警戎备。”越王阮福升嗣位，遣使告哀，并恳允其诣阙乞封；复具和约二十七条及黄佐炎禀，上之枢府。左宗棠檄前布政使王德榜募勇扼桂边，朝命受延旭节度。

其冬，力疾再出关，驻谅山，趣军进取，分袭海阳、嘉林缀敌势；并请拨船严扼海口，断其出入：谕仍力守北宁。於是令左军黄桂兰、右军赵沃协防其地。適山西陷，延旭犹虑兵力薄，复遣使入关募勇，通旧五十馀营，厚集於此。随令广间谍，安地营，禁扰民，严冒饷；然沃等皆寡识，桂兰尤侈汰，与越官张登坛日事宴乐。

登坛故通法，嗣以有郤泄其事。上命延旭罢登坛，或囚而杀之，延旭以力不能制而止。日唯筹军火济师，以为兵力厚，可恃以无恐。桂兰复希风指，侈谈部下能战，延旭益信之，遂六上书请战。上不许，敕保守未失陷地，毋贪功。

十年，法军陷扶良，三路攻北宁，桂兰溃奔太原。李鸿章电奏失守，延旭犹上言：“西联滇军，东防江口，北宁断无他虞。”上责其饰词。会岑毓英抵保胜，部署边外各军，遂命延旭军属之。初，延旭之任西抚也，未及两月，亦知桂兰等未可恃。嗣以临敌易将，操之急，易生变，以故诰诫备至；而桂兰等且纵兵剽夺，越民不堪命，忿滋甚。是役也，群反噬，城乃陷。延旭上其欺饰状，并自纠请治罪。上怒，诏革职留任。

法军乘胜入芹驿关，复命力扞之，毋再失。延旭以景崧护军收残兵，更约束，令驻屯梅。时谅江、朗山、狼甲相继屠溃，谅山教民且蠢焉思动。延旭鉴覆辙，严禁防军向越官索夫米，有伐一草一木者斩，越民仍不知感。適德榜至，劝延旭勉自支振，图再举。於是更严勒粤军，仿楚勇制，力求后效。而逮问之命下，吏议斩监候，改戍新疆。追论举主，之洞、佩纶，均被诃责。延旭未出都，病卒。子坊，自有传。

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训方子。训方督师金口，炯驰数千里省视。越夕难作，仓皇奉遗疏谒曾国籓，得代奏。武昌复，求遗骸归葬。

桐梓乱民起，治乡团御之。服阕，入赀为知县，铨四川。

咸丰六年，署南溪。值滇寇李永和蠢动，蓝朝柱应之，陷叙州，吏士皆恐。炯乃训练兵壮，晨夜徼循，人心稍靖。有为寇所获者，纵之还，曰：“为我语唐青天，决不犯南溪一草一木！”炯领兵偪吊黄楼，单骑入营，谕以利害，朝柱款附。永和改犯犍为，炯驰救，壁不动，俟其懈乘之，寇狂奔，自相辚藉。旋与楚军解成都围。

八年，檄署绵州事。时郫、彭军事棘，调还省防守。炯诇得黑窝盗虚实，请限八日毕乃事，果如所言。除知夔州，未上，逾月，永和围绵城，炯掘壕登陴，民助赀粮。

炯居城三月，不下，誓死守；援至，围始解。已而湘、黔军閧州署，骆秉章劾罢之。

事白，仍治军。

同治改元，统安定营。会石达开围涪州，与刘岳昭期会师，击走之。其夏，石党窥綦江。炯闻警驰援，燔其壁，寇溃，大破之长宁。以疾还成都。秉章询寇势，时寇退滇边，声入黔，炯曰：“此诱我军东下耳。彼必走夷地，乘虚入川，宁越宜警备。”俄而寇入紫地，复请遣唐友耕军大渡河扼之。达开返西岸，退为倮夷所窘，食尽乞降，枭诛之。明年，权绥定府，区邑为八路，路若干场，场若干寨，置寨总，行记善恶法，月朔上其簿亲判之；又立书院二、社学八十馀：境内称治，下其法他县。越二年，赴陕佐治营田。捻首张总愚犯新丰，大败之。

六年，四川总督崇实命率师入黔。黔患贫瘠，崇实先问以理财策，炯曰：“理财莫若节用，节用莫若裁勇，裁勇莫若援黔。”崇实然其言，遂以军事属之。连破偏刀、水上、大平、黄飘、白堡，擒斩王超凡、刘仪顺，降潘人杰、唐天佑，皆积寇也；又克平越、甕安、黄平、清平、麻哈：迁道员，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嗣为吴棠所劾，还蜀。

光绪四年，丁宝桢督四川，令佐治盐筴，旋补建昌道。六年，署盐茶道，条上善后六事，谓：“发引必先新后旧；徵税必先课后引；收发盐引，责成盐道；改代引张，责成州县；缴残则严定限期；办公则优给公费。”议行，凡百馀年引目浑殽、款项轇轕诸弊，至是尽革，语具盐法志。八年，张之洞、张佩纶先后奏荐堪军事，於是擢云南布政使。炯率川军千人驻关外，滇军悉归节度。既莅事，裁夫马，治厂务，并釐卡，清田粮，民困少苏。

法人夺我越南，被命赴开化防守，即於军前除巡抚。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

上大怒，褫职逮问，刑部定谳斩监候。久之，上意解，三历秋审，赦归。左宗棠胪其治行上於朝，命戍云南，交岑毓英差序。十三年，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东川、威宁铜铅各厂，疏陈变通章程，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并报可。惟经营十五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

三十一年，谢病归。三十四年，以乡举重逢，晋太子少保。逾岁卒，年八十，恤如制。

何璟，字小宋，广东香山人。父曰愈，见循吏传。璟，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转御史。咸丰七年，英人陷广州，总督叶名琛获谴罢，而巡抚柏贵等罪相埒，谴弗及，时论譁然，璟乃分别上其谬误状。明年，英舰入津沽，疏陈战守要略，先后抗论外务，疏凡八上。迁给事中。十年，出为安徽庐凤道。同治二年，迁按察使。捻至，与总兵喻吉三随方应御，寇不得逞。四年，晋湖北布政使。

逾岁，到官，值黄陂饥嗛，民就食江、汉，便宜发帑金济之。九年，擢福建巡抚，历山西、江苏。遭父忧，服阕，起闽浙总督。

光绪三年，备日本议起，治海防，饬戎政。其夏患水祲，日坐城上督拯难民，凡阅七昼夜，醵金恤之。水退，濬洪塘江，导支流入海，后患稍杀。五年，兼署巡抚。时日本议废琉球，数以兵舰浮闽、沪。璟以台湾地当要冲，基隆尤扼全台形胜，乃调集轮舶，增募兵勇，建筑砲台，备不虞。

九年，法越事起，海防戒严。璟令总兵张得胜等分扼诸郡，提督孙开华等分扼台、澎，并檄杨在元署台湾镇，助防守。明年，又上福、厦、台益船募卒状，上皆勖励之。已而会办军务，张佩纶至，事皆专决，视璟等若属吏；又严劾在元贪谬，璟坐疏忽，干吏议。以是益畏事之，不敢为异同。佩纶调舟师砲船局，璟亦以砲布衙署自卫。廷旨以闽事亟，谆谆谕固守。逮战书至，璟告佩纶曰：“明日法人将乘潮攻马尾矣！”佩编弗听。舟师大挫，璟欲驰援，而临浦无舟可济，株守省城，卒致闽事日坏；然犹左袒广勇，虽逃不问，颇为时訾议。乃飞章自劾，而廷旨已先召还京。寻御史亦劾其阘冗，部议褫职。十四年，卒。

张兆栋，字友山，山东濰县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铨刑部主事，累迁郎中。

出知陕西凤翔府，莅事三月，而回寇窃发，乃募乡兵捍之。无何，城被围，寇且掘长壕图久困，兆栋晨夕登陴慰劳守者。寇轰溃西南城，蚁附上，兆栋躬冒矢石，战甚力，寇不得逞。益固结绅民，誓坚守，阅十有六月，援师至，围始解。超授四川按察使。咸丰四年，调广东，迁布政使。左宗棠治军嘉应，餽运阻绝，兆栋殚心筹画，给食不乏。历安徽、江苏，皆称职。

九年，擢漕运总督。时运河久废不缉，兆栋虑海警阻漕，为上治河济运状，称旨。十一年，再调广东。粤俗嗜博，闱姓害尤烈，疏请禁止，报可，而总督英翰曲徇商人请，弛其禁，兆栋劾之，落职，遂兼摄总督事，禁益严，终其任，粤吏无敢言闱姓者。光绪四年，母忧归。服阕，起福建巡抚。

十年，法越事起，法舰窥台、闽。张佩纶衔命会办闽防军务，兆栋畏其焰，曲意事之，日谒如衙参。佩纶虚饰胜状，诏发万金犒兆栋军。兆栋且疏劾大员谋遁，意指何璟也，朝旨令据实以闻。已而事亟，己亦微服匿民间，数日略定，复出任事。

璟罢，兆栋兼总督，朝廷论马尾失守罪，褫职。十三年，卒於闽。宣统元年，复官。

论曰：法越初构衅，号识时务者争上书忼慨言战。未及旬日，延旭败退广西，炯弃关外新安行营。何璟、兆栋慑张佩纶之气势，怯懦而无所主，事急皆遁。方其互相汲引，不恤举疆事以轻试；及其败也，其党益肆言荧听，而此数人者，遂得保首领以没。朝廷固宽大，亦失刑甚矣。

## 列传二百四十六

冯子材王孝祺 陈嘉 蒋宗汉 苏元春马盛治王德榜张春发 萧得龙 马维骐覃修纲 吴永安孙开华硃焕明 苏得胜 章高元 欧阳利见冯子材，字翠亭，广东钦州人。初从向荣讨粤寇，补千总。平博白，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改隶张国樑麾下，从克镇江、丹阳，尝一日夷寇垒七十馀。国樑拊其背曰：“子勇，余愧弗如！”积勋至副将。国樑殁，代领其众。取溧水，擢总兵。

同治初，将三千人守镇江。时江北诸将多自置卡榷釐税，子材曰：“此何与武人事？”请曾国籓遣官司之。所部可二万，饷恆诎，无怨言。莅镇六载，待士有纪纲，士亦乐为所用。寇攻百馀次，卒坚不可拔。事宁，擢广西提督，赏黄马褂，予世职。赴粤平罗肃，移师讨黔苗，克全茗、感墟。九年，出镇南关，攻克安边、河阳，凯旋，再予世职。光绪改元，赴贵州提督任。七年，还广西。明年，称疾归。

越二年，法越事作，张树声蕲其治团练，遣使往趣驾。比至，子材方短衣赤足、携童叱犊归，启来意，卻之。已，闻树声贤，诣广州。適张之洞至，礼事之，请总前敌师干卫粤、桂。逾岁，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其时苏元春为督办，子材以其新进出己右，恆悒悒。闻谅山警，亟赴镇南关，而法军已焚关退。龙州危棘，子材以关前隘跨东西两岭，备险奥，乃令筑长墙，萃所部扼守，遣王孝祺勤军军其后为犄角。敌声某日攻关，子材逆料其先期至，乃决先发制敌。潘鼎新止之，群议亦不欲战。子材力争，亲率勤军袭文渊，於是三至关外矣。宵薄敌垒，斩虏多。

法悉众分三路入，子材语将士曰：“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

士气皆奋。法军攻长墙亟，次黑兵，次教匪，砲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与诸军痛击，敌稍卻。越日复涌至，子材居中，元春为承，孝祺将右，陈嘉、蒋宗汉将左。子材指麾诸将使屹立，遇退后者刃之。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越二日，克文渊，被赏赉。连复谅城、长庆，擒斩三画、五画兵总各一，乘胜规拉木，悉返侵地。

越民苦法虐久，闻冯军至，皆来迎，争相犒问，子材招慰安集之，定剿荡北圻策。越人争立团，树冯军帜，愿供粮运作乡导。北宁、河内、海阳、太原竞响，子材亦毅然自任。於是率全军攻郎甲，分兵袭北宁，而罢战诏下，子材愤，请战，不报，乃挈军还。去之日，越人啼泣遮道，子材亦挥涕不能已。入关至龙州，军民拜迎者三十里。命督办钦、廉防务，会办广西军务，晋太子少保，改三等轻车都尉。

十三年，讨平琼州黎匪，降敕褒嘉。调云南提督，称疾暂留。二十年，加尚书衔。值中日失和，命募旧部至江南待调发。和议成，还防。二十二年，赴本官。二十六年，入省筹防，会拳乱作，请募劲旅入卫，上嘉其忠勇，止之。逾岁，调贵州。

二十八年，病免。明年，广西土寇蜂起，岑春煊请其出治团防。方募练成军，率二子以进，而遘疾困笃。未几，卒，年八十六，谥勇毅，予建祠。

子材躯幹不逾中人，而硃颜鹤发，健捷虽少壮弗如。生平不解作欺人语，发饷躬自监视，偶稍短，即罪司军糈者。治军四十馀年，寒素如故。言及国樑，辄涔涔泪下，人皆称为良将云。

王孝祺，本名得胜，安徽合肥人。初入淮军，以敢战名。从李鸿章规三吴，积勋至守备。又从张树声克常、昭诸城，释平湖围，历迁副将。论克宜、荆、溧、嘉、常功，擢总兵，赐号壮勇巴图鲁。从援浙，连下湖州、长兴。是时，树声弟树珊攻湖北德安阵亡，坐失主将，贬秩。战败东捻，复故官。西捻平，晋提督，更勇号为博奇。旋赴山西防河，大搜马贼。值晋饥，斥家财以济，民德之，贼所窜匿，辄先诇以告。事宁，赐头品秩。光绪六年，声督督两广，奏自随。历署潮州、碣石总兵。

九年，徙右江镇，主钦、廉防务。

明年，潘鼎新来乞师，领勤军赴龙州，而鼎新已遁，乃从子材诣镇南关截溃勇。

宵袭文渊，入街心，马踣，亟易骑，率死士绕山后，攀崖上，破二垒。俄而法军分路入，直攻关前隘，复自后路仰击，敌稍卻。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祺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右路者西岭也，其部将潘瀛袒臂裸体，冲入敌阵，故伤亡独多。至日暮，孝祺击败之，夺三垒而还。攻谅城，瀛执帜先登，并力克之，城复。取太原，予世职。明年，授北海镇总兵。二十年，赏双眼花翎。逾岁，谢病归。越四年卒，恤如制。

陈嘉，字庆馀，籍广西荔浦。从苏元春征黔苗，累勋至副将，赐号讷思钦巴图鲁。平六硐，擢总兵，调赴湖南守宝庆。鼎新抚广东，嘉引兵从。抵思恩，值土寇啸乱，计擒其魁莫思弼，诛之。

法越之役，率镇南军出关扼谷松。敌至，砲甚猛，退顿坚老，已而战船头、陆岸，皆捷。法军据纸作社，师设伏诱之，嘉出挑战，敌悉众迎拒，战方酣，元春隐兵起，斩法将四人、兵二百八十馀。捷入，赏黄马褂，授贵州安义镇总兵。未几，法军大举寇坚老，鏖战数昼夜，被重创仆地，左右掖之去，既觉，麾刀叱退，仍奋击败之。逾岁，法军薄长墙。左路即东岭，嘉争其三垒，宗汉继之，七上七下，嘉被创者四，气不少沮。孝祺自西来援，合击之，遂夺还。以次复文渊、谅山，进规谷松，力疾赴前敌，诏嘉之，赐头品秩，予世职。创发，卒於军，年未五十，谥勇烈。

蒋宗汉，籍云南鹤丽。同治初，回寇入境，方居忧，其酋马金宝逼令受先锋印，佯以终制辞。潜归里，至江干，无舟可济，追骑将及，仰天祝曰：“苟得留身报国，当建此桥！”果得浮槎以免。既贵，成金龙桥，亘数百丈，行旅至今赖之。初隶杨玉科麾下，每战辄为先锋。从攻猪供箐，其下有吴家屯，为寇储粮地，备奥阻。宗汉间道得大溜口，率死士百，縋幽凿险，忍饥抵壁下，置药桶，设伏线，潜出约师，火发，大败之，繇是知名。又从玉科迭下各郡邑，积勋至副将，赐号著勇巴图鲁。

战小围埂，勒马挺矛，当者辄靡。岑毓英见而叹曰：“真虎将也！”大理平，擢提督，赏黄马褂。攻锡腊、顺宁，皆先据要险，设伏败敌。人皆谓其善谋云。事宁，更勇号图桑阿。克云州，署腾越镇总兵。攻克乌索，授顺云协副将。

光绪改元，英繙译官马嘉理入滇边，抵户宋河遇害，坐疏防，镌秩付鞫。明年，复腾越，起副将。五年，靖远平，复故官。法越之役，率广武军出关，功与嘉埒。

和议成，赐头品秩，除贵州遵义镇总兵。二十年，赏双眼花翎。二十六年，署提督，调云南。越二年，还贵州，予实授。明年，卒，予建祠。

苏元春，字子熙，广西永安人。父德保，以廪生治乡团，御寇被害，州人建祠祀之。元春誓复仇，从湘军。同治初，随席宝田援赣、皖、粤，累功至参将，假归。

六年，领中军征黔苗，破荆竹园，赐号健勇巴图鲁。连克要隘，更号锐勇。八年，统右路军，值思州苗犯镇远，复击卻之，进复清江，擢总兵。黄飘之役，黄润昌战死，元春驰救，亦败退，干吏议。克施秉，复故官。九年，攻施洞，拔九股河，又改法什尚阿勇号。薄台拱，苗遁走，晋提督。明年，复丹江、凯里，军威益振，赏黄马褂。以次下黄飘、白堡，驿道始通。逾岁，循清水而南，所至辄靡，惟乌鸦坡犹负固。复自东南破张秀眉砦。残苗将北走，黔军遏之河干。元春麾军驰之，截寇为二，斩数千级，降三万馀人，苗砦悉平。元春留顿其地，抚降众。论功，予云骑尉。全黔底定，赐头品秩。光绪初，平六硐及江华瑶，被赏赉。

十年，和议中变，法人大举攻桂军。潘鼎新荐其才，诏署提督。遂率毅新军驻谷松，取陆岸，鏖战五昼夜。上嘉其勇，命佐鼎新军，再予骑都尉。规纸作社，敌缘江筑垒，夜将半，师设伏诱之，其左树木幽深，元春隐兵其中，敌至，於是夹击，大破虏。既而法人犯谷松，师连战失利。敌毁镇南关，元春出陇窑御之，不克，退幕府。当是时，自南宁至桂林，居民大震。鼎新罢免，遂命主广西军事。十一年，法人寇西路，元春趋艽封截之，乃引去。俄攻关前隘，失三垒，元春亟驰救。诘朝，助子材扼中路，大捷，语具子材传。长驱文渊，元春踵至，诇知敌据驱驴墟，乘其未整列逐之，敌夺门走，进扼观音桥，而停战诏下，诸军分顿关内，元春驻凭祥，居中调度。和议成，授提督，晋三等轻车都尉，又改额尔德蒙额勇号。

还龙州，其南曰连城，号天险，建行台其上，暇辄取健兒练校之，授以兵法。

西四十里即关，崇山相崟，一道中达。元春相形胜，筑砲台百三十所，嘱统将马盛治镇之。凿险径，辟市场，民、僮懽忭。复自关外达龙州，创建铁路百馀里，增兵勇，设制造局，屹然为西南重镇。加太子少保，晋二等轻车都尉。二十五年，入觐，命赴广州湾划界。

前后镇边凡十九年，阅时久，师律渐弛，兵与盗合而为一，蔓滋广。朝命岑春煊督两粤治之，御史周树模劾元春演饷纵寇，敕春煊按覆。春煊谓不斩元春无以严戎备，诏夺职逮讯。初，湘军旧制，军饷月资衣食外，馀存主将所备缓急，岁馀乃给之，名曰“存饷”。元春莅边，凡所设施，不足，移十二万济之。刑部拟以斩监候，狱急，元春请以应领公款十六万备抵偿。於是部再疏其状，谓其父死难，例得减，诏戍新疆。

元春躯幹雄硕，不治生产，然轻财好士，能得人死力。尝与法人接，独持大体。

金龙峒者，安平土州地，为中、越要隘，法将据之，与争不决。而游勇万人恆出没为法患，法莫能制。其总督入关来求助，元春悉召至资遣之，金龙七隘卒归隶。法商李约德为寇所掠，总署虑启衅，以属元春。元春简驺从诣山下，寇闻，送之出。

时元春已积逋二十万，或劝其请诸朝，元春叹曰：“吾任边事，致外人蹈绝险，尚敢欺朝廷要重利乎？”卒不可。法感其义，赠宝星。既入狱，年已六十矣，无子，幕士董左右之。法总统闻其状，急电公使端贵等谋缓颊。喜，具以告，元春曰：“法，吾仇也。死则死耳，藉仇以乞生，是重辱也！君为我谢之。”居戍四年，御史李灼华疏其冤，事下张人骏，廉得实，请释归，而已卒於迪化。贫无敛，新疆布政使王树棻为治其丧。宣统改元，复官，子承赐，戍所生。

马盛治，字仲平，籍广西永安。以孝著。初随席宝田征黔苗，积功至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苗疆平，更勇号哈丰阿，迁副将。从克六硐，擢总兵。越事急，遂率师出关。时宣光、太原、牧马溃勇索饷譁变，盛治轻骑往抚，汰弱留强，军纪以肃。逾岁，法人悉锐至，腹背受敌。盛治具餱粮，间道绕敌前，与元春诸军夹击之，遂复南关。克文渊、谅山、长庆，频有功，赏黄马褂。光绪十二年，除柳庆镇总兵，仍统边军佐元春，筑砲台，设廛市，赏双眼花翎。二十一年，会办中越界务。连破西林、郁林诸匪，晋提督。二十八年，移署左江镇。南宁各属故盗薮，至即麾军搜剿，寇闻风遁。遂檄所属练团筑卡，坚壁清野，寇大困。其酋黄和顺等犹负嵎，官军攻陇赖，遇伏，枪弹雨坌，盛治被重创，众掖之出，旋卒。

盛治居边十七年，元春倚如左右手。元春尚宽，而盛治济以严，边境赖以宁谧。

卒，年五十八，谥武烈，予思恩、南宁建祠。

王德榜，字朗青，湖南江华人。咸丰初，粤寇扰境，与兄吉昌毁家起乡兵，战数利。五年，援江西，攻奉新，吉昌战死，德榜领其众，誓复仇。七年，论克瑞州功，叙经历、州同。明年，从将军福兴援浙，复衢、处各城，擢知州。又明年，从援安徽，克婺源，迁直隶州知州，援例加道员。其夏，歼贼浮梁景德镇。十年，平广信，寇遁入浙。徙防玉山，归左宗棠节度。十一年，李世贤、李秀成先后来犯，并击卻之，赐号锐勇巴图鲁。

同治改元，所部譁变，又不禀宗棠命，私越境驻广丰，褫职留军。寻还浙。世贤犯遂安，出常山、华埠截之。会宗棠耀兵龙游，令扼全旺。世贤遣骁贼分道驰救，德榜自右路夹击，皆愕走。城寇犹未下，逾岁，偪城南，筑三垒，寇夜遁，复官。

移师浮梁，连下崇光、阳溪诸渡。三年，释广信围。其秋，复东乡，长驱江山、玉山、广丰、铅山，所至皆下，擢按察使。

是时，世贤合汪海洋出入江、广边，连陷龙岩、南靖、漳州。德榜将二千五百人驰援，合刘典军为西路军，攻莒溪，克之。四年春，授福建按察使。复古田，攻南阳，师少卻。俄而海洋率黄、白号悍党可二万列田垅，典先入，德榜为承，奋击之，寇返西岸。德榜追至下车，海洋下马痛哭，其党挟之走。黄、白号衣者，海洋所蓄死士，号无敌，至是丧失过半矣。四月，邀击世贤於安溪，进攻乌头门，复漳城，驰大埔，郭扬维率四千人降，乘胜克南靖。易勇号曰达冲阿，迁布政使。十月，援嘉应，顿塔子墺，与诸军环偪之。追寇，寇返奔。时宗棠军大埔，麾下止八百人，势岌岌，亟召德榜扼三河坝。地当潮州要冲，皆山道绝涧。德榜至，察地势，度寇必不往，且主帅军孤悬，寇直犯必不支，乃请当中路，卒与典军出寇前遏之。十二月，复嘉应，诛海洋。捷入，赏黄马褂。六年，遭父忧归。

十年八月，宗棠征河州回，德榜诣军所综营务。时黑山垒林立，势张甚。德榜率二千人自狄道渡洮，以石鼓墩左拂黑山，右扼边家湾，形便控驾，乃筑二垒其上，与诸军痛击，寇垒悉平。进驻迤南三甲集，率骑越山南下，大破之。剿东乡，抵阴洼泉，遇伏，下马督战，寇溃。迭克要害，寇并入谢家坪。十一年，傅先宗战殁新路坡，德榜接统其军，申明纪律，诛将弁先溃者六人，士气复新。羌地旷，夙患狼，往往百十成群，夜入幕帐噬人。德榜令将士习猎搜捕，狼患减。甘南既平，抚降回十馀万。濬狄道河渠，获沃壤百馀万亩。降敕褒嘉，赐头品秩。光绪元年，母忧，解职。六年，再赴新疆，以旧部驻张家口。七年，入京，教练火器、健锐诸营，兼兴畿辅水利。

十年，越南事亟，率师赴难。抵龙州，募新军八营，号定边军，单骑诣谅山，谒徐延旭陈方略。令提督张春发分兵驻朝阳山、半陇山左右，何秀清等驻驱驴墟，通运道，而自领兵赴镇南关。北宁陷，权广西提督。战丰谷，败，苏元春不往援，德榜衔之；以故元春败於谷松，亦不往救。德榜自负湘中宿将，与督师不洽。潘鼎新责其战不力，劾罢之，以所部属元春。九月，复被命赴那阳，进偪船头，战数捷。

明年，军油隘，法军犯长墙，出师夹击，据文渊对山，鏖战数日，杀伤略相当。

越日，陈嘉争东岭三垒，德榜击其背，克之。是日晨，出甫谷，敌援至，冲截为二，部将萧得龙及春发战最勇，歼法军百馀人，获粮械无算。敌被截，大溃。已，复合诸军攻谅城，法军扼驱驴墟，地故有德榜旧垒，坚且緻。平明，德榜歼其六画兵总一，诸军继之，城复。谷松敌势仍悍，又歼其三画兵总一，於是法人大溃，悉返侵地。复故官，被赏赉。寻移疾去。十五年，授贵州布政使。十九年，卒，恤如制。

张春发，字兰陔，江西新喻人。初隶刘松山麾下，充探骑，频有功。累迁至副将，赐号杰勇巴图鲁。从征陕回，规宁灵，战常陷坚，擢总兵。金积堡寇决渠淹我师，春发开沟筑堤，引流反灌，破垒二百馀，更勇号曰哲尔精阿。复巴燕戎格及河州，晋提督。光绪二年，从刘锦棠取迪化，连克玛纳斯、达坂、托克逊，赏黄马褂。

进复西四城，予世职。五年，安集延布鲁特入寇，春发度幕趋博斯塘特勒克，捣其巢，逐北至俄境。

法越肇衅，从德榜夺东岭。法援大集，弹入右额，贯左颊，裹创力战，大捷。

除广西右江镇总兵，署广东陆路提督，赏双眼花翎。二十一年，平永安、长乐匪，予实授。二十六年，调湖北，逾岁，徙云南。魏光焘劾其营务废弛，论戍。三十二年，张之洞白其诬，复官，综两江营务。宣统三年，病免，旋卒。

春发治军严，尝云兵佚则骄惰，以故朝夕躬训练，暇辄使濬河流，平道路。然木讷寡文，疏酬应，同官先施者恆不答礼，且往往气凌其上，卒以此丛忌。

萧得龙，籍湖南蓝山。咸丰初，从援赣、浙，积勋至提督。调赴闽，克南阳、漳州。攻嘉应，寇遁，追扼北溪，大败之，赐号博奇巴图鲁。光绪初，移师甘肃，克东乡太子寺。越事危棘，与法人战南关，杀伤略相当，夺东岭三垒。功最，赏黄马褂。事宁，署庄浪协副将。创发，卒於官，予优恤。

马维骐，字介堂，云南阿迷人。少从岑毓英军征回寇，积功至都司，捕盗尤有名。越南事亟，又从毓英出关，以偏裨当一路。法越之战，滇军多有功，而以维骐及覃修纲、吴永安为著。师攻宣光，垂克，法援大集，围刘永福军，维骐锐身驰救，鏖战二昼夜，击卻之。从攻临洮，功最，迁副将，赐号博多欢巴图鲁。

光绪十三年，袭攻倮黑，间道济澜沧江。贼惊溃，斩其酋张登发，辟地千里，晋总兵。频年越匪乱，骚扰各州邑，设方略治之，边境以安。二十四年，除广东潮州镇。越四年，擢四川提督。仁寿、彭山土寇起，焚教堂，杀教民，势汹汹。岑春煊谂其嫺武略，军事一以属之，用兵数月，以次戡定。三十一年，打箭炉关外泰凝寺喇嘛谋叛，率师讨平之。会巴塘蠢动，杀驻藏大臣凤全，川边大震。维骐剿抚兼施，克要害，擒渠率，赐头品秩、黄马褂。赵尔巽督川，改编巡防军，奏充翼长，训练士卒，创设将弁学堂，军民绥戢。宣统二年，卒，恤如制。

覃修纲，籍广西西林。隶毓英麾下，与维骐齐名。征回有功，累迁至参将，赐号勤勇巴图鲁。从克云州，晋副将，更勇号曰隆武。宣光之役，修纲独扼夏和、清波，分兵取嘉喻关，复招越民九千，分顿要隘，缀法军。缅旺前接山西、兴化，后达十州、三猛，为敌所据，出不意袭克之。次年，永福战失利，军溃退，修纲仍坚持不动。战临洮，斩其二将，夜半时，率死士短兵搏击，法人大败。乘胜复各郡县，北圻诸省皆响应。修纲出奇兵直捣越南中部，而奉命罢戍。

事宁，赏黄马褂，署川北镇总兵，仍留滇。历权普洱、开化诸镇，坐事免。光绪二十五年，起甘肃西宁镇，留滇如故。三十一年，卒，予建祠，并毓英祠附祀。

修纲性忠勇，官开化久，有惠政，士民感颂，因寄籍文山云。

吴永安，籍云南广西州。毓英部将中称骁果。以征回功，累迁至副将，赐号尚勇巴图鲁。从克澂江，擢总兵。平馆驿，晋提督，更勇号曰额特和，赏黄马褂。毓英抚福建，奏署台湾镇，未之官，忧归。起治云南边防。法人浮小舟渡沱江，永安乘其半济，击败之。趋宣光，留三营扼守，而自间道还兴化合岑军。既而诸军攻宣光，与修纲分扼要隘，取嘉喻关，攻临洮，战益利，予优叙。和议成，署昭通镇。

讨平武定夷匪，补鹤丽镇。光绪十九年，卒，附祀毓英祠。

孙开华，字赓堂，湖南慈利人。少从军，从鲍超援江西，战九江小池口，伤右臂。援湖北，再被创。池驿之役，夹击败敌，积勋至守备。同治初，转战皖、赣间，迁副将。克句容、金坛，赐号擢勇巴图鲁。以次攻金溪、南丰、新城、宁都、瑞金，并下之，晋总兵。广东，嘉应乱，败贼黄沙嶂，降者十馀万，擢提督。五年，除漳州镇总兵，仍北行追捻入楚。其秋，赴本官。总督文煜累疏荐其才。十三年，总督李宗羲治江防，设霆庆、霆汇诸营。厦门与台、澎对峙，势险要，开华以超旧将，被命治厦门海防。募勇成捷胜军，赴台北、苏澳营办开山，诏署陆路提督。

光绪二年，率师东渡，顿基隆，顾北路。其时后山阿绵、纳纳社番畔服靡忄互，开华领所部抵成广澳，量地势，察番情，进驻水母丁。悍番分路迎拒，开华麾军鏖战，阵斩数人，馀败溃。师入高崁，直捣其巢。溃番并入阿绵，其地水湍急，耸巘巉岗，砲台错列，备奥阻。开华轰击之，纵以火箭，复绕道攻其后，番骇走，遂克之，擒其魁马腰兵等枭於市。九日三捷，论功，赏黄马褂。四年，霆庆军统将宋国永卒，开华接统其众。会加礼宛、巾老耶畔，据鹊子城，师攻不克。总督何璟以军事棘，令开华进新城，许便宜行事。开华浮战舰入自花黎，袭攻后山背。四日悉夷诸社，斩二百数十级。番乞款，缚姑乳斗玩以献，寘之法。台北平，被赏赉。明年，内渡，再署提督，秋，复渡台。九年，回任。已，复出办台北防务。

十年，法人来犯，时刘铭传主军事。铭传故淮军宿将，知开华幹略，檄守氵扈尾。初，法舰八艘至，开华度其必登岸，令诸将分伏砲台后，露宿以待。部署甫定，而敌弹雨坌，烟焰翳天，偪台而前。开华见势猛，分路截击，自夜至午，卻而复前者数四。台既毁，短兵接战。开华锐身入，手刃执旗卒，夺其旗以归。诸军士见之，气益奋，斩馘二千馀级，法人遁走。欧洲诸国以失国旗为至辱。捷入，予世职，拜帮办军务之命。和议成，还本官，旋予实授。十九年，卒，谥壮武。子道仁，亦官福建提督。同时守沪尾者，硃焕明为最著。

焕明，籍安徽合肥。初从铭军征粤寇，积功至游击。平东捻，迁副将。西捻犯畿疆，蹑之沧州、德平，战数利，晋总兵。光绪元年，台湾生番骚动，从唐定奎往讨，连破竹坑山、内外狮头，擢提督。法越之役，法军分道犯沪尾。焕明当北路，被重创，战益力，开华直入击退之。旋移师台北，平番社，军嘉义鹿港。土寇数千薄城，焕明率三百人与战，殒於阵。事闻，附祀定奎祠。

苏得胜，亦籍合肥。从铭军讨捻，积功至游击。战常陷坚，赐号励勇巴图鲁，屡迁提督。法舰寇台湾，从铭传守台北。战基隆，大捷，记名海疆总兵，更勇号曰西林。沪尾告警，铭军回援，於是基隆再失。逮沪尾既复，得胜还驻六堵。规基隆，全军会月眉山，曹志忠将左，刘朝祐将右，得胜居中。敌至左路，击卻之。逾岁，法益兵攻志忠营，得胜领数百人往援，战失利，提督梁善明阵亡，右师亦溃，月眉复不守。而得胜已先营六堵，筑城十馀里，诸军获安。相持月馀，和议成，始开港。

旋补建宁镇，仍留防沪尾。数剿生番，感瘴成疾。光绪十六年，卒於军。妻徐氏，绝食殉焉。恤如制，妻获旌。

章高元，亦合肥人。初入淮军，累至副将。铭传檄为骑旅先锋，转战鲁、皖。

安丘之役，以功擢总兵，赐号奇车巴图鲁。征台湾，晋提督。法越事作，署澎湖镇总兵，铭传檄援沪尾。沪尾、基隆既复，论功，更勇号年昌阿，除登莱青镇。中日失和，诏赴前敌，驻盖平。日军来攻，战挫遂退。德军舰袭胶澳，被幽，旋脱归，称疾罢。拳乱作，起署天津镇，徙重庆，以病免。卒，年七十一。

欧阳利见，字赓堂，湖南祁阳人。咸丰初，入长沙水师，转战赣、皖间，积功至游击。同治改元，伪护王陈坤书据太平，以兵舰衔尾西上，环泊花洋上驷渡，期水陆并进。利见领一军为前锋，兼程赴难。坤书阳令陆路悍党击我师船，而阴结筏自下游窃渡。利见诇知之，率所部长驱，乘风浪冲其筏为二。寇大困，倚河筑垒，矢坚守。我师水陆分道进，利见驶入花山，击其背。迟明，战良久，寇阵不少动，援军至，始退。利见进次马音街，会水师将李朝斌偪花津而阵，步骑助之，寇溃。

翼日，复战，陆师将周万倬遇伏被创，利见锐身驰救，苦战竟日，焚象山寇舍。而寇艎聚泊小丹阳，归护新市镇。利见进石臼湖轰击之，获其船十二艘，迁参将。

二年，攻巢县，偪城东门而军，適彭毓橘军至，燔其筏，毁浮桥。寇入城，利见先登克之，遂与霆军复含山。四日连下三城，功最，赐号强勇巴图鲁，调补狼山镇游击。克嘉定，迁副将。下太仓、昆山、新阳，晋总兵。是时花泾港寇垒林立，与吴江、震泽寇相犄角。利见率师破之，毁其船二十艘，城寇援绝乞降。於是苏、浙路梗，苏寇无固志。李鸿章督师合围，利见引兵从，迭克要害，寇宵遁。城复，晋提督。三年，攻嘉兴，利见率谢世彩等与陆师夹击，麾众先登，自城上发巨砲轰之。城寇駴乱，城遂拔。以次下长兴。坤书据常州，鸿章举兵西，使利见造浮桥渡壕，四面环攻，坤书就擒。中吴大定，除淮扬镇总兵。

四年，捻至曲阜，东南走滕、峄，渡运，东北走兰山，南走郯，趋赣榆、青口，图南下。朝廷忧里下河，诏备淮扬防。於是利见率砲舰四十艘泊清江，兼治糈台。

七年，黄河暴涨，利见乘流至德州，运防乃固。捻虽屡挫，然渡运之谋未已，盘旋河东上下。利见复下驶援应，与诸军环击，捻益不支。事宁，赏黄马褂，更勇号曰奇车伯。光绪六年，调福山镇。明年，擢浙江提督。

十年，法舰寇福建，浙江戒严。镇海为浙东门户，利见以三千五百人顿金鸡山防南岸，提督杨岐珍以二千五百人顿招宝山防北岸，总兵钱玉兴以三千五百人为游击师。威远、靖远、镇远三砲台，守备吴杰领之，而元凯、超武二兵舰泊海口备策应。诸将皆受利见节度。利见实以兵备道薛福成为谋主，乃量形势，设防御，蒐军实，清间谍，杜乡导，申纪律，励客将，布利器，部署甫定，而敌氛已偪。法人狃马江之役，颇轻浙防。利见督台舰兵纵砲击之，法主将坐船被伤，数以鱼雷突入，皆被击退。法舰并力猛进，又沉其一。敌计穷，相持月馀，终不得逞。事后知主将孤拔於是役殒焉。上嘉其功，赐头品秩。

十五年，病免。二十一年，刘坤一被命援奉天，奏调利见赴军。力疾北行，卒於道，年七十一。

论曰：法越之役，克镇南，复谅山，实为中西战争第一大捷。摧强敌，扬国光，子材等之功也。开华等复沪尾，利见等守镇海，与维骐等偕刘永福之拔宣光，并传荣誉。当时挟战胜之威，保台复越，亦尚有可为。独怪当事者为台湾难保之说以自馁其气，致使关外虽利，而越南终非我有。罢战诏下，军民解体，至今闻者犹有恨焉。

## 列传二百四十七

左宝贵弟宝贤等 永山 邓世昌 刘步蟾林泰曾等 戴宗骞左宝贵，字冠廷，山东费人。咸丰初，隶江南军。尝令当前敌，阵既接，旗兵中砲，殪，宝贵持其帜冲锋入，大捷，繇是知名。获苗沛霖，克金陵，频有功。后以游击从僧格林沁讨捻，积勋至副将。光绪初，尚书崇实巡视奉天、吉林，奏自随。

既至，斩高希珍於土门，诛宋三好於石砬子。边外东北庙沟金宫四构党图大举，复捕治之，馀烬悉平，赐号铿色巴图鲁，晋记名提督。授高州镇总兵，仍留奉天。平朝阳教匪，赏黄马褂、双眼花翎，驻沈阳。

二十年，朝鲜乱起，日本进兵。朝议既决战，卫汝贵、马玉昆、丰绅阿各率所部往御之，宝贵自奉天来会，是为四大军。虑海道梗，乃绕道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平壤。是时叶志超虚饰战胜状，电李鸿章入告，遂拜总统诸军命。於是汝贵、玉昆军南门外大同江，志超部将江自康军北门外小山，宝贵任城守。未止舍，日军猝至，宝贵与丰绅阿击卻之。敌退龙冈，分道来攻，又败之。志超乃聚全军为婴城计。

时宝贵扼玄武门，日军大队至。志超将溃围北归，宝贵不从，以兵守志超勿令逸。宝贵狃於捕马贼之功，颇轻敌。日军轝砲散置山巅，谍者以告，若弗闻。登城指麾，中砲踣，犹能言，及城下，始殒。其部将负尸开城走，遇日军，又弃之，於是诸军皆溃。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忠壮，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子国楫袭。

弟宝贤、宝清先后於直隶、奉天剿匪阵亡。

永山，袁氏，汉军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吉林将军富明阿子，黑龙江将军寿山弟。以廕授侍卫，归东三省练军。中日战起，从将军依克唐阿军，率黑龙江骑旅驻摩天岭。永山临敌辄深入，为士卒先。与日军战数有功，连歼其将。既克龙湾，乘胜渡草河，规凤凰，依克唐阿策袭其城，檄永山为军锋，偕寿山分率马步队深入攻之。抵一面山，距城八里，张左右翼，各据一坡以待。永山为右翼，尤得地势。

敌作散队，伍伍什什冒死前，复以大队横冲我左翼。左翼溃，右翼亦不支，乃相继退。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事闻，谥壮愍，予建祠奉天。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少有幹略，尝从西人习布算术。既长，入水师学堂，精测量、驾驶。光绪初，管海东云舰，徼循海口。日本窥台湾，扼澎湖、基隆诸隘，补千总，调管振威舰。以捕海盗，迁守备。李鸿章治海军，高其能，调北洋。从丁汝昌赴英购铁舰，益详练海战术。八年，朝鲜内乱，复从汝昌泊仁川，为吴长庆陆军后距。事宁，迁游击，赐号勃勇巴图鲁。管扬威快舰，往来天津、朝鲜；冬寒冰沍，巡视台、厦海防。寻充经远、致远、靖远、济远四船营务处，兼致远管带。

十四年，台湾生番畔，以副将从汝昌往讨。战埤南，毁其碉寨，擢总兵。时定海军经制，借补中军副将，而以汝昌为提督，其左右翼总兵则闽人林泰曾、刘步蟾也。汝昌故不习海战，威令不行。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

二十年夏，日侵朝，绝海道。鸿章令济远、广乙两船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轰济远，都司沈寿昌，守备杨建章、黄承勋中砲死。济远逃，日舰追之，管带方柏谦竖白帜，追益亟，有水手发砲击之，折日舰了楼，柏谦虚张胜状，退塞威海东西两口。世昌愤欲进兵，汝昌尼其行，不果。已而日监集大连湾，窥金州，我国海军乃大发，泊鸭绿江大东沟，以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汝昌乘定远居中，列诸船左右张两翼。日舰鱼贯进，据上风，汝昌令轰击，距远不能中。日舰小，运棹灵，倏分倏合，弹雨坌集，定远被震，大纛仆。世昌见帅旗没，虑军心摇，亟取致远纛竖之。战良久，定远击沉其西京丸，我之超勇毁焉。

世昌乘致远，最猛鸷，与日舰吉野浪速相当，吉野，日舰之中坚也。战既酣，致远弹将罄，世昌誓死敌。将士知大势败，阵稍乱，世昌大呼曰：“今日有死而已！

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众乃定。世昌遂鼓轮怒驶，欲猛触吉野与同尽，中其鱼雷，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

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其副游击陈金揆同殉，全船二百五十人无逃者。经远管带总兵林永升、超勇管带参将黄建寅、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并殒於阵。

事闻，世昌谥壮节，馀皆优恤。世昌既死，诸船或沉或逃，遂不复成军。世昌临战以忠义相激励，死状尤烈，世与左宝贵并称双忠云。永升等，忠义有传。

刘步蟾，侯官人。幼颖异，肄业福建船政学堂，卒业试第一。隶建威船，徼循南北洋资实练。同治十一年，会考闽、广驾驶生，复冠其曹。自是巡历海岸河港，所莅辄用西法测量。台湾地势、番部风土尤谙习，为图说甚晰。光绪改元，赴欧学枪砲、水雷诸技，还留福建，叙守备。以丁宝桢、李鸿章论荐，擢游击，会办北洋操防。十一年，赴德国购定远舰。维时海军初立，借才异地，西人实为管带，步蟾副之。已而西人去，颇能举其职。十四年，以参将赴欧领四快船归，迁副将，赐号强勇巴图鲁，擢右翼总兵。

二十年，中日战起，海军浮泊大东沟。日舰至，督摄诸艺士御之，鏖战三时许，沉敌舰三艘，运送铭军八营，得以乘间登岸。论功，晋记名提督，易其勇号曰格洪额。明年，战威海，中弹死。步蟾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顾喜引用乡人，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时论责其不能和衷，致偾事。然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虽败挫，杀敌甚众。上嘉其忠烈，诏优恤。

其左翼总兵林泰曾，亦籍侯官，同为船政学堂卒业生。管镇远，战大东沟，发砲敏捷，士卒用命，扑救火弹甚力，机营砲位无少损，赐号霍春助巴图鲁。驶还威海，舰触礁受伤，愤恨蹈海死。副将左翼中营游击杨用霖、广东大鹏协右营守备黄祖莲并殉焉。优恤各如制。祖莲等，忠义有传。

戴宗骞，字孝侯，安徽寿州人。少以廪生治乡团，捻酋苗沛霖数陷州，宗骞潜结各圩寨以携贰其党。同治初，谒李鸿章，上平捻十策，深器之，遂留参戎幕，积勋至知县。十一年，治南运河堤工。时畿辅兴水利，计臣虑饷诎，议裁兵。宗骞上书，略谓：“津沽为九河故道，漳、卫交汇，水菑衍溢。宜辟减河泄其势，澌枝河分其涨，俾淮、练军治之，则兵农合一，事半而功倍。”鸿章以其议上闻，遂命董其役，成稻田六万馀亩。箸海上屯田志纪其事。

光绪六年，中俄失和，吴大澂被命佐吉林边务，奏宗骞自随。大澂兼摄屯政，宗骞为治道路，筑砲台，设江防，徙直、东流民，假予产业，分部护之。塞外灌莽千里，马贼为民患，宗骞曰：“此屯政蠹也！”率将士步驰八九百里，获渠率王林等骈诛之。又以缘边荒垦，户籍残耗，客民涣居不相顾，因令屯聚一处，略仿内地保甲，杜绝奸宄。复设制造局、采金厂，行之期年，商民辐凑。大澂上其绩状，迁知府。

八年，徙防洋、蒲河两海口。遭母忧归，鸿章疏留，宗骞请终制，弗许。时兴海军，练水师，辟军港，檄防威海。十三年，诣军所，壁金线顶山，分巩军驻南岸，绥军驻北岸。明年，建两岸海台各三，南曰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北曰北山嘴、黄泥崖、祭祀台。后路分筑陆台四，南岸口较阔，更建日岛地阱砲台，屹然为东防重镇。十七年，校阅海军礼成，论功晋道员。威海地瘠，士气衰，更斥赀立义塾，延名师，至是始闻讴诵声。

二十年夏，日舰来攻，率师御之，伤其舰四艘，再至再败之。既而旅顺、大连相继沦没，威海势益孤，电请北洋、山东益师，久弗应。其冬，连失文登、宁海。

时宗骞守北岸，分统刘超佩守南岸，宗骞与约，寇至互相应。岁除，大风雪，战桥头集，绥军大困，锐身救之出。

逾岁，日军至，辄败去，折而南。宗骞往援，而超佩跄踉遁，三台拱手让敌，反诉巡抚李秉衡，诬宗骞背约。宗骞抗辩，愿复三台赎罪。乃募敢死士夺还二台，唯龙庙嘴未复。日军倏大集，二台仍不守，宗骞退归，登祭祀台。所部卒譁变，宗骞佯弗省，行数武，枪齐发，材官追斩一人，众散走。宗骞既登，乃无一从者。夜宿药库，丁汝昌诣筹战守策，宗骞曰：“绥、巩军已西去，孤台危棘，恐资敌。”

汝昌令毁台，强掖之下。宗骞念南北各有地阱台，此其势尚可为，乃诣刘公岛就副将张德山。德山无战守志，宗骞饮金死，威海师遂熸。鸿章以死事闻，诏优恤。复以秉衡请，赠太常寺卿。

论曰：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

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 列传二百四十八

宋庆吕本元 徐邦道 马玉昆 依克唐阿荣和 长顺宋庆，字祝三，山东莱州人。家贫落魄，闻同里宫国勋知亳州，往依为奴。亳捻孙之友伪就抚，庆察其意叵测，请击之。国勋壮其志，署为州练长。之友降，遂接统其众，号奇胜营，荐授千总。自是守宿州，剿豫匪，释凤阳围，保徐、泗后路。

逾三岁，擢至总兵，赐号毅勇巴图鲁。既贵，过亳，谒所主，仍易仆厮服，执事上礼益恭，人传为美谈。

同治改元，唐训方抚安徽，裁临淮军，而以三营属庆，毅军自此始。三年，苗沛霖围蒙城，庆绝其饷道。会僧格林沁军至，轰击之，寇宵遁。苗酋死，庆为安抚馀众，自寿州正阳关所莅皆下。两淮告宁，调赴豫。时张曜为翼长，庆往访，详询地势寇情。曜喜曰：“诸将无问及此者，君来，豫之福也！”遂与交驩。明年，授南阳镇总兵。无何，曹州贼势炽，庆被困邓州刁河店，会粮罄，势且不敌。乃令部将马玉昆率壮士三百，潜出立营通馈运，军气复振，寇乃解去。已而张总愚决河图北犯，庆据堤迎击，败之，西走；而任柱、赖文光复窜豫，湘军将刘松山助庆军尽驱入楚疆，豫略平。巡抚李鹤年因增练两大军，令曜领嵩武军，而以毅军专属庆。

六年，与曜扼黄河，蹙捻至山东，聚而歼之。论功，赏黄马褂，更勇号格洪额。时总愚南扰河津，偪解州，诏庆与曜分守河北。逾岁，捻窜畿疆，庆率师入卫，转战雄、任、祁、高间，与诸军大破之，总愚赴水死。予二等轻车都尉，授湖南提督。

八年，左宗棠西征，庆引兵从，抵神木，再战再捷。明年秋，命参哈、宁剿匪事，旋移督西川，皆在军遥领。十三年，河、狄抚回闪殿臣叛，楚军战失利。时庆驻凉州，奉檄往援。三日驰五百馀里，抵沙泥站，众缚其渠以献，诛之，事遂定。

光绪元年，师还。六年，徙防旅顺，十馀年，军容称盛。醇贤亲王奕枻被命巡阅，叹为诸军冠，亲解袍服赠之。两宫眷遇优渥，加太子少保、尚书衔。

二十年，中日失和，庆统毅军发於旅顺，与诸军期会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已失，廷旨罢总统叶志超，以庆代之。庆与诸将行辈相若，骤禀节度，多不怿，以故诸军七十馀营散无有纪。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日军过义州，庆顿中路九连城，严戒备。日军渡鸭绿江，战失利，直趋凤凰城，退扼大高岭。旅顺围亟，朝命聂士成守之，敕庆往援。顿盖平，屡捣金州不得进，而旅顺已失。庆退守熊岳，自请治罪，被宥。未几，复州又失。日军西陷海城，庆亟赴之，击敌感王寨。前军方胜，后队讹传敌拊背，骇溃，复退守田庄台，辽阳益危。庆凡五攻城弗能拔，朝廷思倚湘军，命庆与吴大澂佐刘坤一军。庆率徐邦道、马玉昆兵万二千人顿太平山，战卻之，大澂败入关。庆方以三万人驻营口，闻警，还扼辽河北岸；而日军尽以所获砲列南岸猛攻，庆军溃而西，於是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诏褫职留任。

二十四年，徙守山海关，入觐，释处分。和议成，留豫军三十营属之，赐名武卫左军，驻锦州。二十八年，卒，晋封三等男，予建祠，谥忠勤。子天杰，五品京堂，袭爵。

庆从戎久，年几八十，短衣帕首，躞蹀冰雪中，与士卒同甘苦，人以为难云。

吕本元，安徽滁州人。初隶李鸿章军，随剿粤匪、捻匪，转战苏、皖、鲁、豫各省。援鄂、援陕屡立功，历保总兵，赏强勇巴图鲁勇号。鸿章总督直隶，调入直。

光绪初，授四川重庆镇，仍留统盛军马步各营。中日战起，檄本元统队出关，兼程至安州。平壤失，从宋军退守大高岭。本元令各军夜树旗各要隘，广设疑兵，亘二百馀里。敌至，疑顿不前，乘其疲袭击之，复与聂军败之分水岭。议成，还直。二十六年，拳祸起，署天津镇，擢直隶提督，统淮、练各军。剿匪受弹伤，事平，赏黄马褂。调浙江，勤训练，尤严治盗，常亲督队入山搜剿，连毙匪首。浙省议裁绿营，本元赞画始就绪。宣统二年，病，乞罢。寻卒。

徐邦道，四川涪州人。初从楚军讨粤寇，积勋至参将。还本籍筹防，解城围，迁副将。越境援陕西汉中，赐号冠勇巴图鲁。旋坐汉中失守，褫职。嗣从副将杨鼎勋援苏，再援浙、闽，以战功释处分。同治六年，从刘铭传剿平东捻，复官。明年，张总愚犯减河，邦道严扼桥口，大败之。更勇号铿僧额，迁总兵，署江苏徐州镇。

光绪四年，擢提督，调驻天津军粮城，授正定镇。

东事起，庆以旅顺守将赴防九连城，李鸿章别令姜桂题等守旅顺，邦道助之。

日军入貔子窝，邦道语诸将曰：“金州若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御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趋大连湾。是时铭军分统赵怀益守其地，邦道至，固请兵，乃分步旅随邦道行。日军大集，遂占金州，进偪大连，怀益奔旅顺。越十日，日军来争旅顺，诸将相顾无措，邦道率残卒至，愤甚，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众拒战土城子，挫之。日军大至，乃退。道员龚照屿先一日遁，诸将亦夺民船以济，盖日军未至而旅顺已墟矣。邦道奔复州依庆，诏褫职。庆令守盖州，邦道自牛庄移师还，而盖平亦已失，合章高元击之，弗胜。桂题往援，邦道请夜捣盖平，桂题辞，诸军皆退营口。邦道乃从庆击敌太平山，与玉昆力战卻之，俄仍败溃。复与湘军将李光久攻海城，亦弗克，遂退。逾岁，卒，复官，予优恤。

马玉昆，字景山，安徽蒙城人。以武童从宋庆攻捻，积功至都司，赐号振勇巴图鲁。任柱等困庆登州，玉昆锐身驰救，围立解，繇是以骁果名。捻平，擢总兵。

剿秦、陇回，数获胜，更勇号曰博奇。既克肃州，赐头品服。嗣从金顺出嘉峪关，连下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擒其渠黑瞎子。天山南北告宁，赏黄马褂，予世职。

玉昆居西域先后十馀年，收复名城以十数，暇辄使部下屯垦辟地利。李鸿章疏荐将才，谓可继宋庆。光绪间，调赴直隶。

二十年，补授山西太原镇。会日朝构衅，玉昆统毅军赴援，次平壤，壁南门外大同江。日军来攻，玉昆守东岸，血战久，援至，敌败去。已而玄武门失，叶志超令其速撤军，乃归平壤。日军占盖平，诸将皆退营口。玉昆从庆顿太平山，日军猛攻之，玉昆战最力，击退其众。无何，日军大集，庆陷重围，坠马负创，玉昆抉围入，翼之出，伤亡殊多。转战田庄台、感王寨，以千馀人抗强敌，屹然自全。

二十五年，擢浙江提督。明年，调还直隶。適拳匪肇乱，联军入寇，玉昆统武卫左军御之。初战天津，继战北仓，相持月馀，卒以无援退。车驾西幸，命随扈。

又明年，还京，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朝阳土寇窃发，玉昆倍道应赴，破其卡，生擒首恶邓莱峰诛之。三十四年，病卒，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谥忠武。

依克唐阿，字尧山，扎拉里氏，满洲镶黄旗人，吉林驻防。以马甲从征江南。

移师讨捻，败张洛行於大回村、濉溪口，屡著战绩，积勋至佐领。同治初，马贼陷伊通，依克唐阿以少袭众，斩其酋刘果发等，又破之昌图，攻克刘家店，复长春，迁协领，赐号法什尚阿巴图鲁。搜捕残匪，获白凌阿、焦西平，晋副都统。十一年，补官黑龙江。光绪五年，移呼兰，呼兰设副都统自此始。明年，母忧归。

时俄人以议改伊犁条约有违言，乌里雅苏台参赞喜昌夙谂依克唐阿谙战术，请敕就近募猎户守珲春。会吉林戒严，依克唐阿遂募兵五千择隘分守，而自率师驻其地。珲春故重镇，其东南海参崴，俄尤数窥伺，廷议设副都统镇之，於是又改调珲春。十年，被命佐吉林军事。十五年，擢黑龙江将军。

二十年，日朝战起，依克唐阿请率军自效，乃进咸镜道，绕赴汉城迎击，上嘉之。左宝贵军失利平壤，日军西进，命移驻九连城。寻以日军渡江来攻，复令徙上游御之。依克唐阿与战於蒲石河，连克蒲石河口、古楼子。宋庆退驻大高岭，依克唐阿孤军不能独守，遂退宽甸。宋军南援旅、大，聂士成军接防，乃定夹攻之约。

依军由宽甸绕进赛马集迎击日军，先战悬羊砬子，连胜之草岭河、通远堡、草河口。

日军大集，横断聂、依两军，士成亟趋分水岭拊其背，依军还击之，阵斩一中尉。

又西而东，大战於金家河，军稍挫。日军先已占凤凰城，依克唐阿谋袭之，分左右翼以进，战一面山，敌来争，左翼溃，右翼统领永山遇伏死，依克唐阿保馀军退，诏革职图后效。

逾岁，海城陷，辽西危棘，诏责长顺守辽阳，依克唐阿助之，发帑金五十万济依军。既至，议以攻为守。乃集诸将置酒，取刀刺臂血，搅而饮之，相矢以死。依军遂进取海城，军腾鰲堡、耿庄，数战弗胜。会荣和至军，亟趣之出。荣和先进北路，夺三卡，其左树木幽深，令隐兵备抄袭，而自列阵旷野，伏枪以待。日军据山巅轰击我师，弹落积雪中，渍不发。我师还击，仆者众，再发再仆。众争傍山出，伏枪具举，死以百数。荣和所部募自塞边外，善避击，伤者恆少，所谓“东山猎户”

也。是役以千人抗日军数千，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上。

罢战诏下，日人将归我辽东，依克唐阿力请三路分兵镇慑，称旨。又条上练兵队、筑砲台、造铁路、制枪械、开矿产、治团练六事，朝旨以矿政尤要，敕妥筹开采。又明年，晋头品秩，授镶黄旗汉军都统。其秋，出为盛京将军。既莅事，纠贪墨，整营制，晰分釐税，岁增饷银数十万。复撤还金州奉军，杜俄人藉口，境内称治。二十五年，卒，谥诚勇，予建祠。

依克唐阿勇而有谋，性仁厚，不嗜杀，每有俘获，不妄戮一人。转战吴、皖、鲁、豫，先后救出难民以十数万计，至今人尸祝之。初与长顺订兄弟交，长顺兄事之。及议辽阳战守，语不协。依克唐阿毅然独任其难，曰：“孰使我为兄也者？”

其雅量如此。

荣和，字育堂。二等侍卫，官至副都统。战后所部育字营多骄纵，命李秉衡查办，革职治罪。

长顺，字鹤汀，达呼里郭贝尔氏，隶满洲正白旗，世居布特哈。起家蓝翎侍卫，随文宗车驾狩热河。会马贼陷朝阳，从大学士文祥讨平之。嗣复从侍郎胜保征捻，转战直、鲁、皖、豫，以骁勇称。同治元年，解颍州围，以功迁二等。

多隆阿主陕西军事，调赴军，至潼关，大败寇众，赐号恩特赫恩巴图鲁。进攻咸阳马家堡，被巨创，援至，又大破之，咸阳复，晋头等。三年，悍回马化隆据宁夏，分其党驻清水堡成犄角，师久攻不下。长顺曰：“不先翦其羽翼，城未可克也！”

乃自灵州袭清水堡，乘胜取宁夏，拔之，晋副都统，赐头品服。时长顺年未四十，而战常陷坚。每当兵溃时，或抄袭其后，或横阻其前，俾溃者得整列，以是常转败为胜。其旗帜尚白，寇望见之，輙呼曰：“小长将军至矣！”相与戒勿犯，其为寇所惮若此。

六年，移师兰州。时省城戎备寡，回众数千突来犯，长顺率百人隐小沟，出不意疾击之，寇愕走，又败之平番、皋兰、狄道，既复规取河州，连破太子寺、高家集，被赏赉。八年，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越二年，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坐事免。

光绪二年，复官，左宗棠调赴甘肃，历署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初，新疆南路勘界议起，当事者与俄使相持久不决。至是，长顺陟巉岩，披蒙茸，获见高宗御书界碑，俄使始无异辞，乃定。明年，假归，历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内大臣。

十四年，出为吉林将军。既莅事，赈菑荒，维圜法，均釐榷，澄吏治，清盗源，整旗务，境内一切皆治办。又创修吉林通志，书成上之。

二十年，日军陷海城，辽阳危。朝命长顺往援，节制奉天各军，并严诏：“辽阳有失，唯长顺是问。”时溃军纷集辽城下，署知州徐庆璋方闭城不令入，军大閧。

会长顺领百骑至，斩閧者一，馀令还驻沙河。先是长顺被命以军五千分队应赴，先至者令壁本溪湖，自轻骑入辽阳。乱既定，日军谍者亦不知其止百骑也，第归言某将军至。日军遂止弗前，辽阳乃保。已而进攻海城，战数日弗胜，长顺奏趣宋庆会师，诏不许。湘军将陈湜至，又请刘坤一令合攻，亦未果。及日军绕道复攻辽阳，適庆璋守靦峒峪，长顺与依克唐阿回援，得无恙。和议成，请疾归。

二十五年，复起吉林将军。拳乱作，俄罗斯内犯，奉天、黑龙江皆主战，长顺独持不可。又上言拳匪不可恃，东省铁路随地皆驻俄兵，宜善为羁縻，宁严守以待战，毋先战以启衅。上嘉其老成持重，奉、吉军事悉属之。战衅既开，奉、黑皆罹灾，而吉林安堵，人服其先见。日俄之战，守中立，独无所犯。三十年，卒，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谥忠靖，入祀贤良祠。

长顺耸幹赪面，须眉洒然。富胆略，恆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往往以少制众，以奇制胜，兼谋勇，一时称良将云。

论曰：中日之战，淮军既覆，湘军随之，唯豫军强起支搘。庆与玉昆先后失利，亦不复能自振焉。东三省练军自成军后，终未当大敌，而依克唐阿、长顺一奋其气，遂保辽阳而无失，中外称之。丧师辱国者数矣，此固差强人意者哉。

## 列传二百四十九

丁汝昌 卫汝贵弟汝成 叶志超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初隶长江水师，从刘铭传征捻，积勋至参将。

捻平，赐号协勇巴图鲁，晋提督。光绪初，留北洋差序，赴英国购兵舰，历法、德各营垒厂局，还综水师。八年，朝鲜与美议互市，请莅盟，汝昌与道员马建忠东渡监约。既而朝军譁变，焚日使署，遂率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而日军已先至，汝昌还请益师。随统七舰以济，薄王京，与吴长庆及建忠谒李应罡，执以归。九年，授天津镇总兵。会越南南定陷，乘兵舰往江平及钦州白龙尾，徼循海口，赏黄马褂。十四年，定海军经制，命为海军提督。军故多闽人，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恆为所制。总兵以下多陆居，军士亦去船以嬉，又值部议停购船械，数请不获，盖海军废弛久矣。二十年，赏加尚书衔。

朝乱再起，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柅之。逮日舰纵横海上，海军始集大东沟、鸭绿江口。定远为汝昌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自是连丧五舰，不复能军。汝昌犹立望楼督战，忽座船砲震，晕而仆，舁以下。汝昌鉴世昌之死，虑诸将以轻生为烈，因定海军惩劝章程，李鸿章上之，著为令。旅顺陷，汝昌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馀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逾岁，日军陷荣城，分道入卫。汝昌亟以木簰塞东西两口，复虑南岸三台不守、砲资敌，欲毁龙庙嘴台砲，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待援师不至，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会日暮大风雪，汝昌尽毁缘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舰入东口猛攻，定远受重伤，汝昌命驶东岸，俄沉焉，军大震，竞向统帅乞生路，汝昌弗顾，自登靖远巡海口。日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乡泣，集西员计议。马格禄欲以众挟汝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不如沉船夷砲台，徒手降，计较得。”汝昌从之，令诸将同时沉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於是威海师熸焉。事闻，诸将皆被恤，汝昌以获谴，典弗及。宣统二年，海军部立，旧将请赐恤，始复官。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累迁至副将，晋总兵。事平，授河州镇，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历授大同、宁夏诸镇，均未之官，统防军如故。

光绪二十年，日朝战起，率马步六千馀人进平壤，临行，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至牙山，退成欢，与日军相见，寻复趋平壤合大军，与副都统丰绅阿顿守城南江岸。平壤，朝旧京也，闻我军至，争携酒浆以献；而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汝贵军尤甚，杀义定朝民，众滋忿。复蚀军糈八万运家，军大譁，连夕自乱，互相蹈藉。时马玉昆血战大同江，浮舟往援，敌稍卻。玄武门岭失，即窜走。鸿章方据叶志超牒奏捷，俄而安东、凤凰陷，踉跄走岫岩，岫岩陷，走奉天。

朝士交章纠其罪，诏褫职逮问。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明年，钅巢送京师，按实，论死。

其弟汝成官至总兵。援旅顺，六统帅不相辖，汝成与赵怀益争殴，鸿章函责之。

逮日军至，姜桂题等犹力御，而汝成已先遁。诏逮治，未踪获，乃籍其家。后不知所终。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以淮军末弁从刘铭传讨捻，积功至总兵。战淮城被创，仍奋击卻之，逐北天长，又败之汊河，赐号额图浑巴图鲁。规南乐，战德、平间，频有功。捻平，留北洋。光绪初，署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为大沽后路。后徙防山海关，李鸿章荐其优智略，予实授。十五年，擢直隶提督。越二年，热河教匪乱，志超率师讨之。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馆、贝子庙，释下长皋围，进攻乌丹城，擒其渠李国珍磔之，赏黄马褂、世职。

二十年，朝鲜乞师，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志超迟留不进，鸿章责之，不得已启行。而日军已据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单，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川，增陆军驻马坡。鸿章始终欲据条约，恐增兵为彼藉口，勿许，并戒志超毋启衅。亡何，高升商轮运兵近丰岛，被击沉。士成谓志超曰：“海道既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军偪成欢，士成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弃公州，间道出汉阳东，士成追及之。当是时，大军集平壤，乃卷甲而趋之，二日始至。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赏银二万犒军，拜总统诸军之命。

志超意甚满，日置酒高会，徒筑垒环砲为守。日军诇至大同江，为我军逐去，遂以屡捷入告。时统帅居城中，日军夹江而阵，两岸相轰击。东南二路战少利，志超莫敢纵兵，趣回城。日军乘间以济，据山阜，左宝贵出御之，被巨创。志超将私逸，宝贵不从，以兵监之。宝贵自守玄武门岭，矢必死，登城指麾，为砲所中而殒。

志超亟树白帜乞罢战，日人议受降，请帅兵归，弗许，乃潜向北走。朝兵衔之刺骨，於其出城时枪击之，死者不可称计。日军复要之山隘，兵溃，回旋不得出，挤而死者相枕藉。诸将尽委械而去，於是朝境内无我军矣。

志超奔安州，士成谓安地备险奥，可固守，弗听。迳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事闻，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次年，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二十六年，赦归，岁馀卒。

论曰：甲午之役，海陆军尽覆，辱莫大焉。汝昌虽有罪，而能以一死报国，尚知畏法。汝贵、志超丧师失地，遗臭邻邦，靦然求活，终不免於国典，何其不知耻哉？

## 列传二百五十

唐景崧 刘永福

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光绪八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景崧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明年，抵保胜，见永福，为陈三策，谓：“据保胜十州，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中国必助之饷；若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策之下也。”永福从中策。战纸桥，敌溃，为作檄文布告内外，檄出，远近争响应。越嗣君为法胁，莫能自振，景崧乘间劝内附。永福意犹豫，景崧曰：“子能存亡继绝，即所以报故主也。且阮福时已薨，无背主嫌。”永福意稍动，於是广招戎幕谋大举。上念景崧劳，赏四品衔。

景崧上书言：“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国王，欲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若不为籓服计，不妨直取为我有，免归法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败者也。”十年，驻兴化，会北宁告急，毓英令景崧导永福往援。初，桂军黄桂兰等方守北宁，刘团被困山西，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至是景崧力解之，始往；并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弗听。景崧轻骑入谅山，与徐延旭量战守。適扶良警，请还犒刘军，行至郎甲，涌球陷，阻弗达。回谅，谓延旭曰：“寇深矣！亟宜收溃卒，定人心，备糗粮，集军械，分兵守险，以保兹土。”於是令综前敌营务，扼巴塘岭。敌再至，再卻之，广军气稍振。

会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乃编立四营，号景字军，为规越广军之一。朝廷赏加五品卿。景崧遂取道牧马，行千二百里，箐壑深岨，多瘴厉，人马颠陨不可称计。

既至，数挫敌锋。毓英高其能，复以潘德继滇军属之，兵力乃益厚，进顿三江口。

逾月，法人攻刘军吴凤典营，景崧率谈敬德驰救，大捷。敌既退，遂先薄宣光。城外地故荒服，乃督军开山斩道，首龙州，讫馆司，创设台站，滇桂道始达。已而军其南门，敌开壁出荡，疾击之，逼城而垒，枪弹雨坌，攻益力。是时天霪雨，运馈绝，吏士无人色。逾岁，滇军丁槐攻城，桂军虽饥疲，然犹据山巅轰击。法人殊死斗，不可败。毓英虑其断后援，令勿拚孤注，於是退顿牧马。有旨罢战，遂入关。

论宣光获胜功，赏花翎，赐号霍伽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十七年，迁布政使。二十年，代邵友濂为巡抚。

台湾自设巡抚，首任刘铭传，治台七年，颇有建设，详铭传传。铭传去，友濂继之，丈地清赋，改则启徵，迭平番乱，建基隆砲台。及景崧莅任，日韩启衅，亟起筹防。永福分镇南澳。景崧自与永福共事，积不相能，乃徙永福军台南，而自任守台北，未几而李文奎变作。文奎故直隶匪，从淮军渡台，居景崧麾下为卒。有副将余姓者，缘事再革之，文奎忿甚，即抚署前斩其头，护勇内应，争发枪，将入杀景崧。景崧出，叛卒见而怖之，敛刃立，并告无事。景崧慰之，翻令文奎充营官，出驻基隆。於是将领多离心，兵浸骄不可制。

割台议起，主事邱逢甲建议自主，台民争赞之。乃建“民国”，设议院，推景崧为总统。和议成，抗疏援赎辽先例，请免割，不报，命内渡。台民愤，乃决自主，制蓝旗，上印绶於景崧，鼓吹前导，绅民数千人诣抚署。景崧朝服出，望阙谢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电告中外，有“遥奉正朔，永作屏籓”语，置内部、外部、军部以下各大臣。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无应者。无何，日军攻基隆，分统李文忠败溃。景崧命黄义德顿八堵，遽驰归，诡言狮球岭已失，八堵不能军，且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还防内乱，景崧不敢诘也。是夜，义德所部譁变。平旦，日军果占狮球岭，溃兵争入城，城中大惊扰乱，客勇、土勇互仇杀，尸遍地。总统府火发，景崧微服挈子遁，附英轮至厦门，时立国方七日也。二十八年，卒。

刘永福，字渊亭，广西上思人，本名义。幼无赖，率三百人出关，粤人何均昌据保胜，即取而代之。所部皆黑旗，号黑旗军。

同治末，法人陷河内，法将安鄴构越匪黄崇英谋占全越，拥众数万，号黄旗。

越王谕永福来归，永福遂绕驰河内，与法人抗，设伏以诱斩安鄴，覆其全军。法人大举入寇，永福军频挫。越人惧，乃行成，而授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宣光、兴化、山西三省，设局保胜，榷釐税助饷。有黄佐炎者，越驸马，以大学士督师。永福数著战功，匿不闻，永福衔之。越难深，国王责令佐炎发兵，六调永福不至，然越王始终思用之。

光绪七年，法人藉词前约互市红河，胁越王逐永福。越王佯调解，而阴令勿徙。

法大怒，逾岁，入据河内。永福愤，请战，出驻山西，迳谅山，谒提督黄桂兰，乞援助。会唐景崧至，面陈三策，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朝旨赏十万金犒军，永福入赀为游击。战怀德纸桥，阵斩法将李威利，越王封一等男。

既又败之城下，法人决堤掩其军，越人具舟拯之出，退顿丹凤，与法人水陆相持，苦战三日，部将黄守忠攻最力。敌大创，乃浮舰攻越都，悬万金购永福，越乞降。

永福欲退保胜，黑旗军皆愤懑，守忠自请以全师守山西，功不居，罪自坐，永福乃不复言退。无何，闻法军至，遂出驻水田中，而军已罢困，及战，大溃，退保兴化。

九年，法人要议越事，岑毓英力言土寇可驱，永福断不宜逐，上韪之，命永福相机规河内，并济以饷。十年，毓英次嘉喻关，永福往谒，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人闻之，改道犯北宁。永福驰援，迳永祥金，英、法教民梗阻，击卻之。比至，粤军已大溃，永福夺还扶朗、猛球砲台。俄北宁失，力不支，再还兴化。

复以粮运艰阻，改壁文盘洲大滩，候进止。

毓英奏言：“永福为越官守越地，分所应为，若畀以职，将来边徼海澨，皆可驱策。”於是擢提督，赏花翎。而李鸿章坚持和议，犹责其骚动。已，和局中变，上令永福军先进。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不敢出。复徙营偪城，三战皆利。敌援至，毓英遣水师溯河而上，永福夹流截击，夺其船二十馀艘，斩馘数十级，法人愕走。逾月，法舰入同章，毓英遣将分伏河东西，永福居中策应，两岸轰击，败之，复以全力扼河道。十一年，法军攻左域，守忠失同章不守，诸军败挫，永福退浪泊。停战诏已下未至，犹大捷临洮。论胜宣、临功，赐号依博德恩巴图鲁。和议成，法人要逐如故。张之洞令永福驻思钦，不肯行。景崧危词胁之，乃勉归於粤，授南澳镇总兵。

二十年，中日衅起，命守台湾，增募兵，仍号黑旗。景崧署巡抚，徙其军驻台南。及台北陷，景崧走，台民以总统印绶上永福，永福不受，仍称帮办。日舰驶入安平口，击沉之。攻新竹，相持月馀，兵疲粮绝，永福使使如厦门告急，并电缘海督抚乞助饷，无应者。而台南土寇为内间，引日军深入，破新化，陷云林，掇苗栗，轰嘉义，孤城危棘，永福犹死守。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贻书永福劝其去，峻拒之。

日军乃大攻城，城陷，永福亡匿德国商轮，日军大搜不获。内渡后，诏仍守钦州边境。后卒於家。

永福骨瘦柴立，而胆气过人，重信爱士，故所部皆尽死力云。

论曰：清初平定台湾，用兵数十载，始入版图。甲午议和，遽许割让，天下莫不同愤焉。台民奋起，拥景崧为总统，建号永清，此实国民自主之始，七日遽亡。

景崧初说永福王越，乃自为之，竟不可以终日，虽有知慧，不如乘势，岂不然哉？

永福战越，名震中外，谈黑旗军，辄为之变色。及其渡台，已多暮气，景崧又不与和衷，卒归同败，此不仅一隅之失也，惜哉！

## 列传二百五十一

李端棻 徐致靖子仁铸 陈宝箴黄遵宪 曾鉌杨深秀 杨锐 刘光第 谭嗣同唐才常 林旭 康广仁

李端棻，字苾园，贵州贵筑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十年，出督云南学政。值回寇乱后，荒服道亘，前使者试未遍，端棻始一一按临，文化渐振。光绪五年，转御史，以叔父朝仪官京尹，回避，改故官。累擢内阁学士。十八年，迁刑部侍郎。越六年，调仓场。前后迭司文柄，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喜奖拔士类。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从妹妻之，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

维时康有为上书请变法，兼及兴学。二十二年，端棻遂疏请立京师大学，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讲习；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生。二十四年，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又以各衙门则例，语涉纷歧，疏请删订，上尤善之，诏趣各长官定限期革前敝。擢礼部尚书。未几，有为等败，端棻自疏检举，诏褫职，戍新疆。中道遘疾，留甘州。二十七年，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三十三年，卒。宣统元年，从云南、贵州京朝官请，复官。

徐致靖，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寄籍宛平。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累迁侍读学士。父忧服阕，二十三年，起故官。致靖尝忧外患日迫，思所以为献纳计。

子仁铸，时以编修督湘学，倡新学，书告致靖举康有为。致靖遂上言：“国是未定，请申乾断示从违。”藉以觇上意。未几，诏果求通才，於是致靖奏有为堪大用，并及梁启超、黄遵宪等。又连上书请废制艺，改试策论，省冗官，酌置散卿。

复以边患棘，宜练重兵，力荐袁世凯主军事。上皆然其言，敕依行。罢斥礼部尚书许应骙等阻遏言路，遂命致靖权右侍郎。二十四年八月，太后复出训政，参预新政诸臣皆获罪。致靖褫职坐系，寻定永远监禁，仁铸亦罢官。庚子，联军陷京师，致靖始出狱待罪，诏赦免。卒，年七十五。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为曾国籓所器。以举人随父伟琳治乡团，御粤寇。已而走湖南，参易佩绅戎幕，军来凤、龙山间。石达开来犯，军饥疲，走永顺募粮，粮至不绝，守益坚，寇稍稍引去。宝箴之江西，为席宝田画策歼寇洪福瑱，事宁，叙知府，超授河北道。创致用精舍，遴选三州学子，延名师教之。迁浙江按察使，坐事免。湖南巡抚王文韶荐其才，光绪十六年，召入都，除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年，擢直隶布政使，入对，时中东战亟，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他所陈奏语甚多，并称旨。

上以为忠，命治糈台，专摺奏事。马关和约成，泣曰：“殆不国矣！”

明年，以荣禄荐，擢湖南巡抚。抚幕有任驎者，植党私利，至即重治之。直隶布政使王廉为关说，据以上闻，廉获谴。覆按史念祖被劾事，尽暴其任用非人状，念祖遂褫职。繇是有伉直声。湘俗故闇僿，宝箴思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先后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又立保卫局、南学会、时务学堂。延梁启超主湘学，湘俗大变。又疏请釐正学术及练兵、筹款诸大端，上皆嘉纳，敕令持定见，毋为浮言动，并特旨褒励之。是时张之洞负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宝箴初绾鄂籓，遇事不合，独与争无私挠，之洞虽不怿，无如何也。久之，两人深相结，凡条上新政皆联衔，而鄂抚谭继洵反不与。

会康有为言事数见效。宝箴素慕曾、胡荐士，因上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佐新政。上方诏求通变才，遽擢京卿，参新政，於是四人上书论时事无顾忌。

宝箴又言四人虽才，恐资望轻，视事过易，原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之。疏上而太后已出训政，诛四京卿，罪及举主，宝箴去官，其子主事三立亦革职，并毁湘学所著学约、界说、劄记、答问诸书。

初，宁乡已革道员周汉，以张揭帖攻西教为总督所治。宝箴至，汉复刊帖传布，宝箴令毁之，汉殴毁帖者，宝箴怒，下之狱。旧党恨次骨，然喜新之士，亦以此翕然称之。宝箴既去，诸所营构便於民者，虽效益已著，皆废毁无一存云。卒，年七十。

黄遵宪，字公度，嘉应州人。以举人入赀为道员。充使日参赞，著日本国志上之朝。旋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藉口卫生，逮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右於侨居邪？”美吏谢，遽释之。历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时宝箴为巡抚，行新政，遵宪首倡民治於众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于是略仿西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凡与民利民瘼相丽，而为一方民力能举者，悉属之，领以民望，而官辅其不及焉。寻解职，奉出使日本之命，未行而党祸起，遂罢归。著有人境庐诗草等。

曾鉌，字怀清，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庆昀，宁夏将军。以任子为工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转御史。光绪九年，出为陕西督粮道。西、同各属农民纳粮例缴省仓，道涂艰远，多弊窦，设法清釐之，民称便。三辅士风朴僿，艺事苦窳，延长安柏景伟、咸阳刘光蕡主关中书院，督课实学，士论翕然。又设蚕桑局，聘织师教以煮湅织染法，岁出丝帛埒齐、豫。十三年，迁按察使。明年，母忧解职。服除，起故官，俄迁甘肃布政使。二十四年，调直隶，回避，留本任。擢湖北巡抚，慨然曰：“时艰至此，犹可拘成法不变耶？”於是假陕甘总督印上陈补官、掣签、度支、讼狱四事，宜变通成例，厚植国本。侍读学士贻穀、光禄寺少卿张仲炘弹其乱政，诏褫职。始，曾鉌官京朝，家綦贫，僦居陋室。及任外台，孜孜民事，不顾问有无。既閒废，出入皆徒步，陕民恆岁醵金济之。后益困，至敝衣鬻卜都市。

未几，卒。宣统改元，总督端方为奏复原官。

杨深秀，字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少颖敏，谙中西算术。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假归，值晋大饥，阎敬铭衔命筹赈，深秀条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苏。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就本官迁郎中，转御史。尝言：“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二十四年，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深秀力请联英、日拒之，词甚切直。时朝廷锐意行新政，而大臣恆多异议。深秀乃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又以取士之法未善，请参酌宋、元、明旧制，釐正文体，下其议於礼部，尚书许应骙心非之，未奏也。会议经济特科务减额，於是深秀合宋伯鲁弹其阻挠。上令应癸自陈，奏上，劾康有为夤缘要津，请罢斥，词连深秀，上不之诘也。御史文悌劾深秀传布有为所立保国会，并暴有为交通内外状，德宗责以代人报复，反获咎。深秀益感奋，连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王公游历各国，并定游学日本章程，皆报可。又请试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而汰其庸愚罢老不谙时务者，繇是廷臣益侧目。湖南巡抚陈宝箴图治甚急，中蜚语，深秀为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宝箴，宝箴乃得行其志。

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

深秀性鲠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官台谏十阅月，封事二十馀上，稿不具存，惟狱中诗三章流传於世。著有虚声堂稿、闻喜县新志。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少俊慧，督学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业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得知县。之洞督两广，从赴粤。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

二十四年，之洞荐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召见，锐面陈兴学、练兵为救亡策，称旨。七月，礼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书许应骙等格不奏。上闻，震怒，尽褫尚书侍郎六人革职，朝臣皆不自安。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

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弟、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复奏言：“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上是之。

已而太后再训政，诸言新政者皆予重诛。锐既下狱，自揣实无罪，谓即讯不难白，次日，遽诏与光第等同弃市。宣统改元，锐子庆昶缴手诏於都察院，请代奏，始传於世。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因谳狱忤长官，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独与杨锐善。通周官、礼及大小戴礼记。其应召也，亦以陈宝箴荐，然非其素志，将具疏辞，川人官京朝者力劝之。一日，召见，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惟时言路宏启，臣民奏事日数百计，光第竟日批答，签识可否，以待上裁。退语所亲曰：“吾终不任此，行当亟假归矣！”未一月而祸作，光第自投狱。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著有介白堂诗文集。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父继洵，湖北巡抚。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继洵素谨饬，以是颇见恶。嗣同乃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为知府，铨江苏。陈宝箴抚湖南，嗣同还乡佐新政。梁启超倡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届会期，集者恆数百人，闻嗣同慷慨论时事，多感动。

光绪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对称旨，擢四品卿、军机章京。四人虽同被命，每召对，嗣同建议独多。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令嗣同拟旨，必载明前朝故事，将亲诣颐和园请命太后。嗣同退谓人曰：“今乃知上绝无权也！”时荣禄督畿辅，袁世凯以监司练兵天津。诏擢世凯侍郎，召入觐。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明日，世凯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颐和园还宫，收政权。启超避匿日本使馆，嗣同往见之，劝嗣同东游。嗣同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卒不去。未几，斩於市。著有仁学及莽苍苍斋诗集等。

唐才常，字佛尘。少与嗣同齐名，称“浏阳二生”，两湖学堂高材生也。闻嗣同死，忧愤，屡有所谋，每言及德宗，常泣下。二十六年，两宫出狩，才常阴结富有会谋举事，号勤王，将攻武、汉。被获，慷慨言无所隐，请就死，遂杀之。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举本省乡试第一。后试礼部，值中日构衅，纠同试者上书论时事，不报。入赀为内阁中书。时康有为倡言变法，先於京师立粤学会，以振厉士气，而蜀学、浙学、陕学、闽学诸会继之。旭为闽学会领袖，又充保国会会员。荣禄先为福州将军，雅好闽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及变起，同戮於市，年二十有四。著有晚翠轩诗集。妻沈葆桢孙女，闻变，仰药不死，以毁卒。

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有为弟。少从兄学。有为上书请改革，广仁谓当先变科举，庶人才可出。其后罢乡会试、制艺，而岁科试未变，广仁激励言官抗疏论之，得旨俞允。於是广仁语有为：“今科举既废，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俟养成多数有用才，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有为不忍去。及初闻变，广仁复趣有为归。有为走，广仁被逮。在狱言笑自若，临刑犹言曰：“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

论曰：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锐、光第、嗣同、旭及深秀、广仁同日被祸，世称“六君子”，皆悲其志。内争不已，牵及外交。其后遂酿庚子排外之乱，终致危亡。此亦清代兴衰一大关键也。

## 列传二百五十二

徐桐豫师 子承煜 刚毅 赵舒翘 启秀 英年 裕禄廷雍 毓贤李廷箫

徐桐，字廕轩，汉军正蓝旗人，尚书泽醇子。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坐修改中卷干磨勘，罢职。咸丰十年，特赏检讨，协修文宗实录。同治初，命在上书房行走，奉懿旨番讲治平宝鉴，入直弘德殿，累迁侍讲学士。先后疏请习政事、勤修省，成大学衍义体要以进。数擢至礼部侍郎。念外人麕集京师，和议难恃，宜壹意修攘图自强；因条上简才能、结民心、裕度支、修边备四策。光绪初，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主事吴可读请豫定大统，以尸谏，桐与翁同龢等谓其未悉本朝家法：“当申明列圣不建储彝训，俾知他日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疏入，诏存毓庆宫备览。

时崇厚擅订俄约，下群臣议，乃条摘其不可行者：曰伊、塔各城定界；曰新疆、蒙古通商；曰运货迳至汉口；曰行船直入伯都讷。六年，廷议徇俄人请，将赦崇厚罪，桐力持不可，谓：“揆度机要在枢廷，折冲俎豆在总署，讲信修睦在使臣。赦之而彼就范，犹裨国事；若衅端仍不能弭，反失刑政大权。推原祸始，宜肃国宪。”

又言：“今日用人之道，秉忠持正者为上，宅心朴实者次之。若以机权灵警，谙晓各国语言文字，遽目为通才，而责以钜任，未有不偾且蹶者！”不报。历充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十五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晋太子太保。二十二年，拜体仁阁大学士。

桐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谒。二十四年政变后，太后以其耆臣硕望，颇优礼，朝请令近侍扶掖以宠之。

有豫师者，字锡之，内务府汉军。进士。官至乌鲁木齐都统，以讲学为桐所倾服。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实皆豫师本谋也。既而桐被命照料，益亲载漪。各国不慊载漪等所为，漪恚甚，图报复。二十六年，义和拳起衅仇外，载漪大喜，导之入都。桐谓：“中国当自此强矣！”至且亲迓之。然及其乱时，仍被劫掠。袁昶、许景澄之死，举国称冤，而桐则曰：“是死且有馀辜！”时其子承煜监刑，扬扬颇自得。

承煜，字楠士。拔贡。以户部小京官晋迁郎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已，联军入，桐仓皇失措，承煜请曰：“父芘拳匪，外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兒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繯死，年八十有二矣。而承煜遂亡走，为日军所拘，置之顺天府尹署，与启秀俱明年正月正法。命下，日军官置酒为饯，传诏旨，承煜色变，口呼冤，痛诋西人不已。翼日，备舆送至菜市，监刑官出席礼之，已昏不知人矣，寻就戮。和议成，褫桐职，夺恤典，旋论弃市，以先死议免。

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以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谙悉例案，承审浙江馀杭县民妇葛毕氏案，获平反，按律定拟，得旨嘉奖。出为广东惠潮嘉道，迁江西按察使，调直隶；迁广东布政使，调云南。光绪十一年，擢山西巡抚。请设课吏馆，手辑牧令须知诸书，分讲习，诏饬行各省。治套外屯田，建分段、开渠、设官三策。

明年，移抚江苏。苏患水祲，先后濬蕴藻河、吴淞江，以工代赈，民德之。调广东。

二十年，召授军机大臣，补礼部侍郎。二十四年，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陈实仓廪，严保甲，罢不急官。二十五年，按事江南及广东诸省。迭疏请筹长江防务，筹饷练兵，清理财政，及整顿地方一切事宜，诏皆饬行。

二十六年，拳乱作，命赵舒翘及刚毅驰往近畿一带查办解散，及还京覆命，而宣战诏已先下矣。匪集都城，肆焚杀，时方称义民，亡敢谁何。载漪等复疏言：“雪耻强国，在此一举！”又盛推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太后愈信之，因命刚毅、载勋统之，比於官军。然匪专杀自如，勿能问，且扰禁城，日焚劫不止。诏各军营会拏正法，尽拆所设神坛，并谕责刚毅、董福祥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卒不能阻。各国联军入犯，两宫西狩，刚毅扈行至太原。车驾欲之西安，又从。道遘疾，还至侯马镇，死。其后各国请惩祸首，以先死免议，追夺原官。

赵舒翘，字展如，陕西长安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谳河南王树汶狱，承旨研辨，获平反，巡抚李鹤年以下谴谪有差。居刑曹十年，多所纂定，其议服制及妇女离异诸条，能傅古义，为时所诵。光绪十二年，以郎中出知安徽凤阳府。皖北水祲，割俸助赈。课最，擢浙江温处道，再迁布政使。二十年，擢江苏巡抚。捕治太湖匪酋叶子春，馀党股栗；复为筹善后策，弊风渐革。明年，改订日本条约，牒请总署重民生，所言皆切中。是时朝廷矜慎庶狱，以舒翘谙律令，召为刑部左侍郎。二十四年，晋尚书，督办矿务、铁路。明年，命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军机大臣。

拳匪据涿州，舒翘被命驰往解散；匪众坚请褫提督聂士成职，刚毅踵至，许之。

匪既入京，攻使馆。联军至，李秉衡兵败，太后乃令王文韶与舒翘诣使馆通殷勤，为议款计。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望浅，不如文韶！”卒不往。旋随扈至西安。

联军索办罪魁，乃褫职留任，寻改斩监候。次年，各国索益亟，西安士民集数百人为舒翘请命，上闻，赐自尽，命岑春煊监视。舒翘故不袒匪，又痛老母九十馀见此惨祸，颇自悔恨。初饮金，更饮以鸩，久之乃绝，其妻仰药以殉。

启秀，字颖之，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以孝闻。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累迁内阁学士。光绪五年，授工部右侍郎，调盛京刑部。吉林将军铭安被弹劾，启秀白其诬，转户部。论者以按铭安事多徇芘，攻甚力，命崇绮覆按，无左验，免议。东省练新军，倚饷京师，阎敬铭掌户部，方规节帑，未应也。

启秀力言，始获请，岁发四十万济之。二十年，拜理籓院尚书。中、日和议成，将换约，启秀疏请：“条约宜缓发，先商诸各国，杜后患。”不报。敖汉王达木林达尔达克鉴朝阳覆辙，自请增练蒙军。言者论其苛派蒙众，谋不轨，启秀为讼其冤。

敖汉王虽夺扎萨克秩，而其子获嗣，以故大得蒙众心。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四年，授礼部尚书，疏陈釐正文体，倡明圣学。命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启秀端谨有风操，为徐桐所赏。自政变后，桐最被盻遇，欲引参机务，乃举启秀自代。已而拳乱作，董福祥攻使馆不下，启秀荐五台僧御敌，颇附和之。逮两宫狩西安，启秀以母病弗克从。日本军拘启秀及徐承煜严守之，承煜，桐子也。朝旨褫职，而各国犹言罪魁不可纵。明年，正法命下，日军官置酒为饯，席次，传诏旨，启秀神色自若，曰：“即此已邀圣恩矣！”肃衣冠赴菜市。启秀宅近日本权领地，日官与语，当善芘其家，第曰：“厚意可感。”他无复言，遂就戮。

英年，字菊侪，姓何氏，隶内务府，为汉军正白旗人。以贡生考取笔帖式，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光绪中，历奉宸苑卿、左翼总兵、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工部右侍郎，调户部。拳匪乱作，以英年、载澜副载勋、刚毅统之。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助攻使馆，英年弗能阻，匪益横，任意戕杀官民。联军既陷京师，两宫幸西安，英年充行在查营大臣，旋授左都御史。行次猗氏，知县玉宝供张不备，疏劾之。款成，各使议惩首祸，英年褫职论斩，羁西安狱，寻赐自尽。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以刑部笔帖式历官郎中。出为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同治十三年，擢巡抚，年甫逾三十。

前江南提督李世忠本降寇，罢职家居，所为横恣，裕禄疏请诛之。会以事诣安庆，召饮署中，酒行，出密旨，麾众缚斩之，而仍恤其家，人以是高其能。光绪十三年，迁湖广总督，调两江，复还鄂。廷议修铁路，起卢沟讫汉口，下群臣议，裕禄力陈不可，忤旨。十五年，徙为盛京将军。十七年，热河奸民骚动，毁教堂，杀蒙人，裕禄会师朝阳，击平之，予优叙。二十年秋，朝鲜乱起，奉天戒严，坐安东、凤凰失守，数被议。明年，调福州，改授四川总督。二十四年，召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徵荣禄入枢廷，遂代之督直隶。

义和拳起山东，入直境。初，义和会源出八卦教乾坎二系，聚党直、鲁间，为临清郜生文馀孽，后称团，专仇教。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捕其酋姚洛奇置之法。

逾岁，开州传举烽，言匪复至，擒渠率斩以徇。居无何，毓贤抚山东，纵匪，匪散入河间、深、冀，而裕禄承风指，忽主抚。袁世凯方将武卫军，语裕禄：“盍不请严旨捕治？”裕禄曰：“拳民无他伎，缓则自消，激则生变。且此委巢事，何烦渎天听邪？”已而毓贤去，世凯代之，自兴兵疾击，以故匪不敢近山东，而纷纷入畿疆矣。吴桥知县劳乃宣禁传习，为书上裕禄，格不行。

时直隶官吏多信拳，布政使廷杰独力主剿办，严定州县查缉拳匪惩戒办法。遽奉诏开缺回京，匪愈横。张德成居独流，称“举国第一坛”，曹福田为津匪魁，二人者炫神术，为妄妖言相煽诱，裕禄不之问。已，复致书请饷二十万，自任灭外人，裕禄驰檄召之，於是二人出入节署，与裕禄抗礼。当是时，津城拳匪至可三万人，呼啸周衢市，又以红灯照荧众，每入夜，家家悬红灯，谓“迎仙姑”。

顷之，各国兵舰大集，匪犹群聚督辕求枪砲，裕禄命诣军械所任自择，尽攫以去。而联军络绎登岸，索大沽砲台，裕禄惧，疏告急，请敕董福祥来援。联军索益坚，提督罗荣光不允，战失利，而裕禄且上天津团民杀敌状，於是朝廷以团民为可恃，宣战诏书遂下，而不知大沽已先数日失矣。裕禄又报大捷，盛张拳匪功，发帑金十万犒团，更荐德成、福田於朝，饰战状，获赏头品秩、花翎、黄马褂。事急，官军战车站，败绩，裕禄退保北仓。阅三日，城陷，德成、福田挟赀走，卒系而罪之。裕禄飞章自劾，诏革职留任。逾月，北仓失，裕禄又退杨村，遂自杀。和议成，夺职。

廷雍，字邵民，满洲正红旗人。以贡生累官直隶布政使。裕禄死，护总督。联军入保定，被执，并及诸士绅。各军讯其事，雍曰：“保绅夙从令，可释，事皆由我。今至此，斧钺由汝，奚问为？”遂见杀。郡人尚多哀之。

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盗，不惮斩戮。以巡抚张曜奏荐，得实授，累迁按察使，权布政使。二十四年，调补湖南，署江宁将军。裁革陋规万馀两，上闻而嘉之。

是时李秉衡抚山东，適有大刀会仇西教，秉衡奖借之，戕德国二教士。廷议以毓贤官鲁久，谙河务，擢代之。既莅事，护大刀会尤力。匪首硃红灯构乱，倡言灭教。毓贤令知府卢昌诒按问，匪击杀官军数十人，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徵还。

至则谒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俄拜山西巡抚之命，於是拳术渐被山西。平阳府县上书言匪事，毓贤痛斥之，匪益炽。毓贤更命制钢刀数百，赐拳童令演习，其酋出入抚署，款若上宾。

居无何，朝旨申命保教民，毓贤阳遵旨，行下各县文书稠叠，教士咸感悦。未几，又命传致教士驻省城，曰：“县中兵力薄，防疏失也。”教士先后至者七十馀人，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致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遽出，坐堂皇，呼七十馀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悉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联军既陷天津，毓贤请勤王，未及行，朝旨趣之再。两宫已西幸，毓贤遇诸涂，遂随扈行。和议成，联军指索罪魁，中外大臣复交章论劾，始褫职，戍新疆。十二月，行抵甘肃，而正法命下。时李廷箫权甘督。

廷箫，籍湖北黄安。以进士累官山西布政使，尝附毓贤纵匪。至是得旨，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谴及，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为毓贤呼冤，将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其母留太原，年八十馀矣。一妾从行，令自裁。逾数日，伏诛未殊，连呼求速死，有仆助断其颈，为敛而葬之。

论曰：戊戌政变后，废立议起，患外人为梗，遂欲仇之，而庚子拳匪之乱乘机作矣。太后信其术，思倚以锄敌而立威。王公贵人各为其私，群奉意旨不敢违，大乱遂成。及事败，各国议惩首祸，徐桐等皆不能免。逢君之恶，孽由自作。然刑赏听命於人，何以立国哉？

## 列传二百五十三

徐用仪 许景澄 袁昶 立山 联元徐用仪，字筱云，浙江海盐人。由副贡生入赀为主事，官刑部。咸丰九年，举顺天乡试。同治初，充军机章京，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累迁鸿胪寺少卿，以忧归。光绪三年，起太仆寺少卿，迁大理寺卿，直军机如故。擢工部侍郎，始罢直。

旋充总理衙门大臣，历兵部、吏部侍郎，授军机大臣。二十年，加太子少保。日朝构衅，举朝争议和战，枢臣孙毓汶被劾罢，翁同龢继入，主战益力。用仪论事与同龢忤，遂出枢廷，并解总署事。二十四年，皇太后再训政，复直总署，乃密荐太常寺卿袁昶。会许景澄奉使还，被命同入署。

二十六年，拳祸起。先是上以行新政为中外所推，而储嗣久虚。载漪既用事，阴谋废立，虑外人为梗，闻拳民有神勇，仇西教，欲倚以集事，召入京，遂纵恣不可制。用仪请严禁遏，不听。俄戕德使克林德，用仪骇曰：“祸始此矣！”言於庆亲王奕劻，厚敛之。各国兵舰至津沽，诏廷臣集议和战。用仪、景澄、昶及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并言：“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而载漪等主战甚力，在廷大臣率依违不决。用仪以太后命诣使馆议缓兵，当事者益目为奸邪。

景澄、昶先被害，用仪知不免，意气自如。七月既望，遽发拳匪捕之於家，拥至庄王邸。用仪不置辩，第曰：“天降奇祸，死固分耳！”遂与立山、联元同弃市。

越三日，联军入京，而两宫西狩。十二月，诏湔雪，复故官。宣统元年，追谥忠愍。

浙人祠之西湖，与景澄、昶并称“三忠”。

许景澄，字竹筼，嘉兴人。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明习时事，大学士文祥以使才荐。光绪六年，诏使日本，遭父忧，未行。服阕，补侍讲。法越之役，条上筹备事宜，上褒纳。十年，出使法德意和奥五国大臣，兼摄比国使务。时海军初创，从德国购造铁舰，未就。景澄躬历船厂，钩稽辑上外国师船表。又言海军宜定屯埠胶州湾，设铁甲砲船大沽口。转侍读，母忧归。

十六年，充出使俄德奥和四国大臣，累迁至内阁学士。先是俄兵游猎，常越界，侵及帕米尔地，景澄争之，俄援旧议定界起乌什别里山，自此而南属中国，其西南属俄。俄人则欲以萨雷阔勒为界。相持三载，俄始允改议，其帕界未定以前，各不进兵，以保和好。因著帕米尔图说、西北边界地名考证，为他日界约备。擢工部侍郎。是时俄、德迫日人还辽东，景澄曰：“俄谋自便，德图偿报，事故从此多矣！”

疏请分遣两使，从之。

二十三年，调充德国使臣。会俄建西比利亚铁道，谋自黑龙江达海参崴，朝议拒之，乃更名商办，许中国投赀五百万，所谓东清铁路公司也。诏景澄综其事，力阻路线南溢，稽察运船毋漏税。已而俄人索租旅顺，充头等公使，会驻俄使臣杨儒定议俄都。事竣，移疾归，召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调吏部，充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意大利索我三门湾，景澄抗言争之，事乃寝。

未几，拳祸作，景澄召见时，历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太后闻之动容，而载漪等斥为邪说。联军偪近畿，景澄等遂坐主和弃市。宣统元年，追谥文肃。

袁昶，字爽秋，桐庐人。从刘熙载读，博通掌故。光绪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诫僚属，抑胥吏，多所兴革；扩中江书院斋舍，课以实学；建尊经阁，购书数万卷；汰常关耗费岁万八千金，悉还诸公；定专条，纳新关穀米出口税，岁羡数十万；督修芜湖西南滨江圩堤，自大关亭至鲁港，延袤十二里；更穿筑新缕堤三百七十丈，自是蓄泄有资，田庐完固，民歌诵之。

胶州事起，下诏求言，昶条列时政二万馀言，以：“德突据胶湾，其祸急而小；俄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蒙喀四十八部将折入异域，其祸纡而大。宜及今预练劲旅，痛革吉、奉华靡风习。自顷兵力不能议战，要不可不议守。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将，故人才盛，国势强。承平日久，文法繁密，诸臣救过之不暇，於是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金田洪、杨之乱，其始一小民耳，犹穷全国之力仅而克之，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哉？夫敌国外患，为殷忧启圣之资。苟得其人，毋拘以文法，则理财、练兵、防海、交邻之策，可次第就理。”上亲书其纲要於册，下中外大臣议行。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宁布政使，调直隶。未几，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时财用匮，议整釐税。昶极言釐金名病商，实病民，不可议增。

义和团起山东，屠戮外国教士。昶与许景澄相善，廷询时，陈奏皆忼慨，上执景澄手而泣。昶连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皆不报。复与景澄合上第三疏，严劾酿乱大臣，未及奏，已被祸，疏稿为世称诵。追谥忠节，江南人祠之芜湖。

昶尝慨士鲜实学，辑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诸书，为渐西村丛刻。

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历四任乃得代。论修南苑工，赐二品服。累迁奉宸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二十年，加太子少保。盗窃宁寿宫物，坐失察，镌职留任。

二十六年，擢户部尚书。立山久典内廷，同列嫉其宠眷。会拳祸起，联军至天津，廷臣集议御前。载漪盛推拳民可用，立山適在侧，太后谓：“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载漪怒曰：“用其心耳，奚问术？立山必与外人通，请以立山退外兵！”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臣主和，又不谙外事，不足任。”载漪益仇之，因其宅邻教堂，乃中以蜚语，谓藏匿外人，竟论死。宣统元年，追谥忠贞。

联元，字仙蘅，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侍讲。大考，左迁中允，再陟侍讲。以京察，出知安徽太平府，调安庆。两荐卓异，署滁和道，迁广东惠潮嘉道。汕头者，通商要衢也，奸人倚英领事为民暴，联元裁以法，良善获安。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入觐，改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明年，补内阁学士。拳民仇西教，载漪、刚毅助之，势益横，日夜围攻使馆，不能下。大臣负清望者徐桐、崇绮，皆谓：“民气可用。”联元与崇绮争论帝前，谓：“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联军既陷大沽，载漪等犹壹意主战。联元谓：“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傥战而败，如宗庙何？”载漪斥其言不祥，七月十七日，斩西市。昭雪后，予谥文直。顺天府奏请立山、联元合祠宣武门外，而联元祖居宝坻，更於其地建专祠焉。

论曰：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拳祸既起，忠谏大臣骈首就戮，岂独非帝意哉？观用仪诸人所论事势利害，昭昭如此，乃终不能回当轴之听，何其昧焉？世传大节，并号“五忠”，不数日而遂昭雪，允哉！

## 列传二百五十四

李秉衡王廷相 聂士成 罗荣光 寿山族孙瑞昌 凤翔崇玉等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初入赀为县丞，迁知县。光绪五年，除知冀州。

岁饥，发仓粟，不给。州俗重纺织，布贱，为醵金求远迁，易粮归，而裁其价以招民，民获甦。越二年，擢知永平府。部议追论劫案，贬秩。李鸿章上其理状，请免议，不获。时称“北直廉吏第一”。以张之洞荐，超授浙江按察使，未到官，移广西。十年，平峒寨乱，晋二品秩。

明年，法人假越事寇边，秉衡主龙州西运局。是时财匮，战士不得饷，蹂尸舆厮，无人过问。秉衡益节俭，汰浮费，无分主客军，给粮不绝，战恤功赏力从厚。

复创设医局，治负伤军士，身自拊循之，日数四，虽末弁，亦延见，殷殷勖以杀敌报国。护抚命下，驩声若雷动。与冯子材分任战守。谅山之捷，彭玉麟等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予优叙。重申前命为护抚，整营制，举贤能，资遣越南游众，越事渐告宁。新任巡抚沈秉成莅官，乃乞病去。

二十年，东事棘，召为山东巡抚。至则严纪律，杜苞苴。以威海、旅顺筦钥北门，遂率师驻烟台。闻旅顺不守，劾罢丁汝昌、龚照屿等，以警威海守将。既而日军浮三舰窥登州，秉衡悉萃精兵於西北，而荣城以戎备寡，为日军所诱而获，时论诟之。其时大刀会起，主仇教，势渐张。二十三年，会众戕德国教士，德使海靖要褫秉衡职，编修王廷相力争之，徙督四川。海靖请益坚，乃罢免。於是秉衡隐安阳，居三年，刚毅入枢廷，荐之起，入都。廷相慕其名，往访，遂订交。朝命秉衡诣奉天按事，奏廷相自随。既至，纠不职者数人，皆廷相微服所讠冋知者。还，会御史彭述疏请整饬长江水师，诏使秉衡往，秉衡固辞，太后责勉之，遂行。

岁馀，拳祸作，枋事者矫诏趣战，电各省，诸疆臣失措，商之鸿章。於是定画保东南约，秉衡与焉。无何，又请募师入卫。至京，入觐太后，力主战，遂命统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万本华四军，出屯杨村、河西坞。战才合，张、万二军先溃，泽霖自武清移壁，闻砲声，军皆走。秉衡不得已，退通州，疾书致各将领，述诸军畏葸状，饮金死。事闻，优诏赐恤，谥忠节。联军索罪魁，请重治，以先死免议，诏褫职，夺恤典。

廷相，字梅岑，直隶承德人，本籍山东。少劬学，以孝称。光绪十三年进士，以编修督山西学政。口外七洊饥，有司匿不闻，为上流民残弊状，获赈如腹地。

二十三年，转御史，敢言事。时宗室、觉罗官学久废不葺，廷相谓培材宜自近始，请依八旗官学新章，求实际，议行。国用患不足，计臣议加赋，廷相力申李鸿藻议，为民请命，事遂寝。二十四年元旦，日食，疏请勤修省，条上七事，而尤以进贤退不肖为国家治乱之源。因劾张廕桓媚外人、交近侍，并以浙江学政徐致祥秩满调安徽，外似优隆，内实屏绝。严旨下吏议，敕还原衙门行走。拳乱起，秉衡出御联军，廷相从。及败，寻秉衡不遇，还至仓头桥，赴河死。子履丰，拯之不及，从之，遇救免。赠五品卿，予世职，赏履丰主事。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军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至副将。东捻败，赐号力勇巴图鲁，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光绪十年，法人据基隆，率师渡台湾，屡战卻敌。还北洋，统庆军驻旅顺。十七年，海军大阅礼成，晋头品秩。调统芦台淮、练诸军，击热河朝阳教匪，擒斩其酋杨悦春，赏黄马褂，易勇号曰巴图隆阿。明年，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请单骑巡边，历东三省俄罗斯东境、朝鲜八道，图其山川厄塞，著东游纪程。

逾岁，日韩乱起，随提督叶志超军牙山。闻高升兵舰毁，语志超曰：“海道梗，牙山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从之。士成乃先诸军发，次成欢，遇伏，迷失道，吏士无人色。士成见二鹤立冈阜，语众曰：“彼处无隐兵也！”遂出险，往就志超。志超已弃公州行，追及之。士成议趋平壤合大军，而鸿章檄令内渡，以故平壤陷，得免议。志超逮问，宋庆接统诸军，遣士成守虎山。未几，铭军溃，诸军皆走，士成犹悉力以御。日军大集，力不支，退扼大高岭。是时辽西危棘，士成请奇兵出敌后截其运道，诸帅不从，乃自率师偪雪里站而阵。除夕，置酒饮将士，预设伏以待，日军果来袭，大败之分水岭，斩日将富刚三造。优诏褒勉，授直隶提督。

和议成，还驻芦台。北洋创立武卫军，改所部三十营为前军，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并为统帅。庆、福祥用旧法训练，世凯军仿日式，士成军则半仿德式，是为武卫四军。

二十六年，拳匪乱，戕总兵杨福同，命士成相机剿办。匪焚黄村、廊坊铁轨，士成阻止之，弗应，击杀数十人。其党大恨，诉诸朝，朝旨诃责士成。时匪麕集天津可二万，遇武卫军辄诟辱，士成检勒部下毋妄动。荣禄虑激变，驰书慰解之，士成覆书曰：“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乃郁郁驻杨村观变。会英、法诸国联军至，士成三分其军，一护铁路，一留芦台，而自率兵守天津。连夺陈家沟、跑马厂、八里台，径攻紫竹林，喋血八昼夜，敌来益众，燃毒烟砲，我军稍卻。士成立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遂殒於阵，肠胃洞流。诏赐恤。阅二载，以世凯言，赠太子少保，谥忠节，建专祠。

罗荣光，湖南乾州人。初隶曾国籓麾下，补把总。同治初，李鸿章规三吴，从西将华尔克青浦，攻南桥镇、柘林，直捣其巢，大败之。乘胜复沙川、金山，迁守备。又从西将戈登释常、昭围，以次下太仓、昆山诸邑。累擢参将。攻常州，先登，城复，迁副将，赐号果勇巴图鲁。除狼山镇右营游击。苏军分援浙、皖、闽，连克湖州、长兴、广德、漳州、漳浦诸城，与有功，擢总兵。六年，东捻扰鲁疆，荣光以偏师游弋淮南北，败捻於运。东捻回窜江、淮，分寇海、沭、邳、宿，并击退之。

明年，西捻窥滑、濬，我师蹑之，荣光战数挫，而勇气弥厉。鸿章谋困之黄、运间，缘河筑长垒，荣光壁当敌冲，相持凡三阅月。会霖雨，寇多陷淖死，荣光复蹑之东北，势益蹙，张总愚自沉於河。事宁，晋记名提督。自是徙防金陵、武昌、西安，凡二年。移驻天津，补大沽协副将。

光绪七年，创设水雷营，遴各营将士演习，兼授化电测量诸学。既而北塘、山海关相继设，皆受成於荣光。醇亲王阅北洋军，以其教练有方，荐授天津镇总兵。

位渐显，服食俭约若老兵然。二十六年，擢喀什噶尔提督，未之官而拳乱起，八国兵舰入寇，荣光守大沽砲台。大沽水深广，河道萦曲，曲有台，备险奥，外兵慑其势，弗敢进。荣光备益严，乃佯就款，使人言於裕禄，谓第得四五艘入口护侨商，无他意，裕禄许之。荣光闻而大惊，力阻，而敌舰已踵入，将及台，遽出砲仰击。

荣光再谒裕禄乞发战令，谍者已报台毁，荣光愤极，归，拔刀杀眷属，曰：“毋令辱外人手！”遂出赴难，一仆随之，不知所终。他日得其尸台下，仆尸亦在焉。没三日而天津陷，时年六十有七。

寿山，字眉峰，袁氏，汉军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吉林将军富明阿子。以父任为员外郎，兼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光绪二十年，日军犯奉天，自请赴前敌，充步队统领。弟永山领马队，数与日军战，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薄凤凰城。敌援至，永山殁於阵，寿山被重创。以敢战，兼领镇边军马队。逾岁，降敕褒嘉。官军既克海城，寿山领七十骑诣辽南诇敌势，遇之汤冈子，搏战，枪弹入右腹，贯左臀出，战愈猛，敌稍卻，驰还壁，血缕缕满衣袴。上嘉其勇，迁知府，赏花翎。

二十三年，调充镇边军左路统领，徙驻黑龙江城。越二年，除知开封遗缺知府，未之官，值东北边防亟，超改黑龙江副都统。明年春，入觐，垂询边情甚悉，命佐将军恩泽治军。疏请增募十五营，调谙边事者十馀人，躬诣上海购军械，自长崎、海参崴、伯利循海归，潜度形势，备战守。新军成，而恩泽卒於任，朝命代之。既莅事，铲奸弊，明赏罚，图要塞；手订行阵操法，颁之各将领，使番上，授以方略；虽末弁亦接见，籍记备器使。

二十六年夏，拳乱作，俄军数千声为保护哈尔滨铁轨，纷集海兰泡，乞假道。

寿山曰：“敌偪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拒之。遂檄爱珲副都统凤翔御北路，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御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御东路，令各严戒备毋浪战；并牒俄勿进兵，愿负保路责。而俄军已分道进，重以铁路土工可十馀万索值，倡罢工，扬言与俄为难。寿山亟下令军中曰：“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

复使统领吉祥约富拉尔基监工盖尔肖甫入城，俾释疑惧，而盖尔肖甫乃击杀工人宵遁。寿山犹强为容忍也，慎导俄民出境，籍录其财物备还，然俄军不为止，入寇爱珲及黑河屯，华人被迫赴水者，尸蔽江下。

三姓、呼伦贝尔又纷纷告警，寿山亟电吉林将军长顺会攻哈尔滨，然犹嘱其语俄总监工，谓若罢兵，愿以全家质。当是时，诸路军皆溃败，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并陷阵死，於是俄遂偪齐齐哈尔省城。

既而闻联军媾和，乃遣同知程德全往商和议，而自守“军覆则死”之义，命妻及子妇先裁，手缮遗疏，犹惓惓於垦政，并致书俄将领嘱勿戕民。阅日，具衣冠，饮金，卧柩中，不死；呼其属下材官击以枪，不忍，手颤机动，弹出中左胁，犹不死；更呼材官击小腹，仍不死；呼益厉，又击之，气始绝。先是诏责其开边衅，部议夺职。

后以总督徐世昌请复官，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附祀富明阿祠。

族孙瑞昌，充北路营官，俄陷黑河，与统领崇玉同战殁。

凤翔，字集庭，汉军镶黄旗人，吉林驻防。累官协领。光绪二十一年，中日事起，将军长顺赴奉督师，凤翔任餽运，给食不乏。寻擢爱珲副都统。二十六年，俄将固毕乃脱尔来假道，寿山令爱珲戒备。俄军已自黑龙江下驶，翼日，俄官廓米萨尔名阔利士密德者，浮军舰至，凤翔遣军拒之三道沟。阔利士密德来谒，申前请，弗允，赪怒去，令舟师击我，而我师已先发，歼其军官二，阔利士密德被重创，奔还海兰泡，旋卒。於是黑河军与海兰泡俄军相轰击者数日。凤翔令统领王仲良率骑旅三百渡江击之，始小挫，继获大胜。俄军缘江遁，师往驰之，会其军舰泊江岸，载归。阅二日，又渡江来，击卻之。迟明，又率步旅六千自五道河济，右路统领崇玉望见之，其军皆树我帜，衣我衣，意为漠河护矿兵也，弗敢击，既登岸始觉，而势已不可遏，我师败绩，崇玉殒於阵，爱珲陷。寿山闻之，亟令凤翔回援，弗及。

凤翔驻兜沟子，去爱珲七十里。

逾月，俄军复至，枪弹雨下，凤翔以战为守，相持累日。黑龙江行军故无棚帐，战罢露宿，众苦寒，以是军有怨声，凤翔虑譁溃，复以地势平衍难扼守，乃请寿山结阵徐退，抵内兴安岭军焉，去兜沟子又百六十里。未几，俄军争上岭，势汹汹，师失利，仍扼岭拒之。敌攻益亟，凤翔悉甲出，令曰：“有后者斩！”而自赴前敌督慑。有材官稍卻，立使飞骑斩之。材官惧，大呼陷阵，俄军少卻，复进，遂大败，署北路翼长恆玉断一臂，俄将卒死伤无算。凤翔战既酣，右臂左足两受弹伤，坠马者三，辄复跃上，鏖战不少休，既还，呕血数升而死。事闻，优恤如制。

崇玉，通肯正蓝旗佐领。时同死事者，玉庆，黑龙江城世管佐领。城陷被执，詈不绝口，死最惨。扎鲁布，黑龙江城水师四品官。怀印以殉，死后犹手握印不可脱。又段国英，宜黄人，以县丞榷盐阿什河。俄兵至，令让所处屯兵，严词拒之，缚而去；旋释归，则俄兵已占其地，且悬俄帜，国英大哭曰：“中国亡矣！”触石，头裂，死。俄人观者皆叹息。

论曰：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联军之占津、海也，长驱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龙江也，乘隙以进，唯寿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爱珲，虽已无救於大局，而至死不屈，外人亦为之夺气，何其壮哉！

## 列传二百五十五

崇绮子葆初等 志钧 延茂弟延芝 色普徵额 王懿荣熙元宗室宝丰 宗室寿富弟寿蕃等 宋承庠王铁珊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子。以穆后父贵，升隶满洲镶黄旗。初为工部主事，坐其父出师无功，褫职。咸丰四年，粤寇谋犯畿辅，充督练旗兵处文案，事宁，叙兵部七品笔帖式。英吉利兵舰窥天津，录守内城功，擢主事。嗣迁员外郎。同治三年，将军都兴阿以崇绮谙兵事，奏自随，兵部疏留。

是岁成一甲一名进士，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九年，迁侍讲，出典河南乡试，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一年，诏册其女为皇后，锡三等承恩公。历迁内阁学士，户部、吏部侍郎。

光绪二年，充会试副考官，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会河南旱，大吏匿不报，为言官所劾。上命偕侍郎邵亨豫按问，廉得实，巡抚李庆翔以下皆获罪。四年，吉林驻防侍卫倭兴额被盗诬控，诏与侍郎冯誉骥往谳，寻命崇绮署将军专治之。倭兴额控如故，事下侍郎志和覈覆，得诬告状，崇绮自劾，被宥。五年，出为热河都统。

御史孔宪疏称其忠直，宜留辅，不许。七年，调盛京将军。

九年，谢病归。旋授户部尚书，再调户部，复乞休。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二十六年，立溥俊为“大阿哥”，嗣穆宗。乃起崇绮於家，俾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傅溥俊。於是崇绮再出，与徐桐比而言废立，甚得太后宠，恩眷与桐埒。义和团起，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而崇绮亦信仰之。事败，随荣禄走保定，居莲池书院，自缢死。荣禄以闻，赐奠醊，入祀昭忠祠，谥文节。

崇绮妻，瓜尔佳氏，先於京师陷时，预掘深坑，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孙员外郎廉定，笔帖式廉容、廉密，监生廉宏，分别男女入坑生瘗，阖门死难，各奖恤有差。

二十七年，命以曾孙法亮嗣廉定，袭爵。

志钧，亦三等承恩公，满洲镶黄旗人。充散秩大臣。闻警，设醴祭先，率妻子皆衣冠对缢於中堂。恤如例，谥贞愍。

延茂，杜氏，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同治二年进士，铨礼部主事。光绪八年，历迁至鸿胪寺少卿。上言八旗官学废弛，宜变通章程。再迁内阁侍读学士。

中法构衅，疏言：“我国士夫多懵外势，请自今慎选使才，令其考察彼国政治利弊，图其山川夷险，随时奏闻。”又言：“名将必知地利而后可行师，庙堂必知地利而后可驭将。今宜北起盛京，南逾岭广，合台、琼为一气。复自滇、粤边外讫越南全境，分绘两图，更令诸疆臣各绘所辖地图，上测纬度，下准方斜，俾知相距里数，为军事之用。”上韪其议。

十三年，除奉天府府丞。越四年，入为大理寺少卿。二十四年，由驻藏办事大臣擢吉林将军，以仓廪灾，上章自劾。明年，徵还，再授黑龙江将军，未行而拳祸作。联军入都，偕弟延芝守安定门，城陷，阖室自焚死。赠太子少保，谥忠恪。妻并诸娣姒女子子皆获旌。

色普徵额，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十年，贼窜畿疆，以健锐营前锋校，从大学士瑞麟往讨，裹创力战。旋从僧格林沁剿捻，斩馘甚众。同治初，又从都统穆腾阿军畿南。光绪三年，迁参领。八年，军政课最，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充神机营专操大臣。二十四年，徙驻南苑。二十六年，擢宁夏将军，未行，拳乱起，命守正阳门，昼夜徼循不少休。联军攻城，中砲死。赠太子少保，谥壮恪，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人。祖兆琛，山西巡抚。父祖源，四川成绵龙茂道。

懿荣少劬学，不屑治经生艺，以议叙铨户部主事。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详练经世之务，数上书言事。十二年，父忧，解职。服阕，出典河南乡试。

二十年，大考一等，迁侍读。明年，入直南书房，署国子监祭酒。会中东战事起，日军据威海，分陷荣城，登州大震，懿荣请归练乡团。和议成，还都，特旨补祭酒。

越二年，遭母忧，终丧，起故官。盖至是三为祭酒矣，前后凡七年，诸生翕服。

二十六年，联军入寇，与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团练大臣。懿荣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然事已不可为。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溃不复成军，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家人环跽泣劝，厉斥之。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於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

掷笔赴井死。先是懿荣命浚井，或问之，笑曰：“此吾之止水也！”至是果与妻谢氏、寡媳张氏同殉焉。诸生王杜松等醵金瘗之。事闻，赠侍郎，谥文敏。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廕并称其博学。

熙元，直隶总督裕禄子。光绪十五年进士，由编修累迁至祭酒。联军入，方家居守制，闻变，偕嫂富察氏、妻费莫氏仰药以殉。赠太常寺卿，谥文贞。越三年，杜松等以两祭酒大节昭著，籥请隆报飨，得旨，附祀监署唐韩愈祠。

宗室宝丰，字龢年，隶正蓝旗。好读书，有清尚。光绪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迁至侍讲。二十五年，立溥俊为“大阿哥”，命直弘德殿，并赏高赓恩四品京堂，同授大阿哥读。明年，两宫西幸，宝丰以随扈不果，愤甚，誓死职。自题绝命词曰：“忠孝节廉，本乎天性。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呜呼宝丰，不失其正。”

饮金死。赠太常寺卿。

宗室寿富，字伯茀，隶正蓝旗，侍读宝廷子。泛览群籍，尤谙周官、礼、太史公书，旁逮外国史，通算术，工古文诗词。光绪十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尝愤国势不张，八旗人才日衰，箸劝八旗官士文，立知耻会，大旨警顽傲，励以自强。

浙江巡抚廖寿丰疏荐寿富才学堪大用，命赴日本考政治。既还，箸日本风土志四卷献上，召见，痛陈中国积弊及所宜兴宜革者，漏三下始退，上器之。政变作，遂杜门。

寿富性故矜贵，不通刺朝列。及拳乱起，乃上书荣禄，言董福祥军宜讬故令离畿甸，然后解散拳民，谓“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荣禄不省。妻翁内阁学士联元既以论拳匪诛，家属匿其宅，众以寿富重新学，亦指为袒外，恚甚，或劝之他往，曰：“吾宗亲也，宁有去理耶？”城陷，寿富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官曰：“国破家亡，万无生理。乞赴行在，力为表明。侍已死於此地，虽讲西学，未尝降敌。”

遂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繯死。赠侍讲学士。

寿富刻苦孤峭。宝廷罢官早，家贫甚，性癖泉石。寿富事父能委曲以適其意旨。

著有搏虎集。

宋承庠，字养初，江苏华亭人。由拔贡考取小京官，铨工部。光绪四年，举於乡，迁主事。八年，充总理衙门章京，迁员外郎，转御史。二十六年，巡视京城，联军入，遥望城内火光烛天，自言：“主辱臣死，义无可逃。”疾书一纸遗家人曰：“宗庙宫寝，已付一炬，敌人残忍，不共戴天。读圣贤书，惟有捐躯报国而已。我得死所，妻子勿以我为念。”时已仰药，口不能言，越一日卒。赠四品卿衔。

王铁珊，字伯唐，安徽英山人。光绪十五年进士，铨兵部主事。居久之，母年老，欲归省。会拳乱作，知都城必危，遂不去。悉举赀斧寄母，独留百金，复分其半助邑馆贫不能归者。其人谓：“盍不偕南？”曰：“时势至此，不能出力抗敌，已负朝廷；若更引身远避，何以为人？且在京为大清官，在籍践大清土，国苟不保，家将焉属？”其人知其隐蓄死志，强之行，不可。两宫既西狩，遂伏案作书寄弟，略云：“身非武职，恨不能执干戈卫社稷；官非台谏，又不获效忠言维国是。如都城不保，义不偷生。所恨居官以来，未能事母，长负此不孝之罪耳。”书毕，肃衣冠拜，默坐室中。闻内城陷，自缢死。遗书友人治后事，谓：“某非死节，不忍见国事败坏耳。”事闻，赠员外郎，又追赠道员。廕一子入监读书，以知县用。

论曰：国都既陷，主辱臣死，此大义也。崇绮久著清节，终以一死自明。延茂等见危授命，义不苟生。色普徵额等执干戈卫社稷，死犹不瞑，至今皆凛凛有生气焉。

## 列传二百五十六

恩铭孚琦 凤山 端方弟端锦 刘燧 赫成额松寿 赵尔丰 冯汝骙 陆锺琦子光熙等恩铭，字新甫，于库里氏，满洲镶白旗人，锦州驻防。以举人纳赀为知县，累官至知府。光绪十一年，权知兗州，晋道员。二十一年，改官山西。二十六年，署按察使。拳匪扰晋，恩铭请巡抚毓贤阴护送教士出境，弗听。两宫西幸，毓贤率师赴固关，恩铭兼摄抚、籓事。车驾至太原，召见，奏对，声泪俱下。补归绥道。先是口外七杀教士四十馀、教民二千馀，待抚者众且亟，到官后，即发帑金仓粟济之。会联军至大同，民骇走。复令教士讽喻，并与执争，乃引兵去。

二十八年，调直隶口北道。时经拳乱后，十三、州、县教民汹汹图报复，宣化华教士且强逼民入教，恩铭患之，与西教士反覆辨论，始允约束，民、教始安。

迁浙江盐运使。二十九年，调两淮，晋江苏按察使。办盐务如故，杜私贩，恤煎丁，岁增国课三十万。时论欲请改场垣为公司，并创煤煎轮运议，恩铭力陈其弊，事乃寝。授布政使，录山西协饷功，晋头品服。三十二年，署安徽巡抚，修广济圩，赈皖北水菑，民德之。红莲会匪自赣入，毁建德教堂，同时楚民寄居霍山者，亦与教堂启衅，匪党乘之，势渐炽。恩铭分军援剿，并劾有司之酿祸者，地方以靖。

是时廷议行新政，锐意兴警察，於是承上指，整顿巡警学堂。適王之春荐道员徐锡麟才，遂畀以会办。复念政剧财匮，援例清丈缘江洲地，按年收科，垦牧与树艺并举。朝旨又以民刑事诉讼法参用东、西律，下其议督抚。恩铭虑皖北民悍，为择其不便者六事具以报。明年夏，巡警学生卒业，恩铭诣校试验，锡麟乘间以枪击之，被重创。知县陆永颐锐身救护，先殒。锡麟令经历顾松闭校门，不从，亦毙之。

从者负恩铭还署，遂卒。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忠愍，予皖省建祠，赏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子咸麟袭。恩铭既死，锡麟亦被获。

锡麟者，浙江山阴人。就学日本，以赀为道员。志在谋绾军队，便起事，仓卒发难，卒被擒僇。阅数年，复有孚琦、凤山被刺事。

孚琦，字朴孙，西林觉罗氏，隶满洲正蓝旗。以工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官郎中。三迁至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八年，授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出为广州副都统。颇以兴学为己任，尝设八旗工艺学校，整丽中小各学堂。明年，权将军。将军事故简，孚琦虑即偷惰，日必读书临池，暇辄躬执劳役。宣统二年，再摄将军篆。

明年春，赴城东燕塘勘旗地，兼阅试演军用飞机。有温生才者，隶革命党，事暗杀。

会日将暮，伏道左，俟其至，轰击之，遂殒命。生才被执，论弃市。事闻，上悯恻，谥恪愍，命凤山代之。

凤山，字禹门，刘氏，隶汉军镶白旗。以繙译举人袭佐领，充骁骑营翼长、印务章京。累迁参领，总办东安巡捕分局。联军入京，法人在其辖境刃伤商民，缚致总局，请毋少贷，论如律。擢副都统，训练近畿陆军，著声绩。除西安将军，仍留治兵事。宣统初，改练军归部节度，始解兵柄。三年，授广州将军，未行而武昌事起。香港为粤民党薮，谋攻省城，众阻其勿往，曰：“吾大臣也，不可不奉诏。”

遂毅然去。将至时，总督及布、按以下官皆不敢出迓，或劝宜微服先入城，毋蹈孚将军覆辙，凤山不可。日午，舆卫导行，抵南城外，党人匿市廛檐际掷炸弹，屋瓦摧压，从者死十馀人，街石寸寸裂。暮得凤山尸，焦烂无完肤。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勤节，予骑都尉世职。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廕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徵还，筦局务，赏三品卿衔。上劝善歌，称旨。除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护巡抚。两宫西幸，迎驾设行在。调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抚。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

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诃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条湘、川不一致，川人大譁。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

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弟端锦，字叔絅。河南知府。赴东西各国考路政，箸日本铁道纪要。从兄入川，变作，以身蔽其兄，极口詈军士无良，同被杀。事闻，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其时转饷官刘燧，荆州驻防、举人、都司赫成额，并赴水死。

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以廕生官工部笔帖式，累迁郎中。出为陕西督粮道。光绪二十一年，晋山东按察使。明年，调江西，晋江宁布政使。二十四年，擢江西巡抚。越三载，移抚江苏，历河南，加尚书衔，所莅皆称职。二十八年，召为工部右侍郎，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寻授热河都统。疏陈续修矿章四条，允行。

复以地控蒙部，号难治，条上吏治、军政、兴学、理财方略甚悉。又召还，拜兵部尚书。明年，调工部。又明年，出为察哈尔都统。三十三年，授闽浙总督。

居官垂二十年，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以宽，为时论所美。宣统三年秋，鄂、湘、江、浙新军踵变，闽军乘之，将举事，使人要松寿，令缴驻防营军械，斥之，遂决战，初获胜，继乃大挫，愤甚，饮金以殉。事闻，赠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节。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以山西知县累保道员。四川总督锡良疏荐其才，权永宁道，剿匪严诛捕。驻藏大臣凤全遇害，调建昌。会克巴塘，建议筹边，充川滇边务大臣，护总督，改驻藏大臣。以兵至打箭炉，改设康定、登科等府。宣统元年，仍专任边务。藏兵犯巴塘，击败之，乘势收江卡等四部。於是尔丰军越丹达山而西，直抵江达，达赖喇嘛逃入印度。尔丰请一举平藏，革教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尔丰尽克三崖野番，决收回瞻对。三年，署四川总督，檄番官献瞻对。

尔丰遂入瞻对，设官治之。进克波密，并取白马岗，收明正等土司，皆改流。计所收边地纵横三四千里，设治者三十馀区，一时皆慑於兵力，不敢抗。

会川乱起，尔丰还省，集司道联名奏请变更收路办法，不允。商民罢市，全省骚动。廷寄饬拏祸首，捕蒲殿俊等拘之，其党围攻省城。督办川路大臣端方劾尔丰操切，诏仍回边务大臣，以岑春煊代总督。武昌变作，资政院议尔丰罢黜待罪，而朝旨已不能达川。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军民环请独立，尔丰遽让政权於殿俊，殿俊自称都督。防军复变，殿俊走匿，全城无主。商民请尔丰出定乱，因揭示抚辑变兵。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罗纶副之，以兵攻督署，拥尔丰至贡院，尔丰骂不绝口，遂被害。[一]

冯汝骙，字星岩，河南祥符人。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出知四川顺庆府，遭母忧去。服阕，起山东青州知府，调直隶大名。三十一年，迁湖北盐法道。明年，调安徽徽宁池太道，迁甘肃按察使。

未几，晋陕西布政使，擢浙江巡抚。三十四年，移抚江西，整税务，省不急，官称治办。朝议方厉行新政，乃复察民情，量财力，从容施设，士民安之。宣统元年，御史江春霖上其溺职徇私状，事下安徽巡抚硃家宝覈覆，得白。坐疏忽干吏议，夺俸三月。

三年，武昌变起，下游皆震。南昌军相应和，胁汝骙为都督，号独立，峻拒之。

赣人故感其贤，导之出。至九江，乃仰药以殉。诏旨轸惜，谥忠愍。

陆锺琦，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父春荣，绩学不遇，祭酒盛昱其弟子也。锺琦少劬学，以孝称。光绪十五年进士，以编修办直隶赈灾，徐桐亟赏之。拳祸起，桐惑焉，锺琦持异议，弗听。联军入，同年王懿荣、熙元、宝丰辈先后皆殉节。锺琦闻之，泣，阖户自经，遇救获免。二十九年，除江苏督粮道。越五载，迁江西按察使，调湖南，察吏严，定州县结案功过章条，月计勘案数与其鞫讯状限期报司，繇是狱鲜积滞。再移江苏，多平反。

宣统改元，晋布政使。三年，擢山西巡抚。到官未逾月，而武昌难作。锺琦语次子敬熙曰：“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又曰：“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强，任汝曹自为之。但吾孙毋使同尽，以斩宗祀。”敬熙知父意决，入告母。母曰：“汝父殉国，吾惟从之而已。”敬熙以事亟，赴京语其兄光熙，偕还晋。锺琦驭新军严，至是调两营赴南路，时九月七日也。夜发饷，将以翼日行，而迟明变作，新军突入抚署。锺琦出堂皇，仆李庆云从，麾之弗去，且挺身出，先被戕。锺琦叱曰：“尔辈将反邪？”语未竟，遽中枪而殒。光熙奔救，亦被击死。叛军入内室，其妻唐氏抱雏孙起，并遇害。诏褒其忠孝节义萃於一门，予谥文烈。妻唐旌表。

光熙，本名惠熙，字亮臣。少从盛昱游，励学。锺琦遘危疾，尝刲股和药以进。

光绪三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东渡日本学陆军，卒业归，授编修，擢侍讲。赠三品京堂，谥文节。

论曰：恩铭遇刺，实在辛亥之前，盖乱机已久兆矣。武昌变起，各行省大吏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锺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

[一]按；赵尔丰传，关内本与关外一次本相同，较此为详。全文附录於后，

作为参考。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父文颖，见忠义传。尔丰以盐大使改知县，选山西静乐，历永济。清狱治盗，匪绝迹。躬捕蝗，始免灾。擢河东监掣同知，护河东道，以忧去。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晋边，山西巡抚锡良檄总营务处严防密侦，以策退之。锡良迁河道总督，调委河工，累保道员，复从至热河。锡良督川，疏荐其才，权永宁道。时会匪为患，尔丰受任即亲出巡剿，凡八阅月，诛巨匪百馀人，民始安业。

三十一年，驻藏大臣凤全被害於巴塘，锡良以尔丰为建昌道，会提督马维骐往讨。维骐军先发，尔丰从之，遂克巴塘。尔丰接办善后，移兵讨乡城，匪退喇嘛寺，据碉死守。尔丰断水道，围攻，番众悉降。於是尔丰建筹边议，锡良以闻，加尔丰侍郎，充川滇边务大臣。尔丰会锡良暨云贵总督丁振铎奏陈改流设官、练兵、招垦、开矿、修路、通商、兴学诸端，廷议准拨开边费银百万两。三十三年，锡良移任去，尔丰护四川总督。於是遥策边事，凡前所奏陈，皆以次举，察吏尤严，多所举劾，僚属肃然。川南边地多匪，移兴文县於建武，移永宁县於古蔺。时外人议轮运入川，尔丰令川商自办浅水轮以阻之，是为川江驶轮之始。

三十四年，以尔丰兄尔巽督川，改尔丰驻藏大臣，仍兼边务，专边藏事。尔丰以经营全藏，宜以殖民为主，特虑恩信未孚，藏人疑阻，请仍责驻藏大臣联豫驻守，而自巡视边藏。先以巴塘为根据，寓迁民於兵垦，渐及藏地。又与尔巽会奏，设安康道，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里化同知、稻成县、贡噶岭县丞，巴安府三坝通判，定乡县，盐井县。诏促尔丰出关，因就成都驻防旗兵中选练西军三营自随。藏人闻之，聚兵三崖以阻。尔丰至打箭炉，適德格土司争袭构乱，乃请旨往办，迭败之赠科、麻木，追奔至卡纳沙漠地，众悉降。尔丰分其地为五区，设登科府德化、白玉两州，石渠、普同两县，置边北道。德格地大，包有春科、高日两土司，遂与灵葱土司之郎吉岭等地并改归流。宣统元年，朝意务怀柔藏人，采尔巽议，以经营西藏责联豫暨帮办温宗尧，改尔丰专任边务，驻巴塘，为藏声援，划察木多、乍丫归边辖。

川军协统锺颖率新军三千入藏，被困察木多。尔丰闻报，立驰往援，锺颖军出，并驱剿类伍齐、硕般多、洛隆宗、边坝各部落逆番殆尽，三十九族波密、八宿等部咸纳款。而江卡藏兵忽抄边军后路，犯巴塘，尔丰分兵击败之，乘势收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四部落。於是尔丰军越丹达山而西，直抵江达，距藏都拉萨仅六日程矣。

二年，达赖喇嘛闻川军将至，逃入英属印度。尔丰请乘胜一举平藏，革教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尔丰上疏力争，略言：“我国幅瀼辽阔，强邻环伺，属地多有侵占。自革达赖喇嘛，阿旺郎结叛逆，不惟藏人摇动，即外人觊觎之心亦因而愈炽。

今我兵虽已入藏，然阿旺郎结已入英手，英人必挟以图藏。若再姑容，将成大患。

臣因一面由巴塘进兵攻破南墩，一面由察木多进兵贡觉、桑昂、曲宗，我兵所到，番人亲附，即洛隆宗、硕板多等亦皆远来输诚，备陈藏中苛虐情形，坚垦内属。臣初意务在保境息民，并无开疆拓土之念。唯桑昂、曲宗属地杂瑜与倮儸野番接壤，时有英人潜伏。倮儸之南，为阿撒密，西为波密。英人若得杂瑜，即可直接波密，由工布入藏，与印度联成一片。则波密不可不收入版图，其势至迫。请及此将边兵所到之地，概收归边。并函商联豫以乌苏里江以东隶边，以西属藏。”疏入，枢府以外交责言为虑，联豫亦不允划界。然边军所得江达以内地，尔丰已逐渐改流，早成辖境矣。

尔丰巡视各地，经贡觉、乍丫、江卡三部落，群以讨三崖为请。三崖者野番也，地险人悍，三部落苦其侵掠，尝合攻之，反为所败，官军久不能讨。尔丰策三崖四周皆已改流，必为我用，遂派知府傅嵩矞率兵五路进攻，苦战两月，尽克上中下三崖全境，设官治之。初，藏人占瞻对，尔丰屡请收回，廷议责联豫议赎，久不得要领。至是边地略定，独瞻对为藏有，梗塞其中，尔丰乃决以策取之。三年，尔丰调署四川总督，因荐嵩矞以道员用，代理边务大臣，同行阅边，绕道北路，先至孔撒、麻书，设甘孜委员，灵葱、白利、倬倭、东科、单东、鱼科各土司缴印改流，并受色达及上罗科野番降，瞻对民皆闻风请附。尔丰乃檄番官曰：“瞻对原系川属，朝廷前以赏藏，设官征粮。光绪二十年，瞻人叛藏，则藏已失瞻；川兵取瞻，则瞻为川有。乃藏人久占不归，迄今又十馀年矣，厚敛横征，民不堪命。应将瞻对仍献朝廷，以表恭顺。”藏官畏尔丰威，献户籍去。瞻对民欢呼出迎，尔丰遂入瞻对，设官治之。野番俄落、色达均望风降。又波密自言其先为入藏汉兵，别成部落。尔丰前至察木多，波密呈验所产棉布、粮食，证明确由汉出，并述其地与白马岗接壤，在英、藏间，力请内附。及尔丰师还，联豫忽遣兵攻之，大败乞援。至是，尔丰派凤山由巴塘率边兵二千往与联豫参赞罗长崟军共克波密，并取白马岗。尔丰至打箭炉，收明正土司地及鱼通、冷边、沈边、咱里等土司印，皆改流。计尔丰所收边地，东西三千馀里，南北四千馀里，设治者三十馀区，详土司传。

会川乱起，尔丰还省。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集股银二千馀万，忽奉旨收归国有，咸大譁，倡保路同志会，好事者争附和，势张甚。尔丰至成都，察乱已成，思弭解，集司道联名电奏，请变更收路办法，不允。商民罢市，同志会捧德宗神牌冲入督署，与护兵相持，颇有死伤，全省骚动。廷寄饬拏祸首正法，尔丰不得已捕会首蒲殿俊等九人拘之。其党围攻省城，兵皆川产，不用命。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方奉命援川，滞重庆，劾尔丰操切，诏仍回边务大臣，以岑春煊代为总督。武昌变作，春煊阻不得往，端方至资州，遇害。资政院劾尔丰，罢黜待罪，而朝旨已不能达川。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军民环请独立，尔丰遽让政权於殿俊，殿俊自称都督，防军复变，殿俊走匿，全城无主，商民请尔丰出定乱，因揭示抚辑变兵。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罗纶副之，以兵攻督署，拥尔丰至贡院，尔丰骂不绝口，遂被害。

## 列传二百五十七

志锐刘从德 春勋 良弼 宗室载穆万选 德霈 同源文瑞承燕 克蒙额 恆龄德霈等 朴寿 谢宝胜姚霭云 黄忠浩杨让梨等

志锐，字公颖，他塔拉氏，世居扎库木，隶满洲正红旗，陕甘总督裕泰孙。父长敬，四川绥定府知府。志锐幼颖异，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黄体芳、盛昱辈相励以风节，数上书言事。累迁詹事，擢礼部右侍郎。中东事起，上疏画战守策累万言。虑陪都警，自请募勇设防，称旨，命赴热河练兵。未逾月，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遂迂道出张家口，策马逾天山西绝幕。所迳台站，辄周咨山川、风俗、宗教，箸诗记事。居数年，将军长庚令赴边外釐中俄积案，凡六阅月，结千馀起。前后五上疏筹西北防务，发强邻狡谋，中当轴忌，左迁索伦领队大臣。领队例不得专摺奏事，居则钩稽地形戹塞，出则徼循鄂博、卡伦，冀得当以报。又数年，改授宁夏副都统，疏请发帑二十万濬城外故渠，获沃壤数千顷。频上疏，多言人所不敢言。

宣统二年，迁杭州将军。明年，调伊犁将军，加尚书衔。入觐，条上弭边患、御外侮机宜甚悉；又力陈新政多糜费，请省罢，壹意练兵救危局。并请边地练兵费百万，部议止予二十万。抵新疆，闻武昌变，或劝少留，不可。逾月，到官，日讨军士而申儆之。已，兰州军譁变，宁夏继之。伊犁协统杨缵绪以兵叛，夜据南北军器库，攻将军署。群议举志锐为都督，峻拒之；迫诣商会，亦弗从，起发枪击之，遂遇害。其仆吕顺奔走营棺敛，抚尸号恸，亦为叛军所戕。

又武巡捕官刘从德，四川人；教练官春勋，京旗人：并及於难。事闻，赠志锐太子少保，谥文贞。

志锐夙负奇气，守边庭逾十稔，自号为穷塞主。工诗词。熟察边情，惧祸至无日。其赴伊犁也，以手书遍告戚友，言“以身许国，不作生入玉门想”。其致命遂志，盖已定於拜疏出国门日云。

良弼，字赉臣，红带子，隶镶黄旗，大学士伊里布孙。少孤，事母孝。劬学，留学日本陆军学校，毕业归，入练兵处。历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补司长。时新设禁卫军，任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迁军谘府军谘使。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尤留意人才，自将帅以至军士，莫不延纳。思有所建树，颇为时忌。

武昌乱起，各省响应，朝论纷呶，王公贵人皆气馁，莫知所为。良弼独与三数才杰朝夕规画，外联群帅，内安当国，思以立宪弭革命，图救大局，上下皆恃以为重。时袁世凯来京，方议国体，人心不安甚矣。一日，良弼议事归，及门，有人遽掷炸弹，三日而卒。事闻，震悼，优恤如例。其后官绅请立祠於北京祀之。

良弼刚果有骨气，颇自负，虽参军务，无可与谋，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及遇刺，医初谓可疗，忽有进以酒者，遂死。死未旬日，而逊位诏下，时皆悼之。

宗室载穆，字敬修，隶满洲镶蓝旗，恂勤郡王允五世孙。祖绵翔，镇国将军。

父奕云，一等侍卫，记名副都统。载穆年二十，除三等侍卫，累迁头等，兼办事章京。以忼直忤上官意，数岁不迁。光绪二十六年，拳乱起，两宫西幸，痛哭自尽者再，遇救获免。三十二年，授太原城守尉。明年，有诏递裁驻防，分遣归农，乃倡农桑，劝女工，兴学校。比去晋，旗民男妇务耕作、嫺织纴者达二百人。省城门有八，旧闭其二。阜城门当汾水冲，河决土壅，不能通车马，群议闭之。载穆曰：“此汾西数十村入城孔道也，请於旧门南辟新门。”民称便。秩满，将入觐，巡抚丁宝桢疏留之，报可。

宣统三年，简京口副都统。鄂难作，缘江戒严。载穆缮城郭，犒军士，设练兵处，定营防城守章条，昼夜徼循，旗、汉民杂居者皆安堵。已而新军徙顿铁道旁，运枪械者繦属。载穆知有异，遣使如江宁告急，弗应。江苏巡抚程德全号独立，传檄镇江，防营乃潜通苏军，全城益怖惧。於是官绅集议，定满、汉联合策，约毋战，且要旗营缴军械。载穆知事不可为，罢会大恸，语左右曰：“吾上负朝廷，所欠止一死耳！”左右环跽，请系众心，维危局。翼日，镇绅杨邦彦诣军门趣缴械，不许。

会新军入据汉城，旗营大譁，乃进旗众而语之曰：“驻防兵单粮储竭，吾战死甘如饴。顾糜吾民肝脑膏锋刃，吾奚忍？若曹其徇众议，纾急祸。吾身为大臣，且天潢亲也，宜效死。”是时骁骑校万选力争，请毋止战，不见用，顿足大哭。印班德霈亦愤甚，曰：“大局休矣！吾宁死以报国。”载穆嘿不语，乃缮遗疏，手自缄印，遣佐领良才赉至京师。复草遗书致商会，犹殷殷以七千人生命相嘱。随行四仆皆遣归。有李顺者，去复返，朝夕侍其侧，偶退休，诘朝入寝室，则已自经死矣。郡人哀之，殡敛如礼，且为置田安厝焉。将军铁良上闻，命覈覆死事。江宁失，铁良走，宗人府亦无奏报，故褒赠之典弗及云。

万选、德霈并殉。先是骁骑校同源以旗人将失所，忍死争旗产。至是乃语家人曰：“吾可以从殉国诸公后矣！”沐浴整衣冠，不食而死。万选，字子昭，蒙古敖汉氏。著有易注、笔谏、金石赏心、火龙攻战略诸书。德霈，字雨田；同源，字子清：并蒙古人。

文瑞，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世袭男爵，充头等侍卫，出为马兰镇总兵。

中日之役，喜峰口迫近战地，策守御，遏内匪，辖境以宁。坐陵树蟲灾免，顷之被宥，除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拳匪乱，蔓延蒙旗，教案纷纠。文瑞至，与外人推诚商榷，偿款独轻，绥民德之。调青州，念旗民乏生计，为辟工厂，兴学校，编制军队，满城一切皆治办。移成都，未之官，擢西安将军。兴学、劝工，为治复仿青州。

议办移垦授田法，未及行而鄂变作，西安新军应之，先据汉城，缘涂纵火，烟焰张天。疾趋南街，遇新军，前驺戈什哈数人被击死，纡道归。与左翼副都统承燕、右翼副都统克蒙额筹应变策，遣军士画陴而守，两军合战，自申及亥不少休。翼日昧爽，新军分攻东、南门，旗兵多伤亡，文瑞督慑益力。未几，新军请停战会议，遣协领葆钧往，迄未得要领。复贻书新军，反覆开喻，亦不答。而新军又两路夹攻，旗营火器竭，渐不支。日方午，东门破，进满城，终夕巷战，旗兵死者二千馀人，馀皆屠杀。麾下壮士从者十馀，及其子熙麟而已。於是环请引避图恢复，文瑞忾然曰：“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惟有死耳！”乃口授遗疏，趣熙麟书之，命乘间达京师，而自从容整衣冠赴井死。幕僚秦鹤鸣敛之。

承燕同时投井死。

克蒙额，字哲臣，满洲镶蓝旗人。先请巡抚发新式军械，迟不应，激战三昼夜，力竭阵亡。

恆龄，字锡九，舒穆鲁氏，满洲正蓝旗人，湖北荆州驻防。恆龄少嗜学，嫺武幹，尤熟中外兵家言。以附生官笔帖式，迁骁骑校，累擢佐领。旗营久习窳惰，罕知兵事，乃创编新军，设讲武堂教之。拳匪乱作，湘人旅荆者被煽动，燔沙市趸船及税关、领事署，外国侨民多逃避，势岌岌。恆龄率二百人往镇抚，诛首要，宥胁从，外人避难者护持之。事宁，军政课最。将军绰哈布疏综营务，恆龄条上四事，曰：设警察，兴学校，釐财政，练常备军，并奏行。设八旗高等学堂、陆军小学堂，俾任校事。顾其时风气闇僿，款无所出，遂走谒总督张之洞，面陈规画，获助万金，始成立；犹不足，省新军陋规益之，岁以为常。於是订章条，甄材颖，走书币聘海内名儒，分科教授，校风肃然。学部曹司考察，称荆州第一。旋领振威新军，调督练处参议，总办陆军小学。将军恩存、总督陈夔龙交章论荐。

宣统改元，调充热河练军统领。汰老弱，补缺额，申严纪律，凡两阅月，获匪首葛兰亭等，推功将校。二年，授宁夏副都统，朝阳绅民籥留，夔龙上闻。廷议以西陲边要，趣到官。既莅事，首严烟禁；开渠屯田，久无效，设方略整饬之。

三年，遭父忧。令甲，旗员百日服除即视事。恆龄固请终制，解职去，奉父丧於万县，抵宜昌，鄂乱作，道涂阻绝，将军连魁疏请参军事，上命署荆州左翼副都统。恆龄援“墨绖从戎”义，忾然任城守，而援绝饷匮，兵人疲馑则讠华变，乃斥家财饷之，涕泣誓众，令毋扰沙市启外衅。时方患痈剧，裹创策骑出，昼夜徼循，血痕犹濡缕然。无何，事益亟，外城失。恆龄晨起，公服端坐堂上，发手枪洞胸而歾。家人得其与弟恆广、子裕文书，曰：“吾家世受国恩，宜竭力图报。今城既失，义当死。所憾者老母在堂，忠孝不获两全。第吾母有子能尽忠，亦甚得。我死，汝曹能阖门殉节固善，否则善事吾母，以补吾不孝之罪，毋以吾死状令老人知也。”

恆龄死数日，连魁与右翼副都统松鹤开门纳民军，荆州遂失。事闻，上震悼，谥壮节。

参谋长德霈自经死。恩霈亦自经，家人救之，愤不欲生，后数日卒。

朴寿，字仁山，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二十年举人，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拳乱起，联军入城，首与各国谋保商民。出为山西归绥道，简库伦办事大臣。三十二年，召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迁正黄旗汉军都统。明年，除福州将军，整旗务，严烟禁，专志训练，得精卒四千人。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支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事闻，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肃。

谢宝胜，字子兰，安徽寿州人。初隶金顺麾下，从征西陲。嗣随宋庆、马玉昆克肃州及关外诸城，积勋至都司。以事与玉昆左，弃冠服走博克达山为黄冠。光绪十五年，玉昆提督畿辅，鸠集旧部，独伟视宝胜，招之出。敦促备至，宝胜忾然曰：“玉昆知我者，义不忍卻！”乃弃黄冠，诣军所献方略。二十一年，朝鲜告警，从出关，与日军数十战，勇敢躐伦等。玉昆弟陷重围，锐身救之出。和议成，愤甚，复为道士装，羁迹京师白云观，如是者数年。

拳乱作，柴洪山统武卫护军，荣禄檄领前路后营，已留河南，更名精锐军，领左营，寻筦豫北军。忌者中以蜚语，巡抚吴重憙疏辨其冤，上卒优容之。驻军河、陕、汝最久，将士积相畏服，军麾所指，纪律肃然。累迁至副将。

宣统改元，授河北镇总兵。明年，移南阳，河、陕、汝军仍受节度。宝胜益感奋，尤严治盗，所莅毌扰民。恆短衣执械先士卒，或宵行数十百里，伪为小商，诇虚实。村民通匪者惮其至，尝置毒饮水处，宝胜则自携水■L7，怀麦饼，食尽，忍饥渴以为常，以是寇鲜漏网。洛阳张黑子、嵩县王天纵、汝州董万川尤鸷悍，张、董并计擒之，天纵惧不敢出。豫西数十州县皆安堵，而南阳王八老虎犹嵎负。宝胜至，移书期决斗。会天大雪，前期五日，潜师薄其巢，贼不戒，据中庭轰拒。宝胜奋身入，众继之，火其庐，卒就缚，置之法。自是南阳无遗寇。宝胜短躯幹，目光炯炯能慑人。视盗如仇，待士卒若子弟。劳无吝赏，遇丧亡，赙恤尤厚。饷馈无所受，无兼衣馀食，统兵十馀年，而负债钜万。巡抚宝棻上闻，中旨敕司库偿九千馀金，异数也！

三年，移师嵩县。值鄂乱作，亟还筹战守。其时襄樊已应和，土寇处处飙起。

豫南与陕、鄂壤地接，市言讹鹥日数至。检勒部曲，日夕巡徼不少休。支振数十日，而襄樊军阑入，士民与通款，将内讧。诸将意沮，咸莫能奋，惟都司姚霭云慷慨原从战。无何，新野陷，大吏飞檄戒毋妄动。宝胜愤激，赴校场，与众誓死守，而府县官已委印绶去。翌日元旦，独朝服诣万寿宫行礼，痛哭不能止。俄传南军入，烟焰翳天，各营亦以食尽而溃。不得已，退顿裕州，比至，城皆树白帜矣，乃止舍。

至夕而逊位诏至，召将卒励以忠义，麾之去，夜半时，屏仆从，肃衣冠，呕血数升，以枪自击死。平旦，将卒趋视，皆哭失声，以大纛裹尸，舁至独头镇敛之。

霭云，陕西人。旧为多隆阿部将，后从宝胜军，隶营务处，亦为民军所戕云。

黄忠浩，字泽生，湖南黔阳人。通经术，嗜读儒先性理书。以优贡生入赀为内阁中书。主沅州讲席，锐意地方利弊，建西路师范学堂，劝民植桑育蚕，尤颛志矿业。陈宝箴、赵尔巽先后抚湘，设矿局及公司，采平江金矿、常宁水口山铅矿，至今称厚利，皆其谋也。

光绪二十一年，以东事筹防，募乡勇五百人入鄂，守田家镇砲台。总督张之洞一见重之，调领武靖营，驻洪山。二十三年，治军长沙，统毅字军，军故征苗旧旅，日久窳敝，不可用。宝箴纳其议，别募威字新军，俾主之。二十六年，之洞檄募师勤王。二十八年，徙驻岳州，缉新堤土寇，平之。再入赀为道员。赴日本参观大操，归，益详练战术，知兵名大著。明年，尔巽檄综湖南营务处，统忠字旗五营。其冬，母忧去职。

逾岁，广西降匪陆亚发陷柳州，湘边大震。起忠浩率所部援桂，直捣梅寨，用少击众，寇大创，降敕褒嘉。寇奔福禄村，村故瑶地，箐壑深岨，中有危涂垂线缕，容一人行。忠浩乃短衣芒蹻，徒步深入。会天酷暑，郁为瘴疠，兵士死相继，忠浩亦遘膨疾，然治军勤如故，寇卒不敢近。捷上，授狼山镇总兵，请终制，改署任道员授总戎，特例也。是时岑春煊驻桂林，檄与议军事，奏署右江镇。服阕，予实授。

未几，乞假去。再至湖北，尔巽留综营务处，兼统全省防军，荆襄水师受节度。

宣统二年，从尔巽入川，署提督，乞归。三年，京师开全国教育会，忠浩与焉。

争铁路国有为非计，议大濬洞庭湖，纾湘菑，议论侃侃无所挠。还长沙，值巡抚余诚格新莅官，党人谋日亟。诚格虑新军有异志，以中路巡防十营属之，不就。诚格下席揖请至再，不获已，始受事。甫三日，鄂乱起。九月朔，新军变，将入城，协统萧良臣遁，防军为内应。忠浩方晨谒，随诚格出，抚谕至再，势汹汹不可遏，要诚格为都督。诚格从间道出，召水师，水师亦变。诚格投江，左右援之，不得死。

忠浩犹留署，火起，护弁强之出，及门，遇乱兵，被执，胁降不从，劫之走，刃伤臂及股，至小吴门城楼，遂遇害。家人奉丧归葬，缘涂设奠者数百里。继忠浩死者有杨让梨。

让梨，字劭钦，籍湘乡。少与王珍子诗正友善。诗正援台湾，战失利，尝负之以免，军中咸壮之。积勋至守备。转战新疆、河州、西宁，数有功，累擢参将，赐号铿色巴图鲁。既，还长沙，隶忠浩麾下。宣统二年，补镇筸镇标中军游击。明年，武汉事起，忠浩电调援长沙。次辰州，闻省城乱，乃扼辰龙关，誓死守。筸兵故悍锐，为民军所惮。时总兵周瑞龙持两端，其子瓚赍金至，将以饵筸兵，哨弁李凤鸣潜告让梨，得为备。瑞龙称疾，檄让梨还，代以他将。让梨乃上书责以大义灭亲，辞激昂，且传檄捕瓚，瓚遁。已而瑞龙降，道府官委印绶去。让梨痛哭，犒遣军士，独棹小舟至清浪滩，踊身入水。舟子泅出之，让梨恚甚，曰：“奚活我为？”瓚出代其军，遣人追絷让梨及其子传孔，锁送长沙。迳常德，遇龙璋巡按西路，劝之不屈，遂斩之。临刑，肃衣冠北乡拜，观者万馀人，皆泣下。传孔释还。

有陈萁者，让梨从子壻也。当让梨被缚时，萁即夺起击缚者，仆一人，攒刃交下，伤其首，断一足，并死之。

论曰：辛亥之变，各省新军既先发难，防营不能独支，而京外旗兵久无军备，又多被残困，死行阵者，自寥寥可数。志钧等权轻势孤，艰难搘柱，思以一隅挽全局；及事不可为，乃以死报，志节皎然，可敬亦可哀矣！

## 列传二百五十八

盛宣怀 瑞澂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以诸生纳赀为主事，改官直隶州知州，累至道员。尝赞置轮船招商局，开采湖北煤铁矿，李鸿章颇信任之。英商擅筑铁轨，首沪迳宝山讫吴淞，上海道数阻，弗听。宣怀与英官梅辉立折辩，偿银二十八万有奇，始归於我。光绪五年，署天津道。时鸿章督畿辅，方乡新政，以铁路、电报事专属宣怀。宣怀以英、丹所设水陆线渐侵内地，乃集赀设津沪陆线，建电报学堂，并援万国公例与争，始克严定条款。会订水线相接合同，於是与轮船招商同为商办两大局。八年，英、法、德、美议立万国电报公司，增造自沪至香港水线，垄利权。宣怀复劝集华商自设缘海各口陆线，以绝觊觎。

十年，署天津海关道。会法越构衅，海防急。乃移金州矿赀治苏、浙、闽、粤电线，便军事，而部议指为含混，科以降级调用。左宗棠为言於上，事下南洋大臣曾国荃等，上其绩状，始改留任。十二年，授山东登莱青道。法领事林椿诣烟台与订越南北圻线约，朝旨既报可矣，而张之洞执言不可行。宣怀曰：“今珲春、海兰泡欲接俄线，俄方有挟求。法既许接线，彼必易就范。且英、丹皆与约，奚拒法！”

总署然之。果不数年而俄约成。十八年，除真。沪上织布局厂灾，宣怀筹设华盛总厂，复任弥汉冶铁厂亏耗。於是之洞赏其才，与王文韶交荐之，遂擢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公司。入觐，奏言筑路与练兵、理财、育才互为用，并请开银行，设达成馆，称旨，补太常寺少卿。与比订贷款草约。二十四年，诏趣造粤汉路。宣怀建议贷美款归自办，具改归商办本末以上；而言者盛毁其所为迟滞，被诃责。宣怀具报曲折，上乃慰而勉之。宣怀自请解职，仍留京会议洋货税则。已而徐桐劾两局有中饱，適刚毅按事南下，衔命察覆。宣怀具以实对，奏上，被温旨。

二十六年，拳祸作，各国兵舰纷集江海各口。宣怀倡互保议，电线、江、鄂、闽诸疆吏，获同意，遂与各领事订定办法九条，世所称东南保护约款是也。又电奏请下密诏平乱，发国电国书惩祸首，恤五忠，所言动关大计。事宁，加太子少保，除宗人府府丞。明年，充办理商税事务大臣。以和约既成，偿费过钜，乃奏豫筹四策，而注重加税。复以债款称息负累剧，请婉商各国，分摊免息。嗣与各国商加税免釐，议垂成，英忽中悔。厥后宣怀数续议，仍无效。是岁奏设勘矿总公司。越二年，而有争粤汉废约事，沪宁、苏杭甬踵之，众大譁。诏禁宣怀干预，命唐绍仪代督两局。宣怀遂奏罢铁路总公司。后四年，浙路事益棘，上终以宣怀谙路政，复召见问筹策。宣怀言：“既借款，不应令商造；既商造，不应再借款。民情可用，不顺用之恐激变。”上是之，拜邮传部右侍郎。命甫下，而浙路总理汤寿潜因言宣怀短，请离路事。寿潜获严谴，宣怀亦不复久居中，仍命诣沪办商约。

宣统改元，奏言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附陈办法成式。逾岁，命充红十字会会长。先是日俄战争，宣怀与吕海寰等谋加入瑞士总会，中国有红十字会自此始。

既拜命入都，时朝廷方整丽币制，遂敕还邮部本官，参与度支部币制事。晋尚书，数上封事，凡收回邮政，接筦驿站，规画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釐定全国轨制，称新政毕举，而以铁路收为国有，致召大变，世皆责之。

先是给事中石长信疏论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宜敕部臣将全国幹路定为国有，其馀枝路仍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谕交部议，宣怀复奏言：“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幹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应请定幹路均归国有，枝路任民自为，晓谕人民，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幹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亟图修筑，悉废以前批准之案，川、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於是有铁路国有之诏，并起端方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宣怀复与英、德、法、美四国结借款之约，各省闻之，群情疑惧，湘省首起抗阻，川省继之。湘抚杨文鼎、川督王人文先后以闻，诏切责之，谕：“严行禁止，傥有匪徒从中煽惑，意在作乱者，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宣怀又会度支部奏收回办法：“请收回粤、川、湘、鄂四省公司股票，由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换给，粤路发六成，湘、鄂路照本发还，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馀万，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馀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诏饬行。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馀人，以收路国有，盛宣怀、端方会度支部奏定办法，对待川民，纯用威力，未为持平，不敢从命。人文复以闻，再切责之。赵尔丰等复奏：“川民争路激烈，请仍归商办。”不许，川乱遂成，而鄂变亦起，大势不可问矣。资政院以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请罪之，诏夺职，遂归。后五年，卒。

宣怀有智略，尤善治赈。自咸丰季叶畿辅被水菑，嗣是而晋边，而淮、徐、海，而浙，而鄂，而江、皖，皆起募款，筹赈抚。因讨测受菑之故，益究心水利，其治小清河利尤溥。唯起家实业，善蓄藏，称富，亦往往冒利，被口语云。

瑞澂，字莘儒，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琦善孙，将军恭鏜子。以贡生官刑部笔帖式，迁主事，调升户部员外郎。出为九江道，有治声，移上海道。沪地交涉繁，瑞澂应付缜密，颇负持正名。尤颛意警政，建总局，廓分区，设学堂，练马巡，中外交诵其能。光绪三十三年，授江西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时江、浙枭匪蠢动，出没沪、杭孔道，酿成巨案。侍郎沈家本建议办清乡，朝命瑞澂主苏、松、太、杭、嘉、湖捕务，六属文武受节度。瑞澂添募水师，购置兵轮，仿各国海军制，编成联队。擒获巨魁夏竹、林声为，匪徒敛迹。

宣统改元，称疾，乞解职，温旨慰留。总督端方密荐其才，迁巡抚。既莅事，澄吏治，肃军纪，严警政，条具整饬本末以上，上嘉纳，命署湖广总督。逾岁，到官，旋实授。劾罢巡警道冯启钧、劝业道邹履和。湘民饥变，复纠弹前祭酒王先谦、主事叶德辉、道员孔宪穀阻挠新政状，中旨分别惩革，繇是威望益著。其时朝廷筹备立宪，瑞澂希风指，凡置警、兴学、设谘议局、立审检，一切皆治办。名流如张謇辈咸与交驩，而懿亲载泽方用事，则又为其姻娅，声势骎骎出南北洋上。

三年七月，被命会办川汉、粤汉铁路。居无何，督办端方上言鄂境铁路收归国有，诏嘉之。越月，武昌变起。先是党人谋乱於武昌，瑞澂初闻报，忧惧失措，漫不为备，惟悬赏告密，得党人名册，多列军人名，左右察知伪造，请销毁以安众心。

瑞澂必欲按名捕之，获三十二人，诛其三，辄以平乱闻。诏嘉其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命就擒获诸人严鞫，并缉逃亡，於是军心骚动，翌日遂变。瑞澂弃城走，诏革职，仍令权总督事，戴罪图功，并令陆军大臣廕昌督师往讨，萨镇冰率兵舰、程允和率水师援之，而瑞澂已乘兵舰由汉口而芜湖而九江，且至上海矣。

党军推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官黎元洪称都督，置军政府。既占武昌，复取汉阳，据汉口，乃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节制长江水陆各军，副都统王士珍副之。召廕昌还，命军谘使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江北提督段祺瑞总统第二军，俱受世凯节制。国璋与党军战於滠口，水陆夹击，复汉口，连克汉阳，指日下武昌，而世凯授总理内阁大臣，遽令停攻。复起魏光焘督湖广，士珍暂权，段芝贵护，又命祺瑞摄之。时瑞澂已久遁上海，始以失守武昌，潜逃出省，偷生丧耻，诏逮京，下法部治罪，而瑞澂不顾也。瑞澂居上海四年，病卒。

论曰：辛亥革命，乱机久伏，特以铁路国有为发端耳。宣怀实创斯议，遂为首恶。鄂变猝起，瑞澂遽弃城走，当国优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澂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

## 列传二百五十九

陆润庠 世续 伊克坦 梁鼎芬徐坊 劳乃宣 沈曾植陆润庠，字凤石，江苏元和人。父懋修，精医，见艺术传。润庠，同治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光绪初，屡典试事，湖南、陕西皆再至。入直南书房，洊擢侍读。出督山东学政。父忧服阕，再迁祭酒，典试江西。以母疾乞养归。二十四年，起补祭酒，擢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两宫西巡，奔赴行在，授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擢左都御史，管理医局，典顺天乡试，充会试副总裁，署工部尚书。

三十二年，充釐订官制大臣。已而工部裁省，以尚书兼领顺天府尹事。明年，授吏部尚书、参预政务大臣，谓：“捐例开，仕途杂，膺民社者或不通晓文义，因订道府以下考试章程，试不及格者停其分发，设仕学馆教习之。”润庠为陆贽后，尝奏进文集，参以时事，大意谓：“成规未可墨守，而新法亦须斟酌行之。若不研求国内历史，以为变通，必至窒碍难行，且有变本加厉之害。”

宣统元年，协办大学士，由体仁阁转东阁大学士，充弼德院院长。皇帝典学，充毓庆宫授读，兼顾问大臣。疏陈：“曲阜笃生圣人之地，今新建曲阜学堂，必须阐明经术，提倡正学。若杂聘外人，异言异服，喧宾夺主，将来圣教澌灭，亦朝廷之忧。”又陈：“釐订官制，宜保存台谏一职。说者谓既有国会，不须复有言官。

岂知议员职在立法，言官职在击邪。议院开会，不过三月，台谏则随时可以陈言。

行政裁判，系定断於事后，言官则举发於事前。朝廷欲开通耳目，则谏院不可裁；诸臣欲巩固君权，则亦不可言裁。即使他时国会成立，亦宜使该院独立，勿为邪说所淆。”又言：“游学诸生，於实业等事学成而归者，寥寥可数，而又用非所学。

其最多者惟法政一科。法政各国歧异，悉就其本国人情风俗以为制。今诸生根柢未深，於前古圣贤经传曾未诵习，道德风尚概未闻知，袭人皮毛，妄言改革；甚且包藏祸心，倡民权革命之说，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布其党徒，潜为谋主。各部院大臣以为朝廷锐意变法，非重用学生不足以称上旨，遂乃邪说诐行，遍播中外，久之必致根本动摇，民生涂炭。”

又疏陈财用枯竭，请酌停新政，谓：“今日之害，先由於督抚无权，渐而至於朝廷无权。库储之困难，寇贼之充斥，犹其显而易见者也。镇兵之设也，所用皆未经历练之学生，韬略则纸上空谈，作用则徒取形式，甚至持不击同胞之谬说。一旦有事，督抚非但不能调遣，甚且反戈相向，其不可用明矣。则莫如停办镇兵，仍取巡防队而整理之。审判之立也，所授皆未曾听讼之法官，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旧时谙练之老吏，督抚不得用之，散遣州县捕役，以缉盗责之巡警。巡警无能也，且不过省会及通商口岸有巡警，岂能分布乡闾？将来必至遍地皆盗，人民无可控诉。

则莫如停办审判，仍以听断缉捕归之州县。谘议局之设也，所举皆不谙掌故之议员，逞臆狂谈，箝制当道，督抚莫能禁之。於是借筹款之名，鱼肉乡里，窃自治之号，私树党援。上年资政院开议，竟至戟手漫骂，藐视朝廷。以辩给为通才，以横议为舆论，蜩螗沸羹，莫可究诘。则莫如停办国会，仍以言事责之谏院。学堂之设也，所聘皆未通经史之教员，其沿用教科书，仅足启发颛蒙，废五经而不读，祸直等於秦焚。暑假、星期，毫无拘束，彼血气未定者，岂不结党为非？又膳学费百倍於前，致使贫寒聪颖之士流，进身无路。则莫如停办中小学堂，仍用经策取士。凡此皆於财政有关，而祸不仅在财政，使不早为之所，必至权柄下移，大局不可收拾。”疏上，多不报。时建设立宪内阁，宰辅拥虚名而已。

武昌兵变，官军既克汉阳，武昌旦夕下。而新内阁又成立，总理大臣袁世凯议修和息战祸，取隆裕太后懿旨，颁示天下，改建国体，於是逊位诏下矣。润庠以老瞶辞授读差，奉懿旨仍照料毓庆宫，给月俸如故，授太保。越二年，病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谥文端。

润庠性和易，接物无崖岸，虽贵，服用如为诸生时。遇变忧郁，内结於胸而外不露。及病笃，竟日危坐，瞑目不言，亦不食，数日而逝。

世续，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光绪元年举人，以议叙主事历内务府郎中，擢武备院卿，授内阁学士。二十二年，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各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適遭父丧，命留京办事。即日缞墨诣联军请保护宫廷，日为宫中备饮馔，并保坛庙。晋理籓院尚书，调礼部。两宫回銮，赏黄马褂，转吏部，兼都统。内务府三旗甲米向归吏胥代领折价，名曰“米折”，所得甚微。世续商之仓场，饬旗丁自领，众感实惠。纂呈四书图说，特旨褒嘉。三十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授体仁阁大学士。三十二年，命为军机大臣。历转文华殿大学士，充宪政编查馆参预政务大臣。念八旗生计日艰，奏设工艺厂，俾习工艺赡身家。德宗崩，议继体，世续独言国事艰危，宜立长君，不能用。

宣统改元，以疾乞休。三年，复起原官，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及议逊位，世续首赞之。太后令磋商优待条件，授太保。接修崇陵工程，加太傅。丁巳复辟，惧祸及，力阻之。事变亟，入宿卫，并以殓服自随。频年以经费拮据，支持尤苦，纂修德宗实录，始终其事，及书成，已病不能起矣。辛酉年，卒，年六十九。赠太师，谥文端。

伊克坦，字仲平，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西安驻防。光绪十二年进士，以编修历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充满蒙文学堂监督。有请达海从祀文庙者，伊克坦以达海创定国书，繙译经史，有功圣教，允宜附祀，即为代奏，略言：“学官立於汉京，而配享实始於唐代，宋、元以来，迭有增祀，大率以阐明圣学，有功经训为断。汉儒许慎，特因说文解字，功在经籍，专隆升祔。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指授文臣创立国书，传译经史，宣布文教，尤极千古未有之盛。夫国书字体，创自文臣额尔德尼及噶盖等，而仰承圣意，汇集大成，详定颁行者，实唯儒臣达海。达海以肇造贞元之佐，擅闳通著述之才，历相两朝，瞻言百里。其初奉命详定国书，重加圈点，发明音义；又以国书汉字对音未全，於十二字头之外有所增加，而国书之用乃广。复定两字切音之法，较之汉文切音，更为精当，而国书之制乃备。繙译经典，昭示群伦，功不在传经诸儒下。崇德十年，既蒙赐谥文成，康熙九年，复奉赐文立碑，隆德报功，永受恩泽。旋有学士阿理瑚奏请从祀文庙，礼臣复奏，以为创造国书，一艺之长，不当从祀，未经议准。查达海详定国书字体，实禀太宗指示而成。

作者为圣，述者为明，非唯羽翼六经，抑且昭示百世。部议谓仅一艺之长，实未深知大体。达海於圣经有表章之力，於后学有津逮之功。方今宗学、旗学兼重国书，并奉旨特设满蒙文学堂於京师，奉省亦经奏立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揆诸古者释奠祭师之谊，达海应得附祀，核与汉儒许慎从祀之例亦属相符。仰恳俯准达海附祀文庙，并请敕建专祠於盛京，以昭矜式。查盛京东门外尚有达海茔墓，榛莽荒芜，碣碑剥落，并请敕下所司修治看护，用示朝廷崇尚实学、荩念儒臣之至意。”

又代陈典学事宜，略言：“伏读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谕：‘帝王御宇膺图，咸资典学。我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而好古敏求，六十馀年孜孜不倦。’又喜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帝王之学，在於贯彻天人，明体达用，以见诸施行，与经生寻章索句者不同。’仰见列圣相承，重视典学之至意。我皇上睿哲性成，聪明天纵，冲龄践祚，洪业肇基，当此春秋典学之时，实为圣敬日跻之始，伏维监国摄政王薰陶德性，辅养圣躬，慎选侍从，左右将护，亦既渊冲翕受，法戒靡遗。唯是皇上一念之张弛，系万机之治忽；一朝之规制，系薄海之观瞻。有不得不慎之又慎者，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一，请崇圣学。易端蒙养，礼重师教，书述逊敏，诗颂缉熙，圣学精微，非寻常科学范围之所能及。宋儒有言‘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与我仁宗睿皇帝典学之谕用意正符。今我皇上典学之初，应定教学科目，自应会通今古，融贯中西，不可拘於旧例。伏乞简派儒臣，详细筹订，鉴成宪，酌时宜，毋徒陈进讲之空文，毋虚循延英之故事，庶足以开张圣听，裨益亶聪，以立圣学圣治之基。

一，请择贤傅。旧制师傅向以大臣选充，期於老成典型，成就君德，然或入官从政，讲学非其所长。老师大儒，潜德隐而勿耀，而教育精深，尤非研究有素，不能取益。

拟请敕下内外大臣，各举所知，勿拘资格，略仿乾隆十四年诏举经学人员成例，择其品端学粹、教育卓著成绩者，请旨召用，隆以师傅之任，分门讲教，而仍派大臣总司其成，俾专日讲於经筵，不必更劳以职事。其任弥专，其责弥重，其效弥速，使天下晓然於尊师崇儒之意，庶儒林有所矜式，而圣德日进高明矣。一，请肃规制。

古者圣王教胄，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我皇上毓德方新，始基宜固，旧制选派内监伴读，似不足以肃学制而广箴规。

拟请改选王公大臣之贤子弟昕夕侍从，斅学相长，并参考学校制度，建设讲堂，陈列图书彝器，观摩肄习，以收敬业乐群之效。以上三事，仅举大纲。我皇上今日之言动起居，罔有勿敬，即异日之立政敷教，罔有勿臧，此尤根本之至计，不可不谨之於渐，而慎之於始者也。伏念朝廷广励人才，振兴教育，侁侁学子，争自濯磨，皇上典学伊始，益宜宏兹远谟，以慰天下士民之望。”

宣统三年，伊克坦与大学士陆润庠及侍郎陈宝琛，同奉命直毓庆宫，朝夕入讲，遇事进言，忧勤弥甚。丁巳复辟，润庠已前卒，宝琛为议政大臣，伊克坦一不争权位，日进讲如故。及事变，誓临危以身殉。伊克坦忠直有远识，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而左右虑患深，务趋避，时复相左。伊克坦忧郁遂久病，日寄於酒。癸亥，卒，年五十有八，谥文直。

梁鼎芬，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报。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张之洞督粤，聘主广雅书院讲席；调署两江，复聘主锺山书院；又随还鄂，皆参其幕府事。之洞锐行新政，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

拳祸起，两宫西幸，鼎芬首倡呈进方物之议。初以端方荐，起用直隶州知州；之洞再荐，诏赴行在所，用知府，发湖北，署武昌，补汉阳。擢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奏请化除满、汉界限。三十二年，入觐，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诏诃责，引疾乞退。

两宫升遐，奔赴哭临，越日即行，时之洞在枢垣，不一往谒也。明年，闻之洞丧，亲送葬南皮。

及武昌事起，再入都，用直隶总督陈夔龙荐，以三品京堂候补。旋奉广东宣慰使之命，粤中已大乱，道梗不得达，遂病呕血。两至梁格庄叩谒景皇帝暂安之殿，露宿寝殿旁，瞻仰流涕。及孝定景皇后升遐，奉安崇陵，恭送如礼，自原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旋命在毓庆宫行走。丁巳复辟，已卧病，强起周旋。事变忧甚，逾年卒，谥文忠。

徐坊，字梧生，山东临清州人，巡抚延旭子。少纳赀为户部主事。光绪十年，法陷谅山，延旭逮问，下刑部狱。坊侍至京师，入则慰母，出则省延旭於狱，橐饘之事，皆自任之，布衣蔬食，言辄流涕。延旭戍新疆，未出都卒，坊扶柩归葬，徒行泥淖中，道路叹为孝子。二十六年，奔赴西安行在。明年，扈驾返，以尚书荣庆荐，超擢国子丞。鄂变起，连上五封事，俱不报。逊位诏下，遂弃官。旋命行走毓庆宫，坊已久病，力疾入直。未几，卒，谥忠勤。

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知县分直隶。查淶水礼王府圈地，力请减租苏民困。光绪五年，初任临榆，日晨起坐堂皇治官书，启重门，民有呼籥者，立亲讯之，使阍者不能隔吏役，吏役不能隔人民。其后居官二十馀年皆如之。曾国荃督师山海关，檄司文案。历南皮等县，畿辅州县遇道差，咸科於民有定额，而官取其赢。乃宣任蠡县，值谒陵事竣，赢支应钱千馀缗，储库备公用。任完县，购书万馀卷庋尊经阁。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先是宁津奸民陈二纠党为州郡害，土人称曰黑团，势甚炽。尝至南皮劫杀，乃宣会防营掩捕，擒陈二及其党数人磔於市，黑团遂绝。

二十五年，义和拳起山东，蔓延於直、东各境，乃宣为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张示晓谕，且申请奏颁禁止，不能行。景州有节小廷者，匪首也，号能降神。乃宣饬役捕治，纵士民环观，既受笞，号呼不能作神状，枭示之，匪乃不敢入境。明年，拳党入京，乃宣知大乱将作，適调吏部稽勋司主事，遂请急南归，浙抚任道镕延主浙江大学堂。寻入江督李兴锐幕，端方、周馥继任，咸礼重之。周馥从乃宣议，设简字学堂於金陵。初，宁河王照造官话字母，乃宣增其母韵声号为合声简字谱，俾江、浙语音相近处皆可通。三十四年，召入都，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宪政编查馆参议、政务处提调。

宣统元年，诏撰经史讲义，轮日进呈，疏请造就保姆，辅养圣德。二年，钦选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法律馆奏进新刑律，乃宣摘其妨於父子之伦、长幼之序、男女之别者数条，提议修正之。授江宁提学使。三年，召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逊位议定，乞休去，隐居淶水。时士大夫多流寓青岛，德人尉礼贤立尊孔文社，延乃宣主社事，著共和正解。丁巳复辟，授法部尚书，乃宣时居曲阜，以衰老辞。卒，年七十有九。

乃宣诵服儒先，践履不苟，而於古今政治，四裔情势，靡弗洞达，世目为通儒。

著有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约章纂要、诗文稿。

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用刑部主事。事亲孝，母多疾，医药必亲尝，终岁未尝解衣安卧，遂通医。迁员外郎，擢郎中。居刑曹十八年，专研古今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律统、唐律上溯汉、魏，於是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之作。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於史学掌故，后专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南洋贸迁沿革。寻充总理衙门章京。中日和议成，曾植请自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时俄之韦特西比利亚铁路尚未建议也，不果行。母忧归，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讲席。

拳乱启衅，曾植与盛宣怀等密商保护长江之策，力疾走江、鄂，决大计於刘坤一、张之洞，而以李鸿章主其成，所谓“画保东南约”也。旋还京，调外交部。出授江西广信知府，曾植为政，知民情伪，而持之以忠恕，故事治而民亲。历署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三十二年，署布政使，寻护巡抚。

值江、鄂、皖三省军会操太湖，而適遭国恤，群情忷忷，民一日数惊，城外砲马兵又譁变。曾植闻之，登城守御，檄协统余大鸿驰入江防，楚材兵舰击毁东门外砲兵壁垒，黄凤岐夺回菱湖嘴火药局，一日而乱定。

曾植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尚礼治，政无钜细，皆以身先。其任学使，广教育，设存古学堂。又兴实业，创造纸诸厂。会外人要我订约开铜官山矿，曾植严拒之。

未几，贝子载振出皖境，当道命籓库支巨款供张，曾植不允，遂与当道忤。宣统二年，移病归。逊位诏下，痛哭不能止。丁巳复辟，授学部尚书。事变归，卧病海上，壬戌冬，卒，年七十三。著有海日楼文诗集。

论曰：辛壬之际，世变推移，莫之为而为，其中盖有天焉。润庠、世续诸人非济变才，而鞠躬尽瘁，始终如一，亦为人所难者也。乃宣、曾植皆硕学有远识，惓惓不忘，卒忧伤憔悴以死。呜呼，岂非天哉！[一][?/a>籡 按：关内本把劳乃宣传、沈曾植传移入下卷，独为一卷。“论”中“鞠躬尽瘁”以下改为“不忘故君，靖共尔位，始终如一，亦为人所难者也。乌虖仅矣！”

## 列传二百六十

张勋 康有为

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少孤贫。投效广西军，预法越之战，累保至参将。

日韩衅启，随毅军防守奉天。袁世凯练兵小站，充管带。拳匪乱作，统巡防营防剿，叙功擢副将，赏壮勇巴图鲁。两宫回銮，随扈至京，谕留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云南提督，改甘肃，皆不赴。日俄战后，调奉天，充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赏黄马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驻浦口，调江南提督。

武昌变起，苏州独立，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方与众筹战守，有持异议者，勋直斥之。翌日，新军变，勋与战於雨花台，大破之。江、浙军合来攻，粮援胥绝，乃转战，退而屯徐州，完所部。人骏、铁良走上海。命勋为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赏轻车都尉。逊位诏下，世凯遣使劳问，勋答曰：“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世凯历假勋定武上将军、江北镇抚使、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安徽督军。及建号，勋首起抗阻，并请优待皇室，保卫宫廷。

世凯卒，各省有所谋，群集徐州，推勋主盟。勋於是提兵北上，叩谒宫门，遂复辟。连下诏令，首颁复政谕云：“朕不幸以冲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

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灵之命，付讬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出十馀万万而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苦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难安；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徬徨饮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等以‘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各等语。览奏，情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遂轻任於眇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L8言，置兆民於不顾。权衡重轻，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於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上下以至诚相感，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令以惩毖为心，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况当此万象虚耗，元气垂竭，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敢有乐为君，稍有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涤除旧染，息息以民瘼为念。为民生留一分元气，即为国家延一息命脉，庶几危亡可救，感召天庥。

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於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君主立宪政体。一，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一，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一，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俗等事，并著所司条议具奏。一，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一，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馀苛细杂捐，并著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一，民国刑律不適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一，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傥有自弃於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一，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凡此九条，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实鉴临之！”次谕议立宪，设内阁；京、外官暂照宣统初年官制办理；其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照常供职。

先后命官以勋及陈宝琛、刘廷琛等为内阁议政大臣，次则内阁阁丞万绳栻、胡嗣瑗，大学士为瞿鸿禨、升允，顾问大臣赵尔巽、陈夔龙、张英麟、冯煦等，各部尚书梁敦彦、张镇芳、雷震春、沈曾植、劳乃宣等，侍郎李经迈、李瑞清、陈曾寿、王乃徵、陈毅、顾瑗等，丞参辜汤生、章■J7、黎湛枝、梁用弧等，都御史张曾易攵，副都御史胡思敬、温肃；并召郑孝胥、吴庆坻、赵启霖及陈邦瑞、硃益籓等均来京。又以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仍留京。各省督、抚、提、镇，皆就现任者改之。命下，各省多不应，而马厂师起，称讨逆军，传檄讨勋，勋自请罢斥。及攻都城，勋与战，以兵寡不支，荷兰公使以车迎入使馆。旋赴津，居久之，卒，年七十，谥忠武。勋亢爽好客，待士卒有恩，所部数万人，无一断发者，世指为“辫子军”。临战，尽纳家属妻妾子女别室，不听避，盖自懟负国，誓骨肉俱殉。及事亟，外人破户劫之始脱云。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少从硃次琦游，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纪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讲学。入都上万言书，议变法，给事中余联沅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焚所著书。中日议款，有为集各省公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格不达。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善之，命录存备省览。再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议新制，别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总署议。

二十四年，有为立保国会於京师，尚书李端棻，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先后疏荐有为才，至是始召对。有为极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上叹曰：“奈掣肘何？”有为曰：“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上皆韪之。自辰入，至日昃始退，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擢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有为连条议以进，於是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未及行，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尽夺礼部尚书、侍郎职。旧臣疑惧，群起指责有为，御史文悌复痛劾之。上先命有为督办官报，复促出京。

上虽亲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变法图强，用有为言，三月维新，中外震仰。唯新进骤起，机事不密，遂致害成。时传将以兵围颐和园劫太后，人心惶惑。上硃谕锐等筹议调和，有“朕位且不能保”之语，语具锐传。於是太后复垂帘，尽罢新政。以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职逮捕。有为先走免，逮其弟广仁及杨锐等下狱，并处斩。复以有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颁硃谕宣示，并籍其家，悬赏购捕。有为已星夜出都航海南下，英国兵舰迎至吴淞。时传上已幽废，且被弑，有为草遗言，誓以身殉，将蹈海。英人告以讹传，有为始脱走，亡命日本，流转南洋，遍游欧、美各国。所至以尊皇保国相号召，设会办报，集赀谋再举，屡遇艰险不少阻。尝结富有会，起事江汉，皆为官兵破获，诛其党。连诏大索，毁所著书，阅其报章者并罪之。初，太后议废帝，称病徵医，久闭瀛台，旦夕不测。有为闻之，首发其谋，清议争阻，外人亦起责言，两江总督刘坤一言“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始罢废立。拳匪起，以灭洋人、杀新党为号，太后思用以立威，遂肇大乱，凡与有为往还者，辄以康党得奇祸。

宣统三年，鄂变作，始开党禁，戊戌政变获咎者悉原之，於是有为出亡十馀年矣，始谋归国。时民军决行共和，廷议主立宪，而有为创虚君共和之议，以“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浃人心，存帝号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於此”。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徇民军请，决改共和，遂下逊位之诏。有为知空言不足挽阻，思结握兵柄者以自重，颇游说当局，数年无所就。丁巳，张勋复辟，以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勋议行君主立宪，有为仍主虚君共和。事变，有为避美国使馆，旋脱归上海。

甲子，移宫事起，修改优待条件，有为驰电以争，略曰：“优待条件，系大清皇帝与民国临时政府议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证，并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以昭大信，无异国际条约。今政府擅改条文，强令签认，复敢挟兵搜宫，侵犯皇帝，侮逐后妃，抄没宝器，不顾国信，仓卒要盟，则内而宪法，外而条约，皆可立废，尚能立国乎？皇上天下为公，中外共仰，岂屑与争，实为民国羞也！”明年，移跸天津，有为来觐谒，以进德、修业、亲贤、远佞为言。丁卯，有为年七十，赐“寿”，手疏泣谢，历叙恩遇及一生艰险状，悲愤动人。时有为怀今感旧，伤痛已甚，哭笑无端。自知将不起，遂草遗书，病卒於青岛。

有为天资瑰异，古今学术无所不通，坚於自信，每有创论，常开风气之先。初言改制，次论大同，谓太平世必可坐致，终悟天人一体之理。述作甚多，其著者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同书、物质救国论、电通，及康子内外篇，长兴学舍、万木草堂、天游庐讲学记，各国游记，暨文诗集。

论曰：光、宣两朝，世变迭起，中国可谓多故矣。其事皆分见於纪、传。断代为史，辛亥以后，例不能详。唯丁巳复辟，甲子移官，实为逊位后两大案，而勋与有为又与清室相终始，亦不可遂没其人。明末三王及诸遗臣，史皆勿讳，今仿其体，并详著於篇，庶几考有清一代之本末者，有所鉴焉。[一] [一] 按：关内本此卷是上卷移来的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是：“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竟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赉志以没。悲夫！”关外一次本於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全文如下：张彪，字虎臣，山西榆次人。以武生归抚标，巡抚张之洞器赏之，擢外委，随调粤、鄂至两江。时新练陆军，充管带，监修江阴江防砲台。复还湖北，充护军管带。光绪二十三年，奏派赴日本考查军政，归，督修汉口后湖堤工，创汉阳兵工厂。

累保副将，赏壮勇巴图鲁勇号，兼常备军镇统，授松潘总兵，留充陆军第八军镇统制官。南北新军会操於彰德，赏花翎；再会操太湖，更勇号曰奇穆钦。宣统二年，擢湖北提督，加陆军副都统。三年，新军变，总督瑞澂弃城走，彪率卫队巷战，自夜至日午，不能支，退召水师。瑞澂劾以构变潜逃，诏革职，图后效。复充湘豫鄂援军总司令，率残军保汉口。禁卫军及北洋军南下，督队先驱，屡有克捷。既复汉阳，还原官。官军请改共和，要彪署名，力欲之，遂称病去。东渡日本，归寓津，筑张园自隐。乙丑，迎跸驻园，供张服用，夙夜唯勤。丁卯秋，病笃，见驾临视，已不能起，强启目含泪而逝，年六十八。

## 列传二百六十一

吴三桂耿精忠 尚之信 孙延龄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父襄，明崇祯初官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承父廕，初授都督指挥。襄坐失机下狱，擢三桂总兵，守宁远。洪承畴出督师，合诸镇兵，三桂其一也。师攻松山，三桂战败，夜引兵去。松山破，承畴降，三桂坐镌三秩，收兵仍守宁远。三桂，祖大寿甥也，大寿既降，太宗令张存仁书招三桂，不报。

顺治元年，李自成自西安东犯，太原、宁武、大同皆陷，又分兵破真定。庄烈帝封三桂平西伯，并起襄提督京营，徵三桂入卫。宁远兵号五十万，三桂简阅步骑遣入关，而留精锐自将为殿。三月甲辰，入关，戊申，次丰润。而自成已以乙巳破明都，遣降将唐通、白广恩将兵东攻灤州。三桂击破之，降其兵八千，引兵还保山海关。自成胁襄以书招之，令通以银四万犒师，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三桂引兵西，至灤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上书睿亲王乞师。王方西征，次翁后，三桂使至，明日，进次西拉塔拉，报三桂书，许之。

自成闻三桂兵起，自将二十万人以东，执襄置军中；复遣所置兵政部尚书王则尧招三桂，三桂留不遣。越四日，王进次连山，三桂又遣云龙赍书趣进兵。师夜发，逾宁远，次沙河，明日，距山海关十里。三桂遣逻卒报自成将唐通出边立营，王遣兵攻之，战於一片石，通败走。又明日，师至关，三桂出迎。王命设仪仗，吹螺，偕三桂拜天毕，三桂率部将谒王，王令其兵以白布系肩为识，前驱入关。自成兵横亘山海间，列阵以待。王令诸军向自成兵而阵，三桂兵列右翼之末。阵定，三桂先与自成兵战，力斗数十合。及午，大风尘起，咫尺莫能辨，师噪风止。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自成方立马高冈观战，诧曰：“此满洲兵也！”策马下冈走，自成兵夺气，奔溃。逐北四十里，即日王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分马步兵各万隶焉，令前驱逐自成。三桂执则尧送王所，命斩之。

自成至永平，杀襄，走还明都，屠襄家，弃明都西走。命三桂从阿济格逐自成至庆都，屡战皆胜。自成走山西，乃还师。

世祖定京师，授三桂平西王册印，赐银万、马三。明福王由崧称帝南京，使封三桂蓟国公，又遣沈廷扬自海道运米十万、银五万犒师，三桂不受；寻遣其侍郎左懋第、都督陈洪范等使於我，复赍银币劳三桂，三桂仍辞不受。寻命英亲王阿济格为大将军，西讨自成，三桂率所部从，自边外趋绥德，二年，克延安、鄜州，进攻西安。自成以数十万人迎战，三桂督兵奋击，斩数万级。自成出武关南走，师从之，自襄阳下武昌，自成走死。师复东徇九江。八月，师还，赐绣朝衣一袭、马二，命进称亲王，出镇锦州，所部分屯宁、锦、中右、中后、中前、前屯诸地。三桂疏言丁给地五晌，各所房屋灰烬，地土磽薄，请增给；并为珅、云龙及诸将吴国贵、高得捷等请世职，属吏童达行等乞优擢；又以父襄、母祖氏、弟三辅并为自成所杀，疏乞赐恤：并如所请。三桂辞亲王，下部议，许之。三年，入觐，赐银二万。

五年，命与定西将军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同镇汉中。六年，明宗室硃森滏攻阶州，三桂与国翰督兵击斩之。有王永强者为乱，破延安、榆林等十九州县，延绥巡抚王正志、靖远道夏时芳死之；复陷同官、定边、花马池。三桂督兵克宜君、同官，击斩七千馀级。进克蒲城、宜川、安塞、清涧诸县，诛永强所置吏。定边、榆林、府谷皆下。八年，入觐，赐金册印。时明桂王由榔称帝居南宁，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皆降於明，率兵扰川北诸郡县。命三桂偕国翰率师讨之。九年七月，三桂与国翰遣兵西抚漳腊、松潘，东拔重庆；进攻成都，明将刘文秀弃城走；复进克嘉定，驻军绵州。文秀及王复臣复自贵州向四川，招倮儸为助，陷重庆，进破叙州。三桂屡战不利。文秀、复臣围巡按御史郝浴於保宁。浴趣三桂等赴援，击斩复臣，文秀引兵走。浴疏劾三桂拥兵观望状，三桂摘疏中“亲冒矢石”语劾浴冒功，浴坐谪徙。

三桂叙功，岁增俸千。子应熊尚主，为和硕额驸，授三等精奇尼哈番，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四年，可望反明，攻由榔，定国御之，可望败走长沙，来降。诏授三桂平西大将军，与国翰率师徇贵州；时大将军罗讬、经略洪承畴等出湖南，将军卓布泰等出广西：三道并进。三桂等发汉中，道保宁、顺庆，次合州，破明兵，收江中战舰。

定国遣其将刘正国、杨武守三坡、红关诸隘，石壶关者尤险峻，明兵阻关。三桂令骑兵循山麓，步兵陟其巅，以砲发其伏，明兵惊溃，遂下遵义，克开州。会罗讬等已克贵阳，卓布泰亦自都匀、安远入，信郡王多尼将禁旅至。国翰还师遵义，寻卒。

三桂驰与罗讬等会於平越杨老堡，议分道进兵。三桂自遵义出天生桥，闻白文选据七星关，遂绕出乌撒土司境，次霑益。多尼师进曲靖，败文选。卓布泰师进罗平，败定国。

十六年正月，由榔奔永昌。二月，三桂与尚善、卓布泰合军克云南会城，破文选玉龙关，取永昌，由榔走缅甸。师渡潞江，定国设伏磨盘山，诇知之，分八队迎击，斩杀过半。取腾越，追至南甸，乃振旅自永昌、大理、姚安还。明将马宝、李如碧、高启隆、刘之复、塔新策、王会、刘偁、马惟兴、杨武、杨威、高应凤、狄三品等，及景东、蒙化、丽江、东川、镇雄诸土司，先后来降。多尼、卓布泰等师还，留固山额真伊尔德、卓罗等分军驻守，而诏三桂镇云南，命总管军民事。谕吏、兵二部，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定国求出由榔缅甸，军孟艮。元江土司那嵩与降将高应凤举兵应定国。三桂督兵自石屏进围元江，逾月，击斩应凤，嵩自焚死，收其地为元江府。

十七年，户部疏言云南俸饷岁九百馀万，议檄满洲兵还京，裁绿旗兵五之二。

三桂谓边疆不宁，不宜减兵力。是时三桂已阴有异志，其籓下副都统杨珅说以先除由榔绝人望。三桂乃疏言：“前者密陈进兵缅甸，奉谕：‘若势有不可，慎勿强，务详审斟酌而行。’臣筹画再三，窃谓渠魁不灭，有三患二难：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以拥戴为名，引溃众肆扰，其患在门户；土司反覆，惟利是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其患在肘腋；投诚将士，尚未革心，万一边关有警，若辈乘隙而起，其患在腠理。且兵粮取之民间，无论各省饷运愆期，即到滇召买，民方悬磬，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粮之难如此；年年召买，岁岁输将，民力既尽，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惟及时进兵，早收全局，乃救时之计。”下议政王大臣会户、兵二部议，令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如云南谘三桂机宜，乃决策进兵。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禁旅南征。

三桂所部五丁出一甲，甲二百置佐领，积数十佐领，以吴应麒、吴国贵为左、右都统分统之。七月，三桂疏请部勒降兵，分置十营，营千二百人，以降将为总兵：马宝、李如碧、高启隆、刘之复、塔新策将忠勇五营；王会、刘偁、马惟兴、杨威、吴子圣将义勇五营。十月，又疏请置援剿四镇，以马宁、沈应时、王辅臣、杨武为总兵。皆允之。三桂请拊循南甸、陇川、千崖、盏达、车里诸土司，颁敕印；复檄缅甸，令执由榔以献。定国、文选屡攻缅甸求出由榔，缅甸频年被兵，患苦之，使告师破定国等，请以由榔献。十八年，三桂遣使缅甸刻师期，令於猛卯迎师；遣副都统何进忠及应时、宁等率师出腾越，道陇川，三月，至猛卯。缅甸又与定国战，道阻。既，缅甸使至迎师，会瘴发，进忠等引还。

三桂以马乃土司龙吉兆称兵应定国，遣宝、启隆及游击赵良栋等讨之，攻七十馀日，破其寨，斩吉兆，以其地为普安县。九月，瘴息。三桂与爱星阿及前锋统领白尔赫图，都统果尔钦、逊塔等督兵攻大理，复出腾越，道南甸、陇川至猛卯，分兵二万，遣宁、辅臣别取道姚关、镇康、孟定；又虑蛮暮、猛密二土司助定国阻我师后，留总兵张国柱将三千人屯南甸为备。十一月，会师木邦。文选毁锡箔江桥走茶山，定国走景线。三桂令宁等以偏师逐文选，而与爱景阿趋缅甸，复檄令执送由榔。十二月，师进次旧晚坡，距缅甸都六十里。缅甸使告请遣兵进次兰鸠江滨扞卫，乃遣白尔赫图将百人以往。缅甸遂执由榔及其母、妻等送军前。宁等逐文选及於猛卯，文选以数千人降，师还。

康熙元年，捷闻，诏进三桂亲王，并命兼辖贵州。召爱星阿率师还。四月，三桂执由榔及其子，以弓弦绞杀之，送其母、妻诣京师，道自杀。定国尚往来边上伺由榔消息，三桂令提督张勇将万馀人戍普洱、元江为备。未几，定国走死猛腊。三桂招其子嗣兴，以千馀人降，明亡。二年，遣会等攻陇纳山蛮，破巢，斩渠。三年，遣之复及总兵李世耀率兵出大方、乌蒙，攻水西土司安坤、乌撒土司安重圣，并击斩之，以其地设府：陇纳曰平远，大方曰大定，水西曰黔西，乌撒曰威宁。四年，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五年，复遣兵攻土司禄昌贤於陇箐，取其寨数十。迤东悉定，设府曰开化，州曰永定。

三桂初以开关迎师，位望出诸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辈右。有德专征定湖广，徇广西，李定国破桂林，殉焉；可喜与仲明子继茂分兵定广东、福建；而三桂功最高。云、贵初定，洪承畴疏用明黔国公沐英故事，请以三桂世镇云南。三桂复请敕云南督抚受节制，移总督驻贵阳，提督驻大理。据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籓府，增华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籓庄。假濬渠筑城为名，重榷关市，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厚自封殖。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参，四川黄连、附子，就其地采运，官为之鬻，收其值。货财充溢，贷诸富贾，谓之“籓本”。权子母，斥其羡以饵士大夫之无藉者。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与肄武备，谓以储将帅之选。

部兵多李自成、张献忠百战之馀，勇健善斗，以时训练。所辖文武将吏，选用自擅。

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又屡引京朝官、各省将吏用以自佐。御史杨素蕴疏论劾，三桂摘疏中“防微杜渐”语，请旨诘素蕴。素蕴覆奏，言“防微杜渐，古今通义。”事遂寝。

六年，三桂疏言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下部议，如各省例，归督抚管理，文吏由吏部题授。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交章陈三桂劳绩，请敕仍总管。得旨：“王以精力日减奏辞，若召仍令总管，恐其过劳。如边疆遇有军事，王自应经理。”寻进应熊少傅兼太子太傅，命赴云南视疾，仍还京师。三桂益欲揽事权，构衅苗、蛮，藉事用兵，私割中甸畀诸番屯牧，通商互市。迨三元乞归养，甘文焜代为总督，不附三桂。三桂诈称边寇，檄赴剿；比至，又称寇退，檄使还。籓属将吏士卒糜俸饷钜万，各省输税不足，徵诸江南，岁二千馀万，绌则连章入告，赢不复请稽核。是时可喜镇广东，继茂子精忠镇福建，与三桂并称“三籓”，而三桂骄恣尤甚。

十二年二月，上遣侍卫吴丹、塞扈立劳三桂，赐御用貂帽、团龙裘、青蟒狐腋袍、束带，亦遣使赉可喜。可喜旋疏引疾乞归老，下部议，请并移所部。七月，三桂亦疏请移籓，并言：“所部繁众，昔自汉中移云南，阅三岁始毕。今生齿弥增，乞赐土地，视世祖时分畀锦州、宁远诸区倍广，庶安辑得所。”圣祖察三籓分镇擅兵为国患，得三桂疏，下议政王大臣会户、兵二部议奏。诸王大臣度三桂疏非由衷，遽议迁徙，必致纷纭，议移籓不便；独尚书米思翰、明珠谓苗、蛮既平，三桂不宜久镇，议移籓便。乃为二议以上：一议移三桂山海关外，别遣满洲兵戍云南；一议留三桂镇云南如故。上曰：“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遂命允三桂请移籓，并谕如当用满洲兵，仍俟三桂奏请遣发。即令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赍诏谕三桂。

三桂初上疏，度廷议未即许，冀慰留久镇。九月，诏使至，三桂大失望。与所部都统吴应麒、吴国贵，副都统高大节及其壻夏国相、胡国柱谋为乱，部署腹心扼关隘，听入不听出，与使者期以十一月己丑发云南。先三日丙戌，邀巡抚硃国治胁之叛，不从，榜杀之。遂召诸总兵宝、启隆、之复、足法、会、屏籓等举兵反，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帜色白，步骑皆以白氈为帽。执折尔肯、傅达礼，按察使李兴元，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不为三桂屈，具楚毒，徙置瘴地。国柱及总兵杜辉、柯铎，布政使崔之瑛等皆降。三桂传檄远近，并致书平南、靖南二籓，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诸将吏与相识者，要约响应。遣马宝将兵前驱向贵阳，李本深谋应之。文焜驰书告川湖总督蔡毓荣，并趣折尔肯、傅达礼从官郎中党务礼、员外郎萨穆哈、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速还京师告变。三桂遣骑追之，辛珠、萨尔图为所杀。文焜率数骑趋镇远，镇远副将江义已得三桂檄，以兵围文焜，文焜死之。宝兵至，巡抚曹申吉、总兵王永清皆降。

十二月，党务礼、萨穆哈至京师，三桂反问闻。上以荆州咽喉地，即日遣前锋统领硕岱率禁旅驰赴镇守。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讨三桂，分遣将军赫业入四川，副都统马哈达、扩尔坤驻军兗州、太原备调遣，并停撤平南、靖南二籓。王大臣等请逮应熊治罪，命暂行拘禁。三桂兵陷清浪卫；毓荣遣总兵崔世禄防沅州，三桂兵至，以城降；复进陷辰州。

十三年正月，三桂僭称周王元年，部署诸将：杨宝廕陷常德，夏国相陷澧州，张国柱陷衡州，吴应麒陷岳州。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走，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以城降。襄阳总兵杨来嘉举兵叛，郧阳副将洪福举兵攻提督佟国瑶，击破之；走保山寨，皆应三桂，受署置。三桂自云南至常德，具疏付折尔肯、傅达礼还奏，语不逊。上命诛应熊及其子世霖，诸幼子贷死入官。六月，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与勒尔锦分道进兵。是时云南、贵州、湖南地皆入三桂，通番市，以茶易马，结倮儸助战，伐木造巨舰，治舟师，采铜铸钱，文曰“利用。”所至掠库金、仓粟，资军用。

勒尔锦师次荆州，三桂遣刘之复、王会、陶继智等屡以舟师攻彝陵，勒尔锦遣将屡击败之，未即渡江。尚善师次武昌，以书谕三桂降，置不答。三桂传檄所至，反者四起：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反四川，巡抚罗森、降将军孙延龄以有德旧部反广西，精忠反福建，河北总兵蔡禄反彰德，三桂势益张；又遣使与达赖喇嘛通好。达赖喇嘛为上书乞罢兵，上弗许。先后遣经略大学士莫洛、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贝勒董额等四出征抚，将军阿密达擒禄诛之。上趣尚善攻岳州，三桂使吴应麒、廖进忠、马宝、张国柱、柯铎、高启隆等分道拒战，又遣兵窥江西，循江达南康，陷都昌；复自长沙入袁州，陷萍乡、安福、上高、新昌诸县。上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徇江西；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镇江南。时王辅臣已为陕甘提督，复以宁羌叛应三桂，莫洛死之。三桂遣其将王屏籓入四川，与吴之茂合军助辅臣。上复趣尚善速攻岳州，尚善疏请益兵，未即进。

十四年正月，上命岳乐自袁州取长沙，岳乐遣兵先后克上高、新昌、东乡、万年、安仁、新城诸县，复进克广信、饶州。夏国相坚守萍乡，攻之不下。上以岳乐师向湖南，命喇布移镇南昌。三桂遣将率兵七万、倮儸三千防醴陵，筑木城以守；又於岳州城外掘壕三重，环竹木为穽；於洞庭湖峡口植业木为椿，阻舟师；陆军筑垒皆设鹿角重叠，阻骑兵；乃自常德赴松滋，驻舟师虎渡口，截勒尔锦、尚善两军使不相应；扬言将渡江攻荆州，决堤以灌城，分岳州守兵据彝陵东北镇荆山，令王会、杨来嘉、洪福等合兵陷穀城，执提督马胡拜，攻郧阳、均州、南漳。勒尔锦遣贝勒察尼守彝陵，与都统宜理布等力御之，疏请益兵。上责勒尔锦逗遛，不许。是岁，察哈尔布尔尼叛，上遣大将军信亲王鄂札、副将军大学士图海击破之。

十五年，三桂遣兵侵广东，授之信招讨大将军。时可喜已病笃，之信遂降。三桂别遣其将韩大任、高大节将数万人陷吉安。上令喇布固守饶州，岳乐攻萍乡，力战破十二垒，斩万馀级，国相引兵走，乃克之。师进复醴陵、浏阳，复进攻长沙。

三桂遣胡国柱益兵以守，马宝、高启隆自岳州以兵会。三桂自松滋移屯岳麓山，为长沙声援；又令大任、大节自吉安分兵犯新淦，屯泰和，复陷萍乡、醴陵，断岳乐军后。上严趣喇布援岳乐，乃自饶州进复馀干、金谿，攻吉安，大节将四千人来拒，战於大觉寺，以百骑陷阵，师左次螺子山。大节复以少兵力战，喇布及副将军希尔根仓卒弃营走，师败绩。会大任与大节不相能，大节怏怏死。喇布遣兵复围吉安，大任不敢出战。勒尔锦以三桂去松滋，率兵渡江取石首，遣贝勒察尼攻太平街三桂兵垒，师败续，退保荆州。是岁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代董额征陕西，辅臣降。上令将军穆占将陕西兵赴荆州，康亲王杰书自浙江下福建，精忠降。之信亦遣使诣喇布降。延龄闻，亦原降，三桂使从孙世琮袭桂林，执而杀之，掠柳州、横州、平乐、南宁。

十六年，尚善分兵送马三千益岳乐军，三桂邀夺於七里台，复遣兵援吉安，与喇布军相持。穆占自岳州进，与岳乐夹攻长沙，克之。三桂所遣援吉安诸军皆引去，大任弃城走。吉安乃下。三桂自岳麓徙衡州，分兵犯南安、韶州，并益世琮兵掠广西。十七年，岳乐复平江、湘阴，三桂将林兴珠率所将水师降。穆占攻永兴，拔之，并下茶陵、攸、酃、安仁、兴宁、郴、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桂阳、桂东十二城。喇布亦与江西总督董卫国率师逐大任，及於宁都，大任败走福建，诣杰书降。

三桂遣马宝、胡国柱等攻永兴，都统宜理布、护军统领哈克山出战，死。穆占与硕岱等力守。

是岁，三桂年六十有七，兵兴六年，地日蹙，援日寡，思窃号自娱。其下争劝进，遂以三月朔称帝，改元昭武，以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造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所居舍曰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庐舍万间为朝房。筑坛衡山，行郊天即位礼，将吏入贺。是日大风雨，草草成礼而罢。俄病噎，八月，又病下痢，噤不能语。召其孙世璠於云南，未至，乙酉，三桂死。宝、国柱攻永兴方急，闻丧，自焚其垒，引军还衡州。世璠，应熊庶子，留云南，奔三桂之丧，至贵阳，其下拥称帝，改号洪化，倚方光琛、郭壮图为腹心。光琛，三桂所署大学士；壮图，封国公。

三桂初起兵，其下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师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运道；或言宜出巴蜀，据关中，塞殽、函自固。三桂皆不能用，屯松滋，与勒尔锦夹江而军，相持，皆不敢渡江决战。既，还援长沙。晚乃欲通闽、粤道，纠精忠、之信复叛，攻永兴未下而死。吴国贵复议舍湖南，北向争天下，陆军出荆、襄趋河南，水军下武昌，掠舟顺流撼江左。诸将俱重弃滇、黔，马宝首梗议，乃罢。

上以勒尔锦顿兵荆州不进，时尚善卒，贝勒察尼代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攻岳州，吴应麒守坚，久未下。下诏将亲征，闻三桂死，乃罢。趣诸军分道并进，并敕招抚陷贼官民。察尼屯君山，不能断湖道，至是造鸟船百、沙船四百馀，配以兵三万，水师始成军，以贝勒鄂鼐统之。用林兴珠策，以其半泊君山，断常德道；以其半分泊扁山、香炉峡、布袋口诸地；陆军屯九贵山，断岳州、衡州道。水陆绵亘百里，岳州饷竭援穷，应麒与诸将江义、巴养元、杜辉驾巨舰二百，乘风犯柳林嘴。察尼令水师棹轻舟，越敌舰，发砲击之，毁过半，兵皆入水死。应麒复将五千人犯陆石，将军鄂讷、前锋统领杭奇率师击之，应麒败走。杜辉有子在师中，通使约降，事泄，应麒杀辉。诸将日构隙，陈华、李超、王度冲等以舟师降。应麒收残卒，挟辎重，溃围奔长沙，胡国柱亦弃城与俱走。察尼率师自岳州进克华容、安乡、湘潭、衡山诸县。

勒尔锦闻三桂死，率师自荆州渡江，三桂所部勒水师泊虎渡上游、陆师屯镇荆山，皆溃走。分兵定松滋、枝江、宜都、石门、慈利、澧州，进克常德。喇布率师入衡州，进取祁阳、耒阳，复进克宝庆。是时吴国贵自衡州退屯武冈，与马宝俱。

吴应麒自岳州退屯辰州，胡国柱自长沙退屯辰龙关，相犄角力守。穆占师进克永明、江华、东安、道州，复进取永州。岳乐师自衡州复常宁，攻武冈，国贵以二万人据枫木岭拒战。岳乐令林兴珠与提督赵国祚督兵奋击，国贵死，兵溃。贝子彰泰等逐至木瓜桥，大破之，武冈下。上召岳乐还京师，彰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令与穆占议进取。是岁，将军莽依图等师徇广西，世琮走死。

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於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

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

十月，彰泰师克镇远，世璠将张足法等败走。复进取平越，克新添、龙里二卫，薄贵阳。世璠与应麒等奔还云南。贵阳与安顺、石阡、都匀诸府并下。世璠所署侍郎郭昌、邱元，总兵臧世远、齐聘金、文台等，率将吏百数十人、兵一千三百有奇，诣彰泰军降。师复进，世璠所署总兵蔡国昌、平远知府郑开枢等以平远降。战於永宁，至鸡公背，世璠兵焚盘江铁索桥走。普安土司龙天祜，永宁土司沙起龙、礼廷试造浮桥济师。

二十年春，世璠以高启隆为大将军，与夏国相、王会、王永清、张足法等将二万人拒彰泰，复陷平远，屯城西南山上，穆占与提督赵赖进击破之。启隆等走，会降，复取平远。彰泰师进次安南卫，世璠将线緎、巴养元、郑旺、李继业以万馀人屯盘江西坡，为象阵，师初战，为緎等所败。越二日，彰泰令总兵白成功等进击，战於沙子哨，力斗，自午至酉，师分队奋进，緎等夜走。遣都统龚图等逐之，至腊茄坡，再战，緎等退保交水城。克新兴所、普安州，黔西、大定诸府皆下，斩世璠所署巡抚张维坚。赉塔师自田州进次西隆州，世璠将何继祖以万人屯石门坎守隘。

赉塔督兵分队进攻，夺隘，复安笼所。继祖退至新城所，复与世璠将詹养、王有功等，合兵二万人屯黄草坝，为象阵坚守。赉塔督兵进，力战，夺垒二十二，获养、有功，俘兵千馀。复进破曲靖，取交水城。緎等复走，遂克马龙州易龙所、扬林城，彰泰师亦至，两军会於嵩明。

二月，进攻云南会城，屯归化寺，世璠遣将胡国柄等将万人为象阵拒战。彰泰、赉塔督兵进击，大破之，斩国柄及裨将九，俘六百馀，追之，薄城。世璠将张国柱、李发美等先后降。临安、姚安、大理、鹤庆、丽江诸府悉下。世璠召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还救云南。上谕赵良栋等分兵邀击宝等。宝自寻甸至楚雄，屯乌木，兵溃，与巴养元、赵国祚、郑旺、李继业、郎应璧等诣姚安降。国柱自丽江、鹤庆入云龙州，穷蹙自缢死。夏国相自平越败后走广西，总兵李国樑遣兵围之，亦与王永清、江义等出降，世璠援绝。赵良栋师自夹江克雅州，复建昌，渡金沙江，次武定，复进次绵竹。九月，进与彰泰、赉塔诸军合。时围城已数月未下，良栋议断昆明湖水道，主速攻，督兵薄城，围之数重。线緎等谋执世璠及郭壮图以降，世璠与壮图皆自杀。十月戊申，緎等以城降。穆占与都统马齐先入城，籍贼党，执方光琛及其子学潜、从子学范，磔於军前。戮世璠尸，传首京师。世璠所署将吏一千五百馀、兵五千有奇，皆降。云南、贵州、四川、湖广诸省悉平。上令宣捷诏，赦天下。二十一年春，从议政王大臣请，析三桂骸，传示天下。悬世璠首於市。磔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江义，亲属坐斩。斩高启隆、张国柱、巴养元、郑旺、李继业，财产妻女入官。

三桂诸将，马宝、王屏籓最骁勇善战。宝初为流贼，降明桂王由榔为将。桂王奔南甸，宝降於三桂，为忠勇中营总兵。三桂反，率兵前驱，尽陷贵州至湖广南境诸郡县，封国公。再入广西，一入四川，败走姚安，诣希福军降，至是死。屏籓亦三桂所倚任，代高启隆为忠勇左营总兵。三桂反，令入四川为王辅臣声援。自秦州退守保宁，败我师蟠龙山。十九年，师克保宁，自杀。

诸专阃大将叛降三桂助乱者：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总兵王永清，副将江义，四川总兵谭弘、吴之茂，湖广总兵杨来嘉，广东总兵祖泽清，而陕西提督王辅臣兵最强，乱尤剧。

国柱，明副将，来降。从续顺公沈永忠下湖南，又从可喜定广东，累迁至提督。

三桂反，授以大将军，封国公。陷衡州，围长沙，战岳州，皆国柱力。师围世璠，乃自大理出降。

本深，明总兵高杰甥，杰死，以提督代将。降於豫亲王多铎，授三等精奇尼哈番，累迁至提督。三桂反，授以将军。彰泰师克贵阳，出降。

永清以黔西镇，义以镇远协，戕文焜，先后附三桂。至是同死。

弘，初以明将降，累迁至总兵。三桂反，与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合谋叛。蛟麟，明都司，自松山降。三桂使犯汉中，战败，复出降。弘独力战，屡攻郧阳。三桂授以将军，封国公。弘死，子天秘走万县，久之始出降，送京师。是年五月，磔死。

之茂，与屏籓合军援辅臣，攻秦州，力战，败走松潘。还与屏籓守汉中，城下，就擒，送京师诛之。

来嘉，初以郑锦将降，授总兵。三桂反，与副将洪福同叛，三桂授以将军。来嘉屡攻南漳，福屡攻均州。勒尔锦师渡江，福先降。来嘉败走巫山，复走重庆。城下，出降，送京师，未至，死。

泽清，大寿子。以高州叛降三桂。尚之信降，泽清亦降。俄复叛，命之信讨之，克高州，获泽清及其子良楩，送京师磔死。

辅臣初为盗，号马鹞子。从姜瓖为乱，降於英亲王阿济格。寻以侍卫从洪承畴南征，事承畴谨，除总兵。三桂留授援剿右镇，从入缅甸，破桂王，迁提督。三桂反，招使叛，辅臣以闻，授三等精奇尼哈番，官其子继贞。经略大学士莫洛自陕西入四川，以辅臣从。次宁羌，胁众击杀莫洛，反，三桂授以大将军，固原、定边、临洮、兰州、同州诸将吏悉附，大将军贝勒董额讨焉。辅臣保平凉，久不下。大学士图海代将，督兵力攻，乃出降。诏复官爵，加太子太保，授靖寇将军，从图海驻汉中。辅臣内不自安，与其妻妾缢，独不死；图海师还，偕至西安，一夕死。上不深罪，但命停世袭，罢继贞官。

耿精忠，靖南王继茂子。顺治中，继茂遣入侍，世祖授以一等精奇尼哈番，尚肃亲王豪格女，封和硕额驸。康熙十年，继茂卒，袭爵。十二年，疏请撤籓，许之，遣侍郎陈一炳如福建料理。三桂反，命仍留镇，召一炳还。三桂以书招精忠，精忠与籓下都统马九玉，总兵曾养性、江元勋，参领白显忠、徐文耀、王世瑜、王振邦、蒋得鋐等谋应三桂，独九玉以为不可，养性等皆赞之。

十三年三月，发兵反，胁总督范承谟，不屈，执而幽之，并及其宾从眷属。巡抚刘秉政降。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衣冠。铸钱曰“裕民通宝”。以养性、显忠、元勋为将军，分陷延平、邵武、福宁、建宁、汀州诸府。约三桂合兵入江西。嗾潮州总兵刘进忠扰广东。又招郑锦发兵取沿海郡县为声援。浙江总督李之芳闻乱，出驻衢州，遣副将王廷梅等四出御战。上命将军赉塔出浙江，将军希尔根出江西，削精忠爵，声讨。仍遣郎中周襄绪偕精忠护卫陈嘉猷赍敕招抚，精忠留之军中。养性与林冲、徐尚朝、冯公辅、沙有祥等将万馀人出仙霞关，陷江山、平阳，游击司定猷缚总兵蔡朝佐，以城降。渡飞云江，攻瑞安不下。移师攻温州，总兵祖弘勋以城降。巡道陈丹赤、永嘉知县马閟死之。精忠授弘勋将军，众至十万，陷乐清、天台、仙居、嵊县，而宁海、象山、新昌、馀姚诸县土寇竞起。养性请於精忠官其渠，使屯大岚山，扰绍兴、宁波。破黄岩，总兵阿尔泰降。分兵犯金华，精忠与其将周列、王飞石、桑明等陷广信、建昌、饶州。复合玉山、永丰土寇东犯常山，陷开化、寿昌、淳安、遂安诸县。别遣兵攻徽州、婺源、祁门。

上令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率师下浙江。又以岳乐、喇布两军为声援。将军赉塔师次衢州，养性自常山来犯，赉塔同之芳遣兵击卻之。副将牟大寅战常山，斩精忠将张宏。洪起元战绍兴，复嵊县。鲍虎战淳安，擒飞石、明，复寿昌、遂安。养性、尚朝等以五万人攻金华，副都统玛哈达、总兵陈世凯等与战於木道山，斩二万馀级，养性走天台。十四年，养性复以步骑数万攻金华，遣其将硃飞熊率舟师水陆并进，傅喇塔击斩飞熊，养性退屯茂平岭。巡道许弘勋击破大岚山土寇，斩其渠。傅喇塔督兵自间道出茂平岭背，养性兵溃，复黄岩、乐清。养性走保温州，傅喇塔督兵合围。玛哈达击败尚朝、公辅、有祥等，复处州。

穆赫林击败林冲，复仙居。喇布以兵助将军额楚定徽州、婺源、祁门。将军希尔根亦复建昌、饶州。

岳乐师次南昌，谕精忠，精忠以谩书答之。上复遣其弟聚忠赍敕谕降，至衢州，精忠拒不纳。精忠母周氏，阻精忠毋叛，精忠不听，周氏愤死。精忠攻衢州，战屡败，以马九玉为将军，率兵屯江山，而郑锦兵至，据泉、漳诸地，与精忠扌冓衅。

尚可喜请援，上令喇布自江西下广东。精忠遣其将邵连登等扰建昌，进攻抚州、赣州。三桂兵陷袁州、吉安，相犄角，阻师行。尚之信亦叛。

十五年春，傅喇塔自黄岩进攻温州，力战，屡破敌垒。养性凭江拒战，累月未能薄城。上趣杰书自金华至衢州，下福建。八月，杰书与赉塔、之芳督兵击九玉，战於大溪滩，九玉败走，克江山。招仙霞关守将金应虎降，遂入关，拔浦城。郑锦兵侵兴化，将及福州。精忠势渐蹙，谋出降，先使人戕承谟及其客嵇永仁等。杰书师进次建阳，书谕降精忠，答书请宣诏赦罪。师复进，克建宁，次延平。精忠遣其子显祚及襄绪、嘉猷出迎师。杰书使赍敕宣示，精忠乃出降，请从军讨锦自效。杰书以闻，诏复爵，以其弟昭忠为镇平将军，驻福州，命精忠从军讨锦。锦败，还台湾。乃移师趋潮州，进忠出降，令精忠驻焉。养性在温州，屡出战，傅喇塔督兵击破之。养性堕水，复入城困守，精忠降，亦降，仍为籓下总兵。

十六年，遣显祚入侍，授散秩大臣。籓下参领徐鸿弼等使赴兵部具状，讦精忠降后尚蓄逆谋，昭忠亦以鸿弼等状闻，上留中未发。十七年，上令精忠还福州，以其祖及父之丧还葬。是秋，三桂死，杰书疏请诛精忠，上谕曰：“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宜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贴。”十九年，精忠请入觐，上以九玉为总兵，辖籓下兵。昭忠、聚忠又疏劾精忠，上乃下鸿弼等状，令法司按治，系精忠於狱。遣聚忠赴福州宣抚所部。是岁，之信以悖逆诛。二十年，云南平。二十一年，法司具狱上，上谕廷臣欲宽之。

大学士明珠奏精忠负恩谋反，罪浮於之信。乃与养性、显忠、元勋、进忠、文耀、世瑜、振邦、得鋐并磔於市。显祚、弘勋等皆斩。秉政逮诣京师，道死。

尚之信，平南王可喜子。顺治中，可喜遣入侍，世祖以可喜功多，令之信秩视公爵。康熙十年，圣祖允可喜请，令之信佐军事。之信酗酒嗜杀，可喜老病，营别宅以居，号令自擅。十二年，可喜用其客金光策，上疏请以二佐领归老海城，而以之信袭爵留镇。

光，浙江义乌人，佐可喜久，以捕佛山乱民江鹏翥功，授鸿胪寺卿衔。屡以之信暴戾状告可喜，为可喜谋，冀得见上自陈。上以可喜疏下部议，令并移所部，遣尚书梁清标如广东料理。三桂反，命可喜仍留镇，召清标还。总兵刘进忠以潮州叛，可喜遣次子之孝率兵讨之。上授之孝平南大将军，而命之信以讨寇将军衔协谋征剿。

郑锦遣兵助进忠。总兵祖泽清复以高州叛，孙延龄将马雄引三桂将董重民、李廷栋、王弘勋等陷雷、廉二郡。之孝退保惠州。十五年春，可喜病益剧，之信代治事。三桂招可喜籓下水师副将赵天元、总兵孙楷宗相继叛，之信遂降三桂，遣兵守可喜籓府，戒毋白事，杀光以徇。罢之孝兵，使侍可喜，可喜以忧愤卒。

三桂授之信招讨大将军、辅德公，旋进号辅德亲王，而以重民为两广总督，驻肇庆。谢厥扶者，故户，以缯船数百附马雄。天元之叛，厥扶实诱之。三桂亦授以将军，使与重民水陆相援应，屡檄之信出兵。之信赂以库金十万，乃不复相促迫。

之信旋遣使诣喇布军，具疏请立功赎罪，上敕慰谕之。十六年，之信复疏请敕趣喇布军入广东。之信密嗾重民所部兵噪索饷，乘间擒重民，击败厥扶，走入海。

乃遣副都统尚之瑛迎师，疏言阖属归正，并请叙籓下总兵王国栋、长史李天植等襄赞功。时方多故，而可喜有大勋，上优容之，命之信袭平南亲王，国栋等复旧职。

之信使入贡，上谕曰：“昔尔先人在时，屡献方物。比年事变，信使弗通。每念尔先人忠贞不二，为国忘家，朕甚愍焉！王克承先志，遣使远来，朕见物辄念尔先人。

王其安辑粤东，以继尔先人未尽之志。贡献细务，劳人费事，今当暂止。”

是年秋，三桂遣其从孙世琮据广西，巡抚傅弘烈率师讨之，复梧州、浔州，规取桂林，之信令总兵尚从志以三千人从。上令之信自韶州进取宜章、郴州、永州，之信不赴。将军莽依图攻韶州，击败三桂将马宝、胡国柱等。上命之信移师梧州，又不赴。十七年春，上以莽依图深入广西，命之信策应。之信仍以高、雷、廉三郡初定，疏请留镇省城。上乃命发兵应莽依图，之信遣国栋率兵赴宜章。及三桂死，之信乃请自进广西，命为奋武大将军，从师并进。十八年，天元出降，之信疏请诛之。师进次横州，自言病作，遽还。上命以所部从莽依图并进，之信令籓下总兵时应运率以往。及莽依图将攻桂林，留应运守南宁。三桂兵据武宣，之信又疏言海寇宜防，将召应运还。上复谕趣之，十九年春，之信乃自将攻武宣。

之信与之孝不相能，以之孝尝典兵，不欲其居广州，疏请遣还京师。之信残暴猜忌，醉辄怒，执佩刀击刺，又屡以鸣镝射人。楷宗叛复降，上贷其罪，之信杖杀之。护卫张永祥为之信赍疏诣京师，上召见，授总兵。之信故阻抑，复屡辱以鞭箠。

怒护卫张士选语忤，射之，残其足，诸护卫皆不平。国栋与副都统尚之璋、总兵甯天祚密谋图之信。巡抚金俊疏言：“之信凶残暴虐，犹存异志。臣察其左右俱义愤不平，因密约都统王国栋等共酌机宜，之信旦夕就擒。乞敕议行诛，以为人臣怀二心者戒。”国栋亦上疏自述与俊、之璋、天祚合谋图之信，又代之信母舒氏、胡氏疏言：“之信怙恶不悛，有不臣之心。恐祸延宗祀，乞上行诛。”上谕趣之信出师。

之信既赴武宣，永祥、士选诣京师告变。上遣侍郎宜昌阿以巡视海疆至潮州，谕将军赉塔移师，并令总督金光祖、提督折尔肯、副都统金榜选、总兵班际盛传诏逮之信。之信与光祖、榜选、际盛等攻克武宣，之信入城。光祖等屯城外，得国栋檄，合兵围城，传诏逮之信。之信就逮，还广州，上疏自辨。上令削爵，逮诣京师。

籓下兵驻广西，讹言师至云南，即分置城守，众情恟惧。上命宜昌阿、赉塔宣敕慰谕。七月，宜昌阿将以之信赴京师。天植怒国栋发难，白之信母，与之信弟之节、之璜、之瑛召国栋议事，伏兵杀之。赉塔率兵捕治，天植自服造谋，之信不与闻。

护卫田世雄言之信实使天植杀国栋。狱上，上命赐之信死，之节、之璜、之瑛、天植皆斩。舒氏、胡氏贷其罪，并毋籍没。世雄以不先发，坐杖流。上复谕宜昌阿曰：“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又令察罢之信诸虐政。所部十五佐领改隶汉军，驻防广州。

之信初叛，提督严自明附之。自明，明参将，降，从总督孟乔芳征抚陕、甘，又击张献忠，破桂王，有功，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之信遣攻南康，败走南安，先之信降，授銮仪使。病死。

孙延龄，汉军正红旗人。父龙，从孔有德来归，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从有德广西。有德以女四贞字延龄。及有德死事，龙亦战死，加拖沙喇哈番，以延龄袭。

四贞尚幼，还京师，孝庄皇后育之宫中，赐白金万，岁俸视郡主。长，命仍適延龄。

有德所部诸将，线国安功最高。国安与有德同起事，偕来降。从入关，西破李自成，南破桂王，累擢广西提督，驻南宁。李定国陷桂林，尽杀其孥。国安与总兵马雄、全节力战复桂林，走定国。累加太子太保、征蛮将军，封三等伯，统有德旧部驻桂林。康熙五年，以老乞休。

上以延龄有德壻，四贞生长军中，习骑射，通武事，乃授延龄镇守广西将军，代国安统有德旧部。予四贞郡主仪仗，偕赴镇。延龄渐骄纵，十一年，御史马大士劾延龄擅除武职，兵部既驳奏，延龄复疏请，恣肆不臣，上命申禁。十二年，所部都统王永年，副都统孟一茂，参领胡同春、李一第等列延龄纵兵殃民状，牒总督金光祖，光祖以闻。上遣侍郎勒德洪按治，得实，请逮延龄治罪，特命宽之。三桂反，上授延龄抚蛮将军，起国安都统。时节已前卒，雄代国安为提督，命与巡抚马雄镇合谋剿御。

十三年二月，延龄举兵反，杀永年、一茂、同春、一第，幽雄镇及其眷属。诏夺官爵，声讨。延龄乃上疏言光祖、雄诱永年等谋害，上审其诬，谕尚可喜与光祖筹策进攻。延龄自称安远大将军，移牒平乐、梧州诸郡。雄与总兵江义亦以柳州叛应三桂。国安病死。延龄招致万羊山土寇，与所部合设五镇，镇兵二千。俄又自称安远王。庆阳知府傅弘烈当三桂未反，疏发诸不轨事，谪戍苍梧，延龄既叛，授以将军。弘烈说延龄迎师，四贞尤力劝之。十六年，延龄遣弘烈迎师江西。三桂诇知之，使从孙世琮率兵逼桂林，执杀延龄，四贞督兵御战。世琮乃留其将李廷栋戍桂林，出掠平乐、浔州、横州、南宁。弘烈还至平乐，延龄将刘彦明、徐洪镇、徐上远等擒斩廷栋，与国安子成仁并出降。四贞还京师。

雄亦从有德南征有功，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既与郭义叛，义偕严自明攻南康，败走。雄旋病死雒容。子承廕出降，进伯爵，授左江总兵。十九年二月，复叛，绐弘烈登舟，袭破其营，杀之。六月，复降，逮诣京师，论死。义夺官，放还原籍。

论曰：圣祖初亲政，举大事书殿柱，即首“三籓”。可喜乞归老，曷尝言撤籓？

撤籓自廷议，实上指也。三桂反，精忠等响应，东南六七行省皆陷寇。上先发兵守荆州，阻寇毋使遽北。分遣禁旅屯太原、兗州、江宁、南昌，首尾相顾，次第渐进，千里赴斗而师不劳。三桂白首举事，意上方少，诸王诸将帅佐开国者皆物故，变起且恇扰。及闻上从容指挥，军报迅速，阃外用命，始叹非所料。制胜於庙堂，岂不然欤？上不欲归咎建议撤籓诸臣，三桂等奉诏罢镇，亦必曲意保全之。惜乎三桂等未能喻也！

## 列传二百六十二 洪秀全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以演卜游粤、湘间。有硃九畴者，倡上帝会，亦名三点会，秀全及同邑冯云山师事之。九畴死，众以秀全为教主。官捕之急，乃往香港入耶稣教，藉抗官。旋偕云山传教至广西，居桂平。时秀全妹壻萧朝贵及杨秀清、韦昌辉皆家桂平，与相结纳。贵县石达开亦来入教。秀全尝患病，诡云病死七日而苏，能知未来事。谓：“上帝召我，有大劫，惟拜上帝可免。”凡会中人男称兄弟，女称姊妹，欲人皆平等，讬名西洋教。自言通天语，谓天父名耶和华，耶稣其长子，己为次子。嗣是辄卧一室，禁人窥伺，不进饮食，历数日而后出。出则谓与上帝议事，众皆骇服。复造宝诰、真言诸伪书，密为传布。潜蓄发，藏山菁间。嗾人分赴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各邑，诱众入会。

初，粤西岁饥多盗，湖南雷再浩、新宁李沅发复窜入为乱。粤盗张家福等各率党数千，四出俘劫。秀全乘之，与杨秀清创立保良攻匪会，练兵筹饷，归附者益众。

桂平知县诱而执之，搜获入教名册十七本；巡抚郑祖琛不能决，遂释之。秀全既出狱，秀清率众迎归，招集亡命，贵县秦日纲、林凤祥，揭阳海盗罗大纲，衡山洪大全皆来附，有众万人。冯云山读书多智计，为部署队伍、攻守方略。以岁值丁未，应“红羊”之谶，遂乘势倡乱於金田。褫郑祖琛职，起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督师。则徐薨於途，以两广总督李星沅代之，赴广西剿寇。寇窜平南恩旺墟，副将李殿元击却之，复回扑，巡检张镛不屈死；仍遁金田，星沅檄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往攻，被围阵亡。星沅檄镇远总兵周凤岐往援，战一昼夜，毙寇数百，围始解。

上以寇势日炽，命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乃请提督向荣专剿金田。

咸丰元年，秀全僭号伪天王，纵火焚其墟，尽驱众分扰桂平、贵、武宣、平南等县，入象州。上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会讨，以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驰防。乌兰泰至象州，三战皆捷，疏言：“粤西寇众皆乌合，惟东乡僭号设官、易服蓄发有大志，凶悍过群盗，实腹心大患。”周天爵主滚营进偪，驱诸罗渌洞尽歼之，向荣不谓然。檄贵州镇总兵秦定三移营大林，堵北窜象州道，定三亦不奉命。四月，秀全自大林逸出走象州，犯桂平新墟。赛尚阿增调川兵，募乡勇，合三万人，分兵要隘。一日战七胜，斩捕二千，寇仍遁新墟。七月，窜紫金山，山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双髻山、猪仔峡为要隘。巴清德与川、楚乡勇出其后，上下夺双髻山，寇大溃，屯风门坳。向荣率诸军三路攻之，阵毙韦昌辉弟韦亚孙、韦十一等，始遁走。我军追之，会大雨，军仗尽失。

闰八月，寇分二路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遂僭号太平天国。秀全自为天王，妻赖氏为后，建元天德。以秀清为东王，军事皆取决，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纲、罗亚旺、范连德、胡以晃等四十八人任丞相、军师伪职。时官军势胜，寇知不可敌，有散志。秀清独建策封王以羁縻之，势烬而复炽。九月，大军移阳朔，会攻永安，贼分屯莫家村。乌兰泰建中军旗於秀才岭，上植一红盖，下埋地雷，诱敌燔杀四千，大军乘之，遂克莫家村。

二年正月，大兵围永安，毁东、西砲台。二月，石达开分兵为四，败我军於寿春营，进破古束冲、小路关。伪丞相秦日纲由水窦屯仙回岭。乌兰泰分兵夹击，毙寇数千，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时大雨如注，乌兰泰提精卒入山，山路泞滑，寇乘我军阵未定，短兵冲突，遂大败。秀全从杨秀清谋，由瑶山、马岭间道径扑桂林。乌兰泰率败卒追之城南将军桥，受重创，卒於军。三月，贼径趋广西省城。向荣先一时绕道至省，寇踵至，已有备，相持不能拔，解围而北。

冯云山、罗大纲先驱陷兴安、全州，将顺流趋长沙。浙江知县江忠源御之蓑衣渡，冯云山中砲死，寇退走道州。道州俗悍，多会匪，所至争为效死，势复张。六月，陷江华、宁远、嘉禾。七月，陷桂阳州，江忠源蹑至，一战走之，趋郴州。萧朝贵以胆智自豪，谓群寇迟忄耎，又诇长沙守兵单，可袭而取也，乃率李开芳、林凤祥由永兴、茶陵、醴陵趋长沙，设幕城南。八月，萧朝贵攻南门，官兵击之，殪，尸埋老龙潭，后起出枭其首。秀全闻朝贵死，自郴州至，督攻益急，九月，掘隧道攻城，屡不获逞。

十月，秀全於南门外得伪玉玺，称为天赐，胁众呼万岁。遂夜渡湘水，由回龙塘窜宁乡，抵益阳。掳民船数千，出临资口，渡洞庭，陷岳州。城中旧储吴三桂军械，至是尽以资寇。寇入长江，旬日间夺五千艘，妇孺货财尽驱之满载。秀全驾龙舟，树黄旗，列巨砲，夜则张三十六灯，他船称是，数十里火光不绝如昼，遂东下，十一月，陷汉阳。十二月，攻武昌。时杨秀清司军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事。值武汉二江届冬水涸，乃掳船作浮桥，环以铁索，直达省城，分门攻之。向荣驰至，约城内夹攻，巡抚常大淳虑城启有失，不许。地雷发，城遂陷。秀全出令，民人蓄发束冠巾，建高台小别山下，演说吊民伐罪之意。

三年，上以赛尚阿久无功，授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时石达开攻武昌，广缙逗留岳州不敢进，上责其罪，更以向荣为钦差大臣，日夜攻之急，寇弃武昌驾船东下，众号五十万，资粮、军械、子女、财帛尽置舟中，分两岸步骑夹行，进向九江，下黄州、武昌、蕲水等十四州县；抵广济县，下武穴镇。两广总督陆建瀛率兵二万馀、船千五百艘上溯，遇寇不战而走，前军尽覆，建瀛狼狈还金陵。寇薄九江而下，收官军委弃砲仗，破安庆，巡抚蒋文庆死之。寇夺银米无算，水陆并进，抵金陵，沿城筑垒二十四，具战船，起新州大胜关迤逦至七洲里止，昼夜环攻，掘地道坏城，守兵溃乱。建瀛易服走，为寇所戕。将军祥厚偕副都统霍隆武等守满城，二日城陷，皆死之。城中男女死者四万馀，阉童子三千馀人，氵曳守城之忿。

秀全既破金陵，遂建伪都，拥精兵六十馀万。群上颂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夹道呼汉天子者三，颁登极制诰。大封将卒，王分四等，侯为五等。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为六等，殿前三十六检点为七等，殿前七十二指挥为八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将军为九等，炎、水、木、金、土九十五总制为十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监军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帅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四百四十五师帅为十三等，前、后、左、右、中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帅为十四等，前、后、左、右、中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长为十五等，前、后、左、右、中四万七千五百两司马为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於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臂使指应，统系分明，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於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

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於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於伪朝。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

此外又有女官，曰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女卒长、女管长，即两司马也，共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女军四十，女兵十万人，而职同官名目亦同。总计男女官三十馀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伪职尚不在此数也。

其军制，每一军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军帅统之，总制、监军监之。其下则各辖五师帅，各分领二千五百人。每师帅辖五旅帅，各分领五百人。每旅帅辖五卒长，各分领百人。每卒长辖四两司马，每两司马领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

其阵法有四：曰牵阵法。凡由此至彼，必下令作牵阵行走法。每两司马执一旗，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一旗，五百人则间旅帅一旗，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一旗，一万二千五百人则间军帅一旗，军帅、监军、总制乘舆马随行。一军尽，一军续进。宽路则令双行，狭路单行，鱼贯以进。凡行军乱其行列者斩。其牵线行走时，一遇敌军，首尾蟠屈钩连，顷刻岔集。败则闻敲金方退，仍牵线以行，不得斜奔旁逸。曰螃蟹阵。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

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至於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操之司令，兵士悉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曰百鸟阵。此阵用之平原旷野，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队，散布如星，使敌军惊疑，不知其数之多寡。敌军气馁，即合而攻之。

曰伏地阵。敌兵追北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千里，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贼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

其营垒或夹江、夹河、浮筏、阻山、据村市，及包敌营，为营动合古法。每数营必立一望楼了敌。守城无布帐，每五垛架木为板屋。木墙、土墙亦环庋板屋。地当敌冲，则浚重壕，筑重墙，壕务宽深，密插竹签。重墙用双层板片，约以横木，虚其中如衤复壁，中填沙石专土。筑二重墙筑物无定，或密排树株，或积盐包、糖包，及水浸棉花包，异常坚固。其攻城专恃地道，谓之鼇翻。土营而外，又有木营、金营。组织诸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皆如土营之制。立水营九军，每军以军帅统之。但未经训练，不能作战，专以船多威敌而已。

其旗帜亦有差等，伪东王黄绸旗，红字绿缘，方一丈；以下皆黄绸旗、红字，而以缘别。如伪西王白缘，伪南王紫缘，伪北王黑缘。伪翼王蓝缘，其尺丈长阔则以五寸递减。豫王、燕王皆黄绸尖旗、红字、水红缘，国宗黄绸尖旗、红字。其缘视何王国宗，即从何色，皆长阔八尺。侯，黄绸尖旗，长阔七尺八寸。丞相，黄绸尖旗，长阔七尺五寸。检点，黄绸尖旗，长阔七尺。以上皆红字、水红缘。指挥，黄绸尖旗，黑字、水红缘，长阔六尺五寸。将军至两司马，皆黄旗无缘，形尖，黑字，自长阔六尺以下递减至二尺五寸。每一军大小黄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多。

军中号令，惟击鼓、敲金、吹螺、摇旗。凡起行出队，俱擂鼓、吹螺、摇旗以集众。打仗则击鼓呐喊，收队则鸣钲。有老军、新军、童子军。尤善用间谍，混入敌营。又能取远势，声东击西，就虚避实，其以进为退，以退为进，往往令人不测，堕其术中。此其行军之大略也。

其服色尚黄。伪天王金冠，雕镂龙凤，如圆规沙帽式，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凿金为“天王”二字。东王、北王、翼王冠如古兜鍪式，冠额绣双龙单凤，中立金字职衔。国宗略同诸王式。自检点至两司马，皆兽头兜鍪式，帽上龙以节数分等差。如诸王九节，侯相七节，检点、指挥、将军五节，总制、监军、军帅三节是也。袍服则黄龙袍、红袍、黄红马褂。伪天王黄缎袍，绣九龙。自诸王以下至侯相，递减至四龙。检点素黄袍，指挥至两司马皆素红袍。自伪王至两司马，皆绣职衔於马褂前团内。仪卫舆马，诸王皆黄缎轿绣云龙，侯、相、检点、指挥皆红缎轿，将军、总制、监军绿轿，军帅、师帅、旅帅蓝轿，卒长、两司马黑轿。

至金陵，始建宫室，毁总督署，复扩民居以广其址，役夫万馀，穷极奢丽。雕镂螭龙、鸟兽、花木，多以金为之。伪王皆建伪府，冯云山、萧朝贵早授首，其子亦袭封建府。其宗教制度，半效西洋。日登高殿，集众演说，与人民以自由权，解妇人拘束。定伪律六十二条，最为惨酷。然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掳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於安庆大星桥设榷关，拨砲船十艘，环以铁索，木筏横截江滨，以防偷漏。九江、芜湖，及沿江州县岔河、小港地当冲要者，一律设立伪卡，徵收杂税。此其建国大略也。

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以待战监之成，犹可及也。”秀清方专政，不纳。乃遣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众东下，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大纲语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

二月，林凤祥等陷镇江、扬州，令吴如孝等留守，分据浦口、瓜洲诸隘。向荣既复武昌，蹑寇而东，抵金陵，军孝陵卫，是谓江南大营。都统琦善亦以钦差大臣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诸军军扬州城外，是谓江北大营。三月，向荣破通济门寇垒，袭占七桥甕，夺获锺山围，歼寇无算，遂移大营逼城而军。四月，漕运总督杨殿邦进攻扬州，毁城外木城土垒，东路寇悉避入城。琦善、胜保先后督攻，五战皆捷。凤祥留立昌踞扬城，驱妇女及所劫货财运回金陵；率三十六军北窜，分扰滁州，踞临淮关，陷凤阳府。其酋硃锡锟、黄益芸等别率悍党犯浦口，攻六合，知县温绍原率乡团拒之，夜火其营，寇遁回金陵。五月，大兵围扬州，杀敌逾万。胜保自扬州蹑其后，力攻凤阳，寇遁河南。

杨秀清遣伪丞相吉文元由浦口窜亳州，偕林凤祥陷永城，犯开封。省官兵击破之，又败之汜水。寇奔黄河渡口，溺死无算。杨秀清遣伪豫王胡以晃陷安庆，又遣伪丞相赖汉英、石祥祯攻九江、湖口，进围南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驰援江西，入城固守。凤祥等自汜水败退，犯郑州、荥阳。六月，围怀庆，以地道攻城，不克。

镇江寇出城扑我军，战北固山下，伏寇纵火，七营皆被焚。邓绍良退守丹阳，都司刘廷锳等督潮勇驰援。寇退入城，复扰丹徒镇，刘廷锳复击退之。向荣檄总兵和春与刘廷锳扎徒阳运河之新丰镇，寇始不敢南窜，常州获安。寇之围怀庆也，立木栅为城，深沟高垒，我兵相持几至六旬。讷尔经额亲督诸将分五路攻垒，毁其木栅，毙敌酋吉文元。凤祥受重创，解围而遁，河北肃清。

八月，凤祥窜山西，陷平阳，直抵洪洞；窜直隶，踞临洺关，扰至深州。赖汉英等解南昌围，入湖北，踞田家镇之半壁山。九月，踞入楚要隘，水陆并进，陷黄州。其窜深州者，旁扰栾城。十月，窜天津，踞静海，屯独流、杨柳青诸镇。汉阳之寇，分股北窜：一陷孝感、黄陂诸县，一由应城犯德安府，为防兵所遏，合众退黄州。秦日纲等陷安徽桐城、舒城，侍郎吕贤基死之。舒城既失，贼遂径扑庐州，陷之。庐州者，安徽文武大吏之所侨寓以为省治者也。十一月，秀全以扬州、镇江攻围急，遣赖汉英等领江西众，纠合仪徽党援扬州；又令由安徽宁国湾沚进薄高淳湖，窥伺东坝，图解镇江之围，我军均击退之。寇复由三汊河进扑，死战不退。扬州寇曾立昌突出，与赖汉英同窜瓜洲。

上以寇扰长江，非立水师不能制其死命，乃命在籍侍郎曾国籓练乡勇、创水师讨寇。初，寇围南昌，城外寇垒仅文孝庙数座，官军屡攻不能克。郭嵩焘偶获谍讯之，则寇皆舟居，其垒则环三面筑墙而虚其后，专蔽舟楫而已。嵩焘因与江忠源议曰：“东南州县多阻水，江湖遇风，一日可数百里。官军率由陆路蹑寇，其势常不及。长江数千里之险独为敌有。且寇上犯以舟楫，而官军以营垒御之，求与一战而不可得，宜寇势之日昌也。”忠源即具疏请饬湖南北、四川仿广东拖罟船式，各造战舰数千，饬广东制备砲位以供战舰之用，并交曾国籓督带部署，奉旨允行。国籓遂治战船於衡湘，至是始成。共募水勇四千，分为十营；募陆勇五千，亦分十营。

以塔齐布为军锋。国籓亲统大军发衡州，水陆夹江而下。

初，镇江、扬州、仪徵、瓜洲四处寇互相应援，不得破。十二月，琦善以扬州寇退，瓜洲势孤，督军攻复仪徵，乘胜追抵瓜洲。杨秀清遣胡以晃率党十馀万攻庐州，巡抚江忠源昼夜抵御，以众寡不敌，城陷，死之。四年正月，黄州寇张灯高会，总督吴文镕出其不意袭之，会大雪罢战。越数日，秀清分兵设伏山岗，命其党率城军扑营，文镕拒战，伏起火发，十三营皆溃，文镕死之。贼乘胜遂陷汉阳。二月，扬州军进剿瓜洲，总兵瞿腾龙阵亡。寇遣伪将孙寅山陷太平府，踞为巢。自瓜洲结垒属於江，以达金陵，往来不绝。秀清复遣石祥祯会汉、黄寇党溯江直上，陷岳州，溯流至铜官渚，逼近长沙。曾国籓邀之靖港，而寇已由间道袭湘潭，副将塔齐布率兵千三百同水师血战五昼夜，毙寇数万。论者谓微此战，寇溯湘源以达粤，直下金陵，首尾一江相贯注，大局不可支矣。

是月，参赞大臣僧格林沁攻克独流寇巢，静海寇复窜踞阜城。僧格林沁攻毁堆村、连村、林家场三处寇垒，擒杀伪指挥、监军以下一百馀人，悉遁入城。秀全念河北不能支，遣皖党由丰豆工偷渡黄河，窜山东金乡，进扑临清州，冀抒阜城之困。

三月，寇以地雷陷城，寻为我军攻复，窜冠县、郓城，复据曹县，筑木城拒守。四月，胜保破其巢，追至漫口支河，逼溺水，伪丞相曾立昌、许宗扬皆溺死。伪副丞相陈世保已先於冠县烧毙，悉数歼除。踞阜城者即於是日全股南窜入连镇。僧格林沁及胜保会军合剿破之，诛林凤祥；复破之高唐州冯官屯，生擒李开芳，磔之京市。

河北肃清，是后不复北犯，我军遂无后顾忧。

初，长江为寇往来道，荆州当四路之冲，至省道梗，特召荆州将军官文统军讨寇。时沔阳、安陆、荆门、监利、京山、天门均陷，进窥荆州。云南普洱营游击王国才奉调至，一战败之，重镇始安。并克复监利、宜昌，寇遁洞庭湖，合股犯常德府。先是李侍贤常与陈玉成、李秀成谋解金陵围，犯江西、福建。伪启王梁成先犯陕西，后与捻合，欲犯湖南、河南，而陈玉成志在武昌、汉阳，乃领一队入梁子湖达武昌，渡江分犯，以全力图武昌，六月，陷之，并踞汉阳。巡抚青麟自缢不死，弃城走，寻正法。秀全以秦日纲留守武昌，授玉成伪殿右十八指挥；还陷田家镇，破广济、黄梅，连陷九江，升伪殿右三十检点。

杨秀清虽在军，而金陵之事一决於己，驿骑络绎，多稽时日。向荣军孝陵卫，称江南劲旅，秀清忧之，既克武昌，遂驰还金陵，命石达开代守武汉。官文自荆州下剿，克沔阳。初，寇欲先取长沙，踞上游为破竹之势，而韦志俊略湘潭不得志，退踞岳州，筑垒毁桥，意图久抗。我军水师设伏诱败之，七月，复岳州。寇由城陵矶来犯，我军分五路迎击，毙伪丞相汪得胜等二人，获船七十六，歼贼千馀人。塔齐布阵斩悍酋伪丞相曾天养。闰七月，寇奔城陵矶，塔齐布策马率湘勇直入，毁营十三，毙二千人。陆军既胜，曾国籓饬李孟群率水师追剿，荆河东、西两岸寇垒悉夷。自此由荆入川，由岳州入湘，门户始固。初，武昌失陷，上以杨霈代总督，台勇克京山、安陆，复天门，生擒孔昭文等正法。馀皆下窜，踞沔阳州仙桃镇。是月破其巢，并收复下游孝感、黄州、麻城诸县。寇悉窜黄州。

时金陵寇分股啸聚於太平府，与镇江遥为应援。向荣分兵四队击之，毙其伪国宗韦得玲、伪检点陈贽见、伪将军李长有、伪总制吴春和，遂复府城。杨秀清自率战，围军不利，三路皆溃；退入城，谓韦昌辉等曰：“江南大营不走，吾辈无安枕日矣！现其势方锐，不可敌也。当乘其罢徐图之。”金陵寇以乏粮，驱妇女之老而无色者出城，听其自散。尽取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之妇女，指配给众，不从则杀之，守志者多自尽，死者万计。八月，总督杨霈收复黄州府属蕲水、广济、罗田诸县。曾国籓自克岳州后，议乘胜东下，先与塔齐布会攻崇阳，克之，生擒伪丞相金之亨等十一人。惟廖二逃窜，复句结馀党，重失县城。国籓亲督水陆诸军攻武昌、汉阳。寇守城之法，不守陴而守险，洪山、花园两路皆精锐所在。大军自螺山下剿，杨载福等率水师，罗泽南率陆师，三路同进，连克寇垒，焚毁敌船数千。李孟群、塔齐布进薄武昌，寇宵遁。杨昌泗亦攻汉阳，克之。黄州府城、武昌县均收复。九月，提督和春败寇庐江，擒伪监军任大纲等十七名。

下游知官军分路进剿，乃由田家镇纠党六千馀，一由兴国分抄大冶以拒武昌军，一踞兴国以拒金牛军。罗泽南驰至兴国，败之，克州城。塔齐布赴大冶，击毙千馀。

彭玉麟、杨载福抵蕲州，烧寇船九十馀艘。十月，楚军攻半壁山，寇置横江铁锁四道，拦以木牌，遍列枪砲。杨载福等率水师至田家镇，会陆师进攻，乘风纵火，破其垒，燔舟一万有奇。陈玉成弃蕲州窜陷广济，联合秦日纲、罗大纲等分扼要隘。

塔齐布渡江追之，收复广济。寇退踞黄梅，黄梅为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总汇之区。

寇死拒，以万馀守小池口抗水师，以数万拒大河埔，以万馀扎北城外，又以数千游弋联络之。塔齐布与罗泽南登山下击兜杀，陈玉成縋城而逸，遂克黄梅。玉成自请罪，而秀成反加伪勋号曰成天裕。

时捻匪蜂起，粤寇与之联合，或令分扰，或令前驱，以牵制我军。秀成由庐州踞舒城，并扼桐城大、小二关，阻我南路之师。二关为安庆通衢，屡复屡失。京堂袁甲三檄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纡青等战夺两关，斩其目吴凤珠等十二名，进抵桐城。

庐江寇纠安庆党来援，我军兜戮殆尽，而潜山援寇复至，臧纡青殁於阵。

十一月，国籓进军九江。玉成自黄梅败后，复纠安庆新到之众踞孔垅驿、小池口，与对岸九江相句连。李孟群七战七捷。塔齐布与罗泽南等由北岸进至濯港，进攻孔垅驿，破土城，纵火焚街市，寇无得脱者。小池口寇闻之，亦遁。乃调陆军攻九江，水师乘胜攻湖口，大纲趋救，大战梅家洲，毁小河簰船、沙洲桥垒。十二月，萧捷三率水师驰入鄱阳湖内，追至大姑塘。石达开联船为卡断其后，捷三不能返，遂与外江水师隔绝。达开潜以小舟驰袭国籓坐船，国籓跳入罗泽南营以免。大军之攻九江也，败寇收合溃散，分三道东陷黄梅。值岁除，潜至广济，火杨霈大营，霈突围出，不敢入武昌，走保德安。

五年正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克上海县，县自三年秋陷於贼，至是始复。秀全令皖寇大举犯湖北，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黄、蕲；复分党从富池渡江西，陷兴国、通城、崇阳、咸宁、通山，且掠江西武宁，所至胁众以行。湖北巡抚陶恩培甫莅任数日，时总督在外，未及议守备。城中兵仅二千，徵兵半途闻警皆溃去。湖北、江西方千里，旬日骚然矣。始寇之起，所行无留难。其踞省府，胁取民财米。行道掠人夫，不用则遣还，未尝增众。及屡败，乃结土寇屯城镇，颇收拔悍鸷者，而任用石达开、陈玉成等，极称得人之盛。自汉口进襄河，上犯汉川，扰沔阳，进犯武昌，踞汉阳府城。沿江筑垒，并於汉阳下南岸嘴高筑砲台，以阻下游之师。时江西寇入腹地陷饶州。国籓亲至南昌，修整内湖水师，与罗泽南陆军相依。

二月，韦国宗等攻陷武昌，巡抚陶恩培等死之。寇溯汉江而上，以岳家口、仙桃镇为老巢。上以胡林翼巡抚湖北，国籓进吴城镇，屡书与议东南大势，以武昌据金陵上游，宜厚集兵力为恢复计。四月，陷德安府，杨霈退走襄阳，上褫其职，以官文为湖广总督。国籓屯南康，思整军出江谋进取，然寇已由都昌陷饶州，别由东流、建德窥乐平，屯景德镇，东犯祁门、休宁诸处。而湘军仅万馀人，水陆分为四：李孟群等水师回援武昌，塔齐布留攻九江，罗泽南入江西攻饶州，国籓收萧捷三水师三营屯南康。罗泽南奔走往来，克广信府，收景德。寇之踞徽州者，与土匪相结，据险以抗我军。浙军出境击寇，复徽州，乘胜克休宁、黟县、婺源，生擒伪将军、两司马等八名。秀全命北固山、镇江、瓜洲、金山四路，约期进犯扬州。托明阿伏兵九洑洲，迎击破之，断铁锁船鍊，焚船三百。诸路寇被创而遁。饶州之寇分据乐平、德兴、弋阳，江西军率水陆师往剿。寇出五队来扑，不克而奔，郡城立复。秀全以金陵山三山为滨江要区，以精卒守之，水师不能上驶。托明阿督水师总兵吴全美沿江扫荡，焚船二百馀艘，获拖罟、快蟹等船二十五艘、大小砲八十馀尊，生擒伪先锋陈长顺等六十一名。吴全美乘势上山，蹋平营卡。江西肃清，水师始棹行无阻。

五月，秀全谋袭金口，断楚军粮道。林翼督军屡战，斩其伪丞相陈大为等，进屯纸坊，逼省城小东门。寇潜自他门出掠。林翼建议先攻汉阳，扼涢口、蔡店要隘，绝窜湘之路；开濬江堤，以水师腹背攻之，则汉阳可破，而鄂省咽喉已通，不难并力於武昌矣。初，寇由府河入湘，所过州邑悉残破无完土，复为官文伏军所狙击，分途溃退。六月，收复云梦、应城，二城者府河出入要道也，寇失之，大恐。我军进攻德安，断其出入，寇始不敢窥伺荆襄。七月，塔齐布卒於军。寇陷义宁，国籓遣罗泽南出奇兵复之。寇严守襄河蔡店，上通德安，下达汉镇，互为应援。十二月，彭玉麟克蔡店，水陆并进，毁襄河铁索浮桥，蹋平南岸敌巢，而下游塘角、汉阳、大别山营垒焚毁殆尽，德安之寇益蹙。林翼既克蔡店，而汉川为蔡店后路，寇据此游行冲突，德安亦资以通声气。林翼与官父会军克复汉川，武汉首尾始联络一气。

芜湖之陷几二载矣，江、皖往来道梗。寇以为上下关键，水则联舰，陆则砌台，我军屡攻不能拔。是月，向荣督军分道击之，县城始复。楚南军亦攻复湖口、都昌。

八月，按察使李孟群守金口，崇宁寇句结武昌城党分道来扑，陆营失守，林翼亦败於奓山，退保大军山。寇势复炽，分扰汉阳，并绕道袭陷汉川。九月，官文、林翼檄调罗泽南援武汉，泽南上书请率所部以行，谓：“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屏蔽江西，而后内湖外江声息可通，攻九江始操胜券。”国籓从之，乃部署援师五千人，自义宁趋通城。寇闻我军至桂口，分众来援，设木城重壕自固。泽南会军克之，进攻崇阳。桂口寇退入崇阳，密约通山来援。桂口与湖南、江西、湖北交界，形势奥衍，米粮充足。曩伪丞相锺酋义宁败后，踞此修土木城，跨山引涧，袤斜六里，欲踞一隅以掣三省之师，伺隙而动。泽南移得胜之兵先夺是隘，进克崇阳，焚寇垒，驰赴羊楼司扼敌上窜。

十月，克复庐州。庐州陷已三年矣，守之者为伪豫王胡以晃，与我军大小数百战，死伤万馀，皆受创而去，是月始克之。其据德安者，众不过数千，恃武汉为下游奥主，襄、府二河群蚁聚。我军胜东挫西，疲於奔命。至是官文督兵力战，守城寇党陆长年、马超群潜赴大营投诚，约为内应。值大风雨，放火开门纳师，遂复其城。时寇之牵制我军者三路：自随、枣至襄阳为北路，武昌上下为南路，汉川中路。

尾潜、沔，首德安为尤要，屡收屡陷。官文督军分四道齐集汉川，克之，遂率兵东下，与林翼合谋武汉。石达开自安庆率三万人上援武昌。泽南会林翼夹攻，连克蒲圻、咸宁；至金口，会攻武昌，破城外敌垒，驻军洪山。寇之踞武昌者，城外大垒八、小垒二。林翼与战，泽南袭之，破大垒一、小垒二。李孟群亦薄攻汉南，与官文军相声援。水师往来南北烧敌船，都兴阿以马队护之。群帅辑和，寇益不得逞。

汉阳城外自龟山沿河而下，敌船林立。上游入江之梁子湖，下游金牛镇，群寇赴援。

水陆各军督团勇犁巢扫穴，武汉外患至此尽除。

秀全以瓜、镇屡挫败，图往援，十一月，出龙脖子等处。向荣饬张国樑败之仙鹤门、甘家巷，又战七霞街，毙伪丞相周少魁等四十名；追至石埠桥，馘二千馀，逃入城不敢复出。秀全於对江九洑洲筑石垒，浚深壕，悉锐守之，为金陵屏蔽。寇窜江北，以此为出路，屡攻之未下也。六合知县温绍原克其垒，后复为寇据，同治二年始复之。瓜洲、镇江一水相望，两城往来无阻，并时有合窜扬州图北犯意。扬州军与瓜洲相持已二年馀，托明阿以日战无效，谕士民筑长围於瓜洲之北以扼之，至是围成。寇水路分扑，大败去，夺其簰船，生擒伪参护郑金柱等十名。吉尔杭阿既克上海，移军镇江，是月营小九华山。又於黄鹤山、京畿岭筑城置砲台以逼之，并为地道轰城，寇死拒不得入。

十二月，无为寇纠合安庆、芜湖诸党东下，图解镇江之围。芜湖下至扬州，沿江汊河套港皆寇通薮。向荣檄水师溯江会攻，败之神塘河，又败裕溪口援寇於陶阳浦，生擒伪检点赵元发、伪将军王化兴等数十名。十二日，秀全遣李秀成等援镇江，我军御之石埠桥，寻由江州下窜下蜀街。先是杨秀清调上游芜湖，江北和、含及庐州众还江宁，统以李秀成及伪丞相陈玉成、伪春官丞相涂镇兴、伪夏官副丞相陈仕章、伪夏官正丞相周胜坤，取道栖霞、石埠，而豫遣城寇四出絓我军。向荣大营存兵不敷分布，檄芜湖邓绍良分军为张国樑、秦如虎应援，令吴全美以师船攻大胜关，以分敌势。明安泰严堵秣陵关，咨吉尔杭阿等守丹阳，以固苏、常要隘。初，泽南既去江西，石达开乘虚复入义宁，败江西官军，陷新昌、瑞州、临江、袁州、安福、分宜、万载。江西、湖北隔绝，军势不能复振。曾国籓飞调副将周凤山统九江全军往援，遇寇樟树镇，以钩连枪败其藤簰手，并会水师毁敌船，新淦寇闻风窜走，遂复其城。

六年正月，石达开陷吉安，乃由湖北入通城。达开悍而多诈，肆扰江西，不急犯省城，不直指南康，先旁收郡县，遍置伪官，迫其土民，劫以助逆，因粮因兵，愈蔓愈广。其陷瑞州者为伪检点赖裕新，先陷袁州者为伪豫王胡以晃，先攻临江后攻吉安者为伪春官丞相张遂谋。广东土匪入江西者，以周培春党为众。又匪目葛耀明、邓象等均於瑞州入达开大股之中，匪目王义潮、刘梦熊分屯吉安、泰和，亦与达开合并为一。达开久居临江，为上下適中之地，凶悍之众，皆萃於此。南则窥伺赣州、南安以通粤匪，北则踞守武宁、新昌以通九江。达开进攻南昌，周凤山以九江全军守樟树镇。时达开众才数千馀，乃张灯火山谷间为疑兵，率敢死士乘夜来袭，我军不战而溃。凤山走南昌，国籓亦移军省城。秀全益以皖、赣诸事付达开，寻陷进贤、东乡、安仁，破抚州。未几，建康、南昌相继失。泽南念国籓艰危，日夜忧愤，督战益急。秦日纲婴城待援，士卒多伤亡，阴穴城为突门。会达开率九江援党至，开城迎之。泽南要之突门，寇出直冲泽南军。泽南三退三进，军几溃，枪丸中左额，收军还，创发而殁。以李续宾领其众。

续宾初建议分屯窑弯绝寇粮，既代泽南，仍屯洪山，以游兵巡窑弯、塘角间。

古隆贤率万人来援武昌，约城寇举燧为识，林翼谍知，佯举火，城寇出，陷伏大败。

达开援众号十万，林翼分水陆力战，焚敌船七十，平八十垒。武昌寇大窘，城守益固。而江西请师日数至，义宁寇复犯崇通，九江寇合兴国、大冶土寇自武昌县进至葛店，谋袭巡抚大营。林翼以江西待援，分军四千一百人，以国籓弟国华统之，率刘腾鸿、刘连捷等道义宁，收咸宁、蒲圻、崇阳、通城、上高。湖南所遣援军将刘长佑收萍乡，萧启江收万载。国籓命李元度收东乡，周凤山等收进贤，刘子淳收丰城。五月，毕金科将千人防饶州，陷，旋收复。黄虎臣将三千五百人攻建昌，遇寇死。六月，彭玉麟收复南康。七月，刘腾鸿至瑞州，战寇，走之。

是时江西列县陷者四十馀城，广东和平土寇犯定南、安远、信丰、长宁、上犹、崇义、雩都，省城不能救，军报数月不相闻。瑞州居江、湘之冲，有南北城，中隔一河。刘腾鸿援南城，韦昌辉自临江来援，至北城，遽挑战，腾鸿乘其弊攻之，从北岸渡河抄其后，南城兵角其前，寇大败。至是江湖路通，自长沙以至南昌无道梗忧。寇自陷吉、袁、瑞、临诸府，大修战船，议秋间围攻省城。瑞、临寇船出而下，湖口寇船入而上，困我水师，复於生米口筑立坚垒。七月，由松湖带战船三十馀艘、陆寇千馀，将抵瑞河口，我水师侦知，豫钉排椿。寇甫至，我军冲入，纵火焚之，复堵城寇於临江口，焚其船垒。生米口之寇闻之亦遁。八月，刘腾鸿等败临川伪指挥黄某，收复靖安、安义。宁都土寇袭陷建昌、铅山、贵溪，围广信。浙将饶廷选赴援，寇遁走。时江西寇势浩大，党类众多，欲以全力困江西。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以石达开为主；三、四、五月，以黄玉昆为主；六、七月，以韦昌辉为主。

九江则林启容，瑞州则赖裕新，湖口则黄文金，抚州则三检点，建昌则张三和，袁州则李能通，皆剧寇也。统计江西境内近十万人。

九月，国籓视师瑞州，李元度以抚州不克，饷益绌，乃分军略旁县募粮，且分寇势，遂收宜黄，复崇仁。是日城寇出攻江军，林原恩败死，元度突围免。抚州军俱溃，元度移屯贵溪。十月，复陷宜黄、崇仁，分陷金溪。福建援军将张从龙援建昌，军溃，特诏起黄冕知吉安府，率军往，以国籓弟国荃为军主。当是时，江西军分为四，湘军最强。国籓居水军中，刘长祐屯袁州，派队攻克分宜，援寇路绝。十一月，伪将李能通启西门纳官军，袁州复。国荃收安福。江西诸军稍振。

初，武昌久不下，林翼谓战易攻难，以分兵牵寇断其援路为要。是月，唐训方等败石达开於葛店。寇增召战舰复犯葛店，蒋益澧总六营往，逆战，克之。追奔至樊口，合水师燔其船，入武昌县城。石达开愤樊口之败，大集党万馀，由广济、蕲水、黄冈至汉镇，密约伪丞相锺某坚守以待。官文获其伪谍，令都兴阿、多隆阿马步兜击，寇大溃。我军乘胜攻黄州，不能克。舒兴阿、舒保等将马队四百人渡江，寇於青山、鲁港间增十三垒相持。水陆合击破之，追奔至葛店。寇慑於骑军，乃大奔。自是水陆马步相辅，军势日盛，益募陆军五千、水军十营，增长围困之。武昌、汉阳同克复，击毙伪丞相锺某、伪指挥刘满，生擒伪将军、师帅、旅帅、两司马五百馀名。武昌寇分七队突门出，生擒伪检点古文新等四人，毙先锋悍党八百馀，死两万有奇。盖武汉自五年三月失守，至是已二十馀月矣。寻复武昌县、黄州、兴国、大冶、蕲州，民兵复蕲水、广济、黄梅。陈师九江城下。十二月，国籓至九江劳军，议统水师决取九江，以联络内外。乃派千总张金璧等复建昌。李续宾追寇东下，复瑞昌。进攻九江，派军复德安。刘长祐由袁州赴分宜，寇退踞新喻溪，遇之宝山，降将李能通匹马冲阵，寇退入城，我军随之人，寇出东门遁。湖南援军将刘拔元等收永宁、永新、莲花、崇义、上犹。

寇陷镇江至是四年矣，是年京口为张国樑所迫，秀清命四伪丞相李秀成、陈玉成、陈仕章、涂镇兴往援。秀成欲一人渡江，潜往京口，约兵夹击，无敢应者。玉成乃夜乘小舟潜越水寨，纵兵击国樑军，秀成登高见城中兵出，遣镇兴、仕章当敌，而自率奇兵绕国樑军后击之。乘胜击丹徒，和春败走，遂渡瓜洲攻扬州，陷之。托明阿军溃退北路，诏德兴阿代领其军。伪顾王吴如孝守镇江，分兵踞高资。古尔杭阿檄知府刘存厚扼之，金陵寇大恐。秀清遣悍党数万出句容来援，吉尔杭阿中砲死。

存厚翼其尸不得出，亦战死。向荣急遣张国樑会救，克之。秀成以扬州孤悬江北，留守不便，遂弃去，窜回金陵。

当是时，向荣、张国樑负众望，称江南劲旅。然频年征战，餽饷乖时，士卒常忍饥赴敌，颇缺望，又分兵四出，所部兵力过单。杨秀清知可乘，请於秀全，定夹攻大营之策。五月，密约吴如孝率镇江寇自东而西，拊大军之背；金陵寇自西而东与相应，更命溧水、金柱关诸寇旁出横截。秀清自率劲旅出广济门，先遣赖汉英率紫荆山诸党攻七桥甕以挑之。向荣、张国樑狃常胜，并力截杀，汉英忽少卻，向荣益策大军赴敌。吴如孝以镇江党突薄之，大营空虚，守兵惊散。向荣见大营火起，退无所据，军立溃。寇数路乘之，大军死伤遍地。国樑独以身翼荣出，稍收败卒退保丹阳。寇筑垒围之，向荣以病不能进，乃以军事付国梁，一恸而绝。

向荣既死，寇举酒相庆，颂秀清功。秀全益深居不出，军事皆决於秀清，文报先白其府，刑赏黜陟皆由之，出诸伪王上。如韦昌辉、石达开虽同起草泽，比於裨将。大营既溃，南京无围师。秀清自以为功莫与京，阴谋自立，胁秀全过其宅，令其下呼万岁。秀全不能堪，因召韦昌辉密图之。昌辉自江西败归，秀清责其无功，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秀全，秀全诡责之，趣赴伪东王府请命，而阴授之计，昌辉戒备以往。既见秀清，语以人呼万岁事，昌辉佯喜拜贺，秀清留宴。酒半，昌辉出不意，拔佩刀刺之，洞胸而死。乃令於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因出伪诏，糜其尸咽群贼，令闭城搜伪东王党歼焉。东党恟惧，日与北党相斗杀，东党多死亡逃匿。秀全妻赖氏曰：“除恶不尽，必留后祸。”因说秀全诡罪昌辉酷杀，予杖，慰谢东党，召之来观，可聚歼焉。秀全用其策，而突以甲围杀观者。东党殆尽，前后死者近三万人。

时石达开在湖北洪山，黄玉昆在江西临江，闻乱趋归。达开颇诮让昌辉，昌辉怒，将并图之。达开縋城走宁国，昌辉悉杀其母妻子女。秀全责以太过，昌辉负诛秀清功大，不服，率其党围攻伪天王府，秀全兵拒败之。昌辉遁，渡江为逻者所获，缚送金陵磔之，夷其族，传首宁国。甘言召达开回，既至，或谓达开兵众功高，请留之京师，解其兵柄，否则又一杨秀清也。秀全心动，乃命如秀清故事辅朝政。达开危惧不自安，其党张遂谋曰：“王得军心，何郁郁受人制？中原不易图，曷入川作玄德，成鼎足之业？”达开从之，乃还走安徽，约陈玉成、李秀成偕行，二人不从，益不能还金陵。於是始起事诸悍党略尽，乃以伪春官正丞相蒙得恩为正掌率，调度军事；伪成天豫陈玉成为右正掌率，伪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兵事专属秀成、玉成，均听蒙得恩节制；而内政则秀全兄弟伪安王洪仁发、伪福王洪仁达操之。

时我军自克复庐州，寇党窜踞三河，分营金牛，一路壁垒相望，屡抗我师。八月，和春督军乘夜逾壕火其药局，梯城而入，寇仓皇夺门出，追毙之巢湖。生擒伪指挥张大有、伪将军秦标盛等十一名，歼贼五千馀。江南军克复高淳。九月，击败句容、溧水，二城近金陵为犄角。金陵闻其败，气阻，大营始安。巢县者，寇之老巢也，其水陆连营无数，所掠粮饷悉输金陵。巡抚福济与编修李鸿章督军攻复之。

庐州所属州邑以次肃清。

七年正月，湖南援军吴坤修克安义、靖安，与民团会攻奉新，寇弃城遁。武昌之陷也，曾国籓遣彭玉麟援鄂；及石达开躏江西，连陷瑞、临、袁、吉、建、抚诸郡，又檄玉麟赴援。寻国籓以父丧归，上命彭玉麟协同载福调度军事。九江为江西重镇，皖、楚咽喉，寇力争天险，汇踞九江，而以对岸黄梅之小池口为外蔽，进以犯湖北，退以扰赣、皖，游行掉臂，防不胜防。大军自达九江、宿松，诸酋聚众数十万，城於小池口，以遏官军，图上窜。是月寇分三路入犯，距黄梅县城数十里，知县单瀚元请空城诱入，都兴阿从其计，伏军四起歼之。寇弃城走，截斩其伪捣天侯陈某，伪天王壻锺某、曾某三名。小池口寇闻之丧胆，乃筑坚城为固守计；复於段窑、枫树坳、独山镇诸处依山砌石，为垒数十，引水浚壕，阻我军东下。都兴阿遣鲍超、多隆阿、王国才等分攻，悉平其垒。

四月，玉成犯湖北，众号十万。李续宾壁小池，鲍超移屯黄梅，遏其冲，分途迎击，大破之，军威始振。五月，李续宾攻九江，掘长壕困寇，设伏败之马宿岭、茶岭诸处。越旬馀，安庆寇来援，合城寇三万，蜿蜒数里。我军水陆会剿，连战皆捷。闰五月，玉成复犯湖北，大小二十五战，亡七千有馀。时蕲、黄一路寇猖甚，蕲州诸军并挫，赖舒保力战，水师左光培扼巴河，得免上窜。官文令唐训方增军守要，约都兴阿力扼黄梅，严防后路。以是黄州上下烽火不绝，而武汉帖然无恙。六月，续宾浚长壕合水师力攻九江，宿松、太湖群寇纠合皖省饥民十馀万乘虚图武汉，且解九江之围。寇据黄梅、广济、蕲州、蕲水，分四路进，大小五十馀战，死万馀而势不稍衰。

初小池口之捷也，浔阳、湖口立望廓清；及皖寇上援九江，陆军梗阻，而上游水师又难骤撤，楚军马队不及万，寇所窜伏，崎岖泥淖，马队几无可施。惟将士一心，屹然不为所撼。杨载福、李续宾督水陆上援，多隆阿、鲍超攻贼童司牌，败之十里铺。寇造浮桥河中，东通北湖，西达武穴。续宾渡江平南岸寇屯，水师复焚寇艇，毁浮桥，寇不得逞。七月，黄梅寇以弱兵守垒，而以强悍骁勇者遍伏村落。多隆阿侦知，约鲍超直冲村落，毙五千馀，而其在蕲、黄者仍不下数万。官文督军五路进攻，杜其上窜，擒渠扫穴，蕲、黄路通。寻又大破皖寇於黄冈、蕲水界，克复瑞州，我军直抵小池口。小池口与浔城隔江对峙，为江、皖入楚冲途。寇垒石为城，深沟高垒。胡林翼以寇焰正衰，约诸军先拔小池口，亲督唐训方、李续宜等由蕲水达黄梅坡下，建碉以塞宿松上窜之路。侦知城内爨具已毁於砲，炊烟断熄，乃令水陆环攻，射火入城。我军乘乱而登，寇尽殄灭。全楚始一律肃清。

江西军随复东乡。东乡隶抚州，寇踞之以为抚州保障，复陷万年诸县。八月，将军福兴冒雨进攻，纵火平塘，绝寇窜路。平塘者，附城往抚州之冲也。寇果弃城而遁。初，寇踞石钟山，守湖口两岸，致水师隔绝。九月，克湖口，连破梅家洲，燔石钟山寇巢，殪万馀。内湖外江至今三载始合。载福以取九江当先援彭泽，彭泽南有小孤山，寇筑城其上以守彭泽，为九江声援。载福会军攻克县城，尽扫小孤山寇巢。下游巨险悉夷。大军回向九江。十二月，长祐会攻临江府，拔之。寇窜湖北兴国州，复为续宾所歼。馀众仅二百，皆凫水而逸。

寇之自楚北败窜回皖也，纠合河南捻匪，扑庐州及巢县、柘皋。我军进平柘皋寇垒，火巢湖派河两子铺寇船，寇踪遂绝。先是江南水师提督李德麟率红单船入皖，寇遏之繁昌县峡口，不得上，七阅月矣。载福督师东下，焚夺陈玉成所派战船略尽。

连日焚华阳镇，复望江、东流，疾趋安庆，破枞阳大通镇，进克铜陵，驰入峡内，与红单船合。寇望风瓦解，逼泥汊伪城，李成谋掷火焚之，斩戮过当。时江西寇纠党二万馀，由浮梁、建德、都昌、鄱阳窜湖口，而宿松、太湖寇愤九江之败，纠党五六万，麕集於枫香驿、仙田铺等处，声势相依。官文檄唐训方壁陈园，固蕲州门户。多隆阿、鲍超等迎剿太湖，李续宜会水师分三路直捣，毙寇二万馀，寇势大挫。

江南大营之退驻丹阳也，秀成踞句容，屡出窥伺。正月，国樑独率精卒间道抵城下，毁其外垒，毙寇千数百名，寇不敢复出。二月，金陵、安庆寇侦溧水势蹙，纠众至邬山，筑垒为援。和春乘寇营未定，邀而败之。寇渡河复结四垒，江南军三路败其众，合兵攻溧水城，前后平寇垒二十六座，歼三千，毙伪靠天侯以下十馀名。

移营已及一年，战功此为最烈。四月，瓜洲以我军围攻久，势频危，乃出背城计，水陆并扑，战土桥西里铺，不胜；复以战舰分两路进：一沿港助势，一渡江他扰，均为我水师所歼。寇之聚溧水者，屡招援党攻大营，死万馀，复於邬山筑垒数十以抗我军。五月，总兵傅振邦破其外垒，继以火攻城。副将虎坤元乘内乱，斩守城悍酋而入，遂复其城。溧水既克，和春进规句容，与溧水相犄角。寇结外援，声势尚壮。国樑会军围攻，而自帅亲兵冲入，刺黄衣悍目数名，寇奔溃。和春进冲内壕，国樑首先登城，寇尸山积。闰五月二十五日，收复县城。九月，镇江寇出城至甘露寺，迳扑大营，和春迎剿败之。寇欲西窜接应金陵，国樑密於高资增营扼塞，寇亦筑垒，运粮河北。国樑遣参将余兆青等毁其砲台，而自率亲兵渡河，会水陆诸军鏖战六昼夜，沉巨船十馀艘，削壁垒二，生擒魏长仁等六名，斩俘无数。

寇之踞瓜洲者，遥联金陵，近接镇江，阻官军进剿之路，历五年矣。適南岸寇援创於和春，德兴阿乘其隙，檄大军逾城而入，遂下瓜洲。十二月，国樑大捷於瓜洲南岸，阵斩伪王，夺垒十七，遂围镇江。秀全四遣众援，均为虎坤元所破。国樑督军攻四门坏垣，夺复其城，逸出者沿江搜杀近万人。惟吴如孝溃围遁入金陵，复窜聚安庆。而潜山太湖之寇又陷霍山，旋退出，欲从罗田、麻城上窜，踞独山、西河口为营。官文调马步军兼程驰防豫、皖交界之处，以固楚疆。八月，皖寇纠豫捻谋援金陵，犯商、固，扰光州、六安，窥伺随、枣一路。而太湖、渡石牌等处寇党连营三十里，众六七万，乘我军度岁，窜近蕲州，寻又窜荆桥、好汉坡诸处。多隆阿迎剿，败之仙田铺、风火山，追抵太湖，连营宿、太以扼寇冲。而秦日纲遣其党北趋，避实击虚，谋犯蕲州。蕲水、六安之寇亦并力上窜，陷英山县，分七路窜罗田。罗田知县崔兰馨连日鏖战，收复英山。守备梁洪胜等督楚军擒伪丞相韦朝纲。

寇出黄花岭，窜楚境枫树坳等处。都兴阿遣将往南阳河迎击。寇筑垒北岸，我军潜伏北岸山谷中，而列阵南岸。寇渡河而南，我军邀击之，乘胜北渡。寇阵山腰，溃寇踵至，伏兵起，毙寇无数。楚军势大振，宿、太诸营始纾后顾忧。

时秀全大会诸党，饬陈玉成为前军主将，以潜、太、黄、宿为根据，敌我上游楚师；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以殷家汇、东流为根据，敌我中路曾军；李侍贤为左军主将；李秀成为五军主将。二月，和春攻破秣陵关，关为金陵南面外蔽，寇所严守者也。三月，和春率张国樑等围攻金陵。会秀全张筵饮群党酒，流丸坠秀全膝下，群骇愕。秀全曰：“予已受天命，纵敌兵百万，弹丸雨下，又将如予何！况和春非吾敌也，诸将弄彼如小兒，特供一时笑乐耳，奚恐为？”初，寇屡伺我军懈，悉锐出犯，冀解其围，而雨花台争之尤力。和春严为防儆，寇果由雨花台攻大营，大败之。和春、张国樑作长围困寇，度地势险夷，沟而垣之，凿山越水，周城百馀里。

诸营大小相维，绝寇应援，秀全大惧，诫各门严备。潜结垒於寿德州，屡突长围，不克，死者枕藉。当是时，石达开在蜀，杨辅清窜闽，林绍璋败於湘，林启荣围於九江，黄文玉坐困於湖口，张朝爵、陈得才孤守皖省，陈玉成坐守小孤山、华阳镇一带，秣陵又陷，金陵老巢声援殆绝。而粮食尚充足，上游诸州县皆为寇据，呼吸可通，故寇虽危蹙而未遽颠覆。

我军屡围金陵，玉成多方抗拒，而秀成出陷杭州，以掣围师之肘，我军不动。

玉成乃自潜山、太湖下江浦，伺官军之虚，悉众攻大营，以冀解围。苏、常相继而陷。四月，李续宾、杨载福会攻九江，九江为金陵犄角，南岸肃清，专力攻九江。

城寇被围久，以数千人撄城，植蔬种麦供军食，其守愈暇，频伤攻城军士。嗣地道成，城破而复完。杨载福督水陆十六营攻四门，地雷再发，城崩百馀丈，诸军跃登，毙寇万六七千。出城者水师扼之，俘斩无遗。林启荣、李兴隆均败死，磔其尸。九江既克，寇党无固志。楚南军先后收复新淦、崇仁，下抚州，克安乐、宜黄、安丰、新城诸县，收复建昌。国荃攻吉安，旁克吉水、万安二县。於是江西陷城收复八九矣。寇党畏慑，金陵寇亦穷蹙。

秀全力图外扰，乃命寇将窜皖南北及闽、浙诸省，冀大军分援，以牵我师。玉成勾结捻首张洛行、龚瞎子。众号十万人，踞麻城，四门筑五十八垒，沟堑重叠，据险自固。而安庆暨英、霍诸寇又陷黄安，冀窥汉阳、德安，取道北窜。官文檄续宾上援，以纾麻城之患。先是秀全命赖汉英掠江西，皖寇入福建，陷政和县、邵武府，遂陷浦城，分扰建宁。五月，我军克复黄安、麻城，斩伪丞相指挥数十人；追至商城，并进剿太湖、潜山、英山、霍山诸寇。其党窜踞东安者，图为江南北声势。

和春督军立复县城，金陵寇愈形危蹙，急思溃窜。和春派水师分剿繁昌，毁其坚垒土桥，进破峨桥、鲁港等处。城寇愤恚，出太平、神策门分犯大营，张玉良、冯子材等陷阵败之，寇退。遂攻金川门，悉毁东北城外垒栅。

石达开乃自广丰陷江山县，金华、衢州、处州三府属邑焚掠殆遍。浙军败之寿昌七里亭。六月，寇窜全椒，踞滁州、九洑洲等处，浙军大败之，进克武义、永康、常山、江山、开化、缙云、宣平，衢围亦解。寇悉窜处州，陷之，周天受督军克复。

会闽寇蜿蜒猖獗，所复各城旋失，又陷松溪、崇安、建阳等县，建宁府亦被围。浙江巡抚晏端书檄将驰援闽省，又出师江山界，剿浦城寇巢。

是时，上以浙、闽寇并起，乃起曾国籓率江西湘军援浙，旋命改援闽。国籓自铅山进军，寇大惧，图牵制之计，分万馀人犯江西，围广丰、玉山，入踞安仁。闽军遂克光泽，收建阳，解顺昌围，连复松溪、政和、宁化、崇安，破浦城老巢。复邵武府，闽省肃清。国籓移军弋阳，亲督水陆各军克复安仁县城。八月，克吉安，擒伪先锋李雅凤、伪丞相翟明海，正法。江西列城皆复。进攻太湖，前月寇陷庐州，巡抚翁同书告急於续宾，官文以太湖方血战有功，疏留之。时寇於东岸及枫香铺、小池驿、东山头各筑营垒，续宾等分段攻城，焚其火药库，寇众骇散，遂克太湖，乘胜抵潜山。潜山石牌为南北要冲，寇屡集党与援应，抗我东征之师。都兴阿等营北门彰法山，马步并进，寇败溃，毙七八千，遂复县城。我军分二路平上下石牌老巢。

九月，玉成自潜、太会九洑洲群寇下江浦，伺官军之虚，疾攻浦口，以冀解金陵之围。我军进退争一桥，遂大挫。和春派兵来援，寇分军缀之，仍力扑浦口。江北大营遂失陷。迭陷江浦、天长、仪徵。并分攻六合，德兴阿遁。扬州贼破南门入，扬州陷。进犯邵伯县，国樑率军渡江。会北军克复府城，移攻仪徵，亦克之。亟引兵救六合，阻於寇，不得骤进。寇穿地道陷城，补用道温绍原赴水死。寇渡江陷溧水，筑垒江蓝埠诸处，为扼要持久计。十月，和春遣总兵张玉良攻复溧水。寇夹攻高古山大营，国樑怒马陷阵，毙寇五六千。合兵追抵江宁镇，毁卡壁数十座。小丹阳以至采石矶老巢悉平。

初，胜保率皖军攻天长，捻首李昭寿以部众二千降，胜保奏请赏给花翎三品衔，赐名世忠，使为内应，遂克县城。大军之入皖也，克复桐城、舒城二县，寇悉遁三河。都兴阿会水师尽扫安庆城外寇垒。续宾追至三河，玉成、秀成、侍贤连江浦、六合、庐江众，又乞援捻匪，招颍、寿、光州群盗，合十馀万，围官军三重，众寡不能敌，续宾死之。溃军至桐城，前留防四城军溃，不旬日，桐、舒、潜、太复陷。

都兴阿收溃卒，由石牌驻军宿松，进剿黄泥营寇众，败之；复督鲍超、多隆阿大战荆桥、陈家大屋，平三十馀垒，军势复振。玉成退还太湖，以为舒、桐已得而宿松不破，则安庆之守不固，与秀成谋再举。秀成知不可敌，不欲从，而玉成屡言有妙策，始与分道来犯，卒受大创而退。玉成留军太湖，而自还安庆。秀成率党还巢县、黄山。

是时江西寇复阑入闽界，蹂将乐县，并陷浦城、永吉、建阳、顺昌、宁化、长汀等城。国籓入闽，军建昌。诸陷城以次复。寇复窜回江西，惟连城尚聚万馀，复陷景德、东流，谋窜湖口、九江等处。国籓檄调道员张运兰倍道驰赴景德镇，屡战皆捷。初，寇踞景德镇，势焰薰炽，江右要冲之区，恣行无阻。国籓添派其弟国荃率湘军五千八百赴镇，助运兰攻剿。寇夜袭艇师刘于淳，燃火弹抛烧簰卡无数。寇弃镇窜浮梁，国荃等水陆进攻，复浮梁。寇走建德北去，江西稍定。

十一月，江南大营援军直隶通永镇总兵戴文英战死宁国湾沚。次日，帮办皖南军务浙江提督邓绍良，大营陷，死之。宁郡设防三百馀里，皆邻寇巢，近则芜湖、青阳、繁昌、铜陵，远则无为、和州、滁州，渡江即至。而禄口、秣陵、溧水败寇，勾合太平金柱关、东西梁山党众，潜山、太湖、舒、桐及枞阳土桥败党，皆以宁国为通薮；防军仅七千有奇，又多调援他处，寇众兵单，故及於败。国籓疏陈目前缓急，宜先攻景德镇，保全湖口，上是其议。胡林翼先以丁母忧回籍，会三河变起，朝旨迫起督师，十二月，渡江驻黄州。时寇之踞南安者有五支：一为伪翼府宰制陈亨容、傅忠信、何名标，一为伪渠帅萧寿璜、蔡次贤，一为伪尚书周竹坡，一为伪军略赖裕发，一为伪承宣刘逸才、张遂谋，众七八万，将由南康犯赣州，筑伪城於新墟，设卡垒，踞村庄，绵亘二十馀里。

九年正月，国籓檄萧启江设伏赤石塘，败寇，克新墟，进破南康池江、小溪、凤凰城、长江墟寇垒，并克崇义、南安，进解信丰之围。二月，江浦薛三元献城降，进克浦口，阵斩伪天福洪方、伪立天豫莫兴。寇觇李世忠击高旺，乘虚再陷浦口。

世忠回军再克之，浦口肃清。李秀成急率悍贼七八万来犯，踞乌衣镇汊河。秀成复要陈玉成自庐州来援。乌衣镇属滁州、江浦交界锁钥，寇意在断绝浦营饷道，为张国樑击败。寇与闽、浙馀寇皆趋郴、桂，所谓石达开三十万众后围宝庆者也。玉成由六合犯庐州，布政使李孟群被执，不屈，死之。三月，纠安庆党围扑定远护城营，筑坚垒数十以困我师。胜保袭破其垒，秀成东走，而党众日增。国樑於定远县西筑十里长墙御之，其北路自九里山至浦口，三四十里，寇垒殆遍。我军日战，副将郑朝栋、张占魁皆殁於阵。时浦口后路滁州、来安皆困於寇。世忠自浦口绕道回援胜保，撤乌衣汊口防军还定远，其地复为寇踞。和春虑江北军单，遣冯子材渡江援应。

玉成度江浦、浦口未可力争，分党援六合；又谋趋天长、扬州，渡江攻南营后路，并袭北营。於是寇众四五万东趋六合，蔓延来安、盱眙诸境。

四月，玉成围扬州。提督德安击寇天长，失利，殁於阵。胜保率军进战石梁，互有死伤，还屯旧铺，扼盱眙前路捍北犯。驻汊涧军为寇困，先后突围出。和春遣张玉良、安勇分六合军赴防扬州，以固清、淮门户。时池州、青阳寇逼石硊，窥湾沚。当涂、芜湖寇分壁青山、亭头逼黄池。我军败盱眙、汊涧及天长寇，天长寇分窜六合，并踞仪徵江干东沟，图扑红山窑。其地距六合二十里，旁通瓜埠，为大营饷道咽喉。五月，鞠殿华督军破平六合东路王子庙、太平集寇垒。初，六合、仪徵连界二十里，寇垒四十馀，阻粮道。至是六合廓清。时六合以北、天长以南，寇麕集数万，饷道危急，由乌家集绕犯各军之背，世忠退保滁、来。寇趋旧铺，直犯盱眙，围胜保於桑树，都兴阿力战解之。寻旧铺寇犯红子桥，胜保及穆腾阿驰援，而寇已分犯盱眙，盱眙故无城，仓猝遂失。

六月，胜保攻克盱眙，追创之磨脐、天台诸山。扬州诸军安勇等闻天长寇回窜六合，赴仪徵截击，大破於沙河、大小铜山。玉成愤甚，图报复，率死党攻来安。

世忠守城，伏壮勇於两门外，自督军冲入寇营。寇乘虚袭城，伏起拦击，世忠返队夹攻，寇大败，夜走滁州。世忠由水口焚烧寇垒，寇大溃，纠合捻匪围定远，再败再进，我军众寡不敌，遂失陷。七月，玉成率死党攻来安，犯滁州，世忠击之，稍却；寻复纠众围来安，并分屯城西北卓家巢等处，寇垒几遍。世忠侦寇志已骄，潜伏兵挑战，伪败，寇笑官军怯；而世忠又环譟之，寇不为意，惟枪声绝续作备而已。

世忠骤起鸣角而前，火其营，破二十八垒。会胜保解其围，世忠还滁州。八月，败寇西窜陷霍山，江长贵等击败太平郭村、宏潭踞寇，寻窜石埭，陷乌石陇，防营游击黄金祥退屯杨谿河。自去岁三河失陷，寇造伪城高二丈馀，砲眼星列，环以深壕，椿签密布，与太湖互相援应，兼通粮道。

石牌镇隶安徽怀宁，当宿、望、潜、太之交，为由皖入楚要冲。官文以伪城不拔，终碍东征，乃令多隆阿统马步军会攻，拔伪城，击斩霍天燕、石廷玉等四十七名，并拒败潜山、安庆援寇。伪顾王吴如孝者，寇之最悍者也，自镇江逸出，至皖北，纠捻沿淮肆扰；寻扑盱眙之清坝，为格兰额等枪毙，断其首。众南溃，九月，扰霍山下符桥。六安防军卢又熊等击败之，破毛坦厂寇垒，而庐州、安庆寇同犯六安，乃引军还盱眙。天长寇犯扬州，参将艾得胜、双喜等败死司徒庙。玉成率大股自甘泉山西窜仪徵陈板桥，进援六合，围李若珠垒。冯子材御之失利，退屯段要口。

寇踞红山窑，断李若珠营后路，饷运不通。

十月，若珠自八埠墙、陈家集溃围出，中数创，退屯扬州，死伤马步军二千八百馀人。石埭夏村寇分股纠青阳寇万馀，窜踞泾县查村，防军副将石玉龙败死南山岭。適周天受至自宁国，督天孚等力击之，寇退还查村。王浚破平陶美镇寇垒，阵斩伪丞相孙瑞亨，镇距秣陵关二十馀里。卢又熊克霍山，寇自太平、芜湖犯宁国，陷黄池，高州镇总兵萧知音败退新丰镇。玉成及秀成自天长、六合纠大股窥伺江浦，分屯南北两岸。张国樑渡江遣水师破寿德州寇垒，水师曹秉忠破六合、红山窑、瓜埠寇七垒，彭常宣败寇於仪徵泗源沟。时寇众悉踞扬州西北，寻陷江浦防军垒，周天培死之，大军退保江浦。寇乘势东伺扬、仪，西逼江浦，南窥溧水，势复炽。

寇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秀全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句结捻匪，扰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曾国籓以为廓清诸路，必先攻破江宁；欲破江宁，必先驻重兵於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道。欲驻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玉成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所必救。诚能攻围两处，略取旁县，备多力分，不特不敢悉力北窜齐、梁，并不敢一意东顾江浦、六合，盖寇未有不悉力以护其根本者也。於是定四路进兵之策：国籓任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窥安庆；多隆阿、鲍超任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胡林翼任第三路，由英山、霍山取舒城；调回李续宜任第四路，由商、固以规庐州。以后平寇之策，皆不出此。

十一月，泾县查村寇犯吴正熙垒，不利，而章家渡亦为我军所挫。扬州寇踞甘泉山，马德昭破其垒。国樑督军攻江浦寇垒不下，寇掘地道攻城，玉良遣将縋城出，焚其垒，填塞地道。寇筑垒磨盘洲，我军四路蹙之，寇众大败狂奔，北门寇营亦同时攻破。其陈家集等处之寇窜回天长，南路之寇潜窥溧水，皆为防军击退。江长贵克太平，郭村、查村败寇窜泾县北路。副将荣升连破石柱坑、盘台寇卡，寇窜踞董家村、白茅塘，犯万级、黄柏两岭。荣升会徽军破之，覆其巢。寇又窜扰河西，为参将硃景山等所败。副将吴再升遂乘胜进剿黄池南岸牛头山寇垒，北岸寇纠众来援，分兵拒之，寇多死伤；北岸寇溃走渡河，我军遂收南岸。池州守城寇韦志俊献城於杨载福，其部下古隆贤等不从，回扑府城，城复陷。桐、潜寇援太湖，将袭天堂后路，余继昌会军团分路败之槎水畈，阵斩伪汉天侯、拱天豫二名，寇奔溃。

十二月，侍贤由芜湖金柱关率大股犯宁国，与黄池北岸寇合势，连日分扰黄冈桥、牛头山等处，再犯西河，萧知音、熊廷芳退走寒亭。寇围游击冉正祥垒，都司李培基驰援始解。玉成以定远、舒城、庐州寇众北犯寿州，翁同书令副将尹善廷率精锐驰援，挫寇於东、南两路。时玉成以楚师甚盛，欲图西窜六合拒楚师，因北犯寿州以牵掣我军。寻自江浦回援安庆、太平，纠合捻首龚得树、张洛行等分道上犯，众号十馀万。多隆阿、鲍超、蒋凝学御之潜山，连破灵港寇垒。芜湖寇进犯宣城、湾沚，周天受御之，不得逞；乃分众四窜，我军亦分拒於海南渡、浮桥口、清水潭、盐官渡。寇退踞许村埠，进犯西河，硃景山等创之，增军守东西岸。寇迭窥湾沚，我军渡河击之，宁国西北寇锋稍敛。先是铜陵、青阳寇常犯南陵、泾县之交，我军扼守云岭、苏岭，而设伏朝山要、三里甸，参将方国淮出奇击之。寇屡犯三里甸，陷国淮垒，复窜越云岭，陷观岭防营。天受调金友堵清弋江，寇北走南陵，陈大富击之，寇复退入泾境。

自玉成回援安庆后，秀成独屯浦口，寇势已孤。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请加封王号寄阃外，秀全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然玉成虽专阃寄，而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李世忠因致书秀成曰：“君智谋勇功，何事不如玉成？今玉成已王，而君尚为将，秀全之愦愦可知矣。吾始反正，清帝优礼有加。以君雄才，胡为郁郁久居人下？盍从我游乎！”时伪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勘军在秀成营，书落其手，阅之大惊，以示秀成。秀成曰：“臣不事二君，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人耶？”仕葵曰：“吾知公久矣。”乃代奏之，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遣其母、妻出居北岸，止其南渡。仕葵曰：“如此，则大事去矣！”乃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伪宫切谏曰：“昭寿为敌行间，王奈何堕其计，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其心。臣等原以百口保之。”秀全悟，召秀成入，慰之曰：“如卿忠义，而误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效力王室！”即进封伪爵为忠王荣千岁。寇自杨、韦构杀，秀全以其兄弟仁发等主持伪政，伪幼西王萧有和，萧朝贵子也，秀全尤倚任之，而以一伪将畜秀成，不与闻大计。至是晋伪爵为王，乃大悦，以为秀全任己渐专，不料其疑己也。

浦口当金陵咽喉要地，迫於大军，而粮援无措；南渡时，见秀全问计，秀全语以“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计虑？”又与仁发等谋留其助守金陵，秀成不可，曰：“官军既以长围困我，当谋救困法，俱死於此无益也。”渡还，以黄子隆、陈赞明屯浦口，亲赴上游纠合皖南芜湖、宁国死党，谋间道犯浙江，分江南大营兵力，还解长围之困，其志固不在浙也。连日援太湖寇、捻攻鲍超潜山小池驿营垒不克，杨辅清、古隆贤用内应陷池州。韦志俊突围屯泥湾，收合散亡，移屯香口；迭败寇於八都坂、栗树街，俘斩伪将军陈松克等三十馀人。

是年，秀全大封诸王。初，秀全定都金陵，一切文武之制，悉由伪东王杨秀清手定。是时为秀全建国极盛时代，其宫室制度：第一，为龙凤殿，即朝堂也，主议政、议战诸大事。每有大事，鸣钟击鼓，会议，秀全即升座，张红幔。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贼将则侍立於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第二，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其有意见者，亦可登座陈说。文左上，武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军政议事局，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当日伪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

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械、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初以伪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画一切，则伪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死，伪翼王领之。石达开去后，李秀成领之。秀成东入苏、杭，则有名无实，虚悬其位矣。其时寇之武备颇详尽。自诸伪王内讧，人心解体，秀全以为非不次拔擢，无以安诸将之心。然自此大封之后，几至无人不王，而丞相、天将之职多摄行。於是各持一军，势不相下，而调遣诸王者，仅陈玉成一人。故八年以前，寇之用兵，攻守并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战局遂至日危，以底於亡。

十年正月，伪匡王、伪奉王、伪襄王纠合伪摄王自南陵犯泾县湾滩，游击王熊飞退走，寇遂蔓延黄村、焦石埠，进攻副将李嘉万，援师为杨名声所败，斩伪冈天燕、赖文禾。寇窜踞黄柏岭，其党寻大至，陷泾县。杨名声等退走旌德，寇踵至，明日亦陷。我军还守宁国。是时秀成自率悍党数千，已由宁国县间道犯广德。张国樑督水陆诸军渡江期大举，克浦口八垒，黄子隆、陈赞明遁；攻九洑洲，克其老巢，焚之。寇自咸丰四年筑垒九洑洲，内蔽江宁，外通大江，踞为南北水陆要区。江宁长围成后，浦口、九洑洲皆克，势大困。

秀成由皖犯浙，分我兵势，而诸将又以寇在陷阱，无能为役，习为骄佚，战志渐消，故有闰三月大营失败之祸。太湖寇、捻分四股来犯我军，知府金国琛会集诸军败之仰天庵、高横岭，生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金国琛等复败寇、捻於潜山广福寨。玉成率龚得树、张洛行来援，乘雾移营於罗山冲、白沙畈，冀与城寇相通，以图牵缀我军。诸军会击，寇大败，擒斩伪庶天侯麦乌宿、伪军师汪遂林等。明日，鲍超等进攻小池驿，当东路；蒋凝学等攻罗山冲，当西路；多隆阿居中路策应。罗山冲寇蜂拥来扑，凝学连破冲口，攻入内山，马队继之，寇大败。

值东南风作，以火焚之，毁垒百有数十。寇夺路狂奔，毙伪丞相叶荣发、伪将军舒春华等。城寇谋宵遁，伏军四起击之。是役也，歼寇二万馀，益惶惧，窜入潜山。

多隆阿督军尾击，克其城。

秀成、侍贤等至广德，诈为清军，陷之，杭、湖、苏、常并震。巡抚罗遵殿调徽、宁防军援剿广德，以保两浙门户。张芾遣周天孚驰防长兴四安镇，镇距广德四十里，当苏、浙之交。和春遣水陆军来会，秀成留陈坤书、陈炳文守广德，自率谭绍光、陈顺德、吴定彩等驰攻四安镇，陷之。和春遣水师会攻江宁上下两关，七里洲寇谢茂廷、寿德州寇秦礼国遣使诣大营乞降。江宁西北各门皆濒大江，洲堵错互，寇踞上、中、下三关，筑垒於寿德、七里各洲，与北岸九洑洲遥相倚藉。九洑洲既克，茂廷、礼国约举火为号，於是上下关同日而克。国樑增八垒於江东门，增四垒於安德门，毛公渡南北岸关隘悉为我夺，寇益大困。

秀全檄诸寇解金陵围。时秀成在皖，与其部下谋曰：“清军精锐悉萃金陵城下，其饷源在苏、杭。今金陵城外长壕已成，清军内围外御。张国樑又嚄唶善战，攻之难得志，不如轻兵从间道急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清军虑我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我瞷大营虚，还军以破围师，则苏、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数千精卒以行，连陷安吉、孝丰、长兴诸县。以其弟侍贤犯湖州，自率悍党陷武康，间道逾岭犯杭州。预结捻首张洛行、龚瞎子等，使内扰清、淮，以分江、皖兵力。

上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而以张玉良总统援浙诸军。玉良分大营兵勇五分之二御之。秀成攻杭州，以地雷崩清波门，陷之，巡抚罗遵殿等均死难。秀成之破杭州也，祗一千二百五十先锋。诸处援兵不知虚实，闻城破，皆溃走。迨张玉良援军至，屯武林门，秀成曰：“中吾计矣！”自以兵少，乃多制旗帜作疑兵，潜退出城，委之而去。玉良与将军瑞昌会击，立复省城。

三月，秀成回窜馀杭，陷临安。旋为李定泰克复。孝丰、武康寇亦退走。时秀成及侍贤回广德，杨辅清亦自池州来会。李定泰等会图广德，寇已分走建平，陷之，连陷东坝、高淳，复诈为官军陷溧阳。自是江南大营后路骤急，苏、常俱大震。和春驰檄张玉良等还救常州，熊天喜等克广德，而杨辅清陷溧水，诈为官军袭金坛，为周天孚等所败，弃垒西窜。句容亦陷，句容当大营后路，饷道所必经，且与丹阳、镇江接壤，为常州门户。和春遣副将梁克勋赴援，不及，续遣副将张威邦由淳化进剿。何桂清遣将分防丹阳、镇江、瓜洲，冀通大营至苏、常水陆道路。马德昭等出屯郡城三十馀里下弋桥，堵溧阳、宜兴各路寇内犯。米兴朝自广德进军克建平。

闰三月，寇自昌化出於潜，分犯分水，陷而旋复，进陷淳安。秀成约会诸酋同议救金陵之策，秀成与侍贤由淳化、辅清由溧水退秣陵关，玉成亦自江浦渡江来会，江宁寇争出筑垒接应。斯时大营四面受敌，而良将劲兵调援浙西者一万三千人，淳坝、宜兴防军又调去一千有奇，大营空虚，粮路又截断，乃改月饷积四十五日始一发。兵勇皆怨，心渐携贰。时群寇麕集，和春急调张玉良回援，何桂清留之不遣。

寇至雄黄镇，我军御之不克。辅清由秣陵关至南门，玉成由江宁镇至头关，板桥、善桥诸寇皆集南岸。秀成由姚巧门进紫荆山尾，陈坤书、刘官芳由高桥门而来，侍贤由北门红山而至，辅清由雨花台，玉成由板桥、善桥，连日攻扑长围。国樑与王浚分督诸将力御，十五日夜，雷雨雹雪，大寒，总兵黄靖、副将马登富、守备吴天爵战死。大营火起，全军溃陷。和春、许乃钊退走镇江，再退丹阳，旋驰书趣国樑亦至，留冯子材守镇江。国樑语和春曰：“六年向帅大营失陷，退扼丹阳。彼时京口未复，今东门之限在於镇江。舍此不守，是导寇而东也。”和春卒不能用，而宜兴同时亦失陷。

寇势大张，而秀全於战士不及奖叙，终日亦不问政事，只教人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仁达、仁发忌秀成功，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率所部限一月取苏、常。

寇掠金坛四乡，大书於壁曰：“攻野不攻城，野荒城自破。”我军屯六门，日与贼战，互有胜负。秀成自句容攻丹阳，国樑开南门酣战，秀成命力士溷入我军溃卒中，猝击国樑，被创大呼，入尹公桥下而死。秀成入丹阳，命收国梁尸，曰：“两国交兵，各忠其事。生虽为敌，死尚可为仇乎？”以礼葬之下宝塔。和春奔常州，寇蹑其后。何桂清闻变跳走。是月，楚军援皖南，会克太平、建德、石埭三县。泾县张芾会同周天受等进毁白华、宴公堂一路寇垒，直抵城下，斩关直入，遂复县城。

四月，天长、六合寇乘金陵大营退守，分三路进犯：一由陈家集图扬城，一由东沟窥瓜洲，一由僧道桥编筏偷渡袭邵伯，皆为我军所截击，不敢逞，乃筑垒僧道桥图久踞。我军分左、右、中三路疾趋会攻，毁二垒，焚木城，积尸枕藉。寇合股退踞陈家集。扬州与镇江相为脣齿，李若珠咨艇师陈泰国等分扼各口。寇大逼常州，张玉良由杭郡率军先至，筑营寨大小四十馀，悉为所破。常州陷，玉良败走无锡。

秀成率所部精卒潜出九龙山，拊高桥之背。玉良军大败，无锡陷，败走苏州。和春创胸，至苏州济墅关而卒。玉良连败之师不能复战，寇薄苏州，玉良退走杭州。长洲、元和两县广勇李文炳、何信义开门迎秀成入踞之。巡无徐有壬等同殉难。

秀成踞苏后，改北街吴氏复园为伪府。秀成踞苏十有一日，出伪示安民。城厢内外凡收尸八万三千馀具，而从者犹盛称秀成爱人不嗜杀也。寇踞苏城，复恣意掳掠，民竞团练为自保计。江、皖援浙诸军以次克复诸城，遂会剿淳安，寇败遁入徽州境。苏寇陷吴江，犯平望，浙江防军溃，江长贵负伤还走仁和塘栖镇，副将张守元亦溃於清杉徬。嘉兴危急，杭省大震。侍贤烧嘉兴南门入踞之。玉良攻嘉兴西、南两门，陈坤书、陈炳文求救於苏。適青浦周文嘉与洋军战，来告急，秀成乃先援青浦，击退洋军，直攻上海，不克，遂应嘉兴之援，由松江、浦邑而回战，取嘉兴、平湖，顺至嘉兴，连战五日，分一股上石门，断玉良来路，兵多降者，玉良回杭州。

五月，贵池、青阳寇犯泾县，总兵李嘉万等败死，杨名声退至太平黄花岭。寇陷广德，米兴朝军溃，奔孝丰，再退歙北篛岭外。初，泾县、广德同时告警，周天受遣援皆不及，而参将丁文尚守泾，又退走，寇遂由三谿窜旌德孙村。广德寇窥伺宁国，天受击却之。寇由宁国县东岸至旌德，与泾县合势，嘉定陷，薛焕寻克之，收太仓。寇攻镇江，陷青浦，陷松江。

寇之守江宁也，以安庆、庐州为犄角，以太平、芜湖为卫护。芜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阳白臼诸湖，上可通宁国之水阳江、清弋江，下则止於东坝。掘东坝而放之，则可经太湖历苏州以达於娄江。芜湖孤悬水中，寇守之则易，官军攻之则难。

是以踞五年血战不退，而黄池、湾沚屡次失利，皆以我无水师，寇坚忍善守。官军围攻屡年，往往因水路无兵，不能断其接济。今苏州既失，面面皆水，寇若阻河为守，陆军几无进攻之路，城外几无立营之所。则欲攻苏州，须立太湖水师，使太湖尽为我有，而后西可通宁国之气，东可拊苏州之背。因建淮阳、宁国、太湖速立水师之策。

寇陷江阴，玉良连以砲艇破嘉兴三塔、普济二寺，平新塍寇垒，移营逼西门、南门，破垒七。平望镇者，浙江之嘉兴、湖州，江苏之吴江总汇处也。寇踞沿河六里桥、梅堰诸处，遍筑坚垒，密钉排椿，扼险以阻江、浙之路。湖州赵景贤毁沿河寇垒，分军进克平望，会军於米市湖，尽毁砲台巢穴，进围嘉兴。寇既陷松江，遣其党窥上海。薛焕乘其不备，直捣南门而入，杀黄衣目十三名，夺船七十馀艘，立复府城。自松江至上海，沿途团练截杀殆尽。

六月，杨辅清纠旌德、太平大股犯宁国。寇自长兴窜陷安吉，王有龄遣彭斯举赴援，遇於孝丰，失利，退走昌化。寇直犯於潜，陷之，杭省大恐。寇复由黄渡再陷嘉定，纠土匪进踞南翔镇，逼上海四十馀里，再陷平望。苏州、嘉兴寇势复合。

於潜寇连陷临安、馀杭，分扰富阳，吴云会洋将华尔攻青浦急，伪宁王周文嘉乞援於苏州，秀成率大股亲援，我军败绩。寇收枪砲乘船再犯松江，陷之。江阴寇分党筑垒申港，掠船谋北渡，李若珠饬艇师破毁之，伪丞相方得胜遁。玉良以地雷崩嘉兴南门城垣，寇严拒不得进。刘季三等连克馀杭、临安。浙西寇回窜孝丰，突犯建德。

七月，秀成毁松江城堞，率伪会王蔡元隆、伪纳王郜永宽北犯上海，号十万，焚掠泗泾，七宝民团御之，多死伤。寇屯徐家汇，薛焕督文武登陴固守。寇诈为官军赚城，城上诇知，创却之。洋轮之泊黄浦江者，升开花砲於桅发之，寇始败退。

孝丰寇陷广德，游击黄占起、江国霖战死。江长贵突围退至安吉，米兴朝奔四安。

未几，赵景贤复广德，寇再陷踞之。寇复陷江阴杨厙汛城，逼常熟二十馀里。黄浦轮船洋兵以开花砲测击上海寇垒，六发，创及秀成。是夜秀成解围还青浦。时善兴寇告急，遂趋浙江。

初，副将陈汝霖率民团救松江，迨上海解围，洋将华尔会守松江，赐号常胜军。

秀成陷嘉善，陷平湖，锡龄阿兵勇皆溃，寇旋去，收之。寇陷金坛，知县李淮守百四十馀日，粮尽援绝，川兵通寇，杀参将周天孚，陷之，李淮等皆战死。丹阳寇纠党六七千由新丰等处分道扑水师，谋掠舟北渡，并沿河筑垒，架砲轰射，周希濂督艇师乘烟雾对击，寇不支，遁回丹阳。玉良攻嘉兴两月不下，先后集兵三万有奇，而苏、常以北无牵掣之师，松江、青浦之寇可直入嘉兴，常州、宜兴之寇可直入长兴，建平、广德之寇可直入安吉，宁国、泾县之寇可直入於潜。

寇前自长兴迳逼省垣，虽经击退，并立复数城，而广德遂至不守。迨收复广德，而嘉善、平湖又复失陷。寇处处牵掣我军，近复添筑营垒砲台，又偷劫五龙桥头卡，多方误我军，实有罢乏不堪之势。秀成以嘉兴围急，率大股来援。玉良督战五日，胜负未决。秀成分股上趋石门，谋断大营后路。地形多支河，塘路绝，无可归。我军惧奔，玉良负创，疾驰还杭省。贼既解嘉兴之困，复陷石门，分两路直逼杭省：一趋塘栖，民团御之，退掠新市；一趋临平，吴再升败之，转走海宁。彭斯举等击斩颇众，寇悉退还石门。未几，石门寇亦退，再升进驻石门。马德昭由临平、长安相继前进。

八月，寇陷昭、常，再攻平湖、嘉善，陷之。是时秀成自嘉兴还苏州，奉秀全伪诏，趋还江宁，令经营北路。初，咸丰三年，林凤祥、李开芳北犯不返，秀成未敢轻举。適江西、湖北匪目四十馀人具降书投秀成，邀其上窜，自称有众数十万备调遣。秀成覆书允之，留陈坤书驻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大怒，责其违令。秀成反复争辩，坚执不从，秀全卒不能强。於是取道皖南，上窜江、鄂。

秀成之在伪京与诸党会议也，曰：“曾国籓善用兵，将士听命，非向、张可比。

将来七困天京，必属此人。若皖省无他故，尚不足虑。一旦有失，则保固京城，必须多购粮食，为持久之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也？”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璋等再三计议，佥以秀成之策为然。因议定自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财，广购米穀储公仓，设官督理之。俟缺乏时，平价出粜，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因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帖取米若干石，中、下以次递减。此帖即充伪枢府诸伪王禄秩。收入后无须拨解，而稍提其税入公，大半皆入私橐。商贩非执有帖者，粒米不得入城，犯者以私贩论罪。如是，则法可行而利可获矣。洪氏诸伪王乃分售帖利，上帖售价有贵至数千金者。及商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贩呼籥无门，渐皆裹足；而诸伪王侯又因成本加重，售价过昂，不原多出赀金，米粮反绝。秀成言之秀全，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诘仁发，仁发以：“奸商每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此实我兄弟辈之苦心，所以防奸，非以罔利也。”秀全信其言，置之不问，秀成愤然而去。

寇陷宁国，提督周天受等死之。宁国之陷也，玉成与赖裕新、古隆贤、杨辅清四面围击。周天受战守七十馀日，军中食乏，饷阻不能达，寇破竹塘、庙埠诸垒，副将硃景山等皆战死。旌德、太平两军力单不能救，寇乘势尽扫城外诸垒，城陷，天受遂遇害。宁国既失，南陵孤悬。总兵陈大富苦守阅半载，国籓檄令自拔出城，遣水师迎之，难民从者十馀万。寇再陷太仓。玉成纠合江宁、丹阳、句容寇十馀万，自九洑洲、新江头掠船二百馀，日夜更番，意图乘虚下窜，为军团所败，窜六合。

镇江寇船驶入丹徒、谏壁两镇港口，为水师李新明击退。冯子材寻进解镇江城围。

侍贤率寇四万出广德攻陷徽州，署皖南道李元度溃走开化。寇趋祁门甚急，国籓檄邀运兰屯霍县，趣鲍超自太平还屯渔亭，以捍大营。徽州既失，杭、严两府防务益急。

寇之踞苏城也，同时城邑陷者数十。江阴居大江尾闾狼山对岸再陷於寇，寇踞之以窥江北，人心惶然。九月，通州知州张富年等会水师攻复其城。上月玉成率悍寇二十馀万进陷白炉桥尹善廷垒，旋至马厂集，犯东津渡，黄鸣铎击却之。至是图取寿州内东肥河，跨山越谷，盘行抵淮河岸，联营栉比。馀党窜入姚家湾，掳船，欲水陆会攻。巡抚翁同书派砲艇沿河截击，寇乘雾凫水入小港，为黄庆仁围杀；复以步骑扑北关，城上弹丸雨下，夜纵火焚寇垒皆烬，城围立解。寇窜南路：一还定远山，一走庐江，一赴六安。徽州寇自淳安窜陷严州，进踞乌龙岭。江宁寇纠九洑洲寇船二百馀艘下窜仪徵，我军大败之东沟。副将格洪额会破盱眙竹镇集寇屯，擒斩伪检点汪王发等，曾秉忠破青浦寇於米家角，攻城三日不下，秉忠中创。参将李廷举攻宝山罗店，寇败并嘉定，旋再窜罗店踞之。寇拦入寿昌、金华，兵团复之。

旋再陷再复。

十月，寇自淳安扰及威坪，兵团御之，回窜蜀口。徽州北路寇窜至杞樟里，逼昌化昱岭二十里。先是江西瑞金、广昌、新城、泸溪大股寇窥伺福建，汀州、邵武防军力御之，遂折窜建昌，而瑞金一股窜踞福建之武平，寻陷汀州，凶焰甚张。句容寇至镇江汤冈筑垒，冯子材击之不下。宁国寇直趋四安，破长兴长桥卡防，分窜广坤、梅谿。严州寇连陷桐庐、新城。苏州寇分股扑金山，我军击败之，遂克枫泾镇。寇复纠苏、常大股袭广富林，图犯松江。守将向奎军单，败退。曾秉忠回援，寇窜宝山罗店，都司姜德设伏败之，还青浦。玉良克严州。

新城寇窜陷临安。初，寿昌被陷，金华知府程兆纶督民团复之，桐庐亦同时收复。於是寇众悉趋富阳，副将刘贵芳、总兵刘季三败死，城遂陷。旋收复，毁江口浮桥。侍贤复纠集临安寇陷馀杭，逼杭州省城。侍贤由严州还顾徽州，瑞昌等败寇秦山亭、古荡、观音桥，追至留下，寇弃垒走。省城解围，遂复馀杭。侍贤不得志於杭州，自馀杭直犯湖州。建昌寇间道犯铅山河口镇踞之。福建浦城、崇安，浙江衢州、常山、开化边防皆急。时徽州寇自深渡街口下窜天长，防军会水师大破於三河、衡阳等处。是股为天长葵天玉、陈天福会合秀成党三万馀众，将谋渡河分扰淮阳。秀成窜皖南，逾羊栈岭，陷黟县，鲍超大创之，城立复，再破之卢村，阵斩伪丞相吴桂先，秀成受伤遁徽州。国籓饬将屯守卢村，村距黟县二十五里。是时侍贤自严还徽，辅清盘踞旌德，环二百里皆寇。秀成复由江苏上犯，越岭肆扰。我军疾驰百馀里，力战两日，驱出岭，祁门大营始安。

赵景贤大破贼，解湖州城围。湖州自三月以来，迭被贼困，此赵景贤第三次解围也。先是寇踞杨家庄为老巢，以砺山、仁黄山为犄角，焚掠双林诸村镇，蔓延长兴、四安、太湖。景贤会军先攻砺山、仁黄，以孤老巢之势。我军踞仁黄，毁杨家庄，败寇西窜。天长寇掠下五庄舟船数百艘，欲犯湖路；我军克河口镇，复创之石谿；窜广丰，道员段起御之，寇间道走玉山。多隆阿、李续宜会军大破桐城寇陈玉成、龚得树於挂车河、鹤墩、香铺街等处，平寇垒四十馀，寇退奔舒城。

安庆者，江表之咽喉，实平吴之根本也。寇援安庆，水陆阻梗，不能直抵江宁。

玉成眷属悉在安庆城中，邀合发、捻十馀万人，图解城围。多隆阿、李续宜虽力挫之，仍分屯庐江、桐城，复纠集下游江宁、苏、常援寇并力上犯，逼近枞阳、桐城乡村，眈眈以伺我军之隙，将挟江南寇势全力谋楚军。时届冬令，安徽城河水涸，道路纷歧。我军四路告急之书应接不暇，皖南、浙江之寇分三大枝窜入江西，祁门各营围裹於中，势颇危急。湖南道州寇亦窜江西。寇既陷吴，势必全力犯楚，此其深谋诡计。故安庆一城，寇以死力争之。

左宗棠之入景德也，闻南赣寇分党由贵溪过安仁，直扑饶、景，遣军迎败之周坊，寇窜陷德兴踞之。十一月，宗棠进克德兴，寇奔婺源，又克之。十日内转战三百馀里，寇惊为神速。彭斯举解玉山城围，寇窜衢境，犯常山，与兵团战，败走开化埠。杨辅清自池州率党窜陷东流，进陷建德。水师收东流，而建德防军溃退。国籓遣唐义训驰击，至利涉口，寇筑垒河洲，列队以待，并以马队扼拒各卡。我军分东西两路缘山上，立破其卡；前军夹击河洲寇，后军抄其背，寇败走。我军复分为三进攻，寇出东门逸，遂复其城。寇复陷彭泽，阑入浮梁，越一日复之。寇趋马影桥，逼湖口。玉麟督水陆军力击之，遂收彭泽。寇宵遁，陷都昌、鄱阳。我师驰至都昌，击退踞寇，复之。

休宁寇犯上谿口，陷副将王梦麟垒。屯谿寇犯江湾，陷副将杨名声垒。古隆贤、赖裕新纠大股犯羊栈、桐林二岭，张运兰会军击之，寇由新岭退去，犯婺源。国籓督饬鲍超大破於黟县卢村，别军绕出羊栈，断寇归路。寇沿崖逃走，追军反出其前，迫之，坠崖死无算。而休宁城寇以鲍超回剿景德，由蓝田扰及小溪一带，张运兰击败之，别股屯郑家桥者进逼渔亭。我军两路抄击，寇狂奔，毙黄世瑚等；复败上溪口寇，追至马全街而还。自是岭外寇不敢轻入。玉成率众万馀犯桐城、枞阳，我军镇静固守。寇踞七里亭，韦志俊扼枞阳街口。李成谋舁三版入莲花池护卫营卡，寇不得逞。

寇再犯景德镇，宗棠败之。鲍超进扼洋塘，宗棠进扼梅源桥。寇自下游纠大股屯洋塘对岸，我军大破之，伪定南主将黄文金负创西奔。时祁门三面皆寇，仅留景德镇一路以通接济，寇尽锐攻扑，欲得甘心焉。时国荃围安庆，寇势渐穷。十二月，玉成纠约秀成、辅清及捻匪并力西犯，其大股寇、捻俱从南岸渡江而北，会於无为、庐江，以图急援怀宁、桐城，势甚猖迍。多隆阿等会於枞阳一带，布署战守。皖南寇大股窜孝丰，又别股由昌化窜分水。嘉兴踞寇备具砲船，意图南下，寇势蔓延，浙东西同时告警。

十一年正月，傅忠信、谭体元、汪海洋、洪容海各挟众数万，弃石达开归秀成。

秀成骤增众二十万，势大炽，由石埭分两路趋祁门，防军皆败。江长贵援大洪，唐义训迎战历口，斩伪麟天豫古得金，寇溃走常山。富阳、新城、临安皆为我军所克，解广信之围。寇窜铅山、弋阳、贵溪、金谿，渐逼建昌。秀成自去冬犯皖南黟县羊栈岭不得志，窜浙江常山、江山等处；今春以全力攻玉山，转围广丰，犯广信，志在踞守要地，以通徽、浙之路。犯建昌，作浮桥渡河，以大股屯水东，环城筑二十馀垒，以浮桥通往来。江西寇黄文金犯景德镇，左宗棠、鲍超败之石门、洋塘，毙许茂材、林世发。文金踉跄宵遁，铜陵援寇与败匪合，复入建德，分踞黄麦铺诸处。

鲍超督诸军乘胜压之，毙寇万计，追至建德，会水师收复县城，诛林天福。秀成梯攻建昌，参将富安等纵火具创退之，复潜为地道修子城备之。寇船犯太湖，陷东西山。全湖失陷，湖州北路七十二漊港横被窜扰。太湖，巨浸也，襟带苏、常、湖三郡，港口纷歧，多至百馀。自苏、常陷后，沿湖要隘多为寇有。去冬间寇船自湖州出湖，迭犯西山、角头等处，为副将王之敬砲船所败。然所部不满十艘，募民船佐之，卒以众寡不敌败死。

二月，玉成图援安庆，纠合捻首龚瞎子，率五万人攻松子关。成大吉兵仅二千五百，寇多二十倍，分两路抄官军后。大吉令参将王名滔从左侧山横截而出，阵斩龚瞎子，寇惊溃，复选悍党分五路进，再战再败，捻散亡三万人。初，玉成嗾龚瞎子犯松子关，而自率悍党十馀万，从霍山之黑石渡，袭余际昌营於乐兒岭，相持四昼夜，力竭而溃，遂抵英山，入蕲水，袭陷黄州。分党取蕲州，扰麻城，阑入黄安、黄坡、孝感、云梦诸县，并陷德安府、随州，势益猖獗，武昌戒严。

秀成闻玉成攻国荃久不下，分攻蕲、黄、广济，欲国籓赴援以分兵力。秀成叹曰：“英王误矣！正使国籓得全力以攻皖，彼岂暇救此閒城哉？彼有长江之利，而我无战舰，安能绝其粮道？不能以我攻浙救京师为例也。”玉成屯孝感，而以德安、云梦、随州三处为长蛇阵，窥伺荆、襄。官文飞调李续宜、舒保、彭玉麟率水陆诸军回救。

侍贤窜踞休宁城，筑垒上溪口、河村、石田、小当等处，与休宁屯溪之寇互为犄角。国籓以休城不克，徽郡难图，祁门终属危地，檄硃品隆等进攻，焚诸垒，寇夜遁，收复县城。左宗棠进剿婺源寇，破侍贤於清华街，而城寇忽分党由中云窜入乐平界。宗棠亲率数营屯柳家湾，扼其冲，寇败退；而援寇漫野至，返旆截杀，复大溃而去。侍贤纠徽州悍党围王开林於婺源甲路，越三日，溃围出，还景德。

秀成率党窜抚州，为知府锺峻等击败，窜宜黄，复纠土匪陷遂安。国籓遣大富防景德。宗棠进军鄱阳，次鲇鱼山，闻寇偷渡昌江，图合围景德，旋移驻金桥。寇窜平湖，分由西路櫸根岭、北路禾黍岭进犯。副将沈宝成当西面，江长贵出北路拒之。国籓复檄硃品隆由祁门驰援，歼，寇越岭而逃；宗棠击破於乐平范家村，阵斩伪谢天义黄胜才、伪嬈天福李佳普等。

侍贤率数万众潜匿於牛岭、柳家湾、回龙岭，翌日，齐进景德镇，陈大富战死，陷之。金鱼桥坐营后路已绝，遂移屯乐平。初，国籓至皖南，设粮台於江西，以景德镇为转运。寇之窥祁门者，屡遭挫败，遂悉锐再犯景德，冀绝大军饷道，至是陷之。国籓度粮路已断，惟急复徽州，可通浙米，亲至休宁攻徽寇不克，仍屯祁门；而寇环攻不已，誓以身殉。宗棠大破寇於乐平，斩馘数万。侍贤遁，围建昌、抚州，攻之不下，遂陷吉安，大军旋复之，乃进陷瑞州。於是祁门之路始通。

三月，我军克新淦，解麻城围。繁昌荻港、芜湖鲁港寇皆败走。民团克云梦，收应城、黄安、黄坡。金国琛会水师克孝感、进攻德安，逼城为垒。嘉兴寇窜陷海盐、平湖，宗棠败寇於龙珠、桃岭。寇渡吉水海滩，陷吉安，复为知府曾咏等攻复。

寇由吉安东犯，分股窜峡江，与新喻贼合并，屯阴冈岭，临江告警。玉成分股守德安、随州，牵缀我军，率悍党由蕲州、黄、广回宿松，进太湖大营后路，绕趋宿松桃花铺，迳窜石牌，逼安庆集贤关筑垒。未几，桐城、庐江伪章王林绍璋、伪干王洪仁玕等率二万自新安渡至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馀里。至马踏石，窜安庆，与玉成会解城围，多隆阿分击败之。玉成阑入集贤关，攻围师各垒；复於菱湖两岸筑垒，阻水师进攻。杨载福遣军舁砲船入湖，毁寇船筏，复立垒湖嘴，使寇不敢逼水陆大营。多隆阿自桐城挂车河进攻安庆援寇林绍璋等於练潭、横山，逼溺菜子湖无数。黄文金纠芜湖寇及捻二万，筑垒天林庄二十馀座，谋入安庆城，多隆阿诱毙二千，国荃围师不少动。水师焚夺寇船，断其接济，以困城寇。

侍贤自广信窜常山，陷之，入踞江山，旋由常山分股犯衢州。先是福建援师自衢防回援汀州，军势骤孤，故寇乘虚回窜。又别股由开化白沙关窜玉山童家坊，伪为难民呼城，砲创之；常山寇复至，会攻城，诈为援兵，奋力击之，退屯三里街、七里街，潜掘地道，道员王德榜縋城出，大破之，寇还常山。遂安寇直抵淳安港口，副将余永春中创败退；茶园寇踵至，再退桐关。严州大震。

四月，国籓自祁门移驻东流，多隆阿击败玉成，弃垒遁，屯集贤关。国籓复拨鲍超一军，胡林翼拨成大吉一军，同赴安庆。初，玉成即菱湖北岸筑垒十三，城寇叶芸来出城接应，亦筑五垒於南岸，以隔国荃与其弟贞幹之师。国荃掘长壕，包寇垒於长壕之内。玉成前阻围师，后受鲍、成两军夹攻，计穷遁去，犹死守关内外寇垒，又於随州、德安各留悍寇牵掣我兵。官文派军攻德安，筑长围困之。

秀成踞义宁州武宁县，逼近湖南北边境。官文派军分守兴国及崇、通、山、冶四县。寇裹胁七八万人，一由苦竹、南楼二岭犯通城，一由蛇箭岭犯通山。我军众寡不敌，均被阑入，直抵崇阳之白霓桥。其窥伺兴国之寇，扑余际昌营，官军战失利，退大冶。寇随至大冶，并扰武昌。官文咨调李续宜等屯东湖、跕纸坊一带，相机进剿。秀成自孝丰窜四路，陷长兴、寿昌，分犯三里亭、千家村；复自瑞州分窜西路，连陷上高、新昌，北路陷奉新扰义安，以阻援师。连日曾秉忠等水陆诸军破走乍浦、平湖寇於金山各隘。金山与浙之平湖水陆交错，薛焕与秉忠商筹，平湖一日不复，松江属一日不安；谋越越境会攻平湖，再图乍浦。

当陈玉成之退走也，多隆阿已进军磨盘山，遣温德勒克西、曹克忠、金顺等分途尾追。玉成复纠合林绍璋、洪仁玕、黄文金及格天义陈时永、捻首孙葵心共三万馀，并力上犯，筑八垒於挂车河、夬峔尖迤西釭盘岭；率党破山内黄山铺团卡，仍出山外调黄文金四千馀人伏山内，自率悍党分道进犯我垒。多隆阿分军设伏於釭盘岭、老梅树街，而自率马步各军分道拒战，寇后队忽自乱，老梅树街伏骑乘之，势不支。玉成督败党抵敌，而项家河寇垒为舒亮伏兵袭焚，烟焰突起，寇大惊，败奔桐城。八垒悉平，烧山内寇馆数十处，毙八千馀。上命左宗棠帮办军务。

寇越衢州陷龙游，连陷汤谿、金华，绍兴、宁波皆大震。宁、绍为浙东完善之区，寇垂涎已久。金华既陷，势将内犯。寇犯丹徒，水军败之，毁寇浮桥。曾秉忠自金山攻青浦，寇坚壁不出，败嘉善援寇於章练塘。宝山防军姜德攻嘉定以分寇势。

都兴阿败天长、六合窜寇於扬州西北乡，尽毁甘泉山寇垒。秉忠自金山洙泾率砲船进破白虎头、金泽镇寇巢，直抵浙境，败西塘援寇，进毁俞汇卡，寇退入嘉善。金华寇分股陷兰谿、武义。

五月，鲍超、成大吉破集贤关外赤冈岭寇垒三，歼寇三千馀。伪屈天豫贾仁富、伪傅天安李仕福、伪垂天义硃孔棠等皆伏诛。大吉回援武昌，馀一垒超独破之，擒斩刘瑲林。瑲林陷苏、常为前锋，自恃其勇，欲以孤垒遏官军，既伏诛，国荃军势自倍。国籓之移东流也，皖南寇度岭内空虚，纠众由方干岭樟树卫防军而入，潜陷黟县，筑垒西武岭等处，窥伺祁门。张运兰等克黟县，寇并入卢村十都，增垒抗拒。

我军克其七垒，寇悉骈诛。徽州寇闻之窜走。

宗棠追剿侍贤至广信，以建德再陷，窜入鄱阳视田街，急回景德。寇宵遁，宗棠截之，大战树岭，寇走建德后河，遂复县城。运兰进攻徽州，复之。汀州寇由江西瑞金回窜。时江西寇窜江山，进陷遂昌。秀成以一股踞瑞州、义宁、武宁，分三路犯湖北，连陷南岸兴国、崇阳、通城、大冶、通山、武昌、咸宁、蒲圻，寇锋逼武昌省城。官文、李续宜会遣水陆军分道进剿，胡林翼亦自太湖移军还省，先援南岸，再图黄、蕲。

寇之窜扰江西者，自去冬以来，前后凡五大股，其由皖境窜入，自北而南者三股：一曰黄文金，连陷建德、鄱阳六县；一曰李侍贤，连陷浮梁、景德等处。此二股均经左宗棠击退，未能深入江西腹地。一曰李秀成，连围玉山、广信、广丰三城，又深入内地，围建昌，扑抚州，均未破，窜入崇仁樟树镇、吉安峡江，并踞瑞州府城，分窜奉新、靖安、武宁、义宁各州县，又窜入湖北之兴国、大冶、蒲圻、崇、通等处。此北三股也。其由两广窜入，自南而北者二股：一曰广东股，其渠有周姓、许姓，上年由仁化、乐昌阑入江西，与李秀成联合，围攻广信、南丰、建昌各城，连陷湖口、兴安、婺源，经左宗棠攻克德、婺两城，遂归并徽州。一曰广西股，其渠为硃衣点、彭大瞬，本石达开之馀党也。由江西窜出湖南，经过南赣，陷福建之汀州，回窜江西，蹂躏宁都、建昌、河口等处。其前队已由婺源窜浙，后队尚留抚州。此南二股也。五大股中，又分为三支、四支，忽分忽合，时南时北。

国籓令鲍超回援江西，由九江直捣建昌，先保江西省城。瑞州及各县踞寇逼近南昌，毓科留张运桂等扼屯城外，刘于浔屯安义堡，后营屯生米，丁峻屯临江，皆为省垣西路屏蔽。李续宜克武昌，寇陷松阳、处州、永康、缙云。缙云既复，寇窜永康。宗棠遣军克建德，国籓移屯婺源，婺源者，界江、皖、浙三省之冲也。赖裕新合汀州寇犯德兴，分党踞九都之新建，遣军败之。寇渡江窜浙江开化华埠，德兴、婺源肃清。游击黄载清克遂昌，松阳踞寇亦闻风遁，载清进攻宣平克之，寇窜武义，处属肃清。金华知府王桐等克永康，寇并趋金华。江阴、常熟寇由海坝窜寿星沙，大肆焚掠。

六月，曾国荃会水师破菱湖北岸十三垒、南岸五垒，斩馘九千馀。寇之踞湖北咸宁、蒲圻、通城者，我军均克复。寇由武宁犯建昌。金华寇出扰曹宅等处，李元度克义宁。张玉良等率水陆军围攻兰谿不下。寇侦严州军单，筑垒女埠，下窜严州，陷之，寻为张玉良所复。寇陷上高，扰万载。知县翁延绪等克复武宁。水师李德麟等击毁黄山、黄田、石牌三港寇船，寿星沙寇退回江阴。苏州寇扰青浦，李恆嵩自北簳山移屯塘桥，以固松江门户。嘉定寇纠苏州寇犯上海，我军御於真如。寇渡河窜华漕，夺踞参将王占魁垒，薛焕遣军夺还。寇走南翔，再败退嘉定。时江水盛涨，国籓檄杨载福图池州，牵掣南岸。载福攻十日不能下，乃率李成谋三营至旧县，侦北岸无为濒江垒寇避水移神塘里河，驶击破之，进攻州城。陈玉成、杨辅清死力抗拒。还军次大通，败青阳寇，还屯黄石矶。

七月，玉成纠辅清众十馀万自无为州犯英山，绕宿松，径攻太湖，为救援安庆计。寇排队山冈作长蛇势。复有寇数万自龙山宫对岸至塔下，袤延二十馀里，分路诱我军，我军坚守不动。夜大雨，贼汹涌潮进，城中飞丸随雨落，至晨围始解。玉成乃自小池驿进至清河高楼岭，欲结桐城寇包裹我军，以解安庆之围。攻扑六昼夜，玉成、辅清援桴鼓督军，挥刀砍不前者。我军奋击，大挫其锋。玉成、辅清率大队窜至高河铺、马鞍山，桐城围复合。安庆围师悉平城外诸垒。秀成自窜踞瑞州，分陷上高、新昌、奉新等县，以瑞州为老巢。官文檄元度会军攻克新昌、奉新、上高，败寇均趋瑞州。乃遣游击贺接华等会军直捣郡城，攻复之。官文以德安寇谋窥荆襄，派水陆诸军节次严剿，寇坚守，有冒死突出者，诸军击溃，寇不得入城。寇复出抄我军后以援前寇，乃断其归路，寇奔河西，伏兵四合，架梯入，立复府城。

程学启克安庆北门外三石垒，北门寇路已绝。德安寇窜河南信阳，转犯罗山、光山、商城，兵团截击，退奔皖境。鲍超督诸军大破丰城西北岸寇垒，东岸屯寇惊溃，刘于浔乘之，收樟树镇。初，超自九江进军，秀成闻风远遁，率瑞州、奉新、清安、安义之寇，先分万人扰抚州；令玉成率悍党二万攻丰城，而自领大队由临江踞樟树、沙湖、丰城一带，绵亘百馀里。先一日，超至丰城对河，值寇在樟树为浮桥，阵山冈，超分中、后、左、右四队齐进，寇摇旗迎拒，战一时许，大败，馘八千馀人。

八月，克安庆城，城外四伪王窜集贤关。安庆既复，东南之势益促。水军进克池州，乘胜下剿，复铜陵县。时伪右军刘官才方盘踞池州，与安庆相犄角。内则坚守石埭、太平，阻徽师进兵之路；外则上犯德、建、鄱阳，为江省北边之患。今与安庆相继而下，皖南军势益张。国荃与多隆阿会议，以桐城为七省要道、安庆咽喉，寇死守待援；玉成尚拥众数万，徘徊於集贤关内外，谋与桐城合并。乃会军进击，玉成、辅清皆大败，越山而逸，遂复其城。宿松、黄梅、蕲州、广济相继下。多隆阿进屯蕲州曹家渡，扼下游败寇，以绝黄州寇援。李续焘等会同水师进攻黄州，寇筑垒浚壕以抗我军。蒋凝学令投诚刘维桢服寇衣，伪为援众；复造玉成伪文，诱寇出，而设伏以待，寇果出，为我军所歼，立复黄州。

时秀成窜出丰城，踞白马寨，遣党攻抚州。鲍超驰至，抚围立解。寇走贵谿，得广东新寇，合大众据湖防河口，势甚汹涌。超分五路应之，蹋毁七十馀垒，进复铅山。国籓移驻安庆省城。初，侍贤攻严州，两月不能下，乃於乌石、方门二滩连环筑垒，逼近外壕。城内粮尽援绝，副将罗大春受重伤，率将士突北门出，城遂陷。

秀成自桐庐、新城进陷馀杭。寇之窜贵谿者，闻鲍超自抚州至，豫遁走。初，闽寇三起，与花旗广匪先后由建昌窜至广信，与秀成并为一路。鲍超会屈蟠大破广信寇垒，立解城围。秀成败走铅山，筑七垒，与城寇相守御。超踵至，悉覆其垒，渡河攻城，克之。秀成窜围广丰，不克，分窜玉山，筑垒十馀，复为道员王德榜所破。

秀成全股悉自江西窜犯浙境，一由玉山陷常山，一由广丰犯江山，龙游踞寇同时出扰，衢州危迫。是月知府张诗华克复泸谿、兴安各城。福建援军张启煊击寇浦江，失利，陷之。寇直犯五指山，金华大股踵至，米兴朝等迎击失利。义乌、东阳相继不守。启煊退守诸暨辟水岭，寇至再溃。九月，寇陷处州。

大军之破安庆也，无为州寇马玉棠妻子居安庆，曾国荃生致之，密谕玉棠献无为城。无为居皖北形势，控金陵，引芜湖，为寇必争之路。附近泥汊口、神塘河诸处，石垒星列，以阻我军。曾国荃会同水师抵泥汊口，垒高难仰攻，乃令筑寨安营，而自率劲旅迅赴杨家桥、凤凰颈，决堤断寇归路。寇大恐，遁入城。越日，攻神塘河，寇亦遁归，乘胜直抵城下。至是玉棠事泄，伪顶王硃王阴幽之。玉棠党举兵攻王阴，我军乘之，寇大溃。毙伪豫侯、丞相等，城立复。

秀成由临浦陷萧山，再由萧山塘路窜杭州，陷诸暨、绍兴府城，分窜新昌、嵊县。上虞、馀姚均先后失守。国荃连破运漕镇及东关镇，镇在无为、含山之界，外濒大江，内连巢湖，寇粮皆屯於此，上济安庆、庐州，下输金陵，为南北锁钥。伪巨王洪某率众五六千，并砲船数十，守之。寇失此益胆落。

十月，楚军克复随州。湖北自黄州、德安复后，惟随州以孙捻援应，扰及襄阳，凭坚死抗。官文击退豫捻，复用降将刘维桢取黄州计，诱寇出城败之，克复州城。

多隆阿收舒城、庐江，李续宜部将蒋凝学屯六安、霍山，宗棠屯婺源，张运兰等屯徽州，李元度新军出广信，寇悉赴浙江，而皖南寇聚保庐州。宗棠议大举援浙，浙寇猖獗，全省糜烂，逼近省垣。

上命曾国籓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军务。秀全见各省攻讨严剧，迭克名城，金陵唾手可下，乃大惧，令秀成、侍贤分途窜扰，分我兵力。秀成窜浙江，叠陷各郡邑，直至馀杭，浙省戒严。寇从塘路抵杭州，扑武林门外卖鱼桥，踞我营卡。

寇队寻大至，运粮道阻。提督张玉良来援，与城军夹守。寇乃自海潮寺至凤凰山，环木栅实土其中为坚壁，使城外隔绝，日以枪砲轰城。玉良攻木栅，中砲死。内外兵益惧，而城中久乏粮，人多饿死。自萧山、诸暨等城陷后，援兵路绝。寇寻陷奉化、台州，十一月，由慈谿犯陷镇海。台州寇分股陷黄岩、宁波，会同辅清由浙江严州遂安逾岭回窜徽州，复蔓延衢属开化，其谋在深入江、皖腹地，阻我援浙之师。

宗棠於广德奉督办浙江军务之命，以寇围徽郡，当入浙后路，遣军至婺源，会防军援剿。辅清大举分犯徽州、休宁，两败於屯谿、篁墩，遂趋南路，迳逼严郡；而秀成已陷杭州，满城亦相继失守。辅清率宁国寇围攻徽州、休宁两城，伪成天安窜休宁之屯谿，寻又窜篁墩。十二月，总兵张运桂坚守徽城待援，乘间出击破寇垒。

寇复踞屯谿、市街、潜口一带，以绝徽军粮道。国籓调总兵硃品隆驰赴休宁，与唐义训先破屯谿街口寇卡，毁河边四垒，进平石桥、潜口寇巢，寻派军护粮赴徽。寇由万安街分股包抄，我军奋击之，寇不敢遏。张运桂以严市街为寇踞，粮道梗阻，与休宁军会商兜剿，毁寇十馀垒，辅清受伤。值除夕大雪，寇掠无所得，悉遁去，围立解。

是月提督李世忠克复天长、六合。寇自八年踞六合，屡攻不下。黄雅冬思反正，潜约世忠先削其外垒，而己为内应。世忠自滁州至六合，遂大破寇垒，斩冯匊林，直造城下。黄雅冬倒戈，纵火拔关，我军拥入城，擒斩冲天福林国安、顶天燕江玉城、攀天福魏正福五十馀人，皆悍党也。诏黄雅冬更名朝栋。世忠以黄朝栋密约天长寇陈世明为内应，朝栋所部未尽薙发，诈为援寇进城下，世明拔关纳军，遂克之。

是岁汀州寇窜陷连城，分窜上杭。江西寇复阑入武平境，时寇谋分股：一图窥龙、岩，一由清流、宁化扰延平、邵武。总督庆端以延平为全省关键，驰往驻{札糸}；克连城，进攻汀州，创洪容海，克之。而江西续窜武平之寇，亦为副将林文察等击败。国籓疏请饬庆端严守浦城，俾寇不得由闽境窜江西。

同治元年正月，是时浙、苏两省膏腴尽为寇有，全浙所存，尚有湖州、海宁两城，又孤悬贼中，独衢州一府尚可图存。国籓疏荐福建延邵建宁道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别立一军，由沪图苏；以围攻金陵属曾国荃，以浙事属左宗棠。於是东南寇势日就衰熄。世忠攻江浦，约刘元成、单玉功为内应，杀伪报王、伪宗王、操天福等七十馀名，立复江浦；至浦口，复克其城。自江、浙两省寇纠众数十万，并力东犯，连陷奉贤、南汇、川沙等县，烽火遍浦东，逼上海。各隘防军遇寇辄溃走。

寇既为法船所击退，踞天马山陈防桥，复为李恆嵩所破，败入青浦城中。其浦东大股踞高桥，欲断我要隘。美人华尔、白齐文扑寇巢，毁其壁，进攻浦东、浦南，大破之。寻嘉定、青浦寇进逼七宝，以窥上海围防军郭太平营。薛焕督军解其围，甫还军，寇复大至。

李鸿章率湘淮军援江苏，营上海城南。黄翼升统水师相继至。宗棠出岭攻开化，杨辅清纠众踞张村、银坑、石佛岭，窥伺衢州，连战走之，阵斩蓝以道，开化肃清。

九洑洲寇窜江浦、浦口、和州，分党犯桥林。二月，嘉善、平湖寇水陆犯金山、洙泾，七日，陷之。松江、上海俱震。东梁山伪爱王黄崇发、西梁山伪亲王某、裕谿口伪善王陈观意纠合雍家镇寇，分股上窜五显庙、水家村、汤家沟，水师李成谋登岸破之，斩黄崇发。初，宗棠既克开化，进军常山璞石，侦李侍贤嗾寿昌兰谿寇纠遂安恭天义赖连绣犯开化马金，谋长围困我。宗棠回攻遂安，乘援寇未集，先剿克之。

三月，李元度败寇於江山碗窑，再败小青湖援寇。江山贼进陷峡口闽军曾元福垒，踞之，连营数十里。宗棠自常山遣军进剿。林文察之克遂昌也，寇并聚松阳，蔓延云和、景宁，寻以次击退，进规处州，破寇松阳平港头寇垒，寇奔处州碧湖。

上年国籓檄鲍超平青阳城外寇垒，作长围困之。伪奉王古隆贤潜纠浙江死党三万馀人进扑铜陵，分我军势。超率援军尽扫横塘等处百馀卡三十六垒。古隆贤侦知大军北出，阴统泾、太悍寇筑九垒於青阳猪婆店阻我师，以通粮道。適超凯旋，进逼青阳，克之。

国荃既募湘勇回安庆，国籓饬令攻取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等处，以为欲制寇死命，先自巢始，遂进屯县城东北。刘连捷等赴望山冈以扼南路，寇乘我垒未定来犯，拒败之。初，寇踞江岸以北，上援庐州，下卫江宁，分布坚城，拒守要塞，通上下之气，杜我进兵要路。至是攻破巢县铜城闸、雍家镇，旋收巢县，复含山，再会水师大破裕溪口寇屯。

寇之踞金陵也，以全力扼东西梁山，两山对峙，大江至此一束，水急流洄，视小孤山尤为形胜。国荃以此关为金陵锁钥，循江上逼西梁山而阵。寇走江州，水陆争起搏击，遂克之。自是金陵重镇已失其半。伪匡王赖文鸿窜繁昌县，纠约踞寇扑我三山峡营。曾贞幹乘寇未逼，督军分道驰剿，寇大乱，殪其渠吴大嘴，遂克繁昌。

芜湖援寇潜屯鲁港以图抗拒，贞幹会同水师夺其船百馀艘，夷三垒十馀卡，馀悉遁芜湖；贞幹督各军驰抵南陵，立复其城。鲍超既克青阳，议先取石埭、太平以固徽州之防，继取泾县以达宁国之路；乃分军五路，由龙口直抵石埭，寇矢石交下，总兵娄云庆从西、北二门攻入，立复县城。寇大惧，纠集南陵援寇大至，屯甘棠镇阻我师。我军分三路进击，破十七垒，遂复太平，擒斩伪主将徐国华等三十七人。先是超攻青阳时，有伪佐将张遇春率众万馀乞降，超纳之，令暂屯景德三谿。至是太平贼寇将北走，张遇春骤起歼之。超回军挟之，进攻泾县，复其城，遂东渡清弋江，进规宁国。

李侍贤自陷常山，与龙游寇同扑衢州，总兵李定泰等败之，复常山，解衢州之围。宗棠驰至常山，攻克招贤关，以通衢州粮道。其扑江山之寇，檄李元度会攻石门花园港寇巢，毁十四垒，寇势不支，乘夜向台州潜遁。是时杨辅清由淳化犯遂安，宗棠自常山进屯开化图之，寻遣刘典进攻遂安；辅清退走淳安、昌化，窜皖南犯宁国。四月，仪徵寇败后，窜扰沙漫洲等处，水师击走之，扬境肃清。浙军会民团克复台州仙居、黄岩、太平、宁海，缙云、乐清、慈谿等县，擒斩延天义李元徠，伪王李洪藻、李遇茂，伪主将李尚扬。寻进克宁波府镇海、青田二县。台、处寇上窜温州，踞太平岭及任桥、瞿谿，寻分窜瑞安，张启煊营陷，退守县城。楚皖军会克庐州，秀成窜扰苏、常，玉成则盘踞皖、楚之交。

自大军克复安庆，玉成率党自石牌而上，调宿松、黄梅之寇同至野鸡河，欲赴湖北德安、襄阳招集其党，群酋不从，乘夜由六安走庐州，众渐携贰。秀全复督责甚切，玉成惧，力守庐州不敢走，皖、楚诸军困之，日盼外援。而颍郡解围后，伪扶王陈得才西窜，伪天将马融和随张洛行远遁，外援遂绝。多隆阿与皖军张得胜设伏诱贼出战，两军合击，寇大败，遂克府城，诛伪官二百十三名。玉成奔寿州，尚有死党二千，以苗沛霖阴受伪封，往乞援；沛霖缚之，献颍州胜保大营，并擒伪导王陈士才、伪从王陈德、伪统天义陈聚成、伪天军主将向士才、伪虔天义陈安成、伪祷天义梁显新，及亲随伪官二十馀，并正法。秀成闻玉成死，顿足叹曰：“吾无助矣！”玉成凶狠亚杨秀清，而战略尤过之，军中号“四眼狗”。自玉成伏诛，楚、皖稍得息肩，而金陵势益孤矣。

民团克宁海、象山、奉化。李世忠大破寇於六合八步桥，寇窜滁州来安，又大败。寇势大馁。华尔等克柘林，谋捣金山卫。知府李庆琛攻太仓，秀成率伪听王陈炳文、伪纳王郜云官来援，逼青浦。李恆嵩失利，退走塘桥。嘉定、宝山皆震。寇别队由娄塘攻陷嘉定，英、法二提督及我军突围走上海。鸿章饬军驻法华镇，扼沪西，寇遂逾青浦，迳逼松江。秀全自窜踞金陵，以东西梁山为锁钥，以芜湖为屏蔽，而尤以金柱关为关键。自国荃破太平府，彭玉麟破金柱关，黄翼升往袭东梁山一战而下，贞幹循江进克芜湖，提督王明山等复攻破烈山石垒，未逾三日，上下要隘悉为我有。从此上而宁国，下而江宁，寇均失所恃矣。

国荃进军江宁镇，屯板桥，潜袭秣陵关，进破大胜关、三汊河，直抵雨花台军焉。江北浦口、六合败寇悉聚江边，李世忠蹙之，渡还九洑洲。江北肃清。五月，伪什天安建瀛统众聚南汇，与淋天福刘二林屡为秀成养子所凌，至是来降，我军整队入城。秀成养子方踞金山卫，来犯，复纠川沙寇回扑，复为我军所败，直逼川沙。

寇由海塘窜出，遂复川沙，进攻松江。寇逼泗泾，防军游击林丛文败退北门。华尔由青浦回援，鸿章令程学启扼虹桥，分青浦、松江后路。寇陷湖州，福建粮储道赵景贤拔刀自刎，贼夺之，囚一年馀，秀成礼待之极厚，终日骂不绝口，谭绍光举枪一击而殒。

初，寇围逼松江，鸿章以松江扼青浦东、西之中，为最要地，自赴新桥，令程学启时出兵缀寇。寇初营西门妙严寺土城，华尔以砲毁之。寇复攫据之，增筑砲台，环合四门。常胜军战寇窦福滨，城军乘夜分门出击，寇窜遁。乃简精卒破天马山寇营，突入青浦，尽焚辎重。寇死战，并力守松江。其分屯广福林及泗泾之寇，鸿章进击败之。寇遁入营，断桥以拒。刘铭传等克奉贤，陈炳文、郜云官等率众数万围新桥程学启营，填壕拔鹿角，学启不及以枪砲御，掷砖石击之，寇藉尸登壕，学启开壁突击，寇始卻，而分股逾新桥逼上海。鸿章将七营往援，大破之，追至新桥，学启大呼夹击，寇解围遁。陈炳文、郜云官皆负伤窜走。进军泗泾，寇大溃，尽烧其垒。广福林、塘桥寇亦退。上海、松江俱解严。

初，李世忠遣军自六合通江集南渡，连破石埠桥、龙潭、东阳寇垒，寇悉遁句容。自是九洑洲寇外援尽绝。秀全遣江宁寇大攻石埠桥曾玉梁垒，世忠遣义子李显发往援，入垒会守。陈坤书自句容进攻龙潭、东阳诸垒，守军黄国栋等退并石埠，而寇攻益急，显发会水师力战，尽平其垒，解石埠围。时李秀成自松、沪败还，谋连合杭、湖寇众救援江宁。秀全遣悍党二万攻大营，国荃设伏败之。连日宗棠督军攻衢州，东、南、北三路寇垒皆尽。

初，秀全以大军骤逼城下，日出扑犯，辄被创，趣浙酋李侍贤、苏酋李秀成还救江宁，而宗棠攻衢州，与李侍贤相拒遂安、龙游间。鸿章新克松江县，秀成奔命未遑，乃与诸党议曰：“曾国荃兵力厚集於金陵，为久困之计。我势日蹙，不如先围宁国、太平，断其后路。我军势既振，敌乃可图也。”秀全以久困，虑粮不继，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乃先遣悍党数万自苏西援。时宁国馀寇窜并江宁，屯於淳化镇者亦不下二万馀。六月，宗棠自衢州进军龙潭。侍贤自遂安败后，复纠合金华及温、处悍党，分屯南岸湖镇、罗埠，北岸兰谿之永昌、太平、祝家堰、诸葛村、孟塘、油埠、裘家堰。宗棠驻潭石望，距城十五里，遣眭金城会刘培元驻城西圭塘山，屈蟠、王德榜驻紫金旺，崔大光驻城北对河茶圩，刘典驻高桥。先是李侍贤侦我军平衢州寇垒，将进军龙游，纠党潜趋兰谿、严淳，乘虚袭遂安，为就粮江、浙断我饷道计。宗棠遣军大破之，寇由寿昌退还金华。七月，我军进败龙游寇，毁兰谿、油埠寇屯，阵斩伪骏天义邓积士等。宣平、处州、馀姚、寿昌均以次收复。

是时杨辅清纠众十馀万窜踞宁国府城，复分党屯聚团山、寒亭等处，阻我进兵之路。鲍超饬将卒扑寒亭，寇出巢猛拒，总兵宋国永横跃入阵，伏起扼归路，寇惊溃，平寒亭管家桥、楠家甸、狮子山寇馆数十处，寇垒三十五座。伪卫王杨雄清纠合馀众遁回宁郡。辅清闻寒亭战败，即纠党绕城结垒，延三十馀里。鲍超进壁乌纱铺，饬娄云庆设伏望城冈，以轻兵诱寇。寇以我兵寡，直压山冈而下，我军张两翼却之。寇见旌帜遍山谷，误为援寇，反斗中伏，我军复断其后，毙无算。望城冈及抱龙冈十数村皆平。寇复阴结别股筑垒坚拒，鲍超率各军逼垒而营。各伪王出大队於南、北两门夹攻，鲍超分军进搏，寇败走浮桥，我军焚桥截杀，无得脱者。寇复收馀烬，再战再败，辅清单骑脱走。立收宁国府、县二城。初，辅清闻超军至，数遣使乞援於江宁，秀全遣伪保王洪容海率悍寇赴之，容海者石达开死党也，既至，慑超威，乞降，超许之，而郡城已克。容海奔广德，袭献州城，率众六万就抚，复本姓童。

江宁援寇大举犯垒，分二十馀队牵掣各军，而以锐卒突雨花台。国荃拔卡纵击，大破之，解围去。潘鼎新等会克金山卫城，地界江、浙，为浦东门户，至是一律肃清。是月鸿章督诸军会攻青浦，克其城。谭绍光方踞湖州，闻青浦已失，恐官军蹑其后，乃合嘉、湖、苏、昆寇犯松、沪西北，进窥青浦，学启会水师击却之。寇攻北簳山垒不获逞，遂东趋攻北新泾，北新泾为上海西路之蔽，防军大战却之。寇分窜法华，逼上海。鸿章调诸军自金山卫、青浦、松陵回援，悍寇二万围官军，学启战逾时，寇大溃。北新泾之寇凭河据垒，伏左右以待我军。鸿章亲督阵，与学启军合，尽毁寇营，绍光遁嘉定。上海危而复安。

八月，寇陷慈谿，华尔复之，受创，寻卒。嵊县、新昌寇陷奉化。闰八月，奉化寇窥宁波，宗棠饬蒋益澧等进平兰谿裘家堰寇垒，毙伪元天福万兴仁、伪疌天福刘茂林等。罗埠踞寇伪戎天义李世祥乞降，益澧攻罗埠，世祥应之，破五垒。湖镇寇闻之遁，我军渡河破五星街。此皆龙游、汤谿要冲也。益澧屡攻汤谿不下，军多死伤。宗棠进营新凉亭，逼龙游城五里，饬益澧由罗埠进攻汤谿。刘典屯扼油埠、湖镇，以堵兰谿、金华援寇。

九月，鸿章会常胜军攻嘉定，克之。绍光及伪听王陈炳文复纠援寇十馀万，分道自太仓、昆山来犯，北由蟠龙镇至四江口，图据黄渡以当青浦；南由安亭至方泰镇，图入南翔。寻我军卻寇南翔，寇乃於三江口、四江口立左右大寨，设浮桥潜渡，困我水师；而青浦西北洋新泾、赵屯桥、白鹤江寇益蔓延，扰及重固镇张堰，距青浦十馀里。黄翼升率水师自青浦出冲敌舟，寇扼白鹤江不得进，别队犯黄渡，李鹤章会击败之。时四江口久被围，绍光屯吴淞江口，炳文踞南岸。鸿章督诸军至黄渡，分三路进击，自辰至未，屡冲不动。鸿章督战益急，诸军逾壕直逼寇营，学启砲伤胸，复裹创疾战，寇由南岸溃而北。四江营守将皆冲围而出，寇退昆山。我军毁其浮桥石卡殆尽，毙数万，夷垒二百座。寇自是不复窥松、氵扈，悉力坚守昆山、太仓，尤为苏州门户，寇所必争者也。

宁国再陷，寇复由句容进薄镇江，壁汤冈。冯子材督军破汤冈九垒，寇归青山老巢，乘胜拔之，窜还句容。初，伪护王陈坤书纠众四五万图犯金柱关，彭玉麟御之花津，五战皆捷。寻寇以战舰数百从东坝拖出，我军毁其浮桥，寇乃不敢渡河。

至是悍寇结筏偷渡，屡逼金柱关，我军水陆大举，败之花山。寇遁上驷坡，而水师已先毁浮桥，寇回戈转斗，诸军合击，歼万馀。其窑头等处尚延袤百馀里，我军环攻，焚其垒。花津、清山、象山、采石矶诸寇巢悉数平毁。自是芜湖、金柱关六十里之间寇踪以绝。

时大营军士患疫方稍止，秀成亲率十三伪王，号称六十万，麕集金陵，东自方山，西至板桥镇，旗帜林立，直逼我军营垒，尤趋重於东西两隅。曾贞幹等击败之小河边城寇援，寇寻由东西两路进攻，分党趋洲上，抄出猛字等营后，我军分路击退之。寇之围逼西路者，历六昼夜，为我军击败。寇悉向东路，逼营而阵，潜通地道，百计环攻。各军将士负墙露立，掷火球击寇。寇负板蛇行而进，填壕欲上。我军丛矛击刺，寇拽尸复进，抵死不退。飞弹伤国荃颊，血流交颐，仍裹创上壕守御。

侍贤自浙东来援，急攻吉后营砲台。国荃引军驰救，寇来益众，用箱匮实土排砌壕间，暗凿地道。我军以火箭攒射，随出锐卒击之，贼锋稍挫，遂毁西路寇垒。东路之寇环逼不已，嘉字、吉后两营地道轰发，寇拥入塌口，我军分路冲出决战，塌口以内之寇诛戮无遗。壕外寇复举旗督战，各营同出抄杀，寇精锐悉挫折。复於东路别开地道，西路决江水淹绝运粮之路。贞幹在高坡增筑小营，令水师驻双徬护饷道。

我军凡破寇地道五处，寇计益穷。国荃乘势进拔十馀卡，破东路四垒，西南诸垒望风惊溃，追至南路牛首山一带，平垒数十座，搜剿至方山之西。雨花台守众句结城寇绝我军归路，我军左右荡决，寇分路而遁，重围始解。是役也，秀成自苏，侍贤自浙，先后围攻大营四十六昼夜。国荃率诸将居围中，设奇破之，弟贞幹力顾饷道，将士狞目髹面，皮肉几尽。

大营解围后，秀成仍屯秣陵关、六郎桥一带。侍贤谓秀成曰：“今江北方空虚，出其不料，驰攻扬州、六合，括其粮以济军；复分兵攻国籓於安庆，彼必分军驰救。

我今屯秣陵、溧水之师，乘虚击之，鲜不济矣。”秀成纳之，别遣伪纳王郜永宽、伪对王洪元春等自九洑洲渡江，窜越江浦、浦口者五六万。洪元春陷巢县、含山、和州，遂踞运漕镇、铜城徬、东关各隘，知无为州米足兵单，径扑州城。提督萧庆衍攻运漕、铜城，会彭玉麟水师焚毁三石卡，进破运漕镇，连覆陶家嘴、昆山冈寇垒，绕出铜城徬后。徬口寇冲围而出，冈东、徬西寇皆遁走。国荃遣军守东西梁山顾江隘，令李昭庆带五营自芜湖北渡援无为，以保皖南各军运道。国籓调李续宜、毛有铭移防庐州。赖文鸿、古隆贤等自广德、宁国窜入旌德，总兵硃品隆败之，解围去。其攻泾县之寇，亦被援军击退。先是昌化寇率众数万窜入绩溪，冀绝旌德防军粮路。唐义训会浙军克之。

十月，我军连复上虞、嵊县、新昌。宗棠屡攻龙游、汤谿、兰谿、严州诸处，破垒卡三十馀，惟附城诸垒不可破。寇以死守城，穴墙开砲，军士多伤亡。龙游、汤谿两城为金华要道，必两城下，后路清，而后可攻金华。兰谿一水直达严州，必兰谿下，饷道通，而后可收严郡。此三城者，所谓如骨之梗在喉也。十一月，寇窜太平、黟县，进陷祁门，将窥伺江西饶州、景德。宗棠恐阻粮路，檄军助剿，未至而祁门已克。魏喻义攻严州，严州形势，外通怀宁，内达杭州。宗棠援浙，谋首下严州，而寇在三衢，图犯江西，断我饷道。乃先清衢郡，饬刘典攻兰谿以分寇势，踞寇伪朝将谭富与兰谿谭星为兄弟，互相首尾。喻义屯铜关，据险设卡。谭富纠桐庐、浦江诸寇屡来犯，喻义伏兵钟岭脚，歼寇前锋，寇惊还，闭城固守。是夜我军梯城而入，歼寇万馀，立克府城，焚船三百馀艘，获伪印二百九十三颗，馀弃械投诚。

是时绍兴伪首王范汝增、伪戴王黄呈忠、伪梯王练业绅率大股由诸暨、东阳、义乌、永康西窜金华，号称十万，以援汤谿、龙游。分党窜武义，林文察败之。丹阳、句容寇窜镇江，冯子材督军大破於丁村、薛村诸处。寇踞常熟、昭文二县以窥江北。距城十八里有福山者，为江南重镇，与江北狼山镇对峙，由江入海之锁钥也。

二县守寇钱桂仁、骆国忠、董正勤与太仓酋钱寿仁密通款我军，李鹤年攻城，寇约内应。国忠夜饮桂仁酒，就座斫杀伪冯天安钱嘉仁、伪逮天福姚得时，以城降。明日，会水师周兴隆破平福山浒，白、徐六泾诸海口寇垒，进规太仓，而苏州内应事泄。谭永光悉众争常熟，招江阴、无锡寇六七万来会，又令杨舍寇乘隙陷福山。官军固守常、昭。

十二月，寇围而攻之，团勇溃。周兴隆告急，鸿章遣援，而江阴杨厙寇已窜福山各口阻援师；遣常胜军及水师攻福山口河西寇垒不下。寇攻常熟急，西北门营垒已失，常胜军阻寇福山不得达。李鹤年攻太仓，寇援甚众，亦难骤进。鸿章增调浦东军由海道绕赴福山，会师援剿。鹤年等自望仙桥进攻太仓，败之。时蒋益澧攻汤谿不下，刘璈会攻兰谿寇垒亦失利，刘典合水陆进攻，寇坚伏不出。龙游、汤谿援寇適大至，乘间西趋扰江、皖，益澧等迎击汤谿援寇於金华白龙桥，大创之。伪扶王陈得才、伪端王蓝成春、伪增王赖文光、伪顾王梁成富、伪主将马融初，皆陈玉成悍党也。玉成命北犯牵掣官军，而得才见庐州被围急，欲南援，为防军所扼，奔窜於河南、湖北、山、陕之间，与诸捻合，遂成流寇。

二年正月，秀成调集常州、丹阳诸寇屯江宁下关、中关，号二十万，自九洑洲陆续渡江，意欲假道皖北，窜扰鄂疆，截断江、皖各军运道，图解江宁之困，盖近攻不如取远势也。既渡江，陷浦口，李世忠退入江浦。伪匡王赖文鸿、伪奉王古隆贤、伪襄王刘官方纠合花旗广寇数万围泾县。鲍超自宁国驰援，诱之入伏，寇败还垒，而垒已为我军所焚，寇大奔，立解城围。及还军，而西河寇乘虚犯垒，见超帜，仓皇遁去。蒋益澧、康国器克汤谿，金华寇恃汤谿、龙游、兰谿三城为犄角，我军攻汤谿，寇势渐蹙。伪朝将彭禹兰诣营乞降，益澧令内应，诱诛伪天将李尚扬等八名。是夜彭禹兰启西门纳军，杀九千馀，城寇遂尽。伪戴王黄呈忠、伪首王范汝增、伪梯王练业绅自白龙桥退奔金华，龙游寇闻风而遁，左宗棠收之，刘典收兰谿，高连升等收金华，而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皆相继收复。

浙东败寇从於潜、昌化越丛山关，窜皖南绩溪，复逾箬岭，归旌德，并句容、太平大股麕集石埭，谋西上。建德大震，江西饶州、九江边亦急。刘典等克诸暨，谭星自浦江败后，窜踞桐庐，宗棠饬刘培元会水军合击之，遏其西趋。蒋益澧乘势进攻绍兴，提督叶炳忠会英、法军克之。败寇万馀，与桐庐踞寇沿江筑垒抗拒，我军水陆合攻，遂复桐庐。萧山寇亦窜走，浙东肃清。

左宗棠遣益澧进攻杭州。先是杨辅清纠合群党，啸聚西河、红杨树、麒麟山一带，十馀万人，以一大股抄出高祖山，先以一小队绕过山背，扬言上犯泾县，实欲图鲍超老营。二月，寇分三四万众围高祖山八营，鲍超分军三路，伏兵茯苓山傍以断其后。战逾时，寇譁乱奔，近茯苓山，伏起，寇骇惧，遂平高岭、周家桥、马家园、小淮窑诸垒。寇之由河西遁入湾沚者，为水师击败，并入梅岭、麒麟山。鲍超遣将分攻之，积尸若阜，并收复仰贤圩各处，馀分道窜逸。伪怀王周逆等纠众窜至句容城外，会合丹阳伪效天义陈酋，图由九洑洲北渡。冯子材扼桥据险，分队进攻，直趋牧马口，沿村十馀里敌卡林立，官军直突，屹不稍动。守备李耀光阵斩执旗寇，捣中坚，官军无不以一当百，立毁牧马口敌卡。东湖寇亦败溃，进毁南路柏林村老巢，斩陈酋马下，即四眼狗玉成之叔也，寇骇奔，向西南窜走。

皖西寇犯休宁，分掠建德，西侵江西鄱阳、彭泽，东扰池州，围青阳，续由江浦县新河口迤逦西窜巢、含、全椒之间。南岸则金柱关，时踞皖南寇约有三起：一为胡、黄、古、赖诸寇，即踞宁国、太平、石埭、旌德者也；一为花旗，此广东匪，前由广东、湖南、江西入浙、皖者也；一为谭星，即兰谿抗官军者也。徽防诸军纷纷告警。当曾国籓之视师东下也，寇攻常熟益急，谭绍光又益以砲船二百艘，突地攻城，降将骆国忠悉力扼守。鸿章遣军攻太仓、昆山分寇势，别遣英将戈登助剿福山，会潘鼎新等水陆军夺石城，夜毁城垒，翌日寇入西山，而福山火起，乃开门悉锐出击，寇尽溃，擒斩悍酋孝天义硃衣点。常熟、昭文城围立解。太平踞寇图祁门。

江西军王沐败寇於徽州屯谿。草市寇再败於严寺街、长林、潜口等处，死近万人，退奔休宁、蓝田一带，西通渔亭。未几，寇复进踞潜口，祁门防军御之黟县渔亭，大破之，阵斩伪天将刘官福。

寇之初起也，禁令严明，听民耕种，故取江南数郡之粮出金柱关，江北数郡之粮出裕谿口，并输江宁。今耕者废业，烟火断绝，寇行无人之境，而安庆、芜湖、庐州、宁国、东西梁山、金柱关、裕谿口，暨浙之金华、绍兴，山川筋络必争之地，寇悉丧失，我军足制其死命。昔年寇之所至，筑垒如城，掘濠如川，近乃日近草率，群酋受封至九十馀王之多，各争雄长，败不相救，识者知其亡无日矣。

寇复由宁国绕出青阳，分扰建德、东流。三月，由东流犯江西彭泽，进逼祁门；由建德窥饶州，犯梅林营垒。刘典督军败之，遂大破潜口寇屯。徽州、休宁解严。

乃赴渔亭，会克黟县，斩伪絇天义古文佑。追寇出岭外，平寇垒二十馀，岭内一律肃清。太仓踞寇伪会王蔡元隆诈降郊迎，我军至城下，伏起，枪伤李鹤章，程学启殿军而退。鸿章檄戈登会攻太仓，克之。黄文金合许家山各处寇十馀万，由祁门进逼，与参将韩进春血战四时，阵斩伪孝王胡鼎文，群寇夺气。

寇攻庐州，犯舒城。李秀成将由舒城、六安上窜，一出黄州，一出汉口，扰犯湖北，掣我南岸之师以援北岸，掣我下游之师以援上游，皆为解金陵围计也。湖北为数省枢纽，曾国籓调成大吉回屯滠口，檄水师赴武汉严防。秀成来犯石涧埠，进逼我军，昼夜猛攻，相持不下。寇复於前营增百垒，层层合围。彭玉麟派队来援，会军夹击，尽平群垒，秀成遁走。其犯庐江、舒城者悉败走。悍寇马融和自豫间道犯桐城，我军败之三里街，遁往孔城，与秀成合而为一。秀成遣伪富天豫张承得等围六安，败死，六安者淮南要冲也。馀寇走庐州，鲍超追击，会攻巢县，先破东关、铜城徬二隘，遂克其城。金山、和州相继皆下。

李侍贤自金陵败遁，纠悍党数万屡犯金柱关。花津、上驷渡、万顷湖、涂家渡及燕子矶、伏龙桥、护驾墩、湾沚、黄池诸处寇垒，皆为我军所覆。自是寇不敢轻渡西岸，遁溧水、丹阳一带。四月，水师杨政谟袭破杭州闸口寇船，登岸进毁望江门寇垒，寇大震，急招新城寇还救。蒋益澧进攻富阳，富阳一城为杭州上游关键，贼严防御，船垒相辅。杭州援寇屯新桥，与城寇相为犄角。秀成令陈炳文等舍苏州、常、昭，急援富阳，并纠苏、常、嘉兴悍党由馀杭趋临安，窜新城，扰富阳军后路。

魏喻义等督兵进击，寇复乘雾分道攻扑新城，大败，向临安遁走。伪慕王谭绍光、伪来王陆顺德等率大股犯太仓双凤镇，攻昆山后路，图解城围。我军鏖战三昼夜，破之。伪天将夏天义率悍党数万久踞昆山、新阳县城，鸿章督率程学启、戈登会水师大破昆山寇垒二十四，毙万馀。有正义镇者，为苏城援昆山必由之路，学启攻之，破石垒二。寇见归路已断，夺路狂奔，遂进克同城昆山新阳。王沐自黟县回援景德，寇败於陈家畈、包家踠，窜安宁岭外。

时江宁攻围久，百计欲解城围，既分股由徽、宁窥伺江西，由含、和一带图犯湖北，而由湖北下窜之捻，自蕲水分为四枝，一回窜黄州，一扑宿松，越潜、太，以扑庐、桐。寇、捻句合，凶焰甚张。此皆李秀成所规画也。我军克复福山后，江阴县属扬厙汛为江边险要，寇纠众死守，以蔽江阴。我军水陆会攻，斩赵尚林等，立复汛城，而漍北、漍西、塘市屯寇均弃垒遁还无锡、常州。我军克复建德，连复巢、含、和三城。於是皖北寇全遁，皖南寇势亦衰。

初，秀成自六安败后，率众东窜，声言回救苏州。国荃急争江宁老巢，攻其必救，使城下之寇不暇远趋苏郡，而北岸之寇亦不敢专注扬州；乃率军分六路并进，潜袭雨花台及聚宝南门石垒，肉薄登城，遂夺雨花台，乘胜猛攻东、西、南各卡九垒，皆克之。群寇溃奔，我军追击於长干桥，蹙入水者无数。未几，城寇出，又败退，毙六千馀，寇势从此衰减。秀成在江北，闻雨花台失，益惶惧，又以昆山新克，苏州亦受逼，乃与诸伪王改图南渡。於是天长、六合、来安次第解围。而寇之分踞乔林小店者，冒雨掠舟，喧阗不绝。五月，浦口寇弃城遁走，而江浦寇忽献书乞降，鲍超等察其诈，引军急进，水师次江浦。寇闻风亦宵遁，九洑洲伪城踞寇闭门不纳，寇骇窜芦苇中，溺死者无算。江浦、浦口两城寇，尽蹙之入江，江北肃清。

曾国荃连日破平下关、草鞋峡、燕子矶，收宝金圩，距芜湖、金柱关百里内已无寇踪。进攻克九洑洲，寇之在中关者，附城为垒，卒不稍动。其坚踞九洑洲者，下有列船，上有伪城，群砲轰发不息；复於东、西、南三面分伏洋枪队，伺间出击，我军多损伤。彭楚汉等负创角战，乘风纵火，夜二鼓，扑墙而入，聚歼无一脱者。

九洑洲既克，谋者谓浙军攻富阳，沪军攻苏州，江宁亦宜速合围，使备多力分。国籓亦主合围制敌为上策。秀成南渡后，连营於江阴、无锡数十里，声言援江阴攻常熟。鸿章督诸军攻破七十五垒，顾山以西寇皆尽。

寇自失九洑洲，下关江上接济已断，粮食渐乏，谍赴苏州、嘉兴，力图接济。

秀全以城围日逼，留秀成共守老巢，缓援苏州。六月，秀全遣党出仪凤门犯鲍超营，出太平门犯刘连捷营，不克而退。七月，犯下关，亦为我军击卻。八月，国荃攻印子山，破其石垒，阵斩伪佩王冯真林。明日，破七桥甕石垒一、土垒三，伪梯王练茶发伏诛。国荃调江浦、浦口防军，别募万人，为火举围城之计。是日程学启会水师逼娄、葑，规取苏州。

初，建德南窜寇败於汪村，伪匡王赖文鸿创而堕马，群寇卫之遁。越二日，复败於分流木塔曹家渡，自是浮梁北路稍靖。先是黄文金纠合诸酋由皖入江，分扰鄱阳、浮梁、祁门、都昌境内，每为我军所扼，不得深入；乃折而西趋湖口，分三路：上路由文桥，中路由梧桐岭，下路由太平关，而文桥寇势最盛，文金亲踞其中。寻自文桥扑犯坚山大营，江忠义会诸军直前迎击，破其七垒，文金窜皖南，江西肃清。

文金绕越池州围青阳。八月，富阳寇与新桥寇互相犄角，抗我围师。蒋益澧督诸军日夜轰击，先破寇援，毁倚城大垒及大小诸卡，城寇不支，逃入新桥，城立复。

我军复由鸡笼山绕出新桥，并力追杀，寇垒悉数芟夷。江阴踞寇日久负嵎，我军攻之，势渐蹙。是月陈坤书及潮武齐区五大股众十馀万分道来援，亘数十里，西自江边，东至山口，沿途扎木城十馀，其中营垒大小百馀，守御坚固。我军水陆分攻，郭松林潜自山后噪而入，纵横冲突。铭传直捣中坚，寇大溃。有内应者，夜三鼓，梯城而入。伪广王李恺顺坠水死，遂克其城。

秀成自江宁返苏，谋解城围，与程学启、戈登战苏州宝带桥，败北，奔至盘门。

我军毁沿途诸卡，秀成率大股来争，我军力击败之。初，寇於娄门外附城筑十九垒，学启屯外跨塘，效力不能及寇垒，乃移壁永安桥，城中出夷人百馀，发炸砲助之。

未几，寇分门大出，水陆军力御，寇败退。学启以寇垒既多且固，不得前；而城东南宝带桥为太湖锁钥，寇立石营一、土营三，悉力拒守，遂谋先破之以挫其势。乃分水陆军为三路，先破土营，寇弃垒走，石营亦旋溃。秀成亲率援师抵御，学启督军卻之。我军攻无锡贼，败之芙蓉山。伪潮王黄子隆出拒，再败走，刃及其肩，几成擒；郭松林追及城下，破平西北两城垒，烧寇船百馀艘。

蒋益澧既克富阳，移师杭州，康国器趋馀杭。伪归王邓光明、伪听王陈炳文、伪享王刘酋及伪朝将汪海洋，於附城要隘筑垒树棚，自前仓桥、女兒桥、老人畈、东塘、西谿埠、观音桥、三墩，直至武林门、北新关，横至古荡，连营四十馀里，以拒我军。海洋自杭州上援馀杭，为我军击败。寇旋由前仓渡河，结垒西葛村，我军再击走之。我军攻杭州江干十里街，破街口寇垒。我水陆军大举攻青阳。初，黄文金在都昌、湖口等处战败而东，遂略地池州，直薄青阳城外，近城半里，环筑六十六垒；又数里，筑七十馀垒。曾国籓调水陆军进攻，江忠义督所部渡河，从山后缘岩而上，骤攻寇垒。寇纠众抄我军后路，忠义挥众荡决，寇败若潮涌，平一百三十馀垒，殄万馀，寇遁归石埭一带，城围立解。

李侍贤、林绍璋等合股内犯，由无锡南门至坊前梅村三十里；高桥大股亦分众七八千人扰至西高山，出芙蓉山后；城寇出北门犯塘头东亭。官军分路迎剿，设伏诱击，寇大乱，败走，陆寇歼诛殆尽，夺寇船六十馀、民船五百馀。秀成自苏州率伪纳王郜云官、伪来王陆顺德、伪趋王黄章桂、伪祥王黄隆芸、伪纪王黄金爱来援，进逼大桥角营。夷酋白齐文以轮船大砲为寇前驱，李鹤章以连珠喷筒破之。寇水陆皆败，毙万馀。别股犯缑山，亦败走。秀成子及宿祥玉、黄隆芸皆溺死，秀成顿足大哭。程学启再败寇於齐、娄、葑三门，追至护城河边始敛军。

九月，杭州城寇大出，由蛮头山、凤凰山、九耀山、雷峰塔犯我军新垒，蒋益澧督诸军迎击，大破之。我军进壁天马山、南屏山、翁家山。时杭寇凶狡者，以邓光明、汪海洋为最，陈炳文次之。其计以杭州为老巢，以馀杭为犄角，均赖嘉兴、湖州之援，便资其接济。嘉兴入杭之路，则在馀杭，故我军议先克馀杭，扼截嘉、湖之路，以并合围。蒋益澧一军逼扎凤山、清波各门，扼其西面；馀杭一城已围其东南，而北路无重兵，两城之寇往来如故。

寇自大桥角战败，势渐蹙。秀成纠无锡、溧阳、宜兴贼八九万、船千馀艘，泊运河口；而自率悍党踞金匮县后宅，连营互进。李鹤章谓寇以河为固，不宜浪战，宜结营制之。我军叠败坊前、梅村、安镇、鸿山之寇，而寇之大股全集西路，志在保无锡以援苏州。郎中潘增玮进攻蠡口、黄埭之策，程学启乃与戈登攻破蠡口，进击黄埭，毁其四垒，擒斩伪天将万国镇。五龙桥者在宝带桥西五里，由澹台湖鲇鱼口达太湖以通浙之要隘也。学启率戈登会水师先后破寇六营。於是我军扎永安桥而娄门路断，扎宝带桥而葑门路断，克五龙桥而盘门、太湖之路又断。寇乃句结浙党，图扑吴江，以扰我后。学启率水陆军击破嘉、湖援寇，擒斩伪贵王陈得胜及悍党四十馀，追至平望，断其桥。从此攻苏之军无牵掣之患。

伪平东王何明亮等以刘典屯绩溪，不克上犯徽、歙，遂由宁国千秋关窜浙江，陷昌化，扰於潜。其前窜广德者，复折踞孝丰。刘典遣军出绩溪昱岭关援剿。江宁军自攻克江东桥、上方桥，而城东数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桥，曰双桥，曰七桥甕，稍远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门、高桥门，迤南则为秣陵，以至博望镇，皆金陵外辅也。国荃以东路未平，不能制寇死命，令诸军东渡。提督萧衍庆过河破五垒，城寇出争，击退之，遂克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右路方山、土山之寇亦弃垒而奔。

七桥甕踞寇仓皇欲遁，而城中忽出大股来援，两军相搏，总兵萧孚泗乘夜纵火，寇冒火突出，遂克七桥甕。其博望镇，总兵硃南桂已先五日袭取之。博望镇既失，则秣陵关之势孤；七桥甕既失，则中和桥之势孤。总兵伍维寿等南略秣陵关，寇弃垒奔溃。自是锺山西南无一寇巢。

伪奉王古隆贤诣硃品隆降，收复石埭、太平、景德三城，徽州肃清。馀寇窜踞宁国、广德、孝丰之间，势甚涣散。宗棠饬刘典由昌化、於潜趋临安，进剿孝丰，为规取湖州之地。十月，易开俊克宁国县城。自是东坝黎立新上书请为内应，建平张胜禄上书请献城池。鲍超等遂合趋东坝，绕垒环攻。杨辅清从乱军中逸出，寇立献伪城。东坝既克，建平张胜禄等即於是日斩伪跟王蓝仁得，举城降，而溧水寇杨英清亦缴械降，遂收二城。国荃克淳化镇、解谿、龙都、湖墅、三岔镇等隘，毁寇垒二十馀。江宁城东南百里内寇巢略尽。

苏州军自黄埭攻浒墅关，破王瓜泾、观音庙寇垒，直抵浒墅，击走伪来王陆顺德，进毁十里亭。虎丘、枫桥寇皆遁。蹑至阊门，寇大恐。李鹤章败寇无锡鸭城桥，破西仓寇垒，直抵茅塘桥。李侍贤调常州陈坤书来援，城寇黄子澄出迎，我军纵击败之。秀成闻浒关已失，退屯北望亭，谋返苏州老巢。坤书还走常州，侍贤遁宜兴、溧阳，我军乘之，下寇垒百馀。鸿章督军攻娄门寇。苏州四年自我军连克要隘，乃於胥、葑、娄等门凭河筑垒数十，娄门外石垒尤坚。至是我军由南北岸而进，秀成等突出娄门拒战，程学启与常胜军分队以应，援寇遁入城。水师会攻娄葑门外寇垒二十馀皆下。我军连克齐盘门各垒，三面薄城，寇众恟惧，而秀成及谭绍光犹图固守，他酋郜云官等皆有贰心，密请於鸿章乞反正，许之。学启、戈登单舸见云官等，命斩秀成、绍光以献；而云官不忍杀秀成，许图绍光。秀成觉之，涕泗握绍光手为别，乘夜率万人自胥门出走嘉善。郜云官杀谭绍光，率伪比王伍贵文，伪康王汪安均，伪宁王周文佳，伪天将范起发、张大洲、汪朅武、汪有为，开齐化门迎降，鸿章受之。云官等未薙发，要总兵、副将等官，并请自领其众屯守盘、齐、胥、阊四门。程学启虑其不可制，密请於鸿章诛之，立复苏省。

秀成以轮船炸砲越无锡水师北窜。十一月，李鹤章克同城无锡、金匮，追擒黄子隆与子德懋并诛之。刘秉璋等攻浙西，平湖寇陈殿选献城乞降。连日乍浦贼熊建勋、海盐浦贼皆反正。十二月，秀成留苏州败党分布丹阳、句容间，自率数百骑潜入江宁太平门，苦劝秀全弃城同走。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令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饥死可立待也！”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成以秀全恋老巢不肯去，非口舌所能争，乃贻书溧阳约李侍贤，锐意走江西。

初，寇自咸丰十年破江宁长围，迭陷苏、常、嘉、湖，上窜江西、湖北，扌虏胁溃兵、游匪以百万计，尽得东南财赋之区，日以强大。自去岁屡战屡败，各城精锐散亡不下十万。今年春夏间窜皖北，我军截杀解散又十数万。其自九洑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秀全惊惶失措，赖秀成回江宁主持守局；而秀成以苏州为分地，事急回援。今巢穴已失，党羽又孤，踉跄而走，随行仅两万馀人，欲赴金陵，解围无术。力劝秀全突围上窜回粤，以图再举。常州陈坤书、溧阳李侍贤皆听秀成为进止，而杭州陈炳文系安徽人，邓光明湖南人，闻秀成有回粤之谋，皆不原从，秀全亦屡劝不听。

国荃自四月间掘地道，至是始成，而寇附城筑墙号“月围”，下穿横洞以防隧道。故城崩，而犹阻月围横洞不能克。刘铭传进攻常州西路，奔牛踞寇邵志伦，罗墅湾踞寇夏登山、万锡阶，石桥湾踞寇张邦振皆诣我军乞降，收众万六千人。惟孟河贼尚踞汛城，辄出犯降人垒，铭传一鼓下之。潘鼎新克屿城，李鸿章等破常州东门、南门石垒。明日，张树声傍城东北筑垒，破小门、土门。连日嘉兴、桐乡、石门寇犯屿城，海宁寇犯澉浦、海盐，伪章王林绍璋自句容援常州，均为我军击走。

程学启克平望镇。平望东连嘉兴，西接湖州，南通杭郡，为苏、浙枢纽，浙寇精锐多聚守此，今被我军攻克，嘉兴籓篱已失，踞寇夺气。寇犯镇江甘棠桥张文德垒，冯子材等助击破之，斩李秀成养子伪冈天义黄酋。十二月，伪会王蔡元隆献城降，左宗棠受之，改名元吉。海宁濒海，为杭州东北屏蔽。元吉拥众，致攻杭之师未能合围；今幡然附款，杭州之势益孤，东北两面围渐合。嘉兴贼伪荣王廖发受呈降书，程学启虑有狡谋，诫军严备。杭州踞寇伪听王陈炳文遣人诣降，而无降书，宗棠趣蒋益澧攻城益急。

秀成会李侍贤犯江西，既以溧阳至饶州浮梁数百里处处乏食，虑裹粮疾趋为难；因趣侍贤持二十日粮，道长兴、广德、宁国入江西，先踞腴区待己。於是侍贤遣党西窜，行甚疾。曾国籓遣军屯休宁，沈宝桢遣军屯婺源、玉山拒之。四月，川督骆秉璋破贼天全，生擒伪翼王石达开，磔於市。自洪秀全倡乱，封五伪王：冯云山、萧朝贵皆败死，杨秀清、韦昌辉自相贼杀，石达开避祸出奔，自树一帜，历犯浙江、福建、两湖、两广诸省，并扰及滇、黔，蓄意入川，以图窃据，至是为川军擒戮。

凡伪五王前后皆诛灭矣。

三年正月，蒋益澧饬降人蔡元吉袭桐乡不下。桐乡为杭、嘉要道，益澧遣将分屯东北门，伪朝将何培章来降，遂收桐乡，令培章率降众屯乌镇、双桥，阻杭、嘉道，绝寇粮。湖、杭寇皆来争，击走之。我军进屯嘉兴，联络苏师，规复郡城。广德、宁国寇窜犯浙江昌化，副将刘明珍不知寇众寡，进击，创矛，退扼河桥。寇寻分党：一窜徽州绩溪，一窜淳安，谋渡威坪河进窥遂安。时侍贤上犯，冀冲过徽州，就食江西。其大势趋重遂安，扰及开化马金街，其地与休宁、婺源、常山、玉山接壤。王开琳自徽州进遂安，连破寇於中州昏口。黄少春驰入县城，败寇遂安城北，蹙入郭村，歼之。寇后队仍由章村窜昏口，少春击破之新桥，开琳复绕出昏口败之。

其窜往开化华埠仅千馀。

侍贤句合黄文金及广德馀党由宁国上窜，陷绩溪，退踞雄路、孔灵等处，图扑徽州。唐义训自徽州出扎吴山铺，败之，毁雄路寇馆。援寇至，我军奋击，再破之，县城立复。鸿章派郭松林、戈登等攻宜兴、荆溪，寇开城出拒，枪子伤松林右肘。

我军屯三里桥，与常胜军会击，伪代王黄精忠由溧阳来援，拚死相扑，我军屹立不动，以洋枪排击之，寇死伤相继，无退志。我军三路包抄，寇始夺路狂奔，城寇势益不支，开西门而逸，遂复两县城。是城濒太湖西岸，当江、浙冲道，为常郡后路。

自是常郡寇益蹙，苏州、无锡之防益固。

戈登进围溧阳。溧阳为李侍贤老巢，又江宁后路要隘。常州、金坛在其北，句容、丹阳值其西，长兴、广德当其南，面面寇巢，前与鲍超东坝、溧水之师相隔绝，后距李鸿章常州军亦稍远。孤军深入，李鸿章戒戈登慎进止。寻溧阳酋吴人杰降，戈登复其城。郭松林等进攻金坛，败伪列王古宗成、伪襄王刘官方於杨巷。是时常州陈坤书合丹阳、句容之寇十馀万，由西路绕出常州之北，日犯我军，李鹤章督军击败之。寇以我军城围日紧，分犯江阴、常熟、无锡，以图分我兵势。李鹤章撤围师，坚守勿战，别调军援三县。李鹤章等寻解无锡城围。江阴守将骆秉忠与杨鼎勋等内外夹攻，寇亦败走；乃并趋常熟，北自杨舍、福山，南自颜山、王庄，数十里皆寇。黄翼升会同城军夹击，克王庄、颜山、陈市寇垒，追杀二十馀里。寇由大河回扑常熟，水师截之，首尾不能相顾，掩杀无算。常熟之围立解。

初，秀成入江宁说秀全出走，不听，秀成忧粮食不继，遣党百计偷运。国荃约杨岳斌水陆巡逻，遇奸民运米入城，辄夺之。秀成遣养子李士贵率党数千出太平门赴句容接粮入城，伏兵要之，寇弃粮走。国荃锐意合围，江宁城延亘百馀里，自我军驻师雨花台，夺取附近诸隘，东、西、南三面为官军所据，惟锺山石垒未克，城北两门尚未合围。秀成自将出锺山南，攻硃洪章营，败退登山。沈鸿宾等挟火球箭掷垒中，寇突火跳，遂克锺山石垒，寇所署伪天保城者也。国荃分檄诸将屯太平门、洪山、北固山，塞神策门，馀玄武湖阻水为围。於是江宁四面成包举之势，寇援及粮路皆绝。

二月，寇以运粮路绝，日驱妇孺出城以谋节食。城西北多园圃，豫种麦济饥。

初，程学启进攻嘉兴，破小西门、北门寇营，歼除净尽，擒伪天将刘得福、慕天义贾慕仁。而湖州寇屡窜南木、坛丘、四亭子、新塍，思犯盛泽、平望，以图嘉兴，不得逞；又犯盛泽，围王江泾后路营，亦为我军所败，而城守甚固，我军多伤亡；又遇雨不能进攻，学启急思复嘉兴，分门攻击，增筑月墙，寇拚死抗拒；又以地雷巨砲轰蹋城垣百馀丈，击毁砲台，贼争负土填城缺。湖州贼又自新塍来援，学启会军猛攻，肉薄登城，丸创其首，部将大愤，纵横刺射，寇众溃，遂克嘉兴。伪荣王廖发受、伪挺王刘得功皆伏诛。援寇黄文金还湖州。

寇之分窜江西者，叠经我军截杀，阑入金溪。道员席宝田由安仁驰击，复其县城。寇由泸溪趋建昌，宝田会军败之，寇蔓延於新城、南丰。提督黄仁翼进攻新城，克之，馀窜入福建建宁县境。南丰之寇亦经宝田击败，斩伪天侯张在朋，寇弃垒狂奔，退至城下，合围攻之。

蒋益澧克杭州，康国器等同日收馀杭，寇分窜德清、武康等处。宗棠饬军分路进取。三月，罗大春等各率所部扑垒环攻，降人杨芸桂开门迎纳官军。援贼回斗，砲击之，败走。德清寇鏖战四时亦大败。武康、德清皆复。我军进逼石门，踞寇邓光明降。其图窜孝义之寇，亦截杀无算。鲍超等会克句容，伪汉王项大英、伪列王方成宗皆伏诛。伪守王方海宗遁金坛宝堰，宝堰南距金坛城四十五里，北达丹阳。

方海宗与伪显王袁得厚合谋阻进兵之路，鲍超攻之，闭垒不出；乃负草填壕，一跃而入，寇向金坛、丹阳遁去。

鲍超进攻金坛，设伏茅山，大败追寇，城寇丧胆，启南门遁走，遂复其城。败寇二三千，屯踞南渡，伪植王林得英约会常州西路孟河、吕城诸寇，欲由金坛归并广德，同踞南渡。鸿章檄道员吴毓芬等会水陆军分三路夜袭其巢，阵斩林得英及秫天安黄有才等，殄寇殆尽。其攻丹阳者，为镇江、扬州防军，援寇一由常州运河，一由江阴孟河大至，詹启纶、张文德会击败之，援寇退屯丹阳东北一带。丹阳一城多聚巨酋，伪然王陈时永为陈玉成叔父，伪来王赖桂芳为洪秀全妻弟。因其内閧，我军乘之，陈时永创仆，斩之。其党自缚赖桂芳及伪广王李恺瞬、伪列王金友顺、伪梁王凌郭钧、伪邹王周林保，并伪义安福、燕、豫诸目，献军前乞降，皆骈诛，遂克其城。至是常州、镇江各属俱告肃清。

寇自德清、武康、石门克后，李侍贤及伪听王陈炳文、伪康王汪海洋等仍坚踞湖州。是时浙江惟湖州、长兴、安吉三城未下，湖州寇於附城二三十里修筑坚垒，复於长兴、安吉各隘连营数十里，相为犄角。高连升击之於湖州境，寇分窜昌化、分水，防军刘明珍截斩数百。李侍贤绕越老竺岭，窜皖南绩溪，复间道走歙西，窜屯溪；陈炳文、汪海洋由歙北窜浙境，分犯淳化、遂安。遂安防军截击歙南小川，窜寇败还杨村。唐义训等进剿失利，於是岭内遍地皆寇，徽、休、祁、黟岌岌难保。

寇前队由龙湾、婺源窜江西，后之续至者络绎不绝。国籓调石埭、青阳防军入岭援徽，檄鲍超率全军援江西。

陈坤书之踞常州四年矣，自苏军力攻，以炸砲毁城，寇死守，取旧棺败船堵城缺，以枪砲拒我军。时城西寇垒二十里夹河环列，刘铭传等攻破十四垒，馀垒皆不战而溃，而河干寇垒二十馀又为张树声等所破，於是寇西道皆绝，惟小南门、西门附城十馀垒，我军复击平之。陈坤书塞门不纳败党，恐官军夺入，悍贼皆死城下。

城围既合，筑长墙，伏奇兵，备大举，水陆军发砲轰城，风烟迷漫，寇如坠雾中。

俄，城坏数十丈，寇以人塞缺口，炸丸迸裂，人与砖石齐起天际，然旋散旋集，盖苏省各路败寇，积年麕聚於此，犹图万死一生计也。鸿章益挥军迫登，我军偕藤牌喷筒直前，寇倾火药，以长矛格刺，军士十坠六七。龚生阳突入，擒陈坤书，周盛波擒伪列王费天将，战城上良久，寇大溃，縋城出者复为我军所歼，我军亦死亡千数百人。常州之失以咸丰十年四月初六日，越四年而复，日月皆不爽，亦一奇也。

陈坤书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时常州败寇窜徽州，我军击破之。馀窜江西，围玉山，副将刘明珍等阵斩珊天安等，毙寇二千。李侍贤越金谿犯抚州河东湾，猛攻东门，为我军击退。忽突起攻桥，环呼城中内应，冀乱我军，刘于淳砲毙多名，馀遁金溪，城围立解。伪列王林彩新窜江西弋阳，我军追抵湖西，挥军抄击，寇败窜黄沙港。对岸杨家坡寇党从上游渡寇千馀来援，诸军沿河截击，鏖战逾时，寇始蹙，多落水死。

侍贤等先后由浙犯徽，由徽入江西。江阴杨舍及常州城外之寇，由丹阳、湖州上窜徽南，其酋为林彩新及伪麟王硃某、伪爵潘忠义等，从昌化进老竹岭，阑入歙境。唐义训伏兵锺塘岭后，以五营进，遇寇大战，伏起，歼其前锋。时金国琛等行抵富阳，隔河而屯，寇众列山冈上下，我军俟寇涉水将半，突出奋击；唐义训尾而至，夹击之，寇不支，遁向黄山小路。我军驰抵五弓桥，再败寇，因循河埋伏兵。

寇正渡时，伏突起，寇大惊乱，生擒林彩新等十名，阵斩潘忠义等十四酋，死亡者二万馀人。

是月洪秀全以金陵危急，服毒死。群酋用上帝教殓法，绣缎裹尸，无棺椁，瘗伪宫内，秘不发丧。其子年十六，袭伪位。秀全生时即号其子为幼主，或曰本名天贵福。其刻印称洪福，旁列“真王”二文，误合为“瑱”，其称洪福瑱以此。然谛观印文，实“真主”二小字，非真王也。

时湖州寇方窜湖滨杨漊大钱口，潘鼎新分军屯南浔，而寇恃长兴为声援。长兴在湖州西，毗连宜兴、溧阳及广德州。宗棠贻书鸿章，移嘉兴之师助攻长兴。鸿章遣诸军分道往取，水师入夹浦口。五月，鼎新进扎吴漊，水师破平夹浦石垒。鼎新连破吴漊、殷渎村，毁其卡垒。郭松林毁长兴城东上莘桥、跨塘桥寇垒。湖州、广德、四安寇率数万分路来援，依山筑垒，绵亘林谷。松林等击湖州援寇，刘士奇击广德、四安援寇，寇垒悉平毁，歼溺万馀人。而湖北广德寇复添拨大股折回，我军乘贼众喘息未定，合力痛剿，追杀二十馀里，寇乃远遁。我军乘夜攻城，以炸砲轰塌城垣十馀丈，松林等首先冲入，遂复长兴县城。

江西贵溪盛源洞等处寇分踞小巷一带，筑垒修卡，我军饬砲船驰赴黄土墩，以枪砲击之，寇仓皇败窜，水陆诸军扑卡而入，擒斩多名，寇大溃。贵溪寇垒一律肃清。浙军进规湖州，攻复孝丰县城，生擒伪感王陈荣，毙千馀。是月伪扶王陈得才等合捻窜扰孝感、云梦等县。

上以江宁垂克，而河南捻犯麻城、皖城，深入江西，恐掣全局，趣国荃迅取金陵。国荃进攻锺山龙脖子，寇所称地保城也。我军自得伪天保城后，城寇防守益严。

是城扼建要害，寻为李祥和所破。国荃筑砲台其上，日发巨砲轰击，居高临下，全城形势皆在掌中。六月十六日，国荃饬诸军发太平门地雷，塌城垣二十馀丈，前敌总兵李臣典、硃洪章等九人先登，诸将分门合力，攻克江宁省城，获伪玉玺二方、金印一方。是夜，寇自焚伪天王府，秀成携秀全幼子从城垣倒口遁去，并以己马与之乘以行。国荃令闭门封缺口，搜杀三日，毙寇十馀万，凡伪王以下大小酋目约三千馀。最后城西北隅清凉山伏寇数千出与官军死战，卒歼之。其伪天王府妇女多自缢，及溺城河而死。国荃派马队追至淳化镇，生擒伪列王李万才。其自城破后逸出者，洪秀全之兄伪巨王、伪幼西王、伪幼南王、伪定王、伪崇王、伪璋王悉为马队杀毙。萧孚泗搜获李秀成及洪仁发、洪仁达於江宁天印山，搜掘洪秀全尸於伪宫，戮而焚之。国籓亲讯秀成等，供谳成，骈诛於市。

七月，鲍超连克东乡、金谿，杨岳斌等连克崇仁、宜黄，潘鼎新会克湖州，杨昌濬等克安吉，斩伪驸马列王徐朗。寇并窜广德、长兴，守军吴毓芬克四安镇，刘铭传克广德。初，秀全幼子自江宁出亡，悍党卫至州城；至是城克，伪昭王黄文英等挟之走宁国。八月，唐义训等败湖州馀寇於歙县，歼酋目伪幼孝王等九人。连日刘光明等大破寇於昌化、淳安，伪堵王黄文金、伪偕王谭体元伏诛。李远继挟秀全幼子奔江西广信，於是浙江平。

初，秀全幼子及黄、李诸酋由宁国趋昌化之白牛桥，谭酋及伪乐王之子莫桂先、伪首王范汝增等由宁国趋淳安威坪，约同窜徽境，众尚十数万。刘光明击白牛桥寇，黄酋中砲死，弟文英代领其众，踉跄西奔。黄少春斩谭体元於洪桥，并诛莫桂先等酋百五十馀人。刘明珍率所部由淳化上趋，值黄文英、李远继来犯，明珍偕魏喻义等分兵御之，创黄文英於阵。李远继挟秀全幼子遁至徽、歙之交。寇由建口渡河，我军乘其半济击之，大溃，斩伪列王邱国文等，收降卒六千馀。馀党向积溪而逸。

其已度建口者，窜至遂安，黄少春等复击走之。伪列王刘得义、萧雅泗等率二万人投诚。洪氏势益孤，乃由遂安昏口遁走开化，窜入江西。

九月，鲍超击伪康王汪海洋於宁郡，大破之，擒斩伪朝将王金瑞等百二十馀人。

席宝田追剿湖州逃寇，大歼於广昌白水岭，擒伪干王洪仁玕、伪恤王洪仁政及伪昭王黄文英，皆伏诛。沈葆桢克雩都、会昌，练勇克瑞金。宝田追寇於石城，游击周家良搜获秀全幼子於黄谷，槛致南昌省城，诛之。各路官军截剿馀寇殆尽，於是洪氏遂灭。

论曰：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馀年，用兵至十馀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当时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气遂已伤矣。中国危亡，实兆於此。成则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唯初起必讬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谶，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 列传二百六十三 循吏一

白登明汤家相 任辰旦 于宗尧 宋必达陆在新 张沐张埙陈汝咸 缪燧陈时临 姚文燮黄贞麟 骆锺麟崔宗泰 祖进朝赵吉士 张瑾 江皋张克嶷 贾朴 邵嗣尧立鼎 高廕爵 靳让? 崔华周中鋐 刘棨 陶元淳 廖冀亨 佟国珑 陆师龚鉴

清初以武功定天下，日不暇给。世祖亲政，始课吏治，诏严举劾，树之风声。

圣祖平定三籓之后，与民休息，拔擢廉吏，如于成龙、彭鹏、陈瑸、郭琇、赵申乔、陈鹏年等，皆由县令洊历部院封疆，治理蒸蒸，於斯为盛。世宗综覈名实，人知奉法。乾隆初政，循而勿失。国家丰亨豫大之休，盖数十年吏治修明之效也。及后权相用事，政以贿成，蠹国病民，乱萌以作。仁宗矫之，冀涤瑕秽。道、咸以来，军事兴而吏治疏。同治中兴，疆吏贤者犹能激扬清浊，以弥缝其间。然保举冒滥，捐例大开，猥杂不易爬梳。末造财政紊乱，新令繁兴，簿书期会，救过之不遑。又迁调不时，虽有洁己爱民者，亦不易自举其职。论者谓有清一代，治民宽而治吏严，其敝也奉行故事，实政不修，吏道媮而民生益蹙。迨纪纲渐隳，康、雍澄清之治，邈焉不可见。观此，诚得失之林也。明史所载，以官至监司为限，今从之。尤以亲民为重，其非由守令起家者不与焉。

白登明，字林九，奉天盖平人，隶汉军镶白旗。顺治二年拔贡，五年，授河南柘城知县。时大兵之后，所在萑苻啸聚。登明治尚严肃，擒诸盗魁按以法，境内晏然。悯遗黎荒残，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设条以劝耕读。十年，考最，擢江南太仓知州。釐赋税，除耗羡，雪诸冤狱，访察利弊，所摘发辄中。邻境有冤抑，赴愬上官，辄原下州为理。海滨居民因乱荡析，登明召民开垦，复成聚落。是年九月，海寇犯刘河堡，登明尽力守御，寇不得逞，遂退。十六年，海寇破镇江，由江宁败走，急攻崇明。巡抚蒋国柱治兵策应，欲遣告师期，莫敢前。登明独驾一艘夜半往，絙城入，众知援至，守益力，寇乃遁。

刘河北支有硃泾者，宋范仲淹新塘遗迹也，久淤塞。登明请於上官，疏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复令大开刘河六十里，於是震泽在北诸水悉导入海，旱潦有备，为一郡利。先是寇急时，需饷无出，以云南协饷应之，卒为大吏所劾落职。

州民列治状请留，弗得，坐废二十馀年。

康熙十八年，会台湾用兵，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素知登明，代为入赀，疏荐，起授高邮知州。值岁旱蝗，继而大水，湖涨。决清水潭，筑堤御之。严禁胥吏克减，役者踊跃从事。次年复灾，再请蠲赈，劝富民分食，全活无算。时三籓初平，军檄犹繁。登明与民约，凡供亿驿夫，闻吹笳而至，免夺民时。上官有所徵调，不轻给，然皆谅其清廉，亦无相督过者。以积劳卒官，贫无馀赀，州人醵金以殓。

入祀名宦祠，乡民多肖像立祠私祀焉。

时江南以良吏称者，汤家相、任辰旦、于宗尧，皆与登明相先后云。

家相，字泰瞻，山西赵城人。顺治六年进士。八年，授常熟知县。洁己爱民，釐剔耗蠹，抚恤凋残，善政具举。前令被劾逮问，家相左右之，力白其诬，以是忤巡按御史。时江南逋赋数百万，严旨夺各官职，家相坐免。士民争先输纳，不逾宿而额足，且以治状诉大吏，请留，勿获。既而给事中周之桂疏上其事，十三年，起授湖北南漳县。县居万山中，寇盗窟穴，时出肆掠，戕官，人咸危之。家相下车，即令坚壁清野。寇大至，家相谓同城守备曰：“寇众我寡，当效罗士信破卢明月法，可胜。”密授方略，寇果堕伏中，遂擒其魁党马成、孙信辈，斩首数百级。寇大创，远遁。於是招流亡，修学校，教养兼施，垦田六百馀顷。筑永泉、八观诸堰，民赖其力，邑以大治。疆吏交章荐之，以病乞归。

辰旦，字千之，浙江萧山人。顺治十三年进士。康熙初，授上海知县。清苦自励，敏於听断，数决疑狱，豪猾敛迹。催科以时，不大用鞭朴，百姓感其仁，输纳恐后。濒海防军将撤，密请行期，故邀军主欢饮，宣言期须少缓，次日令下，促急行。乃厚其牛酒，道上劳军，军无敢迁延他顾，居民帖然。黄龙浦为吴淞江入海要口，建闸屡圮。故事，修闸必筑坝，费不赀。辰旦仿浙人为梁法，度基广狭，约丈尺伐石，识其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复广左右护堤，约水就道，十阅月而工成。不病役，不糜帑，邑人颂之。县田没水者六千亩，赋额未除，输者率破家。前令屡勘虚实贸乱，至是巡抚慕天颜疏请复勘。辰旦喜曰：“是吾志也。”

日往来泥沙中，按旧册履丈，釐其荒者，阅二月，费皆自办，俸不足，出银钏棉布偿之。籍上，得减除额徵有差。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放还故官。复以良吏荐，入为给事中，论事切直，改大理寺丞。母忧归。旋以前廷推事诖误落职，卒於家。

宗尧，字二巍，汉军正白旗人，广西总督时曜子。以廕入监读书。康熙七年，授常熟知县，年甫十九。兴利除弊，勇於为治，老於吏事者勿逮也。时漕政积弊，粮皆民运，往往破家。宗尧议定官收官兑之法，重困得甦。其徵粮则戒期令各自输，胥吏莫由上下其手，民便之。兴文教，戢豪强，救荒疗疫，皆以诚恳肫挚出之，四年如一日。以劳致疾，卒於官，年二十有三耳。民为罢市，醵金发丧，遂葬之虞山南麓，题其阡曰“万民留葬”。

宋必达，字其在，湖北黄州人。顺治八年进士，授江西宁都知县。土瘠民贫，清泰、怀德二乡久罹寇，民多迁徙，地不治。请尽蠲逋赋以徠之，二岁田尽辟。县治濒河，夏雨暴涨，城且没。祷於神，水落，按故道疏治之，自是无水患。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自福建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群贼响应。宁都故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必达曰：“古有保甲、义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王守仁破宸濠尝用之矣。”如其法训练，得义勇二千。及贼前锋薄城下，营将邀必达议事，曰：“众寡食乏，奈何？”必达曰：“人臣之义，有死无二。贼本乌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营将遂率所部进，贼少却，必达以义勇横击之，贼奔。已而复率众来攻，巨砲隳雉堞，辄垒补其缺，随方备御益坚。会援至，贼解去。或言於巡抚，县堡砦多从贼，巡抚将发兵，必达刺血上书争之，乃止。官军有自汀州还者，妇女在军中悲号声相属，自倾橐计口赎之，询其姓氏里居，护之归。

县初食淮盐，自明王守仁治赣，改食粤盐，其后苦销引之累，必达请以粤额增淮额，商民皆便。卒以粤引不中额，被论罢职，宁都人哭而送之，饯贻皆不受，间道赴南昌，中途为贼所得，胁降不屈，系旬有七日。忽夜半有数十人持兵逾垣入，曰：“宋爷安在？吾等皆宁都民。”拥而出，乃得脱。

既归里，江西总督董卫国移镇湖广，见之，叹曰：“是死守孤城者耶？吾为若咨部还故职，且以军功叙。”必达逊谢之。既而语人曰：“故吏如弃妇，忍自媒乎？”

褐衣蔬食，老於田间，宁都人岁时祀之。越数年，滇寇韩大任由吉安窜入宁都境，后令万蹶生踵必达乡勇之制御之，卒保其城云。

陆在新，字文蔚，江南长洲人。康熙五年，以策论取士，在新夙讲经济，遂得举，除松江府学教授，教诸生以质行为先，其以金贽者却之，用不足，知府鲁某分俸助之。巡抚汤斌察其廉勤，以卓异荐。是岁江南七府一州诸长吏被荐者独在新一人，时以此服斌之知人。二十五年，擢江西庐陵知县，严重有威，境内贴然。誓不以一钱自污，钱穀耗羡，革除都尽。傍水设五仓，便民输纳。建问苦亭於衙西，访求民隐。时裹粮历山谷间，劳苦百姓，轸其灾患而导之於善。召诸生，考德论艺，如为校官时。设四门义学，刻孝经、小学颁行之。二十六年，江溢，民多溺。在新急出钱募民船往救，躬自倡率，出入洪涛中，全活无算。以受前官亏帑盈万无所抵，忧卒。初赴官时，子孔奂在京师，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从之。

卒之日，鬻书数箧以敛。庐陵人为罢市三日，请祀名宦祠，长洲人亦以乡贤祀之。

张沐，字仲诚，河南上蔡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元年，授直隶内黄知县。

县苦赋役不均，沐令田主自首，不丈而清。严行十家牌法，奸宄敛迹。大旱，自八月不雨至明年九月，民饥甚。沐力筹赈，捐赀为倡，劝富民贷粟，官为书其数，俟秋穫取偿，人争应之，民免转徙。沐为政务德化，令民各书“为善最乐”四字於门以自警。著六谕敷言，俾人各诵习，反覆譬喻，虽妇孺闻之，莫不欣欣乡善。五年，坐事免。十八年，以左都御史魏象枢荐，起授四川资阳县，途出内黄，民遮道慰问，日行仅数里。既抵任，值吴三桂据泸州，相去数百里，羽檄如织。城中人户不满二百，沐入山招抚，量为调发，供夫驿不缺。滇事平，以老乞休。

沐自幼励志为圣贤，初官内黄，讲学明伦堂，请业恆数百人。汤斌过境，与语大悦，遗书孙奇逢，称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沐因以礼币迎奇逢至内黄讲学，俾多士有所宗仰。及在资阳，供亿军兴之暇，犹进诸生诲导不倦。退休后，主讲汴中，两河之士翕然归之，多所成就。年八十三，卒。沐之自内黄罢归也，值登封令张埙兴书院，偕耿介同讲学，为文纪其事，一时称盛。

埙字牖如，江苏长洲人。以官学教习议叙知县。康熙十七年，授登封县，单骑之任。途中与登封吏同宿逆旅，吏不知也。至县三日，拜岳，誓不取一钱，不枉一人。衙前树巨石镌曰“永除私派”。设櫃，民自封投，无羡折。招集流亡，督之耕种，相其土宜，课植木棉及诸果实。大修学宫，复嵩阳书院，宋四大书院之一也，延耿介为之师。导诸生以程、硃之学。自县治达郊鄙，立学舍二十一所。课童子，以时巡阅，正句读，导之以揖让进退之礼。间策蹇驴历诸郊问所苦，有小争讼，辄於阡陌间决之。西境有吕店者，俗好讼。埙察里长张文约贤，举为乡约，俾行化导，浇风一变。里长申尔瑞负课且受杖，路拾人输税金，返之，宁受责，不利人财，埙义之，旌其门。乡民高鹏举死，妻孟年少，舅欲强嫁之，孟哭夫墓将自缢，埙適微行，问其故，给以银米劝还家而免其徭，岁时存问，俾终其节。县故多胥役，时狱讼日尟，奸伪无所容，诸胥多自引去。其更番执事者，退则操耒耜为农，以在官无所得钱也。开萼岭二百里，复古轘辕路。建古贤令祠，修鄢公墓，崇祯末为令守城抗贼死者也。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大书“官清民乐”於门。耿介尝叹曰：“年来嵩、洛间，别一世界矣！”二十二年，以卓异荐，擢广西南宁通判。去之日，民遮道哭，立祠於四乡，肖像祀焉，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宁，未几，乞归。母丧，服除，赴京师，卒。

陈汝咸，字华学，浙江鄞县人。少随父锡嘏讲学证人社，黄宗羲曰：“此程门之杨迪，硃门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会试第一，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福建漳浦知县。民好讼，严惩讼师，无敢欺者。县中赋役故责户长主办，版籍混淆，吏缘为奸。汝咸躬自编审人丁，各归现籍。粮户自封投纳，用滚单法轮催，以三百户为一保，第其人口多寡供役。五年一编丁，而役法平。吏胥以不便挠之，大吏摇惑，汝咸毅然不回，奸人无所施技。民乐输将，赋无逋负。

俗轻生，多因细故服断肠草死，挟以图财，力惩其弊，令当刑者掘草根赎罪。

禁舁神疗病，晓示方证，自制药以济贫者。毁学宫伽蓝祠，葺故儒陈真晟、周瑛、高登诸人所著书表章之。归诚书院，乃黄道周讲学地，为僧据，逐而新之。无为教者，男女群聚茹蔬礼佛，籍其居为育婴堂。西洋天主教要大吏将於漳浦开堂，卻止之。修文庙，造祭器，时会邑中士绅於明伦堂讲经史性理诸书。设义学，延诸生有学行者为之师。修硃子祠。教养兼施，风俗为之一变。会大水骤涨，几及城堞，舆钱登城，多为木筏，渡一人与钱三十，人皆以钱助拯，活者数千。多方抚恤，虽灾不害。

土寇伏七里洞，将入海，发兵击之，走山中。密招贼党，诱擒其渠曾睦等，馀党悉散。又擒海盗徐容，尽得贼中委曲，赦其罪，责以招抚。诸盗归诚，海氛遂清。

汝咸任漳浦凡十有八年，大吏因南靖多盗，调使治之，县民请留不得，扌冓生祠曰月湖书院，岁时祀之。汝咸至南靖，诸盗自首就抚，开示威信，颂声大作。

四十八年，内迁刑部主事，擢御史。疏言：“商船出海，挂号无益，徒以滋累。”

又言：“海贼入内地，必返其家。下海劫掠，责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踪迹，责之本籍县令；当力行各澳保甲。”会海盗陈尚义乞降，汝咸自请往抚。圣祖命郎中雅奇偕汝咸所荐阮蔡生往，尚义率其党百馀人果就抚，擢通政使参议。五十二年，奉使祭炎帝神农、帝舜陵，并颁赉驻防兵。遍历苗疆，审度形势抚驭之策。历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少卿。五十三年，命赴甘肃赈荒，徒步穷乡，感疫，卒於固原。漳浦士民闻之，奔哭於月湖书院，醵金置田，岁祀不绝。著有兼山堂遗稿、漳浦政略诸书。

缪燧，字雯曜，江苏江阴人。贡生，入赀为知县。康熙十七年，授山东沂水县。

时山左饥，朝使发赈，将购米济南。燧以路远往返需日，且运费多，不便。请以银给民自买，当事以违旨勿听。燧力争以因地制宜之义，代草疏奏请，得允。既而帑金不足，倾囊以济之。洊饥之后，民多流亡，出私钱为偿逋欠，购牛种，招徠复业。

因捕剧盗已获复逸，被议归。寻复官。

三十四年，授浙江定海县，故舟山也，设治未久，百度草创。海水不宜穀，筑塘岸以御咸蓄淡，修复塘碶百馀所，田日增辟。缮城濬濠，葺学宫，建祠庙，役繁而不扰。地瘠民贫，完赋不能以时，逾限者先为垫解，秋后输还。旧有涂税，出自渔户网捕之地，后渔涂被占，苦赔累，为请罢之。地故产盐，无灶户，盐运使屡檄设厂砌盘，官为收卖。燧持不可，请仿江南崇明县计丁销引，岁完盐税银四十二两有奇，著为例。学额多为外籍窜冒，援宣平县例，半为土著，半令他县人认垦入籍以充赋。又以土著不能副额，扩建义学，增廪额以鼓舞之，文教兴焉。民间日用所需，多航海市诸郡城，关胥苛索，请永禁，立石海关。海屿为盗薮，随监司历勘，凡羊巷、下八、尽山、花脑、玉环、半边、牛韭诸岛，权度要害措置之，盗风顿戢。

同归域者，海上死事诸人瘗骨处，捐赀修葺，建成仁祠，以劝忠义。

历权慈谿、镇海、鄞县及宁波府事，皆有惠政。擢杭州府同知，未任。五十六年，卒於定海。士民援唐王渔、宋赵师旦故事，留葬衣冠，奉祀於义学，名之曰蓉浦书院，蓉浦，燧自号也。遗爱久而不湮，光绪中复请祀名宦祠。燧任定海前后二十二年，赐四品顶戴，赐御书。后虽擢官，迄未离任。时朝廷重守令，循良多久於其职。陈汝咸治漳浦十有八年，陈时临治汝阳亦二十年。一邑利病，无所不知，视如家事，故吏治蒸蒸日上云。

时临，字二咸，浙江鄞县人。少从陈锡嘏学，得闻证人书院之教。家贫，游京师。三籓之变，从军叙功，授湖南城步知县。父忧归，庐墓三年。康熙三十年，起授河南汝阳县，兵乱之后，风俗大坏，民不知丧礼。时临为斟酌古今所可通行者，衰绖聚饮之风以息。杨埠有支河，久淤，濬复其旧，民获灌溉之利。河南诸县多食芦盐，独汝宁一郡食淮盐，芦商欲并之，时临谓：“芦盐计口而授，不问其所需之多寡，以成额给之，是厉民也。吾不能为河南尽革其害，反徇商人意以害境内乎？”

力争得止。巡抚徐潮亟称之，於是前后诸大吏皆以为循吏当令久任，数报最，数留之。时临亦与民相安於无事。后擢兵部主事，宦橐萧寥，临行，百姓扶老载弱相送数十里。逾年，以病乞归，卒。

姚文燮，字经三，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福建建宁府推官。建宁俗号獷悍，以睚眦仇杀者案山积，文燮片言立剖，未数月囹圄为空。有方秘者，杀方飞熊，前令已谳定大辟。文燮鞫得飞熊初为盗，尝杀秘一家，既就抚，秘乃乘间复仇，不可与杀平人等，秘得活。大吏谓文燮明允，凡疑狱辄委决之。有武弁被杀，株连众，文燮仅坐数人罪。大吏骇曰：“此叛案，何遽轻率？”文燮曰：“某所据初报文及盗供也。”盖乡民逐盗，弁適遇之，从骑未至，为盗所杀而盗逸，营中执为民叛杀弁。文燮检得初报文，而盗亦获，自供杀弁，故得其情。

时耿氏建籓，其下多怙势虐民，贷民钱而夺其妻女。文燮悉使讦发，为捐募代偿，赎归百数。奉檄主丈田事，建宁环郡皆山，民依山凿田，每陡峻不能施弓绳，文燮授吏勾股法，计田广狭，增减为亩，区画悉当。值边海修战船，或拟按户口出钱，文燮上陈疾苦，筹款以代，民乃安。秩满，报最。康熙六年，诏裁各府推官，去职。

八年，改直隶雄县知县。浑河泛溢，浸城，文燮修城筑堤，造桥利涉者。邑贡狐皮为民累，条上其弊，获免。地近京畿，膏腴多圈占为旗产，文燮为民争之。旗人请於户部，遣司官至，牵绳量地，绳所及，民不得有。文燮拔刀断绳，司官见其刚直，词稍逊。未几，有旨退地还民。团练屯丁，以资守望，盗贼屏迹。报垦地，蠲耗羡，减盐引，恤驿政，拊循疮痏，民庆更生。

擢云南开化府同知，摄曲靖府阿迷州事。吴三桂叛，文燮陷贼中。密与建义将军林兴珠有约，为贼所觉，被系，乘隙遁，谒安亲王岳乐军中。王以闻，召至京，赐对，询军事甚悉。滇寇平，乃乞养归。

黄贞麟，字振侯，山东即墨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十八年，授安徽凤阳推官，严惩讼师，閤郡懔然。大旱，祷雨未应，贞麟曰：“得无有沈冤未雪，上干天和乎？”

於祷雨坛下，立判诸大狱，三日果雨。江南逋赋案兴，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各逮绅民百馀人系狱候勘。狱不能容，人皆立，贞麟曰：“彼逋赋皆未验实，忍令僵死於狱乎？”悉还其家。及讯，则或舞文吏妄为注名，或误报，或续完，悉原而释之，保全者五百家。

河南优人硃虎山，游食太和，发长数寸，土猾范之谏与昝姓有隙，诬以藏匿故明宗室谋不轨。事发，江宁推官不敢问，以委贞麟，贞麟力白其诬。逮至京师复勘，刑鞫无异，乃释昝姓而治之谏罪。颍州民吴月以邪教惑众，株连千馀人，贞麟勘多愚民无知，止坐月及为首者。捕人索财於水姓，不得，指为月党，追至新蔡杀之。

乡人来救，并诬为月党。抚镇发兵围之，系其众至凤阳。贞麟廉得实，惩捕而尽释新蔡乡人。其理枉活人类如此。旋以他事解官，得白。

康熙九年，改授直隶盐山知县，地瘠而多盗，立法牌甲互相救护。有警，一村中半守半援，盗日以息。清里役，逃亡者悉与豁除，不期年，流民复业数百家。十二年，旱，谓父老曰：“大吏使勘灾者至，供给惟官是责，不费民一钱。”及秋徵，吏仍以旧额进。贞麟曰：“下输上易，上反下难。待准蠲而还之，反覆间民必受损。”

立令除之。又永革杂派陋例，民皆感惠。内擢户部山西司主事，山西闻喜丁徭重，力请减之。监督京左、右翼仓，因失察侵盗罢职，卒於家。

骆锺麟，字挺生，浙江临安人。顺治四年进士副榜，授安吉学正。十六年，迁陕西盩厔知县。为政先教化，春秋大会明伦堂，进诸生迪以仁义忠信之道。增删吕氏士约，颁学舍。朔望诣里社讲演，访耆年有德、孝弟著闻者，见与钧礼，岁时劳以粟肉。立学社，择民间子弟授以小学、孝经。饬保伍，修社仓。莅狱明决，所案治即势豪居间莫能夺，人畏而爱之。县城去渭不十里，锺麟行河畔，知水势将南浸，议自览家寨迤东开复故道，众难之。康熙元年夏，大雨，渭南溢，且及城，斋沐临祷，自跪水中，幸雨止，水顿减，徙而北流者数里。兼摄兴平、鄠两县，兴平豪右分为部党，前令不能治，廉得其状，收案以法。奏最，内迁北城兵马司指挥，复出为西安府同知。

八年，擢江南常州知府。常州、县赋重，科条繁多，吏缘为奸。锺麟立法钩稽清逋，吏受成事而已。属邑岁例餽漕羡三千金，锺麟曰：“利若金，如吾民何？”

峻却之。诸漕卒咸敛手奉法。

初，锺麟在盩厔以师礼数造李颙庐，至是创延陵书院，迎颙讲学，率僚属及荐绅学士北面听。问为学之要，颙曰：“天下之治乱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学术。人心正，风俗移，治道毕矣。”锺麟书其言，终身诵之。已而江阴、靖江、无锡诸有司争礼致颙，颙为发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说，士林蒸蒸向风，吏治亦和。

九年，大水，发仓廪，劝富人出粟赈，民无荒亡。十年夏，大旱，葛衣草履，步祷不应，责躬籥天，言知府不德累民，涕泣并下。寻丁母忧，士民乞留，不可。

既归，连遭父丧，以毁卒。郡人论贤有司知治体必首推锺麟。先锺麟守常州者，祖重光、崔宗泰，皆有名。其后有祖进朝，政声尤著。重光官至天津巡抚。

宗泰，奉天人。顺治初，授松江府同知，以敏幹称。擢常州知府，政尚严厉，善钩距，吏民惊为神明。十三年，大兵征闽，过郡久驻，人情恇扰，宗泰先期储偫，纤悉备具。有游骑入村落，逐妇女溺水死，宗泰夜叩营门，白将军缚置之法。时时单骑巡行，遇小有剽夺，隶传呼“崔太守来”，皆引避去，民得安堵。令甲，府漕以推官监兑，推官懦而卫弁横。宗泰自请於漕督，檄之监兑，盛驺从，带刀建临仓，弁卒悚惧，竟事无譁。寻以事左迁福建延平府同知。后乞免归。

进朝，亦奉天人。以廕监起家。康熙二十三年，由部郎擢授常州知府，有惠政，以失察镌级去，士民呼籥於巡抚汤斌，请留进朝。斌上疏言：“进朝履任未一载，操守廉、治事勤，臣私心重之。顷缘失察法宝事降调，常州五县士民辄号泣罢市，赴臣请留，日不下数千人。臣谕以保留例已久停，士民谓常州四十年未有爱民如进朝者，其减繇轻耗，兴学正俗，戢奸除暴，息讼安民，穷乡僻壤，尽沾惠泽。朝廷轸念东南，如江宁府知府于成龙，特恩超擢，吏治丕变。进朝操守才幹可与成龙颉颃，而独以一眚被谪，士民攀留，言之泣下，臣不知进朝何以感人之深如此。臣受事四日始获法宝，是受事之日，已为失察之日，且当候处分，何敢代人凟奏？惟臣蒙恩简畀封疆大任，属吏之败检者得纠劾之，廉能者不能为之一言，非公也。民情皇皇如是，而不为之解慰安辑，非仁也。畏罪缄默而使舆情不上闻，非忠也。敢据情陈奏。”章下部议，格不行。圣祖谕曰：“设官原以养民，汤斌保奏祖进朝清廉，百姓同声恳留，可从所请，以劝廉吏。”进朝复任。未几，以老疾乞免，民恆思之不置云。

赵吉士，字天羽，安徽休宁人，寄籍杭州。顺治八年举人。康熙七年，授山西交城知县。县居万山中，地产马，饶灌木，时禁民间牧马，停南堡村木厂，民困，往往去为盗。武弁路时运贪而扰民，民杀时运作乱，与大同叛将姜瓖合，连破诸邑。

及瓖诛，馀盗匿山中。吉士到官，定先抚后剿之策，有投抚者，给示令招其党。诇知群盗阴事，选乡兵，得技优者百人。令绅户家出一丁，与民均役。分夕巡城，行保甲法，匿贼者连坐，邻盗相戒不入境。

时交城多抗赋，河北都者赋倍他都。吉士往谕朝廷德意，勖以力耕勿为盗，众悚息。日暮寝陶穴中听讼，左右多贼党，吉士阳若勿知，诘朝深入，察其形势。最险者曰三坐崖，东西两葫芦川绕其下。塞葫芦口，则官军不得登。吉士默识之而还。

交山贼杨芳林、芳清等时出肆掠，九年春，吉士入山劝农，抚姜瓖旧卒惠崇德，询得二杨所在，命二卒立擒至，杖系之。贼渠任国铉、锺斗等纠众尾之不敢发。会有陕西叛弁黄某入葫芦川与国铉合，吉士谋间之，遣山民持书付国铉等，伪误投黄所，黄得书疑国铉等，率众去。国铉等既失黄弁，无所恃，有投诚意。静乐盗李宗盛踞周洪山，遣其党赵应龙劫清源，吉士遣惠崇德入山说国铉等，令献赵应龙可免罪。

国铉与宗盛绐应龙缚付崇德，应龙恨为所卖，尽发诸盗阴谋。吉士会兵剿宗盛，复遣崇德往说国铉等使无动，遂擒宗盛，贼党益涣。

十年，廷旨下总督治群盗，期尽剿绝。吉士曰：“交山剧贼不过十馀人，其它率乌合，一闻尽剿，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反为贼用。今靖安堡初复，请协兵三百以驻防为名，克期入山，可一战擒也。”靖安堡者，近葫芦口三十里，昔以屯兵，吉士就废垒新筑之。守备姚顺率兵至县，吉士约期进屯。先期七日置酒大享客，夜半，席未散，吉士上马会师，疾驱四十里至水泉滩。分三队，一袭东葫芦，一袭西葫芦，自偕姚顺进驻东坡底，为两葫芦要道。东西贼援并绝，国铉等为内应，呼曰：“官兵入山矣！”两葫芦贼皆走上三坐崖。吉士遣人至崖下语之曰：“汝等良民，毋为贼胁，官且按户稽丁，不在即以贼论。”众乃稍稍去，仅存二百馀人。分兵要贼去路，贼四窜，被获颇众。分搜巢穴，纵降贼，质其妻子，俾捕他贼以自赎。

入山旬有六日，盗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终不附贼者三十七家，赉以羊酒，立为约正；其素不与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编其籍入都图。自后交山无贼患。吉士初患山路险阻，命每都具一图，鳞比为大图，召父老询径途曲折注之，以次及永宁、静乐邻县诸山。每获贼，善遇之，因得诸贼踪迹。上官知其能，不拘以文法，用卒成功。

治交城五年，百废俱举，内迁户部主事，监扬州钞关，擢户科给事中。忌者劾其父子异籍被黜，寻补国子监学正。四十五年，卒，祀交城名宦祠。

张瑾，字去瑕，江南江都人。康熙二年举人。十九年，授云南昆明知县。时吴三桂初平，故军卫田隶籓府者，徵租量丰歉收之，事平沿为额，民不能供。又军兴后官司府署器用皆里下供应，而取给於县，故昆明之徭，尤重於赋。瑾请於大吏，奏减其赋，不可；乃疆画荒地，招流亡，给牛种，薄其徵以济军卫之赋。一年垦田千三百馀亩，三年得万馀亩。又均其徭，里蠹无科派，奸民无包收，诸侵渔弊皆绝。

民旧供县公费日十金，瑾曰：“吾食禄於君，不食佣於民。”革之。总督曰：“陈仲子之廉，能理剧乎？”又问：“今家几何人？”对曰：“子一，客与仆各二。”

瞷之，信，皆惊异。自公费除而上之取给者亦减。

昆明池受四山之水，夏秋暴涨，怒流入闸河。沙石壅塞，水乃溢。浸濒池田，岁劳民力濬之。晋宁州境毗於昆明，受东南诸箐之水，旧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议凿之以通闸河。瑾按地势为图白之曰：“闸河独受昆明之水，已不能吐纳，沙石旁溢为害，岂可更受晋宁水乎？且其地高若建瓴，沙石荦确尤甚，殆不可治。”台司持之坚，则指图争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总督范承勋曰：“令言是也。”

议遂寝。

县有止善、春登、利城诸里田，坳垤错出，不旱则潦。瑾廉得旁近有白沙、马袅、清水三河，可资蓄泄，年久湮塞，率民濬治。三月河复，田以常稔。大小东门外旧皆市，兵后为墟，盗贼窟其中。为创造室庐，以居流亡，移城中骡、马、羊诸市实之。货廛牧场相比，盗遂绝迹。安阜园者，故籓囿也，请耕之以食孤贫废疾而无告者。

是时上官多贤者，每倚信瑾。兵备道欲以流民所垦田牧马，求之期年，不与，久亦称其直。将军仆杀人，按察使置酒为请，阳诺之，退而正其罪。巡抚仆子谋夺士人聘妻，即县庭令士人行合卺礼，判曰：“法不得娶有夫之妇，妇乘我舆，壻乘我马，役送之归，有夺者治其罪。”时人作歌诗以传之。初至，滞狱以百数，断讫皆当。后一省疑狱辄付瑾治，屡有平反。居三年，病卒。士民图其像藏之，请祀名宦祠。

江皋，字在湄，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八年进士，观政刑部。父病，乞养归。丧除，授江西瑞昌知县。故事，岁一巡乡堡、校户籍，敛舆马费，皋罢之。县城近河，壖岸善崩，屡决改道，环城无隍，民病汲。皋出俸金，率先效力，筑坚堤，濬壅塞。

水复其故，形势益壮，民居遂蕃。三籓叛，县界连湖南，土寇乘间起。皋曰：“吾民缘饥寒出此，迫之则走藉寇”。饬乡、保长开谕抚安，而密督丁壮巡查，屡擒其魁，盗遂息。居七岁，考最，迁九江府同知，寻擢甘肃巩昌知府。大军入蜀，治办军需。值岁除，檄徵骡马千匹，茭刍器具，取具仓猝。皋策画便宜，供应无缺。士卒骄悍，所过渔夺百姓，皋遇，辄缚送军主，斩以徇，繇是肃然。

越四岁，调广西柳州。时新收岭西，兵犹留镇。军中多掠妇女，皋白大吏，檄营帅，籍所掠送郡资遣，凡数百人。军饷不继，士譁噪将变，皋驰谕缓期，趣台司发饷，应期至，军乃戢。郡民王缵绪，故官家子，经乱，产为四奴所据，只身寄食僧舍。皋诘得之，悉逮捕诸奴。奴惧，纳二千金乞免，佯受之。讯伏罪，乃出金授缵绪，命奴从归，尽还其产，柳人歌诵之。太和殿大工兴，使者采木，民大恐。长老言故明采木於此，僵仆谿谷，横藉不可数。皋曰：“上命也，何敢匿讳！”使者至，令民前导，自控骑偕使者往视。巨木森挺绝巘，下临深谷。下骑，掖使者攀援以登，崖益峻，无侧足所。使者咋舌曰：“是不可取。”还奏免役。民讙呼，戴上恩德。

寻被荐提学四川，以母丧解官。服阕，补陕西平庆道副使，迁福建兴泉道参政。

以事左迁，旋以恩复职，卒於家。皋於广西声绩最著。其后称张克嶷、贾朴。

克嶷，字伟公，山西闻喜人。康熙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有狱连执政族人，诸司莫敢任，克嶷请独任之。内务府以其人出使为辞，克嶷钩提益急。牒问奉使何地、归何期，力请部长入告。事虽格，闻者肃然。出为广西平乐知府，瑶、僮杂居，盗不可诘。克嶷至浃月，以信义服苗酋。获巨盗二人，毙其一，宥其一，责以侦缉，终其任盗不敢窥。调广东潮州，属县贼蜂起，或称明裔，聚众千馀人。克嶷疾驰至其地，命吏士速据白叶祁山，设疑兵，贼不敢逼。会夜半，大风起，简健卒二百斫其营，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噪出兵以助之，贼奔祁山，要击之，斩其渠魁三人，众散乞降。巡抚将上其功，克嶷曰：“此盗耳，而称明裔，兴大狱，株连多，恐转生变。”乃以盗案结。郡有大豪戕亲迎者於路而夺其妻，克嶷微行迹而得之。狱成，当大辟。监司以督抚命为之请，曰：“稍辽缓之，当有以报。”克嶷曰：“吾官可罢，狱不可鬻也。”卒寘诸法。或假亲王命以开矿，缚执之。其人出龙牌，克嶷命系之狱，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杀之。丁父忧归，遂不出。年七十六，卒。

朴，字素庵，直隶故城人。贡生。康熙二十三年，授广西柳州同知，有政声。

思明土属负固抗官，大吏知其能，调任思明治之。夜遣健卒潜入山，焚贼寨，遂出降。署思明知府，土田州岑氏母子相争，土目陆师等构之以为利，杀人千馀。朴至切谕，母子俱感泣。师等聚众谋不轨，先慑以兵，单骑往，晓以祸福，乃听命。建明伦堂，设义学，代完寒士逋粮。民立生祠奉之。擢贵州平越知府，罣误去官。朴在广西，尝条上边事，巡抚彭鹏奇其才。四十年，诏举廉吏，鹏特疏荐，授江南苏州知府。与吏民相见以诚，屏绝请讬，政声大起。四十六年，圣祖南巡，幸苏州，嘉其清廉为吴中最，擢江常镇道，吴民数千人遮道请留贤守，御书“宜民”匾额赐之。调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布政使参政，仍兼管苏州府事，从民原也。革四府徵粮例规，积弊一清。忤总督噶礼，摭事劾之，四十九年，去官。留吴门三年，归里卒。

邵嗣尧，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康熙九年进士，授山东临淄知县。有惠政，以忧去。十九年，服阕，补直隶柏乡。兴水利，减火耗，禁差扰，民安之。县人大学士魏裔介为嗣尧会试座主，家人犯法，严治之，不少贷。又有旗丁毒殴子钱家，入县庭，势汹汹。嗣尧不稍屈，系之狱，移文都统讯主者，主者不敢承，具论如法。

值岁饥，或言勒积粟家出粟，嗣尧曰：“人惟不积粟，故岁饥则束手，吾方蕲令积粟家获厚利，何勒为？”已而蠲粟者众，岁不为灾。有言开滏阳河通舟楫者，巡抚于成龙使嗣尧往相度，嗣尧力持不可，谓：“此河旱潦不常，未可通舟楫。即或能通，恐舟楫之利归商贾，挑濬之害归穷民矣。”事遂寝。

盗杀人於县界，立捕至，置之法。或毁於上官，以酷刑夺职。尚书魏象枢奉命巡视畿辅，民为申诉，事得白。于成龙复荐之，补清苑。嗣尧益感奋自励，屡断疑狱，人以包孝肃比之。二十九年，尚书王骘荐嗣尧清廉慈惠，行取，擢御史。三十年，出为直隶守道，持躬清介，苞苴杜绝。遇事霆发机激，势要惮之。所属州县，肃然奉法。

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圣祖谕曰：“学政关系人材，朕观陆陇其、邵嗣尧操守学问俱优，若以补授，必能秉公校士，革除积弊。”时陇其已卒，遂命嗣尧以参议督学江南。既莅事，虚衷衡校，论文宗尚简质，著四书讲义，传示学者。甫试三郡，以积劳遘疾卒。身无长物，同官敛赀致赙乃得归葬。士民思之，为立祠肖像以祀焉。

圣祖澄清吏治，拔擢廉明，近畿尤多贤吏，如彭鹏、陆陇其及嗣尧，当时皆循名上达，闻於天下。鹏及陇其自有传。又有卫立鼎、高廕爵、靳让，治绩亦足媲美。

立鼎，字慎之，山西阳城人。康熙二年举人，授直隶卢龙知县。地当两京孔道，驿使旁午，供张糗崿，悉自营办，不以扰民。先是县中徵粮，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纳草以银代，仍抑价买诸民间。立鼎令输户含纳奇零，统归斛斗，徵草则以本色输，民甚便之。兴行教化，奖拔士类，丕变其俗，尤以清廉著称。尚书魏象枢及侍郎科尔坤奉命巡畿内，至卢龙，已治具，不肯食，仅啜一瓯。曰：“令饮卢龙一杯水耳，吾亦饮令一杯水。”诸大狱悉以咨之，立鼎引经准律，象枢大称善。于成龙之巡抚直隶也，尝迎驾於霸州，奏举循吏，以立鼎、陆陇其并称。嗣巡抚格尔古德以事至卢龙，谓立鼎曰：“令之苦，无异秀才时。秀才徒自苦，今令苦而百姓乐，非苦中之乐乎？”疏荐立鼎治行第一，灵寿令陆陇其次之。内迁户部郎中，秩满授福建福州知府，以年老致仕归。教授乡里，以倡论道学为事。年七十有六，卒。

廕爵，字子和，奉天铁岭人，隶汉军。康熙初，谒选，授直隶蠡县知县。县多旗屯，居民田之半，佃者倚勋贵为奸利，持吏长短。河数决孟尝村，岁比不登，民大饥。廕爵至，曰：“吾未暇理他政，且活民。”仓有粟二万石，请发以赈。牍再上，不许；请解官，乃许之五千石。廕爵曰：“若今岁又恶，民不能偿，二万石、五千石等死耳，吾且活吾民。”乃尽发之。更出帑五百金贷民种麦。夏旱，蝗起，捕蝗尽。秋又大霖雨，河暴溢，率吏民冒风雨捍御，堤完而岁大熟，民乃安。某甲以财雄诸佃，多为不法，诬诸生为奴，而籍其田。按治得实，置之法。豪猾忄习服，莫敢犯令。於是设义仓，置乡学，尊礼贤士，民大和悦。调三河，一以简易为治。

或问之，曰：“前令已治矣，何纷更为？”前令，彭鹏也。圣祖校猎至三河，问父老：“高令与彭令孰贤？”对曰：“彭廉而毅，高廉而和。”上称善，擢顺天府南路同知。于成龙问以捕盗方略，条上三事，略言：“盗以旗屯为逋逃薮，请严保甲首实之令，使无所匿，而平日能使之衣食粗足，则可不至为盗。”成龙韪之。会丁父艰归。成龙总督南河，筑界首堤，以属廕爵。堤成，上南巡阅工，召见，赐克食。

起复补湖北德安府同知，累擢四川松茂道、直隶口北道，皆有惠政，卒於官。子其倬，官至大学士，自有传。

让，字益庵，河南尉氏人。康熙十八年进士，授浙江宣平知县。旱灾，请蠲甚力，巡抚张鹏翮以为贤。父忧去，服阕，授山西汾西。会亲征漠北，供张杜绝扰累，民力不足，请以正赋办治。行取，擢御史，数上疏言察吏安民，实行教养。圣祖谕曰：“朕御极四十年，惟冀天下黎庶尽获安全，边疆无事。如靳让所言，必令家给人足，无一人冻馁，此非朕所可必者，恐其不过徒为大言。曩者钱鎯、卫既齐亦曾为此言，及后用为大吏，皆不能自践其语。靳让曾为县令，其所为能如是乎？通州驿马事繁，著调为通州知州，果能如所言，朕即超用。”上意欲试之也，许其便宜启奏。让布衣羸马之官，皇庄、旗庄恣肆病民，绳以法，不少贷。私钱、私铸悉禁止。时禁河捕鱼，诬累平民，让分别治之。奸商藉权贵势，谋专卖麦豆及设姜肆牟利，并拒绝。上闻，皆韪之。会学政更替，命九卿举所知。上曰：“朕亦举一人。”

命以佥事督学广西。逾年，调浙江，除弊务尽，教士先德行而后文艺。值南巡，召对，褒奖曰：“汝不负朕举，朕将用汝为巡抚。”让以母老乞终养，赐御书“天庥堂”额以荣其母。寻母丧，以毁卒。

崔华，字莲生，直隶平山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六年，授浙江开化知县。

政务宽平，建塾校艺，士争乡学。县旧有里总，主赋税，横派滋扰，除之。又以虚粮为累，请豁於上官，未竟其事。十三年，耿籓乱作，县南垦户多闽人，竖旗以应，城守千总吴正通贼，陷城，露刃相逼。华从间道出，檄召十六都义勇郑大来、夏祚等，涕泣开谕，立聚万人，躬冒矢石，阅五日，城遂复。总督李之芳上其事，诏嘉之。

时闽寇方炽，分三路犯浙。衢州当中路之冲，县城再陷，惨掠尤甚，民无叛志。

华率兵退保遂安，图恢复，时出有所擒斩。大兵扼衢州，久与贼持。十五年春，始遣将由遂安复开化，至秋，大破贼军。浙境渐清，流亡初集，积逋尤多。华图上遗黎困苦状，乞为请命，尽蠲十三年至十六年额赋。赎民之流徙者，俾得完聚。疫疠盛行，广施药饵，全活无算。

先后论功，十九年，擢江南扬州知府。值湖、河并涨，属县被灾者众，华加意抚恤。二十三年，命九卿举中外清廉之吏，廷推七人，外吏居其三，华为首焉。擢署两淮盐运使，军兴商困，乃权宜变通，令先行盐、后纳课，务与休息，商力甦而赋亦无缺。先是湖南诸府因兵蠲引三十九万有奇，至是有请补行蠲引者。华以两淮浮课重，又带加斤，若补蠲引，必致额售者滞销误课，力言不便，事得寝。三十一年，迁甘肃庄凉道，未行，卒。淮商祠祀之。

周中鋐，字子振，浙江山阴人。康熙中为江南崇明县丞。崇明故重镇，兵籍千人，欲预取军食於官，不获，彀刃譁噪。官吏咸避匿，中鋐独挺身前，宣布顺逆利害，感切耸动，众皆投械散。擢华亭知县，民有被诬杀人久系狱，中鋐立出之，而坐其实杀人者。提标兵庇盗，前令莫敢问，中鋐捕治置诸法，境内乂安。四十三年秋，大霪雨以风，海水骤溢，漂数县。乃具衣糗棺槥救恤之，又为请赈蠲租，活民甚众。雍正四年，以催科不及格罢，县民万数遮言，上官闻於朝，得复职。

"

时左都御史硃轼被命修海塘，知中鋐贤，悉以事付之。塘成，丁母忧，民复籥留，中鋐先已擢松江知府，至是予假治丧，还视府事。五年，议濬淞、娄诸水，以中鋐署太仓知州，董其役。六年二月，筑坝於陈家渡，一再溃，与千总陆某昼夜冒险指挥，仓卒覆其舟，既殁而筑合。事闻，赠太仆寺少卿。

当中鋐令华亭时，奉贤犹隶境内，后析为县，中鋐適为知府，至是民怀其泽，奉以为奉贤城隍之神，岁时祈报，著灵异，长洲王芑孙为庙碑纪其事。道光七年，巡抚陶澍复濬吴淞江，疏请立庙江干。

刘棨，字弢子，山东诸城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三十四年，授湖南长沙知县，以廉明称。时讹言裁兵，抚标千人环辕门大噪，棨为开陈大义，预给三月饷，示无裁意，众乃定。总督吴琠以循良荐之。三十七年，擢陕西宁羌知州。关中大饥，汉南尤甚。州无宿储，介万山中，艰於輓运。棨请贷邻邑仓粟，约民能负一斗至者予三升，不十日輓三千石。大吏下其法赈他邑，咸称便。又奉檄赈洋县，移粟沿汉而下。棨先遍历审勘，克期给发，数日而毕。谓洋令曰：“此粟贷之官，倘民不能偿，吾两人当代任。”比秋大熟，洋县民相勉还粟，不烦催督。

始宁羌地苦凋瘵，棨为均田额，完逋赋，补栈道，修旅舍。安辑招徠，期年而庐舍萃集。山多槲叶，民未知蚕，遣人旋乡里，赍蚕种，募善蚕者教之，人习其利，名所织曰“刘公绸”。士苦无书，为召贾列肆，分购经籍，建义塾，亲为讲解。

四十一年，擢甘肃宁夏中路同知，未赴，母忧去。以代民完赋，负累不能行，嘱弟代售遗产，不足，弟并以己产易金偿负。民闻之，争输金为助，卻不受。服阕，补长沙府同知。入觐，奉温旨，试文艺於乾清门，即日擢山西平阳知府。裁汰陋例，蠲除烦苛，讼牍皆立剖决之。四十八年，九卿应诏举廉能吏，以知府被举者，惟棨与陈鹏年二人。

四十九年，擢直隶天津道副使，迎驾淀津，诏许从官恭瞻亲洒宸翰。棨因奏兄果昔官河间知县，奉“清廉爱民”之褒，乞赐御书“清爱堂”额，上允之。历江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五十五年，上询九卿，本朝清介大臣数人，求可与伦比者。

九卿举四人，棨与焉。驾幸汤泉，又以棨治状语诸从臣，会廷推巡抚，共荐棨，上嘉纳之。以四川用兵，未轻调。五十七年，卒於官。

兄果，官山西太原府推官，有声。改河间知县，康熙八年，驾幸河间，问民疾苦，父老陈果治状，召见褒之。卒，祀名宦。棨子统勋、孙墉、曾孙镮之，并为时名臣，自有传。

陶元淳，字子师，江苏常熟人。康熙中举博学鸿词，以疾不与试。二十七年，成进士，廷对，论西北赋轻而役重，东南役均而赋重，原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

阅者以其言戆，置二甲。三十三年，授广东昌化知县，到官，首定赋役，均粮於米，均役於粮。裁革杂徵，自坊里供帐始，相率以力耕为业。县隶琼州，与黎为界，旧设土舍，制其出入，吏得因缘为奸，元淳立撤去。一权量，定法度，黎人便之。城中居人，旧不满百家，至此户口渐蕃。元淳时步行闾里间，周咨疾苦，煦妪如家人。

琼郡处海外，军将多骄横，崖州尤甚。元淳尝署州事，守备黄镇中以非刑杀人，游击余虎纵不问；且贪，索黎人献纳。元淳廉得其状，列款以上，虎私以金贿之不得，造蜚语揭之。总督石琳下琼州总兵会讯，元淳申牍曰：“私揭不应发审，镇臣不应侵官，必挫执法之气，灰任事之心。元淳当弃官以全政体，不能蒲伏武臣，贻州县羞也。”初鞫是狱，镇中令甲士百人佩刀入署，元淳据案怒叱曰：“吾奉命治事，守备敢令甲士劫持，是藐国法也。”镇中气慑，疾挥去，卒定谳，论罪如律。

崖人为语曰：“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而总督卒因元淳倔彊，坐不检验失实，会赦免。复欲於计典黜之，巡抚萧永藻初授事，曰：“吾初下车，便劾廉吏，何以率属？”为言於总督，乃已。

元淳自奉俭约，在官惟日供韭一束。喜接诸生，讲论至夜分不倦。屡乞病未果，竟以劳卒於官。昌化额田四百馀顷，半沦於海，赋不及二千，浮粮居三之一，民重困。元淳为浮粮考，屡请於上官，乞豁除，无应者。乾隆三年，元淳子正靖官御史，疏以入告，竟获俞旨免焉。

廖冀亨，字瀛海，福建永定人。康熙二十九年举人，四十七年，授江苏吴县知县。值岁旱，留漕赈饥，不足，自贷金易米以济。士人感其诚，相率捐助，赈以无乏。吴中赋额甲天下，县尤重，冀亨减火耗，用滚单，民皆称便。知收漕弊多，拘不法者重治之，凡留难、勒索、蹋斛、淋尖、高飏、重筛诸害，埽除一清。太湖中有芦洲，或垦成田，或种莲养鱼，官吏辄假清丈增粮名以自利。冀亨曰：“湖荡偶尔成田，未可久持，今增其赋，朝廷所得几何，而民累无尽期。”一无所问。初，冀亨莅任时，有吴人语之曰：“吴俗健讼，然其人两粥一饭，肢体薄弱，凡讼宜少准、速决，更加二字曰‘从宽’。”冀亨悚然受之。收词不立定期，民隐悉达。尝自谓讼贵听，听之明，乃能速决而无冤抑。在吴三年，非奸盗巨猾，行杖无过二十，盖守此六字箴也。

有庠生授徒盐商家，自刎死，勘得实。或有谤其受贿者，冀亨无所避，卒释盐商勿罪。东山巡检报乡人弑父屠嫂，未遂，自尽。冀亨方秉二烛阅其词，烛无风齐灭，知有冤。克日渡湖往验，大风，舟几覆，从者色变。冀亨曰：“县官伸冤理枉而来，神必佑之，何惧！”须臾抵岸。讯得父故杀状，巡检得贿诬报，俱论如律。

冀亨既有声於吴，他县疑狱，往往令推治。会有宜兴知县诬揭典史故勘平民为盗，刑夹致死，冀亨奉檄按验。知县者总督噶礼之私人也，或告宜少假借，冀亨不为动。检踝骨无伤，原揭皆诬。狱上，噶礼屡驳诘。再三审，卒如冀亨议，以是忤总督。时巡抚张伯行以清廉著，深契冀亨，布政使陈鹏年尤重之；而噶礼不怿於伯行，尤恶鹏年。四十九年，鹏年被劾，并及冀亨，以亏帑夺职。逾年，噶礼败，冀亨始复原官，以病不赴选。及卒，吴人祀之百花书院。

冀亨殁后，家留於吴，入籍嘉定。曾孙文锦，嘉庆十六年进士，由翰林出为河南卫辉知府，有惠政，祀名宦。文锦子惟勋，道光十三年进士，亦由翰林为贵州镇远知府，抚苗有法，终贵阳府。

佟国珑，字信侯，奉天人，隶汉军籍。康熙三十年，由笔帖式授山东文登知县。

县俗愚悍，有劝治宜严峻者。国珑曰：“为政在诚心爱民，兴利除害，化导之而已，严峻非民之福也。”副将某以暱妓蚀饷，军大噪，夜半斩关出屯东郊。国珑闻变，单骑往谕曰：“吾与军民同疾苦，有冤当诉我，何妄动为？”众犹汹汹，国珑当砲立，曰：“吾不忍见尔曹族诛，请先试若砲。”众动色，曰：“公廉明，军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国珑力任保全。究其故，得实。缚妓扌失之，众泣拜而散，副将寻被劾去。

岁饥，奸民骚动，国珑历村墟，给赈抚谕，捕治凶渠，民赖以安。邑豪宋某以邻妇贷钱不偿息杀之。吏役得赂，皆为豪掩，又以千金贿国珑。国珑怒，覆验妇有重伤，鞫得其情，置豪於法。邑故濒海，副将林某缚商舶之泊岛屿者数千人，指为寇，国珑讯释之，别捕诛真盗四十馀人。

五十年，擢山西泽州知州。岁祲，发常平仓以贷民，克期输还无爽。又减耗羡，革陋规，省徭役，平物价，民情大悦。国珑尝以论事忤太原知府某，某嗾人诬揭之，坐罢任。州民鸣钟鼓罢市，欲诣阙。既而得白，留原任。时平阳民变，巡抚檄国珑以兵往，国珑曰：“是速之乱也。”单骑驰赴，民皆额手曰：“佟公至，吾属无虑矣！”乃安堵受抚。五十九年，以疾乞免。后以所属高平令亏帑被逮，责偿万金，民感其惠，捐金投州库代偿其半云。

陆师，字麟度，浙江归安人。少负文名。康熙四十年进士，授河南新安知县。

修学校，集诸生治经，童子能应试者免其徭，民兴於学。响马贼季国玉为患久，捕诛之。巡盐使者下县，取盐犯四十人。师曰：“律以人盐并获始为犯，今勘犯止二人，何滥为？”父忧归，在途，有六七骑挟弓矢，驱牛车，载妇女三十馀人，言归德饥民，某将军买以归者也。师叱止之，令官还妇女於其家，白将军收其骑卒。或谓已去官胡忤将军，师曰：“知县一日未出境，忍以饥民妇女媚将军耶？”

服阕，补江苏仪徵。有盗引良民为党，师亲驰往捕，见坏器满地，言有暴客食此不偿值，因而斗毁。诘其人，状与盗肖，事得白。春徵，劝富户先输，秋则减其耗，令自封投櫃。故事，驿夫临时取给铺户，仓猝滋扰。一切禁革，但令户日赋一钱归驿，商贾以安。扬州五县饥，大吏令县各以五千金籴穀备赈，具舟车往，则虚而归。师察知府意欲县官借补所亏也，力争，於是五县皆得穀以赈。

卻盐商例餽，固请，乃籍其入以修学宫，具祭器乐舞，浚泮池，植桃李其上。

修宋文天祥祠，又以其馀建仓廒，洁治囹圄。质库书票，故有月无日，勿论久近，皆取一月息。师辞其岁餽，令视他县月让五日。旧有猪税，下令蠲除之。

课最，行取擢吏部主事，升员外郎。掌选，有要人求官，力持不可。督山东矿务，条上开采无益，罢其役。还，擢御史，巡河、谳狱皆称职。康熙六十一年，河督陈鹏年疏请以师为山东兗沂曹道，未到官，卒。祀名宦祠。

龚鉴，字明水，浙江钱塘人。早与同郡杭世骏齐名。雍正初，以拔贡就选籍，授江苏甘泉知县。县新以江都析置，故脂膏之地，鉴耻为俗吏，一以子惠黎元、振兴文教为己任。故某侍郎子与有旧，入谒，有所嘱，拒之。有同城官为大吏所昵，令伺察属吏者，有挟而请，又拒之；巨室延饮，又拒之。於是大江南北盛传甘泉令不近人情，鉴益自刻苦，无一长物。

县境邵伯埭受高、宝诸湖之水，地卑下。鉴谓当於农隙运土筑高埂沿堤为防，以徐议沟洫。堤上即植桑，兴蚕事。其西境地高，浃旬不雨即龟坼，宜每一里为水塘以蓄之。如是则高下之田俱无患。大吏韪之，然不能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设闸泄水尤要。值大水泛溢，鉴冒雨至，呼闸官泄之。闸官以盐漕为言，不可。会总河嵇曾筠视河至，鉴直陈，厉声诃闸官，曾筠即令启闸。又用鉴言，定盐漕船过湖需水不过六尺，过即启闸，无得藉口蓄水，为民田患。每岁晏，江都之鳏寡孤独多入甘泉部中。

西湖圣因寺僧明慧者，恃前在内廷法会恩宠，干求遍於江、浙。一日以书币关白，鉴杖其使而遣之。事流传，上闻。世宗召明慧还京，锢不许出。当是时，甘泉令声闻天下。在任六年，以父忧去官，贫，至无以葬。河南巡抚尹会一故为扬州守，雅与鉴善，招之，欲使主大梁书院，以修脯助葬。遂卒於河南。

鉴湛深经术，能摘先儒之误，顾书多未成。所成者毛诗疏说，阐明李光地之说为多。

## 列传二百六十四 循吏二

陈?荣 芮复传蒋林 阎尧熙王时翔 蓝鼎元叶新施昭庭 陈庆门 周人龙 童华黄世发 李渭谢仲?李大本 牛运震张甄陶 邵大业周克开郑基 康基渊 言如泗 周际华 汪辉祖茹敦和 硃休度刘大绅吴焕彩 纪大奎 邵希曾陈德荣，字廷彦，直隶安州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湖北枝江知县。修百里洲堤，除转饷杂派。雍正三年，迁贵州黔西知州，父忧归。服阕，署威宁府。未几，威宁改州，补大定知府。乌蒙土司叛，东川、镇雄附之，德荣赴威宁防守。城陴颓圮，仓猝聚米桶，实土石，比次甃筑，墉堞屹然。贼焚牛卫镇，去城三十里，德荣日夜备战，贼不敢逼。总兵哈元生援至，贼败走。寻以母忧去官。服阕，授江西广饶九南道。九江、大孤两关锢弊尽革之。

乾隆元年，经略张广泗疏荐，擢贵州按察使。时群苗交煽，军事方殷，古州姑卢硃洪文诸叛案，德荣治鞫，详慎重轻，咸称其情，众心始安。及苗疆渐定，驻师与屯将吏多以刻急见能。二年，贵阳大火，德荣谒经略曰：“天意如此，当竭诚修省，苗亦人类，曷可尽杀？”广泗感动，戒将吏如德荣言。

四年，署布政使，疏言：“黔地山多水足，可以疏土成田。小民难於工本，不能变瘠为腴。山荒尤多，流民思垦，辄见挠阻。桑条肥沃，亦不知蚕缫之法。自非牧民者经营而劝率之，利不可得而兴也。今就邻省雇募种棉、织布、饲蚕、纺绩之人，择地试种，设局教习，转相仿效，可以有成。应责各道因地制宜，随时设教。

一年必有规模，三年渐期成效。”诏允行。乃给工本，筑坝堰，引山泉，治水田，导以蓄泄之法。官署自育蚕，於省城大兴寺缫丝织作，使民知其利。六年，疏陈课民树杉，得六万株。七年，贵筑、贵阳、开州、威宁、馀庆、施秉诸州、县报垦田至三万六千亩。开野蚕山场百馀所，比户机杼相闻。德荣据以入告，数被温旨嘉奖。

又大修城郭、坛庙、学舍。广置栖流所，收行旅之病者。益囚粮。冬寒，恤老疾嫠孤之无衣者。亲课诸生，勖以为己之学。设义学二十四於苗疆，风气丕变。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赈凤、颍水灾，流移获安。十二年，卒於官。

德荣在贵州兴蚕桑，为百世之利。时遵义知府陈玉畐，山东历城人，到郡见多檞树，土人取为薪炭。玉畐曰：“此青莱树也，吾得以富吾民矣。”乃购历城山蚕种，兼以蚕师来，试育五年，而蚕大熟，获茧八百万，自是遵绸之名大著。正安州吏目徐阶平，亦自浙江购茧种，仿玉畐行之正安，亦大食其利。遵义郑珍著樗茧谱，以传玉畐遗法。

芮复传，字衣亭，顺天宝坻人，原籍江苏溧阳。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浙江钱塘知县。悉除诸无名钱，曰：“官足给饔飧而已。”有金三者，交通上官署，为奸利，立逮杖毙之，一时大快。五十八年，大旱，复传勘实上状，上官欲寝之，固争曰：“律有捏灾、匿灾并当劾，某今日请受捏灾罪。”时同城仁和民千人，跣走围署，曰：“钱塘为民父母，仁和独不父母我耶？”上官感动，竟以灾闻。开仓行赈，复传设粥厂二十有七。微行觇视，治胥吏之侵扰者，帑不费而赈溥。驻防营卒驰躏民田，便宜惩治，辄缚而鞭之。

治绩上闻，世宗特召引见，擢温州知府。故事，贡柑，岁期至。织造封园，民以为累。复传第取足供贡，不使扰民。府境私盐充斥，设三团，集灶户，平其直，私贩息，官盐不督自行。天台山东南有山曰玉环，在海中，总督李卫欲开田设治，檄复传往勘，以徒费无益，陈请罢之。卫怒，檄他吏往，意必行。时山中田仅二万亩，乃割天台、乐清两县民田隶玉环，经费不足，则捐通省官俸，又加关津一切杂税以给之。弛山禁，渔者往来并税，曰涂税。既而渔者不入，山者度关纳税，亦徵其涂税。复传争曰“是重税也”，是牍凡七上。卫益怒，以为阻挠玉环垦田事，蜚语颇闻。刘统勋奉使视海塘，过温州，语之曰：“君与李宫保，两雄不相下，不移不屈，君之谓乎？”

寻擢温处道。会铜商积弊败露，复传持法，又揭劾知府尹士份不职，士份反诬以阻商误铜，大吏故嫉之，遂并劾复传。解任，总督赵弘恩质讯，坐失察关吏舞弊夺职。会高宗登极，诏仍留浙江办铜，事竣，例得复官，以亲丧归，遂不出。家居三十馀年，卒，年九十有四。

蒋林，字元楚，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南书房，十年不迁。大将军年羹尧欲辟为幕僚，林急告归。寻调户部郎中，出为福建邵武知府，以事解职，诏发浙江，历杭州、严州、金华三府。在杭州，值织造隆升建议改海门尖山海口，别开河以固海塘。林极言不可，曰：“能使海不潮，则役可兴。

否则劳民伤财，万无成理。”上书督抚，俱不省。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夜，牒下，索杭夫万五千人，合旁郡无虑数万人。期三日集海上。林又争曰：“田蚕方亟，期会迫，万一勿戢，奈何？必不得已，俟蚕功毕。”隆升怒，督益急，以抗旨胁之。

四月，送役往，面诘以工不可成状。隆升益怒，留林督役以困之。冒雨抚循，泥深没胫，役人感其诚，咸尽力。隆升复虐使，动以捶挞，众屡譁噪。微林，事几殆。

役迄无成，隆升得罪去。乾隆初，召至京，入对，即日擢长芦盐运使。曩时院司岁各费数万缗，林率以俭，岁费百缗而已，羡馀悉归公。居四年，以亲老乞养。高宗曰：“世乃有不原久为长芦运使者耶？”久之，卒於家。

阎尧熙，字涑阳，河南夏邑人，原籍山西太原。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五十二年，授直隶藁城知县。滹沱常以秋溢，筑堤树木椿，以捍其冲，夹岸种柳，堤固，水不为患。雍正元年，调南宫，擢晋州知州。州濒滹沱河，河决徙道，荡析民居。尧熙为筹安集，民免於患，扶携老稚来谢。尧熙曰：“此朝廷恩，我何与？”令望阙拜，人给百钱，以资裹粮，散钱十万，咸感泣曰：“真父母也！”怡贤亲王奉使过境，闻其名，奏循良第一。擢山东青州知府，未之官，改授浙江嘉兴。俗健讼，良懦不得直。讼府，下县，或不理，奸猾益无忌。尧熙始至，日受状三百。比对簿，自请息者二百馀，庭折数十，各得其情。豪民张某稔恶，讯实，杖杀之，民皆称快。属县赋重，名目纠纷，里胥因缘为奸。民完如额，官不知，民亦不自知，官累以缺赋课殿去。尧熙巡行清理，民始知额，岁无逋赋。

海盐县塘工不就，总督李卫听浮言，欲开引河泄潮。尧熙言：“滷水入内河，田皆伤，非等坏庐舍、糜帑金已也。”议遂罢。营弁缉私盐，纵其枭，持他人抵罪。

尧熙言其诬，总督不听，庭争再三，总督乃自勘，释之，愈以贤尧熙。累擢湖北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皆持大体，有惠政。乾隆七年，卒於官。

尧熙质直，好面折人过，虽上官不少避。然勇於从善，在川籓多得成都知府王时翔之助，人两贤之。

时翔，字皋谟，江苏镇洋人。为诸生，绩学未遇。雍正六年，世宗重选守令，命中外官各举一人，同州人沈起元，官兴化知府，以时翔应诏，即授福建晋江知县。

时福建吏治颓废，遣使按视，多更诸守令有司，颇尚操切。晋江民好讼，时翔至，曰：“此吾赤子，忍以盗贼视乎？”一以宽和为治。坐堂皇，呴呴作家人语。曲直既判，令两造释忿，相对揖，由是讼者日衰。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按泉州，委时翔鞫疑狱二十馀事，语人曰：“晋江长者，决狱又何精敏也！”寻调政和，又调瓯宁。

擢漳州府同知，驻南胜。南胜民族居峒中，多械斗。有赖唱者，纠众夺犯，匿险自固。时翔亲入山谕之曰：“汝诸赖万人，奈何庇一人而以死殉耶？为我缚唱来即无事。”唱不得已自缚出，始如律。濑子坑民叶扬煽乱，时翔谓缓之可一纸定，或张其事，大吏檄入山剿之。事平，意不自得，乞病归。

乾隆元年，以荐起山西蒲州府同知，擢成都知府。以廉率属，善审机要。钱价腾，布政使榜平其直，市大譁。时翔方在假，召成都、华阳二令曰：“市直当顺民情，抑之，钱闭不出，奈何？”言於布政撤其榜，钱价寻平。

议徙凉州兵於成都，拓驻防城，当夺民居二千家。时翔检故牍，请曰：“城故容兵三千，现兵一千五百，尚虚其半。第出现所侵地足矣，奚拓为？”已而凉州兵亦不果徙。成都当康熙时，人稀穀贱，旗兵利得银。至雍正以后，生聚多，穀贵，又原得穀。或徇其意，令民受银，购穀给兵。未几，汉兵亦欲仿行，时翔曰：“旗兵例不出城，语言与土人殊，故代购。汉兵皆土著，奚代为？”二事亦赖布政力主其议得止。

至七年，江南、湖广灾，巡抚奏运蜀米四十万石济之。湖广急米，来领运，江南则否。巡抚乃檄下县餽运，舳舻蔽江，商贾不通，成都薪炭俱绝。时翔谓江南运可缓，徒病蜀。请独运楚，而听商人自运江南。时尧熙既没，竟无用其言者。时翔在成都，屡雪疑狱，时称神明。九年，卒。

蓝鼎元，字玉霖，福建漳浦人。少孤力学，通达治体，尝泛海考求闽、浙形势。

巡抚张伯行器之，曰：“蓝生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

康熙六十年，台湾硃一贵倡乱，鼎元从兄南澳镇总兵廷珍率师进讨，多出赞画，七日台湾平。复从廷珍招降人，殄遗孽，抚流民，绥番社，岁馀始返。著论言治台之策，大意谓：“土地有日辟、无日蹙，经营疆理，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倡乱之所。山高地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

时议者谓台湾镇当移澎湖，鼎元力言不可，大吏采其说，见诸施行。鼎元复为台湾道条十九事，曰“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后之治台者，多以为法。

雍正元年，以选拔入京师，分修一统志。六年，大学士硃轼荐之，引见，奏陈时务六事，世宗善之。寻授广东普宁知县，在官有惠政，听断如神。集邑士秀异者讲明正学，风俗一变。调权潮阳县事，岁荐饥，多逋赋，减耗粮，除苛累，民争趋纳。妖女林妙贵惑众，寘之法。籍其居，建棉阳书院。以忤监司罢职，总督鄂弥达疏白其诬，徵诣阙。逾年，命署广州知府，抵官一月，卒。

鼎元尤善治盗及讼师，多置耳目，劾捕不稍贷，而断狱多所平反，论者以为严而不残。志在经世，而不竟其用。著鹿洲集、东征集、平台纪略、棉阳学准、鹿洲公案传於世。

叶新，字惟一，浙江金华人。康熙五十一年，顺天举人。从蠡县李恭受业，立日谱自检，尤严义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县拣发四川，授仁寿县。有与邻县争地界者，当会勘，乡保因阍人以贿请，新怒，悉下之狱。勘毕，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敛手奉法。

署嘉定州，故有没水田，多逋赋。新视旷土可耕者，召民垦辟，以新科抵赋额，旧逋悉免。时仁寿采木，部匠倚官为暴，民勿堪，纠众相抗，县以变告，檄新往治之，抵匠头及首纠众者於法，馀释不问。迁工卩州知州，再迁夔州府同知，署龙安及成都知府。又署泸州知州，讼者至，立剖决，滞狱一空。治泸两载，俗一变焉。

新自授夔州同知，阅五载，始一莅任。寻又署保宁、顺庆两府，擢雅州知府，母忧归。

乾隆十年，服阕，补江西建昌。修盱江书院，招引文士与讲论学术。复南城黄孝子祠，以励民俗。十三年，南丰令报县民饶令德谋反，令德好拳勇，令以风闻遣役往侦，误探其仇，谓谋反有据，遂往逮令德，適他往，乃逮其弟系狱。令德归，自诣县，受刑诬服，杂引亲故及邻境知识为同谋，追捕蔓及旁郡。新得报，集诸囚亲鞫，株连者已七十馀人，言人人殊。新诘县役捕令德弟状，役言初至其家，获一箧，疑有金宝匿之。及发视，无所有，弃之野。令闻，意箧有反迹，讯以刑。妄称发箧得簿劄，纳贿毁之矣。令谓实然，遂逼令德诬服。新於是尽释七十馀人縲线，命随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馀人则皆在。谒巡抚，具道所以，巡抚愕不信，集才能之吏会勘，益杂逮诸所牵引，卒无据，而巡抚已於得报时遽上奏。朝命两江总督委官就谳，新为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二百馀人。

十七年，调赣州，有赣县抢夺拒捕之狱，值改例，新旧轻重悬殊。新谓事在例前，当依旧比，争之不得。复以宁都民狱事，与同官持异同，不得直，谢事闭门候代。上官慰喻，不从，遂以任性被劾免归。欣然曰：“今而后可无疚於心矣！”家居十馀年，卒。

施昭庭，字筠瞻，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授江西万载知县。地僻多山，客民自闽、粤来，居之累年，积三万馀人，号曰“棚民”。温尚贵者，台湾逸盗也，亦处山中。雍正元年，福建移捕盗党急，尚贵谋为变。始昭庭之至也，以棚民为虑，厚礼县人易廉野使侦之。廉野积粟贷棚民，不取息，或免偿，得棚民心。

其才者严林生、罗老满，从廉野游，尽得山中要领。尚贵将举事，廉野以闻，昭庭、林生、老满率勇敢三百人待之。尚贵有众二千肆掠，昭庭曰：“贼易破也，然虑其扰傍县。”抚贼谍使诳尚贵趋万载。乃张疑兵於山径，贼不敢入，由官道来。预设伏丛棘中，伺贼过，突出击杀。贼数中伏，疑骇，逆击之，一战获尚贵。尚贵起二日而败，又二日而抚标兵至。

初，棚民与市人积嫌，事起，道路汹汹，指目棚民。昭庭以免死帖与诸降者，取棚民不从贼者结状，兵至搜山，不戮一人。巡抚初到官，张其事入奏，既见县申状不合，欲改之，昭庭不可。又谓棚民匿盗从乱，今虽赦之，必驱归本籍。昭庭曰：“棚民种植自给，非刀手老瓜贼之比。历年多，生齿众，间与居民争讦细故，不必深惩。今乱由台湾逸盗，而平盗悉资棚民。”力请：“覈户口，编保甲，泯其主客之形，宽其衣食之路，长治久安，於计便。”总督查弼纳许之，巡抚寻亦悟，如昭庭策，棚民乃安。事闻，世宗谕九卿曰：“知县以数年心力办贼，巡抚到官几日，岂得有其功耶？”独下总督疏，议叙，以主事知州用。寻引疾归，卒於家。

陈庆门，字容驷，陕西盩厔人。雍正元年进士。从鄠王心敬讲学，养亲不仕。

母王趣之，乃谒选。七年，授安徽庐江知县，修建文庙，规制悉备。大濬城壕。置义田二百亩有奇。赡养茕独，立社仓四所，积穀以贷平民。县民旧习，止知平畴种稻，高阜皆为弃壤。因市牛具，仿北方种植法，躬督垦辟，遂享其利。

寻署无为州事。州濒江，上下二百里，率当水冲，前人筑坝四，常没於水。庆门於鲍鱼桥、匋鱼口二处，树椿编竹，实土为坦坡；又取乱石填掷水中，水停沙淤，久而成洲，民免垫溺之患。又署六安州，旧有水塘，议者欲垦塘以为田，将绝灌溉之利。庆门力言於上官，事乃寝。

十一年，擢亳州知府，俗悍，好群斗，倚蠹役，表里为奸。庆门廉得其魁党，先后杖遣数百人。又好讼，仿古乡约法，使之宣导排解。勤於听断，日决数十事。

不数月，浇风一变。州濒湖，地洼下，用秦中收淀之犁法，督民挑濬，地下者渐高，水归其壑，农田赖焉。母忧归。

乾隆元年，服阕，以大臣荐，补四川达州知州。境环万山，岁常苦旱，教民种旱稻，始无艰食之忧。邻郡巴州，桑柘素饶，乃买桑遍植，教以分茧缫丝之法，获利与巴州等。时川东多流民，官廪不给，遂釐剔腴田之被隐占者，为义产以赡之，全活甚众。建宣汉书院，聘名流教授，文风渐振。未几，乞病归。著仕学一贯录，世以儒吏称之。

周人龙，字云上，直隶天津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山西屯留知县。兴学赈荒，有声。调清源，境内洞涡、嶑峪诸河入汾，常有水患，濬渠筑堰，民赖之。历忻州直隶州知州、蒲州知府。蒲郡濒黄河，河水迁徙无常。山、陕两省民隔河争地，讼数十年不结。人龙请於大吏曰：“临河滩地，当以河为界。河东迁，则山西无地之粮归陕西；河西迁，则陕西无地之粮归山西。粮随地起，不缺正赋。因地纳粮，无累民生。山、陕沿河二千馀里，凡两省湮没之地，令地方官照粮查地，按地过粮。

除卤咸者照例题请免徵，其馀水退之地，招令沿河民认粮承种，庶事无偏枯，争讼可息。”大吏从其议，至今便之。

雍正初，有言丁粮归地，便於无力之丁，不便於有田之家。人龙驳之，略曰：“有田者，尚以输纳为艰，岂无田者反易？君子平其政，焉得人人而悦之？今不悦者，不过绅衿富户；而大悦者，乃在茕茕无告之小民。若因其控告而不行，则豪强得志，而穷民终於无告。此议在当日未行则已耳，今行之数年，势难中止。穷民狃於数年乐利，必不安於一旦变更。且富民少而穷民多，不当以彼易此。”议上，事乃定。以忧去官。

服阕，补湖北安陆。数月，擢江西督粮道，未行，江水决锺祥三官庙堤及天门沙沟垸，招集邻县民，谕以利害，同筑御。踊跃荷畚锸至者数万人，亲冒风雨，率以施工。或劝其“已迁官，何自苦”，人龙曰：“助夫由我招至，我去即散矣。伏汛一至，民何以堪？”阅两月工成，安陆人尸祝之。江西漕粮徵运素多弊，严立规条，宿蠹一清。乾隆十年，乞病归，卒。

童华，字心朴，浙江山阴人。年未冠为诸生，长习名法家言，出佐郡邑治。雍正初，入赀为知县。时方修律例，大学士硃轼荐其才，世宗召见，命察赈直隶。乐亭、卢龙两县报饥口不实，华倍增其数。怡贤亲王与硃轼治营田水利，至永平，问灤河形势，华对甚晰，王器之。寻授平山知县，邑灾，不待报，遽出仓粟七千石贷民。擢真定知府，权按察使。以前在平山发粟事，部议免官，特诏原之。

怡贤亲王奏以华理京南局水利，华度真定城外得泉十八，疏为渠，溉田六百亩，先后营田三百馀顷。滏阳河发源磁州，州民欲独擅其利。自春徂秋，闭闸蓄水，下游永年、曲周滴涓不得。时改州归直隶，以便控制。华建议仿唐李泌、明汤绍恩西湖三江两闸遗规，计板放水，数县争水之端永息。华又以北人不食稻，请发钱买水田穀运通仓，省漕费，民得市稷黍以为食，从之。

调江苏苏州，会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来江苏负课千二百馀万，巡抚督责急，逮捕追比无虚日，华固请宽之。巡抚怒曰：“汝敢逆旨耶？”对曰：“华非逆旨，乃遵旨也，上知有积欠，不命严追而命清查，正欲晰其来历，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应徵，或应免，了然分晓，奏请上裁，乃称诏书意。今奉行者不顾名思义，徒以十五年积欠立求完纳，是暴徵，非清查也。今请宽三月限，当部居别白，分牒以报。”巡抚从其请，乃尽释狱系千馀人，次第造册请奏。时朝廷亦闻江南清查不善，下诏切责，如华言。

浙江总督李卫尝捕人於苏，华以无牒不与，卫怒，蜚语上闻。世宗召见，责以沽名干誉，对曰：“臣竭力为国，近沽名；实心为民，近干誉。”上意解，命往陕西以知府用。署肃州，佐经略鄂尔泰屯田事，凿通九家窑五山，引水穿渠，溉田万顷。以忤巡抚被劾罢官。乾隆元年，起福州知府，调漳州。颇好长生术，招集方士，习丹家言，复劾罢归。数年卒。

华刚而忤时，屡起屡蹶。在苏州，民德之尤深，以比明知府况锺。当世宗治畿辅营田时，所用者多一时贤守令，有黄世发，名与华相媲云。

世发，字成宪，贵州印江人。康熙三十五年举人，授直隶肃宁知县。旧例，钱粮加一二作耗银，世发亦收之而不自用，杂派亩银三四钱悉除之。县有役事，若修学校、缮城垣及上官别有摊派，即以耗银应。河间府檄修府城，亲赍餱粮，出钱雇役，不以扰社甲。视民如家人，教以生计。坑硷荒地，令穿井耕种。绿城植桑柳树万株，凡水车、蚕箔、粪灌、纺绩，悉为经画。复辟护城废地，穿池种稻以导之。

建社学，教以孝亲敬长，赎官田九十馀亩，以其租为学者膏火。旬三日集诸生讲学会文，士有自邻县来学者。雍正三年，水灾，大吏遣官履勘，世发不能得其意，被劾罢。士民呼籥挽留，特诏复官，加四品衔。已，晋授按察使兼直隶营田观察使，巡行劝民农桑，察水利可兴者。所至剀切宣谕，民多兴起。修堤垦田，变汙下为沃壤。最后开易州水峪田，经营年馀，以劳卒。

李渭，字菉涯，直隶高邑人。父兆龄，康熙中官福建闽清知县，以廉能称。渭，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刑部主事。雍正二年，出为湖南岳州知府，诏许密摺奏事。忤大吏，左迁武昌府同知，未之任，丁母忧。服阕，授四川嘉定知府，复以争冤狱忤上官。渭曰：“吾官可弃，杀人媚人不为也。”奉檄赈重庆水灾，多所全活。父忧归。

后补河南彰德，万金渠源出善应山，环府城，入洹河，灌田千数百顷，山水暴发易淤。渭履勘濬治，增开支河，建闸启闭，定各村分日用水，岁以有秋。漳河当孔道，旧设草桥於临漳，道回远，移於丰乐镇，行旅便之。雪武安民班某诬杀族兄狱。林县富室殴人死，赂尸属以病死报。渭验尸腿骨尽碎，治如律。举卓异。

乾隆九年，擢山东盐运使，时议增盐引，渭以增引则商不能赔，必增盐价，商、民且两病，持不可。十二年，山东大水，大吏檄渭勘灾，至益都、博兴、乐安诸县，饿莩载途，而有司先以未成灾报，已入告，难之；乃请以借作赈，异日免追，民乃苏。十三年，就迁按察使，折狱平。尝曰：“古人言求其生而不得，今俗吏移易狱词，何求生不得之有？然如死者何！此妇寺之仁，非持法之正。”

寻迁安徽布政使，禁革徵粮长单差催法，以杜诡寄。调山东，垦荒，令客民带完旧欠，免邻保代赔逃户之累，民便之。为政持大体，不吝出纳，不轻揭一官，驭吏严而不念旧过。十九年，卒於官。子经芳，乾隆中官至湖北施南知府，亦廉谨守其家风。

谢仲坃，字孔六，广东阳春人。雍正元年举人，登明通榜。初官长宁教谕，乾隆初，擢授湖南常宁知县，峻却餽遗。履乡自裹行粮，嚼生莱菔供馔。月两课士，以节行相劝勉。调平江，再调衡阳。前令李澎徵漕米浮收斛面，粮储道谢济世发其奸。时巡抚许容方以浮收诬劾济世，总督孙嘉淦亦徇巡抚意，故济世与澎并免。言官论奏，朝命侍郎阿里衮往按。署粮道仓德又因布政使函嘱改换衡阳浮收详文，据以上揭，诏责切究。事急，澎则尽出贿赠簿以胁上官，阿里衮重兴大狱，欲出澎浮收罪，与济世俱复官。仲坃乃重治澎丁役，以决罚过当被劾罢官。逾年，特起为衡山知县。以谳巴陵狱，巡抚与按察使互奏，奉旨引见，擢荆州府通判。又以归州纵盗冤良之狱，自巡抚按察以下皆被重谴，仲坃承审时，坚不会印，特旨召对。擢常德府同知，历署襄阳、宝庆、宜昌、武昌、永顺、岳州、永州七府知府，护衡永郴桂道。正躬率属，屏绝请讬，暇辄延耆士论学不倦。

仲坃官湖南先后三十年，长於折狱，大吏倚重。历奉檄鞫狱二百馀，多所平反，以直戆名。乾隆三十七年，在永州议改淮引食粤盐，格於例不行，遂以目疾请告。

解组日，贫如故，卒於家。

李大本，字立斋，山东安丘人。雍正十三年举人。乾隆九年，铨授湖北枣阳知县，改湖南益阳。居官自奉俭约，勤於吏事。益阳人不知蚕，大本教之树桑，后赖其利。调长沙，迁宝庆府理瑶同知。所隶通水峒有苗僧行贾临桂，知县田志隆见之，意为贼党。吴方曙者，从马朝桂谋叛，时方绘图悬购者也。僧畏刑诬服，又讯朝桂所在，妄言在峒中。广西巡抚定长立上奏，率兵出，命大本从行。大本曰：“僧言真伪不可知，大兵猝至，苗必骇，且生变，请潜访之。”既而白僧言实妄，巡抚疑未释，复欲以兵往，大本力谏乃止。后廷讯苗僧果诬如大本言。

横岭峒苗乏食，籥官求粟，大本多方赈之。复为苗民筹生计，请於上官曰：“横岭峒自逆渠授首，安插馀苗，因恶其人，故薄其产，每口授田才三十欑至四十欑。每欑上田穫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得米无多。又峒田稍腴者尽与堡卒，极恶者方畀苗民，岁入不足，男则斫柴易米，女则★L9蕨为粉，给口食。年来生齿日繁，材木竭，米价益昂，饥饿愁叹，深可怜悯，恐不可坐视而不为之所。现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亩，旧募汉民佃种，出租供饷，奸良不一，屡经淘汰。请视苗民家贫丁众者书诸簿，有汉佃应除者，即书簿之苗丁次第受种，出租如故，则苗民得食而饷亦无亏，乃补救之一端。”议上，不许。后巡抚陈宏谋见之，曰：“此识时务之言也。”将陈其事，会他迁，未果。二十一年，题请升授知府，因病足归，卒於家。

牛运震，字阶平，山东滋阳人。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元年，召试博学鸿词，不遇。寻授甘肃秦安知县，开九渠，溉田万亩。县北玉锺峡山崩塞河，水溢为灾。

运震率丁夫开濬，凡四日夜，水退。缘山步行，以钱米给灾户。县聚曰西固，去治二百馀里，输粮苦运艰，多积逋。运震许以银代纳，民便之。先是巡检某诬马得才兄弟五人为盗，前令弗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马都上控，令又诱而毙之狱。其三人者将解府，运震鞫得其情，昭雪之。又清水县某令冤武生杜其陶父子谋杀罪，上官檄运震覆治，验死者得自刎状，以移尸罪其陶而释其子。他讼狱多所平反。

官秦安八年，惠农通商。暇则行视郊野，铸农具，教民耕耨。称贷贩褐户，不求其息。设陇川书院，日与诸生讲习，民始向学。兼摄徽县，又摄两当县，舍於三县之中，曰大门镇，以听讼。徽县多虎，募壮士杀虎二十六，道始通。调平番，值县境五道岘告馑，捐粟二百石以赈，民感之。人输一钱，制衣铭德，运震受衣返币。固原兵变四掠，督抚皆至凉州，檄召运震问方略。运震请勿以兵往，但屯城外为声援，令城内捋出乱者。游击某执三百馀人，众忷惧，运震请释无辜，入城慰喻。

斩三人，监候四人，馀予杖徒有差，反侧遂安。有忌者摭前受万民衣事，劾免官。

贫不能归，留主皋兰书院，教学得士心。及归，有走千里送至灞桥者。

运震居官，不假手幕下，事辄自治。所至严行保甲，斗争讼狱日即於少。遇人干讼，必严惩。治盗尤严，曰：“边鄙风俗疵悍，不如此，则法不立；令不行，民不可得而治。且与其轻刑十人，不如重处一人而九人畏，是惩一而恕九也。”罢官归后，闭门治经，搜考金石，所著经义、史论、文集及金石图，皆行於世。尝主晋阳、河东两书院，所造多名隽士，世称“空山先生”。

张甄陶，字希周，福建福清人。举鸿博，补试未合格罢。大学士硃轼、侍郎方苞荐修三礼，辞，而请受业於苞。乾隆十年，成进士。时方许极言直谏，甄陶对策，困极陈时务。选庶吉士，授编修，寻改授广东鹤山知县。历香山、新会、高要、揭阳，皆剧邑，所至有声。疆田畴，修堤圩，弛户蚝蜆之禁，增建书院、社仓，平反冤狱，诘捕盗贼，为政务无怫逆於民。以忧去官，服除，起授云南昆明，弗获於上官，坐事免。主讲五华书院，尹壮图、钱沣皆其弟子。复移掌贵州贵山书院，课士有法。总督刘藻疏荐，诏加国子监司业衔。晚以病归闽，主鼇峰书院。以经义教闽士，於是咸通汉、唐注疏之学。在滇时著经解百馀卷。方甄陶之补外，人咸惜之。

大学士陈世倌赠以明吕坤呻吟语，甄陶读其实政录而慕之，在粤作学实政录，见其书者，咸曰：“循吏之言也。”

邵大业，字在中，顺天大兴人，旧籍浙江馀姚。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元年，授湖北黄陂知县。初到官，投讼牒者坌至，不移晷，决遣立尽。吏人一见问姓名，后无不识，众莫敢弄以事。有兄弟争产讼，皆颁白，貌相类。令以镜镜面，问曰：“类乎？”曰：“类。”则进与为家人语曰：“吾新丧弟，独不得如尔两人白首相保也。”二人感动罢去。蛟水坏城，当坏处立，誓以殉，水骤止，拯溺餔饥，完堤岸，民得免患。总督以其名上闻，会父忧去。

服阕，授河南禹州知州，调睢州。频涝，请粜请赈，民以免患。濬惠济河，以俸钱更直，擢江南苏州知府。松江盗狱久不决，株连瘐毙者众，奉檄鞫治。见群犯皆断胫折踝，蹙然曰：“尔等亦人子，迫饥寒至此，犹茹刑颠倒首从，诬连非罪人，何益於尔？”有盗幡然曰：“官以人类待我，我不忍欺。”狱辞立具。

兼署苏松太道，寻摄布政使事，大吏交章荐。十六年，高宗南巡，御舟左右挽行，名嘏须纤。大业语从臣，除道增纤必病民，非所以宣上德意，遂改单纤。会积雨，治吴江帐殿未就，总督劾大业观望。及乘舆至，则供备已具，然大业卒因左迁。

寻授河南开封知府，属县封丘民被控侵占田亩，及勘丈，非侵占，而亩浮於额。

大业考志乘，河南赋则，自明万历改并，中地十亩，作上地七亩；下地十亩，作上地三亩。上官以昔为下则，今则膏腴，议加赋。大业曰：“此河冲淤积，百姓以坟墓田庐所易之微利也。今日为退滩淤地，异日即可为沙压水冲。冬春播种，夏秋之收穫不可知。上年河决，屋宇未尽葺，流亡未尽复，遽增岁额，何以堪？”旋从部议试种三年，次年果没入水，乃止。未几，以河溢，降江南六安州知州，又以盗案镌级。引见，再还江南，署江宁府。

二十八年，授徐州知府，府城三面濒黄河，西北隅尤当冲，虽有重堤，恃韩家山埽为固。大业按视得苏公旧堤，起城西云龙山，迄城北月堤，长三里，湮为民居，复其旧。越岁，韩家山埽几溃，民恃此堤以无恐。复濬荆山桥河，於水利宣泄，规画尽善。治徐七年，间有水患，不病民。三十四年，坐妖匪割辫事罢职，谪戍军台，数年卒。

大业所至以劝学为务，因黄陂二程子祠建义学，葺睢州洛学书院，集诸生亲为之师焉。

周克开，字乾三，湖南长沙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十九年，以明通榜授甘肃陇西知县。调宁朔，县属宁夏府，并河有三渠，曰汉来、唐延、大清，皆引河入渠灌田。唐延渠所经地多沙易漫，克开治之使深狭，又颇改其水道，渠行得安。渠有石窦，泄水於河，以备旱涝，民谓之暗洞。时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欲填暗洞而竭唐延入汉来，以便宁夏县之引河，宁夏利而宁朔必病。克开恐夏、秋水盛无所宣泄，时新水将至，不可待。克开请五日为期，取故渠及废闸之石，昼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复，两县皆利。大清渠长三十馀里，凿自康熙间，久而石门首尾坏，民失其利，克开亦修之，皆费省而工速。再以卓异荐，擢固原知州，父忧去。服阕，补洮州。

寻擢贵州都匀知府。从总督吴达善、侍郎钱维城治贵州逆苗狱，用法有失当者，力争无少逊。调贵阳，亦以强直忤巡抚宫兆麟，因公累解职。引见，复授山西蒲州知府，调太原。清釐积狱，修复风峪山堤堰，障山潦，导之入汾，民德之。擢江西吉南赣宁道，署布政使，以王锡侯书案被议。高宗知其贤，发江南，以同知用。会南巡，克开署江宁府，迎驾，授江西九江知府，寻擢浙江粮储道。

时巡抚王亶望贪黩，属吏多重徵以奉上官。克开至，誓不取一钱，请於巡抚，约与之同心。亶望姑应之，心厌克开，乃奏克开才优，请移治海塘，於是调杭嘉湖道。会改建海岸石塘，总督欲徙柴塘近数百丈以避潮，克开曰：“海与河异，让之则潮必益侵，无益也。”乃止。年馀，以督工劳瘁卒。

克开在宁朔治水绩最著，生平治狱多平反。礼儒士，尝以私钱兴书院。殁无馀赀，天下称清吏。当时守令以兴水利著者，又有郑基、康基渊、言如泗，后有周际华。

基，字筑平，广东香山人。以诸生入赀为知县。乾隆间铨授安徽凤台县，东乡有通川三：曰黑濠，曰湿泥，曰裔沟。汇颍上、蒙城诸县水以达淮，岁久尽湮，秋潦辄成巨浸。侍郎裘曰修奉使治淮、颍诸水，独不及凤台。基具牍陈利害及工事甚悉，曰修允其请。基察土宜，穿故渠，三河交暢。酾上游诸水以通淮流，不逾时工成。鲁松湾地远淮而卑，频患潦，捐俸倡筑堤障，遂成膏腴。调定远，举卓异，擢寿州知州。安丰塘，古芍陂也。塘圮，基审覈旧制，缮复之，为水门三十六，为闸六，为桥一。其旁则为堨、为堰、为圩，启闭以时，汙莱尽辟。尝循行阡陌，见沙地磽确多不治，教民种薯蓣，佐菽麦，俾无旷土。寿州不知蚕织，而地多椿樗，可饲蚕。购蚕种，教民饲之，农桑并兴。其后遇旱，独凤台、寿州秋成稔於他县，以水利修也。迁泗州直隶州知州。赈水灾，饥而不害。擢江苏淮安知府，淮安为众水所聚，於城东濬涧市河，於北开渔滨山字河，於西开护城河，壅滞悉通，民便之。

基博览前史，於河渠水利图经，丹铅殆遍，施行辄有成效。乾隆四十一年，擢江南守巡道，命甫下而卒。

基渊，字静溪，山西兴县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归班铨授河南嵩县知县。旧傍伊水有渠十一，久湮绝。基渊按行旧址，劝民修复。山涧诸流可引溉者，皆为开渠。

渠身高下不一者，分段设闸以蓄泄之。田高渠下者，则教为水车引溉。凡开新、旧渠十八，灌田六万二千馀亩。巡抚上其事，优诏议叙，寻以忧去。服阕，授甘肃镇原，调皋兰，擢肃州直隶州知州。洪水渠岸峻易崩，基渊度势於南石冈引凿渠口，以避冲陷之害。野猪沟有荒田，无水久废。基渊询访耆旧，加宽柳树闸龙口，别开子渠。界荒田为七区，招民佃种，区取租十二石，给各社学，名曰新文渠。州东南九家窑，凿山后渠开屯田，旧驻州判主之，久之田益薄瘠，民租入不足支官役；基渊请汰州判，改屯升科，为筹岁修费，民於是有恆产。

基渊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在嵩县，植桑教蚕，出丝甲於他邑。以无业之地，建社学三十二所。在肃州，开郊外废滩，种杨十馀万株。遍谕乡堡种树，薪樵取给，建社学二十一所。又於金佛、清水两乡建仓，以免徵粮借囤民房之累。革番、民采买需索，皆有实惠。四十四年，擢江西广信知府，卒於官。

如泗，字素园，江苏昭文人，言子七十五世孙。乾隆三年，高宗临雍，如泗以贤裔陪祀，赐恩贡生，充正黄旗官学教习。十四年，铨授山西垣曲知县，城滨黄河，修石堤以捍水。亳河故有数渠，复於上游濬之，分以溉田，民称“言公渠”。调闻喜，涑水湍急，旧渠多圮，别濬新渠，食其利者五村。举卓异，擢保德直隶州知州。

新疆军兴，徵调过境，值歉岁，如泗经画曲当，民无所累。陕西巡抚明德闻其能而荐之，乞养归。父丧除，补解州。白沙河在城南，地如建瓴，南决则害盐池，北决则坏城。如泗请於大吏，用盐帑修筑两岸石堰，长五里。又姚暹渠本以护盐池，民田不能灌溉。故事，商民分修，商尽诿之於民，力争，乃仍旧贯。二十九年，擢湖北襄阳知府。如泗爱士恤民而治盗严，在解州，民间夜不闭户。襄阳素为盗薮，闻其至，盗皆远遁。三十四年，因失察属员罢职。寻以皇太后万寿祝嘏复原官，遂不出。嘉庆十一年，卒於家，年九十一。光绪中，祀名宦。

际华，字石籓，贵州贵筑人。嘉庆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亲老乞改教职。历遵义、都匀两府教授，以荐擢知县。道光六年，授河南辉县。百泉出县北苏门山，卫河之源也。其西诸山水经县南入卫，曰峪河；其北诸涧水历县东入新河，曰东石河。新河者，自县北凿渠引卫河，至县南复入卫，又称玉带河，皆资疏氵曳、利灌溉。时并淤塞，遇水辄苦漂溺。际华履视沟、渠，出俸钱率民醵赀濬峪河，修红石堰，疏新河。凿东石河六十馀丈，坚筑其岸。诸渠绮交脉注，潦患以息。课民种桑四万株，教之育蚕，他树亦十五万株，於是邑有丝絮、材木之利。苏门故多名贤祠宇，咸新之，修明祀事，以励风教焉。

署陕州直隶州知州。自渑池入陕，道硖石五十馀里，险恶为行旅所苦。际华别开平道，往来者便之。回避，改授江苏兴化县。当里下河之下游，水患尤急。际华议开拦江坝以泄湖、河之水，盐官及商皆力争，以为坝开则水南下溜急，於盐舟牵挽不便。际华曰：“彼所争者，十四里牵挽之劳，以较扬州东七县田庐场灶之漂溺，蠲免赈恤之烦费，轻重何如？”总督林则徐韪其议。调江都，兼署泰州，毁淫祠百馀区，改为义学。则徐疏荐之，寻告归，卒於家。

先是辉县及兴化民皆不习织，际华辄自出赀置织器教之，转相授，於是二县有衣被贩贸之利，至今赖之。辉县请祀名宦祠。

汪辉祖，字龙庄，浙江萧山人。少孤，继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习法家言，佐州县幕，持正不阿，为时所称。乾隆二十一年成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县杂瑶俗，积逋而多讼，前令被讦去，黠桀益肆挟持；又流丐多强横。辉祖下车，即捕其尤，驱馀党出境。民纳赋不及期，手书谕之曰：“官民一体，听讼责在官，完赋责在民。官不勤职，咎有难辞；民不奉公，法所不恕。今约每旬以七日听讼，二日较赋，一日手办详。较赋之日亦兼听讼。若民皆遵期完课，则少费较赋之精力，即多听讼之功夫。”民感其诚，不逾月而赋额足。

治事廉平，尤善色听，援据比附，律穷者，通以经术，证以古事。据汉书赵广汉传钩距法，断县民匡学义狱；据唐书刘蕡传断李、萧两氏争先陇狱；判决皆曲当，而心每欿然。遇匪人当予杖，辄呼之前曰：“律不可逭，然若父母肤体，奈何行不肖亏辱之？”再三语。罪人泣，亦泣。或对簿者，反代请得免，卒改行为善良。每决狱，纵民观听。又延绅耆问民疾苦、四乡广狭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记之。

宁远例食淮盐，直数倍於粤盐，民食粤私，大吏遣营弁侦捕，辉祖白上官，以盐愈禁则值愈增，私不可纵，而食淡可虞，请改淮引为粤引。未及报，辉祖即张示：“盐不及十斤者听。”侦弁谓其纵私，辉祖揭辨，总督毕沅嘉之，立弛零盐禁，时伟其议。两署道州，又兼署新田县，皆有惠政。以足疾请告，时大吏已疏调辉祖善化，又檄邻邑狱，因足疾久不赴，疑其规避，夺职。归里，闭户读书，不问外事。

值绍兴西江塘圮，巡抚吉庆强辉祖任其事，帑节工坚，时称之。举孝廉方正，固辞免。

辉祖少尚气节，及为令，持论挺特不屈，而从善如转圜。所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皆阅历有得之言，为言治者所宗。初通籍在京师待铨，主同郡茹敦和，论治最契。同时硃休度并以慈惠称。

敦和，字三樵，浙江会稽人。初嗣妇翁李为子，占籍广东。乾隆十九年成进士，归本宗，授直隶南乐知县。慎於折狱，於片纸召两造，立剖曲直，当笞者薄责之，民辄感悔自新。择清白谨愿者充社长、里正，令密陈利弊，以次行之。县当猪龙河之冲，察河源委，於开州、清丰之间审地形高下，因势利导，水不为患。地多茅沙盐咸，教以土化之法，广植杂树。乡民以麦稭编笠为生，敦和劝种桑。

调大名，漳水患剧，旁有渠河，敦和谋开渠以杀其势。適内迁大理寺评事，不及上请。乃手书揭城门，劝民刻期集河干，亲为指示，民具畚锸来者以万计。经旬而渠成，后利赖之。寻复出为湖北德安府同知，署宜昌知府，缘事降秩。卒，祀直隶名宦祠。子棻，以一甲一名进士官至兵部尚书。

休度，字介斐，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举人，官嵊县训导，以荐授山西广灵知县。值大荒疫，流亡过半，休度安抚招徠。粮籍旧未清，履勘劝耕，一年而荒者垦，三年而无旷土。粮清赋办，获优叙。尤善决狱，刘杷子妻张，以夫出，饥欲死，易姓改嫁郭添保。疑郭为略卖，诘朝手刃所生子女二而自刭。休度诣验，妇犹未绝，目郭作声曰：“贩，贩！”察其无他情，谳定，杷子乃归。众曰：“汝欲知妇所由死，问硃爷。”休度语之状，并及其家某事某事。杷子泣曰：“我归愆期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薛石头偕妹观剧，其友目送之。薛怒，刃伤其左乳，死。自承曰：“早欲杀之，死无恨。”越日，复诘之曰：“一刃何即死也？”薛曰：“刃时不料即死。”曰：“何不再刃？”薛曰：“见其血出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

遂以误杀论，减戍。休度尝曰：“南方狱多法轻情重，北方狱多法重情轻，稍忽之，失其情矣。”待人以诚，人亦不忍欺。周知民情，诉曲直者，数语处分，民皆悦服。

数年囹圄一空，举卓异。嘉庆元年，引疾归，县人恳留不得，乞其“壶山垂钓”小像勒诸石。殁后，祀名宦。

休度博闻通识，尤深於诗，以其乡硃彝尊、钱载为法。任校官时，采访遗书，得四千五百馀种，撰总目上诸四库。大学士王杰为学政，任其一人以集事，时盛称焉。

刘大绅，字寄庵，云南宁州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四十八年，授山东新城知县。连三岁旱，大绅力赈之。调曹县，代者至，民数千遮道乞留，大吏为留大绅三月。及至曹县，旱灾更重於新城。大绅方务与休息，河督檄修赵王河决堤，集夫万馀人，以工代赈，两月竣事，无疾病逃亡者。既又檄办河工稭料三百万，大绅以时方收敛，请缓之。大吏督责益急，将按以罪，请限十日，民闻，争先输纳，未即期而数足。一日巡行乡间，有於马后议穀贱银贵开徵期迫者，大绅顾语之曰：“俟穀得价再输未迟也。”语闻於大吏，怒其擅自缓徵，遣能吏代之。民虑失大绅，争输赋，代者至，已毕完。大吏因责徵累年逋，久倘不足，终以代者受事。民益恐，昼夜输将，不数日得三万馀两。初，大绅以忤上官意，自劾求去，民环署泣留，相率走诉大吏。適大吏有事泰山，路见而谕止之，不得去。至是密自申请，民知之，已无及，乃得引疾归。

五十八年，病起，仍发山东，补文登。值新城修城，大吏徇士民请，檄大绅督工，逾年始竣，寻以曹县旧狱被议，罢职遣戍。新城、曹县民为捐金请赎，得免归。

嘉庆五年，有密荐者，诏以大绅操守廉洁、兼有才能，办理城工、渡船二事，民情爱戴，引见，复发山东，摄福山，补朝城。大水，大绅以灾报，大吏驳减其分数，民感大绅，虽未获减徵，亦无怨谤者。大绅又力以病求去，移摄青州府同知，寻擢武定府同知。捕蝗查赈，并著劳勚。以母老终养归，遂不出。卒，祀名宦祠。

大绅素讲学能文章，在官公暇，辄诣书院课士。尝训诸生曰：“硃子小学，为作圣阶梯，入德涂轨。必读此书，身体力行，庶几明体达用，有益於天下国家之大。”

於是士知实学，风气一变。

吴焕彩，字蕴之，福建安定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山东范县知县。民苦充牌头。吏列多名进，以次需索，焕彩革其弊。清河水溢为灾，其岸左高右卑，因开五顷洼，以泻其东南；筑福金堤，以防其西北；岁得麦田四万亩。啇地民苦纳租，欲请免而格於例，代输租之半，教之种番薯，民困乃纾。三十九年，寿张逆匪王伦作乱，距范县四十里，焕彩修城筹守御，力清保甲，凡村落大小，人民贤愚可指数。

有孟兴璧者，与黄昌吉等有隙，上变列三十馀人，朝命侍郎高朴与巡抚往察治。使者出牒示，焕彩曰：“某已死，某为某之父，某之子皆良民，呼之即至。”使者欲以兵往，焕彩曰：“兵至，愚民非死即走，无可讯，咎将谁执？”焕彩夜抵村中呼告之，皆呼冤。焕彩曰：“惟无其事，必出就讯，亟从我去。不然，祸立至。”民皆裹粮从。使者按籍，少二人，焕彩曰：“一已死，一外出，已命其兄招之。”言未毕，有跪门外者，则已来矣。讯之皆诬，遂坐告变者。巡抚曰：“知县者，知一县事，君可谓之知县矣。知县者，民之父母，君可谓之民之父母矣。”以卓异荐，擢湖北鹤峰知州。地本苗疆，改流未久，奸宄杂居。焕彩勤於听讼，积弊一清。土司族裔，每借祖坟诈人财，惩治之，浇风自息。民朴陋不知书，设义塾，资以膏火，至五十三年，始有举於乡者。后以病归，鹤峰请祀名宦，范县亦为建生祠。年逾八十，卒。

纪大奎，字慎斋，江西临川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充四库馆謄录。五十年，议叙知县，发山东，署商河。会李文功等倡邪教，诱民为乱，讹言四起。大奎集县民，谕以祸福，皆惊悟。邻郡惑者闻之，亦相率解散。补丘县，历署昌乐、栖霞、福山、博平，民皆敬而亲之。父忧归。嘉庆中复出，授四川什邡县。或谓：“什邡俗强梗，宜示以威。”答曰：“无德可怀，徒以威示，何益？”奸民吴忠友据山中聚众积粟，讲清凉教。大奎躬率健役，夜半捣其巢，获忠友，馀众惊散。下令受邪书者三日缴，予自新，民遂安。擢合州知州，道光二年，引疾归。年八十，卒，祀合州名宦。

邵希曾，字鲁斋，浙江钱塘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嘉庆中，官河南知县。历权通许、卢氏、鄢陵、西华、沈丘、太康、扶构、淮宁、新乡，皆有声。滑县教匪之役，司粮台。及匪平，讯鞫俘虏，治馀匪，凡良民被胁者皆得释，保全甚众。晚授桐柏，民苦盗，令村集建棚巡更，乡数家出一人为门夫，有警环集，无事归业。

访捕强暴者绳以法，积匪率远徙。慎於折狱，皆速结，讼日以稀。朔望莅学，集诸生讲论，增书院膏火，亲课之如师。道光六年，邑人王四杰始登进士第，自明初以来所未有。募钱万缗，建义学。凡经塾三，蒙塾十五。择其秀者入书院肄业，文教兴而悍俗渐化。在任十年，民安之。老病，大吏不令去，卒於官。

## 列传二百六十五 循吏三

张吉安李毓昌 龚景瀚 盖方泌史绍登 李赓芸伊秉绶 狄尚絅张敦仁 郑敦允 李文耕 刘体重子煦张琦石家绍 刘衡徐栋 姚柬之吴均 王肇谦曹瑾 桂超万张作楠 云茂琦

张吉安，字迪民，江苏吴县人。乾隆四十二年举人，六十年，大挑知县，发浙江。时清治各县亏空，责弥补。富阳令恽敬独不奉上官意旨，檄吉安往摘印署事。

至则士民群集，乞留敬。吉安见之，默然徒手返，白台司曰：“恽敬贤吏，乞保全之。且州县赋入有常经，前官不谨致亏，责弥补於后来者，恐开掊克之渐。方今楚、豫奸民蜂起，皆以有司贪残为口实。宜用读书人加意拊循，乃无形之弥补耳。”闻者迂其言。委摄县丞及杭州府通判，吉安自以不谐於时，乞改教职，上官留之。

嘉庆二年，署淳安，寻调象山。海盗由闽扰浙，沿海穷民业渔盐者，多以米及淡水火药济盗，且为乡导。吉安革船埠商渔之税，严禁水、米出洋，盗渐穷蹙，值飓风覆盗艇，泅至岸，悉为舟师所获。提督李长庚叹曰：“牧令尽如张象山，盗不足平也。”又建议县境南田为海中大岛，宜如明汤和策，封禁以断盗翼。韭山当海盗之冲，石浦、昌国兵力皆薄，请增兵以资镇慑。事虽见格，后卒如所议。

四年，署新城，漕仓设省城，民输折色，县官浮收，运丁需索，习以为常。吉安平其折价，不及旧时十之六七，民感之。

五年，署永康，蛟水猝发，田庐荡析，为棚厂以栖灾民，阻水者具舟饷之，溺者具棺厝之，不待申详报可，所以赈恤者甚至。上官或斥其有违成例，巡抚阮元素重之，悉如所请。六年，调署丽水，竭诚祷雨，旱不为灾。县多山，民处险远者，艰於赴愬。吉安辄巡行就山寺谳狱，咸乐其便。

八年，署浦江，值水灾，奸民纠众掠富室，伐墓树，邻邑咸煽动。吉安曰：“非法无以止奸民，非米无以安良民，良民安则奸民气散。”请运兵米所馀以赈之，民心渐定，乃擒首恶治如律。补馀杭，九年春，雨伤禾，粜仓穀以平米价，又运川米千石济之。十年，复被水，分乡设厂，煮粥以赈，规画详密，竟事无拥挤之扰。

邑多名区，次第修复之。惩讼师，勤听断，修志、葺学，文教丕振。在馀杭七年，引疾归，遂不出。殁后，永康士民请祀名宦，建立专祠。

当时吏治积弊，有南漕北赈之说，南利在漕，相率讳灾。督抚藉词酌剂，置灾民於不问。苟有切求民瘼者，转不得安於位。吉安官浙前后几二十年，所莅多灾区，皆能举职。在新城减漕之三四，时论尤以为难。北赈之弊亦然。同时江苏知县李毓昌，以不扶同侵赈致祸，仁宗优恤之，重惩诸贪吏，盖欲以力挽颓风云。

毓昌，字皋言，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苏。十四年，总督铁保使勘山阳县赈事，亲行乡曲，钩稽户口，廉得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状，具清册，将上揭。伸汉患之，赂以重金，不为动，则谋窃其册，使仆包祥与毓昌仆李祥、顾祥、马连升谋，不可得，遂设计死之。毓昌饮於伸汉所，夜归而渴，李祥以药置汤中进。毓昌寝，苦腹痛而起，包祥从后持其头，叱曰：“若何为？”李祥曰：“仆等不能事君矣。”马连升解己所系带缢之。伸汉以毓昌自缢闻。淮安知府王毂遣验视之，报曰：“尸口有血。”毂怒，杖验者，遂以自缢状上。

其族叔李太清与沈某至山阳迎丧，检视其籍，有残稿半纸，曰：“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盖上总督书稿，诸仆所未及毁去者。

丧归，毓昌妻有噩梦，启棺视，面如生。以银针刺之，针黑。李太清走京师诉都察院，命逮王毂、王伸汉及诸仆，至刑部会讯。山东按察使硃锡爵验毓昌尸，惟胸前骨如故，馀尽黑。盖受毒未至死，乃以缢死也。仁宗震怒，斩包祥，置顾祥、马连升极刑，剖李祥心祭毓昌墓。毂、伸汉各论如律，总督以下贬谪有差。赠毓昌知府衔，封其墓。御制愍忠诗，命勒於墓上。毓昌无子，诏为立后，嗣子希佐赐举人，太清亦赐武举。

龚景瀚，字海峰，福建闽县人。先世累叶为名宦。曾祖其裕，康熙初，以诸生从军，授江西瑞州府通判。滇、闽变起，率乡勇为大军乡导，擢吉安知府。时府城为逆将所据，大军驻螺子山，其裕供饷无乏。城复，抚疮痍，多惠政。后官河南怀庆知府，濬顺利渠，引济水入城便民，终於两淮盐运使。殁祀瑞州、吉安、怀庆名宦祠。祖嵘，初仕浙江馀杭知县，治县民杀仆疑狱，为时所称。擢直隶赵州直隶州知州，濬河兴水利。再擢江苏松江知府，渡海赈崇明灾黎，全活甚众。官至江西广饶九南道，单骑定万年县匪乱，殁祀饶州名宦祠。父一发，乾隆十五年举人，官河南知县，历宜阳，密县、林县，虞城四县，治狱明敏，能以德化。在虞城值水灾，勤於赈恤。朝使疏治积水，酾为惠民、永便诸渠，一发与灾民共劳苦，治称最。以病去，复起补直隶高阳。擢云南镇南知州，殁祀虞城名宦祠。

景瀚承家学，幼即知名。大学士硃珪督闽学，激赏之。乾隆三十六年成进士，归班铨选。四十九年，授甘肃靖远知县，未到官。总督福康安知其能，檄署中卫县，判牍如流，见者不知为初仕也。七星渠久淤，常苦旱，景瀚筑石坝，遏水入渠，始通流。又濬常乐、镇静诸渠，重修红柳沟环洞及减水各徬，溉田共三十万亩，民享其利。五十二年，调平凉，地磽瘠，缺米粟，景瀚请邻邑无遏粜。又当西域孔道，车马取给商贾。盐引敕派於民，官吏强买煤炭，皆为民病，一切罢之。由是商贾辐辏，食货流通。修柳湖书院，与诸生讲学，文风渐振。

五十五年，署固原州，汉、回杂处，时构衅。景瀚密侦诸堡，诛积匪，境内以安。五十九年，迁陕西邠州知州，嘉庆元年，总督宜绵巡边，调景瀚入军幕，遂从剿教匪，以功擢庆阳知府。宜绵总辖三省，从入蜀，幕府文书皆属景瀚。寻调兰州，仍在军充翼长。

景瀚从军久，见劳师糜饷，流贼仍炽，因上议备陈调兵、增兵、募勇三害，剿贼四难，谓：“先安民然后能杀贼，民志固则贼势衰，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民居奠则贼食绝，使之无所掳掠。民有一日之粮，即贼少一日之食。用坚壁清野之法，令百姓自相保聚，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恃无恐，自不至於逃亡。其要先慎简良吏，次相度形势，次选择头人，次清查保甲，次训练壮丁，次积贮粮穀，次筹画经费。如是行之有十利。”反复数千言，切中事理。嗣是被兵各省举仿其法，民获自保，贼无所逞，成效大著。

论者谓三省教匪之平，以此为要领。

五年，始到兰州任，七年，送部引见，卒於京师。其后续编皇清文颖，仁宗特出其坚壁清野议付馆臣载入。祀兰州名宦祠。自其裕至景瀚，四世皆祀名宦，海内称之。

景瀚子丰穀，官湖北天门知县，亦有治绩，不隳家声焉。

盖方泌，字季源，山东蒲台人。嘉庆初，以拔贡就职州判，发陕西，署汉阴通判、石泉知县。三年，署商州州同。治州东百里曰龙驹寨，寨之东为河南，南出武关为湖北。路四通，多林莽山径，易凭匿。时川、楚教匪屡由武关入陕西。方泌始至，民吏扫地赤立，贼酋张汉潮拥众至，乃罝药面中，诱贼劫食，多死，遂西走，大军乘之，汉潮由是不振。方泌集众谋曰：“贼虽去，必复来。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种亦死。我文官无兵，若能为吾兵，当全活尔。”众曰：“惟命。”乃筑堡聚粮，户三丁抽一，得三千人，无丁者以财佐粮糗兵械，亲教之战，辰集午散，无废农事。

四年，贼屯山阳、镇安，将东走河南，迎击败之；又击贼於铁峪铺，贼据山上，而伏其半於沟，乃分兵翦伏，夺据东山上，数乘懈击之，贼宵遁。后贼由雒南东逸，方泌驰至分水岭，间道走铁洞沟出贼前伏待之，贼错愕迎战，遂败，斩首数百，乡兵名由是大振。自武关至竹林关，乡兵皆请隶龙驹寨。

五年，知州困於贼，方泌驰百九十里至北湾，贼惊曰：“龙驹寨兵至矣！”时贼屯州西及雒南、山阳各万馀人，欲东出。方泌勒乡兵二万，列三大营以待。会官军至，夹攻，贼大败，几尽歼。是役枕戈而寝者五十日。游击某诬以事，解职，大吏直之，得留任。贼遂相戒无过商州。

八年，授盩厔知县，犹时时入山搜贼，又获宁陕倡乱者四十馀人。境内甫定，捐俸赈饥，旌死节妇，河滩、马厂、盐法，皆区画久远。擢宁陕同知。仁宗召见，问商州事甚悉。擢四川顺庆知府。渠县民变，大吏属以兵。方泌曰：“此赛会人众，至各相惊疑，讹言横兴，非叛也。”捕十二人而变息。调成都，母忧归。服阕，授福建延平。寻调台湾，两署台湾道。屡谳大狱，皆聚众汹汹，稍激则变。方泌一以理喻，蔽罪如法。道光十八年，卒。

史绍登，字倬云，江苏溧阳人，大学士贻直之孙。以謄录叙布政司经历，发云南。乾隆六十年，署文水知县。时滇盐归官办，民苦抑配，绍登弛其禁，释逋课者数百人。阅三载，配盐之五十七州县悉改商办，以文山为法。

贵州苗乱，距文山尚数郡，绍登策其必至，集胥役健者亲教技击以备之。嘉庆元年，苗窜邻境之丘北，潜与文山侬、倮通。绍登谓不救丘北，文山侬、倮必不靖，亲率三百人往，人授刀一、铁镳三十。既至，当者辄仆，丘北廓清。而总督勒保剿苗失利，被围於贵州黄草坪，巡抚江兰檄绍登往援。至则贼围数重，内外不相闻，七战皆捷，乃达黄草坪。会贵州援兵亦至。比绍登上谒，总督曰：“若文官，亦远来问我耶？”绍登陈解围状，不信。绍登请视战所贼尸，镳伤者，文山民壮所击；若刃伤，请伏冒功罪。总督初欲劾之，勘实乃已。巡抚闻绍登忤总督，大惧，令所用军费不得入报销，以是亏帑二万。

寻兼署蒙自县事，两城相距三百里。交阯贼侬福结粤匪犯文山，绍登驰一昼夜入城，率民壮出剿，擒其渠，峒卡悉复。擢云州知州，仍留文山任。

四年，初彭龄来为巡抚，性好察，开化总兵因蒙自变时怯懦为民所轻，衔绍登，谮之，遂以亏空劾。士民刊章胪绍登政绩，设匭醵金至三万。彭龄闻之悔，以完亏奏留任，馀金无可返，建开阳书院焉。

七年，署维西通判。民恆乍绷为乱，巢险不可攻。绍登廉得巢后岩壁陡绝，阻大溪，乃以篾为絙，募善泅者系絙岩树，对岸急引，如笮桥，攀援以登，壮士三百人从之。贼大惊乱，擒馘净尽。九年，卒。

李赓芸，字鄦斋，江苏嘉定人。少受学於同县钱大昕，通六书，苍、雅，三礼。

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浙江孝丰知县。调德清，再调平湖。下车谒陆陇其祠，以陇其曾宰嘉定，而己以嘉定人宰平湖，奉陇其为法，尽心抚字，训士除奸，邑中称神明。嘉庆三年，九卿中有密荐之者，诏询巡抚阮元，元奏：“赓芸守洁才优，久协舆论，为浙中第一良吏。”引见，以同知升用。五年，金华、处州两郡水灾，金华苦无钱，处州苦无米。赓芸奉檄，於恩赈外领银二万，便宜为之。以银之半易钱，运金华加赈，人百钱而钱价平。又以银之半运米至处州，减价粜，辘轳转运，而米亦贱。升处州府同知，调嘉兴海防同知，署台州府。寻擢嘉兴知府，正己率属，无敢以苞苴进者。治漕，持官、民、军三者之平，上官每用其言。十年，水灾，减粜有实惠，赈民以粥，全活者众。以继母忧去官。

服阕，补福建汀州，调漳州。俗悍，多械斗，号难治。赓芸召乡约、里正问之曰：“何不告官而私斗为？”皆曰：“告官，或一二年狱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先为身累。”赓芸曰：“今吾在，狱至立剖。有不当，更言之，无所徇护。为我告乡民，后更有斗者，必擒其渠，焚其居，毋恃贿脱。”众皆唯唯退。已而有斗者，赓芸立调兵捕治，悉如所言，民大惧。赓芸日坐堂皇，重门洞开，愬者直入，命役与俱。召所当治者，限时日。不至，则杖役。至则立平之释去。即案前书狱词，无一钱费。民皆欢呼曰：“李公活我！”漳属九龙岭多盗，下所属严捕，擒其魁十数，商旅坦行。故事，获盗当甄叙，悉以归属吏。寻擢汀漳龙道。二十年，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使，逾年实授。

赓芸守漳州时，龙溪县有械斗，令懦不治。署和平令硃履中内狡而外朴，庚芸误信之，请以移龙溪。久之，事不办，始稔其诈。洎署布政使，改履中教职。履中亏盐课，恐获罪。具揭於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谓亏帑由道府婪索。督抚密以闻，解赓芸职质讯。赓芸之去漳，监造战船工未竣，留仆督率之，仆假履中洋银三百圆，诡以垫用告。赓芸如数给之，仆匿不以偿。福州知府涂以辀鞫之，阿总督意，增其数为一千六百，逼令自承，辞色俱厉，赓芸终不肯诬服。虑为狱吏所辱，遂自经。

事闻，命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往按其狱，得白。上以赓芸操守清廉，众所共知。其死由汪志伊固执苛求，而成於涂以辀勒供凌逼，褫志伊职，永不叙用。

以辀、履中俱谴戍黑龙江，绍兰亦以附和革职。

赓芸家不名一钱，殁无以殓。盐法道孙尔准与之善，为经纪其丧。初，志伊亦重赓芸，曾荐举之。及擢布政，乘新舆上谒，志伊讽以戒奢，赓芸曰：“不肖为大员，不欲效布被脱粟之欺罔。”志伊素矫廉，衔其语。又以遇事抗执，嫌益深。及狱起，履中忽自承妄讦，诿原揭为其仆窃印，志伊怒，必穷诘之。论者谓漳厂修船，例由龙溪县垫款，籓司发款，至道乃偿之，非赃私也。赓芸狷急，负清名，虑涉嫌不承，而志伊峻待绅士，不理於众。与赓芸善者，或以飞语中之。

方治狱使者至闽，士民上书为赓芸讼冤，感泣祭奠，踵接於门，为建遗爱祠。

熙昌等据情奏请赐额表扬，仁宗以“大员缘事逮问，当静俟国法，若此心皦然，横遭冤枉，亦应据实控告，朝廷必为昭雪；乃效匹夫沟渎之谅，殊为褊急，不应特予旌扬。士民追思惠政，捐赀立祠，斯则斯民直道之公，听之”。

伊秉绶，字墨卿，福建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

嘉庆三年，出为广东惠州知府，问民疾苦，裁汰陋规，行法不避豪右，故练刑名，大吏屡以重狱委之，多所矜恤。陆丰巨猾肆劫勒赎，秉绶设方略，缚其渠七人戮之。

六年，归善陈亚本将为乱，提督孙全谋不发兵，秉绶乃遣役七十馀人夜捣其巢，擒亚本，馀党窜入羊矢坑。未几，博罗陈烂屐起事，请兵，提督复沮之。秉绶争曰：“发兵愈迟，民之伤残愈甚。”提督不得已，予三百人。秉绶复曰：“侦虚实，则三四人足矣。如用兵，以寡敌众，徒偾事耳。”提督不听，令游击郑文照率三百人往，孑身跳归，乱遂成。秉绶適以他事罣议去官，士民籥留军营。时提督既拥兵不前，其标兵卓亚五、硃得贵均通贼纵掠，为伪渠帅。秉绶愤懑，请兵益力，逢总督吉庆之怒，复以失察教匪论戍。会新总督倭什布至惠州，士民数千人诉秉绶冤，上闻，特免其罪，捐复原官，发南河，授扬州知府。

时秉绶方奉檄勘高邮、宝应水灾，刺一小舟，栖户枉渚，必亲阅手记。及莅任，劬躬率属，赈贷之事，锱铢必覈，吏无所容其奸。倡富商巨室捐设粥厂，费以万计。

诛北湖剧盗铁库子辈，杖诡道诳愚之聂道和，它奸猾扰民者，悉严治之。民虽饥困，安堵无惶惑。历署河库道、盐运使，胥称职。寻以父忧去，家居八年，嘉庆二十年，入都，道经扬州，卒。

秉绶承其父朝栋学，以宋儒为宗。在惠州，建丰湖书院，以小学、近思录课诸生；在扬州，宏奖文学。殁后士民怀思不衰，以之配食宋欧阳修、苏轼及清王士祯，称四贤祠。

狄尚絅，字文伯，江苏溧阳人，寄籍顺天。乾隆四十六年进士。五十七年，授安徽黟县知县，父忧去。嘉庆四年，起复，发广东，署化州知州。濒海獷悍，尚絅解除烦苛，治以简易。补花县，以乡兵助剿博罗乱匪有功，旋摄香山。十年，铨授江西南康知府。有武举调族侄妇，羞忿自尽，以无告发，事寝有年矣。尚絅甫下车，武举以他事涉讼，反覆诘问，忽露前情。穷究得实，置诸法，群惊为神。不期年，理滞狱百馀，尽得情实。饶州有两姓争田，世相仇杀，尚絅为判断调和，争端永息。

南安会匪李详诰传徒聚众，事发，大吏檄尚絅按之。戴奉飞实罪首，详诰为从，当减死。承审同官以详诰巨富，欲引嫌。尚絅曰：“无媿於中，何嫌可避？”大吏亦虑与原奏不符，尚絅曰：“不护前非，乃见至公。圣明在上，何虑焉？”卒从其议，株连者亦多省释。尝言：“狱不难於无枉纵，惟干证之牵累，吏胥之需求，受害者不可穷诘。生平思此，时用疚心。”又曰：“人知命、盗巨案之当慎，不知婚姻、财产细务，尤不可忽。盖必原情度势，使可相安於异日，不酿成别故，斯为善耳。”

南康治滨湖，风涛险恶，宋郡守孙乔年筑石堤百馀丈，内浚二澳，可泊千艘。

硃子知南康，增筑之，名紫阳堤。迤东水齧，浸及城址，明知府田琯增筑石堤百馀丈以卫之，久俱圮。尚絅增修两堤，一准旧制，坚固经久。蓼花池周五十里，受庐山九十九湾之水，北入湖，水门浅隘，尚絅疏濬之，积潦消泄，岁增收穀万石。在任先后二十四年，所设施多规久远。历署饶州、吉安、广信三府，摄粮道。敝衣蔬食，不问生产。引疾去官，不能归，卒於南康。

张敦仁，字古愚，山西阳城人。乾隆四十年进士，授江西高安知县，调庐陵。

精於吏事，有循声。迁铜鼓营同知，署九江、抚州、南安、饶州诸府事。嘉庆初，改官江苏，历松江、苏州、江宁知府。六年，调授江西吉安。沿赣江多盗，遴健吏专司巡缉，责盗族擒首恶，毋匿逋逃，萑苻以靖，民德之。再署南昌，寻实授。所属武宁民妇与二人私，杀其夫，前守以夫死途中，非由妇奸报。敦仁覆鞫词无异，而其幼子但哭不言，疑之。请留前守同谳，遂得谋杀移尸状，狱乃定。龙泉天地会匪滋事，巡抚檄敦仁往按，未至，镇道已发兵擒二百馀人，民惶惧。敦仁廉知匪党与温氏子有隙，非叛逆，法当末减，坐为首二人。又会匪素肆掠，富室为保家计，多佯附，实未身与。事发株连，囹圄为满。讯察其冤，尽得释。道光二年，擢云南盐法道，寻以病乞致仕。敦仁博学，精考订，公暇即事著述，所刻书多称善本。寄寓江宁，卒，年八十有二。著书遭乱多佚。

郑敦允，字芝泉，湖南长沙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八年，出为湖北襄阳知府。襄阳俗朴，讼事多出教唆。敦允长於听断，积牍为空。访所属衙蠹莠民最为民患苦者十馀人，论如律。地号盗薮，请帑筹充缉捕费，多设方略，获盗百馀。巨盗梅杈者，勇悍多徒党，捕者人少莫能近，众至则逸。侦知所在，夜往擒之，其徒追者数百人。令曰：“欲夺犯者，杀而以尸与之。”众不敢逼。诉者麕集，曰：“久不敢言，言辄火其居。”敦允曰：“苦吾民矣！”遂置之法。枣阳地瘠民贫，客商以重利称贷，田产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许贷户自陈，子浮於母则除之，积困顿苏。

汉水齧樊城，坏民居，议甃石堤四百馀丈，二年而成。明年，汉水大涨，樊城赖以全。

襄阳岸高水下，遇旱，艰於引溉。颁筒车式，使民仿制，民便之。调署武昌，会大水，樊城石工掣损，敦允固请回任守修。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议增筑子埝护堤根。灾民就食者数万，为草舍居老疾稚弱，令壮者赴工自食。敦允昕夕巡视，工未竟，致疾，未几卒，祀名宦。

李文耕，字心田，云南昆阳人。家贫，事亲孝，服膺宋儒之学。嘉庆七年进士，以知县发山东，假归养母。母丧，服阕，补邹平。到官四阅月，不得行其志，引疾去。以官累，不得归。十九年，教匪起，寿张令以文耕嫺武事，招助城守，训练、防御皆有法，贼不敢窥境。大吏闻其幹略，起复补原官。

在邹平五年，治尚教化。民妇陈诉其子忤逆，文耕引咎自责，其子叩头流血，母感动请释，卒改行。听讼无株累，久之，讼者日稀。善捕盗，养捕役，使足自赡，无豢贼，数亲巡，穷诘窝顿。尝曰：“治盗必真心卫民，身虽不能及者，精神及之，声名及之。”终任，盗风屏息。课诸生，亲为指授，勉以为己之学，民呼李教官，又呼为李青天。调冠县，迁胶州，濬云、墨二河。道光二年，擢济宁直隶州，未之任。巡抚琦善特荐之，宣宗夙知其名，即擢泰安知府。

调沂州，立属吏程课，谓：“官不勤则事废，民受其害。教化本於身，能对百姓，后然可以教百姓。”属吏皆化之。沂郡产檞树，劝民兴蚕，建义仓备荒，捕盗如为令时。寻擢兗沂曹道。司河事，修防必躬亲。属请濬淤沙，需银五万，往视之，曰：“无庸！春涨，即刷去矣。”果如其言。

五年，迁浙江盐运使，未几，调山东。时鹺业疲累，充商者多无藉游民。文耕知其弊，请分别徵缓，以纾商力。责富商领运，不得因引滞贱价私卖，课渐裕。七年，擢湖北按察使，复调山东。严治胥役，诈赃犯辄置重典。断狱宽平，责属吏清滞狱，数月，积牍一空。谓：“山东民气粗而性直，易犯法，亦易为善，故教化不可不先。”

居三岁，调贵州。州县瘠苦，希更调，不事事。適权布政使，请以殿最为调剂，俾久任专责成。凿桐梓葫芦口，以息水患。黔产，无绵布，设局教之纺织。贫民艰生计，重利而薄伦常，撰文劝导，曰家喻户晓篇。十三年，休致归。

文耕平生以崇正学、挽浇风为己任，在山东久，民感之尤深，殁祀名宦。

刘体重，山西赵城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嘉庆初，以知县发湖南，历署石门、新化、衡阳、宁武、衡山、湘阴。晋秩同知，改江西。道光中，补袁州同知，擢广信知府。调吉安，又调抚州，所至有声。在抚州治绩最著，巡历属县，问民疾苦，集父老子弟勉以孝弟力田。属吏不职，参劾无徇。胥吏揽讼，痛惩之。厚书院廪饩，课士以经，动绳以礼法。遇大水，尽心赈恤，灾不为害。建义仓，积穀五万石。十四年，擢河南彰卫怀道，筦河事，修防有法。终任，黄流安澜。沁水堤由民筑，多单薄，择其要区加筑子埝，筹岁修费垂永久。漳河无堤防，勤疏濬，水患并息。创建河朔书院，仿硃子白鹿洞规条，以课三郡之士。十九年，擢江西按察使，迁湖北布政使。二十二年，乞病归，卒於家。

体重廉平不苛，尤长治狱。所居，吏畏民怀，讼狱日简。河北士民尤感之，殁祀名宦祠。

子煦，由拔贡授直隶知县，历权繁剧。咸丰初，迁开州知州。河决，赈灾，全活数万。治团练有功，署大名知府。十一年春，直隶、山东匪迭起，守城四十日，乘间出奇击贼，城获安。既而东匪西窜，势甚张，畿辅震动。煦督师破清丰贼垒，乘胜进攻濮州老巢。遇大雨，贼决河自卫，煦激励兵团，坚持不懈，贼穷蹙乞降，遂复濮州。开、濮之间，积水多沮洳，土人谓之水套，匪辄凭匿。至冬，复竖旗起事。煦率乡团八千人，追贼於冰天泥淖之中，三战皆捷，水套底定。同治元年，擢大顺广道，命偕副都统摭克敦布办理直、东交界防剿事宜，以劳卒於官。优诏赐恤，大名及原籍并建专祠。

张琦，初名翊，字翰风，江苏阳湖人。嘉庆十八年举人，以謄录议叙知县。道光三年，发山东，署邹平县。抵任，岁且尽。阅四百七十村，麦无种者。即申牒报灾，亲谒上官陈状。破成例请缓徵，因邹平得缓者十六州县。民失物，误讼邻邑长山，归狱於琦。琦曰：“汝失物地，大树北抑大树南？”曰：“树北。”琦曰：“若是，则我界也。”民愕然，曰：“诚邹平耶？即不欲以数匹布烦父母官。”持牒去。后权章丘，邹平民时赴诉，琦曰：“此於法不当受。”慰遣之。章丘民好讼，院、司、道、府五府吏皆籍章丘，走书请讬，掎摭短长。琦任岁馀，无一私书至。

结案二千有奇，无翻控者。

五年，补馆陶，会久旱风霾，麦苗皆死，饥民聚掠。琦祷雨既应，严捕倡掠者。

廉得富家闭粜居奇状，按治之，民大悦。乃请普赈两月。馆陶地褊小，赈数多邻邑数倍，大吏呵之。寻有诏责问岁饥状甚切，乃按临灾区，民迎诉赈弊，惟馆陶得实。

始劾罢他邑令，厚慰琦。士有讼者，阅其辞不直，则曰：“课汝文不至，讼乃至耶？”

先试以文，不中程，责后乃决事，士讼遂稀。馆陶地斥卤，不宜穀，又卫水数败田。

琦精求古沟防及区田法试行之，未竟，病卒。

在馆陶八年，民爱戴之，理讼不待两造集，即决遣之。以其辞质后至者，莫敢狡饰。有疑狱，亦不过再讯。胥吏扰民，必严论如法。然筹其生计必周，故无怨者。

琦少工文学，与兄编修惠言齐名，舆地、医学、诗词皆深造。五十后始为吏，治绩尤著。时江西同知石家绍亦儒者，为治有古风，殆相亚云。

家绍，字瑶辰，山西翼城人。以拔贡为壶关县教谕。道光二年成进士，授江西龙门知县。发奸摘伏，以神明称。调上饶，再调南昌。首邑繁剧，而尽心民事，理讼尝至夜不辍。连年水患，饥民闻省会散赈，麕聚郭外。家绍与新建令同主赈，始散米，令饥民自爨。来者益众，赈所濒河，几莫能容。乃改散钱，令各返乡里，候截留漕米济之。时水灾益棘，家绍请开仓平粜，复分厂煮粥以赈。主者循例备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万，汹汹不可止。家绍至，谕之曰：“食少人众，咄嗟不能办。

汝等姑退，诘朝来，不使一饥民无粥敢也。”众皆迎拜曰：“石爹爹不欺人，原听处置。”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历署大庾、新城、新建三县，擢铜鼓营同知，署饶州、赣州二府，所至皆得民心。

家绍口呐呐若不得辞，自大吏、僚友、缙绅、士民、卒隶无不称为循吏，顾自视欿然。尝曰：“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十九年，卒。五县皆祀名宦，南昌民尤德之，建祠於百花洲。

刘衡，字廉舫，江西南丰人。嘉庆五年副榜贡生，充官学教习。十八年，以知县发广东。奉檄巡河，日夜坐卧舟中，与兵役同劳苦，俾不得通盗，河盗敛戢。署四会县，地瘠盗炽。衡团练壮丁，连村自保。诇捕会匪，焚其籍，以安反侧。祗治渠魁，众乃定。调署博罗，城中故设徵粮店数家，乡又设十站，民以为累，衡至即除之。俗多自戕，里豪蠹役杂持之，害滋甚。衡释诬滥，严惩主使，锢习一清。补新兴，父忧去。服阕，道光三年，授四川垫江，俗轻生亦如博罗，衡先事劝谕，民化之。获啯匪初犯者，曰：“饥寒迫尔。”给赀使自谋生，再犯不宥，匪辄感泣改行。

调署梁山，处万山中，去水道远，岁苦旱。衡相地修塘堰，以时蓄泄，为永久之计。捐田建屋，养孤贫，岁得穀数百石，上官下其法通省仿行。寻调巴县，为重庆府附郭，号难治。白役七千馀人，倚食衙前。衡至，役皆无所得食，散为民，存百馀人，备使令而已。岁歉，衡谓济荒之法，聚不如散，命各归各保，以便赈恤，是年虽饥不害。

衡尝谓律意忠厚，本之为治，求达爱民之心。然爱民必先去其病民者，故忄互寓宽於严。官民之阻隔，皆缘丁胥表里为奸。所至设长几於堂左右，分六曹为六鬲。吏呈案，则各就左几鬲庋之，击磬以闻。衡自取，立与核办，置之右几。吏以次承领，壅蔽悉除。有诉讼，坐堂皇受牍，亲书牒令原告交里正，转摄所讼之人，到即讯结。非重狱，不遣隶勾摄；即遣，必注隶之姓名齿貌於签。又令互相保结，设连坐法，蠹役无所施技。性素严，临讼辄霁颜，俾得通其情，抶不过十，惟於豪猾则痛惩不稍贷。尝访延士绅，周知地方利害，次第举革。待丞、尉、营弁必和衷，时周其乏，缓急可相倚。城乡立义学，公馀亲课之。为治大要，以恤贫保富、正人心、端士习为主。总督戴三锡巡川东，其旁邑民诉冤者皆乞付刘青天决之，语上闻。

七年，擢绵州直隶州知州，宣宗召对，嘉其公勤。八年，擢保宁知府，九年，调成都。每语人曰：“牧令亲民，随事可尽吾心。太守渐远民，安静率属而已，不如州县之得一意民事也。”然所在属吏化之，无厉民者。后擢河南开归陈许道，未几，病。巡抚为陈情及治蜀状，请优待之，以风有位。特诏给假调理。久之，病不愈，遂乞归。数年始卒。博罗、垫江、梁山、巴县皆请祀名宦祠。

同治初，四川学政杨秉璋疏陈衡循绩，并上遗书。穆宗谕曰：“刘衡历任广东、四川守令，所至循声卓著。去官四十馀年，至今民间称道弗衰。所著庸吏、庸言、蜀僚问答、读律心得等书，尤为洞悉闾阎休戚，於兴利除弊之道，筹画详备，洵无媿循良之吏。将历任政绩宣付史馆，编入循吏传，以资观感。”衡所著书，皆阅历有得之言，当世论治者，与汪辉祖学治臆说诸书同奉为圭臬。其后有徐栋著牧令诸书，亦并称焉。

栋，字致初，直隶安肃人。道光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究心吏治，以为天下事莫不起於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称州县之职，不外於更事久，读书多。然更事在既事之后，读书在未事之先，乃汇诸家之说为牧令书三十卷。又以保甲为庶政之纲，天下非一人所能理，於是有乡、有保、有甲。自明王守仁立十家牌之法，后世踵行，为弭盗设，此未知其本也。亦集诸说，成保甲书四卷。二十一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调汉中，又调西安，所至行保甲，皆有成效。兴安临汉江，栋补修惠春、石泉两堤，加於旧五尺，民颇苦其役。十数年后，大水冒旧堤二尺，乃感念之，肖像以祀。旧禁运粮下游，栋以兴安卑湿，积穀易霉变。既不能久储，又不能出境，图利者改种菸叶、蓝靛，歉年每至乏食。乃弛运粮之禁，民便之。

举卓异，二十九年，以病归。咸、同之间，在籍治团练，修省城，有诏录用，以老病辞，寻卒。祀兴安名宦祠。

姚柬之，字伯山，安徽桐城人。七世祖文燮，见本传。柬之少负异才，从族祖鼐学，道光二年成进士，授河南临漳知县，屡决疑狱。县民张鸣武控贼杀妻，称贼攀二窗櫺入室。柬之勘窗櫺窄，且夫未远出。诘之，果夫因逐贼，误斫杀妻。又常姚氏被杀，罪人不得。柬之察其时为县试招覆之前夜，所取第一名杨某不赴试，疑之。召至，神色惶惑，询其居，与常邻。乃夜至城隍庙，命妇人以血污面，与杨语，遂得图奸不从强杀状。每巡行乡曲，劝民息讼，有诉曲直者即平之。漳水溢，赍粮赴灾区，且勘且赈，全活者众。兼摄内黄，民服其治，闹漕之风顿革。境与直隶大名毗连，多贼巢，掘地为窟，积匪聚赌，排枪手为拒捕计。柬之约大名会捕，赌窟除而盗风息。母忧去。

十二年，服阕，补广东揭阳。濒海民悍，械斗掳掠，抗赋戕官，习以为常。柬之训练壮勇，集神耆於西郊，谕以保护善良，与民更化。最顽梗之区曰下滩，盗贼、土豪相勾结，柬之会营往捕，拒者或死或擒。一盗积犯十八案，召被害者环观，僇之，境内称快。有凶盗居钱坑，其地四面皆山，不可攻。潮州故事，凡捕匪不得，则爇其庐，空其积聚。柬之戒勿焚烧，召耆老，谕交犯，不敢出。乃乘舆张盖入村，从仅数人，见耆老一一慰劳，皆感泣，原更始。民在四山高望者，咸呼“好官”，次日遂交犯。自下滩示威，钱坑示德，恩信大著。收穫时，巡乡为之保护，树催科旗；值械斗，则树止斗旗。一日，涂遇持火枪者，结队行，望见官至，悉没水中，命以渔网取之。讯为助斗者，按以法，自此械斗浸止。兴复书院，厚待诸生，回乡以新政告乡人，有变则密以闻，官民无隔阂。逋赋者相率输将，强梗渐化，县大治。

迁连州绥瑶同知，民、瑶构讼，判决时必使相安，遂无事。普宁县匪徒戕官肆劫，奉檄从镇道往捕治。匪以涂祥为巢穴，磨盘山为声援，地皆险。乃设方略，正军攻涂祥，调揭阳壮勇自磨盘岭突进破贼巢，获六百馀人。事定，言官误论劾。

朝使查勘，其诬得白。

十七年，署肇庆府，端溪大涨，城不没数版，柬之日夜立城下守御。预放兵粮，以平米价，民不知灾。十九年，擢贵州大定知府，俗好讼，柬之速讯速结，不能售其欺，期年而讼稀。白蟒洞地僻产煤、铁，有汪摆片者，据其地聚众结会，为一方害，捕灭解散，地连川、滇，得弭钜患焉。大定民、苗杂居，宜治以安静。大吏下令，柬之必酌地方之宜，不使累民。见多不合，遂引疾归。数年始卒。

吴均，字云帆，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道光十五年，大挑知县，发广东，授乳源，调潮阳。历署揭阳、惠来、嘉应、海阳。在海阳捕双刀会匪黄悟空，置之法。举卓异，署盐运司运同，擢佛冈同知，署潮州知府。咸丰二年，惠州土匪肆劫，均奉檄往，获匪千馀，分轻重惩治，遂肃清。三年，实授。时东南各行省军事亟，福建、湖南大吏闻均名，先后奏调往襄剿匪，广东方倚为保障，坚留之。

四年，江南大营散兵回粤，结匪为乱。贼首陈娘康拥众围潮阳，分党陷惠来，攻普宁。援军失利，均亲督战，败贼。甫解潮阳围，海阳彩阳乡匪首吴中庶乘间纠党陈阿拾煽众，旬日至万馀人。大掠海阳，偪攻郡城，澄海匪首王兴顺亦与合。均檄潮阳令汪政分兵援郡城，战城下，歼贼数千，围解。自移军澄海，冒雨破贼巢，分路搜捕，清馀孽。旋克惠来，斩陈娘康等於阵。未几，以积劳卒於官。

均性清介，治潮最久，诛盗尤严。每巡乡，辄以二旗开导，大书曰；“但原百姓回心，免试一番辣手。”化莠为良，保全弥众。从役有取民间丝粟者，立斩马前，民益畏服。在潮阳以滨海地咸卤，开渠以通溪水，筑堤六千馀丈，淡水溉田，瘠土悉沃。在海阳濬三利溪，加筑北堤，为郡城保障。及守潮州，修复州东广济大桥。

附郭西湖山高出城上，登瞰全城如指掌，旧有高墉为犄角，久圮。均筑展新城，跨壕而过，围山於城内。至是匪乱围攻，竟不能破，民咸颂之。殁后，追赠太仆寺卿。

光绪间，潮州建专祠。

王肇谦，字琴航，直隶深泽人。道光十四年举人，授福建海澄知县。马口乡民构衅互掠，亲谕利害，积嫌顿解。捕巨盗许蟳置诸法，群盗敛迹。富绅争产累讼，男妇数十人环跪堂下，援引古义喻之，更反自责。众赧然，谓今日始知礼义，讼以是止。邑民李顺发负杨茄柱金，为杨所留，乃以劫财诉诸教堂。教主移牒请严究，众汹汹。肇谦白上官：“茄柱无罪，不必治；教士骄心，不可长。”总督刘韵珂嘉其抗直。闽县上筸村故盗薮，檄肇谦往捕。至则召其父老开陈大义，曰：“我来活若一乡，若列铳拒官，大府欲屠之，尚不知耶？”众大恐，肇谦曰：“某某皆大盗，速缚来！三日缮齐保甲册，吾保若无事。”遂立以盗献。厦门洋人因赁屋与民龃，奉檄往治，据理剖决，两无所徇，洋人帖服。

咸丰二年，署上杭，时粤匪据江宁，福建贼林俊遥应之，陷漳州、永春、大田诸郡县。肇谦建碉储粟，制器械，简丁壮，为坚壁清野计，赖以无虞。三年，淫雨为灾，且赈且治军，率团勇越境剿松源县贼四千。擢永春直隶州知州，募乡兵二万，破林俊於城南山，擒土匪邱师、辜八等。

署漳州知府，漳浦古竹社蔡全等为乱，肇谦设方略，约内应，生擒全，诏嘉之，晋秩知府。漳俗獷悍难治，肇谦谓民不奉法，由吏不称职。课所属清案牍，勤催科，惩械斗，严缉捕，表义行，振文教，以能否为殿最，漳人以为保障。署延建邵道，调署兴泉永道，未行，粤匪窜入境，肇谦誓以死守，督军随按察使赵印川十三战皆捷，以劳卒。诏赠光禄寺卿，祀上杭名宦祠。

曹瑾，字怀朴，河南河内人。嘉庆十二年举人。初官直隶知县，历署平山、饶阳、宁津，皆得民心。赈饥惩盗，多惠政。补威县，调丰润，以事落职。寻复官，发福建，署将乐。又以失察邪教被劾，引见，仍以原官用。

道光十三年，署闽县，旗兵与民械斗，持平晓谕利害，皆帖服。值旱，迎胡神於鼓山祷雨，官吏奔走跪拜街衢间，瑾斥其不载祀典，独屹立不拜。大吏奇之，以为可任艰钜。时台湾岁歉多盗，遂补凤山。问疾苦，诘盗贼，剔除弊蠹，顺民之欲。

淡水溪在县东南，由九曲塘穿池以引溪水，筑埤导圳。凡掘圳四万馀丈，灌田三万亩，定启闭蓄泄之法，设圳长经理之。

二十年，擢淡水同知，海盗剽劫商贾，漳、泉二郡人居其间，常相仇杀，又当海防告警，瑾至，行保甲，练乡勇，清内匪而备外侮。英吉利兵舰犯鸡笼口，瑾禁渔船勿出，绝其乡导，悬赏购敌酋，民争赴之。敌船触石，擒百二十四人。屡至，屡却之。明年，又犯淡水南口，设伏诱击，俘汉奸五、敌兵四十九人。事闻，被优赉。未几，和议成，英人有责言。总督怡良知瑾刚直，谓曰：“事将若何？”瑾曰：“但论国家事若何，某官无足重，罪所应任者，甘心当之。但百姓出死力杀贼，不宜有负。”怡良叹曰：“真丈夫也！”卒以是夺级。后以捕盗功晋秩，以海疆知府用。瑾遂乞病归，数年始卒。

桂超万，字丹盟，安徽贵池人。道光十二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苏。署阳湖四十日，巡抚林则徐贤之，捕荆溪。未任，父忧去。十六年，服阕，授直隶栾城。捕盗不分畛域，每於邻邑交界处破贼巢，盗风息。濬洨河、金水河及城河，通沟洫，平道路，水潦无患。限绅户免役不得过三十亩，免累民。劝树畜，修井粪田，种薯芋以备荒。复书院，设义塾，化导乡民，习异教者多改行。调万全，署丰润。值英吉利犯天津，沿海戒严。超万训练乡勇，募打鸭善枪法者以备战。后粤匪犯畿辅，天津练勇效超万法，颇收鸭枪狙击之效。诏举贤吏，总督讷尔经额荐超万持躬廉谨，尽心民事，迁北运河务关同知。

二十三年，擢授江苏扬州知府。扬俗浮靡，超万励勤俭，严禁令，凡衙蠹、营兵、地棍、讼师诸害民者，悉绳以法。讼於府者，一讯即结。逾两年，调苏州。时漕弊积重，大户短欠，且得规包纳运丁，需索日增，官民交困。超万为减帮费、均赋户之议。乃访惩豪猾，示均收章程，依限完纳，即赦既往。请大吏奏定通行，积困稍甦。屯佃求减租，聚众殴业主，粮艘水手因行海运失业，勾结滋事，势皆汹汹。

超万处以镇静，先事戒备，得弭乱萌。署粮储道。二十九年，擢福建汀龙漳道。乞病归。咸丰中，粤匪扰安徽，超万在籍治乡团。同治初，福建巡抚徐宋幹荐之，署福建粮储道，寻擢按察使。年八十，卒於官。

张作楠，字丹村，浙江金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铨授处州府教授。擢江苏桃源知县，调阳湖。治事廉平，人称儒吏。道光元年，擢太仓直隶州知州，三年，大水、作楠冒雨履勘灾乡，问民疾苦，停徵请赈，借帑平粜。疏濬境内河道，以工代赈。水得速泄，涸出田亩，不误春耕，人刊娄东荒政编纪其事。寻奉檄赴松江谳狱，乡民讹传去官，虑仍收漕，纷纷奔诉。会濒海奸徒乘间蠢动，作楠闻变，驰回，中途檄主簿萧赴茜泾捕首恶，胁从罔治，事遂定。作楠勤於治事，案无滞牍。暇则篝灯课读，妻、女纺织，常至夜分。人笑其为校官久，未改故态。

五年，擢徐州知府，受代，以平粜亏帑二万金，弥补未完。作楠自危，巡抚陶澍曰：“救灾民如哺兒，失乳即死。吾方咎汝请粜时，顾虑折耗不兑稍稽。遗大投艰者，胡亦泥此？且绅民已代致万金，不汝责也！”徐州亦被灾，筹赈甚力，民赖以甦。

在任两载，乞养归。乡居二十馀年，足迹不入城市。三子皆令务农、工，或问：“何不仍业儒？”曰：“世俗读书为科名，及入仕，则心术坏，吾不欲其堕落也。”

作楠精算学，贯通中西。在官以工匠自随，制仪器，刊算书。所著书，汇刻曰翠微山房丛书，行於世，学者奉为圭臬焉。卒，祀乡贤祠。

云茂琦，广东文昌人。道光六年进士，授江苏沛县知县。询民疾苦，恳恳如家人。劝以务本分、忍忿争，讼顿稀。县地卑，多积潦，开濬沟洫，岁获屡丰。筹缉捕经费，获盗多，给重赏，盗贼屏迹。课诸生，先德行，后文艺，语以身心性命之学。邻邑闻风而来，书院斋舍至不能容。总督蒋攸銛称其有儒者气象。调六合，连年大水，灾民得赈，无流亡。邑多淫祀，毁其像，改书院。卫田多典质，为清理复业，运户得所津贴，漕累以纾。考最，入觐，改官兵部郎中，又改吏部。未几，告养归。家居十数年，置田赡族，乡邑兴革，无不尽力。主讲课士有法。卒，祀名宦祠。

## 列传二百六十六 循吏四

徐台英 牛树梅何曰愈 吴应连 刘秉琳陈崇砥 夏子龄 萧世本李炳涛俞澍 硃根仁 邹锺俊 王懋勋 蒯德模林达泉 方大湜陈豪杨荣绪林启 王仁福硃光第 冷鼎亨 孙葆田柯劭憼涂官俊陈文黻 李素 张楷 王仁堪徐台英，字佩章，广东南海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湖南华容知县。俗好讼，台英谓讼狱纠缠，由於上下不通。与民约，传到即审结，胥役需索者痛惩之。一日，阅呈词，不类讼师胥吏笔，鞫之，果诸生也。拘至，试以诗、文，文工而诗劣。谕曰：“诗本性情，汝性情卑鄙，宜其劣。念初犯，姑宥，其改行！”其人感泣去。

规复沱江书院，月自课之。曰：“陆清献作令，日与诸生讲学。吾不晓讲学，若教人作文，因而诱之读书立品，是吾志也。”县田有圻田、埦田、山田之分。濒湖地，旱少潦多，埦、圻例有蠲缓，田无底册，影射多。书役垫徵，官给空票。花户粮数，任其自注。役指为欠者，拘而索之，官不知所徵之数。保户包纳漕米，相沿以为便，挟制浮收，无过问者。积欠数万，官民交病。台英知其弊，乃清田册，注花户粮数、姓名、住址，立碑埦上，使册不能改。应缓、应徵者可亲勘，而影射之弊绝。申粮随业转之例，即时过割，而飞洒之弊绝。收漕分设四局，俾升合小户，就近输纳，免保户之加收，而包纳之弊绝。埦田旧有堤修费，出田主。有挪埦田作圻田，冀免堤费者；有卖田留税，派费赔累者；有卖税留田，派费不至者：堤费不充。一埦堤溃，他埦同希豁免。凡借帑修堤者，久无偿，相率亡匿。台英丈田均费，低洼者许减派，不许匿亩。其人户俱绝，归宗祠管业承费。巨族有抗者罪之。行之期年，堤工皆固，逋赋尽输。

调耒阳。耒阳徵粮，由櫃书里差收解，取入倍於官。刁健之户轻。良善之户重，民积忿。有杨大鹏者，以除害为名，欲揭竿为乱。事平，台英遂尽革里差。时上官欲命举甲长以代里差，仍主包收包解。台英以甲长之害，与里差同。因集乡绅问之曰：“巡抚命汝等举甲长，何如？”曰：“无人原充。”台英曰：“甲长所虑在不知花户住址，汝等所虑在甲长包收。吾今并户於村，分村立册。以各村粮数合一乡，以四乡粮数合一县。各村纳粮，就近投櫃，粮入串出，胥吏不得预。甲长祗任催科，无昔日包收之害。此可行否？”众皆拜曰；“诺。”台英曰；“隐匿何由核？”众曰：“取清册磨对，有漏，补入可耳。”曰：“虚粮何由垫？”曰：“虚粮无几，有则按亩匀摊可耳。”数月而清册成，粮法大定。大鹏之乱，诱胁者多。台英禁告讦，一县获安。以忧去官。同治元年，诏起用，发浙江，署台州知府，未任，卒。

牛树梅，字雪桥，甘肃通渭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四川彰明知县，以不扰为治。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邻县江油匪徒何远富纠众劫中坝场，地与彰明之太平场相近。树梅率民团御之，匪言我不践彰明一草一木也。迨官军击散匪众，远富匿下庄白鹤洞，恃险负隅。遥呼曰：“须牛青天来，吾即出。”树梅至，果自缚出。擢茂州直隶州知州，寻署宁远知府。地大震，全城陷没，死伤甚众。树梅压於土，获生。蜀人谓天留牛青天以劝善。树梅自咎德薄，不能庇民，益修省。

所以赈恤灾黎甚厚，民愈戴之。父忧去官。

咸丰三年，尚书徐泽醇荐其朴诚廉幹，诏参陕甘总督舒兴阿军事。八年，湖广总督官文荐循良第一，发湖北，病未往。同治元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复荐之，擢授四川按察使，百姓喜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三年，内召，以老病不出，主成都锦江书院。

时甘肃回匪尚炽，树梅眷念乡里，遗书当事，论剿回宜用土勇。略云：“军兴以来，剧寇皆南勇所扫荡。今金积堡既平，河州水土犹恶。若参用本省黑头勇，其利有六：饱粗粝，耐冰霜，一也；有父母兄弟妻子之仇，有田园庐墓之恋，二也；给南勇半饷，即乐为用，三也；无归之民，收之，不致散为贼，四也；久战狄、河一带，不费操练，五也；地势熟习，设伏用奇，无意外虞，六也。”后总督左宗棠采其说，主用甘军，卒收其效。光绪初，归里，卒，年八十四。

何曰愈，字云亹，广东香山人。父文明，河南洧川知县，有惠政。曰愈少随父宦，读书励志，有幹材。道光初，授四川会理州吏目。土司某桀骜，所部夷人杀汉民，知州檄曰愈往验，以贿乞免，却之。乃率众来劫，不为动，卒成验而还。狱上，大吏廉得直，曰愈由是知名。捐升知县，以习边事，办西藏粮台，三载，还补岳池县。不畏强御，豪右敛戢。练乡团，缮城郭，庀器械。逾数年，滇匪犯岳池，后令赖所遗械以拒贼，时比张孟谈之治晋阳云。调署平山，以母忧去。

咸丰六年，服阕，宁远府野夷出巢焚掠，大吏檄曰愈参建昌镇军事。川西倮夷凡数十支，自雷波、瓘边，滇南二十四塞，频年肆扰。值西昌县告变，曰愈驰至，众大譁，曰：“夷伤吾人。”曰愈曰：“若等平日欺夷如鹿豕，使无所控告，故酿祸。今且少息，吾为若治之。”乃集兵练出不意捣夷巢，夷皆匍匐听约束。汉民屋毁粟罄，夷请以山木供屋材，并贷穀为食。曰愈谕民曰：“此见夷人具有天良，若等毋再生衅。”汉、夷遂相安。曰愈既益悉夷、番之情伪，山川之险隘，拟绥边十二策，格不得上。

未几，滇匪韩登鸾纠众入会理州境，声言与回民寻仇。回民疑汉民召匪，因焚民居。曰愈率一旅往，闻流言奸细伏城内，乃下令毋闭城。三日后，按户搜查，容奸细者从军法。越三日，城内外贼党悉遁。曰愈曰：“吾不闭门、不遽搜者，正开其逃路耳。”众皆服。遣人持榜文谕登鸾，遵示释怨退去。复持谕回民，回民曰：“昔日被水灾，田庐尽没。何公一骑渡水赈我，又为我濬河，至今无水患。戴德未忘，今敢不遵谕！违者诛之。”自是回民亦不扰州境。事定，镇府上其功，会有攘之者，遂不叙。比粤匪犯蜀，曰愈数陈机宜，当事不能用。退居灌县，后归，卒於家。子璟，官至闽浙总督。

吴应连，江西南城人。道光元年举人，以知县拣发四川。历署天全、涪州、永川、安岳、蒲江、新津、绵竹、仁寿诸州县。补石泉，调彭县。宦蜀先后二十年，所至修塘堰，濬河渠，平治水陆道涂，捕盗贼、土豪，抚灾民，皆有实政。咸丰初，蜀匪渐炽，应连在彭县，编团储械，以备不虞。四年，卒於官。未几，悍匪迭来犯，赖乡勇保全危城，民思遗绩，留殡於城内三忠祠旁，岁时祀之。涪州、安岳、永川、石泉、仁寿先后请祀名宦祠。

刘秉琳，字昆圃，湖北黄安人。咸丰二年进士，授顺天宝坻知县。持躬清苦，恤孤寡，惩豪猾，悉去杂派及榷酤赢馀者。索伦兵伐民墓树，纵马躏田禾，反诬村民絷其马，秉琳力争得直。蝗起，督民自捕，集赀购之，被蝗者得钱以代赈，且免践田苗。迁宛平京县。十年，英法联军犯京师，秉琳奉檄赴营议犒，纳刀鞾中，虑以非礼相加，义不受辱。抗论无少屈，犒具皆如议。寻引疾归。

穆宗登极，有密荐者，复至直隶，署任丘。民以驿车为累，筹赀招雇，永除其害。擢深州直隶州知州。七年，捻匪张总愚窜畿辅，且至。人劝其眷属可避，秉琳曰：“吾家人皆食禄者，义不可去。”授兵登陴，乡民及邻境闻之，咸挈入保，至十馀万人。婴城四十馀日，贼围之，不破。秉琳上书统帅，言贼入滹沱，河套势益蹙，宜兜围急击，缓将偷渡东窜。卒如其言。寇平，优叙。州地多斥卤，民以盐为恆产，课与常赋埒，水旱不得报灾，非漉盐无以应正供。秉琳议官销法，以杜私贩，民悦服。

九年，擢正定知府。滹沱溢，发所储兵米以赈。筑曹马口、回水、斜角三堤，水不齧城，民用安集。郡与山西接壤，固关守弁，苛税煤铁，商贩委物於路，聚众上诉。秉琳往解散，除其重徵。镇将获盗三，已诬服，秉琳鞫之，乃兵挟负博嫌，栽赃刑逼，以成其狱，释三人者而重惩其兵。

光绪元年，擢天津河间道，兼辖南运河工。请复岁修银额，河兵口食足，乃无偷减工料之弊。筑中亭河北堤，涸出腴田千馀顷。时方旱，流民集天津，设粥厂，躬亲其事，所活甚众。尝太息曰：“哺饥衣寒，救荒末策也。本计当於河渠书、农桑谱中求之。”四年，乞病归，数年卒。同治初年，军事渐定，始课吏治。大学士曾国籓为直隶总督，下车即举贤员，如李文敏、任道镕、李秉衡，后并至巡抚。

秉琳及陈崇砥、夏子龄、萧世本诸人，治行皆卓著，当时风气为之一振云。

崇砥，字亦香，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五年举人，咸丰三年，大挑知县，发直隶，授献县。盗贼充斥，严缉捕，渠魁多就擒。治乡团十六区，合千五百人，分班轮值，邑以有备。捻匪张锡珠扰畿辅，崇砥开城纳逃亡，誓众效死。县境臧家桥为通衢，河间守欲毁桥阻贼，崇砥谓：“方宜安集难民，遥为声援，岂可夷险示弱？

且委东乡於贼，非计也。”竟不毁桥，贼旋引去。大学士祁俊藻疏荐之，擢保定府同知，筦水利。崇砥以府河港汊纷歧，苦易淤。设水志，增夫役、器具，以时汰淤。

商船打坝阻水，为设坝船，给板椿，过浅构桥咸称便。

同治八年，署大名知府，兵乱时，民多筑寨堡自卫，后事定，浸至藏奸抗官。

崇砥亲履勘，收缴军械，易正绅司之，浇风渐息。畿南久苦旱，赈难普及，崇砥议有田十亩以上者不赈；极贫，大口钱千，小口半之，壮者不给。先编保甲，造细册，不曰赈而曰贷。事毕，奏请蠲贷，民安之。南乐县民抗徭聚众，令告变。崇砥轻骑往，平其轻重，众欢然输纳。副将驻兵献县，兵不戢，乡团疑其匪也，戕副将。既而知误，畏罪，众聚不散。檄崇砥往治，令缚首祸者，胁从皆免之。

调署顺德府，寻擢河间知府。河间素多讼，崇砥剋期审结，数决疑狱，期年而清。滹沱下游为灾，崇砥请筑古洋河堤，自献县至肃宁六十里。於蔡家桥作堤防支流，开沟六千丈，以资宣泄。自冯家村至高旦口，造桥建徬，防子牙河暴涨。於是古洋通流，近地皆大稔。光绪元年，卒於官，祀名宦。

夏子龄，字百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六年，会试第一，成进士。初官礼部主事，任事果决，尚气节。库丁贿当事，请准捐考，力持驳议，时称之。改授河南汲县知县，勤听讼，严治盗，遇事持大体。咸丰初，诏求人才，巡抚潘铎特荐之，会母忧去官。

服阕，授直隶深泽，调饶阳。比岁旱蝗，盗劫肆扰，选健役百人，教以技击，更番直。有事，虽午夜立率以出，捕剧盗几尽。分境内团练为八区，轮期会操，久之皆可用。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师，畿南土匪蜂起，冀州王洛悦，河间刘四、贾漋等，各麕集千人，连扰郡邑。子龄率团勇迎击境上，斩获数百。刘四受创遁，王洛悦闻风惊溃。刘四等寻於他县被擒伏法，王洛悦亦就抚。事平，优叙。

县旧为滹沱所经，北徙已久。十一年，上游决溢，水骤至，近郊为泽国。访寻故道，濬老涧沟，上接安平境，下入献县之廉颇洼，以资宣泄。次年，水复至，暢流不为患。城西官道冲刷成河，建长桥五十丈，民便之。迁宛平京县。

擢易州直隶州知州。西陵在州境，故事，护陵俸饷及祭品、牛羊、刍豆，州领帑给之。陵员与州吏因缘为侵蚀，数烦朝使察治。子龄与守陵大臣议订章程，弊去泰甚，始相安焉。岁旱，奸民聚众扰大户，立杖毙煽众者。劝捐赈恤，灾不为害。

同治六年，河北马贼起，扰及邻境，募勇治团如饶阳时，匪慑其名不敢犯。次年，捻匪窜扰畿辅，守要隘，清内匪，防军久驻，有淫掠者，立斩以徇，阖境肃然。

论功，晋秩知府。美利坚教会私购民居为耶苏堂，执条约与争。以其无游历执照，购屋未先告，州境附近陵寝，有关风水，皆与约背，竟退价撤契，且杜其后至。寻请离任，以知府候补。未几，卒。易州、饶阳并祀名宦祠。子诒钰，官永年知县，亦以廉平称，有治绩。

世本，字廉甫，四川富顺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改直隶知县。先在籍治团练有声，曾国籓莅直隶，辟为幕僚。九年，天津民、教相閧，毙法国领事，几肇大衅。遂以世本署天津县，寻实授。天津民悍好斗，锅夥匪动为地方害，世本严惩之。地为通商大埠，讼狱殷繁，世本手批口鞫，断决如神。逾年，父忧去。服阕，仍补天津。岁旱，灾黎就食万数，给粥、施医无失所。调清苑，擢遵化直隶州知州，复以母忧去。

服阕，以知府候补，筦天津守望局。捕诛大盗王洛八、谢昆，海道肃清。倡修运河堤，以免水患。疏潴龙河故道，开范家堤及石碑河、宣惠河、金沙岭下水道四十馀里。皆藉赈兴工，民利赖之。署天津、正定两府。十三年，卒。附祀曾国籓祠。

李炳涛，字秋槎，河南河内人。咸丰中，就职州判，谒曾国籓於军中，寻佐皖军营务。能调和将士，积功晋同知，留安徽。同治四年，国籓北征捻匪，炳涛上书言四事：“一，专责防堵，以严分窜；一，联络民团，以孤贼势；一，设局开荒，以资解散；一，多备火器，以夺贼长。”国籓颇采其言。檄查亳州圩，炳涛微服出入，尽得诸匪徒姓名及蠹役胡采林通匪虐民状，诱采林诛之，竿其首，一州惊欢。

自是讼狱者咸取决於炳涛。按圩查阅，立条教，别良莠，戮悍贼二百，予自新者三千。期年而俗变，无盗窃者。五年，捻匪窜州境，晓诸圩以大义，虽与寇有亲故者，无敢出应，捻匪引去。

六年，署蒙城县。蒙、亳接壤，瘠苦尤甚。炳涛耡强梗，抚良懦，振兴书院，弦诵声作。捻匪馀党解散及各军凯撤还乡者数千人，弹压安辑，民用晏然。巡抚英翰疏陈炳涛治行为安徽第一，被诏嘉奖。十年，调署亳州。

寻擢庐州知府。庐州故剧郡，中兴以来，元勋宿将相望，豪猾藉倚声势为不法，官吏莫敢谁何，炳涛严治之，稍戢。无为州江堤，官督民修，炳涛禁胥吏索规费，工必覈实。府东施河口为冲途，冬涸，商船以数牛牵挽始行。时值旱灾，以工代赈，濬河深通，运赈者皆至，商民便之。西洋人欲於城内立教堂，成有日矣。炳涛谕地主曰：“尔不闻宁国之变耶？他日民、教有争端，尔家首祸。”其人惧，事得寝。

光绪二年，大江南北讹言有妖术剪人发者，民情汹汹，奸民藉以倡团立卡，多苦行旅。炳涛遍示城邑无妄动，诛一真匪，其疑似者悉不问，人心旋定。三年，母忧去官。皖南兴办保甲垦荒，大吏奏调炳涛主其事。五年，卒於宁国。

炳涛机警，善断狱。在蒙城，营马为贼所劫。乃传谕，诘旦城但启一门。见有马奔出，有鞍而无辔，命羁之。俄一人手持一封，将出城，回顾者再，缚之。发其封，则辔与劫物皆在，其人伏罪。在亳州，田父报子夜投井死，验无伤，井旁有汲水器。炳涛念夜非取水时，既原死，何暇持器。询其妇，无戚容。侦其平日与邻妇往来，拘邻妇鞫之，果得状。盖邻妇弟与妇通，欲害其夫。適其夫以事忤父，邻妇邀醉以酒而投之井。置汲器者，欲人信其取水投井也，於是皆伏法。

时皖北被兵久，抚辑遗黎，多赖良吏，炳涛为最。又有俞澍、硃根仁、邹锺俊、王懋勋，并为时所称。

澍，直隶天津人。以县丞发安徽，襄寿春镇军事。咸丰六年，署蒙城知县。时县城初复，人烟寥落，招集流亡，以大义激绅民，筑城筹守御，趋工者踊跃，不费公家一钱。捻渠苗沛霖，反侧叵测，窥县城十馀次，不能破城。有内应贼者，捕斩三人而贼退。七年，攻贼於酆墟，擒其酋徒成德等。八年，攻克龙元贼垒。捻酋孙葵心来犯，出奇计击走之。附近捻墟，慑於声威，往往反正受约束。九年，实授。

先后叙功，晋同知直隶州。在官数年，洁己爱民。及殁，民皆痛哭，送其柩二千里归葬。诏赠道衔，建专祠。

根仁，字礼斋，江苏常熟人。以州判从军，晋秩知县，留安徽。同治三年，署定远。兵燹初定，徵调尚繁。前令试办开徵，根仁以民不堪命，请缓之。筹备供亿，民无所扰。捕巨猾雍秀春未获，得党羽名册，根仁曰：“我何忍兴大狱以博能名？

丧乱未平，民气未固，激之生变，可胜诛乎？”遂火其册，闻者为之改行。跕鸡冈周姓聚族居，有从逆者已死，里人利其田庐，致周族人於狱，根仁一讯释之。后再署定远，捻匪扰境，根仁修城濬隍，聚粮固守。暇辄轻骑巡乡，劝民修复陂堰，十家治一井，田二顷辟一塘，旱不为灾。历署阜阳、怀宁，捕阜阳积匪程黑，置之法。

补全椒，兴水利，有实政。光绪四年，卒。

锺俊，字隽之，江苏吴县人。同治中，以州判官安徽，积劳晋秩知县，补太平。

平反冤狱，慈祥而人不欺。垦荒劝农，蒿莱尽辟，不追呼而赋办。邑行淮盐，与浙引接界，屡以缉私酿大狱，乃请以官牒领盐，试办分销，民始安。修复水利，兴书院，储书七万卷。辑儒先格言，曰人生必读书。训士敦本行，旌节孝，修祠祀，举行宾兴乡饮酒礼。在任五年，以兴养立教为务。调太和，历署怀宁、六安、阜阳、芜湖、涡阳，所至有声。光绪中，乞休，卒於家。清贫如故。子嘉来，官至外务部尚书，守其家法焉。

懋勋，字弼丞，湖北松滋人。咸丰中，以议叙县丞，发安徽，从军有功，晋知县。历署颍上、合肥、亳州、泗州。补六安直隶州知州，因事去职。寻因筹赈捐，奖以知府候补。懋勋先后官安徽近五十年，任亳州、泗州皆三次。初至亳，捻匪苗沛霖初平，清查户口，收缴军械，平毁寨堡数百，民始复业。惩械斗，清积案，釐学产，复书院，士民戴之。以父忧去，会巡抚过境，州人万众乞留懋勋，巡抚许以俟服阕重任，后如其言，夹道欢迎。光绪初，洊饥，煮粥以赈。河南、山西、陕西饥民流转入境，留养资遣，全活无算。泗州濒洪泽湖，为匪薮，捕诛剧盗数十，闾阎得安。治狱无株连，禁差保扰民。劝农事，励风化，亲历乡曲，民隐悉达。最后至泗，距前已二十馀年，盗贼闻风远窜，奸胥皆避归田野。宣统元年，卒。

蒯德模，字子范，安徽合肥人。咸丰末，以诸生治团练，积功洊保知县，留江苏。同治三年，署长洲。时苏州新复，盗日数发，德模侦之辄获。有匿镇将营者，亲往擒以归，置之法。车渡民聚众抗租，或欲慑以兵。德模曰：“是激之变也。”

扁舟往，治首恶，散胁从，事立平。治有天主堂，雍正间鄂尔泰抚苏，改祠孔子，泰西人伊宗伊以故址请。德模曰：“某官可罢，此祠非若有也。”卒不行。奸人诱买良家女，倚势豪为庇，德模挈女亲属往出之，豪亦屈服，其不畏强御类此。常周行乡陌，田夫走卒相酬答，周知民隐。驭下严而恤其私，胥役奉法，不敢为蠹。附郭讼狱故繁，日坐堂皇判决，间用俳语钩距发摘，豪猾屏息。然执法平，不为覈刻。

上官遇疑狱，辄移鞫治，多所平反。治长洲四年，判八百馀牍，尽惬民意，或播歌谣焉。

江北大水，灾民麕集，德模请於大吏，分各县留养，三万馀人无失所。民有为饥寒偷窃者，设化莠室，给衣食，使习艺，艺成遣归。为浒墅关营筹刍秣费，永免比闾供役。修望亭塘，为桥二十八，以利行旅。兵祲之后，百废待举，坛庙、仓庾、书院、善堂、祠宇及先贤祠墓，率先修复；不足，则斥俸助之。徵漕，旧有淋尖、踢斛、花边、样米、捉猪诸色目，又有截串、差追诸弊，一皆革除，不追呼而赋办。

惟大小户均一，便於民而不便於绅，御史硃镇以浮收劾奏，事下按治，总督曾国籓、巡抚郭柏廕奏雪之。诏以“是非倒置”切责原奏官。旋署太仓直隶州知州、苏州知府。

九年，调署镇江，时天津民击毙法兰西领事丰大业，沿江戒严。德模至，则葺外城，浚甘露港，召还居民之闻警远徙者，人心始定。

调署江宁，未几，擢四川夔州知府。府城滨江，屡圮於水，修筑辄不就。德模自出方略，筑保坎十三道，甃以方丈大石，层累而上。捐万金以倡其役，不二年遂成。附郭有臭盐碛，盛涨则没水，水落，贫民相聚煎盐。嗣为云阳灶户所持，请封禁，然冬令私煎如故，聚众抗捕无如何。德模请弛禁，官买其盐，运销宜昌。不夺奉节贫民之业，不侵云阳销引之岸，遂著为令。劝民种桑，奉节一县二十二万株，他邑称是。在夔四年，卒於官。长洲、太仓、夔州皆祠祀之。

林达泉，字海岩，广东大埔人。咸丰十一年举人，江苏巡抚丁日昌辟佐幕府。

留心经济，每论古今舆图、武备及海外各国形势，历历如指掌，日昌雅重之。同治三年，粤匪馀孽窜广东，达泉归里练乡勇，筹防御，大埔得无患。叙绩，以知县选用。七年，随剿山东捻匪有功，晋直隶州知州，发江苏。八年，署崇明知县。乱后彫敝，达泉革陋规，清积狱，修城垣，浚河渠，建桥梁，置义冢，增书院膏火，设同仁育婴堂。利民之政，知无不为。及去任，父老遮道攀留。其后兵部侍郎彭玉麟巡阅过境，见老者饥踣於道，与之食，曰：“若林公久任於此，吾邑岂有饥人哉？”

十一年，署江阴。城河通江潮，又县境东横河关，农田十馀万亩，灌溉之利，乱后皆淤塞，大浚之。建义仓，劝捐积穀。所定章程，历久遵守。光绪元年，授海州。达泉先奉檄勘海、沭盐河，请以工代赈，下车次第举办。浚甲子河及玉带河，复桥路，增堤防，民咸称便。州地瘠民贫，素为盗薮。达泉时出巡，擒巨憝，置之法。土宜棉，设局教民纺绩，广植桐柏杂树於郭外锦屏山，所规画多及久远。

时方经营台湾，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荐达泉器识宏远，洁己爱民，请调署新设之台北府。格於部议，特诏从之。达泉至，陈治台诸策。议建置，减徵收，整饬防军，招民垦荒，皆因地制宜，事事草创，积劳致疾。四年，丁父忧，以毁卒。

方大湜，字菊人，湖南巴陵人。咸丰五年，以诸生从巡抚胡林翼军中，洊保知县，授广济县。清保甲，治团练，盗贼屏息。筑盘塘石堤，下游数县皆免水患。十年，土匪何致祥等谋结皖贼，袭攻官军，大湜偕员外郎阎敬铭驰往擒之。十一年，皖贼窜湖北，黄州、德安诸属县先后陷，广济亦被扰。大湜被吏议，革职留任。调署襄阳，飞蝗遍野，大湜蹑屩持竿，躬率农民扑捕，三日而尽。濬城南襄水故道，渠成，涸复田数万亩。同治初，巡抚严树森疏陈大湜政绩优异，复原职。

八年，擢宜昌知府。九年，大水，难民避高阜，绝食两日。大湜捐赀煮粥糜，又为馎饦数万赈之。谕米商招民负米，日致数十石，计口散给，灾户无失所。摄荆宜施道。十年，调武昌。樊口有港蜿蜒九十馀里，外通江，内则重湖环列，周五百里。江水盛涨，由港倒灌，近湖居者苦之。佥请筑坝樊口，以御江水。大湜谓闭樊口则湖水无所泄，环湖数县受其害，上下江堤亦危，力持不可。光绪五年，再署荆宜施道，寻擢安襄郧荆道，历直隶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八年，开缺，另候简用，遂乞病。为言者所劾，镌级归。

大湜生平政绩，多在为守令时。所至兴学校，课蚕桑，事必亲理，胥吏无所容奸，民亲而信之。时周历民间，一吏一担夫自随，即田陇间判讼。守武昌时，勘堤过属县，暮宿民家，已去而县官犹不知。严义利之辨，尝曰：“以利诱者，初皆在可取不可取之间。偶一为之，自谓无损，久则顾忌渐忘。自爱者当视为冘毒，饥渴至死，不可入口。”又曰：“居官廉，如妇人贞节，不过妇道一端。若恃贞节，而不孝、不敬、不勤、不慎，岂得谓贤乎？”公暇辄读书，所著平平言及蚕桑、捕蝗、修堤、区田诸书，皆自道所得。归田后，谓所亲曰：“官至两司，不如守令之与民亲，措置自如也。”遂不出，卒於家。

陈豪，字蓝洲，浙江仁和人。同治九年优贡，以知县发湖北，光绪三年，署房县。勤於听讼，每履乡，恆提榼张幕，憩息荒祠，与隶卒同甘苦。会匪柯三江谋乱，立擒置之法。置匭县门，谕胁从自首，杖而释之。徵米斗斛必平，不留难，不挑剔，民大悦，刁绅感而戢讼。禁种莺粟，募崇阳人教之植茶，咸赖其利。历署应城、蕲水。

授汉川，频年襄河溢，修筑香花垸、彭公垸、天兴垸诸堤，疏濬茶壶沟、县河口，以工代赈。新沟者，毗汉阳，冬涸舟涩。江口奸民辄恃众索诈，捕治，谕禁之。

因病乞休沐，将去任，有淹讼久未决，虑贻后累，舁胡床至事判定，两造感泣听命。值年饥，发赈，大吏知豪得民心，强起，力疾往，民夹道欢呼。赈未半，复以疾去。

寻署随州，素多盗，豪如治房县时，置匭令自首。选贤绅，行保甲，盗风顿戢。

俗多自戕图诈，豪遇讼，实究虚坐，不稍徇，浇风革焉。立辅文社，选才隽者亲教之，多所成就。治随二年，濒行，闻代者好杀，竭数昼夜之力，凡狱情可原者，悉与判决免死。后因养母，乞免，归。浙中大吏辄谘要政，多所匡益。家居十馀年，卒。豪在随州，重修季梁祠。及卒，随人思其德，於西偏为建遗爱祠祀之。

杨荣绪，字黼香，广东番禺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御史。

英法联军犯京师，驾幸热河，荣绪与同官抗疏请回銮，又劾参赞国瑞★法营私，风裁颇著。

同治二年，出为浙江湖州知府。粤匪据湖州四年，时甫克复，荒墟白骨，阒无人烟。荣绪置善后局，规画庶政，安集流亡，闾阎渐复。属县粮册无存，荣绪招来垦辟，试办开徵，岁有起色。湖蚕利甲天下，经乱，桑尽伐，课民复种，贫者给以桑苗，丝业复兴。

郡称泽国，汇天目诸山之水入太湖，乌程、长兴境内旧有漊港，各三十六，以为宣泄，乱后多淤塞。五年，荣绪奉檄开濬，至八年粗毕，乌程漊港尤易淤，赖设闸以御湖水之倒灌。九年，重修诸闸，因经费不充，频年经营，犹未尽也。十年，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疏陈其事，朝命大加濬治，时荣绪举卓异入觐，宗源瀚代摄郡，源瀚亦能事，规画举工。及荣绪回任，集丝捐，得钜款，以资兴作。屏去傔从，轻舟巡验，常驻湖滨，逾年工始竣。以漊港旋开旋淤，议定分年疏濬之法及铲芦、捞浅、闸版启闭章程，数十年遵守不辍。又开碧浪湖，疏北塘河及城河。葺学校，建考舍，修书院，建仓库，造桥梁，复育婴堂，百废具举。

鞫狱详审，吏胥立侍相更代，终日无倦容。亲受讼牒，指其虚谬，曰：“勿为胥吏所用也。”手书牒尾，辄数百言，剖析曲直，人咸服之。讼以日稀，刑具朽敝。

隶役坐府门，卖瓜果自活。客坐无供张，俭素如布衣时，远近颂为贤守。在任十年，嗣为人所谮，遂求去。捐升道员，离任。寻卒。郡人思之，请祀名宦祠。

林启，字迪臣，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陕西学政，驭士严正。任满，迁御史，直言敢谏，稽察禄米仓，不受陋规，为时所称。十九年，出为浙江衢州知府，多惠政。二十二年，调杭州，除衙蠹，通民隐，禁无名苛税。

馀杭巨猾杨乃武，因奸通民妇葛毕氏，兴大狱。刑部讯治，幸免重罪。归则益横，揽讼事，挟制官吏，莫敢谁何。启捕治之，乃武控京师，不为动，卒论如法。尤以兴学为急务，时各行省学堂犹未普立，杭郡甫建求是书院，启复养正书塾，并课新学。旧有东城讲舍，益振兴之。兼经义、治事，阴主程、硃之说，而变其面目。诱诸生研寻义理，以成有用，一时优秀之士皆归之。又以浙中蚕业甲天下，设蚕学馆於西湖，讲求新法，成效颇著。遇国外交涉事，持正无迁就，远人亦心服。治杭四年，刚直不阿，喜接布衣，士民翕然颂之。卒官，葬於孤山林处士墓侧，杭人岁设祭焉，号曰林社，久而勿辍。启之治杭，得友高凤岐为之助，后官广西梧州知府，亦有声。殁而杭人附祀於林社云。

王仁福，字竹林，江苏吴县人。少诚悫，勇於任事。祖宦河南，殁后，仁福扶柩归葬。道经徐州，遇捻匪，徒步率厮役出入烽火，肩行四十里，竟免。寻入赀为东河同知。粤匪犯开封，城壕沙淤如平地，仁福奉檄督工濬治，剋期蕆事而贼至，城守赖之。同治五年，署祥河同知。黄河自北徙，中原多故，工帑大减。频年军事亟，发帑复不以时。岁修不敷，堤埽残缺，料无宿储。祥河汛地当冲，险工迭出，人皆视为畏途。仁福尽力修守，不避艰危。六年秋，汛水骤涨，掣埽去如削木★H9。

仁福奔走风雨泥淖中，抢护历七昼夜。款料俱竭，堤岌岌将破。居民蚁附堤上，仁福对之流涕，曰：“我为河官，挤汝等於死，我之罪也，当身先之！”跃立埽巅。

风浪卷埽，走入大溜沉没。河声如吼，堤前水陡落。风止浪定，大溜改趋，残堤得保。众咸惊为精诚所格，令善泅者觅其尸，不得，乃以衣冠敛。事闻，诏依阵亡例赐恤，附祀河神祠。

硃光第，字杏簪，浙江归安人。少孤贫，幕游江南，奉汪辉祖佐治药言为圭臬。

咸丰末，捻匪方炽，佐萧县令筹防御，屡破贼。都统伊兴额上其功，累晋秩知州，分发河南，佐谳局，治狱平。光绪中，补邓州。在任三年，大祲之后，壹意休养。

善治盗，民戴之。王树汶者，邓人，为镇平盗魁胡体安执爨。镇平令捕体安急，乃贿役以树汶伪冒，致之狱。既定谳，临刑呼冤。重鞫，则檄光第逮其父季福为验。

开归陈许道任恺先守南阳，尝谳是狱，驰书阻毋逮季福。且诱怵之。光第曰：“吾安能惜此官以陷无辜？”竟以季福上，则树汶果其子。巡抚李鹤年袒恺，持初谳益坚。河南官科道者，交章论其事。命东河总督梅启照覆讯，树汶犹不得直，众论大譁。刑部提鞫，乃得实。释树汶，自鹤年、启照以次谴黜有差，而光第已先为鹤年摭他事劾去官，贫不能归，卒於河南。后邓州士民请祀名宦，以子祖谋官礼部侍郎，格於例，不行。

冷鼎亨，字镇雄，山东招远人。同治四年进士，即用知县，发江西，署瑞昌。

地瘠而健讼，乡愚辄因之破家。捕讼师及猾吏数人，绳以法。因事诣乡，使胥役尽随舆后，返则令居前而己殿之，未尝以杯勺累民。调署德化，惩防军之陵民者，境内肃然。修濒江堤塘，费省工速。德化、瑞昌、黄梅三邑民争芦洲，累岁相斗杀。

鼎亨谕解之，建台於斗所，官吏誓不私，民皆悦服。白鹤乡人叔与侄争田，即树下谕解，遂悔悟如初。旱，蝗起，徒步烈日中，掩捕经月，露宿祷神，得雨，蝗皆死。

历署新昌、彭泽，皆有实政。

上官以为贤，调补新建。附省首邑，官斯者多昕夕伺上官，不遑治民事。鼎亨先与上官约，屏酬应，亲听断，民歌颂之。寻调鄱阳，值大水，发赈亲勘给印票，尽除侵蚀旧习。次年，复灾，跣足立沮洳中，湿疾遍体，十阅月。常小舟行骇浪中，屡濒於危，深夜返署理讼牍。侍郎彭玉麟巡江过境，寄书巡抚曰：“某所至三江五湖数千里，未见坚刚耐苦如冷知县者也。”

历官十年，食无兼味，妻子衣履皆自制。以廉率下，胥吏几无以为生。俸入辄捐为地方兴利，训士以气节为先。鄱阳俗好斗，鼎亨曰：“化民有本，未教而杀之，非义也。”以孝经证圣祖圣谕广训为浅说，妇孺闻之皆感动。治教案必持平，屡遇民、教龃事，桀黠者欲借以鼓众毁教堂，虑遗祸好官而止，盖有以感之。光绪十年，擢南昌府同知，巡抚潘霨疏荐入觐，遂乞归，卒於家。

孙葆田，字佩南，山东荣成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知县，铨授安徽宿松。勤政爱民，日坐堂皇，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调合肥，大学士李鸿章弟子之傔人横於乡，以逼债殴人死。葆田检验尸伤，观者数万人，恐县令为豪强迫胁验不实。葆田命仵作曰：“敢欺罔者论如律。”得致命状，人皆欢噪，谓包龙图复出，谳遂定。有御史劾葆田误入人死罪，诏巡抚陈彝按之，卒直原谳。葆田遂自免归，名闻天下。逾数年，安徽将清丈民田，巡抚福润疏调葆田主其事，辞不赴。

贻书当事，言清丈病民，陈：“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

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徵。弊自可除，无事纷扰。”时以为名言。

葆田故从武昌张裕钊受古文法，治经，实事求是，不薄宋儒。历主山东、河南书院，学者奉为大师。巡抚张曜疏陈其学行，赐五品卿衔。中外大臣迭荐之，诏徵，不出。宣统元年，卒，年七十。

柯劭憼，字敬儒，山东胶州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即用知县。亦官安徽，署贵池，补太湖。贵池自粤匪乱后，地丁册为吏所匿，讬言已毁。徵赋由吏包纳，十不及四五，而浮收日甚，民苦之。劭憼知其弊，令花户自封投櫃，吏百计挠之，不为动。民输将恐后，增收银二万馀两，民所节省数且倍。巡抚邓华熙初听浮言将奏劾，总督刘坤一曰：“柯令，皖中循吏，奈何登於弹章？”华熙悟，遂疏荐送觐，晋秩直隶州。劭憼为治清简，断狱明决，所至民爱戴。亦绩学，善为古今体诗。时与葆田并称儒吏。

涂官俊，字劭卿，江西东乡人。光绪二年进士，截取知县，发陕西，署富平、泾阳、长安诸县。补宜君，山邑地瘠民朴，官此者多不事事。官俊劝农桑，兴水利，成稻田数百亩。躬巡阡陌，与民絮语如家人。调泾阳，历官皆有声。凡两任泾阳，政绩尤著。初至，值回乱后，清积讼千馀，庶政以次规复，期年而改观。龙洞渠，故白渠也，官俊倡言开濬，众议以工钜为难，独毅然为之。由梯子关而下，水量增三分之一，复於清冶河畔修复废渠二，水所不至者，劝民凿井以济之。先后增井五百有馀，无旱忧。

泾民多逐末，不重盖藏，义仓无实储。官俊谓积穀备荒，莫善於年出年收。躬诣各乡劝谕捐穀，严定收放之法，民感其诚，输纳恐后，仓皆充实。十九年，旱荒，全活凡数万人。编保甲，捕盗贼，地方靖谧。官俊故绩学，立宾兴堂，置性理、经济有用之书，日与诸生讲习。增义塾，定课程，亲考校之。凡有利於民者，为之无不力。二十年，卒。疾笃时，犹强起治事，捐俸千金以恤孤贫。民为祠，岁时祀之。

陈文黻，湖南长沙人。以诸生入赀为通判。同治间，从军，积功晋同知，留陕西。光绪七年，署鄠县知县，以教化为先，政平讼理。九年，授留坝同知。狱旧有枣茨，经费岁徵之民，文黻革之。境内无质库，贫民称贷，盘剥者要重息。文黻设裕民公所，贷民钱，息以十一，取其赢以备公用，民便之。境山多於田，无物产以资生。乃周历山谷，辨其土宜，作种橡说及山蚕四要，遍谕乡民。颁给树秧蚕种，募工导之。丝成，制机教织，设局收买，重其值以招之。又购紫阳茶种，课之树艺，於是地无弃利。俗素朴陋，岁科试附凤县额，每试或不得一人。建书院、义塾，置书籍，延高才者为之师。数年之后，横舍彬彬，遂请奏设学，建官置额。

谿河多壅阏，横溢为患。陈开河策，未果行，值水猝发，已逾报灾例限，便宜开仓赈之。跋涉沮洳，劳疾不辍。煮粥赈近郊，多所全活。久之，流民坌集，复申开河议，以工代赈，不得请。则因其众治道路，濬沟渠，出私钱给值，负累至数千缗，民感其德。介万山中，林谷深阻，奸民狙伏行劫，或掠妇孺卖境外。文黻密图其处示捕役，时复微服迹之，多就擒治。实行保甲，於民户职业、田产、丁口、年岁、婚嫁，载册不厌烦琐。及赈饥，稽之册，如家至户觌，诉讼亦莫敢欺，事益简焉。民有杀子妇匿其尸者，母家以无左验，不得直。文黻偶行山径，群鸦噪於前，索而得之，一讯具服，人以为神。十八年，调署潼关，未任，卒。

李素，字少白，云南保山人。同治六年举人。光绪初，授陕西商州直隶州知州。

值州境歉收，饥民聚掠。时山西大祲，商州为转运要冲。素招民运赈粮，使饥者得食。集赀数万缗，购籽粮散给。设粥厂十馀所，灾后仓储一空，捐穀万石。六年，大水，加意抚恤，灾不为害。州城滨丹河，遇盛涨则负郭田庐漂没，城中亦半为泽国。素创筑石堤二百馀丈，城门月堤十馀丈，遂无水患。开州东隶花河山路三十馀里、州西麻蒦岭山路二十馀里，行旅便之。扩充商山书院，延硕儒课士，设义塾三十馀区，弦诵闻於比户。陋规病民者悉除之。每岁寒冬，出私钱给孤寡。缉捕筹经常之费。绿营饷薄，岁资助之。凡赈饥、积穀、筑堤、修城、兴学，莫不以钜赀倡。

一署同州知府。先后在官十八年，两举卓异。以病免归，卒。士民感之，多私祠祀焉。

张楷，字仲模，湖北蕲水人。同治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至侍讲。

光绪初，疏论伊犁事，又请撤销总兵周全有恤典，为时所称。八年，出为浙江金华知府。永康山中七堡、八堡，地险僻，盗薮也。楷设方略，捕诛匪首蒋元地，移县丞驻山麓，獷俗一变。父忧去，服阕，补山西汾州。汾阳、平遥两县濒河，乡民冬令拦河筑堰，引水灌田，水不得暢流。夏秋涨溢，各筑护堤。以邻为壑，辄械斗蔓讼。楷禁筑拦河堰，濬引渠以泄水，患纾而讼息。以南方戽水法导民，使开稻田，植桑课蚕。有山曰黑烟，与交山葫芦峪相连，匪徒窟穴其间，侦其姓名，掩捕尽获之。治汾州七年，考绩为山西最。调太原，未任，母忧去。服阕，补河南府。巩、洛之间素多盗，捕治巨魁，椎埋敛迹。治狱多平反。调开封。二十五年，畿辅拳匪乱起，大河南北，群情汹汹，大吏持重不敢决。楷力陈邪教不可信，外衅不可开。

揭示：“义和团既号义民，谓能避枪砲。令诣城外空营候试，以枪击果不入，编伍充兵。”奸民不得逞。联军入都，溃兵南下，楷创议守河。自汜水迄兰仪，严稽渡口，凡持械之士，悉阻之不令入城，属境安堵。论者谓微楷之坚定，中原祸未艾也。

事定，开缺，以道员候补。三十年，卒。

王仁堪，字可庄，福建闽县人，尚书庆云之孙。光绪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督山西学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上书房。时俄罗斯索伊犁，使臣崇厚擅定条约，仁堪与修撰曹鸿勋等合疏劾之。太和门灾，复与鸿勋应诏陈言，极论时政。其请罢颐和园工程，谓：“工费指明不动正款，夫出之筦库，何非小民膏血？计臣可执未动正款之说以告朝廷，朝廷何能执未动正款之说以谢天下？”言尤切直。

十七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甫下车，丹阳教案起，由於教堂发见孩尸。仁堪亲验孩尸七十馀具，陈於总督刘坤一曰：“名为天主教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兒。传教约本无准外国人育婴之条，教士於约外兼办育婴，不遵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察，祸由自召。请曲贷愚民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费，以赡彼族。”坤一迂之，卒定犯罪军流有差。时外使屡责保护教堂，仁堪请奏定专律，谓：“条约无若何惩办明文，每出一事，任意要挟。宜明定焚毁教堂，作何赔偿；杀伤教士，作何论抵；以及口角斗殴等事，有定律可遵。人心既平，讹言自息。”英人梅生为匪首李鸿购军火，事觉，领事坐梅生罪仅监禁，仁堪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论之。又洋人忻爱珩遍谒守令，募捐义学，无游历护照。仁堪请关道送领事查办，复议无照私入内地，应按中国律法科罪。虽皆未果行，时论韪之。

郡地多冈垅，旱易成灾，仁堪以设渠塘为急务，不欲扰民，捐廉为倡。驰书乞诸亲旧，商富感而输助，得钱三万缗，开塘二千三百有奇，沟渠闸坝以百计。

十八年秋，丹阳大祲，恩赈之外，劝绅商捐赀，全活甚众。又假官钱於民，使勿卖牛，名曰牛赈。濬太平港、沙腰河、练湖、越渎、萧河、香草、简渎之属，凡二十馀所，支沟别渠二百三十有奇。又凿塘四千六百，以蓄高原之水。皆以工代赈，东西百馀里间，水利毕举。次年春，赈毕，馀四万金，生息备积穀。牛赈馀钱，仿社仓法创社钱，按区分储，为修沟洫、广义塾之用。郡西乡僻陋不知学，立榛思文社以教之。出私钱於府治前建南畾学舍。在任两年，於教养诸端，尽力为之。

调苏州，已积劳致疾，日坐谳局清积案，风采动一时。甫三阅月，猝病卒，时论惜之。镇江士民列政绩，籥请大吏上闻，谓其“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任，卓然有古循吏风”。诏允宣付史馆立传，以表循良。自光绪初定制，官吏殁后三十年，始得请祀名宦。於是疆臣率徇众意，辄请宣付立传表章，旷典日致猥滥，仁堪为不愧云。

## 列传二百六十七 儒林一

孙奇逢耿介 黄宗羲弟宗炎 宗会 子百家 王夫之兄介之李颙李因笃 李柏 王心敬 沈国模史孝咸 韩当 邵曾可曾可孙廷采 王朝式 谢文洊甘京 黄熙 曾曰都 危龙光汤其仁 宋之盛 邓元昌 高愈顾培 彭定求 汤之锜施璜张夏 吴曰慎 陆世仪陈瑚 盛敬 江士韶 张履祥钱寅何汝霖 凌克贞 屠安世 郑宏 祝? 沈昀姚宏任 叶敦艮刘汋 应■谦 硃鹤龄陈启源 范镐鼎党成 李生光白奂彩党湛 王化泰 孙景烈 胡承诺 曹本荣张贞生刘原渌姜国霖 刘以贵 韩梦周 梁鸿翥 法坤宏 阎循观 任瑗颜元王源 程廷祚 恽鹤生 李■ 刁包王馀佑 李来章冉觐祖窦克勤 李光坡从子锺伦 庄亨阳官献瑶 王懋竑硃泽澐 乔仅李梦箕子图南 张鹏翼 童能灵 胡方冯成修 劳潼 劳史桑调元汪鉴 顾栋高陈祖范 吴鼎 梁锡兴 孟超然 汪绂余元遴姚学塽潘谘 唐鉴 吴嘉宾刘传莹 刘熙载 硃次琦 成孺 邵懿辰高均儒 伊乐尧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於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著论，儒术已乖。

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

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於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於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歧，递兴递灭，然终不出硃、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颙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竑等，始专守硃子，辨伪得真。高愈、应扌为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后如孔广森之於公羊春秋，张惠言之於孟、虞易说，凌廷堪、胡培翚之於仪礼，孙诒让之於周礼，陈奂之於毛诗，皆专家孤学也。且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闇然自修。周、鲁师儒之道，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於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於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今为儒林传，未敢区分门径，惟期记述学行；若有事可见，已列於正传者，兹不复载焉。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锺元，容城人。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年十七，举明万历二十八年顺天乡试。连丁父母忧，庐墓六年，旌表孝行。与定兴鹿善继讲学，一室默对，以圣贤相期。

天启时，逆阉魏忠贤窃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奇逢、善继故与三人友善。是时善继以主事赞大学士孙承宗军事。奇逢上书承宗，责以大义，请急疏救。承宗欲假入觐面陈，谋未就而光斗等已死厂狱。逆阉诬坐光斗等赃钜万，严追家属。奇逢与善继之父鹿正、新城张果中集士民醵金代输。光斗等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台垣及巡抚交章论荐，不起。孙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其后尚书范景文聘为赞画，俱辞不就。时畿内贼盗纵横，奇逢携家入易州五峰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部署守御，弦歌不辍。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奇逢学行可比元许衡、吴澄，荐长成均，奇逢以病辞。七年，南徙辉县之苏门。

九年，工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遂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屡徵不起。

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其治身务自刻厉。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与人无町畦，虽武夫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著读易大旨五卷。奇逢学易於雄县李崶，至年老，乃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发明义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其生平之学，主於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又著理学传心纂要八卷，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硃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

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学者祀之百泉书院。道光八年，从祀文庙。

奇逢弟子甚众，而新安魏一鼇、清苑高鐈、范阳耿极等从游最早。及门问答，一鼇为多。睢州汤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监司后往受业，斌自有传。

介，字介石，登封人。顺治九年进士，翰林院检讨。出为福建巡海道，筑石城以防盗。康熙元年，转江西湖东道，因改官制，除直隶大名道。丁母忧，服除不出。

笃志躬行，兴复嵩阳书院。二十五年，尚书汤斌疏荐介践履笃实，冰★自矢，召为少詹事。会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诈疾，并劾斌不当荐介。寻予假归，卒。所著有中州道学编、性学要旨、孝经易知、理学正宗，大旨以硃子为宗。

中州讲学者，有仪封张伯行、柘城窦克勤、上蔡张沐等，皆与斌、介同时。伯行自有传，沐见循吏传，克勤附李来章传。

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为杨、左同志，以劾魏阉死诏狱，事具明史。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则逆阉已磔，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鞫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尊素绝命於二卒手也。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谓：“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於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归，益肆力於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於南雷，以承东发之绪。山阴刘宗周倡道蕺山，以忠端遗命从之游。而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授儒入释，姚江之绪几坏。宗羲独约同学六十馀人力排其说。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子皆以名德重，而御侮之功莫如宗羲。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自教之，有“东浙三黄”之目。

戊寅，南都作防乱揭攻阮大铖。东林子弟推无锡顾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宗羲居首。大铖恨之刺骨，骤起，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尽杀之。时宗羲方上书阙下而祸作，遂与杲并逮。母氏姚叹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驾帖未行，南都已破，宗羲踉跄归。会孙嘉绩、熊汝霖奉鲁王监国，画江而守。宗羲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授职方郎，寻改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马士英奔方国安营，众言其当诛，熊汝霖恐其挟国安为患也，好言慰之。宗羲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於陈恆，但不谓其不当诛也。”汝霖谢焉。又遗书王之仁曰：“诸公不沉舟决战，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必不久支，何守之能为？”闻者皆韪其言而不能用。

至是孙嘉绩以营卒付宗羲，与王正中合军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从子也，以忠义自奋。宗羲深结之，使之仁不得挠军事。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湖，招吴中豪杰，直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奭等内应。会清师纂严不得前，而江上已溃。宗羲入四明山结寨自固，馀兵尚五百人，驻兵杖锡寺。微服出访监国，戒部下善与山民结。部下不尽遵节制，山民畏祸，潜爇其寨，部将茅翰、汪涵死之。宗羲无所归，捕檄累下，携子弟入剡中。闻鲁王在海上，仍赴之，授左副都御史。日与吴锺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

宗羲之从亡也，母氏尚居故里。清廷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闻之，亟陈情监国，得请，遂变姓名间行归家。是年监国由健跳至滃洲，复召之，副冯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自是东西迁徙无宁居。弟宗炎坐与冯京第交通，刑有日矣，宗羲以计脱之。甲午，张名振间使至，被执，又名捕宗羲。丙申，慈水寨主沈尔绪祸作，亦以宗羲为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羲不慑也。其后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里门，毕力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

戊午，诏徵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寓以诗，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未几，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徵之备顾问，督抚以礼来聘，又辞之。朝论必不可致，请敕下浙抚钞其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其子百家得预参史局事。徐乾学侍直，上访及遗献，复以宗羲对，且言：“曾经臣弟元文疏荐，惜老不能来。”

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对以笃老无来意，上叹息不置，以为人材之难。宗羲虽不赴徵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历志出吴任臣之手，总裁千里遗书，乞审正而后定。尝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硃彝尊適有此议，得宗羲书示众，遂去之。卒，年八十六。

宗羲之学，出於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於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

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於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所著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文集则有南雷文案、诗案。

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又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颇详，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阅明人文集二千馀家，自言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皆经世大政。顾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天文则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晚年又辑宋元学案，合之明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宗炎，字晦木。与兄宗羲、弟宗会俱从宗周游。其学术大略与宗羲等。著有周易象辞三十一卷，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力辟陈抟之学。谓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至为道家藏匿二千年始出。又著六书会通，以正小学。谓扬雄但知识奇字，不知识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也。又有二晦、山栖诸集，以故居被火俱亡。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宗会，字泽望。明拔贡生。读书一再过不忘。有缩斋文集十卷。

百家，字主一。国子监生。传宗羲学，又从梅文鼎问推步法。著句股矩测解原二卷。康熙中，明史馆开，宗羲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学延百家入史馆，成史志数种。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说严起恆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闻母病，间道归。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

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於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硃子。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暢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於正也。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馀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兄介之，字石子。国变，隐不出。先夫之卒。

李颙，字中孚，盩厔人。又字二曲，二曲者，水曲曰盩，山曲曰厔也。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父可从，为明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寇郧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可从随征讨贼。临行，抉一齿与颙母曰：“如不捷，吾当委骨沙场。子善教吾兒矣。”遂行。兵败，死之。颙母葬其齿，曰“齿冢”。

时颙年十六，母彭氏，日言忠孝节义以督之，颙亦事母孝。饥寒清苦，无所凭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有餽遗者，虽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礼，孟子不卻。”颙曰：“我辈百不能学孟子，即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无害。”

先是颙闻父丧，欲之襄城求遗骸，以母老不可一日离，乃止。既丁母忧，庐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觅遗骸，不得，服斩衰昼夜哭。知县张允中为其父立祠，且造冢於战场，名之曰“义林”。常州知府骆锺麟尝师事颙，谓祠未能旦夕竣，请南下谒道南书院，且讲学以慰学者之望，颙赴之，凡讲於无锡，於江阴，於靖江、宜兴，所至学者云集。既而幡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即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为肖像於延陵书院。颙既至襄城，適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冢土西归附诸墓，持服如初丧。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舁床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自是闭关，晏息土室，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颙见，时颙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颙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於世。否则假途干进，於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居恆教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门人录之，为七卷。是时容城孙奇逢之学盛於北，馀姚黄宗羲之学盛於南，与颙鼎足称三大儒。晚年寓富平，关中儒者咸称“三李”。三李者，颙及富平李因笃、郿李柏也。

李因笃，字天生，富平人。明庠生。博学强记，贯串注疏。举博学鸿儒，试授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诏许之。母殁，仍不出。因笃深於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亦折服焉。

李柏，字雪木，郿县人。九岁失怙，事母至孝。稍长，读小学，曰：“道在是矣！”遂尽焚帖括，而日诵古书。避荒居洋县，入山屏迹读书者数十年。尝一日两粥，或半月食无盐。时时忍饥默坐，间临水把钓，夷然不屑也。昕夕讴吟，拾山中树叶书之。门人都其集曰槲叶集。年六十六，卒。

王心敬，字尔缉，鄠县人。乾隆元年，举孝廉方正。心敬论学，以明、新、止至善为归。谨严不逮其师，注经好为异论，而易说为笃实。其言曰：“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孔子论易，切於人身，即可知四圣之本旨。”著有丰川集、关学编、丰川易说。

沈国模，字求如，馀姚人。明诸生。馀姚自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弟子遍天下。

同邑传其学者，推徐爱、钱德洪、胡瀚、闻人诠，再传而得国模。少以明道为己任。

尝预刘宗周证人讲会，归而辟姚江书院，与同里管宗圣、史孝咸辈，讲明良知之说。

其所学或以为近禅，而言行敦洁，较然不欺其志，故推纯儒。山阴祁彪佳以御史按江东，一日，杖杀大憝数人，適国模至，欣然述之。国模瞠目字祁曰：“世培，尔亦曾闻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乎？”后彪佳尝语人曰：“吾每虑囚，必念求如言。恐仓卒喜怒过差，负此良友也。”明亡，闻宗周死节，为位哭之痛，已而讲学益勤。顺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

孝咸，字子虚。继国模主姚江书院。尝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谈易，对境难。於‘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三语，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几乎！”

家贫，日食一粥，泊如也。顺治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

韩当，字仁父。国模弟子。自沈、史殁后，书院辍讲垂十年，而当继之。其学兼综诸儒，以名教经世，严於儒、佛之辨。家贫，未尝向人称贷。每言立身须自节用始。人有过，於讲学时以危言动之，而不明言其过。闻者内愧沾汗，退而相语曰：“比从韩先生来，不觉自失。”疾亟，谓弟子曰：“吾於文成宗旨，觉有新得。然检点於心，终无受用，小子识之！”味其言，则知其学守仁之外，亦近硃子矣。

邵曾可，字子唯。与韩当同时。性孝友恺悌。少爱书画，一日读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弃去，壹志於学。姚江书院初立时，人颇迂笑之。曾可厉色曰：“不如是，便虚度此生。”遂往学。其初以主敬为宗，自师孝咸之后，专守良知。尝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尔，日用跬步，鲜不贸贸者矣。”孝咸病，晨走十馀里叩床下问疾，不食而返。如是月馀，亦病。

同侪共推为笃行之士焉。卒，年五十有一。曾可子贞显，贞显子廷采，世其学。

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诸生。从韩当受业，又问学於黄宗羲。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氏学所始事矣。”蠡县李恭贻廷采书，论明儒异同，兼问所学。廷采曰：“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原学蕺山。”又私念师友渊源，思讬著述以自见。以为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功主慎独，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乎准则，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等能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

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亦国模弟子。尝入证人社，宗周主诚意，朝式守致知。曰：“学不从良知入，必有诚非所诚之蔽。”亦笃论也。顺治初，卒，年三十有八。

谢文洊，字秋水，南丰人。明诸生。年二十馀，入广昌之香山，阅佛书，学禅。

既，读龙溪王氏书，遂与友讲阳明之学。年四十，会讲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圣瑞者，力攻阳明。文洊与争辩累日，为所动，取罗钦顺困知记读之，始一意程、硃。

辟程山学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学中庸切已录，发明张子主敬之旨。以为为学之本，“畏天命”一言尽之，学者当以此为心法。注目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责，无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则亦以躬行实践为主。时宁都“易堂九子”，节行文章为海内所重，“髻山七子”，亦以节概名，而文洊独反己闇修，务求自得。髻山宋之盛过访文洊，遂邀易堂魏禧、彭任会程山，讲学旬馀。於是皆推程山，谓其笃躬行，识道本。甘京与文洊为友，后遂师之。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有七。

京，字健斋，南丰人。负气慷慨，期有济於世。慕陈同甫之为人，讲求有用之学。与同邑封濬、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黄熙师事文洊，粹然有儒者气象，时号“程山六君子”。著轴园稿十卷。

熙，字维缉。顺治十五年进士。文洊长熙仅六岁，熙服弟子之事，常与及门之最幼者旅进退。朔望四拜，侍食起馈，唯诺步趋，进退维谨，不以为劳。彭士望比之硃子之事延平。母丧未葬，邻不戒於火，延燎将及。熙抚棺大恸，原以身同烬。

俄而风返，人以为纯孝所感。

曰都，字姜公。诸生。其学务实体诸己，因自号体斋。以学行为乡里所矜式。

龙光，字二为。善事继母，继母遇之非理，委曲承顺，久而爱之若亲子焉。

其仁，字长人。著四书切问、省克堂集。

与文洊同时者，有宋之盛、邓元昌。

之盛，字未有，星子人。明崇祯己卯举人。结庐髻山，足不入城巿，以讲学为己任。其学以明道为宗，识仁为要，於二氏微言奥旨，皆能抉摘异同。与文氵存交最笃。晚读胡敬斋居易录，持敬之功益密。与甘京论祭立尸丧复之礼不可废，魏禧亟称之。

元昌，字慕濂，赣县人。诸生。年十七，得宋五子书，遂弃举子业，致力於学。

雩都宋昌图以通家子谒之，元昌喜之曰：“吾小友也！”馆之於家，昕夕论学为日程，言动必记之，互相考覈。一日，昌图读硃子大学或问首章，元昌过窗外驻听之，谓昌图曰：“子勉之！毋蹈吾所悔，永为硃子罪人，偷息天地也。”其互相切劘如此。

高愈，字紫超，无锡人，明高攀龙之兄孙也。十岁，读攀龙遗书，即有向学之志。既壮，补诸生。日诵遗经及先儒语录，谨言行，严取舍之辨，不尚议论。尝曰：“士求自立，须自不忘沟壑始。”事亲孝，居丧，不饮酒食肉，不内寝。晚年穷困，餟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乐也。仪封张伯行巡抚江苏，延愈主东林书院讲会，愈以疾辞。平居体安气和，有忿争者，至愈前辄愧悔。乡人素好以道学相诋諆，独於愈，佥曰：“君子也。”顾栋高尝从愈游，说经娓娓忘倦。年七十八，卒。尝撰硃子小学注，又所著有读易偶存、春秋经传日钞、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东林顾、高子弟顾枢、高世泰等，鼎革后尚传其学。

初，世泰为攀龙从子，少侍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葺道南祠、丽泽堂於梁谿，一时同志恪遵遗规。祁州刁包等相与论学。学者有南梁、北祁之称。大学士熊赐履讲学出世泰门下，仪封张伯行、平湖陆陇其亦尝至东林讲学。赐履、陇其自有传。

顾培，字畇滋，无锡人。少从宜兴汤之锜学，幡然悔曰：“道在人伦庶物而已。”

之锜殁，有弟子金敞。培筑共学山居以延敞，晨夕讲会。遵攀龙静坐法，以整齐严肃为入德之方。默识未发之中，笃守性善之旨。晚岁，四方来学日众。张伯行颇疑静坐之说，培往复千言，暢高氏之旨。

彭定求，字勤止，又字南畇，长洲人。父珑授以梁谿高氏之学，又尝师事汤斌。

康熙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前后在翰林才四年，即归里不复出。作高望吟七章，以慕七贤。七贤者，白沙、阳明、东廓、念菴、梁谿、念台、漳浦也。又著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南畇文集。尝与门人林云翥书云：“有原进於足下者有二：一曰无遽求高远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圣以有馀不足为斤斤，孟子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

然则舍伦常日用事亲从兄之事不为，而钩深索隐，以为圣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於异端坚僻之行矣。一曰无妄生门户异同之见，腾口说而遗践履。硃子之会於鹅湖也，倾倒於陆子义利之说，此阳明拔本塞源之论，致良知之指，一脉相承。其因时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见。仆咏遗经，荡涤瑕滓，因有儒门法语。足下有志圣贤，当以念台刘子人谱、证人会二书入门，且无哓哓於紫阳、姚江之辨也。”定求卒年七十有八。其孙启丰官兵部尚书，自有传。

启丰子绍升，颇传家学，述儒行，有二林居集。然彭氏学兼硃、陆，识兼顿渐，启丰、绍升颇入於禅。休宁戴震移书绍升辨之。绍升又与吴县汪缙共讲儒学。缙著三录、二录，尊孔子而游乎二氏。此后江南理学微矣。

汤之锜，字世调，宜兴人。安贫力学，於书无所不读，尤笃信周子主静之说。

或议其近於禅，之锜曰：“程子见学者静坐，即叹其善学。易言‘斋戒，以神明其德’。静坐，即古人之斋戒，非禅也。”居亲丧，一循古礼，就地寝苫。事诸父如父，昆弟无间言。既而得高攀龙复七规，喟然曰：“此其入学之门乎？”仿其说为春秋两会，闻风者不惮数千里来就学焉。明亡，之锜年二十四，即弃举子业。尝论出处之道曰：“‘潜龙勿用’，潜要确，若不确，则遁世不见知而悔矣。古来多少高明，只为此一悔所误。”常州知府骆锺麟请关西李颙讲学毗陵，特遣使聘之，之锜坚辞不赴；后延主东林、延陵诸讲席，又不就。之锜为学，专务切近，绝无缘饰。

或询阳明致良知之说及硃、陆异同者，之锜曰：“顾吾力行何如耳，多辨论何益？”

一日，抱微疾，整襟危坐而逝，年六十二。及门金敞、顾培辈，建书院於惠山之麓，奉其主祀之，著偶然云集。

施璜，字虹玉，休宁人。少应试，见乡先生讲学紫阳，瞿然曰：“学者当如是矣！”遂弃举业，发愤躬行。日以存何念、接何人、行何事、读何书、吐何语五者自勘。教学者九容以养其外，九思以养其内，九德以要其成，学者称诚斋先生。已而游梁谿，事高世泰。将归，与世泰期某年月日当赴讲。及期，世泰设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世泰曰：“施生笃行君子也。如不信，吾不复交天下士矣。”言未既，璜果挈弟子至。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

张夏，字秋韶，亦无锡人。隐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学。初从马世奇受经，后入东林书院，从高世泰学。积十馀年，遂入世泰之室。世泰卒，其子弟相与立夏为师，事之如世泰。汤斌抚江苏，至东林，与夏讲学，韪其言。延至苏州学宫，为诸生讲孝经、小学。退而注孝经解义、小学瀹注。

吴曰慎，字徽仲，歙县人。诸生。尽心於宋五子书。论学主乎敬，故自号曰静菴。初游梁谿，讲学东林书院。已而归歙，会讲紫阳、还古两书院，兴起者众。

陆世仪，字道威，太仓州人。少从刘宗周讲学。归而凿池十亩，筑亭其中，不通宾客，自号桴亭。与同里陈瑚、盛敬、江士韶相约，为迁善改过之学。或横经论难，或即事穷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彻夜忘寝，质明而后断，或未断而复辨者。著思辨录，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十四门。世仪之学，主於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於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其言曰：“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呼朋引类，动辄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谓处士横议也。”又曰：“今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讲。”所言深切著明，足砭虚憍之弊。其於明儒薛、胡、陈、王，皆平心论之。又尝谓学者曰：“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故全祖望谓国初儒者，孙奇逢、黄宗羲、李颙最有名，而世仪少知者。同治十一年，从祀文庙。

瑚，字言夏，号确菴。明崇祯十六年举人。世仪格致篇首提“敬天”二字，瑚由此用力，颇得要领。因定为日纪考德法，而揭敬胜、怠胜於每日之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於每月之终，益信“人皆可以为尧舜”非虚语也。复取小学分为六：曰入孝，曰出悌，曰谨行，曰信言，曰亲爱，曰学文；大学分为六：曰格致，曰诚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齐家，曰治平。谓小学先行后知，大学先知后行，小学之终，即大学之始。瑚之为学，博大精深，以经世自任。值娄江湮塞，江南大饥，瑚上当事救荒书，皆精切可施行，而时不能用。明亡，绝意仕进，避地昆山之蔚村。

田沮洳，瑚导乡人筑岸御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父病，刺血籥天，原以身代。父卒，遗产悉让之弟。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二。门人称曰安道先生。巡抚汤斌即其故居为之立安道书院。

敬，字宗传，号寒溪。诸生。长世仪一岁。矢志存诚主敬之学，笃於孝友。居丧三年，不饮酒食肉。有弟遇之无礼，敬终始怡怡。

士韶，字虞九，号药园。诸生。其学以世仪为归。同时理学诸儒多著述，士韶以为圣贤之旨，尽於昔儒之论说，惟在躬行而已。晚年取所作焚之，故不传於后云。

张履祥，字考夫，桐乡人。明诸生。世居杨园村，学者称为杨园先生。七岁丧父。家贫，母沈教之曰：“孔、孟亦两家无父兒也，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长，受业山阴刘宗周之门。时东南文社各立门户，履祥退然如不胜，惟与同里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辈以文行相砥刻。统、寅、蕃昌相继殁，为之经纪其家。自是与海盐何汝霖、乌程凌克贞、归安沈磊切劘讲习，益务躬行。尝以为圣人之於天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尽之矣。来学之士，一以友道处之。谓门人当务经济之学，著补农书。岁耕田十馀亩，草履箬笠，提筐佐馌。尝曰：“人须有恆业。无恆业之人，始於丧其本心，终於丧其身。许鲁斋有言：‘学者以治生为急。’愚谓治生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可以无求於人，无求於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难，则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初讲宗周慎独之学，晚乃专意程、硃。践履笃实，学术纯正。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

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著有原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录、训门人语及文集四十五卷。同治十年，从祀文庙。

履祥初兄事颜统。周锺之寓桐乡也，至其门者踵接。统曰：“锺为人浮伪，不宜为所惑。”履祥尝曰：“自得士凤，而始闻过。余不失足於周锺、张溥之门者，皆其力也。”

寅，字子虎。与履祥为砚席交。崇祯癸未冬，海宁祝渊以抗疏论救刘宗周被逮，履祥与寅送之吴门。次年，遂偕诣宗周门受业焉。自是寅造履益谨，寇盗充斥不废学。卒，年三十四。

汝霖，字商隐，海盐人。尝与友人曰：“周、程、张、硃一脉，吾辈不可令断绝。”居丧三年，未尝饮酒食肉。隐居澉浦紫云村，学者称紫云先生。履祥子维恭，尝受业於汝霖、克贞之门。又有吴璜、安道、邱云，皆履祥友，并命维恭师事焉。

曰：“数人皆深造自得，君子人也。”璜，秀水人。刚直好义，势利不动心。安道，嘉兴人。云，桐乡人。安道尝言：“君子之异於小人，中国之异於夷狄，人类之异於禽兽，有礼无礼而已。士何可不学礼？”又曰：“东林诸公，大抵是重名节。然止数君子，馀皆有名而无节也。”

克贞，字渝安，乌程人。履祥交最笃。尝谓：“父子兄弟安得人人大中、明道、伊川，夫妇安得人人伯鸾、德曜，在处之得其道耳。”与履祥游蕺山之门者，有屠安世、郑宏。

安世，秀水人。闻宗周讲学，喜曰：“苟不闻道，虚生何为！”遂执贽纳拜焉。

宗周既殁，从父兄偕隐於海盐之乡。病作，不粒食者十有七年。得宗周书，力疾钞录。反躬责己，无时或怠。尝曰：“朝闻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

宏，海盐人。与弟景元俱从刘宗周受业，笃於友爱。景元短世。乙酉后绝意进取，躬灌园蔬养母，屡空，晏如也。敝衣草履，不以屑意。尝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识也。卒，年五十六。

洤，字人斋，海宁人。乾隆丙辰举人。私淑履祥，为梓其遗书。所纂有淑艾录。

吴蕃昌、沈磊在孝友传。

沈昀，字朗思，本名兰先，字甸华，仁和人。刘宗周讲学蕺山，昀渡江往听。

与应扌为谦友。其学以诚敬为宗，以適用为主，而力排二氏。家贫绝炊，掘阶前马兰草食之。邻有遗之米者，昀宛转推辞，忽仆於地，其人惊骇潜去。良久方甦，因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扌为谦叹曰：“我於交接之际，自谓不苟。以视沈先生，犹觉愧之。”宗周身后传其学者颇滋诤讼。昀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腾其口说以求胜，非所望於吾也。”以丧礼久废，缉士丧礼说，以授同郡陆寅。

疾革，门人问曰：“夫子今日何如？”曰：“心中无一物，惟诚敬而已。”卒，年六十三。穷无以为殓，扌为谦涕泣不知所出。曰：“我不敢轻授赙衤遂，以汙先生。”

其门人姚宏任趋进曰：“如宏任者，可以殓先生乎？”扌为谦曰：“子笃行，殆可也。”姚遂殓之，葬於湖上。

宏任，字敬恆，钱塘人。少孤，母，贤妇也。宏任隐巿廛，其母偶见贸丝银色下劣，愠甚，曰：“汝亦为此乎？”宏任长跪谢，原得改行，乃受业於扌为谦。日诵大学一过，一言一行，服膺师说，遇事必归於忠厚。扌为谦不轻受人物，惟宏任之餽不辞。曰：“吾知其非不义也。”宏任每时其乏而致之，终身不倦。扌为谦卒，执丧如古师弟子之礼。姚江黄宗炎许之曰：“是笃行传中人也。”晚年以非罪陷縲絏。宪使阅囚入狱，宏任方朗诵大学，宪使异之，入其室，皆程、硃书；与之语，大惊，即日释之。然宏任卒以贫死。

叶敦艮，字静远，西安人。刘宗周弟子。尝贻书陆世仪，讨论学术。世仪喜曰：“证人尚有绪言，吾得慰未见之憾矣。”

刘汋，字伯绳，宗周子。宗周家居讲学，诸弟子闻教未达，辄私於汋。汋应机开譬，具有条理。宗周殉国难，明唐、鲁二王皆遣使祭，廕汋官，氵勺辞。既葬，居蕺山一小楼二十年，杜门绝人事，考订遗经，以竟父业。有司或请见，虽通家故旧，亦峻拒之。所与接者，惟史孝感、恽日初数人。或劝之举讲会，不应。临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贫读书，守人谱以终身足矣。”人谱，宗周所著书。所卧之榻，假之祁氏。疾亟，强起易之，曰：“吾岂可终於祁氏之榻？”

应扌为谦，字潜斋，钱塘人。明诸生。性至孝。殚心理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不喜陆、王家言。足迹不出百里，隘屋短垣，贫甚，恬如也。杭州知府嵇宗孟数式庐，欲有所赠，嗫嚅未出；及读扌为谦所作无闷先生传，乃不敢言。康熙十七年，诏徵博学鸿儒，大臣项景襄、张天馥交章荐之。扌为谦舆床以告有司曰：“扌为谦非敢卻荐，实病不能行耳！”客有劝者曰：“昔太山孙明复尝因石介等请，以成丞相之贤，何果於卻荐哉？”扌为谦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学明复之可。”乃免徵。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

扌为谦於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四书各有著说。又撰教养全书四十一卷，分选举、学校、治官、田赋、水利、国计、漕运、治河、师役、盐法十考，略仿文献通考，而於明代事实尤详。其不载律算者，以徐光启已有成书；不载舆地者，以顾炎武、顾祖禹方事纂辑也。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门人钱塘凌嘉邵、沈士则传其学。

硃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尝笺注杜甫、李商隐诗，盛行於世。鼎革后，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遂自号愚菴。尝自谓“疾恶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钱，不虚诳人一语”云。著愚庵诗文集。初为文章之学，及与顾炎武友，炎武以本原相勖，乃湛思覃力於经注疏及儒先理学。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传、国语所载占法，皆言象也，本义精矣，而多未备，撰易广义略四卷。以蔡氏释书未精，斟酌於汉学、宋学之间，撰尚书埤传十七卷。以硃子掊击诗小序太过，与同县陈启源参考诸家说，兼用启源说，疏通序义，撰诗经通义二十卷。以胡氏传春秋多偏见凿说，乃合唐、宋以来诸儒之解，撰春秋集说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传未尽合，俗儒又以林氏注紊之，详证参考，撰读左日钞十四卷。又有禹贡长笺十二卷，作於胡渭禹贡锥指之前，虽不及渭书，而备论古今利害，旁引曲证，亦多创获。年七十馀，卒。

启源，字长发。著有毛诗稽古编。其诠释经旨，一准毛传，而郑笺佐之。训诂声音以尔雅为主，草木蟲鱼以陆疏为则，於汉学可谓专门。又有尚书辨略二卷，读书偶笔二卷，存耕堂藁四卷。

范镐鼎，字彪西，洪洞人。性孝友，阐明绛州辛全之学。康熙六年进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间人士多从之受经。十八年，以博学鸿儒荐，未起。立希贤书院，置田赡学者。辑理学备考三十卷，广理学备考四十八卷。国朝理学备考二十六卷，采辛全、孙奇逢、熊赐履、张夏、黄宗羲诸家绪纶，附以己说，议论醇正。又著五经堂文集五卷，语录一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编，作续垂棘编十九卷，三晋诗选四十卷。

同时为辛全之学者，有绛州党成、李生光。

成，字宪公。其学以明理去私为本。生平不求人知，镐鼎曾扬之於人，意甚不怿，时目为狷者。其辨硃、陆异同：“论者多以陆为尊德性，硃为道问学。此言殊未然。盖硃子之道问学，实以尊德性也，陆氏则自锢其德性矣，何尊之可云？陆子尝曰：‘不求本根，驰心外物，理岂在於外物乎？’此告子义外之学也。硃子曰：‘本心物理，原无内外。以外物为外者，是告子义外之学也。’即此数语，可以见二家之异同矣。若粗论其同，二家皆欲扶世教，崇天理，去私欲，其秉心似无大异者。而实究其学，则博文约礼者，孔、颜之家法，屡见於论语，硃子得其正矣。陆氏乃言‘六经皆我注脚’，又言‘不识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岂不偏哉！”

其辨论如此。

生光，字闇章。未冠为诸生。辛全倡学河、汾，遂往受业。笃於内行，事亲至孝，全深重之。明亡，绝意仕进，自号汾曲逸民。构一草堂，日夕读书其中，以二南大义，程、硃微言，训门弟子。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汇编，凡万馀言。

白奂彩，字含贞，华州人。私淑於长安冯从吾，玩易洗心，诗、礼、春秋，多所自得。蓄书之富，陕以西罕俪。校雠精详，淹贯靡遗。而冲逊自将，若一无所知。

与同州党湛、蒲城王化泰诸人相切叚。率同志结社，不入城巿，不谒官府，终日晏坐一室，手不释卷。同知郝斌式庐，聆奂彩论议，退而叹曰：“关中文献也！”

湛，字子澄。尝言：“人生须作天地间第一等事，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故自号两一。究宋、明以来诸儒论学语，揭其会心者於壁，默坐土室，澄心反观，久之，恍然有契。自是动静云为，卓有柄持。闻李颙倡道盩厔，冒雪履冰，不惮数百里访质所学。相与盘桓数日，每至夜半，未尝见惰容。其志笃养邃如此。

化泰，字省庵。性方严峭直，面斥人过，辞色不少贷。人有一长，即欣然推逊，自以为不及。关学初以马嗣煜嗣冯从吾，而奂彩、湛、化泰皆有名於时。武功冯云程、康赐吕、张承烈，同州李士滨、张珥，朝邑王建常、关独可，咸宁罗魁，韩城程良受，蒲城甯维垣，邠州王吉相，淳化宋振麟，皆笃志励学，得知行合一之旨。

至乾隆间，武功孙景烈亦能接关中学者之传。

景烈，字酉峰。乾隆三年进士，授检讨，以言事放归。教生徒以克己复礼。居平虽盛暑必肃衣冠。韩城王杰为入室弟子。尝语人曰：“先生冬不炉，夏不扇，如邵康节；学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归籍三十年，虽不废讲学，独绝声气之交。

为关中学者宗，有自来矣。”

胡承诺，字君信，天门人。明崇祯举人。国变后，隐居不仕，卧天门巾、柘间。

顺治十二年，部铨县职。康熙五年，檄徵入都。六年，至京师，以诗呈侍郎严正矩云：“垂老只思还旧业，暮年所急匪轻肥。”既而告归，得请。构石庄於西村，自号石庄老人。穷年诵读，於书无所不窥，而深自韬晦。

晚著绎志。绎志者，绎己所志也。凡圣贤、帝王、名臣、贤士与凡民之志业，莫不兼综条贯，原本道德，切近人情，酌古而宜今，为有体有用之学。凡二十馀万言，皆根柢於诸经，博稽於诸史，旁罗百家，而折衷於周、程、张、硃之说。承诺自拟其书於徐幹中论、颜之推家训，然其精粹奥衍，非二书所及也。二十六年六月，卒，年七十五。所著有读书说六卷，文体类淮南、抱朴，麟杂细碎，随事观理而体察之，殆绎志取材之馀，与是书相表里。

曹本荣，字欣木，黄冈人。顺治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布袍蔬食，以清节自励。八年，授秘书院编修。应诏，上圣学疏千言，其略云：“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则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诚宜开张圣听，修德勤学，举四书、五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内则深宫燕閒，朝夕讨论，外则经筵进讲，敷对周详。

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诏嘉纳。十年，擢右春坊右赞善兼国子监司业，刊白鹿洞学规以教士。十一年，转中允。十二年，世祖甄拔词臣品端学裕者充日讲官，本荣与焉。十三年，升秘书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日侍讲幄，辨论经义。敕本荣同傅以渐撰易经通注九卷，镕铸众说，词理简明，为说经之圭臬。

本荣又著五大儒语、周张精义、王罗择编诸书。十四年八月，充顺天乡试正考官，九月，充经筵讲官，十一月，以失察同考官作弊，部议革职，上以其侍从讲幄日久，宥之。十八年，迁翰林院侍读学士，改国史院侍读学士。康熙四年，以病请回籍，卒於扬州。

本荣之学，从阳明致知之说，故论次五大儒，以程、硃、薛与陆、王并行。既告归，宦橐萧然，晏如也。疾革，门生计东在侧，犹教以穷理尽性之学。卒之日，容城孙奇逢痛惜之。子宜溥，由廕生荐举博学鸿儒，试，授检讨。

张贞生，字篑山，庐陵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时议遣大臣巡察，贞生上书谏。召对，所言又过戆。下考功议，革职为民，蒙恩镌二级去官。

初阐阳明良知之说，其后乃一宗考亭。居京师，寓吉安馆中，蓬蒿满径，突无炊烟。

濒行不能具装，故人餽赆，一无所受，其狷介如此。寻奉特旨起补原官。至京，卒。

著庸书二十卷，玉山遗响集。

刘原渌，字昆石，安丘人。明末盗贼蜂起，原渌与仲兄某率乡人垒土为堡以御贼。贼至，守堡者多死。仲兄出斗，身中九矢，力战。原渌从之，发数十矢，矢尽，仲兄麾之去。原渌大呼曰：“离兄一步非死所。”乃斩二渠帅，获马六匹，贼遁去。

乱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膏腴与兄，以其馀为长兄立后，兼赡亡姊家。谢人事，求长生之术。得咯血疾，遂弃去。后读宋儒书，乃笃信硃子之学，集硃子书作续近思录。尝曰：“学者居敬穷理，二者皆法先王而已。‘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穷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谒祠后，与弟子讲论，常至夜分。仲兄疾，籥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内水浆不入口。又为乡人置义仓，俭岁煮粥以食饥人。尝曰：“人与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著读书日记、四书近思续录四卷。

后数十年，昌乐有阎循观、周士宏，濰县有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德州有孙于簠、梁鸿翥，胶州有法坤宏，同县有张贞，犹能守原渌之学。

国霖，字云一，濰县人。父客燕中感病，国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则父已殁。

无钱巿棺，以衣裹尸，负之行，乞食归里。泣告族党曰：“父死不能敛，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长者何以教我？”人怜其孝，为捐金以葬。母易怒，一日怒甚，国霖作小兒嬉戏状，长跪膝前，执母手，摑其面。母大笑，怒遂已，时年五十矣。师事昌乐周士宏，尝与国霖至莒，乐其山川，死即葬於莒。国霖筑室墓侧，安贫守素，不求於人。值歉岁，莒人恐其饿死，闻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却也。昌乐阎循观问国霖喜读何书，曰：“论语，终身味之不尽。”

以贵，字沧岚。康熙二十七年进士。任苍梧令。地瑶、僮杂处，营茶山书院，以诗、书为教。归里后，杜门著书，有藜乘集。

梦周，字公复。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其学以存养、省察、致知三者为入德之资。

每跬步必以礼，以耻求闻达为尚。后为来安知县，有政声。长洲彭绍升称其治来如元鲁山。有理堂文集，表方名，奖忠节，皆有关於世道。

鸿翥，字志南，德州人。每治一经，案上不列他书。有疑义，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后已。益都李文藻一见奇之，为之延誉，遂知名於世。以优行贡成均。卒，年五十九。有周易观运等书。

坤宏，字镜野，胶州人。得传习录，大喜，以为如己意所出。其学以阳明为宗，以不自欺为本。乾隆六年举人，官大理评事。卒，年八十有奇。

循观，字怀庭，昌乐人。专志洛、闽之学，省身克己，刻苦自立。治经不立一家言，而要归于自得。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斋私记、西涧文集及尚书春秋说。

任瑗，字恕菴，淮安山阳人。年十八，弃举子业，讲学。静坐三年，叹曰：“圣人之道，归於中庸，极於‘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岂是之谓哉？”乾隆元年，大吏举瑗应博学鸿词，廷试罢归。韩梦周语人曰：“任君体用具备，有明以来无此钜儒。”及韩将北归，瑗语之曰：“山左人多质直，君当接引后进，以续正学。”因作反经说以示之。年八十二，卒。著有纂注硃子文类一百卷，论语困知录二卷，反经说一卷，阳明传习录辨二卷，知言劄记二卷，硃子年谱一卷。

颜元，字易直，博野人。明末，父戍辽东，殁於关外。元贫无立锥，百计觅骨归葬，世称孝子。居丧，守硃氏家礼惟谨。古礼，“初丧，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家礼删去“无算”句，元遵之。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几殆。又丧服传：“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家礼改为“练后，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者会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元亦遵之。既觉其过抑情，校以古丧礼非是。因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后儒无德无位，不可作也。於是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立教。名其居曰习斋。

肥乡漳南书院，邑人郝文灿请元往教。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从游者数十人。会天大雨，漳水溢，墙垣堂舍悉没，人迹殆绝。元叹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辞归。后八年而卒，年七十。门人李恭、王源编元年谱二卷，锺錂辑言行录二卷，辟异录二卷。

王源，字昆绳，大兴人。兄洁，少从梁以樟游。以樟谈宋儒学，源方髫龀，闻之不首肯，唯喜习知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方略。年四十，游京师。或病其不为时文，源笑曰：“是尚需学而能乎？”因就试，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人。或劝更应礼部试，谢曰：“吾寄焉为谋生计，使无诟厉已耳！”昆山徐乾学开书局於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源与焉。於侪辈中独与刘献廷善，日讨论天地阴阳之变，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见皆相同。献廷殁，言之辄流涕。未几，遇李恭，大悦之，曰：“自献廷殁，岂意复见君乎！”

恭微言圣学，源闻之沛然。因持大学辨业去，是之。恭乃为极言颜元明亲之道，源曰：“吾知所归矣。”遂介恭往博野执贽元门，时年五十有六矣。后客死淮上。

所著平书十卷，文集二十卷。

程廷祚，字启生，上元人。初识武进恽鹤生，始闻颜、李之学。康熙庚子岁，恭南游金陵，廷祚屡过问学。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颜氏起於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气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故尝谓：“为颜氏其势难於孟子，其功倍於孟子。”於是力屏异说，以颜氏为主，而参以顾炎武、黄宗羲。故其读书极博，而皆归於实用。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至京师，有要人慕其名，嘱密友达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廷祚拒之，卒报罢。十六年，上特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廷祚又以江苏巡抚荐，复罢归。卒，年七十有七。著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尚书通议三十卷，青溪诗说三十卷，春秋识小录三卷，礼说二卷，鲁说二卷。

恽鹤生，字皋闻，武进人。因交李恭得睹颜氏遗书，自称私淑弟子。于经长毛诗，著诗说，以毛、郑为宗。

李恭，字刚主，蠡县人。弱冠与王源同师颜元。躬耕善稼穑，虽俭岁必有收，而食必粢粝，妻妾子妇执苦身之役。举康熙二十九年举人。晚岁授通州学正，浃月，以母老告归。恭博学工文辞，与慈溪姜宸英齐名。又尝为其友治剧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动公卿间。明珠、索额图当国，皆尝延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光地抚直隶，荐其学行於朝，固辞而不谢。诸王交聘，辄避而之他。既而从毛奇龄学。

著周易传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李氏学乐录二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五卷，恕谷后集十三卷。

恭学务以实用为主，解释经义多与宋儒不合。又其自命太高，於程、硃之讲学，陆、王之证悟，皆谓之空谈。盖明季心学盛行，儒禅淆杂，其曲谨者又阔於事情，沿及顺、康朝，犹存馀说，盖颜元及恭力以务实相争。存其说可补诸儒枵腹之弊，然不可独以立训，尽废诸家。其论易，以观象为主，兼用互体，谓“圣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归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陈抟龙图，刘牧钩隐，以及探无极、推先天，皆使易道入於无用”。排击未免过激。然明人以心学窜入易学，率持禅偈以诂经，言数者反置象占於不问。诬饰圣训，弊不可穷。恭引而归之人事，深得垂教之旨。又以大学格物为周礼三物，谓孔子时古大学教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者，规矩尚存。故格物之学，人人所习，不必再言。惟以明德、亲民标其目，以诚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传，可不必补。其说本之颜元。毛奇龄恶其异己，作逸讲笺以攻之。而当时学者多韪恭说焉。

刁包，字蒙吉，晚号用六居士，祁州人。明天启举人。再上春官，不第。遂弃举子业，有志圣贤之学。初闻孙奇逢讲良知，心乡之。既读高攀龙书，大喜，曰：“不读此书，几虚过一生。”为主奉之，或有过差，即跪主前自讼。流贼犯祁州，包毁家倡众誓固守，城得不破。时有二珰主兵事，探卒报贼势张甚，二珰怒其惑众，将斩之。包厉声曰：“必杀彼，请先杀包。”乃止。二珰相谓曰：“使若居官者，其不为杨、左乎？”贼既去，流民载道，设屋聚养之，病者给医药，全活尤多。有山左难妇七十馀人，择老成家人护以归。临行，八拜以重讬，家人皆感泣，竭力卫送。历六府，尽归其家。

甲申，国变，设庄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顺积楼，服斩衰，朝夕哭临如礼。伪命敦趣，包以死拒，几及於难。遂隐居不出，於城隅辟地为斋曰潜室，亭曰肥遯。日闭户读书其中，无间寒暑，学者宗焉，执经之履满户外。居父丧，哀毁，须发尽白。

三年不饮酒食肉，不内寝。及母卒，号恸呕血，病数月，卒。

所著有易酌、四书翊注、潜室劄记、用六集，皆本义理，明白正大。又选斯文正统九十六卷，专以品行为主，若言是人非，虽绝技无取。包初与新城王馀佑为石交。

馀佑，字介祺。父延善，邑诸生，尚气谊。当明末，散万金产结客。有子三，长馀恪，季馀严，馀佑其仲也。明亡，延善率三子与雄县马鲁建义旗，传檄讨贼。

时容城孙奇逢亦起兵，共恢复雄、新、容三县，斩其伪官。顺治初，延善为仇家所陷，执赴京。馀恪挥两弟出，为复仇计，独身赴难，父子死燕巿。馀严夜率壮士入仇家，歼其老弱三十口。名捕甚急，上官有知其枉者，力解乃免。馀佑隐易州之五公山，自号五公山人。尝受业於孙奇逢，学兵法，后更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教授，不求闻达。教人以忠孝，务实学。卒，年七十。

李来章，字礼山，襄城人。生有神识。尝观石工集庭中断石，展转弗合，语之曰：“去宿土，当自合。是即吾学人心、道心之谓。”闻者异之。工诗古文辞。

康熙十四年举人。尝学於魏象枢，魏戒之曰：“欲除妄念，莫如立志。”来章因作书绅语略，其持论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为主。再学於孙奇逢、李颙。时奇逢讲学百泉，来章与冉觐祖诸人讲学嵩阳，两河相望，一时称极盛焉。再主南阳书院，作南阳学规、达天录以教学者，士习日上。寻以母老谢归。重葺紫云书院，读书其中，学者多自远而至。母病目，来章每夙兴舌舐之，目复明。

谒选广东连山县。连山民仅七村，丁只二千。外瑶户大排居五，小排一十有七，数且盈万人。重山衤复岭，瘦石巉削，田居十分之一。瑶或负险跳梁。来章慨然曰：“瑶异类，亦有人性，当推诚以待之。”乃仿明王守仁遗意，日延耆老问民疾苦，招流亡，劝之开垦，薄其赋。复深入瑶穴，为之置约延师，以至诚相感。创连山书院，著学规，日进县人申教之。而瑶民之秀者，亦知乡学，诵读声彻岩谷。学使者交奖曰：“忠信笃敬，蛮貊信可行矣。”行取，授兵部主事，监北新仓，革运官餽遗。旋引疾归。大学士田从典、侍郎李先复交章以实学可大用荐，得旨徵召，不出。

年六十八，卒。所著有礼山园文集、洛学编、连阳八排瑶风土记、衾影录。

冉觐祖，字永光，先贤郓国公裔。元末有为中牟丞者，因家焉。康熙二年，乡试第一。杜门潜居，爰取四书集注研精覃思二十年。章求其旨，句求其解，字求其训，身体心验，订正群言，归於一是，名曰玩注详说。递及群经，各有专书，兼采汉儒、宋儒之说。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巡抚将荐之，欲一见觐祖。觐祖曰：“往见，是求荐也。”坚不往。少詹事耿介延主嵩阳书院，与诸生讲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别理欲，众皆悚听。三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三十三年，授检讨。

是岁圣祖遍试翰林，御西暖阁，询家世籍贯独详，有“气度老成”之褒。越日，赐宴瀛台，上独识之，曰：“尔是河南解元耶？”盖以示优异也。寻告归。卒，年八十有二。

窦克勤，字敏修，柘城人。闻耿介传百泉之学，从游嵩阳。六年，乡举至京师，谒睢州汤斌。一夕，请业，斌谓师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职。劝克勤就教职，选泌阳教谕。泌阳地小而僻，人鲜知学，克勤立五社学，月朔稽善过而劝惩之。暇则斋居读书，虽饘粥不继，晏如也。康熙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忧归，服除，授检讨。一日，圣祖命诸翰林作楷书，克勤书“学宗孔、孟，法在尧、舜，而其要在慎独”十四字以进，圣祖览而器之。寻以父老乞归。尝於柘城东郊立硃阳学院，倡导正学。中州自夏峰、嵩阳外，硃阳学者称盛。卒，年六十四，著有孝经阐义。

李光坡，字耜卿，安谿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生五岁，与伯叔兄弟俱陷贼垒。

既脱难后，受学家庭，宗尚宋儒及乡先正蒙引存疑诸书。次第讲治十三经，濂、洛、关、闽书，旁及子、史。质不甚敏，以勤苦致熟。论学主程、硃，论易主邵子，兼取扬雄太玄，发明性理，以阐大义。壮岁专意三礼，以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几绝，仪礼尤世所罕习，积四十年，成三礼述注六十九卷，以郑康成为主，疏解简明，不蹈支离，亦不侈奥博，自成一家言。其兄光地尝著周官笔记一篇，光地子锺伦亦著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皆标举要旨，弗以考证辨论为长，与光坡相近，其家学如是也。

光坡家居不仁，康熙四十五年，入都，与其兄光地讲贯。著性论三篇，辨论理气先后动静，以订近儒之差。及归，光地贻以诗曰：“后生茂起须家法，我老栖迟望子传。”其惓惓於光坡如此。光地尝论东吴顾炎武与光坡皆数十年用心经学，精勤不辍，卓然可以传於后云。光坡天性至孝，父病笃，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寿，病果愈。及举孝廉方正，有司将以光坡应选，而光坡寝疾矣。卒，年七十有三。又有皋轩文编。

锺伦，字世得。康熙三十二年举人。初受三礼於光坡，又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县陈万策等互相讨论，其学具有本原。未仕而卒。

庄亨阳，字复斋，靖南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知山东濰县。母就养，卒於途。

归而庐墓三年，自是未尝一日离其父。乾隆初元，礼部尚书杨名时荐士七人，亨阳与焉，授国子监助教。当是时，上方乡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六堂之长，则亨阳与安溪官献瑶、无锡蔡德晋等，皆一时之俊。每朔望谒夫子，释菜礼毕，六堂师登讲座，率国子生以次执经质疑。旬日则六堂师分占一经，各於其书斋会讲南北学，弦诵之声，夜分不绝。

都下号为“四贤、五君子”。

迁吏部主事，外补德安府同知，擢徐州府。徐仍岁水灾，亨阳相川泽，谘耆民，具方略，请广开上游水道，以泄异涨，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施工而石林决，沛县城将溃，民窜逃。亨阳驾轻舠行告父老曰：“太守来，尔民何往？”亲率众堵筑，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两遇大荒，勤赈事，几不暇眠食。九年，迁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徐海道。亨阳通算术，及董河防，推究高深测量之宜，上书当路，大略谓：“淮、徐水患，在壅毛城铺而徐州坏，壅天然减水坝而凤、颍、泗坏，壅车逻、昭关等坝而淮、扬之上下河皆坏。宜开毛城铺以注洪泽湖，则徐州之患息；开天然坝以注高、宝诸湖，则上江之患息；开三坝以注兴、盐之泽，则高、宝之患息；开范公堤以注之海，则兴、盐、泰诸州、县之患息。”当路者颇韪其言，而未能用。

京察，大臣当自陈。高宗命自陈者各举一人自代。内阁学士李清植举亨阳，时论以为允。勘淮海灾过劳，以羸疾卒。卒之日，淮海诸氓罢巿奔走，树帜哭而投赙。

讷亲巡江南，监司皆鞾袴跪迎，亨阳独长揖，讷责问，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会典所无何？”讷默然。亨阳出巡，属吏循故事餽殽，然一切勿拒，曰：“物以烹饪，卻之是暴天物而违人情也。”所从仆皆自饮其马，或犒之，跽而辞曰：“公视奴辈为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辞，是仍虚君惠也。”强之，皆伏地，誓指其心。其感人如此。

官献瑶，字瑜卿，安溪人。执业於漳浦蔡世远、桐城方苞，称高足弟子。亦以杨名时荐，补助教。甫入学，上事宜六条於其长。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充三礼馆纂修，授编修。九年，典试浙江。寻提督广西、陕甘学政，迁洗马。在关中求得宋张载二十馀代孙，嘱其邑学官教之。识韩城王杰於诸生，以为大器，果如其言。

献瑶少孤，事母孝。自陕甘任满归，乞侍养。奉母二十馀载，母年九十乃终。抚爱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祭器，考礼经，遵时制以定仪式，立乡规以教宗人，置义租以恤亲族之贫者。卒，年八十。著读易偶记三卷，尚书偶记三卷，尚书讲藁，思问录一卷，读诗偶记二卷，周官偶记二卷，仪礼读三卷，丧服私钞并杂记一卷，春秋传习录五卷，孝经刊误一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二卷。

王懋竑，字子中，宝应人。少从叔父式丹学，刻励笃志，精研硃子之学，身体力行。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年已五十一。乞就教职，补安庆府学教授。雍正元年，以荐被召引见，授翰林院编修，在上书房行走。二年，以母忧去官，特赐内府白金为丧葬费。懋竑素善病，居丧毁瘠，服阕就职。旋以老病乞归，越十六年卒。

懋竑性恬淡，少尝谓友人曰：“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原足矣。”归里后，杜门著书。校定硃子年谱，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姚江之说。又所著白田杂著八卷，於硃子文集、语类考订尤详。谓易本义前九图、筮仪皆后人依讬，非硃子所作，其略云：“硃子於易，有本义，有启蒙，与门人讲论甚详，而此九图曾无一语及之。九图之不合本义、启蒙者多矣，门人何以绝不致疑也？本义之叙画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参邵子说。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硃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至硃子所自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於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硃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

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修，穆修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节学问源流如此。汉上硃氏以先天图属之，已无所据。乃今移之四图，若希夷已有此四图也，是并诬希夷也。文王八卦，说卦明言之。本义以为未详，启蒙别为之说，而不以入於本义。至於‘乾，天也，故称乎父’一节，本义以为揲蓍以求爻，启蒙以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与‘乾为首’两节，皆文王观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与本义不同。今乃以为文王八卦次序图，又孰受而孰传之耶？卦变图启蒙详之，盖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彖传卦变，偶举十九卦以说尔。今图、卦皆不合，其非硃子之书明矣。”其说为宋、元儒者所未发。

又考证诸史，谓：“孟子七篇，所言齐王皆湣王，非宣王。孟子去齐，当在湣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殁，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见。公孙丑两篇，称王不称谥，乃其元本，而梁惠王两篇称宣王，为后人所增。通鉴上增威王十年，下减湣王十年，盖迁就伐燕之岁也。”可谓实事求是矣。同邑与懋竑学硃子学者，有硃泽澐、乔仅。

泽澐，字湘陶。少勤学，得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寻序诵习。更学天文於泰州陈厚耀，能得其意，久之，有志於圣人之道。念硃子之学，实继周、程，绍颜、孟，以上溯孔子。有谓硃子为道问学，陆、王为尊德性者，复取硃子文集、语类读之，一字一句，无不精心研穷，反身体认，质之懋竑，懋竑屡答之。深信硃子居敬、穷理之学，为孔子以来相传的绪，穷即穷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穷之理，止是一事，喟然叹曰：“尊德性者，莫如硃子，道问学者，亦莫如硃子矣。”

雍正六年，诏大臣各举所知。直隶总督刘师恕欲荐於朝，使其弟造庐请，弗应。

晚年得髀疾，然犹五更起，盥沐，观书至夜分不倦。诫其子光进曰：“圣贤工夫，正於困苦时验之。”疾甚，谓门人乔仅曰：“死生平常事，时至则行，无所恋也。”

吟邵雍诗，怡然而逝，年六十有七。所著止泉文集八卷，硃子圣贤考略十卷。

仅，字星渚。少有气节。水决子婴堤，众走避，仅倡议捍塞，十日堤成。从泽澐受学，恪遵硃子教人读书次第。取硃子书切己体察，有疑辄质泽澐，时年五十矣。

泽澐称之曰：“从吾游者众矣，惟乔君刚甚。”因举或问过时后学、语类训石洪庆语告之，仅益奋。乾隆元年，举孝廉方正，辞不就。与懋竑书，论学问之道凡再三。

自谓向道晚，须用己百之功。闻弟卒江陵任，即日冒雪行数千里扶榇归。有潘某贷金不能偿，以券与之。疾革，曰：“吾自顶至踵，无一处不痛。惟此心凝然不乱耳！”

命沐浴正衣冠而逝，年六十五。著日省录、训子要言、困学堂遗稿，汤金钊序而行之。谓其“学术刚健笃实，发为辉光，粹然有德之言”。

李梦箕，字季豹，连城人。年十五而孤。精进学业，崇向硃子，以孝友著称。

其教人辄言为善最乐，人易而忽之。梦箕曰：“为之难，汝为之否乎？”人问之曰：“其乐何如？”曰：“不愧不怍，”“孰与孔、颜之乐？”曰：“熟之而已矣！”

事兄如严父，抚犹子如子。每语诸子以气质之偏，使知变化。疾亟，谓所亲曰：“吾生平竭力检身，将毋有不及省者？第言之，得闻过而终，亦云幸矣。”卒，年八十一。

子图南，字开士。康熙六十一年举人。能世其学。初工诗古文，既而叹曰：“吾学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虚名骛乎？”於是究心濂、洛、关、闽书，以反躬切己为务。居连峰、点石诸山中者久之。尝曰：“学者唯利名之念为害最大。

越此庶可与共学。”与蔡世远讲明修身穷理之要，世远重之。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举人需次县令者先赴京学习政事，图南至，观政户部。以母病亟归，归先母卒，年五十七。雷鋐谓：“学圣人必自狷者始，图南庶足当之。”时邑人张鹏翼、童能灵皆以学行称。

鹏翼，字蜚子。岁贡生。八岁嗜学，十馀岁通诸经。塾师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熟读四书大全，忽悟曰：“心当在身内，身当在心内。”遂不仕。连城处万山中，无师。鹏翼年已四十，始见近思录及硃子全书。更十年，始见薛文清读书录。

尝曰：“考亭易箦之时，乃我下帷之始。”盖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所居乡曰新泉，男女往来二桥，道不拾遗。巿中交易，先让外客，皆服鹏翼教也。著有读经说略、理学入门、孝子传、历代将相谏臣三谱、二十二史案、芝坛日读小记。

能灵，字龙俦。贡生。好学，守程、硃家法，不失尺寸。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累举优行，皆以母老辞。年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丧以礼，化及乡人。能灵尝与雷鋐论易，主河图以明象数之学。其乐律古义，谓：“洛书为五音之本，河图为洛书之源。河图圆而为气，洛书方而为体。五音者气也，气凝为体，体以聚气，然后声音出焉。蔡氏律吕新书沿淮南子、汉书之说，误以亥为黄锺之实。惟所约寸分釐丝忽之法，其数合於史记律书，因取其说为之推究源委以成书。”他著中天河洛五伦说、硃子为学考、理学疑问。

连城理学，始自宋之邱起潜、明之童东皋，而能灵、鹏翼继之。力敦伦纪，严辨硃、陆异同。张伯行抚闽时，建文溪书院，祀起潜、东皋。后增建五贤书院，中祀宋五子，而以能灵、鹏翼配焉。

胡方，字大灵，新会人。岁贡生。方敦崇实行，处道学风气之末，独守坚确。

总督吴兴祚闻其名，使招之，方走匿，不能得也。事父母，色养靡不周，而心常如不及。遇有病，忧形於色，药必尝而后进。夜必衣冠侍，未尝就寝。及居丧，藉草宿柩旁，三年不入内。先人田庐，悉以与弟，授徒自给。族★L5不能自存者，竭力资之。有达官赍重金乞其文为寿，不应；吏慑之，不应；家人告以绝粮，不应。乡曲子弟偶蹈不韪，有原就鞭扑，不原闻其事於方者。里中语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犹可，胡君愧煞我。”其从学者，仕与未仕，白首犹懔懔奉其教。

虽困甚，终不入公庭。闻声向慕，以得见为喜，曰：“教我矣！”有以廕得官，则大惭曰：“吾未能信，得无辱我夫子。”方告之曰：“为官能不爱钱，致力於官守，有何不可？”其人卒不负其言。

四十后杜门著述，所居曰盐步。元和惠士奇督学粤东，闻方名，舣舟村外，遣吴生至其家求一见，急挥手曰：“学政未蕆事，不可见！不可见！”出吴而扃其门。

士奇乃索所著书而去。试事毕，仍介吴生以请，则假一冠投刺，至，长揖曰：“今日斋沐谢知己。方年迈，无受教地，不能执弟子礼。”数语遂起。惠握其手曰：“纵不欲多语，敢问先生，乡人谁能为文者？”答曰：“并世中无人。必求之，惟明季梁朝钟耳！”士奇遂求梁文并各家文刻之，名曰岭南文选。既而疏荐於朝。士奇尝语吴生曰：“胡君貌似顾炎武，丰厚端伟，必享大名。”盖当时知方者，士奇一人而已。卒，年七十四。著有周易本义注六卷，四子书注十卷，庄子注四卷，鸿桷堂诗文集六卷。集中谒白沙祠诸作及白沙子论，具见渊源所自。粤中励志笃行者，方后有冯成修、劳潼。

成修，字达夫，南海人。父远出不归，成修生有至性，语及其父，辄涕泗交颐。

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吏部主事。晋礼部祠祭司郎中，典试福建、四川，督学贵州，揭条约十四则以训士。成修初计偕，即遍访其父迹。得官后，两次乞假寻亲，卒无所遇，不复出。授经里中，粹然师范。年八十，计其父已百有一龄。

乃持服三年，终身衣布。乙卯重宴鹿鸣，逾年卒，年九十有五。

潼，字润芝，亦南海人。乾隆二十年举人。髫龄时，母常於榻上授毛诗，长遂习焉。卢文弨视学湖南，召之往。至冬乃归，母思念殊切。抵家时漏三下，跪母榻前，母且泣且抚之曰：“其梦也耶？”潼悲不自胜，自是绝意进取，侍养十有六年而母卒。潼哀毁骨立，杖而后起。家人或失潼所在，即於殡所觅之，则已恸哭失声矣。又痛早孤，故以莪野为号。尝言：“读孔子书，得一言，曰‘务民之义’；读孟子书，得一言，曰‘强为善而已矣’；读硃子书，得一言，曰‘切己体察’。”

著有四书择粹十二卷，孝经考异选註二卷，救荒备览四卷，荷经堂古文诗稿四卷。

劳史，字麟书，馀姚人。世为农。少就傅读书，长躬耕养父母，夜则披卷庄诵。

读硃子小学、中庸序，慨然发愤，以道自任，举动必依於礼。继读硃子近思录，立起设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师在是矣！”常自刻责，谓：“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诏臣，父之诏子。一废职，即膺严谴，一坠家业，即穷无所归，可不慎哉！”其论学以为始於不妄语，不妄动，即极诸至诚无息。接后学，委曲进诚，虽佣工下隶皆引之乡道，曰：“尽尔职分，务实做去，终身不懈，即圣贤矣。勿过自薄也。”闻者莫不爽然。里中负贩者近史居，不敢货伪物。刍兒牧童或折弃矰缴，毁机穽。有斗争，就史质，往往置酒求解。门人桑调元自钱塘来谒，论学数日。将别，送之曰：“吾寿不过三年，恐不复相见。行矣勉之！”后三年九月，谓门人汪鉴曰：“不过今月，吾将去矣！”遂遍诣亲友家，与老者言所以教，少者言所以学，令家人治木饬后事。晦前一夕，沐浴更衣，移榻正寝，炳烛晏坐如平时，旋就寝。明晨，抚之冰矣。调元为刻其遗书十卷，其书谓易之为道，细无不该，远无不届，故多本易理以推人物之性。

调元，字弢甫，钱塘人，为孝子天显之子。天显亲病革，合羊脂和粥以进。亲死，抱铛而哭，人为绘抱铛图。调元受业於史，得闻性理之学。雍正十一年，召试通知性理，钦赐进士，授工部主事，引疾归。调元主九江濂溪书院，构须友堂，祠馀山先生，以著渊源有自，馀山，史自号也。调元东皋别业又辟馀山书屋，以友教四方之士。为人清鲠绝俗，足迹遍五岳。晚主灤源书院，益暢师说。

鉴，馀姚人。父死於云南，鉴护丧归至汉川，遇大风，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风回得泊沙渚，众呼为孝子。为人尚气节，史戒之曰：“英气，客气也。

其以问学融化之。”史之殁也，鉴实左右焉。

顾栋高，字震沧，无锡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内阁中书。雍正间，引见，以奏对越次罢职。乾隆十五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经明行修之士，所举四十馀人。惟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王安国、侍郎归宣光举江南举人陈祖范，尚书汪由敦举江南举人吴鼎，侍郎钱陈群举山西举人梁锡兴，大理寺卿邹一桂举栋高，此四人，论者谓名实允孚焉。寻皆授国子监司业。栋高以年老不任职，赐司业衔。皇太后万寿，栋高入京祝嘏，召见，拜起令内侍扶掖。栋高奏对，首及吴敝俗，请以节俭风示海内，上嘉之。陛辞，赐七言律诗二章。二十二年，南巡，召见行在，加祭酒衔，赐御书“传经耆硕”四字。二十四年，卒於家，年八十一。

所学合宋、元、明诸儒门径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谿，为调停之说。著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议论精覈，多发前人所未发。

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采录旧说，发明经义，颇为谨严。其尚书质疑二卷，多据臆断，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栋高穷经之功，春秋为最，而书则用力少也。

陈祖范，字亦韩，常熟人。雍正元年举人，其秋礼部中式，以病不与殿试。归，僦廛华汇之滨，楗户读书。居数年，诏天下设书院以教士，大吏争延为师，训课有法。或一二年辄辞去，曰：“士习难醇，师道难立。且此席似宋时祠禄，仕而不遂者处焉。吾不求仕，而久与其列为汗颜耳。”荐举经学，祖范褒然居首。以年老不任职，赐司业衔。乾隆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经咫一卷，膺荐时录呈御览。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掌录二卷。祖范於学务求心得，论易不取先天之学，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同县顾主事镇传其学。

吴鼎，字尊彝，金匮人。乾隆九年举人，授司业。洊擢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大考降左春坊左赞善，迁翰林院侍讲，旋休致。所撰有易例举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裒宋俞琰、元龙仁夫、明来知德等十家易说，以继李鼎祚、董楷之后。其东莞学案，则专攻陈建学蔀通辨作也。兄鼐，亦通经，深於易、三礼。

梁锡兴，字确轩，介休人。雍正二年举人，亦授司业，与吴鼎同食俸办事，不为定员。乾隆十七年，命直上书房，累迁詹事府少詹事。大考降左庶子，擢祭酒，坐遗失书籍镌级。膺荐时，以所撰易经揆一呈御览。鼎、锡兴并蒙召对，面谕曰：“汝等以是大学士、九卿公保经学，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是汝等积学所致，不是他途幸进。”又曰：“穷经为读书根本。但穷经不徒在口耳，须要躬行实践。汝等自己躬行实践，方能教人躬行实践。”鼎、锡兴顿首祇谢。又奉谕：“吴鼎、梁锡兴所著经学，著派翰林二十员、中书二十员，在武英殿各謄写一部进呈。原书给还本人。所有纸札、饭食皆给於官。著梁诗正、刘统勋董理其事。”稽古之荣，海内所未有也。

孟超然，字朝举，闽县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三十年，典广西试，寻督学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礼。以蜀民父子兄弟异居者众，作厚俗论以箴其失。旋以亲老，请急归，年甫四十二，遂不出。性至孝，侍父疾，躬执廁牏。戚族丧娶，虽空乏必应。尝叹服徐陵“我辈犹有车可卖”

之言。其学以惩忿、窒欲、改过、迁善为主。尝曰：“变化气质，当学吕成公；刻意自责，当学吴聘君。”又曰：“谈性命，则先儒之书已详，不如归诸实践；博见闻，则将衰之年无及，不如反诸身心。”其读商子云：“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以为此王介甫之先驱也。然鞅犹明於帝王霸之说，介甫乃以言利为尧、舜、周公之道，又鞅之不如矣。”其论杨时云：“龟山得伊、洛之正传，开道南之先声。然为人身后文，如温州陈君、李子约、许德占、张进、孙龙图诸墓志，往往述及释氏之学，而赞之曰‘安’、曰‘定’、曰‘静’，毋惑乎后之学者，援儒入墨，纷纷不已也。”

超然性静，家居杜门卻扫。久之，巡抚徐嗣曾请主鼇峰书院，倡明正学。闽之学者，以安溪李光地、宁化雷鋐为最。超然辈行稍后，而读书有识，不为俗学所牵，则后先一揆也。居丧时，考士丧礼、荀子及宋司马光、程子、硃子说，并采近代诸儒言论，以正闽俗丧葬之失，著丧礼辑略二卷。伤不葬其亲者惑形家言以速祸，取孟子“掩之诚是”之语，作诚是录一卷。他著有焚香录、观复录、晚闻录。

汪绂，初名烜，字灿人，婺源人。诸生。少禀母教，八岁，四子书、五经悉成诵。家贫，父淹滞江宁，侍母疾累年，十日未尝一饱。母殁，绂走诣父，劝之归。

父曰：“昔人言家徒四壁，吾壁亦属人。若持吾安归？”叱之去。绂乃之江西景德镇，画碗，佣其间。然称母丧，不御酒肉。后飘泊至闽中，为童子师。及授学浦城，从者日进。闻父殁，一恸几殆，即日奔丧，迎榇归。

绂自二十后，务博览，著书十馀万言，三十后尽烧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书。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暢，而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

著有易经诠义十五卷，尚书诠义十二卷，诗经诠义十五卷，四书诠义十五卷，诗韵析六卷，春秋集传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孝经章句一卷。其参读礼志疑多得经意，可与陆陇其书并存。

绂之论学，谓学不可不知要。然所以得要，正须从学得多后，乃能拣择出紧要处。谓易理全在象、数上乘载而来。谓书历象、禹贡、洪范须著力去考，都是经济。

谓诗只依字句吟咏，意味自出。谓看周礼，须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处见治体之大，於琐屑处见法度之详。谓春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谓“格物”之“格”训“至”，如书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皆“至到”之义。上文“致知”字为“推致”，则“格物”为“穷至物理”甚明。谓“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直是不可得闻，陆、王家因早闻性天，而未尝了悟，又果於自信，遗害后人也。谓周子言“一”，言“无欲”，程子言“主一”，言“无適”，微有不同。周子所谓“一”者天也，所谓“欲”者人也。纯乎天，不参以人，一者即无欲也。程子所谓“一”者事也，所谓“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强事以成心，无適之谓一也。当时大兴硃筠读其书，称其信乎以人任己，而颉顽古人。其后善化唐鉴亦称其功夫体勘精密，由不欺以至诚明。绂初聘於江，比归娶，江年二十八矣。江尝语诸弟子曰：“吾归汝师三十年，未尝见一怒言、一怒色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思谦，增生，毁卒。同县余元遴传其学。

元遴，字秀书。诸生。著有庸言、诗经蒙说、画脂集。

姚学塽，字晋堂，归安人。性静介。孩稚时，见物不取。父兄坐庭上，久侍立，足不动。既长，读书，毅然以身学。父丧骨毁，感动乡里。嘉庆元年进士，以中书用。时和珅为大学士，中书於大学士例执弟子礼，学塽耻之，遂归。后四年和珅伏诛，始入都任职。十三年，主贵州乡试。归途闻母忧，痛父母不得躬侍禄养，遂终身不以妻子自随。服阕，至京，转兵部主事，迁职方司郎中。妻张有妇德，畜一妾请遣侍京寓，不许，乃归妾父。妾方氏，十七，曰：“妇人从一者也，吾事有主矣。”

竟不嫁。

学塽居京师四十年，若旅人之厄者，僦僧寺中，霜华盈席，危坐不动。居丧时有氈帽一，布羔裘一，终身服之，蓝褛不改，盖所谓终身之丧者。初彭龄掌兵部，请学塽至堂上，躬起肃揖之，学塽亦不往谢。大学士百龄兼管兵部，屡询司员姚某何在，欲学塽诣其宅一见之，终不往也。学塽六十生辰，同里姚文田贻酒二罂为寿，固辞。文田曰：“他日以此相报可乎？”乃受之。学塽之学，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诚，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闇然不求人知，未尝向人讲学。病笃，握其友潘谘手曰：“君勉矣！人生独知之地，鲜无愧者。我生平竭蹶，竟如此止。君亦就衰尽，所得为俟年而已。”遂逝，年六十有六。

谘，字少白，会稽人。少卓荦，好独游天下奇山水，足迹逾数万里。与学爽友善，日求寡过，以无玷古人。与长民者言，言爱人；与里老言，言耕凿树畜；与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则告以实行为首务，尤竞竞於义利之辨。居惟一被，日两蔬食。食有馀，则以给人之困者。有数人赉金为其母寿，不可返，乃各取少许。其母知之，怒曰：“汝见僧以如来像丐巿者乎？吾其为像也！”乃谢而尽散之。著有古文八卷，诗五卷，常语二卷。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父仲冕，陕西布政使，自有传。鉴，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检讨。二十三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坐论淮盐引地一疏，吏议镌级，以六部员外郎降补。会宣宗登极，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诸城刘镮之荐鉴出知广西平乐府，擢安徽宁池太广道。调江安粮道，擢山西按察使。迁贵州，擢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内召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震天下。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

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籓，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皆从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七十，斯须必敬。致仕南归，主讲金陵书院。文宗践阼，有诏召鉴赴阙，入对十五次，中外利弊，无所不罄。上以其力陈衰老，不复强之服官，令还江南，矜式多士。咸丰二年，还湘，卜居於宁乡之善岭山，深衣蔬食，泊然自怡。晚岁著读易小识，编次硃子全集，别为义例，以发紫阳之蕴。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曾国籓为上遗疏，赐谥确慎。著有硃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备览、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等书。

吴嘉宾，字子序，南丰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既通籍，尤究心当世利弊。尝条陈海疆事宜，上嘉纳焉。二十七年，缘事谪戍军台，寻释回。

咸丰初，以督团兵援郡城功，赏内阁中书。同治三年。於本邑三都墟口击贼遇害，奉旨赐恤，并建专祠。

嘉宾学宗阳明，而治经字疏句释以求据依，非专言心学者，其要归在潜心独悟，力求自得。尤长於礼，成礼说二卷，自序云：“小戴记四十九篇，列於学宫。其高者盖七十子之微言，下者乃诸博士所摭拾耳。宋以来取大学、中庸与论、孟列为四书，世无异议；则多闻择善，固有不必尽同者。余独以礼运、内则、乐记、孔子閒居、表记诸篇，为古之遗言，备录其文，以资讲肄。其馀论说多者亦全录之，否则著吾说所以与郑君别者，以备异同焉。易曰‘知崇礼卑’，又曰‘谦以制礼’。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古之制礼者上也，上之人能自卑，天下谁敢不为礼者。先王之礼，行於父子兄弟夫妇养生送死之间，而谨於东西出入升降辞让哭泣辟踊之节，使人明乎吾之喜怒哀乐，莫敢逾夫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分；而其至约者，则在於安定其志气而已，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者动於内者也，礼者动於外者也。夫礼、乐不外乎吾身之自动，而奚以求诸千载而上不可究诘之名物象数也乎？”其大旨盖如此。他著有丧服会通说四卷，周易说十四卷，书说四卷，诗文集十二卷。与嘉宾同时而专力於学者，有刘传莹。

传莹，字椒云，汉阳人。道光十九年举人，官国子监学正。始学考据，杂载於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硃墨并下，达旦不休。其治舆地，以尺纸图一行省所隶之地，墨围界画，仅若牛毛。晨起指诵曰：“此某县也，於汉为某县；此某府某州也，於汉为某郡国。”凡三四日而熟一纸，易他行省亦如之。久之疾作，不良食饮。

自以所业者繁杂无当於心，乃发愤叹曰：“凡吾之所为学者何为也哉！舍孝弟取与之不讲，而旁鹜琐琐，不亦傎乎！”於是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说，以意时其离合而反复之。尝语曾国籓曰：“君子之学务本，专而已。吾与子敝精神於雠校，费日力於文辞，侥幸於身后不知谁何者之誉。自今以往，可一切罢弃，各敦内行。没齿无闻，誓不复悔。”卒，年三十一。病中为日记一编，痛自绳检，遗令处分无憾。国籓尝称其“湛深而敦厚，非其视不视，非其听不听，内志外体一准於法，而所以扩充官骸之用，又将推极知识，博综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世以为知言。硃子所编孟子要略，自来志艺文者皆不著於录。传莹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内搜出之，复还其旧。

刘熙载，字融斋，兴化人。十岁丧父，哭踊如礼。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命直上书房。与大学士倭仁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

倭仁宗程、硃，熙载则兼取陆、王，以慎独主敬为宗，而不喜学蔀通辨以下掊击已甚之谈。文宗尝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御书“性静情逸”四大字赐之。以病乞假，巡抚胡林翼特疏荐。同治三年，徵为国子监司业，迁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督学广东，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谓士学圣贤，当先从事於此。所至萧然如寒素，未满任乞归，襆被箧书而已。

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其论格物，兼取郑义。论毛诗古韵，不废吴棫叶音。读尔雅释诂至“卬、吾、台、予”，以为四字能摄一切之音。以推开齐合撮，无不如矢贯的。又论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叠韵双声，皆谐声也。许叔重时虽未有叠韵双声之名，然河、可叠韵也；江、工双声也。孙炎以下切音，下一字为韵，取叠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盖开自许氏。又作天元正负歌，以明加减乘除相消开方诸法。生平於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又曰：“才出於学，器出於养。”又曰：“学必尽人道而已。士人所处无论穷达，当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不可自待菲薄。”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二语自励。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著持志塾言二卷，笃近切实，足为学者法程。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又有艺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昨非集四卷。

硃次琦，字九江，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分发山西，摄襄陵县事，引疾归。

次琦生平论学，平实敦大。尝论：“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硃子集之。

硃子又即汉学而精之者也。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硃子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则攻硃子以格物；乾隆中叶至於今日，天下之学，以考据为宗，则攻硃子以空疏。一硃子也，攻之者又矛盾。乌乎！

古之言异学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隐；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果其修行读书蕲之於古之实学，无汉学，无宋学也。”凡示生徒修行之实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气节，曰变化气质，曰检摄威仪；读书之实五：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性理之学，曰词章之学。一时咸推为人伦师表云。

官襄陵时，县有平水，与临汾县分溉田亩，居民争利构狱，数年不决。次琦至，博询讼端，则豪强垄断居奇，有有水无地者，有有地无水者。有地无水者，向无买水券，予之地，弗予之水；有水无地者，向有买水券，虽无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之制。又会临汾县知县躬亲履亩，两邑田相若，税相直也。乃定平水为四十分，县各取其半。复於境内设四纲维持之：曰水则，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门。实行水田三万四百亩有奇，邑人立碑颂之。系囚赵三不夌，剧盗也，越狱逃。次琦未抵任，先出重赀购知其所適。亟假郡捕，前半夕疾驰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盗众方饮酒家，役前持之，忽楼上下百炬齐明，则赫然襄陵县镫也，乃伏地就缚。比县人迎新尹，尹已尺组系原贼入矣，远近以为神。每行县，所至拊循姁姁，老稚迎笑。有遮诉者，索木椅在道与决，能引服则已，恆终日不笞一人。

其他颁读书日程，创保甲，追社仓二万石，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卓卓多异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

先是南方盗起，北至扬州。次琦犹在襄陵，谓宜绸缪全晋，联络关、陇，为三难、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居家时称说浦江郑氏、江州陈氏诸义门，及朝廷捐产准旌之例。由是宗人捐产赡族，合金数万。次琦呈请立案，为变通范氏义庄章程，设完课、祀先、养老、劝学、矜恤孤寡诸条，刊石世守之。

同治元年，与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琦竟不出。光绪七年，赏五品卿衔，逾数月卒。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五史实徵录、晋乘、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蒙古闻见等书。疾革，尽焚之，仅存手辑硃氏传芳集五卷，撰定南海九江硃氏家谱十二卷，大雅堂诗集一卷，燔馀集一卷，橐中集一卷。

成孺，原名蓉镜，字芙卿，宝应人。附生。性至孝，父殁，三日哭，气绝而复属者再。授经养母，岁歉，粗粝或弗继，母所御必精凿。事母垂六十年，起居饮食之节，有礼经所未尝言，而以积诚通之者。早邃经学，旁及象纬、舆地、声韵、字诂，靡不贯彻。於金石审定尤精确。久之，寝馈儒先诸书，益有所得。取紫阳日用自警诗，以“味真腴”颜其居，自号曰心巢。

孺於汉、宋两家，实事求是，不为门户之见。尝曰：“为己，则治宋学真儒也，治汉学亦真儒；为人，则治汉学伪儒也，治宋学亦伪儒。”又曰：“义理，论语所谓识大是也：考证，识小是也：莫不有圣人之道焉。事父事君，识大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识小也：皆诗教所不废，然不可无本末轻重之差。”湖南学政硃逌然延主校经堂，孺立学程，设“博文”、“约礼”两斋，湘中士大夫争自兴於学。著有禹贡班义述三卷，据地志解禹贡，於今、古文之同异及郑注与班偶殊者，一一辨证。

即有不合，亦不曲护其非。尚书历谱二卷，以殷历校殷、周历校周，从违以经为断。

又考太初历即三统，为太初历谱一卷，春秋日南至谱一卷。又有切韵表五卷，二百有六表，分二呼而经以四等，纬以三十六母，审辨音声，不容出入。晚年著述，一以硃子为宗。所编我师录、困勉记、必自录、庸德录、东山政教录，又有国朝学案备忘录一卷，国朝师儒论略一卷，经义骈枝四卷，五经算术二卷，步算释例六卷，文录九卷。

邵懿辰，字位西，仁和人。性峭直，能文章，以名节自厉。於近儒尤慕方苞、李光地之学。道光十一年举人，授内阁中书。久官京师，因究悉朝章国故，与曾国籓、梅曾亮、硃次琦数辈游处，文益茂美。折节造请高才秀士，有不可，面折之。

不为朋党，志量恆在天下。洊升刑部员外郎，入直军机处。大学士琦善以妄杀熟番下狱，发十九事难之。

粤乱作，赛尚阿出视师，复上书次辅祁俊藻，力言不可者七端。时承平久，京朝官率雍容养望，懿辰独无媕阿之习，一切持古义相绳责。由是诸贵人惮之，思屏於外。会粤贼陷江宁，京师震动，乃命视山东河工，未行，复命偕少詹事王履谦巡防河口。咸丰四年，坐无效镌职。既罢归，则大覃思经籍，著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颇采汉学考据家言，而要以大义为归。

十年，贼陷杭州，以奉母先去获免。母卒，既葬，返杭州。贼再至，则麾妻子出，独留与巡抚王有龄登陴固守。十一年，城陷，死之。时国籓督师江南，闻而叹曰：“嗟乎！贤者之处患难，亲在，则出避；亲殁，则死之：义之至衷者也。”乃迎致其妻子安庆。先是懿辰以协防杭州复原官，死事闻，赠道衔，祀本省昭忠祠。

其所著书，遭乱亡佚，长孙章辑录之，为半岩庐所著书，共三十馀卷。懿辰之友，同里伊乐尧、秀水高均儒，皆知名。

均儒，字伯平。廪贡生。性狷介，严取与之节。治三礼主郑氏。尤服膺宋儒，见文士荡行检者则绝之如雠，人苦其难近。著续东轩集。

乐尧，字遇羹。咸丰元年举人。学术宗尚与懿辰同。值寇乱，犹商证经义危城中。城破，同殉节死。

## 列传二百六十八 儒林二

顾炎武 张尔岐马骕 万斯大兄斯选 子经 侄言胡渭子彦升 叶佩荪 毛奇龄陆邦烈 阎若璩李铠 吴玉搢惠周惕子士奇 孙栋 余萧客 陈厚耀 臧琳玄孙庸 礼堂任启运 全祖望蒋学镛 董秉纯 沈彤蔡德晋 盛世佐江永程瑶田 褚寅亮 卢文弨顾广圻 钱大昕族子塘 坫王鸣盛金曰追 吴凌云 戴震金榜 段玉裁钮树玉 徐承庆孙志祖翟灝 梁玉绳 履绳 汪家禧 刘台拱硃彬 孔广森邵晋涵周永年 王念孙子引之 李惇 贾田祖 宋绵初汪中江德量 徐复 汪光爔 武亿 庄述祖庄绶甲 庄有可戚学标江有诰 陈熙晋 李诚 丁杰 周春孙星衍毕亨 李贻德 王聘珍 凌廷堪洪榜 汪龙桂馥许瀚 江声孙沅 钱大昭子东垣 绎 侗 硃骏声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明诸生。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明南都亡，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炎武及归庄从之。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幸而得脱，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母丧未赴，遂去家不返。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於山东长白山下，畜牧於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於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馀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於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贤於子贡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於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於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炎武之学，大抵主於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馀，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馀年而后成。其论治综覈名实，於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并有补於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硃锡鬯；好学不倦，笃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於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张尔岐，字稷若，济阳人。明诸生。父行素，官石首县丞，罹兵难，尔岐欲身殉，以母老止。顺治七年，贡成均，亦不出。逊志好学，笃守程、硃之说，著天道论、中庸论，为时所称。又著学辨五篇：曰辨志，曰辨术，曰辨业，曰辨成，曰辨徵。又著立命说辨，斥袁氏功过格、立命说之非。年三十，覃思仪礼，以郑康成注文古质，贾公彦释义曼衍，学者不能寻其端绪；乃取经与注章分之，定其句读，疏其节，录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义则以意断之，亦附於末：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以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顾炎武游山东，读而善之，曰：“炎武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若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名，然书实可传，使硃子见之，必不仅谢监狱之称许矣。”

尔岐又著周易说略八卷，诗说略五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话二卷。所居败屋不修，艺蔬果养母，集其弟四人，讲说三代古文於母前，愉愉如也。妻硃，婉娩执妇道，劝尔岐勿出，取蓼莪诗意，题其室曰蒿庵，遂教授乡里终其身。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六。乾隆中，按察使吴江陆燿建蒿菴书院以祀之，而颜其堂曰辨志。山东善治经者，尔岐同时有马骕。

骕，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除淮安府推官。寻推官议裁，补灵壁县知县。蠲荒除弊，流亡复业。康熙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四。士民奉祀名宦祠。

骕於左氏融会贯通，著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所论有条理，图表亦考证精详。

骕又撰绎史一百六十卷，纂录开辟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证，非路史、皇王大纪所可及也。时人称为马三代。四十四年，圣祖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骕所著书，令人至邹平购板入内府。

万斯大，字充宗，鄞县人。父泰，明崇祯丙子举人，与陆符齐名。宁波文学风气，泰实开之。以经、史分授诸子，使从黄宗羲游，各名一家。

斯大治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其为学尤精春秋、三礼。於春秋，则有专传论世、属辞比事、原情定罪诸义；於三礼，则有论社、论禘、论祖宗、论明堂泰坛、论丧服诸义；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确实。宗法十馀篇，亦颇见推衍。答应扌为谦书，辨治朝无堂，尤为精覈。根柢三礼，以释三传，较宋、元以后空谈书法者殊。然其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置其非存其是，未始非一家之学。

斯大性刚毅，慕义若渴。明臣张煌言死后弃骨荒郊，斯大葬之南屏。父执陆符死无后，斯大为葬其两世六棺。所著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礼商三卷，礼记偶笺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

兄斯选，字公择。学於黄宗羲。尝谓学者须验之躬行，方为实学。於是切实体认，知意为心之存主，非心之所发。理即在气中，非理先气后。涵养纯粹，年六十，卒。宗羲哭之恸，曰：“甬上从游，能续蕺山之传者，惟斯选一人，而今已矣！”

斯大子经，字授一。黄宗羲移证人书院於鄞，申明刘宗周之学。经侍席末，与闻其教。及长，传父、叔及兄言之学，又学於应扌为谦、阎若璩。康熙四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十年，充山西乡试副考官。五十三年，提督贵州学政。及还，以派修通州城工罄其家。素工分隶，经乃卖所作字，得钱给朝夕。

晚增补斯大礼记集解数万言，春秋定、哀二公未毕，又续纂数万言。又重修斯同列代纪年，又续纂兄言尚书说、明史举要，皆先代未成之书。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不就。年八十二，家遭大火，遗书悉焚。经终日涕洟，自以为负罪先人，逾年卒。

著有分隶偶存二卷。

言，字贞一，斯选兄斯年子。副榜贡生。少随诸父讲社中，号精博。著有尚书说、明史举要。尝与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故国辅相子弟多以贿求减先人罪，言悉拒之。尤工古文，同县李鄴嗣尝曰：“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充宗；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学通古今，无所不辨，吾不如季野；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贞一。吾邑有万氏，诚天下之望。”有管村文集。晚出为五河知县，忤大吏，论死，子承勋，狂走数千里，裒金五千赎之归，时称孝子。

承勋，字开远。诸生。以荐，用为磁州知州。工诗，有冰雪集。

胡渭，初名渭生，字朏明，德清人。渭年十二而孤，母沈，携之避乱山谷间。

十五为县学生，入太学，笃志经义，尤精舆地之学。尝馆大学士冯溥邸。尚书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延常熟黄仪、顾祖禹，太原阎若璩及渭分纂。渭著禹贡锥指二十卷，图四十七篇。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说；禹贡“达於河”，“河”当从说文作“菏”；“荥波既猪”，当从郑康成作“播”；梁州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为一。乃博稽载籍，考其同异而折衷之。山川形势，郡国分合，道里远近夷险，一一讨论详明。又汉、唐以来，河道迁徙，为民生国计所系，故於导河一章，备考决溢改流之迹，留心经济，异於迂儒不通时务。间有千虑一失，则不屑阙疑之过。

又撰易图明辨十卷，专为辨定图、书而作。初，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於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符验，而突出於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硃子，亦但取其数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来从谁授受，故易学启蒙、易本义前九图皆沿其说。同时袁枢、薛季宣皆有异论，然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硃子本嘱蔡元定创藁，非硃子自撰，晦菴大全集载答刘君房书曰：“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賸语。”至於本义卷首九图，为门人所依附，硃子当日未尝坚主其说。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诸图为道家假借。

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毛奇龄、黄宗羲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则於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启蒙图、书，先天、后天、卦变、象数流弊，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讬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乃修鍊、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非作易之根柢，视禹贡锥指尤为有功经学。

又撰洪范正论五卷，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纬，乱彝伦攸叙之经，其害一；洛书本文具在洪范，非龟文，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员之体，九十之位，变书为图，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害二；洪范元无错简，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窜，其害三。渭又撰大学翼真七卷，大旨以硃子为主，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力辟王学改本之误。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者，胜之远矣。

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於正。汉儒傅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扫而除焉。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南巡，渭以禹贡锥指献行在，圣祖嘉奖，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儒者咸以为荣。五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

渭子彦升，字国贤。雍正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山东定陶县知县。著春秋说、四书近是、丛书录要。又於乐律尤有心得，著乐律表微八卷。

渭同郡叶佩荪，字丹颖，归安人。亦治古易，不言图、书，著易守四十卷。於易中三圣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萧山人。四岁，母口授大学即成诵。总角，陈子龙为推官，奇爱之，遂补诸生。明亡，哭於学宫三日。山贼起，窜身城南山，筑土室，读书其中。

顺治三年，明保定伯毛有伦以宁波兵至西陵，奇龄入其军中。是时马士英、方国安与有伦犄角，奇龄曰：“方、马国贼也，明公为东南建义旗，何可与二贼共事？”

国安闻之大恨，欲杀之，奇龄遂脱去。后怨家屡陷之，乃变姓名为王士方，亡命浪游。及事解，以原名入国学。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科，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二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寻假归，得痺疾，遂不复出。

初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既以避仇流寓江、淮间，失其藁，乃就所记忆著国风省篇、诗札、毛诗写官记。复在江西参议道施闰章所与湖广杨洪才说诗，作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行世，奇龄作诗传诗说驳议五卷，引证诸书，多所纠正。洎通籍，进所著古今通韵十二卷，圣祖善之，诏付史馆。

归田后，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书成，讬於其兄锡龄之绪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其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及卦变、卦综之法。奇龄分校会闱时，阅春秋房卷，心非胡传之偏，有意撰述，至是乃就经文起义，著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条例明晰，考据精核。又欲全著礼经，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丧、祭礼、宗法、庙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学校诸问答，多发先儒所未及。至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有考证，而大学证文及孝经问，援据古今，辨后儒改经之非，持论甚正。

奇龄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

古文尚书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及阎若璩作疏证，奇龄力辨为真，遂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於若璩，而周礼、仪礼，奇龄又以为战国之书。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

素晓音律，家有明代宗籓所传唐乐笛色谱，直史馆，据以作竟山乐录四卷。及在籍，闻圣祖论乐谕群臣以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阐考证，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奇龄迎驾於嘉兴，以乐本解说二卷进，温谕奖劳。圣祖三巡至浙，奇龄复谒行在，赐御书一幅。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九十一。门人蒋枢编辑遗集，分经集、文集二部，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收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馀部。奇龄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於经义。弟子李恭、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邵廷寀等，著录者甚众。李恭、廷寀自有传。

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尝取奇龄经说所载裒为圣门释非录五卷，谓圣问口语未可尽非云。

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世业盐筴，侨寓淮安。父修龄，以诗名家。若璩幼多病，读书闇记不出声，年十五，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

尝集陶弘景、皇甫谧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

其立志如此。海内名流过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譌。沉潜三十馀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

康熙元年，游京师，旋改归太原故籍，补廪膳生。十八年，应博学鸿儒科试，报罢。昆山顾炎武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炎武虚心从之。编修汪琬著五服考异，若璩纠其谬，尚书徐乾学叹服。及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若璩与其事。若璩於地理尤精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撰四书释地五卷，及於人名物类训诂典制，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又据孟子七篇，参以史记诸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潜丘劄记六卷，毛硃诗说一卷，手校困学纪闻二十卷，因浚仪之旧而駮正笺说推广之。又有日知录补正，丧服异注，宋刘攽、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博湖掌录诸书。

世宗在潜邸闻其名，延人邸中，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必称善。疾革，请移就城外，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舁之出，安稳如床箦。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九。世宗遣使经纪其丧，亲制诗四章，复为文祭之。有云：“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佥谓非若璩不能当也。

子咏。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中书舍人，亦能文。同时山阳学者，有李铠、吴玉搢。

铠，字公凯。顺治十八年进士，补奉天盖平县知县。康熙十八年，荐应博学鸿儒科试，授翰林院编修，与修明史，洊官内阁学士。所著有读书杂述、史断，王士祯称为有本之学。

玉搢，字藉五。官凤阳府训导。著山阳志遗、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又著别雅五卷，辨六书之假借，深为有功，非俗儒剽窃所能彷彿也。

惠周惕，字元龙，原名恕，吴县人。父有声，以九经教授乡里，与徐枋善。周惕少从枋游，又曾受业于汪琬。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科，丁忧，不与试。三十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密云县知县，有善政，卒於官。

周惕邃於经学，为文章有榘度，著有易传、春秋三礼问及砚谿诗文集。其诗说二卷，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其言并有依据。清二百馀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

子士奇，字天牧。康熙五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两充会试同考官。圣祖尝问廷臣，谁工作赋，内阁学士蒋廷锡以王顼龄、汤右曾及士奇三人对。

五十七年，孝惠章皇后升祔礼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学士以上乃得开列，士奇以编修与，异数也。五十九年，充湖广乡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以经学倡多士，三年之后，通经者多。又谓：“校官古博士也，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访得海阳进士翁廷资，即具疏题补韶州府学教授，部议格不行。圣祖曰：“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

雍正初，复命留任。召还，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乾隆元年，复起为侍读，免欠修城银，令纂修三礼。越四年，告归，卒於家。

士奇盛年兼治经史，晚尤邃於经学，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

於易，杂释卦爻，以象为主，力矫王弼以来空疏说经之弊。於礼，疏通古音、古字，俱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於春秋，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穀，大致出於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典核过之。大学说一卷晚出，“亲民”

不读“新民”。论格物不外本末终始先后，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后左右，亦能根极理要，又著交食举隅三卷，琴笛理数考四卷。子七人，栋最知名。

栋，字定宇。元和学生员。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於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津逮。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馀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交章论荐。会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呈进，罢归。

栋於诸经熟洽贯串，谓诂训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

尤邃於易，其撰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虞翻、荀爽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易例二卷，乃镕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其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革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虽为未善之书，然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馀年，至是而粲然复明。撰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谓禘行於明堂，明堂法本於易。古文尚书考二卷，辨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又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诸书。嘉定钱大昕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讠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卒，年六十二。其弟子知名者，余萧客、江声最为纯实。

萧客，字古农，长洲人。撰古经解钩沉三十卷，凡唐以前旧说，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片语单词，悉著於录。清代经学昌明，著述之家，争及於古，萧客是书其一也。萧客又撰文选纪闻三十卷，文选音义八卷。声自有传。

陈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苏州府学教授。大学士李光地荐其通天文、算法，引见，改内阁中书。上命试以算法，绘三角形，令求中线及弧背尺寸，厚耀具劄以进，皆如式。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厚耀学问渊博，直内廷后，兼通几何算法，於是其学益进。迁国子监司业，转左春坊左谕德，以老乞致仕，卒於家。

厚耀以天算之法治春秋，尝补杜预长历为春秋长历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推其朔闰及月之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古历推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以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闰，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推焉。

又撰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邹平马骕为绎史，兼采三传、国语、国策，厚耀则皆摭於五书之外，独为其难。氏族一书，与顾栋高大事表互证，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厚耀又著礼记分类、十七史正譌诸书，今不传。

臧琳，字玉林，武进人。诸生。治经以汉注唐疏为主，教人先以尔雅、说文，曰：“不解字，何以读书？不通训诂，何以明经？”键户著述，世无知者。有尚书集解百二十卷，经义杂记三十卷。阎若璩称其深明两汉之学，钱大昕校定其书，云：“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轻诋前哲，斯真务实而不近名者。”

玄孙庸，本名镛堂，字在东。与弟礼堂俱事钱塘卢文弨。沉默朴厚，学术精审。

续其高祖将绝之学，儗经义杂记为拜经日记八卷，高邮王念孙亟称之。其叙孟子年谱，辨齐宣王、湣王之譌，闽县陈寿祺叹为绝识。又著拜经文集四卷，月令杂说一卷，乐记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经考异一卷，子夏易传一卷，诗考异四卷，韩诗遗说二卷、订譌一卷，校郑康成易注二卷。其辑子夏易传，辨此传为汉韩婴作，非卜子夏。其诗考异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条必自考辑，不依循王本。庸初因宝应刘台拱获交仪徵阮元，其后馆元署中为多。元写其书为副本，以原本还其家。嘉庆十六年，卒，年四十五。

礼堂，字和贵。事亲孝。父继宏，久疟，冬月畏火，礼堂潜以身温被。居丧如礼，笑不见齿。母遘危疾，刲股合药，私祷於神，减齿以延亲寿。娶妇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长言令熟听，乃合卺，一家感而化之。尤精小学，善雠校，为四方贤士所贵。师事钱大昕，业益进。好许氏说文解字，为说文经考十三卷。慕古孝子、孝女、孝妇事，作孝传百数十卷。尚书集解案六卷，三礼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卒，年三十。

任启运，字翼圣，宜兴人。少读孟子，至卒章，辄哽咽，大惧道统无传。家贫，无藏书，从人借阅。夜乏膏火，持书就月，至移墙不辍。事父母孝以闻。年五十四，举於乡。雍正十一年，计偕至都，会世宗问有精通性理之学者，尚书张照以启运名上。特诏廷试，以“太极似何物”对，进呈御览，得旨嘉奖。会成进士，遂於胪唱前一日引见，特授翰林院检讨，在阿哥书房行走。上尝问以“朝闻夕死”之旨，启运对以“生死一理，未知生，焉知死”。上曰：“此是贤人分上事，未到圣人地位。

从此作去，久自知之。”逾年抱疾，赐药赐医，越月谢恩，特谕绕廊而进。面称：“知汝非尧、舜不敢以陈於王前。”务令自爱。令侍臣扶掖以出，且遥望之。

高宗登基，仍命在书房行走，署日讲起居注官，寻擢中允。乾隆四年，迁侍讲，晋侍讲学士。七年，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八年，充三礼馆副总裁官，寻升宗人府府丞。九年，卒於赐第，年七十五。赐帑金治丧具，赐祭葬。

启运学宗硃子，尝谓诸经已有子硃子传，独未及礼经，乃著肆献祼馈食礼三卷。

以仪礼特性、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他传记之有关王礼者推之，不得於经，则求诸注疏以补之，凡五篇：一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曰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周礼“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之文，较之黄幹所续祭礼，更为精密。又宫室考十三卷，於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曰门，曰观，曰朝，曰庙，曰寝，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门大小广狭，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据颇为精核。仪礼一经，久成绝学，启运研究钩贯，使条理秩然，不愧穷经之目。又礼记章句十卷，以大学、中庸，硃子既成章句，则曲礼以下四十七篇，皆可釐为章句。但所传篇次序列纷错，爰仿郑康成序仪礼例，更其前后，并为四十二篇。其有关伦纪之大，而为秦、汉、元、明轻变易者，则众著其说，以俟后之论礼者酌取。外有周易洗心九卷，四书约指十九卷，孝经章句十卷，夏小正注，竹书纪年考，逸书补，孟子时事考，清芬楼文集等书，其周易洗心则年六十时作，观象玩辞，时阐精理。

启运研穷刻苦，既受特达之知，益思报称。年七十二，犹书自责语曰：“孔、曾、思、孟，实惟汝师。日面命汝，汝顽不知，痛自惩责，涕泗涟洏。呜呼老矣，瞑目为期。”及总裁三礼馆，喜甚，因尽发中秘所储，平心参订，目营手写，漏常二十刻不辍。论必本天道，酌人情，务求合硃子遗意，而心神煎耗，竟以是终。

十四年，诏举经学，上谕有“任启运研穷经术，敦朴可嘉”之语。三十七年，命中外蒐集古今群书，高宗谕曰：“历代名臣，洎本朝士林夙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至有未经镌刊祗系钞本存留者，不妨钞录副本，仍将原本给还。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一览。”於是上启运所著书四种，入四库中。

全祖望，字绍衣，鄞县人。十六岁能为古文。讨论经史，证明掌故。补诸生。

雍正七年，督学王兰生选以充贡，入京师，旋举顺天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其文，曰：“此深宁、东发后一人也！”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先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不再与试。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不相能，并恶祖望，祖望又不往见，二年，散馆，寘之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遂不复出。方词科诸人未集，绂以问祖望，祖望为记四十馀人，各列所长。性伉直，既归，贫且病，饔飧不给，人有所餽，弗受。主蕺山、端谿书院讲席，为士林仰重。二十年，卒於家，年五十有一。

祖望为学，渊博无涯涘，於书无不贯串。在翰林，与绂共借永乐大典读之，每日各尽二十卷。时开明史馆，复为书六通移之，先论艺文，次论表，次论忠义、隐逸两列传，皆以其言为韪。生平服膺黄宗羲，宗羲表章明季忠节诸人，祖望益广修枌社掌故、桑海遗闻以益之，详尽而核实，可当续史。宗羲宋元学案甫创草藁，祖望博采诸书为之补辑，编成百卷。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皆足见其汲古之深。又答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疑义，录为经史问答十卷。

仪徵阮元尝谓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传，而祖望兼之。其经史问答，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埒。晚年定文藁，删其十七，为鮚埼亭文集五十卷。

弟子同县蒋学镛，字声始。乾隆三十六年举人。从祖望得闻黄、万学派，学镛尤得史学之传。

董秉纯，字小钝。乾隆十八年拔贡，补广西那地州州判，升秦安县知县。全祖望文内、外集，均秉纯一手编定。

沈彤，字果堂，吴江人。自少力学，以穷经为事。贯串前人之异同，折衷至当。

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报罢，与修三礼及一统志。书成，授九品官，以亲老归。

彤淹通三礼，以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沿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乃详究周制，撰周官禄田考，以辨正欧说。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积算至为精密。其说自郑注、贾疏以后，可云特出。又撰仪礼小疏一卷，取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为之疏笺，足订旧义之譌。其果堂集十二卷，多订正经学之文，若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释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据典核。又撰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气穴考略，内经本论。

彤性至孝，亲殁，三年中不茹荤，不内寝。居恆每讲求经世之务，所著保甲论，其后吴德旋见之，称为最善云。卒，年六十五。

蔡德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二年，礼部尚书杨名时荐德晋经明行修，授国子监学正，迁工部司务。德晋尝谓横渠以礼教人，最得孔门博约之旨，故其律身甚严。其论三礼，多前人所未发。著礼经本义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五十卷。

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官贵州龙里知县。撰仪礼集编四十卷，集众解而研辨之，持论谨严。又杨复仪礼图久行於世，然其说本注疏，而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一一是正，至於诸家谬误，辨之尤详焉。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为诸生数十年，博通古今，专心十三经注疏，而於三礼功尤深。以硃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黄氏、杨氏相继纂续，亦非完书。乃广摭博讨，大纲细目，一从吉、凶、军、嘉、宾五礼旧次，题曰礼经纲目，凡八十八卷。引据诸书，釐正发明，实足终硃子未竟之绪。尝一至京师，桐城方苞、荆谿吴绂质以礼经疑义，皆大折服。读书好深思，长於比勘，明推步、钟律、声韵。岁实消长，前人多论之者，梅文鼎略举授时，而亦疑之。永为之说，当以恆气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勿论，其说至为精当。其论黄锺之宫，据管子、吕氏春秋以正淮南子，其论古韵平、上、去三声，皆当为十三部，入声当为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条不紊。晚年读书有得，随笔撰记。谓周易以反对为次序，卦变当於反对取之。否反为泰，泰反为否，故“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是其例也。凡曰来、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外卦来居内卦也。曰往、曰上、曰进、曰升，自反卦之内卦往居外卦也。又谓兵、农之分，春秋时已然，不起於秦、汉。

证以管子、左传，兵常近国都，野处之农固不隶於师旅也。其於经、传稽考精审多类此。

所著有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礼记训义择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律吕阐微十卷，律吕新论二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一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河洛精蕴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恆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考订硃子世家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二。弟子甚众，而戴震、程瑶田、金榜尤得其传。云、榜自有传。

瑶田，字易畴，歙人。读书好深沉之思，学於江氏。乾隆三十五年举人，选授太仓州学正。以身率教，廉洁自持。告归之日，钱大昕、王鸣盛皆赠诗推重，至与平湖陆陇其并称。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同时举者，推钱大昭、江声、陈鱣三人，阮元独谓瑶田足以冠之。平生著述，长於旁搜曲证，不屑依傍传注，所著曰丧服足徵记，宗法小记，沟洫疆里小记，禹贡三江考，九穀考，磬折古义，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考工创物小记，释草释蟲小记。年老目盲，犹口授孙辈成琴音记。东原戴氏自谓尚逊其精密。

褚寅亮，字搢升，长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寅亮少以博雅名，心思精锐，於史书鲁鱼，一见便能订其误谬。中年覃精经术，一以注疏为归。从事礼经几三十年，墨守家法，专主郑学。郑氏周礼、礼记注，妄庸人群起嗤点之，独仪礼为孤学，能发挥者固绝无，而谬加指摘者亦尚少。惟敖继公集说，多巧窜经文，阴就己说。后儒苦经注难读，喜其平易，无疵之者。万斯大、沈彤於郑注亦多所纠駮，至张尔岐、马駉但粗为演绎，其於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其失也。寅亮著仪礼管见三卷，於敖氏洞见其症结，驱豁其雺雾。

时公羊何氏学久无循习者，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不传於世，惟武进庄存与默会其解，而寅亮能阐发之，撰公羊释例三十篇。谓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又因何劭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作周礼公羊异义二卷，世称为绝业。又长於算术，著句股广问三卷，校正三统术衍刊本误字甚多，其中月相求六扐之数句，六扐当作七扐；推闰馀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当作加七：皆寅亮说也。

著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於家。四十六年，以病告归，主常州龙城书院八年。五十五年，卒，年七十六。

卢文弨，字召弓，馀姚人。父存心，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文弨，乾隆十七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历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提督湖南学政，以条陈学政事宜，部议降三级用。三十三年，乞养归。

文弨孝谨笃厚，潜心汉学，与戴震、段玉裁友善。好校书，所校逸周书、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独断、经典释文诸善本，镂板惠学者。又苦镂板难多，则合经、史、子、集三十八种而名之曰群书拾补。所自著书有抱经堂集三十四卷，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锺山劄记四卷，龙城劄记三卷，广雅释天以下注二卷，皆使学者諟正积非，蓄疑涣释。其言曰：“唐人之为义疏也，本单行，不与经注合。单行经注，唐以后尚多善本，自宋后附疏於经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诸人所据之本也，则两相龃矣。南宋后又附经典释文於注疏间，而陆氏所据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据也，则龃更多矣。浅人必比而同之，则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尽，以滋其龃，启人考核者，故注疏、释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特识多类此。

文弨历主江、浙各书院讲席，以经术导士，江、浙士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六十年，卒，年七十九。

文弨校书，参合各本，择善而从，颇引他书改本书，而不专主一说，故严元照诋其仪礼详校，顾广圻讥其释文考证，后黄丕烈影宋刻书，各本同异另编於后，两家各有宗旨，亦互相补苴云。

顾广圻，字千里，元和人。诸生。吴中自惠氏父子后，江声继之，后进翕然多好古穷经之士。广圻读惠氏书，尽通其义。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若混而一之，则轇轕不胜矣。”论小学云：“说文一书，不过为六书发凡，原非字义尽於此。”

广圻天质过人，经、史、训诂、天算、舆地靡不贯通，至於目录之学，尤为专门，时人方之王仲宝、阮孝绪。兼工校雠，同时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延校宋本说文、礼记、仪礼、国语、国策、文选诸书，皆为之札记，考定文字，有益后学。乾、嘉间以校雠名家，文弨及广圻为最著云。又时为汉学者多讥宋儒，广圻独取先儒语录，摘其切近者，为遯翁苦口一卷，以教学者。著有思適斋文集十八卷。道光十九年，卒，年七十。

钱大昕，字晓徵，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赞善。累充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大考一等三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二年，乞假归。三十四年，补原官。入直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充河南乡试正考官。

寻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丁父艰，服阕，又丁母艰，病不复出。嘉庆九年，卒，年七十七。

大昕幼慧，善读书。时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任中书时，与吴烺、褚寅亮同习梅氏算术。及入翰林，礼部尚书何国宗世业天文，年已老，闻其善算，先往见之，曰：“今同馆诸公谈此道者鲜矣。”

大昕於中、西两法，剖析无遗。用以观史，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朔望薄蚀，凌犯进退，抉摘无遗。汉三统术为七十馀家之权舆，讹文奥义，无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据班志以阐刘歆之说，裁志文之讹，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大昕又谓：“古法岁阴与太岁不同，淮南天文训摄提以下十二名，皆谓岁阴所在。史记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者，岁阴，非太岁也。东汉后不用岁阴纪年，又不知太岁超辰之法，乃以太初元年为丁丑岁，则与史、汉之文皆悖矣。”

又谓：“尚书纬四游升降之说，即西法日躔最高、卑之说，宋杨忠辅统天术以距差乘躔差，减气汎积为定积，梅文鼎谓郭守敬加减岁馀法出於此。但统天求汎积，必先减气差十九日有奇，与郭又异，文鼎不能言。大昕推之同，凡步气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统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时法当加气应二十四日有奇，乃得从甲子起。今减去气差，是以上元冬至后甲子日起算也。既如此，当减气应三十五日有奇，今减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数不算也。求天正经朔又减闰差者，经朔当从合朔起算。今推得统天上元冬至后第一朔乃乙丑戌初二刻弱，故必减闰差而后以朔实除之，即授时之朔应也。”

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於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惟不喜二氏书，尝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释氏近於墨，予以为释氏亦终於杨氏为己而已。彼弃父母而学道，是视己重於父母也。”

大昕在馆时，常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

所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吴兴旧德录四卷，先德录四卷，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弇州四家年谱各一卷，疑年录三卷，潜揅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揅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恆言录六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族子塘、坫，能传其学。

塘，字学渊。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江宁府学教授。塘少大昕七岁，相与共学，又与大昕弟大昭及弟坫相切磋，为实事求是之学，於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著律吕古义六卷，据所得汉虑俿铜尺正荀勖以刘歆铜斛尺为周尺之非。

谓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周因夏、商，夏、商因唐、虞，古律当无异度。又史记三书释疑三卷，於律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书疏通证明之。律书“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数语，注家皆不能晓，小司马疑其数错。塘据淮南子、太玄经证之，始信其确。又著泮宫雅乐释律四卷，说文声系二十卷，淮南天文训补注三卷。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编凡四卷。

卒，年五十六。

坫，字献之。副榜贡生。游京师，硃筠引为上客。以直隶州州判官於陕，与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论者谓坫沉博不及大昕，而精当过之。嘉庆二年，教匪扰陕西，坫时署华州，率众乘城，力遏其冲。城无弓矢，仿古为合竹强弓，厚背纸为翎，二人共发之，达百五十步；又以意为发石之法，石重十斤，达三百步：前后毙贼无算，城获全。以积劳得末疾，引归。著史记补注百三十卷，详於音训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陕甘总督松筠重其品学，亲至卧榻问疾，索未刊著述，坫取付之。曰：“三十年精力，尽於此书矣！”十一年，卒，年六十六。又有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后录五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说文斠铨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圣贤冢墓志十二卷。

王鸣盛，字凤喈，嘉定人。幼从长洲沈德潜受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乾隆十九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大考翰詹第一，擢侍读学士。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寻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坐滥支驿马，左迁光禄寺卿。丁内艰，遂不复出。

鸣盛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吚唔如寒士。尝言：“汉人说经必守家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经学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诗、三礼及公羊传犹是汉人家法，他经注则出魏、晋人。未为醇备。”著尚书后案三十卷，专述郑康成之学，若郑注亡逸，采马、王注补之。孔传虽出东晋，其训诂犹有传授，间一取焉。又谓东晋所献之太誓伪，而唐人所斥之太誓非伪，故附书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谓不减惠氏周易述也。又著周礼军赋说四卷，发明郑氏之旨。又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於一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稗史丛说以证其舛误，於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别撰蛾术编一百卷，其为目十：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仿王应麟、顾炎武之意，而援引尤博。诗以才辅学，以韵达情。古文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义，有诗文集四十卷。嘉庆二年，卒，年七十六。

弟子同县金曰追，字对扬。诸生。深於九经正义，每有疑譌，随条辄录，先成仪礼注疏正伪十七卷。阮元奉诏校勘仪礼石经，多采其说。

时同县通经学者，有吴凌云，字得青。嘉庆五年岁贡。读书深造，经师遗说，靡不通贯。尝假馆钱大昕孱守斋，尽读所藏书，学益邃。所著十三经考异，援据精核，多前人所未发。又经说三卷，小学说、广韵说各一卷，海盐陈其幹为合刊之，题曰吴氏遗著。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郡人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年二十八补诸生，家屡空，而学日进。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硃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馀姚卢文弨，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尚书秦蕙田纂五礼通考，震任其事焉。

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徵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总裁荐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学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

又於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七种，皆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震正譌补脱以进，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谓：“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於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於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

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大约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

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汉以后转注之学失传，好古如顾炎武，亦不深省。震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书之体，假借、转注二者为书之用。一字具数用者为假借，数字共一用者为转注。

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工卩、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注也。”又自汉以来，古音浸微，学者於六书之故，靡所从入。顾氏古音表，入声与广韵相反。震谓：“有入无入之韵，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真至仙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至江四韵及阳至登八韵，与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浸至凡九韵之入声，则从广韵，无与之配。鱼、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无入声，今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相配。而古音递转及六书谐声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发。

其测算书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恆星右旋之枢，诧为六经所未有。震谓：“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璿玑也。虞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璿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

震所著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有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馀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自有传。

金榜，字辅之，歙县人。乾隆二十九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

三十七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散馆后，养疴读书不复出，卒於家。师事江永，友戴震，著礼笺十卷，刺取其大者数十事为三卷，寄硃珪，珪序之，以为词精义核。榜治礼最尊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尝援郑志答赵商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曰：“斯言也，敢以为治经之大法。故郑义所未衷者必纠正之，於郑氏家法不敢诬也。”

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生而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以教习得贵州玉屏县知县，旋调四川，署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时大兵征金川，輓输络绎，玉裁处分毕，辄篝镫著述不辍。著六书音均表五卷。古韵自顾炎武析为十部，后江永复析为十三部，玉裁谓支、佳一部也，脂、微、齐皆、灰一部也，之、咍一部也，汉人犹未尝淆借通用。晋、宋而后，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於是古之截然为三者，罕有知之。又谓真、臻、先、与谆、文、殷、魂、痕为二，尤、幽与侯为二，得十七部。其书始名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嘉定钱大昕见之，以为凿破混沌，后易其体例，增以新加，十七部盖如旧也。

震伟其所学之精，云自唐以来讲韵学者所未发。寻任巫山县，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归，键户不问世事者三十馀年。

玉裁於周、秦、两汉书，无所不读，诸家小学，皆别择其是非。於是积数十年精力，专说说文，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谓：“尔雅以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又谓：“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又谓：“自仓颉造字时至唐、虞、三代、秦、汉以及许叔重造说文，曰‘某声’、曰‘读若某’者，皆条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几部，后附六书音均表，俾形、声相为表里。始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隐括之成此注。”玉裁又以：“说文者，说字之书，故有‘读如’、无‘读为’，说经、传之书，必兼是二者。汉人作注，於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变化之词；‘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词：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述汉读考，先成周礼六卷，又撰礼经汉读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仪徵阮元谓玉裁书有功於天下后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说文二也，言说文二也，汉读考三也。其他说经之书，以汉志毛诗经、毛诗古训传本各自为书，因釐次传文，还其旧著，重订毛诗古训传三十卷。以诸经惟尚书离厄最甚，古文几亡，贾逵分别古今，刘陶是正文字，其书皆不存。乃广蒐补阙，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駮文，著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又录左氏经文，取郑注礼、周礼，存古文、今文故书之例，附见公羊、穀梁经文之异，著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而以左氏传五十凡附后。外有毛诗小学三十卷，汲古阁说文订六卷，经韵楼集十二卷。嘉庆二十年，卒，年八十一。

初，玉裁与念孙俱师震，故戴氏有段、王两家之学，玉裁少震四岁，谦，专执弟子礼，虽耄，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卒后，王念孙谓其弟子长洲陈奂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玉裁弟子，长洲徐颋、嘉兴沈涛及女夫仁和龚丽正俱知名，而奂尤得其传，奂自有传。

钮树玉，字匪石，吴县人。笃志好古，不为科举之业，精研文字声音训诂。谓说文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后人以新附淆之，诬许君矣。因博稽载籍，著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又著说文解字校录三十卷。树玉后见玉裁书，著段氏说文注订八卷，所駮正之处，皆有依据。

徐承庆，字梦祥，元和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著段注匡谬十五卷，其攻瑕索瘢，尤胜钮氏之书，皆力求其是，非故为吹求者。

孙志祖，字诒穀，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刑部主事，洊升郎中，擢江南道监察御史，乞养归。志祖清修自好，读经史必释其疑而后已，著读书脞录七卷，考论经、子、杂家，折衷精详，不为武断之论。又家语疏证六卷，谓王肃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又伪撰家语，饰其说以欺世。因博集群书，凡肃所剿窃者，皆疏通证明之。又谓孔丛子亦王肃伪讬，其小尔雅亦肃借古书以自文，并作疏证以辨其妄。幼熟精文选，后乃仿韩文考异之例，参稽众说，正俗本之误，为文选考异四卷。又辑前人及朋辈论说，为文选注补正四卷。又有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辑风俗通逸文一卷，补正姚之骃辑谢承后汉书五卷。嘉庆六年，卒，年六十五。

翟灝，字大川，亦仁和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金华、衢州府学教授。氵颢见闻淹博，又能搜奇引痺，尝与钱塘梁玉绳论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欲搜考以证其譌，因握笔互疏所出，顷刻数十事。时方被酒，旋罢去，未竟藁，其精力殊绝人也。著有尔雅补郭二卷，以尔雅郭注未详、未闻者百四十二科，邢疏补言其十，馀仍阙如，乃参稽众家，一一备说。又云：“古尔雅当有释礼篇，与释乐篇相随。祭名与讲武、旌旂三章，乃释礼之残缺失次者。”又著四书考异七十二卷，皆贯串精审，为世所推。他著又有家语发覆、通俗篇、湖山便览、无不宜斋诗文藁。五十三年，卒。

梁玉绳，字曜北，钱塘人。增贡生。家世贵显，玉绳不志富贵，自号清白士。

尝语弟履绳曰：“后汉襄阳樊氏，显重当时。子孙虽无名德盛位，世世作书生门户，原与弟共勉之！”故玉绳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其瞥记七卷，多释经之文，有裨古义。玉绳尤精乙部书，著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据经、传以纠乖违，参班、荀以究同异，钱大昕称其书为龙门功臣。著人表考九卷，谓班氏借用禹贡田赋九等之目，造端自马迁。史记李将军传云：“李蔡为人在下中。”其说颇是。

履绳，字处素。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与兄玉绳相砻错，有元方、季方之目。其於众经中尤精左氏传，谓隋志载贾逵解诂、服虔解义各数十卷，今俱亡佚。杜氏参用贾、服，仲达作疏，间有称引，未睹其全。亦如马融诸儒之说，仅存单文只义。

唐以后注左氏者，惟张洽、赵汸最为明晰，大抵详书法而略纪载。履绳综览诸家，旁采众籍，以广杜之所未备，作左通补释三十二卷。又有未成者五门：曰广传、考异、驳证、古音、臆说。钱大昕见其书，叹为绝恉。通说文，下笔鲜俗字。年四十六，卒。

汪家禧，字汉郊，仁和人。诸生。颖敏特异，通汉易，作易消息解。所著书数十卷，毁於火。其友秀水庄仲方、门人仁和许乃穀辑其遗文，为东里生烬馀集三卷。

文多说经，粹然有家法。

刘台拱，字端临，宝应人。性至孝，六岁，母硃氏殁，哀如成人。事继母锺氏，与亲母同。九岁作颜子颂，斐然成章，观者称为神童。中乾隆三十五年举人，屡试礼部不第。是时朝廷开四库馆，海内方闻缀学之士云集。台拱在都，与学士硃筠、编修程晋芳、庶吉士戴震、学士邵晋涵及其同郡御史任大椿、给事中王念孙等交游，稽经考古，旦夕讨论。自天文、律吕至於声音、文字，靡不该贯。其於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之所在，比之阎若璩，盖相伯仲也。段玉裁每谓“潜心三礼，吾所不如”。

选丹徒县训导。取仪礼十七篇除丧服外各绘为图，与诸生习礼容，为发明先王制作之精意。迎两亲学署，雍雍色养，年虽五十，有孺子之慕。尝客他所，忽心痛骤归，母病危甚，乃悉心奉汤药，衣不解带者数旬，母病遂愈。逮丁内外艰，水浆不入口。既敛，枕苫、啜粥，哭泣之哀，震动邻里。居丧蔬食五年，出就外寝，以哀毁过情卒，年五十有五。

与同郡汪中为文章道义交，中殁，抚其孤喜孙，赖以成立。武进臧庸常以说经之文请益，台拱善之。恤其穷，周其困，饮食教诲，十七年如一日，庸心感焉。台拱慕黄叔度之为人，王昶称其有曾、闵之孝。著有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方言补校、淮南子补校、汉学拾遗、文集，都为端临遗书凡八卷。

同邑硃彬，字武曹。乾隆六十年举人。彬幼有至行，年十一丧母，哀戚如成人。

长丁父忧，敛葬尽礼，三年蔬食居外。自少至老，好学不厌。承其乡王懋竑经法，与外兄刘台拱互相切磋。每有所得，辄以书札往来辨难，必求其是而后已。於训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尤深。著有经传考证八卷，礼记训纂四十九卷，虎观诸儒所论议，郑志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降诸儒之训释，书钞、通典、御览之涉是书者，一以注疏为主，撷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其附以己意者，皆援据精碻，发前人所未发。他著有游道堂诗文集四卷。道光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二。子士彦，吏部尚书，自有传。

孔广森，字众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传铎之孙，户部主事继汾之子。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性淡泊，躭著述，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及居大母与父丧，竟以哀卒，时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

广森聪颖特达，尝受经於戴震、姚鼐之门，经史、小学，沉览妙解。所学在公羊春秋，尝以左氏旧学湮於征南，穀梁本义汨於武子。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疚病。其馀啖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无当於经，唯赵汸最为近正。

何氏体大思精，然不无承讹率臆。於是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凡诸经籍义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录之。

其不同於解诂者，大端有数事：谓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年於其境内。而何劭公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讬王於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其不同一也。谓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也；“所闻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见之世”，昭、定、哀也。颜安乐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同宜一世，故断自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从之。其不同二也。谓桓十七年经无夏，二家经皆有夏，独公羊脱耳。

何氏谓：“夏者阳也，月者阴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系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三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据间有失者，多所裨损，以成一家之言。又谓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

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其为说能融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於圣人大旨，见自序中。仪徵阮元谓读其书始知圣志之所在。

又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骈体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江都汪中读之，叹为绝手。然广森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曰“仪郑”，自庶几於康成。桐城姚鼐谓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康成犹不足以限之。惜奔走家难，劳思夭年，不充其志，艺林有遗憾焉。

邵晋涵，字二云，馀姚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班铨选。会开四库馆，特诏徵晋涵及历城周永年、休宁戴震、仁和余集等入馆编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

四十五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五十六年，大考迁左中允。擢侍讲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

晋涵左目眚，清羸。善读书，四部、七录，靡不研究。尝谓尔雅者，六艺之津梁，而邢疏浅陋不称；乃别为正义二十卷，以郭璞为宗，而兼采舍人、樊、刘、李、孙诸家，郭有未详者，摭他书附之。自是承学之士，多舍邢而从邵。

尤长於史，以生在浙东，习闻刘宗周、黄宗羲诸绪论，说明季事，往往出於正史之外。在史馆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五代史，乃荟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辨证条系，悉符原书一百五十卷之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学宫，诏从之。由是薛史与欧阳史并传矣。尝谓宋史自南渡后多谬，庆元之间，褒贬失实，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辑南都事略，使条贯粗具，词简事增，又欲为赵宋一代之志，俱未卒业。其后镇洋毕沅为续宋、元通鉴，嘱晋涵删补考定，故其绪馀稍见於审正续通鉴中。

晋涵性狷介，不为要人屈。尝与会稽章学诚论修宋史宗旨，晋涵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於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簟豆万钟之择。

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学诚闻而耸然。他著有孟子述义、穀梁正义、韩诗内传考，并足正赵岐、范甯及王应麟之失，而补其所遗。又有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輶轩日记、南江诗文藁。嘉庆元年，卒，年五十有四。

周永年，字书昌，历城人。博学贯通，为时推许。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与晋涵同徵修四库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四年，充贵州乡试副考官。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见宋、元遗书湮没者多见采於永乐大典中，於是抉摘编摩，自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馀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於录。又以为释、道有藏，儒者独无。乃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惜永年殁后，渐就散佚，则未定经久之法也。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父安国，官吏部尚书，谥文肃，自有传。八岁读十三经毕，旁涉史鉴。高宗南巡，以大臣子迎銮，献文册，赐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主事。升郎中，擢陕西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

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川、楚教匪猖獗，念孙陈剿贼六事，首劾大学士和珅，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是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罢，特旨留督办河工。工竣，赏主事衔。河南衡家楼河决，命往查勘，又命驰赴台庄治河务。寻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调永定河道。会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以引黄利运异议，召入都决其是非。念孙奏引黄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暂行无害，诏许之。已而永定河水复异涨，如六年之隘，念孙自引罪，得旨休致。道光五年，重宴鹿鸣，卒，年八十有九。

念孙故精熟水利书，官工部，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譌，议乃定，纪略中辨譌一门，念孙所撰也。既罢官，日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志，分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都八十二卷。於古义之晦，於钞之误写，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於校雠如此。

初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其於经，熟於汉学之门户，手编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分古音为二十一部。於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亦见及此，其分至、祭、盍、辑为四部，则段书所未及也。念孙以段书先出，遂辍作。

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於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

尝语子引之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

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因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结夋不通矣。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说经者，期得经意而已，不必墨守一家。”引之因推广庭训，成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辞十卷，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论者谓有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引之，字伯申。嘉庆四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大考一等，擢侍讲。历官至工部尚书。福建署龙溪令硃履中诬布政使李赓芸受赇，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劾之。

对簿无佐证，而持之愈急。赓芸不堪，遂自经。命引之谳之，平反其狱，罢督抚官。

为礼部侍郎时，有议为生祖母承重丁忧三年者，引之力持不可。会奉使去，持议者遽奏行之。引之还，疏陈庶祖母非祖敌体，不得以承重论。缘情，即终身持服不足以报罔极；制礼，则承重之义，不能加於支庶。请复治丧一年旧例，遂更正。道光十四年，卒，谥文简。

同州李惇，字成裕。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惇与同县王念孙、贾田祖同力於学。

始为诸生，为学使谢墉所赏。将选拔贡，会田祖卒於旅舍，惇经营殡事，不与试，墉叹为古人。江籓好诋诃前人，惇谓之曰：“王子雍若不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岂非醇儒？”其面规人过如此。著有群经识小八卷，考诸经古义二百二十馀事，多前人所未发。四十九年，卒，年五十一。

田祖，字稻孙。诸生。通左氏春秋，有春秋左氏通解。

宋绵初，字守端，亦高邮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官五河、清河训导。邃深经术，长於说诗，著韩诗内传徵四卷。又有释服二卷。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七岁而孤，家贫不能就外傅。母邹，授以四子书。

稍长，助书贾鬻书於市，因遍读经、史、百家，过目成诵，遂为通人。年二十，补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提学使者谢墉，每试别置一榜，署名诸生前。尝曰：“余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学，当北面事之。”其敬中如此。以母老竟不朝考。五十一年，侍郎硃珪主江南试，谓人曰：“吾此行必得汪中为选首。”不知其不与试也。

中颛意经术，与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为友，共讨论之。其治尚书，有尚书考异。治礼，有仪礼校本，大戴礼记校本。治春秋，有春秋述义。治小学，有尔雅校本，及小学说文求端。中尝谓国朝古学之兴，顾炎武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若璩也。专治汉易者，惠栋也。凡此皆千馀年不传之绝学，及戴震出而集其大成。拟作六儒颂，未成。

又尝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者。凡虞、夏第一，周礼之制第二，周衰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者第五。又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目录凡六。而自题其端曰：“观周礼太史云云，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其后则事废而书存。至宋儒以后，则并其书之事而去之矣。”又曰：“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传闻。行一事有一书，传之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世之衰废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悯其浸久而遂亡也，而书之简毕，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苟非其官，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则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

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所掌，荡然无存。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斯不幸中之幸也。”又曰：“孔子所言，则学士所能为者，留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圣人无位，不复以教子弟。”又曰：“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其书藁草略具，亦未成。后乃即其考三代典礼及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益以论撰之文，为述学内、外篇，凡六卷。

其有功经义者，则有若释三九，妇人无主答问，女子许嫁而壻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义。其表章经传及先儒者，则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释疑，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序。其他考证之文，亦有依据。

中又熟於诸史地理，山川厄要，讲画了然，著有广陵通典十卷，秦蚕食六国表，金陵地图考。生平於诗文书翰无所不工，所作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皆见称於时。他著有经义知新记一卷，大戴礼正误一卷，遗诗一卷。五十九年，卒，年五十一。

中事母以孝闻，左右服劳，不辞烦辱。居丧，哀戚过人，其於知友故旧，没后衰落，相存问过於从前。道光十一年，旌孝子。中子喜孙，自有传。同郡人为汉学者，又有江德量、徐复、汪光爔。

德量，字量殊，江都人。父恂，好金石文字。伯父昱，通声音训诂之学。德量少承家学，及长，与汪中友，励志肄经，学益进。乾隆四十四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江西道御史。居朝多识旧闻，博通掌故。公馀键户，以文籍自娱。著有古泉志三十卷。五十八年，卒，年四十二。

复，字心仲，亦江都人。通九章算术。

光爔，字晋蕃，仪徵人。廪生。博通经史，尝辨惠氏易爻辰图之谬，又作荑稗释，时人服其精核。

武亿，字虚谷，偃师人。父绍周，进士，官吏部郎中。亿居父母丧，哀痛毁瘠，以读书自励。时伊、洛溢，屋圮，架洿以居，斧朽木燎寒，诵读不辍。已，复从大兴硃筠游，益为博通之学。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六年，授山东博山县知县。县山多土瘠，民不务农。地产石炭、石矾，烧作玻璃器皿，商贾辐辏。亿问土俗利病，免玻璃入贡，革煤炭供馈，里马草豆不以累民。创范泉书院，进其秀者与之讲敦伦理，务实学。而决辞无留狱，祷雨即沛。有以贿干者，未敢进，亿廉知之，值迅雷，曰：“汝不闻雷声乎？吾矢祷久矣。”贿者惶悚而止，舆情大洽。

五十七年，大学士和珅领步军统领事，闻妄人言山东逆匪王伦未定死，密遣番役四出踪迹之。於是番役头目杜成德等十一人横行州县，入博山境，手铁尺饮博，莫敢谁何，亿悉执之，成德尤倔强，按法痛杖之。喧传其事者曰：“亿卤莽刑无罪，将累上官。”巡抚吉庆遂以滥责平民劾罢之，而不直书其事。亿莅任仅七月，及去，民携老弱千馀人走大府乞留“我好官”，不可得，则日为运致薪米，门如市焉。吉庆亦感动，因入觐，偕亿行，为筹捐复。大学士、公阿桂谓吉庆曰：“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责县令按法之非，且隐其实而劾强项吏，何也？”吉庆深自悔，而格於部议，遂归。嘉庆四年十月，仁宗谕朝臣密举京、外各员内操守端洁、才猷幹济、於平日居官事迹可据者，得赴部候旨召用，亿在所举中。十一月，县令捧檄至门，而亿先以十月卒矣，年五十有五。

亿学问醰粹，於七经注疏、三史、涑水通鉴，皆能闇诵。既罢官，贫不能归，所至以经史训诂教授生徒。勇於著录，有群经义证七卷，经读考异九卷，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安阳金石录十三卷。又有三礼义证、授堂劄记、诗文集等书，皆旁引远徵，遇微罅，辄剖抉精蕴，比辞达意，以成一例。

大兴硃珪称亿不愧好古遗直云。

庄述祖，字葆琛，武进人。世父存与，官礼部侍郎，自有传。述祖，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明暢吏治，刑狱得中，豪猾敛迹。尝勘硷地，众以为斥卤也，述祖指路旁草问何名，曰马帚。述祖笑曰：“此於经名荓，夏正‘荓秀’记时，凡沙土草荓者宜禾，何谓硷？”众皆服。甲寅，以卓异引见，还，檄授桃源同知。不一月，乞养归。著书色养者十六年，未尝一日离左右。二十一年，卒。

述祖传存与之学，研求精密，於世儒所忽不经意者，覃思独辟，洞见本末。著述皆义理宏达，为前贤未有。以为连山亡而尚存夏小正，归藏亡而尚有仓颉古文，略可稽求义类。故著夏小正经传考释，以斗柄南门织女记天行之不变，以参中大中记日度之差，以二月丁卯知夏时，以正月甲寅启蛰为历元，岁祭为郊，万用入学为禘。著古文甲乙篇，谓许叔重始一终亥，偏旁条例所由出，日辰幹支，黄帝世大挠所作，沮诵、苍颉名之以易结绳，伏羲画八卦作十言之教之后，以此三十二类为正名百物之本。故归藏为黄帝易，就许氏偏旁条例，以幹支别为序次，凡许书所存及见於金石文字者，分别部居，书未竟，而条理粗具。其馀五经，悉有撰著。旁及逸周书、尚书大传、史记、白虎通，於其舛句讹字，佚文脱简，易次换弟，草薙腋补，咸有证据，无不疏通，旷然思虑之表，若面稽古人而整比之也。所著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尚书今古文考证七卷，毛诗考证四卷，毛诗周颂口义三卷，五经小学述二卷，历代载籍足徵录一卷，弟子职集解一卷，汉铙歌句解一卷，石鼓然疑一卷，文钞七卷，诗钞二卷。

存与孙绶甲，字卿珊。尽通家学，尤为述祖所爱重。著尚书考异三卷，释书名一卷。

同族庄有可，字大久。勤学力行，老而弥笃。取诸注、传，精研义理，句栉字比，合诸儒之书以正其是非，而自为之说。於易、书、诗、礼、春秋皆有撰述，凡四十二种，四百三十馀卷。

戚学标，字鹤泉，太平人。幼从天台齐召南游，称高第。高宗巡江、浙，学标献南巡颂。乾隆四十五年，成进士，官河南涉县知县。县苦阔布徵，学标请於大府得减额。权林县，有兄弟争产者，集李白句为斗粟谣以讽，皆感悔。性强项，多与上官龃，卒以是罢。后改宁波教授，未几归，从事撰述。

精考证，著汉学谐声二十三卷、总论一卷。用说文以明古音，谓六书之学，三曰形声，声不离形，形者声之本也。而声又随乎气，气有阴有阳，故一字之音，或从阴，或从阳，或阳而阴，或阴而阳，或阴阳各造其偏。昔人知其然，故但以某声者明字音所出，以耑其本。以读若某设为譬况之词，使人依类而求。即离绝远去，而因此声之本以究此声之变，无患其不合。说文从某某声，从某某亦声，从某某省声，从某读若某，从某读与某某同，并二端兼举。声音之学，莫备於此。后人惑於徐氏所附孙愐音切，不究本读，而一二宿儒言古音如吴棫、陈第、顾炎武、江永之流，亦第就韵书辨析。不知说文形声相系，韵书就声言声；说文声气相求，韵书祗论同声之应。其部居错杂分合，类出肊见。学者苟趣其便，衷於一读。且狃於平上去入之界之不可移易，谐声之法废，而说文之学晦矣。其书论声一本许氏，由本声以推变声，既列本注，旁搜古读以为之证。末附说文补考二卷，多辨正二徐谬误。

又有毛诗证读若干卷，诗声辨定阴阳谱四卷，四书偶谈四卷，内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鹤泉文钞二卷。

江有诰，字晋三，歙县人。通音韵之学，得顾炎武、江永两家书，嗜之忘寝食。

谓江书能补顾所未及，而分部仍多罅漏，乃析江氏十三部为二十一，与戴震、孔广森多暗合。书成，寄示段玉裁，玉裁深重之，曰：“余与顾氏、孔氏皆一於考古，江氏、戴氏则兼以审音。晋三於前人之说择善而从，无所偏徇，又精於呼等字母，不惟古音大明，亦使今韵分为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韵学於是大备矣。”著有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汉魏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二十一部韵谱、唐韵再正、唐韵更定部分，总名江氏音学十书，王念孙父子胥服其精。晚岁著说文六书录、说文分韵谱。道光末，室灾，焚其稿。有诰老而目盲，郁郁遂卒。

陈熙晋，原名津，字析木，义乌人。优贡生。以教习官贵州开泰、龙里、普定知县，仁怀同知，擢湖北宜昌府知府。权开泰时，教匪蒋昌华扰黎平，将兴大狱，熙晋缚其渠而贷诸胁从，全活无算。龙里民以钉奚杀人，已诬服，而凶验不合，心疑焉。一日，方虑囚，见丛人中有曳钉奚窃睨者，命执而鞫之，痕宛合，遂款服。普定俗纠聚相雄长，号其魁曰“牛丛”。其获盗，不谒之官，辄积薪焚杀之。

先是有挟仇焚三尸者，吏不敢捕。熙晋期必得，重绳以法，风顿革。其守宜昌也，楚大水，流民聚宜昌，毕力抚绥，缮城垣，以工代赈。会秩满将行，为留六阅月，蕆其事。送者数千人，皆泣下。乞养归，未几卒。

熙晋邃於学，积书数万卷，订疑纠谬，务穷竟原委，取裁精审。尝谓杜预解左氏有三蔽，刘光伯规之，而书久佚。惟正义引一百七十三事，孔颖达皆以为非，乃刺取经史百家及近儒著述，以明刘义。其杜非而刘是者申之，杜是而刘非者释之，杜、刘两说义俱未安，则证诸群言，断以己意，成春秋规过考信九卷。又谓隋经籍志载光伯左氏述义四十卷，不及规过，据孔颖达序称习杜义而攻杜氏，疑规过即在述义中。旧唐书经籍志载述义三十七卷，较隋志少三卷，而多规过三卷，此其证也。

正义於规杜一百七十三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盖皆述义之文。其异杜者三十事，驳正甚少。殆唐初奉敕删定，著为令典，党同伐异，势会使然。乃参稽得失，援据群言，成春秋述义拾遗八卷。

他著有古文孝经述义疏证五卷，帝王世纪二卷，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记四卷，宋大夫集笺注三卷，骆临海集笺注十卷，日损斋笔记考证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

李诚，字静轩，黄岩人。嘉庆十八年拔贡生，官云南姚州州判，终顺宁知县。

撰十三经集解二百六十卷，首胪汉、魏诸家之说，次采近人精确之语，而唐、宋诸儒之徵实者亦不废焉。尝谓记水之书，自郦道元下，代不乏人，而言山者无成编，乃作万山纲目六十卷。又水道提纲补订二十八卷，宦游日记一卷，微言管窥三十六卷，医家指迷一卷。

丁杰，原名锦鸿，字升衢，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宁波府学教授。杰纯孝诚笃，尝奔走滇南迎父柩归葬。少家贫，就书肆中读。肆力经史，旁及说文、音韵、算数。初至都，適四库馆开，任事者延之佐校，遂与硃筠、戴震、卢文弨、金榜、程瑶田等相讲习。

杰为学长於校雠，与卢文弨最相似。得一书必审定句读，博稽他本同异。於大戴礼用功尤深，著有大戴礼记绎。又易郑注久佚，宋王应麟裒辑成书，惠栋复有增入。杰审视两本，以为多羼入郑氏易乾凿度注，又汉书注所云郑氏，乃即注汉书之人，非康成。乃刊其譌，定其是，复摘补其未备，著周易郑注后定凡十二卷。胡渭禹贡锥指号为绝学，杰摘其误甚多。尝谓纬书“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

河患之棘，由九河堙废，而害始於齐。管仲能臣，必不自贻伊戚。班固叙沟洫志云：“商竭周移，秦决南涯，自兹距汉，北亡八支。”则九河之塞，当在秦、楚之际矣。

惠栋尚书大传辑本，杰以为疏舛，如“鲜度作荆，以诘四方”，误读困学纪闻，此谬之甚者。五行传文不类，读后汉书注，始知误连皇览也。杰尝与翁方纲补正硃彝尊经义考序年月，博采见闻，以相证合。又与许言彦阐绎墨子上、下经，大有端绪。

方言善本，始於戴震，杰采获裨益最多，卢文弨以为不在戴下。汉隶字原考正，钱塘谓得隶之义例。

杰又言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并，不可颠倒：见、端、知、邦、非、精、照为孤清，不可增浊声也；疑、泥、襄、明、微、来、日为孤浊，不可增清声也；非即邦之轻脣，不可并於专攵；微即明之轻脣，不可并於奉；影为晓之深喉，喻为匣之深喉，晓、匣、影、喻不可颠倒为影、晓、喻、匣也。所著书有小酉山房文集，嘉庆十二年，卒，年七十。

子授经，嘉庆三年优贡；传经，六年优贡。皆能世其家学，有“双丁”之目。

授经佐其友严可均造甲乙丙丁长编，以校定说文。

周春，字松霭，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广西岑溪县知县。革陋规，几微不以扰民，有古循吏风。以忧去官，岑溪人构祠祀焉。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二十年，卒，年八十七。春博学好古，两亲服阕，年未五十，不谒选。著十三经音略十三卷，专考经音，以陆氏释文为权舆，参以玉篇、广均、五经文字诸书音，字必审音，音必归母，谨严细密，丝毫不假。他著又有中文孝经一卷，尔雅补注四卷，小学馀论二卷，代北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辽诗话一卷，选材录一卷，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少与同里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文学相齐。袁枚品其诗，曰“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星衍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五十四年，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如畏”，大学士和珅疑为别字，置三等改部。故事，一甲进士改部，或奏请留馆，又编修改官可得员外，前此吴文焕有成案。珅示意欲使往见，星衍不肯屈节，曰：“主事终擢员外，何汲汲求人为？”自是编修改主事遂为成例。

官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狱，辄令依古义平议，所平反全活甚众。退直之暇，辄理旧业。洊升郎中。六十年，授山东兗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南水漫滩溃，决单县地，星衍与按察使康基田鸠工集夫，五日夜，从上游筑堤遏御之，不果决。基田谓此役省国家数百万帑金也。寻权按察使，凡七阅月，平反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馀狱。濰县有武人犯法，贿和珅门，嘱讬大吏。星衍访捕鞫之，械和门来者於衢。及回本任，值曹工漫溢，星衍以无工处所得疏防咎，特旨予留任。曹工分治引河三道，星衍治中段。毕工，较济东道、登莱道上下段省三十馀万。先是河工分赔之员或得羡馀，谓之扣费，星衍不取，悉以给引河工费。时曹工尚未合，河督、巡抚亟奏合龙，移星衍任，寻又奏称合而复开。

开则分赔两次坝工银九万两，当半属后任，而司事者并以归星衍。星衍亦任之，曰：“吾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四年，丁母忧归，浙抚阮元聘主诂经精舍。星衍课诸生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部、地理、算学、词章，不十年，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服阕入都，仍发山东，十年，补督粮道。十二年，权布政使。值侍郎广兴在省，按章供张烦扰，星衍不肯妄支。后广以贿败，豫、东两省多以支库获罪，星衍不与焉。十六年，引疾归。

星衍博极群书，勤於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金石文字，靡不考其原委。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乱，官刑部时，即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逸文二卷。归田后，又为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序例云：“尚书古注散佚，今刺取书传升为注者五家三科之说：一，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一，书大传伏生所传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是今文说；一，马氏融、郑氏康成虽有异同，多本卫氏宏、贾氏逵，是孔壁古文说：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诸子所引古书说及纬书、白虎通等，汉、魏诸儒今文说、许氏说文所载孔壁古文，注中存其异文、异字，其说则附疏中。”其意在网罗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诸人书说。惟不取赵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凡积二十二年而后成。

其他撰辑，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

星衍晚年所著书，多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贻德为卒其业。

亨，原名以田，字恬谿。初从休宁戴震游，精汉人古训之学，尤长於书。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多采亨说，每称以为经学无双。中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六年，以大挑知县分发江西，署安义县。有兄杀胞弟案，亨执“不念鞠子哀，泯乱伦彝，刑兹无赦”义，不准援赦。大府怒，将劾之，会歙程恩泽重亨，事乃解。后补崇义，以积劳卒官，年且八十矣。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

贻德，字次白。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馆星衍所，相得甚欢。著春秋左氏解贾服注辑述二十卷。其书援引甚博，字比句栉，於义有未安者，亦加驳难。虽使冲远复生，终未敢专树征南之帜而尽弃旧义也。又有诗考异、诗经名物考、周礼賸义、十七史考异、揽青阁诗钞、梦春庐词。

王聘珍，字贞吾，南城人。自幼以力学闻。乾隆五十四年，学使翁方纲拔贡成均，为谢启昆、阮元参订古籍。尝客浙西，与歙凌廷堪论学，廷堪深许之。为人厚重诚笃，廉介自守。

治经确守后郑之学，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其言曰：“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说，非小戴删大戴、马融足小戴也。礼察、保傅，语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贾谊有取於古记，非古记采及新书也。三朝记、曾子，乃刘氏分属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

又曰：“近代校雠，不知家法，王肃本点窜此经，私定孔子家语，反据肃本改易经文。又或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凡兹数端，率以今义绳古义，以今音证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奥之经，变而文从字顺，经义由兹而亡。”故其发凡大旨，礼典器数，墨守郑义，解诂文字，一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训诂。有不知而阙，无杜撰之言。如“五义”义字，据周礼注读若仪，“五凿”五字释若忤，青史子引汉书“君子养之”，读若“中心养养”之养。皆能根据经史，发蒙解惑。江都焦循称其不为增删，一仍其旧，列为三十二读书赞之一。他著经义考补，九经学。

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六岁而孤，冠后始读书，慕其乡江永、戴震之学。

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宁国府学教授。奉母之官，毕力著述者十馀年。嘉庆十四年，卒，年五十三。

廷堪之学，无所不窥，於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靡不条贯。尤专礼学，谓：“古圣使人复性者学也，所学者即礼也。颜渊问仁，孔子告之者惟礼焉尔，颜子叹道之高坚前后。迨‘博文约礼’，然后‘如有所立’，即‘立於礼’之立也。礼有节文度数，非空言理者可讬。”著礼经释例十三卷，谓：“礼仪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如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而其为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聘礼、觐礼不同，而其为郊劳执玉、行享庭实之例则同；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而其为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乃区为八例，以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曰通例，曰饮食例，曰宾客例，曰射例，曰变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杂例。礼经第十一篇，自汉以来说者虽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经意，乃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变例之后。

大兴硃珪读其书，赠诗推重之。

廷堪礼经而外，复潜心於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关，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因以隋沛公郑译五旦、七调之说为燕乐之本，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叔夏词源、辽史乐志诸书，著燕乐考原六卷。江都江籓叹以为“思通鬼神”。

他著有元遗山年谱二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仪徵阮元常命子常生从廷堪授士礼，又称其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牲、诗楚茨考诸说经之文，多发古人所未发。其尤卓然者，则复礼三篇云。

同邑洪榜，字汝登。乾隆二十三年举人。四十一年，应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卒，年三十有五。粹於经学，著明象未成，终於益卦。因郑康成易赞作述赞二卷。又明声均，撰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语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书增补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见、溪等字注於广韵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齿、脣五音，盖其书宗江、戴二家之说而加详焉。为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诚。生平服膺戴震。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功不在禹下。

撰震行状，载与彭绍升书，硃筠见之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榜乃上书辨论。江籓在吴下见其书，叹曰：“洪君可谓卫道之儒矣。”

汪龙，字辰叔，亦廷堪同邑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嗜古博学，尤精於诗，尝读诗生民、玄鸟二篇，疑郑笺迹乳卵生之说，不若毛诗谓姜嫄、简狄从帝喾祀郊禖之正。遂稽传、笺同异，用力於是经者数十年，成毛诗异义四卷，毛诗申成十卷。

卒，年八十二。

桂馥，字冬卉，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云南永平县知县，卒於官。

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

馥与段玉裁生同时，同治说文，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亦异事也。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於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於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於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专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於心，则段胜矣；语其便於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展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经籍篡诂之类，非以己意为独断者。

及馥就宦滇南，追念旧闻，随笔疏记十卷，以其细碎，比之匠门木材，题曰札朴。然馥尝引徐幹中论：“鄙儒博学，务於物名，详於器械，考於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功成。”谓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此尤为同时小学家所不能言，足以针肓起废。他著有晚学集十二卷。

许瀚，字印林，日照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官峄县教谕。博综经史及金石文字，训诂尤深。至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不减黄丕烈、顾广圻。晚年为灵石杨氏校刊桂馥说文义证於清河，甫成而板毁於捻寇，并所藏经籍金石俱尽，遂挹郁而殁，年七十。他著有韩诗外传勘误，攀古小庐文。

江声，字叔澐，元和人。七岁就傅读书，问读书何为，师以取科第为言，声求所以进於是者。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卫褥，不解衣带，至自涤穠窬，视秽以验疾进退。及居忧，哀毁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丧者。侍母疾，居丧，亦如父殁时。族党哀其至行。既孤，因不复事科举业。

读尚书，怪古文与今文不类。又怪孔传非安国所为。年三十五，师事同郡通儒惠栋，得读所著古文尚书考及阎若璩古文疏证，乃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人伪作，於是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补谊九条、识伪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编一卷，尚书经师系表也。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疑伪古文者，始於宋之吴才老，硃子以后，吴草庐、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领。至本朝阎、惠两徵君所著之书，乃能发其作伪之迹、剿窃之原。若刊正经文，疏明古注，则皆未之及也，及声出而集大成焉。

声又病后世深求考老转注之义，至以篆迹求之，因为六书说，谓建类一首，即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同意相受，即凡某之属皆从某也。阳湖孙星衍亦推其说，以为尔雅肇、祖、元、胎之属，始也。始亦建类一首，肇、祖、元、胎皆为始，亦同意相受。说文此类亦甚多，推考老之训，如口部之咽，嗌也；嗌，咽也。走部之走，趋也；趋，走也。犹之考注老，老转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即建类一首也。声亦以为然，而戴震以为贯全部则义太广。声折之曰：“若止考老为转注，不已隘乎？且谐声一义，不贯全部乎？”声与震以学问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

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声不顾也。

其写尚书瀍水字，■L0字，不在说文，瀍据淮南作廛，氵廛据尔雅义作孟，人始或怪之，后服其非臆说。顾其书终以时俗不便识读，不甚行於时。

声性耿介，不慕荣利。交游如王鸣盛、王昶、毕沅，皆重其品藻，而声未尝以私事干之，当事益重其人。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四年，卒，年七十有九。晚年因不谐俗，动与时违，取周易艮背之义，自号艮庭，学者称为艮庭先生云。

子镠，吴县学生。孙沅，优贡生。世传其学。

沅，字子兰。金坛段玉裁侨居苏州，沅出入其门者数十年。沅先著说文释例，后承玉裁嘱，以段书十七部谐声表之列某声某声者为纲，而件系之；声复生声，则依其次第，为说文解字音均表凡十七卷。沅於段纰譌处略笺其失，其言曰：“支、脂、之之为三，真、臻、先与谆、文、欣、魂、痕之为二，皆陆氏之旧，而段氏矜为独得之秘，严分其界以自殊异。凡许氏所合韵处，皆多方改使离之，而一部之与十二部，亦不使相通。故皕之读若秘，改为逼；肊之乙声，删去声字；必之弋亦声，改为八亦声。而於开章一篆说解极一物三字，即是一部、十二部、十五部合韵之理，於是绝不敢言其韵，直至亥字下重文说之也。十二、十三两部之相通者，惟民、昬二字为梗，故力去昬字，以就其说。畀字田声，十五部也，綥从畀得声，而翏即古綦字，在一部，遂改畀字为★M1声，以避十五部与一部之合音。凡此皆段氏之症结处也。”又曰：“段氏论音谓古无去，故谱诸书平而上入。沅意古音有去无入，平轻去重，平引成上，去促成入。上入之字，少於平去，职是故耳。北人语言入皆成去，古音所沿，至今犹旧，非敢苟异，参之或然。”沅当时面质玉裁，亲许駮勘，故有不同云。卒，年七十二。

钱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大昕弟。大昕深於经史，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为东南之望。大昭少於大昕者二十年，事兄如严师，得其指授，时有两苏之比。壮岁游京师，尝校录四库全书，人间未见之秘，皆得纵观，由是学问益浩博。

又善於决择，其说经及小学之书，能直入汉儒阃奥。尝欲从事尔雅，大昕与书，谓：“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欲穷六经之旨，必自尔雅始。”大昭乃著尔雅释文补三卷及广雅疏义二十卷。

又著说文统释六十卷，其例十：一曰疏证以佐古义，凡经典古义与许合者在所必收。二曰音切以复古音，以徐铉、徐锴等不知古音，往往误读，又许君言读若某者，即有某音，今并补正；又说文本有旧音，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颜氏家训引之。唐以前传注家多称说文音某，今并采附本字之下。三曰考异以复古本，凡古本暨古书所引有异同者，悉取以折中。四曰辨俗以正譌字，凡经典相承俗字，及徐氏新补、新附字，皆辨证详明，别为一卷附后。五曰通义以明互借，凡经典之同物同音，於古本是通用者，皆引经证之。六曰从母以明孳乳，如完、刓、髡、軏等字，皆於元下注云从此。七曰别体以广异义，凡重文中之籀、篆、古文、奇字，皆有所从，其许君未言者，亦略释之；经典两用者，则引而证焉。八曰正譌以订刊误，凡许君不收之字，注中不应有，又字画脱误者，并校正之。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如鷐、鴠、、之类，经典有不从鸟者，此古今字，今注曰古用某。十曰补字以免漏略，如由、希、免、畾等三十九字，从此得声者甚多，而书中脱落，有子无母，非许例，今酌补之，亦别为一卷附后。

大昭於正史尤精两汉，尝谓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於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每怪服虔、应劭之於汉书，裴骃、徐广之於史记，其时去古未远，稗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会而通之，考异质疑，徒戋戋於训诂，乃著两汉书辨疑四十卷，於地理、官制皆有所得。

又仿其例著三国志辨疑三卷。又以宋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祗取材范书、陈志，乃於正史外兼取山经、地志、金石、子集，其体例依班氏之旧，而略变通之，著后汉书补表八卷。计所补王侯，多於熊书百三十人，论者谓视万斯同历代史表有过之无不及。他著有诗古训十二卷，经说十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迩言二卷。

生平不嗜荣利，名其读书之所曰可庐，欲蕲至於古之随遇自足者。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

子东垣，字既勤。嘉庆三年举人。官浙江松阳县知县，以艰归。服阕，补上虞县。东垣与弟绎、侗，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尝与绎、侗及同县秦鉴勘订郑志，又与绎、侗、鉴及桐乡金锡鬯辑释崇文总目，世称精本。东垣为学沉博而知要，以世传孟子注疏缪舛特甚，乃辑刘熙、綦毋邃、陆善经诸儒古注及顾炎武、阎若璩、同时师友之论，附以己见。并正其音读，考其异同，为孟子解谊十四卷。他著有小尔雅校证二卷，补经义考四十卷，列代建元表，勤有堂文集。

侗，字同人。於历算之学，亦能究其原本。大昕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未竟而卒，侗证以群书、金石文字，增辑一千三百馀条。日夕检阅推算，几忘寝食，卒因是感疾而殁。

硃骏声，字丰芑，吴县人。年十三，受许氏说文，一读即通晓。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官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截取知县入都，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及古今韵准、柬韵、说雅，共四十卷。文宗披览，嘉其洽，赏国子监博士衔。旋迁扬州府学教授，引疾，未之官。

八年，卒，年七十一。

骏声著述甚博，不求知於世，兼长推步，明通象数。尝论尔雅太岁在寅，推大昕说，谓其时自以实测之岁星在亥，定太岁在寅，命之曰摄提格以纪年，岁星所合之辰，即为太岁。然岁星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在秦、汉而甲寅之年岁星在丑，太岁应在子。汉诏书以太初元年为摄提格者，因六十纪年之名，历年以次排叙，不能顿超一辰，故仍命以摄提格也。於是后人以寅、卯等为太岁，强以摄提格等为岁阴。其实尔雅所云岁阳、岁阴，非如后人说也。他著有左传旁通十卷，左传识小录三卷，夏小正补传一卷，离骚补注一卷。

子孔彰，字仲我。能传父业，著有说文粹三编，十三经汉注，中兴将帅别传。

## 列传二百六十九 儒林三

马宗梿子瑞辰 孙三俊 张惠言子成孙 江承之 郝懿行 陈寿祺子乔■ 谢震 何治运 孙经世 柯蘅 许宗彦 吕飞鹏沈梦兰 宋世荦 严可均严元照 焦循子廷琥 顾凤毛 锺怀 李锺泗 李富孙兄超孙 弟遇孙 胡承珙胡秉虔 硃珔凌曙薛传均 刘逢禄宋翔凤 戴望 雷学淇王萱龄 崔述 胡培翚杨大堉 刘文淇子毓崧 孙寿曾 方申 丁晏 王筠 曾钊林伯桐 李黼平 柳兴恩弟荣宗 许桂林 锺文烝 梅毓 陈澧侯康 侯度 桂文灿 郑珍邹汉勋 王崧 刘宝楠子恭冕 龙启瑞苗夔 庞大★ 陈立 陈奂金鹗 黄式三子以周 俞樾张文虎 王闿运王先谦 孙诒让郑杲宋书升 法伟堂马宗梿，字器之，桐城人。由举人官东流县教谕。嘉庆六年成进士，又一年卒。

少从舅氏姚鼐学诗、古文词，所作多沉博绝丽，既而精通古训及地理之学。乡举时，以解论语过位、升堂合於古制，大兴硃珪亟拔之。后从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游，其学益进。尝以解经必先通训诂，而载籍极博，未有汇成一编者，乃偕同志孙星衍、阮元、硃锡庚分韵编录，適南旋中辍。其后元视学江、浙，萃诸名宿为经籍篡诂，其凡例犹宗梿所手订也。生平敦实，寡嗜好，惟以著述为乐。尝撰左氏补注三卷，博徵汉、魏诸儒之说，不苟同立异。所著别有毛郑诗诂训考证、周礼郑注疏证、穀梁传疏证、说文字义广证、战国策地理考、南海郁林合浦苍梧四郡沿革考、岭南诗钞，共数十卷，校经堂诗钞二卷。

子瑞辰，字元伯。嘉庆十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营缮司主事。擢郎中，因事罣误，发盛京效力。旋赏主事，奏留工部，补员外郎。复坐事发往黑龙江，未几释归。历主江西白鹿洞、山东峄山、安徽庐阳书院讲席。发逆陷桐城，众惊走，贼胁之降，瑞辰大言曰：“吾前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都水司员外郎马瑞辰也！吾命二子团练乡兵，今仲子死，少子从军，吾岂降贼者耶？”贼执其发爇其背而拥之行。行数里，骂愈厉，遂死，年七十九。事闻，恤廕如例，敕建专祠。

瑞辰勤学著书，耄而不倦。尝谓：“诗自齐、鲁、韩三家既亡，说诗者以毛诗为最古。据郑志答张逸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隐略，则更表明。’是郑君大旨，本以述毛，其笺诗改读，非尽易传。而正义或误以为毛、郑异义。郑君先从张恭祖受韩，凡笺训异毛者，多本韩说。其答张逸亦云：‘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而正义又或误合传、笺为一。毛诗用古文，其经字多假借，类皆本於双声、叠韵，而正义或有未达。”於是乃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以三家辨其异同，以全经明其义例，以古音、古义证其譌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笃守家法，义据通深。同时长洲陈奂著毛诗传疏，亦为专门之学。由是治毛诗者多推此两家之书。

子三俊，字命之。优贡生。举孝廉方正，学宗程、硃。以国难家仇，愤欲杀贼。

咸丰四年六月，率练勇追贼至周瑜城，力战死，年三十五。著有马徵君遗集。

张惠言，字皋闻，武进人。少受易经，即通大义。年十四为童子师，修学立行，敦礼自守，人皆称敬。嘉庆四年进士，时大学士硃珪为吏部尚书，以惠言学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六年，散馆，改部属，珪复特奏授翰林院编修。七年，卒，年四十有二。

惠言乡、会两试皆出硃珪门，未尝以所能自异，默然随群弟子进退而已。珪潜察得之，则大喜，故屡进达之，而惠言亦龂龂相诤不敢隐。珪言天子当以宽大得民，惠言言：“国家承平百年馀，至仁涵育，远出汉、唐、宋之上，吏民习於宽大，故奸孽萌芽其间，宜大伸罚以肃内外之政。”珪言天子当优有过大臣，惠言言：“庸猥之辈，幸致通显，复坏朝廷法度，惜全之当何所用？”珪喜进淹雅之士，惠言言“当进内治官府、外治疆埸者”，与同县洪亮吉於广坐诤之。

惠言少为词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篆书初学李阳冰，后学汉碑额及石鼓文。尝奉命诣盛京篆列圣加尊号玉宝，惠言言於当事，谓旧藏宝不得磨治；又谓翰林奉命篆列圣宝，宜奏请驰驿，以格於例不果行。

生平精思绝人，尝从歙金榜问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序曰：“自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而孟喜受易家阴阳，其说易本於气，而后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变通消息，诸儒祖述之，莫能具。当汉之季年，扶风马融作易传，授郑康成作易注。而荆州牧刘表、会稽太守王朗、颍川荀爽、南阳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传孟氏学，既作易注，奏上之献帝。

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沉深解剥，离根散叶，暢茂条理，遂於大道，后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独资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颇采古易家言，而翻注为多。其后古书尽亡，而宋道士陈抟以意造为龙图，其徒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为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阴阳之大义，盖尽晦矣。大清有天下，元和徵士惠栋，始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又自为解释，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废之后，左右采获，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氐宗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徵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馀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翻之学既邃，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故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可见者十馀家，然唯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尤较备。然则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为虞氏义九卷；又表其大旨，为消息二卷。”又著有虞氏易礼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

初，惠栋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补以郑、荀诸儒，学者以未能专一少之。仪徵阮元谓汉人之易，孟、费诸家，各有师承，势不能合。惠言传虞氏易，即传汉孟氏易矣，孤经绝学也。惠言又著周易郑氏义三卷，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周易郑荀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纬略义三卷，易图条辨二卷。其易义别录序，谓不尽见其辞而欲论其是非，犹以偏言决狱也。故其所著，皆羽仪虞氏易者。於礼有仪礼词一卷，读仪礼记二卷，皆特精审。又有茗柯文五卷，词一卷。

子成孙，字彦惟。少时，惠言课以说文，令分六书谱之，成象形二卷。惠言著说文谐声谱，未竟而卒，成孙后从庄述祖游，得其大要，乃续成之。卷第篇例多所增易，凡五十卷。其书分中、僮、薨、林、岩、筐、荣、蓁、诜、千、萋、肄、揖、支、皮、丝、鸠、芼、蒌、岨二十部，此乃於毛诗中拈其最先出之字为建首，加以易韵、屈韵，而又以说文之声分从之，犁然不紊，有各家所未及者。尝以示仪徵阮元，元叹其超卓精细。成孙兼精天学，同里董祐诚殁，为校刊其遗书。又著有端虚勉一居文集。

江承之，字安甫，歙县人。学於惠言。时弟子从惠言受易、礼者十数，其甥董士锡受易，通阴阳五行家言；承之兼受易、礼，著有周易爻义、虞氏易变表、仪礼名物、郑氏诗谱，年仅十有八。

郝懿行，字恂九，栖霞人。嘉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二十五年，补江南司主事。道光三年，卒，年六十九。

懿行为人谦退，讷若不出口，然自守廉介，不轻与人晋接。遇非素知者，相对竟日无一语，迨谈论经义，则喋喋忘倦。所居四壁萧然，庭院蓬蒿常满，僮仆不备，懿行处之晏如。浮沉郎署，视官之荣悴，若无与於己者，而一肆力於著述，漏下四鼓者四十年。所著有尔雅义疏十九卷，春秋说略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经笺疏十八卷，易说十二卷，书说二卷。

懿行尝曰：“邵晋涵尔雅正义蒐辑较广，然声音训诂之原，尚多壅阂，故鲜发明。今余作义疏，於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殆欲明其所以然。”又曰：“余田居多载，遇草木蟲鱼有弗知者，必询其名，详察其形，考之古书，以徵其然否。今兹疏中其异於旧说者，皆经目验，非凭胸肊，此余书所以别乎邵氏也。”懿行之於尔雅，用力最久，藁凡数易，垂殁而后成。於古训同异，名物疑似，必详加辨论，疏通证明，故所造较晋涵为深。高邮王念孙为之点阅，寄仪徵阮元刊行。元总裁会试时，从经义中识拔懿行者也。

其笺疏山海经，援引各籍，正名辨物，事刊疏谬，辞取雅驯。阮元谓吴氏广注徵引虽博，失之芜杂；毕沅校本，订正文字尚多疏略；惟懿行精而不凿，博而不滥。

懿行妻王照圆，字瑞玉。博涉经史，当时著书家，有“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之目。著有诗说一卷，列女传补注八卷，附女录一卷，女校一卷。又与懿行以诗答问，懿行录之为诗问七卷，其尔雅义疏亦间取照圆说；他著有诗经拾遗一卷，汲冢周书辑要一卷，竹书纪年校正十四卷，荀子补注一卷，晋宋书故一卷，补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文集十二卷。照圆又有列仙传校正二卷。

陈寿祺，字恭甫，闽县人。少能文。年十八，台湾平，撰上福康安百韵诗并序，沉博绝丽，传诵一时。嘉庆四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寻告归，性至孝，不忍言仕，家贫无食，父命之入都。九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十二年，充河南乡试副考官。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京察一等，记名御史。寿祺以不得迎养二亲，常愀然不乐。将告归矣，俄闻父殁，恸几绝，奔归。服除，乞养母，母殁，终丧。年五十三，有密荐於朝者，卒不出。

寿祺会试出硃珪、阮元门，乃专为汉儒之学，又及见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诸人，故学益精博。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义，辄有折衷。

两汉经师莫先於伏生，莫备於许氏、郑氏，寿祺阐明遗书，著尚书大传笺三卷、序录一卷、订误一卷，附汉书五行志，缀以他书所引刘氏五行传论三卷。序曰：“伏生大传，条撰大义，因经属恉，其文辞尔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记七十子之徒所说，非汉诸儒传训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独注大传，其释三礼，每援引之。

及注古文尚书，洪范五事，康诰孟侯，文王伐崇、愬耆之岁，周公克殷、践奄之年，咸据大传以明事，岂非闳识博通信旧闻者哉？且夫伏生之学，尤善於礼，其言巡狩、朝觐、郊尸、迎日、庙祭、族燕、门塾、学校、养老、择射、贡士、考绩、郊遂、采地、房堂、路寝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问诸侯之法，三正之统，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乐，皆唐、虞、三代遗文，往往六经所不备，诸子百家所不详。

今其书散逸，十无四五，尤可宝重。宋硃子与勉斋黄氏纂仪礼经传通解，攟摭大传独详，盖有裨礼学不虚也。五行传者，自夏侯始昌，至刘氏父子传之，皆善推福著天人之应。汉儒治经，莫不明象数阴阳，以穷极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书有夏侯、刘氏、许商、李寻洪范之论。

班固本大传，揽仲舒，别向、歆，以传春秋，告往知来，王事之表，不可废也。是以录汉书五行志附於后，以备一家之学云。”

又著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左海经辨二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骈体文二卷，绛趺堂诗集六卷，东越儒林文苑后传二卷，东观存藁一卷。

寿祺归后，阮元延课诂经精舍生徒。元纂群经古义为经郛，寿祺为撰条例，明所以原本训辞、会通典礼、存家法而析异同之意。后主泉州清源书院十年，主鼇峰书院十一年，与诸生言修身励学，教以经术，作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以示学者。

规约整肃，士初苦之，久乃悦服。家居与诸当事书，於桑梓利弊，蒿目痗心，虽触忌讳无所隐。明儒黄道周孤忠绝学，寿祺搜辑遗文，为之刊行。又具呈大吏，乞疏请从祀孔庙，议上，如所请。道光十四年，卒，年六十四。

子乔枞，字朴园。道光五年举人，二十四年，以大挑知县分发江西。历官分宜、弋阳、德化、南城诸县，署袁州、临江、抚州知府。以经术饰吏治，居官有声。同治七年，卒於官，年六十一。初，寿祺以郑注礼记多改读，又尝钩考齐、鲁、韩三家诗佚文、佚义与毛氏异同者，辑而未就。病革，谓乔枞曰：“尔好汉学，治经知师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无憾矣！”乔枞乃绎旧闻，勒为定本，成礼记郑读考六卷，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又著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诗纬集证四卷。谓齐诗之学，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际，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阴阳终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乱安危之故。齐先亡，最为寡证，独翼奉存其百一，且其说多出诗纬，察躔象，推历数，徵休咎，盖齐学所本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又著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四卷，欧阳夏侯经说考一卷。谓：“二十九篇今文具存，十六篇既无今文可考，遂莫能尽通其义。凡古文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所以传，悉由今文为之先驱，今文所无辄废。向微伏生，则万古长夜矣。欧阳、大小夏侯各守师法，苟能得其单辞片义，以寻千百年不传之绪，则今文之维持圣经於不坠者，岂浅尟哉！”又有诗经四家异文考五卷，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礼堂经说二卷，最后为尚书说。时宿学渐芜，考据家为世訾謷，独湘乡曾国籓见其书以为可传。自元和惠氏、高邮王氏外，惟乔枞能修世业，张大其家法。

寿祺同里治古学者，有谢震、何治运。

震，原名在震，字甸男，侯官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官顺昌学教谕。震尝与闽县林一桂、瓯宁万世美俱精三礼，震尤笃学嗜古。然龂龂持汉学，好排击宋儒凿空逃虚之说。寿祺与震同举乡试，少震六岁，视为畏友。震重气谊，有志用世，而不遇於时，年四十卒。弟子辑其遗著，有礼案二卷，精覈胜敖氏。又有四书小笺一卷，四圣年谱一卷。工诗，有樱桃轩诗集二卷。

治运，字支阝海，闽县人。嘉庆十二年举人。洽闻彊识，笃志汉学。粤督阮元尝聘纂广东通志。后游浙中，巡抚陈若霖为锓其经解及论辨文字四卷，名何氏学。

道光元年，卒，年四十七。治运与寿祺友，及卒，寿祺以谓无与为质，不获以辅成其学也。

孙经世，字济侯，惠安人。寿祺弟子。寿祺课士不一格，游其门者，若仙游王捷南之诗、礼、春秋、诸史，晋江杜彦士之小学，惠安陈金城之汉易，将乐梁文之性理，建安丁汝恭、德化赖其煐、建阳张际亮之诗、古文辞，皆足名家。而经世学成蚤世，世以儒林推之。经世少喜读近思录，后沉研经义，谓不通经学，无以为理学；不明训诂，无以通经；不知声音文字之原，无以明训诂。著说文会通十六卷，尔雅音疏六卷，释文辨证十四卷，韵学溯源四卷，十三经正读定本八十卷，经传释辞续编八卷。又著春秋例辨八卷，孝经说二卷，夏小正说一卷，诗韵订二卷，惕斋经说六卷，读经校语四卷。

柯蘅，胶州人。从寿祺受许、郑之学，尝以史、汉诸表为纪、传之纲领，而譌误舛夺，最为难治，乃条而理之，著汉书七表校补二十卷。为例十：一曰辨事误，二曰辨文字误，三曰辨注误，四曰辨诸家考证之误，五曰以本书证本书之误，六曰史、汉互证而知其误，七曰汉书、荀纪互证而知其误，八曰汉书、水经注互证而知其误，九曰据纪、传以补表之阙，十曰据今地以证表之误。钩稽隐赜，凡前人之说，皆取而辨其是非，至前人未及者，又得二三十事，亦专门之学也。尤长於诗，著有声诗阐微二卷，旧雨草堂诗集四卷，其说经、说史之作，门人集为旧雨草堂札记。

许宗彦，字积卿，德清人。九岁能读经、史。善属文，侍郎王昶爱其才，作积卿字说以赠。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就官两月，以亲老遽引疾归。亲殁，卒不出。居杭州，杜门以读书为事。其学无所不通，探赜索隐，识力卓然，发千年儒者所未发。考周五庙二祧，以为周制五庙之外，别有二祧，为迁庙之杀，以厚亲亲之仁。宗庙之外，别立祖宗，与禘、郊同为重祭，以大尊尊之义。诸经无文、武二庙不毁之说，误始於韦玄成，而刘歆因之，郑康成亦因之。祧者迁庙，乃谓为不迁之庙，名实乖矣。又考文、武二世室，以为周文、武皆配於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号。孔颖达误谓伯禽称“文世室”，周公称“武世室”。以公羊传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证之，舛甚。

又考禹贡三江，以为汉志言“分江水首受江，东至馀姚入海”。夫曰“分江水”，曰“首受江”，则非南江之正流可知；曰“东至馀姚入海”，则非在吴入海可知，与禹贡三江无与。又考太岁、太阴，以为太岁者，岁星与日同次斗杓所建之辰也。

太阴始寅终丑，太岁始子终亥。汉律志曰：“太初元年，岁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岁名困敦。”此太岁始子之碻证。武帝诏曰：“年名焉逢、摄提格。”此太阴始寅之碻证。汉书天文志始误以甘、石之言太阴者系之太岁，而与太初之太岁遂差两辰，乃以为星有赢缩，非矣。

又说六书转注，以为从偏旁转相注。说文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序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即建类一首之谓也。如示为部首，从示之偏旁注为神祇等字，从神祇注为祠祀祭祝等字，展转相注，皆同意为一类。

戴震指尔雅诂训为转注，而不知诂训出於后来，非制字时所豫有也。段玉裁引戴说，又言尔雅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无其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训，非本无首字，而假初、哉诸字以当之也。其他所著学说，能持汉、宋儒者之平。礼论、治论诸篇，皆稽古证今，通达政体。

尤精天文，得泰西推步秘法，自制浑金球，别具神解。尝援纬书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浑圆之理。考周髀北极璿玑，以推古人测验之法。七政皆统於天，而知东汉以前用赤道不用黄道，为得诸行之本。论日左右旋一理，以王锡阐解黄道右旋、赤道平行，戴震分黄、极为二行，其说颇不分明，为剖析之，洞彻微妙，皆言天家所未及。

性孝友，慎於交游，体羸而神理澂淡，见者皆肃然敬之。仪徵阮元，会试举主也，重其学术行谊，以子女为★I2家。

吕飞鹏，字云里，旌德人。从宁国凌廷堪治礼，廷堪器之，以为能传其学。山阳汪廷珍视学安徽，喜士通古经义，补飞鹏县学附生。

飞鹏少读周礼，长而癖嗜，廷堪尝著周官九拜九祭解、乡射五物考，援据礼经，疏通证明，足发前人所未发。飞鹏师其意而变通之，成周礼补注六卷。其大旨以郑氏为宗，自序曰：“汉、魏之治周礼者，如贾逵、张衡、孙炎、薛综、陈劭、崔灵恩之注，遗文轶事，散见群籍。或与郑义符合，或与郑义乖违，同者可得其会通，异者可博其旨趣。是用广搜众说，补所未备，条系於经文之下，或旁采他经旧注，或兼取近儒经说，要於申明古义而已。”又著周礼古今文义证六卷，尝考康成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於义长且顺者为郑氏学。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又尝作毛诗笺：“今取郑氏之学证郑氏之注，则辞易了然，即彼此互歧、前后错出，亦不烦辞费而得失已明，故於三者刺取为多。至许氏说文解字，徵引周礼，彼此互异，取以推广郑义，不嫌牴牾。其他史册流传，事系本朝，礼遵周典，亦备采择，用俟辩章。犹是郑氏况以汉法之意也。”

平居书斋阁自铭诫，粹然出於儒先道学。乡饥，筹粟倡赈，人多德之。有争辩，一言立释。尝戒其子贤基曰：“成名易，成人难。”又曰：“言官不易为，毋陈利而昧大体，毋挟私而务高名。”其本行如此。贤基卒以忠节著。道光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三。子贤基，工部右侍郎，谥文节，自有传。

有清为周礼之学者，有惠士奇、沈彤、庄存与、沈梦兰、段玉裁、徐养原、宋世荦。

梦兰，字古春，乌程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官湖北宜都县知县。梦兰博通诸经，实事求是，尤邃於周官，成周礼学一书。分沟洫、畿封、邦国、都鄙、城郭、宫室、职官、禄田、贡赋、军旅、车乘、礼射、律度量衡十三门，取司马法、逸周书、管子、吕览、伏传、戴记诸古书参互考证，合之书、诗、礼记、三传、孟子，先儒所病其牴牾者，无不得其会通。为图若干，并取经、传文之与周官相发明者释於篇。他著有易、书、诗、孟子学，五省沟洫图说。其易学自序云：“自辑周礼学，於易象得井、比、师、讼、同人、大有若干卦，错综参伍，知易之为道，先王一切之治法於是乎在。”而孟子学，则又以疏证周官之故，汇其馀说以成帙者。其沟洫图说，卷不盈寸，凡南北形势、河道原委、历代沿革、众说异同，与夫沟遂经畛之体，广深寻尺之数，以及蓄水、止水、荡水、均水、舍水、泻水之事皆备。复证之周官，考究详覈。官湖北时，奉檄襄筑荆州堤工，上江堤埽工议及荆江论。沔阳水灾，复奉檄会勘，作水利说以谕沔民。原本经术，有裨实用，皆此类也。

世荦，字卣勋，临海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以教习官陕西扶风知县。地当川、藏孔道，夫马悉敛之民。计亩率钱，名曰“公局”。世荦多所裁革，无妄取。时教匪初定，州县多以获盗迁擢。扶风民有持斋为怨家所讦者，大府飞檄至，捕而鞫之，皆良民，释弗顾。罢归，揅求经训，熟於谐声、假借之例，著周礼故书疏证六卷，仪礼古今文疏证二卷。

严可均，字景文，乌程人。嘉庆五年举人，官建德县教谕，引疾归。可均博闻强识，精考据之学，与姚文田同治说文，为说文长编，亦谓之类考。有天文、算术、地理类，草木、鸟兽、蟲鱼类，声类，说文引群书、群书引说文类，积四十五册。

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十五篇，将校定说文，撰为疏义。孙星衍促其成，乃撮举大略。就毛氏汲古阁初印本别为校议三十篇，专正徐铉之失。

又与丁溶同治唐石经，著校文十卷，自序云：“余弱冠治经，稍见宋椠本。既又念若汉、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绍兴各立石经，今仅嘉祐四石，绍兴八十七石，皆残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二十八石，岿然独存，此天地间经本之最完最旧者也。夫唐代四部之富，埒於梁、隋，而郑覃、唐元度辈皆通儒，颇见古本。

苟能栞正积非，归於真是，即方驾熹平不难，而仅止於是。今也古本皆亡，欲复旧观，已难为力，可嘅也！然而后唐彫版，实依石经句度钞写，历宋、元、明转刻转误，而石本幸存，纵不足与复古，以匡今缪有馀也。独怪数百年来，学士大夫鲜或过问者，间有一二好古之士，亦与冢碣、寺碑同类而并道之。康熙初，顾炎武始略校焉，观其所作九经误字、金石文字记，刺取寥寥，是非寡当，又误信王尧惠之补字以诬石经。顾氏且然，况其他乎？乌乎！石经者，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治经不及见古本，而并荒石经，匪直荒之，又交口诬之，岂经之幸哉？余不自揆，欲为今版本正其误，为唐石经释其非，为顾氏等袪其惑。随读随校，凡石经之磨改者、旁增者与今本互异者皆录出，辄据注疏、释文，旁稽史、传及汉、唐人所徵引者，为之左证，而石台孝经附其后焉。”

嘉庆十三年，诏开全唐文馆，可均以越在草茅，无能为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余之责也。”乃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多至三千馀家，人各系以小传，足以考证史文，皆从蒐罗残賸得之，覆检群书，一字一句，稍有异同，无不校订。一手写定，不假效力。唐以前文，咸萃於此焉。又校辑诸经逸注及佚子书等数十种，合经、史、子、集为四录堂类集千二百馀卷。

严元照，字九能，归安人。十岁能为四体书，补诸生。仪徵阮元、大兴硃珪深赏之。熟於尔雅，作匡名八卷，旁罗异文轶训，钩稽而疏证之。著有悔葊文钞、诗钞、词钞，娱亲雅言等书。

焦循，字里堂，甘泉人。嘉庆六年举人，曾祖源、祖、父葱，世传易学。循少颖异，八岁在阮赓尧家与宾客辨壁上“冯夷”字，曰：“此当如楚辞读皮冰切，不当读如缝。”阮奇之，妻以女。既壮，雅尚经术，与阮元齐名。元督学山东、浙江，俱招循往游。性至孝，丁父及嫡母谢艰，哀毁如礼。一应礼部试，后以生母殷病愈而神未健，不复北行。殷殁，循毁如初。服除，遂讬足疾不入城市者十馀年。

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一楼，曰雕菰楼，有湖光山色之胜，读书著述其中。

尝叹曰：“家虽贫，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嘉庆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八。

循博闻强记，识力精卓。每遇一书，无论隐奥平衍，必究其源，以故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精。幼好易，父问小畜“密云”二语何以复见於小过，循反复其故不可得。既学洞渊九容之术，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渐能理解，著易通释二十卷。自谓所悟得者，一曰哦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又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羲、文、周、孔之恉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伪疏踳駮，未能发明，著孟子正义三十卷。谓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诸家之说，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恉，又著六经补疏二十卷。以说汉易者每屏王弼，然弼解箕子用赵宾说，读彭为旁，借雍为甕，通孚为浮，解斯为厮，盖以六书通借。其解经之法，未远於马、郑诸儒，为周易王注补疏二卷。以尚书伪孔传说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管、蔡，大诰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皆非马、郑所能及，为尚书孔氏传补疏二卷。以诗毛、郑义有异同，正义往往杂郑於毛，比毛於郑，为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以左氏传“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杜预扬其词而暢衍之，预为司马懿女壻，目见成济之事，将以为司马饰，即用以为己饰。万斯大、惠士奇、顾栋高等未能摘奸而发覆，为春秋传杜氏集解补疏五卷。以礼以时为大，训诂名物，亦所宜究，为礼记郑氏注补疏三卷。以论语一书，发明羲、文、周公之恉，参伍错综，引申触类，亦与易例同，为论语何氏集解补疏三卷。合之为二十卷。又录当世通儒说尚书者四十一家，书五十七部，仿卫湜礼记之例，以时之先后为序，得四十卷，曰书义丛钞。又著禹贡郑注释一卷，毛诗地理释四卷，毛诗鸟兽草木蟲鱼释十一卷，陆玑疏考证一卷，群经宫室图二卷，论语通释一卷。又著有雕菰楼文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

循壮年即名重海内，钱大昕、王鸣盛、程瑶田等皆推敬之。始入都，谒座主英和，和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殁后，阮元作传，称其学“精深博大，名曰通儒”，世谓不愧云。

子廷琥，字虎玉。优廪生。性醇笃，善承家学，阮元称为端士。循尝与廷琥纂孟子长编三十卷，后撰正义，其廷琥有所见，亦本范氏穀梁之例，为之录存。循又以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不详开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既得秦道古数学九章，有正圆开方法，为开方通释，乃谓廷琥曰：“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问，用正员开方法推之。”廷琥布策下算，一一符合，著益古演段开方补一卷。阳湖孙星衍不信西人地圆之说，以杨光先之斥地圆，比孟子之距杨、墨。廷琥谓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浑天。宣夜无师承，浑盖之说，皆谓地圆。泰州陈氏、宣城梅氏悉以东西测景有时差，南北测星有地差，与圆形合为说。且大戴有曾子之言，内经有岐伯之言，宋有邵子、程子之言，其说非西人所自创。因博搜古籍，著地圆说二卷。他著有密梅花馆诗文钞。

顾凤毛，字超宗，江苏兴化人。乾隆四十九年，南巡召试列二等，五十三年，副榜贡生。父九苞，字文子，长於诗、礼。九苞母任氏，大椿祖姑，通经达史。九苞之学，母所教也。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归时卒於路，著述不传。凤毛亦受经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经。及长，与焦循同学，循就凤毛问难，始用力於经。凤毛又学音韵律吕於嘉定钱塘，撰楚辞韵考、入声韵考、毛诗韵考，皆得塘旨。又撰毛诗集解，董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未成而卒，年二十七。卒后，循理其丧，作招亡友赋哭之。

锺怀、李锺泗皆有名，均甘泉人。锺怀，字保岐。优贡生。与阮元、焦循相善。

共为经学，旦夕讨论，务求其是。居恆礼法自守，不与世争名，交游中称为君子。

嘉庆十年，卒，年四十五。著有■M2厓考古录四卷。其汉儒考，较陆德明所载增多十馀人。

锺泗，字滨石。嘉庆六年举人，治经精左氏春秋，撰规规过一书，抑刘伸杜，焦循服其精博。

李富孙，字既汸，嘉兴人。嘉庆六年拔贡生。良年来孙，良年自有传。从祖集。

字敬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郧县知县。精研经学，以汉、唐为宗，尝为学规论以课穷经、课经济，著有原学斋文钞。

富孙学有原本，与伯兄超孙、从弟遇孙有“后三李”之目。长游四方，就正於卢文弨、钱大昕、王昶、孙星衍，饫闻绪论。阮元抚浙，肄业诂经精舍，遂湛深经术，尤好读易，著易解賸义。谓易学三派，有汉儒之学，郑、虞、荀、陆诸家精矣；有晋、唐之学，王弼、孔颖达诸家，即北宋胡瑗、石介、东坡、伊川犹是支流馀裔；至宋陈、邵之学出，本道学之术，创为图说，举羲、文、周、孔之所未及，汉以后诸儒之所未言者，以自神其附会之说。理其理而非易之所谓理，数其数而非易之所谓数，而前圣之易道晦矣。唐李鼎祚所辑易解，精微广大，圣贤遗旨，略见於此。

然其於三十六家之说，尚多未采，其遗文賸义，间见他书，犹可蒐辑。爰缀而录之，成书三卷，又成校异二卷。

又著七经异文释，就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椠本，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袭乖舛，悉据古谊而疏证之；而前儒之论说，并为蒐辑，使正其譌谬，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凡易六卷，尚书八卷，毛诗十六卷，春秋三传十二卷，礼记八卷。同里冯登府称其详核奥博，为诂异义者集其大成。又谓说文一书，保氏六书之旨，赖以仅存。自篆变为隶，隶变为真，文字日繁，譌伪错出。或有形声意义大相区别，亦有近似而其实异，后人多混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从某为古、籀，为或体，后人竟析而二之。经典文字，往往昧於音训，擅为改易，甚与本义相迕，亦字学之大变。夫假借通用，说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容通借而并为俗误者。援据经典以相证契，俾世之踵谬沿譌焯然可辨，为说文辨字正俗八卷。同里钱泰吉谓其书大旨折衷段注，而亦有段所未及者，读说文之津梁也。

他著有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鹤徵录八卷、后录十二卷，曝书亭词注七卷，梅里志十六卷，校经庼文藁十八卷。

超孙，字引树。嘉庆六年举人，官会稽县教谕。剖析经义，尤深於诗。尝以毛诗草木蟲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而诗中所称之人则未有纂辑成书者，因取诗人之氏族名字，博考经、史、诸子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国之世次，洎其人之行事，搜罗荟集，为诗氏族考六卷。官会稽时，课诸生依宁化雷钅宏学规条约，士习日上。又著拙守斋集。

遇孙，字金澜，集孙。优贡生，处州府训导。幼传祖训，淹贯经史，著有尚书隶古定释文八卷。汉孔安国以科斗文难知，取伏生今文次第之，为隶古定，宋薛宣因之成古文训。遇孙又以隶古文难知，引说文诸书疏通之，譌者是正，疑者则阙。

性嗜金石，有芝省斋碑录八卷，金石学录四卷。官处州时，以处州地僻山远，阮元两浙金石志未免脱漏，乃搜辑数百馀种为括苍金石志八卷。他著有日知录补正一卷、校正一卷，古文苑拾遗十卷，天香录八卷，随笔六卷，诗文集十八卷。

胡承珙，字墨庄，泾县人。嘉庆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五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寻迁御史，转给事中。自以身居言路，当周知天下利弊，陈之於上，方不负职。数年中陈奏甚多，多见施行。而其最切中时病者，则有条陈亏空弊端各条：“一曰冒滥宜禁。司库支发钱粮，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籓司书吏将不应借支之款，冒支滥借。此在领者便於急需，不敢望其足数；而在放者利於多扣，不复问其合宜：则虽应放而仍与浮冒无异。一曰抑勒宜禁。州、县交代，例限綦严，均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议单欠票虚开实抵者，总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新任担承。一曰糜费宜省。各省摊捐津贴名目，岂尽必不可省。闻州县所解各上司衙门饭食季规等银，逐岁增加。如邸报一事，安徽省每年通派各属万金。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调宜慎。部选人员，多系初任，或尚能不敢轻易接受。惟佐杂题升，及调补繁缺二者，每多久历仕途，习成狡滑。在题升者急於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复顾后而瞻前；在调补者迁就一时，转因原任之有亏，希图挪彼以掩此。究之担承弥补，皆属空名，不过剜肉补疮，甚且变本加厉。”

其言深切著明。二十四年，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编查保甲，设立缉捕章程八条，匪徒敛迹。调署台湾兵备道，缉获洋盗张充等置於法。旋乞假回籍。台湾素称难治，承珙力行清庄弭盗之法，民、番安肃、自承珙去后，彰化、淡水即以械斗起衅矣。

道光十二年，卒，年五十七。

承珙究心经学，尤专意於毛诗传，归里后键户著书，与长洲陈奂往复讨论不绝，著毛诗后笺三十卷。其书主於申述毛义，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诸儒之说，及近人为诗学者，无不广徵博引，而於名物训诂及毛与三家诗文有异同，类皆剖析精微，折衷至当。而其最精者，能於毛传本文前后会出指归，又能於西汉以前古书中反覆寻考，贯通诗义，证明毛旨。凡三四易，手自写定。至鲁颂泮水章而疾作，遗言嘱陈奂校补，奂乃为续成之。又以郑君注仪礼参用古、今文二本，撮其大例，有必用其正字者，有即用其借字者，有务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决此者，有互见而并存者。闳意妙旨，有关於经实夥。遂取注中叠出之字，并“读如”、“读为”、“当为”各条，排比梳栉，考其训诂，明其假借，参稽旁采，疏通而证明之，作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又谓惠氏栋九经古义未及尔雅，遂补撰数十条，成二卷。小尔雅原本不传，今存孔丛子中，世多谓为伪书，作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断以为真。复著有求是堂诗文集三十四卷。

胡秉虔，字伯敬，绩溪人。嘉庆四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改甘肃灵台县知县，升丹噶尔同知，卒於官。秉虔自幼嗜学，博通经史。尝入都肄业成均，夜读必尽烛二条。尤精於声音训话，著古韵论三卷，辨江、戴、段、孔诸家之说，细入毫芒，塙不可易。说文管见三卷，发明古音古义，多独得之见。末论二徐书，有灼见语，盖其所致力也。他著有周易、尚书、论语小识各八卷，卦本图考一卷，尚书序录一卷，汉西京博士考二卷。甘州明季成仁录四卷，河州景忠录三卷。

硃珔，字兰坡，泾县人。珔生三年而孤，祖命为季父后，嗣母汪未婚守志，珔孝事之与生母同，昆弟均相友爱。嘉庆七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与幸翰林院栢梁体联句宴。散馆授编修，擢至侍读。与修明鉴，坐承纂官累，降编修。道光元年，直上书房，屡蒙嘉奖，有“品学兼优”之褒。升右春坊右赞善，告养归。植品敦俗，奖诱后进。历主锺山、正谊、紫阳书院，卒，年八十有二。

珔爱书如命，学有本原。主讲席几三十年，教士以通经学古为先。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并负儒林宿望，盖鼎足而三云。著有说文假借义证二十八卷，经文广异十二卷，文选集释二十四卷，小万卷斋诗文集七十卷。辑有国朝古文汇钞二百七十二卷，又有诂经文钞六十二卷，汇有清诸名家说经之文，依次标题，篇幅完善，尤足为后学津逮云。

凌曙，字晓楼，江都人。国子监生。曙好学根性，家贫，读四子书未毕，即去乡，杂作佣保，而绩学不倦。年二十为童子师，问所当治业於泾包世臣，世臣曰：“治经必守家法，专法一家，以立其基，则诸家渐通。”乃示以武进张惠言所辑四子书汉说数十事。曙乃稽典礼、考古训，为四书典故覈六卷，歙洪梧甚称之。既，治郑氏学，得要领；又从吴沈钦韩问疑义，益贯穿精审。后闻武进刘逢禄论何氏公羊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为仪徵阮元校辑经郛，尽见魏、晋以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之义，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礼作乐之原。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然旨奥词赜，未易得其会通，浅尝之夫，横生訾议，经心圣符，不绝如线。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病宋、元以来学者空言无补，惟实事求是，庶几近之，而事之切实无过於礼，著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家居读礼，以丧服为人伦大经，后儒舛议，是非颇谬，作礼论百篇，引申郑义。阮元延曙入粤课诸子，曙书与元商榷，乃删合三十九篇为一卷。道光九年，卒，年五十五。

曙有甥仪徵刘文淇，贫而颖悟，爱而课之，遂知名，其学实自曙出云。

薛传均，字子韵，甘泉人。诸生。博览群籍，强记精识。就福建学政陈用光聘，用光见所著书，恨相见晚。旋以疾卒於汀州试院，年四十一。传均於十三经注疏功力最深，大端尤在小学，於许君原书，钩稽贯串，洞其义而熟其辞，嘉定钱大昕文集内有说文答问一卷，深明通转假借之义，传均博引经史以证之，成说文答问疏证六卷。又以文选中多古字，条举件系，疏通证明，为文选古字通十二卷。

刘逢禄，字申受，武进人。祖纶，大学士，谥文定，自有传。外王父庄存与、舅庄述祖，并以经术名世，逢禄尽传其学。嘉庆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二十五年，仁宗大事，逢禄搜集大礼，创为长编，自始事至奉安山陵，典章具备。道光三年，通政司参议卢浙请以尚书汤斌从祀文庙，议者以斌康熙中在上书房获谴，乾隆中尝奉駮难之。逢禄揽笔书曰：“后夔典乐，犹有硃、均；吕望陈书，难匡管、蔡。”尚书汪廷珍善而用之，遂奉俞旨。四年，补仪制司主事。

越南贡使陈请为其国王母乞人葠，得旨赏给。而谕中有“外夷贡道”之语，其使臣欲请改为“外籓”，部中以诏书难更易。逢禄草牒复之曰：“周官职方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国七千里，籓服九千里，是籓远而夷近。说文羌、狄、蛮、貊字皆从物旁，惟夷从大、从弓。考东方大人之国夷，俗仁，仁者寿，有东方不死之国，故孔子欲居之。乾隆间奉上谕申饬四库馆不得改书籍中‘夷’字作‘彝’，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越南使者遂无辞而退。逢禄在礼部十二年，恆以经义决疑事，为众所钦服类如此。

其为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由董生春秋闚六艺家法，由六艺求观圣人之志。

尝谓：“世之言经者，於先汉则古诗毛氏，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词稍为完具。然毛公详古训而略微言，虞翻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者，则公羊在先汉有董生、后汉有何劭公氏、子夏丧服传有郑康成氏而已。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郑康成氏为宗，然丧服於五礼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天道浃，人事备，以之贯群经，无往不得其原；以之断史，可以决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则先王之道可复也。”

於是寻其馀贯，正其统纪，为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又博徵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仪礼决狱四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夏时经传笺、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各一卷。别有纬略二卷，春秋赏罚格一卷。愍时学者说春秋皆袭宋儒“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辞，独孔广森为公羊通义能抉其蔽，然尚不能信三科、九旨为微言大义所在，乃著春秋论上、下篇以张圣权。又成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知者谓与阎、惠之辩古文尚书等。

逢禄於易主虞氏，於书匡马、郑、於诗初尚毛学，后好三家。有易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各一卷。又为易象赋、卦气颂，提其指要。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书序述闻一卷，诗声衍二十七卷。所为诗、赋、连珠、论、序、碑、记之文约五十篇。道光九年，卒，年五十有六。弟子潘准、庄缤树、赵振祈皆从学公羊及礼有名。

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嘉庆五年举人，官湖南新宁县知县，亦庄述祖之甥。

述祖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刘谓逢禄，宋谓翔凤也。翔凤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著论语说义十卷，序曰：“论语说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微言者，性与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寻其条理，求其恉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自汉以来，诸家之说，时合时离，不能画一。尝综覈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因别录私说，题为说义。”又有论语郑注十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孟子刘熙注一卷，四书释地辨证二卷，卦气解一卷，尚书说一卷，尚书谱一卷，尔雅释服一卷，小尔雅训纂六卷，五经要义一卷，五经通义一卷，过庭录十六卷。咸丰九年，重赋鹿鸣。逾年，卒，年八十二。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诸生。始好词章，继读博野颜元书，为颜氏学。最后谒长洲陈奂，通声音训诂。复从翔凤授公羊春秋，遂通公羊之学。著论语注二十卷，用公羊家法演逢禄论语述何之微言。他著有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颜氏学记十卷，谪麟堂遗集四卷。

雷学淇，字瞻叔，顺天通州人。父鐏，字宗彝，乾隆二十七年举人，选江西崇仁县知县。道光初元，诏天下臣民严冠服之辨，鐏著古今服纬以申古义，抑奢侈。

至九年书成，年九十矣。

学淇，嘉庆十九年进士，任山西和顺县知县，改贵州永从县知县。生平好讨论之学，每得一解，必求其会通，务於诸经之文无所牴牾。以父鐏著古今服纬，为之注释，附以释问一篇、异同表二篇。又以夏小正一书备三统之义，究心参考二十馀年。以尧典中星、诸经历数，采虞史伯夷之说，据周公垂统之文，检校异同，订其譌误，网罗放失，寻厥指归，著夏小正经传考二卷。又考定经、传之文，为之疏证，成夏小正本义四卷。

每慨竹书纪年自五代以来颇多残阙，爰博考李唐以前诸书所称引者，积以九年之蒐辑，颇复旧观。尝谓：“孟子先至梁后至齐，此经之明文，即无他左验，亦当从之为说。况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则惠王后元十六年齐宣王始即位，孟子至梁，当即在后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岁也。

史记误谓惠王立三十六年即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之后十六年为襄王之世。今据竹书称梁惠会诸侯於徐州，改元称王，故孟子呼之曰王。史谓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经考之，其言可信。但卒於改元后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既立，孟子见其不似人君，乃东至齐，据竹书即齐宣即位之二年也。梁至齐千数百里，故曰：‘千里而见王’。若孟子先见齐宣王，由邹之齐六百馀里，不得云千里矣。齐人取燕，孟子明谓宣王时事，史记於齐失载悼子、侯剡二代，将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於齐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谓在湣王十年，司马温公终求其说而不得，乃将宣之即位下移十年，以迁就孟子。自后说者疑信各半，实皆未有定论。今据纪年，则伐燕在宣王七年，实周赧王之元年。

凡孟子书所记古人年岁，以史记、汉书之说推之皆不合者，以纪年推之无不合。”

且以竹书长历推验列宿之岁差，历代之日蚀，自唐、虞以来，无有差贷。尝自云：“传、笺、注、疏取舍多殊，非敢訾议前贤，期於事理之合云尔。”他著有校辑世本二卷，古今天象考十二卷，附图说二卷，亦嚣嚣斋经义考及文集三十二卷。

王萱龄，字北堂，昌平人。道光元年副贡，旋举孝廉方正，官新安、柏乡两县教谕。嗜汉学，精训诂，受业於高邮王引之，经义述闻中时引其说。著有周秦名字解诂补一卷，即补引之所阙疑者。

崔述，字武承，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选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盗邀功，诬商船为盗，述平反之。未几，投效归。著书三十馀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凡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洙泗馀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名考古异录。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於经，不以诸子百家杂於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於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如谓易传仅溯至伏羲，春秋传仅溯至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多於古人。凡纬书所言十纪，史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谓战国杨、墨横议，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毁尧则讬诸许由，毁禹则讬诸子高，毁孔子则讬诸老聃，毁武王则讬诸伯夷。太史公尊黄、老，故好采异端杂说，学者但当信论、孟，不当信史记。谓夏、商、周未有号为某公者，公亶父相连成文，犹所谓公刘也。“古公亶父”，犹言“昔公亶父”

也。谓匡为宋邑，似畏匡、过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时一事之言，记者小异耳。其说皆为有见。

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於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他著有易卦图说一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大名水道考一卷，闻见杂记四卷，知味录二卷，知非集三卷，无闻集五卷，小草集五卷。嘉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

胡培翚，字载平，绩溪人。祖匡衷，字朴苏，岁贡生。於经义多所发明，不苟与先儒同异。著有三礼劄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书。其於井田多申郑义，而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乡遂制，大司徒所言是都鄙制，郑注自相违戾。作畿内授田考实一篇，积算特精密。其释官则以周礼、礼记、左传、国语与仪礼相参证，论据精确，足补注疏所未及。又著有周易传义疑参十二卷，左传翼服、论语古本证异、论语补笺、庄子集评、离骚集注、朴斋文集。年七十四，卒。

培翚，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内阁中书、户部广东司主事。居官勤而处事密，时人称其治官如治经，一字不肯放过。绝不受财贿，而抉隐指弊，胥吏咸惮之。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惟培翚及蔡绍江无所污，然犹以随同画诺镌级归里。

后主讲锺山、云间，於泾川一再至，并引翼后进为己任。去泾川日，门人设饮饯者相望於道。笃友谊，郝懿行、胡承珙遗书，皆赖培翚次第付梓。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六十八。

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以来，世传经学。培翚涵濡先泽，又学於歙凌廷堪，邃精三礼。初著燕寝考三卷，王引之见而喜之。既为仪礼正义，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发明郑君、贾氏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张皇幽渺，阐扬圣绪，二千馀岁绝学也。其旨见与顺德罗惇衍书曰：“培翚撰正义，约有四例：一曰疏经以补注，二曰通疏以申注，三曰汇各家之说以附注，四曰采他说以订注，书凡四十卷，至贾氏公彦之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不可无辨。别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宫室制度，今以朝制、庙制、寝制为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目。学制则分别庠、序馆制则分别公、私，皆先将宫室考定，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礼，条系於后，名宫室提纲。陆氏经典释文於仪礼颇略，拟取各经音义及集释文以后各家音切，挨次补录，名曰仪礼释文校补。”培翚覃精是书凡四十馀年，晚岁患风痺，犹力疾从事。尚有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卒业而殁。门人江宁杨大堉从学礼，为补成之。他著有禘祫问答，研六室文钞。

大堉，字雅轮。诸生。笃学寡交，研穷经训。初从元和顾广圻、吴县钮树玉游，备闻苍、雅阃奥。著说文重文考六卷，纯以声音求叚借，以偏旁繁省求古、籀异同之变。又作五庙考，专駮王肃之失。江督陶澍以防海议试诸生，大堉洋洋千言，大略谓：“中国官恃客气，居上临下，视洋人若小负贩。顾彼虽好利，而越数万里海洋至此，此必非无所挟持者。卤莽行之，必生边隙。”时承平久，人习附和之谈，独大堉卓识正论，侃然无忌讳。若豫卜有义律、璞鼎查之事，读者色变。他著论语正义、毛诗补注、三礼义疏辨正，皆佚。

刘文淇，字孟瞻，仪徵人，嘉庆二十四年优贡生。父锡瑜，以医名世。文淇稍长，即研精古籍，贯串群经。於毛、郑、贾、孔之书及宋、元以来通经解谊，博览冥搜，折衷一是。尤肆力春秋左氏传，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巳久，其稍可观览者，皆系袭取旧说。爰辑左传旧注疏证一书，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

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经疏、史注、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皆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补注及近人专释左氏之书，说有可采，咸与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於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为左氏旧注疏证。又谓：“左传义疏多袭刘光伯述议，隋经籍志及孝经疏，云述议者，述其义，疏议之。然则光伯本载旧疏，议其得失，其引旧疏，必当录其姓名。孔颖达左传疏序祗云据以为本，初非故袭其说。至永徽中诸臣详定，乃将旧注姓氏削去，袭为己语。”因细加剖析，成左传旧疏考正八卷。

又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知项羽曾都江都。核其时势，推见割据之述，成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据左传、吴越春秋、水经注等书，谓唐、宋以前扬州地势南高北下，且东西两岸未设堤防，与今运河形势迥不相同，成扬州水道记四卷。又读书随笔二十卷，文集十卷，诗一卷。

文淇事亲纯孝，父年笃老，目眚，侍起居，朝夕扶掖，寒夜足冻，侍亲以温其足。舅氏凌曙极贫，遗孤毓瑞，文淇收育之。延同里方申为其师，并补诸生。申通虞氏易，皆其教也。卒，年六十有六。

子毓崧，字伯山。道光二十年举优贡生。从父受经，长益致力於学。以文淇故，治左氏缵述先业，成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以文淇考证左传旧疏，因承其义例，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又谓六艺未兴之先，学各有官，惟史官之立为最古。不独史家各体各类并支裔之小说家出於史官，即经、子、集三部及后世之幕客书吏，渊源所仿，亦出於史官。班氏之志艺文，论述史官，尚未发斯旨。

其叙九流，以明诸子所出之官，必有所授，而其中仍有分省失当者。既析九流中小说家流归入史官，又辨道家非专出於史官，改为出於医官。又增益者凡三家：曰名家，出於司士之官；兵家，出於司马之官；艺术家，出於考工之官：统为十一家。

博稽载籍，穷极根要，成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又经传通义十卷，王船山年谱二卷，彭城献徵录十卷，旧德录一卷，通义堂笔记十六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一卷。

卒，年五十。

孙寿曾，字恭甫。同治三年、光绪二年两中副榜。毓崧主金陵书局，为曾国籓所重。毓崧卒后，招寿曾入局中，所刊群籍，多为校定。初，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晚年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没。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严立课程，至襄公四年而卒，年四十五。又读左劄记，春秋五十凡例表，皆治左疏时旁推交通发明古谊者。他著昏礼别论对駮义，南史校义集评，传雅堂集，芝云杂记，各若干卷。

方申，字端斋。少孤，受学於文淇，通易，著诸家易象别录、虞氏易象汇编、周易卦象集证、周易互体详述、周易卦变举要。

丁晏，字柘堂，江苏山阳人。阮元为漕督，以汉易十五家发策，晏条对万馀言，精奥为当世冠。道光元年举人。晏以顾炎武云梅赜伪古文雅密非赜所能为，考之家语后序及释文、正义，而断为王肃伪作。盖肃雅才博学，好作伪以难郑君。郑君之学昌明於汉，肃为古文孔传以驾其上，后儒误信之。近世惠栋、王鸣盛颇疑肃作而未能暢其旨，特著论申辨之，撰尚书馀论二卷。又以胡渭禹贡锥指能知伪古文，而不能信好古学，踵谬沿譌，自逞臆见。后之学者，何所取正？既为正误以匡其失，复采获古文，甄录旧说，砭俗订譌，断以己意。期於发挥经文，无取泥古。引用前人说，各系姓氏於下，辑禹贡集释三卷。

生平笃好郑学，於诗笺、礼注研讨尤深。以毛公之学，得圣贤之正传，其所称道，与周、秦诸子相出入。康成申暢毛义，修敬作笺。孔疏不能寻绎，误谓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郑旨。因博稽互考，证之故书雅记，义若合符，撰毛郑诗释四卷。康成诗谱，宋欧阳氏补亡，今通志堂刊本譌脱踳駮。爰据正义排比重编，撰郑氏诗谱考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诗，王应麟有三家诗考，附刊玉海之后，舛谬错出，世无善本。乃蒐采原书，校雠是正，撰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

郑氏注礼至精，去古未远，不为凭虚臆说。迄今可考见者，如仪礼丧服注，多依马融师说。士虞记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礼丧服变除。周礼大司乐鼓，注依许叔重说，与先郑不同。小胥县钟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虡，依刘向五经要义。

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刘向五经通义。射人注称今儒家，依贾侍中注。考工记山以章，注作麞，依马季长注。礼记檀弓瓦不成味，注当作沫，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绥小绥，注当作緌，依刘子政说苑。玉藻元端朝日，郑读为冕，依大戴礼朝事义。祭法幽宗雩祭，郑读为禜，依许氏说文。郑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确有依据。凡此释义，补孔之遗阙，皆前人未发之秘。疏通证明，若爟火。撰三礼释注共八卷，又辑郑康成年谱，署其堂曰“六艺”，取康成六艺论，以深仰止之思。然晏治经学不掊击宋儒，尝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其於易，述程子之传，撰周易述传二卷；於孝经，集唐玄宗、宋司马光、范祖禹之注，撰孝经述注一卷。

尤熟於通鉴，故经世优裕。尝与人论钞弊，谓轻钱行钞，必有利而无害。论禁洋烟，谓不禁则民日以弱，中国必疲，禁则利在所争，外夷必畔。且禁烟当以民命为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先，不当扰夷。后悉如其言。在籍时办堤工，司赈务，修府城，浚市河，开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乡里。

咸丰三年，粤匪蔓延大江南、北，督抚檄行府县，练勇积穀为守御计。淮安以晏主其事，旋以事为人所劾，奉旨遣戌黑龙江，缴费免行。十年，捻匪扰淮安北关，晏号召团练，分布要隘，城以获全。十一年，以团练大臣晏端书荐，叙前守城绩，由侍读衔内阁中书加三品衔。

晏少多疾病，迨长读书养气，日益强固。治一书毕，方治他书，手校书籍极多，必彻终始。光绪元年，卒，年八十有二。所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其已刊者为颐志斋丛书。

王筠，字贯山，安丘人。道光元年举人，后官山西乡宁县知县。乡宁在万山中，民朴事简，讼至立判。暇则抱一编不去手。权徐沟，再权曲沃，地号繁剧，二县皆治，然亦未尝废学。

筠少喜篆籀，及长，博涉经史，尤长於说文。说文之学，世推桂、段两家，尝谓：“桂氏专胪古籍，取足达许说而止，不下己意。惟是引据失於限断，且泛及藻缋之词。段氏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

又谓：“文字之奥，无过形、音、义三端。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於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字之说备。六书以指事、象形为首，而文字之枢机即在乎此。其字之为事，而作者即据事以审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为物，而作者即据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他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为此物之形，而后可与苍颉、籀、斯相质於一堂也。今说文之词，足从口，木从屮，鸟、鹿足相似从匕，苟非后人所窜乱，则许君之意荒矣。”乃标举分别，疏通证明，著说文释例二十卷。释例云者，即许书而释其条例，犹杜元凯之於春秋也。又以二徐书多涉草略，加以李焘乱其次第，致分别部居之脉络不可推寻。段玉裁既创为通例，而体裁所拘，未能详备。乃采桂、段诸家之说，著说文句读三十卷。句读云者，用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之名，谓汉人经说率名章句，此书疏解许说，无章可言，故曰句读也。

筠治说文之学垂三十年，其书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於人。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桂、段之劲敌。又有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文字蒙求四卷。他著有毛诗重言一卷，附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夏小正正义四卷，弟子职正音一卷，正字略二卷，蛾术编、禹贡正字、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四书说略。咸丰四年，卒，年七十一

曾钊，字敏修，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贡生，官合浦县教谕，调钦州学正。钊笃学好古，读一书必校勘譌字脱文。遇秘本或雇人影写，或怀饼就钞，积七八年，得数万卷。自是研求经义，文字则考之说文、玉篇，训诂则稽之方言、尔雅，虽奥晦难通，而因文得义，因义得音，类能以经解经，确有依据。入都时，见武进刘逢禄，逢禄曰：“笃学若冕士，吾道东矣！”冕士。钊号也。

仪徵阮元督粤，震泽任兆麟见钊所校字林，以告元，元惊异，延请课子。后开学海堂，以古学造士，特命钊为学长，奖劝后进。尝因元说日月为易为合朔之辨在朔易，更发明孟喜卦气，引系辞悬象莫大乎日月，死魄会於壬癸，日上月下，象未济为晦时。元以为足发古义，宜再暢言之，以明孟氏之学，因著周易虞氏义笺七卷。

他著有周礼注疏小笺四卷，又诗说二卷，又诗毛郑异同辨一卷，毛诗经文定本小序一卷、考异一卷、音读一卷，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论语述解一卷，读书杂志五卷，面城楼集十卷。

钊好讲经济之学，二十一年，英人焚掠海疆，以祁还督两粤，番禺举人陆殿邦献议，填大石、猎德、沥河道以阻火船。举以问钊，钊言：“易称设险者，不恃天堑，不藉地利，在人相时设之而已。入省河道三，猎德、沥皆浅，由大石至大黄，水深数丈。三四月夷船从此入，当先事防之，以固省城。城固，然后由内达外。”甚韪之，委钊相度堵塞形势，钊以大石为第一要区，纠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防务遂密。二十三年，谋修复虎门砲台，钊进砲台形势议十条，已而廉洋贼起，以钊习知廉州情形，委钊与军事。海贼投首。咸丰四年，卒於家。

林伯桐，字桐君，番禺人。嘉庆六年举人。生平好为考据之学，宗主汉儒，而践履则服膺硃子，无门户之见。事亲孝，道光六年，试礼部归，父已卒，悲恸不欲生。居丧悉遵古礼，蔬食、不入内者三年。自是不复上公车，一意奉母。与两弟友爱，教授生徒百馀人，咸敦内行，勉实学。粤督阮元、邓廷桢皆敬礼之。元延为学海堂学长，廷桢聘课其二子。二十四年，以选授德庆州学正，阅三年卒於官，年七十。

伯桐於诸经无不通，尤深於毛诗。谓传笺不同者，大抵毛义为长，孔疏多以王肃语为毛意，又往往混郑於毛。为毛诗学者，当分别观之，庶几不失家法。因考郑笺异义，为毛诗通考三十卷，又著毛诗传例二卷，又缀其碎义琐辞，著毛诗识小三十卷，皆极精覈。他著有易象释例十二卷，易象雅训十二卷，三礼注疏考异二十卷，冠昏丧祭仪考十二卷，左传风俗二十卷，古音劝学三十卷，史学蠡测三十卷，供冀小言二卷，古谚笺十一卷，两粤水经注四卷，粤风四卷，修本堂藁四卷，诗文集二十四卷。

李黼平，字绣子，嘉应州人。幼颖异。年十四，精通乐谱。及长，治汉学，工考证。嘉庆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昭文县知县。事一以宽和慈惠为宗，不忍用鞭扑，狱随至随结。公馀即手一编，民间因有“李十五书生”之目。以亏挪落职系狱，数年乃得归。会粤督阮元开学海堂，聘阅课艺，遂留授诸子经。所著毛诗义二十四卷。道光十二年，卒，年六十三。他著有易刊误二卷，文选异义二卷，读杜韩笔记二卷。

柳兴恩，原名兴宗，字宾叔，丹徒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受业於仪徵阮元。初治毛诗，以毛公师荀卿，荀卿师穀梁，穀梁春秋千古绝学，元刻皇清经解，公羊、左氏俱有专家，而穀梁缺焉。乃发愤沉思，成穀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以郑六艺论云“穀梁子善於经”，遂专从善经入手，而善经则以属辞比事为据，事与辞则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其书凡例，谓圣经既以春秋定名，而无事犹必举四时之首月。

后儒谓日月非经之大例，未为通论。穀梁日月之例，泥则难通，比则易见。与其议传而转谓经误，不若信经而并存传说。述日月例第一。谓春秋治乱於已然，礼乃防乱於未然。穀梁亲受子夏，其中典礼犹与论语夏时周冕相表里。述礼例弟二。谓穀梁之经与左氏、公羊异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云：“穀梁鲁学，公羊乃齐学也。”

此或由齐、鲁异读，音转而字亦分。述异文弟三。谓穀梁亲受子夏，故传中用孔子、孟子说，其他暗合者更多。述古训弟四。谓自汉以来，穀梁师授鲜有专家，要不得摈诸师说之外。述师说弟五。谓汉儒师说之可见者，惟尹更始、刘向二家，然搜获寥寥。其说已亡，而名仅存者，自汉以后并治三传者亦收录焉。述经师弟六。谓穀梁久属孤经，兹於所见载籍之涉穀梁者，循次摘录，附以论断，并著本经废兴源流。

述长编弟七。番禺陈澧尝为穀梁笺及条例，未成，后见兴恩书，叹其精博，遂出其说备采，不复作。

他著有周易卦气辅四卷，虞氏逸象考二卷，尚书篇目考二卷，毛诗注疏纠补三十卷，续王应麟诗地考二卷，群经异义四卷，刘向年谱二卷，仪礼释宫考辨二卷，史记、汉书、南齐书校勘记，说文解字校勘记，宿壹斋诗文集。光绪六年，卒，年八十有六。

弟荣宗，字翼南。著有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同时为穀梁之学者，有南海侯康、海州许桂林、嘉善锺文烝、江都梅毓。侯康自有传。

许桂林、字同叔，海州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少孤，孝於母及生母，无间言。

家贫，不以厚币易远游，日以诂经为事。道光元年，丁内艰，以毁卒，年四十三。

桂林於诸经皆有发明，尤笃信穀梁之学，著春秋穀梁穀传时日月书法释例四卷。其书有引公羊而互证者，有駮公羊而专主者。阳湖孙星衍尝以条理精密、论辨明允许之。又著易确二十卷，大旨以乾为主，谓全易皆乾所生，博观约取，於易义实有发明，别有毛诗后笺八卷，春秋三传地名考证六卷，汉世别本礼记长义四卷，大学中庸讲义二卷，四书因论二卷。尝以其馀力治六书、九数，著许氏说音十二卷，以配说文。又著说文后解十卷。又以岐伯言“地，大气举之”。气外无壳，其气将散；气外有壳，此壳何依？思得一说以补所未及。盖天实一气，而其根在北，北极是也。

北极不当为天枢，而当为气母。因采集宣夜遗文，以西法通之，著宣西通三卷。又以算家以简为贵，乃取钦定数理精蕴，撮其切於日用者，著算牖四卷。生平所著书四十馀种，凡百数十卷。甘泉罗士琳从之游，后以西算名世。

锺文烝，字子勤，嘉善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候选知县。於学无所不通，而其全力尤在春秋。因沉潜反覆三十馀年，成穀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其书网罗众家，折衷一是。其未经人道者，自比於梅鷟之辨伪书、陈第之谈古韵，略引其绪，以待后贤。文烝兼究宋、元诸儒书，书中若释禘祫、祖祢谥法以及心志不通、仁不胜道、以道受命等，皆能提要挈纲，实事求是。又著论语序详正一卷。卒，年六十。

梅毓，字延祖，江都人。同治九年举人，候选教谕。著有穀梁正义长编一卷。

陈澧，字兰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河源县训导。澧九岁能文，复问诗学於张维屏，问经学於侯康。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中年读诸经注疏、子、史及硃子书，日有课程。初著声律通考十卷，谓：“周礼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声，礼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之俗乐有七声而无十二律，有七调而无十二宫，有工尺字谱而不知宫、商、角、徵、羽。惧古乐之遂绝，乃考古今声律为一书。”又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谓：“孙叔然、陆法言之学存於广韵，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门之说。”又汉志水道图说七卷，谓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汉郡县。

其於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谓：“汉儒言义理，无异於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著汉儒通义七卷。晚年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为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

其教人不自立说，尝取顾炎武论学之语而申之，谓：“博学於文，当先习一艺。

韩诗外传曰‘好一则博’，多好则杂也，非博也。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皆学也，而当以经为主，尤当以行己有耻为主。”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主讲菊坡精舍，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成就甚众。光绪七年，粤督张树声、巡抚裕宽以南海硃次琦与澧皆耆年硕德，奏请褒异，给五品卿衔。八年，卒，年七十三。

他著有说文声表十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琴律谱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一卷，东塾集六卷。

侯康，字君谟，亦番禺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少孤，事母孝。家贫，欲买书，母称贷得钱。买十七史，读之，卷帙皆敝，遂通史学。及长，精研注疏，湛深经术，与同里陈沣交最久。尝谓：“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者左经也，经十一卷者公、穀经也。今以三传参校之，大要古经为优。穀梁出最先，其误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误滋甚。”乃取其义意可寻者疏通证明之，著春秋古经说二卷。又治穀梁以证三礼，以公羊杂出众师，时多偏駮，排诋独多。著穀梁礼证，未完帙，仅成二卷。又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注史，尝曰：“注古史与近史异，注近史者，群书大备；注古史者，遗籍罕存。当日为唾弃之馀，今日皆见闻之助，宜过而存之。”因为后汉书补注续一卷，三国志补注一卷，后汉称续者，以有惠栋注；三国志杭世骏注未完善，故不称续也。又补后汉、三国艺文志，各成经、史、子四卷，馀未成。又考汉、魏、六朝礼仪，贯串三礼，著书数十篇，澧尝叹以为精深浩博。十七年，卒，年四十。

弟度，字子琴。与康同榜举人，以大挑知县分发广西，署河池州知州。广西贼起，度伐木为栅，因山势联络，坚固可守。贼退，以病告归，至家遂卒，年五十七。

度洽熟经传，尤长礼学，时称“二侯”。嘉兴钱仪吉尝称其研覈传注，剖析异同，如辨懿伯、惠伯之为父子，三老、五更之为一人。证明郑义，皆有据依。所著书为夷寇所焚，其说经文，刻学海堂集中。

桂文灿，字子白，文燿之弟。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同治二年正月，应诏陈言：曰严甄别以清仕途，曰设幕职以重考成，曰分三途以励科甲，曰裁孱弱以节糜费，曰铸银钱以资利用。若津贴京员，制造轮船，海运滇铜，先后允行。光绪九年，选湖北郧县知县，善治狱，以积劳卒於任。文灿守阮元遗言，谓：“周公尚文，范之以礼；尼山论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约礼，明辨而不能笃行，非圣人之学也。

郑君、硃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学亦同。”因著硃子述郑录二卷。他著四书集注笺四卷，毛诗释地六卷，周礼通释六卷，经学博采录十二卷。

郑珍，字子尹，遵义人。道光五年拔贡生。十七年举人，以大挑二等选荔波县训导。咸丰五年，叛苗犯荔波，知县蒋嘉穀病，珍率兵拒战，卒完其城。苗退，告归。同治二年，大学士祁俊藻荐於朝，特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

珍初受知於歙县程恩泽，乃益进求诸声音文字之原，与古宫室冠服之制。方是时，海内之士。崇尚考据，珍师承其说，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复从莫与俦游，益得与闻国朝六七钜儒宗旨。於经最深三礼，谓：“小学有三：曰形，曰声，曰义。形则三代文体之正，具在说文。若历代钟鼎款识及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奇字，既不尽可识，亦多伪造，不合六书，不可以为常也。声则昆山顾氏音学五书，推证古音，信而有徵，昭若发蒙，诚百世不祧之祖。义则凡字书、韵书、训诂之书，浩如烟海，而欲通经训，莫详於段玉裁说文注，邵晋涵、郝懿行尔雅疏及王念孙广雅疏证。贯串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学全体大用。”

其读礼经，恆苦乾、嘉以还积渐生弊，号宗高密，又多出新义，未见有胜，说愈繁而事愈芜。故言三礼，墨守司农，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诸经，率依古注为多。

又以馀力旁通子史，类能提要钩玄。仪礼十七篇皆有发明，半未脱稿，所成仪礼私笺，仅有士昏、公食、大夫丧服、士丧四篇，凡八卷；而丧服一篇，反覆寻绎，用力尤深。又以周礼考工记轮舆，郑注精微，自贾疏以来，不得正解，说者日益支蔓，成轮舆私笺三卷。尤长说文之学，所著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皆见称於时。他著有凫氏图说、深衣考、汗简笺正、说隶等书。又有巢经巢经说、诗钞、文钞，明鹿忠节公无欲斋诗注。

邹汉勋，字叔绩，新化人。父文苏，岁贡生，以古学教授乡里，辟学舍曰古经堂，与诸生肄士礼其中。其考据典物，力尊汉学，而谈心性则宗硃子。汉勋通左氏义，佐伯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又佐仲兄汉潢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於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同县邓显鹤深异之，与修宝庆府志。又至黔中修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郡志。咸丰元年，举於乡。访魏源於高邮，同撰尧典释天一卷。

会粤贼陷江宁，汉勋以援、堵、守三策上书曾国籓，谓不援江西、堵广西，湖南亦不能守。国籓用其言，命偕江忠淑率楚勇千人援南昌，围解，叙劳以知县用。

既，从江忠源於庐州，守大西门，贼为隧道三攻之，城坍数丈，贼将登陴，汉勋击卻之。坚守三十七日，地雷复发，城陷。汉勋坐城楼上，命酒自酌，持剑大呼杀贼。

贼至，与格斗，手刃数人，力竭死之，年四十九，赠道衔。

所著读书偶识三十六卷，自言破前人之训故，必求唐以前之训故方敢用；违笺传之事证，必求汉以前之事证方敢从。以汉人去古未远，诸经注皆有师承，故推阐汉学，不遗馀力。尤深音均之学，初著广韵表十卷，晚为五均论，说尤精粹，时以江、戴目之。生平於易、诗、礼、春秋、论语、说文、水经皆有撰述，凡二十馀种，合二百馀卷。同治二年，土匪焚其居，熸焉。今存者读书偶识仅八卷，五均论二卷，颛顼历考二卷，斅艺斋文三卷、诗一卷，红崖石刻释文一卷，南高平物产记二卷。

王崧，字乐山，浪穹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山西武乡县知县。崧学问淹通，仪徵阮元总督云、贵，延崧主修通志，著有说纬六卷。

刘宝楠，字楚桢，宝应人。父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国子监典簿，著有秋槎札记。

宝楠生五岁而孤，母氏乔教育以成。始宝楠从父台拱汉学精深，宝楠请业於台拱，以学行闻乡里。为诸生时，与仪徵刘文淇齐名，人称扬州二刘。道光二十年成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文安地称洼下，堤堰不修，遇伏，秋水盛涨，辄为民害。

宝楠周履堤防，询知疾苦，爰检旧册，依例督旗屯及民同修，而旗屯恆怙势相观望，宝楠执法不阿，功遂济。再补元氏，会岁旱，县西北境蝗，袤延二十馀里。宝楠祷东郊蜡祠，蝗争投阬井，或抱禾死，岁则大熟。咸丰元年，调三河，值东省兵过境。

故事，兵车皆出里下。宝楠谓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雇车应差，给以民价，民得不扰。

宝楠在官十六年，衣冠朴素如诸生时。勤於听讼，官文安日，审结积案千四百馀事，鸡初鸣，坐堂皇，两造具备，当时研鞫。事无钜细，均如其意结案，悖者照例治罪。凡涉亲故族属讼者，谕以睦★L5，概令解释。讼狱既简，吏多去籍归耕，远近翕然，著循良称。咸丰五年，卒，年六十五。

宝楠於经，初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句容陈立约各治一经。宝楠发策得论语，病皇、邢疏芜陋，乃蒐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因官事繁，未卒业，命子恭冕续成之。他著有释穀四卷，於豆、麦、麻三种多补正程氏九穀考之说。汉石例六卷，於碑志体例考证详博。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

恭冕，字叔俛。光绪五年举人。守家学，通经训，入安徽学政硃兰幕，为校李贻德春秋贾服注辑述，移补百数十事。后主讲湖北经心书院，敦品饬行，崇尚朴学。

幼习毛诗，晚年治公羊春秋，发明“新周”之义，辟何劭公之谬说，同时通儒皆韪之。卒，年六十。著有论语正义补，何休论语注训述，广经室文钞。

龙启瑞，字翰臣，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二十七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以侍讲升用。七月，简湖北学政，著经籍举要一书，以示学者。又以学政之职有三要：一曰防弊，二曰励实学，三曰正人心风俗。三十年，丁父忧回籍。咸丰元年六月，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办广西团练，以启瑞总其事。二年七月，省城围解，以守城出力，以侍讲学士升用。

六年四月，授通政司副使。十一月，简江西学政。七年三月，迁江西布政使。八年九月，卒於官。

启瑞切劘经义，尤讲求音韵之学，贯穿於顾、江、段、王、孔、张、刘、江诸家之书，而著古韵通说二十卷。以为论古韵者，自顾氏以前失之疏，自段氏以后过於密，江氏酌中，亦未为尽善。阳湖张氏分二十一部，言：“凡言古韵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广。惟分之密，其合之也脉络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韵可通，亦不至因各韵而疑一字之不可通。”启瑞服膺是言，故其集古韵也，意主於严，而其为通说也，则较之顾氏而尚觉其宽。不拘成说，不执私见，参之古书，以求其是而已。其论本音、论通韵、论转音，皆确有据依，而以论通说总之，故以名其全书焉。

他著有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经德堂集十二卷。

苗夔，字仙簏，肃宁人。幼即嗜六书形声之学，读许氏说文，若有夙悟。已，又得顾炎武音学五书，慕之弥笃。曰：“吾守此终身矣！”举道光十一年优贡生，高邮王念孙父子礼先於夔，由是誉望日隆。夔以为许叔重遗书多有为后人妄删或附益者，乃订正说文八百馀字，为说文声订二卷。顾氏音学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纲已具，然犹病其太密，而戈、麻既杂西音，不应别立一部。於是并耕、清、青、蒸、登於东、冬，并戈、麻於支、齐，定以七部，隐括群经之韵。字以声从，韵以部分，为说文声读表七卷。诗自毛传、郑笺而后，主义理者多，主声均者少，虽有陆元朗诗经音义，亦不能专主古音，然古音时有未尽改者。夔治毛诗，尤精於谐声之学，尝以齐、鲁、韩三家证毛，而又以许洨长之声读参错其间，采太平戚氏之汉学谐声、诗经正读，无锡安氏之均徵，为毛诗均订十卷。咸丰丁巳五月，卒，年七十有五。

庞大堃，字子方，常熟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究心音韵之学，尝谓顾、江、戴、段、孔、王诸家分部互有出入者，以入声配隶无准耳。入声有正纽、反纽，今韵多从正纽，古韵多从反纽，阳奇阴偶，两两相配，一从陆氏法言所定为正纽，一从顾、江、戴、王所定为反纽。其转音之法有五：一正转，同部者是也，一递转，同音者是也；一旁转，相比及相生者是也；一双声，同母者是也。又谓欲明古音，必先究唐韵，乃可定其分合，为唐韵辑略五卷、备考一卷，形声辑略一卷、备考一卷，古音辑略二卷、备考一卷，等韵辑略三卷。他著有易例辑略五卷。

陈立，字卓人，句容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二十四年，补应殿试。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升郎中，授云南曲靖府知府。请训时，文宗有“为人清慎”之褒，时以道梗不克之任。少客扬州，师江都梅植之，受诗、古文辞；师江都凌曙、仪徵刘文淇，受公羊春秋、许氏说文、郑氏礼，而於公羊致力尤深。

文淇尝谓汉儒之学，经唐人作疏，其义益晦。徐彦之疏公羊，空言无当。近人如曲阜孔氏、武进刘氏，谨守何氏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立乃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古义及国朝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择精语详。草创三十年，长编甫具。南归后，乃整齐排比，融会贯通，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初治公羊也，因及汉儒说经师法，谓莫备於白虎通。先为疏证，以条举旧闻、暢隐扶微为主，而不事辨驳，成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幼受尔雅，因取唐人五经正义中所引犍为舍人、樊光、刘歆、李巡、孙炎五家悉甄录之。谓郭注中精言妙谛，大率胎此。附以郭音义及顾、沈、施、谢诸家切释，成尔雅旧注二卷。

又以古韵之学敝蚀已久，而声音之原，起於文字，说文谐声，即韵母也。因推广归安姚氏说文声系之例，刺取许书中谐声之文，部分而缀叙之。以象形、指事、会意为母，以谐声为子，其子之所谐，又即各缀於子下。其分部则兼取顾、江、戴、孔、王、段、刘、许诸家，精研而审核之，订为二十部，成说文谐声孳生述三卷。

其文渊雅典硕，大抵考订服制典礼及声音训诂为多，成句溪杂著六卷，卒，年六十一。

陈奂，字硕甫，长洲人。诸生。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奂始从吴江沅治古学，金坛段玉裁寓吴，与沅祖声善。尝曰：“我作六书音韵表，惟江氏祖孙知之，馀尟有知者。”奂尽一昼夜探其梗概。沅尝假玉裁经韵楼集，奂窃视之，加硃墨。后玉裁见之，称其学识出孔、贾上，由是奂受学玉裁。高邮王念孙暨子引之、栖霞郝懿行、绩溪胡培翚、泾胡承珙、临海金鹗，咸与缔交。

奂尝言大毛公诂训传言简意赅，遂殚精竭虑，专攻毛传。以毛传一切礼数名物，自汉以来无人称引，韬晦不彰，乃博徵古书，发明其义。大抵用西汉以前旧说，而与东汉人说诗者不苟同。又以毛氏之学，源出荀子，而善承毛氏者，惟郑仲师、许叔重两家，故於周礼注、说文解字多所取说，著诗毛氏传疏三十卷。又以疏中称引，博广难明，更举条例，立表示图，为毛诗说一卷。准以古音，依四始为毛诗音四卷。

仿尔雅例，编毛传为义类十九篇一卷。以郑多本三家诗，与毛异，为郑氏笺考徵一卷。又有诗语助义三十卷，公羊逸礼考徵一卷，师友渊源记一卷，禘郊或问、宋本集韵校勘记，各若干卷。

其论尚书大传与毛传同条共贯，论春秋之学，从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礼。

穀梁文句极简，必得治礼数十年而后可明其要义。论释名与毛传、说文多不合，然可以讨汉、宋说经家之源流。其论丁度集韵云：“集韵总字，具见类篇，先以类篇校集韵，再参之释文、说文、玉篇、广韵、博雅，则校雠之功过半矣。”又云：“陆氏释文宋本，当於集韵求之。今尚书释文，经开宝中陈谔等删改之本，集韵则未经删改者也。”於子书中尤好管子，尝令其弟子元和丁士涵为管子案四卷。

家居授徒，从游者数十人。同郡管庆祺、丁士涵、马钊、费锷，德清戴望，其尤著也。同治二年，卒，年七十有八。

金鹗，字诚斋，临海人。优贡生。博闻强识，邃精三礼之学。受知於山阳汪廷珍，与析难辨论，成礼说二卷。嘉庆二十四年，卒於京邸。所著求古录一书，取宫室、衣服、郊祀、井田之类，贯串汉、唐诸儒之说，条考而详辨之。鹗又尝辑论语乡党注，釐正旧说，颇得意解。卒后稿全佚，陈奂求得之，釐为求古录礼说十五卷，乡党正义一卷。

黄式三，字薇香，定海人。岁贡生。事亲孝，尝赴乡试，母裘暴疾卒於家，驰归恸绝。父老且病，卧床笫数年，衣食靧洗，必躬亲之。比殁，持丧以礼，誓不再应乡试。於学不立门户，博综群经，治易治春秋，而尤长三礼。论禘郊宗庙，谨守郑学。论封域、井田、兵赋、学校、明堂、宗法诸制，有大疑义，必釐正之。有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尝著论语后案二十卷，自为之序。他著有书启幪四卷，诗丛说一卷，诗序说通二卷，诗传笺考二卷，春秋释二卷，周季编略九卷，儆居集经说四卷，史说四卷。同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子以周，从子以恭，俱能传其学。

以周，本名元同，后改今名，以元同为字。同治九年优贡。旋举於乡，大挑以教职用，补分水县训导。以学臣奏加中书衔，以教授升用，旋选处州府教授，而年已七十，遂不就。以周笃守家学，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硃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於郑、硃，何论孔、孟？有清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顾氏尝云：“经学即是理学。”乃体顾氏之训，上追孔、孟之遗言，於易、诗、春秋皆有著述，而三礼尤为宗主。所著礼书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古先王礼制备焉。又以孟子学孔子，由博反约，而未尝亲炙孔圣。其间有子思子，综七十子之前闻，承孔圣以启孟子，乃著子思子辑解七卷。而举子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於诗、书，而终於礼、乐，及所明仁义为利之说，谓其传授之大恉，是深信博文约礼之经学，为行义之正轨，而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轴。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憾！”既，书成而疾瘥，更号哉生。江苏学政黄体芳建南菁讲舍於江阴，延之主讲。以周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宗源瀚建辨志精舍於宁波，请以周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著录弟子千馀人。卒，年七十有二。

以恭，字质庭。光绪元年举人。著有尚书启幪疏二十八卷，读诗管见十二卷。

俞樾，字廕甫，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咸丰二年，散馆授编修。

五年，简放河南学政，奏请以郑公孙侨从祀文庙，圣兄孟皮配享崇德祠，并邀俞允。

七年，以御史曹登庸劾试题割裂罢职。樾归后，侨居苏州，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各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馀年，最久。课士一依阮元成法，游其门者，若戴望、黄以周、硃一新、施补华、王诒寿、冯一梅、吴庆坻、吴承志、袁昶等，咸有声於时。东南遭赭寇之乱，典籍荡然，樾总办浙江书局，建议江、浙、扬、鄂四书局分刻二十四史，又於浙局精刻子书二十二种，海内称为善本。

生平专意著述，先后著书，卷帙繁富，而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尤能确守家法，有功经籍。其治经以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为宗。谓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王氏父子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曰”之例者居半，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因著群经平议，以附述闻之后。其诸子平议，则仿王氏读书杂志而作，校误文，明古义，所得视群经为多。又取九经、诸子举例八十有八，每一条各举数事以见例，使读者习知其例，有所据依，为读古书之一助。

樾於诸经皆有纂述，而易学为深，所著易贯，专发明圣人观象系辞之义。玩易五篇，则自出新意，不拘泥先儒之说。复作艮宦易说，卦气值日考、续考，邵易补原，易穷通变化论，互体方位说，皆足证一家之学。晚年所著茶香室经说，义多精确。古文不拘宗派，渊然有经籍之光。所作诗，温和典雅，近白居易。工篆、隶。

同时如大学士曾国籓、李鸿章，尚书彭玉麟、徐树铭、潘祖廕，咸倾心纳交。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

樾湛深经学，律己尤严，笃天性，尚廉直，布衣蔬食，海内翕然称曲园先生。

光绪二十八年，以乡举重逢，诏复原官，重赴鹿鸣筵宴。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著有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诸子平议三十五卷及第一楼丛书，曲园杂纂，俞楼杂纂，宾萌集，春在堂杂文、诗编、词录、随笔，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丛钞、经说，其馀杂著，称春在堂全书。

同时以耆年笃学主讲席者，则有南汇张文虎。文虎，字啸山。诸生。尝读元和惠氏、歙江氏、休宁戴氏、嘉定钱氏诸家书，慨然叹为学自有本，则取汉、唐、宋注疏、经说，由形声以通其字，由训诂以会其义，由度数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语言事迹以窥古圣贤精义，旁及子史，莫不考其源流同异。精天算，尤长校勘。同治五年，两江书局开，文虎为校史记三注，成札记五卷，最称精善。卒，年七十有一。

著有舒艺室遗书。

王闿运，字壬秋，湘潭人。咸丰三年举人。幼好学，质鲁，日诵不能及百言。

发愤自责，勉强而行之。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於是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学，遂通诸经。潜心著述，尤肆力於文。溯庄、列，探贾、董，其骈俪则揖颜、庾，诗歌则抗阮、左。记事之体，一取裁於龙门。

闿运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阐明奥义，中多前贤未发之覆。尝曰：“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有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又尝慨然自叹曰：“我非文人，乃学人也！”

学成出游。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谘而后行。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已而参曾国籓幕。胡林翼、彭玉麟等皆加敬礼。闿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唯出所学以教后进。四川总督丁宝桢聘主尊经书院，待以宾师之礼，成材甚众。归为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山长。江西巡抚夏★J9延为高等学堂总教。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岑春蓂上其学行，特授检讨。乡试重逢，加侍读。闿运晚睹世变，与人无忤，以唯阿自容。入民国，尝一领史馆，遂归。丙辰年，卒，年八十有五。

所著书以经学为多，其已刊者有周易说十一卷，尚书义三十卷，尚书大传七卷，诗经补笺二十卷，礼记笺四十六卷，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穀梁传笺十卷，周官笺六卷，论语注二卷，尔雅集解十六卷，又墨子、庄子、鹖冠子义解十一卷，湘军志十六卷，湘绮楼诗文集及日记等。子女并能通经，传其家学。次子代丰，早世，著有公羊例表。

王先谦，字益吾，长沙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历上疏言言路防弊，请筹东三省防务，并劾云南巡抚徐之铭。六年，晋国子监祭酒。八年，丁忧归，服阕，仍故官。疏请三海停工。出为江苏学政。十四年，以太监李莲英招摇，疏请惩戒。略言：“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讠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篦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

皇太后、皇上於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

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疏上不报。

先谦历典云南、江西、浙江乡试，搜罗人才，不遗馀力。既莅江苏，先奏设书局，仿阮元皇清经解例，刊刻续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书院创於黄体芳，先谦广筹经费，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诱掖奖劝，成就人材甚多。开缺还家，历主思贤讲舍，岳麓、城南两书院，其培植人才，与前无异。三十三年，总督陈夔龙、巡抚岑春蓂奏以所著书进呈，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长沙饥民围抚署，卫兵开枪击毙数人，民情愈愤，匪徒乘之放火烧署。省城绅士电请易巡抚，以先谦名首列，先谦不知也。总督瑞澂奏参，部议降五级。同乡京官胡祖廕等以冤抑呈递都察院，亦不报。国变后，改名遯，迁居乡间，越六年卒。著有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三家诗集义疏二十八卷，汉书补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国通鉴三十卷，虚受堂诗文集三十六卷等。

孙诒让，字仲容，瑞安人。父衣言，自有传。诒让，同治六年举人，官刑部主事。初读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渐窥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谓古子、群经，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雠之羼改。匡违捃佚，必有谊据，先成札迻十二卷。

又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以为：“有清经术昌明，於诸经均有新疏，周礼以周公致太平之书，而秦、汉以来诸儒不能融会贯通。盖通经皆实事、实字，天地、山川之大，城郭、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酒浆、醯醢之细，郑注简奥，贾疏疏略。读者难於深究，而通之於治，尤多谬盭。刘歆、苏绰之於新、周，王安石之於宋，胶柱锲舟，一溃不振，遂为此经诟病。诒让乃以尔雅、说文正其训诂，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覃廿载，藁草屡易，遂博采汉、唐以来迄乾、嘉诸经儒旧说，参互绎证，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其於古制，疏通证明，较之旧疏，实为淹贯。而注有违牾，辄为匡纠。凡所发正数十百事，匪敢坏‘疏不破注’家法，於康成不曲从杜、郑之意，实亦无誖。而以国家之富强，从政教入，则无论新旧学均可折衷於是书。”识者韪之。

光绪癸卯，以经济特科徵，不应。宣统元年，礼制馆徵，亦不就。未几卒，年六十二。所著又有墨子閒诂十五卷，目录、附录二卷，后语二卷。精深闳博，一时推为绝诣。古籀拾遗三卷，逸周书斠补四卷，九旗古义述一卷。

郑杲，字东甫，迁安人。父鸣冈，为即墨令，卒於官。贫不能归，因家焉。杲事母孝。光绪五年，举山东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肆力於学，以读经为正课，旁及朝章国故，矻矻终日，视仕进泊如也。尝谓：“治经在信古传，经者渊海，传其航也。汉代诸儒，主乎此者不能通乎彼；唐、宋而降，能观其通矣，乃举古说而悉排之，惟断以己意。若是者，皆非善治经者也。”杲以母忧归，主讲泺源书院。服阕，迁员外。时朝政维新，两宫已积疑衅，杲独惓惓言天子当竭诚以尽孝道。具疏草，莫敢为言者。二十六年夏，荧惑入南斗，复上书请修省，不报。

未几，卒。

杲之学深於春秋，其言曰：“左氏明鲁史旧章，二传则孔、孟推广新意，口授传指。公羊明鲁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则备载当时行用之道。当时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鲁道者，为人子孙，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则损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圣人蹶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为说兼综三传，而尤致严於事天、事君、事亲之辨。谓：“春秋首致谨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正月谨始也，必能为父之子，然后能为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

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将以备责三正，而单举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亲为始也。”凡杲所论著如此。

与杲同时者，有宋书升，字晋之，濰县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里居十年，殚心经术。易、书、诗均有撰述，尤精推步之学。法伟堂，字小山，胶州人。

光绪十五年进士，官青州府教授，精研音韵之学，考订陆德明经典释文，多前人所未发。

## 列传二百七十 儒林四

孔廕植

孔廕植，字对寰，孔子六十五代孙，世居曲阜。明天启初，袭封衍圣公。清顺治元年，世祖定鼎京师，山东巡抚方大猷疏言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下礼部议，衍圣公爵及其官属，悉循明旧制。廕植朝京师，遣官迎劳。入朝，班列大学士上，赐宴，恩礼有加。四年，卒，遣山东布政使致祭。子兴燮袭。

兴燮，字起吕。时年十三，生母陶抚以成立。稍长，事母甚孝，凝重有器识。

饬庙庭，修礼乐，诸废悉举。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六年，卒。子毓圻袭。

毓圻，字钟在。方幼，年十一，朝京师。圣祖召见瀛台，礼度如成人，奏对称旨。越二年，上幸学，召毓圻陪祀，太皇太后召入见，赐坐，问家世，具以对，赐茶及克食。辞出，命内臣送至宫门外，传谕从官善辅翼之。上御殿，毓圻从诸大臣朝参，及退，命自御道行，逡巡辞，上敦谕之，乃趋出。加太子少师。二十三年，上东巡，释奠孔子庙，留曲柄黄盖。谒林，周览遗迹，每事问，毓圻谨以对。因请扩林地，置守卫，除租赋，设百户，官秩视卫守备，皆许之。毓圻辑幸鲁盛典以进，复奏请重修孔子庙，白巡抚及河道总督，免县人河工应役。雍正元年，世宗命追封先圣五代王爵。十月，毓圻诣阙谢，疾作，上命医诊视，赐参饵。十一月，卒於京师，上遣内大臣奠茶酒。丧归，命皇三子及庄亲王允禄临奠，行人护行，赐葬，谥恭悫。毓圻工书，爱兰，自号曰兰堂。子传铎袭。

传铎，字振路。康熙间赐二品冠服，袭爵后一年，世宗幸学，召传铎陪祀。传铎老，病足，命其子继溥代行礼。六月，孔子庙灾，传铎用明弘治间故事，率族人素服三日哭，疏引咎，上遣侍郎王景曾祭告。并传旨慰问。寻发帑重建，命侍郎留保会巡抚岳濬、前巡抚陈世倌庀工役，而以传铎董其事。诏询传铎，有当增设者言无隐。因请增设乐器库直房，上许之。八年，庙成。九年，上命修孔林，仍与世倌监理，疾作乞休，上允之。子继濩前卒，命以孙广棨袭。十年，孔林工竟，复开馆辑阙里盛典。十三年，卒，赐祭葬。传铎工诗词，有集。

广棨，字京立。雍正初，授二品冠服，袭爵。以孔林工竟，率族人诣阙谢。上御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召入对，命坐赐茶，谕曰：“汝为先圣后，当存圣贤心，行圣贤事，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汝年方少，尤宜勤学读书，敦品励行，与汝族人相劝戒，相砥砺，为端人正士。”广棨顿首谢。赐松花江石砚及锦币，赐宴，遣归。

十三年，世宗崩，入临。高宗复召入对，以覃恩赠父继濩如其爵。乾隆三年，上幸学，召广棨陪祀。献亲耕耤田颂、视学大礼庆成赋。四年，朝京师，祝上万寿。会举经筵，令侍班，因奏请著为令。六年，疏劾曲阜知县毓琚不职，毓琚亦讦广棨居乡不法，下巡抚按治，上原广棨而谴毓琚。八年，卒。子昭焕袭。

昭焕，字显明，十三年正月，上东巡，释奠孔子庙，御诗礼堂。昭焕方幼，命其族人举人继汾等进讲。是日并谒林，还，复留曲柄黄盖。赐昭焕宴，赉书籍、文绮、貂币，官继汾中书，族人有官者皆进秩。亲制孔子庙碑，勒石大成门外。二十一年，昭焕疏言：“皇庄户丁蒙恩免役，历来地方官额外杂派，每事调剂非易，请酌留五十户，馀改归民籍，交地方官编审应役。”上谕曰：“昭焕疏言皇庄，此必沿前代旧习，然亦止应称官庄。子不云乎：‘甚矣由之行诈，无臣而为有臣。’昭焕可谓不能读其祖书矣。此时丁银已停徵，地方官安得更令百姓应役？且取役何事？

若为朕东巡修道，则皆发帑雇役，初未累百姓。朕展谒先师，衍圣公督令庙户除道清产，理所应尔，岂当转庇庙户，并发帑雇役亦不肯应耶？”下吏议，当夺爵，上命宽之。以昭焕年少，归咎继汾及其兄继涑，皆谴黜。三月，上东巡，释奠孔子庙，谒林。二十二年，上奉皇太后东巡释奠。三十六年，复东巡释奠。既还京师，出内府所藏周铜器木鼎、亚尊、牺尊、伯彝、册卣、蟠夔敦、宝簠、夔凤豆、饕餮甗、四足鬲，凡十事，置庙庭。四十一年，两金川平。三月，复奉皇太后东巡释奠，告成功。次日，谒林。四十八年，昭焕卒，子宪培袭。

宪培，字养元。乾隆五十九年，卒。子庆镕袭。

庆镕，字陶甫。道光二十一年，卒。子繁灝袭。

繁灝，字文渊。同治二年，卒，谥端恪。子祥珂袭。

祥珂，字觐堂。光绪三年，卒，谥庄悫。子令贻袭。

令贻，字穀孙。国变后，袭爵，奉祀如故。

当唐末五季，以文宣公兼曲阜令。宋用孔氏支子，明至清初因之。自毓琚与广棨互讦坐罢官，廷议以衍圣公咨送易涉私，孔氏子领乡县，所隶皆亲属，审断亦未能悉公，拟更前例。御史卫廷璞疏言宜仍旧贯，鸿胪寺卿林令旭又请以衢州孔氏子孙为曲阜知县，下廷臣议，用廷璞言，仍令衍圣公咨送，巡抚考试题补。后十馀年，巡抚白锺山奏请改题缺。上谕曰：“阙里毓圣之乡，唐、宋以来，率以圣裔领县事。

大宗主鬯，爵列上公。而知县以民事为职，奉法令，则以裁制伤恩；厚族党，则以偏私废事；非古易地而官之道，当如锺山议。仍别设世袭六品官，选孔氏子充补。”

明制，五经博士，孔氏南宗一，奉衢州孔子庙祀；北宗一人，奉述圣祀。颜氏复圣后，曾氏宗圣后，孟氏亚圣后，仲氏子路后，各一人。道州周氏元公后，江宁、嵩县程氏皆正公后，洛阳邵氏康节后，建安、婺源硃氏皆文公后，各一人。清因之。

又增设咸阳姬氏文王后，曲阜东野氏周公后，济宁闵氏子骞后，濬县端木氏子贡后，常熟言氏子游后，钜野卜氏子夏后，萧县颛孙氏子张后，菏泽、肥城两冉氏伯牛、仲弓后，肥城有氏有子后，邹平伏氏伏生后，孟县韩氏文公后，郿县张氏明公后，各一人。而程氏改纯公后一人。又崇关侯祀事，亦录其后，洛阳、解州、江陵各一人。明史衍圣公附儒林传后，今仿其例，并五经博士有增设者亦附焉。

## 列传二百七十一 文苑一

魏禧兄际瑞 弟礼 礼子世效 世俨 李腾蛟 邱维屏 曾灿 林时益梁份 侯方域王猷定 陈宏绪 徐士溥 欧阳斌元 申涵光张盖殷岳 吴嘉纪徐波 钱谦益龚鼎孳 吴伟业曹溶 宋琬严沆施闰章高咏 邓汉仪 王士禄弟士祜 田雯 曹贞吉 颜光敏王苹 张笃庆 徐夜 陈恭尹屈大均 梁佩兰 程可则 方殿元吴文炜 王隼 冯班宗元鼎 刘体仁 吴殳 胡承诺贺贻孙唐甄阿什垣刘淇 金德纯 傅泽洪 汪琬 计东吴兆骞 顾我锜彭孙遹 硃彝尊李良年 謤吉璁 尤侗秦松龄 曹禾 李泰来陈维崧吴绮 徐釚 潘耒倪灿 严绳孙 徐嘉炎方象瑛万斯同钱名世 刘献廷 邵远平吴任臣 周春 陈鱣乔莱汪楫 汪懋麟 陆葇兄子奎勋 庞垲边连宝陆圻丁澎 柴绍炳 毛先舒 孙治 张丹 吴百朋 沈谦 虞黄昊孙枝蔚李念慈 丁炜林侗 林佶 黄任 郑方坤黄与坚王昊 顾湄 吴雯陶季 梅清梅庚 冯景邵长蘅姜宸英严虞惇 黄虞稷 性德顾贞观 项鸿祚 蒋春霖文昭蕴端 博尔都 永忠 书诚 永諲 裕瑞 赵执信叶燮 冯廷櫆黄仪郑元庆 查慎行弟嗣瑮 查升 史申义周起渭 张元臣 潘淳顾陈垿 何焯陈景云 景云子黄中 戴名世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於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呜呼盛已！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於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自王、硃以及方、恽，各擅其胜。文运盛衰，实通世运。

此当举其全体，若必执一人一地言之，转失之隘，岂定论哉？道、咸多故，文体日变。龚、魏之徒，乘时立说。同治中兴，文风又起。曾国籓立言有体，济以德功，实集其大成。光、宣以后，支离庞杂，不足言文久矣。兹为文苑传，但取诗文有各能自成家者，汇为一编，以著有清一代文学之盛。派别异同，皆置勿论。其已见大臣及儒林各传者，则不复著焉。

魏禧，字冰叔，宁都人。父兆凤，诸生。明亡，号哭不食，翦发为头陀，隐居翠微峰。是冬，筮离之乾，遂名其堂为易堂。旋卒。

禧兒时嗜古，论史斩斩见识议。年十一，补县学生。与兄际瑞、弟礼，及南昌彭士望、林时益，同邑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九人为易堂学。皆躬耕自食，切劘读书，“三魏”之名遍海内。禧束身砥行，才学尤高。门前有池，颜其居曰勺庭，学者称勺庭先生。为人形幹修颀，目光射人。少善病，参术不去口。性仁厚，宽以接物，不记人过。与人以诚，虽见欺，怡如也。然多奇气，论事每纵横排奡，倒注不穷。事会盘错，指画灼有经纬。思患豫防，见几於蚤，悬策而后验者十尝八九。流贼起，承平久，人不知兵，且谓寇远猝难及。禧独忧之，移家山中。山距城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馀丈。中径坼，自山根至顶若斧劈然。缘坼凿磴道梯而登，因置闸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后数年，宁都被寇，翠微峰独完。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文。其为文凌厉雄杰。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激，摹画淋漓。

年四十，乃出游。於苏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沨，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常州交恽日初、杨瑀，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当是时，南丰谢文洊讲学程山，星子宋之盛讲学髻山，弟子著录者皆数十百人，与易堂相应和。易堂独以古人实学为归，而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僧无可尝至山中，叹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矣！”无可，明检讨方以智也。友人亡，其孤不能自存，禧抚教安业之。凡戚友有难进之言，或处人骨肉间，禧批郤导窾，一言辄解其纷。或讶之，禧曰：“吾每遇难言事，必积诚累时，待其精神与相贯注，夫然后言。”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辞。有司催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医。巡抚舁验之，禧蒙被卧称疾笃，乃放归。后二年卒，年五十七。妻谢氏，绝食殉。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左传经世十卷。

际瑞，原名祥，字善伯，禧兄。明亡后，禧、礼并谢诸生。际瑞叹曰：“吾为长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将谁责乎？”遂出就试。顺治十七年岁贡生。宁都民乱，赣军进讨，索饷於山砦。际瑞身冒险阻，往来任其事，屡濒於死。际瑞重信义，翠微峰诸隐者暨族戚倚际瑞为安危者三十馀年。康熙十六年，滇将韩大任踞赣，当事议抚之。大任曰：“非魏际瑞至，吾不信也！”时际瑞馆总镇哲尔肯所，遂遣之。

家人泣劝毋往，际瑞曰：“此乡邦宗族所关也，吾不行，恐祸及。行而无成，吾自当之。”遂往。甫入营。官兵遽从东路急攻。大任疑卖己，因拘留之。大任变计走降闽，际瑞遂遇害，年五十八。子世杰殉焉。际瑞笃治古文，喜漆园、太史公书。

著有文集十卷、五杂俎五卷。

礼，字和公，禧弟。少鲁钝，受业於禧。禧尝笞詈之，礼弗憾，曰：“兄固爱弟也！”禧喜过望。方九岁，父将析产，持一田券踌躇曰：“与祥，则礼损矣。奈何？”礼適在旁，应声曰：“任损我，毋损伯兄。”父笑曰：“是固鲁钝者耶？”

礼寡言，急然诺，喜任难事，以郁郁不得志，乃益事远游。所至必交其贤豪，物色穷岩遗佚之士。年五十，倦游返，於翠微左幹之巅构屋五楹。是时伯叔踵逝，石阁、勺庭久虚无人。诸子各散处，不复居易堂。礼独身率妻子居十七年，未他徙。卒，年六十六。著有诗文集十六卷。子世效、世俨。

世效，字昭士。生二十馀月，母口授九歌，辄能成诵。稍长，从仲父禧读。性狷急，勇於任事。禧尝谓其文一如其人，锋锐所及，往往有没羽之力。以多病不应试。遍游燕、楚、吴、越，一至岭南。適王士祯使粤，见所作，原折节与交。著有耕庑文稿十卷。

世俨，字敬士。善病如其兄，然不废翰墨。与世杰、世效时称“小三魏”。著有为谷文稿八卷。

李腾蛟，字咸斋，亦宁都人。诸生。於易堂中年最长，诸子皆兄事之，严敬无敢斁。后居三巘峰，以经学教授。著周易賸言。年六十，卒。

邱维屏，字邦士，宁都人，三魏姊壻也。明诸生。为人高简率穆。读书多玄悟，禧尝从之学。晚为历数、易学及泰西算法。僧无可与布算，退语人曰：“此神人也！”

彭士望与维屏交三十馀年，未尝见其毁一人。然维屏独推服禧，尝贻禧书曰：“拒谏饰非者大恶也，不拒谏而尝自拒谏，不饰非而尝自饰非，尤恶之恶也。足下敢於自信，自处有故，而持之以坚，拒谏饰非，盖有如此者！”禧得之痛服。维屏教授弟子，手批口讲，日夜不辍业。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六。垂殁，示子曰：“食有菜饭，穿可补衣，无谲戾行，堪句读师。”士望服其言。著有周易剿说十二卷、松下集十二卷、邦士文集十八卷。

曾灿，字青藜，亦宁都人，给事中应遴仲子。岁乙酉，杨廷麟竭力保南赣。应遴以闽峤山泽间有众十万，命灿往抚之。既行，而应遴病卒，赣亦破，乃解散。寻祝发为僧，游闽、浙、两广间。大母及母念灿成疾，乃归宁都。以大母命受室，筑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数年。后侨居吴下二十馀年，客游燕市以卒。著有六松草堂文集、西崦草堂诗集。

林时益，本明宗室，名议叙，字确斋，南昌人。与彭士望同里。两人谋居。士望与魏禧一见定交，极言金精诸山可为岭北耕种处，乃携家偕士望往。侨居十馀年，与魏氏昆弟相讲习。康熙七年，诏明故宗室子孙众多，窜伏山林者还田庐，复姓氏。

时益久客宁都，弗乐归。卜居冠石，结庐佣田，非其力不食。冠石宜茶，时益以意制之，香味拟阳羡，所谓林茶者也。晚好禅悦。著有冠石诗集五卷、确斋文集。

梁份，字质人，南丰人。少从彭士望、魏禧游，讲经世之学。工古文辞。尝只身游万里，西尽武威、张掖，南极黔、滇，遍历燕、赵、秦、晋、齐、魏之墟，览山川形势，访古今成败得失，遐荒轶事，一发之於文。方苞、王源皆重之。其论山海关，谓：“关自明洪武间始设，隋置临榆於西，唐为榆关。东北古长城，燕、秦所筑，距关远，皆不足轻重。金之伐辽，自取迁民始。李自成席卷神京，败石河而失之。天之废兴，人之成败，而决於山海一隅。荒榛千百年之上，偏重於三百年间。

天下定则山海安，山海困则天下举困，其安危之重如此。”生平以未游山海为憾。

为人朴挚强毅，守穷约至老不少挫。卒，年八十九。著有怀葛堂文集十五卷、西陲今略八卷。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父恂，明户部尚书；季父恪，官祭酒：皆以东林忤阉党。

方域师倪元璐。性豪迈不羁，为文有奇气。时太仓张溥主盟复社，青浦陈子龙主盟几社，咸推重方域，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於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方域既负才无所试，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阉党阮大铖时亦屏居金陵，谋复用。诸名士共檄大铖罪，作留都防乱揭，宜兴陈贞慧、贵池吴应箕二人主之。大铖知方域与二人善，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当已，乃嘱其客来结驩。方域觉之，卒谢客，大铖恨次骨。已而骤柄用，将尽杀党人，捕贞慧下狱。方域夜走依镇帅高杰，得免。顺治八年，出应乡试，中式副榜。十一年，卒，年三十七。

方域健於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有壮悔堂集。

同时江西以文名者，南昌王猷定，新建陈宏绪、徐士溥、欧阳斌元。

猷定，字于一。选拔贡生。父时熙，进士，官太仆卿，名在东林。猷定好奇，有辩口，文亦如之。著四照堂集。

宏绪，字士业。父道亨，进士，官兵部尚书。疏救杨涟，罢归。藏书万卷。宏绪不仕，辑宋遗民录以见志，有石庄集。

士溥，字巨源。父良彦，进士。忤崔、魏削籍，戍清浪。溧阳陈名夏闻士溥善古文，手书招之，拒不纳。有榆溪集。

斌元，字宪万。尝为南司马吕大器草奏劾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佐史可法幕府。

有文集十二卷。

申涵光，字孚孟，号凫盟，永年人，明太仆寺丞佳胤子。年十五，补诸生。文名藉藉，顾不屑为举子业。日与诸同志论文立社，载酒豪游为乐。万历六年乱起，议城守，出家赀四百金、钱二十万犒士。甲申，奉母避乱西山，诛茅广羊绝顶。与钜鹿杨思圣，鸡泽殷岳、殷渊，定患难交。京师破，佳胤殉国难，涵光痛绝复苏。

因渡江而南，谒陈子龙、夏允彝、徐石麟诸名宿，为父志、传。归里，事亲课弟，足迹绝城市。日与殷岳及同里张盖相往来酬和，人号为“广平三君”。

清初，诏访明死难诸臣。柏乡魏裔介上褎忠疏，列佳胤名，格於部议。涵光徒跣赴京师，踔泥水中，几濒於死。麻衣绖带，号哭东华道上，观者皆饮泣。裔介再疏争之，卒与祀恤如例。一时士大夫高其行，皆倾心纳交，宴游赠答无虚日。

涵光为诗，吞吐众流，纳之炉治。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於高、岑、王、孟诸家。尝谓：“诗以道性情，性情之真者，可以格帝天，泣神鬼。若专事附会，寸寸而效之，则啼笑皆伪，不能动一人矣。”尚书王士祯称涵光开河朔诗派。学士熊伯龙谓今世诗人吾甘为之下者，凫盟一人而已。

尝谒孙奇逢，执弟子礼。奇逢恨得之晚，以圣贤相敦勉。自是始闻天人性命之旨，究心理学，不复为诗。顺治十七年，诏郡县举孝行，有司以涵光应，力辞之。

再举隐逸之士，坚辞不就。尝自悔为名累，谢绝交游。晚年取诸儒语录昕夕研究。

作性习图、义利说及荆园小语、进语诸书。尝曰：“主静不如主敬，敬，自静也。

硃、陆同適於道，硃由大路，虽迟而稳；陆由便径，似捷而危：在人自择耳。”奇逢谓其苦心积虑，阅历深而动忍熟。裔介则赞之曰：“年少文坛，老来理路，圣贤之所谓博文而约礼也。”其推重如此。康熙十六年，卒，年五十九。

涵光又解琴理。书法颜鲁公，尤工汉隶。间作山水木石，落落有雅致。著有聪山诗集八卷，文集四卷，说杜一卷。

盖，字覆舆。明亡后，谢诸生，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尝游齐、晋、楚、豫间，归自闭土室中，虽妻子不得见。唯涵光、岳至则延入，谈甚洽。其诗哀愤过情，恆自毁其稿。卒后，涵光为刊遗诗，曰柿叶集。

岳，字宗山，鸡泽人。举人。京师陷，入西山，与其弟渊谋举义。事泄，渊被害，岳匿涵光家得免。其为诗自魏、晋以下屏不观，尤不喜律诗，所作唯古体，莽莽然肖其为人。有留耕堂集。

吴嘉纪，字宾贤，泰州人。布衣。家安丰盐场之东淘。地滨海，无交游。自名所居曰陋轩。贫甚，虽丰岁常乏食。独喜吟诗，晨夕啸咏自適，不交当世。郡人汪楫、孙枝蔚与友善，时称道之，遂为王士祯所知。尤赏其五言清冷古淡，雪夜酌酒，为之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因买舟至扬州谒谢定交，由是四方知名士争与之倡和。

嘉纪工为危苦严冷之词，尝撰今乐府，凄急幽奥，能变通陈迹，自为一家。所著陋轩集多散佚，友人复裒集之为四卷。其诗风骨颇遒，运思亦复劖刻。由所遭不偶，每多怨咽之音，而笃行潜修，特为一时推重云。

徐波，字元叹，吴县人。少任侠。明亡后，居天池，构落木菴，以枯禅终。诗多感喟，虞山钱谦益与之善，赠以诗，颇推重之。有谥箫堂、染香菴等集。

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人。明万历中进士，授编修。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

天启中，御史陈以瑞劾罢之。崇祯元年，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讦谦益贪肆不法。谦益求救於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

流贼陷京师，明臣议立君江宁。谦益阴推戴潞王，与马士英议不合。已而福王立，惧得罪，上书诵士英功，士英引为礼部尚书。复力荐阉党阮大铖等，大铖遂为兵部侍郎。顺治三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

冯铨充明史馆正总裁，而谦益副之。俄乞归。五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谦益坐与交通，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诉辨，国柱遂以谦益、毓祺素非相识定谳。

得放还，以箸述自娱，越十年卒。

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书，晚岁绛云楼火，惟一佛像不烬，遂归心释教，著楞严经蒙钞。其自为诗文，曰牧斋集，曰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

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遂迎降，授吏科给事中。改礼科，迁太常寺少卿。顺治三年，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自龄疏言：“鼎孳辱身流贼，蒙朝廷擢用，曾不闻夙夜在公，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闻讣仍复歌饮留连，冀邀非分之典，亏行灭伦，莫此为甚！”部议降二级。寻遇恩诏获免，累迁左都御史。

先是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讯。鼎孳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兒。铨曰：“何如逆贼御史？”鼎孳以魏徵归顺太宗自解，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遂罢不问。坐事降八级调用，补上林苑丞，旋罢。康熙初，起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卒，谥“端毅”。乾隆三十四年，诏削其谥。

鼎孳天才宏肆，千言立就。世祖在禁中见其文，叹曰：“真才子也！”尝两典会试，汲引英隽如不及。硃彝尊、陈维崧游京师，贫甚，资给之。傅山、阎尔梅陷狱，皆赖其力得免。临殁，以徐釚嘱梁清标曰：“负才如虹亭，可使之不成名耶？”

釚后以清标荐试鸿博，入史馆。自谦益卒后，在朝有文藻负士林之望者，推鼎孳云。

著有定山堂集。

吴伟业，字骏公，太仓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充东宫讲读官，再迁左庶子。弘光时，授少詹事，乞假归。顺治九年，用两江总督马国柱荐，诏至京。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铨相继论荐，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十三年，迁祭酒。丁母忧归。康熙十年，卒。

伟业学问博赡，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不自标榜。性至孝，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俯仰身世，每自伤也。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死后敛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著有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绥寇纪略及梅村集。

曹溶，字鉴躬，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定京师，仍原职。寻授顺天学政。疏荐明进士王崇简等五人，又请旌殉节明大学士苑景文、尚书倪元璐等二十八人，孝子徐基、义士王良翰等及节妇十馀人。试竣，擢太仆寺少卿。坐前学政任内失察，降二级。久之，稍迁左通政，上言：“通政之官职在纳言，请嗣后凡遇挟私违例章疏即予駮还，仍许随事建议。”又言：“王师入关，各处驻兵，乃一时权宜。今当归并於盗贼出没险阻之地，则兵不患少。其閒散无事之兵，遇缺勿补，遇调即遣，则饷不虚糜。且当裁提镇，增副将，以专责成。”又言：“诸司职掌无成书，请以近年奉旨通行者，参之前朝会典，编为简明则例，以重官守。”擢左副都御史。疏请时御便殿，召大臣入对，赐笔札以辨其才识，有切中利弊者，即饬力行，勿概下部议，帝并嘉纳。擢户部侍郎，出为广东布政使，降山西阳和道。康熙初，裁缺归里。十八年，举鸿博，丁忧未赴，学士徐元文荐修明史。又数年，卒，有倦圃诗集。

宋琬，字玉叔，莱阳人。父应亨，明天启中进士。令清丰，有惠政，民为立祠。

崇祯末殉节，赠太仆寺卿。

琬少能诗，有才名。顺治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出为陇西道，过清丰，民遮至应亨祠，款留竟日，述往事至泣下。琬益自刻厉，期不坠先绪。调永平道，又调宁绍台道，皆有绩。十八年，擢按察使。时登州于七为乱。琬同族子怀宿憾，因告变，诬琬与于七通，立逮下狱，并系妻子。逾三载，下督抚外讯。巡抚蒋国柱白其诬，康熙三年放归。十一年，有诏起用，授四川按察使。明年，入觐，家属留官所。值吴三桂叛，成都陷，闻变惊悸卒。

始琬官京师，与严沆、施闰章、丁澎辈酬倡，有“燕台七子”之目。其诗格合声谐，明靓温润。既构难，时作凄清激宕之调，而亦不戾於和。王士祯点定其集为三十卷。尝举闰章相况，目为“南施北宋”。殁后诗散佚，族孙邦宪缀辑之为六卷。

沆，字子餐，馀杭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性退让，或讥弹其诗，辄应时改定。有皋园集。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祖鸿猷，以儒学著。子姓传业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

闰章少孤，事叔父如父。从沈寿民游，博综群籍，善诗古文辞。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以员外郎试高等。擢山东学政，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秩满，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属郡残破多盗，遍历山谷抚循之，人呼为施佛子。尝作弹子岭、大阬叹等篇告长吏，读者皆曰：“今之元道州也。”尤崇奖风教，所至辄葺书院，会讲常数百人。新淦民兄弟忿戾不睦，一日闻讲礼让孝弟之言，遂相持哭，诣堦下服罪。峡江患虎，制文祝之，俄有虎堕深堑，患遂绝。岁旱，祷雨辄应。康熙初，裁缺归。民留之不，得，乃醵金创龙冈书院祀之。初，闰章驻临江，有清江环城下，民过者咸曰：“是江似使君。”因改名使君江。及是倾城送江上，又送至湖。

以官舫轻，民争买石膏载之，乃得渡。十八年，召试鸿博，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典试河南。二十二年，转侍读，寻病卒。

闰章之学，以体仁为本。置义田，赡族好，扶掖后进。为文意朴而气静，诗与宋琬齐名。王士祯爱其五言诗，为作摘句图。士祯门人问诗法於闰章，闰章曰：“阮亭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予则不然，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

论者皆谓其允。著有学馀堂集、矩斋杂记、蠖斋诗话，都八十馀卷。

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

咏，字阮怀。幼称神童。祖维岳，知兴国州，清介无长物。咏食贫励学，屡踬名场，年近六十，始贡入太学。词科之举，咏与焉，授检讨。闰章称其讨优入古人。

兼工书画，有遗山堂、若岩堂集。

时同举鸿博又有泰州邓汉仪，字孝威。以年老授中书舍人。亦工诗。游迹所至，辄以名集，逐年编纪，凡七集。诗家咸推重之。

王士禄，字子底，济南新城人。少工文章，清介有守。弟士祜、士祯从之学诗。

士祯遂为诗家大宗，官尚书，自有传。士禄，顺治九年进士。投牒改官，选莱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助教，擢吏部主事。康熙二年，以员外郎典试河南，磨勘罣吏议下狱。久之得雪，免归。居数年，起原官。学士张贞生、御史李棠先后建言获咎，力直之，人以为难。寻又免归。母丧，以毁卒，年四十有八。其文去雕饰，诗尤閒澹幽肆。有西樵、十笏山房诸集。

士祜，字子测。十岁时，客或疑焦竑字弱侯何耶？坐客未对，即应声曰：“此出考工记，‘竑其幅广以为之弱’也。咸惊其夙慧。康熙初，第进士，未仕卒。士祯辑其诗为古钵山人遗集。

当是时，山左诗人王氏兄弟外，有田雯、颜光敏、曹贞吉、王苹、张笃庆、徐夜皆知名。

雯，字紫纶，号山姜，德州人。康熙三年进士，授中书。先是中书以赀郎充，是年始改用进士，遂为例。累迁工部郎中。督江南学政，所取士多异才。每按试，从两骡，二仆随之，戒有司勿供张。授湖广督粮道，迁光禄寺卿，巡抚江宁，调贵州。时苗、仲猖獗，粤督议会剿，雯谓：“制苗之法，犯则治之，否则防之而已，无庸动众劳民也。”议遂寝。丁忧，起补刑部侍郎，调户部，以疾归。康熙中，士祯负海内重名，其论诗主风调。雯负其纵横排奡之气，欲以奇丽抗之。有古懽堂集。

贞吉，字升六，安丘人。与雯同年进士，礼部郎中。诗格遒练，有实庵诗略。

兼工倚声，吴绮选名家词，推为压卷。

光敏，字逊甫，曲阜人，颜子六十七世孙也。康熙六年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帝幸太学，加恩四氏子孙，授礼部主事，历吏部郎中。其为诗秀逸深厚，出入钱、刘。吴江计东谓足以鼓吹休明。雅善鼓琴，精骑射蹋鞠。尝西登太华，循伊阙，南浮江、淮，观涛钱塘，溯三衢。所至辄命工为图，得金石文恆悬之屋壁。有乐圃集、旧雨堂集。

苹，字秋史，历城人。少落拓不偶，人目为狂。雯见其诗，为延誉。尝赋“黄叶”句绝工，人称为王黄叶。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当为令，以母老改成山卫教授。

闭门耽吟，介节弥著。有二十四泉草堂集。

笃庆，字历久，淄川人。拔贡生。早受知施闰章。会徵鸿博，有欲荐之者，辞不应。诗以盛唐为宗，有昆仑山房集。

夜，字东痴，新城人，本名元善。举鸿博，不赴。有诗集。

陈恭尹，字元孝，顺德人。父邦彦，明末殉国难，赠尚书。恭尹少孤，能为诗，习闻忠孝大节。弃家出游，赋姑苏怀古诸篇，倾动一时。留闽、浙者七年。一日，父友遇诸涂，责之曰：“子不归葬，奈何徒欲一死塞责耶！”恭尹泣谢之，乃归。

既葬父增城，遂渡铜鼓洋访故人於海外。久之归，主何衡家。与陶窳、梁无技及衡弟绛相砥砺，世称“北田五子”。已，复游赣州，转泛洞庭，再游金陵，至汴梁，北渡黄河，徘徊大行之下。於是南归，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自称罗浮布衣。

恭尹修髯伟貌，气幹沉深。其为诗激昂顿挫，足以发其哀怨之思。自言平生文辞多取诸胸臆，仆仆道涂，稽古未遑也。卒，年七十一。著独漉堂集。王隼取恭尹诗合屈大均、梁佩兰共刻之，为岭南三家集。

大均，字介子，番禺人。初名绍隆，遇变为僧，中年返初服。工诗，高浑兀奡，有翁山诗文集。

佩兰，字芝五，南海人。童时日记数千言。顺治十四年乡试第一，又三十一年始成进士，年六十矣。佩兰夙负诗名。既选庶吉士，馆中推为祭酒。不一年假归，里居十五载。会诏饬词臣就职，复入都。逾月散馆，以不习国书罢归。结兰湖社，与同邑程可则，番禺王邦畿、方殿元及恭尹等称“岭南七子”。有六莹堂集。

可则，字周量。顺治九年会试第一。以磨勘停殿试归，益恣探经史。十七年，始应阁试，授内阁中书，累迁兵部郎中。出知桂林府，以敏幹称。其官都下，与宋琬、施闰章、王士禄、士祯、陈廷敬、沈荃、曹尔堪辈为文酒之会，吴之振合刻八家诗选。可则诗曰海日堂集。

殿元，字蒙章。康熙三年进士。历知剡城、江宁等县。置祭田以赡兄弟，而自携长子还、次子朝侨寓苏州。父子皆有诗名。所称“岭南七子”，并其二子数之也。

殿元著九谷集；还，灵州集；朝，勺园集。

佩兰之友又有南海吴文炜，字山带。十岁工诗，兼善绘事。时初效长吉体，务为险语取快。康熙三十二年举人。计偕，卒於旅舍。有金茅山堂集，恭尹为之序。

王隼，字蒲衣，番禺人。父邦畿，明副贡生。隐居罗浮，岭南七子之一也。有耳鸣集。隼七岁能诗。慕道术，早岁弃家入丹霞，寻入匡庐，居太乙峰，六七年始归。性喜琵琶，终日理书卷，生事窘不顾，惟取琵琶弹之。琵琶声急，即其窘益甚。

著大樗堂集。妻潘，女瑶湘，并工诗。

冯班，字定远，常熟人。淹雅善持论，顾性不谐俗。说诗力牴严羽，尤不取江西宗派，出入义山、牧之、飞卿之间。书四体皆精。著钝吟集。赵执信於近代文家少许可者，见班所著独折服，至具衣冠拜之。尝谒其墓，写“私淑门人”刺焚冢前。

其为名流所倾仰类此。

宗元鼎，字定九，江都人。七岁咏梅，远近传诵其句。堂有古梅一株，人谓之“宗郎梅”。性狷而孝，釜甑屡空，未尝以贫告人。康熙初，贡太学，铨注州同知。

未仕卒。元鼎与从弟元豫、观，从子之瑾、之瑜皆工诗，有“广陵五宗”之目。

刘体仁，字公霝，颍州人。顺治中进士。有家难，弃官从孙奇逢讲学。后官考功郎中。体仁喜作画，鉴识其精，又工鼓琴。与汪琬、王士祯友善，著七颂堂集。

士祯称其诗似孟东野；又言今日善学才调集者无如元鼎，学西昆体者无如吴殳。

殳，字修龄，原名乔，亦常熟人也。著围炉诗话，云：“意喻则米，炊而为饭者文，酿而为酒者诗乎？”又曰：“诗之中须有人在。”执信叹为知言。

胡承诺，字君信，天门人。崇祯时举人。明亡后，隐居不仕，卧天门巾、柘间。

顺治十二年，部铨县职。康熙五年，檄徵入都，六年，至京师，未几告归。构石庄於西村，穷年诵读，著绎志二十馀万言。绎志者，绎己所志也。原本道德，切近人事，为有体有用之学。其吏治篇曰：“古之人不敢轻言变法也。必有明哲之德，於精粗之理无所不昭，不独精者为之地，即粗者亦为之地，有和悦之气，於异同之见无所不容，不独同者乐其然，即异者亦乐其然；然后可夺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民不惊顾不讙譁也。”租庸篇曰：“欲富国者，当使君民之力皆常有馀。民之馀力，生於君之约取；君之馀力，生於民之各足。”他篇准此。承诺自拟其书於徐幹中论、颜氏家训。或颇讥其掇拾群言，未能如古人自成一家之说，然大体必轨於正。又有读书录，则鳞杂细碎，殆绎志取材之馀矣。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五。

同时笃志撰述，其学与承诺相上下者，又有贺贻孙，字子翼，永新人；唐甄，字铸万，达州人。

贻孙九岁能属文。明季社事盛行，贻孙与万茂先、陈士业、徐巨源、曾尧臣辈结社豫章。及明亡，遂不出。顺治初，学使者慕其名，特列贡榜，避不就。巡按御史笪重光欲举应鸿博，书至，贻孙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乃翦发衣缁，结茅深山，无复能踪迹之者。晚年穷益甚。著有易触、诗触、诗筏、骚筏，又著水田居激书。激书者，备名物以寄兴，纪逸事以垂劝，援古鉴今，错综比类。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危悚惕厉，必暢所欲言而后已，激浊扬清。始自贵因，终於空明，凡四十一篇。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克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叶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阿什坦，字金龙，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九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初繙译大学、中庸、孝经诸书，诏刊行。阿什坦上言；“学者宜以圣贤为期，经史为导，此外无益杂书当屏绝。”又请严旗人男女之别，定部院九品之制，俱报可。康熙初，罢职家居。鰲拜专政，欲令一见终不往。嗣以荐起，圣祖召问节用爱人，对曰：“节用莫要於寡欲，爱人莫先於用贤。”圣祖顾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

著有大学中庸讲义及奏稿。孙留保，以掌院学士充明史总裁，附王兰生传。

刘淇，字武仲，汉军镶白旗人。弟汶，举人。受知世宗，时有二难之目。著周易通说、禹贡说、助字辨略、堂邑志、卫园集。

金德纯，字素公，汉军正红旗人。著旗军志。

傅泽洪，字育甫，汉军旗人。累官江南淮扬道。著行水金鉴百七十五卷。

汪琬，字苕文，长洲人。少孤，自奋於学，锐意为古文辞。於易、诗、书、春秋、三礼、丧服咸有发明。性狷介。深叹古今文家好名寡实，鲜自重特立，故务为经世有用之学。其於当世人物，褒讥不少宽假。顺治十二年进士，授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坐累降兵马司指挥，能举其职，不以秩卑自沮。任满，稍迁户部主事，民送之溢衢卷。榷江宁西新关，以疾假归。结庐尧峰山，闭户撰述，不交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以宋德宜，陈廷敬荐博学鸿儒科，试列一等。授编修，纂修明史，棘棘争议不阿。在馆六十日，再乞病归。归十年而卒，年六十七。

初，圣祖尝问廷敬今世谁能为古文者，廷敬举琬以对。及琬病归，圣祖南巡驻无锡，谕巡抚汤斌曰：“汪琬久在翰林，有文誉。今闻其居乡甚清正，特赐御书一轴。”当时荣之。琬为文原本六经，疏暢类南宋诸家，叙事有法。公卿志状，皆争得琬文为重。尝自辑诗文为类稿、续稿各数十卷，又简其尤精者，嘱门人林佶缮刻之。

计东，字甫草，吴江人。少负经世才，自比马周、王猛。遭世变，著筹南五论，持谒史可法，可法奇之，弗能用也。顺治十四年，举顺天乡试，旋以江南奏销案被黜。尝从汤斌讲学，又从汪琬受欧、曾古文义法，故其为文具有本原，而一出以和平温雅。既废不用，贫无以养，纵游四方，所至交其豪杰。过鄴城，寻明诗人谢榛葬处，得之南门外二十里，为修墓立石，请有司禁樵牧。又憩顺德逆旅，念归有光昔尝佐郡，集中有壁记，求其遗址不得，乃即署旁废圃中设瓣香，再拜流涕而去，观者骇其狂。

东外若不羁，内行谨，事母至孝。同邑友人吴兆骞流徙出关，为恤其家，且以女许配其弱子。大学士王熙素重东，屡欲荐之，未果。会诏举鸿博，而东已前一年卒，深悼惜焉。

初游河南，见商丘宋荦，辄引重。其后东殁二十馀年，荦至江苏巡抚，为序其遗文，曰改亭集，刊行之。

兆骞，字汉槎。亦十四年举人。以科场蜚语逮系，遣戍宁古塔。兆骞与弟兆宜皆善属文，居塞上二十年，侘傺不自聊，一发之於诗。已而友人顾贞观言於纳兰成德、徐乾学，为纳鍰，遂於康熙二十年赦还。著秋笳集。兆宜尝注徐、庾二集，韩偓诗集，又注玉台新咏、才调集，并行於世。

同邑顾我锜，廪生。鄂尔泰任江苏布政，试古学，得士五十三人，刻南邦黎献集，推我锜为冠。乾隆丙辰开词科，鄂尔泰惜我锜前卒，不获举，人谓其遇与东同。

有湘南诗集。

彭孙遹，字骏孙，海盐人。父期生，明唐王时官太仆卿，死赣州。长子孙贻以毁卒，孙遹其少子也。顺治十六年进士，授中书。素工词章，与王士祯齐名，号曰“彭王”。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诏中外诸臣广搜幽隐，备礼敦劝，无论已仕未仕，徵诣阙下，月饩太仓米。明年三月朔，召试太和殿。发赋、诗题各一，学士院给官纸，光禄布席，赐宴体仁阁下。於是天子亲擢孙遹一等一名，授编修。

自孙遹外，其籍隶浙江者，又有钱塘汪霦，秀水徐嘉炎、硃彝尊，平湖陆葇，海宁沈珩，仁和沈筠、吴任臣、邵远平，遂安方象瑛、毛升芳，萧山毛奇龄，鄞陈鸿绩，凡十三人。江苏二十三人，曰：上元倪灿，宝应乔莱，华亭王顼龄、吴元龙，无锡秦松龄、严绳孙，武进周清原，宜兴陈维崧，长洲冯勋、汪琬、尤侗、范必英，吴钱中谐，仪真汪楫，淮安邱象随，吴江潘耒、徐釚，太仓黄与坚，常熟周庆会，山阳李铠、张鸿烈，上海钱金甫，江阴曹禾。直隶五人，曰：大兴张烈，东明袁佑，宛平米汉雯，获鹿崔如岳，任丘庞垲。安徽三人，曰：宣城施闰章、高咏，望江龙燮。江西二人，曰：临川李来泰，清江黎骞。陕西一人，曰富平李因笃。河南一人，曰睢州汤斌。山东一人，曰诸城李澄中。湖北一人，曰黄冈曹宜圃。凡五十人，皆以翰林入史馆。其列二等者，亦多知名之士，称极盛焉。

孙遹历官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明史久未成，特命为总裁，赐专敕，异数也。

年七十，致仕归，御书“松桂堂”额赐之，遂以名其集。

硃彝尊，字锡鬯，秀水人，明大学士国祚曾孙。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家贫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罘，经瓯越。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归里，约李良年、周筼、缪泳辈为诗课，文名益噪。

康熙十八年，试鸿博，除检讨。时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及彝尊皆以布衣入选，同修明史。建议访遗书，宽期限，毋效元史之迫时日。辨方孝孺之友宋仲珩、王孟缊、郑叔度、林公辅诸人咸不及於难，则知从亡、致身录谓诛九族，并戮其弟子朋友为一族不足据，所谓九族者，本宗一族也。又言东林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未可存门户之见，以同异分邪正。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典试江南，称得士。入值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数与内廷宴，被文绮、时果之赉，皆纪以诗。旋坐私挟小胥入内写书被劾，降一级，后复原官。三十一年，假归。圣祖南巡，迎驾无锡，御书“研经博物”额赐之。

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著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又尝选明诗综，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铨次为最当。卒，年八十一。子昆田，亦工诗文，早卒。孙稻孙，举乾隆丙辰鸿博，能世其家。

彝尊所与为诗课者，李良年，字武曹，同邑人。与兄绳远、弟符并著诗名。试鸿博，罢归。有秋锦山房集。谭吉璁，字舟石，嘉兴人，彝尊姑之子也。少遇寇，以身蔽父，寇舍之去。后以诸生试国子监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书舍人，出为延安同知。吴三桂叛，守榆城独完，论功加一级。举应鸿博，报罢。迁知登州府。卒。

有嘉树堂集。

尤侗，字展成，长洲人。少补诸生，以贡谒选。除永平推官，守法不挠。坐挞旗丁镌级归。侗天才富赡，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

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二等，授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告归。圣祖南巡至苏州，侗献诗颂。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额，迁侍讲。

初，世祖於禁中览侗诗篇，以才子目之。后入翰林，圣祖称之曰“老名士”。

天下羡其荣遇。侗喜汲引才隽，性宽和，与物无忤。兄弟七人甚友爱，白首如垂髫。

卒，年八十七。著西堂集、鹤栖堂集，凡百馀卷。

秦松龄，字留仙，无锡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检讨，罢归。后举鸿博，复授检讨。典江西乡试，历左赞善，以谕德终。松龄为庶常，召试咏鹤诗，有句云：“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世祖拔置第一，示阁臣曰：“是人必有品！”及告归，里居二十馀年，专治毛诗。仿黄氏日钞之例，著毛诗日笺六卷。自为诗文曰苍岘山人集。

曹禾，字颂嘉，江阴人。康熙三年进士。选鸿博，授检讨，官至祭酒。与田雯、宋荦、汪懋麟、颜光敏、王又旦、谢重辉、曹贞吉、丁澎、叶封齐名，称诗中十子。

同时江西选鸿博一等者，李泰来，字石台，临川人。顺治九年进士。尝督江南学政，除苏松常道，以疾归。试词科，授侍讲。古文博奥，诗以和雅称。有石台集。

陈维崧，字其年，宜兴人。祖于廷，明左都御史。父贞慧，见遗逸传。维崧天才绝艳，十岁，代大父撰杨忠烈像赞。比长，侍父侧，每名流宴集，援笔作序记，千言立就，瑰玮无比，皆折行辈与交。补诸生，久之不遇。因出游，所在争客之。

尝由汴入都，与硃彝尊合刻一稿，名硃陈村词，流传至禁中，蒙赐问，时以为荣。

逾五十，始举鸿博，授检讨，修明史。在馆四年，病卒。

维崧清臞多须，海内称陈髯。平生无疾言遽色，友爱诸弟甚。游公卿间，慎密，随事匡正，故人乐近之，而卒莫之狎。著湖海楼诗集、迦陵文集。时汪琬於同辈少许可者，独推维崧骈体，谓自唐开、宝后无与抗矣。诗雄丽沉郁，词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

顺、康间，以骈文称者，又有吴绮，字次，江都人。维崧导源庾信，泛滥於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绮则追步李商隐，才地视维崧为弱，而秀逸特甚。顺治十一年拔贡生，荐授中书舍人。奉诏谱杨继盛乐府，迁兵部主事，即以继盛官官之也。

出知湖州府，有吏能。人谓其多风力，尚风节，饶风趣，称为“三风太守”。未几，罢归。贫无田屯，购废圃以居。有匄诗文者，以花木润笔，因颜其圃曰种字林。著林蕙堂集。词最有名，妇孺皆能习之。以有“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之句，又称“红豆词人”。

徐釚，字电发，吴江人。应鸿博，授检讨。会当外转，遽乞归。后起原官，不就。卒，年七十三。著南州草堂集、本事诗。又尝刻菊庄乐府。昆山叶方霭称其绵丽幽深，耐人寻绎。朝鲜贡使以兼金购之。釚既工倚声，因辑词苑丛谈，具有裁鉴。

潘耒，字次耕，吴江人。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康熙时，以布衣试鸿博，授检讨，纂修明史。上书总裁，言要义八端：“宜搜采博而考证精；职任分而义例一；秉笔直而持论平；岁月宽而卷帙简。”总裁善其说，令撰食货志，兼他纪传。寻充日讲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

尝应诏陈言，谓：“建言古无专责，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攻六贼，杨继盛以部曹劾严嵩。本朝旧制，京官并许条陈。自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言事为越职。夫人主明目达聪，宜导之使言。今乃禁之，岂盛世事？臣请弛其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献替，庶罔上行私之徒，有所忌而不敢肆。於此辈甚不便，於国家甚便也。其在外监司守令，遇地方大利弊，许其条奏。水旱灾荒，州县官得上闻。如此，则民间疾苦无不周知矣。”更请许台谏官得风闻言事，有能奋击奸回者，不次超擢，以作敢言之气。二十三年，甄别议起，坐浮躁降调，遂归。

耒有至性，初被徵，辞以母老，不获命，乃行。既徐官，三牒吏部以独子请终养，卒格於议不果归。逮居丧，哀毁骨立。少受学同郡徐枋、顾炎武。枋殁，周恤其孤孙，而刻炎武所著书，师门之谊甚笃焉。四十二年，圣祖南巡，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起之，力辞而止。平生嗜山水，登高赋咏，名流折服。有遂初堂集。

又因炎武音学五书为类音八卷。炎武复古，耒则务穷后世之变云。

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硃彝尊、汪琬、吴任臣及耒为最著。又有倪灿，字闇公，上元人。以举人授检讨，撰艺文志序，与姜宸英刑法志序并推杰构。书法诗格秀出一时，有雁园集。

严绳孙，字荪友，无锡人，明尚书一鹏孙。六岁能作擘窠大书。试日，目疾作，第赋一诗，亦授检讨，撰明史隐逸传。典试江西，寻迁中允，假归。有秋水集。子泓曾，亦善画工诗。

徐嘉炎，字胜力，秀水人，明兵部尚书必达曾孙。幼警敏，强记绝人。既，试鸿博，授检讨。康熙二十年，王师收滇、黔，嘉炎仿铙歌鼓吹曲，撰圣人出至文德舞二十四章以献；又四年元夕，圣祖於南海大放灯火，纵臣民使观，嘉炎复应制撰记：皆称旨。尝侍直，命背诵咸有一德，终篇不失一字。至“厥德靡常”数语，则敛容读之，帝为悚异。又尝问宋元祐党人是非，嘉炎举诸人姓名始末，及先儒评骘语其悉。特赐御临苏轼诗一卷，廷臣拜赐御书自此始也。累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三朝国史及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有抱经斋集。

方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六年进士。试鸿博，授编修，典试蜀中。寻告归。象瑛性简静，早慧，十岁作远山净赋，惊其长老。致仕家居，望益重。邑有大利弊，则岳岳争言，岁省脂膏万计，邑人建思贤祠祀之。著健松斋集、封长白山记、松窗笔乘。

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父泰，生八子，斯同其季也。兄斯大，儒林有传。

性彊记，八岁，客坐中能背诵扬子法言。后从黄宗羲游，得闻蕺山刘氏学说，以慎独为宗。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劘切，月有会讲。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荐鸿博，辞不就。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膺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士大夫到门谘询，了辩如响。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

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於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盖鲜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

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於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相年表，以备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藁为本而增损之。鸿绪藁，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於荣利，脩脯所入，辄以以周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没入不得归，为醵钱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品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官至侍读，坐投诗谄年羹尧夺职。

刘献廷，字继庄，大兴人，先世本吴人也。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谿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馀，实用则未也。

其论方舆书：“当於各疆域前，测北极出地，定简平仪制度，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矣。诸方七十二候不同，世所传者本之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与今不合，则历差为之。今宜细考南北诸方气候，取其核者详载之，然后天地相应，可以察其迁变之微矣。燕京、吴下，水皆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风而后雨。诸方山水向背分合，皆纪述之，而风土之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徵，可次第而求矣。”

其论水利，谓：“西北乃先王旧都，二千馀年未闻仰给东南。何则？沟洫通，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讫金、元，千馀年未知水利为何事，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故欲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矣。西北水利，莫详於水经郦注。虽时移势易，十犹可得六七。郦氏略於东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当详，正在西北。”

於是欲取二十一史关於水利农田战守者，考其所以，附以诸家之说，为之疏证。凡献廷所撰著，类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卒不就。

又尝自谓於华严字母悟得声音之道，作新韵谱，足穷造化之奥。证以辽人林益长之说，益自信。其法先立鼻音二，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脣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得音十七；喉音鼻音互相合，得音十；又以有馀不尽者三合之，得音五：共三十二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於此矣。

同时吴殳盛称其书。他所著多佚。殁后，弟子黄宗夏辑录之，为广阳杂记。全祖望称为薛季宣、王道父一流云。

邵远平，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历户部郎中，出为江西学政，擢光禄寺少卿。试鸿博，授侍读，至少詹事，致仕归。以书史自娱，於世务泊如也。圣祖南巡，赐御书“蓬观”额，因自号蓬观子。远平高祖经邦，明正德中进士，刑部员外郎。以建言获罪。著弘简录，起唐迄宋，附以辽、金，未遑及元也。

远平循其例续之，刊除旧史衤复重不雅驯者，入制诰於帝纪，采著作於儒林，而文苑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十三志则分载於纪传，名曰元史类编。硃彝尊称其书非官局所能逮也。别著史学辨误，京邸、粤行等集。

同邑吴任臣，字志伊。志行端悫，强记博闻，为顾炎武所推。以精天官、乐律试鸿博，入翰林，承修明史历志。著周礼大义、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经广注、讬园诗文集，而十国春秋百馀卷尤称淹贯。其后如谢启昆之西魏书，周春之西夏书，陈鱣之续唐书，义例皆精审，非徒矜书法，类史钞也。

谢启昆，字蕴山，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由编修简镇江知府，后至广西巡抚，卒官。尝筑湘、漓二江之堤，详见本传。又修广西通志，阬元言可为省志法。

启昆以魏书专主东魏，不载西魏四主，北史亦无纠正，乃作西魏书十二篇。

周春，字芚兮，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岑溪令，父忧去。民怀其泽，合前令山阳刘信嘉、金坛于烜共祀之，曰岑溪三贤祠。重宴鹿鸣，加六品衔。卒，年八十七。撰述甚多，而西夏书为最著。

春同州陈鱣，字仲鱼。强於记诵，喜聚书。州人吴骞拜经楼书亦富，得善木互相钞藏。嘉庆改元，举孝廉方正。又明年，中式举人。计偕入都，从钱大昕、翁方纲、段玉裁游。后客吴门，与黄丕烈定交。精校勘之学。尝以硃梁无道，李氏既系赐姓，复奉天祐年号，至十年立庙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唐亡而实存焉；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宜大书年号，以临诸国：於是撰续唐书七十卷。又有论语古训、石经说、经籍跋文，恆言广证诸书。卒，年六十五。

乔莱，字石林，宝应人。父可聘，明末为御史，有声。莱，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乞养归。十八年，试鸿博，授编修，与修明史。典广西乡试，充实录馆纂修官，迁侍读。时御史奏濬海口，泻积水，而河道总督靳辅言其不便，请於邵伯、高邮间置闸泄水，复筑长堤抵海口束之，使水势高则趋海易，廷议多主河臣言。適莱入直，诏问莱，疏陈四不可行，略谓：“开河筑堤，势必坏陇亩，毁村落，不可行一。淮、扬地卑，多积潦，今取湿土投深渊，工安得成？不可行二。筑丈六之堤，束水高一丈，秋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

至於七州县之田，向没於水，今更束河使高，则田水岂复能涸？不可行四。”帝是之，议乃寝。二十六年，罢归。久之，召来京。旋卒。

莱著易俟，杂采宋、元诸家易说，推求人事，参以古今治乱得失，盖诚斋易传之支流。诗文有应制、直庐、使粤、归田诸集。孙亿，亦工诗。

汪楫，字舟次，江都人，原籍休宁。性伉直，意气伟然。始以岁贡生署赣榆训导。应鸿博，授检讨，入史馆。言於总裁，先仿宋李焘长编，汇集诏谕、奏议、邸报之属，由是史材皆备。二十一年，充册封琉球正使，宣布威德。濒行，不受例餽，国人建卻金亭志之。归撰使琉球录，载礼仪暨山川景物。又因谕祭故王，入其庙，默识所立主，兼得琉球世缵图，参之明代事实，诠次为中山沿革志。出知河南府，置学田，嵩阳书院聘詹事耿介主讲席。治行为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迁布政使。

楫少工诗，与三原孙枝蔚、泰州吴嘉纪齐名。有悔斋集、观海集。

同里汪懋麟，字季甪，并有诗名，时称“二汪”。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

举鸿博，持服不与试。服阕，复用徐乾学荐，以刑部主事入史馆为纂修官。懋麟绩学有幹才。为中书时，楚人硃方旦挟邪说动公卿，懋麟作辨道论诋之。熊赐履见其文，与定交。及居刑曹，勤於职事。有武某乘车宿董之贵家，之贵利其赀，杀之。

车载而弃於道，鞭马使驰。武父得车马刘氏之门，讼刘杀其子。懋麟曰：“杀人而置其车马於门，非理也。”乃微行，纵其马，马至之贵门，骇跃悲鸣。因收之贵，一讯得实，置於法。其发奸摘伏多类此。懋麟从王士祯学诗，而才气横逸，视士祯为别格。有百尺梧桐阁集。

陆葇，字次友，平湖人。幼时值大军收平湖，父被执，葇诣军前乞代父。军将手诗★M3示之曰：“兒能读是耶？吾赦汝父。”葇朗诵“收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升上将台”，曰；“此宋人赠曹武惠王诗也。将军不嗜杀，即今之武惠王矣！”将军喜，挟与北行，善育之，为议婚。以先问名於杨，辞归。补诸生，入国学，试授中书。康熙六年进士，管内秘书院典藉。再试鸿博，授编修，分纂明史，命直南书房。三十三年，召试翰詹诸臣丰泽园，圣祖亲置第一，谓曰：“连试诗文。无出汝右者。”一岁七迁，至内阁学士。长至，奏句决本，请出矜疑二十馀人。后一年告归。葇性孝友，兄南雄知府世楷前卒，葇教养遗孤，俾成立，有名於时。年七十，卒。著雅坪诗文藁。

奎勋，字聚侯，世楷子也。少随葇京师，以学行为公卿所推重，顾久困诸生中。

康熙末，年几六十，始成进士，授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匄疾归，主广西秀峰书院。

奎勋笃於经学，忘饥渴寒暑。著陆堂易学，谓说卦一篇，足该全易。其诗学与明何楷诗世本古义相近。尚书说，惟解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戴礼绪言，纠正汉人穿凿附会之失。春秋义存录，则凡经、传、子、纬所载孔子语尽援为据，力主春秋非以一字褒贬。奎勋说经务新奇，使听者忘倦。最后撰古乐发微，未成而卒。

庞垲，字霁公，任丘人。生有至性。七岁时，父缘事被逮，母每夕祷天。垲即随母泣拜，无或间也。稍长，工为文。康熙十四年举人，试鸿博，授检讨，分修明史。明都御史某谄附魏忠贤，其裔孙私餽金，匄阉党传讳其事勿书，力拒之。大考降补中书，洊擢户部郎中，出知建宁府。浦城民以令严苛激变，夜焚册局，杀吏胥，罢市，令惧而逃。垲闻变即驰至浦城，集士民明伦堂，晓喻祸福，戮一人而事定。

民感其德，立书院祀之。九仙山多盗，至掠人索赎。掩捕数十人，境内帖然。未几，告归。

垲嗜吟咏，与同里边汝元以诗学相劘切。其所作醇雅，以自然为宗。有丛碧山房集。

汝元子连宝，字赵珍。世其家学。以诸生贡成均，廷试第一。应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不中选。十四年，复荐经学，辞不赴。或劝之行，曰：“吾自审不能如汉伏胜、董仲舒，安敢幸取哉？”著有随园集。

陆圻，字丽京，钱塘人。少与弟堦、培以文学、志行见重於时，称曰“三陆”。

所为诗号西陵体。性颖异，善思误书。尝读韩非子“一从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戏令他人射覆，不得，惟弟廷中之。平生不喜言人过，有语及者，辄曰：“吾与汝，姑自淑。”庄廷鑨史祸作，圻坐逮。以先尝具状自陈，事得白，叹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馀年学道耶！”亲殁，遂弃家远游，不知所终。子寅，成进士。往来万里，寻父不得，竟悒悒以死，时称其孝。培死甲申之难。

丁澎，字飞涛，仁和人。有隽才。嗜饮，一石不乱，弟景鸿、溁并能文，时有“三丁”之目。澎，顺治十二年进士，官礼部郎中。尝典河南乡试，得一卷奇之。

同考请置之乙，澎曰：“此名士也！”榜发，乃庐阳李天馥，出语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几失此士。”坐事谪居塞上五载，躬自饭牛，吟啸自若。所作诗多忠爱，无怨诽之思。有扶荔堂集。

先是陈子龙为登楼社，圻、澎及同里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等并起，世号“西泠十子”。

绍炳，字虎臣。在十子中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谨。有省轩集。

先舒，字稚黄。尝从刘宗周讲学。其诗音节浏亮，有七子馀风。著思古堂集。

治，字宇台。笃友谊，陆培死，以孤女讬为择婿，得吴任臣。及立嗣，又以甥女嫁焉。有鉴菴集。

丹，字纲孙。美须髯。淡静不乐交游，而嗜山水。其诗悲凉沉远，曰秦亭集。

百朋，字锦雯。以举人令南和，有异政，百姓祠祀之。有襆庵集。

谦，字去矜。工诗，初喜温、李，后乃循汉、魏以窥盛唐。有东江草堂集。谦与绍炳、先舒皆精韵学。绍炳作古韵通，先舒作韵学通指、南曲正韵，谦作东江词韵。陆圻叹曰：“恨孙偭、周德清曾无先觉。”

黄昊，字景明。十岁即善属文。薄柳州乞巧，更作辞巧文，识者知其远到。康熙中举人，终教谕。

孙枝蔚，字豹人，三原人。少遭闯贼乱，结邑里少年击贼，堕坎埳，幸不死。

乃走江都，习贾，屡致千金，辄散之。既乃折节读书，僦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

王士祯官扬州，以诗先，遂定交，称莫逆焉。时左赞善徐乾学方激扬士类，才俊满门，枝蔚弗屑也。以布衣举鸿博，自陈衰老，乞还山，遂不应试，授内阁中书。著溉堂集，诗词多激壮之音，称其高节。

李念慈，字屺瞻，泾阳人。顺治十五年进士，以河间府推官改知新城县。坐逋赋罢。会有荆襄之役，叙运饷劳，再起，补天门。与枝蔚同举鸿博，试不中选。喜游，好吟咏。有谷口山房集。施闰章称其雄爽之气勃勃眉宇，盖秦风而兼吴、楚者。

丁炜，字瞻汝，晋江人。诸生。工诗，有吏才。顺治十二年，定远大将军济度统师取漳州，诏便宜置郡县吏，得试士幕下，拔炜第一。授漳平教谕，迁知直隶献县，内擢户部主事。时议税闽盐，炜力陈不可，事得寝。由郎中出为赣南分巡道。

闽人佃赣者乘乱劫略，号“田贼”，捕治之，民情大洽。迁湖北按察使，脱重囚为盗诬者二十馀人於狱。寻坐事谪官，居武昌，未发，武昌卒夏包子作乱，胁使署。

巡抚以死拒，东走安庆，乞师巡抚杨素蕴。事平，降补知府云南。会素蕴移抚湖广，以炜事闻，复按察职。俄以疾归。

炜论诗，以为诗贵合法，然法胜则离；贵近情，然情胜则俚。故其为诗，力追三唐、汉、魏。无诡薄之失。有问山集。

林侗，字同人，闽人也。县贡生。喜金石。卒，年八十八。弟佶，字吉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官中书，工楷法。文师汪琬，诗师陈廷敬、王士祯。此三人集皆佶手缮付雕，精雅为世所重。家多藏书，徐乾学辑经解，硃彝尊选明诗，皆就传钞。

有朴学斋集。

黄任，字莘田，永福人。工书。口辩若悬河。有砚癖，以举人令四会，罢官归，惟砚石压装。诗清新刻露，有香草斋集。乾隆二十七年，重宴鹿鸣。卒，年八十馀。

郑方坤，字则厚，建安人。雍正元年进士。为令邯郸，屡擢至山东兗州知府。

时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还本土。方坤適知登州，以为司牧者但当严奸宄之防，不得闭其谋生之路，为白大吏，弛其禁。调武定，能尽心赈务。兗州饥，复移治之。方坤记诵博，诗才凌厉，与兄方城齐名。有蔗尾集，又著经稗、五代诗话、全闽诗话、国朝诗人小传。

黄与坚，字廷表，太仓人。幼有奇慧，八岁，酷好唐人诗，录小本，怀袖中讽诵之。已而究心经术，遍读周、秦古书。性落落，与人交有终始。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举鸿博，授编修，迁赞善，分修明史及一统志。寓居委巷，寂寞著书，如穷愁专一之士。有忍菴集。

吴伟业选“娄东十子”诗，以与坚为冠。十子者，周肇、许旭、王撰、王摅、王昊、王揆、王忭、王曜升、顾湄也。肇诗曰东冈集，旭曰秋水集，撰曰三馀集，摅曰芦中集。

昊，为世贞后，有文藻，下笔如宿构。康熙十八年，召试，授官正字。所著曰硕园集。揆，顺治中进士，所著曰芝廛集。忭曰健菴集，曜升曰东皋集。

湄，字伊人，亦太仓人。事母以孝闻，父梦麟，长於毛、郑之学，湄传其业。

尤工诗，清丽婉约，陈瑚以为过元人。其诗曰水乡集。

吴雯，季天章，蒲州人，原籍辽阳。父允升，任蒲州学政，卒官，遂家焉。雯少朗悟，记览甚博，尤长於诗。游京师，父执刘体仁、汪琬皆激赏之。王士祯目为仙才。尝与叶方霭同直，诵其警句，方霭下直即趋访，名大噪。大学士冯溥出扇索诗，雯大书二绝句答之，其坦率类是。卒以不遇，不悔也。试鸿博不中选。后居母忧，以毁卒。雯著莲洋集，诗体峻洁，有其乡人元好问之风。据名山记莲洋村在华岳下，取以名集。

陶季，宝应人。初名澂，字季深，以字行，复去其一，称曰陶季。负异才，锋颖踔厉。游燕、赵、齐、鲁之郊，逾太行，浮湘、沅，所至皆有诗。士祯删定其客滇南、闽中诸诗，以高、岑、龙标相况。先是诏举鸿博，公卿争欲荐，季辞不就，以布衣终。有湖边草堂集及舟车集。

梅清，字瞿山，宣城人，宋梅尧臣后也。清英伟豁达，自力於学，以淹雅称。

顺治十一年举人，试礼部不第。朝士争与之交，王士祯、徐元文尤倾倒焉。诗凡数变，自订天延阁前后集。年七十馀，复合编瞿山诗略。书法仿颜真卿、杨凝式。画尤盘薄多奇气。尝作黄山图，极烟云变幻之胜，为当时所重。同族有梅庚者，生后於清。善八分书，亦工诗画，与清齐名。

庚，字耦长。少孤，承其祖鼎祚、父朗中之传，益昌大之。施闰章见其诗，引为忘年交。康熙二十年举人，为硃彝尊所得士。性狷介，客游京师，不妄投一刺。

士祯主礼闱，庚复被黜，士祯赠诗引为恨也。后知泰顺县，有惠政，民德之。

冯景，字山公，钱塘人。国子监生。善属文，千言立就。康熙时游京师，侍郎项景襄、金鼐皆遣子弟从受学。会营宫室，求楠木梁不得，有请以他木易国子监彝伦堂梁者。景上书尚书魏象枢，极陈不可，事得寝。由是冯太学生之名盛传京师。

大学士索额图召欲见之，谢不往。归馆淮安邱象随家垂十年。宋荦抚江苏，礼致幕府，或纳金求为缓颊，峻卻之，人益钦其品。景笃师友风义，与仁和汪煜、汤右曾交最笃。二人为给事中，多所论列，亦由景数责善有以激厉之也。王士祯转左都御史，景以受知士祯，冀其大有匡济，为书讽之。景虽布衣，不求仕进，而未尝忘当世之务。在淮安时，有水患，汤斌奉诏北上，作书陈灾状及所以致患之由，斌见书嗟赏，又尝称其文为不朽。其著述多佚，今存者解舂集。

邵长蘅，字子湘，武进人。十岁补诸生，因事除名，旋入太学。工诗，尤致力古文辞，陶鍊雅正。与景同客荦幕，长蘅亦觥觥持古义，无所贬损，时论贤之。著有青门稿。

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明太常卿应麟曾孙。父晋珪，诸生，以孝闻。宸英绩学工文辞，闳博雅健。屡踬於有司，而名达禁中。圣祖目宸英及硃彝尊、严绳孙为海内三布衣。侍读学士叶方霭荐应鸿博，后期而罢。方蔼总裁明史，又荐充纂修，食七品俸，分撰刑法志。极言明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之害，辞甚恺至。尚书徐乾学领一统志事，设局洞庭东山，疏请宸英偕行。久之，举顺天乡试。三十六年，成进士。廷对李蟠第一，严虞惇第二，帝识宸英手书，亲拔置第三人及第，授编修，年七十矣。明年，副蟠典试顺天，蟠被劾遣戍，宸英亦连坐。事未白，卒狱中。

宸英性孝友。与人交，坦夷而不阿。祭酒翁叔元劾汤斌伪学，遽移书责之。著湛园集、苇间集。书法得锺、王遗意，世颇重之。

虞惇，字赞成，常熟人。幼能背诵九经、三史。既官翰林，馆阁文字多出其手。

科场狱兴，虞惇诸子是科获隽，考官蟠、宸英皆其同年友。用是罣吏议镌级，閒居数年。起大理寺寺副，平反内务府杀人移狱被诬者，累迁太仆寺少卿，卒官。著有读诗质疑。江南人刻其文曰严太仆集，以继明归太仆云。

黄虞稷，字俞邰，上元人，本籍晋江。七岁能诗。以诸生举鸿博，遭母丧，不与试。左都御史徐元文荐修明史，又修一统志，皆与宸英同。家富藏书。著千顷堂书目，为明史艺文志所本。

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令赋乾清门应制诗，译御制松赋，皆称旨。俄疾作，上将出塞避暑，遣中官将御医视疾，命以疾增减告。遽卒，年止三十一。尝奉使塞外有所宣抚，卒后，受抚诸部款塞。上自行在遣中官祭告，其眷睐如是。

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揅讨学术，尝裒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

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

贞观，字梁汾，无锡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工诗，自定集仅五言三十馀篇，清微婉笃，上睎韦、柳；而世特传其词，与维崧及硃彝尊称词家三绝。

清世工词者，往往以诗文兼擅，独性德为专长，仁和谭献尝谓为词人之词。性德后，又得项鸿祚、蒋春霖三家鼎立。

鸿祚，字莲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善词，上溯温、韦，下逮周密、吴文英。撷精弃滓，以自名其家。屡应礼部试不第。卒，年三十八。自序忆云词，有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

春霖，字鹿潭，江阴人，寄籍大兴。咸丰中，官东台场盐大使。工词。时方乱离，傍徨沉郁，高者直逼姜夔。困於卑官，孤介忤时，益侘傺。舟经吴江，一夕暴卒。春霖慕性德饮水、鸿祚忆云，自署水云楼，即以名其词。

宗室文昭，字子晋，饶馀亲王阿巴泰曾孙，镇国公百绶子。辞爵读书，从王士祯游。工诗，才名藉甚。王式丹称其诗以鲍、谢为胚胎，而又兼综众有，撷百家之精华，其味在酸咸之外。著有芗婴居士集、紫幢诗钞。

又宗室以诗名者，蕴端，初名岳端，字正子，号红兰主人，多罗安郡王岳乐子。

封贝子。有玉池生稿。

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恪僖公拔都海子，蕴端从弟。封辅国将军。有问亭诗集。

永忠，字良辅，又字臞仙，多罗贝勒弘明子。辅国将军。有延芬室集。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不顾也。

书諴，字实之，号樗仙，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六世孙，辅国将军长恆子。奉国将军。有静虚堂集。性慷慨，不欲婴世俗情。年四十，即讬疾去官。邸有馀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鎛，从事习劳以为乐。

永諲，字嵩山，康修亲王崇安子。镇国将军。诗宗盛唐，书法赵文敏。晚年独居一室，不与人接。诗多散佚。

裕瑞，字思元，豫通亲王多铎裔。封辅国公。工诗善画，通西番语。常画鹦鹉地图，即西洋地球图。又以佛经自唐时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出一本，无可校雠。

乃取唐古特字译校，以复佛经唐本之旧，凡数百卷。著有思元斋集。

赵执信，字仲符，益都人。从祖进美，官福建按察使，诗名甚著。执信承其家学，自少即工吟咏。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授编修。时方开鸿博科，四方雄文绩学者皆集辇下，执信过从谈宴，一座尽倾。硃彝尊、陈维崧、毛奇龄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出典山西乡试，迁右赞善。二十八年，坐国恤中宴饮观剧，为言者所劾，削籍归。卒，年八十馀。

执信为人峭峻褊衷，独服膺常熟冯班，自称私淑弟子。娶王士祯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祯序其诗，士祯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於士祯，士祯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祯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祯也。说者谓士祯诗尚神韵，其弊也肤；执信以思路劖刻为主，其失也纤。两家才性不同，实足相资济云。执信所著诗文曰饴山堂集。

当是时，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祯，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复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殁，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绍袁，明进士，官工部主事，国亡后为僧。

燮生四岁，授以楚辞，即成诵。康熙九年进士，选授宝应令。值三籓乱，又岁饥，民不堪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职。时嘉定知县陆陇其亦被劾，燮以与陇其同罢为幸。性喜山水，纵游宇内名胜几遍。年七十六，犹以会稽、五泄近在数百里独未游为憾。复裹粮往，归遂疾。逾年卒。寓吴时，以吴中论诗多猎范、陆皮毛，而遗其实，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士始而訾謷，久乃更从其说。著已畦诗文集。士祯谓其镕铸往昔，独立起衰。

冯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幼有奇童之目，读书一览辄记，尤长於诗。尝充湖广副考官，试毕，登黄鹤楼，俯江、汉之流，南望潇湘、洞庭，慨然远想，赋诗百馀篇，识者以为骚之遗也。平生深契者惟执信，其诗孤峭亦相类，殁后散佚。其孙德培搜辑得五百篇，名冯舍人遗诗。

黄仪，字六鸿，常熟人。精舆地之学。尝以班固地志所载诸川，第详水出入，其中间经历之地，备著於水经，然读者非绘图不能了，乃反覆寻究，每水各为一图。

凡都邑建署沿革、山川险易皆具焉，条缕分析，各得其理。阎若璩见之，叹曰：“郦道元千古后一知己也！”若璩尝问仪：“后汉志温县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是河南无济矣，何郦氏言之详也？”仪曰：“新莽时虽枯，后复见，郦氏所谓其后水流迳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是也。杜君卿乃不信水经，专凭彪志，窃以彪特纪一时灾变耳，非谓永不截河南过也。”徐乾学修一统志，仪与若璩、胡渭、顾祖禹任分纂，皆地学专家。仪又订正晋书地理志。兼工诗词，著有纫兰集。

郑元庆，字芷畦，归安人。通史传，旁及金石文字。李绂、张伯行雅重其学，欲荐於朝未得也。颜鲁公书湖州石柱记，元庆为之笺释，甚博赡。又著湖录百二十卷，七易藁而后成，自谓平生精力殚於是书。平生慕郑子真之为人，自号郑谷口。

晚更治经，其著书处名鱼计亭。著有周易集说、诗序传异同、礼记集说参同、官礼经典参同、家礼经典参同、丧服古今异同考、春王正月考、海运议。

查慎行，字悔馀，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於经邃於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其后圣祖东巡，以大学士陈廷敬荐，诏诣行在赋诗。又诏随入都，直南书房。寻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授编修。时族子升以谕德直内廷，宫监呼慎行为老查以别之。帝幸南苑，捕鱼赐近臣，命赋诗。

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俄宫监传呼“烟波钓徒查翰林”。时以比“春城寒食”之韩翃云。充武英殿书局校勘，乞病还。坐弟嗣庭得罪，阖门就逮。世宗识其端谨，特许於归田里，而弟嗣瑮谪遣关西，卒於戍所。

嗣瑮，字德尹。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官至侍讲。性警敏，数岁即解切韵谐声。

诗名与慎行相埒。慎行著敬业堂集、周易玩辞集解，又补注苏诗，行於世。嗣瑮著查浦诗钞、音类通考。

升，字仲韦。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少詹事。诗笔清丽。尤工书，似董其昌。

有澹远堂集。

史申义，字叔时，江都人。少工诗，与同里顾图河齐名，称维扬二妙。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充云南乡试考官，改御史、礼科给事中，乞病归。王士祯以风雅诏后进，尝谓申义及汤右曾足传己衣钵，人称“王门二弟子”。在翰林时，圣祖以后进诗人询大学士陈廷敬，廷敬举申义、周起渭对，故又有“翰苑两诗人”之目。

起渭，字渔塘，贵阳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由检讨累迁詹事府詹事。诗才隽逸，尤肆力於苏轼、元好问、高启诸家。贵州自明始隶版图，清诗人以起渭为冠，而铜仁张元臣、平远潘淳亦并有诗名。

元臣，字志伊。康熙三十六年进士，由检讨累迁左谕德。有豆村诗钞。

淳，字元亮。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官检讨。文安陈仪与同榜，一时咸推潘诗陈笔。有椽林诗集。

顾陈垿，字玉停，镇洋人。少有文名，尝得徐光启历书，精求一月，通其术。

康熙五十四年举人，以荐入湛凝斋修书。书成，议叙行人司行人。时外廷送算学三百馀员候试，圣祖亲策之，得七十二人，陈垿为冠。又充乐馆纂修。雍正元年，出使山东、浙江，还督通州仓。三年，以目疾乞归，闭门撰述，四方走书币乞文者踵至。性耿介，敦於内行。居丧不饮酒食肉，不处内。沈起元官河南，延主大梁书院，引范文正忧中掌学睢阳以劝；陈垿执象山责东莱故事，谢不往也。乾隆元年，诏起官，又举鸿博，及六年设乐部，复以洞晓音律宣召，皆辞不赴，时论高之。年七十，卒。

陈垿精字学、算学、乐律，时称三绝。尝造八矢注守图说，谓字学居六艺之末，声音，乐也，形体，书也，而口出耳入，手运目存，则皆有数焉。学士惠士奇、通政孙勷得其书，置酒延陈垿请其说。陈垿为言经声纬音开发收闭之旨，及每矢实义，一矢未发，则声不能出，字有所避，八矢尽而音定字死矣。二人叹为天授。少与同里王时翔为性命交，并工诗。娄东诗人大率宗吴伟业，陈序晚出，乃自辟町畦。

著洗桐集、抱桐集。

何焯，字屺瞻，长洲人。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椠，必手加雠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书记。

康熙四十一年，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召入南书房。明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改庶吉士。仍直南书房，授皇八子读，兼武英殿纂修。连丁内外艰。久之，复以光地荐，召授编修。尚书徐乾学、翁叔元争延致焯。寻遘谗，与乾学失欢，而叔元劾汤斌，焯上书请削门下籍，天下快之。圣祖幸热河，或以蜚语上闻，还京即命收系。尽籍其卷册文字，帝亲览之，曰：“是固读书种子也！”

无失职觖望语，又见其草藁有手简吴县令卻金事，益异之。命还所籍书，解官，仍参书局。六十一年，卒，年六十一。帝深悼惜，特赠侍讲学士。赠金，给符传归丧，命有司存恤其孤。

焯工楷法，手所校书，人争传宝。门人著录者四百人，吴江沈彤、吴县陈景云为尤著。

景云，字少章。博闻彊识，能背诵通鉴。年十七，汤斌抚吴，试士拔第一。应京兆试，不遇。馆籓邸三年，以母老辞归，遂不出，以诸生终。少从焯游，焯殁，独系吴中文献几二十年。著有读书纪闻及纲目、通鉴、两汉书、三国志、文选、韩、柳集皆有订误，共三十馀卷。文集四卷，亦简严有法。

子黄中，字和叔。诸生。父子皆长史学，而黄中尤以才略自负。举乾隆元年博学鸿词，入都上书，论用人、理财、治兵三端。大学士陈世倌韪其言。顷之，诏求骨鲠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者，世倌欲荐之，谢不应。胡天游傲睨群士，独推服黄中。示以文，每发其瑕璺，未尝有忤也。尝病宋史芜杂，别撰纪传表百七十卷。又著国朝谥法考、阁部督抚年表。其卒也贫不能葬，或赙以金，妻张氏固卻之，曰：“奈何以贫故，伤夫子义！”遂卖所居宅以营葬。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先是门人尤云鹗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系狱两载。九卿覆奏，名世、云鹗俱论死。亲族当连坐，圣祖矜全之。又以大学士李光地言，宥苞及其全宗。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名世为文善叙事，又著有孑遗录，纪明末桐城兵变事，皆毁禁，后乃始传云。

## 列传二百七十二 文苑二

诸锦沈廷芳 夏之蓉 厉鹗汪沆 符曾 陈撰 赵昱 赵信王峻王延年 何梦瑶 劳孝舆 罗天尺 苏珥 车腾芳 许遂韩海刘大櫆胡宗绪 王灼 李锴 陈景元 戴亨 长海 吴麟 曹寅鲍珍 高鹗 刘文麟 沈炳震 弟炳谦 炳巽 赵一清 曹仁虎吴泰来 黄文莲 胡天游彭兆荪 袁枚程晋芳 张问陶 王又曾子复祝维诰 万光泰 维诰子喆 邵齐焘王太岳 吴锡麒 杨芳灿杨揆 吴鼒 徐文靖赵青藜 汪越 硃仕琇 高澍然 蒋士铨汪軔 杨垕 赵由仪 吴嵩梁 乐钧赵翼 黄景仁 吕星垣杨伦 徐书受 严长明 子观 硃筠 翁方纲 姚鼐吴定鲁九皋陈用光 吴德旋 宋大樽 钱林 端木国瑚 吴文溥 章学诚章宗源 姚振宗 吴兰庭 祁韵士 张穆

何秋涛 冯敏昌宋湘 赵希璜 法式善孙原湘 郭麟 恽敬赵怀玉 黎简张锦芳张锦麟黄丹书 吕坚 胡亦常 张士元张海珊 张履诸锦，字襄七，秀水人。少时家贫陋，辄就读书肆，主人敬其勤学，恣所观览。

顾嗣立为之延誉，名大起。雍正二年进士。乾隆初，试鸿博，授编修。闭门撰述，不诣权要。至左赞善，遂告归。著有毛诗说、飨礼补亡、夏小正注及绛跗阁集。

先是康熙己未徵博学鸿儒，得人称盛。高宗御极，复举行焉，内外荐达二百六十七人，试列一等者五人，锦第三；二等十人。明年补试，续取四人，钱塘陈兆仑、仁和沈廷芳、高邮夏之蓉，皆试列二等者也。兆仑自有传。

廷芳，字畹叔。由监生举鸿博，授编修，迁御史。奏毁都城智化寺内明阉王振造像及李贤所撰颂德碑，报可。出为登莱青道，迁河南按察使。廷芳少从方苞游，为文无纤佻之习。诗学本查慎行。著隐拙斋集及十三经注疏正字、续经义考等书。

之蓉，字芙裳。雍正十一年进士。举鸿博，以检讨典试福建，又督广东、湖南学政。其校士也，必以通经学古为先。

当时试一等者，刘纶居首，次则南城潘安礼、金坛于振、钱塘杭世骏；二等自兆仑等三人外，为无锡杨度汪，菏泽刘玉麟，休宁汪士湟、程恂，钱塘陈士璠，天台齐召南，会稽周长登。其续取者，一等宜兴万松龄，二等桐乡硃荃、南安洪世泽、石屏张汉，凡十九人。惟纶、玉麟官最显，而世骏、召南及兆仑尤知名於世云。

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家贫，性孤峭，不苟合。始为诗即得佳句。於学无所不窥，一发之於诗。康熙五十九年，李绂典试浙江，得鹗卷，阅其谢表，曰：“此必诗人也！”亟录之。计偕入都，尤以诗见赏汤右曾。再试礼部不第。乾隆元年，举鸿博，误写论置诗前，又报罢。其后赴都铨，行次天津，留友人查为仁水西庄，觞咏数月，不就选，归。卒，年六十一。

鹗搜奇嗜博。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又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赡。诗刻鍊，尤工五言，有自得之趣。诗馀亦擅南宋诸家之长。先世本慈谿，徙居钱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集云。鹗尝与赵信、符曾等人各为南宋杂事诗一百首，自采诸书为之注，徵引浩博，考史事者重之。

汪沆，字师李。少从鹗受诗，亦试鸿博报罢。其后大学士史贻直将以经学荐，以母老辞。

同时浙江举鸿博未录用者，符曾，字幼鲁。官户部郎中。鄞县陈撰最推服其诗。

撰，字楞山，毛奇龄弟子。以布衣荐，未就试。仁和赵昱，字功平。贡生。弟信，字辰垣。国学生。兄弟同举。家有池馆之胜，喜购书。连江陈氏世善堂书散出，皆归之。

王峻，字艮斋，常熟人。少与同里宋君玉师事陈祖范，一时并称王宋。雍正二年进士，授编修。历典浙江、贵州、云南乡试。乾隆初，改御史，拜官甫三日，劾左都御史彭维新矫诈苛鄙，直声震都下。以母忧去官，遂不出。主讲安定、云龙、紫阳书院。其学长於史，尤精地理。尝以水经正文及注混淆，欲一一釐定之，而补唐以后水道之迁变，及地名之同异，为水经广注，手自属稿，未暇成也。惟成汉书正误四卷。钱大昕谓驾三刘氏、吴氏刊误上也。书法橅李北海，所书碑碣盛行於时。

王延年，字介眉，钱塘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初，举鸿博，后官国子监学政。

十七年，会试，以耆年晋司业，赐翰林院侍讲衔。延年史学洽熟，尝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原书不言田制，则度地居民之法亡；不言漕运，则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则耕牧战守之功隳。至於耶律鸱张辽海，而陈邦瞻书不究其终；党项虎视河、湟，薛应旂书不详其始。绍建安者又如此，不可不亟正之也。杭世骏序之，比延年於唐杜君卿、宋刘中原父云。晚年，大学士蒋溥、刘统勋皆以经学荐，又自进呈所著书，上嘉许焉。

何梦瑶，字报之，南海人。惠士奇视学广东，一以通经学古为教。梦瑶与同里劳孝舆、吴世忠，顺德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吴秋一时并起，有“惠门八子”之目。雍正八年成进士，出宰粤西，治狱明慎，终奉天辽阳知州。性长於诗，兼通音律算术。谓蔡元定律吕新书，本原九章，为之训释。更取御制律吕正义研究八音协律和声之用，述其大要。参以曹廷栋琴学，为书一编。时称其决择精当。又著算迪，述梅氏之学，兼阐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之旨。江籓谓近世为此学者，知有法，不知法之所以然；知之者，惟梦瑶也。

孝舆，字阮斋。乾隆元年，召试鸿博，未用。以拔贡生廷试第五，出为黔中令。

治古州屯务，足茧万山中。将去，民攀辕曰：“公劳苦以衣食我！”皆泣下。历锦屏、龙泉、镇远诸邑，皆有绩。卒於官。

天尺，字履先。年十七，应学使试。士奇手录其赋、诗示诸生，名大起。徵鸿博，念亲老不就，以举人终。雍正时修一统志，与孝舆同纂粤乘。孝舆忤俗，被口语，天尺力白之。所居里曰石湖，世以前有范石湖，因称后石湖以别之云。

珥，字瑞一。为文长於序记，诗有别趣，书法亦工。惠士奇称之曰“南海明珠”。

举鸿博，以母老，辞不试。乾隆初乡举，一试礼部，遂不出。

时粤东举鸿博者，又有番禺车腾芳，字图南。康熙末，与里人许遂同徵。至京后期，即乞终养归。后为海丰学官。学使吴鸿雅重之，尝从容问其诸子颇有应试者乎，腾芳以皆失学对，吴益叹异焉。

遂，字扬云。康熙中举人。为清河令，蠲逋赋，民德之。坐事去职。巡抚荐应鸿博，格於部议，未试归。

韩海，字伟五，亦番禺人也。雍正十一年进士，官封川教谕。大府欲荐应鸿博，海赋诗以见志，大府览诗愕然，遂不复强。海亦旋卒。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桐城人。曾祖日燿，明末官歙县训导，乡里仰其高节。其后累世皆为诸生，至大櫆益有名。始年二十馀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雍正中，两登副榜，竟不获举。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特以经学荐，复不录。久之，选黟县教谕，数年告归。居枞阳江上不复出，年八十三，卒。

大櫆修幹美髯，能引拳入口。纵声读古诗文，聆其音节，皆神会理解。桐城自方苞为古文之学，同时有戴名世、胡宗绪。名世被祸，宗绪博学，名不甚显。大櫆虽游苞门，传其义法，而才调独出，著海峰诗文集。姚鼐继起，其学说盛行於时，尤推服大櫆。世遂称曰“方刘姚”。

宗绪，字袭参。康熙末，以举人荐充明史馆纂修。雍正八年进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少孤贫，母潘苦节，课之严而有法。感愤励学，自经史以逮律历、兵刑、六书、九章、礼仪、音律之类，莫不研穷。著易管、洪范皇极疑义、古今乐通、律衍数度衍参注、昼夜仪象说、岁差新论、测量大意、梅胡问答、九九浅说、正字通芟误、正蒙解、大学讲义、方舆考、南河北河论、胶莱河考、台湾考、两戒辨、苗疆纪事等书。自为诗文曰环隅集，古藻过大櫆。大櫆同邑门人自姚鼐外推王灼。

灼，字滨麓。乾隆五十一年举人，选东流教谕。尝馆於歙，与金榜、程瑶田及武进张惠言诸人相友善。一日见惠言黄山赋，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何必讬齐、梁以下自域乎！”惠言遂弃俪体为古文。灼所著悔生诗文钞，鲍桂星为刊行焉。

李锴，字铁君，汉军正黄旗人。祖恆忠，副都统。湖广总督辉祖子。锴娶大学士索额图女，家世贵盛，其於荣利泊如也。性友爱，兄伊山、祈山仕不遂，锴省伊山戍所，累月乃归。祈山罢官还，无宅，以己屋授之，并鬻产为清宿逋。尝一充官库笔帖式，旋弃去。乾隆元年，举鸿博，未中选。十五年，诏举经学，大臣交章论荐，以老疾辞。少好山水，游所至，务穷其奇。苦嗜茗，为铁铛瓦缶，一奴负以从。客江南，尝月夜挟琴客泛舟采石，弹大雅之章，扣舷和之，水宿者皆惊起，人莫测其致也。锴既以屋让兄，乃筑室盘山廌青峰下，闭户躭吟，罕接人事。岁一至城中，一二日即去。居盘山二十载而殁。诗古奥峭削。著睫巢集，又著原易及春秋通义、尚史。

陈景元，字石闾，汉军镶红旗人。诗拟孟郊、贾岛。有石闾集。与戴亨、长海为“辽东三老”。

亨，字通乾，号遂堂，沈阳人，原籍钱塘。父梓，以事戍辽，见艺术传。亨，康熙六十年进士。官山东齐河县知县，以抗直忤上官，解组去。寄居京师，家益贫，晏如也。为人笃於至性，不轻然诺，夙敦风义。其诗宗杜少陵，上溯汉、魏，卓然名家。有庆芝堂诗集。

长海，字汇川，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例予廕，长海不就。

檄补户部库使，又逃，曰：“库使司帑藏，岁丰入，惧焉。逃死，非逃富贵也。”

其母贤，听之，遂布衣终其身。冲远任真，趣无容心。博古多识，嗜金石书画，当意则倾囊购之。尝袭裘行吊，解裘以济戚丧。归涂见未见书，买之，复解其衣。由是中寒疾，乃夷然曰：“获多矣！”中岁爱易水雷溪之胜，筑大★E5菴，因以为号。

晚入京居委巷，又颜其阁曰“玉衡”，悬画四壁，对之吟讽。其诗矩矱古人，而不胶於固，断句尤冠绝一时。论诗以性情为主，举靡丽之习而空之。有雷溪草堂诗。

乾隆九年，卒，年六十有七。

辽东以诗文名者，又有吴麟，字子瑞，号晚亭，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四十九年举人，授内阁中书。与锴同举鸿博，与修明史，纂本纪，充明史纲目纂修官。善诗文，兼工山水。著有黍谷山房集。

曹寅，字楝亭，汉军正白旗人，世居沈阳，工部尚书玺子。累官通政使、江宁织造。有楝亭诗文词钞。

鲍珍，字冠亭，秘书院大学士鲍承先裔。乾隆初，官嘉兴海防同知。有道腴堂全集。

高鹗，字兰墅，亦汉军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有兰墅诗钞。至道光年则有刘文麟，字仙樵，辽阳人。九岁能诗。以进士用广东知县，总督林则徐器之。权平远，兼长乐。俗悍，喜械斗，文麟甫任，单舆遽入解之，众罗拜，皆释兵，俗为之易。

补文昌，丁忧。再选河南沈丘。时患匪，设方略擒其渠，盗贼息迹。以忤上官劾降，遂归，主沈阳书院。论诗以婉至为宗，语必有寄讬。英光伟气，一发之於诗。论者谓足继辽东三老。有仙樵诗钞。其门人王乃新，字雪樵，承德人。亦能诗，有雪樵诗賸。

沈炳震，字东父，归安人。少喜博览，读史於年月世系，人所忽者，必默识之。

尝著新旧唐书合钞，纪传以旧书为纲，分注新书为目；旧志多舛略，则以新书为纲，分注旧书为目。又补列方镇表，拜罢承袭诸节目，积数十寒暑乃成。又著二十四史四谱：一纪元，二封爵，三宰执，四谥法。其体出於表历，而变其旁行斜上为标目。

乾隆元年，与弟炳谦皆以贡生试鸿博，报罢。逾年，卒，年五十九。卒后六年，侍郎钱陈群奏进其唐书合钞，诏付书局，采录唐书考证中。

炳谦，字幼孜，炳震季弟也。次弟炳巽，字绎旃。著水经注集释订譌，据明黄省曾刊本，以己意校定之。遍检古籍，录其文字异同者，间附诸家考订之说。州县沿革，则悉以今名释焉。初未见硃谋韦本，后求得，多与之合。同时治水经者，有全祖望、赵一清。

一清，字诚夫，仁和人。国子监生。父昱，季父信，见厉鹗传。一清禀其家学，博极群书。水经注传写讹夺，欧阳玄、王祎称其经、注混淆，祖望又谓道元注中有注。一清因从其说，辨验文义，离析之，使文属而语不杂。又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少二十一水。考崇文总目，水经注三十六卷，盖宋代已佚其五卷。此二十一水，即在所佚中。於是杂采他书，证以本注，得滏、洺等十八水。又分★C1水、★C1馀水，清、浊漳，大小辽水，增多二十一，与六典注合。为水经注释，又成水经笺刊误，以正硃谋韦之失。方观承督直隶，撰直隶河渠志，一清所草创，而戴震要删之。其自著有东潜文集。

曹仁虎，字来殷，嘉定人。少称奇才。乾隆二十二年，南巡，献赋，召试列一等，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二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每遇大礼，高文典册，多出其手。擢右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一年，视学粤东。方按试连州，闻母讣，酷暑奔丧，昼夜号泣，竟以毁，卒於途。

仁虎以文字受主知，声华冠都下，屡典文衡。诗宗三唐，而神明变化，一洗粗率佻巧之习。格律醇雅，醖酿深厚，为一时所推。著有宛委山房诗集、蓉镜堂文稿。

与王鸣盛、王昶、钱大昕、赵文哲及吴泰来、黄文莲称“吴中七子”。鸣盛等四人皆自有传。

泰来，字企晋，长洲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用内阁中书。乞病归，筑遂初园於木渎。藏书多宋、元善本。毕沅延主关中及大梁书院，与洪亮吉辈往还唱和。其诗一本渔洋，著有净名轩、砚山堂等集。

文莲，字芳亭，上海人。官知县，有听雨集。

胡天游，字稚威，山阴人，初姓方，名游。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荐举鸿博，次年补试，鼻衄大作，投卷出。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沉博绝丽，见者咸惊服。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见，不可得。后举经学，再报罢。客山西，卒。著有石笥山房集。

自言古文学韩愈，然往往涩险似刘蜕，非其至也。俪体文自三唐而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后数十年而有镇洋彭兆荪，以选声鍊色胜，名重一时。

兆荪，字湘涵。少有才名，久困无所遇。举道光元年孝廉方正。胡克家为江苏布政使，客其所。时总督以国用不足议加赋，兆荪为克家力陈其不可，事得寝。又偕顾广圻同校元本通鉴及文选，世称其精椠。晚依曾燠两淮盐运使署。著小谟觞馆集，燠为点定之。

袁枚，字子才，钱塘人。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鉷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

时海内举者二百馀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诙谐詄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笃於友谊，编修程晋芳死，举借券五千金焚之，且恤其孤焉。

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

著随园集，凡三十馀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易获世讥云。卒，年八十二。

晋芳，字鱼门，江都人。家世业鹺。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晋芳独好儒，购书五万卷，不问生产，罄其赀。少问经义於从父廷祚，学古文於刘大櫆。

而与袁枚、商盘诸人往复唱和，甚相得也。乾隆七年，召试，授中书。十七年，成进士，以吏部员外郎为四库馆纂修，书成改编修。晚岁益穷，官京师至不能举火。

就毕沅谋归计，抵关中一月卒，年六十七。晋芳於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蕺园诗文集。

张问陶，字仲冶，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以诗名，书画亦俱胜。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由检讨改御史，复改吏部郎中。出知莱州府，忤上官意，遂乞病。游吴、越，未几，卒於苏州。始见袁枚，枚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其钦挹之如此。著有船山集。

兄问安，字亥白。举人。家居奉母，淡於荣利。其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

王又曾，字受铭，秀水人。乾隆十六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同县钱载论诗宗黄庭坚，务縋深凿险，不堕臼科。又曾与硃沛然、陈向中、祝维诰和之，号“南郭五子”。又有万光泰、汪孟鋗、仲鈖皆与同时相镞砺，力求捐弃尘壒，毋一语相袭取。为诗不异指趣，亦不同体格。时目为秀水派，而又曾与维诰、光泰尤工。

又曾卒，其子复乞载定其诗，号丁辛老屋集。毕沅为之序，谓於汉、魏、六朝及唐、宋诸家外，能融会变化自成一家，取材於众所不经见，用意於前人所未发，尤又曾所独到云。

维诰，字宣臣。乾隆三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有绿谿诗钞。光泰，字循初。乾隆元年举人。有柘坡居士集。维诰诗，全祖望称其俊雅，李锴称其醇静。光泰诗，杭世骏称其秀朗，载亦称其绮丽。盖虽宗庭坚，而锻鍊精到，绝无西江槎枒诘屈之习。沛然，举人，知高安县，卒官。向中客死凉州，诗传者差少。孟鋗，进士，吏部主事；仲鈖，举人：皆有集。而复与载子世锡，维诰子喆相与称。诗守家法。世锡已见载传，有麂山老屋集。

复，字敦初。官河南鄢陵知县。有树萱堂、晚晴轩二集。沅采入吴会英才集。

喆，字明甫。乾隆二十五年举人。有西涧诗钞。

孟鋗子如洋，乾隆四十五年会试，廷试皆第一，亦与复等唱和。

邵齐焘，字叔宀，昭文人。幼异敏，甫受书即能了大义。乾隆七年进士，以编修居词馆十年。尝献东巡颂，时称班、扬之亚，群公争欲致门下。齐焘意度夷旷，殊落落也。年三十六，即罢归。自颜其室曰“道山禄隐”。主常州龙城书院，洪亮吉、黄景仁皆从受学。善为俪体文，气格排奡，意欲矫陈维崧、吴绮、章藻功三家之失。卒，年五十有二。著玉芝堂集。

王太岳，字基平，定兴人。齐焘同年进士，授检讨。由侍读出补甘肃平庆道，调西安，迁湖南按察使。调云南，擢布政使，坐事落职。命充四库馆总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检讨。后迁司业，卒。太岳莅官有惠政，尤留心水利，与齐焘最善，骈文清刚简直亦相近。有清虚山房集。

吴锡麒，字穀人，钱塘人。性至孝。乾隆四十年进士，授编修。累迁祭酒，以亲老乞养归。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锡麒工应制诗文，兼善倚声。浙中诗派，前有硃彝尊、查慎行，继之者杭世骏、厉鹗。二人殂谢后，推锡麒，艺林奉为圭臬焉。

著有正山房集。全椒吴鼒尝辑录齐焘、亮吉、锡麒及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之文为八家四六云。此八家外，有金匮杨芳灿，与弟揆并负时名。

芳灿，字蓉裳。母梦五色雀集庭树而生。诗文华赡，学使彭元瑞大异之。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廷试得知县，补甘肃之伏羌。回民田五反，县民马称骥应之。未发，芳灿从称骥甥马映龙侦得，立捕斩之，因城守。贼奄至，以无应，解围去。憾映龙泄其谋，扬言映龙故与通，约五日后献城也。阿桂逮映龙，将杀之，卒以芳灿言得免。叙功，擢知灵州，顾不乐外吏，入赀为户部员外郎。与修会典，益务记览。

为词章，尝曰：“色不欲丽，气不欲纵，沉博奥衍，斯骈体之能事矣。”丁母忧，贫甚，鬻书以归。著芙蓉山馆诗文钞。

揆，字荔裳。乾隆中，召试举人，授中书。从福康安征卫藏。官至四川布政使。

有藤花馆稿。

鼒，字山尊。嘉庆四年进士，终侍讲学士。以母老告归，主讲扬州。亦长骈体，有夕蔡书屋集。

徐文靖，字位山，当涂人。父章达，以孝义称乡里。文靖务古学，无所不窥。

著述甚富，皆援据经史。雍正改元，年五十七，始举江南乡试。侍郎黄叔琳典试还朝，以得三不朽士自矜，盖指文靖及任启运、陈祖范也。乾隆改元，试鸿博，不遇。

詹事张鹏翀以所著山河两戒考、管城硕记进呈，赐国子监学正。十七年，徵经学，入都。会开万寿恩科，遂与试，年八十六，以老寿赐检讨，给假归。卒，年九十馀。

其所著又有周易拾遗、禹贡会笺、竹书统笺诸书。

赵青藜，字然一，泾县人。九岁能文，乾隆元年，举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充浙江乡试考官。迁御史，再充浙江考官，母忧归，服阕，还台，又充湖南考官。在台前后五年，有直声。如请清屯田、归运丁、弛米禁、济民食、提耗羡归公、兴西北水利；又劾总督高斌、侍郎周学健奏开捐例，启言利之端，为害甚大。

所言能持大体，不为激切之论。寻以耳疾乞休，年八十馀，卒。青藜外和内严，以不欺为主。受古文义法於方苞，苞称及门中如青藜者，可信其操行之终不迷。著有漱芳居集，读左管窥，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穿穴甚深。

先是青藜同郡以史学称者，推南陵汪越，字师退。康熙四十四年举人。食贫励节，守令咸折节致敬。不妄干谒。著绿影草堂集，冲淡典博。其读史记十表，排比旧文，钩稽微义，所得尤多。

硃仕琇，字斐瞻，建宁人。资性朗悟，而记诵拙，日可数十言，援笔为文辄立就。从南丰汪世麟学古文，临别请益，世麟曰：“子但通习诸经，则世无与抗矣。”

仕琇惊诧其言，遂以己意求之经传，旁及百家诸子书，一以昌黎为宗。副都御史雷鋐见其文，叹为醇古冲澹，近古大家，自是名大著。乾隆九年，举乡试第一。逾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出知夏津县，民为之谣曰：“夏津清，我公能。”

在任七年，以河决，改福宁府学教授。归，主鰲峰讲席者十年，卒，年六十六。

仕琇以古文辞自力，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为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含之咀之，得其妙以为文者惟人。尝与友人书曰：“为文在先高其志。其心有以自得，则吾心犹古人之心也，以观古人之言，犹吾言也。然后辨其是非焉，究其诚伪焉，定其高下焉，如黑白之判於前矣。於是顺其节次焉，还其训诂焉，沉潜其义蕴焉，调和其心气焉，久则自然合之，又久则变化生之。於是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台，如鸿渐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仕琇与大兴硃筠及弟珪友善，筠推服其文甚至。著梅崖文集。

福建古文之学自仕琇。其后再传有高澍然，字雨农，光泽人。嘉庆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未几，移病归。研说经传，尤笃嗜昌黎集。其文陈义正，言不过物，高视尘壒之表。名不如仕琇，要其自得之趣，有不求人知能自树立者。著春秋释经、论语私记、韩文故及抑快轩文集。

蒋士铨，字心馀，铅山人。家故贫，四岁，母锺氏授书，断竹篾为点画，攒簇成字教之。既长，工为文，喜吟咏。由举人官中书。乾隆二十二年，成进士，授编修。文名藉甚，裘曰修、彭元瑞并荐其才。旋乞病归。帝屡从元瑞询之，元瑞之士铨母老对。帝赐诗元瑞，有“江西两名士”之句。士铨感恩眷，力疾起补官，记名以御史用。未几，仍以病乞休，遂卒，年六十二。

士铨赋性悱恻，以古贤者自励，急人之难如不及。诗词雄杰，至★述节烈，能使读者感泣。著忠雅堂集。少时与武宁汪軔、南昌杨垕为昆弟交，出入必偕，财物与共。

軔，字鱼亭，优贡生。垕，字子载，举人，本天全六番招讨宣慰使孙，雍正初，改土归流，安置江西，遂为南昌人。诗名与軔相埒。士铨甚推服之。同时有南丰赵由仪，字山南。与士铨等并称四子。其后继起者，曰东乡吴嵩梁、临川乐钧。

嵩梁，字兰雪。以举人官中书，选知黔西州。著香苏山馆集。声播外夷，朝鲜吏曹判书金鲁敬以梅花一龛供奉之，称为诗佛。日本贾人斥四金购其诗扇。其名重如此。

钧，初名宫谱，字元淑。嘉庆六年举人。与嵩梁同为翁方纲弟子。著青芝山馆集。

赵翼，字耘松，阳湖人。生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

乾隆十九年，由举人中明通榜，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大学士傅恆尤重之。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授编修。

后出知镇安府。粤民输穀常社仓，用竹筐，以权代概。有司因购马济滇军，别置大筐敛穀，后遂不革，民苦之。翼听民用旧筐，自权，持羡去，民由是感激，每出行，争肩舆过其村。先是镇民付奉入云南土富州为奸，捕获百馀人，付奉顾逸去，前守以是罢官。已而付奉死，验其尸良是。总督李侍尧疑其为前守道地，翼申辨，总督怒，劾之。適朝廷用兵缅甸，命翼赴军赞画，乃追劾疏还。傅恆既至滇，经略兵事，议以大兵渡戛鸠江，别遣偏师从普洱进。翼谓普洱距戛鸠江四千馀里，不如由江东岸近地取猛密，如其策入告。其后戛鸠兵遭瘴多疾病，而阿桂所统江东岸一军独完，卒以蕆事。寻调守广州，擢贵西兵备道。以广州谳狱旧案降级，遂乞归，不复出。

五十二年，林爽文反台湾，侍尧赴闽治军，邀翼与俱。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以易子析骸入告。帝意动，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侍尧以询翼，翼曰：“总兵欲内渡久矣，惮国法故不敢。今一弃城，则鹿耳门为贼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无路可入。宜封还此旨。”侍尧悟，从之，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侍尧膺殊赏；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皆翼计也。

事平，辞归，以著述自娱。尤邃史学，著廿二史劄记、皇朝武功纪盛、陔馀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集。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

其同里学人后於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亮吉、星衍、怀玉自有传。

景仁，字仲则，武进人。九岁应学使者试，临试犹蒙被索句。后以母老客游四方，觅升斗为养。硃筠督学安徽，招入幕。上巳修禊，赋诗太白楼。景仁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成数百言，坐客咸辍笔。时士子试当涂，闻使者高会，毕集楼下，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名大噪。尝自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遂游京师。高宗四十一年东巡，召试二等。武英殿书签，例得主簿。陕西巡抚毕沅奇其才，厚赀之，援例为县丞，铨有日矣，为债家所迫，抱病逾太行，道卒。亮吉持其丧归，年三十五。著两当轩集。子乙生，通郑氏礼，善书，早卒。

伦，字敦五。乾隆中进士，苍梧县知县。著有杜诗镜诠。

星垣，字叔诺，大学士宫五世孙。乾隆五十年，辟雍礼成，进颂册，钦取一等一名，选训导。后官河间县知县。有白云草堂集。

书受，副贡生。叶县知县。有教经堂集。

严长明，字道甫，江宁人。幼奇慧。年十一，为李绂所赏，告方苞曰：“国器也！”遂从苞受业。寻假馆扬州马氏，尽读其藏书。高宗二十七年南巡，以诸生献赋，赐举人，用内阁中书，入军机。长明通古今，多智数，工於奏牍，大学士刘统勋最奇其才。户部奏天下钱粮杂项名目繁多，请并入地丁徵收，长明曰：“今之杂项折徵银，皆古正供也。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谓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徵，是使民重困也。”统勋曰善，乃奏已之。大学士温福征大金川，欲长明从行，长明固辞。

退，有咎之者，答曰：“是将败没，吾奈何从之！”既而温福果军溃以死，随往者皆尽。

长明在军机七年，幹敏异众，然亦以是见嫉。其救罗浩源事，人尤喜称之。浩源，云南粮道也。分偿属吏汪应缴所亏帑金，有诏逾期即诛。浩源缴不如数，逾期十日，牒请弛限。上下其议，时统勋主试礼部，秋曹无敢任其事者。长明因挝鼓入闱，见统勋，为言汪已捐复，将曳组绶出都，独坐浩源，义未协，宜仍责汪自缴。

统勋曰：“具疏稿乎？”曰：“具。”即振袖出之，辞义明晰。疏入报可，狱遂解。

其他事多类此。人有图其像祀之者。三十六年，擢侍读。尝扈跸木兰，大雪中失橐扆并所装物，越日故吏以扆至。问“何以知为吾物”，曰：“军机官披羊裘者独君耳。”长明劳而遣之。

后以忧归，遂不复出。客毕沅所，为定奏词。又主讲庐阳书院。博学强记，所读书，或举问，无不能对。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於情。著毛诗地理疏证、五经算术补正、三经三史答问、石经考异、汉金石例、献徵馀录等书。

子观，字子进。嗜学，好金石文字。父乞归后，筑归求草堂，藏书二万卷，观丹黄几满。著江宁金石记，钱大昕甚高其品节。

硃筠，字竹君，大兴人。乾隆甲戌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由赞善大考擢侍读学士，屡分校乡会试。庚寅，典福建乡试，辛卯，督安徽学政。

诏求遗书，奏言翰林院藏永乐大典内多古书，请开局校辑。旋奉上谕：“军机大臣议复硃筠条奏校核永乐大典一节，已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又硃筠所奏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及每书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於本书卷首之处，即令承办各员，将各原书详细检阅，并书中要旨总叙厓略，呈候裁定；又将来书成，著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自此始。筠又请仿汉熹平、唐开成故事，校正十三经文字，勒石太学。未几，坐事降编修，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兼修日下旧闻考。高宗尝称筠学问文章殊过人。寻，复督学福建。归，卒，年五十有三。

筠博闻宏览，以经学、六书训士。谓经学本於文字训诂，周公作尔雅，释诂居首；保氏教六书，说文仅存。於是叙说文解字刊布之。视学所至，尤以人才经术名义为急务，汲引后进，常若不及。因材施教，士多因以得名，时有硃门弟子之目。

好金石文字，谓可佐证经史。诸史百家，皆考订其是非同异。为文以郑、孔经义，迁、固史书为质，而参以韩、苏。诗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并为世重。筠锐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搜罗文献，表章风化，一切破崖岸而为之。好客，善饮，谈笑穷日夜。酒酣论天下事，自比李元礼、范孟博，激扬清浊，分别邪正，闻者悚然。著有笥河集等。

翁方纲，号覃溪，大兴人。乾隆壬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累至内阁学士。先后典江西、湖北、顺天乡试，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嘉庆元年，预千叟宴。四年，左迁鸿胪寺卿。十二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十九年，再宴恩荣，加二品卿，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

方纲精研经术，尝谓考订之学，以衷於义理为主，论语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时钱载斥戴震为破碎大道，方纲谓：“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然震谓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则不尽然。”

方纲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附记，并为经义考补正。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他著有复初斋全集及礼经目次、苏诗补注等。[一]姚鼐，字姬传，桐城人，刑部尚书文然玄孙。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四库馆开，充纂修官。书成，以御史记名，乞养归。

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於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

其论文根极於道德，而探原於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於方，理深於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懽；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尝仿王士祯五七言古体诗选为今体诗选，论者以为精当云。自告归后，主讲江南紫阳、锺山书院四十馀年，以诲迪后进为务。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加四品衔。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九经说十七卷，老子、庄子章义，惜抱轩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卷，三传补注三卷，法帖题跋二卷、笔记四卷。

子景衡，举人，知县。有隽才，鼐故工书，景衡学其笔法，能乱真。

吴定，字殿麟，歙县人。举孝廉方正。与姚鼐相友善，论文严於法。鼐每为文示定，定所不可，必尽言，得当乃止。定尝语陈用光曰：“先生虚怀善取，为文尚如是，其为学可知矣。”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诗集六卷。

鲁九皋，原名仕骥，字絜非，新城人。尝从鼐问古文法，又使其甥陈用光及鼐门。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山西夏县，以积劳致疾卒。所著曰山木居士集。

用光，字硕士。嘉庆六年进士，由编修累官礼部侍郎。笃於师友谊，尝为姚、鲁两师置祭田，以学行重一时。著有太乙舟文集。

当嘉、道间，传古文法者，有宜兴吴德旋、上元梅曾亮诸人，曾亮自有传。德旋，字仲伦。诸生。以古文鸣。与阳湖恽敬、永福吕璜以文相砥镞。诗亦高澹绝俗，有初月楼集。

宋大樽，字左彝，仁和人。弱岁，刲股愈母疾，让产其弟。乾隆三十九年举人，为国子监助教，以母老引疾归。豪於饮酒，善鼓琴，时时出游佳山水，助其诗兴。

其诗由唐人而上溯之，极於古歌谣而止，才力足以相俪。有茗香论诗、学古集、牧牛村舍诗钞。

同县钱林，字金粟。嘉庆十三年进士，由编修至侍读学士，左迁庶子。林熟於本朝名臣言行，及河漕、盐榷、钱法诸大政。诗亦醖酿於汉、魏、六朝。阮元督学浙江，称为华实兼茂之士。著文献徵存录、玉山草堂诗集。

端木国瑚，青田人。青田故产鹤，国瑚生而清傲似鹤，其大父字之曰鹤田。阮元督学得之，恆讠夸示人曰：“此青田一鹤也！”命赋使署定香亭，赋成，一时传诵。国瑚好学深思，通天文之奥。尝被召相山陵，叙劳官中书。道光十三年进士，选用知县。性不耐剧，投牒就原官。著周易指，属稿二十六年而后成。诗才清丽，有太鹤山人集。又著周易葬说、地理元文，后颇悔之，不轻为人营葬。

吴文溥，字澹川，嘉兴贡生。亦以诗名。其为人有韬略，超然不群，能作苏门长啸。著南野堂集。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自少读书，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熟於明季朝政始末，往往出於正史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继游硃筠门，筠藏书甚富，因得纵览群籍，与名流相讨论，学益宏富。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推原官礼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传。其於古今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立论多前人所未发。

尝与戴震、汪中同客冯廷丞宁绍台道署，廷丞甚敬礼之。

学诚好辩论，勇於自信。有实斋文集，视唐宋文体，夷然不屑。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皆得体要，为世所推。

章宗源，字逢之。乾隆五十一年，大兴籍举人，其祖籍亦浙江也。尝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积十馀年始成。稿为仇家所焚，仅存史部五卷。

后百有馀年，有姚振宗，字海槎，山阴人。著汉艺文志、隋经籍志考证，能订宗源之失。又补后汉、三国两艺文志。目录之学，卓然大宗。论者谓足绍二章之传。

而学诚同时有归安吴兰庭，字胥石。乾隆三十九年举人。稽古博闻，多所纂述。

尝以宋吴缜著有五代史记纂误，因更取薛居正旧史参校，为纂误补四卷。同邑丁杰邃於经，兰庭熟於史，一时有“丁经吴史”之目。嘉庆元年，与千叟宴。他所著又有五代史考异、读通鉴笔记、南霅草堂集。

祁韵士，字鹤皋，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编修，擢中允，大考改户部主事。嘉庆初，以郎中监督宝泉局。局库亏铜案发，戍伊犁。未几，赦还。卒於保定书院，年六十五。

韵士幼喜治史，於疆域山川形胜、古人爵里名氏，靡不记览。弱冠，馆静乐李氏，李藏书十馀楹，多善本，韵士寝馈其中五年，益赅洽。既入翰林，充国史馆纂修。时创立蒙古王公表传，计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外扎萨克喀尔喀等二百馀旗，以至西藏及回部纠纷杂乱，皆无文献可徵据。乃悉发库贮红本，寻其端绪，每於灰尘坌积中忽有所得，如获异闻。各按部落立传，要以见诸实录、红本者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以理籓院所存世谱，八年而后成书；又别撰籓部要略，以年月编次。盖传仿史记，而要略仿通鉴。李兆洛序之，谓如读邃皇之书，睹鸿濛开辟之规模矣。及戍伊犁，有所纂述，大兴徐松续修之，成新疆事略。

韵士又著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皆考证古今，简而能核。外有万里行程记、己庚编、书史辑要、诗文集。

张穆，字石洲，平定州人。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歙县程恩泽见之，惊曰：“东京崔、蔡之匹也！”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著蒙古游牧记，用史志体，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论者谓二书足相埒。又以魏书地形志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纯乎东魏之志。其雍、秦诸州地入西魏者，遂扌兑失踳駮不可读。

乃更事排纂，书未成，其友何秋涛为补辑之。又著顾炎武、阎若璩年谱，斋诗、文集。

秋涛，字原船，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留心经世之务。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资考镜，始著北徼汇编六卷。后复详订图说，起汉、晋讫道光，增为八十卷。文宗垂览其书，赐名朔方备乘。召见，擢员外郎、懋勤殿行走，旋以忧去。同治改元，年三十九，卒。又著王会篇笺释、一镫精舍甲部藁。刑部奉敕撰律例根源，亦秋涛在官时创藁云。

冯敏昌，字伯术，钦州人。童年补诸生。翁方纲按试廉州，以拔贡选入国学。

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编修。大考，改户部主事，调补刑部。性至孝友，闻父丧，一痛呕血，大雪，徒跣竟日。方纲忧曰：“敏昌万无生理！”则持其母夫人书促令归省。及丁内艰，庐墓久，遂不复出。

平生足迹半天下，尝登岱，题名绝壁；游庐阜，观瀑布；抵华岳，攀铁纤，跻峡。在河阳时，亲历王屋、大行诸山。又以北岳去孟县不千里，骑骏马直造曲阳飞石之巅，穷雁门、长城而返。最后宿南岳庙，升祝融峰，观云海。其悱恻之情，旷逸之抱，一寓於诗。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集、孟县志、华山小志、河阳金石录。学者称鱼山先生。

其后岭南以诗名家者，有嘉应宋湘，字焕襄。嘉庆四年进士。以编修典试四川、贵州，出知曲靖府。教属地种木棉，人称“宋公布”。署广南、永昌，皆有绩。永昌湾甸土州知州死，远族景在东谋袭其职，据境专杀自恣，如是者五六年。当事怯，莫敢发。民、夷赴愬，湘请诸镇帅，不允；乃率僚属游宴栖贤山，从容赋诗，密约乡兵乘夜兼行，出不意，擒在东斩之，费银八千两，不取偿公家，边隅以靖。终湖北督粮道。诗学少陵，有不易居集。

敏昌同时又有赵希璜，字渭川，长宁人。少读书罗浮山，与顺德黎简友善。乾隆四十四年举人。知安阳县，邑志久未修，希璜聘武亿共成之。纪昀推其体例合古法。末附金石录十二卷，尤精确。希璜工诗，著有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

法式善，字开文，蒙古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检讨，迁司业。五十年，高宗临雍，率诸生七十馀人听讲，礼成，赏赉有差。本名运昌，命改今名，国语言“竭力有为”也。由庶子迁侍读学士，大考降员外郎，阿桂荐补左庶子。性好文，以宏奖风流为己任。顾数奇，官至四品即左迁。其后两为侍讲学士，一以大考改赞善，一坐修书不谨贬庶子，遂乞病归。

所居后载门北，明李东阳西涯旧址也。构诗龛及梧门书屋，法书名画盈栋几，得海内名流咏赠，即投诗龛中。主盟坛坫三十年，论者谓接迹西涯无愧色。著清秘述闻、槐载笔、存素堂诗集。平生於诗所激赏者，舒位、王昙、孙原湘，作三君子咏以张之。然位艳昙狂，惟原湘以才气写性灵，能以韵胜，著天真阁集。

原湘，字子潇，昭文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未仕。

同时江苏与原湘负才名者，有吴江郭麟，字祥伯。附监生。一眉莹白如雪，风采超俊。家贫客游，人争倒屣。诗学李长吉、沈下贤，词尤清婉。著灵芬馆集。尝病潘昂霄金石例之隘，因据洪氏隶释为金石例补，又撰词品十二则，以继司空表圣之诗品。

恽敬，字子居，阳湖人。幼从舅氏郑环学，持论能独出己见。乾隆四十八年举人，以教习官京师。时同县庄述祖、有可、张惠言，海盐陈石麟，桐城王灼集辇下，敬与为友，商榷经义，以古文鸣於时。既而选令富阳，锐欲图治，不随群辈俯仰。

大吏怒其强项，务裁抑之，令督解黔饷。敬曰：“王事也。”怡然就道。后遭父丧，服阕，选新喻。吏民素横暴，绳以法，人疑其过猛。已乃进秀异士与论文艺，俗习大变。调知瑞金，有富民进千金求脱罪，峻拒之。关说者以万金相啗，敬曰：“节士苞苴不逮门，吾岂有遗行耶！”卒论如法。由是廉声大著。卓异，擢南昌同知。

敬为人负气，所至辄忤上官，以其才高优容之，然忌者遂衔之次骨。最后署吴城同知，坐奸民诬诉隶诈财失察被劾。忌者闻而喜曰：“恽子居大贤，乃以赃败耶！”

敬既罢官，益肆其力於文。深求前史兴坏治乱之故，旁及纵横、名法、兵农、阴阳家言。会其友惠言殁，於是敬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为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安敢不并力治之？”其文盖出於韩非、李斯，与苏洵为近。卒，年六十一。著大云山房稿。其治狱曰子居决事，附集后。

赵怀玉，字亿孙，武进人，尚书申乔四世孙。乾隆中召试举人，授中书。久之，出为青州府同知，以忧归，终於家。性坦易，工古文辞。尝自言不敢好名为欺人之事，不敢好奇为欺世之学。恽敬称其文无有杂言诐义离真反正者。著有生斋文集。

黎简，字简民，顺德人。十岁能诗。益都李文藻令朝阳，见简诗，曰：“必传之作也。”劝令就试。学使李调元得其拟昌黎石鼎联句，奇赏之。补弟子员，人号之曰黎石鼎。久之，膺选拔。寻丁外艰，遂终於家，足不逾岭。海内名流，钦其高节。袁枚负盛名，游罗浮，邀与相见，谢不往也。著五百四峰草堂诗文钞。所与交同邑张锦芳、黄丹书，番禺吕坚皆以诗名。

锦芳，字粲夫。乾隆中进士，官编修。通说文，喜金石文字。弟锦麟，字瑞夫。

举人。兄弟并为翁方纲所器异。锦麟以赋“碧天如水雁初飞”句得名，时呼张碧天。

早卒。锦芳著逃虚阁诗钞，与钦州冯敏昌、同邑胡亦常称“岭南三子”。

丹书，字廷授。亦以诗受知调元。贡优行，事亲孝，居丧能尽哀。后举於乡。

至都，朝贵争延之，辞不就。尝曰：“贫与富交则损名，贱与贵交则损节。”晚官教谕，兼工书画。著鸿雪斋诗钞。

坚，字介卿。岁贡生，穷老不遇。著迟删集。

亦常，字同谦。举人。落第南归，与戴震同舟，至富春江乃别。舟中手写震所著书，谋刊之。多敢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抵家卒。有赐书楼集。

张士元，字翰宣，震泽人。工古文辞，师法归有光。岁正，陈其集几上，北面拜之。又用归氏评点史记法，上推之左氏，下逮韩、欧，无不合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久不第，留京师馆董诰第八年。诰主会试，欲令士元出门下，不能得也。姚文田督学江南，士元与有旧，戒诸子勿应试。年老，铨教谕，以耳聩谢不就。曰：“国家设学校，使师弟子相从讲学，岂漫以廪禄拯寒生哉？”乃归老烂谿之上，撰述自娱。学者称鲈江先生。

性澹泊寡交，独与王芑孙、秦瀛、陈用光以学问相切劘。姚鼐见其文，亦拟之震川。卒，年七十。著嘉树山房集。

同邑张海珊，字越来；张履，字渊甫：皆举人。海珊道光元年乡试解首，榜发，已前卒。其论学以宋贤为归，又耻迂儒寡效，自农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势所在，及漕粮利弊，悉心究讨。三吴亢旱港涸，一日北风大作，水入，纠众筑堤储之，岁以有秋。著小安乐窝集、丧礼问答、火攻秘录。

履，海珊门人也。传海珊之学，尤精三礼。其议礼之文，皆犁然有当，非徒习训诂名物者。官句容训导。著积石山房集。

## 列传二百七十三 文苑三

张澍邢澍 莫与俦子友芝 陆继辂从子耀遹 彭绩洪颐煊兄坤煊 弟震煊 邓显鹤万希槐 周济陈鹤徐松沈尧 陈潮 李图 李兆洛承培元 宋景昌 缪尚诰 六承如钱仪吉从弟泰吉 包世臣齐彦槐 姚椿顾广誉张鉴杨凤苞 施国祁 黄易瞿中溶 张廷济 沈涛 陆增祥董祐诚方履籛 周仪暐 俞正燮赵绍祖 汪文台 汤球潘德舆吴昆田 张维屏谭敬昭 彭泰来 梅曾亮管同 刘开毛岳生 汤鹏张际亮 龚巩祚 魏源 方东树从弟宗诚苏惇元 戴钧衡 鲁一同子蕡 谭莹熊景星 黄子高 莹子宗浚吴敏树杨彝珍 周寿昌李希圣 斌良锡缜 李云麟何绍基孙维朴 李瑞清 冯桂芬王颂蔚 叶昌炽 管礼耕 袁宝璜李慈铭陶方琦 谭廷献 李稷勋 张裕钊范当世 硃铭盘 杨守敬吴汝纶萧穆 贺涛 刘孚京 林纾严复 辜汤生张澍，字介侯，武威人。父应举，有孝行。嘉庆四年，澍年十八，成进士。是科得人最盛，澍选庶吉士，文词博丽。散馆改知县，初令玉屏，以病归。叙防河劳，选屏山，摄兴文，丁父艰。再起，知永新。署临江通判，坐徵解缓，罢官。开复，补泸溪，复以忧去。

澍性亢直，所至辄有声。在黔时，巡抚初彭龄过县，澍杖其仆之索金者。座主蒋攸銛督四川，甫下车，举劾属吏，风采严峻。澍上书论其循情市恩，黜陟不当，以此官不遂。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留心关、陇文献，蒐辑刊刻之。纂五凉旧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

自著诗文外，又有诗小序翼、说文引经考证。

同时甘肃有与之同名者，曰邢澍，字雨民，阶州人也。两人学派亦略相近。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南安知府。好古博闻，孙星衍辑寰宇访碑录，多资於澍。著有关右经籍考、两汉希姓录、金石文字辨异、守雅堂集。

莫与俦，字犹人，独山州人。少有志操，兄殁，持期服，不与试。嘉庆四年，硃珪、阮元总裁会试，所拔取多朴学知名士，与俦亦以是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令盐源县。俗，富民买田好择取无税者，贫民往往鬻产存赋，久辄逃亡。与俦责赋富人，而贳其隐占罪。又上言河西宁远子税所府隶横征病民，得裁去。木里喇吗左所有山产银铜，布政使符县开矿，与俦持不可，以为矿山实土官经堂所据，奸民所呈地图距经堂远，实无矿，开厂聚众，滋扰夷境，贪小利，贾大衅，事诚不便。大吏檄与俦覆勘，至则矿山果在经堂右。其众严兵以待，既瞻与俦貌，聆其温语，皆解甲罗拜。县令至，土司例有供餽，尽却之，又悬诸禁。比还，老幼遮道献酒，填咽不得前。举治行卓异，以父忧去。母老，遂请终养。

久之，被吏部檄复起，自请改教授，选遵义。士人闻其至，争请受业。学舍如蜂房，犹不足，僦居半城市。旦暮进诸生而诏之：“学以尽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听其自至可也。程、硃氏之论，穷神达化，不越洒埽应对日用之常。至六艺故训，则国朝专经大师，实迈近古。”其称江、阎、惠、陈、段、王父子，未尝隔三宿不言，听者如旱苗之得膏雨。其后门人郑珍及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为西南大师。

与俦著二南近说，诗文散佚。友芝记其言行为过庭碎录。

友芝，字子偲。家世传业，通会汉、宋。工诗。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友芝亦乐易近人，癯貌玉立，而介特内含。道光十一年举人，在京师远迹权贵。胡林翼、曾国籓皆其旧好，留居幕府，评骘书史外，荣利泊如也。咸丰时，尝选取县令，弃去。至是中外大臣密疏荐其学行，有诏徵至，复谢不就。卒，年六十一。著黔诗纪略、遵义府志、声韵考略、郘庭诗钞、宋元旧本经眼录、樗茧谱注、唐本说文木部笺异。

陆继辂，字祁孙，阳湖人。幼孤，生母林严督之，非其人，禁勿与游。甫成童，出应试，得识丁履恆，归告母，母察其贤，始令与结。其后益交庄曾诒、张琦、恽敬、洪饴孙辈，学日进。嘉庆五年举人，选合肥训导。以修安徽省志叙劳，迁贵溪令，三年引疾归。继辂仪幹秀削，声清如唳鹤。不以尘务经心，惟肆力於诗。清温多风，如其人也。

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然继辂选七家古文，以为惠言、敬受文法於钱伯坰，伯坰亲业刘大櫆之门；盖其渊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窥史、汉，桐城、阳湖，皆未尝自标异也。继辂著崇百药斋集、合肥学舍札记。

从子耀遹，字劭文。县学生。工为诗，喜金石文字，与继辂齐名。其为人韬敛精采，而遇事侃侃无所挠。游公卿间，尤长尺牍。尝客陕西巡抚幕，教匪反滑县，那彦成过长安，闻耀遹名，即请见，为陈机宜数十事，因嘱具草以闻，多施行。道光初，举孝廉方正，选阜宁教谕，卒。有双白燕堂集、金石续编。

继辂所钞七家文者，大櫆、惠言、敬外，则方苞、姚鼐、硃仕琇、彭绩也。

绩，字秋士，长洲人。品诣孤峻。乾隆末，穷而客死。无子，年四十四。族子绍升曰：“人之吊先生者，悲其穷。吾独谓先生竹柏之性，有节有文采，其英亦元结、孟郊之匹，未见其穷也。”有秋士遗集。馀六人皆自有传。

洪颐煊，字旌贤，临海人。少时自力於学，与兄坤煊、弟震煊读书僧寮，夜就佛镫讲诵不辍。学使阮元招颐煊、震煊就学行省，名日起。嘉庆六年，充选拔贡生。

入赀为州判，权知新兴县事。適阮元督粤，知颐煊学优非吏才，延致幕府，相与谘诹经史。后卒於家。性喜聚书，广购岭南旧本至三万馀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觏。

著礼经宫室答问、孔子三朝记、管子义证、汉志水道疏证、读书丛录、台州札记、筠轩诗文集。

坤煊，字载厚。乾隆末，以拔贡生举乡试，题名后十馀日卒。

震煊，字百里。精选学，诗才敏赡。阮元修经籍篡诂、十三经校勘记皆任其役。

后颐煊十二年充选拔贡生。既廷试，贫不克归，遂以客死。著夏小正疏义。

邓显鹤，字子立，新化人。少与同里欧阳绍洛以诗相励，游客四方，所至倾动。

嘉庆九年举人。厌薄仕进，一以篡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学者称之曰湘皋先生。内行修，事兄白首无间，抚其子勤於己子。尤笃於师友风义。尝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於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汲汲彰显，若大谴随其后。

凡所著有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武冈志、宝庆志、硃子五忠祠传略及续传、明季湖南殉节传略。又易述、毛诗表、南村草堂诗文集，共数百卷。

晚授宁乡训导。卒，年七十五。

同时万希槐，字蔚亭，黄冈人。以廪膳生官南漳训导。通经史百家言，著十三经证异。困学纪闻集证，陈嵩庆推为王氏功臣。

周济，字保绪，荆溪人。好读史，喜观古将帅兵略，骑射击刺艺绝精。嘉庆十年进士。或谓之曰：“对策语幸无过激。”济曰：“始进，敢欺君乎！”及廷对，纵言天下事，字逾恆格。以三甲归班选知县，改就淮安府学教授。上丁释奠，礼毕，知府王毂就殿门外升舆，济趋前阻之，知府不怿去，济遂引疾归。是秋冒赈事发，自毂以下吏皆得罪，济以先去免。淮南北盐枭充斥，总督孙玉庭知济能，以防抚事属之。济集营弁，勒以兵法，奸民皆敛迹。已而叹曰：“盐务不理其本，徒缉私，私不可胜缉也。”因谢去。济与李兆洛、张琦、包世臣订交。当是时，数吴中士有裨世用者，必首及世臣、济两人。

济虽以才自喜，一日尽屏豪习，闭门撰述，成晋略八十卷，例精辞洁，於攻取防守地势多发明论赞中，非徒考订已也。晚复任淮安教授，遴秀童教以乐舞，礼成，观者盈千。周天爵移督湖广，邀济偕行。道卒，年五十九。

陈鹤，字鹤龄，元和人。操行修洁，亦精史学。嘉庆元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出无车马。与栖霞牟昌裕、阳山郑士超有“工部三君子”之目。熟於明代事，辑明纪六十卷。未成，卒。后八卷其孙克家续成之。克家，道光末举人。官中书。后参张国樑军事，殉难，赠知府衔

徐松，字星伯，大兴人。嘉庆十年进士，授编修。简湖南学政，坐事戍伊犁。

松留心文献，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记，拟水经；复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入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乃纂述成编，於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将军松筠奏进其书，赐名新疆事略，特旨赦还，御制序付武英殿刊行。道光改元，起内阁中书，洊擢郎中，补御史，出知榆林府。未几，卒。他所著有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新疆赋共数十卷。

松喜延誉后进。其客有沈尧者，字子惇，乌程人。优贡生。性沉默，足不越关塞，好指画绝域山川。初为何凌汉、陈用光所赏拔。入京师，馆於松。松称其地学之精。歙程恩泽尝读西游记，拟为文疏通其说。及见尧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叹曰：“遐荒万里在目前矣！”遂阁笔。尧客死，张穆裒其遗著，为落颿楼藁。

陈潮，字东之，泰兴人。通经，工小篆，又擅周髀之学。尝夜登高台窥星象，不寐。游京师，亦卒於松寓。

李图，字少伯，掖县人。以拔贡生官直隶无极县知县，谢病归。图读书十行俱下，天才卓越。工诗古文词，力屏近世浮靡之习。尝曰：“文非司马子长，诗非苏、李，不足为师法也。”徐松为济南泺源书院山长，见图诗，叹曰：“三百年来无此作矣！”著有鸿桷斋诗文集。山左称诗者，王士祯、赵执信以后，以图为巨擘云。

李兆洛，字申耆，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令凤台，俗獷悍多盗，地接蒙城、阜阳，远者至百八十里，官或终任不一至。兆洛亲行县，辨其里落繁耗、地亩广袤饶瘠，次第经理之。焦冈湖，汉芍陂也，滨淮，易为灾。乃增堤防，设沟闸，岁以屡丰。择耆老劝民孝谨，优叙之。於僻远设义学，为求良师。其捕盗，尤为人所喜称。尝骑率健勇出不意得其魁，因察而抚之。兆洛尝曰：“凤、颍、泗民气可用，拣集五千人，方行天下有馀矣。然唯其豪能使之，官帅至千里外，必客兵势胜足相钤制乃可。”兆洛在县七年，以父忧去，遂不出。主讲江阴书院几二十年，以实学课士，其治经学、音韵、训诂，订舆图，考天官历术及习古文辞者辈出。如江阴承培元、宋景昌、缪尚诰、六承如等，皆其选也。

兆洛短身硕腹，豹颅刚目，望之若不可近，而接人和易，未尝疾言遽色。资恤故旧穷乏无不至。藏书逾五万卷，皆手加丹铅，尤嗜舆地学。其论文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因辑骈体文钞。其序略云：“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体。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迁变，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於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於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夫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卒，年七十一。其自著曰养一斋集。所辑有皇朝文典、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凤台县志、地理韵编。

培元，字守丹。优贡生。著说文引经证例、籀雅、经滞揭{猪木}。

景昌，字冕之。县学生。著星纬测量诸篇。

尚诰，字芷卿。举人。著古韵谱、双声谱、经星考。

承如及族人严，皆贡生。兆洛订舆地图，六氏两生所手绘也。

钱仪吉，字衎石，嘉兴人，尚书陈群曾孙。父福胙，侍读学士。仪吉生有五色文禽翔其室，故初名逵吉，后易焉。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部主事，累迁至工科给事中。皆能举其职，因公罢归。

仪吉治经，先求古训，博考众说，一折衷本文大义，不持汉、宋门户。尝著经典证文、说文雅厌。雅厌者，以十九篇之次，写九百四部之文，而以经籍传注推广之。其读史，补晋兵志、朔闰诸表，撰三国晋南北朝会要，体例视徐天麟有所出入，不限断以本书。又仿宋杜大珪名臣琬琰碑传集，得清臣工文儒等八百馀人，辑录之为碑传集。后卒於大梁书院，年六十八。

从弟泰吉，字警石。少孤，执丧尽哀礼。与仪吉以学行相磨，远近盛称“嘉兴二石”。为诗文原本情性，读其辞，知其於孝友最深也。以廪贡生得海宁州学训导。

居间务读书，自经史百氏下逮唐、宋以来诗文集，靡不博校。以其学语诸生，诸生之贤且文者大附。尝修学宫，以费所羡修海昌备志。既又得民间节孝行者千馀事为旌之，曰：“吾职也。”再三请，必得乃已。为训导几三十年，不以枝官自放旷。

粤寇陷浙，往依曾国籓，卒於安庆。著曝书杂志、甘泉乡人稿。仪吉子宝惠，泰吉子炳森，皆能世其学。

包世臣，字慎伯，泾县人。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言兵。嘉庆十三年举人，大挑以知县发江西。一权新喻，被劾去。复随明亮征川、楚，发奇谋不见用，遂归，卜居金陵。世臣精悍有口辩，以布衣遨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钜政。无不屈节谘询，世臣亦慷慨言之。

初，海盗蔡牵犯上海，镇道迎世臣阅沿海岛屿。见黄浦停泊商船千艘，遂建海运可救漕弊之议。游袁浦，值河事亟，箸策河四略。是时盐法以两淮为大，私枭充斥，议者争言缉私。世臣拟多裁盐官，惟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督灶户，不分畛域，仿现行铁硝之例，听商贩领本地官印照，赴场缴课买盐。州县具详，运司存核，则场官不能乾没正课；而转输迅速，则盐价必锐减；私盐皆输官课，课入必倍。以之津贴办公，并增翰、詹、科、道廉俸，为计甚便。

其论西北水利曰：“今国家南漕四百万石，中岁腴田二百万亩所产也。有田四百万亩，岁入与佃半之，遂当全漕。先减运十之一，粜其穀及运资置官屯，递减至十年，则漕可罢，赋可宽。以其盈馀量加赋饷，而官可廉，兵可练。不然，漕东南以赡西北，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积众怒。东南大患，终必在此。”

世臣能为大言。其论书法尤精，行草隶书，皆为世所珍贵。著有小倦游阁文集，别编为安吴四种。

齐彦槐，字梅麓，婺源人。嘉庆十三年召试举人，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金匮令。毁淫祠，岁旱，勤赈务。擢苏州府同知，陈海运策，巡抚召诘之，条举以对，巡抚不能难，终以更张寝其事。后十馀年，改行海运，仍仿其法焉。尝制浑天仪、中星仪，并各为之说，及龙尾、恆升二车，便民运水。又著北极星纬度分表、海运南漕丛议、梅麓诗文集。

姚椿，字春木，娄县人。父令仪，四川布政使，又屡参戎幕。椿高才博学，幼随父游历诸行省，洞知闾阎疾苦，慨然欲效用於世。

以国子监生试京兆，日与洪亮吉、杨芳灿、张问陶辈文酒高会，才名大起。顾试辄不遇。既，又受学於姚鼐，退而发宋贤书读之，屏弃夙习，壹意求道，泊如也。

尝得宝应硃泽澐遗著，叹曰：“此真为程、硃之学者！”亲诣其墓拜之，申私淑之礼。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不就。主书院讲席，以实学励诸生。其论文必举桐城所称，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文之用有四：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词深美。”其录清代人文八十馀卷，一本此旨。著有通艺阁录、晚学斋文录。

顾广誉，字维康，平湖人。优贡生，举咸丰元年孝廉方正。寇乱，未廷试。广誉慕其乡张履祥、陆陇其之为人，刻意厉行。其治经一依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遗法。

著学诗详说，用力至勤。又悯晚近丧祭礼废，恩纪衰薄，婚娶僭侈逾度，乃变通古礼，酌时俗之宜，成四礼榷疑八卷。姚椿推为一时宗匠。有悔过斋文稿。卒於上海龙门书院。

张鉴，字春冶，归安人。巡抚阮元筑诂经精舍西湖，鉴及同里杨凤苞、施国祁肄业其中，皆知名。嘉庆初，副榜贡生。元剿海寇，赈两浙水灾，一资鉴赞画。时方议海运，鉴力主之。以为河运虽安，费钜；海运费省，得其人熟习海道，未尝不安。乃著海运刍言，凡料浅占风之法，定盘望星之规，放洋泊舟之处，考之甚悉，侍郎英和亟称其书。道光四年，河决高家堰，漕运阻。英和遂奏行海运，多采用鉴说。卒，年八十三。著十五经丛说、西夏纪事本末、眉山诗案广证。

凤苞，字傅九。元编经籍篡诂，凤苞与分纂。熟明季事，尝为南疆逸史跋十二篇，传於时。晚馆郡城陈氏，其书室为郑元庆鱼计亭，人以为元庆复生云。

国祁，字非熊。与凤苞皆廪膳生。国祁病金史芜杂，积二十馀年，成金史详校。

以其帙繁，乃列举条目为金源劄记。又作元遗山集笺、金源杂事诗。国祁工诗文，善填词。家贫，为人主计市肆中。有一楼，颜曰吉贝居，著书其中，毁於火，著述多烬。

黄易，字小松，钱塘人。父树穀，以孝闻，工隶书，博通金石。易承先业，於吉金乐石，寝食依之，遂以名家。官山东运河同知，勤於职事。尝得武班碑及武梁祠堂石室画像於嘉祥，乃即其地起武氏祠堂，砌石祠内。又出家藏精拓双钩锓木。

凡四方好古之士得奇文古刻，皆就易是正，以是所蓄甲於一时。自乾、嘉以来，汉学盛行，群经古训无可蒐辑，则旁及金石，嗜之成癖，亦一时风尚然也。

瞿中溶，字木夫，嘉定人。为钱大昕女夫。尤邃金石之学。官湖南布政司理问，搜奇访僻於人迹罕至之境，所获益多。著有孔庙从祀弟子辨证、汉魏蜀石经考异辨正、说文地名考异、古泉山馆彝器图录、钱志补正集、古官印考证、古镜图录、续汉金石文编，凡二十馀种。

张廷济，字叔未，嘉兴人。嘉庆三年，举乡试第一。应礼部试辄踬，遂归隐，以图书金石自娱。建清仪阁，藏庋古器，名被大江南北。

沈涛，字西雝。与廷济同邑。嘉庆十五年举人。咸丰初，署江西盐法道。粤贼攻南昌，随巡抚张芾城守。围解，授兴泉永道，未到官，卒。涛尚考订之学，喜金石，著常山贞石志、说文古本考。

陆增祥，字星农，太仓人。道光三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至辰永沅靖道。

踵王昶金石萃编成金石补正百二十卷，凡三千五百馀通。又著砖录一卷。其订正金石款识名物，何绍基服其精。

董祐诚，字方立，阳湖人。生五岁，晓九九数。稍长，善属文。游陕西，成华山神庙赋，一时传诵。其学於典章、礼仪、舆地、名物皆肆力探索，而尤精历算，尽通诸家法。特善深沉之思，书之钩棘难读者，一览辄通晓。复能出新意，阐曲隐，补罅漏。嘉庆二十三年举人。越五年卒，年三十三。

祐诚读诸史历志，因著三统衍补。复取三统以次迄明大统、万年、回回各术，拟撰五十三家历术，属稿未成，其兄基诚取已成五种附水经注图说刊之。其所著算学，有割圜连比例术图解、斜弧三边求角补术、堆垛求积术若干种。

基诚，字子诜。进士。由刑部郎中出知开封府。工词章，与祐诚文合刊曰多华馆骈体文。

方履籛，字彦闻，大兴人。与祐诚同年举人，为令闽中。初试吏署永定，里豪胡凤兆掘族人父棺，并杀其子，名捕不得。履籛至，为书谕之，凤兆自首，遂论如法。调闽县，会旱，祷两烈日中，体丰硕，中暑卒。履籛亦以骈文著称。尤嗜金石文字，所积几万种，有伊阙石刻录、富蘅斋碑目、河内县志、万善花室集。

周仪暐，字伯恬，阳湖人。嘉庆初举人，宣城训导。擢知山阳县，调凤翔。能诗。有夫椒山馆集。

其后又有吴颉鸿，字嘉之。道光中进士，官代州知州；庄缙度，字眉叔。进士，户部主事；赵申嘉，字芸酉；陆容，字蓉卿；徐廷华，字子楞；汪士进，字逸云；周仪颢，字叔程，举人，即仪暐弟也。号“毗陵后七子”，其名位亚於前七子。

俞正燮，字理初，黟县人。性彊记，经目不忘。年二十馀，北走兗州谒孙星衍。

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彀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

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藻为刻十五卷，名曰癸巳类稿，又有存稿十五卷，山西杨氏刻之。弟正禧，亦举人。多义行，文学与正燮齐名。

赵绍祖，字琴士，泾县人。年十二，受知学使硃筠，补诸生。筠授以说文，曰：“读此日无过十字。读注疏，亦无过十叶。必精造乃已。”绍祖熟於史事，尝应布政使陶澍聘，修安徽省志，详赡有法。道光初，年七十，举孝廉方正。又十二年，卒。注有通鉴注商、新旧唐书互证、金石跋、安徽金石记、泾川金石记、金石文正续钞。

汪文台，字士南。与正燮同县，相善。宗汉儒，以论语邢疏疏略，因取证古义，博采子史笺传，依韩婴诗传例作论语外传。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谓有益於后学，然成於众手，时有駮文，别为表识，作校勘记识语，寄示阮元，元服其精博，礼聘之。又尝纂辑七家后汉书、淮南子校勘记及脞稿，皆行於世。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九。

汤球，字伯玕，亦黟人。少耽经史，从正燮、文台游，传其考据之学。通历算星纬，耻以艺名。尝辑郑康成逸书九种、刘熙孟子注、刘珍等东观汉记、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球读史用力於晋书尤深，广蒐载籍，补晋史之阙，成书数种。同治六年，举孝廉方正。光绪七年，卒，年七十八。

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年五六岁，母病不食，亦不食。父咯血，刲臂肉和药进，父察其色动，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孤，大母犹在堂，孝敬弥至。居丧一遵礼制，柴瘠劚然。著丧礼正俗文、祭仪，为家法。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其他行多类此。尝以挽回世运，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

其说经，不袒汉、宋，力求古人微言大义。其论治术，谓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养之治者。道光八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入都，座主侍郎锺昌馆德舆於家，语人曰：“四农乃吾师也。”大挑以知县分安徽，未到官卒，年五十五。

初，阮元总督漕运，招之，谢不往。后硃桂桢、周天爵皆号为名臣，折节原纳交，德舆远引避之，以为义无所居也，天爵喟然有望尘之叹。其所与游，若永丰郭仪霄、建宁张际亮、震泽张履、益阳汤鹏、歙徐宝善，皆一时之选。德舆诗文精深博奥，有养一斋集。

门人清河吴昆田，字云圃。举人，刑部员外郎。晚年家居，贼犯清河，团练防守，邑赖以安。著漱六轩集。

张维屏，字子树，番禺人。工诗，计偕入都，翁方纲赏异之。与黄培芳、谭敬昭称“粤东三子”。道光二年进士，改官知县，署黄梅。江水溃堤，乘小舟勘灾，水急舟冲溜，挂树免。民为谣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调补广济，公费一资漕折，民苦之，势不可革，引疾去。汪廷珍语人曰：“县官不原收漕，世罕见也！”丁艰服阕，原就閒，援例改郡丞，权南康。建太白、东坡祠庐山，暇则集诸生谈艺，以风雅寓规劝焉。未一载，复罢归。筑听松园，颓然不与世事，癖爱松，又号松心子。见松形奇古，辄下拜。精书法，朝鲜、小吕宋得其书，咸宝爱之。卒，年八十。有松心草堂集、国朝诗人徵略。培芳，香山人。

敬昭，字子晋，阳春人。顺德黎简者，以诗名海内，敬昭赋鹏鹤篇投之，简叹为异才。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户部主事。著听云楼集。

同时广东以学行名者，又有高要彭泰来，字子大。生二十月，能即事诵古经，语无不切。嘉庆十八年拔贡生。绝意进取，学使李棠阶高其品，屏驺从徒步就见，询以挽回风俗之道。泰来为书数千言复之，棠阶表其庐，下教高要令，岁时存问。

自惠士奇礼下胡方后，此为再见焉。著端州金石略、昨梦斋、诗义堂各集。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少时工骈文。姚鼐主讲锺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肆力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间以规曾亮，曾亮自喜，不为动也。久之，读周、秦、太史公书，乃颇寤，一变旧习。义法本桐城，稍参以异己者之长，选声练色，务穷极笔势。道光二年进士，用知县，授例改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馀年，与宗稷辰、硃琦、龙启瑞、王拯、邵懿辰辈游处，曾国籓亦起而应之。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而国籓又从唐鉴、倭仁、吴廷栋讲身心克治之学，其於文推挹姚氏尤至。於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未几，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卒，年七十一。以增为刊其诗文，曰柏枧山房集。

同，字异之。少孤，母邹以节孝闻。同善属文，有经世之志，称姚门高足弟子。

尝拟言风俗书、筹积贮书，为一时传诵。道光五年，陈用光典试江南，同中式。用光语人曰：“吾校两江士，独以得一异之自憙耳。”用光亦鼐弟子也。同卒，年四十七，著因寄轩集。子嗣复，字小异。能世其业，兼通算术。

鼐门下著籍者众，惟同传法最早。其於同里，则亟称刘开之才。

开，字明东。以孤童牧牛，闻塾师诵书，窃听之，尽记其语。塾师留之学，而妻以女。年十四，以文谒鼐，有国士之誉，尽授以文法。游客公卿，才名动一时。

年四十，卒。著孟涂集。子继，字少涂。有信义。遍走贵势求刻其父书，以此孟涂集益显。

宝山毛岳生，字申甫。用难廕改文学生。孤贫，以孝闻。自力於学，未弱冠，赋白雁诗，得名。亦从鼐学古文，以钩棘字句为工。有休复居集。

汤鹏，字海秋，益阳人。道光二年进士。初喜为诗，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汉、魏、六朝、唐，无不形规而神絜之，有诗三千首。既，官礼部主事，兼军机章京。

旋补户部主事，转员外郎，改御史。意气蹈厉，其议论所许可，惟李德裕、张居正辈，徒为词章士无当也。於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非国体，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转郎中。是时英吉利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三十事於尚书转奏，报闻。

鹏负才气，郁不得施，乃著之言，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幹，一幹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支幹相演，以递於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眇，一篇数千言者九十馀篇，最四十馀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二十四年，卒。同时有张际亮者，亦以才气磊落闻。

际亮，字亨甫，建宁人。少孤，伯兄业贾，以其才，资之读书。补诸生，肄业福州鼇峰书院，院长陈寿祺器之。寻试拔贡，入京师，朝考报罢，而时皆啧啧称其诗。鹺使曾燠以事至，召之饮。燠以名辈自处，纵意言论，同坐赞服，际亮心薄之。

燠食瓜子粘须，一人起为拈去，际亮大笑，众惭。既罢，复投书责燠不能教后进，徒以财利奔走寒士门下。燠怒，毁於诸贵人，由是得狂名，试辄不利。乃遍游天下山川，穷探奇胜，以其穷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益沉雄悲壮。十八年，乡试者约：“张际亮狂士不可中。”而际亮已易名亨辅，中式。拆卷，疑欲去之，副考官申解而止。及来谒，果际亮也，主试者愕然。会试复报罢。际亮故与桐城姚莹善。二十三年，闻莹以守土事被诬下狱，入都急难。及事白而际亮疾笃，以所著思伯子堂诗集嘱莹，遂卒。其后莹子濬昌辑而刊之，都三十二卷。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璱人，仁和人。父丽正，进士，官苏松兵备道，为段玉裁婿，能传其学。巩祚十二岁，玉裁授以说文部目。巩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恆格，时近俶诡，而说经必原本字训，由始教也。初由举人援例为中书。道光时成进士，归本班。洊擢宗人府主事，改礼部。谒告归，遂不出。官中书时，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后复上书论礼部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其文字骜桀，出入诸子百家，自成学派。所至必惊众，名声藉藉，顾仕宦不达。年五十，卒於丹阳书院。著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菴诗文集。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宣宗阅其试卷，挥翰褒赏，名藉甚。会试落第，房考刘逢禄赋两生行惜之。两生者，谓源及龚巩祚。两人皆负才自喜，名亦相埒。源入赀为中书，至二十四年成进士。以知州发江苏，权兴化。

二十八年，大水，河帅将启闸。源力争不能得，则亲击鼓制府，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士民德之。补高邮，坐迟误驿递免。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六年，卒。

源兀傲有大略，熟於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尝谓河宜改复北行故道，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河果北流。又作筹篇上总督陶澍，谓：“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非变法曷以裁费？”顾承平久，挠之者众。迨汉口火灾后，陆建瀛始力主行之。

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馀万言。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宗诚，字存之，从兄弟也：皆诸生。东树曾祖泽，拔贡生，为姚鼐师。东树既承先业，更师事鼐。当乾、嘉时，汉学炽盛，鼐独守宋贤说。至东树排斥汉学益力。阮元督众，辟学海堂，名流辐凑，东树亦客其所，不苟同於众。以谓：“近世尚考据，与宋贤为水火。而其人类皆鸿名博学，贯穿百氏，遂使数十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乃发愤著汉学商兑一书，正其违谬。

又著书林扬觯，戒学者勿轻事著述。

东树始好文事，专精治之，有独到之识，中岁为义理学，晚躭禅悦，凡三变，皆有论撰。务尽言，惟恐词不达。年八十，卒於祁门东山书院。他所著有大意尊闻、向果微言、昭昧詹言、仪卫轩集，凡数十卷。东树博极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学宗诚。既殁，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著。

宗诚能古文，熟於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与道为一。咸丰时寇乱，转徙不废学，益留心兵事吏治。著俟命录，以究天时人事致乱之原，大要归於植纲常、明正学，志量恢如也。山东布政使吴廷栋见之，聘为子师。倭仁、曾国籓皆因廷栋以知宗诚。

倭仁为师傅，写其书数十则，进御经筵。国籓督直隶，奏以自随。令枣强十馀年，设乡塾，创敬义书院，刻邑先正遗著，举孝子、悌弟、节妇，建义仓，积穀万石，皆前此未有也。国籓去，李鸿章继任，亦不以属吏待之，有请辄施行。尝岁旱，已逾报灾期，手书为民请，并及邻郡邑，不以侵官自嫌，卒得请普免焉。举治行卓异，不赴部，自免归。以学行诏后进，人有一善，奖誉之不容口。勤於纂述，逾时越月辄成帙。著柏堂经说、笔记、文集百五十馀卷。诏加五品卿衔，从安徽学政请也。

其同县友人又有苏惇元，字厚子；戴钧衡，字存庄：皆东树弟子。

惇元，咸丰元年孝廉方正。其学近张杨园，文似方望溪。编有杨园、望溪年谱。

所著曰四礼从宜、逊敏录、诗文集。

钧衡，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自谓生方、姚之乡，不敢不以古文自任。与惇元重订望溪集，增集外文十之四。其后荣成孙葆田更得遗稿若干篇刻之，方氏一家之言备矣。钧衡有经济才，与国籓为友，著书传补商，国籓亟称之。避寇临淮，妻李、妾刘皆殉难，钧衡呕血卒，年未四十。有蓉州集、味经山馆诗文钞。

鲁一同，字通甫，清河人。善属文，师事潘德舆。道光十五年举人。时承平久，一同独深忧，谓：“今天下多不激之气，积而不化之习；在位者贪不去之身，陈说者务不骇之论。风烈不纪，一旦有缓急，莫可倚仗。”既，再试不第，益研精於学。

凡田赋、兵戎诸大政，及河道迁变、地形险要，悉得其机牙。为文务切世情，古茂峻厉，有杜牧、尹洙之风。漕督周天爵见之，曰：“天下大材也，岂直文字哉！”

曾国籓尤叹异之。

试礼部，入都，国籓数屏驺从就问天下事。粤逆踞金陵也，同年生吴棠方宰清河，一同为草檄，传示列县，辞气奋发，江北人心大定。江忠源师抵庐州，友人戴钧衡为书通国籓之指，欲其起佐忠源。一同谢不出，复书极论用兵机宜，谓当缓金陵，专攻旁郡。其后大兵筑长围，期旦夕破金陵，一同独决其必败，未几，果溃裂，苏、浙沦陷。已而国籓克安庆，复金陵，一如所论。同治二年，卒，年五十九。著邳州志、清河志、通甫类稿。

子蕡，字仲实。诸生，文有家法。善综核，知府章仪林议减清河赋，苦繁重，叩蕡。蕡为剖析条目，退草三千言，明旦献之。仪林惊喜，因请主办，三年而成。

又佐修安东水道，役竣，费无毫发溢。

谭莹，字玉生，南海人。弱冠应县试，总督阮元游山寺，见莹题壁诗，惊赏，告县令曰：“邑有才人，勿失之！”令问姓名，不答。已而得所为赋以告元，元曰：“是矣。”逾年，元开学海堂课士，以莹及侯康、仪克中、熊景星、黄子高为学长。

莹性强记，述往事，虽久远，时日不失。博考粤中文献，友人伍崇曜富於赀，为汇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曰粤十三家集，曰楚南耆旧遗诗，益扩之为粤雅堂丛书。莹为学长三十年，英彦多出其门。道光二十四年，举於乡，官化州训导。久之，迁琼州教授，加中书衔。少与侯康等交莫逆，晚岁陈澧与之齐名。著乐志堂集。

景星，字伯晴，亦南海人也。以诗见赏於元。顾其意恨文士绵弱，学骑射技击。

以举人终学官，无所试，一假书画自娱。

子高，字叔立，番禺人。优贡生。精小篆，喜考证金石。藏书多异本。

莹子宗浚，字叔裕。工骈文。同治十三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初举於乡，齿尚少。莹课令读书十年，乃许出仕。授以马氏通考，略能记诵。既，入翰林，督学四川，又充江南副考官。以伉直为掌院所恶，出为云南粮储道。宗浚不乐外任，辞，不允。再权按察使，引疾归，郁郁道卒。

吴敏树，字本深，巴陵人。父达德，岁歉，贷贫民穀逾万石，不偿，有名湖、湘间。敏树生而好学，为文章力求岸异，刮去世俗之见。道光十二年，举於乡。时梅曾亮倡古文义法京师，传其师姚氏学说。敏树起湖湘，不与当世士接手，录明昆山归氏文成册。既，入都，与曾亮语合。於是京师盛传敏树能古文。曾国籓官京师，与敏树交最笃，既出治军，欲使参幕事，辞不赴。

敏树貌温而气夷，意趣超旷，视人世忻戚得丧无累於其心。以大挑选浏阳训导，旋自免去。时登君山江楼，徜徉吟啸。学者称南屏先生。著柈湖文录。卒，年六十九。

敏树之友以文名者，曰杨彝珍，字性农，武陵人。父丕复，举人，官石门训导，著历代舆地沿革。彝珍，道光末进士，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与曾国籓、左宗棠往还，好奔走声气。重宴鹿鸣，赏四品卿。年九十馀，卒。有移芝室集。

周寿昌，字应甫，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洊擢至侍读。时粤寇犯湖南，督师赛尚阿逗遛不战，上疏劾之，一时推为敢言。迨寇踞金陵，分党北犯，命随办京畿防务。乡民十七人阑入城，当事者侦获，以贼谍论，寿昌廉得实，趣令释之；或疑失要人旨，且得罪，寿昌曰：“我岂以人命阿权贵哉？”卒释之。穆宗亲政，疏请躬行典礼，戒逸豫，报闻。

寿昌精核强记，虽宦达，勤学过诸生。笃嗜班固书，涂染无隙纸，成汉书注校补五十卷，易藁十有七。又有后汉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思益堂集。官终内阁学士。

李希圣，字亦园，湘乡人。以进士官刑部主事。嗜学，初治训诂，通周官、春秋、穀梁，史习新旧唐书，文法骚、选，诗多凄艳，似玉谿。好读书，通古今治法，慨然有经世之志。尝纂光绪会计录以总综财赋。又草律例损益议，张百熙等皆极重之。光绪末，卒。

斌良，字笠畊，号梅舫，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由廕生历官刑部侍郎，为驻藏大臣。善为诗，以一官为一集，得八千首。其弟法良汇刊为抱冲斋全集，称其早年诗，风华典赡，雅近竹垞、樊榭。迨服官农部，从军灭滑，诗格坚老。古体胎息汉、魏、韩、杜、苏、李，律诗则纯法盛唐。秉臬陕、豫，奉召还都，时与陈荔峰、李春湖、叶筠潭、吴兰雪唱酬，诗境益高。奉使蒙籓，跋马古塞，索隐探奇，多诗人未历之境，风格又一变，以萨天锡、元遗山自况。阮元为序，亦颇称之。

法良，字可盦。梅曾亮称其诗学东坡，得清旷之气，而运以唐贤优游平夷之情。

有沤罗盦诗集。

锡缜，原名锡淳，字厚安，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咸丰六年进士。由户部郎中授江西督粮道，为驻藏大臣，乞病归。工书，善诗文。著有退复轩诗文集。

李云麟，字雨苍，汉军正白旗人。以诸生从曾国籓督师剿粤匪，累功至副都统。

时新疆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以云麟任之。署伊犁将军。治边皆著绩，为言官劾罢。

云麟性刚使气，少好游，遍历五岳，归著旷游偶笔一卷。纪游诗有奇气。初谒国籓，適遇其子不为礼，云麟怒批之。国籓延入谢过，使独领一军。左宗棠奏调，亦称其有将才。云麟时被酒狂言，与世多忤。罢归后，卒贫困死。有诗集，西陲纪行。

道、咸以来，满洲如观成，字苇杭，瓜尔佳氏。有瓜亭杂录、语花馆诗集。鄂恆，字松亭，伊尔根觉罗氏。有求是山房集。震钧，字在廷，改名唐宴，瓜尔佳氏。

有渤海国志、天咫偶闻。英华，字敛之，赫佳氏，正红旗人。博学善诗文，工书法。

著书立说，中外知名。有安蹇斋集、万松野人言善录等。蒙古盛元，字恺廷，巴鲁特氏。有南昌府志、杭营小志、怡园诗草。汉军宗山，字歗梧，鲁氏。有窥生铁斋诗集、希晦堂遗文。皆以诗文名。

何绍基，字子贞，道州人，尚书凌汉子。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绍基承家学，少有名。阮元、程恩泽颇器赏之。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均称得人。咸丰二年，简四川学政。召对，询家世学业，兼及时务。绍基感激，思立言报知遇，时直陈地方情形，终以条陈时务降归。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教授生徒，勖以实学。同治十三年，卒，年七十又五。

绍基通经史，精律算。尝据大戴记考证礼经，贯通制度，颇精切。又为水经注刊误。於说文考订尤深。诗类黄庭坚。嗜金石，精书法。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所著有东洲诗文集四十卷。

弟绍京，字子愚。亦工书，笔法颇似其兄。

孙维朴，字诗孙。以副贡为中书，累至道员。工书画，字摹其祖。久寓沪，国变后，卒，年八十馀。

与维朴同时以书名海上者李瑞清，字梅盦，临川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道员，分江苏，摄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宣统三年，武昌乱起，江宁新军亦变，合浙军攻城。官吏潜遁，瑞清独留不去，仍日率诸生上课如常。布政使樊增祥弃职走，以瑞清代之。急购米三十万斛饷官军，助城守，设平粜局，赈难民。城陷，瑞清衣冠坐堂皇，矢死不少屈。民军不忍加害，纵之行。乃封籓库，以钥与籍嘱之士绅，积金尚数十万也。自是为道士装，隐沪上，匿姓名，自署曰清道人，鬻书画以自活。瑞清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尝谓作篆必目无二李，神游三代乃佳。丁巳复辟，授学部侍郎。又三年卒，谥文洁。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丁母忧。服阕，文宗御极，用大臣荐召见。旋丁父忧，服甫阕而金陵陷。诏募赀团练於乡，以克复松江府诸城功晋五品衔，擢右中允。赴京，期年告归。同治元年，以治团功加四品衔。乱定，复以耆宿著书裨治加三品衔。

桂芬少工骈体文，中年后乃肆力古文辞。於书无所不窥，尤留意天文、地舆、兵刑、盐铁、河漕诸政。初佐某邑令治钱穀，以事不合拂衣去，入两江总督陶澍幕。

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及粤贼陷苏州，避居上海。时大学士曾国籓治军皖疆。

苏州士大夫推钱鼎铭持书乞援，陈沪城危状，及用兵机宜，累数千言，其稿，桂芬所手创也。国籓读之感动，乃遣李鸿章率师东下。既解沪上围，进克苏州，皆辟以为助。桂芬立会防局，调和中外杂处者。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

尝从容为鸿章言吴人粮重之苦，往往因催科破家。会松江知府方传书亦上书，谓：“江苏自南宋籍没诸王大臣田，官徵其租，延及元代，官田民田淆乱，租额浸淫入赋额，民既苦之；其后张士诚又尽攘诸豪田为官产，明太祖平吴，怒吴人附士诚，依田租私籍数定税，乃重困。雍正、乾隆间，尝再议减，然但及地丁。今傥乘民乱后覈减浮粮，疲民大悦，贼势且益衰。”鸿章以闻。有诏减苏、松、太米赋三之一，常、镇十一，著为令。

桂芬性恬澹，服官仅十年，然家居遇事奋发，不避劳怨。凡濬河、建学、积穀诸举，条议皆出其手。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与后进论学，昕夕忘倦。

精研书数，尝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以步田绘图。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颁五尺步弓，田多溢额，乃考会典定用旧行六尺步弓量旧田，新颁者量新涨沙田。著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邠庐抗议、显志堂诗文集，都数十卷。同治十三年，卒。

王颂蔚，字芾卿，长洲人。光绪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吴县潘祖廕、常熟翁同龢皆称颂蔚才。散馆，改官户部，补军机章京。暇辄从事著述。尝於方略馆故纸堆中见殿板初印明史残本，眉上黏有黄签，审为乾隆朝拟撰考证未竟之本。因多方搜求，逐条釐订，芟其繁冗，采其精要，成明史考证攟逸四十馀卷。光绪十八年，试御史第一，军机处奏留。颂蔚思立言抒忠谠，转郁郁不乐。尝派充工程监督差，例有分馈，颂蔚独卻之，曰：“我辈取与之间，贵自审慎，不可随俗浮沉。昔陈稽亭先生官部曹时，印结公项，且犹不取。矧此实为厂商之贿赂乎？”

二十一年，中日衅起，战事多北洋大臣主之。会翁同龢复入军机，乃进言曰：“读圣祖、高宗圣训，凡事关军务者，皆由中朝谋定后动。今日战局既成，非直隶一省事，岂能悉诿之北洋乎？”及议和，颂蔚益为悲愤，尝曰：“今之败绩，徒归咎於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盈廷习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公行，安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乱之不在外患而在内忧矣。”明年，卒。著有写礼庼文集、诗集、读碑记、古书经眼录各一卷，明史考证攟逸四十二卷。

叶昌炽，字鞠裳，元和人。光绪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至侍讲，督甘肃学政，边地朴陋，昌炽校阅尽职。以裁缺归，著书终老。国变后五年，卒。

著有藏书纪事诗六卷，语石十卷，邠州大佛寺题刻考二卷，均考订精确。

管礼耕，字申季。岁贡生。父庆祺，从陈奂游。礼耕笃守家学，尤长训诂。尝言唐以正义立学官，汉、魏、六朝遗说，积久泰半阙不完。凡所考见，独存释文，而今本踳駮非其旧，思综稽群籍为校证，未及半而卒。

袁宝璜，字朅禹，元和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官刑部主事。通经、小学，兼及算术。著书亦未成而卒。

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於时。

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廕引为上客。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郁郁而卒，年六十六。

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

方琦，字子珍。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学湖南。年四十，卒於京邸。方琦学有本末，汲汲於古，述造无间岁时。治易郑注，诗鲁故，尔雅汉注，又习大戴礼记。其治淮南王书，力以推究经训，蒐采许注，拾补高诱。再三属草，矻矻十年，实事求是。有淮南许注异同诂、许君年表、汉孳室文钞、骈文、诗词。

谭廷献，字仲修，仁和人。同治六年举人。少负志节，通知时事。国家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箸，隐栝於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与慈铭友善，相唱和。官安徽，知歙、全椒、合肥、宿松诸县。晚告归，贫甚。张之洞延主经心书院，年馀谢归，卒於家。

李稷勋，字姚琴，秀山人。光绪二十四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

充会试同考官，精衡鉴，重实学，颇得知名士。累官邮传部参议，总川汉路事。博学善古文，尝受诗法於王闿运，而不囿师说。专步趋唐贤，意致深婉，得风人之遗。

慈铭尝称赏之。有甓盦诗录四卷。

张裕钊，字廉卿，武昌人。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咸丰元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曾国籓阅卷赏其文，既，来见，曰：“子岂尝习子固文耶？”裕钊私自喜。已而国籓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寤前此所为犹凡近，马迁、班固、相如、扬雄之书，无一日不诵习。又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以上窥汉隶，临池之勤，亦未尝一日辍。国籓既成大功，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以治文为事。国籓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谓裕钊及吴汝纶也。

裕钊文字渊懿，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成就后学甚众。尝言：“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益显，而法不外是矣。”世以为知言。著濂亭文集。

裕钊门下最知名者，有范当世、硃铭盘。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诸生。能诗，汝纶尝叹其奇横不可敌。著范伯子诗文集。铭盘，字曼君，泰兴举人。叙知州。其学长於史，兼工诗古文。著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及桂之华轩诗文集。

与裕钊同时者，有杨守敬，字惺吾，宜都人。为文不足跻裕钊，而其学通博。

精舆地，用力於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俪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以举人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尝游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积赀，藏书数十万卷，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水经注图、水经注要删、隋书地理志考证、日本访书志、晦明轩稿、邻苏老人题跋、望堂金石集等。

吴汝纶，字挚父，桐城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好文出天性，早著文名。同治四年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国籓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尝以汉祢衡相儗。旋调直隶，参李鸿章幕。时中外大政常决於国籓、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

寻出补深州，丁外内艰。服除，补冀州。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籍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馀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会以忧去，豪民至交通御史以坏村学劾奏，还其田。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又开冀、衡六十里之渠，泄积水於滏，以溉田亩，便商旅。时时求其士之贤有文者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於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称疾乞休。

鸿章素重其人，延主莲池讲席。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於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尝乐与西士游，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踔海来请业。会朝旨开大学堂於京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汝纶加五品卿衔总教务，辞不获，则请赴日本考学制。既至其国，上自君、相及教育名家，妇孺学子，皆备礼接款，求请题咏，更番踵至。旋返国，先乞假省墓，兴办本邑小学堂。规制粗立，遽以疾卒，年六十四。

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原而竟其委。於经，则易、书、诗、礼、左氏、穀梁、四子书，旁及小学音韵，各有诠释。於史，则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国语、国策皆有点校，尤邃於史记，尽发太史公立言微旨。於子，则老、庄、荀、韩、管、墨、吕览、淮南、法言、太玄各有评骘，而最取其精者。於集，则楚辞、文选，汉魏以来各大家诗文皆有点勘之本。凡所启发，皆能得其深微，整齐百代，别白高下，而一以贯之。尽取古人不传之蕴，昭然揭示，俾学者易於研求；且以识夫作文之轨范，虽万变不穷，而千载如出一辙。

其论文，尝谓：“千秋盖世之勋业皆寻常耳，独文章之事，纬地经天，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唯此为难。”又谓：“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於文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乎吾目中。”务欲因声求气，凡所为抗坠、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伸缩、抑扬、顿挫之节，一循乎机势之自然，以渐於精微奥之域。

乃有以化裁而致於用，悉举学问与事业合而为一；而尤以瀹民智自强亟时病为兢兢云。著有易说二卷、写定尚书一卷、尚书故三卷、夏小正私笺一卷、文集四卷、诗集一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及点勘诸书，皆行於世。

汝纶门下最著者为贺涛，而同时有萧穆，亦以通考据名。

穆，字敬孚。县学生。其学博综群籍，喜谈掌故，於顾炎武、全祖望诸家之书尤熟。复多见旧椠，考其异同，硃墨杂下。遇孤本多方劝刻，所校印凡百馀种。有敬孚类藁十六卷。

涛，字松坡，武强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官刑部主事。以目疾去官。初，汝纶牧深州，见涛所为反离骚，大奇之，遂尽授以所学，复使受学於张裕钊。涛谨守两家师说，於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尤必以词章为贯澈始终，日与学者讨论义法不厌。与同年生刘孚京俱治古文，涛言宜先以八家立门户，而上窥秦、汉；孚京言宜先以秦、汉为根柢，而下揽八家，其门径大略相同。涛有文集四卷。

孚京，字镐仲，南昌人。有文集六卷。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闽县人。光绪八年举人。少孤，事母至孝。幼嗜读，家贫，不能藏书。尝得史、汉残本，穷日夕读之，因悟文法，后遂以文名。壮渡海游台湾，归客杭州，主东城讲舍。入京，就五城学堂聘，复主国学。礼部侍郎郭曾炘以经济特科荐，辞不应。

生平任侠尚气节，嫉恶严。见闻有不平，辄愤起，忠恳之诚发於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胜哀痛。十谒崇陵，匍伏流涕。逢岁祭，虽风雪勿为阻。

尝蒙赐御书“贞不绝俗”额，感幸无极，誓死必表於墓，曰“清处士”。忧时伤事，一发之於诗文。

为文宗韩、柳。少时务博览，中年后案头唯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其由博反约也如此。

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尝曰：“古文唯其理之获，与道无悖者，则味之弥臻於无穷。若分画秦、汉、唐、宋，加以统系派别，为此为彼，使读者炫惑莫知所从，则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经生之文朴，往往流入於枯淡，史家之文则又隳突恣肆，无复规检，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唯积理养气，偶成一篇，类若不得已者，必意在言先，修其辞而峻其防，外质而中膏，声希而趣永，则庶乎其近矣。”纾所作务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而其真终不可自閟。尤善叙悲，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论者谓以血性为文章，不关学问也。

所传译欧西说部至百数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人口达而笔述之。任气好辩，自新文学兴，有倡非孝之说者，奋笔与争，虽胁以威，累岁不为屈。尤善画，山水浑厚，冶南北於一炉，时皆宝之。纾讲学不分门户，尝谓清代学术之盛，超越今古，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精博过之。实於汉学、宋学以外别创清学一派。

时有请立清学会者，纾抚掌称善，力赞其成。甲子秋，卒，年七十有三，门人私谥贞文先生。有畏庐文集、诗集、论文、论画等。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桢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诇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砲台建筑诸学，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越二年，避拳乱南归。

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於广众中陈之。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赀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徵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

复殚心著述，於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朅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於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

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於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於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

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

同时有辜汤生，字鸿铭，同安人。幼学於英国，为博士。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张之洞、周馥皆奇其才，历委办议约、濬浦等事。旋为外务部员外郎，晋郎中，擢左丞。

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穷无所之，日人聘讲东方文化，留东数年，归。卒，年七十有二。

## 列传二百七十四 忠义一

特音珠阿巴泰 固山僧锡等 纳密达炳图等 书宁阿感济泰等穆护萨觉罗兰泰等 索尔和诺斋萨穆等 席尔泰满达理卓纳纳海 觉罗鄂博惠觉罗阿赉等 同阿尔董廷元弟廷儒 廷柏 常鼎白忠顺等 格布库阿尔津等济三瑚密色等 敦达里安达里 许友信成升等清天命、天聪年间，明御史张铨，监军道张春，均以被擒不屈，听其自尽，载诸实录，风厉天下。厥后以明臣来归者，有功亦入贰臣传；死军事之尤烈者，於京师祀昭忠祠：褒贬严矣。文武一二品以上，既入大臣传，以下则另编忠义传，列翰林院职掌，凡自一二品以下，或死守土，或死临阵，备载出身、官阶、殉难时地，及予谥、建祠、赠官、廕后。二百数十年，综八千馀人，略以类别。

入关之先，如降服乌喇、哈达、索伦、叶赫诸部落为特音珠等二十人是。征朝鲜则劳汉等十人是。其伐明也，自天命三年至崇德八年，始克抚顺，屡偪近畿，分下山西、山东诸郡县，尤以沈阳、大凌河、皮岛、松山数役为大，为西佛莱百六十二人是。

顺治元年，定鼎燕京，后追击流贼、奠定各省者，为恩克伊等一千二百四十五人。

康熙朝，讨平逆籓及歼灭附逆诸镇将，为索诺穆等九百四十七人。亲征噶尔丹之役，为富成额等百人。厄鲁特之役，为诺里尔达等五十五人。罗刹、西藏诸役，为纽默淳等七人。平各省土贼及海寇、苗、瑶诸役，先后为郝尔德等二百八十五人。

雍正朝，承康熙征厄鲁特之役，用兵准噶尔，为和溥等三百六十二人。其先青海之役，为姬登第等十四人。外则滇、黔、蜀、桂土司苗乱与夫台湾土番等役，为刘洪度等二百十三人。

乾隆朝，始荡平准部，旋戡定回疆，则为傅泽布等五百十二人。初年，湖南苗乱，为李如松等十五人。广西土贼，为倪国正等十人。瞻对土司之乱，为陈文华等十三人。随傅清、拉布敦同死西藏，为策塔尔等六人。金川用兵，其初定也，为杨先春等百又四人；其再定也，为占辟纳等八百五人。缅甸用兵，为马成龙等百六十七人。安南用兵，为英林等百六十人。廓尔喀用兵，为索多尔凯等七十六人。逆回苏十三、田五之乱，为新柱等百又十人。山东王伦之乱，有音济图等十八人。台湾林爽文及陈周全之乱，有耿世文等百五十九人。黔、楚等省苗乱及川、楚、陕三省教匪，均始乾隆末年，而定於嘉庆，苗乱有六达色等二百七十八人；教匪之乱，为杨治宁等七百四十二人。仲苗滋事，为胡庆远等百十三人。闽、粤洋面蔡牵之乱，为陈名魁等六十七人。先后以巡洋遇风死者，为黄勇等十七人。滑县李文成之乱，为强克捷等六十三人。追剿陕匪及瞻对永北夷匪等役，为马魁等十四人。马营坝抢险者卢顺。

道光重定回疆一役，为刘发恆等二百六人。江华瑶滋事，为马韬等五人。陕、甘番滋事，为胡文秀等十三人。云南永昌回匪滋事，为硃日恭等九人。台湾嘉义土匪，为方振声等七人。山西曹顺之乱，为杨延亮等。英吉利开衅，为硃贵等八十八人。发匪之乱，炽於咸丰而殄於同治，其先为广西会匪，始道光季年，为王叔元等五十一人。已而窜陷各省，为褚汝航等五百七十九人。捻匪之乱，为龙汝元等七十八人。

咸丰、同治之交，滇匪滋事，为林廷禧等四十二人。

同治朝，甘肃回匪滋事，为讷勒和春等三十七人。

其自嘉庆迄光绪先后剿办各省匪徒等役，为和致等三十八人。咸丰换约起衅，殉淀园者，为觉罗贵伦、玉润等。办匪而以劳卒者，为李文安等十三人。盖原传可数者如此。中以不从尚之信叛而死之金光，私家传述，心迹殊异，则出以存疑。

将帅之死事者，既有专传，凡上列诸人之义烈尤著者，与夫官书既漏而不能无纪载者，则别编为传，觕见本末。若夫道光以后死於外衅，及光绪庚子拳乱，宣统辛亥革命，於义宜详，并备列之，用资后鉴云。

特音珠，满洲镶蓝旗人，姓完颜。清初，偕阿巴泰来归。阿巴泰，姓觉尔察，属满洲正白旗。太祖始编佐领，以特音珠兼管六佐领事，设札尔固齐十人，阿巴泰预焉。乙未年，特音珠从额驸扬古利征辉发部，夺塔思哈桥，掌纛者中砲仆，佐领五岱代举之。薄城，为飞石所中，与额驸托柏、佐领和罗俱殁於阵。特音珠先登，克其多璧城。己亥年，从征哈达，城上矢石如雨，佐领耶陈奋勇登，被戕，特音珠在事有功。庚戌年，阿巴泰从内大臣额亦都招抚东海窝集部之那木都禄、绥芬、宁古塔、尼玛察四路，降其长康古哩等。复取雅兰路，阿巴泰力战阵亡。

辛亥年，特音珠从扬古利攻呼尔哈路札库塔城，三等侍卫贝和，佐领贵三、松阿里战殁，特音珠负创，战益力。三等侍卫阿达海先登，克其城，阿达海，额亦都第五子也。癸丑年，乌拉贝勒布占泰负恩叛，大兵讨之，布占泰率兵三万由富哈城而东，特音珠、阿达海率护卫业中额等邀击之。阿达海、业中额及閒散米拉浑均殁於阵，大兵败布占泰，遂平乌拉，特音珠寻以创发卒。征乌拉之役，死事者有阿兰珠、纳兰察，均自有传。

固山，满洲正黄旗人，姓哲尔德，世居界凡。初任佐领，天聪三年，征明，固山偕骁骑校僧锡、閒散达兰从扬古利为前哨，攻永平、遵化。达兰先登，围明都，固山步战大红门，上下高坡，腾跃如飞，明兵夺气，涿州援兵至，败之。崇德元年，复随扬古利征明，攻顺义，僧锡先登。十二月，太宗亲征朝鲜，豫亲王多铎等先驱，围其国都，固山等从，屡斩馘。朝鲜国王李倧遁南汉，追围之。太宗至临津江，冬暖冰泮，多铎令僧锡等潜测江水，欲浮马以济。僧锡等夜至，大风，冰复坚，还报，大军安驱而渡，抵南汉山城西。二年正月，全罗、忠清两道巡抚、总兵来援，多铎与扬古利迎战，扬古利率僧锡冒雾驰击，援兵败走。复依山列阵，矢石如雨，僧锡与云骑尉鄂海，参领特穆尔，佐领弼雅达、阿纽、都敏俱力战，殁於阵。

进偪山顶敌营，敌兵弃马遁。达兰率二十人乘夜用云梯袭南汉山城，先登，中枪卒。又命分兵攻江华岛，将渡江，敌船百馀，分两翼以拒，舟师从中冲入。固山手发红衣砲，皆败窜，既登岸，鸟枪手千人，复列岸以拒，固山力战阵亡。大兵继进，尽歼其岸兵，遂克江华岛。李倧降，朝鲜以定。

纳密达，满洲镶白旗人，姓索绰罗，世居吉林。天聪八年，从大兵征明，攻雄县，梯城首登。崇德元年，亲征朝鲜，明总兵沈世魁、副总兵金日观驻皮岛，为朝鲜援。纳密达偕閒散扈习从攻南汉城，有功。二年正月，朝鲜降，世魁等不能救。

先是明帅毛文龙据皮岛，欲牵掣我师。既而文龙为巡抚袁崇焕所杀，世魁代领其众，失士卒心，势益弱，犹乘间扰边。

三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子硕讬，率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等攻皮岛，以纳密达及护军参领炳图为前队，佐领巴雅尔图、武尔格以大臣子弟从征。巴雅尔图，额驸扬古利之从子；武尔格，弘毅公额亦都之孙，内大臣图尔格之子也。

师攻铁山，头等侍卫拜音台柱、佐领珠三先登，克之。世魁遁入石城。

四月，阿济格令纳密达等乘小舟攻皮岛西北隅，日观列兵堡上。冲入，将及岸，巴雅尔图、武尔格跃登，明人辟易，纳密达、炳图并登，而后队金玉和等不进。日观见师少，复进战，武尔格阵亡。纳密达等往来冲突，拜音台柱、珠三及护军校彰吉泰急棹小舟登岸援之，明入空城出战，纳密达、巴雅尔图、炳图、拜音台柱、珠三、彰吉泰并战殁。有德等乘巨舰攻东北隅，日观殊死斗，有德等部将洪文魁等多战死，阿济格麾八旗骑兵蹴之，护军参领瑚什、云骑尉果科暨扈习奋勇先入，殁於阵，大兵继之，阵斩日观，追击世魁，戮之。是役也，败明兵一万七千有奇，俘三千馀，自是明不复守皮岛。

书宁阿，满洲正黄旗人，姓札库塔。崇德三年八月，命睿亲王多尔衮统左翼，贝勒岳讬统右翼，分道征明。书宁阿以佐领偕骑都尉感济泰、参领扈敏属右翼。九月，攻墙子岭，感济泰力战，殁於阵。师入青山口，攻丰顺护军校扈护、巴雅拉，攻灵寿閒散噶普硕，攻南皮骑都尉阿延图，攻深州閒散巴林，均战殁。岳讬攻栾城，明督师卢象升来援，书宁阿乘其未至，麾众薄其城，护卫衮布跃登城楼，火药发，焚死。书宁阿复冲入，克其城。转战，下庆都，奋勇陷阵，被戕。

十二月，两翼连营大战钜鹿之贾庄，象升战死。於是分徇山东，四年正月，左翼克济南，右翼分兵略地，破茌平护军三晋、破临清佐领花应春、破馆陶佐领佟桂、破济宁佐领祖大春、破邹县佐领尚安福、破滕县骑都尉傅察，俱殁於阵。二月，大军还，扈敏复攻破首阳及顺德，负重伤，战益力。还至永平，与佐领巴海、乌纳海俱遇伏，死之。骑都尉阿尔休随大军同徇山东，克济南，复从承政索海征索伦，阵亡。

穆护萨，满洲正黄旗人，姓赖布，世居佛阿拉。崇德五年，以武备院卿从大兵征明，距锦州城五里列阵，以砲攻城北晾马台，克之。七月，睿亲王多尔衮遣卒刈城西北禾稼，明兵突出，枪砲并施，穆护萨与护军参领觉罗兰泰、署护军参领温察力战，明兵大溃，追至壕，掩杀之，克台九，及小凌河西岸台二。锦州外城蒙古贝勒诺木齐等见大兵困城，志必得，谋来降，遂持书縋城下，约内应。信泄，大兵至，明总兵祖大寿出拒战，城内蒙古縋绳，前队援之以登，吹角夹攻，穆护萨跃上，被创卒。觉罗兰泰、参领宏科俱阵殁。鏖战久，明师退守内城，大兵遂入外城。

明年五月，明总督洪承畴率六总兵兵六万来援，屯松山北冈，击斩其二千，敌势犹劲，骑都尉旦岱、参领彰库善、三等侍卫博朔岱陷阵死。八月，大军驻松山、杏山间，立营截大路。承畴率马步兵十三万，营松山城北乱峰冈，旋犯汛地。閒散辉兰同参领囊古击卻之。参领阿福尼越众冲突，负重伤，犹斩将夺帜，诸军继之，敌奔塔山，遂进兵松山城外。十二月，承畴以兵六千夜至，辉兰奋杀，既出，复进击，与温察、启心郎迈图皆殁，复沿壕射击，杀四百馀人，敌退入松山城。

围既合，明总兵曹变蛟欲突围出，至正黄旗汛地，佐领彰古力战死，变蛟亦中创奔还。七年二月，克松山，擒承畴及明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变蛟等。时明总兵吴三桂犹驻塔山，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至城下，列红衣砲攻之，佐领崔应泰被创死，参领迈色力战阵亡，城坏二十馀丈，诸军悉登，遂克塔山。先是蒙古兵有降於明者，特穆德格执而戮之，及两师酣战，复有讷木奇突出鵕阵，乘马冲入多尔衮营，将行刺，特穆德格只身奋救，相抱持急，卒遇害。

索尔和诺，满洲镶红旗人，姓科奇理，世居瓦尔喀。少孤，兄瑚礼纳抚之，瑚礼纳为仇所害，尝手刃仇二人祭兄墓，宗党义之。崇德三年，来归，授佐领，从征锦州、松山，皆有功。七年十月，命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征明，索尔和诺率骁骑校佟噶尔为前队，次黄崖口。阿巴泰使三等轻车都尉斋萨穆，佐领绰克托，护军多罗岱、图尔噶图伏隘口举火，明兵惊溃。遂入蓟州，败明总兵白广恩军。斋萨穆、绰克托及佐领额贝、参领五达纳、护军校浑达善皆殁於阵。分攻霸州，多罗岱先登，攻定州，图尔噶图先登，俱克之，并以伤重卒。

闰十月，次河间，明分守参议赵珽、知府颜允绍城守。既进攻，允绍发砲拒击，参领署都统陈维道阵亡。砲裂，毁城堞，护军萨尔纳冒火跃上，明兵死斗，被戕。

允绍完堞拒守，驰檄四出请援，阿巴泰连营围之。时明於山海关内外分设总督，复设昌平、保定二总督，又有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皆拥兵壁旁县，慑不敢近。

索尔和诺曰：“河间不下者，恃外援也。破其一营，皆瓦解矣。”阿巴泰从之，遣将袭明总兵薛敌忠营，敌忠遁，诸援师悉溃。使人谕速降，允绍等守益力，急攻之，索尔和诺梯登，师继进，破其城。珽、允绍并死，索尔和诺亦战殁。

十二月，大兵徇山东，诸州县各设城守，攻临清閒散瑚通格，攻泗水护军校务珠克图，攻新泰閒散特库殷，攻冠县閒散特穆慎，攻馆陶閒散东阿，攻滕县閒散赫图、富义，攻郯县閒散贵穆臣，攻费县閒散索罗岱，攻兗州佟噶尔及骁骑尉屯岱，皆战死。诸州县皆下，乘胜至海州，八年五月，旋师。

席尔泰，姓栋鄂。父纶布，清初，率四百人来归，赐名普克素，编佐领，使席尔泰统之。有功，授世职，在十六大臣之列。时明总兵毛文龙笼络辽阳沿海居民，踞皮岛为重镇，时窥边界。镇江城中军陈良策潜通文龙，令别堡之民诈称文龙兵至，大譟，城中惊扰。良策乘乱城守，席尔泰偕同族佐领格朗击卻之。后复偕格朗从攻沈阳，阵亡於浑河。其妻尝违禁屠马祭夫，例当死，削世职，原之。

时战浑河者为满达理。满达理，正黄旗人，姓纳兰，世居布颜舒护鲁。任佐领，随扬古利军沈阳。明兵二万渡浑河来援，长矛大刀，铠冒重棉，气甚锐。参领西佛先殁於阵，满达理继进，败之。明总兵李秉诚率三千人守奉集堡，效死者无算，卒大创之，遂克沈阳。满达理以先登功最，随攻辽阳，明经略袁应泰急注太子河於隍，闭西闸，环城列守，大兵军其城东南，秉诚暨总兵侯世禄以兵五万背城五里而阵；击走世禄，夺桥，从小西门缘梯登城，遂拔之，旋殁於阵。

卓纳，姓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哈达贝勒万之孙。太祖时来归，授佐领，赐姓觉罗。天聪五年，征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宋纬等率马步兵四万自锦州来援，副都统绰和诺冒砲矢力战，殒於阵。备御多贝先战殁，卓纳继之。时襄兵先败，逐北三十馀里。张春复收溃众立营，风起，黑云见，春大纵火，风顺火炽，卓纳益锐进，与管武备院事达穆布、二等轻车都尉硃三、佐领拜桑武、骑都尉尼马禅、护军校爱赛、云骑尉瓦尔喀均战死。天忽雨，反风，大军乘之，纬败走，生擒春。

信勇公费英东子纳海亦於是役被创，齿落其三，复从舟师攻旅顺。明总兵黄龙御甚力，纳海与参领岳乐顺、护军校额德、千总程国辅、骑都尉塔纳喀等奋勇登城，冒矢石而殒，遂克旅顺口。

觉罗鄂博惠，兴祖玄孙，隶镶红旗；阿赉，景祖曾孙，隶镶黄旗：并为佐领，随征有功。天聪三年，大兵征明，并从贝勒岳讬克大安口。抵遵化，明巡抚王元雅婴城守。命分旗环攻之，镶红旗西之东，镶黄旗西之南，各分领前队，与正蓝、正黄、正白各旗兵并进，城上矢石如雨，乘护军校阿海跃登，急攻之，克其城。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及火器营至蓟，冲明山海关援兵，阿赉死之。趋永平沙库山，鄂博惠中创殁。

雍贵，隶正白旗。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征明，下山东。四年，师旋，败通州河岸兵。五年，从围锦州，败松山兵，破杏山援兵，皆有功。七年，复围锦州，同觉罗萨哈连等直前冲阵，大败其众。明总督洪承畴以十三万众来援，萨哈连战殁，雍贵同护军统领伊尔德连败之，乘雨偪松山，击走其马军，复率本旗兵攻塔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犯镶黄旗汛地，复随伊尔德击走之。八年九月，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征宁远，抵中后所，偕护军参领额尔碧冲入敌阵，拔其城。十月，进攻前屯卫，以第五人登，中砲殁。大兵继进，遂克之。

登西克，隶镶黄旗。官散秩大臣。顺治二年，随扬威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追流贼李自成至西安，激战於天沙山，中枪阵亡。

阿克善，景祖兄索长阿三世孙，隶正黄旗。随大兵征明於锦州、宁远及入关击李自成，皆有功。历官至兵部侍郎。顺治九年，同都统噶达浑征剿鄂尔多斯部叛逃蒙古多尔济等，歼之贺兰山，以失究兴安总兵任珍家属淫乱、擅杀多人事解兵部，管副都统事。十一年，随征湖广，败贼兵於湘潭、常德、龙阳等处。十三年，郑亲王世子济度征海贼郑成功，阿克善率兵从大军至乌龙江，以水险难渡，乃潜取道山间，径趋福州。未至，闻成功在高齐，即分兵令佐领褚库等先往迎战，击走之。又分遣署护军统领伊色克图往侯官，征剿水路贼，遂抵福州。又侦知贼船三百馀尚泊乌龙江，亲督水路，约营总星鼐等在陆路合击，追至三江口，斩伪都督总兵等，俘获甚众。以贼犯罗源，驻防兵被围，率兵赴援，力战阵亡。

萨克素，隶镶蓝旗。康熙十三年，以佐领从平南大将军赉塔征耿精忠。赉塔驻衢州，遣防台州黄岩县。贼将曾养性率众六万来犯，坚守，攻不能下。参将武灝通贼献城，萨克素力战，死之。

星德，隶镶红旗。亦以耿精忠叛，从江宁将军额楚讨之於江西建昌，败贼帅邵连登八万馀众，在事有功。后於十六年攻吉安，与贼将马宝战於陈冈山，阵殁。

果和里，隶镶黄旗。以委署参领随平远定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征吴三桂，战於湖广浏阳，阵殁。

努赫勒，隶镶黄旗。以一等侍卫从征三桂。十七年六月，三桂遣其党江义、巴养元、杜辉等率二万馀贼，驾巨舰二百馀，乘风犯柳林嘴。努赫勒随讨逆将军鄂讷率水师，棹轻舟，飞越贼舰，发砲击之，溺死无算。贼退犯君山，又以舟师进击，追至湘阴。十九年，随固山贝子彰泰复遵义、安顺、石阡、思南等府，追剿至铁索桥。伪总统高起隆、夏国相等拥众二万馀屯平远，与江西坡贼相犄角。大兵分道进剿，努赫勒从击平远西南山贼，力战阵殁。

海兰，隶正白旗。由侍卫擢副都统。雍正七年，授参赞大臣，从靖边大将军、公傅尔丹征准噶尔。九年六月，分三队渡科卜多河，与蒙古副都统常禄皆列后队。

初战库列图岭，旋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海兰与常禄据山梁之东，杀贼千馀。適大风，雨雹，师被围，常禄阵亡。海兰突围出，杀贼五百馀，卒以察哈尔兵溃，海兰死之。

同阿尔，蒙古镶红旗人，世居巴林，以地为氏。授骁骑尉。崇德三年，多罗贝勒岳讬征明，同阿尔与焉。当师之出边也，副都统席喇命率护军防守七昼夜，败敌者再。六年五月，随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率重兵来援，以步兵三营犯左翼三旗，护军不能胜，奔壕堑。同阿尔偕同旗同族僧格，及蒙古镶红旗人阿桑布严守汛地，奋勇战死。蒙古正红旗拜浑岱、正黄旗阿布喇库、镶黄旗布斋，均先后殁於阵。

董廷元，正白旗汉军。与弟廷儒、廷柏并以閒散从征。天命六年，兵攻沈阳，廷元先登陷阵，授宽甸守备。从攻大凌河、察哈尔、旅顺口、江华岛，皆有功。崇德二年，从恭顺王孔有德征皮岛，明总兵沈世魁阵海口。廷元以小舟从北冲入，明兵砲碎之，与家丁六人殁於海。

廷儒积功为大同守备。顺治五年，大同总兵姜瓖谋叛，以廷儒勇略过人，为士卒爱惮，佯以宴射诱至署，讽以同叛。廷儒以严词斥之，不听，即拔佩刀与斗，贼群执之，骂不绝口，剖其腹，支解之，并其子开国，男妇二十七人俱被害。

廷柏初任骁骑尉。崇德五年，从征明，同参领孙有光败松山步兵、杏山骑兵、闾洪山守兵。明兵夜犯填堑，手发红衣砲击卻。随攻塔山及前屯卫、中后所等城，均以红衣砲克之，绩称最。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南征，破流贼，定河南，克扬州、嘉兴等处，俱在事有功。时明鲁王硃以海据绍兴，大兵营钱塘江上。明督师大学士张国维以兵九千人乘夜劫营，廷柏从都统吴守进败之。后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明总督何腾蛟招流贼，连营拒敌。从副都统金维城率兵至马河，力战，殁於阵。

常鼎，镶红旗汉军。顺治元年，以副将随怀庆总兵金玉和讨流寇。李自成之西窜也，英亲王阿济格由边外趋延绥，断其归路。至望都，佐领劄图被创卒。入陕至延安府，虚衔章京哈尔汉率甲士守南山，力战死。侍卫察玛海、骑都尉嘉龙阿、参领折尔特、护军校朔玛，俱以阵亡。馀党二万馀，散在河南。围济源，攻孟县，蔓延邓州、内乡县及清化镇。鼎随玉和援济源，至则城已陷，戕典史李应选。鼎夜半遇贼，力战，与玉和俱阵殁。玉和自有传。

时怀庆镇标同死者，守备则白忠顺、佘国谏、陈应杰、石斗耀、康虎，千总则宋国俊、赵国相、李中、王国臣、杨虎、刘奉相、高友才，把总则张进仁、张光裕、陈廷机、张景泰、许养和、党中直、廖得仁、薛贵等。贼旋围孟县，知县王曰俞、参将陈国才婴城守。贼攻七昼夜不能下，将引去，会大雨，城坏，贼入。曰俞、国才率兵巷战，国才被戕，执曰俞，胁降，不屈死。贼又围邓州，道标中军郑国泰战死。大兵救邓州，贼解围去。转攻内乡县，执知县胡养素，索金帛，不应，死之。

贼分兵犯清化镇，署同知史灿麟莅任甫两月，执法严，奸民憾之，引贼入，执灿麟，怒骂不屈，贼忿，磔其尸，妻高氏及婢仆同殉。

嗣后土贼创乱者二年，有辉县寇，据北山大伍谷诸险，列三十一寨。官兵仰攻，贼以死据，不克登，久之，乞降。官兵防其他逸也，把总田贵、罗思明守寨口，贼乘夜斫寨门遁。贵与思明仓卒出斗，皆遇害。五年，寇起武陟之宁郭驿，驿接太行山，为盗薮，旧设捕盗通判驻其地。贼伪称猎者，驰入驿西郭门，骑百馀，披甲持刀仗，焚劫。入通判张可举署，可举力斗，遇害。十四年，睢州贼娄三啸聚沙窝，乘夜登郾城县城，开北门，引众入。知县荆其惇督家丁众役守库印，力御之，受刃伤，会典史樊世亨率牌甲奔救，贼乃遁，其惇创重死，库印卒无失。

格布库，满洲正白旗人，姓伊尔根觉罗，世居雅尔虎。顺治元年，以参领从睿亲王多尔衮剿流贼李自成，追至庆都。复随英亲王阿济格、贝勒尼堪败之。三年，肃亲王豪格征流贼张献忠於蜀，格布库及参领西特库，队长古朗阿、巴扬阿、乌巴什随焉。献忠遣贼党环营抵抗，格布库破贼第一营步兵。贼分两翼，豪格复遣偕佐领苏拜攻右翼，都统准塔巴图鲁攻左翼。贼自右翼下山来犯，格布库率本旗兵冲击之，旋从准塔翦其左翼。贼围正蓝旗兵，格布库偕佐领阿尔津、噶达浑、西特库、乌巴什往援，格布库中箭殒，西特库、乌巴什俱殁於阵，贼退。

时伪将高汝励据三寨山，豪格遣古朗阿击之，大破其众。献忠发大队迎敌，古朗阿直冲其阵，贼奔溃，未几复合，古朗阿偕瑚里布破之。贼率马步兵分三路来犯，古朗阿奋勇进击，与巴扬阿均阵亡。

济三，满洲正黄旗人，姓扎库塔。自崇德六年，以佐领从大兵有功。顺治元年，与骑都尉色勒布，云骑尉祖应元，参领金应得，骁骑尉西来，閒散达鲁哈、萨门、岱纳，并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二年四月，大兵渡淮，薄扬州城。应元、应得、岱纳以红衣砲攻城，城颓，岱纳先登，与应元、应得同阵亡。克扬州，大兵渡江，令左翼舟师留泊北岸备敌。敌驾舟来犯，色勒布迎击，中砲死。分兵江阴县，萨门以云梯先登，被戕。达鲁哈继进，亦阵殁。六月，多铎定南京，分大兵之半，令多罗贝勒博洛等进徇苏州，下之，擢济三副都统，驻守。明福王总兵黄蜚潜纳苏州叛卒来袭。济三闻变，率兵擒剿，敌合围，济三战死。大兵至浙，攻嘉兴，砲毁其城，西来率所部先登，克之。旋回兵取昆山县城，被砲死。

瑚密色，满洲镶黄旗人，姓佟佳，世居加哈。崇德元年，以佐领衔从征明，屡有功。顺治元年，从入关，败流贼唐通於一片石，追至安肃、望都，歼贼无算。嗣随多铎军渡江，屡破明兵句容。时明鲁王硃以海踞绍兴，博洛遣参领王先爵徇湖州，士兵蜂至，元爵战殁。博洛次杭州，鲁王遣其督师侍郎孙嘉绩、熊汝霖渡钱塘江来犯。瑚密色偕骑都尉色赫等击败嘉绩兵，擒其队帅，追至江中，汝霖兵殊死战，瑚密色中枪战死。色赫从定浙江，旋下福建，还过平湖，遇土寇，亦以中枪阵亡。

敦达里，满洲人。幼事太宗，后分隶肃亲王豪格。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太宗崩，敦达里以幼蒙恩养，不忍永离，遂以身殉。诸王贝勒等义之，以敦达里志不忘君，忠忱足尚，赠甲喇章京，子孙永免徭役。

安达里，叶赫人。来归时，太宗怜而养之，洊授官职，亦请殉，诸王贝勒等亦甚义之，予衣一袭，豫议恤典，加赠牛录章京为梅勒章京，子孙世袭，如敦达里例。

既定议，召安达里谕之。临殉时，谓诸王贝勒等曰：“若先帝在天之灵，问及后事，将何以应？”诸王贝勒等对曰：“先帝肇兴鸿业，我等翊戴幼主，嗣位承基，当实心辅理。傥邀呵护，是所原也。”

许友信，以军弁随明将左梦庚投诚，隶镶白旗汉军。随大兵征闽、粤有功，定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委署潮州副总兵。顺治四年，明桂王由榔遣兵略境，友信单骑出战，遇伏死。

是年，桂王兵部尚书张家玉陷东莞，署总兵成升、副将李义均阵亡。桂王兵科给事中陈邦彦同时犯广州，游击阎行龙、王士选、熊师文俱死之。桂王既由监国僭号，志在兴复，其始略有两广、云、贵、湖南、江西、四川各地。且郑成功出没闽、浙，奉其伪号，遥相应和，声势颇张。经大军先后戡定，桂王已穷窜土司，肃清在迩，而孙可望、李定国等复群相拥戴，作螳臂之拒者有年。至定国与可望内讧，顺治十四年十月，可望走湖南乞降，於是洪承畴、吴三桂乃奏请乘时大举，逐渐进剿，军行有利。十八年，三桂兵及缅甸，缅人执献由榔军前，事乃大定。

十馀年中，死事或被执不屈者：如四年，剿广东假明封号土贼，有广东巡按刘显名等；六年，剿灵山土贼，有广东都司佥书李昌等；七年，征广州，有轻车都尉尚可福等；八年，李定国分兵窥全州，有广西巡按王荃可等；九年，犯辰州，有分巡辰常道刘升祚等；犯平乐，有府江道周永绪等；犯柳州，有分守右江道金汉蕙等；陷桂林，有右翼总兵曹成祖、提标游击马腾龙等；十年，犯罗定，有兵备道邬象鼎等；犯靖州，有湖南副总兵杨国勋等；犯连州，有广东运署都司佥书窦明运等；犯化州，有防守参将应太极等；十一年，犯电白，有从征八品官费扬古等；十四年，海贼乘乱窜雷州，有徐闻营游击傅进忠等。孙可望之从乱也，六年，贼党一只虎犯永州，有新擢陕西布政使、右参议李懋祖等；九年，犯衡州，有随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部下副都统武京等；犯成都，有叙州府知府周基昌等；十三年，犯临蓝，有委署参将殷壮猷等。

至为郑成功而死者：三年，成功族人郑彩据厦门，掠连江，有知县宋人望等；六年，成功犯长泰，有知县傅永吉等；犯漳浦，有总兵杨佐等；八年，犯海澄，有知县甘体垣等；十二年，犯仙游，有知县陈有虞等；十三年，犯海澄，有一等轻车都尉哈勒巴等；犯福州，有二等轻车都尉巴都等；十五年，犯台州，有海门营水师游击李宏德等；犯温州，有盘石卫水师游击熊应凤等；十七年，犯江宁，有一等轻车都尉瑚伸布禄、二等轻车都尉猛格图等；犯崇明，有知县陈慎等；犯台州之太平，有左营都司李柱国等；犯厦门，有护军统领伊勒图、前锋参将佟济、前锋校鄂勒布等。盖明籓自立，以兵力削除者，桂王为最棘。

同时附唐王硃聿键，而陆梁於江西郡邑者，则为金声桓，参领布达理、布政使迟变龙、分守湖东道成大业、宜黄知县冯穆等皆死之。鲁王以监国踞浙，偪福建兴化，则知府黎树声等；据舟山内扰，则绍兴府推官刘方至死之。

其无所附丽而以叛闻者为姜瓖，五年，踞大同，催饷骑都尉锺固、山西兵备道宋子玉等死之。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等军进讨者，骑都尉索宁、云骑尉洛多理等皆阵亡。分援河东、井坪、蒲州、神木等处，则郑宏国、佟国仕、武韬、郑世英等亦先后阵亡。

时天下初定，人心反侧。各省土贼蜂起，或剿或守。在顺治一朝，死者尤夥。

独著其关系大局者，见有清开国艰难之大概焉。

## 列传二百七十五 忠义二

硃国治 杨应鹗马弘儒等 周岱生 杨三知孙世誉 翟世琪刘嘉猷 高天爵 李成功张善继等 嵇永仁王龙光等叶有挺萧震等 戴玑 刘钦邻崔成岚 黄新德柯永升随光启等 道禅 李茂吉 刘?马秉伦 刘镇宝 罗鸣序

硃国治，汉军正黄旗人。顺治四年，由贡生授固安知县，屡擢至大理寺卿。十六年，外简江宁巡抚。时郑成功盘踞外洋，出没江南滨海州县，国治疏言：“欲破狡谋，先度形势。贼众负险，我师远涉风涛，其劳逸不同。贼众熟识海道，我师弓马便捷，其素习不同；水师舟楫，较之贼船大小悬殊，其攻取不同。臣谓宜以守寓战，凡海边江口，多设墩台，待贼势困援绝，乘间攻之，自能擒渠献馘。”下所司议行。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馀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有差。以是颇有刻覈名。

康熙十年，补云南巡抚。时吴三桂谋叛久矣，十二年，诡请移籓锦州，并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启行。国治方请增设驿堡，协拨夫马待之，三桂遽踞关隘起事。先期三日，邀国治及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胁之从逆，皆不屈。

国治骂贼尤烈，即时遇害。先后殉难者，云贵总督甘文焜，广西巡抚马雄镇、傅弘烈及李兴元，均自有传。

杨应鹗，镶黄旗汉军。任贵州贵阳府同知。吴三桂初叛，执应鹗送云南，锢之顺宁。应鹗密谋举义，伪将军赵永宁缢死之。时有马弘儒者，顺治十八年武进士。

三桂素重之，迫共叛，不听，以铁椎椎其齿，齿尽落，囚昆明，不屈死。

先后在滇殉节者，为郑相等：相，江宁人，以中书随军至云南。大兵入滇，檄权石屏州事，有惠政。伪总兵高应凤作乱，相死之。昆明人杨树烈，以四川南川县知县告休家居，寇至，北面再拜，自缢死。土酋龙韬等分道剽掠，宁州知州曹诚婴城守，城陷死之。原任曲靖府教授周起元，则以被执不屈死。生员有唐方龄、张鹍羽。

三桂既叛，所在蠢应，死贵州者：陈上年，直隶清苑人。顺治六年进士。时官分巡右江参议道，三桂既执巡抚傅弘烈，乃胁上年降，幽絷死。都匀县防兵谋应贼，譁譟焚掠，知县薛佩玉谕以顺逆，众不听，偪受伪职。佩玉北面再拜，自缢死。

死湖广者：祝昌，河南固始人。顺治六年进士，由中书累擢至辰沅道。三桂叛闻，即流涕谕众大义，皆感泣。贼大至，城溃，北面再拜自缢死。生员有李廷员、张一元、徐翘楚。

死江西者：为饶州府知府郭万国，万年县知县王万镒。万国，河南许州人。由诸生从经略洪承畴官贵州，抚苗、蛮有功。万镒，浙江钱塘人。由贡生官福建，平土贼有功。贼党围广信急，觇饶州备虚，由间道薄城。万国令万镒赴省请援，甫出北门，贼猝至，与家僮六人中砲殁。饶州营参将赵登举闻警驰救，冲贼营，擒前队数人，伏起，阵亡。贼党环城招降，万国集其属同知范之英、鄱阳县知县陆之蕃、石门巡检翁凤翥、饶州税课大使李崇道，谓之曰：“文臣不习战，然守土吏当死，不可徒手就戮。”皆应之。贼偪灵芝门，攀堞登，万国率家丁巷战，身先之，中十六创，与之蕃、凤翥、崇道俱战殁。文英亦被执不屈死。萍乡民人彭程淑，亦以三桂馀党扰其乡，裂眦怒骂，被乱刃死。

死广东者：金世爵，镶蓝旗汉军。由举人任合浦县知县。高州总兵祖泽清叛附三桂，世爵图城守。伪将王弘勋率贼数万犯廉州，世爵登陴力御，城陷，与守备杜峤同死之。又侯进学者，隶平南王尚可喜籓下。先为三桂所胁，为递逆书，至广州自首，可喜以闻，嘉之，授世职。至是为贼所得，囚木笼送常德，三桂脔之於市。

逆党马雄攻新会，籓下诸将多附逆，诱左翼游击文天寿同降，天寿叱之曰：“背主不忠！吾铮铮丈夫，岂鼠辈可胁？”遂被害，沉尸海中。

死川、陕者：波罗营副将张国彦，闻提督王辅臣叛，城守。兵变，逼献印，自刎死。汉中城陷，同知汪化鼇不受伪职，贼絷之，复给伪劄令摄县事。化鼇痛哭，望阙遥拜，自缢死。汉凤参将苏兴亦叛附三桂，将袭杀诇贼笔帖式布格尔以灭口。

千总鲁仁圻愤甚，度无以制之，朝衣拜父像告诀，叩营力争，触兴怒，杀之。仁圻畜一犬，护尸不去，故吏梁玉收而葬之。又广安州知州徐盛、剑州知州向荣、商南县知县卢英、渠县知县王质、綦江县知县王无荒、营山县知县廖世正及典史刘廷臣、西安府知事张文选、司狱周胜骧、白水县典史赵焕文，并以被胁不屈死。

其以招谕死者：三桂未叛时，主事辛柱、笔帖式萨尔图、随侍郎哲尔肯★诏至滇。既叛，辛柱、萨尔图将诣阙告变，贼杀之。后则汉川巡检章启周，浙江会稽人。

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军，以劄委通判往招谕三桂，被戕。及吴世璠时，又遣四品衔董重民往谕以顺逆，至镇远，逆党以弓弦缢杀之。又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檄益阳县知县徐砀往衡州招抚三桂馀党，至泉溪渡，为伪将军吴国贵所杀。郧阳降调通判许文耀、阿迷州吏目郭维贤，亦均以招抚三桂馀党遇害。郎中祝表正随经略大学士莫洛讨叛镇王辅臣，莫洛战殁，辅臣幽表正於营，寻复具疏附表正还奏。圣祖即遣表正谕辅臣，至，则百方晓譬，留弗遣，卒为伪总兵巴三纲所杀。甘肃静宁州知州王札亦以单骑谕辅臣祸福，被胁不屈，死。

又抚叛镇王屏籓死者，为四川镇标副将徐升耀，劄付通判王官表、沈日章，劄付参将吴子騄等。

周岱生，字青岳，江西德化人。由拔贡生除贵州馀庆县知县，改广西平南县知县。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叛，六月，其党破梧州，攻平南，岱生练乡团俍兵拒之大峡口，鏖战三日，斩其魁。七月，复大至，岱生奋身拒战，攻益急，乡团皆战死，退保城。围固援绝，自寅战至午，城陷。贼絷岱生往浔州，胁降，骂不绝口。妻杨氏，於路先自刭死。旋又甘言诱岱生降，卒遇害。长子儒且哭且{罒马}，死尤惨。

岱生令馀庆时，有老贼陈四者，盘踞大同山垂三十年，剿捕不能得，出奇计招之，亲至其巢，晓譬利害，曰：“王师且至，吾生汝！”贼感泣，誓终其身无反。

岱生曰：“盍随我至县城乎？”贼诺之。於是至县署，赐之食，厚为之装而遣之。

其后吴逆之变，他县贼皆响应，惟陈四不受伪职。平南市荒民少，岱生捐俸招集，始至，城内草屋九间。未几，商民大集。俗窳不产蔬菜，岱生教以播种灌溉之方，畦亩鳞次相属。田皆老荒弗辟，又招粤东流民后先千馀家，报垦升科，其他善政尤多。

杨三知，字知斯，直隶良乡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山西榆次县知县。榆次经流贼残破后，井里萧条，三知以恩义安辑，户口日增。康熙五年，大同镇总兵姜瓖叛，连陷州县，攻榆次。三知励吏民，募乡勇守城。夜遣人斫贼营，间有斩获，贼不退。

三知令偃旗鼓，示弱。贼径薄城，攀堞欲登，三知急起，麾众发矢石，毙甚众。贼愤，益兵围之。相持逾六月，敬谨亲王尼堪分兵来援，贼始败走。三知设保甲、练屯聚，复捐俸、立社学，置膳田以资膏火，士民感之。擢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上东道属经张献忠惨戮，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招徠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

十一年，补陕西神木道。十三年，入觐，还至保德，闻提督王辅臣叛附吴三桂，从者劝迟行，勿渡河，不听，疾驰还署，图城守。曩三桂剿闯贼残孽，过神木，市恩，民谬德之，立生祠，三知即毁之。察知县孙世誉忠实可倚，时辅臣播伪劄，将弁多为所诱，分据城堡，惟韩城知县翟世琪与神木通声援。

世誉，隶镶红旗；世琪，山东益都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关中并称贤令者也。

叛党硃龙犯神木，民恟惧。三知適受檄赴京师代贺，有讽可携眷行者，谢之。赴阙事竣，抵署三日，延安、吴堡相继陷。贼至，乘城死守，亲挽强弩，发无不中。柳沟营游击李师膺受伪劄，鼓众譟饷，世琪出谕贼，先被戕，及其二子。神木守将孙崇雅亦通贼，城遂陷。崇雅合贼将环说三知，以延绥开府啗之，不应；胁交敕印，不与；贼迭以甘言诱三知，且拥回署，三知过井，厉声谕家人勿作兒女态，跃而入，贼遽縋出之，臂已折。力以三知“在官廉平，初未相迫，毋自苦”为词，三知大骂不绝口，乃舁置别室，环守之，载胁载诱。一夕，忽合扉，不知何以贼之。其妻妾及二女俱赴井以殉。城复后，家人始於浅土中获三知遗骸，经长夏，面色如生。世誉亦抗节不屈，贼羁之深室，辅臣后降，卒害世誉以灭口。

刘嘉猷，字宪明，江西金溪人。由明举人顺治初署兴国、新建教谕，以正谊明道为教，士多化之。秩满，改福建侯官县知县，为闽浙总督范承谟所赏。撤籓命下，嘉猷度平南王耿精忠必应吴三桂叛，谓家人以“既宰兹土，义不汙贼”。康熙十三年三月，精忠绐文武赴籓府计事，嘉猷从承谟后。见锋刃交戟胁承谟降，不屈，缚以去，嘉猷历阶而上，厉声叱精忠，福州府知府王之仪、建宁府同知喻三畏同发愤骂贼。精忠喝武士杀三人，众股栗。嘉猷戟手作搏击势，芒刃亟下，与之仪、三畏同时被害。城守千总廖有功见逆杀三人，发愤大呼，亦死之。

高天爵，字君宠，汉军镶白旗人，后改隶镶黄旗。由廕生於顺治四年任山东高苑县知县，累官至江西建昌府知府。先是广昌山贼踞羊石、滴水二砦为巢穴，官军仰攻，辄为滚木礧石所伤，罢攻，招降，贼佯就抚，仍伺隙煽乱。官军毙之狱，馀贼益负固。適风雨交作，漂流树木，冲断桥梁，贼保巢不出。天爵会巡道参将出不意直捣之，擒斩，尽毁其巢。

耿精忠据闽叛，纵党入江西，犯建昌，时天爵已擢两淮盐运使，或劝之速行，天爵以“守此土十六年，虽受代，不可遽离”答之，率家丁数十人御贼万年桥。城守副将赵印已降贼，乘天爵力战，从后缚之，献贼，载送入闽，再四诱降，不屈，囚之。越岁馀，与副将王进，武举胡守谦，把总杨起鹏、姜山等同谋，遣千总徐得功出仙霞岭迎大军入关，阴结死士为内应。贼党侦而讦之，十五年九月四日遇害。

后以福建巡抚卞永誉请，以天爵与原任福宁总兵吴万福、福州府知府王之仪、邵武府知府张瑞午、建宁府同知喻三畏、邵武府同知高举、侯官县知县刘嘉猷、尤溪县知县李员、福州城守千总廖有功等合建一祠於省城西门外，复以子其佩请扁，书“荩忱义烈”四字以额其家祠。长子其位自有传。

李成功，奉天铁岭人。顺治六年武进士。历官至广东潮州参将。康熙十三年，总兵刘进忠应耿精忠叛。成功潜与游击张善继等谋诛进忠，事觉，进忠以兵胁同叛，曰：“汝为我中军，我视汝犹子，何无义至此？”成功曰：“禄山叛国，死於猪兒；硃泚叛国，死於韩旻；汝今叛国，不知死之将至！我何为从汝？”进忠命斩之，骂不绝口而死。

善继，直隶彭城卫人。习儒，通孙吴兵法。康熙六年第二名武进士，授潮州城守营游击。进忠阴遣腹弁赴精忠献款，弁归，与进忠谋曰：“善继刚方固执，深得众心，宜亟散其卒。”进忠遂令所部分隶私党。善继麾下虚无人，谒进忠曰：“公不闻晋王敦乎？威势未尝不赫也，兵败身死，发瘗斩尸，未有叛国而克全终者！”

进忠怒，羁之马王庙，贡生林应璧同被羁，日谈古忠孝事。进忠屡遣人谕降，终不屈，令斩之。

白虎，陕西秦州人。康熙十一年，官澄海协右营都司，有“虎将”名。进忠将叛，调虎与其子崇质入郡。至，则知进忠有异志，★M4焉涕下。进忠令虎易帽，虎曰：“头可断，帽不可易！”令翦辫，虎曰：“颈可截，辫不可翦！”且责进忠，词甚厉。左右以摇惑军心，慫进忠毙之。进忠爱其勇，不忍，曰：“此愚人，不识时务耳！”遂羁之。篡取虎妻张、虎孙士俊为质。虎与同志密遣人赴省请兵，约内应。谋泄，将就刃，谓崇质曰：“死，吾分也！委身存祀则在汝。”崇质对曰：“父为忠臣，子从叛贼，乌乎可？”缚至西市，虎望北叩首，大言曰：“君臣大义尽於此，父子至情，亦尽於此矣！”观者皆泣下。

何亮，潮州人。官澄海协千总。虎以心腹待之，亮随虎赴郡，进忠羁虎，旋以内应事泄，并将斩亮。进忠叱之，亮谓当诉於天，同时遇害。其兄弟妻子被杀者尤众。

于国琏，奉天人。为续顺公沈瑞旗员。进忠乱作，瑞命偕都统宋文科、邓光明攻之。战太平街，三日，国琏身先士卒，射伤进忠左臂，贼披靡，以众寡不敌，终为所败。瑞缚光明及国琏以降，国琏独不屈，斩於市，尸僵立不仆，数日面如生，众咸异之。

嵇永仁，字留山，江南无锡人。用长洲籍入学为诸生。入闽浙总督范承谟幕。

耿精忠应吴三桂叛，执承谟，胁永仁与同幕王龙光、沈天成及承谟族弟承谱降，不从，被执。永仁少好从士大夫游，讨论国家典故，六曹章奏，条分件系，著有集政备考一书。以范、嵇世交，故相从至闽。时精忠蓄谋未发，屡陈弭变策，如请拨协饷、补绿旗兵、安插逃弁、条议屯田诸端，冀固民心、杀贼势。又请借巡视沿海为名，提轻兵驻上游制贼。以文武吏皆预中贼饵，号令格不行。在狱凡三年，贼害承谟，乃痛哭自经死。永仁知医，著有东田医补。工诗词，有竹林集、葭林堂诗。狱中又著诗二卷、文一卷。与龙光相倡和者，又有百苦吟。

龙光，字幼誉，浙江会稽人。诸生，屡踬乡闱。年五十馀，已倦游，承谟抚浙，延课其子。擢闽督，龙光以父老不欲行，父以承谟有德於浙，义不可辞，遂往。既被执，胁草安民檄，诱以官爵，皆不从。与永仁谊最合，尝语龙光曰：“死之日，魂魄原无相离！”在狱著养花说及杂诗五十馀首以见志。

天成，字上章，江南华亭人。变作时，与永仁约同死。偶外出，俄传同难诸子死讯，遂出践宿诺，为逆党缚献。时鞫者方穷究章奏，将归罪永仁，天成厉声辩曰：“承谟心事，青天白日，承谟无他志，书生更何与焉？”乃同系狱。著诗一卷，曰听鹃。又纂花谱一卷以自遣。三人在狱，有书名和泪谱者，龙光为永仁撰一首，永仁为龙光、天成撰各一首，诗词皆烧桴煤画墙上，赖义士林可栋者，或云泰宁人许鼎，时往狱中探视，默识之，得以传世。

承谟初被难，部曲有张福建者，手双刀，大呼夺门，卫承谟，群攒刃死之。精忠令三十二人监守承谟，中有蒙古人嘛尼，欲免承谟，事泄，被磔。

叶有挺，字贞夫，福建寿宁人。康熙九年进士，甫释褐，即徒步南归。耿精忠以闽叛，檄郡邑，凡在籍搢绅悉坐名，勒限起送，有挺耻之，潜入江西界，佯言已死。逾年，以念母潜返，伪县令侦知之，持檄促赴召。有挺告母曰：“兒得进士，思有以报君父。今以进士被伪檄，是得一进士反为从逆之资。兒死不赴，如母何？”

母以大义勉之，乃抱母大号，遁匿山寺。僧知其为叶进士也，微拒之，有挺仰天叹曰：“有挺岂以儒者七尺躯苟延旦夕，为释氏恐怖？又岂以身死萧寺，贻主僧祸？”

夜起，北向九叩，南望母再叩，出走山下，自经古木死。乱平，无以上闻者，故褒赠皆不及。

同时闽中殉难者：萧震，侯官人。顺治九年进士，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丁父艰，回籍。精忠叛，谋讨之，事泄，遇害。张松龄，莆田人。顺治十二年进士，由庶吉士屡迁四川参议。时川省彫敝，松龄加意抚绥，流亡渐复。裁缺归里，耿逆迫以伪职，羁数月，终不屈死。施大晁，福清人。康熙十二年进士。闻变，匿金芝山，募壮士，助大兵进讨，贼执之，嚼舌骂贼，呕血数升死。莆田举人刘渭龙、建宁举人谢邦协、南平举人原任丹徒令邹仪周，皆不受伪职。渭龙匿深山绝粒死。邦协举家避村落中，逆党以火攻之，不出，阖门遇害。仪周为所执，不屈死。光泽县民毛锦生，素有力，贼躏其村，邑当事饬为练总，导大兵进剿，遇伏，死云际关。清流县诸生李亭，随邑令守城，并集乡勇拒战，旋被执，詈贼死。

又有张存者，顺昌人。精忠乱作，存纠义旅保元坑乡，胁授总兵劄，令率众出江西，分大军兵势，存不从。时和硕安亲王岳乐驻师南昌，存潜使赴军前乞援，并条上攻贼机宜。岳乐授存总兵劄，令捍御建昌、邵武、汀州等地，且为内应。贼侦知之，急攻元坑。地平，无险可扼，存以忠义激众，屡败贼，贼恚甚，分三路夹攻，卒以不支，存被执，死之。

戴玑，字利衡，福建长泰人。顺治六年进士，授主事，例转湖广按察司佥事。

时滇、黔未入版图，上江防道尤要。玑遍履所部，自岳州至嘉鱼，立七汛，造哨船巡逻，萑苻无警。又於洞庭湖接立三汛，行者尤便之。洪承畴正经略五省，以“韩、范俦”称之。寻迁陕西西宁道，未行，丁父艰。服除，补广西右江道，驻柳州。东阑土酋构祸日久，玑以恩意调解之。大酋黄应元煽乱，则斩渠魁以徇。诸蛮用是怀德畏威，顽梗尽化。柳堡屯田，寄佃於民，既输军租，复应民役，为申请督抚，具奏获免。复修葺文庙及罗池司户二贤祠。会朝命裁亻并监司，解任归里，督课诸子，教以忠孝大义。

耿精忠乱作，台湾贼围漳州，时玑次子鏻为海澄公将，守东门。贼劫至城下，使招鏻降。玑大声呼鏻坚守，勿以老人为念。贼怒，牵去。城破，鏻巷战死，阖门为俘。大兵复漳州，贼遁，玑与子钘等乘间入山，而妻叶亻并诸幼子为贼执赴台湾，玑置不为意。贼复犯海澄及长泰，玑再被执，胁之降，不从。幽之密室，历年馀，终不为屈，朝夕诵文信公正气歌以自壮。一日，顾谓子铣曰：“吾久辱，不死何为？”

遂绝粒。数日，病甚，衣冠，命铣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当为厉鬼杀贼！”索纸笔，大书“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数字，呕血数升死，年七十有四。

刘钦邻，江南仪徵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八年，授广西富川县知县。十三年，广西将军孙延龄叛应吴三桂，遣伪将陷平乐府，旋围富川。钦邻募乡勇城守，与贼相拒五十馀日。同城把总杨虎受延龄伪劄，勾土贼千馀助攻，虎夜引贼入，钦邻率家丁力战，杀贼三十馀，家丁死者七，钦邻被执。贼加以毒刑，缚送桂林。延龄诱降，不屈，羁之。钦邻赋绝命词死，追谥忠节。

崔成岚，镶蓝旗汉军。由官学生任郁林州州判，署藤县知县。十四年，孙延龄党吴凤等率贼数千犯藤县，水陆夹攻，成岚与守备刘志高、汪云龙，典史黄新德守御。贼暂退，巳而复合。延龄军数千，攻城西南，抵御益力。巡抚洪陈明复遣援兵，协力剿杀，贼不退。伪将军缑成德复率贼万馀由贺县来，势益炽。成岚等相持七昼夜，城陷，成岚手刃二贼，殁於阵，志高等均死之。

新德，广东海阳人。读书不多，好遣文，人皆笑之。事亟时，命其子日祷扶母归养。既被执，贼欲授以伪官，新德曰：“王彦章且不肯降唐，况天朝臣子从贼乎？”

贼欲屠城，新德曰：“倡守城者，官也，杀尉足矣，於百姓何与？”贼怒，斮之，新德骂不绝口。刀斧交下，碎其尸。家人四，婢一，皆死焉。微官死事，世尤重之。

柯永升，汉军镶红旗人。由员外郎出任湖南粮道，累擢至湖广巡抚。康熙二十七年，饬裁湖广总督，令标兵分别存撤。五月，裁兵夏逢龙，同夥呼为夏包子者，结众作乱。二十二日，突入巡抚署，拒者辄刃之。伤永升臂，夺其印，复伤永升足，仆地。悉驱其亲属家人出走，搜掠财物。永升乘间自缢死。贼四出剽略，永州锦田卫守备随光启婴城守，力竭，死之。武昌永定营中军守备孟泰鏖战金口，亦中砲殁。

守备李国俊阳附逢龙，从围应城。夜半，贼潜梯登城，国俊遽鸣钲大呼，城中惊起，击败之。脱还武昌，卒死樊口。时署布政使者为叶映榴，自有传。

道禅，满洲镶黄旗人，姓戴佳。初为王府长史。康熙中，厄鲁特噶勒丹犯喀尔喀，朝命中外备兵。三十五年，大兵三路进剿，道禅奉敕往谕噶勒丹。先是，三十一年，员外郎玛第奉使策妄阿喇布坦，为噶勒丹掠执，不屈死。至是贼复诱降，道禅抗声骂贼，死之。

李茂吉，福建漳浦人。台湾水师营把总，平日不以官小自卑。康熙六十年，土贼硃一贵乱作，自请於副将许云。战败被擒，贼渠怪其不跪，叱之，茂吉举足踢其案，案翻，奋力断缚，直前夺刀杀贼。贼共斫之，头脑破裂，尚骂不绝口，贼碎其尸。

刘昆，字玉岩，四川保宁人。由武举从军有功。雍正八年，擢权云南东乌营游击，佐总兵刘起元守城。乌蒙夷禄万福者，旧土知府万锺族弟也。先是，府隶四川，万锺数扰云南边界，云贵总督鄂尔泰擒鞫伏法，使万福父鼎坤袭职，移隶云南。时改土归流，既设东川府，次及乌蒙，改授鼎坤守备，趣赴阙。鼎坤怏怏行，密使万福煽诸蛮为乱。未发，昆密告起元为备，起元蔑视之，檄万福来见。万福惧，遂嗾众反，围府城。昆闻变，解所佩刀与妻张氏诀，出与起元商御贼策，皆不应。而游击汪仁独以抚贼说起元，起元从之，登城被贼辱。昆遂开城，率数十骑大呼赴贼，游击马秉伦与之俱。斩数百级，贼稍卻。野夷数万蜂至，昆遂与秉伦相失，势益孤。

转战至次日，弩穿左胁，创甚，北向再拜，割襟蘸血，大书石壁曰“淋漓鲜血透征衣，报国丹心总不移”十四字，拔刀自刎死。贼叹其忠，以土覆之而去。昆妻闻变，则以昆佩刀手斫二女及妾，乃引刀椿喉，一门同殉焉，语见列女传。

秉伦既失昆，亦转山箐间，镖贯其颐，犹手剸数贼，力竭，跳崖死。

时官乌蒙通判者为刘镇宝。镇宝，字楚善，江西彭泽人。由举人考授中书舍人，发云南用知县。鄂尔泰器其材，奏擢通判。镇宝既莅任，驻大关镇，镇距府三百里，为苗疆新辟地。苗警既急，以镇宝熟谙苗情，檄往招谕。至则开陈祸福，词甚备。

苗逆抗之，反执镇宝。镇宝骂贼烈，争斫之，支体糜碎。事平，滇人以镇宝与昆受害尤酷，为立庙祀，称二刘公祠。

罗鸣序，湖北汉阳人。康熙五十年举人，任贵州麻哈知州、兼署黄平州事。雍正十三年春，古州苗叛，胁清平、黄平、施秉、镇远四州县，生熟苗皆应。四月，陷清平县之凯里汛，去黄平新州三十里。鸣序时在黄平，闻变，趋新州谋守御。环州苗皆起，驰报府县急援，不应。苗大焚掠，鸣序以城亡与亡自誓。客陈宪者，请与俱，鸣序卻之。宪以“君能为忠臣，我独不能为义士”为对，相与寻后山有树可援系者，各默识之。鸣序乃解两州印付健仆送省，出公帑千付书吏藏某处，曰：“可以死矣！”或曰：“此署事也，有本州在，何不去此而保麻哈？”或曰：“此新州也，何不去此而保旧州？”皆置不听。或告曰：“城陷矣！”即趋向所识处，将自经。俄又告贼犹未入，则又徐与宪还，登城守。迨矢石器械尽，城中火起，无可再守，乃卒与宪至后山絓树以死。从死者数人，诸生初震、周大任两家皆死之。

宪，浙江山阴人。

## 列传二百七十六 忠义三

宗室恆斌 倪国正 赵文哲王日杏 汪时 孙维龙 吴璜 吴钺等曹永訚 何道深 沈齐义陈枚 吴躭等 温模邵如椿 李南晖汤大奎周大纶 寿同春 李乔基 熊恩绂 宋如椿赵福 刘升滕家瓚萧水清刘大成 王翼孙 王行俭王铣 汪兆鼎 左观澜 董宁川韩嘉业 叶槐陆维基 毛大瀛 张大鹏白廷英 杨继晓杨堂等 曾艾曾彰泗 罗江泰 霍永清 强克捷赵纶等宗室奕湄 景兴陈孝宽等 王鼎铭 吕志恆邵用之等 杨延亮 师长治王光宇

宗室恆斌，字絅文，太宗第十子辅国公韬塞后。授三等侍卫。父萨喇善，官吉林将军，缘事命戍伊犁。方卧病，恆斌陈请代奏以身从父往，诏许之，而以沽名褫其职。恆斌在途侍疾，至废寝食，父每怒其愚，无几微怨。既抵伊犁，父疾以瘳，将军阿桂大贤之。会哈萨克新附，遣使入贡，有旨择贤员伴送，阿桂即命恆斌充伴送官。途间驭陪臣忠信得大体，召见慰藉，复其官，令留京供职。恆斌请毕伴送事仍往伊犁侍父，允之。擢二等侍卫。会乌什回叛，恆斌随将军明瑞由伊犁倍道进剿，战屡捷。领左翼兵阵城南山下，贼麕至，恆斌奋勇击之，所向披靡。贼惧，隐城壕诱敌。怒马而前，万镞齐发，不及御，阵亡。事闻，褒恤，而宥其父罪还京。

倪国正，字懋功，四川成都人。康熙举人。雍正十年，拣发广西，授义宁县知县。义宁东北曰双江，苗、民杂处，与湖南城步、绥宁二邑红苗接壤，计千馀里。

隘口十，堡七十二，大小寨凡数百。不通教化，仅设双江巡检羁縻之。乾隆六年，楚匪黄顺等煽粤苗，伪称名号。国正计擒黄顺，中道被劫，还合楚苗为奸。国正牒文武诸大府请兵，拨驻四百名，苗稍靖。时大府意在招抚，知府张永熹、巡检蔡多奇迎合其意，遂撤驻兵，而檄国正与多奇及县丞吴嗣昌同往。国正将行，叹曰：“此所谓投虎以肉，徒肆其噬耳！”

行数日，抵苗巢，苗挟兵出迓，气嚣甚，多奇易衣遁，众失色。或告国正：“不去，祸将及！”国正曰：“吾固知犬羊之性，不先以威，不可以德化也。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付健役县印，令间道驰还，正襟坐待之。苗突至，取官弁及随行隶三十馀人，尽掊杀之。禁国正土窑，绝粒六日，缚至烈日中，去其衣，掘土埋足至膝，胁之降，不屈。授以纸笔，令“省中以万金为赎，可不死。”国正掷笔裂纸，大骂。苗怒，击其齿，血流被衣，声益厉。齿尽，截其舌。国正犹喷血作骂状，遂击死，沉尸深潭。事闻，帝为之辍食。国正为诸生时，书押则云“为国尽忠”，案头玉尺，亦刻“丹心捧日”，盖报国之志，本素定云。

赵文哲，字升之，江苏上海人。生有异禀，读书数行下。同时青浦王昶，嘉定王鸣盛、曹仁虎皆以能诗名，独心折文哲。为人瘦不胜衣，而意气高迈，由廪生应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查抄案通信寄顿，褫职。时大军征缅甸，署云南总督阿桂奏请随军。阿桂由缅至蜀，将军温福方督师征金川，见文哲，与语，大悦之。时温福与阿桂分兵，文哲遂入温福幕。温福重文哲，片时不见，辄令人觇文哲何作。已而连克金川地，三十七年十月，遂剿平美诺。以功复中书，又授户部主事，仍随营治事。三十八年，兵至木果木，六月，小金川降者叛，与金川合抄后路，师将溃，在军者逆知贼大至，相率逃窜，文哲毅然以为：“身为幕府赞画，且叠荷国恩，讵可舍帅臣而去！”卒与温福同死。

同时遇害者：刑部主事王日杏、新繁县知县徐瓚、酆都县知县杨梦槎、合州吏目罗载堂。其在各台站遇害者：潼川府通判汪时、汉州知州徐谂、内江县知县许椿、大竹县知县程廕桂、秀山县巡检郭良相、纳溪县典史许济。其沿途被害者：候补从四品王如玉，候补知县孙维龙、张世永，布政司照磨倪鹏，候补县丞倪霖，秀山县典史周国衡。先后殉难者：又有重庆府知府吴一嵩，原任贵州大定府知府锺邦任，刑部主事特音布，原任湖南澧州知州吴璜，原任浙江云和县知县彭元玮，四川崇庆州知州常纪，原任广西越巂通判吴景，纳溪县知县章世珍，营山县典史吴钺。幕客同与难者：硃南仲、杨绍沂、熊应飞、田舒禄、顾佐、岳廷栻、周炜、郑文、许国、长炳、王鸣镛十一人。事定，四川成都府、金川崇化屯先后建祠祀之，均建慰忠祠碑。

日杏，字丹宸，江苏无锡人。善书，於魏、晋以降书迹临摹毕肖。官中书，行走军机处。每扈从行围，遇公事旁午，坐马上盘一膝，置纸膝上，信笔作小楷，疾如飞。有官中书者，见机要大臣，跽一足请事，日杏怒詈之，谓为非人。知铜仁府，民以王青天称之。

汪时，浙江钱塘人。时驻岱多喇嘛寺，寺破，骂贼死。官军收复小金川，见血影溅涅壁间，尚漉漉如湿焉。

程廕桂，浙江仁和人。与其子烈同遇害。

孙维龙，字普田，寄籍宛平。先官安徽黟县知县，创立书院，延刘大櫆教士。

又建石桥於渔亭镇，通浙、楚往来，行旅称之。

吴璜，字鉴南，浙江会稽人。父爚文，举博学鸿词科。璜为商盘甥，早以诗名。

常纪，字铭勋，奉天承德人。以进士选授西充县，有治行。尝兴建关神武祠，殉难后，县民即关祠肖纪像祀之。

吴钺，字炳臣，河南固始人。贼犯木果木时，钺守泽耳多粮站，去大营六十里，大营以东，泽耳多以西，松林沟、赤里角沟，俱为贼夺。事急，有劝钺走者，钺奋然曰：“吾奉命守此，与站存亡，分也！与我共杀贼者，吾骨肉也！”因拔佩刀立木城旁，曰：“敢言走者斩！”众心稍定。贼至，钺率兵役御之，众寡不敌，火器环击木城，犹徒手抵贼，卒被戕。

曹永訚，字文甫，浙江金华人。雍正七年武举人，补江南大河卫千总，洊擢四川海宁营参将。御士卒严而有恩，多乐为用。乾隆三十六年，随温福征小金川，提督董天弼檄守牛厂石卡，旋为贼据，天弼自劾，并请治永訚罪。上念小金川事棘，置未问。永訚乃与阜和游击宋元俊献三策：一自斑斓山探小金川，击其首；一自美诺趋甲金达，击其中；一自约咱进取僧格宗，击其尾。用其言颇效。永訚善谋，谋定而战，元俊谙地利，进退有度，军中曹、宋齐名。不数月，悉复明正侵地，前后十馀捷。

三十七年，随攻克布朗郭宗、底木达，执僧格桑父泽旺以献。明年，师以贼扼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移营木果木。未严备山后要隘，而贼突薄大营，劫粮台，夺砲局，会运粮士卒数千争避入营，温福坚壁不纳，轰而溃，贼蹂入，温福遂遇害。

是时，永訚军距稍远，闻砲声，遽严甲起，飞骑至，曰：“大营失矣！”问：“大将军安往？”曰：“不知。”傍一骑至，曰：“宜速退！”叱曰：“大将军不知所往，吾将焉往？”即蹀血进，殒於阵。同时殉难者，参将惠世溥以下四十七人。

何道深，字会源，山西灵石人。由武进士、乾清门侍卫出为贵州提标游击。乾隆三十二年，兵部尚书明瑞总督云、贵，进讨缅甸，集诸道兵。明瑞闻道深训练营卒可用，檄至永昌，果整练冠他军。三路出师，以道深所统自随。从取木邦，破锡箔，逾天生桥，大战蛮结。贼立十六寨，竖木栅，列象阵力拒。道深冒矢石，攀栅先登，火枪中右额，纪功第一。

又从入穷乍，去贼巢阿瓦城益近。贼断木垒石守隘，官军粮少，火药铅丸垂尽，将旋，贼抄其后。道深为之殿，遇山谷险厄，必奋战，俾全师得度至猛育。未至猛育前二日，道深中鸟枪，夜息，部下校进曰：“伤重矣。贼至日众，道险，难与敌。盍称病且逸归乎？”道深曰：“贼众，乃将卒致力时也。”叱之退。明日，战益力。初，明瑞将中军趋锡箔，别将分左右军，异路约会师。及至猛育，两军渝约，前阻大山，贼尽塞蹊隘，环围数重，军杀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明瑞令夜拔营，以次冲出。平明，贼来邀截，道深立高冈指挥拒之，他军士得从旁脱出。道深自晨战至日中，被数创，始仆。

道深抚士严而有恩，其始闻檄调也，令二日即行，凡无子、无兄弟者皆弗从。

殁后，军皆悲涕，以其带、发还，诏赐葬本邑。

沈齐义，字立人，浙江乌程人。乾隆九年举人，大挑用知县，发山东。历权冠、汶上、费、齐东等县，题补泗水。齐义有吏能，初往钜野办赈，虑吏胥作奸，亲自登记，历数十里皆然。冠有翦辫讹言，谓妖人翦人辫发，能以咒语摄其魂，令移他处钱物入己，被翦者数日即死。讯无实，悉纵去。他县狱上，皆获谴，人服其识。

汶上为入都孔道，东门外石桥久圮，撤而新之。南旺、蜀山、马踏三湖，为漕渠水櫃。堤坏，出赀修筑，工固而民不扰。泗水多閒田，而民间畜蚕者少，悉令栽桑饲蚕，自此隙地皆桑，茧丝之饶甲他邑。费有冤狱，特缓其事，或以吏议惧之，齐义谓与其令民以冤死，毋宁被劾以去官。

三十七年，改授寿张。县境赵王河湮三十馀年，大雨至，水无所泄，禾麦皆淹死，民多逃去。请募夫开濬，凡三十馀里，上引范、濮诸水，悉达诸五空桥，自是南鄙无水患，民皆复业。故明籓府私田赋极轻，入清谓之“更名地”。部议加赋，寿张更名地二千四百馀顷，先於雍正间，归入籽粒地，加赋，而旧名犹存。乃检寻故牍，以原委达大府，削除之。故事，岁办河工稭料及解京黄蜡，分里购买，吏用为奸，为往他所买解，民得免累。所至求民利病，若其身事。

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夕，阳穀县党家店奸民王伦纠众突起为乱，入寿张。齐义闻变，即衣冠出莅宅外，斥曰：“吾非赃吏，尔等劫我何为？”贼伏拜曰：“知公廉，民等亦素沐公恩。但须及早从顺，顺则生，逆则死！”齐义骇曰：“尔等不顾赤族诛耶？”大骂之。贼谓齐义不知生死，麾众退，令自为计。齐义即入，解其印，令掘坎埋之。复出，家人及宾友挽其臂，挥去，趋宅外，仆又牵马至，请上省告急，齐义曰：“若将使我蒙面见上官耶？”批其颊斥之。须臾，贼复至，有泣拜求请者。齐义大怒，拳足交下。贼拟以兵，齐义毒骂不绝口，遂攒杀之。先数日，齐义闻阳穀有妖人聚众，遣人四出侦刺，贼惧祸及，首劫寿张，故齐义罹於难。贼既破寿张，遂掠阳穀。堂邑县奸民王圣如亦劫杀村落应伦，权县事陈枚死之。

枚，字元幹，广西全州人。由举人拣发山东，用知县。闻圣如乱作，即驰往搜捕，尽逮贼党妻子系狱，而圣如以伦众数千至。邑无城守具，人情恟惧。枚本摄任，将受代，或劝枚引去，枚指天日自誓，与城存亡。城陷，被执，怒目视贼。贼曰：“摄令为令清，赦勿杀。”枚愈怒，发竖眦裂，骂曰：“汝辈罪不赦，乃敢云赦吾耶！”胁以刃，不屈。其弟元樑奔救，手刃数贼，贼缚枚及元樑至王伦屯，偪令跪，仍不屈。贼先断枚两足，又断两手，旋支解元樑，弟兄同时死。

堂邑训导吴躭，福山人。年七十馀矣，携侄文秀及仆王忠到官。贼劫学署，见其老，置不问，躭叱之，词甚厉。贼怒，杀躭及文秀与忠。阳穀县丞刘希焘、典史方光祀、寿张营游击幹福、调守阳穀莘县汛把总杨兆立、堂邑汛把总杨兆相等，亦先后被害。

温模，字孙朗，福建长乐人。入赀为吏目，发甘肃，借补通渭县典史。乾隆四十九年，盐茶逆回田五倡新教作乱，聚石峰堡，遂犯通渭。模以回民马世雄预告，知贼计，为之备。知县王慺恇怯不任事，模乃与县署幕客邵如椿、县绅李南晖同时城守。模率兵民登陴御贼，凡七昼夜，士皆用命。粮尽，请开仓给守者，慺持不可。

城将陷，驰返官廨，正衣冠北向拜，键户自经死。世雄战死。

如椿，浙江绍兴人。父以申韩术游陕西，因占咸宁籍，补诸生。如椿就慺聘，事急，乃立城闉，袒而大呼曰：“好男子！当从我守城杀贼。”应者数千人。令壮者执刀矛，老弱运甓石，并集城上，而身率犹子曾燮登西墉，以当贼冲。城庳薄，贼蚁附上，手短刀格斗。良久，力不支，被执。贼方肆戮，犹大言曰：“首议守城者，我也！何多杀他人为？”凡被十三创，曾燮被十一创，均骂不绝口死。

南晖，由举人於乾隆三十年任四川威远县知县，以疾告归。先於逆回苏十三肆扰通渭，有守御功。至是又率子思沆、犹子师沆召募壮夫百五十人助城守，累掷大石杀贼。城陷巷战，与子思沆同骂贼死。师沆自经死。安定县典史费元灯，亦以奉檄侦贼被害。

汤大奎，字纬堂，江苏武进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福建凤山县知县。五十一年冬，台湾贼民林爽文作乱，起彰化，其党曾伯达等应之，南窜凤山。县故无城，仅土垣三尺许。时大奎已秩满候代，属贼势蔓延，乃率僚佐募乡勇，日夜守御。贼来攻，与参将瑚图里击卻之。瑚图里驰马逐贼去，大奎闻城北有警，捕内应四贼，斩以徇。方奖励兵役，贼突进北门，入县治，典史史谦死之。大奎朝服坐事，手剑击贼，贼刃交下，犹瞋目詈不止。长子荀业从之官，先以父诗文稿畀其戚，令远避，身佩刀蔽父不去，同遇害。大奎初丧其元，城复后，有仆识大奎系发线，形容亦约略可辨，因并入棺。孙二，贻汾自有传。

谦，字昭和，顺天宛平人。先遣子善战奉大母出避，乃与大奎同城守。死后亦丧其元，为百姓窃埋之，贼退始改殓。

周大纶，字理甫，直隶天津人。乾隆二十年，由贡生捐职州同，发福建，补台湾府彰化县丞。数年，知民顽，忧形於色，屡言於上官，斥不信。任满，将引见，假公事滞诸诸罗。乱作，大纶奋入县治，县令懦，甘以身殉。大纶曰：“国家建官，命能守，不命能死。坐致民逆，死以塞责，小丈夫也。”激之，弗应，为谋所以御贼计。夜，贼入，据县治，有见大纶者，缚去不杀，而劝之降。大纶大骂之，贼摑其颊，抚颊大哭曰：“此污乃为贼污！”首触柱，额裂。囚数日，卒遇害。大纶仆陈德以护主不去，大纶死，以头椿贼，支解死。

寿同春，名星，以字行，浙江诸暨人。习文法，客台湾淡水同知程俊署，年七十馀矣。竹堑城陷，俊先以出捕贼遇害。俊子携印走，同春为贼执，佯为所用，贼留其党三十六人守城，而自出掠。同春客淡水久，胥徒皆熟习，士民皆信服，潜为纠合甚众，出不意，就同知事骈斩留贼，即日闭城门，为朝廷守。贼闻大駴，悉众返攻，同春部勒其众，日夜登陴。樵苏既断，发屋掘鼠为食，得间，辄出选锋击贼。相持数日，贼稍引卻。道通，署同知徐梦麟始以印至，次第招抚附近胁从者，梦麟一切倚同春办治。是时，首逆负嵎，据大里杙自固，官军环营其外，疑莫敢入。

同春草书与梦麟，令上军门，速攻之。久乃得报，合六路进剿。同春率官军从西路入，而鹿港之兵，迁延失期。既入，无援，马蹶，被获。贼恨同春久，至是喜得报，攒刃支解之。

又广东嘉应州人李乔基者，名安善，以字行。善少林拳术。客台湾，见土豪啸聚相仇杀，叹曰：“乱将作矣！”乃简侨寓南北庄人团练之。乱作，郡城大震。召诸健兒曰：“贼众一閧而出，遂破彰化、淡水、诸罗三城，所不即取郡城者，惧粤人蹑其后耳。吾出兵牵制之，贼至则守，去则击，相持久，则援师且至，贼不足平矣。”集万馀人，庄为栅，里为台，计亩以为粮。一庄有贼，诸台应之。贼数至，皆不得逞。十二月，率三千人从知县张贞生复彰化，已而粮尽，士卒多散去，城复陷。明年正月，复从总兵柴大纪复诸罗。自起义兵与贼二十馀战，斩馘万计，贼衔之，以万金购乔基首。二月，乔基与从子举柏率健兒数百人赴鹿港请火药，为贼所侦。还至青堈，伏发，御之，杀数百人。贼大至，矢石交下，突围出，失举柏。乔基三入贼中，伤左股，被获，诸健兒皆战死。贼诱乔基降，骂贼，贼断其舌，缚而射之，犹不屈，乃磔焉。至是白衣冠哭者万馀人，皆誓不与爽贼俱生也。是役也，死事之烈，以乔基为最。

熊恩绂，字隆辅，广西永康州人。乾隆十七年进士。父疾，意不在试，以讹脱列下等，归本班选用，选授直隶永安县知县。累迁永平府知府。四十三年，高宗东巡，召对称旨，擢霸昌道，改大顺广兵备道。为政务持大体，尤慎刑罚，时语人曰：“虑囚，但久跪索供，感寒湿即病足，或发他疾，皆足致死，岂独三木能毙人也？”

始单县有刘某者，习八卦教，煽惑乡里，官捕而杀之，械其子於狱。人复就狱中传其术，从者益众。自山东、河北、直隶境无虑数万人。而段文经故胥吏，以事斥革家居，性险诈，屡挟数以役人，群服其黠，奉以为帅。立期劫单县狱，图攻夺州郡。恩绂闻之，下元城令密捕所在匪党，而郡县吏皆通贼，多为耳目者。走白贼云：“将屠灭汝等。”贼駴且恚，突於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四日夜半毁道署，入，杀恩绂。恩绂闻讙声，疑失火，旋知有变，亟还。令人守库，举印授妻缪氏，挺身出，大骂。贼攒刃斫之。

贼固与其党有成约，以先期起事，不及应。戕恩绂后，即散劫郡县署，皆以有备不获逞，故邻境得以次擒获。恩绂被害，尸面如生，两手犹作搏贼状。家人以守库被杀者六人，印以缪氏匿之，得无失。恩绂逆折贼谋，不至如三省教匪蔓延不已，躬犯大难，论者多之。

宋如椿，汉军镶红旗人。以宝庆通判权乾州同知。乾隆六十年正月，黔、楚苗石柳邓、石三保等叛，苗响应，居民争避窜。如椿召谕之曰：“若属先人丘垄皆在，不可弃。同知地方官，当为若效死守。”皆许诺。已而贼势张甚，弃去者大半。如椿被发徒跣，周走号呼，劝之守，自旦至夕，不绝声，讫不听。贼旋攻西门，如椿仗剑出御，伤左腿，归，北向再拜自刎。从人张忠在侧，固遣之，弗去，亦被创死。方贼攻急，如椿度不能支，呼巡检江瑶佩印，令赴辰州求援。瑶出城，遽遇贼，死。其子朝栋挈印送辰，归，觅父尸，与家属俱遇害。

赵福，湖南零陵人。由行伍随征金川，有功，累擢至镇筸中营守备。逆苗滋事，驻守渌溪口，渌溪为镇筸粮道，约士卒严，民安之。五月，官军从狗脑岩溃归，贼众近万人，谋绝粮道，攻之急。时守兵先抽调其半，民请福避去，福曰：“兵卫民，将统兵，尔辈可去，吾奉命守渌溪，去一步，即失职。苗至，福怒马奋槊当先拒之，杀数十人。苗分番更战，民以福不得食，为纳橐饘，福挥去之。且曰：“贼之不遽追戮者，以我在也。我死，合力追汝，无焦类矣！”民泣涕去。麾下五十人，感福义，无一逃者。战一昼夜，溪桥被撤，卒死且尽，手过山枪三发，毙苗数十人，指掌焦烂，不能持，身被数创，投溪死，民隔溪望者，咸痛哭。苗旋散去，难民数千赖之全活，后架数椽祀之，曰赵将军庙。

刘升，邵阳人。宝庆协把总，从副将某征苗，副将逗留不前，升於众中出谩语，某衔之。师至狗爬崖，令率百人为前锋，约举白旗为后援。升策马轹阵，贼不能支，侦无后继，复悉锐搏战。升连举白旗，旗失，复解所服白衵招之，某故按兵不发，升战死，百人殉焉。死极惨，首体糜粉，无可收瘗者。后祀昭忠祠，主入时，旋风暴起，吹气作血腥，袭众几仆。时以乡团死最烈者，有滕家瓚。

家瓚，湖南麻阳人。诸生。有膂力，能负铁砲击贼。捐布政司理问职衔，居高村，与乾州苗接壤。乾隆六十年，逆苗掠麻阳，家瓚同兄监生家瑞、弟武生家瑶，悉出家财钜万，设卡堵御，有功。自正月至四月，共打仗十八次，杀贼八十馀名，贼恨之。总督福康安宠异家瓚，家瓚为画破贼策甚备。一日，家瓚率众守溪口，贼骤围其居，曰：“出家瓚，祸可已。”族弟武生家泰挺身出，语其村人曰：“岂可惜一身而害一村？”遂大骂贼，自承为家瓚。贼剥家泰皮，至死不更一辞。又执其家口，始知非家瓚也，全家被害。家瓚闻而驰救，无及，请官兵援助，官军忌其能，不助一卒，且檄调乡兵他去。家瓚复往溪口，与众共守，贼急攻之，力斗死。

萧水清，字广铨，广东平远人。以监生纳捐，发湖北，补保康县典史。嘉庆元年二月，白莲教谋反，姚之富、齐王氏起襄阳，曹海扬、祁中耀起房竹，王兰、曾世兴起保康，众各数万。齐王氏掠州郡，与王兰会保康之白溪沟，贼党杨昭为内应，水清计擒之，徇於众，贼衔之。时守城兵以剿苗他调，县令畏贼他往，城中空虚。

水清给印札晓谕四乡，激以忠义。贼遽至，县城故庳薄，水清拒守，杀贼过当，历五日夜不懈。遣勇健诣郡乞援，为贼得，围益急。水清知不可为，旋署，语其妻曰：“吾义不屈，尔其自为计！”妻誓先殉，子其馨等及家人皆原从死。遂出，城已陷，遇贼县治前，骂贼，死焉。教官黄义峰、吴珍义，子其馨、其芳，族子祚超，妻弟林凤良同殉之。妻林氏、子妇韩及孙女与仆妇、婢女等，皆阖户自刎。水清死后，乡勇始集，皆头插小青箬为识，以别贼，从援军擒贼首王兰、曾世兴。小青箬者，即水清印札之号令也。

贼旋犯竹山。竹山县知县刘大成，江西新昌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授莅任。

县界万山中，故有专营驻防，亦以剿苗他调，留者仅百名。大成先捕得贼党，有“约期抢据竹山”语，即飞牍告急，且与僚属谋，曰：“吾守具未完，为贼乘，必困。不如出据险要，相机堵御。”方派拨间，贼已据保康。乃以典史吴国华、守备孙抡魁分守县治及隘口，而自守武阳堡，当其冲。纳县印於怀，据险设伏，遴健足侦探，终夜无少休。贼突越后岭，入县焚掠，国华、抡魁俱不支，先后至武阳。大成复率以赴剿，枪毙十数。贼来益众，遂退往武阳。国华、抡魁方出点兵，大成乃遣亲信出探隘口。比反，大成已肃衣冠佩印北向自缢矣。国华、抡魁踵至，愕然，亦殉焉。别股贼犯襄阳吕堰驿，巡检王翼孙亦以拒战死。

翼孙，江苏长洲人。吕堰当驿道之冲，无城可守。翼孙闻变，募乡勇戒备，而贼已大至。翼孙率众迎击，歼先锋三人，遂登大桥御之。贼来益众，乡兵溃，又手刃数贼。贼矛环刺，受伤重，跳而投於水。贼以钩起之，攒刃毁其尸。翼孙初至任，预立御贼章程，一乡勇十，设头目一，头目十，设总头目一，各相钤制，统於巡检司。附近村落，单丁独户，皆迁於镇。选壮者充乡勇。设哨探，定功过，储粮秣，练刀仗，禁饮博，其区画为甚备云。

王行俭，江苏溧阳人。由举人大挑知县，发陕西，补南郑县。以承审命案不实，褫职。嘉庆元年，投效军营，二年，教匪窜汝河，以平利县防守严，向东南偪白土路营。时行俭带兵六百名，偕都司赵禧御之，贼分股前后夹攻，禧中刀伤殁。行俭骂贼不挠，身被矛伤十馀处，阵亡。以离任文员，带兵协剿，骂贼捐躯，诏深恤之。

王铣，字丽可，江苏武进人。以四库馆謄录劳，授华阴县丞。性介，不合上官。

先调守山阳丰阳砦，纠义勇八百馀人，皆锋锐可用。铣被丰阳知县檄入城共守御，义勇以所将非人，被歼。铣为建祠山阳南关，勒石志名姓，哭之。三年，调至洵阳佐理抚恤事。县令图与铣分吞赈款，严斥之。县令恚，图中伤铣，以行台省需饷，急荐铣。行至雒南庙沟坡，坡高二里，铣已北下坡，家人甫押后队逾坡脊，贼高均德大队至坡南。探骑二，纵辔驰上。家人大呼，速铣下马避贼，铣不应。探骑至坡脊，驰下夹铣去，几一里，复驰回，一骑以矛剔铣面，一骑就刺胸及肋，皆洞穿而死。同以运饷死者，四川省有汪兆鼎。

兆鼎，字子元，武进人。亦以四库馆劳，授直隶枣阳县丞，以事褫职。赴四川军营投效，未用。四年，同郡硃向隆为达州巡检，有解饷之役，邀兆鼎偕。至东乡县太平石岸遇贼，向隆逃，众谓兆鼎非蜀官，盍亟避，兆鼎弗应。乃各奔，兆鼎独守饷，骂贼被害。

左观澜，字绣川，江西永新人。由举人大挑知县，发陕西，权五郎通判。五郎扼要川、陕，无城。观澜莅任，既募乡勇训练，即牒大府，捐廉雇役，筑土城，躬自督之。半月工竣，三日而教匪至，悉精锐启城追剿，斩获甚众。数日，贼突出别道，薄城，众寡不敌，请援又不至，观澜乃召子承廕等励之，皆泣对曰：“原从死。”即分兵乘城，夜多燃炬束，老弱大呼譟。贼不知虚实，引去。将军德楞泰、明亮至，询状惊叹，遣守备率兵驻城中，听观澜节制，城守益坚，民乐为用。

以劳补安定县，西安府启巡抚留之，巡抚悟，立止毋去任，而贼果悉众至。见观澜立城堙，咸错愕。观澜谕贼降，次日二百馀人至，观澜纳之；守备欲歼以要功，观澜不听。乃庭集降者曰：“汝等欲终从贼，即听去。”降者稽首谢不敢。以后至六人，不可信，令降者自别之，果於里衣得贼党所以为识者，即斩之，投六首城外，贼骇遁去。

三年，贼复大至，观澜舁大砲城上为御，手发砲毙贼无算，观澜亦以砲裂伤砲，负痛，解佩刀付承廕，舁归署，亟遣人间道请代，乃卒。后二百，援兵至，承廕泣叩军门，原复仇，总督那彦成哀而壮之，俾随官军剿贼。四年十月，蹑贼沙沟口，力战阵亡，犹手父佩刀不可拔。父子俱殁王事，赐恤尤厚。观澜事继母以孝称。兄观海，官上思州知州。时有兄弟争财者，適得思州书，念弟甚，引苏轼“世世为兄弟”句，观澜读而泣下，付讼者兄弟令阅。讼者感悔，泣谢去。

董宁川，直隶永宁人。由武举选授贵州镇远镇标守备，随剿苗匪。嘉庆元年，累擢至湖北兴国营参将。三年，随总兵诸神保等军剿教匪，赏健勇巴图鲁名号。复随副都统额勒登保进剿终报山，偕都司张廷楷等自西入，奋勇夺山隘。官军鱼贯上，并力攻击，擒首逆覃加耀等。股匪刘成栋、张汉潮、张添伦分扰巫山、荆门及扑闹杨坪边隘，先后击败之。四年五月，股匪高均德窜云路沟边隘，偕游击姚国栋合攻，贼奔梓桐垭，复偕都司刘应世由瓘坪迎截，歼二百馀名，馀匪溃。宁川见有骑马二贼目，追益力。至树林中，贼弃马遁。宁川令弁兵围山腰，自率弁兵数十，下马追入深林，贼并队转斗，宁川中矛伤，仍手刃十馀人，毙骑马贼一人，力竭，殁於阵。

事闻，诏曰：“董宁川下马击贼，至被戕害，似此忠勇之臣，不能承受国恩，为之堕泪！”命直隶总督胡季堂赡宁川母，命湖广总督倭什布送宁川子及家属归原籍，皆出异数云。

韩嘉业，字健庵，甘肃武威人。父增寿，官凉标千总，随征金川战死。嘉业誓报父仇，入伍有功，累擢至陕甘督标游击。

嘉庆元年，四川教匪滋事，陕西兴安府属地相接，奸民乘机蠢应，踞安岭为巢穴，凭高恃险，立木城；又於高庙山设立大卡，形势陡峻。嘉业奉檄率兵由羊毛子堰进克之。复会他将进偪安岭，遣健卒潜烧木城，贼惊溃，乘胜取大卡，擒戮无遗，擢参将。四年，嬍败李树之股匪，追出班鸠岭，贼窜六道河，嘉业循河右追贼至庙子坝，贼遁入川境。未几，贼又由川界老林入南郑，时嘉业循江防守，闻之，亟率兵前驻法慈院，堵其北窜。贼将就浅涉嘉陵江，而沔县贼三四千人，由阜川偪近官庄，陕甘总督松筠令嘉业偕直隶守备麻允光择要迎击。贼全数出砖峒子，嘉业驰马首先冲入，贼分两翼绕马家岭自上压下，四面合围。嘉业力战突击，马蹶，复箭杀执旗贼。贼以矛直刺，甘肃镇标把总高腾蛟从旁格之，遂杀持矛贼，而群贼竞进，嘉业中矛仆，遂死。腾蛟以身蔽其上，亦死，允光亦战殁。事闻，优恤，谥武烈。

后嘉业兄庄浪协副将自昌，亦阵亡盩厔，命共建一祠，赐名双烈。

叶槐，字廕阶，浙江钱塘人。父文麟，官陕西，权孝义同知。教匪躏秦中，槐闻警省父，即具牒军门自效。嘉庆二年正月，奉檄率乡勇剿贼於光头山，贼旋由河南卢氏窜商州，与孝义接壤，随父乘障搘拄，贼不敢入。别股贼复由汉中东窜，将由镇安、五郎逼孝义，复佐父堵御。凡团练首领可用者，必倾身交接，以是豪健依附者甚众。西乡急，请援，槐选其锋赴之。比至，贼即北窜。城固、洋县有警，又率以往，贼遁入山。部分其众，守通栈要路，而自逐贼，入虢川等处，阵斩贼，获骡马器械均无算。

贼东奔大峪口，孝义在重山中，无城郭，槐虑不能当，请援孝义，大府不许。

槐不自安，拔营东追，果遇贼。会别部兵至，谓遇贼得捷，贼未必再犯孝义，阻其返。槐终虑孝义被困，复言於大府，谓“不发兵，即单骑行矣”。词气激昂，闻者色变。大府乃许拨乡勇一千六百人随槐行，抵孝义，贼果至。乃据险结营，令四山放号火，以张声势。西南贼尤劲，乡勇人人思斗，遂破贼前队，斩其酋三人，贼稍卻。大队来攻，复并力冲杀，贼无可乘，乃解去。

大府调其父权富平，槐亦入赀为县丞，当就选，恋父不行，留大营司侦候事。

会贼渡汉江，偪洋县，醴泉县知县陆维基请行，举槐为助，慨然偕往。维基带勇练登手扳崖，至巅，遇贼，骂贼死。槐数突围不得进，左旋至山梁，力竭，贼矛刺腰，大创死。仆四人皆从死。槐以卫父至，而卒死於兵，时皆壮之。维基，顺天大兴人。

毛大瀛，字海客，江苏宝山人。少以能诗名，为“练川十二才子”之一。由附监生充四库馆謄录，用州同，发陕西，累为河南巡抚毕沅、山东巡抚惠龄调用。大兵征廓尔喀，惠龄督四川，办理济咙粮务，檄大瀛赴西藏差遣，事竣，留川补用。

借补潼川府经历，以军功擢授中江县知县。嘉庆元年，檄赴湖北军营随剿教匪，复以军功擢授四川简州知州。时惠龄由湖北入川，沿路剿贼，大瀛从之。四年，回简州任。五年，股匪张子聪窜潼河，扰三台、中江地，官军分路截剿，贼复分扰遂宁、乐至等处，由金堂之广元寺，肆行焚掠，及简州境。大瀛率乡勇前往堵御，行抵土桥沟，马步贼蜂至，力战遇害。大瀛屡入督抚幕府，工笺奏，业此者二十年。山东巡抚国泰为在京旧交，国泰性暴戾，独敬事大瀛。国泰被严谴，大瀛尽始终之谊，为时所称。恤世职，孙岳生袭。岳生亦以诗文名一时。

张大鹏，陕西紫阳人，子楚常、希贤、绍堂，孙应朝、应邦、应选，皆诸生，馀皆布衣。家世以忠义为教。嘉庆元年，贼犯紫阳洞、汝二河，官军未集，大鹏率子孙、出家财，募乡勇八百馀人，助有司守御。贼掠龙形、响水二沟，楚常率众进击之，杀三人，遂前攻贼寨。山峻雾作，中伤归。后三日，贼至大水沟观音堂地，绍堂杀贼魁六十馀人。又三日，希贤与贼战桃园，复杀三十一人。当贼之起，势猛锐，官军亦避其锋。至是运见杀伤，大愤，遂率党数千人至，希贤首出逆战，中枪死。绍堂据险隘，复为贼杀。大鹏气益奋，更率其孙应达、应禄、应恺、应试等持械深入，冲突跃呼，所杀伤甚众。卒以众寡不敌，皆战死。初，张氏父子及孙凡十二人，自贼之兴，战死者七人，溺死者一人，伤者二人。陕西以乡团死者，又有兴平人白廷英。

廷英，县举乡饮宾。嘉庆二年，教匪由蜀渡汉江而北，众十馀万，终南近山无完村，廷英督乡人筑村后张家寨避之。三年二月，贼自城东窥寨，寨人不二三百，贼急攻，枪矢雨下，丁壮悉溃。贼蚁附而登，廷英骂贼死，弟廷才、廷扬从死，贼俱焚之。次子筐廷英头去，贼逐之，筐倒，头落山下，后得於谷底，尸则焦烂不可辨矣。廷英年七十五，凡以守寨死者八十馀人。

是年，四川各乡团之死难者，为广元人杨继晓，世居高城堡。继晓姙十三月而生，既壮，以气力伏一乡。捐职州同知，随父玺苏州督粮同知任所。闻教匪扰蜀，归省母。时巴州已破，继晓与同县贡生杨哻等倡议团练。罄家财，得千馀人，请县令给劄为守御，县官不省，散去。贼破南江，距县境长池数十里，县令始速继晓出御。以乌合一散不易集，议先虚声挠贼，作高城堡、人自相要约语，列名至多，书投贼营，贼果迟疑不遽进。会陕贼姚之富等数万人穿老林出，将至德山，木门贼亦以数千人将至通坪。通坪居高城后，德山亘其肋，长池枕其前。继晓谋於众，攻长池者，县官自御之，而自任后路。夕漏三下，与族人杨冕率众出木门之横江梁，遇贼先锋，斗之。贼大队至，不可敌，乃据险趣哻济师。贼登山，了知兵少，无继，合围击之。继晓手刃数十人，力竭被执。至九曲坡，欲诱降之，大骂不屈，贼刳其腹而焚之，从战者皆被戕。哻以三百人来援，至则皆殁，杨氏一门亦尽歼。

杨堂、梁崇、李培秀，皆广东嘉应州人。堂官四川苍溪县典史，崇官陕西咸阳县典史，培秀官陕西试用典史。嘉庆三年，王三槐扰蜀，大军追剿急，亡命四窜。

堂守永兴场，士卒譁曰：“贼至矣！”皆欲走，堂手剑叱曰：“贼未至而弃粮，法当死，孰若守粮而死也！”贼至死之。三年，大军驻镇安剿张汉潮，崇率乡勇剿凤皇嘴贼，散，解囚回省。至孝义，遇贼。崇释囚七人，曰：“若曹於法当死，然死於贼则枉，吾不忍也，可速去，毋从贼。余义不可逃，死其所矣！”贼至，被执，不屈死。五年，培秀从大军挽粟至四川大宁县，与贼遇，尽委辎重於河，遣其仆曰：“速报大营，贼不得粮，必掠东郊，截而击之，可尽覆也。吾死不及见矣！”大军果破贼，讯俘，言培秀死时，贼不得粮，被二十一创云。初，崇所释囚七人，皆归狱，报崇死事状，曰：“吾不负梁典史也！”至是，七人皆赦。

曾艾，字虎卿，湖南新化人。尝割左臂疗父疾。以例贡考授州同，发江西，署安福等县。艾夙为嘉勇贝子福康安所知。辰州苗变，随福康安军令守麦地汛，从克诸砦有功。嘉庆元年，补贵州永丰州分防州同。州隶南笼，故苗地。州同驻册亨，在万山中，尤险远难治。艾督各砦守本业，民、夷悉安。二年，遣人迎眷口，甫至，而南笼仲苗七柳须等遽叛。艾闻警，约驻防把总外委坚守，并谕四乡亭目，招集良苗，缮城治械，令出肃然。贼至，部分守御，自出城奋击，往来策应。城中妇女，亦改装登埤。相持半月，援兵卒不至。贼众数万，围益急，手发矢毙执旗贼魁。北门火起，率队趋救，还贼城西隅，巷战，中枪死。仆九人从死，两妾闻讯皆自刎。

次子为其戚携出，号泣曰：“吾父母皆死，何以生为？”贼尾及之，亦中枪而殒。

事闻，皆予恤。改南笼为兴义府，永丰为贞丰州。

艾同族彰泗，字孔林。以拔贡生朝考用知县，发陕西，授延川县。嘉庆十年，权洋县。时教匪被剿势衰，以终南山为窟穴，搜捕不易。朝议改五通通判为同知，添设宁陕镇总兵，募兵六千，改十大营镇之，而以积年立功无业可归之乡勇充伍。

以善后计，名曰“新兵”。新兵素难御，司储者又误扣米折，於是陈先伦、陈达顺等於十一年二月作乱，戕官，连破营城十九处，偪洋县，彰泗拒守七昼夜，援兵阻河不能至，城陷，彰泗死之。民保其眷属潜出，故不及於难。

罗江泰，字静波，浙江黄岩人。家贫，习贾。去贾投营，由外委历擢游击，皆在浙；由参将至副将在闽，总兵又在浙。前后与提督李长庚相左右，而在闽功特显。

长庚锐意剿海寇蔡牵，专意外洋，凡阃内事均以属江泰。贼船高大，官军仰攻失利，檄江泰造霆艇。艇成，陵贼船，贼大困，南走福建。江泰於白犬洋、四礵屿、头东各役俱有功，护海坛总兵。遂赴南洋，合金门总兵何定江截牵去路，横击於铜山，追至浮鹰洋。贼冲礁走，匿山上。江泰搜山，擒贼目王硃，又焚贼船於仰月横山，贼皆堕水死。在闽逾年，凡十击贼，号“敢死军”。贼见江泰军，辄引去。擢总兵，镇金门。九年，移镇定海。是时牵南窜台湾，长庚正总闽、浙水军，同心戮力，誓杀牵。十年九月，牵船泊道头，忽遁去。江泰从瓯洋会八总兵追之，至尽山，失牵所在。黑云起海上，亟令移港，风骤至，白波山立，群舟相击触，顷刻破碎。江泰大船帆重不可下，下及尺，船遽不知所终。朝命沿海各省探访，久之无得者，葬衣冠黄岩。

霍永清，字肇元，广东南海人，居澜石乡。膂力绝人。嘉庆十四年，海氛未靖，大吏行封港策，海贼无所得食，相率蹂躏傍海各乡，渐入内地，所过焚掠，怯懦者遂以款贼为得计。八月，贼联数十艘由陈村、平洲、小圃直抵澜石，众议款之，永清曰：“彼恃舟楫为利，今深入重地，自取死耳。好男子从我杀贼，何为低首求免乎？”主款者阳受约，贼至，从壁上观。永清独率乡勇堵御，相持一日夜，贼稍卻。

明日，督勇再战，而款贼者导贼从村后掩入，腹背受敌，力不支，中砲仆地，左右五人并死之。乡人以永清以死勤事，建祠祀之，名祠曰愍义。

强克捷，陕西韩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即用知县，发河南，补滑县。十八年九月，教匪李文成谋乱，期十五日与伏京城贼林清中外同起事。克捷初莅滑，有退吏某方讼系，为白其诬出之。吏诇文成等逆谋，告克捷，历申於守，不应。初六日，突执文成，严诘谋叛状，笞断其胫，及党二十四人，鐍之狱。夜半，其党牛亮臣突劫文成出，攻某吏，屠其家，踞城以叛，克捷及家属俱死之。后文成焚死辉县，林清伏诛京城，诏：“克捷首先访获逆党，俾二逆失约败谋，后先授首，实属功在社稷。”优恤，谥忠烈，祀京师昭忠祠。於韩城、滑县皆建专祠，与难者均予附祀。

并以前大学士王杰同隶韩城，士风淳茂，永广文武学额各五名。

在城者老岸镇巡检刘斌、教谕吕秉钧、典史陈实勋同时预难；把总戚明彰以拒贼阵亡：均阖门殉节。逆党赴硃村说降，诸生硃继连不屈，率村人战殁。滑县变作，党徐安国起长垣，知县赵纶；又党硃成贵起曹县，知县姚国旃；陷定陶，知县贺德瀚：均死之。

纶，浙江钱塘人。国旃，安徽歙县人。林清将为乱，金乡县令廉知其谋，即羽檄各县，皆不之信。国旃以幕友吴星萃力陈利害，乃为缉捕计。以吏役多通贼，故贼攻县治，急求星萃甘心，先国旃攒刺数十创死。

德瀚，长沙宁乡人。事急，令家丁赉印赴府告变，幕友硃树堂等皆死於难。在籍洙泗学院学录孔毓俊等则率乡勇助官剿贼，战死奋义村。

林清果於九月十五日率逆党持械阑入禁城，头等侍卫那伦应值太和门，闻警趋入，有劝其缓行者，不听，曰：“国家世臣，当此等事，敢不急趋所守耶？”至熙和门，门闭，贼蜂至，被戕。那伦者，前太傅明珠后也。

宗室奕湄，镶蓝旗人。由笔帖式累擢至内阁侍读学士。道光四年，命以头等侍卫为和阗办事大臣。六年七月，回部逆裔张格尔入卡滋事，勾结喀什噶尔回众为内应。帝以和阗附近，命加意严防。八月，贼分扰叶尔羌，命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带兵往剿，取道和阗，奕湄派绿营弁兵前往策应，谕奕湄：“随时查探彼处实在情形，如叶尔羌现在被围，当令迅速相机前进，仍严防后路，毋堕贼计。否则即留兵和阗防堵，以壮声威。”旋以叶尔羌失守，贼四出滋扰，奕湄仍回和阗驻守。贼偪城下，援兵未至，城兵仅八十馀名，奕湄昼夜严防，力竭城陷，死之。帮办大臣桂斌同与於难。

景兴，李佳氏，满洲镶红旗人，驻防伊犁。官佐领。嘉庆二十五年，喀什噶尔卡伦外布鲁特滋事，伊犁将军庆祥以景兴熟悉回情，奏派驰往查看。经参赞大臣永芹奏留署协领事。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复率布鲁特滋事，庆祥又令驰往侦访，设法进剿。旋与七品伯克帕塔尔生擒奇比勒迪之子侄，缚解来城，伏诛。又探得张格尔与从前滋事汰劣克一处居住，即乘其未备，剿杀逆回百馀名，生擒楚满一名。奏入，帝嘉之。是年八月，喀什噶尔城陷，与防御佟善等皆力战阵亡。喀什噶尔城围攻两月有馀，以城中回匪响应，穴地道而进，遂致不守。文员则七品小京官衔陈孝宽，以戍员派办文案在城，与巡检陈天锡、未入流陈德隆均死之。

王鼎铭，字新之，山东峄县人。由廪贡官中书，除湖南新田知县。道光九年莅任，先投城隍庙，誓於神。治事甚勤。夏旱，跪祷烈日中，有应，以是得民心。十二年正月，江华瑶匪赵金龙乱作，湖南提督海陵阿进剿。鼎铭虑煽邑瑶，即冒雪步历瑶棚戒谕。复召瑶长，晓以国法。与教官率绅士练乡勇以守。突闻海陵阿等被戕池塘墟，即督众御贼。城外贼偪甚，将往谕贼，居民泣阻之。或报曰：“贼至！”

城民惊窜，鼎铭朝服坐堂皇待之，书於几曰：“仇我当杀我，勿伤我百姓。”指三尺练曰：“城亡，吾以此死。”以贼踪尚远，徐之。近县宁远、桂阳民感鼎铭之能死守，集万人请带剿，於是四路同进。贼分队出，毙之无算。越日，桂阳之临泰、大富等乡复集二万人，鼎铭身先策马出城南，誓大创之。贼突以枪砲抵拒，死甚众。

先是贼密约邑瑶供送药丸，瑶未肯负鼎铭，不与。贼乘夜胁取，故火器复烈。众溃，鼎铭殿后，贼追至，大肆杀戮。鼎铭四顾恸曰：“奈何杀我百姓？”中砲落马，剜两目，身首异地。邑人得而攒之，越九十二日始改敛，面如生。

鼎铭殿后时，马蹶，邑武生郑奇光以所乘马授之，鼎铭不可，强扶而上，鞭马使疾驰。回身舞刀捍贼，受重创，死之。

吕志恆，江苏阳湖人。由监生捐县丞，发福建，累擢至台湾府知府。道光十二年，嘉义县贼匪张丙等纠众滋事，焚掠各庄，志恆率署知县邵用之分路剿捕，用之行至店仔口被戕。志恆复带兵击贼於大排竹，以众寡不敌遇害。先是逆匪辄以贪官汙吏妄杀无辜为词，帝疑有激变事，下福州将军瑚松额等查奏无据，如例予恤。

方振声，顺天大兴人。由供事选授福建巡检，升嘉义县斗六门县丞。贼逼斗六门，振声树栅濬渠，率兵勇防堵。贼首黄城率匪党攻扑，与署守备马步衢等协力守御。贼夤夜纵火，蜂拥入栅，振声持刀巷战，戮数贼，力竭遇害。幕友沈志勇等同死之。妻女皆被戕甚惨。步衢与把总陈玉威亦同时阵殁。

杨延亮，字菊泉，湖南长沙人。嘉庆十六年，举乡试第一，成进士，用知县，发山西。道光元年，补赵城县。十五年，推升云南南安州知州。时赵城有奸民曹顺，以治病为名，传习先天教，与其党谋为不轨。敛钱造械，约八月分往平阳府、霍州、洪洞县同时起事。三月，延亮尚未谢赵城任，侦得其状，即饬兵役缉之。贼知谋泄，即纠党潜入城，夤夜放狱囚，焚县治，延亮死之，母妻子女及幕友杨成鼎同时遇害。

事闻，诏用强克捷例予恤，特谥昭节。

师长治，字理斋，韩城人。由举人捐内阁中书，改知县，选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一年，再选湖北崇阳，莅任甫百日而及於难。先是，县胥役催徵钱漕，久为乡民害。生员锺人杰、金太和等起而包输纳，不数年皆骤富，与县胥分党角立。前令折锦元愦不治事，一惟胥役所为，致两次閧漕。援巡抚伍长华批牍“漕石加徵一斗”

语制扁送县，毁差房。武昌知府明俊务调停姑息，於是奸民日肆。锦元旋劾罢，以金云门权县事，擒太和置武昌狱，势少戢。

其年九月，长治至，人杰闻上游檄捕急，疑其仇生员蔡绍勋所谮，纠党数百人篡取之。至则绍勋遁入城，蹑追抵城，门闭，内外鼎沸。长治登城谕，不退，持竟夜，质明，人益众。逾缺入，大索绍勋，不得，迫长治申状，言绍勋作乱，人杰倡义捕反者，并请释太和。时明俊以事至蒲圻，距崇阳一日程，长治先期遣长子怀印潜出，请明俊莅县镇抚，而明俊急返武昌。众益张，长治骂不屈，遂遇害。妾吴氏及侄女皆自经。家丁曹彬被杀。时十二月十二日也。

人杰以长治始至，无可归罪，乃槥敛而哭祭之，言己以报仇仓卒，误戕良吏，事不获已，遂据城叛。胁众逾万，陷旁近数县。明年正月，人杰等伏诛，恤世职。

弟长镳，官参将。於咸丰七年，援剿安徽，与贼战婺源之横槎，阵亡。

王光宇，字溥泉，兴宁人。以未入流分湖北，历权典史、巡检事，治盗有声，补崇阳典史。变作，衣冠自经死。

## 列传二百七十七 忠义四

张锡嵘 王东槐曹楙坚等 周玉衡王本梧 陈宗元明善觉罗豫立 世焜 徐荣许上达等 郭沛霖王培荣硃钧钱贵升 徐曾庾 萧翰庆 黄辅相福格等孔昭慈 徐晓峰 袁绩懋 杨梦岩 邓子垣罗萱侯云登 黄鼎 陈源兗 瑞春鄂尔霍巴 许承岳 潘锦芳廖宗元 刘体舒李庆福等 李保衡徐海等 淡树琪褚汝航陈辉龙 夏銮 储玫躬 李杏春 硃善宝 庄裕崧万年新 易举等

张锡嵘，字敬堂，安徽灵壁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安徽巡抚袁甲三奏请总办灵壁团练，授编修，记名御史。十年，命视学滇南。时回匪作乱，府县多为贼踞。或劝乞疾，锡嵘毅然曰：“吾奉命之官，宁避贼耶？”叱驭不顾，竟到滇。省城被围，帮办防务。以丁母忧回籍。

曾国籓之征捻也，驻军临淮，所部湘勇遣撤殆尽，仅存刘松山老湘营万人，馀悉倚淮军办贼。淮军新建平吴功，将领多自矜。国籓欲於淮北别募新营，使异军苍头特起，备西北之用，而置将久难其选。值锡嵘服阕来谒，国籓大喜，密疏奏保治军濠上，谓其诵法儒先，坚忍耐苦，足胜将帅之任。檄募敬字三营，随湘军战守。

时湖团有通捻者，国籓下令迁徙，锡嵘分别良莠，联络义圩。又以灾赈日行泥淖中，圩民得苏。

捻寇张总愚窜陕西，国籓调刘松山军赴援，令锡嵘统三营与俱，至则解西安围。

复与贼战于城西雨花寨，独率百馀人冲击，陷入贼阵，被十馀创而殒，时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日。赠侍讲学士，赏世职。

初锡嵘居京时，日钞书数十纸，虽盛暑不辍。禄薄，日常一餐，无一介乞助於人。著有孝经章句读、硃子就正录、孝经问答行于世。陕西巡抚刘蓉奏锡嵘死事，言：“自到营以来，尝著草履，与士卒同甘苦。文学之臣，能坚苦自奋如此，臣实惜之！”家极寒，国籓赙三千金养其孤，漕运总督吴棠刻其遗书。

王东槐，字廕之，山东滕县人。生颖异，父病危，命饥寒毋废学。居丧哀毁，母以遗言勉之，乃忍痛致力群经。屡空，日与昆弟食一饼。道光十八年，联捷进士，改翰林，散馆授检讨。二十四年，转江西道监察御史，奏劾山东玩盗官吏，得实，升户科给事中。时议开矿益帑藏，已允行，东槐敬陈列圣封禁成训，谓：“开采者，上非良吏，下非良民，请缓其令。”事竟寝。巡视北城，王府役车，横行中逵，惩治不贷。廉获巨猾曹七，治如律。

三十年，应文宗登极求言诏，奏言：“捐例一开，盐商辄请捐数十万，运库垫发，分年扣还。覈其亏短，都不堪问。即如道光二十年两淮清查案内，欠至四千三百馀万，是盐商捐输者，掩耳盗铃之术也。又官员捐输，现任居多，所捐之项即库款，所亏之项即捐款。上年山东亏至一百四十馀万，江、浙更甚，是现任官之捐输，剜肉补疮之术也。是事例不停，库亏不止。若开矿之举，臣曾疏陈不便，顺天已停，而湘、赣等省试办，惊扰百姓，利害莫测，则尤愈趋愈下也。查户部岁入之数，四千四百馀万，岁出之数，三千九百馀万，经费本自馀裕。督抚整理有方，寇盗不作，则耗财者去一；边防慎守，无生事以挑外患，则耗财者又去一；河防得要，长流顺轨，不使更添别款，则耗财者又去一；州县之官，斥贪墨，重清廉，陋规力裁，流摊永禁，则耗财者又去一。去此四害，而又罢不急之工，减无益之费，量入为出，而财患不足者，未之有也。”奉谕：“贵州仍令开采，馀省著督抚确查，果不便民，即奏停止。”左都御史王广廕举东槐忠鲠，升内阁侍读学士，旋授湖南衡州知府，陛辞，帝面谕云：“汝朴诚，故任外事。”未至，升福建兴泉永道。

厦门滨海，俗又敝，东槐刊硃子试吏泉漳劝俗文揭於衢，传诵多感发。属县蠹役、讼师，严锄治，惟与学舍生徒讲析道义，则温然以和。海上番估好违约放恣，东槐戒毋逾尺寸，为国全大体，尤人所难。咸丰元年，调湖北盐法道，未赴，署福建按察使。举行保甲法，竭八昼夜，剖汀州互讦之讼。亲历南台、闽安各海口，相度形势，於夷船往来之处设卡楼、筑砲台、资防守。并令澳屿渔户尽编保甲，以清盗源。

二年，抵盐法道任，捐备军需，优叙。粤匪犯湖南省城，调防岳州，躬励将帅，夜不解衣卧。剿临湘县土匪，获首逆杨兆胜等。复奉调防蒲、通，丁母忧，夺情留武昌。提督博勒恭武弃岳州，东槐请於巡抚常大淳，全调城外兵勇，亟发库藏励士气，尚可婴城固守。巡抚吝赏，不能用。城陷，东槐偕妻萧氏对缢死之，其女投井死，恤世职，谥文直。子四，均赐举人。

同与此难者：湖北按察使曹楙坚，江苏吴县人。豪於诗。道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主事，官科道时擒治妖道薛执中。江苏巡抚创议南漕改折，上疏力言其不便，事遂寝。汉黄德道延志，武昌县知县何开泰。延志，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开泰，字梅生，安徽凤阳人。道光三十年进士。

周玉衡，字器之，湖北荆门州人，本锺祥王氏，依外祖周，遂从姓焉。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四年，大挑知县，发江西。署会昌、龙泉、大庾，除龙南，调赣县。

又署宁都、新建，迁义宁知州。湖北崇阳土匪滋事，以协防功擢知府。二十五年，授南康，调赣州。咸丰元年，粤匪起，又以防守毗连粤境地方功进道员。二年，授吉南赣宁道。时广东土匪窜始兴，玉衡饬守备任士魁等协剿，歼擒甚夥。三年，剿泰和窜匪失利，坐褫职留任。以克复万安、泰和、搜捕龙泉等处馀匪，援剿广东南雄、韶州劳，复职。

五年，擢按察使，总理吉安军务。时粤匪由湘入赣，连陷郡邑。玉衡子江宁布政司理问恩庆適奉差至，遂捐赀募勇，率恩庆领兵三千馀分路进剿。先后复安福、分宜。攻万载，贼众二万拒官军，玉衡身先士卒，奋勇鏖战，恩庆继之，斩馘无数。

克万载，军威大振。贼由间道窜吉安，急率兵驰救，历数十战，斩馘数千。贼围城月馀，粮尽，死守，援不至。地雷发，城陷，犹巷战，手刃数贼，死之。恩庆亦遇害。

玉衡起家牧令，长听断，勤缉捕，有循声。及身在戎行，与士卒同甘苦，故人思效命。卒，年六十有六。诏视布政使例赐恤，谥贞恪，赏世职，祠祀吉、南、赣三府。子恩庆赠知州衔，赏世职，诏祀荆门。穆宗御极，追念殉难诸臣，各赐祭一坛，玉衡与焉。玉衡第四子炎，知府。剿匪泰和，阵亡，赠太仆寺卿，亦赏世职。

王本梧，字凤栖，浙江鄞县人。道光六年，由拔贡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分兵部，进主事。迁员外郎，充军机章京，擢河南道监察御史。奏言：“各省州县设常平仓，出陈易新，备民间水旱之用。近年州县乘出借名色，任意侵蚀，新旧交代，捏造册籍。非以无为有，即折银代穀。设遇荒歉，仓无颗粒。本年江西、湖北被水，皇上恩膏立沛，共拨银百数十万，两省州县未闻有碾动仓穀赈济之处。若非州县朦蔽转报，掩饰亏空，何至临事束手！请敕督抚将所属仓储若干，盘查足额，有缺照数买补。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本年秋收丰稔，常平仓穀，正可及时采买。民间村乡有原立义仓者，地方官为倡捐，晓喻绅士，踊跃乐输，不必官为办理，致胥吏之扰。”

允行。寻掌京畿道，疏陈水师营务废弛，请饬海疆督抚留意人材，力加整顿，条列六事，曰：战船宜坚固，战具宜精良，将弁宜激劝，兵丁宜振作，海岸宜防守，商船宜护送。帝纳其言。俸满，截取知府。

咸丰元年，授江西吉安府。时吉安戒严，饬属团练为备。郴州陷，贼氛逼，筹防益力。三年，贼窜扑南昌，本梧率兵驰援。七月，泰和匪起，闻警折回。偕赣南道周玉衡先后赴剿，行抵仓背岭，贼直扑吉安。本梧退保郡城，坐褫职留任。贼攻城急，本梧激励兵勇，登陴固守，相持五昼夜。贼麕集城外，肆焚掠，本梧愤甚，身先士卒，出城迎击。毙贼百馀，俘十馀人。守备岳殿卿拥兵城内不援。中贼计，兵溃，势孤力竭，犹手刃数贼，死之。赠道衔，赏世职，祠祀吉安。

陈宗元，字保之，江苏吴江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吏部主事，历郎中。咸丰二年，俸满用知府。三年，记名以道府用，授江西吉安府。吉安当往来之冲，先尝被陷，宗元至，疆吏以西南保障委之。五年九月，粤匪陷永新、安福，图犯吉安，宗元力筹堵剿。会按察使周玉衡率兵至，遂同克复二县，贼窜逸。

十一月，贼自袁州、临江回窜，别队更自泰和来犯，号称五六万。城中练勇及玉衡所部仅千人，绅民大惧，宗元慰勉之，分兵守要隘。越六日，贼至，扑城。宗元燃砲轰之，贼少却，知无外援，筑长围，日夜攻扑。宗元语玉衡及诸僚佐曰：“事急矣！非战无以为守。”会夜风雨大作，开城出击，毁贼营数座，杀千人，夺旗帜无算。贼恨之，攻益力，屡用梯冲、地道，俱不得逞。

相持半月，城中粮且尽，宗元周巡慰劳，勉以大义，妇孺感愤有泣者。十二月，宗元出与贼战，身被数创，血至足，屹不为动。城有缺口，宗元督勇填垛，行少疾，失足，自雉堞颠，折左股。蹩躠复上，若无所苦。遣使间道赴省告急，先后十八次，并绘援兵绕道地图，卒不应。六年正月，逆首石达开遣纠内应之贼，宗元屏左右，面与约，纵之。翌日，贼果偪东门，而宗元命发空枪，贼遂放胆，蚁附城下。宗元突鸣鼓角，枪弹矢石并下，贼不及退，死四五千人。

越两日，贼复大至，宗元偕玉衡及僚佐分门御之，方驰至东门指挥城守，而西城地雷发，裂数丈，贼蜂拥入，玉衡被戕，城陷。宗元率子世济挥刀巷战，与吉安通判王保庸、庐陵知县杨晓昀等，同时遇害。贼衔宗元深，割宗元父子首，悬东门城楼。计与贼相持者六十五日。其族父陈钰，姻亲周以衡，幕友李鸿钧、硃芬、硃华、杨福鬯、叶廷樑、蒋志澐及家丁王杞、王庆，并兵勇等四十馀人俱殉焉。宗元照道员例赐恤，予谥武烈。

世济，监生。城陷之前，宗元遣赴省，嘱曰：“此间旦晚不保，汝得我问，即奉母挈弟妹归奉大母，俱死无益。”世济既受命，已而复返城，城闭不得入，绕城号哭，乃縋而登之。自此寸步不离父侧，遇难时年二十一。

明善，字韫田，富察氏，满洲镶蓝旗人。父昌宜泰，河南开封知府，以濬贾鲁河有功於民，祀名宦祠。明善由笔帖式历步军统领、郎中。道光中，出为湖北荆州知府，输金修万城堤。继水灾，沿江郡县皆患潦，荆州独以堤固得安，众皆德之。

寻调武昌。咸丰二年，粤寇至，登陴助防守，势不支，城陷，率众巷战死。恤如制。

妾叶，闻讣自经死。

觉罗豫立，字粒民，隶满洲镶蓝旗。由户部笔帖式历员外郎。道光二十九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宽惠有恩，尤重甄拔人才。每遇府试及课书院日，坐堂皇，手自甲乙，至夜不辍，所取多知名士。咸丰三年，以失守府城褫职，仍留治军需。七年，克镇江，复原官。十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调总粮台。

十一年，贼攻省城，豫立偕府县官筹战守，城垂陷，豫立督亲军开城决战，刃及其肤，屹立不动。悍贼以砲击之，中额死。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优恤，并祀昭忠祠。豫立工书，善行草，尝集颜真卿多宝塔字，作诗数十首勒石，论者谓其人其字皆无愧真卿云。

世焜，字显侯，佚其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任江苏常州知府，以爱民称。咸丰四年，调扬州，当贼乱后，市井萧然。世焜至，辟草莱，招流亡，还定安集之，民气少苏。官廨已毁，借蒋氏园，颜其事曰三十六桂轩而为之记，曰：“百物凋残，此桂独盛，原吾民复苏，欣欣向荣，亦如此也。”明年，贼复渡江至，世焜知城不能守，誓死不去，率乡兵二百人登城，城破，巷战被执，劝之降，世焜绐以先释难民然后可，俟民去远，遽自刎死。

徐荣，字铁生，汉军正黄旗人，广州驻防。道光十六年进士，以知县发浙江。

历权遂昌、嘉兴等县，杭州理事同知。授临安，升玉环同知。保知府，权温州府事，招降洋盗庄通等二百馀人，授绍兴府。咸丰三年，调杭州，并护杭嘉湖道，创议海运章程。时临安、昌化、於潜土匪赵四喜等谋不轨，荣督兵剿灭之。四年，粤匪窜徽州，浙抚黄宗汉以皖南新隶浙江，中旨亦以“保徽即以保浙”为言，奏派荣督办徽防。荣扶疾至防，亲至箬岭，开壕遏贼，增设天心洞防勇。七月，剿贼櫸根岭，毙贼二百馀名。随诸将克建德、东流两县，复败贼尧渡。十一月，移驻祁门，遍谕居民团练设防，共相保卫。以粮运难继，撤兵回浙。安徽学政沈祖懋以徽防紧要，奏请留办。五年正月，升福建汀漳龙道。

先是粤匪沿江上窜，由石埭之流离、雾露两岭分窜羊栈岭，入踞黟县。时荣尚未赴任，即率师往渔亭防剿。二月，连败贼，歼二百馀。嗣贼众纷至，援兵未集，荣率其子虑善与署严州同知裕英等出战，身受刀矛重伤，殁於阵，年六十有四。用正三品例赐恤，於渔亭建专祠，以同时殉难之都司许上达、歙县知县廉骥元、候补按察司知事张颖滨及阵亡各员弁附祀。妾伍，迎丧回寓殉难，亦予旌表。

荣律己甚严，恆以“行无悔事，读有用书”二语自勖。守杭时，以时局多警，命凿井署中，语家人曰：“此即古人止水亭也。有变，吾即死此！”卒践其言，以剿贼而亡。

郭沛霖，字仲霁，湖北蕲水人。少年即以经济自负。道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授编修，累迁左赞善，记名道府用。官翰詹时，讲求河务，时各衙门保送河工人员，沛霖与焉。既抵工，咨询详尽，谓治河宜识土性，宜合者合，宜分者分。因势利导，则不为害而为利。檄管丰工兼引河工程，昕夕在工，与弁卒杂作。凡占数之增减，松缆之尺寸，极微极琐之事，无不斟酌至当。力主引河宽深，俾掣大溜，濬下游安东二塘、云梯关、老鹳河等处，先修决口上下之险工，全启各闸洞，以分水势。缓进占，缓合龙，以期步步追压到底，为一劳永逸之计。议不尽用。

咸丰三年，以道员留南河，寻署两淮盐运使，授江苏淮扬道，仍兼署盐运使。

时淮南引盐道梗，盐场尚完善，诏两江总督怡良饬沛霖移驻通、泰適中之地，悉心经画。沛霖遂驻泰州，督销引盐。

六年，贼再陷扬州，泰州戒严，沛霖募勇五百，集城、乡团勇二万，督属筹防。

建议请江苏布政使雷以諴移驻湾头，防贼北窜。帮办军务詹事府少詹事翁同书移驻瓦窑铺，为自守有馀、进攻亦便之策，扬城旋复。淮南旱，沛霖请留淮北折价洎画提甲寅纲协贴，抚恤各场。招徠殷户殷灶，赴盱眙等处买米麦平粜。七年，奏派督办里下河七州县及通、海二州团练。时江阴靖江水勇经费无出，有议设卡江北各港令自行抽釐者，沛霖力陈其弊，事遂寝。有以淮南税课造报不实闻者，诏毋庸署理运司，令总督何桂清等查参，以新任未即至，暂缓交卸。

先是淮南之旱也，言者请堵八坝资灌溉，命桂清等详查酌办。沛霖力言：“下河七州县众水所归，潦者其常，旱者其偶。上年东南数省大旱，下河尽涸，此数十年一见，不可以常理论也。然如高、宝两邑，近居运河堤下，并未成灾，而田产稻米，犹能以其馀接济邻境。咸丰三年，前大臣琦善统兵至扬，尽启八坝，馀悉缓堵，以为设险御防之计。是年十一月，扬州东路兵溃，六年三月，逆贼复陷扬州，终不敢越湾头、万福桥一步，是未堵各坝足以扼贼之明效大验。今日贼氛未熄，民力已殚，与其糜无益之费以病民，曷若留可守之险以防寇？现在大兵环攻瓜镇，奔窜可虞，正宜留八坝以扼逆贼北窜之路。”桂清据以覆奏，诏从之。

桂清等旋以查明淮南税课无以多报少情事上闻，九月，偕江宁布政使杨能格办扬州东路团防，自募勇千二百人驻仙女镇，与毛三元、三岔河营策应。十一月，随大军克瓜洲、镇江，桂清饬沛霖移驻扬州筹善后。八年八月，伪英王陈玉成攻陷浦口，天长，仪徵相继陷，贼大股径趋扬州。沛霖督众迎剿，力不足，遂渡河至仙女镇，招集溃卒，促援兵为复城计。適提督张国樑渡江来援，沛霖率兵助之，扬州寻复。大臣德兴阿劾沛霖先期逃避，诏褫职查办。又以沛霖专办扬州善后，与寻常兼辖不同，仍敕刑部拟罪。嗣允大臣胜保、巡抚翁同书疏调，准发安徽充定远大营总文案。捻逆数万来攻，偕知县周佩濂婴城固守。贼围数匝，適已革副将卢又熊援兵至，夹击大捷。

九年六月，捻匪张漋又纠陈玉成众数十万再攻定远，沛霖分守小东门，又熊以贼众兵单拔营去。总兵惠成出战不利，沛霖督众严守八昼夜。十八日，力惫回寓，齧指血书“正大光明自尽”六字於壁，复乘马出，提刀巷战。贼四面纵火，悍贼从后刺之，伤足坠马，阵亡。事闻，复原官，恤世职。寻俞定远士民请，建专祠。沛霖服膺昆山顾炎武之学，兼通术数。尝言岁在甲子，金陵当复，并自知死难年月。

著有日知堂集等书。

时同守定远者，为候补知县王培荣。培荣，湖北罗田人。尝在籍与举人熊五纬练团剿蕲水土匪，五纬战死，培荣中二十七创，不退，卒复蕲水县城。与沛霖同时殉难，尸失，家人即以从前所遗中创血衣葬之。

硃钧，字筱沤，浙江海宁州人。由廪贡生捐同知，发江苏，历办海运出力，奖擢知府。咸丰七年，奏补苏州府。十年，护理按察使。时粤匪犯浙江，吴中大震。

钧募勇团练，严诘奸宄，人心少定。四月，贼由常州猝逼苏省，钧昼夜登陴，誓以身殉，而外无援兵，知事已去，乃先令居民迁避。城陷，率众巷战，身受数十创，力竭，投井自尽。恤赠太常寺卿，给世职。后以钧在官多善政，建祠苏州。

把总钱贵升，元和人。故业织，入赀窜名尺籍中，檄守娄门。贼破阊门入，贵升未知也，遇二贼城壕，尚衣冠诘之。贼诃之降，拔佩刀斫一贼，贼群至，乱斫死。

从者什长张义，同与於难。

时江苏巡抚徐有壬既殉节，其族弟名曾庾，字裕斋，道光举人。官工部，来寓巡抚署。建议请兵居城外，民守城内，有壬不能用。城垂陷，有壬促曾庾出避，慨然曰：“兄能死忠，弟独不能死义耶？况弟亦曾忝一官者耶？”自经死。

萧翰庆，字黼臣，湖南清泉人。咸丰元年，从都司徐大醇讨贼广西。大醇死绥，翰庆冒险扶榇返。三年，侍郎曾国籓治水师，翰庆投效营中，屡叙至千总。四年夏，争红旗报岳州捷，国籓奇其文雅，询为读书士，改叙从九品。以随剿粤匪功，屡擢至直州判。七年，武昌克复，超晋知府，随提督杨载福等克九江。鄂督官文疏留鄂省，统带龙坪以上至汉口水师。九年正月，会陆师援湖南，时贼首石达开自江西道郴、桂围永州，水师抵祁阳，沿江皆贼垒。翰庆躬入小河，乘舢板督战，平之。总兵周宽世与贼战长叶岭，水师夹击之，贼大败。诏以道员记名简放。

十年，浙抚罗遵殿奏调楚军援浙，翰庆与遵殿子忠祐有旧，遂请行。仓猝无现兵，得唐训方旧部训字营四千人，益以降卒二千驰赴之。抵皖，而杭州已陷。时左都御史张芾方治徽、宁防务，留翰庆办贼。攻石埭、太平，克之。方进攻池州，而常州促援，乃分降卒围池，自帅训字六营、亲兵三营行。途次闻湖州被围，乃改援湖，以湖州为皖、浙咽喉，弃之，则两浙溃烂。行抵礼义桥，悍贼突出截桥，战胜之。日暮大雨，所部持仗立风雨中。平旦启行，距湖州四十里，甫半，贼大至，且战且进，抵同心桥，贼来愈众，围数重。参将吴修考、邓茂先战死，翰庆血战良久，力竭死之，年三十有四，谥壮节。

黄辅相，字斗南，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用知县，分广西。权陆川、博白县事，以捕盗著能声。江南提督张国樑者，原名嘉祥，本盗魁也，纠党寇博白，势张甚。辅相率练败之，获其酋。三十年，权横州知州。时南宁各州县盗贼蜂起，辅相招降数股，以贼攻贼计走之。巨盗王斌，号九江三者，与其弟九江四大举入横之陶圩，辅相调团勇，会提督向荣合力兜击，擒九江三兄弟，毙贼三千有奇。博合圩附近十馀村，贼蚁聚，民多从逆者。辅相声言阅团，召诸生闵麟书等语之曰：“官不能除害，是尸位也；绅不能卫乡，是虚生也。尔等岂无意乎？”因泣。诸生皆泣，誓歼贼。

咸丰元年二月，辅相从十馀骑至那阳，麟书等以团勇八千一夕至，围陈山，贼遁独竹，背倚高山。率死士攀藤下，火其巢，擒斩甚众。馀党窜上石，地险，不利仰攻，坚守困之。贼粮尽，突围出，追击之，先后殪贼数千。初，贼酋之降也，辅相察其诈，阳与羁縻。至是阴遣诸生杀之，横境以安。以出奇制胜，擢直隶州知州，旋授镇安府知府。五月，贼纠众扑州城，麕集南岸，辅相密令诸团分扼水陆要隘，遣子韶年率练伏村东。夜半，以火具自大道攻入，别遣劲卒五百由小路抄袭，贼奔溃，毙无算。馀匪跃入舟，守者截而焚之，悍贼数千无漏网者。横州肃清，赏花翎，并赏韶年六品翎顶。十二月，改权南宁，兼权左江道。

二年春，艇匪自梧州连陷桂平、贵县，图犯左江，辅相率四百人驰抵横州，斩其先锋，贼震慑不敢入境。勇目潘其泰与土贼有隙，贼假杀其泰名攻南宁，辅相坚守百五十日。城中粮垂尽，毁铜锡器为砲子，力战，围解。四年秋，权右江道，以巡抚劳崇光荐进道员。

五年，广东贼李文茂围浔州，犯武宣，署知县硃尔辅以澛滩为北河要隘，自督兵屯守，乞济师。崇光檄辅相统水师驻武宣之碧滩，与澛滩犄角。贼分水陆来扑，迎战屡胜，艇贼何松亭率党就抚。八月，文茂陷浔州，屡攻澛滩，击退之。

六年二月，以饷绌撤澛滩防兵，贼麕至，粮尽援绝，势岌岌。辅相连牒布政使乞饷，不报。复遗书桂林守李承恩，沥陈四难四易，使闻於巡抚，有“力竭心殚，惟以一死报国”之语。未几，兵士果以饥譁，贼党潜结土匪内应，开城纳贼。辅相督外委吴锦兰等巷战，格杀数十人，贼乘夜冒雨大至，署浔州营副将福格暨锦兰皆死之。辅相受创被执，绝粒骂贼，仰药死，贼弃尸於江。辅相才略足办贼，时有旨调引见，而殉难事闻，赐恤如例。

孔昭慈，字云鹤，山东曲阜人，至圣七十一代裔孙。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广东饶平县知县。忧归，服阕，发福建，署莆田、沙县。摄兴化通判，授古田县。二十八年，调闽县，进邵武同知，移台湾鹿港。时南北匪徒洪恭等陷凤山，知县王廷幹、高鸿飞相继死，郡城岌岌不保。昭慈闻警，航海赴援，协力守御，歼擒甚众。咸丰四年，擢台湾府知府，督捕馀孽，次第荡平。进道员，备兵台、澎，加按察使衔，兼督学政，以助饷加二品衔。在台五年，威信大著，外裔内番悉畏服。

同治元年，彰化乱民戴万生等纠众结会谋乱。昭慈侦知，督兵驰抵彰化，部署未定，变起仓卒，城陷，巷战，力竭不支，殉节文庙先圣前。

昭慈为政，兴利剔弊，不遗馀力。莆田俗好斗，推诚谕禁，劝以惩忿保身，治正凶不少贷，民惮法罢斗。邑多孔氏寄籍，为创立义学。沙县土利艺茶，少耕植，游民竞逐末，暇则事攘夺。为拔茶禁之，而农桑始兴，至今利赖。所至停采买，革津贴，捐粟平粜，多损己益民。尤爱才，重林文察材略，白其复父仇可宥而荐之，杀贼立功，官至提督。治盗严明，诛止其魁，盗之良者，或重其贤而避之。殁后，匪为敛殡归丧，愧叹曰：“吾辈负孔使君矣！”卒，年六十八，恤世职，谥刚介，於立功地方建祠。

徐晓峰，江苏东台人。初由供事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剿办安徽捻匪，奖六品顶带。

旋署蒙城县知县，有惠政。时颍州府捻氛不靖，给事中袁甲三檄晓峰剿办，先后获其酋马文俊、邓大俊、马在陇、马九、陈建中等。馀匪麕聚阜、亳交界，复擒捻首李致文於阵。剿匪涡河，匪众凫水来扑，晓峰领队堵截，贼砲从马腹过，马惊蹶，颈背皆伤，复上马截击贼渡河者，歼焉。

粤匪扑颍州府城，甲三复檄晓峰赴援，御之南岸河上，歼匪毁船。匪於滁州驻马河扎营为久踞计。晓峰改装潜探，随按察使恩锡分三路进剿，毁贼营三座。窜林母圩，复偕都司刘鹤翔等剿败之。又随庐凤道张光第追剿粤匪於高旺街，贼溃，追败之。乌江贼分队袭后路，於大雨中麾众痛击，擒伪司马等五人。匪由江宁镇下窜，阵斩伪佑天侯富姓、伪右四丞尉张盛林等。

咸丰七年，亳州捻匪刘老渊等窜扰李八庄等处，晓峰督兵攻剿，毙贼百馀，生擒三十馀人。攻破宗圩匪巢，邓圩贼内讧，被胁男妇闭门乞命，缚匪首李寅、悍贼刘破头等三十五人。姚圩贼二百馀人亦降，遂平两圩。著名巨贼，悉数就诛。王圩捻匪复踞河抗拒，晓峰乘夜进攻，难民内应，遂擒匪首王绍堂。乘胜收复东面七圩，宿州以南，一律肃清。五六年间，晓峰於剿办捻、粤各匪，战功独著。由知县历保知府，至是擢道员，记名简放。旋授福建汀漳龙道，同治元年，赴任。

三年二月，檄署按察使，督全省军务，守延平。粤匪馀孽窜粤，闽防解严，七月，还漳州道任。贼复由粤窜闽，守漳者仅练勇二百五十人，贼遂勾结土匪攻城。

无备无援，九月十四日城陷，晓峰被执，死之。妻王氏闻城破，知晓峰必死，先绞其女，亦自经。恤赠内阁学士衔，给骑都尉世职，复以“晓峰从戎豫、皖由军功洊升监司，自军营回任，甫及旬馀，仓猝被害，最为惨烈。妻女皆以身殉。忠孝节烈，萃於一门”褒之，於死所建专祠。

晓峰初从甲三军，与马新贻同幕，新贻谓晓峰杀气满面，目光灼灼射人，终当以义烈见。及被贼执，备受凌虐，叱跪不跪，劝降不降，书其禁锢壁间有云：“壮志未酬，君恩莫补。取义成仁，臣心千古。”又绝命辞二章。寻予谥刚毅。

袁绩懋，字厚安，顺天宛平人，原籍江苏阳湖。父俊，道光九年进士，官河南知县。绩懋，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以一甲二名授编修，散馆改主事，分刑部。旋丁父艰，服阕，授例以道员赴闽。时漳、泉初下，好事者欲多杀以邀功，而清查叛产，尤多诬陷，人心汹汹，将复叛。总督庆端檄绩懋往治其事，至则集众於庭，取叛册焚之，胁从者皆获免，人情大安。皆曰：“使君活我！”事竣，委赴延平府会办军事，即令署延建邵道。

粤匪时窜邵武，势张甚，绩懋亲督军士，夜扑贼营，贼惊溃，追斩悍酋数名。

贼大愤，鸠众出儳道陡截之。我军既寡，又军实未备，战不支，乃退守顺昌。防军仅数百名，相持月馀。有劝之弃顺昌、守延平者，绩懋以：“顺昌为省垣屏蔽。顺昌不守，则贼长驱直逼省城，大势去矣！且数万生灵，视我进退为存亡，敢轻去耶？”

於是守益坚，贼不得逞，乃潜隧城，实火药，地道发，城陷，贼蜂拥进。绩懋知事去，躬率死士战西门，连刃数贼，贼以骑突之，仆地，引刀自杀，刺不及，贼执而去，刃乱下，醢而死。时咸丰八年九月十二日也。事闻，优恤，赠按察使，入祀京师及阵亡地方昭忠祠，世袭骑都尉。嗣常州、顺昌奉特旨建专祠，追谥文节。子学昌，官至湖南提法使。

绩懋性通敏，书过目辄成诵，号称淹雅。著有诸经质疑十二卷，通鉴正误十卷，汉碑篆额考异二卷，味梅斋诗草四卷。

杨梦岩，湖南凤凰人。诸生。入田兴恕幕。咸丰六年，兴恕率虎威军援江西，勇果名天下，梦岩实赞助之。累功由县丞擢同知。兴恕奉命援黔，以梦岩综理营务。

时苗酋杨龙台煽惑诸苗，出没不时，以思南、石阡为尤甚。梦岩与田兴奇、沈宏富等焚剿之。会梦岩晋保道员，遂自领一军扼守思南。

同治元年正月，石阡贼来攻，与副将吴通才犄角扼守，会援至，贼败走。二月，梦岩帅师次浮桥，贼分道来攻，通才战死，梦岩极力鏖战，贼卒败走。三月六日，贼复数倍来攻，更番迭进，累日夜不休，营忽陷。梦岩奋臂大呼，持矛入贼阵，刺杀数人，身受十九伤，力竭死之。照布政使例赐恤，於思南及原籍建专祠。

邓子垣，字星阶，湖南新宁人。咸丰初，以诸生从同邑刘长佑剿贼江西临江、抚州、新城，与湖南永州、宝庆，皆有功，累保知县。石达开走贵州，窜广西，还窥义宁，子垣与参将江忠朝自武冈趋扼全州，为东安、零陵等属屏蔽。贼由灵川渡河窜杨梅坪，又偕忠朝壁界首。贼掠道州、永明、江华而东，自蓝山趋桂阳、宜章，又从江忠义转战数百里，杀贼殆逾万。忠义病归，子垣与忠朝代领其众。十一年，贵州铜仁、石阡、思州、松桃、天柱、工卩水贼窥湖南，檄子垣赴黔会剿，同治元年，屡破之，晋知府。复檄援广西，攻桂岭贼巢，环击三时，毁其砲台，擒斩甚众。

贼党廖永贤惧，原输诚为内应，官军分薄内壕，掷火焚烧，永贤开西闸纳军，遂克桂岭要隘。进捣莲塘贼垒，逆首张高友、陈士养恃险抗拒。悬重赏，募死士，潜由内货村僻径，扪萝攀葛出贼背，破其西栅。翼日复进攻，悍贼由山涧夺路奔，督军截击，斩张、陈两贼，擒歼及坠岩死者无算，馀众乞降。莲塘平，以道员侭先选用。

三年，粤贼窜江西，陷新城，子垣会诸军破走之，新城复。巡抚沈葆桢以捷闻，命以道员留江西。时贼分踞金谿、东乡、宜黄、崇仁、南丰各城，而崇仁之贼尤悍，增垒城外，为负嵎计。子垣张两翼横冲之，城外贼溃，窜潘桥、秀才埠。城贼出犯，再击败之，直逼崇仁城下。贼聚悍党许湾，遥为声援，提督鲍超破之。子垣乘势复崇仁，赐勇号。

五年冬，率精捷营助剿贵州苗匪，驻军工卩水，会攻颇洞老巢。寨头苗党数万来援，逆击败之，径捣颇洞，山高寨险，不能下。选趫捷精勇，携药逾岭，入巢纵火，自督军登山猛攻，毙苗数千，山谷皆平，遂克颇洞。叠破甘林、杉木等屯，由记名岩直趋茂林坡，尽毁碉卡，追击至传水寨，赭其巢。黎平、靖州肃清。以粮运不继，壁清溪。时按察使黄润昌率军来会，分饷哺之，约进攻。八年正月，破文德关两路口各隘，师益进，合攻镇远府、卫两城，克之。连破牙溪、田坝、黄蜡坡等三十馀屯。润昌欲乘胜由东路疾攻，命营务处罗萱，偕子垣驰谒布政使席宝田请济师，宝田遣提督荣维善助之。三月，进规施秉，逆酋包大肚据巢死守，力战，毙苗千馀，拔施秉。复破白洗等寨，进图黄平。

黄平州，滇、黔孔道也，蜀兵援黔，辄为所阻。润昌议通此道，时维善军战久，疲，请休息，萱亦以苗众道险劝留屯，润昌不可，师遂进。道出黄飘山，中伏，子垣荡决数十次，地险，不能出，中砲死之，诸军皆败。语具荣维善、黄润昌传。优诏赐恤，原籍及死事地方建专祠，谥壮毅。

罗萱，字伯宜，湖南湘潭人。父汝怀，芷江学训导，著有湖南褒忠录。萱少警悟，工诗、善书。弱冠为诸生，总督贺长龄、教谕邓显鹤咸器之。咸丰元年，粤贼犯湖南，萱倡乡团，习技击。四年，曾国籓帅水师东下，辟掌书记，贻书极推重。

从克武汉田家镇，叙训导。国籓进图九江，水师失利，萱仅以身免。国籓重整水师，屯南康，皆策马相从，调护诸将，各当其意。六年，石达开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垣孤悬，萱从国籓单舸赴南昌，达开稍引去。国籓檄萱领江军三千人攻建昌，复檄助攻抚州，合攻瑞州。破沿途贼卡，击走靖安、奉新守隘贼。当是时，城贼数万日伺隙，九江贼复率二万来援，萱与刘腾鸿等坚垒严阵以待，八战皆捷，江西军始振。论功擢知县。腾鸿喜攻坚，萱引孙子书戒之，不听。腾鸿克瑞，竟以创死。

假归，湘抚骆秉章檄治团练，粤抚郭嵩焘嘱创水师，皆不肯久留。自以文士，不欲弃科举，屡应省试，卒不遇，益肆力於学。寻与知府刘德谦领威信军防郴，会霆军叛勇掠茶、攸间，萱与德谦败之，遁入粤。进屯乐昌，当事命增募一营，号威震军。贼平，累功晋同知。按察使黄润昌奉檄统万人援黔，润昌与萱同邑，邀与俱。

萱综文案，兼营务处。每昼出领队，夜归削牍，以克镇远府、卫二城功，迁知府。

进规施秉，连战皆捷。黄平之败，与文武将领十八人同死之。恤赠太常寺卿，附祀黄润昌祠。

萱性澹泊，从军十数年，不图仕进，而耽学弗倦。著有仪郑堂文笺注二卷，粤游日记一卷，蓼花斋诗词四卷。

侯云登，河南商丘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由内阁中书洊升刑部郎中。咸丰六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奏言：“皖、豫接壤，向有捻匪，自粤匪北窜蒙、亳，捻匪乘之蜂起。捻首张洛行更句结苏添福等，合为一股，所过荼毒，蒙、亳迤北，归德以东，数百里几无人烟。一误於张维翰，而永夏受困，马牧被焚；再误於武隆额，而贼扰掠归、陈。武隆额虽撤归巡抚英桂调遣，并张维翰迄今未闻撤参，且其营勇，多杂匪类。今邱联恩军亦溃败，归德决河未堵，防备綦难。傥捻匪逾河而北，句结东省灾民，其患甚大。查匪逾十万，扰及四省，惟赖兵力兜剿，而调集需时。莫若以勇济兵，请於皖、汴、苏、鲁接壤之区，设立勇营，简员督办。本年二月间，命已革左副都御史袁甲三随同英桂剿办捻匪，请即加以卿衔，责令募勇。其於劝约乡团、捐办勇粮，必能悉心筹画，次第举行。拟办法四条：一，酌保文武，劝惩悉照军营之法；一，审度地势，择要安营，与官兵互相策应，遏贼北窜；一，急筹粮饷，请先由粮台拨给，并四省就近州县动项奏拨，仍劝捐以资接济；一，明定赏罚，认真训练，以严纪律。”等语。疏入，朝廷颇韪其议。

九年，掌京畿道事务，授给事中。又言：“捻匪蹂躏豫境二十馀州县，仍分股四出焚掠，扰及直、东边境。虽有关保、博崇武等军，兵力过单，马队未能精壮。

傥贼再蔓延，非独豫省全局不保，直、东亦防不及防。救急之法，惟有直、东两省防兵并力进剿，并请催副都统巴扬阿将所带马队赴豫，与关保合军剿办。并请令副都统德楞额统军由归德探贼剿击，必可制胜。再东明、长垣已无匪踪，请令直督将所派东明、长垣之兵，出境协剿，以壮声威。豫省肃清，直、东南路，不待设防，均可无虞矣。”十年，授甘肃宁夏道，同治元年，陕回倡乱，灵州被围，佐领富隆阿援军战失利，云登督兵勇进剿，斩馘无算，围立解。护督恩麟上其功，加按察使衔，赏花翎。

时宁夏令彭庆章屡请散团，云登以回性险诈止之。恩麟檄云登开城纳降，庆章暗为回匪内应，变猝起，云登率兵巷战，被执不屈，死之。子锡田同遇害。

黄鼎，字彝封，四川崇庆州人。以诸生倡办团练。同治元年，粤匪犯叙永，鼎率所部，佐官军击破之，叙功授教谕。二年，复新宁。松潘番乱，总督骆秉章檄鼎募蜀中骁勇士，得五百人，为蜀军彝字营。会四川布政使刘蓉巡抚陕西，檄鼎以所部从。时粤寇扰汉中，伪启王梁成富据南郑，分兵陷诸州县，且东侵兴安境。鼎会陕军分道讨击，尽复诸城邑。

三年二月，汉中土寇曹灿章召滇贼蓝朝柱自川北进犯陕南，前锋至松花坪，将越秦岭而北。檄鼎率所部邀击，遇贼七里沟，大破之，转战八十馀里，擒斩殆尽。

是役也，鼎所将才千人，破悍贼数万，号奇捷。朝柱党悉平。四月，破灿章於八里坪，获之。

梁成富南寇襄樊不利，引而北入兴安境，山南三郡悉戒严。鼎闻警，自汉中东援，而贼已出山，焚掠鄠县，遂渡渭而北。鼎率师沿渭追击，贼不得逞。是时蜀寇西北犯阶、秦，谋出山窥兰、巩，秉章急召鼎屯毕口。四年正月，大会诸军，进师阶州，力战抵城下，督军以地雷轰城，诸军填壕树梯而上，斩伪昭武王蔡昌荣於阵，贼乞降，遂复阶州。

十二月，蓉合诸军三十馀营，与捻首张总愚战於浐桥，鼎以所部横贯贼阵，歼毙甚众。会天大雪，药绳皆湿，军士殭冻，贼突以万骑穿湘军阵，统将萧德扬兄弟三人皆战死，军大溃。鼎以千人凭原为异军，湘军既熸，贼悉萃於鼎，围之数十重。

夜三鼓，贼少疲，鼎乃结圜阵，骑兵居中，步卒环外，以矛护枪，力战，突出。乡晨，贼傅城东关，意鼎已没，忽睹彝字旗，大惊。鼎麾军迎战，败之，贼始退。是役也，微鼎，西安城几危。

六年四月，败贼於大荔、朝邑，捻寇稍衰，而叛回复炽，犯凤翔，游骑及省城西郊。鼎移师进击，累破之，斩伪元帅一。贼东走，据富平张家堡，鼎追击，夜袭其垒，斩馘无算。贼由临津南渡渭，觊入南山，鼎悉力拒之，贼不得西。十月，会诸军追贼至三原，旋移援汧阳，率步将韦占雄、徐占彪等先登陷阵，大破贼黄里铺，追击至五里坡，又败之。

七年，贼窜甘肃之灵台，犯泾州，西安迤西，汧、陇、乾、邠间，无虑皆为贼据。鼎率所部为游击军，随贼上下，相持数月，大小数十战，累克坚巢。甘贼与陕回合，悉众来犯，鼎复大破之。鼎以战功由教谕累擢至陕西道员，赏二品顶戴，两赏巴图鲁勇号，至是授陕西陕安道，未之任。

八年，回酋陈林等纠大众来犯，鼎率所部严阵以待，贼不得进，譟而走。鼎追击十数里，泾、庆贼悉平。初鼎督泾州赈，抚屯田，广为招徠。至是泾州得民屯十三万亩有奇，营屯五千有奇，镇原得民屯十三万有奇，平凉、崇信各有差，军益饶富。甘肃土寇张贵为乱，鼎一鼓平之。

左宗棠会诸军进攻金积堡，堡，回酋马化隆伪都也。化隆遣将据固原，抗大军，鼎大破之，复其城。贼走狄道、河州，复击败之。捷闻，赏内府珍物。九年，金积堡未下，湘军大将刘松山新战殁，军事方棘，宗棠檄召鼎会固原提督雷正绾赴援。

军抵牛头山，山峡狭隘，为金积堡第一门户，贼恃为天险，鼎力攻拔之，连下数十垒。复攻马家堡，环围三面，缺其一，设伏以待。贼果由缺处遁，伏发，贼大败。

进傅金积堡，尽毁附近小垒，师集堡下，昼夜环攻，遂克之。化隆父子伏诛，馀党悉平。以功赏黄马褂。十三年，移防陕北，旋丁父忧，诏夺情留军中。光绪二年六月，部将汤秉勋以不给四川咨文之嫌，突起刺之，遂卒於军。

鼎治军素严，在防所招集流亡，开垦荒芜，修濬堡渠，兴学课士，得军民心。

其屯军汉中也，曲阜孔广铭落拓废寺中，鼎军行经其寺，睹广铭题壁诗，异之，召与语，叩所学，大悦，遂延入幕。鼎军所乡有功，半广铭策也。

陈源兗，字岱云，湖南茶陵州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翰林，授编修，旋授江西吉安府。先是源兗妻易氏以源兗遘疾几殆，籥天原以身代，刲臂和药饮源兗，源兗以愈，易氏旋病卒。同乡公举孝妇，请旌於朝。源兗適召对，宣宗垂询及之，遂有是命。以回避原籍调广信，母故，去任。服阕，简放安徽遗缺知府，补池州。

咸丰三年，粤匪自桐城窜扑庐州，巡抚江忠源檄源兗赴庐协守，贼架云梯薄城而登，源兗守大东门，屡卻之。贼复穴威武门为隧道，伏地雷，官军迎掘之。寻水西门地雷发，轰塌城垣数丈，急抢筑，城卒完。时陕甘总督舒兴阿奉命统兵万五千人来援，屡战不利，贼连日攻益急，城中饷乏兵疲。十二月，贼复穴水西门隧道攻入，源兗自东城驰救，至则江忠源已战殁，遂赴文庙自经死。先尝与所亲谒文庙，徘徊庭树，谓“事亟吾且死此，以无负先师杀身成仁”之训，盖死志素定云。

瑞春，字慰农，姓鄂济氏，蒙古正蓝旗人。由笔帖式洊升理籓院郎中、军机章京，擢湖州府知府。治尚宽平，有瑞佛之称。湖城危急，与副将鄂尔霍巴、郡绅赵景贤激励军民，婴城固守。景贤主湖郡乡团，多专擅，瑞春无所忤，尝曰：“赵兵睢阳之俦，我其为许远乎？”城陷，西门火起，朝服升堂，贼至胁降，大骂不屈，被害。母章佳氏及妻、妾、二子、子妇皆死於难。

鄂尔霍巴，字斐堂，满洲正白旗人。起家侍卫，出为湖州协副将。湖州初次解围，上守城功，鄂尔霍巴以属邑失守自劾，时论伟之。饷粮久匮，困甚，以衣物质钱自给。每围急，身出巡城，而闭妻子於后堂，外环火药，戒家人曰：“有不测，即举火，无污贼！”如是者屡矣。及城陷，在北城督战，策马回署，则贼已入事。

手燃火绳，药发，阖家轰死。

时署乌程县事者为许承岳。承岳，字柱山，湖南宁乡人。由县丞擢署县事，誓与瑞春死守。千总熊得胜以搜米扰民，涕泣阻之，得胜开东门降贼。承岳即骑马归署，手刃二女，自缢於官所，妾钱氏从死。

潘锦芳，湖州人。城围久，赵景贤以江苏巡抚驻军上海，作血书乞援，募能犯围出者。锦芳时老病，家亦卖酒小康，独激於义愤，请行，展转得达。议以松江提督曾秉忠率水师绝太湖而西，为外内合攻计。湖贾之在上海者，且聚赀钜万饷之。

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变，锦芳流涕曰：“老夫出城时，粮将罄矣。兵一日两粥，民食草根树皮，空巷敝庐，死亡枕藉。其幸存者，数老夫之行，旦暮待援，惧不相及。城外贼如麻，登高叫呼，兵则凭堞应答，岌岌将为变。乡人之贾於此者，念在围亲属，其愁迫何如？独恨水师无翼而飞耳。彼尼之者，何不仁乎？呜呼！吾不复见赵公矣。”抵案大呼，呕血以死。

廖宗元，字梓臣，湖南宁乡人。道光二十年进士，以知县分浙江，任仙居、德清等县，有能名。权归安，粤逆自广德进窥湖州，宗元建议：“湖州四面阻山，有险足恃，且城多富室，粟刍无虞。今宁国虽溃，营将田宗升、杨国正皆宗元乡人，若给以糗粮，可使为我固守。”知府从其言，悉以防务属之。贼至，出击。贼知有备，引去。会苏、常、杭、嘉诸府相继陷，贼复扰湖。道员萧翰庆阵亡，宗元收其溃卒，入城饷之。明日出战，大捷，贼败走。有以蜚语上闻者，解任听勘，事得白。

会伪忠王李秀成陷金华、处、严诸府，浙抚王有龄因檄宗元署绍兴府。时浦江、义乌、东阳皆不守，绍兴戒严。既受篆，议调外江砲船入内港，勿为贼有；议设水栅，以断贼道；请徵团防勇丁入城：均为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所阻。九月，宗元令营将何炳谦率水师出击，战殁，败卒归伍。富绅张存浩等挟捐输之嫌，诬其通贼，殴伤宗元，履谦置不问。贼果由浦江入诸暨，夺外江砲船，渡临浦，陷萧山，以扑绍兴。履谦率姚勇走上虞，有开门迎贼者，城遂陷。宗元朝服坐公堂，骂贼不屈，死之。诏以：“宗元力筹防守，严催富户捐输，致被富绅张存浩等诬殴，旋复御贼捐躯，城亡与亡。实属大节凛然，深堪嘉悯。照知府例优议给恤，并於死所祠祀，以彰忠荩。”给世职。

刘体舒，字云岩，云南景东人。道光十三年进士，用知县，分直隶，授广宗。

二十一年，拣发广西，署养利知州，除融县。进直隶州知州，授郁林。咸丰四年，权浔州府事。时艇贼梁培友、大口昌纵横水面，闻体舒至，就抚，已而叛去。纠贵县贼赵洪、李七等众数千犯郡城，体舒督兵登陴守御，更番出击，分兵截归路。战西关，擒斩千七百馀级，贼遁。追至河边，毁贼船数十，馀匪仍退据贵县。巡抚劳崇光奏荐堪胜道府任，进知府，寻授思恩，权浔州如故。

五年，广东贼季文茂等溯江西上，犯浔州，培友等与之合，贼万馀，昼夜环攻，绝城中运道。七月，穴地攻小南门，陷其郛，贼蚁附上。官军奋击，矢石雨下，毙贼数百，体舒血书乞援。八月，按察使张敬修、参将尹达章自平南督水师至石嘴，战失利。贼诇知粮尽援绝，攻益急，官军饥疲不能拒，城陷。体舒暨桂平知县李庆福、卸县事舒桦均被执不屈，死。经历宣元烺自缢，典史沈廉赴水死。体舒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庆福等赐恤有差。

李保衡，浙江会稽人。由训导捐同知，分贵州。同治元年，署普定县知县。时贞丰回匪陷归化，延及县属白岩、沙子沟，击败之。粤贼偪安顺，保衡筹防，获间谍，得贼情，豫为备，贼不得逞。贼何二窜扰，又督团兵兜击，歼贼数百，境赖以安。三年，调署镇宁州知州，明年，署兴义府知府，时回酋金阿浑据新城，阳反正，阴蓄发，怀异志。保衡率敢死士数十，径抵城下，呼之出，示以威信，阿浑感服，薙发就抚。降酋马忠署安义游击，拥兵骄恣，侵知府权，纵部卒虐民。保衡规之曰：“既反正，当图晚盖，奈何若此？”忠为敛迹。流亡归集数百户，总督劳崇光疏荐保衡政声卓著，擢知府。丁父忧，奏请夺情留任。

五年，以贞丰回匪马冲负隅，檄都司熊忠、守备刘万胜等进剿。贼分股来拒，进踞距城三十里八达地方，与普坪黑夷王罚佣句结，保衡督忠等设伏截击，斩馘无算。万胜亦击退顶庙贼，合师攻八达。罚佣势蹙，诈降於忠。忠将至新城受降，保衡力阻，不听，竟遇害。闻变，亟调兴义、普安团练御之。未至，贼偪城下，保衡登陴固守，或劝以“势急徒守无益，盍逆师境上为两全计”。保衡曰：“臣子之义，城亡与亡，吾知效死勿去，他非所知也！”三月，忠部降卒与贼通，城陷。保衡巷战，手刃多贼，力竭被执，骂贼不屈，受鳞伤死。属绅刘官礼等以重金募人觅其骸，越二年始获葬。署经历徐海、州同李善斗同遇难。诏赠道员，祠祀兴义，海、善斗附祀。

淡树琪，四川广安州人。咸丰六年，以知府候补云南。先是云南各郡县汉、回相杀，回人据大理诸州县。树琪至滇境，闻变，遣家属还，间道至省城。次日，城门昼闭，得奸人托福、托寿，搜其家，旗帜刀矛咸具。事既泄，诸回不自安。汉人闻回人之欲相残也，为先发计，一呼而众合，城内外火光杀声两日不绝。初，树琪以部曹出守贵州，苗匪乱，办贼有声。大吏就问计，树琪因乘间说曰：“汉、回相仇久矣，直汉者曰回曲，直回者曰汉曲，两直不相下，是助之攻也。今日之事，诚宜两曲之，以蓄谋曲回，而以擅杀曲汉。然后宣布天子威德，示祸福利害，使各爱其身家，乱庶几止。”又请设劝捐筹饷局，不十日，军民输钱米者十馀万，省城事稍定。

各郡县告急，警报迭至，大吏卒遣树琪及副将谢周绮防堵碧鸡关，属以练勇三千人。树琪视所属练勇不习战，饷又不能持久，不得已至关。关去城三十里，地狭不能布众，乃去关八里硃家祠屯驻。时乱回据彩凤山下，左曰三家村、曰二里坡，皆贼窟，其右则昆阳、安陵地。大吏责树琪办贼，树琪使练目熊载攻三家村，从九品周廷轸攻二里坡，周文举具船五十号攻贼前，其右则委之安陵州牧，剋日逼贼巢。

至日，树琪与周绮整队据彩凤山顶。辰、巳交，大雾满山谷，数武外不可辨。左右或劝且收队，树琪叹曰：“督战方急，而诸路兵又分遣，军令不得失期，今日但有战耳。”挥队下山，俄报左路败，载与廷轸死，树琪军遽溃。周绮先走，树琪据岭畔一大松立，仆何彬、李秉、刘喜、杨绅皆有力能战，无何，三仆战死。绅持矛拥树琪，树琪据地呼杀不绝声，贼从后砍绅坠岭下，树琪旋遇害。时六月二十六日，距至云南仅七十馀日。事闻，赠太仆寺卿。

褚汝航，字一帆，江苏吴县人，或曰广东人。道光二十八年，捐职布政司经历，发广西。粤匪倡乱，汝航於金田及新墟等处剿击出力，累功擢知府。应曾国籓招，至湖南，与夏銮督造战舰，练水军。咸丰四年，率所部复岳州，复湘潭。贼犯城陵矶，汝航偕銮分路进击，夺贼前船，殪伪丞相汪得胜等，追歼殆尽。捷闻，以道员选用。寻贼由擂鼓台上窜，汝航督兵迎击，败之。贼复以船伏城陵矶，夹洲为诱敌计。汝航偕銮暨都司杨载福等督兵直偪城陵矶，贼众未及抄截，被水陆官军分途击溃，夹洲泊船亦被毁。以汝航胆力俱壮，奏奖盐运使衔。嗣统师船於下游一带与总兵陈辉龙等水师排阵合攻，多所歼毙，并火其舟。其时群贼下窜，风逆船胶，贼艘复集，官军陷入重围，辉龙及游击沙镇邦等俱阵殁。汝航等督军驰救，均被钜创，死之。汝航条理精密，为国籓所重，及死，尤痛惜焉。

辉龙，广东吴川人。国籓定水师剿贼策，辉龙实先以广东兵船从。城陵矶之役，自乘拖罟船先发，而汝航继之。死事上闻，赐谥壮勇。

夏銮，字鸣之，江苏上元人。以附生从九品发广西。盗匪陈亚贵滋事，銮捐赀募勇在荔浦、修仁防剿，保府经历。与汝航治水军，凡器械之属及营制，多銮手定。

同复岳州，同复湘潭，历保府同知。城陵矶之役，汝航统师船进击，銮於陆路设伏互应。进剿至白螺矶芦苇中，贼众复集，銮手刃数贼，跃入水中，死之。诸生何南青同战殁，事闻，均赐恤如例。

储玫躬，字石友，湖南靖州人。廪生。少有大志，读书喜讲求营阵攻击之法，尝於本籍擒治传习左道倡乱者。道光二十九年，土匪李沅发作乱，踞新宁县城，玫躬督乡勇从间道驰截要隘，助官军讨平之，叙功以训导即选。咸丰三年，选授武陵县训导，江西泰和县土匪阑入茶陵州，巡抚骆秉章檄令募勇讨贼。八月，贼窜安仁县，玫躬偕把总张大楷往援，遇贼於安仁、酃县交界地，与酃县团勇合力兜剿，大败之。常宁土匪围攻蓝山县城六昼夜，玫躬复偕县丞王珍等会剿，阵斩六百馀名，贼溃，蓝山以全。移剿股匪於道州四眼桥，玫躬继各营至，逼贼而阵，奋击败之，追歼殆尽。玫躬为偏将，兵不满五百，未尝出境与大寇战，驰逐衡、永、郴、桂间者，先后凡三年。粤匪窜扰湖南，逼省城，曾国籓在籍督办团练，檄玫躬等各统所部遏之。

四年正月，贼攻宁乡县，玫躬偕候选同知赵焕联往援，遂冒雪夜发，身先驰之。

抵县南门，城已破，贼正纵火焚掠。玫躬率勇目喻西林、文生杨英华等奋力夺西门入，转战城南北，贼尸填街市。悍贼横截之，复挺矛入贼队。围数匝，身被十馀枪，力竭，与西林、英华等同殁於阵。国籓疏以“玫躬宁乡一战，以五百勇敌贼三千，斩馘数百，我兵丧亡止十八名，贼气夺夜窜，宁乡卒得保全，合邑感激，欲为建祠。

蓝山、道州战绩，拟保同知直隶州，抚臣未及汇奏，不料遽尔捐躯，请照进秩议恤。”

诏进赠道员，谥忠壮。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忠义专祠，祀安徽巡抚江忠源等，复请以玫躬附祀，从之。

李杏春，字石仙，湖南湘乡人。少工制艺，神清体弱，而胆识过人。由廪生投效军营，以功用训导。咸丰四年，随宁绍台道罗泽南军。义宁州之战，与县丞蒋益澧率兵数百，当贼党七八千。杏春直驰中路，贼溃走，诸军追杀十馀里，毙贼六百人。复战鼇岭，贼多坠崖死。乘胜偪西门，与各军环攻，克之。至是累功进同知直隶州，进剿湖北通城，督兵攻西北，泽南自将中军继之，毙悍贼数十。贼狂奔入城，诸军疾蹑之，夺门入，立复县城。贼窜蒲圻，杏春败之道口。贼踞梯木山，率众攀藤上，焚其巢。

逆首石达开率大股来援，官军分三路应之，杏春当右路松林之贼，跃马登山，整队以待。贼汹涌麕至，官军突前击之，斩执旗悍贼酋十馀人，馀众惊走。明日，贼众二万来犯，众议退师，杏春不可，曰：“大军在后，退则全军夺气。”与参将彭三元扼要堵御，鏖战五时，斩馘数百。咸宁贼悉众来援，崇阳土匪响应，众数万，围营三匝。杏春与三元分路驰突，相持两时许，砲下如雨，三元战死。杏春勒马回救，麾下劝之走，弗从，曰：“彭参将死，我何忍独生？”驰入贼阵，手刃悍贼一人而死。赠知府衔，附祀塔齐布专祠。

硃善宝，字子玉，浙江平湖人。由监生入赀为州判，剿海州、徐州匪，保同知，署江宁府督粮同知。咸丰十年，随总督何桂清驻常州，江南大营陷，常州大震，桂清以守御事悉任善宝。既，贼陷丹阳，桂清遁，钦差大臣和春亦走无锡，提督张玉良收溃卒营城外，亦战败。贼从奔牛镇来犯，城兵千馀，旦夕垂破。善宝以常州为苏、浙门户，常州不守，则苏、浙瓦解，卒不去。赋绝命诗以见志，与通判岳昌励众登陴，杀贼千计。贼麕至，攻益力，城陷，战青果巷，被十馀创，死之。恤世职。

庄裕崧，阳湖人。以监生输饷奖通判，铨四川。佐驻藏帮办大臣恩庆治里塘夷务，晋直隶州知州。初，裕崧幕游蜀，至是例回避，恩庆疏留办善后。藏事毕，改省甘肃。同治元年，补盐茶同知，廉慎自持，谙练政治。属回目王大桂等以平远回扬言汉民传帖约期灭教，转相煽惑，於是群回惊疑，谋起事。裕崧与凉州镇总兵万年新驰赴秦家湾敌营，晓以祸福，责以大义，回众跪道左，咸听命。裕崧等领赴固原，遣员分赴各庄，回户皆就抚。独臣贼马彪、马新成等抗拒不服，大桂立杀之，繇是无一敢抗者，事遂定。其年秋，循化、巴燕戎格撒拉回族时出攻剽，分扰西宁、碾伯、隆德、河州，居民苦之。裕崧奉檄与诸军分道进击，战屡捷。撒回势蹙，相率归命。

二年，护理总督恩麟状其绩，晋知府。俄而固原回杨大娃子等犯盐茶，年新战失利，直逼城，裕崧率文武登陴固守逾月。贼力攻，内奸启西门，遂长驱入。

裕崧率团丁巷战，矢尽粮绝，被执，拥至礼拜寺，百计威胁，詈贼不屈，遂及於难。

前都司高如冈、照磨胡敉皆战死。贼入署，执幕友四川举人易举索印，拒不与，并家丁李暢等十一人同时被杀。

年新，湖南人。固原失陷，驰往查办，贼伪乞降，率众潜至袭击，为所执，不屈，死之。

## 列传二百七十八 忠义五

王淑元高延祉 黄为锦 瑞麟曹燮培 杨映河等刘继祖翟登峨等 刘作肃 沈衍庆李仁元 李福培王恩绶李右文从弟载文 李榞 陈肖仪万成 袁祖德李大均于松 尚那布李淮 唐治锺普塘等 林源恩唐德升毕大钰汤世铨 刘福林 谢子澄周宪曾等文颖徐凤喈等张积功傅士珍 瞿濬 冒芬 施作霖 韩体震德克登额蒋嘉穀 邓玲筠 承顺 托克清阿 冯元吉平源张宝华 王泗 周来豫 余宝锟 王汝揆王淑元，字秋查，浙江鄞县人。以举人知县，分发广西。历权柳城、雒容、平南、马平等县事，授博平，调天保。会临桂县民以粮价重不输税，大吏欲慑以兵，淑元在省，进议曰：“民固有所苦，得平自服。”遂调临桂。既莅任，为汰浮收，民便之，无逋赋者。

道光季年，粤匪洪秀全始谋逆，其党李嘉耀潜入省垣煽土匪内应，发觉，淑元鞫得馀匪匿所，悉数掩擒，叙功升龙州同知，以肃清会匪奖知府衔。二十九年，擢太平府知府，旋任龙州。时广西巡抚郑祖琛懦而黯，群盗蜂起，辄务讳匿。三十年，贼潘宝源等来犯，淑元率练丁御诸距州十里之湾道，以次子光颉自随。战不利，雨甚，药湿砲不及发，因退回城。及门，贼已由间道入，拥众逼官廨。淑元立堂上，骂不绝口，呼家众杀贼。贼斫淑元仆地，掳之去，光颉奔夺，贼杀光颉，而投淑元於勤村河。盗去三日，始出之，身首皆裂，独面色如生。

高延祉，字筠坡，浙江萧山人。由举人充官学教习，期满，用知县。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浙江沿海，举行团练，延祉率义勇为前驱，击毁夷船。咸丰元年，拣发广西，与都下亲友别，即以致身奉国自誓。寻署隆安县事，土贼陆鹏理与其党乃利中、凌阿东等，屡为邑害。延祉集团练，遣间谍，以计诱杀鹏理，捕获其家属党与二十馀人，并毁利中巢窟及冢。阿东亡命，谋复仇，纠众千馀，据白山之感墟，与归德接壤。延祉偕归德土知州黄为锦率练勇四百进攻，沿途搜戮贼探多名，行抵袍墟，距感墟十馀里，遇伏，军溃。复激励练勇奋击，殪匪二百馀。贼众蜂至，延祉挺刃督战，被贼矛中腹遇害，为锦亦战死，仆隶多殉之者。

延祉任隆安七十馀日，无日不在外治战事，居县廨仅数日耳。民感其保卫之恩，争赙其孤，孤；乃以其赀建祠祀之，以从死之仆隶、壮勇附。同治十一年，追谥壮节。

为锦，山东人。

瑞麟，白氏，汉军镶白旗人。由謄录议叙巡检，道光五年，选广西镇峡寨巡检。

调主簿，擢州判、知州。咸丰元年，授西隆州知州。咸丰二年二月，洪秀全自永安犯桂林，败窜全州，瑞麟已卸州事，继任知州曹燮培知瑞麟才，深相结纳，约共守御。时都司武昌显以楚兵四百援桂林，道经全州，燮培留助守。四月，贼薄城下，发砲轰击，毙贼甚夥。越日攻益急，历十一昼夜，提督余万清、刘长清来援，分驻城北太平堡，城西鲁班桥，距十五里外，牵制弗能进，守者惫甚，子药不继。贼穴城，地雷发，城崩，贼乘入，千总叶永林、把总张元福死之。瑞麟素骁勇，遇贼中衢，手刃数人，力竭身死。燮培亦巷战死。

贼攻城时，多死伤，恨甚，城陷，屠之，焚屋舍几尽。文武官绅同时死者：署全州营参将杨映河，把总卜有祥，解饷官四川知县卢金第，安徽府经历陈尧，湖南游击余遇升，都司武昌显，千总田庆华、马瑞龙，把总卢先振、黄志林、韩大兴，外委孙绍全、杨清麒、田宏义、杨大宾、龚心仁、田宗南，武举唐殿试，生员蒋成龙、金建勋，武生张以敬，幕友黄柏彬、祝永文、硃福坪、周希龄、孙培驹、杨菱舟、金家驹、硃泽，凡三十馀人。学正农贤讬，年七十，甫殁，棺毁，妻殉之。

瑞麟谥壮节，与燮培并赠道衔，诏祀京师昭忠祠。建专祠全州，曰愍忠，祀燮培及诸死事者。

燮培，字理村，浙江仁和人。选柳州通判，摄西隆州、宾州事，除东兰州知州，权全州。性倜傥，有吏才，不拘节目，声伎满前，然无废事。或规之，引文信国公少年时事自解，曰：“他日能学文山足矣！”人谓燮培无负素志云。

时死广西者，又有署永安州吴江龙门司巡检冯元等。

刘继祖，江西玉山人。增贡生。道光十一年，以同知分福建。十九年，除淡水同知，以忧去。服阕，借拣知州，发广西。二十七年，授永康，寻署藤县。时灌阳、平乐、阳朔等处匪徒肆扰，偕知府张熙宇督剿，歼擒殆尽，进知府。咸丰元年，金田贼败窜大黄江，继祖率水陆壮勇乘夜攻击，焚其巢。以所部练勇失钤束，夺职。

四年，巡抚劳崇光奏请留藤协办团练，寻艇贼梁培友纠众攻藤，继祖偕知县翟登峨等婴城固守，设间出奇击卻之。旋以土贼冯六、戴九等接踵至，据河干，尽焚沿岸舟，乡团来援者不得渡。贼众兵单，城陷，继祖受重创，与登峨子襄采、团长梁文轼等巷战，力竭，死之。登峨被掳，骂贼不屈，被害，弃尸於河。典史冉正棠斗死狱门。诏复继祖原官，赏世职，登峨以次死者恤有差。

登峨，字眉峰，山东章丘人。进士，截取选藤县。

刘作肃，字敬亭，奉天承德县人。道光元年举人，选知县，授天河县。历宁明知州，兼明江同知。咸丰三年，贼众万馀攻城，相持五月馀，解围去。以城守功加知府，赏花翎。六年，署太平知府，贼屡来犯，御却之。十年，复来。城中无储粟，贼围亟，守陴者皆走。城陷，作肃投池，水浅，不能死，为贼拥去。以其居官清廉，不忍害之。作肃乃吟绝命辞，绝粒死。其弟与仆姚云、吴贵同殉。妻赵及子家祥、女等皆先自尽。以子家凤被执不屈死，恤如制。赏世职，建祠府城，二仆并赐恤。

沈衍庆，字槐卿，安徽石埭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西，署兴国，补泰和。二十五年，调鄱阳，县滨湖，盗贼所出没。衍庆编渔户，仿保甲法行之，屡获剧盗。俗悍好斗，辄轻骑驰往，竭诚开导，事浸息。两遇水灾，尽力赈抚，存活无算。举卓异。咸丰二年，粤匪陷湖北武昌，衍庆请兵守康山，控鄱阳门户。三年，九江陷，譌言四起，居民逃亡，不可禁止。衍庆率练勇巡东门，见粮船中数百人譟而前，衍庆手刃二人，馀党忄习服，人心始定。贼围南昌，巡抚张芾檄衍庆赴援，会合省防诸军与贼战，大破之。贼将东窜，衍庆虑贼犯鄱阳，请於巡抚，驰归。时乐平令李仁元摄鄱阳事，同商守御。贼至，与仁元同力战，城陷，死之。赠道衔，立祠鄱阳。

仁元，字资斋，河南济源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内阁中书，改知县。咸丰元年，授乐平。民俗剽悍，以礼让教之，多感悟。有素习械斗者，仁元曰：“民不畏死，然后可以致死。今天下多事，正此辈效顺之时也。”简骁健得六百人，日加训练，土匪畏之，敛迹。乐平与鄱阳为邻境，仁元政声亦与衍庆相埒，至是南昌戒严，衍庆助剿，仁元移摄鄱阳以代之。未几，衍庆以防贼扰，驰归县。因仁元父母妻子在乐平，亟趣仁元去。仁元曰：“贼旦夕且至，临敌易令，是谓我不丈夫也。”遂议并力战守。值久雨湖涨，城圮，无险可撄。於是审度地势，衍庆军南门，仁元军北门，为犄角。部署甫定，贼扬帆大至。麾军燃砲，碎贼舰，贼绕东门登岸，入城，衍庆迎击，贼稍卻。又绕而北，仁元率乐平勇巷战，矛刺仁元，踣，脔割之。所部犹力战，死者过半，卒得仁元尸以出。

初，乐平土匪度仁元去必复来，伏不敢动。及闻殉难，乃倡议迎贼。仁元母顾其妇及女曰：“祸将及矣，曷早计！”皆死之。城陷，仁元父及弟并不屈死。事闻，诏赠知府衔。与衍庆合祠於鄱阳，别於乐平建仁元专祠，父予墀、母陈氏、妻金氏、弟诚元、妹三人、妾杨氏及仆、妇等均附祀。

李福培，字仲谦，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举人。会试十三次不遇，考教习，补左翼宗学教习。期满，用知县，咸丰元年，选授广东从化县。时广西贼起，广州为贼出没所，从化界连七邑，距府城百七十里。四年，贼偪广州，福培以花县之石角及县境之太平场为从化及诸邑屏障，请大府屯兵二千，兼可断贼粮道，不报。乃自募壮丁数百人，与典史赵应端及从弟性培分将之。七月，贼数千直薄城下，福培登陴固守，率兵民力战，凡七捷，斩八百馀级。九月，援贼大至，急解县印授其子送省会，而誓以死守。贼舁砲攻城，裂数丈，贼蜂拥入。与应端、性培等巷战，身受数伤，退至学宫尊经阁，犹投石殪贼，贼焚阁，三人同死之。仆周镛、勇丁苏兆英等皆殉难。恤福培赠知府衔，建专祠，特谥刚烈。福培就义处有血影渍地，如人形，濯之愈显，后任建石栏护之，榜曰“忠迹昭然”。

王恩绶，字乐山，亦无锡人。与福培为中表昆弟。少以诸生受知巡抚林则徐，招入节署读书，称为笃行君子。道光二十九年顺天乡试举人，考充宗学教习，勤其职。惠亲王稽察宗学，语人曰：“不视此职为具文，孜孜不倦者，王教习一人而已。”

期满，以知县候选。恩绶幼与福培同学，长以气节相砥砺。同居京师，夜分论时事，慷慨骂诸将吏弃城与军，辄面发赤。戟手搏案，声震邻舍，童仆为惊起。福培仕广东，恩绶与之书曰：“大丈夫当此时，与其老死牖下，孰若埋骨疆场耶？”及福培殉，益跃跃欲得一当。

咸丰四年秋，武昌克复，大吏以湖北缺员，请吏部拣发选人。方是时，武汉再陷再复，寇尚蠢蠢至，选人皆畏沮不欲行，多称疾谒假。恩绶慨然曰：“若仕必择地，则夷艰搘危杖节之士不复见於今世矣！寇何由平？”冠带往听旨，果发湖北。

或言“寇深入，道且梗，盍徐徐行”。恩绶不可。携一子一仆，间道疾驱，五年二月始至，则武昌已被围。巡抚陶恩培婴城守，兵弱饷绌，势岌岌不保。官吏藉口出请援师，乞大吏檄引去者相属。布政使胡林翼驻师城外，恩绶往谒，林翼惜其才，留赞画军事，恩绶辞，竟縋城入。恩培诧曰：“此旦夕死地，人患不得出，君独患不得入，今何时，乃有此义烈男子耶？”温语慰遣之曰：“君无守土责，尚可出，就胡营，留此身以待用。”恩绶固不可，遂奉檄登陴守御，翼日城陷，恩培殉黄鹤楼。恩绶与武昌府知府多山督兵巷战，同时死之。仲子燮及二仆皆殉。

明年冬，武汉克复，当事以恩绶死事状上闻，得旨赐祭葬，予谥武愍。既而御史汪朝棨疏言：“恩绶无守土责，而视死如归，不特与草间偷活判若天渊，即较之城亡与亡亦分难易。且忠孝一门，仆从皆知赴战，尤足扶植纲常。请於本籍建专祠。”

会巡抚郭柏廕亦疏请建祠武昌，诏并许之。

李右文，字伯兰，顺天通州人。道光十一年举人。咸丰三年，选授湖南东安知县。粤匪犯天津，留办本籍团练，以功赏知州衔。五年，赴官，值湘南道梗，诸弟驰书尼其行，不听。至楚，权新宁。邑屡被寇，户口流亡，右文招集抚循，凋敝以振。七年，以最调祁阳，时从弟载文殉难广西，弟复驰书劝归，慨然曰：“死生命也，脱捐顶踵报国，是得死所也，何虑为！”寻回东安任。八年，湖南境贼退，右文谓众曰：“贼败他窜，不可恃。”亟训练民团，置仓穀数千石，备不虞。

九年春，石达开由江西回窜湖南，逼近东安，新宁绅众数百人来迎，请避贼新宁。右文曰：“吾去，谁为守此土者？”已，复请护家口出境，又曰：“是为民望也。”卻其请。众泣，誓死不忍去。三月，贼麕至，城卑，四面皆山，贼环瞰之。

右文集城中官民登陴固守，亲冒矢石，历七昼夜，轰毙城下贼甚夥。城陷，与贼巷战署东，身被重创，犹手刃数贼，力竭遇害，贼燔其尸，仅得脊骨归葬。子杰、妻郝、子妇王，及仆婢，皆从死。新宁绅众数百，亦先后战死。诏视道员例赐恤，建祠本籍，随殉亲丁、绅勇附祀。

子杰，字小兰。县丞。有幹略，侍父湖南，襄督练勇，进知县。方贼之回窜也，右文知不免，作书与诸弟诀，命杰赍往，意欲生之也。杰不忍去，又重逆父命，潜避署左右，观贼变。贼至，率练勇守南门，城陷，闻警驰父所，未至，遇害，尸同被焚。视同知例赐恤。

载文，字潞帆，右文从弟。道光二十四年举人。三十年，以知县发广西，咸丰元年，权马平县。时洪秀全犯桂林，马平贼李志信响应，载文率兵剿捕，歼之。寻调平南，五年，艇匪梁培友由梧州上窜，陷浔州，扰平南，载文御之渡口，砲轰沉其船，追击毙匪无数。贼屡分扑南北岸，悉卻之。累以功擢同知直隶州。

六年五月至七月，贼麕至，水陆环攻，载文偕参将曾廷相、张遇清，都司唐文灿等，婴城固守，困重围七十馀日。乞援、乞饷，告急文数十上，大吏但空言慰藉。

载文知事不可为，遣亲仆间道以县印檄送桂林，独激励兵勇与贼相持，教谕傅扬清，把总吕耀文，生员傅扬芬、吴国霖先后战死。贼攻益急，载文中砲伤腿，痛哭，北面顿首曰：“臣力尽，惟以一死报国，然不忍百姓屠戮也。”纵之去。千总方源开城私遁，贼乘隙入。载文、廷相率勇巷战，手刃数十贼，力竭，自刭不殊，贼拥至船中，抗骂不屈，并脔割之。

是役也，遇清守北门，持大刀斫贼三十馀，被贼攒刺无完肤，死。文灿守南城，率外委张珽巷战死。守备张彪守火药局，燃火轰毙贼百馀，亦战死。载文、廷相死尤惨。先是巡抚劳崇光奏荐载文堪胜道府，兵部侍郎王茂廕亦奏保循声卓著，擢桂林遗缺知府。命下，载文已遇害。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建祠本籍。同治十年，追谥壮烈。

李榞，字紫籓，安徽宣城人。以监生入赀为知县，道光二十六年，选授湖北公安，赈灾有惠政。调孝感，再调锺祥。咸丰二年，粤匪自长沙躏岳州，犯武昌，所在奸民竞起，锺祥马骡子、襄阳郭大安、天门盖天王皆盗魁，党众大者万馀，小乃数千。榞教练壮士千馀人，捕马骡子及其党数十人斩之。侦知郭大安方谋以众投粤贼，设伏间道擒之。乘大雾掩击盖天王，悉俘其众。时武昌、汉阳相继陷，上游诸郡帖然无恐者，榞平诸盗力也。既而武昌复，大吏上榞功，擢荆门州知州，调署江夏县，锺祥民万众攀留不得。

会粤匪林凤祥等北犯，其后队自河南折入湖北，陷黄梅，趋麻城。榞率提标兵千人往援，击贼黄冈之鹅公颈江口，大破之，穷追至安庆，与安庆兵夹击，歼贼殆尽。还值宿松警，复破贼下仓埠，诏以知府升用。逾月，贼复自江西大至，寇广济之田家镇，大吏檄榞往，连战皆捷。最后战，他将懦不进，榞率所部渡江击贼。贼败走，孤军追贼，至兴国州富池口，贼知榞军无继者，分舟中贼登岸袭其后。榞引就水军，水军走左，陷淖中，与所部二百人皆斗死，咸丰三年九月十日也。事闻，赠道衔，予世职。公安、锺祥之民，家祭巷哭，奉木主祀之。

始榞为县，所至必於其地夷险丰耗、民俗醇讹、奸蠹根株、人所疾苦尽知之。

为治行之出於至诚，人乐为用，原效死力。及其殉难，久而思之。同治二年，湖北大吏复奏榞死事甚烈，在官政绩尤著，请宣城及死事所建专祠，诏可，予谥刚介。

陈肖仪，字幼泉，江西弋阳人。尝遭母丧，扶柩舟行江中。夜火发，四面皆烈焰，肖仪以身伏柩上，随江流飘荡，不死，柩亦无恙，一时称奇孝。年十九，官湖北县丞，擢广济知县。咸丰三年，粤匪破田家镇，去县七十里，县故无城垣，召募乡兵，皆望风走。肖仪知事不可为，持刃坐堂皇，贼入，数其罪，即抽刃自刭，未殊。贼缚之，曳於市。子恩藻奋臂击贼，贼立杀之，肖仪骂益烈。贼凿齿刳颊，肤尽见骨，三日乃死，贼解其体为五。县民悲愤，贼去始敛焉。

万成，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拣发湖北知县，署汉川，调安陆。

咸丰四年，匪由武昌北窜，陷云梦。时总督台涌驻兵德安，万成陈战守二策，涌不能用，欲退守三关，徐图克复，且讽与俱去。万成垂涕曰：“弃而不守，如百姓何？

与城存亡，守土之义也！”其仆复劝之，并以主人无嗣为辞，万成厉声曰：“我家世受国恩，若临难偷生，无以对国家，即无以对祖、父！”遂致书邑绅曰：“祸在旦夕，谁之责欤？一死塞责，不可为臣；有辱於亲，不可为子。原不归榇於先人之墓，留葬於此，以志吾恨。”是夜警报沓至，万成召团练诸绅，告以在城兵勇俱随总督北发，己当以死守城。又知事必不济，复作绝命书，与士民诀，略曰：“贼已至云梦，势必来德安，我惟撄城固守。不能，则以死继之。诸君不我遐弃，能寻我遗骸，葬於碧霞台下，常此北望神京，则九原之下，感不忘矣！”逾日，贼距城二十馀里，台涌拥兵径去。万成谒知府议救急策，甫出署，红巾贼数十突至。知城陷，抽佩刀与战，手刃数人，力竭死之，贼焚裂其尸。德安复，县民卒收葬残骨於碧霞台下，以遂其志。

袁祖德，字又村，浙江钱塘人。祖枚，以诗文名，官江宁，因家焉。祖德早慧，入赀为江苏宝山县丞。兵备道某稔其才，以上海县令姚某漕事诖误去，檄祖德擢县事，且代姚办漕，未五月，难作。先是县中团练多闽、广无赖，本地游民和之，漫无纪律。粤匪据江宁为伪都，人心益摇，於是小刀会起事。小刀会者，即无赖游民所结合，党羽散布，官役皆为耳目。道故粤产，谓中多粤人，置不为备；先发难嘉定，戕县官，道仍不为备。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日为上丁祀事日，黎明，祖德肃衣冠出，贼蚁拥入署。一贼号小禁子者，祖德尝因案惩之，首犯祖德，刃交於胸，被十馀创，骂不绝口，死。

守备李大均得讯，跃马呼杀贼，手无械，不能战，自经死。

于松，汉军正黄旗人。以廕授蓝翎侍卫，出为江苏松江粮。咸丰元年春，南漕改海运，漕船水手将譁变，大吏檄松资遣，变遂定。明年，大吏复以资遣事檄松，时粤贼已踞江宁为伪都，水手环而啸呼，势倍前。松为上息内閧计，藉其精壮而训练之，不旬日，得劲卒二千人。会向荣蹑贼围江宁，江苏境内稍安。六年，率所籍卒从巡抚吉尔杭阿剿镇江，既成营，搏贼银山下，战屡捷。镇江贼仰息江宁，既屡创，闭垒，潜略高资镇。松以千人驰击，渡夹江，平贼营。改攻镇江城，以众夜薄城下，梯垣纵火，潮勇噪而惊贼。贼起，燃巨砲，登者纷坠。松督队在前，铅丸中额，仆牙旗下，旋卒。潮勇故剽椎名盗，居尝啗贼金，故为贼用，败官军。松死，麾下士千馀人，悲愤痛哭不忍闻。

尚那布，国罗落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由举人拣发江苏知县，八年，署溧阳。仆从萧然，日集士绅议战守，不退食。兵勇践境，亲立城卡弹压，出境乃已。创义学，筑舍数十楹，集诸生讲肄，购田百馀亩供膏火。修葺文庙，庀材鸠胥，捐廉为之倡。疏濬城河，懋迁称便。迭以军需筹防、催徵力最，赏知府衔。十年贼陷广德，溧阳界其北，尚那布誓死守。贼众逼城下，急切无援，督练勇击贼退。未几，贼复大集，攻城愈迫，越日城陷。尚那布厉声叱曰：“我溧阳知县，练勇杀贼，我作主，速杀我，勿伤百姓！”遂遇害。恤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时署金坛县知县李淮同以城陷殉难。

淮，字小石，浙江鄞县人。固守至百馀日，贼乘雾登城，淮朝服坐堂皇，骂贼死之。

唐治，字鲁泉，江苏句容人。道光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安徽，补桐城县。

岁大水，请帑劝分，按口赈施，不假手胥吏，一月须发为白。调祁门，旧有东山书院，生童膏火取给盐釐，治别筹捐项充经费，士商两便之。又立义廒，积穀至数万石。时粤贼据江宁，安徽改省治庐州，贼船上下无所忌。上书陈利害，不报；祁门无兵，依山为城，徽州以富名，贼欲图徽，必道祁，请以兵守，又不报；而祁之奸民前苦治严缉者，遂为贼乡道。道光四年正月，贼入县属櫸根岭，治招集团丁，激以大义，誓共城存亡。时大洪司巡检锺普塘亦带勇入城协守，贼偪西门，治督众登陴迎战，砲轰毙匪数十人。大股猝至，城遂陷，犹奋勇巷战，力竭马蹶，与普塘同时被执。诱降不可，凌辱之，不屈，以礼遇之，终不食饮，卒骂贼死。普塘同时遇害，沉尸於河。

普塘，绍兴人。贼欲说降之，曰：“吾年逾六十矣，即不知羞耻事，能再活六十馀耶？”传其骂贼尤烈云。同治二年，曾国籓请於祁门建专祠，以锺普塘附祀。

贼躏安徽，守土吏殉节死者，又有泗州知州郑沅，六安州知州金宝树，蒙城县知县宋维屏，望江县知县卫君选，盱眙县知县许垣。沅，顺天大兴人；宝树，江苏元和人；君选，河南赵城人；垣，江苏上元人；维屏籍未详。

林源恩，字秀三，四川达州人。拔贡生。举道光二十三年顺天乡试，咸丰元年，选湖南平江县知县。二年秋，粤贼犯长沙，浏阳、通城匪徒皆为乱，三县皆与平江接壤。源恩诘奸守隘，如防御水，截然不得蛰。江忠源以为才，保奏知州衔，又以书播告士友，道“林某堪军旅”也。时曾国籓治兵长沙，檄源恩募平江勇五百人以从。旋有他贼自崇阳、通城犯平江，檄源恩回援，壁北乡之上塔市。三月四日，贼大至，环源恩垒，源恩逆战，大捷，追奔数十里。既而塔齐布、胡林翼师克通城，平江解严，师别剿，则贼仍麕至，源恩屡战卻之。会有忌源恩者，功不得叙，又别摭他事中之。源恩愤甚，诣大府自陈，而謇於辞，卒莫能自达。

遂从国籓九江军，命治罗泽南粮台。乙卯春，从克广信，赏花翎。又治塔齐布粮台，旋任水师营务。十一月，又摄理陆军於庐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抚闻源恩贤，飞檄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营者。源恩在庐山，又与共事武夫不相能，愤弥甚，尝独叹曰：“丈夫一死强寇耳，终不返顾矣！”

明年，石达开犯江西，连陷八府五十馀州县。六年三月，李元度率师自湖口南来，源恩与邓辅纶自南昌而东，两军会於抚州，克进贤东乡，进破文昌桥坚垒五，赭其巢。既薄城，源恩壁南门，元度壁西南隅，相去四里。贼婴城拒守，坚不可拔。

当是时，江、楚道梗，瑞、临、袁、吉四郡无一官军。援贼不时至，至则合城贼来犯，所部迎击三十里外，辄重创之，破贼垒者九，大小战五十有六，皆告捷。然部下血战久，疲不得休，裹创者十之三，病者十四五。会辅纶中蜚语去，在事者多告退，源恩势益孤，饷日绌。

宜黄、崇仁两县来乞师，谓克宜、崇则能拊抚贼之背，且劝士民输饷，可得十数万。源恩与元度遂分江、楚军共五千徇西路。九月三日，克宜黄，九日，克崇仁，俘斩各数百。忽皖贼数千自景德镇来援，急撤宜、崇军，官民苦留不遣。将士亦以久饥甫得一饱，不能行。贼趋抚州，十六日，扼河而战。水涸，贼駷马飞渡，追而败诸城下。

先是源恩所部之右护军遣赴崇仁，留三百人守垒，贼诇知之，诘旦出犯，先陷右军，遂围源恩壁。源恩慷慨谕将士曰：“好男子，努力杀贼，无走也！”众皆应曰：“惟公命。”都司唐德升驰入壁，掖源恩上马，源恩曰：“此吾死所也，子受事日浅，其行乎！”德升曰：“君能死，吾独不能死耶？”从容解金条脱畀其从子某，曰：“若驰去，吾与林公死此矣！”垒破，源恩手剑鏦贼，力竭，死之。德升素骁健，格杀十馀贼，始被害。从死者三百馀人。源恩年仅四十。追赠道员，赐恤如例。

德升，字彦远，宁远人。旧隶副将周凤山部下，以十五日奉檄来军，十七日及难，赠游击。

毕大钰，湖南长沙人。咸丰二年，以附生守长沙南关，粤贼砲轰城塌，大钰敛空棺实土为墙，顷刻成三十馀丈。随提督邓绍良坚拒八十馀日，歼贼数千。贼自湖北回窜，湘潭、靖港均陷，大钰复以防省功选用府经历、县丞。湖北崇阳、通城陷，大钰复领兵赴剿。谍知贼由平江捣长沙，绝馈道，厉兵为备，贼不得逞。行军禁骚扰，一蔬一木无妄取。通城乱久无官，为立团防，锄土匪，通人安业。因其归，报金巨万，大钰却不受。四年，保用知县，授浙江仙居知县，案无留牍。地瘠民贫，逋赋多，大钰在官，民争输纳。寻捐知府，浙江巡抚何桂清留筦粮台，檄赴於潜防堵。又以开化叠警，调防婺源。初战屡捷，寻贼以三千人围南关，大钰偕胞侄候选通判荣清合剿，贼大至，力竭，均死之。恤赠太仆寺卿，赏世职。

汤世铨，字彦声，顺天大兴籍，江苏武进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咸丰三年，以知县发浙江，七年，署开化县。时粤匪阑入浙境，由常山窥开化，委署者多不肯往，世铨独毅然请行，至则募勇防守。八年三月，贼首石达开扰浙，衢州镇总兵饶廷选战败，遂偪开化。世铨闻警登陴，贼突至，城陷，世铨拔佩刀自刭，为绅民夺刀拥出，不得死。阴约各都结团，且飞书请兵，会鹤丽镇总兵周天孚督军追击，贼奔处州，世铨率团沿途截杀。

六月，县城复，仍因失守褫职，代未至，仍带勇守御。七月，贼由常山复攻开化，江苏候补知县刘福林帅乡勇方檄赴宁国。世铨请於大府，留籍防御，而以城守嘱县丞某，且出印印其衣，毕，遣人赉印至府授代者，遂出御贼於华埠。贼至，叠击败之。会贵州定远协副将硃贵统兵三千夹援，战失利，世铨急整队出，仓猝不能成阵，力斗，与福林同殁於战所。以印衣觅得尸，胸腹腰肋创十数。勇目方忠同死於其侧。事闻，复原官，恤如例，给世职。

谢子澄，字云航，四川新都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大挑知县，分直隶。咸丰元年，署无极县，二年，补天津。天津地滨海，獷悍难治，市有所谓“混混”者，健武善斗。子澄至，见前令系诸混混，叹曰：“是奚不可化者？”籍其名，纵之。未几，纵者閧於市，子澄按名捕，殛其魁，地面遂靖。时粤匪出扰湘、汉，顺流而东，遣酋林凤祥、李开芳分兵渡河，莫测所向。人方谓南北道隔，贼不敢犯，子澄深以为忧。捐金倡团练，召所纵诸混混，以周处故事喻之，众皆为用。回民刘继德复集回民千馀人应之，遂率赴教场，授器械，教战阵之法，其妻亦撤簪珥以助。长芦盐政文谦归财与粮，随时协济，子澄得一意练兵。

未几，贼围怀庆。逾月，渡临洺关，总督纳尔经额帅师遁，遂经顺河、柏乡、栾城入深州。主阃者务持重，虽数奉诏夹剿，而习於溃逃，数避贼。其奋勇者尾追数千里，气亦馁，贼势益横。又经献县、交河，以薄沧州，沧州号有备，亦为所拔。

津地大震。

九月，贼至梢直口，大吏不知所为，议婴城守。子澄以负郭居民数十万，不应弃之，力争。遂用沿河棹小舟以火器取野鹜者，又火会会众万人，合水陆拒贼，而别向火会首事张锦文筹赀。先是锦文输家财濬壕，壕成，运河水大至，环城洼下成巨浸，而葡萄洼尤甚。子澄阻壕守，渡壕击贼。贼酋开山王小秃子手黄旗指挥，迅奋剽疾，能一跃丈馀，避枪击。子澄先伏打野鸭船於岸外，贼以为民船也，呼渡，船枪发，殪小秃子，群贼夺气。伏舟进击馀贼，血流染波。日晡，军馁，锦文又赍糗粮至，战益奋。勇目余鹏龙等相继陷阵，复斩级无算，贼遁。是役也，子澄功最，旨以知府用，留本任。

时贼退踞静海及独流镇，子澄奉调赴胜保营，列营河西。贼由独流出扑，屡击退之。嗣静海贼倾巢出援，子澄追剿，贼窜，正窘，会都统佟鉴思绝贼归路，进掣壕板，以路滑失足踣地，贼刃交下。子澄单骑驰救，砲洞马腹，身受七伤。鹏龙负之趋，子澄曰：“惫矣！尔亟行，毋顾我。”贼酋高刚头薄之急，子澄恐为所辱，沉於河。鹏龙率从子陈梁等皆战死。事闻，加布政使衔，谥忠愍，建专祠。丧车还津，无贵贱皆往吊，哭如私亲。天津祠落成，蠡县人李某，生致高刚头，剖心以祭。

子澄好为小诗，工骈体文，为政有声，卒以杀贼致殒。人谓贼自河北经山西，所至席卷无坚城，独受挫於子澄，使京师得以为备，其关系尤重云。

先是贼过临洺关，同知周宪曾公服坐饷鞘上，骂贼死。后子澄以知县死直隶者：江安澜，广西临桂人。举人，挑教职，保知县，发直隶，补柏乡。咸丰元年，调静海。贼北犯，静海为畿南冲要，大军援剿，供应无乏。贼入境，偕署都司潘宗得等擒斩伪司马陈得旺，大队麕至，官军众寡不敌，遽溃。城陷，赴水死。破沙河，王衡身中七刃死；破栾城，唐盛朝服骂贼，贼缚之柱上死，典史陈虎臣从死。

又马云岚，庆云人。州判。贼犯县城，率乡团出御，被执，不屈死。子龙文从死。恤如例，予世职。

文颖，字鲁斋，赵氏，汉军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用知县，发山东，补蒙阴。邑患蝗，两以文籥神，皆应。调阳信，弭抗漕衅。又调商河，濬徒骇河，境免积潦。时粤匪已窜直隶之建通镇，去商河百里，募练乡勇，民恃无恐。调省主粮台事，適股匪入东境，金乡、郓城皆陷，而阳穀当其冲。大吏以文颖有幹才，檄令往署，至则城备久弛，急号召乡团为守御计。是时将军善禄拥重兵驻东昌，飞牒请援，置不应。愤极，抵案曰：“死耳，复何言！”或讽以出城待援者，怒斥曰：“与城俱存亡，岂有临难苟免之文某哉？”

未几，贼大至，割半袖付仆驰报父母，即怀印上城，与典史徐凤喈从容出印相视。贼入城，怒马驰入贼队，被七创，骂不绝口死。凤喈及教官李文绶同遇害。文颖抵任才五日，时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事闻，优恤，立专祠，予世职。文颖尝过泰山，题句有云：“此行不了封侯业，原把顽躯窃比君。”盖以泰山自矢，见危授命，其志素定云。子四，三尔丰，自有传。

张积功，江苏仪徵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十年大挑知县，发山东，历州县吏。二十年，初权临淄。前政不善，多流亡，以诚招徠之，皆归故业。即墨饥民滋扰，檄往办理而定。朝城民变，民闻积功治临淄事，即首行馆请死，喻以理，惩以法，皆欢呼去。咸丰四年三月，贼攻临清州，积功適知州事，守御十四昼夜。十四日，城陷，阖门死难。初，贼过冠县，知县傅士珍自经死。

典史瞿濬，字菊坪，江苏武进人。帅乡勇出敌，遇贼城闉，中鸟枪，洞其肋，坠马。欲退保於司狱，贼追及，刃倳其胸，骂不绝口，剖腹死之。妻吕氏，骂贼，被寸磔。亦全家遇害，时三月朔也。

冒芬，江苏如皋人。巡检，发广东，补北寨司巡检，调五斗口。缉获盗匪傅敏南、乌石姊等，有能名。擢广州府经历，调海丰县丞。英吉利扰广州，以守城功进知县，授开平县。县介新会、鹤山间，盗贼出没，芬严为条约，捕甚多。历权高要、曲江、乳源等县。

咸丰二年，洪秀全陷仁化、乐昌两县，分股攻乳源，芬募勇三百，约都司车定海扼河为守，使乡勇绕出河岸设伏。凌晨贼至，官军隔河砲毙骑马贼一，伏军薄其后，夹击之，贼大溃。渡河追击，斩甚众。

馀匪吴焕中、黄老满等潜聚曲江龙归墟，结连罗镜墟凌十八，图复逞。焕中潜至乳源，为逻者获。芬讯得实，偕千总张鹰扬驰往，捕获黄老满等头目十三名，解经曲江寺前村，猝与罗镜贼遇。鹰扬所部溃散，芬率亲军百馀人与贼战，军火尽，芬被创，贼夺黄老满去。芬裹创为书，上总督叶名琛，极言两粤贼势急，宜联络官民，早缮备具。越数日，伤剧卒。恤如例，后建专祠。

施作霖，浙江萧山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用知县，发陕西。咸丰三年，粤贼窜河南，奉檄督练勇防陕境，署城固县知县。七年，河南角子山捻匪扰南阳府，将窜陕，巡抚曾望颜以作霖练勇有纪律，令防商南。驰抵清油河，距武关三十里，贼已潜由天桥河陷武关，作霖偕候补同知曾兆蓉夜冒风雪抵头条岭，击卻贼前敌。越四道岭，贼蜂至。作霖奋下击，义勇厉进，作霖手歼悍贼王党。馀贼卻拒守关，作霖直逼关前，贼复三面扑。熸贼二十馀骑，贼攻愈猛。作霖分队击，身受重创，力竭死。家丁王建、义勇马永刚等十三人皆死之。赐恤，谥刚毅，赏世职，建专祠。

韩体震，字省斋，河南夏邑人。道光二十五年，捐州吏目，补直隶祁州吏目。

因父作谋任文安主簿，回避，补山东德州吏目，捐升知县。以防堵功，奖开缺即选，选湖北通城县。防堵邻境要隘出力，保同知。同治元年，鄂督官文调赴军营差委，嗣权孝感县事。孝感屡经残破，城缺不完，体震修葺之，招乡勇城守。闰八月，捻匪大股分扰京山、应城一带，阑入县境，遂扑县城。体震与护军统领舒保善因请入城同守，始解鞍，而贼由缺口入城，体震率勇巷战，众寡不敌，身受十伤，刀矛枪子无不备，大呼杀贼而死。诏照知府例赐恤，给世职。

德克登额，字静庵，满洲某旗人。由笔帖式从将军都兴阿军，累保至副都统记名。尝从攻广济，守营垒，不眠者七昼夜。为人沉静，溽暑不去长衣，每曰：“贼平即回家授徒，暇则垂钓黑龙江。”又曰：“世受国恩，得一日授命疆场，则吾事毕矣！”与体震同守城，城陷，死之。

蒋嘉穀，顺天大兴籍，浙江山阴山。以府经历发贵州，旋保知县。咸丰三年，署荔波县。县毗连粤西，粤氛近偪，土匪乘之。嘉穀内守外御，境内安堵。始之任，狱多繁，囚半逆党胁从，复有挟私诬告人从匪者。嘉穀讯得实，俱决释之。时刍粮告匮，或以劝捐进，嘉穀曰：“民被蹂躏久矣，忍朘其生而激变乎？”事遂寝。五年六月，水匪复叛，与广匪合，约五六千人，薄城下，嘉穀募勇五百人击退之。时土匪遍地，饷需匮乏，嘉穀毁家募勇，妻陆氏亦出钅义钏佐军，众感奋，守愈坚。

以故附近州县皆不保，独荔波得存。十月，贼复至，嘉穀部署城防，誓师出营於水堡，与贼遇，战捷，贼小却，后见师乏援，始无忌，麾众并进。嘉穀鏖战终日，伤亡略尽，犹裹创刃贼，俄被执。贼乘胜攻城，城以有备，卒不破。嘉穀既陷贼，怒骂不屈。贼束薪渍油遍体灼之，死而复甦，甦则骂，骂则复灼，如是数次，乃绝。

贵州巡抚蒋霨远以嘉穀善政得民，力捍疆圉，被害尤惨。奏入，恤世职。士请捐建专祠，允之。

邓玲筠，字治芗，湖南宁乡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咸丰六年，以知县发贵州。

七年，擢知印江县，时黔中苗、教匪充斥，匪酋以邪教蛊乱，民有黄号、白号等目，乡团多叛应之。玲筠锐意图治，周巡辖境，与田更畬叟握手询利病，手疏小册，用是能摘发民隐，讼者神之。思南贼炽，地连印江，亟行保甲法。单骑诣各乡，手自敦率，给门牌如式。署纸尾十则：曰忤逆，曰习邪教，曰私结盟党，曰劫掠，曰藏匪类，曰窃盗，曰容留娼妓，曰赌博，曰斗殴生事，曰唆讼。各择士绅董之，犯者同甲勿与齿。改悔者许具状於各条下，加小印曰“自新”；其顽抗及无人敢具保者治之。且计月以验绅董之能否，加劝惩焉。又加意课士，割俸给书院餐钱，与讲求正学，并及军政，士皆畏爱之。劝民修水利，立法详尽易晓，或亲履指示，不以勺水扰民。邪教惑众，为文告抉摘其谬，妇孺能解。简壮丁数百，亲教之击刺法。

是年十二月，贼陷思南，将犯印江。印江故无城，出营於云泮御贼。贼以书请假道，焚书，斩其人。贼从间道袭治所，玲筠袖铜椎毙三贼。贼环攻，复出铜鐧格斗，贼莫敢近。忽四山火起，乃突围，抵铜仁乞师，得练总王士秀领五百人，一日夜行三百里。民见玲筠归，奋跃，复得壮士千馀，仍从至云泮。是日大雾，人马对立不相见，譟而进。贼奔，自相蹴蹋，坠崖死者无算。复追百馀里，战中坝，战螺生溪，战袁家湾，皆捷。

八年春，知府令玲筠越境剿贼，知府先闻贼畏玲筠，立邓字旗慑贼，故严檄三至。县民苦留，玲筠慨然曰：“郡守檄，县令安敢违？且杀贼固无分畛域也。”以千三百人往。师次分水垭，贼混运粮者入营门，变作，众惊溃。玲筠亲搏战，飞石中首，手格杀一贼，足后被创，遂及於难，丧其元。后军闻失事，愤极，殊死斗，杀声与哭声并，卒夺玲筠尸还。乃树“忠愤”帜，誓复仇，贼惧，退屯八十里。丧归，士民大恸，争致赙赗。有负贩佣，挈钱四，将运盐，悉以充赙。或曰：“如尔家何？”佣哭曰：“公死，吾属无葬所矣！何家为？”民怀其德，立祠祀之。并刻遗集，曰钜业堂稿。

承顺，佟佳氏，汉军正蓝旗人。由文生於咸丰四年随其父甘肃宁夏镇总兵定安出征湖北，累功擢至通判，发甘肃。历权宁夏盐捕通判、平番县事，授甘州抚彝通判，所至有声。同治元年，西宁撒回就抚，大吏以贵德孤悬大河以外，汉民与番、回杂处，治理不易，檄承顺往署。適番、回械斗，承顺为之平怨息争，番、回悦服。

值河州回匪倡乱，甘、凉、宁、肃一带响应，贵德回民汹汹欲动，承顺劝导解散，以被难妇孺置署中别院，抚养数年。有主者认还，无主者择配。由是汉、番感戴，回民亦慑其威。

时西宁所属各相继沦陷，贵德一孤立贼中者六年。城中回民暗结陕回谋乱，承顺密调兵勇入城，严为之备。回首马朵三等率众千馀人攻城，承顺登陴抵御，砲石雨下，毙贼颇多。城内回民开门应贼，城遂陷。承顺率勇巷战，身受重创，厉声骂贼，贼怒，断其左臂，骂愈厉；复断其右足，骂如故；遂断其首而支解之。其弟议叙知县崇顺、监生吉顺扶其母萨克达氏至尸所哭詈，皆遇害。家丁李文忠等七名，同时死之。事闻，恤赠道衔，给世职。

贵德士民复以死事状赴都申诉，御史吴可读疏言：“青海办事大臣玉通疏报，祗及承顺被害情形，犹惑於当时‘回众拘集汉民、勒写官偪民反，汉、回同谋戕官’之说，后经查覆，於精忠大节，仍未述及。在承顺为国捐躯，光明俊伟，於原遂矣。

遗爱在民，汉、番男妇老幼呼为活佛。误触其名，即童子皆呵禁之。在朝廷为有臣，定安为有子，甘肃为有官。阖门全节，允为一代完人，再恳优恤。”光绪初元，陕甘总督左宗棠覆奏，谓：“承顺死节奇伟，一时仅见。纲常名义，不因品秩等差而别，则表扬较名位尊显为尤亟。请官为建祠，并予谥法，以励人心。”疏上，允之，谥勤愍。

托克清阿，字凝如，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发甘肃，署环县、安化知县，及土鲁番同知。以清查事镌级。咸丰元年，捐复原官，补皋兰。

时回、捻扰陕、甘，土匪闻风响应。侍郎梁瀚治团练，疏荐之。总督乐斌亦以其任事果敢，檄署秦州直隶州知州，寻实授。同治二年，逆回窜甘南，州境戒严，托克清阿募壮勇，缮器械，力筹守御。贼窜秦安，率军迎剿，屡挫贼。贼纠大股至，众寡不敌，力战死之。事闻，诏以道员从优议恤，秦州及本旗立专祠。后秦州承其规画，防御严密，境获安全。四年，秦州士民以托克清阿忠贞孝友，慈惠严明，洁己爱民，御灾捍患，在任时民皆安业，贼不犯境。遗爱馀威，实足固民心而寒贼胆，籥请加恩赐谥。总督恩麟据以入告，特诏允之，予谥刚烈。

冯元吉，字景梅，浙江山阴人。由供事议叙从九品，分广西，历署贵县五山汛、凌云平乐司巡检。道光二十八年，授宜山龙门巡检。咸丰元年，金田贼由武宣东乡逃窜，都统乌兰泰、提督向荣、总兵秦定三等节节追剿。贼窜象州，兵勇不能御，直至大乐墟，转掠龙门。元吉率乡兵御之，战败，驰回署，衣冠坐堂皇，二子澍、溥侍立。家人请暂避，元吉厉声曰：“身为命官，不能杀贼安民，走避偷生，吾不为也！”麾二子出，皆痛哭不去。贼至，父子抗骂，同遇害。家丁严禄、夏玉俱死。

诏以元吉微员，从容尽节，澍、溥从父殉难，忠孝堪嘉。赠盐运使司知事衔，赏世职，建专祠，澍、溥附祀。

平源，字沛霖，顺天大兴籍，浙江山阴人。由吏员叙典史，发安徽。咸丰二年，署怀宁县典史，恤狱囚，尝曰：“囚死於法，可也；死於非法，不可也。”眠食皆躬察之。粤匪犯安庆，事急，囚譁，欲脱械去。源至，囚曰：“此何时也，公胡弗自便？”源曰：“此若辈所以犯刑也，死可苟免耶？”囚曰：“公不去，囚何忍去？”

俄而城陷，巡抚蒋文庆遇害，馀官皆走。源独冠服坐狱门外，贼至，胁之曰：“若降，官；若不然，饮吾刃！”源曰：“刃则刃耳，吾岂受汝胁者？”贼曳至怀宁县署外杀之，逮死骂不绝口。安庆人思之，为立石於殉节处。

时又有张宝华者，为望江县典史。闻城陷，视其妻贾氏自经毕，冠服坐堂上{罒马}贼，死。华阳镇巡检王泗同时殉难，盱眙县典史周来豫后於九年助守县城，力战坠马死。

余宝锟，江西德化人。附贡生，捐知县。道光十六年，选授浙江景宁县，以才力不及降调。复捐县丞，发贵州。咸丰五年三月，署麻哈州吏目。四月，仁怀县教匪杨漋喜窜麻哈，随知州何铤击却之。寻盗魁陈大陆纠苗匪来犯，复随铤出战。贼退，遂率众攻拔下司岩、下鸡场等处，扼茅坪山，悉力堵御。未几，贼聚益众，势不能敌。退州城，贼旋陷都匀府。提督孝顺兵至茅坪被围，宝锟率团兵随总兵佟攀梅援剿，围解。自是无日不战，互有胜负。巡抚蒋霨远檄云南降将陈得功随孝顺攻克都匀，进援麻哈，官军势复振。得功旋叛去，孝顺军溃，贼大股围州城三日，宝锟率乡兵登陴固守，贼不得逞。七年，城中粮匮，兵益单，宝锟自誓与城存亡。八年正月，贼悉众来攻，宝锟出北门迎敌，不利，入城，贼已自他门入。宝锟持矛巷战，贼不忍害，挥令去。宝锟怒骂，掣矛刺之，贼夺矛还刺，死之。

王汝揆，甘肃伏羌人。道光二十年举人，拣选知县，亲老改教职。咸丰间，授平凉县教谕。同治元年，陕西回匪窜乾凤，偪甘肃境，汝揆上书平庆泾道万金镛曰：“贼西偪凤翔，必分党由汧、陇间道趋秦安东北，构煽丑类。宜及其未至，扼险严防。不然，内应且四起，平凉扰则灵、固、狄、河等州县亦危矣！”言未及用，贼寻由固关逾陇，张家川、莲花城土回应之，陷盐茶及固原，金镛死之，平凉戒严。

汝揆议尽毁城外民舍，无令贼倚为障蔽，议不行。未几，贼围平凉，汝揆协同守令，督率生徒，登陴固守，衣不解带者六阅月。一日，侦西北二路贼少可击，谒知府田增寿请率壮士縋城出剿，又不许。二年，贼匿民舍掘地道，纳火药轰之，城遂陷。

人皆泣曰：“早从教谕言，事岂至此乎？”汝揆还署，易朝服，北向叩首讫，妻汪氏暨女一、孙女一皆死，乃从容就缢於孔庙锺虡以殉。

汝揆性质实，敦孝友。居亲丧，不入内，不御酒肉。弟印揆，客西宁久，音信乏绝，汝揆往寻之，风雪中徒步千馀里，卒挈其弟以归。平生肆力於经籍，家居课徒，以穷经为急，辄点勘善本授之，勖以立品敦行。其官平凉，亦以是为教。期年，讼庭无士子迹。当城未陷之先两月，有门人驰书劝引疾归，谓可免难。汝揆曰：“无疾而称疾，是欺也；食禄而苟免，非义也。”乃为书与戚友诀，略曰：“我生不辰，逢天瘅怒，向者耳闻之，今则目睹之。平郡自二月以来，围困日迫，飞书告急，援兵无一至者。汝揆妻、女，行当自尽，决不受辱於贼手。死者士之终，今诚获死所矣。惟官卑不得展一筹以报国，死有馀憾耳。”三年，官军克平凉，总督杨岳斌请优恤。六年，总督穆图善疏陈汝揆死事状，请照阵亡例议恤，赠国子监助教衔，给世职，又命於本籍建祠，以从死之妻、女等附祀。

## 列传二百七十九 忠义六

斋清阿 童添云 彭三元 萧捷三周清元 蔡应龙萧意文周福昌 彭志德 李存汉 杜廷光等 赖高翔毕定邦刘德亮 陈大富 陈万胜郭鹏程 王绍羲 王之敬陈忠德刘玉林等 黄金友麟瑞 蔡东祥 邹上元郝上庠 张遇祥兄张遇清 曹仁美 毛克宽邢连科 田兴奇田兴胜 马定国

斋清阿，字竹塍，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早丧父，母氏抚之。家贫，月夕至撤去镫火。膂力过人，取巨砖置平地，拳击之，立碎。以善射得名，尝随扈盛京，命射，中靶，赐克食。道光六年，发闽、浙，以都司用，补浙江杭州营都司，为总督孙尔准所赏。英吉利船入犯，献烧船退敌策，不用。递擢至广东肇庆协副将。三十年，广西金田乱起，檄令率兵至两粤交界开建县堵御。匪二千馀，船四十馀，从县北金庄偷越，督兵进击，斩其酋二人，馀败窜，自是不敢犯境。

咸丰元年，广宁属江谷屯积匪滋扰，广东兵会剿，窜广西怀集一带，至贺县屯聚。广西大吏以广东各官惟知驱贼了事，移文广东诘之。总督徐广缙檄肇庆府知府蔡振武、参将左炘赴广西剿贼，道出开建。斋清阿以越境追贼，须重兵制其死命，原统驻劄开建之师同赴广西。守备萨国亮以无越境剿贼之责谏，斋清阿奋然曰：“贼势蔓延，若画分畛域，何以纾民困而报国恩？吾虽逾七旬，精力未衰，正臣子戮力时也！”遂与振武等督兵入广西境。

至贺县铺门圩，复进至家坪，距贼巢里许，贼突出数百人扑营，官军迎击之，毙贼数十人。贼退回松圩，在圩内施放大砲，官军避入田中，火药枪绳尽湿，贼复分队挑战，抄官兵后，爇火烧山，斋清阿督兵以枪击毙贼七十馀人。值日暮，孤军无援，深入被困。事急，掣佩刀连刃数贼，肩中火箭，犹拔箭作战，手刃执旗贼目一人，刀折，殁於阵，手握断刀牢不可开，怒目上视，懔然如生，时咸丰元年四月也。恤赠总兵，赏世职，予谥威烈。

童添云，字镇铭，湖南平江人。以贫，偕弟必发走长沙为战兵。饶膂力，能开五石弓，射必命中。道光二十二年，从提督杨芳出师广东，一日，夷扑城，有营在城外，芳欲调入，火攻甚炽。募敢死者持令縋城出，添云应募，少选，兵皆入城，芳奇之。咸丰二年，粤贼围长沙，与必发从守城，围解，添云语人曰：“吾观诸将中能称将才者，惟塔都司与彭千总耳。”塔即塔齐布，彭即三元也。会塔齐布练标兵，添云隶麾下，三元时别将一营，深相结纳。茶陵土寇起，塔齐布命解火药，期三日，添云逾宿至，咤曰：“何速也？”添云曰：“迟恐有阻，则贻误大矣。”

四年三月，贼陷湘潭，塔齐布帅标兵等拒战，添云与必发从。时贼踞城外民廛，塔齐布好轻骑观贼，策马入黄龙巷，必发先驱，巷狭而长，甫入，贼突出刺塔齐布，必发急以背承之，中肩，塔齐布跳而免，必发死之。越二日，师大捷。湘潭平，擢守备，或贺之，添云愤然曰：“贼戕吾弟，虽官至一品，弗原也！原生啖贼肉耳，何贺为？”遂由湘潭转战至岳州，从克岳州，擢都司。克武昌，擢游击。克兴国、大冶、黄梅、广济，破田家镇，擢参将。

添云身长面赤，额以下痘瘢如钱。横矛陷阵，枪丸如雨，不少却。贼见其旗，辄相语曰：“童麻子至矣！”则皆走。五年十二月，攻九江，城砲伤胸，舁归营，卒。发其笥，衣数领而已，同营皆痛哭之。诏赠副将，谥壮节，附祀塔齐布祠。

彭三元，字春浦，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武进士，用卫守备，借补千总。

咸丰二年，粤匪窜湖南道州，勾结会匪犯东安，三元偕署守备周禄两次迎剿，歼贼多名。三年，叙省城防堵功，用守备。侍郎曾国籓檄宝庆知府魁联募宝勇千名，分属三元五百人。旋平江西泰和土匪於茶陵、安仁。四年，随副将塔齐布剿贼湘潭，复其城。

六月，进攻岳州，是时湘潭溃贼由靖港窜岳州，增垒设卡，为久抗计。巡抚骆秉章暨国籓会督战船，塔齐布亦统陆路官军，约期并进。先以疑兵诱贼，贼拥至，触伏尽殪，击沉贼船百馀只，遂复岳州。七月，贼水陆大至，官军迎击，悉焚其船，其由陆路来犯者，三元沿岸截击，歼贼目一、馀匪百馀，生擒四十馀名。嗣贼由高桥扑凤凰山大营，塔齐布督率将弁进剿，三元出奇抄截，分路迎击，毙贼六百馀名。

八月，匪於崇阳交界设卡抗拒，九月，三元偕候选知府罗泽南分路进攻，抵其垒，痛歼之。

寻随塔齐布由嘉鱼转战而前，所向披靡，直抵武汉。塔齐布分军三路：一攻武昌，一攻汉阳，一由水路进剿。时风势顺利，官军纵火，焚贼船数十只，乘势奋击，毙贼无数。汉阳贼大惧，弃城遁，武昌贼亦遁，遂复之。三元并截於洪山要隘，斩馘甚多。十月，偕泽南进屯马岭坳，直偪半壁山。贼悉众至，官军径捣贼垒，贼狂窜，三元等分途截杀，斩伪丞相林绍璋及伪将军指挥等。越数日，贼复由田家镇渡江来犯，塔齐布击卻之，列队江干。贼侦官军尽赴下游，径从上游登岸，将掩袭泽南老营，三元驰至，率众奋击，追至牛礶矶，毁其船，毙贼百馀，馀众溃遁。

时三元累功擢至游击，捷入，进参将。旋随塔齐布进攻黄梅，时湖北踞匪招安庆援贼并入广济，塔齐布击走之。贼败窜黄梅，官军追剿至大河埔。十一月，军至黄梅，塔齐布偕泽南攻北门，三元列阵桥西以遏贼冲，塔齐布、泽南自城北沟港中取道入，三元等亦由城西越二桥，从栅门跃入。贼惊窜，官军四面兜围，其由营垒突出者，歼灭殆尽。克黄梅，移剿九垅驿，擒伪丞相余福胜。大军复渡南岸，攻九江城，三元战绩最多。

五年二月，武昌复陷。八月，塔齐布病殁，三元副泽南回援武昌。九月，复通城，进师崇阳，贼夜遁，遂克之。国籓疏保堪胜总兵人员，三元得记名以总兵用。

会湖南防兵战蒲圻羊楼峒失利，泽南饬诸营移驻羊楼峒，遏贼上犯，独率三元及湘副中营官李杏春驻崇阳，於是乘胜攻蒲圻，毙贼数百。贼首石达开率贼大至，三元等分路抵御，鏖战多时，毙贼百馀。翌日，贼悉众来攻，绕营三匝，众寡不敌，遂殁於阵。赠副将衔，附祀塔齐布专祠，谥勤勇。

三元忠勇识大体，尝战濠头堡，忽讹言子瑾光阵亡，左右以告，三元急止之曰：“速击贼！无以吾子阻士气。”督战益急。阵殁之日，将出队，马忽踶齧，三上三坠，众以为不祥。杏春亦同时殁於阵。

萧捷三，字敏南，湖南武陵人。由武举投营效力，擢千总。咸丰二年，以守省城功迁守备，署湘阴千总。四年，贼陷湘阴，坐免。曾国籓奇其才，檄领水师。既克岳州，沿江进剿。闰七月，败贼高桥、城陵矶，进攻擂鼓台，捷三偕李孟群、杨载福等搜捕两岸伏贼，俘馘甚众。乘胜追至六溪口，平贼垒，毁贼艘殆尽，水陆各军遂进抵嘉鱼。以功复职，授永绥协守备。八月，进规武汉，水师分两队，捷三率战舰为前队，冒砲驶至鹦鹉洲，掷火球焚沿江贼栅，贼不支，扬帆下遁，急驶出贼前，毁其辎重。渡江攻汉阳朝宗门外土城，偕载福等殊死战，焚汉口以内贼船皆尽。

会陆军破花园贼垒，武昌、汉阳同日复，进都司。时馀贼尚据襄河，乃扼新滩口，溯流进剿，贼艘千馀，连樯下驶，迎击败之。追至上游，突有悍贼数舟，用火弹扑营，灼捷三头面手足几死，仍裹创力战，追剿二十馀里。襄河肃清。

寻偕彭玉麟败贼蕲州钓鱼台、骨牌矶，遂大破田家镇，逾九江，直趋湖口。先是江西吴城战舰数百沦於贼，贼实沙石沉湖口，截江路，於对岸梅家洲筑城，环列巨砲，拒官军。十二月，捷三驾火舟径冲贼栅，燔贼舟百数，乘胜驶入内湖，泊大孤塘。游击孙昌国、黄翼升等出贼不意，焚内湖贼舟二百馀。贼益囊土塞湖口，水涸，师弗克归。贼以小艇杂外江巨舰中，潜纵火，水师惊溃，国籓大营泊九江北岸，亦被焚袭。捷三陷入内湖，内外隔绝，以忠义激励将士，军心弥固。

五年，国籓入江西，益大治水师，疏荐捷三忠勇，晋游击。四月，败贼鸡公湖，复都昌。五月，贼由大孤塘上犯，捷三逆击，屡败之青山，夺回旧所失帅船及贼魁艨艟巨舰。秋七月，国籓檄平江营陆军渡湖，约水师夹攻湖口，克之。贼退保石钟山坚垒，捷三率十七舟锐进，遥见陆军围石钟，气益奋，方冲越贼艘，上下夹击而下，石钟山、梅家洲贼垒砲齐发，捷三中砲死。诏赠副将，谥节愍，赏世职。九年，建石钟山水师昭忠祠，祀死事将士三千馀人，捷三为之冠。

周清元，字玉泉，湘阴人。世业农。时与群兒角戏於牧场，立表数十步外，飞石命中。掘沟数丈，跳越之，能往复十次，群兒皆出其下。同里左明志以拳勇鸣於乡，招致门下，传以技，言：“天下幸无事，有事，则清元暨子光培皆骁将也。”

咸丰二年冬，贼自益阳窜临资口，清元混迹市中，默识其军卒舟舰粮械之数，闻提督向荣尾追至八字哨，相距三十里，遮道见荣曰：“广西能战贼，不过三千馀人，馀皆裹胁也。临资口四面阻水，湘包其东南，资绕其西北，数十里平原，渺无障蔽。

贼所掳民船笨重不易行，一炬可尽也。请以兵扼要路，使不得偷渡，贼粮尽，旬日当饿死，何怯而不为？”荣不省，固请，荣叱之退。贼遂从容驶去。及东南糜烂，清元叹曰：“贼自走绝地，向公纵之去，能辞咎耶？”

三年，国籓大治水军，清元与光培同应募，隶千总杨载福部下。载福尝为湘阴汛外委，夙才清元；捷三官湘阴时，亦知清元骁勇，故战必与俱。四年，贼踞湘潭，载福等帅水师进剿，时贼掠民船数千，旗帜蔽两岸。水军本新募，又经岳州新挫，望之夺气。清元言於介众曰：“民船不能战，一炬可尽也！”遂随载福猛击，逼贼巨舰。贼仓卒以瓷碗来掷，清元手接而回掷之，中贼渠。载福跃登贼舟，清元随耸身入，用火球分掷左右舟，风烈火大炽，贼争赴水死。从军见火起，急桨争进，分途纵火，燔贼船皆尽。以功拔充哨官，随攻克岳州、嘉鱼。八月，攻克武汉，受重创，力疾进剿蕲、黄、田家镇皆有功。五年，武昌再陷，随彭玉麟回援，驻金口，扼上游。每战必身先，不受创不止。

六年，胡林翼攻武昌，经岁不下，议先断粮路困贼，乃檄水师清江面贼船。清元时典水师副后营，率先下驶，越武、汉二城，直驻沙口，屡败贼。驻沙口八阅月，贼粮断，城贼乃困。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元由沙口帅师上击，先破贼浮桥，断其铁鍊，大战黄鹤楼下，被砲伤，力战不退，各营继之，遂克武昌。未几，以创重卒於军，年二十有六。清元时已洊保参将，诏视副将例议恤，谥贞愍，赏世职。石钟山昭忠祠，捷三冠而清元次之。

蔡应龙，江西乐平人。由行伍洊升千总。道光三十年，升广西永宁营守备。咸丰元年七月，提督向荣击贼於东乡，马中砲毙，应龙以所乘马授荣，步行接战，立毙贼三人，荣乃得免。钦差大臣赛尚阿以闻，授梧州都司。二年，晋游击。

三年五月，江宁贼掠商船，泊观音门外，时荣官钦差大臣，饬应龙偕知府陈景曾驰往，谕以大义，船户各憬悟听命，自焚其船，押船贼无一得脱者，计焚毁及逃窜千馀艘，遣散水手万馀人。时贼踞城外街，与雨花台相犄角，应龙潜师过雨花台，至街尾纵火烧贼垒，贼惊遁，官军截击之，斩馘无算。

四年，升全州营参将。五月，大兵围偪江宁，贼拒守不出，应龙登锺山，望太平门外贼势，贼见官军少，包抄而上，应龙且战且退，以伏兵击贼，大败之。时贼船麕集於江北七里洲，应龙驾小船入，潜薄北岸，射火箭毁其船二十，而大队贼船適至，应龙舍舟陆战，燃砲击沉贼船数只。闰七月，击贼洪武门，斩首数百级，复连败贼高桥门等处，三日毙贼数千。贼猝於两花台、洪武门突出，扑七星桥营垒，应龙击卻之。旋升楚雄副将。

十月，贼造木簰，上施木城，列巨砲，沿南岸下驶，至八卦洲搁浅。应龙乘夜发火烧之，贼争赴水死。官军突烟上簰，擒斩馀党净尽。时浦口九洑洲久为贼踞，以梗官军，陆军攻之，贼船来援。应龙统带红单、拖罟各船截击，贼败遁，官军遂夺九洑洲。十一月，赴秣陵关查勘地势，还言於荣，请乘虚袭板桥贼营，既可援应水师，更可抄出雨花台、上坊桥诸贼营之后。遂率千人间道袭击，街外贼败走，馀贼凭垒死守，复急攻之，焚其垒。

五年九月，官军为芜湖援贼牵制，应龙攻夺米家岭贼垒二、广福矶贼垒四。贼旋於丁桥一带袤延筑垒，其地则外围塘港，中间小路。应龙率师攻击时许，遽麾军退，诱贼过而击之，歼溺无算。

六年，江宁贼分股至杨家坝、陈庄筑垒，欲窥仓头。应龙与总兵张国樑分路冲击，断贼为二，贼败窜归巢。三月，督兵攻拔炭渚、下蜀街、太平桥一带贼垒七，毁沿江贼卡十馀处，歼毙四千馀人。五月，赴援宁国，战殁。荣以闻，诏以应龙在窑湾力战身亡，命优恤，谥勇介，给世职。

萧意文，字章甫，湖南湘乡人。初隶罗泽南麾下，从征江西、湖北，累以功至参将。咸丰八年，李续宾征皖北，从克潜山、太湖、舒城、桐城，进攻三河镇。三河镇者，舒、庐適中地，贼屯粮械以济庐州、金陵者也。筑大城，环以九垒，备严甚。续宾锐意攻取，十月，分三路进剿，意文攻河南老鼠夹贼垒，冒砲石先进，各营继之，纵火焚其垒，贼大乱。意文受砲创，殊死战，夺栅入，九垒皆下，贼尽歼，无脱者。官军伤亡千馀，意文以创重归营卒。诏赠副将，谥刚勇。续宾部将以敢战著、同死三河之难者，彭友胜、刘神山，均见续宾传。

周福高，字子祥。亦先从泽南援剿江、鄂。续宾接统湘军，福高无役不从。以小池口、梅家洲诸战尤用命，累官至参将。军抵三河，援贼麕至，诸将知战必败，无斗志。福高愤然曰：“男兒效力疆场，宁可逆计祸福，败则死耳，吾辈畏死不来矣！既至此，敢惜死隳壮志！”遂慷慨赴敌，力战而殁。诏赠副将，谥敏烈。

彭志德，字道一。隶湘军，每战必为前驱，耻居人后。累官至参将。三河之役，诸营皆溃，志德率所部贯贼阵突出，死者过半，身受重创。走入中右营，与副将李存汉等竭力死守，越三日，营陷，死之。诏赠副将，谥武烈。

李存汉，以乡勇随剿广西、江西、湖北等省，累官至副将。未抵三河镇之先，进攻舒城者凡五营，并西北面贼垒，独存汉一军攻东南城门。垒既破，城贼以存汉故，弗能救，旋弃城遁，追斩无遗。续宾被围三河，调桐城戍兵未至，事迫，誓必死，存汉等皆跪泣，原从死以报国。续宾陷阵卒，存汉与道员孙守信等坚守待援，力持三昼夜。营陷，存汉率壮士冲贼阵，越壕走保桐城。贼大至，城破，存汉巷战殁。诏赠总兵，谥果愍。福高、志德、存汉均湘乡人，并附祀续宾祠。

同时游击杜廷光、王怀兴，均湘乡人，均以苦战阵亡。

赖高翔，福建和平人。少入行伍，累功至千总。咸丰三年，潮州小刀会匪纠土匪陷漳州，高翔从总兵饶廷选讨平之，擢漳州城守营都司。四年，漳浦古竹社匪戕官扰乱，筑石堡自固，官军久攻未拔。高翔偕龙岩游击马至元、漳州镇左营游击惠寿等冒雨直捣贼巢。贼固守不下，高翔夜偕勇首毕定邦潜师梯登，克石堡，斩获无算。馀匪乘夜奔窜，穷追至海汊，皆赴水死，漳州平。

六年，江西边钱会匪纠粤贼陷新城、贵溪，谋攻广信。知府沈葆桢以血书告急于廷选，高翔时从廷选驻防玉山，倍道赴之。廷选军素无部伍，唯高翔与定邦以敢战名，行不赍粮，止不为屯，故赴急易。军至广信，寇旋至，背城击贼，屡破之。

贼来益众，幕府文员皆惧，慫廷选还军，高翔、定邦怒曰：“诸君怯，何如勿来？

今我在城中，贼不知我虚实，以我能援广信，后路必有大军。若弃城遁，贼知吾兵寡，气益壮，追歼立尽，尚何浙境之可归耶？当为诸君决死战，翼日观吾破贼！”

乃偕定邦开城纵击，自晨至日昃，尽毁城外贼垒，毙贼三千馀，斩渠帅数人，贼骇遁。论功以游击用。广信围既解，廷选还浙，高翔留驻广信。

明年七月，乐平贼踞县城，将军福兴檄高翔往剿，贼众五六千，分道抗拒。高翔督都司冯日坤、勇目刁士枢等迎击，贼殊死斗，高翔突阵负创，战益力。击毙黄衣贼目，横冲贼营，贼大溃，乘胜蹙之，生擒伪指挥逊天侯等，馀贼窜景德镇，遂克乐平。移防弋阳，八年二月，补游击。临江馀寇合抚州贼趋广丰，福兴退驻广信，高翔自弋阳闻警赴援，转战至铅山之石塘，贼势益盛，兵寡援绝，力战死。赠副将，给世职。

毕定邦，字康侯，山东淄川人。以武童投效漳州军营。小刀会匪陷漳州，绅民输款，游击饶廷选约内应，定邦率建勇助剿，战最力，从复府城。以次讨平云霄、漳浦贼匪，斩获尤众。复讨平仙游会匪，总督王懿德檄定邦率仙游得胜之师，间道驰剿。冬夜四鼓，蛇行进，将贼堡附近钉桶竹签拔除，黎旦，奋勇梯登，与高翔同有功，复与高翔同解广信围，累擢至参将。

七年，粤贼窜围建宁，分党陷邵武、浦城，定邦奉檄援闽，率部众疾趋抵瓯宁，直前搏贼。贼由建阳逃窜，复纠乡团夹击。贼断七星桥抗拒，令乡团伏山腰，张帜以疑之，躬率劲旅迫桥，以轻兵由浅处渡河，前后合攻。贼殊斗，黄衣悍党数十，屡出荡决，尽殪之，贼大奔。毁贼垒十一，焚逆舟六十，直逼建宁临江门。大股贼复来犯，纵击败之，斩悍目六，毙贼数千，踏平城外贼垒，遂解建宁之围。进捣邵武，克之，迁参将。复督乡团剿平浦城之贼，闽边肃清，以副将升用。进剿白水墩贼匪，中弹，卒于军，年二十六。给世职，谥愍烈，与高翔同附祀廷选祠。

刘德亮，湖南长沙人。咸丰四年，投效水师营，随道员褚汝航等破岳州踞贼，又随知府彭玉麟克汉口镇。五年，剿贼武、汉、蕲、黄间，大小数十战，德亮皆冲锋陷阵，又随军斫断横江铁锁，击沙洲争渡之贼。嗣偕都司胡友亮堵贼童司牌，焚内湖贼艇，并烧浮桥。寻与游击孙昌凯会剿黄梅踞贼，破其要冲。八年，福建陆路提督杨载福等攻九江，发地雷，轰塌城垣，贼由龙口河倾壁出窜，德亮率所部登岸截击，歼数百人，复府城。

又随载福军进规安庆，先破大通贼垒。趋铜陵，德亮麾队攻其北，直偪城下，身受七伤，犹裹创仰攻不退。池州贼党万馀来救安庆，掳民船渡至枞阳，载福令随总兵陈金鼇等驰往截剿。师至罗塘洲嘴，枞阳港内木椿铁鍊层层拦截，泊贼船百馀。

副将王明山等登洲轰击，督勇凫水过港，贼惊溃，官军尽焚其船。遂率队攻枞阳街尾，金鼇攻枞阳街头。贼排砲抗拒，德亮鼓众飞桨进截新河铁钅柬，麾队登岸直攻中路，副将李朝斌抄贼垒后，官军三路进偪贼壕，平其五垒，逐北二十馀里，贼尸枕藉。累功擢至参将。

十年，再攻枞阳，破鲍家村贼垒，斩晏家塘贼魁。时池州贼以殷家汇为犄角，载福率步队往攻，而令德亮等以舢板夹击，毙匪甚多，获枪械马匹称是。殷家汇贼垒既平，乘胜攻池州，德亮由东门外卡缘墙斩关入，破其石垒，尽毁东门外房屋，复分攻南门，获逆艇八。德亮奋不顾身，执旗先登，中砲，殁於阵。载福上闻，诏令议恤，谥威毅，给世职。

陈大富，字馀庵，湖南武陵人。起行伍。道光末，以外委从提督向荣剿贼广西，回援长沙，追贼武昌，屡著战绩，洊擢常德协都司。进剿江宁，转战芜湖、镇江间，以功赏花翎。咸丰七年，随提督邓绍良复宁国属之湾沚、黄池，进游击。寻援浙江，败贼金华、处州，除参将。贼窜婺源、石埭、太平，先后击走之。以从复泾县，拔南陵，擢副将。八年十一月，湾沚师溃，绍良死，大富左次南陵。明年四月，贼犯南陵，百计环攻，不得逞，十年三月，围始解。帝嘉其功，除皖南镇总兵。

五月，伪侍王李世贤围宁国，分党攻金坛、南陵，时提督周天受守宁国，总兵萧知音、参将周天孚等守金坛，大富仍守南陵。贼众数十万，官军势不敌，各血战死守待援。七月，金坛陷，贼屠其城，天受知宁城不守，则尽出城中兵民数万令各逃生，自誓以身殉。宁民扶老携幼走南陵，大富开门纳之。八月，宁国陷，贼围南陵益急，城中食且尽，大富以忠义激励军民，皆誓死弗去。夜遣壮士縋城出，乞援於水师，前后数辈为逻贼遮获，最后乃得达。

时提督杨岳斌统水师奋袂起，九月，扬帆进泊鲁港，声言攻芜湖，密饬各营扼要隘。十月，水师骤登陆，出贼不意，悉燔港左右贼屯，围贼争驰奔鲁港，嚣且乱。

大富乘城遥望见，拊髀曰：“援师至矣！”遂出城夹击，贼披靡，追杀十馀里，与援师会歼贼万馀，扑水死者无算，围立解。城中兵不食月馀，仅存皮骨，民饿殍相属。岳斌船粟往哺，欢声雷动。大富方缮城垣固守，岳斌力言形势不便，乃帅师屯上游，市民从者十馀万。大富前后守南陵，始被围经年，继六阅月，以蕞尔城抗巨寇，忍死待援，卒熸凶焰，由是以善守名於时。

十一年正月，会水师复建德。二月，李世贤率党数万窜景德镇，大富率兵四千自建德往援。贼衔恨，以计陷之。尽伏悍贼牛角岭、柳家湾、回龙岭等处，率队由镇南双凤桥窜李村，诱官军，佯败遁。大富率众前进，跃马争先，参将田应科等继之，贼突从镇东抄出，伏贼尽起，大富挺矛力御，砲洞左乳，血淋漓，仍裹创鏖战。

贼从间道袭焚我营，应科及游击萧传科、胡占鼇，都司胡凤雝、熊定邦、吴定魁，千总罗廷材皆战死。大富见营中火起，下马北乡叩首，曰：“臣力竭矣！”投李村河死。赠提督，谥威肃，建专祠南陵，应科等并附祀。

陈万胜，湘潭人。官军规复江宁，围攻将四年，用地雷法，穴城三十馀处，皆不就。同治三年六月，提督李臣典请从贼砲最密处重阙隧道，统帅曾国荃韪之。命各军於城下筑砲台，护地道，别遣军士刈湿苇蒿■M5积城下，覆以沙土，阳为肉薄登城状。贼用全力扞争，砲弹雨下。是月十五日，贼出死党烧砲台，官军血战竟夕，十六日，地雷发，遂克伪都。万胜与郭鹏程、王绍羲则於先一日死之。万胜初隶吉字营，从大军规江宁，皆为军锋，累功擢副将。地道既成，国荃入隧亲勘之，悍贼出太平门，直犯地道。别从朝阳门出数百人烧各砲台及所积芦蒿，万胜督队血战，歼百馀人，力竭死之。贼裂尸，竿其首於城。

鹏程，湘乡人。先后隶罗泽南、李续宾营，累以克九江、援宝庆诸役擢副将；又以皖北肃清，以总兵记名简放。绍羲，同邑人。少入湘军，累功亦以总兵记名简放。是役也，贼以砲火轰击，密如飞蝗，皆奋前督攻，同时殁於阵。城复，以三人死绥事上闻，有诏惋惜，各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谥万胜武烈，鹏程勇烈，绍羲刚毅。

王之敬，浙江奉化人。道光二十九年，由水勇散目随捕江苏洋盗出力，拔补水师千总。咸丰三年，粤匪陷江宁，之敬管带艇师，接战甚勇，升守备。五年四月，由浦口会各营连宗剿贼，毁贼船获胜，擢游击。寻升太湖协副将。十年，迁江南福山镇总兵。適值苏、常沦陷，太湖三面皆贼，之敬孤军设守，屡挫贼锋，东西两山，赖以安堵。十一年正月，贼忽率众围扑东山，之敬迎战失利，东山遂陷，之敬失所在。嗣之敬之子祖培寻父尸至教场之西，见所畜犬卧土堆上，向之哀号，知有异，掘之得之敬尸，卷以席，伤痕遍体，而面目如生。询居民，系於贼船退后捞获掩埋者，不知其为总兵也。之敬性忠勇，号能战，至此以寡不敌众被害，人争惜之。

赠提督衔，谥果愍，建祠於太湖东西两山。

陈忠德，字仁山，湖南清泉人。操舟为业。咸丰二年，粤贼围长沙，掠舟北渡，遂陷贼中。忠德骁勇有智略，伪尽力于贼，久之，大见信任。十一年，道员曾国荃围安庆，忠德自拔来归，由是官军始尽得贼中虚实。五月，从攻菱湖两岸贼垒平之，从克安庆及平江岸各城隘，擢千总。

李鸿章援上海，选将得程学启、郭松林于曾军，忠德亦属焉。从学启破柘林、南汇、川沙、金山、青浦各城隘，击退虹桥大股贼众。会克嘉定，并解北新泾、四江口之围。二年四月，昆山、新阳既复，从规苏州。六月，攻破花泾港、同里镇，苏州贼水陆万馀来援，忠德力战，负重创，卒败之，遂收吴江、震泽。

学启军益进，逼娄门外石垒，十月十九日，伪忠王李秀成、伪慕王谭绍光率万人出娄门拒战，学启令忠德等击败之。李、潭二逆走入城，石垒遂下。贼计穷，其党郜云官等杀谭逆以城降，苏州复，赏勇号。累以功擢副将，加总兵衔。后以克嘉兴擢总兵，随攻湖州，中砲殁于阵，照提督例赐恤。

复吴之役，死於战者：攻青浦，为都司刘玉林、守备熊得春；攻太仓，为参将王国安；攻长洲、望亭，为把总沈玉德；攻无锡，为游击汪龙淦。皆奋身陷阵，优恤，给世职。

黄金友，字益亭，湖南人。初从军广西，转战湖北、江西、安徽，积功至副将，赐勇号。金友躬犯矢石，创遍体。咸丰十年，江苏巡抚薛焕奏调驻金山卫。十一年，贼犯浙江平湖，陷乍浦，东略姚廊，窥金山，金友迎战大破之，遂平新仓贼垒，晋总兵。平湖知县汪元祥乞师规复，金友壮之，檄金山、华亭、奉贤各营同赴援，躬督师进驻平湖之广陈。元祥率民兵迎劳，请为乡导，贼连营三十里，一鼓破之。贼会嘉兴援贼分道来袭，金友迎御於十字街，贼大集，相持久，金友右肋被枪，犹誓死力战，士皆奋呼，无不一当百。贼始卻，而金友创发不能骑，舁至明珠菴，卒。

赠提督，恤如例。

麟瑞，字霭人，满洲瓜尔佳氏，乍浦驻防。父观成官南川知县，有德政，蜀人为立生祠，称小关庙，以关、瓜音通也。麟瑞以笔帖式历印务章京。咸丰十一年，贼犯乍城，从副都统锡龄阿出督战，偕弟凤瑞、云瑞手燃巨砲纵击，贼惊卻，拔出难民无算。城陷，麟瑞率众巷战，力刃数贼，贼环攻，被枪，殁於阵。赠副都统，予世职，祀昭忠祠，谥忠节。云瑞陷贼不屈死。

凤瑞出从李鸿章军，转战江、浙，攻和州、含山，以百骑计破贼万馀，鸿章尝称为非常人。克太仓等处皆有功，赠将军。麟瑞督战时，本为副都统，护印至死不释。后其子柏梁官乍浦副都统，莅任拜印，启视，斑斑犹见血痕云。柏梁自有传。

蔡东祥，湖南湘阴人。充湖北水师水勇。咸丰四年，粤匪再陷武昌，与汉阳为犄角。东祥随攻武汉两岸贼，多有斩获。随攻鲇鱼套，焚贼船，通粮道。湖北提督杨载福追贼田家镇，贼联木簰，置砲石，於半壁山拒敌。东祥奉令以火具镕铁锁断之，水师骤下，燔贼艘无算，遂拔田家镇。於湖口、望江、九江、东流、建德、枞阳、芜湖、铜陵诸战皆有功，累擢至副将。

同治初，布政使曾国荃亲率十二营与道员刘连捷分道击江岸分踞贼，东祥分攻桐城，克雍家镇。又会攻巢县、含山、和州与裕溪口、江心洲、梁山各隘，复太平、芜湖二县。陆军进逼金柱关，兵部侍郎彭玉麟率东祥等分水师为三队，连环轰击，跃上堤埂，短兵击刺，积骸满渠。关破，并划三汊河、上驷渡贼垒，江岸肃清。先后赏雄勇巴图鲁等勇号，加总兵衔。

东祥勇决有谋，七年湖口之战，大风，舟入口为贼所抄，不得出。所领长龙舰一，偃旗与贼舰混，须臾风止，急桨贯贼阵出，贼觉，追之不及。是役失长龙舰五、舢板十三，将弁死者二十一人，而东祥舟独完。十一年安庆之战，水师屡挫，贼易视之，见辄争击。东祥请易战舰白旗为红旗，贼疑为援兵，骇愕间，急率所部乘之，贼以败，军威复振。

旋调江苏剿贼，偕副将欧阳利见，率淮阳水师，巡防三江口，战嘉善。奋勇驶进西塘，援贼猝至，两岸夹攻，被枪子伤，落水死。东祥转战克敌，素称勇敢，照总兵例议恤，赠提督衔，给世职。

邹上元，字兰亭，湖南湘乡人。咸丰初，投罗泽南营，泽南自江西援湖北，取道崇阳、通城，进攻佛岭贼卡。上元随队由佛岭北攀岩先进，与诸军夹击，破之。

贼自崇阳三路来攻，上元从破右路，克崇阳、咸宁诸役均有功，擢千总。五年，贼犯湖南，巡抚骆秉章檄萧启江募勇助剿，号湘果营，上元隶焉。从援江西，克万载，复袁州，果擢都司。秉章督蜀，檄黄纯熙率果毅营从，上元方假归，纯熙招偕行，充营官。贼酋何国樑、彭绍福率党攻定远急，定远东北濒江，贼屯东南，造浮桥江上遏外援。上元从纯熙疾赴，师至兴学场，贼分党逆战。上元从右路袭击，贼大奔，乘胜追至祖师殿，毁沿途二十馀垒，蹙贼江干，何国樑凫水遁，上元追斩之。

彭绍福闻败，纠党来援，踞燕子窝、二郎场等处。二郎场者绝地也，四山壁立，鸟道一线，西北阻涪江，纯熙恐失寇，不待军集，率千人追之。上元虑有伏，进至距二郎场二十里，遣谍侦之，不见贼，土人皆言贼去远。夜半，至燕子窝，突遇贼骑，进逼之，贼绕山窜入场，纯熙知中伏，分道搜之，伏尽发。官军偪处泥淖间，不能成列，上元驰救，突围入，手刃数贼，贼环刺之，死，纯熙亦殁。定远之捷，上元擢参将。死事闻，命视副将例，赏世职，附祀纯熙祠。

郝上庠，直隶沙河人。由武进士授侍卫。道光二十六年，出为山东曹州镇标守备，累迁至武定游击。咸丰四年，韩庄盗起，山东巡抚张亮基虑徐州道梗，知上庠饶将略，荐署兗州镇总兵。贼帅硃广田寇郯、兰、沂、莒诸属，上庠率所部会乡兵击走之。贼南窜赣榆，上庠追及，歼其众，斩广田於阵，擢参将。五年，山东金乡贼陶三相为乱，上庠疾驰诛其渠，馀众惊溃，事得解。时海上多盗，连舟窥诸口，将北犯天津洋。山东巡抚崇恩疏请以上庠摄登州镇总兵，专司防务。往来策应，先后擒斩贼首李希梦等，以功叙沂州协副将。

上庠每战，辄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以勇武受上知。贼平，手诏褒美，命以总兵记名。十年，署曹州镇总兵，以疏防捻寇入境，夺记名，留镇如故。十一年，官军取濮州，河北肃清。上庠以屡胜功复官，赐提督衔。九月，贼潜渡濮、范，上庠不能御，与贼遇阳穀，又战不利，为山东巡抚谭廷襄所劾，落职。

十月，克张秋镇，移兵会营总乌尔棍扎布、游击绪伦攻堂邑贼，战於丁家庙，败之。贼益众来援，上庠奋击不退，马蹶堕地，拔刀杀贼数十人，力竭，战死。命优恤，谥勤勇。聊城士民念上庠捍贼功，请立祠东昌，从之。

张遇祥，字瑞麟，直隶新乐人。年十五，能开两石弓。道光十五年，成武进士，授乾清门侍卫。二十一年，选浙江衢州城守营都司，公廉能得士卒心。咸丰二年，在寿张游击任，匪林凤祥、李开芳率粤匪围怀庆，山东巡抚李僡檄遇祥从征当一路，为士卒先，所向披靡。经略胜保嘉其勇，益感奋。尝夤夜渡河战，自寅至申，始奉令而返。

三年秋，曹县捻匪乱起，携亲兵百人入城，捻首陈九千岁、张四大王拥众扰城市，无敢撄者。遇祥密令伏兵於外，变服入贼巢，诈言他事，贼优礼之。夜分，酒酣，遇祥骤起蹴贼，首脑迸裂死，贼群起，且战且走，出巢伏起，贼皆骇散。又侦知张四大王所在，讬病不出，密令亲信军士夜驰百馀里入贼室擒之。粤匪攻临清，率部卒二百人，夜砍贼营而入，杀无算。所部五十馀人被围，复匹马荡决者三，携之出，无一失者。右腿受矛伤，裹伤屡战，贼不敢当。创剧不能起，巡抚亲验之，谕令归养，新抚崇恩疑规避，奏参褫职，令解赴山东。既到标，崇恩始知其诬，慰劳备至。时金乡、鱼台、嘉祥、费县、钜野、郓城、城武七县被捻匪所陷，遇祥招旧部六百人，自为一队，复七城，馀孽悉平。复原官，以创发回籍调养。

十一年，山东教匪纠回、捻北犯直隶，胜保久无功，乃肃书聘遇祥，且令募勇自随。书至，即招募乡中子弟五百人，星驰而往，一战败之。胜保南移馆陶，进次尖庄，贼麕集尖庄南，遇祥复驰救，贼奔。民争奉糗饵浆粥，军得一饱，督队回尖庄。胜保又退守馆陶，遇祥趋谒之。贼又欲渡河，胜保令往堵河口，遇祥曰：“士卒昨日一饭后，枵腹至今，乌能战耶？”胜保曰：“汝速往！吾即遣人执釜甑从汝也。”遂率队趋大河，士卒觅食不得，贼已先渡，遇祥匹马陷贼阵，战至日暮，下马而搏。天明，回顾所部馀数十人，急挥之去，曰：“同死无益。吾身经数百战，未曾一挫，今势至此，不斩贼渠，不生还也！”纵马示不返，士卒益感奋，誓同死，遇祥左右射，当者皆殪。贼以长戟钩断其弦，乃舍弓提刀战，至下堡寺，日近山，从者馀六人，忽见大纛下贼渠至，将耸身刃之，时已战两昼夜，饥甚，旧伤皆发，复中矛数十处，力既竭，遂殁於阵，时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馆陶、临清诸村堡，争建祠以祀。

兄遇清，字芳辰。武举人。官广东，洊擢至督标参将，檄援广西平南县，提刀巷战，贼枪刺其腹，肠出，益奋。贼折其刀，手执木棍抵拒，贼攒击，死之。平南士民亦立祠以祀。

曹仁美，字择庵，湘潭人。初隶曾国荃军，援江西，战吉安天华山，克之。复景德镇、浮梁，与有功。咸丰十年，贼据黟县、建德，势张甚，时仁美改隶曾国籓麾下，官军屡战不利，坚垒与持。仁美曰：“两军相持日久，当乘其懈而击之，否则援至难图也。”会夜大雾，仁美率所部摩其垒，更筹寂然，乃梯而入，手刃司柝者，纵火焚之。众军为承，斩数千级，贼大溃，遂克之，获器械无数。迁都司，赐号励勇巴图鲁。十一年，国荃攻安庆，久不下，国籓遣仁美往助，伪英王陈玉成合江、淮贼来援，国荃督战，中流矢，仁美负之登高，挥诸军奋击，城遂下。以次从克大江两岸城隘。同治元年，从围金陵，仁美屯雨花台西，国荃以城贼粮将匮，为坐困计，令诸军毋与战，凡四十有六日。仁美恚曰：“当贼不击，将何待？”乃以其军出毁石垒，贼颇死。国荃以其勇，薄责之，遂引疾归。

投入李鸿章军，围攻常州，鸿章檄刘铭传等偏师直捣，仁美率众继进，大破之。

三年，克金陵，馀贼突出鏖战，湘、淮诸军屡挫於奔牛。铭传军被围急，议者欲退保丹阳，仁美曰：“贼虽锐，犹困兽之斗也，出奇兵胜之。”次日，与诸军略其东南，贼众轰击以拒，仁美膝行至砲旁，连掷火弹，贼骇走，官军鼓噪而登，夷东路各垒。贼自隔河来犯，仁美夜乘轻舸，率健卒数人跃轮舰杀贼十馀，以火攻之，船尽裂，奔牛贼平。军无锡，执游兵扰民者斩以徇。至是诏以总兵记名。

四年，伪侍王李世贤陷漳浦，鸿章遣仁美与郭松林俱航海赴援。既至，甫筑垒，贼大至。仁美令诸军无动，独率所部三百人迎敌。贼疑有伏，不敢前，仁美伺懈击之，贼奔南靖。乘胜薄城下，率众先登，世贤巷战逾时，启西门而遁，遂复漳州，下南靖。擢提督。进规漳浦，贼分门坚守，仁美与副将张遵道分路迎战，贼稍卻，麾军竞进，攻克之。进复云霄。旋归，以兄仁贤领其众。

五年，国荃巡抚湖北，檄仁美与松林募军进至唐县，会东捻自信阳窜入，遇於德安，薄而击之，追至锺祥臼口。师分三路入，仁美攻其左，抵罗家集，遇伏，与战，力竭死之。赏世职，予锺祥及原籍建祠。

毛克宽，湖南溆浦人。咸丰初，兄弟五人同入田兴恕虎威营，皆以善战著，克宽尤骁勇。六年，随兴恕援江西，克萍乡、万载，复袁州。后从围临江，吉安贼来援，城贼填壕伺夹击。克宽从拒援寇，大破之太平墟，烧贼屯四十七，遂克临江。

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克宽久经战阵、劳绩甚多闻於朝。时贵州苗、教各匪麕聚，复随兴恕赴援，连克锦屏等处，克宽功最。伪翼王石达开犯湖南，窥宝庆，克宽从兴恕回援，破贼宝庆城南黄塘，复败贼七架坡。贼合围攻兴恕垒，克宽日夜搏战，援军既集，内外夹攻，贼败遁。追及九巩桥、白杨铺，复大破之。贼走广西，遂以参将留湖南。

黔乱复炽，朝命兴恕为贵州提督，督办军务。克宽再入黔，逆酋安太然及伪元帅韩成龙、伪招讨覃国英等围攻印江、石阡，克宽率虎后营分道进击平阳等处贼屯百馀，斩韩成龙、覃国英，拔出难民三千馀人，遂解城围，乘胜复甕安。两旬之间，荡平数百里。兴恕疏荐克宽“胆识俱优，屡获奇捷，随征六载，战必身先，实属英勇冠群”。命以副将留黔，赏号锐勇巴图鲁。

石达开从广西犯黔，陷归化、定番等城。克宽迎剿，破笼溪、猴坪贼巢，进驻赤土，督军攻定番、长寨，克之，复解安顺、安平城围。十一年，补大定协副将，移驻大水桥，通运道。贼乘营垒未成，遣悍党分股来犯，克宽分队逆战，败其左右翼，中路贼死抗不退，克宽策马轹阵，往来荡决，刃悍贼数十，贼众披靡。会飞砲中马，徒步奋击，身受数创，殁于阵，年三十三。诏赠总兵衔，建专祠，赏世职。

弟克佳，官把总，战殁临江。

先死黔苗之乱者，有邢连科，原名正堉，贵州贵阳人。台拱黄施卫千总。咸丰三年，苗叛，攻城，连科迭乞援，累月兵始至。连科蒐残卒夹击出陷阵，而援兵先溃，连科转战十家寨，阵亡。

子士义。举人，主讲平越，先闻警，驰赴城守。至是召家人环坐，纵火药自焚，仆谌年有、婢玉兰从死。千总署堂皇之下，列尸二十有二。巡抚蒋霨远、田兴恕先后以阖门殉难闻，赐祀，予世职。孙以谦，曾孙端，翰林院编修。

田兴奇，湖南凤凰人。隶田兴恕虎威营。咸丰六年，从平郴、桂、茶陵，以功叙外委。兴恕援江西，进攻袁州，兴恕跃马突贼阵，兴奇随入，各军继之，遂获大胜，贼溃奔数十里。分宜、袁州复，擢千总，加守备衔，赏蓝翎。七年，师次高安阴冈岭，兴奇斩伪监军姜万祥、总制艾得胜。攻复临江，擢游击，换花翎。八年夏，贵州寇起，随兴恕往援，败贼黎平，夷其营。转攻汉砦，斩馘二十馀级，夷贼营十馀处，追北十八江，斩伪侯黄必升等二十一人，擒伪将军伍云童。黎平复，以参将留湖南补用，加副将衔。

九年春，石达开率众十馀万犯宝庆，兴恕军適自黔还，道其境，驻军九巩桥。

贼乘其甫安营，悉众来犯，随兴恕击卻之。是夜三鼓，兴奇率壮士八百人袭贼营，贼惊溃，死亡相属，馀众奔逃。宝庆平，擢副将。

十年，从兴恕剿贵州苗匪，兴奇领虎勇二千人至石阡，战龙潭，斩贼伪元帅韩成龙、覃国英，尽平其营。越二日再攻，贼走马坪，斩馘甚众，并拔出被掳老穉男女三千馀口。捷闻，赐冲勇巴图鲁名号，加总兵衔，仍驻石阡。六月，击贼双溪，中伏，死之，时年三十二。诏赠提督衔，谥刚介。

田兴胜亦隶兴恕部下，平郴、桂，援宝庆及援江西，同有功，累擢至守备。又随剿贵州各匪，破笼溪，解馀庆围。偕都司沈宏富等进屯雄黄、小崽等处。贼於老巢立坚垒十八，悍党万馀，分布左右山梁，兴胜约游击杨岩宝两路夹攻，自与沈宏富攻左路各寨；都司田兴考由右路绕山后出击，并设伏后路。计定，率兵直冲首山梁，贼数千迎击，兴胜督队冲突，鏖战逾时，贼沿山溃遁，营内贼开卡狂窜，兴胜亲入贼阵，手刃悍目二。宏富督后队合围，先毁其右寨，移攻左寨，破之。乘胜追袭，有黄衣贼目率党死拒，兴胜射之，蹶，擒而枭示，馀贼大溃。追十馀里，坠崖死者无数。是役共破坚寨十馀座，阵斩伪元帅韩进、杨正闰等二十馀人，馘千五百馀级，乘胜平贼营十馀座。

复随总兵刘吉三等夜攻三角庄，贼猝不及防，惊而溃，毁其连营三座。適松坪贼首石复明纠玉华山匪党数万，分六股来扑，兴胜偕游击刘祖得合兵迎剿，都司徐祥太与兴考各率所部设伏山麓及民舍中，贼遇伏大败，死亡枕藉。追至木影顶，地险峻，贼寨负隅难拔，因收队。明日，同知唐绳武等由间道出松坪之后，先取老巢，兴胜奉令偕岩宝等攻木影顶，攀藤而上，贼礌石交下，军少卻。兴胜横刀跃马，奋身进，飞登寨墙。贼矛攒刺，捉其矛而上，挥刀连斩悍贼十馀，诸军继进，贼散走。

官军四面兜剿，歼除殆尽，擒其渠秦官宝、刘老栘等，诛之。

松坪黄号贼众五万，连营三十馀，兴胜等即时裹粮疾进，悉锐攻之，贼倾巢出拒，官军奋击败之。有伪扶明王者，悍酋也，手斫败退贼，挺身来抗。兴胜自与搏战，殪之。馀贼犹相持，宏富等已从后破其巢，贼乃溃窜。官军夹击，斩馘四千馀级，松坪贼垒皆平。乘胜攻猴岭，拔之。

旋偕宏富移剿甕安，先破小山寺营、马安营贼垒百馀，冒雨分三路进攻红冈堡，兴胜策马陷阵，连刃数贼，诸军继之，立破其巢，蹑追数里。会甕安贼来援，败贼亦返斗，兴胜偕宏富等纵击。射毙贼酋数名，贼乱返奔，官军急蹑之，贼不敢入城，奔至玉华山老巢。甕安遂复，自是入省之路始通。兴恕疏称“兴胜每战单枪陷阵，不计生死，实属忠勇可嘉”。诏以游击拔补，给果勇巴图鲁勇号。

十一年，粤匪大股窜贵州境，踞定番州、长寨等处，偪近省垣，岩宝等攻之未下。兴胜随兴恕往剿，屡战皆捷，克定番，又偕副将周学桂进兵拔长寨，其别股踞土地关者，分党扑安平以牵掣官军，兴胜驰救，立解城围。匪首张遇恩勾结仲匪围安顺，并扑定南汛城，又随总兵赵德昌击退之，省会解严。

三月，偕岩宝等进攻土地关，与贼战於赤土，贼败走，贼首仰天燕断后。兴胜追之，将及，以乘骑饥疲，驰骤过猛，一蹶而毙。贼回队围之，徒步格斗，杀悍贼十馀人，身受多创，血流如注，犹抵死相持，力竭，殁於阵。照总兵例优恤，谥武烈。

马定国，四川万县人。咸丰六年，投鲍超霆营，从攻九江小池口，回援黄梅，叠破贼孔垅、大河铺、亿生寺、黄蜡山等处，定国功多，委带霆字左营亲兵。复随剿太湖之枫香驿，破贼垒十馀座。八年，上援麻城，遇贼黄土冈，拔主将出围。从克麻城、太湖，毁雷公埠、石牌逆垒，进攻安徽省城。贼於北门外及东西山湾，连栅周亘，坚不能拔。定国负楯直入重栅，破其数垒。会巡抚李续宾军覆三河，贼由舒城、潜山上窜，遂从超退扼宿松之二郎河，贼来犯，击破之。复破贼於花凉亭，进围太湖。悍酋陈玉成以大股来援，超移壁小池驿，贼众围之。十年正月，大战，破贼垒数十座，毙贼万馀，乘胜克太湖、潜山。累擢至游击，晋参将。从规皖南，收黟县，大破贼卢村、羊栈岭，命以副将用，乞假回籍。

同治元年，滇匪扰四川万县之红谷田，定国率乡兵御贼，战殁。诏赠总兵衔，建专祠，赏世职。

## 列传二百八十 忠义七

张继庚从弟张继辛 李翼棠等 赵振祚赵起马善 陈克家马钊 臧纾青窦元灝 马三俊张勋 吴文谟吴廷香 孙家泰 江图悃程葆 彭寿颐 陈介眉亓祈年唐守忠 吴山 俞焜戴煦 张洵锺世耀 孙义汪士骧钱松 毛雝 魏谦升 金鼎燮 巴达兰布等包立身 王玉文 孙文德李贵元等 罗正仁陈起书陈景沧 何霖 蹇谔 赵国澍 宋华嵩 伯锡尔张继庚，字炳垣，江苏江宁人。父介福，道光六年进士，湖南保靖县知县。继庚少有志节，补诸生，幕游湖南。咸丰三年，从布政使潘铎守长沙。围既解，料贼必东窜，辞归省母。江宁布政使祁宿藻方筹守御，稔其才，招与谋。继庚虑兵不足，增募壮勇，举诸生李翼棠等统之。明年，贼至，请仿古火城法，於城内开壕积薪，城上筑两墙，为孔以出火器。城下两旁设牛皮栅，伏精兵以堵贼。时宿藻已卒，总督不能用。二月，城陷，继庚率众巷战，从弟继辛及李翼棠、侯敦诗等皆死。继庚赴水不沉，旋陷贼中，为书算。自念死志已决，欲将有所为，乃以母讬戚友，变姓名为叶芝发，阳与贼暱，尽得其虚实。会钦差大臣向荣军至，因与诸生周葆濂、夏家铣及钱塘人金树本谋结贼为内应，而使金和、李钧祥、何师孟出报大营。有张沛泽者，悍贼也，同谋而中悔，首其事，家铣死之，继庚以伪名免。

九月，复遣人上书向荣，言：“水西门贼所不备，有船可用，太平门近紫金山，越城亦易为力，缘城贼垒皆受约束。”既得报，益结死士张士义、刘隆舒、吕万兴、硃硕龄等，以待大军。书七上，屡约屡爽。城中人情汹汹，事垂泄，继庚泣谓其友曰：“事急矣！”夜縋入营，痛哭自请师期，诸将皆感动。张国樑欲留之，继庚不可，归而大军复以雨雪不果至。他日继庚出，遇沛泽於途，唶曰：“此叶芝发也！”

执赴贼所，施严刑，不为动，徐曰：“我张炳垣，书生耳，焉预他事？沛泽食鸦片，惧我发之，乃诬我耶？”贼搜之，信，遂杀沛泽，继庚被絷不得出。

明年二月，金和等引官兵易贾人服入城，与诸生贾锺麟等伏神策门，杀巡更贼，以斧断木栅，毁其半，贼惊走。亟举砲，六品军功田玉梅及敢死士张鸦头先众上城，斩守贼十馀人，援贼麕至，玉梅跳免。大索城中，鸦头被获，穷诘不得主名，乃益搒掠继庚，楚毒备至。时庐州知府胡元炜降贼在坐，继庚跃起谓曰：“若官江南，宁不知江南人孱弱，非老兄弟合谋，谁敢为内应者？”老兄弟，贼中呼楚、粤人之悍勇者也。贼信其言，继庚索贼官册一一指，贼辄杀之，横尸东门者三十四人。贼旋悟，曰：“中汝计矣！”令速杀之。继庚临死，色不变，呼天者三，成绝命词，有云：“拔不去眼中铁，呕不尽心头血，吁嗟穷途穷，空抱烈士烈。杀贼苦无权，骂贼犹有舌。”遂车裂以死。事闻，赠国子监典籍，建专祠，予世职。

张士义，乳名鸦头，江宁人。故无赖而有肝胆，能急人之急。在贼中与所素狎者醉歌，若无事然。继庚遣刘隆舒招之，袖短刀二授之，曰：“汝能杀贼，当以功名显。”士义慨然曰：“我何人，张先生义士乃下交，誓必杀贼，富贵非所望也！”

继庚狱急，趣士义速图。众请於大营，遣田玉梅等八人入城助之。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夜，士义与刘隆舒、吕长兴、硃硕龄等凡五十七人，乘晦登城。遇一贼手红灯，腾身斫之，掷首城外以为信。复杀贼十馀人，而官军终不进。乃下斩关，栅坚不可启，掷火烧之，不燃。栅内贼起，抽矛刺之，环城贼皆起，角呜呜然，众知事不济，遂遁。明日，贼闭门大索，有沈兽医者首之，士义等被执，穷其主使。士义叱曰：“欲杀则杀，主使不可得也！天下人皆欲杀汝，独我哉？”遂与隆舒、长兴、硕龄俱死。

是时继庚以诸生举义，乡里士慷慨相从者：夏家铣，字季质，江宁人。工诗文。

城陷，贼挟充书记，作诗骂贼，贼搜得之。时继庚内应事泄，贼疑家铣知其谋，拷掠无所承，不知家铣实与闻也。贼诱之曰：“汝有父母妻子，以为质，则释汝。”

家铣时昏惫，遽以母妻对。贼至家，其妻蔡匿母，骂家铣曰：“汝母死且十年，何处得汝母耶？”遂与妻俱被戮死。

同预翻城之举而未死者：金和，字亚匏，上元人。性兀傲，工诗赋，好声色。

纵酒，饮辄数斗。江宁失守，陷於贼，衣短后衣，与贼兵轰饮相尔汝，因廉得贼情。

继庚为其妻弟，与和通谋。和与贼稔，出入无所问，孑身叩向荣军门，请以身质，家在贼中不顾也。事败，和以质得脱。有秋蟪吟馆集。

孙文川，字澂之，上元人。敏悟，工诗赋。洪秀全据金陵，以计奉母间道出，复入，与继庚谋翻城应外兵。终日芒鞋手一筐如丐，奔走近贼地，不避风雪。得贼中曲折，具以报官军，因是屡捷，而翻城事卒无成。嗣习互市案牍，知外人情伪。

英人李泰国购轮舶助李鸿章战，既乃要挟索费，不受中国进止。鸿章闻文川才，荐入都，尽发泰国阴谋，朝廷褫泰国总税务司职，遣船回国，事得解。以功洊擢知府。

著读雪斋集。

周葆濂，字还之，江宁人。诗才清丽。陷城中，与内应事，谋泄，脱归。选宝应训导。著且巢诗存。

汪汝桂，字燕山，上元人。幼负奇力，或劝入伍及应武童试，皆不可。初陷贼中，追者至，手批杀一贼，掷过壕而免。田玉梅入城，汝桂与俱往还。习绘事，画仕女尤工。

吴复成，字蔚堂，上元人。性慷慨，贾於粤久，咸丰初始归。贼陷金陵，与人语多不辨，惟复成解之，以是为贼所信。因说贼设机杼，织缎匹，用匠十万人，文弱陷贼者得以免；又说贼造船运柴薪，贼称其能。妇婴缘是遁者又六七千人。既，与继庚谋内应，事泄，奔向荣军，不知重也。及曾国籓欲谍贼虚实，或以复成荐，因蓄发入贼中，得曲折以告。曾国荃围金陵，李秀成自苏州来援，贼掘地道出攻，复成侦得之，报国荃为备，遂大破贼。以功叙县丞，不就，卒以贾终。

胡恩燮，字煦斋，江宁人。与继庚谋内应，出入贼中者三十六次。破衣草履，溷迹如丐。往往伏壕内，或潜立桥下坚冰中，屡濒於危。母陷贼中，以奇计脱之。

后以功叙知府。

田玉梅，字鼎臣，四川酉阳州人。入应事起，求敢内成者，吴复成以书抵玉梅，玉梅裹红巾挺身从复成行。数日，出言贼情如绘，向荣乃信任之。夺门既无成，明日贼杀张士义等百馀人，不得主名，则令领石达开凭帖，无者逮讯。复成领数百纸贻诸同志。玉梅手一纸立通衢，发短言异，见贼往来反诘之，贼竟无知者，乃偕八人者俱出。后以功叙河南同知直隶州，补太康县知县。十年，英、法国联军犯天津，京师戒严，请济师勤王，大府不许。自帅所部至汝阳沙官桥，为捻匪所阻，愤极死战，被戕。恤赠太仆寺卿。诸人於是役皆冒死为之，例得附书，以竟事之本末。

赵振祚，字伯厚，江苏武进人，顺天宛平籍。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两遇大考皆前列，二十二年，迁詹事府赞善。咸丰三年，寇陷金陵，苏、常震动，振祚上书当事，原归本籍办团练。奏请，报可，遂归。集赀置保卫局，募兵购械，仿行保甲，人心以安。常州北门濒江，焦湖船屡出剽掠，积为民患。振祚乃择要隘口岸立稽查卡房，并设水师战舰，严备以待，境获宁辑。六年，贼艎蔽江下，镇江几不守，避难者络绎。振祚固结人心，训练士卒，率众诣丹阳，会督师者赴援，围乃解。赏花翎，加翰林院侍读衔。

时总督何桂清驻常州，郡人编修赵曾向出其门，振祚素轻之，以是常讦其短於桂清，遇事齮龁。嗣曾向被命佐常州团练，益掣其肘，不得已，请解事，保卫局遂废。十年，和春军溃丹阳，常州大警，桂清宵遁，曾向亦举室渡江而北，於是绅民复请振祚出督团勇。是时兵单粮绝，寇氛日迫，事已不可为，复毅然誓众固守，并率所练五十人出城招集溃勇。会北乡石堰土盗蜂起，遂领众往捕，以众寡不敌，战失利，力竭，死之。常州亦旋陷。事闻，赠太仆寺卿，予世职。

同治三年，李鸿章疏称：“其六世祖尚书赵申乔为康熙时名臣，子姓分居苏、常。江、浙沦陷，男女死者四十三人，其弟浙江经历振禋亦死於难。”得旨，予振祚常州建祠，馀附祀。

振祚忼爽重节介，口素吃，遇不平事，愤懑谩骂，期期不避人，故多遭怨。然好奖借人才，人亦以此多之。善诗、古文词，精汉学，著有明堂考一卷，文、诗集若干卷。

同族起，道光举人。同时城守。城陷，命合室妇女自沉园池，遂整衣冠坐事。

贼至，有识起者，劝令自全，大声叱贼，引刀自刭。子诸生曾寅以身卫父，刃贼数人，被害。兄子浙江候补知县禄保，骂贼，死尤烈。

马善，字遇皋，长洲人，世居苏垣北乡。有智略，膂力过人。咸丰十年闰三月，金陵大营溃，总督遁，贼席卷而南。夏四月丁丑，苏州陷。善先受檄主黄土桥团练，集七图义勇三千人，朝夕训练，庀水陆战守具。闻变，严阵以待。明日，贼果至，迎击金巷桥。又明日，贼大掠八字桥，又趣援之。越四日，贼分两路至，一出齐门至宜桥，一出阊门至禅定桥。善率勇千人自当宜桥，遣子安澜率勇数百当禅定桥，先后均有斩获。贼将窜常熟，夜遣安澜率千人潜至八字桥，尽括岸侧灰窑遗弃砖瓦塞远近桥下，居民已空，无知者。越数日，贼船至，不得过。城贼约浒关至青黛湖，合宜桥、禅定桥三路并进，善分兵拒之，而自击青黛湖，失利，贼旋退。已而贼大至，善设伏青黛湖畔，遣弟增及安澜诱贼入湖，伏发胜之，获贼船十，俘贼首攀大福，枭其首，贼为夺气。

伪忠王李秀成愤不得逞，大举来攻，善尽锐御之，自辰至午，杀伤相当。贼退，团勇归局午食，贼遽掩至，善率亲兵迎战，手刃骑马贼三人，伤於胸，犹疾呼杀贼，飞镞中头角而踣。安澜方赴常熟请军火，驰归敛之，面色如生。当是时诏举团练，吴人脆弱，贼至则靡，独善以能杀贼闻。恤赠知州衔，给世职。安澜后从巡抚李鸿章军，乡导得力，卒复苏州。

陈克家，字子刚，元和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少英异，为桐城姚莹所器重。

抗心希古，落落寡合。文章自许北宋，俪体宗六朝，诗学黄庭坚。咸丰三年，挑教职。时金陵为贼据，钦差大臣向荣驻师城外，翼长福兴阿聘克家入幕。福迁去，江南提督张国樑复聘之。十年闰三月，国樑檄克家主健勇营事，十五日，贼大至，督弁勇迎战，兵败死之。克家之死也，营中大乱，求尸不得。克家祖鹤，熟精明代事，为明纪一书，用通鉴义法，崇祯三年后犹阙，克家续成之，合为十六卷。

马钊，字远林，长洲人。与克家同岁举人。治经学有名。咸丰三年，前江苏巡抚许乃钊副向荣统兵金陵，钊入许营时，有川、楚兵所带馀丁，率骁勇，而苏垣空虚，钊建议募为一军，得千馀人，号曰抚勇。粤匪刘丽川反嘉定，土匪周立春继之，连陷青浦等六县。向荣檄钊率抚勇卷甲赴之，至青浦，夜半，衔枚薄城，克之，奖内阁中书衔。事定，重赴金陵。十年春，浙江告急，偕总兵熊天喜赴援，复四安镇、广德州。奉调驰回，遇贼丹阳，战白塔湾，中枪死。二人以文士从军，卒死於阵，吴人称之。

臧纾青，字牧菴，江苏宿迁人。道光十一年举人。自少倜傥好谈兵，所交多不羁之士。当英吉利入寇，纾青见武备废弛，人不知兵，寇至多被残害，因团练乡兵，凡万人。嗣入靖逆将军幕府，将军主和，纾青独主战，后以和议成，奏奖同知衔，不受，曰：“以和受赏，不亦耻乎？”尝以邳州知州勒捐案被牵涉，查办大臣周天爵雪之。

时粤逆陷安庆，据江宁，淮南北捻匪乘衅为乱，聚党多者至数千人，与粤逆互为声势。天爵因疏请纾青练勇剿匪，且听自成一队。匪素慑纾青威名，称之曰“老虎兵”。所至扑灭解散，多原归附效死者。天爵卒，副都御史袁甲三继任，亦深倚之。累擢通判，赏四品衔。

先是桐城以三年十月失陷，士民先后乞援於围庐州提督和春、围舒城提督秦定三，几一年，皆不应。甲三时驻兵临淮，念桐人请救之殷，又欲取安庆以截江路，自请进剿。文宗以临淮扼南北之要，不许。甲三於是疏请檄纾青剿办，允之。

时侍郎曾国籓已克复武昌，破田家镇，顺流东下，使提督塔齐布、道员罗泽南进攻广济、黄梅。朝廷既允甲三请，复以国籓兵屡捷，於是命纾青速进兵潜、太接应。时和春、秦定三军皆久无功，诏旨切责，令速破贼以图会剿。纾青又得国籓书相期会，於是疾驰至桐，两败贼於大关、吕亭驿，追至城下，时四年十一月六日也。

纾青以舒、庐围师率离城十馀里，不断贼出入饷道，以故久无功。桐之南门通安庆，贼来援则当其冲，遂自率兵勇围之，而令参将刘玉豹、同知李安中围东门。

时攻城之器未具，城坚不可猝拔。贼既败於湖北，又惧桐城或破，则与湘军成夹击势，悉力来援。纾青先后迎击於王林庄、挂车河，皆胜之，追至陶冲驿，擒斩既多，获械无算。卒以舒、庐军不予接应，又不急攻城以分贼势，贼用是得专事援桐。玉豹、安中又性懦，无能当贼，纾青至以“诸君不能战，不能攻，又不能守，事事须我一人”诮之，弗恤也。

十七日，贼援大至，玉豹、安中卻走，城贼复突出西门焚营。纾青与诸生张勋殊死战，杀三百馀贼，以后无继者，贼伏遽起，纾青胸面间中二十馀创，死焉。纾青既死，贼复得志，武昌再陷。

纾青治兵有纪律，初，贼以土匪目官兵以惑民听，至是一洗此耻。桐城破后，凡先以助饷团练，贼皆甘心焉。民以纾青来，秋毫无犯，虽被祸，无不感泣思之。

事闻，赐三品卿衔，予骑都尉世职。后有窦元灝。

元灝，邳州人，咸丰元年举人，援例为员外郎，分刑部。八年，捻贼大炽，窜徐州，邳当其冲，元灝集乡团，先后偕知州毕培贞、周力城，都司濮枫等堵剿，击斩甚多。十年，州城被围，守御四昼夜，城赖以全。贼结幅匪大举，由兰、郯渡河，元灝与参将于殿甲合剿，被围，力竭死。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

马三俊，字命之，桐城人。祖宗琏，父瑞辰，皆进士，以经学显名。三俊能世其家，顾屡困乡举。咸丰元年，以优行第一贡太学，又举孝廉方正制科。三年，安庆失守，桐人恟惧，知县遁去，奸民蜂起。官兵往来境上，亦乘乱为患。独县学生张勋誓死不避，三俊亦急起而坐镇之，擒斩为首者十数人。又偕勋立法，劝富家给散贫者，乱稍定。

贼既陷安庆，尽趋江宁，诸统帅皆远避，置安庆、芜湖不堵截。三俊知贼之必回窜也，日夜在明伦堂训练乡兵，又时与勋往四乡联合团众。於是桐城练勇，名闻江南北。贼犯太湖，与勋扬兵堵境上，贼莫测虚实，莫敢逼。已而贼攻江西，不克，回据安庆，修守备，桐人大恐。巡抚李嘉瑞驻庐州，前按察使张熙宇驻集贤关，皆畏安庆不敢至。

三俊上书巡抚，其略谓：“制寇之道，必能攻而后可守；守御之策，必先据要害而后可保城池。全州不守，祸及湖南；岳州不守，祸及武昌；小孤不守，祸及安庆；安庆不守，然后祸及江宁、镇江、扬州、大江南北。此明验也。自粤西起事以来，贼之所破，多不守而破，非因守而破也；贼之所败，多不战而败，非力战而败也。观桂林、长沙、南昌、开封四省城，苟能死守，贼未有陷之者。六合小邑，杀贼数千，而贼不敢至。江浦、含山、许州皆以守而得全，不大可见乎？今江北全势完固，虚实未为贼觉，而安庆之贼，又皆江西残败之馀，且未齐集。望於此时迅速进攻，而分兵守桐，以为接应。如安庆不利，当可退守桐城，以为舒、庐之障。此机一失，贼或窜桐、舒，以入庐州，则与北匪勾结，河南北东西、畿辅之地危矣。”

巡抚韪其言，遣总兵恆兴与熙宇合军堵剿，实不前进。

十月，贼大至，熙宇、恆兴兵皆卻走，三俊独与勋率乡团数百人拒之，不利。

贼遂道桐城以入舒城，陷庐州，渡河而北，蔓延千里，皆如三俊所料。城陷时，三俊父被执不屈死。三俊以不孝不忠自责，誓复仇报国。

四年夏，与前任桐城知县成福、六安参将庆麟，招集义勇於霍山，请助官军杀贼，且言“事成不邀功赏，事败则以身死之”。於是上三路进兵策，而自任桐城一路。先顿兵中梅河以俟，而提督秦定三军之图舒城者，延期不进。三俊既孤军深入，耻不肯退。至周瑜城，援绝饷匮，奸民构贼夜袭营，力战死之。

勋，字小嵩，与三俊同县人。家贫，好倡举义行。尝搜罗桐城节孝贞烈妇女二千馀人无力上闻者，汇请旌表，著总旌录四卷。桐城既破，三俊起义兵霍山，与之定计，即往见秦定三，以急击舒城，与袭桐之师相应说之，定三不应，事遂败。嗣闻纾青统兵至桐，往六安迎之，谓纾青曰：“桐近日贼势与前不类，兵单援寡，难操胜算。不如先助攻舒，舒破，与秦军合，事乃有济。”又数以书劝定三，卒不应，纾青亦不肯往。十一月十七日，遂随纾青督战，死之。随死者有吴文谟。

文谟，字翼甫，亦同县人。年少负气，与三俊子复震为友。三俊死，文谟不告其子，独冒险往获其尸。勋重其人，遂随勋奔走，请兵不倦，殉节时年二十有一。

吴廷香，字奉璋，庐江人。敏博沉毅，与桐城戴钧衡、马三俊友，以文章风节相砥砺。以优贡生举咸丰初元孝廉方正。上书论时事，有国士之目。三年，粤贼东下，陷安庆，庐江土寇应之，骎骎迫城下。邑团练乡兵推廷香为督，击寇，擒其渠，斩之，尽破其党。

寻，粤贼弃安庆去，长驱薄金陵，踞其城。是年夏，复遣悍酋沿江西犯，再陷安庆，皖北震动。廷香复倡义募乡勇六百人，自率之守梅山黄姑闸，遏江路。时贼张甚，官吏兵民所在迸散。贼自桐城北扰，舒、巢、无为相继沦没，独庐江赖廷香固扼得全。十一月，庐州陷，巡抚江忠源死之，官军、团练望风逃溃。十二月，庐江亦不守。廷香时在防次，扼腕慷慨，誓必得当以报国。

四年二月，提督和春败贼於庐州；七月，提督秦定三大捷於舒城；舟师复自海道入扼东西梁山，断贼归路。贼悉众北趋，诸州县守贼少，曾国籓复率大军下武昌。

廷香闻则奋然起，言於众，谓：“诚以此时出贼不意复邑城，益与江上、下诸路军相应，合谋以图皖中，贼可歼也。”乃召募三千人，与外委熊允升将之趋县门，兼密约旧时勇目居城中者为内应。八月，大破守贼，贼渠任大刚走，追斩之，遂复庐江。大江东、西以乡兵败贼克城，盖自廷香始。

既，贼知庐江无援，合安庆、桐城诸路来攻，廷香出击，屡有斩获，而贼聚益众，江中贼亦逼城下。廷香豫乞救庐、舒大营，久未报。及贼大至，何桂珍檄蔡萼、沈承贻以六百人自六安赴援，至邑，则纵兵大掠，遇贼反走，贼益焚四野，火光烛天。廷香夜登陴，望救不至，拊膺泣曰：“吾志清逆乱，不克，而重祸乡里。势穷援绝，来者非人。吾死此，分耳，乱将若之何？”数日，粮竭，萼、承贻引遁，城遂再陷。廷香率死士巷战，自午夜至黎明，从者仅三人，力尽死之，允升同及於难。

初，廷香将倡义，或危其事，尼之。廷香从容曰：“如若言，乱将谁拯耶？”

其人悚然退。及事急，将自裁，或夺刀掖之行，廷香抗声曰：“复城守城，虽非吾责，吾义也。城危而走，义何居焉？出郭一步，非死所也！”比战殁，邑人求得其尸，藁葬之。诏建专祠庐江，予世职。子长庆继其志，累官至提督，以功显。

孙家泰，字引恬，寿州人。大父有善行，仁宗尝书“盛世醇良”四字颜其门。

家泰生有殊禀，嬉戏异群兒。每出语，长老惊若成人。未冠，补诸生。道光二十九年，入赀为员外郎，分刑部广西司，治牍明决，为上官所器。咸丰三年，粤寇窜扰江、皖，工部侍郎吕贤基奉命回籍督办团练，请以家泰从。时皖南北郡邑相继不守，官吏望风避走，群盗蜂起。定远陆遐龄倡乱据城，道路梗塞。朝命再起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天爵就询策略，家泰密为擘画，数旬之间，遐龄父子就擒，胁从解散，馀盗敛迹，寿春兵以骁勇闻。

军兴，徵调四出，留镇者少，又乏食，巡抚檄家泰劝捐募兵为固圉计。寿故繁庶，富家大贾务厚藏，鲜远识，无应者。家泰则尽货其赀产以济用，所募皆敢死士。

明赏罚，严简练，一军肃然。庐、凤、颍、六安诸寇惮其强，不敢窥。寻，天爵卒於颍州，舒城再陷，吕贤基死之。家泰失所隶，势遂孤。寻为人所构，吏议落职。

家泰语人曰：“时事糜烂，守土之吏，畏贼如虎狼，而视民如鱼肉，是驱良入於暴也，吾无死所矣！”自是杜门家居，口不言兵事。既毁家佐军，贫甚，菽水养亲，晏如也。

既，贼氛益炽，诸州县团练，多阴附贼，而凤台苗沛霖所部尤横桀不可制。初，沛霖为诸生，请於知州金光箸欲练乡团，而自为练总，光箸不之许。沛霖遂聚群不逞为乱，邻邑豪猾多归之。官军畏其众，遣人招抚，授以官，为羁縻计。数年累荐至川北道，加布政使衔。沛霖不奉命，南据正阳关，北扼下蔡，继袭怀远，陷之，号称苗练，骎骎逼寿州。寿人恟惧，谋聚保，众议非家泰莫属，辞不获，强起。号召部曲，上书军帅，力主剿，未报。

沛霖遣谍入寿州，家泰杀之，沛霖益怒，尽发其党来攻，守者恐不敌。忌家泰者，乃倡言献家泰与其副蒙时中於贼，以纾寿祸。有司迫行，众大譁，将以力抗。

家泰夷然曰：“吾昔募健兒刺苗逆悍将，今又戮其谍，欲甘心者我也。守土非其人，顺逆不明至此，事之不济，天也。吾身许国矣，吾死而城安，其又奚恤？”遂仰药死。既殁，按察使张学醇复缚时中付贼寨，并遇害。是年九月，沛霖卒陷寿州，家泰家属被执，不屈，皆死之。

同治二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至，沛霖败死，寿州平。闻家泰一门死事状於朝，诏赠四品卿，照阵亡例赐恤，建祠寿州。父赠祖，弟家彦、家德，子传洙，咸恤赠有差。

江图悃，字汝华，旌德人。富胆略。经商，寓舒城。侍郎吕贤基办团剿贼，过舒城，与图悃一见相契，特命带乡团，扼守舒城冲要，贼不敢过。三年十月，桐城被陷，乘胜至舒城，贤基战不利，死之。图悃犹力战，狂呼杀贼。久之，贼至益众，援兵不至，殁於阵。图悃前以助饷赠知府，至是殁，舒人义之，相与私谥曰仁惠。

宣统初，补谥庄洁。

程葆，歙县人。道光十三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咸丰二年六月，外授广东肇庆府知府。时粤匪麕集皖境，谋犯浙江，葆赴任，道经杭州，巡抚何桂清奏令回籍治乡团助剿。五年，贼陷休宁，葆率民团出境援，与官军会击於东、南二门，毙贼目，贼惊退入城。诸军连夜进攻，贼由西门遁，遂拔休宁，乘胜克复石埭。自是葆益激励乡团，屡助官军剿贼，徽郡肃清。旋檄赴杭助守，城陷，死之。

彭寿颐，字子文，江西万载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四年，粤匪连破江西郡县，知县李峼弃城遁，寿颐率团练御贼，追剿上高、新昌，皆捷。以筹饷忤李峼，峼袒奸民，寿颐揭前弃城事。巡抚陈启迈夙讳贼，恐上闻，以蜚语诬捕寿颐，欲致死灭口。钦差大臣曾国籓奏言：“数年以来，谕旨谆谆，饬行团练，多无实效。惟湖南平江县、江西义宁州以本地捐款练本地壮丁，屡歼悍党，为贼深畏。四年，义宁之捷，巡抚陈启迈冒功滥保，遍私亲暱，人心解体，团练遂散。贼再攻州，抵拒经月，省兵竟无援救，城陷，屠民数万。向使练丁尚存，何致惨祸如此？五年，饶州、广信之失，鄱阳、兴安之失，陈启迈通融入奏，宽减处分。万载之失，知县李峼有避贼重咎，举人彭寿颐有剿贼殊功，奸民彭三才有餽贼实据，陈启迈竟袒庇属僚，架诬团练义士。餽贼不斥，避贼不劾，独於剿贼者，目为豺狼，指为逆党。臬司恽光宸，逢迎喜怒，褫革逮拘，酷暑重刑，百端凌虐。臣以寿颐才识卓越深沉，叠商留营效用，陈启迈坚僻不悟，酿成冤狱。义宁之团，以保举不公毁於前；万载之团，又以讼狱颠倒毁於继。人心何由固结？大局恐致贻误。”奉谕：“陈启迈革职，恽光宸交新任巡抚文俊查办。”寿颐早以刑毙矣。南昌梅启照尝云：“国籓雅度无怒容，惟於寿颐逮狱，深为愤痛。”七年，刘长佑败，新喻、袁州三县民率丁壮助军，军复振，世益以此思寿颐。

陈介眉，山东濰县人。道光十八年拔贡生，朝考用知县，发江苏，署宿迁、盐城等县，擢通州知州。屡获海洋巨盗，擢知府，授河南归德府知府。咸丰三年，捻匪窜虞城之杨家集，介眉督兵追歼三百馀，生擒二百馀。粤贼陷归德，褫职回籍。

十一年，捻匪窜山东，抵濰县，介眉迎剿，与候选训导陈威凤、武举谭占元等，均力竭阵亡。复原官，恤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建专祠，并祀威凤、占元及同日阵亡之武生千总衔陈执蒲等。

同县人亓祈年，道光五年举人，截取知县。捻匪炽，祈年治西乡团练，匪窜县境，祈年登圩固守。圩破，率众巷战，力竭被缚，骂贼不屈死，侄文丰等同时阵亡。

恤赠道衔，赏世职，建专祠，文丰等附。唐守忠，钜野人。咸丰初，为平阳屯々官。

四年，粤贼陷钜野，土匪窃发，守忠闻警驰归，遭匪劫，仅以身免。与乡人生员张桂梯、职员姚鸿杰等议举团练，为守卫计。旬日集义勇五千馀人，分三队，捕斩土匪数十名，贼遂遁，嘉祥、钜野间悉平。土匪惧，以所劫物展转还守忠，并乞随团剿贼，誓不为乱，守忠察其诚，纳之。时年饥人乏食，守忠使子锡龄偕张桂梯各村劝捐助赈，富出赀，贫出丁，括计馀粮，计月分给，谓之均粮，而团练之势愈固。

曹州、济宁两属乡团来附，贼不得逞，去。

五年，河决铜瓦厢，郓城、钜野、嘉祥等县当其冲，守忠闻丰工黄水下游淤涸成滩，官出示招垦，因率灾民数万人南下认种。仿屯田法，以教谕王孚、千总唐振海等分领之，名曰湖团，亘二百馀里，濬沟筑圩，编保甲，严守望。徐州、萧、砀、丰、沛等县人闻贼警，则相率投避，得免於难者数年。

八年，捻匪来犯，守忠率团遮击，擒贼樊三、丁豹等斩之，叙功给五品顶戴。

十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令守忠随官军助剿，败贼大刘庄。同治元年，捐助军饷，又捐已垦熟田为鱼台书院经费。二年，白莲池教匪由滕县偷渡湖西，守忠截击，生擒贼目陈周等多名，馀匪悉遁。

四年九月，捻匪张总愚、任柱等悉众来攻，守忠集丁堵御，一再请援兵不至，力战六日，众寡不敌，死之。方守忠被围，贼数使招降，守忠誓死拒之。及战败，与族叔千总振海、子生员锡彤同被执。贼舁至铜山袁家庙，多方胁之降，守忠骂不绝口，遂并见害。江督曾国籓疏请优恤，建祠立传，从之，赠道衔。子锡彤，照四品以下阵亡例议恤，给世职。寻在沛县捐建专祠。

吴山，字岩青，河南光山人。生三日丧父，母周守节抚孤，家极贫，纺绩供山读书。道光二十五年，举於乡，会试不第，留京三载，与袁保恆、裴季芳相切磋，声誉日起。时光山有匪患，山以寡母在堂，二子尚幼，又无期功强近之亲，就拣选知县职，仓卒归。

先是，邑民郭三，凶黠。兄弟七人，郭五、郭六尤悍。郭三充县皁役，满布党与。知县水安澜恇懦，为郭三等挟制，无所不至。彼时有“郭满城”之谣。郭三充卧龙台乡保，倡首为匪，向四楞子、曾传佐等，皆领杆头目，肆行劫掠，并至各乡按亩加粮供食，并勾通亳、寿各州各匪，谋杀官起事。山有乡望，众举为团首，倡办团练，地方恃以安，而郭三忌之。

咸丰四年四月，郭三纠众突至小向店派粮，山拒而不纳，寻，集乡团与之抗。

匪巢卧龙台，距小向家集仅十二里，郭三扬言非杀山不可。或有劝山走避者，山曰：“我所以触匪怒者，原以抗匪派粮，若临难而逃，任匪所为，则初志谓何？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挺身督乡团与战，众寡不敌，被擒，山骂不绝口，匪怒戕之。

后俞御史刘毓楠奏建专祠。

俞焜，字昆上，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三年，迁御史，奏请申明律义，以正伦纪，略言：“律载‘弟妹殴同胞兄姊死者皆斩’。注云：‘殴死期亲尊长，若分首从，则伦常斁矣。’此古今定律，所以维名教也。其听从尊长，殴死以次期亲尊长之犯，向律拟斩，定案时夹签声请，叠经改为斩监候，归入服制情实。自道光三年御史万方雍奏，将听从尊长，殴死以次期亲尊长，下手伤轻之卑幼，均科伤罪。刑部定为条例，至今沿之。因思例从律出，例因时变通，律一成不易。致死尊长，岂得仍论伤之重轻？今以勉从尊长，下手伤轻，止科伤罪，则与‘死者皆斩’之律未符。此例既百无一抵，何以肃典刑而正人心？

请仍遵不分首从本律，夹签声请，以昭平允。”下部议行。

十七年，授河南彰德府知府，以东河大工劳最，用道员，擢永定河道。调衡永郴桂道，缘事降调。咸丰九年，督办团练，操防勤奋，复道衔。十年，粤贼乱炽，焜商遣驻防军守独松关，李秀成犯杭，焜与侍郎戴熙登陴拒守二十馀日。城陷，巡抚罗遵殿殉之。焜凭栅堵御，与满城犄角，复相持五日。弹尽，栅毁，贼众，焜犹手刃数贼，矛洞胸，殁於阵。明日，张玉良援师入，将军瑞昌会击，贼卻而焜已死。

论者谓满城之存，焜有力焉。赐谥文节，建专祠。同殉之继室陈氏，女蕴祺、蕴璿附祀。

同县戴煦，字鄂士。增贡生。候选训导。精算术。西人艾约瑟见煦所著求表捷术，心折之。又工画，神似倪迂，评者谓出乃兄熙上。熙既投水殉节，闻之叹曰：“吾兄得死所矣！”亦投井死。著有庄子顺文，陶靖节集註，四元玉鉴细草，对数简法诸书。熙自有传。

张洵，字肖眉，钱塘人。咸丰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在上书房行走，文渊阁校理。十年，粤匪由安徽窜浙江，杭州省城被围，巡抚罗遵殿奏入，洵请假省亲。上召见，垂询浙省军情。洵抵浙江，杭州失而旋复。先是洵母谈氏，因贼逼杭城，率洵妻施氏，洵子惇典、从典、叙典、念典，女喜姑阖门赴水，被救得不死。

施氏即命惇典、念典等护其姑出城。贼至，施氏遣喜姑先投井死，自率叙典跃池中殉焉。杭州将军瑞昌以闻，上嘉施氏孝义兼全，下部旌恤。

寻，洵母自以老需人侍奉，为洵继娶劳氏。未几，丁母忧，洵省城无房产，僦居於仁和县之永泰镇。十一年，贼大股复犯浙江，馀杭、萧山相继失陷，省城被围。

洵念受恩至重，不忍坐视，乃自永泰镇挈眷赴省，与官绅筹守御；并谋诸巡抚王有龄，会合驻防兵，力通江路。顾贼势张甚，围城两月馀，城陷，洵与劳氏、惇典、从典、念典皆死之。洵兄濂之妻李氏及女九姑，亦先后殉焉。

方城之垂陷也，洵闻警，即索衣冠北向叩头毕，赋诗三绝，有“白云堆里吾将去，前辈风流有戴公”之句。书竟，授仆张升，遂投井死。同治元年，太常寺卿许彭寿以闻，以“一门六口，同时殉难，实属深明大义，忠烈可嘉”褒之。八年，国子监司业孙诒经复请加恩予谥建祠，允之，谥文节。

锺世耀，字啸溪，仁和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

移疾归，负乡望，城再陷，贼将授以伪官，绝粒殉节。

孙义，字朴堂，钱塘人。道光九年进士，官福建仙游县知县，有循声。告归后，课徒自给，同时殉难。

汪士骧，字铁樵，钱塘人。袭世职，授杭州营千总。擅诗名，工篆隶，晚年作小楷尤精。咸丰十一年，贼再至，先以年老休致，居危城中，神色自若，日以忠义训家人。赋诗有“我死家人生，辱家即辱我”等语。城破，全家皆跃水死。

钱松，字叔盖，钱塘人。嗜金石篆刻，有文誉。贼初陷杭垣，先期具药汁，誓死。家傍清波门，贼从此入，遂与家人同仰药，麾侍者还其室，曰：“今日得死所，而男女颠仆一室可乎？”语定而绝。

毛雝，字西堂，钱塘人。诸生。事亲孝。年十三，能作大字。工书，得润笔尽给贫乏。督办东北隅团练，城再陷，自缢死。

魏谦升，字滋伯，仁和人。九岁能文，弱冠后雄长坛坫。尤工书。以廪贡生选仙居县训导，不就。家居西马塍，以著述自娱，垂五十年，有书三味斋稿。贼自湖州逼省城，家当其冲，或讽宜移居避之，不应。贼火其庐，乃挈妻子走灵隐山中。

贼退，侨寓城中，啸歌不辍，自号无无居士。城再陷，谦升方老病，驱至万安桥下死，妻周氏同时殉节。周能书，世以鸥波夫妇拟之。

金鼎燮，字承高，秀水人。诸生。咸丰季年，署临安训导兼教谕。以事诣省城，寇至，围久，粮绝，至煮箧上革以食。城破，杂难民中出，至临安，率乡团御寇，死之。

庚辛之役，省城再陷，杭人殉难者至众，而旗营死事尤烈。其著者：协领巴图兰布等守花市营门，佐领德克登额、佛尔国纳、德勒苏等守钱塘门，呼松额、格勒苏、印福等督队出涌金门，皆迎战，奋刀杀贼，先后阵亡。又协领赛沙畚、连生等，佐领萨音纳、伊勒哈春等，防御贵祥、明阿纳等，骁骑校志善、佛尔奇纳等，文职如知府伊丽亨等，武职千总安忻保等，皆阵亡。合营纵火自焚，男妇死者八千馀人。

包立身，诸暨人。家五十八都之包村，世业农。性朴鲁，里党莫之重。咸丰十年，忽能言休咎，多奇中。节食茹素，夜则结跏趺坐。时贼氛渐偪，人怀忧惧，争奔询，立身惟以行善为勖。人疑信参半，不知其嫺武略也。

十一年九月，贼陷绍兴府，他贼复自金华来，诸暨亦陷。於是首倡义旗，从者响应。村踞山，三面皆水田，惟一路由塍埒达村。贼焚掠至其地，立身以静待动，入者辄为所毙。避贼者麕投之，栖止无隙地。乃益选壮勇成劲旅，贼来攻，数不胜。

立身不出村剿贼，贼至则战，战则身先，当其锋立踣。众见贼易击，虽文弱者亦挥戈从事，间谍入村者，罔弗获。无事则焚香默坐，有所指挥，从之必胜，远近惊以为神。贼惮甚，使素稔立身者招降，立斩之。乃悉纠数郡悍党，更番进攻，而往者辄衄。群贼闻调攻包村，如就死地。相持八九月，大小数十战，毙贼十馀万，精锐强半尽。

贼目有周姓者，眇而通形家言，乃周览村外，悉其川源山脉。会旱，溪流弱，贼壅其上流，遂无涓滴。村外井水，贼举腐尸填之，出汲，则先以火器越井而阵，后人出尸乃得汲，腥秽不可饮，然且难得。人众食寡，贼又四面断粮道，不得达，贼遂索战无已时。每合阵，所损相当，势不能久持，终无一人言降者。贼遂阴穿隧道而以金鼓声乱之，立身不之省。

七月朔日，贼穴隧道自村社庙出，即纵火焚庙，众出不意，大乱。贼遇人即杀，未遇贼者亦仓皇图尽。立身见事败，与其妹凤英率亲军数千人死战，溃围出，至马面山。贼蹑之，围数匝，鏖战不得脱，中砲死。凤英亦力竭自刎死，全家皆遇害，从者亦无一得脱。合村死者，盖六十馀万人。

王玉文，字纬堂，金华人。性强毅，好谈经济。道光二年举人。咸丰四年，授於潜教谕。会粤寇据金陵，数上书当道论兵事，指陈两浙形势甚悉。既而浙壤告警，奉檄领兵守天目山，又令堑於潜、临安山谷，防贼阑入。既至，躬自履视，得某关废阯，实为要隘，因建言修之。初偕昌化教谕高文禄行团练，於潜令素与玉文忤，多方挠之。及是议筑关，益譁然以为多事，而玉文锐於自任，不之顾。

十年，贼陷杭州，玉文将百人扼关，欲乘贼归击其惰，文禄力赞之。於是昌化、临安、新城及本境山氓，咸持梃原受节度，官绅交阻之，事遂寝。玉文恚甚，乞病归，甫束装，闻寇至，叹曰：“临难而去，非夫也！”乃辍行。適援军至，玉文戒以守关毋出，不听，战五昼夜，众寡不敌，弃关走。贼入城，官皆遁，有门下士偕二舆夫、一担者来迎，玉文坚不去，迎者旋散。乃朝服挟刃坐，一贼当先入，格杀之，即举火自焚。遗书付其子曰：“天热，吾清白之体，不可俾郁蒸，有盐硝，举以自化，汝曹毋过悲痛也！”寇退，得其尸池水中，朝服爇去，跣一足，众哭殓之。

以其先有告病牒，大吏不以殉难闻，士民咸以为冤。

孙文德，嘉善人。咸丰十年，年八岁，贼陷嘉善，家人携出城，遇贼，相失，独至村舍。薄暮，十馀贼入舍就炊，将休矣，文德潜乞砒毒於卖药人何桂生，密启釜置之。饭熟，贼方饥，食之，毙九人。二人未食，大骇，考掠文德，奋身大骂，贼杀之。

李贵元，字祥枝，永康人。事母孝，以强有力闻。贼至，年已八十，乃出其大铁鐧击贼。贼惧不敢动，贵元从容登楼。及群贼拥至，贵元遂遇害。越日，其子求遗骸以出，贼亦不之罪也。时钱塘汪玉璋、义乌金士玉、长兴副贡生王泰东，均年逾八十，先后预於难。

富阳瞽者陈小福，避山中，从贼者识其神卜也，囚之。官兵攻急，贼势蹙，乃命之卜。小福曰：“若辈必尽死，无遗类，何卜为？”贼怒，剜其目，磔之。

皮匠某，逸其姓名。十一年，围急，闽兵绝粮，不欲战，巡抚王有龄登陴泣。

匠忽手百金至，叩首曰：“小人劝苦，蓄得百五十金，今留五十金自赡，馀请助饷。”

有龄为榜示辕门示劝。城陷，匠自经死。

罗正仁，湖南郴州人。诸生。咸丰三年，土匪蜂起，三月十四日夜半，突有贼数百人攻入城，戕知州胡礼箴。正仁急起，倡办团练，获贼二十馀人，杀之。由是各处效法，不数日，诸匪咸扑灭，馀党恨正仁刺骨。会粤匪陷州城，土寇与合，正仁复率团要击之。贼悬赏购正仁，正仁走避。久之，闻母病，归，贼侦知。一日昧爽，突有贼三人至其家，正仁猝无所备，乃率二子春官等御之。俄贼众奔至，众寡莫敌，遇害。二子亦受重创，佯死得免。后春官痛父，更集团，日以剿匪为事。五年，城再陷，率团复攻之，每战奋不顾身，多斩馘，为乡里所倚庇。

同州人陈起书，字通甫，幼从兄起诗讲求经世学，由附贡生候选训导。道光十三年，逆瑶赵金龙叛，起书条陈御瑶策，知州姚华佐多采用之，州城得无患。金田贼起，起书谓西粤一隅地，贼不能久居，必窜楚。窜楚，则大军必扼衡州，郴、桂将首受祸。遂画守御之计，州牧不能用。乃纠同志自集团丁於观音寨、大头陇，并筑堡、修墙为坚壁计。无何，贼果至，闻州境有备，遂引去。时土寇邱倡道煽乱，扰及闾里，上官檄官军剿之，不获。起书命次子善墀、戚张树荣依计诱擒之，并获贼渠黄中凤，事平。咸丰五年四月，广东贼何禄寇宜章，五月，州城陷。起书率团练扼北乡，贼不敢犯。有东乡戚党招起书为画守御策，禄適湘乡王珍率师由衡州来援，乃命善墀迎师，自往东乡，行抵塘溪，拟联络瑶岭乡民以拒之。而土匪咸通贼，侦其往，中道要劫之，遂被执。群贼久耳起书名，拥於坐，宛转诱降，起书骂不绝口，抵死不降，贼遂计议俟何禄至，乃缚其手，日夜环守之。起书於八月七日绝粒，死之。

陈景沧，字少海，龙阳人。父永皓，直隶长垣知县，有声於时。景沧幼凝重，守道义，留心经世之务。以咸丰元年举人官内阁中书。粤乱作，湖北巡抚胡林翼治楚军备贼，徵辟贤俊，以景沧佐军事。积功保知府，命筹饷岳、沣。景沧剔除宿弊，事集而民不扰，尝曰：“筹饷病民，已非善政；若更贪其利，是官民交病，吾不为也！”不数年，以亲老辞归里，闭户山中，侍养之馀，以读书为乐。同治六年，闽浙总督左宗棠调往福建，湖南巡抚刘琨亦强起景沧，景沧咸谢不赴。八年，丁父忧，哀毁庐墓，益远人事。

初，军兴，募民为勇，越境击贼，湖南尤盛。暨贼平，勇散归，不事生业，相率入哥老会。哥老会者，起四川，异姓相约为昆弟，同祸福，结盟立会，千里相应。

其盟长之大者，辄拥众数千人，横行郡邑，吏莫敢诘，良懦惮之，则入会求庇。入者既众，势乃益厚，流行湘、楚间。初但为奸盗，均其财，继焚掠村市，抗官兵，窥城邑。长沙、衡州诸属，屡扑屡炽。十年，益阳何春台，龙阳刘凤仪、刘继汉等，率会众为乱，聚县西安化山中，距景沧家十馀里。景沧闻变急，密告巡抚，巡抚檄益阳、龙阳两县往捕，会众方传檄诸州县党人，约同时发难。未至期，捕者適至，遂先举事，犯益阳。途中值景沧，执之，景沧责以大义，数其罪。被数刃，骂不绝口，贼群斫之。长子克枟、次子克权从行，以身障景沧，并及於难。

景沧长身玉立，恂恂孝友。与人交，讷然若不出口，至论古今忠孝及国政得失，辄慷慨流涕，义形於色。事闻，赠道员，给世职。

何霖，字雨人，广西兴安人。少读书，以诸生食廪饩。抗志高尚，不屑屑治章句。性沉毅，有胆略。咸丰三年，兴安盗王苟满、赵廷兰等作乱，陷县城，囚官吏。

霖闻变，匿老弱，自与族弟进贤急诣省求援，中道遇贼，为所劫。霖诡辞脱进贤，入见贼酋，贼素重霖，以上宾礼之。霖谬为甘言，饮啖自若。酒酣，因说贼酋曰：“君等举大事，宜先收人望，蒋方第诸人，邑之豪俊，原假良马利剑为君辈致之，非常之业可图也！”贼喜，如约。霖遂以方第等六人至，留贼中，贼信不疑。霖阴谋方第间贼党，将乘间举事，会官军击贼灵川，屡胜，贼分兵攻金州亦败，众稍稍引散。霖遁归，偕方第一夜集乡兵，尽缚北乡诸贼。分守要害，号召邻乡团众，分三路攻城。贼不为备，遂复兴安，擒苟满等。官军至，献捷，主兵者攘其功，赏不及霖。益与方第倡言兴团练，立规约，厚佽给，人乐为用。贼党谋再举，惮霖不敢发。

四年，恭城贼陷灌阳，霖率兴安团屯边隘，贼不得逞。相持数月，乐平贼自别道来援，霖与方第议增丁壮，移营前进，遏其锋。十一月，次茗田，贼以大队从大风坳出犯霖垒。所部祗五百人，续调者未至，霖麾众迎击，奋斗竟日，力竭战死。

方第暨其兄子二人并殁於阵。贼再入兴安，焚霖庐舍，尽杀其家人，霖父挈孙走临桂，得免。事平，兴安民思其功，建祠祀之。

蹇谔，字一士，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咸丰三年，大挑得教职。明年，谔还自京，適桐梓教匪杨龙喜作乱，长驱出娄山关，逼遵义。知府硃右曾要击，败还。贼遂以八月十六日围城，营郭外雷台山。是时黔中治平久，民老死不见兵革，初遭寇乱，众汹汹欲溃。独谔力言贼可击，於是人心稍定。久之，官兵渐集，而贼亦日附。谔谒提督赵万春、布政使炳纲於螺琅堰，陈利害，请由石盘扼贼粮，拊其背，自领兵练四百人营马家河，复募二百人益之，屡战皆捷。

贼酋李七王者尤獷悍，以千馀人入贵阳大道，踞龙坪水口寺，谔率所部围攻，尽歼之。七王自焚死，贼气夺。十二月，官兵破东路樱桃丫，贼凭险拒战，不即克，谔以兵从中坪缭其后，大破之，乘胜进克羊耳丫。贼退屯金钱山，引渠灌田，计死守。谔令健卒负草涉冻薄而焚之，於是官兵攻雷台益急，蜀兵亦进复桐梓，龙喜蹙，遂焚巢夜遁。

五年冬，龙喜馀党邹长保再叛，围桐梓七昼夜，并据娄山关以遏遵援。谔复集兵练千馀名，攻夺娄山，解其围。期必灭贼，屡深入至寺冈。寺冈，贼巢所在，危峰攒刺，往往云雾，不见天日。谔勒兵直上，以身先之，猝遇伏，前锋为所败，谔亲率卒二十人搏战。贼众麕至，矢石交下，谔力竭死之。随行之王世洪、曾名标亦奋斗死，时咸丰四年十一月十日也。恤道衔，给世职，立专祠。

赵国澍，贵州贵阳人。咸丰三年，黔中土匪起，国澍方为诸生，居青岩。其地扼定番、广顺之冲，为贵阳屏蔽。乃散家财，倡团练，城青岩自守，随官军四出剿贼。十年，粤酋石达开窜贵州，陷广顺，围定番，众号二十万，贵州大震。国澍倡勇敢、救定番，民壮从者数百人。力战城下竟日，贼断其归路，死亡略尽。国澍匹马突围还青岩，登陴坚守，贼亦卻退。会贼以广顺之众益定番之围，道出青岩，胁降，不可。围三日，引去。

七月，定番陷，并力攻青岩，国澍随机应御，贼攻六月，终不能下。伺贼稍懈，乞援提督田兴恕，兴恕遣侄麒麟来，大为民扰，国澍斩麒麟以徇。兴恕亲赴之，前锋失利，责战益急。国澍策贼食将尽，请敛军坚垒障省城，檄清镇、安平、大定清野以待。贷土匪陈文礼等死，密遣入贼纵火，内外夹击，毁贼营二，贼每夜自惊。

国澍以计间其悍酋，使相屠，遂大閧，因与兴恕合兵乘之，贼崩溃。追奔至安平，复大破之，定、广诸城皆复。先是国澍剿平定、广土匪葛老岩、杨龙喜及平伐、摆金、平越、甕安诸贼，收复修文等城，累擢至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赏花翎。至是兴恕上其功，言：“国澍毁家、筑城、练团、当巨寇，受攻半载，卒创贼，全省会，非优奖不足以劝士民。”命以道员即选，并总办贵州团练事务。

十一年九月，安顺仲苗匪警，国澍率黔勇七百，会总兵罗孝连剿之。十月，至安顺，仲苗蔓延镇、永二州，负险累年。其老巢曰养马塞、乌束陇、蜜蜂屯、猛董山，孝连直捣乌束陇，国澍调团练分塞要隘，断贼援。养马塞贼惧，缚酋献地降，国澍乘胜攻蜜蜂屯。十一月，破水西庄阿打洞屯，贼诈乞抚，国澍佯纳之，使兵冒贼衣装，夜入蜜蜂屯，遂克其巢。群贼蚁居猛董，复会诸军围而歼之。

同治元年正月，石头寨等隘以次荡平，安顺肃清，加按察使衔。会杨岩保兵溃，上大坪苗夷槓匪踵败兵渡清水江，国澍闻警驰赴郎岱，击苗匪破之。连战皆捷，进剿水城。贼散踞洞塞，地皆险奥，国澍分兵雕剿，自夏经冬，破洞塞百馀。

贼走渡江，遂沿江设守，乃还省，请增兵协饷，以备深入苗疆。而御史华祝三、湖南巡抚毛鸿宾劾田兴恕苛敛，并及国澍残刻状。贵抚韩超为覆奏，辨甚晰，事乃寝。会开州知州戴鹿芝杀天主教士，法使愬於朝，复连国澍。盖兴恕尝欲逐教民，而国澍左右遂背国澍有毁教堂、杀教民事。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法使议，令国澍偿金厚葬，事已平矣；开州案起，并发前事，法使愬不已，朝廷命将军崇实等视其狱。

二年三月，褫国澍职，遂撤团练局，苗事益急。

四月，大吏檄国澍督练勇渡泡江河。时沿江诸军饥溃，贼再内犯，窜光沙，势张甚。国澍兼程进，次百宜，贼众兵寡，遂被围。食尽援绝，力战，死伤过半。亲军数十人，拥国澍溃围出走，至徐家堰，贼大至，奋斗死之。巡抚张亮基以闻，赠太常寺卿，赏骑都尉世职。子四，次以炯，光绪十二年进士第一，翰林院修撰。

宋华嵩，四川工卩州人。咸丰九年，滇匪窜四川，华嵩自备军糈，以武监生倡办团练，保卫乡里。十年，川匪蓝大顺围州城，华嵩率团勇大破於五道碑，围解。

嗣防堵夹门关、青草坡、大进埠等处，凡自贼营逃出难民，资遣无算。蓝逆扑蒲江，华嵩督团迎击，屡胜之，贼窜去。十一年，蓝逆由新津回窜，华嵩御之文华山南河岸，贼不得还，折入眉州。既而蓝逆别股复窜蒲江，踞青水溪，华嵩率团进剿，多斩获。卒因众寡不敌，殁於阵。

华嵩团练数年，捐银米数甚钜，轻财好义，能得人心，故所部练勇如王德明、王富举、王富义、杨镇川等，咸效死不顾。同治元年，总督骆秉章上华嵩死状，恤如例，於本籍建专祠。

伯锡尔，哈密回王也，其受封始祖曰额贝都拉，畏兀兒种人。康熙中，献玉门、瓜州地，立为一等扎萨克。再传曰额敏，晋封贝子。传玉素卜，晋封贝勒，加郡王衔。三传至伯锡尔，於道光十二年进封郡王。同治三年，以助开渠功，加亲王衔，署理哈密帮办大臣。会南、北路各城叛回煽变，八月二十九日，哈密汉装回匪马兆强、马环等焚掠附城村庄，伯锡尔及办事大臣文祺率回丁出战，斩兆强、环，馀党溃，叙功赏用黄缰。

九月初二日，图古里克回匪马添才戕税局吏役及汉民七十馀家，南攻沁城，伯锡尔令章京巴海、守备赵英杰追捕，至北山板房沟，斩添才。四年二月，患陇右道梗，奏称由肃州东历蒙古漠南地，至山西归化城，往还可百日，请由此转饷。然台站旧在漠北蒙古，力疲不能增设，时哈密协标兵仅五百馀人，安西协援兵二百人，不足分守。缠回及汉民虽众，未习战阵，吐鲁番叛回频来诱，人情煽动。五月，回匪黑老哇、缠匪苏布格等反，办事大臣札克当阿中弹死，贼毁汉城，入回城，幽伯锡尔。

五年六月，巴里坤总兵何琯令游击凌祥趋救，攻拔回城，贼遁吐鲁番，伯锡尔奏留凌祥为副将。旋以叛党蔓延，奏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檄召明安郡王蒙兵，合巴里坤、哈密诸兵，共攻吐鲁番。又数遣使至肃州，请提督成禄出塞，皆不果。

十一月，苏布格率南北各城叛回五千人复来侵，凌祥以民勇三千、伯克夏斯勒以缠回五千人出御，覆没於柳树泉，凌祥遁。或谓伯锡尔：“盍行乎？”伯锡尔叹曰：“吾世受天子恩，备籓於此，临难何可苟免？”收残卒二千，复战於头堡，又大败，被执。明年正月，骂贼死，诏赠亲王。

## 列传二百八十一 忠义八

姚怀祥全福 舒恭受等 韦逢甲长喜等 麦廷章刘大忠等韦印福钱金玉等 龙汝元乐善 魁霖等 文丰殷明恆高腾云等 高善继骆佩德等 林永升陈金揆等 李大本于光炘等 黄祖莲

姚怀祥，福建侯官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十五年，挑知县，发浙江，权象山、龙游等县。二十年，英吉利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两广坚持鸦片之禁，耀兵宁波洋面，破定海，旋退出。二十一年二月，攻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湖南提督祥福；七月，攻厦门，总兵江继芸，游击凌志；八月，复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九月，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二十二年三月，攻慈溪，副将硃贵与子昭南；五月，攻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均先后殉难，自有传。怀祥於二十年適署定海篆，分募乡勇，为死守计，总兵张朝发撤之。城陷南门，怀祥负伤，立城上呼兵，无应者，愤甚，投成仁塘死。

典史全福使酒仗气，敌至，衣冠坐狱门。囚跳，叹曰：“失城当死。况失囚耶？”

敌入署，大呼杀贼，毙黑酋者一，丛刺死。翌年，再犯宁波、定海，则石浦同知舒恭受，游击张玉衡、外委武英太同死难。都司李跃渊则随总兵郑国鸿战晓峰岭六昼夜，与把总胡大纯、洪武琮，外委金钊同殁於阵。

是役也，慈溪大宝山死者，为即用知县颜履敬，参将黄泰，守备田锡、陈芝兰、徐宦、哈克里，千总阿本穰、魏启明，把总林怀玉、卢炳、邸法德，外委张化鹏、马龙图、何海、毛玉贵、王保元、杨福增；死镇海城者，为县丞李向阳；战金鸡山死者，为都司孙汝鹏，守备李云龙、王万龙，千总陈庆三、陈守澍、周万治，把总马金龙、汪宗斌、解天培、金，外委林赓、吴定江；死招宝山者，为外委蔡步高。

而山阴练勇袁乐忠以从间道导硃贵军至长碕迎战，为砲火所逼，从烟焰中跃起，投海死。

韦逢甲，山东齐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用知县，发浙江，累权宣平、馀杭、浦江等县。英吉利既再扰宁波洋面，将寇吴淞，先以弋船三十艘进攻乍浦。时逢甲以督铸大砲，由镇海赴乍浦设防，就权同知。四月，敌遽由东光山上陆，屯兵皆溃。

逢甲带乡团御於西行汛，死之。

同死者，为驻防副都统长喜，前锋协领英登布，佐领隆福，防御贵顺、额特赫，前锋校佛印，骁骑校伊勒哈畚、根顺、该杭阿及调浙助防之守备张淮泗，千总李廷贵，把总王荣、马致荣、孙登霄，外委马成功、硃朝贵。而伊勒哈畚尤惨，伏观山射夷，殪甚众，被执，磔死。子仁厚，袭职，殉粤寇。

麦廷章，广东鹤山人。道光十二年，以外委随剿连州瑶匪功，屡迁至游击。林则徐查办英吉利趸船鸦片，檄廷章率舟师驻九龙山巡防。英酋递书辩论，开导不服，遽开砲，廷章以大砲应之，毁双桅敌船。又潜约土密兵船助攻，复击卻之。英人既陷浙定海，遂溯大洋至天津乞和，朝命直隶总督琦善驰粤与议，海防遽懈。二十年十二月，敌乘不备，突进占大角、沙角，廷章时佐提督关天培防守靖远砲台。明年二月，敌船拥入三门口，断防御椿练。南风作，复以大队围横档、永安，截我军援道，进犯虎门。廷章奋勇御之，力竭死。

时同死者，为香山协副将刘大忠，游击沈占鼇，守备洪达科等。参将周枋则以拒敌乌涌战殁。三月，英人复由粤扰闽，攻厦门，犯内港，守备王世俊、蒋锡恩，千总张然迎击之，均以力战阵亡。

韦印福，江苏上元人。由行伍随剿滑县匪，有胆略，尝曰：“武官临阵，死生度外事，畏死不作武官矣。”累擢千总，为两江总督陶澍所赏，擢署金山营游击。

英吉利之窥吴淞也，提督陈化成守西砲台，誓死战，以印福忠勇，隶左右。二十二年五月，敌舰丛击之，化成被伤，印福救护不及，殁於阵。

化成之殁，从殉者八十人，其尤烈者：千总钱金玉，临危或劝避去，答曰：“金玉年十六即食国饷，今焉避？”遂及难；外委徐太华，善用砲，转移如志，击皆命中，被击死；把总许攀桂，拥护化成，谓：“主将与某等同甘苦，公报国在今日，某等报公亦在今日！”众心益固，卒饮剑死；把总龚增龄，迎战，刃数人，敌人围而擒之，钉手足於板，掷诸海；外委周林，率帐下巷战，中枪，先化成死。

时督师两江总督牛鉴，以砲毁演武，亟退去，之苏州，又之江宁，敌遂由宝山徇上海，道以下官皆遁，典史刘庆恩投浦江死。内河不能深入舰队，乃由福山口犯镇江京口，副都统海龄战不胜，自缢死，寻谥昭节。赴援游击罗必魁、把总赵连璧，均死之。

驻防员弁同与难者，为马甲长松，与子骁骑校祥云；佐领景星、爱星布、忄互明，防御恆山、尚德、恆福、吉成，骁骑校伊克济讷，文举人噶喇，武举人哈达海，笔帖式哈丰阿、恩喜，前锋校松宝、文魁、阿勒金图、喜兴等。迫江宁钦差大臣耆英等奏定款局，而五口通商之约成。

龙汝元，顺天宛平人。由行伍随剿广西会匪，以功累擢游击，隶河南巡抚英桂军营。咸丰八年，英吉利纠合法郎西、米利坚两国，藉口换约，俄罗斯复阴助之，坚请在京师开议。议未定，舰队集天津海口，朝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海防。

汝元奉檄至，擢大沽协副将。九年五月，英、法兵船驶入内河，汝元手燃巨砲沉其船，旋中砲殁於阵，谥武愍。提督史荣椿同死，自有传。

是役也，诸国受创甚。十年夏，舰队复集天津大沽口，提督乐善奉命驻兵大沽，至则以关防交僧格林沁，令所部原留者听，得千馀人，誓死守。六月，敌兵自北塘登岸，七月一日，自石缝砲台击败之。相持一日，无后援。火药局火起，兵多伤死。

乐善知不可守，遂投河死。从死者副将、守备各一，失其名。乐善谥威毅。

时副将魁霖在通州巡防，檄至天津助战，亡於阵，谥威肃。委翼长阿克东阿、侍卫扎精阿同死之。八月，敌遂北犯通州，图占西仓，监督觉罗贵伦与同官玉润衣冠对缢殉节。焚淀园，文丰外，员外郎泰清、苑丞泰衷全家自焚死。时文宗驻跸热河，命恭亲王奕再议款局，而难始定。

文丰，董氏，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内务府笔帖式，历堂主事、员外郎、造办处郎中，充杭州织造，授骁骑参领。道光二十一年，充粤海监督。二十三年，偕两广总督耆英等遵议英吉利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下部议行。二十六年三月，授热河副总管，充苏州织造。差还，授堂郎中。咸丰四年，赏总管内务府大臣衔，历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七年二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寻署正黄旗护军统领。八年五月，管理圆明园事务，调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充崇文门副监督。又调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御药房、太医院事务。十年八月，命在圆明园照料一切事宜，是月英人闯入圆明园，文丰投水殉难。赐恤如例，赠太子少保衔，入祀京师昭忠祠。

同治元年，追念忠节诸臣，以“文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褒之，加恩予谥忠毅。

殷明恆，江西南昌人。由武童投效水师营，擢把总。光绪四年，赴闽，隶平海中营师船司砲。时佛郎西既并越南，将窥滇省，其酋领军舰十四艘先犯福州，图覆船政局。十年七月，在马江发难，明恆阵亡。时毁兵船七，商船二，及艇哨各船俱烬，死者不可计。见奏报者，以参将高腾云死最惨，五品军功陈英战最烈。船厂学生带扬武舰叶琛，带建胜舰林森林，均登了台发砲，受弹，犹屹立指挥；充福星轮三副王涟受砲伤，犹枪毙敌兵多名，均以伤重阵亡。

是役也，战镇南关外，隶记名提督刘永福部下者，为武监生杨萼恩、哨弁何承文等；隶署提督苏元春部下者，为总兵孙得胜，副将黄政德、邱福初、陈义新、刘德胜、张大寿、刘玉贵，参将胡延庆、王绍斌、萧有明、黄世昌、石启官、张兴宽，游击萧宝臣、李纯五、吴少怀，都司黄均、任有锡、李逢桢、吴述元、周同芳，守备黄效忠、杨承禄，千总苏全璧、蒋全昌、李得胜，把总王有兴、李明德、杨春林、徐国庆、叶亚吉、梁玉辉，外委曹正亮，六品军功劳国丰，从九品黄汝霖等。

隶广西巡抚潘鼎新部下，纸作社之役，为副将苏玉标，都司陈福隆，把总张元鸿、顾玉芳；谅山之役，为提督刘思河，都司刘映谷、黄正寅、邓晏林、杜光湔，守备罗云高，千总俞谏臣、蔡得胜、孙其易，把总谢世和，六品军功万国发等。

隶福建布政使王德榜部下，战丰谷等处，为总兵黄喜光，副将胡阳春、武鸿来，参将左廷秀、谭家璐、王得永、蔡玉堂、黄祖富、左占元，游击陶得玉、聂章寿、王得才、柳臣玖，都司王天喜、陈永发、赵步云、谭连胜、胡克胜、田玉贵，守备邱正亮、邓青云，千总谢廷兰、张玉魁、杨大德、胡士英，把总萧恩清、王成吉，外委刘云汉、谢薛昌，六品军功黎占元、唐复兴、谭以明等。

隶福建巡抚刘铭传部下者，为总兵曾照礼，副将刘义高，千总殷有升，把总尤运农、祁文等。均分别上闻，赠恤有差，高州镇总兵杨玉科，则以宿将有功，战殁谅山，自有传。

高善继，字次浦，江西彭泽人。由附生举同治元年孝廉方正，朝考用教职，署弋阳县训导。举优行，皆寒畯士，积弊为清。寻调赣州府学教授，又调南安。光绪十四年，举乡荐，会试不第，谒李鸿章於天津，鸿章，其父执也，语不合，投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二十年，日本侵朝鲜，廷议主战。六月，善继佐营官骆佩德乘英国高升轮船运送军实。驶至牙山口外，日本举旗招抚，善继不肯屈。管驾英人先逸去，善继忿极，令悬红旗示战备，且进薄之。方与佩德指挥御敌，忽船中鱼雷，逾时，水势注射益汹涌，众强善继及佩德亟下，善继奋然曰：“吾辈自请杀敌，而临难即避，纵归，何面目见人？且吾世受国恩，今日之事，一死而已！”佩德曰：“如此，吾岂忍独生？”高升船遂沉，善继溺死，佩德从之。

时护行者为济远舰，亦为敌船在丰岛袭击，大副都司沈寿昌坚守砲位，竭力还攻。及中砲阵亡，则守备柯建章继之；复阵亡，则黄承勋继之。与军功王锡三、管旗刘鹍同与於难，争趋死地，奋不顾身，尤为当时所称。广乙快船管轮把总何汝宾，亦於是役中弹阵亡。

林永升，福建侯官人。入船政学堂肄业驾驶，派兵轮练习，周历南北洋险要，以千总留闽，充船政学堂教习。复出洋留学，归，晋守备，调直隶。从平朝鲜之乱，擢都司。赴德国接收代造经远快船，保升游击。光绪十五年，北洋海军新设左翼左营副将，以永升署理。办海军出力，升用总兵。二十年八月，朝命海军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登岸援朝鲜，日本海军来袭，我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副将邓世昌管带致远，都司陈金揆副之；参将黄建勋管带超勇；参将林履中管带扬威；经远，则永升主之。永升夙与世昌等以忠义相激励，既合诸舰，冲锋轰击，沉日舰三，卒以敌军船快砲快为所胜，世昌战殁。提督丁汝昌坐定远督船，畏葸不知所为，又被伤，总兵刘步蟾代之。船阵失列，有跳而免者，永升仍指挥舰勇，冒死与战，骤中敌弹，脑裂死。是役也，血战逾三时，为各国海战所仅见。

永升而外，金揆、建勋、履中及守备杨建洛、徐希颜，千总池兆滨、蔡馥，把总孙景仁、史寿箴、王宗墀、张炳福、易文经、王兰芬，外委郭耀忠，五品军功张金盛，六品军功王锡山，均死之。世昌自有传。

李大本，安徽六安州人。咸丰间投效江西军营，以功累擢游击，复投效直隶，充哨长，晋副将。光绪二十年，日本犯朝鲜，叶志超统军往援，扼守公州，聂士成率五营驻成欢驿。敌军来袭，大本与游击王天培、王国祐同亡於阵。时武备学生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并赳健士，伏要隘，狙击敌前锋，以接应不至，皆死焉。士成旋绕渡大同江至平壤与诸军合，军无斗志，溃退相继。独左宝贵扼险恶战，死最烈，自有传。自是朝鲜无我驻军，敌遂内犯。

黄祖莲，安徽怀远人。少有志节，尝思立功异域。光绪初，入上海广方言馆，列优等，送美国游学。调天津水师驾驶学堂，旋派赴威远兵轮练习。叙千总，署海军中军左营守备，充济远驾驶二副。海军出力，以都司升用。中日衅启，说丁汝昌以“严兵扼守海口，而以兵舰往捣之，攻其不备，否则载劲旅抵朝鲜东偏釜山镇等处，深沟高垒，绝其归路，分兵徇朝鲜诸郡邑，彼进则迎击，彼退则尾追，又出偏师挠之。彼粮尽援竭，人无斗志，必土崩瓦解，此俄罗斯破法兰西之计也。”汝昌不从。及大东沟将战，又说以“海战宜乘上风，兵法贵争先著。今西北风利，宜乘其兵轮未集，急击不可失”。汝昌复不决，遂失利。

十二月，日人弃西路，南扰山东，祖莲佐总兵刘步蟾等守威海。时官军集关外，东路兵单，日军由落风港登陆，攻陷荣成，全力萃威海。祖莲挥将士开砲击敌，敌少卻，既复大集，诸军皆溃。二十一年正月，道员戴宗骞以力尽援绝投海，越数日，祖莲与刘步蟾及总兵张文宣、杨用霖等俱死之。时汝昌书降於敌，且要敌军不得残馀军，仰药死。后以死绥上闻，旨不予恤。或谓汝昌实为所部胁降，愤而自尽，降书则死后出洋弁手也。

时旅顺先陷，海军扫地，黄海诸要隘皆失守，将士多死事，以奏报有缺，不得书。其见奏报者，三等侍卫永山，在凤凰城战殁；游击李世鸿、副将李仁党与提督杨寿山分守盖平，御敌大将乃木军，战最烈，同时以力尽阵亡。步蟾、宗骞自有传。

## 列传二百八十二 忠义九

宗室奕功札隆阿等 觉罗清廉等 松林文炘等崇寿韩绍徽 韩培森 马锺祺 董瀚 谭昌祺 庄礼本 冯福畴宫玉森 景善等 宋春华 马福禄 杨福同 吴德潚子仲韬 成肇麟

宗室奕功，历官奉宸苑卿，至御前侍卫。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祸，各国联军破京都，德宗奉孝钦显皇后西狩，奕功以世受国恩，未能随扈，引火自焚。妻祥佳氏、子载捷等，阖家投井殉节。

先后被难者，宗室有奉恩将军札隆阿，子朴诚等；奉恩将军缉御，子培善，孙存德、存厚等；文举人恩煦，子继勋、懋勋，从子启勋、世勋等；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德籓，户部员外郎恩斝，户部主事谨善，宗人府经历讷钦，头等侍卫德润，带队官钰璋，及奕鑫、载袍、恕诚、联德、恩溥、松达、善章、国文、松根、景璋、承惠、和桂、凤喜、吉辰、海明，觉罗有清廉、年瑞、德润、荣绵。

松林，巴雅尔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笔帖式累擢给事中。出知临安府，升云南粮储道，晋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内擢顺天府府尹，病解任，起为内阁侍读学士。

联军犯京师，分守东直门，亲指挥砲火中，抵御甚力。俄中砲死，尸不可辨。

时阵亡者，前敌有世管佐领文炘，骑都尉玉廕、奎龄，笔帖式宝善，前锋校荣春，护军校玉连，骁骑校锺安、德昌，前锋舒元、明顺，护军秀亮、双禄、瑞升、文福、成福、恩启、常贵、成秀，把总文通，队官全成，队长全兴，领催崇宽、贵斌、崇欢、庆祥、广升、奎秀、永顺、暇安、恩庆、广立，马甲成恆、瑞喜、庆山、倭克金布、世昌、玉兴、恩隆、德胜、祥瑞、赓音布、董连元、保麟、裕安、长泉、保玲、王永立、保祥、李景瑞、田应时、张桂祥、李永福、清华、吉顺、全立德、玉崇、喜保、林长玉、布克坦、全保、喜寿、海宽、延禄、玉山、成昌、长福、松龄、柯永、文斌、徐培田、文达、庆连、兴瑞、李烨、保庆、清海、长春、恩常、保顺、广禧、广海、崇福、凤龄、成棨、双全、玉岑、汪恆吉，养育兵明禄、玉海、玉存、景立、关喜、庆禄、色勒、连贵、双寿、文奎、奎茂、齐德森、明保、永顺、泳全、常来、吉禄、万善、立得、长桂、松樑、德成、长安，閒散全兴、松泽、德禄、连升、保盛阿、玉庆、德禄、广成、连山、倭克金泰、立海、德绪、富森、广海、崇福、荣羲、国安、祥桂、富顺、延茂、德全、恩隆、杨德福，枪甲吉庆、连魁、李长升、景英、文海，枪兵崇昆，砲甲吉安、文、景瑞、张启茂、刘龙、富琪、全奎、全保、德凤、增锐、增辉、周奎斌，练兵桂普，队兵光辉、林庆。

东直门有护军参领贤普，世管佐领德续，公中佐领松鹤、锡昌、连秀，笔帖式荣山，骁骑校惠斌、倭什洪额、瀛绪、连桂、常浩、铭纶、凤启，护军瑞斌、常福、春安、普惠、德谦、恆有、兆芳、随善、同广、崇敬、恆斌、桂禄、三多，队官英璞、惠斌，领催德绪、常庆、成山、富顺、常全、双印、文森、松、双奎、广义，马甲乔龄、锡瑞、田德贵、奎秀、广喜、宝庚、广禄、富通、明喜、广林、文印、德林、永山、锡连、荣和、永霈、长安、李忠、春元、得林、兴顺、福贞、文芳、文普、玉芳、乌云珠、达崇阿、德贵、明安、世达、黄培长、贵普、英玉、锡禄、文华、德本、春伦、成祐、崇庆、双奎、双海、立福、德保、润秀、奎秀、顺立、志亨、志隆、铭荣、崇喜、恩顺、连敬，养育兵庆林、双禄、隆福、宜绪、济堃、长奎、德文、长清、得隆、景立、得保、明增、成林、福祥、宝瑞、恩佑，閒散荣喜、崇仪、顺福、吉昆、长山、英振、阿炳、阿均、广成、连山、世瑞、承英、锡保、双兴、德玉、治得、和森、广立、李斌、世山、永利、长龄、铁寿、定坤、龙泰、凤林、凤祥、景珍、崇锡、存德、延龄、锡光、宝忠、得虎、奎福，砲兵恆安、国安、承万、吉恆、玉森、善溥、盛濂，队兵凌贵、伊立布。

崇文门有护军校富亮，骁骑校德瑞，笔帖式润普，七品官萨斌图，监生福寿，队官彤勋，护军庆升、定昆、世喜、富山，领催玉山、连英、国栋、文通，马甲志福、铁升、桂安、清海、巨泰、乌林、兴海、聚泰、玉保、成喜、恩沾、全顺、恩保、辅廷、达英、张仲兰，养育兵永禄、文斌、隆兴、德存、富宽、常寿、全禄、海玉、英鋆、松山、连升、存德，閒散文成、文亮、崇林、松山、常林、秀斌、松玉、忠福、巴克坦布、奎荣、崇海、绪顺、德清，枪兵文海，队兵恩保、德禄、隆兴，幼丁刘长立。

朝阳门有云骑尉富珠伦，恩骑尉连福，护军校富亮，骁骑校续魁，鸟枪蓝翎长松春，护军海秀、常福、乌林泰、万玉斌，前锋吉昌，领催常兴、保昌，马甲永安、福山、双喜、保勋、德福、铁升、兴海、长瑞、玉安、巴扬阿、乌林保，养育兵贵全、凌山、恩启、保春、涌澂、德顺、裕泰、玉厚、成玉、赵文忠、闰福、文瑞、荣德，閒散长绪、文立、多太、诚堃、恆立、常兴、伊三布、文禄、常林、瑞申、恩锡、连升、松山、厚宽、张勋、松山、忠福。

东便门有游击韩万锺、弟韩万禄，千总庆馀，把总金钰，战兵王寿、李永福，马兵梁坤、张德舆。

德胜门有副参领祥存、世管佐领承瑞，骁骑校崇桂、领催柏铭、容刚、文惠，马甲锡连、桂启，养育兵常海，队兵荣喜。

安定门有笔帖式增俊，马甲立贵、长庆、德闰、卢检贵、恩寿、德平、长存、松禄、赵俊双、恆山、庄立、玉明、刘殿臣、长寿、荣桂、合海、袁明林、杨有春、文愈、文茂、文毓、连顺、施彬、文福、王玉凤、线长海、全英、煜祥、锺铭、傅合、连升、马玉和，养育兵恩绪、奎元、二立、文浩，閒散清联、德谦，武生长绪。

齐化门有护军校连瑞。

西直门有养育兵乌什哈，閒散全桂。

阜成门有敖尔布锺珊。

永定门有閒散长泰、玉泰、春祥。

正阳门有閒散清林、奎连、德胜。

宣武门有砲甲林广明，蓝翎长祥瑞，领催常连、景绪，马甲荣福、崇善、德斌、全顺、定保、荣庆、维明，砲手庆焕，养育兵松长，閒散英绪、续顺、崇海。

大清门有前锋玉兴。

天安门有护军参领玉山，副护军参领双福，护军校花连布，侍卫润志，前锋岐俊，护军永寿、文瑞、瑞升、承通、林安、玉庆、春喜、祥林、松桂、永寿、文禄、常升、常海、松惠、海全、桂升、双寿。

午门有副护军参领凤龄，前锋崇祥、桂丰，护军玉寿、德凯。

东安门有公中佐领松寿，步军校文通，领催延寿。

东华门有副护军参领长年，副令官英宽，蓝翎长富升，队官玉昌，护军恩秀、奎英、成光、忠明、贵庆、昆连、松群、玉山、阿杭阿、玉寿、恩秀、奎俊、成英、文广、托克托虎、常山、广庆、希拉布、他克布、连德，马甲长山，养育兵存山，閒散德元，技勇兵全贵。

西安门有养育兵永顺、德福。

西华门有马甲春明。

地安门有虎神营营总昆明，副护军参领恆谦，护军营管理祥瑞，护军队官凌魁，队长彦禄，护军常瑞、萨图布、永安、常山、双寿、兴斌，马甲文海、福山，养育兵崇恩、全苓、顺喜、閒散德祥。

紫禁城内有护军参领海忠，亲军校文玉。

守陴者有世管佐领德润，马甲锡秀。

巷战者有骁骑校多伦布，蓝翎长德英额、双贵，前锋凤玉、希拉奔、崇安、文英、荣昆，护军德玉、崇贵、崇福、崇兴，领催鹤鸣，马甲双福、长海、庆裕、桂保、长升、恩立、兴岱、存桂、常泰，养育兵英厚、文志、德成、俊成，幼丁元成、全祥、世增、乌凌阿、广林、广俊、松廕、松祺、松立、延尉、成明、广瑞，閒散全顺、颐霈、多山、庆禄，外委王文志、闻廷标、王灝、高玉、常存，百总郭立奎，管队张海、金松林，把总王洪铭，马兵彭玉恩、全祥，战兵李逢春、戴永福、彭玉堂、孟禄，守兵王政枢、刘永安、季茂轩，砲甲祥通，砲手白万泰。

死事者：宁寿宫员外郎诚年、笔帖式福臻在内值宿，七月二十一日巳刻，闻两宫西狩，即赴各殿封锁，至敛禧门外值房投井死。太庙五品官富亮，值班上香，洋兵突进，拒之，枪死。织工张继福，在绮华馆被戕。左营参将王长廕守署不去，以独力难持，投井死。护军连升值班端门；护军崇连，神机营呈递公事步军校赓音布、常福、胜喜，领催双喜，马甲存林、恩明，外委孙国瑞，技勇兵常有、隆祥、万昭，均在值班；领催荣钤，养育兵定成，队兵布兴泰，均看守军库；南城正指挥项同寿，在署办公；户部书吏高世祥，总理衙门供事沈鹏仪、徐伯兴、洪瑞汶，均在署值班，与於难。

在先阵亡者：把总李锺山，外委李锺林，七月十七日，在张家湾御敌，不克，死。

先后被难者：游击王燮，五月二十五日在东便门弹压拳匪，被戕，并毁其尸；采育营部司杨光第，於闰八月二十九日闻洋兵至，衣冠坐营中，被枪死；把总张进志拥护同死。

均经留京办事大臣昆冈上闻，赠恤有差。

崇寿，温彻亨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入翰林，累擢翰林院侍读。

变作时，不胜忧愤，仰药死。诏以“见危授命”褒之，谥文贞。

韩绍徽，字筱珊，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年进士，授主事，分刑部，勤於所职。

拳乱初起，尝走同官，涕泣誓身殉。七月二十一日，自经於陕西司司堂。

掌江西道御史韩培森，巡城积劳，城破，绝食死。内阁中书堃厚，手书“见危授命”四字，与妻同缢死。

马锺祺，字维春，隶汉军镶黄旗。少为诸生，以袭一等子，例不得与试，授三等侍卫，擢二等，有文武才。初服膺陆、王之学，继参以程、硃、张、吕，不主一家。为人伉爽有奇气，慕孙白谷之为人，好与朝野贤士游，与语或不合，辄哦诗乱之，以此得狂名。光绪二十年，日本争朝鲜，廷议出师，锺祺上书请自效，遂从戎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器之，使统镇边马队。会和议定，遂归。二十五年，李秉衡奉旨巡视长江，亲访於家，疏请从行。拳匪祸作，冒锋火而北，秉衡殉难，锺祺护其丧归。归三日，京师破，锺祺自缢死。著五伦大义、马氏日记若干卷。

候选县丞董瀚，於城破日与弟候补巡检徵曰：“我等职虽微末，既读圣贤书，惟有以身殉国而已。”同时自缢。

涿州附生谭昌祺，闻城陷，怀药哭诸圣庙，仰药死。

举人庄礼本，留京读书。拳匪初起，即以为忧。洋兵入城，痛哭不食，后以一恸而绝。

州同衔冯福畴，在通州署办刑名事。七月十六日，敌入署，守护案牍，不屈，被戕。

东城司吏目、练勇局委员宫玉森，洋兵攻局，其女请避，怒投其女於井，拔刀出战。伤数处，自知不免，亦投井死。

时同被难者，为原品休致礼部侍郎景善，前奉天府尹福裕，蒙古副都统耆龄，前察哈尔副都统明秀，冠军使文琭，工科给事中恩顺，刑部郎中汪以庄，兵部员外郎萨德贺、赵宝书，吏部主事锺杰，户部主事陶见曾、李慕、铁山，刑部主事毛焕枢、王者馨，工部主事白庆、恆昌，理籓院主事英顺，光禄寺署丞多文，国子监助教柏山，候选道郑锡敞，前绍兴府知府继恩，分省知县王朝鐀等，见册报者千馀人。

全家焚溺服毒自经以尽节者众，骑都尉候选员外郎陈銮，住东便门二闸，於七月十九日洋人攻城，势急，与诸弟率眷属仆婢三十二名，一时自尽，尤为惨烈云。

宋春华，字实菴，陕西三原人。光绪十二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天津镇标右营守备，与士卒共甘苦，所部为天津绿营冠。联军内犯，总督裕禄檄春华守城南门。城东南制造军械所不守，春华集其众曰：“军械所存亡，天津生死系之。不夺归不可，胆勇者盍随吾出城！”皆应曰：“诺！”率百馀人夜半潜出，及库垣，春华先登，众随之。枪中春华左股，众欲退，春华负创大呼曰：“今夕之事，有进无退！”众争夺敌，死伤甚众，卒以守坚，退归城。已而敌兵日集，守土官多弃城走，春华慨语其妻陈曰：“城孤兵单，终恐不守。汝当以吾子出求生，吾誓与城存亡矣！”语毕，登陴督战不少息。城既陷，身被数伤，犹死守不退。或劝少避，春华曰：“城不守，死自吾分。汝曹各有父母妻子，归可也，俱死无益！”众感其义，无退者。敌毕登城，乃仰天叹曰：“吾志不遂，负国恩矣！然自接战以来，杀敌过当，今日之死，亦无所恨。”以首触陴，脑出，死，年三十五。

马福禄，字寿三，甘肃河州人。光绪六年武进士，用卫守备，归河南镇标，以终养告归。二十年，循化撒拉回族以争教叛，固原提督雷正绾檄福禄往崔家峡、樊家峡协防，战辄胜。河、湟回匪继起，复助官兵获大捷。累功至记名总兵。

二十一年，河州诸回变，福禄本回教，回以福禄助官军，欲加害。福禄在城，人亦以回教为疑，独正绾信之。时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远驻起乍堡，命福禄率骑兵迎入河州城镇之，彦和犹豫不果行，叛回周七十乃纠众据山巅下击。福禄战二日，以失地利无功。彦和复潜走，军无统帅，贼益蹙之。福禄乃突围出南番境，至兰州乞师。沿路拔出难民数千，难民德之，状总督杨昌濬，昌濬以福禄孚众望，乃檄与兰州道黄云由北路援河州。时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奉旨赴甘肃协剿，由狄道进兵。福禄率师至莲花渡，与贼隔岸相持，为福祥军犄角，卒解河州围。时韩文秀亦作乱，河湟提督李培荣、总兵牛师韩军失利，陕西巡抚魏光焘与福祥会白塔寺，议进兵。

福禄入谒，陈乱事颠末，及前后战状，福祥奇之，檄剿叛回冶主麻於米拉沟。剿未尽，马营土豪马采哥应之，福祥部将石尧臣等告败，福禄复分道往援，首先陷阵，斩采哥，聚而歼之。冶主麻收馀烬由黑山趋米拉，复还兵破之，斩无算，用是有骁将名。

拳匪倡乱，福祥奉旨入都，檄福禄统马步七营、旗防山海关，寻移永平府，福祥入卫京师，檄随行。五月，各国联军躏杨村而西，偕汉中镇总兵姚旺等赴黄村御之。抵廊坊，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遽卻，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六月，福祥檄令攻使馆，中弹殁於阵，犹子耀图、兆图亦死，同殉者百馀人。

杨福同，直隶清苑人。同治七年，投军，累擢游击，从讨朝阳教匪。嗣以副将驻营大名，专力缉捕，以功记名总兵，分统练军左翼马队，兼统天津马步队各营。

近畿拳匪蜂起，淶水尤甚，总督裕禄檄福同率队往。至史家庄，伏匪邀击，力御之，擒数人。次日，又败匪於石亭镇，擒首要梁修。福同不忍多诛，令限日解散，留马队三十人镇之。无何，匪以千馀众攻留队，福同率步兵数十驰援。将及石亭，群匪自沟中突出，白刃交下，创甚，犹格杀数人，力尽死之。从弁孙裕清、卢兴璠俱力战死，赐恤如例。

吴德潚，字筱村，四川达县人。性至孝。博极群书，以进士用知县。庚子年，任浙江，西安、北京拳乱起，江山县土匪以仇教为名，连陷江山、常山，县人咸欲应之，德潚谓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歼。有罗楠者，素健讼，德潚尝严惩之，久含恨。结都司周之德，挟众指德潚袒洋教，劫德潚缚道署辕门，尽镊须发，以利刃攒刺，洞腹死，德潚骂不绝口。子仲韬驰哭尸下，又杀之，并入县署杀全家四十馀口。

事定，恤如例。

成肇麟，江苏华亭人。父孺，诸生，列儒林传。肇麟由举人官直隶知县，迁直隶州知州，署沧州静海，补灵寿，所至有绩。光绪二十七年，京师和议梗，联军西上，覃及邑境，责供牲畜糗粮甚厉，肇麟壹弗应。俄而布政使廷雍檄至，令迎犒，肇麟自念：“不迎犒，无以全民命；迎犒，则以中国臣子助攻君父；事处两难，守土之义无可避，惟有一死耳！”乃缮遗牒遣人间道达府，媵之以诗曰：“屈体全民命，捐躯表素怀。”李鸿章状死事以上，谓其能伸大义，降敕褒嘉，赠太仆寺卿，谥恭恪，予世职。明年，允直督请，建直隶省城专祠。

## 列传二百八十三 忠义十

刘锡祺阮荣发 程彬 桂廕存厚 荣濬 锡桢等 张景良倭和布周飞鹏 松兴松俊等 宗室德祜彭毓嵩 杨调元杨宜瀚陈问绅德锐 皮润璞 荣麟等 张毅 喜明阿尔精额 斌恆等 谭振德熊国斌陈政诗陆叙钊 齐世名等 罗长崟曹铭 章庆 徐昭益 曹彬孙汪承第吴以刚 陶家琦等 奎荣 王毓江刘骏堂 锺麟 何永清 沈瀛申锡绶等世增石家铭 琦璘 毛汝霖 胡国瑞 张舜琴 锺麟同范锺岳等孔繁琴王振畿 张嘉钰 陈兆棠冯汝桢 何承珍 白如镜何培清黄兆熊张德润 张振德舒志 来秀刘念慈 李秉钧 王荣绶 定煊长瑞巴扬阿等 王有宏何师程 黄凯臣 戚从云 盛成哈郎阿南山 培秀等桂城延浩 文蔚 佘世宽等 高谦 黄为熊文海 赵翰阶 贵林量海等额特精额文荣等 玉润 劳谦光吉升 张程九 王文域谭凤亭等张传楷孙文楷 王乘龙 赵彝鼎 施伟 李泽霖 胡穆林 更夫某 梁济 简纯泽 王国维

刘锡祺，字佩之，直隶天津人。毕业将弁学堂。第八镇成立，为正参谋官。光绪二十二年，南、北陆军於河间会操，筹度有劳，加正参领衔。

宣统三年夏秋间，革命党人之在武汉者数被破获，总督瑞澂恣意捕杀，人人危惧。八月十九日，武昌变作，始仅工程营数十人，他军无应者。瑞澂遽逃兵监，省垣无主。於是各营皆起，拥立都督黎元洪，称军政府，独立。锡祺时方赴沙市，以二十六日回武昌，各营争往迎谒，趣入见元洪，锡祺正色曰：“国家岁糜巨帑练兵，原期君等为国干城，以御外侮。奈何一旦为人煽惑，遽尔发难乎？祸机一动，将无已时！吾不能为君等所为。”众闻之譁怒，即於坐中击杀之。事闻，照协都统例从优赐恤。

发难时，督队官阮荣发出阻，众遽击毙之。荣发邑里未详。

程彬，字筱竹，江西乐安人。时署鲇鱼司巡检。署在省城南，十九夜见城外火起，彬驰往救护，至望山门外正街，突遇陆军砲队入城，皆袖缠白布，彬大骇，厉声问曰：“汝等反耶！此何为者？”众举枪拟之，彬益前致诘，遂遇害。以一巡检犯难而死，人皆哀而壮之。

桂廕，字辑五，姓嵩佳氏，满洲镶蓝旗文生。由刑部郎中、军机章京外擢施南府知府，调安陆，以治堤尽力名。安陆为襄樊门户，府城故无兵。武昌变闻，图守计，并牒道请兵，已而旁郡德安、荆州皆陷。十月初五日，郧阳兵骤变，围府署，劫印信。桂廕携妻富察氏趋入文庙，夫妇同缢崇圣殿中，死，衣带中书有“虚生一世，不能报国安民”数语。临殉难时，顾谓仆曰：“葬我必北面！”官绅流涕敛之，葬城内阳春台侧。

存厚，字宽甫，正白旗监生。由内务府郎中选宜昌府，调办襄阳榷局。宣统三年十月，郡中党人应武昌，存厚挥家人出避，曰：“吾嗣不绝，死无憾！”局丁旋絷存厚，拥至北门校场戕之，幼子被搜获，惊死。

荣濬，字心川，荆州驻防，蒙古镶蓝旗人。光绪三十年进士，用知县，发湖北，补天门县。操行不苟。变作后，荆防旗人有自武昌脱归者，道天门，语状，且为荣濬危。荣濬以死自誓，集绅耆、练民团为保卫计。无何，党众来攻，遂被害。记名骁骑校炳安同死，仆成松亦殉焉。

同时殉国难者，为候补县丞锡桢，姓汪氏，汉军人。充沙市警察官，尽室被歼。

簰洲司巡检方祖桢，安徽桐城人。鄂军头目将入湘，道簰洲，土豪某夙衔祖桢，嗾人杀之江岸石花街。巡检王萃奎，江西丰城人。佐穀城县，治盗有声。襄阳既变，属邑响应，盗渠絷萃奎及一子、一孙杀之。蕲州吏目骆兆纶，字文卿，湖南江华人。

乱作，知州亡去，州人以纶习吏事，遮留之。纶请送母至汉口乃还，至治所，以全省皆陷，事无可为，愤绝投河死。又襄阳府某县典史，当变作时，晨起跽廨门外，过者叩头要入，得负贩者十八人。出银币二百枚分遗之，曰：“平生所积止此！城破义不得活，请助我杀敌。”众感其义，各携肩舆长木及负担之具，噪而出。变军方踞府署，出不意击死者数人，俄而排枪起，某与十八人者皆死。候补知府张曾畴，字望屺，江苏无锡人。以书迹似总督张之洞，为之洞所赏，充文案有年，榷汉阳车站货捐。战事起，避上海，仇者诬为挟赀遁，胁还汉口，会计出入悉符合，得还。

党人適同舟，面辱之，捽其冠，遽投江死。候补知县联森，字植三，蒙古镶红旗人，隶荆州驻防。光绪八年举人，挑知县，发广东，改湖北。屡榷釐捐，能恤商。九月，道出汉阳，变兵争索金，慷慨大骂，遇害。子宝焯、兄子宝明从死。

张景良，湖北人。将弁学堂毕业生。游学日本归，充湖北新军标统。武昌既拥立都督，景良慷慨说之曰：“朝廷已宣布立宪，不宜更言革命。公受知遇久，诸将惟公命是听，盍三思之？”变军怒，拘景良署中。时清兵攻汉阳，景良阳请赴前敌，以妻子为质，乃委充司令官。九月初六日之战，清兵卻，景良率砲队出，临发，砲予弹一枚，枪予弹一排，甫战弹罄，景良遽大声促军退，众不知所为，遂大溃，死者枕藉，清兵得进屯大智门。后廉其故，杀景良，临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

倭和布，字清泉，满洲正白旗人。家世以武功显，独兼肄文学。起家护军蓝翎长，历二等侍卫。拳匪之变，欧人侨京者多被戕，倭和布护之甚至。或诘之，曰：“外人侨吾国，胜之不武。无故与八国构衅，败将不国，吾敢重召乱乎？”旋扈驾西行，家人初以为战死。出为湖北均光营参将，擢施南协副将。川寇陷黔江，率所部赴援，获其渠，斩以徇。武昌变作，鄂将屯宜昌者应之，倭和布时以裁缺寓宜城，被执，劝降不应，以得死为幸，遂枪杀之。

周飞鹏，字翔千，江西新建人。由武举人累官都司，充湖北襄防马队管带，驻老河口。鄂军变，县无赖出狱囚，纠水师营谋变，飞鹏持不可，出佩刀与斗。枪及马腹，坠马，枪继至，洞胸死。裁缺荆州城守营参将玉萼，亦遇难死之。

松兴，蒙古正白旗人，荆州驻防。以诸生改武职，累官协领，记名副都统，充常备军统领。变兵入城，被絷入鄂，叱使跪，曰：“吾朝廷大吏，城不保，义当死。

头可断，膝不可屈！”士绅三十馀人驰救之，已及於难。其戚善吉、庖人福全皆从死。

驻防之同时殉难者，在武昌有兵备处提调松俊，守楚望台火药库，变兵攻库，力战死。三十标队官重光，守籓库，变兵掠取库储，重光大呼：“保全名誉！”被枪死。妻赵，子春年、长年、宝年同日殉。四十一标排长色德本，三十标副军需官宝善，二十九标排长德龄、队官东良、排长德培，均战死。前泰宁镇右营都司荣锦就养子书记官朗察所，拔所佩剑自裁，侄迎吉及朗察举室自焚。骁骑校哲森以领军械至省，自刺其腹死。陆军小学教习举人迎禧，平时於古人之当死不死者辄痛诋之。

变作时，衣冠坐讲堂，及难。副军需官荣勋仰药死，子额勒登额、穆贞额殉之。第八镇执事官锦章谋召同志抵御，中途遇害，父荣喜即自尽。司书生恩特亨、云骑尉荣清、排长仓生光均大骂不屈死。文生楚俊在督署，金培、荣森，司书生钰寿、讷尔赫图均在省与难。

在荆州者，联长泽麟愤全省尽陷，发枪毙数人，被害。协领志宽，排长额哲苏、依成额、关斌魁，恩骑尉扎勒杭阿，队官王荣耀，均亡於阵。生员秋培城陷自尽。

防御多瑞仰药死。记名骁骑校金霖尝作万言书，以旗制不良，力主变更，人多笑之。

及变作，发枪自击死。又知县用模范讲习所所员根寿於羊楼峒，文生陆营司书生定海於施南府，均死之。

其后死於江宁者，为生员占先、文志、恩昌，武生林福。死镇江者，为生员荣有；副将赫成额则随端方在资州，兵变遇害；军谘府军谘使良弼，自有传。

宗室德祜，字受之，隶正蓝旗，不详其支派。宣统二年，由礼部仪制司郎中选授凤翔府知府。三年九月，西安兵变，德祜闻警，即与知县彭毓嵩筹备。有湘人刘瑞麟，以武职留陕，委令募团勇，与参将王某分任防守。初七夜，匪徒假民军名号，骤集千馀人，攻府城。德祜与毓嵩登陴，激励士卒拒守。至天明，匪气夺，将引去，以有内应者，城遽陷。左右拥德祜走避，德祜曰：“此吾死所，尚何避为？”匪蜂至，呼曰：“知府满人，且宗室，宜速杀之！”遂遇害。又杀其幼子二人。王参将，同州人。城破，与匪相搏，愤而自戕，舁至署乃死，名未详。

毓嵩，字籛孙，四川宜宾人。由举人官教谕。学政疏荐，用知县，选陕西凤翔，勤听断，时方兴小学，必令读经。城陷后，毓嵩解束带自经，遇救未绝，乃从容出堂皇北向跪，起语众曰：“吾有死耳，任尔等为之。”匪拥至署西北神祠，以白布缠其颈，毓嵩怒詈，遂被戕，枭其首去，年六十有二。子龢年，奔赴死所，为匪众所逐，投井死。

杨调元，字龢甫，贵州贵筑人。光绪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丁父忧归，服除，以母老不赴官。终母丧，乃入都，改知县，选陕西紫阳县。於秦境为极南，居万山中，为楚、蜀会匪出没地。以缉捕有名，迁长安，权华阴。疏濬河渠，复民田五万亩。调华州，以狱事忤上官，解任。已，复补咸阳，擢华州，署富平、渭南等县。

其署渭南，以宣统三年正月。先是，南方革命军数起皆不得志，始改计结学生之隶新军籍者，潜伏待应。陕军势弱，则又结会匪以厚其力。八月十九日，鄂变起，九月朔，陕变继作。诸守令多委印去，调元独谓守土吏当与城存亡，亟召绅民议守御。渭南北有号“刀客”者，杀人寻仇，数犯法，至是感调元义，争效命，集者万馀人，檄邑绅武进士韩有书统之。时邻匪蜂起，渭南以守御严，不能入。

临潼武生张士原扬言受军政府命，骤率众徇城下，调元登陴语之曰：“吏所职，保民耳。无如所犯，则释兵入见。必怙威图一逞，则视力所极，当与决生死。”士原知不可侮，遂屏骑入廨，以议贷饷事，语侵调元。调元至是，踯躅廨后园中，仰天叹曰：“吾谊应死，所以委曲迁就，欲脱吾民兵祸而后归死耳。卼辱至此，尚可一息偷生乎？”遂投井死。民闻调元殉难，执士原磔之，并杀陕都督所派副统领及同党数十人以徇。有书时出击他盗，驰归，葬调元毕家原。调元通古学，工诗文，有训纂堂集、说文解字均谱等书。所作篆书，人尤宝之。

杨宜瀚，字吟海，四川成都人。兄宜治，官太常寺卿。宜瀚好学，尝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幕中，治军书，知名，保知县。中顺天乡试举人，以知县发陕西，补兴平，调宝鸡。以经术饰吏事，与调元齐名。署华州知州，民军围署索饷，以威劫入甘露寺中，有以事系狱赖宜瀚平反得出者，约护宜瀚出。入夜，宜瀚独至神殿自经死。遗书亲友，意思安閒，谓已得死所，无可哀者。

陈问绅，字子仲，湖北安陆人。入赀为县令，发陕西，权甘泉，以能缉捕称。

调白水，邑刀匪素难治，武昌变起，乘间应之，纠众攻城。时问绅初受任，一切无备，乃集绅民告之以不忍以一人故致全境糜烂，遽出城，大骂不屈死。妻吴，以护印不与，同被戕，并毙佣妇某。

德锐，满洲人。官秦中久，历长安、三原诸县，有循声。西安变作，八旗人多被祸，德锐时居会城，变兵突入，语德锐：“公得民心，我曹不忍死公，请速出城！”

答曰：“感汝等意，然予满人也，不忍独生，刃加予颈可也。”遽起夺刀自刺死，妻、子均自裁。

皮润璞，湖北大冶人。官榆林县典史，有强项称。变作，匪徒缚榆林镇总兵张某、中营游击瑞某送狱，润璞斥之。群怒，以利刃相拟，不为动，纷加以刃，分股体为数段。妻闻讯，即以身殉。榆林守备穆克精额同时死，阖门自尽。

时殉难者，候补道荣麟，字仲文，满洲人。变作，方榷白河釐金，全家投井死。

候补知州张存善，字次章。榷凤翔盐釐，死事所。候补直隶州知州宝坪，字子钧，西安驻防。一门殉难者七人。候补同知广启，字少渔；候补通判严济，字宽甫：均满洲人，与於难。

张毅，字仁府，直隶天津人。父梦元，官福建布政使，护台湾巡抚，以清廉著称，卒，赠太子少保。毅由廕生官部曹，改道员，分山西，奏调陕西，授甘凉道。

宣统三年六月，擢安徽提法使。八月，自陇入秦，将入觐，九月，抵乾州，变作，道梗。变军侦知之，请为参谋官，斥之，撄众怒，羁留不得脱。会疾作，州人知毅贤，言於变军，乃出就医。毅念惟一死可自完，十一月初十日夜加丑，乘间投井死。

毅无官守，中道遘变，卒完大节，世尤多之。

喜明，字哲臣，西安驻防。举人。宣统三年九月，民军猝起，攻旗营，将军文瑞督战，喜明领兵百馀人，独树一帜，誓以书生效死。战不利，归告母曰：“吾属死不免。”母曰：“妇女以洁身为重，可受辱乎？”帅子妇二、幼孙一，投井死。

喜明有三女匿邻庙中，走入手刃之，蘸血书壁曰：“喜哲臣三女死於此。”还至家，纵火自焚死。

附生春祥，素端谨。闻变后，语兄若弟曰：“城破家必亡，自古全家尽节，有光史册，吾原死矣。”则皆应曰：“诺！”城陷，闻砲声近，曰：“可矣！”遂偕兄、弟、妻、子辈十馀口焚死，无一免者。

直隶州州判阿尔精额，榷釐金於方计堡，受代还，道咸阳，变军将劫之，为之语曰：“吾当未乱时，志欲以忠报国，敢偷活耶？”义之，不加害。乃入邸舍，肃衣冠，北向自刎死。妻张氏，即吞金以殉。

城破时阵亡者，为协领斌恆、恩瑞、存福、培基，佐领贵升、特克什肯、庆喜、巴克三图、恆秀、瑞明、额哲本、达朗阿、兴智、恩寿、玉祥、西拉本、奇彻亨、恩撤亨，防御存喜、存升、恩成、林福、色清额、平升、胡图灵额、惠文、鹤龄、奇巽、苏克敦、讷拉春、惠源、呢克通阿、哲尔精额、惠祥，骁骑校奎亮、林启、启弟正目林璋、都伦太、景文太、萨立善、文昭、伊吉斯珲、智厚、惠庆、惠启，副官惠璋、盐大使文焕，举人惠斌，生员金常，武举人德森布，骑都尉昌广、益光，云骑尉俊亮、和瑞、松善、特伸布、富海、胜春、海亮、多銮太、达林、和顺、忠云、玉恆、培文、存禄、倭什珲、凤玉、惠撤亨，恩骑尉培绪、凤山、恩瑞、奎德、贵成、锡龄、崇喜、倭仁额。徇难者，为佐领图切珲，候补直隶州知州宝坪，直隶州州同俊兴。候补知县德锐自刺死，妻、子同殉。防御多英，与长子举人奎成率妻、女等投井死，次子生员奎章，伏井恸哭从死，族弟奎斌、奎庄皆死之。巡官惠祥率警生守城，城陷，投井死，家属从死者六人。从子广兴既殉，母赵氏，年六十馀，执短刀闯入民军，欲杀敌，寻自刎死。生员音德本走多公祠自经死，弟领催额哲亨城陷死。伤亡者，佐领图们布、善印、全瑞。

旗兵之死於此役有名册可稽者，凡千馀人，官弁兵丁之家属遇害及自尽者尤众。

论者谓各省驻防，於辛亥国变，以西安死难为最烈且最多云。

谭振德，字子明，直隶天津人。始入武备学堂，调新建陆军，派充山西四十三协协统。时山西仅陆军一协，振德宽而有制，兵士亲之。巡抚陆锺琦履任之三月，武昌变作，陕西响应，召军官议省防。振德与参议官姚鸿法建议接济河南军火，而以重兵助守潼关，锺琦从之。遂於九月初七日发新军一、二营子弹，令於翌日出蒲州，屯潼关，又令熊国斌带第三营继之。有构於一、二营者，谓熊营将於中途袭击，適第二营管带姚维籓以请棉衣未得为憾 ，闻之，愤激，谋变。明日，拥众入省城，振德闻警，不及集兵卫，驰出遮道，对众有所宣喻，维籓恐其挠众心，举枪毙之。

遂趋抚署，锺琦父子殉难，国斌以不肯附和亦被戕。锺琦自有传。

陈政诗，字咏笙，浙江仁和人。年十九，从湘军西征，将军穆图善器之。从至奉天，充防营统领。光绪初，以知县发山西，历署州县，以廉惠称。以剿套匪功擢知府，以道员用。调浙，统嘉、湖水陆防军，中谗罢。宣统元年，浙抚增韫奏言政诗军纪严，有廉将风，诏复原官，再发山西。三年，统带南路巡防队，驻泽州，兼署泽州府。武昌变作，陕西响应，晋新军亦变，戕巡抚。时政诗驻闻喜隘口镇，遏变兵南趋。敌千人，胁土匪亦千人，以三百人屡败之。方乘胜进击，清廷诏命停战，乃驻师绛州。敌勾结旁近土匪，势复张。政诗以去绛则南路即与秦军接，全晋将不保，誓死守。十一月二十日，敌攻城，城绅迎以入，政诗巷战，力不支，被执，骂不绝口，剖心脔割死。弟敷诗，山西候补同知，队官陈顺兴、刘占魁，均同时被难。

陆叙钊，字磐芝，顺天大兴人，原籍萧山。少励志节，从军甘肃，保知县。曾国荃抚山西，招入幕。擢直隶州，发山西，历官州、县凡十二，皆有声。宰灵丘十年，尤得民。拳匪逼晋边，大治乡团，县境晏然。宣统初，荐卓异，补河东监掣同知。太原变作，河东戒严。叙钊先以盛暑督濬盐池致疾，至是疾甚，强起治防守事。

秦军来袭，晋军应之，城陷，预服阿夫容膏，衣冠出堂皇，厉声诃之，刃交下，无完肤，殒於座。子文治，闻变以毁卒，幼子亦为变兵所戕。时论谓与巡抚陆锺琦父死忠、子死孝、乡里同、氏族同、死难情事略同，推为奇烈。

时署陶林同知齐世名，天津人；岢岚州知州奎彰，天镇县知县世泰，均京旗人：先后均以兵变被戕。

罗长崟，字申田，湖南湘乡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捐升道员，发江苏，改四川。赵尔丰督川边军事，长崟在幕府多赞画。宣统二年，简驻藏左参赞，驻藏大臣联豫以兵备任之。会阅新调川军，以譁譟故，与协统锺颖有隙，且覈锺颖入藏军资用浮冒，汰二十馀万，锺颖益嫉。三年五月，锺颖率师征波密，战屡挫。长崟驰往，夺其军，得锺颖失机状。方激励军士规进取，而军多会党，气嚣甚，长崟驭将又严。及秋，内地变作，军在藏者遽变，掠长崟私宅，波密军继之。

絷长崟，屈辱之。偶得脱，自投崖下，未死，复曳之起，卒被戕。长崟之死，锺颖实阴嗾之，后家人愬得实，置锺颖於法。

曹铭，浙江上虞人。由诸生参四川总督刘秉璋幕，保知县。历治西藏夷务，著绩，擢道员。巴塘边乱番聚族十馀，阴为犄角。铭往解散，赵尔丰军得深入勘定，功尤伟。署嘉定府，旋委石堤釐局。局介黔、楚间，往者皆中饱，铭丝毫不染。成都变作，匪众入局，露刃逼索釐款，拒不应，中十馀创，垂绝乃委去。县绅来视，以先事窖藏金指视之，点验毕，遽卒。

章庆，字勤生，浙江会稽人。以通法家言游蜀，就幕职。为总督锡良等所器，保知县，所至有声。署剑州，倡捐万金修文庙，擒巨逆王文朗，歼其党九十馀人。

调南部，河徙齧城，筑长堤御之，城以完。调冕宁县，有桥绾毂川南，毁於水，渡者以水驶多溺。庆制铁梁数十丈，行旅称便。普支夷扰境，庆廉威所被，济以兵力，夷归诚，出被掠者多人。补射洪，擢道员，在任候补。其任西昌也，值川省争路事起，哥匪张国怔与裁缺千总黄义库，侦知宁远军队出防，城中无备，联内匪袭城，庆督团众御之，力竭死之。妻颜、犹子镛及胥役、仆从同死者二十馀人。

徐昭益，字谦侯，浙江乌程人，咸丰季年殉难江苏巡抚有壬从孙。随父游蜀，以通法家言，佐治有声，官知县。宣统三年四月，摄威远。同志会起，土匪附会名义，乘机报怨，四出剽掠。匪过境，昭益率团丁数百人出城解散，不从。匪以全力进偪，昭益念母老，居危城，命亲丁护送还省。母临行勉以大义，昭益泣涕受命，谓必不负母训以辱先人，闻者皆为感动。九月十三日，匪薄城下，奸民为内应，团丁未训练，猝战遽溃。昭益乘骑亦受创，退而守城。其酋七八人入事，昭益厉声问：“何不杀我？”其一酋突出利刃剚昭益腹，死之。

曹彬孙，字蔼臣，顺天武清人。以举人劳绩保知县，发四川，权奉节，补开县，未赴。七月，省城之争路构衅，匪徒欲附同志军起事，彬孙随方禁阻，未敢逞。武昌发难，夔府响应。十月初十日，彬孙率团勇出巡，行至协台坝，众暴起，团勇先受煽，不战而散。彬孙被执，割其首，置县公案。警察长徐某，失其名，安庆人，同时被戕。

汪承第，字棣圃，江苏太仓州人。由州学生佐学幕，以知县发四川。宁远夷乱，檄运兵械，至则知府黄承麟留办剿抚事，充营务处，摄大足。川汉铁路拟派租股，请岁减万馀金，民困以纾。摄永川，解散公口秘密会，编练保甲，群盗屏迹。既受代，大吏仍以营务属之。同志军起，双流境尤嚣张，檄摄县事，捕诛其尤者，人心少定。未几，省城变作，土寇四起，以事至簇桥，被困，中枪死，十月二十日也。

吴以刚，字克潜，江苏阳湖人。以知县发四川，尝权彭县，县铜厂通松潘、茂州夷地，素为盗薮，胥吏与通，十馀年不获一犯。以刚乘冬至朝贺礼毕，驰马自率队擒之，未午，获著名巨盗数人归。宣统三年，以父忧，充重庆属水路巡警提调。

武昌变作，党人谓以刚藏军器，执而戕之。

时候补县丞陶家琦在重庆，诬与以刚通谋，并遇害。候补知县湖南文某，字晋岩，省城兵变，亦与於难。

奎荣，字聚五，满洲正红旗人，成都驻防。同治十三年繙译进士，用知县，发四川。奎荣笃嗜程、硃书，务躬行。性温厚，与人语，惟恐伤之。始权南充，偶误决一狱，屈者恚而得狂疾，闻之大戚，曰：“是予之罪也！”亟集两曹，自引咎，平反之，自是听断益平。尤留意风化，在峨眉任，捐俸购儒先书，集书院诸生定课程，亲为讲授。历犍为、彭水、庆符诸县，所至劝学，一如在峨眉时。庚子前，以老告休，捐居宅为学校用。铁路争事起，总督赵尔丰持之急，奎荣太息，谓“损下益上失民心，蜀祸将自此始”，遂避地郊居。同志军起，复迁入城。十月初四日，绅民迫总督交政权，又讹传北京失守，遂讬疾不食。或谓年已笃老，毋过自苦，奎荣慨然曰：“国事如此，吾辈尚偷生耶？”至十四日饿死，年八十。奎荣德望为蜀士推重，皆称聚五先生。既殉节，益崇敬之。

王毓江，字襟山，安徽宿州人。父心忠，官江南总兵。毓江将家子，有材略，以知县官江苏，复以道员改发陕西，充兵备处总办。余诚格擢湘抚，檄调湖南，仍管兵备处事。长沙变，被执，骂不绝口，被乱兵所戕，到湘才九日。

同时死难者，候补游击刘骏堂，湖南益阳人。光绪庚子，自立军谋起汉上，事败。骏堂时管带院署卫队，捕党人最力，党中尤恨之。至是自益阳拘至省城，徇於市，骏堂骂不绝声，众愤怒，丛击毙之，并籍其家。

锺麟，字书春，蒙古正白旗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用知县，发湖南，补浏阳。

摄永顺，宣统二年，调嘉禾。省城难作，衡永郴桂道通令输款，麟闻大恸。即集士绅谓曰：“麟莅县经岁，无德於民。今国亡城危，请诸君先杀麟以谢百姓。幸县城不罹兵祸，死无所恨！”皆相顾错愕，为好语慰之。九月二十一日，民军围县署，锺麟坐堂皇，屑金自尽。预伏火内室，妻邱氏熸焉。两子及次子妇均遇难。

典史何永清，字泽溥，四川新津人。捐典史，发湖南，历权州同、州吏目，屏绝规费，胥役畏之。尝於除夕，有富商以金为寿，请系一负债者，永清曰：“除夕人皆欢聚，我拘之，非人情。我受金而使人一家皇皇，尤非此心所安。”峻拒之，其廉介类此。变作，誓与锺麟死守。或有谂永清者，谓：“邑侯旗籍，民军恐不相容，公幸自爱。有变，当奉公主县事。”永清谢之，不为动。道令至，永清痛哭，悬印於肘，自经死。

沈瀛，字士登，江苏吴县人。尝刲臂疗母疾。以劳保知县。尝从湘抚吴大澂出关，事转运，丝毫不自润。累署武陵、长沙，奏擢知府。宣统二年春，长沙以米贵肇事，尾抚署，以瀛前任长沙得民心，复令摄任，缉匪赈贫，省城复安。三年八月，充营务处提调。新军既变，黄忠浩被戕。瀛方出巡，新军遮入谘议局，请为长沙守，不可；请仍宰长沙，又不可；锢诸室，令所亲劝之，至泣下，瀛曰：“官大清州县二十年，一朝背之，异日将何面目见人乎？”言已大哭。与前湘乡知县城固申锡绶同忍饥，以死节相勉。党人知不可屈，拥二人出，骂不绝口，同死之。时长沙协都司熊得寿为人狙击死。忠浩自有传。

世增，字益之，为祖大寿后，隶正白旗汉军。由生员入同文馆，通法文。随使英、俄诸国，历保道员，加布政使衔。尝译西藏全图、西伯利亚铁路图进呈。光绪三十二年，授宁绍台道，外务部调丞参上行走。三十三年，授兗沂曹道，擢云南按察使，调交涉使。宣统二年，擢布政使。三年七月，调甘肃，未行，而革命难作。

时新简滇籓未至，或讽世增速交替，可脱险，以“义不当苟免”辞之；事亟，法领事韦礼敦劝入领事馆，又谢之。有懟世增者，则曰：“人孰无耻，安有一省大吏求庇外人者？得死，命也！”挥眷属出，独抱印不去。

九月十三日，兵变，世增夕怀印步谒总督李经羲，仆纪祥从，总督拒不见，乃归。出手枪自击，纪祥遽夺之，恚曰：“汝误我！”军队突入，拥至讲武堂，索金助饷，斥之。韦礼敦闻讯来视，且允代任饷银二万，变兵略无图害意。夜半，枪声作，杨某绐守兵，谓电请大兵且至，众遂叩寝门，迫世增为都督，且以枪拟之，卒不应，排枪起，中五弹死。纪祥图殉，众义之，获免。乃市薄槥敛。事上闻，赠巡抚，谥忠愍。

石家铭，字订西，湖南湘潭人。治刑名，游滇，佐大府幕，凡边防扼塞及通商各国科条章约靡不谙究。云南自界连英、法领土，交涉尤繁，文书往复，惟家铭随方应付，动中翾要，历任总督皆倚重之，以县丞累擢知府。宣统元年，补昭通，三年，调澂江，寻改开化。视事数月，审结滞狱数百起，多所平反。九月十五日，巡道所募新兵骤变，署中仅哨弁李世清率卫兵二十人守御，相持竟夜，子弹尽，仰药不死；和金屑服之，又不死；乃令世清燃火油，以身投入，世清哭随之，遂共焚死。

世清，云南人。

琦璘，满洲镶红旗人。由部曹选授云南澂江府知府，调补顺宁，严正廉洁，对属吏不少假借。省城兵变，正筹议集兵往剿。先是顺宁县令萧贵祥疏脱要犯，援例上劾，贵祥衔之。至是结巡防营乘不备入城，贵祥假他事请琦璘至文昌庙会议，突起围之。琦璘理喻不退，遂大骂，众怒，遽开枪击杀之。城中大乱，贵祥遁去。

毛汝霖，字泽卿，四川成都人。云南候补知州。宣统三年，榷永昌府釐金，代行知府事。九月初六日，腾越兵变，永昌民大震，集民团守御。十二日，电传省城变作，知事不可为，仰药死。营官罗某，民军入城，不屈被害，碎其尸。

胡国瑞，字琼笙，湖南攸县人。举人。光绪二十九年，挑知县，发云南。始摄霑益知州，清积讼逾百。三十三年，署弥勒，县多盗，易八令不能治，告戍将：“我行，君继之，出不意，可擒也。”如其策，破贼巢，擒其渠斩之。明年大潦，蠲赈并举，以循绩上闻，被旨嘉奖。旋补江川，擢大关同知，皆未之任。时请修墓归里，既受代矣，变作，遣家属作，寓子书曰：“省垣不守，布政使被戕，馀无殉节者。臣子之义，万古为昭。予虽无守土责，然实官也。俟北信，当死即死。”

旬日后，讹传京师破，明日有汲於署东井者，井上有双履，往视之，则屹立井中死矣，背有遗书，曰：“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书曰：“京师沦陷，用以身殉。

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於是县吏棺敛之，邑人请封其井，题曰胡公井。

张舜琴，字竹轩，云南石屏州人。举人，选昆明县训导。讲正学，尚名节，士皆敬之，擢顺宁府教授。事继母孝，迎养学舍，颜其堂曰“不冷”。监师范学校，人疑舜琴改平时宗旨，及观其学规严肃，壹准礼法，皆翕服。外国教习亦佥曰：“张先生正人。”学使叶尔恺调充学务议绅。变作，有令剪发，即夕阖户仰药死。

锺麟同，字建堂，山东济宁州人。威海武备学堂毕业。治军严整，累保道员。

以尝从军龙州，调入滇，充陆军第十九镇统制官。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七十三标兵变，夜半，自北校场入城。麟同率卫队扼五华山，手发机关砲，毙者数百，而七十四标驻巫家坝者应之，更迭战山下。军械局员阴与之合，移巨砲城上，攻五华，蚁附上，卫队伤亡多，子弹亦尽，突围转战，慨然曰：“身为统将，乃破坏至此，何面目生存耶？”以手枪自击而仆，变军碎其尸，剖心啖之。上闻，有“忠骸支解，惨不忍闻”之谕，谥忠壮。

同时死难者：辎重营管带范锺岳，字静甫，直隶盐山人，力战死；七十二标标统罗鸿奎，直隶天津人，被执不屈死；七十四标副官张之泮，直隶河间人，遇毒死；七十二标第三营管带张恩福，直隶静海人，大骂被害。

孔繁琴，字韵笙，安徽合肥人。以文童投武卫军，入武备学堂，毕业，充哨官。

庚子拳乱，扈两宫西狩，与兄繁锦殿后，夺回龙泉关，名以起。尝调广西帮办绍字营，驻柳州。营本降匪改编，将调入城，疑而譁变，戕统军，繁琴奋击之，歼甚众。

又调广东管带巡防队。惠州匪声言欲投诚，胁绅求一见，繁琴盛服单骑往，觉有异，出匕首刺之，立毙。匪党将致死，援者至，乃免。地方亦以匪首死，始不复扰。历保知县，宣统元年，调云南，充蒙个防军分统。以劳补靖边同知，又以赈奖知府。

民军之变，独率一营扼普雄。军至，急与战，死甚众。已而左膝中弹伤，弁兵请退，怒，以枪击之，所部遂溃，仅七人死守不去。民军中有素重繁琴者说之，又以枪毙数人。乃大愤，发一枪，问：“降否？”曰：“不降。”累问之，答如故。至十三枪，乃中要害死。管带张荣魁与繁琴本同学，是日亦战死。荣魁亦安徽人。

王振畿，字化东，山东滕县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充哨长，累擢至统领，改道员，入滇，总办兵备处，治军有节制。变作，欲坠城死，仅伤左股，遂被执。劝降不从，见害。

张嘉钰，字武平，湖南凤凰人。起世职，累官至总兵。宣统三年，署腾越镇。

武昌变

起，有自省遗嘉铚书讽其达时变者，嘉钰谓：“我所知者，与城存亡而已，其他非我所能行，亦非所忍闻也。”未几，腾越防军起应民军，九月初六日围镇署，出堂皇弹压，兵猝入，被戕。

陈兆棠，字树甘，湖南桂阳州人。父士杰，山东巡抚，自有传。宣统三年，兆棠官惠州府知府。九月，粤中党人起应武昌，总督张鸣岐遁香港，民军遂踞省城，设军政府。潮州镇赵国贤自尽死，所统防军扰乱，守、道、知县皆逃。士民惧，坚留兆棠收抚防军，部署未定，二十八日，民党纠众攻府署，火及宅门，左右挟兆棠出。民军悬赏购执，令输饷十万贷死，兆棠曰：“死则死耳，安有钜金助尔谋反？”

众怒，缚之柱，中十三枪乃绝。国贤自有传。

冯汝桢，字莱云，浙江桐乡人。以诸生捐知县，发广东。榷商谳狱，咸举其职。

宣统三年七月，摄西宁。广州变起，党军闯县署，胁汝桢悬白旗示归顺，持不可。

俄而枪声作，乃朝衣冠出大堂，众争前，枪刃交集，洞胸穿肋，断右臂，死之。

何承珍，字性存，湖南湘潭人。少治说文学。光绪六年，学政陶方琦按临长沙，以漯字为题，承珍徵引详赡，文誉以起。光绪季年，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招入幕，於军事多所赞画。时提督驻惠州，以总稽查任之。宣统三年八月，革命军起，惠及邻境匪皆蠢动。闻营官有通敌者，密告炳直，而营务处刘殿元以全力让主帅自任，否则偕死。承珍感其意，以首触地谢之。亡何，饷匮薪米竭，援师不至，承珍以死自誓。城陷，夕归私室，自书绝命时日，置衣带中，并遗书诫子，自经死。炳直上闻，以“忠义可嘉”褒之。

白如镜，字显斋，隶镶黄旗汉军。由笔帖式补銮仪卫官，出为兴宁营都司。宣统元年，署潮州左营游击，兵变不屈死。

何培清，字镜亭，广东归善人。入提标，补千总。光绪三十四年，领连和防营，提督秦炳直才之。调博罗，剿罗桂帮匪，尽歼之。会鄂变，粤应之，民军猝集，攻博罗。培清以三百人登陴守两昼夜，敌不得逞。奸民开门迎民军，执培清，不欲死之。甫出，猝遇罗桂馀党，出不意，狙击死之。

时又有黄兆熊者，名家玟，以字行，湖南湘潭人。久从秦炳直为惠安水师营哨官。博罗既失，民军薄惠州，兆熊被调入城守，三日目不交睫。城陷，传提督被害，悲怆不欲生。时全城抢攘，独携枪至城堞间，以足趾触枪机，洞贯胸腹死。

张德润，南雄人。以千总充香山巡防营管带官。革军入县城，守南门力战，援绝被执，杀之，投尸江中。嘉应州游击柏某，时亦以兵变遇难。

张振德，并失其籍。广西候补知府，充巡防队统领。十月，浔州乱，率师至黄茅规进剿，众寡不敌，中枪死。时南宁府知府摄思恩府舒志，亦以兵变死之。

来秀，字乐三，姓聂格里氏，满洲镶蓝旗人。由繙译生考取笔帖式，历官刑部，屡决疑狱。充军机章京。光绪三十三年，出知汀州府。大吏议加汀盐价，力争罢。

武昌事起，福建响应，总督松寿殉难，全省无主。来秀在官多惠政，士绅忧来秀满洲，为人指目，谒请护避汕头，来秀以大义自矢，不之允。九月三十日，郡城骤悬白旗。来秀知事不可回，朝服坐大堂，北向叩头，仰药死。松寿自有传。

刘念慈，字晋芝，湖北锺祥人。由廪生选教谕，俸满，以知县发福建，补永安。

福州既乱，土匪倚山险，聚众数百人，念慈募勇督剿。匪负嵎抵抗，勇被枪死，念慈亦重伤，为匪拥去，索银币取赎。念慈即间遣人持绝命书归，且曰：“慎毋来赎，以增羞贻累！”卒绝粒不食死。

李秉钧，汉军正白旗人。由謄录叙知县，选泰宁，有治声。革命变作，慨然曰：“国亡与亡，义也！第县治无官，民将失所。”召绅士议保卫，法既定，仰药死。

继妻乌苏氏亦抑药殉之。

王荣绶，字笛青，湖南善化人。以军功起家，官甘肃。光绪二十八年，改选连江县知县，严於捕缉，党人莫敢留县境。受代寓省城，被拘至军政府，责以前事，抗辞不屈，被害。

定煊，福州驻防。诸生。有幹略，官佐领。武昌变起，将军朴寿日料军实、简卒伍。旗民能胜兵者，皆授以兵，而任定煊为捷胜营管带，日夕操练。防军图变，於九月十八日，扬言旗营将开砲洗城以惧众。四鼓，砲声隆起，分扑军、督两署。

朴寿亲督所部血战两昼夜，防御长瑞、骁骑校巴扬阿主军书，发愤从战，相继殒於阵。前者僵，后者继，变军不支，渐引卻。侦利枪巨业皆在于山，定煊从朴寿於二十日夕，短衣草屦，督死士袭山垒，深入，中砲死。

长瑞、巴扬阿均繙译举人，同隶驻防之前锋森俊、苏都里、达哈使、尚阿里，领催桂斌、庆铭，举人松音，均阵亡。教员麟瑞，举人裕彤与兄笔帖式裕丰，族兄哨官铄钦额，均殉难。朴寿自有传。

王有宏，字金波，直隶天津人。同治五年，投效铭军，充兵目。自平定发、捻馀孽，与剿台湾番法人攻台湾诸役，均随军有功，擢至游击。日本渝盟，奏调山海关办防务。和议成，入江南防营，以缉枭匪劳，记名总兵。江苏巡抚鹿传霖器之，从入秦，扈从两宫回銮。寻为河南巡抚张人骏奏留，倚以练军。人骏督两广，移督两江，皆从。管江南缉捕营，兼统总督卫队。宣统三年八月，湖北告变，檄统选锋十营会提督张勋江防军守江宁，尝请率三千人赴沪守制造局，断苏、杭铁道，未果。

无何，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率兵攻江宁，提督张勋与战，颇胜，而变军别出一支攻督署，有宏以机关砲击却之。十月初旬，德全以江浙联军至，麕集薄城，有宏驰出通济门，以三百人战。民军以远镜测知有宏所在，发枪，子中左腹，犹植立，督军士进击，左右舁至医院，乃绝。电闻，赠太子少保，谥壮武。

何师程，字云门。由袭骑都尉擢副将，保总兵，补江南督标中军。十月十二日，宁垣陷，自戕。

黄凯臣，本名彩，以字行，江苏江都人。入徐宝山虎字营为哨官，叙功至游击，以事去职，至卖茶自给。武昌变起，江宁将军铁良添募十营助城守，凯臣领其一。

省城既陷，各营相约悬白旗，凯臣语所亲曰：“城不守，而相率降附，吾实耻之！”

联军至，横刀大呼杀敌，驰入阵，被戕。

戚从云，徐州人。由行伍官千总，隶江苏巡防营，以能缉捕名。苏、沪独立时，从云率巡防一营驻黄渡，抵抗不从，遂为民军所戕。

盛成，字挹轩，本荆州驻防。同治初，金陵克复，调江宁，由骁骑校累擢镶黄旗佐领。民军攻江宁，知城不可守，约知交城破各挈孥就火药库，谋同死。十月十一日，城破，有言缴械免死者，众要盛成往，不应，率子妇赵，孙国瑞，女三，赴药库，携酒痛饮，炷香以待炸发。

哈郎阿，字叔芬。素与盛成善，闻之，亦挈妻张，子成仁、成义，女一，往，同时熸焉。旁近旗民无老幼男妇，巨响一震，死不知数。

南山，字寿民。充贴写，累擢防御。初从将军铁良驻军北极阁，城破，知同僚集都统署，驰入，言曰：“吾辈受国厚恩，今宜发天良，背城一战。不济，则以死继之！”无应者。出召军士语如前，亦无应者。恚甚，发枪自击死。妻某，闻南山殉节，抱其子纵火自焚死。

培秀，字希贤。先以襁褓子授其戚，以阿芙蓉膏饮一女、一侄女，夫妇自焚死。

防御松柏与妻、子、女八人，骁骑校恩钧夫妇，副前锋宝林全家，防御长年，均自焚死。隶某旗洪某，闻变，先以妻女投官井，与同居刘永祥阖室举火自焚。洪失其名，永祥，微者也。中学教习兴发，约同营前锋锦秀同投塘水死。小学校长富勒浑布，尝以世浊独清，誓与屈灵均为伍，有欲缚献民军者，跃入水，犹抗声语曰：“吾今日遂吾志矣！”不受援，死。防御严德海，骁骑校爱仁阿、荣生，均率妻、女、子、妇，千总色勒善夫妇，佐领广照，世职关秀昆，相率投水死。防御果仁布，城破自尽。世职鹿鸣，自经死。队官汝霖、彭兴，教练官恩锡，执事官魁穠，均以不屈被害。

阵亡者，为骁骑校赵金泉，教练官鹏兴，排长海祥，砲队官赵寿昌。被戕者，千总富有，世职金珍、祥泰、韩万兴、鸿锡、侯恩、俊卜、金海、永潮、韩万富，文生衣吉斯浑。

凡旗兵战死及眷属与难见姓名者数百人。事定，掩埋丛冢凡十三处，其数不可稽。生员长明，以在杭州武备学堂肄业，为同学斫之死。

桂城，字仲籓，姓伊布杼克氏，蒙古镶红旗人，世京口驻防。由生员入武备学堂，考送日本振武、士官诸学校。入联队实习，调江宁为宪兵协军校，管陆军警察营。宣统三年九月，变作，遗妻、子枪令自裁；族人在军者，咸勖以大义。时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驻秣陵关，往谒，知桂城不与同志也，拘荒祠中。新军败雨花台，迁怒桂城，拥之出，中数枪死。后二年，补谥刚愍。

延浩，字子馀，蒙古鄂依罗特氏，汉姓文。既老，赤面白须，善骑射，如少年。

官协领，以原品食俸。载穆殉节，默不语，具衣冠北面再拜，僵卧不食卒。

文蔚，字子贞，蒙古人。同治初，从将军都兴阿军，累擢佐领。变作，家人劝出避，誓死不应。一夕，痛饮，哭不止，家人谓其醉也，中夜遽卒，盖阴以毒物自戕矣，年八十。

协领佘世宽，骁骑校恩厚、同源，佐领春涛、延熙，防御贵庆、延福，前锋锦章、炳炎，领催东皋、德庆、延昌、松廷、三元、锡昌，云骑尉良，师范学校校长崇朴，生员崇椿，同以绝食死。防御吉瑞呕血死。领催德霈自经死。前锋锺祥、达邦，领催庆耀、升奎、国能、殿伦、发昆，五品顶戴发元，生员穆都哩，同自经死。前锋德尚，领催清泰，投江死。举人恩沛，吞玻璃死。佐领荣康、德兴、普亮，前锋国栋、和庸及弟启瑞，领催文光、延熙及弟延本、海春，恩骑尉延章、西登布，武举人炳南，生员喜德，师范毕业生锡蕃，均受伤死。安徽县丞寿馀及二子德兴、德祚，同日遇害。其被调江宁者，排长国权、海靖、文馨、启贞，与桂城同日死。

排长炳升，守北城战死。马兵那康元，遇敌军南门，搜军械，不服，缚於树，支解死。

高谦，字敬亭，湖南沅江人。同治季年，从左宗棠度陇司书记，以劳保县丞，发安徽。光绪八年，宗棠督两江，委谦淮北督销分局，连任十有七年，盐商馈遗皆不受；受代，典衣裘而行：商民颂之。三十三年，补安徽阜阳县丞，清严不妄入民间一钱，知县有过举，辄阴为规正，民尤爱戴之。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安庆变作，变兵旋入阜阳，左右劝谦引避，厉声斥曰：“名位虽卑，大节不易，吾岂苟活者耶？”即夕饮鸩自尽。凌晨家人入视，则衣冠端坐，气绝，面如生，年七十有四。

民闻之，皆走哭，议立祠祀之，因乱未果。

黄为熊，字子祥，江西德化人。由举人挑知县，发浙江，署於潜，再署东阳。

民好讼，积案千百，排日决事，民畏而感之。署兰溪，除盗匪殆尽，益兴学重农。

治行上闻，被奖。省城变作，闻之欲自裁，翌日，闻讹言谓京师陷，大恸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何颜见地方人民耶？”乱民来夺县印，正色谕之，不许，抱印自经。僚友趋救，气已绝，面如生。

文海，字云舫，汉军镶蓝旗人。由拔贡生用知县，发浙江，一摄长兴，充劝业道科长。新军变，入寓搜军械，得洋枪，将絷之，文海发枪，毙一人，伤二人，出报其党，被收，慷慨不屈，引颈受刃死。

赵翰阶，字春亭，山西祁县人。父受璧，奉天昌图知府，有惠政。翰阶随侍边塞，习骑射，以任侠重乡里。拳匪之变，尝乘垣毙其酋。增韫素与习，官浙江巡抚，令充卫队管带。杭垣变作，抚署被围，率犹子赵锦标等突围入护巡抚家属，穴墙匿民舍。明日，闻巡抚为新军所拘，往救之，挈锦标持手枪出，为变兵所执，曰：“我北方男子，岂畏死者！”遂与锦标同被害。

贵林，字翰香，满洲正红旗人，杭州驻防。官协领，与浙人士游，有贤名。浙兵变，驻防营犹抗拒，相持二日。浙人劝罢战，招贵林出营议事垂定，有陷之者，谓旗营反覆不可信，且诬贵林署毒各坊巷井中，变军诱之出，枪毙之。同出者，子量海，举人存炳，佐领哈楚显，同被戕。

额特精额，字蔚如，杭营正红旗防御，驻守武林门。辛亥九月十四夜，变兵强令开城，额特精额喝问：“何人？”以“革命党”对，遂斥曰：“汝等狗也！我不死，城不能开。”独持枪击众，众环攻，惨剁死，暴尸数日，居近商民始殓之。

文荣，字如山，蒙古巴岳特氏。世袭云骑尉。变兵攻旗营三日，坚不下，使来议和，合营官兵原效死力争，将军德济遽遣贵林出许之，官兵皆掷枪军署，痛哭散去。文荣愤不欲生，手书十六字曰：“杭营失守，忠义扫地。清流北向，是吾死所！”

遂投河死。

迎喜，号寿芝，满洲镶白旗人。年八十馀矣，当议和时，诣军署以死争，大呼曰：“八旗受国恩三百年，今事至此，若辈犹欲靦颜偷生乎？”遂归，闭户自经死。

金海，正蓝旗前锋校。变兵架巨砲吴山，遥轰旗营，众议启城驰夺之，金海原从战，闻议和，遂弃械于河，亦自经死。

希曾，正蓝旗监生，前南昌知府盛元孙。变兵入营多劫杀，希曾斥之曰：“既议和矣，奈何犹为盗贼行？”众怒，击，竟剁尸如泥。时旗人皆自危，颇有无故被杀者，其姓名不能尽详矣。

玉润，汉军镶红旗人。光绪季年，以銮仪卫治仪正出补秦州营游击。武昌事起，甘肃僻远，总督长庚素持镇静，闻陕西扰乱，乃戒严。时有道员黄越者，宿与南方党人通，充军事参议，欲通陕中民军谋独立。以陕中民军屡败，乃阴引川军入甘为援。玉润侦知，日与守备习斌筹守御，以限於兵额，末由增募。是时南北款议成，甘、陕电断不相闻。越於秦州各官独惮玉润忠鲠，壬子正月二十三日，遂率众入城据各署局，而以兵围游击署。玉润列队出拒，身自督战，终以兵少不敌，玉润中枪，殒於阵。

劳谦光，字佩兰，山东阳信人。少读书，有用世志。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山西设武备学堂，聘为教习，管带马队营，捐知县，遂官於晋。新政创始，若督练处、警察学堂并充提调官。数岁，移充北洋常备军第三镇参谋官，兼军需官，擢第六镇工程管带官。武汉变起，率工程营赴前敌，筑桥汉上，将以济师，敌争之力，砲子雨下，躬督视不卻，猝中砲死，时十月初六日。死而桥卒成，清师得渡，得汉阳，清廷主兵者遂有停战之议。

吉升，字允中，满洲镶黄旗人。以学生官本旗前锋，入海军学习，积资充海筹兵舰帮带官。湖北告警，海军奉调赴援，至者兵舰十五艘、鱼雷艇二艘。清军攻汉阳，海军助势，而砲发多不命中。未几，言煤罄，相率下驶。九月二十一日，海筹与海容、海琛三巡洋舰奉令离汉口，二十三日抵九江。时江西九江已响应武昌，海容、海琛遂相约悬白旗，停泊。海筹管带喜昌不欲，邀吉升同遁，吉升★M4然涕下，曰：“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发愤投长江死。

张程九，字子澐，奉天台安人。由岁贡考充盛京宗室学教习，任满，以知县用。

宣统元年，选为奉天谘议局议员。三年九月，鄂变起，地方不逞之徒，假改革名义，狡然思逞，台安齐某纠众将起事，惮程九持正不敢发。程九闻警，至省谒总督赵尔巽，请派队剿办，免涂炭地方，尔巽允其请，并令回县办乡团以资捍卫。程九归，经县西佛牛录，为群贼所伺，设伏遇害。恤赠知府，赏世职。

王文域，字伯若，四川人。知山东乐安县，辛亥冬，为变兵所戕；黑龙江海伦府巡防马队管带官谭凤亭，於十月阵亡：有旨优恤。伊犁将军志锐被戕，仆吕顺以朴诚著，临难护主，同死之。从死者，武巡捕官刘从德，四川人；教练官春勋，京旗人。志锐自有传。

张传楷，字睿斌，直隶青县诸生。充宗人府供事，叙劳得知州。革命军起，举朝震恐，自亲贵达官而下，惟日以徙家入外人居留地为事。传楷愤甚，诣都察院上说帖，请代奏，院官无在者，止院门，哭三日，无一官至。逊位诏下，拔所佩刀自戕死。自铭十六字曰：“成仁取义，孔、孟所垂。读书明理，舍此何为！”

孙文楷，字模卿，山东益都人。同治癸酉举人。潜心著述，尤精金石之学，以收藏贫其家，力耕自养，恆屡岁不入城市。有適野集、一笑集，皆咏田事诗也。逊位诏下，家人秘不以闻。经月，忽入城访友归，即仰药自尽。将死，嘱其子曰：“吾行吾所安耳，毋谓我死节也！”著有老学斋文集二卷，今吾吟草四卷，稽庵古印笺四卷，古钱谱等书。

王乘龙，字少枚，福建龙溪人。安贫好学，以岁贡生授经里中。闽军应武昌，乘龙感怆，弥日不食。翦发令下，长至谒宗祠，宗人劝之，乘龙不一语。入夕，乃潜设香案自经死，案上遗诗曰：“肤发千钧重，纲常万古新，毁形图苟活，何以见君亲！”年六十有一。

赵彝鼎，字焕文，江苏江阴县诸生。好程、硃之学。武昌变起，苏抚程德全应之，愤痛绝食。十月初九日，出而不返，明日，家人迹至三贤祠楼，则衣冠北面悬梁间，气绝矣。检箧得遗笔千馀言，有曰：“我死合君臣之义，冀斯人不以我君为满洲而漠视之！原国家大兵早至，反正者免，胁从者赦。”又曰：“我为国故不死於家，会文讲学地，正欲以明人伦也。”

施伟，字卓斋，江苏高淳县诸生。傲岸绝俗，以兄喜谭新学，心非之。逊位诏下，大恸。壬子元日，具衣冠拜家祠，自书輓句祠壁，投塘水死。

李泽霖，字郇雨，广东香山县诸生。教授生徒，以小学、近思录为日课。闻变，绝粒五日死。先手书“清处士李郇雨墓”七字授其子，俾刊墓道。且命二子毋入学校，毋出仕。

胡穆林，失其名，湖北江陵县诸生。变作，上书荆州将军议战守事，将军壮之。

时电报被毁，具乞援牍，令赉以北行。至资福寺，为通敌之警察所侦，絷沙市敌营，诃之曰：“汝汉人，奚助满人为？”穆林叱之，遇害。

杭州望江门有更夫某者，夜鸣钲巡於市，变军自城外入，方昧爽，猝见之，急鸣钲大呼兵反，狂走向官署，冀警备。军诃之不止，追及，枪击之，立毙。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廕、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馀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巡警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於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兒，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

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

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馀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

有吴宝训者，字梓箴，蒙古人。尝为理籓院员外郎。素与济游，闻济死，痛哭。

越日，亦投净业湖死。

简纯泽，字廉静，湖南长沙人。父桂馥。纯泽生七岁，即出嗣伯父敬临。敬临以总兵从左宗棠军攻金积堡叛回战死，谥勇节，赐骑都尉世职。纯泽自幼吐弃俗学，尝入粤从西人习军械制造法。桂馥客游新疆，久不归，迄二十馀年无耗，纯泽乃以袭职从度陇军，欲遂出嘉峪关觅之。陇督以荒远坚阻，而行文地方官搜访，卒不能得，则大痛，谓他日不求死乡里也。入陕西，为布政使升允所重。庚子，升允率师勤王，纯泽与营官欧丙森从。遇夷兵正定，斩数百人。疾作，闻丙森战死，力疾请战，升允尼之，上书责升允，词甚直。正定令将迎夷师入，下令军中严阵待，夷慑之，解去。升允擢巡抚，檄管武备学堂，兼领新军，后复檄充新军教练官。会后抚以贪黩闻，非门金不得通，积二岁不往。又与道员王毓江议军事不协，谢归里。国变后，居数年，悲咤不解。丙辰夏，北行之京师，旋客天津。后一年至烟台，游烟霞洞，去之威海，投海死。获其尸，有自书绝命词，以树墓碣镌“大清遗民”四大字为获尸者告，感其义，敛而葬诸海滨，且立碣焉。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年弱冠，適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求学。通农学及哲学、心理、论理等学。

调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后，携家东渡，乃专研国学。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变本加厉，横流不返。”遂专以反经信古为己任。著述甚多，撷其精粹为观堂集林二十卷。返国十年，以教授自给。壬戌冬，前陕甘总督升允荐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於五月初三日，自沉於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於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祗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谥忠悫。海内外人士，知与不知，莫不重之。

## 列传二百八十四 孝义一

硃用纯 吴蕃昌从弟谦牧 沈磊 周靖 耿燿弟炳 兄子於彝耿辅 李景濂 汪灝弟晨 日昂 日升 黄农 曹亨黄嘉章郑明允 刘宗洙弟恩广 恩广子青藜 何复汉 许季觉吴氏四孝子 雷显宗 赵清 荣涟 薛文弟化礼曹孝童 丁履豫 锺保 觉罗色尔岱翁杜 佟良 克什布王麟瑞 李盛山 李悃 奚缉营 周士晋 黄有则王尚毅 胡锳 李三 张梦维 乐太希 董盛祖徐守仁 李凤翔 卯观成 葛大宾 吕斅孚王子明冯星明 张元翰 俞鸿庆 姜瑢 汤渊 魏兴戴兆笨 潘周岱 张淮张廷标 胡其爱方其明 邓成珠张三爱 杨梦益阎天伦 夏士友 白长久 郭味兒聂宏董阿虎 张乞人 席慕孔张长松 崔长生 荣孝子 无锡二孝子 哑孝子

清兴关外，俗纯朴，爱亲敬长，内悫而外严。既定鼎，礼教益备。定旌格，循明旧。亲存，奉侍竭其力；亲殁，善居丧，或庐於墓；亲远行，万里行求，或生还，或以丧归。友于兄弟，同居三五世以上，号义门，及诸义行，皆礼旌。亲病，刲股刳肝；亲丧，以身殉：皆以伤生有禁，有司以事闻，辄破格报可。所以教民者，若是其周其密也。国史承前例，撰次孝友传，亦颇及诸义行。合之方志甄录、文家传述，无虑千百人。采其尤者，用沈约宋书例，为孝义传。事亲存没能尽礼；或遘家庭之变，能不失其正；或遇寇难、值水火，能全其亲。若殉亲而死，或为亲复仇，友于兄弟，同居三五世以上，及凡有义行者，各以类聚。事同，以时次。孝为二卷，友与义合一卷。

硃用纯，字致一，江南昆山人。父集璜，明季以诸生死难。用纯慕王裒攀柏之义，自号曰柏庐。弃诸生，奉母。其学确守程、硃，知行并进，而程於至敬。来学者授以小学、近思录。仿白鹿洞规，设讲约，从者皆兴起。居丧哀毁，尝曰：“宰我欲短丧，吾党皆以为怪，然可见古人丧礼之尽，必蔬水饘粥哭泣哀毁无苟弛。若今人饮酒食肉不改其常，虽更三年，岂谓久哉？”晚作辍讲语，又为治家格言，语平易而切至。病将革，设先人位，拜於堂，告无罪，顾弟子曰：“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乃卒。用纯与徐枋、杨无咎称“吴中三高士”，皆明季死事之孤也。

吴蕃昌，字仲木，浙江海盐人。父麟徵，明季死难，蕃昌事所后母查孝，居丧，水浆不入口。既殡，啜粥，不茹蔬果。寝苫，不脱衰绖。比葬，呕血数升，逾小祥遂卒。

从弟谦牧，字裒仲。为程、硃之学。事母硃孝，居丧，杖不能起。疾稍间，手编父遗集，复困。治窀穸，哀动行路。谦牧体素羸，益不自胜，遂卒。蕃昌、谦牧皆交于张履祥，履祥称之。

时以孝著者，复有归安沈磊，亦履祥友也。磊事母严，母不御酒肉，磊力请，终不听。有疾，医为言，乃御酒肉。磊客授于外，弟子具时食，不忍食，以为母未尝也。弟子乃先以馈母，曰：“太君食矣。”乃食，率以为常。

周靖，江南吴县人。父茂兰，刺血上书明父顺昌冤，事具明史。靖少补诸生，事亲能尽力。茂兰卒，擗踊哭泣，丧葬悉如礼。三年不脱衰绖，不饮酒食肉。小祥，有疾作，或谓在礼得饮酒食肉，靖不可。靖素善作篆，或请题榜，亦以丧辞。

耿燿，河南太康人。世农。父应科，好施与，七世同居，颜其堂曰“效艺”。

兄光，明诸生，孝后母而教诸弟严，燿从之学，事必谘而后行。明末，流寇屠太康，燿与弟炳舁母避河北，贸布以养。母病，朝出暮归，不解带累月。母卒，挽车归母丧。炳亦纯谨，定兴耿权与弟极以孝友闻，炳慕其为人，分田舍处之，孙奇逢为作三耿传焉。方寇至，光前卒，未葬，子於彝号泣守其柩不去，寇执之，推陨城下，伤腰膂，几死。寇退，归掬土掩柩乃去。县饥，知县餽以粟，散赡贫乏。督僮蔬，任饥者刈以食。

同时有耿辅，虞城人。奉母避寇开封，寇决河灌城，倚浮木负母以渡。母卒，哀毁，缁衣粗食终其世。

李景濂，字亦周，浙江鄞县人。幼丧母，父再娶于何而卒。何年少，媒氏欲夺之，景濂闻，伺於道，出椎击之，归告何。何相与恸哭，誓相依终身。何教景濂严，景濂事何甚谨。何嗜酪，景濂日入市求之，端捧急趋，如鸟张翼。市人怪而求其故，则皆叹其孝，为让道。何老病，景濂侍疾七年不怠。何卒，景濂亦六十，庐墓三年，作孺子泣。景濂明诸生，明亡，弃诸生去为医。

汪灝，江南休宁人。晨、日昂、日升，其弟也。父病咯血，灝年十六，割股和药进，良愈。后数年病足，晨割股炼为末，敷治亦愈。又数年复咯血，晨复割臂以疗。更数年，疾大作，灝复割臂，勿瘳。晨病，日昂泣曰：“吾兄割臂愈父，吾不能割以愈吾兄乎？”众尼之。懵且仆，匠治棺，日升持匠斧断指，血淋漓，调药以饮晨。有司表其门曰“一门四孝友”。

钱塘吴瑗及弟琦、璠、琰相友爱，年皆逾九十。江苏华亭姜应龙，应龙子世璜，世璜子文枢，文枢子超萃，超萃子怀权，怀权子栻，六世皆以孝行旌，人尤以为难。

黄农，江南元和人。父衮，诸生。农年十馀，母吴病六年，农侍疾不懈。母卒，恸屡绝，坐卧母柩侧。衮客授于外，携农俱。久之，察其枕渍泪若膏，貌癯然如初丧。衮客授稍远家，农归，五日一往省，衮止之，则私伺门外问安否，衣服器用，时其寒暑具以往。一夕，心悸，走省，衮得暴疾，舁以归。会除夕祷神，原减算益父，衮愈。农三十馀而卒，妻金，亦贤孝。

曹亨，陕西镇安人。年十一丧母，不能具棺，号泣於路，乞自鬻为敛。或与之金，葬母毕，即诣其家执役终身。

黄嘉章，湖南桂阳人。吴三桂之乱，从父避兵连珠崖。父殁，兄嘉林年十六，嘉章亦年十一，自鬻以葬父。嘉林稍长，力为佣，得钱赎嘉章还，兄弟相友爱。

郑明允，江南歙县人。康熙间，耿精忠兵至，明允侍母抱谱牒及先世遗笔入山。

贼大索山中，明允夜负母匿僻坞，还挈二子，未至，雾溢山，虎声震林木，纳二子石穴中，疾趋侍母。贼退，二子亦无恙。兄病，视汤药不去侧。及亡，每恸辄绝。

与其戚同贾，失其赀，明允发橐金尽与之。族子缢客舍，明允为坐守达曙，白于官，出私财以敛。有友荡其赀，困甚，明允罄所有佽之，无难色。明允世业医，精而不试，曰：“十得九，犹有一误。”业贾终其身。

刘宗洙，字长源；弟恩广，字锡三：湖北襄城人。父汉臣，明季从军。襄城破，被数创，几殆。恩广两耳断，号泣负以归。宗洙方走避寇，闻父难，往赴，贼截其耳鼻。居数年，父病，尝粪，时称襄城“尝粪孝子”。父歾，与季弟宗泗同居，俄与恩广皆得官，以母老不出。母歾，恩广呕血至笃疾。或慰解，曰：“勿复言，五内裂矣！”遂卒。宗洙积哀兼痛弟，亦呕血卒。

恩广子青藜，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遭父丧，哀毁呕血，事母不复出。

何复汉，江西广昌人。十五而丧父，哭泪皆血。长事母孝，母疾作，尝粪苦甘以测病深浅，不解带者数月。母歾，寝苫三月，泪渍苫左右尽血痕。葬，乃庐墓侧，日夜悲号，丧终犹庐居。耿精忠兵至，复汉守墓不去，亲知毁其庐，乃哭而行。著古今粹言示子孙。子人龙，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入翰林。

许季觉，浙江海宁人。少尚侠，既折节读书。居亲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杖而后起。含殓、殡葬、虞祔、卒哭、祥禫皆用古礼。葬，躬负土，庐于侧，朝夕哭不辍。季觉故与同县查氏交密，查氏贵，营葬侵许氏墓地。季觉曰：“吾不能以友卖亲。”讼连年不决，亲朋居间，季觉终不让。查氏诬季觉通海，逮狱，有为辨者，狱稍解，避地山阴。查氏复诬以他事，再逮狱。季觉度不免，狱中碎瓷盎吞之，死。

吴氏四孝子，江南崇明人，失其名。父壮年家贫，鬻子为富家奴。及长，皆能自赎。娶妇列肆居，养父母，兄弟议奉父母膳，月而易。诸妇曰：“翁姑老矣！月而易，必三月后方为翁姑具膳，太疏。”复议日而易，诸妇又曰：“翁姑老矣！日而易，必三日后方为翁姑具膳，仍太疏。”乃议伯具早餐，仲午，叔脯，次日季具早餐，周而复始。越五日，诸子合具馔奉父母，子孙皆侍，诸妇以次上酒食，以为常。室置★，兄弟各具钱五十，父食毕，取钱入市嬉，易果饵，归畀诸孙，钱将尽，复具。父或从博徒戏，兄弟潜以钱畀博徒，令阳负与其父以为欢。行之数十年，父母皆将百岁，奉事不衰。陆陇其为之传。

雷显宗，河南陈州人。诸生。父病痪，显宗摩掌热拊父四支，二十七昼夜不倦，父良愈。居数年，复病剧，侍汤药两月馀，竟卒，哀毁柴立。居母丧亦如之。康熙中，岁饥，出米粟济贫乏，代偿其逋赋。有鬻其孥者，赎以归。佽婚葬者三百馀家。

显宗年九十，朔望集家人讲孝经、曲礼、内则诸篇，里闬称其家范。

赵清，山东诸城人。生有至性，嗜酒，与同县李澄中、刘翼明辈遍陟县中山，纵饮，辄沉顿。丧父，庐墓侧百日，母往携以归。丧母，复庐墓侧，麻衣躬畚锸，负土为坟，毁几殆。客有劝者，清曰：“清所以为此者，盖下愚居丧法耳。清狂荡如湍水，不居墓侧，将食旨，久而甘；闻乐，久而乐；居处，且久而安。不一期，沉湎不可问矣。不孝孰甚！”居庐久，或传有狼与犬为守庐，狎不相齧也。

荣涟，江南无锡人。少孤，多病，母令为道士。善诗画。事母孝，出游得珍玩、良药必以奉母。游倦归，晨昏侍母侧。母卒，庐墓不复出。涟与县人杜诏及僧妙复号“三逸”。

薛文，江南和州人。弟化礼。贫，有母，兄弟一出为佣，一留侍母，迭相代。

留者在母侧絮絮与母语，不使孤坐。日旰，佣者还，挟酒米鱼肉治食奉母，兄弟舞跃歌讴以侑。寒，负母曝户外，兄弟前后为侏儒作态博母笑。母笃老，病且死，治殡葬毕，毁不能出户。佣主迹至家，文与化礼骨立不能起，哭益哀，数日皆死，时康熙四十二年也。知州何伟表其闾。伟勤于民，卒，民祠焉。乾隆间，学政硃筠令以文、化礼附韦祠。

曹孝童，江南无锡人。居南郭，父为圬者。童五岁，父或扃户出，则竟日不食。

邻或哺之，泣不食，俟父归同食。父死，童呜咽匍匐死父侧，邻市棺为敛。

丁履豫，江南娄县人。少孤，事母孝。兄二、弟一皆出游，以岁所入畀履豫，使营甘旨。母卒将敛，画师貌母像绝肖，履豫谛视久之，大恸，仆地遽绝。

锺保，满洲镶黄旗人。父希晋，以步军校从讨吴三桂，积功当迁，锺保以父老，力劝请休奉养。康熙间，自刑部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居父丧哀恸，水浆不入口。

事母尤谨，归必侍母侧。兄荡产，抚其孤，祖遗田宅悉推与之。弟贫，周之甚力。

雍正二年，举孝子，赐金，旌其门。官至工部侍郎。

觉罗色尔岱，满洲镶红旗人，德世库七世孙也。性笃孝。年十七，父病，医不效，乃割左臂为糜以进，病稍间，旋歾。事母益谨，母病饮食减，亦减饮食；饮食不能进，忧之，亦辍饮食；母能饮食，乃复常。雍正元年，命举忠孝节义，以色尔岱应，诏赐白金，旌其门，授银库主事，勤其官，迁郎中。

康熙间，以割臂疗亲旌者，有翁杜、佟良，与色尔岱同时有克什布。翁杜，满洲镶白旗人；佟良，蒙古镶黄旗人：官防御。克什布，满洲镶红旗人，官三等侍卫。

王麟瑞，福建南靖人。诸生。八岁丧母，事后母如所生。母病暍，非时思食梅，麟瑞绕树呼号，不食三日，梅夜华，结实奉母，母良愈。父丧，庐墓三年，遇虎，虎为卻避。雍正初，诏举孝廉方正，县以麟瑞上。四年，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出为直隶永平知府。

李盛山，福建罗源人。母病，割肝以救，伤重，卒。巡抚常赉疏请旌，下礼部，礼部议轻生愚孝，无旌表之例。雍正六年三月壬子，世宗谕曰：“朕惟世祖、圣祖临御万方，立教明伦，与人为善。而於例慎予旌表者，诚天地好生之盛心，圣人觉世之至道，视人命为至重，不可以愚昧误戕；念孝道为至弘，不可以毁伤为正。但有司未尝以圣贤经常之道，与国家爱养之心，明白宣示，是以愚夫愚妇救亲而捐躯，殉夫而殒命，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无以彰其苦志。故数十年来虽未定例，仍许奏闻，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圣祖哀矜下民之盛心，如是其周详而委曲也。父母爱子，无所不至，若因己病而致其子割肝刲股以充饮馔、和汤药，纵其子无恙，父母未有不惊忧恻怛惨惕而不安者，况因此而伤生，岂父母所忍闻乎？

父母有疾，固人子尽心竭力之时，傥能至诚纯孝，必且感天地、动鬼神，不必以惊世骇俗之为，著奇于日用伦常之外。妇人从一之义，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然烈妇难，节妇尤难。夫亡之后，妇职之当尽者更多，上有翁姑，则当代为奉养。他如修治蘋蘩，经理家业，其事难以悉数，安得以一死毕其责乎？朕今特颁训谕，有司广为宣示，俾知孝子节妇，自有常经，伦常之地，皆合中庸，以毋负国家教养矜全之德。倘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轻生之习也。”盛山仍予旌表。

李悃，河南开封府人，失其县。贫为木工，父病痺，奉侍惟谨。岁歉，不能养，乃行乞於市，归啖父。后得赈穀一石，虑不能继，日舂升许供父，而以秕自咽。

父病剧，夜中邻人时闻悃抚摩嗟泣声，迟明则悃抱父足死矣，父亦一恸而绝。邻人愍其孝，收而葬之。

奚缉营，字圣辉，江苏宝山人。父士本，以孝旌。缉营幼读论语，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辄陨涕簌簌，师奇之，谓真孝子子也。母病，刲臂以疗。士本老，恶寒，缉营夜抱父足眠，以为常。两弟早卒，抚其孤如所生。女兄嫁而贫，从妹寡，皆依以居，为营婚嫁。

周士晋，江苏嘉定人。母病久，医言惟饮人乳可生，士晋子生方九月，谋於妻李，弃道旁，以乳乳母。母病已，问兒，以殇对，后李不复姙，亦无怨。越十二年，有僧为殷氏子推命，年月日与士晋兒同，诘之，则得诸道旁者也，父子得复合。

黄有则，湖南邵阳人。四岁丧父，母孙劬苦育以长。遣就傅，或迂之，孙曰：“吾忍死，不欲兒废学也。”有则大感恸，奋学，客授养母。夏无帐，主人以进，命撤之，曰：“吾母无此也。”寒为制棉衣，又卻之，曰：“家贫，无以暖母，不忍享奇温。”一夕风雪，既寐，复起，行三十里归省母。母喜曰：“吾正思兒。”

是时母逾九十，有则亦六十矣。母丧，以毁卒。

王尚毅，陕西郃阳人。为人佣。母佞佛，欲凿山造佛像，力不逮，将死，以命尚毅。尚毅佣，啬衣食积钱，买山辟洞，琢石为佛像，洞六，像十二，皆手造。或愍而助之，谢曰：“力不己出，非敬母命也。”钱尽乃辍，复出佣，得钱更为之，如是三十馀年。山植柏，围以紫荆，洞上下莳迎春，洞成方冬，花尽开，山人怪之，名曰九华洞。山无水，凿池而雨至，遂不涸，名曰青龙池。

胡锳，浙江上虞人。锳九岁从母汲，母堕井，锳呼救未至，亦跃入井，救至，引以出，俱不死。中岁游陕西，一夕忽心痛，曰：“殆吾父病耶？”驰还，父正病，旋卒，哀恸尽礼。方冬母病，求医，途遇盗，衣尽褫，冒寒行数十里，与医俱归。

李三，江苏宜兴人。一目眇，一足跛。父死，二兄皆娶，析产，有田六亩、屋四椽、舟一，二兄分田、屋，而畀三以舟。迭养母，三奉母食必有肉，母至二兄所，三辄私致甘旨。二兄死，嫂一前死、一嫁，三独奉母。晨爨毕，乃以舟应客，或当出五十里外，度尽日不能返，虽重雇不之许。事母三十年，邻里称其孝，抚兄子慈，而教之严。母将死，呼孙执手泣曰：“兒学好，毋累汝叔怒！”自是不复怒其兄子。

张梦维，直隶元城人。县诸生。父晚病风痺，梦维日侍左右，卧起饮食溲溺皆躬自扶持。父愍其劳，呵之去，少退，复前，数年不少懈。事母如事父。居丧哀毁，准家礼，屏俗习。弟病疽，为剪发灼艾，日数省视，及卒，恸甚，几丧明。弟妻或诟谇，待之有加，抚孤女逾己出，弟妻卒悟且悔。少师郡人卫鹤鸣，治程、硃之学。

鹤鸣卒，心丧三年。授弟子孝经、小学，以力行为本。

乐太希，湖北通山县人。幼慧，三岁母负以嬉，堕地伤额。祖母问，诡对，恐祖母见怜而怒母也。父疾，抑搔澣濯，昼夜不去侧。居丧尽哀，既葬，恆绕墓悲痛。

母疾及丧亦如之，庐墓侧居五年。早为诸生，以事亲不应试，或延使授经，辄辞，虑违亲也。亲既终，益笃学。

董盛祖，云南黑盐井人。盛祖不知书，早失父，事母谨，起居饮食侍视不少懈。

一妹嫁里中，盛祖出负贩，呼妹还侍母，妹亦善事母如盛祖。盛祖行遇蛇当道，惊曰：“母得无病乎？”归则母方病，呼祖，人皆怪之。母丧，哭甚哀，或恸绝，邻里惊救之，乃甦。盛祖有妻早亡，不更娶。或劝之，曰：“娶妇以事亲，顾贤者实难。脱不贤，将戾吾母，吾能安乎？”卒不娶。未终丧，遂卒。

徐守仁，安徽青阳人。世为农，未尝读书。四岁而孤，事母孝。得佣直，市酒肉奉母，母呼共食，辄以持斋谢，实不忍分甘也。母殁，哀恸。既葬，露处墓侧，蛇虺不避，里人哀之，为庐舍饮食焉。守仁并奉其父木主以居，四年，乃还其室，须发皆白。

李凤翔，直隶武强人。善事父母。凤翔以父老，自请佐家事，而督诸弟读书、习射，应文、武试。父将终，遗命析产，心怜幼子而未有言。凤翔察父意，益以所分三之一。父歾，事母益谨。道光初，滹沱连岁氾溢，闾里荡析，负凤翔债者二千馀缗，悉焚其券，复散钱济贫者。又遇旱，所艺蔬果任饥者采食。族子早孤，他县人以迎丧遇盗，皆厚周之。或将屠马，凤翔赎以归，马驯异常畜，乡人感之，遂无屠马者。

卯观成，云南恩安人。父汉而母夷。乌蒙乱，父死，母被掠，鬻为婢。乱定，观成无所依，为昭通禁卒。父母尝为聘妇，舅促观成娶，娶而不与婚。三年，舅诘之，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将嫁吾未婚之妻，取所直归吾母。与之婚，情不能割，义亦不可出也。”语且泣。有义之者，募得六十金，以半赎其母，半为营庐舍，成婚，仍为禁卒以养母。

葛大宾，字兴森，湖南湘乡人。诸生。四岁丧父，哀恸如成人。丧终，值忌日，出主祭，主仆，粉落“葛”字脱，露“周”姓，盖木工饰周氏废主为之。大宾痛哭引咎，告墓易主。事母钜细必躬，疾尝药，生徒有餽则献。尝出客授，独坐心动，亟还呼母，母出，屋后山遽颓，压母坐处。母殁，饮不入口者五日。既葬，不脱衰，腰以下缕皆尽。丧终，祭必哀，兄弟既分居，财尽，大宾复与同居，通财无所私。

殁则庀其丧，无子，为立后。

吕斅孚，湖南永定人。父孟卿，贫，以客授自给。母病将殆，思肉食，斅孚方七岁，贷诸屠，屠不可，泣而归。闻母呻吟，益痛，内念股肉可啗母，取厨刀砺使利，割右股四寸许，授其女弟，方五岁，令就炉火炙以进。母疾良已，孟卿归，察斅孚足微跛，得其状，与母持以哭。斅孚曰：“毋然，兒固无所苦也。”乡人皆嗟异称孝童。长为诸生，学政温忠翰疏闻，寻除华容训导。孟卿亦尝刲股愈父病，然斅孚割股时，初不知父有是事也。

王子明，甘肃通渭人。诸生。事母孝。出为客，蔬果新出，必遥献乃食。尝赴试，母闻桃香久不散，女曰：“此必吾兄所献。”记其日，归验之，果然。

冯星明，甘肃秦安人。为营卒，戍龙山。食新韭，置诸案，叩首。同伍问之，曰：“以献母。”咸以为迂。或归候其母，母曰：“他日吾假寐，梦兒以韭食我，觉，犹有馀香。”叩其日，星明献韭时也。

张元翰，直隶南皮人。光绪五年举人，除获鹿教谕，迁知县。方谒京师，父嗣陶时为万全教谕，卒官。元翰奔赴恸哭，几不能胜。居丧三年，悉用古礼。丧终，以知县待缺河南，奉母赴官，摄渑池、宁陵诸县。方有事于考城，而母遽卒，元翰以父母卒皆不克视终事，大痛。将归葬，自为文祭告，凭棺一恸而绝。

俞鸿庆，湖南善化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事父母笃孝。官京师，岁必乞假归省。二十七年，母歾，鸿庆方自西安还京师，闻丧奔还，哀恸若不欲生。父年已八十，衰病，鸿庆跬步不去侧，婉容愉色，依慕如少时。冬夜必数起省视，或竟夕不眠。二十九年，父歾，鸿庆恸甚，以毁卒，距父勿方匝月。

姜瑢，云南习峨人。父文柄，尝远游，瑢裹粮行求，得以归。贫，析薪治圃以养。父嗜饮，日必具酒，家益贫，父为罢饮。命子跪而请，翌日偕樵於山，买酒归，共劝酣饮，日以为常。父歾，辄提父尝饮壶沽酒，哭於墓，人称其圃为“孝子圃”。

汤渊，江苏常熟人。八岁丧父。母茅纺织不稍休，渊见辄泪下。少长，为负贩，劝母暂休，母曰：“休，不且馁死耶？”渊大恸。客至，母擎茗椀呼渊持以出，渊跪而受，自责贫不能具仆婢也。娶，生子而妇亡，或劝再娶，曰：“吾已有子，何忍分养母力以养妇？”竟以鳏终。母卒，哀号动行路。其后家稍裕，方冬，有被而无褥，曰：“吾母昔无此也。”将卒，命市棺视殡母之费。

魏兴，直隶新城人。早丧父，兴与弟继宗皆入伍。继宗战死，兴以母老，出伍为樵以养。岁饥，米贵，兴以米奉母，而自食糟糠，恆不饱。兴亦老，樵不足，毁屋，伐屋后树以鬻。安康诸生张鹏翼闻其事，过兴，见兴侍母左右扶持如童子，因问其邻魏叟：“与其母日何食？”邻曰：“兴敢包穀，母食麦。”鹏翼大嗟异，以其事白知府，月予以粟，兴母子始得饱。

戴兆笨，安徽旌德人。少从父业缝纫，十三丧母，尽礼，事后母如母。父病噎，亦减饮食，百方疗父，不得，则刲肱糜以进，终不愈。恸甚，庐墓侧，朝夕稽颡。

时归省后母，呼妻出，戒以善侍养，不入其室。

潘周岱，安徽泾县人。为竹工，与父同佣，必躬其劳而遗父易且逸者。父创足，负以往返。老废，周岱独应佣，得酒肉时蔬怀归，燂以进。家食，必父母食乃食。

岁饥，奉父母必丰，次以食弟，躬与妻子饱糠覈。父母疾，左右侍养无须臾去侧。

母家山下泉洌，母病笃，夜半思得泉以饮，周岱挈瓶往，行四十馀里，乡晨以泉至。

居丧，旦暮悲号，先后庐墓三年。丧既终，夕必诣墓爇香燃灯，如是终其身。妻吴亦孝，无违命。

张淮，浙江秀水人。贫，粗识字，为人收田租。父有心疾，思食羊，非特杀则不食，淮买羊杀以食父。思出游，则赁肩舆侍以出，穷日乃还。父疾数年，凡所思，百方致之，不稍怠。疾笃，刲肱进，卒不治。

同时张廷标，为衣工。奉母，常效市中兒嬉戏以娱母。一日邻家火，负母出，迁祀先之具，而不及他器用。节所入为弟娶妇，而终身不自娶。县人与淮称“二孝子”，道光初年事也。

胡其爱，江南桐城人。为人佣而养母。母病疲癃，其爱日夕在左右，视卧起饮食。出就佣，具晨餐，度午不能归，出勺米付邻媪，嘱代爨，必拜。邻媪止之，行数里外，复遥拜。夜必归，为母涤中裙廁牏。在佣家得肉食，即请归遗母。母出观优，负以往，夜则负以还。欲往戚党家，亦如之。母殁，负土为坟，居悒悒而卒。

方其明，亦桐城人。亦为佣而养母，母亦病疲癃。其明虑出佣母饥渴，乃弃佣为丐，负母以出，得食必先母。母卒，乃为圃，时荷锄而泣曰：“昔为乞，苦饥寒，不离母侧；今稍足衣食，思母不可得矣！”

邓成珠，福建泰宁人。亦为佣而养母。佣所距家远，日乞米一合，昧旦送母所，还执佣。母盲不能炊，乃负母依主家傍舍，朝夕为具食。主或以为言，成珠曰：“成珠自减餐奉母，不敢重累主人也。”居五年，母卒，葬毕，辞主人，不知所之。

张三爱，江南歙县人。为人役。事母孝，母病，不能具药物。或谓之曰：“汝欲愈母病，盍刲肝？”三爱祷於丛祠，破腹，肝堕出，以右手劙肝，得指许，左手纳於腹，束以白麻。归以肝和羹饮母，母良愈，三爱创亦合。三爱所事主，故尝为知县，贫，逋赋，三爱辄代承，被笞，不少懟。主病且死，命三爱去，三爱勿听，事主之子如事主。

杨梦益，陕西郃阳人。卖菜佣也，事母孝，妻贾力纺织以佐养。乾隆中，岁饥，梦益与妻食糠籺，盛米於囊，置其中，熟以奉母。米尽，将鬻子，族人感而周之，乃止。

阎天伦，甘肃陇西人。贫，父居僧寺，天伦与妻杨，鸡鸣起磨面，及明入市，求父所嗜往馈，午若晡皆然，夜则从父寝。父失明，天伦为茹素，年馀，目复明。

天伦先父卒，杨卖浆为养，如天伦在时。翁卒，力营葬，忌日必祭，终其身。

夏士友，湖北江夏人。事母孝，佣力以养，不足，则减己食食母。邻或邀食，必先为母具食，然后往。寒，语母勿早起，自执炊置食床前，又丁宁嘱母善自护，乃出，如是以为常。年四十未娶，或愍之，助其娶妇。居半载，士友自外归，妇与姑诟于室，流涕责妇，即日出之。或曰：“出妇，如无后何？”士友曰：“有妇，欲其孝；有子孙，亦欲其孝。苟不孝，安用妇？安用子孙？”年馀，士友疾卒，母哭之恸，邻有张某感士友孝而不得终事母，月供薪米，终其身。

白长久，甘肃平番人。幼孤，贫，负贩奉母，具甘旨。母或不怡，以首抵母，引手披其颈，俟解乃止。里社演剧，负母往观，侍侧说剧中事。母年八十，长久亦六十，未尝稍懈。光绪中，青海办事大臣豫师餽以金，不受。母卒，朝夕诣墓，馈食三年。

郭味兒，甘肃礼县人。卖浆，出必拜母，归亦然。母严，稍不当意即恚，味兒为孺子状悦母。母苦胫痛，或言瘗枯骨，母当愈，黎明辄携长鑱徘徊丘陇间，寒暑不间。母卒，饮不入口，五日毁卒。

聂宏，陕西鄠县人。卖酒，事亲孝，得钱易甘脆奉亲。母卒，卧父榻侧，时省视。畜犬，得饼衔饲母，人以为孝感。

董阿虎，江南山阳人。少丧父，为人担水，得值养母。稍有馀，必具甘旨。积十馀年，构茅屋奉母。一日，邻被火，阿虎负母避，还跪户外，乞神佑。俄左右尽爇，独阿虎茅屋存。

张乞人，顺天永清人，失其名。父死，行乞以养母。穴土为居，天大雪，知县魏继齐过其处，闻歌声出地中，怪而呼问之，曰：“今日母生日，歌以劝餐耳。”

继齐命车载其母子至县，继齐母畀其母粟及布，继齐与银十缗。乞人叩头曰：“官母赐我母，不敢不受；官赐我，我不敢受。”继齐问其故，曰：“民愚，不知此十缗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一，为清白百姓足矣。”继齐不复强，将为营室，乞人负其母去，不知所终。

席慕孔，广东三水人。善养母。尝娶妻生子。岁饥，田数亩尽鬻，妻怨其贫，求去，遂遣之。夏秋助人耕穫为佣，冬则乞食以养。得饼饵归食母，得馀羹，啜湆，以肉归。

张长松，山东栖霞人。母瞽，长松出为佣，主人与之食，辄不尽，归遗母。无所事则乞诸邻里，母食已，乃食其馀。冬大雪，长松病不能出，呼母涕泣言曰：“兒不肖，不能养吾母，乃乞食，母赖以活。今疾惫，母老，可若何？”遂死。

崔长生，江南邳州人。生而瘖，手又挛。为佣养父母，出入必面。岁大祲，乞食于市，得糟糠，上父母，自食草根木实以活。拾字纸，得遗金，待失者逾月不得。

乃易母彘饲之，茁壮蕃息，为父母治送死之具。丧父母，舁葬於中野，遂去，不知所终。

荣孝子，河南遂平人。幼痴聋，无名。家本饶，后中落，贫甚。父卒，无所居，奉母居栖流铺。出乞食，择所得供母，自食其馀。得少，则但供母，而自忍饥归。

见母必叩头，食必跪进。母食则起而舞，食减则泣。母或故减食以食子，则泣不受。

母七十馀卒，县人为具敛，朝暮泣，终其身。吏以孝子旌其楣，亦不知孝子为何名也。卒亦七十馀。

无锡二孝子，皆失其姓氏。其一瞽，磨粉为业，事母至孝，竭力供甘旨。年至四十馀复明，人皆异之。其一哑，行乞得钱以养母，必具酒脯。母卒，食必祭，祭必伏地号痛。既葬，哭于墓，见者皆感。

哑孝子，无姓氏，或曰云南昆明人。家有母，老矣，行乞以养。得食必奉母，母食然后食。母或怒，嬉戏拜且舞，必母乐乃已。得钱密投诸井，母卒，乡人有欲醵钱以助敛者，与如井，数数指水中，乡人为出钱，营殓且葬。事毕，远游不知所终。

## 列传二百八十五 孝义二

卢必升 李应麒 李中德 张文龄 黎安理 易良德方立礼 丁世忠 汪良绪 贾锡成 王长祚刘国宾 曹超黎兴岕夏汝英 金国选 张愫 李志善弟志勃 彭大士钱孝则 任遇亨族子裕德 陆国安 徐守质兄基黄简 程原学 郁褒 姚易修 胡梦豸 贺上林何士阀陈嘉谟 林长贵弟长广 戚弢言 李敬跻张大观杨璞 蔡应泰 张士仁 潘瑂 刘希向沈嗣绶谢君泽 冯福基 黄向坚顾廷琦 李澄刘献煜钱美恭 赵万全 刘龙光 李芳巇 唐肇虞缪士毅子秉文 陆承祺弟承祚 汪龙方如珽 张焘硃寿命 潘天成 翁运槐弟运标 杨士选 徐大中沈仁业 魏树德 李汝恢 郑立本 李学侗董士元 李复新 党国虎 严廷瓚 陆起鹍弟起鹏虞尔忘弟尔雪 黄洪元弟福元 颜中和 颜鼇王恩荣 杨献恆 任骑马 李巨勋 任四 王国林 蓝忠

卢必升，字寀臣，浙江山阴人。九岁，父芳病，思得蟚蜞炙，必升挟筐求之沙上，潮至，几死，不释筐。明季遇寇，芳独行入山，必升行求得之归。必升为叔父茂后，顺治初，寇絷茂舟中，必升绕岸哭，三昼夜，不绝声。寇引使见茂，胁茂降，拔刃屡欲下，必升叩头流血，乞贷死。久之，寇中有义其行者，脱茂使共还。茂有女忌必升，嗾母遣必升往松江，使盗击诸途。盗察必升且死，曰：“尔死勿我仇，谁某实使我。”必升阳死，盗掷之水，复以救免。必升书告所后母，但自谢不谨被盗，所后母为感悟，为母子如初。

李应麒，云南昆明人。遘乱，与其父相失，被略至迤东，乞食归。丧母，劝父再娶，后母至，遇应麒虐，应麒卖卜以养。失后母意，辄笞楚，跪而受杖。后乃被逐，事父母愈谨。父生日，卖卜得鸡米，持归为寿。佃人田，方耕，闻后母病，辍耕走三十里求医药。后母生三子，友爱无间。后母久乃悟，卒善视焉。

李中德，汉军旗人。康熙初，父从征福建，中德亦出参陕西军事，奉母以行。

事毕，还京师，父先自福建还，已娶妾生子矣。中德母至，父暱妾而出嫡，拒不相见。中德为请，叩头流血，父终不听。请得居别室，亦不听，及营室东直门外奉母，早晚侍父侧无几微憾，善视诸庶弟。越六年，父病棘，乃告父迎母还，父深悔焉，旋卒，妾亦死。中德母抚妾生四子如己出，中德亦友爱如父在时。

张文龄，字可庭，河南西华人。父暱妾而憎其母，文龄事父抚庶弟甚笃，庶弟亦感之，而父终不悟，逐文龄。文龄号泣呼天自惩艾，谓不复比于人，未尝一言扬亲过。远近慕其行，遣子弟从游，得束脩，因庶弟以献其父，或不得通，循墙走，泣且望，见者皆泣下。雍正五年，成进士，父荣之，意稍改。八年，就吏部选，京师地震，死者众，文龄亦与焉。邹一桂与为友，归其丧，父始悟其孝，为之恸。

黎安理，贵州遵义人。祖母卒，复娶而悍，父不容於后母，客授四川灌县，遂卒，葬焉。母还母家，安理方十岁，留祖父母所。祖母遇之虐，昼则令刈薪，夜督舂，舂重不举，绳络碓，以足挽之。恆不使得饱。尝取毒蠚纳其口。诱之溪侧，推堕水。皆濒死，遇救苏。既长，习举子业，出客授佐家。祖父卒，为治丧葬。祖母病，侍疾不倦，卒，又为治丧葬，无缺礼。其事祖父母凡三十有四年。痛父客死，恆诣灌县谒墓。母复归，事之孝。两弟不胜祖母虐，出走，安理往来黔、蜀，求得仲弟还。季弟客死，抚其孤。安理晚举乾隆四十四年乡试，授永清教谕，迁山东长山知县，有治绩。告归，卒於家。

易良德，湖南黔阳人。出为世父志宰后。志宰性急，屡抚兄弟子，皆不相能，遣还本支。最后得良德，良德能先意承志，得其欢心。有疾，昼夜侍，寝食俱废，里人无子者恆举良德相慰藉。

方立礼，江苏江都人。母歾，后母遇之虐，怒辄与大杖，立礼谨受无懟。一日，杖几绝，及苏，无变容。父歾，遂逐立礼。立礼时时候门外问起居，疾则忧惧不食，愈乃已。妻洪，亦孝谨，日受鞭挞，后母稍自悔，为少戢。后母勿，为之哀毁。

后母二子皆早死，立礼育其子女如己出。

丁世忠，湖南黔阳人。母初未有子，父娶妾，母生世忠。妾亦有子女而悍，恶世忠，尝酖之，不死。父懦，令别室居，世忠事两母无懟。庶弟无礼于世忠，嫡母丧，不欲持服，世忠皆不与较。庶弟坐事破家，世忠亦中落，仍割田畀之。

汪良绪，江苏吴江人。父嗜博，母谏，忤父，为父逐。良绪日夜号泣，求返其母。父怒，并逐之，乃奉母依其妻父居。父以博破家，亦来与共居，母出奁赀易田，尽为父所鬻，良绪客授以养。方暑，父撤床上帐偿博进，屡易屡鬻，良绪亦不具帐。

晨起，蚊迹遍其体。母多病，良绪必亲视汤药。出客授，母疾病，方冬，水冻舟阻，履冰而还。母既歾，哭泣无常，寝不解绖，稍寐辄呼阿母，寤则大恸，未终丧而卒。卒后视其枕，麻布包土★M6也。

贾锡成，江苏宜兴人。父映乾，性严。锡成生而生母吴以小过逢映乾怒，遂去不返。锡成稍长，邻兒嘲无母，问得其故，悲不胜。甫成童，屡出访母。过无锡，梦至尼菴，妪予食，甚慈爱。因遍访诸尼庵，方雪，老尼问里居，曰：“宜兴。”

因曰：“吾徒亦宜兴。”入见之，即其母也。相持哭，母终不肯归。锡成数省视馈食。及母卒，以丧还葬，上冢哭必恸。映乾遘疫卒，锡成痛甚，伏柩侧喃喃若共父语，梦中或欢笑，寤则大恸。疾作遽卒，距映乾卒才五日。

王长祚，字尔昌，湖南衡阳人。父乔年，以富名。明季张献忠破衡阳，乔年出避，游骑絷长祚与次子璠求乔年所在，榜掠终不言。寇挽长祚发，加刃於颈，璠号泣求代。寇中有骑者言：“此父子皆孝，奈何杀之？”遂得释。

刘国宾，芷江人。国初流寇入县境，国宾负母出避，道遇寇，劫母衣，刃创国宾，血流至足。国宾忍痛跪乞还母衣，语迫至，寇愍其孝而还之。康熙中，吴三桂兵至，掠族弟国宥，其母嫠也，哭之丧明。国宾行求国宥，逾年以归，其母目复明。

贫不能自存，国宾分田百亩与之。

曹超，安徽和州人。顺治中，郑成功兵至，超奉父母出避，遇寇欲杀之，超号泣求代，并得免。居丧，负土为坟。家有紫薇，父手植也，久枯，每对之哀恸，非时复发花。

黎兴岕，湖南湘阴人。张献忠破长沙，略湘阴，兴岕父嘉品为贼絷，将杀之。

兴岕八岁，请代父死，贼幼之，举刀令申颈，泣曰：“此恐欺我，既杀我，复杀父，乞但杀我一人。”引颈就刀，贼两释之，里人称之曰“孺孝”。

夏汝英，湖南安化人。顺治初，游兵掠其家，汝英九岁，卫母不去左右，游兵掠汝英去。道中告以母孤苦，乞释还，贼怜而许之。

金国选，湖南黔阳人，吴三桂之乱，贼掠其父母去。国选七岁，牵衣痛哭，求释，不得。骂贼，贼哧以白刃，不舍。击以杖，终不舍，乃释其父母。

张愫，湖南湘阴人。年十岁，寇至，从其祖走避。寇执其祖，将杀之，愫哀号求代，身蔽祖，被数创，不顾。寇嗟叹，舍之去。

李志善、志勃，湖南安化人。父步武。诸生。流寇破县，缚步武，志善十六、志勃十四，

号泣求免。贼诘步武里中孰为富，步武骂贼，贼杀之。志善、志勃夺贼刀杀贼，皆为贼所杀。

彭大士，湖南湘阴人。顺治初，李自成馀党破县，执大士母求金。大士绐贼：“金在井侧。”请偕往，因赴井，母走免。大士年十八，妻仇归大士仅二十日，亦入井死。

钱孝则，江南桐城人。方明福王时，父以党人被逮急，变姓名，挈家人亡命至震泽。兵起，母及弟、妹皆赴水死，孝则与父匿稻田中得脱。兵过，收葬母及弟、妹，走福建。未几，福建乱作，父子奔避相失。孝则走广东，数年还福建，求父十三年，始得与父俱归。父续娶于徐，徐有富名。父他往，盗夜至，毁牖，缚孝则迫令导入徐室，孝则不可。盗斫以斧，颅裂死。

任遇亨，江南昆山人。生有膂力。国初盗大起，遇亨负父逃，盗劫其父去。遇亨持刀突入，负父出，身被数创，肠出，遇医得不死，扶父徙居嘉定以老。

族子裕德，有土豪积怨於其父，伺隙持刀欲杀之。裕德年十一，身蔽父，两手夺刀，正言晓以祸福，土豪掷刀去。父病痢三年，裕德昼夜扶持，躬涤濯污秽。父卒，居丧哀毁。友于兄，幼即请代兄杖。兄老而无藉，养生送死皆任之甚具。

陆国安，浙江山阴人。父华宇，顺治初，县境寇作，缚华宇入砦，求金以赎。

国安归自海上，奋入寇砦，馘寇，救华宇归，被重创，卒无恙。

徐守质，江南常熟人。顺治初，守质与兄基奉母避乱，母老病，兵至，度不能去。守质谓基曰：“毋徒死，绝徐氏后。兄速行，守质当奉母。”基不可。兵迫，守质愠，促基行。守质有妹適袁氏，早寡，携子与母俱。基乃弃妻、子，挟孤甥而遁。事定，基还，母与袁氏妹俱自沉井，守质被二创仆，死。

黄简，字敬之，湖南祁阳人。父用忠，诸生。简事亲孝，顺治十年二月，李定国兵略湖南，其将郝永忠屠祁阳，简奉父母避兵竹山。母渴，命简取饮，兵遽至，简父窜山阳，简妻张，奉姑窜山阴。简取饮至，不见父母，升高望之，见乱兵缚一人置釜上将烹，则其父也。简大呼，往乞代，乱兵释简父，执简求赂，不得，遂烹之。村民哀简，名其山汤镬岭。

程原学，字奂若，江南仪真人。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兵退，县人坐连染死者二十馀，原学祖故睢州知州绍儒与焉。父免死徙塞外，原学以幼留。稍长，将出塞求父，虑死且无后，乃娶妻生子。妻死，挟子行道中，子病，还，计行待子长。居恆丧服，食但啜粥，不饭，不食果蔬，衣不帛不棉。僦居学舍旁，授经不出户。训导顾霭慕其贤，屡过皆不见。偕其弟子出不意往语原学：“何自苦？”原学对曰：“原学有隐痛，不可以为人，非以自苦也。”明日报谒，贽砚与画，霭谢曰：“子无所受於人，今吾受子遗，亦原以报子。”原学乃持砚与画去。他日复过之，已他徙矣。俄卒，霭求得其砚，铭曰“廉士砚”。

郁褒，字子弁，浙江嘉善人。父之章，顺治六年进士，以大理寺丞坐罪徙尚阳堡。京师修治官廨，许罪人出家财佐工赎罪，褒请任刑部官廨，之章得赎还。工未如程，例当复徙，褒叩阍，请弃官代行。褒弟诸生广，叩阍，言身当代父徙，留褒侍父疾。部议子代父徙非旧例，仍用冲突仪仗例治罪。圣祖愍其孝友，并宥之。之章还乡里，褒以贡生授江西永丰知县。

姚易修，字象亭，江南元和人。父宗甲，康熙初客闽浙总督范承谟幕。耿精忠为乱，执承谟，尽絷其幕客，宗甲与焉。易修闻，诣精忠，齧指作血书原代父死，贼乃释宗甲而系易修狱，胁使降，易修不为屈。康熙十五年，师至，乃得脱归。易修母闻变，悲泣，两目盲，易修晨起舐母目，母目复明。邻家火，易修突火入，负父出；又入，负母出。发尽燎，两足焦烂，而父母俱无恙。

胡梦豸，江南江都人。康熙中，从父至绍兴省墓，道遇盗劫民财，斥其不义，盗怒，将刃之。梦豸从后至，奔赴，击盗仆，民群起殴杀盗。盗大至，欲屠其里，梦豸曰：“不可以我故，危一乡也。”入盗寨，独承杀盗，遂被杀。

贺上林，江苏丹阳人。父天叙，以事忤知县，系狱，将杀之。上林年十八，谋脱父。闻巡抚将上官，涉江溯淮，迎舟呼，驺从呵之，不得前，乃发愤投水，发没数寸，复跃起大呼。巡抚见，令救，已死，检其衣，得白父冤系状。巡抚按部黜知县，释天叙出狱，乡人为立贺孝子祠。

何士阀，安徽南陵人。族人破其祖母冢以葬，士阀讼不得直，巡抚檄知县诣勘，族人持之力，事未定。士阀恸，触墓碑，脑裂，死。知县乃责族人他葬，治其罪，葬士阀，碑曰“义士”。

陈嘉谟，江苏兴化人。顺治初诸生。父弘道，为怨家所诬，系扬州府狱。狱卒绝其橐饘，嘉谟求见父不得，知怨家计必杀之，乃痛哭祷于神，自沉於水。明日，盐运使得嘉谟讼冤血书，而嘉谟仆又诉失嘉谟。求其尸，七日得于钞关水次，植立风涛中，发上指。遂出弘道狱，葬嘉谟，而抵诬告者罪。

林长贵、长广，福建福清人。父宗正，业曬盐。入城，至星桥，海潮暴至，溺死。长贵闻之，奔救不及，仰天长号，投桥下殉；长广继至，绕崖痛哭，亦自沉。

时雍正九年七月。里人悯其孝，收三尸敛焉。

戚弢言，字魏亭，浙江德清人。父麟祥，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坐事戍宁古塔，弢言从，备艰苦。麟祥遣令归就试，成雍正八年进士，除福建连江知县，勤其官。

乾隆初，赦流人，麟祥不得与，弢言深痛之。总督郝玉麟将入觐，弢言刺指血为书求赦父，诣玉麟乞代上，玉麟难之。弢言叩首持玉麟裾号泣，引佩刀欲自裁，玉麟乃许之。诣京师，以弢言书上，高宗悯之，赦麟祥。麟祥就弢言养连江，明年卒。

弢言持丧还，哀甚，亦卒。

李敬跻，字翼兹，云南马龙州人。父盛唐，雍正八年进士，官四川松茂道，以所部有罪坐监临官，戍卜魁。卜魁距云南万四千里，敬跻三往省。尝遇暴水，丧其仆马，徒步行，路人哀之，与之食，导使诣盛唐，盛唐辄令还侍祖母，迫使归。敬跻成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福建将乐知县，计赎盛唐还。盛唐死戍所，敬跻遂发病，日呜呜而啼，未几亦死。

卜魁有范杰者，与盛唐善，盛唐倚以居二十年，至是归其丧。闽人吴阿玉尝欲从敬跻之官，盛唐丧过京师，吴为送还云南。

张大观，河南偃师人。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水溢。灌偃师，民避水奎星楼上，大观奉母亦登焉。水撼楼，楼倾，柱压大观手，臂折，奋入水求母。望母髻露水中，得之，负出水，攀树以上，泳而求食以食母。水退，负母归其室，即夕创重死。

同时有杨璞，与其弟奉母居。水至，弟以筏载其妻逃山上，母呼不应。璞弃妻子背襁母，浮水至神堤滩，或援之，得登。顷之，有妇抱子从水下，母遥望，呼曰：“吾妇与孙也！”拯之，皆不死。而弟乘筏即至山下，树折压筏沉，夫妇俱死。

又有蔡应泰，居母丧，柩在堂。水至，以绳系母柩，跪而负之，入水中疾驶，亦至神堤滩。村民以长钩引至岸，舁以上。日暮，其妻、子亦得救。

张士仁，江南昆山人。六岁，母有疾，泣祷请代，母良愈。十三从父寝，仇伏榻下，露刃出。士仁呼父未应，手捍之，指欲堕，涕泣语仇请代，仇为感动，呼其父醒，曰：“尔有此子，吾不忍杀尔。”父惶遽，良久始定，与矢天日，释怨。母丧尽礼，后母虐士仁，士仁孝敬无稍渝，后母亦感悟。火作，负父出，复入火负后母，后母抱幼子，几不胜，风反得无恙。居父及后母丧如丧母，里或忤父母，必泣劝之，悔乃已。

潘瑂，浙江钱塘人。父出远游，家遇火，母出箧令瑂负以行，及门回视，不见母，委箧复入，家人自火出，止瑂毋入，瑂不可，入与母俱死。瑂女兄珠姑嫁范氏，归宁，亦在火中，家人欲掖以出，珠姑挥之曰：“汝男子，何可掖我！我从我母死耳。”火熄，瑂与母、姊三尸相环结，时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瑂聘妻王，家江干，闻丧来归，事舅以孝闻。

刘希向，江南山阳人。火，其父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遗像。希向自外归，突火入，求其父不得，号而出；复入，火方盛，救者以为刘氏父子死矣。俄而墙圮，顾见庭树下人影往来，乃争入负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希向牵父衣，额半焦矣。后数年，父病，希向为割股，良愈。希向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割股，刀钝，肉不决，剪之，乃下，然希向竟不瘳。

沈嗣绶，字森甫，江阴人。父燿鋆，湖北通判，咸丰二年死於寇。嗣绶奉母还，寇至，徙避江船，高不可攀，展被以其母登。至通州，转徙山东、河南，结绳床舁母，步从之，千数百里，不去左右。未至兰山，道遇寇。嗣绶涕泣乞免，寇感其孝，遣四骑护行。至兰山，方闭城拒寇，嗣绶求入城，守者疑谍也，趣缚之，涕泣言其故，乃得释。既，亦得官湖北，以母病不赴。侍养十六年，进汤药，夜起，虑履声惊母，虽严寒必跣。凡事婉曲称母意，见者感叹。

谢君泽，江苏武进人。父祜曾，事母以孝闻。寇乱，为贼虏，君泽冒死依护。

父齿豁，不能食，恆嚼以哺。贼欲戕之，则号泣乞代父死，贼首感动，并释之。

冯福基，代州人。父焯，为安徽潜山天堂司巡检。咸丰七年，寇至，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计伺隙杀贼，不可得。日夜涕泣从至黄梅，市毒药置饭中，毙贼十七，亦吞药死。巡抚李续宜奏言：“福基以童穉之年，护母陷贼，计杀凶党多人，从容就义。奇节至性，深可嘉愍！”被旨旌恤。

黄向坚，字端木，江南吴县人。父孔昭，崇祯间，官云南大姚知县，挈孥之官，向坚独留。鼎革后，孔昭阻兵不得归，向坚日夜哭，将入云南，亲朋、妻子颇危之，向坚决行。至白盐井，得父母并弟向严皆无恙，留一年乃归，时为顺治十年。行二万五千里有奇，向坚次山川道途所经，自为图十二记之，吴人作乐府纪其事。

顾廷琦，江南长洲人。父绳诒，崇祯间，官四川仁寿知县，死张献忠之难。事定，廷琦徒步入四川，阅四年，乃至成都。展转求得绳诒墓龙脑桥侧，持丧归，自撰入蜀记述其事。

李澄，字仲澜，云南昆阳人。明季，充选拔贡生。父兆旂，官庐江训导，死寇难，幼子淳从死。澄奔赴，收父骨返葬，请于当事，得立祠，晨必诣祠拜且泣。寇至，奉母洪避山谷。洪病亟，言不原以山谷终，负母投佛寺，遽卒，负遗骸攒祖墓。

顺治初，山倮入州城，劫官舍，发藏粟。省吏以兵至，执澄将杀之，兵中有识澄者，乃免。澄因言：“山倮迫饥寒，无与百姓事。今固不宜累百姓，即山倮亦不宜轻言剿，否则且反戈。”乃坐其渠，州民以安。兄弟凡八，与仲弟俱，老，相友爱。

刘献煜，字台凝，陕西华阴人。父濯翼，明崇祯间官武昌，母与偕，遘乱绝消息。顺治初，献煜徒步求父母，乱初定，道阻，屡濒险乃达。哭山径中，遇叟识濯翼殡所，发得砖，硃书姓名里贯皆具，犹濯翼所自记也。乃负骨归葬。

钱美恭，浙江山阴人。父士骕，明官云南阳宗知县，与妾之官，美恭留侍母。

康熙元年，美恭得请于母，求父，至云南，乃知士骕迁嵩明知州，卒葬通海。美恭至通海，得故仆导诣士骕墓，得庶母及幼弟。贫无赀，留五年，乃负骨归葬。

赵万全，浙江会稽人。父应麟，明季客授北游，万全始二岁。既长，问母：“父安在？”母告以故。年十九，出求父。应麟初客京师，遇乱转徙死马邑。万全遍访江、淮间，亦至京师，心疑应麟死，见道有遗骸，刺血渗之，不得入，则号於路。又自京师西，亦至马邑。马邑人张文义，尝招应麟主书者，死为之殡。一日遇万全，问得其事，导至殡所，恸绝良久，乃裹应麟骨负以归。既卒，吏为之祠，琢石表异孝。

刘龙光，字蓼萧，湖南长沙人。父廷谔，仕明为益王长史。师下江西，克建昌，益王遁，廷谔逃山中。龙光以应试家居，闻乱疾作。居五年，乃行诣建昌，不得父母所在。祷於神，梦闻人语在石际，谘石际所在，有女僧示以路。行小径万山中，经藤峡至白石岭。径绝险，攀援颠顿，蒲伏上下。岭尽至石际，於村民姚氏家遇其母，廷谔已前一年卒。居数月，舆榇奉母归。所居村曰见娘堡，相传宋王龙山於此遇母，故得名云。

李芳巇，小字葵生，湖南湘乡人。明季流寇至，湘乡当孔道，三复三陷，芳巇父母皆被掠。兄弟死於兵者三，芳巇收葬之，弃家，求父母所在。行数年至贵阳，遇乡人必为言父状，或谓军中某所颇有状似所言者，诣求之，果得父。父脱军中籍与归。再出，又数年至宝庆，暮投山家宿，见二妪操作，其一方理炊，乃似母。芳巇自陈寻母状，妪闻遽呼曰：“汝葵生耶？吾即汝母也！”盖母避兵转徙，方从此妪为佣，遂奉母还。

唐肇虞，江南人，失其县。父卒，肇虞尚幼，昼夜哭。母止之，曰：“母哭，能止兒勿哭耶？”顺治初，江南寇大起，母被掠。肇虞遍求诸村落及旁郡县，渡江北，复南行数千里，屡与寇遇，仅乃免，卒不得母。至江宁，众问所自来，泣以情告。一妪前问曰：“若母非戴姓

耶？”曰：“然。”妪引至家，则其母在焉，相见大恸，遂侍母归。

缪士毅，江南天长人。父廊宾，富。顺治十七年，寇掠其家牛马，怨家诬以助寇，廊宾见法，妻子徙奉天。士毅以后世父得免，依从母以长。既闻父死母徙状，从母语之曰：“而母将行，抱汝乳，且言兒仅此一乳，乳当饱，生死与兒诀矣！”

士毅闻，号泣，欲行求母，恐去不得还，先娶妻生子，康熙二十二年乃决行。至沈阳，遇族人同徙者，知母在乌喇为流人薛氏妻。乃行求得母，母不相识，士毅具言姓名及两女兄適谁某，皆信，相抱哭，观者多流涕。母於法不得还，乃辞归。居数年，复往，母又徙爱珲。行未至，闻母死，求得母葬所，遂居其侧僧庐，不复归。

子秉文，长，躬至爱珲，泣请归，士毅终不可。又数年，卒母葬所。秉文乃发祖母瘗，并持父骨还葬。

陆承祺，字又祉，浙江仁和人。父梦兰，客死郁林。方军兴，逾年乃得问。承祺与弟承祚号恸，走万里，历险阻，仅得达。睹丛箐中败棺，刺血漉骨皆不入，兄弟哭愈哀。途中有知梦兰者，告其棺在佛寺，兄弟从以往，抚棺恸，皆陨绝，观者嗟叹呼孝子。持水饮之，承祚

徐甦，承祺气结不属，竟死。承祚匮两骸担以归。母王得承祚报，知得梦兰骨及承祺死状，悲恸不食，七日，未见承祚归，遽卒。

汪龙，江南歙县人。祖客死苏州，父往迎丧，溺采石，龙时六岁。稍长，闻祖丧未归，如苏州求祖柩，无知者。久之，遇灌园叟与徙其祖柩，引诣殡舍，诸柩纵横，匍匐谛审，柩有祖名，乃奉以归。龙侍母孝，一夕，疽发背，委顿甚，自力勿使母闻，越数旬始瘥，母竟未知也。

方如珽，休宁人。国初，其曾祖避兵客死潜山。祖前卒，父不在侧，道梗，丧未归。如珽既长，问老婢，言有族姑嫁程氏。年七十馀，访之，则尝会其曾祖丧。

偕往踪迹，至黄石坂，於洞中得败棺，得白金簪，族姑验之，其曾祖敛时物也。乃负骨归葬，距其曾祖卒时，已五十有六年矣。

张焘，福建连江人。父震公，家县东岱堡，海寇破岱堡，张氏歼焉。震公適他往，独免。焘方七岁，为所掠，转徙佣于清漳。康熙十年，焘年二十馀矣，时时念父母。顾被掠时幼，不审乡县，以人谓其语音似连江，而追忆父似名天贞，乃走还连江，数日无所乡。或问何为，以张天贞问。震公闻之，曰：“天贞，吾亡弟，彼焉识之？”走视问其详，喜挟以归，使见母。焘追忆母容貌，曰：“非吾母也。”

震公曰：“汝母已死於贼，此汝后母耳。”焘大恸，为母补行丧服三年，而事后母如母。

硃寿命，江西馀干人。康熙十三年，遇寇，与母李相失，寿命日夜泣。既，闻母为禁旅所俘，属正蓝旗。寿命徒步走京师，乞於市，忍饥积钱将赎母。久之得母所在，而主者邀重购，拒寿命。寿命日跽其门外，膝为痺。侍读学士邵远平高其行，为捐金以赎，暂留远平家。母卞，小不当意辄诟骂，或捽而批其颊，寿命益嬉笑。

居数月，附舟还。寿命不知书，语质，每言：“在母腹日敢母血三合，那忍不报？”

潘天成，字锡畴，江南溧阳人。年十三，遇家难，父母挈子女出避仇。天成行后，几为仇所毙。既得免，乃行求父母。经青阳白沙庙，宿废庙，闻虎声，为诗述悲。往来徽州、宁国所属州县，迹父母所在，至则又他徙。天成行经村聚，辄播{兆鼓}作乡语大呼。至江西界，母金自巷出，就问之，始相识。乃得父及其弟、妹，皆无恙。时天成年十五，欲归苦无赀，出行贷。又六年，使其弟从父归，天成奉母挈妹以行。遇风雪，负母行数里，还抱妹，往复跣行，足流血，入雪尽殷。既归，出行贩以养，暇则读书。荆溪汤之锜出高攀龙门，治性理之学，贤天成，天成从受业焉。同县许国昌遇天成尤厚，使为童子师。邻家兒詈母，天成召其乡老人呼兒共惩之，兒悔谢乃巳。及父母卒，游学桐城，遂隶籍为安庆府学生。居二十馀年，移家江宁，天成学益进，狷洁不以干当道。终穷饿，年七十四卒，葬惠应寺侧。国昌子重炎，师天成，编刻其遗书为铁庐集。

翁运槐，字楫山；运标，字晋公：浙江馀姚人。父瀛，往广西，道湖南。一夕，泊舟祁阳新塘，失所在，舟人求不得，还报，归其行箧，锁在而钥亡。时运槐、运标皆幼，运槐年十三，行求父不得，以病归。运标，雍正元年成进士，与运槐复求父，遍湖南境，更二年不得。一夕，复泊新塘，遇土人郑海还，言距今三十年，弟海生堕水，格败苇不死。视苇间有尸，因瘗之白沙洲，身有钥在囊，藏为识。乃遣力以囊钥还，钥与行箧锁牝牡合，囊则运槐女兄昔年制以奉父者也。乃痛哭启攒，以父丧还葬，而于瘗处留封树焉，时雍正五年八月也。

运标谒选，得湖南武陵知县。尝有兄弟争田讼，运标方诣勘，忽掩涕。讼者请其故，曰：“吾兄弟日相依，及官此，与吾兄别。今见汝兄弟，思吾兄，故悲耳。”

讼者为感泣罢讼。县东堤圮，水虐民，县又无书院，运标为修筑，民以运标姓名其堤与书院。擢道州知州，县通

郴、桂，凿山八十馀里为坦道。疫，亲持方药巡视，曰：“我民父母，子弟病，奈何不一顾耶？”年六十，卒官。

运标知武陵，建祠白沙洲，起钥亭，买田，俾郑氏世董之。知道州，拜祠下，哀感行路。

杨士选，字有贞，江南吴县人。方六岁，入塾，塾师为说古人孝行，辄穷其本末，归告父母：“兒他日亦当如是。”父商于河南。丧赀而病。士选年十六，往省，渡河风雨，士选泣祷得不覆，人称“孝子舟”，奉其父还里。岁饥，士选与妻唐食糠籺，共营甘旨奉父母。居丧营葬，身穿负土，唐为姑吮疽。

徐大中，湖北潜山人。潜山俗重风水，大中丧母，厝棺居室傍未葬。乾隆四十七年，县大水，齧前和，失其尸，大中大恸。水初退，求尸于沙中，得一足，衤蔑败犹未尽，色馀黄，其母敛时装也。大中抱足泣，路人见者语曰：“去此二里许，树上悬尸，湿绵裹，缺一足。”奔视良是，但脱颐下骨，负归改敛。忽有人若丐入其家，曰：“吾拾得颐下骨。”取与合，人传为异。学官欲上其事，大中曰：“我久不葬母，乃遘此祸，我天地间一罪人耳。举我孝，於及时葬亲者谓何也？”坚卻之。

沈仁业，字振先，江苏吴县人。父贾于安南，娶妇生子女，仁业八岁从父归，而母为外国女，例不得入中国，不能从。仁业长而思母，父卒，乃图父像，渡海省母。安南有兵事，母挟幼子女窜山谷中，仁业行求得之，不食七日矣。居二年，有义其行者为具舟，舟入海，飓作，触海中山。仁业抱母泣，风转，挟母过山至琼州。

吏执例拒仁业母不得入，仁业涕泗请，莫应。久之，有老吏谓康熙间有故事，检文书得之，仁业乃奉母及弟妹以归。

魏树德，陕西蒲城人。父季龙，出佐幕客游，树德犹在娠。幼劬学，母力针黹以活。季龙久不归，树德以嘉庆十五年举於乡，乃行求父。初闻季龙自福建转客广东，先诣福建，求不得，乃诣广东，遇知季龙者，为约略言葬处，遍求之，得志石荒冢中，乃持丧还。逾年，母卒，庐墓三年。除高陵训导，求吕柟遗书，授诸生。

久之，以老乞归，卒。

李汝恢，江西庐陵人。父仲鸿，业医，游无方。汝恢年十三，出求父。初至四川，又至广东，皆未遇。乃节日用得百金，复出，遍涉江湖，遇仲鸿贵筑。仲鸿有弟亦出游，既归，日念弟。汝恢乃更出求其从父，得诸柳州。仲鸿乃乐甚，遽无疾而卒，汝恢丧葬尽礼。母痺，奉事尤谨。

郑立本，江苏萧县人。父相德，坐罪戍新疆，立本方四岁。年十八，辞母以求父，母哭而诫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节，中有横纹，幸相值，以此为验。”立本贫无赀，乞且行，至库车。闻父戍绥来，绥来至库车，三千馀里，张格尔乱未定，官道塞，乃里粮求路，独行迷失道，还库车。待乱定，乃行至绥来，则父殁已数年。

相德在戍授同戍子弟读，殁，弟子为治葬。立本哭墓而病，居二年，相德弟子力护视，故得不死。病起，启父瘗，体久化，左手独存小指，缺一节，有横纹，如母言。

立本骇恸，闻其事者皆叹异，乃负骨归葬，往还凡八年。同治中，大学士曾国籓驻军徐州，闻立本事，招往见，立本举孟子召役往，召见不往语，谢不往见。国籓高其义，檄知县以时存问。

李学侗，山西介休人。诸生。生廷仪，道光中客死贵州荔波县，有同行者敛而葬焉。学侗志欲归父丧，贫，客授十馀年，积数百金，始克行。诣荔波，时方乱，贵州境亦骚动，屡遇险，乃达。廷仪葬社稷坛山下，或以为先农坛，语廷仪同行者音转，又以为西龙塘。学侗至，求西龙塘，无其地。恸哭周行诸丛冢，乃於社稷坛得焉。学侗持丧还葬，族人有客死而旅殡者，并载以归。既葬，日必往视，持盂饭以祭。晚治易，有所撰述。

董士元，直隶临榆人。父行健，嘉庆中出关，去三月而士元生，行健遂不归。

士元幼思父，六岁，尝失所在，翼日得之关外二里店。母问其故，涕泣言曰：“欲寻父也。”年十五，戚商于奉天，士元请于母，从之往，求父消息不能得。越十馀年，至阿什河，有言十年前在三姓南淘淇，尝遇临榆人，董姓，今不知存亡。士元乃往淘淇，地僻，行失道，久之始得达。举父姓名里居问居人，有知者，曰：“是尝渔於此，死数年矣。”士元大恸，得藁葬地，发冢审视，齧指血滴入骨，函以归。

至奉天，乃具棺还葬。居二十馀年，母殁，丧葬如礼。至光绪初卒。

李复新，湖北襄城人。崇祯末岁饥，复新出籴於郾。土寇贾成伦劫杀其父际春，复新归，痛甚，誓复仇。时方乱，法不行，而成伦悍甚，复新乃谬懦示无复仇意，成伦易之。顺治初，复新始告官，狱成，会赦，成伦得减死。吏监诣徒所，复新伏道旁，俟其至，举大石击之，死。诣县请就刑，县愍其孝，上府，请勿竟狱，且旌表其门。府駮议，谓成伦已遇赦减死，复新擅杀，当用杀人律坐罪。县有老掾复具牍上府曰：“礼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又言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赦罪者一时之仁，复仇者千古之义。成伦之罪，可赦於朝廷，复新之仇，难宽於人子。成伦且欲原贷，复新不免极刑，平允之论，似不如是。复新父子何辜，并遭大戮？凡有人心，谁不哀矜！宜贳以无罪，仍旌其孝。”府乃用县议，表其门日“孝烈”。

党国虎，陕西富平人。明末，父兄为族子所杀，国虎方幼。顺治初，国虎稍长，诱族子於野，挝杀之，并其子，诣县自首入狱。知县郭传芳将贷之，国虎念父兄仇已雪，遂自经狱中。唐时县人梁悦复亲仇，传芳立孝义祠，首悦而配以国虎。

严廷瓚，浙江乌程人。父时敏。族子旸，以姑为明大学士温体仁妻，怙馀势，时敏尝斥其非。旸阳与出游，挤堕水死。廷瓚稍长，闻父死状，讼旸论斩。旸贿上官反其狱，得脱，益肆。廷瓚奉母避长兴，买斧誓复仇。岁还里省墓，遇旸，阳暱就之，旸以为畏己也。母卒，以丧归。方村演剧，旸高坐以观。廷瓚直前斧裂其首，断项，诣县自首。县嘉其孝，欲生之，狱上，按察使将援韩愈复仇议为请，廷瓚遽死狱中，或曰旸家贿狱吏杀之。

陆起鹍、起鹏，贵州安顺人。父希武。明末水西安邦彦叛，破安顺，陆氏举室自焚，希武与起鹏幸得脱。起鹍自火中跳而出，遇贼，为所掠。居数月，贼攻贵阳，自间道出求父及弟，未得。顺治初，师下安顺，起鹍乃归。诇知起鹏所在，鬻产赎以归。起鹏具言父为邦彦党罗戎所杀，被掠鬻入土司中。时戎已就抚，起鹍兄弟诉父前为戎杀事，下巡道，巡道判戎罚鍰。起鹍始不肯受，既而曰：“不受金，是使戎知吾必报也。”乃受金，戎谓讼已决，不为备。起鹏故善骑射，结壮士七，日夜伺戎隙。一日，戎以事入安顺，其徒皆从，起鹍、起鹏与七人者盟，挟弓弩伏城外，令所亲醉戎。戎既醉而出，起鹏射戎中肩，即前斫之，七人者皆起，尽缚其徒，得与戎同杀父者四人，剖心以祭父。起鹍令起鹏走避，戎党诉巡道，起鹍赴质，抗辩不稍屈，巡道释不问。

虞尔忘、尔雪，江南无锡人。国初江南多盗，尔忘、尔雪父罕卿董乡团，捕盗，盗惎焉。一日自县还，闻门外呼，罕卿出，为盗缚去。尔忘、尔雪方田作，闻驰救，罕卿死桥下矣。尔忘、尔雪既葬父，仍董乡团，乃更其初名，“忘”，警忘仇；“雪”，冀雪恨也。每获盗，必诘执杀罕卿者，久之，知为盗杜息。息方谋入海，与所左右二人夜治行，尔忘、尔雪诇知之，将壮士奄至息家，絷息及二人者至罕卿死所。比明，尔忘抱罕卿木主至，尔雪于其旁爇釜，尔忘取息舌，尔雪探心肝，且祭且敢，尔忘乃断息头。将刃二人者，一詟死，一乞哀，沉诸河。尔忘、尔雪持息头悬罕卿墓，时距罕卿死方逾月。

黄洪元，江南丹阳人。父国相，与同里虞庠不相能。方社，国相被酒夜行，庠遣恶少绑而沉诸河。洪元与弟福元皆幼，稍长，微闻父死状，庠欲壻洪元以自解，洪元巽言谢之。母丧，既葬，洪元、福元同诇庠所在。又值社，洪元见庠在社所，还呼福元，各持斧往，洪元入迫庠，字庠曰：“逸群，我死汝！”庠起犹曰：“孺子醉耶？”洪元曰：“将醉汝血！”两斧并举，遂杀庠。诣县自陈状，有司义之，免福元，下洪元狱。明年，亦赦出，为浮屠以终。

颜中和，吴县人。父弘仁。顺治初，怨家周昌乘乱诱而杀之，弃其首。中和砺斧束藁如人形，书昌姓名以试斧。昌闻之，轻中和幼，不为备。中和怀斧出迹昌，值市中，尾之行。稍前，遽挥斧中昌，昌左右顾，又斧之。母遣其兄孟和走视弟，昌已死。乃相与诣县，兄弟争自承杀人，市人言杀昌者实中和，乃下中和狱。明年巡按御史录囚，释中和。中和，明义士佩韦从孙也。

同时又有颜鼇，父仲常，国初为其仇金瑞甫所杀。鼇淬刃挟以出入，一日，遇诸胥口，鼇刺瑞甫，入水，鼇从之。瑞甫脱去，诬鼇以盗。兵备道王纪、同知刘瑞讯得实，为诛瑞甫。

中和复仇时年十六，鼇年十八。

王恩荣，字仁庵，山东蓬莱人。县有小吏宠于官，恩荣父永泰与有隙，被殴死。

恩荣方九岁，祖母、母皆刘氏。祖母以告官，不得直，畀埋葬银十两，内自伤，遽缢。母泣血三年，病垂死，以官所畀银授恩荣曰：“汝家以三丧易此，汝志之不可忘！”

恩荣依其舅以居，稍长，补诸生。志复仇，以斧自随，其舅戒之曰：“汝志固宜尔，然杀人者死，汝父母其馁矣。”乃娶妻，生子，辞於舅，挟斧行。遇小吏，挥斧不中，投以石，仆，得救免；又遇於门，直前斫其首，帽厚，伤未殊。诉官，时去永泰死十九年，事无证。恩荣出母所授银，其上有硃批，旁钤以血书。知县叹曰：“孝子也！吾欲听尔，违国家赦令；吾欲挠尔，伤人子至情。周官有调人，其各相避已耳。”於是恩荣哭，堂上下皆哭，小吏避之栖霞。

居八年，一日，方入城，过小巷，恩荣与遇，小吏无所逃，乞贷死。恩荣曰：“吾父迟尔久矣！”斧裂其脑，以足蹴其心，死。乃诣县，小吏家言永泰故自缢，非殴死，当发棺以验。恩荣曰：“民原抵罪死，不原暴父骸。”叩头流血。知县谘於众，皆曰：“恩荣言是。”具状上按察使，按察使议曰：“律不言复仇，然擅杀行凶人，罪止杖六十，即时杀死者不论，是未尝不许人复仇也。恩荣父死时未成童，其后屡复仇不遂，非即时，犹即时矣。况其视死无畏，刚烈有足嘉者，当特予开释，复其诸生。”有司将请旌，其舅为辞罢。

杨献恆，山东益都人。父加官，与济南杨开泰有隙，詈其门，开泰讼焉。加官率献恆走求援，开泰遣其徒绐使出小径，要而殴之，加官死焉。献恆死复苏，开泰以他事诬之，下济南狱。山东初设总督，献恆讼焉，下青州府勘问，直献恆，开泰以贿免。献恆走京师叩阍，下山东巡抚会鞫，罚开泰纳埋葬银四十两，迫献恆具领。

献恆藏银典肆，再走京师叩阍，下山东巡抚，以狱已定罪，献恆妄诉，笞四十。开泰计必欲杀献恆，遣其子承恩至青州谋诸吏。献恆潜知之，持铁骨朵挟刃至所居。

承恩方与吏耳语，伺其出，以铁骨朵击之，仆，急拔刀断其喉，又抉其睛啖之，诣县自陈，出所藏银为证。县具狱，得末减，遣戍。

任骑马，直隶新城人。父为仇所戕，死以四月八日，方赛神，被二十八创。骑马时方幼，至七岁，问母，得父死状，恸愤，以爪刺胸，血出。悲至，辄如是，以为常。其仇姓马，因自名骑马。长，虑仇且疑，乃字伯超，诡自况马超也。母欲与议婚，力拒。母死，治葬，且营祭田。年十九，四月八日复赛神，骑马度仇必至，怀刃待於路。仇至，与漫语，指其笠问值，骑马左手脱笠授仇，蔽其目，右手出刃急刺，洞仇胸，亦二十八创乃止。仇妻子至，怖甚，骑马曰：“吾杀父仇，於汝母子何与？”乃诣县自首。知县欲生之，曰：“彼杀汝，汝夺刃杀之耶？”骑马对曰：“民痛父十馀年，乃今得报之，若幸脱死，谓彼非吾仇，民不原也。”因袒，出爪痕殷然，见者皆流涕。狱具，得缓决。

在狱十馀年，知县尝使出祭墓，辞，怪而问之，曰：“仇亦有子，假使效我而斫我。我死，分也，奈何以累公？”新城人皆贤之，请于县，筑室狱傍，为娶妻生子。久之，赦出。知县后至者欲见之，辄辞。闻其习形家言，以相宅召，又谢不往，曰：“官宅不同於民，若言不利，且兴役，是以吾言扰民也。”既卒，总督曾国籓旌其庐曰“孝义刚烈”。

李巨勋，甘肃礼县人。回乱，土豪罗五杀其父，巨勋欲赴死，母以弟幼沮之，命之娶，不可，乃讼五，五系狱，始娶生子。五以贿出狱，巨勋与弟恆挟刃伺五。

光绪初，竟击杀五，巨勋自首系狱，瘐死。母不食，亦卒。妻张，抚孤子成立。

任四，甘肃渭源人，农也。徙家狄道，父死於虎，四乃习鸟枪，誓杀百虎报父仇。遇虎，枪一发立殕。邻县有虎，辄迎四往捕，必得。四已老，计所杀虎九十有九，复入山伺虎，虎骤至，枪不及发，几为所噬。俄云起昼晦，虎自去，四归祭父，戒子孙毋更仇虎，遂以无疾卒。卒时，犹寝虎皮也。

王国林，湖南长沙人。有膂力。虎咥其父，国林奋击，折虎左牙。虎怒，爪其腹，腹破，肠出尺许，而父卒死。国林死复甦，家人纳其肠，为缝腹，得愈。乃制火器猎虎，最后获一虎，左牙折，知为咥父者，烹之，告父墓。

蓝忠，福建漳浦人。家万山中，父元章，与叔裕比屋居。有虎夜出，中伏弩，跳踉入所居村。裕梦中闻虎至，呼，虎扑门不得入，登屋毁杗桷直下，齧杀裕。元章闻裕为虎杀，复呼，虎循声至，破屋扑元章，仆。忠持长刀直前，刺虎中喉，刃入腹三尺许。虎舍元章扑忠，忠拔刀柄脱，妻卓搤虎颈，连呼曰：“斧！”忠自门后取斧力斫之。天明：力且尽，视虎已殪。元章尚卧地，忠与妻扶就寝，越日，创甚竟死。

## 列传二百八十六 孝义三

岳荐 张廒 黄学硃 吴伯宗 钱天润 萧良昌 李九张某 程含光 陈福谯衿 黄成富 李长茂 任天笃赵一桂黄调鼎 杨艺咸默 李晋福胡端友 硃永庆 王某张瑛 郭氏仆 胡穆孟 苑亮 杨越子宾 吴鸿锡韩瑜 程增 李应卜 塞勒 王联 黎侗李秉道 赵珑蒋坚 李林孙 高大镐 许所望 邢清源王元 凤瑞方元衡 叶成忠 杨斯盛 武训 吕联珠岳荐，江南山阳人。明末为诸生。事父母谨，居丧哭踊，气息仅属，乃病羸终其身。庶弟甫生而其母暴疾死，荐亦生女，乃令妻弃女而乳其弟。弟病疡，日夜啼，夫妇迭拊之，遂俱生疡，血淋漓被体，不以为苦。

张廒，陕西盩厔人。顺治初，山贼破其堡，杀廒兄厂，并掠厂子去。廒愍厂死且无后，负其子入山易厂子归。方谋赎子，山贼引去，其子幼不能从，遂杀之。廒复生子，与厂子并成立。

黄学硃，福建瓯宁人。诸生。顺治间，县有土寇，执学硃及其弟。度不能两全，乃绐贼曰：“家有薄产，释弟归鬻产，以其值赎我，何如？”贼疑，欲遣学硃，学硃曰：“我秀才，质重于弟。”贼遂释弟归。实无产，赎不至，学硃遂被戕。

吴伯宗，山西稷山人。早丧父母，二弟幼，与相依。居数年，先后皆失之。伯宗求弟遍远近，久之，得季弟京师，为高氏仆。高氏遇之厚，曰：“吾为子善抚，子求得仲弟，与之俱归。”又久之，伯宗得仲弟消息，在宁古塔，乃躬往踪迹之。

仲弟属将军部，投牒讼焉。庭质，辞未毕，伯宗忽跃起，主者怒，扑之，血被面。

伯宗徐曰：“民非敢与抗，適见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法所不宥，顾美衣帽，平立官侧。民兄弟良家子，为奸人诱掠，万里投命，官不明其冤，乃视若罪囚，使跪而听命，民是以不服。”主者悟，白将军，归其仲弟。时正冬，兄弟相扶行冰雪中，至京师，与季弟同归。

钱天润，江苏宜兴人。少孤，为人佣耕，得钱必奉母。母死，以奉其兄。有女弟嫁而寡，甥二，方幼，天润往视之。女弟泣言：“夫死子幼，不知所以为计。”

天润问其意，女弟言：“原守节，第苦贫。”天润曰：“妹无忧！吾助汝。”遂为女弟耕以给食。三年，女弟死，抚二甥，毕姻娶。

萧良昌，湖南邵阳人。家贫，贸漆，事父孝。兄弟四，良昌其少季。析居，伯、仲、叔皆有一子，伯、仲早卒，叔携其子出游，良昌召伯、仲子与同居，率之贸荆、襄间。家渐起，始娶妇。岁除，具酒奉父，父语良昌曰：“兒能抚存孤侄甚善，顾安得汝叔兄父子复还耶？”良昌跪白父曰；“兒欲行求久矣。”明岁遂行。时传叔兄在云南，良昌行六阅月，赀且尽，途穷哭泣，目尽肿。晨行至一村，遇晓汲者，则叔兄子也，乃与见叔兄，偕归，父乃大慰。年八十馀，乃为诸子析居，厚兄子而薄其子，其子亦受之无间言。

李九，江苏赣榆人。家青口，兄七，与其邻争地而讼，知县吴元纳邻赇，逮七，下典史费长春加楚毒焉，七自经死，九誓雪兄枉，诉州不得直，诉监司，狱下州，仍不得直。走京师，诉都察院，命下江苏巡抚。元、长春赂承审官，责九健讼，加非刑，而令九所亲关说，啗以重利，九不应。九愤且楚，发病，元等贿医将毒九。会按察使陈继昌至，亲鞫，九得直。狱成，黜元，戍长春，诛县役二。

九叹曰：“兄枉雪，死无憾！”归未至，卒。青口士民具鼓乐迎其丧。

张某，甘肃通渭人。兄弟皆贫，为木工，相友爱。将析产，兄曰：“均之。”

弟曰：“弟子一，而兄之子五，如兄言，弟子则富矣！诸侄独非父母孙乎？当视人为分。”兄曰：“不可，父母先有子，未尝有孙。”议不决，乃析为三，兄二而弟一。兄弟皆逾八十，常言：“谁先死，必呼与俱去。”兄卒，弟恸几绝，不食七日，亦卒。

程含光，安徽休宁人。出游，得赀以养亲。尝偕弟自六安归，策蹇经篛岭。日暮风起，虎突出，攫弟去。含光惊坠地，持短鞭力追，左手据虎颈，右以鞭捶虎，大呼震山谷。虎舍弟嵎吼，含光负弟疾趋投岭下旅舍。弟息仅属，灌以汤，徐甦，肩创十馀，血淋漓。人言虎牙毒，血不尽且死，含光吮之，血尽出，乃瘥。其后含光卒，弟每言遇虎事，解衣示人，辄流涕不巳。

陈福，福建永春人。居西溪，同居十二世，家范简肃。世以一人督家事，子孙率教醇朴，未有讼者。

谯衿，湖南沅江人。同居七世，有家训二十条，丧祭无失礼。

黄成富，福建连江人。同居六世，子弟各执其业。方田作，诸妇馌，以一妇守家，视卧兒於筐，饥则哺，不问何人子。悬衣於桁，共衣之，垢则澣，不问何人衣。

雍睦无间言。

李长茂，福建海澄人。同居四世，建祠，置祭田，立义学，著家规、法戒各十条示子孙。子五福，顺治六年进士，官刑部侍郎，兄弟八人皆友爱。

任天笃，河南偃师人。乾隆中，巡抚何裕成言天笃九世同居，高宗赐以诗，赉鏹帛，表宅里。初，天笃祖开昌生五子，欲定议不析产，观诸子意。纳金麦囷中，子士尧、士舜得以告，开昌曰：“此天赐，汝二人取之！”以“子无私蓄”对。开昌悦，乃定议不析产。宗经、传，为家训，教子弟毋侈，毋急利，毋入城市，毋传述时事，务耕田读书，惟许学医，亦毋取酬，不则执百工业以佐家。妇初至，长者以家训教之，不率，令暂还母家，悟，乃迎归。平居布衣椎髻操作，毋私馈，毋饰容观，毋適私室。年五十不执役，寡毋入厨，稍厚其衣食。女適人寡，毋再嫁。至天笃，上溯开昌祖光玉，下见玄孙瑞丰，通九世男妇百六十馀人共爨。吏问天笃何术能不析产，天笃曰：“不忍也！”人传其语，谓视张公艺书“忍”字义尤大而远。

其后傅麟瑞、张璘，皆以七世同居赐诗旌奖。麟瑞，鲁山诸生；璘，泾阳诸生。

赵一桂，不知其邑里。崇祯末，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被檄为庄烈帝、后营葬。师入关，定京师，列状申州，略曰：“三月二十五日奉顺天府檄，穿田妃壙，葬崇祯帝、后。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窆。州库如洗，葬日促，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无策，职与义士孙繁祉等十人，敛钱三百四十千，僦夫穿壙。至初四日，羡道开通，启壙宫门入，享殿三间，陈祭品。中设石案一，悬镫二。旁列锦绮缯币五色，具生存所用器物★M7具，皆贮以硃红木笥。左傍石床一，床上氍毹衾枕。又启中羡门，内大殿九间，中为石床，置田妃棺椁。帝、后梓宫至，停席棚，陈羊豕、金银纸錁、祭品。率众伏谒，哭，尽哀。职躬督夫役移田妃柩於右，奉周皇后梓宫於左，乃安先帝梓宫居中。先帝有棺无椁，移田妃椁用之。梓宫前各设香案祭器，职手燃万年镫，度不灭。久之，事毕，掩中羡，闭外羡门，复土与地平。初六日，又率诸人祭奠号哭，呼集居民百馀人，畚土起冢，又筑冢墙高五尺有奇。幸本朝定鼎，为先帝建陵殿三间，缭以周垣，使故主陵寝，不侵樵牧，虽三代开国，无以加之。一时敛钱者：繁祉，诸生刘汝朴、白绅、徐魁、李某、邓科、赵永健、刘应元、杨道、王政行，皆州民。”康熙中，嘉兴谭吉璁至昌平，得故吏牍，采入所为肃松录，邵长蘅又为之文，谓是时李自成据京师，礼部主事改礼政府属，盖一桂不知自成所改官制，而政行有子乞韩菼表墓，亦书其事。

黄调鼎，字盐梅，河南洛阳人。诸生。其女兄，明福王由崧妃也。早卒，葬洛阳。福王称帝南京，追爵妃父奇瑞洛中伯，以其长子九鼎袭，亦官调鼎。福王选立后、妃，巡抚山阴祁彪佳之女与焉，命以彪佳少女妻调鼎。南都破，九鼎降，马士英挟福王母邹太后至浙江。兵败，太后匿山阴民家，调鼎走依祁氏，与相闻。福王死京师，求得其柩，载归洛阳，葬故妃园。迎邹太后奉养，至卒，葬福恭王园。调鼎弃诸生，不出。

杨艺，字硕父，广西临桂人，大学士瞿式耜客也。阔略无所忌讳，同幕者称为痴艺，因以自号。已，终不合去。孔有德徇广西，破桂林，执式耜及总督张同敞，不屈死，艺衰绖悬纸钱满衣，号哭营、市间，请敛式耜，有德闻而义焉，遂许之，令并敛同敞。有姚端者，式耜门人。艺与谋，敛式耜及同敞，浅葬风洞山麓，筑室於旁，守墓不去。时明给事中金堡去为僧，将上书有德乞敛式耜等，知艺先之，乃罢。以书稿寄式耜子，颇流传人间，而罕知艺者。堡纪其事甚详，且曰：“以吾书掩艺，吾为窃名，瞿氏子为负德。”

咸默，字大咸，江南山阳人。明诸生，侍郎左懋第客也。福王遣懋第等诣京师，默与司务陈用极，副将艾大选，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王廷佐，守备刘统从。

使事毕，留勿遣。大选从令薙发，懋第怒笞之，自杀。南京破，懋第与用极、一斌、良佐、廷佐、统，皆以不屈死。默送懋第丧归葬莱阳，又送用极丧归葬昆山，一斌等为浅葬京师郊外。默讬堪舆术游四方，尝作哭莱阳诗以吊懋第，凄楚，人不忍读。

李晋福，直隶景州人。事诸生赵遵谱为僮。师入塞，略地至州，遵谱方出游，骑而行，晋福从，仓卒被掠去，家人不知也。越数日，晋福潜还，告家人，即复从遵谱出塞。遵谱马为人夺，与晋福徒跣行。久之，有骑过，则遵谱马也。遵谱直前欲夺之，骑者抽刀斫遵谱仆，几死。晋福负归为里创，仅乃得愈。遵谱惷直，晋福力戒毋负气取祸，在兵中稍久相习。晋福弟遵谱，有劳役，必代之。后三年，得间，遣遵谱亡归。归一年，晋福亦逃入塞。

胡端友，湖南宁乡人，刘光初仆也。顺治初，光初妻胡遇寇，以幼子付端友，端友负而逃，寇逐之，力奔得脱。至其家，释负，仆，久之乃苏。胡死於寇，其子得成立。至乾隆中，丁近二千，刘氏祀端友於祏。

硃永庆，字长源，顺天大兴人，故明宣府巡抚之冯子也。师入关，永庆见俘，隶汉军正黄旗，僦屋居。永庆修幹美髯，负气节，好佛，主者贤之，将赐以妇，命视诸俘，恣所择。武进杨兆升，仕明官给事中，起兵死。妾姚见俘，薙发矢守节。

永庆夙闻之，乃自名故殉难宣府巡抚子，择姚以请，引归所居室。向夕，姚拜永庆乞哀，永庆曰：“吾将全夫人节，非特哀之而已。”乃诵佛至旦，凡三夕，居停觇知之，问曰：“君不近妇人，安用此赘疣？”永庆曰：“此缙绅妇，吾非欲妻之，欲完其节耳。恐机泄，故且同室，然非诵佛不可。乃为君侦得，幸终为吾讳。”居停感焉，乃治别室以居姚。久之，事闻於主者，主者益贤之，令姚寄书其家，以其母若弟来，予赀遣之还。

王某，江南如皋人，隶也。顺治初，县人许德溥坐不薙发死，妻当流，王欲脱之，思不得其策，夜不寐，其妻怪问之，语以故。其妻曰：“此义举也！然非得一人代不可。”王曰：

“安所得代者？”其妻曰：“吾当成子义举，原代行。”王伏地叩头谢。乃匿德溥妻，而以其妻行，行数千里，至流所。县人义之，敛金赎归，夫妇终老於家。

张瑛，字玉采，山西汾阳人，居西官村。顺治六年，姜瓖乱，众劫东官村赵氏，尽杀其人。独一子亡归瑛，瑛纳之，众索焉，瑛不与。瓖乱定，瑛助赵氏子讼於官，诛劫者。当乱急，村人将走避，瑛曰：“贼未至先走，能保必全乎？孰若为守计！”

众曰：“如无砦堡何！”瑛曰：“砦堡诚不可猝为，环村而沟焉，其可。”遂为沟，务深广。瑛家有楼，贮村人财物其中。既而贼大至，逾沟，村人退保楼。瑛见贼渠据胡床坐而指挥，发石中之，立毙。馀贼怒攻楼，取薪将焚，众汲井以救。持数日，乃稍稍去。瑛率众出击之，贼奔溃，村以得全。瑛家饶，岁终，必出粟周邻里。康熙三十六年，饥，县民鬻田，贬其值，瑛辄收之，得田且千亩。明年大穰，瑛榜诸村曰：“原赎者听。”不十日尽赎去。瑛卒，年九十有一。

郭氏仆，失姓名，山西闻喜郭景汾家仆也。姜瓖反，县人章惇为乱，杀景汾祖及父。景汾方三岁，仆负之走，得免。瓖败，惇降，得官。景汾读书成进士，上仆义，被旌。景汾图复仇，顾惇已遇赦，知县邵伯麟为之解，令惇谒景汾祖、父墓，且诣景汾谢。居无何，景汾击杀

惇，断其首祭祖、父，而身诣狱。伯麟义景汾，具狱辞言惇谋反，景汾率众击杀之。大吏覆谳惇谋反事无有，乃坐景汾擅杀，伯麟意出入人罪，皆论死。逾年遇赦，减死，戍福建。耿精忠反，官景汾，事定，逮京师，以从逆见法。仆自闻喜走京师，为具敛。惇子讦仆不当收罪人尸，下刑部，仆言：“某负三岁主艰难万死中，辱以义被旌。景汾虽被罪死，固某主也。主死，仆不为之收，是为无义。某原死，不敢负前旌。”狱上，圣祖哀而宥之。当精忠官景汾。亦欲官伯麟，景汾言：“是不办一县令，何能为？”遂不用，以是免。

胡穆孟，福建人，失其县。顺治间武举。与连江沈廷栋同岁，相善。耿精忠反，徵穆孟，避匿廷栋家。廷栋寓书於其友，诋精忠，穆孟窃见之，虑书发且得祸，易书为隐语，逻者得书，犹以诋精忠见收。穆孟以语其妻王，王谓当自承以脱廷栋。

穆孟乃诣吏，吏使与廷栋各具书，辨其迹，释廷栋而杀穆孟。穆孟死，王诣市，缀穆孟首，具衣冠为敛，嘱子於其叔，且及廷栋，遂缢於尸侧，市人皆感泣。师克福建，恤穆孟，廕其子焉。

苑亮，江南亳州人。事州人韩斌为仆。斌举武科，授福建兴化守备。耿精忠反，胁授副将，浙江总督李之芳讨焉。移江南，录斌子世晋。亮从之行，之芳授以札，使招斌。亮度精忠兵所置堠，为逻者所执。问谁何，亮自陈，言斌家被籍，南来投斌。主者监亮见斌，而不许交语。亮伪遗履，斌发视，得之芳札，乃单骑诣之芳降。

亮陷贼中，被刑讯，终不言赍札事，遂死。之芳作传表之。

杨越，初名春华，字友声，浙江山阴人。所居曰安城，因以为号。为诸生，慷慨尚侠。康熙初，越友有与张煌言交通者，事发，辞连越，减死，流宁古塔。例佥妻，与其妻范偕行，留老母及二子家居。宁古塔地初辟，严寒，民朴鲁。越至，伐木构室，垒土石为炕，出馀物易菽粟。民与习，乃教之读书，明礼教，崇退让，躬养老抚孤。赎入官为奴者，萧山李兼汝、苏州书贾硃方初及黔沐氏之裔忠显、忠祯皆廪焉。又赎明大学士硃大典孙妇，河南李天然希声夫妇。凡贫不能举火及婚丧，倡出赀以周，民相助恐后。吝，则嗤之，曰：“何以见杨马法？”马法犹言长老，以敬越也。母终於家，年馀始闻丧，哀恸，杜门居三年。

子宾，出塞省越，越初戍年二十四，至是已六十八。宾还，叩阍乞赦越，事未行。子宝，复出塞省越。又二年，越卒於戍所，例不得归葬，宾、宝请不已，又二年乃得请。迎范奉越丧以归，民送者哭填路。宾撰柳边纪略，述塞外事甚详。

吴鸿锡，字允康，福建晋江人。父德佑，康熙初，客浙江，兵部郎中噶尼布奉命督造战舰，延德佑入幕。数月德佑卒，鸿锡方七岁，噶尼布携至京，将子之，鸿锡请呼以伯，曰：“父一而已。”噶尼布奇之，曰：“七岁兒能辨此耶？”噶尼布故廉，家渐困，鸿锡为督刍牧，私市书册、弓矢习之。通满、汉文，精骑射。噶尼布从兄云麟以平台湾功授温州参将，至京师，欲以鸿锡行，噶尼布诺之。鸿锡流涕曰：“我七岁育於公，今我壮而公老，父子幼，必俟其成立，我乃归。”镇国公海清，噶尼布壻也，义鸿锡俾入旗。

噶尼布卒，妻哀甚，得狂疾。子和顺、和鼐、和麟。和顺才七岁，鸿锡为治丧，持家政，延师教和顺兄弟，稍长，为娶妇。和顺年十六，有忌之者，授以护军，将困苦之。每值宿，鸿锡佩刀以从，露坐终夜。

大学士阿兰泰为噶尼布故交，鸿锡率和顺兄弟候其门，和顺试除中书。师征噶尔丹，和顺从军，以功擢礼部主事。有召和顺饮者，佐以博，鸿锡持刀迳入坐以和顺归。他日，或问鸿锡：“人可杀乎？”鸿锡曰：“杀人罪不过死，吾受抚孤讬，而坐视其溺於燕朋，诚生不如死。死而诸孤知勉，则死贤於生矣。”和顺自是不复与人饮。

山东饥，遣官治赈，和顺与焉，鸿锡从之。武城廪未发，出私钱散米，又虑饥者骤饱且致毙，瀹莱菔饮之，全活无算。和顺寻榷密云关，鸿锡曰：“负贩小民不得取其税，额不足，可以家财补焉。”民欢趋之，额亦足。

和鼐习举业，鸿锡督之，虑其怠，穴几贯铁索自系守之，和鼐惊谢，读益力，以副榜贡生得官。

和麟年十六，鸿锡偕诣永定河效力，水大至，巡抚于成龙夜行堤上，见有向河拜且泣者，问之，鸿锡也，解衣旌之。工竟，和麟议叙笔帖式，擢刑部郎中。

鸿锡不得归，募工写父母遗像，检父遗衣冠招魂葬之。年五十八，卒。和顺兄弟去缨席地，如父母丧。

韩瑜，字玉采，山东濰县人。少孤，事母孝。母殁，哭泣三年。既除丧，祭墓未尝不哀，年八十如故。冠时母有衣一袭，★M8箧中，宾祭则服之，衣敝不弃。将卒，命以敛，犹举孟郊诗曰：“此慈母手中线也。”事兄谨，兄弟皆八十，无改常度。产不过中人，好施予，多蓄书，遇寒士则遗之。族党长不能婚娶，丧不能葬，必佽以赀。族子贫，赠以秫十石，使居贾。得赢，倍以偿，不受。康熙四十三年，饥，民鬻子女，罄所蓄，得九人，不立券。岁丰，悉遣还之。卒时八十有六。

程增，字维高，江南歙县人。父朝聘，自歙移家安东。归省墓，病作。增冒风渡江，六日夜行千五百里，至则朝聘已殁。母唐病复作，急还，又已殁，乃绝意仕进。安东地卑，母柩在堂，水大至，增与一仆力升柩木案上。既葬，复移家山阳为贾，而使二弟就学。父母之党死而无归者毕葬焉，馀皆定其居，使有恆业。析田立塾，以养以教。友有急难，以千金脱之，后更相背，穷复来自解，待之如初。康熙初，河、淮溢，增出家财修邗沟两岸堤十里，河道总督张鹏翮以闻。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巡视芒稻河，召增入见，书“旌劳”二字以赐。两江总督于成龙好微行，奸人因造言倾怨家，狱或失入。增谒成龙，力言其弊，指事为徵，成龙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抗敝至此！”久之，卒。

李应卜，河南郏县人。早失父母，叔丕基遗侧室，事如母，寿百岁终。侄纬，孤，饮食教诲之。病作，必数视之，曰：“我夜不能起，然终宵未成寝也！”弟应会亡，病甚，一夕须发皆白。侄缉幼，食必呼共案，出必视而行，返必问在何所。

施及於乡人，有典其田而远游者，以子讬焉，久之，为娶妇，且复其田。有丧其妻者，为之复娶，予田，俾资以生。有贫欲远徙者，予之粟，留勿徙。有佣於其肆，负金，病且死者，为之蠲其逋，厚给其妻子。有持金入其肆市粟者，视金有官封，与粟，遣之去。持金诣县庭，知县方以库失金笞吏，应卜以金上，具言始末，事乃白。乾隆二年，县举应卜行事上大吏，请旌表其门曰“义士”。

塞勒，满洲人。官苑副。与惠色友，塞勒老无子，时引以为戚。惠色曰：“我已有二子，今妇又有身，男也，为君子。”已而得男，命曰奇丰额。既免乳，以畀塞勒，塞勒与其妻抚以为子。年十六，将应童子试，当具三代，塞勒曰：“吾宁无子，不可改祖宗，欺君父！”乃携奇丰额还惠色。奇丰额初不自知惠色子，塞勒语以故，駷马去。奇丰额遂还为惠色子，乾隆三十四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江苏布政使。塞勒及其妻相继卒。五十七年，奇丰额擢江苏巡抚，入觐，涕泣陈本末，请以本身封典貤封塞勒，并以第三子广麟为塞勒后。上命具疏，下部议，皆不许，上特允之。

奇丰额，黄氏，先世朝鲜人，隶内务府满洲正白旗。坐事罢官，终内务府主事。

王联，字鹭亭，江苏泰州人。诸生。应乾隆四十五年江南乡试，联与友沈某偕。

沈病於喉，欲归，联不入试，送之还。至龙潭，沈病益剧，联伴之寝，病者口腐，秽触鼻，不问。舆行虑其颠，徒步翼以行。沈遽死，舆者欲散，联以义感之，乃得至丹徒，殡於僧寺，以其柩归。论者谓新唐书以张道源送友尸归里，列诸忠义传，联亦其亚也。

黎屌，安南人，故安南国王黎维祁之族也。乾隆间，广南阮光平破安南，屌护维祁叩关乞援，上遣孙士毅率师送归国。既，复为光平袭破，维祁出走，屌赍上所赐国王印走，间道入关，与段旺等二十九人俱。上命薙发，分置江、浙诸地，独屌与李秉道等四人不肯从。其一为黎驷，亦维祁族，其一失姓名，四人者坚请得出关为维祁复仇。上已受光平降，不欲更为黎氏出兵。谓屌等忠於黎氏，不以盛衰为去就，谕福康安平心询问。士毅寻奏：“屌假讬忠义，意图构衅。”上命屌等从维祁至京师，令军机大臣传询。屌等力请还黎氏故土，誓以死殉。上曰：“屌等仍还安南，或为光平所戮，朕心所不忍。”命暂系刑部狱。维祁卒，葬京师郊外。

仁宗即位，命释四人者，使居外火器营。嘉庆八年，农耐阮福映并安南，使上表乞封，屌子光倬在行，屌与秉道至涿州迓焉。仁宗责其私出，下刑部。屌等初自承出谒维祁墓，既乃具言原得归国，并以维祁丧还葬。上许之，赉以银，并诸黎氏旧臣入汉军置内地者悉遣还。

赵珑，字雨亭，安徽桐城人。倜傥重然诺。有叶旸者，与有连，官大名同知，珑往客焉。甫逾月，旸坐事戍伊犁，童仆皆散走，旸父母老且病，日夜泣，珑请与俱行。既至，将军爱旸才，置幕中，珑乃辞归。旸泣，珑曰：“勿尔！吾且再来。”

归一年，旸母卒，珑复往。比出关，闻旸从将军移驻塔尔巴哈台，改途赴之。将军闻，贤珑，称曰“义士”，以此赵义士名著关外。

有叶椿者，旸同族也，亦戍伊犁。珑再出关，椿母附寄子书致金。珑既改赴塔尔巴哈台，未至伊犁。归道呼图壁，遇巡检陈栻，亦皖人也，因迹椿，则死久矣。

珑曰：“椿母日夜望子归，乃今死，当奈何？且以金附我者，为我能致之也，义不忍空返其金，令椿骨不还。顾金少，尽吾橐中赀，犹不足，又当奈何？”贷於栻，迂道八千里，载椿柩以归。

蒋坚，字非磷，江西铅山人。幼即有智数。七岁，从叔入寺，庑坐县役，值与语，谓某寺僧被杀，不得其主名。坚语其叔曰：“杀人者，堂上老僧也！”方诵经，屡顾，意乃不在经。役牵去，一讯而服。年十七，附舟经瑞洪，有少年同舟，当食必出避，坚疑而问之。少年自言贫不能偿舟值，舟人将不余食焉，故出避。坚邀与共食，资以金，其人后客死，又策返其骨及馀金。长习法家言，佐幕山西，屡雪疑狱。康熙五十二年，主泽州知州佟国珑，临汾民迫奸胥为变，巡抚檄国珑往按，坚从国珑以七骑往。至则众保山汹汹，坚以巡抚令箭先谕众。国珑入县，执胥扰民者五六，笞之流血，众就观，欢譟悉散。国珑乞休，坚归。数年，闻国珑以属吏亏帑逮下太原狱，责偿数千金。坚往省，为国珑徵债栾城，又至泽州，贷於州民，为国珑输偿，狱乃解。坚尝曰：“法所以救世，心求人之生，斯善用法矣。”著求生集。

子士铨，文苑有传。

李林孙，河南襄城人。乾隆末，教匪起，将攻河南会城。是时布政使马慧裕主城守，顾无兵，度无以御。有陈伯瑜者，郫县人，尝为河南巡抚客，先事言教匪且起，以妖言下狱。川、楚乱作，诸大吏礼为上客。友林孙，言於慧裕，使率乡兵五百人助守。教匪至，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面水肄战。匪易其少，就观之，林孙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夹击，大破之。知县林岚乞其兵守卢氏，教匪渠张潮兒来攻，号十万，岚兵不及二千，莫敢进。岚谢其众曰：“公等皆林孙人，徒死无益。”指大树曰：“我官也，死是间耳。”众怒曰：“谁无面目者，致公为此言？今日战，有不胜贼而生者，撞大石破脑死！”岚拜，众亦拜。遂战，贼几歼。人或以兵家言问林孙，林孙谢不省，曰：“豪杰无他，得人心耳。”

高大镐，湖南桃源人。父陛，临淄知县。嘉庆初，大镐将仆王明省父归，道荆门，遇教匪。大镐从容语，使引见其渠。渠疑为官军谍，欲杀之。大镐自言：“我盗也！奈何杀我？”渠使与其徒角，杀三人，乃录与其徒伍。渠令攻宜城，大镐从行，渡溪，匿桥下得脱。遇馀寇，又杀三人，乃走宜城白吏，言寇且至，为画城守策。大镐在贼中久，知贼畏飞石，令尽发市衢街道民家阶磩碎之，置城上。寇至，见有备乃走。吏欲叙大镐功，大镐辞归桃源。王明在贼中，不与大镐相闻，既为官兵所俘，谳非盗，释之，亦得归。

许所望，字叔翘，安徽怀远人。诸生。工为诗。嘉庆七年冬，宿州民王朝明、李胜才为乱，州破。所望与其戚王冠英出粟三千石佐军，且率其徒邱惠龄、张国纲、谢崇训等破贼陈家集。十八年秋，林清乱起，师围滑县，两江总督百龄驻徐州，安徽巡抚胡克家驻亳州，为备。归德盗杨七郎据引河集，其党洪广汉据保安山，与颍州乱民沙占魁等遥相结，观变。克家知所望，以书招之。所望率八百人至亳州，以惠龄等十人为队长。所望谋曰：“杨七郎猛且狡，宜以计诱之。”令国纲、崇训率健兒八人伪为逃卒诣七郎，越五日诱之出，以百馀人至邱家集。七郎忽疑曰：“若为许所望来耶？”崇训出不意断七郎臂，众大惊，国纲疾呼曰：“我张国纲也！”

立击杀数人、国纲与惠龄同破宿州贼，以勇闻，贼素惮之，遂大溃。所望率兵至，七郎走死，广汉亦溃。占魁等走永城，会师克滑县，馀贼走与合，焚会亭。所望与战公基湖，列十火枪土埠上，令众伏地，曰：“贼至二百步，枪发，乘烟疾进击之。”

贼溃奔，逐之数十里，亳州师乃罢。百龄在徐州，亦得河南张永祥者，以乡兵三百助守。事定，所望辞叙功，以诸生应试如故。永祥从巡抚阮元自河南移浙江，亦罢去，人呼为张铁枪云。

邢清源，曹州人。入镇标为兵数十年，老而退伍。咸丰十一年，长枪会为乱，围曹州。时亲王僧格林沁驻军济宁，欲乞援，无敢赍书往者，清源请行。乃裂帛为牍，置清源衣带，清源破衣持竹杖为丐者状，出围达王所。王即札示发兵状，仍置衣带还报，兵至，城得全。王元，杭州旗营牧马人也.粤寇陷省城，将军瑞昌守旗营，令元持书突围出乞援张玉良，大哭不食。玉良义之，立进兵。瑞昌夹击，遂复省城。

明年，城再陷，元已保营官，战殁长安，附祀瑞昌祠。

凤瑞，字桐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乍浦驻防。粤寇来犯，与兄麟瑞战御。城陷，麟瑞阵殁，见忠义传。凤瑞改隶李鸿章军，转战江、浙，屡有功，而太仓一役尤著。

初，李军以乏饷不用命，凤瑞力保盗魁贺国贤，国贤本盐商，官诬杀其兄，乃为盗。凤瑞与其兄善，责以大义，立出十万金助饷，并率所部奋攻城，遂克太仓州。

国贤后官至总兵，凤瑞以笔帖式积功累保副都统，赏花翎。

江南平，调归杭州，遂隐居不仕。时难民遍地，凤瑞先於上海、青浦设厂施衣食，为谋栖宿，分遣归里。复奉诏招集旗人归防安插，恢复营制。建昭忠祠，立忠义坟。凡杭、乍两营死者逾万人，尸骨狼藉，躬督检埋，分建两大冢於两地。勒碑致祭，列入祀典。又采访姓名，汇刻浙江八旗殉难录。

乍浦副都统锡龄阿全家同殉，其仆石某独负其幼子出，乞食养之。凤瑞见而言於巡抚薛焕，奏请抚恤，为赋义仆行，给赀送归。

凤瑞义侠，好行善，岁收租穀数百石，必尽散之穷乏，数十年如一日，众称善人。卒，年八十有二，赠将军。

凤瑞博学，工书画，游迹遍天下，尝自刊玉章，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著有老子解、如如老人诗草及殉难录等。

子四，文梁年十三，母病危，剖心以救，母愈，文梁竟卒。

方元衡，字莘田，安徽桐城人。以贡生官光禄寺署正。父病失明，晨夕调护，廁牏必躬亲之，终亲之身不稍怠。推产给弟，惟笔耕以奉甘旨。年五十，依母怀如婴兒。居丧不宴笑，不居内，日所行必告於主，葬则庐墓侧，岁时祭，必哀戚尽礼。

俗惑於风水，常停柩久不葬，请设劝葬局，限期督葬，无后者则购地代葬之，先后逾五万具。复设采访局，采访全省节孝贞烈，历二十年，汇请得旌者凡十馀万人。

建总祠总坊於省会，有司春秋致祭。著有续心学宗、孝经浅讠主。卒后，皖人上其孝义行，特赠五品卿。

叶成忠，字澄衷，浙江镇海人。世为农。六岁而孤，母洪抚以长。为农家佣，苦主妇苛，去之上海，棹扁舟江上，就来舶鬻杂具。西人有遗革囊路侧者，成忠守伺而还之，酬以金不受，乃为之延誉，多购其物，因渐有所蓄。西人制物以机器，凡杂具以铜铁及他金类造者，设肆以鬻，谓之五金。成忠肆虹口，数年业大盛，乃分肆遍通商诸埠。就上海、汉口设厂，缫丝、造火柴，赀益丰。乃置祠田，兴义塾，设医局。会朝议重学校，成忠出赀四十万建澄衷学堂，规制宏备，生徒景从。制字课图说、修身、舆地诸书，诸校用之，以为善本。又建怀德堂，佣於所设肆者死，育其孤，恤其嫠，困乏者岁时存问，毋俾冻馁。乡人为之谚曰：“依澄衷，不忧穷。”

凡佣於叶氏，皆为尽力。成忠屡以出赀助赈，叙劳至候选道，加二品顶戴，卒。命诸子人择一业，行义竟其志，勿邀赏。

杨斯盛，字锦春，江苏川沙人。为圬者至上海，上海既通市，商於此者咸受廛焉。斯盛诚信为侪辈所重，三十后稍稍有所蓄，乃以廉值市荒土营室，不数年地贵，利倍蓰。善居积，择人而任，各从所长，设肆以取赢，迭以助赈叙官。光绪二十八年，诏废科举，设学校，出赀建广明小学、师范传习所。越三年，又建浦东中、小学，青墩小学，凡糜金十八万有奇。上海业土木者以万计，众议立公所，设义学，斯盛已病，力赞其成，事立举。海滨潮溢，居民多死者，斯盛出三千金以赈，又集赀数万，全活甚众。浦东路政局科渡捐急，民大譁，官至，群毁其舆。斯盛力疾往，挥众散，捐亦罢。又出赀规筑洋泾、陆家渡、六里桥南诸路，改建严家桥，创设上海南市医院，诸事毕举。建宗祠，置义田，佽故友族人，咸有恩纪。及卒，遗命散所蓄助诸不给，遗子孙者仅十一。

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贫，从母乞於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母既丧，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誓积赀设义学，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乞如故。蓝缕蔽骭，昼乞而夜织。或劝其娶，七谢之。又数年，设义塾柳林庄，筑塾费钱四千馀缗，尽出所积田以资塾。塾为二级，曰蒙学，曰经学。开塾日，七先拜塾师，次遍拜诸生，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馀。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常往来塾中，值师昼寝，默跪榻前，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师生相戒勉。於学有不谨者，七闻之，泣且劝。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训。尝至馆陶，僧了证设塾鸦庄，赀不足，出钱数百缗助其成。复积金千馀，建义塾临清，皆以其姓名名焉。县有嫠张陈氏，家贫，刲肉以奉姑，训予田十亩助其养。遇孤寒，辄假以钱，终身不取，亦不以告人。光绪二十二年，殁临清义塾庑下，年五十九。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县人感其义，镌像於石，归田四十亩，以其从子奉祀。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先后疏请旌，祀孝义祠。

吕联珠，字星五，汉军正黄旗人，隶盛京内务府。所居村曰瓦子峪。贫，授徒为大父及父母养，一介不妄取。应乡试，徒步千馀里，有富家子招与同乘，坚卻之。

光绪十四年，举於乡，授笔帖式，补催长，不改其狷。联珠有从叔，其一贫，无子，请兼祧侍养。叔严急，事之尽礼；其一出远游，以废疾归，奉於家，丧葬婚嫁力任之。有田招佃以耕，邻田鬻於人，占联珠田五尺，联珠言於官，让与之。田中有他氏墓，为之扫除岁祭焉。同学坐事系狱死，为之葬。姻家有以疑狱死京师者，赴会试，为携其骨还葬。

联珠笃行，式於乡人。治程、硃之学，乡人奉其教。久之，卒。

## 列传二百八十七 遗逸一

李清李模 梁以樟王世德 阎尔梅万寿祺 郑与侨曹元方 庄元辰王玉藻 李长祥王正中 董守谕陆宇弟宇巇 江汉 方以智子中德等 钱澄之恽日初 郭金台 硃之瑜 沈光文陈士京 吴祖锡太史公伯夷列传，忧愤悲叹，百世下犹想见其人。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岂果自甘饿死哉？清初，代明平贼，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於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今为遗逸传，凡明末遗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於篇，虽寥寥数十人，皆大节凛然，足风后世者也。至黄宗羲等已见儒林传，魏禧等已见文苑传，馀或分见于孝友及艺术诸传，则当比而观之，以见其全焉。

李清，字心水，号映碧，兴化人。天启辛酉举人，崇祯辛未进士，授宁波府推官。考最，擢刑科给事中，同日上两疏：一言御外敌当战守兼治，不当轻言款；御内寇当剿抚并用，不当专言抚。一言治狱不宜置失入，而独罪失出，因论尚书刘之凤不职状。寻以天旱，复疏言此用刑锻鍊刻深所致，语侵尚书甄淑，淑遂劾清把持，诏镌级，调浙江布政司照磨。无何，淑败，即家起吏科给事中。疾朝臣日竞门户，疏言：“国家门户有二：北门之锁钥，以三协为门户；陪京之扃键，以两淮为门户。

置此不问，而閧堂斫穴，长此安底？”疏入，不报。

京师陷，福王建号南京，迁工科都给事中。见朝政日坏，官方大乱，乃疏言：“大仇未雪，凡乘国难以拜官者，义将惭恸入地，宜急更前辙，以图光复。”又愤时议以偏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说者谓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为丰、沛，则恭皇之旧封也，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则不足；以金陵为长安，则高帝之始基也，为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则不足。臣深望陛下无忘痛耻，以此志为中外倡也。傥陛下弛於上，则诸臣必逸於下，先帝之深仇，将安得而复哉？且宋之南渡，犹走李成，擒杨么，以靖内制外。今则献、瑶交炽，两川危於累卵，汀、潮、南赣，并以警闻。北有既毁之室，南无可怡之堂，臣窃为陛下危之！”疏上，报闻而已。

有司始谥庄烈帝为思宗，清言庙号同於汉后主禅，请易之。又请补谥太子、二王及开国、靖难并累朝死谏诸臣，或以为迂，叹曰：“士大夫廉耻丧尽矣！不於此时显微阐幽，激发忠义之气，更复何望耶？”清事两朝，凡三居谏职，章奏后先数十上，并寝阁不行。

寻迁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镇，行甫及杭，而南都失守矣。乃由间道趋隐松江，又渡江寓高邮，久乃归故园，杜门不与人事。当道屡荐不起，凡三十有八年而殁。

清忠义盖出天性，庄烈帝之变，適在扬州，闻之，号恸几绝。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设位以哭。尝曰：“吾家世受国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简擢，涓埃未报。”国亡后，守其硜硜，有死无二，盖以此也。

晚著书自娱，尤潜心史学，为史论若干卷，又删注南、北二史，编次南渡录等书，藏於家。

李模，字子木，吴县人。天启乙丑进士，授东莞知县。考最，入为御史。因劾论中官，谪南京国子监典籍。福王立，封四镇为侯、伯，模上言：“拥立时，陛下不以得位为利，诸臣何敢以定策为功？甚至侯、伯之封，轻加镇将。夫诸将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马之绩，方应戴罪，何有勋劳？使诸将果忠义者，必先慰先帝殉国之灵，而后可膺陛下延世之赏。”报闻。寻改为河南道御史。马、阮乱政，叹曰：“事无可为矣！”即请告，不复出。杜门里居，三十年如一日。幼与徐汧为总角交，汧死国事，为恤其家而存其孤，不渝旧好。年八十，卒於家。

梁以樟，字公狄，清苑人。与兄以棻、弟以桂，并知名，时号“三梁”。以樟负异才，八岁读书家塾中，值壁裂，作壁裂歌云：“壁猛裂，龙惊出。”见者大奇之。十六岁补弟子员，受知左光斗。崇祯己卯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命试骑射，进士皆书生，夙不习，以樟独跃马弯弓，矢三发，的皆应弦破，观者叹异。即授河南太康知县。

中原盗起十馀年，所在荼毒，督抚莫能办，率倡抚议，苟且幸无事，盗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蜂起为盗。人为以樟危，佥都御史史可法以其有经世略，独劝之行。抵任，探知境内贼凡三十六窟，於是练乡勇，修城堡，严保甲；募死士，入贼巢。伺贼出入。尝夜半驰风雪中，帅健兒密捣贼垒，贼惊佚，擒其渠，毁巢而归。居半载，境内贼悉平。调商丘，时李自成犯开封，不能破，乃东攻归德。以樟婴城血战三日夜，城陷，妻张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事具明史。

以樟被重创，仆乱尸中，死复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被逮谳请室。贼入潼关，复渡河东犯，京师震动。以樟乃从狱中上疏：“请皇太子抚军南京，辅以重臣，假便宜从事，系人心。倡召豪杰义旅，大起勤王兵。择宗室贤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抚权，行方镇遗意，合力拒。”疏上，执政尼之。

迨出狱，而都城陷。福王立，以樟自德州、临清南下，与各郡邑建义文武吏及诸豪士歃血盟，人皆感愤流涕，受约束待命。渡淮见可法，因建议：“山东、河北为江南籓蔽，若无山东、河北，是无中原、江北，无中原、江北，区区江南，岂能自守耶？今宜於河南北、山东，设三大镇，仿唐节度使、宋经制招讨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资者为之。宽其文法，使自为战守，而阁部大治兵，居中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顺，宜及时抚为我用，否则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后奏记百数十。而马士英专政，货鬻官爵，用逆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竞立门户，斥忠谠之士，君臣日夜酣乐。左良玉、高杰、刘泽清等各拥兵跋扈，莫能制。以樟知事不可为，愤郁成疾，辞去。可法仍举以樟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经理开、归。

未几，扬州破，可法死，南都相继溃。以樟遂与以棻遯迹宝应之葭湖，买田数十亩，躬耕自给。清初，召用胜国诸臣，以樟年才三十七，朝贵致书劝驾，不应。

自筑忍冬轩，日与张★M9、孙尔静讲学其中，四方之士，若阎尔梅、王猷定、刘纯学、崔干城、僧松隐暨其乡人王世德父子，时时过以樟剧饮，慷慨激昂，继以涕泣。

晚年偕乔出尘、陈钰、硃克生、刘中柱结文字社。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端坐作论学数百言，掷笔而卒，年五十八。世德之子洁、源，集其理学、经济诸书及诗、古文合为一编，曰梁鹪林先生全书，今传世者，惟卬否诗集而已。

世德，字克承，自号霜皋，北平人。少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北部陷，拔刀将引决，为仆所夺，妻魏已率妇女赴井死，遂易僧服，与以樟偕隐。尝愤野史诬罔，不可传信后世，欷歔扼腕，作崇祯遗录一卷，自序之，康熙间修明史，有司录其副本上史馆。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一。子源，以手藁殉葬。

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沛县人。崇祯庚午举人。李自成陷北京，尔梅上书请兵北伐，并尽散家财，结死士，为前驱。自成党武愫至沛，屡使招尔梅，以碎牒大骂下狱，愫败，乃免。赴史可法之聘，参军事，首劝渡河复山东，不听。时高杰为许定国所杀，河南大乱，尔梅又说可法西行镇抚之。杰部将约束待命，可法为设提督统其众，而自退保扬州。尔梅力阻之，请开幕府徐州，号召河南北义勇，得以一成一旅规画中原。又请空名告身数百纸，乘时布发，视忠义为鼓励，俾逋寇叛帅不得以逾时涣散，少有睥睨。策皆不行，遂贻以书而去。

及可法殉节，尔梅走淮安，就刘泽清、田仰，画战守策，复不听。师入淮，尔梅率河北壮士伏城外，众惧阻，羽士陶万明特庇之。巡抚赵福星以书招，尔梅痛哭谢之。乃散其众，遁海上，祝发，称蹈东和尚。复走山东，联络四方魁杰，谋再举。

又至河南，至京师，以山东事发被捕，下济南狱，脱走还沛。名捕急，弟尔羹、侄御九皆就逮，妻、妾同自缢。

尔梅乃讬死夜遁，变名翁深，字藏若，历游楚、蜀、秦、晋九省。过关中，与王弘撰等往还。北至榆林，从宁夏入兰州。凡十年，狱解，始还。未几，为仇家所攀，复出亡，龚鼎孳救之，得免。北谒思陵，又东出榆关。还京，会顾炎武，复游塞外。至太原，访傅山，结岁寒之盟。尔梅久奔走，历艰险，不少阻。后见大势已去，知不可为，乃还沛。寄於酒，醉则骂座。常慨然曰：“吾先世未有仕者，国亡，破家为报仇，天下震动。事虽终不成，疾风劲草，布衣之雄足矣！”遂高歌起舞。

泣数行下。居数岁卒。年七十有七。

尔梅博学善诗，有白耷山人集。

万寿祺，字介若，世称年少先生，徐州人。与尔梅同郡，又同岁生，同举乡试，志节皆

同，既同举事。南都破，江以南义师云起。沈自炳、戴之俊、钱邦芑起陈湖，黄家瑞、陈子龙起泖，吴易起笠泽，皆与会师，谋恢复。兵溃，寿祺被执，不屈，将及难，有阴救之者，囚系月馀，得脱。乃渡江归隐，筑室浦西，妻徐、子睿，灌园以自给。髡首被僧衣，自称明志道人、沙门慧寿，而饮酒食肉如故。时渡江而南，访知旧，吊故垒。遗民故老过淮阴者，亦辄造草堂，流连歌哭，或淹留旬月。虽隐居，固未尝一日忘世也。顺治九年，卒。

寿祺善诗、文、书、画，旁及琴、剑、棋、曲、雕刻、刺绣，亦靡弗工妙。尔梅论有明一代书，推为第一。著有隰西草堂集。

初，尔梅、寿祺同谋举事，一起江北，一起江南，先后相呼应。及事败，尔梅出走，思得一当。寿祺留江、淮观世变，不幸先死。尔梅独奔走三十馀年，亦终无所就。后世称“徐州二遗民”，常为之太息云。

郑与侨，字惠人，号确菴，济宁人。五岁父殁，母张以祖遗田让之仲，独取遗书一箧授侨，曰：“兒读此，可饱也！”与侨发奋力学，崇祯丙子举於乡。时流寇充斥山左，与侨以济宁为漕艘咽喉地，倡义与城守张世臣、举人孟瑄并力杀贼，城赖以完。有贼郭升者，将至济宁州，吏议迎款，嘱与侨草表，力拒乃止。及贼至，与侨率乡人歼之，遂徙家淮阳。

史可法方开府淮上，闻与侨名，奏为仪真令，而吏部以其前守济宁功，改除扬州府推官。扬州为兴平伯高杰列籓地，其将卒多骄横，稍不当意，抽刀剚人，与侨悉裁之以法。巡按御史何纶荐以推官监江、海军，驻通州。

江南失守，与侨奉母之武林，总督张存仁、经略洪承畴奇其才，欲官之，皆谢不起。后归济上，立社教授生徒，绝口不谈时事。尝遍游秦、晋、川、蜀、荆、楚、吴、越诸胜，著有确菴稿、丹照集、争光集、济宁遗事、秦边记要等书。卒，年八十有四。自为壙志。

曹元方，字介皇，海盐人。父履泰，明兵部侍郎，以忠直著。元方，崇祯癸未进士，南京建号，授常熟知县。时大学士马士英擅国政，有荐元方署职方司事者，士英亦藉元方名，冀往谒附己，元方讫不往。上疏言原遵定制补外吏，语侵士英，士英怒，卒与令常熟。常熟为吴中烦剧邑最，当金陵草创，所在兵与民交狃无宁晷。

元方措兵饷，惜民力，俱帖然，邑称治。

金陵败，弃官归，履泰先获谴谪戍，亦適归。父子相谓，於义不可晏然以居。

元方先变姓名，间道入闽，至建宁，谒唐王。即授吏部文选司主事，晋验封司郎中。

顷之，履泰亦由海道至，即授太常卿，晋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义激发，间关来，一时咸伟之。

当是时，郑芝龙久以桀寇内附，崇其秩号，姑息为养骄，至是益甚，志叵测。

元方抗疏，自请出视江上师，阅封守，欲从外为重内计。得召对，加御史衔，赐白金，挥涕以行。至浦城，则江上溃兵接踵狼狈下，元方仓卒走，计后图。履泰从唐王趋赣州，遇兵，投身崖石下，绝复甦。舁至僧舍，展转至浦城，父子得相见。

履泰疾甚，先归，旋卒於家。元方闻，乃亟归，微服挈母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卜居硖石村，筑草堂，自号耘庵。以老卒，年八十有二。

庄元辰，字起贞，晚字顽菴，鄞人，学者称汉晓先生。赋性严凝，不随人唯阿。

崇祯丁丑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甲申之变，一日七至中枢史可法之门，促以勤王，福王立，议推科臣，总宪刘宗周、掌科章正宸皆举元辰为首，而马士英密遣私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门下刺上谒相公？掌科必无他属。”峻拒之。中旨仅授刑部主事。已而阮大铖欲兴同文之狱，元辰曰：“祸将烈矣！”遽行，未几而留都亡。

钱肃乐之起事也，元辰破家输饷，时降臣谢三宾为王之仁所胁，以饷自赎。及肃乐与之仁赴江上，三宾潜招兵，众疑之。明经王家勤谓肃乐曰：“浙东沿海皆可以舟师达盐官，倘彼乘风而渡，列城且立溃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肃乐曰：“是无以易吾庄公者。”於是共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属之，以四明驿为幕府，家勤及林时跃参其事。元辰日耀兵巡诸堞里，人呼为“城门军”，三宾不敢动。乃迎鲁王於天台，鄞始解严。

晋吏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卿。上疏言：“殿下大仇未雪，举兵以来，将士宣劳於外，编氓殚藏於内，卧薪尝之不遑，而数月来，颇安逸乐。釜鱼幕燕，抚事增忧，则晏安何可怀也？敌在门庭，朝不及夕，有深宫养优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则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讬命将相，今左右之人，颇能内承色笑，则事权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为昔时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则恩膏何可滥也？

陛下试念两都黍离麦秀之悲，则居处必不安；试念孝陵、长陵铜驼荆棘之惨，则对越必不安；试念青宫二王之辱，则抚王子何以为情；试念江干将士列邦生民之困，则衣食可以俱废。”疏入，报闻。已又言中旨用人之非，累有封驳，王不能用。

时三宾夤缘居要，而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斩，国事必不可为！”贻书同官黄宗羲、林时对云：“蕞尔气象，似惟恐其不速尽者，区区忧愤，无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缠绵，形容骨立。原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

未几，大兵东下，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须眉，顾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头陀，一日数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复识。忽有老妇呼其小字曰：“子非念四郎邪？”因叹曰：“吾晦迹未深，奈何？”顺治四年，疽发背，戒勿药，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犹可。”遂卒。

王玉藻，字质夫，江都人。崇祯癸未进士，授慈溪知县。少詹项煜以从逆亡命，玉藻及慈民冯元飚均出其门，遂匿於冯氏。慈人毙煜於水，玉藻置不问。有明士习重闱谊，或以为过，玉藻曰：“吾岂能为向雄之待锺会哉！夫君臣之与师友，果孰重？”闻者悚然。

金陵破，鲁王监国，玉藻乃与沈宸荃起兵，晋御史，仍行县。复募义勇，请赴江上自劾，略谓：“今恃以自保者，惟钱唐一江，待北兵渡江而后御，曷若御之於未渡之先？臣原以身先之！”乃解县事，以兵科都给事往军前。时驻兵江上者，有方国安、王之仁、孙嘉绩、熊汝霖、章正宸、郑道谦、钱肃乐、沈光文、陈潜夫、黄宗羲，咸各自为军，兵饷交讧，莫敢先进。既不予玉藻以饷，复陈划地分饷，又不听，玉藻乃力请还朝。

既入谏垣，上封事十馀，略谓：“北兵之可畏者在勇，而我军之可虑者在怯，怯由於骄，兵骄由於将骄。今统兵之将，无汗马之劳，辄博五等之封，安得不启以骄心？骄则畏战，非稍加裁抑，恐无以戢其嚣陵之气。”又谓：“宜用海师窥吴淞，以分杭州北兵之势。又刘宗周、祁彪佳诸臣，宜加褒忠之典。”以是不为诸臣所喜，乃力求罢职。时元辰为太常，固乞留之，谓：“古人折槛旌直，今令直臣去国，岂国家之福！”玉藻感其言，供职如初。

浙东再破，玉藻追鲁王跸，弗及，自投於池，水涸，不得死，乃以黄冠遯於剡溪。资粮俱尽，采野葛为食。妻李，辽东巡抚植女，知书明大义，在浙右时，屡脱簪珥佐军兴；偕入剡溪，命二子方岐、方嶷拾堕樵，不以穷厄易操。適四明山寨竞起义军，以书致玉藻，玉藻思乘间入舟山，为侦骑所遏，不果往。每临流读所作诗，辄激励慷慨，仰天起舞，或朝夕悲歌，与门人熊亦方相和答。继亦方以癫死，玉藻归隐北湖，誓不易衣去发，作绝词以逝。遗命不冠而敛。

李长祥，字研斋，达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初以诸生练乡勇助城守，后选庶吉士，吏部荐备将帅之选。或曰：“天子果用公，计安出？”叹曰：“不见孙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请便宜行事，虽有金牌，亦不受进止。平贼后，囚首阙下受斧钺耳！”

闻者咋舌。贼日逼，上疏请急令大臣辅太子出镇津门，以提调勤王兵。不果行，而京师溃，为贼所掠，乘间南奔。

福王立，改监察御史，巡浙盐。鲁王监国，加右佥都御史，督师西行，而江上师又溃。鲁王航海去，长祥以馀众结寨上虞之东山。时浙江诸寨林立，四出募饷，居民苦之。独长祥与张煌言、王翊三营，且屯且耕，井邑不扰。监军鄞人华夏者，为之联络布置，请引舟山之兵，连大兰诸寨，以定鄞、慈五县，因下姚江，会师曹娥，合偁山诸寨以下西陵。佥议奉长祥为盟主，刻期将集，而为降绅谢三宾所发，引兵来攻。前军张有功被执，死。中军与百夫长十二人，期以次日缚长祥为献。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语：“奈何杀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遯。

长祥匿丐人舟中，入绍兴城。居数日，事益急，复遯至奉化，依平西伯朝先。

朝先亦蜀人，得其助，复合众於夏盖山，晋兵部左侍郎。请合朝先之众，联络沿海，以为舟山卫。张名振忌之，袭杀朝先，长祥仅免。舟山破，亡命江、淮间，总督陈锦捕得之，安置江宁。未几，乘守者之怠，逸去。由吴门渡秦邮，奔河北，遍历宣府、大同，复南下百粤。晚岁，始还居毗陵，筑读易堂以老。

王正中，字仲扌为，保定人。崇祯丁丑进士。鲁王监国，以兵部职方司主事摄馀姚县事。时义军猝起，市魁、里正得一劄付，辄入民舍括金帛，郡县不敢谁何。

正中既视事，令各营取饷必经县，否则以盗论。

总兵陈梧渡海掠馀姚，正中遣民兵击杀之，诸营大譁，责正中擅杀大将。黄宗羲言於监国曰：“梧借丧乱以济其私，致犯众怒，是贼也。正中守土，当为国保民，何罪之有？”议乃息。张国柱、田仰、荆本彻各率所部过姚江，舳舻蔽空而下，以正中严备，不敢犯，皆帖帖趣行。国柱后从定海入，纵兵焚掠，正中单骑入其军，呵止之，国柱迄不得逞。寻擢监察御史，诸军从浙西来会，一听约束，众倚之若严城焉。

寻以株连系狱，论死。狱中有闽人柯仲蜅者，精星象，正中欲从受业，援黄霸从夏侯胜授经事为说，数年讲习不怠，洞悉天官、律吕、度数诸书，复从黄宗羲学壬遁、孤虚之术。宗羲叹曰：“传吾绝学者，仲扌为一人耳！”遂造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以进。浙东亡，避窜山中，贫不能自存，傍鉴湖佃田五亩，佐以医卜自给。

康熙六年，卒，年六十九。著有周易註、律书详註。

董守谕，字次公，鄞县人。举人。鲁王监国，召为户部贵州司主事。时熊汝霖、孙嘉绩首事起兵，然皆书生，不知调度。乃迎方国安、王之仁，授之军政，凡原设营兵、卫军俱隶之。孙、熊所统，惟召募数百人。

方、王兵既盛，反恶当国者有所参决，因而分饷分地之议起。分饷者，正兵食正饷，田贼之出也，方、王主之；义兵食义饷，劝捐无名之徵也，熊、孙诸军主之。

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饷；某义兵，支某邑义饷也。鲁王令廷臣集议，方、王司饷者，皆至殿陛譁争，守谕曰：“诸君起义旅，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守谕又进曰：“义饷有名无实，以之馈义兵，必不继。即使能继，谁为管库？

今请以一切税供悉归户部，计兵而后授饷，覈地之远近，酌给之后先，则兵不绌於食，而饷可以时给也。”方、王虽不从，然所议正，无以难也。

之仁请收渔船税，守谕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渔户巳办渔丁税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人心一摇，国何以立？”久之，又请行税人法，请塞金钱湖为田，官卖大户祀田赡军，三疏皆下部议，兵士露刃以待覆，守谕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谓：“行朝大臣不敢裁量幕府，户曹小臣敢尔阻大事邪？”檄召守谕，将杀之，鲁王不能禁，令且避。守谕慷慨对曰：“司饷守正，臣分也。生杀出主上，武宁虽悍将，何为者？臣任死王前，听武宁以臣血溅丹墀可耳！”於是举朝忿怒，曰：“之仁反邪，何敢无王命而害饷臣！”之仁乃止。

明年，庄烈帝大祥，守谕请谒朝堂哭，三军缟素一日，迁经筵日讲官，兼理饷事。鲁王航海，守谕不及从，遂遯迹荒郊，旋卒。著有揽兰集。

陆宇，字周明，鄞县人。诸生。慷慨尚气节。时有弟子讼其师，师不得直。

宇诣文庙，恸哭伐鼓，卒直其师而后止。明亡，尝与黄宗羲谋举事，其所与计画者，皆四方知名士。其城西田舍，衤复壁柳车，杂宾死友。计败，喜事乃益甚。江湖间多传其姓名，以为异人。

南都破，甬东师起，宇毁家纾饷。翁洲又破，宇捐金与谍者，令访死事消息。张肯堂之孙以俘至，亟治橐饘入狱视之，语其弟宇巇使为脱系。董志宁之丧在海上，宇致而葬之。旋为降卒所诬，捕入省狱，狱具，宇无所诖误，脱械出门，未至馆而卒。

宇以好事尽其家产，室中所有，惟草荐败絮及故书数百卷。讣闻，家人整理其室，得布囊於乱书之下，发而视之，则赫然人头也。宇巇识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马笃庵王公头也！”初，司马兵败，枭城阙，宇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见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迹之，走入破室。宇曰：“子何人？”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马，今不胜故主之感耳！”宇相与流涕，而诣江子云计所以收其头者。子云名汉，钱肃乐部将也。失势家居，会端阳竞渡，游人杂沓，子云红笠握刀，从十馀人登城遨戏。至枭头所，问守卒曰：“孰戴此头也者？”卒以司马对。子云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击之，绳断堕地，宇、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时，龙舟噪甚，人无回面易视者，宇以身蔽，明山拾头杂俦人而去。宇祀之书室，盖十二年矣，而家人无知者。至是宇巇始瘗之。

宇巇，宇第五弟，字春明。负才自喜，俯视一切。宇风格棱棱不可犯，而宇巇稍济之以和，故世人亲之如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励行，虽嚬笑皆归名节，则一也。丙戌后，弃诸生与诸遗民游，荒亭木末，时闻野哭。

同里秀才杜懋俊，仗义死难，藏其遗孤。桐城方授，避地来鄞，宇巇馆之湖楼中。授卒，宇巇经纪其丧，收拾遗文以致其家。性嗜异书，晚年，家既贫，不能具写官，乃手钞之，濒病不倦。从子官山左，令其访东莱赵士喆遗书，垂殁，尚以其书未至为恨。自弃诸生，即练衣蔬食，丛林以为佞佛，争劝之披缁，宇巇笑不答。

及遗命不作佛事，众始瞿然。卒，年六十六。著观日堂集八卷。

汉，钱塘人。为肃乐所倚恃，授以都督佥事总兵官。师至闽，几下福州，汉功为多。侍郎冯景第之乞师日本也，请与偕行。及归，汉曰：“东师必不出也！”已而果然。肃乐既卒，汉侍母居鄞，种蔬自给，四壁无长物，惟馀肃乐所赠宝刀一而已。每语及肃乐，则泪淋淋下，抑郁终。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以智，崇祯庚辰进士，授检讨。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髁骨见，不屈。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上述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市中。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

行至平乐，被絷。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更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其闭关高座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於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於世。

子中德，字田伯，著古事比。以智构马、阮之难，中德年十三，挝登闻鼓，讼父冤。父出亡，偕诸弟徒步追从。中通，字位伯，精算术，著数度衍，见畴人传。

中屦，字素伯，幼随父於方外，备尝险阻，著古今释疑。

钱澄之，字饮光，原名秉镫，桐城人。少以名节自励。有御史巡按至皖，盛仪从，谒孔子庙，诸生迎迓门外。澄之忽前扳车，御史大骇，止车，因抗声数其秽行。

御史故阉党，方自幸脱“逆案”，内惧不敢究其事。澄之以此名闻。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箕，桐城则澄之及方以智，而澄之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澄之体貌伟然，好饮酒，纵谈经世之略。尝思冒危难，立功名。

阮大铖既柄用，刊章捕治党人，澄之先避吴中，妻方赴水死，事具明史。於是亡命走浙、闽，入粤，崎岖险绝，犹数从锋镝间支持名义不少屈。黄道周荐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改延平府。桂王时，擢礼部主事，特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兼诰敕撰文。指陈皆切时弊，忌者众，乃乞假，间道归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也，自号曰田间，著田间诗学、易学。

澄之尝问易道周，依京房、邵雍说，究极数学，后乃兼求义理。其治诗，遵用小序首句，於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详。自谓著易、诗成，思所以翊二经者，而得庄周、屈原，乃复著庄屈合诂。盖澄之生值末季，离忧抑郁无所泄，一寓之於言，故以庄继易，以屈继诗也。又有藏山阁诗文集。卒，年八十二。

恽日初，字仲升，号逊菴，武进人。崇祯癸酉副榜。久留京师，应诏上备边五策，不报。知时事不可为，乃归隐天台山。两京亡，唐王立福州，鲁王亦监国绍兴，吏部侍郎姜垓荐日初知兵，鲁王遣使聘之，固辞不起。大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广州；广州复破，乃祝发为浮图，复至建阳。

是时唐王被执死，鲁王亦败走海外，湖广何腾蛟、江西杨廷麟等皆前后覆灭，而明遗臣尚拥残旅，遥奉永历。金坛人王祈聚众入建宁，属县多响应。日初曰：“建宁，入闽门户，能守，则诸郡安，然不扼仙霞关，建宁终不守也。欲取仙霞，宜先取蒲城。”乃遣长子桢随副将谢南云先趋蒲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云兵连入数州县，锐甚，日初说令夜入蒲城，自督兵继进。会大雷雨，人马冲泥淖，行不能速，军遂溃。建宁被围，王使兵部尚书揭重熙赴援。日初上书，请迳取蒲城，断仙霞岭饷道，徐与围中诸将夹击之。重熙巡至邵武，不能进，建宁遂破，王祈力战死。日初收残卒走广信，寻入封禁山中，数日粮尽，喟然曰：“天下事坏散已数十年，不可救正。然庄烈帝殉社稷，薄海茹痛，小臣愚妄，谓即此可延天命。今乃至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众，独行归常州。久之，张煌言与郑成功军薄江宁，败走。讹传张弟凤翼乃日初门人，从师匿，县官将收捕，日初色如常，曰：“吾当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七十有八。

少与杨廷枢等交，於百氏无所不窥，尤喜宋儒书。及从刘宗周游，学益进，尝上书申

救，义声震天下。丙戌后，累至山阴哭祭，为之行状，近十万言。晚服浮图服，而言学者多宗之。无锡高世泰重葺东林书院，日初与同志习礼其间。知常州府骆锺泰屡求见，不纳。去官后，与一见，言中庸要领，喜而去，曰：“不图今日得聆大儒绪论也！”

次子桓，在建宁被掠，不知所终；少子格，字寿平，见艺术传。

郭金台，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陈氏，名湜。年十五，遭家难，赖中表郭氏卵翼得脱，遂为继。弱冠有声黉序间，万历间，两中副车。崇祯朝，屡以名荐，不起；例授官，亦不拜。既南渡，隆武乡试登贤书，督师何腾蛟论荐，授职方郎中。再起监军佥事，有司敦迫，皆以母老病辞不就。避迹山中，然於时事多所论列。一二枕戈泣血之士，崎岖岭海，经营措置，不遗馀力。当是时，溃卒猖獗，积尸盈野，百里无人烟。金台请於督师，命偏裨主团练，力率乡勇，锻矛戟，峙刍糗，乡人全活者以数万计。

清初，当局特疏荐於朝，力请得免。晚授徒衡山，深衣幅巾，足不履户外，绝口不谈世事。惟论列当时殉难诸人，辄欷歔流涕。康熙十五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七。自题其墓曰“遗民郭某之墓”。著有石村诗文集，五经骈语，博物汇编。

硃之瑜，字鲁兴，号舜水，馀姚人，寄籍松江。少有志概，九岁丧父，哀毁逾礼。及长，精研六经，特通毛诗。崇祯末，以诸生两奉徵辟，不就。福王建号江南，召授江西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之瑜力辞。台省劾偃蹇不奉诏，将逮捕，乃走避舟山，与经略王翊相缔结，密谋恢复。渡海至日本，思乞师。鲁王监国，累徵辟，皆不就。又赴安南，见国王，强令拜，不为屈，转敬礼之。

复至日本，时舟山既失，之瑜师友拥兵者，如硃永祐、吴锺峦等皆已死节，乃决蹈海全节之志，遂留寓长崎。日人安东守约等师事之，束脩敬养，始终不衰。日本水户侯源光国厚礼延聘，待以宾师，之瑜慨然赴焉。每引见谈论，依经守义，曲尽忠告善道之意。教授学者，循循不倦。

日人重之瑜，礼养备至，特于寿日设养老之礼，奉几杖以祝。又为制明室衣冠使服之，并欲为起居第，之瑜再辞曰：“吾藉上公眷顾，孤踪海外，得养志守节，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吾祖宗坟墓，久为发掘，每念及此，五内惨烈。若丰屋而安居，岂我志乎？”乃止。

之瑜为日人作学宫图说，商榷古今，剖微索隐，使梓人依其图而以木模焉，栋梁枅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亲指授之。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而毕。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户墙垣，皆极精巧。又造古祭器，先作古升、古尺，揣其称胜，作簠、簋、笾、豆、登、鉶之属。如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乃依图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画精到。授之工师，或未洞达。复为揣轻重，定尺寸，关机运动，教之经年，不厌烦数，卒成之。於是率儒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学者皆通其梗概。日人文教，为之彬彬焉。之瑜居日本二十馀年，年八十三卒，葬於日本长崎瑞龙山麓。日人谥曰文恭先生，立祠祀之，并护其墓，至今不衰。

之瑜严毅刚直，动必以礼。平居不苟言笑，唯言及国难，常切齿流涕。鲁王敕书，奉持随身，未尝示人，殁后始出，人皆服其深密谨厚云。著有文集二十五卷，释奠仪注一卷，阳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纪事一卷。

沈光文，字文开，一字斯菴，鄞人。少以明经贡太学，福王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长垣，晋工部郎。闽师溃而北，扈从不及。闻粤中建号，乃走肇庆，累迁太仆卿。

由潮阳航海至金门，闽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国遗臣，密遣使以书币招之，光文焚书返币。知粤事不可支，卜居於泉州海口，浮家泛宅。忽飓风大作，舟人失维，飘泊至台湾。时郑成功尚未至，而台湾为荷兰所据，光文受一廛以居，与中土音耗隔绝。

成功克台湾，知光文在，大喜，以宾礼见。时海上诸遗老，多依成功入台，光文与握手相劳苦。成功致廪饩，且以田宅赡之。

成功卒，子锦嗣，改父之臣与政，军亦日削。光文作赋讽之，几不测。乃变服为浮屠，逃入台北鄙，结茅罗汉门山中以居，山旁有伽溜湾者，番社也。光文教授生徒自给，不足，则济以医。叹曰：“吾二十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於地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锦卒，诸郑复礼之如故。

康熙癸丑年，王师下台湾，闽督姚启圣招之，光文辞。启圣贻书问讯曰：“管宁无恙？”且许遣人送归鄞，会启圣卒，不果。而诸罗令李麟光，贤者也，为粟肉之继，旬日一候门下。时耆宿已尽，而寓公渐集，乃与宛陵韩文琦，关中赵行可，无锡华衮、郑廷桂，榕城林奕丹，山阳宗城，螺阳王际慧等结诗社，所称福台新咏者也。寻卒於诸罗。

陈士京，字佛庄，先世本奉化硃氏，迁鄞，改姓陈。熊汝霖荐授职方司郎中，监三衢总兵陈谦军。谦使闽，偕行，而唐、鲁方争颁诏事，谦死，遂遯之海上。郑芝龙闻名，令与其子成功游，芝龙以闽降，成功不肯从，异军特起，士京实赞之。

已而汝霖奉鲁王室，复以公义说成功，始致寓公之敬。会鲁王上表粤中，成功亦欲启事於粤，使士京往，加都御史，归。

鲁王入浙，特留闽，与成功相结，以为后图。成功盛以恢复自任，宾礼遗臣，其最致敬者，尚书卢若腾，侍郎王忠孝，都御史章朝荐，及徐孚远、沈光文，与士京数人而已。久之，见海师无功，粤事亦日坏，乃筑鹿石山房於鼓浪屿中，感物赋诗以自遣。寻卒。

吴祖锡，字佩远，吴江人。崇祯壬午副贡。时中原大乱，料京师必危，预谋勤王。欲身任浙西，以浙东属之许都，约未定而变作，故镇臣陈洪范随王师下江南，与有旧，自言其降出於不得已，而以奇策告祖锡，立出遗产四万金畀之。已而薙发令下，遽委之去，改名鉏，字稽田。从陈子龙、徐孚远谋恢复。侦事杭州，为仇家缚送江宁，羁系狱中，复髡而纵之。鲁王授职方郎中，桂王亦官之如鲁，仍往来吴、越间。

副将冯源淮驻军嘉兴，乃与结纳，冀有所为。其部属董某司诇察，冯耳目也，亦故与厚善。比孚远归自海外，有所谋，密馆之。事稍闻於冯，冯遣董诣问，祖锡遽前握其手曰：“徐公在此，若欲见之乎？”董惊曰：“徐公果在此，顾肯令我见耶？”即引见，董叩头泣下，道其乡慕，矢不相负。因以譌言报冯，而阴遣弋船卫孚远浮海去。

海师入江，祖锡实导之，且连岁在金陵，隐为之助。乃复遭刊章，事解，志不稍挫。将诣滇南，而先之郧阳。时郧阳十三营，尚保残寨，乃劝出师挠楚以救滇。

顾十三营已疲敝，不能用其策也。

桂王既入缅甸，思追从，道阻，不得达。复返吴。游中州，更由秦入楚，卒无所遇。康熙己未，客胶州大竹山，郁郁靡所骋。会怀宗忌日，恸哭呕血死，遗命藁葬山中，年六十有二。距明亡已三十有五年矣。

凡明末三王遗臣逸士，其初或起义，或言事，各有所谋，其后或蹈海，或居夷，志不少沮，皆先后云亡。及祖锡死，徐枋为之传曰：“自吴子殁，而天下绝援溺之望。”亦可悲矣！故以附於明末遗臣之末。

## 列传二百八十八 遗逸二

李孔昭单者昌 崔周田 刘继宁 刘永锡彭之灿徐枋戴易 李天植 理洪储 顾柔谦子祖禹 冒襄陈贞慧祁班孙兄理孙 汪沨 余增远周齐曾 傅山子眉 费密王弘撰 杜濬弟岕 郭都贤陶汝鼐 李世熊 谈迁李孔昭，字光四，蓟州人。性孤介，平居教授生徒，倡明理学。崇祯十五年进士，见世事日非，不赴廷对，以所给牌坊银留助军饷。奉母隐盘山中，躬执樵采自给。母病，刲股疗之。北都陷，素服哭於野者三载。蓟州城破，妻王殉难死，终身不再娶。形迹数易，人无识者。

清初，诏求遗老，抚按交章荐，不出。一日，当道遣吏持书币往，遇负薪者，呼而问之，曰：“若识李进士耶？”负薪者诘得其故，以手遥指而去。吏至其室，虚矣。邻叟曰：“汝面失之。向所负薪者，李进士也！”后屡物色之，卒不得。时有某孝廉，当上公车，辄止不行，曰：“吾出郭门一步，何面目见李光四乎？”

会值邑中方兴役，按户签夫，驱孔昭，孔昭曰：“吾力不能任，原出赀以代。”

吏持去。阅数日，大学士杜立德闻孔昭在邑，急往候之，吏闻，趋谢罪。孔昭曰：“此间不知有李进士，若勿误也。”由是迹愈密，或黄冠，或儒服，见者甚稀。

惟宝坻单者昌、崔周田、刘继宁皆高士，与之友善，往来无虚岁。

者昌，字蔚起。才名埒孔昭。早饩於庠，入清不复应试。杜立德招之，不能致，独与孔昭徜徉田野间，悲歌慨愤，有所作，辄焚之，不以示人。竟以忧死。

周田，字锡龄。顺治中，充岁贡，不与试。建一楼，贮古本书及金石刻万卷，日吟啸其中。尝过盘山，与孔昭坐林石间相笑语。孔昭亦时下榻於其家，周田命其子执弟子礼，且迎孔昭母，事之如所生。

继宁，字兑菴。少负义气，有古侠士风。尝出重金赎难女二，为之择配。岁饥，煮粥食饿者。视周田如手足，有缓急恆资之，周田亦弗谢也。晚年为子择师游盘山，迹孔昭，得之。邀至其家，令其三子从受业。暇则与周田聚宴歌呼以为乐，然每一念母，虽深夜必驰归，弗能禁也。晚好陶诗，因又自号潜翁。一日，为门人讲孟子尽心章，曰：“此传心法也！”言讫而卒。其弟子私谥曰安节先生。

刘永锡，字钦尔，号賸菴，魏县人。崇祯乙亥举人，官长洲教谕。南都败，率妻栗隐居相城，大吏造其室，欲强之出，永锡袒裼疾视，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跃马鸣鞘，两河豪杰，谁不知我者！欲见辱耶？”取壁上剑自刎。门下士抱持之，得解，谓其妻曰：“彼再至，我与若立决矣！”皆裂尺帛握之。寻移居阳城湖滨，与妻及子临、女贞织席以食。市中见永锡携席至，皆呼席先生。食不继，时不举火，有遗之粟者，非其人不受，益困惫。其女已许字，未嫁，乱后恐遭辱，绝粒死。其妻哭之成疾，亦死。其僮仆遇水灾乏食，相继饿死，或散走。有老奴从魏县来，劝之归，曰：“室庐故在也！”永锡曰：“我非不欲归，然昔奉君命来，义不可离此一步。”命其子与妇携老奴还里，曰：“祖宗丘墓责在汝！”

麾之去。时岁荒，得食愈艰，每杂糠籺作饭。临既归，思父不置，假贷得百金驰献，中途马惊，堕地死。

永锡容貌甚伟，至是，毁形骨立，既自悼无家，买一破船往来江湖间。尝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又歌曰；“白日堕兮野荒荒，逐凫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歌声悲烈，闻者哀之。尚书钱谦益念其穷，招之往，永锡曰：“尚书为党魁，受主眷，枚卜时天子期以伊、傅，彼岂忘之邪？”卻不往，卒穷饿至不能起。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时顺治十一年秋也。弟子长洲徐晟、陈三岛，友人常熟陆泓，经纪其丧，葬之於虎丘山塘，以妻、女祔之。

彭之灿，字了凡，蠡县诸生。甲申后携妻寓饶阳作村塾师。未几，妻、子相继死，至苏门，与孙奇逢游。然性不谐俗，爱静坐。有人延於家，以市嚣，辄避去。

尝渡河南游，韩鼎业为馆之僧舍，年馀，又弃去。独担瓢笠图书，遍游嵩、少、王屋诸名胜。在九山绝粒数日，奇逢挽之夏峰，劝归老先人墓旁。之灿曰：“某出门时，已誓告先垅不再返，不能蹈东海、入西山而死，即沟壑道路，无恨也！”顺治十五年六月，竟死啸台东北石柱下。奇逢为镌石记其事，立墓上，曰“饿夫之墓”。

之灿与容城张果中、西华理鬯和，并称“苏门三贤。”

徐枋，字昭法，长洲人。父汧，明少詹事，殉国难，事具明史。枋，崇祯壬午举人。汧殉国时，枋欲从死，汧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

自是遁迹山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及游灵岩山，爱其旷远，卜涧上居之，老焉。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枋书法孙过庭，画宗巨然，间法倪、黄，自署秦馀山人。尝寄灵芝一贞於王士祯，士祯与金孝章画梅、王玠草书作斋中三咏以记之。然性峻介，键户勿与人接。睢州汤斌巡抚江南，屏驺从，往访之，枋避不见。斌登其堂，坚坐移晷，为诵白驹之诗，周览太息而去。川湖总督蔡毓荣自荆州致书求其画，枋答书而返币，竟不为作。曰：“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所往来惟沈寿民与莱阳姜垓、同里杨无咎、门人吴江潘耒及南岳僧洪储而已。

家贫绝粮，耐饥寒，不受人一丝一粟。洪储时其急而周之，枋曰：“此世外清净食也。”无不受。豢一驴，通人意。日用间有所需，则以所作书画卷置簏於驴背，驱之。驴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入一步。见者争趣之，曰：“高士驴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备而纳诸簏，驴即负以返，以为常。卒，年七十三。

时商丘宋荦抚吴，枋预戒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赙也。”荦果使人赠棺槥赀如枋命，终不受。卒，以贫不能葬。一日，有高士从武林来吊，请任窀穹，其人亦贫，而特工篆、隶，乃赁居郡中。鬻字以庀葬具，纸得百钱。积二年，乃克葬枋於青芝山下，而以羡归其家。语之曰：“吾欲称贷富家，惧先生吐之，故劳吾腕，知先生所心许也。”葬毕即去，不言名氏。或有识之者，曰：“此山阴戴易也！”

易，字南枝。少从刘宗周学，游吴门，年七十馀矣。有六子，不受其养，独携一子及残书百卷自随。其售字也，铢积寸累，不妄费一钱。一苍头饥不能忍，辄逃去。己寄食僧舍中，语及枋，必流涕。尝浮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赋诗，且歌且泣。或竟日不得食，采野蕨充膳。操瓢量水，坐长松古石间饮之。

李天植，字因仲，平湖人。崇祯癸酉举人。改名确，字潜夫。甲申后，馀田四十亩、宅一区，乃并家具分与所后子震及女，而与妻别隐陈山，绝迹不入城市，训山中童子自给。居十年，以僧开堂，始避喧，返蜃园，卖文自食；不足，则与其妻为椶奚竹筥以佐之。好事者约月供薪米，力辞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访之，辄逾垣避。所著诗文，皆吊甲申以来殉节者。蜃园者，乍浦胜地，可望见海市者也。

又十年，家益困，鬻其园，寄身僧舍，戚友赎而归之，始复与妻居，时年七十矣。子震，亦弃诸生，非义一介不取。老夫妇白头相对，时绝食，则叹曰：“吾生本赘耳，待尽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终不受。或问身后，曰：“杨王孙之葬，何必棺也！”

又十年，蜃园仅存二楹，两耳聋，又苦腹疾，终日仰卧。客至，以粉版书相问荅。魏禧来自江西，造其庐，天植与之粉版，书竟，天植视姓字，则强起张目视之，泣，禧亦泣。时方绝粮，禧探囊得银半两赠之，五反不受，固以请，曰：“此非盗跖物也！”始纳之。买米为炊，共食而别。禧嘱布衣周筼、侍郎曹溶纠同志为继粟，且谋身后事，徐枋闻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听其以饿死可也。”已而筼赍粟往，天植果坚拒。禧闻之，曰：“吾浅之乎为丈夫已。”乍浦有郑婴垣者，孤介绝俗，与天植称金石交，先二年，冻死雪中，至是天植亦饥死。临歾，曰：“吾无愧於老友矣！”时康熙十一年也。年八十有二。葬牛桥。所著有蜃园集、乍浦九山志。

理洪储，字继起，兴化人。本姓李。父嘉兆与中州理鬯和耻与贼同姓，皆改理氏，天下称“二理”。洪储早岁出家，南都覆，明之遗臣多举兵，洪储左右之，被逮，获免，好事如故。人戒之，则曰：“吾苟自反无媿，即有意外风波，久当自定。”

又曰：“忧患得其宜，汤火亦乐国也。”枋闻之，叹曰：“是真能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洪储在沙门，宏暢宗风，笃好人物，海内皆能道之。枋曰：“此其迹也，但观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为者？”

顾柔谦，字刚中，无锡人，迁常熟。幼遭家难，赀产皆尽。尝同兄出门游，有数人拥之行，行乃挤大泽中。母忽心动，急呼老仆往迹之，得不死。补弟子员。甲申之变，柔谦哀愤，往往形诸诗歌，读者悲之。不妄交游，以父执师事马士奇，而江阴黄毓祺、嘉定黄淳耀皆一见定交。诸人殉国难，柔谦皆设位以哭尽哀。子祖禹，见父尝闭门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头宽譬，柔谦乃曰：“汝能终身穷饿，不思富贵乎？”祖禹跪应曰：“能。”柔谦曰：“汝能以身为人机上肉，不思报复乎？”

祖禹复应曰：“能。”柔谦喜曰：“吾与汝偕隐耳！”遂更名隐，署其室曰伐檀。

常夜蹴祖禹曰：“汝他日得志，如旧怨何？”祖禹曰：“每忆幼时祖母抱兒置膝上，为言家难，及堕大泽中事，祖禹不敢忘。”柔谦曰：“嘻，汝何见之隘？吾家数传以来，颇盈盛，以祖、父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同室之中，宁彼以非礼来，吾不可以非礼报，汝谨识之！”著有补韵略、六书考定、山居赘论。

祖禹，字复初。柔谦精於史学，尝谓：“明一统志於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譌袭谬，皆为駮正。详於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祖禹与禧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经纪其丧。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延致祖禹，将荐起之，力乱罢。后终於家。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起宗，明副使。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崇祯壬午副榜贡生，当授推官，会乱作，遂不出。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四公子”。襄少年负盛气，才特高，尤能倾动人。尝置酒桃叶渡，会六君子诸孤，一时名士咸集。酒酣，辄发狂悲歌，訾詈怀宁阮大铖，大铖故奄党也。时金陵歌舞诸部，以怀宁为冠，歌词皆出大铖。大铖欲自结诸社人，令歌者来，襄与客且骂且称善，大铖闻之益恨。甲申党狱兴，襄赖救仅免。家故有园池亭馆之胜，归益喜客，招致无虚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也。

襄既隐居不出，名益盛。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著述甚富，行世者，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书法绝妙，喜作擘大字，人皆藏★M8珍之。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谥潜孝先生。

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人，明都御史陈于廷子。于廷，东林党魁。贞慧与吴应箕草留都防乱檄，摈阮大铖。党祸起，逮贞慧至镇抚司，事虽解，已濒十死。国亡，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馀年。遗民故老时时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闻者悲之。顺

治十三年，卒，年五十三。著有皇明语林、山阳录、雪岑集、交游录、秋园杂佩诸书。子维崧，见文苑传。

祁班孙，字奕喜，山阴人。父彪佳，明苏松巡抚。班孙次六，人称六公子，彪佳尝受业於刘宗周，宗周将兵江上，班孙与其兄理孙罄家饷之。祁氏藏书甲江左，班孙兄弟以故国乔木自任。豪宕喜结客，家居山阴之梅墅，园林深茂。登其堂，衤复壁大隧，莫能诘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当。班孙兄弟与之誓天，称莫逆。或告变於浙大吏，四道捕耕，并缚班孙兄弟去。既谳，兄弟争承，祁氏客乃纳赂而宥其兄。班孙遣戍辽左，理孙竟以痛弟郁郁死，而祁氏家亦破。

旋班孙遁归，祝发於吴之尧峰，寻主毗陵马鞍山寺，所称咒林明大师者也。班孙好议论古今，不谈佛法，每语及先朝，则掩面哭，然终莫有知之者。康熙十二年，卒。发其箧，有东行风俗记、紫芝轩集。且得其遗教，命归祔，乃知为山阴祁六公子，遂得返葬云。

班孙娶少师硃燮元女孙，硃工诗。其来归也，与其姑商、姒张、小姑湘君，时相唱和。商氏字冢妇曰楚纕，字介妇曰赵璧，以志闺门之盛。班孙既被难，硃盛年，孤灯缁帐，数十年未尝一出屏。自班孙兄弟歾，淡生堂书星散，论者谓江东文献一大厄运也。

汪沨，字魏美，钱塘人。少孤贫，力学，与人落落寡谐，人号曰汪冷。举崇祯己卯乡试，与同县陆培齐名。甲申后，培自经死，沨为文祭之，一恸几绝，遂弃科举。★L5党欲强之试礼部，出千金兒其妻，俾劝驾，妻曰：“吾夫子不可劝，吾亦不屑此金也。”尝独身提药裹往来山谷间，宿食无定处。沨故城居，母老，欲时时见沨，其兄澄、弟澐亦弃诸生服，奉母徙城外。沨时来定省，然沨能自来，家人欲往迹之，不可得。

嗣因兵乱，奉母入天台。海上师起，群盗满山谷，复返钱塘。当是时，湖上有三孝廉，皆高士，沨其一也，当事皆重之。监司卢高尤下士，一日，遇沨於僧舍，问：“汪孝廉何在？”沨应曰：“適在此，今已去矣。”高怅然，不知应者即沨也。

高尝舣舟载酒西湖上，约三高士以世外礼相见，惟沨不至。已，知其在孤山，以船就之，排墙遁去。沨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为寿，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贵人请墓铭，馈百金，拒弗纳。徙居孤山，匡床布被外，残书数卷，键户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迹。遇好友，饮酒一斗不醉。

晚好道，夜观天象，昼习壬遁，能数日不食，了不问世事。黄宗羲遇之於孤山，讲龙溪调息法。尝坐月至三更，夜寒甚，止布被一，沨与宗羲背相摩，得少暖气。

魏禧自江西来访，谢弗见。禧留书曰：“吾宁都魏禧也，欲与子握手一痛哭耳！”

沨省书大惊，一见若平生欢。临别，执手涕下。沨尝从愚菴和尚究出世法，禧曰：“君事愚菴谨，岂有意为其弟子耶？”沨曰：“吾甚敬愚菴，然今之志士，多为释氏牵去，此吾所以不屑也。”康熙四年秋，终於宝石山僧舍，年四十有八。临歾，举书卷焚之，诗文无一存者。起视日影，曰：“可矣！”书五言诗一章，投笔就寝而逝。沨与陈廷会、柴绍炳、沈昀、孙治人，称“西陵五君子”。

余增远，字谦贞，世称若水先生，会稽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除宝应知县。

南都授礼部主事，迁郎中。事败，逃之山中。郡县逼之出见，乃舆疾城南，以死拒。

久之，事得解。草屋三间，不蔽风雨，以鳖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经。

卧榻之下，牛宫鸡，无下足处。晨则秉耒出，与老农杂作。同年生王天锡为海防道，欲与话旧，以疾辞。天锡披帷直入，增远拥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马疾，不得与故人为礼。”天锡执手劳苦，出间未数武，则已与一婢子担粪灌园矣。天赐遥望见之，叹息去。冬夏一皁帽，虽至昵者，不见其科头。增远慨世路偪仄，遂疑荀卿性恶之说为确，至欲著论以非孟。康熙八年，卒，年六十有五。盖二十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疾革，黄宗羲造其榻前，欲为切脉，增远笑曰：“某祈死二十年前，反祈生二十年后乎？”宗羲泫然而别。

同时有周齐曾者，字思沂，号唯一，鄞人，增远同年进士也。知广东顺德县事，变社仓为义田，而以社仓之法行之。国变后，弃官遯入剡源，尽去其发为发冢，架险立飘榜，曰“囊云”，自称无发居士。剡源饶水石，与山僧樵子出没瀑声虹影间。

天锡访之，拒曰：“咫尺清辉，举目有山河之异，不原见也。”为诗文，机锋电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与增远无二也。黄宗羲尝为两人合志其墓云。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穀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

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冘。提学袁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一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硃衣，居土穴，以养母。继咸自九江执归燕邸，以难中诗遗山，且曰：“不敢媿友生也！”山省书，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於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硃衣、黄冠敛。

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原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龛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

眉，字寿髦。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谈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称小糵禅。

费密，字此度，新繁人。父经虞，明云南昆明县知县。密年十四，父病，医言尝粪甘苦，可知生死，密尝而苦，父病果起。未几，流贼张献忠犯蜀，密上书巡按御史刘之勃，陈战守策，不省。已而全蜀皆陷，密展转穷山中，会有人传其父滇中消息，闻之痛哭，遂去家入滇。经历蛮峒中，奉父自滇归蜀。至建昌卫，为凹者蛮所得，父赂蛮人，始脱归。

明将杨展闻密名，遣使致聘，密乃说展曰：“贼乱数年，民且无食，今非屯田，无以救蜀民，且兵不能自立。”展纳其言，命子总兵官璟偕密屯田於荣经瓦屋山之杨村，以次举其法，行诸州县。后展为袁韬、武大定所杀，密与璟整师为复仇计，尝与贼战，躬自擐甲，左手为刃所伤。时璟营於峨眉，裨将有与花溪民殴争者，言“花溪居民下石击吾营，势且反”以怒璟。璟欲引兵诛之，密力争曰：“花溪，吾民也。方与贼战而杀吾民，彼变从贼，是益贼也。”璟乃止，全活数百家。

后密还成都省墓，至新津，为武大定兵所掠。知密尝参展军事，欲杀之，以计得免。密叹曰：“既不能报国，又不能庇亲及身，不如舍而他去！”遂奉父由成都北行入秦，溯汉江，下吴、越，流寓泰州，老焉。

经虞邃於经学，尝著毛诗广义、雅论诸书，以汉儒注说为宗。密尽传父业，又博证学士大夫，与王复礼、毛甡、阎若璩交，密一足跛，后往苏门谒孙奇逢，称弟子。工诗、古文，俯仰取给於授徒、卖文，人咸重其品，悲其遇。州守为之除徭役，杜门三十年，著书甚多。

密谓宋人以周、程接孔、孟，尽黜二千馀年儒者为未闻道，乃上稽古经、正史，旁及群书，作中传正纪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自子夏始。又作弘道书十卷、古今笃论四卷、中旨定录四卷、中旨辨录四卷、中旨申感四卷，皆申明弘道书之旨。

又有尚书说、周官注论、二南偶说、中庸大学駮议、四礼补篇、史记笺、古史正、历代贡举合议、费氏家训及诗文集。卒，年七十七。子锡琮、锡璜，世其学。

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明诸生。博雅能古文，嗜金石，藏古书画金石最富。又通濂、洛、关、闽之学，好易，精图象。学者翕然宗之，关中入士领袖也。与李颙、李柏、李因笃齐名，时以得一言为荣。凡碑版铭志非三李则弘撰，而弘撰工书法，故求者多於三李。弘撰交游遍天下，甲申后，奔走结纳，尤著志节。

顾炎武遍观四方，至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他邦所少；华阴绾毂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欲定居，弘撰为营斋舍居之。炎武尝曰：“好学不倦，笃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当时儒硕遗逸皆与弘撰往还，颇推重之。弘撰尝集炎武及孙枝蔚、阎尔梅等数十人所与书札，合为一册，手题曰友声集，各注姓氏。中有为谋炎武卜居华下事，言：“此举大有关系，世道人心，实皆攸赖，唯速图之！”盖当日华下集议，实有所为也。

康熙间，以鸿博徵，不赴。初与因笃同学，甚密，及因笃就徵，遂与之绝。弘撰所居华山下，有读易庐，与华峰相向，称绝胜。卒，年七十有五。著有易象图说、山志、砥斋集。

杜濬，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人。明季为诸生，避乱居金陵。少倜傥，尝欲著奇节，既不得试，遂刻意为诗，然不欲以诗人自名也。於并世人独重宣城沈寿民、吴中徐枋，自媿不如。其在金陵，与方仲舒善，仲舒，苞父也。金陵冠盖辐辏，诸公贵人求诗者踵至，多谢绝。钱谦益尝造访，至闭门不与通，惟故旧徒步到门，则偶接焉。门内为竹关，关外设坐，约客至，视键闭，则坐而待，不得叩关，虽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挑门之役，有司按籍欲优免，濬曰：“是吾所服也！”躬杂厮舆夜巡绰，众莫能止。嗜茗饮，尝言吾有绝粮，无绝茶。既有花冢，因拾残茗聚封之，谓之“茶丘”。年七十七，卒於扬州。

丧归，故人谋卜兆，子世济曰：“吾有亲，而以葬事辱二三君乎？是谓我非人也。”亡何，世济卒。又数年，陈鹏年来守金陵，始葬诸蒋山北梅花村。

濬诗最富，世所传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册。吴伟业尝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诗而始进。”阎若璩於时贤多所訾謷，独许濬五律，称为“诗圣”。已刻者曰变雅堂集。

弟岕，字苍略，号些山。诸生。与兄同避乱金陵。昆弟行身略同，而趣各异。

濬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贵人，必以气折之，於众人未尝接语言，用此丛忌嫉。

然名在天下，诗每出，远近争传诵之。岕则退然自同於众，所著诗歌、古文，虽子弟弗示也。方壮丧偶，不复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数十年未尝易。室中终岁不扫除，每日中不得食，兒女啼号，客至无酒浆，意色间无几微不自適者。行於途，常避人，不中道与人言，虽兒童厮舆，惟恐或伤之也。后兄七年卒，年七十七。

有些山集。

郭都贤，字天门，益阳人。天启壬戌进士，授行人。分校顺天乡试，得史可法等六人。历官员外郎，出为四川参议，督江西学政，分守岭北道，巡抚江西。时张献忠已逼境，贼骑充斥。都贤昼夜缮守御，兵饷无措，乃大会属僚，凡官司一应供给，皆捐以助饷。左良玉屯兵九江，骄蹇观望，都贤恶其淫掠，檄归之，而募士兵为戍。会有尼之者，遂乞病，弃官入庐山。逾年，北京陷，悲愤不食。南都建号，史可法开阃扬州，荐授以官，辞不赴。桂王立肇庆，以兵部尚书召，而都贤已祝发为僧矣。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都贤奏请起用，至是承畴经略西南，以故旧谒都贤於山中，餽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都贤见承畴时，故作目眯状，承畴惊问何时得目疾，都贤曰：“始吾识公时，目故有疾。”承畴默然。

都贤笃至性，哀乐过人，严而介，风骨崭然。博学强识，工诗文，书法瘦硬，兼善绘事，写竹尤入妙。僧号顽石，又号些菴。茹苦，无定居。初依熊开元、尹民兴於嘉鱼，住梅熟菴；已，流寓海阳，筑补山堂：前后十九年。归结草庐桃花江。

客死江宁承天寺。

有女名纯贞，许字黔国公沐氏，变后，音问梗绝，遂终於家。纯贞能诗，自署曰郭贞女。

都督所著有衡岳集、止菴集、秋声吟、西山片石集、破草奚集、补山堂集、些菴杂著等书。

陶汝鼐，字仲调，一字密菴，宁乡人。与都贤交最笃。崇祯初，充拔贡生。会帝幸太学，群臣请复高皇积分法，祭酒顾锡畴奏荐汝鼐才，特赐第一，诏题名勒石太学。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监肄业。癸酉举於乡，两中会试副榜。南渡后，薙发溈山，号忍头陀。生平内行笃，父歾，哀慕终身。事母曲尽孝养，处族党多厚德，尝为人雪奇冤，冒险难，活千馀人，然不自言也。诗古文有奇气，著有广西涯乐府、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都贤为序而行之。有“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之语。

李世熊，字元仲，宁化人。明诸生。少负奇气，植大节，更危险，死生弗渝。

笃交游，敢任难事。生平喜读异书，博闻强记。年八十，读书恆至夜分始休。六经、诸子百家靡不贯究，然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其为文，沉深峭刻，奥博离奇，悲愤之音，称其所遇。纵

论古今兴亡，儒生出处，及江南北利害，备兵屯田水利诸大政，辄慷慨欷歔，涔涔泣下不止。年十六，补弟子员，旋中天启元年副榜，以兴化司李佘昌祚得其文，争元於主司弗得，袖其卷去，曰：“须后作元也。”典闽试者，争欲物色之为重。

甲申后，自号寒支道人，屏居不见客。徵书累下，固谢卻之。凡守、令、监司、镇将至其门者，罕能一识面。闽中拥唐王监国，用大学士黄道周、礼部侍郎曹学佺、都察院何楷荐，徵拜翰林博士，辞不赴。尝上书道周，感愤时事。及道周殉节，走福州请褒恤，时恤问其孤嫠。

顺治初，师入闽，有齮龁於郡帅者，帅遣某生移书，逼入都，且言：“不出山，祸不测。”世熊复之曰：“死生有命，岂遂悬於要津之手？且某年四十八矣，诸葛瘁躬之日，仅少一年；文山尽节之辰，已多一岁。何能抑情违性，重取羞辱哉！”

时蜚语腾沸，世熊矢死不为动，疑谤旋亦释。

世熊既以文章气节著一时，名大震。辛卯、壬辰间，建昌溃贼黄希孕剽掠过宁化，有卒摘其园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驻马园侧，视卒尽过乃行。粤寇至，燔民屋，火及其园，贼魁刘大胜遣卒扑救之，曰：“奈何坏李公居？”当时虽匹夫匹妇，无不知有寒支子者。

世熊积垒塊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写其牢骚不平之概。尝诣西江，交魏禧、魏礼、彭士望诸子，相与泛彭蠡，登庐山绝顶。追维闯贼横行时事，痛悼如绝，泪下如泉涌，不能禁也。耿精忠反，遣伪使敦聘，世熊严拒之。自春徂冬，坚卧不起，乃得免。世熊山居四十馀年，乡人宗之，争趋决事。有为不善者，曰：“不使李公知也。”晚自号媿菴，颜其斋曰“但月”。所著有寒支集、宁化县志、本行录、经正录、狗马史记等。年八十五，卒於家。

世熊有三弟，早世，遗子女，抚育装遣之。馈遗其亲戚终身。又独建祖祠，修祖墓，编述九世以来宗谱。凡祭祀，必亲必谨。父母忌日，则减餐绝宴会。元旦，展先人遗像，则泣下沾襟，拜伏不能起，盖其孝友出於天性云。

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为诸生。南都立，以中书荐，召入史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言，尤注心於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

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

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

明末遗逸，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讬空文以见志，如迁者，其忧愤岂有已耶？故以附於各省遗逸之末。

## 列传二百八十九 艺术一

吴有性戴天章 余霖 刘奎喻昌徐彬张璐高斗魁 周学海张志聪高世栻 张锡驹 陈念祖 黄元御 柯琴尤怡叶桂薛雪 吴瑭 章楠 王士雄徐大椿王维德吴谦绰尔济伊桑阿 张朝魁陆懋修王丙 吕震 邹澍 费伯雄蒋平阶 章攀桂 刘禄张永祚 戴尚文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於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於古义。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砲，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

沿及高宗之世，风不替焉。钦定医宗金鉴，荟萃古今学说，宗旨纯正。於阴阳术数家言，亦有协纪辨方一书，颁行沿用，从俗从宜，隐示崇实黜虚之意，斯徵微尚矣。

中叶后，海禁大开，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议者以工业为强国根本，於是研格致，营制造者，乘时而起。或由旧学以扩新知，或抒心得以济实用，世乃愈以艺事为重。采其可传者著於篇，各以类为先后。卓然成家者，具述授受源流；兼有政绩、文学列入他传者，附存梗概；凡涉荒诞俳谐之说，屏勿载。后之览者，庶为论世之资云。

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於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谓：“伤寒自毫窍入，中於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

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於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

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治瘟疫名。

天章，字麟郊，江苏上元人。诸生。好学强记，尤精於医。所著伤寒、杂病诸书，及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凡十馀种。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谓瘟疫之异於伤寒，尤慎辨於见证之始。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益加详焉。为人疗病，不受谢。子瀚，成雍正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

霖，字师愚，安徽桐城人。乾隆中，桐城疫，霖谓病由热淫，投以石膏，辄愈。

后数年，至京师，大暑，疫作，医以张介宾法者多死，以有性法亦不尽验。鸿胪卿冯应榴姬人呼吸将绝，霖与大剂石膏，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霖所著曰疫疹一得，其论与有性有异同，取其辨证，而以用达原饮及三消、承气诸方，犹有附会表里之意云。

奎，字文甫，山东诸城人。乾隆末，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松峰者，奎以自号也。多为穷乡僻壤艰觅医药者说法。有性论瘟疫，已有大头瘟、疙瘩瘟疫、绞肠瘟、软脚瘟之称，奎复举北方俗谚所谓诸疫证名状，一一剖析之。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恆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

同时昌邑黄元御治疫，以浮萍代麻黄，即本奎说。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喻昌，字嘉言，江西新建人。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明崇祯中，以副榜贡生入都上书言事，寻诏徵，不就，往来靖安间。披为僧，复蓄发游江南。顺治中，侨居常熟，以医名，治疗多奇中。才辩纵横，不可一世。著伤寒尚论篇，谓林亿、成无已过於尊信王叔和，惟方有执作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得尊经之旨；而犹有未达者，重为编订，其渊源虽出方氏，要多自抒所见。惟温证论中，以温药治温病，后尤怡、陆锂修并著论非之。

又著医门法律，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及诸杂证，分门著论。次法，次律。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明著医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昌此书，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分别疑似，使临诊者不敢轻尝，有功医术。

后附寓意草，皆其所治医案。凡诊病，先议病，后用药，又与门人定议病之式，至详审。所载治验，反覆推论，务阐审证用药之所以然，异於诸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愈者，并为世所取法。

昌通禅理，其医往往出於妙悟。尚论后篇及医门法律，年七十后始成。昌既久居江南，从学者甚多。

徐彬，字忠可，浙江嘉兴人。昌之弟子。著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及金匮要略论注，其说皆本於昌。四库著录金匮要略，即用彬论注本。凡疏释正义，见於注；或賸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见於论。彬谓：“他方书出於凑集，就采一条，时亦获验。若金匮之妙，统观一卷，全体方具。不独察其所用，并须察其所不用。”世以为笃论。

张璐，字路玉，自号石顽老人，江南长洲人。少颖悟，博贯儒业，专心医药之书。自轩、岐迄近代方法，无不搜览。遭明季之乱，隐於洞庭山中十馀年，著书自娱，至老不倦。仿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汇集古人方论、近代名言，荟萃折衷之，每门附以治验医案，为医归一书，后易名医通。

璐谓仲景书衍释日多，仲景之意转晦。后见尚论、条辨诸编，又广搜秘本，反覆详玩，始觉向之所谓多歧者，渐归一贯，著伤寒缵论、绪论。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

其注本草，疏本经之大义，并系诸家治法，曰本经逢原；论脉法大义，曰诊宗三昧：皆有心得。又谓唐孙思邈治病多有奇异，逐方研求药性，详为疏证，曰千金方释义，并行於世。

璐著书主博通，持论平实，不立新异。其治病，则取法薛已、张介宾为多。年八十馀卒。圣祖南巡，璐子以柔进呈遗书，温旨留览焉。子登、倬，皆世其业。

登，字诞先，著伤寒舌鉴；

倬，字飞畴，著伤寒兼证析义：并著录四库。

高斗魁，字旦中，又号鼓峰，浙江鄞县人。诸生。兄斗枢，明季死国难。斗魁任侠，於遗民罹难者，破产营救。妻因事连及，勒自裁。素精医，游杭，见舁棺者血沥地，曰：“是未死！”启棺，与药而甦。江湖间传其事，求治病者无宁晷。著医学心法；又吹毛编，则自记医案也。其论医宗旨，亦近於张介宾。

周学海，字澂之，安徽建德人，总督馥子。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潜心医学，论脉尤详，著脉义简摩、脉简补义、诊家直诀、辨脉平脉章句。引申旧说，参以实验，多心得之言。博览群籍，实事求是，不取依讬附会。

慕宋人之善悟，故於史堪、张元素、刘完素、滑寿及近世叶桂诸家书，皆有评注。

自言於清一代名医，服膺张璐、叶桂两家。证治每取璐说，盖其学颇与相近。宦游江、淮间，时为人疗治，常病不异人，遇疑难，辄有奇效。刻古医书十二种，所据多宋、元旧椠藏家秘笈，校勘精审，世称善本云。

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谈轩、岐之学者咸归之。注素问、灵枢二经，集诸家之说，随文衍义，胜明马元台本。

又注伤寒论、金匮要略，於伤寒论致力尤深，历二十年，再易稿始成。用王叔和原本，略改其编次。首列六经病，次列霍乱易复并湿、暍汗、吐下，后列辨脉、平脉，而删叔和序例，以其与本论矛盾，故去之以息辨。驳辨成无已旧注，谓：“风伤卫，寒伤营，脉缓为中风，脉紧为伤寒。伤寒，恶寒无汗，宜麻黄汤；中风，恶风有汗，宜桂枝汤：诸说未尽当。而风、寒两感，营、卫俱伤，宜大青龙汤为尤谬。其注，分章以明大旨，节解句释，兼晰阴阳血气之生始出入，经脉藏府之贯通循行，使读论者取之有本，用之无穷，不徒求之糟粕，庶免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又注本草，诠释本经，阐明药性，本五运六气之理。后人不经臆说，概置勿录。

其自著曰侣山堂类辨、针灸秘传。志聪之学，以素、灵、金匮为归，生平著书，必守经法，遗书并行於世，惟针灸祕传佚。

高世栻，字士宗。与志聪同里。少家贫，读时医通俗诸书，年二十三即出疗病，颇有称。后自病，时医治之，益剧；久之，不药，幸愈。翻然悔曰：“我治人，殆亦如是，是草菅人命也。”乃从志聪讲论轩、岐、仲景之学，历十年，悉窥精奥。

遇病必究其本末，处方不同流俗。志聪著本草崇原，未竟，世栻继成之。又注伤寒论。晚著医学真传，示门弟子。自述曰：“医理如剥蕉，剥至无可剥，方为至理。

以之论病，大中至正，一定不移。世行分门别类之方书，皆医门糟粕，如薛已、赵献可辈，虽有颖悟变通，非轩、岐、仲景一脉相传之大道。古人云：‘不知十二经络，开口举手便错；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无济。病有标有本，求其标，只取本，治千人，无一损。’故示正道，以斥旁门，使学者知所慎。”

后有张锡驹，字令韶，亦钱塘人。著伤寒论直解、胃气论，其学本於志聪。

陈念祖，字修园，福建长乐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著伤寒金匮浅注，本志聪、锡驹之说，多有发明，世称善本。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晚归田，以医学教授，门弟子甚众，著书凡十馀种，并行世。

黄元御，字坤载，山东昌邑人。诸生。因庸医误药损目，发愤学医，於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皆有注释，凡数十万言。自命甚高，喜更改古书，以伸己说。其论治病，主於扶阳以抑阴。

柯琴，字韵伯，浙江慈谿人。博学多闻，能诗、古文辞。弃举子业，矢志医学。

家贫，游吴，栖息於虞山，不以医自鸣，当世亦鲜知者。著内经合璧，多所校正，书佚不传。

注伤寒论，名曰来苏集。以方有执、喻昌等各以己意更定，有背仲景之旨，乃据论中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诸辞以证名篇，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自序略曰：“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已非仲景之旧，读者必细勘何者为仲景言，何者为叔和笔。其间脱落、倒句、讹字、衍文，一一指破，顿见真面。且笔法详略不同，或互文见意，或比类相形，因此悟彼，见微知著，得於语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自来注家，不将全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随文敷衍，彼此矛盾，黑白不分。

三百九十七法，不见於仲景序文，又不见於叔和序例，林氏倡於前，成氏和於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继起者，犹琐琐於数目，亦何补於古人？何功於后学哉？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燥者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桂枝汤主风伤卫、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营卫，曲成三纲鼎立之说，此郑声之乱雅乐也。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谓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或混於两阴交尽之厥，其间差谬，何可殚举？此愚所以执卷长吁，不能已也！”

又著伤寒论翼，自序略曰：“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法大备。其常中之变，变中之常，靡不曲尽。使全书俱在，尽可见论知源。自叔和编次伤寒、杂病，分为两书，然本论中杂病留而未去者尚多，虽有伤寒论之专名，终不失杂病合论之根蒂也。名不副实，并相淆混，而旁门歧路，莫知所从，岂非叔和之谬以祸之欤？夫仲景之言六经为百病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治伤寒者，但拘伤寒，不究其中有杂病之理；治杂病者，复以伤寒论无关於杂病，而置之不问。将参赞化育之书，悉归狐疑之域，愚甚为斯道忧之。”

论者谓琴二书，大有功於仲景。

尤怡，字在泾，江苏吴县人。父有田千亩，至怡中落。贫甚，鬻字於佛寺。业医，人未之异也。好为诗，与同里顾嗣立、沈德潜游。晚年，学益深造，治病多奇中，名始著。性淡荣利，隐於花溪，自号饲鹤山人，著书自得。其注伤寒论，名曰贯珠集。谓后人因王叔和编次错乱，辨驳改订，各成一家言，言愈多而理愈晦。乃就六经，各提其纲，於正治法之外，太阳有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阳明有明辨法，杂治法；少阳有权变法；太阴有藏病、经病法，经、藏俱病法；少阴、厥阴有温法、凊法。凡病机进退微权，各有法以为辨，使读者先得其法，乃能用其方。分证甚晰，於少阴、厥阴、温凊两法，尤足破世人之惑。注金匮要略，名曰心典。别撰集诸家方书、杂病治要，足以羽翼仲景者，论其精蕴，曰金匮翼。又著医学读书记，於轩、岐以下诸家，多有折衷，徐大椿称为得古人意。怡著述并笃雅，世以贯珠集与柯琴来苏集并重焉。

叶桂，字天士，江苏吴县人。先世自歙迁吴，祖时、父朝采，皆精医。桂年十四丧父，从学於父之门人，闻言即解，见出师上，遂有闻於时。切脉望色，如见五藏。治方不出成见，尝曰：“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讵有当哉？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

其治病多奇中，於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於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传闻附会，往往涉於荒诞，不具录。卒，年八十。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桂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而鲜著述。世传所注本草，多心得。又许叔微本事方释义、景岳发挥。殁后，门人集医案为临证指南，非其自著。附幼科心法一卷，传为桂手定，徐大椿谓独精卓，后章楠改题曰三时伏气外感篇；又附温证证治一卷，传为口授门人顾景文者，楠改题曰外感温证篇。二书最为学者所奉习。

同里薛雪，名亚於桂，而大江南、北，言医辄以桂为宗，百馀年来，私淑者众。

最著者，吴瑭、章楠、王士雄。

雪，字生白，自号一瓢。少学诗於同郡叶燮。乾隆初，举鸿博，未遇。工画兰，善拳勇，博学多通，於医时有独见。断人生死不爽，疗治多异迹。生平与桂不相能，自名所居曰扫叶庄，然每见桂处方而善，未尝不击节也。著医经原旨，於灵、素奥旨，具有发挥。世传湿温篇，为学者所宗，或曰非雪作。其医案与桂及缪遵义合刻。

遵义，亦吴人。乾隆二年进士，官知县。因母病，通方书，弃官为医，用药每出创意，吴中称三家焉。

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乾、嘉之间游京师，有名。学本於桂，以桂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於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著温病条辨，以暢其义，其书盛行。

同时归安吴贞，著伤寒指掌，亦发明桂医案之旨，与瑭相同。

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人。著医门棒喝。谓桂、雪最得仲景遗意，而他家不与。

士雄，字孟英，浙江海宁人。居於杭，世为医。士雄读书砺行，家贫，仍以医自给。咸丰中，杭州陷，转徙上海。时吴、越避寇者麕集，疫疠大作，士雄疗治，多全活。旧著霍乱论，致慎於温补，至是重订刊行，医者奉为圭臬。又著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大意同章楠注释。兼采昔贤诸说，择善而从，胜楠书。所著凡数种，以二者为精详。

同时浙西论医者，平湖陆以湉、嘉善汪震、乌程汪曰桢，宗旨略同。

阳湖张琦、曜孙，父子皆通儒，以医鸣，取黄元御扶阳之说，偏於温。曜孙至上海，或劝士雄往就正，士雄谢之。号叶氏学者，要以士雄为巨擘，惟喜用辛凉，论者谓亦稍偏云。

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翰林检讨釚孙。生有异禀，长身广颡，聪强过人。为诸生，勿屑，去而穷经，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嬴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於医，世多传其异迹。然大椿自编医案，惟剖析虚实寒温，发明治疗之法，归於平实，於神异者仅载一二。其书世多有，不具录。

乾隆二十四年，大学士蒋溥病，高宗命徵海内名医，以荐召入都。大椿奏溥病不可治，上嘉其朴诚，命入太医院供奉，寻乞归。后二十年复诏徵，年已七十九，遂卒於京师，赐金治丧。

大椿学博而通，注神农本草经百种，以旧注但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采掇常用之品，备列经文，推阐主治之义，於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

注难经曰经释，辨其与灵枢、素问说有异同。注伤寒曰类方，谓：“医家刊定伤寒论，如治尚书者之争洪范、武成，注大学者之争古本、今本，终无定论。不知仲景本论，乃救误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无定序。”於是削除阴阳六经门目，但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定，使人可案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证。一切葛藤，尽芟去之。所著兰台轨范，凡录病论，惟取灵枢、素问、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隋巢元方病源、唐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而止。录方亦多取诸书，宋以后方，则采其义可推寻、试多获效者，去取最为谨严。於疑似出入之间，辨别尤悉。

其论医之书曰医学源流论，分目九十有三。谓：“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参之。如病同人异之辨，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虽愈必死，又有药误不即死。药性有古今变迁，内经司天运气之说不可泥。针灸之法失传。”诸说并可取。

又慎疾刍言，为溺於邪说俗见者痛下针砭，多惊心动魄之语。医贯砭，专斥赵献可温补之弊。诸书并行世。

大椿与叶桂同以医名吴中，而宗旨异。评桂医案，多所纠正。兼精疡科，而未著专书，谓世传外科正宗一书，轻用刀针及毒药，往往害人，详为批评，世并奉为善本。

同郡吴县王维德，字洪绪，自号林屋山人。曾祖字若谷，精疡医，维德传其学，著外科全生集。谓：“痈疽无死证，痈乃阳实，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气血寒而毒凝。皆以开腠理为要，治者但当论阴阳虚实。初起色红为痈，色白为疽，截然两途。世人以痈疽连呼并治，误矣。”其论为前人所未发。凡治初起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尤戒刀针毒药，与大椿说略同，医者宗之。维德兼通阴阳家言，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吴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官太医院判，供奉内廷，屡被恩赉。乾隆中，敕编医书，太医院使钱斗保请发内府藏书，并徵集天下家藏秘籍，及世传经验良方，分门聚类，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馀蕴，补其未备，为书二部。小而约者，以为初学诵读；大而博者，以为学成参考。既而徵书之令中止，议专编一书，期速成，命谦及同官刘裕铎为总修官。

谦以古医书有法无方，惟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始有法有方。灵、素而后，二书实一脉相承。义理渊深，方法微奥，领会不易，遂多譌错。旧注随文附会，难以传信。谦自为删定，书成八九，及是，请就谦未成之书，更加增减。於二书譌错者，悉为订正，逐条注释，复集诸家旧注实足阐发微义者，以资参考，为全书之首，标示正轨。次删补名医方论，次四诊要诀，次诸病心法要诀，次正骨心法要旨。书成，赐名医宗金鉴，虽出众手编辑，而订正伤寒、金匮，本於谦所自撰。

其采引清代乾隆以前医说凡二十馀家，张璐、喻昌、徐彬、张志聪、高世式、张锡驹、柯琴、尤怡，事具本传。

其次者：林澜，著伤寒折衷、灵素合钞，兼通星象、堪舆之学；汪琥，著伤寒论辨注；魏荔彤，著伤寒金匮本义；沈明宗，著伤寒金匮编注；程应旄，著伤寒后条辨；郑重光，著伤寒论条辨续注；周扬俊，著伤寒三注、金匮二注；程林，著金匮直解、圣济总录纂要；闵芝庆，著伤寒阐要编。而遗书湮没无考者，尚六七家云。

绰尔济，墨尔根氏，蒙古人。天命中，率先归附。善医伤。时白旗先锋鄂硕与敌战，中矢垂毙，绰尔济为拔镞，傅良药，伤寻愈。都统武拜身被三十馀矢，昏绝，绰尔济令剖白驼腹，置武拜其中，遂甦。有患臂屈不伸者，令先以热镬熏蒸，然后斧椎其骨，揉之有声，即愈。

觉罗伊桑阿，乾隆中，以正骨起家，至钜富。其授徒法，削笔管为数段，包以纸，摩挲之，使其节节皆接合，如未断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故事，选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庭执事人有跌损者，命医治，限日报痊，逾期则惩治之。侍郎齐召南坠马，伤首，脑出。蒙古医士以牛脬蒙其首，其创立愈。时有秘方，能立奏效，伊桑阿名最著。当时湖南有张朝魁者，亦以治伤科闻。

朝魁，辰谿人，又名毛矮子。年二十馀，遇远来乞者，朝魁厚待之，乞者授以异术，治痈疽、瘰疬及跌打、损伤、危急之证，能以刀剖皮肉，去淤血於脏腑。又能续筋正骨，时有刘某患腹痛，仆地濒死，朝魁往视曰：“病在大小肠。”剖其腹二寸许，伸指入腹理之，数日愈。辰州知府某乘舆越银壶山，忽堕岩下，折髃骨，朝魁以刀刺之，拨正，傅以药，运动如常。

陆懋修，字九芝，江苏元和人。先世以儒显，皆通医。懋修为诸生，世其学。

咸丰中，粤匪扰江南，转徙上海，遂以医名。研精素问，著内经运气病释。后益博通汉以后书，恪守仲景家法，於有清一代医家，悉举其得失。所取法在柯琴、尤怡两家，谓得仲景意较多。吴中叶桂名最盛，传最广，懋修谓桂医案出门弟子，不尽可信。所传温病证治，亦门人笔述。开卷揭“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一语，不应经法，误以胃热为肺热，由於不识阳明病，故著阳明病释一篇，以阐明之。

又据难经“伤寒有五”之文，谓：“仲景撰用难经，温病即在伤寒中，治温病法不出伤寒论外。”又谓：“瘟疫有温、有寒，与温病不同，医者多混称。吴有性、戴天章为治疫专家，且不免此误。”著论辨之，并精确，有功学者。

懋修既弃举业，不求仕进，及子润庠登第，就养京邸，著述至老不倦。光绪中，卒。润庠亦通医，官至大学士，自有传。

王丙，字朴庄，吴县人，懋修之外曾祖也。著伤寒论注，以唐孙思邈千金方仅采王叔和伤寒论序例，全书载翼方中，序次最古，据为定本。谓：“方中行、喻昌等删驳序例，乃欲申己见，非定论。”著回澜说，争之甚力。又著古今权量考，古一两准今六分七釐，一升准今七勺七秒，承学者奉以为法。

吕震，字茶村，浙江钱塘人。道光五年举人，官湖北荆门州判。晚寓吴，酷嗜医，诊疗辄有奇效。其言曰：“伤寒论使学者有切实下手工夫，不止为伤寒立法。

能从六经辨证，虽繁剧如伤寒，不为多歧所误，杂证一以贯之。”著内经要论、伤寒寻源。懋修持论多本丙、震云。

邹澍，字润安，江苏武进人。有孝行，家贫绩学，隐於医。道光初，诏举山林隐逸，乡人议以澍名上，固辞。澍通知天文推步、地理形势沿革，诗古文亦卓然成家，不自表襮。所著书，医家言为多。伤寒通解、伤寒金匮方解、医理摘要、医经书目，并不传。所刊行者，本经疏证、续疏证、本经序疏要。谓明潜江刘氏本草述，贯串金、元诸家说，反多牵掣，故所注悉本伤寒、金匮，疏通证明，而以千金、外台副之。深究仲景制方精意，成一家之言。

费伯雄，字晋卿。与澍同邑，居孟河，滨江。咸、同间以医名远近，诣诊者踵相接，所居遂成繁盛之区。持脉知病，不待问。论医，戒偏戒杂。谓古医以“和缓”

命名，可通其意。著书曰医醇，毁於寇。撮其要，成医醇賸义，附方论。大旨谓常病多，奇病少，医者执简，始能驭繁，不可尚异。享盛名数十年，家以致富，子孙皆世其业。伯雄所著，详於杂病，略於伤寒，与懋修、澍宗旨并不同。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用附载焉。

清代医学，多重考古，当道光中，始译泰西医书，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以中国无解剖之学，宋、元后相传脏腑诸图，疑不尽合，於刑人时，考验有得，参证兽畜。

未见西书，而其说与合。光绪中，唐宗海推广其义，证以内经异同，经脉奇经各穴，及营卫经气，为西医所未及。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欲通其邮而补其缺。两人之开悟，皆足以启后者。

蒋平阶，字大鸿，江南华亭人。少孤，其祖命习形家之学，十年，始得其传。

遍证之大江南、北古今名墓，又十年，始得其旨；又十年，始穷其变。自谓视天下山川土壤，虽大荒内外如一也。遂著地理辨正，取当世相传之书，订其纰缪，析其是非，惟尊唐杨筠松一人，曾文辿仅因筠松以传。其於廖瑀、赖文俊、何溥以下，视之蔑如。以世所惑溺者，莫甚於平砂玉尺一书，斥其伪尤力。自言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栋，半属伪造。其昌言救世，惟在地理辨正一书。后复自抒所得，作天元五歌，谓此皆糟粕，其精微亦不在此，他无秘本。三吴两浙，有自称得平阶真传及伪撰成书指为平阶秘本者，皆假讬也。

从之学者，丹阳张仲馨，丹徒骆士鹏，山阴吕相烈，会稽姜尧，武陵胡泰徵，淄川毕世持，他无所传授。姜尧注青囊奥语及平砂玉尺辨伪，总括歌，即附地理辨正中。

平阶生於明末，兼以诗鸣。清初诸老，多与唱和。地学为一代大宗，所造罗经，后人多用之，称为“蒋盘”云。

章攀桂，字淮树，安徽桐城人。乾隆中，官甘肃知县，累擢江苏松太兵备道。

有吏才，多术艺，尤精形家言。谓近世形家诸书，理当辞显者，莫如明张宗道地理全书，为之作注，稍辨正其误失。大旨本元人山阳指迷之说，专主形势。攀桂既仕显，不以方技为业，自喜其术，每为亲族交友择地，贫者助之财以葬。妻吴故农家，自恨门第微，攀桂为购佳壤葬其亲，择子弟秀异者抚教之，遂登进士第，为望族。

高宗数南巡，自镇江至江宁，江行险，每由陆。诏改通水道，议凿句容故破冈渎，攀桂相其地势，谓茅山石巨势高，纵成渎，非设闸不可成，储水多劳费。请从上元东北摄山下，凿金乌珠刀枪河故道，以达丹徒，工省修易。遂监其役，渎成，谓之新河，百年来赖其利便，攀桂亦因获优擢。

大学士于敏中於金坛里第筑园，攀桂为之相度营建，敏中殁后，事觉，高宗恶之，褫职居江宁。晚耽禅理，殁时预知期日。兼通日者术，括协纪辨方精要为一书，曰选择正宗，行於世。

刘禄，河南人。善风角。圣祖召直蒙养斋，欲授以官，屡辞。从上北征，会粮饷乏济，命卜之，曰：“不出三日必至。”果如其言。后从幸热河，一日，踉跄至宫门，请上速徙高阜以避水厄。时方晴霁，夜山水涨发，果冲没行宫。又善相人，谓张廷玉、史贻直皆异日太平宰相。六十一年冬，乞假归，至十一月望日，忽命家人制缞服，北向哭，未几，哀诏至，正圣祖崩之后二日也。后卒於家。

张永祚，字景韶，浙江钱塘人。幼即喜仰观五纬，长通晓星学，究悉天象。年近三十，督学王兰生稔其学，录为诸生。闽浙总督嵇曾筠求通知星象者，试永祚策，立成数千言。荐於朝，授钦天监博士。屡引见，占候悉验。诏刊二十二史，永祚校勘天文、律历两志。及书成，告归。晚著书，曰天象原委。卒后，有女传其学。壻沈度，亦善推步，守其书。

戴尚文，湖南溆浦人。诸生。从鸿胪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

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往师焉，尽得其秘。归，应乡试长沙，同舍生失金，尚文为占曰：“君金若干，盗者青衣，手鱼肉，前行，后一白衣随之，肩荷重物。以某时，候驿步门外，可获也。”如其言往，果验。尝侍母夜坐，心动，知偷兒入宅。取井泥涂灶门，书符封之，偷不得去。

嘉庆初，福康安征苗，招致才异，罗典荐溆浦两生，一严如煜，一即尚文。谓曰：“严生负经济才，应禄仕；汝疏散，为幕客，慎勿官职自羁也。”

尚文见福康安，长揖不拜，福康安欲试其术，握丝带问曰：“君神算，知吾握中何物？”乃请一字析其数，以五行推之，曰：“丝缕耳。”大惊异，礼遇之，凡事必谘。时苗猖獗，恆夜扑营，尚文辄预卜知之。当五月，进攻旗鼓寨，占：“有大雹，贼伏林莽，师出不利。”勿听。日午，将抵寨，忽大风，雷雨雹交下，如卵如拳，击伤士卒，伏苗乘之，果败。军中呼曰“神仙”。又大军在乾州，营龙头，为苗所围，断水，军不得食。尚文设坛凿池，以法禳之，剧地，清泉滃出。四年，驻天心寨，尚文夜观天象，知有咎，作书置幕府，辞归。数日，福康安遽卒。尚文归未几，亦病，自知死日。卒后，其母伤之，焚所传书。

## 列传二百九十 艺术二

王澍蒋衡 徐用锡王文治 梁巘 梁同书邓石如钱伯坰 吴育 杨沂孙吴熙载梅植之 杨亮王澍，字若林，号虚舟，江南金坛人。绩学工文，尤以书名。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入翰林，累迁户科给事中。雍正初，诏以六科隶都察院。澍谓科臣掌封驳，品卑任重，傥隶台臣，将废科参，偕同官崔致远、康五端抗疏力争。世宗怒。立召诘之，从容奏对，上意稍解，遂改吏部员外郎。越二年，告归，益耽书，名播海内。

摹古名搨殆遍，四体并工。於唐贤欧、褚两家，致力尤深，辄跋尾自道所得。后内阁学士翁方纲持论与异，谓其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书又次之。所著题跋及淳化阁帖考正，并行於世。

自明、清之际，工书者，河北以王铎、傅山为冠，继则江左王鸿绪、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张照等，接踵而起，多见他传。大抵渊源出於明文徵明、董其昌两家，鸿绪、照为董氏嫡派，焯及澍则於文氏为近。澍论书尤详，一时所宗。

蒋衡，改名振生，字湘帆，晚号拙老人。与澍同里。键户十二年，写十三经。

乾隆中，进上，高宗命刻石国学，授衡国子监学正，终不出。衡早岁好游，足迹半海内，观碑关中，获晋、唐以来名迹，临摹三百馀种，曰拙存堂临古帖。晚与澍相期斫胜，每临一书，相从质证。子骥，孙和，并以书世其家。

骥尤精分隶，著汉隶譌体集、古帖字体、续书法论各一卷，兼工画。其言曰：“汉、魏字体不同，性情各异。书须悬臂中锋，而用力以和平为主。作画之提顿逆折，参差映带，其理一尔。”皆阐明其先说。

徐用锡，字坛长，宿迁人，占籍大兴。登乡举，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从李光地游，究心乐律、音韵、历数、书法。五十四年，分校会试，严绝请讬，衔之者反嗾言官劾其把持闱事，圣祖原之，终以浮议罢归。乾隆初，起授翰林院侍读，年已八十。寻告归，卒於家。用锡乡举出姜宸英之门，与何焯同为光地客，论书多与二家相出入。精於鉴别古人，言笔法亦多心得，著字学劄记二卷，载圭美堂集中。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生有夙慧，十二岁能诗，即工书。长游京师，从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文字播於海外。乾隆三十五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逾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读。出为云南临安知府，因事镌级，乞病归。

后当复官，厌吏事，遂不出，往来吴、越间，主讲杭州、镇江书院。高宗南巡，至钱塘僧寺，见文治书碑，大赏爱之。内廷有以告，招之出者，亦不应。

喜声伎，行辄以歌伶一部自随，辨论音律，穷极幽渺。客至张乐，穷朝暮不倦。

海内求书者，多有餽遗，率费於声伎。然客散，默然禅定，夜坐，肋未尝至席。持佛戒，自言吾诗与书皆禅理也。卒，年七十三。

所著诗集外有快雨堂题跋，略见论书之旨。文治书名并时与刘墉相埒，人称之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与姚鼐交最深，论最契，当时书名，鼐不及文治之远播；后包世臣极推鼐书，与刘墉并列上品，名转出文治上。

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於世。初为咸安宫教习，至京师，闻钦天监正何国宗曾以事系刑部，时尚书张照亦以他事在系，得其笔法，因诣家就问。国宗年已八十馀，病不能对客，遣一孙传语。巘质以所闻，国宗答曰：“君已得之矣。”赠以所临米、黄二帖。

后巘以语金坛段玉裁曰：“执笔之法，指以运臂，臂以运身。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於臂而凑於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於身？

紧则身之力全凑於指尖，而何有於臂？古人知指之不能运臂也，故使指顶相接以固笔，笔管可断，指锲痛不可胜，而后字中有力。其以大指与食指也，谓之单勾；其以大指与食指中指也，谓之双勾；中指者，所以辅食指之力也，总谓之‘拨镫法’。

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右军从旁掣其笔不得，即谓此法。舍此法，皆旁门外道。

二王以后，至唐、宋、元、明诸大家，口口相传如是，董宗伯以授王司农鸿绪，司农以授张文敏，吾闻而知之。本朝但有一张文敏耳，他未为善。王虚舟用笔祗得一半，蒋湘帆知握笔而少作字乐趣。世人但言无火气，不知火气使尽，而后可言无火气也。如此捉笔，则笔心不偏，中心透纸，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者浓墨两分，中如有丝界，笔心为之主也。如此捉笔，则必坚纸作字，輭薄纸当之易破。其横、直、撇、捺皆与今人殊，笔锋所指，方向迥异，笔心总在每笔之中，无少偏也。古人所谓屋漏痕、折钅义股、锥画沙、印印泥者，於此可悟入。”巘少著述，所传绪论仅此。当时与梁同书并称，巘曰“北梁”，同书曰“南梁”。

梁同书，字元颖，晚号山舟，浙江钱塘人，大学士诗正子。乾隆十七年，会试未第，高宗特赐与殿试，入翰林，大考，擢侍讲。淡於荣利，未老，因疾不出。晚年重宴鹿鸣，加侍讲学士衔。卒，年九十三。好书出天性，十二岁能为擘窠大字。

初法颜、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后乃变化。名满天下，求书者纸日数束，日本、琉球皆重之。

尝与张燕昌论书，略曰：“古人云‘笔力直透纸背’，当与天马行空参看。今人误认透纸，便如药山所云‘看穿牛皮’，终无是处。盖透纸者，状其精气结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笔如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耶？用腕力使极輭之笔自见，譬如人持一彊者，使之直，则无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则全腕之力，自然集於两指端。其实书者只知指运，而不知有腕力也。藏锋之说，非笔如钝锥之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笔耍輭，輭则遒；笔要长，长则灵；笔耍饱，饱则腴；落笔耍快，快则意出。书家燥锋曰渴笔，画家亦有枯笔，二字判然不同。渴则不润，枯则死矣。今人喜用硬笔故枯。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摹画如小兒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字耍有气，气须从熟得来。有气则有势，大小、长短、高下、欹整，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一片段，却著不得丝毫摆布，熟后自知。中锋之法，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乱头粗服非字也，求逸则野，求旧则拙，此处不可有半点名心在。”同书平生书旨，与梁巘之异同，具见於此。

邓石如，初名避仁宗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安徽怀宁人。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产僻乡，鲜闻见，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贫，游寿州，梁巘见其篆书，惊为笔势浑鸷，而未尽得古法。介谒江宁梅镠，都御史成子也。

家多■L3藏金石善本，尽出示之，为具衣食楮墨，使专肄习。

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燉煌太守碑，吴苏建国山碑，皇象天发神谶碑，唐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帝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石如篆法以二李为宗，纵横辟阖，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为近。分书结体严重，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

客梅氏八年，学既成，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游黄山，至歙，鬻篆於贾肆。

编修张惠言故深究秦篆，时馆修撰金榜家，偶见石如书，语榜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乃冒雨同访於荒寺，榜备礼客之於家。荐於尚书曹文埴，偕至京师，大学士刘墉、副都御史陆锡熊皆惊异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时京师论篆、分者，多宗内阁学士翁方纲，方纲以石如不至其门，力诋之。石如乃去，客两湖总督毕沅，沅故好客，吴中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石如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沅为置田宅，俾终老。濒行，觞之，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石如年四十六始娶，常往来江、淮间，卒，年六十三。

子传密，初名廷玺，字守之。从李兆洛学，晚客曾国籓幕。能以篆书世其家。

当乾、嘉之间，嘉定钱坫、阳湖钱伯坰，皆以书名。坫自负其篆直接阳冰，尝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叹为阳冰之亚。既而知为石如所作，摭其不合六书者以为诋。伯坰故服石如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

复与论笔法不合，遂助坫诋之尤力。坫见儒林传。

伯坰，字鲁斯，自号仆射山人，尚书维城从子。少孤，力学，工诗嗜酒，广交游，以国子监生终。书学颜平原、李北海，尝曰：“古人用兔毫，故书有中线，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双钩。吾躭此五十年，才十得三四。”论者谓自刘墉殁，正、行书以伯坰为第一。其执笔，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毫入纸，助怒张之势。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斥古今相承拨镫之说。石如作书，则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两家法大殊。

吴育，字山子，江苏吴江人。与包世臣、李兆洛游，能文，工书。谓：“下笔须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此阳冰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世臣取其说。育篆书尤工，法与石如差近。

杨沂孙，字咏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父忧归，遂不出，自号濠叟，少学於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於篆、籀，著文字解说问譌，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又考上古逮史籀、李斯，折衷於许慎，作在昔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沂孙同时工篆、籀者，又推吴大澂，自有传。

吴熙载，初名廷飏，以字行，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徵人。先世居江宁，父明煌，始游扬州，善相人术。熙载为诸生，博学多能，从包世臣学书。世臣创明北朝书派，溯源穷流，为一家之学。其笔法兼采同时黄乙生、王良士、吴育、硃昂之、邓石如诸人之说。执笔，食指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管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运锋，使笔毫平铺纸上，笔笔断而后起。结字计白当黑，使左右牝牡相得，自谓合古人八法、九宫之旨。熙载恪守师法，世臣真、行、藁草无不工，嗜篆、分而未致力，熙载篆、分功力尤深。复纵笔作画，亦有士气。

咸丰中，卒。

与熙载同受包氏法者，江都梅植之蕴生，甘泉杨亮季子，高凉黄洵修存，馀姚毛长龄仰苏，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杨承汪挹之。配中详儒林传。

植之，道光十九年举人。通经，以诗鸣，世臣尤称其书。谓其跌宕遒丽，段炼旧搨，血脉精气，奔赴腕下，熙载未之敢先。又得琴法於吴思伯之女弟子颜夫人，独具神解。纠正思伯传谱，於古操制曲之故，辄能知之。自署所居曰嵇庵。配中与有同嗜，著琴学二卷。植之五十而卒，琴法未有传书。

亮，世为将家，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行，江、淮间士大夫多称之。书亚於熙载。

合肥沈用熙最后出，至光绪末始卒，年近八十。毕生守师法，最为包门老弟子。

世臣叙次清一代书人为五品，分九等：“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醖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寻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神品一人，邓石如隶及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分及真书；妙品下二人，刘墉小真书，姚鼐行草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真及行书，宋玨分榜书，傅山草书，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铎草书，周亮工草书，笪重光行书，吴大来草书，赵润草榜书，张照行书，刘绍庭草榜书，吴襄行书，翟赐履草书，王澍行书，周於礼行书，梁巘真及行书，翁方纲行书，于令行书，巴慰祖分书，顾光旭行书，张惠言篆书，王文治方寸真书，刘墉行书，汪庭桂分书，钱伯坰行及榜书，陈希祖行书，黄乙生小真行书。逸品上十五人，顾炎武正书，萧云从行书，释雪浪行书，郑簠分及行书，高其佩行书，陈洪绶行书，程邃行书，纪映锺行书，金农分书，张鹏翀行书，袁枚行书，硃筠藁书，硃珪真书，邓石如行书，宋镕行书；逸品下十六人，王时敏行及分书，硃彝尊分及行书，程京萼行书，释道济行书，赵青藜真及行书，钱载行书，程瑶田小真书，巴慰祖行书，汪中行书，毕涵行书，陈淮行书，姚鼐小真书，程世淳行书，李天澂行书，伊秉绶行书，张桂岩行书。佳品上二十二人，沈荃真书，王鸿绪行书，先著行书，查士标行书，汪士鋐真书，何焯小真书，陈奕禧行书，陈鹏年行书，徐良行书，蒋衡真书，于振行书，赵知希草书，孔继涑行书，稽璜真书，钱澧行书，桂馥分书，翁方纲小真书，张燕昌小真书，康基田行书，钱坫篆书，谷际岐行书，洪梧小真书；佳品下十人，郑来行书，林佶小真书，方观承行书，董邦达行书，华嵒行书，秦大士行书，高方小真书，金榜真书，吴俊行书，陈崇本小真书。”九品共九十七人，重见者六人，实九十一人。复增能品上一人，张琦真、行及分书；能品下三人，于书佃行书，段玉立小真及草书，吴德旋行书。佳品上六人，吴育篆及行书，方履籛分书，梅植之行书，硃昂之行书，李兆洛行书，徐准宜真书。

其后包氏之学盛行，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并见他传。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於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

## 列传二百九十一 艺术三

王时敏族侄鉴 子撰 孙原祁 原祁曾孙宸陈洪绶崔子忠 禹之鼎 余集 改琦 费丹旭释道济髡残 硃耷 弘仁王翚吴历 杨晋 黄鼎 方士庶恽格马元驭 王武 沈铨龚贤赵左 项圣谟 查士标高其佩李世倬 硃伦瀚张鹏翀唐岱焦秉贞 郎世宁 张宗苍 余省 金廷标 丁观鹏 缪炳泰华嵒高凤翰 郑燮 金农 罗聘 奚冈 钱杜 方薰 王学浩黄均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以廕官至太常寺少卿。时敏系出高门，文采早著。鼎革后，家居不出，奖掖后进，名德为时所重。明季画学，董其昌有开继之功，时敏少时亲炙，得其真传。锡爵晚而抱孙，弥锺爱，居之别业，广收名迹，悉穷秘奥。於黄公望墨法，尤有深契，暮年益臻神化。爱才若渴，四方工画者踵接於门，得其指授，无不知名於时，为一代画苑领袖。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九。

鉴，字圆照，明尚书世贞曾孙。与时敏同族，为子侄行，而年相若。崇祯中，官廉州知府，甫强仕，谢职归。就弇园故址，营构居之，萧然世外。与时敏砥砺画学，以董源、巨然为宗，沈雄古逸，虽青绿重色，书味盎然。后学尊之，与时敏匹。

康熙十六年，卒，年八十。

孙原祁，字茂京，号麓台。幼作山水，张斋壁，时敏见之，讶曰：“吾何时为此耶？”问知，乃大奇曰：“此子业且出我右！”康熙九年成进士，授任县知县。

行取给事中，寻改中允，直南书房。累擢户部侍郎，历官有声。时海内清晏，圣祖右文，几馀怡情翰墨，常召入便殿，从容奏对。或於御前染翰，上凭几观之，不觉移晷。命鉴定内府名迹，充书画谱总裁、万寿盛典总裁，恩礼特异。五十四年，卒於官，年七十四。

原祁画为时敏亲授，於黄公望浅绛法，独有心得，晚复好用吴镇墨法。时敏尝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形神俱得，吾孙其庶几乎？”王翚名倾一时，原祁高旷之致突过之。每画必以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曰：“三者一不备，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或问王翚，曰“太熟”；复问查士标，曰“太生”。盖以不生不熟自居。中年后，供奉内廷，乞画者多出代笔，而自署名。每岁晏，与门下宾客画，人一幅，为制裘之需，好事者缄金以待。弟子最著者黄鼎、唐岱，并别有传。

原祁曾孙宸，字子凝，号蓬心。乾隆二十五年举人，官湖南永州知府。原祁诸孙，多以画世其家，惟宸最工。枯毫重墨，气味荒古。爱永州山水，自号潇湘子，有终焉之志。罢官后，贫不能归，毕沅为总督，遂往依之武昌。以诗画易酒，湖湘间尤重其画。著绘林伐材十卷，王昶称为“画史总龟”云。

陈洪绶，字章侯，浙江诸暨人。幼適妇翁家，登案画关壮缪像於素壁，长八九尺，妇翁见之惊异，扃室奉之。洪绶画人物，衣纹清劲，力量气局，在仇、唐之上。

尝至杭州，摹府学石刻李公麟七十二贤像，又摹周昉美人图，数四不已，人谓其胜原本，曰：“此所以不及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犹未尽。”尝为诸生，崇祯间，游京师，召为舍人，摹历代帝王像，纵观御府图画，艺益进。寻辞归。鼎革后，混迹浮屠间，初号老莲，至是自号悔迟。纵酒不羁，语及乱离，辄恸哭。后数年卒。

子字，号小莲。画亦有名。

洪绶在京师与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云。

子忠，一名丹，字道母，别号青蚓，山东莱阳人，寄籍顺天。为诸生，负异才。

作画意趣在晋、唐之间，不屑袭宋、元窠臼。人物士女尤胜，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以金帛请者不应，家居常绝食。史可法赠以马，售得金，呼友痛饮，一日而金尽。为诗古文，奥博奇崛。遭乱，走居土室中，遂穷饿以死。其后画人物士女最著者，曰禹之鼎、余集、改琦、费丹旭。

之鼎，字尚吉，号慎斋，江苏江都人。幼师蓝瑛，后出入宋、元诸家，尤擅人物，绘王会图传世。其写真多白描，不袭李公麟之旧，而用吴道子兰叶法，两颧微用脂赭染之，弥复古雅。康熙中，授鸿胪寺序班。爱洞庭山水，欲居之，遂归。朝贵名流，多属绘图像，世每传之。

集，字秋室，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工画士女，时称曰“余美人”，廷试，当得大魁，因此抑之。寻充四库全书纂修，荐授翰林院编修，累擢侍读。所作风神静朗，无画史气，为世所重，比诸仇、唐遗迹。

琦，字伯蕴，号七芗，先世为西域人，寿春镇总兵光宗孙，因家江南，居华亭。

琦通敏多能，工诗词。嘉、道后画人物，琦号最工。出入李公麟、赵孟頫、唐寅及近代陈洪绶诸家。花草兰竹小品，迥出尘表，有恽格遗意。

丹旭，字子苕，号晓楼，浙江乌程人。工写真，如镜取影，无不曲肖。所作士女，娟秀有神，景物布置皆潇洒，近世无出其右者。

释道济，字石涛，明楚籓裔，自号清湘老人。题画自署或曰大涤子，或曰苦瓜和尚，或曰瞎尊者，无定称。国变后为僧，画笔纵恣，脱尽窠臼，而实与古人相合。

晚游江、淮，人争重之。著论画一卷，词议玄妙。与髡残齐名，号“二石”。

髡残，字石溪，湖南武陵人。幼孤，自翦发投龙三三家菴。遍游名山，后至江宁，住牛首，为堂头和尚。画山水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道济排奡纵横，以奔放胜；髡残沉著痛快，以谨严胜；皆独绝。

硃耷，字雪个，江西人，亦明宗室。崇祯甲申后，号八大山人，尝为僧。其书画题款“八大”二字每联缀，“山人”二字亦然，类“哭”类“笑”，意盖有在。

画简略苍劲，生动尽致，山水精密者尤妙绝，不概见。慷慨啸歌，世以狂目之。

弘仁，字渐江，安徽休宁人，姓江，字亦奇。明诸生，亦甲申后为僧。工诗古文，画师倪瓚，新安画家皆宗之。然弘仁所作层崖陡壑，伟俊沈厚，非若世之以疏竹枯株摹拟高士者比。殁后，墓上种梅数百本，因称梅花古衲云。

自道济以下，皆明之遗民，隐於僧，而以画著。其后画僧，上睿、明中、达受最有名。

上睿，字目存，吴人。尝从王翚游，得其指授。

明中，字大恆，浙江桐乡人。晚主杭州南屏净慈。高宗南巡，赐紫衣。山水得元人法。

达受，字六舟，浙江海宁人。故名家子。耽翰墨，书得徐渭、陈道复纵逸之致。

善别古器。精摹搨，或点缀折枝於其间，多古趣。阮元呼曰“金石僧”。

王翚，字石谷，号耕烟，江南常熟人。太仓王鉴游虞山，见其画，大惊异，索见，时年甫冠。载归，谒王时敏，馆之西田。尽出唐以后名迹，俾坐卧其中，时敏复挈之游江南北，尽得观收藏家秘本。如是垂二十年，学遂成。康熙中诏徵，以布衣供奉内廷。绘南巡图，集海内能手，逡巡莫敢下笔，翚口讲指授，咫尺千里，令众分绘而总其成。图成，圣祖称善，欲授官，固辞，厚赐归。公卿祖饯，赋诗赠行。

翚天性孝友，笃於风义，时敏、鉴既殁，岁时犹省其墓。康熙五十六年，卒，年八十六。翚论画曰：“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称之者曰：“古今笔墨之龃不相入者，翚罗而置之笔端，融冶以出。画有南、北宗，至翚而合。”

吴历，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学画於王时敏，心思独运，气韵厚重沈郁，迥不犹人。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时。康熙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七。当时或言其浮海不归，后於上海南郭得其墓碣，题曰“天学修士”云。翚初与友善，后绝交。王原祁论画。

右历而左翚，曰：“迩时画手，惟吴渔山而已。”世以时敏、鉴、翚、原祁、历及恽格，并称为六大家。同县又有杨晋、黄鼎。

晋，字子鹤。翚弟子，山水清秀，尤以画牛名。翚作图，凡有人物与轿驼马牛羊，皆命晋写之。从翚绘南巡图，因摹内府名迹进御。

鼎，字尊古。学於王原祁，而私淑翚，得其意。临摹古人辄逼真，尤擅元王蒙法。遍游名山，号独往客。论者谓翚看尽古今名画，下笔具有渊源；鼎看尽九州山水，下笔具有生气。常客宋荦家，梁、宋间其迹独多。

方士庶，字循远，号小师道人，安徽歙县人，家於扬州。鼎弟子，早有出蓝之目。年甫逾四十，卒，论者惜之。翚画派为一代所宗，世比之王士祯之诗，当时门弟子甚盛，传衍其法者益众，附著其尤者。

恽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江南武进人。父日初，见隐逸传。格年十三，从父至闽。时王祈起兵建宁，日初依之。总督陈锦兵克建宁，格被掠，锦妻抚以为子。从游杭州灵隐寺，日初侦遇之，绐使出家为僧，乃得归。格以父忠於明，不应举，擅诗名，鬻画养父。画出天性，山水学元王蒙。既与王翚交，曰：“君独步矣！吾不为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黄筌法作花鸟，天机物趣，毕集豪端，比之天仙化人。画成，辄自题咏书之，世号“南田三绝”。虽自专意写生，间作山水，皆超逸，得元人冷淡幽隽之致。王时敏闻其名，招之，不时至。至，则时敏已病，榻前一握手而已。家酷贫，风雨常闭门饿，以金币乞画者，非其人不与。

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四。子不能具丧，王翚葬之。

从父向，字道生。自明季以画著，山水得董源法，格少即师之。及格负重名，群从子弟多工画。其著者源濬，字哲长，官天津县丞。能传徐熙法，笔有生气。族曾孙锺廕之女曰冰，尤有名，详列女传。

其弟子尤著者：马元驭，字扶曦，常熟人。家贫，好读书。幼即工画，王翚称之。后学於格，得其逸笔，颇称入室。孙女荃，传其学，名与恽冰相匹。元驭尝以画法授同县蒋廷锡，后廷锡宫禁近，以书招之，谢不往。

格人品绝高，写生为一代之冠，私淑者众，然不能得其机趣神韵。惟乾隆中华嵒号为继迹。后改琦亦差得其意云。

王武，字勤中，吴县人。画花草，流丽多风，王时敏亦称为妙品，学者宗之。

及格出，遂掩其上。

沈铨，字南蘋，浙江德清人。工写花鸟，专精设色，妍丽绝人。雍正中，日本国王聘往授画，三年乃归，故其国尤重铨画，於格为别派。

龚贤，字半千，江南昆山人。寓江宁，结庐清凉山下，葺半亩园，隐居自得。

性孤僻，诗文不苟作。画得董源法，埽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同时与樊圻、高岑、邹喆、吴弘、叶欣、胡造、谢荪号“金陵八家”。圻，字会公；造，字石公，与荪，皆江宁人。岑，字蔚生，杭州人。喆。字方鲁，吴人。

弘，字远度，金谿人。欣，字荣木，华亭人。诸家皆擅雅笔，负时誉，要以贤为称首。

清初画学蔚盛，大江以南，作者尤多，各成派别，以娄东王时敏为大宗。若金陵、云间、嘉禾、新安，皆闻人迭起。

赵左，字文度，华亭人。画出於宋旭，为云间派之首，吴、松间多宗之。

项圣谟，字孔彰，嘉兴人，元汴之孙。初学文徵明，后益进於古，董其昌称其与宋人血战，又得元人气韵。子奎，字东井，世其学。

同县李琪枝，字云连，日华之孙。山水淡逸，传世者梅竹为多。项、李皆名族，濡染有绪，群从多以画名。

其后雍、乾中钱纶光妻陈书，花鸟人物并工，详列女传。钱氏子孙及闺秀传其法者众，更盛於项、李二家。

张庚，字浦山，亦嘉兴人。学於书，深通画理，著画徵录及续录，自明末至乾、嘉中，所载四百馀人。

查士标，字二瞻，号梅壑，安徽歙县人。明诸生，后弃举子业，专精书画。家饶於赀，多藏鼎彝古器，及宋、元名迹。初学倪瓚，后参以吴镇、董其昌法，称逸品。晚益以幽淡为宗，疏嬾罕接宾客，盖讬以逃世。与同县孙逸，休宁汪之瑞、释弘仁，号“新安四家”。久寓扬州，康熙三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逸，字无逸。流寓芜湖，曾绘歙山二十四图。

之瑞，字无瑞。豪迈自喜，渴笔焦墨，酒酣挥洒如风雨。

时当涂萧云从，字尺木。与逸齐名，山水不专宗法，兼长人物。於采石太白楼下四壁画五岳图，又画太平山水及离骚图，好事者并镌刻以传。

高其佩，字韦之，号且园，奉天辽阳人，隶籍汉军。父殉耿籓之难，其佩以廕官至户部侍郎。画有奇致，人物山水，并苍浑沉厚，衣纹如草篆，一袖数折。尤善指画，尝画黄初平叱石成羊，或已成羊而起立，或将成而未起，或半成而未离为石，风趣横生。画龙、虎，皆极其态。世既重其指墨，晚年以便於挥洒，遂不复用笔。

其笔画之佳，几无人知之。雍正十二年，卒。甥李世倬、硃伦瀚皆学於其佩。

世倬，字汉章，总督如龙子。官至右通政。少至江南，从王翚游，得其传。后官山西，观吴道子水陆道场图，悟人物之法。花鸟写生，得其佩指墨之趣，易以笔运，各名一家。

伦瀚，字涵斋，明裔也，隶籍汉军。官至都统，直内廷。指画师其佩，丘壑奇而正，色淡味厚。喜作巨障，元气淋漓。指上生有肉锥，故作人物，须眉尤有神，出於天授。其后传其佩法者，有傅雯、瑛宝。

雯，字凯亭。奉天布衣，为诸王邸客，京师多其遗迹。

瑛宝，字梦禅，满洲人，大学士永贵子。以疾辞廕不仕，诗画自娱。指墨以简贵胜，深自矜许。

张鹏翀，字天飞，自号南华山人，江苏嘉定人。雍正五年进士，入翰林，官至詹事府詹事。天才超迈，诗画皆援笔立就，潇酒自適，类其为人。高宗爱其才，不次拔擢。进奉诗文，多寓规於颂。画无师承，自然入古。虽应制之作，萧散若不经意，愈见神韵。绘春林澹霭图，题诗进上，上赐和，鹏翀即於宫门叠韵陈谢。尝从驾西苑液池，一渡之顷，得诗八首。屡敕御舟作画，赐御笔枇杷折枝及松竹双清图，又赐双清阁书额，迭拜笔砚、文绮之赐无算。乾隆十年，乞假归，卒於途次。上眷之，久不忘，对群臣辄曰：“张鹏翀可惜！”

自康熙至乾隆朝，当国家全盛，文学侍从诸臣，每以艺事上邀宸眷。大学士蒋廷锡及子溥，董邦达及子诰，尚书钱维城，侍郎邹一桂，与鹏翀为尤著。

廷锡以逸笔写生，奇正、工率、浓淡，一幅间恆间出，无不超脱。源出於恽格，而不为所囿。邦达山水源於董源、巨然、黄公望，墨法得力於董其昌，自王原祁后推为大家。久直内廷，进御之作，大幅寻丈，小册寸许，不下数百。溥、诰各承其家法。维城山水苍秀，花卉傅色尤有神采。一桂以百花卷被宸赏，世谓恽格后罕匹者。诸人所绘并入石渠宝笈，御题褒美，传为盛事。

嘉庆中，尚书黄钺由主事改官翰林，入直，画为仁宗所赏。道、咸以后，侍郎戴熙、大学士张之万，并官禁近，以画名。然国家浸以多故，视承平故事稍异焉。

唐岱，字毓东，满洲人。康熙中，以廕官参领。从王原祁学画，丘壑似原祁。

供奉内廷，圣祖品题当时以为第一手，称“画状元”。历事世宗、高宗。高宗在潜邸，即喜其画，数有题咏，后益被宠遇。唐岱专工山水，以宋人为宗。少时名动公卿。直内廷久，笔法益进，人间传播者转稀。著绘事发微行世。

清制，画史供御者无官秩，设如意馆於启祥宫南，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装潢帖轴皆在焉。初类工匠，后渐用士流，由大臣引荐，或献画称旨召入，与词臣供奉体制不同。间赐出身官秩，皆出特赏。高宗万几之暇，尝幸馆中，每亲指授，时以为荣。其画之精美者，一体编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嘉庆中，编修胡敬撰国朝院画录，凡载八十馀人，其尤卓著可传者十馀人。

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康熙中，官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楼观，通测算，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刌，量度阴阳向背，分别明暗，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圣祖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自秉贞创法，画院多相沿袭。

其弟子冷枚，胶州人，为最肖。与绘万寿盛典图。

陈枚，江苏娄县人。官内务府郎中。初法宋人，折衷唐寅，后亦参西洋法。寸纸尺缣，图群山万壑，人物胥备。

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艾启蒙，亦西洋人。其艺亚於郎世宁。

张宗苍，字默存，江苏吴县人。学画於黄鼎。初官河工主簿。乾隆十六年南巡，献册，受特知，召入直。数年，授户部主事，以老乞归。宗苍山水，气体深厚，多以皴擦取韵，一洗画院甜熟之习，被恩遇特厚。所画著录石渠者，百十有六，多荷御题。

弟子徐扬、方琮最得其法，亦邀宸赏，赐扬举人，授内阁中书。

余省，字曾三，江苏常熟人。善写生，能得花外之趣。同时杨大章，亦赋色修洁，可与邹一桂颉颃，花鸟以二人为最工。

金廷标，字士揆，浙江桐乡人。南巡进白描罗汉，称旨，召入祇候。廷标画不尚工緻，以机趣传神。高宗题所作琵琶行图曰：“唐寅旧图，有琵琶伎在别船，廷标祇绘白居易一人侧耳而听，别有会心。古人画意为先，非画院中人所及。”会爱乌罕进四骏，郎世宁绘之，复命廷标别作，仿李公麟法，增写执靮人，古趣出彼上。

及廷标卒，上命旧黏殿壁者悉付装池，收入石渠宝笈。

丁观鹏，工人物，效明丁云鹏，以宋人为法，不尚奇诡。画仙佛神像最擅长，著录独多。

时有严弘滋者，南巡两次献画，所作三官神像，秀发飞扬，称为绝作，屡命画院诸人摹之。

姚文瀚，亦以人物仙佛名，亚於观鹏。

缪炳泰，字象宾，江苏江阴人。初以国子监生召绘御容。南巡，应召试，赐举人，授中书，官至兵部郎中。乾隆五十年以后御容，皆出所绘。又命绘紫光阁功臣像，人人逼肖，写真之最工者。

画院盛於康、乾两朝，以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丁观鹏为最，宗苍所作，尤有士气，道光以后无闻焉。至光绪中，孝钦皇后喜艺事，稍复如意馆旧规，画史皆凡材，无可纪者。

华嵒，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临汀人。慕杭州西湖之胜，家焉。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蟲无不工，脱去时蹊，力追古法。有时过求超脱，然其率略处，愈不可及。工诗，有离垢集，古质清峭。书法脱俗，世称“三绝”，可继恽格。侨居扬州最久，晚归杭州，卒年近八十。

乾、嘉之间，浙西画学称盛，而扬州游士所聚，一时名流竞逐。其尤著者，为高凤翰、郑燮、金农、罗聘、奚冈、黄易、钱杜、方薰等。

凤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雍正初，以荐得官，署安徽绩溪知县，被劾罢。

久寓江、淮间，病偏痺，遂以左手作书画，纵逸有奇气。尝登焦山观瘗鹤铭，寻宋陆游题名，亲埽积藓，燃烛扪图，以败笔清墨为图，传为杰作。性豪迈不羁，藏砚千，手自镌铭，著砚史。又藏司马相如玉印，秘为至宝。卢见曾为两淮运使，欲观之，长跪谢不可，其癖类此。

燮，字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濰县知县，有惠政。辞官鬻画，作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为兰叶，书杂分隶法，自号“六分半书”。诗词皆别调，而有挚语。慷慨啸傲，慕明徐渭之为人。

燮同县李鱓，字复堂。举人。官山东滕县知县。花鸟学林良，多得天趣。

陈撰，字楞山，浙江鄞县人，亦居扬州。举鸿博，不就试。与鱓齐名，写梅尤隽逸。

农，字寿门，号冬心，浙江仁和人。布衣，荐鸿博，好学癖古，储金石千卷。

中岁，游迹半海内，寄居扬州，遂不归。分隶小变汉法，又师禅国山及天发谶两碑。

截毫端，作擘窠大字。年五十，始从事於画。初写竹，师石室老人，号稽留山民。

继画梅，师白玉蟾，号昔耶居士。又画马，自谓得曹、韩法。复画佛，号心出家盦粥饭僧。其点缀花木，奇柯异叶，皆意为之。问之，则曰：“贝多龙窠之类也。”

性逋峭，世以迂怪目之。诗亦鑱削苦硬。无子，晚手录以付其女。殁后，罗聘搜辑杂文编为集。

聘，字两峰，江都人。淹雅工诗，从农游，称高足弟子，画无不工。躭禅悦，梦入招提曰花之寺，仿佛前身，自号花之寺僧。多摹佛像，又画鬼趣图，不一本。

游京师，跌宕诗酒，老而益贫。曾燠为两淮运使，资之归，未几卒。妻方婉仪，亦工诗画，好禅，号白莲居士。

冈，字铁生，号蒙泉，旧为歙县人，居钱塘，遂隶籍。负奇，不得志，寄於诗画。山水取法娄东，自成逸韵；竹石花木，超隽得元人意；四十后名益噪。曾游日本，海外估舶，悬金购其画。徵孝廉方正，辞不就。

冈与同县黄易齐名。易父树穀，亦工书画。易详文苑传，笃嗜金石，每以访碑纪游作图，为世所重。画境简淡，山左多宗之。

杜字，叔美，号松壶，仁和人。屈於下僚，曾官云南经历，足迹逾万里。深揅画学，摹赵伯驹、孟頫、王蒙皆神似。间为金碧云山，妍雅绝俗。画梅疏冷出赵孟坚。兼擅诗名。著松壶画赘、画忆，多名论。

从兄东，字袖海，画近恽格，名亚於杜。

薰，字兰坻，浙江石门人。父，故善画，薰幼从父游吴、越间，多见名迹，接耆宿，遂兼众长。论画曰：“写生以意胜形似。”又曰：“不拘难易，须雅驯。”

著山静居论画，以布衣终。

王学浩，字椒畦，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幼学画於同县李豫德，豫德为王原祁外孙，得南宗之传。学浩溯源倪、黄，笔力苍劲。论画曰：“六法，一写字尽之。写者，意在笔先，直追所见，虽乱头粗服，而意趣自足。或极工丽，而气味古雅，所谓士大夫画也。否则与俗工何异？”又曰：“画以简为上，虽烟客、麓台，犹未免繁碎，如大痴，真未易到。大痴法固在荒率苍古中求之，尤须得其不甚著力处。”时论学浩用墨，能入绢素之骨，比人深一色。晚好用破笔，脱尽窠臼，画格一变。著南山论画。卒，年七十九。学浩享大年，道光之季，画苑推为尊宿。

馆吴中寒碧山庄刘氏，坛坫甚盛。其时吴、越作者虽众，足继前哲名一家者，盖寥寥焉。

黄均，字穀原，元和人。守娄东之法，尽其能事。游京师，法式善、秦瀛为之延誉，得官，补湖北潜江主簿，未之任。於武昌臙脂山麓筑小园，居之二十年，以吏为隐。画晚而益工，於吴中称后劲。

清画家闻人多在乾隆以前，自道光后，卓然名家者，惟汤贻汾、戴熙二人，并自有传。昭文蒋宝龄著墨林今话，继张庚画徵录之后，子茝生为续编，至咸丰初，视庚录数几倍之。其后光绪中，无锡秦祖咏著桐阴论画，论次一代作者，分三编，评骘较严，称略备焉。今特著其尤工者，宝龄、祖咏画亦并有法。

## 列传二百九十二 艺术四

王来咸 褚士宝 冯行贞 甘凤池 曹竹斋潘佩言江之桐 梁九 张涟叶陶 刘源 唐英 戴梓 丁守存 徐寿子建寅 华封

王来咸，字征南，浙江鄞县人。先世居奉化，自祖父居鄞，至来咸徙同，从同里单思南受内家拳法。内家者，起於宋武当道士张三峰，其法以静制动，应手即仆，与少林之主於搏人者异，故别少林为外家。其后流传於秦、晋间，至明中叶，王宗岳为最著，温州、陈州同受之，遂流传於温州。嘉靖间，张松溪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宁波叶继美为魁，遂流传於宁波。得继美之传者，曰吴昆山、周云泉、陈贞石、孙继槎及思南，各有授受。思南从征关白，归老於家，以术教，颇惜其精微。来咸从楼上穴板窥之，得其梗概。以银卮易美槚奉思南，始尽以不传者传之。

来咸为人机警，不露圭角，非遇甚困不发。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有恶少侮之，为所击，数日不溺，谢过，乃得如故。牧童窃学其法，击伴侣，立死。视之，曰：“此晕穴。”不久果甦。任侠，尝为人报仇，有致金以雠其弟者，绝之，曰：“此以禽兽待我也！”明末，尝入伍为把总，从钱肃乐起兵浙东，事败，隐居於家。慕其艺者，多通殷勤，皆不顾。锄地担粪，安於食贫。未尝读书，与士大夫谈论蕴藉，不知为粗人。黄宗羲与之游，同入天童，僧少焰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来咸，蹶然负痛。来咸尝曰：“今人以内家无可炫耀，於是以外家羼之，此学行衰矣！”因为宗羲论述其学源流。康熙八年，卒，年五十三。宗羲子百家从之学，演其说为内家拳法一卷，百家后无所传焉。

清中叶，河北有太极拳，云其法出於山西王宗岳，其法式论解，与百家之言相出入。至清末，传习者颇众云。

褚士宝，字复生，江南上海人。家素封，膂力过人，好技击，游学四方。与毕昆阳、武君卿为友，遂精枪法，名曰四平枪，旋转如风，人莫能近。同邑有张擎者，虎颈板肋，力举百钧，横行为闾里患，众请士宝除之。同饮酒，擎自讠夸其勇，酒酣，攘臂作势，士宝徐以箸点其胸，曰：“子盍坐而言乎？”擎遂默然，少顷辞去，越日，死於桥亭。明季福王南渡，兵部员外郎何刚荐士宝为伏波营游击。未之官，南都陷，终老於家。所传弟子有王圣蕃、池天荣。天荣又传浙江提督乔照。其枪谱二种及治伤药酒方，世犹有藏之者。

冯行贞，字服之，江南常熟人。父班，以文学者。兄行贤，传其学。行贞少亦喜读书，工小词，性倜傥不羁。善射，能以后矢落前矢，投石子於百步外无不中。

实鸡卵壳以矿灰，遇剧盗，辄先发鸡卵中其目。山东响马老瓜贼为行旅患，闻冯氏名，莫敢撄。从休宁程打虎及张老受枪法，驰突无敌。山行遇虎，以短枪毙之。尝为客报仇。康熙中，从康亲王杰书军南征，有功，当得官，寻弃归。侨居吴中娄门外村落，以经书教授，诗画自娱。年七十馀，卒。以枪法授同县陶元淳，元淳后无传者。

甘凤池，江南江宁人。少以勇闻。康熙中，客京师贵邸。力士张大义者慕其名，自济南来见。酒酣，命与凤池角，凤池辞，固强之。大义身长八尺馀，胫力强大，以铁裹拇，腾跃若风雨之骤至。凤池卻立倚柱，俟其来，承以手，大义大呼仆，血满鞾，解视，拇尽嵌铁中。即墨马玉麟，长躯大腹，以帛约身，缘墙升木，捷於猱。

客扬州巨贾家，凤池后至，居其上。玉麟不平，与角技，终日无胜负。凤池曰：“此劲敌，非张大义比！”明日又角，数蹈其瑕，玉麟直前擒凤池，以骈指卻之，玉麟仆地，惭遁。凤池尝语人曰：“吾力不逾中人，所以能胜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手能破坚，握铅锡化为水。又善导引术，同里谭氏子病瘵，医不效，凤池於静室窒牖户，夜与合背坐，四十九日而痊。

喜任侠，接人和易，见者不知为贲、育。雍正中，浙江总督李卫捕治江宁顾云如邪术不轨狱，株连百数十人，凤池亦被逮，谳拟大辟。世宗於此狱从宽，未尽骈诛。或云凤池年八十馀，终於家。江湖间流传其佚事多荒诞，著其可信者。

曹竹斋，以字行，佚其名，福建人。老而贫，卖卜扬州市。江、淮间健者，莫能当其一拳，故称曹一拳。少年以重币请其术，不可。或怪之，则曰：“此皆无赖子，岂当授艺以助虐哉？拳棒，古先舞蹈之遗也，君子习之，所以调血脉，养寿命，其粗乃以御侮。必彼侮而我御之，若以之侮人，则反为人所御而自败矣。无赖子以血气事侵凌，其气浮於上，而立脚虚，故因其奔赴之势，略藉手而仆耳。一身止两拳，拳之大才数寸，焉足卫五尺之躯，且以接四面乎？惟养吾正气，使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处。以彼虚嚣之气，与吾静定之气接，则自无幸矣。故至精是术者，其徵有二：一则精神贯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则气体健举，而额颅皆肥泽如粉粢。是皆血脉流行，应乎自然，内充实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嘉庆末，殁於扬州，年八十馀。

潘佩言，亦以字行，安徽歙县人。以枪法著称，称潘五先生。其言：“枪长九尺，而杆圆四五寸，然枪入手，则全身悉委於杆。故必以小腹贴杆，使主运；后手必尽錞，以虎口实擫之；前手必直，令尽势。以其掌根与后手虎口反正拧绞，而虚指使主导。两足亦左虚右实，进退相任以趋势。使枪尖、前手尖、前足尖、鼻尖五尖相对，而五尺之身，自讬廕於数寸之杆，遮闭周匝，敌仗无从入犯矣。其用，有戳、有打；其法，曰二、曰叉。二以取人，叉以拒人。此叉则彼二，此二则彼叉。

叉二循环，两枪尖交如绕指，分寸间，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杆一附，则有仆者，故曰‘千金难买一声响’。手同则争目，目同则争气。气之运也，久暂稍殊，而胜败分焉。故其术为至静。”“吾授徒百数，而莫能传吾术。吾之术，受於师者才十之三，其十之七，则授徒时被其非法相取之势迫而得之於无意者也。是故名师易求，佳徒难访。佳徒意在得师，以天下之大，求之无不如意者。至名师求徒，虽遇高资妙质，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劳苦以要之永久，则百贡而百见却矣。”

佩言与竹斋同时处扬州，后归歙，不知所终。

江之桐，字兰崖，安徽和州人。年十馀岁，佣於江宁卖饼家，嗜读书，其主人异之。招至家，居之楼上数年，读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毕。

乃谢主人去，自设小肆於市。更习武艺，手臂刀矛，皆务实用，变通成法。且读书，且习艺，读稍倦，则趫举翕张，以作其气。已而默坐，以凝其神，昼夜无间。至百日乃睡，睡十馀日，复如之。读史善疑，质之儒生，往往无以答。其艺通绵长、俞刀、程棓、瓘嵋十八棍，多取洪门，敌硬斗强，以急疾为用。复及阵图、形势、器械，皆有理解。

年六十馀，始遇荆溪周济。济故绩学，自负经世之略，通武艺，好谈兵。与语大悦，延教其孙，三年而之桐卒。济之言曰：“兵事至危，非得练士能临敌苦斗历三十刻，及选锋一可当三者，虽上有致果之志，下有死长之心，遇强敌不能必克。

以力为本，以技济之，谓之练士；作其勇者，谓之选锋。世之便骑射、习火器，以为士卒程，事取捷速，恆不能持久。洎乎接刃，则霍然而去。故曰‘巧不胜拙’。

若之桐，庶为知务。”

梁九，顺天人。自明末至清初，大内兴造匠作，皆九董其役。初，明时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至崇祯间老矣。九往执业门下，数载，终不得其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於是尽授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工部，代执营造之事。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九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大不逾数尺许，四阿重室，规模悉其，工作以之为准，无爽。

张涟，字南垣，浙江秀水人，本籍江南华亭。少学画，谒董其昌，通其法，用以叠石堆土为假山。谓世之聚危石作洞壑者，气象蹙促，由於不通画理。故涟所作，平冈小阪，陵阜陂纮，错之以石，就其奔注起伏之势，多得画意，而石取易致，随地材足，点缀飞动，变化无穷。为之既久，土石草树，咸识其性情，各得其用。创手之始，乱石林立，踌蹰四顾，默识在心。高坐与客谈笑，但呼役夫，某树下某石置某处，不假斧凿而合。及成，结构天然，奇正罔不入妙。以其术游江以南数十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东至越，北至燕，多慕其名来请者，四子皆衣食其业。晚岁，大学士冯铨聘赴京师，以老辞，遣其仲子往。康熙中，卒。后京师亦传其法，有称山石张者，世业百馀年未替。吴伟业、黄宗羲并为涟作传，宗羲谓其“移山水画法为石工，比元刘元之塑人物像，同为绝技”云。

叶陶，字金城，江南青浦人，本籍新安。善画山水，康熙中，祇候内廷。奉敕作暢春园图本称旨，即命佐监造，园成，赐金驰驿归。寻复召，卒於途。

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技巧绝伦。少工画，曾绘唐凌烟阁功臣像，镌刻行世，吴伟业赠诗纪之。及在内廷，於殿壁画竹，风枝雨叶，极生动之致，为时所称。手制清烟墨，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於一笏上刻滕王阁序、心经，字画崭然。

奉敕制太皇太后及皇贵妃宝范，拨蜡精绝。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赩样数百种。

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於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於明代诸窑。其他御用木漆器物，亦多出监作，圣祖甚眷遇之。及卒，无子，命官奠茶酒，侍卫护柩，驰驿归葬，恩礼特异焉。

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馀年。明以中官督造，后改巡道，督府佐司其事，清初因之。顺治中，巡抚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称“郎窑”。其后御窑兴工，每命工部或内务府司官往，专任其事。年希尧曾奉使造器甚夥，世称“年窑”。

英继其后，任事最久，讲求陶法，於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又能恤工慎帑，撰陶成纪事碑，备载经费、工匠解额，胪列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均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其釉色，有白粉青、大绿、米色、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天蓝、霁红、霁青、鳝鱼黄、蛇皮绿、油绿、欧红、欧蓝、月白、翡翠、乌金、紫金诸种。又有浇黄、浇紫、浇绿、填白、描金、青花、水墨、五彩、锥花、拱花、抹金、抹银诸名。

奉敕编陶冶图，为图二十：曰采石制泥，曰淘炼泥土，曰炼灰配釉，曰制造匣钵，曰圆器修模，曰圆器拉坯，曰琢器做坯，曰采取青料，曰炼选青料，曰印坯乳料，曰圆器青花，曰制画琢器，曰蘸釉吹釉，曰钅旋坯挖足，曰成坯入窑，曰烧坯开窑，曰圆琢洋采，曰明炉暗炉，曰束草装桶，曰祀神酬原。各附详说，备著工作次第，后之治陶政者取法焉。英所造者，世称“唐窑”。

戴梓，字文开，浙江钱塘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康熙初，耿精忠叛，犯浙江，康亲王杰书南征，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铳法。下江山有功，授道员劄付。师还，圣祖召见，知其能文，试春日早朝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

偕高士奇入直南书房，寻改直养心殿。梓通天文算法，预纂修律吕正义，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论不合，咸忌之。陈弘勋者，张献忠养子，投诚得官，向梓索诈，互殴构讼。忌者中以蜚语，褫职，徙关东。后赦还家，留於铁岭，遂隶籍。

所造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於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当时未通用，器藏於家，乾隆中犹存。西洋人贡蟠肠鸟枪，梓奉命仿造，以十枪赉其使臣。又奉命造子母砲，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如西洋炸砲，圣祖率诸臣亲临视之，锡名为“威远将军”，镌制者职名於砲后。亲征噶尔丹，用以破敌。

丁守存，字心斋，山东日照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

守存通天文、历算、风角、壬遁之术，善制器。时英吉利兵犯沿海数省，船砲之利，为中国所未有。守存慨然讲求制造，西学犹未通行，凡所谓力学、化学、光学、重学，皆无专书，覃思每与闇合。大学士卓秉恬荐之，命缮进图说，偕郎中文康、徐有壬赴天津，监造地雷、火机等器，试之皆验。

咸丰初，从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军事，会获贼党胡以旸，使招降其兄以晄，守存制一

匣曰手捧雷，伪若缄书其中，俾以晄致之贼酋，酋启匣炸首死。寻槛送贼渠洪大全还京，迁员外郎。

从尚书孙瑞珍赴山东治沂州团防，造石雷、石砲以御贼。寻调直隶襄办团练，上战守十六策。十年，回山东，创议筑堡日照要塞，曰涛雒。贼大举来犯，发石砲，声震山谷，贼辟易，相戒无犯。丁家堡附近之民归之，数年遂成都聚。

同治初，复至直隶，留治广平防务，筑堡二百馀所。军事竣，授湖北督粮道，署按察使。充乡试监试，创法，以竹筒引江水注闱中，时以为便。濒江诸省，率仿行之。寻罢归。所著书曰丙丁秘籥，进御不传於外；所传者曰造化究原，曰新火器说。

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生於僻乡，幼孤，事母以孝闻。性质直无华。道、咸间，东南兵事起，遂弃举业，专研博物格致之学。时泰西学术流传中国者，尚未昌明，试验诸器绝鲜。寿与金匮华蘅芳讨论搜求，始得十一，苦心研索，每以意求之，而得其真。尝购三棱玻璃不可得，磨水晶印章成三角形，验得光分七色。知枪弹之行抛物线，疑其仰攻俯击有异，设远近多靶以测之，其成学之艰类此。久之，於西学具窥见原委，尤精制器。咸丰十一年，从大学士曾国籓军，先后於安庆、江宁设机器局，皆预其事。

寿与蘅芳及吴嘉廉、龚芸棠试造木质轮船，推求动理，测算汽机，蘅芳之力为多；造器罝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数年而成。长五十馀尺，每一时能行四十馀里，名之曰黄鹄。国籓激赏之，招入幕府，以奇才异能荐。既而设制造局於上海，百事草创，寿於船砲枪弹，多所发明。自制强水棉花药、汞爆药。

创议繙译西书，以求制造根本。於是聘西士伟力亚利、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寿与同志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孳孳研究，先后成书数百种。寿所译述者，曰西艺知新及续编，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说，汽机发軔，营阵揭要，测地绘图，宝藏兴焉。法律、医学，刊行者凡十三种，西艺知新、化学鉴原二书，尤称善本。

同治末，与傅兰雅设格致书院於上海，风气渐开，成就甚众，寿名益播。山东、四川仿设机器局，争延聘寿主其事，以译书事尤急，皆谢不往，而使其子建寅、华封代行。大冶煤铁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经始之际，寿皆为擘画规制。购器选匠，资其力焉。无锡产桑宜蚕，西商购茧夺民利，寿考求烘茧法，倡设烘灶，及机器缫丝法，育蚕者利骤增。

寿狷介，不求仕进，以布衣终。光绪中，卒，年六十七。子建寅、华封，皆世其学。

建寅，字仲虎。从父於江宁、上海，助任制造。寻充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建船政提调，出使德国二等参赞，洊擢直隶候补道。光绪末，张之洞调至湖北监造无烟火药，已成，药炸裂，殒焉，赐优恤。

华封，字祝三。性敏，为父所爱，秘说精器多授之，以制造为治生。建寅、华封并从父译书行於世。

## 列传二百九十三 畴人一

薛凤祚杜知耕 龚士燕 王锡阐潘柽樟 方中通揭暄梅文鼎子以燕 孙成曾孙钫 弟文鼐 文{冖鼎} 明安图子新陈际新 张肱 刘湘煃 王元启 硃鸿博启 许如兰

推步之学，由疏渐密。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圣祖聪明天亶，研究历算，妙契精微。一时承学之士，蒸蒸乡化，肩背相望。

二百年来，推步之学，日臻邃密，匪特辟古学之榛芜，抑且补西人之罅漏。嘉庆初，阮元撰畴人传，后学一再续之，唐、宋以来，於斯为盛。今甄其卓然名家者著於篇，其政事、文学登於列传及儒林、文苑者；西人官钦天监，厕於卿贰，各自有传者：不具列焉。

薛凤祚，字仪甫，淄川人。少习算，从魏文魁游，主持旧法。顺治中，与法人穆尼阁谈算，始改从西学，尽传其术，因著算学会通正集十二卷，考验二十八卷，致用十六卷。其曰对数比例者，乃西算以假数求真数之便法也；曰中法四线，以西法六十分为度，不便以十进位，改从古法，以百分为度，所列止正弦、馀弦、正切、馀切，故曰四线。其推步诸书：曰太阳太阴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经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历年甲子，曰求岁实，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经星中星，曰西域回回术，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选要，曰今法表，皆会中、西以立法。以顺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为元，诸应皆从以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为岁实，黄、赤道交度有加减，恆星岁行五十二秒，与天步真原法同。梅文鼎谓其书详於法，而无快论以发其趣，盖其时新法初行，中、西文字展转相通，故词旨未能尽暢。然贯通其中、西，要不愧为一代畴人之功首云。

凤祚定岁实秒数为五十七，与奈端合，与穆尼阁以为四十五秒者不同，则其学非墨守穆氏可知。或讥其谨守穆尼阁成法，依数推衍，非笃论也。

杜知耕，字端甫，号伯瞿，柘城举人。精研几何，以利玛窦、徐光启所译几何原本复加删削，作几何论约七卷，后附十条，则知耕所作也。言其法似为本书所无，其理实涵各题之内，非能于本书之外别生新义也。称后附者，以别于丁氏、利氏之增题也。又杂取诸家算学，参以西人之说，依古九章为目，作数学钥六卷。言数非图不明，图非指不明，图中用甲乙等字作志者，代指也，故其书于图解尤详。梅文鼎称其图註九章，颇中肯綮云。

龚士燕，字武任，武进人。少颖异能文，讲求性理，旁通算术，发明蔡氏律吕新书，推演黄锺圜径、开方密率诸法，而於元太史郭守敬授时术尤得其秘。如求冬至时刻，上推百年加一算，以为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之内，满百年消长一分。核之春秋日食三十七事，多与符合。又如推晦、朔、弦、望，以太阳之盈与太阴之迟，以太阴之疾与太阳之缩皆相并，为同名相从；以太阳之盈与太阴之疾，以太阴之迟与太阳之缩皆相减，为异名相消：乃得盈缩迟疾化为加减时刻之差。

以此加减朔望之大、小馀分，得定朔弦望诸时刻。至盈、缩、迟、疾，郭守敬创平、立、定三差，理隐数繁，能审其机括，绘图以明之。

又如赤道变黄道之法，谓在二至后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除赤道积度变为黄道宿度；在二分后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乘赤道积度变为黄道宿度。凡此授时之术，引伸益明。其馀月离五星等法，与回回、西洋诸算，遇有疑难，无不洞悉。至日、月体径有大小，交食限数有浅深，具见其奥。且悟唐顺之弧容直阔之法，以推求太阴出入黄道，在内在外，不离乎六度。自是一应七政、气朔、交食诸端，按法而推，百不失一。

康熙六年，诏募天下知算之士，於是入都。其时钦天监用大统算七政多不合天，奉旨在观象台每日测验，而金星比算差至十度。因修改古法，乃据七年所测表景推测太盈缩，又据日测五星行度，考其迟疾。彼此推求加减，气、闰、转、交诸应，测验皆与天合。盖其法亦本郭守敬，太阳为气应，推冬至日躔用之；太阴周天为转应，朔望用之；日月地球之运，同在一直线，视点上为交应，推日月食用之；合气盈、朔虚之奇零为闰应，推闰月用之；此外又有金、木、水、火、土同聚一宿为合应，推五星用之。

修改诸应，取顺治元年甲申为元，以应世祖章皇帝抚有中夏之祥，钦天监名为“改应法”。既改气、闰、转、交诸应，复改迟、疾限及求差诸法，又改冬至黄道日出分依步中星内法。又盈缩迟疾无积度，日食无时差，皆与天合。台官交章保荐。

八年，历书告成，奏对武英殿，授历科博士。时有荐西人南怀仁等於朝，及其实测诸术，验且捷，遂定用西法，而古历卒不行。

十年，以疾归，著有象纬考一卷、历言大略一卷。其天体论一卷及闇虚、中星、交食、定朔、五星诸论俱佚。

王锡阐，字晓菴，吴江人。兼通中、西之学，自立新法，用以测日、月食不爽秒忽。每遇天晴霁，辄登屋卧鸱吻察星象，竟夕不寐。著晓庵新法六卷，序曰；“炎帝八节，历之始也，而其书不传。黄帝、虞、夏、殷、周、鲁七历，先儒谓系伪作。今七历俱存，大指与汉历相似，而章蔀气朔，未睹其真，为汉人所讬无疑。

太初、三统，法虽疏远，而创始之功，不可泯也。刘洪、姜岌，次第阐明，何、祖专力表、圭，益称精切。自此南、北历象，率能好学深思，多所推论，皆非浅近所及。唐历大衍稍密，然开元甲子当食不食，一行乃为谀词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

又曰：“明初元统造大统历，因郭守敬遗法，增损不及百一，岂以守敬之术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历，首重测日，余尝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后牴牾。馀所创改，多非密率。在当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况乎遗籍散亡，法意无徵。兼之年远数盈，违天渐远，安可因循不变耶？元氏艺不逮郭，在廷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袭伪。虽有李德芳苦争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陈言，无以相胜，诚可叹也！”

又曰：“万历季年，西人利氏来华，颇工历算。崇祯初，命礼臣徐光启译其书，有历指为法原，历表为法数，书百馀卷，数年而成，遂盛行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姑举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气之中；二至者，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统以平气授人时，以盈缩定日躔。西人既用定气，则分、正为一，因讥中历节气差至二日。夫中历岁差数强，盈缩过多，恶得无差？然二日之异，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朓朒而致误也。历指直以怫己而讥之，不知法意一也。

诸家造历，必有积年日法，多寡任意，牵合由人。守敬去积年而起自辛巳，屏日法而断以万分，识诚卓也。西历命日之时以二十四，命时之分以六十，通计一日为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复用日法矣。至於刻法，彼所无也。近始每时四分之，为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后日，尚未觉其繁，施之中历则窒矣。乃执西法反谓中历百刻不適于用，何也？且日食时差法之九十有六，与日刻之九十六何与乎？而援以为据，不知法意二也。天体浑沦，初无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日躔命为一度，日有疾徐，断以平行，数本顺天，不可损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敛为三百六十，不过取便割圜，岂真天道固然？而党同伐异，必曰日度为非，讵知三百六十尚非天真有此度数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置闰，忄互于岁终，盖历术疏阔，计岁以置闰也。

中古法日趋密，始计月以置闰，而闰于积终，故举中气以定月，而月无中气者即为闰。大统专用平气，置闰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气，致一月有两中气之时，一岁有两可闰之月，若辛丑西历者，不亦盭乎！夫月无平中气者，乃为积馀之终，无定中气者，非其月也。不能虚衷深考，而以卤莽之习，侈支离之学，是以归馀之后，气尚在晦；季冬中气，已入仲冬；首春中气，将归腊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见其技之穷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后因岁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说，乃星命家猥言，明理者所不道。西人自命历宗，何至反为所惑，谓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况十二次命名，悉依星象，如随节气递迁，虽子午不妨异地，岂玄枵、鸟咮亦无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岁实消长，昉于统天，郭氏用之，而未知所以当用；元氏去之，而未知所以当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之。而未知以二道远近求之，得其一而遗其一。当辨者一也。岁差不齐，必缘天运缓疾，今欲归之偶差，岂前此诸家皆妄作乎？黄、白异距，生交行之进退；黄、赤异距，生岁差之屈伸；其理一也。历指已明於月，何蔽于日？当辨者二也。日躔盈缩最高，斡运古今不同，揆之臆见，必有定数。不惟日月星应同，但行迟差微，非毕生岁月所可测度耳。西人每诩数千年传人不乏，何以亦无定论？当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时分远近，兒径因分大小，则远近大小，宜为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则远近差多，而兒径差少；月则远近差少，而兒径差多。因数求理，难会其通。当辨者四也。日食变差，机在交分，日轨交分，与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於本道，与交於黄道者又不同。历指不详其理，历表不著其数，岂黄道一术足穷日食之变乎？当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兒差，时或一东一西。交、广以南，日月兒差，时或一南一北。此为兒差异向与兒差同向者加减迥别，历指岂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讲耶？万一遇之，则学者何以立算？当辨者六也。日光射物，必有虚景，虚景者，光径与实径之所生也。闇虚恆缩，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光径，仅以实径求闇虚。及至推步不符，复酌损径分以希偶合。当辨者七也。月食定望，惟食甚为然，亏复四限，距望有差。日食稍离中限，即食甚已非定朔。至于亏复，相去尤远。西历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用朓朒次差。

当辨者八也。”

又曰：“语云：‘步历甚难，辨历甚易。’盖言象纬森罗，得失无所遁也。据彼所说，亦未尝自信无差。五星经度，或失二十馀分，躔离表验，或失数分，交食值此，所失当以刻计；凌犯值此，所失当以日计矣。故立法不久，违错颇多，余於历说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当既不既，与夫失食失推者何异乎？且译书之初，本言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隳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余故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会通若干事，改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辑若干事，立法若干事。旧法虽舛，而未遽废者，两存之；理虽可知，而上下千年不得其数者，缺之；虽得其数，而远引古测，未经目信者，别见补遗，而正文仍袭其故。为日一百几十有几，为文万有千言，非敢妄云窥其堂奥，庶几初学之津梁也。”

其法：度法百分，日法百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五秒五十九微三十二纤，内外准分三十九分九十一秒四十九微，次准九十一分六十八秒八十六微，黄道岁差一分四十三秒七十三微二十六纤。列宿经纬：角一十度七十三分七十九秒，南二度一分二十三秒，亢一十度八十二分二十四秒，北三度一分一秒，氐一十八度一十六分一十四秒，北四十三分九十六秒，房四度八十三分六十三秒，南五度四十六分一十九秒，心七度六十六分二秒，南三度九十七分三十八秒，尾一十五度八十二分七十八秒，南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箕九度四十六分九十六秒，南六度五十九分四十九秒，南斗二十四度一十九分八十二秒，南三度八十八分九十三秒，牵牛七度七十九分五十五秒，北四度七十五分一十七秒，婺女一十一度八十二分二秒，北八度二十分五十九秒，虚一十度一十二分九十一秒，北八度八十二分七十秒，危二十度四十一分四秒，北一十度八十五分六十二秒，营室一十五度九十二分二十秒，北一十度七十一分七十一秒。

先是晓菴新法未成，作历说六篇，历策一篇，其说精核，与新法互有详略。又隐括中、西步术，作大统西历启蒙。丁未岁，因推步大统法作丁未历稿。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时刻分秒，至期，与徐发等以五家法同测，己法独合，作推步交朔测小记。又以治历首重割圜，作圜解。测天当据仪晷，造三晷，兼测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俱能究术数之微奥，补西人所不逮。与同时青州薛凤祚齐名，称“南王北薛”云。历策有云：“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变周、改应、增损、经纬、迟疾诸率，于兹三十年所。”亦可以想见作者实测之诣力矣。

潘柽樟，字力田。与王锡阐同邑友善。锡阐尝馆其家，讲论算法，常穷日夜。

柽樟著辛丑历辨曰：“昔尧命羲和，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盖历法首重置闰。而春秋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馀于终。’所谓始者，取气朔分齐为历元也；所谓中者，月以中气为定，无中气者则为闰也；所谓终者，积气盈、朔虚之数而闰生焉也。自汉以降，历术虽屡变，未有能易此者。唯西域诸历则不然，其法有闰年、有闰日，而无闰月。盖中历主日，而西历主度，不可强同也。今之为西历者，乃以日躔求定气、求闰月，不惟尽废中国之成宪，而亦自悖西域之本法矣。

故十馀年来，宫度既紊，气序亦讹。如戊子之闰三月也，而置在四月；庚寅之闰十一月也，而置在明年之二月；癸巳之闰七月也，而置在六月；己亥之闰正月也，而置在三月。其为舛误，何可胜言！然非深于历者，未易指摘。至于辛丑之闰月，则其失显然无以自解矣。何也？闰法论平气而不当论定气，若以平气，则是年小雪在十月晦，冬至在十一月朔，而闰在两月之间。所谓闰前之月中气在晦，闰后之月中气在朔者也。今以定气，则秋分居九月朔，故预于七月朔置闰，然后秋分仍在八月，而霜降、小雪各归其月。无如大寒定气乃在十一月朔，而十二月又无中气，既不可再置一闰，则是同一无中气之月，而或闰或否。彼所云太阳不及交宫即置为闰者，何独於此而自背其法乎？盖孟秋非归馀之终，故天正不能履端於始，地正不能举正於中也。如此，则四时不定，岁功不成，而闰法又安用之？且壬寅正月，定朔旧法在丙子丑初，即彼法亦在丙子子正，则辛丑之季冬当为大尽，而明年正月中气复移於今岁之秒。彼亦自觉其未安，故进岁朔於乙亥，而季冬为小尽之月，皆所谓欲盖弥彰者耳。即辛丑岁朔，以彼法推，当会於亥正，而今在戌正，差至六刻，其他牴牾，更难枚举。噫！作法如是，而犹自以为尽善，可乎？盖其说以日行盈缩为节气短长，每遇日行最盈，则一月可置一气，是古有气盈、朔虚，而今更有气虚、朔盈矣。然或晦朔两节而中气介其间。如丙戌仲冬，去闰稍远，犹可不论；独辛丑仲冬，冬至、大寒俱在晦朔，去闰最近，进退无据。苟且迁就，有不胜其弊者。夫闰法之主平气，行之已数千年矣，今一变其术，未久而辄穷，至於无可如何，则又安取纷更为也！”柽樟后坐法死。弟耒，亦学历算，见文苑传。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集诸家之说，著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言：“九章皆出於句股，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句股之所生也；少广，方圆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广所出。一方一圆，其间不齐，始出差分，而均输对差分之数，盈朒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输所出，而以方程济其穷。度量衡原出黄锺，粟布出焉，黄锺出於方圆者也。”又言：“古法用竹径一寸长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为一握，后世有珠算而古法亡矣。泰西之笔算、筹算，皆出九九。尺算即比例规，出三角。乘莫善於筹，除莫善於笔，加减莫善於珠，比例莫善於尺。”其珠算归法，三一三十一，四一二十二之类，“十”字俱作“馀”字。其尺算以三尺交加，取数祗用平分一线。时广昌揭暄亦明算术，与中通论难日轮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岁差之不同，须测算消长以齐之。一昼夜人一万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动天行十万里有奇。别录为一书，曰揭方问答。

揭暄，字子宣，广昌人。著璇玑遗述七卷，一名写天新语。论日月东行如槽之滚丸，而月质不变。又谓七政之小轮。皆出自然，如盘水之运旋而周遭，以行疾而成旋涡，遂成留逆。於五星西行，日月盈缩，皆设譬多方，言之近理。康熙己巳，以草稿寄梅文鼎，抄其精语为一卷，称其“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其言多古今所未发”。卒年逾八十。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兒时侍父士昌及塾师罗王宾仰观星象，辄了然於次舍运转大意。年二十七，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受麻孟旋所藏台官交食法，与弟文鼐、文{冖鼎}共习之。稍稍发明其立法之故，补其遗缺，著历学骈枝二卷，后增为四卷，倪为首肯。

值书之难读者，必欲求得其说，往往废寝忘食。残编散帖，手自抄集，一字异同，不敢忽过。畴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节造访，有问者，亦详告之无隐，期与斯世共明之。所著历算之书凡八十馀种。

读元史授时历经，叹其法之善，作元史历经补註二卷。又以授时集古法大成，因参校古术七十馀家，著古今历法通考七十馀卷。授时以六术考古今冬至，取鲁献公冬至证统天术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与授时所得正同，作春秋以来冬至考一卷。

元史西征庚午元术，西征者，谓太祖庚辰；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历志讹太祖庚辰为太宗，不知太宗无庚辰也。又讹上元为庚子，则於积年不合。考而正之，作庚午元算考一卷。授时非诸古术所能方，郭守敬所著历草，乃历经立法之根，拈其义之精微者，为郭太史历草补註二卷。立成传写鲁鱼，不得其说，不敢妄用，作大统立成註二卷。授时术於日躔盈缩、月离迟疾，并以垛积招差立算，而九章诸书无此术，从未有能言其故者，作平立定三差详说一卷，此发明古法者也。唐九执术为西法之权舆，其后有婆罗门十一曜经及都聿利斯经，皆九执之属。在元则有札马鲁丁西域万年术，在明则马沙亦黑、马哈麻之回回术、西域天文书，天顺时具琳所刻天文实用，即本此书，作回回历补註三卷，西域天文书补註二卷，三十杂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轨之高下，日轨又因里差变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里差之法，即西人之说所自出，作周髀算经补讠主一卷。浑盖之器，最便行测，作浑盖通测宪图说订补一卷。西国以太阳行黄道三十度为一月，作西国日月考一卷。西术中有细草，犹授时之有通轨也，以历指大意隐括而注之，作七政细草补注三卷。

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书，并逸，作交食蒙求订补二卷、附说二卷。监正杨光先不得已日食图，以金环食与食甚分为二图，而各有时刻，其误非小，作交食作图法订误一卷。新法以黄道求赤道交食，细草用仪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亲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谓中、西两家之法，求交食起复方位，皆以东西南北为言。然东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规而又近天顶，则四方各正其位。非然，则黄道有斜正之殊，而自亏至复，经历时刻，展转迁移，弧度之势，顷刻易向。且北极有高下，而随处所见必皆不同，势难施诸测验。今别立新法，不用东西南北之号，惟人所见日月员体，分为八向，以正对天顶处为上，对地平处为下，上下联为直线，作十字横线，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则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蚀之所在，则举目可见，作交食管见一卷。太阳之有日差，犹月离交食之有加减时，因表说含糊有误，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为难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纬图法一卷。订火纬表记，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简法一卷。天问略取纬不真，而列表从之误，作黄赤距纬图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陈经纬刊本互异，作帝星句陈经纬考异一卷。测帝星、句陈二星为定夜时之简法，作星轨真度一卷。

以上皆以发明新法算书，或正其误，或补其缺也。

康熙己未，明史开局，历志为钱塘吴任臣分修，经嘉禾徐善、北平刘献廷、{田比}陵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摘其讹误五十馀处，以算草、通轨补之，作明史历志拟稿一卷。虽为大统而作，实以阐明授时之奥，补元史之缺略也。其总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测望，曰弧天割圜，曰黄赤道差，曰黄赤道内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阳盈缩，曰太阴迟疾，曰昼夜刻，曰五星盈缩。

推步之目凡六：曰气朔，曰日躔，曰月离，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

又作历志赘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统，实即授时，宜详元史缺载之事，以补其未备。又回回历承用三百年，法宜备书。又郑世子历学已经进呈，宜详述。他如袁黄之历法新书，唐顺之、周学述之会通回历，以庚午元历之例例之，皆得附录。

其西洋历方今现行，然崇祯朝徐、李诸公测验改宪之功，不可没也，亦宜备载缘起。”

己巳，至京师，谒李光地于邸第，谓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而经生家犹若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趣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大显。”因作历学疑问三卷。

光地扈驾南巡，驻跸德州，有旨取所刻书籍回奏，光地匆遽未及携带，遂以所辢刻历学疑问谨呈。奉旨：“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将书留览再发。”

二日后，召见光地，上云：“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阅。”光地因求皇上亲加御笔，批驳改定，上肯之。

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於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贴批语，皆上手笔也。光地复请此书疵缪所在，上云：“无疵缪，但算法未备。”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

未几，圣祖西巡，问隐沦之士，光地以关中李颙、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上亦夙知颙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

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临辞，特赐“绩学参微”

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孙成内廷学习。

五十三年，成奉上谕：“汝祖留心律历多年，可将律吕正义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错处，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后来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间，亦不喜人规劝，此皆是私意。汝等须竭力克去，则学问长进。可并将此意写与汝祖知之。”恩宠为古所未有。

文鼎图注各直省及蒙古各地南北东西之差，为书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既浑员，则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纬度则然，若经度离赤道远，则里数渐狭。故惟路正东西行，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则其法不可用为立法。若两地各有北极高度，又有相距之经度，而无相距里数，是有两边一角，而求馀一边，即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数而求经度，是为三边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经度。其法并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与月食求经度之法相参，而且简易的确。

文鼎於测算之图与器，一见即得要领，古六合、三辰、四游之仪，以意约为小制，皆合。又自制为月道仪，揆日测高诸器，皆自出新意。尝登观象台，流览新制六仪，及元郭守敬简仪、明初浑球，指数其中利病，皆如素习。其书有测器考二卷，又自鸣钟说一卷，壶漏考一卷，日晷备考一卷，赤道提晷一卷，勿菴揆日器一卷，加时日轨高度表一卷，揆日测说一卷，璇玑尺解一卷，测量定时简法一卷，勿庵测望仪式一卷，勿庵仰观仪式一卷，月道仪式一卷。

其说曰：“月道出入于黄道，犹黄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为之仪器者。今依浑盖北密南疏之度，以黄极为枢，而月道半在其内，半出其外，则月纬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后之法，可以众著。仪以铜为之，略如浑盖，其上盘为月道，亦如浑盖天盘之黄道圈；其下盘黄道经纬，分宫分度，并以黄极为心，而侭边以黄纬九十五度少半为限。出黄道南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

礼部郎中李焕斗尝从文鼎问历法，作答李祠部问历一卷。沧州老儒刘介锡同客天津，问历法，作答刘文学问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难读之书，每手疏而携诸箧，以待明者问之，於历学尤多，作思问编一卷。纬度以测日高，因知北极为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则逐日可测，承友人之问，作七十二候太阳纬度一卷。潘天成从文鼎学历，而苦于布算，作写历步历法一卷授之。又授时步交食式一卷，文鼎季弟文{冖鼎}之稿也。步五星式六卷，文鼎与其仲弟文鼐共成之者也。

文鼎每得一书，皆为正其讹阙，指其得失，又古历列星距度考一卷，从残坏之本，寻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极度分，中缺二星，又从闽中林侗写本补完之，而断以为授时之法。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始倡几何之学，以点线面体为测量之资，制器作图，颇为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未暇深考，辄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株守旧法者，又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文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用筹、用尺、用笔，稍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赅，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没。又为九数存古，以著其概。总为中西算学通例一卷。

馀分九种：一，勿庵筹算七卷。二，笔算五卷。皆易横为直，以便中文。三，度算一卷，原无算例，其弟文{冖鼎}补之，而参以嘉禾陈荩谟尺算用法。又有矩算，用一尺一方板，则文鼎所创。四，比例数解四卷。释穆尼阁所译之对数。五，三角法举要五卷。其目有五：曰测量名义，曰算例，曰内容外切，曰或问，曰测量。六，方程论六卷，安溪李鼎徵为刻于泉州。七，几何摘要三卷，就原本删繁补遗。八，句股测量二卷，就周髀、海岛诸术，录要以存古意。九，九九数存古十卷，九数即九章隶首之法，仅存者九章之目耳。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

外有书一十七种为续编：一，少广拾遗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图，而莫详所用。后或增之至十乘，惟四乘方与十乘方不可借用他法，因为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条不紊。二，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广之为百二十有四。

三，几何补编四卷。几何原本六卷，止於测面，七卷以后，未经译出，取测量全义量体诸率，实考其作法根源，以补原书之未备。而原书二十等面体之说，向固疑其有误者，今乃得其实数。又原本理分中末线，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体积，因得其各体中棱线及辏心对角诸线之比例。又两体互相容及两体与立方、立员诸体相容各比例，并以理分中末线为法，乃知此线不为徒设。四，西镜录订註一卷。五，权度通几一卷。重学为西术一种，载於比例规解者多譌误，今以南勋卿仪象志互相订补，其数始真。六，奇器补註二卷。关中王公徵奇器图说所述引重转木诸制，并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於西人重学，以明其意。尝以书史所传，如汉杜诗作水以便民，及王氏农书诸水器之类，睹记所及，如刘继庄诗集载筒车灌田法，稍为辑录，以补其所遗，而图与说不相应者正之，以西字为识者易之。七，正弦简法补一卷。大测诸书，言作八线表之法详矣，薛凤祚书有用矢线求度法，为之作图，以明其意。因得两法，在六宗、三要之外，而为用加捷。两法者，一曰正弦方冪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进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冪。八，弧三角举要五卷。历书皆三角法也，内分二支：一曰平三角，一曰弧三角。凡历法所测，皆弧度也，弧线与直线不能为比例，则剖析浑员之体，而各於弧线中得其相当直线。即於无句股中寻出句股，此法之最奇而确者。弧三角之用法虽多，而其最著明者，为黄赤交变一图。反覆推论，了如列眉，熟此一端，则其馀不难推及矣。测量全义第七、第八、第九卷专明此理，而举例不全，且多错谬。其散见诸历指者，仅存用数，无从得其端倪。天学会通圈线三角法，作图草率，往往不与法相应。一以正弧三角为纲，仍用浑仪解之。正弧三角之理，尽归句股。参伍其变，斜弧三角之理，亦归句股矣。其目：曰弧三角体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馀角法，曰弧角比例，曰垂线，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线相当。九，环中黍尺五卷。举要中弧度之法已详，然更有简妙之用宜知。测量全义原有斜弧两矢较之例，所立图姑为斜望之形，而无实度可言。今一以平仪正形为主，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量。

浑仪真象，呈诸片楮，而经纬历然，无丝毫隐伏假借。至於加减代乘除之用，历书举其名不详其说，疑之数十年，而后得其条贯，即初数次数甲数乙数诸法。其目：曰总论，曰先数后数，曰平仪论，曰三极通几，曰初数次数，曰加减法，曰甲数乙数，曰加减捷法，曰加减又法，曰加减通法。十，巉堵测量二卷。古法斜剖立方，成两巉堵形，巉堵又剖为二，成立三角，立三角为量体所必需，然此义皆未发。今以浑仪黄赤道之割切二线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实形，今诸线相遇成虚形，与实形等，而四面皆句股，西法通於古法矣。又于馀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线，成句股方锥形，亦四面皆句股，即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于西法矣。二者并可以坚楮为仪象之，则八线相为比例之理，了如掌纹。而郭守敬员容方直矢接句股之法，不烦言说而解。其目：曰总论，曰立三角摘要，曰浑员内容立三角，曰句股锥，曰句股方锥，曰方巉堵容员巉堵，曰员容方直仪简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即弧解。

十一，用句股解几何原本之根一卷。几何不言句股，而其理莫能外。故其最难通者，以句股释之则明。惟理分中末线似与句股异源，今为游心於立法之初，仍不外乎句股，益信古句股义包举无遗。徐光启译大测表，名之曰割圜句股八线表，其知之矣。

十二，几何增解数则。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较求斜方，曰切线角与员内角交互相应，曰量无法四边形捷法，曰取平行线简法。并就几何各题而增，不入补编，附前条共卷。十三，仰观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经度为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经度为日出入时刻，并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与历书法微别。十四，方员冪积二卷。历书周径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十一与十四之比例，岂非以乘除之际难用多位欤？

今以表列之，取数殊易，乃为之约法，则径与周之比例即方、员二冪之比例，亦即为立方、立员之比例，殊为简易直捷。十五，丽泽珠玑一卷。友朋之益，取其有关算学者。十六，算器考一卷。十七，数学星槎一卷。

文鼎历学疑问，曾呈御览，后又引申其说，作历学疑问补二卷，皆平正通达，可为步算家准则。

文鼎为学甚勤，刘辉祖同舍馆，告桐城方苞曰：“吾每寐觉，漏鼓四五下，梅君犹构灯夜诵，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时也。”居京师时，裕亲王以礼延致硃邸，称梅先生而不名。李文贞公命子锺伦从学，介弟鼎徵及群从皆执弟子之礼。宿迁徐用锡，晋江陈万策，景州魏廷珍，河间王之锐，交河王兰生，皆以得与参校为荣。家多藏书，频年游历，手抄杂帙不下数万卷。岁在辛丑，卒，年八十有九。上闻，特命有地治者经纪其丧，士论荣之。

子以燕，字正谋。康熙癸酉举人。於算学颇有悟入，有法与加减同理，而取径特殊，能於恆星历指中摘出致问，文鼎所谓“能助余之思”也。早卒。

成，字玉汝，以燕子。文鼎疑日差既有二根，即宜列二表，成以为：“定朔时既有高卑盈缩之加减矣，复用于此，岂非衤复乎？”文鼎因其说，然后悟交食之非缺，比之童乌九岁能与太玄。康熙乙未进士，改编修，与修国史。成肄业蒙养斋，以故数学日进。御制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皆与分纂。所著增删算法统宗十一卷，赤水遗珍一卷，操缦卮言一卷。

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术，成谓立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说曰；“尝读授时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为矢，而元学士李冶所著测圜海镜，亦用天元一立算。传写鲁鱼，算式讹舛，殊不易读。明唐荆川、顾箬溪两公互相推重，自谓得此中三昧。荆川之说曰：‘艺士著书，往往以秘其机为奇，所谓天元一云尔，如积求之云尔，漫不省其为何语。’而箬溪则言：‘细考测圜海镜，如求城径，即以二百四十为天元，半径即以一百二十为天元，即知其数，何用算为？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于顾说颇不谓然，而无以解也。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谕曰：‘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焕然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似之而已。夫元时学士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

乃历久失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忘所自，而明人视若赘疣而欲弃之。噫！好学深思如唐、顾二公，尚不能知其意，而浅见寡闻者，又何足道哉？”

明史馆开，成与修天文、历志，呈总裁书曰：“一历志半系先祖之藁，但屡经改窜，非复原本，其中讹舛甚多。凡有增删改正之处，皆逐条签出。一，天文志不宜入历志，拟仍另编。盖历以钦若授时，置闰成岁，其术委曲繁重，其理精微，为说深长。且有明二百七十馀年沿革非一事，造历者非一家，皆须入志。虽尽力删削，卷帙犹繁。若加入天文志之说，则恐冗杂不合史法。自司马氏分历与天官为二书，历代因之，似不可易。一，天文志例载天体、星座、次舍、仪器、分野等事，辽史谓天象千古不变，历代之志天文者近于衍，其说似是而非。盖天象虽无古今之异，而古今之言天者，则有疏密之殊。况恆星去极，交宫中星，晨昏隐现，岁岁有差，安得谓千古不易？今拟取天文家精妙之说著於篇；其不足信者，拟削之。”

又时宪志用图论曰：“客问于梅子曰；‘史以纪事，因而不创。闻子之志时宪也用图，此固廿一史所无，而子创为之，宜执事以为非体而欲去之也。而子固执己见，复呶呶上言，独不记昌黎之自讼乎？吾窃为子危之！’梅子曰：‘吾闻史之道贵信而直，余本不原为史官，总裁谓时宪、天文两志非专家不能办，不以为固陋而委任之。余既不获辞，不得不尽其职。今客谓旧史无图而疑余之创，窃谓史之记事，亦视其信否耳，因、创非所计也。夫后史之增于前者多矣，汉书十志，已不侔于八书，而后汉皇后本纪，与魏书之志释老，唐书之传公主，宋史之传道学，皆前史所无，又何疑于国史用图之为创哉？且客未读明史耶？明史於割员弧矢、月道距差诸图，备载历志，何明史不疑为创，而顾疑余乎？’客曰：‘后史增于前者，必非无因，若明史之用图，亦有说欤？’梅子曰：‘疑以传疑，信以传信，春秋法也，作史者谁能易之？古之治历者数十家，大率不过增损日法，益天周，减岁馀，以求合一时而已。即太初之起数锺律，大衍之造端蓍策，亦皆牵合，并未能深探天行之故，而发明其所以然之理。本未尝有图，史臣何从取而载之？至元郭太史修授时，不用积年日法，全凭实测，用句股割员以求弦矢，于是有割圜诸图载于历草。作元史时，不知采摭，则宋、王诸公之疏也。明之大统，实即授时。本朝纂修明史诸公，以义非图不明，遂采历草入志，其识极超。复经圣君贤相鉴定，不以为非体而去之，俾精义传于无穷，洵足开万古作史者之心胸矣。至于时宪立法之妙，义蕴之奥，悉具于图，更不可去。如必以去图为合体，岂以明史为非体，而本朝之制不足法欤？且客亦知时宪之图所自来乎？我圣祖仁皇帝悯绝学之失传，留心探索四十馀年，见透底蕴，始亲授儒臣，作图立说，以阐明千古不传之秘，即御制历象考成是也。余亲承圣训，实与汇编之列。彼前辈纂修明史，尚不忍没古人之善，创例以传之。而余以承学之臣，恭纪御制，顾恐失执事之意，而迁就迎合，以致圣学不彰，贻误后学，尚得谓之信史乎？不信之史，人可塞责，而何用余越俎而代之？余之呶呶，非沽直，不得已也。然则韩子之自讼，亦谓其言之可以已者耳。

使韩子果务为容悦以求幸免，则诤臣之论，佛骨之表，又何为若是其侃侃哉？’客唯唯而退。”

又仪象论曰：“齐政授时，仪象与算术并重。盖非算术，无以预推节候以前民用；非仪象，无以测现在之行度，以验推步之疏密，而为修改之端也。虞书‘璇玑玉衡’，为仪象之权舆，其制不传。汉人创造浑天仪，即玑衡遗制，唐、宋皆仿为之。至元始有简仪、仰仪、闚几、景符等器，视古加详矣。明于齐化门南倚城筑观象台，仿元制作浑仪、简仪、天体三仪，置于台上，台下有晷影堂，圭表壶漏，国初因之。康熙八年，命造新仪，十一年，告成，安置台上，其旧仪移藏他室。五十四年，西人纪理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所遗旧器用作废铜，仅存明仿元浑仪、简仪、天体三仪而已。所制象限仪成，亦置台上。按明史云：‘嘉靖间修相风杆及简、浑二仪，立四大表以测晷影，而立运仪、正方案、悬晷、偏晷，具备于观象台，一以元法为断。’余于康熙五十二三年间，充蒙养斋汇编官，屡赴观象台测验。见台下所遗旧器甚多，而元制简仪、仰仪诸器，俱有王珣、郭守敬监造姓名。虽不无残缺，然睹其遗制，想见创造苦心，不觉肃然起敬也。乾隆年间，监臣受西人之愚，屡欲废台下馀器作铜送制造局，赖廷臣奏请存留，礼部奉旨查检，始知仅存三仪，殆纪理安之烬馀也。夫西人欲藉技术以行其教，故将尽灭古法，使后世无所考，彼益得以居奇，其心叵测。乃监臣无识，不思存什一於千百，而反助其为虐，何哉？乾隆九年冬，有旨移置三仪於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几可以永存矣。”

又论句股曰：“句股和较相求，言算学者莫不留心，其法可谓详且备矣，未有以句股积与句弦和较为问者。元学士李冶著测圜海镜，用馀句、馀股立算，神明变化，几如五花八门，亦未及此。岂俱未计及耶？抑有其法而遗之耶？统宗少广章内，虽有句股积及句弦较两题，乃偶合于句三股四之数，非通法。昔待罪蒙养斋，汇编数理精蕴，意欲立法以补其缺。先用平方展转推求，皆不能御，思之累日，而后得用带纵立方求句股二法。”

卒，年八十有三，谥文穆。

钫，字导和，成第四子也。成纂丛书辑要六十馀卷，图皆所绘。删订统宗图，十之七八，皆出其手。年二十六，卒。

文鼐，字和仲，文鼎从弟也。初学历时，未有五星通轨，无从入算。与兄文鼎取元史历经，以三差法布为五星盈缩立成，然后算之，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早卒。

文{冖鼎}，字尔素，文鼎季弟也。著中西经星同异考一卷。以三垣二十八宿星名，依步天歌次第，胪列其目，而以中、西有无多寡分注其下，载古歌、西歌于后。

古歌即步天歌，西歌则利玛窦所撰经天该也。其南极诸星，则据汤若望算书及南怀仁仪象志，为考证补歌，附之于末。其发凡略言：“齐七政，非先定恆星，则无从著手。故曰‘七政如乘传，恆星其地志也；七政如行棋，恆星其楸局也。’曰‘恆’者，谓其终古不易；曰‘经’者，谓其不同纬星南北行，‘经’亦有‘恆’之义焉。

是编专以中、西两家所传之星歌星名考其多寡同异，故曰经星同异考。星官之书，自黄帝始，重黎、羲和，志天文者，纷糅不一。汉张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至三国时，太史令陈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八十四星。自唐以来，以仪考测，迨宋两朝志，始能言某星去极若干度，入某星若干度，为说较详。此中国之言星学者。西儒星学远有端绪，据其书所译，周赧王丙寅古地末一测，汉永和戊寅多禄某一测，明嘉靖乙酉尼谷老一测，万历乙酉第谷一测，崇祯戊辰汤若望一测。国朝康熙壬子，南怀仁著仪象志，又依岁差改定黄经及赤经。

今依南公志表，稽其大小，分为六等。一等大星一十有六，二等星六十有八，三等星二百有八，四等星五百一十有二，五等星三百四十有二，六等星七百三十有二，总计一千八百七十八。其微茫小星，则不能以数计。此泰西之学也。”

文{冖鼎}又有累年算稿，文鼎为录存，名曰授时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几何类求新法，算书中比例规解，本无算例，文鼎作度算，用文{冖鼎}所补，而参之以陈荩谟尺算用法。

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官钦天监监正。受数学於圣祖，预修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因西士杜德美用连比例演周径密率及求正弦、正矢之法，知其理深奥，索解未易，因积思三十馀年，著割圜密率捷法四卷。一曰步法，於杜氏三法外，补创弧背求通弦、求矢法，仍杜氏原法，但通加一四除耳。又弦、矢求弧背，并通弦、矢求弧背，凡六法，合杜氏共成九法。其弦求弧背法，以弦为连比例二率，半径为一率，求得二、四、六、八、十诸率，以一、三、五、七、九之五数各自乘，为累次乘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挨，两两相乘，为累次除数，即用二率为第一得数。复置四率，以第一乘数乘之，第一除数除之，为第二得数。又置六率，以第一、第二乘数乘之，第一、第二除数除之，为第三得数。又置八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数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数除之，为第四得数。如是累求，至所得数祗一位止，乃★之，即所求之弧背也。矢求弧背法，倍正矢为连比例三率，亦以半径为一率，求得五、七、九、十一诸率。以一、二、三、四、五之五数各自乘，为屡次乘数，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挨，两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即用三率为第一得数。复置五率，以第一乘数乘之，第一除数除之，为第二得数。又置七率，以第一、第二乘数乘之，第一、第二除数除之，为第三得数。又置九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数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数除之，为第四得数。如是累求，至所得数祗一位而止。开平方，即所求之弧背也，通弦求弧背，亦各加一四除。矢求弧背，则三率又多加一四。因更创馀弧求弦矢，馀弦矢求本弧，及借弧与正、馀弦互求四术。二曰用法，以角度求八线，及直线、弧线、三角形边角相求，共设七题。谓今法所以密於古者，以用三角形也。然三角形非用八线表不能相求，惟用此法，以之立表则甚易，以之推三角形，则不用表而得数同。三、四两卷曰法解，皆阐明弦、矢与弧背相求之根。其法先以一分弧通弦求二分弧通弧弦之数，次以一分、二分弧通弦求三分、四分全弧通弦之数，以一分三分弧通弦求五分全弧通弦之数。又因二分、五分相乘得十分，十分自乘得百分，十分、百分相乘得千分，十分、千分相乘得万分。遂以半径为一率，一分弧通弦为二率，各如相乘之率数，求得十、百、千、万诸分弧率数。比例得弧背求通弦，应减四率二十四分之一，加六率八十分之一，减八率一百六十八分之一，加十率二百八十八分之一，减十二率四百四十分之一，加十四率六百二十四分之一，减十六率八百四十分之一。各四归之，则二十四得六，为二三相乘数；八十得二十，为四五相乘数；一百六十八得四十二，为六七相乘数；二百八十八得七十二，为八九相乘数；四百四十得一百一十，为十与十一相乘数；六百二十四得一百五十六，为十二与十三相乘数；八百四十得二百一十，为十四与十五相乘数。故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两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又以通弦求得二率一分多，四率一分，六率九分，八率二百二十五分，十率一万一千二十五分，十二率八十九万三千二十五分，十四率一亿八百五万六千二十五分，得后率分数为实。各递降二等，使二率降为四率，四率降为六率，得前率分数为法。以法除实，得四率一分，为一自乘数；六率九分，为三自乘数；八率二十五分，为五自乘数；十率四十九分，为七自乘数；十二率八十一分，为九自乘数；十四率一百二十一分，为十一自乘数；十六率一百六十九分，为十三自乘数：故以一、三、五、七、九等数各自乘为屡次乘数。次求通弦法，求得十、百、千、万诸分弧正矢率数，比例得弧背求正矢，应减五率十二分之一，加七率三十分之一，减九率五十六分之一，加十一率九十分之一，减十三率一百三十二分之一，加十五率一百八十二分之一，减十七率二百四十分之一；而十二为三四相乘数，三十为五六相乘数，五十六为七八相乘数，九十为九与十相乘数，一百三十二为十一与十二相乘数，一百八十二为十三与十四相乘数，二百四十为十五与十六相乘数，故以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两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又以正矢求得五率一分多，七率四分，九率三十六分，十一率五百七十六分，十三率一万四千四百分，十五率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分，十七率二千五百四十万一千六百分，为后率分数，各递降二等为前率分数。如前通弦法，除得五率一分为一自乘数，七率四分为二自乘数，九率九分为三自乘数，十一率十六分为四自乘数，十三率二十五分为五自乘数，十五率三十六分为六自乘数，十七率四十九为七自乘数，故以一、二、三、四、五等数各自乘，为屡次乘数。书未成而卒，子新续之。

新，字景臻，安图季子。充食俸生。安图病且革，以所著捷法授之，新遵父命，与门下士陈际新、张肱共续成之。

陈际新，字舜五，宛平诸生。官灵台郎，为监正。续明安图割圜密率捷法，寻绪推究，质以生前面授之言。至乾隆甲午，始克成书。

刘湘煃，字允恭，江夏人。闻梅文鼎以历算名当世，鬻产走千馀里，受业其门，湛思积悟，多所创获。文鼎得之甚喜，曰：“刘生好学精进，启予不逮！”其与人书曰：“金、水二星，历指所说未彻，得刘生说，而后二星之有岁轮，其理确不可易。”因以所著历学疑问嘱之讨论，湘煃为著订补三卷。又谓历法自汉、唐以来，五星最疏，故其迟、留、伏、逆皆入于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经度之法，而纬则犹未备。西法旧亦未有纬度，至地谷而后有五星纬度，已在守敬后矣。

历书有法原、法数，并为历法统宗。法原者，七政与交食之历指也；法数者，七政与交食经纬之表也，故历指实为造表之根本。今历所载金、水，历指如其法以造表，则与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测天，则又密合，是历虽有表数，而犹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五卷，文鼎深契其说，摘其要目为五星纪要。

湘煃又欲为浑盖通宪天盘安星之用，以戊辰历元加岁差，用弧三角法，作恆星经纬表根一卷，及月离交均表根、黄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补新法所未及也。所著又有论日、月食算稿各一卷，各省北极出地图说一卷，答全椒吴荀淑历算十问书一卷。

王元启，字宋贤，号惺斋，嘉兴人。乾隆辛未进士，授将乐县知县。究心律历句股之学，著书已刻者为惺斋杂著。内有史记、汉书正譌两种，其正史记之譌者，为律书、历书、天官书各一卷；正汉书之譌者，为律历志上下二卷。未刻者为历法记疑、句股衍、角度衍、九章杂论。而句股衍一书，因繁求简，最为精晰。分甲、乙、丙三集，甲集术原三卷，乙集纲要二卷，丙集晰义四卷。甲集首卷通论术原，为句股因积求边张本。二卷专论立方，因及平方法。三卷专论和数开立方，所以尽立方诸数之变。乙集两卷，为相求法百二十三则之纲要。丙集四卷，即相求法，逐则分晰其义，专取发明立法之意。

其总序曰：“句股弦相求法，参以和较，凡得七十八则，求句股中函数。又有冪积求容员、容方、容纵方，及依弦作底求容方，与句股求外方、外员之数。又有积数与句股和较相求容方，与句股馀数相求之法。综而计之，凡得二十九则。立表测量，得求高、求远、求深三则，重表亦然。旧算书多简略，详者又苦错出无绪。

间尝力为区别，使各以类从，先定相求法百十三则。甲申仲秋，复理前绪，逐一布算，捷於旧法，而旧法仍附见，以资参考。至以中函积与弦之所和、所较相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数，旧法罕见，今亦窃拟一法，以附於后。又别创截弦分两，及补句求股、补股求句之法，分为六则，使不成句股之形，亦化为句股。并载不成句股求中函积二则，容方、容员四则，外切员径一则，员内累求句股六则，凡又一十九则。以该西术三角之算，兼备割员之用。使学者知周髀一经，於术无所不该。后人不能触类旁通，以尽其变，故使西术得出而争胜，其实西术亦出周髀，不能出折句为股之外也。”

又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门，为术最繁，非凿指一数以为布算之准，难以虚领其义。然如广三修四见於经者，特其正例，正例外变例尤多。必欲正变兼呈，则一卷中彼此错出，使阅者耳目数易，转增烦愦。兹特标举略例，亻并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见焉，以尽句股之变，而该三角之法。”

又答友问句股书曰：“欲求句股，先学开方，方有正方、纵方之异。纵方则以修广之和、较数开之，其次则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即可以知求句、股、弦各无零数法。以三率之中率为主，倍中率为股，首末二率相减为句，相加为弦。依此衍之，得句股略例十数则，然后以句、股、弦为正数，两数相加为和，相减为较。又有句股三数相加减之和较数，弦与和，和弦与较和三数相加之和数也；弦与较，较弦与和较三数相减之较数也。

三数相加减，今名之为兼三和较。凡正数和较之数各三，兼三和较各二，共十三数。

十三数中，随举两数，即可求句股弦全数。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则，而容方、容员、截股分两、立表测量单表、重表之法，犹不与焉。其次则求截弦分两之法，是为一句股分两句股，即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两句股。不成句股分两句股，即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则总以句股概之。其法取大小两句股形，小股与大句同数者合为一形，即为不成句股之形。分之为两，则所谓中垂线者，即小矩之股，大矩之句。

以此衍之，又得不成句股略例二十馀则。依类推之，又得合形分两、削形求全二法。

合形分两，则有正合形截偶分两、反合形截中分两、偏合形截边分两之法。削形求全，则有削去正矩、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浅削、深削之分。知此则句股之学尽矣。”

元启尝曰：“我无他长，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已。”然其句股术一书，几欲驾梅文鼎而上之，为算术中不可少之书云。

硃鸿，字云陆，秀水人。嘉庆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御史，历给事中，出官督理湖南粮储道。研精算学。同郡钱仪吉譔三国会要，集乾象、景初二术成，尝为作注。乌程陈杰时为台官博士，阳湖董祐诚亦客京邸，皆日从讲数，各出所得相质问。旧无橢圆求周术，为祐诚言，圜柱斜剖，则成橢员，可以句股形求之。祐诚既发明其说，系以图释。初得杜德美割圜九术写本，以示祐诚，创图解三卷。既成，复得密率捷法於李潢家，则蒙古监正明安图师弟续绎之书也，与传写本互异。鸿曾依杜法步算，径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一八六三六七四七二二七九五一四，周十者，径三一八三零九八八六一八三七九零六七一五三七七六七五四六六九六三八九零五六六六一。徐有玉采入务民义斋算学中。道光十年后，辞官仍居京师，譔考工记车制参解。又评程氏易畴考工创物小记，多所纠正云。

博启，字绘亭，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中，官钦天监监副。尝因句股和较之术，前人论之极详，独句股形中所容之方边、员径、垂线三事，尚缺而未备。爰以三事分配和较，创法六十。惜其书未刊，法不传。今所传者，惟有方边及垂线求句、股、弦一题。法用平行线剖容方冪为四小句股形，借垂线为小句股和，借方边为小弦，求小句小股。以小股与垂线比，若方边与句比；以小句与垂线比，若方边与弦比。

道光初，方履亨官监正，每举此题课士。其后得甘泉罗士琳力为表章，博术乃复明于世。

罗论云：“曩者闻方慎菴监正言绘亭监副有是法，失传。因仿监副遗法，用平行线剖半员冪为四小句股形，以半圆径减垂线馀，借为小句股和，借半员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垂线，若半员径比股；以小股比股，若半员径比弦。又以半员径减方边，得较。用平行线剖较冪为四小句股形，借半员径为小句股和，借较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半员径，若方边比句；以小句比半员径，若方边比股，以小股比股，若较比弦。用补副监之遗。复用天元术演得三事和较六十题，更立天、地两元为广例二十五术，撰句股容三事拾遗四卷。更试变通其术，御以八线，取方边用方斜率，得容方中之斜线。以垂线为一率，半径为二率，斜线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割。检八线表得度用，与四十五度相加减，得垂线所分之大小两弧，副以半径为一率，垂线为二率，小弧正割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句。如以大弧正割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股，又如以大小两弧之两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大小两弧之两分弦，相亻并得弦馀。二题仿此，其得数同，而尾数有奇零。以八线表所列之数至单位止，单位以下，弃其馀分，故不能如句股与天元所得之密合。或有妄诋天元术不能驭三角和较者，抑知天元创於宋、明之间，安能逆知西法之有三角而豫为立法？要在学者善为会通耳。试设平三角形，有一角而角在两边之中，有大边与对边和，有小边与对边和，求三道及垂线，此西人常法所不能御者。若立天元一术，则任求何边或和数或较数，皆一平方即得。然则天元之与西法，其优劣可见矣。”

许如兰，字芳谷，全椒人。乾隆三十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发福建。因亲老改江西，历任浮梁、新建等县事。丁忧服阕，赴福建，题补侯官，未履任，会瘴气发，病卒。

如兰性敏，所读书皆究心精妙，於历算始习西法，通薛凤祚所译天步真原、天学会通。时同县山西宁武同知吴烺受梅文鼎学於刘湘煃，如兰因并习梅氏历算。又于乾隆四十年夏，谒戴震于京都，受句股割圜记。四十四年，谒董化星于常州。戴传缉古算经十书，而董则专业薛氏者也。由是兼通中、西之学。

尝谓其弟子胡早春曰：“古人以句股方程列于小学，童而习之，人人能晓，今则老宿不能通其义。一则时尚帖括，视句股为不急之务；再则习为风雅，不屑持筹握算，效畴人子弟所为。噫，过矣！”又谓：“士大夫不精弧矢之术，虽识天文，无益也。畴人算工不明象数之理，虽能步算，无益也。”著有乾象拾遗、春晖楼集诸书，今多散佚。

其存者，有书梅氏月建非专言斗柄论后，略曰：“天气浑沦，无可识认，古人不得已，即以恆星为天以识日躔。恆星积久而差，冬至日躔不在原宿，始立岁差之法。古谓恆星不动，而黄道西移。今测普天星座皆动，其经纬之度，不随赤道运转，而顺黄道东移。故谓黄道不动，而恆星东行，与七政同一法。”又谓：“古人以中数为岁，朔数为年。上古气朔同日，故月建起於节气，而不起於中气；日躔过宫，起於中气，而不起於节气。起於节气，故曰冬至子之半；起於中气，故曰冬至日躔星纪之次也。然则一岁十二建，乃天道经历十二辰，故谓之月建，此万古不易者也。

斗柄所指分位不真，且恆星东移，积久有差，辨之诚是也。但古人云：‘斗为帝车，斟酌元气而布之四方’。又曰：‘招摇柬指。’不过言天道无迹。可见顺时布化，斗柄有象可徵耳。拘泥其词，则惑矣。”其岁差说略曰：“恆星一年东行五十馀秒，又黄、赤二道斜交，并非平行，於左旋至速之中，微斜牵向右。日之於天，犹经纬之於日也。日行至黄道分至节气之限，则春秋寒暑皆随之而应。七政躔于各宫，遇各宫燥湿寒温风雨，则随恆星之性而应。然则冬、夏二至，乃黄道上子、午之位也。

春、秋二分，乃黄道上卯、酉之位也。惟唐、虞时冬至日躔虚中，恆星之子中，正逢黄道之子中。嗣是渐差，而东周在女，汉在斗，今在箕。黄道之子，非恆星之子也。以丑宫初度为冬至者，因周时冬至恆星已差至丑，周人即以恆星为黄道之十二次，故命丑为星纪，言诸星以此纪也。其实丑乃周时恆星之宿度，并非恆星之子中。

今并不在丑，又移至寅十馀度矣。由今箕一以上溯古虚五，历年四千有馀，已差至五十八度，此恆星东行之明验也。”其他著论无关历算者不录。

## 列传二百九十四 畴人二

李潢 汪莱 陈杰丁兆庆 张福僖 时曰淳 李锐黎应南骆腾凤 项名达王大有 丁取忠李锡蕃 谢家禾 吴嘉善罗士琳易之瀚 顾观光韩应陛 左潜曾纪鸿 夏鸾翔邹伯奇 李善兰 华衡芳弟世芳李潢，字云门，锺祥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工部左侍郎。博综群书，尤精算学，推步律吕，俱臻微妙。著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九卷，附海岛算经一卷，共十卷。

其自序重差图云：“图九，望远，海岛旧有图解，馀八图今所补也。同式形两两相比，所作四率，二三率相乘，与一四率相乘同积。如欲作图明之，第取一三率联为一边，又取二四率联为一边，作相乘长方图之，自然分为四冪。又以斜弦界为同式句股形各二，则形势验矣。旧图於形外别作同积二方，至两形相去辽远者，又必宛转通之，皆可不必也。图中以四边形、五边形立说，似与句股不类，然於本形外补作句股形，则亦句股也。四率比例法，在九章粟米谓之今有，一为所有率，二为所求率，三为所有数，四为所求数，在句股则统目之为率。刘氏注云：‘句率股率，见句见股者是也。’今祗云同式相比者，取省易耳，异乘同除则一也。”书甫写定，潢即病。俟吴门沈钦裴算校，方可付梓。越八年，其甥程矞采家为之校刊，以成其志。

九章初经东原戴氏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一刻於曲阜孔氏，再刻於常熟屈氏，悉依戴氏原校本刊刻。其时古籍甫显，校订较难，不无间有扞格，自是天下之习九章者，莫不家★L3一编，奉为圭臬。而刘徽九章亦从此有善本矣。潢又尝因古算经十书中，九章之外最著者，莫如王孝通之辑古。唐制开科取士，独辑古四条限以三年，诚以是书隐奥难通。世所传之长塘鲍氏、曲阜孔氏、罗江李氏各刻本，又悉依汲古阁毛影宋本，祗有原术文而未详其法，且复传写脱误。虽经阳城张氏以天元一术推演细草，但天元一术创自宋、元时人，究在王氏后，似非此书本旨。爰本九章古义，为之校正，凡其误者纠之，阙者补之，著考注二卷。以明斜袤广狭割截附带分并虚实之原，务如其术乃止。稿未成，潢殁后，为南丰刘衡授其乡人，以西士开方法增补算草，并附图解，刻於江西省中，喧宾夺主，殊乱其真。矞采取江西刻本削去图草，仍以原考注刊布。

武进李兆洛为之序，曰：“辑古何为而作也？盖阐少广、商功之蕴而加精焉者也。商功之法，广袤相乘，又以高若深乘之为立积，今转以积与差求广袤高深，所求之数，最小数也。曷为以最小数为所求数？曰，求大数，则实方廉隅，正负杂糅。

求小数，则实常为负，方廉隅常为正也。观台羡道，筑堤穿河，方仓圆囤，刍甍输粟，其形不一，概以从开立方除之何也？曰，一以贯之之理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斜解立方，得两巉堵，一为阳马，一为鳖臑。阳马居二，鳖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於平地之馀续狭斜之法，无论为巉堵、为阳马、为鳖臑，皆作立积。观其立积内不以所求数乘者为减积，以所求数一乘者为方法，再乘者为廉法，所求数再自乘为立方，即隅法也。从开立方除之，得所求数。若绘图於纸，令广袤相乘，以所求数从横截之。剖平冪为若干段，又以截高与所求数乘之。分立积为若干段，若者为减积，若者为方，若者为廉，若者为隅，条段分明，历历可指。

作者之意，不烦言而解矣。其云廉母自乘为方母，廉母乘方母为实母者之分，开方之要术也。先生於是书立法之根，如锯解木，如锥划地，又复补正脱误，条理秩然，信王氏之功臣矣！爰述大旨，以告世之习是书者，无复苦其难读云。”

汪莱，字孝婴，号衡斋，歙县人。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弱冠后，读书於吴葑门外，慕其乡江文学永、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徵君易畴学，力通经史百家及推步历算之术。嘉庆十二年，以优贡生入都，考取八旗官学教习，会御史徐国楠奏请续修天文、时宪二志，经大学士首举莱与徐准宜、许澐入馆纂修。十四年，书成。

议叙，以本班教职用，选授石埭县训导。十八年，应省试，得疾归，卒於官，年四十有六。先是十一年夏，黄河启放王营减坝，正溜直注张家河，会六塘河归海。两江督臣奉上命，查量云梯关外旧海口与六塘河新海口地势高下，延莱测算，盖其精算之名，久为官卿所知。曾制浑天、简平、一方各仪器观测。

与郡人巴树穀最友善，客江、淮间，又与焦孝廉循、江上舍籓、李秀才锐，辩论宋秦九韶、元李冶立天元一及正、负开方诸法。天性敏绝，极能攻坚，不肯苟於著述。凡所言，皆人所未言，与夫人所不能言。

尝以古书八线之制，终於三分取一，用益实归除法求之，其一表之真数，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与五分之三通弦交错为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数益密。梅氏环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术，惟求倚平仪外周之两角，而缩於内半周之角未详。其法较易，因立新术，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积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又复推而广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积。并及诸物递兼之法，以补古九章所未备。

又纠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积术，及指识天元一，正、负开方之可知、不可知。其纠正句股知积术也，文穆赤水遗珍称：“有句股积及股弦和较求句股，向无其术，苦思力索，立法四条。”其门人丁维烈又造减纵翻积开三乘方法，文穆许之。莱谓：“句股形等积、等弦和，带纵立方形等基、等高阔和，皆有两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积二百一十。若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积亦四十九，句股积亦二百一十。设问者暗执一形，则对者交盲两数。

梅、丁诸公法成而不可用，盖两句弦较，与一句弦和，恆为连比例之三率。其两句弦较，即首、末二率；两较减一和之馀，即中率；而句弦和必为三率亻并。遂创立有两积相等、两句弦和相等、求两句股形之法。以四倍句股积自乘，句弦和除之，为带纵长立方积。以句弦和为纵，开得数为两句弦较之中率，自乘为带纵平方积。

又以中率与句弦和相减为长阔和，求得长阔两根为两句股较，用求两句股形各数。

又同积之边，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后可通，故四倍句股积自乘，即两形之倍句相乘为底，两形之股相乘为高，即犹以中末乘首。中化为中率，再乘为立方三率，亻并为带纵。由是推得立方形两高数恆为首末二率，高阔和恆为三率，亻并数与等积、等弦和之两弦较及弦和丝毫无异。如高九阔十，高阔和十九，立方积九百。若高四阔十五，高阔和亦十九，立方积亦九百，其数莫不由两形相引而出。故其法即命积为带纵长立方积，以高阔和为所带之纵。用带纵长立方法开得本方根，为两形高数之中率。与高阔和相减，馀为带纵之平方长阔和。中率自乘，为带纵平方积。

用带纵平方长阔和法开之，得长阔一根，为两形之两高数。两高与和相减，为两阔数。”

其指识正、负开方也，“元李冶传洞渊九容术，撰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以明天元如积相消，其究必用正、负开方，互详於宋秦九韶数学九章。梅文穆公虽指天元一为西人借根方所由来，而正、负开方则未有阐明者。元和李秀才锐特为雠校，谓少广一章，得此始贯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从。莱独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

如测圆海镜边股第五问‘圜田求径二百四十步与五百七十六步共数’，而李仁卿专以二百四十为答。数学九章田域第二题‘尖田求积二百四十步与八百四十步共数’，而秦道古专以八百四十为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缕析推之，得九十五条。凡几根数为带纵长阔较则可知，为带纵长阔和则不可知。又推得几真数少，几根数又多，几平方与一立方积等多少杂糅，和较莫定。立法以审之，以几平方数用几立方数除之，得数乘几根数，以较几真数。若少於真数，则以几平方为高阔较，是为可知。若多於真数，则或几平方为通分法，三母总数、几真数为三母维乘之共数，几根数为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设真数一百四十四，少二百八，根数多二十，平方积与一立方积相等，则三数皆同，是为不可知。”

盖以一答为可知，不止一答为不可知。故李秀才锐跋其书，括为三例以证明之。

谓：“隅实同名者不可知；隅实异名，而从廉正负不杂者可知；隅实异名，而从廉正负相杂，其从翻而与隅同名者可知，否则不可知。隅实异名，即带纵之长阔较也，较仅一答；隅实同名，即带纵之长阔和也，和则不止一答。”锐以隅实同名、异名，明一答与不止一答；莱以长阔、和较，明可知、不可知，其义一也。著有衡斋算学七册，考定通艺录磬氏倨句解一册。

陈杰，字静弇，乌程诸生。考取天文生，任钦天监博士，供职时宪科兼天文科，司测量。累官国子监算学助教。道光十九年，谢病归，卒于家。生平邃于算学，尤神明于比例之用。初著辑古算经细草一卷，后十馀年，又为之指画形象，成图解三卷；又博采训诂，考正其传写之舛譌，稽合各本之同异，别成音义一卷。

其自述比例言有曰：“比例之法，昉自九章，传由西域，在古法曰异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钱四百，易米二斗，问乙有钱六百，易米几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钱为实，甲米乘之，得数，甲钱除之，即得。钱与米异名相乘，与钱同名相除，故谓之异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钱比甲米，若乙钱与乙米。凡言以者一率，言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言与者四率。二三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此西法也。古法元、明时中土几以失传，不知何时流入西域。明神宗时，西人利玛窦来中国，出其所著算书，中人矜为创获，其实所用皆古法，但异其名色耳。兹以西人名色解王氏，固取其平近，亦以名中、西之合辙也。”

又有论曰：“二十一史律志无不用比例者，他如九章、缉古、十种算书，多用比例，无如古人总不言比例。如缉古第二问，求均给积尺，欲以本体求又一形之体，忽取两面冪之数，一用以乘，一用以除，而得数。又第九问求员囤，第十问求员窖，忽以周径乘除，即如方亭法求之，诸数悉得。走作图解，审谛久之，而始知为比例，乃明言比例以揭之。嗣是而阅古算书者，罔弗比例矣。”

又自道光以来，尝亲在观象台督率值班天文生频年实测黄、赤大距为二十三度二十七分，未经奏明，故当时未敢用。迨甲辰岁修仪象考成续编，监臣即取此数上之，而钦定颁行焉。

晚年所譔为算法大成，上编十卷，首加、减、乘、除，次开方、句股，次比例、八线，次对数，次平三角、弧三角。门分类别，皆先列旧法，而以新法附之，图说理解，不惮反覆详明，

专为引诱初学设也。下编十卷，则有目无书。其言曰：“算法之用多端，第一至要为治历，故下编言在官之事，先治历，次出师，次工程钱粮，次户口盐司，次堆积丈量；儒者则考据经传，下及商贾庶民，则赀本营运，市廛交易，持家日用，凡事无钜细，各设题为问答，以明算法之用，盖如此之广云。”下编似未成。其门人丁兆庆、张福僖均以算名。

兆庆，字宝书，归安人。沉潜好学，为项学正两边夹角迳求对角新法图说，谓其讲解明晰，戛戛独造。

福僖，字南坪，乌程诸生。精究小轮之理，著有慧星考略。

时曰淳，字清甫，嘉定人。精算术。发明古人术意，无不入微。咸丰末，与长沙丁取忠同客胡林翼幕府，每与商榷数理，见丁氏数学拾遗之百鸡术，谓与二色方程暗合。因为广衍，立二十八题，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十四字识其上下，为十四耦。诸题皆借方程为本术，并述大衍求一术以博其趣，作百鸡术衍二卷。

自序略曰：“张丘建算经鸡翁鸡母题问，甄、李两註及刘孝孙草，皆未达术意，不可通。近焦理堂所释尤误。读吾友丁君果臣数学拾遗，设术与二色方程暗合，乃通法也。骆氏艺游录用大衍求一术，以大小较求中数，取径颇巧，然遇较除共较实適尽者，则不可求。方程术则遇法除实得中数，不尽者以分母与减率相求而齐同之，无不可得。骆氏殆未知有方程本术耳。夫题祗本经一术，算理之微妙，不如孙子不知数一问，而术文各隐秘。彼则但举用数，此亦仅著加减三率，於前半段取数之法皆阙如。岂古人不传之秘，必待学者深思而自得乎？孙子求一术，至宋秦道古发之，独是题袭谬传讹，无借方程以问途者。曰淳蓄疑既久，今年春与果臣连榻鄂城，复一商榷，别后数月乃通之。怡然涣然，了无滞凝，亦穷愁中一快事也。因衍方程术为数学拾遗补，求负数法及加减率求答数法，附述求一术为艺游录补。以中小较求大数法，及大中较、大小较互求得中数、小数法，引伸钩索，温故知新，庶足以大暢厥旨乎！易翁、母、雏为大、中、小，设数不必以百，而统以百鸡命之者，识斯术所自昉也。”

李锐，字尚之，元和诸生。幼开敏，有过人之资。从书塾中检得算法统宗，心通其义，遂为九章、八线之学。因受经於钱大昕，得中、西异同之奥，於古历尤深。

自三统以迄授时，悉能洞澈本原。

尝谓：“三统，世经称殷术，以元帝初元二年为纪首，是年岁在甲戌。推而上之，一千五百二十岁而岁值甲寅为元首，又上四千五百六十年而岁复甲寅为上元。

以此积年，用四分上推，太初元年得至朔同日，而中馀四分日之三，朔馀九百四十分之七百五，故太初术亏四分日之三，去小馀七百五分也。《汉书》载三统而不著太初，其实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日法、月法与三统同。贾逵称太初术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统法周天又与三统同。盖四分无异於太初，而太初亦得谓之三统。郑注召诰，周公居摄五年二月三月，当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盖待治定制礼，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声、王光禄鸣盛以为据洛诰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说未核。今案郑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为一月二月，以纬候入蔀数，推知上推下验，一一符合，不仅检勘一二年间事也。”

因据诗大明疏，郑注尚书文王受命，武王伐纣时日皆用殷历甲寅元，遂从文王得赤雀受命年起，以乾凿度所载之积年推算，是年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与刘歆所说殷历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蔀不同。歆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后四年武王克殷，后七年而崩，明年周公摄政元年，较郑少一年。又载召诰、洛诰俱摄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朔，并与郑不合。乃以推算各年及一月二月，排比干支，分次上下，著召诰日名考，此融会古历以发明经术者也。

当是时，大昕为当代通儒第一，生平未尝亲许人，独於锐则以为胜己。大昕尝以太乙统宗宝鉴求积年术日法一万五百岁，实三百八十三万五千四十八分二十五秒为疑。锐据宋同州王湜易学，谓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终於五分者，有终於六分者，有终於五六分之间者。终於五分者，五代王朴钦天历是也，以七千二百为日法。终於六分者，近年万分历是也，以一万分为日法。终於五六分之间者，景祐历法载於太乙遁甲中是也，以一万五百分为日法，此暗用授时法也。

试以日法为一率，岁实为二率，授时日法一万为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即授时之岁实也。探本穷源，一言破的。

近世历算之学，首推吴江王氏锡阐、宣城梅氏文鼎，嗣则休宁戴氏震亦号名家。

王氏谓土盘历元在唐武德年间，非开皇己未；梅氏谓回回历实用洪武甲子为元，而讬之於开皇己未。其算宫分，虽以开皇己未为元，其查立成之根，则在己未元后二十四年，二说并同。

戴氏谓回回历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是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万万乘三十一，满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地谷所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通分内子以万万乘之，满日法而一，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与梅氏疑问所云合。是三家所论，未尝不确知灼见，然均未得其详。锐据明史历志、回回本术，参以近年瞻礼单，精加考核，谓回回历有太阳年，彼中谓为宫分；有太阴年，彼中谓为月分。

宫分有宫分之元，则开皇己未是也；月分有月分之元，则唐武德壬午是也。自开皇己未至洪武甲子，积宫分年七百八十六，自武德壬午至洪武甲子，积月分年亦七百八十六，其惑人者即此两积年相等耳，因著回回历元考。有求宫分白羊一日入月分截元后积年月日法，以为不明乎此，虽有立成，不能入算也。稿佚未刊。

梅氏未见古九章，其所著方程论，率皆以臆创补，然又囿於西学，致悖直除之旨。锐寻究古义，探索本根，变通简捷，以旧术列於前，别立新术附於后，著方程新术草，以期古法共明於世。古无天元一术，其始见於元李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元郭守敬用之，以造授时历草，而明学士顾应祥不解其旨，妄删细草，遂致是法失传。自梅文穆悟其即西法之借根方，於是李书乃得郑重於世。其有原术不通，别设新术数则，更於梅说外辨得天元之相消，有减无加，与借根方之两边加减法少有不同。

且不满顾氏所著之句股、弧矢两算术，谓：“弧矢肇於九章方田，北宋沈括以两矢冪求弧背，元李冶用三乘方取矢度，引伸触类，厥法綦详。顾氏如积未明，开方徒衍，不亦傎乎？”爰取弧矢十三术，入以天元，著弧矢算术细草。并仿演段例，括句股和较六十馀术，著句股算术细草，以导习天元者之先路。

又从同里顾千里处得秦九韶数学九章，见其亦有天元一之名，而其术则置奇於右上，定於右下，立天元一於左上。先以右上除右下，所得商数与左上相生，入於左下。依次上下相生，至右上末后奇一而止，乃验左上所得以为乘率。与李书立天元一於太极上，如积求之，得寄左数与同数相消之法不同。因知秦书乃大衍求一中之又一天元，秦与李虽同时，而宋元则南北隔绝，两家之术，无缘流通，盖各有所授也。

锐尝谓：“四时成岁，首载虞书，五纪明历，见於洪范。历学诚致治之要，为政之本。乃通典、通考置而不录，邢云路虽撰古今律历考，然徒援经史，以侈卷帙之多。梅氏祗有欲撰历法通考之议，卒未成书。因更网罗诸史，由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下逮元、明数十馀家，一一阐明义蕴，存者表而章之，缺者考而订之，著为司天通志，俾读史者启其扃，治历者益其智。”惜仅成四分、三统、乾象、奉天、占天五术注而已。馀与开方说皆属稿未全。

开方说三卷，锐读秦氏书，见其於超步、退商、正负、加减、借一为隅诸法，颇得古九章少广之遗，较梅氏少广拾遗之无方廉者，不可以道里计。盖梅氏本於同文算指、西镜录二书，究出自西法，初不知立方以上无不带从之方。锐因秦法推广详明，以著其说。甫及上、中二卷而卒，年四十有五。其下卷则弟子黎应南续成之。

应南，字见山，号斗一，广东顺德人。嘉庆戊寅顺天经魁，以书馆议叙，选浙江丽水县知县，调平阳县知县。海疆俸满，加六品衔，卒於官。

骆腾凤，字鸣冈，山阳人。嘉庆六年举人，道光六年，大挑一等，用知县。以母老不原仕，改授舒城县训导。未一年，告养归，教授里中，学徒甚众。二十二年八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二。性敏锐，好读书，尤精畴人术。在都中从锺祥李潢学，研精覃思，寒暑靡间。

著开方释例四卷，自序略谓：“天元一术，见宋秦九韶大衍数中，不言创於何人。元李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亦用此例。冶称其术出於洞渊九容，今不可详所自矣。是书自平方以至多乘，悉用一术，即刍童、羡馀诸形，亦可握觚而得，洵算术之秘钥也。西法借根方实原於此，乃以多少代正负，徒欲掩其袭取之迹。不知正负以别异同，多少以分盈朒，毫釐千里，必有能辨之者。”

又著游艺录二卷，自识云：“余於正、负开方之例，既为释例以明其法矣。至於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载，与夫古今算术之未能该洽者，辄为溯其源，正其误。不敢掠前哲之美以为名，亦不为黯黮之词以欺世也。随所见而识之，汇为一编。”遗稿凡十馀万言，即今传本也。

南汇张文虎尝与青浦熊户部其光书论之曰：“承示骆司训算书二种，读竟奉缴。

李四香开方说，详於超步、商除、翻积、益积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令初学者茫不解其所谓。骆氏於诸乘方、方廉、和较、加减之理，皆质言之，而推求各元进退、定商诸术，尤足补李书所未备，诚学开方者之金锁匙。汪孝婴创设两句股同积同句股和一问，以两句弦较中率转求两句弦较，立术迂回。骆氏以正、负开方径求得两句，颇为简易。衡斋亦当首肯也。”其为人所推服如此。

项名达，字梅侣，仁和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考授国子监学正。道光六年，成进士，改官知县，不就，退而专攻算学。三十年，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著述甚富，今传世者，但有下学庵句股六术及图解，复附句股形边角相求法三十二题，合为一卷。以句股和较相求诸题术稍繁难，爰取旧术稍为变通。分术为六，使题之相同者通为一术，釐然悉有以御之。第一、二、三术及第四术之前二题，悉本旧解，馀为更定新术，皆别注捷法，各为图解，以明其意。第四、五、六术其原皆出於第三术，可释之以比例。第三术以句弦较比股，若股与句弦和，以股弦较比句，若句与股弦和，是为三率连比例。凡有比例加减之，其和较亦可互相比例。故第四、五、六术诸题，皆可由第三术之题加减而得，即可因第三术之比例而另生比例。因比例以成同积，而诸术开方之所以然遂明。名达又创有弧三角总较术，求橢员弧线术，术定，未有诠释，以义奥趣幽，难猝竟事，故六术独先成云。

名达与乌程陈杰、钱塘戴煦契最深，晚年诣益精进，谓古法无用，不甚涉猎，而专意于平弧三角，与杰意不谋而合。与杰论平三角，名达曰：“平三角二边夹一角，迳求斜角对边，向无其法，窃尝拟而得之，君闻之乎？”杰曰：“未也。”录其法以归。盖以甲乙边自乘与甲丙边自乘相加，得数寄左；乃以半径为一率，甲角馀弦为二率，甲乙、甲丙两边相乘倍之为三率，求得四率，与寄左数相减，钝角则相加，平方开之，得数即乙丙边。

又尝谓泰西杜德美之割圜九术，理精法妙，其原本于三角堆，董方立定四术以明之，洵为卓见。惟求倍分弧，有奇无偶，徐有壬补之，庶几详备。名达尝玩三角堆，叹其数祗一递加，而理法象数，包蕴无穷，夫方圜之率不相通，通方圜者必以尖，句股，尖象也；三角堆，尖数也。古法用半径屡求句股得圜周，不胜其繁。杜氏则以三角堆御连比例诸率，而弧弦可以互通，割圜术蔑以加矣。然以此制八线全表，每求一数，必乘除两次，所用弧线，位多而乘不便，董、徐二氏大、小弧相求法亦然。向思别立简易法，因从三角堆整数中推出零数，但用半径，即可任求几度分秒之正馀弦，不烦取资于弧线及他弧弦矢。且每一乘除，便得一数，似可为制表之一助。

又著象数原始一书，未竟，疾革时，嘱戴煦。后煦索稿於名达子锦标，校算增订六阅月而稿始定，都为七卷。原书之四，仅六纸，并第七卷皆煦所补也。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论，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论，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论，皆以两等边三角形明其象，递加法定其数，末乃申论其算法。卷五曰诸术通诠，取新立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术、半径求弦矢二术及杜、董诸术，按术诠释之。卷六曰诸术明变，杂列所定弦矢求八线术，开诸乘方捷术，算律管新术，橢员求周术，以明皆从递加数转变而得。卷七曰橢员求周图解，原术以袤为径，求大员周及周较，相减而得周，补术则以广为径，求小员周，周较相加而得周，末系以图解。徐有壬巡抚江苏，邮书索煦写定本梓行，刻甫就而有壬殉难，书与板皆毁焉。

有王大有者，字吉甫，仁和诸生。翰林院待诏。穷究天算，问业於处士戴煦。

凡煦所著述，皆录副本去，名达见之，因与煦订交。大有尝校割圜捷术合编。后殉於杭州。

丁取忠，字果臣，长沙人。研究象数，不求闻达，刻算书二十有一种，为白芙堂丛书。光绪初，卒于家，年逾七十。所自譔者为数学拾遗一卷，以所演算草较详，可便初学，又意在拾遗，故未暇详其义之出自何人。

又譔粟布演草二卷，自序曰：“道光壬辰，余始习算，友人罗寅交学博洪宾以难题见询，久无以应。同治初元，始获交南丰吴君子登太史，驭以开屡乘方法，余始通其术，然未悉其立法之根也。后吴君游岭表，余推之他题，及展转相求，仍多窒碍。又函询李君壬叔，蒙示以廉法表及求总率二术，而其理始显。后吴君又示以指数表及开方式表，李君复为之图解以阐其义。由是三事互求，理归一贯。余因取数题详为演草，并捷法图解，都为一卷。质之南海邹君特夫，君复为增订开屡乘方法，并另设题演草，补所未备。即算家至精之理，如圜内容各等边形，皆可借发商生息以明之，诚快事也！”

后又譔演草补一篇，序云：“余前年与左君壬叟共辑粟布演草，原为商贾之习算者设，或一例而演数题，或一题而更数式。或用真数，或用代数。其式或横列，或直下，杂然并陈，无非欲学者比类参观，易於领悟也。乃初学习之，犹谓茫无入门处，盖商贾所习算书，大都详於文而略於式。况代数又古算术所无，宜其卒然览之而不解也。兹更拟一题附后，特仿数理精蕴借根方体例，专详於文，庶初学读之，可因文知义。算理既明，则全书各式，可涣然冰释，或兼可为习代数者之先导乎？”

其乡人李锡蕃，亦以演算名。

锡蕃，字晋夫。道光三十年早卒，著有借根方句股细草一卷，衍为二十有五术，取忠刊入丛书。

谢家禾，字和甫，钱塘举人。与同学戴氏兄弟熙、煦相友善。少嗜西学，点线面体四部，靡不淹贯。已，复取元初诸家算书，幽探冥索，悉其秘奥。乃辑平时所得析通分加减，定方程正负，以标举立元大耍，撰演元耍义一卷。其自序云：“元学至精且邃，而求其要领，无过通分加减，凡四元之分正负，及相消法，互隐通分法，大致原於方程。方程者，即通分之义。方程不明，由於正负无定例，加减无定行，以譌传譌，如梅宣城精研数理，未暇深究，他书可知矣。九章算经正负术甚明，而释者反以意度，古谊之不明，可胜道哉！唯以衍元之法正方程之义，由是方程明而元学亦明。著演元要义，综通分方程而论列之，附以连枝同体之分等法。通乎此，则四元庶可窥其涯涘耳。”

又以刘徽、祖冲之之率求弧田，求其密於古率者，撰弧田问率一卷。同里戴煦为之序曰：“古率径一周三，徽率刘徽所定，径五十周一百五十七也。密率乃祖冲之简率，径七周二十二也。诸书弧田术皆用古率，郭太史以二至相距四十八度，求矢亦用古法。顾徽、密二率之周既盈於古，则积亦盈於古，试设同径之圆，旁割四弧，其中两弦相得之方三率皆同，知三率圆积之盈缩，正三率弧积之盈缩也。徽、密二率弧田古无其术，惟四元玉鉴一睹其名，而设问隐晦，莫可端倪。穀堂得其旨，因依李尚之孤矢算术细草设问立术，亦足发前人所未发也。”

又以直横与句股弦和较展转相求，撰直积回求一卷，其自序云：“始戴谔士著句股和较集成，予亦著直积与和较求句股弦之书，然二书为义尚浅，且直积与句弦和求三事，用立方三乘方等，得数不易，而又不足以为率，其书遂不存。近见四元玉鉴直积与和较回求之法，多立二元，尝与谔士思其义蕴，有不必用二元者。盖以句弦较与句弦和相乘为股冪，股弦和与股弦较相乘为句冪，而直积自乘，即句冪股冪相乘也。如以句弦较乘股弦较冪，除直积冪，即为句弦和乘股弦和冪矣。句弦和乘股弦和冪，即弦冪和冪共内少半个黄方冪也。盖相乘冪内去一弦冪，所馀为句股相乘者一，句弦相乘者一，股弦相乘者一，此三冪合成和冪，则少一半黄方冪。

半黄方冪，即句弦较股弦较相乘冪也。加一半黄方冪，即为弦冪和冪共矣。加二直积，即二和冪也。减六直积，即二较冪也。又句弦和乘股弦较冪，为句冪内少个句股较乘股弦较冪也。股弦和乘句弦较冪，为股冪内多个句股较乘句弦较冪也。减一句股较乘股弦较冪，尚馀一句股较冪矣。术中精意，皆出於此。其他之参用常法者，可不解而自明耳。草中既未暇论，恐习者不知其理，因揭其大旨於简端，见演段之不可不精也。”

家禾殁后，戴熙搜遗稿，嘱其弟煦校雠而授诸梓。煦精算，见忠义传。著有补重差图说，句股和较集成消法简易图解，对数简法，外切密率，假数测圆，及船机图说等。

吴嘉善，字子登，南丰人。咸丰十一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与徐有壬同治算学。同治改元，避粤匪乱游长沙，识丁取忠。逾年，客广州，因邹伯奇又识钱塘夏鸾翔。三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光绪五年，奉使法兰西，驻巴黎。

后受代还，旋卒。

所譔算书，首述笔算。次九章翼，曰今有术，曰分法，曰开方，曰平方平员各术。推演方田者，曰立方立员术，推演商功者，曰句股，曰衰分术，曰盈不足术，曰方程术。於句股术后，次附平三角、弧三角测量高远之术。又次则专述天元四元之书，为天元一术释例，为名式释例，为天元一草，为天元问答，为方程天元合释，为四元名式释例并草，为四元浅释。自序曰：“算学至今日，可谓盛矣。古义既彰，新法日出，前此所未有也。余与丁君果臣皆癖此，既忘其癖，更欲以癖导人。尝苦近世津逮初学之书无善本，梅文穆公所删之算法统宗，今亦不传。因商榷述此，取其浅近易晓，以为升高行远之助云。”

罗士琳，字茗香，甘泉人。以监生循例贡太学，尝考取天文生。咸丰元年，恩诏徵举孝廉方正之士，郡县交荐，以老病辞。三年春，粤匪陷扬州，死之，年垂七十矣。少治经，从其舅江都秦太史恩复受举业，已乃弃去，专力步算，博览畴人书，日夕研求数年。

初精西法，自譔言历法者曰宪法一隅。又思句股、少广相表里，而方田与商功无异，差分与均输不殊。按类相从，摘九章中之切于日用者，悉以比例驭之，汇为十二种。以各定率冠首，以借根方继后，以诸乘方开法附末，凡四卷，曰比例汇通，虽悔其少作，实便初学问途。

后见四元玉鉴，服膺叹绝，遂壹意专精四元之术。士琳博文强识，兼综百家，於古今算法尤具神解，以硃氏此书实集算学大成，思通行发明，乃殚精一纪，步为全草，并有原书於率不通及步算传写之譌，悉为标出，补漏正误，反覆设例，申明疑义，推演订证。就原书三卷二十有四门，广为二十四卷，门各补草。

尝为提要钩元之论，谓：“是书通体弗出九章范围，不独商功修筑、句股测望、方程正负已也。如端匹互隐、廪粟回求寓粟布，如意混和寓借衰，茭草形段、果垛叠藏，如像招数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源、混积问元、明积演段、拨换截田、锁套吞容寓方田、少广诸法。他若分索隐之为约分命分，方员交错、三率究员、箭积交参之为定率兼交互。至於或问歌彖、杂范类会，以其各自为法，不能比类。故一则寄诸歌词，一则编成杂法，均似补遗。大旨皆以加、减、乘、除、开方、带分六例为问，每门必备此例，略简易而详繁难，尤於自来算书所无者，必设二问以明之。

如混积问元中既设种金田及句三股四八角田为问。拨换截田中复设半种金田，锁套吞容中复设方五斜七八角田为问。又果垛叠藏两设员锥垛，杂范类会既设徽率割员，又设密率割员是矣。更有一门专明一义者，如和分索隐之分开方，三率究员两仪合辙之反覆互求是矣。是书但云如积求之，如积有用定率为同数相消者，有如问加减乘除得积为同数相消者。祖序谓：‘平水刘汝谐撰如积释锁，惜今不传。’意者其释此例欤？”

道光中，得硃氏算学启蒙於京师厂肆，士琳复加斠诠刊布之。此书总二十门，凡二百五十九问，其名术义例多与玉鉴相表里。士琳为之互斠，始于天元，终于四元，义主精邃，所得甚深。考大德四年莫若序，计后此书四年。此书首列乘除布算诸例，始于超径等接之术，终于天元如积开方，由浅近以至通变，循序渐进，其理易知。名曰启蒙，实则为玉鉴立术之根，此一证也。玉鉴原本十行，行十九字，“今有”低一格，“术曰”又低二格，与此书同，此二证也。玉鉴斗斛之“斗”别作“”，此假借字，本汉书平帝纪及管子乘马篇，尚杂见于唐以前之孙子、五曹、张丘建诸算经，钧石之“石”，说文本作“柘”，玉鉴作“硕”，“硕”“石”古虽互通，然假“硕”为“石”，则仅见于毛诗甫田疏引汉书食货志，而算书罕见，又玉鉴田之“”，虽见李籍九章音义，为字书所无，此书并同，此三证也。玉鉴虽亦三卷，而门则为二十四，问则二百八十八，较多此书四门二十九问，然以四字分类，其体裁同。且如商功、修筑、方程、正负之属，则又二书互见，此四证也。

玉鉴如意混和第一问，据数知一秤为十五斤，適与此书之斤秤起率合，此五证也。

玉鉴锁套吞容第九问，方五斜七八角田左右逢元第六、第十三、第二十诸问，有小平小长，皆向无其术。此书卷首明乘除段，即载平除长为小长，长除平为小平之例。

其田亩形段第十五问，复载方五斜七八角田求积通术，此六证也。他如玉鉴或问歌彖第四问，与此书盈不足术第七问，又玉鉴果垛叠藏第十四问，与此书堆积还原第十四问，又玉鉴方程正负第四问，与此书方程正负第五问，题皆约略相同，此七证也。知系硃氏原书佚而复出，并其算法一则，亦为附列，间有鱼豕，悉仍其旧，但各标识于误字旁，别记刊误於卷末。

又尝以乾隆间明氏捷法校得八线对数表，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０”

误“一”；又六度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０”误“六”；又十二度五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误“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正切第七字“九”误“０”；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秒正切第九字“五”误“四”。可见西人所能，中人亦能之。

又因会通四元玉鉴如像招数一门，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知密率亦可招差，其弧与弦矢互求之法，与授时历之垛积招差一一符合。且以祖氏缀术失传，其法廑见於秦书，即大衍之连环求等递减递加，亦与明氏捷法相近。爰融会诸家法意，撰缀术辑补二卷。

又甄录古今畴人，仍阮氏体例为列传，采前传所未收者，得补遗十二人，附见五人，续补二十人，附见七人，合共四十有四人，次於前传四十六卷之后。

集所校著都为观我生室汇十二种。如四元玉鉴细草二十四卷，释例二卷，校正算学启蒙三卷，校正割圜密率捷法四卷，续畴人传六卷，皆别有单行本。

外已刻者尚得七种，曰句股容三事拾遗三卷，附例一卷，本绘亭监副博启法补其遗，取内容方边员径垂线交互相求，一以天元驭之。曰三角和较算例一卷，取斜平三角形中两边夹一角术镕入天元法，用和较推演成式。曰演元九式一卷，括玉鉴中进退消长诸例，借无数之数，以正负开方式入之。曰台锥积演一卷，以玉鉴茭草、果垛二门可补少广之阙，爰取台锥形段引而伸之。曰周无专鼎铭考一卷，以四分周术佐以三统汉术，推得宣王十有六年九月既望甲戌，与铭辞正合。曰弧矢算术补一卷，以元和李四香原术未备，为增补二十七术，合成四十术。曰推算日食增广新术一卷，推广正升斜升横升之算法，以求太阴随地随时之明魄方向分秒，复推其术，以求交食限内之方向，及所经历之诸边分。

馀若春秋朔闰异同考、缀术辑补交食图说举隅、句股截积和较算例、淮南天文训存疑、博能丛话，凡若干卷，未有刻本。其同县友有易之瀚者，亦以算名。

易之瀚，字浩川。知士琳有四元玉鉴补草，因从问难，为撰四元释例一卷。凡开方例二十九则，天元例十一则，四元例十三则。

顾观光，字尚之，金山人。太学生，三试不售，遂无志科举，承世业为医。乡钱氏多藏书，恆假读之。博通经、传、史、子、百家，尤究极天文历算，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尽然。时复蹈瑕抵隙，蒐补其未备。如据周髀“笠以写天，青黄丹黑”之文及后文“凡为此图”云云，而悟篇中周径里数皆为绘图而设。天本浑员，以视法变为平员，则不得不以北极为心，而内外衡以次环之，皆为借象，而非真以平员测天也。

开元占经鲁历积年之算不合，因用演积术，推其上元庚子至开元二年岁积，知占经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经颛顼历岁积考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知其术虽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为断。盖秦以十月为岁首，闰在岁终，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及言也。李尚之用何承天调日法考古历日法朔馀强弱不合者十六家，以为未能推算入微。爰别立术，以日法朔馀展转相减，以得强弱之数。但使日法在百万以上皆可求，惟朔馀过於强率者不可算耳。授时术以平定立三差求太阳盈缩，梅氏详说未明其故。读明志乃知即三色方程之法。谓凡两数升降有差，彼此递减，必得一齐同之数。引而伸之，即诸乘差，则八线、对数、小轮、橢员诸术，皆可共贯。读占经所载瞿昙悉达九执术，知回回、太西历法皆源於此。其所谓高月者即月孛，月藏者即月引数，日藏者即日引数，特称名不同，亦犹回历称岁实为宫日数，朔策为月分日数也。

其论婺源江氏冬至权度，推刘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阳实经度，而后求两心差，乃专用壬戌。今用丁未求得两心差，適与江氏古大今小之说相反。盖偏取一端，其根误在高冲行太疾也。西法用实朔距纬求食甚两心实相距，术繁而得数未确。改以前后两设时求食甚实引径得两心实相距，不必更资实朔，较本法为简而密矣。

西人割圜，止知内容各等边之半为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边之半为正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简诸术，别立求外切各等边之正切法，以补其缺。杜德美求员周术，用员内容六边形起算，巧而降位稍迟，谓内容十等边之一边，即理分中末线之大分，距周较近。且十边形之边与周同数，不过递进一位，而大分与全分相减即得小分，则连比例各率，可以较数取之。入算尤简易，可用弧度入算，不用弧背真数。然犹虑其难记，仍不能无藉於表，因又合两法用之，则术愈简，而弧线、直线相求之理始尽。钱塘项氏割圜捷术，止有弦矢求馀线术，以为可通之割、切二线，因补其术。

西人求对数，以正数屡次开方，对数屡次折半，立术繁重。李氏探原以尖锥发其覆，捷矣，而布算术犹繁。且所得者皆前后两数之较，可以造表而不可径求。戴氏简法及西人数学启蒙，又有新术，而未穷其理。乃变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对数，因任意设数，立六术以御之，得数皆合。复立还原四术，并推衍为和较相求八术，为自来言对数者所未有也。又谓对数之用，莫便于八线，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仍用诸乘方差，迎刃而解，尤晚岁造微之诣也。其它凡近时新译西术，如代数、微分、诸重学，皆有所纠正，类此。

所著曰算賸初、续编凡二卷。曰九数存古，依九章分为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圜、弧矢诸术附焉，皆采古书而分门隶之。曰九数外录，则隐括四术为对数、割圜、八线、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体、员锥三曲线、静重学、动重学、流质重学、天重学，凡记十篇。曰六历通考，则据占经所纪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积年而加以考证。曰九执历解，曰回回历解，皆就原法疏通证明之。曰推步简法，曰新历推步简法，曰五星简法，则就原术改度为百分，省迂回而归简易，盖於学实事求是，无门户异同之见，故析理甚精，而谈算为最云。其友人韩应陛，亦以表章算书显。

应陛，字对虞，娄县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少好读周、秦诸子，为文古质简奥，非时俗所尚。既而从同里姚椿游，得望溪、惜抱相传古文义法。西人所创点、线、面、体之学，为几何原本，凡十五卷，明万历间利译止前六卷。咸丰初，英人伟烈亚力续译后九卷，海宁李壬叔写而传之。应陛反覆审订，授之剞劂，亚力以为泰西旧本弗及也。外若新译重、气、声、光诸学，应陛推极其致，往往为西人所未及云。

左潜，字壬叔，大学士宗棠从子。补县学生。於诗、古文辞无不深造，尤明算理。长沙丁取忠引为忘年交。早卒，士林惜之。所学自大衍、天元及借根方、比例诸新法，无不贯通。且能自出己意，变其式，勘其误，作为图解，往往突过先民。

尝增订徐有壬割圜缀术，既成，忽悟通分捷法析分母、分子为极小数，根同者去之，凡多项通分，顷刻立就。因演数草，为通分捷法一帙。

所譔缀术补草四卷，自序曰：“自泰西杜德美创立割圜九术，以屡乘屡除通方圜之率，我朝明氏、董氏各为之说，而杜书之义，推阐靡遗。顾八线互求，尚无通术，未足以尽一圜之变，非明氏、董氏之智力，不能因法立以尽其变也。其能穷杜氏之义也，资於借根方；其不能广杜氏之法也，亦限於借根方。盖借根方即天元一之变术，究不如元术之巧变莫测也。是书祖杜宗明，又旁参以董氏之法，八线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因法入算。乡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驭之以法，即有不能立法布算者，而其式存，则能济法之穷；而度圜诸线，一以贯之矣。推其立式之由，所谓比例术，即明氏定半径为一率，所有为二率或三率之法也。所谓还原术，即明氏弧背求正矢，又以正矢求弧背之法也。所谓借径术，即明氏借十分全弧通弦率数求百分全弧通弦率数，求千分全弧通弦率数诸法也。所谓商除法，又即还原术之变法。是故缀术胎于明氏，而又足以尽明氏之变。明氏之未立式者，以借根方取两等数，其分母、分子杂糅繁重，既不可通，其多号、少号，展转互变，又不可约。

试取明氏书驭之以缀术，其递降各率，顷刻可求。则是书也，其真能因法立法，别树帜於明、董之后者欤？书为徐君青先生所作，吴君子登成之，顾详於式而略於草。

敬考其立法之原，不可遽得，学者难焉，潜因於暇日为补草四卷，因缀数语於简端云。”

又譔缀术释明二卷，湘乡曾纪鸿为之序，略曰：“易系云：‘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则综天下难定之象以归有定，莫数若矣。在昔圣神，制器尚象，利物前民，於数理必有究极精微，范围后世者，代久年湮，渐至失传。近三百年，泰西犹能推阐古法，而中国才智之士，或反率其成辙。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正今日数学之谓也。中国旧有弧矢算术，而未标角度八线钤表，则虽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无表可检。则每求一数，必百倍其功，而所得数仍非密率。明代译出泰西八线表及八线对数表，覈其立法得数之原，甚属繁难，而成表之后，一劳永逸。大至无外，细及极微，莫不以此表测之，则其用之广大可想。然得表之后，虽无事於再求，而任举一数，无从较其讹误。若仍用旧术，则非★月经旬，不能得一数，此明静菴、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弧矢捷术之所以可贵也。向来求八线者，例用六宗、三耍、二简各法，若任言一弧，必不能考其弦矢诸数。至杜氏创立屡乘屡除之法，则但有弧径，而八线均可求。董方立解杜术，先取其线之极微者，令与与弧线合，而后用连比例以推至极大。又考诸率数与尖锥理相合，故用尖锥以释弧矢，而弧矢之数理以显。明静菴解杜术，先取四分弧与十分弧之通弦直线之极大者，用连比例以推至千分、万分弧通弦之极微者，考其乘除之率数，与杜术乘除之原理合，故用缀术以释弧矢，而弧矢之数理亦出。董、明二氏，均为弧矢不祧之宗，无庸轩轾。迩百年中继起者，如戴、徐、李三氏所著书，虽自出心裁，要皆奉董、明为师资也。吾友左君壬叟，於数学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难，必穷力追索，务洞澈其奥窔。尝谓方员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数，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畛域，直以为自得新法也可。曾释君青徐氏缀术，又释戴鄂士求表捷术，兹又释明静菴弧矢捷术，而一贯以天元寄分之式，於员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谓勤矣。孰意天厄良才，壬叟竟於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人，无不叹惜！况余与之为两世神交，安能无怆切耶！”

曾纪鸿，字栗诚，大学士国籓少子。恩赏举人。早卒。纪鸿少年好学，与兄纪泽并精算术，尤神明於西人代数术。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同辈多心折焉。谓大衍求一术亦可以代数推求，依题演之，理正相通，撰对数详解五卷，始明代数之理，为不知代数者开其先路。中言对数之理，末言对数之用，明作书之本意。其於常对、讷对，辨析分明。先求得各真数之讷对，复以对数根乘之，即为常对数。级数朗然，有条不紊，虽初学循序渐进，无不可相说以解焉。

夏鸾翔，字紫笙，钱塘人。以输饷议叙，得詹事府主簿。为项梅侣入室弟子。

讲究曲线诸术，洞悉员出于方之理。汇通各法，推演以尽其变，譔洞方术图解二卷，自序略曰：“自杜氏术出，而求弦矢得捷径焉。顾犹烦乘除，演算终不易，思一可省乘除之法而迄未得。丁巳夏，客都门，细思连比例术者，尖堆底也。尖堆底之比例，与诸乘方之比例等。以之求连比例术，必合诸乘方积而并求之。设不得诸乘方积递差之故，方积何能并求？且并求方积而欲以加减代乘除，又必得诸较自然之数而后可，诚极难矣。既而悟曰，方积之递加，加以较也。较之递生，生於三角堆也。

较加较而成积，亦较加较而成较。且诸乘方积之数与诸乘尖堆之数，数异而理同。

三角堆起於三角形，故屡次增乘，皆增以三角。方积起於正方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正方。三角之较数，增一根则增一较；方积之较数，增一乘则增一较，理正同也。累次相较，较必有尽，惟其有尽，乃可入算。相连诸弦矢所以愈相较而较愈均者，正此理矣。诸较之理，皆起於天元一，而生於根差。递加根一，诸乘方根差皆一。一乘之数不变，故可省乘。若增其根差，非复单一，则乘不能省。弦矢弧背之差，或一秒，或十秒，即以一秒、十秒弧线当根差，按根递求，即可尽得诸乘方之较。以较加较，即尽得所求弦矢各数矣，岂不捷哉！爰演为求弦矢术，俾求表者得以加减代乘除。并细绎立术之义，以俟精於术数者采择。”

又譔致曲术一卷，曰平员，曰橢员，曰抛物线，曰双曲线，曰摆线，曰对数曲线，曰螺线，凡七类。类皆自定新术，参差并列，法密理精。复著致曲图解一卷，谓天为大员，天之赋物，莫不以员。顾员虽一名，形乃万类。循员一匝，而曲线生焉。西人以线所生之次数分为诸类，一次式为直线；二次式有平员、橢员、抛物线、双曲线四式；三次式有八十种；四次式有五千馀种；五次以上，殆难以数计矣。今但二次式四种，溯其本源，并附解诸乘方。抛物线形虽万殊，理实一贯。诸曲线式备具於员锥体，员锥者，二次曲线之母也。橢员利用聚，抛物线利用远，双曲线利用散，其理皆出於平员。苟会其通，则制器尚象，仰观俯察，为用无穷矣。今为一一解之，其目为诸曲线始於一点终於一点第一，诸式之心第二，准线第三，规线第四，横直二径第五，兑径亦名相属二径第六，两心差第七，法线切线第八，斜规线又名曲率径第九，纵横线式第十，诸式互为比例第十一，八线第十二。

又尝立捷术以开各乘方，不论益积、翻积，通为一术，俱为坦途，可径求平方根数十位，成少广縋凿一卷。

鸾翔同治三年卒。因方积之较而悟求求弦矢之术，骎骎乎驾西人而上之，然微分所弃之常数，犹方积之方与隅也。所求之变数，犹两廉递加之较也。其术施之曲线，无所不通，鸾翔犹待逐类立术，是则不能不让西人以独步。然西法开方，自三次式以上，皆枝枝节节为之，不及中法之一贯。鸾翔又於中法外独创捷术，非西人所能望其项背云。

邹伯奇，字特夫，南海诸生。聪敏绝世，覃思声音文字度数之源。尤精天文历算，能荟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静极生明，多具神解。尝作春秋经传日月考，谓：“昔人考春秋者多矣，类以经、传日月求之，未能精确。今以时宪术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闰及食限，然后以经、传所书，质其合否，乃知有经误、传误及术误之分。”

又谓：“尚书克殷年月，郑玄据乾凿度，以入戊午蔀四十二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刘歆三统术以为积四百年，近人钱塘李锐皆主其说。今以时宪术上推，且以岁星验之，始知郑是刘非。”其解孟子“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句，谓阎百诗孟子生卒年月考据大事记及通鉴纲目，以孟子致为臣而归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数至武王有天下，岁在己卯，当得八百有九年。然周共和以上年数，史迁已不能纪，可考者鲁世家耳，此为刘歆历谱所据。然将歆谱与史记比对，歆於炀公、献公等年分多所加，共计五十二。若减其所加，则歆所谓八百有九年者，实七百五十七年耳。

又谓向来注经者，於算学不尽精通，故解三礼制度多疏失，因作深衣考，以订江永之谬。作戈戟考，以指程瑶田之疏。以文选景福殿赋“阳马承阿”证古宫室阿栋之制。以体积论樐氏为量，以重心论悬磬之形，皆绘图立说，援引详明。

又尝谓群经注疏引算术未能简要，甄鸾五经算术既多疏略，王伯厚六经天文篇博引传注，亦无辨证。因即经义中有关於天文、算术，为先儒所未发，或发而未阐明者，随时录出，成学计一得二卷。

天象著甲寅恆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各一卷，自序略曰：“甲寅春，制浑球，以考证经史恆星出没历代岁差之故。然制器必先绘图，绘图必先立表，此恆星表之所由作也。史、汉、晋、隋诸志，於恆星但言部位，至唐、宋始略有去极度数，盖旧传新图，大抵据步天歌意想为之，与天象不符。国朝康熙初，南怀仁作灵台仪象志，然后黄、赤经、纬各列为表。乾隆九年，增修仪象考成，补正缺误。道光甲辰，再加考测，为仪象考成续编，入表正座一千四百四十九星，外增一千七百九十一星，洵为明备。今逾十载，岁渐有差，故复据现时推测立表，庶绘图制器密合天行也。”

又谓：“绘地难於算天，天文可坐而推，地理必须亲历。近人不知古法，故疏舛失实。因考求地理沿革，为历代地图，以补史书地志之缺。”

又手摹皇舆全图，自序略曰：“地图以天度画方，至当不易。地球经纬相交皆正角，而世传舆图，至边地竟成斜方形，殊失绘图原理，其蔽在以纬度为直线也。

昔尝为小总图，依浑盖仪，用半度切线，以显迹象。然州县不备，且内密外疏，容与实数不符，故复为此图。其格纬度无盈缩，而经度渐狭，相视皆为半径与馀弦之比例。横九幅，纵十一幅，合成地球滂沱四颓之形，欲使所绘之图与地相肖也。

又变西人之旧，作地球正变两面全图，其序略曰：“地形浑员，上应天度，经纬皆为员线。作图者绘浑於平，须用法调剂，方不失其形似。然视法有三，其一在员外视员，法用正弦，则经圈为橢员，纬圈为直线，其形中广旁狭，作简平仪用之。

其一在员心视员，法用正切，则经圈为直线，纬圈为弧线，其形中曲旁杀，内密外疏，作日晷用之。斯二者，线无定式，量算繁难。且经纬相交，不成正角。其边际或太促褊，或太展长，以画地球，既昧方斜本形，复失修广实数，所不取也。其一在员周视员，法用半切线，经纬圈皆为平员，虽亦内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此作浑盖仪，最为理精法密。今本之为地球图，分正背两面。正面以京师为中线，其背面之中，即为京师对冲之处，尊首都也。旁分二十四向，审中土与各国彼此之势，定准望也。经纬俱以十度为一格，设分率也。”

因推演其法，著测量备要四卷，分备物致用、按度考数二题。备物致用其目四：一丈量器，曰插标、曰线架、曰指南尺、曰曲尺、曰丈竹、曰竹筹、曰皮活尺、曰蕃纸簿、曰铅笔；二测望仪，曰指南分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脚架、曰矩尺、曰地平经仪、曰平水准、曰纪限仪、曰回光环、曰折照玻璃屋、曰千里镜、曰象限仪、曰秒分时辰标、曰行海时辰标、曰析分大日晷、日风雨针、曰寒暑针；三检覈书，曰志书、曰地图、曰星表、曰星图、曰度算版、曰对数尺、曰八线表、曰八线对数表、曰十进对数表，曰现年行海通书、曰清蒙气差表、曰太阳纬度表、曰日晷时差表、曰句陈四游表、曰大星经纬表、曰对数较表、曰对数较差表；四画图具，曰大小幅纸、曰砚、曰墨、曰硃、曰颜色料、曰笔、曰五色铅笔、曰笔壳、曰指南分率矩尺、曰长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机翦、曰交连比例规、曰玻璃片、曰橡皮。

按度考数其目四：一明数，曰尺度考、曰亩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经纬里数；二步量，曰量田计积、曰步地远近、曰记方向曲折、曰认山形、曰准望所见；三测算，曰测量方向远近法、曰测地纬度法、曰论平阳大海地平界角、曰测地经度法、曰经纬方向里数互求法；四布图，曰正纸幅、曰定分率、曰缩展、曰识别设色。

又因修改对数表之根求析小术，是开极多乘方法，可径求自然对数，即讷对数，以十进对数根乘之即得十进对数，著乘方捷术三卷。

又创对数尺，盖因西人对数表而变通其用，画数於两尺，相并而伸缩之，使原有两数相对，而今有数即对所求数。一曰形制，二曰界画，三曰致用，四曰诸善，五曰图式，为记一卷。

又尝撰格术补一卷，同郡陈澧序之，略曰：“格术补者，古算家有格术，久亡，而吾友邹徵君特夫补之也。格术之名，见梦溪笔谈，其说云：‘阳燧照物，迫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则倒，中间有碍故也。如人摇舻，臬为之碍，本末相格，算家谓之格术。’又云：‘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则光聚向内，离镜一二寸，聚为一点，著物火发。’笔谈之说，皆格术之根源也。宋以前盖有推演为算书者，后世失传，遂无有知此术者。徵君得笔谈之说，观日光之景，推求数理，穷极微眇，知西人制镜之法皆出於此。乃为书一卷，以补古算家之术。盖古所谓阳燧者，铸金以为镜也，西洋铁镜，即阳燧，玻璃为镜，亦同此理。故推阳燧之理，可以贯而通之。

有此书而古算家失传之法复明，可知西人制器之法，实古算家所有，此今世之奇书也。至若古算失传，如此者当复不少，吾又因此而感慨系之矣！”

同治三年，郭嵩焘特疏荐之，坚以疾辞。曾国籓督两江日，欲以上海机器局旁设书院，延伯奇以数学教授生徒，亦未就。八年五月，卒，年五十有一。

李善兰，字壬叔，海宁人。诸生。从陈奂受经，於算术好之独深。十岁即通九章，后得测圆海镜、句股割圜记，学益进。疑割圜法非自然，精思得其理。尝谓道有一贯，艺亦然。测圆海镜每题皆有法有草，法者，本题之法也；草者，用立天元一曲折以求本题之法，乃造法之法，法之源也。算术大至躔离交食，细至米盐琐碎，其法至繁，以立天元一演之，莫不能得其法。故立天元一者，算学中之一贯也。并时明算如钱塘戴煦，南汇张文虎，乌程徐有壬、汪曰桢，归安张福僖，皆相友善。

咸丰初，客上海，识英吉利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三人，伟烈亚力精天算，通华言。善兰以欧几里几何原本十三卷、续二卷，明时译得六卷，因与伟烈亚力同译后九卷，西士精通几何者尟，其第十卷尤玄奥，未易解，譌夺甚多，善兰笔受时，辄以意匡补。译成，伟烈亚力叹曰：“西士他日欲得善本，当求诸中国也！”

伟烈亚力又言美国天算名家罗密士尝取代数、微分、积分合为一书，分款设题，较若列眉，复与善兰同译之，名曰代微积拾级十八卷。代数变天元、四元，别为新法，微分、积分二术，又借径於代数，实中土未有之奇秘。善兰随体剖析自然，得力於海镜为多。

粤匪陷吴、越，依曾国籓军中。同治七年，用巡抚郭嵩焘荐，徵入同文馆，充算学总教习、总理衙门章京，授户部郎中、三品卿衔。课同文馆生以海镜，而以代数演之，合中、西为一法，成就甚众。光绪十年，卒於官，年垂七十。

善兰聪彊绝人，其於算，能执理之至简，驭数至繁，故衍之无不可通之数，抉之即无不可穷之理。所著则古昔斋算学，详艺文志。世谓梅文鼎悟借根之出天元，善兰能变四元而为代数，盖梅氏后一人云。

华衡芳，字若汀，金匮人。能文善算，著有行素轩算学行世。其笔谈一书，犹为生平精力所聚。凡十二卷，第一卷论加、减、乘、除之理；第二卷论通分之理；第三卷论十分数；第四卷论开方之理；第五卷论看题、驭题之法，以明加、减、乘、除、通分、开方之用；第六卷论天元及天元开方；第七卷论方程之术，已寓四元之意，末乃专论四元；第八卷论代数释号及等式；第九卷论代数中助变之数及虚代之法；第十卷论微分；第十一卷论积分，分十六款以明之；第十二卷一论各种算学不外乎加、减、乘、除，二论一切算稿宜笔之於书，三论算学中可以著书之事，四论学算与著书并非两事，五论繙算学之书，六论畴人传当再续。综计自加、减、乘、除、通分以至微分、积分，由浅入深，术本繁难，而括之以简易之旨；理本艰深，而写之以浅显之词。

又於同治十三年，与英士傅兰雅共译代数术二十五卷，衡芳序之曰：“代数之术，其已知、未知之数，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减各有记号，以为区别，可如题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层累已明，阶级已见，乃以所代之数入之，而所求之数出焉。故可以省算学之工，而心亦较逸，以其可不假思索而得也。虽然，代数之术诚简便矣，试问工此术者，遂能不病其繁乎？则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进而不已，苟不至昏眊迷乱，必不肯终辍。故始则因繁而求简，及其既简也，必更进焉，而复遇其繁，虽迭代数十次，其能免哉？自是知代数之意，乃为数学中钩深索隐之用，非为浅近之算法设也。若米盐零杂之事，而概欲以代数施之，未有不为市侩所笑者也。至於代数、天元之异同优劣，读此书者自能知之，无待余言也。”

又与傅兰雅共译微积溯源八卷，序之曰：“吾以为古时之算法，惟有加、减而已。其乘与除乃因加减之不胜其繁，故更立二术以使之简易也。开方之法，又所以济除法之穷者也。盖学算者自有加、减、乘、除、开方五法，而一切简易浅近之数，无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虑日出不穷，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为快，遇有窒碍难通之处，辄思立法以济其穷，故有减其所不可减，而正负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寄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数中种种记号之法，皆出於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为简，难者为易，迟者为速，而算学之境界，藉此得更进一层。如是屡进不已，而所立之法，於是乎日多矣。微分、积分者，盖又因乘、除、开方之不胜其繁，且有窒碍难通之处，故更立此二术以济其穷，又使简易而速者也。试观圜径求周、真数求对数之事，虽无微分、积分之时，亦未尝不可求，惟须乘、除、开方数十百次，其难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积之法，理明而数捷也。

然则谓加、减、乘、除、代数之外，更有二术焉，一曰微分，一曰积分可也。其积分犹微分之还原，犹之开方为自乘之还原，除法为乘法之还原，减法为加法之还原也。然加与乘，其原无不可还，而微分之原，有可还有不可还者，是犹算式中有不可还原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减乘除开方已足供吾之用，何必更求其精？是舍舟车之便利，而必欲负重远行也。其用力多而成功少，盖不待智者而辨矣。又代数术中末卷之中，载求平员周率简捷法式，为犹拉所设。未有此法之时，曾有算学士固灵用平员内容外切之多等边形，费极大工夫，算得三十六位之数。设径为一，周为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零二八八。其临死之时，嘱其家以此数刻於墓碑，盖平时得意之作，恐其磨灭，故欲传之永久，亦犹亚基默得之墓，刻一球形与员柱形也。”

又与傅氏共译三角数理，此书为英士海麻士所譔。海麻士专精三角、八线之学，著书十有二卷，皆言三角数理，即用为名。首明三角用比例之理；次论两角或多角诸比例数；次论造八线比例表之法；次解平三角诸形；次论诸角比例乘约变化之理；纪彼国算士棣弗美创例也，附以专论对数术及诸三角形设题一百则，为书三卷，以引学者；次总说球上各圈及弧三角形之界；次解正弧斜弧三角形之法；次杂论求弧三角数种特设之表；终以弧三角形设题二十七则焉。然书中说解过於烦费，仍不能变外角和较与垂弧、次形、总较诸旧法，故自海氏书出，益觉徐有壬拾遗三术难能可贵，超越西人。

又与傅氏共译代数难题解法十六卷。

其弟世芳，字若溪。亦通算术，著有近代畴人著述记。

## 列传二百九十五 列女一

田绪宗妻张 嵇永仁妻杨妾苏 张英妻姚蔡璧妻黄子世远妻刘 尹公弼妻李 钱纶光妻陈胡弥禅妻潘 张棠妻金 洪翘妻蒋 张蟾宾妻姜施曾锡妻金 廷璐妻恽 汪楷妻王妾徐 冯智懋妻谢郑文清妻黎 程世雄妻万 高学山妻王王氏女张天相女 周氏女 王孜女 缪浒妻蔡 濮氏女李氏女 来氏二女 曾尚增女王氏女 刘魁妻徐 薛中奇女吕氏女 佘长安女 王法夔女武仁女 唐氏女张桐女汪俨聘妻周 刘氏女 吴某聘妻周 李荐一聘妻曾袁斯凤女 丁氏女 硃棫之女 杜仲梅女方氏二女 刘可求女杨泰初女孙承沂女 赵承穀聘妻丁彭爵麒女 陈宝廉女吴士仁女 王济源女 董桂林女 耿恂女 吴芬女邵氏二女蒋遂良女 徐氏二女 李鸿普妻郭牛辅世妻张高位妻段 郑光春妻叶子文炳妻吴 屈崇山妻刘谢以炳妻路弟仲秀妻郑 季纯妻吴 王钜妻施 陈文世妻刘张守仁妻梁韩守立妻俞 路和生妻吴诸君禄妻唐牛允度妻张 游应标妻萧蒋广居妻伍周学臣妻柳王德骏妻盛 张茂信妻方林经妻陈张德邻妻李 武烈妻赵 孙朗人妻吴李天挺妻申 刘与齐妻魏周志桂妻冯 欧阳玉光妻蔡子惟本妻蔡 萧学华妻贺张友仪妻陈 冯氏 王钺妻隋 林云铭妻蔡陈龙妻胡 王懃妻岳 鲁宗镐妻硃 马叔籥妻丁许光清妻陈 黄开鼇妻廖 黄茂梧妻顾 高其倬妻蔡陈之遴妻徐 詹枚妻王柯蘅妻李 艾紫东妻徐郝懿行妻王汪远孙妻梁 陈裴之妻汪 汪延泽妻赵吴廷珍妻张诸妹章政平妻等 程鼎调妻汪陈瑞妻缪马某妻阮 富乐贺妻王 仁兴妻瓜尔佳氏 耀州三妇杉松邮卒妇 杨芳妻龙 崔龙见妻钱 沈葆桢妻林王某妻陈 李某妻赵罗杰妻陈 杨某妻唐 姚旺妻潘 盖氏积家而成国，家恆男妇半。女顺父母，妇敬舅姑，妻助夫，母长子女，姊妹娣姒，各尽其分。人如是，家和；家如是，国治。是故匹妇黾勉帷闼之内，议酒食，操井臼，勤织纴组紃，乃与公卿大夫士谋政事。农劳稼穑，工业势曲，商贾通货财，同有职於国，而不而阙。晚近好异议，以谓女豢於父，妻豢於夫，戚戚求自食。或谓女制於父母，妇制於舅姑，妻制於夫，将一切排决，舍家而躐国，务为闳大，其过不及若殊，要为自弃其所职而害中於家国则均。呜呼，何其诬也！古昔圣王经国中而为之轨，亿万士女毋或逾焉。是故矜其变，所以诲其正；愍其异，所以励其庸：范而趋於一。使凡为女若妇者，循循各尽其职。则且广之为风俗，永之为名教。有国者之事，以权始，以化终。权故行，化故成，国以治平。

清制，礼部掌旌格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岁会而上，都数千人。军兴，死寇难役辄十百万，则别牍上请。捍强暴而死，爰书定，亦别牍上请，皆谨书於实录。其徵之也广，其襮之也显，流风馀韵，绵绵延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知权所以能行，化所以能成，尤必有当於人人之心，固不可强而致也。列女入史，始后汉书，用其例，择尤炳著如干人，贤母、孝女、孝妇、贤妇、节妇、贞妇、贞女、烈妇义行，边徼诸妇，以类相从，其处变事相亚者，厌而比焉。纂昔懿，傃来淑，敬我彤管，宜有助於兴观。

田绪宗妻张，德州人。绪宗，顺治九年进士，官浙江丽水知县，有声。卒官。

张预戒管库，谨视赋徭所入，发牍覈其数。代者至，请知府临察，无稍舛漏，乃持丧归。教三子雯、需、霡，皆有文行。张通诗、春秋传，能文。

年七十，里党将为寿，诫诸子曰：“礼，妇人无夫者称未亡人，凡吉凶交际之事不与，亦不为主名，故春秋书‘纪履緰来逆女’。公羊传曰：‘纪有母，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何休云：‘妇人无外事，所以远别也。’后世礼意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战国时，严仲子自觞聂政母前，且进百金为寿。盖任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岂礼意当如是耶？吾自汝父之殁於官，携扶小弱，千里归榇，含艰履戚，三十年馀。阖户辟绩，以礼自守。幸汝曹皆得成立，养我馀年，然此中长有隐痛。每岁时膢腊，兒女满前，牵衣嬉笑，辄怦怦心动，念汝父之不及见。故或中坐叹息，或辍箸掩泪。今一旦宾客填门，为未亡人称庆，未亡人尚可以言庆乎？三十年吉凶交际之事不与知，而今日更强我为主名，其可谓之礼乎？处我以非礼，不足为我庆，而適足增我悲耳。汝曹官於朝，宜晓大体，其详思礼意，以安老人之心！”

张年七十七而卒，有茹荼集，雯官至户部侍郎。

嵇永仁妻杨，永仁，无锡人；杨，长洲人。永仁死福建总督范承谟之难，杨时年二十七，子曾筠生七年。舅姑皆笃老，黾勉奉事，丧葬谨如礼。福建定，永仁仆程治乃克以其丧还，杨质衣营葬。葬竟，抚曾筠而泣曰：“我前所以不死，以有舅姑在。舅姑既而葬，今又葬汝父，我可以死，则又有汝在。汝父以诸生死国事，汝未成人，当如何？”则又呜咽曰：“我其如何？”曾筠长而力学，杨日织布易米以为食，指谓曾筠曰：“汝能读书，乃得啖此，未亡人则歠粥。”及曾筠官渐显，恆诫以廉慎。雍正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永仁、曾筠皆有传。

永仁妾苏，字瑶青。从永仁福州，临难，取带面永仁而缢，年十七。

张英妻姚，桐城人。英初官翰林，贫甚，或餽之千金，英勿受也。故以语姚，姚曰：“贫家或餽十金五金，童仆皆喜相告。今无故得千金，人问所从来，能勿惭乎？”居恆质衣贳米。英禄稍丰，姚不改其俭，一青衫数年不易。英既相，弥自谦下。戚党或使婢起居，姚方补故衣，不识也。问：“夫人安在？”姚逡巡起应，婢大惭沮。英年六十，姚制棉衣贷寒者。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圣祖尝顾左右曰：“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卒，年六十九，有含章阁诗。女令仪，为同县姚士封妻，好学，有蠹窗集。英、廷玉皆有传。

蔡璧妻黄，漳浦人，世远母也。璧丧妻，以为妾。耿精忠为变，璧方客京师，黄奉璧父母避山中。璧母老不能粒食，辍女子子乳乳之。璧父母命璧以为妻。

世远妻刘，事舅姑孝。世远既贵，家人谋买婢，勿许。谋佣乳母，刘曰：“吾六子四女皆自乳，吾不以贵易其素。”世远有传。

尹公弼妻李，博野人。公弼早卒，家贫，舅姑老，父母衰病，无子。养生送死，拮据黾勉。教子会一有法度，通籍，出为襄阳府知府，李就养。雨旸不时，必躬自跽祷，禳疫驱蝗亦如之。冬寒，民六十以上，量予布帛。襄阳民德之，为建贤母堂。

李赋诗辞之，不能止。会一移扬州府知府，扬州俗奢，李为作女训十二章，教以俭。

累迁河南巡抚，所至节俸钱，畀高年布帛，周贫民，佐军饷，皆以母命为之。民间辄为立生祠，如在襄阳时。会一内擢左副都御史，李以疾不能入京师，陈情归养。

复以母命，里塾社仓次第设置。居数年，高宗赐诗嘉许，榜所居堂曰“荻训松龄”。

卒，年七十八。

公弼曾孙溯醇妻徐，亦早寡，与其族公亮妻高、公聘妻杨、德一妻韩、成一妻李、多福妻刘、林妻王、二喜妻硃，合称“尹氏九节”。会一有传。

钱纶光妻陈，名书。纶光，嘉兴人；陈，秀水人。幼端静，读书通大义。初婚，纶光侍其父瑞徵出上冢，陈从楼上望见少年殴佃客几死，咯血，方大雪，血沾衣尽赤，佃客家以其族党至，汹汹。陈遣苍头问，少年，从子也。乃舁佃客入室，召医予药，畀其母钱米，呼从子使受杖，众乃散。瑞徵还，亟贤之。陈善事舅姑，助纶光款宾客，周邻里，曲尽恩意。纶光卒，教子尤有法度。子陈群，自有传；界，官陕西醴泉知县，有贤声。陈晚为诗，号复庵；署画，号南楼老人。诗三卷，戒陈群毋付刻。画尤工，山水、人物、花草皆清迥高秀，力追古作者。

曾孙女与龄，字九英，为广西太平府同知吴江蒯嘉珍妻。亦能画，题所居曰仰南楼。

胡弥禅妻潘，桐城人。弥禅卒，遗三子，长子宗绪，方十岁。贫，遣就学村塾，旦倚闾泣而送之，逾岭不见，乃返，暮复迎之而泣。三年，贫益甚，罢学，潘不知书，使兒诵，以意为解说。一日，闻程、硃语，叹且起立曰：“我固谓世间当有此！”

闻诵司马相如美人赋则怒，禁毋更读。诸子出必告，襟濡露，则笞之，问：“奈何不由正路？”岁饥，潘日茹瓜蔓，而为麦粥饭兒，有馀，以周里之饿者。尝命仆治室，发地得千金，献宗绪，宗绪不受，母闻乃喜。宗绪成雍正八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笃学行，有所述作。

张棠妻金，秀水人。棠卒，金作苦奉姑，晨炊偶有馀，日午复以进。姑呼金共食，金虑姑不足，辄以腹痛辞。姑病，侍食尝药，搔痒涤牏，鬋发拭垢，靡不躬焉。

夜坐床下，闻呻吟即起。姑殁，哭之痛，曰：“吾将何怙，以冀孤兒长乎？”则愈益作苦。方冬捆屦，两手龟且裂，敷以酱及蜡泪，痛如割，必毕事乃寝。子庚，稍长有文行，客游以为养。一日，金晨起，理发竟，登案扳甍西南望曰：“我安得望见江西？”时庚方客南昌，南昌於浙为西南，故云。既得旌，泣而言曰：“我姑亦早寡，徒以年已逾三十，不中令甲，而我得被旌，我於是有私痛也。”年七十九而卒。

洪翘妻蒋，武进人。翘尚义而贫，僦居临大池，隘且湿，蒋择处其尤陋者，暴雨，水浸淫床下。翘既不第，客游养父母。俄书报病且归，蒋挟二子舟迎，闻来舟哭声，审其仆也，号而自掷於水，女佣持之，免。自是率诸女针纫组织，力以自食。

授其子礼吉读，至礼经“夫者妇之天”，哭绝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废其句读。礼吉稍长，出就里中师，里中师不辨音训，母为正其误，日数十字。母织子诵，往往至夜分。翘大父尝守大同，父公寀独偿大同官逋十有馀万，不以累弟昆。

受讬赵氏孤，坐累家破，卒全之，以此名孝义，蒋恆举以勖礼吉。丧舅姑，毁甚，既复丧母，疾作遂卒。礼吉更名亮吉，有传。

张蟾宾妻姜，武进人。蟾宾父金第客死京师，妻白，食贫抚诸孤。蟾宾复早卒，姜抚二子惠言、翊。贫，惠言就其世父读，归省姜，无食，明日，惠言饿不能起，姜抚之曰：“兒不惯饿，惫耶？吾与而姊、而弟时时如此也！”惠言稍长，使授翊书，姜与女课女红，常数线为节，晨起，尽三十线乃炊。夜燃灯视二子读，恆至漏四下，里党称姜苦节如其姑。惠言有传。

施曾锡妻金，名镜淑。曾锡，桐乡人；金，震泽人。曾锡故有文行，以副榜贡生终。孤福元生七年矣，教之严，夜篝灯读书，福元稍怠，欲扑之，扑未下，涕泗交於颐，辄罢。初曾锡丧父母及所生父，金撤簪珥以佐葬；及葬曾锡，家益贫。纺绩，冬寒皲瘃，十指皆流血。所生姑亦卒，乃还依母。岁大无，具饭饭母，并及福元，而自食豆粥杂糠覈。母病，侍尤谨。福元以举人知西江安福县，而金已前卒。

廷璐妻恽，廷璐，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恽，阳湖人，名珠，字珍浦。恽自寿平以画名，其族多能画。毛鸿调妻恽冰，字清於，画尤工粉墨，映日有光，於珠为诸姑。珠亦能画，善为诗。廷璐为泰安知府，卒官。珠抚诸子麟庆、麟昌、麟书，教之严。持家政，肃而恕。尝拟列女传为兰闺宝录。撰定清女子诗，为国朝女士正始集。校刻寿平父日初遗书及李颙集，皆传世。麟庆有传。

汪楷妻王、妾徐，萧山人。楷为河南淇县典史，尝廉民冤，白令为平反。既去官，客死广东。母七十，徐有子辉祖，幼。丧归，索债者至，王鬻田、出嫁时衣装以偿。楷弟不肖，恆求钱以博，甚或篡辉祖去，得钱乃归之。已，将以母迁，王与徐力请留，奉侍甚谨。母垂殁，叹其贤孝。教辉祖读，或不中程，徐奉箠呼辉祖跪受教，王涕泣戒督，往往弃箠罢。贫益甚，互称疾减食食辉祖。

辉祖长，出游，佐州县治刑名，王戒之曰：“汝父尝言生人惨怛，无过囹圄中，偶扑一人，辄数日不怡，曰：‘彼得无恚恨戕其生乎？’汝佐人当知此意。”辉祖自外归，必问：“不入人死罪否？破人家否？”曰：“无。”则喜。即言法不免，王与徐辄相视为流涕。王尤不喜言人过，辉祖或偶及之，必曰：“汝能不尔即佳，此何与汝事？”徐居常布衣操作，岁饥，日织布一疋，易三斗粟，虽疟不为止。一絮被，馀二十年，辉祖请易，曰：“此汝父所予，不可易也！”徐病，辉祖进蓡，卻之，曰：“汝父客死，吾不获以此进，吾何忍饮？”王强之，微啜而罢。徐卒十馀年，辉祖成进士而王卒。辉祖有传。

冯智懋妻谢，智懋，长洲人；谢，嘉兴人。智懋家中落，再遇火，谢处贫，黾勉无所恨。子桂芬，入学为诸生，谢喜曰：“汝家久无秀才，汝继之，甚善。原世世为秀才，毋觊科第也！”及得第，训之曰：“人必有职，女红中馈，妇职也，易尽耳；汝当思尽其职。”又曰：“好官不过多得钱，然则商贾耳，何名官也？汝谨，当不至是，勉旃！”苏州、嘉兴，皆困重赋，谢氏以催科破家。谢每谓桂芬：“汝他日为言官，此第一事也！”同治初，江、浙初定，桂芬佐江苏巡抚李鸿章幕，成减赋之议。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减三之一；常州、镇江减十之一。浙江巡抚左宗棠继请嘉兴亦得量减，时谢已前卒。桂芬有传。

郑文清妻黎，遵义人。事祖姑及姑能得其欢心。贫，令长子珍就傅，诸子力田，教督之甚肃。珍录平生所训诫为母教录。尝曰：“妇人舍言、容、工，无所谓德。

言只柔声下气，容只衣饰整洁，工则针黹、纺绩、酒浆、菹醢，终身不能尽。”又曰：“人虽贫，礼不可不富；礼不富，是谓真贫。”珍，儒林有传。

程世雄妻万，衡阳人。世雄兄世英早卒，妻何无子，世雄旋亦卒。子学伊弱，族有争嗣者，万以学伊兼承世英后。姑丧未殡，火发，何、万与诸婢号泣奉柩出，火为之止。万善治家，学伊长，家渐起。咸丰间军兴，诸将唐训方、陈士杰、彭玉麟皆倚学伊筹兵食。万日具

百人馔，为规画周至，贤母名益闻。力施与，赡诸戚族，教孙曾，皆成立。年八十九卒。

高学山妻王，泸州人。王归学山，视前室子四皆羸弱，鞠育甚至。长子病且死，泣语申母恩，原再来为母子。第三子病，亦如之。逾年，学山梦二子者至，即夕，王孪生二子。王教诸子读书、择友有法度，多取科目，孪生子同举於乡。

王氏女娥，九江屠者女也。顺治十四年，火，屠者方醉卧，娥奔火中，呼不起，遂并焚死。

张天相女巧姑，仪徵人。乾隆十年正月庚寅，火，天相方病，巧姑年十四，负父欲出，同死。明日得其尸，犹负父也。

周氏女，六安人。父瞽，女八岁，火作，母抱女出，问：“父胡不出？”母曰：“父瞽不能行，奈何？”女入火中，导父行，火烈迷路，俱死。

王孜女，慈谿人。康熙十六年七月乙未，乙夜慈谿火。女方居母丧，停棺於堂。

火至，女呼舁棺，无应者，伏棺上泣。父从火光中遥见之，抱之出，则已死。灌以矾水，稍甦，声出喉间，仅属。问：“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而绝。女年十五。

萨玉瑞妻许，闽人。夫亡，姑初丧，火发，护姑柩不去，同烬。

缪浒妻蔡，名蕙，泰州人。父孕琦，生五女，而蕙为长。字浒，未行，孕琦坐法论死，系狱待决。蕙绝嗜好，屏服饰，寝不解衣，严寒不设炉火。居四年，浒请婚，蕙谢不行。康熙二十八年，圣祖巡江南，蕙伏道旁上疏，略云：“妾闻在昔淳于缇萦为父鸣冤赎罪，汉文帝怜而释之，载之前史，传为盛典。今妾父孕琦被仇害，自逮狱以来，妾日夜悲号，籥天无路。每夕遥望宸阙，礼拜数千，於今三年，寒暑靡辍。今幸驾临淮海，是诚千载奇逢，妾原效缇萦之故事，冒死鸣哀，伏维天鉴。”

上下其疏江南江西总督覆谳，二十九年，谳上，孕琦得减死。蕙归浒，未一年，卒。

濮氏女，桐乡人。其父无子，而母妒，不使置媵侍，家万金悉畀女。嫁吴生，予田宅、奴婢、什物皆具。女独愍父未有子，尝从容谏母，母怒，骂曰：“吾万金饷汝，犬豕犹知人意，况人乎？”女不敢复言。乃为父置婢其家，时父至，使侍父。

岁馀，果生男，载而之母家，会濮氏长老，见男於庙。具白母，贺母有子，母憾女，尽收田宅、奴婢、什物，驱就他舍，屏勿复相见。吴生既以妇富，乃骤贫，愤恚欲杀女，女度无所容，自经死。

李氏女，鹿邑人，次三。父麒生与族人礎、挺九有隙，挺九语礎，若与麒生有杀姊仇，不先之，终为害。礎与其子兆龙行求麒生，共殴之，垂死，乃弃去。三时年十九，麒生将死，唶曰：“仇杀我，我无子能报者，尚何言！”呼：“天，天！”

遂绝。三请於母，讼县及府，皆不省。讼巡抚，下开封府同知治，挺九好语三，原养母，请得息讼，三扼其吭，齧面尽坏，卒脱去。狱上，当礎死，礎自杀。兆龙杖，创甚，亦死。三以祸始挺九，顾无罪，走京师，击登闻院鼓自列。下巡抚覆按，会挺九亦死。三泣告父墓曰：“仇虽尽，然不弃於市，恨未雪也！”乃不嫁养母。居十五年，康熙三十七年八月，母卒，三治丧葬竟，自经死。乾隆中，知县海宁许菼表其墓，环墓为之田，曰“李孝女墓田”。

来氏二女，萧山人。姊曰凤筠，年十四。父客福建，从渡古田篛洋。父堕水，凤筠方卧病，闻遽起，跃入水，呼救。鱼舟集，援出水，凤筠栗无人色，犹为父易衣。夜半，遂死。凤荪，其女弟也。父病，露祷百馀夕，不胜寒，亦死。

曾尚增女衍纶，长清人。尚增以庶吉士改官，迁知郴州，衍纶从。母病痪不能起，衍纶日夜侍。居四年，一夕，母命衍纶少休，女佣就床下熏衣，遗火灼帷。衍纶突火入抱母号，救者以衍纶出，复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

火冪床，救者不得入，尚增厉声呼衍纶出，不应，火益炽，遂殉。既灭火，见衍纶身覆母，两体胶结不可解。时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衍纶年十五。

又有王氏女，怀远人，母亦病痪，火作，女突火入负母，俱烬。

刘魁妻徐，霍丘人。既嫁而归省，火作，负父出，复入负母，病痪不能起，俱焚。火熄，见徐跪床下，犹执母手。

薛中奇女，宿州人。侍祖母，火作，扶祖母出，梁折，承以肩，焚死，祖母得免。

吕氏女，平陆人。父卒，母且嫁，女生七年，痛哭谏其母，母不听，则日长跽母前，且哭且言，母意终不回。一日晨，潜出，家人求之勿得；暮，途人或言墦间有幼女死焉。家人就视，则女哭父瘗所，死矣，泪血溢两眶，遍地尽碧。及敛，视其寝处，枕上血深渍数重。

佘长安女，名酉州，四川重庆人。长安妄讼人聚博宰耕牛，坐诬，戍湖北。嘉庆十六年，酉州走京师，诣都察院，自陈祖父、母年皆逾八十，乞赦其父得侍养。

事闻，仁宗以长安罪非常赦所不原，至配所已九年，其女年甫十一，不远数千里匍匐奔诉，情可愍，命赦长安。

王法夔女，名淑春，扬州人。法夔老而贫，淑春誓不嫁，力针黹为养。方冬，手龟身寒颤，工不辍。法夔至七十馀卒，淑春以首触壁，额裂死。

武仁女，名端，钱塘人。能读书，原不嫁事父母，父母不可。少长，母偶疾，夜求药，坠楼，折脊，则喜曰：“吾今形残，不可匹人，吾自是得终事父母矣！”

仁客死贵州，端从母迎丧，至则赀已尽，力针黹奉母，而蓄其馀。居十有七年，始克以丧归。

唐氏女，名素，无锡人。贫无昆弟，亦不嫁，鬻画以赡父母。

张桐女，名富，蔚州人。道光九年，山水暴发，家人皆走避。桐方病卧，富将负父出，弱不胜。水大至，父挥之去，号泣，俱溺。水退，家人至，见富两手犹握父臂不释。

汪俨聘妻周，刘氏女名密，吴某聘妻周，皆六安人。俨卒，周归注氏，事舅姑，水至，周从姑乘屋，攀树，姑堕水，周跃下拯之，与俱死。密与母同堕，得板扉，缘以上，扉欹屡堕。母呼密速上，密曰：“扉狭不足全我母女，冀活母，兒不上矣！”

遂死。周既入水，或援之登舟，问：“父母存否？”皆曰：“不知。”复跃入水死。

李荐一聘妻曾，南丰人。未行，遇水，室尽圮，母投水死。女援不及，入水殉。

袁斯凤女璱，字仪贞，江苏华亭人。斯凤官河南怀庆府黄沁同知，璱事父母孝，视疾尤谨。母陈有寒疾，璱榻母侧，视起居。母命之卧，顷辄起。八年，陈疾少瘥，璱乃曰：“世无不可治之疾，人力未至，而委之天命，则以为不可治尔。”斯凤疾作，乍剧乍瘥，夜静或大雪，璱严立窗外，伺声息，往往不眠。道光十四年，斯凤疾大作，医谢不治。璱闻涕泣，已而怒曰：“谁谓不可愈，吾必欲愈之！”而斯凤竟卒。后四日，璱阖扉欲自经，嫂过而劝之，璱泣誓死。嫂喻以杀身非孝，璱作色曰：“吾自欲死，此时虽孔子、硃子以吾为不孝，吾亦惟死尔！”嫂曰：“独不念病母乎？”璱曰：“有汝在。”乃告其母，共谕慰之。又二日，璱竟死。死后，母察奁具，得断钏。

丁氏女，鹤庆人。父贫，段石为灰以自给，女助之。年十六，父卒，女力作养母。尝负重而踬，遂痀偻。为佣，食於佣家，每饭思母，辄哽咽。人怜之，许其分食以遗。否必为母炊竟乃出佣。居四十馀年，母卒女亦卒。

硃棫之女，武清人。字县诸生曹文甲。早丧父，母病，奉事良谨。将婚，女坚请留侍母。母卒，治丧葬，请旌母节，奉母主入祠，见祠有孝女，为低徊甚久，归遂自裁。遗书告文甲曰：“君家孝娥以身殉父，兒愚祗知有母，深负舅姑慈，原更得贤妇奉饔飧也。”

杜仲梅女末姑，安徽太平人。贼至，刃其母，抱持乞代，刃及，终不释。贼去，母创死，女抱母尸泣，达旦，寻毁卒。同时二方氏女，一年十四，一方九岁，皆代母死。

又有刘可求女，亦太平人。弟被掠，女请於父易弟归，即夕自杀。

杨泰初女徽德，孙承沂女锦宜，皆休宁人。徽德年十二，母死寇，抱尸不食死。

锦宜七岁，寇杀其祖母，守尸侧五日，贼与食，卻之，饿死。

赵承穀聘妻丁，名畹芬，武进人。父士衍，官蠡县知县，母赵及畹芬从。咸丰十年，洪秀全兵破常州，承穀大父起殉焉。或传承穀亦见执，母感伤发病卒。明年二月壬子夕，畹芬自经死。将死，书所为思亲赋及词六篇，字画端静如平时。

彭爵麒女，名咏春，怀宁人；陈宝廉二女慧庄、慧敬，侯官人：皆殉母。咏春哭母殡僧寺，登浮屠自投死。慧敬请以身代母，慧庄居母丧，皆仰药死。

吴士仁女，献县人。幼丧父，无兄弟，誓不嫁养母。会寇至，女求利刃置袖中，扶母出避，遇二寇，挤母仆，母怒詈，寇持刃欲斫，女急呼曰：“毋杀我母！我从若，不则死。”寇乃止。扶母还其家，藏母於室，出问寇饥否？具食使食。食毕，一方饮，一出卧他室中，女蹑饮者后，挟刃刺其颈，贯喉，嘶而仆。女阳为嬉笑，拔所佩刀至他室，卧者方起立，遽前剚其胸，亦死，乃负母出走。

王济源女，枣强人。幼即能事父母。寡兄弟，遂矢不嫁。尝有盗，夜破门入，女持火枪立暗陬，击一盗毙，盗乃去。丧父母，葬祭皆如礼，为立后。同治间，寇至，负父母木主行避寇。逾六十，父母忌日，岁时祭墓，犹号泣哽咽。

董桂林女，乐亭人。桂林卒，女十二，矢不嫁，耕织以养母。昌黎富家子，闻其贤，请婚，原代之养，女坚拒不许。母卒，女五十馀矣，鬻田以为敛，存屋数椽，田一亩，杏五树，女即牖外置母棺，手畚土以封。独处，昼夜悬刀自卫。又十馀年，邻里高其义，醵金为营葬。

耿恂女，名一圭，望都人。恂举人，无子，客授保定。母刘病痺，一圭按摩抑搔，尝六七昼夜不少休。母少间，因卧床下，恂自外至，误践其手，指甲脱，血流至肘，倦不自知也。尝议婚某氏子，未聘而某氏子夭，女闻泣曰：“我得终事父母矣！”遂矢不字。刘病垂二十年，哽噎不能食，食必女口哺。恂卒，持丧奉病母归里。逾年，刘亦卒，一圭营丧葬，自为文以表於阡。一圭尝以生日上冢，掬土以益墓，惫仆墓侧，家人掖以归，数日卒。

吴芬女，开县人，女次第二。芬，光绪二十三年拔贡生，以知县发山东，女留侍母。芬病，女闻，夜辄焚香露祷。三十一年，芬卒，女闻大悲，且恚曰：“人谓天有眼，我夜焚香露祷，叩头至数百，乃漠然不一顾耶？”越日饮药死，时年十三。

邵氏二女，黟人，长名媚，十五；次名扬，十三。从父入山樵，虎出噬其父，媚持父挥樵斧斫虎，虎负创去，父女皆不死。

蒋遂良女，城步人，虎挟其母去，女夺以还。

徐氏二女，淑云、淑英，温江人。父瞽，兄登云早卒。嫂凌疾革，抚子成龙而泣，淑云、淑英在侧，曰：“我二人在，当扶持以长，嫂何虞？”时成龙方二岁，淑云、淑英皆不嫁，以女红事蓄，卒扶持以长。

李鸿普妻郭，禹州人。鸿普母王，明季流贼破州，自经死，失其尸。鸿普将斫檀为之像，未成而卒。郭力纺织，奉其舅及后姑。子以达，稍长，喻以父意。求檀，辄不中像材。郭乃刺左腕，出血盈盂，和香屑为像，复剪发饰其首。以达惊，叩首泣，郭曰：“我姑以节死，我何爱发若血不以奉姑？吾无恙，汝又何悲？”像成，藏洁室，日上饮膳，事如生。

其后又有牛辅世妻张，太原人。姑卒，刻木祀之，饮食必祭。

高位妻段，宛平人。位卒，段年十七，二子幼，依其兄以居。兄劝改嫁，段不可，携二子徙居小市板屋中。长子早死，次子为吏，以罪徙辽左，乃复抚诸孙。段年九十，孙裔成进士，赎其父以归。

裔母谷，事姑孝。始处贱，躬洒扫。晨侍盥栉，食时，就灶下作羹，亲上之。

食毕，然后退，日以为常。既贵，终不改。或以为言，谷曰：“若毋言，吾与姑故寒苦，姑习我，非我供事，姑终不適。吾老矣！洒扫盥馈以事我姑，此日可多得耶？”

康熙二十七年，段卒，年九十六。

郑光春妻叶，莆田人。光春游湖南，久不归，叶以纺绩养姑。子文炳幼，或不率教，辄拊心号天，文炳惧，向学。姑老病痺，叶负以出入。七年，姑乃卒。

文炳长，娶於吴，念父不归，婚夕惘惘无欢。吴逡巡得其故，劝文炳行求父，曰：“事姑，我任之！”文炳行求得父以归，吴已卒，犹处子。文炳子任仁，妇张，能绳其孝。

屈崇山妻刘，鄠县人。崇山卒，刘奉姑以居。康熙三十年，岁凶，姑劝之嫁，不从。饥益甚，姑泣语刘曰：“我旦暮且死，盍自鬻，尚可活我！”刘泣不应。姑大恸曰：“死耳，夫何言！”刘哽咽久之，乃曰：“如姑命。”自鬻於豪家，得金畀姑，号泣登车去。豪家方具酒食为贺，刘入厕自经死。豪家大恨，以敝藁裹尸弃野外。

谢以炳妻路，仲秀妻郑，季纯妻吴，湖口人。以炳兄弟并早卒，三妇励节事姑，姑病痈，迭吮之，良愈。

王钜妻施，钜，萧山人；施，富阳人。姑严，小不当意，辄呵斥，施屏息不敢声。姑病反胃甚，医以为不治，施刲股和药进，病良已，姑遇施如故。钜疾作，施视疾惫，病瘵卒，姑犹不善施。钜以刲股事告，视其尸，信，乃大恸曰：“吾负孝妇！”及疾笃，出珠花付钜曰：“汝妇孝，以此志吾痛，使汝子孙勿忘。”萧山人因称钜后为珠花王氏。

陈文世妻刘，郧人。陈、刘皆农家，刘待年於陈。既婚，姑年七十二，病噎，刘割臂和药以进，疾少间；既而复作，不食已十日，垂尽矣。刘夜屏人，杀鸡誓於神，持小刀自劙其胸二寸许，出肝刲半，取布束创，以肝与鸡同瀹汤奉姑。姑久不言，忽曰：“汤香甚！”饮之竟，病良愈，刘亦旋平。为乾隆四十四年夏六月事。

知县嘉兴李集出俸为买田宅，宅北有大陂，几三顷，因命曰孝妇陂。

张守仁妻梁，献县人。守仁卒，祖姑穆，耄而瞽且痿，日偃仰床蓐，梁佣力以养。或讽梁嫁，梁曰：“我今日嫁，明日祖姑饥且死，义不忍。”祖姑善恚，小不当意，则怒詈，或攫其面，血出，梁事之自若。祖姑卒，依其女以终。

县又有韩守立妻俞，祖姑及姑皆瞽，或妄言割肉以燃灯可愈，守立原试之，俞请代，刲右股燃之，尽十馀日，祖姑目复明。

路和生妻吴，靖远人。善事姑。姑丧明，吴侍左右，非整衣不入。或言姑无见也，吴曰：“吾心自不可欺耳。”

诸君禄妻唐，零陵人。姑胡，老无齿，兼病痺，唐日操作毕，辄跪而乳之。或曰：“坐可也。”唐曰：“是乳小兒也，乳姑不可。”

牛允度妻张，通渭人。三十而寡，奉姑谨。嘉庆六年，大祲，求野菜以食。姑老病，久之，不能复食。张贷钱得市脯进姑。又久之，贷不继，姑病欲绝，张慰之曰：“姑稍待，妇制草笠，可得钱数十，犹足为数日供也。”笠成，卖得钱，姑已死。乃求市脯祭，朝夕哭，以馂馀活夫弟。

游应标妻萧，新都人。应标出耘，萧居绩。火发翁室，翁老病不能行，萧冒火入，负翁，将及门，门焚，俱死。

蒋广居妻伍，桐城人。寡，奉姑徐。嘉庆二十四年，火作，徐年九十六矣，卧不能起。伍自火中奔赴，负徐至灶前，火逼，俱死。伍尸倚墙，背负徐，俱僵立不仆，面如生。

又有扶沟蒋有广妻陈，救翁；洧川阎惠妻李，救姑：皆火死。

周学臣妻柳，湖口人。早寡。夜，虎突门，翁出视，惊仆。柳徒手击虎，虎自去。

王德骏妻盛，益阳人。事祖姑孝，病噎，哺以乳。寇掠县，负姑夜遁，堕虎穴，祷於虎，虎不咥。

张茂信妻方，茂信，河津人；方仪徵人。方尝割股愈舅疾，舅与茂信皆卒，奉姑刘。姑严，方事之谨。当夏，姑病暴下，方躬涤茵席，不以为秽。夜与姑共枕寝，微呻辄起，抚摩抑搔五十馀日，姑愈，亟称其孝。

林经妻陈，连江人，姑盲性卞，常臆妇藐己，陈断三指自明，姑为之悔。经病，刲股；经卒，以节终。

张德邻妻李，迁安人。寡，从弟欲夺其志，力拒。岁饥，驱驴鬻石灰易米以养姑。一日遇盗，泣曰：“驴可将去，丐留囊中物俾我姑，不即饿死！”盗舍之去。

武烈妻赵，烈，永年人；赵，宣化人。赵事姑孝，姑病，夜露祷，得寒嗽疾。

烈病疫，或谓口吮胸，汗出则愈，而吮者当病，赵曰：“果尔，死不恤。”卒吮之，烈竟卒，赵病几殆。贫，操作纺绩，诸子成进士，自奉恆觳。亲族有缓急，往往倾其赀。出千金置义学，卒，遂祠焉。

孙朗人妻吴，连江人。姑陈，早寡，遗腹生朗人。性严急，有不当意，辄坚卧，朗人偕吴跪床下，俟意解，命之起，乃起。朗人卒，吴以节终。

李天挺妻申，日照人。天挺早卒，姑严，申年六十，犹终日跪庭中。居姑丧，以毁卒。

刘与齐妻魏，秦州人。既寡，事姑，日被笞骂，欢颜受之。躬薉贱，十馀年不怠。

周志桂妻冯，湘乡人。姑暴，忍饥以养，犹时时加箠楚。姑病痪，不能举杖，叱冯跪自挝，流血，不敢怨。历三十馀年，人名其里曰孝妇村。

欧阳玉光妻蔡，湘乡人。玉光母刘，治家有法度。玉光居父丧，以毁卒。蔡承姑教，董家事，率妯娌，与子侄佣奴，各有专职，家渐起。

子惟本，亦娶於蔡。妇家贫，将嫁，宗族周焉，得钱三千有奇，阴置稈荐中，而系钥其端。父送女还，入室，引钥，则钱在焉。曰：“孝哉我女，留此以活我！”

惟本亦早卒，从姑敬事祖姑，祖姑兴，姑执笄侍左，妇自右为约发。盥，姑奉水，妇奉槃。及食，妇具馔，姑侑之。寝，三世连床。一夕，姑起，堕床折肋，妇号泣就援，姑戒勿声，毋令祖姑惊也。祖姑晚丧明，手足痿痺，挽箯舆，日游庭中，姑肩前，妇肩后。祖姑刘，年至九十，姑蔡，九十六，妇蔡，八十三。曾国籓为之传，谓：“欧阳姑、妇，虽似庸行无殊绝者，而纯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难，无以逾此。”

萧学华妻贺，湖南安化人。贺父徙陕西，学华赘其家。年馀，学华归省母，贺欲与俱，父不许，贺割股肉付夫以奉姑。姑適病，学华烹肉进，病良已。后学华携贺归，事姑以孝称。

张友仪妻陈，福建永定人。事姑孝，姑尝称曰：“诸妇汝最朴讷，然酒浆筐箧琐碎无不治，得吾意者，汝也！”友仪早卒，陈未三十，勉痛事姑，抚孤子。同治初，寇至，负姑入山避，徒行数十里，踵裂血流，屡踣屡起。匿深林中，燃枯枝，采野蓛以活，卒得免。

子日焜妻李，尝刲股愈母病，事祖姑及姑孝。姑病，割臂进，病目，舐以舌，良已。尝赴族人饭，心动，归，正姑病。又尝宿姻家，夜半，索舆还。姑曰：“吾正念汝，知汝必念我速归也。”

冯氏，武进人。嫁吉龙大，事舅姑谨。姑病偏废，饮食卧起皆需冯，而龙大游荡，欲衒冯以媒估客，冯不可。龙大引外妇入室，舅怒而逐之，冯曰：“姑病，妇终日侍，苦为他事閒，得一人分其劳，甚善。”因持卧具从姑寝。龙大时时殴辱冯，冯未尝有怨色。舅病，龙大市毒药授冯，令饮其父，冯掷药，跪谏数日，龙大别市药，殴而逼之，冯叹曰：“我所以不死，为舅姑耳，今无冀矣！”入视姑寝，至龙大所，举药尽饮之。谓龙大曰：“我代舅矣，后毋萌此念！”须臾毒发死。

王钺妻隋，诸城人。敏而有定识。明季，奉姑避兵，航海行数千里。寇至，负姑夜逾垣匿谷中以免。钺成进士，为广东西宁知县。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钺城守，贼至，钺谓隋：“当奈何？”隋出匕首曰：“有此何惧！”贼去，钺行取主事，隋请以诸子先行。是时贼方盛，行人道绝，隋得敝舟，挟幼子经肇庆、度大庾、入鄱阳湖，水陆行数千里，率仆婢佩刀昼夜警备。家居，地震，自楼堕，血淋漓，持子泣，地摇摇未已，子请避，隋曰：“诸婢压其下，吾去，死矣！”督家僮发砖石出之，皆复活。火发於楼，烟蔽梯不可登，命以水濡被予诸婢，身持湿衣障火先登，诸婢汲水次第上，火遂得熸。子沛恩、沛憻、沛恂，皆成进士，官於朝，隋益勤俭自敛抑，乡人称老实王家。

林云铭妻蔡，云铭，闽人；蔡名捷，字步仙，侯官人。云铭，顺治十五年进士，授江南徽州推官。郑成功兵入江，徽州兵叛，蔡矢死不去。官省，还居建宁。耿精忠反，下云铭狱，蔡忧之，呕血殷紫，女瑛佩剜臂肉入药，旋苏。师至，云铭乃出狱。云铭无子，蔡为买妾七，乃生子。蔡御诸妾有恩，所亲有妇妒，而五十无子者，蔡延至家，与处三日，归为夫买妾生子。里妇忤其夫，共指蔡以劝，曰：“毋令林孺人知。”瑛佩为闽清郑郯妻。

陈龙妻胡，龙溪人。龙少恃勇，为暴於乡里，父老群谋去害。时胡未嫁，使密劝乘时立

功名。龙亡命为盗海岛，父母将别字，胡坚拒。闻龙娶，不贰。龙降，官金门总兵，知胡犹未字，乃成婚。海澄许贞尝以逋饷系狱，胡告龙代偿其负，释使去，贞卒为名将。

王懃妻岳，曲周人。岳奉舅姑笃谨，若不能言。懃移家临清，而商於天津。王伦为乱，将攻临清，临清民争走避，岳请於舅姑曰：“贼将以临清为窟，必不剪居民以自弱。从众以行，不死於奔窜，必死於蹂藉，宜若可缓然。”舅姑用其言，出者争道，多挤入水死。岳曰：“乃今宜可徙，官军且至，贼方谋出御，不暇捕逃人。

且徙者已十八九，今行，无虑蹂藉；今不行，免於贼，或不免於官军。”遂相将潜出城，还曲周，懃亦归。人称其能量事，岳笃谨如故。

鲁宗镐妻硃，名如玉，字又寒，仁和人。事舅姑孝。或以贿干宗镐，有所关说，硃劝毋受。宗镐曰：“我度是无利害。”硃曰：“诸为不义事，皆以为无利害耳，奈何以贫隳素行！”宗镐悟，谢之。

马叔籥妻丁，扬州旧城人，事舅姑甚谨。叔籥兄弟三，既分，而伯兄以讼破家，丁义不

己食，虽壶酒豆肉必以分。一日，语叔籥，请致家於伯氏，叔籥许之。丁事伯如舅，姒如姑，米盐纤悉一关姒，嫁时衣装饰首约臂皆不私。家故贾也，叔籥兄善贾，遂以其家富。叔籥有所请於姒，姒不时给，叔籥怒曰：“乃我家所有，嫂何与？”

丁曰：“始让而终怒，人其谓我何？”劝叔籥毋校。

许光清妻陈，海宁人。善持家。戚有鬻妇者，妇誓死不从，陈偕姒妇硃醵金畀其夫，要之署券。曰：“彼人游荡，金尽终且鬻妇，不如是，妇不免。”乃招妇至，善视之。其夫死，复醵金赎所居，遣妇还，并前券焚之。邻童入其室窃壶去，陈戒家人勿言，曰：“彼何以为人？”御婢宽，闻有虐婢者，必以陶潜语劝曰：“彼亦人子也！”

黄开鼇妻廖，开鼇，高安人；廖，沔阳人。开鼇善为针，设肆衡州，廖佐以纺绩。开鼇病痪，廖习为针，针成，置诸版，摩以掌，针乃泽，数以是创，不懈。

开鼇卒，子长发幼，妇刘，监利人，待年於姑氏。稍长，夫妇共为针，长发截铁，圆本而锐末，持就段，睨火察纯窳。刘削竹，缀以钢，悬双絙环竹，曳则竹转以穿针鼻。针良，市者多，家渐裕。洪秀全之徒躏湖南，家破，长发治针益力。

当冬，得敝羊裘奉廖，与刘皆敝

褐短裈，手足龟，不敢怠。

长发旋卒，子才三岁，被火，家再破。於是廖语刘曰：“天乎！此诚不可再活，盍同死？”刘对曰：“火，亦常也，姑、妇惟当复食苦耳。”鬻簪珥为贸迁，居贱鬻贵。廖持算，刘主议值。又数年，家复裕。廖老而卞，易怒，刘进淡巴菰，徐言他事辄解；不解，即跪谢，相持泣乃已。廖七十六而卒。

刘既善贸迁，邻家就求术，刘为谋至详，贫者贷以赀。同巷居五十馀家，多以贸迁富。开鼇初设肆，才钱六千四百，刘晚年积白金至十万，督子孙就学，取科目，家益大，年七十九而卒。

黄茂梧妻顾，名若璞，字和知，仁和人。顾好言经世之学，为诗、古文辞，自为集序曰：“若璞不才，少不若於母训，笄事东生，十有三年。閒事咏歌，大抵与东生相对忧苦之所为作也。东生溘逝，帷殡而哭，不如死之久矣。徒以藐诸孤在。

发藏书，日夜披览，二子从外傅，入辄令隅坐，为陈说吾所明。日月渐多，闻见与积，圣贤经传，旁及骚雅词赋，冀以自发其哀思。题曰卧月轩稿。轩为东生所尝憇，志思也。”东生，茂梧字。顾至康熙中乃卒，年九十。

子灿妻丁，从顾学，亦好言经世，先顾卒。

高其倬妻蔡，名琬，字季玉，汉军正白旗人，绥远将军毓荣女也。毓荣、其倬皆有传。琬谙政事，其倬章疏文檄每与商榷。能诗，有蕴真轩诗钞。集中辰龙关、关锁岭、江西坡、九峰寺诸篇，追怀其父战绩，尤悲壮，为世传诵。嘉庆间，铁保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以琬为馀集首。同入选者，珠亮妻、嵩山妻皆宗室女。张宗仁妻高，名景芳，诗最多。珠亮妻有养易斋诗，嵩山妻有兰轩诗，景芳有红雪轩诗。

陈之遴妻徐，名灿，字明霞，吴县人。之遴自有传。徐通书史，之遴得罪，再遣戍，徐从出塞。之遴死戍所，诸子亦皆殁。康熙十年，圣祖东巡，徐跪道旁自陈。

上问：“宁有冤乎？”徐曰：“先臣惟知思过，岂敢言冤？伏惟圣上覆载之仁，许先臣归骨。”上即命还葬。徐晚学佛，更号紫{言}，有拙政园诗词集。词尤工，陈维崧推为南宋后闺秀第一。画得北宋法。

詹枚妻王，名贞仪，字德卿。枚，无为人；贞仪，泗州人，而家江宁，祖者辅，官宣化知府，坐事戍吉林，贞仪年十一。者辅卒戍所，从父锡琛奔丧，因侨居吉林，侍祖母董，读书学骑射。十六还江南，又从锡琛客京师，转徙陕西、湖北、广东，二十五归於枚。后五年，嘉庆二年，卒。

贞仪通天算之学，能测星象，旁及壬遁，且知医。为诗文皆质实说事理，不为藻采。撰星象图释二卷，历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重订策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皆一卷，象数窥馀四卷，女蒙拾诵、沉疴囈语，皆一卷，绣紩馀笺、文选诗赋参评，皆十卷，德风亭集二十卷。

贞仪病且死，谓枚曰：“君门祚薄，无可为者。我先君死，不为不幸。平生手稿，为我尽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蒯夫人者，吴江蒯嘉珍妻钱，附见曾伯母钱纶光妻陈传中，时侨居江宁，贞仪与相习，枚以贞仪书归焉。钱侄仪吉，为历算简存序，言：“贞仪有实学，不可没，班惠姬后一人而已。”女子治历算盖至鲜。

咸丰间，胶州柯蘅妻李，名长霞，邃於选学，著文选详校八卷。工诗，有锜斋诗集。

光绪间，济阳艾紫东妻徐，名桂馨，治音韵之学，有切韵指南四卷。

郝懿行妻王，名照圆，字瑞玉，一字婉佺，福山人。懿行见儒林传。照圆文辞高旷，得六朝人遗意。懿行有所述作，照圆每为写定题识。其所自为书有列女传补註八卷，序曰：“列女传补註者，补曹大家註也。照圆六岁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读书。尝从燕间，顾照圆而命之曰：‘昔班氏註列女传十五卷，今其书亡，如能补为之註，是余所望於汝也。’照圆谨志之不敢忘。分阴遄迈，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衔恤。追省前言，陨越滋惧。不揣愚蒙，略依先师之诂，用达作者之意，凡所诠释，将以通其隐滞，取供吟讽。至於义所常行，或传记成文，旧人已注，则皆阙而弗论。诚知疏陋，无能纂续前修，庶几念昔先人，少酬明发之怀。补註成，请夫子辨析疑义，时加订正，无隐乎尔，窃所慕焉！”

又校正列仙传二卷，旧有赞，考以隋书经籍志，知为晋郭元祖撰，复别出为一卷。又集传记言占梦者为梦书一卷，皆自为序，附懿行书以行。尤喜言诗，著葩经小记，书未成。懿行撰诗问，谓与照圆相问答，条其馀义，别为诗说，皆采照圆说为多。光绪间，其孙联薇以书进，因误为照圆著云。自照圆为列女传补注，其后又有汪远孙妻梁校注。

梁，名端，字无非，钱塘人。幼为祖玉绳所爱。元和顾之逵校刻列女传，玉绳为审定，端辄胪其同异，退而笔之，玉绳为之折衷。既归远孙，与参酌增损。端既卒，远孙为刻行。

陈裴之妻汪，名端，字允庄。七岁赋春雪诗，拟以谢道韫，因又字小韫，钱塘人。长为

诗，旨远而辞文，尝撰定明诗初、二集，上始开国，下逮遗民，都三十家，附录又七十人。自定凡例，以为：“初集，犹主盟之晋、楚；二集，犹列国之宋、郑、鲁、卫；附录，犹附庸之邾、莒、杞、薛。”梁德绳称其宗尚清苍雅正，能扫前后七子门径。吴振棫称其论一代升降正变，元元本本，纵横莫当。端所自为诗，有自然好学斋集。裴之卒，子又有疾，舅文述素奉道，端诗亦多为道家语。既卒，诸侄重定其集，尽删晚作，二本并行於世。

汪延泽妻赵，名棻，字仪姞。延泽，乌程人；赵，上海人，户部侍郎秉冲女也。

幼读书，能诗文，有滤月轩诗集四卷，文集二卷，词一卷。自为序，略曰：“宋后儒者多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当为，故今世女子能诗者，辄自讳匿，以为吾谨守‘内言不出於阃’之礼。反是，则迋欺炫鬻於世，以射利焉耳。是二者，胥失之也。礼昏义女师之教，妇言居德之次，郑君注云：‘妇言，辞令也。’夫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章吟咏，非言辞之远鄙倍者欤？何屑屑讳匿为！”

子曰桢，撰二十四史日月考，赵为之序，曰：“刘羲叟撰刘氏辑术，迄於五季，书久佚，仅存通鉴目录。自宋迨明，六百馀年，未有续为之者。曰桢好史学，习算，考当时行用本术，如法推步，得其朔闰。自史记至新、旧唐书，属草已一百馀卷，余亟欲睹其成，预为此序，俾写定冠诸简端。”

吴廷珍妻张，廷珍，常熟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张名纟习英，字孟缇，阳湖人。世父惠言，父琦，皆博通能文章。纟习英与诸女弟承其教，咸有述作，皆能诗。纟习英兼为词，秀逸有王沂中、张炎遗意。妹惸英亦能诗词；纶英尤工书，传琦笔法，真书出入欧阳、颜、杨诸家，分书自北碑上溯晋、汉，遒丽沉厚；纨英兼治古文。纟习英尝编次国朝列女诗录，纨英为作传，简雅合法度。惸英，江阴章政平妻；纶英，同县孙劼妻；纨英，太仓王曦妻。

程鼎调妻汪，名嫈，字雅安，歙人。好学，通儒家言，诗文皆雅正。病将卒，为诗曰：“秋风一叶落，余亦归荒墟。”遗书戒其子葆，言家事至详。复谓：“武侯著书，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武侯第一流人，务一，而戒恐惧居其三，可不识所致力耶！”葆编其所作为雅安书屋诗文集。

陈瑞妻缪，名嘉蕙，字素筠，昆明人。工书、善画。光绪中，召入宫供奉，为皇太后嘉赏，特赐三品服。

时同被召者，马某妻阮，字蘋香，仪徵人，赐名玉芬。富乐贺妻王，名韶，字矞云，杭州驻防满洲人，著有冬青馆诗。仁兴妻瓜尔佳氏，名画梁，亦杭州驻防满洲人，著有超范室画范。

耀州三妇：一青嘉努妻，一纳岱妻，一迈图妻，所居寨曰荞麦冲，在耀州城南。

天命十年六月癸卯，明将毛文龙遣兵三百夜薄寨，方逾墙入，寨兵未即出，三妇者见之，倚车辕於墙，以为梯，青嘉努妻持利刃先偕登城奋击，三百人皆惊，坠墙走。

耀州守将扬古利以兵至，追击，尽歼之。太祖召三妇，赉金、帛、牛、马，赐青嘉努、纳岱妻备御，迈图妻千总。

杉松邮卒妇，禄劝人，失其姓。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常应运者为乱，逼杉松，诸邮卒方耕於山，无御者。妇曰：“此可计走也。”挟钲鸣山巅，若且集众，贼引去，妇乃走告夫，州始为备。事定，知州李廷宰聚父老赉妇酒食，具鼓吹，簪胜披锦，以矜於市民。

杨芳妻龙，芳，松桃人；龙，华阳人。芳有传。龙善鼓琴，工画兰。嘉庆十一年，芳自宁陕镇总兵署固原提督，龙留宁陕。是岁秋，镇兵以饷不给，将叛。龙使告署总兵杨之震，之震不之省。或请龙行避乱，龙曰：“不可，若我出而兵叛，是知其叛也，人其谓我何？”七月辛亥夕，乱作，芳素得兵心，兵有以匪降者，尤感芳不杀，皆入署为龙卫。民妇就避兵，廊庑盈焉。龙严戒奴婢毋号泣，乡明，叛兵叩閤请谒，诸避兵者忷惧，请毋纳。龙曰：“愚哉！彼辈且自入，孰能御之？”

乃启门，纳其渠数十人，咸泣谢，且请龙行。龙谓之曰：“若曹虽叛戕官，其渠罪不逭，於多人何尤？主将旦夕归，白若曹於朝，非尽歼也，可各罢归伍。”叛兵不欲罢，坚请龙行，龙命以舆来，尽出诸避难者，而殿其后。叛兵送至清涧，哭而返。

龙兄为兴安知府，乃之兴安。芳自固原至，抚叛兵，复定。

蒲大芳者，叛兵渠也，请於芳，迎龙归。芳遣大芳等二十辈以往，龙初举子，即冒雪就道，道中大芳与其曹诟争，举刀伤其曹。行至汉阴，龙使假刑具於有司，召大芳责曰：“汝叛，幸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叛耶？”杖之四十，械而行。三日，将至宁陕，其曹十九人者为之请，乃令脱械。

龙至，语芳曰：“事虽事，然君且有远行。”芳曰：“何至是？”龙曰：“朝廷自有法度，兵叛事大，不容无任其咎者。”果有命戍伊犁。龙归侍姑，姑风缓不能言，惟龙达其意，左右在视。居姑丧尽礼。芳复起，迁湖南提督，道光五年，龙卒。

崔龙见妻钱，名孟钿，字冠之，一字浣青。龙见，永济人；钱，武进人，侍郎维城女。九岁刲臂疗父疾。归龙见，事姑谨，龙见以进士官州县，为四川顺庆知府。

川东啯匪为乱，龙见师出御，贼自间道来袭，吏民惊扰。钱诇贼自府西至，遣人掣渡舟泊东岸。贼至，不得渡，遂引去。

及为湖北荆宜施道，值白莲教匪为乱，龙见出督饷，钱居危城中，烽火四偪，以龙见指发书，戒所属州县，令收附郭积聚，谨守备，毋与贼浪战。贼侦有备，亦引去。

龙见在官廉，钱每出馀财周戚党。自四川还，泊燕子矶，见渡舟覆溺，出钱募救者，活十馀人，皆应试士也，罗拜岸上。龙见卒，教诸子成立。钱工诗词，即以“浣青”名其集。

沈葆桢妻林，名普晴，字敬纫，侯官人，云贵总督则徐女也。则徐、葆桢皆有传。葆桢故则徐甥，林六七岁时，尝侍诸姑坐，臧否戚党诸子弟。戏以谘林，辄曰：“无逾沈氏兄贤。”及归葆桢，葆桢贫，董中厨，斥奁具佐饈，能得姑欢。

咸丰六年，葆桢知广信府，八月，出行县，洪秀全将杨辅清自吉安潜师越山谷入。戊子，破贵溪，己丑，破弋阳。吏具舟促林避寇，林勿行。庚寅，葆桢还，时遵义镇总兵饶廷选驻军玉山，乃为书乞援，而辅清兵益进，去广信八十里。辛卯，廷选报书，言水涸，师不得下。仆役散走，林怀印倚井坐誓死。乙夜，城南火，达曙，大雨火灭。林谓葆桢曰：“城中炊烟断，火何由起？此贼谍所为，以空城告也。

今日贼当至，吾殉君固其所。”解剑授葆桢曰：“雨甚，吾不可露坐，贼至，君以剑当之，使吾仓卒得入井也。”贼得谍，知城无人，易之，待霁乃发。癸巳，辅清兵复进四十里，而廷选师至，葆桢徒步迎以入。甲午，辅清兵薄城，廷选军出御，其裨将毕定邦、赖高翔战甚力，林煮粥啖士卒，士卒益奋。丁酉，贼大至，围合，文吏窜伏，馈运犒劳，皆林会计而出纳之。乙亥望，大战，解围，辅清乃引去。

自是葆桢治军日有声，擢江西巡抚。治船政，林佐治官书，一一中条理。治家尤有节度，断线残纸，必储以待用。方葆桢试礼部，鬻金条脱治行，代以蜀藤，虽贵，弗易也。光绪三年，卒。

王某妻陈，皋兰人。同治六年，河州回攻兰州，师自平番来援，阻黄河不得渡。

陈家河北，令其子化凤集族党，以舟济师，兰州以全。

李某妻赵，营山人。县多虎，李子赴市，暮未还，李立村外待。虎骤至，李惊呼，赵闻，持梃出，与虎斗，虎弭尾去。

罗杰妻陈，安徽太平人。杰与陈共入山采薪，虎攫杰，陈与争，不得脱，急触虎口，虎舍杰咥陈，陈死，杰得脱。

杨某妻唐，衡阳人。夫妇偕耘，虎攫其夫去，唐曳虎尾不舍，三逾岭，伤左臂，卒负夫归。数日夫死，以节终。

姚旺妻潘，旌德人。旺遇虎，潘奔救，同死。

盖氏，吉林凉水泉金广年妻也。广年贫，眇一目，有友与狎。一日，戏语广年：“汝何修得美妇？”广年心动，即曰：“若艳我妇，予我百金，以妇与若。”遂与友偕还语盖，盖曰：“贫死命也！以贫而鬻其妇，生何心矣？”噭然哭。广年出以语友，闻哭止，入视，则自罄死矣。呼友共解之，友因摩其足，盖苏，以足抵友仆，走厨下，取刀自斫其足，立断。昏卧血中，邻里趋视，唾广年。其友惧，请以百金疗，广年亦悔，力负贩，育子姓甚繁。

## 列传二百九十六 列女二

张延祚妻蔡 陈时夏妻田 傅光箕妻吴郑哲飞妻硃 李若金女 王师课妻硃 秦甲祐妻刘艾怀元妻姜 周子宽妻黄 李有成妻王杨方勖妻刘 邹近泗妻邢 胡源渤妻董 林国奎妻郑陈仁道妻庞 张某妻秦 李氏女 何某妻韩 张荣妻吴 张万宝妻李沈学颜妻尤 王赐绂妻时 王某妻张 子曰琦妻魏 李学诗妻赵学书妻高 高明妻刘 邓汝明妻刘 魏国栋妻庞吕才智妻王 许尔臣妻骆 原某妻马 张扬名妻彭 沈万裕妻王卢廷华妻沈 李豁然妻杨 曾经佑妻林 梁昙妻李姜吉生妻木 曹某妻王 潘思周妻傅 倪存谟妾方硃杨震甲妻杨 杨三德妻马 张壶装妻牛 陈大成妻林 温得珠妻李贾国林妻韩 孙云妻白 图斡恰纳妻王依氏 吴先榜妻郑王元龙妻李 蔡庚妻吴 韩某妻马 李鸣銮妻黄 金光炳妻倪徐嘉贤妻刘 冒树楷妻周 曾广垕妻刘 冯丙煐妻俞袁绩懋妻左 子学昌妻曾 俞振鸾妻傅 周怀伯妻边吉山妻瓜尔佳氏 张某妻钱 戚成勋妻廖 曾惟庸妻谭谢万程妻李 李殿机妻王 长清妇 程允元妻刘杨某妻樊 刘柱兒妻鲁 李国郎妻苏 赵惟石妻张 锺某聘妻吴岳氏 姚氏 张氏 袁氏 杨某妻张 周士英聘妻张蔺壮聘妻宋 沈煜聘妻陈 王国隆聘妻余 于天祥聘妻王方礼祕聘妻范 姚世治聘妻陈 何秉仪聘妻刘沈之螽聘妻唐 贝勒弘暾聘妻富察氏 濰上女子吴某聘妻林 雷廷外聘妻侯 程树聘妻宋 张氏子聘妻姜钱氏子聘妻王 王志曾聘妻张 李家勋聘妻杨李家驹聘妻硃 贾汝愈聘妻卢 袁进举聘妻某 李应宗聘妻李何其仁聘妻李 王前洛聘妻林 节义县主 李承宗聘妻何吴某聘妻硃 徐文经聘妻姚 李煜聘妻萧 刘戊兒聘妻王硃某聘妻李 武稌聘妻李 陈霞池聘妻钱 汪荣泰聘妻唐季斌敏聘妻蔺 董福庆聘妻冯 乔涌涛聘妻方张氏女 粉姐 阚氏女 赵氏婢张延祚妻蔡，漳浦人。国初，师既下福建，滨海数百里，犹群起负固。有方祐者，谋举兵，延祚与语，不合，被杀。子才十馀岁，蔡哀恸，谋复仇。一日，闻祐将其徒至，方夕，易男子服，挟刃诣祐垒。未至，顾见其子踉跄来，念母子并命，斩张氏祀，乃与俱归。既，祐降为民，娶於蔡，其妇，蔡大母行也，因得常见祐。

祐甘语谢蔡，蔡益愤，夜辄握刃刺壁，壁穿，刃犹击。

顺治五年春，蔡伺祐有所过，度道所必经，将其子止松林中，挟刃俟。日午，祐雄服怒马来，蔡自林中出叱祐，祐惊呼从者，从者骇走。蔡持刀斫祐，祐坠马，负创走，蔡疾追之。行人聚而譁，蔡且奔且言曰：“吾夫为此贼害，有助者，吾与俱死！”追及祐，祐攀松枝与斗，中蔡额，血被面，斗益力。遂迫祐，左手捽祐，右手奋刃，断其首，掷道旁，观者皆大惊。

蔡持祐首告於延祚墓，将其子诣巡按御史台门请死，巡按御史霍达异其事，问：“有主者乎？”蔡哭对曰：“夫死，所以不即死者，以有子耳。今子且不顾，安肯受他人指耶？然杀人当死，公毋挠国法。”达乃释不问。

陈时夏妻田，长乐人。时夏父超鹏早卒，母高守节。田读书，知大义。时夏贫，事王姑及姑高，朝夕扶持，不去左右。病不能食，辄以口哺。时夏卒，督诸子读，尝自述与夫论学语，为敬和堂笔训，以授诸子，粹然儒家言。其自序略曰：“余苟延性命，祗以三子一女，冀其能自立，不至辱泉下耳！大兒今十一，犹有童心，况诸幼孤，未亡人心力垂尽。恐旦暮死，而夫子之学行，与余之出肝胆，忍艰苦以冀其有成者，将谁为余告之耶？爰述先训，书之於册。嗟乎！小子异日读此，其能自省，使余生不负於子女，死不愧於夫子否耶？”居十馀年，卒。

傅光箕妻吴，宣城人。吴归於傅，光箕已病矣，逾年卒。吴父母欲嫁之。吴归，留吴而讼傅氏，衣食吴。吴还傅氏，以讼故勿纳。吴复归，请自食，无累父母。力纺，闻有媒至，辄求死，乃别居。明季，饥，恆饿。邻馈之，勿受。族姊归於魏，亦嫠也，遗之米，乃半易糠覈。或怪问之，曰：“杂糜之，可一月不死也。”久之，纺有馀钱，得婢曰春兰，拾箨供爨事。里媪或呼春兰食，吴必审所自，戒勿轻受食。

春兰自是即不受里媪食。

郑哲飞妻硃，哲飞，南安人；硃，明鲁王以海女也。嫁哲飞，生丈夫子一，女子子三，而哲飞卒。会以海亦殂，渡海至台湾，依明宗室宁靖王术桂以居。康熙二十二年，师克台湾，术桂自杀，硃奉姑育诸孤，以女红自给。居五十馀年乃卒，年八十馀。初师下舟山，以海妃陈入井死，以海谥之曰贞，而以海女又以节终。

李若金女，名訚，馀干人。明季，字淮王世子由桂。入国初，由桂出亡，訚誓不更字，尝咏金环曰：“红炉经百鍊，不失本来真。”事父母孝，年五十九卒。

王师课妻硃，萧山人。师课，明天启中官太医院院判，卒。明亡兵乱，硃率二子避九里坳，尝遇贼，胁以刃，硃夺刃剺面，哭且詈。贼欲杀之，二子号恸求代，得不死。事平，归老於家。尝为勖子歌五章，其三章曰：“我生之后逢世乱，白头兵起苍黄窜，肤血染点丛麻红，母子支离宵不旦。飞雷聚惊鼓鼙，秋雨淋漓断薪爨。呜呼，九里坳边真瓦全，尔曹性命天所怜。”五章曰：“庭闱肃洁辞亲族，薄田聊许资饘粥，震荡扁舟波复风，兒才卻聘家回禄。此身直缘正气生，机杼犹能活枵腹。呜呼，但原长作太平民，何尝俯仰惭天人。”

秦甲祐妻刘，三原人。甲祐病痪，刘侍疾甚谨，筦家政甚饬。越十年，甲祐卒，时岁饥，兵未定。刘抚二子四符、四采。尝训之曰：“年荒，众人之荒；学荒，则吾兒之荒也。兵乱，众人之乱；心乱，则吾一家之乱也。”闻者以为名言。四符，甲祐前妇子也，刘爱之，均於所生。

艾怀元妻姜，米脂人。怀元父穆，兄怀英，在明皆官参将。穆卒，国初怀英降，入镶蓝旗，授牛录章京，居京师。顺治八年，怀元往省其兄，既归，仇家诬为逃人，遂亡命。官收其孥，穆妻马，老矣，妾金请代，姜方娠，皆就逮。明年，事雪，西还。姜襁稚子，金与相扶持，行数千里。又明年，马与金皆卒，怀元遣信至，言母死不得奔丧，誓毕生不归。姜食贫抚子，居四十馀年乃卒。

周子宽妻黄，顺德伦教村人。子宽刺船，与其侣戏，侣溺，坐减死戍贵定。黄求从夫行，譁县门，吏为注官书。乃尽鬻嫁时物畀舅姑，制竹担荷具从夫行。夫道病，黄行经村市，操土音歌，求钱，得药物酒食奉夫。夫瘳，达戍所。居十七年，举一子、二女，而夫死。黄求以夫骨归，跪县门搏颡二十馀日，吏许之，畀以牒。

黄怀牒裹夫骨，筥负小兒女，独身以行。其长女已嫁农家子，牵衣泣，黄斥不顾。黔多虎，而黄负夫骨，逆旅禁不纳。日汲於涧，拾树枝以爨，夜宿道旁废庙，恆见虎残人，馀骼狼藉，无所怖。及至村，黄齿既长，黧黑丑恶，又杂罗施语。有叟独识之，指道旁冢曰：“此而翁也，而姑僵墙阴，不食已一日。”

黄求得姑，姑两目眊，黄引其手拊裹中骨，及筥中兒女。姑抱而噎，黄大号，筥中兒女亦号。乡里皆走视，义之，畀以金，僦屋奉姑居。黄行逮归十九年，顺德人号曰“女苏武”。

李有成妻王，常宁人。寡，悉散奁饰於族邻贫者。将卒，呼诸妇曰：“吾寡居四十馀年，耳目如聋瞶，未尝妄视听，汝曹其识之！”

杨方勖妻刘，宣城人。嫁五日而寡，剪发自誓。邻妇或微讽，刘出刀以示，曰：“吾昼以是为镜，夜以是为枕。”邻妇慑，不敢复言。

邹近泗妻邢，昆明人。寡而贫，或讽之嫁，邢曰：“吾能忍饥寒，不能忍耻。”

卒以节终。

胡源渤妻董，临清人。源渤卒，董年十五，为嫠八十年，年九十五乃卒。里妇或问：“守节易乎？”曰：“易。”“如无夫何？”曰：“如未嫁。”“如无子何？”

曰：“如有子而死若不孝。”曰：“何以制此心？”曰：“饥而食，倦而寝，不饥不倦，必有事焉，毋坐而嬉。吾尝为人佣，治女红，必求其工。求工，则心专；心专，则力勤；力勤，则劳而易倦。倦即寝，寤即兴，毋使一息閒，久之则习惯矣。”

林国奎妻郑，闽人。国奎卒，有子二。郑将殉，姑诫以存孤，乃已。一子殇，遂自沉於江，渔者拯以还。姑疾，刲肝杂糜进，疾良已。族有亡赖子尝中夜至，告族人杖於宗祠。亡赖子为嫚书汙郑，郑恚，取刀断左耳，讼於县，县笞亡赖子。亡赖子出，益妄语，郑复割右耳。巡抚卞永誉闻其事，坐辕门谳其狱，令隶以两耳示观者，械亡赖子至，阅嫚书一行，辄挞其面，复重榜荷校论戍边。居数月，郑两耳复生，永誉复坐辕门，召而察之，左耳完且晰，右耳赤如血，下廓乃微赪而短於左。

文武吏及诸观者皆惊叹，一时称异事云。

陈仁道妻庞，博白人。康熙十九年，吴三桂将程可任掠博白，仁道将与邻人拒之，为所杀。庞自经，家人救之，甦，乃斥产购得杀仁道者，杀诸仁道墓前。

张某妻秦，三原人。康熙三十一年，仍岁大祲，县民多流亡。秦内外无所依，至龙桥河北，河岸坼有隙，自匿其中，有老人悯之，遗以食。明日复往，则昨所遗故在，劝之食，且问故，秦曰：“谢翁厚，然不可为常，先后等死耳，我坐岸隙，令死不至暴露足矣。”遂饿而死，年二十馀。老人为封焉。

同时李氏女，从父母逐食至汉口，父母皆疫死。女年十六，美，侩聘焉，将鬻使为妓，女得其情，力求死。三原人贾汉口者群诘侩，侩阴杀之。

何某妻韩，张荣妻吴，张万宝妻李，皆濰县人。韩早寡，求疏属子为后。康熙四十三年，濰大饥，韩昼抱子拾薪，夜则纺绩，日一食。久之，有所蓄，非甚饥则不食。卒买宅娶妇生孙，年七十三卒。

吴嫁三日，夫死，贫甚，转役自活，夜必归其室。得米杂糠粃树叶为食，赢一日食，则一日闭户。年九十二，病将死，呼其侄，谓曰：“我有银纫衣带，犹昔吾夫物。我死，以此市棺埋我夫墓侧。”

李嫁生子，方晬，而丧夫。舅、姑谓曰：“汝不幸，我曹老，子幼，汝当如何？”

李泣曰：“妇非为舅姑老子幼，夫死何所不得？犹忍活至此，妇自审已决，原舅姑无疑。”舅卖浆，暮出户，闻铎声，必趋往代其担。抱子力作，人未尝见其启齿。

既丧舅、姑，娶妇生孙乃卒。疾革，谓其子曰：“我死得见汝父，我甚喜，汝勿悲也！”

韩居县东南草庙村，吴居县西张家村，李居县北长甿村。

沈学颜妻尤，仁和人。学颜卒，无子，以从子时吉为后。时吉生子大震，又卒。

尤抚孤孙，其兄侮之。秋将穫，以众刈其禾，尤置针於髻末，外向踊而号，兄提其发，针创手乃去。常恨其孙弱，曰：“我安得见曾孙，见曾孙，死不恨。”大震娶妇举子，尤乃卒。既卒，大震复举子近思，自有传。

王赐绂妻时，黄平人。赐绂出行，宿於翁丙，为苗所杀，弃尸箐中。时行求得之，告官，得苗五，俱伏罪，时年二十一。母欲令更嫁，剪发、烙左颊，毁容矢不行。

王某妻张，灤州人。早寡，无子。以族子曰琦后，亦早卒，妻魏，亦州人。所居村曰柳河，地卑湿，食不足，掇草根木叶，拾蘋藻，杂糠粃以食其孤，复殇。复以族子后。张卒，族人讽魏嫁，魏不可。居十馀年，为所后子娶妇，乃语所亲曰：“吾乃今志始遂，使嫁，不过温饱死耳。人恆苦贫，吾独不自觉。苦皆自乐生，吾生不知为乐，又焉知有苦？”

州又有李学诗妻赵，学书妻高，娣姒以节著。学诗、学书生友爱，行涉水，学书误就深，学诗拯之，相抱持俱死。赵生二女，高无出，食贫坚守，年皆逾八十。

高明妻刘，秦安人，早寡，子步云幼。贫甚，尝伺邻家炊，乞馀热为兒煁饼。

步云稍长，就学归，则燃灯读。刘缝纫，夜必尽数线。一夕，线未尽，步云倦卧，抚之有泪迹，问曰：“兒耶病？”曰：“无之，但饥耳！”刘泫然曰：“兒不惯饿，我则常耳！”步云为贾，家渐起。

邓汝明妻刘，崇善人。康熙四十一年，岁大无，官煮粥食饥民，刘不食五日。

邻家招偕赴，刘耻之，三出三返，终不行。因投水，渔人拯之，坐岸侧，渔人去，复入水死。

魏国栋妻庞，蠡县庞家庄人。祖姑徐、姑董，皆节妇。国栋卒，无子，庞力女红以养。织日一疋，或授以纑，织成必增重，曰：“糨所滋也。”或与值多一钱，不受。祖姑八十馀，目昏，向曝、如廁，躬负以出入。姑亦至八十，负出入如之。

再居丧，有周之者，庞曰：“吾贫，幸相贷，然必偿。如不使我偿，是视我非人也。”

日夜织，不期月皆偿。当葬，衰而前柩，或请代，庞曰：“我祖姑、我姑无子孙，我在，即其子孙也，可代乎？”姑葬以夏，方雨，庞涉潦号踊，见者皆流涕。雍正三年，县大水，岁无。有县治赈役自户外呼告之，庞曰：“妇固饥，然食朝廷米，偿否？”曰：“赈也，何偿？”庞曰：“偿则食，不偿，则我孱妇何功报朝廷而徒食乎？不可！”遂键户，复呼之，不应。县使役具刺归之米一石，庞复辞。役曰：“此乔令君所以旌节义，毋辞！”乃拜而受。县上其事，得旌，族人为立后。

吕才智妻王，博兴人。才智病亻区偻，杖而行，鬻饼於市。岁祲，才智将鬻王，王曰：“汝病废，我去，汝不得生！且我身值几何？汝不过得数日饱。食尽，终当死。等死，不如相依死也。”乃令才智守舍，而出行乞。生一子，才智死，终不嫁。

许尔臣妻骆，肃宁人。家奇贫。尔臣及其父母相继卒，骆号於市，得柳棺瘗焉。

或劝：“盍嫁？”骆曰：“乞食虽辱，犹胜於再嫁！”卒以穷饿死。

原某妻马，河津人。康熙六十年，饥，行乞食。泣语人曰：“乞食至辱，不如死，顾安得死所无累人耶？”或漫应曰：“去此十馀里，有红石崖，死此，可无累。”

马明日径至其所，脱耳环易饼，迟邻人过者，嘱以畀其母，曰：“为我语母，无复望我，我今死此矣！”即投崖下死。

张扬名妻彭，临江人。早寡，贫，或谓行乞可得食，彭唾之，曰：“我亦书生妇，有饿死张氏舍耳，安能为丐？”日夜操作，立后，娶妇，持门户。

沈万裕妻王，浙江山阴人。万裕早失母，王事后姑谨。万裕卒，子幼，后姑虐使之。舅予田数亩，使别居。后姑使嫁，王不可。后姑阴取犬子胞掷王室，阳出之，曰：“寡妇室，何乃有此？”迫嫁益厉。或语王：“当以死自明。”王曰：“吾当死。吾死孤不得生，夫且无祀，事终当白。吾死，又谁吾明也？”藏其胞，事后姑愈谨。后姑有少子讼於县，知县姚仁昌察胞非人，杖少子，而表王节。其后少子死，王收其孤，为娶妇。

卢廷华妻沈，永定人。廷华好狭邪游，摈沈异居。姑溺爱，亦恶沈。沈晨必谒姑，为理井臼。或私具甘旨，姑不善也。施鞭挞，无懟。廷华得恶疾，沈乃归侍。

廷华死，以节终。

李豁然妻杨，永年人。康熙十五年，豁然卒，杨年二十一。事舅姑孝。抚子尊贤，娶妇王，生子而尊贤卒，姑、妇共抚孤孙至成立。杨以乾隆四十二年卒，寿百二十，守节百有一年。王前一年卒，年亦九十八。

曾经佑妻林，惠安人。早寡。所居滨海，为渔家补网，夜无灯，随月升落为作辍。积数十年，目因以盲，而手甚习，操作如故。舅姑资以老，复为夫立后。

梁昙妻李，临汾人。昙卒，时子生方两月，贫，啖野菜以活。昙尝莳槐於庭，李日纺其下，护之甚谨。曰：“此吾夫手植，见之如见吾夫矣！”乡人因称“节妇槐”。

姜吉生妻木，东川人。雍正八年，东川属夷叛，从吉生逃山中。贼至，杀吉生及其子，木忍哭伏林间。师至，贼降，木蹑贼至城西，手搏杀吉生贼以告官，请得手刃之。提督张耀愍而许焉，遂磔贼以祭吉生。

曹某妻王，兴县人。早寡，子喑，邻妇亦早寡，相与约不嫁。居十五年，王诣其戚，或自外至，曰：“邻妇嫁矣！”王曰：“信有之乎？”曰：“信，我所目见也！”王乃大恸，曰：“不意此妇，乃有此事！”遂绝。

潘思周妻傅，名五芳，会稽人。思周父为田州吏目，傅氏亦侨居广西。嫁年馀，生一女，思周卒。或欲聘焉，傅截发矢曰：“所不终於潘者，如此发！”未几，母与兄死，兄公及娣又死，舅亦死，傅持六丧还。出郭门，身衰绖，徒步号泣以从。

僮民皆感叹，称孝妇。归营葬，抚叔及其女毕婚嫁。

倪存谟二妾方、硃，富顺人。存谟为英山知县，坐事戍伊犁，方、硃皆从。存谟死，方、硃恸不食。伊犁将军为徵赙，俾持丧归。至富顺，嫡子出郭迎，方、硃相谓曰：“我二人不死者，惧主人骨不归。今归矣，请死。”相携跃入江，救不死，嫡子及孙死，抚曾孙二成立。

杨震甲妻杨，杨三德妻马，张壶装妻牛，皆秦州人。夫皆出客游，久不归。皆善事孀姑。马姑尤严，日被箠楚，奉之愈谨。杨抚子女成立。马、牛皆无子，立后。

州人为之语曰：“马牛羊，立人纲。夫远客，姑在堂。胸中冰，头上霜。”盖借“羊”目杨也。

陈大成妻林，连江人。大成坐事戍黑龙江。将行，遣林别嫁，林不可，从大成戍所。居二十八年，大成死，林裹其骨，襁兒女，乞食跣行万馀里，还故乡。灌园自给，葬大成祖墓侧。

温得珠妻李，永清人。得珠早丧母，父娶后妻，生二子，遂恶得珠，并憎李。

得珠病狂易，一日逃其叔杖，投井死。父母闻，不哭，李力请，乃得敛。遗腹生子经元，舅姑迫李嫁，谓李嫁，则田庐皆二少子产也，因虐之百端。李度终不可留，抱经元辞舅姑还母家，赁地以耕，劳苦自食力。经元娶妇生孙，而舅及二少子皆死，遗田亦殆尽，姑衰病无所依。李乃率子妇还，起居床下。姑执手流涕，道其悔也；而得珠叔故助虐者，亦前死，其嫠仰食於经元。经元有四子，皆力田，能孝养。

贾国林妻韩，国林，扶沟人；韩，淮宁人。乾隆五十一年，大饥，民为盗。国林有族子二，行无赖，执国林及韩，绑於庭之槐，而尽取其室所有，已乃斫绑释之。

国林将指伤，越三日死。韩欲告官，无人焉为之佐。有子二，皆幼。其弟日负薪米赡姊，夜执梃伺门户。居数年，无赖又至，彻其屋茅，掷大砖中韩手，遂夺田伐树，一不与较。二人者死，乃稍稍得安。嘉庆二十三年，又大饥，无赖有子鬻其嫂，夜出走，韩为召其夫妇之。因泣告其子曰：“害尔父者，某也。今其子又鬻嫂，不仁哉此父子也！顾为贾氏妇，即饿死，岂可失清白，汝曹当死守之！”此妇竟得免。

孙云妻白，兴县人。生十四年而嫁，嫁十三年而云卒。又二十年，子长娶妇，白挈以拜云墓，指而言曰：“此君子也，此君妇也，吾事毕，可以从君矣！”

恸而仆，遂绝。

图斡恰纳妻王依氏，满洲人，乍浦驻防。图斡恰纳，瓜尔佳氏，早丧母，寻亦卒，无子，嗣绝矣。父查郎阿谋为立后，王依氏曰：“子他人子，终非骨肉，不足奉大宗，原翁娶继室。”查郎阿感其意，娶於邵，生子观成。观成生七月，而查郎阿卒，王依氏哀姑少寡，奉养甚谨，躬操作助姑抚孤。既遘疾，犹不自逸，事辄代其姑。卒时观成已举乡试，以子凤瑞为兄嗣，未百年而子孙繁衍至百馀人。

吴先榜妻郑，陕西山阳人。先榜卒，郑誓殉。家人慰喻之，曰：“两兄公皆无子，若方有身，男也，吴氏幸有后。”逾数月生男，抚以成立，吴氏得有后。

王元龙妻李，嘉兴人。元龙悍，嗜酒，稍拂意，辄呵斥。既，伤於酒而病，李斥嫁时所媵田供药饵。元龙病，益悍，稍间，则日夜博。怒李，故以非礼虐使，或加以鞭楚，李安之，无几微忤也。元龙病三年而死，李朝夕上食，辄号恸。服除，会兄公之官福建，姑老不能赴，李往奉姑，七年而姑卒。李泣谓诸从子曰：“我当从汝叔於地下矣！”会火发，李整衣坐楼上，有梯而援者，李戒毋上楼，烬死焉。

蔡庚妻吴，合肥人。早寡，立从子为后，以事姑。尝为辞自序曰：“父母生我时，惟原得其所。十六归君子，同心祀先祖。归时舅已殁，姑老谁为主？嗟嗟夫质弱，终朝抱疾处。十八幸生男，朝夕姑欣睹。无端因痘殇，姑泣泪如雨。堂上节姑哀，入幔痛肝腑。二十再生男，视若擎天柱。兒生甫一载，忽然夫命殂。始妇并时啼，眷属群相抚。死者不复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夺兒，骨肉又归土。姑祗有哭时，我岂无死所！还念朽姑存，我死谁为哺？隐痛敛深闺，衰颜原长护。奇灾偏遇火，焦烂姑肌肤。和血以丸药，年馀乃如故。灾退宜多寿，云何复病殂！送姑归黄泉，夫缺我今补。我今补夫缺，一死何所顾？哀哀我父母，惸惸将泣诉！”卒，年八十有八。

韩某妻马，莱芜人。贫，夫商於辽阳，马出为佣。闻夫死，其父欲嫁之，马曰：“归夫骨其可。”乃乞食行五千里，得夫骨，负以归。日行一二十里，夜或露宿，犯风雪，行岁馀，乃至家。既葬，其父终欲嫁之，马执白刃自誓，乃已。

李鸣銮妻黄，腾越人。咸丰间，云南回乱，鸣銮以千总战，负伤卒。黄截发，抚二子。同治初，寇至，转徙为人缝纫浣濯，日率一粥，仍督子读不辍。尝曰：“人不读书，与禽兽何异？”

金光炳妻倪，金华人。光炳卒，倪殉，救免。洪秀全兵至，携二子窜山谷。乱定，力作自给。贫甚，督子读，不少假。

徐嘉贤妻刘，嘉贤，天津人；刘，桐城人。嘉贤少从军河南，尝单骑入贼垒，拔陷贼妇女数百人出。旋卒。刘贫，辄数日不举火，严督其子读。族有为令者招使往，刘曰：“今不自立，而讬於人，惧吾子之不振也！”谢不往。

冒树楷妻周，树楷，如皋人；周，祥符人。树楷以知县待缺福建，早卒。周挈子女从舅广州，舅亦卒。侨居，日食率百钱，翼子女以长。子得官，将请旌，周拒之曰：“妇节常耳，人子於其母，奈何欲假以为名哉？”父星诒，诸父星譼、星虓，并有文行，周刻其遗著，为父营葬，置墓田焉。

曾广垕妻刘，衡阳人。归广垕，舅老，姑前卒。兄公初丧，舅痛子，几失明，出入需人。刘侍舅谨，日执炊，一饭三起视舅起居衣食。虽贫，必具酒肉。舅病，奉侍七昼夜不就枕。舅卒，弃田庐治丧。刘方产，徙陋巷，艰苦冰雪中。广垕又卒，乃与姒李同居，以子为之后。李亦苦节，刘事之如姑。昼治针黹，夜则纺绩，节衣食，命子熙就学，卒成进士。方极困，老稚或乞食，必分食与之。晚少丰，年饥，必出穀以赈贫者。

冯丙煐妻俞，丙煐，大兴人；俞，婺源人。丙煐为世父后，俞事两姑，维护调和。迭遘诸丧，丙煐亦卒，丧葬皆尽礼。光绪二十六年，京师被兵，俞市米数十石与贫者，戚友相依者六十馀家，衣食之，乱定始去。乱后多暴骨，募赀为收敛。死难者，求其姓名为请旌恤。狱囚衣粮主者不能给，斥银米畀之。其后直隶、安徽灾，辄募赀至钜万。京师恤嫠会、八旗工厂，皆输金以助其成。

袁绩懋妻左，绩懋见忠义传。左名锡璇，字芙江，阳湖人。事亲孝，父病，刲臂和药进。工诗善画，书法尤精，著有卷葹阁诗集。

绩懋子学昌妻曾，名懿，字伯渊，华阳人。通书史，善课子，著有古欢室诗集、医学篇、女学篇、中馈录。

俞振鸾妻傅，振鸾，馀杭人；傅名宛，号青泉，大兴人，以礼女。能承父学，工诗，著有山青云白轩诗集。教子严，建宗祠，立条教，示子孙。光、宣间，江、浙遇灾，屡蠲金赈之。

周怀伯妻边，怀伯，馀杭人；边，诸暨人。边事姑孝，怀伯卒，有女子子三。

边恃女红养姑，营丧葬，嫁三女，贷於人以举。节衣缩食，数十年乃毕偿。年六十九，知将死，辞亲族，启夫墓右生壙，坐卧其中，遂死。坚嘱毋具棺，重以累人。

亲族哀其志，樏梩而掩之。

吉山妻瓜尔佳氏，名惠兴，满洲人，杭州驻防。早寡，事姑谨，尝刲肱疗姑疾。

光绪季年，创立女学。逾年，赀不足，校将散，乃饮毒具牍上将军，自陈以身殉校。

且言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非乐死，不得已耳！”既死，将军瑞兴与巡抚张曾易攵奏闻，赐“贞心毅力”额，众为集赀扩校，以“惠兴”名焉。

张某妻钱，嘉兴人。生一女而嫠，还依父母居。姑贫，计鬻之，度钱刚，言无益，阳携以省戚。先期告鬻妇家，待郭外，舟出郭，别有舟来并舣，则鬻妇家人也。

姑乃告钱，钱即起，跃入水。鬻妇家人大惊，而姑已得钱，强妇往，趣舟行。钱屡跃入水，持之不能止，至三。众皆惧，乃送还父母家，而钱为救者搤胸伤，咯血，数月卒。

戚成勋妻廖，江津人。成勋家万山中，张献忠之乱，成勋出避寇，廖弱不能从，闭重门独居。家故有馀粟，粟将尽，就池畔种稻以食。衣敝，缀草自蔽。居四十馀年，山径塞，与世隔绝。成勋窜黔中，闻乱定，乃还，行求故山，斧竹木得道，见其宅尽圮，隐隐起炊烟。呼且入，廖自楼上问谁何，成勋道姓名，廖乃泣曰：“我夫今得还耶？我无衣，君以馀衣畀我，乃得下相见。”成勋解衣掷楼上，廖衣以下，面目黧黑，发如蓬，相持大恸。其居又十馀年，年各至九十馀。

曾惟庸妻谭，衡阳人。顺治五年，谭归惟庸，方四阅月，惟庸为游骑掠去。乱定，有言惟庸死者，谭召族人，分授以田宅。康熙二年，惟庸还，诈称行贾，过谭，音容已尽变，谭不能识。求食，与之；求借宿，不可。越日再至，乃自名惟庸，谭未敢信，问临别时事，尝授三钥，铁奇铜偶，语皆验。谭乃泣而言曰：“君别十六年，谓物故久，今幸生还，当告诸宗族。”惟庸召族人，置酒，具白其事，为夫妇如初。

谢万程妻李，唐县人。万程父仪，顺治间诸生，贫，卒无棺，万程将鬻妻以为敛，不忍言。李知万程意，哭请行。南阳民王全以二十四金鬻李归，将以为妾。李至全家，日涕泣，但原供织纴，不肯侍全，全亦听，不强。居一年所，全兄大有与全隙，诣南汝道告全匿逃人。事下南阳府同知张三异，三异汉阳人，尝为陕西延长知县，有惠政。诘大有，辞遁。召全，并以李至，问何为匿逃人，全目李妾，因言：“妾至日涕泣，但原供织纴，居一年所，不我从也。”问得自何所，乃复召万程，具得卖妻葬父状。三异惊叹，问万程：“欲复合否？”万程言：“妻故无失德，闻其至王氏日涕泣，但原供织纴，居一年所，艰难以守身。我岂不欲合，而无其赀，则奈何？”三异出俸二十四金偿全，而使吏以金币送万程夫妇还。

李殿机妻王，名素贞，亳州人。幼丧母，父以字殿机，殿机父范同，顺治初坐法，妻张及殿机没入象房，殿机方三岁。稍长，自鬻於镶红旗护军厄尔库为奴，厄尔库妻以婢萧。王从其父居二十馀年，其父病且死，以簪珥授女，泣曰：“此李氏物也！”又数年，或传殿机死，王氏诸父兄迫女别嫁，女原为殿机死。久之，诇殿机犹在，欲走京师求殿机。邻有范一魁者，其父友也，王乞为导，诸父兄不欲，令处於楼，去其梯。王以夜縋而下，从一魁至京师，求诸象房，有知者导至厄尔库家，殿机荷畚拾马通自厩出。一魁前与语，王出父故所授簪珥，相向哭，行路聚观，皆流涕。厄尔库义之，许放殿机及萧，不督自鬻值。巡视南城御史阿尔赛疏闻，下礼部。礼部议：“八旗家奴不得复为民，惟王氏守节求夫，有裨风化，应如所题。”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乙未，疏上，圣祖可其议，王年已三十有四，犹处女也。

长清妇王氏，父王三，农也。未行，岁祲，父母舅姑议鬻之，而均其值。贩挟以去，至饶阳，入妓家，矢死不肯汙。转至孔店村，村诸生孔继禹、继淳兄弟好义，愍其志，以五十金赎焉。问所居地，曰焦家台。问戚属，以父王三对。当春，村民祠泰山，具榜书女始末畀行者，诫使入长清界则揭榜。焦家台农有见者，以告王三，诣孔氏以女归，复归所字壻。

程允元妻刘，名秀石，允元，江南山阳山；秀石，平谷人也。秀石父登庸，康熙间为山西蒲州知府。初谒选，允元父举人光奎，亦在京师。相与友，申之以婚姻。

时允元二岁，秀石生未期也。光奎归，寻卒。乾隆初，登庸罢官，居天津北仓，亦卒。秀石年二十二，母前卒，诸兄奔走衣食，弟崇善为童子师，徙废宅。姊妹姑侄犹五六人，食不得饱，寒无衣，相倚坐取暖。崇善死，益贫，恆数日不得食。屋破，群僵坐雨中，乃徙依比丘尼照震。无何，家人相继死，惟秀石存，力针黹自活。照震徙天津，秀石从。尝有求婚者，介照震道意，秀石恚，不食，照震力谢乃已。

允元既丧父，亦中落，闻登庸卒，家且散，顾不知女存亡。或传女死，劝别娶，允元不可，且曰：“女即死，必酹其墓乃别娶。”乾隆四十二年，附运漕舟至北仓求刘氏，有舟人为言：“刘氏家已散，其孥殆尽死，惟第四女存，是尝字淮安程氏，传程氏子已死，而女矢不他適。昔居准提菴，今徙天津，不知菴何名也。”允元因言己即程氏子，舟人又言：“刘氏有故仆，瘖而义，岁时必问女起居。”允元求得仆，偕诣照震，言始末，照震疑，且惮秀石，未敢以通。允元言於监漕吏，牒天津县知县金之忠，之忠召允元问之，信。使告女，且勉之嫁，女犹辞。复使谓曰：“女不字五十七年，岂非为程郎？程郎至，天也，复何辞？”乃成婚。

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以其事上闻，下礼部，礼部议：“义夫贞妇，例得旌表。

至幼年聘定，彼此隔绝，经数十年之久，守义怀贞，各矢前盟，卒偿所原，实从来所未有，应旌表以奖节义。”上从之。

杨某妻樊，字正，抚宁人。既字而杨氏子病且废，使辞於樊，樊母乃为正改字。

行有日，正请於母曰：“兒奚嫁？”母曰：“嫁某氏。”正曰：“兒幼非受杨氏聘乎？”母曰：“然，杨氏子病且废，使辞於我。我怜兒，故为兒改字也。”正不语，夜潜出，度山林数十里，晨至杨氏。翁姑未即许，父母亦至，相与慰勉。正曰：“夫病，天也，我为病夫妇，亦天也，违天不祥。欲别嫁，我请死。”乃卒归於杨，杨氏子病良已。

同县又有刘柱兒妻鲁，字春。柱兒先为李氏义子，聘於鲁，既复还刘氏。李富而刘贫，於是李氏之人，嗾鲁使罢婚，刘不敢争也。春闻，亡之刘氏，鲁氏劫春归。

讼於县，县判归刘氏。时乾隆十九年，先樊氏女事一岁。

李国郎妻苏，南安人。未行，父以国郎贫，为女别字富家子，焚李氏书币。苏缢，未绝，父招富家子赘於家，以死拒，挞之不悔。富家子自去。国郎闻，讼於官，乃归於李。婚夕，泣曰：“吾父以吾故在系，何得遽言婚！”国郎为请於有司，出其父。

同县蔡登龙妻林，其父母亦以婿贫欲别字，不从，令别居。积女红得十五金，使以遗登龙佐聘钱，父母少之。乃日减餐，治女红益勤，逾年又得十馀金，卒归登龙。父母既丧，孤弟贫无依，乃收抚之。

又有黄元河妻戴，吴恆妻陈，婿皆有废疾，父母议毁盟，力请行。戴勤俭起其家，吴以节终。

赵维石妻张，小字瑶娃，宁羌人。年十七，未行。嘉庆初，教匪掠州，贼渠得之，以畀其妻。其妻以瑶娃慧，畜为女，渠累欲汙之，赖其妻以免。寻窜徽县，一夕渠醉，召瑶娃，瑶娃拒之力，渠使其下将出杀之。其妻知不可救，戒勿过创，弃诸野，而以死告。次日贼引去，村妇舁之归，药其创良愈，将以为子妇。会县吏过门，瑶娃拔银钗贿吏，使告县。瑶娃至县庭，陈始末，乃召维石，为合婚，与俱归。

锺某聘妻吴，武冈人。待年於锺氏。锺氏子从父贾四川，久不归，或传已死。

锺母卒，吴纺绩奉其祖母。祖母卒，为营丧葬。年四十馀，锺氏子始归，欲与婚，吴曰：“君出游久，安用就木老处子为！”出赀为买妾，而自居别室。锺氏子以不妇讼於官，吴曰：“若祖母，吾奉之；若妾，吾畜之。吾齿长，不能育子女，请以贞终。”官判从之。

岳氏，安平人。嫁可仁言，病痫。仁言以礼去恶疾，遂大归。居数年，病已，而仁言已别娶。或讽其嫁，岳不应，以针线遍缀衣履投井死。仁言闻，乞李恭铭其墓。

姚氏，通州人。嫁同州张维垣。维垣移家湖北，归既娶，复去。逾年，遗书绝姚，令改嫁。姚持书泣告乡党曰：“我无故见绝，死无以自白，原终守以明志。”

居五十馀年乃卒。张氏之族高其义，持丧葬张氏兆，为立后。

张氏，江南华亭人。字金景山。年十二，丧父母，待年於姑氏。张庄而无容，景山憎焉。稍长，当婚，景山故迟之。既而病作，张奉汤药，斥不使近，辄泣而退。

景山将死，指而语母曰：“彼非吾偶，兒死必嫁之。”景山死，张矢不嫁。或以夫不见答劝，曰：“我知夫死妇节而已，不知其他。且祖姑及姑谁为养者？若必强我，我请死。”是岁姑卒，越八年，祖姑卒，张为营葬。日夕纺绩，足不喻阈，又三十馀年乃卒。

袁氏，名机，字素文，仁和人。兄枚，见文苑传。机幼字如皋高氏子，高氏子长而有恶疾，其父请离婚，机曰：“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归於高。高氏子躁戾佻荡，游狭邪，倾其奁具；不足，抶之，且灼以火。姑救，则殴母折齿。既，欲鬻机以偿博负，乃大归，斋素奉母。高氏子死，哭之恸，越一年卒。

杨某妻张，名荷，宁国人。某贫，无行，令张以非义，不应。楼居，潜去床前板，绐使堕，折足，匍匐归母家。某鬻子，张积金赎之。将卒，命子以丧归杨氏。

周士英聘妻张，泰州人。士英丧父母，叔狡，利其有，箠杀之。时顺治九年，张年十九，未行，闻其事，哭，不食。遂自髡为尼，具牍丐母舅偕诉有司。巡按为上其事，诛杀人贼，张乃理士英家财，葬士英及其祖若父，为庐奉佛，祀周氏三世。

张既为尼，名曰明贞，表其志也。

蔺壮聘妻宋，名典，蔚州人。典家西崖头，壮居千字村，皆农家也，以罗帕为聘。壮死，典方从母舂穀，闻，辍舂，恸不食。父母喻之，意若稍解者，数日，以罗帕自经死。时康熙四年正月庚辰。

沈煜聘妻陈，名三淑，钱塘人。幼能诗。康熙间，讹言官中阅选，民间女子仓卒嫁娶殆尽，三淑父以许煜。煜故贫，客松江，久不归，三淑父从军云南，战死。

其母欲改字富人子，扬言煜已他娶，以绝三淑意。三淑闻，恸哭，自髡其发，矢不字，遂病，时时哭，极悲。邻生有闻而哀之者，求煜告以故，煜请婚，母持不可。

二十二年春二月，三淑病笃，其母以媒言召煜，煜至，使入省三淑。三淑方寐，告以沈郎至，遽寤，手下帷自蔽。煜问：“可有言乎？”三淑徐曰：“既有成言，何为又他娶？”煜辨其诬，三淑都无言，惟以袂掩泪。煜辞出，三淑泣不已。已而叹曰：“彼不负我，我死可。”遂不饮药，越日卒。

王国隆聘妻余，怀远人。国隆游不归，或言在含山，余父母挈余行求不遇，遂侨居焉。余母死，从父灌园，纺绩自活，恆以巾冪首，邻女罕见其面。康熙二十八年，父死，敛毕，女自经。

韦思诚聘妻宣，广德人。思诚远行，母以贫，欲令改字，宣不可，遂归夫家。

虑有强暴窃伺，夜悬柝於床，微风柝有声以警。一夕，语诸姑、姊，梦夫告以死。

遂哀泣，不食死。

于天祥聘妻王，名秀女，祥符人。天祥尝育於阳武王氏，王氏为娶妻，生子，妻死，还于氏。继室以王，王未行，而天祥死，王父母秘不使知。久之始闻，力请奔丧，天祥丧已小祥矣。王请於阳武王氏，原得子天祥前室子，王氏靳不许。及大祥，具奠，即夕自经。于氏故有刈麦刀二，俄失其一，至是得诸王枕下。

方礼祕聘妻范，名二妹，建水人。幼事父可望孝，字礼祕，未行。礼祕父良佐死，妻改嫁萧伸，居方氏，礼祕及其兄、妹皆死。范闻，哭之恸，请於父母归方氏。

居久之，闻姑诟伸，始知礼祕非良死，以质姑，姑内惭，不复言。范度事无证，礼祕冤不得白，恆时时号痛。伸惮范，欲以妻其从子，百方强之，范不许。伸怒挥范仆，手点额。范怒曰：“奴汙我额！”刀剜伸手所点处，血淋漓被面。其弟讼诸吏，吏笞伸，以其室属范，使奉方氏祀。

姚世治聘妻陈，会稽人。两家皆居京师。既定约，世治归，陈父欲别嫁，陈易服行求世治，遇诸济宁。曰：“女违父非孝，得见君子，事毕矣！”遂入水死。

何秉仪聘妻刘，昆明人，农家女也。秉仪卒，女请於父母，欲奔丧，不许。乃窃出，兄追及之，度金汁河，将赴水，兄力持曳以归。秉仪父使迎女，女哀恸泣血，日夕力作。父母畀田四亩，女为夫弟婚鬻半，丧舅又鬻半。父母怒，使告姑，诬女有所私，当遣之嫁。姑以责女，女不能自白，心疾作，缢死。

沈之螽聘妻唐，之螽，普安人；唐，武进人。之螽父文郁，唐父元声，康熙季年，同游高州，相友善，约为婚姻，於是唐生三年矣。元声卒，丧归，文郁亦还普安。普安去武进且万里，而文郁贫，虑不能为之螽娶，诡言之螽殇，使谢唐，唐矢死。久之，文郁将如京师求官，迂道至常州，唐出拜，涕泣慷慨陈所志。文郁心悔，则请为养女，期得官迓以归。既，文郁以病还，唐闻大恸，遂不食，七日竟死。后三十馀年，之螽以事过常州，始闻唐死状，感痛求其墓，已火葬矣。唐死时年十六。

贝勒弘暾聘妻富察氏，弘暾，怡亲王允祥第三子。上命指配富察氏，雍正六年，未婚卒。富察氏闻，大恸，截发诣王邸，请持服，王不许；跪门外，哭，至夕，王终不许，乃还其家持服。越二年，王薨，复诣王邸请持服，王邸长史奏闻，上命许之。谕王福晋收为子妇，令弘暾祭葬视贝勒例，以从子永喜袭贝勒。谕谓：“俾富察氏无子而有子，以彰节女之厚报焉。”

濰上女子，不知其氏，雍正间，濰田家女也。未行而夫死，其母往吊，女请从，母止之不可。衣红而袭以素，濰俗妇吊丧不至殡，女阳为如廁，因问得殡室，潜入，去袭，缢柩侧。

吴某聘妻林，漳浦人。未行，夫坐罪当死，林欲入狱与诀，夫丐狱卒勿纳，林昼夜哭不食。夫使畀以钱三百，且曰：“速择佳婿，毋自苦！”越日，闻夫已决，以所畀钱易絙缢。

雷廷外聘妻侯，南安人。廷外母黄，早寡，贫，虑不能娶，乞贫家女抚之，期长以为妇，故侯四岁而育於黄。十一黄卒，十六廷外卒，死而不瞑，侯恸屡绝。廷外有从兄，以其子震

为后，侯乃笄，抱以拜祖。侯母欲令别嫁，拒以死。身自耕，跪而耨，十指皆胼。尝诫震曰：“妇人不可受人怜，况孀乎！”震亦早卒，其妻傅，从姑织席以育子。

程树聘妻宋，名景卫，长洲人。树十三补诸生，丧母，复丧大父，旋亦卒。景卫年二十，请於父，归程。以素服拜舅，见於庙；谒其大父丧，成孙妇服；谒其母丧，成妇服；乃哭其夫，持服三年；终，复补行姑服三年。同县陈氏女淑睿，未行而婿殇，有请婚者，遂自经。景卫为作诗，於诗共姜用刘向说，於春秋伯姬用何休说，旁采硃彝尊、汪琬、彭定求诸家言，申女子子未嫁守贞之义。贯穿赅洽，八百馀言，以破俗说，白己志。景卫通经义，好读先儒论学书，娣、侄皆从讲说。病女教不明，乃会通古训，括圣贤修身尽伦之要，复作诗九百馀言，授娣、侄，令歌习之。

张氏子聘妻姜，名桂，元和人。年十九，婿与舅、姑先后卒，依其母以居，不嫁。

钱氏子聘妻王，吴人，亦年十九而婿卒，女绝食，大父母强起之。居三年，有请婚者，复绝食，死复苏。母哭之，女曰：“先年兒私吞金环不死，食银硃又不死，顷复吞金环。兒死原得葬钱氏之兆。”遂卒。

王志曾聘妻张，亦吴人。年二十，志曾卒。居六年，闻姑丧，因归於王，奉佛以终。

三女皆与景卫同时，而桂能诗善画，尝为柏舟图，赋诗赠景卫。

景卫有二婢：曰卫喜，字於张，张死，不更字；曰陈寿，嫁硃氏，寡，无子。

皆依景卫以老。

李家勋聘妻杨，海宁人。杨富而李贫，家勋父为杨氏佃。杨父行田，见家勋慧，问之，九岁，使入所立塾，资令读。年十五入学为诸生，家勋父来谢，杨年十四，呼令出拜。杨母及兄皆恚曰：“是老颠！岂患女无家，而弃诸佃人子乎？”父旋卒，杨氏之人薄家勋。一夕，呼灯，无应者，杨自帷言曰：“丈夫不自处高明，何依人受慢为！”家勋遂辞杨氏去。乾隆十五年，举浙江乡试，杨氏请婚，家勋以试礼部辞。留京师数年，病卒。杨知母将为议婚他氏，请於母：“原得迎家勋丧，临奠，然后听母。”母许之。杨迎丧於郊，奠竟，要母，遂归李氏。家勋父老而瞽，杨请於姑，为买妾生子。家勋父八十，目复明，德杨甚，命其子呼“嫂母”也。杨或曰徐氏。

李家驹聘妻硃，高安人，大学士轼女。家驹，乾隆三十六年举人，早卒。硃事父母孝，性和以肃，自诸弟妹及内外臧获，咸敬惮之。生恶华采，寸金尺帛不以加身。及闻家驹讣，欲奔丧，饮泣不食。时轼督学陕西，大母喻其意，诫当待父命，始复食。轼还，越半载，乃以请，遂归於李。事祖姑及姑，如事父母。轼有父丧，圣祖命夺情视事，疏请终丧，戚友或尼之。硃泣曰：“吾父不得归，虽官相国，年上寿，犹无与也。彼姑息之爱何为者？圣主当鉴吾父之诚矣！”卒得请。邻火且及，硃坐室中不肯出，曰：“死，吾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姑破扃挟以避。病不肯药，两弟来省，曰：“吾死无恨，但恨不得终事吾父及吾舅姑！”又曰：“我生恶华采，寸金尺帛不以加身，死毋负我！”遂卒。

贾汝愈聘妻卢，汝愈，故城人；卢，德州人，协办大学士廕溥女。汝愈卒，卢矢不嫁，贾氏迎以归，为立后。

袁进举聘妻某，天津梁进忠养女也。进忠负薪行水次，有大舟泊焉，或抱女婴出，授进忠曰：“此女生八月矣，父之官，卒於舟，母继殒，其善视之！”进忠抚以为女。而进忠有长女悍甚，女稍长，貌端好，长女将鬻以为人妾，女不可，长女益恚。进举故无藉，长女咻父母使字焉。进举行不归，又使告其母谋罢婚，女复不可。进忠病，疡生於胫，女刲股以疗，家人皆不知，而长女虐愈甚。进举母怜之，迎之归。进忠及其长女皆死，女为营葬，迎义母进忠妻同居。长女有子，失所，召为鞠之。为进举弟娶妇，生子为进举后。终姑及其义母丧，女遂自经死。有司葬之天津西郭外五烈墓傍。

五烈墓者，先为三妇墓，葬谭应宸妻陈、阮某妻诸、赵某妻裴，陈、诸皆以捍强暴死，裴以节终。乾隆元年，金振妻丁殉夫，附葬，称节烈四妇墓。七年，又有殷氏女误嫁倡家，为所迫，箠楚砲烙，沃以沸汤，死，葬墓侧，称五烈墓。五十六年，复葬女，更为六烈墓云。

李应宗聘妻李，昆明人。所居曰庙前铺大河埂，父春荣。未行，应宗卒。其明年，应宗大母语春荣，将改字女，女闻，遂缢。缢之夕，裂绫二尺许，刺血书九十四字。民家女未尝读书，字多讹易，嘉兴钱仪吉为之句读。曰“呈天子前”，曰“忠孝节烈”，曰“二月初九日”，二月初九日盖女死日，事在乾隆末。

何其仁聘妻李，路南人。嘉庆十一年，年十六，未行。其仁及其父皆病笃，李割股畀叔母使送婿家。至，则其仁及其父皆已卒，其仁母燖以奠。李欲奔丧，母尼之，遂缢。

王前洛聘妻林，潜山人。前洛病，林父餽药，林潜刲股入药。前洛卒，固请奔丧，引刀誓不嫁。

节义县主，成郡王绵懃第七女，选文纬为婿。文纬，费莫氏，内阁学士英绶子。

未婚，嘉庆十八年文纬卒，主时年十六，诣文纬家守节，仁宗诏封节义县主。二十二年，卒。

李承宗聘妻何，巢县渔家女也。两家居滨溪，相违半里馀，而李氏庐当上流。

承宗卒，女年二十，请奔丧，父母不许。不食四日，不死；自经，或拯之。越日自沉於溪，求其尸不得。后三日，尸见溪上流，正值李氏门。

江亨昭妻杨，侯官人，二氏皆渔家。杨未嫁，与亨昭舟相值，必引避。或遇水次，则自匿芦苇中。其母非之，女曰：“渔家独不当有耻乎？”既嫁，强暴窥其有色，潜逼之，杨挤使堕水。亨昭死，殉焉。

吴某聘妻硃，海盐人。吴某年十八，丧父母，遂出游不归。硃贫，父老，辟纑织屦。其兄悍，屡辱之。硃曰：“兄贫不能食我父，我父衰，无所营，不得不就兄食。我留，乃助兄耳。”及父死，硃年五十八，吴不知其存亡，吴之族愍硃节，迎以归，为立后。

徐文经聘妻姚，名淑金，侯官人。文经卒，淑金屡求死，乃归於徐。贫，舅殁，姑疾作，刲股以疗。姚掇芹供姑，自食其弃茎。无何，姑亦殁，嗣子以贫去。淑金目昏，不能治女红，以缽为釜，以草为衾。僦屋不偿值，见逐，泣路隅。有负担者，怜而周之，里人醵金助衣食，仅得不死。犹朝夕拜徐氏祏，祝其嗣子归也。居十馀年乃卒。

李煜聘妻萧，秀水人。煜酒家子，居郭南万螺滨。萧未行，煜死。萧无母，请於父，原归李，翁姑遣媒止之，勿听，遂归李。视煜敛，即奉侍姑，执爨濯衣甚谨。

姑悍，既不欲李来，又见其贫也，昼夜詈，李唯唯无一言，邻勿善也。或劝姑，姑亦詈焉。士大夫众至，诫翁：“毋虐贞女，贞女光尔门，宜善视之！”姑终不欲李同居，众乃於室后辟小楼居贞女，醵金以佽之。

刘戊兒聘妻王，名孝，武陟人。未嫁，岁大无，戊兒行六年不归。父母欲别嫁，孝间出，如刘氏。值老妪，问刘戊兒母，妪曰：“我即戊兒母也。”孝拜且泣曰：“我王氏女，姑之子妇也！”妪惊未信，孝探怀出物示妪曰：“此非姑家聘物耶？

吾窃持以来为信。”妪视之亦泣，复以贫无食辞。曰：“吾夙知姑贫，翁殁，两叔幼，安得所食？我能女红，兹固为养姑来也。生未尝一时离吾母，计无所出而后来。”

因复泣曰：“如不见容，我无归理，惟赴水死耳！”妪告孝父母许焉。孝勤纺绩，夜磨作蒸饼，使叔鬻之。姑病，日夜侍。居数年，乡里感其义，率钱周其姑。葺旧屋，为叔娶妇生子。姑卒，合葬於舅墓，乃授家事於叔，夜入室，扃户，寂无声。

翌晨叩户不应，毁牖入，则自经死，衣履皆易新制者。时嘉庆九年二月乙酉。孝年二十四至刘氏，事姑十二年，姑死乃死。

硃某聘妻李，字容，东安人。父大纯，幼字硃氏。硃氏子远游十馀年不归，或传已死。女既丧父母，无昆弟，独与其婢春华居，誓不嫁。春华稍长，其父谋嫁之，春华义不去，容亦誓不嫁。其父不听，春华乃告容，俱赴水死。

武稌聘妻李，伊阳人。年十一，丧母，育於武。从娣妇事舅姑谨，姑羸卧，调医药，治家事日勤。姑卒，抚叔弟及二女妹。年十七，犹未婚。稌堕井死，誓从井，舅止之，幼弟妹环而哭，李大恸。遂总发为紒，曰：“吾当终妇事。”请於舅，立后，纺织以佐家。舅娶后姑，又有疾，调医药，治家事如前时。久之，叔弟补县学生，两女妹皆嫁。又数年，为所后子娶妇，则语其兄曰：“妹曩不即死，诚不敢死也。今吾家奉舅姑宗祏幸有人，井中人待我久，我将从之！”晨起，从容问姑安，出行汲，自投稌所堕井死。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壬寅，稌生日也。

后稌死二十有一年。

陈霞池聘妻钱，桐城人，居东乡。未行而霞池卒，钱请奔丧。东乡俗以为子死妇奔丧，於家凶，辞之。钱毁容矢不嫁。久之，陈氏之族迎以归，为立后。居数十年，县有士人往存问，为言：“朝廷旌贞女，与节烈并重，当请於有司。”钱闻大惊，盖初不知其行应旌也。

汪荣泰聘妻唐，名凤鸾。荣泰，歙人；唐，淳安人。父以许荣泰，未聘而父卒，母更许他姓。他姓来聘，唐自所居楼裂所制衣履掷於庭，俄砉然跃而出，遂堕地死。

荣泰请迎丧，母不许；母卒，乃迎丧以归。

季斌敏聘妻蔺，斌敏，正蓝旗汉军；蔺，沧州人。斌敏未婚卒，蔺年十八，矢不嫁。居二年，闻有媒妁至，截右耳，逾三日，又截左耳。其父春以告季氏，迎以归。女事姑甚孝，为夫补行丧服。丧终，归诀父母，谓当死从夫，父母力劝喻之。

女复还，见姑，言笑如平时，即夕饮毒死。启箧封所割两耳，识曰“全归”。

董福庆聘妻冯，福庆，固安驻防汉军；冯，霸州人也。福庆贫，饿犹耕，死於田。女年二十，请奔丧，福庆父往沮之，曰：“子饿至死，复忍饿汝家女耶？”女出拜，伏地哭不起，福庆父乃诺之，遂奔丧。执妇礼以终，寒馁皆无懟。

乔涌涛聘妻方，桐城人。涌涛卒，涌涛母丁亦病，方请於父母，归於乔。以姑病寒疾，亦薄其衣当风雪。刲股以进姑，病良已。乃营葬涌涛，以衣负土，三日不食。为涌涛立后，淡食布衣，深自刻苦。病将革，戒子妇毋以寸丝敛。

张氏女，名有，邹平人。岁饥，鬻为高唐硃氏婢。及长，主母为议婚，有泣言幼已字人，不敢负。主母使求得所许字者，则已别娶有子女矣。以语有，有曰：“虽别娶，身不原更事他人。”主母怜而听之。有终不别字以死。

粉姐，失其姓，高邮人。父为迮氏苍头，字某氏子。岁饥，某氏子行乞，转徙十馀年。女父遇之江都市上，某氏子曰：“我终不能娶，还我聘钱，听别嫁。”女父喜，还聘钱，与析券。归告女，女呜咽不语，夜自经。

阚氏女，名玉，浙江仁和人。玉端丽，能诗文。父亡，与母及兄嫂居。年十三，福王由崧帝南京，选民间女子，玉母匿诸卖菜佣家。玉父亡时，留百金畀玉兄备玉嫁，玉兄荡其赀，遂与佣谋字佣子。玉在佣家尚待年，号泣求还，不可得，疾作，始遣归。玉垂绝，语其母曰：“兒今且死，原埋父棺侧，不作佣家鬼也。”复嚼齿曰：“兄陷我！”遂卒。

玉尝作怨歌，好事者以琴谱其声，曰阚玉操，辞曰：“父生我兮中道逝，母茕茕兮门衰瘁。兄嫂难与居，抉我如目中之尘沙。伊又遘此佻巧兮，胡迋我之实多。

彼六礼之已愆兮，曾贞女之贶从。矧要予以桑中兮，夫岂其为予之匹双。我有母兮，癙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冲发。我兄摩挲佣之金兮，骨肉相蔑。嫂旁睨兮，笑言哑哑。我忽愤气兮，如云。指漆室女以为正兮，又告夫司命与湘君。予不爱一死兮，弗忍速阿母之下世。原死而有凭兮，为凶之厉。呜呼哀哉，我终死兮，魂独归去。明告我母兮，幽告我父。匪我夙夜兮，胡然遭此行露也。纵谓行多露兮，宁能我之汙也。重曰：嘉名为玉，父之命兮。幽辱粪壤，终保贞兮。忧思悄悄，泪淫淫兮。蒙耻忍诟，日当心兮。”

赵氏婢，失其名，为杭州赵氏婢。赵氏尝有客，言珞琭子之学，使为婢算，曰：“是当七易其夫。”婢恚曰：“吾嫁则有夫，有夫则有死。吾今且不嫁，谁为之夫者？”自是蓬首垢面，矢不嫁。赵氏有婚嫁辄避匿，媒氏至，诟谇不可近。主诲之，抢首乞终役。年至七十馀，死於赵氏。

## 列传二百九十七 列女三

韦守官妻梁 归昭妻陆昭弟继登妻张 罗仁美妻李仁美弟妻刘妾梅李等 钱应式女 王氏三女 沈华区妻潘 陈某妻伍孙谔妻顾等 洪志达妻叶 罗章衮妻杜章衮侄群聘妻田等王磐千妻颜何大封妻阮 方希文妻项 廖愈达妻李妾汪张 叶芊妻谢 姚文璚妻刘毛翼顺妻陈 王三接妻黄刘琰妻邢 王跻圣妻韩等 程显妻硃刘元鏜妻吴妾硃等应氏妇 平阳妇 殷壮猷妻李 杨昌文妻袁 谌日升妻陈陈某妻万 林应雒妻莫梁学谦女 吴师让妻某 黄某妻李文秉世妻梁文氏女 文枢妻陆 何氏女 王氏三女 陈心俊妻马郭俊清女 张问行妻杨 张联标妾傅 林乾妻程 杨应鹗妾佟黄居中妻吴 胡守谦妻黄 沈棠妻俞陈得栋妻蒋等汪二蛟母徐妻戴 刘章寿妻徐 黄嘉文妻蔡 徐明英妻吴长清岭烈妇 韩昌有妻李 马雄镇妻李妾顾等 沈瑞妻郑傅璇妻黄 刘昆妻张妾吴及二女 杨天阶妻关及二女 乌蒙女刘亨基女 滕士学妻满向宗榜妻滕 滕作贤妻杨 滕家万妻黄高村妇 陈世章妻硃 薛中杰女傅瑛妻周 任寨村二十烈女王自正妻马 强逢泰妻徐方振声妻张 陈玉威妻唐 宝丰二妇戴钧衡妻李妾刘 陈吉麟妻周凌传经妻杨 秦耀曾妻毕曹士鹤妻管 谢石全妻廖曾石泰妻黄 叶金题母胡 缪胜云妻黄石时稔聘妻刘 章瑶圃女 戴可恆妻硃 金福曾妻李张福海妻姚 邵顺年妻伊顺年弟顺国妻刘 陈某聘妻酆胡金题妻俞王氏女 郑德高妻阮方其莲妻阮 周小梅妻汤杨某妻沈 周世棣妻胡 蔡以莹妻曹妾马 王永喜妻卢刘崇鼎母张 武昌女子沧州女子 费某妻吴 冷煜瀛妻卢陈兆吉妻余 蔡法度妻简 张守一女王占元妻杨 王秉堃女魏克明女 刘庆耀妻廖欧阳维元妻曹 李盘龙妻邓等 黄氏女程氏女 韩肖硃妻郗 张醴仁妻王许氏女 李氏女 杨某妻吴康创业妻邸李鸿业妻邸 王书云妻谷 王有周妻杨子汉连妻张汉元妻李 汉科妻李等 张金铸妻段 王氏二女 马安娃妻赵王之纲妻李 穆氏女 张某妻蔡程丁兒妻黄 张氏女 赵贵赐妻任杨贵升妻刘 多宝聘妻宗室氏子英爚妻鄂卓尔氏 公额布妻音德布女 良奎妻 连惠妻根瑞妻 松文母吴 姚叶敏妻耿陈某妻殷 黄晞妻周 邹延玠妻吴 陈生辉妻侯田一朋妻刘 蒋世珍妻刘 王有章妻罗有章妹楼文贵妻卢 沙木哈妻 郑荣组妻徐 张翼妻戴詹允迪妻吴 蔡以位妻孙 杨春芳妻王王尊德妾唐窦鸿妾郝 章学闵妻董 杜聂齐妻何张氏妇 宁化二妇韦守官妻梁，长清人。明季饥，女未行，从父流转河南，婢於富室。及笄，主为择婿，梁泣言幼尝受韦氏聘，死，不敢别嫁。主使求得守官，守官迎以归。已而守官卒，家人欲使别嫁，梁自沉大清河，救，不死。乃自治棺，曰：“有欲娶我，以此畀之！”家人不复言。寇乱，匿棺以免。顺治二年，师南行，过其村，梁惧，积薪於户下，举火，乃入棺，自焚死。

归昭妻陆，弟继登妻张，昭，昆山人；陆、张皆太仓人。昭仕明为监纪，顺治二年，死扬州；继登为教谕，长兴民乱，戕焉。二妇未得问。昆山兵起，舅姑避于乡，舟迎二妇，二妇不果行。师至，城闭，城西砲如雷。二妇夜登楼，环坐诸兒女酌酒，戒积薪楼下，城破则纵火。一老仆进，谓城破当兵冲，虑不及死，城北比丘尼故与主母善，菴后有池，仓卒可得死，从之。城破，兵掠菴，张入池，陆视其女，一卒前犯，陆力拒，被二矛，仆，又乱箠之，乃绝。张以水浅，不即死。兵去，潜视陆，陆亦苏，乃与尼共掖起之。兵复至，张辄避诸池，一卒索得张，欲执以去，张力拒，见杀。陆创重卒。

罗仁美妻李，仁美，扬州人，失其县；李，龙游人。家扬州广储门。师下扬州，李方娠，积薪所居楼下，呼诸妇曰：“原死者共死，毋辱！”於是姒刘、仁美妾梅、李，前室女宦姑及诸妇，从李登楼，凡十二人。呼婢菊花举火，前室子哭，从李俱上，李顾见，启牖呼仁美，掷兒下。仁美负母手挈兒，哭出巷，回首，见黑烟出瓦隙，火合楼摧，闻屟声沸火中。仁美行，遇兵，仅得脱。兵去，发楼烬，拾残骼，惟菊花遗肢衣可辨。乃丛葬十三人西华门外。

同时钱应式女淑贤，丹徒人。闻城破，数自杀，未绝。雨甚，门外万马声，比屋杀人，火四起。淑贤以纸渍水塞口鼻，持父手壅其气，父手悸不能举，又解衣带，强母使缢。母哭走，出，闻足击床阁阁，入视，已绝。

王氏三女，金坛人。其二为同产，其一为群从姊妹，年皆十六七，以王师下江南，诸州县盗群起，王氏避长荡湖。昼延缘苇间，夜复其居。一日，盗至，劫三女子，缚置筏上。三女子号泣跌荡，筏覆，三女子死焉，贼十数辈亦溺。明日，尸浮水上，缚尽弛，三女子携手，发相縻。乱中无棺，得故箧三重以敛，墓于湖滨，墓木枝蘖皆三，相樛。

沈华区妻潘，海宁人，居硖石。顺治二年六月，举人周宗彝起兵硖石。八月望，师宵乘北关破之，华区与潘皆被俘。过南市桥，潘睨水欲自沉，华区密止之，曰：“汝死，兵且杀我！”潘乃语兵：“我从汝去，原得释我夫。”兵释华区，驱潘入舟，舟行十八里，至王店。水次，观者方集，潘忽跃起，曰：“我硖石沈华区妻，义不任受辱！”奋入水。兵惊，捽其发出水，潘力自沉，发断，系以纟墨，益力自沉，纆绝，如是三，兵以刃舂其喉，遂死。师中有裨将叹其烈，出千钱为敛。

陈某妻伍，华亭人。师下松江，陈家璜溪，兵至，斧陈首，伍奔救，兵舍其夫而絷之。伍曰：“毋缚我，我从汝去！”将登舟，跃入溪，死。

当时死于溪者，诸生孙谔妻顾、徽州商孙氏之媪。

洪志达妻叶，歙人。顺治二年，徽州初定，盗贼所在多有，志达偕叶避兵淳安郑家村。明年二月，村人譁言兵至，志达与叶仓皇走，匿草中，游骑过，自草中曳叶出。志达习拳勇有力，踊自草中，奋击一骑，仆，众骑拔刀赴志达。志达徒手与斗，众骑且仆且起，环射之，矢中志达目，贯脑死。叶抱尸恸，众骑挟之行，叶辍哭。马行渐缓，度悬崖，叶曰：“勿持我急，我自能乘。”贼信之，遂纵马向崖，众骑自后从之，叶自马上掷崖下，死。淳安人言其死且为神，为之祠焉。

罗章衮妻杜，群聘妻田，淳化人。群聘，章衮从子也，皆早卒。顺治三年，寇至，城破，杜指墙间井，语养女淑明、淑仪曰：“此吾曹死所也！”遂入井。淑明、淑仪相向哭，从之下。田与杜连墙居，闻哭，呼其女优姐，亦趋井死。

先一年，县兵譟变，章衮侄女窦芳堕楼死，窦芳有从姊雁珠，明崇祯间死寇，窦芳方在娠，其母梦雁珠偕一女至，谓唐奉天窦烈女也，故命曰窦芳。既长，嫁三原房大猷。其死后雁珠十七年，俱以正月十五日死，死时年俱十八，乡人合前后称“七烈”。

王磐千妻颜，江西安福人。顺治三年，遇寇，■M0其臂索贿，颜诧曰：“此手乃为贼执耶？”投水死。

何大封妻阮，无为人，早寡。有授物误触其手者，引刀断指，血溅尺许。

方希文妻项，名淑美，淳安人。顺治三年，明溃师掠县，希文携家避兵西坑。

以妾子病，谒医。兵骤至，纵火。火将及，婢请项出避，项曰：“出，死于兵；不出，死于火。死同，死火不辱。若能死，则从；不能，亟出！”希文故有藏书，项积书左右，坐其中，火及，书烬，项殉焉。

廖愈达妻李，妾汪、张，泰宁人。李读书通大义，教二妾章句。愈达从外归，闻李疏“仁”字，教二妾，语谆谆。愈达入而笑，李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顺治三年，愈达将妻妾避兵，或传崇祯十七年京师破时，检讨汪伟与其妻耿殉国事，李以告二妾，相持而哭。师渐逼，愈达与妻妾夜走南石砦，师至，攻砦，愈达率妻妾避砦口。或呼师自砦后入，李即从砦口展手投崖下。

愈达挈二妾匿岩石中，搜山兵至，张亦投崖死。愈达出金遣兵去，汪坚持愈达衣，伏其后，顷之，遥见师中出裨将，硃缨窄袖，指挥从卒巡山。汪大哭曰：“君善自保！”亦投崖，激于石，身裂若支解。师退，愈达及诸同避砦中者皆得脱。

叶芊妻谢，宁都人。六年冬十月，明将揭重熙等以师赴南昌，驻宁都兵掠得谢，部曲将悦其色，问家世，谢从容具以对，因乞得沐浴，部曲将许之，遂入室，以鬓刀自揕其喉，死。

姚文璚妻刘，名满，福清人。文璚鬻香于市，顺治三年，海寇至，索钱无所得，截文璚首去。满舁尸还，舐血缚布缀於颈，敛毕，乃言曰：“我恨不能手刃贼，独以死报君。”首触棺，仆，久之，甦，请以兄公子为后，尽鬻衣珥营葬。越三年，清明上冢，归，屑金咽之，死。

毛翼顺妻陈，亦福清人。顺治四年，翼顺死于寇，舁尸还，血溢于鼻，陈舐血，敛毕，不食七日，自经。

王三接妻黄，曹县人。三接官汾西知县，黄侍姑田家居。顺治五年，李化鲸乱，破城，姑、妇皆被执。黄语贼曰：“释我姑，我与金帛，惟尔欲！”贼释其姑，黄度姑行远，乃骂曰：“吾家清白吏，安有厚藏？吾名家女，命妇，岂肯从贼？有死而已！”贼磔之。

当时为贼杀者，刘琰妻邢等九人；投水死者，王跻圣妻韩等七人。

程显妻硃，新建人，明宗室女也。以其侄为子妇。顺治五年，金声桓为乱，显自南昌将家人入山，道遇兵相失。或传显已死，硃谓子妇：“翁死，吾不独生，汝奈何？”妇曰：“死耳！”硃缢树上，已绝，兵救之，甦，复触树死。妇亦起触树，兵前持妇，妇齧其指，夺刀自刭死。

刘元鏜妻吴，妾硃，南昌人。元鏜亦将家人避兵，兵及，弃抱中兒道旁而走，吴伏沟草。硃为兵得，絷以行，经溪，跃，絷绝，兵斫其颊，死。吴出草，行数十武，遇邻媪，脱簪求扶持。兵复至，吴握发仰天号曰：“夫邪子邪！吾其死邪！”

兵挟刃逐之，行赴陂死。

是役诸女妇死者至众，靖安舒调熙妻硃，救夫；丰城熊嗣蕃妻胡，及从子有恆妻沈，从夫救舅：皆死。而新建徐文璠妻硃，割乳断首；进贤胡永益妻胡，刃出背：死尤烈。

应氏妇，鄞人。贫行乞。顺治六年，海寇至，匿郭东庙。寇欲汙之，坚不从。

既仍伪诺，出庙，将入井，寇复牵以入，终号泣不就，死乱刃。

平阳妇，不知其姓氏。顺治七年，姜瓖乱，为其徒所掠，过定州唐城村，刺血题诗于壁，并为序自述，略言：“明月在天，清水在旁。得自尽于此，上不媿父母，次不惭婿，庶几与水同清，与月同明。”遂自经死。

殷壮猷妻李，丰润人。顺治中，壮猷为临蓝参将。十一年，孙可望攻临蓝，壮猷筑城以守，围久不解，出战，死。李以印畀次子质，挥使出避，而与长子文自刭死。

杨昌文妻袁，安义人，或曰建昌人。顺治间兵乱，父母迎袁归，袁不可，曰：“弃姑避兵，不义。”兵至，伏地请死，斫数刃去。家人归，努目问：“姑无恙乎？”

曰“无恙”，乃瞑。

谌日升妻陈，高安人。顺治间，金声桓乱，为兵掠挟上马，力拒，中八刃，剖心断脰刳孕死。

陈某妻万，万县人。康熙间，谭弘乱，被执，杀其怀中子。万诡言家有藏钅强，贼使其徒从以往，过悬崖，奋起，挤贼堕，亦自投死。

林应雒妻莫，梁学谦女，吴师让妻某，黄某妻李，皆新会人。应雒、学谦、师让皆诸生。顺治十一年，明将李定国攻新会，城守阅八月，食尽，杀人马为食。莫代姑，梁女年十一代父，黄、李代夫，皆死。李之死，兵持首还其夫，使葬焉。

文秉世妻梁，郁林人。李定国掠州，梁为兵掠，迫上马。梁哭，据地骂，兵杀之。越二日，秉世得其尸，目未瞑也。

文氏女兆祥，文枢妻陆，灌阳人。定国兵至，姑嫂避火星山箐中，兵入，自杀。

何氏女，昭平人。是岁师逐定国，避兵思庇冲。或迫之，死。

王氏三女：长亥娘，次竹姑，次酉娘，博白农家女。康熙十九年，避寇宴石岩，寇攻岩，姊妹皆投崖死。

陈心俊妻马，伏羌人。年十九，寡。顺治初，流寇据城，其渠闻马有色，遣人强致之。马居楼上，挥杂器物掷楼下，厉声叱其人曰：“白若渠，欲强污我，惟有头可断耳！”渠闻，亦愕曰：“烈妇！烈妇！”卒得免。

郭俊清女莲姑，巴州人。嘉庆二年九月，教匪破城，掠以去，女骂不绝。贼褫其衣，骂愈厉，杀之，书其背曰“烈女尸”。

张问行妻杨，秦州人。同治间回乱，破其堡。杨遣三子行，持厨刀倚扉骂贼，贼剺其口至耳际，骂犹不已，遂死。贼举扉掩其尸，书其上曰：“此张监生妻杨烈妇，毋损其尸。”

张联标妾傅，泰顺人。联标为罗阳知县，傅从，年方笄。山寇破县，被执。贼渠令其徒百方诱之，不从。一夕，拥至渠所，诸贼执刀夹左右，怵以死，终不屈，乃缢杀之。

林乾妻程，漳浦人。有殊色。康熙元年，县有刘暢者，为盗马婆山。掠程至，将★之，不从。使他妇惎之曰：“我曹已至此，即完节，谁复能信？”程曰：“吾自行吾志，非求人信，岂能效汝曹无耻耶！”暢杀之。

杨应鹗妾佟，奉天人。应鹗官贵阳同知，吴三桂叛，檄署官，应鹗力拒，乃置诸顺宁。师将入滇，郭壮图使杀之。应鹗骂使者。佟曰：“大丈夫当毅然引决，无恋恋如兒女子！我请为公先，不使公遗憾。”遂缢，应鹗亦缢。

黄居中妻吴，居中失其里贯；吴丰顺人，广东饶平镇总兵六奇女也。康熙中，居中为苍梧教谕。十三年，孙延龄叛，梧州戍兵应之，入其室，吴曰：“封疆之事，固知非若曹所能，若曹其俘我乎？我将待之！”奋击，杀二人，自伏剑死。

胡守谦妻黄，闽人。守谦武举。当耿精忠叛，守谦投书城外，言贼必败，状为守者所收，送郊外杀之。黄请代，不许。乃求得守谦首，缀於尸。葬毕，自具棺衾，饮药死。

沈棠妻俞，莆田人。年十八，美。耿精忠兵至，执俞，并及棠。俞计脱棠，乃抗贼。贼威以刃，就刃；迫以火，赴火；幽之，遂自缢，贼磔其尸。

同时福清陈得栋妻蒋，陈云元妻周，皆为贼磔。莆田林振先妻郑支解，永安黄尾四妻郑刳孕，贵溪傅护妻薛剖腹，脏腑尽出。

汪二蛟母徐，妻戴，开化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兵入浙江境，开化陷，二蛟及母、妻行避贼。贼至，缚二蛟，驱其母、妻以行。行过大泽，戴厉声曰：“得死所矣！”徐应曰：“待我！”贼持戴袖，戴绝袖，抱子自投泽中，徐与俱下。二蛟大呼，缚尽绝，亦赴水死。

后二年，开化复陷，刘章寿妻徐，为贼渠所得，置楼上，令两卒为守。妇阳谓守者：“事已至此，幸语若主，欲婚我，当具礼。”卒告渠，渠盛服佩刀上，妇迎坐，解刀置案上。复阳言：“奈何不为我具衣饰？”渠诺而下，妇取刀弄之，拔出鞘，忽引自刺。守者前夺刀，妇挥刀断其臂，遂自刭，渠裂其尸。

黄嘉文妻蔡，名慧奴，黄岩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之徒陷黄岩，明年，师复黄岩，以黄岩民尝丽贼，俘焉。蔡及其子女属杭州驻防将，将艳蔡，欲以为子妇。

九月壬申，将召蔡喻指，蔡取壁间刀自刭死，将投其尸於江。时军中得俘辄责金赎，嘉文方求金杭州，至，则蔡已死，乃赎子女还。蔡父行求蔡尸，十二月丙子，风作，江潮涌，蔡尸乃出，距蔡死九十有九日。嘉文还，言子女得赎正同日。

徐明英妻吴，名宗爱，字绛雪，永康人。宗爱幼慧，九岁通音律，十馀岁即能诗，善写生，间作设色山水。明英卒。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将徐尚朝攻处州，略金华。六月，游兵至永康。尚朝尝官浙东，闻宗爱才色，乃使胁宗爱族人，求宗爱，势汹汹。宗爱乃曰：“未亡人终一死耳，行矣，复何言！”贼遣迎宗爱，以两骑翼宗爱行。至三十里坑，宗爱绐骑取饮，投崖死。宗爱二女兄皆能诗，而宗爱尤工，所著诗二卷。

长清岭烈妇，不知其氏，诸暨人。康熙十三年，盗硃德甫占县紫阆山为乱，吏发兵讨之，妇见掠，与其并絷。妇好谓兵：“吾既被获，复何言？吾夫祗此子，请俟其追至，以子归之，吾从汝去耳。”行至长清岭，其夫奔而至，妇复请以子授其夫。度父子行已远，自掷崖下死。

韩昌有妻李，秦州人。康熙十四年六月，遇寇，李负幼子，行迟，为贼及。李批贼颊骂，贼刃之七创，项未殊。昌有舁之归，夜而苏，谓昌有曰：“必葬我松下！”

又七日乃绝，昌有葬之松下。

马雄镇妻李，雄镇自有传，李不知其里贯。雄镇为广西巡抚，孙延龄反，遣子世济如京师告变，旋见执，幽四岁。康熙十六年，吴世琮攻杀延龄，遂戕雄镇及其二子。李及妾顾、刘，女子子二，世济妻董，妾苗，同日死。雄镇初见执，置其孥别室，妾赵及世济子一、女三皆以饥寒死。於是雄镇二女相要同死，妾顾亦原从。

及雄镇见执，守者梯垣以告，二女谓顾：“今日当践约。”为繯于梁，语顾曰：“夫人诸母行，宜位於中，虽颠沛，不可失序。”顾曰：“我妾也，又无出，何敢与诸母齿？”再让，乃先缢，幼女年十五，弱，手不胜绠，久之，环不就，呼曰：“姊助我！”长女年十八，应曰：“妹怖死耶？吾助妹！”已，皆缢。董先二女缢，绠再绝，再仆地，伤额及足，三缢乃绝。苗与刘后二女缢，李视诸人皆死，曰：“姑妇子女，皆幸不辱身，我无憾矣！”乃亦缢。

顾，名荃，字芬若，丰润人，能诗画。

沈瑞妻郑，瑞附见其从祖志祥传。郑父斌事郑锦，私署礼官，盖亦锦族。瑞嗣封续顺公，驻潮州。锦兵破潮州，送瑞台湾，时瑞年十五，斌盖以此时婿瑞。居数年，锦部有傅为霖者谋为反间，事泄，辞连瑞，锦系瑞及其孥，而以郑归斌。郑泣谓斌曰：“兒既归沈氏，生死与共！请遣兒同系。”斌使处于别室。及瑞将死，问：“夫人安在？”或以告，解带使诀郑，郑遂自经。

傅璇妻黄，名弃娘，台湾人。璇，为霖子也。为霖事败，锦俘其孥，弃娘有兄铨为营救得免。为霖、璇皆被杀，弃娘矢殉，铨宽譬之。弃娘曰：“今日之事，子为父死，妻为夫死，复何言！”卒自经。

刘昆妻张，保宁人。昆死乌蒙之难，语在忠义传。昆既死，贼遂破城，张冠帔坐中堂，呼女易璋、可璋及妾吴，戒毋辱，出昆佩刀示易璋，易璋泣而跪，张斫其肩死。可璋亦跪，张栗，刀堕，可璋曰：“母怖耶？”拾刀自錾，亦死。张语吴：“汝将三岁兒，好自匿，存张氏后。”吴号，抱张膝，张且叹且回刀自殊，颈且断，危坐几上。吴挥乳母抱兒速去，拜张前，引刀冲喉，死几下。雍正八年八月事也。

乳母逃山中，卒全张氏后。师定乌蒙，录昆死事，张、吴易璋、可璋旌赠如例。

杨天阶妻关，开化人。天阶为乌蒙守备，城破时战死。亦有女子子二，长曰凤，次无名，关闻天阶死，谓二女曰：“我当死，汝姊妹宜求自脱。”二女泣曰：“父已死，兄不知存亡，何以为生？”遂对缢。关自刭死。

乌蒙女，不知姓氏，里居乌蒙。倮乱，掠子女财物，女子年少者，头人自取之。

女与其曹二十馀辈立棚下，日暮，头人持刀入，叱诸女去衣，不从。击以刀脊，次及女，女年十五六，有容色，坚不从。头人欲击辄复止，小倮告有以酒食贺者，头人掷刀出。倮营中为坑，爇薪炭御寒，女挟头人所弃刀立坑后。头人醉，复入就女，张两手将抱持，女迎刺洞其胸，仆地死。众倮惊，就视，女已自刭，群碎其尸。

刘亨基女，字满，湘潭人。亨基官台湾府同知，权知彰化县。林爽文之难，亨基殉焉。满年十六，自沉后池，池浅不得死，展转泥中。贼大至，曳之上，满骂曰：“我名家女，岂惧死乎？汝曹生太平，乃为逆乱，官军至，汝曹当万段！”

贼劙其口，劓其鼻，骂愈厉，乃杀之。台湾平，得旌，台湾之民私谥曰贞烈。

滕士学妻满，向宗榜妻滕，滕作贤妻杨，滕家万妻黄，皆麻阳高村人。乾隆六十年，苗乱，掠高村，入士学家，击满以梃。满怒骂，苗抉其目。骂愈厉，遂断舌剖腹，寸磔死。滕绷其兒走水次，求舟将渡。苗逐之，执其手，滕怒骂，苗杀其子，滕跃入水死。作贤、家万皆为苗杀，杨自刭殉。黄为苗掠至八斗山，绐苗入深林，解刀揕其胸，杀之。走求家万尸岩下，亦自经殉。高村又有妇，以舅方病，不忍去。

苗至，将杀其舅，妇夺刀刺苗，殪，遂自刭。

陈世章妻硃，义宁人。世章为湖北保康知县。嘉庆元年，曾世兴为乱，保康故无城，贼骤至，硃怀印坐。贼挟刃索印，硃曰：“我命妇，印在此！汝曹何敢夺？”

贼以矛贯其胸死。

薛中杰女，洋县人。嘉庆二年，教匪掠县境，女年十六七，从家人行避贼。为贼得，置马上，女骂，跃，仆地，贼掖之起行。经益水滨，自掷入水。方冬，水落，不即死。贼岸上立，好语招使上，女益匍匐求深处，贼攒矛刺之，死。

傅瑛妻周，宝庆人。道光间，教匪起，周方在母家，从母匿丛栗中。贼拥入，邻妇先匿者群叩头乞哀，周语母曰：“死生命也！奈何降志於此曹乎？”乃举袂蒙其首伏母怀。贼迫视之，美，挟上马，二贼挟以行。周骂贼，贼抚其背为好语，周以指剺面骂益急。贼刺其肋，推坠马，死乱刃下。

任寨村二十烈女，任寨村宝丰县村也。嘉庆五年，教匪至，距村不十里，村民出御。此二十人者，与同村诸妇避於楼。教匪入村，攻楼，不能克，乃收禾黍积楼下，环而焚焉。火炽，楼中诸妇有穴墙而跳者，或欲与二十人俱，二十人同声曰：“教匪盈野，理难自拔，万一求死不能得，何颜食息于人世？死于刃，死于水，死于火，死同也。惟毕命於此，吾侪志决矣！”俄而风起，火益怒，楼烬，二十人熸。

二十人中已適人者，何李氏、张王氏、刘王氏、冯刘氏、傅李氏、任赵氏、任周氏、任宋氏、任邱氏、任张氏、任赵氏、赵叶氏、李张氏、张赵氏、崔郝氏；未字者，何氏、冯氏、傅氏、熊氏、崔氏。

王自正妻马，秦安人。嘉庆五年，教匪破县，马被掠，骂不已，刀胁之，益厉，眦裂血，贼积薪焚杀之。

强逢泰妻徐，韩城人。逢泰父克捷，嘉庆间官滑县知县。十八年九月庚午，李文成之徒为乱，克捷及其妻殉焉。前一月，逢泰将其弟望泰归取妇。乱作，徐骂贼不为屈，贼絷徐钉著事柱上，脔割之，弃其骨。事闻，仁宗以徐死事烈，命谥节烈，赠恭人，附祀克捷祠。

方振声妻张，大兴人；陈玉威妻唐，台湾人。振声官嘉义县斗六门县丞，玉威官台湾北路协把总。道光十二年十一月，盗张炳为乱，遣其徒黄城攻斗六门，振声、玉威与千总唐步衢拒战，皆死之，张、唐殉焉。张骂贼，劓鼻剜舌死尤惨。其幼女亦从死。

宣宗命张、唐并谥节烈，附祀振声、玉威祠。终清世，妇人得谥者凡三人。克捷、振声、玉威语在忠义传。

宝丰二妇，不知其氏，县察河寨人。道光中，教匪为乱，官军逐捕，以车载火药留置寨中，为教匪所诇，将攘而有之。攻寨急，堕其一隅为陂陀，肉薄以登。二妇见贼入，大呼曰：“寨破矣！火药且资贼，奈何？”寨中人皆潜避，无应者。二妇从风而火，药尽焚，烟涌尘起，蓬勃雺晦如夜，贼自相斗杀，二妇燔焉。

戴钧衡妻李、妾刘，桐城人。钧衡，文苑有传。咸丰初，洪秀全之徒攻县，钧衡避舒城，李、刘及二女居。寇至，仲女年十六，抗刃死，李、刘皆被掠。寇使他所掠妇与李处，李阳与诸妇语，纳手入袖。忽口喷血仆地，视之，刃刺喉死。寇欲褫其衣，其侣呼曰：“此烈妇！汝褫其衣，吾斩汝！”诸妇防刘益严，刘受李诫，以间脱其幼女囚。两月馀，不言，不栉发。一日，寇欲污之，乃大骂。寇怒，杀诸东郊外，骂不绝。曰：“吾今可以报女君矣！”遂死。

陈吉麟妻周，临川人。咸丰间，洪秀全之徒破县，周与女仙英走铜岭，贼及之，加剑于项，逼之，不肯从。杀仙英，愈怒，批贼颊，贼杀之，尸提其首而立，贼为之惊走。

同时凌传经妻杨，彭泽人。与姑匿山中，贼搜得姑，杨持刀奔赴。贼舍姑与斗，力尽，为贼支解。杨同县又有贾莲品妻韩，摑贼，为所磔。

秦耀曾妻毕，耀曾，江宁人；毕，镇洋人，湖广总督沅女也。耀曾以举人官郎中。咸丰三年二月，洪秀全攻江宁。毕年将八十，城破，集家人告曰：“吾家人受朝廷恩，於义当死。尔曹皆朝廷百姓，平日受承平之福，今寇乱，可爱死乎？且为贼得，必有求死不得者，悔何及！”乃服命服，扶杖赴水死。从者数十人。

曹士鹤妻管，名怀珠，字藏真，亦江宁人。士鹤官陕西清涧知县。城将破，与士鹤兄妻李缢硃氏祠树上，自书衣襟曰：“陕西清涧县知县曹士鹤妻管氏为国死於此。”

谢石全妻廖，曾石泰妻黄，叶金题母胡，缪胜云妻黄，皆定南人。咸丰六年，粤贼攻城，廖、黄皆助城守。廖执刃登陴，历数十昼夜。一夕，依堞视贼，为飞砲所中，遂卒。黄佐石泰杀贼，贼攻城东南隅，黄赴救，中火枪，犹大呼杀贼，死城上。八年，贼复至，攻胡所居村，金题从乡兵御贼，胡握析薪斧，踣贼十馀。力斗，被重创，与金题俱死。胜云所居曰缪家庄，土寇作，黄与妯娌发火箭殪贼。贼逾屋入，胜云与其父皆死。黄挥刀巷战，久之，贼大至，自刭死。

石时稔聘妻刘，名敏和，吴县人，家洞庭山。时稔卒，刘得请於父母，奔丧，奉姑居。咸丰十年夏，洪秀全之徒破苏州，洞庭山民拒守。阅岁馀，力尽。贼自山前入，刘盛服待水次，誓死。居三日，贼不至，姑挽令入室，刘问：“何以得免？”

则曰：“率钱输贼兵。”刘跃起，哭曰：“是乃降也！降则此贼土，吾贼人矣。吾以为三日中，若辈与贼决死战耳。今若此，何用生为？”姑与家人辈力劝毋死，刘好谓曰：“我三日不入户，惫矣！且少休。”入室，即夜自经死。留一纸，自书生死年月日。

章瑶圃女亥姑，馀杭人。咸丰十年，年十五。六月庚午，贼至，亥姑抱柱坚不释，贼击之，十指皆创，抱柱如故。贼斫其肩背，亥姑骂曰：“恨不为男子杀尔辈尽！”贼勒其颈死。

戴可恆妻硃，可恆，仁和人；硃，长兴人。可恆父熙自有传。咸丰十年，杭州破，熙殉。硃具衣衾，视敛如礼，从可恆转徙。明年，复还，贼复至。围急，硃方为诗词自若，曰：“我自为计久矣，何惧！”城破，硃语可恆速将子出避，赋诗矢死。不食两日，未绝；自经，絙断，又未绝；夜入池死，即熙死节处。熙死时，少子穗孙妻孙，方归省，闻即仰药殉。其祖母姚、母闵，及诸弟、妹皆死，凡七人。

金福曾妻李，福曾，秀水人，有传；李，馀杭人。福曾父鼎燮，官临安训导，寄孥杭州。洪秀全之徒再攻杭州，围久食尽，杂啖草木，甚至煠雨屐缘革为食。城将破，李与福曾矢必死。尚馀银饼一，为福曾缝置衤复絮中，谓穷途得此，犹可旦夕活也。俄，贼大至，投姻家洪氏屋后池死。同时鼎燮殉临安，鼎燮弟鸿僖妻胡，避临安村间，为贼所迫，矛舂其喉死。咸丰十年，贼破嘉兴，福曾之族诸妇女死者，衍芹妻倪、衍科妻锺、鸿鉴妻徐、鸿墀妻许、鸿勋妻潘、鸿勚妻胡、鸿绶妻顾、鸿绂妻屈。徐、许皆有女从死。振声妻张，贼将至时先自经殉。

张福海妻姚，钱塘人。福海官广东曲江知县。姚家居，寇至，城围合，米尽食麦，麦尽食糠粃，糠粃尽食马料豆。城破，贼胁姚行，姚奋起击贼，被杀。同死者娣、姒孙、王，女杏珠，侄女满、文、月。

邵顺年妻伊，仁和人。顺年，懿辰子，懿辰自有传。杭州被围，伊炊粥奉舅姑，辄忍饥不食。城破，俟其姑既出，入井死。巡抚马新贻上懿辰死事状，附陈伊“生则以孝事亲，临难不求苟活，深明大义”，得旌。

顺年弟顺国妻刘，亦仁和人。顺国为六合知县，卒。刘父堃方为汉中知府，令以二子往。刘谓异乡非可久居，以顺国丧还葬。蒐先世藏书授二子，督就学甚严，二子皆成立。

陈某聘妻酆，海宁长安镇人。未行而夫死，誓不嫁，奉父；父卒，为立后。年四十馀，贼至，焚其村，酆自沉水甕中。贼去，戚族往视之，其庐烬，甕水沸，尸为糜矣。

胡金题妻俞，金题，乌程人；俞，归安人：家双林。贼以有色，驱使行，不从，持刃哧

之，张目以颈就刃。贼笑曰：“痴女子！”乃絷以行。行数十步，有桥横水，俞好语贼曰：“雨后泥泞，絷不可以行，乞舍我，我自从汝去。”复请以两矛夹持以上，示无死意。至桥半，奋跃入水，贼怒其绐，矛刺之，死。

王氏女婉容，亦家双林。贼掠其父母，婉容请于贼：“释父母，我从汝去。”

贼释其父母。已入舟，婉容出户呼曰：“我犹有语，请少待！”且呼且行，近水，疾跃自沉。贼操矛拯之，不上，遂死。

郑德高妻与方其莲妻，皆阮氏兄弟也，兰谿人。贼破县，德高、其莲将其孥避北山。久之，德高、其莲偕入县，为贼杀。二妇恸，誓死。一日贼奄至，二妇坚坐不为动。一贼持矛入，倚矛於壁，呼二妇具茗，二妇不应。贼解佩刀掷地，曰：“不应且死！”二妇厉声答曰：“我曹畏死，尚坐待汝耶？吾夫死于贼，今当杀汝！”

遂跃起，即取刀矛击贼，贼徒手，被数创，大呼，群贼皆至，二妇力斗死。

周小梅妻汤，名硕人，常熟人。咸丰十年，洪秀全之徒陷常熟，小梅方赴乡，汤率子涟香、女淑贞及幼子、女入井死。将入井，嘱长子於邻翁；脱戒指付老仆，嘱持书报小梅，书曰：

“昨君出门，饭后即失常熟，一夜未眠。今水穷山尽，当死义，恨不能一言为别。原君平安，勿以妾母子为念。寄戒指一枚，见此如见妾！”

杨某妻沈，名彩霞，金华人。生农家，有力，能舞大刀，重百斤。俗斗牛，牛奔，彩霞手挽之，牛不得动。咸丰十一年，贼将至，乡人集团练得数百人，推彩霞主之。时兰溪诸葛焘团练过万人，与相犄角，贼至则互救。洪秀全将李世贤自龙游至，彩霞乘其未定击之，败走。总督张玉良至兰溪，暴於民，焘惎之。兵有自贼降者，伪为诸葛氏之帜过金华索犒，彩霞察其诈，击杀数百人。玉良告巡抚，谓团练杀官军，互讦不已。贼又至，伪为官军装，吏不复察，金华破，彩霞自刭死。杨某亦死乱军中。

周世棣妻胡，镇海人。咸丰十一年，贼掠世棣去，使市马，以三贼监之行。世棣曰：“吾乡故多马，四人乃不足。”贼令募壮夫偕，世棣得乡人同陷贼者六，导之至鄞东乡。地僻，遂手刃三贼，其一实阳死，世棣未察也。遣乡人自归，矫贼令入宁波，出被掠男妇数十辈。夜半，阳死贼归告其渠，将群贼捕世棣，世棣逃走。

贼执世棣母及胡，胡语贼曰：“吾家有藏鏹，请以吾质，遣吾姑发藏钅强，馈诸公。”

姑已去，胡仰药死，世棣母子皆得免。

蔡以莹妻曹、妾马，萧山人。咸丰十一年，贼自严州循江薄萧山，以莹将妻妾子女避兵王家桥。遇贼，劫曹，将犯之，且骂且入水死。子景轼、女景良奔赴，与俱死。女景李为贼掠，语贼：“勿相强，我固原从汝。”贼稍宽之。行近水，亦疾跃自沉。马抱三岁子匿苇间，以莹还，求得马。贼复至，马视道旁舍有采菱者所遗木罂，折枯木授以莹使乘以渡。以莹要马偕，马曰：“此非舟，不能胜二人。”出怀中兒投以莹，曰：“以此子随君去。”以莹渡未半，回望贼垂及，马呼：“君勿念我，今与君永别！”赴水死，以莹得免。

王永喜妻卢，永喜，开州人；卢，清丰人。咸丰十一年四月乙巳，盗李古考围州城，永喜将出助守，语卢曰：“若闻砲，即城破，吾家世清白，慎勿为贼汙！”

卢曰：“诺。”贼至，举砲相击，城得全。永喜归，则卢率二女自经死矣。二女：长曰印，次曰改。又有张氏妇，村居，贼执以去。见井，绐曰：“我渴甚，乞解缚饮我！”贼解缚，入井死。

刘崇鼎母张，都昌人。咸丰间，洪秀全之徒攻县，县人治乡兵，推崇鼎主其事，崇鼎谢母在。张曰：“人谁无母，皆以母谢，谁当杀贼者？”崇鼎受命主乡兵，张出家财佐饷。贼至，崇鼎请母避贼，张泫然曰：“未战而先策败，人心散矣！有进尺，无退寸，此外复何顾？”崇鼎雪涕出战，败死。张闻败，曰：“崇鼎死矣！”

遂自经，未绝；贼已入，张出，坐堂上，骂贼，死之。

武昌女子，不知其姓氏，在贼中号为硃九妹。咸丰间，洪秀全破武昌，驱以东，至江宁，杨秀清欲纳之。女侍饮驩甚，潜置毒酒食中进秀清，持之急，秀清察有异，磔死。

沧州女子，亦不知其姓氏，同治七年，张总愚北攻沧州，其党得此女，献总愚，总愚使执役。女袖出剪刺总愚，伤其臂，群贼集，立醢之。

费某妻吴，费某，德清人；吴，处州人，失其县。父景籓，为湖州运粮千总，因以女归费。早寡，事祖姑甚谨。洪秀全之徒陷德清，景籓他徙，吴嘱以子而留事祖姑。贼大至，追吴，将汙之，不从。贼抽刃出，祖姑与相向哭，吴慷慨求死。贼系之树上，曰：“我出汝心，观汝心坚否？”刃剚胸，出心，坚如石，贼大惊。就德清人求其姓氏，曰：“此妇殆有神！”

冷煜瀛妻卢，义宁人。煜瀛官都昌训导，洪秀全之徒破县，死之。卢伏哭煜瀛侧，为煜瀛理须，厉声骂贼。贼断其舌，死，手犹握须弗释也。

陈兆吉妻余，亦义宁人。义宁破，贼杀兆吉。余方姙，骂贼，贼刳其腹，兒逐刃堕，呱呱泣，贼惊走。其渠闻，为之少戢。

蔡法度妻简，新淦人。简早寡，美。洪秀全之徒攻县，名索简，言不得屠蔡氏。

蔡氏大忷，简曰：“是无难。”艳服乘舆出，方度谿桥，骤自舆跃出，入溪水。溪水急，求其尸，勿能得。

张守一女春英，山西人，寓海城。同治二年，回乱，守一已卒，弟、妹幼，母悲泣。春英阳语回：“能脱我母及弟、妹，原相从。”回遣两骑使守一旧仆护之行。

春英度去远，入井死。

王占元妻杨，皋兰人。同治四年，回乱，杨从家人匿山穴中，为回所得。杨曰：“如爱我，幸毋伤我姑。”回驱杨去，至一村，回入掠。杨语途人曰：“我王占元妻，将死於此。乞寄语吾夫，速负母远遁！”遂入井死。

王秉堃女翠环，固原人。亦为回得，欲挟之去，翠环曰：“释我父、兄，可。”

回释其父、兄，曰：“我弱不任骑，原以舆行。”回喜，俾以舆行，女舆中饵毒，未至回所，死舆中。

魏克明女秀莲，泾州人。同治七年二月，从两兄行避兵。回至，次兄中矛死。

秀莲跪请活长兄，回许之。长兄脱走至山麓，遥望回迫秀莲乘马渡水，至中流，坠水死。

刘庆耀妻廖，龙南人。庆耀贳酒自给。同治三年，贼至，廖持刃卫姑出。贼执姑，廖挥刃断贼腕，姑得脱。贼斗廖，廖杀二贼，力尽，刳腹断舌死。

欧阳维元妻曹，崇仁人。姑早寡，年九十九矣，贼急，曹奉姑走太浮山，遇贼，姑见杀。曹与维元击贼，皆死。

李盘龙妻邓，永新人。贼攻县，邓与族娣、姒走，遇贼仕坪。三妇共斗贼，皆死。娣、姒失其氏。

黄氏女，名婉梨，江宁人。咸丰三年，洪秀全破江宁，婉梨方五岁，有母，与兄弟居。同治四年，师克江宁，有兵入其室，杀其母及其兄弟，缚婉梨置舟中，谓将归湖南。婉梨好语兵：“至汝家，当妻汝，舟中毋相逼。”时有金眉姑者，亦被掠，自沉於江，婉梨举以怵兵，兵不敢犯。月馀，将至其家，驱就陆，兵遇其侣，与俱投逆旅，二人方共饮，婉梨见牖上有毒鼠药，潜置食中。夜分，一人毒发死，一人毒浅，未即死，婉梨掣所佩刀剚其腹，题诗壁间，述始末，自经死。

程氏女，名季玉，归安人，从父居苏州。苏州陷，其父以医卜自活。师克苏州，季玉与其父相失，就邻媪匿桃花坞。其女兄为部曲将所得，胁季玉去。季玉自经，不死，作绝命诗畀媪，使他日告其父，入井死。

韩肖硃妻郗，赵州人。姑瞽，张总愚自柏乡向赵州，郗奉姑走栾城。贼骤至，姑曰：“我瞽不能行，汝可疾逃，无以我累汝！”郗侍姑终不去。贼见其少，将絷以去，郗请诀于姑，贼稍缓，郗急趋赴井。贼持矛遂之，郗张两手以拒，回身堕井死。贼去，出其尸，矛创七。

张醴仁妻王，武强人。张总愚之徒入县境，王避乱深州。贼至，王与妇女数百自沉于滹沱，水浅，不即死。贼据河滨村二日，饥冻颠踣，一妇哭曰：“此不即死，不如死贼刃！”王曰：“见杀于贼辱甚，不如水死！”三日僵立死。

同县许氏女，从其父避贼。行遇贼，女促父速去。父陟冈望之，贼授女鞭令上马，女持鞭鞭贼，骂曰：“子！安敢尔？”贼絷女，挟刃迫之，女骂如故。刺其腕，刺其肩，骂如故，遂见杀。

李氏女，名蒲，饶阳人。亦从父避贼。贼至，将劫之去，女抱持父，坐于地不起。父令从贼行，道侧有井，父顾曰：“蒲，井也！”蒲疾入井。贼并挤其父入井，同死。

杨某妻吴，武进人。子传第，以举人官知府。客河道总督幕，迎吴居黑堈。黑堈在开封北，滨河。同治三年八月，捻匪攻开封，未下，掠黑堈，吴骂贼死。传第从河道总督在开封，闻母死，大戚。以为不能豫戒，陷母死，为母撰行述，成，抑药死。

康创业妻，与李鸿业妻，皆邸氏，兄弟也，深泽人。同治七年，张总愚党掠县境，方归宁，从其父半千登屋避。贼登，刺半千死，姊持梃击贼，妹夺贼刀殪之。

贼踵登，挥刀堕梯下，毙。贼发枪，妹仆，姊被数十创，亦死。

王书云妻谷，亦县人。书云精针灸，谷传其术，活妇女无算。贼至，矛刺其子凤衔仆，谷操杖击贼酋。贼纵火，与其子凤德、凤桐，女然文，皆死。

王有周妻杨，玉门人。早寡，抚三子汉连、汉元、汉科，皆长。同治三年正月，回攻所居堡，急。杨使汉元间道诣肃州请兵，汉连以其人出御。杨闻砲声急，意堡破，将二女孙入井死。汉连妻张挈次女自经，汉元妻李率次女饮酖，汉科妻李及子三、从女一、女甥一皆自刭。逾时回败去，汉连归，则家人皆狼藉死矣。

张金铸妻段，平凉人。同治间，回乱，金铸跳而逸，段未得从。回至，胁以刃，不为屈。砍项折，未殊，犹怒骂。复断其左臂，乃仆，回委之去。金铸归，段尚能语，曰：“我家长物，尽为寇掠去，惟敝书数帙，我取置怀中，君可将去！”又曰：“我且死，君当速行！勿以我故留，寇复至，君将不免。”金铸取怀中书欲去，返顾，段已绝。

王氏二女，香兰、缠娃，秦州人。同治八年，回乱，掠香兰。悦其色，以好言诱，不从；刃胁，不屈。欲走投崖，为贼追及，支解死。缠娃年十六，尤丽。贼絷以行，缠娃唾贼面骂，不少怯，亦见杀。

马安娃妻赵，秦州人。庄而有容。回乱，见执，缠贼，劙口，被数十创而死。

安娃母田、兄妻赵皆死。

王之纲妻李，亦秦州人。扶姑避贼，贼及之，李捍贼刃，乞代姑，姑得间走，李乃骂贼。贼剜其左目，被十馀刃而死。

穆氏女，名芝，束鹿人。幼慧。同治七年，年十八，捻匪至，欲絷以去。女哀之，不听，乃呼其父曰：“速去！勿相顾，兒自有以处之。”父行稍远，芝厉声诟贼，贼鞭之仆。贼曰：“汝阳死，岂拾汝耶？”就曳之，芝骤举足创贼目，贼连刃刺之死。

张某妻蔡，秦安人。同治中，回乱，蔡有色，回使执爨，不可；与语兼嘲谑，蔡夺他贼刀刺之，伤贼手，见杀。

同县程丁兒妻黄，执厨刀击贼，不中，贼刳其腹，引肠悬树上。

张氏女，小字纯秀，年十七，有色。为回得，坚絷之。女止哭，求弛缚，度峭岩，耸身自掷岩下死。

赵贵赐妻任，甘肃安化人。同治间，回乱，贵赐为团勇，战死。回入其家，任执厨刀伏户侧，回先入者，出不意，斫之，踣。馀贼挺矛入，任反刃自杀。

杨贵升妻刘，伏羌人。回执其姑，将捶楚，刘请代，不听，取厨刀歼一贼，因自杀。

多宝聘妻，宗室氏，多宝，赫舍里氏，失其所隶旗；宗室氏，正蓝旗人，大学士灵桂兄女。未行，多宝卒，易衰绖，赴吊，立从子英爚为后。灵桂以闻，穆宗书“未吉完贞”四字以赐。

英爚亦早卒，妻鄂卓尔氏，蒙古正白旗人，大学士荣庆女弟。婚甫逾月，姑、妇食贫守节。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为乱，各国合军入京师，城破，多宝弟和宝妻，率佣妇入井；多宝妻起，引药饮其妇，视既绝，乃自饮，同殉。

公额布妻，西安驻防，失其所隶旗。善事姑，三十而寡，教二子奎亮、奎喜，有礼法。宣统三年九月，乱作，戒二子曰：“此我完节时，汝曹当努力报朝廷，毋念我！”城破，率二子妇及孙定炎、成惠、孙女三入井死。清中叶后，八旗多从汉姓，公额布妻姓关桑氏，奎亮妻关鄂氏，奎喜妻关白氏。

音德布女雪雁，西安驻防，正红旗人。幼慧，粗解文字。乱作，从家人出避。

行遇兵，有诱之者，雪雁引刀断其指，血沾衣，诱者惊卻。又遇兵，强胁之，女大诟曰：“吾头可断，志不可夺！”兵群起抶之，无完肤，女骂不绝，刃洞胸死之。

良奎妻，从汉姓曰石甘氏，荆州驻防，满洲镶黄旗人，为驻藏大臣凤全女兄。

凤全自有传。贫，躬织纫供朝夕，诸子佐军，迎母居武昌。宣统三年八月，武昌兵起，诸子将奉母出避，力拒曰：“吾七十老妇，死何憾！”诸子哭，麾之出，遽阖户。翌日，兵大掠，与子妇二、女子一、孙及女孙三，皆死之。

连惠妻，从汉姓曰赵那氏，京口驻防，失其所隶旗。连惠咸丰间以前锋从攻镇江，战死。连惠妻以节旌。宣统三年，年已逾八十。九月兵起，出走，兵抽刃击之，未殊，骂不绝，被数刃，乃绝。血肉狼藉，白发为之赤。

根瑞妻，从汉姓曰王刘氏，京口驻防，镶白旗人。父德永，有文誉，客授学子。

根瑞妻服父训，早寡，以节旌。无子，有女已嫁，依以居。闻兵起，语女及女夫曰：“吾年六十二，被旌，当殉变。尔曹将子女村居，得田十亩，耕且食，毋更求仕。”

俄闻副都统载穆死官，即求死，辄救免；号泣不食，女及女夫跪进食，终不食，七日乃绝。

松文母吴，松文，荆州驻防，镶蓝旗人。同治初，徙江宁，从汉姓为冯氏。吴，荆州士人女也。事姑孝，早寡，无子，松文，其族子也，立为后。松文子富伦浑，才而早卒，松文哭子恸，亦卒。松文妻康，富伦浑妻石，仍世守节。宣统三年，兵起，江宁驻防军溃，松文母年九十三矣，恸哭，以仍世守节，义不辱，首触墙死。

康与妇石将诸孙自沉于水。康死，石与子、女遇救免，康与石不详其族系。

姚叶敏妻耿，襄城人。叶敏早卒，事舅姑尽礼。立兄子为后。武汉兵起，耿方病，襄城土豪为暴，掠妇子为质，耿惧辱，饮药死。

陈某妻殷，秀水人。宣统三年，殷从夫在郴州。九月，长沙兵起，湘南诸府州应之，郴属县宜章、永兴皆变，殷告夫誓相守以死。夫趣殷将子女徙湘乡，依戚属避兵，殷不可；强之，乃行。濒行，部署琐杂事井井，入舟，抑郁，语子女：“若曹免矣，若父奈何？”湘乡距郴千馀里，俄传郴破，殷忧悸不食，面深墨，戚属相慰藉，阳为酬答。十月壬子夕，戚属同居者，闻启户声，旋闻其季女惊呼阿母起，烛之，就堂后门衡自罄死矣。

黄晞妻周，江阴人。晞父毓祺，明诸生，能文，明亡，发狂亡命。有司得晞系诸狱，周闻自经，婢救之，不死；乃日餽狱饘粥，夏不施帷，恣蚊啮，曰：“我遥与狱中共辛苦也！”晞入狱十阅月，事小解，得出。居无何，怨家告毓祺所在，死江宁按察使狱中。有司籍其家，捕晞兄弟，兼收周，周夜投水，不死；茹金屑，亦不死；乃诣府，藏刃刺喉，血冲溢仆地。知府惊其烈，问晞有女兄为女僧，命舁置所居庵，上按察使请释周，按察使不许，下县令再收周。周创渐合，乃自归，语县役曰：“我不累若辈，第徐之，俟我死，持片纸去公家，事易了也。”手检晞单衣一，付老仆曰：“主人行久，无衷衣备澣濯，汝以此寄之！”徐入室，阖户自经乃死。时顺治七年十月丁巳，年二十八。晞尚系按察使狱，闻周死，为文述其事，略言：“古成仁取义之士，所以趋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妇独多途遍历，靡苦不尝，而颠跌顿撼，卒死于家。一以显百折不回之苦节，一以遂正命内寝之初心，天不可谓无意云。”晞输八旗为官奴，乡人赎出之，得归，为童子师，至七十馀乃卒。

邹延玠妻吴，武进人。延玠，明诸生，顺治八年，逮系江宁狱。十年，见法。

吴自经，救不死。十二年，延玠丧还葬。十三年，有司复议收延玠家北徙。吴乃迎母至，夜将半，起，请母所曰：“兒今固必死，安能俯首求旦夕活，作长安累囚妇耶？原母稍忍，成兒死。”母泣不能言。吴更衣拜佛，复向母曰：“兒欲为母拜，恐伤母心，兒不敢。母老矣，勿以兒故过哀！”因出一扇，曰：“此夫子南京寄我者。”出一囊，曰：“有医方，夫子所手校。有书，夫子生平所习。有发，夫子狱中所留也，仍乞以殉。”复呼婢戒毋号。乃自燃烛，持囊及扇还入室。时鸡甫鸣，母及婢傍徨哭，不敢出声。少顷，视吴，自经已绝。死前一日，苦热，吴祝曰：“安所得甘雨乎？”遂雨竟日，人谓“节妇雨”。

陈生辉妻侯，单县人。顺治初，盗掠生辉使牧马。县北郭秦氏有马，为盗掠，生辉乘以归。秦氏见马讼生辉，生辉坐通寇死。侯事姑，丧葬毕，并葬生辉，设祭自刭。

田一朋妻刘，通江人。国初，一朋不从薙发令，坐当死，吏并絷刘去。刘挟毒自随，闻一朋将就刑，先服毒死。

蒋世珍妻刘，扬州人，失其县。世珍，顺治中为广东连平知州，有惠於民。岭海初定，土寇数发，谍报旁县贼数千人乡连平，行至。世珍曰：“贼至，惊吾民，吾且往，权顺逆强弱而为之所。”单骑入贼中，谕其渠降，其渠为引退。世珍宿贼营，翌旦乃还。守备吴章者，故与世珍有隙，诬世珍通寇，告总兵黄应杰，应杰启平南王尚可喜，捕世珍赴惠州狱，刘系置守备廨旁舍。章将无礼於刘，刘怒叱去。

又遣婢说刘，刘曰：“死不可缓矣！”遂缢而死。世珍入狱病，亦死。连平民葬刘州南乌石坳，为之碣，曰“正烈刘宜人之墓”。嘉庆二十三年，知州陈鹏来上其事，乃得旌。

王有章妻罗，益阳人。顺治七年，盗杀有章父赓及家人男妇二十馀辈。越三年，又杀有章，惟馀罗及有章妹头贞，皆断发剺面，号於有司。历八年，乃论杀盗渠。

罗谓头贞曰：“我当报汝兄地下！”因不食死。

头贞初字曹氏子，曹氏子以其毁容也，遂罢婚。头贞徙长沙，仇家有子赴试，诱至家，殪之。

楼文贵妻卢，东阳人。文贵，农也，有鹅啄其麦，文贵驱鹅，伤邻兒。邻兒呼，遂殴之，投水死。里豪喝文贵，使鬻妻以为解。卢曰：“吾不忍生离！”文贵怵得罪，因求死，卢曰：“吾与汝同死！”遂入林偕缢。

沙木哈妻哈里克，满洲镶白旗人。沙木哈，兵也，为弟三太所击，垂毙，沙木哈妻誓身殉。沙木哈言曰：“我止一弟，我死，弟抵罪。守先墓，抚诸孤，复何人？

汝当言於官，曲贳三太死。”沙木哈遂死。沙木哈妻叩阍，述沙木哈遗言，乞贳三太，圣祖命许之。沙木哈妻得请，即自裁。康熙三年正月壬午，礼部疏请旌表，圣祖令立石冢上，书其事始未。

郑荣组妻徐，西安人。荣组有族叔，无状，殴其父，赴救，为所杀。其子五元、七元遇仇於途，啮其鼻。仇愬於县，县吏逮五元、七元，徐以冤白吏，吏不省，撞县门碑死，时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事也。典史某为具槥，露置城西铁塔。越七年，知县陈鹏年为营葬，立祠於墓侧。

张翼妻戴，名礼，乌程人。翼父韬，尝知休宁县，讬翼於其友王毅，毅以女妻焉。韬卒，毅女亦死，继室於戴。毅子觊翼产，康熙六十年五月，诱至其家，迫作券，殴之垂毙，挤堕水。舁归，不能语，瞠视戴。戴泣曰：“我一弱女子，不能为君复仇，当以死从君。”齧指以誓。越七日，翼死；又十七日，戴自经，衣带间得绝命诗三章。

詹允迪妻吴，东阳人。允迪不嗛於族人，为所中，坐危法下狱，吴期与俱死。

至其日，尽出金珠畀所识贫乏者，散诸婢仆，诣狱与允迪诀，瞠视不语者久之，归自刭。

蔡以位妻孙，侯官人。以位佐鹺商与私贩者斗而死，孙迎丧河干，自掷入水，以救免。其娣，即其姊也，责以抚孤，乃不复言死。官捕得私贩者，法当检验，谳乃定，孙曰：“是重僇吾夫也！”乃大戚。官悲其意，为杖杀私贩者。丧再期，从容语其姊曰：“兒稍长，履可取诸市，不烦手自制矣。兒昔病疡，今愈矣。不累我姊矣！”或曰：“姑在，既祥，当更浅色履。”孙曰：“然，姑徐之！”至大祥，奠竟，入户自经死。

杨春芳妻王，铜梁人。乾隆十七年，其家火，春芳卧病，王入户，负以行。火逼不能出，子女奔赴，皆死。

王尊德妾唐，临桂人。尊德年八十，病剧，邻家火，唐欲负以避，力不胜。火迫，尊德挥使出，唐身翼蔽尊德，皆死。

窦鸿妾郝，字湘娥，保定人。十六为鸿妾，能诗善弈，画兼工花草、士女。有绳其才者，豪家谋夺之，不能。嗾盗诬鸿死，湘娥因自经。将死，为绝命词，矢为厉以报。

章学闵妻董，名合珠，连江人。故为婢，嫁学闵。学闵贫不自聊，走死深山中。

董号泣求之，不知其存亡。逾年，有樵入山，若有声，行见遗骼委於地，只履在侧。出以语人，董闻曰：“得非吾夫乎？”亟往视履，其手制也，拾馀骨瘗焉，即夕自经死。

杜聂齐妻何，聂齐，泰宁人；何，将乐人。聂齐死於虎，何求得尸，解衣拭其血。敛毕，斥家财以葬，悉以其馀分戚族，遂自经。

张氏妇，宿州人。夫樵於野，遇狼，为所噬。妇求得夫尸，以镰绝脰死。

宁化二妇，不知其氏。其一，夫嗜博，母闭诸室中，不与饮食，妇导使出亡。

既，夫死於途，妇闻，自杀。其一，夫行窃，父将杀之，妇泣为请免。生二子，妇携就母家，父卒杀其夫，妇闻，亦自杀。

## 列传二百九十八 列女四

长山铺烈妇 胡二妻 唐之坦妻曹李岸妻焦 方引妻毛林其标妻韩 冯云勷妻李 曹邦杰妻张 林守仁妻王张四维妻刘 李长华妾吴 周兆农妻王 陈国材妻周吴廷望聘妻池 李正荣聘妻霍 项起鹄妻程于某妻蔡张义妻李 黄敬升妻王 伊嵩阿妻钮祜禄氏 张廷桂妻章郝某妻单 陈广美妻李贺邦达妻陆 郑宗墩妻陈任有成妻陈丁三郎妻 丁采芹妻孙 王如义妻向 狄听妻王林邦基妻曾钱瀞甫妻汪 谢作栋妻王 缪文郁妻邱 黄寿椿妻管冯桂增妾李黄翥先妾彭 方恮妻赵 姚森桂妻宋恽毓华妻庄弟毓德妻许 侄宝元妻袁 曲承麟妻袁 尹春妻张李氏 陈三义妻王 游开科妻赵 孙崇业妻金张某妻田张氏女汤氏女 沧州女 张氏 孙大成妻裔杨某聘妻章孟黑子妻苑北塘女 蓝某妻 芮氏女 乐某妻左 萧氏黄氏女吴氏女 顾氏张氏 许会妻张赵海玉妻任 殷氏嘉兴女 王某妻李 何先佑妻孙 邢氏 迁安妇白镕妻尹林氏 洪某妻徐 敖氏 涂氏 吴氏杨氏 赵氏王氏 许氏梅氏 张氏 秦某妻崔李某妻管 王某妻徐 陈潜聘妻崔硃承宇妻曹 陈有量妻海 樊廷桂妻张李有恆聘妻杨陈某妻 刘埜妻李 曲氏女 宋氏五烈女龚行妻谢女巧 杨文龙聘妻孙 梁至良妻郑郭进昌妻李龚良翰妻陈 王均妻汤 李氏女翠金 张元尹妻李张检妻颜万某妻曾李继先妻侯 田氏女 马某聘妻苗高日勇妻杨罗季兒妻 刘氏女 锺某妻蔡 段举妻卢王某妻刘 张良善妻王 李青照妻张 姚际春女王敦义妻张 陈维章妻陆 何氏女 谢亚焕妻王张树功妻吴 郭某妻李 赵谦妻王郭氏女何氏女 沈鼎猷妻严 铁山妇汪氏女贺氏女 冯光琦女 郭君甫妻吴黄声谐妻王徐惟原妻许 柯叔明妻巩 胡某妻裘 陈儒先妻李 白洋女高氏妇 段吴考女 曹氏女 刘廷斌女 张氏女孙妪陈氏婢邱氏婢 董氏 任氏 卢尚义妻梁 白氏 王氏秦士楚妻洪 张氏婢 杨氏婢 江贵寿妻王 张禄妻徐任氏婢郑氏女 王氏婢徐氏女 丁香江金姑 罗氏陇联嵩妻禄 者架聘妻直额罗廷胜妻马 罗朝彦妻刘安于磐妻硃后妻田 田养民妻杨 李任妻矣 鄂对妻热依木索诺木荣宗母麦麦吉坚参达结妻喇章 次妻夭夭 沙氏女 嘉义番妇施世燿妻苗

长山铺烈妇，无姓氏，不知何许人。李自成南奔，驱荆、襄之民以从，妇与其夫俱被掠。行至江夏长山铺，其夫道殕，妇仅馀一珥，出以乞人求瘗其夫，有少年应焉。瘗既，竟欲强其妇从去，妇入穴枕其夫恸哭，触颡流血，以土自掩，曰：“乞并瘗我！”众挽之不起，日暮，风雨至，乃委去。平明往视，则血被面死矣，众因并瘗之。

胡二妻，失其氏，吴洞庭人。妇父，舟人；胡二，农也，有母，兄若弟皆别居。

妇与二曰：“吾夫妇各减数口食，犹足以饱母，有如母但一子，不独养，又谁养乎？”

夫妇忍饥养母，时时具甘脆。母丧，求地以葬。夫妇勤，岁倍收，始有居室，而二病瘵。乡好鬼，妇独不信，奔走医药。二病甚，妇曰：“我闻粪苦者生，甘者死。”

尝之而甘，二竟死，无子。妇计兄公一子，叔二子，诣叔，匄其次为后，姒不可。

居数月，兄公举次子，又诣兄公曰：“吾女三岁，乳未尽，今兄公举次子，天其欲使吾夫得有后乎？”兄公颔之。妇归语父，贷百钱，将祀其夫告立后。其父欲嫁妇，不许，且骂之，兄公亦中悔，妇乃自经夫柩侧，时康熙五年十二月。明年，县人黄中坚等为敛钱，与其夫合葬。

唐之坦妻曹，海宁人。康熙十五年秋，之坦卒，曹矢死，治衣衾必有副。食砒，不死；屑钱吞之，又不死。既敛，复饮滷，吐下而解；乃不食二十二日，夜投舍傍池，家人出之，死矣，顷复苏。曹谓其舅、姑及母曰：“大人爱我，乃苦我也！”

於是复饮食，操作如常，织自制衣一称，婢乞馀布，不与。家人窃议曰；“数尺布，尚惜之，宜不死矣！”及冬，黄梅方花，曹视而叹，为赋诗，美其不落，复不食。

至岁除，出馀布缢之坦柩旁，乃死。

李岸妻焦，睢州人。姑严，织纫炊舂皆焦任之。岸卒，方敛，焦缢，遇救；比葬，再缢，再遇救，乃操作如平时。卒哭，拜墓归，复缢，乃死。

方引妻毛，遂安人。父际可，为祥符知县，而引父象瑛官编修。引病瘵，自京师诣河南，既婚，未三日卒。家人闻毛许引死也，闲之密。一日，登楼自掷坠地，呕血，绝复苏，遂归于方氏，促为引营葬。久之，地始定，葬有日，于是谓其人曰：“吾葬当同是日也！”遂不食，家人喻之百端，起辞祖姑及舅及母皆四拜，终不食，十九日乃卒。时康熙二十九年二月癸亥朔，距引丧十年。

林其标妻韩，福清人。其标贫，依姊居，鬻餈自给。邻媪乞之粟，韩曰：“是必偿！”其标病，韩代鬻餈，垂芦帘自蔽。少间，析麻苎为布，以易米若药。其标语韩曰：“吾以贫累汝，终且以死累汝！吾死，汝自为计。”韩痛绝不能语。其标死，韩告其姊曰：“乞办两棺，并觅一抔土，俾夫妇相依！”尽散器物偿邻媪，遂自经。

冯云勷妻李，武定人，大学士之芳女。李年十五，適云勷。事舅姑谨，立侍竟日，无怠，命坐则坐，命退则退。之芳督浙江，当耿精忠叛，驻军衢州，传语汹汹，李独谓贼不足平，坦然无惧。云勷卒，无子，李方举次女，矢死，遂不饮食。

其兄延医，手为调药，拒不纳。越数日，令侍者扶行，傍柩侧，遽绝。

曹邦杰妻张，镇宁州人。邦杰早卒，张为文以祭，曰：“呜呼！痛妾命之不辰也。幼失严慈，抚育无人，形影伶仃，莫可言状！幸得于归夫子，庶几夙夜事之，百年守之。忆吾父择婿时，亦曰：‘吾女幸矣，终身之仰望者非婿耶？如宾如友，同心而同德者非婿耶？’私心自庆，在妾尤深。孰意甫归故里，遽婴疢疾，妾向之喜者，化而为忧，忘餐废寝，祈以身代。而天不假年，黄粱一觉，羽化升矣，伤心哉！夫子之人，如金如玉，夫子之文，如海如潮。而今巳矣，不可复见矣！天耶人耶？孰为之耶？礼称未亡人，妾不忍未亡也。诗云：‘之死靡佗。’妾惟知之死也。

九原匪远，妾必从之。呜呼！凄凄恻恻，踽踽凉凉。拊膺呼号，瞻望无将。临风洒涕，对景悲伤。削骨代笔，曷罄衷肠！夫子乎，其知之乎？何不飙轮少待，使妾欲追而难迹乎？灵其不寐，庶鉴妾心。”邦杰死三日，张遂殉，康熙三十七年事也。

林守仁妻王，侯官人。守仁以优贡生客死京师，无子，女汀哥，前室出也。王矢死。逾年，守仁丧还，王治丧竟，一日，为汀哥制履成，叹曰：“生一日，当作一日事。”因语汀哥曰：“母去，兒无恐，但岁时具杯酒，一脡肉，母当归，不相哧也。”顷之，午食竟，入室自经，藏香屑袖中，解尸气也。

张四维妻刘，四维，钱塘人；刘，汉军，失其所隶旗。四维父商於广东，挈四维以行。刘父官潮州知府，见四维幼慧，因与论婚。四维父丧其资斧，而四维长多病，遂跛，刘父母欲别择婿，刘矢死，父母莫能夺，乃召四维就婚。刘既失父母欢，姊婿达官子，相侮，刘劝四维挈以归。刘辞父母，奁具一不取，勤苦作画刺绣易薪米，四维亦力学，举于乡。康熙五十九年，四维试礼部，不第，卒於京师，刘闻，遂殉焉。

李长华妾吴，长华，郓城人；吴，封丘人。幼孤，为人卖入娼家，矢死不从，其兄赎以归，为长华妾。长华以选人客京师，居八年，贫病死，其友检讨孙勷为具敛，吴饮鸩，勷往救，诫毋死，待长华子迎丧。后十馀日。长华子迎丧至，知其事，亦劝毋死，且将以其子为之孙，吴即夕自经死。勷葬长华广宁门外真空寺侧，以吴祔。

周兆农妻王，长沙人。兆农樵于山，大风拔木，被创死。遗腹生子，母家悯其贫，劝改適。王拜姑，泣而言曰：“兒不孝，敢以呱呱者累老人！”语未竟，大恸。

姑知其且死，夜与俱寝，稍寐，闻有异，呼家人蹋户入，火之，见王头系于床，右手握拳，爪陷掌，左手指床上兒。死时年十九。

陈国材妻周，江宁人，居扬州。归国材逾月，遽卒，周日夕居丧次，誓从死。

籍遗财授其族子曰：“明年寒食，以一卮酹我夫妇。”其父往慰喻之，周曰：“兒无舅姑，无子，客居无所依，义当死，父勿误兒！然兒死不忍伤肢体。”遂吞金环二，不死；时周羸甚，饵大黄，冀暴下死，反下所吞金环。乃不饮食，七日，犹坐语；又数日，眸陷欲枯，目光注国材棺不转，两手据席爬搔，席草寸寸碎裂。不饮食二十日，雍正九年三月癸未卒，距国材死五十有一日。县人为葬孙大成妻裔墓侧。

其先又有烈女池、霍，四冢比立如鳞次。

吴廷望聘妻池，江都人。廷望从军战死，廷望父欲以妻其幼子，使其从母喻意，池不可，自经。

李正荣聘妻霍，甘泉人。生十九年，事父母孝。许字正荣，才十日，而正荣卒。

霍号恸自杀。二女之葬，提督学政、右中允杨中讷为之铭曰：“蜀冈之巅，平山之侧，郁乎苍苍，凭高西望而叹息。曰有同县二烈女，此其幽宅。”裔自有传，葬在池、霍后。

又有项起鹄妻程，亦扬州人。程嫁三月，起鹄行贾，死广西，讣闻，程自经。

州人葬其侧，合为祠，号“五烈”。

于某妻蔡，名贞仙，金坛人。年十九，将嫁而婿病，卜者言：“迎妇吉。”贞仙母难之。贞仙请于母曰：“彼欲已病而违之，非义。”乃行，而婿病不起。及敛，纳钗一、钏一於棺，自经棺旁，救不死；讽姑为翁置媵，姑从之，且使主家事。忌者谮之，因辞于姑，忌者遂言是且有他志，乃矢死。取所读书、所为诗词尽焚之。

钗于髻，钏于腕，旦起袭故衣，问安于姑所，辞色如常时。午侍食，既撤，入室缢。

时乾隆二年六月壬戌，年二十五。贞仙有从父尝过视贞仙，问曰：“闻舅姑以谮常挫汝，有之乎？”对曰：“否，古贤妇未有讼其舅姑者，即死，毋有他言。”

张义妻李，交城人。义坐罪当斩，免死，遣广西义宁，李与偕。义死遣所，李具棺以敛，以遗金上县。至夕，呼邻媪共宿，俟其熟寐，赴水死，时乾隆五年九月辛未。县具其事上巡抚，巡抚以闻，下礼部，礼部议：“殉夫者令甲有明禁，惟李以从夫罪遣，孤殉节，非激烈轻生比，请旌表。”得旨：“依议。”

黄敬升妻王，昆山人。敬升贫，客授，王佐以绩，食不足，制辟蚊药，鬻诸市。

敬升病疫，一日门不启，邻人坏垣入视，敬升死于床，王死床下，兒卧地号，胸系王书，略言：“贫不能敛其夫，食制药红砒以殉，冀有恻隐者，敛夫育兒，身填沟壑不恨！”有士人为敛其夫妇，将兒去，育以长。

伊嵩阿，拜都氏，满洲镶黄旗人；妻希光，钮祜禄氏，正白旗人，总督爱必达女也。伊嵩阿为大学士永贵从子，早卒。方病时，希光割股进，终不起，许以死。

爱必达、永贵共喻之，誓毕婚嫁乃殉。为伊嵩阿弟娶，嫁女妹及二女，次女行之明日，自缢死。张遗诗於壁，略谓：“十载要盟，此日当报命。”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事也。永贵疏闻，高宗为赋诗，旌其节。

张廷桂妻章，名孔荣，廷桂，常熟人；章，秦安人。廷桂父为吏陕西，初娶魏，其父宰秦安，廷桂从焉。既归，避事，复游秦安，因赘于章。居八年，事解，乃以孥还。廷桂贫，恆出客游，卒於抚宁。丧归，章为营葬。既窆，将自投穴中，为家人所持。章一女字催凤，廷桂从弟廷梅，许生子为立后，乃依廷梅居。廷桂尝入赀牒授主簿，或购其牒，章曰：“吾以贫鬻牒，罔国家，罪也，况夫名，其可二耶？”

遂焚其牒。既终丧，复自经。家人觉，解之。次日既夕，赴水死。

死时为绝命辞数章，词旨哀恻，其卒章曰：“忆往事兮，双泪沾巾。想当年兮，妾病沉昏。感君爱兮，信誓殷勤。云妾殁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岂偷存！痛万里兮，生会无因。轻一命兮，地下从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觅天涯兮，不惜艰辛。得伴君兮，死亦欢欣。十七年兮，夫妇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贫！中路诀兮，命蹇时屯。丧葬毕兮，不死何云？伤幼女兮，失母谁亲！

死为君兮，此外奚论？”

又留书与廷梅曰：“初闻讣，即欲死，念无后，无人主丧葬。今服除，死更无馀事。前议叔生子为立后，毋诳我！家贫，止田十四亩，当以十亩与所后子，四亩与催凤，遗十金为我埋先夫茔次。”催凤旋殇，廷梅亦不为立后。后二十年，县诸生柏渭、吴庆长等始为合葬。

郝某妻单，永宁人。郝奇丑，眇小，且跛，一目，口不能言。御小车，遂呼曰小车，而单美，邻妇恆讪焉。单曰：“夫可憎乎？吾命也，请勿再言！”单躬纺绩，养舅姑，育子。舅姑死，鬻所居破屋以葬。尝数日不举火，族人悯之，予荞麦数斗制饼以鬻，分其馀以饱。乾隆五十年，岁饥，单为邻妇佐女红，贷馀食食夫及子。逾年，夫疫死，子亦殇，单裂席裹尸，以木杴掘坎瘗焉。杴折，手捧土，瘗毕，血殷地。乃号曰：“天乎！单氏事毕矣，而犹生乎？”坐破窑中，饿数日死，年二十六。族人瘗之夫侧，里称贤妇墓云。

陈广美妻李，河内农家女也。生二十四年而归广美，广美已病，李与异室居，侍疾甚谨。事舅，日具饍甚恭。阅三月，广美死。母往视之，且语之曰：“兒虽嫁，犹处子也，何患无佳婿？”李誓不更適。葬之明日，出厨刀，嘱舅砺焉。曰：“为翁作面，虞其钝也。”其舅竟砺以授李，李阖户。其舅知李且死，排户入，见李犹立，右手握刀，首堕负于背，几不属，血从鬓间溢，殷地。其舅疾呼，族邻毕至，其母亦至，乃仆。李死嘉庆五年四月丁未。

贺邦达妻陆，震泽人。待年於贺氏。邦达病，舅姑用卜人言，使成婚，逾月而邦达死。或语其舅姑：“妇虽婚，犹处子也，盍为择婿？”陆闻，集族姻出拜，誓毋贰。居三年，语姑曰；“我夜数梦吾夫，岂魂魄常从我耶？”遂入室自缢死。时嘉庆十六年四月辛酉，陆年十九。

郑宗墩妻陈，名淑定，长乐人。宗墩客他县，舁病归，卒，无子。陈求死，父喻止之。陈力织，葬姑及宗墩。舅以居隘，命归依父。嘉庆二十五年，父卒，还省舅。退告叔弟曰：“兄殁十二年矣，未亡人惧伤吾父心，久而不死。今已矣，舅老，有叔在。叔能以子为兄后，兄其瞑乎！”遂缢。

任有成妻陈，萧山人。有成无昆弟，贾诸暨，卒，亦无子。舅姑命归母家，将徐夺其志，陈矢死不可。力积赀为舅卜妾吴，逾年而有子。舅姑卒，陈与吴居，育夫弟。

钱仪吉为作二陈传，谓：“当死生危苦之际，进退合度，得礼意云。”

丁三郎妻，失其氏，宜兴人。嫁逾年，夫死，不哭亦不拜，家人莫测也。后四十九日，既奠，妇出就案前立，视其主，久之，拜，拜时若呼三郎，遂伏地不能起，掖之，则已死。

丁采芹妻孙，震泽人。嫁半年，采芹病瘵，舅姑谓妇命凶，诟骂之。孙饮泣，脱簪珥，具汤药。采芹病日笃，谓孙曰：“我且死，所不能瞑目者为汝耳。汝无子，家贫，母家亦无可依，当奈何？”孙泣曰：“我念之熟，恐戚君，故不敢言。人孰不死，死贵得所，当先待君地下耳！”采芹垂泣不答，孙乘间自缢，道光六年四月也。采芹乃扶病而拜曰：“从我于既死，不若殉我於将死，烈哉！”三日采芹亦死。

王如义妻向，涪州人。幼能为诗文。如义，农家子，向恆劝之读。道光十六年，如义暴卒，姑喻之嫁，矢以死。舅病，为刲股。家益贫，将强遣之，二十三年三月戊申，自沉荷花滩死。将死，为绝命诗十首，其序曰：“妾涪陵向氏女，適王氏，未一年，而夫即世。昨岁翁又不幸。孤苦茕独，人劝以非礼，衣食事小，名节事大，惟一死以明志。夜题诗十首，藏笥中，他日阅妾诗，毋累阿姑也！”及入水，粘一纸桥柱，书五字，曰“名节江中见”，死时年二十五。

狄听妻王，名甥。听，溧阳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王，江阴人。十九年七月，听卒官，八月，子骢殇，九月丁巳，王缢。王幼承父苏教，通经史大义，能诗。将殉，作书告听诸同岁，略言：“夫亡当即死，诸君俱言抚孤重，故未敢尔。孤又夭，复何言？念两世单传，不可无后，今已立后，可报舅、姑、夫子地下！”王尝抚从女，年十七，已许字，留金嘱遣嫁。又谕所后子，期明年以丧还葬，与前母三棺同穴，以殇祔。并令斥赀佽祖祠，成父志。书末题曰：“我自归家去，人休作烈看。”康熙间钱塘林邦基妻曾所为绝命诗也。

曾，名如兰，邦基卒，曾立其兄子为后，葬舅姑毕，具牒上县请死，知县慰止之。后十日，题辞，吞金殉。

钱瀞甫妻汪，武进人。善女工，所入足自给。而瀞甫博，倾其赀。其姑严，虽寒饿不敢告也。夜风雪，家人皆卧，薄絮衣篝灯守后户，待瀞甫。尝以除夕跪而谏：“无更博。”瀞甫为少止。后客死馀干，汪请立后，所当立者不可汪意，乃勿复言。

葬毕，自经死。未死前一日，以十碗致某医，曰：“我为人无所受恩，惟是人尝诊我，以是偿也。”

谢作栋妻王，孟津人，王家白鹤镇，作栋家南硃村。作栋卒，王将殉，祖姑及舅姑勉以抚孤。王朝夕奠，必抱其孤拜，哭涕如雨。祖姑闻之，为辍食，王乃饮泣，不敢声。丧终，其孤殇，祖姑亦殁，王归诀父母，父母慰喻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辛巳，作栋死三期，先日王哭于墓，誓死。晡，尽以衣物与二女妹，夜中缢。晨，众蹋户入，一镫置高处，照屋梁，板障其外，王内衣皆密纫，貌如生。

缪文郁妻邱，吴江同里人。同里有敝俗，岁二、三月祠刘猛，将舆以出，少年傅粉墨为妇人，参错仪卫。闻文郁故磨豆家佣，与其役。日昳过门，女伴呼邱出观，邱以为耻，恚，阖户。文郁归，戒毋更出。越宿，文郁病，或恫以“神怒，且死”。

邱曰：“聪明正直为神，岂以茫昧致人死者？吾夫未即死，即死，吾与俱死耳！”

数日，文郁竟死，邱迎母与居。三日，语母入市市楮，邱自缢柩侧。

黄寿椿妻管，寿椿，江苏华亭人；管，阳湖人，父光烈，母林，皆死寇。寿椿官江西德安典史，光绪二年，卒。时寿椿父如琳官浙江上虞梁湖巡检，管将寿椿丧挈子女以归。至曹娥江，距梁湖一日程，遣子女先行谒祖父母，管饮药死。

冯桂增妾李，桂增，临朐人；李，肃州农家女。桂增从左宗棠讨叛回马四，军其地，纳焉。桂增会师新疆，李留肃州，与部曲诸妇居。李御诸妇有法度，诸妇惮之，若部曲之事其帅。光绪二年正月，桂增克玛纳斯城，军寡，为贼所乘，战死。

李方有身，日夜哭。既生子，逾年殇。桂增丧还，李迎奠丧甚恸，须臾仆，不语。

视之，死，盖先时已仰药也。

黄翥先妾彭，翥先，锺祥人；彭，贵筑人，先为田兴恕婢。兴恕戍新疆，寄家秦州，翥先方知秦州，得彭以为妾。光绪二年，宗棠驻军秦州，翥先为主计，四年，卒。彭悉发箧，以衣物属翥先子，吞金死。

方恮妻赵，阳湖人。祖母方，节妇。父烈文，尝知易州，有文行。归恮，食贫，持门户。光绪四年，恮客游，遽卒。赵方有身，烈文迎以归，徐告之，恸绝，首触牖，将死，家人共宽喻之。既免身，生女，赵曰：“生女亦善，使我无系恋也。”

后八日，自经死。

姚森桂妻宋，秦安人。森桂卒，宋入厨下自刭，血自咽出汨汨。姑入视，右手握刀，犹力作再割状。母至，束以帛，乃能语，曰：“死已决，毋缓我！”引母手掩口鼻，又解带使缢，母手颤不可任。睹宋状至惨怛，乃饮以毒，毒自创溢。但闻宋咽中若曰：“斫我，斫我！”久之，乃无声，遂死。

恽毓华妻庄，阳湖人。毓华死，庄饮药殉。毓华弟毓德妻许，毓德死，许绝食殉。毓华侄宝元妻袁，宝元死，袁先服毒，急救之，复绝食三日以殉。世称“恽氏三烈妇”。

曲承麟妻袁，承麟，沈阳人；袁，名桂珵，辽阳人。嫁未百日，承麟卒，袁仰药殉。

尹春妻张，歙人。初为黄氏婢，名桂喜。主妇程，知书，尝与诸娣姒说古列女事，桂喜窃听，辄称羡。既嫁而孀，遂矢死。诣肆求毒药，肆以他药予之，饮不死。

市榇，卧其中，主妇泣喻之，对曰：“桂喜闻主母讲列女时，意已决，不可回也！”

卒不食死。

李氏，高密人。夫嘉猷，失其氏。嘉猷惑于谗，娶不与同室。及病，李奉事甚谨，祷于神请代。嘉猷闻而悔，遂死，李自经以殉。

陈三义妻王，掖县人。王未行，病而瞽，其父辞于三义，三义曰：“吾聘时未瞽也，聘而瞽，犹娶而瞽，其可弃乎？”娶三年，王目良愈，三义寻卒。王曰：“夫不负吾，吾岂负夫？”遂缢。

游开科妻赵，马边人。开科贫，赘於赵。赵有母及兄，皆厌之。赵脱簪珥别赁屋以居，食尽，不贷於母家。一日，赵还省母，方食，开科至，赵推食与之，母及兄逐开科，禁赵毋归，且言：“此饿莩死，何患无家？”赵缢死。

孙崇业妻金，赤城人。崇业嗜酒，不治生，金劝之不听。顺治中，岁祲，崇业计鬻金，阳语当偕诣戚属。金察其诈，曰：“汝乃忍嫁我，我嫁必且死。然至汝家二十馀年，讵忍恝然行？盍沽酒为别！”崇业出沽酒，金抽刃断喉死。

张某妻田，万全人。夫游荡，田屡谏。一日叹曰；“我生不能劝，死或忆我言。”

因仰药死。死时犹呼其夫，劝改过。

张氏女，娄县人。农家女。嫁鲁氏子，姑与夫迫使为汙行，不从，箠楚冻馁，凡三四年，志不变。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其夫将劫以他往，夜入万安桥下水中死。

又有汤氏女，奉天人。有娼家为客娶之，使为娼，箠楚困辱，卒自杀。

沧州女，不知其姓，名黛城。年十五，鬻入娼家，使应客，不从，挞辱之，大骂。娼家支解之，弃尸于河。

张氏，都昌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为乱，张之夫熊应鼎将从贼，张谏，勿听；质裙沽酒，以饮且劝，终不可。乃告于其族，矢死。应鼎入于贼，张自杀。

孙大成妻裔，江都人。大成母姣，二女嫁而归，皆与县吏通。迫欲汙裔，裔告大成，俱缢，救不死。裔归省母，告母状，持母袂哭。临去，检母奁，得青白线各一束，因曰：“兒必不辱母！”俄县吏宿姑室，复呼裔，不应；姑詈，亦不应。县吏醉，裸而譟窗下。裔以青白线缀上下衣，复合为絙，缢。姑觉，不救，遂死。邻知其事，感泣拜裔尸。或语侵姑，姑反脣，众譁以告官。官庇吏，旌裔，葬平山堂右冈，而不竟其狱。后数十年，县隶以事辱裔兄子，死于水。裔兄痛子，亦死。

杨某聘妻章，字原姑，秀水人。年十九，县隶请婚，父不许，许杨氏。县隶与其徒譟于门，诬原姑与有私，原姑夜缢死。县吏欲宽隶，狱上，巡抚持不可，乃绞隶，旌原姑。

裔死康熙六十年四月戊申，原姑死嘉庆六年九月甲午。

孟黑子妻苑，黑子，大城人；苑，东安人。其姑素无行，会永定河决，工役大集，卖酒堤上。强苑与偕，苑不从，窘辱之。姑与恶少入妇室饮，妇终不可犯，姑益怒。妇度终不免，自沉死。夫行求其尸，四日，得之武清境。又四日乃敛。方盛暑，尸未朽也。

北塘女子，业磨豆为腐，母迫为娼；新河蓝某妻，失其姓，姑迫为娼：皆自杀。

武清芮氏女秉贞，宁河乐某妻左，并以姑迫与恶少暱，自杀。

萧氏，灵州人，为张文彩妻。文彩有友悦萧美，欲污之，萧力拒。友懟萧，谮诸文彩，谓萧不洁。文彩信之，绐萧归宁，与其友共杀诸途。后事雪，雍正十二年旌。

黄氏女，昭文人。嫁张氏子，为县小吏。其母有所私，迫女从之，日箠楚。或谓女：“盍归？”女曰：“女既嫁，安归？待死而已！”乾隆十六年夏，方暑，姑与所私裸而饮，女避，所私起持之。女大号曰：“奴敢污我！”持案上酒器提之。

姑怒，批其颊，复榜掠之。夜半，女入井死。

吴氏女，震泽人。丧父母，方六岁，字李氏而待年焉。稍长，美，李氏子行贾，久未归。姑悍，私于里豪。里豪啗姑金，欲得女。女勿从，姑挞之极楚。邻妪问其故，女不肯言。当暑，浴，姑纳里豪于室，键其户。女呼，不应，挟剪拒，创里豪，里豪持女亵衣去。女求死，姑操巨箠挞之，女引剪自，未殊。邻人戒其姑，毋急女。女与邻女款曲如平时，晡啜粥尽一瓯，邻女谓不死矣。夜漏二刻，自溺门外溪水死。时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丁未。

顾氏，泰州人。夫张世英，日诲顾淫，顾不可。或贷世英钱，世英阴欲顾与私，沽酒饮贷钱者，嗾其母呼顾出，不应；与之酒，覆杯，恸。贷钱者亟去，其母搤顾吭，几绝。邻里咸愤，诉于州，世英乞悔过，以顾归。与其母益日夜迫之，顾饮滷，不得死。乾隆十六年十月戊戍，世英语顾：“冬无衣，盍如吾言？即得钱衣汝。”

顾曰：“我宁死不辱。”世英恚，夜扼杀之，年十七。

张氏，丹阳人。夫陈彭年，嫁十年矣。彭年贫，欲嫁张，张涕泣不应；绐使出，而密使媒从，张觉之，号恸求死。逻卒以告官，官笞彭年，令张还母家。张曰：“我適陈矣，死生以之。”彭年益迫张，张度终不免，从容言曰：“我无如何，今当听尔！”起随彭年走出村。塘水方盛，张跃入水死。死之日，为乾隆十九年六月戊辰。

许会妻张，颍州人。姑姣而虐，恶张端谨不类，日诟且挞，张事姑益恭。姑病，刲股以疗，姑虐如故。姑与邻寺僧通，欲乱张。姑匿僧室，召张入，而出键其户，张大号，僧遁去。翌日，自沉于井。有司捕得僧，论如律。乡人裂僧尸以祭张。

赵海玉妻任，名环，汝州人。姑故与邻人通，夜半，挟刃入任室，诟而免。亦井死，年十九。

殷氏，天津人，为同县邢文贵妻。文贵故无行，其母赵，姣。文贵初娶于，以贞慎不相入，出之。复娶殷，殷贞慎尤逾于，赵恶之，与文贵日捶楚，沃以沸汤，施燔灼焉，体尽溃。有司闻，使吏就视，殷拒不可。旋卒。有司收赵及文贵，论如法。

嘉兴女，失其氏，嫁卖酒家王氏子。姑当垆，习与酒人姣，惎女不应，乃裁抑不使饱。县中李氏母，故大家女，闻卖花媪言女事，愍女有志，辄令媪市胡饼畀女。

一日见女饿，惫甚，而几上置餈果，媪怪女何弃不食，女曰：“李夫人饱我，哀我志也！此物西家以饵我，我有饿死耳，岂可食乎？”李母病，且死，遗钱十馀缗周女。女感泣，语媪：“我终不负李夫人望！”恶少艳女久，嗾姑将胁以威。女渐闻之。乃请于姑，代当垆。姑喜，授女户钥。数日，女夜启后户投水死。乾隆二十年六月事也。

王某妻李，字黑姑，天津人。姑不贞，与盐运使隶有私，计欲并污李。隶与姑饮，役李，李耻之，恆不如姑指。姑以他故詈且挞，待隶为之解，复示意李，终不可，而隶意未已。李枕侧置刀以自卫，姑逐其子出，夜持被就李共寝。夜半，启户纳隶，隶迫李，李呼，姑掩其口。取刀自刭，未殊，母来视之，复甦，语其故。并言：“方自刭，血溢，不知人。渐闻隶语姑，当言夫妇相争诟自戕，宜无知者。”

越三日乃死，其兄告官，笞隶，不竟其狱，道光六年七月事也。

何先佑妻孙，桂阳人。先佑父在时，为先佑求塾师，授之读。未几丧父，其母以家政属塾师，因私焉。孙既归，尝晨谒姑，塾师在其室，孙趋而避。塾师与姑谋并乱之。塾师出，孙入，谏姑曰：“家虽贫，粗有门阀，翁勤苦终身，不得意，所属望者先佑。姑念翁与先佑，勿复近塾师。”姑惭，戒毋泄。孙曰：“妇所言为门户耳，虽先佑不敢告，第原姑终念妇言。”塾师既与姑谋，遂屡挑孙，孙以告姑，又谏，姑终毋纳。塾师入孙室，孙大诟，塾师阳避。孙欲还告其祖，忍未发。姑阳出，塾师复入孙室，潜抱持之。孙号，奋击。先佑入，塾师乃走。孙伤於胁，遂自经死。时乾隆二十九年三月。明年，狱上，斩塾师，徙其姑新疆。

邢氏，字福，濬县人。农家女也，而有容色。嫁袁显旺，姑姣，群奸聚其室，惊邢美，挑之，不从。其姑诱且诋，邢若为勿喻也者。谋益急，夜出，将赴水，风失道，遇同村人送还父家。父愿，与复至袁氏。群奸迫其父使具状，曰：“女再逃，杖死。”夜二鼓，群奸缚邢裸挞数百，邢有娠，不胜楚，求灭灯，死不恨。群奸縋邢於梁，而挞之益毒。五鼓灯尽，邢死。使显旺劙其颈，若自戕。官捕群奸，论如法。

迁安妇，不知其姓。夫行贾，翁耄，姑私於佣。佣计并污妇，稍近妇，妇色甚厉。乃与其姑谋，嗾翁污妇，妇不可，遂嗾翁杀妇。絮塞口，杙椓下体死。

白镕妻尹，亦迁安人。镕出为优，姑有外遇，迫妇，绝饮食，日啜米沈。逾月，姑缚尹，以炽铁烙下体。尹号，击其首，发皆燃，一目裂，遂死。

林氏，平湖人。嫁顾大，家乍浦汤山麓。顾大母故娼也，恶少往来其室，强林具茗，不可。母惎林，与诸恶少谋，必欲并污之，林窃出赴海。未至，值邻女，送之还；母益仇林，与大日共笞之，靳其食，不令饱。居年馀，为嘉庆九年正月，方改岁，恶少至，群饮，林复窃出赴海；既日受笞，且久饥，行不前。大追至，执以归，母遂欲杀林。撞以重器，腰肋俱折，复砲烙其下体。是月丙戌晦，林死。事发，论大如律。

洪某妻徐，金谿农家女也。姑与兄公有盗行，徐至未逾月，察得之，大戚。脱簪珥畀洪，嘱远行贾以避，屡谏姑，姑不纳，乃自经。

敖氏，凉州人，嫁驻防凉州旗人四十九。四十九有友相狎，丐与敖通，四十九许之，假以衣，夜入室，敖闻语，辨非夫也，夺户出，友遁。敖詈四十九，俟其出，自溺水■L7中死。

涂氏，梁山人，嫁甘克桂。克桂游荡，破其家，涂以女红供日食。克桂负贾钱，将以涂偿。一日，克桂从涂取故衣易钱以饮，醉归，涂泣，克桂摑其颊，曰：“行且鬻尔！”涂曰：“吾矢死不往。”克桂挞之，两昼夜不已，涂自经死。

吴氏，彰化人，嫁康氏子。姑不贞，欲并乱之，吴不从；乃效治囚法，榜掠之无算，卒不为屈，剚刃其腹死。道光七年事也。

杨氏，江都木工女，嫁曹氏子。姑迫使为汙行，杨不从，乃绝其食，鞭之至累千。造诸酷刑，榜掠无完肤，创重死。邻以告县吏，笞其舅及夫，葬诸梅花岭下。

赵氏，桐城人，夫同县孙某。洪秀全兵将至，其夫降，受署置。咸丰十一年，秀全兵破桐城，其夫戴黄巾，被黄袍，乘马迎赵。赵望见，大恸曰：“汝非我夫也！

父母遣我嫁乃诸生孙某，非作贼孙某也！且汝既读书为士人，岂不知孙氏望族，文武仕宦不绝，而失身降贼，意气扬扬自得，我不忍见也！”起，投塘死。子数岁，从之下。

同时又有王氏，合肥人。夫缪锡畴，将降秀全，王力谏不听，自经死。

许氏，名领姑，歙人，夫亦县诸生。咸丰十年，贼至，其舅将降，许泣谏，勿纳，亦自经死。其舅后忤贼，举家皆为戮。

梅氏，名兰姑，不知何县人。嫁夫不肖，欲携以为豪家奴，梅不可；又使出乳人子为佣，亦不可。夫引僧入其室，梅力拒。邻以告官，官笞僧及其夫。夫怒梅甚，窘辱捶楚无不至；又徙居木工家，夜，诸恶少入室，将强汙之。邻复以告官，官未即听其狱，梅自经死。

张氏，武进人，字沈盘德。父母卒，大母老，待年于沈。盘德父故无赖，屡挑女，女谨避之，又不令归省。张之戚有与沈邻者，女大母偶过之，女闻，得间问安否，因密诉其事。呜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呜咽久之。嘱大母曰：“勿扬于人也！”未几，里中为优，举家往观，女独在，盘德父骤逼之，力拒得脱。度终不免，自经死。

秦某妻崔，阳高人。夫恶，崔谏勿听，挞辱之。逾年，坐罪流徙，惧见侮，先杀其子而自杀。

李某妻管，南平人。夫不肖，管数谏，累被挞辱，逼之嫁，奔还母氏。卒鬻于富家，乃自杀。

王某妻徐，东乡人。姑夏，早寡，而子无藉，夏戒勿听，徐规之，辄鞭挞欲死。

夏谓徐：“夫无恩，可嫁。”徐不去。

陈潜聘妻崔，名秋，宣德人。秋大父与潜父希孔同官于肇庆，秋大父卒官，因迎秋至官廨，而潜在里，阻乱，未婚。顺治十年。希孔罢官，还道高明，遇仇家，熸焉。絷秋及希孔二妾，将汙之，秋骂甚厉。仇生瘗秋，以蜜傅其面，引蚁嘬之，秋至死，骂不绝。二妾亦生瘗死。

硃承宇妻曹，承宇，无锡人；曹，武进人：皆农家也。生二子、一女，而承宇死。承宇弟迫之嫁，曹以死拒。遍告邻里戚族，乞言于叔，得毋嫁，承宇弟不许；请终丧，不许；请及大祥，不许；乃请得见其姊，许之。曹夜挈兒女诣姊家，曰：“我初不欲嫁，今已矣！特不能累累然抱兒女作新妇，暂累姊，三日后，当相取，慎勿告吾叔！”姊谩许之，兒啼索乳，曹泣曰：“痴兒！母岂能长乳尔耶？”辞姊出，复还视兒女，再三嘱姊。姊曰：“三日耳，何言之数？”乃去，哭于承宇墓，还，遂缢。姊往哭之，目犹视，许育其兒女以长，乃瞑。及敛，左臂创未合，盖承宇病时尝割臂也。父为讼于县，罪迫嫁者。

陈有量妻海，铜山人。有量，儒家子。贫无食，转徙常州。居逆旅，赀尽，恶少矙海年少，与有量游，且周之；时其亡，挑海，海詈之，走。是时漕粟至京师，其舟谓之粮船，主者皆豪猾。恶少绳海于主者，亦引与有量游，招使佐会计。且谓：“舟行当经徐州，盍以孥归？”有量以告海，海问孰为引致，则恶少尝为所挑詈而走者也，谢毋往。恶少使其曹讼有量逃人，有量惧，乃以海入其舟。海入舟，日独处，主者使有量有事于近县，而夜就海，强抱持之。海号，挝其面，犹不释，大呼杀人。舟人尽惊起，始得免。即夕，自经。主者藏其尸积粟中，贿舟人。有篙师蓝九廷者，愍海死，卻主者贿，告官，乃按诛主者及恶少。常州人葬海于南郊，会者殆千人。

樊廷柱妻张，襄城人。廷柱早卒，张奉姑抚二子。县中有无赖子二，倚兵籍为暴，艳张欲汙之。康熙五十五年四月戊申，日方午，姑与其幼子出郭穫麦，二子就塾。二无赖诇张独居，共入室，张走避。一直前持之，一扼其吭，哧以死，张不为屈。取菜刀揕其面，为所夺。入室就床侧解佩刀，刀长操其室，方出，又为无赖夺，遂共曳张使伏，张辄跃而起，屡仆屡立。捽其发，缕缕脱，呼益急。二无赖度终不可犯，一拾所解刀斫张额，张仆，一取菜刀断其喉，遂死。邻见二无赖出自张室，衣渍血，告官。县吏惮兵家子，欲坐廷柱弟宣，民大譁，乃以疑狱上。后四年，河道周铨元署按察使，察狱辞，诧曰：“此何名疑狱？城中杀人，非荒野；日午，非昏夜。且杀人者有主名，此何名疑狱？”下县逮二无赖，一前数月发狂死，将死，自承杀张；一戮于市。

李有恆聘妻杨，偃师人。少丧母，十七未嫁。父为隶，岁暮，犹行役。一夕大雪，同村有屠者，持刀入女室，女坚拒，被杀。质明，其父归，见女死，咽断，左手数创，右手持衣带不释。出户外，逐雪上血迹至屠者家，得刀於床下。屠者死狱中。

陈某妻，不知其姓，吴人。夫圬者，出就佣。邻有酒人过，调妇，妇语夫，夫漫授以刃曰：“彼来，汝杀之！”复出就佣。酒人夜排户入，妇掷刃，酒人拾刃刃妇，洞胸死。兒号，邻妇入视，一村皆集，独酒人者不至，求之，方避入邻村。告於官，诛之。里有老塾师曹叔素，尽出所蓄金为建祠，图像以祭。

刘埜妻李，太康人。姑令采菽，邻村子持镰过，调妇，妇力拒，举镰剚胸死。

越数日，邻村子疾作，持镰趋采菽所，自言杀妇状，乃执以告官。两家故有连，贿罢讼。逾年，疾复作，持镰趋采菽所，抉胸断喉死。

曲氏女，字登，永宁人。年十三，父守瓜，母呼女馌之，父令女代守。邻园叟五十馀，望见女独坐柿树下，前调之。女怒骂，叟执其臂，女跃上树，叟攀树，曳以下，女号益厉，乃走。女归诉父母曰：“兒臂为人执，不为急湔洗，何能立天地间乎？”明日，持刀奔至邻园叟门外，自刭死，目瞠视，立不仆，血涌出不止。叟出户见之，反走，提厨刀至女门外，跽，亦自刭死。

宋氏五烈女，肃宁农家女也。父佃于势家，为庄头，其主视若奴仆。生女四、女孙一，长，并有容色。其主将迫使为媵，五女一夕自经死。以白县，县惮势家，不敢上闻，葬而为之碣，曰“宋氏五烈女之墓”，康熙三十四年事也。

东安陶子明妻张，解万有妻刘，清苑戴国妻郑，为营兵所挑，不从，见杀。

通州邢德重妻王，为营兵所挑，入井死。

龚行妻谢，兴化人。县被水，行挈妻女至镇江，屑豆为腐以活。镇江故屯军，有江宁无赖子入军籍，窥谢及女有容。一日行出，挟群少过之，遂挑谢。谢仓皇号呼，无赖击谢仆，女奔救，又犯女，急走避。无赖伪为行券索偿，因殴行。行愬县官，官笞行，且逮谢。谢持女泣曰：“以吾故，陷汝父，吾死不足恤，独怜汝耳！”

女亦泣曰：“母死，女何能生？即生，且蒙不洁。原相从，得仍为母子。”相持而恸。鸡初鸣，投水死。女名巧。

杨文龙聘妻孙，字秀，钱塘人。秀年十五，待年于夫氏。文龙从父行贩，秀依姑共处。邻家子无赖入室，牵其衣，秀啮其指，乃去。方暑，秀晚浴，邻家子穴壁，持其足。秀惊起白姑，姑告诸邻。或引无赖谢，秀提以茶碗，中他人，其人亦无赖，相与噪于门，言终当致之。秀虑不免，密纫上下衣，出视姑膳，膳毕，复瀹茗进，乃入室，饮滷死。巡抚闻，按诛无赖，为文以祭。

梁至良妻郑，至良，海阳人；郑，澄海人。至良卒，其兄为诸生，迫郑嫁。郑遗腹生子，家有田八亩，郑悉推与至良兄，自分圃亩许。力种溉，佣于群从娣姒间，缝纫舂磨，得米奉姑食子女。岁大无，至良兄憾其不嫁，夫妇众挞辱之。郑念不可留，夜检故衣，付其女，曰：“明晨母当去，若善视幼弟！”明晨，跪姑前泣告当还母家，遍辞群从诸娣姒，遂行。至广济桥，仰天呼夫名三，投韩江死。雍正六年六月庚辰朔也。

郭进昌妻李，永宁人。进昌卒，矢不嫁，与女若婿居。进昌弟贪而狡，计嫂年三十许，尚艾，嫁可得钱，乃诣李，微讽之。李怒，叱使去，进昌弟与族子谋，鬻女为富家妾，约以骑迎。至日，进昌弟入李室，将强扶李出，婿与女诟斗。李忽改容，戒勿譁，入室作妆，以小刀薙鬓，遂上马去。至王范镇，李大呼，袖中出薙鬓小刀刺喉，喉断，血喷十馀丈，坠马死。镇人大惊，共执进昌弟，问状，呼婿与女诉官，论如律。

龚良翰妻陈，叶县人。良翰卒，孤女才三岁，后母欲嫁之。陈依叔父居，叔母有弟窥陈美，夜持刀入自牖，陈与邻女宿，盗至，推邻女床下，徒手捍盗，指断目伤，身数创，卒不得乱。叔父闻，撞扉，盗牖出，陈息仅属。邻女出床下，血淋漓被体。叔父心知盗其妇弟也，告官，置诸狱，陈遂不食。叔母勖以育女，乃复食。

既女殇，而县吏鞫盗狱未定，若有疑于陈，召庭质，雍正七年五月辛亥，陈自经死。

后五年，县吏坐罪去，事乃白。

王均妻汤，均，吴人；汤，宝山人。汤故富，均赘於汤，汤父母遇之薄。均客授，汤治针黹以养父母。稍久，有田十二亩。雍正十年秋七月，海潮大至，均夫妇仓卒缘树，均攀枯枝折，溺焉，汤父母慭不问。汤使僮午求均尸，三日始得之，被发徒跣赴尸所，哭几绝。既敛，汤父母欲火之，汤不许，瘗均田中。汤遗腹生女，名之曰潮音。汤父母迫使嫁，舆至，汤麻衣腰绖，抱潮音绕场号。众劫纳舆中，汤父母夺潮音，将抵诸石，午自旁篡得之，归诸王氏。众卒舁汤去，汤哭数夕不绝声。

守者稍怠，自经死。汤父母以疫死讣于王，弃汤柩所死家。居数年，虑事泄，惎其人焚柩。午自诡汤氏使往视，既焚骨入罂，午易以空罂，得汤骨瘗均侧。潮音亦前殇，祔焉。

李氏女，名兰香，长安李氏婢也。李氏有仆，私欲妻兰香，未敢言。会有客至，治具，主母命兰香取具楼上，仆从登，扃门，就拥之。兰香号，持之坚，卒不从。

仆虑事败，以麻稭剚其腹，深数寸，遂死。

翠金，不知其氏，平湖施氏婢也。主客授于外，翠金侍主妇，不苟言笑。邻有无赖夜持刃逾垣入，翠金呼，无赖慑以刃，翠金曰：“我不畏死！”骂愈厉，遂见杀。

张元尹妻李，永宁人。生女而元尹卒，李以己有色，自晦，不逾阈。居十馀年，其家仆夜持刀逾墙，拔户枢，入其室，李闻其声，仆也，骂：“万逆！”仆出刀曰：“不从，截汝脰！”李奋颈呼曰：“截，截！”声未断，已殊。手足击床震，女惊呼，家人缚仆送官，自言杀李状，论如律。所居村曰太原村。

张检妻颜，其同县人。幼闻人言太原村张烈妇，辄呜咽流涕。长有色，归检，出应试。客作伺颜夜省姑，怀刃潜入室，匿桁下。人定，出，登床，颜惊。胁以刃，骂。起夺刃劙掌，骂益急。迭刺胸臂肋腋十馀创，死。客作夜走，还其家，捕得，坐诛。

万某妻曾，南城人。万愚甚，有父不能养。曾力女红食其舅，且自食。万尝忤其父，告官，县隶至，见妇美，乃为计出万，且引使为隶，假以钱，招共居。曾谓夫曰：“汝与彼不相识，何以能得此？此其意，盖在我也！”辞毋往，隶怒，索钱。

曾有女才四五岁，隶曰：“汝无钱，当鬻此女以偿。”万乃鬻女，曾至所鬻家抱以归，且骂隶。隶益怒，告官谓曾忤其姑。官令逮至，挞其面数十。是夜曾抱其女赴水死。曾嫁时，姑死久矣。

李继先妻侯，忻州人。奸民谋汙之，不遂，诬以不洁，讼之官。官不能白，侯自裁讼庭。

田氏女，巴县人。幼丧父母，依兄嫂以居。年十五，美，有无行生欲挑之。邻有优人妻与谋，要女过其家，强以酒，欲汙之。怒詈，脱归告兄，兄讼于县。生丐县中有力者语县吏，诬女有汙行，县吏挞其兄而释生，女忿自杀。

马某聘妻苗，肃宁人。早丧母，将嫁，谒外祖母，止宿。邻仆瞷其美，夜持刃排闼入，女惊呼。佣妇起沮，仆杀之。外祖母奔救，又杀之。客作闻声持械入，与斗，刃顿，取莝刀支解之。因持女，女呼益急，莝刀击之，创遍体死。时乾隆三年六月己亥。

高日勇妻杨，镇番人。日勇佣于冯氏，与杨俱。冯挑焉，杨不从，因辞去。冯从子尤艳杨，乾隆十六年七月甲申，冯氏子诇杨独处，逾垣入。杨方炊，力拒，冯氏子掷塊中杨，杨仆，遽死。冯氏子悬其尸，若自罄然，扃户走。日勇诉县，穷治冯氏子，伏法。

罗季兒妻秋蝉，不知其氏，武昌人。为攸人佣，欲逼汙之，不胜辱，季兒、秋蝉皆自杀。

刘氏女，小字惠，舞阳人。年十六，美而端。父母出力田，女独居治枲。邻子入其室，女诟，邻子出，复还掩其口。女怒，啮邻子，伤手。稍解，女搏膺号。邻媪入视，邻子乃去。晡，父母还，女言其事，大恸，谓为无赖辱，当死。父母慰喻之百端，卒自缢。告官，邻子诡言故与女有私。按女尸，处子，乃论杀邻子。

锺某妻蔡，嘉定人。生农家，年二十一而嫁，嫁三月夫死。力作，日断布三疋，易粟养姑。姑怜之，劝使更嫁，蔡泣誓以死。有女妹嫁无赖子，欲得蔡，语姑伪为其弟娶者。姑察蔡志坚，弗许，因构蜚语衊蔡。姑审其诬，将率蔡愬诸县，无赖子阳使其妻归谢，而阴告母，将结恶少夜劫之。姑惶遽无所出，缢焉。蔡觉，趋救得甦，姑哽咽语曰：“吾女遇不淑，重为新妇累，吾不忍见新妇之受其累也！”蔡曰：“母无虑！妇留，母不得安；妇去，母不得食。虽然，叔幼，非母焉依？请得卒哭焉以往。”乃奠夫，恸，入户，解绖自经死。

段举妻卢，延津人。卢有色，一夕，与其子女为贼缢杀室中。知县诣视，卢帛系颈，爪殷血，子女缢床上。知县求贼，村人集视，一人手屈匿袖中。令出手，絮裹指端，发视有齧迹，视胸及股皆爪伤。问之，乃自言：“艳卢色，夜穴墙入，卢惊呼，掩其口，齧我指。捽而逼之，屡仆屡起，爪伤我身，乃出腰间帛缢杀之。子女号，因并缢焉。”狱上，卢得旌。乾隆十八年事也。

王某妻刘，怀仁人。岁大无，豪族结奸侩货没饥人子女。刘度不免，从容语其夫曰：“姑老子幼，不耐饥，旦暮俱死，无益，计不若鬻我。诚得多金，姑与子可无死。汝第送我于郊，我得以身完！”夫忍而许之。侩至，遂鬻妇，夫送之行。四日，侩屏其夫，夫未去。刘语侩曰：“我夫不能庇我，以至此，恋恋何为者？是非痛詈之，弗肯去也。”侩以为诚然，纵饮且醉。刘出，呼其夫，拔簪刺喉死。侩皆惊，散去。

张良善妻王，巩县双槐村人。事舅姑孝。父为佣，母呼王还。家故贫，穴土为室，母出，与幼弟二礼居。有族子故无赖，夜以刀劙户侧土，土落，王惊问，族子已入室。王怒叱曰：“我而姑也，而禽兽，速出！”族子出刀。曰：“刀何为者？

任尔杀不惧。”族子刺王中左肋，血溢自襦溅数步，益怒詈，复刺左右肋及乳。王夺刀，刃裂掌仆。二礼亦呼，族子斫其臂，亦仆。王复自地上跃起，疾出户，呼杀人，族子从之。王创甚，踬于石颠树下，族子劙其口，王口齧刀齿有声。族子抽刀，破其颐，王不能言，声犹厉，身霍霍不已。断其喉，乃死。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事也。

质明，里见王死，呼其父归，二礼言姊死状。众闻王死烈，吊者日千馀，上于官，诛族子。

李青照妻张，兴国人。乡人赴官云南，青照将妻、子以从，乡人艳张，屡挑之，张以语青照。过长沙，青照与妻、子夜脱走，青照复还取行橐，张抱子以待。长沙县役与相值，诘得其情，引以行。稍远，乃逆青照胁以逃人，诈得金，并解所佩象齿虾蟆去，至张所示之，诡言青照招使往。张从登舟，役迫之，抱子入江死。青照闻告官，论役如律，乃自经死。

姚际春女，浮梁人。际春方远行，女侍母居。有母之族为佣者，佻而獷，女恶之。告母，母谓彼于汝尊行也，宜无他。居稍久，佣益恣，女复告母：“不逐佣，且杀兒。”母遣佣，佣不行，挟刃入女室。女跃且呼，佣剚其腹，肠出。母入视，佣自刭。女目未瞑，移时甦，犹语其母曰：“兒惜此身以报父母，独憾父出不一诀也！”语竟，血飞溅，承尘尽赤，乃绝。

王敦义妻张，新阳人。敦义早卒，而家富，其弟觊得之。有无赖为之计，夜使年少仆匿张床下，而伪为捕贼者。仆自承与张私，因呼里长缚仆并及张。天初明，伪为县役持牒逮张，又伪为居间者，使张予金缓其事。张归，心知为叔卖，有女字俞氏，遂出橐中装为一囊，携女之俞氏，以女讬翁、媪，归自经死。

陈维章妻陆，名赵凤，诸暨人。父效忠。初有黠者闻陆美，欲娶之，以齿非偶，伪为其弟聘，而阴为弟别娶于李。效忠闻，绝黠者，归女于维章。黠者易婚书，贿媒妁，以讼于县，县判归黠者。黠者以舆俟，得判则劫持陆置舆中，疾舁去。陆方持祖姑服，黠者迫更衣，不可，手裂其衰。陆诣县，袖剪以往，计不直，则自殊。

仓卒被劫持行，不得出。及拒黠者，裂衰，剡触手，乃不敢迫，使弟妇李守之。李怜陆，又自念处乱家，时时与陆屏语，或相持泣，数日乃共缢，绳不足，续以带。

时道光四年二月，陆与李皆十七。

何氏女，山阴人，居通州。邻有黠者聘为其弄兒妇，冀并乱之，女截发自誓。

邻里以告官，官判归父母家别嫁。女减食六阅月，垂死，告父母曰：“兒失身于匪人，重见逼迫，不幸告官，又不幸判别嫁，此子诚不肖，兒则夫也。兒欲为之死，又不敢伤父母意，乃减食以求死。初减十五，逾二月减七，又二月减九，今不食已三日，兒死非病，原父母勿悲。”遂卒。

刘宏芳聘妻周，霍州人，未行而宏芳卒，周亦减食，数月乃死。

谢亚焕妻王，名杏芳，东莞宝潭村人。年二十一，归亚焕，未期而寡，从姑居。

有诸生奸暴为县豪，瞷王美，使告其姑，欲为从子娶。姑辞焉，则宣言将毁其居。

一日，将数十人至，大譟升屋，撤椽发瓦，姑走匿。王出语众曰：“若曹欲何为？

我在也，勿惊我姑！”豪呼众篡之归。王故惎豪，采毒草自备，舆中食之尽。至豪家，登堂，毒发死。豪夜还其尸，瘗于亚焕侧。姑与其母家愬县，狱成，豪瘐死，道光十一年事也。

张树功妻吴，常熟人。树功卒，吴遗腹生男，矢不嫁，事姑抚孤子。树功有弟共居，姒贤，与吴相得。死，而再娶得悍妇，奴婢视吴母子，吴安之。岁饥，悍妇凌吴，树功弟用妇言欲嫁之。吴痛哭告其子曰：“汝今九岁，饥寒可自知，我将舍汝从汝父去矣！”其子鲁，不知母将死也，吴遂自经。

郭某妻李，仁和人。早寡。杭州初定，防军守诸门，势张甚。车过，男子下，妇人必卷幔。李从家人避兵郊外，归入钱塘门，方小病，门卒遥见之，为嫚语，李坐车中微闻之。至家，恸曰：“我不幸为门卒语所辱，我不可以生！”晨夕涕泣，不食二十馀日，卒。

赵谦妻王，威县人。当暑，谦出，王独寝，风入牖帘开，若有窥者，王忿不欲生。舅姑及谦曲喻之，终不释。曰：“与其疑而生，不若疑而死。”遂自经。

郭氏女，凤阳人。顺治十一年，女年十四。楼居，邻火，女披衣下楼，见救火者众，不欲前，跃入火中死。

何氏女，汜水人。侍祖母同寝，夜火，其兄援祖母出，复入救女，女以衣履不具，终不出，与妹二、表妹一同死。

沈鼎猷妻严，浙江山阴人。寡，遇火，仓卒不得衣。救者至，出其子门外，复闭门焚死。

铁山妇，德化人。火至傍舍，铁山堑高，迫不得上，或援以手，妇不肯上，及於火死。

汪氏女，与贺氏女，皆歙人，家县之东门，相邻也。父母俱殁，各居小楼中，汪长贺一岁，贺时从刺绣，相亲若姊妹。县大火，初发，汪未寝，惊走出，呼家人救贺。往叩门，贺自楼上问曰：“姊出乎？”曰：“已出，故使来相迎。”少顷，贺复曰：“吾求外襦不得，不可以出，幸谢姊！”既而火及，汪氏之人欲排户入救之，贺怒詈，乃不敢前，竟焚死。还报汪，汪曰：“妹死，吾何忍独生？”趋贺死所，跃入火，亦死。

冯光琦女，郭君甫妻吴，皆盱眙人。光琦恆为客，女母死，嘱吴为侣。遇火，女扶母棺号，火益烈，救不至，吴引女出，女坚不肯起，俱焚死。

黄声谐妻王，婺源人。寇至，扶姑行避寇，道失姑，迹之至渡口。水方盛，行度桥，桥欲圮，有男子援以手，卻之。桥圮，堕水，据木浮中流。男子以雨盖授，复卻之，遂溺。

徐惟原妻许，南陵人。康熙间盗起，许行当涉水，从者请负以行，许曰：“仆焉可负我？”寇大至，入水死。

柯叔明妻巩，贵池人。大水，叔明及其子已出，使仆负巩，巩以仆裸，不肯出，死于水。

胡某妻裘，新城人。大水，比户皆乘屋。邻有裸而登者，裘耻之，不上，溺死。

陈儒先妻李，不知何许人。夜半水至，邻人呼升屋避，李衣逐水去，死不出。

白洋女，不知何许人。康熙四十七年，大水，从流至白洋。有拯之者，女以无衣，不就拯，死。

高氏妇，六安人。避水邻楼，恶男女杂处，挈幼女下，立旷地。水大至，其夫垂绠使援以上，终不上，竟死。

段吴考女，稷山人。雍正七年六月，山水夜发，坏庐舍，女从水浮沉苇间。邻人赴援，女以无衣，不肯出，入水死，年十五。

曹氏女，无为人。州有寺僧与妇人私，邻童入寺见之，僧杀而埋焉。童父讼于州，僧辞服。僧念罪当死，不如多所连染，得稽刑。乃妄言良家子女与通者三十馀人，女家故近寺，亦在诬中。州吏尽逮诸妇，女白父，当诣庭自列，父不可，旦入城，谋诸吏。忽女自至，意色自如，诣庭。州吏出僧质，僧曰：“汝非曹氏女耶？”

女曰：“然。”僧曰：“吾所交惟汝最久且密。”女曰：“果尔，吾身有异人处，汝当知。”僧辞遁。女固请入室使妇验，则下体有疣赘，州吏始知僧言妄，慰遣女归。女既归，叹曰：“吾所以蒙耻诣庭者，非为自表暴，盖欲全此三十馀人而救其死耳。今事既白，吾废人也，安用生为？且可使昏暴之吏，有所愧惧也。”遂自经死。

刘廷斌女，四川温江人。廷斌道光七年官台湾镇总兵，八年，卒官。丧还，渡海，遇盗。盗杀其家十七人尽，女以美独不杀。有客附舟哀，盗掷岸上，盗以女还。

居十馀年，生四子。一日，女入寺礼佛，见僧似若相识。既归，省僧即附舟客也。

乃为牒具遇盗始末，复入寺，密以畀僧。僧告官，官取盗及其徒悉诛之。絷四子，以问女，女曰：“我所以受汙不即死者，仇未报耳！仇报矣，此曹岂我子哉？”手刃四子，自缢死。

张氏女，山东人。贫为婢，其主明鲁王近属也。明亡，张挈硃氏子流离旁郡，行佣不给，得巨室子之。硃氏子稍长，为诸生。圣祖即位，诏先朝诸宗人得以本姓归田庐，张乃为硃氏子泣言其故。硃氏子复姓，召诸长老，原为张加冠，事之如母。

张艴曰：“吾硃氏不成妾也，今主君主妇何在？吾何敢窃位！吾以姐始，亦以姐终，原勿复言！”俗谓婢曰“姐”，故张言如是。

崇德五年，师伐明，下河间，河间知府曲阜颜赓明自焚。有孙妪者，佣于颜，挟其幼孙光敏，从师出关，间道徒步还曲阜，归颜氏。孙与张同以义行称。

陈氏婢金莲，梁县人，县诸生陈其珍家婢也。流贼破县，金莲负其珍幼子以逃。

贼追及，令弃陈氏子，与俱去，金莲不可。贼斫陈氏子，金莲身覆翼之，被数创，终不舍。贼去，金莲死，陈氏子得全。

邱氏婢新喜，泸江人。邱氏富，寇至，举室走匿。执新喜，问其主安在，榜之垂毙，终不言。寇退，创重死，邱氏世祠焉。

董氏，江都人，佣于韩氏。顺治二年，师下扬州，韩氏夫妇及其长子皆死难。

主妇萧将死，以其幼子魏讬于董，方三岁。即夕，董怀幼子匍匐乱军中，出自窦，匿江滨，拾麦穗啖之，得不死。乱定，魏育于故人家，将婚，迎董。董疾甚，舆以来，语新妇曰：“媪病且死，不复见尔夫妇！尔夫昔抱持从万死中活，有今日。其人贤，虽贫勿忧，后且大，毋效世俗兒女子，易尔夫也！”

任氏，西充人，夫曰杨汝学。佣县中庞可还家，为其子憼乳母。流寇乱四川，可还且死，以憼嘱任。俄而寇万骑猝至，任负憼走，间道得脱。岁大饥，从汝学流转陕西，尝弃兄弟之子而全庞氏子。四川定，任曰：“庞故儒也，子今且九岁，弗使就学，吾何以对庞君？”携以归，使就学，夫妇力耕以给。憼中康熙二年举人，任曰：“吾乃今无媿于庞君！”寻卒。

同时又有袁氏，明侍郎李兆家婢。李氏，兆子映庚乳母也。流寇乱，兆兄完谋举义兵，不克，其族熸焉。袁以计脱映庚，李行求映庚，得之僧寺，藏其家衤复壁。

范士龙者，兆仆也，自兆所至，因送映庚还兆。士龙归西充，岁饥，妻子五人皆饿死，盖亦义者云。

卢尚义妻梁，文安人。织席以养姑，得遗金，告于姑，求主者还之。主者饣鬼以布，告于姑，坚辞不受。世宗时，命御史鄂昌等巡察直隶，以其事闻，特敕嘉奖，赐米十石、布十疋，并命有司扁其门，以旌良淑。

白氏，秦安人，为张翠侍女。翠妻先卒，而病且死，目其子女泣。白曰：“君逝矣，此呱呱者，婢责也！”翠颔之，而泣不止。白挽髻拜床下，曰：“婢今为君妇，岂以死生异其志也！”翠乃瞑。白抚其子女至老。

王氏，名秋波，为晋江蔡氏婢。主将以为妾，而卒，无子。秋波长，家人遣之，秋波泣曰：“郎君将以为妾，郎君死，不可以贰。有为郎君后者，婢请得抚之。不然，当殉。”族人义焉，以从子六韬为其主后。娶于吴，生子，而六韬又卒。秋波与吴同处抚孤。

秦士楚妻洪，晋江人。早寡，事姑抚子，不惮艰苦。父家覆於仇，中危法当收孥，侄走匿秦氏。收者至，秦氏之人皆走避，洪独不走。收者诘之，对曰：“无也。”

斫以刃，被数创，终不言洪氏孤匿处。

张氏婢，海宁人。主母寡而贫，其兄割屋与其婢居，纺绩以食。婢事主母谨，主母病将殆，无收恤之者。婢度事亟，招媒氏，原自鬻，以其值治丧，曰：“无多求，得七十缗，以为主母敛。事毕，吾来为之妇。”以告主母，主母感其义。主母死，婢以七十缗为之敛。事毕，要夫家以舆迎，婢抚棺痛几绝，既苏，再拜乘舆去。

杨氏婢，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氏与名，主江西清江杨氏。杨氏之妾寡，将嫁，前一夕，呼婢，不应。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尔！”婢曰：“我杨氏婢耳，汝今谁家妇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坠，起，环走至曙。呼其婢曰：“我复为尔主，汝当何如？”婢叩头泣，妾亦泣，遂谢媒妁不行。后将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终不去杨氏门。”

江贵寿妻王，名保姑，歙人。贵寿樵也，年倍王，王事之无怨语。既嫠，入县曹氏为其女保母。曹氏女嫁，从之往。咸丰十一年，出避贼，曹氏女方娠，不能行，乃匿诸深草中，而立以护之。贼至，创喉，犹求糠和水食曹氏女，冻馁数日死。曹氏女卒得免。

张禄妻徐，深州人。同治七年，张总愚之徒破州，贼掠二女至其家，叱禄使饲马，而令徐监二女炊。徐诘二女皆世族，炊竟，贼皆据案食，徐导二女潜出巷，指归路。二女请徐偕，徐曰：“我去，贼且杀我夫。”归就禄，谋偕走，贼见，问二女，徐忿骂贼，贼杀之。

任氏婢祥，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氏。任氏子，仆也，故家京师东郭门外，徙保定。嘱其母于祥曰：“余将之广平，余妻不足恃，而善事余母。”祥与其母居三年，母病，促任氏子归，归则母已死。任氏子恸绝而甦，夜半，犹哽咽，翌晨视之，则亦死。既敛，其妻将挟幼女嫁，祥争之，乃留女。女方四岁，乞食以为养，邻里义焉，共周之。持二棺还葬，祥终不嫁。

又有通州郑氏女，婢于马氏。马氏中落，他奴仆皆去，而郑独留，侍疾，育幼主，以浣衣得值赡其主。历七十馀年，终不去，以处子终。

王氏婢，不知其氏，石屏人。王氏夫妇皆死，其子元勋生七月，婢已嫁生子，乃抚而乳之。稍长，卖餈饵，供饘粥，令入塾，使其子事之甚谨。元勋卒举於乡。

徐氏女，平湖人，为曹氏婢，名曰春梅。其主死，遗子女各一。春梅年二十馀，不嫁，抚其子女。其子女有过，涕泣劝导，勤苦，毕婚嫁。其主有兄迫欲嫁之，终不行。

丁香，不知其氏，云南南宁人。为程氏婢，程氏女嫁于吴，丁香从。吴中落，程氏女以女红自给，丁香执役不稍怠。程氏女谓曰：“有富家以数十金聘汝，我受金，汝亦得所，盍行乎？”丁香跪，誓死相从，程氏女知其意坚，乃不复言。后益贫，丁香出为佣，得赀以养，数十年卒不嫁。

江金姑，金谿人，为硃氏婢。硃氏女归江，媵焉。江夫妇皆卒，金姑矢不嫁，育其孤，娶妇，未有子，其孤又夭。金姑告于江氏之族为立后，佐妇抚所后子，至成立。

罗氏，荔浦僮妇也。夫死，不更嫁。僮俗善歌，或以歌诱妇，必正色不为动，以节显于僮。

陇联嵩妻禄，镇雄人也。镇雄故土司，联嵩世领其地为土知府。卒，子庆侯嗣。

雍正五年，坐事夺职，收其地，设流官。所部欲为变，禄喻之曰：“我家以忠著，今日宜安义命，毋妄动。”所部乃解。八年，乌蒙土民叛，禄亲至旧所部各寨，申喻利害，至欲自杀，所部佥詟服。禄躬率众卫官廨，佐军食，城恃以全。总督鄂尔泰建坊表其忠，请于朝，封安人，予田二十亩，使供陇氏祀。

者架聘妻直额，贵州大定仲民。既许嫁，者架贫，不能娶。直额父母欲女别嫁，不可；强之，自杀。

罗廷胜妻马，名阿透，宁各司羊海寨仲民女也。廷胜死，阿透年二十六，父欲为别嫁，阿透哭于廷胜墓，自经死。

罗朝彦妻刘，名阿全。朝彦，仲民；刘，甕安人。朝彦死，其弟欲妻嫂，引强暴迫刘，自杀。

安于磐妻硃、后妻田，于磐，贵州蛮夷司长官。初娶硃，事姑孝，姑病，刲股，卒。复娶田，于磐病，刲股。于磐卒，抚诸子成立。

田养民妻杨，养民，朗溪司长官；杨，邑梅司人也。年十二，母病，刲股。

李任妻矣，习瓘人，夷罗厄女也。罗厄为李氏佃，李氏欲汙之，不从。缚置积薪上，曰：“不从，将焚！”矣大骂，遂焚死。事闻，罪李氏。

鄂对妻热依木，鄂对，库车回头人，与其酋霍集占有隙。霍集占以叶尔羌叛，鄂对与其子鄂斯满弃家走，迎师于伊犁。霍集占破库车，憾鄂对不附，执热依木欲纳之，不可；杀其子女三，而囚之，热依木脱走。师克霍集占，授鄂对贝勒、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斯满二等台吉、库车阿奇木伯克。居数年，乌什回叛，热依木在库车，请于办事大臣曰：“回性喜效尤，今乌什叛，叶尔羌户众，伯克、阿浑辈不知顺逆，鄂对懦无断，请得往助之。”热依木行五日至叶尔羌，伯克、阿浑辈入见，言乌什，热依木漫应之，期明日会饮。明日，众集，热依木曰：“汝等皆无藉，蒙大皇帝恩为太平民，今乌什叛，即日夷灭，乃欲效尤，为不忠不义鬼耶？吾力尚能杀尔曹，尔曹今日毋思出此门！”众愕顾，门守甚严，皆跪白无反状。热依木乃具筵，晓以利害，众皆泣。则出歌姬劝饮尽醉，阴使人遍收诸家战具，驱其马，令远牧。鄂对日率诸伯克集办事大臣庭，夜分散，众大定。及乌什破，多所诛戮，叶尔羌独全。

瓦寺土司索诺木荣宗母麦麦吉，早寡，抚索诺木荣宗成立。绥辑番落，有功於边，被诏旌表。

明正土司坚参达结妻喇章，无子，次妻夭夭生二子。坚参达结死，喇章、夭夭同护土司印，抚二子成立。乾隆间，从征金川有功，亦被诏旌表。

沙氏女，会理州人。父为土千户，所属土百户自氏富，妻以女。嫁，弟送之往。

将入自氏所辖境，女语其弟曰：“自氏，奴也；汝，主也。我受父命不敢违，汝不当入。”涕泣而别。女至自氏，自氏子求合，女坚拒之，不食七日死。

嘉义番妇，加溜湾社番大治妻也。大治死，原变故俗，不更嫁，引刀誓曰：“妇发可封，妇臂可断，妇节不可移！”力耕育其子，居三十七年乃卒。

施世燿妻苗，世燿，龙溪人；苗，傌辰港夷女。世燿死，苗自经殉焉。

## 列传二百九十九 土司一

○湖广

西南诸省，水衤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若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倮儸、之生番，云南之野人，皆苗之类。若汉书：“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工卩都最大。”在宋为羁縻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湖广之田、彭，四川之谢、向、冉，广西之岑、韦，贵州之安、杨，云南之刀、思，远者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柢深固，族姻互结。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皆蛮之类。

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剷平之。故云、贵、川、广恆视土司为治乱。

清初因明制，属平西、定南诸籓镇抚之。康熙三年，吴三桂督云、贵兵两路讨水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设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三籓之乱，重啗土司兵为助。及叛籓戡定，馀威震於殊俗。

至雍正初，而有改土归流之议。四年春，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馀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馀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禄鼎乾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其钱粮不过三百馀两，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东川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司五十馀员，分隶南宁、太平、思

恩、庆远四府，多狄青征侬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时所留设。其边患，除泗城土府外，馀皆土目，横於土司。且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土司。其江内之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於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馀里，千有三百馀寨，古州踞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剷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三省总督印，令鄂尔泰兼制广西。

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其间如雍正朝古州苗疆之荡平，乾隆朝四川大小金川之诛锄，光绪朝西藏瞻对之征伐，皆事之钜者，分见於篇。

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

今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抚使二：曰工卩部，曰沙马。宣慰司五：曰木坪，曰明正，曰巴底，曰巴旺，曰德尔格忒。安抚使二十有一：曰长宁，曰沃日，曰瓦寺，曰梭磨，曰瓜别，曰木里，曰革布什札，曰巴底，曰绰斯甲布，曰喇衮，曰瓦述馀科，曰霍耳竹窝，曰霍耳章谷，曰霍耳孔撒，曰霍耳咱，曰林葱，曰霍耳甘孜麻书，曰霍耳东科，曰春科，曰下瞻对，曰上纳夺。长官司二十有九：曰静州，曰陇木，曰岳希，曰松冈，曰卓克基，曰威龙州，曰阳地隘口，曰党坝，曰河东，曰阿都正，曰普济州，曰昌州，曰沈边，曰冷边，曰瓦述啯陇，曰瓦述毛丫，曰瓦述曲登，曰瓦述色他，曰瓦述更平，曰霍耳纳林冲，曰霍耳白利，曰春科高日，曰上瞻对，曰蒙葛结，曰泥溪，曰平夷，曰蛮夷，曰沐川，曰九姓。

云南宣慰使一：曰车里。宣抚使五：曰耿马，曰陇川，曰干厓，曰南甸，曰孟连。副宣抚使二：曰遮放，曰盏达。安抚使三：曰路江，曰芒市，曰猛卯。副长官司三：曰纳楼，曰亏容甸，曰十二关，土府四：曰蒙化，曰景东，曰孟定，曰永宁。

土州四：曰富州，曰湾甸，曰镇康，曰北胜。

贵州长官司六十有二：曰中曹，曰白纳，曰养龙，曰虎坠，曰程番，曰上马，曰小程，曰卢番，曰方番，曰违番，曰罗番，曰卧龙，曰小龙，曰大龙，曰金石，曰大平，曰小平，曰大谷龙，曰小谷龙，曰木瓜，曰麻乡，曰新添，曰平伐，曰羊场，曰慕役，曰顶营，曰沙营，曰杨义，曰都匀，曰邦水，曰思南，曰丰宁上，曰丰宁下，曰烂土，曰平定，曰乐平，曰工卩水，曰偏桥，曰蛮夷，曰沿河，曰郎溪，曰都坪，曰黄道，曰都素，曰施溪，曰潭溪，曰新化，曰欧阳，曰亮寨，曰湖耳，曰中林，曰八舟，曰龙里，曰古州，曰洪州，曰省溪，曰提溪，曰乌罗，曰平头，曰垂西，曰抵寨，曰岩门。副长官司三：曰西堡，曰康庄，曰石门。

广西土州二十有六：曰忠州，曰归德，曰果化，曰下雷，曰下石西，曰思陵，曰凭祥，曰江州，曰思州，曰万承，曰太平，曰安平，曰龙英，曰都结，曰结安，曰上下冻，曰佶伦，曰茗州，曰茗盈，曰镇远，曰那地，曰南舟，曰田州，曰向武，曰都康，曰上映。土县四：曰罗阳，曰上林，曰罗白，曰忻城。长官司三：曰迁隆峒，曰永定，曰永顺。

凡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袭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隶吏部。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穀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於户部。

雍正七年，川陕总督岳锺琪奏四川巴塘、里塘等处请授宣抚司三员、安抚司九员、长官司十二员，给与印结号纸，副土官四员、千户三员、百户二十四员，给以职衔，以分职守。内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请照流官例。如有事故，开缺题补，与他土司不同。

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巫郡、黔中地。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毗连，介於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相接壤，南通黔，西通蜀。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明时因之。向推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兵亦果敢，每遇征伐，荷戈前驱，国家倚之为重。清有天下，仅施南、散毛、容美三宣抚使，永顺、保靖两宣慰使而已。雍正年间，施南、容美、永顺、保靖先后纳土，特设施南一府，隶北布政使，永顺一府，隶南布政使。两府既设，合境无土司名目。后有苗寇，分见各传，不入此篇。

施南：古巴地。秦、汉南郡蛮。唐施州。元置施南宣抚司、忠孝安抚司。明玉珍时，复置忠路宣抚司。明宣德三年，复置剑南长官司，立施州卫，领所一、宣抚司四、安抚司九、长官司十三、蛮夷官司五。清康熙三年，施州始归顺。四年，改沙溪宣慰司为宣抚司，改剑南长官司为建南长官司，而施南宣抚司、忠孝安抚司、忠路安抚司如故。雍正六年，从湖广总督迈柱之请，裁施州卫，设恩施县，改归州直隶州，原管之十五土司并隶恩施县。十二年，忠孝安抚司田璋纳土，其地入於恩施县。十三年，施南宣抚司覃禹鼎以罪改流，於是忠峒土司田光祖等并请归流，乃以十五土司并原设恩施县，特设施南府，领六县。容美改鹤峰州，别隶宜昌府，领於巡荆道。 明制，施州卫，辖三里、五所、三十一土司，市郭里、都亭里、崇宁里，附郭左、右、中三所，大田军民千户所，支罗镇守百户所。

大田所，元为散毛峒。明洪武五年定其地，二十三年属千户所，仍名散毛。寻改为大田军民千户所，领百户所一、土官百户所十、剌惹等三峒。

支罗所，旧隶龙潭司。明嘉靖四十四年，因峒长黄中叛，讨平之，遂割半置所立屯，以百户二员世镇之，而今峒司属焉。

施南宣抚司，元施南道宣慰使。明洪武四年，覃大富入朝，七年，升宣抚司。

清因之。雍正时，覃禹鼎袭。禹鼎，容美土司田明如婿也，有罪辄匿容美。当事以明如之先从征红苗有功，置勿问。十三年，明如被逮，自经死。禹鼎以淫恶抗提，拟罪改流，以其地置利川县。

东乡安抚司，明玉珍置东乡五路宣抚司。明洪武六年改安抚司，命覃起喇为之。

清初归附。雍正十年，覃寿椿以长子得罪正法，改流，以其地入恩施县。

忠建宣抚司，明洪武四年，以田恩俊为之。六年，改宣抚司。清初归附。雍正十一年，田兴爵以横暴不法拟流，以其地为恩施县。

金峒安抚司，明洪武四年，以覃耳毛为之。清初归附。康熙四十三年，覃世英袭。子邦舜，呈请改流，以其地为咸丰县。

忠峒安抚司，元置湖南镇边宣慰司。明洪武四年，命田玺玉为宣抚司。永乐四年，改安抚司。清初田楚珍归附，调征播州有功，仍准袭职。雍正十二年，田光祖纠十五土司呈请纳土归流，以其地入宣恩县。

散毛宣抚司，元为散毛府。至正六年，改宣抚司。明洪武四年，命覃野旺为宣抚司，割其半为大田所。清初覃勋麟归附，仍准袭职。雍正十三年，覃烜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忠路安抚司，明洪武四年，命覃英为安抚司。清康熙元年，覃承国归附，以征谭逆功袭前职。雍正十三年，覃楚梓纳土，以其地改利川县。

忠孝安抚司，元至正十一年，改军民府。明洪武四年，以田墨施为安抚司。清因之。康熙八年，田京袭，累授总兵。十九年，告休。雍正十三年，田璋纳土，以其地为恩施县。

高罗安抚司，元高罗寨长官司。明洪武六年，改安抚司，以田大名为之。清顺治初，田飞龙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田昭纳土，以其地入宣恩县。

木册长官司，元置安抚司。明永乐六年，改长官司，以田谷佐为长官司。清初，田经国归附，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田应鼎纳土，以其地入宣恩县。

大旺安抚司，元至正置。明洪武四年，以田驴蹄为安抚司。清康熙初，田永封归附，仍准袭职。雍正十三年，田正元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临壁长官司，原附大旺。清康熙元年，颁给田琦印信，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田封疆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东流安抚司，原附大旺。

唐崖长官司，元置千户所。明洪武七年，改长官司。清初覃宗禹归附，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覃梓桂纳土，以其地入咸丰县。

龙潭安抚司，明洪武四年，以田应虎为安抚司。清初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田贵龙纳土，以其地入咸丰县。

沙溪安抚司，明置。清初归附。康熙四年，黄天奇袭安抚司。天奇子楚昌。初，楚昌入施州卫学为诸生。时诸司争并，民鲜知礼，楚昌折节力学，有时名。及袭职，设官学，公馀与多士讲肄，多所成就。楚昌死，子正爵袭。雍正十三年，改流，其地入於利川县。

卯峒长官司，清雍正十三年，长官司向舜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漫水宣抚司，清初，宣抚司向国泰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向庭官纳土，其地入於来凤县。

西萍长官司，雍正十三年裁，其地入於咸丰县。

建南长官司，明宣德五年置。清雍正十三年裁，其地入於利川县。

容美土司，唐元和元年，田行皋从高崇文讨平刘辟，授施溱溶万招讨把截使，仍知四州事。宋有田思政。元有田乾亨。明洪武三年，田光宝以元所授诰敕诣行在请换，乃命光宝仍为宣慰使。传至田既霖，清顺治间归附，仍授宣慰使。子甘霖袭。

甘霖字特云，著合浦集。甘霖子舜年，字九峰，受吴逆伪承恩伯敕，后缴。奉檄从征有劳绩，颇招名流习文史，刻有廿一史纂。日自课，某日读某经、阅某史至某处，刻於书之空处，用小印志之。有白鹿堂集、容阳世述录。子明如袭职。以放肆为赵申乔劾奏，奉旨原宥。雍正十一年，再为迈柱严参，明如移驻平山寨儗抗拒，为石梁长官司张彤砫催迫，明如自尽。改土归流，改司为鹤峰州，隶宜昌府。

永顺：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宋时为永顺州。元时，彭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五年，改宣慰使。清顺治四年，恭顺王孔有德至辰州，宣慰使彭宏澎率三知州、六长官、三百八十峒苗蛮归附。十四年，颁给宣慰使印，并设流官经历一员。康熙十年，吴三桂叛踞辰龙关，授永顺宣慰使彭廷椿伪印，廷椿缴之。奉旨赏其子宏海总兵衔，令率土兵协剿，有功，授宣慰司印。雍正六年，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江西祖籍，有旨嘉奖，授参将，并世袭拖沙喇哈番之职，赐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改永顺司为府，附郭为永顺县，分永顺白崖峒地为龙山县。

南渭州土知州，属永顺司。元至元中，置安抚司。明洪武二年，以彭万金为土知州。传至彭应麟，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彭宗国纳土，以其地入永顺县。

施溶州土知州，在永顺司东南。元会溪、施溶等处长官司。明洪武二年，改州，以田建霸为土知州。传至田茂年，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永丰纳土。

上溪州土知州，属永顺司。明洪武二年，以张义保为土知州。传至张汉卿，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张汉儒纳土。

腊惹峒长官司，元属思州，以向孛烁为总管。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田世贵为长官司。传至田仕朝，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中和纳土。

麦著黄峒长官司，元曰麦著土村，属思州。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黄谷踵为长官司。传至黄甲，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黄正乾纳土。

驴迟峒长官司，元属思州。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向迪踵为长官司。传至向光胄，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向锡爵纳土。

施溶溪长官司，元属思州。明初，改属永顺司，以汪良为长官司。传至汪世忠，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汪文珂纳土。

白岩峒长官司，元属葛蛮安抚司。明初，改属永顺司，以张那律为长官司。传至张四教，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张宗略纳土。

田家峒长官司，明洪武三年，以田胜祖为长官司。传至田兴禄，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荩臣纳土。

保靖宣慰司，亦唐溪州地。宋曰保静州。元为保靖州安抚司。明仍为安抚使。

清顺治四年，明宣慰司彭象乾之子彭朝柱归附。象乾曾孙泽虹病废，其妻彭氏用事。

汉奸高伦、张为任二人结连其舍把长官彭泽蛟、彭祖裕等，相与树党，以劫杀为事。

雍正元年，泽虹死，子御彬幼，泽蛟欲夺其职，为御彬所遏。迨御彬袭职，肆为淫凶，泽蛟与其弟泽合谋，互相劫杀。二年，御彬以追缉泽蛟为名，潜结容美土司田旻如、桑植土司向国栋，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七年，御彬安置辽阳，以其地为保靖县。

大喇司，在龙山县，属保靖司。明正德十五年，以土舍彭惠协理巡检事。传至彭御佶，雍正十三年，纳土。

桑植宣慰司，本慈利县地。元有上桑植、下桑植宣慰司。明置安抚司。清顺治四年，宣慰司向鼎归附，授原职。鼎子长庚调镇古州八万。长庚子向国栋残虐，与容美、永顺、茅冈各土司相仇杀，民不堪命。雍正四年，土经历唐宗圣与国栋弟国柄等相率赴愬，总督傅敏入奏，乃缴追印篆，国栋安置河南，以其地为桑植县。

上下峒长官司，明置宣抚司，复改为长官司，而分其地为二。清康熙二年，向九鸾、向日葵归附。二十一年，给九鸾上峒长官司印，日葵下峒长官司印。雍正十三年，上峒司向玉衡、下峒司向良佐纳土，以其地属桑植县。

茅冈长官司，明改天平千户所。清顺治四年，石门天平所千户覃祚昌、茅冈长官覃廕祚等相继归附，给与印信。雍正十二年，茅冈土司覃纯一纳土，石门天平所、慈利麻寮所相继请设流官，分其地属石门、慈利、安福三县。

## 列传三百 土司二

○四川

四川边境寥廓，历代多设土司以相控制。明末，张献忠屠蜀，石砫、酉阳、松潘、建昌等土司距险御贼，其地独全。清初，戡定川境，各土司次第效顺。川之南有金川者，本明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之后，分为大小金川。顺治七年，小金川卜兒吉细归诚，授原职。吴三桂乱后，康熙五年，其酋嘉纳巴复来归，给演化禅师印。其庶孙莎罗奔，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锺琪征西藏羊峒番，雍正元年，奏授安抚司，居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居小金川，莎罗奔以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泽旺去，夺其印。十二年，又攻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

朝廷调张广泗总督四川，进驻泽旺所居美诺官寨，而以其弟良尔吉从征。时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子郎卡居噶尔厓，地在大金川河东，而河西亦有地数百里。广泗调兵三万，一路出川西攻河东，一路出川南攻河西。而河东一路又分为四，以两路攻勒乌围，以两路攻噶尔厓，河西亦分两路，攻庚特额诸山，刻期蕆事。阻险不前，上命大学士公讷亲往视师，起岳锺琪於废籍。锺琪与广泗议定，自任由党坝取勒乌围，而广泗由昔岭取噶尔厓。会讷亲至，下令限三日克噶尔厓，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广泗轻讷亲不知兵，而恶其凌己，故饰推让，实以困之，军中解体。

良尔吉夙与阿扣通，莎罗奔因使成配，倚作间谍，官军动息辄为所备。师久无功，上怒甚，会讷亲劾广泗，於是逮广泗入京，而命大学士傅恆为经略，代讷亲。冬，杀广泗，赐讷亲死。十二月，傅恆至军，斩良尔吉、王秋、阿扣以断内应。

十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於杂谷，许应虎失机於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严切催战，任举败殁，锐挫气索，晏起偷安，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枪砲惟及坚壁，於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於碉外开壕，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砲方过而人起，主客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於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山顶，已有三百馀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峰堡，尤为得不偿失。

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即以围碉之兵作为护饷之兵。番众无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即从捷径捣入，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至於奋勇固仗满兵，而乡导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骁勇。今良尔吉之奸谍已诛，泽旺与贼仇甚切，驱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棱、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馀，强悍不足。革什乍兵锐，可当一路。是各土司环攻分地之说虽不可恃，而未尝不可资其兵力。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於四月间报捷。”上屡奉皇太后息武宁边之谕，命傅恆班师。时傅恆及锺琪两路连克碉卡，军声大振，莎罗奔乞降於锺琪，锺琪轻骑径赴其巢，贼大感动，顶佛经立誓听约束。次日，锺琪率莎罗奔父子坐皮船出洞诣大军，莎罗奔等叩颡，誓遵六事，归各土司侵地，献凶酋，纳军械，归兵民，供徭役。乃宣诏赦其死。诸番焚香作乐，献金佛谢。二月，捷闻，诏赏傅恆、锺琪等。

既而莎罗奔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渐桀骜。二十三年，逐泽旺及革布什札土司。

三十一年，诏四川总督阿尔泰檄九土司环攻之。九土司者，巴旺、丹坝、沃日、瓦寺、绰斯甲布、明正、木坪、革布什乍及小金川也。巴旺、丹坝皆弹丸，非金川敌。

明正、瓦寺形势阻隔，其力足制金川。而地相逼者，莫如绰斯甲布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与，反听两金川释仇缔约，自是狼狈为奸，诸小土司咸不敢抗。时泽旺老病不问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诺木与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

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札土官，而僧格桑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与官军战。上以前此出师，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共讨贼。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僧格桑求援於索诺木，索诺木潜兵助之。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复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温福克资里及阿喀。朝廷以阿桂为参赞大臣，代桂林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济，连夺险隘，直捣贼巢。十二月，军抵美诺，进至底木达，俘泽旺，檄索诺木缚献僧格桑，不应。

上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温福、阿桂奏六路进兵之策。

温福由功噶入，阿桂由当噶入，丰伸额由绰斯甲布入。三十八年春，温福以贼扼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驻营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分屯底木达，守小金川之地。

温福为人刚愎，不广谘方略，惟袭广泗故智，以碉卡逼碉卡，建筑千计。初索诺木欲并小金川地，故留僧格桑挟以号召。六月，阴遣小金川头目等由美诺沟出煽故降番使复叛。诸番见大军久顿，蜂起应之，攻陷天营，遂劫粮台，潜兵袭木果木，夺砲局，断汲道，贼四面蹂入大营，温福死之，将士随员死者数十人，各卡兵望风溃。海兰察闻警赴援，殿众由间道退出，收集溃卒，尚万数千人，其战殁者三千馀，小金川地复陷。惟阿桂一军屹然不动，乃整队出屯翁古尔垄。

上在热河闻报，召大学士刘统勋诣行在咨之。统勋前言金川不必劳师，至是亦主用兵。乃授阿桂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丰伸额仍由绰斯甲布进取宜喜，阿桂入自鄂克什，转战五昼夜，直抵美诺，克之；明亮入自玛尔里，所向皆捷，遂尽复小金川地。

惟大金川自十二三年以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小金川。七月，令诸军分攻各碉寨，数十道并进。海兰察率死士六百削壁猱引而上，趾顶相接，比明及其碉，一涌入，尽歼守贼。数十里贼寨闻之皆夺气，悉破之，乘胜临逊克宗垒。

索诺木酖杀僧格桑而献其尸，及其妻妾头目，至军乞赦己罪。阿桂槛送京师。四十年四月，阿桂先使福康安、海兰察赴河西助明亮攻宜喜，遂分兵六路，尽灭河西二十里内之贼。五月，阿桂河东之军破朗噶寨，距勒乌围仅数里，环营进逼其巢。七月，抵勒乌围。八月十五夜，进捣贼巢，四面砲轰官寨，破之。黎明，克转经楼，逸贼皆溺水死。莎罗奔兄弟及各头目已先期遁往噶尔崖。十一月，官军攻克科布曲山。十二月，遂据玛尔古山，噶尔崖即在其下。索诺木之母姑姊妹亦降。官军三路合围噶尔崖，断其水道。索诺木使其兄诣营乞哀，不允。围攻益急，索诺木从莎罗奔及其妻子挈番众二千馀出寨，奉印献军门降，金川平。四十一年正月，献俘庙社，封赏阿桂等，勒碑太学，并及两金川。旋於大金川设阿尔古，小金川设美诺。

四十四年，并阿尔古入美诺，改为懋功。

同治二年，粤匪石达开窜宁远，假道工卩部土司。土司先受官军约束，引贼至紫打地。四面阻绝，达开粮罄路穷，射书千户王应元买路，复使人说土司岭承恩求缓兵，皆不应，日杀马煮桑叶为食。四月，承恩、应元等侦贼力竭，率夷众蹙攻，擒达开并贼官五人付官军，槛送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诛之。奏加承恩、应元二品衔，贼军锱重悉为两土司所得。

初，瞻对土司恃强不法，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剿降之。乾隆十年，四川提督李质粹等率兵五千，取道东俄落，至里塘进兵，连破番寨，获贼首噶笼丹坪。

十一年，质粹会钦差大臣班第，统兵进克泥日寨，烧毙番酋姜错太，抚定丫鲁、下密等处番夷。嘉庆十九年，中瞻对土司洛布七力劫掠邻番，抗捕伤兵。二十年，四川总督常明、提督多隆武领兵剿之，恃险死拒。重庆镇总兵罗思举力战破其巢，洛布七力焚死，分其地入上下瞻对。

洎咸丰中，土司工布朗结为人沉鸷，兼并上下瞻对之地，欲拥康部全境以抗川拒藏，邻近各土司割地求免，贡赋唯命。至是藏人怒，求四川出兵，秉章派道员史致康率师会藏进讨。致康怯，顿打箭炉久，藏番需茶急，驰兵克之，杀工布朗结父子，致康始逡巡至。藏人索兵费银十六万两，秉章未允，藏人因据其地，设官兵驻守。

光绪初，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以瞻对藏官虐民，往往激变，每岁派员带兵出关弹压。刘秉璋继之，稍宽纵，藏官益骄横。各土司多被威胁，唯明正土司地大，不之服，频年争斗。十五年，瞻对内讧，逐藏官，乞内附，秉璋不许，唯治番官及乱民数人罪，由藏易官，且添驻堪布一人，兵八百名助守。二十年，硃窝、章谷土司争袭滋事，瞻对番官率兵越境干预，开枪伤我官兵。四川总督鹿传霖奏瞻对为蜀门户，宜设法收回内属，派提督周万顺、知县张继率兵出关，击败番兵，不三月，克瞻对并德尔格忒即叠盖。旧名保盖。全境，擒德格土司夫妇，解至成都，议叙改设流官。成都将军恭寿愤传霖不先会商，结驻藏大臣文海，密奏劾传霖，翻原案，复德格土司职，仍以瞻对属藏。

三十一年春，驻藏大臣凤全被戕於巴塘，四川总督锡良奏请以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进讨。维骐率师先发。先是泰凝寺产沙金，锡良准商人采办，★派兵弹压。寺中喇嘛反抗，杀都司卢鸣飏，瞻对潜助其乱，维骐出关讨平之。六月，攻克巴塘，擒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隆保，诛之，移其妻子於成都安置。八月，尔丰至，杀堪布喇嘛及首恶数人祭凤全。维骐班师回，尔丰接办善后，派兵剿倡乱之七村沟，并搜捕馀匪，因移师讨乡城。次年闰四月，克之，并攻克稻坝、贡噶岭，一律肃清。於是尔丰建筹边议，锡良以闻。朝廷特设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授尔丰。

边地在川、滇、甘、藏、青海间，纵横各四五千里，土司居十之五，馀地归呼图克图者十之一，清代赏藏者十之一，流为野番者十之三。尔丰改巴塘、里塘地设治，以所部防军五营分驻之。回川会商，锡良派道员赵渊出关坐镇。

三十三年，尔丰护理四川总督，奏准部拨开边费银一百万两。三十四年，授尔丰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募西军三营，率之出关。时德格土司争袭，构乱久，尔丰奏请往办，经泰凝、道坞、章谷、倬倭、麻书、孔撒、白利、纟戎坝、擦玉龙、濯拉、扩洛垛以至更庆。十二月，攻逆酋昂翁降白仁青等於赠科，匪窜杂渠卡。宣统元年四月，攻杂渠卡。五月，战於麻木。六月，追匪十日程至卡纳，一战肃清，改流其地，并改春科、高日两土司地及灵葱土司之郎吉岭村归流。十月，四川兵入藏，藏番扼察木多以西地阻之，劫粮掳官。尔丰率边军渡金沙江，逾雪山，抵察木多，送川兵行，於是三十九族、波密、八宿均请附边辖。三十九族者：曰夥尔，曰图嘛鲁，曰吉宁塔克，曰尼牙木查，曰松嘛巴，曰勒达克，曰多嘛巴，曰达尔羊巴，曰他玛，曰夥兒，曰拉寒，他玛、夥兒、拉寒三族共一土司。曰夥耳，曰琼布噶，曰琼布色尔查，曰琼布纳克鲁，曰扎玛尔，曰上阿扎，曰下阿扎，曰上夺尔树，曰下夺尔树，曰上刚噶尔，曰下刚噶尔，曰他玛尔，曰提玛尔，曰枳多，曰哇拉，枳多、哇拉二族共一土司。曰麻弄，曰布川目桑，曰书达格鲁克，曰奔盆，曰策令毕鲁，曰色尔查，曰纳布贡巴，曰结拉克汁，曰拉巴，曰三渣，曰朴朴，皆自为部落。设土总百户或土百户、土百长等以治之，归驻藏大臣管辖。尔丰以其族素恭顺，悉加慰遣；因派兵剿类伍齐、硕搬多、洛隆宗、边坝等阻路之番人，又分兵取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咸收服之。

二年，边军直抵江达，尔丰奏请以江达为边藏分界。五月，边军返察木多。六月，尔丰率兵略乍丫地。八月，巡阿足返，设乍丫委员。闻定乡兵变，派统领凤山追剿。九月，三岩野番投书索战，尔丰率兵赴贡觉。十月，派傅嵩矞攻三岩，一旬而克。十一月，设三岩委员。十二月，设贡觉委员。尔丰旋返巴塘。三年二月，尔丰以巴塘所属之得荣浪藏寺数年不服，派兵攻克之，设得荣委员，并收服冷卡石。

三月，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四川布政使王人文继之为边务大臣。尔丰奏请人文未到任前，以嵩矞代理。四月，同发巴塘，至孔撒、麻书，设甘孜委员，檄灵葱、白利、倬倭、东科、单东、鱼科、明正、鱼通各土司缴印，改土归流。色达及上罗科野番来归。適驻藏大臣联豫电请边军攻波密，因奏派副都统凤山率兵二千往应。六月，尔丰至瞻对，藏官逃，收其地，设瞻对委员。旋经道坞、打箭炉，檄鱼通、卓斯各土司缴印改流。尔丰入川，沿途收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印，嵩矞复出关改流泰凝，而鱼科土司结下罗科抗命。嵩矞令上罗科扼其险，击平之，毙鱼科土司，於是嵩矞奏请设西康省，而沃日、崇喜、纳夺、革伯咱、巴底、巴旺、灵葱、上纳夺各土司，暨乍丫、察木多两呼图克图，相继缴印。惟毛丫、曲登乞缓，许之。

凉山夷倮儸者，居宁远、越巂、峨边、雷波、马边间，浅山部落头目属於土司。

深入则凉山，数百里皆夷地。生夷黑骨头为贵种，白骨头者曰熟夷，执贱役。夷族分数百支，不相统属。叛则出掠，掳汉民作奴，遇兵散匿。清兴，雍正五年、七年，嘉庆十三年、十六年，迭经川吏剿抚，加以部勒。

同治末，越巂夷叛，成都将军崇实兼摄四川总督，奏调贵州提督周达武率军由陕回剿，前锋罗应旒出清溪，抚大树堡、左右王岭各土司，进驻保安，攻降洽马里、阿波落、跑马坪、燕麦厂，遂克普雄石城，夷地四百里间咸受约束。官军至靖远，刷兹、林加、布约、尼钱、交脚等支亦降，更设靖远新老两营土千百户，出汉奴数万。迨尔丰经营关外，朝廷以其兄尔巽督川，尔巽欲悉平凉山夷以利边务，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派建昌镇总兵凤山、建昌道马汝骥等，率兵暨民团剿宁远吉狄、马加、拉斯等支倮夷。进至裹足山梁，旋值国丧，罢兵。

宣统元年正月，令建昌镇总兵田镇邦、宁远府知府陈廷绪再举，征服浅山白母子、吗哒拉施、三合等支，并收抚争咱鸡租、五支、别牛、租租等支，於是加拉及吉狄、马加等支先后降。官军进驻交脚，收抚八切、阿什并阿落、马家、上三支、下三支，野夷悉请内附，不隶土司。先是马边夷阿侯苏噶支戕英教士，拒捕，与马边协副将杨景昌军相持。尔巽调总兵董南斌往剿，与宁远军夹击，阿侯苏噶降。两军於十月二十五日贯通凉山夷巢，会於吽吽坝。於是尔巽议禁黑夷蓄奴。先就交脚设县治，馀地择要屯守；而西南由美姑河至雷波，辟雷宁通道四百馀里，驻兵守护，以通商旅。是役也，得地几及千里，夷众凡十馀万人。二年，振邦、廷绪等师还讨会理土司，披砂、会理村、苦竹、者保、通安舟等悉改流，至是川境土司多非旧观矣。今采传世较永者著於篇。其国初归附未久旋即绝灭者，尚不胜记云。

成绵龙茂道松潘镇辖：

拈佐阿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个个柘，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热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槓他，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瓘眉喜寨土千户，系倮夷种类。其先官布笑，雍正四年，归附，授职。

毛革阿按寨土千户，系倮夷种类。其先王乍，雍正四年，归附，授职。

包子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噶竹，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以上松潘中营属。

阿思峒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立架，顺治十五年，归附，授职。

羊峒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利，雍正二年，归附，授职，由四川总督给以土百户委牌一张。以上松潘左营属。

下泥巴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林青，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由四川总督给以土百户委牌一张。松潘右营属。

寒盻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占巴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商巴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刚让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祈命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龙盻架，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羊峒踏藏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甲六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阿按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六笑他，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挖药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旦折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押顿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拈争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中岔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捏盻目，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郎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郎那亚，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竹自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布吉，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臧咱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出亚，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东拜王亚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点进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达弄恶坝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达喇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香咱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辖六，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咨马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由仲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八顿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革甲，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上包坐余湾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卜盻，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下包坐竹当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本布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川柘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桑仲，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谷尔坝那浪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双则红凹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那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

上撒路木路恶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学赖，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中撒路木路恶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隆笑，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下撒路竹弄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迫带，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崇路谷谟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务革柱，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作路生纳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刀，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上勒凹贡按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借勒，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下勒凹卜顿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林革秀，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班佑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独足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巴细蛇住坝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连柱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阿细柘弄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哈惰，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作尔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辖顿，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合坝夺杂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谷六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辖漫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额旺，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下作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纳他，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物藏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加蚌，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热当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拆戎架，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磨下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的那，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甲凹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柯，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阿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亚，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鹊个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罗六，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郎惰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阿出，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阿坝甲多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拆达架，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中阿坝墨仓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杜亚，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下阿坝阿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顿坝，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郭罗克车木塘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噶顿，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中郭罗克插落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丹增，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下郭罗克纳卡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彭错，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上阿树银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卜架亚，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中阿树宗个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卜他，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下阿树郎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加劄舍，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小阿树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达尔吉，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以上松潘漳腊营属。

丢骨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沙乍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云昌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都判，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呷竹寺土千户，系倮夷种类。其先七谷，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以上松潘平番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

中羊峒隆康寨首，系西番种类。其先林柱，雍正二年，归附，委以寨首。咸丰十一年，欧利娃作乱，陷南坪营，同治四年，周达武率武字、果毅各军讨平之。

下羊峒黑角郎寨首，系西番种类。其先六孝，雍正二年，归附，委以寨首。

以上各土司，皆无印信号纸。以上松潘南坪营属。

大姓寨土百户，其先郁氏，於唐时颁给左都督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六年，郁孟贤将唐时印信呈缴。

小姓寨土百户，其先郁从文，於明末归附，授长官司职衔印信，管束番★。顺治年间，将明时印信号纸呈缴。

大定沙坝土千户，其先苏忠，於明万历年间归附，授土千户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年间，将明时印信号纸呈缴。

以上各土司，皆颁号纸。

大黑水寨土百户，其先郁孟贤，於明末归附，授土百户职衔，管束各番。顺治年间，将明时号纸呈缴。

小黑水寨土百户，其先於唐时归附，授土百户职衔印信，管束各番。顺治年间，郁从学将唐时印信呈缴。

以上各土司，皆给委牌。

松坪寨土百户，其先韩腾，於明末归附，授土百户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年间，将明末印信号纸呈缴，仍颁给号纸。以上茂州叠溪营属。

静州长官司，其先董正伯，自唐时归附，授职。顺治年间，贼屠茂州，土司董怀德率土兵捍御，地方宁谧。九年，董应诏归附。

陇木长官司，其先何文贵，於宋时剿罗打鼓生番有功，授职与印。顺治九年，归附。

岳希长官司，其先坤蒲，自唐时有功授职。康熙九年，归附。

沙坝安抚司，其先蟒答兒，自明时剿黑水三溪生番有功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水草坪巡检土司，其先蟒答兒次子住水草坪，授巡检职。顺治九年，归附。

竹木坎副巡检土司，其先坤兒布，自明时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牟托巡检土司，其先灿沙，自唐时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实大关副长官司，其先官之保，自明时授职。康熙十年，归附，颁给号纸。以上茂州茂州营属。

阳地隘口土长官司，始祖王行俭，由宋宁宗朝授龙州判官，世袭。传三世，改守御千户。元至正间，授宣御副使。明洪武七年，开龙州，改长官司。顺治六年，王冫各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印信号纸。

土通判，明洪武七年授王思恭为长官司，以王思民袭判官，旋授宣抚佥事。嘉靖间，改土通判。顺治六年，王启睿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号纸，无印信。

龙溪堡土知事，宋景定间，授薛严龙州知州，世袭。明隆庆间，改土知事。顺治六年，薛兆选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号纸。以上龙安府龙安营属。

瓦寺宣慰司，先世雍中罗洛思，与兄桑郎纳思坝，前明纳贡土物。正统六年，威茂、孟董、九子、黑虎等寨诸番跳梁，雍中罗洛思、桑郎纳思坝奉调出藏，带兵出力，即留住汶川县涂禹山，给宣慰司印信号纸。顺治九年，土司曲翊伸归附，授安抚司。康熙五十九年，征西藏，土司桑郎温恺随征有功，加宣慰司衔。乾隆二年，加指挥使职衔。乾隆十七年及三十六年，征剿杂谷土司苍旺并金川等处，土司桑郎雍中随征出力，赏戴花翎。嘉庆元年，随征达州教匪，经四川总督勒保奏升宣慰司，换给印信号纸。以上理番维州协左营属。

梭磨宣慰使司，始祖囊素沙甲布，原系杂谷土目，自唐时归附。雍正元年，征剿郭克贼番有功，颁给副长官司印信号纸。乾隆十五年，换给安抚司印。三十六年，进剿大小金川，土司随征，经将军阿桂奏赏宣慰司职衔并花翎，换给印信号纸。

卓克基长官司，其祖良尔吉，系杂谷土舍。乾隆十三年，随征大金川有功。十五年，颁给长官司印信号纸，寻以通匪伏诛。

松冈长官司，其祖系杂谷土目，自唐时安设。康熙二十二年，颁给安抚司印信号纸。乾隆十七年，土司苍旺不法，伏诛。

党坝长官司，其曾祖阿丕，系杂谷土舍。乾隆十三年，土舍泽旺随征大金川有功，颁给长官司印信号纸。嘉庆元年，土司更噶斯丹增姜初随征苗匪，赏花翎。以上理番维州协右营属。

成绵龙茂道提标辖：

沃日安抚司，始祖巴碧太。顺治十五年，归附，颁发沃日贯顶净慈妙智国师印信号纸。乾隆二十年，颁给土司色达拉安抚司印信号纸，随将旧印呈缴。二十九年，随征金川有功，赏二品顶戴花翎。沃日地名更为鄂克什，原系维州协所辖。乾隆五十年，改隶懋功协管辖。宣统三年，改流。

绰斯甲布宣抚司，绰斯甲布印文曰“卓斯甲布”。卓斯，地名。甲者，家之误。

番人称谓如德格则曰“德格家”，孔撒则曰“孔撒家”。布者，番人男子之称。印以“绰斯甲布”为名，误矣。始祖资立，康熙三十九年，归附。四十一年，颁给安抚司印信号纸。乾隆三十七年，出师金川，赏二品顶戴花翎。四十一年，颁给宣抚司印信号纸，随将旧印呈缴。原系阜和协所辖。乾隆五十一年，改隶懋功协管辖。

宣统三年，改流。以上懋功懋功协属。

建昌道建昌镇辖：

河东长官司，其先自元迄明，世袭建昌宣慰司。顺治十六年，安泰宁归附，呈缴明印。雍正六年，改授长官司。管有大石头、长村、继事田三土百户，利扼、上芍果、阿史、纽姑、上沈渣、下芍果、上热水、小凉山、慕西、又利呃、阿史、者加十二土目。

阿都正长官司，其先结固，顺治六年，归附，授职。康熙四十九年，土司慕枝为招抚案内，授阿都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雍正六年，改土归流。是年，凉山野夷不法，土司聚姑擒献凶首，复授阿都正长官司。管有歪歪溪、咱古、乔山南、大河西四土目。

副长官司，雍正六年，剿抚凉山夷众，归附有功，授阿都副长官司。管有小凉山马希、大梁山拖觉、阿乃、又阿史、结呃、派乃、者腻、那科、那俄、哈乃过、又阿驴十一土目。

沙骂宣抚司，其先安韦威，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那多、扼乌、咱烈山、撒凹沟、结觉五土目。以上西昌县中营属。

昌州长官司，其先卢尼古，明洪武九年，调守德昌、昌州，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普济州长官司，其先吉三嘉，明洪武七年，授普济州土知州。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改长官司。

威龙州长官司，其先张起朝，明洪武七年，授职。顺治十六年，归附，世袭。

以上西昌县左营属。

河西宣慰司，其先安吉茂，康熙五十一年，归附。五十七年，吉茂殁，无子，岭氏抚伊兄越巂土司岭安泰之子为子，更名安祥茂。雍正六年，改土归流，换给土千总职衔，世袭。管有啰慕、芍果、咱堡、沙沟四土目。以上西昌县右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工部宣抚司，其先岭安盘，康熙四十三年，归附，授职。同治二年，土司岭承恩助官军擒石达开有功，赏二品衔。管有腻乃、阿谷、苏呷、咱户、慕虐、阿苏、滥田坝、普雄、黑保、大疏山十土目。以上越巂越巂营属。

暖带密土千户，其先岭安泰，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上官、六革、瓜倮、纠米、布布、阿多六磨、磨卡为呷、西纠七乡总。

暖带田坝土千户，其先部则，唐熙四十四年，归附，授职。

松林地土千户，其先王德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老鸦漩、白石村、六翁、野猪塘、前后山、料林坪六土百户。以上越巂宁越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木里安抚司，其先六藏涂都，雍正七年，归附。

瓜别安抚司，系么夷人。其先玉珠迫，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马喇副长官司，系夷人。其先阿世忠，康熙十九年，归附，颁给号纸。

古柏树土千户，系么夷人。其先郎俊位，康熙四十九年，归附。管有阿撒、禄马六槽两土目。

中所土千户，系么夷人。其先喇瑞麟，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左所土千户，系么夷人。其先喇世英，康熙四十九年，归附。管有荜苴芦土目。

右所土千户，系么夷人。其先八玺，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前所土百户，系么夷人。其先阿成福，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后所土百户，系么夷人。其先白马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以上盐源县会盐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酥州土千户，其先姜喳。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架州土百户，其先里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苗出土百户，其先热即巴，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大村土百户，其先也四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糯白瓦土百户，其先纽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大盐井土百户，其先前布汪喳，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热即哇土百户，其先牙卓撇，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中村土百户，其先歪即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三大枝土百户，其先甲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河西土百户，其先那姑，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以上冕宁县冕山营属。

窝卜土百户，其先蓝布甲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虚郎土百户，其先济布，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白路土百户，其先倪姑，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阿得轿土百户，其先募庚，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都土目，其先安承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木术凹土目，其先那咱，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尾土目，其先泸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都木、术凹、瓦尾三土司，皆於雍正五年，因征三渡水刾俊违误运粮参革，其部落户口仍设土目管束。以上冕宁县靖远营属。

七兒堡土目，原设土司，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雍正五年，降土目，管有耳挖沟土目。冕宁县泸宁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黎溪舟土千户，其先自必仁，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迷易土千户，其先安文，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会理村土千户，其先禄沙克，康熙三十二年，归附，授职，颁给号纸。

者保土百户，其先禄阿格，康熙四年，归附，无印信号纸。

普隆土百户，其先汪玉，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红卜苴土百户，其先刁氏，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苦竹坝土百户，其先禄姐，康熙三十七年，归附，承袭，颁给印信号纸。其通安舟土百户另给钤记。以上会理州会川营属。

披砂土千户，其先禄应麟，康熙四十九年，归附，颁给号纸。会理州永定营属。

禄氏五土司，传二百馀年。宣统初，禄绍武死，无后，妻自氏据其遗产，禄、自两姓群起争袭，作乱。二年，赵尔巽派兵剿捕，先后擒逆首禄祯祥、严如松等，因移师讨炉铁梁子侯夷，悉平之。披砂、会理村、苦竹、者保、通安舟五土司地一律收回，改流设治。

建昌道提标辖：

天全六番招讨司高跻泰，顺治九年，归附。副司杨先柱同。均於雍正六年追缴印信号纸，以其地为天全州。

穆坪董卜韩瑚宣慰使司，其先於明世袭土职。至康熙元年，坚参喃喀归附，仍授原职，请领宣慰司印信。乾隆十年，颁给号纸。天全州黎雅营属。

黎州土百户，汉马岱后。其先马芍德，於明洪武八年世袭安抚司。万历十九年，马祥无子，妻瞿氏掌司事，与祥侄构衅，降千户。顺治九年，马高归附，仍授原职。

乾隆十七年，改百户。

大田副土百户，乾隆十七年，因防曲曲鸟，奏请添设副土百户一员，世袭。

松坪土千户，其先马比必，康熙四十三年，归附，授职。以上清溪县黎雅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沈边长官司，原籍江西吉水县。其先余锡伯，前明从征来川，授土千户。顺治九年，余期拔归附，改名永忠。宣统三年，改流。

冷边长官司，西番瓦布人。其先阿撒，顺治元年，归附。传至周至德，於康熙六十年授职。宣统三年，改流。以上打箭炉泰宁营属。

明正宣慰使司，其先系木坪分支。明洪武初，始祖阿克旺嘉尔参随征明玉珍有功。永乐五年，授四川长河西宁鱼通宣慰使。康熙五年，丹怎札克巴归附。乾隆三十六年，甲木参德侵随征金川有功，赏赐“佳穆伯屯巴”名号，并二品顶戴、花翎。

五十六年，甲木参诺尔布随征廓尔喀，赏花翎。嘉庆十四年，甲木参沙加领班进京恭祝万寿，赏花翎，世袭，住牧打箭炉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赵尔丰奏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宣统三年，土司甲木参琼珀缴印，其地悉归流。原管有咱哩木千户，木噶、瓦七、俄洛、白桑、恶热、下八义、少误石、作苏策、八哩笼、上渡噶喇住索、中渡哑出卡、他咳、索窝笼、恶拉、乐壤、扒桑、木轳、格洼卡、呷那工弄、吉增卡桑阿笼、沙卡、上八义、拉里、八乌笼、姆硃、上渣坝恶叠、上渣坝卓泥、中渣坝热错、中渣坝沱、下渣坝业洼石、下渣坝莫藏石、鲁密东谷、鲁密普工碟、鲁密郭宗、鲁密结藏、鲁密祖卜柏哈、鲁密初把、鲁密昌拉、鲁密坚正、鲁密达妈、鲁密格桑、鲁密本滚、长结杵尖、长结松归、鲁密白隅、鲁密梭布、鲁密达则、鲁密卓笼四十八土百户。

革伯咱安抚司，其先魏珠布策凌，康熙三十九年，归附，授职，颁给印信号纸。

宣统三年，改流。

巴底宣慰司，其先绰布木凌，康熙四十一年，归附，授巴底安抚司。宣统三年，改流。

巴旺宣慰司，与巴底土司同世系，分驻巴旺，共管地方土民。宣统三年，改流。

喇安抚司，其先阿倭塔尔，康熙四十年，归附，授职。

霍耳竹窝安抚司，即倬倭。其先索诺木衮卜，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原管有瓦述写达、瓦述更平东撒两土百户。

霍耳章谷安抚司，其先罗卜策旺，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光绪二十年，瞻对欲夺其地，鹿传霖派兵灭瞻对，同倬倭一并改流。后发还，而章谷无人承领，改为炉霍屯。宣统三年，改流。

纳林冲长官司，其先诺尔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与章谷土司一家。

瓦述色他长官司，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瓦述更平长官司，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瓦述馀科长官司，其先沙克嘉诺尔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霍耳孔撒安抚司，其先麻苏尔特亲，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管有科则、图根满碟两土百户。

霍耳甘孜麻书安抚司，其先那木卡索诺木，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原管有革赉、朿暑、又朿暑三土百户。

德尔格忒宣慰司，其先丹巴策凌。雍正六年，归附，授德尔格忒安抚司。十一年，改宣慰司。诸土司部落，以德格为最大，东连瞻对，西连察木多，南连巴塘，北连西宁。番人以其地大，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称。鹿传霖派兵攻瞻对时，访得德格土司罗追彭错妻玉米者登仁甲生子名多吉僧格，又与头人通，生子名降白仁青，以是与夫反目。玉米者登仁甲本藏女，於瞻对藏官有姻谊，藏官助之抗其夫，故各携其子分居焉。光绪二十年，官军计诱罗追彭错，言为之逐其妇及降白仁青，因入德格。洎传霖被劾，罢改流议。土司夫妇旋病故，传霖奏遣其二子回籍，多吉僧格暂管地方。降白仁青已为僧，继而招致多人争职，多吉僧格奔藏。德格头人百姓以降白仁青非土司子，且残暴，迎多吉僧格归。降白仁青避位数年，头人正巴阿登等嗾其再起争职，并诱占多吉僧格之妾。多吉僧格夫妇复奔藏，控於驻藏大臣有泰、张廕棠。既而德格百姓复迎之归，锢降白仁青。降白仁青脱出，聚党作乱，人民多被杀戮，多吉僧格遣人至打箭炉告急。宣统元年四月，赵尔丰率兵讨之，降白仁青败逃入藏。多吉僧格夫妇请改流，尔丰不欲利其危乱，许以复职。多吉僧格泣曰：“德格地广人稀，窥伺者众，终恐不自保，原招汉人开垦，使地辟民聚，乃可图存。”意极坚决。尔丰奏分其地为五区：中区德化州，南区白玉州，北区登科府，极北一区即石渠归，西区则同普县，而边北道驻登科焉。多吉僧格纳其财产於官，徙家巴塘，复以奏给养赡银及其妻姒郎错莫首饰捐助巴塘学费。尔丰奏赏头品顶戴，并予其妻建坊。原管有四上革赉、杂竹吗竹卡、笼坝，六土百户。

霍耳白利长官司，其先隆溥特查什，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霍耳咱安抚司，其先阿克旺错尔耻木，雍正六年，归附，授职。管有两下革赉土百户。

霍耳东科长官司，其先达罕格努，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春科安抚司，其先衮卜旺札尔，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副土司与安抚司一家，同时归附授职。宣统元年，改流。

高日长官司，其先自印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元年，改流。

蒙葛结长官司，其先达木衮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林葱安抚司，其先衮卜林亲，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上纳夺安抚司，其先索诺木旺札尔，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原管有上纳夺土千户，上纳夺黎窝、上纳夺、纳夺黎窝三土百户。

瞻对有上、中、下三名。上瞻对茹长官司、下瞻对安抚司，均雍正六年归附授职；中瞻对长官司，乾隆十年授职。距打箭炉七日程。东连明正，南接里塘，西北与德格土司毗连。纵横数百里，为鸦龙江之上游。同治初，川、藏会攻瞻对，川军未至，藏兵先克瞻对，派民官一、僧官一，率兵驻守，由达赖喇嘛及商上选任咨请驻藏大臣奏明，每三年替换。藏官恣行暴政，诛求无厌，瞻对民不堪命，屡起抗官，疆吏率加压服，仍令属藏。光绪二十年，鹿传霖讨平瞻对，议改流，卒为恭寿、文海劾罢。三十四年，赵尔丰由川赴关外，德格土司百姓沿途控告瞻对藏官侵夺土地，四出虐民，并历诉中朝两次将瞻对归藏时，藏官追究内附者一一孥戮之惨。藏官不自安，阴欲添兵攻尔丰，尔丰令傅嵩矞率兵赴昌泰扼之。宣统元年春，尔丰建议收瞻对，枢府令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与藏人议赎未成，枢臣恐牵动外交，持不断。

於是尔丰与嵩矞议，决以计取之。三年夏，尔丰调任入川，偕嵩矞整兵经瞻对。藏官惮军势之盛，潜遁去，瞻人欢舞出迎。因收回设治。寻尔丰至川奏闻。以上打箭炉阜和协属。

以上各土司，均颁有印信号纸。

里塘宣抚司，其先番目江摆，康熙五十七年，归附，授职。传至索诺木根登，因不能约束帐下头人云甸等，致滋事端，革去土职，以土都司布洛工布拔补。里塘、巴塘两土司例於头人内拣补，与他土司不同。嘉庆十二年，希洛工布为竹马策登等所害，以头人阿策拔补，颁给印信号纸。

副土司，其先番目康卻江错，与正土司同时归附。雍正七年，授职。嘉庆八年，土司罗藏策登为正土司头人云甸等戕害，以头人阿彩登舟拔补，颁给印信号纸。向设守备一、把总一。光绪三十一年，川军讨巴塘乱，里塘头人不支乌拉，粮饷不能转连，赵尔丰诛头人，正土司逃往稻坝贡噶岭，啸聚土人为乱。尔丰移师攻乡城，分兵先剿稻坝。正土司败逃入藏，稻坝平。先是乡城喇嘛普中札娃强悍知兵，诱杀里塘守备李朝富父子。鹿传霖派游击施文明讨之，为所擒，剥皮实草，悬以为号。

三十二年正月，尔丰率兵督攻，大小数十战，匪退喇嘛寺死守。尔丰围之数月，断其水道，普中札娃自缢，诸番皆降，改里塘为顺化县。三十四年秋，复改里化同知，以乡城为定乡县，稻坝为稻城县，贡噶岭设县丞。

瓦述毛丫长官司，其先番目索郎罗布，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崇喜长官司，其先番目杜纳台吉，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瓦述曲登长官司，其先番目康珠，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瓦述啯陇长官司，嘉庆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瓦述茂丫土百户，其先番目侧冷工，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瓦述麻里土百户，嘉庆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以上里塘粮务属。

巴塘宣抚司，其先罗布阿旺，康熙五十八年，归附，授职，颁给印信号纸。副土司同。由四川设粮员一、都司一、千总一，三年更替。其喇嘛寺设堪布一、铁棒一，为僧官，亦三年另换。堪布掌管教务经典，铁棒管理僧人条规。番人犯罪，土司治之。番人之喇嘛犯罪，铁棒治之。土饷以赋相抵，不足由官补给，年约银千馀两。光绪三十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赴任，道经巴塘，见地土膏腴，即招汉人往垦，筑垦场於茨梨陇，委巴塘粮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兼理。番人惊沮，土司堪布劝凤全速入藏，不听。三十一年春，七村沟番民聚众劫杀垦夫，吴以忠阵亡，凤全避入正土司寨，与乱民议和。乱民迫凤全回川，许息事，凤全信之。东行数里，至鹦哥嘴，被杀。夏，马维骐、赵尔丰往讨，六月十八日，克巴塘，诛两土司并堪布喇嘛及首恶数人。尔丰搜剿馀匪，因移师定乡城。三十二年秋，尔丰会锡良暨云贵总督丁振铎具奏改流，设巴安县。三十四年，改巴安府，分设盐井县三坝通判，并设康安道，驻巴塘。原管有上临卡石、下临卡石、冈、桑隆、上阿苏、下阿苏、郭布等七土百户。巴塘粮务属。

岭夷十二地夷人头目，嘉庆十三年，归附，给有头目牌。十六年，改流，更姓住牧。豹岭冈姓高，趕山坪姓泽，阿叶坪姓惠，牛跌蛮姓周，芭蕉沟姓华，龙竹山姓夏，雪都都姓万，小板屋姓年，牛心山姓海，月落山姓宇，盐井溪姓成，桃子沟姓平。

赤夷十三支，嘉庆十三年，归附，选拔土弁，给有委牌住牧。胆巴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管有鸡疏、卑溪疏、哈疏、白魁四家。哈纳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管有胃扭、雅札、哈什三三家。蜚瓜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二，管有妈、呆得二家。

魁西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

凡各地支所部倮夷称曰“娃子”。以上瓘边瓘边营冷碛汛属。

川东道重庆镇辖：

石砫宣慰使，其先马定虎，汉马援后。南宋时，封安抚使。其后克用，明洪武初加封宣抚使。崇祯时，土司千乘及妇秦良玉，以功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子祥麟，亦加封宣慰使。顺治十六年，祥麟子万年归附，仍授宣慰使职。乾隆二十一年，以夔州府分驻云安厂同知移驻石砫。二十五年，设石砫直隶，改土宣慰使为土通判世职，不理民事。夔州府夔州协属。

酉阳宣慰使司，其先受明封。传至奇镳，於顺治十五年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印信号纸。雍正十二年，土司元龄因事革职，以其地改设酉阳直隶州。原管有邑梅峒、平茶峒、石耶峒、地坝四长官司，均於乾隆元年改流。重庆府绥宁营属。

永宁道提标辖：

九姓土长官司，其先任福，江南溧阳人。明洪武初，从傅友德入蜀，招抚拗羿蛮，受封。传至孟麒，以功擢安抚使。天启元年，土司任世籓夫妇死难，子祈禄复以功授泸卫守备。传至长春，顺治四年，归附，更给知府劄副。吴三桂叛，长春来奔。十六年，复永宁，长春子功臣复率土民归附，颁发劄付。康熙二年，江安县贼吴天成等作乱，功臣以擒贼功议叙。子宗顼袭职，随颁土长官司印信号纸，以武职属泸州州判及泸州营管辖。嘉庆元年，移驻泸卫。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奏改泸卫为古宋县，存土司名。泸州泸州营属。

千万贯土千总，其先自元时受封。明洪武四年，赐姓杨。康熙四十三年，土司杨喇哇归附，颁给印信号纸。其后杨明义，於雍正六年因云南米贴夷滋事案参革。

子明忠立功赎罪，赏土千总职衔，未经请颁印信号纸。管有头目六十五名。

千万贯土千户，其先杨继武，为土千总杨成胞叔。嘉庆七年，夷人滋事，继武同成出力，赏给土千户执照。

千万贯土巡检，其先安济，明时授马湖土知府。其后失职，复授土巡检。雍正六年，土舍安保归附，无印信号纸。管有头目二十四名。以上雷波普安营属。

黄螂土舍，其先为明时酋长。雍正五年，土舍国保归附，无印信号纸。

凡千万贯、黄螂四土司，所管黑、白骨头二种倮夷，椎髻衣氈，耕种打牲为业。

以上雷波安阜营属。

平彝长官司，其先王元寿，原籍江南人，於明时受封。顺治九年，土司王长才归附。

蛮彝司长官司，其先文的保，原籍湖广人，於明时受封。顺治九年，土司文凤鸣归附。

泥溪长官司，其先王麒，自明时世袭。顺治九年，土司王嗣传归附。

沐川长官司，其先於明时受封，赐姓悦。顺治九年，土司悦峣瞻归附。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以上屏山县屏山汛属。

明州乐土百户，其先盔甲，凉山生夷。其后骆哥，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油石洞土百户，其先普祚，凉山生夷。子咀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旁阿姑土百户，其先脚谟伯，凉山生夷。子骆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大羊肠土百户，其先六盔，凉山生夷。子纽车，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腻乃巢土百户，其先必祚，凉山生夷。子脚骨，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马边马边营烟峰汛属。

挖黑土百户，其先亦赤，凉山生夷。子三兒，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阿招土百户，其先阿直，凉山生夷。子秧哥，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幹田坝土百户，其先赊的，凉山生夷。子路引，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麻柳坝土百户，其先鄂车，凉山生夷。子六贵，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领有号纸。

栗坪土千户，其先卜佐，凉山生夷。其后阿二，嘉庆十三年，归附，赏给职衔，领有委牌。

冷纪土外委，其先普祚，凉山生夷。子未铁，雍正元年，归附，授职。以上马边马边营三河口汛属。

以上各土司外，有理番之杂谷脑屯、乾堡寨屯、上孟董屯、下董孟屯、九子寨屯，懋功之懋功屯、崇化屯、抚边屯、章谷屯、绥靖屯等土弁，各设屯守备，暨所属屯千总、屯把总、屯外委，均世及接顶，与地志、兵志互见。

## 列传三百一 土司三

○云南

云南古滇国。自越巂蛮夷任贵自领太守，汉光武即授以印绶，不以内地官守例之。若爨、若蒙，皆以本土大姓，就官累世，为一方长。元封梁王於滇，与大理之段分治。明破梁王，灭大理，就土官而统驭之，分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正副长官司、土府、土州以治之。

清顺治十七年，平西王吴三桂定云南，明永明王走缅甸，以沐府旧地封三桂，永镇云南。康熙十四年，撤籓，三桂遂叛。三桂死，其孙世璠袭。二十一年，克之，世璠自杀，云南大定。

雍正初，改土归流之议起。四年夏，先革东川土目，即进图乌蒙。时乌蒙土府禄万锺、镇雄土府陇庆侯皆年少，兵权皆握于其叔禄鼎坤、陇联星。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屯东川，招降禄鼎坤。惟禄万锺制于汉奸，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鄂尔泰遣游击哈元生败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捣乌蒙，连破关隘，贼遂败走镇雄。鄂尔泰复招降陇联星，而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镇雄之胁，两酋皆遁四川，于是两土府旬日平。以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又设镇于乌蒙，控制三属，由四川改隶云南，以一事权。其东川法戛土目禄天祐、乌蒙米贴土目禄永孝，尚各据巢患边。六年春，遣兵破擒法戛，又遣副将郭寿域以兵三百捕米贴贼，逃渡小金沙江，纠四川沙马司及建昌、凉山各夷倮数千潜回，袭陷官兵。鄂尔泰遣总兵张耀祖、参将哈元生三路搜讨。诏四川建昌、永宁官兵听鄂尔泰节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马、雷波、吞都、黄螂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馀里，皆置营汛，形联势控，并擒雷波土司杨明义；而哈元生回军复败阿卢土司之众数千，屯田东川，岁收二万馀石，课矿岁万金，资兵饷。军甫定，禄鼎坤以功擢河南参将，怏怏失望。其子禄万福乞回鲁甸治产，见总兵刘起元军律不肃，阴会其旧部谋变。时乌蒙商民万计，有险可扼，且贼止标弩，无大砲，而刘起元惟媮馁贿和，贼遂陷镇城，尽戕兵民，遍煽东川、镇雄及四川凉山蛮数万叛。鄂尔泰奏言：“臣用人偾事，请别简大臣总督两省，暂假臣提督，将兵讨贼雪愤。”世宗慰留之。鄂尔泰调官兵万馀，土兵半之，三路进攻。

先令总兵魏翥国率兵二千，七日驰抵东川，得不陷；而魏翥国旋为禄鼎明刺伤，乃以官禄代翥国。乌蒙委总兵哈元生、副将徐成贵，镇雄委参将韩勋。勋以兵四百扼奎乡，败贼四千，连破四寨。哈元生以千馀兵讨乌蒙，先至得胜坡，遇贼二万。其黑寡、暮末二渠皆万人敌。黑寡持长枪，直犯元生，元生左格枪，右拔矢，应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即竿揭二首以进，贼夺气。再战再捷，进至倚那冈。贼数万，连营十馀里。我兵三千、土兵千，夜设伏贼营左右，而严阵以待。黎明，贼数路来犯，不动。将偪阵，砲起，大呼奋击，山后伏兵左右夹攻，贼大溃，尽破其八十馀营，获甲械辎重山积。即日抵乌蒙，贼见元生旗，即反走，克三关，禄万福兄弟、禄鼎坤均伏诛。

六年，鄂尔泰总督三省，其土州安于蕃、镇沅土府刁澣，及赭乐长官土司、威远州、广南府各土目，先后劾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煽纠威远黑倮复反，戕知府刘洪度。于是尽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安置，并搜剿党逆之威远、新平诸倮，冒瘴突入，擒斩千计，而我将士亦患瘴死二百馀。又进剿澜沧江内孟养、茶山土夷，即明王骥兵十二万，大举再征，诸蛮惊谓“自古汉兵所未至者”也。鄂尔泰先檄车里土兵截诸江外，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据蛮坡通饷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馀寨，乃用降夷乡导，以贼攻贼，于是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惟江外归车里土司，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以扼蒙缅、老挝门户。于是广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原增岁粮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孟连土司献银厂，怒江野夷输皮币，而老挝、景迈二国皆来贡象，缅甸震焉。乾隆三十四年，迁孟拱土司於关外。缅甸事详见缅甸传。

云南府：

罗次县

炼象关土巡检，居炼象关大街。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文秀归附，仍授旧职。

传至李东祚，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禄丰县

南平关土巡检，居土官村。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楚南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李东来，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大理府：

赵州

定西岭土巡检，居定西岭。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齐斗归附，仍授旧职。

云南县土县丞，在县城。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县杨玉蕴子岳归附，仍授土知县世职。康熙六年，云南县改设流官知县，其知县改县丞，世袭。

云南县土主簿，居土官村，离城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主簿张维归附，仍授世职。

邓川州

青索鼻土巡检，在青索鼻。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应鹏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荣昌，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浪穹县

浪穹县土典史，在县城。清顺治十六年，土典史王凤州归附，仍授世职。

蒲陀崆土巡检，在蒲陀崆，距县城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争先归附，仍授世职。

凤羽乡土巡检，在凤羽乡，距县城三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尹德明归附，仍授世职。

上江嘴土巡检，在上江嘴，距县一百二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康国归附，仍授世职。

下江嘴土巡检，在下江嘴，距县九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何应福归附，仍授世职。

云龙州

箭杆场土巡检，居箭杆场。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字题凤归附，仍授世职。旧属邓川州，康熙二年，改隶云龙州。

十二关长官司，在府东三百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李恬森归附，仍授世职。

老窝土千总，居老窝。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段德寿归附，后裁。乾隆十二年，德寿孙维精剿秤戛夷贼有功，十七年，授土千总世职。道光元年，永北军务，段克勋带练擒贼，给五品顶戴。

六库土千总，居六库。其先段复健，明土知州段保十七世孙。清乾隆十二年，征秤戛夷贼有功，十七年，授土千总世职。道光元年，永北军务，段履仁带练擒贼，给五品顶戴。

漕涧土把总，居漕涧。清顺治十八年，左文灿以堵御功授土官长官司，子停袭。

乾隆十二年，文灿曾孙左世英随征秤戛夷贼有功，授土把总，世袭。

邓川州土知州，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阿尚夔归附，仍授世职。曾孙远，因纵贼殃民，雍正四年改流，安插江西。

临安府：

纳楼茶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普率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率附王禄叛，官兵讨之，乞降，赦之，以子向化袭。

纳更山土巡检，距府东南二百八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龙天正归附，仍授世职。

亏容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孙大昌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

思陀乡土舍，在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李秉忠归附，仍授长官司、副长官世职。后绝，改土舍。康熙二十年，以李世元继袭。

溪处长官司副长官，在府西南三百一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恩忠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康熙四年，附禄昌贤叛，伏诛，改土舍。

瓦渣乡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钱觉耀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康熙四年，通王禄叛，官兵擒斩之，职除，改土舍。

左能寨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三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吴应科归附，以非滇志所载，下临安府查核，稽其谱系，盖应科为明蚌颇十一世孙，因改土舍，准袭。

落恐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里。清顺治十六年，明授副长官司陈玉归附，因号纸无存，给便委土舍，仍准世袭。

阿邦乡土舍，在府东南二百一十里。明授土守备。清顺治十六年，土守备陶顺祖归附，守职如故。旋议土司不宜加武职，改土舍。

慢车乡土舍，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清顺治间，元江土夷乱，漫车土目刀冈随官军协剿，授土舍世职。

稿吾卡土把总，在府东南二百八十里。清雍正间，纳更土目龙在渭随征元普逆夷有功，给土把总职衔。嘉庆二十二年，江外夷匪滋事，龙定国父子阵亡，奏准世袭土把总。

十五猛，纵横四百馀里。明初为沐氏勋庄。清顺治十七年，吴三桂请并云南荒田给与籓下壮丁耕种。康熙七年，奏旨圈拨。叛后，变价归建水徵收。猛各设一掌寨，督办钱粮。管有猛喇、猛丁、猛梭、猛赖、猛蚌、茨桶坝、五亩、五邦、者米、猛弄、马龙、瓦遮、斗岩、阿土、水塘十五寨。

教化三部长官副长官。清顺治十六年，副长官龙升归附，仍以张长寿为名，许之，授世职。康熙四年，附王禄叛，诛之，以其地为开化府，设流官。

王弄山长官司副长官。清顺治十六年，副长官王朔归附，授世职。康熙四年，朔与禄昌贤叛，官兵讨之，朔自焚死，以其地属开化府。

阿迷州土知州，旧有土目李阿侧。清康熙四年，从讨王朔有功，授土知州世职。

传至李纯，滥派横征，为倮夷所控。雍正四年，籍其产，安置江西，改流。

宁州土知州，清顺治十六年，禄昌贤归附，仍授世职。十七年，降州同。明年，以举首梅道人等谋逆，复原职。康熙四年，以叛伏诛。

宁州土州判。清康熙十九年，滇有李者禄归附，准世袭州判。后绝，停袭。

习峨县土知县。清顺治十六年，禄益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与禄昌贤等叛改流。

习峨县土主簿。清顺治十六年，王扬祖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与禄昌贤等叛，伏诛，职除。

蒙自县土县丞。土知县陆氏被黜，其土舍宁州禄重据土官村，溺於酒色，不能驭下。其目把李辅舜等叛归沙源，源以兵乘之，遂破有土官村。沙定洲踞会城，令李辅舜子日芳窃据蒙自。定洲败，日芳遂家於蒙。清康熙四年，日芳弟日森子世籓、世屏附宁州禄昌贤叛，总兵阎镇破之。世籓遁，追斩之；世屏出降，免死，充大理军。后吴三桂反，给世屏伪总兵劄。大师复滇，世屏持劄归附，授蒙自县土县丞职，不准世袭。

楚雄府：

楚雄县土县丞。清顺治十六年，土县丞杨春盛归附，仍授旧职。乾隆五十年，改为正八品土官，世袭。

镇南州土州同，居本城。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同段光赞归附，仍授世职。

镇南州土州判，居镇南州城东北。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判陈昌虞归附，仍授世职。

阿雄关土巡检，居镇南州属。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者光祖归附，仍授世职。

镇南关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继祖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文辉，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姚州土州同，居姚州西界弥兴官庄。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同高显锡归附，仍授旧职。传至高配忝，乾隆五十年，改为从六品土官，世袭。

广通县

回磴关土巡检，居回磴关。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忠荩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怡，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沙矣旧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苏鉴归附，仍授旧职。传至苏敬，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定远县土主簿，居本城。清顺治十六年，土主簿李世卿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李毓英，

乾隆五十年，改为正九品土官，世袭。

姚安府土同知。清顺治十六年，土同知高映归附，仍授世职。传至李厚德，雍正三年，以不法革职，安置江南。

澂江府：

新兴州土州判，居州南研和邑。清康熙十九年，复滇，土人王凤授伪游击，迎至广西路投诚；随征石门坎、马别河、黄草坝皆有功，授土州判世职。

河阳县安插土官。清顺治初，土官刀韬归附，止给劄，仍准世袭。沿至刀廷俊，裁革。

新兴州

铁炉关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王先荣归附，授世职。康熙四年，同王耀祖叛，削除。

广南府：

广南府土同知。清顺治十六年，侬鹏归附，授同知世职。传至侬毓荣，乾隆三十一年，从征普洱、缅甸。三十七年，颁给土同知关防。子世昌，嘉庆二年从征贵州仲苗，加衔一等，赏戴花翎，世袭。

富州土知州，在府东二百六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沈昆巘归附，仍授世职。康熙九年，颁给州印。后以罪黜，传至沈肇乾。雍正八年，肇乾复以罪黜。

顺宁府：

云州

大猛麻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俸新命归附，仍授世职。

缅宁

猛猛土巡检，明末奔窜，失其印信号纸，未能请袭。传子紫芝，清康熙五十四年归附，贡象，仍授世职，颁给钤记。乾隆二十九年，改属顺宁府。

孟连宣抚司，在顺宁府边外南境，旧隶於永昌府。清康熙四十八年，刁派鼎贡象，归附，授宣抚司世职。派鼎死，子刁派春年幼，叔祖刁派烈抚孤。有刁派猷谋杀派烈，夺印争职，安插省城，另给宣抚司钤记便委。传至刁派新，因地处极边，界连外域，定为经制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乾隆二十九年，改隶顺宁府。

猛缅长官司，清乾隆十一年，归流，改其地为缅宁，设流官通判驻其地。

曲靖府：

平彝县土县丞，居平彝县竹园村。清顺治初，土县丞龙阔归附，仍旧世袭。

## 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

○贵州

贵州古罗施鬼国，汉夜郎国，并牂牁、武陵郡地。唐亦置播州、思州。元置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以羁縻之。明霭翠、奢香最为效忠。后则播州之杨、永宁之奢、水西之安，为西南钜患，杨氏灭，为遵义、平越二府；奢氏灭，为永宁县。

清初，黔省安氏犹强。经孙可望之乱，未颁正朔，苗蛮蠢动，诸擅兵相攻者，蹂躏地方，无有宁日。

顺治十五年，经略洪承畴定贵州。十七年四月，马乃营土目龙吉兆等反。云、贵既平，各土司俱奉贡赋，遵约束。龙吉兆收养亡命，私造军器，奸民文元、胡世昌、况荣还等俱党附之，遥结李定国为声援，纠合鼠场营龙吉佐、楼下营龙吉祥歃血盟，掠广西泗城州之土寨，安南卫之阿计、屯水桥、麻衣冲、下三阿、白屯等处，所过劫戮。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招谕不服，乃合疏请讨。十一月十九日，廷臣破果母寨，杀贼数千，擒吉兆子、吉佐妻，歼逆党文元、胡世昌於阵，遂乘胜破呷寨。吉兆闭寨拒守，官兵围之。十八年二月，廷臣令官兵人持一炬，纵火焚其寨，破之。吉兆及逆党况荣还等皆伏诛，马乃平。

九月，刘鼎叛。康熙二年正月，丹平土官莫之廉以隐匿刘鼎伏诛。金筑土官王应兆与鼎通，总督杨茂勋讨平之，鼎败逃水西。七月，被获伏诛。

三年正月，逆贼常金印等谋反，伏诛。金印，上元人，自称常遇春之后，从粤走黔，与水西安坤、皮熊等同谋反。金印称“荡虏大将军湘平伯”，伪造印敕旗纛，聚党陈凤麟、高岑、吉士英、米应贵等，煽诱诸土司为乱，为同党陈大出首，俱就擒。

二月，水西宣慰司安坤叛。初，经略洪承畴至沅，师不能进，承畴招安坤，许以如元阿尽、明霭翠故事，坤大喜，缴印归诚，引大兵由小路进入贵阳。滇、黔底定，叙坤功，许世袭，兼赐袍帽靴服采币。朋总兵皮熊合谋，蠢蠢思动，踪迹颇露。

总督杨葆勋曰：“水西地方沃野千里，地广兵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於黔则腹心之蛊毒也。失今不讨，养痈必大。”乃请剿。命总管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讨之。三月，三桂统十镇兵由毕节七星关入，令总兵刘之复驻兵大方，遏其冲逸，分提督李本深统贵州四镇兵由大方之六归河会剿，屯粮於三岔河。而檄黔省兵书误书“六归”为“陆广”，於是本深兵及黔、蜀二省所运之粮尽屯陆广，三路气息隔绝不相通。三桂受困两月，食将绝，外援不至。永顺总兵刘安邦战死，受围益迫。適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侦黔营虚实，为本深所获，始知三桂被围已久，乃使为引导，整兵入援。副将白世彦手斩骁贼以徇於阵，贼遂败走。总兵李如碧亦率精兵入重围，运粮接济，兵合为一，败贼阿作峒，复败之得初峒，九月又败之红崖峒。坤率其妻禄氏逃於木弄箐，复逃至乌蒙，乌蒙不纳。坤遣汉把曾经赉印投降，不许，生擒坤於大方之杓箐，并擒皮熊、安重圣等。皮熊不食十五日而死，坤与重圣俱伏诛。

四年十二月，郎岱土司陇安籓反，命吴三桂发兵讨之。籓乃安坤亲党。坤灭后，招纳坤馀孽陇胜等，及安重圣妻陇氏，杀安顺府经历袁绩，攻破关岭，直犯永宁。

陇胜等亦攻犯大定、威宁，杀毕节经历秦文。五年六月，陇安籓伏诛，郎岱平。

二十四年七月，黎平贼何新瑞反。新瑞本李姓，初在靖州为僧，后至平茶所犯罪，逃至新化，乃冒姓何，称故明总督何腾蛟子，煽惑苗民作乱，黎平官兵击败之。

二十五年二月，新瑞伏诛，徙土司韦有能等，以其地入永从县。

广顺州之长寨，寨据各苗之腹。前总督高其倬诱擒阿近，议设营汛，以控前后左右各寨。雍正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获首逆，副将刘业浚即退营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尔泰驳以三不可不剿；令总兵石礼哈搜讨，尽歼首从，勒缴军器，建参将营，分扼险要，易服薙发，立保甲，稽田户。于是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馀里，直抵粤界。

镇远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广，上达黔、粤，而生苗据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窟。古州者，有里有外。里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即元置古州八万洞军民长官司所也。地周八十馀里，户四五千，口二万馀。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为古州江。由此东西南北各二三百里为外古州，约周千二三百里，户数千，口十馀万，可敌两三州县。环黔、粤万山间，而诸葛营踞其中，倚山面川，尤据形势。张广泗守黎平，轻骑深入周勘，倡议置镇诸葛营，扼吭控制，而其外户为都匀、八寨，内户为丹江、清江。乃于六年夏，先创八寨以通运道，分兵进攻大小丹江，出奇设伏，尽焚负固之鸡讲五寨。苗赴军乞降，饮血刻木，埋石为誓。九年，乘胜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时九股苗为汉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额将岁倍，且江深崖险，兵不能入。及官军至，以农忙佯乞抚，广泗亦佯许之，而潜舟宵济，扼其援窜。苏大有、张禹谟突捣其巢，又败其夜劫营之贼，填壕拔橛，冒险深入，苗四山号泣，缚曾文登以献。于是清水江、丹江皆奏设重营，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馀，赴湖南市盐布粮货，往返不绝，民、夷大忭，估客云集。

古州自昔奥朴，自清初吴三桂伪将马宝兵由楚窜滇，取道古州，诸苗遮获其大砲重甲火药，由是日强，而上下江尤甚。上江为来牛、定旦，下江为溶峒。当广泗初至，苗皆谓官兵不能久，依违从抚，及闻诸葛营建城堡，遂群起拒命。八年秋，广泗督官兵夜半集苗船为浮桥，攻其不备，进攻上江之来牛、定旦，擒斩四千，获砲械无算。其下江溶峒之深远大箐，危峰障日，皆伐山通道，穷搜窟宅。乃遍勘上下江，濬滩险，置斥堠，通饷运。其都江、清水江之间，有丹江横贯，惟隔陆路五十馀里，为之开通，于是楚、粤商艘直抵镇城外，古州大定。

初，世宗以广泗招抚古州，不烦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抚，遣侍读春山、牧可登至军察之，并颁犒师银十万两。鄂尔泰约广西巡抚金鉷赴贵阳会筹边事，乃议黎平府设古州镇，而都匀府之八寨、丹江，镇远府之清水江，设协营，增兵数千，为古州外卫；后复改清江协为镇，与古州分辖。世宗嘉鄂尔泰之劳，锡封襄勤伯，世袭罔替。九年冬，入为武英殿大学士，以高其倬代之，以元展成巡抚贵州。

十二年，哈元生进新辟苗疆图志，以尹继善督云、贵，而复有黔苗之变。初，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增营设汛，凡腹内郡县防兵大半移戍新疆。

又鄂尔泰用兵招抚，止及古州、清江，未及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辄称台拱原内属，巡抚元展成易视苗疆，遽于十年设营驻兵。时秋稼未穫，苗佯听版筑，而刈穫甫毕，即传集上下九股数百寨，叛围大营，并扼排略大关之险，以阻饷道。营中樵汲皆断，死守弥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觐回黔，十一年春，进军台拱，攻贼于番招之莲花，破之，设戍其上。

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徵粮不善，远近各寨蜂起，遍传大刻。总兵韩勋破贼古州之王家岭，贼复聚集清江、台拱间，番招屯复围於贼。巡抚元展成与哈元生不合，仓卒调兵五千，尽付副将宋朝相领之赴援，半途亦困于贼。贼探知内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备空虚，于是乘间大入，陷凯里，陷重安江驿，陷黄平州，陷岩门司，陷清平县、馀庆县，焚掠及镇远、思州。而镇远府治无城。人心恟惧，台拱、清江各营汛亦多为贼诱陷。逆氛四起，省城戒严。四月，哈元生乃以亲兵三百自出督师，扼清平之杨老驿。六月，诏发滇、蜀、楚、粤六省兵会剿，特授哈元生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寿副之。时尹继善已遣云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粤兵亦继至。生苗见各路援兵渐集，各掳掠回巢，弃城弗守。元生进军凯里，檄各镇克复诸城，又合攻重安江贼，以开滇师之路。生苗既回巢穴，则纠众攻围新疆各营汛，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诸营复同时告急。时广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广东兵饷亦昼夜溯流而上，湖广兵先后集镇远界。元生遣古州镇韩勋攻毁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藁贡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罗以通清江，一走都匀援八寨；而八寨协副将冯茂复诱杀降苗六百馀及头目三十馀冒功，于是苗逃归者，播告徒党，诅盟益坚，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

陷青溪县城，而清江之柳罗、都匀之丹江，自春夏被围半载，粮尽援绝，九阅月围始解。

张照奉命赴苗疆，且令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镇远，则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且袒董芳，专主招抚，与哈元生龃。楚、粤官兵皆隶芳麾下。

旋议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兵，隶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粤兵，隶董芳。于是已进之兵，纷纭改调互换，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将村寨道路尽画上下界，文移辨论，致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贼乘间复出焚掠，清平、黄平、施秉间纷纷告警。

当是时，中外畏事者，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全局几大变。

八月，召张照、德希寿还。十月，授张广泗七省经略，哈元生以下咸受节制。

旋逮张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广泗奏言：“张照等所以无功者，由分战兵守兵为二，而合生苗、熟苗为一也。兵本少而复分之使单，贼本众而复驱之使合。

且各路首逆，自古州败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诸处，皆以一大寨领数十百寨，雄长号召，声势犄角，我兵攻一方，则各方援应，彼众我寡，故贼日张，兵日挫。为今日计，若不直捣巢穴，歼渠魁，溃心腹，断不能涣其党羽，惟有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而大兵三路同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而后再惩从逆各熟苗，以期一劳永逸。”广泗乃调全黔兵集镇远，以通云、贵往来大路。以精兵四千馀攻上九股，四千馀攻下九股，而自统五千馀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期并举。

乾隆元年春，复增兵分八路排剿抗拒逆寨，遗孽尽窜牛皮大箐。箐圜苗巢之中，盘亘数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匀、八寨，东清江、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雾雨冥冥，蛇虺所国，虽近地苗蛮，亦无能悉其幽邃，故首逆诸苗咸薮伏其中，恃官兵所万不能至，俟军退复图出没。广泗檄诸军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外以截逋逸，如阹兽网鱼，重重合围，以渐进偪。自四月至五月，将士犯瘴疠，冒榛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并许其党自相斩捕除罪。由是憝魁罔漏，俘馘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崖谷间者，不可计数。六年，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涉秋徂暑，先后埽荡，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获铳砲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有四万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产，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诏尽豁新疆钱粮，永不徵收，以杜官胥之扰。其苗讼仍从苗俗处分，不拘律例。以广泗总督贵州兼管巡抚事，世袭轻车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

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冈瑶，城步横岭苗，与广西瑶同叛。总督班第使镇筸总兵刘策名以兵五千进剿，以五千应援，诏广泗复以钦差大臣节制军务。先后斩馘五千馀，俘五千馀，于十二月班师。

鄂尔泰卒于乾隆十年，以开辟西南夷功，配享太庙。

后乾隆六十年，松桃苗变；及咸丰二年，教匪变，煽及苗疆，同治十二年方定。

然非土司肇事，故不录。

贵阳府：

中曹长官司，在府南十五里。明洪武三年，以谢石宝为长官司。传至谢正伦，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司，刘氏，清雍正七年，於土权叠害案内改流官。

养龙长官司，在府北二百二十里。明洪武五年，以蔡普为长官司。传至蔡瑛，清康熙八年，归附，准世袭。

白纳长官司，在府南七十里。元为白纳县，寻改。明初，以周可敬为长官司。

传至周尔龄，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赵启贤同。

虎坠长官司，在府东六十里。明洪武三年，以宋璢为长官司。传至宋继荣，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定番州

程番长官司，唐末，程元龙平定溪洞，世守程番。元改给安抚司印。明洪武四年，改授程番长官司。传至程民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上马桥长官司，在州北二十里。自唐末方定远开疆，明洪武四年，改授长官司。

传至方维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程番长官司，在州北五里。始自唐末程鸾。明洪武四年，改授小程番长官司。

传至程登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卢番长官司，在州北五里。始自唐末卢君聘。元置罗番静海军安抚司。明洪武四年，改授卢番长官司。传至卢大用，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方番长官司，在州南十里。始唐末方德。明洪武四年，改授方番长官司。传至方正纲，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韦番长官司，在州南五里。唐韦四海守此土。明洪武四年，改授韦番长官司。

传至韦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卧龙番长官司，在州南十五里。唐时，龙德寿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卧龙番长官司。传至龙国瑞，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龙番长官司，在州东南二十里。唐时，龙方灵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小龙番长官司。传至龙象贤，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金石番长官司，在州东二十五里。唐时，石宝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金石番长官司。传至龙如玉，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罗番长官司，在州南三十里。始自唐时龙应召。明洪武四年，改授罗番长官司。

传至龙从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大龙番长官司，在州东三十里。始於唐时龙昌宗。明洪武四年，改授大龙番长官司。传至龙登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木瓜长官司，在州西七十里。始於元时石期玺。明洪武八年，改授木瓜长官司。

传至石玉林，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於元时顾德。明洪武八年，改授木瓜副长官。传至顾大维，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麻乡长官司，在州西七十五里。明洪武十年，以得玉思为麻乡长官司。传至得志，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开州

乖西长官司，在州东六十里。始於唐时杨立信。明洪武四年，改授乖西长官司。

传至杨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於唐时刘起昌。传至刘国柱，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龙里县

大谷龙长官司，在县西北。始於元时宋国。明洪武十三年，授大谷龙长官司。

传至宋之尹，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谷龙长官司，在县东北。元时，宋幕授小谷龙安抚司。明嘉靖十一年，改授长官司。传至宋景运，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贵定县

平伐长官司，在县南。唐时李保郎，以征南功授安抚司。明洪武十五年，改授平伐长官司。传至李世廕，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大平伐长官司，在县南三十里。后汉昭烈时，宋隆豆征南有功，世守兹土。明洪武四年，改授宋臣为大平伐长官司。传至宋世昌，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平伐长官司，在县南三十里。唐时宋忠宣，以功授招讨司。明洪武四年，改授小平伐长官司。传至宋天培，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新添长官司，在县东北。唐时，宋景阳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新添长官司，属新添卫。传至宋鸿基，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康熙十年，改隶贵定县。

羊场长官司，在县东北。明洪武三十二年，以郭九龄为羊场长官司。传至郭天章，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修文县

底寨长官司，唐时，蔡兴隆调征黑羊，授护国将军，留守兹土。明洪武四年，改授底寨长官司。传至蔡启珵，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自唐时梅天禄。明洪武四年，准世袭。传至梅朝聘，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旧职。

安顺府：

普定县

西堡副长官。明洪武十二年，温伯寿以平苗功，授西堡副长官。传至温捷桂，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镇宁州

康佐副长官。明永乐六年，于成以功授康佐副长官。传至于应鹏，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永宁州

顶营长官司，在州南一百里。明洪武十六年，罗录以功授顶营长官司。传至罗洪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募役长官司，在州西一百七十里。明洪武十九年，阿辞以功授募役长官司。传至阿更，永乐元年，赐姓礼，更名山。传至阿廷试，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沙营长官司，明洪武十四年，沙先以功授沙营长官司。传至沙裕先，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盘江土巡检。明洪武八年，李当以功授盘江巡检。传至李桂芳，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平越州

杨义长官司，在州东八十里。始於唐时金密定。明洪武二十一年，改授杨义长官司。传至金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黄平州

岩门长官司，在州东北。明成化六年，何清以征苗有功，授凯里安抚司左副长官。万历四十二年，改属黄平州。传至何仕洪，清顺治十五年，归附，改授岩门长官司，世袭。

重安司土吏目，在州西三十里。明洪武八年，以张佛宝、冯铎为正、副长官司。

万历二十七年，改土吏目。传至张威镇，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甕安县

草塘司土县丞。明洪武二十五年，以宋邦佐为草塘安抚司。传至世宁，万历二十九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宋运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甕水司土县丞，在县西北。明洪武十七年，以犹恭为安抚司。万历中，改授土县丞。传至犹登第，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馀庆县

土县丞。唐毛巴有功，授馀庆土知府。明洪武二年，改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为土县丞。传至毛鹏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准袭前职。

土主簿。元杨正宝有功，授白泥司副长官。明万历二十四年，改为土主簿。传至杨璟，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都匀府：

都匀长官司，在府南七里。明洪武十六年，以吴赖为都匀长官司。传至吴玉，清顺治十五年，归附，准袭前职。

副长官。王应祖，同。

邦水长官司，在府西二十里。明永乐六年，以吴珊为邦水长官司。传至吴昌祚，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麻哈州

乐平长官司，在州北四十里。明洪武年间，授宋仁德为乐平司正长官。传至宋治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平定长官司，在州北一百里。明洪武十年，授吴忠平定长官司。传至吴士爵，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独山州

土同知。明洪武十六年，以蒙闻为九姓独山长官司，以境有九姓蛮为名。弘治八年，

改土同知。传至蒙一龙，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丰宁上长官司，在州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二十三年，以杨万八为丰宁上长官司。传至杨懋功，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丰宁下长官司，在州东南二百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三年，以杨万全为丰宁下长官司。传至杨威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烂土长官司，在州东一百十里。明洪武二十四年，以张钧为烂土长官司。传至张威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凯里司。杨氏，清康熙四十五年，以土酋大恶案内改土归流，入清平县。

镇远府：

土同知。宋时，何永寿以功授高丹峒正长官司。明洪武三年，授何济承为镇远州土同知。传至何大昆，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通判。宋时，杨从礼。明正统四年，改授杨瑄镇远州土通判。传至杨龙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推官。宋时，杨载华。明正统十一年，改授杨忠镇远州土推官。传至杨秀玮，清顺治

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偏桥长官司，在府城西六十里。宋时，安崇诚。明洪武三年，改授安德可为偏桥长官司。传至安显祖，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左副长官，杨通圣；右副长官，杨毓秀：均同。

镇远县

工卩水长官司，在县东八十里。明洪武元年，授杨昌盛为工卩水长官司。传至杨胜梅，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袁洪远，同。

思南府：

随府办事长官司。宋时，田二凤。明洪武五年，改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一年，改授随府办事长官司。传至田仁溥，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蛮夷长官司，在府城西。宋时，安仲用。明洪武二十九年，改授蛮夷长官司。

传至安于磐，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李际明，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八年，李慧缘事革职。

沿河祐溪长官司，在府北二百十里。元时，张仲武以功授长官司。传至张承禄，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冉鼎臣，同。

朗溪长官司，在府东八十里。元时，田穀。明洪武元年，授朗溪长官司。传至田养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任进道，同。

安化县

土县丞。元时，张坤元。明万历三十三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张试，清顺治十八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巡检。明洪武七年，以陆公阅为土巡检。传至陆阳春，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土百户。久改流。

印江县

土县丞。元时，张恢留此。明嘉靖七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张应璧，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婺川县

土百户，改流。

石阡府：

石阡正长官司。清雍正八年，改土归流。

副长官，在府城西北。元时，杨九龙以功授石阡副长官。明洪武五年，仍之。

传至杨敬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亦准世袭。

苗民长官司，在府城西北。明洪武十年，立。清康熙四十三年，改土归流。

思州府：

都坪长官司，在府城内。元何清授定云路总管。明洪武七年，改授都坪长官司。

传至何学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周如，同。

都素长官司，在府西九十里。明永乐十一年，置长官司於马口寨。传至何起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周之龙，同。

黄道长官司，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五年，以黄文听为长官司。传至黄金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黄士元，同。

施溪长官司，在府北一百四十里。明洪武五年，以刘贵为施溪长官司。传至刘师光，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铜仁府：

省溪长官司，在府西一百里。明洪武五年，以杨政为省溪长官司。传至杨秀铭，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戴子美，同。

提溪长官司，在府西一百四十里。明洪武五年，以杨秀纂为提溪长官司。传至杨通正，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张体泰，同。

乌萝长官司，在府西二百里。始自唐时杨通孙。明洪武五年，改授乌萝长官司。

传至杨洪基，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冉天奇，同。

平头长官司，在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二十九年，改授杨正德为平头长官司。

传至杨昌续，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田茂功，同。

黎平府：

潭溪长官司，在府西南三十里。明洪武四年，以石平禾为潭溪长官司。传至石玉柱，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石岩，同。

八舟长官司，在府北八十里。汉吴昌祚以功授八舟长官司。明洪武四年，仍令吴氏世袭。传至吴遇主，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亦准袭职。

龙里长官司，在府西北九十里。明洪武四年，以杨光福为龙里长官司。传至杨胜梯，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中林长官司，在府西北一百里。明洪武五年，以杨盛贤为中林长官司。传至杨应诏，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古州长官司，在府西北八十里。元置古州八万洞长官司，属思州宣抚司。明洪武五年，以杨秀茂为古州长官司。永乐十年，属府。传至杨云龙，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新化长官司，在府北六十里。元时，欧阳明万以功授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年，仍袭前职。传至欧阳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欧阳长官司，在府北九十里。明洪武四年，以阳都统为欧阳长官司。传至阳运洪，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吴登科，同。

亮寨长官司，在府北一百里。元置。明洪武四年，以龙政忠为本司长官司。传至龙文炳，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湖耳长官司，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四年，以杨再禄为本司长官司。传至杨通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副长官。杨大勋，同。

洪州长官司，在府东一百五十里。元置洪州泊里等洞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年，以李氏为洪州长官司。传至李煦，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副长官。林起鹏，同。

分管三郎司，在府南三十里。杨世勋袭。清康熙二十三年，改土归流。

赤谿湳洞司，在府东北二百六十里。杨鸣鸾袭。清康熙二十三年，改土归流。

水西宣慰司：康熙三年，吴三桂灭安坤，改设四府。二十一年十二月，谕大学士曰：“吴三桂未叛时，征讨水西，曾灭土司安坤，其妻禄氏奔於乌蒙，后生子安世宗。朕观平越、黔西、威宁、大定四府原属苗蛮，以土司专辖，方为至便。大兵进取云南，禄氏曾前接济，著有勤劳，仍复设宣慰使，令世宗承袭。”四十年，总督王继文以土司安世宗为吏民之害，仍请停袭，地方归流官管辖。

## 列传三百三 土司五

○广西

广西为西南边地。秦，桂林郡。汉，始安。唐，桂管。宋，静江府。元，静江路。明建广西省。瑶、僮多于汉人十倍，盘万山之中，踞三江之险。明时，因元之旧，多设土司，以资镇压。叛服不常，韩雍之定藤峡，王守仁之抚田州，沈希仪、俞大猷之战功，殷正茂、翁万达之成绩，仅得勘定。清朝，广西莠民四起，土司独安靖无事。鄂尔泰经略三省，革泗城土府岑映宸职，割江北地隶贵州。雍正六年八月，首讨思陵州之八达寨，扼其饷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砲所能及，渐轰进偪。

贼窘急，斩土目颜光色兄弟以献，尚闭寨不出，遂为官兵所毁。八年，复檄讨思明土府所属之邓横寨，三路进攻，一鼓而克。於是远近土目争缴军器二万馀。巡边所至，迎扈千里，三省边防皆定。

庆远府：秦，象郡。汉，交阯、日南二郡界。唐置粤州，天宝初，改龙水郡；乾元中，更宜州。宋升庆远军节度，咸淳初，改庆远府。元为庆远路。明仍改庆远府。清因之。

东兰土州，在府西南。宋置兰州，以韦氏世袭。元改东兰州。明因之。传至韦光祚，清顺治初，归附，予旧职，雍正七年，改设流官知州。

忻城土县，在府南。宋庆历间，隶宜州。元以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明洪武初，设流官。后仍任土官，以莫氏世袭。传至莫猛，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袭职。

南丹土州，在府西北。宋开宝初，土官莫洪内附；元丰三年，置州，管辖诸蛮。明洪武初，莫金纳土。金叛被诛，以金子禄袭。传至莫自乾，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袭职。

那地土州，在府西。宋熙宁初，土人罗世念来降；崇宁间，遂置地、那二州，以罗氏世知地州。元仍之。明洪武元年，土官罗黄貌附，诏并那、地为一州，予印授，黄貌世袭，以流官吏目佐之。传至罗德寿，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永顺正土司，在府西南。明设土司，弘治间，以邓文茂为之。传至邓世广，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土司。彭希圣，同。

永定土司，在府西南。明成化十二年，设土司，以韦万秀为之。传至韦盛春，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思恩府：古百粤。汉属交阯。唐天宝元年，改为横山郡。元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正统五年，升为思恩府。弘治末，改流官，清因之。

上林土县，在府西南二百七里。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明洪武二年，以黄嵩为土知县，仍属田州；嘉靖初，改隶思恩军民府，佐以流官典史。传至黄国安，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白山土司，在府东北。宋皇祐间，随狄青有功，世袭土舍。明嘉靖七年，以王受明为白山土巡检。传至王如纶，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兴隆土司，在府东北八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韦贵为土巡检。传至韦万安，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那马土司，在府西北九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黄理为土巡检。传至黄天伦，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定罗土司，在府西一百四十里。明嘉靖七年，以徐伍为土巡检。传至徐朝佐，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旧城土司，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黄集为土巡检。传至黄世勋，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下旺土司，在府西二百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韦良保为土巡检。传至韦际弦，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安定土司，在府北。明嘉靖七年，以潘良为土巡检。传至潘应璧，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都阳土司，在府西北六百里。明嘉靖七年，以黄留为土巡检。传至黄宏会，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古零土司，在府东。明嘉靖七年，以覃益为土巡检。子文显，征大藤峡有功，加千总。传至覃恩锡，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田州土州，在府西四百五十里。唐天宝元年，横山郡。乾元元年，改为田州。

宋属横山寨。元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改田州府，寻复为州。嘉靖九年，以岑芝主田州。传至岑汉贵，清顺治初，归附，仍准世袭。近改百色直隶，置流官。

归顺州，旧为峒。元隶镇安路。明因之。弘治年间，升为州，以岑瑛为知州，世袭，改隶思恩府。传至岑继纲，清顺治初，归附，仍予旧职。雍正七年，改隶镇安府。八年，巡抚金鉷以土司岑佐不法状题参，革职改流。

泗城府：古百粤地。宋置泗城州。元属田州路。明隶思恩府。洪武初，以岑善忠为知府，世袭。传至岑继禄，清顺治十五年，归附，随征滇、黔有功，改为泗城军民府。继禄死，子齐岱袭。齐岱传子映宸。雍正五年，映宸以罪参革，改设流官。

下雷州。元属镇安路。明初，降为峒。万历三十二年，许应珪以军功复职。传至许文明，清顺治初，归附，仍袭旧职。

向武州。宋置，隶横山寨。元隶田州路。明初，以黄世威为知州。传至黄嘉正，清顺治初，归附，仍袭旧职。

都康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隶思恩府，以冯斌为知州。传至冯太乙，清顺治九年，归附，仍袭旧职。

南宁府：唐邕州也。元，邕州路，泰定中，改南宁路。明置南宁卫，后改府。

清因之。

果化土州。宋置。元属田州路。明洪武二年，授土官赵荣为知州。弘治中，改隶南宁。传至赵国鼎，清初，率众归附，仍袭旧职。

归德土州，在府西。其先黄氏。宋征交阯有功，建归德州。明洪武二年，以黄隍城为知州。传至黄道，清初，归附，仍袭世职。

忠州土州，在府西南一百九十里。宋置。明洪武二年，以黄威庆为土知州。传至黄光圣，清顺治初，归附，仍予世职。

迁隆峒，在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明洪武元年，以黄威鋆为土官，以失印废为峒，降巡检。传至黄元吉，清初，归附，仍予世职。

太平府：汉属交阯。唐为羁縻州。宋平岭南，置五寨，一曰太平，领州县。元置太平路。明洪武二年，改为太平府。清因之。

太平州，在府西北。明洪武二年，以李以忠为知州。传至李开锦，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镇远州，在府东北。旧名古陇。宋置州。元隶太平路。明亦属太平路。明初，以赵昂升为知州。传至赵秉义，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茗盈州，在府北。宋置。元属太平路。明初，以李铁钉为知州。传至李应芳，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安平州，旧名安山，在府西北。唐置波州。宋设安平州。元隶太平路。明洪武初，以李郭祐为知州，使守交阯各隘。传至李长亨，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万承州，在府东北，旧名万阳。唐置万承、万形二州。宋省万形隶太平寨。元属太平路。明洪武初，以许郭安为知州。传至许嘉镇，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全茗州，在府北，旧名连冈。宋置，隶邕州。元属太平路。明洪武初，以许添庆为知州，给印。传至许家麟，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结安州，在府东北，旧名营周。宋置结安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元年，以张仕荣为知州。传至张邦兴，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龙英州，在府北，旧名英山。宋为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二十二年，以赵世贤为知州，给印。传至赵廕昌，为族人继祖所杀。清顺治十六年，归附，诛继祖。廕昌无子，以邦显子廷耀袭。

佶伦州，在府东北，旧名邦兜。宋置安峒，隶太平寨。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二年，以冯万杰为知州。传至冯嘉猷，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都结州，在府东北。元属太平路。明洪武三年，以农武高为知州。传至农廷封，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上下冻州，在府西。宋置冻州。元分冻州为上冻、下冻二州。明隶太平府，洪武元年，以赵帖从为知州。传至赵长亨，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恩城州，在府西北。唐置。宋分上下恩城二州。元属太平路。至正间并为一。

明洪武元年，以赵雄杰为知州。传至赵贵炫，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罗阳土县，在府东，旧名福利。宋置，隶迁隆寨。元属太平路。明隶太平府，明初，以黄宣为知县。传至黄启祥，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思陵州。宋置州，隶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明初，省入思明府，后复建，仍隶太平府；洪武二十一年，以韦延寿为知州。传至韦懋选，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思明州。唐置，属邕州。宋隶太平寨。元改思明路。明为府，洪武元年，以黄忽都为知府。传至黄戴乾，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旧职。黄观珠袭。以安马、洞郎等五十村改流，隶南宁。明降府为州，移治伯江哨。雍正十年，五十村目怨观珠，杀观珠嬖人，欲因以谋不靖。太平知府屠嘉正、新太协副将崔善元安定之。观珠以罪参革，改流。又思明州与思明府本两地，土官亦黄姓，於康熙五十八年改流。

下石西州，在府西二百十里。宋闭鸿为知州。明初，仍给世袭。传至闭承恩，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上石西州。明崇祯间，并入本府。清雍正十二年，改隶明江同知。

上龙司。汉属交阯。唐置龙州。宋隶邕州。元大德中，改为万户府。明初，属太平。洪武八年，改直隶州，寻改隶太平。以土官赵帖坚袭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其后事具明史。传至赵有泾，为庶兄有涛所杀。有泾子国梁愬父冤，有涛逃入交阯。

清平广西，更名赵禄奇，自交阯逃回归附，仍予旧职。死，传子廷楠。时国梁父冤既白，应袭，而廷楠拒之；国梁复出奔，適云南煽动，遂率贼兵破州城，杀廷楠。

未几扑灭。而廷楠无子，乃以庶支赵元基孙国桓袭。传子殿灴，雍正三年，以贪残参革，析其地为上龙司、下龙司；改设两巡检，平通判兼摄。后改龙州。

凭祥州。宋为凭祥峒，属永平寨。元隶思明路。明洪武初，李升内附，置凭祥镇。永乐二年，置县；成化八年，升州，以升孙李广宁为知州。时又属安南，仍归明，属太平府。传至李维籓，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江州。宋置，属古万寨。元隶思明路。明因之，洪武初，以黄威庆为知州。传至黄廷杰，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袭旧职。

镇安府：在省西。宋时於镇安峒建右江军民宣抚司。元改镇安路。明洪武元年，改府，授土官岑天保为知府。清顺治间，土官故绝，沈文崇叛据其地；十八年，发兵扑灭之。康熙二年，改置流官通判。雍正十年，改知府。

都康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洪武三十二年，复置州。永乐初，以冯斌为知州，隶思恩府。传至冯太一，清顺治九年，归附，袭旧职。雍正七年，镇安设府，改隶镇安。

上映峒。宋置州。明初，废为峒，以许尚爵袭。传至许国泰，清顺治初，归附，仍予旧职。

湖润寨。宋时置州。明初，废州为寨，降巡检司。传至宗熙，清顺治九年，归附，仍给巡检司印，世袭。

## 列传三百四 土司六

○甘肃

甘肃，明时属於陕西。西番诸卫、河州、洮州、岷州、番族土官，明史归西域传，不入土司传。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

清改甘肃为省，各土司仍其旧，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杨应琚曰：“按西宁土司计十六家，皆自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於西、碾二属。是时地广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给民树艺，边远旱地，赐各土司，各领所部耕牧。内惟土司陈子明系南人，元淮南右丞归附，馀俱系蒙古及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

李氏、祁氏、冶氏皆膺显爵而建忠勋。迨至我朝，俱就招抚。孟总督乔芳请仍锡以原职世袭。今已百年，输粮供役，与民无异。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间，与民错杂而居，联姻而社，并有不习土语者。故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今宁郡外亦有土弁，合纪其始末为一卷。

狄道州：

脱铁木兒，蒙古人。明初，授陕西平章宣慰使司都元帅，随大将军徐达招抚十八族铁城、岷山等处，赐姓赵，更名安，授临洮卫土官指挥同知。正统十年，卒，子英袭。传至赵师范，清顺治二年，底定陇右，师范率子枢勷归附，仍令管理临洮卫指挥使土司事务。同治元年，河回倡乱，赵坛领土兵防守州城。二年，坛赴洮州卓泥调拨铁布番兵。適州城失守，敕书号纸均毁。四年，回匪围巩昌，坛赴陕甘大营请援，行至董家堡遇害。以兄子元铭为继。光绪二十年，袭职，领兵部号纸。二十一年，河回复叛，渡河攻城，元铭率土兵五百由抹邦河进剿。至城南川，適统领威定军何建威拔狄道，亦至，遂会军抵河州。何以元铭勇，委带威定前营，驻城南黄家滩。於边家湾、三家集、罗神庙等处屡捷，解河州围，加二品衔勇号。赵氏世居桧柏庄。

河州：

何贞南，河州人。元授陕西平章宣慰使司都元帅。明初，投诚，赐姓何，授河州卫土官指挥。传至何永吉，清顺治二年，归附。五年，回变，其子扬威带兵有功，请给号纸世袭。至乾隆年，赵武袭。撒回叛乱，武同子大臣在老鸦、南岔等关防御。

四十九年，石峰堡之变，父子防御尽职。嘉庆四年，教匪由川入甘，时武患病，委子大臣在南界景古城瞎歌滩防堵。同治二年，武玄孙何柄继。兵火倏起，守城有劳，复获渠魁李法正，赏戴花翎。光绪四年，袭职。

韩哈麻，元、明时，授河州卫土司。清初，归附。乾隆十四年，河州发给土千户委牌，子霆袭。四十六年，撒回猖獗，统兵固守。旋因修盖佛寺，违禁斥革。继盐茶回变，防御有功，总督福康安给土司外委劄付。霆曾孙钧，同治初，与贼接仗阵亡。子廷俊。同治十年，御贼八岘山口，身先士卒，刀石弗避，左宗棠赏给养伤银两。又有韩完卜者，世袭指挥使。清初，归附。其后韩千贯以劄印遗失，授为外委土司。雍正间，韩世公因逆夷跳梁，把隘无失，仍授指挥使。雯卒，子成璘袭。

乾隆四十六年，阵亡。咸丰十一年，韩廷佐袭。韩氏世居韩家集。

岷州：

马纪，自云伏波将军后裔。元至正间，因防守哈达川九族，授指挥使职，家岷州卫。子珍，明洪武间，以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顺治二年，马国栋归附，授原职。

马氏世居宕昌城。

后成，明镇守指挥能之季子，景泰间，守御洮州；成子璋，成化间，征乌斯藏有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初，后承庆内附，为外委百户。康熙三十年，劄委任事。

乾隆九年，永庆孙发葵始实授土百户。后氏世居攒都沟。

赵党只管卜，岷州卫人。明洪武间，授世袭土官百户。清初，赵应臣内附，为外委土官。康熙二十一年，授其子之鼎原职。赵氏世居麻霙里。

以上三土司，所辖虽号土民，与汉民无殊，钱粮命盗重案，俱归州治，土司不过理寻常词讼而已。

后祥古子，岷州卫人。明洪武二十八年，以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顺治间，后希魁归附，授外委百户。希魁曾孙荣昌，实授土百户。光绪初，后振兴改袭土把总。

后氏世居闾井东。

绰思觉，革那族生番也。明宣德间，授土官副千户。传至宏基，顺治十六年，归附，因事革配。康熙十四年，其堂弟宏元於吴逆之变，恢复洮、岷有功，靖逆侯张勇题叙，仍授世袭副千户。二十九年，宏元子廷贤，雍正初，与黄番煽乱，改土归流。

洮州：

{此夕}的，洮州卫卓泥族番人。明永乐二年，率叠番、达拉等族投诚。十六年，授土官指挥佥事。正德间，玄孙旺秀调京引见，赐姓名杨洪。传至杨朝樑，於顺治十八年归附，仍给劄管理土务，为外委土司。康熙十四年，吴三桂乱，助饷，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准袭二次。二十年，朝樑子威袭。四十五年，威子汝松袭。汝松子冲霄，仍袭指挥佥事。五十一年，黑番为乱，助剿有功。前山十八族、后山十九族黑番，俱给令管辖。曾孙宗业袭职。撒拉回变，以功赏三品顶戴花翎。四十九年，盐茶回变，两剿石峰堡，赏大缎二疋。嘉庆十九年，宗业弟宗基袭，兼摄禅定寺僧纲。宗基子元，道光二十四年袭。同治中，奉总督左宗棠檄，剿循属撒匪，收复洮州新旧二城，历奖至头品顶戴、志勇巴图鲁。光绪六年，子作霖袭职，亦以军功得头品顶戴，领兵部号纸，兼摄护国禅师。日益讠夸大，小弱者割地以鬻，遂并有众土司地。作霖曾孙积庆，光绪二十八年袭。杨氏世居卓泥堡，地最大，南至阶文，西至四川松潘界，土司中最强者，自以为杨业之裔。明正德赐姓之事，则已茫如矣。

昝南秀节，洮州卫底古族西番头目。明洪武十一年，率部落投诚。十二年，督修洮州边壕城池。十九年，随指挥马煜征叠州，以功授本卫世袭中千户所百户。子卜尔结，於洪武二十年袭。二十五年，同指挥李凯等招抚番、夷等，认纳茶马。永乐三年，赐姓昝。宣德五年，以护送侯显功，升本卫实授百户。传至昝承福，清顺治十年，归附。奉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劄付，昝天锡於光绪二十年承袭。昝氏居资卜族。

永鲁劄剌肖，洮州卫著逊族番人，明永乐间，以功授土官百户。传至永子新，清顺治间，归附，袭职。永隆於光绪二十五年承袭。永氏居著逊隘口。

西宁县：

祁贡哥星吉，元裔。初封金紫万户侯，世守西土。洪武元年，归附。五年，招抚西番，授副千户。以追剿西番亦林真卉阵亡，子锁南袭。永乐十年，从西宁侯宋琥追捕番酋老的罕等於讨来川，予正千户。传至祁廷谏，袭职。崇祯十六年，闯寇贺锦扰西宁，廷谏率子兴周与战，斩锦。已而贼党愈炽，并被俘送西安。清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至西安，破走逆闯，得廷谏，赏衣帽、鞍马、采缎、银两，令回西宁安抚番族，仍授本卫指挥使，世袭。十年，病休。兴周先以战功授大靖营参将，至是袭职。会吴逆叛，兴周子荆璞随总兵王进宝克复兰州、临巩诸城。同治元年，撒回复乱，祁叙古防堵有功。十一年，为土番拉莫丹所控，革职。

母李氏代理指挥使印。光绪十五年，以巡防功复职。祁氏世居寄彦才沟。

陈义，江苏山阳人。父子明，元淮安右丞。至正二十三年，明常遇春兵至淮南，率众投诚。洪武七年，随李文忠北伐有功，授随征指挥佥事。十六年，从征阵亡。

义袭父职，调任燕山右护卫。靖难兵起，从燕王转战，升山西潞州卫指挥同知。永乐元年，随新城侯张辅征甘、凉。旋扈成祖征木雅失里，逐北至红山口，迁指挥使。

又从耿炳文驻防甘肃，授西宁卫世袭指挥使。崇祯初，陈师尧随洪承畴守松山，阵亡。清顺治二年，陕西总督孟乔芳收甘肃，师尧弟师文归附。五年，甘州回米喇印、丁国栋反，随镇羌参将鲁典战贼乌稍岭，仍袭西宁卫指挥使。同治元年，撒回作乱，总督沈兆霖率师进剿，檄陈兴恩守思观。光绪四年，子迎春袭。陈氏世居陈家台。

李文，西番人。父赏哥，元都督指挥同知。明洪武初，投诚。传至李洪远，袭指挥同知职。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党陷甘州，独西宁不下。贼将辛恩贵攻破之，洪远与其妻祁氏暨家丁一百二十人死於难。清顺治七年，洪远子珍品归附，仍与原官。

咸丰八年，李尔昌袭。同治元年，撒拉回作乱，随大军进剿，赏蓝翎。李氏世居乞塔城。

纳沙密，西番人。明洪武四年，投诚，授总旗。清顺治二年，纳元标归附，仍袭指挥佥事。同治元年，总督沈兆霖督军进讨撒回，纳朝珍奉檄守南川什张加。光绪四年，朝珍子延年袭。纳氏世居纳家庄。

南木哥，姓汪氏，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诚。累除金吾左卫中卫所副千户，加指挥佥事。传至汪升龙，清顺治二年，归附，仍袭指挥佥事。同治元年，撒回反，南进善随大军前赴巴燕戎格所属曲林庄防剿。二年，西宁逆回悉叛，奉檄守府城。十一年，回乱平，招集流亡土民复业。光绪十九年，子祖述袭。汪氏世居海子沟。

吉保，西番人。洪武四年，投诚，授百户。二十三年，调锦衣卫前所镇抚。子朵尔只袭。清顺治二年，吉天锡归附。十二年，仍袭指挥佥事。吉氏世居迭沟。

循化：

韩宝元，撒拉尔回人。明洪武三年，投诚，授世袭昭信校尉管军百户职衔。传至韩愈昌，清康熙间，归附，蒙靖宁将军张劄委都司职衔。子炳，抚番有功，於雍正间奉兵部号纸，袭土千户，管西乡上四工韩姓撒拉。

韩沙班，明时，抚番有功，授世袭撒拉族土百户。清顺治间，归附，管东乡下四工马姓撒拉。藏土百户王国柱，清顺治二年，归附，授原职，管番民。明时防戍小土司也。

大通县：

曹通温布，大通川人。乾隆元年，以功补大通川土千户，世袭。每年应纳贡马二十四匹，共折银一百七十三两。后因回乱，番民逃亡，总督左宗棠咨部，暂以半价交纳。由大通县管理。

碾伯县：

朵尔只失结，蒙古人。元甘肃行省右丞。明洪武四年，投诚。六年，授西宁卫指挥佥事。子端竹袭。旋调守西宁卫。建文元年，从南军征北平，阵亡。子祁震袭，始以祁为氏。祁秉忠，明史有传。秉忠侄国屏，袭都指挥同知。崇祯十六年，流寇蹂西宁，力抗之。清顺治二年，归附。五年，甘州回陷甘、凉、肃诸州，国屏随总督孟乔芳进剿，复甘州。九年，授西宁卫世袭指挥同知。子伯豸袭。吴三桂反，平凉提督王辅臣叛应之。逆党陷巩昌、临洮、兰州，伯豸统各土司随西宁镇总兵王进宝东征，平兰州，累官至銮舆使。圣祖亲征噶尔丹、仲豸扈从，擢署温州镇总兵，回籍以原官署理指挥同知印务。雍正元年，青海酋罗卜藏丹津叛，大将军年羹尧檄祁在璿守大峡口。撒拉陷河州，璿侄调元率土兵守碾伯城。盐茶回田五作乱，调元守鲁班峡。同治元年，撒回作乱，调元曾孙承诰协同防御。以劳疾卒，承诰妻刘氏护理印务。光绪十一年，子贵玉袭。祁氏世居胜番沟。

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初，投诚，授指挥佥事世袭。招抚流散，收捕黑章砸等处番贼。永乐五年，卒，子英袭。获番酋老的罕，进都指挥佥事。二十二年，中官邓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贼见杀，掠所赍金币。仁宗初立，谕赤斤、罕东及安定、曲先诘贼主名，而敕英与指挥康寿等进讨。

英言知安定指挥哈三孙散哥、曲先指挥散即思实杀使者，遂率兵西入。贼惊走，追击，逾昆仑山，深入数百里。至雅令阔，与安定贼遇，大败之，俘斩千一百馀人，获马牛杂畜十四万。曲先贼闻风远遁，安定王桑尔加失夹等惧，诣阙谢罪。宣宗嘉英功，遣使褒谕宴劳之，令驰驿入朝。既至，擢右府左都督。宣德二年，封会宁伯，禄千一百石，并赠南哥子爵。英恃功骄，所为多不法。宁夏总兵史昭奏英有异志，英上章辩，赐敕慰谕之。英家西宁，招逋逃七百馀户，置庄垦田，豪夺人产，复为兵部及言官所劾，追逃者入官。传至李天俞，闯寇馀党蹂湟中，天俞被执送西安，其家殉难者三百馀人。清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至关中，流寇溃散，天俞谒王，王赐衣冠、鞍马、银两、彩缎，令回西宁招抚番族。五年，甘州回米喇印反。十年，授西宁卫指挥同知，世袭。吴三桂党陷兰州，总兵王进宝檄其子澍从征。澍与弟洽预调水夫五百馀名，各造木筏五十馀只，由新城河口宵济官军，并率土兵千馀骑继进，遂复兰州、临巩诸城，擢游击。传至李长年，光绪四年，袭职。李氏世居上川口。

赵朵尔，岷州人。元招藏万户。明洪武三年，投诚。传至赵瑜，清顺治二年，归附。十八年，仍袭指挥同知。同治初，撒回不靖，总督沈兆霖进剿，檄赵永龄率土兵随官军搜剿山后巴燕戎格等处逆党。光绪七年，永龄袭职。赵氏世居赵家湾。

失剌，蒙古人。元甘肃省郎中。明洪武初，投诚，选充小旗。子阿吉袭小旗，始以阿为氏。扈成祖北征阿鲁台，战魁列兒河有功，迁总旗。传至阿镇，清顺治二年，归附，依旧世袭。同治四年，逆回陷老鸦堡，阿文选率土兵御贼於隘，众寡不敌，死之，部下熸焉。光绪九年，文选子保衡袭。二十年，保衡子成栋袭。阿氏世居老鸦白崖子。

帖木录，西宁卫土人。元，百户。洪武四年，投诚，授原职。子大都，从都督宋晟讨西番叛贼，获捷迁千户。永乐七年，卒，子甘肃袭职，始以甘为氏。崇祯十六年，流寇扰西宁，甘继祖家被掠，失承袭号纸。清顺治二年，归附。吴三桂逆党延及陇右，继祖子廷建率土兵三百守黄河渡口，复随王进宝征讨，陇右以安。叙功，袭指挥佥事原职。甘锺英，光绪四年袭。甘氏世居美都川。

铁木，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诚，充小旗。子金刚保，从成祖北征，追木雅失里不及，移征阿鲁台，连战於玄冥河、於静虑镇、於广汉戎，皆有功。复从指挥李英讨番酋老的罕於沙金城，大破之。二十年，再扈成祖北征，败贼於魁列兒河，擢千户。子硃荣袭职，始以硃为氏。从都指挥李英追安定贼，与战，深入，殁於阵。数传至硃秉权，值明末流寇贺锦之乱，失官诰号纸。清顺治二年，秉权偕子廷璋归附。康熙四十年，仍授指挥佥事，世袭。数传至硃协，同治四年，湟中群回肆逆，协殉难。光绪十一年，协子廷佐袭。硃氏世居硃家堡。

薛都尔丁，西域缠头回人。元，甘肃省佥事。明洪武四年，投诚，授小旗。子也里只补役，洪熙元年，从征安定贼有功，擢所镇抚。子也陕舍袭。陕舍孙祥，更姓冶氏。顺治二年，冶鼎归附，仍予世袭。冶氏世居米拉沟。

李化鰲，明世袭西宁卫指挥同知化龙之弟，锦衣卫指挥使光先之次子。清顺治二年，归附，授职百户。光绪十五年，李长庚袭。李氏世居九家巷。

朵力，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充小旗。子七十狗补役。孙辛庄奴，始以辛为氏。清顺治二年，辛伟鼎归附，仍授试百户职。同治四年，回乱湟中，堡塞俱毁，辛德成挈其子裕后避贼居藏地。光绪十二年，归里。裕后袭。辛氏世居王家堡。

哈喇反，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充小旗。子薛帖里加替役，以功授百户。

子喇苦袭，以功升副千户，遂以喇为氏。清顺治二年，喇光耀归附，给与指挥佥事劄付。喇氏世居喇家庄。

平番县：

巩卜失加，元裔。父脱欢，封武定王，兼平章政事。明洪武四年，率诸子部落投诚，太祖授巩卜失加为百夫长，俾统所部居庄浪，以功升百户。永乐初，殉阿鲁台之难，传子失加，累署庄浪卫指挥同知，赐姓鲁氏。子鉴，鉴子麟，麟子经，三世名将，明史有传。崇祯十年，以经曾孙印昌任西宁副总兵。及闯寇犯河西，印昌散家财享士卒，提兵至西大通，遇贼党贺锦，挥兵奋战，部卒殆尽，遂殁於阵。清顺治十六年，印昌子宏归附，袭指挥使，锡之敕印。宏卒，嫡子帝臣幼，以族人鲁大诰代理土务。会吴逆叛，宏妻汪氏捐军粮四百石。宏曾孙璠，乾隆四十六年，撒拉回攻围兰州，率土番兵三百人赴援，战於乱古堆坪。贼悍甚，兵无后继，璠负重伤，裹创力战，竟突围归营。事闻，加一等职衔、花翎。盐茶回复反，璠领土番兵防守兰州城。道光六年，逆回张格尔犯边，扬威将军长龄进讨，璠子纪勋奉檄购办驼只、运军粮。九年，官兵进剿安集延，仍承办驼只。纪勋娶额驸阿拉善亲王女，缘此习尚奢豪，盛极而衰。嫡孙如皋袭。咸丰初，如皋助军饷。七年，省城修建钱局，捐本管山场木植数万株，加二品顶戴、花翎。同治初，回乱，以功加副将衔。

十三年，西宁肃清，加提督衔、誉勇巴图鲁。光绪十九年，如皋卒，子焘幼，母和硕特氏护土务。二十一年四月，焘嗣职。鲁氏自焘以上，世袭掌印土司指挥使，驻扎庄浪，分守连城。

把只罕，元武定王平章政事长男。明洪武四年，随父来降，授指挥佥事，后赐姓鲁氏。数传至鲁典，清顺治二年，归附。陕西总督孟乔芳嘉其功，委署镇海营参将，随大军征剿。数传至鲁绪周。同治三年，回变，绪周率所部御贼，阵亡，子熹袭职。光绪十一年，子服西袭职。自服西以上，世袭掌印土司指挥佥事。

鲁镛，元裔，与鲁鉴同族。明时，以官舍随征，授总旗。清顺治二年，鲁大诰随鲁希圣等归附，仍授前职。光绪十九年，鲁瞻泰袭。自泰以上，世居古城，袭土指挥使。

鲁之鼎，与鲁典同族。明时，世袭土指挥副使。清顺治二年，随典归附。光绪十八年，鲁维礼袭职。自维礼以上，世居大营湾，袭土指挥副使。

鲁福，鲁鉴次子。从鉴征讨，屡立战功。清顺治二年，鲁培祚随鲁典归附。光绪十七年，鲁应选袭职。世居西大通峡口，袭土指挥同知。

鲁国英，元裔。明正千户。清顺治二年，鲁大诚投诚，随鲁典剿甘、凉回逆，力战阵亡。子景成，仍袭正千户世职。光绪五年，鲁福山袭。世居古城。

鲁三奇，元裔。明世袭副千户。清顺治二年，三奇随同族鲁典归附。光绪十六年。鲁政袭职。世居马军堡。

西坪土官杨茂才，明正百户。清顺治二年，随鲁典投诚。数传至杨得荣。同治中，逆回叛，得荣避难，不知所终。

西六渠土官何伦，明时，充小旗。清顺治二年，何进功随鲁典归附。数传至何万全。同治四年，捍御逆回，创重而卒。子臣福袭。

杨国栋，明指挥同知。清顺治二年，归附。九年，复袭指挥同知。后无考。

鲁察伯，明实授百户。清初，归附。康熙十六年，子鲁襄，仍袭实授百户。后无考。

海世臣，明指挥佥事。世臣子龙袭前职。清顺治二年，海洪舟归附。九年，仍袭指挥佥事。后无考。

## 列传三百五 籓部一

○科尔沁 扎赉特 杜尔伯特 郭尔罗斯 喀喇沁 土默特清起东夏，始定内盟。康熙、乾隆两戡准部。自松花、黑龙诸江，迤逦而西，绝大漠，亘金山，疆丁零、鲜卑之域，南尽昆仑、析支、渠搜，三危既宅，至於黑水，皆为籓部。抚驭宾贡，夐越汉、唐。屏翰之重，所以宠之；甥舅之联，所以戚之；锐刘之卫，所以怀之；教政之修，所以宣之。世更十二，载越廿纪，虔奉约束，聿共盟会，奥矣昌矣。若夫元之戚垣，自为风气；明之蕃卫，虚有名字，盖未可以同年而语。带砺之盛，具见世表。兹综事实，列之为传。揆文奋武，悦近来远，疏附御侮，可得大凡。末造颠颓，乃彰畔涣。盛衰得失，斯可鉴已。

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二百八十里。东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东扎赉特，西扎噜特，南盛京边墙，北黑龙江。

元太祖削平西北诸国，建王、驸马等世守之，为今内外扎萨克蒙古所自出。

科尔沁始祖曰哈布图哈萨尔，元太祖弟，今科尔沁六扎萨克，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噜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阿拉善、青海和硕特，皆其裔。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传至奎蒙克塔斯哈喇，有子二：长博第达喇，号卓尔郭勒诺颜；次诺扪达喇，号噶勒济库诺颜。

博第达喇子九：长齐齐克，号巴图尔诺颜，为土谢图汗奥巴、扎萨克图郡王布达齐二旗祖；次纳穆赛，号都喇勒诺颜，为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冰图郡王洪果尔、贝勒栋果尔三旗祖；次乌巴什，号鄂特欢诺颜，见郭尔罗斯传；次乌延岱科托果尔；次托多巴图尔喀喇；次拜新；次额勒济格卓哩克图，裔不著；次爱纳噶，号车臣诺颜，见杜尔伯特传；次阿敏，号巴噶诺颜，见扎赉特传。诺扪达喇子一，曰哲格尔德，为扎萨克镇国公喇嘛什希一旗祖。

蒙古强部有三：曰察哈尔；曰喀尔喀；曰卫拉特，即厄鲁特。明洪熙间，科尔沁为卫拉特所破，避居嫩江，以同族有阿噜科尔沁，号嫩江科尔沁以自别。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三部与同牧，服属于察哈尔。

太祖癸巳年，科尔沁台吉齐齐克子翁果岱，纳穆赛子莽古斯、明安等，随叶赫部台吉布斋，纠哈达、乌拉、辉发、锡伯、卦尔察、珠舍里、纳殷诸部来侵，攻赫济格城不下，陈兵古哷山。上亲御之，至扎喀路，谕诸将曰：“彼虽众，皆乌合。

我以逸待劳，伤其一二台吉，众自溃。”命巴图鲁额亦都率百骑挑战，叶赫诸部兵罢攻城来御，逆击之。明安马蹶，裸而遁，追至哈达部柴河寨南，俘获甚众。戊申，征乌拉部，围宜罕阿林城，翁果岱复助乌拉台吉布占泰，我师击败之。於是莽古斯、明安、翁果岱先后遣使乞好。

天命九年，翁果岱子奥巴率族来归。寻为察哈尔所侵，我援之，解围去。天聪二年，会大军征察哈尔。三年，从征明，克遵化州，围北京。五年，围大凌河，降其将祖大寿。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复从征明。

十年春，大军平察哈尔，获元传国玉玺。奥巴子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偕台吉乌克善、满珠习礼、布达齐、洪果尔、喇嘛什希、栋果尔，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汉、柰曼、巴林、扎噜特、阿噜科尔沁、翁牛特诸部长来贺捷。以上功德隆，宜正位号，遗朝鲜国王书，示推戴意。四月，合疏上尊号，改元崇德。礼成，叙功，诏科尔沁部设扎萨克五：曰巴达礼，曰满珠习礼，曰布达齐，曰洪果尔，曰喇嘛什希，分领其众，赐亲王、郡王、镇国公爵有差。十月，命大学士希福等赴其部，鞫罪犯，颁法律，禁奸盗，编佐领。二年，从征喀木尼堪部及朝鲜。三年，征喀尔喀。四年春，征索伦。秋，围明杏山、高桥。八年，随饶馀贝勒阿巴泰、护军统领阿尔津征明及黑龙江诸部。

顺治元年，偕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走流贼李自成，追至望都。二年，随豫亲王多铎定江南。三年，复随剿苏尼特叛人腾机思，败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援兵。七年，科尔沁复设扎萨克一，以栋果尔子彰吉伦领之，由贝勒晋郡王爵。十三年，上以科尔沁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汉、柰曼、巴林、扎噜特、阿噜科尔沁、翁牛特、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四子部落、乌喇特、喀尔喀左翼、鄂尔多斯诸扎萨克归诚久，赐敕曰：“尔等秉资忠直，当太祖、太宗开创之初，诚心归附，职效屏籓。

太祖、太宗嘉尔勋劳，崇封爵号，赏赉有加。朝觐贡献，时令陛见，饮食教诲，为数甚多。凡有怀欲吐，俱得陈奏，心意和谐，如同父子。朕荷祖宗鸿庥，统一寰宇，恐于懿行有违，成宪未洽，恆用忧惕。亲政以来，六年於兹，未得与尔等一见，虽因万几少暇，而怀尔之忱，时切朕念。每思尔等效力有年，功绩卓著，虽在寤寐，未之有斁。诚以尔等相见既疏，恐有壅蔽，不能上通，故特遣官赍敕赐币，以谕朕意。嗣后有所欲请，随时奏闻，朕无不体恤而行。朕方思致天下於太平，尔等心怀忠荩，毋忘两朝恩宠。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於无穷，垂芳名於不朽，不亦休乎！”

康熙十三年，徵所部兵讨逆籓吴三桂。十四年，剿察哈尔叛人布尔尼。先是科尔沁内附，莽古斯以女归太宗文皇帝，是为孝端文皇后。孙乌克善等复以女弟来归，是为孝庄文皇后。曾孙绰尔济复以女归世祖章皇帝，是为孝惠章皇后。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如亲征噶尔丹，及剿策妄阿喇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凌、达瓦齐诸役，扎萨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哩克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四爵俸币视他部独增，非惟礼崇姻戚，抑以其功冠焉。所部六旗，分左右翼。土谢图亲王掌右翼，附扎赉特部一旗、杜尔伯特部一旗；达尔汉亲王掌左翼，附郭尔罗斯部二旗，统盟於哲里木。右翼中旗驻巴颜和翔，左翼中旗驻伊克唐噶哩克坡，右翼前旗驻席喇布尔哈苏，右翼后旗驻额木图坡，左翼前旗驻伊岳克里泊，左翼后旗驻双和尔山。爵十有七：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一；附卓哩克图亲王一；多罗郡王二，一由亲王降袭；多罗贝勒一；固山贝子一；辅国公四，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一；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由贝勒晋袭；附辅国公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一。

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之玄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乾隆十一年三月尚固伦和敬公主。二十年，准噶尔之平，以功加双俸，寻以阿睦尔撒纳叛事，夺爵。二十三年，复封和硕亲王。三十七年，与征金川，又以附富德劾阿桂，夺爵。四十年，复之。

四传至棍楚克林沁，袭镇国公，官至御前大臣，卒。其后左翼中旗辅国公二，左翼后旗辅国公一，均停袭。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僧格林沁，以军功晋博多勒噶台和硕亲王。同治二年，予世袭罔替。四年，以剿捻匪阵亡，自有传。其旗增多罗贝勒一，辅国公二，皆以僧格林沁功。

僧格林沁子伯彦讷谟祜，初封辅国公。同治三年，晋贝勒。四年七月，袭博多勒噶台亲王，为御前大臣。十一月，命与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索特那木朋苏克等选马队剿奉天马贼。五年二月，大破马贼于郑家屯。三月，命捕吉林馀匪。六月，条陈奉天善后事宜，诏如所请行。匪平，回京。光绪初，德宗典学，命在毓庆宫行走，授兼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十七年，卒。

自道光季年海防事起，洎咸丰三年粤逆北犯，八年海防又急，皆调东三盟兵协同防剿，科尔沁部为之冠，予爵职、给廕袭者，皆甲诸部。僧格林沁之亡，始撤哲里木盟兵旋所部。

初，科尔沁诸旗以距奉天近，皆招佃内地民人开垦。乾隆四十九年，盛京将军永玮等奏：“宾图王旗界内所留民人近铁岭者，达尔汉王旗所留民人近开原者，即交铁岭县、开原县治之。”嘉庆十一年十月，盛京将军富俊等以左翼后旗昌图额勒克地方招垦閒荒，经历四载，人民四万有奇，请增置理事通判治之。达尔汉王旗界内所留人民，亦交通判就近并治，时诸旗扎萨克、王、公等多招民人垦荒，积欠抗租，则又请驱逐。廷议非之，严定招垦之禁，已佃者不得逐，未垦者不得招。道光元年，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布彦温都尔瑚竟以垦事延不就鞫，夺扎萨克。然私放私垦者仍日有所增，流民游匪于焉麕集。同治中，以昌图匪乱，通判秩轻，升为理事同知。光绪二年，署盛京将军崇厚奏设官抚治，以清盗源。遂升昌图同知为府，以原垦达尔汉王旗之梨树城、八面城地置奉化、怀德二县隶之。七年，又设康平县于康家屯，隶之。二十八年，盛京将军增祺奏设辽源州于苏家屯，隶之。皆治左翼三旗垦民。

是年，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以放荒事屡被劾，命礼部尚书裕德会增祺勘治。四月，覆奏言：“乌泰已放荒界南北长三百馀里，东西宽一百馀里，外来客民有一千二百六十馀户。乌泰不谙放荒章程，以致嗜利之徒，任意垦占，转相私售，实已暗增数千馀户，新开荒地又增长三百馀里，宽一百馀里。梅楞齐莫特、色楞等复袒护荒户，阻台吉壮丁在新放荒地游牧。协理台吉巴图济尔噶勒遂以敛财聚众，不恤旗艰，控之理籓院。经传集乌泰等亲自宣导，均各悔悟，原湔洗前愆，驱除谗慝，和同办理旗务。请将乌泰、巴图济尔噶勒暂革，仍准留任，勒限三年，限满经理得宜，由阖旗呈请开复，否则永远革任；齐莫特、色楞等均分别屏黜，不准干预旗务。并为定领荒招垦章程，荒价则一半报效国家，一半归之蒙旗。升科则每晌以中钱二百四十为筹饷设官等经费，以四百二十作蒙古生计，自王府至台吉、壮丁、喇嘛，各有得数。仍酌留馀荒，讲求牧养。”均报可。十月，增祺又奏勘明是旗洮尔河南北已垦未垦之地，约有一千馀万亩，派员设局丈放。三十年，以其地置洮南府，并置靖安、开通二县隶之。三十一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以右翼后镇国公旗垦地置安广县，而法库门旧为左翼中达尔汉王诸旗招垦地，亦置同知治之。三十四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右翼中旗和硕土谢图亲王垦地置醴泉等县。于是科尔沁六旗垦地几遍，郡县亦最多，诸扎萨克王公等得租丰溢，而化沙砾为膏沃，地方亦日臻富庶。

诸扎萨克王公等世次皆见表，惟右翼和硕土谢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宝以庚子之变，中外多故，殒于非命。裕德等勘奏，谓为属员逼勒而死，因请治偪勒者如律。

寻增祺奏以族子业喜海顺承袭，传爵如故。

凡蒙旗，扎萨克为一旗之长，制如一品，与都统等。其辅曰协理台吉。属曰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蒙语管旗章京曰梅楞，参领曰札兰，佐领曰苏木。

苏木实分治土地人民。其佐领之额，右翼中旗二十二，左翼中旗四十六，右翼前旗、后旗均十六，左翼前旗、后旗均三。凡哲里木盟重大事件，科尔沁六旗以近奉天，故由盛京将军专奏。郭尔罗斯前旗一旗以近吉林，郭尔罗斯后旗、扎赉特、杜尔伯特三旗以近黑龙江，故各由其省将军专奏。

扎赉特部，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传至博第达喇，有子九，阿敏其季也。

与兄齐齐克、纳穆赛等邻牧，号所部曰扎赉特。天命九年，阿敏子蒙衮偕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顺治五年，授蒙衮子色棱扎萨克，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一，驻图卜绅察罕坡。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由固山贝子晋袭。

光绪二十五年，黑龙江将军恩泽等奏：“以户部咨，黑龙江副都统寿山条奏，请放蒙古各旗荒地，派员赴扎赉特旗剀切劝商，原将属界南接郭尔罗斯前旗，东滨嫩江之四家子、二龙梭口等处，指出开放，南北约长三百馀里，东西宽百馀里或三四十里，设局勘办。并谓若大东以至大西，使沿边各蒙旗均能招民垦荒，则强富可期，即可无北鄙之惊。”下所司议行。先是哲里木盟诸旗皆以禁垦甲令过严，无敢明言招垦者，至是始接踵开放云。三十一年，以垦地置大赉治之。是部有佐领十六。

杜尔伯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二千五十里。东西距百七十里，南北距二百四十里。东及北皆黑龙江，西扎赉特，南郭尔罗斯，北界索伦籓部。蒙古称杜尔伯特部者二，同名异族。一姓鲜啰斯，为卫拉特台吉孛罕裔，旗十有四，驻牧乌兰古木，称外扎萨克，别有传。一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裔，即今驻牧喜峰口外之内札萨克也。

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传至爱纳噶，始以名其部。天命九年，爱纳噶子阿都齐偕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顺治五年，授阿都齐子色夌扎萨克，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一，驻多克多尔坡。其爵为扎萨克固山贝子。

同治二年，杜尔伯特贝子贡噶绰克坦咨黑龙江将军，请将交界重立封堆。寻勘明：“巴勒该冈以北黑龙江界内，有杜尔伯特蒙人等居屯四处，牌莫多以南杜尔伯特界内，有黑龙江省属人等居屯八处，旧界所占均系旷地，应准各就其所，以安生计。蒙古越占巴勒该冈地，应将南榆树改为新界，省属人等越占牌莫多地，应将四六山改为新界，共立界堆十七。”奏入，诏如议。四年，贡噶绰克坦复咨以所立界堆将蒙古田地草厂归入省界，有兒蒙古生计。诏派副都统克蒙额与哲里木盟长及杜尔伯特会勘，划还塔尔欢屯以东第十、第十一封堆之西蒙古坟茔房基，平毁二十颗树封堆之南蒙界旗屯房屋，又增立界堆十有九，并以牌莫多以南官屯旧占蒙屯较巴勒该冈以北蒙屯旧占省屯多地十三里，拨二十颗树封堆之南省属空閒地如数补之。

七年六月奏结，请饬贝子贡噶绰克坦严约属人照界永远遵守，报可。十年，以是旗私招民人垦荒，严申禁令，革其协理台吉。光绪二十五年，将军恩泽以招垦蒙地，关边圉富强大计，复奏派员商劝放垦。时东三省铁路之约既成，是部当铁路之冲，交涉烦多，商民萃集。三十二年，因以所部垦地置安达治之，隶黑龙江。是部一旗，有佐领二十五。

郭尔罗斯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八百九十七里。东西距四百五十里，南北距六百六十里。南盛京边墙，东吉林府，西及北科尔沁。

元太祖遣弟哈布图哈萨尔征郭尔罗斯部，十六传至乌巴什，即以为所部号。子莽果仍之。

天命九年，莽果子布木巴偕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

会察哈尔林丹汗掠科尔沁，遣军由郭尔罗斯境往援，至农安塔。林丹汗遁，不敢复犯科尔沁及郭尔罗斯诸部。嗣设扎萨克二：曰布木巴，爵镇国公；曰固穆，为布木巴从弟，爵辅国公。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二：前旗驻固尔班察罕，后旗驻榛子岭。爵三：扎萨克辅国公一，扎萨克台吉一，附镇国公一。

是部布木巴一旗为前旗，近吉林。嘉庆五年，吉林将军秀林奏以郭尔罗斯垦地置长春理事通判，并请分徵其租，上以非体斥之。十传至喀尔玛什迪，於光绪九年削扎萨克，公爵如故。以其族等台吉巴雅斯呼朗代为扎萨克。光绪十三年，复升长春为府。於是旗界内辽黄龙府旧地置农安县，隶之。三十四年，又以垦地增广，分置长岭县。宣统二年，分长春府地置德惠县。旋又定国家与蒙古分收民租例。是旗置郡县凡四，皆隶吉林。

固穆一旗为后旗，近黑龙江，亦当东三省铁路之冲。光绪三年，以垦地置肇州，隶黑龙江。后又分置肇东经历。是部二旗，垦地分隶吉林、黑龙江二省。前旗有佐领二十三。后旗有佐领三十四。

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土默特及敖汉，西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盛京边墙，北翁牛特。

元时有札尔楚泰者，生济拉玛，佐元太祖有功。七传至和通，有众六千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曰喀喇沁。子格哷博罗特继之。

生子二：长格哷勒泰宰桑，为扎萨克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及扎萨克一等塔布囊格哷尔二旗祖；次图噜巴图尔，为扎萨克镇国公色棱一旗祖。格哷勒泰宰桑子四：长恩克，次准图，次鄂穆克图，均居喀喇沁。天聪二年二月，恩克曾孙苏布地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偕弟万丹伟徵等乞内附，表奏：“察哈尔汗不道，喀喇沁被虐，因偕土默特、鄂尔多斯、阿巴噶、喀尔喀诸部兵，赴土默特之赵城，击察哈尔兵四万。还，值赴明请赏兵三千，复殪之。察哈尔根本动摇，事机可乘。皇帝傥兴师进剿，喀喇沁当先诸部至。”谕遣使面议。七月，遣喇嘛偕五百三十八人来朝，命贝勒阿济格、硕讬迎宴，刑白马乌牛誓。九月，上亲征察哈尔，苏布地等迎会於绰洛郭勒，赐赉甚厚。三年正月，敕所部遵国宪。六月，苏布地及图噜巴图尔孙色棱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十月，上征明，以塔布囊布尔哈图为导，入遵化，驻兵罗文峪。四年，布尔哈图为明兵所围，击败之，擒副将丁启明及游击一、都司二。诏嘉其功，赐庄田仆从及金币。六月，由都尔弼从征察哈尔，林丹汗遁，以所收察哈尔粮贮辽河守之。复分兵随贝勒阿济格略明大同、宣府边。八年正月，偕巴林、阿噜科尔沁、阿巴噶诸部兵收抚察哈尔流民。五月，从征明大同，至朔州。九年正月，诏编所部佐领，以苏布地子固噜思奇布掌右翼，色棱掌左翼。五月，选兵从征明，败之於辽河源。

崇德元年，诏授布尔哈图一等子，赐号岱达尔汉塔布囊。二年，遣大臣阿什达尔汉等赴其部理庶狱。三年九月，随大军自密云入明边，败其兵六千。十月，从征前屯卫及宁远。七年，从围蓟州，过北京，下山东。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六年，从征喀尔喀。康熙十三年，大军剿逆籓耿精忠等，所部塔布囊霍济格尔偕土默特塔布囊善达等，以兵赴兗州。十七年，上谕曰：“塔布囊霍济格尔等前自兗州赴浙江，听康亲王杰书调度。各统所属官兵征剿逆贼，深入闽省，同大兵平定逆籓耿精忠。行间效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奋勇用命，深为可嘉。宜降恩纶，即行议叙，以励后效。”二十年，上驻跸和尔和，谕曰：“塔布囊霍济格尔出征时最著勤劳，今已溘逝。朕至此地，遣散秩大臣鄂齐等携茶酒往奠。”二十五年，叙平浙江、福建功，赐参领巴雅尔等十人世职。

二十九年，从征噶尔丹，败之於乌兰布通。四十四年，诏增设一旗，以塔布囊格哷尔领之。五十四年，徵所部兵千赴推河防御策妄阿喇布坦，寻命侍郎觉和托等携帑万两赐之，雍正九年，从征噶尔丹策凌。所部初设二旗，右翼驻锡伯河北，左翼驻巴颜珠尔克；后增一旗，驻左右翼界内。爵六：亲王品级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由贝子晋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公品级一等塔布囊一。

乾隆四十一年，以所部垦地设平泉州。嘉庆八年，降爵。贝子丹巴多尔济以获逆犯陈德功，予贝勒，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卒。光绪二十三年，扎萨克一等台吉塔布囊巴特玛鄂特萨尔以事革，复以贝勒熙凌阿袭。存爵五。

是部招民垦地最在先。乾隆十四年，始定不许容留民人多垦地亩之禁。道光十九年，复定喀喇沁、土默特种地民人不得以所种地亩折算蒙古赊贷银钱例。光绪十七年，敖汉部金丹道匪之变，是部同时被扰。事平，特颁帑赈恤之。二十九年，热河都统锡良以左翼旗招华商承办全旗五金各矿，中旗同道胜银行立有合同，开八里罕等地金矿，与定章应声明华、洋股本若干，及只准指定一处不准兼指数处者不符，请饬外务部妥议办法。下所司议申定章约束之。

是部右翼旗有佐领四十四，中旗有佐领三十八，左翼旗有佐领四十，与土默特二旗统盟於卓索图。嘉庆中，设热河都统后，是盟与昭乌达盟重大事件，皆由都统专奏。道光末，筹直隶海防，咸丰初，剿粤匪，皆徵是盟之兵，与哲里木、昭乌达号东三盟兵，颇著功绩云。

土默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有十里。

东养息牧牧厂，西喀喇沁，南盛京边墙，北喀尔喀左翼及敖汉。土默特分左右翼，异姓同牧。主左翼者为元臣济拉玛裔。自济拉玛十三传至善巴，与喀喇沁为近族。

主右翼者为元太祖裔。自元太祖十九传至鄂木布楚琥尔，生子固穆，与归化城土默特为近族。

天总三年，善巴、鄂木布楚琥尔各率属来归。八年六月，选兵从征明，颁示军律。七月，由独石口入明边，会大军于保安州，分兵隶都统武讷格，略察哈尔边。

九年，诏编所部佐领，设扎萨克三：曰善巴，曰赓格尔，曰鄂木布楚琥尔。赓格尔者，善巴族也。崇德二年，以罪削扎萨克，善巴领其众。自是土默特分左右翼，命善巴及鄂木布楚琥尔掌之。是年遣大臣阿什达尔汉等赴其部理庶狱。六年，从围明锦州，败总督洪承畴援兵。八年，随饶馀贝勒阿巴泰征明。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三年，随剿苏尼特部叛人腾机思。康熙元年，喀尔喀台吉巴尔布冰图来归，诏附土默特牧。十三年，大军剿逆籓耿精忠等，诏所部塔布囊善达偕喀喇沁塔布囊霍济格尔以兵赴兗州听调。十七年，调赴浙江，随康亲王杰书进剿。闽地悉定，谕优叙。五十五年，诏选兵千随公傅尔丹屯鄂尔坤。五十九年，以旱歉收，赐帑赈之。雍正三年，塔布囊沙津达赉随大军防御准噶尔。七年，封镇国公。九年，大将军傅尔丹击准噶尔于和通呼尔哈诺尔，沙津达赉阵逃，削爵；而土默特部将之随参赞内大臣马兰泰者，败贼西尔哈昭，斩获甚众，稍雪耻焉。

所部二旗，左翼驻海他哈山，右翼驻巴颜和朔，隶卓索图盟。爵三：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由镇国公晋袭；附喀尔喀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

乾隆四十一年，以所部垦地置朝阳县。同治九年，以右翼旗箭丁等屡控扎萨克贝子索特那木色登科派太重，於是管旗章京阿阿尚等以因公派钱不能体恤，均革。

热河都统库克吉泰因奏变通土默特比丁章程，申明交纳丁钱旧章，箭丁子女不许妄行役使及随侍陪嫁，八枝箭丁仍归土默特管束。光绪十七年，敖汉部金丹道匪之变，是部同时被扰。事平，赈恤之。左翼有佐领八十，右翼有佐领九十，於诸旗为特多焉。

## 列传三百六 籓部二

○敖汉 柰曼 巴林 扎噜特 阿噜科尔沁 翁牛特克什克腾 喀尔喀左翼 乌珠穆沁 浩齐特苏尼特 阿巴噶 阿巴哈纳尔敖汉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十里。东西距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

东柰曼，西喀喇沁，南土默特，北翁牛特。

内扎萨克二十四部，自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左翼、阿噜科尔沁、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外，皆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之裔。达延车臣汗子十一：长图噜博罗特，其嗣为敖汉、柰曼、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五部；第三子巴尔苏博罗特，其嗣为土默特右翼一旗及鄂尔多斯部；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其嗣为巴林、扎噜特二部；第六子鄂齐尔博罗特，其嗣为克什克腾部；第十一子格哷森扎扎赉尔珲台吉，其嗣为喀尔咯左翼、喀尔喀右翼二部；馀皆不著。图噜博罗特子二：长博第阿喇克，详乌珠穆沁传；次纳密克，生贝玛土谢图。子二：长岱青杜楞，号所部曰敖汉；次额森伟徵诺颜，详柰曼传。

岱青杜楞子索诺木杜棱及塞臣卓哩克图，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柰曼部长衮楚克率属来归，诏索诺木杜棱居开原，塞臣卓哩克图还旧牧。二年，偕柰曼、巴林、扎噜特诸台吉剿察哈尔，谕勿妄杀降，严汛哨。后索诺木杜棱以私猎哈达、叶赫山罪，议夺开原地。塞臣卓哩克图卒，子旺第继为部长。

八年冬，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籓牧，以扎哈苏台、囊嘉台为敖汉界。崇德元年，诏编所部佐领，设扎萨克，以旺第领之，爵多罗郡王。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康熙十三年，请选兵随剿逆籓吴三桂，诏还牧听调。十四年，随大军剿察哈尔叛人布尔尼。十五年，徵兵赴河南，寻调荆州。越三年，凯旋。二十八年秋，诏发喜峰口仓粟赈所属贫户。三十七年冬，遣官往教之耕，曰：“朕巡幸所经，见敖汉及柰曼诸部田土甚嘉，百穀可种。如种穀多穫，则兴安岭左右无地可耕之人，就近贸籴，不须入边巿米矣。其向因种穀之地不可牧马，未曾垦耕者，今酌留草茂之处为牧地，自两不相妨。且敖汉、柰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以引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益於蒙古者，与王、台吉等相商而行。”雍正五年，以所部灾，赐帑赈之。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

所部一旗，驻固尔班图尔噶山，与柰曼、翁牛特、巴林、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科尔沁诸部统盟于昭乌达。爵五：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郡王一；附固山贝子二，一由贝勒降袭；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

是旗垦事最在先。嘉庆以后，屡申严禁。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杨悦春等纠众为乱。十月，攻贝子德克沁府踞之，戕德克沁，四出纷扰，喀喇沁、土默持、翁牛特、柰曼诸部皆被兵。胁汉人为匪，遇蒙人则杀，占官署，毁教堂，蹂躏甚惨。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等剿之，至十二月始平。诏赈恤之，凡敖汉等五部八旗，为银十七万两有奇，全济民、蒙三十万口有奇。李鸿章会都统奎斌奏：“蒙古、客民结怨已深，一在佃种之交租，一在商贾之积欠。应更定新章，佃种蒙地者，由地方官徵收，蒙古王公派员领取；商民领取蒙古赀本贸易，或彼此赊欠致有亏折，亦应送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此敖汉诸部蒙古、客民结隙根本所在，故鸿章等欲更张救之。二十四年，扎萨克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以充昭乌达盟长扰累属下，违例科派，夺盟长及扎萨克。三十一年，扎萨克郡王勒恩扎勒诺尔赞复被护卫刺死。三十三年，都统廷杰以置嗣未定，请理籓院慎择亲贤，速为承袭。宣统元年，以族人棍布札布袭。二年，分置左、右二旗，以原有扎萨克者为左旗，别授郡王色凌端噜布为右旗扎萨克。左旗有佐领三十五，右旗有佐领二十。

柰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百一十里。东西距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东喀尔喀左翼，西敖汉，南土默特，北翁牛特。

元太祖尝偕弟哈布图哈萨尔平柰曼部，三传至额森伟徵诺颜，即以为所部号。

子衮楚克嗣，称巴图鲁台吉，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从子鄠齐尔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鄂齐尔以卒巡徼，斩察哈尔兵百，获牲畜百馀献，赐号和硕齐，赉甲一。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籓牧，以巴克阿尔和硕、巴噶什鲁苏台为柰曼界。崇德元年，授扎萨克，爵多罗达尔汉郡王。先是，所部阿邦和硕齐从大军剿茂明安部逃贼有功，至是以宣谕朝鲜，衮楚克遣属岱都齐赍书从。遇明皮岛兵，狙击之，斩贼二，被创还，悉蒙奖赉。五年，遣属扎丹随大军征索伦，凯旋，得优赐。七年，复遣属善丹、萨尔图随征明，由黄崖口入边，下蓟州，趋山东，攻克衮州。八年，善丹来献俘，赐宴。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扎萨克郡王扎木三应之，徙察罕郭勒，与布尔尼贼垒联声援，且遣党煽诸扎萨克。诏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鄂扎率师讨，至达禄，布尔尼败遁，为科尔沁额驸沙津阵斩。扎木三蹙缚乞罪，特旨贷死。更优奖不附逆诸台吉，鄂齐尔由一等台吉袭扎萨克郡王爵，乌勒木济由二等台吉晋贝子，格哷尔由二等台吉晋辅国公，乌尔图纳素图由三等台吉晋一等台吉，鄂齐尔长子额尔德尼授三等台吉。二十年，诏发喜峰口仓粟赈所属贫户。雍正五年，所部歉收，赐帑赈之。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初，柰曼与敖汉逢国家典礼及征伐事，先后偕来，位秩如一。独扎木三怀贰，遂不齿於敖汉。

迨鄂齐尔重膺锡封，奉职惟谨，而荷恩亦如故焉。

所部一旗，驻彰武台，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道光二十七年，以寿安固伦公主指配柰曼扎萨克郡王阿完都洼第扎布之子德木楚克扎布，授固伦额驸。旋袭爵职。同治四年，卒，追赐亲王衔。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是部亦被扰。

事平，赈恤之。有佐领五十。

巴林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五十一里，南北距二百三十三里。东阿噜科尔沁，西克什克腾，南翁牛特，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六世孙阿尔楚博罗特生和尔朔齐哈萨尔。子苏巴海，称达尔汉诺颜，号所部曰巴林。子巴噶巴图尔嗣。有子三：长额布格岱洪巴图鲁，次和托果尔昂哈，次色特尔。初皆服属於喀尔喀。

天命四年，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偕喀尔喀部长遣使乞盟，允之。十一年春，以背盟私与明和，大军往讨，阵斩台吉囊努克。冬，讨扎噜特，诏分军入部境以张兵势，焚原驱哨而还。会察哈尔林丹汗掠其诸部，台吉皆奔依科尔沁。天聪二年，色特尔率子色布腾及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子色棱、和托果尔昂哈子满珠习礼等，自科尔沁来归，优赉抚辑之。三年，从征明，由养息穆河入大安口，克遵化。四年，攻昌黎，与扎噜特兵围城北。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五月，会兵扎木哈克征察哈尔，赐宰桑布兑山津雕鞍良马，遂由独石口征明朔州，克堡八。十月，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籓牧，以扈拉瑚琥、呼布里都、克哩叶哈达、瑚济尔阿达克为巴林界。崇德元年，选兵从征明。三年，自墙子岭入明边，树云梯攻城，台吉阿玉什属索尔古先登，克之。四年，围锦州。六年，围松山。七年，献俘，赉将弁币。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五年，诏编所部佐领，以满珠习礼掌左翼，爵固山贝子；色布腾掌右翼，爵多罗郡王：各授扎萨克。康熙二十三年，上幸塞外，驻跸乌拉岱，两翼扎萨克率诸台吉来朝，赐冠服、弓矢、银币有差。二十八年，诏发古北口仓粟赈所属贫户。二十九年，命额驸阿喇布坦率两翼兵四百，赴葫芦郭勒侦噶勒丹。是役也，色布腾子格哷尔图、纳木扎，孙纳木达克、桑哩达、乌尔衮，暨族台吉沙克塔尔等皆从。格哷尔图尤冲锋奋击，师旋，得优赉。三十四年，以噶勒丹掠喀尔喀至巴颜乌兰，诏檄敖汉、柰曼兵赴阿喇布坦军，并命纳木达克、乌尔衮等防乌珠穆沁汛。是年所部歉收，诏发坡赖屯米赈之。三十八年，命护军统领鄂克济哈、学士苏赫纳往会扎萨克等，将现贮巴林米千石散赈。若人众米寡，再运坡赖米赈给。雍正九年，随大军剿噶勒丹策凌。二等台吉璘瞻追贼察巴罕河，护驼马；又击之於塔尔勒图、固尔班什勒诸处。叙功，晋授一等台吉。

所部二旗：右翼驻托钵山，左翼驻阿察图拖罗海。爵四：亲王品级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附固山贝子二。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贼渠李国珍扰至是部那林沟地，叶志超遣军击平之。三十三年，以是部垦地置林西县，隶赤峰直隶州。左翼有佐领十六，右翼有佐领二十六。

扎噜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五百一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四百六十里。东科尔沁，西界阿噜科尔沁，南喀尔喀左翼，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八世孙乌巴什称伟徵诺颜，号所部曰扎噜特。子二：长巴颜达尔伊勒登，次都喇勒诺颜。巴颜达尔伊勒登子五：长忠图，传子内齐，相继称汗；次赓根；次忠嫩；次果弼尔图，次昂安。都喇勒诺颜子二：长色本，次玛尼。初皆服属於喀尔喀。

太祖高皇帝甲寅年，内齐以其妹归我贝勒莽古尔泰；忠嫩及从弟额尔济格亦来缔★L5。天命四年秋，大军征明铁岭，从。色本偕从兄巴克等随喀尔喀台吉宰赛以兵万馀助明，为我军阵擒。冬，内齐、额尔济格、额腾、鄂尔斋图、多尔济桑、阿尔斋弼登图偕喀尔卓哩克图洪巴图鲁等遣使乞盟，许之，遣大臣往莅盟。其宰桑扣肯属有来奔者，上以盟不可渝，拒弗纳。旋释色本、巴克归。八年，巴克来朝，命释其质子鄂齐尔桑与俱归。而忠喇、昂安等屡以兵掠我使赍往科尔沁之服物及马牛。

上遣军征之，斩昂安，俘其众。忠嫩子桑图以孥被擒，来朝乞哀，诏归令完聚。未几，所部诸台吉复背盟，袭我使固什於汉察喇及辽河畔，掠财物。十一年，命大贝勒代善率师往讨，斩鄂尔斋图，擒巴克等凡十四台吉。师还，仍诏释归。寻为察哈尔林丹汗所掠，往依科尔沁。

天聪二年，内齐、色本等先后率属来归。台吉喀巴海杀察哈尔台吉噶尔图，以俘七百献，赐号伟徵。三年，奉敕定随征军令。以越界驻牧自议罪，内齐、色本、玛尼及果弼尔图、巴雅尔图、岱青，请各罚驼十、马百，诏宽之，各罚马一。是年冬，随征明，入龙井关，克遵化，围其都。明兵屯城东，蒙古诸部不俟整队，骤进失利，惟色本及玛尼败敌，得优赉。五年春，诏议台吉岱青罪。先是大贝勒代善阵擒岱青子善都，往奔科尔沁。越二年归，诏留赡养。嗣从大军征明，贝勒莽古尔泰与明兵战都城东，岱青、善都遁走。又诬讦贝勒阿济格纵属杀人。至是，论罪应斩，上特宥之，夺所属人户分给莽古尔泰、阿济格。六年，内齐、色本、玛尼、喀巴海等从征察哈尔，谕奖其实心效力。寻随贝勒阿济格略明大同、宣府边。八年，由独石口进攻朔州。是年冬，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籓牧，以诺绰噶尔多布图乌鲁木为扎噜特界。崇德二年，由朝鲜进征瓦尔喀。三年，随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五年春，从征索伦，赐台吉桑古尔及阿玉什、琥赖、阿尔苏瑚、岳博果等蟒服、貂裘、甲胄、弓矢。冬，以台吉肯哲赫追擒茂明安逃人功，赐号达尔汉。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五年，诏编所部佐领。时内齐、色本卒，以内齐子尚嘉布掌左翼，色本子桑噶尔掌右翼，各授扎萨克贝勒。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且阴煽诸部。二等台吉根翼什希布以不附逆，封镇国公。后停袭。

二十九年，随大军征噶尔丹，二等台吉科克晋、四等台吉衮楚克色尔济额尔德尼阵殁，俱赠一等台吉，赐号达尔汉。雍正元年，所部歉收，诏发帑赈之。十一年，选兵随剿噶尔丹策凌，隶敖汉台吉罗卜藏军。

所部二旗，左翼驻齐齐灵花拖罗海山北，右翼驻图尔山南。爵四：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附镇国公一，辅国公一。是部产硷，初禁开取。

光绪二十一年，都统松寿以部议主开，奏定纳课章程，由各旗选派公正蒙员试办。

三十三年，都统廷杰奏，以是部及阿噜科尔沁垦地置开鲁县，隶赤峰直隶州。是部左右翼旗各有佐领十六。

阿噜科尔沁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千三百四十里。东西距百三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里。东扎噜特，西巴林，南喀尔喀左翼，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三传至图美尼雅哈齐。子三：长奎蒙克塔斯哈喇，游牧嫩江，号嫩科尔沁；次巴衮诺颜；次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巴衮诺颜子三：长昆都伦岱青，号所部曰阿噜科尔沁，以别於嫩科尔沁。子达赉，称楚琥尔，嗣为部长；次哈贝，子巴图尔，裔不著；次诺颜泰，子四，号四子部落。布尔海裔号乌喇特，详各部传。

阿噜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及喀尔喀内外扎萨克统号阿噜蒙古，初皆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四年，达赉暨子穆彰率属来归，命诸贝勒郊迎五里，赐宴。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籓牧，以两白旗外塔拉布拉克逊岛为其部界。崇德元年，宣谕朝鲜，其部德赫拜达尔赍书从。遇明皮岛兵，狙击败之。还，得优赉。先是阿噜科尔沁设两旗，达赉、穆彰各领一。至是始并两旗为一，以穆彰领之。嗣从征朝鲜、瓦尔喀、索伦、喀尔喀，及明济南、锦州、松山、蓟州。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叙功授扎萨克，爵固山贝子。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所部兵防苏尼特汛。二十八年，部众乏食，赐粟赈之。

二十九年，二等台吉栋纽特从征噶尔丹，见贼势炽，慷慨谓众曰：“我等受恩深，若稍退，何面目见圣颜乎？”率兵三百趋前战，皆殁。三十年，赠一等台吉，世袭达尔汉号。是冬，理籓院议给所部贫户米穀。谕曰：“赏给米穀，应调蒙古驼马运送。时值隆冬，输輓殊艰，恐领米之人不能运到，必致沿边私粜，不如量米给银，到彼甚易，贫人得霑实惠。”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侦贼沿克噜伦河至额哲特图哈布齐尔地，谕严防汛界。

四十三年，遣大臣往讯盗案，宣谕扎萨克戢所部，务令无盗。四十八年，固山额驸巴特玛妻县君以属人不遵令，请献户口，谕暂遣官理，后不为例。雍正五年，赐所部贫户银。九年，从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十三年，遣官赍银赈饥。

所部一旗，驻牧珲图山东，隶昭乌达盟。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由固山贝子晋袭。是部亦产硷。光绪三十一年，定蒙员自办纳课章程。是部一旗，有佐领五十。

翁牛特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三百里，南北距百六十里。

东阿噜科尔沁，西承德府，南喀喇沁及敖汉，北巴林及克什克腾。

元太祖弟谔楚因，称乌真诺颜。其裔蒙克察罕诺颜。有子二：长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号所部曰翁牛特，次巴泰车臣诺颜，别号喀喇齐哩克部，皆称阿噜蒙古。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再传至图兰，号杜棱汗。子七：长逊杜棱，次阿巴噶图珲台吉，次栋岱青，次班第伟徵，次达拉海诺木齐，次萨扬墨尔根，次本巴楚琥尔巴泰车臣诺颜。三传至努绥，子二：长噶尔玛，次诺密泰岱青。皆初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六年，逊杜棱、栋岱青暨喀喇齐哩克台吉噶尔玛率属来归。是年，上亲征察哈尔，各选兵从。林丹汗遁；复从贝勒阿济格赴大同、宣府，收察哈尔部众之窜入明边者。师旋，优赉遣归。自是其部称翁牛特，以喀喇齐哩克附之，不复冠阿噜旧称。

七年春，栋岱青、噶尔玛来朝，班第伟徵等相继献驼马。冬，逊杜棱复率众来朝。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籓牧，以扈拉瑚、琥呼布哩都为翁牛特部界。是冬，班第伟徵、达拉海诺木齐以越界游牧罪，议罚驼百、马千。诏从宽，罚十之一。

复以罚奈曼部驼马命分给逊杜棱、栋岱青。崇德元年，诏编新部佐领，以逊杜棱掌右翼，爵多罗杜棱郡王；栋岱青掌左翼，子多罗达尔汉岱青，各授扎萨克。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拥众偪归化城，上亲征之，栋岱青、班第伟徵、达拉海诺木齐等以兵会侦，扎萨克图汗遁，乃还。四年，栋岱青率宰桑乌巴什、和尼齐等从大军征明。六年，围锦州、松山，设伏高桥大路及桑阿尔斋堡，遇杏山逃卒，追击之，斩获甚众。七年，叙功，赐栋岱青、噶尔玛、和尼齐等布币有差。复追议松山掘壕时，宰桑乌巴什以诵经故不亲督兵，及暮又失守望罪，论死，诏宥之。达拉海诺木齐及绰克图巴木布等复从贝勒阿巴泰征明。八年，来献俘，赐宴。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复追叙部将噶勒嘛从征明功，赐号达尔汉。康熙十五年，以剿逆籓吴三桂，诏选兵赴河南驻防。十六年，调荆州。十八年，撤还。二十二年，以其部多盗，谕抚众及弭盗法。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选兵赴苏尼特汛防御噶尔丹。三十四年，所部乏食，遣官往赈。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徵兵五百，运中路军糈给器备。三十六年，朔漠平，赉运粮兵银。五十六年，理籓院奏翁牛特及克什克腾诸扎萨克请令公勘地址有越界伐木者论罪，从之。雍正五年，赐银赈所属贫户。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乾隆二十年，从征达瓦齐。

所部二旗，右翼驻英什尔哈齐特呼朗，左翼驻扎喇峰西。爵四，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附固山贝子一，镇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一。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贼渠李国珍等扰是部，焚王府，踞乌丹城，即元全宁路治，实热河北路门户。叶志超遣副将潘万才等率军先克之，馀遂迎刃而解。是部二旗，蹂躏均重。事平，赈恤之。左翼有佐领二十，右翼有佐领三十八。

克什克腾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八百有十里。东西距三百三十四里，南北距三百五十七里。东翁牛特及巴林，西浩齐特及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翁牛特，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六世孙鄂齐尔博罗特，再传至沙喇勒达，称墨尔根诺颜，号所部曰克什克腾。子达尔玛，有子三：长索诺木，次巴本，次图垒。服属於察哈尔。天聪八年，索诺木率属来归。崇德六年，台吉沙哩、博罗和、云敦等奉命赴董家、喜峰诸口侦明兵，俘斩甚众。顺治九年，诏编所部佐领，以索诺木领之，授扎萨克。康熙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选兵防苏尼特汛。二十九年，四等台吉穆伦噶尔弼以侦击噶尔丹功，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凯旋，以其部设站兵无误驿务，赉银币。雍正五年，赐银赈其属贫户。

所部一旗，驻牧吉拉巴斯峰，隶昭乌达盟。其爵为扎萨克一等台吉。是部垦事最早。嘉庆中，设白岔巡检治之。同治中，回匪东窜热河，设戍其地。

又经棚当直隶多伦诺尔东北，商民萃处，号称蕃盛。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是部曾以兵协剿乌丹城等处之匪，得捷。有佐领十。

喀尔喀左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二百有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三十里。东科尔沁，西柰曼，南土默特，北扎噜特及翁牛特。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哷森札扎赉尔珲台吉居杭爱山，始号喀尔喀。有子七，部族繁衍，分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汉诺颜。生子二：长巴颜达喇，为西路扎萨克图汗祖；次图扪达喇岱青，子硕垒乌巴什珲台吉。生子三：长俄木布额尔德尼，次杭图岱，次衮布伊勒登，皆为喀尔喀西路台吉，隶扎萨克图汗。

康熙三年，衮布伊勒登以其汗旺舒克为同族罗卜藏台吉额璘沁所戕，部众溃，穷无依，乃越瀚海来归。先是喀尔喀中路土谢图汗下台吉本塔尔携众内附，封扎萨克亲王爵，驻牧张家口外。至是诏衮布伊勒登扎萨克多罗贝勒赐牧喜峰口外察罕和硕图，以所居地分东西，故本塔尔称喀尔喀右翼，衮布伊勒登称喀尔喀左翼。盖自国初以来，喀尔喀相继归诚，名凡三：曰旧喀尔喀，归诚最早，后编入蒙古八旗；曰内喀尔喀，即今隶内扎萨克之喀尔喀左右翼二部；曰外喀尔喀，其归诚较后，即今隶外扎萨克之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四部。二十九年，以额鲁特台吉噶尔丹侵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所居皆被掠，先后乞降。诏衮布伊勒登备兵要汛，侦御噶尔丹。三十五年，上由克噜伦河亲征，谕其部选兵赴乌勒辉听调。噶尔丹败遁，撤兵还。雍正元年，所属歉收，赐帑赈之。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选兵赴归化城驻防。寻以护外扎萨克游牧，移驻克噜伦河。

乾隆初撤之。

所部一旗，驻察罕和硕图。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有佐领一。是部与敖汉、柰曼、巴林、翁牛特、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科尔沁七部十一旗，统盟於卓索图。道光末筹海防，咸丰中剿粤匪，皆徵其兵。至同治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阵亡，乃撤归。清代蒙古留京王公，以是盟与哲里木、卓索图为多，大都额驸子孙。

锡林郭勒、乌察布、伊克昭三盟则鲜见焉。

乌珠穆沁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千一百六十三里。东西距三百六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五里。东索伦，西浩齐特，南巴林，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子博第阿喇克继之。有子三，分牧而处。长库登汗，详浩齐特部传。次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详苏尼特部传。次翁衮都喇尔，号其部曰乌珠穆沁。子五：长绰克图，号巴图尔诺颜；次巴雅，号赛音冰图诺颜；次纳延泰，号伊勒登诺颜；次彰锦，号达尔汉诺颜。皆早卒。次多尔济，号车臣济农，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多尔济偕绰克图子色棱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多尔济偕喀尔喀部车臣汗硕垒、浩齐特部策夌伊勒登土谢图、苏尼特部叟塞巴图鲁济农、阿巴噶部都思噶尔扎萨克图巴图尔济农等表贡方物。崇德元年，命旧自察哈尔来归之伟宰桑等赍敕往谕，遂偕其使纳木浑津等至。自是贡物不绝。二年八月，台吉伊什喀布、乌喇垓增格、阿津、铿特克等来贡，赉冠服、甲胄、弓矢、布币。十一月，多尔济、色棱各率属由克噜伦来归。

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拥众偪归化城，上统师亲征，多尔济、色棱以兵会侦，扎萨克图汗遁，乃还。赐贡马台吉巴甘冠服、鞓带。五年，赐来朝台吉固穆、塔布囊阿哈图等蟒服、采币。六年，诏授多尔济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顺治三年，诏授色棱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以多尔济掌左翼，色棱掌右翼。是年大军剿苏尼特部腾机思，至喀尔喀，以多尔济属达喇海乡导功，赐号达尔汉。

康熙二十年，以所部牧邻喀尔喀，因互窃驼马，王大臣等遵旨议边汛形胜处各屯兵百许，按旗设哨，嗣后扎萨克能抚众戢盗者予叙，否则论罪。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遣大臣赴乌珠穆沁宣谕扎萨克等防汛。三十年，阿巴噶台吉奔塔尔首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语涉扎萨克王素达尼妻。命大臣往勘，得车根等私给噶尔丹驼马，又令部校阿尔塔等往通信状，罪应死。素达尼妻预知，应削封号、夺所属人户。素达尼已故，应除爵。议上，诏治车根等罪，免夺人户。素达尼未预谋，免除爵，袭如初。三十一年，素达尼弟协理台吉乌达喇希妻以乌达喇希证车根等从逆状，乞予叙。理籓院议乌达喇希故，应赠辅国公，令子衮布扎侦袭，从之。

后停袭。三十四年，噶尔丹复侵喀尔喀，诏所部选兵驻汛。三十五年，侦噶尔丹至额哲特图，哈卜济尔赴乌尔辉听调。是年，上亲征噶尔丹还，赐坐塘诸弁兵银。五十五年，选兵随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雍正九年，议剿噶尔丹策凌，诏徵乌珠穆沁西各扎萨克兵三千驻乌喇特汛防四十九旗游牧，复谕乌珠穆沁别以兵驻克噜伦河。

十年，移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二年，诏嘉两翼扎萨克，值所属灾，赡贫户二万馀，王贝勒以下各赐俸半年，无俸台吉俱赐币有差。

所部二旗：右翼驻巴克苏尔哈台山，左翼驻魁苏陀罗海，与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诸部统盟於锡林郭勒。爵四：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一，附镇国公一，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一。左旗扎萨克贝勒色楞传至达克丹都克雅扎布。咸丰十年，以报效军需驼马，予郡王衔。是部左翼有固尔班泊，产盐，由巴林桥乌丹城运售内地，西出围场，分销承德、丰、灤各属；东出建平，分销建昌、朝阳各属；远者更可销至奉天突泉诸县，西南可由多伦至山西丰镇、宁远诸。

光绪三十二年，都统廷杰奏定试办蒙盐章程。宣统二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奏定山西蒙盐办法，谓东路以乌珠穆沁蒙盐为主，以苏尼特部盐附之。左翼有佐领二十一，右翼有佐领九。

浩齐特部，在独石口外，至京师千八百一十五里。东西距百七十里，南北距三百七十五里。东及北乌珠穆沁，西阿巴噶，南克什克腾。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登汗，号其部曰浩齐特。库登汗孙德格类，号额尔德尼珲台吉。子五：长奇塔特扎幹杜棱土谢图，次巴斯琫土谢图，次策凌伊勒登土谢图，次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次茂海墨尔根。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八年，所部台吉额琳臣及塔布囊巴特玛班第图噜齐、宰桑僧格布延彻臣乌巴什等，携户口驼马自喀尔喀内附，遣使迎宴，赉甲胄、雕鞍、蟒服、银币。额琳臣属有先附者五十三户，仍命辖之。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策凌伊勒登土谢图偕乌珠穆沁诸部长表贡方物。崇德元年，巴斯琫土谢图偕苏尼特部来贡。二年，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子博罗特率属来归。顺治三年，诏授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后晋封郡王。八年，奇塔特扎幹杜棱土谢图子噶尔玛色旺携众至。十年，诏授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博罗特掌左翼，噶尔玛色旺掌右翼。

康熙二十七年，诏发拜察储粟赈其部贫户，复命给银。三十四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两翼扎萨克选兵驻界侦御之。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牧马郭和苏台，谕偕苏尼特、阿巴哈纳尔部长董牧务。凯旋，两翼扎萨克率台吉等欢迎道左，谕奖饲秣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唐三营储粟赈之，并遣官往教之渔。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选兵分驻克噜伦河。十年，移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所部二旗：左翼驻特古哩克呼都克瑚钦，右翼驻乌默赫塞哩，隶锡林郭勒盟。

爵二：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是部左右翼有佐领各五。

苏尼特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四百六里，南北距五百八十里。东阿巴噶，西四子部落，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号其部曰苏尼特。

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子四：长布延珲台吉，子绰尔衮，居苏尼特西路；次布尔海楚琥尔，子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居苏尼特东路。初皆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九年，绰尔衮子叟塞偕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遣使贡方物。崇德二年，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子腾机思、腾机特、莽古岱、哈尔呼喇偕台吉、伟徵等，各遣使来朝，赐朝鲜贡物。三年，台吉务善伊勒登、多尔济喀喇巴图鲁、色棱、达尔玛等从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侦遁，仍还。四年春，台吉超察海、噶尔楚、瑭古特、卓特巴、什达喇、莽古思、鄂尔斋、巴图赖、额思赫尔、僧格等来朝，赉冠服、甲胄、弓矢。

冬，腾机思、叟塞各率属自喀尔喀来归，入觐，献驼马。五年正月，赐叟塞、腾机思、腾机特、莽古岱、哈尔呼喇及台吉布达什希布、阿玉什、噶尔玛色棱、额尔克、辰宝、茂海、伊勒毕斯等甲胄、银币。十月，台吉乌班岱、栋果尔、鄂尔齐、博希、沙津等来贡马，赉冠服、鞍辔。六年，授腾机思扎萨克多罗郡王。七年，授叟塞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以腾机思掌左翼，叟塞掌右翼。

顺治三年，腾机思以车臣汗硕垒诱叛，率弟腾机特及台吉乌班岱、多尔济斯喀等逃喀尔喀。上遣师偕外籓军由克噜伦追剿至谔特克山及图拉河，腾机思、腾机特遁，获其孥。乌班岱、多尔济斯喀为四子部落军阵斩。师旋，以乌班岱从子讬济弗从叛，且随剿，赐所俘。五年，腾机思及腾机特悔罪乞降，诏宥死，仍袭爵如初。

康熙十年，所部歉收，诏发宣化府及归化城赈粟储之，复酌给马牛羊。二十年，遣官察给两翼灾户银米。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选兵二千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诏新部王以下原效力者，赴军听用。寻噶尔丹入乌珠穆沁界，谕还驻本旗要汛。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选兵赴乌勒辉听调，以牧马郭和苏台，偕浩齐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诸部长董牧务。凯旋，谕★饲牧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以右翼扎萨克属旺舒克、左翼扎萨克属博罗扎布乡导功，赐号达尔汉。复诏郡王萨穆扎之第三子多尔济思喀布贝勒、博木布之长子素岱会师图拉河，缉噶尔丹。寻分右翼兵赴珠勒辉克尔阿济尔罕、左翼兵赴伊察扎罕，以不见贼踪，撤还。五十四年，灾，诏发张家口储粟并帑十万，自台吉下六万四千九百馀丁遍赡之。

雍正元年，右翼二等台吉进达克以追捕叛贼遇害，晋赠一等台吉，命视公爵致祭。子三：长噶尔玛逊多布，封辅国公；次噶尔玛策布腾；次恭格垂穆丕勒。以随捕贼功，各晋台吉秩有差。噶尔玛逊多布爵后停袭。二年，所部灾，赐银赈之。九年，调兵屯克噜伦河，防御噶尔丹策凌。十年，有奏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应移苏尼特汛者，上饬止之，令各居其牧。十二年，所部兵驻防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乾隆十二年，以灾告饥，遣官往赈。

所部二旗：左翼驻和林图察伯台冈，右翼驻萨敏西勒山，隶锡林郭勒盟。爵四：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附辅国公一，由贝勒降袭。洎五十六年，以是部连年被旱，又特赈之。道光十三年，右翼郡王与喀尔喀亲王争界，诏察哈尔都统凯音布往勘。寻以喀尔喀灾，缓之。其地当漠南北之冲，历代由漠南用兵漠北者，多出其途。光绪末，于苏尼特右翼王府东北七十里置电报局，曰滂江，以通乌得叨林之电。是部亦产盐，西南行销山西丰宁诸。左翼有佐领二十，右翼有佐领十三。

阿巴噶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二百里，南北距二百有十里。东阿巴哈纳尔，西苏尼特，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十七传至巴雅思瑚布尔古特。子二，长塔尔尼库同，号所部曰阿巴噶。塔尔尼库同子二：长素僧克伟徵，子额尔德尼图扪，号扎萨克图诺颜；次扬古岱卓哩克图，子多尔济，号额齐格诺颜。初称阿噜蒙古，服属於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克噜伦河界，依喀尔喀车臣汗硕垒。

天聪二年，偕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长击察哈尔众四万於土默特之赵城，复约喀尔喀偕喀喇沁乞师问察哈尔罪。六年，台吉奇塔特楚琥尔携众五百内附。

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额尔德尼图扪孙都思噶尔等附车臣汗硕垒表贡方物。崇德四年，额齐格诺颜多尔济自喀尔喀来归。时有同名多尔济者，号达尔汉诺颜，率众皆至。六年，诏授额齐格诺颜多尔济为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顺治八年，都思噶尔自喀尔喀来归，诏授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多尔济掌左翼，都思噶尔掌右翼，遣官定牧地。康熙六年，阿巴哈纳尔部乞降，以阿巴噶牧地赐之。遣官视浩齐特、苏尼特界外水草丰美地，指给阿巴噶移牧。二十九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所部王以下原效力者，赴军听用。复谕偕阿巴哈纳尔供军糈，兼防新降喀尔喀掠诸内扎萨克牧产。三十一年，以台吉班第额尔德尼岱青、根敦、巴雅尔、纳木塔尔、扎木素、齐达什等导乌梁海众内附，均授二等台吉。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牧马郭和苏台，谕偕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哈纳尔诸部长董牧务。凯旋，谕奖饲牧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复以所部达济桑阿乡导功，赐号达尔汉。三十六年，王、贝子、台吉等朝正，请备马从军，慰令各归所部。时有二等台吉图把扎布色臣楚琥尔者，年八十八，谕嘉其奋志报效，优赉之。五十四年，以灾歉收，诏发唐三营储粟赈之，复赐无产台吉牧牲。雍正二年，遣官赍银赈所部贫户。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徵兵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一年，旱灾，赈之。五十四年，扎萨克卓里克图郡王喇特纳什第以事夺扎萨克，予其弟巴勒丹僧格一等台吉扎萨克。

所部二旗，左翼驻科布尔塞哩，右翼驻巴颜额伦。爵五：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一等台吉一；附多罗卓里克图郡王一；固山达尔汉贝子一；辅国达尔汉公一，由贝子降袭。右翼扎萨克巴勒丹僧格三传至杜噶尔布木。咸丰七年，以报效军需，予镇国公衔。是部左右翼有佐领各十一。

阿巴哈纳尔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五十里。东西距百八十里，南北距四百三十六里。东浩齐特，西阿巴噶，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十八传至诺密特默克图，号所部曰阿巴哈纳尔。再传至多尔济伊勒登。子二：长色棱墨尔根，次栋伊思喇布。初称阿噜蒙古，依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驻牧克噜伦河界，其地在瀚海北。

崇德七年，有和硕泰者，台吉达喇务巴三察属也，携孥内附。嗣托克托伊达噜噶、达赖等至，皆优养之。康熙元年，台吉阿喇纳、噶尔玛，宰桑固英等越瀚海南牧绰诺陀罗海近内汛。三年，色棱墨尔根复如之。守臣以闻，上知为喀尔喀所胁，宥罪遣归。因谕喀尔喀以噶尔拜、瀚海为牧界，继此有越者留勿遣。四年，喀尔喀复违谕，令阿巴哈纳尔台吉牧瀚海南。栋伊思喇布弗之从。寻偕台吉阿喇纳、噶尔玛等率众来归，诏授扎萨克固山贝子。阿喇纳、噶尔玛以各携丁七百馀，均授一等台吉。五年，色棱墨尔根亦来归。六年，诏授扎萨克多罗贝勒，遣官指示阿巴噶部移牧他所，以旧牧地给阿巴哈纳尔。色棱墨尔根掌左翼，栋伊思喇布掌右翼。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奔赴内汛，所部班第岱青、车凌岱青奉诏督兵二百往护，复选兵千三百由瀚海侦噶尔丹。先是色棱墨尔根、栋伊思喇布来归，阿巴哈纳尔诸台吉有留居喀尔喀者，至是随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额尔德尼台吉纳木扎勒等至，曰根敦额尔克，曰阿海乌巴什，曰伊克岱青，曰额尔克乌巴什，挈属户千馀，诏纳之。二十九年，噶尔丹复侵喀尔喀，至乌勒札河，所部选兵四千，从大军迎击。复以所部索诺木伊噜尔图乡导功，赐号达尔汉。五十四年，以灾歉收，诏发唐三营储粟赈之，复赐无产台吉牲牧。雍正二年，遣官赍银赈所部贫户。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檄兵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所部二旗：右翼驻昌图山，左翼驻乌勒扈陀罗海。爵二：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扎萨克贝子栋伊思喇布十传至东林多尔济。宣统元年，以报效军需，赐郡王衔，世袭贝勒。左翼有佐领九，右翼有佐领七。

是部与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四部合为十旗，统盟於锡林郭勒。

於内扎萨克东四盟中距京稍远，风气独守旧，迄清季无招垦之事。察哈尔都统行文令办新政，其盟覆文颇不逊。咸丰中，尝徵其兵备防，旋以不得力，撤之。同治中，以回匪东窜，徵其盟驼只济军。

## 列传三百七 籓部三

○四子部落 茂明安 喀尔喀右翼 乌喇特 鄂尔多斯 阿拉善 额济讷

四子部落，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三十五里，南北距二百四十里。东及北苏尼特，西归化城土默特，南察哈尔镶红旗牧厂。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诺延泰与其兄昆都伦岱青游牧呼伦贝尔，均称阿噜蒙古。昆都伦岱青裔详阿噜科尔沁部传。诺延泰子四：长僧格，号墨尔根和硕齐；次索诺木，号达尔汉台吉；次鄂木布，号布库台吉；次伊尔札木，号墨尔根台吉。四子分牧而处，后遂为其部称。

天聪四年，阿噜诸部长内附，伊尔扎木来献驼马貂皮，赐宴，命坐大贝勒代善右以优异之。五年，僧格从征明大凌河，败锦州援兵，献俘百馀。赐酒劳饮，给阵获甲仗。六年，僧格从征察哈尔。七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相继献驼马，赉甲胄、雕鞍、鞓带及币。八年，鄂木布、伊尔扎木复献驼马，命诸贝勒以次宴之。

寻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籓牧，以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其部牧界。九年夏，伊尔扎木随大军收察哈尔汗子额哲，尽降其众。冬，献驼马、貂皮。崇德元年，宣谕朝鲜，其部伊尔逊德赍书从，遇明皮岛兵，击斩二人，还，得优赉。是年，授鄂木布扎萨克，俾统四子部落。三年，伊尔扎木从征明山东。四年，从征松山。师旋，以前遣兵不及额，又弗朝正，议夺所属人户。诏从宽罚牲畜。五年，来朝，赉甲胄、弓矢、采币。六年，上亲征明，围松山，其部将都尔拜随大军设伏高桥及桑阿尔斋堡，追杏山逃卒，获之。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六年四月，追叙所属昂安导鄂木布等来归功，予世职。康熙十年，所部歉收，诏以宣府及归化城储粟赈之。十三年，调兵协剿陕西叛贼王辅臣，谕嘉其闻命即赴。十四年，由宁夏进剿，寻分防太原、大同。十五年，调赴河南，听江西大军檄剿逆籓吴三桂。十七年，以厄鲁特额尔德尼和硕齐等掠乌喇特牧，谕严防汛。二十一年，诏发大同、宣府储粟赈所属贫户，复以察哈尔牧产赡之。二十九年，选兵赴图拉河侦噶尔丹。会噶尔丹由喀尔喀河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诏移兵驻归化城，寻撤还。二十四年，谕备兵听西路军调。

三十五年，随大将军费扬古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复简兵百与茂明安兵百防喀尔喀亲王善巴汛。三十六年，朔漠平，赐从征及坐塘监牧诸弁兵银。

雍正九年，从剿噶尔丹策凌。乾隆十一年，赈是部灾。十八年，议剿达瓦齐，诏购驼马送军。

所部一旗，驻乌兰额尔济坡。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同治中，以回匪东窜，命副都统杜嘎尔军择驻其地，以当漠南北之冲。徵驼马备防戍襄台差，皆较他部为亟。光绪十一年，察哈尔都统绍祺以勘土默特、达拉特争界事经其部，奏：“四子王旗帮台驼马，自同治年间藉词西北军兴，差役繁重，潜自回旗，至今十馀年之久，屡催罔应。所属部落，闻私垦者十已七八。请下理籓院严催。”诏从之。二十六年，拳、教相仇，是部酿祸颇钜。事定，议给教堂赔款银十一万两。二十九年，置山西武川同知，以是部及茂明安、喀尔喀右翼寄居人民村落隶之。自回匪平，山西大同镇练军驻其地，设防卡。其后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贻穀屡奏请饬认垦。三十一年，是部呈因债作抵之忽济尔图地一段，请由官局放垦。三十二年，呈所部之察罕依噜格勒图地段认垦。有佐领二十。是部与茂明安、喀尔喀右翼、乌喇特同盟于乌兰察布。绥远城将军节制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故重大事件皆由将军专奏焉。

茂明安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二百四十里。东西距百里，南北距百九十里。

东喀尔喀右翼，西乌喇特，南归化城土默特，北瀚海。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三世孙鄂尔图鼐布延图子锡喇奇塔特，号土谢图汗。

有子三：长多尔济，次固穆巴图鲁，次桑阿尔济洪果尔，游牧呼伦贝尔，均称阿噜蒙古。多尔济号布颜图汗。子车根，嗣为茂明安部长。天聪七年，偕固伦巴图鲁暨台吉达尔玛岱衮、乌巴什等携户千馀来归，献驼马。八年，台吉扬固海杜凌、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瑚棱、都喇勒、巴特玛、额尔忻岱青、阿布泰继至，均赐宴，赉甲胄、雕鞍、银币。九年，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都喇勒叛逃喀尔喀，遣兵由鄂诺河往剿，至阿古库克特勒，斩叛属千馀；追至喀木尼哈，尽俘以还。崇德三年，巴特玛、瑚棱等从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侦遁，乃还。嗣征明山东，及苏尼特、喀尔喀，皆以兵从。

康熙三年，授车根长子僧格扎萨克，俾统其众。十三年，调兵剿陕西叛镇王辅臣。十四年，驻防大同。十五年，调赴河南，听江西大军檄剿逆籓吴三桂。十九年，以厄鲁特罗卜

藏丹台吉等掠其部牧产，遣官谕厄鲁特察归所掠。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严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逾乌勒扎河，诏选兵驻归化城。三十五年，从西路大军击噶尔丹。三十六年，朔漠平，赐从征弁兵银。

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从剿噶尔丹策凌，分兵赴固尔班赛堪驻防。十年，移驻伯格尔。十三年，撤还。

所部一旗，驻牧彻特塞哩，隶乌兰察布盟。爵二：扎萨克一等台吉一，附多罗贝勒一。道光十二年，与土默特争界，命松筠往勘。八月，覆奏茂明安及达尔汉贝勒等所争土默特游牧，有乾隆年间原案、原图，并所设封堆鄂博，向该台吉等逐加指示，心俱输服。令按旧定界址各守游牧，毋相侵越。同治中，回匪东窜，是部被扰。九年十二月，绥远城将军定安奏获茂明安等旗肆掠马贼巴噶安尔等，诛之。十年，茂明安扎萨克绰克巴达尔琥等，以违砲台站议处。是年，肃州回匪东窜乌拉特境，定安遣侍卫成山统吉林马队驻是部。光绪末，绥远城将军贻穀督垦，劝谕报地。

三十三年，呈交水壕、帐房塔两处地段认垦。实则是部租给商民垦地颇多，境内汉民村落亦众。有佐领四。

喀尔喀右翼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一百三十里。东西距百二十里，南北距百三十

里。东四子部落，西茂明安，南归化城土默特，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哷森扎扎赉尔珲台吉，有子七，号喀尔喀七旗，分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第三子诺诺和伟徵诺颜，有子二：长阿巴泰，号鄂齐赖赛因汗，为中路土谢图汗祖；次阿布琥，号墨尔根诺颜。子三：长昂噶海，袭父墨尔根号；次喇琥里，号达赖诺颜，生本塔尔、巴什希、色尔济、扎木素、额璘沁；次图豪肯，号昆都伦诺楞，子车颜都朗，生衮布，皆为喀尔喀中路台吉，隶土谢图汗。

顺治十年二月，本塔尔以与土谢图汗衮布隙，偕弟巴什希、扎木素、额璘沁及衮布，率户千馀来归。色尔济独留喀尔喀，其孙礼塔尔后来归，授扎萨克台吉。见土谢图汗部传。三月，诏封本塔尔为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统其众，赐牧塔噜浑河，与内扎萨克诸部列，是为喀尔喀右翼。其称左翼者，为贝勒衮布伊勒登，亦自喀尔喀来归，受封在本塔尔后，互见其传。

康熙二十五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沙喇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构衅，遣大臣莅盟於库伦伯勒齐尔，由归化城赍粮往，诏所部扎萨克选驼助运。二十七年，选兵驻边侦噶尔丹。二十九年，调赴图拉河，酌留兵之半驻归化城。三十一年，诏发杀虎口仓粟赈其属贫户。三十五年五月，从大将军费扬古由西路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凯旋，诏留军营馀米给部众。十月，发军前马瘠者留其地饲牧。三十六年，费扬古檄所部兵会大军於喀尔喀郡王善巴界。师旋，赉从征兵银。五十四年三月，因久雪伤牧产，诏发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简兵驻归化城。

十年，复随鄂尔多斯郡王扎木扬驻乌喇特西界。十三年，撤还。乾隆四年，遣大臣察阅备调兵，颁赏有差。

所部一旗，驻牧塔噜浑河。爵四：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由亲王降袭；附固山卓哩克图贝子一，由郡王降袭；固山贝子一；镇国公一。道光十二年，与土默特争界，松筠往勘，仍如旧界定之。同治十一年，肃州回匪东窜乌喇特，杜嘎尔遣侍卫永德率兵进驻是部之和林果尔一带堵截之。四月，杜嘎尔进军剿窜赛盟阿尔必特公等旗之匪，饬是部与四子部落委员雇觅民驼趣应军需。光绪末，议兴西盟垦务。

是部报卓克苏拉塔一带地段认垦。有佐领四。

乌喇特部，在归化城西，至京师千五百二十里。东西距二百十五里，南北距三百里。东茂明安及归化城土默特，西及南鄂尔多斯，北喀尔喀右翼。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号所部曰乌喇特。子五：长赖噶，次布扬武，次阿尔萨瑚，次布噜图，次巴尔赛。后分乌喇特为三，赖噶孙鄂木布，巴尔赛次子哈尼斯青台吉之孙色棱，及第五子哈尼泰冰图台吉之子图巴，分领其众，统号阿噜蒙古。

天聪七年，率属来归，贡驼马。八年，从大军征明，由喀喇鄂博入得胜堡，略大同，克堡三、台一。师旋，以柰曼、翁牛特部违令罪各罚驼马，诏分给所部。嗣征朝鲜、喀尔喀及明锦州、松山、蓟州，皆以兵从。顺治五年，叙功，时鄂木布、色棱已卒，以图巴掌中旗，鄂木布子谔班掌前旗，色棱子巴克巴海掌后旗，各授扎萨克，封镇国公、辅国公爵有差。

康熙二十六年，上阅兵卢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观。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严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逾乌勒扎河，命选兵驻归化城。三十年，以自厄鲁特来归之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啰理叛逃，诏备兵五百侦剿。三十一年，和啰理降，撤所备兵归。三十五年，从西路大军败噶尔丹於昭莫多。三十六年，朔漠平，上由宁夏凯旋。四等台吉南春迎觐贺捷，称旨，晋授一等台吉，并优赉从征及坐塘、监牧、凿井诸弁兵。三十八年，以其属有贫为盗者，谕诸扎萨克教养之。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谕选兵防游牧。乾隆十九年，议剿达瓦齐，诏购驼马送军。

所部三旗，驻牧哈达玛尔。爵三：扎萨克镇国公二，辅国公一。是部■事最先。

乾隆三十年，即将沿河牧地私租民人耕种。五十七年，以积欠商人二万两，允佃种五年之限。道光十二年，扎萨克镇国公巴图鄂齐尔充乌兰察布盟盟长，以茂明安等旗争地不报归化城副都统，辄向理籓院越诉，夺盟长。咸丰三年，绥远城将军盛埙奏：“乌拉特三公旗生齿日繁，渐形穷苦。赊欠民人债物，及备办军台差使借贷银钱，无力偿还，陆续私租地亩数十处，每处宽长百十里或数十里。酌拟变通，分别应禁应开。”下所司议行。

同治七年，回匪东窜，扰后套，山西大同镇总兵马升督兵往昆都仑、沟台梁一带防剿。九年，将军定安奏：“乌拉特河北后套夙称产粮之区，而粮所由产，皆出於内地民人私种蒙古游牧之地。现金顺、张曜、老湘、卓胜各营军粮无不购买於此。

拟请将三公旗游牧垦出地亩，无论应开应禁，均暂准种耕，责令按亩收租，留备各项差使之用。所产粮石供各路军糈。”时回匪陷磴口，扰及是部后套一带。二月，谕定安遣宋庆一军赴舍太一带剿除北路窜匪。寻鄂尔多斯贝子乌尔那逊督队击退。

六月，谕定安等劝乌拉特居民趕兴耕作，以裕足食之源。十二月，谕金顺防范乌拉特三旗地方游弋回匪。十年三月，回匪复自赛音诺颜之阿米尔毕特公旗扰是部中公旗洪库勒塔拉地方。六月，匪又扰中公旗之什巴克台。杜嘎尔奏：“吉额、洪额等军大败之于布特地方，金运昌遣提督王凤鸣剿前窜洪库勒塔拉之匪于奔巴庙、察洪噶尔庙，皆殄之。其后肃州回匪平，乌拉特始息警。自征回军兴，西路文报及军需驼马，皆由是部设台分段接替，至阿拉善而止。西陲肃清，始复旧制。”

二十三年，山西巡抚胡聘之请开乌拉特三湖湾地方屯垦。既得俞旨，理籓院以蒙盟呈有碍游牧，格其议。二十九年，护山西巡抚赵尔巽、吴廷斌先后奏置五原同知，以是暨鄂尔多斯之达拉特、杭锦两旗寄居民人村落隶之。时兵部侍郎贻穀督垦，派员劝报地。三十三年，奏乌拉特前旗以达拉特旗东之什拉胡鲁素、红门兔等地段，后旗以黄河西岸之红洞湾地段，中旗以黄河西岸熟地莫多、噶鲁泰两段报垦，并修坝工，扩渠道，防冲突，暢引灌。仍以民多官少，防范难周，蒙人时有争渠阻垦情事入告。是部中旗有佐领十六，前旗十二，后旗六。

鄂尔多斯部，在河套内，至京师千一百里。东归化城土默特，西阿拉善，南陕西长城，北乌喇特。东西北三面皆距河，袤延二千馀里。

元太祖十六世孙巴尔苏博罗特始居河套，为鄂尔多斯济农。子衮弼哩克图墨尔根继之。有子九，分牧而处，今鄂尔多斯七扎萨克皆其裔。长诺颜达喇袭济农号，为扎萨克郡王额璘臣一旗祖；次巴雅斯呼朗诺颜，为扎萨克贝勒善丹一旗祖；次伟达尔玛诺颜，为扎萨克贝子沙克扎、镇国公小扎木素二旗祖；次诺扪塔喇尼华台吉，为扎萨克贝子额琳沁一旗祖；次玻扬呼哩都噶尔岱青，为扎萨克台吉定咱喇什一旗祖；次巴雅喇伟徵诺颜，为扎萨克贝子色棱一旗祖；次巴特玛萨木巴斡；次纳穆达喇达尔汉诺颜；次翁拉罕伊勒登台吉：皆为济农，属察哈尔。

林丹汗虐，其部济农额琳臣与喀喇沁、阿巴噶诸部长败察哈尔兵四万於土默特之赵城。天聪九年，大军收林丹汗子额哲於黄河西托里图地，未至，额璘臣私要额哲盟，分其众以行。我军追及之，索所获，额璘臣惧，献察哈尔户千馀。自是所部内附，颁授条约。

顺治元年，选兵随英亲王阿济格赴陕西剿流贼李自成。二年，师旋，得优赉。

六年，台吉大扎木素及多尔济叛劫我使图噜锡。敕曰：“闻尔等背叛，即欲加兵。

但念受朕恩有年，且生灵堪惜，故不忍遽用干戈。尔能悔过来朝，即宥罪恩养。傥恃险不即归顺，当发兵穷尔踪迹，必不容尔偷生。”时额璘臣偕同族固噜岱青善丹、小扎木素、沙克扎、额琳沁、色棱等，携自额济内阿喇克鄂拉徙牧博罗陀海。上嘉其不助逆，诏封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有差，各授扎萨克，凡六旗。七年，大扎木素降，诏宥其罪。谕多尔济降，不从。九年，遣兵擒斩多尔济於阿拉善。

康熙十三年冬，调所部兵三千五百会剿陕西叛镇王辅臣。十四年，复神木、定边、花马池各城堡，叙功，晋扎萨克等爵，台吉各加一级。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奉诏简兵二千防汛。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至所部界，扎萨克等率属渡河朝御营，献马。上手谕皇太子曰：“朕至鄂尔多斯地方，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各旗俱和睦如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蕃盛，较他蒙古殷富。围猎嫺熟，雉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竿，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相宜。”三十六年，允扎萨克等请设站阿都海，军奏及粮运俱由其地行。时扎萨克等率兵扈跸，颁赉白金。是年冬，理籓院劾运米迟误罪，诏宽免。五十一年，谕曰：“鄂尔多斯饥馑洊臻，户口流散，可速遣官察覈，务令各遂生业。”五十二年，诏定其部牧界。先是郡王松喇布请暂牧察罕托辉，尚书穆和伦等往勘，议於柳苾、刚柳苾、房苾、西苾四台外，暂令驻牧。至是宁夏总兵范时捷奏：“察罕托辉系版图内地，蒙古游牧与民樵采混杂，不便。请令仍以黄河为界。”

遣官勘，议从时捷所请。五十四年，诏简兵二千从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五年，所部歉收，遣官往赈，凡七千九百馀户，三万一千馀丁。雍正元年，复命赈恤。

十年，以调赴固尔班赛堪兵三千，不堪用者五百，又中途逃归四百馀，为将军达尔济所劾，论王、贝勒、贝子等罪，各降爵。寻以次予复。

乾隆元年，诏增设一旗，以一等台吉定咱喇什领之，授扎萨克。是年，允陕西榆林、神木等处民边种鄂尔多斯馀閒套地完租。四十九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奏：“黄河改向西流，原在河西民人反在河东。鄂尔多斯蒙古贪利，滥以现行黄河为界，谓民人占据所部游牧地方。”命侍郎赛音博尔克图往勘，仍如前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椿立碑。

所部七旗，自为一盟，曰伊克昭。与哲哩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五盟同列内扎萨克。左翼前旗，一名准噶尔旗，驻札勒谷。左翼中旗，一名郡王旗，驻敖西喜峰。左翼后旗，一名达拉特旗，驻巴尔哈逊湖。右翼前旗，一名乌审旗，驻巴哈池。右翼中旗，一名鄂拓克旗，驻西喇布哩都池。右翼后旗，一名杭锦旗，驻鄂尔吉虎泊。后增一旗，曰左翼前末旗，一名扎萨克旗。爵八：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四，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一。

是部垦事最早。乾隆以后，是部招垦民人近陕西者，分隶陕西神木、定边两理事同知，及神木、府谷、怀远、靖边、定边等县。近山西者，分隶萨拉齐、托克托城、清水河三，偏关、河曲等县。而因地滋争之案亦时有。道光八年，达拉特旗之才吉、波罗塔拉地方，以抵还债项，奏准租给商种五年。十四年，绥远城将军彦德奏：“达拉特旗台吉人等招民私垦驿站草地，致越界侵种，其旗游牧地方贝子亲往驱逐。民人恃众，砍伤二等台吉萨音吉雅等。”诏山西巡抚鄂顺安派员捕治之。

其后相沿奉部文而承种者有之，由台吉私放者有之，由各庙喇嘛公放者有之。开垦颇多，产粮亦盛。

同治初元，回匪役兴，办团练，购粮储，皆取济於此。是年，调鄂尔多斯兵赴甘协剿。六年，回匪屡入境，皆为贝子扎那格尔第兵所败。七年正月，陕西宁条梁之陷，匪遂大入游牧，南自依克沙巴尔、北至固尔根柴达木，焚掠殆遍。要地如古城、答拉寨、十里长滩诸处皆不守。蒙兵不能战，屡请撤退。四月，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奏饬扎那格尔第简精壮蒙兵五百，合准噶尔旗壮丁及察哈尔马队各五百，均归统带，择驻神木要隘，相机迎剿。别以达拉特旗兵五百驻適中草地。朝旨饬宁夏副都统金顺一军援之。六月，金顺深入蒙地，遇匪于野狐井、门家梁、王家沟，皆捷。嵩武军统领提督张曜一军亦赴援，屡挫之，古城、十里长滩之匪皆遁。张曜又败匪于达拉特旗，进驻古城。而窜杭锦、乌审、郡王等旗之匪，亦为绥远城将军所遣达尔济一军所败。是为鄂部七旗初次肃清。绥远城将军定安遂奏撤伊克昭盟兵一千九百回本游牧防守，仍留前挑兵五百，令扎那格尔第统带探贼进剿。十二月，阿拉善之磴口不守，回匪又大入，昭盐海子、缠金一带皆被扰。时匪自磴口水路进扑，副都统杜嘎尔派参领成山等合乌尔图那逊兵分往缠金及阿拉善旗乌兰木头地方剿之，匪皆败遁。六月，张曜自古城进剿，屡败匪于察罕诺尔、沙金托海，追至贺兰山，达尔济、扎那格尔第两军击殄杭锦、达拉特、郡王诸旗之匪。朝旨又增遣宋庆一军西援。八月，败扰郡王旗之匪于东岭，击退扰乌审、鄂拓克等旗之匪，进至哈拉寨。金顺军磴口，张曜军宁夏，沿途自舍太至三道河、石嘴山皆驻官军。宋庆是冬追剿逆于准噶尔、昭盐海子诸处，悉殄之。九年，金积回匪以官军攻急，自石嘴北犯，冀梗我运道。於是沙金托海以西匪骑出没，而准噶尔、杭锦、鄂拓克诸旗复扰。宋庆、达尔济诸军复进剿，迭捷。七月，乌审旗管带官赤楼多尔济以剿匪阵亡于霍里木庙，然各旗亦屡挫来扰之匪。梅楞章京扎栋巴等以剿挫陕西怀远边外之匪，予优奖。是部再告奠定。至金积荡平，而警报始息。历次阵亡蒙旗官兵及出力者，均时予恤奖。其缠金诸地，则山西仍置防戍。

光绪二年，边外马贼肆扰，是部达拉特、杭锦等旗地户商人蹂躏特重，渠废田芜，迄不可复。十年，伊克昭盟长贝子扎那济尔迪呈：“准噶尔旗以频年荒歉，请开垦空閒牧场一段，东西八十里，南北十五里，收租散赈，接济穷蒙。”下理籓院议行。以招种民人分隶山西河曲、陕西府谷。时归化城土默特与达拉特旗以黄河改道争界，署山西巡抚奎斌、大理寺少卿郭勒敏布以绥远城将军断分之案偏袒土默特，奏劾。命察哈尔都统绍祺往勘，援乾隆五十一年黄河旧漕为断之谕，以南之地四成归达拉特，以北之地六成归土默特。寻经勘定，北自乌拉特界，南至准噶尔界，达拉特应分地周六百四十八里。十二年，伊犁领队大臣长庚奏缠金等处宜开屯田。山西巡抚刚毅覆奏：“缠金即才吉地，在河北外套伊克昭盟之达拉特、杭锦两旗牧界。

河自改行南道，蒙古始招商租种分佃，修成渠道。西则缠金，计共五渠，东则后套，计共三渠，纡回约二百里，中间支渠曲折蜿蜒，不可枚数。后遭马贼之扰，不特缠金、牛坝商号不过数家，即后套左右亦只二百馀家。达拉特旗昔岁收租银十万，近所收租钱不及三千串。阅伍至萨拉齐之包头，面与伊克昭盟长贝子扎那吉尔迪筹商，谓当明示各旗，断不使该旗牧界日久归於民人。”因上议屯三端：曰分段，曰修渠，曰设官。下所司议，格。二十六年拳匪之案，鄂尔多斯七旗，如达拉特、鄂拓克、乌审、准噶尔各旗，酿祸均重。事定，议有赔款。达拉特一旗至三十七万两。教堂欲得银，蒙旗欲抵地，久未结。

二十八年，命兵部侍郎贻穀办晋边垦务，咨调乌、伊两盟长诣归化商订，迄未至，而呈理籓院请免开办。廷旨下院严饬盟长迅与贻穀等会商，不得推诿。於是贻穀等先以赎还达拉特旗教案熟地二千顷给银十七万两者，为垦务入手之策。二十九年，达拉特、杭锦两旗始派员就议报垦，郡王、鄂拓克、乌审、准噶尔、扎萨克五旗亦相继报地，而杭锦旗贝子阿尔宾巴雅尔时充盟长，仍请缓办，坚拒出具交地印文。三十年，贻穀以抗不遵办，掣动全局劾之，以副盟长乌审旗贝子察克都尔色楞代署。三月，套匪滋事，山西练军平之。九月，察克都尔色楞等以乌审、扎萨克两旗公中之地，北起阿拜素、南至巴盖补拉克一段，归官报垦，祝皇太后七旬万寿。

予察克都尔色楞郡王衔，沙克都尔扎布镇国公衔。三十一年二月，阿尔宾巴雅尔复呈悔过情形，报出杭锦旗中巴噶地一段。贻穀奏乌、伊两盟地皆封建，与察哈尔之比於郡县者不同，定押荒岁租皆一半归官，一半归蒙，别提修渠费。旨下所司知之。

七月，贻穀奏：“杭锦、达拉特两旗地户将原有各渠报垦归公，因改长胜渠名长济，缠金渠名永济，挑濬深通，老郭等渠以次及之，计可溉田万顷。后套地必附渠，渠日加多，即地日广。就现在应收之款，悉归工作，回环挹注，务竟其功。请各旗押荒地租各款应归公者，均暂缓提拨，备渠工大修之费。”九月，准噶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不悦於垦，纠众抗阻，攻劫局所，贻穀遣兵捕治之。三十二年，贻穀奏定郡王等五旗旱地押荒岁租。陕西巡抚恩寿会奏以郡王、扎萨克两旗垦地置东胜，隶山西归绥道。三十三年，贻穀蒙谴，复阿尔宾巴雅尔盟长。信勤、瑞良等相继为垦务大臣。

是部垦事进行未废。佐领即左翼中旗十七，右翼中旗八十四，左右翼前旗各四十二，左翼后旗四十，右翼后旗三十六，左翼前末旗十三。

阿拉善厄鲁特部，至京师五千里。东鄂尔多斯，西额济讷，南宁夏、凉州、甘州，北逾瀚海接赛音诺颜、扎萨克图盟。袤延七百馀里，即贺兰山地驻牧蒙古。

系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与和硕特同族。和硕特旧为四额鲁特之一，故称额鲁特部。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传至图鲁拜琥，号顾实汗。有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兄拜巴噶斯初育以为子。后自生子二：长鄂齐尔图，次阿巴赖。游牧河西套，称西套厄鲁特。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子十六，居西套者，曰和啰理，曰墨尔根，曰额尔克，曰都喇勒，曰哈什哈，曰陀音，曰土谢图罗卜藏，曰博第，曰多尔济扎布，曰诺尔布扎木素，曰爱博果特，曰鄂木布。和啰理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以来归授扎萨克，赐牧阿拉善，诸昆弟子姓隶之。其居青海者，曰扎布，曰阿南达，曰伊特格勒，曰巴特巴。扎布授扎萨克，领其族。见青海厄鲁特部传。鄂齐尔图号车臣汗，子三：长额尔德尼，子噶勒丹多尔济；次噶尔第巴，子罗卜藏衮布阿拉喇布坦；次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后皆绝嗣。阿巴赖裔为准噶尔所掠，故不著。

顺治四年，鄂齐尔图遣使贡驼马。六年，阿巴赖继至。七年，鄂齐尔图使至，以喀尔喀煽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奏称：“力能锄逆，当相机为之。否则亦必修贡如初，不敢稍萌异志。”谕绝喀尔喀，勿私通好。嗣因额尔德尼、噶尔第巴、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及所部台吉、宰桑等朝贡，至者相接。

准噶尔台吉噶尔丹游牧阿尔台，号博硕克图汗，觊为厄鲁特长。鄂齐尔图妻以孙女阿努，寻与隙。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以兵袭西套，戕鄂齐尔图，破其部。鄂齐尔图妻曰多尔济喇布坦，与喀尔喀墨尔根汗额列克妻，皆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女兄也。

额列克孙察珲多尔济号土谢图济汗，侦噶尔丹侵鄂齐尔图兵援之不及，多尔济喇布坦奔土尔扈特。噶尔丹遣使献俘，谕曰：“鄂尔齐图汗与噶尔丹向俱纳贡。今噶尔丹侵杀鄂齐尔图，献所获弓矢等物，朕不忍纳也。其卻之！”西套厄鲁特既溃，或奔依达赖喇嘛，或被噶尔丹掠去。和啰理率族属避居大草滩，庐幙万馀，守汛者遣之去，仍逐水草，徒恋处边外。

有楚琥尔乌巴什者，噶尔丹叔父也。子五：长巴哈班第，次阿南达，次罗卜藏呼图克图，次荦章，次罗卜藏额琳沁。噶尔丹以私憾袭杀巴哈班第，执楚琥尔乌巴什及罗卜藏额琳沁等禁之。巴哈班第子罕都为和啰理甥，时年十有三。其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携之逃，以兵四百掠乌喇特户畜，窜就和啰理，居额济讷河。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侦以告。会青海墨尔根台吉等察献额尔德尼和硕齐所掠，遣使诘知为准噶尔属，谕噶尔丹捕额尔德尼和硕齐治罪，并收和啰理归牧，或非所属当以告。

二十二年，噶尔丹奏和啰理等归，达赖喇嘛已遣使召请，以丑年四月为限。是年盖岁在亥。二十三年，罕都偕额尔德尼和硕齐遣使贡，请宥掠乌喇特罪，而和啰理戚属尝掠茂明安诸部牧产，前以服罪故宥之。至是谕曰：“和啰理既免罪，额尔德尼和硕齐等著一体赦。所贡准上纳。”

先是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避噶尔丹，走唐古特。以达赖喇嘛言，表请赐居龙头山，辖西套遗众。命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往勘。奏言：“龙头山，蒙古谓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东大山，山脉绵延边境。山口即边关，建夏口城，距氵蚩川堡五里；山尽为宁远堡，距龙头山里许，有昌宁湖界之。内地兵民耕牧已久，不宜令新附蒙古居。”上可其奏。

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徙牧布隆吉尔，土谢图汗珲多尔济以女妻之。事闻，谕廷臣曰：“前鄂齐尔图汗为噶尔丹所戕，其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往求达赖喇嘛指授所居之地，达赖喇嘛令驻牧阿拉克鄂拉，因以为请。鄂齐尔图汗从子和啰理前沿边驻牧罾曾，檄噶尔丹收取之，令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与喀尔喀互为犄角。噶尔丹欲以兵向和啰理等，则恐喀尔喀蹑之；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和啰理等袭之。此必非噶尔丹所能收取也。”二十四年，和啰理请赐敕印钤部众。廷臣以游牧未定，议不允。谕曰：“和啰理等以避乱，故离其旧牧，来至边境，劫掠茂明安、乌喇特诸部，本应即行殄灭。朕俯念鄂齐尔图汗世奉职贡，恪恭奔走，兼之彼亦迫於饥困，是以宥其罪戾。又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系鄂尔齐图汗孙，为和啰理从子，应令聚合一处。

其遣官往谕朕旨，度可居地归并安置，封授名号，给赐金印玺书，以示朕兴灭继绝至意。”理籓院尚书阿喇尼遵旨往谕。和啰理奏：“皇上令臣等聚处，乃殊恩。达赖喇嘛亦谓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居布隆吉尔，地隘草恶，不若与臣同处。臣等欲环居阿喇克山阴，遏寇盗，靖边疆。令部众从此地而北，当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牧地，由噶尔拜瀚海、额济讷河、姑喇柰河、雅布赖山、巴颜努鲁、喀尔占、布尔古特、洪果尔鄂隆以内，东倚喀尔喀丹津喇嘛牧，西极高河居之。”

奏至，遣使谕达赖喇嘛曰：“噶尔丹灭鄂齐尔图汗时，和啰理及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等纷纭离散，来至边境，又以生计窘迫，妄行劫掠。朕宥其罪，不即发兵剿灭。和啰理等亦戴朕恩，屡请敕印，依朕为命。朕前谕噶尔丹收取，彼约以丑年四月为期，今逾期已数月矣。伊等骨肉分离，散处失所，朕心殊为恻然！鄂齐尔图汗於尔喇嘛为护法久矣，何忍漠视其子孙宗族至於穷困？今朕欲将伊等归并安置，尔喇嘛其遣使与朕使偕往定议！”

二十五年，达赖喇嘛奏已遣使，上遣拉都琥往会勘。拉都琥偕达赖喇嘛使约和啰理至东大山北，语之曰：“尔所谓噶尔拜瀚海地，听尔游牧。外自宁夏所属玉泉营西罗萨喀喇山嘴，后至贺兰山阴一带布尔哈苏台口，又自宁夏所属倭波岭塞口北努浑努鲁山后甘州所属镇番塞口，北沿陶兰泰、萨喇、椿济、雷珲、希理等地，西南至额济讷河，俱以距边六十里为界，画地识之。”定议：蒙古杀边民论死；盗牲畜、夺食物者鞭之；私入边游牧者，台吉、宰桑各罚牲畜有差；所属犯科一次，罚济农牲畜以五九。时罕都及额尔德尼和硕齐请与和啰理同牧。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侦其女兄阿努携兵千赴藏，道嘉峪关外，惧袭己，备之，以故未即徙。拉都琥奏至，诏以所定地域及罚例檄甘肃守臣知之。盖自是和啰理属始定牧阿 拉善。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和啰理欲往援，察珲多尔济乞师於朝。时谕噶尔丹罢兵。使已就道，诏不允和啰理请。而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自率兵援喀尔喀，遇我使於道，宣谕之，亦撤归布隆吉尔。察珲多尔济寻为噶尔丹所败，上复遣使谕噶尔丹，将行，命之曰：“噶尔丹若问和啰理事，尔等宜述丑年之约，并言达赖喇嘛向虽遣使定议，令和啰理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归并安置，迄今尚未同居。和啰理虽居游牧边地，亦未编设旗队。前喀尔喀与额鲁特交恶，和啰理曾请兵讨尔。朕仍谕遣之曰：‘朕欲使尔等安处游牧而已，岂肯给尔兵耶？’其以是告之，令罢兵。”

噶尔丹不从。

二十八年，以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卒，赐祭。其妻及宰桑等请召噶尔丹多尔济辖部众，允之。时噶尔丹多尔济游牧准噶尔界，谕曰：“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属内附，所遗部众恐致流亡。噶尔丹多尔济尚幼，召之恐未即至。著和啰理前往布隆吉尔，暂为约束人民。俟噶尔丹多尔济至，仍归本地。务期共相扶掖，勿侵据所部。”

噶尔丹多尔济以所部饥，告不克即徙。诏授诺颜号，遣侍读学士达琥谕恤所部贫民。

其母扎木苏携噶尔丹多尔济至，诏辖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众，附阿拉善牧。

有拜达者，罕都属也，偕额尔德尼和硕齐诱其主弃和啰理，私以厄鲁特兵千掠边番。守汛者责之，为所戕，且抗官军。甘肃提督孙思克以兵屯边，将剿之。罕都惧，乃降诏宥罪，仍驻牧阿拉善。其叔父罗卜藏额琳沁寻自准噶尔至，奏为噶尔丹所禁十馀年，以准噶尔与喀尔喀战，乘间脱，挈孥属千馀至，乞与兄子罕都同居，允之。

三十年，和啰理以不遵旨徙牧归化城，惧大兵讨，叛遁。噶尔丹多尔济、罗卜藏额琳沁、罕都等从之，分道窜。将军尼雅汉等招降噶尔丹多尔济属纳木喀班尔等五十馀户、和啰理女弟之夫克奇及从者二十一人以闻，诏安置归化城。时和啰理弟博第游牧中卫边外，距阿拉善三百馀里，闻其兄叛遁，欲往会侦。副将军陈祚昌等屯昌宁湖，遣子索诺木至军，诡称假道询南山，否则请牧马昌宁湖。祚昌知为缓军计，令挈属至归化城。不从，击之，斩五百馀级，博第仅以身免，走伊巴赖，遇和啰理属台吉齐奇克假粮马，窜额济讷河。三十一年，和罗理悔罪，降，命仍牧阿拉善。罗卜藏额琳沁、罕都、齐奇克等从和啰理降。寻复叛走。提督孙思克以兵追至库勒图，斩四十馀级。齐奇克就擒，诏宥死，附和啰理牧。罗卜藏额琳沁、罕都逸，遇自青海来归之喀尔喀台吉阿海岱青班第，掠其赀，复窜哈密。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有女弟曰阿海，始与策妄阿喇布坦议婚，噶尔丹夺之。策妄阿喇布坦怒，噶尔丹徙额琳哈毕尔噶。上闻之，遣员外郎马迪赍敕谕令绝噶尔丹。道哈密，罗卜藏额琳沁、罕都等偕噶尔丹属图克齐哈什哈、哈尔海达颜额尔克以兵劫之，由大草滩毁边垣遁，为青海台吉额尔德尼纳木扎勒所击，走死。三十三年，和啰理弟博第率属百馀降，乞仍与兄同牧，许之，命辑所属溃散者。未几，齐奇克复叛遁。和啰理遣所部莽奈哈什哈等以兵追诸耨尔格山，谕之降，不从，击斩之。

三十五年，所部兵随西路大军败噶尔丹於昭莫多，副都统阿南达奉命设哨，以和啰理属布尔噶齐达尔汉宰桑玛赖额尔克哈什哈、齐劳墨尔根萨里呼纳沁齐伦珲塔汉占哈什哈、布达哩杜喇勒和硕齐等，分屯额布格特、阿木格特、昆都伦、额济讷及布隆吉尔之博罗椿济敖齐、喀喇莽奈诸地。时噶尔丹多尔济窜徙嘉峪关外。有哨卒拜格者，其属也。阿南达召至，遣归说噶尔丹多尔济曰：“上待汝恩甚厚，将抚育之，顾叛逃可乎？和啰理弃牧时，汝不能辑属，故从往。上灼知汝情，念汝祖鄂齐尔图汗，将玉成汝，汝其思之！”噶尔丹多尔济遣告曰：“上念臣祖兄，令臣与和啰理接壤居。臣无知，从和啰理叛遁，今悔罪欲死。臣幼，臣母一妇人，未能达。

乞以情代奏。”阿南达欲坚内附志，遣使归，约如期会肃州，谕设哨援哈密，复檄哈密伯克额贝都拉曰：“噶尔丹至汝地，汝即召噶尔丹多尔济援，勿复疑。”噶尔丹多尔济遣宰桑阿约等赍降表，表至肃州。会上视师宁夏，阿南达驰疏至，诏优恤所部众。未几，唐古特部第巴煽青海诸台吉盟察罕托罗海，缮军械助之。檄噶尔丹多尔济以兵往，辞不赴，遣使俄济通问策妄阿喇布坦，自携兵百会阿南达於布隆吉尔。阿南达侦噶尔丹死，其从子丹济拉窜瀚海，遣噶尔丹多尔济属辉特台吉罗卜藏等驼赴噶斯，而自偕噶尔丹多尔济以兵继之。至色尔滕，值俄济归，以丹济拉将自郭蛮喇嘛所往附策妄阿喇布坦告。因撤噶斯兵，遣噶尔丹多尔济仍赴布隆设哨，其属阿勒达尔哈什哈、恭格等煽之叛，至西欣驿劫驼马，奉母札木苏由吉尔喀喇乌苏遁。阿南达遣兵四百追之，不及，招降其属茂海、乌纳恩巴图尔、阿喇木札木巴、阿喇木把及辉特台吉罗卜藏等，遣归阿拉善。罗卜藏后徙牧喀尔喀，即附扎萨克图汗部之厄鲁特扎萨克也。是年，和啰理以所部数叛，请视四十九旗例编佐领。廷臣议徙乌喇特界，谕曰：“若将和啰理移牧近地，则沿边别部蒙古甚多，岂可尽徙？

且治蒙古贵得其道，不系地之远近。著停徙，仍游牧阿拉善地。”诏和啰理为多罗贝勒，给扎萨克印。复以噶尔丹多尔济窜赴准噶尔，敕策妄阿喇布坦曰：“噶尔丹多尔济率属来降，安置耕种。今忽留其属人，弃众私遁，其中必有不得已之情，务即察明具奏。朕於噶尔丹多尔济略无责备之意，且降旨收集其遗众。傥往汝地，汝可善为抚恤。如欲内徙，即行遣归。”时噶尔丹多尔济阳附策妄阿喇布坦，阴贰之。

策妄阿喇布坦将侵哈萨克，噶尔丹多尔济诡以兵从，中道遁库车，为回众所杀。母札木苏携属九百馀奔青海部，青海诸台吉以献。诏安置什巴尔台，隶察哈尔。

四十三年，和啰理子阿宝尚郡王，授和硕额驸，赐第京师。四十八年，袭贝勒。

五十四年，以参赞往会西安将军广柱等，驻巴里坤，袭击准噶尔於伊勒布尔和硕、阿克塔斯、乌鲁木齐诸地，皆捷。五十九年，参赞平逆将军延信军败准噶尔，有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诸捷，护达赖喇嘛入藏。年羹尧奉谕遣归游牧。未几，来朝，上悯其劳，诏封多罗郡王。

雍正二年，大军定青海，王大臣等议阿拉善为宁夏边外要地，青海顾实汗诸子裔旧皆游牧山后，今或徙山前，请敕阿拉善扎萨克郡王阿宝饬青海众归牧山后，允之。阿宝奏：“臣祖顾实汗归诚内附，百年於兹，受天朝恩甚厚。前青海昆弟阻兵构乱，上干天讨，臣当束身受诛。重荷恩宥，令安游牧，感激莫报。乞赐青海旷地，令臣钤诸部，不复萌异志。”诏以青海贝子丹忠所遗博啰充克克牧地给之，并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遣员赍饷助徙牧。博啰充克克者，即汉书地理志所称潢水也。七年，阿宝以博啰充克克牧地隘，擅请徙乌兰穆伦及额济讷河界，议罪削爵。寻命复之。

诏仍归阿拉善牧，不复居青海。阿宝子衮布，八年，以所部兵赴巴里坤防准噶尔援樊廷，贼遁。九年，录其劳，封辅国公。十年，晋贝子。

乾隆六年，降袭爵之索诺木多尔济为镇国公。二十一年，二等台吉达瓦车凌从大军剿危鲁特窜党，遇伏於博啰齐，奋击之，阵殁。诏议恤，入祀昭忠祠。先是阿宝属达玛琳从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击准噶尔於和通呼尔哈诺尔，为所掠。至是携孥及属布库勒等四十户诣都统雅尔哈善军，请归阿拉善旧牧。诏如所请，徒众仍置伊犁。

所部一旗。爵三：曰扎萨克和硕亲王，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阿宝次子罗卜藏多尔济初袭贝勒。乾隆二十一年，诏以兵赴北路。二十二年，以俘逆贼巴雅尔功，晋郡王，授参赞大臣。二十三年，以剿俘已叛宰桑恩克图功，予双眼花翎。二十四年，以台吉达瓦、佐领布岱等剿玛哈沁及逆回布拉呢敦功，优赉之。三十年，晋罗卜藏多尔济亲王。三十七年十一月，以甘肃民人私挖阿拉善旗哈布塔哈拉山金沙，命勒尔谨捕治之。四十六年，大军剿萨拉尔逆回於华林寺，四十九年，又剿逆回於石峰堡邸店。是部皆以兵从，均有功。五十一年，允阿拉善盐由水路运至山西临县碛口。五十六年，是部盐入银八千两。罗卜藏多尔济子旺沁班巴尔袭亲王。后尝一为宁夏将军，以袒庇属人争勘地界，罢之。

嘉庆四年，陕甘总督长麟奏徵是部征教匪兵归其部。五年，甘肃按察使姜开阳疏言：“中卫边外有大小盐池，今为阿拉善王所辖，其盐洁白坚好，内地之民皆喜食之。大约甘肃全省食阿拉善盐者十分之六，陕西一省亦居其三。闻阿拉善王但於两池置官收税，不论蒙古、汉人，听其转运，故於民甚便。私贩甚多，骆驼牛骡什佰成群，持梃格斗，吏役不敢呵止。今拟令沿边各州县於各隘口盐所从入之处，设局收税，亦计所驮多少为税之轻重。彼所收者池税，我所收者过税，既无碍於阿拉善王，又易私贩为官贩，两便之道。”十一年，阿拉善王因回民私贩丽法，献其池归官办，置运判於磴口。每年予阿拉善王银八千两，池属宁夏道专管。十七年，改归商办，酌定口岸，示以限制，改磴口大使为皇甫川大使，专司稽察。吉盐水贩止准运至皇甫川，以盐池敕还阿拉善王，停其偿岁，而以吉盐八万七千馀引配於潞引，由潞商包纳吉课。咸丰四年七月，亲王呈捐输开采哈勒津库察地方银矿。定甘肃收阿拉善盐商税济军饷。同治初年，回匪滋事，屡徵是部兵协剿。三年，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以匪扰宁夏，呈理籓院乞援。时西路多警，是部设台递送，南自甘、凉，西自额济讷土尔扈特，军报至乌拉特以达归化。四年四月，都兴阿军大破回匪於平罗、宝丰，是旗协理台吉阿布哩亦败扑入磨石口之匪。谕嘉奖贡桑珠尔默特，仍饬严防各口，兼办驼运。七年，贡桑珠尔默特采买米麦济穆图善中铺之军，解耕牛一百馀只酌借贫民，俾时耕种。四月奏入，上复嘉奖之。十二月，回匪由平罗窜是部，大肆劫掠，至磴口踞之，攻围王府，杀伤官兵。贡桑珠尔默特复咨穆图善乞援。八年，定安派蒙员乌尔罔那逊往是部乌兰木头地方剿陆路回匪。四月，屡败回匪於下永和姜、上永和姜。磴口踞匪还窜陕境。是月董马原回匪窜是部境，围定远营城，毁冢茔、府第、寺庙。鄂尔多斯与额济讷河土尔扈特文报路断，贡桑珠尔默特督蒙古官兵婴城固守。七月九日，提督张曜遣部将杨春祥等率兵解定远城之围，匪退广宗寺，又败之，越山遁。次日，杨春祥等进军贺兰山。八月，金顺进军磴口，遂次平罗。九月，张曜抵宁夏，沿途之沙金托海、三道河、磴口、石嘴山等处皆驻官军。九年十一月，回匪复窜阿拉善南界之红井一带，贡桑珠尔默特派副佐领鄂肯会官军副将郝永刚等败之。匪窜永磴口，掠阿拉善，复设台站十一处。十年五月，金顺奏：“宁夏山后阿拉善旗有西来窜贼劫掠。现筹於南北要冲磴口、横城等处派队扼扎。”十一年，赛盟阿尔米毕特旗窜来回匪至沙尔杂一带，张曜以阿拉善王请兵剿办，令孙金彪分扎柳林湖一带，兼顾蒙地。是年八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蒙盐仍祗从一条山、五卡寺至皋兰、靖远、条城，经安定、会宁、陇西、秦州，转运汉南一带销售，每百斤收税银、釐银各八分。十三年四月，袁保恆奏：“宁夏采运，须取道阿拉善额济讷蒙古草地，以达巴里坤。而额济讷牧地近年被匪蹂躏最深，无可藉资，必以阿拉善驼只为主。当饬阿拉善协理台吉派员来宁商办。臣与管旗章京玛呢阿尔得那筹拟，按程设立三十四台，专司带领道路。另雇蒙驼一千五百，民驼五百，各以五百任运一段，班转递运，每次可运官斛八百石，限四十月运至巴里坤，间二十日由宁夏发运一次。”谕左宗棠酌度情形，派员赴宁夏接办。光绪四年七月，以关内外肃清，裁阿拉善所设台站。

二十六年，拳匪滋事，阿拉善亦出教案。二十七年三月，予各省官员上年保教不力惩处，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传旨申饬。其后是部三道河一带教堂租种地亩益多，引河为渠，开田万顷，日以富饶。宣统二年，督办盐政大臣载泽奏：“山西行销蒙盐，西路以阿拉善为主，以鄂尔多斯辅之。有矿，有林木，幅员广阔。其北毗连赛盟南境各旗，南邻甘肃镇番等九县，为漠南蒙古大部落。自为一部，不设盟，受宁夏将军节制。”有佐领八。

额济讷，旧土尔扈特部，在阿拉善旗之西。东古尔鼐，南甘肃毛目县丞地，北阿济山，东南合黎山，南与东北、西北皆大戈壁，当甘肃省甘州府及肃州边外。

系出翁罕六世孙，曰玛哈齐蒙古。有子二：长曰贝果鄂尔勒克，有曾孙曰书库尔岱青。第四子曰纳木第凌，生纳扎尔玛穆特，为土尔扈特阿玉奇汗族弟。阿玉奇汗游牧额勒济河。康熙四年，诏封纳扎尔玛木特之子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先是阿喇布珠尔尝假道准噶尔谒达赖喇嘛，既而阿玉奇与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修怨，阿喇布珠尔自唐古特还，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至京师。上悯其无归，故有是命。五十五年，阿喇布珠尔奏请从军效力，诏率兵五百驻噶斯。

旋卒，子丹衷袭。

雍正七年，来朝，晋贝勒。九年，以色尔腾牧通噶斯之察罕齐老图，惧准噶尔掠，乞内徙。陕甘总督查郎阿令携戚属游牧阿拉克山、阿勒坦特卜什等处，寻定牧额济讷河。乾隆四十八年，予世袭罔替。

同治中，回匪滋事，陷肃州。是部与连境，蹂躏特重。时西路文报梗，是部设台站，递至阿拉善以达归化。九年以后，肃州回匪累出扰是部境以北，窜赛、扎两盟，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福济、定安、张廷岳先后奏：“贼匪皆来自土尔扈特贝勒游牧，请饬左宗棠拨军防剿。”十二年，是部贝勒达什车凌以防堵回匪阵亡。

光绪五年，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为请恤。十二月，赠郡王衔，予恤银一千一百两。

三十年，延祉等迎护达赖喇嘛往西宁，经是部。地杂戈壁，较诸部为瘠苦，北接扎盟南境。各旗有佐领一，不设盟长，受陕甘总督节制。

## 列传三百八 籓部四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 喀尔喀车臣汗部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

土谢图汗部，称喀尔喀后路，至京师二千八百馀里。东界肯特山，西界翁吉河，南界瀚海，北界楚库河。

元太祖十一世孙达延车臣汗，游牧瀚海北杭爱山界。子十一，格哷森扎扎赉尔珲台吉其季也。兄图噜博罗特、巴尔苏博罗特、阿尔楚博罗特、鄂齐尔博罗特等，由瀚海南徙近边，为内扎萨克敖汉、柰曼、巴林、扎噜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九部祖，详各传。独所部号喀尔喀，留故土，析★万馀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其掌左翼者，为第三子诺诺和及第五子阿敏都喇勒。诺诺和号伟徵诺颜，子五：长阿巴岱，号斡齐赖赛因汗；次阿布瑚，号墨尔根诺颜，徙牧图拉河界，今土谢图汗部二十扎萨克皆其裔。阿巴岱子二：长锡布固泰，号鄂尔斋图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子锡布推哈坦巴图尔、辅国公巴海、台吉车凌扎布、青多尔济四旗祖；次额列克，号墨尔根汗，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扎萨克郡王噶勒丹多尔济、贝勒西第什哩、车木楚克纳木扎勒、辅国公车凌巴勒、三达克多尔济、台吉巴朗、班珠尔多尔济、辰丕勒多尔济、朋素克喇布坦十旗祖。阿布瑚子三：长昂噶海，继墨尔根诺颜号，为扎萨克郡王固噜什喜，台吉车凌、开木楚克、成衮扎布、逊笃布五旗祖；次喇瑚里，号达赖诺颜，为扎萨克台吉礼塔尔一旗祖；次图蒙肯，号昆都伦诺颜。初喀尔喀无汗号，自阿巴岱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以汗称。子额列克继之，号墨尔根汗。额列克子三：长衮布，始号土谢图汗，与其族车臣汗硕垒、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

崇德二年，衮布偕硕垒上书通好。三年，遣使贡驼、马、貂皮、雕翎及俄罗斯鸟枪，命喀尔喀三汗岁献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以为常。

顺治三年，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逃，豫亲王多铎率师追剿，至扎济布喇克，衮布遣喇瑚里等以兵二万援腾机思，为大军所败，弃驼马千馀窜额尔克。楚琥尔者衮布族也，复私掠巴林部人畜，诏使责之。会所部额尔德尼陀音贡马至，敕归谕其汗等擒献腾机思，并以所掠归巴林。五年，腾机思降，衮布等表乞罪，诏各遣子弟来朝，不从。八年，以其部不归巴林人畜，仅献驼十、马百入谢，严谕诘责。十年，命侍郎毕哩克图往察巴林被掠人畜，衮布等匿不尽给。会喇瑚里之子台吉木塔尔携众来归，封扎萨克亲王，驻牧张家口外塔噜浑河，因诡言巴林人畜木塔尔尽携往，应就彼取，并乞遣木塔尔等还。谕曰：“尔等不遵旨遣子弟来朝，不进本年九白常贡，不尽偿巴林人畜。冒此三罪，反请遣还来归之人，是何理耶？今即各遣子弟来朝，尽偿巴林人畜，朕亦弗使木塔尔等还，尔自择之！”是年秋，遣使补贡九白，至张家口，诏勿纳。十二年夏，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继其父衮布为左翼长，约同族墨尔根诺颜、达尔汉诺颜、丹津喇嘛等，表遣子弟来朝。谕曰：“尔等遵旨服罪，朕不咎既往，其应归巴林人畜缺少之数，悉从宽免。嗣后逃人至此，当即遣还。”

冬，复遣使乞盟，许之，赐盟於宗人府。是年，设喀尔喀八扎萨克，仍分左、右翼，命土谢图汗及墨尔根诺颜各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十五年，遣大臣赍服物赉之。

康熙二十三年，以其部与右翼扎萨克图汗成衮构衅，命阿齐图格隆偕达赖喇嘛使谕解之。二十六年，察珲多尔济偕车臣汗诺尔布等疏上尊号，谕曰：“尔等恪恭敬顺，具见悃忱，但宜仰体朕一视同仁、无分中外至意。自今以后，亲睦雍和，毋相侵扰，永享安乐，庶慰朕怀，胜於受尊号也。”

二十七年，厄鲁特噶尔丹掠喀尔喀，察珲多尔济拒弗胜，偕族弟固噜什喜等携属来归，诏附牧苏尼特诸部界，发归化城仓米赡之。二十八年，复遣内大臣费扬古往赈，谕廷臣曰：“朕闻土谢图汗属众有乏食致毙者，深为轸念。费扬古采买牲畜尚须时日，著速发张家口仓米运往散给，计支一月，牲畜继之，则众命可活矣。”

二十九年，诏察所属贫户，遣就食张家口。

三十年春，上以察珲多尔济来归后，车臣汗乌默客、扎萨克图汗成衮子策旺扎布踵至，喀尔喀全部内附，封爵官制宜更，且降众数十万错处，应示法制俾遵守，将幸多伦诺尔行会阅礼，诏理籓院檄察珲多尔济等随四十九旗扎萨克先集以俟。尚书马齐奉命往议礼，定赏格九等，坐次七行，以察珲多尔济为之首。夏四月，驾至，喀尔喀汗、济农、诺颜、台吉等三十五人以次朝见，谕曰：“尔等以兄弟之亲，自相侵夺，启衅召侮，至全部溃散。其时若令四十九旗扎萨克将尔人众收取，尔部早已散亡。朕好生之心出於天性，不忍视尔灭亡，给地安置，复屡予牲畜、糗粮以资赡养，用是亲临教诲，普加赏赉。会同之时，见尔等倾心感戴，特沛恩施，俾与四十九旗同列，以示一体抚育，罔分中外，尔等其知朕意。”寻命改所部济农、诺颜旧号，封王、贝勒、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佐领，仍留察珲多尔济汗号统其众，自是始称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改喀尔喀左右翼为三路，土谢图汗称北路。

三十五年四月，上亲征噶尔丹，所部诸扎萨克奏：“臣等被噶尔丹掠，全部溃，赖圣主天威正其罪，请从征效力。”谕毋庸尽行随往。五月，大军既破噶尔丹於昭莫多，凯旋，大赉之。明年，噶尔丹窜死，朔漠平，诏所部归图拉河游牧。四十年，赐牧产赡给。五十四年，以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煽众喀尔喀，命散秩大臣祁里德率大军赴推河侦御。廷议屯田鄂尔坤、图拉裕军食，诏询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勘奏所部可耕地，因言附近鄂尔坤、图拉之苏呼图喀喇乌苏、明爱察罕格尔、库尔奇呼、扎布堪河、察罕廋尔、布拉罕口、乌兰固木及额尔德尼昭十馀处俱可耕，命公傅尔丹选善耕人往屯种。是年，诏简所部兵驻防阿尔泰。六十年，命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督理俄罗斯边境事。

雍正二年，北路军营移驻察罕廋尔及扎克拜达哩克。三年，以增设赛因诺颜部，定所部为喀尔喀后路。四年，旺扎勒多尔济等因额尔德尼昭乏相宜穀种，遣人购之俄罗斯，并请助屯田兵粮。谕廷臣曰：“前议屯田时，曾有奏言喀尔喀未必踊跃从事者。朕思此举正为伊等计及久远，岂有反不乐从之理？今果感恩抒诚，与朕意相符，殊可嘉尚，交理籓院议叙。”寻各予纪录，并赉币有差，诏如议。五年，以库伦及恰克图为所部与俄罗斯互市地，诏非市朝毋许俄罗斯逾楚库河界。是年，赛音诺颜亲王额驸与俄罗斯定界。九年，选兵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十三年，撤大军还，诏所部兵留驻鄂尔坤及乌里雅苏台。

乾隆元年，复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命参赞大臣都统塔尔玛善察阅防秋兵於乌克图尔济尔哈朗。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移居库伦，命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驻守其地护视之。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命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督理俄罗斯边境事。十七年，增防鄂尔坤兵。十九年，移驻鄂尔海喀喇乌苏。

是部扎萨克亲王额琳沁多尔济授西路参赞大臣。二十年，进剿达瓦齐於伊犁。时降酋阿睦尔撒纳谋据伊犁，上烛其奸，诏入觐。定北将军班第由尼楚衮军营遣额琳沁多尔济护之行。至乌隆古河，阿睦尔撒纳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印授之，诡称归治装，由额尔齐斯河驰遁。翌日，额琳沁多尔济追之弗及，论罪削爵拟斩，谕赐自尽。多罗贝勒车布登亦以驻防库克岭，不力追叛遁之巴朗，降贝子。而扎萨克辅国公车登三丕勒以俘青衮咱卜功，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旺勒以擒叛遁之和硕特讷默库功，扎萨克一等台吉班珠尔多尔济以获阿睦尔撒纳旗纛甲胄功，扎萨克一等台吉三都布多尔济以赴扎布堪获阿睦纳撒纳之孥及班珠尔等，并诛叛贼固尔班和卓辈功，均进爵赉赏有差。

先是，土谢图汗部编佐领，积三十七旗。以分置赛因诺颜部，析二十一旗，留十六旗，仍隶土谢图汗部。寻增四旗。扎萨克凡二十，盟於汗阿林，设正副盟长及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一：土谢图汗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由贝勒晋袭；附公品级一等台吉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二，一由贝勒晋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六，三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八，一由贝子降袭。

是部本为喀尔喀四部之首，内则哲布尊丹巴，住锡库伦，外则邻接俄罗斯，有恰克图互市，形势特重，号称雄剧。乾隆二十七年，於是部中旗汗山北之库伦置办事大臣，以满洲大员任之；别选蒙古汗、王、公、扎萨克一人为办事大臣，同釐其务。和硕亲王多罗额驸桑斋多尔济以乾隆二十三年赴库伦协理俄罗斯边境事。二十七年，停互市。二十九年，桑斋多尔济请增库伦卡坐，派兵屯田依琫、布尔噶勒台等处，不许。三十年六月，命阿里衮索琳查办恰克图潜通贸易一案，以桑斋多尔济私听蒙人仍与俄商贸易，论罪削爵；办事大臣丑达以私市得贿正法。十月，以是盟扎萨克贝子伊达木什布管俄罗斯卡坐。三十三年，库伦办事大臣庆桂等奏俄罗斯遣使乞开关交易，允之。仍申内地商人图增价值之禁。寻命桑斋多尔济复任。

四十二年，定库伦办事大臣兼辖办事章京，民、蒙交涉事件均具报办理例。四十三年，桑斋多尔济奏俄罗斯人私越边口卖马，俄员玛玉尔不肯前来，暂停贸易，即咨示俄固毕纳托尔，上是之。七月，谕桑斋多尔济会同办事大臣博清额，商办内地商人给还俄罗斯欠货。十一月，桑斋多尔济卒，命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往库伦协同博清额办事。四十五年，复开市。四十八年，以车登多尔济私给乘骑乌拉黄缎照票，罢库伦办事大臣，命赛因诺颜亲王拉旺多尔济代之，仍命桑斋多尔济之子郡王蕴端多尔济随同办事，定喀尔喀四部乌拉章程。十二月，命蕴端多尔济列名在办事大臣勒保之前。四十九年，以俄罗斯属布里雅特人劫内地往乌梁海贸易商民，赔货而不交犯，屡檄其国。五十年春，以俄罗斯覆文支吾推宕，复停恰克图互市。办事大臣松筠因定沿边蒙古需用烟茶布疋章程。

五十一年九月，定土、车两部及赛、扎两部每年各带一部人入围场，土、车两盟部落人交库伦办事王大臣带领习围，赛、扎两盟部落人仍交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带领习围，并令部落每年自汗、王至公各拣派一人，台吉内各拣派四人，领职衔较大者二名，微末台吉二名，仍作十名善射赴木兰围场例。五十四年，俄属布里雅特人伤我出卡巡兵，松筠檄俄固毕纳托尔捕送置之法。適有自俄归之土尔扈特喇嘛萨麻林言俄将兴兵构衅。廷旨命松筠檄询。五十五年，是部戈壁数旗灾，扎萨克台吉乌尔湛扎布报以应收赋及自畜牛羊赈给，并令有力台吉官兵周恤贫者。事闻，上嘉之。五十六年，松筠奏俄守边目力辨其诬，诏诛萨麻林，许俄复市。松筠与接任办事大臣普福、协办贝子逊都布多尔济赴恰克图，晓谕俄固毕纳托尔，嗣后如遇会办事件，应如例迅速完结，命盗案犯，应送恰克图鞫实正法，彼此约束商贩，毋有积欠，因与立约，永为遵守。

嘉庆七年三月，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等备行围进哨马匹，上嘉之。八月，定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事务在库伦会集，与办事大臣一同办理例。自是土、车二部重大事件，皆由库伦办事大臣专奏。允蕴端多尔济请，每逾十年巡察俄罗斯交界卡伦一次。八年八月，允蕴端多尔济请，土谢图汗部扎萨克齐旺多尔济、齐巴克扎布等旗，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所属地方，免驱逐种地民人禁。嗣后另垦地亩，添建房屋，侵占游牧，并令从前租种者，按地纳租。娶蒙女为妻者，身故之后，妻子给该处扎萨克为奴隶。呼图克图徒众地方即为其所属。并定该处居民按人给照，每年由蕴端多尔济派员检查，造册报院；及再有无照之民任意栖止，盟长、扎萨克等治罪例。二十三年，库伦遣蒙员同俄员勘明疆界。

道光四年三月，以库伦章京尚安泰查验伊琫等处种地民人不能核事，致民人等盘踞游牧，署车凌多尔济扎萨克印务之台吉贡苏伦呈报驱逐，又误毁领照人民房屋，命夺职，蕴端多尔济等议处。仍申各旗容留无票民人之禁。七年，蕴端多尔济卒，以纶布多尔济代为库伦办事大臣。十二年，多尔济拉布坦代之。十五年，多尔济拉布坦奏喀尔喀招民垦复抛荒地亩章程，谕不许。十二月，命德勒克多尔济为库伦学习帮办大臣。十八年，多尔济拉布坦奏管卡伦扎萨克那木济勒多尔济擅以奇尔浑卡伦兵丁与明济卡伦兵丁互相移驻，撤差，仍议处。十九年，允哲布尊丹巴往库伦之北伊鲁格河温泉坐汤，命办事大臣福英护视。四月，多尔济拉布坦卒，以德勒克多尔济代为库伦办事大臣。二十一年六月，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咨理籓院，闻中国严禁鸦片入界，已谆饬所属不得在交界之处互相贩带偷运。谕库伦办事大臣严禁内地贸易人等在交界处所私行贩运烟土，以绥外籓、除积弊。二十二年九月，德勒克多尔济以库伦地方商民盘踞一案，下部议处。

咸丰四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汗、王、公、台吉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八年，允俄罗斯使人由库伦至张家口入京。十一年，德勒克多尔济迁，以多尔济那木凯代为库伦办事大臣，寻令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代之。以办事大臣色克通额带操演鸟枪兵丁赴恰克图，命多尔济那木凯妥办库伦事件。四月，色克通额奏俄商欲於库伦贸易，行文阻止。六月，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奏准俄人在库伦修理公馆。十一月，色克通额奏俄商擅往蒙古各旗贸易。谕守约开导，并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禁阻。十二月，撤恰克图习枪官兵。

同治元年，定俄国陆路通商章程条款。三年，以新疆回乱，调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蒙兵赴乌鲁木齐等处助剿。四年三月，以土、车两盟蒙兵溃散回旗，谕文盛等不必再令赴营。以图盟援古城蒙兵逗留，扎萨克达尔玛僧格严议。五年，命办喀尔喀四盟捐输。六年，调土、车两盟兵一千五百名驻防卡伦。八年，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俄商许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亦不纳税；其不设官之蒙古地方，该商欲前往贸易，亦不拦阻，惟该商应有边界官执照。

九年二月，回匪东窜，自三音诺颜左翼右旗扎萨克阿巴尔米特游牧扰是部左翼后旗镇国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蒙古地方幅员辽阔，蒙众皆择水草旺处游牧，相距数十里始有氈庐。且百馀年安享太平，久不知兵。贼知蒙古易欺，是以百数成群，纵横肆扰。拟调驻卡伦蒙兵，檄两部落盟长等带往西南一带，与各旗官兵协剿。库伦地方塔庙甲于各旗，商贾辐辏，人烟稠密。现派桑卓特巴等调集喇嘛、鄂拓克防护庙宇。又令商民办理保甲，以资守御。”六月，张廷岳等奏以土盟兵九百名交扎萨克公奈当等防守额尔德尼昭。七月，俄调马队在库伦操演，谕张廷岳等查察。寻以乌里雅苏台危急，张廷岳等奏调土、车两盟兵会剿。

十二月，请以赛、扎两盟协防库伦官兵二百名归并赛、扎两盟，派兵分防要隘。

十年二月，回匪复窜额哲呢河一带，图犯库伦。张廷岳等奏迅檄达尔济等军赴哈尔尼敦西北地方防剿。十一年，张廷岳奏：“前调土、车两盟官兵饷糈，上年由两盟捐输支给。乌城被陷，复奏调内地官兵来库防剿，檄土、车两盟及沙毕捐备马三千匹，资汉兵骑乘，又借雇驼马数千只，分赴各台。两盟官兵自上年遣散，改征作防，应需驼马三千馀只，亦系各旗摊派。”四月，回匪窜是部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焚掠府庙，东犯莫霍尔、嘎顺等台。张廷岳遣蒙员札齐鲁克齐、伯克瓦齐尔等追败之於乌拉特中旗沙巴克乌苏地方。六月，副都统杜嘎尔奏回匪於四月由图盟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窜出顺新地方。五月，窜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之巴尔图叟吉地方。派吉尔洪额带队改道蹑贼。时回匪复西窜左翼中左旗扎萨克达尔玛僧格游牧，至乌拉特中公旗之布特拉地方。吉尔洪额会伯克瓦齐尔进击，大胜之。

八月，回匪复窜是部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直趋翁吉河一带。别股窜哲林等台，赛尔乌苏西北台路断。张廷岳等奏察哈尔所派达尔济一军抵翁吉河之乌勒幹呼秀地方，与是部左翼中左旗公齐莫特多尔济及伯克瓦齐尔二营相犄角。是月二十一日，伯克瓦齐尔败贼於察布察尔台之察罕吉哩玛地方。二十六日卯刻，伯克瓦齐尔星夜由间道穷追，绕出东犯库伦匪前，败之于阿达哈楚克山额里音华地方。

午申刻连再捷，获驼千馀、马四百，围贼于毕留庙，相持六昼夜。九月二日，达尔济军至毕留庙西北驻营，匪以投诚诳之，达尔济遽阻伯克瓦齐尔军巡逻，匪于是夜轻骑西遁。十二月，张廷岳等奏前窜乌、库两城回匪，现均返肃州老巢。宣化、古北口二军於本年到库，择要设防，足资捍卫。土、车两盟官兵拟裁半留半，每届半年，轮换防护官署昭庙，撤沙毕兵。

十二年二月，回匪复扰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寻遁。三月，张廷岳等奏：“库伦事务较繁，请土、车两盟之协理将军，饬令每年轮班在库听候差委，勿赴乌城。”下金顺等会商覆奏。谕催山东於五月前解清库伦饷银十万两，赉库伦商民团勇。定变通办理库伦军需章程。十三年九月，库伦办事大臣阿尔塔什达卒，以那木济勒端多布代之。

光绪元年，以库伦解严，撤回直隶古北口练军。四年十一月，以库伦、哈拉河等处游匪尚多，仍拨直隶宣化练军二百五十名驻之。五年二月，以穆图善奏，谕饬土谢图汗迅将撤回托里布拉克、图固里克二台帮台官兵驼马，催令仍回本台。五月，予捐输银两之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等奖。六年正月，以改议俄国归还伊犁条约，筹备边防，派土、车二盟兵二千蒙兵驻库伦，拨军火及备蒙古包银。十二月，给库伦防兵月饷。七年二月，撤驻库伦蒙兵。四月，以库伦为俄人来往冲途，调喜昌为库伦办事大臣，统新军千人赴之。是年，中俄订续改陆路通商章程，俄国商民往蒙古贸易者，祗能由章程附清单内。卡伦过界，应有本国官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文执照，註明姓名、货色、包件、牲畜数目，於入中国边界时，在卡伦呈验。

其无执照商民过界，任凭中国官扣留。

八年四月，喜昌奏考察库伦时势边防情形，量议变通。一、库伦与恰克图屯军分驻。一、恰克图改设道员镇守边塞。一、库伦选练土著学试屯垦。一、库伦属境暨接连邻省地方酌量屯兵。下所司议，格。寻以喜昌奏劾土盟盟长车林多尔济，罢之，并下理籓院，议注销土、车两盟王公等驻班乌里雅苏台会盟之案。八月，喜昌等奏库伦近与俄邻，为漠北第一咽喉。现驻兵设防，馈运转输，旧站绕远，亟宜变通，改设捷径。谕饬乌里雅苏台将军、察哈尔都统迅速妥筹覆奏。

九年二月，喜昌奏台站迟滞，拟饬运草养驼，以资供应，并陈报灾不实等情。

谕绥远城将军丰绅等按照原奏斟酌妥办。三月，察哈尔都统吉和等奏穆霍尔、噶顺等九台之官兵潜逃，诏喜昌等饬各旗竭力供差，不准推卸，仍严禁兵丁骚扰台站。

八月，察哈尔都统吉和等奏抚恤灾荒，安设台站。喜昌又劾车林多尔济权势太重，把持公事，串通各旗虚报灾荒，遣撤官兵需用驼只，复为掣肘，各旗派拨帮台，延不到差。谕新任办事大臣桂祥密查具覆。时俄势日盛，诸部王公渐生携贰。喜昌所议置官、驻军、屯田、改台诸大端，皆以消患未萌。中朝重更张，致所请无一行者，卒以病去，并撤其军。辛亥之变，实酿於此，识者惜之。九月，喜昌奏饬图什业图汗部未被灾各旗暂行帮台。寻库伦办事大臣那木济勒端多布免，以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代之。

十年正月，以土谢图汗部左翼中郡王阿木噶巴扎尔等四旗被灾特重，谕桂祥等妥筹减缓差徭，予劝捐赈灾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扁额。十二年，桂祥劾哲布尊丹巴之商卓特巴索讷木多尔济居心巧诈，意构边衅，革之。十六年八月，库伦办事大臣安德等奏库伦所属恰克图等处开办金矿，华商既无可招，洋商则断不可招集，陈窒碍难行情形，下所司知之。十二月，御史联奏库伦商卓特巴喇嘛达什多尔济欺朦把持，擅权科敛，下理籓院。十八年七月，定联接中俄陆路电线。哲布尊丹巴所住之庙被火，佛像经卷胥毁。土盟等四盟王公捐助重建，而商卓特巴以此假贷商人，摊派沙毕者遂重。二十年九月，安德奏日本变动，民情惶惑，请仍调官兵驻库伦，谕李鸿章酌度。

二十二年六月，库伦办事大臣桂斌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属沙毕一项困苦特甚，流亡过多。呼图克图忠厚存心，用人失当，一任喇嘛等勾通内地商民以及在官人等百方诈取，若罔闻知。迨用度过窘，不得不加倍苛派，所由欠负累累，上下交困。体访其属堪布喇嘛诺们汗巴勒党吹木巴勒为僧俗所仰慕，应责成清理已檄署商卓特巴巴特多尔济等，凡一切商上应办事宜，悉心谘商，妥为筹画。先将沙毕等应派光绪二十二年分摊款，查照十年以前，各按牲畜多寡，秉公匀摊，不准加派，核实酌裁。近年增添浮费，务量所摊撙节动用，俾纾民力。并请将东营台市甲首各商，每遇两大臣节寿酬款项不减不增，按年代哲布尊丹巴归商欠。”下所司知之。

寻又奏定恰克图规费，化私为公，提满、蒙大臣经费。七月，奏请定库伦大臣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往还体制是否平行，有曰：“公事之间，备极融洽；相见之际，多似参商。实则哲布尊丹巴已骄蹇跋扈，与办事大臣积不相能。”十一月，桂斌奏：“土盟所属西北旗界哈喇河一带，向有开垦地亩，播种杂粮，曾经奏明不准续垦。

每届台市章京更换实任，由库伦大臣扎委会同扎萨克等前往清查有无续垦。兹届应查之期，照章派委台市章京理籓院员外郎奎显往查，将所得陋规呈请核办，约计二千数百两。当将两大臣此次款费全发商人收还，其馀各项，暂照成案分赉各员，俾资津贴。”

二十三年六月，办事大臣连顺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蒙古办事大臣图什业图汗那逊绰克图两不相能，请革办事大臣之任，谕从之，并饬嗣后遇有此等事件，务妥为斟酌，勿听呼图克图一面之词。以土盟中旗贝子朋楚克车林为库伦办事大臣。

连顺以：“桂斌所奏归还哲布尊丹巴商欠办法，四成实银，分年带销，虽恤蒙情，未恤商情，致该商等亏累太多，不敢与沙毕内外两仓及鄂拓克交易。而两仓鄂拓克虽有牲畜，无处易换，市井萧条，诸货不能暢销。现呼图克图之庙工久竣，应照桂斌所奏，不得苛派，休息蒙众。两仓所用货物银茶及鄂拓克息借之款，应循旧日章程，设法算拨。”又奏：“据土盟盟长密什克多尔济转据各旗呈报，现查各旗呈报，并无未领限票民人种地之事。其由库伦台市章京衙门请领限票来旗贸易者，均随来随往，或搭盖土房存货收账，牛羊并不孳生。垦荒民人建房养畜，每年交地租茶数十箱或百箱不等。复据商民元顺明等七家呈，认种荒地，每年有地租茶，牲畜存厂，每年有草厂茶。请将认交前大臣桂斌罚款原茶交还。”旨均如所请。并将查地陋规化私为公，裁台市章京查地之差。

二十四年，劝办昭信股票。连顺奏图什业图汗、车臣汗两步落王公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情原报效市平银共二十万两。五月，土、车两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沙毕、喇嘛等陈请不原领昭信股票，温谕嘉之，仍饬一并给奖。以设库伦、恰克图电线，理籓院奏采伐土盟各旗官山木植。

先是，库伦西北各旗至恰克图一带内地人民，率以租地垦荒为名，偷挖金砂，俄人亦多越界潜采，查禁驱逐，具文而已。至是连顺奏：“土、车两盟各旗界内库伦东北六台地，约合三百四十馀里，西自鄂尔河、哈拉河至额能河，共有金矿三处。

又西北九台地，约合五百三十馀里，北自色埒河至伊鲁河，共有金矿二处，周围二百馀里，金苗甚旺，以伊鲁河所产为最佳。惟产自河内，水势颇深，人力掏取，所得有限。必用西法以机器汲水，雇工开挖，其利方厚。拟招集钜款，延聘矿师，购运机器，相地开采。宜同时举办，於居中扼要之处，设一总厂。综计成本约需银三百万两。”复据天津税务司俄人柯乐德利库西称蒙古金矿，中国集款兴办时，俄人亦原附股，仍可代为招集，严遵中国章程。如用俄人，应听中国官员约束，通盘筹画。鄂尔河等五处金矿，拟请招商集款，合力开采，由中国自行举办，并准附招俄股，请简派大员专司督率。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矿务大臣议行。寻命连顺督办蒙古鄂尔河等矿。

是年，李鸿章等奏中俄会订条约。俄国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照旧不纳税。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易货均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账。在库伦设领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俟商务兴旺添设。

二十五年十月，奏集股开采，以土、车两盟同时共举为宜，即集土、车两盟长切实劝谕，俾知开矿之举，不特保卫边疆，且开蒙古生计，报闻。土盟盟长密什克多尔济以连顺等劾阻挠开矿，罢之。十一月，洛布桑达什面谩哲布尊丹巴，以玩亵黄教议处。理籓院奏蒙古王公等请停办矿务，命昆冈、裕德往查办，并谕连顺缓办库伦矿务。十二月，库伦、恰克图电线工竣。二十六年，昆冈等奏停办矿务，连顺下部议处。拳匪事起，命办事大臣丰升阿等备边。

二十七年三月，丰升阿、朋楚克车林奏图什业图汗部落盟长贝子栋多布等呈，驾幸西安，请捐本年应得俸银缎疋，并量力捐马备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亦呈捐马千匹，均允纳之。六月，丰升阿等奏：“上年内地拳匪肇祸，猝启兵端，库伦、恰克图等处中外各商，纷纷迁徙，互相疑惧。当与驻库俄领事官施什玛勒福等再三晤商，均能奉约惟谨，力顾邦交。彼时虽有俄兵防守，尤能实力保护中外商民、蒙众等性命赀财，两不相扰，请予宝星。”允之。

二十九年二月，以防守边疆异常出力，予土盟盟长扎萨克敦都布多尔济双眼花翎，土盟参赞郡王阿囊达瓦齐尔紫缰，土盟副盟长扎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土盟副将军亲王杭达多尔济、总管西卡伦额鲁特扎萨克贝子达克丹多尔济乾清门行走，馀给奖有差。闰五月，土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等报效修正阳门工程银，允核给奖叙。

丰升阿等奏覆改设行省，以外蒙地方与内地边疆情形不同，一例办理，多有窒碍。

得旨：“是。”下所司知之。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等奏土、车二盟金矿续议开办，参酌外蒙等情形，详订章程，妥筹布置。请准派税务司洋员柯乐德为总办，并简派大员专司督率，下部议。十一月，以蒙古办事大臣朋楚克车林自庚子以来，慎固边圉，辑睦外人，恤商抚蒙，勤劳足录，予紫缰。

三十年，办事大臣德麟奏库伦后地蒙民租佃，拟设清垦局，以杜与外人私垦，下户部议。三月，德麟等奏办库伦统捐。达赖喇嘛以印藏启衅，避之库伦，诏延祉迎，令赴西宁。九月，予驻库伦直隶练军官弁奖，以保卫蒙商，防护外人。十月，德麟奏结图盟左翼中旗扎萨克郡王阿囊塔瓦齐尔债案。

三十一年，办事大臣朴寿奏创办釐金，委差官贾得胜等分往头台暨恰克图等处带兵稽查偷漏，分段弹压。七月，以理籓院奏，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女徒寮汗达拉额尔德尼车臣名号。十二月，设库伦巡警兵丁，由蒙人拣选。三十二年六月，以土盟王公等承购练兵战马，依限选齐，予盟长公衔扎萨克一等台吉敦都布多尔济等奖有差。

三十三年四月，允开库伦金矿，定权限章程。以库伦蒙古办事大臣朋楚克车林会同延祉督办矿务。三十四年二月，办事大臣延祉以派员勘丈各旗垦地，亲王杭达多尔济旗台吉巴图巴鲁抗不备台，请严加议处，允之。五月，增开依拉裕格伦南之克勒司。八月，试办库伦土药统税。设蒙养学堂，就选土、车两盟及沙毕幼童，专习满、蒙、汉语言文字，以兴办新政，蒙古通晓汉文汉语少，易致隔阂。

宣统元年闰二月，延祉等奏准设库伦理刑司员。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捐学堂经费八千两，延祉为请赏带膆貂褂。得旨，下理籓院核给奖叙。十一月，以库伦各厂所出金砂较往年暢旺，给监办官等花红。

二年五月，办事大臣三多以土、车两盟沙毕等三处屡报灾祲，供亿过繁，历年息借华、俄债款，迭经报官索欠者，约计不下百馀万两，竟有估一旗之牲畜不足抵债者。而自供哲布尊丹巴外，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库伦大臣等修理衙署及器具铺垫等项，已合银十八万馀两，支应马匹、食羊、柴炭等项尚不在内。因奏核定土、车两盟沙毕供库伦大小衙门柴炭、羊数目，及限制各官调任修署添物章程。其馀差使，统由各员自为筹备，并以物价昂贵，费用竭蹶，请加各员公费银一万二千两。先侭库伦外销公款项下开支，倘有不敷，由库伦金矿税款暂拨，仍言金矿逐年渐有起色，蒙困一苏，商务亦可兴旺，税额自必加增，解部之款，不至较往年为绌，下度支部议行。清中叶后，诸边将军、大臣以下俸给过薄，皆倚籓部供应为生计，三多此疏，可以例之。十月，三多奏喇嘛登曾夺犯拒捕一案，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迄不交出首要，历次呈文，无理取闹，要挟具奏，恐国家法令，官长政权，将难行於蒙地，请予斥革；哲布尊丹巴自二月奉严加约束电旨后，库属喇嘛安分守法，为近年所未有，请传旨嘉奖：均允之。二年四月，是部亲王朋楚克车林为资政院钦选议员。

三年，设库伦审判各。军谘府亦於库伦设陆军兵备处，派员统兵驻之。是年正月，三多奏宣统二年金矿应缴官税计金砂易银十九万三千两有奇，全数作为库伦办军事的款。是月，开图盟扎萨克那木萨赖旗奎腾河金矿。四月，开雅勒弼克金矿。

闰六月，已革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报效办理新政银二万两，三多请赏还原衔，饬回库伦署商卓特巴篆务，以是款作为修汽车路之需。八月，奏：“近来边事日急，今沿途台站，於来库伦官员，则多方留难，於递库要件，则任意玩忽。请饬该管台站认真整顿。”允之。九月，三多等以额尔德尼车臣报效银一万两，奏准用杏黄围车。时哲布尊丹巴与三多不协，是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等以债务素密结俄人，不悦新政。於是俄照会外务部，有不驻兵、不派官、不殖民之要求。

洎武昌事起，各省鼎沸，杭达多尔济等遂於十月初九日拥哲布尊丹巴称尊号，建元立国，置内阁。以喀尔喀八十六扎萨克名义通牒中外，指斥清廷，兴复元业，驱逐在外蒙之满清官兵。三多被迫去职，赛尔乌苏管站站员亦于十二月去职。於是喀尔喀四部举非清有。

是部地兼耕牧，矿产林木，均称饶富。佐领共有四十九。

车臣汗部，称喀尔喀东路，至京师三千五百里。东界额尔德尼陀罗海，西界察罕齐老图，南界塔尔衮、柴达木，北界温都尔罕。

元太祖十七世孙阿敏都喇勒有子谟啰贝玛，驻牧克噜伦河，生子硕垒，始号车臣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子十一，今车臣汗部二十三扎萨克皆其裔。长嘛察哩，号伊勒登土谢图，为扎萨克贝子达哩、台吉旺扎勒扎布二旗祖；次察布哩，号额尔德尼台吉，为扎萨克台吉吹音珠尔一旗祖；次拉布哩，号额尔克台吉，为扎萨克台吉色棱达什一旗祖。次本巴，号巴图尔达尔珲台吉，为扎萨克镇国公车布登一旗祖；次巴布，龚父汗号，为车臣汗乌默客，扎萨克郡王纳木扎勒、朋素克，台吉韬赉、罗卜藏、垂木扎素、额尔德尼、根敦八旗祖；次绰斯喜布，号额尔德尼珲台吉，为扎萨克辅国公车凌达什，台吉多尔济达什、固噜扎布三旗祖；次巴特玛什，号达赉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勒车布登、辅国公车凌旺布、台吉车凌多岳特三旗祖；次车布登，号车臣济农；次阿南达，号达赉济农；次布达扎布，号额尔德尼济农：均封扎萨克贝子。阿南达子贡楚克，授扎萨克台吉，又自为一旗。

初，喀尔喀服属於察哈尔。天聪九年，大军平察哈尔，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诸部长上书通好，贡驼马。崇德元年春，以其部私与明市马，谕责之曰：“明，朕仇也。前者察哈尔林丹汗贪明岁币，沮朕伐明，且欲助之，朕故移师往征。

天以察哈尔为非，故以其国予朕。今尔与明市马，是助明也。尔当以察哈尔为戒，其改之！”硕垒遣伟徵喇嘛等来朝，请与明绝市，上嘉之，命察罕喇嘛往赉貂服、朝珠、弓、刀、金币。二年，献所产兽曰獭喜。三年，献马及甲胄、貂皮、雕翎，俄罗斯鸟枪，回部弓箙、鞍辔，阿尔玛斯斧、白鼠裘，唐古特玄狐皮。诏岁贡九白，他物毋入献。

顺治三年，硕垒诱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遣子本巴等以兵三万援，大军败之。

师旋，诏责硕垒曰：“苏尼特本察哈尔属部，向化来归，尔诱之使叛。朕遣兵追剿时，犹诫勿加兵於尔。讵意尔反称兵抗拒，以致上苍降谴，立见败衄。傥非朕饬令班师，大兵既压尔境，何难长驱直入耶？今尔若知自悔，欲赎前愆，其速擒腾机思来献！”五年，腾机思乞降，硕垒遣使献驼百、马千入谢，诏遣子弟来朝。九年，以妄争岁贡赏，谕责勿贡。十二年，巴布继其父硕垒为车臣汗，遣子穆彰墨尔根楚琥尔来朝，诏宥前罪，贡九白如初。是年，喀尔喀左右翼设八扎萨克，命车臣汗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十五年，遣大臣赍服物谕赉之。

康熙二十一年，以所属巴尔呼人私掠乌珠穆沁部界，议增汛兵，严防御。会贡使至，谕曰：“朕闻尔属众与界内蒙古互相窃夺，彼此效尤，恐乖生计。朕已饬界内人毋许出境滋扰，尔亦当约束所属，守分安居。违者即拘治之，毋稍姑息。”二十二年，诏毋越噶尔拜瀚海游牧。巴布卒，子诺尔布嗣车臣汗。二十六年，偕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表上尊号，谕卻之。

二十七年，噶尔丹掠喀尔喀至克噜伦河。时诺尔布及长子伊勒登阿喇布坦相继卒，孙乌默客幼，台吉纳木扎勒等携之来归，从众凡十万馀户，诏附牧乌珠穆沁诸部界，乌默客袭汗号如故。寻理籓院奏降众日多，请授纳木扎勒等为扎萨克辖之，报可。命科尔沁亲王沙津等往示内地法度，谕曰：“朕因尔等为厄鲁特所掠，怜而纳之。今观尔等并无法制约束部曲，恐劫夺不已，离析愈多。爰命增置扎萨克，分掌旗队，禁止盗贼，各谋生业。尔等果能遵而行之，寇盗不兴，祸乱不作，庶副朕抚育归降、爱养群生之至意。”二十九年，选所部兵赴图拉河，随尚书阿喇尼侦御噶尔丹。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诏封王、贝勒、贝子、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所部佐领，而以车臣汗乌默客统其众。自是始称车臣汗部。

三十一年，定所部为喀尔喀东路。三十四年，遣官往购驼马。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师次克噜伦河，乌默客等以兵从。凯旋，所部沿途庆献，日亿万计。明年，诏归克噜伦河游牧。五十五年，谕所部选驼六千，以兵五千领之，由郭多里巴勒噶逊运军粮赴推河。六十年，调兵防护乌梁海降众於巴颜珠尔克。

雍正九年，选兵三千赴察罕廋尔军营从剿噶尔丹策凌。十一年，复诏以所部兵千屯游牧西界，训练防守，并追缉巴尔呼逃众。十三年，撤还。

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命参赞大臣都统塔尔玛善察阅防秋兵於塞勒壁口。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十七年，选兵四千驻防巴颜乌兰。二十年，随大军剿达瓦齐於伊犁。二十一年，以所属齐木齐格特人肆窃，命参赞大臣纳穆扎尔等往缉，寘之法。谕扎萨克等曰：“朕因尔等不善经理游牧，以致盗贼肆行，特命大臣前往督缉。念皆起於饥寒，复令发帑赈给贫户，以赡生业。

尔等游牧，始皆宁谧。尔等习於玩愒，徒知盗贼已除，不复为贫者筹画生计。又或目前尚知约束，日久渐至废弛。当各统率所属，详察贫困之由，俾谋生有策，不至为非。即有顽悍不悛之徒，亦当严加约束，有犯必惩。务令上下安全，共享升平之福。”

荡平准部之役，是部扎萨克郡王巴雅尔什第、扎萨克辅国公达尔济雅均以俘叛贼包沁副总管阿克珠勒等功，巴雅尔什第晋亲王，达尔济雅晋贝子，扎萨克一等台吉成衮扎布多尔济以察逆贼青衮咱卜造伪符撤汛兵之诈，督兵严守各汛，予公品级，而贝勒旺沁扎布以死事伊犁，予优恤。

先是车臣汗部编佐领，置十一旗，后增十二旗。扎萨克二十有三，盟於克噜伦巴尔河屯，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六：车臣汗一；附辅国公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由郡王晋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贝勒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一；扎萨克辅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一；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三，一由贝子降袭，二由辅国公降袭；附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

二十五年八月，命车臣汗部落一体与土谢图汗等三部落充派兵诸差。三十年，以是部扎萨克贝子旺沁扎布能约束属下，捕获私贸俄罗斯民人、蒙古等，上嘉之。

四十七年，是部郡王桑斋多尔济旗与黑龙江属之呼伦贝尔巴尔虎处争界，谓呼伦贝尔总管将音陈、阿鲁布拉克等卡伦私自挪移。四十八年，呼伦贝尔总管三保会桑斋多尔济及贝勒车凌多尔济带同耆老斟酌地图，由界内挖出旧设卡伦所埋记木，贝勒车凌多尔济将所属人等全行收回，桑斋多尔济仍称阿鲁布拉克一卡往外展占五十里。

五十年，黑龙江将军恆秀等查办是部人等报称阿鲁布拉克卡并未外展占越，桑斋多尔济坐罚俸。咸丰四年正月，是部车臣汗阿尔罕什达捐银助军，受之，却王公等捐军需之请。

同治二年，是部郡王等旗又与黑龙江巴尔虎争界，寻命吉林将军皁保勘之。三年。调是部兵援古城，溃归。四年，扎萨克车林敦多布以逗留严议。六年，调车盟兵戍卡伦。九年，回匪东扰图盟，是部供军需，增戍役，应捐输，劳费与图盟等。

九年十月，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以回匪东扰乌里雅苏台境，奏派是部贝勒幹丹准车林赴额尔德尼昭会剿。寻撤回。十年六月，以回匪踞图盟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图犯库伦，又派幹丹准车林统驻库蒙兵赴噶尔沁图里克、托里布拉克二台协剿。十一年十二月，以窜乌、库两城回匪均回肃州老巢，撤车盟官兵一半。十二年二月，张廷岳以乌里雅苏台将军全顺西征，库伦筹备驼只，张廷岳派员赴图、车二盟劝谕各王公等竭力捐助。

光绪七年，以改议俄约，调车盟兵驻库伦。寻以约定撤之。二十二年，将军崇欢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摊车盟规费特重，请禁之。库伦办事大臣桂斌以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任参赞大臣作俑，请追款，谕免之。是年，桂斌奏车盟报应袭台吉已报未袭者有六百馀员，积压未题者有三次之久。谕理籓院迅速核办，不准积压。二十五年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奏车臣汗德木楚克多尔济阻挠矿务，与俄人交密，形状可疑，谕撤去差使。十一月，是部王公等又呈理籓院请停办矿务，命昆冈等往勘缓之。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库伦办事大臣丰升阿等调是部各旗官兵自备饷项，巡防边卡。洎呼伦贝尔为俄兵所据，巴尔虎诸处避难官民均至是部界内，盟长等防守抚辑，均协所宜。二十八年，丰升阿以是部王公异常出力，请予奖励。於是车盟盟长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加亲王衔，副盟长扎萨克镇国公车林尼玛挑御前行走，参赞扎萨克辅国公那尔莽达琥赏双眼花翎，馀给奖有差。

宣统二年二月，内盟蒙匪托克托等窜扰是部贝子桑萨赖多尔济旗，三多遣驻库宣化练军营官郑春田等迎击失利。电谕周树模饬呼伦道汛派兵往接应，而蒙匪窜俄境。是年，是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闰六月，是部扎萨克贝子多尔济车林等报效办理新政银两，奖之。十一月，哲布尊丹巴称尊号于库伦，胁是部王、公、扎萨克等附之。

是部车臣汗阿尔塔什达、车林多尔济父子皆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有矿，有盐池，有成吉思汗陵。佐领共有四十。

赛因诺颜部，称喀尔喀中路，至京师三千馀里。东界博啰布尔哈苏多欢，西界库勒萨雅孛郭图额金岭，南界齐齐尔里克，北界齐老图河。

元太祖十七世孙伟徵诺颜诺诺和有子五：长阿巴和，为土谢图汗部祖；次塔尔呢，无嗣；次图蒙肯；次巴赉。今赛因诺颜部二十四扎萨克，自厄鲁特二旗外，皆其裔。图蒙肯子十三：长卓特巴，号车臣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托多额尔德尼、诺尔布扎布、台吉图巴三旗祖；次丹津喇嘛，号诺扪汗，为扎萨克亲王善巴、辅国公旺舒克、车凌达什、台吉齐旺多尔济、素达尼、多尔济六旗祖；次车凌，次罗雅克，皆无嗣；次济雅克，号伟徵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阿玉什一旗祖；次扎木本，其番不列扎萨克；次察斯喜布，号昆都棱，为扎萨克台吉伊达木、纳木扎勒二旗祖；次丹津，号班珠尔，为扎萨克超勇亲王策棱子亲王成衮扎布、郡王车布登扎布二旗祖；次毕玛里吉哩谛，号巴图尔额尔德尼诺颜，为扎萨克台吉丹津额尔德尼一旗祖；次锡纳喇克萨特，号珲台吉，为扎萨克台吉阿哩雅、萨木济特二旗祖；次桑噶尔扎，号伊勒登和硕齐，为扎萨克台吉沙噜伊勒都齐一旗祖；次扣肯，号巴扎尔，为扎萨克台吉济纳弥达一旗祖；次衮布，号昆都伦博硕克图，授扎萨克郡王，今袭贝勒，其曾孙额墨

根，授扎萨克台吉，又自为一旗。巴赉子一，曰噶尔玛，为扎萨克镇国公素泰伊勒登一旗祖。

初，喀尔喀有所谓红教者，与黄教争，图蒙肯尊黄教，为之护持。唐古特达赖喇嘛贤之，授赛因诺颜号，令所部奉之视三汗。图蒙肯卒，次子丹津喇嘛复受诺扪汗号於达赖喇嘛。

崇德三年，遣使通贡，优赉遣归。五年，赐敕奖谕。顺治四年，以偕其旗土谢图汗衮布等合兵援苏尼特部叛人腾机思，诘责之。七年，遣子额尔德尼诺木齐上书乞好，诏偕衮布约誓定议。十一年，额尔德尼诺木齐复奉表，谕曰：“尔奏言喀尔喀左翼四旗皆尔统摄，凡有敕谕，罔弗遵行。今即如所请，可速饬尔部长遣子来归。

有不遵者，即行奏闻。”十二年，偕衮布等各遣子弟来朝，诏宥前罪。寻设八扎萨克，命丹津喇嘛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岁贡九白如三汗例。十八年，赐“遵文顺义”

号，给之印。

康熙三年，诏所属毋越界游牧。丹津喇嘛卒，子塔斯希布袭。塔斯希布卒，子善巴袭，赐信顺额尔克岱青号。二十七年，噶尔丹掠喀尔喀，善巴率属来归。诏附牧乌喇特诸部界。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诏封善巴等王、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所属佐领，隶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善巴从弟策棱来归。策棱者，图蒙肯第八子丹津之孙，台吉纳木扎勒之子，后授固伦额驸和硕超勇亲王、定边左副将军兼称喀尔喀大扎萨克者也。三十六年，诏善巴等各归旧牧。五十六年，选兵赴阿尔台军侦御策妄阿喇布坦。

雍正三年，上以所部系出赛因诺颜，较三汗裔繁衍，而额驸策棱自简任副将军，劳绩懋著，命率近族亲王达什敦多布，贝勒纳木扎勒、齐素咙，贝子策旺诺尔布，辅国公阿努哩敦多布、额琳沁、扎木禅旺扎勒，台吉格木丕勒、齐旺、锡喇札布、达尔济雅、根敦、车布登、巴朗、延达博第、呢玛特、克什、诺尔布扎布，凡十九扎萨克，别为一部，以其祖赛因诺颜号冠之，称喀尔喀中路，不复隶土谢图汗部。

喀尔喀有四部自此始。

九年，所部兵随大军剿噶尔丹策棱，击其众克尔森齐老及额尔德尼昭，大败之。

十三年，撤还。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参赞大臣副都统庆泰察阅防秋兵於桑锦托罗海。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寻调所部兵二千驻防锡喇乌苏。十九年，移塔密尔军营于是部中前旗之乌里雅苏台，以是部兵分驻扎布堪。二十五年，随大军剿达瓦齐，平之。二十六年，设乌里雅苏台至乌鲁木齐台站，留侍卫四员，馀撤之。

先是喀尔喀分设中路时，但以赛因诺颜名其部，以示别於三汗，未议袭号。三十一年，亲王成衮扎布奏所部来归。初，亲王善巴为同族长，又世掌丹津喇嘛所遗印，请视三汗例，以善巴曾孙亲王诺尔布扎布袭赛因诺颜号。诏允其请，俾与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均世袭罔替。荡平准部之役，成衮扎布长子额尔克沙喇以剿叛贼巴雅尔功，封辅国公。策凌次子辅国公车布登扎布积俘准部宰桑库克辛等、平达瓦齐、诛贼固尔班和卓、征哈萨克功，历晋贝子、贝勒、郡王至亲王品级。贝子车木楚克扎布积捕获乌梁海宰桑、复设台站及招降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功，历晋封至郡王。扎萨克一等台吉三都克扎布以协济军需，复予袭辅国公。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额以得叛贼布库察罕功，予公品级。而贝子罗布藏车邻以死事乌鲁木齐，晋其子贝勒。

初，所部十九旗，后增三旗，附额鲁特二旗。扎萨克二十有四，盟於齐齐尔里克，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三十有三：扎萨克和硕亲王二；附固山贝子一，由贝勒降袭；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辅国公二；公品级一等台吉一；公品级三等台吉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二，一由镇国公晋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镇国公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附辅国公一；扎萨克辅国公五，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一；扎萨克一等台吉九；附辅国公一；公品级三等台吉一；厄鲁特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

三十八年九月，以赛盟郡王车布登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四十二年十月，赛盟郡王车布登扎布率本部王、公、扎萨克、台吉等进大行皇帝斋醮马驼，温谕却之。四十五年六月，以赛音诺颜部落占据土谢图汗游牧，谕博清额查明，毋使侵占。

十月，定赛音诺颜、土谢图汗两部界址。

嘉庆四年，是部亲王御前大臣拉旺多尔济等请调集本盟兵马助剿教匪，温旨止之，并命理籓院传知蒙古各盟，停其预备。七年八月，定喀尔喀赛因诺颜、扎萨克图汗二部事务在乌里雅苏台会集，与定边左副将军一同办理。八年，以是部齐巴克扎布旗容留种地民人，命交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永保办理。十二年五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萨木丕勒多尔济卒，以纶布多尔济代之。

道光三年七月，以赛音诺颜盟长德木楚克扎布等于大路抢劫官人财物不能捕缉，诏严议。十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奏：“乌里雅苏台地方，请准令商民等每年驮运茶七千馀箱赴古城兑换米面。如不敷，令凑买杂货，仍照例给发印票，不准另往他处。”六年十一月，回疆军兴，赛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两盟王、公、扎萨克等输驼只助军。七年十月，纶布多尔济调库伦办事大臣。十二月，以车林多尔济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十八年，以哈萨克阑入卡伦，命车林多尔济统赛、扎两盟，杜尔伯特等蒙兵逐之。十九年正月，给驱逐哈萨克之赛、扎两盟蒙古官兵俸赏行装银。四月，命车林多尔济调兵驱逐复入乌梁海之哈萨克。八月，以驱逐哈萨克妥速，赉车林多尔济亲王俸一年。二十五年二月，赛盟郡王图克济扎布以不赴军营，革副将军，阿尔塔什达代之。

咸丰三年，赛、扎两盟王、公、扎萨克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卻之。十一年，阿尔塔什达调库伦，以车林敦多布代之。

同治三年，回匪陷乌鲁木齐各城，调是部兵援古城，竟无功。五年七月，李云麟奏：“与明谊等会商，拟将扎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两部额兵全行派出，共一千八百名。其本爱曼操防之兵，徐为布置。旋因察汉乌苏卡伦闻警，当与麟兴等熟商。

北路既有警报，拟每爱曼仍留五百兵备防本境。复商之车林敦多布，转传各盟长，将西两盟额兵以外之壮丁，每盟再挑五百名，於八月派齐，随后继发。”并谓北路寇至不能御，差务不暇给，保贝勒晋丕勒多尔济遇事勇敢，其才为喀尔喀四部王公之冠。適车林敦多布乞病，诏即以晋丕勒多尔济代之。李云麟寻率赛、扎两盟兵西进。十一月，至呼图古兰台，扎盟兵变，赛盟兵亦溃，李云麟自奏回乌城，诏严责之。七年，晋丕勒多尔济倡捐布伦托海新城经费，偕郡王桑噶西哩等捐银二万五千两有奇。予晋丕勒多尔济王衔，馀给奖有差。

九年二月，肃州回匪东窜，扰是部推河以西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游牧，蒙兵溃于哈尔呢敦。闰十月己巳，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回匪窜偪乌城，福济、荣全督蒙兵二百在城防守，参赞大臣晋丕勒多尔济督索伦、满、汉兵五百迎击，驻头台。窜匪三千现已抵二台。”辛未，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等奏：“回匪踞博克多山、推河口、额尔德尼昭等处。十月九日，窜至第十一乌特台，文报不通，南台蒙兵闻警先遁。”十一月戊申，福济及参赞大臣荣全奏：“十月九日，贼千馀人由东南至西南山沟来扑东西南三门，东沟又来贼数千。初更，贼四面放火，毁栅而登，城池失陷。二十三日，贼由西南窜去。福济遇救尚存，荣全奔向西北，於闰十月四日折回，定边将军印信遗失，荣全亲兵护出伊犁将军印信，暂时借用。”命福济、荣全革职留任，谕杜嘎尔统察哈尔马队及已调吉林、黑龙江官兵赴乌城进剿。寻回匪西窜金山卡伦，晋丕勒多尔济回乌里雅苏台。谕整饬台站，疏通道路。十二月，谕晋丕勒多尔济将张廷岳撤回官兵分布防守推河等处，福济妥设霍呢齐及推河粮台。

癸酉，晋丕勒多尔济奏饬赛、扎两部落拣兵分扎乌城台站，并防各旗游牧。乙酉，允福济等请，设乌城驻班台站扎萨克二员、管台二员。谕福济迅将哈尔呢敦等台趕紧预备，催绥远城所遣达尔济一军前进。是月，喇嘛棍噶扎拉参一军自科布多援乌城。

十年正月，谕严催晋丕勒多尔济设复乌城以南台站。晋丕勒多尔济劾福济谬妄贻误，自顾身命，将仓库存项酬谢贼匪，眷属皆系自尽，非为贼所害。福济亦劾蒙古官员规避差使，请捏病告假规避，或饬传故意迟行及始终不到者，均革职任，无职任者销爵，仍令来营，从之。设霍呢齐台转运总局，福济饬贡果尔带察哈尔马队驻守之。荣全奏：“亲往催办乌城以南二十台，行抵推河，见水台氈房驼马渐集。

推河至哈尔呢敦五台照旧布置，略有规模。请给自备驼马帮台之蒙古台吉丁户一半钱粮。”从之。以回匪复图再扰乌城，谕福济等整顿台站，杜嘎尔军毋得逗留。二月，谕福济等妥为布置哈尔呢敦、额尔德尼昭、推河三处防守，并以达尔济一军行抵哈尔呢敦阻滞，饬督令各台站妥为供支，毋误戎机。三月，以乌属各台尚未备齐，致滞师行，谕切责福济，并令传知蒙古王公等率属守御，予乌城殉难蒙兵恤。杜嘎尔奏派苏彰阿带黑龙江兵五百赴乌城，并调贡果尔一军赴前敌各路。谕杜嘎尔赴察尔呢敦等处防剿。

四月，予赛盟台吉车登丕勒吉雅捐银面奖。杜嘎尔进驻贡鄂博地方。谕福济等饬蒙古台站应付驼马等项。晋丕勒多尔济以请归游牧，罢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下院严议，以扎盟中左翼左旗贝勒多木沁扎木楚代之。福济亦革任，以金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昌署之。回匪复扰是部阿米尔密特游牧，焚掠固尔班赛汗等处。谕杜嘎尔会奎昌等迅速追剿。五月，回匪窜萨哈尔呢敦附近之萨巴尔图河、推河一带，杜嘎尔遣纳鲁肯一军驻翁吉驿防之。六月，回匪窜扰霍尔哈顺、霍呢齐二台。谕庆春饬达尔济於推河等处防守，杜嘎尔拨队扼要驻扎，保护粮路。福济等奏乌城调到吉林、黑龙江、察哈尔马队三千二百五十名，发图、车、赛、扎四盟采买驼马等银各一万两。八月，回匪复窜入阿米尔密特旗，至巴彦罕山，逼近翁吉河。福济等饬赛盟速派蒙兵五百名赴南台哈尔呢敦堵截。九月，达尔济一军剿窜翁吉河之匪，殄之。杜嘎尔遣福珠哩率兵剿匪于阿米尔密特旗之那林浑第等处，殄之。是旗附近肃清。达尔济亦败贼於喀雅喀拉乌苏地方。

十一年正月，肃州回匪复窜扰是部阿米尔密特旗游牧西南之济尔哈朗图地方。

谕金顺、奎昌等各设法保护所属台站。杜嘎尔奏派富珠哩一军扼扎哈尔呢敦一带。

四月，回匪窜扰白讬罗盖及金山卡伦游牧，奎昌等遣马队追剿。九月，连败之於沙尔鲁尔顿及库尔库噜地方，匪自阿育尔公旗窜扎哈沁。

十二年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等以回匪屡扰赛、扎两盟牧，暂令扎盟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旗移於边界相当之赛音诺颜部落右翼右后旗副将军王格里克扎木楚、扎萨克玛尼巴拉等旗游牧，赛盟扎萨克阿米尔密特旗移於本部赛音诺颜旗亲王车林端多布等旗游牧。两盟南界金山卡伦，亦令暂撤，俾作清野之计。奏入，得旨，下所司知之。十三年正月，乌城解严，长顺等拨察哈尔新兵五百，令佐领依楞额统赴科布多，裁乌城赛、扎两盟防兵五百，侍卫丰升阿统察哈尔马队仍驻扎巴罕河。

光绪六年，以改议俄约，调赛、扎两盟蒙兵二千名驻乌里雅苏台。七月，以将军春福等奏辅国公额尔奇博尔豁地方作为官屯。九月，予赛盟扎萨克济尔哈朗报效屯地奖。七年六月，以俄约成，撤驻乌城之赛盟蒙兵。将军杜嘎尔奏暂停办博尔豁屯田。十一年九月，复设金山卡伦。十三年，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祥麟等奏：“管理推河、扎克等台吉巴扎尔等报所属都特库图勒等三台鼠灾，请将都特库图勒台暂移在诺们汗沙毕游牧内拜达里克河边之敖尔楚克哈克图地方，扎克、和博勒库根两台向前移在赛盟右翼右后旗郡王吹苏伦扎布旗属之扎绥额奇叟吉、哈拉布拉克等地方。

体察鼠灾定息，青草暢茂，再饬各归原台当差。”允之。十九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病免，以那木济勒端多布代之。二十一年十二月，修乌里雅苏台。

二十三年，修乌里雅苏台河桥及河堤。二十五年九月，将军崇欢奏查阅边卡供给，每台有加至百五十两之事，此次免去。查阅南二十台驼马两厂，专查五十五座台卡供给应付，概从删减。二十六年，崇欢奏以古城一带蝗灾，改采购戍守官兵日需米面於归化城。是年以拳匪肇衅，边防戒严，将军连顺等调赛、扎两盟及乌梁海兵择要防守，各王、公、扎萨克等挑选壮丁，筹帮军食，均能严约属下，勿欺凌俄商，保全大局。二十八年，请将奏入予赛盟盟长扎萨克郡王吹苏伦扎布、亲王那木囊苏伦、副将军扎萨克镇国公刚珠尔扎布、副盟长扎萨克郡王固噜固木扎布等奖有差，特予参赞大臣那木济勒端多布黄马褂。

二十九年，设乌城中、俄通商事务局。三十年八月，连顺等以赛、扎两盟呈报去冬今春雪灾，牲畜倒毙。三十一年，是部中左末旗亲王那彦图请裁佐领所遗差户。

护将军奎焕饬由本盟各旗分派，按旗接充。入夏亢旱，驼马疲瘦，请缓查阅台站，允之。三十二年，赛盟盟长吹苏伦扎布卒，将军奎焕等请于参赞大臣贝勒车登索诺木、亲王那木囊苏伦二员内简一人为盟长。得旨，授那木囊苏伦盟长。定例，盟长由理籓院请简，此出将军保奏，非恆格也。那木济勒端多布之后，是部中左旗贝勒车登索诺木、中右旗郡王库鲁固木扎布相继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三十四年六月，御史常徽劾车登索诺木“捏报灾情。本盟应派差使，不遵奏章赴边。防守之差，以贿为定，蒙情不服，咸有戒心。如牧厂未报地界，任令开荒。驼马捏报倒毙。孳生以多报少，弊混不可枚举”。宣统元年，将车堃岫查覆，多为宽解，惟谓车登索诺木於本旗充当各差，或有互调他旗，以远易近，避重就轻。管理旗务之扎萨克齐阿莫朦混自专，请革之，而为车登索诺木请免议。

二年，是部亲王那木囊苏伦、那彦图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是部王公附之，将军奎芳被迫去职。

是部额驸策凌之后，亲王拉旺多尔济、车登巴咱尔、达尔玛、那彦图多至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为外扎萨克诸部所莫及。是部地兼耕牧，有矿，有盐池，向称饶富。共有佐领三十一。

扎萨克图汗部，称喀尔喀西路，至京师四千馀里。东界翁锦、西尔哈勒珠特，西界喀喇乌苏、额埒克诺尔，南界阿尔察喀喇托辉，北界推河。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埒森扎扎赉尔珲台吉有子七，分掌喀尔喀左、右翼。左翼牧图拉河界，右翼仍留居杭爱山。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汉珲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第四子德勒登昆都伦、第七子鄂特欢诺颜同掌之。今扎萨克图汗部十九扎萨克，自厄鲁特一旗外，皆其裔。阿什海达尔汉珲台吉子二：长巴延达喇，子赉瑚尔汗，为原封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及扎萨克贝勒卓特巴，台吉喇布坦、额尔德尼衮布三旗祖；次图扪达喇岱青，子硕垒乌巴什，号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勒根敦，辅国公沙克扎、齐巴克扎布，台吉纳玛琳藏布、达什朋素克五旗祖。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生土伯特哈坦巴图尔，子二：长崆奎，号车臣济农，为扎萨克郡王朋素克喇布坦、贝子博贝、辅国公索诺木伊斯札布，台吉乌尔占、哈玛尔岱青五旗祖；次赛因巴特玛，号哈坦巴图尔，为扎萨克辅国公衮占、台吉伊达木扎布二旗祖。德勒登昆都伦生锺图岱，号巴图尔，为扎萨克台吉诺尔布一旗祖。鄂特欢诺颜生青达玛尼默济克，号车臣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通谟克、台吉普尔普车凌二旗祖。

初，赉瑚尔为喀尔喀右翼长，所部以汗称，传子素巴第，始号扎萨克图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垒同时称三汗。硕垒通好最先，衮布次之，素巴第最后。崇德三年，以其部谋掠归化城，上统师征，所部遁，素巴第遣使谢罪，并贡马及独峰驼、无尾羊。谕曰：“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蒙古、察哈尔诸部皆以畀朕。尔等皆其所属，当即相率归诚，不则亦惟谨守尔界。

乃反兴兵构怨，谋肆侵掠，岂以远处西北，即为征讨不及之区耶？今与尔约，嗣后慎勿复入归化城界，重贻罪戾。”五年，复赐敕诫谕。

顺治四年，素巴第闻诏责硕垒、衮布等纳苏尼特叛人腾机思及掠巴林罪，欲代为解，偕同族俄木布额尔德尼上书乞好。上因其书不称名，词近悖慢，切责之。七年，俄木布额尔德尼等诡称行猎，私入归化城界掠牧产，遣官饬归所掠。会素巴第卒，子诺尔布嗣，称毕锡哷勒图汗，遣使入贡。谕曰：“朕本欲许尔等和好，故命察归所掠以赎前罪。今尔等反以朕留尔逃人为词，是何心耶？朕统一四海，尔等弹丸小国，勿恃荒远，勿听奸词，致陨尔绪。”十二年，诺尔布偕俄木布额尔德尼各遣子来朝谢罪。十四年，复偕同族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奉表乞好。诏宥前罪。十六年，遣大臣赍服物谕赉之。

先是喀尔喀左右翼设八扎萨克，诺尔布及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各领右翼扎萨克之一。诺尔布卒，子旺舒克袭，仍号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卒，子额璘沁袭，号罗卜藏台吉。康熙元年，额璘沁以私憾袭杀旺舒克，奔就厄鲁特。其叔父衮布伊勒登避难来归，封扎萨克贝勒，驻牧喜峰口外察罕和朔图。详喀尔喀左翼部总传。九年，命旺舒克弟成衮袭扎萨克图汗号，辑其众。二十三年，成衮以额璘沁之乱，属众溃，多往依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屡索不获，与构衅。

命阿齐图格隆等谕解之。会成衮卒，厄鲁特噶尔丹谋掠喀尔喀，诱成衮子沙喇攻察珲多尔济。沙喇因会噶尔丹於固尔班赫格尔，台吉德克德赫等从往。察珲多尔济恶之，追杀沙喇及德克德赫。二十七年，噶尔丹以兵三万掠喀尔喀，至杭爱山，所部大溃。沙喇弟策旺札布偕同族色凌阿海等相继来归，诏附牧乌喇特诸部。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以所部屡经变乱被芟夷，诏封色凌阿海等王、贝子、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令集所属编佐领抚辑之。而以成衮子策旺扎布为扎萨克图汗，特封和硕亲王，统其众。自是始称扎萨克图汗部。三十一年，定所部为喀尔喀西路。三十六年，诏归杭爱山游牧。四十年，赐牧产赡之。寻命策旺扎布仍袭扎萨克图汗号。

雍正四年，遣额驸策凌等赴阿尔台勘所部与准噶尔界。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所部扎萨克等内徙游牧。十年，以准噶尔败遁，谕曰：“去岁朕降旨令尔等徙居内地，并不感悦遵行，屡次催促，始勉强迁移。今幸大军於苏克阿勒达呼及额尔德尼昭两败贼众，尔等始得安居，否则岂能保护牲畜乎？朕思尔等本属一体，岂有甘居庸懦受人庇廕之理。嗣后各宜激烈奋发，不惟永享升平，亦且垂光史册矣。”

先是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以从征退缩罪削爵，诏郡王朋素克喇布坦子格哷克延丕勒袭汗号。十二年，调兵驻防察罕廋尔。

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二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奏：“喀尔喀四部防秋兵皆驻鄂尔坤，扎萨克图汗部驻牧扎克拜达哩克西南，距鄂尔坤尤迩。请即令在彼驻防，徵调无难即至。”诏如所请。五年，谕曰：“前以军务方兴，恐尔部游牧被贼侵扰，悉令内徙。今噶尔丹策凌谨遵朕旨，奏称不敢越阿尔台游牧，甚属恭顺。朕亦降旨令尔部游牧毋逾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等处。尔等当遍谕所属，永远遵行。傥有违令生事者，严行治罪。况今虽许准噶尔和好，罢息干戈，而平日不可不训习武备，尔等其留意，毋忽！”六年，命参赞大臣副都统庆泰察阅防秋兵於哈里勒迈。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十六年，敕禁所部越境与准噶尔及回众私市。十七年，选兵千驻防锡喇乌苏。二十年，随大军进剿达瓦齐。二十二年，以其部和托辉特郡王青衮咱卜叛，诛之。寻谕扎萨克图汗部曰：“前因青衮咱卜负恩背叛，散布流言，众喀尔喀间有煽动。经朕训谕，尔等旋知悔悟，各奉职守。今逆贼就诛，党附人等应分别治罪，以彰国宪。但尔等为国家臣仆百馀年，误听浮言，致干罪戾，并非有心附贼，免其查究。嗣后益宜仰体朕恩，湔涤前愆，约束所属，各安本业，绥静边隅，长享太平之福。”

先是扎萨克图汗部编佐领，荡平准、回之役，是部扎萨克郡王品级贝勒青衮咱卜、贝勒连登扎布皆以叛诛，而辅国公旺布多尔济积俘青衮咱卜及准部叛贼呢玛功，晋袭贝勒，予郡王品级。一等台吉扎萨克朗衮扎布积取库车援贼及克库车功，晋至镇国公。二等台吉诺尔布以不从叛贼策登扎布，授扎萨克一等台吉。死事於阿里固特之二等台吉齐巴克扎布，追封辅国公，并授其子巴图济尔噶勒扎萨克。其扎萨克一等台吉噶尔丹达尔扎，以率其属户口自准部特穆尔图诺尔游牧复归，授一等台吉，其后授其子拉克沁噶喇扎萨克，编佐领隶是部。

先是扎萨克图汗部编佐领分十旗，后增八旗，附厄鲁特一旗。扎萨克十有九，盟於扎克毕赖色钦毕都哩雅诺尔，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二：扎萨克图汗兼多罗郡王一；附公品级三等台吉一，由辅国公降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镇国公二，一由贝勒降袭，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六，一由贝子降袭；附辅国公一；扎萨克一等台吉八；附辅国公一；厄鲁特扎萨克一等台吉一。

乾隆四十五年，以是部扎萨克巴哈图尔侵占杜尔伯特游牧，严饬查办，促令交还。嘉庆七年十月，收扎萨克图汗布尼喇特纳等进马五百匹。道光六年，回疆军兴，是部捐驼马助军需。二十五年，定扎萨克图汗盟支差章程，王、公、台吉等将所属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牲畜分作二分，一分牲畜津贴佐领等出差；扎萨克台吉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所有牲畜，依佐领等一律按户扣除大牲畜一双，馀次牲畜，均与应派佐领下人等正项差务一律出派，其贫苦台吉佐领下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各均相监之。

咸丰三年，是部汗、王、公、扎萨克等以军兴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回匪陷乌鲁木齐等城，古城诸城被围，调是部蒙兵援之。五年十一月，李云麟奏扎盟蒙兵抵呼图古兰台，劫掠变乱。寻溃归。九年六月，肃州回匪扰是部境。十月，窜聚博提哈拉乌苏、库努克等处杀掠。十一月，匪于陷乌城后，窜金山卡伦察罕博克多地方。十一年十月，奎昌等奏移鞥克巴雅尔所部察哈尔马队驻扎盟察罕淖尔地方防回匪犯乌城。九月，回匪窜是部辅国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游牧。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自备军装军火粮饷，督台吉官兵，于十六、十七日再挫匪于景色图及巴彦察汗地方，匪向西遁。事闻，予贝子衔。十二月，扰科城之回匪窜聚於扎部南境，奎昌派达尔济带队攻剿。

十二年正月，奎昌等奏回匪于十一月窜扎盟所属之那玛勒吉幹昭地方，官军于是月十一日进攻败之，匪即北窜。追剿至十二日，匪又向察罕布尔噶奔窜，山势险隘，负固相持。达尔济趕带马队前进，匪又越山遁聚巴里坤、扎盟交界地方。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等以扎盟牧南各旗毗连肃州，屡被回匪扰害，奏暂移公棍楚克扎布、右翼前扎萨克桑青齐苏隆、右翼后末玛呢达拉等旗於本部扎萨克图汗及右翼中参赞公密帕散布、中右翼末旗达什拉布坦、扎萨克车德恩多尔济等旗游牧，扎萨克图汗旗移本部落右翼左公衔扎萨克班扎班咱尔扎布、右翼末次扎萨克达散巴拉等旗游牧。俟贼匪肃清，即令各归旧牧。下所司知之。十月，回匪窜扰图谢公游牧，旋扰察幹河及莫尔根地方。长顺等遣卓凌阿剿匪于图谢公游牧之库布奇尔果罗地方，胜之，救出蒙古男妇子女一百九十馀名。科布多所遣防御喜莫得等率兵败匪于阿育尔公旗库伦喇嘛地方，救出被胁蒙民男妇三四百名。会栋呢特多尔济军败之於乌兰坝，匪向鞥克扎萨克旗以南逾山逃遁。十三年三月，予扎萨克图汗等捐助乌里雅苏台城奖。

光绪初，乌鲁木齐诸城克复，是部始解严。七年，徵是盟兵戍科布多。俄约成，撤去。二十一年，是部以甘肃回匪滋扰，文报改由台路，撤回边界游牧牲畜，为坚壁清野之计。二十三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等劾盟长扎萨克镇国公阿育尔色德丹占扎木楚假公摊派，请革职，允之。二十四年，是部与赛音诺颜部王、公、扎萨克等输昭信股票银，并请报效，仍予奖。二十五年，是部扎萨克蕴多尔济旗与科布多之扎哈沁争界，志锐等奏所争一为巴尔噜克鄂博，一为鞥吉尔图鄂博，一为田德克库与喀拉占和硕界线，请饬理籓院秉公剖断，允之。二十六年，拳匪肇衅，边防戒严，是盟王、公、扎萨克等于徵兵筹饷均得出力。二十八年，予扎萨克图汗索特那木拉布坦、副将军扎萨克辅国公洛布桑端多布奖有差。宣统二年，索特那木拉布坦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胁是部汗、王等附之。

是部有矿，有盐。佐领有二十一。

## 列传三百九 籓部五

○青海额鲁特

青海额鲁特部，在西宁边外，至京师五千七十里。东及北界甘肃，西界西藏，南界四川，袤延二千馀里，即古西海郡地。分左右二境，左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洮赉河界，八百馀里；南自博啰充克克河北岸，北至西喇塔拉界，四百馀里；东南自拉喇山，西北至额济讷河界，四百馀里；东北自永昌县界，西南至布隆吉尔河界，三千馀里。右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噶斯池界，二千五百馀里；南自漳腊岭，北至博啰充克克河南岸，千五百馀里；东南自达尔济岭，西北至塞尔腾、西尔噶拉金界，二千馀里；东北自克腾库特尔，西南至穆噜乌苏河界，千五百馀里。

厄鲁特旧分四部：曰和硕特，姓博尔济吉特；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姓绰啰斯；曰土尔扈特，姓不著。部自为长，号四卫拉特。金称厄鲁特，即明时所谓阿鲁台也。有辉特者最微，初隶杜尔伯特。后土尔扈特徙俄罗斯境，辉特遂为四卫拉特之一云。青海蒙古分牧而处，有和硕特，有土尔扈特，有准噶尔，有辉特，统以厄鲁特称之。

和硕特设扎萨克二十有一，其始祖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七传至阿克萨噶勒泰。子二：长阿鲁克特穆尔，今内扎萨克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噜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八部，其裔也。次乌噜克特穆尔，九传至博贝密尔咱，称卫拉特汗，子哈尼诺颜洪果尔继之。有子六：长哈纳克土谢图，次拜布噶斯，次昆都伦乌巴什，次图鲁拜琥，次色棱哈坦巴图尔，次布雅鄂特欢。哈纳克土谢图为公中扎萨克台吉车凌纳木扎勒一旗祖。拜布噶斯子鄂齐尔图汗及阿巴赖诺颜，牧西套，后准噶尔灭其部。昆都伦乌巴什号都尔格齐诺颜，今驻牧珠都斯之和硕特部四旗，其裔也。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分青海部众为二翼，子十人领之。

居左翼者，曰达延，曰鄂木布，曰达兰泰，曰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居右翼者，曰伊勒都齐，曰多尔济，曰瑚噜木什，曰桑噶尔扎，曰衮布察珲，曰达什巴图尔。达延号鄂齐尔汗，为扎萨克镇国公噶勒丹达什，辅国公诺尔布朋素克、车凌三旗祖。别有附察哈尔之和硕特，亦其裔也。鄂木布号车臣岱青，为扎萨克台吉罗卜藏察罕、济克济扎布、达玛璘色布腾、阿喇布坦四旗祖。达兰泰为扎萨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台吉车凌多尔济二旗祖。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为扎萨克台吉扎布一旗祖。别有阿拉善厄鲁特一旗，亦其裔也。伊勒都齐为扎萨克亲王察罕丹津、辅国公阿喇布坦札木素、台吉察罕喇布坦三旗祖。多尔济号达赖巴图尔，为扎萨克贝勒朋素克旺扎勒、达什车凌、台吉伊什多勒扎布三旗祖。瑚噜木什号额尔德尼岱青，为扎萨克贝子丹巴、台吉色布腾博硕克图二旗祖。桑噶尔扎号伊勒登，为扎萨克贝子索诺布达什一旗祖。衮布察珲无嗣。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叛逃准噶尔，后就擒，宥之，隶内蒙古正黄旗。顾实汗弟色棱哈坦巴图尔，号扎萨克陀音，为扎萨克台吉哈尔噶斯一旗祖。布延鄂特欢三传至阿布，子二：长达瓦，次鄂尔奇达逊，隶准噶尔，号扈鲁玛台吉，后来归。达瓦封公品级，寻卒。鄂尔奇达逊授伯爵，隶内蒙古正黄旗。

土尔扈特设扎萨克四，其始祖曰翁罕。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为扎萨克台吉索诺布喇布坦多尔济、色特尔布木二旗祖。别有土尔扈特部十二旗，亦其裔也。贝果鄂尔勒克弟翁贵，为扎萨克台吉达尔扎、丹忠二旗祖。

准噶尔设扎萨克二旗，始祖曰孛罕，六传至额森。子二：长博罗纳哈勒，为杜尔伯特所自始，今驻牧乌兰固木之杜尔伯特部十六旗，自辉特二旗外，皆其裔也。

次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准噶尔所自始，七传至和多和沁，号巴图尔珲台吉，驻牧阿尔台。子十一：曰车臣，为其弟噶尔丹所杀；曰卓特巴巴图尔，徙牧青海，为扎萨克郡王色布腾扎勒一旗祖，色布腾扎勒再传，嗣绝；曰班达哩，孙车木伯勒，袭色布腾扎勒所遗扎萨克；曰卓哩克图和硕齐，为扎萨克辅国公阿喇布坦一旗祖；曰温春，子丹济拉，以来归，封扎萨克辅国公，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曰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号珲台吉，再传，为其本族达瓦齐所篡，嗣绝；曰噶尔丹，以掠喀尔喀，为大军所败，窜死；曰布木，号额尔德尼台吉，其曾孙即达瓦齐，大军平其部，俘至京，寻释之，封亲王，不列籓部；曰多尔济扎布，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所戕；曰朋素克达什，孙噶勒藏多尔济，以来归，封绰啰斯汗，寻叛，为从子扎纳噶尔布所杀；曰噶尔玛，三传至三济札布，以来归，授侍卫，隶内蒙古正黄旗。

和多和沁弟曰墨尔根岱青，子二：长丹津，号噶尔玛岱青和硕齐，孙阿喇布坦，以来归，封扎萨克郡王，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次阿海，三传至达什达瓦，嗣绝，妻车臣哈屯携众来归，编佐领，置直隶承德府境，不设扎萨克。

辉特设扎萨克一，其始祖曰纳木占，再传至卓哩克图和硕齐，为扎萨克辅国公贡格一旗祖。

厄鲁特诸扎萨克外，设喀尔喀公中扎萨克一。别有察罕诺扪汗，授扎萨克喇嘛，辖四佐领，自为一旗，不列诸扎萨克盟。

天聪初，蒙古诸部内附，厄鲁特犹私与明市，上以远，弗之禁。崇德二年，顾实汗遣使通贡，阅岁乃至。七年，偕达赖喇嘛等奉表贡。八年，遣使存问达赖喇嘛。

以顾实汗击败唐古特藏巴汗，敕曰：“有败道违法而行者，闻尔已惩治之。自古帝王致治，法教未尝断绝。今遣使敦礼高贤，尔其知之！”并赐甲胄。使未至，顾实汗请发币使延达赖喇嘛，允之。顺治二年，顾实汗子达赖巴图尔贡马至，奏：“闻天使召圣僧，臣等自当遵奉。”三年，以厄鲁特台吉等入甘肃境要粮赏，诏所司议剿抚。会顾实汗奉表贡，赐甲胄弓矢，命辖诸厄鲁特。嗣间岁辄遣使至，厄鲁特台吉等附名以达。

和硕特族曰都尔格齐诺颜，曰色棱哈坦巴图尔，曰鄂齐尔汗，曰鄂齐尔图汗，曰阿巴赖诺颜，曰达赖乌巴什诺颜，曰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曰额尔德尼珲台吉，曰阿哩禄克三陀音，曰噶尔第巴台吉，曰玛赖台吉，曰诺木齐台吉，曰绰克图台吉。土尔扈特族曰罗卜藏诺颜，曰楚琥尔岱青，曰博第苏克。准噶尔族曰巴图尔珲台吉，曰墨尔根岱青，曰杜喇勒和硕齐，曰楚琥尔乌巴什，曰罗卜藏呼图克图。

以顾实汗为之首。

五年，甘肃巡抚王世功奏青海蒙古驻西宁，需索供应，请定贡使入关额，馀驻关外给口粮，许之。九年，顾实汗导达赖喇嘛入觐，先奉表闻，并贡驼马方物。十年，诏封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赐金册印。十三年，顾实汗卒。上念其忠勤修贡，遣官致祭。

会青海属复为边患，谕顾实汗子车臣岱青及达赖巴图尔等曰：“分疆别界，向有定例。迩来尔等率番众掠内地，抗官兵，守臣奏报二十馀次，屡谕不悛。今特遣官赴甘肃、西宁等处勘状。或尔等亲至，或遣宰桑来质，诬妄之罪，各有攸归。番众等旧纳贡蒙古者听尔辖，傥系前明所属，应仍归中国。至汉人蒙古交界，与市易隘口，务宜详加察覈，分定耕牧，毋得越境妄行。”十五年，复谕车臣岱青曰：“前因尔等频犯内地，遣官往勘。据奏尔等入边，向番取贡，辄肆攘夺。咎自难辞，朕悉宥尔前愆。但中外本无异视，疆圉自有大防。尔等向属番取贡，酌定人数，路由正口，遣头目禀告守臣，方准入边。至市易定所，应从西宁镇海堡、川北、洪水等口出入，毋得任意取道。如或不悛，国宪具在，朕不尔贷也。”

康熙四年，甘肃提督张勇奏蒙古番众游牧庄浪诸境，情形叵测，请增甘肃、西宁驻防兵。先是青海蒙古恋西喇塔拉水草饶，乞驻牧。张勇以其地为甘肃要隘，不容偪处，往责之，谢罪去。因设永固营，联筑八寨。至是蒙古等复相继徙近边。上以渐不可启，诏如张勇请。五年，勇复奏：“青海虽通西藏，不过荒徼绝塞，朝廷曲示招徠，准开市，自应钤束部落，各安边境。乃迩来蜂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曾遣谕徙，复抗拒定羌庙，官军败之，犹不悛，声言纠众分入河州、临洮、巩昌、西宁、凉州诸地。请设兵备。”诏严防御，仍善抚以柔其心。勇等乃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固筑边墙。六年，川陕总督卢崇峻奏青海诸头目侦於八月将入寇，因赴庄浪所备之，遣总兵孙思克屯南山隘，相形势固守。达赖喇嘛寻檄厄鲁特诸台吉毋扰内地，驻牧黄城兒、大草滩。蒙古悉徙去，献驼马羊等服罪，请撤驻防兵，允之。

十四年，西宁诸镇兵屯河东剿叛贼王辅臣，青海蒙古乘隙犯河西。永固营副将陈达御之，阵殁。孙思克屯凉州，宣示朝廷恩威，各引罪出塞。会达赖喇嘛使至，命传谕达赖巴图尔等戢部众，勿为边患。

十六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袭杀驻牧西套之鄂齐尔图汗。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惧，挈庐幕数千避居大草滩，抚远大将军图海等饬归故巢。十七年，西套诸台吉侦噶尔丹将侵青海，遣使告和硕特台吉达赖巴图尔等为防御计。上闻之，谕张勇曰：“噶尔丹侵青海，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而往，则听之。若欲经大草滩，则令坚立信约，勿扰内地。”寻噶尔丹以从者异志，且距青海远，行十一日撤兵归。遗书张勇，诡称其祖多克辛诺颜偕顾实汗取青海，和硕特族独据之，欲往索，以将军所辖地，故不果。既而惧和硕特诸台吉袭己，密遣使议婚，以女布木妻博硕克图济农子根特尔。

张勇谍得状，奏噶尔丹仇青海、蒙古，议婚后，恐复往侵，甘肃当往来冲，请增防，上报可。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啰理者，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子也，驻牧西套，以避噶尔丹侵，乞假内地赴青海，许之。会噶尔丹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潜掠乌喇特户畜，青海墨尔根台吉闻之，遣使诘归所掠。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亦以厄鲁特掠所部，阴侦之，告额尔德尼和硕齐、和啰理及青海台吉茂济喇克等。游牧额济讷河，则未知其为何厄鲁特也。十八年，遣使谕达赖巴图尔等曰：“尔墨尔根台吉将被盗劫掠人察护解送，朕甚嘉之。夫劝善惩恶者，国之法也。迩闻厄鲁特众栖处额济讷河，尔达赖巴图尔及墨尔根台吉，其照汝例，严加治罪。”使至，称茂济喇克、和啰理皆无掠乌喇特事。额尔德尼和硕齐为准噶尔属，已徙牧去。诏檄噶尔丹收补之，不从。

二十九年，大军败噶尔丹於乌兰布通，青海诸台吉附达赖喇嘛表上尊号，诏不允。三十年，甘肃提督孙思克奏：“噶尔丹巢距边月馀，从子策妄阿喇布坦虽交恶，恐复合，有侵青海举，道必经嘉峪关外。肃州密迩青海，请设兵三千为备。”上报可。三十二年，昭武将军郎坦奏称青海诸台吉私与噶尔丹通问，请屯兵哈密，绝往来踪。上以噶尔丹自乌兰布通败遁后，乏边警，且青海诸台吉素恭顺，寝议。噶尔丹寻屯牧巴颜乌兰，偪内汛，诏西宁设戍兵。唐古特部第巴阴比噶尔丹，诡为达赖喇嘛奏称青海诸台吉无异志，请撤戍。谕曰：“此为征剿噶尔丹计，非防青海诸台吉也。”会议剿噶尔丹，诏檄青海众勿惊惧。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败之，获青海通噶尔丹使。以博硕克图济农及萨楚墨尔根台吉为所部长，遣使赍敕谕曰：“尔青海厄鲁特尊崇达赖喇嘛法教，敬事本朝，聘问贡献，恭顺有年，朕亦频加恩赉。乃噶尔丹违达赖喇嘛法教，不遵朕旨，朕统军至图拉，剿而灭之。博硕克图济农等遣往噶尔丹使，为朕所擒，俱言达赖喇嘛脱缁已久，第巴匿之，且噶尔丹诡言青海诸台吉谋与彼同犯中国。今噶尔丹亡命西走，青海诸台吉如欲仍前修睦，其各防守边界，遇噶尔丹即行擒解。若知而故纵，此后永仇绝之。”我使至察罕托罗海宣谕善巴陵堪布，盖达赖喇嘛遣理青海蒙古务者也。善巴陵堪布召青海诸台吉集盟坛言曰：“噶尔丹杀鄂齐尔图汗，我等与仇。

但素奉达赖喇嘛言，应遣议。”时达赖喇嘛示寂久，唐古特达赖汗寻约和硕特八台吉遣使庆捷。达赖汗即鄂齐尔图汗子也，世长唐古特。鄂齐尔图汗弟自衮布察珲无嗣外，馀八人皆居青海，故其裔称和硕特八台吉。

三十六年二月，上视师宁夏，诏额驸阿喇布坦、都统都思噶尔、巴林台吉德木楚克、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携青海诸台吉使及赏物往招抚之。复以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内附，诏青海厄鲁特勿扰哈密境。三月，阿喇布坦等至察罕托罗海，察罕诺扪汗迎告曰：“皇上令青海众得享安乐，永受恩泽，何幸如之！”时顾实汗子惟达什巴图尔存，阿喇布坦等宣谕之。达什巴图尔议遣博硕克图济农及额尔德尼台吉代入觐。阿喇布坦等语曰：“皇上驾临宁夏，尔当率众往朝，毋自误！”达什巴图尔偕察罕诺扪汗、善巴陵堪布及唐古特达赖汗子拉藏等檄诸台吉议，欲四月起行。

达尔寺垂臧呼图克图、温都逊寺达赖绰尔济喇嘛及囊素通事等咸请从，私向使问狮象状，且相谓曰：“我等往朝，殆必以所未见文物相示。”闰三月，阿喇布坦、德木楚克自青海归。议诸台吉至，若露处，未协朝典，应令秋后入觐京师。诏如议，命都思噶尔、商南多尔济留驻镇海堡俟之。扈跸诸臣奏：“青海厄鲁特与准噶尔同部，闻噶尔丹败窜，咸惊惧。皇上定策安集所部，身至如归，诚非常举。请行庆贺礼。”谕曰：“青海职贡有年，来朝亦常事耳。可勿贺。”诸臣固请，因奉表贺曰：“青海向虽修贡，未隶臣属。今举部归诚，噶尔丹益无窜路。皇上安内攘外之心，自此允惬矣。”四月，谕留粮骑及羊九千馀於达希图海，俟青海众至给之。十一月，达什巴图尔偕诸台吉入觐，谕曰：“朕非威慑尔等前来，不过欲令天下生灵各得其所。朕何物不备，朕之尊不在尔等来否，所望尔等各遂安全，副朕好生至意耳。”

诏所从诸宰桑咸列坐预宴，以御用冠服、朝珠赐达什巴图尔，赏诸台吉鞍马、银币有差。复传谕曰：“尔等自祖父来，岁修职贡，故特优锡，以宠尔归。”十二月，上大阅玉泉山，达什巴图尔等扈驾往观，战栗失色，奏：“天朝兵威若此，何敌不克？”三十七年正月，诏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诸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等爵有差。

先是噶尔丹诡与青海★L5，实谋往侵，惧大军讨，乃寝。第巴以策妄阿喇布坦不附噶尔丹，阴间之，伪为达赖喇嘛疏，奏策妄阿喇布坦将侵青海及唐古特，上斥其妄。会噶尔丹使至，谕曰：“青海诸台吉奉贡久，傥噶尔丹属犯青海，朕必往讨之。”至是噶尔丹就灭，策妄阿喇布坦憾达什巴图尔等内附，诡请大军征青海，讨前助噶尔丹罪。谕曰：“青海诸台吉闻朕出师宁夏，远徙游牧。嗣噶尔丹平定，亲来称庆。伊等并无过端，岂肯遽为加兵？朕统驭天下，惟原宇内群生咸获安堵，岂有使尔等构衅之理？”二月，上幸五台山，诏达什巴图尔等从。将旋跸，召觐行幄，温谕遣归，给驼马。三十九年，策妄阿喇布坦声言兵击第巴，遣使赴青海阴觇强弱。

上以策妄阿喇布坦将不靖，诏廷臣留意汉赵充国所议五事，为防御计。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府，达什巴图尔等来朝，扈驾阅驻防兵，奏：“禁卒精练，天下无敌。外省军容复如是。亿万年可永享升平。”赐宴遣归。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遣兵掠哈密。上以邻青海左翼牧，诏兵备之，准噶尔败遁。初，达赖汗子拉藏偕青海诸台吉定议内附，寻袭唐古特汗，以第巴私立伪达赖喇嘛，袭杀之，而自立博克达之伊什扎穆苏为达赖喇嘛瑚毕勒罕。青海贝勒察罕丹津等讦其伪，奏里塘之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诏内阁学士拉都琥往验。寻遣侍卫阿齐图召青海两翼议徙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以弭争端。贝勒色布腾扎勒、阿喇布坦鄂木布、朋素克旺扎勒，台吉达颜、苏尔扎等佥请徙。察罕丹津不从，将偕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盟，率兵攻异己者。阿齐图疏至，王大臣等奏察罕丹津若先攻诸部，色布腾扎勒等来奔，应置边内。察罕丹津牧距松潘仅四五日程，请备兵待。诏西宁、四川松潘诸路设兵备之。

五十五年，察罕丹津畏罪，徙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至西宁宗喀巴寺。阿齐图奏请集诸台吉定盟，以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达颜等领右翼，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阿喇布坦鄂木布等领左翼，令永睦，允之。会噶尔丹由沙拉袭青海，掠台吉罗布藏丹济卜等牧畜，复谋盗噶斯口官军驼马。谕曰：“准噶尔侦噶斯口兵势稍弱，潜来侵扰青海，不可不严筹之。著西安兵会青海左翼，四川督标兵会青海右翼，协力防御。”

五十六年，遣使赴青海测分野。未几，靖逆将军富宁安谍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赴唐古特，驰疏闻。上以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事初定，拉藏汗或阴导准噶尔侵青海，诏理籓院尚书赫寿谕拉藏汗勿得与察罕丹津、罗卜藏丹津等构兵。复谕遣侍卫色楞等赴青海，曰：“准噶尔若侵拉藏汗，尔即与青海诸台吉等定议协剿，务令绝无猜忌，不至滋变方善。或拉藏汗导准噶尔侵青海，尔即谕察罕丹津等曰：‘策妄阿喇布坦屡抗大军，今拉藏汗与同谋，是显为仇敌也。国家始终仁爱，保护顾实汗子孙，尔等正当奋志报效而行。’”寻察罕丹津等以准噶尔侵拉藏汗告，谕内大臣策旺诺尔布、西安将军额伦特等分屯青海要地。

五十七年，拉藏汗乞援疏至，诏色楞等会青海王、台吉议进兵。察罕丹津谍拉藏汗被戕，谋诱准噶尔至青海迎击之。准噶尔惧，不至。先是哈密伯克额贝都拉献西吉木、达里图、西喇郭勒地，诏设赤金、靖逆二卫及柳沟所，听兵民耕牧。五十八年，以其地错青海左翼牧，遣官偕贝子阿喇布坦、台吉阿尔萨兰等勘定界。阿喇布坦等曰：“青海众荷厚恩，何惜隙地？可耕者听给兵民，留我等牧地足矣！”因集所属宰桑等画地标识，议勿私越。时抚远大将军固山贝子允统兵驻西宁，请自索诺木至柴达木路设站五，站置青海兵十，别令左、右翼兵各三百屯近军地，防准噶尔贼，从之。允复遵旨集两翼王、台吉，以上意宣谕曰：“唐古特部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法教，原系尔祖顾实汗所设。今准噶尔戕拉藏汗，离散番众。尔等前称里塘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原置禅榻，广施法教，今唐古特民人及阿木岛喇嘛如尔言。皇上为安藏计，遣大兵送往唐古特，尔等宜率所属兵或万或五六千从往，其定议具奏。”两翼王、台吉等佥称原听命。五十九年，所部兵从大军败准噶尔於札卜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因护达赖喇嘛入藏。捷闻，诏留兵二千屯青海侦防准噶尔。

雍正元年，谕曰：“自西陲用兵，青海王以下、台吉以上各著劳绩。皇考曾降旨俟凯旋日计功，今青海王、台吉等历年效绩，应各酌加封赏。其率兵进藏，至驻防噶斯、柴达木等众，应令各处将军分别加赏。”是年罗卜藏丹津叛，命大军往讨，越岁而定。罗卜藏丹津初袭其父达什巴图尔亲王爵，从大军入藏，归，觊为唐古特长，阴约策妄阿喇布坦援己，复诱青海台吉等盟察罕托罗海，令如所部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贝子、公等爵，而自号达赖珲台吉以统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不从，偕镇国公噶尔丹达什来奔。上以和硕特族自相残，不忍遽加兵，诏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善慰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时兵部左侍郎常寿驻西宁理青海务，命传谕罗卜藏丹津罢兵，不从则惩治之。罗卜藏丹津诡言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谋据唐古特，诸台吉不服，将率兵与决胜负。盖以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首不附己，欲诬以罪，因胁诸台吉奉己，如鄂齐尔汗驻唐古特以遥制青海也。

察罕丹津为罗卜藏丹津所偪，继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挈众至。敕川陕总督年羹尧曰：“罗卜藏丹津自其祖顾实汗敬谨恭顺，达什巴图尔慕化来归，晋封亲王，复令其子罗卜藏丹津袭封，自宜仰体宠眷，敬奉法纪。乃妄逞强梁，骨肉相仇，欺凌亲王察汗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恣行倡乱。朕甫闻其事，遣使往谕，令伊讲和修睦，式好无尤。乃肆意称兵，侵袭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以致投入内境。是其深负朕恩，悖逆天常，扰害生灵，诛戮不可少缓。朕欲大张天威，特命尔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大兵，往声罗卜藏丹津罪。如敢抗拒，即行剿灭。其党有惧罗卜藏丹津势，暂为胁从者，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卜藏丹津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

罗卜藏丹津诡罢兵，诱常寿至察罕托罗海，留之，遣叛党分掠西宁诸路，煽贼番等为应。副将军阿喇纳自吐鲁番驰赴噶斯，断由穆鲁乌苏往藏路；副将王嵩、参将孙继宗等击贼党於布隆吉尔及镇海堡、申中堡、北川、新城等处。四川提督岳锺琪以杂谷土司等兵剿归德堡外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及南川口外郭密诸番，复檄前锋统领苏丹等协剿，所至告捷。罗卜藏丹津惧，送常寿归，请罪。谕年羹尧曰：“伊乃深负国恩、与大军对敌之叛贼，国法断不可宥。不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虑。

其与罗卜藏丹津同谋之王、贝勒、贝子、公等，既经背叛，即宜削爵。伊等或来归顺，或被擒获，不必更论封爵，但视行事轻重，可宽宥者从宽，应治罪者治罪。”

二年，诏以岳锺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锺琪奉命进剿，侦从贼之巴尔珠尔阿喇布坦自乌兰博尔克遁，尾击之，至伊克喀尔吉，擒其党阿喇布坦鄂木布。遣西宁总兵黄喜林由西尔哈罗色赴柴达木，断噶斯路。侦罗卜藏丹津走乌兰木和尔，锺琪复分兵驰击，擒其母阿尔泰，俘户畜无算。罗卜藏丹津偕贼党分道窜。侍卫达鼐等擒丹津珲台吉於华海子，阿布济车臣台吉於布哈色布苏，吹喇克诺木齐、扎什敦多卜等於乌拉克，罗卜藏丹津走准噶尔。逆党悉槛送京师，诏行献俘礼。

是役也，以兵拒罗卜藏丹津者，亲王察汗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也。不从罗卜藏丹津逆者，郡王色布腾扎勒，台吉阿喇布坦、噶勒丹岱青诺尔布、巴勒珠尔、察罕喇布坦、旺舒克喇布坦也。为罗卜藏丹津胁从者，贝勒朋素克旺扎勒、辅国公车凌、台吉诺尔布也。始附罗卜藏丹津、寻以悔罪宥者，贝勒罗卜藏察罕、车凌敦多布，贝子济克济扎布、拉扎布，台吉衮布、色布腾、纳罕伊什也。其附罗卜藏丹津者，首恶曰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扎木，从党曰巴勒珠尔阿喇布坦、扎什敦多布、格勒克阿喇布坦、巴苏泰及察罕丹津从子塔尔寺喇嘛堪布诺扪汗也。有中甸者，隶云南丽江府，罗卜藏丹津给伪劄令附己。大军至，率户三千馀请降。洮、岷界外诸番旧为青海属，悉就抚，其不顺者剿诛之。阿冈、多卜藏玛嘉、铁布纳珠公寺、朝天堂、卓子山、棋子山、先密寺、兴马寺、阿罗、西脱巴、上笃尔素华藏、上扎尔的诸番众以次底定，青海患始靖。御制平定青海文，立石太学。

王大臣等遵旨议善后事宜，奏青海王、台吉等应论功罪定赏罚，游牧地令各分界，如内扎萨克例。百户置佐领一，不及百户者为半佐领，以扎萨克领之。设协理台吉及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每参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岁会盟，令奏选盟长，勿私推。贡期自明年始分三班，九年一周，自备驼马，由边入京。市易以四仲月集西宁西川边外纳喇萨喇地，官兵督视，有擅入边墙者治罪。又罗卜藏丹津之吹宰桑及察罕丹津从子丹衷之宰桑色布腾达什等率众降，请各授千、百户等官。又喀尔喀居青海者，勿复隶和硕特旗，令别设扎萨克，土尔扈特及准噶尔、辉特如之。

至西番部众，凡陕西所属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所属松潘、打箭炉、里塘，云南所属中甸等处，或为喇嘛耕地，或纳租青海，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卫营伍诸官。今番众悉归化，应择给土司千百户、巡检等职，令附近道及卫所辖。

又青海及巴尔喀木、藏、卫旧称唐古特四大部，顾实汗侵据之。以青海地广可牧畜，巴尔喀木粮富，令子孙游牧青海，而巴尔喀木纳其赋。藏、卫二地，旧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今以青海叛，取其地，应令四川、云南诸官管理。又达赖喇嘛遣人赴市打箭炉，驮装经察木多、乍雅、里塘、巴塘，向喇嘛等索银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炉纳税。请饬达赖喇嘛勿收鞍租，打箭炉免取税，岁给达赖喇嘛茶五千斤，班禅喇嘛半之。又西宁各寺喇嘛多者数千，少者以五六百，易藏奸，前罗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众抗大兵。请於塔尔寺喇嘛选老成者三百给印照，嗣后岁察二次，庙舍不得过二百，喇嘛多者百馀，少者十馀。番民粮赋，令地方官管理，度各寺岁用给之。

又陕西边外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处，水草丰美，林麓茂密，蒙古诸部恋牧大草滩及昌宁湖。请於西宁北川边外上下白塔等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筑城堡，令蒙古等勿妄据。又肃州西洮赉河、常玛尔、鄂敦塔拉等处，应募民垦膏腴地，庶渐致富饶。至宁夏险要，无过阿拉善。顾实汗裔旧游牧山后，今或徙至山前。请令阿拉善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饬所属归阿拉善山后，其山前营盘水、长流水等处，悉为内地。又甘州、西宁界各设营汛，令蒙古等不敢觊觎。

又巴尔喀木等部众，自鲁隆宗东察木多、乍雅外，诸番目悉给印照，视内地土司例。

又青海属左格诸番，请徙内地。阿巴土司头目墨丹桂等从剿有功，请给安抚司衔，不隶青海辖。又西宁边内可耕地，请发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五省遣犯，能种地者，官给牛具籽种，三年后起科如例。又甘州喀黄番，应招抚为青海籓篱。

青海诸部，令各守牧地，不得强据，妄掠商贾。察汗诺扪汗喇嘛庙毋得私聚议事。

遣官赍敕往，不论秩崇卑，王公以下跪迎，有背贰者必惩。上从其议。

三年，诏以博罗充克克地给阿拉善郡王阿宝居之，钤青海族属，越七载始撤归。

是年，青海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辉特、喀尔喀及察罕诺扪汗各授扎萨克，铸“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关防，遣大臣赍镇其地，辖所部扎萨克。岳锺琪复奏：“亲王察罕丹津、镇国公拉扎布等游牧河东，地近河州、松潘各路。前议市纳喇萨喇地，地狭，恐不给蒙古需。请改市河州及松潘。河州定於土门关附近双城堡，松潘定於黄胜关之西河口，二地并有城屋，水草美，互市可久。又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色布腾扎勒等游牧河西，地近西宁，请改市西宁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岁资牲畜，请每年六月后听不时当易，庶蒙古商众获利益。”允之。

六年，唐古特部噶卜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叛，扰唐古特，谋通准噶尔，大军诛之。七年，上以准噶尔不靖，必扰青海及唐古特，因决策进讨。王大臣等议噶斯为准噶尔通青海及唐古特要隘，请选青海扎萨克兵千五百分屯噶斯及柴达木、得卜特尔、察罕乌苏诸路，允之。会噶尔丹策凌遣使告将献罗卜藏丹津，闻大军就道，惧，仍携归。八年，诏暂缓进兵，谕噶尔丹策凌速献罗卜藏丹津，当宥罪。

复命青海扎萨克备兵游牧听调。准噶尔寻袭科舍图汛，谕青海兵速赴噶斯，准噶尔遁。

九年，遣二等侍卫殷扎纳传谕左右翼扎萨克选兵万屯青海適中地，官兵皆赏装。

复命所部采买牲畜，勿滋扰。扎萨克公诺尔布、拉扎布等寻徙牧，叛。诏曰：“朕因准噶尔贼乘西路军不备，盗驼马，因念青海各扎萨克人众恐招逆贼侵害，谕令派兵防护。其采买马羊者，原欲使伊等所有牧畜得变价值，可获利益，并非需此区区助也。朕曾谕殷扎纳，一切派兵采买，听蒙古便，不可丝毫勉强。并虑王、台吉等科派所属，谕令严行禁约，岂肯令遣往人逼迫蒙古从事乎？今拉扎布等无故他徙，或殷扎纳不能宣扬朕谕，使众心共晓，而采买马羊又不听从其便，以致拉扎布等心怀疑畏，渐避差徭。特颁旨谕拉扎布等，令其速归本处，准噶尔贼或由喀喇沙尔前赴噶斯，潜行骚扰，或增人众窥伺青海。所部蒙古兵丁尚未齐集，器械亦未周备，难望捍御贼锋，亦令官兵善为保护。”会拉扎布等不奉命，诸扎萨克擒献。复集兵七千为备，军械及马不给。上悯之，谕廷臣曰：“朕所以聚此兵者，特为保全伊等家口及游牧计，非为征伐调遣用也。今闻其生计情形，朕心深为恻然。俟从容料理，必有加恩之处。所聚七千，著选派三千，照前所降恩旨，官员赏给本年俸银，兵丁赏银五两。戍卒驻防日久，赀斧维艰，著给茶币等项，及每月所食青稞。遣归兵四千名，官员等著给三月俸银，兵丁等著赏银三两，令各回游牧。准噶尔贼或潜扰青海，朕意欲将伊等预行从容迁徙，令贼由远路来一无所得，不待战而力尽。我官兵与贼交战时，青海三千兵但追袭贼后，量力驱贼马匹，所得即赏之，仍计马匹多寡，加恩议叙。”

十年，以喀尔喀败准噶尔於克尔森齐老及额尔德尼昭，谕青海扎萨克等曰：“喀尔喀奋勇剿贼，尔等何独不能？各宜鼓舞振兴，踊跃效命。贼众侵扰青海，止有噶斯一路，尔等须防守隘口，傥准噶尔前来，务期协力追杀，悉行剿除。”十三年，诏撤驻防大军，所部仍选兵二千屯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汛，以台吉达玛璘色布腾、色特尔布木领之。

乾隆十一年，办理青海事务副都统众佛保遵旨宣谕诸扎萨克岁防汛，议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长子索诺木丹津及扎萨克台吉衮布喇布坦、色特尔布木、多尔济色布腾、萨喇等防得卜特尔汛，以郡王衮楚克达什、车凌喇布坦，贝子丹巴，辅国公纳木扎勒车凌，扎萨克台吉达玛璘色布腾等防伊克柴达木汛。十人分为五班，三年一察军械。十二年，以准噶尔使赴藏煎茶，道噶斯，复议自伊克柴达木、得卜特尔外，设汛哈济尔、察汗乌苏。

二十年，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罗卜藏丹津就擒。谕曰：“罗卜藏丹津负恩背叛，逃往准噶尔，偷生三十馀载。今两路大军至，伊无路奔窜，仍就擒获，实足以彰国宪而快人心。”罗卜藏丹津俘至，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上御午门楼受之。以世宗宪皇帝有罗卜藏丹津至仍宥罪之旨，诏免死。子巴朗及察罕额布根授蓝翎侍卫，其戚属处伊犁者，诏勿内徙。

二十三年，大军剿玛哈沁，侦沙拉斯玛呼斯贼窜呼尔塔克罗卜诺尔。以地近噶斯，通青海，诏副都统济福赴西宁宣谕所部集兵千为备，复遣识噶斯道者侦贼踪。

既而所部兵集扎噶苏台，诏归牧听调，勿遽就道。济福遵旨谕之，请遣近牧者归，仍量留远道兵屯乌图，备不虞。上鉴其诚，诏酌赏遣归兵。久之，噶斯无贼踪，乃撤乌图兵还。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青海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处设汛屯兵，为防准噶尔计。今准噶尔及回部悉底定，请撤青海驻防兵。”从之。先是阿睦尔撒纳叛，大军分道进剿，所部购马二千、驼四百，送巴里坤军。诏予值，毙者半。至是复输马七百馀、驼三百二十馀，请偿毙数，诏仍如值给。

二十七年，以所部翁扎萨克请给罗卜藏丹津旧牧地，杨应琚遵旨往勘，奏：“洮赉河等处系西宁、肃州镇标马厂及番族牧地，不便拨给。西喇郭勒及西尔噶拉金东西五百馀里，南北三十馀里，地旷，且距扎萨克等游牧近，请给。其西尔噶拉金逾河即产矿山场，久封禁，请饬扎萨克等就近守视。”诏以西喇郭勒给之，西尔噶拉金河东听驻牧，河西铅矿，勿得越界私采。是年复设西宁办事大臣，辖蒙古、番子事务。

所部扎萨克，自察罕诺们汗外，旗二十有九。爵三十：扎萨克多罗郡王三，一由亲王降袭，一由贝勒晋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一由郡王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辅国公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四，一由镇国公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六，一由贝勒降袭，二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降袭；附固山贝子一；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

二十九年十一月，命青海各扎萨克每年轮派兵丁设卡防果洛克。三十年九月，以果洛克肆行劫杀，谕青海各扎萨克协力剿之。三十一年六月，青海王、贝子、扎萨克等请留办事大臣七十五，不许。七月，谕四川禁果洛克土司番人越境掠窃青海蒙古牲畜。九月，移青海附近果洛克之各扎萨克驻牧地方，添设卡兵。十月，以青海扎萨克罗布藏色布腾等游牧为果洛克番贼劫掠，革之。四十年九月，青海扎萨克公礼塔尔以出猎被番贼戕害，谕青海办事大臣福德查办。

五十一年九月，禁青海喇嘛不领路引私自赴藏。分青海纳罕达尔济等三旗兵，罗卜藏丹津、衮楚克二旗兵驻奎屯、西哩克等处，设果洛克防卡。五十六年九月，以青海郡王纳汉达尔济属人勾引番子戕扎萨克沙喇布提，严饬之，并谕各於境内游牧，勿容匿番族。十二月，以大军进藏征廓尔喀，予亲往巡查青海新设台站之贝子罗布藏色布腾贝勒衔、镇国公达玛林贝子衔，仍赉预备驼马之王、公、扎萨克等有差。五十八年，循化等处番族占居蒙古地界，命办事大臣特克慎以兵驱逐之。

嘉庆四年九月，青海郡王那罕多尔济等呈番子抢掳六千馀户，伤害男女二千馀人。诏责办事大臣奎舒讳匿，革逮，以台斐廕代之，命广厚赴西宁查办。十月，以松筠奏命青海蒙古王公抚绥所属，毋致勾引番子抢劫。五年六月，青海贝勒克莫特伊什等番子交出牲畜较少，谕台斐廕下部严议。九月，台斐廕以不准青海蒙古报被番子抢劫免，以台布为西宁办事大臣。六年十月，以勘定青海卡伦，禁蒙古擅出，番子擅入。十二月，台布奏循化番子渡河抢劫。谕饬拨兵防护。

七年二月，台布令西宁镇总兵保青署河州镇总兵，福宁阿拨兵驻守黄河冰桥，防护蒙旗果尔的等，番族均敛迹。谕台布责成蒙古设法自卫。八月，台布奏番子格尔吉族缚献犯事贼番，撤坐卡官兵。四月，以循化、贵德番子扰青海蒙古各旗，劫执贝子齐默特丹巴，谕办事大臣都尔嘉严行查治。五月，谕都尔嘉抚恤青海被扰蒙古，命贡楚克扎布会同都尔嘉查办番案。六月，都尔嘉奏捕获劫杀青海贝子夫人凶番齐克他勒，诛之。命陕甘总督惠龄赴西宁查办野番，抚恤青海被扰蒙古，每口加给官茶一分。七月，命惠宁等妥酌防番卡伦章程。贡楚克扎布等渡河驱逐野番。八月，贡楚克扎布奏野番退出占住蒙古地方，移回番境。命晓谕番目尖木赞交还赃畜，缚献贼目，并饬定善后章程。九年九月，办事大臣玉宁复以青海蒙古被番子抢劫之案甚多入告。

十年六月，以青海郡王纳罕多尔济呈蒙古穷困，谕玉宁遇水旱之灾，酌量赈济。

七月，谕玉宁饬郡王纳罕多尔济等勿令商人私挖木植、大黄。九月，玉宁奏青海番子尖木赞等占据诺们汗等旗。命贡楚克扎布赴西宁会同驱逐之。十一年二月，办事大臣贡楚克扎布奏：“贵德、循化番子头目带至闇门内，与宁西镇总兵九十、西宁道庆炆传见晓谕，番目尖木赞、策合洛等请每年各出羊只，租住蒙古空閒地方，今年三四月间，划定界限，设立鄂博，每年春季，再添会哨一次。”六月，贡楚克扎布奏番帐驱逐净尽，请以青海尚那克空地安插野番，允之。二十二年十月，以青海扎萨克台吉恩凯巴雅尔捕获劫夺蒙古果洛克番贼，予花翎。二十四年十二月，护陕甘总督硃勋奏边外番目缚献番贼，交出原抢蒙古人口牲畜，予番目尖木赞四品顶戴。

道光二年正月，以硃勋奏河北插帐之循化等处九族野番及盐池一带挖盐番户抗不回巢，又蕴依、双勿两族，勾结循化、贵德及四川野番，盘踞原为贝勒特里巴勒珠尔六旗游牧之克勒盖、克克乌苏地方，抢掠蒙旗，请增卡防官兵，允之。命长龄回陕甘总督，会松廷相机办理，设法驱逐。三月，长龄奏调官兵八千馀名，分途并进，迫令迁移。五月，长龄以剿捕蕴依等二十三族野番全数肃清奏闻。谕饬妥筹善后事宜，并晓谕蒙古王公等勉思振励，自相保卫。六月，长龄以贝勒特里巴勒等移居青海已久，惮回原牧，请以克勒盖一带令察罕诺们汗移居，克克乌苏一带令阿里克阿百户住牧，停向年会哨之兵，免究治诺们汗失察属下勾结野番抢掠之咎，允之。

寻野番复出劫掠贝子喇特纳希第游牧。八月，长龄以野番一千数百人过河杀掠闻。

命那彦成驰往查办，署陕甘总督，责长龄办理不善，撤双眼花翎。十月，那彦成奏酌设卡隘，严捕汉奸。并谓：“野番冥顽成性，蒙古虐其属下，反投野番谋生，导引抢掠其主。内地歇家奸贩，潜住贸易，无事则教引野番渐扰边境，有兵则潜过报信。近年番势日张，弊实在此。”十一月，增设西宁镇镇海协副将、都司、守备各一，大通营游击一，哈拉库图尔营都司一，哈玛尔托亥营都司一，双俄卜营守备一，千、把以下弁兵有差。以那彦成请，以保卫蒙旗，防御番贼。十二月，那彦成奏：“察罕诺们汗所部夥同野番，勾结汉奸，作贼已久。此次将粮茶断绝，立见穷蹙，原归河南游牧，现押令过河。”上以“不劳力、不延岁月、办理认真”嘉之。定清釐河南、循化、贵德番族，安插河北番族及易换粮茶章程，设千户、百户、百总、十总管束之，封闭野牛沟、八宝山等处偷挖金砂窑洞。

三年，赉青海被扰郡王车凌敦多布等二十四旗青稞三万石。十月，允理籓院议覆那彦成奏，分青海河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每六旗设扎齐克齐一，每三旗设梅楞一，每旗设扎兰一，承办巡防事件。每旗出二十五人，以五人为一班，每季更换，随同官兵巡防。十八年，玉树熟番内雍希叶布、蒙古尔津尼、牙木错、卡爱尔四族，以避果洛克番劫掠，奔赴青海，右翼盟长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原让游牧内空閒地段住牧。西宁办事大臣苏勒芳阿派员勘明其地，东至和达素沟，西至奎田口，北至乌兰麦尔河沿，南至哈利盖边界，于四至高阜处设立鄂博，分定界址。雍希叶布等四族计人户二百有九，男妇大小一千一百有八十名口。

议立交纳马贡易换粮茶各章程，盟长等镇百户番目谒见苏勒芳阿，议定应行事宜，额外苛派。九月，奏入，得旨依议。十二月，青海两翼正副盟长郡王车凌敦多布等呈苏勒芳阿：“河南察罕诺们汗一旗被各番贼劫掠，人户失散，现仅存三百馀户，日不聊生，不及原来人户四分之一。请将该旗照旧移过河北，与察罕洛亥驻防官兵协同把守渡口，实与蒙古有益。”苏勒芳阿奏：“即饬贵德文武将该旗安分守法之人移过河北，交车凌敦多布代为管理。仍饬留心稽查，如有滋事作贼之人，不准混淆移过，以昭慎重。”从之。

二十二年，果洛克番贼窜青海，掠蒙古及番族。盟长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率兵剿捕，俘番贼多名，得所掠牲畜，赉缎疋奖之。二十三年七月，以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等奏河北近边及河南番族畏法，酌撤各路官兵，予出力左翼盟长郡王贝子索诺木雅尔吉奖，分给在事蒙、番牛羊一万四千六百有奇。二十四年三月，录斩擒偷渡河北番贼功，予左翼副盟长贝勒罗布藏济木巴双眼花翎。五月，番族喀布藏与蒙古挟仇报复，蒙兵败之。六月，富呢扬阿奏派防兵并蒙古、番兵，按季于出巡前赴青海南適中之贡额尔盖地方会哨。是年，侨居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旗之雍希叶布等四番族仍回原牧。六平番贼复出劫掠，命甘肃提督胡超赴永固剿之，饬西宁办事大臣德兴驻丹噶尔。六月，陕甘总督布彦泰等奏剿黑错寺，番族窜遁，酌量撤兵。

咸丰二年，以陕甘总督舒兴阿奏，饬暂驻永安城之蒙古郡王等回牧，裁察罕洛亥等处蒙古兵一半。四年，陕甘总督易棠奏于野牛沟三处招募猎户各一千名开采金砂，堵御番匪。同治三年，饬山西筹解青海蒙古王公等岁俸。以青海剿贼出力，予扎萨克王乌尔珲扎布等奖叙。

光绪元年九月，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奏捕获柴达木抢杀番目之蒙古人犯。谕免扎萨克达什多布吉议处，仍饬认真约束。四年十一月，予青海历年剿匪出力之副盟长贝勒拉旺多布吉等奖。

二十三年二月，甘肃回匪刘四伏等率溃贼数万人由南山水峡口窜青海格德地方，贝子纳木希哩率蒙兵，右翼副盟长贝勒拉旺多布吉、贝子吹木丕勒尔布、察罕诺们汗旗及刚咱族总千户均派兵会合堵剿。纳木希哩等阵亡，寻赠纳木希哩郡王衔，恤之。是月十四、十五等日，匪窜左翼郡王鞥克济尔噶勒游牧都蓝果立地方，鞥克济尔噶勒派兵进击，匪遂窜柴达木，势张甚。陕西巡抚魏光焘派道员严金清率马队由水峡口尾追，甘肃提督董福祥派马队从丹噶尔日月山出口，会兵海南一带，齐至都蓝果力地方前进。刘四伏等窜踞遐力哈净并腮什唐等地，负嵎死拒。柴达木住牧之左翼盟长贝子恭布车布坦、贝勒车琳端多布、台吉索木端多布等亲率蒙兵迎击。时口外盛雪严寒，回匪无所得食，饥冻毙者大半。刘四伏等见势不支，遂向西分窜安西、敦煌各境。陕甘总督陶模派道员潘效苏分兵由扁都口进战，西宁办事大臣奎顺饬大通住牧之右翼正盟长郡王棍布拉布坦、公齐克什扎布、台吉丹把、台吉齐莫特林增，阿里克族百户格拉哈官布等亲督蒙、番兵丁，会合官军，分途兜剿。公齐克什扎布手带枪伤，裹创力战。刘四伏率匪西遁，馀贼降，於贝子恭布车布坦旗安插管束，青海肃清。陶模请奖奏入，于郡王鞥克济尔噶勒等奖有差。陶模等於丹噶尔设局，以银布粮茶赈被难各旗。

宣统二年四月，郡王巴勒珠尔拉布坦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四月，青海左翼正盟长扎萨克贝勒车林端多布卒，广恕奏以本翼郡王鞥克济尔噶勒暂代之。

其地有矿，有盐，林木亦富。佐领共一百有三。

## 列传三百十 籓部六

○杜尔伯特 旧土尔扈特 新土尔扈特 和硕特杜尔伯特部，游牧金山之东乌兰固木地。东萨拉陀罗海、纳林苏穆河，接唐努乌梁海；南哈喇诺尔、齐尔噶图山，接科布多牧场及明阿特；西索果克河，接阿尔泰乌梁海；北阿斯哈图河，接乌里雅苏台卡伦。本额鲁特绰罗斯种，与内扎萨克之隶科尔沁右翼一旗同名异族。

厄鲁特旧设四卫拉特，杜尔伯特其一也，辉特隶之，后并称卫拉特。详青海厄鲁特部传。准噶尔台吉噶尔丹虐诸昆弟子姓，兄子策妄阿喇布坦弃之，徙博罗塔拉，杜尔伯特诸台吉从往，分牧额尔齐斯。迄准噶尔族乱，杜尔伯特内附，设扎萨克十有四，附辉特扎萨克二，统称赛因济雅哈图杜尔伯特部。

杜尔伯特祖曰博罗纳哈勒，与准噶尔祖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昆弟。博罗纳哈勒子额什格泰什，三传至达赖泰什。子七：长敏珠，裔不著；次垂因；次陀音，其裔皆隶察哈尔；次鄂木布岱青和硕齐，为扎萨克汗车凌、亲王车凌乌巴什、贝勒刚多尔济三旗祖；次衮布；次达延泰什；次塔尔珲泰什，其裔隶各扎萨克。达赖泰什弟曰保伊尔登，子四。长鄂尔罗斯，为扎萨克台吉恭锡拉、达什敦多克二旗祖；次巴特玛多尔济，为扎萨克贝勒色布腾、贝子班珠尔，辅国公刚、巴图蒙克、台吉额布根五旗祖；次额璘沁巴图尔，为扎萨克贝子根敦、玛什巴图，台吉巴尔三旗祖；次伯布什，为扎萨克郡王车凌蒙克一旗祖。和硕特台吉鄂齐尔图，为卫拉特首汗，绰罗斯诸台吉隶之。

顺治十四年，杜尔伯特台吉陀音遣使哈什哈等自鄂齐尔图所，以贡马至。十五年，鄂木布岱青和硕齐子伊斯扎布复遣使额尔克贡马。

康熙十四年，台吉额勒敦噶木布从鄂齐尔图使入贡，自称为阿勒达尔泰什族。

阿勒达尔泰什者垂因子也，时盖为所部长。十六年，噶尔丹戕鄂齐尔图，遣使告，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己令。谕给诸贡使符验，不从，诡称杜尔伯特及和硕特、土尔扈特虽隶准噶尔，以牧地远，不及给。二十四年，定四卫拉特贡例，噶尔丹使入关额二百人，馀市张家口及归化城，其绰罗斯自贡之噶尔玛岱青和硕齐、杜尔伯特台吉阿勒达尔泰什及和硕特、土尔扈特长如之。

三十三年，台吉巴拜来归。巴拜者陀音子也，噶尔丹以附牧，强取其戚属。巴拜索之不获，畏弗敢争。嗣从噶尔丹侵喀尔喀，至乌兰布通，欲弃之降，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所阴阻。至是偕从子齐克宗至。上以其习边外，不便驻内地，诏隶喀喇沁牧。

三十六年，台吉车凌复来归。车凌为阿勒达尔泰什孙，其父乌尔衮从噶尔丹侵喀尔喀，为大军所败，携属三百馀窜图拉河境。上闻之，谕遣护军统领玛喇曰：“尔等驰赴图拉，遣人问故。伊等或欲内附，惧为喀尔喀阻；或力不能至而在彼，可收之至。如欲往阿勒台则听之。既不内附，又不前往，则当相机行事。”玛喇至，侦不获踪。噶尔丹再侵喀尔喀，乌尔衮复从至，和托辉特台吉根敦阵斩之。车凌从噶尔丹窜牧巴颜乌兰，根敦以告。诏使谕车凌降，不至。噶尔丹寻败遁，车凌将乞降，我师不知而击之，乃逸。其属绰克图巴图尔、宰桑莽奈哈什哈、都喇图巴图尔、班丹哈什哈、宰桑扎尔瑚齐什贲达尔汉、宰桑苏穆齐扎尔瑚齐、阿哈雅扎尔瑚齐、毕哩克扎尔瑚齐等率众百馀内附。时巴拜属从至，诏置张家口外。巴拜遣宰桑博克请赐所属，遣官察给之。巴拜寻来朝，请效力禁廷，谕曰：“尔先众来降，朕自有加恩之处。其仍率所属驻喀喇沁牧。”

车凌败，知噶尔丹不足恃，遣使奏：“杜尔伯特部自始贡中国，至阿勒达尔泰什，往来朝请已五世。前蒙恩遣巴扎尔传谕臣属功格额尔克，令臣归诚，许恩待。

臣遵旨降，反为将军所击，臣复惧而逃，乞赐恩纶。”谕曰：“车凌来归时，我绿营、蒙古兵不知而击之。今复遣使奏请，理籓院其檄令速降，朕将优恤之。”会遣使招噶尔丹，诏以其使从。至则车凌他徙，其使赍檄往谕。车凌遣功格额尔克奉表降，自诣大将军费扬古所告曰：“乌兰布通战后，臣父乌尔衮降志诚，不获达。臣前为大军击，心甚惧，率残卒十馀奔达玛尔，遇噶尔丹，偕赴萨克萨克图固哩克。

未浃旬，弃之走额克阿喇勒。臣知噶尔丹罪，与彼伍，徒就死。闻上抚厄鲁特降人咸得所，集臣属二百五十馀户内徙，道逾汗阿林翁吉，阅四月始至。乞以此情代奏。”

费扬古驰疏闻，留其拏属於张家口外，遣车凌觐行营。诏授散秩大臣，巴拜如之。

明年，诏以巴拜、车凌属隶察哈尔正白旗，编佐领二：车凌属六品官班丹毕哩克及壮丁百馀，以功格额尔克为骁骑校领之；巴拜属五品官戴和硕齐、纳木喀琳沁、额尔德尼达木巴，六品官达尔扎巴图蒙克、色棱泰墨尔根伊什德克及壮丁百馀，以达木巴领之。后巴拜卒，无嗣。车凌卒，子策旺达尔济嗣。

五十四年，诏招降台吉丹津於阿勒台。丹津者鄂木布岱青和硕齐孙也，与车凌为昆弟，游牧阿勒台，户千馀。和托辉特台吉博贝请赴阿勒台招丹津降，抗即以兵取之。谕车凌遣使赍书从。比至，丹津徙策旺阿喇布坦牧。

五十九年，靖逆将军富宁安擒台吉垂木伯尔於伊勒布尔和硕。盖是时策妄阿喇布坦假兵力据四卫拉特，令诸台吉环牧乌鲁木齐、额尔齐斯为负嵎计。我大兵因屯巴里坤、阿勒台两路遏之，侦准噶尔袭唐古特，诏大军往讨罪，复以兵分击准噶尔境。垂木伯尔者丹津族台吉也，率属驻乌鲁木齐，设哨伊勒布尔和硕、阿克塔斯路。

富宁安以兵至阿克塔斯设哨，贼遁，尾至伊勒布尔和硕击之，擒垂木伯尔归，乌鲁木齐众闻之咸窜。

乾隆十八年冬，台吉三车凌来归。三车凌者：曰车凌，曰车凌乌巴什，曰车凌蒙克，统称杜尔伯特台吉，巴约特其属部也。杜尔伯特以车凌为长，车凌乌巴什次之。巴约特以车凌蒙克为长，聚族额尔齐斯。准噶尔台吉旧有策凌敦多布二，大策凌敦多卜善谋，小策凌敦多卜以勇闻，策妄阿喇布坦及子噶尔丹策凌倚任之。大策凌敦多卜孙达瓦齐袭杀噶尔丹策凌嗣而自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勒与构兵，各令杜尔伯特族助。车凌等欲拒之，不敌，欲事之，莫知所从，集族言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归天朝为永聚计。”有喀尔喀卒额璘沁达什者，为准噶尔所掠，闻其谋，脱归以告。诏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俟车凌等至，察其诚可纳之。既而三车凌弃额尔齐斯牧，由准噶尔东乌兰岭乌英齐而行，越旬有九日至博东齐，遣使巴颜克什克、都图尔噶等驰赴巴颜珠尔克，以降故告，而留其众於额克阿喇勒以待。成衮扎布遣守汛者视，虑诈，檄喀尔喀兵备之，以闻。谕曰：“车凌等降，非叵测也。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勒构兵，车凌等助之，胜负难预定，幸而从者胜，卒为人役，不若归降之为得计也。既遣使以情告，若仍令处汛外，恐遣兵至或有失，可即徙入内汛，暂给牧畜，徐议安置事宜。先以车凌、车凌乌巴什及从至者酌遣数人，令其瞻仰朕躬，朕自优加恩赉。”遣侍郎玉保赍赏物往谕。甫就道，上念所部习边外，以未出痘者生身，若即令至内地，虽伤一仆从不忍，诏俟明岁受朝塞外，勿遽来京师，以负矜恤意。而三车凌惧准噶尔兵袭，请急徙入汛，且献马为贽。成衮扎布纳之，令暂驻乌里雅苏台。达瓦齐遣宰桑桑禡木特以兵袭，不及乃逸。玉保至，三车凌忭迎十里外，宣谕之。诡奏：“噶勒丹策凌时，思内附，以众志未变，且法严，故不获间。今避乱来归，思觐天颜，蒙恩轸念避痘，令缓入觐期，请先以宰桑等朝京师。”车凌使曰和通、巴颜克什克，车凌乌巴什使曰哈锡塔，车凌蒙克使曰巴图。明年正月，使至，诏与朝正诸籓臣宴。上以所部间道至，驼马疲甚，且乏畜产，不忍遽远徙，诏视推河、扎克拜达里克、库尔奇勒可耕地置之，穀种取诸归化城。复赐车凌、车凌乌巴什羊各五千，车凌蒙克羊三千赡之。寻定牧扎克拜达里克。

车凌乌巴什属巴启、齐伦等叛逸。喀尔喀卒盗车凌属伊尔都齐马，索不给，且射杀之。诏喀尔喀扎萨克以鄂尔坤防秋兵百视牧，复檄诸扎萨克邻汛者弋叛贼务获。

后巴启等就擒论罪。四月，谕曰：“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咸设正副盟长，董理牧务。

今新降台吉车凌等携至户口，悉编旗分佐领，其设正副盟长如内扎萨克及喀尔喀例，赐赛因济雅哈图盟名。”五月，驾幸热河，驻跸避暑山庄。三车凌率诸台吉至，赐宴万树园，命观火戏。谕曰：“杜尔伯特台吉等皆准噶尔渠酋，向慕仁化，率万馀众倾心来归，宜敷渥泽，锡予封爵，以示怀柔至意。其各钤所属，令安分谋业，勿负朕恩。”时所部设扎萨克十有三，自三车凌外，曰色布腾，曰蒙克特穆尔，曰根敦，曰班珠尔，曰刚，曰巴图蒙克，曰禡什巴图，曰达什敦多克，曰恭锡喇，曰巴尔，封亲、郡王、贝勒、贝子、公、一等台吉有差。后蒙克特穆尔以从车凌蒙克子巴朗叛逃，别授其弟额布根为扎萨克，馀仍爵，详列传。秋七月，将军策楞请徙三车凌牧於归化城青山东。时议备兵征达瓦齐，谕曰：“巴朗等甫叛窜，若徙之，将滋新降疑惧，且非办理准噶尔本意，其令安处旧牧，勿他徙。”

三车凌之至也，告族台吉讷默库留准噶尔户千馀，刚多尔济、额尔德尼、巴图博罗特如之，将乘间内徙。至是果偕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至，诏赐牧畜，置塔楚，邻三车凌牧。十月，驾由盛京旋，驻跸避暑山庄。讷默库等入觐，复赐宴，锡之爵。曰讷默库，封郡王；曰刚多尔济，曰巴图博罗特，封贝勒；曰布图克森，曰额尔德尼，曰罗垒云端，封贝子；曰布颜特古斯，曰蒙克博罗特，封辅国公；曰乌巴什，曰伯勒克，封一等台吉。凡设扎萨克十，诏编旗分佐领，如三车凌例，分左、右翼，设正副盟长各一。讷默库者，车凌乌巴什兄子。刚多尔济、布图克森、额尔德尼、罗垒云端、乌巴什、伯勒克，皆车凌乌巴什曾祖察衮裔。布颜特古斯、巴图博罗特、蒙克博罗特亦戚族也。后讷默库晋亲王，子喇嘛扎卜授贝勒，以叛除爵。布图克森、罗垒云端、乌巴什，皆无嗣停袭。伯勒克卒，子多第巴袭。多第巴卒，子尼尔瓦齐袭。尼尔瓦齐卒，无嗣，以多第巴弟布颜德勒格尔袭。

布颜德勒格尔卒，无嗣停袭。布颜特古斯卒，子舍夌袭，以叛除爵。刚多尔济无嗣，以从子达瓦丕勒袭。额尔德尼卒，无嗣停袭。巴图博罗特、蒙克博罗特皆以叛除爵。故自刚多尔济外，皆不立传。

二十年，乌梁海降臣察达克招服包沁，察获杜尔伯特属以献，诏给所部。寻从大军征达瓦齐。三车凌既入觐归，诏选兵二千，以车凌领其一，隶北路；车凌蒙克、色布腾从之，以车凌乌巴什领其一，隶西路：各授参赞大臣。讷默库等继至，请从军，诏隶西路。以车凌乌巴什、讷默库皆幼不更事，诏调车凌蒙克赴西路军，从车凌乌巴什、讷默库等行。而是时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副将军，讷默库其妻弟也，固请隶北路军，允之。以故偕三车凌至者隶西路副将军萨拉勒队，偕讷默库至者隶北路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队。赐车凌整装银二千，车凌乌巴什、讷默库各减十分之二，给从军者羊及餱有差。复诏使车凌及车凌蒙克遣宰桑以善耕卒百赴额尔齐斯，盖杜尔伯特众兼耕牧业，视喀尔喀专以牧为业者异。将遣绿旗及喀尔喀兵屯耕额尔齐斯，以所部识水泉道，且善耕，命简卒往导，俟大功成，遣牧众归额尔齐斯。会北路军奏至，以讷默库参赞列名，诏西路军奏如之，列三车凌及色布腾名，次参赞大臣鄂容安后。复谕定北将军班第，俟伊犁定，遣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新降诸台吉入觐。

初，议征达瓦齐，上以卫拉特诸台吉后先附，凡数万众，错处内牧，非得地众建之不可。诏俟准噶尔定，将复设四卫拉特，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别以班珠尔为和硕特汗，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以噶尔丹策凌子姓为绰罗斯汗。车凌等赴军时辄闻命。大兵抵伊犁，达瓦齐就擒。班第以车凌乌巴什、讷默库及新降之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和硕特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台吉巴雅尔等列入觐初班。驾幸木兰，车凌等至，召觐行幄慰谕之。旋跸避暑山庄，御淡泊敬诚殿受朝，诏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诸扎萨克隶之。扎萨克而下，设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职。时阿睦尔撒纳觊辖四卫拉特，知不可得，叛窜。班珠尔以附逆，械至。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巴雅尔仍各赐汗爵，统所部众。谕曰：“准噶尔互相残杀，群遭涂炭，不获安生。朕统一寰区，不忍坐视，特发两路大兵进讨。

诸台吉、宰桑等畏威怀德，率属来归，从军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获达瓦齐，是用广沛仁恩，酬庸效绩。准噶尔旧有四卫拉特汗，令即仍其部落，树之君长，其各董率所属，务勤养教，共图生聚，受朕无疆之福。”其后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叛，从子扎纳噶尔布戮之，所部就灭。辉特汗巴雅尔以叛为大军所擒诛。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怀贰志，副都统雅尔哈善歼其众於巴里坤。惟杜尔伯特部恪守臣节，世受封爵罔替。

是年十二月，车凌等以乏牧产，请徙额克阿喇勒。谕曰：“前议平定伊犁后遣归旧牧额尔齐斯，若额克阿喇勒，距额尔齐斯较扎克、拜达里克路更迩，且附内汛外，调所部兵亦易。俟擒获阿逆后，仍当遣归旧牧。所部生计既艰，其给籽种六百石，务令及时耕种，毋误农期。至从军所给驼马，自应交纳。但念往返道远，牲畜不无疲瘠，可姑缓期二载。”

讷默库之将从征达瓦齐也，请徙牧拜达里克北扎布堪河源博啰喀博齐尔至鄂尔海、喀喇乌苏界，允之，谕努力成功，勿念游牧众。至是以车凌等将徙牧，诏往会。

而讷默库隐有叛志，谋窜就阿睦尔撒纳。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布颜特古斯等阻之，卒不戢，率众复乘间劫驿骑，戕守汛弁，夺运粮商民驼物及赀。二十一年春，驻防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阿兰泰偕车凌、车凌乌巴什等以兵擒讷默库及其孥，械至，论如律。诏不附逆诸扎萨克各安游牧，勿疑惧。复谕曰：“刚多尔济等属妄行劫掠，应交部议扎萨克罪。但念伊等新降，未谙内地禁例，姑从宽免。”夏，以所部邻扎哈沁，盗不戢，谕曰：“伊等生计全赖牧畜，若复盗窃相仍，不获蕃孳，生计焉能充裕？其各钤束部众，务期守分安生，副朕休养群生至意。”

有伯什阿噶什者，伊什扎布之曾孙也，祖扎勒，父车凌多尔济。伯什阿噶什兄曰布达扎卜、曰达瓦克什克，弟曰达瓦济特、曰格咱巴克，聚牧伊犁河西沙拉伯勒，境邻哈萨克牧。达瓦齐虐其众，伯什阿噶什将弃之，惧袭而寝。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班第遣使招，因献籍三千馀户降。将遣从车凌等入觐，告哈萨克数掠所部，请归视。比抵牧，侦哈萨克集兵，遣告，且请大军援，谕嘉其恭顺。

会阿睦尔撒纳叛，逆党扰伊犁，遣和硕特辅国公纳噶察赍敕往谕曰：“准噶尔内乱频仍，各部人众咸失生业。朕为一统天下之君，怀保群生，无分中外，特发大军往定伊犁。方欲施恩立制，永安反侧，乃逆贼潜怀叛志，妄思并吞诸部，肆其荼虐，罪状已著，畏诛潜遁。朕已命将穷追，务期弋获。逆贼一日不获，诸部一日不安。尔台吉输诚归命，果能仰体朕旨，去逆效顺，或以兵协剿阿逆，或俟至尔牧擒献之，朕必大沛殊恩。尔其奋勉自效！”达瓦齐复奏伯什阿噶什及库木诺颜、台吉诺尔布必无异志，命遗之书，未达，而伯什阿噶什徙牧。初传偕诺尔布内附，久之不至，或以居博啰塔拉告。诏将军策楞等侦之，无其踪。时阿睦尔撒纳败窜，谕参赞大臣侍郎玉保等侦阿逆赴伯什阿噶什牧，即谕擒献，或故纵，以兵剿之。伯什阿噶什养子博东齐寻偕宰桑诺斯海挈众至，以哈萨克侵牧告。宰桑赛音伯勒克，得木齐恩克、济尔哈尔等踵至，告哈萨克追掠，间走乃免。诏博东齐以兵迎其父，暂置从众於额尔齐斯，诺斯海护视之。赛音伯勒克或从博东齐往，或留牧额尔齐斯，惟其便。博东齐将行，伯什阿噶什携户八百馀抵额尔齐斯，请内附。乌巴什其族台吉也，从至。诏封伯什阿噶什为扎萨克和硕亲王，乌巴什为扎萨克固山贝子，赐谕曰：“尔诚心感戴，率众投诚。前大军抵伊犁，即谒将军大臣，甫欲加恩封赏，旋遇阿逆背叛，未获举行。尔为哈萨克所掠，展转迁徙，始克内附。尔众甫至，不必简兵往从大军，亦无须徙内地，即游牧额尔齐斯所。尔族台吉车凌等将归旧牧，尔等聚族而处，实为允协，不必远离故土，徒劳往返也。”命甫下，伯什阿噶什等携众抵哈达青吉勒，诏暂留，俟明岁归额尔齐斯牧。

七月，车凌、车凌乌巴什、刚多尔济等以徙牧额尔齐斯，请定入觐年班。谕嘉其诚悃，诏自来年始，定三班，前给从军驼马，姑缓期纳，示恤。九月，伯什阿噶什来朝，弟达瓦济特及兄子丹巴、都噶尔、布鲁特扣肯以视牧故，各遣宰桑代至。

赐宴，赉马七百、牛百五十、羊三千，诏编旗分佐领，如三车凌及刚多尔济等来归例。别为一盟，以伯什阿噶什为盟长，乌巴什副之，丹巴都噶尔授协理台吉。

伯什阿噶什甫归牧，其妻卒，遣侍卫佛保往醊。伯什阿噶什寻卒，无子，诏副都统唐喀禄赙祭，宣谕以丹巴都噶尔为扎萨克固山贝子，以达瓦济特为扎萨克公，辖伯什阿噶什众，听归车凌牧及内徙。而丹巴都噶尔与佐领色布腾互攘畜产，佛保将至牧，驼马为所掠。诏撤恩命还，复谕乌巴什勿惊惧，俟事定归车凌牧。后乌巴什卒，停袭。

二十二年，车凌以哈萨克不擒献阿逆，诸厄鲁特叛扰边，请由额尔齐斯徙牧乌兰固木避之。时喀尔喀贝子车布登扎布遵旨遣兵剿掠佛保贼，收伯什阿噶什属户给喀尔喀，将遣博东齐归车凌牧，族台吉布图库、班珠尔、布林等挈属至，称与车凌等析处久，请异牧，允之。布图库等抵汛，闻佛保自哈达青吉勒归，和硕特台吉桑济复掠诸道，遣从卒驰马迎。上闻之，谕曰：“车凌等自归诚以来，感激朕恩，约束属众，甚为宁谧。迩因叛贼纷起，亟请内徙游牧，其归附之心益坚，可允所请，并给穀种，令为谋生资。博东齐虽与杜尔伯特同族，若往归之，反仰赖车凌等养赡，著遣往乌里雅苏台，交车布登扎布，酌徙呼伦贝尔、通肯呼裕尔等处。布图库、班珠尔等迎接侍卫佛保，俟至乌里雅苏台军所，各给币赏之。”后博东齐及布图库等咸置呼伦贝尔。布图库、班珠尔以内附诚，各授二等台吉。而贝勒巴图博罗特、辅国公舍棱不从车凌等徙牧，叛应阿睦尔撒纳，副都统瑚尔起以兵擒诸辉巴朗山，妻拏悉论诛。

先是杜尔伯特及乌梁海未内属，错牧额尔齐斯。后杜尔伯特诸台吉至，游牧扎克拜达里克，初徙牧额克阿喇勒，再徙额尔齐斯。乌梁海就抚，以乌兰固木地给之。

车凌等复请由额尔齐斯往徙，遣都统纳穆扎尔往勘杜尔伯特及乌梁海牧界。车凌复请以乌兰固木为屯耕地，而游牧於科布多、额克阿喇勒，允之，诏严禁所属勿攘窃。

寻以错牧不便，定乌兰固木为杜尔伯特牧，别以科布多为乌梁海牧。

二十四年，乌梁海以科布多产貂不给捕，请徙就阿勒台阳额尔齐斯。谕车凌乌巴什等曰：“额尔齐斯为尔旧牧，今尔移处乌兰固木，乌梁海察达克请游牧额尔齐斯地，向曾降旨，尔等若原归旧牧，听尔便。今哈萨克已全部内附，伊犁厄鲁特贼众复歼无孑遗。若尔果原归旧牧，可即徙往额尔齐斯，所遗乌兰固木，自可给乌梁海处之。但哈萨克新附，非尔等久为内属者比，务宜严饬所属安静无事。若尔部众既遵钤束，而哈萨克反来肆扰，可即擒诛之。尔等或安土重迁，则额尔齐斯地与其为哈萨克、俄罗斯所窃据，不若令乌梁海往徙之也。”车凌乌巴什等奏：“察达克所请地，系乌梁海旧牧，距臣等牧远。且乌兰固木地肥不磽，臣等游牧久，请勿徙，以额尔齐斯地给乌梁海。”诏如所请。是年十月，以大军定回部蕆功，谕车凌乌巴什等知之。十二月，侦哈萨克袭乌梁海，以兵三百馀击走，得旨奖赉。

二十五年四月，以所部有温图呼尔者，贫不给，闻其弟居察哈尔牧，告诸扎萨克往就之。谕曰：“杜尔伯特自归诚以来，编设旗分佐领，原欲伊等各安生业。若不善恤之，渐至析处，殊为可悯。其各加意抚绥，令守分谋生，勿至流离失所，副朕恫一体之怀。”七月，车凌乌巴什等扈跸行围，奏所部蒙恩安置，牧产渐饶，嗣请自备驼马。上嘉其诚悃，不忍骤劳之，诏仍官给驼马。

二十七年，诏左、右翼各设副将军一，右翼用正黄旗纛，左翼用正白旗纛，以敕印军符给之。所部旗十有六，爵如之：扎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赖汗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二；扎萨克固山贝子二；扎萨克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辅国公二；扎萨克一等台吉四；辉特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四十五年，命乌里雅苏台将军巴图查办喀尔喀侵占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界址。

道光二年，修科布多众安庙。三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那彦宝奏定蒙民、商民贸易章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额鲁特均准给票与商民贸易。六年，回疆军兴，杜尔伯特汗、王、公、扎萨克等献驼马助军。十二月，以杜尔伯特汗齐旺巴勒楚克等复输驼助军，上嘉赉之。九年，杜尔伯特贝子奇默特多尔济呈控科布多参赞大臣额勒锦需索马匹，扰累各部。鞫实，罢之。十八年，是部以兵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驱逐阑入乌梁海之哈萨克。十八年十二月，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奏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乌梁海八部落，地方辽阔，多兴讼端，允增置帮办大臣。十九年，给是部官兵俸赏行装银。咸丰三年二月，是部汗、王、公等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乌鲁木齐等城回匪滋事，调是部兵援之。寻以不得力，撤归。八年，以杜尔伯特汗嗣绝，将军麟兴等奏：“左翼汗旗下旧管十佐领户一千五百有奇，右翼亲王旗下旧管十一佐领户一千二百上下，右翼贝勒旗下旧管二佐领仅一百六十馀户。以爵而论，贝勒较轻；以户口而论，不过抵汗三十分之一。拟亲王棍布扎布令折回承袭汗爵，以贝勒巴杂尔扎那承袭亲王，贝勒一缺如无可承袭之人，俟汗王袭爵定后，即将贝勒暂行停袭。”下所司。九年，命以故汗密什多尔济族弟噶勒章那木济勒袭汗，棍布扎布等袭亲王、贝勒如故。回匪东窜，陷乌里雅苏台。十一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等奏：“匪扑乌里雅苏台地方，各台溃散，科城街市商民惶惑，调附近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额鲁特盟长、总管等，即发兵来城听候调遣。”

寻奏杜尔伯特左翼兵四百名、右翼及明阿特、额鲁特兵各二百名、扎哈沁公兵及总管兵各五十名，均到科城收伍，命拨科布多饷银十万两。十一年十一月，予办差无误之杜尔伯特右翼盟长棍布扎布等奖。是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长顺等奏：“十月十七、十八等日，匪径扑本城，参将英华督弁兵登壁迎击，匪始败退，守备贺遐龄等阵亡。十九日，匪复攻扑南关，不得逞。二十日，由东南山路仍向扎哈沁部落奔窜。”

自后回匪出没於扎哈沁、土尔扈特诸部之地，是部警备益严。至西路肃清，始息警撤戍。

光绪七年，以改议俄约，增城科布多之戍，事定，撤之。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北路戒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议举办蒙古团练，令杜尔伯特每旗挑选兵丁二百名，一半马队，一半步队，驻防本旗。十月，事定，裁撤。二十八年四月，瑞洵以杜尔伯特正副盟长等保全俄商遗弃货物，毫无损失，请准奖叙，允之。七月，赈杜尔伯特右翼公多诺鲁旗灾，并给耔种大小麦一百石，引渠溉旧垦波什图、那米拉、察罕哈克三处之地。二十九年闰五月，予杜尔伯特左翼正盟长副将军特固斯库鲁克达赖汗噶勒章那木济勒紫缰，副盟长贝勒纳逊布彦、左翼扎萨克郡王图柯莫勒、右翼正盟长副将军扎萨克亲王索特纳木扎木柴三眼花翎，左翼扎萨克贝勒纳逊布彦等双眼花翎，馀给奖有差。是年，办布伦托海屯田渠工，以杜尔伯特左、右翼助借驼只，均给帮价银。其后参赞大臣连魁等议开乌兰固木等屯田。

宣统二年四月，索特纳木扎木柴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喀尔喀四部无梗抗者。是部汗噶勒章那木济勒独不附，听参赞大臣溥节制如故。

其地杂耕牧，有矿，有盐。共有佐领三十五。

杜尔伯特附近之部同隶科布多参赞大臣者，曰扎哈沁，东扎萨克图汗部，南新疆镇西，西阿尔泰乌梁海，北科布多屯田官厂。

初，禡木特，额鲁特人，号库克辛，为准噶尔之扎哈沁宰桑。扎哈沁者，译言“汛卒”，以宰桑领之。禡木特守阿尔泰汛，游牧布拉罕察罕托辉。其东为喀尔喀，有乌梁海界之；其西为准噶尔，有包沁杂准及噶拉杂特、塔本集赛界之。包沁为回族，准噶尔呼砲曰“包”，以回人司砲，故名。噶拉杂特、塔本集赛，皆准噶尔鄂拓克。鄂拓克如各旗佐领。

乾隆十一年，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遣禡木特请赴藏熬茶。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弃准噶尔来降，台吉达瓦遣禡木特追之，由博尔济河入喀尔喀汛，复逸出。

谕责驻防乌里雅苏台达青阿罪。明年春，达青阿诱擒之，诏宥罪遣归。有准噶尔宰桑，别号通禡木特，游牧诺海克卜特尔，近索勒毕岭，为布拉罕察罕托辉下游。禡木特将掠通禡木特，为请降计，通禡木特觉，诱执之。内大臣萨喇勒谍得状，由乌兰山阴以兵骤至，通禡木特就擒，索得禡木特，责负恩罪。禡木特请徙牧内属，遣扎哈沁得木齐招所部六百馀户降。萨喇勒槛礻马木特至军，诏仍释之。入觐京师，上鉴归附志诚，授内大臣，赐冠服。二十年，诏与朝正会宴。以通禡木特卒，谕禡木特善视其戚属。时议征达瓦齐，诏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以禡木特参赞军务。禡木特密奏：“阿睦尔撒纳，豺狼也，虽降，不可往，往必为殃。”上以“不逆诈”谕之，诏授禡木特总管号。

初，准噶尔定扎哈沁、包沁纳赋例，比年献脯，间年供牲赡喇嘛，遇军事令助。

诏如旧例，恤免期年赋。禡木特与阿睦尔撒纳会军于额德里克，寻抵伊犁。诏晋禡木特三等公爵，赐信勇号，赏双眼孔雀翎、四团龙服，命常服之。先是谕班第俟伊犁定，偕禡木特议准噶尔善后事。至是班第以禡木特兼管扎哈沁、包沁牧，请仍至阿尔泰，增喀尔喀籓篱，允之。寻撤大军还，扎哈沁兵三百遣归牧，禡木特以疾留伊犁。闻阿睦尔撒纳骤叛，将脱归牧之兵卫，为逆党哈丹等所遮，胁之降，不从，擒赴阿睦尔撒纳所。阿睦尔撒纳慰之，禡木特唾而詈之，为阿睦尔撒纳缢杀。明年二月，定西将军策楞谍阿睦尔撒纳戕禡木特，以闻。谕曰：“禡木特年就迈，效力行间，甚为奋勉。今逆贼戕之，深为悯恻！其孙扎木禅，令仍袭公爵。”大军定伊犁，械逆党至，讯得禡木特就死状，上制诗悯之。扎木禅乾隆二十一年袭三等信勇公。

三月，以阿睦尔撒纳煽乌梁海梗赴哈萨克，诏从北路将军哈达哈剿乌梁海叛贼。

九月，赐牧哲尔格西喇呼乌苏。谕曰：“扎哈沁既与喀尔喀邻牧，即设哨附近卡伦，视喀尔喀例支领钱粮，以资养赡。”二十四年，从参赞大臣齐努浑追剿玛哈沁，至阿尔齐图。以兵先遇贼哈喇呼山，奋击之，屡就擒，奖赉币。二十五年，扎木禅子门图什扈跸行围，乞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代请驼马勿官给。上以扎哈沁甫定牧畜之生计，谕仍官给。二十六年，理籓院议禡木特归诚后，扎哈沁属相继附，置佐领九，得二千馀口，虽补总管，未给印，请以总管扎哈沁一旗总管印给扎木禅辖其众，允之。四十年，扎木禅卒。以扎哈沁原非禡木特之阿尔巴图，撤出佐领，设一旗属科布多参赞大臣。其扎木禅族丁及其阿尔巴图三十馀户，亦附近科布多之乌裕克齐、博多克齐游牧。至四十五年五月，谕将军巴图等不可令扎萨克图汗部侵占扎哈沁之乌英济等处隙地。

嘉庆五年，以扎木禅之孙托克托巴图之属已足百五十丁，复编一佐领，即以托克托巴图为总管。十一年，以前科布多参赞大臣恆博招民人开采是部煤窑，议处。

道光二年，定是部准给票与商民贸易。六年，回疆军兴，是部捐助驼马。

同治三年，以乌鲁木齐失陷，调杜尔伯特诸部兵援古城。旋仍令撤归。四年，以古城陷，撤是部南境察罕通古等通古城三台，归沙扎盖以北五台支应西路各差。

九年十月，回匪陷乌里雅苏台而复窜去，科布多告警，参赞大臣奎昌等调是部二旗兵各五十名赴城收伍。是部东南通扎萨克图部，南接新疆，为用兵要冲。十一年十月，回匪由是部犯科布多，不得逞，仍窜是部，聚扎盟南境。十二年九月，匪扰察罕通古台站，掠景廉军营军装饷银，窜新土尔扈特贝子游牧布拉噶河一带，科城西南两路台站纷纷逃散。匪又由巴里坤红柳峡一带窜踞扎哈沁之博东齐。十月，科布多帮办大臣保英率兵败之於博东齐以西，匪窜扎盟阿育尔公旗。光绪二年四月，回匪由布伦托海窜沙扎盖地方，额勒和布等派官兵剿之。金顺以索伦各队扼扎乌鲁木湖，堵截分窜。其后乌鲁木齐诸城克复，是部始息警。

十二年，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以古城属汉三塘驿，来往商贾，时有劫案，咨科布多大臣饬属缉匪沙克都林扎布。因奏：“汉三塘驿与科城所属土尔扈特、扎哈沁等旗地界毗连，万里沙漠，四通八达，更兼白塔山商贾由此经过，屡被劫掠，又北八站一带抢台劫站之案，亦层见迭出。请将扎哈沁旗内拣派驻察罕淖尔官兵移驻鄂隆布拉克台，保安商民，搜捕盗匪。”允之。

二十六年，拳匪事起，边戍戒严，参赞大臣瑞洵檄是部信勇公策林多尔济、总管三保、额鲁特总管喇嘛札布、明阿特总管达什哲克博举办团防，保护俄商货物，用弭边衅。二十九年闰五月，一再请奖。奏入，予策林多尔济贝子衔，三保等均二品顶戴。三十一年五月，瑞洵奏：“科布多所辖扎哈沁应用之五台，尤为大雪封坝。

复赴阿尔泰必由之路，信使络绎，地当其冲。扎哈沁共二旗，最为瘠苦，公一旗户口甚稀。帮办大臣英秀由哈巴河回科布多，臣赴新疆督办收抚，信勇公策林多尔济调集乌拉，奔走恐后，保其子台吉棍布瓦齐尔，请赏二品顶戴。”允之。宣统三年，参赞大臣溥奏赈扎哈沁灾，公旗贫民三百五十六丁口，总管旗贫民一千有一十一丁口，将赏银五千两分别重轻散放。下所司。

额鲁特、明阿特亦与是部同隶科布多。额鲁特本台吉达木拜属。达木拜有罪削爵，以其众属科布多，游牧在新和硕特之西。明阿特本出乌梁海，复为扎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左旗之属，乾隆三十年撤出。设一旗属科布多，游牧在阿尔泰乌梁海之西。乾隆五十七年，设额鲁特、明阿特总管各一，参领以下有差。同治十年，以防守科城及供大兵西进劳，额鲁特、明阿特总管与扎哈沁信勇公及总管均予奖。两旗皆无扎萨克，论者谓此蒙部之同於郡县者也。

旧土尔扈特，始祖元臣翁罕，姓不著。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子四，长珠勒扎幹鄂尔勒克，生子一，曰和鄂尔勒克，居於雅尔之额什尔努拉地。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宗地，各统所部不相属。准噶尔部酋巴图尔珲台吉者，游牧阿尔台，恃其强，欲役属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挈族走俄罗斯，牧额济勒河，俄罗斯因称为己属。

顺治十二、三、四年，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伊勒登诺颜、罗卜藏诺颜相继遣使奉表贡。书库尔岱青子朋苏克，朋苏克子阿玉奇，世为土尔扈特部长，至阿玉奇始自称汗。康熙中，表贡不绝。五十一年，复遣使假道俄罗斯贡方物。上嘉其诚，且欲悉所部疆域，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赉敕往，历三载乃还，附表奏谢。自是时因俄罗斯请於中朝，遣所部人赴藏熬茶。乾隆二十一年，所部使吹扎布等入觐，称奉其汗惇罗布喇什令，假道俄罗斯，三载方至，请赴唐古忒谒达赖喇嘛，遣官护往。二十二年，自唐古忒还，颁惇罗布喇什币物。

二十三年，伊犁平，有附牧伊犁之土尔扈特族台吉舍棱等奔额济勒河。既而惇罗布喇什卒，子渥巴锡嗣为汗。三十五年，舍棱诱渥巴锡携所部之土尔扈特、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人众於十月越俄罗斯之坑格图喇纳卡伦而南，俄罗斯遣兵追之不及。渥巴锡既入国境，由巴尔噶什淖尔而进，至克齐克玉子地方，与哈萨克台吉额勒里纳拉里之众相持。伊犁将军令哈萨克毋许土尔扈特越游牧而行，渥巴锡遂向沙喇伯可而进，布鲁特群起劫之。渥巴锡走沙喇伯可之北戈壁，无水草，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三十万，牲畜十存三四。三十六年，至他木哈地方，近内地卡伦，布鲁特始敛兵退。将军伊勒因遣侍卫普济问来意，渥巴锡与其台吉、喇嘛计议数日始定，以投诚为词，献其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宣窑磁器等物。先是上闻渥巴锡之来，命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往伊犁经纪其事。至是因受其降，存七万馀众，赈以米、麦、牛、羊、茶、布、棉裘之属，用帑二十万两。

三十六年九月，渥巴锡等入觐热河，封渥巴锡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渥巴锡从子额墨根乌巴什固山巴雅尔图贝子，拜济瑚辅国公，从弟伯尔哈什哈一等台吉，均授扎萨克，各编一旗。四十七年，均予世袭罔替。

初分所部为四路，南路凡四旗，曰扎萨克卓理克图汗旗，曰中旗，曰右旗，曰左旗。三十七年，赐牧斋尔。三十八年，徙牧珠勒都斯，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与北路三旗、东路二旗、西路一旗统受节制於伊犁将军。

嘉庆四年，高宗大行，旧土尔扈特汗霍绍齐之母请纳俸讽经，不许。道光六年，回匪张格尔扰喀什噶尔等城，徵是路土尔扈特及和硕特蒙兵赴阿克苏一带助剿。十月，击退犯浑巴什河之贼，赉贝子巴尔达拉什、台吉乌图那逊等及兵丁等缎疋、翎顶、银两有差。自是回疆有事，皆徵其兵。十年十一月，以贝子巴尔丹拉什率兵援喀、英等城，卒于军，命其子蒙库那逊晋袭贝勒。十八年六月，以是部南路盟长福晋喇什丕勒指修喀喇沙尔城垣，予奖。二十一年六月，又献伊拉里克水源，却之。

二十七年，布鲁特扰喀什噶尔等城，亦徵是路蒙兵防剿，事定撤回。

同治三年，回匪变乱，库车失陷，徵是路兵剿之，不利，退守游牧。是年，喀喇沙尔等城均失陷，是路部落屡与回匪接战，被蹂躏离散。六年十二月，盟长布雅库勒哲依图请赴京，允之，命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等设法安插其部落游牧。七年三月，布雅库勒哲依图请率属剿回逆，上嘉之，命赴布伦托海候李云麟酌办，并饬户部筹拨历年俸银俸缎，李云麟接济所属游牧人众。六月，以旧土尔扈特蒙兵接仗失利，移至大小珠勒都斯，催布雅库勒哲依图赴布伦托海，命明瑶等接济照料。十一月，麟兴奏布雅库勒哲依图困苦情形，下所司议。八年三月，赉旧土尔扈特汗布雅库勒哲依图、贝勒固噜扎布、辅国公曼吉多尔济等旗银二万两。六月，命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安插旧土尔扈特汗布雅库勒哲依图及随带官兵。

光绪元年，布雅库勒哲依图卒，以福晋恩克巴图署盟长。二年八月，拨部库银予恩克巴图抚绥人众，择地安插。三年，刘锦棠等军复喀喇沙尔。四年十二月，伊犁将军金顺奏土尔扈特南部落人众，自逆回构乱以来，逃散伊犁空吉斯及西湖等处，署盟长派员前往收集，约计一万馀人，现已移回珠勒都斯游牧。谕以其部人众困苦，赏银四万恤之，由左宗棠发给。八年，是部难民由伊犁续归三百三十馀丁口，旧有府第，兵燹之后，尚未修复，大小水渠，年久垫淤。钦差大臣刘锦棠奏：“恩克巴图请赈恤，并筹借银两。权为筹拨银一万两，作为渠工宅第经费。喀喇沙尔善后局员照章给赈，通融接济牛种，待赈丁口粮，俾资耕作。请分别核销及作正开销。”

允之。九年，设新疆喀喇沙尔直隶抚民同知兼理事衔，兼管土尔扈特游牧事宜。

十三年，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土尔扈特等蒙众向隶办事领队管辖者，应改归地方官管辖。恐各蒙民未能户晓，请饬理籓院申明新设定制，转行各蒙部。”下所司知之。

二十二年三月，甘肃回匪西窜出关，伊犁将军长庚电奏贼窥珠勒都斯，檄南部落署盟长福晋色里特博勒噶丹等拣选有枪马之蒙兵五百名，由贝勒恭噶那木扎勒统之，分派参领奔津等各带官兵驻哈布齐沿山口及哈哈尔达巴罕、达兰达巴罕等处，扼珠勒都斯之东，逼喀喇沙尔、库尔勒要隘。八月，事定，撤归。

新疆置省后，旧土尔扈特诸部仍隶伊犁将军，俸银俸缎均由伊犁发给。蒙古惟旧土尔扈特等部之在新疆者，汗、王、公、扎萨克等卒，袭子不及岁，以前皆由已殁汗、王、公等之妻或母署印。有盐，有矿，地兼耕牧。佐领共五十四。

北路凡三旗，盟曰乌讷恩素珠克图，在塔尔巴哈台城东，当金山之西南霍博克萨里，东噶扎尔巴什诺尔，南戈壁，西察汉鄂博，北额尔齐斯河。渥巴锡族子策伯克多尔济等，乾隆三十六年，从渥巴锡来归，献金削刀及色尔克斯马。三十七年，入觐，封策伯克多尔济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授其弟奇哩布扎萨克一等台吉，辖右翼，赐牧霍博克萨里，为旧土尔扈特北路，以策伯克多尔济领之，授盟长。四十年，授奇哩布弟阿克萨哈勒扎萨克一等台吉，辖左翼。四十三年，策伯克多尔济卒，奇哩布袭，销右翼印。五十年，授策伯克多尔济之子公品级一等台吉恭格车棱扎萨克，诏辖其父属众，别铸右翼扎萨克印赐之。五十七年，封辅国公。道光二年，卒。

子多尔济那木扎勒降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

同治四年，塔城回变，亲王策林拉布坦以调兵迟延，为参赞大臣锡霖劾革其爵，以捐输复之。九年，奎昌等立塔尔巴哈台新界鄂博，奏饬亲王策林拉布坦、图普伸克什克、扎萨克喇扎尔巴达尔随时留意侦察，旧界亦有割弃。十二年十月，回匪窜扰是部萨巴尔山地方，劫掠牲畜衣物，乌素图等三台逃散。十二月，参赞大臣英廉奏匪已远窜，饬策林拉布坦等妥为安插被难蒙民，一面将原设七台照旧安设。寻论设台站之劳，予黄缰。

宣统元年，以阿尔泰乌梁海复在是部萨里山阴度冬，提每年租马十成之一给是部三旗作水草之租。是部金矿颇著名，地杂耕牧。有佐领十四。

东路凡二旗，跨济尔哈朗河。东奎屯河，接甘肃绥来，南南山，西库尔喀喇乌苏，北戈壁。渥巴锡族弟巴木巴尔等从渥巴锡来归。乾隆三十七年，入觐热河，封扎萨克多罗毕锡埒勒图郡王，弟奇布腾固山依特格勒贝子，盟名亦曰乌讷恩素珠克图。初隶库尔喀喇乌苏大臣，统仑，统受伊犁将军节制。同治末，俄人以北路旧土尔扈特取所属哈萨克马驼，执是部贝子普尔普噶丹为质，寻释之。光绪初，给抚恤银一万两。十一年，设库尔喀喇乌苏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民、蒙交涉事件。清末，袭郡王者帕勒塔尝请出洋，又入贵胄学堂，以本旗事为伊犁将军广福劾，议处。是部共有佐领七。

西路一旗，当天山之北精河东岸。东精河屯田，南哈什山阴，西托霍木图台，北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渥巴锡族叔父默们图从渥巴锡来归。乾隆三十七年，入觐热河，封扎萨克济尔噶朗贝勒，赐牧精河，受伊犁将军节制。咸丰十年，贝勒鄂齐尔以捐饷予双眼花翎。光绪初，以被扰，予抚恤银一万两。十三年，设精河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民、蒙交涉事。有佐领四。

新土尔扈特，在科布多西南，当金山南乌隆古河之东。东新和硕特，南胡图斯山，西与北均阿尔泰乌梁海，东南扎哈沁。

土尔扈特翁罕十四世孙舍棱率诸昆弟附牧伊犁，为准噶尔属台吉。大军征准噶尔，获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以叛相次诛灭，舍棱独抗不降，窜匿库库乌苏、喀喇塔拉境。乾隆二十三年，诏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剿之。舍棱奔俄罗斯，我军追及之於勒布什河源，舍棱乃诡约降，计戕我副都统唐喀禄，驰逾喀喇玛岭，归额济勒土尔扈特游牧。三十六年，复诱其汗渥巴锡来踞伊犁，抵他木哈，知内备固，计无所出，不得已，随渥巴锡归顺。诏宥舍棱罪。三十七年，与从子沙喇扣肯入觐热河，封舍棱多罗弼里克图郡王，沙喇扣肯乌察喇勒图贝子，均授扎萨克。舍棱所部曰左翼旗，沙喇扣肯曰右翼旗，定盟名曰青色特启勒图，舍棱充盟长，沙喇扣肯副之。

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隶科布多参赞大臣。

道光六年，回疆军兴，是部输马驼助军。咸丰三年，是部王、贝子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卻之。

同治三年，徵是部兵援古城等城，以散溃，撤之。六年，於是部之布伦托海地方设办事大臣，以李云麟为之。七年五月，布伦托海兵民溃变，李云麟走青格里河。

谕福济、锡纶前往查办明瑶、棍噶扎拉参，晓谕解散。七月，布伦托海变民窜乌龙古河。九月，以棍噶扎拉参挑噶尔为喇嘛成军，谕福济等督率进剿布伦托海变民，拨部库银十万两解科布多，为布伦托海剿匪及赈济难民之用。调福济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十月，以守科布多城出力，予是部郡王凌扎栋鲁布亲王衔。十二月，以是部仍属科布多管辖。八年二月，以哈萨克围杀布伦托海变民，命是部郡王凌扎栋鲁布进剿。四月，福济迁乌里雅苏台将军，文硕代之。七月，布伦托海变民伤俄国卡兵，棍噶扎拉参营于克林河，谕福济等疾筹进剿，饬知遵行。是月棍噶扎拉参剿变民于和博克托里，胜之。八月，棍噶扎拉参复布伦托海，变民降，收抚之，贼首张匊等伏诛。谕福济等筹给布伦托海难民口食。九月，命塔城额鲁特暂安旧居，阿尔泰山俗众居青格里河。十月，徙布伦托海人众于阿尔泰山，予布伦托海在防之索伦及绿营官兵银两。十一月，裁新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撤回旗、绿官兵，命索伦、额鲁特领队大臣及棍噶扎拉参应办事宜统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经理，改派奎昌办布伦托海与俄分界事宜。

十二年九月，肃州回匪窜是部贝子旗布拉噶河一带，科布多参赞大臣托伦布等调回驻察罕淖尔之黑龙江马队暨蒙古马队，分赴布拉噶河防剿。十一月，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奏：“七月十六日，率所募民勇自阿尔泰山南移营乌龙古河南岸，闻东路布尔根河一带有警，科布多属之扎哈沁及和硕特、土尔扈特边界皆被扰，阿尔泰附近之乌梁海台站逃散，匪由和硕特、土尔扈特等喇嘛营子西窜至青格里河。”

十二月，锡纶奏：“回匪扰及乌梁海部落，臣带民勇民团追匪至噶扎尔巴尔淖尔，匪已由萨勒布尔山南窜沙山子，即由山北取道布凌河，疾驰至霍博克河上游之库克辛仓，探得匪在河下游之科科墨顿林木中扎营五座，於夜分潜师进薄贼垒，击溃贼三营，又取后一营，匪众败遁，寻由阿雅尔淖尔窜绥来县之大小拐，回玛那斯。”

科布多帮办大臣保英奏：“十月十九日，亲率马队由吉庆淖尔西行，二十七日抵土尔扈特之青格里河。贼窜布伦托海，经锡纶进剿，斩获甚多。匪已西窜，臣将官兵驻青格里河，檄饬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扎哈沁速将军台移回原处安设。”

其后乌鲁木齐、玛纳斯诸城克复，是部始息警。

光绪九年，划科城中、俄界帮办大臣额尔庆额安插归中国之哈萨克，以奎峒山左右暨哈巴河源诸山为夏季游牧，以阿拉别克河东暨果里子克河、哈巴河、阿拉克台为冬季游牧。实皆是部地。二十九年，瑞洵奏创修布伦托海渠工，开办屯田，给土尔扈王旗、贝子旗借用驼只帮价银，饬扎哈沁、土尔扈特、乌梁海左右翼择水草较好地，从扎哈沁沙扎盖台起，至布伦托海止，安设十三台。二十九年闰五月，录科布多所属各旗保护俄商遗弃货物有裨大局之劳，予土尔扈特正盟长扎萨克郡王密锡克栋古鲁布紫缰，副盟长扎萨克贝子玛克苏尔扎布双眼花翎。三十二年十二月，划科布多、阿尔泰分辖之界，以是部二旗及新和硕特一旗、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均隶阿尔泰。

是部地兼耕牧，有金矿。布尔津河通轮船。共有佐领三。

近是部者，有哈弼察克新和硕特。乾隆三十六年，和硕特台吉巴雅尔拉瑚族蒙衮率属来归，原附新土尔扈特贝子沙喇扣肯之旗。诏予一等台吉，给半佐领，令其附居。五十七年，移杜尔伯特近处哈密察克游牧。嘉庆元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奏蒙衮妻察彦率子布彦克什克诣言生齿日繁，求给扎萨克印，不食俸。道光六年，回疆军兴，后至咸丰初，是部皆偕杜尔伯特诸部捐马驼、捐饷助军。同治末，回匪北窜，是部与新土尔扈特同被扰。署伊犁将军荣全以商论伊犁事，自科布多西行，是部设台供支。光绪二十九年，录庚子举办防团保护俄货之劳，予扎萨克台吉布彦克什克镇国公衔。三十三年正月，卒，以子达木鼎第得恩袭。初有出缺请旨之例，实亦世袭。牧地东扎哈沁，南与西皆新土尔扈特，北阿尔泰乌梁海。有佐领一。

和硕特部，在新疆焉耆府北。东乌沙克塔尔，南开都河，西小珠勒都斯，北察罕通格山。旧为四卫拉特之一，系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有博贝密尔咱者，始称汗。子哈尼诺颜洪果尔嗣之，有子六，牧青海、西套、伊犁诸境。详青海厄鲁特部传。其第三子昆都伦乌巴什，第四子图鲁拜琥，裔蕃衍。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其裔或称青海厄鲁特，设扎萨克二十有一；或称阿拉善厄鲁特，设扎萨克一；或隶察哈尔旗，设爵三，皆不著。和硕特部昆都伦乌巴什，号都尔格齐诺颜，子十六：长迈玛达赖乌巴什，次乌巴什珲台吉，次多尔济，次额尔克岱青鄂克绰特布，次第巴卓哩克图，次噶布楚诺颜，次蒙固，次青巴图尔，次伊纳克巴图尔，次伊勒察克，次赛巴克，次哈喇库济，次罗卜藏达什，次塔尔巴，次色棱，次朋素克。今和硕特设扎萨克四，皆多尔济及额尔克岱青鄂克绰特布裔。

崇德七年，昆都伦乌巴什遣索诺木从达赖喇嘛使贡驼马，赐布币及朝鲜贡物。

顺治八年，贡所产马及黑狐皮。九年，复贡驼马。嗣数遣使至。康熙十六年，迈玛达赖乌巴什子丹津珲台吉遣达尔汉宰桑入贡。二十一年，复遣杭勒岱等至，诸昆弟遣使从，凡百馀人。二十四年，定四卫拉特贡例，使入关以二百人为额，谕所部知之。详杜尔伯特部传。

时准噶尔稍强，和硕特族惧其威，咸奉令。后噶尔丹乱定，顾实汗诸子姓游牧青海者咸内附。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偪和硕特族与同处，表请青海复旧业如噶尔丹时，将阴谋为己属。上烛其奸，谕责之，令遣和硕特归旧牧，勿私据，不从。

有罗卜藏车凌者，多尔济曾孙也，策妄阿喇布坦以女妻之。雍正八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屯科布多，将击准噶尔。或告曰：“噶尔丹策凌以兵万授罗卜藏车凌，遣御哈萨克，设汛阿里马图沙拉伯勒境。罗卜藏车凌弃之，率户三千馀由噶斯走青海，将内附。噶尔丹策凌遣宰桑乌喇特巴哈曼集等追之，为所败。复遣喀喇沁宰桑都噶尔往袭，不之及也。”傅尔丹以闻，诏副都统达鼐：“侦防噶斯路。俟罗卜藏车凌降，遣入觐，以兵监从众，置内汛，勿堕诡降计。”久之，罗卜藏车凌不至。

乾隆二十年，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有善披岭集赛之得木齐苏克都尔格齐霍什哈及古里特鄂拓克之得木齐和通喀喇博罗莽鼐、伊什克特咱玛博勒等，告旧为罗卜藏车凌属，献籍六百馀户。罗卜藏车凌子曰诺尔布敦多克，游牧额琳哈毕尔噶，遣长子鄂齐尔驰降。定北将军班第遣招其族，台吉三济特闻之，献籍三百户。

丹津珲台吉子曰阿喇布坦，有子二：长噶尔丹敦多布，生沙克都尔曼济；次敦多布车凌，生明噶特。达瓦齐善沙克都尔曼济，倚任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尔与达瓦齐构兵，沙克都尔曼济击之，歼其孥。班第等至，达瓦齐窜格登，沙克都尔曼济乃降。有班珠尔者，顾实汗裔也，与辉特阿睦尔撒纳异父同母，阴比之。

前避达瓦齐乱来归，授多罗郡王。诏俟厄鲁特定，将以为和硕特汗。时从大军抵伊犁，私夺诺尔布敦多克、沙克都尔曼济诸台吉属产。班第禁之，乃稍戢。寻定入觐次，以沙克都尔曼济及班珠尔列初班，三济特、鄂齐尔次之。阿睦尔撒纳阻其行，诡称沙克都尔曼济将叛迎达瓦齐，请以班珠尔屯特穆尔图诺尔护降众，班第斥词妄。

班珠尔诡入觐，赴塔密尔牧，取阿睦尔撒纳孥，谋偕遁，参赞大臣阿兰泰擒之。沙克都尔曼济入觐避暑山庄，上御澹泊敬诚殿受朝，诏封和硕特汗，授盟长，谕董所属勤养教，图生聚。三济特、鄂齐尔继至，诏授三济特扎萨克一等台吉，鄂齐尔閒散一等台吉，遣归牧。

定西将军策楞将以大兵剿阿睦尔撒纳，诏沙克都尔曼济往会，甫就道，谍者以阿睦尔撒纳据伊犁告。谕遣亲信宰桑驰谕所部备兵，勿为逆煽，而以身从大军击贼。

班珠尔械至禁狱所，请遗三济特、鄂齐尔书，令和硕特众分剿阿逆。三济特既得书，言诺尔布敦多克、沙克都尔曼济皆邻牧，且族台吉玛尼巴图、巴苏泰、玛赉乌巴什、弩库特图鲁孟克、阿穆尔弩斯海、萨望等皆无异志，当以书遗之。鄂齐尔称原归告父共剿逆。而我副将军萨拉尔集伊犁宰桑等定议，约诺尔布敦多克及沙克都尔曼济子图扪以兵至博啰塔拉、布尔哈苏台、闼勒奇岭剿阿睦尔撒纳。诺尔布敦多克、图扪各遣使至巴里坤告故，诺尔布敦多克表曰：“臣父罗卜藏车凌，前噶尔丹策凌时谋内附，不获间。大军征达瓦齐，臣族班珠尔倚阿睦尔撒纳夺臣属，臣原奋志剿贼。”

上嘉其诚，诏封公爵，以班珠尔所夺给之。班珠尔寻伏诛。

二十一年，诺尔布敦多克来归。萨拉尔等既定谋，阿睦尔撒纳侦知之，先备。

诺尔布敦多克以兵击诸伊犁之诺罗斯哈济拜甡，不胜，偕萨拉尔间道行，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时沙克都尔曼济抵策楞军，诏令遗书其子图扪，以兵护牧。书未达，明噶特附阿睦尔撒纳叛，胁所部众。图扪不之从，挈戚属抵珠勒都斯，请内徙，上悯之，诏封多罗贝勒，赐银千两，赏双眼孔雀翎，谕由额琳哈毕尔噶往会沙克都尔曼济。有图什墨勒厄尔哲者，从大军剿阿睦尔撒纳，中道强取诺尔布敦多克属，诏责之，察所取以归。

诺尔布敦多克及子鄂齐尔寻相继卒，诏以鄂齐尔弟博尔和津袭公爵，谕曰：“诺尔布敦多克旧牧与哈萨克接壤，恐或掠之。若欲徙归额琳哈毕尔噶，惟其便。”

沙克都尔曼济携子图扪及博尔和津等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乞屯牧近地。副都统雅尔哈善以闻，谕曰：“沙克都尔曼济以旧牧乏生计，跋涉远至，殊堪悯恻。准噶尔频年不靖，诸部生计维艰。然使台吉等各收其属，安处游牧，以耕畜为业，善自谋生，不数年间，可复旧业。今沙克都尔曼济等虽暂处巴里坤，究非故土，难以久处。

又喀尔喀附近之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等，俱将遣归旧牧，且谕令各安生业，严戢盗贼。沙克都尔曼济等自宜仍归旧牧，但甫从远道至，遽令之归，不免困顿，可令暂处巴里坤附近地，赏给粮米如户口数。”复遣使谕沙克都尔曼济及绰啰斯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曰：“尔等自入觐归牧后，遵朕谕旨，约束所属，守分安居，已逾一载，甚劳远念。今特遣官存问，并令赍赐食物佩饰，以示优眷。逆贼阿睦尔撒纳现窜匿哈萨克，苟延残喘。朕遣官兵征剿经年，时届寒冬，暂行撤还。

第逆贼狡诈百出，傥遣人赴尔等游牧，诡计煽惑，尔等即行擒献。至沙克都尔曼济奏请游牧巴里坤附近地，已谕酌赐口粮，俟明春复赏给耔种，耕耨廋集额卜齐布拉克地，秋收后遣归旧牧。尔等其善自谋生，永享升平之福。”沙克都尔曼济寻献所部盗马者请论罪，谕曰：“厄鲁特劫夺成风，不可不严加惩创。尔等擒获窃贼，解送内地，甚属恭顺。嗣后可自治之。”复以博尔和津幼不更事，谕沙克都尔曼济留心护视，并令其族摩罗及宰桑新登等暂理牧务。

既而诸卫拉特复不靖，巴雅尔诡称沙克都尔曼济掠所部牧，将以兵袭巴里坤。

噶尔藏多尔济及兄子扎纳噶尔布叛扰边境，有普尔普者，以其主沙克都尔曼济私通扎纳噶尔布告，诏雅尔哈善察之。时沙克都尔曼济设汛哨内防御，遣谍赴巴里坤侦大军状，子图扪死，不以告。雅尔哈善召之，称病不至，疑果叛，宵抵其营歼之，斩众四千馀，察获博尔和津。奏请安置地，诏徙京师，停袭公爵。沙克都尔曼济弟桑济窜徙额尔齐斯境，掠奉使杜尔伯特之侍卫佛保驼马，佛保奋击之，乃逸。杜尔伯特汗车凌遣亲王车凌乌巴什等追剿，桑济走死，和硕特叛党始靖。

而其族多尔济之裔恭格等，有偕土尔扈特部游牧俄罗斯之额济勒河境者，三十六年，从土尔扈特汗渥巴锡自俄罗斯来归。寻入觐，诏封恭格为土谢图贝勒，族叔父雅兰阿穆尔聆贵为贝子，授族弟诺海及巴雅尔拉瑚一等台吉，均为扎萨克，各编一旗，赐盟名曰巴图色特启勒图，馀悉如土尔扈特例。三十七年，赐牧珠勒都斯。

四十年，设正副盟长各一。嘉庆二年，恭格从子博腾特克卒，无嗣。十一月，以所管佐领分给贝子鄂齐尔二，扎萨克台吉齐业齐三，乌尔图那逊一，除其爵。

道光六年，回疆军兴，徵是部兵协剿。败回匪于阿克苏之浑巴什河，予缎疋、银两及翎顶各有差。自是回疆有事，皆偕土尔扈特兵应徵调，统隶於伊犁将军。

同治三年，回乱，是部被蹂躏，户口散失大半，中路左旗扎萨克台吉喇什德勒克率馀众避居博尔图山中，竭力保守。光绪三年，刘锦棠收复托克逊，喇什德勒克谒刘锦棠。八月，进兵，以后随同官军驰驱，於地势险夷，贼情虚实，水道深浅，具陈实状。师逾开都河，遂迁其部於河东。钦差大臣左宗棠请奖，疏入，予花翎。

先是中旗贝子多尔那齐那木札勒、右旗扎萨克洞鲁布旺扎勒皆避出，至是始归所牧。

是部佐领尚呈左宗棠，请以其两旗人众隶喇什德勒克。事寻寝。八年，设喀喇沙尔直隶同知兼理事衔，釐是部蒙、民交涉事。二十二年，甘肃回匪窜出关，伊犁将军长庚檄是部贝子棍布扎普派扎萨克台吉贡噶那木扎勒统兵驻都木达塔什哈地方，扼博斯腾淖尔通罗布淖尔之径，事定，撤归。

其地出产同旧土尔扈特南部落。佐领共十一。

## 列传三百十一 籓部七

○唐努乌梁海 阿尔泰乌梁海 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唐努乌梁海，在乌里雅苏台之北，东南土谢图汗部，南赛音诺颜部，西阿尔泰乌梁海，西南扎萨克图汗部，北俄罗斯。有总管五：曰唐努，曰萨拉吉克，曰托锦，曰库布苏库勒诺尔，曰奇木奇克河。

康熙五十四年，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辅国公博贝随大军赴推河防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言：“准噶尔不靖，恃乌梁海障之。乞往招，若抗即以兵取。扎萨克台吉济纳弥达阿里雅及根敦罗卜藏克兵俱习战，请与同往。”上韪其议，从之。九月，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率属降。先是和罗尔迈居吹河，尝以越界射猎为博贝缚献，上宥其罪，谕还巢。至是将遣子瑚洛处纳请降。博贝至，因迁其游牧赴特斯。冬，和罗尔迈遁，博贝追至呼尔罕什巴尔，执之。五十九年，博贝擒乌梁海逃众，晋贝勒。

时从征西将军祁里德军。六十年六月，议政王大臣议覆祁里德，新收乌梁海二千五百三十名，应送至巴颜诺尔克地方居住，令车臣汗等旗分派兵三百名，并派台吉协同驻扎防守。雍正二年，谕曰：“朕询贝勒博贝，管辖乌梁海何以资生。据奏在将军祁里德处借饷一万八千馀两，买牲分给，各得产业，今胜於昔。所有借项，自以贝勒俸逐年扣抵。朕思乌梁海俱朕之百姓，岂有朕之百姓而借饷於朕之理？所借银两，不必扣还。谕祁里德知之。”三年，乌梁海和罗尔迈复遁，由阿哩克窜准噶尔界，博贝遣子额璘沁由托济邀擒，而自赴克木克木齐克缉叛党，诛之。

初额鲁特与喀尔喀构兵时，错处科布多、乌兰固木。噶尔丹既灭，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泰，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等处，皆博贝及来归之额鲁特贝凌旺布所属乌梁海游牧。四年，策旺阿拉布坦言克木克木齐克旧隶准噶尔，乞还，上不许，虑伺间略乌梁海，诏博贝率所部兵千，随前锋统领定寿驻唐努山阳特斯地方防护之。寻谕理籓院曰：“朕详思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皆博贝所属，和罗尔迈既已就擒，交博贝抚恤，居之公所。但念此等人向在喀尔喀边外林木中射猎为生，与准噶尔所属乌梁海接壤，又与俄罗斯连界。宜令博贝等同大臣前往晓谕，令自为预备，以防不虞。”三月，命大臣一员带布帛茶叶赏克木克木齐克地方乌梁海，并令拣老成服众之人作为首领。

五年，额驸策凌等与俄罗斯订约，自恰克图、鄂尔辉图两间为界，所立之鄂博，迤西至肯哲冯达霍呢音岭、克木克木齐克之博木、沙弼纳岭。循此山梁，由正中分中划界，其两边各取五貂之乌梁海，仍令照旧各归其主，彼此各徵一貂之乌梁海。

自定界之日，将各取一貂之处停止。

乾隆十六年，以和托辉特扎萨克贝勒青衮咱卜纵所属人私出汛界与准噶尔回众贸易，致潜居乌梁海，夺贝勒，诏额璘沁袭其爵，定乌梁海出入汛界例。二十一年，青衮咱卜胁乌梁海叛，大兵至，皆弃去。二十五年，铸唐努乌梁海总管印给之。嘉庆二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额乐春以需索乌梁海夺职治罪。道光三年，定禁乌梁海与商民贸易例，以山西民人私向乌梁海买取羊只涉讼。二十四年六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桂轮劾总管垂敦扎布需索无厌，夺职。咸丰年，奏唐努乌梁海界址。

十年，与俄国定界约，是部之沙宾达巴哈实为西疆划界之第一地段。同治三年十一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等奏：“唐努乌梁海游牧内，俄使前开议单，载唐努鄂拉达巴哈即系唐努山岭，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亦据该使呈绘图志，有顺萨彦山岭至奎屯鄂博所有界限地名。我国旧存图内虽无其地名，然据该使所指方向，续经库伦办事大臣文盛送雍正五年已定交界图志，名目虽殊，界限大致相似。唐努乌梁海游牧虽有被俄人包去之嫌，与西二盟游牧无碍。明年立界时，俟与麟兴、车林敦多布等妥商办理。”四年八月，麟兴等奏：“据委员岳嵩武禀报，与唐努乌梁海总管凡齐尔驰赴博果素克大坝履勘起，沿站按图详查，行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核与俄国所画唐努鄂拉达巴哈边界相符。除萨彦山因无路径不能履勘，其唐努鄂拉达巴哈及边境应分之珠噜淖尔、塔斯启勒山、哈喇塔苏尔山、德布色克哈山数处，择拟立界处所，绘会勘图志呈阅。”时俄立界使臣以事不能至。九月，明谊等以军务紧急，请缓约俄使立界。 六年，俄人遂越界至总管迈达尔游牧内乌克果勒地方建屋种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始由库伦俄官行文令送之回国。

是年，廷旨促麟兴等建立西疆毗连俄境界牌鄂博。六月，专命荣全迅与俄官会立乌里雅苏台边卡界牌鄂博。八年五月，荣全与俄使穆鲁木策夫至是部西南之赛留格木山岭会立牌博，於是月二十六日起行，顺赛留格木岭至是部西南边境尽处之博果苏克坝，立第一界牌鄂博，科城立牌博於南，俄国立牌博於西。由此向东北约八十里，名塔斯启勒山，於山顶立第二牌博。又向东北约九十里，至珠噜淖尔，俄使言只就珠噜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雅坝止，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统至沙宾达巴哈，路既便捷，尤易行走。荣全以俄使所指之路俱系是部游牧内地，若照俄使所议，不惟与原图大不相符，且将是部游牧包去大半，向俄使反复开导，仍如原图，於珠噜淖尔东南之哈尔根山立第三牌博。顺淖尔北岸约二十馀里，至唐努山南察布齐雅坝，立第四牌博。沿唐努山南，向西过莫多图河、扎勒都伦河、乌尔图河、察罕扎克苏图河，顺哈喇塔苏尔海山，至沙克鲁河，转向东北约二百五十馀里，至库色尔坝，系是部西方边界，立第五牌博。向西北九十馀里，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过哈喇河偏西山下楚拉察水流之处，立第六牌博。向北又东，顺萨彦山过玛纳瑚河、蒙纳克河、浩拉什河，由喀喇淖尔至苏尔大坝，约一百五十里，立第七牌博。向北又东约三百六十馀里，山脉连贯，直至沙宾达巴哈，於旧牌博之东山顶上立第八牌博。照原图至赛留格木山博果苏克坝上，红线以左为中国地，红线以右为俄国地。

至六月二十二日竣事，而是部阿尔泰河、阿穆哈河区域皆入于俄。

光绪五年，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奇木齐克河总管报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属建盖行栈数处，及春季以来，有俄人或三五十人或八九十人不等，在奇木齐克河北一带中唐努山内刨挖金砂，例应禁止，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署使凯阳德转饬边官查禁。

七年五月，乌里雅苏台将军以俄人在萨尔鲁克地方居住，扎立木棚十处，附近挖过金砂大小凡一百馀处，照会俄驻库领事迅饬边界官严禁。

十四年四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称：“所辖唐努乌梁海属地边外自柏郭苏克西北至沙宾达巴罕，中国设立界牌，每年夏季派员会同查阅。其岭一东一南，至乌里雅苏台，即岭之左，归中国属，载在条约。乃俄人竟於沙宾达巴罕以东，霍呢章达巴罕以西，唐努所属尔里党、萨布塔尔、都不达果勒、车尔里克、荆格等河岸地方，前经查验过俄人挖金共四十五处，至今仍在萨布塔尔、车尔里克两处附近河岸开挖甚多。乌克、多伦两河地方，俄人明固赖等任意开垦地亩，长一千三百馀广尺，宽八百二十馀广尺。俄人雅固尔等於萨拉塔木、博木、额奇布拉克、多伦、乌克、车尔里克、托勒博、萨斯多克、密岗噜勒、扎库勒、哈达努额奇依斯克、木阿玛、阿克河口、吉尔噶琥河口、吉尔扎拉克等十五处建盖坚屋，南入我境至数百之多。本年派佐领荣昌等往乌梁海吉尔拉里克地方会俄官辩论挖金、盖房、种地各案，俄官一味支吾，执意不办，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逐件查覆。”旋由总理事务衙门覆奏：“请饬将军等详勘界限，研究根由，援据约章，与俄酋竭力辩论。倘彼坚执，或应知照驻俄使臣，严请外部妥筹办法，或即估给盖房之费，令从速迁徙，由将军等就近相机筹定，奏明办理。”十月，祥麟等奏覆派吉玉等由乌梁海印务处於六月自廕木噶拉泰起程，履勘车尔里克等处，往返两月有馀，已将俄人在境内挖金、盖房、种地三事详细查明，缮单入告。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将越界在唐努乌梁海挖金、盖房、种地之背约俄人迁回本国。

二十五年八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以奇木齐克河总管请给印奏入，命连顺察看情形，奏明办理。寻覆奏，以“奇木齐克河与唐努总管相隔实在千里之外，中间横亘赛音诺颜部之额鲁特扎萨克贝子达克丹多尔济所属乌梁海，遇有龃，文报不通，凡事转报总管，未能直达乌城。奇木齐克河实有二千一十三户，丁口已几万人。唐努总管每年勒派各情，亦所恆有。其他毗连俄界，交涉事多。既，十苏木连结恳求，是与唐努总管其心已离，两不相下，倘有事故，亦难收拾。若将数十年仰希朝廷之恩，一旦下颁，必能自固籓篱，为我屏蔽。况有东乌梁海请印在前，似难以不符体制为解，请仍赏给印信”。得旨，如所请。

二十六年，诏连顺等备边。时拳匪事起，中外人心惶惑。连顺檄唐努乌梁海总管棍布多尔济、萨拉吉克乌梁海总管巴勒锦呢玛、托锦乌梁海总管凌魁、库布苏库勒诺尔乌梁海总管克什克济尔噶勒、奇木齐克河乌梁海总管海都布调兵练团，严密举办。棍布多尔济等均能刻日成军。复筹帮军食，择要加兵防守，善待俄商，毋生边衅。二十八年十二月，连顺等再请奖叙，疏入，予克什克济尔噶勒二品顶戴，海都布二品花翎。是年，连顺以“乌梁海向风沐化几二百年，直与喀尔喀蒙古无异。

我国商民仍守旧规，不敢违禁潜往贸易。至俄商之在乌梁海贸易者，不计其数，建盖房屋，常年居住，每年收买鹿茸、狐、狼、水獭、猞猁猻、貂皮、灰鼠，为款甚钜，致乌梁海来乌城呈交贡皮时，竟至无货可以贸易。惟有变通办理，如在乌城贸易商民原赴乌梁海贸易者，准即报官前往，仍由将军衙门照章酌给六个月限票，并严饬守卡官兵认真稽查，不准挟带违禁之物”。允之。

宣统元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堃岫等以奇木齐克河总管海都布率奏本旗十苏木公拣海都布长子达鲁噶布音巴达尔琥办事勤能，众心倾服，请补总管，允之。

是部天和土腴，有灌溉之利，宜麦。有金、铜、石棉诸矿，林木亦富。达布逊山产石盐，是部全境及科布多北部皆资之。唐努、萨拉吉克、托锦三总管各有佐领四，库布苏库勒诺尔总管佐领二，奇木齐克河总管佐领十。萨拉吉克别名萨尔吉格，托锦别名陶吉，总管皆无印。库布苏库勒诺尔别名库苏古淖尔，奇木齐克河别名肯木次克，有印。此外扎萨克图汗部右翼右旗有五佐领：一在库苏古尔泊北，一在华克穆河东北，一在格德勒尔河西，一在谟什克河西，一在扎库尔河源。赛音诺颜部额鲁特贝子旗佐领十三，皆南依鄂尔噶汗山，西接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所属佐领三，西临华克穆河。

阿尔泰乌梁海，在科布多之西，东额鲁特，东南扎哈沁及布勒罕河新土尔扈特、哈弼察克新和硕特，南和博克萨里旧土尔扈特，东北杜尔伯特，北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分左右翼，左翼旗四，右翼旗三。

初属准噶尔。乾隆十八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等台吉达什朋素克随北路军营参赞大臣萨喇尔擒私入科布多汛之乌梁海人扎木图等。十九年正月，命萨喇尔等统兵征入卡之准噶尔属乌梁海。释北路军营诱捕之乌梁海禡木特等，令回部落。二月，准噶尔乌梁海库木来降。三月，命舒赫德赴卓克索地方会萨喇尔招抚乌梁海。寻以乌梁海徙牧额尔齐斯等地，令暂撤兵。是月，以收抚乌梁海，移北路军营於乌里雅苏台。七月，赛音诺颜贝子车木楚克扎布暨班第、萨喇尔等击乌梁海宰桑於察罕乌苏，降之。十月，班第、萨喇尔进兵降阿尔泰居住之准噶尔乌梁海宰桑禡木特及通禡木特，收户口千馀。复由阿尔泰赴索尔毕岭，进至布尔汉之察汉托辉额贝和硕地方，获宰桑库克新等。十一月，以收抚乌梁海，加和托辉特贝勒青衮咱卜郡王衔，编设乌梁海人户旗分佐领，谕授宰桑车根、赤伦、察达克总管，命库克新於额尔齐斯屯田。

二十年正月，察达克等兵至华额尔齐斯河收获包沁宰桑等。授察达克副都统，予乌梁海总管赤伦副都统衔，命招抚汗哈屯之乌梁海人众。免乌梁海等贡赋一年。

二月，编察达克、赤伦所属乌梁海为佐领七。三月，乌梁海宰桑都塔齐以指示投顺之人逃窜正法，命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台吉根敦等驻防海喇图、科布多等处，管乌梁海游牧，接收降人。四月，汗哈屯地方乌梁海归顺。五月，授归顺之乌梁海宰桑图布新为总管。十月，以乌梁海出牲畜接济哈达哈西进之军，嘉赉之。二十一年三月，以阿逆煽动乌梁海，哈萨克道梗。诏哈达哈剿乌梁海叛贼。有固尔班和卓者，奇尔吉斯宰桑，携千馀户潜赴乌梁海，赛音诺颜郡王车布登扎布及车登三丕勒邀擒之。六月，青衮咱卜叛，诱新旧乌梁海附己。大兵至，皆来效顺。十月，以新旧乌梁海等备兵请讨青衮咱卜，嘉赉之，授察达克内大臣。

二十二年二月，命察达克等防范准部叛贼达什车凌等逃入乌梁海。四月，以额鲁特叛贼车布登多尔济属人分给察达克等。论察达克等俘辉特贼人功，予其子侍卫赉图布慎、赤伦、洪郭尔等缎茶各有差。九月，命车布登扎布等防范阿逆等扰乌梁海。十月，以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内附，谕授官加赏，定察达克所属乌梁海每户岁纳二貂，给俸如内地官吏之半。十一月，命乌梁海、扎哈沁人等归还马驼。乌梁海博和勒复降，仍授总管。二十三年二月，归并乌梁海管辖人户编入之，允新旧乌梁海均于乌兰固木种地，於吹河、勒和硕等处游牧。寻命移科布多乌梁海徙就阿尔泰山阳。二十四年三月，仍命郡王车布登扎布总理乌梁海事。八月，乌梁海副都统莫尼扎布等招降鄂尔楚克人户，附入乌梁海大臣管辖，授官有差。是年，定阿尔泰山之南额尔齐斯为是部牧地。十二月，以哈萨克人掠乌梁海，谕察达克等防剿。二十五年四月，以收抚乌梁海原任总管阿喇逃散属人交察达克等兼管。乌梁海总管扎布罕疏脱贼犯，上以年幼宥之，命察达克派员协同办事。

二十六年七月，禁乌梁海私向哈萨克贸易。二十七年三月，允展乌梁海卡坐。

九月，严禁阿尔泰乌梁海窃取哈萨克马匹。十月，以前经内附续逃入俄罗斯之乌梁海库克新假我乌梁海名劫掠哈萨克，命察达克等领兵捕治之。十二月，铸乌梁海左、右翼总管印，分给察达克、图克慎，销原领阿尔泰乌梁海总管印。二十八年正月，库克新就擒，戮之，以招抚人户给察达克等分辖。三十八年十二月，以新土尔扈特郡王舍楞与是部散秩大臣乌尔图那逊为婚，谕乌梁海紧接俄罗斯，瑚图灵阿等嗣后详为留意。四十九年六月，给阿尔泰台站内大臣察达克辖乌梁海官兵协济银两。

道光十八年，以哈萨克潜阑入阿尔泰乌梁海，命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领蒙兵逐之。科布多参赞大臣毓书遣科布多主事职衔哈楚暹领兵逐入乌梁海之哈萨克依满等于乌里雅苏台。八月，追败之于沙拉布拉克。九月，又逐再入乌梁海之哈萨克，使过于库克伸阿林，予奖。十一月，车林多尔济奏前入乌梁海土尔扈特之哈萨克驱逐已净，获十馀人释之。十二月，予乌梁海副都统车伯克达什等花翎，以论驱逐潜入游牧哈萨克劳。十九年四月，哈萨克复入乌梁海，命车林多尔济复调兵逐之。八月，以阿尔泰乌梁海右翼散秩大臣达什济克巴调营未到，严议。予驱逐哈萨克妥速之阿尔泰左翼散秩大臣达尔玛阿扎拉头品顶戴，仍下部优叙。二十二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固庆奏：“达尔玛阿扎拉时常称疾偷安，不善抚驭。所任散秩大臣管乌梁海四旗事务烦，游牧辽阔，且与俄罗斯接壤，责任綦重，请令离任，以参领唐嘎禄署之。”

咸丰十年，与俄罗斯定西疆界约。同治三年八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等奏：“卡伦以内阿尔泰乌梁海境内奇林河等地方十七处，有哈萨克公阿吉属下之哈济克居住。当分界未终之际，未便一旦驱逐。倘分界后，万不得已必须内迁，宜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酌择地方安置。”十一月，俄人阑入是部库什业莫多及塔布图地方滋扰。明谊照会俄悉毕尔总督，先为查办来我边卡滋事官兵，俟明年两国立界大臣会同建立牌博后，再派兵驻守。四年，以伊、塔诸城回变，命设乌梁海台站，递送科城至塔城文报军饷。十二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劾广凤裁撤乌梁海台站，致文报军饷阻滞。谕广凤等议处，仍令复设。五年五月，塔尔巴哈台失守，领队大臣图库尔领额鲁特兵移至是部。

七年三月，命奎昌会同俄官建立科布多毗连俄境界牌鄂博。九月，奎昌等以俄使未到，奏俟明年会办立界。八年，奎昌与俄立界使臣巴布阔福勘明自科布多东北边界赛留格木山適中之布果素克达巴哈起，向西南顺赛留格木山至奎屯鄂拉，往西沿大阿尔泰山至海留图两河之山；转往南，顺是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转往东南，沿斋桑淖尔之边，循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尼图噶图勒幹卡伦，分为两国交界。

建牌博凡二十：首曰布果素克达巴哈，次曰杜尔伯特达巴哈，曰塔布图达巴哈，曰博勒齐尔，曰察幹布尔哈苏，曰乌兰达巴哈，曰巴哈那斯达巴哈，曰萨尔那开，曰巴尔哈斯达巴哈，曰拜巴尔塔达巴哈，曰库尔楚木，曰特勒克梯，曰固洛木拜，曰萨拉陶，曰萨勒钦车库，曰特勒斯爱哩克，曰鄂里雅布拉克，曰奇音克里什，曰察奇勒莫斯，末曰玛呢图噶图勒幹。自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三日竣事。十月，命棍噶扎拉参赴阿尔泰山收集徒众，妥办安插事宜，并免是部本年例贡貂皮。其后伊犁索伦营兵移至阿尔泰山，与塔城额鲁特兵皆由棍噶扎拉参暂统之。十年，署伊犁将军荣全奏，以由科布多属扎哈沁五台以西至霍博克萨里一、二千里，非就地设台，后路必断。令乌梁海章盖等於西翼设察罕通格、托克鄂博、德格图阿满三台，於东翼设多鲁图阿满、额尔奇赛罕、乌里雅斯三台。自是为科、塔两城孔道。十一年，调棍噶扎拉参所部索伦、额鲁特兵赴塔城。

十二年十一月，回匪窜新土尔扈特之布尔根河，扰是部境，台站官兵纷纷逃散。

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率所部民勇自阿尔泰山南移营乌龙古河南岸，追至霍博克河下游，击破之。匪窜绥来县北境，科布多参赞大臣保英等饬乌梁海速将军台移回原处安设。

光绪七年七月，以棍噶扎拉参在乌梁海达彦地方收抚哈萨克，擅杀头目柯伯史之子，谕锡纶饬棍噶扎拉参即回籍。八年，俄人议重划科、塔中俄之界，欲占哈巴河一带。科布多参赞大臣清泰等奏：“俄人数百名突至哈巴河。查新条约内，奎峒山即阿尔泰山。任其勘改，实有关碍。”八月，阿尔泰左翼散秩大臣等复呈清泰等以“前次界划乌梁海西北境侵占已多，此次若再占哈巴河，蒙民无地自容，誓死不能退让”。谕清安、额尔庆额会商金顺、升泰妥筹。九年，额尔庆额偕参赞大臣升泰先期驰赴塞上，察边塞冲要，辨山川主名。以弃哈巴河、奎峒山二要地乌梁海、哈萨克之众均无所依，与俄官抗争，相持兼旬，改以哈巴河以西阿拉喀别河为界，得展地百三十馀里，分道安设新界牌博。既竣事，额尔庆额又绕北山道大彦淖尔安插乌梁海两翼部落，以和里木图河、雅玛图、哟洛图、西里布拉克为夏季游牧，以罕达盖图河、塔里雅图、青格里河、乌龙古河为冬季游牧，而哈巴河仍由塔城置戍。

以金顺奏，谕阿尔泰山乌梁海属一带游牧地方，请饬棍噶扎拉参交回安插蒙民。十二年七月，以沙克都尔扎布等奏，复催棍噶扎拉参将徒众仍回塔城。十三年，谕刘锦棠等於新疆择安插棍噶扎拉参之地。十五年二月，刘锦棠奏移棍噶扎拉参徒众于库尔喀喇乌苏属之八英沟，让还科布多借地。承化寺就近所招徒众，听留居其寺哈巴河一带。塔城自借地以来，即已派兵驻守，未便委去，俾俄人得乘便南下，从之。

十八年六月，沙克都尔扎布、额尔庆额、魁福会勘，奏哈巴河借地暂难归还，以塔城两次分界后，蒙、哈不敷分住，请将借地展缓三年交割。乌梁海困苦，拟令塔城哈萨克酌给牲畜，并筹安插逃户，派兵驻守，允之。其后科城屡请收回哈巴河，塔城争之，迄未决。

二十六年，边防戒严，参赞大臣瑞洵檄乌梁海每旗挑兵二百名，半马牛步，驻防本旗。事定，撤之。以乌梁海各旗保护俄商货物，安全游牧，一再请奖。二十九年闰五月，予乌梁海左右翼散秩大臣额尔克、舒诺三音博勒克均头品顶戴，左翼总管倭齐尔扎布、桑敦扎布、右翼总管棍布扎布、瓦齐尔扎布均二品顶戴，左翼副都统察罕博勒克亦予奖。二十九年，塔城以哈巴城地交还科城。三十年五月，改设科布多办事大臣驻阿尔泰山，以锡恆为之，仍驻承化寺。三十二年七月，定阿尔泰练陆军马队一标、砲队一营，设哈巴河防营委员，及沙扎盖台至承化寺马拨十六处，每处设蒙古马兵五名，马十匹。开办承化寺、库克、呼布克木、哈巴河四处屯牧，建城署房屋，拨常年经费十三万两，开办经费三十一万两有奇。十二月，是部七旗划隶阿尔泰。三十四年四月，锡恆奏停办布伦托海上渠，下渠距水较近，拟再试种一年，克木奇官屯暂拨民办。宣统三年二月，署办事大臣延年奏开距承化寺七十里之红墩渠，安插农民。下部知之。

地兼耕牧，有矿，有盐。是部有佐领七，副都统暨左右翼散秩大臣均兼一旗总管。卡伦自再划界后，南起右翼散秩大臣旗之阿拉克别克，而北曰阿克塔斯，又东北曰克杂那阿斯，曰萨斯，曰呼吉尔图布拉克，曰乌松呼吉尔图，转东曰胡布苏，讫罗盖布，东北至左翼散秩大臣旗之霍洞淖尔止，凡八卡伦。山之著者：西吉克图山、荄拉图山、霍穆达山、哈喇温尔常山。水之著者：察罕西鲁河、萨格赛河、萨克布多河、青格里河、额尔齐斯河。

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在科布多之西北，东唐努乌梁海，南阿尔泰乌梁海，西与北均俄罗斯。

初属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九月，赛音诺颜扎萨克贝勒车木楚克札布招抚阿尔泰山乌梁海。有特勒伯克扎尔纳克者，阿尔泰淖尔之乌梁海宰桑，携属至。诏车木楚克扎布定贡赏例，宣示德意。十二月，授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宰桑特勒伯克等为总管。二十三年秋，乌梁海总管阿拉善、恩克等叛，车木楚克扎布剿阿拉善等，就擒。

恩兄窜哈屯河，冬，擒之。寻定是部为二旗，各设总管一，岁贡貉皮如例，隶科布多参赞大臣。道光中，查边之政渐弛，俄人始筑城於是部之吹河，我查边界鄂博者往往不至其地。

咸丰十年，定西疆界约，俄国画界清单遂将是部包去。同治六年七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等奏俄雅什达喇城衙门给阿尔泰淖尔两旗总管文，言阿尔泰淖尔、绰罗什拜、巴什库斯、吹河均系俄罗斯游牧。如有人言系中国游牧，拿送俄城。又俄人来绰罗什拜地方伐木，已饬总管察罕等善言开导，静候两国分界大臣将疆界议定换约，立界后，再按照所分界限遵行，此时不可伐木盖房，致滋事端。时俄国官兵执去我查阅哈屯河扎萨克扎那扎布及台吉差官、蒙古员兵等，阻我查边道路，称是部游牧为俄国地面，不许中国人往来。十月，阿尔泰淖尔总管莽泰等报俄官取莽泰旗下一百四十馀人及总管察罕旗下二百四十馀人手印。九月，明谊、锡霖、博勒果索与俄分界大臣照议单勘分西界，是部地遂非清有。初议迁是部诚心内附者於卡内，而总管莽泰等言两旗人丁祈全入卡内住牧。广凤等谕以“所被俄国分去地面旧住人丁，随地归为俄国，务令安居故土，各守旧业，立界后断不致仍前扰害”。随令莽岱等出卡回牧，并内徙之议亦辍。

是部有佐领四。

## 列传三百十二 籓部八

○西藏

西藏，禹贡雍州之域。汉为益州沈黎郡徼外白狼、乐土诸羌地。魏、隋为附国、女国及左封、昔卫、葛延、春桑、迷桑、北利、模徒、那鄂诸羌地。唐为吐蕃，始崇佛法。既而灭吐谷浑，尽臣羊同、党项诸羌，西邻大食，幅员万馀里。唐末衰弱，诸部分散。宋时朝贡不绝。

元世祖时，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仍置管民万户诸官抚辑之。以吐蕃僧帕克斯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嗣者数世。弟子号司空、国公，佩金玉印者甚众。

明洪武年，以摄帝师纳木嘉勒藏博为炽盛佛宝国师，给玉印。置乌斯藏指挥司及宣慰司、招讨司、万户诸官，多沿元旧，以元国公纳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领之。

寻改乌斯藏为行都指挥司，以班竹兒藏为乌斯藏都指挥使，自下皆令世袭。未几，改乌斯藏俺不罗卫为行都指挥司。永乐中，增置乌斯藏牛兒宋寨行都指挥司及必里、上工卩部二卫，复分封番僧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凡八王，比岁或间岁朝贡。宣德、成化间，又累加封号。

其地有僧号达赖喇嘛，居拉萨之布达拉庙，号前藏；有班禅喇嘛，居日喀则城之扎什伦布庙，号后藏；番俗崇奉又在诸番王之上。西藏喇嘛旧皆红教，至宗喀巴始创黄教，得道西藏噶勒丹寺。时红教本印度之习，娶妻生子，世袭法王，专指密咒，流极至以吞刀吐火炫俗，尽失戒定慧宗旨。黄教不得近女色，遗嘱二大弟子，世以呼毕勒罕转生，演大乘教。呼毕勒罕者，华言“化身”。达赖、班禅即所谓二大弟子，达赖译言“无上”，班禅译言“光显”。其俗谓死而不失其真，自知所往，其弟子辄迎而立之，常在轮回，本性不昧，故达赖、班禅易世互相为师。其教皆重见性度生，斥声闻小乘及幻术小乘。当明中叶，已远出红教上。

达赖第一辈曰罗伦嘉穆错，吐蕃赞普之裔，世为番王。二十岁至前藏，宗喀巴以为大弟子。年八十四。第二辈曰根登嘉木错，在后藏札朗转世，登布达拉、色拉、扎什伦布讲经之坐。年六十七。三辈曰锁南嘉木错，为达赖中最著名者。置第巴，代理兵刑赋税。弟子称呼图克图，分掌教化。时黄教尚未行於蒙古。元裔俺答兼并诸部，侵掠中国，用兵土伯特，收阿木多、喀木康等部落。年老厌兵，纳其侄鄂尔多斯部硕克济农谏，往迎达赖，劝之东还。自甘州移书张居正，求通贡馈。万历年，遂纳锁南嘉木错之贡，予封赉。达赖应俺答之迎，至青海，为言三生善缘。诸台吉言：“原自今将涌血之火江，变溢乳之静海。”俺答许立庙，一在归化城，一在西宁，於是黄教普蒙古诸部。而藏中红教之大宝、大乘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化行诸部，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号令。年四十七。四辈曰荣丹嘉穆错，年二十八。五辈曰阿旺罗布藏嘉木错。

初，西藏俗称其国曰图伯特，亦曰唐古特。自达赖、班禅外有汗，则蒙古部长为之。时藏之藏巴汗与达赖所用第巴不协。额鲁特部和硕汗者，名图鲁拜琥，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也。后兼并唐古特四部，改号顾实汗。以青海地广，令子孙游牧，而喀木、康输其赋。卫地则第巴奉达赖居之，藏地则藏巴汗居之。第巴桑结与藏巴汗不相能，谓其虐部众、毁黄教，乞师於顾实汗翦灭之。顾实汗遂以藏地居班禅，留长子鄂齐尔汗辖其众，次子达赉巴图尔台吉佐之，皆崇德年事也。

先是天聪年间，大兵取明之东省，天现明星祥瑞。顾实汗曰：“此星系大力汗之威力星。由是观之，非常人也。”於是遐迩蒙古共遵太宗文皇帝为和尔摩斯达额尔德穆图博克达撤辰汗。迨崇德二年，奏请发币使延达赖。四年，遣使贻土伯特汗及达赖书，谓“自古所制经典，不欲其泯灭不传，故遣使敦请”云。嗣以喀尔喀有违言，不果。顾实汗复致书达赖、班禅、藏巴汗，约共遣使朝贡。达赖、班禅及藏巴汗、顾实汗遣伊喇固散胡图克图等贡方物，献丹书，先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

曼殊者，华言“妙吉祥”也。使至盛京，太宗躬率王大臣迓於怀远门。御座为起，迎於门阈，立受书，握手相见，升榻，设座於榻右，命坐，赐茶，大宴於崇政殿。

间五日一宴，命王、贝勒以次宴。留八阅月乃还。八年，报币於达赖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於金刚大士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志，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令察罕格龙等口授。”复贻书於班禅及红帽喇嘛济东胡图古图等，亦如之。是为西藏通好之始。於是阐化王及河州弘化、显庆二寺僧，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宁远、泥溪、蛮彝、沈村、宁戎等土司，庄浪番僧，先后入贡，献前明敕印，请内附矣。

明年，世祖定鼎燕京，混一宇内。顾实汗复奏：“达赖功德无量，宜延至京，令其讽诵经咒，以资福佑。”乃遣使往迎。顺治四年，达赖、班禅各遣使献金佛、念珠，表颂功德。五年，遣喇嘛席喇布格隆等赍书存问达赖，并敦请之。达赖覆书，许於辰年朝觐。九年十月，达赖抵代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往迎。十二月，达赖至，谒於南苑，宾之於太和殿，建西黄寺居之。达赖寻以水土不宜，告归，赐以金银、缎币、珠玉、鞍马慰留之。十年二月，归，复御殿赐宴，命亲王硕塞偕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兵送至代噶，命礼部尚书觉罗朗球、理籓院侍郎达席礼赍金册印，於代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归，兴黄教，重建布达拉及前藏各寺院六十二处，又创修喀木、康等处庙，计三千七十云。

是时顾实汗先卒，达赖又年老，大权旁落於第巴桑结。桑结诡遣内安岛人冒阐化王贡使，实则阐化王久经残破，废为喇嘛，而屡次进贡仍书王名，并请换敕印。

廉得其实，斥之。吴三桂王云南，岁遣人至藏熬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诏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桑结使达赖上书尼之，且代三桂乞降。及大兵围吴世璠於云南，世璠割中甸、维西二地乞援於藏，其书为贝子章泰军所获。朝廷但驻守中甸，未深问也。康熙二十一年，在布达拉寺圆寂，年六十二。

当五世达赖之卒也，第巴桑结以议立新达赖故，与拉藏汗交恶。桑结既以己意立罗布藏仁青策养嘉错为六世达赖，乃秘不发丧，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命行之，自是益横。既袒准噶尔以残喀尔喀蒙古，复唆准噶尔以斗中国，又外构策妄阿喇布坦，内閧拉藏汗，遂招准兵寇藏之祸。凡西北扰攘数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

噶尔丹者，亦四额鲁特之一，曾入藏为喇嘛，与第巴暱。归篡其汗，自言受达赖封为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又喀尔喀蒙古以入藏隔於额鲁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后身为大胡图克图，位与班禅亚，凡数十年矣。至喀尔喀车臣汗与土谢图汗构兵，圣祖遣使约达赖和解之。桑结奏使噶尔丹西勒图往。蒙语喇嘛坐床者为“西勒图”，达赖大弟子也。而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亦奉诏莅盟坛，与噶尔丹西勒图抗礼。噶尔丹使其族弟随之观衅，因责喀尔喀待达赖无加礼，诟责之，为土谢图汗所杀。噶尔丹遂以报仇为名，袭侵其部落。喀尔喀集众议投俄罗斯与投中国孰利，哲卜尊丹巴曰：“俄罗斯持教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遂定计东走。圣祖申命桑结遣使罢兵。桑结使济隆胡图克图往，反阴嗾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南，我兵败之乌阑布通。噶尔丹讬济隆代乞和，顶威灵佛，立誓而遁。桑结内惭，乃讬达赖意，合青海蒙古及额鲁特各台吉上尊号，圣祖不受，诏曰：“朕与达赖，期于抚育众生，而所遣堪布等故违意旨，以致喀尔喀、额鲁特两伤。如能令其修和，朕方欲加达赖嘉号，此皆任事行人不能仰副朕心及达赖意，致喀尔喀残破，额鲁特丧败，朕心实为隐痛，复何尊号之可受乎？来使贡物其发还！”

屡遣京师喇嘛入藏探之。三十四年，达赖入贡，言己年迈，国事决第巴，乞锡封爵。

诏封第巴桑结为土伯特国王。

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噶尔丹败窜，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达赖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上谓达赖存必无是事，乃遣使第巴桑结书曰：“朕询之降番，皆言达赖脱缁久矣，尔至今匿不奏闻。且达赖存日，塞外无事者六十馀年，尔乃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道法安在？达赖、班禅分主教化，向来相代持世。达赖如果厌世，当告诸护法主，以班禅主宗喀巴之教。尔乃使众不尊班禅而尊己，又阻班禅进京，朕欲和解准噶尔部，尔乃使有亏行之济隆以往。乌阑布通之役，为贼军卜日诵经，张盖山上观战，胜则献哈达，不胜又代为讲款，以误我追师。繄尔袒庇噶尔丹之由，今为殄灭准夷告捷礼，以噶尔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赉往，可令与达赖相见，令班禅来京，执济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汝其纠合四额鲁特人以待，其毋悔！”

桑结惶恐，明年密奏言：“为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於壬戌年示寂，转生静体，今十五岁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今当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泄。至班禅，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济隆，当竭力致之京师。乞全其身命戒体，并封达赖临终尸盐拌像。”圣祖许为秘之，待十月宣示内外。而第巴使者归，途遇策妄阿喇布坦会擒噶尔丹之兵，复宣言：“达赖已厌世，尔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阿喇布坦哭而归。圣祖以第巴始终反覆持两端，乃追还其使，传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则像首已堕，第巴使惊仆於地。

桑结忌策妄阿喇布坦尽收准部故地，致噶尔丹无所归，奏防其猖獗，而策妄阿喇布坦亦奏第巴奸谲，及所立新达赖之伪，欲藉词侵藏。圣祖以二人皆叵测，不之许也。四十四年，桑结以拉藏汗终为己害，谋毒之，未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众讨诛桑结，诏封为翊法恭顺拉藏汗，因奏废桑结所立达赖，诏送京师。行至青海，道死，依其俗，行事悖乱者抛弃尸骸。卒，年二十五。时康熙四十六年也。论者谓达摩创法震旦，有一花五叶之谶，至六世启衣钵之争，故六祖不复传衣钵，与宗喀巴至第六世达赖之事若一辙。天数所极，佛法不能违，而况第巴诈伪出之，以尊己擅权，卒酿拉藏汗、准噶尔相寻之祸。

七辈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於康熙四十七年在里塘转世。生有异表，右臂纹如法轮。七岁与众喇嘛谈经，均莫能难，盖有夙慧也。初拉藏汗既奏废罗布藏仁青策养嘉穆错，别立博克达山之呼毕勒罕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闻其名忌之，将以兵戕之，其父索诺木达尔扎襁负走，乃免。青海砲台吉以不辨真伪争，诏遣官率青海使人往视。拉藏汗奏：“前解伪达赖时，曾奉旨寻真达赖，访得博克达山呼毕勒罕，以班禅言坐床。”廷议以呼毕勒罕尚幼，俟再阅数年给封，又以拉藏汗与青海台吉不睦，遣侍郎赫寿协理藏务。是为西藏设官办事之始，然犹不常置也。四十九年，班禅、拉藏汗会同管理藏务赫寿奏：“阿旺伊什嘉穆错熟谙经典，青海台吉信之，请给册印。”诏依其请。而青海实不之信，与藏中所奏互相是非。五十三年，青海诸台吉等遣兵取道德格，迎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至青海坐床，请赐册印。圣祖恐其构衅，诏徙至京，不果行。复令送红山寺，继请送西宁宗喀巴寺。青海贝勒察罕丹津等复尼之，且以兵胁异己者。诏大兵护送，乃居宗喀巴寺。圣祖以拉藏汗年近六旬，一子青海驻扎，一子策妄阿喇布坦就婚，恐讬词爱婿，羁留不归，势颇孤危。

况自杀第巴，彼处人难保不生猜忌。额鲁特秉性多疑，又甚疏忽，倘事出不测，相隔万里，救之不及。谕令深谋防范。

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遣台吉策凌敦多布等率兵六千，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赴阿里克，扬言送拉藏汗长子噶尔丹忠夫妇归。

拉藏汗不知备，贼至达木始觉，偕仲子索尔扎拒，交战两月，不敌，奔守布达拉，始来疏乞援。贼诱噶卜伦沙克都尔扎卜，将小招献降，唐古特台吉纳木扎勒等开布达拉北城入，戕拉藏汗，拘其季子色布腾及宰桑等，搜各庙重器送伊犁，禁阿旺伊什嘉穆错于扎克布里庙。索尔扎率兵三十人溃走，为所擒，其妻间道来奔，诏优养之。

西安将军额伦特率西宁、松潘、打箭炉、噶勒丹，会同青海诸台吉及土司属下赴援，至喀喇河，遇伏，败殁。贼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於是巴塘、察木多、乍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寻诏都统法喇移打箭炉兵屯里塘护呼毕勒罕，复令索诺木达尔扎传谕营官喇嘛，将抗不就抚者诛之，传檄巴塘、察木多、乍雅各籍其土及民数，遂进屯巴塘。策凌敦多布惧，返所掠。而兵自巴尔喀木归，言唐古特有瘴疠，浮肿，难久处，青海蒙古皆惮进藏，慫恿达赖奏可随地安禅，兴大兵恐扰众。

王大臣惩前败，亦皆言藏地险远，不决进兵议。圣祖以西藏屏蔽青海、川、滇，若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且贼能冲雪縋险而至，何况我军。策凌敦多布闻我师至，自必望风远遁。俟定立法教后，或暂留守视，或久镇其地。唐古特众皆为我兵，准夷若再至，以逸待劳，何难剿灭。安藏大兵，决宜前进。诏封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命皇十四子允为抚远大将军，屯青海之木鲁乌苏治军饷，平逆将军延信出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出四川，两路捣藏。藏人亦知青海达赖之真，藏中旧立之赝，合词请於朝，乞拥置禅榻，诏许给金册印。於是蒙古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百，或数千，随大兵扈从达赖入藏。

策凌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军，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将军噶尔弼招抚里塘、巴塘番众，进至察木多，夺洛隆宗嘉玉桥之险。旋奉大将军檄，俟期并进。噶尔弼恐期久粮匮，用副将岳锺琪以番攻番计，招土司为前驰，集皮船渡河，直捣拉萨，降番兵七千。宣谕大小第巴及喇嘛，封达赖仓库，分兵塞险，扼贼饷道。

而青海亦三败其中途劫营之贼，斩俘千计。额鲁特进退受敌，遂大溃，不敢归藏，由克庇雅北窜，崎岖冻馁，得还伊犁者不及半。

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达赖至布达拉坐床，出阿旺伊什嘉穆错於禁所，发回京师废之，尽诛额鲁特喇嘛之助逆者。留蒙古、川、滇兵四千，命公策旺诺尔布总统戍藏，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以藏遗臣空布之第巴阿尔布巴首向效顺，同大兵取藏，阿里之第巴康济鼐截击准噶尔回路，俱封贝子；隆布奈归附，授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授扎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各授噶卜伦。於是里塘所属之上下牙色，巴塘所属之桑阿、坝林、卡石等番，次第归顺；郭罗克之吉宜卡、纳务、押六等寨先后剿抚矣。

雍正元年，召回允等，撒驻藏防兵，设戍於察木多。二年，青海喇嘛助罗卜藏丹津之叛。青海诸寺喇嘛众各数千，群起骚动。章嘉胡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拒战於郭隆寺，察汗诺们汗亦党贼助战。石门寺喇嘛阳称投顺，阴肆劫掠，夹木灿堪布将窜藏，年羹尧等讨平之。世宗谓“玷辱宗门，莫斯为甚”，乃收各寺明国师、禅师印，并定庙舍毋逾二百楹，众毋逾三百人。

五年七月，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恃与达赖姻，争贝子康济鼐之权，聚兵害之，欲投准噶尔。诏吏部尚书查朗阿率川、陕、滇兵万有五千进讨。未至，而台吉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兵九千，自潘玉口至喀巴，先遣兵千馀冲破喀木卡伦，与隆布奈兵交绥。夜，西藏斥堠俱归顺，颇罗鼐即率兵直抵拉萨。驻藏大臣马喇、僧格往布达拉护达赖，各寺喇嘛将阿尔布巴等擒献送马喇所。查朗阿至，诛首逆及其孥。

诏以颇罗鼐为贝子，总藏事。赐犒兵银三万两。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川、陕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镇抚，是为大臣驻藏三年一代之始。收巴塘、里塘隶四川，设宣抚司治之；中甸、维西隶云南，设二治之。

是年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请赴藏熬茶，又声言欲送还所虏拉藏汗二子。诏严兵备之，移达赖於里塘之惠远庙。八年，迁於泰宁，护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腾格里海之隘，以备准夷，冬雪封山，撤兵。盖通准夷之路有三：其极西由叶尔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远易备；其东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中路之腾格里海逼近卫地，故防守尤要。并以颇罗鼐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保唐古特，授为扎萨克一等台吉。追念康济鼐前勋，无嗣，以其兄噶锡鼐色布登喇布阵亡阿里，封其子噶锡巴纳木札勒色布腾为辅国公，寻授噶卜伦。

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亦为辅国公。晋颇罗鼐贝勒。十年，拉达克汗德忠纳木札纳奏：“臣理国事，尊释教，侦准噶尔情辄以告。”优诏答之。准噶尔请和，诏果亲王偕章嘉胡图克图送达赖由泰宁归藏，减戍藏兵四之三。章嘉胡图克图为达赖请巴塘、里塘还前藏，以其为达赖所降生，诸土司建寺安禅，制最宏丽也。诏以其地商税年银五千两赐之，地仍内属。

乾隆四年，以颇罗鼐勤劳懋著，预保子袭郡王爵。颇罗鼐子二：长，珠尔默特策布登，病足；次，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兄弟互让，而颇罗鼐爱少子，请以次子为长子，允之。又嘉长子之让，诏封镇国公，仍镇守阿里。颇罗鼐善服众，为诸噶卜伦所敬事。有绥奔喇嘛扎克巴达颜者，书其名瘗诅之。事觉，颇罗鼐欲弭变，轻议其罪。十一年，温谕嘉奖，谓：“镇压左道不足患，其偕达赖协辑唐古特众。”准噶尔使再入藏熬茶，驻藏副都统傅清等遣员率喀拉乌苏兵监视。十二年，颇罗鼐以暴疾亡，以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袭爵，兼理噶卜伦，以班第达协理藏务。高宗恐其少不更事，未能服众，或以绥奔喇嘛扎克巴达颜故，与达赖构隙，不肖众起而间之，不无滋事虞，谕傅清留意体察，而卒有十五年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之变。

时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纳木扎纳复遣使赴藏熬茶，入寺诡避痘，以己卒守门，不令官兵从。诏以准噶尔狡甚，饬严防，虽归巢，勿稍忽。而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驻藏大臣不便於己，乘机奏藏地静谧，请撤驻防兵。廷议以不从撤兵请，適足滋疑，不如示之信，诏可。谕达赖勿令准噶尔入藏，虽固请弗允。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又诡称准噶尔袭唐古特，至硕翁图库尔，遣兵备喀拉乌苏，徙达木番众。不数旬，扬言准噶尔至阿哈雅克，自率兵往备。驻藏提督索拜遣旺对赴喀拉乌苏备之。比至，无踪。有诏撤喀拉乌苏兵及达木番归牧，勿惑众。初，郡王颇罗鼐以女妻班第达，至是班第达察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有逆志，不之附。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恶之，夺其孥。

驻藏副都统纪山劾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妄戾，请檄其兄协理藏务。高宗不允，谕纪山善导之，勿露防范迹。已而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珠尔默特策布登发阿里兵扰藏告，盖计陷之也。因谕傅清曰：“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年幼躁急，性好滋事。若果无他故，兄欲进兵至藏，是特兄弟互相侵犯耳。若其兄并无此事而造言诬构，则宜相机办理。”

十五年，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兵戕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于阿里，诡以兄暴疾闻，请收葬，并育兄子。时其兄子朋素克旺布及珠尔默特旺扎勒皆居后藏。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兵往戕朋素克旺布，阳称逃亡。珠尔默特旺扎勒依班禅为喇嘛，乃免。傅清、拉布敦以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携兵离藏告。盖是时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既袭杀其兄，复通书餽物准噶尔，请兵为外应，私携砲至后藏，诬籍噶卜伦班第达及第巴布隆赞等旋达木，距前藏三百馀里，拥众二千馀不归。奏至，诏俟副都统班第自青海赴藏讨罪，复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锺琪驰兵往会。而贼势猖獗，驿道梗塞，军书不通者旬日。傅清偕拉布敦计，不急诛，必据唐古特为变，召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至，待诸楼。甫登，起责其罪曰：“尔违天子令，且忘尔父！无君无父，罪不可赦！”

傅清趋前扼其臂，拉布敦拔佩刀剚之，谕胁从罔治。有罗卜藏扎什者，趋下呼贼，千馀突至，聚围楼，集藁焚。达赖遣番僧往护，不得入，傅清、拉布敦死之。上嘉悯傅清等靖逆遇害，均追赠一等伯，特建双忠祠以祀。班第达奔守达赖，集兵拒逆。

即命班第达以辅国公摄噶卜伦，分其权，而总其成於达赖。设噶卜伦四、戴琫五、第巴三、堪布三，分理藏务，隶驻藏大臣及达赖辖。增驻防兵千有五百戍藏。以达木番归驻藏大臣辖，视内地例，设佐领、骁骑校各职。并於准噶尔通藏隘设汛严防。

二十二年，荡平伊犁，始永无准夷患。是年，达赖在布达拉圆寂，时年五十。

八辈罗布藏降白嘉穆错摆桑布，於乾隆二十三年在后藏拖结热拉冈出世。二十七年，迎至布达拉坐床。三十年，由班禅班垫伊喜传授小戒。三十三年，亲至前藏攒招，随登色拉、布赉绷、噶勒丹三大寺讲经之座。四十二年，由班禅传授格隆大戒。四十六年，颁给敕书、金册、金印，赏达赖之兄索诺木达什辅国公。四十八年，颁玉册、玉印，凡遇国家庆典准其钤用，其寻常奏书文移仍用原印。

五十三年，廓尔喀侵犯藏境。初，第六辈班禅之殁，及京归舍利於藏也，凡朝廷所赐赉，在京各王公及内外各蒙边地诸番所供养，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瓔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架裟，珍宝不可胜计。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悉踞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其弟沙玛尔巴垂涎不遂，愤唆廓尔喀籍商税增额、食盐糅土为词，兴兵扰边。唐古特私和廓尔喀，朝廷所遣之侍卫巴忠、成都将军鄂辉、总兵成德等实阴主其议，令堪布等许岁币万五千金，於是廓尔喀饱飏而去。巴忠等以贼降饰奏，讽廓尔喀噶箕入贡，受封国王。五十四年七月，廓尔喀遣人至藏表贡，并致驻藏大臣书，请如前约。鄂辉恐发觉私许之款，屏不奏。次年，藏中币复爽约。

五十六年七月，廓尔喀复大入寇，占据聂拉木，诱执噶卜伦丹津班珠尔以归。

八月，复占据济咙。保泰等迁班禅于前藏。廓匪进扰萨加沟，遂至扎什伦布，仲巴呼图克图遁。九月，都司徐南腾坚守官寨，廓匪大掠扎什伦布财物以归。巴忠扈从热河，闻变，沉水死。鄂辉、成德奉命赴藏剿御，皆逗留不进。

十月，保泰等请移达赖、班禅於泰宁，上严斥之，而嘉达赖之拒其议。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索伦、达呼尔兵及屯练土兵进讨。

其军饷则藏以东，四川总督孙士毅主之；藏以西，驻藏大臣和琳主之；济咙边外，则前督惠龄主之。五十七年正月，鄂辉等始复聂拉木。二月，帕克哩营官率番兵收复哲孟雄、宗木地方。是月，陷寇之第巴博尔东自阳布回藏。唐古特私许岁币事觉，诏以保泰、雅满泰隐匿不奏，革责枷号。三月，授福康安为大将军，逮仲巴呼图克图于京。四月，添调川兵三千赴藏。闰四月，福康安自定日进兵趋宗喀。五月，克擦木，复济咙。是月十五日，克热索桥，遂入廓境。二十四日，克胁布鲁碉卡。六月，福康安、海兰察等进攻东觉，并雅尔赛拉、博尔东拉诸处，皆克之，成德等亦攻克扎木铁索桥。六月，廓酋拉特纳巴都尔迭遣大头人乞降，送出丹津班珠尔及前俘之兵。七月，福康安攻克噶勒拉、堆补木，夺桥渡河，深入廓境七百馀里，将迫其都阳布。都统衔斐英阿等阵亡。成德亦进克利底大山贼卡。廓酋复呈缴唐、廓前立合同，献所掠扎什伦布财物及沙玛尔巴之尸。八月，廓尔喀遣使进贡。福康安以廓尔喀屡请投诚奏入，奉旨受降。时以廓境益险，八月后即雪大封山，因允所请。

於是福康安率大兵凯旋，撤回藏。议定善后章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噶卜伦以下由驻藏大臣选授；前后藏番归我设之游击、都司节制训谏；自行设炉鼓铸银币；设粮务一员监督之。至是，我国在藏始具完全之主权。

初，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出世，均由垂仲降神指示，往往徇私不公，为世诟病。甚至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示寂，適土谢图汗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为呼毕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尤贻口实。而达赖、班禅亲族亦多营为大呼图克图，以专财利，致有仲巴兄弟争利、唆廓夷入寇之祸。而达赖兄弟孜仲、绥绷等充商卓特巴，肆行舞弊，占人地亩，转奉不敬黄教之红帽喇嘛，令与第穆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同坐；且与众喇嘛敛取银两，并将商上物件暗中亏缺，来藏熬茶人应得路费皆减半发给，有伤达赖体制，因之特来参见者日减，殊失人心。高宗乘用兵后，特运神断，创颁金奔巴瓶，一供於藏之大招，遇有呼毕勒罕出世，互报差异者，各书名於牙签，封固纳诸瓶中，诵经三日，大臣会同达赖、班禅，於宗喀巴佛前启封掣之。至扎萨克蒙古所奉之呼图克图，其呼毕勒罕亦报名理籓院与驻京之章嘉呼图克图，或喇嘛印务处掌印掣定，瓶供雍和宫，而定东科尔入官之限。

嘉庆九年十月，达赖有疾，命成都副都统文弼带医驰往看视。未抵藏，达赖已於是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四十有七。九辈阿旺隆安嘉穆错摆桑布，於嘉庆十年在康巴垫曲科转世。年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身，奉特旨即定为呼毕勒罕，毋庸入瓶签掣。十三年九月，迎至布达拉坐床，赏达赖之叔洛桑捻扎朗结头品顶戴。十八年，由班禅传授小戒。时达赖幼穉，噶卜伦乘机舞弊，将达赖庄屋侵占，并将办事人随事更换，豢贼自肥，公肆劫掠。命成都副都统文弼、西宁办事大臣玉宁驰藏查办，并究噶卜伦策拔克与成林互讦。经讯噶卜伦策拔克率意更定章程四条，以内地治理民人之法概行禁止，致邀众怨，成林挪移库款，分别斥革，发伊犁、乌鲁木齐效力赎罪。此藏事之内溃也。至外事之棼乱，则廓尔喀噶箕乃尔兴戕其王，被诛。逆党热纳毕各咙窜逃至唐古特，又与披楞开战，求达赖、班禅助款。布鲁克巴部长曲扎曲勒请赏王爵，文弼匿不奏闻。帕克哩营官勒索其进关货物，逞凶肇衅。哲孟雄部请赏唐古特庄田，并定边界。缅甸国男妇私与藏中胡图克图文件往来。藏事已岌岌可危矣。二十年二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十一岁。

十辈阿旺罗布藏降摆丹增楚称嘉穆错摆桑布，於道光二年三月晦，奏明在大招金奔巴瓶内掣定。八月，迎至布达拉坐床。遣章嘉胡图克图由京驰藏照料。奏定噶勒丹锡埒图萨玛第巴克什为正师傅，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扎及荣增班第达甲木巴勒伊喜丹贝嘉木磋为副师傅。寻以传授达赖经典三年有馀，其未得诺们汗之荣增班第达亦赏给诺们汗，赏达赖之父罗布藏捻扎头品顶戴。十四年，由班禅传授格隆大戒。

十五年，博窝滋事生番降，设曲木多寺四品番目营官一，宿凹宗、聂伊沃、有茹寺三处六品番目各一，宿木宗、普龙寺、汤堆批批三处七品番目各一。

藏西南徼外有哲孟雄者，唐古特之屏籓也。自五辈达赖以来，因其崇信黄教，归达赖管辖。乾隆五十六年驻藏大臣奏哲卜雄、作木朗二部落每与达赖、班禅通书讯，惟不听藏中调遣，被廓尔喀侵占已有十年。经福康安檄令协剿，夺回侵地，藉称天热，畏懦不前。迨闻廓尔喀归顺，复思藉天朝威势，断还六辈达赖所定旧界。

经福康安等驳斥，画分边界，不能自由入藏，而夏秋之间，该部落因地方炎热，仍准其来卓木曲批避暑。于七辈达赖时，曾将唐古特界内卓木曲批迤西夺扎之庄田赏给作为养赡，历年自行徵收钱粮、青稞。卓木之民常至哲孟雄往来贸易。其部长之妻亦唐古特人，常遣人赴廓部长住所。距藏仅十一站，至卓木曲批避暑处，在帕克哩以外，与藏仅隔一山，不三站，设有鄂博，并无要隘，相安无事者有年。自不准赴藏，而始有请求给地之奏，及请赏卓木雅纳绰之民，不得已有请赏给帕克哩营官之缺。前藏商上向与后藏商卓特巴龃。时噶勒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尤为贪奸，不公不法，凡后藏代其陈请者，辄责其贪鄙无知。文幹等饬噶卜伦严斥，谓无妄求管理藏地所属职官民人之理，并定八年来藏一次之限。廷臣不知详情，允之。文幹等仅行文藏内文武严查，而不敢译旨钦遵，盖恐一经宣布，部长必有理申明也。而其部长每岁凟请赴藏熬茶及入藏避暑如故。迨道光四年，松廷等始将前奉谕旨专札明示，并随时严行駮饬。五年，班禅据报详情，谓：“哲孟雄部长楚普郎结诉称自不准赴界，上年人民病毙者一千有馀。再达赖坐床已逾数年，各部落俱得赴藏朝见，而旧所属之人独抱向隅，实无面目见其部民。”於是始准其暂居避暑，仍令帕克哩营官防范稽查。在当时文幹误听前藏一面之词，不查实情，率行具奏。文幹等既知困难，有失字小之道，而犹迁就其词，准其来藏熬茶一次，盖以准噶尔视哲孟雄。

而哲孟雄离心离德，甘为印度属地，至有捻都纳之败，而西藏之门户洞开矣。十七年，在布达拉圆寂，年二十二。

第十一辈阿旺改桑丹贝卓密凯珠嘉穆错，於道光十八年九月朔在噶达转世。二十一年五月，奏明在金奔巴瓶内掣定，由班禅披授戒，赏其父策旺顿柱公爵。十月，拉达克部落勾结生番占踞藏境一千七百馀里，夺据达坝、噶尔及杂仁三处营寨。

经驻藏大臣派戴琫等率兵攻剿，并将矛手番兵改挑枪兵，收复补仁营寨。又噶尔布伦等带兵四面夹攻，殄毙森巴及拉达克大小头目四十馀、贼匪二百馀，拉达克头人八底部长乞降，公禀投归唐古特商上，原缴所占凡、汤及达坝、噶尔四处营寨，并准堆噶尔本挖金番民酌定五百名，由前后藏番民内择精壮派往充当金夫，派戴琫一、如琫二、甲琫二，定驻守，教习技艺。二十二年四月，由前藏迤东日申寺迎至布达拉坐床。二十四年，以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丹贞嘉木错为正师傅，以降孜曲结喇嘛罗布藏冷竹布为副师傅。

驻藏大臣琦善奏参噶勒丹锡埒图萨玛第巴克什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楚勒齐木巴什擅作威福，贪黩营私，所有被控各款，讯拟结奏闻。经理籓院议得：“已革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楚勒齐木巴什，洮州夷僧，本系入册档一微末喇嘛，自其前辈历受三朝重恩，在雍和宫传经，旋命赴藏坐宗喀巴床，派充达赖师傅，敕封诺们汗萨玛第巴克什名号，递加衍宗翊教靖远懋功禅师，又加赏达尔汗，屡颁御书匾额以荣之，宜如何清洁潜修，公正自矢。乃竟不知守分，胆敢需索番属财物，侵占百姓田庐，私拆达赖所建房屋，擅用未蒙恩赏轿伞。更强据商产，隐匿逃人。钤用印信不在公所，进呈贡物不出己赀，滥支滥取，任性听断，恣意侵凌。甚至达赖起居不能加意照料，房内服侍无人，以致达赖颈上带伤，流血不止，始则忽而不防，继且知而不问。盖当达赖受伤时，随侍只森琫一人，此森琫即为该诺们汗之随侍。近两辈之达赖，每届接办印务以前，辄即圆寂，不得安享遐龄，其中情节，殆有不可问者。即放一扎萨克喇嘛，勒取财物，盈千累万，尤属骇人听闻。”诏令将历得职衔名号全行褫革，追敕剥黄名下徒众全行撤出，庙内查封，发往黑龙江安置。所有财产，查抄变价，赔修藏属各庙宇。旋命释回，交地方严加管束。复捐输银两请回前藏，又因廓尔喀军事，请求开复回藏。均严旨不允。迨同治初元，病殁土尔扈特旗，准其留葬，不准转世。门徒二十三人，留於该旗游牧。至光绪初年，土尔扈特王复请捐输钜款，代求转世，始曲允其已转世之呼毕勒罕得令为僧。

琦善寻奏改章程二十八条，又奏罢稽查商上出入及训练番兵成例。故事，商上出入所有一切布施金银，均按季奏报。自琦善奏定后，而中国御藏之财权失。又驻藏大臣及兵丁俸饷，向由福康安在廓尔喀经费内拨交商上生息，以资公用。及琦善议改章程，将生息取销，一切由商务供给。迨后中国驻藏一切开支，藏人渐吝供给，而不知当日实有赀本发商生息，并非向商上分肥。总之，乾隆所定制度，荡然无存矣。

是年十二月，敕谕第十一辈达赖喇嘛曰：“咨尔达赖喇嘛。朕抚绥寰宇，敷锡兆民，期一道以同风，冀九垓之遍德。亦赖洪宣梵义，普结善缘，导引群生，同参胜果。其有能通上乘，继阐正宗，使诸部愚蒙悉资开悟者，宜加多楙奖，元沛宠封。

兹以尔慧性深沉，经文谙习，既著灵踪於龆岁，益坚戒律以壮年。承袭以来，皈依者众。朕甚嘉之，故特依前辈达赖喇嘛例，封尔为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嘛达赖喇嘛，改受金册。尔尚振修黄教，主持乌斯，本利济以佑民，迓庥祥而护国。所有图伯特事务，其悉依例董率噶卜伦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大臣转奏，俾图伯特阖境延釐，众生蒙福，弥勤启迪，用副绥怀。兹随册赍往金银、采币、玻磁器皿，尔其敬承，以光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命。钦哉！”

二十六年十二月，琦善以披楞，即英人，请定界通商闻，诏耆英以守成约拒之。

二十七年七月，耆英复以英、德使请於西藏指明旧界派员前往闻。谕驻藏大臣斌良密查，如无流弊，自应照旧奏准允行，倘心怀诡谲，即当据理駮饬。并谕海善派员往查，事寻中辍。

二十八年，赏公爵策旺顿柱宝石顶、双眼花翎。咸丰二年，达赖亲往布赉绷、色拉、噶勒丹及南海、琼科各寺院熬茶讲经，诏帮办大臣额勒亨额妥为照料。寻病殁，由驻藏大臣穆腾额奏驻藏守备童星魁前往护送。三年，达赖以发逆滋扰各省，虔诚念经，祷贼匪速灭，奉旨嘉奖。四年十月，理籓院议覆，淳龄奏达赖年已及岁，应宜任事。得旨：“达赖明年既已及岁，一切事务交伊掌管。所有赏给前辈之玉册、玉印，凡遇吉祥之事准其钤用，如常事仍用金印，以示广兴黄教至意。”五年正月，遵旨掌管政教事务。十二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十八。

十二辈阿旺罗布罗丹贝甲木参称嘉穆错，於咸丰六年在沃卡坝卓转世。八年正月，奏明在金奔巴瓶内掣定。九年七月，迎至布达拉坐床。赏达赖之父彭错策旺公爵。先是三年四月，廓尔喀商人与察木多番商索债起衅，聚众械斗，互有杀伤，经驻藏大臣穆腾额照夷例分别罚款完案。嗣因多收税米，阻挡商民，藉端与藏边失和，唐古特屡战不胜，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处均陷於贼。驻藏大臣赫特贺驰往后藏督办防剿事宜，命成都将军乐斌统汉土官兵继进。廓番闻大兵将至，惧，遣其噶箕来藏上表乞和，诏许罢兵。唐古特与廓尔喀议定约十条，唐古特每年给廓尔喀税课银二千两，廓尔喀将所占地方交还唐古特商上管理。同治元年，掌办商上事务埒徵呼图克图因减放布施，连同色拉寺与布赉绷、噶勒丹两寺，不胜，藏中僧俗公斥之，携印潜逃赴京。诏黜其名号，不准转世。命诺们汗汪曲结布协理商上事务。汪曲结布者，原系俗装，曾为噶卜伦，即俗所谓“沙扎噶隆”是也。因与埒徵忤，辞官削发为僧，至是复起用。乃创修拉萨城垣，自西而东，工未竣而殁，遂罢役。初，驻藏官兵自游击以下，均聚居扎什敦布营房。时驻藏大臣满庆以藏中屡不靖，命迁拉萨市，从此僦屋而居。扎什城之营房遂废。三年，噶勒丹池巴罗布藏青饶汪曲为达赖传授小戒。

瞻对逆番久围里塘，梗塞驿路，其酋工布朗结复令期美工布大股逆贼至巴塘、里塘交界之三坝地方，劫去粮员行李，抢夺由藏发出摺报公文。其格吉地方亦有告急夷信。工布朗结曾於道光末，经前任川督琦善带兵往剿，并未荡平。以瞻对归各土司侵地，奏予工布朗结职，罢兵。至是益无畏惧，将附近土司任意蚕食，川、藏商贾不通，兵饷转运难艰，汉、番均困。驻藏大臣满庆派番员徵兵借饷，并约三十九族调集各处土兵，防剿瞻对西北，川督骆秉章派员督饬打箭炉及巴、里各文武，同明正土司及大小金川等土司兵进攻其东南。而藏中所派之兵甫至巴塘，旋即抢掠，诏令撤回。至四年，事平。奉旨将上、中、下三瞻地方赏给达赖管理，建庙焚修。

赏达赖之兄伊喜罗布汪曲承袭公爵。七年，亲至前藏攒招。八年，捐修扎林噶舒金塔。十年，亲往布赉绷、色拉二寺熬茶讲经。十二年，亲至前藏攒招。是年二月，遵旨接管政教事务。十三年及光绪元年，均亲至前藏攒招。元年三月，在布达拉圆寂，年二十。

十三世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嘉穆错，於光绪二年五月在达布甲擦营官属下朗赖家转世，至是呼毕勒罕访获，班禅率同有职各僧俗人等出具图记公禀，恳请驻藏大臣松溎代奏。奉旨毋庸入瓶签掣，即定为达赖之呼毕勒罕。四年正月，在贡汤德娃夫由班禅披授戒，取定法名。六月，迎至布达拉坐床，销去呼毕勒罕名号。赏达赖之父工噶仁青公爵，宝石顶、孔雀翎。八年正月，由正师傅济咙呼图克图传经授戒。

十年，因攒招，各处喇嘛麕集，与巴勒布商人购物起衅，将巴商八十三家全行劫毁。廓尔喀因索偿损失银三十馀万两，并集兵挟制。驻藏大臣色楞额奏派汉、番委员前往开导，晓以恩威，始允减为十八万有奇。除唐古特商上捐筹及清出货物抵价外，尚不敷银六万七千馀两，奉旨由四川拨给。十一年，亲至前藏攒招。十四年，工噶仁青故，赏达赖之兄顿柱夺吉公爵。是年亲往布赉绷、色拉寺熬茶讲经。十五年，亲至前藏攒招。

当达赖降生之年，哲孟雄与布鲁克巴部长因英并印度，与哲、布接壤，渐有窥藏心，籥请筹备。而廷旨不甚注重，谓披楞头人现向布鲁克巴部长租地修路，意欲来藏通商。惟布鲁克巴与哲孟雄毗连，哲孟雄既已认租修路，难保不暗中勾结引进，诏松溎相机开导，务令各守疆界，劝谕阻回。哲人知中朝不知边情，反疑其勾结滋事，於是渐昵英人，以捻都纳为英租界，英竟视为保护地。藏人渐觉英之逼己，讼言哲人私结英约，屡议伐之，哲乃益亲英人矣。

光绪十三年，藏人於隆吐设卡，遂与印度兵战，败焉。朝旨屡谕驻藏大臣文硕，令藏人撤卡。文硕奏，实藏地，卡无可撤。严旨责焉，以升泰代之。总署与英使议边界通商，戒印兵毋进藏。藏番据新图，以隆吐、日纳宗为藏地，坚勿让。文硕据以入告，而中旨谓：“向来西藏图说藏地与哲、布分界处东西一线相齐，藏境中并无隆吐、日纳宗之名。今文硕寄来新图，隆吐、日纳宗在藏南突出一塊，插入哲、布两界之内，而布、藏分界之处，恰在捻都纳修路东西一线之北，新图以黄色为藏界，而日纳宗官寨之地，註明数十年前喇嘛给与哲孟雄，现仍画黄色，正与隆吐山相近，难保非藏人多画此一段饰称现界也。并著升泰详细确查，究竟隆吐属哲属藏，据实覆奏，毋得稍有捏饰。”时枢廷以都察院劾文硕，革之。而升泰初到任时，犹知藏人理直，奏称：“隆吐山南北本皆哲孟雄地方。英人虽视为保护境内，其实哲孟雄、布鲁克巴皆西藏籓属。每届年终，两部长必与驻藏大臣呈递贺禀，驻藏大臣厚加赏赉以抚绥之。在唐古忒，则自达赖喇嘛以次，均有额定礼物，商上亦回赏缎疋、银、茶，与两部回信底稿，均呈送驻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缮，始行回覆。哲、布两部遇有争讼，亦禀由藏酌派汉、番办理。此哲、布为藏地属籓实在情形也。”

奏上，置弗理。

藏人知文硕被议，不直中朝所为，遂自动思复仇。谕升泰严止之，佥愤。藏人誓众曰：“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众共殛之！”乃大集兵於帕克哩，将痛击印军。升泰搜得乾隆五十三年旧哲孟雄受逼於廓尔喀，达赖乃以日纳宗给哲人；今哲私通英人，地应收回。升泰屡谕不从，印兵攻热勒巴拉山，藏兵伤亡数百。印兵追入徵毕岔，印度政府令勿穷追。谕驻藏大臣赴边界与印官会晤。

英外部告驻英使刘瑞芬商议和平了结。藏人谓英若据有哲地，则誓不共立。十四年八月，印兵大队收哲孟雄全部，攻藏兵於捻都纳，藏兵败退，咱利、亚东、朗热诸隘并失，藏兵万馀尽溃。印兵追噶卜伦等於仁进冈，与驻藏大臣所遣止战武员萧占先遇。占先竖汉字阻印兵，印兵止枪，约相见。占先约勿穷追，印兵官欲击仁进冈民居。占先告以此为中国土，藏番违旨用兵，中国当严为处置，请勿进兵。印兵官诺之，要约速办，乃退兵。藏兵既大败失地，仍志在复仇，升泰屡严止之，不听。

藏人目汉官为洋党，屡欲暴动，终为所慑而止。印官以天寒不能再缓，升泰即至边界议约，而藏众以噶卜伦中一二人主和，有坏黄教，群议投之藏江，力要驻藏大臣代索回哲孟雄、布鲁克巴全境，否则倾众一战。藏兵复集大队备四路。升泰抵藏力阻之，仍百计谕藏僧戒藏番毋妄动，乃驰赴边界议约。

时沍寒，人马多冻毙。抵帕克哩，隘外藏兵尚有万人驻仁进冈。升泰命撤退，藏官言大臣尚未与印官晤，未敢遽撤，乃退扎数十里。哲孟雄部长命其弟来谒，言来见为印兵所阻。升泰与英官保尔会於纳荡。英官言：“哲孟雄与印度互立约已二十七年，应归印度保护。藏与印构兵，藏既屡败，我兵何难长驱卷藏全土？以邦交故。按兵静候。”并索藏赔兵费。升泰言：“哲为藏属。从前印、哲立约，并未见印督照会。藏番亦未赴印境滋扰，藏费无名。”英人又在布鲁克巴及后藏干灞修路，藏人又大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渐就范。

升泰屡要英撤兵，英不可。而藏众已成军之三大寺僧兵，及驻仁进冈之兵万馀，皆撤退。噶卜伦及领袖僧官十馀，其他番官数十员，随升泰至边，皆驻仁进冈，不敢与英官晤。升泰以哲事未能即竣，大雪封山，运粮无所，亦退驻仁进冈。总署派英人赫政赴藏充通译。哲孟雄部长之母率所属亲族连名上禀，言英官当年立约，不得过日喜曲河。哲孟雄租地与英，岁应纳一万二千圆。英人倚其国势，岁久不给。

印、藏构衅，复致殃及。伊母子亲族实不原归英，乞勿将哲境划出版图之外。英人既掠哲地全境，复押哲部长安置噶伦绷，以重兵驻哲境，招印度及廓尔喀游民辟地垦荒。廷议以哲事无从挽救，虑梗藏议，谕升泰勿许。布鲁克巴地数倍哲孟雄，西人呼为布丹国，光绪间尚入贡。升泰至边，部长遣兵千七百人护卫。升泰虑为英口实，谢去。并乞印绶封号，升泰允代请诸朝。藏、哲旧界本在雅纳、支木两山。其后商人往来之咱利为新辟捷径，西人称热勒巴勒岭。升泰议於咱利山先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之界在日喜曲河，拟於约中注明。印、哲立约在咸丰十一年，无案可稽，寘勿论。哲部长土朵朗思，印度称为西金王，既被幽於噶伦绷，其母及子尚居春丕，即英人所称徵毕也。印营假部长书取其两子赴噶伦绷，部长母坚不可，挈其两孙至升泰营哭诉；丐中朝作主，升泰无以援之也。英人又欲易置其部长，升泰婉止之。赫政阻雪久不达。

十五年二月，藏兵尽撤归，升泰请总署告英电印兵速撤。三月，赫政至边，藏兵尽撤。藏人言藏、哲本有旧界，日纳宗既赐哲孟雄，其隆吐山之格压倾仓地实有藏人游牧场，确为藏、哲旧界。至咱利山本无鄂博，不过上年实於此限止印人耳。

通商极非所原，然不敢违朝命。惟咱利以内，洋人万不可来。赫政赴营与议，英人谓咱利之界万不可移，至哲孟雄与商上及驻藏大臣旧有礼节，均可仍之。惟西金界内藏番不得有此权，允此方可开议。升泰诺焉。印兵既撤退，英人尚久不订约。升泰奏云：“闻藏人言，与有仇之英议和，孰若与无仇之俄通好？俄人前次来藏，我等备礼劝阻，俄即退去。今英谋吾地，偶尔战胜，遂恣欺凌，实所不甘。查去年俄人有由和阗至藏之请。如英再延宕，则藏更生心。本年蒙古人由草地礼佛，络绎不绝，随来者颇类俄人。设藏番私与通款，则稽查不易。边事久不定局，俄或私行勾结藏番，英、俄互相猜忌，则后患方长。乞告英使电催印督速定藏约。”十月，升泰奏：“英人拟撤兵之后，悉照向章，不必办理通商，不必另立新约。通商一事，本英官初次会议即行提出。又屡言西人欲至藏贸易，答以番情疑诈，万难办理，然后许至江孜。力言再四，又许退至帕隘。仍复力拒，英官意拂然。彼时首重通商，否则万难了结。臣力谕藏番，通商万不可免，始据藏番出具遵结。今英人忽不言通商，亦自有故。当日英人深知藏番於此事力拒数年，意谓藏番必不遵行，故借以为难。今知出结遵办，恐定约以后，他国援以为请，则藏地不能入其范围，是以忽议中止。然英人不议通商，藏人实所深原，但能不自启衅端，未尝不可暂保无事。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目前亦可免生枝节。惟日后防范宜严，未可再涉疏懈。现藏、印均已退兵，前怨已释，自应彼此立约以昭信守。彼族恐一经定约，即不能狡焉思逞，故任意延缓。惟自入夏至今，旷日持久，虚糜时日，万难再延。请速商英使，迅电印督，速行议结。”哲孟雄部长言原弃地居春丕，升泰止之。

十六年二月，以升泰为全权大臣，与印督定约八款：自布、坦交界之支英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藏、哲界线；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藏印通商、交涉、游牧三款俟议；签约於印度孟加拉城；钤印后，由大臣薛福成在伦敦互换。五月，给布鲁克巴部长印。十七年三月，升泰奏移设纳金要隘。八月，升泰奏称改关游历等部，藏番不遵开导，请仍在亚东立市。下所司知之。

十九年十月，派四川越巂营参将何长荣、税务司赫政与英国政务司保尔在大吉岭议定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条约九款：开亚东为商埠，听英商贸易，添设靖西同知监督之，印政府派员驻扎，察看商务；自交界至亚东，任英商随意来往；藏界内英人与中、藏人民诉讼，由中国边界官与英员商办；印度递驻藏大臣文件，由印度驻哲孟雄之员交中国边务委员驿递；藏人至哲孟雄游牧，遵英国定章，与原约一律奏行。此约既订，藏人以通商事英人独享权利，而游牧事藏人反受限制，於亚东开埠之事不肯实行。

二十一年正月，荣增正师傅普尔觉沙布咙为达赖传授格隆大戒。是年掌办商上事务前荣增师傅第穆呼图克图因病辞退。十一月，遵旨接管政教事务。二十四年，瞻对与川属明正土司构辞，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明派兵攻取瞻对，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大臣文海先后奏陈，而达赖亦密遣喇嘛罗桑称勒等赴京呈诉。於是朝廷俯顺番情，命将三瞻地方仍赏还达赖，毋庸改归四川管理。是年，亲赴色拉、布赉绷、噶勒丹三大寺熬茶讲经。二十五年，亲往前藏攒招。二十六年，杀其前掌办商上事务荣增正师傅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及其弟洛策等。第穆所居之阐宗寺财产，全行查抄入己，并咨请驻藏大臣裕钢代奏，将第穆呼图克图名号永远革除。是年，亲赴南海、琼科尔结等处熬茶讲经。

二十九年，藏、英以争界故，英兵进藏。初，达赖误以俄罗斯为同教，亲俄而远英。虽两次与英议定条约，迄未实行。俄员某伪作蒙古喇嘛装束，秘密入藏，为达赖画策，购置火器，意图抗英，英虽侦知之而无如何也。至俄方东困於日本，不暇远略，英遂藉事称兵。诏裕钢往解之。达赖恃俄员为谋主，不欲和，思与英人一战，乃止裕钢行，弗使番民支乌拉夫马，并调集各路番兵。西藏番兵以乍丫为强，然无纪律。甫抵拉萨，即围攻驻藏大臣衙署，死者数十人。后经藏官弹压，开往前敌，未交绥，均溃变，由小路逃去。时藏兵屡败，英兵日迫。诏解裕钢任，寻革职。

驻藏大臣有泰至藏，英军犹驻堆补，约赴帕克里议和，照十六年条约办理，原即休兵。有泰初与达赖商，原自往阻英兵，达赖尼之，然亦无他策，惟日令箭头寺护法诵经诅咒英兵速死而已。既而有泰藉口商上不肯支应乌拉，不能启程，仅以李福林往，怯不进。英军至江孜，盼有泰赴议，有泰仍不敢行，藏人怨之。未几，英人长驱直入，达赖闻知大惧，先一日以印授噶勒丹寺噶卜伦，仓皇北遁至青海。有泰以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时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

荣赫鹏既得志，因列条约十款，迫噶勒丹寺噶卜伦罗生戛尔等签约於拉萨：一、西藏允遵守光绪十六年中、英条约，并允认该第一款哲、藏边界；二、江孜、噶大克、亚东三处开为商埠；三、四从略；五、自印边该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阻碍；六、七从略；八、印边至江孜、拉萨之砲台山寨一律削平；九、以下五端，非得英国允许，不能举办：一西藏土地不准租让与他国，二他国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三他国不得派员入藏，四路矿电线及别项利权不许他国享受，五西藏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与各外国抵押拨兑。有泰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受制商上，不肯支应夫马，荣赫鹏笑颔之。英人即据为中国在藏无主权之证。

其先有泰电外务部，言番众再大败，即有转机。英军进拉萨，图压服藏众。及英军至，与藏定约，诱有泰画押，朝旨切责之。春丕暂住英兵，俟应偿兵费二百五十万卢比缴清即行撤退。朝廷以藏约损失之权太甚，命津海关道唐绍仪以三品卿加副都统衔赴藏全权议约。时议以藏事危急，宜经营四川土司，及时将三瞻收回，谕川督锡良等筹办。锡良拟改土归流，泰宁寺喇嘛以兵抗。朝命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驰往剿办，至巴塘，为番众所戕。锡良奏派四川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四川提督马维骐往。

三十一年六月，马维骐克复巴塘，赵尔丰继至，接办善后事宜，并搜捕馀匪，全境肃清。十一月，以里塘属之乡城桑披岭寺尝戕官弁，稔恶不法，派兵往讨。翌年闰五月，克之，擒其渠魁，并克同恶之稻坝、贡噶岭。诏以赵尔丰为边务大臣。八月，至里塘，将里塘土司改流，以防军五营分驻里、巴改流之地。十二月，盐井河西腊翁寺为乱，讨平之。

三十三年正月，草创学务、农垦、水利、桥梁、采镰、医药诸要政，粗具规模，设里化、定乡、巴安等县，并将应行兴革诸大端次第陈奏，得部拨开办经费一百万两。三十四年七月，会同川督赵尔巽奏设康安道，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里化同知，稻成县、贡噶岭县丞，巴安府、三霸通判，定乡县、盐井县，并招募西军三营。是秋因德格土司兄弟争继，奏明往办。十二月，至德格，匪党退保维渠卡，赵军进攻，至翌年六月降之。德格肃清，土司请纳土改流，乃招集百姓议定赋税。九月，春科、高日两土司及灵葱土司之郎吉岭均改流，又渡金沙口巡阅春科地方。十月，三十九族波密内附，八宿请改官，均抚循之，并派兵驱剿类伍齐、硕搬多、洛隆宗、边坝阻路之番人，遂分兵取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咸收服之。

宣统二年正月，边军越丹达山以西，直抵江达。是时川军正拟入藏，特为声援，并奏请与藏人於江达画界，设边北道、登科府、德化州、白玉州、同普县、石渠县，遂巡阅乍丫、烟袋塘、阿足，设乍丫委员。定乡兵变，派凤山讨平之。三岩野番索战，派傅嵩矞讨平之，设三岩委员。二月，以巴塘属之得荣、浪藏梗命，派兵攻克之，设得荣委员，并收服浪藏寺北之冷石卡。嗣赵尔丰督川，以傅嵩矞代理边务大臣。五月，赵尔丰、傅嵩矞以兵至孔撒、麻书，收其地，设甘孜委员，并檄灵葱、白利、倬倭、单东、鱼科、明正各土司缴印，改土归流。色达及上罗科野番来投。

六月，至瞻对，逐藏官，收其地，设瞻对委员。旋返打箭炉，檄鱼通、卓斯各土司缴印改流，又收复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鱼科土司抗不缴印，击破之，鱼科降。

於是傅嵩矞以边地各土司先后改流，已成行省规模，乃建议，以为川边故康地，其地在西，设行省曰西康，建方镇以为川、滇屏蔽。以边务大臣为西康巡抚，改边务支局为度支司，关外学务局为提学司，康安道为提法司，边北道为民政司。自打箭炉以西至丹达山，三千馀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四千馀里，均为西康辖境。既入奏，於是年七月，崇喜、纳夺土司先后缴印。八月，又传檄察木多、乍丫两呼图克图改流设理事官，於是西康全局遂以底定。嗣值鼎革，川局又变，建省之议卒不果行。

当唐绍仪之议约也，於光绪三十一年正月至印度，与英议约专使费利夏会议多次。英使讳言废约，允商订修改。绍仪易其七八，费谓无异废约，坚拒焉。费虽名全权，而约事多主於印度总督冠仁，绍仪面揭之，费乃允商。第九款又力辨主国、上国之据，狡展不让，乃借辽沈议约事奉命回京，留参赞张廕棠在印接议。英仍坚持初议，卒无结果。会英内阁更易，宗旨稍变，驻京英使萨道义接英政府训，将条约稿稍有更易，命在京外务部商订。政府以西藏与英属印度接壤，历年边界交涉，争端屡起，中国两次与英订约，无非以睦邻之计为固圉之谋，英新政府既有意转圜，仍饬该使臣在京续商。在我自当早图结束，以保主权，因由唐绍仪与英使萨道义订定藏、印续款六款：一光绪三十年七月英、藏所立之约暨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二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认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治。三光绪三十年七月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四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五、六从略。以挽救前约之失，藏应偿兵费一百二十馀万两。朝廷允代筹还，英人始无辞，於北京签押。旋有泰被言官弹劾，诏五品京堂张廕棠前往查办。有泰及其随员均获罪，褫革谪戍有差。

廕棠入藏，三十二年，专办开设商埠事。时英军尚驻春丕，照约俟三埠开妥、赔款清交始撤兵，故开埠尤亟亟也。三十四年，政府以光绪三十二年附约第三款内载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另行酌办等语，特派张廕棠为全权大臣，与英专使韦礼敦议订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其要者：二划定江孜商埠界线。四英、印人民与中、藏人争论，由英商务委员与中、藏官员会同查讯，面议办法。六英军撤退后，印边至江孜一路旅舍，由中国赎回，所有电线，俟中国电线接修至江孜后，亦酌量售与中国。八已开及将开各埠，英商务委员因往来印边界文件，得用传递夫役。又英国官商雇用中、藏人民作合法事业，不得稍加限制。九凡往来各商埠之英官民货物，应确循印、藏边界之商路，不得擅经他处。十英国人民可任便以货物或银钱交易，任便将货物出售，或购买土产，不得限制抑勒。此约除中、英签押外，并有西藏噶卜伦汪曲结布随同画押。实开三方并列先例，藏局又为一变。厥后英、藏交涉日繁，而政府抚驭藏番，既有英、藏拉萨之约在先，其事益臻艰困。至宣统季年，遂有经略川边及达赖二次出亡之事。

自光绪三十年达赖与英境启衅战败出奔后，卓锡於库伦，意在投俄，而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睦。经库伦办事大臣德麟电奏乞援，诏西宁办事大臣延祉俟过冬后迎护至西宁。而达赖又欲在代臣王旗小住，廷旨以王旗部落甚小，达赖随带人众，恐难供亿。翌年，侨居塔尔寺，又与阿嘉呼图克图同居一处，积不相能。陕甘总督升允奏：“达赖性情贪啬，久驻思归，应否准其回藏？”得旨：“俟藏务大定，再行回藏。”而调阿嘉来京以和解之。旋由西宁往五台山，折而至京，觐见於仁寿殿，如顺治朝，优礼有加。三十四年十月，以万寿节率徒祝嘏，特加封号，以昭优异。

懿旨曰：“达赖喇嘛业经循照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按年赏给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籓库分季支发。达赖喇嘛受封后，即令仍回西藏，经过地方，派员妥为照料。到藏以后，当确遵主国之典章，扬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期使疆宇永保治安，僧俗悉除畛域，以无负朝廷护持黄教、绥靖边陲至意。”旋以国有大丧，受封未便举行。达赖以不服水土请，诏令先行起程，至塔尔寺受封。又值停止筵宴之时，未便设饯，仍派大臣护送，如来时礼节。至西宁，即请将阿嘉斥革，并以此事为回藏之要挟。达赖聘练兵教习十馀人，影射蒙古，实系俄人，多购军火回藏。

初，张廕棠以西藏地当冲要，英、俄环伺，自非早筹整顿，难以图存。建议以汉员指挥，另派北洋新军入藏，分驻要塞，以厚声援。驻藏大臣联豫疏陈藏中情形，亦有派遣军队之请。会川边藏番扰乱，进攻三崖。三崖者，本巴塘属地，与德格、多纳两土司接壤，向归川省管辖。乃藏番察台三大寺无端派番官带兵占据上崖，调渣鸦、江卡各土司助兵，逼勒崖夷投降，并遍肆煽惑，打箭炉一带均为震动。同时瞻对番官句结德格土司之弟为乱，逐其兄。炉城文武据报，派麻书土千总江文荃查办，均被围困。经川督入奏，廷议以三崖、德格均系川境，番官竟敢纠众侵逼，再事优容，恐番焰日张，土司解体。命川督会同赵尔丰相机筹办。尔丰电奏力主用兵，并称此次藏番与达赖有关系，请饬达赖传谕退兵。乃饬达筹、张廕棠诘问，达赖答词闪烁，意涉支吾。政府以达赖纵肯戒饬番众，而万里遗书，需时甚久，三崖等处被攻正急，何能久待，遂电尔丰进剿。

三十四年冬，番兵调集益众，近逼盐井，并声言索战。虽经川军击败，番众仍未退卻，扬言阻止赵尔丰入藏。政府以藏番举动，显系有恃不恐，藏地介在强邻之间，意存首鼠，自非设法经营，无以保我边圉。因思光绪三十三、四年间联豫等条陈有善后办法二十四条，创财政、督练、路矿、盐茶、学务、巡警、农务、工商、交涉九局，拟即采择试办。但无兵不敷弹压，多名又恐难相安，拟先设兵三千。其一千由川督就川兵挑选精锐，厚给饷械，派得力统领率之入藏，归驻藏大臣节制调遣。馀二千由驻藏大臣就近选募，另调川中哨弁官长，俾任训练统率之事，以期持久。联豫、赵尔巽覆奏赞其议，遂派知府锺颖统领川兵，於宣统元年六月启程入藏，取道德格，绕过江卡至察木多。藏番在恩达、类乌齐一带，拟聚兵堵截。十一月，川军抵类乌齐，藏番不战自退，川军遂由三十九族间道前进。十二月，抵拉里、江达。番兵闻川军且至，焚其积聚，劫杀汉兵扼守。川军进击，大破之。

达赖自光绪三十四年由西宁入觐，出京回藏，沿途逗留，又绕道德格等处，迁延不进，其冬，始回拉萨。二年正月，达赖闻川军将至，乘夜西奔，潜赴印度，川军遂转战入藏。朝廷得联豫奏报，降旨数达赖罪恶，革去名号，一面责成联豫、赵尔丰会筹防务，安辑军民；一面降旨另访呼毕勒罕，以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代理商上事宜，其噶卜伦以下各藏官供职如故，藏中僧俗亦安堵无事。是年三月，联豫请于曲水、哈拉乌苏、江达、硕般多及三十九族各设委员一。三年二月，联豫奏裁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以罗长崟、钱锡宝为之。会波密事起，联豫遣锺颖攻之不克，旋遣罗长崟会赵尔丰军平之。其秋，川军变，逐联豫，推锺颖代之，达赖始乘机重回拉萨。以此次出奔深赖英人保护，态度一变，於是逐锺颖而独立，中、英之交涉益纷纭矣。

班禅第一辈凯珠巴格勒克，为宗喀巴二弟子。出世至第五辈罗布藏伊什，仍号班禅呼图克图。康熙三十四年，命御史锺申保等赉敕召来京，前藏第巴桑结以未出痘辞。五十二年，诏以班禅为人安静，精通经典，勤修贡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颁发金印、金册。六辈罗布藏巴勒垫伊西，乾隆四十三年，请祝七旬万寿，许之。

迎护筵宴诸礼，概从优异，如顺治九年达赖来觐例。四十五年八月，在热河祝嘏，至京居西黄寺。是年颁赐玉印玉册，以痘圆寂。命理籓院尚书博清额为驻藏办事大臣，护送舍利金龛回藏。

第七辈罗布藏巴勒垫丹贝宜玛，五十三年，以廓尔喀扰边，命移泰宁，俟平复归后藏。道光十五年，给金册。二十一年，以接济征森巴兵饷，加“宣化绥疆”封号。咸丰元年，赉七旬寿，如六旬所赐。次年，圆寂，年七十三。

第八辈罗布藏班垫格曲吉札克丹巴贝汪曲，年二十九。至第九辈罗布藏吐巴丹曲吉宜玛格勒克拉木结，光绪十八年正月，迎至扎什伦布坐床，赏其外祖父期差汪布本身辅国公。三十一年，英人入藏，诏班禅留后藏镇摄。十一月，班禅随英皇子游历印度，有泰劝阻，不从。十二月，由印回藏，谕以情词恭顺，原擅行出境之咎勿治，谆令恪供职守。张廕棠奏班禅受英唆使，屡与达赖牴牾，而全藏实权仍归达赖替身掌握。电告外务部，请以恩泽笼络班禅，并羁縻达赖，勿急旋藏。既而达赖将由西宁起程，班禅请自迎之，而实不行。达赖抵拉萨，班禅即请觐。谕训联豫等，班禅来京，於藏中情形是否相宜。其后达赖独立，班禅亦不克安於藏矣。

统计达赖所辖寺庙三千五百五十馀所，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奇，黑人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喇嘛万三千七百有奇，黑人六千七百五十二户。西藏有爵五：辅国公三，一由贝子降袭，一由镇国公降袭，一定世袭；一等台吉扎萨克一；一等台吉一。而达赖、班禅之亲以恩封者不与。凡前后藏官，均由驻藏大臣分别会同达赖、班禅选补。前藏唐古特官，噶卜伦四人，三品，为总办藏务之官，其俗称之曰“四相”，议事之所曰噶厦。其次仔琫及商卓特巴各二人，皆四品。业尔仓巴二人，朗仔辖二人，协尔帮二人，硕第巴二人，皆五品。达琫二人，大中译二人，卓尼尔三人，皆六品。仔琫、商卓特巴为商上办事之官。凡喇嘛谓库藏出纳之所曰商上。业尔仓巴为管粮之官，朗仔辖为管街道之官，协尔帮为管刑名之官，硕第巴为管理布达拉一带番民之官，达琫为管马厂之官，大中译、卓尼尔等为噶厦办事之官。管兵者曰戴琫，六人，四品。如琫十二人，五品。甲琫二十四人，六品。定琫一百二十人，七品。多东科尔族任之。

其治理地方者曰营官。前藏大营十：曰乃东，曰琼结，曰贡噶尔，曰仑孜，曰桑昂曲宗，曰工布则冈，曰江孜，曰昔孜，曰协噶尔，曰纳仓，营官皆五品。后藏大营三：曰拉孜，曰练营，曰金龙，营官皆五品。前藏中营四十三：曰洛隆宗，曰角木宗，曰打孜，曰桑叶，曰巴浪，曰仁本，曰仁孜，曰朗岭，曰宗喀，曰撒噶，曰作冈，曰达尔宗，曰江达，曰古浪，曰沃卡，曰冷竹宗，曰曲水，曰突宗，曰僧宗，曰杂仁，曰茹拕，曰锁庄子，曰夺，曰结登，曰直谷，曰硕般多，曰拉里，曰朗，曰沃隆，曰墨竹宫，曰卡尔孜，曰文扎卡，曰辖鲁，曰策堆得，曰达尔玛，曰聂母，曰拉噶孜，曰岭，曰纳布，曰岭噶尔，曰错朗，曰羊八井，曰麻尔江。后藏中营十四：曰昂忍，曰仁侵孜，曰结侵孜，曰帕克仲，曰翁贡，曰干殿热布结，曰扎布甲，曰里卜，曰德庆热布结，曰央，曰绒错，曰葱堆，曰胁，曰干坝，营官皆六品。前藏小营二十五：曰雅尔堆，曰金东，曰拉岁，曰撒拉，曰浪荡，曰颇章，曰札溪，曰色，曰堆冲，曰汪垫，曰甲错，曰拉康，曰琼科尔结，曰蔡里，曰曲隆，曰扎称，曰折布岭，曰扎什，曰洛美，曰嘉尔布，曰朗茹，曰里乌，曰降，曰业党，曰工布塘；后藏小营十五：曰彭错岭，曰伦珠子，曰拉耳塘，曰达尔结，曰甲冲，曰哲宗，曰擦耳，曰晤欲，曰碌洞，曰科朗，曰哲喜孜，曰波多，曰达木牛厂，曰冻噶尔，曰札茹；营官皆七品。而前藏边营十四：曰江卡，曰堆噶尔本，曰噶喇乌苏，曰错拉，曰帕克里，曰定结，曰聂拉木，曰济陇，曰官觉，曰补仁，曰博窝，曰工布硕卡，曰绒辖尔，曰达巴喀尔，营官皆五品。每营营官一人或二人，以喇嘛、黑人参任之。

喇嘛之有游牧者，东起乍丫达呼图克图，与四川打箭炉所属土司接，其西为察木多吧克巴拉呼图克图，又西为硕般多喇嘛，又西为类乌齐呼图克图，硕般多、类乌齐之北，皆与西藏大臣所属土司接。硕般多之南，为八所喇嘛，又南为工布什卡喇嘛。类乌齐之西，为墨竹宫喇嘛，又西为噶勒丹喇嘛。类乌齐之西北，为赞垫喇嘛，介居西藏大臣所属各土司之间，其西为埒徵喇嘛。噶勒丹之西为色拉喇嘛，西与布达拉接。噶勒丹之南，为琼科尔结喇嘛，其西为丈扎卡喇嘛，又西为松热岭喇嘛，又西为那仁曲第喇嘛，又西南为乃东喇嘛，北与布达拉接。乃东之西，为琼结喇嘛。布达拉之西北，为布勒绷喇嘛，又西北为羊八井喇嘛，其西为朗岭喇嘛，西与扎什伦布接。朗岭之南，为仁本喇嘛，其西南为江孜喇嘛，又西南为冈坚喇嘛。

冈坚之西，为协噶尔喇嘛。协噶尔之西，为聂拉木喇嘛。朗岭之西，为撒噶喇嘛，又西为杂仁喇嘛。其直属於驻藏大臣者，有达木额鲁特八旗：在喜汤者四旗，在汤宁者二旗，在佛山者一旗，皆北倚布幹山，南与前藏接；在格拉者一旗，东北滨喀喇乌苏，西与后藏接。每旗置佐领一。

有三十九族土司：曰琼布噶鲁，曰琼布巴尔查，曰琼布纳克鲁，曰勒纳夥尔，曰色里琼扎尼查尔，曰色里琼扎参嘛布玛，曰色里琼扎嘛噜，曰木硃特羊巴，曰布米特勒达克，曰木硃特尼牙木查，曰木硃特利松嘛吧，曰木硃特多嘛巴，曰勒远夥尔，曰依戎夥尔移他玛，曰查楚和尔孙提玛尔，曰巴尔达山木多川目桑，曰嘛拉布什嘛弄，曰窝柱特只多，曰窝柱特娃拉，曰彭楚克夥尔，曰彭楚克彭他玛尔，曰彭楚克拉寨，曰盆索纳克书达格鲁克，曰沁体牙冈纳克书毕鲁，曰盆沙尼牙固纳克书色尔查，曰巴尔达穆纳克喜奔盆，曰纳格沙拉克书拉克什，曰洛克纳克书贡巴，曰三渣，曰三纳拉巴，曰扑旅，曰上阿扎克，曰下阿扎克，曰白猎扎嘛尔，曰上冈噶鲁，曰下冈噶鲁，曰上夺尔树，曰下夺尔树。皆土纳马赋，总之以夷情章京。

山之大者，曰冈底斯山，即昆仑，为东半球众山众水之祖；曰僧格山；曰郎千山；曰玛加布山；曰达木楚克山；曰朗布山；曰巴萨通拉木山；曰诺莫浑乌巴什山，是三山即三危。川之大者，曰鄂穆河，下游为澜沧江；曰喀喇乌苏河，即黑水，下游为潞江；曰薄藏布河；曰雅鲁藏布江，亦曰大金沙江；曰朋楚河；曰冈噶江。泽之大者，曰玛帕本达赖池，曰郎噶池，曰牙毋鲁克池，曰腾格里池，曰牙尔佳池。

其物产自靖西东之堆朗至萨马达一带，皆有五金煤矿。其金矿最著者，曰尔仓，曰噶大克。出盐最著者，曰勒牙，曰雅幹，凡十三。

其疆界西接印度之拉达克部，西南接洛敏汤、作木朗、廓尔喀诸部，南接哲孟雄、布鲁克巴各部及珞瑜茹巴之怒江，东接四川巴塘之南墩宁静山，东南接云南维西，东北接西宁所管之邦木称、巴彦诸土司，北至木鲁乌苏，接西宁所属玉树诸土司，西北至噶尔藏骨岔、阿尔坦诺尔一带，接新疆和阗、莎车。

## 列传三百十三 属国一

○朝鲜 琉球

有清龙兴长白，抚有蒙古，列为籓封。当时用兵中原，而朝鲜服属有明，近在肘腋，屡抗王师。崇德二年，再入其都，国王面缚纳质，永为臣仆，自此东顾无忧，专力中夏。

顺治绍明，威震殊方。三年，琉球闻声，首先请封。九年，暹罗，十七年，安南，相继归附。雍正四年，苏禄，七年，南掌，先后入贡。盖其时武义璜璜，陆慑水栗，殊国绝域，交臂诎膝，慕义归化，非以力征也。

高宗继统，国益富饶，帝喜远略，荡平回疆，兵不血刃，而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阿富汗、坎巨提相率款塞，通译四万，举踵来王。乾隆中叶，再征缅甸，三十四年，缅惧乞贡。五十七年，复征服廓尔喀，稽首称籓。於是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芒芒圣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咸、同之际，内乱频仍，挞伐十馀年，巨憝虽平，而国力凋τ，未遑图远。日夷琉球，英灭缅甸，中国虽抗辞诘问，莫拯其亡。而越南、朝鲜政纷乱作，国家素守羁縻属国之策，不干内政，兴衰治乱，袖手膜视，以至越南亡於法，朝鲜并於日，浩罕之属蚕食於俄，而属国所廑存者，坎巨提一隅而已。越南、朝鲜之役，中国胥为出兵，而和战无常，国威扫地，籓篱撤而堂室危，外敌逼而内讧起，籓属之系於国也如此。传曰：“天子守在四夷。”讵不信哉？作属国传。

朝鲜又称韩国。清初王朝鲜者李珲，事明甚谨。太祖天命四年，珲遣其将姜弘立率师助明来侵，军富察之野，战而大败，姜弘立以兵五千降。帝留弘立，遣其部将张应京等十馀人还国，遗珲书曰：“昔尔国遭倭难，明以兵救尔，故尔国亦以兵助明，势不得已，非与我有怨也。今所擒将吏，以王之故，悉释还国。去就之机，王其审所择焉。”先是明万历中，日本丰臣秀吉大举侵朝鲜，覆其八道，明为用兵七年。会秀吉死，兵罢，朝鲜乃复国，故书中及之。朝鲜不报谢。又出境拒征瓦尔喀之师。乌拉贝勒布占泰侵朝鲜，帝与布占泰有连，谕止其兵，朝鲜亦不谢。及帝崩，复不遣使吊问。而明总兵毛文龙招辽民数万守皮岛，与朝鲜犄角，屡出师袭沿海城寨。

会朝鲜叛人韩润、郑梅来归，请为乡导，构兵端。时太宗天聪元年，朝鲜国王李倧嗣位之三年也。正月，命贝勒阿敏等率师征朝鲜。渡鸭绿江，败文龙兵于铁山，遁还皮岛。遂克义州、定州及汉山城，屠其军民数万，焚粮百馀万。长驱而进，渡青泉江，克安州，进师平壤，城中官民番遁走。乃渡大同江，次中和。倧惶遽甚，遣使求成，阿敏责数其罪。二月，师次黄州，国中震恐，求成之使络绎於道，遂逼王京。倧势蹙，挈妻子遁江华岛，来告曰：“敝邑无所逃罪，惟上国命是从。”乃许其和。江华岛在开州南海中，遣使赴岛谕倧，而驻军平山以待。倧遣族弟原昌君李觉等献马百、虎豹皮百、绵绸苎布四百、布万有五千，於是遣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往江华岛莅盟。三月庚午，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和议成，约为兄弟之国。

初，朝鲜之求成也，诸贝勒等议以明与蒙古两敌环伺，兵不可久在外，且俘获已多，宜许其成。而阿敏慕朝鲜国都城郭宫殿之壮，不肯旋师。贝勒济尔哈朗及岳讬、硕讬密仪，令阿敏军平山，而先与朝鲜盟，事成始告阿敏。阿敏谓己不预盟，纵兵四掠，乃复使李觉与阿敏盟於平壤城。帝驰谕阿敏：“毋复秋毫扰！”分兵三千戍义州，振旅而还，以李觉归。九月，从倧请，召还义州之兵，并许赎俘虏，定议春秋输岁币、互市。

二年二月，开市中江。是年，明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於皮岛，诸岛兵无主。五年，谋乘虚征诸岛，徵兵船於朝鲜。使至其国，三日乃见。倧览书曰：“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自是渐渝盟。六年，巴都礼、察哈喇等使朝鲜，颁定贡额。还言倧於所定贡额止供什一，金银、牛角非国所出，不肯从。七年正月，赐倧书，责其减岁币额，并窃葠畜、匿逃人之罪，欲罢遣使，专互市。二月，遣备御郎格等往会宁城互市，倧拒之。是夏，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以舟师二万人渡海来降，帝遣使徵粮朝鲜，并索会宁城瓦尔喀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倧屡书陈辩，复加筑京畿、黄海、平安三道白马等十二城。帝历数倧负义州互市之约。八年春，帝欲价倧与明议和，倧以书告皮岛守将，迄无成议。冬，倧使罗德宪来，拒索逃人及互市，词甚厉，且欲坐满洲使臣於朝鲜大臣之下。帝怒，却其币，留德宪不遣，仍以书谕倧。

九年，平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八和硕贝勒及外籓蒙古四十九贝勒表请上尊号。帝曰：“朝鲜兄弟之国，宜与共议之。”於是内外诸贝勒各修书遣使约朝鲜共推戴，朝鲜诸臣争言不可，且以兵守使臣。使臣英俄尔岱率并夺马突门，倧遣人追付报书，又以书谕其边臣戒严，有“丁卯年误与讲和，今当决绝”之语，英俄尔岱众夺之以献。十年四月，改国号“清”。朝鲜使李廓等来朝贺，不拜。赐书令送质子，复不报。

十一月，帝以朝鲜败盟，将统大军亲征。先遣其使臣李廓等归国，遗书国王，并驰檄朝鲜官民。十二月辛未朔，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居守，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分屯辽河海口，备明海师援袭之路。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豫亲王率护军千人继之。贝勒岳讬等以兵三千济师。帝亲率礼亲王代善诸军进发。庚辰，渡镇江。壬午，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丁酉，次临津江。江在国都北百馀里，与都南汉江夹拱王城者也。时江冰未合，车驾至，冰骤坚，六师毕济。

马福塔等以是月甲申潜袭王京，败其精兵数千，倧仓皇遣使迎劳城外款兵，而徙其妻子江华岛，自率亲兵逾江保南汉山城。大军入都城，多铎、岳讬亦定平壤，抵王京，合军渡江围南汉山城，连败其诸道援师。帝至，分兵搜剿都城，而亲率大军渡江，益军围南汉。二年正月壬寅，击败全罗道援兵，遣使赍敕往谕朝鲜大臣。甲辰，大军北渡汉江，营王京东二十里江岸。丁未，击败全罗、忠清两道之师。其多尔衮、豪格左翼军由长山口克昌州城，败安州、黄州兵五百，宁边城兵千，截杀援兵一万五千，至是来会师。贝勒杜度送大砲至临津江，冰泮复合如前。

城围益急。癸丑，倧请成，不许。己未，再请成。庚申，降。敕令出城亲觐，并缚献倡议败盟诸臣。是日，倧始奏书称臣，乞免出城。帝命多尔衮以轮挽小船由陆出海，砲沉其大舰三十。小船径渡入岛城，获王妃、王子、宗室七十六人，群臣家口百六十有六，客诸别室。甲子，谕倧速遵前诏出城来见。倧乃献出倡议败盟之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及台谏官洪翼汉，诣军前。帝敕令去明年号，纳明所赐诰命册印，质二子，奉大清国正朔；万寿节及中宫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诸庆吊事，俱行贡献礼；遣大臣内官奉表、与使臣相见及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有征伐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人；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黄金百两、白金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

倧以孤城穷蹙，妻子被俘，八道兵皆崩溃离散，宗社垂绝，乃顿首受命。庚午，从数十骑朝服出降。二月，筑坛汉江东岸三田渡，设黄幄，帝陈仪卫渡江，登坛作乐，将士擐甲肃列。倧率其群臣离南汉山五里许步行，令英俄尔岱、马福塔迎於一里外，引至仪仗下立。帝降坐，率倧及其诸子拜天。礼毕，帝还坐，倧率其属伏地请罪，宣诏赦之，令坐坛下左侧西向，位诸王上。赐宴毕，还其君臣家属，尽召回诸道兵，振旅而西。诏以朝鲜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两年贡物，以己卯年秋为始，如力有不逮，临时定夺。朝鲜臣民树碑颂德於三田渡坛下。

四月，倧送质子澂、淏至。五月，以朝鲜兵船助攻皮岛功，赐倧银币、马匹。

十月，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达云等赍敕印制诏往封倧为朝鲜国王。十一月，倧遣陪臣表贺万寿，冬至贡方物。十二月，贺元旦。嗣凡万寿圣节、元旦、冬至，皆专遣陪臣表贺，贡方物，岁以为常。是年，定贡道，由凤凰城。其互市约：凡凤凰城诸处官员人等往义州市易者，每年定限二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宁古塔人往会宁市易者，每年一次；库尔喀人往庆源市易者，每二年一次；由部差朝鲜通事官二人，宁古塔官骁骑校、笔帖式各一人，前往监视，定限二十日即回。

三年，徵朝鲜兵从征明，误军期，降诏切责。四年六月，遣使往封倧继室赵氏为朝鲜王妃。东方库尔喀叛入东海中熊岛，命朝鲜讨之。倧遣将由庆兴西水罗前浦进师。七月，执叛首加哈禅来献，赐倧银二百两。五年十月，谕倧以诞辰，恩减岁贡内米九千包。六年正月，攻明锦州，调朝鲜舟五千运粮万石。寻倧奏言军船、粮船三十二艘漂没无存，帝知其饰词，诏切责，刻期督催。复运粮万石，船百十有五艘，由大小凌河口进至三山岛，途中遭风礁坏船五十馀，又为明水师截击，仅存五十二艘。至盖州，不能前，请从陆运。诏以朝鲜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见明兵船不迎敌，又不由水路进，严斥之。朝鲜臣林庆业大惧，请冒险出水路，帝仍许其改从陆，止留精砲兵千，厮卒五百，馀兵悉遣还。既而运粮士马久不至，遣使诘责。三月，始有朝鲜总兵柳琳、副将刁何良等率兵至锦州军。六月，倧遣陪臣李浣等献新罗瑞金，奏言咸阳郡新溪书院，新罗古寺遗基也，居民袁年掘地得瓦罈一，盖刻“一千年”三字，中有黄金二十斤，内一斤镌“宜春大吉”四字。优诏答之，而原金付还。七年，锦州大捷，明遣使议和，帝敕询倧令陈所见，倧以“止杀安民，上符天意”对。已复侦有明兵船二至朝鲜界，帝大怒，并得其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潜通明国书往来诸状，逮讯治罪。八年九月，朝鲜擒获明天津侦探兵船一，解至，赐倧银。

是月，世祖即位，颁诏其国，并赍敕往谕，减岁贡内红绿绵绸各五十疋、白绵绸五百疋、纻丝二百疋、布二百疋、腰刀六口、龙席二领，花席二十领。十月，倧遣其子橑奉表进香，贡方物。十二月，倧遣陪臣奉表贺登极。顺治元年正月，谕倧停解瓦尔喀人民。五月，以破流贼李自成，底定燕京，宣示朝鲜。七月，倧遣陪臣表贺，贡方物。十一月，遣世子澂归国，敕减岁贡内苏木二百斤、茶十包、绵绸千疋、各色细布五千疋、布四百疋、粗布二千疋、顺刀十把、刀十把，其元旦、冬至、万寿庆贺贡物，以道远俱於朝正时附进，著为令。二年三月，遣倧次子淏归国。十一月，世子澂卒，封倧次子淏为世子。三年十月，免贡米。六年正月，以朝鲜年觐，原定阁臣、尚书各一员，书状官一员代之，此后或阁臣、尚书一员代觐，书状官仍旧。

六月，李倧薨。八月，遣礼臣启心郎渥赫等往谕祭，赐谥庄穆。又遣户部启心郎布丹、侍卫撤尔岱充正副使，赍诰敕往封世子淏为朝鲜国王，妻张氏为王妃。七年正月，淏奏言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遣使往讯，庆尚道观察使李、东莱府卢协并言朝鲜、日本素和好，前奏不实，诏切责淏，褫其用事臣李敬舆、李景奭、赵洞等职。九年正月，淏表贺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徽号。五月，国人赵照元等谋逆伏诛，遣使奏闻。十年三月，以朝鲜国王印有清文无汉篆，命礼部改铸兼清、汉字印赐之。十二月，封淏子■H7为世子。十五年二月，以罗刹犯边，谕朝鲜简发鸟枪手二百从征。

十六年五月，李淏薨。九月，遣工部尚书郭科等往谕祭，赐谥忠宣。又遣大学士蒋赫德、吏部侍郎觉罗博硕会充正副使，往封世子■H7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十八年，圣祖即位，■H7遣陪臣进香，贺登极。康熙元年，命朝鲜表贺冬至、万寿节及进岁贡，与朝正之使偕行。屡年国有大典，俱遣使朝贺。

十三年十二月，李■H7薨，谕礼部：“李■H7克尽籓职，可从优给恤典，於常例外加祭一次。”赐谥庄恪。遣内大臣寿西特、侍卫桑厄恩克往谕祭，兼封嗣子李焞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十五年十一月，焞奏言：“前明十六朝纪一书中载本国癸亥年废光海君李珲立庄穆王李倧事，诬以篡逆。今闻纂修明史，特陈奏始末，乞删改以昭信史。”礼部议不准行。二十年正月，王妃金氏故，遣官致祭。二十一年五月，遣使封焞继室闵氏为王妃。是年，帝谒祖陵，焞遣陪臣至盛京迎觐，贡方物。二十四年，焞奏言国内牛多疫死，民失耕种，请暂停互市。礼部议焞讬言妄奏，帝以外籓宥之，仍令照常贸易。

二十五年，朝鲜民韩得完等二十八人越江采葠，枪伤绘画舆图官役。谳上，斩韩得完等为首六人，馀免死，减等发落。焞奉表谢罪，附贡方物。帝以朝鲜王因谢罪进贡，宜不收，准作年贡，嗣后谢罪贡物著停止。三十年七月，礼臣奏朝鲜国贡使违禁私买一统志书，内通官张灿应革职发边界充军，正使李沈、副使徐文重等失於觉察，应革职。帝命从宽，免革职。三十二年正月，免朝鲜岁贡内黄金百两及蓝青红木棉。

三十六年七月，封焞子昀为世子。十一月，焞疏请於中江贸易米粮，允之。三十七年正月，遣侍郎陶岱运米三万石往朝鲜，以一万石赈济，二万石平粜，有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三十九年，焞表谢发回漂入琉球船只恩，附贡方物。帝谕轸恤漂人，卻贡物，嗣后有若此例者停其贡。四十年十二月，王妃闵氏故，遣官致祭。先是渔采船并贸易人至朝鲜，往往侵扰地方。至是谕王令查验船票人数姓名籍贯，开明报部，转行原籍地方官，从重治罪。并谕各抚严饬沿海地方官，有以海上渔采贸易为名，往来外国贩买违禁货物者，严行禁止。四十一年，遣员外郎邓德监收中江税，以四千两为额。四十二年二月，遣使封焞继室金氏为王妃。四十三年十二月，焞遣官资送被风漂失商船，降谕褒之。四十五年十月，谕大学士曰：“朝鲜国王奉事我朝，小心敬慎。其国闻有八道，北道接瓦尔喀地方土门江，东道接倭子国，西道接我凤凰城，南道接海外，尚有数小岛。太宗平定朝鲜，国人树碑於驻军之地，颂德至今。当明之末年，彼始终服事，未尝叛离，实属重礼义之邦，尤为可取。”

四十九年五月，朝鲜商人高道弼等被风坏船，漂至海州获救，江苏巡抚张伯行以闻。

谕令高道弼等由部给文，驰驿归国。

五十年五月，帝谕大学士曰：“长白山之西，中国与朝鲜既以鸭绿江为界，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东南入海，土门江西南属朝鲜，东北属中国，亦以江为界。

但鸭绿、土门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悉。”乃派穆克登往查边界。十月，帝谕免朝鲜国王例贡物内白金一千两、红豹皮一百四十二张，治朝鲜国使沿途馆舍。是年，礼臣覆准朝鲜国与奉天府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相近地方，令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严饬沿海居民，不许往朝鲜近洋渔采，或别地渔采人到朝鲜，并皆捕送。五十一年五月，焞奏谢减例贡恩，附贡方物，帝命谢恩礼物准作冬至、元旦礼物。是年，穆克登至长白，会同朝鲜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立碑小白山上。五十四年，礼臣奏：“珲春之库尔喀齐等住处，与朝鲜止隔土门江，恐往来生事，将安都立、他木努房屋窝铺悉行拆毁。嗣后沿边近处，不得盖屋种地，军民违者重罪之。”五十七年三月，焞表谢赐空青恩，附贡方物，帝命留作下次正贡。自是凡朝鲜奏谢附贡方物均留作正贡，迄於光绪朝不改。

五十九年十月，李焞薨，遣散秩大臣查克亶、礼部右侍郎罗瞻往吊祭，赐谥僖顺。兼封世子昀为朝鲜国王，继妻鱼氏为王妃。六十一年二月，昀疏言：“臣萎弱无嗣，请以弟李昑为世弟，以续宗祧。”帝俞其请。四月，遣使往封今为朝鲜国王世弟。十二月，山东渔户杨三等十四人遭风漂入朝鲜，审无信票，送回内地。帝命嗣后漂风船只人口，验有票文未滋事者，照旧送回。如无票文，复生事犯法者，令王於审拟后咨部具题，俟命下行文完结，仍报部存案。雍正元年七月，谕礼部减朝鲜贡物内布八百疋、獭皮百张、青黍皮三百张、纸二千卷。朝鲜於九月内进万寿表文，仍照例於十二月与年贡并进。昀遣陪臣进香，贺登极。二年五月，昀遣陪臣上孝恭仁皇后尊谥。

十二月，李昀薨，遣散秩大臣觉罗舒鲁、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往谕祭，赐谥庄恪。

兼封世弟昑为朝鲜国王，妻徐氏为王妃。三年七月，昑疏请封副室所生子李緈为世子，部议与例不符，帝特如所请行。八月，遣官封昑子緈为世子。五年正月，昑疏请更正先世臣倧诬逆事。部议：“昑四代祖倧，故明天启三年请封。明十六朝纪以篡夺书，实属冤诬，应予更正。俟明史告成后，以朝鲜列传颁示其国。”从之。商人胡嘉佩亏帑，以朝鲜国民所负银六万两呈抵，令赴中江质明办理。部议昑咨文支饰，请按数追偿。帝命从宽免追。又谕昑追拏内地盗贼潜逃朝鲜者，倘漏网不获，王将其国防汛之员参处，王亦一并议处。六年二月。减朝鲜岁贡稻米、江米各三十石，每年止贡江米四十石，以供祭祀，著为例。十月，昑请朝鲜盗贼潜入内地，谕兵部檄盛京、山东边境官严拏究治。七年正月，世子緈卒，遣官谕祭。十月，谕礼臣：“朝鲜国距京三千馀里，贡使往来劳费，嗣后凡谢恩章疏，与圣寿、冬至、元旦三大节表同时赍奏，不必特遣使臣，著为令。”八月，昑为嫂妃鱼氏告哀，遣使谕祭。

九年五月，奉天将军那苏图疏言：“凤凰城边外陆路防汛之虎耳山诸处，有草河、叆河二水，发源边内，至边外之莽牛哨，汇流入中江。中江之中有洲，名江心沱，沱西属凤凰城，东为朝鲜国界，岁有匪徒乘船出入，请於莽牛哨设水师防汛。”

帝以询朝鲜王昑，请仍遵旧例，从之。十年三月，昑以先臣李倧被诬事，蒙令史臣改正，乞早颁发谕，先将明史朝鲜列传抄录颁示。十三年九月，高宗即位，颁诏朝鲜。谕礼臣曰：“大臣官员之差往朝鲜者，向有餽食仪物之例，其照旧例减半。著为令。”

乾隆元年二月，谕礼臣：“朝鲜国今年所进万寿表贡，例於十二月偕年贡同进。”

由是岁以为常。二年四月，昑奏请仍中江通市旧例，每岁二、八月间，八旗台站官兵赍货赴中江与朝鲜互市。帝以旗人有巡守责，且不谙贸易，改令内地商民往为市。

及昑奏入，从之。十一月，昑请封其副室子愃为世子。时愃甫三岁，部议格於例，特旨允行。三年正月，遣使往封愃为世子。四年五月，昑表谢颁给朝鲜列传。

四年十一月，盛京侍郎德福等疏言：“朝鲜渔船被风飘至海宁界，资送渔户金铁等由陆路归国。”嗣后凡朝鲜民人被风漂入内地者，俱给赀护送归国。迄至光绪朝，抚恤如例。八年九月，帝诣盛京，昑遣使表贡，特赐御书“式表东籓”扁额，令使臣与诸王大臣宴。十一年九月，减中江税额。十三年五月，盛京刑部侍郎达尔党阿奏言：“十二年十二月，朝鲜贡使过万宝桥，奴人士还以马逸失银，诡称迷路，夜入入家，诬执宋二等为盗，讯明，照所诬罪加三等，拟杖徒。”帝谕从宽免罪。

又朝鲜国人李云吉诱胁女口，越疆转卖，照例拟绞监候。仍照乾隆五年定例，入於秋审册内，覈拟具奏。又朝鲜国王咨称，训戎镇越江东边有乌喇民人造屋垦田。礼臣议照康熙五十四年定例行，令宁古塔将军确察禁止，毁其房屋，其违禁民人，及不行察禁之该管官，照例办理。又奏：“朝鲜人入山海关，所带货物，如系彼国土产，与凤凰城总管印文相符，及出关所带货物与本部劄付相符，免其输税。此外如别带物件，及不系彼国所产者，即照数按则输税。傥有违买禁物，监督查出，报部治罪。”是年，朝鲜国王咨称，日本关白新立，照例通使，礼臣奏复，允之。

十四年七月，奉天将军阿兰泰奏言：“向例朝鲜贡使到边，凤凰城城守尉带领官兵偕主客迎送通事等官至关门，稽其人马车舆辎重各数，沿途设馆舍，嗣兵部侍郎德沛出使其国，奏言置馆非適中之所，贡使人多，不敷居住，听来使随时赁住民居。臣以贡使人数众多，若听其赁住村庄，恐多滋扰。应请嗣后贡使到关验入后，务令合队行走，照旧例每站设官一员，兵役二十人护送。令地方官先期代备旅舍，以资栖息，昼则护行，夜则巡逻。或贡使人役需置食物，护行官检其出入人数兵役随往，如内地人民与朝鲜人役生事，兵役拿禀护行官，付地方官究治。至贡使人役，惟迎送官与之相习，应专责成。倘地方官预备不周，许护行迎送通事官揭报府尹，照违令律议处。迎送通事官沿途约束不严，致贡使人役滋事，许护行官揭报礼部，照约束不严例议处。护行官看守不严，及兵役不足，许迎送通事官揭报将军，照纵军歇役律议处。迎送通事官瞻徇容隐，致扰居民，或护行官纵容兵丁通同徇蔽，许地方旗民官各揭报上司衙门，照私结外籓例议处。”奏入，报可。十五年，礼臣覆准朝鲜贡使入边，其行李及贸易货物，报明查验车马数目，沿途按界委地方官催趱车辆，与贡使同按程行走，并於报单内註明经过日期。如朝鲜员役有讬故落后者，责成迎送通事官，如催趱车辆不力，专责其管旗民地方官。

十九年九月，帝谒盛京祖陵，昑遣使表贡，赏赐如例。二十二年六月，今以其母金氏之丧来告。王妃徐氏旋卒，二十三年，遣官谕祭。四月，大学士傅恆奏言：“朝鲜久为属国，礼节语言均已娴熟，所设通事官请改为八员。”从之。二十五年正月，遣官封昑继室金氏为王妃。二十八年，朝鲜世子李愃卒，遣官谕祭。七月，封故世子愃之子算为世孙。二十九年三月，朝鲜民人金凤守、金世柱等杀死内地披甲常德。部议金凤守造意，应斩，金世柱加功，应绞。至朝鲜奸民屡次越境生事，皆王约束不严所致，应交部议处。帝谕金凤守等从宽，改为监候；王免议处。昑以失於钤束，褫平安道观察使郑淳等职。三十年五月，昑以越江行窃人犯金顺丁等俱入缓决，案内疏防各官拟罪从宽，遣使表谢。三十六年八月，昑奏硃璘明纪辑略、陈建之皇明通纪载其先世之事，因讹袭谬，诬妄含冤，请并行刊去。礼臣议，硃璘辑略，浙江巡抚杨廷璋业经销毁，其陈建通纪，京城书肆亦无售者。若二书彼国或有流传，应令自行查禁焚销。

四十一年，李昑薨，王妃金氏请以世孙算为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并请追赐故世子緈爵谥，及世子妇赵氏诰命，谕如所请。遣散秩大臣觉罗万福、内阁学士嵩贵往谕祭，赐昑谥曰庄顺，緈谥曰恪愍，封算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四十三年，帝谒祖陵，以不举筵宴，敕止朝鲜朝贺。算仍遣官赍表迎驾，御书“东籓绳美”扁额赐之。四十五年，算遣正使吏曹判书徐有庆、副使礼曹参判申大升奉表贺七旬万寿，贡方物。四十八年，帝谒祖陵，算遣陪臣至盛京迎觐，所有朝贡宴赉一切典礼，特加优渥，并赐御制诗章及古稀说。四十九年，算疏称世子年三岁，请封为世子。

特旨遣使往封，给与诰敕。五十年正月，举行千叟宴，算遣正使安春君李烿、副使吏曹判书李致中入贡，预宴比於内臣。帝闻算好学能诗，赏仿宋板五经全部，并笔墨诸物。因谕朝鲜历年留抵贡物，悉行收受，以免展转积存；嗣后随表贡物，概行停止。

五十一年七月，世子病故，遣官谕祭。五十五年，礼臣奏言：“朝鲜国王先因李病故，今副室生男，当即为奏请册封，不能拜跪行礼，请待其稍长，以永方来之福。”特旨允其国王所请。七月，算遣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奉表贺八旬万寿，贡方物。五十六年，有法兰西教士由中国往朝鲜传天主教。五十八年，算请换买钱货回国通用，部议不许。嘉庆元年，算遣使贺太上皇帝归政，贡方物。使臣在宁寿宫入千叟宴，赐圣制千叟宴诗。四年正月，遣副都统张承勋、礼部侍郎恆杰赴朝鲜，颁大行太上皇帝遗诏。算遗使表贺，上高宗纯皇帝尊谥，贡方物，留抵正贡。

五年，遣使敕封李算子钖为世子。適李算薨，即以册封世子之正副使往封李钖为朝鲜国王。六年，钖以本国殄除金有山等潜传洋教颠末，胪章入告，并称馀孽未靖，恐其潜入边门，请饬沿疆大吏严查究办。帝谕已饬沿边大吏一体严查，设经盘获，即发交国王自行办理。十年，帝诣盛京，遣官接驾，特赐“礼教绥籓”扁额。

十二年十一月，朝鲜义州商人白大贤、李士楫潜运米至麞子岛，与边民硃、张两姓私市。王将白大贤等监禁，地方官革究，并缴进钱文、铜铁等物。帝以王恭顺可嘉，颁赏大缎四疋、玻璃器四件、雕漆器四件、茶叶四瓶，以示恩奖。谕饬盛京将军督饬沿边官弁严缉硃、张二姓，查明内地疏防官员，严行惩处。十七年三月，朝鲜义州土贼起，派禄成督兵讨之。遣使敕封李钖之子炅为世子。二十三年九月，帝诣盛京，钖遣使迎觐表贺，赐御制诗及“福”字。

道光元年，钖奏言伊曾祖李昀患痼疾，经议政金昌集、中枢李颐命、左议政李健命、判中枢赵泰采请以李昑为世弟，参决国政，而相臣赵泰耇等诬金昌集四臣谋逆，肆行诛戮，幸蒙圣祖准李昑袭封，赵泰耇等论罪伏诛，金昌集四臣咸获昭雪。

而皇朝文献通考载“四臣谋逆，事觉伏诛”等语，乞更正。部议通考所载，系据李昀奏报，非纂修之譌。今既籥恳为祖雪冤，应请删去此条，以昭信史，从之。二年，颁给文献通考刊正一编。钖遣使表贺仁宗睿皇帝升配升祔，暨上皇太后尊号徽号，贡方物；又因赏赐缎匹颁诏谢恩，进皇帝、皇太后前各贡物，前三分收受，馀九分留抵正贡。又例贡外，并贺册谥孝穆皇后，又为赐祭谢恩，进皇帝、皇太后前各贡物，前二分收受，后三分留抵正贡。八年，钖遣使表贺平定回疆。又为颁给敕书暨加赏缎疋谢恩，贡方物，俱留抵正贡。九年，朝鲜国副使吕东植在榆关病故，赐银三百两。十一年，钖奏请封嫡孙李怳为世孙，帝俞所请，遣使赍敕封李怳为朝鲜国王世孙。十二年，钖奏：“英吉利商船驶入朝鲜古代岛，要求通市，严拒之，相持旬馀，英船始去。”帝奖其忠，赐缎匹。

十五年，李钖薨，王妃金氏请以世孙李怳袭封，因为故世子具陈请追赐爵谥，及世子妇诰命。二月，遣使谕祭，赐钖谥宣恪；赠故世子炅为国王，谥康穆，妻为王妃；敕封世孙怳为朝鲜国王。怳表贺册立皇后暨上皇太后徽号，贡方物。十六年，怳表贺皇太后六旬万寿加上徽号，贡方物。礼部议准朝鲜使臣来京，禁从人在馆外贸易。十七年，遣使敕封怳正室为王妃。十九年，怳表进大行皇后前贡物三分，发还。二十二年，谕禁内地人民私越边界构舍垦田。二十四年，朝鲜国王妃薨，遣使赐祭。二十五年，遣使敕封怳继室为王妃。向例派往朝鲜使臣带通官五六员，至是减至一员，永为定例。是年，礼部奏：“据朝鲜国王咨称，英船屡泊其境，量山测水，并问答中有交易之词。”帝命耆英详询英使，遵照成约，婉言开导，不得复任兵船游弋，致滋惊扰。

二十九年，李怳薨，谕祭如例。十月，命瑞常、和色本赍敕往封怳子为朝鲜国王。咸丰元年，以伊祖李裀於嘉庆辛酉年间罗入其国邪党案内，为其戚臣金龟柱等诬陷以死，恐内府编载其事，恳辨其诬。礼部奏称：“当日上谕暨会典所载，并无李裀之名。以先世被诬，备陈枉抑，实属为人后者之至情，应如所请，许其昭雪。”从之。表贺上孝和睿皇后暨宣宗成皇帝尊谥，贡方物。二年，遣使敕封李妻为王妃，表贺孝德皇后册立礼成，贡方物，均留抵正贡。帝饬盛京将军并沿海督抚严禁内地民船至朝鲜渔采。三年，表贺宣宗成皇帝升祔升配，并颁给诏书谢恩，贡方物，命留抵正贡，而受其表贺册立皇后礼成贡物。四年，朝鲜国人张添吉私来京，帝命送交其国查办。五年，朝鲜国护送美国难民四名至京，帝命递至江南，交两江总督查讯，令附该国商船回国。六年，表贺上孝静康慈皇后尊谥，贡方物，收受。七年，礼臣奏准朝鲜带来红铜四千馀斤，听在会同四译馆交易。帝谕越界之朝鲜人金益寿解送盛京，礼部转解凤凰城，交其国查收讯办。十一年二月，帝幸热河，遣使奉表诣行在，恭申起居。帝谕使臣到京后无庸前赴行在，礼部仍照例筵宴，并赐如意、缎疋、瓷器、漆器。

同治元年，遣使表贺登极，呈进两宫皇太后贡物二分，均收受。其贺登极贡物一分，又颁诏赐缎谢恩进皇帝贡物二分，两宫皇太后贡物四分，均留抵正贡。二年，表贺上文宗显皇帝尊谥，并上两宫皇太后尊号徽号，暨颁诏赏缎谢恩各贡物五分，收受，其十一分留抵正贡。是年，奏称先世被诬，恳将谬妄书籍刊正。帝谕：“朝鲜国王先系源流，与李仁任即李仁人者，族姓迥别。我朝纂修明史，於其国历次辨雪之言无不备载。今因见康熙年间郑元庆所撰廿一史约编，记载其国世系多诬，籥请刊正。约编所称康献王为李仁人之子，实属舛误。惟系在明史未修以前，村塾缀辑之士，见闻未确，不免仍沿明初之讹。今其国奉有特颁史传，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约编一书，在中国久已不行，亦无所用其改削。

著各省学政通行各学，查明晓谕，凡朝鲜事实，应以钦定明史为正，不得援前项书籍为据，以归画一而昭信守。”三年，礼臣奏准朝鲜国庆源地方官议修两国交易官房，越图们江择偏僻地采取材木。

十月，李薨，遣使赍敕往封李熙为朝鲜国王，倧九世孙也。五年，俄罗斯兵舰抵朝鲜元山等处，力请通商。九月，法兰西水师提督鲁月率兵舰入汉江，抵汉城，砲击数船，毁一砲台而去。十月，法舰再抵江华岛，进陷其城，掠银十九万佛郎。

朝鲜募猎虎手八百名袭之，乃遁。先是，国王李熙年幼，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执国政，恶西教，下令严禁，虐待天主教徒。至是，法国声其罪，无功而还。熙表贺文宗显皇帝升祔太庙，贡方物，留抵正贡。遣使敕封熙正室闵氏为王妃。

七年二月，侍郎延煦等奏接见朝鲜委员，并查勘凤凰、叆阳两边门外大概情形。

帝谕恭亲王会同大学士等公同商议。恭亲王等奏称：“查勘各处私垦地亩，已无大段閒荒，而朝鲜所虑全在民物溷杂。欲除溷杂之弊，在乎边境之严。”复经亲王等会同延煦、奕榕酌商展边一切事宜，并请饬盛京将军会同原勘之延煦等悉心查办。

帝即派延煦、奕榕驰驿前往奉天，会同都兴阿出边查办。谕曰：“事当创始，必纲举而目始张。且与外籓交涉，尤应禁令修明，方能垂诸久远。前次延煦接见之朝鲜使臣，所设问答，均极明晰，足见国王深明大体。即著礼部传知朝鲜国王，俟报勘定议后，务须严饬其国边界官，一体遵守。”

九年九月，朝鲜国王称其国庆源府农圃社民李东吉逃往珲春，盖屋垦田，啸聚无赖，籥恳查拿。帝谕敏福密饬珲春协领等购线跴缉，尽数拿获，解交其国惩治。

是岁，朝鲜大雨雹，国内荒饥，饿莩载道，民人冒犯重禁，渡图们江至珲春诸处，乞食求生，是为朝鲜流民越恳之始。帝谕朝鲜国王，将民人悉数领回约束，并自行设法招徠，严申禁令，不可复蹈前辙。寻有美国商船驶至朝鲜大同江附近搁浅，朝鲜人见之，误为法船，大肆劫掠。十一年，熙遣使表贺大婚，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贡方物。是年，美国水师提督劳直耳司率二铁甲兵舰抵朝鲜江华岛，毁砲台三座，以报劫掠商船之役。十二年，熙遣使表贺亲政，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贡方物。

光绪元年，朝鲜国拨舟济渡凯撤官兵，赐熙缎匹，熙遣使进香贺登极，贡方物，俱留抵正贡。发还朝鲜进穆宗毅皇帝万寿圣节、冬至、元旦、令节各贡物，照例留抵正贡。熙请封世子，贡方物。帝允所请，其进献礼物，准留抵正贡。寻遣使赍敕往封李坧为朝鲜国王世子。又谕：“奉省押解朝鲜进香贡物之佐领恩俸、骁骑校塔隆阿於五月初三日接领，至六月初五日始行起行，擅改由水路行走，两月之久，尚未到京，难保无藉端需索情事。恩俸、塔隆阿均先行革职，并著崇实等查明，从重参办。”二年，熙遣使表贺上穆宗毅皇帝及孝哲毅皇后尊谥，又表贺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贡方物，俱留抵正贡。

是年，朝鲜与日本立约通商。先是同治十一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北京议约，乘间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属国？当代主其通商事。”答以：“朝鲜虽籓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预闻。”元年，日本乃以兵力胁朝鲜，突遣军舰入江华岛，毁砲台，烧永宗城，杀朝鲜兵，劫其军械而去。别以军舰驻釜山要盟，而遣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鲜议约。

至是，定约十二条，大要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礼仪交际皆与日本平等，互派使臣，并开元山、仁川两埠通商，及日舰得测量朝鲜海岸诸事。

三年，朝鲜以天主教事与法国有违言，介驻釜山日本领事调停，书称中国为“上国”，有“上国礼部”并“听上国指挥”等语。日本大诘责，以“交际平等，何独尊中国？如朝鲜为中国属，则大损日本国体”。朝鲜上其事，总理衙门致书日本辨论，略曰：“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则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得独拒？”

五年七月，军机大臣寄谕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密劝朝鲜与泰西各国通商。谕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泰西各国欲与朝鲜通商，事关大局。’等语。

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之中。各国曾欲与朝鲜通商，傥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惟其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据总理衙门奏，李鸿章与朝鲜使臣李裕元曾经通信，略及交邻之意。自可乘机婉为开导，俾得未雨绸缪，潜弭外患。”六年九月，鸿章遵旨筹议朝鲜武备，许朝鲜派人来天津学习制造操练，命津海关道郑藻如等与朝鲜赍奏官卞元奎拟具来学章程奏闻。

七年二月，鸿章奏言：“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於正月二十日赴津禀谒，据称专为武备学习事，并赍呈其国请示节略一本，内载有领议政李昰应奏章，颇悔去年六月坚拒美国来使为非计，末则归重於‘及今之务，莫如怀远人而安社稷’等语。又索中国与各国修好立约通商章程税则带回援照。其国军额极虚，饷力极绌，诚虑无以自立。而所据形势，实为东三省屏蔽，关系甚重。现其君相虽幡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国人议论纷歧，尚难遽决，自应乘机开诚晓谕，冀可破其成见，固我籓篱。惟其国於外交情事生疏，即如与日本通商五年，尚未设关收税，并不知税额重轻。设再与西国结约，势必被欺，无益有损。臣因令前在西洋学习交涉之道员马建忠与郑藻如等，参酌目今时势及东西洋通例，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底稿，豫为取益防损之计，交李容肃赍回，俾其国遇事有所据依。至其节略所询各例条内，惟答覆日本国书称谓一节，傥稍涉含混，即於属邦体例有碍。臣查西洋各国称帝称王，本非一律，要皆平等相交。朝鲜国王久受我册封，其有报答日本及他国之书，应令仍用封号。国政虽由其自主，庶不失中国属邦之名也。”礼部议准朝鲜学习制器练兵等事，发给空白凭票，径由海道赴津，以期便捷；至贡使来京，仍遵定例办理。

先是光绪初元，吉林鄂多哩开放荒田，朝鲜茂山对岸外六道沟诸处，间有朝鲜人冒禁私垦者，渐次蔓延。至是，吉林将军铭安、督办边防吴大澂奏言：“据珲春招垦委员李金镛禀称，土门江北岸，由下嘎牙河至高丽镇约二百里，有閒荒八处，前临江水，后拥群山，向为人迹不到之区，与朝鲜一江之隔。其国边民屡被水灾，连年荒歉，无地耕种，陆续渡江开垦，已熟之地，不下二千晌，其国穷民数千人赖以餬口。有朝鲜咸镜道刺史发给执照、分段注册等语。臣等查吉林与朝鲜毗连之处，向以土门江为界。今朝鲜贫民所垦閒荒在江北岸，其为吉林辖境无疑。边界旷土，岂容外籓任意侵占？惟朝鲜寄居之户，垦种有年，并有数千馀众。若照例严行驱逐出界，恐数千无告穷民同时失所。殊堪怜悯，拟请饬下礼部，咨明朝鲜国王，派员会同吉林委员查勘明确，划清界址。所有其国民人，寄居户口，已垦荒地，恳恩准其查照吉林向章，每晌缴押荒钱二千一百文，每年每晌完佃地租钱六百六十文，由臣铭安饬司给领执照，限令每年冬季应交租钱，就近交至珲春，由放荒委员照数收纳。或其国铸钱不能出境，议令以牛抵租，亦可备吉省垦荒之用。其咸镜道刺史所给执照，饬令收回销毁。”从之。

十二月，鸿章奏言：“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因屡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述朝鲜近日渐知变计，商与美国立约，请由中国代为主持。拟变通旧制，嗣后遇有朝鲜关系洋务要件，由北洋大臣及出使日本大臣与其国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奉旨知照。臣维朝鲜久隶外籓，实为东三省屏蔽，与琉球孤悬海外者形势迥殊。今日本既灭琉球，法国又据越南，沿海六省，中国已有鞭长莫及之势。我籓属之最亲切者，莫如朝鲜。日本胁令通商，复不允订税则，非先与美国订一妥善之约，则朝鲜势难孤立，各国要求终无已时。东方安危，大局所系。中朝即不必显为主张，而休戚相关，亦不可不随时维持，多方调护。”

八年三月，朝鲜始与美国议约，请莅盟。鸿章奏派道员马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艘，会美国全权大臣薛裴尔东渡。四月初六日，约成，美使薛裴尔，朝鲜议约官申、金宏集盟於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十四日，陪臣李应浚赍美朝约文并致美国照会呈礼部及北洋大臣代表。未几，英使水师提督韦力士、法驻津领事狄隆、德使巴兰德先后东来，建忠介之，皆如美例成约。是役也，日本亦令兵轮来诇约事，其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屡诘约文，朝鲜不之告；乃叩建忠，建忠秘之，日人滋不悦。

六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入王宫，将杀王妃闵氏，胁王及世子不得与朝士通，并焚日本使馆，在朝鲜练兵教师堀本礼造以下七人死焉。日使花房义质走回长崎。时建忠、汝昌俱回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电令建忠会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东渡观变。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岛，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先至。朝鲜臣民惶惧，望中国援兵亟。建忠上书树声，请济师：“速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籓封。”汝昌亦内渡请师。

七月初三日，日兵舰先后来仁川，陆兵亦登岸，分驻仁川、济物浦，花房义质且率师入王京。初七日，中国兵舰威远、日新、泰西、镇东、拱北至，继以南洋二兵轮，凡七艘。盖树声得朝鲜乱耗即以闻，遂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便宜行事，以兵轮济师，是日登岸。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往候李昰应，减驺从示坦率，昰应来报谒，遂执之，致之天津，而乱党尚踞肘腋。

十六日黎明，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鰲掩至城东枉寻里，擒百五十馀人，长庆自至泰利里，捕二十馀人，乱党平。

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自是长庆所部遂留镇朝鲜。

方李昰应之执归天津也，帝命俟李鸿章到津，会同张树声向昰应讯明变乱之由及著名乱党具奏。至是，究明李昰应乃国王本生父，秉政十年。及王年长亲政，王妃闵氏崇用亲属，分昰应权，昰应怨望。六月初间，闵谦镐分给军饷，米不满斛，军人与胥役诘斗，谦镐囚军卒五人，将置诸法，军人奔诉於昰应，遂变。初九日，杀闵谦镐、金辅弦、李最应等，昰应入阙晓谕诸军，自称“国太公”，总揽国权，亦不捕治乱党。鸿章奏言：“此次变乱，虽由军卒索饷，然乱军赴昰应申诉，如果正言开导，何至遽兴大难。朝鲜臣庶皆谓昰应激之使变。即谓此无左证，而乱军围击宫禁，王妃与难，大臣被害，凶焰已不可乡尔。李昰应既能定乱於事后，独不能遏乱於方萌？况乘危窃柄，一月有馀。春秋之义，入不讨贼，片言可折，百喙难逃。

傥再释回本国，奸党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伏查朝鲜史略，元代高丽王累世皆以父子构衅。延祐年间，高丽王謜既为上王，传位於其子焘，交构谗隙，元帝流謜於土蕃，安置王父，俱有前事。又至元年间，焘子忠惠王名祯，亦经元帝流於揭阳县，其时高丽国内晏然，徒以宵小浸润，远窜穷荒。今李昰应无蒙产垂统之尊，有几危社稷之罪，较謜、祯等情节尤重。惟处人家国父子之间，不能不兼筹并顾。傥蒙加恩，敕下臣等将李昰应安置近京之保定省城，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优给廪饩，讥其出入，严其防闲，仍准其国王派员省问，以慰其私。既以弭其国祸乱之端，亦即以维其国伦纪之变。”帝俞其言，乃幽昰应保定旧清河道署。

是年，鸿章奏定朝鲜通商章程八条：一，由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亦派大员驻津照料商务；二，朝鲜商民在中国各口财产罪犯等案，悉由地方官审断，遵会典旧例；三，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等省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不得私以货物贸易，违者船货入官；四，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照纳沿途釐税；五，订鸭绿江对岸栅门与义州二处，又图们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听边民往来交易，设卡徵税，罢除馆宇饩廪刍粮等费；六，申明严禁之物，红葠一项，照例准售，酌定税则；七，派招商局轮船，每月定期往返一次，由朝鲜政府协商船费若干；八，豫计增损之处，随时商办。礼部奏准停止会宁、庆源地方监视交易，惟本年轮届会宁交易之期，恐彼处商民无官约束，别滋事端，应由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吉林将军就近派员会同朝鲜官妥为经理。熙表贺孝贞显皇后升祔，恭进慈禧皇太后贡物。九年，熙表贺崇上孝贞显皇后尊谥，恭进慈禧皇太后贡物，其因乱党滋事出兵东援并派兵卫护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

十年，朝鲜维新党乱作。初，朝鲜自立约通商后，国中新进轻躁喜事，号“维新党”，目政府为“守旧党”，相水火。维新党首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谋杀执政代之。五人者常游日本，暱日人，至是倚为外援。十月十七日，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并朝鲜官饮於邮署，盖英植时总邮政也。是日，驻朝日兵运枪砲弹药入日使馆。及暮，宾皆集，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酒数行，火起，乱党入，伤其国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於座，外宾惊散。夜半，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挟其王，谬言中国兵至，矫令速日本入卫。十八日天明，杀其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管海防闵泳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而乱党自署官，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遂议废立。

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朝鲜臣民籥长庆平乱。长庆责日使撤兵，及暮不答。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集普通门发枪。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夥，乃进战於宫门外。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於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圆；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

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馀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於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於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於此。臣於其第二条内添註，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於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於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睠念东籓，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於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籓，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於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於全局有裨也。”

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是年，吉林设通商局於和龙峪，设分卡於光霁峪、西步江，专司吉林与朝鲜通商事。又设越垦局，划图们江北沿岸长约七百里、宽约四十五里，为越垦专区。

当光绪己卯间，俄人以伊犁故，将失和，遣兵舰驶辽海，英人亦遣兵舰踞朝鲜之巨文岛，以尼俄人。既而伊犁约成，英人虑扰东方大局，冀中国始终保护朝鲜，屡为总署言之。十二年，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致书鸿章，言：“朝鲜毗连东三省，关系甚重。其国奸党久怀二心，饮鸩自甘，已成难治之症。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此上策也。其次则约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占寸土，朝鲜亦可幸存。”鸿章韪之。上之总署，不可，议遂寝。是年，释李昰应归国，熙奉表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

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於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并饬使至西国后，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等语，辞意甚为逊顺。

臣复加筹度，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请由中国大臣挈赴外部；一，遇有宴会交际，应随中国大臣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先密商中国大臣核示，并声明此皆属邦分内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得过问。当即电饬袁世凯转达国王照办。兹复准王咨称：‘於十月杪饬驻美公使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所定三端并饬遵行。’臣查朝鲜派使往驻泰西，其国原约有遣使互驻之条，遂未先商请中国，遽以全权公使报闻各国。此时虑以改派失信，自是实情。既称遣使后与中朝使臣往来恪遵旧制，臣所定拟三端又经遵行，於属邦事例并无违碍。”

是年，吉林有朝鲜勘界之案。十六年，总理衙门疏言：“吉林将军奏称：‘朝鲜流民占垦吉林边地，光绪七年经将军铭安、督办边防吴大澂奏将流民查明户籍，分归珲春及敦化县管辖。嗣因朝王恳请刷还流民，咨由礼部转奏。经将军覆准，予限一年，由伊国地方官设法收回。复因限满而流民仍未刷还，反纵其过江侵占，经将军希元咨由总理衙门奏准派员会勘。乃其国始误以豆满、图们为两江，继误指内地海兰河为分界之江，终误以松花江发源之通化松沟子有土堆如门，附会“土门”

之义，执意强辩。续经希元派员覆勘石乙水为图们正源，议於长水分界，绘具图说，於十三年十一月奏奉谕旨咨照国王遵办在案。乃国王不加详考，遽信勘界使李重夏偏执之词，坚请以红土山水立界，龃难合，然未便以勘界之故，遂置越垦为缓图。

现在朝鲜茂山府对岸迤东之光霁峪、六道沟、十八崴子等地方，韩民越垦约有数千，地约数万晌。此处既有图们江天然界限，自可毋庸再勘。其国迁延至今，断难将流民刷还，应亟饬令领照纳租，归我版籍，先行派员清丈，编甲升科，以期边民相安’等语。臣等查吉林、朝鲜界务，前经两次会勘，其未能即定者，特茂山以上直接三汲泡二百馀里之图们江源耳。至茂山以下图们江巨流，乃天然界限。江南岸为朝鲜咸镜道属之茂山、会宁、锺城、庆源、庆兴六府地方，江北岸为吉林之敦化县及珲春地方，朝鲜勘界使亦无异说。韩民越垦多年，庐墓相望，一旦尽刷还，数千人失业无依，其情实属可矜。若听其以异籍之民日久占住，主客不分，殊非久计。且近年垦民叠以韩官边界徵租，种种苛扰，赴吉林控诉，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咨臣衙门有案。现在江源界址既难克日划清，则无庸勘办处所，似宜及时抚绥。拟请饬下将军，遴派贤员清丈升科，领照纳租，归地方官管辖，一切章程奏明办理。”於是将军长顺颁发执照，韩民原去者听其自便，原留者薙发易服，与华人一律编籍为氓，垦地纳租。

是年，熙母妃赵氏薨，遣使奉表来讣曰：“朝鲜国王臣李熙言：臣母赵氏於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薨逝，谨奉表讣告。臣李熙诚惶诚恐顿首稽首。伏以小邦无禄，肆切哀惶之忱，内艰是丁，恭申讣告之礼。臣无任望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告讣以闻。”告讣正使洪锺永等为恳恩事：“窃以小邦祇守籓服，世沐皇恩，壬午、甲申之交，纲常得以扶植，土宇赖以廓清，尤属恩深再造。自经丧乱，洊遭饥馑，民物流离，六七年来，艰难日甚。近又不幸，康穆王妃薨逝，举朝哀戚，无计摒挡。

主上念王妃遭兵构悯，八域困穷，向例丧祭之需，出自闾阎者，不得不一概蠲免，以舒民力，故凡丧祭俱从俭约。惟念大皇帝钦差颁敕，自昔异数，时恐星使贲临，礼节傥有未周，负罪滋甚。与其抱疚於将来，孰若陈情於先事？况天恩高厚，有原必偿，久如赤子之仰慈父母矣。为特敬求部堂俯鉴实情，擎奏天陛。傥有温谕颁发，俾职敬谨赍回，免烦星使之处，出自逾格恩施，不胜急切兢惧之至。”

礼臣奏闻，帝谕曰：“朝鲜告讣使臣具呈恳请免遣使赐奠一摺，所陈困苦情形，自非虚饰。惟国王世守东籓，备叨恩礼，吊祭专使，载在典常，循行勿替，此天朝抚恤属籓之异数，体制攸关，岂容轻改？特念朝鲜近年国用窘乏异常，不得不於率循旧章之中，曲加矜恤。向来遣使其国，皆由东边陆路，计入境后，尚有十馀站，沿途供亿实繁。此次派往大员，著改由天津乘坐北洋轮船，径至仁川登岸，礼成，仍由此路回京。如此变通，则道途甚近，支应无多，所有向来陆路供张繁费，悉行节省。至钦使到国以后，应行典礼，凡无关冗费者，均应恪遵旧章，不得稍事简略。

将此谕由礼部传谕国王知之。”九月，遣户部左侍郎续昌、户部右侍郎崇礼往谕祭。

十九年，朝鲜偿日本米商金。先是十五年秋，朝鲜饥，其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禁粜，及次年夏弛禁。日人谓其元山埠米商折本银十四万馀元，责偿朝鲜，朝鲜为罢秉式官，许偿六万，日人至三易公使以争，至是卒偿十一万，事乃解。

初，中国驻朝道员袁世凯以吴长庆军营务处留朝，充商务总办兼理交涉事宜。

时朝鲜倚中国，其执政闵泳骏等共善世凯。泳骏，闵妃族也，素嫉日本，而国中新党厚自结於日人。甲申朝鲜之难，金玉均、朴泳孝等挟赀逃日本，而李逸植、洪锺宇分往刺之。锺宇，英植子，痛其父死玉均手，欲得而甘心，佯交欢玉均。二十年二月，自日本偕乘西京丸商轮船游上海，同寓日本东和旅馆。二十二日，锺宇以手枪击杀玉均，中国捕锺宇系之以诘朝鲜。朝人谓玉均叛党，锺宇其官也，请归其狱自谳，许之。朝鲜超赏锺宇五品官，戮玉均尸而以盐渍其首。日本大讠华，乃为玉均发丧假葬，执紼者数百人。会逸植亦刺泳孝於日本，未中，日人处逸植极刑。日、朝交恶，且怒中国归玉均尸。

四月，朝鲜东学党变作。东学者，创始崔福成，刺取儒家、佛、老诸说，转相衍授，起於庆尚道之慈仁县，蔓延忠清、全罗诸道。当同治四年，朝鲜禁天主教，捕治教徒，并擒东学党首乔姓杀之，其党卒不衰。洎上年径赴王宫讼乔冤，请湔雪，不许。旋擒治其渠数人，乃急而思逞。朝鲜赋重刑苛，民多怨上，党人乘之，遂倡乱於全罗道之古阜县。朝鲜王以其臣洪启勋为招讨使，假中国平远兵舰、苍龙运船，自仁川渡兵八百人至长山浦登岸，赴全州。初战甚利，党人逃入白山，朝兵蹑之，中伏大败，丧其军大半。贼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遂陷全州、会城，获枪械药弹无算。榜全州城以匡君救民为名，扬言即日进公州、洪州直捣王京。

朝鲜大震，急电北洋乞援师。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县屯山，值朝鲜王京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口也。

五月，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按光绪十一年条约，告日本外部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籓服，遣兵代平其乱。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复凤藻文谓：“贵国虽以朝鲜为籓服，而朝鲜从未自称为属於贵国。”乃以兵北渡，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约告於中国总署。复文谓：“我朝抚绥籓服，因其请兵，故命将平其内乱，贵国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贵国之兵亦不必入其内地。”日使覆文谓：“本国向未认朝鲜为中国籓属。今照日朝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派兵至朝鲜，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气已慑。初九日为朝兵所败，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

乱平，而日兵来不已。其公使大鸟圭介率兵四百人先入王京，后队继至，从仁川登岸约八千馀人，皆赴王京。朝鲜惊愕，止之不可。中国以朝乱既平，约日本撤兵，而日人要改朝鲜内政。其外部照会驻日使臣，约两国各简大臣至朝，代其更革。

凤藻复文谓：“整顿内治，任朝鲜自为之，即我中国不原干预。且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岂能预其内政？至彼此撤兵，中东和约早已订有专条，今可不必再议。”

而日人持之甚坚。时日兵皆据王京要害，中国屯牙山兵甚单。世凯屡电请兵，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撤兵，恐增兵益为藉口。英、俄各国使臣居间调停，皆无成议。

鸿章欲以赔款息兵，而日索银三百万两，朝论大譁，於是和战无定计，而日本已以兵劫朝鲜。

日使大鸟圭介首责朝鲜独立。六月，圭介要以五事：一，举能员；二，制国用；三，改法律；四，改兵制；五，兴学校。朝鲜为设校正，示听命。十四日，朝鲜照会日使，先撤兵，徐议改政，不许。复责其谢绝为中国籓属。朝鲜以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驻京日使照会总署文略谓：“朝鲜之乱，在内治不修。若中、日两国合力同心，代为酌办，事莫有善於此者。万不料中国悉置不讲，但日请我国退兵。

两国若启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遂遍布水雷汉江口，以兵塞王京诸门。十七日，袁世凯赴仁川登轮回国。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入朝鲜王宫，杀卫兵，遂劫国王李熙，令大院君李昰应主国事。矫王令流闵泳骏等於恶岛，凡朝臣不亲附者逐之。

事无钜细，皆决於日人。

二十二日，鸿章电令牙山速备战守，乃奏请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发天津，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奉天，提督马玉昆统毅军发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奉天。四大军奉朝命出师，虑海道梗，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朝鲜。时牙山兵孤悬，不得四大军消息，而距牙山东北五十里成欢驿为自王京南来大道，且南通公州。士成请於志超，往扼守，遂率武毅副中营、老前营及练军右营於二十四日移驻成欢。鸿章租英商高升轮载北塘防军两营，辅以操江运船，载械援牙山，兵轮三艘翼之而东。而师期预泄，遂为所截，三轮逃回威海，操江悬白旂任掠去。日舰吉野、浪速以鱼雷击高升，沉之，两营歼焉。是日牙山军闻之，知援绝，而日人大队已逼。士成请援於志超，二十六日，志超驰至，迎战失利。

二十七日，日兵踞成欢，以砲击我军，势不支，遂败。志超已弃公州遁，士成追及之，合军北走，绕王京之东，循清镇州、忠州、槐山、兴塘、涉汉江，经堤川、原州、横川、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源，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匝月始达。

七月初一日，谕曰：“朝鲜为我大清籓屏二百馀年，岁修职贡，为中外共知。

近十年其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勘定，并派员驻扎其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国王请兵援剿，陈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日人无故添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馀，迫令朝鲜更改国政。我朝抚绥籓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敌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砲轰击，伤我运船，殊非意料所及。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於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势难再与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於涂炭。”盖中国至是始宣战也。

是时中国军并屯平壤为固守计。八月初，日兵既逼，诸将分划守界。城北面左宝贵所部奉军、丰伸阿之盛军、江自康之仁字两营守之，城西面叶志超所部芦防军守之，城南面迤西南隅卫汝贵之盛军守之，城东面大同江东岸马玉昆之毅军守之，复以左宝贵部分统聂桂林策应东南两面，志超驻城中调度，宝贵驻城北山顶守玄武门，诸将各以守界方位驻城外。十六日，日兵分道来扑，巨砲逼攻，各垒相继溃，城遂陷，宝贵力战中砲死。志超率诸将北走，军储器械、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聂士成以安州山川险峻，宜固守，志超不听，奔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自是朝鲜境内无一华兵，朝事不可问矣。

二十一年三月，马关条约成，其第一款中国确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独立自主之国，凡前此贡献等典礼皆废之。盖自崇德二年李倧归附，朝鲜为清属国者凡二百五十有八年，至是遂为独立自主国云。

琉球，在福建泉州府东海中。先是明季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请封，会道阻，留闽中。清顺治三年，福建平，使者与通事谢必振等至江宁，投经略洪承畴，送至京，礼官言前朝敕印未缴，未便受封。四年，赐其使衣帽布帛遣归。是年，尚贤卒，弟尚质自称世子，遣使奉表归诚。

十年，遣使来贡。明年，再遣贡使，兼缴前朝敕印，请封，允之。诏曰：“帝王祗德底治，协於上下，灵承於天，薄海通道，罔不率俾，为籓屏臣。朕懋缵鸿绪，奄有中夏，声教所绥，无间遐迩，虽炎方荒略，不忍遗弃。尔琉球国粤在南徼，乃世子尚质达时识势，祗奉明纶，即令王舅马宗毅等献方物，禀正朔，抒诚进表，缴上旧诏敕印。朕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赍捧诏印，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官僚及尔氓庶，尚其辅乃王，饬乃侯度，协抒乃忠荩，慎乂厥职，以凝休祉，绵於奕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馀俱留闽待命。”既而学礼等至闽，因海氛未靖，仍掣回。

康熙元年，敕曰：“琉球国世子尚质慕恩向化，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诚，特颁恩赉，命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等赍捧敕印，封尔为琉球国王。乃海道未通，滞闽多年，致尔使人率多物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官逗留迟误，均未将前情奉明，殊失朕怀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恩赉，仍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非，暂还原职，速送使人归国。

一应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前旨奉行。朕恐尔国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谕，俾尔闻知。”於是学礼等奉往至其国，成礼而还。

三年，质遣陪臣吴国用、金正春奉表谢封，贡方物。四年，再遣贡使并贺登极。

其贡物至梅花港口遭风漂失，帝谕免其补进。五年，质仍遣贡使补进前失贡物。帝谕曰：“尚质恭顺可嘉，补进贡物，俱令赍回。至所进玛瑙、乌木、降香、木香、象牙、锡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等，皆非土产，免其入贡。其琉璜留福建督抚收贮。馀所贡物，令督抚差解来京。”即给赏遣归。六年，贡使仍赍表入觐。七年，重建柔远馆驿於福建，以待琉球使臣。是年，王尚质薨。

八年，世子尚贞遣陪臣英常春来贡。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钮镀金银印，乃称王。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十年、十三年，世子贞均遣陪臣来贡。十八年，贞遣陪臣补进十七年正贡。旧例贡物有金银罐、金银粉匣、金缸酒海、泥金彩画围屏、泥金扇、泥银扇、画扇、蕉布、苎布、红花、胡椒、苏木、腰刀、火刀、枪、盔甲、马、鞍、丝、绵、螺盘，加贡之物无定额。

十九年，陪臣来贡，帝俱令免进。嗣后常贡，惟马及熟硫磺、海螺壳、红铜等物。

二十年，贞遣陪臣毛见龙等来贡。帝以贞当耿精忠叛乱之际，屡献方物，恭顺可嘉，赐敕褒谕，兼赐锦币十五。又常贡内免其贡马，著为例。贞疏言：“先臣尚质於康熙七年薨逝，贞嫡嗣，应袭爵，具通国臣民结状请封。”礼臣议航海道远，应令贡使领封。见龙等固请，礼臣执不可，帝特允之。

二十一年，命翰林院检讨汪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鱽为正副使，赍诏敕银印往封琉球国世子尚贞为王，赐御书“中山世土”额。礼成，还京，奏言：“中山王尚贞原令陪臣子弟四人来京受学。部议前明洪武、永乐、宣德、成化间，琉球官生入监读书。今尚贞倾心向学，应如所请。”从之。贞遣陪臣毛国珍、王明佐等谢封，奏言：“前代封使，奉命后每迟至三四年甚有十馀年而后临臣国者。今使臣汪楫、林麟鱽朝拜命而夕就道。且当海疆多故之时，冲风冒险，而臣国又僻在海东，封舟开驾，恃西南风以行，中道无可倚泊，常兼旬经月而后至，甚者水米俱尽，事不可言。今在五虎门开洋，仅三昼夜而达小国。臣遣官迎护，亲见舟行之次，万鸟绕篷而飞，两鱼夹舟而进，经过之处，浪静波平，倏抵琉球内地，通国臣民以为仅见。

仰惟皇上文德功烈，格天感神，且有御笔在船，故徵应若此也。乞宣付史馆，以彰嘉瑞。”又疏请饬令使官收受所辞宴金，帝命收受。

二十五年，贞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维新、郑秉钧四人入太学，附贡使船，遭风桅折，伤秉钧，飘至太平山修船，二十七年二月，始至京师。十月，贞遣陪臣来谢子弟入监读书恩，并贡方物。帝令成楫等三人照都通事例，日廪甚优，四时给袍褂、衫袴、鞾帽、被褥咸备，从人皆有赐，又月给纸笔银一两五钱，特设教习一人，令博士一员督课。二十八年，贞疏言：“旧例，外国船定数三艘货物得免收税。

今琉球进贡船止二艘，尚有接贡船一艘，未蒙免税，请照例免收，以足三船之数。”

又：“人数例带一百五十人，万里汪洋，驾舟人少，不能远涉，乞准加增。”礼臣议免入贡船税，人数不准加增，帝特令加增至二百人。三十二年，贞遣陪臣来贡，请入监读书官生归国。赐宴及文绮，乘传厚给遣归。自是二年一贡如常例。

四十八年，琉球国内多灾，宫殿焚，颱飓频作，人畜多死。是年王尚贞薨，世子尚纯先卒。四十九年，尚纯子尚益以嫡孙立。五十一年，卒，未及请封。五十二年，尚益世子尚敬立。比年遣使入贡，称“世曾孙”。五十七年六月，命翰林院检讨海宝、编修徐葆光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曾孙尚敬为王。

五十八年，琉球国建明伦堂於文庙南，谓之府学，择久米大夫通事一人为讲解师，月吉读圣谕衍义；三六九日，紫金大夫诣讲堂，理中国往来贡典，察诸生勤惰，籍其能者备保举。八岁入学者，择通事中一人为训诂师教之。文庙在久米村泉崎桥北，创始於康熙十二年。庙中制度俎豆礼仪悉遵会典。琉球自入清代以来，受中国文化颇深，故慕效华风如此。五十九年，琉球国王尚敬疏请续送官生入监读书，从之。

雍正二年，敬遣陪臣王舅翁国柱及曾信等奉表贺登极，贡方物，兼送官生郑秉哲、郑绳、蔡弘训等入监读书。帝召见国柱等，御书“辑瑞球阳”额赐王，并玉器、缎币等物，交国柱赍回。官生蔡弘训病卒，赐银百两，交礼官择近京地葬之，并以二百两赡恤其家。三年，敬遣使表谢方物，帝命准作二年一次正贡。四年，敬遣使入贡，并进谢表方物，命存留作六年正贡；其六年表文，俟八年正贡时并进。是年，贡使归，附官生郑秉哲等归国。六年，敬仍遣使入贡，帝命作八年正贡；若八年贡使已经起程，即准作十年正贡。八年，敬遣使入贡，疏言请遵旧制二年一贡，不敢愆期。帝谕仍遵前旨行；若十年贡物已遣使起程，即准作十二年正贡，十一年不必遣使。

乾隆二年六月，琉球所属之小琉球国有粟米、棉花二船遭风飘至浙江象山，浙闽总督嵇曾筠资给衣粮遣还。事闻，帝谕：“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理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著为令。”三年，敬遣陪臣奉表贺登极，并贡方物。帝命贡使赍回御书“永祚瀛壖”额赐王，并谕不必专使谢恩，俟正贡之年一同奏谢。五年，敬遣使入贡，并进谢恩方物。六年，礼臣议琉球谢恩礼物照雍正四年例，准作二年一次正贡，从之。五月，浙江提督裴鉽奏言：“江南商民徐淮华等五十三人遭风飘入琉球之叶壁山，国王资遣都通事阮为标护送归国。”帝命礼臣传旨奖之。十五年，敬遣通事阮超群等送回十四年被风失舟之商民吴永盛等四船九十二人。其林士兴等六船一百三十人，先已拨给桅木廪饩资送回闽。事闻，赐敬缎疋。十六年，福建巡抚潘恩榘奏言：“琉球贡使毛如苞等贡船遇飓，飘还本岛，今修葺补进。又前有闽县遵风船户蒋长兴等、常熟县商民瞿长顺等三十九人，留养两年，今亦随船回闽。”奉旨嘉奖。是年，王尚敬薨。

十九年，世子尚穆遣使入贡，兼请袭封。二十年，命翰林院侍读全魁、编修周煌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子尚穆为王。二十四年，穆遣使入贡，并遣官生梁文治等入监读书。帝命所进方物准作二十五年正贡。是年，资送遭风商民金任之、照屋等五十三人回国。以后迄於光绪朝，凡琉球遭风难民，皆抚恤如例。二十九年，遣官生梁文治等归国。四十九年，穆遣陪臣毛廷栋等入觐，行庆贺礼。御书“海邦济美”额赐之，并赐玉、磁、缎匹诸物。五十五年，穆遣使入贡，并进谢恩方物，恳恩免抵正贡。帝命如所请行。五十八年，谕军机大臣：“琉球贡船，现距年节两月有馀，即饬伴送员按程从容行走，祗须封篆前到京，便与年班各外籓同与宴赉。”

五十九年，穆遣使谢特赐“福”字、如意恩，贡方物。是年，王尚穆薨。世子尚哲先卒，世孙尚温权署国事。

嘉庆三年，世孙尚温遣使入贡，兼请袭封。是年，尚温建国学於王府北，又建乡学三，国中子弟由乡学选入国学。四年，命翰林院修撰赵文楷、编修李鼎元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孙尚温为王，赐御书“海表恭籓”额。五年，尚温遣陪臣子弟四人入监读书。七年，琉球那霸官民集赀请於王，建乡学四。八年，琉球二号贡船，至大武仑洋遭风漂至台湾，冲礁击碎，其正贡船亦同时漂没，福州将军玉德等以闻。

帝谕救获官伴、水梢人等，照常例加倍给赏，贡物无庸另备呈进。十二年，王尚温薨，世子尚成署国事，未及受封，病卒。

七月，命翰林院编修齐鲲、工科给事中费赐章往封世孙尚灝为王。是年，琉球接贡船复遭风沉没，帝命给银千两作雇船资用，另给银五百两恤淹毙六十三人家属。

道光二年，琉球贡船至闽头外洋遭风击碎，溺死贡使十名，帝命给银千两，雇商船回国，免另备贡物。

又琉球遭风难夷米喜阜等，每名日给盐菜口粮，俟回国之日另给行粮一月。七年，琉球国王尚灝遣使入贡，并谢赐御书恩，贡方物，呈恳免抵正贡，允之。十七年，王尚灝薨，遣使往封世子尚育为王。

十九年，尚育遣使谢册封及赏御书，贡方物。又疏请饬使臣受宴金，帝不允，令来使赍回。初，琉球旧例，间岁一贡，上年改为四年朝贡一次。二十年十一月，其国王籥请照旧，允之。其陪臣子弟四人，准随同贡使北上入监读书。

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惟恃中国为声援。又贡舟许鬻贩各货，免徵关税，举国恃以为生，其赀本多贷诸日本。国中行使皆日本宽永钱；所贩各货，运日本者十常八九。其数数贡中国，非惟恭顺，亦其国势然也。

二十六年，琉球入监官生向克期回国，途中病故，恤银三百两。咸丰元年，琉球国王世子尚泰遣使贺登极，贡方物，恳免留抵，允之。帝谕军机大臣曰：“琉球恪守籓封，前以英人伯德令住居伊国，久未撤回，频来呼籥，当经饬令徐广缙晓谕文安委婉开导，令其撤回。文安设词推诿，该督仍当随时体察情形，加意控驭。”

三年，赐琉球御书“同文式化”额。四年，琉球世子遣使庆贺册立大典，贡方物。

时贼氛遍东南，邮传多阻，谕令使臣无庸绕道来京，即由闽回国。使臣仍恳入都，帝命王懿德等俟来岁道路疏通，派员护送。八年，琉球入监官生毛启祥途中病故，赐恤银三百两。九年，琉球贡使到闽，帝以贡使远涉输诚，命王懿德等察看情形，如闽省上游及江、浙诸省道路已通，即派员伴送来京。十年，琉球入监官生葛兆庆病故，营葬张家湾，赐恤金如例。

同治三年，琉球国世子遣使贺登极，贡方物。是年，英人与日本构衅，将袭取琉球，驻海军，事寻解。五年，遣使赍敕印往封琉球世子尚泰为王。六年，尚泰遣陪臣子弟四人入监读书。十年，有琉球船遭风漂至台湾，为生番劫杀者五十四人。

十一年，复劫杀日本小田县难民四人，日本大譁。既，中、日立约天津，要求痛惩生番，恤琉球、日本死难诸人，且言琉球为日本版图，藉口称兵台湾，语具邦交志。

光绪元年，琉球国贡使蔡呈祚回国病殁山东，赐葬费银。五年，日本入琉球，灭之，夷为冲绳县，虏其王及世子而还。总理衙门以灭我籓属诘日本，日人拒焉。

六年，帝命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全局，鸿章奏言：“琉球原部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而周回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岛早属日本，仅存一岛。

去年日本废灭琉球，中国叠次理论，又有美前总统格兰忒从中排解，始有割岛分隶之说，此时尚未知南岛之枯瘠也。本年日本人竹添进一来津谒见，称其政府之意拟以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又议改前约。臣以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势难兼顾。且日人要索多端，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暂从缓议。因传询在京之琉球官尚德宏，始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琉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释还。適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复称询访琉球国王，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三子，不止吾家不原，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南岛地瘠产微，向隶中山，政令由土人自主。今欲举以畀琉球，琉球人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琉球，而琉球不原，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且以有用之兵饷，守瓯脱不毛之地，劳费正自无穷。而道里辽远，实有孤危之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適坠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之议改前约，傥能竟释琉球国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允许。不然，彼享其利，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窃所不取也。臣愚以为日本议结琉球之案，暂宜缓允。”由是琉球遂亡。

## 列传三百十四 属国二

○越南

越南先称安南。顺治初，安南都统使莫敬耀来归，未及授爵而卒，寻授其子莫元清为安南都统使。

十六年八月，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始奏言安南国遣吏目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郡王军前抒诚纳款。十七年九月，黎维祺始自称国王，奉表贡方物，帝嘉之，赐文绮、白金。十八年，敕曰：“朕惟修德来远，盛代之弘谟；纳款归仁，人臣之正谊。既输诚而向化，用锡命以宣恩。褒忠劝良，典至重也。尔安南国王黎维祺，僻处炎方，保有厥众。乃能被服声教，特先遣使来归，循览表文，悃忱可见。

古称识时俊杰，王庶几有之。用锡敕奖谕，仍赉尔差官钅义仁根银币衣服等事，遣通事序班一员伴送至广西，沿途拨发兵马导之出疆。尔受兹宠命，其益励忠节，永作屏籓，恪守职贡，丕承无斁。钦哉！”未几，维祺卒，子维禔嗣。寻又卒，子维禧嗣。

康熙二年十一月，维禧遣黎斅等表谢，附贡方物。三年二月，遣内院编修吴光、礼部司务硃志远，谕祭故王维祺、维禔。五年五月，维禧缴送故明王永历敕、印，遣内国史馆翰林学士程方朝、礼部郎中张易贲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驼钮银印。六年，维禧夺都统使莫元清高平地，元清奔云南，上疏陈诉，帝命安置南宁。

维祺亦上疏言兴兵复仇本末。

初，明正德十一年，社堂烧香官陈暠杀其王莫晭自立，晭臣都力士莫登庸讨杀暠，立晭兄子譓。嘉靖元年，登庸逐譓自立，譓子黎平据清华自为一国。后莫氏渐衰，但保高平一郡，势益弱。至是，帝遣内院侍读李仙根、兵部主事杨兆杰，赍敕谕维禧，将高平土地人民归莫元清：“各守其土，尽尔籓职。”初，安南定为三年一贡。七年，维禧疏请六年两贡并进，帝如所请。八年，使臣李仙根等赍回维禧覆疏，言遵旨将高平府石林、广原、上琅、下琅土地人民归莫元清，因奏称黎维禧所归土地，尚有保乐、七源二州，昆仑、金马等十二总社未还，请再敕谕全还，帝不许。

是年，黎维禧薨，弟维权理国事。十三年正月，维以讣告，遣陪臣胡士扬等进康熙八年、十一年岁贡，疏言：“先王世守安南，为逆臣莫登庸篡弑，赖辅政郑檍之祖剿除恢复。莫逆遗孽篡据高平，乍臣乍叛。至莫元清惧臣讨罪，潜入内地投诚。康熙八年，奉命令还高平，臣维禧钦奉君命，敢不■遵。但莫元清为臣不共之仇，高平为世守之土，叛逆窃据，祸在萧墙。叩■天恩，仍令高平属归本国。且莫元清尚有誓辞及祭伊父莫敬耀文，内有‘图逆天朝’之语，今谨敬呈，并贡方物。”

事下部议。寻议：“前维禧退还莫元清高平，取有复相和好印结。今维虽言收得誓书、祭文，但此文年久，誓辞系莫敬耀名，或得自敬耀存时，或得自元清今日，殊难悬拟，应饬维查明具题再议。”从之。

十四年，黎维卒，弟维正权理国事。十六年，帝谕维正曰：“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念其投诚，锡之王爵，方且感恩图报，殚竭忠诚。讵意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谋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辄行叛逆，煽惑奸宄，涂炭生灵。朕连年遣兵征讨，秦、陇底定，闽、粤荡平，惟吴三桂窃据一隅，苟延旦夕。今大兵云集，恐其挺走，潜窜岭南。兹以王累世屏籓，效忠天国，乱臣贼子，谅切同仇。今已遣诸军大张挞伐，平定粤西，进取滇、黔。尔国壤地相属，素谙形势，王其遴选将士，协力歼除，懋赏荣褒，朝有令典。钦哉，无负朕命！”十八年十一月，维正庆贺大捷，疏言：“逆贼吴三桂，变乱数年，阻臣贡路，且再三胁诱，迫令服从，区区愚忠，罔敢易节。乃有逆臣莫元清与三桂密相缔结，潜入高平，图为掩袭。今原仗天威，追擒逆党，明正其罪，以固屏籓。”许之。

二十一年九月，维正遣陪臣甲全等表贺闽、粤肃清，并进岁贡方物；又为故王维请恤，议恤如例。时所贡金银器皿与本内不符，诏免深求，其馀贡物酌减白绢、降真香、中黑线香等物。二十二年四月，遣翰林院侍读明图、翰林院编修孙卓册封黎维正为安南国王，御书“忠孝守邦”四字赐之。同时遣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灿谕祭故王维禧、维。时莫元清已故，其弟敬光为黎氏所败，率众来奔，帝命发回安南。寻敬光病殁泗城土府，莫氏遂绝。

二十五年，增赐安南国王表里五十，著为例。三十六年，维正奏言牛马、蝴蝶、浦园三处为邻界土司侵占，请给还。帝问云南巡抚石文晟，知其地属开化府已三十馀年，并非安南故地，移文责之。五十七年十月，黎维正薨，嗣子维礻匋以讣告，请袭封，附贡方物。五十八年二月，遣内阁中书邓廷喆、翰林院编修成文谕祭故王黎维正，兼册封维祹为安南国王。

雍正二年，维祹遣陪臣表贺登极，附贡方物，赐御书“日南世祚”四字。三年，云南总督高其倬奏言：“云南开化府与安南接界，自开化府马伯汛外四十里至铅厂山下小河内有逢春里六寨，册载秋粮十二石零。康熙二十八年，入於安南。又云南通志载自开化府文山县南二百四十里至赌咒河与安南为界。今自开化府至现在之马伯汛，止一百二十里，即至铅厂山下小河，亦止一百六十里，是铅厂山小河外尚有八十里，内设都龙、南丹两厂，为云南旧境。虽失在前明，但封疆所系，均应一并清查，委勘立界。”帝谕：“都龙、南丹等处明季已入安南，是侵占非始於我朝。

安南入我朝以来，累世恭顺，不宜与争尺寸之地。”维礻匋寻疏辩。

嗣总督鄂尔泰疏请於铅厂山下小河离马伯汛四十里立界，维祹复激词陈诉。五年，谕维祹曰：“朕统驭寰区，凡兹臣庶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但分疆定界，政所当先，侯甸要荒，事同一体。今远籓蒙古，奉谕之下，莫不钦承，岂尔国素称礼义之邦，独违越於德化之外哉？王不必以侵占内地为嫌，拳拳申辩，此乃前人之误，非王之过也。王惟祇遵谕旨，朕不深求，傥意或迟回，失前恭顺，则自取咎戾，怀远之仁，岂能幸邀？王其祇哉，无替朕命！”维祹感悔奏谢。帝因以马伯汛外四十里赐维祹，仍以马伯汛之小赌咒河为界。六年三月，遣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往安南宣谕，略云：“王今自悔执迷，情词恭谨，朕特沛殊恩，即将马伯汛外四十里之地，仍赐国王世守之。”寻谕鄂尔泰曰：“朕既加恩外籓，亦当俯从民便。此四十里内人民，若有原迁内地者，可给赀安插滇省，毋使失所。其原居外籓属安南管辖者，亦听其便。”

十一年十一月，黎维祹薨，王嗣子维祜以讣告，请袭封，附贡方物。十二年二月，遣翰林院侍读春山、兵科给事中李学裕谕祭故王维祹，册封维祜为安南国王。

十三年，黎维祜薨，弟维祎权理国事。乾隆二年，维祎以讣告，请袭封。遣翰林院侍读嵩寿、修撰陈倓谕祭故王维祜，册封维祎为安南国王。三年九月，维祎遣使奉表贺登极，并贡方物。

九年九月，两广总督马尔泰奏：“粤西奸民叶蓁私出外夷，诱教为匪，安南饥民流入宁明诸处。”帝命滇、粤界接安南关隘严行稽查，毋酿事端。嗣两广总督马尔泰、广西署抚托庸、提督豆斌奏言：“南宁府属迁隆土峒之板蒙等隘，太平府属思陵土州之川荒等隘，镇南府属下雷土州之下首等隘，共三十馀口岸，俱逼近安南，宜叠石建栅，添卡拨兵，各土司带领土勇，扼险守巡，并饬地方官每年冬月查修通报。安南驱驴地方为货物聚集之所，最与由隘相近。从由隘出入，向设闭禁，开之实便商民。应设客长，稽商民往来，并责地方官慎察查。至平而、水口两关，通太源、牧马等地，宜设立铁鍊横江拦截，逢五、十日开一面以通商。”从之。初，广西思陵州沿边与安南接壤，巡抚舒辂请栽竹以杜私越。凭祥、思陵土目有乘机侵安南地者，交人不甘，恆与争閧。十六年，总督苏昌奏闻，帝谕舒辂下部察议。

安南瑶匪盘道钳、邓成玉等谋乱，造黄袍、黄旗、木印，句结内地民夷何圣烈等，散劄招匪，谋攻都龙、安北、宜经等处，为安南兵目侦知，获何圣烈等，盘道钳等窜匿山箐间。十九年，安南八宝河沙目黄国珍诱获盘道钳、邓成玉，云贵总督硕色讯得实，奏闻正法。初，广东土匪李文光与顺化土豪阮姓谋踞禄赖、桐狔等处为乱，番官捕获系诸狱。二十一年，械送李文光十六人於福建，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言：“安南僻处蛮陬，不敢将李文光擅自加诛，送归请示，足徵怀服之忱。应将李文光等照交结外国例，分别处治。”从之。二十二年六月，安南番船失风，飘泊永宁汛，拨兵守护，给赀送归，并收贮其军械，归时给还。帝谕：“收械贮库，殊为非体，可颁谕沿海提镇知之。”二十五年，闽浙总督爱必达奏言：“安南边境沙匪与交目苏由为难，阑入漫卓、马鹿二寨，抢掠滋事，已咨其国王擒解矣。”帝以平日巡防不严，临时追捕不力，切责之。

二十六年，黎维祎薨，王嗣子维以讣告，请袭封，遣翰林院侍读德保、大理寺少卿顾汝修谕祭故王维祎，册封维为安南国王。维欲以彼国五拜事天之礼受封，德保等执不可，随如仪，礼成。顾汝修既出境，以安南王送迎仪节未周，遗书责之，广西巡抚熊学鹏以闻，汝修坐革职。二十七年三月，帝谕礼臣曰：“安南世为属国，凡遇朝使册封至其国，自应遵行三跪九叩头礼。乃国王狃於小邦陋见，与册使商论拜跪仪注，德保、顾汝修指示成例，始终恪遵。外籓不谙体制，部臣应预行宣示。嗣后遇安南册封等事，即将应行典礼并前后遵行拜跪仪节告知正副使，令其永远遵循，著为令。”三十四年，安南莫氏后黄公缵居南掌猛天寨，黎氏逼之，率属内投，维请索回处治，移檄责之。

四十三年，安南解窜匪入关，赐维缎匹。四十六年，维遣使谢恩，贡方物。

帝命收受，下次正贡著减一半，并命嗣后陈谢表奏，毋庸备礼。五月，谕礼部：“本年安南国贡使到京，命堂官一人带往热河瞻觐。”四十九年，帝南巡，安南陪臣黄仲政、黎有容、阮堂等迎觐南城外，赐币帛有差，特赐国王“南交屏翰”扁额。

五十一年，安南阮氏变作。初，明嘉靖中，安南王黎维潭复国，实其臣郑氏、阮氏之力，自是世为左右辅政。后右辅政乘阮死幼孤，兼摄左辅政以专国事，而出阮氏於顺化，号广南王。阮、郑世仇构兵。及黎维，权益下移，仅同守府。辅政郑栋遂杀世子，据金印，谋篡国，而忌广南之强，乃诱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广南王，灭之於富春。阮惠自为泰德王，郑栋自为郑靖王，两不相下，维无如何也。

安南所都曰东京，即古交州，唐安南都护治所；而以广南、顺化二道为西京，即古日南、九真地。黎维潭起兵之所，与东京中隔海口，世为广南阮氏所据，兵强於安南。至是，郑栋死，阮惠以郑姓专国，人心不附，乃藉除郑氏为名，攻破黎城，击灭郑栋之子郑宗，阮氏复专国，维犒以两郡，且妻以女。五十二年，维卒，嗣孙维祁立，阮惠尽取象载珍宝归广南，使郑氏之臣贡整留镇都城。贡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夺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广南要夺其辎重。阮惠归，治城池於富春，使其将阮任以兵数万攻贡整於国都。整战死，维祁出亡，阮任遂据东京，四守险要，有自王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复以兵诛阮任於东京，而请维祁复位。维祁知其叵测，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尽毁王宫，挟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东京。

有高平府督阮辉宿者，护维祁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远遁至博淰溪河，广西太平府龙州边也，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尽为追兵所杀。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巡抚孙永清先后以闻，且言：“推固予夺，惟上所命。”帝以黎氏守籓奉贡百有馀年，宜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先置其家於南宁，遣其陪臣黎屌、阮廷枚回国，密报嗣孙。时安南疆域，东距海，西接老挝，南与占城隔一海口，北连广西、云南。有二十二府，其二府为土司所居，实止二十府，共分十三道。此时未陷者，清华道四府十五县，宣光道三州一县，兴化道十州二县；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邦道四府十二县，山西道五府二十四县，京北道四府二十县，太源道三州八县；其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县，海阳道四府十九县。惟广南、顺化二道，本阮酋巢穴，又据高平道一府四州，谅山道一府七县，以捍遏内地。

帝命孙士毅移檄安南诸路，示以顺逆，早反正。时维祁弟维、维昬皆外出避难，维死宣光城，维昬由京北波篷厂来投。孙士毅以维昬有才气，欲令权摄国事。帝虑其兄弟日后嫌疑，不许，乃令土田州岑宜栋护维昬出口，号召义兵。

会阮廷枚等以嗣孙复书至，乞转奏。於是安南国土司及未陷各州官兵争缚伪党献地图，而关外各厂义勇亦皆乞饷团练，请为乡导。时阮惠兄弟亦叩关请贡，以其国臣民表至，言黎维祁不知存亡，请立故王维之子翁皇司维主国事，并迎其母妃回国。帝知阮惠欺维愚懦易与，狡计缓师，命孙士毅严斥之。

安南进兵路三：一，出广西镇南关为正道；一，由广东钦州泛海，过乌雷山至安南海东府，为唐以前舟师之道；一，由云南蒙自县莲花滩陆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师之道。孙士毅及提督许世亨率两广兵一万出关，以八千直捣王京，以二千驻谅山为声援。其云南提督乌大经以兵八千取道开化府之马白关，逾赌咒河，入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镇，较沐晟旧路稍近。云贵总督富纲请行，帝以一军不可二帅，命驻关外都龙督饷运。

十月末，粤师出镇南关。诏以安南乱后，劳瘠不堪供亿，运饷由内地滇、粤两路，设台站七十馀所，所过秋亳无犯。孙士毅、许世亨由谅山分路进，总兵尚维升、副将庆成率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时土兵义勇皆随行，声言大兵数十万，各守隘贼望风奔遁，惟扼三江之险以拒。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升、庆成率兵千馀，五鼓抵寿昌江。贼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桥断，皆超筏直上。时天大雾，贼自相格杀，我兵遂尽渡，大破之。张朝龙亦破贼柱石。十五日，进兵市球江。江阔，且南岸依山，高於北岸，贼据险列砲，我兵不能结筏。诸军以江势缭曲，贼望不及远，乃阳运竹木造浮桥，示必渡，而潜兵二千於上游二十里溜缓处用小舟宵济。

十七日，乘筏薄岸相持。適上游兵已绕出其背，乘高大呼下击，声震山谷。贼不知王师何自降，皆惊溃。

十九日，薄富良江，江在国门外，贼尽伐沿江竹木，敛舟对岸。然遥望贼阵不整，知其众无固志，乃觅远岸小舟，载兵百馀，夜至江，复夺小舟三十馀，更番渡兵二千，分捣贼营。贼昏夜不辨多寡，大溃，焚其十馀艘，获总兵、侯、伯数十。

黎明，大军毕济。黎氏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孙士毅、许世亨入城宣慰而出。城环土垒，高不数尺，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则国王所居，宫室已荡尽矣。而黎维祁匿民村，是夜二鼓始出诣营见孙士毅，九顿首谢。捷闻。初，王师之出也，帝虑事成后，册封往返稽时，致王师久暴露於外，先命礼部铸印，内阁撰册，邮寄军前。

孙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并驰报孙永清归其家属。维祁表谢，请於乾隆五十五年诣京祝八旬万寿。帝命俟安南全定，维祁能自立，许来朝。

是役也，乘思黎旧民与各厂义勇先驱乡导，又许世亨、张朝龙等新自台湾立功，皆善战之将，故得以兵万馀长驱深入，不匝月而复其都，时云南乌大经之兵尚未至也。

诏封孙士毅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一等子，诸将士赏赉有差。

时阮惠已遁归富春，孙士毅谋造船追讨。孙永清奏言：“广南距黎都又二千里，用兵万人，设粮站需运夫十万，与镇南关至黎城等。”帝以安南残破空虚，且黎氏累世孱弱，其兴废未必非运数也。既道远饷艰，无旷日老师代其搜捕之理，诏即班师入关。而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土军义勇，悬军黎城月馀。阮氏谍知虚实，岁暮倾巢出袭国都，伪为来降者，士毅等信其诳词，晏然不知也。五十四年正月朔，军中置酒张乐，夜忽报阮兵大至，始仓皇御敌。贼以象载大砲冲我军，众寡不敌，黑夜中自相蹂躏。黎维祁挈家先遁，滇师闻砲声亦退走，孙士毅夺渡富良江，即斩浮桥断后，由是在岸之军，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官兵夫役万馀，皆挤溺死。时士毅走回镇南，尽焚弃关外粮械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半。其云南之师，以黎臣黄文通乡导得全返。黎维祁母子复来投。奏闻，帝以士毅不早班师，而又漫无筹备，致挫国威、损将士，乃褫职来京待罪，以福康安代之。

阮惠自知贾祸，既惧王师再讨，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之乘其后也，於是叩关谢罪乞降，改名阮光平，遣其兄子光显赍表入贡，恳赐封号。略言守广南已九世，与安南敌国，非君臣。且蛮触自争，非敢抗中国，请来年亲觐京师，并於国内为死绥将士筑坛建庙，请颁官衔谥号，立主奉祀。又闻暹罗贡使将入京，恐受其媒孽，乞天朝勿听其言。福康安先后以闻。

帝以维祁再弃其国，并册印不能守，是天厌黎氏，不能自存；而阮光平既请亲觐，非前代莫、黎仅贡代自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来，曲、矫、吴、丁、李、陈、黎、莫互相吞噬，前代曾郡县其地，反侧无常，时忧南顾。乃允其请，即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册曰：“朕惟王化遐覃，伐罪因而舍服，侯封恪守，事大所以畏天。鉴诚悃於荒陬，贳其既往，沛恩膏於属国，嘉与维新，贲兹宠命之颁，勖以训行之率。惟安南地居炎徼，开十三道之封疆，而黎民臣事天朝，修百馀年之职贡，每趋王会，旧附方舆。自遭难以流离，遂式微而控愬。方谓兴师复国，字小堪与图存，何期弃印委城，积弱仍归失守，殆天心厌其薄德，致世祚讫於终沦。尔阮光平起自西山，界斯南服，向匪君臣之分，浸成婚媾之仇。衅启交讧，情殊负固。抗颜行於仓卒，虽无心而难掩前愆，悔罪咎以湔除，原革面而自深痛艾。表笺籥请，使先犹子以抒忱，琛献憬来，躬与明年之祝嘏。自非仰邀封爵，荣藉龙光，曷由下莅民氓，妥兹鸠集。况王者无分民，讵在版章其土宇，而生人有司牧，是宜辑宁尔邦家。爰布宠绥，俾凭镇抚，今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於戏！有兴有废，天子惟顺天而行，无贰无虞，国王咸举国以听。王其懋将丹款，肃矢冰兢，固圉以长其子孙，勿使逼滋他族，悉心以勤於夙夜，罔令逸欲有邦，益敬奉夫明威，庶永承夫渥典。钦哉，毋替朕命！”其黎维祁赏三品衔，令同属下人户来京，归入汉军旗下，即以维祁为佐领。又令阮光平访问维祁亲属，护送进关。其前安插内地之西南夷人，有系怀故土者，并令阮光平善为抚绥，以示矜全。

五十五年，阮光平来朝祝釐，途次封其长子阮光缵为世子。七月，入觐热河山庄，班次亲王下、郡王上，赐御制诗章，受冠带归。其实光平使其弟冒名来，光平未敢亲到也，其谲诈如此。五十六年，击败黎维昬及万象国之师来献捷，帝优赏之。五十七年，议定安南贡期，旧例三年一贡者，定为两年，六年遣使来朝一次者，定为四年。

九月，阮光平在义安病故，世子阮光缵权国事，以讣告。五十八年正月，遣广西按察使成林谕祭，加谥忠纯，并颁赐御制诗，於墓道勒碑，以表恭顺。封光缵为安南国王。帝以阮邦新造，人心未定，阮光缵尚幼，且阮岳尚在广南，吴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国疑，恐有变，特调福康安总督云、贵备边，并令成林密侦其国。成林旋以国事觕定闻，乃止。

八月，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奏安南添立花山市。先是安南通市，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其国之高凭镇牧马立市，由隘商人在谅山镇之驱驴立市，分设太和、丰盛二号，并置廒长、市长各一人，保护、监当各一员。而从平而关出口之商，必由水路先抵花山，计程仅二百馀里。且花山附近村庄稠密，至是添设行铺，其市长、监当各员，即於驱驴额内派往。客民中有由陆路前赴牧马者，仍听其便。

嘉庆元年，福州将军魁伦、两广总督吉庆先后奏言，获乌艚船海盗，有安南总兵及封爵敕命、印信等物。初，阮氏据广南，以顺化港为门户，与占城、真腊、暹罗皆接壤，西南濒海。有商舶飘入海者，阮氏辄没入其货，即中国商船，亦倍税没其半，故红毛、占腊、暹罗诸国商船，皆以近广南湾为戒。阮光平父子既以兵篡国，国用虚耗，商船不至，乃遣乌艚船百馀、总兵十二人，假采办军饷，多招中国沿海亡命，啖以官爵，资以器械船只，使乡导入寇闽、粤、江、浙各省。时浙师御海盗，值大风雨，雨中有火爇入贼舟，悉破损。参将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贼砲，并搜获安南敕文、总兵铜印各四。敕称“差艚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而教谕王鸣珂获三贼，一诡为瘖者，一名王贵利，讯，云即伦贵利也。同时闽中获艇贼安南总兵范光喜，供述：“阮光平既代黎氏，光平死，传子光缵，时与旧阮构兵，而军费又苦不给，其总督陈宝玉招集粤艇肆掠於洋。继而安南总兵黄文海与贼官伍存七有隙，以二艇投诚於闽，今闽中造船用其式也。伦贵利者，广东澄海人，投附安南，与旧阮战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结闽盗来闽、浙劫掠。安南艇七十六艘，分前、中、后支，伦贵利统带后支。其铜印凡四，贵利自佩其一，馀三印，三总兵曰耀、曰南、曰金者佩之，耀已擒斩，南、金则均溺毙於海”云。巡抚阮元磔贵利，而以供辞入奏。

帝命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照会安南国王。冬十二月，阮光缵呈覆，略曰：“小番世蒙天朝恩庇，旷格逾涯，无能酬报，思以慎守疆宇，永作屏翰。祗以本国极南沿海农耐地初，有贼渠阮种，窃据其地，啸聚齐桅盗夥，数为海患。本国整饬海防，间收舱客，以离贼党，且助海面帆柁之役。伦贵利者，前居本国，随同商伴巡防。讵料伊包藏祸心，私瞒小番，竟敢潜约匪船，越赴内洋，肆行劫掠。又擅造印劄，转相诳诱，情罪重大，实为法律所不容。小番不能先烛其奸，疏於钤束。仰蒙圣慈普鉴，洞悉肫诚，训诲有加，天日垂照。恭绎圣谕，且感且悚。谨当遵奉彝训，靖守籓封，令本国巡海人员，严加警饬，密施钤勒，断不容结同匪夥，越境作非，务期桂海永清，以上副圣天子怀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帝以国王不知，赦之。二年，两广总督奏称，安南国王阮光缵差委官弁丁公雪等，带领兵船，拿获盗犯黄柱、陈乐等六十馀名，解送内地。帝降敕褒赐，并颁赐如意、玉山、蟒锦、纱器，以示优奖。

初，阮光平既攻灭广南王阮某，阮某为黎王婿，妻黎氏有娠，逃於农耐，农耐为水真腊旧都，即嘉定省，今之西贡也。黎氏生子曰阮福映，本名种，潜匿民间。

及长，奔暹罗。暹罗王故与阮光平夙仇，乃以女弟归福映，助之兵，攻克农耐，据之，势渐强，号“旧阮”，而称阮光平父子为“新阮”，亦曰“西阮”。旧阮以复仇为辞，夺其富春旧都，时嘉庆四年也。六年十一月，安南伪总兵陈天保携眷内投，始知安南与农耐兵争事。七年八月，农耐攻升隆城，阮光缵败走被擒。八月，阮福映缚送莫观扶等三名来粤，并献其攻克富春时所获阮光缵封册、金印，奉表投诚。

莫观扶等皆中国盗犯，受安南招往投顺，封东海王及总兵伪职者。帝以“从前阮光平款阙内附，恩礼有加，阮光缵嗣服南交，复颁敕命，俾其世守勿替。乃薮奸窝盗，肆毒海洋，负恩反噬，莫此为甚！且印信名器至重，辄行舍弃潜逃，罪无可逭！其命两广总督吉庆赴镇南关备边，俟阮福映攻复安南全境以闻。”十二月，阮福映灭安南，遣使入贡，备陈构兵始末，为先世黎氏复仇；并言其国本古越裳之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南越”名国。帝谕以“南越”所包甚广，今两广地皆在其内，阮福映全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不得以“南越”名国。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六月，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往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盖自阮光平篡黎氏十九年，复灭於阮福映，嗣后修职贡者为旧阮子孙矣。

九年，遣编置佐领及安插江宁、热河、张家口、奉天、黑龙江、伊犁等处安南人回国，赉银有差，并许黎维祁归葬。十一年，越南兴化镇目请以临安府所属六猛地方外附，檄谕王自惩之。阮光缵遗族阮如权避捕投内地，两广总督吴熊光奏请发交阮福映。帝嫌其为属籓擒送逋逃，不许，亦不许其逼留内地。十四年，阮福映遣员至谅山，赍送乾隆六十年锡封南掌国王敕印，帝嘉奖之。

阮福映之得国也，藉嘉定、永隆兵力居多，乃取二省为年号，曰嘉隆。在位十七年而薨，子福皎嗣。道光元年，遣广西按察使潘恭辰赍敕印往封阮福皎为越南国王。九年，越南使臣请改贡道由广东水路，部议驳之。十九年，帝谕向来越南国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合两贡并进，嗣后改为四年遣使来贡一次，其贡物照两贡并进之数减其半。福皎改元明命，在位二十一年。尝以兵夺高蛮国河仙一带地，分通境为三十省：曰富春，国都也；广南、广义二省为右圻；广治、广平二省为左圻；平顺、富安、广和、边和、嘉定、安江、河仙、永隆、定祥九省为南圻；河静、海阳、广安、清化、乂安、南定、广平、兴安、河内、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山西、宣光、兴化十六省为北圻。后又以广义、广治各省过小，改为道。疆域较历世为大。惟宣光省西北直广西镇安府之南，有地曰保乐州，其酋农姓，系黎氏旧臣，仍念故主，不服新王，越南仅羁縻处之。黎维昬子孙逃居老挝深山中，时思聚众复国，所谓黎王后也。其馀黎氏疏族，好滋事，俱安置平顺以南各省。又自鄙其国文教之陋，奏请颁发康熙字典。其取士则用元制，以经义、诗赋考试。

道光二十一年，阮福皎薨，遣使告哀，诏停进贡方物，命广西按察使宝清往封其子福巿为越南国王。福巿改元绍治，在位七年。道光二十八年，薨，子福时嗣。

凡朝使册封，历世只在河内。河内即东京，其国建都处也。及阮福映得国，以东京屡毁於兵，而其先人世居岭南，遂迁都於富春省，改东京为河内省。封使至其国，仍循例驻节於此。阮福时嗣位年幼，奏乞天使至其国都，由是广西按察使劳崇光至富春册封焉。

三十年，郑祖琛奏越南国王阮福时因先后奉到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遗诏，拟请遣使恭进香礼，并进香品祭物，又赍递表文、贡物庆贺登极。帝谕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梓宫均已奉移陵寝，止其远来进香。其庆贺登极方物，亦无庸呈进。咸丰二年，论越南国明年例贡著於咸丰三年五月内到京。六年，谕越南国王阮福时以丁巳年正贡届期，咨呈劳崇光奏请於何月进关。现在用兵诸省分尚未肃清，越南国此次例贡，著缓至下届两贡并进。

八年，法兰西夺取越南国西贡。先是，明季有法兰西天主教徒布教来安南。康熙五十九年，法兵舰俄罗地号泊交趾，士官三人登陆至平顺省，土人缚而献之王。

舰长与教师商，以重金赎归。此为法、越交涉之始。乾隆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命皮易甫亚孛尔者为全权大臣，至顺化府谋通商，国王不许。乾隆十八年，越人大戮天主教徒。五十一年，越内乱，阮岳自称王，阮光平使其子景叡诣法国乞援。翌年，遂订法越同盟之约，割昆仑岛之茶麟港於法。未几，爽约。嘉庆二十五年，法舰来越南测量海口，国人激王杀法人狄亚氏。道光二十七年，法人以兵舰至茶麟港，大败越军，至是年遂径夺西贡，越南第一都会也。

咸丰十年，谕内阁：“刘长佑奏越南国入贡届期，现在广西军务未竣，道路不宁，其丁巳、辛酉两届例贡，暂行展缓。”同治元年，法国拿破仑第三以海军大举伐越南，夺茶麟港，约割下交趾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开通商三口，赔偿二千万佛郎，许其和。嘉定省即西贡所在也。二年，越南国王阮福时因奉到文宗显皇帝遗诏，咨请遣使进香、表贺登极、贡方物，卻之。三年，越南乙丑例贡及上二届两贡仍命展缓。

六年冬，广西太平、镇安两府土匪蜂起，官军击之，败遁越南。七年，国王咨乞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请兵援剿，帝命提督冯子材率三十营讨之。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华军由镇南关进发。八月，贼酋吴鲲战北宁，伤於铳，饮孔雀血死，诸贼大惧，大兵至，遂乞降。冬，贼酋梁天锡西奔宣光，投归河阳贼首黄崇英。是年，法人割取越南国安江、河仙、永隆三省，自是下交趾六省悉隶法版。九年，兴化省保胜贼首刘永福、太原省苏街贼首邓志雄皆来降。夏四月，黄崇英遁入保乐州白苗界内，提督溤子材班师。

七月，师次龙州，而黄崇英复踞河阳，刘永福复踞兴化之保胜，邓志雄复踞太原之苏街。十月，降贼苏国汉乘夜袭陷谅山省城，北圻总统段寿死之。时广西候补道徐延旭因事至谅山城外驱驴，调兵助越攻城，不克。十一月，贼酋阮四、陆之平、张十一等复踞高平省，越王复恳出师，帝命冯子材再督军出关，广西巡抚李福泰请以广东候补道华廷杰襄办军事。十年夏，冯子材次龙州。四月二十一日，总兵刘玉成督诸将出关次北宁。九月，钦州知州陈某诱擒苏国汉，解送两广总督瑞龄，诛之，其子苏亚邓遁入海，踞狗头山。道员华廷杰旋回广东。十一年，广西巡抚刘长佑檄道员覃远璡率勇十营办太平、镇安二府边防，冯子材亦调回防边。

十二年，华军将撤，法人突以兵船至河内省。国王咨称华总兵陈得贵派队押令放入。刘长佑据情奏闻，朝命革职提讯。法人遂招中国散勇及云南边境不逞之徒攻越南各省，其守臣多降。至太原省，守臣招刘永福相助。法兵至，永福设伏败之，擒其帅安鄴，法人败退河内省，与王和。王遣其臣阮文祥与议，法人遂建馆河内，并於白藤海口设关收税。初，贼首黄崇英为吴鲲中表，刘永福亦吴鲲之党。吴鲲死，其弟吴鲸合家自杀。黄崇英、刘永福素不相能，永福降，越南王授以三省提督之职，黄崇英踞河阳为盗自若。十三年，刘长佑遣刘玉成将左军十营，道员赵沃将右军十营，由镇安府出关讨黄崇英。是年，法人逼令越南王公布天主教及红河通航二事，红河即富良江也。旋又以保商为名，派兵驻守河内、海防诸地，且求开采红河上流矿山。光绪元年，赵沃连克底定县、襄安府各处，保乐州土民及白苗皆约降。崇英率众来拒，旋遁去。赵沃督诸军攻克河阳老巢，贼党陈亚水降。七月，擒黄崇英戮之。二年春，班师。

七年，刘长佑移督云、贵，知法人志在得越南以窥滇、粤，上疏略曰：“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籓者，中国之籓篱。籓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越南为滇、粤之脣齿。泰西诸国，自印度及新加坡、槟榔屿设立埠头以来，法国之垂涎越南久矣。开市西贡，据其要害，复通悍贼黄崇英，规取东京，聚兵谋渡洪江以侵谅山诸处，又欲割越南、广西边界地六百里为驻兵之所。臣时任广西巡抚，虽兵疲饷绌，立遣将卒出关往援。法人不悦，讦告通商衙门，谓臣包藏祸心，有意败盟。

赖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剿之师，内外夹击。越南招用刘永福，以折法将、沙酋之锋。广西两军，左路则提督刘玉成趋太原、北宁，右路则道员赵沃由兴化、宣光分击贼党，直抵安边、河阳，破崇英巢穴，歼其渠魁。故法人寝谋，不敢遽肆吞并者，将逮一纪。然臣每详询边将，知法人之志在必得越南，以窥滇、粤之郊而通楚、蜀之路，狡焉思启，祸近切肤。乃入秋以来，法国增加越南水师经费，其下议院议借二百五十万佛郎，经理东京海湾水师。其海军卿格罗爱逐日筹画东京兵事，俟突尼斯案一结，即可进行，窃叹法人果蓄志而潜谋，嗜利而背约也。窃闻造此谋者为伯朗手般，在越南西贡为巡检司。开埠之后，招入土夷、客民众至百万，民情渐洽，物产日增。柬埔寨所招商民，亦逾百万。运米出洋，岁百万石，所徵赋税入西贡库藏者，岁计佛郎二百五十万。柬埔本荒薮，开成通衢，车路方轨，沟渠修濬，东埔人感法恩德，至原以六百万口献地归附，故伯朗手般以越南情形告其总统。富良江一带，法已驶船开市，议上溯以达澜沧江通中国之货，结楢方诸夷以窥滇、粤边境，筑西贡至柬埔寨铁路，以避海道之迂绕。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政治不修，兵赋不足，势已危如累卵。今复兴兵吞噬，加以柬埔之叛民，势必摧败不可支拄。

同治十三年，法提督仅鸣砲示威，西三省已入於法人之手，而红海通舟，地险复失。

所立条约，惟不肯与以东京，国势岌岌，恃此为犄角。若复失其东京，即不穷极兵力图灭富春，已无能自立矣。臣以为法人此举，志吞全境。既得之后，必请立领事於蒙自等处，以攘山矿金锡之利，或取道川蜀以通江海，据列邦通商口岸之上游。

况滇南自同治以后，平定逆回，其馀党桀黠者，或潜窜越南山谷，或奔洋埠役於法人，军情虚实，边地情形，尽行泄漏，故时有夷人阑入滇以观形势。傥法覆越南，逆党又必导之内寇，逞其反噬之谋。臣受任边防，密迩外寇，不敢闻而不告。”奏入，不报。

时驻英法使臣曾纪泽以越事迭与法廷辨诘，福建巡抚丁日昌亦疏法、越事以闻。

帝命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并谕沿江沿海督抚，密为筹办。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舰由西贡驶至海阳，谋取东京，直督张树声以闻，帝谕滇督相机因应。三月，移曾国荃督两广。法攻东京，破之，张树声奏令滇、粤防军严守城外，以剿办土匪为名，藉图进步，并令广东兵舰出洋遥为声援。五月，滇督刘长佑遣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连络声势，保护越南。并奏言：“探闻法人破东京后，退驻轮船，日日添兵，增招群盗，悬赏万金购刘永福，十万金取保胜州。又法领事破城后，劫掠商政衙门，传示各商，出入货税另有新章，现仍调取陆军趕造拖船，为西取保胜之计。越王派其兵部侍郎陈廷肃接署河内总督，遣吏部尚书阮正等抵山西与黄佐炎等筹商御敌之策。各省巡抚、布、按大半与黄佐炎、刘永福同原决一死战。嗣后统领防军提督黄桂兰报称刘永福驰赴山西，道经谅山，来见。比晓以忠义，感激奋发，据称分兵赴北宁助守保胜，万不使法人得逞，但兵力不足，望天朝为援。其河内探报云，法人恐援兵猝至，当释所获之河内巡抚，交还城池仓库。巡抚不受，称法人违约弄兵，以死自誓，乃转交按察使。宗室阮霸复以火药轰毁东京，以免越人复聚，且省兵力分守。其轮船或东下海阳，或分驶广南、西贡，俟添兵既集，从事上游。伏查法人焚掠东京，狡谋叵测，越南诸臣决计主战。山西为上通云南要地，越军能悉力抵御，微特滇、粤边防可保，即越南大局，亦尚有振兴之期。而粤督与总署所议以滇、粤、桂三省兵力合规北圻一策，更可乘势早图，以杜窥伺。然越国受制法人已久，人心恇怯，此次决战山西，期於必胜，稍有挠败，则大局不堪设想。

盖山西有失，则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独保胜无复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须步步设防，益形劳费。以事机而论，中国有万难坐视之处，且不可待山西有失，始为事后之援。”旋召长佑入觐，以岑毓英署滇督。

刘永福者，广西上恩州人。咸丰间广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所部旗皆黑色，号“黑旗军”。永福既立功，越南授三省提督职，时时自备饷械剿匪，而黄佐炎皆匿不上闻，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积怨於佐炎。佐炎为越南驸马，以大学士督师，督抚均受节制。冯子材为广西提督时，佐炎以事来见，子材坐将台，令以三跪九叩见，佐炎衔之次骨。越难已深，国王阮福时愤极决战，责令佐炎督永福出师，六调不至。法军忌永福，故越王始终倚任之。

先是，刘长佑命籓司唐炯率旧部屯保胜，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所谓三省合规北圻也。时法人要中国会议越事，谕滇、粤筹画备议。法使宝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会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刘永福，帝命发云南岑毓英差遣。九年正月，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见永福，为陈三策，言：“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义，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助之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

三月，法军破南定。帝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至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鸿章奏拟赴上海统筹全局。法使宝海在天津议约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刘永福与法人战於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成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绩。帝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脱利古询鸿章：“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辞，而法兵已转攻顺化国都，迫其议约。鸿章与法新使德理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总署致法使书，言：“越南久列籓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今法人侵陵无已，岂能蔑视？倘竟侵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决战，不能坐视。”帝谕徐延旭饬刘永福相机规复河内，法军如犯北宁，即令接战。命滇督增兵防边，唐蜅迅赴前敌备战，并济永福军饷。旋命岑毓英出关督师。

法兵破越之山西省，粤势愈急，以彭玉麟为钦差大臣督粤师。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约，欲中国不预红河南界之地，及许在云南蒙自县通商，显系图我滇疆，冀专五金之利。不特滇、粤边境不能解严，即广东、天津，亦须严备。”时越南王阮福时薨，无子，以堂弟嗣。法人乘越新丧，以兵轮攻顺化海口，入据都城。越南嗣君在位一月，辅政阮说启太妃废之，改立阮福升。至是乞降於法，立约二十七条，其第一条即言中国不得干预越南事，此外政权、利权均归法人，逼王谕诸将退兵，重在逐刘永福也。

滇抚唐炯屡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驻保胜，黑旗将士皆愤怒。副将黄守忠言：“公可退保胜，请以全军相付，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永福遂不复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有谓因故君未葬权顾目前者，有谓因废立之嫌，廷臣植党构祸者。迭接越臣黄佐炎等钞寄和约，越诚无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籓篱？越臣辄以俟葬故君即行翻案为词，请无撤兵。刘永福仍驻守山西，嗣王阮福升嗣位，具禀告哀，并恳准其遣使诣阙乞封。越国人心涣散，能否自立，尚未可知。”并将法越和约二十七款及越臣黄佐炎来禀录送军机处。

两江总督左宗棠请饬前籓司王德榜募勇赴桂边扼扎。十一月，法人破兴安省，拘巡抚、布政、按察至河内枪毙之。进攻山西，破之，刘团溃，永福退守兴化城。

十二月，嗣王阮福升暴卒，或云畏法逼自裁，国人立前王阮福时第三继子为王，辅政阮说之子也。徐延旭奏报山西失守，北宁断无他虞，帝责其夸张。十年，唐景崧在保胜上枢府书，言：“滇、桂两军偶通文报，为日甚迟，声势实不易连络。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嗣君，臣庶皇皇，类於无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而清匪党，敌焰庶几稍戢，军事亦易於措手。若不为籓服计，北圻沿边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归於败者也。”

刘永福谒岑毓英於家喻关，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军将攻北宁，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军赴援。桂军黄桂兰、赵沃方守北宁，山西之围，桂兰等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桂兰不从。

二月，法兵攻扶良，总兵陈得贵乞援，北宁师至，扶良已溃，法兵进逼北宁，黄桂兰、赵沃败奔太原，刘永福亦坐视不救。徐延旭老病，与赵沃有旧，偏信之。赵沃庸懦，其将党敏宣奸，欺蔽延旭。敌犯北宁，敏宣先遁。陈得贵为冯子材旧部；骁勇善战，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并怨得贵。及北宁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

延旭调度失宜，帝命革职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抚潘鼎新办广西关外军务，接统徐延旭军，黄桂兰惧罪仰药死。帝谕：“徐延旭株守谅山，仅令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驻守北宁，遇敌先溃，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职拿问，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交潘鼎新查办。”以王德榜署广西提督，德榜辞不拜。唐炯革职拿问，以张凯嵩为云南巡抚。北宁败后，徐延旭以唐景崧护军收集败残，申明约束。时唐仁廉署广西提督。法军由北宁进据兴化，别以兵舰八艘驶入中国海，窥厦门及上海吴淞口，沿海戒严，於是中、法和议起。

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於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既而法公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帝责鸿章办理含混，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法使既藉端废约，帝令关外整军严防，若彼竟求犯，即与交绥。命岑毓英招刘永福率所部来归。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图犯谷松、屯梅二处，桂军械缺粮乏，恐不可恃。”帝以其饰卸，责之。法兵欲巡视谅山，抵观音桥，桂军止之，令勿入。法将语无状，遂互击，胜之。奏入，谕进规北宁，责法使先行开砲，应认偿。令告法外部止法兵，并谕我军：“如彼不来犯，不宜前进。”法使续请和议，帝谕桂军回谅山，滇军回保胜，不得轻开衅。

法将孤拔欲以兵舰扰海疆，法使巴德诺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国荃全权大臣，陈宝琛会办，邵友濂、刘麟祥随同办理。谕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

越南须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须由我措置。分界应於关外空地作为瓯脱。云南通商应在保胜，不得逾值百抽五。”六月，法将孤拔以兵监八艘窥闽海，欲踞地为质，挟中国议约，何璟、张佩纶以闻。法舰攻台湾之基隆砲台，台抚刘铭传拒守。曾国荃、陈宝琛与法使议约於上海，国荃许给抚血卩费五十万，奉旨申斥。

约议久不就，乃一意主战。谕岑毓英令刘永福先行进兵，规复北圻，岑毓英、潘鼎新关内各军陆续进发。以法人失和，不告各国。

七月，法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帝乃宣谕曰：“越南为我封贡之国，二百馀年，载在史册，中、外咸知。法人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闇懦，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挽回无及。越亦有罪，是以姑与包涵，不加诘问。光绪八年，法使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当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人又撤使翻覆。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军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属籓，与法国绝不相涉。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扑犯，当经降旨宣示，正拟派员进取，忽据伊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法国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国明知其势处迫逼，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於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饬各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开衅。诸军将士，奉令维谨。乃法国不遵定约，忽於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直扑谅山防营，先行开砲轰击，我军始与之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兵，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订约通好二十馀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各国总理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属仁至义尽。法人乃竟始终怙饰，横索兵费，恣意要挟，辄於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砲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本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自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虽经官军焚毁法船，击坏雷艇，并阵毙法国兵官，尚未大加惩创。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

八月，谕岑毓英督饬刘永福及在防各营规复北圻，并谕潘鼎新饬各军联络声势，分路并进。提督苏元春与法军战於陆岸县，败之。十月，内阁学士周德润奏：“官军进取越南，宜以正兵牵制河内之师，别用奇兵由车里趋老挝，走哀牢，以暗袭顺化，募用滇边土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详察筹办。是月，苏元春与法人战於纸作社，阵斩法兵官四人。十一月，王德榜军大败於丰谷，苏元春不往援，唐景崧与刘永福、丁槐军攻宣光，力战大捷，优诏褒之。十二月十九日，法兵攻谷松，王德榜以丰谷之败怨苏军不救，至是亦不往援，苏军败退威坡，谅山戒严。帝命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二十九日，法军攻谅山，据之，潘鼎新等退驻镇南关，龙州大震。唐景崧、刘永福、丁槐攻宣光，月馀不能下。谅山失守，岑毓英虑景崧等军断后援，令勿拚孤注，景崧不可。冯子材与法军战於文渊，互有杀伤。

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兵攻镇南关，轰毁关门而去，提督杨玉科战殁。潘鼎新退驻海村，帝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驻幕府。王德榜自负湘中宿将，屡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职，所部归元春辖。法军攻刘永福於宣光，永福军溃。唐景崧退驻牧马，钦、廉防急。彭玉麟请调冯子材军防粤，朝旨令鼎新议，鼎新素不协於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关外防紧，不肯退，玉麟乃令专顾桂防。鼎新师久无功，褫职，以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法兵既毁镇南关，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为安辑。

子材久驻粤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怀之，人心始定。乃於关内十里之关前隘，跨东西两岭间，筑长墙三里馀，外掘深堑，为扼守计，自率所部驻之，而令王孝祺勒军屯其后为犄角。法兵扬言某日犯关，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议先发制敌，鼎新止之，子材力争，径率王孝祺军夜犯敌垒，杀敌甚多。法起谅山之众扑镇南关，子材誓众曰：“法再入关，吾有何面目见粤人？必死拒之！”士气皆愤。法攻长墙，急砲猛烈，子材勒诸统将屹立接战，遇退后者手刃之。战酣，子材自开壁率两子相荣、相华直冲敌军，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敌，皆感愤，殊死战。王孝祺、陈嘉率部将潘瀛、张春发等随其后，王德榜军旁至，夹击之，毙法兵无算。鏖战两日，法军子弹尽，大败溃遁。子材率兵攻文渊，法军弃城走。诸军三路攻谅山，孝祺、德榜战尤力，连战皆捷。二月十三日，遂克谅山，法悉众遁。子材进军克拉木，逼攻郎甲，王孝祺进军贵门关，尽复昔年所驻边地。越民立忠义五大团；二万馀人，皆建冯军旗帜。西贡亦闻风通款。自海通以来，中国与外国战，惟是役大捷，子材之功也。

法兵六千犯临洮府，复分两队；一北趋珂岭、安平，一南趋缅旺、猛罗。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宝、李应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军当中路，皆有斩获。

法军遂合趋临洮府，滇军拒战南北路，回军夹攻之，阵斩法将五人，法军大溃。

时法兵舰据台湾之澎湖。谅山既大捷，法人力介英人赫德向李鸿章议和，言法人交还基隆、澎湖，彼此撤兵，不索兵费。鸿章奏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不至再事要求。”朝廷纳其议，立命停战。临洮之战，乃在停战后电谕未达前也。鸿章遽请签约，令诸将皆退还边界，将士扼腕痛愤，不肯退，彭玉麟、张之洞屡电力争。帝以津约断难失信，严谕遵办。法人要求逐刘永福於越南，张之洞乃拟令永福驻思、钦，永福坚不肯行，唐景崧危词胁之，朝旨严切，乃勉归於粤，授总兵。冯子材奉督办廉、钦边防之命。约既成，越南遂归法国保护焉。

## 列传三百十五 属国三

○缅甸 暹罗 南掌 苏禄

缅甸，在云南永昌府腾越边外，而顺宁、普洱诸边皆与缅甸界。顺治十八年，李定国挟明桂王硃由榔入缅，诏公爱星阿偕吴三桂以兵万八千人临之。李定国走孟艮，不食死。缅酋莽应时缚由榔以献，遂班师。缅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

雍正九年，缅与景迈交閧，景迈使至普洱求贡，乞视南掌、暹罗，云贵总督鄂尔泰疑而卻之。缅密遣人至车里土司，探知景迈贡被卻，则大喜，扬言缅来岁亦入贡。旋兴兵二万攻景迈，而贡竟不至。

缅地亘数千里，其酋居阿瓦城。城西濒大金沙江。江发源野人番地，纵贯其国中，南注於海。沿海富鱼盐，缅人载之，溯江上行十馀日，抵老官屯、新街、蛮暮粥市，边内外诸夷人皆赖之。而江以东为孟密，有宝井，产宝石。又有波龙者，产银，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数万人。自波龙迤东有茂隆厂，亦产银。乾隆十年，葫芦酋长以厂献，遂为内地属，然其地与缅犬牙相错。十八年，厂长吴尚贤思挟缅自重，说缅入贡，缅酋麻哈祖乃以驯象、涂金塔遣使叩关，云南布政司等议卻之，而巡抚图尔炳阿遽以闻。

帝下礼部议，如他属国入贡例。

其冬，缅使还至顺宁，闻白古部酋撒翁起兵攻缅，缅兵败，麻哈祖逃至约提朗，为白古所得，沉之江。撒翁据阿瓦五年，而缅属之木梳头目甕藉牙复起兵攻走白古，自据其地，令头目播定鲊等以兵胁诸部役属之。既而甕藉牙死，子懵洛立。未几，亦死，弟懵驳立。

贵家者，随永明入缅之官族也，其子孙自相署曰“贵家”，据波龙厂采银。其酋宫里雁不附於甕藉牙，约木邦酋攻之。兵败，逃入孟连，而孟连土司刀派春夺其孥贿，为宫酋妻囊占所袭杀。云贵总督吴达善诱宫里雁至，则坐以扰边罪，肆诸市。

而木邦酋罕莽底亦兵败走死，懵驳立其弟罕黑。由是缅人益无忌。

明万历时，巡抚陈用宾因永昌府近缅，设八关控之。八关者，万仞、巨石、神护、铜壁、铁壁、虎踞、天马、汉龙也。其实八关皆无险厄可守，山箐间小径往往通人行。自永昌迤逦而南为顺宁，又南为普洱，其边袤亘盖二千馀里。永昌之盏达、陇川、猛卯、芒市、遮放，顺宁之孟定、孟连、耿马，普洱之车里，数土司外，又有波龙、养子、野人、根都、佧佤、濮夷杂错而居，非缅类，然多役於缅。土司亦稍致餽遗，谓之“花马礼”，由来久矣。暨缅人内讧，礼遂废。甕藉牙父子欲复其旧，诸土司弗应，乃遣兵扰其地，而普洱独先有事。

二十八年，刘藻为云南巡抚，额尔格图为提督。是年冬，缅人先遣刀派先之兄刀派新自阿瓦还至孟连，徵索币货，又遣头目卜布拉、木邦罕黑至耿马责其礼。普洱之十三板纳者，本车里土司地。雍正七年，鄂尔泰总督云南，招降之，始割其地置府。至是，缅人亦来索米。永顺镇总兵田允中、普洱镇总兵刘德成、知府达成阿檄土司各率兵御之，杀其头目卜布拉、召罕标等，馀众溃走。

孟艮本缅属，距普洱千馀里，土司召孟容与弟召孟必不相能。召孟必之子召散谮召孟容於缅，缅人执之，其子召丙走南掌。寻入居於十三板纳之孟遮，召散因令素领散听、素领散撰、素领党阿乌弄等犯打乐，分侵九龙江橄榄坝，车里土司遁去，贼入据其城。总督刘藻檄大理顺宁营兵七千往剿，游击司邦直先进，为贼人所围。

会参将刘明智至，夹攻破之，乘胜复车里土司城。进攻猛笼、猛歇、猛混、猛遮诸垒，连破之，然贼往往窜伏屯聚，未肯即退。藻议益以曲寻、楚姚兵二千，未至，而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等闻猛阿为贼所攻，遽率兵过滚弄江，束器械以行，不设备，入山遇贼，兵败，诏论斩。时乾隆三十年也。

三十一年正月，诏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降刘藻湖北巡抚，藻自刎死。

是月己亥，应琚至云南，楚姚镇总兵华封已平打乐，猛腊参将哈国兴已平大猛养，合剿孟艮，召散遁，官军得其城。而刘得成与提督达启及参将孙尔桂攻整欠，亦克之。普洱边外悉平。

叭先捧者，车里土司之所属，盖微者也。顾与其妻咸以从军自效，斩素领散撰於小猛仑，素领散听亦为其妻杀死。应琚乃请以召丙居孟艮，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以指挥，使守其地。时提督李勋方至云南，应琚令往孟艮、整欠正经界，定赋税，附入版图，为久远计。然召丙为人懦，不能安辑其人；叭先捧不敢至整欠，退栖於猛搿。四月，召散之党召猛烈、召猛养以次被获，其弟僧召龙亦自投首，惟召散逋逃未得。

应琚见夷人之易於摧殄也，遂上奏云：“臣两月以来，访问召散迹，逃往阿瓦，已饬土司缮写缅文索取，不献，当即兴师问罪。臣查缅甸连年内乱，篡夺相寻，实有可乘之会。臣谨选人潜往阿瓦，将地方之广狭，道路之险夷，详悉绘图，探明奏报。现已备可调之兵，布置练习，密修戎器，以待进行。”疏入，帝谕曰：“应琚久任边疆，必不至轻率喜事。如确有把握，自可乘时集事，剋日奏功。倘劳师耗饷，稍致张皇，转非慎重筹边之道。务须熟计兼权，期於妥善，以定行止。”

是时诸将希应琚意，争言内附。李勋以猛勇、猛散告，刘德成以猛龙、补哈告，华封以整卖、景线、景海告，率侈言夷地广轮或二千里，或二千馀里，为边外大都。

应琚一一奏闻，以其头目为千总、守备。缅宁通判富森言木邦人杀缅立土司罕黑，奉线甕团为主，原求内属。永昌知府陈大吕亦言蛮暮土司被缅残虐，久原归诚，请发兵为助。应琚乃往驻永昌，而遣副将赵宏榜将永顺、腾越兵三百馀人出铁壁关屯新街，为蛮暮捍蔽。宏榜抵关，遇大吕所遣使，羁之，而自受蛮暮土司瑞团降。大吕恚，诉应琚，应琚曲解之。是时腾越知州陈廷献招猛育、猛英、猛密，陈元震招戛鸠、允帽、结{此夕}，富森招佧佤，而宏榜又招孟养、乃坝竹、孟岳十六寨诸夷，先后遣人来约降应琚又为文檄缅，侈言天朝有陆路兵三十万，水路兵二十万，陈於境以待速降，不然则进讨。缅闻，乃大出兵。缅人素不养兵，有事则於所属土司诸寨籍户口多寡出夫，名曰“门户兵”。自甕藉牙据阿瓦，蓄胜兵万人，一人给以饷四十两，其馀派夫如故。每战则以所派土司濮夷居前，胜兵督其后，而以马兵为左右两翼。战既合，两翼分绕而进，往往以此取胜。若自度不可胜，则急树栅自固，而发连环枪砲蔽之。比烟开则栅木已立，入而拒守。其兵法如此。

九月，贼先以兵出落卓攻木邦，线甕团不能守，入居遮放，又以兵溯江而上，抵新街。宏榜相持两日，势不支，烧其器械辎重及伤病之兵，退回铁壁关驻守，而蛮暮土司亦偕其母走入内地。

应琚忧甚，痰疾遽作，诏两广总督杨廷璋赴滇，代治应琚军，并廉宏榜兵败状。

又遣侍卫傅灵安挟御医诊应琚病，又命其子江苏按察使重英、湖南宝庆知府重穀赴滇省视之。

应琚所调兵一万四千名将集，令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驻宛顶进剿木邦，永北镇总兵硃仑由铁壁关进驻新街，而令提督李时升在杉木笼山居中调度。仑至楞木，突遇贼，战四昼夜，贼退走，追击之。懵驳之弟卜坑及其舅莽聂渺节速诡求和，言原顶经吃咒水。顶经者，以经加於首，呪水者，取水呪之，分与其众饮，盖夷人盟誓之礼也。议未定，贼已拥众越神护、万仞关，入掠盏达，围游击马拱垣於盏达江上，分兵入户撒，游击邵应泌亦被围。刘德成在干崖有兵二千人，坐视不救。时升因檄仑还守铁壁。又闻贼欲从库弄河出关后，仑复引兵卻，驻守陇川。贼势张甚，应琚数以檄促德成，始击贼於铜壁关下，破之。贼自西而东趋陇川，德成亦由户撒击其后；时升又檄乌尔登额帅宛顶兵至邦中山，以助声势；於是军威稍振。贼人见大兵之集也，复来乞降，仑以报应琚，命许之。

贼伺我军懈，遂走犯猛卯。猛卯与木邦亲，木邦之降，猛卯实左右焉。贼怨，故蹂躏之。时三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也。副将哈国兴帅兵二千五百人趋猛卯，比至，见贼势盛，乃入城与土司坚守。贼攻城，缘梯而上，城上矢砲交发，贼不敢近。围八日，癸酉，副将陈廷蛟、游击雅尔姜阿各以兵至，城中出合击之，贼大溃；而乌尔登额久不至，故贼得浮猛卯江而逸。硃仑乃造浮桥过宿养渡，由景阳、暮董偕乌尔登额进剿木邦。是月丁丑，杨廷璋至军，见贼未易遽平，遂奏言应琚病已痊，臣当归粤。帝召廷璋还京师。

时贼入关侵扰，应琚皆不以闻，仅言硃仑杀贼几万人，贼震惧，乞降，欲以新街、蛮暮与之；而时升亦言猛卯之捷，诛其大头目播定鲊、皮鲁布。奏入，帝视应琚所进地图，用蓝笔分中外界，而猛卯、陇川均在蓝线内，疑之，以为如果歼贼万馀及大头目，贼当遁走不暇，何以硃仑展转退卻，贼敢蔓延内地土司之境？降旨驳诘。而傅灵安先奉诏廉访军事，具言赵宏榜弃新街，硃仑退守陇川，及李时升未经临敌情事，与帝所驳诘者悉合。应琚复劾刘德成、乌尔登额逗留贻误。於是逮李时升、硃仑、刘德成、乌尔登额、赵宏榜，而晋杨宁为提督。且以应琚欺罔乖谬不能任事，乃召明瑞於伊犁，以将军督军云南，遣额尔景额为参赞大臣，徙巡抚汤聘於贵州，以鄂宁代之。

上年冬，缅人已据整卖、景线，召散遂率以攻孟艮，召丙惧，出奔，贼延入打乐，思茅同知黑光以闻。时汤聘未闻上命，杨重英方至自江苏，乃偕赴普洱，奏言总兵华封、宁珠安坐普洱，失剿御，请革职治罪。奏入，华封、宁珠与游击权恕、司邦直，都司甘其卓皆被逮，调开化镇总兵书敏总统进剿。顷之，鄂宁亦至普洱，奏言：“上年九龙江外兵马以瘴死者不可胜数，官弁夫役死亦大半。此时正盛瘴发生，汤聘乃称严饬将卒，克日进剿，怀诈塞责，实无诚款。”奏入，汤聘以革职逮治。应琚见前所招抚土司复阴附缅，其土司头目夷人千百为群，皆荡析离居，而缅贼时出没为患，边事日棘。鄂宁复奏应琚贪功启衅，为硃仑等讳饰，又不令汤聘、傅灵安与闻边务，及隐没游击班第、守备江纪阵亡各状。应琚惧，乃奏请是秋大举征缅，调兵五万，五路并进，兼约暹罗夹攻。帝下其议，廷臣皆斥之。诏逮应琚至京，赐死。

四月，明瑞至永昌。时杨宁壁军木邦，饷道为贼所断，溃退满河。永北镇总兵索柱及乌尔登额亡其印信。明瑞以闻，杨宁亦被逮，调谭五格为提督，诏派八旗兵三千、四川兵八千、贵州兵一万、云南兵四千，赴边进讨。绿营马匹皆本营预备，惟八旗兵三千人，每兵例需马三匹，合官员所用，计马几万匹。明瑞议拨广西马一千、广东马八百、四川马五千八百、贵州马六千、湖南马二千，每兵裹两月粮，计六斗，驮以一马。马、驴少，购牛代之。粮不足，可杀牛以抵。共用驴、马、牛八百馀。其粮於大理、鹤庆、蒙化三府拨六万石，又於永昌、顺宁买三万石。兵行之道，自宛顶、木邦进者为正兵，明瑞身统之。乌尔登额、谭五格则由猛密分进。至新街，水路，时方暑雨，难造舟，宜削木★O2沿江流下，疑贼以牵其势。奏入，帝嘉之，悉从其议。

九月，诸路兵皆至永昌，马、牛亦集。甲寅，明瑞率军启行。值大雨，潞江舟少，以次待渡，而沟路阴仄，辎重壅塞於道，军士立雨中竟夕。十月甲申，抵帕兒，帝复遣参赞大臣珠鲁讷至军，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楚姚镇总兵国柱相继病殁。贼侦知，毁津渡桥梁，且伐大树扑之。又雨多道坏，军行迟滞，明瑞乃选锐兵一半，帅以先驱。领队大臣观音保由孟谷出木邦之右。十一月丙戌，抵木邦城。贼先挟夷民以去，获其粮贮，留珠鲁讷以兵四千守之。进至锡箔江，江宽，架桥以渡。行四日，至天生桥，桥南有贼砦相偪。会商人马子团言桥之东三十里水浅可涉，且岸颇平，乃以兵绕出其后。贼复弃砦去，遂进至蛮结。贼依山立十六栅以待。明瑞抵栅下，亲冒枪砲督兵进攻。观音保麾众先据山左。哈国兴等三路登山，俯薄之，呼而逼其垒。贵州步兵王连睨栅左有积木，躤之以登，跃入栅内，八十馀人继之。贼恇乱，莫知所措，多被杀，遂破其一栅。旋复攻破三栅，而十二栅之贼悉乘夜潜遁。

捷闻，晋封明瑞诚嘉毅勇公，以恩泽侯与其弟奎林，特擢王连为游击，馀俱交部叙功。

然夷境益峭险，其草率绿竹、王刍之属，马乏食，多致毙，而牛行迟滞，箠之以登，死者尤众。贼烧其村寨，敛积贮而窖埋之，掠食无所得，军粮垂竭。进至象孔，迷失道。明瑞度不能至阿瓦，约乌尔登额等军由猛密入。其地近孟笼，有缅屯粮，且可与猛密军相合，乃议向孟笼，果大获粮；而乌尔登额等趋猛密，出虎踞关，闻老官屯有贼，意轻之，先率众往攻。贼固守，弗能下，军士多伤亡，陕西兴汉镇总兵王玉廷亦中枪卒。

珠鲁讷守木邦，有夷数十人来降，疑其伪，悉诛之，而遣索柱等往锡箔江设台站，以通明瑞军信息。索柱等至蒲卡，闻贼至，以兵少，退守锡箔，贼蹑之，战殁。

贼遂附木邦城下，绝营南水道，粮运之从宛顶来者，贼又截之，军士皆饥渴，火药亦尽，贼审其困，佯为好语求和，珠鲁讷不得已，遣杨重英及守备王呈瑞往报，贼人留之，且诱军士出汲，断其后，皆不得还。三十三年正月，益兵攻城。丁未夜，兵乱，珠鲁讷自刭死，普洱镇总兵胡大猷亦殁。贼之围木邦也，珠鲁讷屡促鄂宁救援，而永昌兵尽行，无可调发。已而促之急，始令游击袁梦麟等率驻宛顶兵三百人以往，遇贼，皆不知所之。知府陈元震、郭鹏翀持参赞印先三日逸出，鄂宁捕得之，磔死。

明瑞既就粮孟笼，谍知乌尔登额未至猛密，而谍者报大山土司瓦喇遣弟罗旺育来迎，且率其子阿陇从军；而缅自去冬象孔改道后，获官军病卒，知粮尽，不向阿瓦，即悉众蹑官军后。官军且战且行，每日先以一军拒敌，即以军退至数里外成列，待军至，则成列者复迎战。明瑞及观音保、哈国兴更番殿后，步步为营，每日行不三十里。正月丙午，至蛮化，营於山巅，贼即营山半。明瑞曰：“贼轻我甚矣，不一痛创之不可！”时贼识官军军号，每晨吹波伦者三而起行，贼亦起。次日五鼓复吹波伦三，乃尽出营伏箐中以待。贼闻波伦声争上山来追，万枪突出，四面兜击，贼溃坠者趾顶相藉，坑谷皆满，杀四千馀人。

明瑞休军蛮化数日，取所得牛马犒士。又自蛮化至邦迈、虎布、蛮移、小天生桥、僮子坝，大小数十战，永顺镇总兵李全殁於阵。又稍稍闻木邦失守。明瑞耻是役之无功也，二月己未，至猛育，距宛顶粮台二百里，贼蝟集数万。明瑞乃令军士乘夜出，而自与领队大臣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率亲兵数百断其后。及晨，血战万贼中，无不一当百。俄，明瑞枪伤於肋，呼从者取水至，饮水少许而绝。观音保、扎拉丰阿皆战死，死者凡千馀人。是夕也，星陨如雨，馀军先后溃归宛顶。

明瑞自蛮结破贼后，悬军深入。帝久不得报，命户部尚书果毅公阿里衮以参赞大臣赴边援应。又闻木邦被困，命明瑞旋军，而敕乌尔登额撤老官屯之围，往援木邦。贼觉，扼马膊子岭，乌尔登额几不得出；而自旱塔抵猛密，木邦有袤径颇近，乌尔登额以马尽粮乏，纡道入虎踞关，经猛卯，至宛顶，复驻军。明日而明瑞阵亡之信已至，鄂宁劾其有心玩误，诏逮至京磔之，并诛谭五格於市，而厚恤明瑞。其后阿里衮募人至猛育，求其尸，归於京师以葬。是为征缅前一役。

明瑞之死也，缅人不知，震其馀威，惧再讨。五月，纵所获兵许尔功等八人自木邦持缅书来，且使杨重英、王呈瑞等言：“懵驳之母得罪天朝，欲使懵驳内附。”

重英恐缅书繙译误，乃译清、汉字各一通，益以木邦腊戌头目苗温之书。苗温者，缅人守土官之称。腊戌在木邦南。木邦残破，而腊戍城在岭下，险可守，故苗温徙居於此。缅书云：“暹罗国、得楞国、得怀国、白古国、一勘国、罕纪国、结{此夕}国、大耳国及金银宝石厂，飞刀、飞马、飞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书领兵元帅。昔吴尚贤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乐善，我缅王用是具礼致贡，蒙赐缎帛、玉器诸物，自是商旅相通，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播弄是非，兴兵兆衅，致彼此人马互有伤亡。兹特投文叙明颠末，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照旧和好。”阿里衮以闻。帝念明瑞军入关者尚逾万，所丧亡不过十之一二，然将帅亲臣皆捐躯异域，而缅夷求款未亲遣头目，非大举无以雪忠愤，命绝之勿报。自后缅人数以书与陇正野人及遮放土司访问许尔功状，皆置不答；而以杨重英偷生阿瓦，籍其家，并置其子於理。

时大学士公傅恆自请督师，乃命为经略；阿桂、阿里衮皆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哈国兴为提督。八月，阿桂诣热河行在，奏言：“缅贼愍不畏死。臣至滇，当相度时势，以正天诛，不敢卤莽灭裂，误军国大事。”帝颔之。既陛辞，至襄阳，会守备程辙前从杨宁军陷於贼，至是密以书来告，言缅人方与暹罗仇杀，可约以夹攻。帝遣人驰问阿桂，奏言：“官军会合暹罗，必赴缅地。若由广东往，则远隔重洋，相去万馀里，期会在数月之后，恐不能如期。”帝以为然。盖自明陈用宾有要暹罗攻缅之说，杨应琚、杨廷璋先后奏上，延议虽斥之，不能释然也。因诏两广总督李侍尧询察之。侍尧奏言：“闻暹罗为花肚番残破，国主诏氏窜迹他所，馀地为属下甘恩敕、莫士麟分据。”花肚番者，缅人以膝股为花，故云。由是约暹罗之议始寝。

是年冬，帝念明瑞所统旗兵劳苦，命回京，复选旗兵五千人赴滇，合荆州、贵州、四川兵一万三千人。阿里衮乃令副都统绵康、曲寻镇总兵常青帅二千人驻陇川，侍卫海兰察、乌尔图纳逊帅二千人驻盏达，领队大臣丰安、鹤丽镇总兵德福帅二千人驻遮放，侍卫兴兆、巴朗帅一千人驻芒市，侍卫玉林、普尔普帅五百人亦驻盏达，侍卫恆山保、永顺镇总兵常保柱帅三千人驻永昌，广东右翼镇总兵樊经文帅一千人驻缅宁，荆州将军永瑞、四川副都统雅朗阿、提督五福帅六千人驻普洱，而腾越兵一千令绵康兼辖之。防守严密，边以无事。帝以缅人狡恶，思出偏师疑之，使其疲於奔命。欲出九龙江及旧小，皆不果。阿里衮乃议剿戛鸠。十一月，阿桂至永昌，闻信驰往会师讨之。十二月，出关，焚数寨，歼其众数百人，止丹山。濮夷团五卒者，率四十馀户来降，迁之盏达。

三十四年二月，经略傅恆发京师，帝御太和殿授以敕印。或告傅恆曰：“元伐缅，由阿禾、阿昔二江以进。今其迹不可考，意其为大金沙江无疑。前鄂宁言腾越之银江，下通新街，南甸之槟榔江，流注蛮暮，两江皆从万山中行，石磡层布，舟楫不可施。若於近江地为舟具，使兵扛运至江浒，合成之以入於江，下阿瓦，既速且可免运粮，而师期亦较早一二月，缅人必不暇设备。又以一队渡江而西，覆其木梳旧巢。如此，缅不足平也。”傅恆然其言。四月丙辰，至永昌，条奏进兵事宜，皆如所议。遂遣护军统领伍三泰、左副都御史傅显及哈国兴，率夷人贺丙往铜壁关外相视造舟地。还报野牛坝山势爽垲，树木茂密，且距蛮暮河一百馀里，於入江为宜。乃令常青等率兵三千人，督湖广工匠四百六十馀，驰往造办。又使贺丙潜行招抚。贺丙者，戛鸠头目贺洛子也。

是役也，续遣满洲、索伦、鄂伦春、吉林、西僰、厄鲁特、察哈尔，及自普洱调赴腾越之满洲兵，共万馀人；又福建、贵州、本省昭通镇兵，共五万馀人。河南、陕西、湖广与在省曲靖各府饲养之马，凡六万馀匹。益以四川工呪术之喇嘛，京城之梅针箭、冲天砲、赞叭喇、鸟枪，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节铜砲，湖南之铁鹿子，广东之阿魏，云南省城制造之鞍屉、帐幙、旗纛、火绳、铅药，及铅铁、灰油、麻枲诸船料物，悉运往以资军实。

乃议分路进：傅恆由江西戛鸠路，阿桂由江东猛密路，阿里衮以肩疮未愈，由水路，都计新旧调兵二万九千人。其由戛鸠路者，满州兵一千五百人，护军统领伍三泰，侍卫玉麟、纳木札、五福、鄂宁、乌尔衮保，参领满都虎、德保领之；吉林兵五百人，护军统领索诺木策凌、侍卫占坡图领之；索伦兵二千人，副都统呼尔起、奎林、莽克察，侍卫塔尼、布克车德、受菩萨，参领占皮纳领之；鄂伦春兵三百人，侍卫成果领之；厄鲁特兵三百人，侍卫鄂尼、积尔噶尔领之；绿营兵四千人，提督哈国兴，开化镇总兵永平及德福领之。其由猛密路者，满洲兵二千人，副都统绵康、丰安、常保柱，侍卫海兰察、玛格、乔苏尔、兴兆、普尔普领之；索伦兵一千人，散秩大臣葛布舒，侍卫额森退领之；厄鲁特兵三百人，侍卫巴朗领之；绿营兵四千人，曲寻镇总兵常青，永北镇总兵马彪，楚姚镇总兵于文焕领之。其由水路者，健锐营兵五百人，侍卫乌尔图纳逊、奈库纳领之；吉林水师五百人，副都统明亮，侍卫丰盛额领之；福建水师兵二千人，福建提督叶相德，福建建宁镇总兵依昌阿领之。

又令副都统铁保，侍卫永瑞领成都满洲兵一千二百人，侍卫富兴、蒙古尔岱、鄂兰、必拉尔海领西僰兵一千人，提督本进忠、临元镇总兵吴士胜领绿营兵二千二百人，分守驿站。又令侍卫诺尔奔领满洲兵五百人，永顺镇总兵孙尔桂领绿营兵一千人，屯宛顶，以牵制木邦之贼。又令雅朗阿领荆州满洲兵二千人，普洱镇总兵喀木齐布领绿营兵一千五百人，驻守普洱。

分置略定，而贺丙往戛鸠招抚孟拱，挟其头目脱乌猛以来。其言曰：“上年懵驳遣头目盏拉机以千人守猛戛，需索烦重，土司畏其偪，避往户工。孟拱人苦缅人鱼肉久矣，闻大军来，皆呀呷忻喜。请由戛鸠济江出孟拱。孟拱米穀多，可以佐军食。头目归，当集舟於江以待。”傅恆上言：“孟拱遣大头目来，称归备舟以候官兵过渡。臣思野牛坝造舟之役，贼早有见闻，若於西岸设伏沿江拒我，未易渡也。

今忽由戛鸠过江，先从陆路据蛮暮西岸，已出贼意计之外。且自戛鸠渡后，可将舟楫顺流放至蛮暮，添备东岸官军过渡。如造舟处有缓急，我兵在西岸，乘舟往来策应亦最便利。臣傅恆谨先统兵进发，阿里衮、阿桂偕往野牛坝督办船工。”

癸卯，次盏达，分道行，阿里衮固请从傅恆。庚申，出万仞关。八月癸丑，次允帽。允帽，江浒也。贺丙、脱乌猛以舟三十馀来迎。丙子，次孟拱。土司浑觉窜往节东，踪迹之，获其小妻并头目兴堂札，原往寻浑觉，纵之，即日偕以来，献象四。傅恆令其人持大纛骑以先，夷人望见皆惊骇。而予浑觉银万两，市牛数千头，米数千石，以给军。

时阿桂以七月戊申次野牛坝。舟工毕，八月乙酉，进次蛮暮。初，官兵之裹粮两月也，议以进剿为始；而督工时仍令内地馈运，总督明德面诺之，不为具。及是，移檄往促，始令腾越州发运。泥深道远，经月不能至。乃奏粮运迟误状，降明德江苏巡抚，以阿思哈代之。九月壬辰，阿桂由蛮暮进至新街。舟成，将出江口，贼人从猛戛来逆战，阿桂伏兵甘立寨。贼至，水陆奋击，发巨砲，沉其舟，譟而从之，笳鼓竞作，贼大沮，退走。

先是傅恆在江西，文报越两三日辄一至，自孟拱而南，信益稀。阿桂闻苍浦、蛮冈间有伏戎，乃募夷间道以书往讯。及伊犁将军伊勒图、总督阿思哈奉命皆至军中，乃以兵二千属伊勒图渡江迎傅恆，并令玉麟、哈青阿率兵据西岸以待。伊勒图渡江遇贼，击走之，栅贼一夕皆遁去。

傅恆率十八骑，以是月戊申抵哈坎。是时缅人列船江岸，且於沙洲及林莽间树栅以守。十月戊午，傅恆及阿桂督水师击之，侍卫阿尔苏纳首先乘小舟冲入，众继进，夺其栅，获旗纛器械无算，歼头目宾哑得诺；而阿里衮、伊勒图攻西岸诸栅，贼皆弃而走。丙寅，傅恆、阿桂循江东岸，伍三泰、常青循江西岸，阿里衮、伊勒图率水师并进。丁卯，阿里衮以疮甚卒於舟。

伊勒图领其众已抵老官屯。贼栅径围三里许，栅尾迤逦属於江中，潴水可泊船。

栅以巨木深入土中，外周三壕，壕外横卧大树，锐其枝末外向，盖其大头目布拉莽傥所居也。西岸头目得楞孝楞率船一百三十、兵三千，起两栅。及夕，栅木杪皆悬火。有顷，鼓登登，杂以管籥侏离之歌，传呼以达於江西，远近相和，竟晓乃辍，而老官屯南巴洼、章薄贼，皆筑栅以为应援。庚午，进攻其栅，经略将军亲摩垒。

总兵德福中枪，逾日卒。乃令舟师绝两栅中，下泊於栅南，断贼江中援救。发威远大砲，砲重三千斤，子三十馀斤，声如奔雷，遇木辄洞以过，栅不为塌。又改用火攻之法，先以杆牌御枪砲，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进，逾壕抵栅；而江自四更大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爇，兼值反风，遂卻。又取生革为长镮钩之，力急镮辄断；乃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役数千指曳之，辄为贼斧断。总兵马彪乃阙隧窌药其中，深数十丈，药发，栅突高起丈馀，贼号骇；俄栅忽落平地，又起又落者三，遂不复动。盖栅坡迤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裂也。贼自巴洼、章薄来铅丸、火药、粮米，卒不得断绝，是以无逃志。

然懵驳闻新街之败，大惧，而攻围日久，死伤者多。十一月己丑，布拉莽傥乃遣使求罢兵。明日，复以懵驳书至。傅恆、阿桂召诸将问可否，诸将皆言懵驳从阿瓦致书，非震悚诚切不出此，可借此息兵。壬辰，作檄答之，言：“汝国欲贷天讨，必缮表入贡，还所拘絷官兵，永不犯边境。如撤兵背约，明年复当深入，不汝贷也。”

癸巳，缅十三头目来议事，乃遣明亮、海兰察、哈青阿、明仁、哈国兴、常青、马彪、依常阿、于文焕、雅尔姜阿等会议，申谕所约三事，头目皆拱手听命。哈国兴曰：“汝国僻在海裔，不知籓臣典礼，汝入贡当具表文，文首行书‘缅甸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与安南、高丽各外籓等。”其管五营头目得勒温曰：“谨受教。”

目左右具书以归。丁酉，陈锦布、毯百馀端，献经略将军，而进鱼盐犒军。於是焚舟镕巨砲，奏闻，以己亥班师。甲辰，进虎踞关，缅人遣头目率六十馀人送至关上。是日奉旨以缅地瘴疠，命贳其罪，令浑觉还孟拱，而以所进四象送京师。伊勒图、傅恆先后还京。

木邦、蛮暮两土司走入内地后，线甕团居缅宁之海腊，丁山、瑞团居盏达之坝筑，其猛密头人线官猛亦率众居绵川户南山，馀迁徙无常处。及是，移线甕团於蒙化，移瑞团、线官猛於大理，各取官庄租赡之；而贺丙则从其请，居於万仞关外之南底坝。其后又以召丙、叭先捧等分置於宁洱县之蕨箕坝，而大山之侄阿陇、允帽头目之女老安皆属县官，予以廪给。猛勇头目召工、整欠头目召教、景海头目召别，咸原输诚进献。

三十五年二月，因缅人贡使不至，帝令毋许奸商挟货贸迁以利缅，且漏内地消息。时阿桂还至省城，命核所用军装马匹，又命总督彰宝檄斥缅入贡使迟滞状，使都司苏尔相持至老官屯，布拉莽傥留之。阿桂回至永昌察贼状，三十六年三月，阿桂奏言：“蛮暮、木邦、猛密三土司外，始有缅人村落，距边已二千馀里，偏师不可深入。若出近边，则所歼乃濮夷野人，与缅无损。不如休息数年，外约暹罗同时大举。”帝以大举非计，乃罢阿桂，以温福代之。明年，金川反，温福、阿桂皆赴四川。而缅亦方用兵暹罗，於是暹罗灭於缅。

四十一年，金川平。时缅甸先遣孟遮等五人以书呈云南总督图思德，总督絷之归京师。及是，命赴市曹观状，且告之故，乃纵使归缅，而令阿桂以大学士赴永昌备边。缅惧，请入贡，原出杨重英、苏尔相，求开关互市。明年，出苏尔相，而杨重英不至。

四十三年，暹罗遗民起兵逐缅人复国。五十一年，诏封郑华为暹罗国王，於是缅益惧。五十二年，耿马土司罕朝瑗报言：“滚弄隔岸即缅甸木邦，缅酋孟云遣大头目叶渺瑞洞、细哈觉控、委卢撤亚三名，率小头人从役百馀人，赍金叶表文，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诸物，绒氈、洋布四种，恳求进贡。译其文，称孟云乃甕藉牙第四子，幼为僧，懵驳其长兄也。懵驳死，子赘角牙立。孟云次兄孟鲁，以甕藉牙有兄终弟及之谕，懵驳死而子袭，非约，乃戕杀赘角牙，欲自立，国人不服，亦杀孟鲁，迎孟云立之。孟云深知父子行事错谬，感大皇帝恩德，屡欲投诚进贡，因与暹罗构衅，且移建城池，未暇备办。今缅甸安宁，特差头目遵照古礼进表纳贡。”总督富纲等以闻，帝允所请，赉其使而归之，且赉孟云佛像、文绮、珍玩器皿。五十四年，孟云遣使贺八旬万寿，乞赐封，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帝皆从之，封为缅甸国王，赐敕书、印信，及御制诗章、珍珠手串，遣道员、参将赍往其新都蛮得列，定十年一贡。自是西南无缅患。

六十年，缅王遣使祝釐，进缅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福字镫、金海螺、银海螺、金镶缅刀、金柄麈尾、黄缎伞、贴金象轿、洋枪、马鞍、象牙、犀角、孔雀、木化石、玄猴皮、各色呢、各色花布，都十有八种。时有三缅盗逸入印度，缅人以五千人追之，突入印度之势他加境，英人领土也。英守将尔斯根诘缅人，以盗付之。

嘉庆元年，缅王复遣使朝贡。总督勒保以缅使甫经回国，不宜数来，檄云南司道拒勿纳。事闻，帝谕曰：“缅甸国王以本年国庆，特遣使臣赍表备物申虔称贺，勒保不据实奏闻，遽行拒绝，致令使臣徒劳跋涉，殊失柔远绥怀之意。勒保交部严议。”

命军机大臣拟旨晓谕缅王，颁赐蟒锦四端。五年，缅甸入贡。十年冬，缅甸复遣使叩关求入贡，以是年暹罗伐缅，有敕谕暹罗罢兵故也。帝以非贡期，卻之。

时缅甸虽失暹罗，国势犹盛。其疆域南尽南海，北迄孟拱，西包阿拉干，东联麻尔古。又有拈人之地环其东境，旧称九十九国，多为领属，地广兵强。既东失暹罗，乃西觊印度之富，时思袭取。缅西北有曼尼坡部，又西有阿萨密部，缅尝以兵攻二部，渐有从西黑特旁侵入英领之势。西黑特居阿萨密南，为印度孟加东北境，过此即克车部，英人所保护也。缅人恃其习战，蔑视英人，后果侵英边，杀英戍兵，掳其人民。又南侵入势他加，英人以少兵守内府河口之刷浦黎岛。道光三年，缅人攻守岛英兵，英以众寡不敌而溃，亡数人。英人来责言，缅置不答，益轻英。

明年，英人伐缅，水师副提督喀姆稗兒率师进厄勒瓦谛江，即大金沙江也。次仰光，缅人御诸海口而败，英军遂登陆攻仰光、克曼庭村寨。缅兵惧，每战辄奔溃，然去必毁其积贮，坚壁清野以待，英人野无所掠，粮运又不继，遂大困。缅王乘其敝，自阿瓦遣大队围攻之，英军固守不动，缅人不能胜。英军寻以巨砲反攻缅，缅军溃。逾数月，喀姆稗兒乘间攻克艾报、墨尔阶两城，与濒海地那悉林之地，然英军伤病相属，其强壮能胜战者仅三千人，乃移病卒休养於艾报诸城，势复振。进攻摆古河口之悉林工场，与葡萄牙所筑旧堡，悉取之。又克马尔达般省。

缅人惧，徵镇守阿拉干长胜军回援，其帅班都拉，健将也。班都拉既至，急突英军，不得入，乃退而集师。十一月，班都拉以众六万攻仰光及克曼廷村寨，不克。

还至丹阿卜，掘地营而守，喀姆稗兒於是进攻普罗美，其地西距厄勒瓦谛江约三里许。明年，英军分水陆进，将军可敦将水师，喀姆稗兒将陆军，会於丹阿卜，合力夺地营，缅将班都拉中砲死，遂长驱入普罗美城。时值大雨，约各休兵一月，以九月十七日为期。入夏以来，英别将马立生攻克阿拉干部，并逐阿萨密北部缅人，进驻克车。

十月，缅军三路攻普罗美，英守将仅有欧人三千，印人二千，缅军不能入。十二月，英人分击缅军，缅军沿厄勒瓦谛江败退，各以一万二千人分入米投、麦龙，筑垒坚守。未几，米投破，馀兵奔麦龙，缅人力竭，求成於英，英将允之，遣人议和款，要以四事：一，割阿拉干、艾报、墨尔阶与意爱各城归英辖；二，阿萨密部与各小部，缅人毋得干预其治权；三，赔军费一千万罗比；四，应准各国代理人驻扎缅京，且得以兵五十名为卫，英舰之入缅港者，毋得勒令缴枪弹船舵。

议员签押呈缅王署押，缅王不允，饬整战备。英将侦知缅王无和意，明年一月十九日，攻克麦龙城，缅人复遣使议和，且徵蒲甘兵卫京城。英将知非王本意，进攻不已，缅廷乃使美士迫拉意斯持前署押约章，并罗比二百五十万至英军乞止兵，英乃撤兵去。时道光六年也。

约成，缅国遂失西偏沿海地数部。然缅国上下均不服此约。迨缅王弗极道为其弟撒拉瓦第所篡，撒拉瓦第素主排英，尤蔑视前约。先是英使臣军佐白奈驻阿瓦，与缅王龃而去，两国交遂破，英政府撤回驻缅职事人。是后缅人遇英人颇暴厉，英舰至缅者，缅人常与其水手閧，英廷遣使诘责缅廷，且护以水师。比英使至仰光，谒其督臣，语不合，英使遂以兵舰封其港，责偿前英船所受损失费，要缅廷礼接英使，仰光督臣在英使前谢罪。时缅王蒲甘曼嗣立，执不允。於是英、缅再失和，而修职贡於中国如故。

咸丰三年十一月，罗绕典奏缅国贡使入京，请变通办理。帝谕军机大臣曰：“朕念缅甸国王久列籓封，贡使远道输诚，具徵忱悃。惟其国贡使向取道贵州、湖南、湖北进京。现在粤匪未平，若令绕道而行，殊非所以示体恤。即传旨其使臣，此次无庸来京，仍优予犒赏，委员护送回国。”

是年，缅、英再开战，南方严城要地尽入於英，前所交还摆古部亦为英扰。英将道好西宣言以摆古隶英版图。適缅亲王曼同下王於狱，自立为王，遣使说印督道好西索还摆古，英廷命军佐雅实勿里为摆古行政长官，且充使以报。偕雅实勿里行者为参赞亨利幼兒、地质学家倭尔罕，挟缅王立永让摆古之约，缅王拒焉。久之，至同治元年始定约，英乃於缅甸海岸设官分部，称“英领缅甸”，即摆古、厄勒瓦谛、阿拉干、地那悉林也。以厄勒瓦谛江东支海口为会城，即所谓仰光镇，以温个那职视巡抚。

初，英人欲觅一自英领缅甸通中国商路，苦为缅隔。后缅王许英人威廉游历缅境，北抵八募，又溯厄勒瓦谛江而上，至江上游之山峡。同治六年，缅廷与英人结通航缅境之约，又命英人代收八募与其他口岸商税。次年，缅王曼同薨，子锡袍嗣位，复命旅於仰光之英工程师威廉、生物理学学士爱迭生、水师兵官暴厄尔与司忒华德、白恩诸人探访运路，而以军佐斯赖登率之行，且谕八募守臣以兵五十人护行。

於是安抵八募东北之中国腾越境。八年，缅始开厄勒瓦谛江航路，上通八募，命水师兵官斯讨拉尔驻八募，理其事。缅王颇注重商务，凡克亨山一带危险地，皆设官防护，英人交口誉之。然缅王戆而多忌，废斥旧臣，诛锄兄弟亲戚殆尽。外官虽有四千六百馀土司，皆禄无常俸，专朘民膏，百姓恆产，任意抄没，缅、英虽交好，而猜忌尤深。

光绪九年，法兰西由下安南进踞北圻，暹罗亦命官分驻老挝土酋各部，英据南缅既久，洞知上缅宝藏之区，甲於南海，且虑法人由北圻西趋，蔓及缅甸。十一年十月三日，英首相侯爵沙力斯伯里值伦敦府尹大宴时，宣布伐缅意，假判断木商歇业为名，由印度派兵进攻，入蛮得勒，擒其王，流之於印度孟买海滨拉德乃奇黎岛。

初，缅与法兰西、意大利立私约，损自主权利，英弗善也。至是欲存缅祀，则私约不能废，遂决计灭之，并取所属拈人地。南缅地区部为四：曰摆古部，曰阿拉干部，曰厄勒瓦谛部，曰地那悉林部。北缅地区部为六：曰北部，曰中部，曰拉歇山岭部，曰南部，曰东部，曰喀伦尼山岭部，各部皆设行政长官，而隶於印度总督，缅甸自是遂亡。

时出使大臣曾纪泽驻英，帝以属国故，命与英外部会商缅事。初议立君存祀，俾守十年一贡之例，不可得。旋议由英驻缅大员按期遣使赍送仪物，其界务、商务两事，则拟先定分界，再议通商。英人自以骤辟缅甸全境，所获已多，有稍让中国展拓边界之意。英外部侍郎克蕾称：“英廷原将潞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拈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听中国自裁。”曾纪泽转咨总理衙门，言：“南掌本中华贡国，英人果将潞江以东让我，宜即受之，将拈人、南掌均留为属国，责其按期朝贡，并将上邦之权明告天下，方可防后患而固边圉。”

纪泽又向英外部索还八募。八募即蛮幕之新街。昔时蛮幕土司地甚大，后悉并於缅，其商货汇集之区谓之新街，洋图译音则为八募，距腾越边外百数十里，在大金沙江上游之东，龙川江下游之北，槟榔江下游之南，向为滇、缅通商巨镇。英人以其为全缅菁华所萃，不许。争论久之，克蕾始云，英廷已饬驻缅英官勘验一地，以便允中国立埠，且可在彼设关收税。参赞官马格里言八募虽不可得，其东二三十里旧有八募城，似肯让与中国，日后贸易亦可大兴。且允将大金沙江为两国公共之江，如此，则利益与彼分之，其隐裨大局，尤较得潞东之地为胜。议未定，纪泽旋回国。

十二年六月，总署与英使欧格讷议约五条：第一，申明十年呈进方物之例；第三，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另立专章。约成，迁延者五年。

十七年，出使大臣薛福成始申前议，奏言：“英人所称原让潞东之地，南北将及千里，东西亦五六百里，果能将南掌与拈人收为属国，或列为瓯脱之地，诚系绥边保小之良图。惟查南掌即老挝之转音。臣阅外洋最新图说，似老挝已归属暹罗。

若徒受英人之虚惠，终不能实有其地，非计之得者。南掌、拈人本各判为数小国，分附缅甸、暹罗。宜先查明南掌入暹罗之外，是否尚有自立之国，以定受与不受。

其向附缅甸之拈人，地实大於南掌，稍能自立，且素服中国之化。若收为我属，则普洱、顺宁等府边徼皆可巩固矣。至曾纪泽所索八募之地，虽为英人所不肯舍，其曾经默许之旧八募者，亦可为通至大金沙江张本。若将来竟不与争，或争而不得，窃有五虑焉。夫天下事不进则退。从前展拓边界之论，非谓足增中国之大也。臣闻乾隆年间，缅甸恃强不靖，吞灭滇边诸土司，腾越八关之外，形势不全。西南一隅，本多不甚清晰之界，若我不求展出，彼或反将勘入。一虑也。我不於边外稍留馀地，彼必筑铁路直接滇边，一遇有事，动受要挟。二虑也。长江上源为小金沙江，最上之源由藏入滇，距边甚近，洋图即谓之扬子江。我若进分大金沙江之利，尚可使彼离边稍远。万一能守故界，则彼窥知江源伊迩，或浸图行船，径入长江以争通商之利。三虑也。夫英人经营商埠，是其长技。我稍展界，则通商在缅甸，设关收税，亦可与之俱旺。我不展界，则通商在滇境，将来彼且来择租界、设领事，地方诸务不能不受其牵制。四虑也。我得大金沙江之利，则迤西一路之铜，可由轮船遵海北上，运费当省倍蓰。否则彼独据运货之利，既入滇境，窥知矿产之富，或且渐生狡谋。五虑也。凡此五虑，皆在意计之中。又查中、英所定缅约第一条内，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等语。当时中外注意专在申明成例，惟缅甸何年入贡，并未计及，所以但有此约，而英之驻缅大员尚未举行。窃恐久不催问，此约即成虚设。

臣查成案，缅甸向系十年一贡。自道光二十三年入贡后，道路不通，至光绪元年始复入贡一次。计截至光绪十一年，正应缅甸入贡之期。若不按时理论，彼亦断不过问。此与勘界各为一事，未便受其牵制，臣拟再加查访，即行文外部，请其知照驻缅大员，补进光绪十一年应呈方物，俟光绪二十一年，再按定例办理。万一彼谓必俟驻缅十年始呈方物，则经此一番考覈，彼於光绪二十一年之期断难宕缓矣。”

既而英人不认允曾纪泽三端之说，谓普洱外边南掌、拈人诸地，及大金沙江为公用之江，与八募设关也。十九年七月，福成奏言：“英人自翻前议，虽以公法为解，实亦时势使然。前议三端，既不可恃，则展拓边界之举，毫无把握。前岁英兵游弋滇边，以查界为名，阑入界内。常驻之地，则有神护关外之昔董，暨铁壁关外之汉董。云贵督臣王文韶迭经电达总理衙门。臣承总理衙门急电，照会外部，斥其违理，责令退兵。又屡赴外部争论，英兵稍自撤退，滇边至今静谧。臣又查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曾纪泽曾照会外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之境，均归滇属，英人坚拒不纳。其印督至进兵盏达边外之昔马，攻击野人，以示不原分地之意。臣相机理论，稍就范围，於是有就滇境东南让我稍展边界之说。

据称已与印督商定於孟定橄榄坝西南边外让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与潞河中间，盖即孟艮土司旧壤，计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孟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潞江麻栗坝之对岸止，悉划归中国，约计八百英方里。又有车里、孟连土司，辖境甚广，向隶云南版图，近有新设镇边一，系从孟连属境分出。英人以两土司昔尝入贡於缅，并此一争为两属，今亦原以全权让我，订定约章，永不过问。至滇西老界与野人山地毗连之处，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驻兵之昔董大寨，虽未肯让归中国，原以穆雷江北现驻英兵之昔马归我，南起坪陇峰，北抵萨伯坪峰，西逾南嶂至新陌，计三百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阳江以东有一地，约计七八十英方里。是彼於野人山地亦稍让矣。其馀均依滇省原图界线划分。外部於三月二十三日行文照会前来，臣先行文外部，订定大局。惟腾越八关界趾未清，尚须理论。

外部请待印督所寄地图，又值外部诸员避暑在外，稍有停顿。前据督臣王文韶电称汉龙关自前明已沦於缅，天马关亦久为野人所占踞，则八关仅存六关。现经再三争论，此二关亦可归中国。又前年英兵所驻之汉董，本在界线之外，因其扼我形势，逼处堪虞，向彼力索。外部亦原退让，以表格外睦谊。刻下界务已竣，商务本不似界务之繁重，且已先将大意议明，无甚争论。现正商订条款，计可刻期蕆事。”寻福成议定商约，续争回铁壁、虎踞二关，时二关皆英兵占据也。

二十年正月，订滇缅新约十九条，划定自尖高山起，向西南行至江洪抵湄江之界线，大金沙江许中国任便行船，删去八募设关一条。於是缅事粗结。惟十年进呈方物之例，英外部初许待至光绪二十三年照约举行；继称英廷已豫备光绪二十年第一次派员赴中国，至是又声请展缓，迄未实行云。

暹罗，在云南之南，缅甸之东，越南之西，南濒海湾。顺治九年十二月，暹罗遣使请贡，并换给印、敕、勘合，允之。自是奉贡不绝。

康熙二年，暹罗正贡船行至七洲海面，遇风飘失护贡船一，至虎门，仍令驶回。

三年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奏暹罗来餽礼物，卻不受。其年，议准暹罗进贡，正贡船二艘，员役二十名，补贡船一艘，员役六名，来京，并允贸易一次。明年十一月，国王遣陪臣等赍金叶表文，文曰：“暹罗国王臣森列拍腊照古龙拍腊马虖陆坤司由提呀菩埃诚惶诚恐稽首，谨奏大清皇帝陛下。伏以新君御世，普照中天，四海隶帡幪，万方被教化。卑国久荷天恩，倾心葵藿，今特竭诚朝贡，敬差正贡使握坤司吝喇耶迈低礼、副贡使握坤心勿吞瓦替、三贡使握坤司敕博瓦綈、大通事揭帝典，办事等臣，梯航渡海，赍上金叶表文、方物进献，用伸拜舞之诚，恪尽远臣之职。

伏冀俯垂天听，宽宥不恭，微臣不胜瞻天仰圣战栗屏营之至，谨具表以闻。御前方物：龙涎香、西洋闪金缎、象牙、胡椒、黄、豆蔻、沉香、乌木、大枫子、金银香、苏木、孔雀、六足龟等；皇后前半之。”帝锡国王缎、纱、罗各六；金缎、纱、罗各四，王妃各减二。正副使等赏赉有差。定暹罗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广东，常贡外加贡无定额。贡船以三艘为限，每艘不许逾百人，入京员役二十名，永以为例。

十二年，贡使握坤司吝喇耶迈低礼等至，具表请封。四月，册封暹罗国王，赐诰命及驼钮镀金银印，令使臣赍回。诰曰：“来王来享，要荒昭事大之诚；悉主悉臣，国家著柔远之义。朕缵承鸿绪，期德教暨於遐陬，诞抚多方，使屏翰跻於康乂。

彝章具在，涣号宜颁。尔暹罗国森烈拍腊照古龙拍腊马虖陆坤司由提呀菩埃秉志忠诚，服躬礼义，既倾心以向化，乃航海而请封。砺山带河，克荷维籓之寄；制节谨度，无忘执玉之心。念尔悃忱，朕甚嘉尚。今封尔为暹罗国王，锡之诰命，尔其益矢忠贞，广宣声教，膺兹荣宠，辑乃封圻。於戏！保民社而王，纂休声於旧服；守共球之职，懋嘉绩於侯封。钦哉，无替朕命！”

二十三年，王遣正使王大统、副使坤孛述列瓦提，赍金叶表入贡。帝谕暹罗进贡员役，有不能乘马者，官给夫轿，从人给舁夫。先是贡船抵虎跳门，守臣查验后，进泊河干，封贮货物，俟礼部文到，方准贸易。至是疏请嗣后贡船到广，具报即准贸易，并请本国采买器用，乞谕地方官给照置办，允之。颁赏暹罗之鞾，始折绢。

贡使回国，礼部派司官、笔帖式各一人伴送。二十四年，议定暹罗国王原赏缎三十四，今加十六，共表里五十。四十七年，贡驯象二、金丝猴二。是年，礼官议准暹罗贡船压舱货物在广东贸易，免其徵税。

六十一年，部议暹罗入贡照安南国例，加赐国王缎八、纱四、罗八、织金纱罗各二；王妃缎、织金缎、纱、织金纱、罗、织金罗各二。是年，国王奏称彼国有红皮船二，前被留禁，请令广东督抚交贡使带回。帝可其请，并谕礼部曰：“暹罗米甚丰足，若运米赴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十万石贸易，有裨地方，免其税。部臣与暹罗使臣议定，年运三十万石，逾额米粮与货物照例收税。

雍正二年十月，广东巡抚年希尧陈暹罗运米并进方物，诏曰：“暹罗不惮险远，进献穀种、果树及洋鹿、猎犬等物，恭顺可嘉。压船货物概免徵税，用奖输心向化之诚。”六年，帝谕暹罗商船运来米穀永远免税。七年，常贡内有速香、安息香、袈裟、布疋等，帝以无必须之物，免其入贡，著为例。时贡使呈称“京师为万国景仰，国王欲令观光上国，遍览名胜，归国陈述，以广见闻”。帝命贤能司官带领游览，并赏银一千两，遇所喜物购买。使臣复称本国产马甚小，国王命购数匹带归，允之，命马价向内库支给。复赐国王御书“天南乐国”扁额、缎二十五、玉器八、琺琅器一、松花石砚二、玻璃器二、瓷器十四。贡使赴广采买京弓、铜线等物，复诏赏给。

乾隆元年六月，国王遣陪臣朗三立哇提等赍表及方物来贡，增驯象一只，金缎二疋、花幔一条，并言昔赐蟒龙袍藏承恩亭上，历世久远，难保无虞，恳再赐一二袭。帝特赏蟒缎四疋。礼部奏暹罗照丕雅大库呈称伊国造福送寺需铜，恳弛禁，议弗许，帝特赏八百斤。八年，诏暹罗商人运米来闽、粤诸省贸易，万石以上免船货税银十之五，五千石以上免十之三。其米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官为收买，以补常平社仓，或散给沿海标营兵粮之用。十三年，入贡方物外，附黑熊一、斗鸡十二、太和鸡十六、金丝白肚猿一。十四年，国王遣陪臣朗呵派提等入贡，锡御书“炎服屏籓”四字。十六年，帝谕闽督喀尔吉善等筹办官运暹罗米法。疏陈非便，并言不如奖励商人赴暹罗运米至二千石以上者，予议叙给顶戴，从之。十八年，国王遣使入贡，恳赐人葠、缨牛、良马、象牙、及通彻规仪内监。礼臣不可，帝加赐人葠四斤，特饬使臣归国晓谕国王“恪守规制，益励敬恭”。二十二年，入贡，特赐其王蟒缎、锦缎各二，闪缎、片金缎各一，丝缎四，玉器、玛瑙各一，松花石砚二，琺琅器十有三，瓷器百有四。三十一年，暹罗入贡，赐与前同。

顷之，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暹罗为花肚番所破，缴还原颁赐物。花肚番即缅甸也。

当其时，缅甸攻暹罗，进围其国都阿由提亚，三月陷之，杀其王，暹罗遂亡。

缅甸酋懵驳既破暹罗，恃强侵云南边，高宗叠遣将军明瑞、大学士傅恆、将军阿桂、阿里衮等征之，缅甸调征暹罗军自救。阿由提亚之陷也，暹罗守长郑昭方率军有事柬埔寨，闻都城陷，旋师赴援，叠与缅甸战，构兵数年。既以缅甸困于中国，郑昭乘其疲敝击破之，国复。昭，中国广东人也。父贾于暹罗，生昭。长有才略，仕暹罗。既破缅军，国人推昭为主，迁都盘谷，镇抚绥辑，国日殷富。四十六年，郑昭遣使朗丕彩悉呢、霞握抚突等入贡，奏称暹罗自遭缅乱，复土报仇，国人以诏裔无人，推昭为长，遵例贡献。帝嘉之，宴使臣於山高水长。所贡方物，收象一头、犀角一石，馀物准在广东出售，与他货皆免税。特赐国长蟒缎、珍物如旧制。

四十七年，昭卒，子郑华嗣立。华亦材武，屡破缅，缅酋孟陨不能敌，东徙居蛮得勒。五十一年，华遣使入贡御前方物：龙涎香、金钢钻、沉香、冰片、犀角、孔雀尾、翠皮、西洋氈、西洋红布、象牙、樟脑、降真香、白胶香、大枫子、乌木、白豆蔻、檀甘密皮、桂皮、螣黄，外驯象二。中宫前无象，物半之。并请封。十二月戊午，封郑华为暹罗国王，如康熙十二年之例。制曰：“我国诞膺天命，统御万方，声教覃敷，遐迩率服。暹罗国地隔重洋，向修职贡，自遭缅乱，人民土地悉就摧残，实堪悯恻！前摄国事长郑昭，当举国被兵之后，收合馀烬，保有一方，不废朝贡。其嗣郑华，克承父志，遣使远来，具见忱悃。朕抚绥方夏，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设暹罗旧王后嗣尚存，自当择其嫡派，俾守世封。兹闻旧裔遭乱沦亡，郑氏摄国长事，既阅再世，用能保其土宇，辑和人民，阖国臣庶，共所推戴。用是特颁朝命，封尔郑华为暹罗国王，锡之诰印，尚其恪修职事，慎守籓封，抚辑番民，勿替前业，以副朕怀柔海邦、兴废继绝之至意。”是年，粤督穆腾额奏定暹罗正副贡船各一免税，馀船按货征榷，以杜奸商取巧。

先是缅甸惮国威内附，后屡为暹罗所败，五十三年，来贡，乞谕暹罗罢兵。五十四年正月，帝赐郑华敕曰：“朕惟自古帝王功隆丕冒，典重怀柔，凡航海梯山重译而至者，无不悉归涵育，咸被恩膏。尔暹罗国王郑华远处海隅，因受封籓职，遣使帕使滑里逊通亚排那赤突等恭赍方物，入贡谢恩，具徵忱悃。朕念尔国与缅甸接壤，往者懵驳、赘角牙相继为暴，侵陵尔国，兴师构怨，匪尔之由。今缅甸孟云新掌国事，悔罪输诚，籥求内附，已於其使臣回国时谕令孟云与尔国重修和好，毋寻干戈。尔亦宜尽释前嫌，永弭兵衅，同作籓封，共承恩眷。兹特赐国王丝、币等物，尚其祇受嘉命，倍笃忠忱，仰副眷怀，长膺天宠。钦哉！”

明年，郑华咨称：“乾隆三十一年，乌肚构兵，国破君亡。其父郑昭光复故物，十仅五六。旧有丹荖氏、麻叨、涂怀三城，仍被占据，恳谕令乌肚归还，以复国土之旧。”粤督郭世勋以闻。帝念暹罗所称之“乌肚番”即缅甸。前缅甸与暹罗诏氏构兵，系已故缅酋懵驳，非今王孟云之事。丹荖氏等三城，亦系诏氏在国时被缅甸侵占，非郑氏国土。相安年久，自应各守疆界。今暹罗已经易世，暹罗又系异姓继立为王，更不当争论诏氏旧失疆土。命军机大臣代世勋拟檄谕止之。是年，入贡，因庆祝万寿，加进寿烛、沉香、紫胶香、冰片、燕窝、犀角、象牙、通大海、哆啰呢九种，帝亦加赐国王御笔“福”字。六十年，暹罗破柬埔寨，取阿可耳及破丁篷二地。

嘉庆元年，暹罗遣使进太上皇帝、皇帝汉、番字金叶表文并方物。正月，命使臣与宁寿宫千叟宴，赐正使圣制千叟宴诗一章。二年，遣使贺归政及登极，贡龙涎香、冰片等二十四种。帝奉太上皇帝命赐郑华敕曰：“九服承风，建极著会归之义，三加锡命，乐天广怙冒之仁。旧典维昭，新纶用沛。尔暹罗国王郑华屡供王会，久列籓封。兹於嘉庆二年，复遣使臣奉表入贡，鉴其忱悃，允荷褒扬。至以天朝叠庆重熙，倍呈方物，具见输诚效顺，弗懈益虔。国家厚往薄来，字小柔远，自有定制。

第念尔国僻处海陬，梯航远涉，其所备物若从摈卻，劳费转多，特饬收受，加赐文绮等物。嗣后止宜照常进呈一分，以示体恤。王其祇承眷顾，益懋忠纯，永膺蕃庶之恩，长隶职方之长。钦哉！”三年，召暹罗使臣宴重华宫。五年，国王遣使赍祭文、仪物，诣高宗纯皇帝前进香，并献方物，广东巡抚遵旨令使臣毋庸来京，悉将方物赍回。六年，副贡使怕窝们孙哖哆呵叭病殁广东，?地方官妥为照料，赏银三百两，先行回国。

十年，暹罗贡表，言与缅甸战获捷，有诏和解之。十二年九月，帝谕郑华：“不许违例用中国人驾船，代运货物往来，以免奸商隐匿，致启讼端。倘有违背，奸商治罪，国王亦难辞其咎。特申禁令，以严逾越之防。尔国王其凛遵毋忽！”

十四年，遣使祝嘏，加赏正副使筵宴重华宫。秋，郑华卒，世子郑佛继立。遣使入贡请封，遭风沉失贡物九种，帝谕不必补进。十五年，封郑佛为暹罗王，给诰命、驼钮镀金银印，交使赍回。十八年冬，总督蒋攸銛奏暹罗正贡船在洋焚毁，仅副贡船抵粤，副使唧拔察哪丕汶知突有疾，闻正贡船遭焚，惊惧，益剧，不能即赴都。帝命副使留粤调治，所存贡物十种，派员送京，失物毋庸补备。且谕曰：“暹罗国王抒忱纳赆，沿海申虔，即与到京赍呈无异。例赏物件及敕书，交兵部发交两广总督颁给。”明年，暹罗王闻贡船焚毁，补备方物入贡，遇飓风，船漂散。二十年秋，正副贡船先后抵粤，蒋攸銛以闻。仁宗嘉其恭顺，谕曰：“暹罗向系三年一贡，明年又届入贡之期。此次方物，可作二十一年例贡。”暹罗王复表请准用内地水手驾驶，部议驳之。

道光元年，暹罗远征马来半岛开泰州，悬军深入，破沙鲁他军，南下服派拉克，进与色兰格耳国战，以军疲，由新格拉而还。三年，遣使入贡贺万寿。四年，郑佛在位十五年，传位其子郑福。明年，遣使入贡请封，舟毁，贡物沉没。帝免补进，仍封郑福为暹罗王。福朝贡益恭。十九年三月，宣宗以暹罗服事之勤，谕曰：“暹罗三年一贡，其改为四年。”

咸丰元年，郑福卒，弟蒙格克托继立，中国称曰郑明者是也。明奉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遗诏，遗使进香并赍递表文、方物，庆贺登极。又因例贡届期，请将贡物一并呈进。文宗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传知臣毋庸来京，仪物、方物悉令赍回。至应进例贡，现当国制，二十七月之内不受朝贺，并停止筵宴，俟嗣王请封时再行呈递。

二年，徐广缙奏：“暹罗国王遣使补进例贡，并请敕封，现已行抵粤东。”帝命於封印前伴送来京；应给嗣王诰命，俟贡使抵都发给赍回。靠粤匪乱炽，贡使竟不能至，入贡中国亦於此止。此后暹罗遂为自主之国矣。

郑明通佛学，善英语，用欧人改制度，行新政，国治日隆，称皇帝。复与英、法诸国订约，遣使分驻各国。同治七年，郑明卒，子抽拉郎公继立，废奴隶，行立宪。北部乱贼蜂起，讨平之。法既吞越南，复迫暹罗割湄江东地。光绪十九年，国王派军防守。法藉口暹罗侵越南，出兵占孔格沙丹格、托伦格二地，复进据老挝之加核蒙隆拍拉朋。暹军败退湄河西岸，法复以海军攻盘谷海港，暹人惧，乞和。既，英人疾法日盛，不益于己，乃与法立约，保证湄南属暹罗，暹罗赖以少安，致力内政，日蒸富强。宣统二年，卒，子马活提路特立。

暹罗版图，北纬六度至二十度，东经九十七度至一百七度。官制，设外务、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务、交通九部，佐国王管理国政。另设枢密院，国王选亲贵勋臣充之，国之大事皆谘询而行。中央称畿甸省。全国分十七州，置总督。州下有县、郡、村。人口八百万，中国人占三分之一。军备仿德国徵兵制，常备军三万人，战时可增十倍。海军有砲舰、水雷艇数艘。制造枪砲厂、造船所皆备。暹罗叠出英君，政治修明，故介於英、法诸大国属地，而能自保其独立也。

南掌，旧称老挝。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南掌国王岛孙遣使奉销金缅字编蒲表文一道、驯象二只，求入贡。”帝嘉奖，其贡道命由普洱府入，沿途护送，从厚支给。八年二月，遣使表贡，并请定贡期，命五年一贡。赐之敕谕并文绮等物，令使臣赍捧回国。九年六月，表谢颁敕谕恩。

乾隆元年，赐国王岛孙彩缎、文绮。八年二月，帝以南掌远道致贡，改为十年一次。十四年正月，贡驯象。二十六年二月，国王准第驾公满奏言：“臣母喃玛喇提拉同臣遣使奉表，进驯象二只，庆贺皇上五旬万寿，皇太后七旬万寿。”准第驾公满又别备表文一、贡象二，宴赏如例。六月十三日，礼臣议：“嗣后各省巡抚值南掌、琉球、苏禄、安南等国贡使到境，遴委同知、通判中一员，武弁守备一员，伴行长送至京，并知照经过各省添派妥员护送，按省更替；贡使回国，亦一例办理。”

从之。又奏：“南掌外籓入贡使臣，俱於陈设卤簿之日，带领道旁瞻仰天颜，备观仪典。今国王准第驾公满遣使叭哩细哩门遮昆来京，拟於七月初八日圣驾起銮之期，带领大东门道旁叩见。”

四十七年，国王召翁遣使臣叭整哄等四人入贡，帝於山高水长连日赐茶果，又赐宴於紫光阁、三无私殿。五十五年，国王表贡驯象祝釐，并附进例贡。帝谕云贵总督富纲派员护送。南掌贡使定於七月二十日至热河行在，与蒙古王公、各外籓贡使同预寿筵。五十八年，谕免例进贡象。明年，国王召温猛遣使请封，特颁诰敕，并驼钮镀金银印，交使臣赍回。六十年，国王奉表祝釐，进长生经一卷、阿魏二十斤、象牙四十、夷锦四十。时召温猛已播迁越南昭晋州地，既受敕印，仍未能返国。

嘉庆四年，国王遣使赍表，恳求赴京进香。帝谕止之，令云贵督臣由驿进呈金叶表文，所贡檀香三枝交太常寺。十二年，国王遣使进驯象四只、象牙四百斤、犀角三十斤、土绢一疋，帝赏赉有加。十四年，越南国王阮福映遣使恭缴南掌敕印。

帝谕曰：“南掌国王召温猛忄耎懦不振，流徙越南，遗弃敕印，朕念其流离，不加声责，岂能复掌国事？听其在越南居住可也。其国事以其伯召蛇荣代办。”二十四年，召蛇荣子召蟒塔度腊虔修职贡，籥恳再颁敕印。礼臣覆称前缴印信字画完好，毋庸另铸，准於颁给敕印外，再给诰命一道，交召蟒塔度腊祇领。道光二十二年，遣使赍敕封召喇嘛呢呀宫满为南掌国王。

咸丰三年，南掌国长召整塔提拉宫满遣使叩关，请入贡。帝以南掌贡使向由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取道进京，惟现在粤匪未尽歼除，命云贵督臣吴文镕等即传谕南掌使臣，此次毋庸来京，仍优与犒赏，俾先行回国。贡物象只即由督臣派员送京。然自是云南回匪乱起，贡道遂绝。时南掌兼贡越南之顺化，暹罗之曼谷。嗣越南衰，南掌入暹罗，号为暹罗属国。光绪十一年，法人得越南全境，以南掌地居湄公江中间，为传教通商孔道，复设法保护之，於是南掌又折入於法矣。

南掌国都曰隆勃剌邦，据湄公江左岸，江东折南流，南冈江自东来会，曲注如玦环，城在山下，当南冈江会流处，水穿城而过。王宫在城之北，背山建屋，规制壮丽。佛墓寺塔森立城市中。濒江两岸多花园。居民大半老挝种，或喀木种。老挝种人俗同暹罗，不文身雕题，性愚而嬾。奉佛教，好生恶杀。务耕种、畜牧，能铸造、纺织。其状貌短小，鼻宽而脣厚，肤色红紫，剪发留顶，不蓄须。男子衣饰，横布一幅围腰至膝，富贵者以缎为之。妇人下裳似裙，上服摺盖於胸，发黝黑，鬓垂於后项，耳手足皆带环圈，以金银铜为饰。其房屋率用藤竹缚造。富室官衙则用坚木，极壮丽。常食睟米，杂以秔稻。中国人教以制酒醴、养蚕丝之法。家畜象、牛，供耕田驮货。其物产有五金各矿，稻则有秔有睟，多包穀，少粟麦，有靛青、漆、藤、竹、麻、棉、椰叶、桄榔、甘蔗、槟榔、豆蔻、烟叶、芝麻、花生，而松木、楢木尤多。其货币或用暹罗之体格，或印度之鲁卑，皆银钱也。此外或用铜钱、用铁钱，或用银锭、用海贝。然用钱颇少，以货易者为多。天气温和，自二月至八月多东风、多雨，九月至正月多北风、多晴云。

苏禄，南洋岛国也。雍正四年，苏禄国王毋汉未母拉律林遣使奉表，贡方物。

五年六月，贡使至京，贡珍珠、玳瑁、花布、金头牙萨白幼洋布、苏山竹布、燕窝、龙头、花刀、夹花标枪、满花番刀、藤席、猿十二种。赐宴赉赏，颁敕谕一道，令使臣赍回。定期五年一贡，贡道由福建。十一年六月，国王奉表谢恩，并奏：“伊祖东王於明永乐间入朝，归至德州病故。帝命有司营葬，勒碑墓道，谥曰‘恭定’，留妻妾傔从十人守墓。毕三年丧，遣归。今事隔三百馀年，所有坟墓及其子孙存留周恤之处，恳请修理给复。”礼臣议覆：“苏禄国东王巴都噶叭哈答殁，长子都马含归国袭封。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留居守茔，其子孙以祖名分为安、温二姓，应如所请。饬查王墓所有神道享亭、牌坊，修理整饬，於安、温二姓中各遴一人给顶戴奉祀。著为例。”帝允之。乾隆五年八月，苏禄国王麻喊味呵禀朥宁遣番丁护送遭风商人回内地。八年，贡使马明光奏请三年后复修朝贡，帝命仍遵雍正五年所定五年一贡之例。十九年，苏禄国王麻喊味安柔律噒遣使贡方物，并贡国土一包，请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帝谕：“苏禄国倾心向化，其国之土地人民即在统御照临之内，毋庸复行赍送图册。”二十八年，国王遣使贡方物。自后遂不复至。

苏禄本巫来由番族，悍勇善斗。西班牙既据吕宋，欲以苏禄为属国，苏禄不从，西人以兵攻之，为所败。独慕义中国，累世朝贡不绝。其国小，有巉岩之岭，其极南为石崎山、犀角屿、珠池，因岛环绕。海内有珍珠，土人与华商市易，大者利数十倍。此外土产则苏木、豆蔻、降香、藤条、荜茇、鹦鹉之类。户口繁多。地磽瘠，食不足，常籴於别岛。土人奉回教。与婆罗洲芒佳瑟民结为海盗云。

## 列传三百十六 属国四

廓尔喀 浩罕布鲁特 哈萨克 安集延 玛尔噶朗 那木干 塔什干巴达克山 博罗尔 阿富汗 坎巨提

廓尔喀，在卫藏西南，与巴勒布各部相邻。巴勒布三汗：曰阳布，曰叶楞，曰廓库木；后皆为廓尔喀酋博纳喇赤并吞，及小部二十三。其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东与哲孟雄、宗木、布鲁克巴接壤，西与作木朗接壤，南距南甲噶尔，北连后藏边境。传至孙拉特纳巴都尔，年幼嗣位，其叔巴都尔萨野用事，操国大权。

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人至藏贸易，以争新铸银钱，与唐古忒开衅构兵，进侵藏界。帝命四川总督鄂辉、将军成德往查，以巴忠熟悉藏情，令为会办。巴忠迁就议和，称内附，帝锡封廓尔喀王爵。廓尔喀私责后藏班禅喇嘛赔偿银两，巴忠不以闻，既而后藏不能偿，班禅复与弟红帽喇嘛沙玛尔巴不协，沙玛尔巴因导廓尔喀内侵。五十六年，廓尔喀遂以唐古忒兵欠款、班禅负约为辞，遣兵围聂拉木，唐古忒兵闻风溃，进至达木，番兵亦败退。八月，廓尔喀围札什伦布，将军成德赴藏援剿，帝复命四川总督鄂辉督后队赴援，鄂辉复调金川兵二千、云南兵二千助讨。九月，廓尔喀六七百人攻宗喀，陈谟、潘占魁等率唐古忒兵固守，击卻之，斩首四十六，贼退济咙。帝始议大举往征。

十月，召两广总督福康安入京，授以方略，命为将军，督参赞海兰察等由青海赴藏，总领大军讨廓尔喀。十二月，成德次聂拉木四十里，战拍甲岭，败之。明年正月，攻克聂拉木东官寨，斩其酋呢玛叭噶嘶及踏巴等。二月，以地雷破西北碉寨，获咱玛达阿尔曾萨野，巨酋玛木萨野之侄也。聂拉木既平，进军济咙。

三月，福康安抵后藏，诏晋为大将军，各军咸受节度。廓尔喀筑寨据险死守。

四月，福康安偕海兰察由绒辖、聂拉木进，决议先剿擦木、济咙。擦木地最险，两山夹峙，中亘山梁。五月六日，乘夜雨，分五队，海兰察等居中，哲森保等由东西山趋贼寨，墨尔根保等绕出贼背。黎明，攻擦木山梁两石碉，克之，擒斩二百馀人。

进至玛噶尔辖尔甲，济咙援贼三百据山力拒，海兰察趋进，马中枪，挥军奋击，尽歼之。济咙贼闻官军将至，建大寨山冈外，扼险筑三大碉相犄角。福康安檄巴彦泰、巴彦寨、萨宁阿、长春攻西北临河大碉，桑吉斯塔尔、克色保、筹保、巴哈、张占魁攻东北石上大碉，哲森保、墨尔根保攻东南山梁上大碉，蒙兴保、绰尔浑等攻山下喇嘛寺，阿满泰、额尔登保等攻大寨，以惠龄为策应之军，海兰察率骑兵张两翼截击逸贼。六月初六日，哲森保等攻克山梁大碉，蒙兴保等克喇嘛寺，复会攻临河及石上两大碉，皆克之。设砲石上，战一昼夜，破其东北隅，遂拔济咙，斩级六百馀，擒二百，获贼目七。

当福康安之攻济咙也，先遣成德、岱森保率兵三千出聂拉木南行，牵缀贼势，壁上木萨桥。贼筑三卡於德亲鼎山下，建木栅於下木萨桥，以拒官军，岱森保悉攻破之。於是自擦木至济咙边界尽复。济咙西南皆高山峻岭，路险恶。距济咙八十里有热索桥，其大河自东来注，渡桥即廓尔喀界也。贼屯北岸三四里外索喇拉山，设石卡一，南岸临河，设石卡二。官军进破索喇拉山卡，追至热索桥。逸贼甫上桥，南岸守桥贼见追兵至，仓卒撤桥，逸贼皆落河死。官军隔河施枪，河阔不能及，乃退还。密遣阿满泰、哲森保、墨尔根保、翁果尔海等率土兵东出瓘绿大山，绕至上游，伐木编筏以济。时贼与官军隔河相持，不虞间道军骤至，仓皇抵抗，不能敌，溃而奔，遂夷二石卡。

六月十七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等渡热索桥，进密里顶大山，山重叠无路径，乃令乌什哈达、张芝元开路以进。明日，抵旺噶尔，山势险峻，玛尔臧大河傍山南注。我军循河东，路逼仄，不能驻足，士卒皆露宿岩下，深入贼境百七十里，不见一贼。寻侦知旺噶尔西南协布鲁克玛贼树木城，外环石壁，城西里许夹河筑卡，城东三十里环克堆筑寨，以相犄角。二十日，官军由旺堆伐树建桥，城贼居高施弹，桥不能成，我军以砲轰其城，贼随缺随补，终不得渡。二十二日，福康安、海兰察由间道越伯尔噶臧兴三大山，攻克堆，贼阻河以拒。日暮大雨，我兵佯退伏丛林中，夜深偷渡，毁贼垒五，斩级三百馀，径趋协布鲁克玛，与惠龄等前后夹击，贼惊溃，木城石卡俱下。

协布鲁克玛既克，福康安分道而前。一由噶多趋东觉为正道，一由噶多东越山趋雅尔赛拉、博尔东拉为间道。海兰察督桑吉斯塔尔、阿满泰、珠尔杭阿等出间道，福康安出正道。命台斐英阿等与贼相持於作木古拉巴载山梁，躬率额尔登保等潜趋噶多普。七月初六日晨，渡河破其碉卡，进毁寨十一、木城五，殛贼目苏必达柰新及巴撒喀尔，斩径四百。海兰察亦破贼博尔东拉前山，毁木城三、石卡七，追至玛拉，遇伏，击破之。东觉馀贼俱尽，两军复合。进至雍鸦，贼据噶勒拉山梁，道路崎岖，士卒履皆穿，跣足行石子上，多刺伤，又为蚂蝗啮，两足肿烂。其地多阴雨，惟辰巳二时稍见日，届午则云雾四合，大雨如注，山颠气寒凛，夜则成冰雪，於是顿兵休息。当是时，成德军亦克札木，过铁索桥，进至多洛卡，破贼陇冈，覆利底寨。

八月，福康安分军为三，过雍鸦趋噶勒拉。廓尔喀境皆山，东西对峙，中贯大河。自过雍鸦，山势皆南北向，噶勒拉、堆补木、甲尔古拉、集木集诸大山层层环抱，横河阻之，我军须渡河仰攻。初二日，破石卡，逼噶勒拉山颠木城。侍卫墨尔根保、图尔岱，参将张占魁攀堞以登，中枪而殒，士益奋，抛火弹入焚其帐房，自辰至未，克木城石卡各二，歼贼三百馀，毙其目五，落崖死者无算。乘胜追数十里，抵堆补木山口之象巴宗，贼蜂拥出拒，袁国璜等陷入阵，毙贼百馀。复檄珠尔杭阿等攻集木集，阿满泰、额尔登保等渡河扑甲尔古拉。贼扼险列木栅长数里阻官军，阿满泰与贼争桥，中枪落水，额尔登保等奋呼而进，遂渡河，斩贼目三，毙贼百馀。

大军竞进集木集，贼众分三道来援，殊死斗。福康安躬督战，英贵殒於阵。台斐英阿、张芝元、德楞泰往来奋击，射死红衣贼目二，贼始败走。

是役也，连战两日一夜，克大山二、大木城四、石卡十一，斩贼目十三，进抵帕朗古，深入贼境七百馀里，毙六百馀人，廓尔喀酋震惧乞降。初，福康安破东觉，贼酋乞降，福康安不许，檄令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躬亲至军，并献祸首及所掠财物，贼不应。至是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遣大头人禀请交送札什伦布什物，缴出西藏所立条约，并献祸首沙玛尔巴之骨。

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合疏入告曰：“窃臣等秉承庙算，统率劲兵，自察木进剿以来，连战克捷，边界肃清，遂夺热索桥，深入贼境。协布鲁、东觉、博尔东拉、噶勒拉、堆补木、帕朗古诸处皆系峭壁悬崖，大河急溜，我兵绕山涉水，间道出奇，贼匪碉卡木城悉行攻克，所向无前，贼匪败衄奔逃。大兵进至雍鸦，送出上年被裹兵丁王刚诸人，具禀乞降。旋遣贼目噶布党普都尔帮哩等迎赴军前，悉将上年被裹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及兵丁卢献麟等全行送出，禀陈沙玛尔巴唆使情形，悔罪哀祈。

臣等严加驳饬，复进兵至帕朗古，移营进逼，贼匪益加震恐。即将沙玛尔巴眷属、徒弟、什物等项，及抢掠札什伦布银两物件，皆已遵檄呈交，并缴出私立合同二张，不敢复提西藏给银之事。再三恳求圣主，逾格施恩，赦其已往，以全阖部番民之命。

兹於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目噶箕第乌达特塔巴、苏巴巴尔底曼喇纳甲、察布拉咱音达萨野、喀尔达尔巴拉巴达尔四名，恭赍表文进京，并虔备乐工、驯象、番马、孔雀、甲噶尔所制番轿、珠佩、珊瑚串、金银丝缎、金花缎、氈呢、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药材共二十九种，随表呈进。另禀恳臣代奏，当即译阅表文，词意极为恭顺恳至。并据第乌达特塔巴等伏地哀恳，叩头乞命，至於泣下。跪称：‘廓尔喀部长拉特纳巴都尔、部长之叔巴都尔萨野，本系边外小番，曾归王化，渥受大皇帝天恩，特加封爵，锡赉多珍，高厚恩慈，至今顶感。乃拉特纳巴都尔年幼无知，巴都尔萨野罔识天朝法度，因沙玛尔巴从中簸弄，唆使廓尔喀与唐古忒藉端滋事。

拉特纳巴都尔等轻听其言，侵犯后藏，仰烦大皇帝天兵远讨，诛戮头目人众三四千人，攻据地方七八百里，天威震叠，廓尔喀胆落心惊。拉特纳巴都尔及巴都尔萨野自知罪在不赦，惶惧尤甚。从前侵犯藏界之事，虽系被人煽惑，而孽实自作，万不敢丝毫置辩，诿咎於人。惟有仰恳转奏大皇帝大沛恩施，开一线之路。如蒙允准，免其诛灭，廓尔喀阖部地土、人民皆出大皇帝所赐，衔感宏施，曷其有极！前立合同混行开写各条，万不敢复提一字。廓尔喀永为天朝属下，每届五年朝贡之期，即差办事噶箕一名，仰觐天颜，子子孙孙，恪遵约束。恳求大将军据情转奏’等语。

臣等随谕：‘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自速诛锄，侵扰藏地，天兵至此，本应灭尔部落，焦类无遗。今拉特纳巴都尔等敬凛大皇帝天威，万分悔惧，屡恳投降，情词恭顺，本大将军不敢壅於上闻，当即据实具奏。大皇帝如天好生，或可仰蒙鉴察，宥罪施恩。倘荷圣慈允准，从此尔部落惟当遵奉天朝法度，不得复滋事端，方可永受大皇帝天恩，保守境土。此次天兵威力，尔已深知，若稍抗违，即是自取灭亡，后悔无及。’其头目跪聆之下，战栗叩头，感惧之诚，形於辞色。臣等伏思廓尔喀恃其险远，构衅称兵。上年藏事，迁就议和，兵威未加，罔所祇惧，是以投诚甫及两年，复行反覆。此次兴师问罪，仰承圣主指授机宜，士卒争先用命，越险摧坚，兵到之处，屡战屡胜，大半歼擒。廓尔喀在西番各部素称强悍，今见天朝兵力精强，所向无敌，全部震詟，屡遣大头人来营乞降，察看情辞，实出诚悃。伏查前承明旨，谕令臣等‘酌量情形，倘军临贼境，贼匪心怀忄习伏，悔罪乞哀，或可申明约束，俯允所请，纳款班师’。仰见我皇上庙算精详，几先指示，义正仁育，威德覃敷，臣等实深钦服。今廓尔喀业已悔罪投诚，遣大头人恭进表文，请於象马方物之外，虔备乐工，使隶於太常，附各国乐舞之末，并恳定立贡期，遣使五年朝贡一次。详察贼情，实属倾心向化，不敢再滋事端，卫藏全境似可永底敉宁，相安无事矣。”

疏入，帝允受降，谕福康安等筹善后撤兵，仍以所获热索桥以西协布鲁、雍鸦、东觉、堆补木、帕朗古各地还廓尔喀；热索桥以内济咙、聂拉木、宗喀前属藏地，为廓尔喀所据者，仍归后藏。沿边设立鄂博，如有偷越，即行正法。遇有遣使表贡，先行禀明，边吏允许，始准进口。八月，廓尔喀酋遣苏必达巴依喇巴忻喀瓦斯并亲信玛泌达拉喀瓦斯至营，呈水牛、猪、羊各百头、米二百石、果品糖食百筐、酒百篓犒师。福康安谕留牛羊各十头、米十石，以答其诚敬之意，馀皆发还。复赏锦缎各四疋，廓尔喀益感服，受约束。二十一日，班师。十月初三日，福康安还后藏。

五十八年正月，廓尔喀贡使噶箕第乌达特塔巴等赍贡物至京师，帝赐宴，命与朝鲜、暹罗各使同预朝贺，封拉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王。自是五年一贡，听命惟谨。

其后英吉利据印度，时时被侵略，迫订西古利条约，廓尔喀始将西界克美忄互山地及开利川河流域割於英。廓尔喀既为英逼，勤修国政，力保自主之权，英虽觊觎之，无如何也。光绪末，犹入贡中国云。

浩罕，古大宛国地，一名敖罕，又曰霍罕，葱岭以西回国也。东与东布鲁特接，南与西布鲁特接，西与布哈尔国接。有四城，俱当平陆。一曰安集延，东南至喀什噶尔五百里。其人长於心计，好贾，远游新疆南北各城，处处有之，故西域盛称安集延，遂为浩罕种人之名。从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为玛尔噶朗城，又西八十里为那木干城，又西八十里为浩罕城。四城皆滨近纳林河，惟那木干在河北。南北山泉支流会合，襟带诸城之间，土膏沃饶，人民殷庶。其人奉回教，习帕尔西语，亦布鲁特种也。其头目冠高顶皮帽，衣锦衣。民人戴白氈帽，黄褐。诸城皆有伯克，而浩罕城伯克额尔德尼为之长，众听命焉。

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追捕霍集占兄弟，遣侍卫达克塔纳等抚布鲁特诸部。

至其境，额尔德尼迎之入城，日馈羊酒瓜果，询中国疆域形势，畏慕，奉表请内附。

并上将军书，称为“至威至勇如达赉札木西特之将军”。旋遣头目托克托玛哈穆等贡马京师。二十五年，

遣侍卫索诺穆策凌赍敕往谕，额尔德尼率诸伯克郊迎成礼。是为浩罕属中国之始。浩罕风俗与天山南路诸回部略同，而鸷勇过之，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初，大军追霍集占急，霍集占遣使欲投浩罕，不报。寻，霍集占兄弟为巴达克山所歼，波罗尼都次子萨木萨克逃入浩罕，浩罕藉其和卓木之名，居为奇货。和卓木译言“圣裔”也，回教徒尊之，所至景从。

嘉庆二十五年，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由浩罕纠布鲁特寇边。道光六年，张格尔复求助浩罕入寇，约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浩罕酋自将万人至，则张格尔已探喀城无援，背前约。浩酋怒，自督所部攻喀城，不下，率兵宵遁。张格尔使人追诱其众，归投者二三千人，张格尔置为亲兵。及西四城破，浩罕兵尽得府库官私之财，并搜括回户殆遍。杨芳追张格尔至阿赖岭，遇浩罕伏兵二千，军几殆，鏖战一昼夜始出险。八年，张格尔既伏诛，其妻子留浩罕。钦差那彦成檄令缚献，不从。诏命绝其互市困之。那彦成并奏驱留商内地之夷，且没入其赀产。诸夷商愤怒，乃奉张格尔之兄玉素普为和卓木，纠结布鲁特、安集延数千入寇，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犯叶尔羌，璧昌、哈丰阿等拒而破之。贼悉掠喀、英二城，遁出边。十一年，浩罕闻大军且至，由伊犁、乌什、喀城三路出师，筑边墙拒守。又乞俄援，俄弗许。浩罕念无外援，遂遣头目至喀城谒钦差长龄呈诉，并请通商。长龄遣还二使，留其一使，令缚献贼目，释回被虏兵民。浩罕报言，被虏兵民可释还，惟缚献夷目事，回经所无。且通商求免税，并给还钞没赀产。

长龄疏言：“安边之策，振威为上，羁縻次之。浩罕与布哈尔、达尔瓦斯、喀拉提锦诸部落犬牙相错，所属塔什干、安集延等七处均无城池，其临战皆恃骑贼，然在马上不能施枪砲。倘以鸟枪连环击之，则骑贼必先奔。其卡外布鲁特、哈萨克向受其欺凌、争求内徙，而卡内回众亦恨其虏掠无人理。果欲声罪致讨，但选精锐三四万人整军而出，并於伊犁、乌什边境声称三路并进，先期檄谕布哈尔等部同时进攻，则不待直捣巢穴，而其附近诸仇部已乘衅并起，可一举而平之矣。惟是大军出塞，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伦至浩罕千六百馀里，中有铁列克岭，为浩罕、布鲁特界山。两山夹河，仅容单骑，两日方能出山。此路奇险，劳师远涉，胜负未可尽知。今拟遣还前所留来使一人，令伯克霍尔敦寄信开导，为相机羁縻之计。盖浩罕四城外有三小城：曰窝什，在东南；曰霍占，在西南；曰科拉普，在西北。塔什干别为一部，属右哈萨克，亦附浩罕，称浩罕八城，故云所属七处也。”奏入，诏一切皆如所请。浩罕大喜过望，遣使来抱经盟誓，通商纳贡焉。

是时，浩罕酋谟哈马阿里势颇张，既与中国和，北结俄罗斯，南通印度。其人有才略，而性淫暴。徵民女，纳父妾。布哈尔酋遣使责之，谟哈马阿里怒，髡其使。

布哈尔遂率众攻浩罕，擒斩谟哈马阿里及其父妾，并俘获姬妾四十车，凯旋。以伊布拉兴留守，遣使至中国卡伦告捷。时道光二十二年也。会伊布拉兴虐浩罕民，浩罕叛，立西尔阿里。布哈尔遣兵二万来伐。有谟苏满沽者，浩罕人，谓布酋曰：“此可说而下也！请先行。”布酋许之。至浩罕，乃力劝拒守。布哈尔兵至，攻四十日，不克，解围去。於是谟苏满沽预国政。西尔阿里死，次子古德亚嗣立。谟苏满沽妻以女，防之甚严，不使接宾客。会塔什干人犯境，谟苏满沽挟以出征，兵交而古德亚逃入敌军。后塔什干平，谟苏满沽获之，复载回国。六月，党人沙特杀谟苏满沽及其党万馀人。古德亚走布哈尔，众立古德亚之弟马拉。又二年，党人基布查怨望，谋逆，杀马拉。立古德亚从弟沙漠拉。古德亚之在外也，为人佣工，以塔什干之力得复国。后阿林沽作乱，又出奔，商於外，复以布哈尔之力复国。

时俄兵日南，古德亚不能御敌，请和。古德亚有子曰那西亚丁，颇得民心，种人谋立之，诛其贪吝者，於是国内乱，古德亚奔俄。那西亚丁立，率党人叛俄，以俄非回教国也。

光绪二十九年，俄人灭其国，置费尔干省。

布鲁特分东、西二部。东布鲁特在伊犁西南一千四百里，天山特穆尔图淖尔左右，古为乌孙西鄙塞种地。其部有五，每部各一鄂拓克。最著者三：曰萨雅克鄂拓克，曰萨拉巴噶什鄂拓克；曰塔拉斯鄂拓克。其酋长戴氈帽，似僧家毗卢，顶甚锐，卷末为檐。衣锦衣，长领曲袷，红丝绦，红革鞮。民人冠无皮饰，衣褐。

先是东布鲁特为准噶尔侵偪，西迁安集延。乾隆二十年，准部平，得复故地。

二十三年六月，将军兆惠等追捕准部馀党哈萨克沙喇至东布鲁特界，遣侍卫乌尔金、托伦泰往抚，抵其游牧珠穆翰地。萨雅克、萨拉巴噶什两鄂拓克不自主，别推一年长者玛木克呼里主之。年九十馀，体硕，趺坐腹垂至地，不能远行。遣使献牛羊百头，将军等宴而示之讲武，咸诧服天朝骑射之利，乞内附。於时兼抚定霍索楚、启台两鄂拓克。七月，参赞大臣富德复遣侍卫伊达木札布往谕，萨娄鄂拓克阿克拜亦率众五千户来归，同遣使入朝。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京师。

西布鲁特与东布鲁特相接，在回疆喀什噶尔城西北三百里。西接布哈尔国。道由鄂什山口逾葱岭至其地，盖古之休循、捐毒也。凡十有五部，最著者四：曰额德格纳鄂拓克，曰蒙科尔多尔鄂拓克，曰齐里克鄂拓克，曰巴斯子鄂拓克。衣冠风俗皆同东部。

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既定山南，追捕逸回道其地。其渠长遮道奉将军书曰：“额德格纳布鲁特部小臣阿济比恭呈如天普覆广大无外、如爱养众生素赉满佛之鸿仁、如古伊斯干达里之神威、如鲁斯坦天下无敌之大勇、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钦命将军之前。谨率所部，自布哈尔以东二十万人众尽为臣仆。头目等以未出痘，不敢入中国，谨遣使入朝京师。”兆惠以闻，诏受之。於是东、西两部皆内附。凡布鲁特大首领称为“比”，犹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齐大小头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给翎顶二品至七品有差。岁遣人进马，酌赉绸缎、羊只。商回以牲畜、皮张贸易至者，税减内地商民三分之一。二十七年，阿济比所属鄂斯诸部地为浩罕所扰，新疆大臣谕还之。明年，别部长阿瓦勒比原以其地供内地游牧，帝喜，许之，赐四品服。

然布鲁特人贫而悍，轻生重利，喜虏掠。乾隆以后，边吏率庸材，抚驭失宜，往往生变。嘉庆十九年，孜牙憞之案，枉诛图尔第迈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塞外，愤煽种类图报复。二十五年，叛回张格尔纠布鲁特数百寇边，有头目苏兰奇入报，为章京绥善叱逐。苏兰奇愤走出塞，遂从贼。道光四年，张格尔屡纠布鲁特扰边。五年九月，领队大臣色彦图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掩之，不遇，则纵杀游牧之布鲁特妻子百馀而还。其酋汰列克恨甚，率所部二千人追覆官兵於山谷，贼遂猖獗。於是有八年重定回疆之役。

迨同治三年，布鲁特叛酋田拉满苏拉满与库车土匪马隆等句结为乱，逆回金相印等乘之，新疆沦陷十有馀年。光绪四年，钦差大臣左宗棠遣刘锦棠收复南八城，驻军喀什噶尔，有布鲁特头目来谒锦棠，原仍归中国。自言部落十四，盖即向之西布鲁特也。而东布鲁特接伊犁边者，又有五部：曰苏勒图，曰察哈尔，曰萨雅克，曰巴斯特斯，曰萨尔巴噶什，已投附俄罗斯矣。光绪初，俄人并吞浩罕后，西部亦大半为俄所胁收。其附近中国卡伦，喁喁内乡，代为守边，可纪者仅千馀家而已。

哈萨克部有三：曰东部，曰中部，曰西部。东哈萨克在旧准噶尔部之西北，东西千里，南北六百里。东界塔尔巴哈台，西界右哈萨克部，南界伊犁，北界俄罗斯。

汉康居国地也。哈萨克汗阿布赉之告顺德纳曰：“我哈萨克之有三玉兹，如准噶尔之有四卫拉特也。东部者，左部也，曰鄂图玉兹，谓之伊克准。中部者，右部也，曰乌拉克玉兹，谓之多木达都准。西部最远，曰奇齐克玉兹，谓之巴罕准。左部之汗曰阿布赉，右部之汗曰脱卜柯依，西部之头人曰都尔逊。”

初，阿布赉乘准噶尔平，遣使往谕，阿布赉投诚。適阿睦尔撒纳叛走哈萨克，阿布赉纳之。我兵进，败其众。阿布赉大悔，密计擒阿逆以求臣於我。会阿逆遁归准噶尔。二十二年，阿布赉以其兵三万助攻阿逆，陈情谢罪，奉表请内附。后阿睦尔撒纳奔俄而死，阿布赉乃擒其党额布济齐巴罕以献。其别部和集博尔根及喀拉巴勒特并率其属三万户来附。二十四年以后，屡遣使朝贡，并赐冠服，宴赉如例。

右哈萨克在左哈萨克之西二千里。东界左部，西界塔什干，南界布鲁特、安集延诸部，北界俄罗斯，东南界伊犁。亦汉康居五小王地也。其汗曰阿布勒班毕特，即阿比里斯。其巴图尔有三：曰吐里拜，曰辉格尔德，曰萨萨克拜，而吐里拜实专国政。乾隆二十二年，左部阿布赉既臣服，请招右部。会参赞大臣富德方以兵索逆贼哈萨克锡拉至右部，时吐里拜方与塔什干交兵，为平之，乃下。於是吐里拜诣军门，纳款奉马，进表请归附。二十三年以后，屡遣使入朝，恩赐宴赉如例。其贡道均由伊犁以达京师。今则自中、俄定界后，哈萨克已分属两国矣。

安集延，亦大宛国地。喀什噶尔西北五百里，西至浩罕三百八十里。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京师。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檄谕协擒逆回霍集占，其伯克以逆回未至彼境，即专使籥请入觐。二十五年，伯克托克托玛哈墨第等来朝贡，赐宴赏赉如例。

玛尔噶朗，在安集延西百八十里。乾隆二十四年，伯克伊拉斯呼里拜率属投诚。

那木干，在玛尔噶朗西北八十里。其地东北与布鲁特杂处，东境逾河即为塔什干地。乾隆二十四年，与浩罕同时输诚内附。

塔什干，在喀什噶尔西北一千三百里。汉为康居、大宛地，唐之石国也。居平原，有城郭。人民奉回教。与哈萨克同以三和卓分辖其众：曰莫尔多萨木什，曰沙达，曰吐尔占。旧为准噶尔羁属。莫尔多萨木什者，哈萨克所置和卓也。吐尔占逐之，与哈萨克构兵。乾隆二十三年，参赞大臣富德追捕哈萨克沙喇至其地，遣使往抚，军於莽格特城外待之。时吐尔占方与哈萨克战河上，因谕以睦邻守土之义，皆感悟释兵，和好如初。乃遣其属默尼雅斯奉表求内属，曰：“臣莫尔多萨木什恭奉谕音，若开瞽昧。蠢兹边末，敢备外籓，罔或有二心。谨以准孽额什木札布献之阙下。外臣草莽，冀瞻圣容，躬服彝训，同归怙冒，永永无极。”额什木札布者，阿睦尔撒纳兄子也。帝宥而遣之。吐尔占亦贡马称臣，遣子入觐。塔什干至是自通於中国，列籓臣焉。嘉庆中，塔什干附浩罕，为浩罕八城之一。同治三年，俄人以伐浩罕之师夺塔什干，开锡尔达利亚省，於是塔什干部遂亡。塔什干居纳林河流域之中枢，扼中亚细亚通道。纳林河今又名锡尔河，西北流入咸海。由塔什干西南行，逾锡尔河至萨马尔罕，又逾阿母河，分入印度、波斯。北出疴伦不尔厄，越乌拉山脉达欧俄，而东行可至伊犁河以通中国，故俄人置土耳其斯坦总督驻之。塔什干山泉暢流，其乞尔乞河、卡拉苏河、安噶连河皆发源雪山，灌溉农田，地宜五穀，故人民常有馀粮。树木丛杂，多果木。宜蚕桑，而棉花产额尤钜云。

巴达克山，在叶尔羌西千馀里，居葱岭右偏。由伊西洱库尔西稍南行，渡喷赤河至其国。有城郭，部落繁盛，户十万馀。其酋戴红氈小帽，束以锦帕，衣锦氈衣，腰系白丝绦，黑革鞮。其民人帽顶制似葫芦，边饰以皮，衣黄褐，束白丝绦，黑革鞮，亦有用黄牛皮者。妇人不冠，被发双垂，衣紫氈，馀与男子同。其国负山险，田地腴美，筑室以居，耕而兼牧猎。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回酋博罗尼都、霍集占兄弟败奔巴达克山，富德率师至其地，以博罗尼都、霍集占逆状谕示巴酋素尔坦沙，令擒献。时二贼窜入巴达克山之锡克南村，诡称假道往墨克祖国，大肆劫掠。素尔坦沙缚博罗尼都，而以兵攻霍集占於阿尔浑楚哈岭。霍集占退保齐那尔河，不能支，伤背及乳，擒之，囚於柴札布。

柴札布者，系囚处也。素尔坦沙遣使诣军门投款，且报擒二贼。富德令献俘，进军瓦罕城以待。是时温都斯坦方以兵临巴达克山，谋劫霍集占兄弟。霍集占阴通巴达克山仇国塔尔巴斯。会谋泄，素尔坦沙迁霍集占兄弟密室，以二百人围而杀之，刃其馘以献，并率其部落十万户及邻部博罗尔三万户以降。二十五年，遣额穆尔伯克朝京师，贡刀斧及八骏马。二十七年，再遣使来朝。二十八年，贡马、犬、鸟枪、腰刀。后其国为爱乌罕所并。巴达克山酋所居地曰维萨巴特，在喀克察河上。喷赤河自瓦罕帕米尔流入境，绕其东北，喀克察河西流入之，下流为阿母河。唐书言竭盘陀国治葱岭负徙多河，即巴达克山地也。

博罗尔，在巴达克山东，有城郭，户三万馀，四面皆山，西北则河水环之。乾隆二十四年，既与巴达克山同内附，遣其陪臣沙伯克等朝京师。二十七年十一月，博罗尔伯克沙呼沙默特贡剑斧诸物。二十九年，贡匕首。是时博罗尔与巴达克山屡构衅，沙呼沙默特乞援於叶尔羌，都统新柱遣谕巴达克山遵约束，还俘罢兵。至是，沙呼沙默特以所宝匕首进贡谢恩。三十四年，又进玉双匕首。

博罗尔人别一种，筑室而居，有村落，无文字，与诸回部言语不通，惟衣帽则与安集延相类。人皆深目高鼻，浓髭绕喙。男多女少，恆兄弟四五人共一妻，生子女次第分认，无兄弟者与戚里共之。土半沙卤，故其人苦贫。地多桑，取葚曝乾为粮。饮山羊乳，以马湩为酒。称其酋曰“比”。以人口为赋税，生子女纳其半，卖於各回城为奴婢，值颇昂，每口值八九十金。后亦为阿富汗所并。

阿富汗，即爱乌罕。其国北界布哈尔，南界俾路支，东界印度，西界波斯，东西二千馀里。由巴达克山西南行约七百里，历依色克米什、班因、察里克尔诸回部，越因都库什山至喀布尔，其国都也。因都库什山者，葱岭山脉右旋之支，迤逦而西，名伊兰高原。其地波斯处其西，而阿富汗处其东。本罽宾故国。分七大部：首曰喀布尔部，内属部七；曰冈大害部，内属部四；曰射士当部；曰爱拉部，内属部二；曰欧泼部，内属部三；曰爱乍尔部；曰加非利士当部，内属部七。西与波斯接壤。

有沙碛，馀皆沃壤。其气候。高地多寒，近低地则热。物产，果木、棉花、甘蔗、烟草之属。人皆土著，业农，无游牧。工织毛布，著名西域。户口约五百馀万，分二十四族，每族聚居一地，皆自治。其长之升降，则听命於王焉。其人勇猛朴诚出天性，易抚循。

乾隆二十四年，大军追讨霍集占兄弟二贼，欲假道巴达克山赴阿，巴酋中道邀而杀之。其属有奔阿者，告以情，阿酋爱哈摩特沙将兴师，巴酋素尔坦沙惧，赂以御赐灯及中国文绮，阿遂罢兵，且遣使密尔汉偕巴使来纳款，欲窥中国虚实也。二十七年，入贡良马四，马高七尺，长八尺。是为回疆最西之属国。时阿富汗初离波斯独立，自称算端，势张甚，六侵印度，北印度大半为所略。爱哈摩特沙死，国人争立，纷扰者数十年。

道光六年，德司脱谟哈美德起兵喀布尔，统一阿富汗，爱哈摩特沙玄孙希耶速的逃印度，求庇於英。十九年，英印度总督奥克兰德攻阿富汗，取乾陀罗、哥疾宁，遂陷喀布尔，立速的为阿富汗王。阿人厌速的，并起绝英军归路。英军败，德司脱谟哈美德仍复位。二十九年，始与英和。英之有事於阿富汗也，俄人灭布哈尔，次第南侵。英人以阿富汗为印度籓篱，抗之尤力。光绪间，帕米尔分疆之议起，英人复以保护阿富汗为名，出而干涉帕事矣。

帕米尔者，葱岭山中宽平之地，供回族游牧者也。帕地有八，其中皆小回部错居。乾隆中，大部隶属中国，羁縻之使弗绝。厥后迤北、迤西稍稍归俄，迤南小部附於阿富汗，东路、中路则服属於中国。於是帕米尔遂为中、俄、阿富汗三国平分之地。出帕米尔，南逾因都库什山，即达印度，故俄人尽力经营之，而英人亦遂急起而隐为之备。英之为阿争，即不啻为印度争也。

初，乾隆二十四年，高宗平定回疆，穷追贼首至伊西洱库尔，三战三捷，遂蕆大功。高宗御制碑文勒铭淖尔，西域图志所指为喀什噶尔西境外地者也。当日喀城边卡西境之玉斯屯阿喇图什卡，仅八十里；西南之鄂坡勒卡，仅一百二十里。道光间，钦定边卡西至乌帕喇特卡，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喀浪圭卡，一百五十里。迨光绪间，克复新疆，刘锦棠始增设七卡於旧界之外。十五年，又设苏满一卡於伊西洱库尔淖尔北十里，是卡距喀城千六百里，最为窎远，仅以布鲁特回人守之，未驻兵也。英使之初议分帕也，我国严拒之，未允其请。既而俄兵阑入帕地，我国责其称兵越界，俄人即引咎退归。光绪十七年，英兵入坎巨提，逐其头目，其意在觑觎帕地也。新疆巡抚檄马队巡历边境，屯於苏满。十八年春，俄人来言帕地为中、俄两属，未经勘界，中国不应驻兵。总理衙门遂电疆抚退兵，而仍留苏满卡伦。俄复请尽撤新设诸卡，然后勘界。正相持间，而英人阴嗾阿兵突至苏满，胁掳布回而去，俄遂进兵与阿人战於苏满，其东队则游弋於郎库里湖、阿克塔什，渐近喀边。总理衙门疏言：“我国先驻苏满之兵不早撤回，则俄、阿战事将自我启之，转难收束。

阿虽占地而適致俄兵，蛮触相争，原可不必过问。但其东骎骎逼近边境，颇为可虑耳。”盖阿富汗自乾隆后朝贡不通，久置之度外矣，至是复一见焉。二十一年，帕米尔界议始定。

坎巨提，即乾竺特，在叶尔羌西南约一千五百里。自叶尔羌西行入葱岭，至塞勒库勒之塔什库尔干，即蒲犁也。由是西行，逾尼若塔什山口，又西南至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为八帕之一。由是南逾瓦呼罗特、明塔戛两山口，西为因都库什山，东为穆斯塔格山。出山口顺棍杂河南行，又顺河折西抵棍杂，即坎巨提都城，城濒棍杂河北岸。西域水道记言：“塞勒库勒在叶尔羌之西八百里，为外蕃总会之区。

自塞勒库勒西五日程，曰黑斯图济；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即坎巨提，译文异耳。乾隆二十六年，其酋有黑斯娄者，始内附，即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称“乾竺特伯克黑斯娄遣子贡金”者也。

其人皆奉玛罕默德回教。其部落东西宽二十里，南北长六百里。两山夹立，广大峻削，中有大河，为入南疆要隘。坎部民住河西，河东则哪格尔所属也。棍杂城大约三里。城北有大山曰温吉尔，河曰崇带雅。所辖村庄二十五，城中居民二千馀，其在各庄者约五千馀人，城乡大小头目一百四十。土产牛、羊、马匹，无布帛，尽衣毛褐。五穀诸果俱备。敌国有犯境者，民即为兵，选精壮者出关御之。人皆业农，不纳粮，不徵税，惟岁与其酋耕敛而已。每岁贡中国砂金一两五钱，派之民，农户收麦十二斤，畜牧家则户收羊羔一，以集此款，无他徭也。贡使至，朝廷赏大缎两端。其贡至宣统间不绝。

道光间，克什米尔国王热吉苦罗普散令其将布甫山率兵犯境，夺坎属麻云卡，坎酋夏孜牌尔败之，追斩七千馀名。克什米尔遣使构和，年与坎酋洋银一千五百元，元重二钱五分；坎酋以马二匹、细狗二只报之。人谓入贡克什米尔者，妄也。同治四年，克什米尔国王令就贝尔萨再犯境，坎王艾赞木复战败之，盖至是克什米尔已四犯坎属矣。

光绪间，俄兵入帕米尔，英人闻之，率兵至哪格尔，并檄坎巨提修平道路，备兵进帕地。哪格尔首抗英，坎酋助之。十七年，英人败哪格尔，直抵坎城，赛必德哎里罕战败，携眷属潜遁，英人遂据其地。先是赛酋私与俄通，上降书，押结约俄夺占帕米尔，修筑堡垒於黑孜吉牙克、阿克素睦尔瓦、苏满三处，并建营於包子滚拜子，以扼要冲。俄人复书，报以金币千元、金丝呢布诸货六驮、快砲六杆。赛酋悖逆无信，不恤部众，且狡而好利，屡挑衅英、俄以求贿，视其部为市贩。其副目歪孜尔素执兵权，同恶相济，部民皆深忌之。至是，率其众五百馀人将奔俄，塔墩巴什头目窝思满集众邀之。张鸿畴拘诸色勒库尔，屡谋突城出，不得，后解省羁禁十有七年，嗣复安置库车，其子米则拜尔及家属男女五十二人，均编住莎车热瓦奇庄，赛酋之外产也；胁从之众悉送还部，并谕饬赛酋之弟买卖提哎孜木代理坎巨提头目，以安民心。

出使英法义比大臣薛福成与英外部商定派员会立坎酋，其疏略云：“中国回疆之外，向有羁縻各回部，惟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内寇不靖，未遑远略。俄国既以兵力吞并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布哈尔诸回部，而巴达克山、鲁善、什克南、瓦罕诸小部，则皆服属於阿富汗。迩来阿富汗为英属国，英之大势骎骎由印度北乡，有与俄国争雄之意，而中国西边之外，遂日以多事。坎巨提一部近喀什噶尔，南界在葱岭以南，厥地纵横数百里，户口约近万人。近年属回之入贡中国者祗此一部，盖即新疆识略之乾竺特、一统舆图及时宪书之喀楚特，同音而异译也。英之印度总督岁贴坎巨提经费，以助彼整理防务为名，实隐收其内政之权。去年夏秋间，坎巨提已有赴喀什噶尔告急之举，则以英人筑一砲台俯临坎境也。本年正二月间，叠承总署电信，以英兵侵坎巨提，其头目连战不胜，率其众逃诣卡外求援。臣以起衅情节诘英外部，询知英兵修筑一路直贯坎境，北抵兴都哥士大山，意在扼此隘口，以杜俄众南侵而保印度门户。其头目兴师拦阻，为英兵击败，踞其所居之棍杂城。臣与英相兼外部尚书沙力斯伯里晤商，据称并无灭坎之意，亦无阻坎入贡中国之意。

祗以坎酋罪恶甚多，轻慢英官，不得不示以惩儆也。臣与总署电商，因坎酋声名素劣，势难必使复位。其部既系两属之国。与专属中国者又稍不同，祗可酌就外部之辞与之理论。外部语言闪铄，其初次存坎之说既甚游移，而必欲据坎之心则甚坚韧。

幸而窥彼隐情，颇以俄焰方张，亟思联络中国，不欲敛怨树敌，臣得就此设法磋磨。

英廷近称选得旧酋之弟买卖提哎孜木，可为坎巨提头目，拟请中国派员会同英员行封立之礼，已由总署电告新疆巡抚选派妥员前往。臣与外部商订仪节，华员、英员共为一班，克什米尔系英属国，位次应稍居后。行礼之期，初订在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三日，现展至七月二十五日，届时彼此和衷妥办，即可蕆事。”新疆巡抚陶模即委阜康县知县田鼎铭、都司张鸿畴前赴坎部，会同英员热布生，更立买卖提哎孜木为坎巨提头目。封立仪节，华员居右，英员次之，英属克什米尔委员居左稍下，新酋又次之。张鸿畴宣布皇上德意，赏给大缎，谕令贡金照旧呈进，镇抚部民，毋任剽掠。其酋悉俯首听命云。

坎部国於山谷中，崇峰叠巘，道路险绝。中有喀喇阔鲁穆大冰山，时至十一月，积雪甚厚，以长毛牛负囊橐而行。明塔戛山口高万四千四百尺，路有巨石，盖古时流冰所经地也。出山口里许，有一流冰，过此即易行。再逾数涧，两崖壁立，顶有积雪，至米斯戛。居人皆鞑尔靼回教。不幕，有室庐，村各为堡，垒石为之。性强悍，以寇钞为俗，然皆酋所使，所劫货物大半归酋，四出剽掠，或远至库车。雅尔山脉下垂如★M3，水流其间，土较腴美。近帕苏又一流冰，其融处高八千尺。

光绪十五年，英人杨哈思班游至其部，坎酋言：“我受上帝命，亲断父母死罪而杀之，并杀其兄弟，投於山下，遂践是位。”其悖逆如此。或谓其地立国最古，殆周时曹奴氏之所居。穆天子传：“庚辰，济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献天子于洋水之上。”洋水即棍杂河。山海经言：“洋水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

今棍杂河发源因都库什山，西南流至几勒几特城，东南入印度河。丑涂为印度转音，丑涂水即印度河也。

◎清史稿发刊缀言

尔巽承修清史十四年矣。任事以来，栗栗危惧。盖既非史学之专长，复值时局之多故，任大责重，辞谢不获，蚊负贻讥，勉为担荷。开馆之初，经费尚充，自民国六年，政府以财政艰难，锐减额算。近年益复枯竭，支绌情状，不堪缕述。将伯呼助，垫借俱穷，日暮途远，几无成书之一日。窃以清史关系一代典章文献，失今不修，后来益难著手，则尔巽之罪戾滋重。瞻前顾后，寝馈不安。事本万难，不敢诿卸。乃竭力呼籥，幸诸帅维持，并敦促修书同人黾勉从事，获共谅苦衷，各尽义务，竭蹶之馀，大致就绪。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奈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厖杂，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於是於万不获已之时，乃有发刊清史稿之举，委讬袁君金铠经办，数月后当克竣事。诚以史事繁钜，前史每有新编，互证得失。明史之修，值国家承平，时历数十年而始成，亦不无可议之处，诚戛戛乎其难矣。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此急就之章，较诸元史之成，已多时日。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除查出疏漏另刊修正表外，其他均公诸海内，与天下人以共见，绳愆纠谬，世多通人。尔巽心力已竭，老病危笃，行与诸君子别矣，言尽於此。以上所述，即作为史稿披露后向海内诸君竭诚就正之语，幸共鉴之。

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八月二日 赵尔巽时年八十四岁 ◎清史馆职名

△馆长 赵尔巽

△兼代馆长总纂 柯劭忞

△总阅 于式枚

△总纂 王树枬 郭曾炘 李家驹 缪荃孙 吴士鉴 吴廷燮 马其昶夏孙桐 秦树声 金兆蕃

△纂修 邓邦述 章 钰 王大钧 袁励准 万本端 陶葆廉 王式通 顾瑗杨锺羲 简朝亮 张采田 何葆麟 陈曾则 姚永朴 夏曾佑 唐恩溥 袁克文 金兆丰

△协修 俞陛云 罗惇{曰融} 吴广霈 吴怀清 张书云 张启后 韩朴存李岳瑞 骆成昌 胡嗣芬 吴昌绶 硃孔彰 李景濂 姚永概 黄翼曾 檀玑戴锡章陈曾矩 李哲明 吕钰 余嘉锡 邵瑞彭 奭良 瑞洵 陈田叶尔恺徐鸿宝 王崇烈 方履中 商衍瀛 陈能怡 王以慜 刘树屏 硃师辙史思培 赵文蔚 刘焜 陈敬第 蓝钰 陈毅 李葆恂 张仲炘 陈延韡宋伯鲁 李焜瀛 喻长霖 田应璜 赵世骏 杨晋 齐忠甲 硃希祖 吴璆秦望澜 李汝谦罗裕樟 傅增淯 硃方饴

△提调 李经畬 陈汉第 金还 周肇祥 邵章 △文牍科长 伍元芝

△图书科长 尹良

△会计科长 刘济

△庶务科长 锡廕

△收发处长 张玉藻

△校勘 孟昭墉 诸以仁 奎 善 刘景福 赵伯屏△收掌 董清峻 胡庆松 秦化田 史锡华 惠 澂△总理史稿发刊事宜总阅 袁金铠△办理史稿校刻事宜总阅 金梁按：清史馆职名，关外一次本与此相同，独纂修唐恩溥之名误列在协修史思培下误出。关内本与此歧异颇多，附录於后，以供参考。

清史馆职名

馆长 赵尔巽

兼代馆长总纂 柯劭忞

总纂 王树棻

总纂 吴廷燮

总纂 夏孙桐

纂修 金兆蕃

纂修 章钰

纂修 金兆丰

协修 俞陛云

协修 吴怀清

协修 张书云

协修 李哲明

协修 戴锡章

协修 奭良

协修 硃师辙

校勘兼协修 孟昭墉

提调 李经畬

提调 陈汉第

提调 金还

提调 周肇祥

提调 邵章

总纂 缪荃孙 马其昶 秦树声 吴士鉴纂修 王大钧 邓邦述 姚永朴 万本端 张尔田 陈曾则 唐恩溥袁励准王式通 何葆麟 刘师培 夏曾佑协修 张启后 李岳瑞 韩朴存 硃孔彰 姚永概 黄翼曾 陈敬第 吴昌绶吴广霈 罗惇{曰融} 骆成昌 胡嗣芬 李景濂 陈田 檀玑 叶尔恺 瑞洵王崇烈 田应璜 硃希祖 徐鸿宝 蓝钰 刘树屏 杨晋 陈能怡方履中 商衍瀛 赵世骏 袁嘉穀 秦望澜 吴璆 史思培 唐邦治 张仲炘 傅增淯邵瑞彭 陈曾矩校勘 董清峻 周仰公 秦化田 奎善 刘景福 赵伯屏 史锡华 曾恕传收掌 尚希程 王文著 胡庆松 总理史稿发刊事宜 袁金铠

办理史稿校刻 金梁

清史稿校刻记

甲寅年始设清史馆，以赵公尔巽为馆长。修史者有总阅、总纂、纂修、协修及徵访等职，先后延聘百数十人，别有名誉职约三百人。馆中执事，有提调、收掌、科长及校勘等职，亦逾二百人，可谓盛矣。

开馆之初，首商义例。馆内外同人，如于君式枚、梁君启超、吴君士鉴、吴君廷燮、姚君永朴、缪君荃孙、陶君葆廉、金君兆蕃、硃君希祖、袁君励准、王君桐龄等，皆多建议。参酌众见，后乃议定用明史体裁，略加通变。先排史目，凡本纪十二：曰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而宣统纪初拟为今上本纪，后改定。志十六：曰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交通、刑法、艺文、邦交，初拟有国语、氏族、外教三志，皆删。表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诸臣封爵、籓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初以大学士与军机合称宰辅，后改。列传十五：曰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畴人、忠义、孝义、遗逸、艺术、列女、土司、籓部、属国，初拟

有明遗臣、卓行、货殖、客卿、叛臣诸目，皆删并。其取材则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徵访所得，务求传信，不尚文饰焉。

庚申，初稿略备，始排比复辑。丙寅秋，重加修正。自开馆至是，已岁纪一周，其难其慎，盖犹未敢为定稿也。丁卯夏，袁君金铠创刊稿待正之议，赵公韪之，即请袁君总理发刊事宜，而以梁任校刻，期一年竣事。梁拟总阅全稿，先画一而后付刊。乃稿实未齐，且待修正，祇可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矣。是时留馆者仅十馀人，於是公推以柯君劭忞总纪稿，王君树棻总志稿，吴君廷燮总表稿。夏君孙桐、金君兆蕃分总传稿，而由袁君与梁校阅付刊。本纪自太祖至世宗五朝为邓君邦述、金君兆蕃原稿，高宗至穆宗五朝为吴君廷燮原稿，德宗及宣统二朝为瑞君洵原稿，而太祖、圣祖、世宗、仁宗、文宗、与宣统六纪为奭君良复辑，穆、德二纪为李君哲明复辑，柯君皆多删正。志则天文、时宪、灾异为柯君稿；地理为秦君树声原稿，王君树棻复辑；礼为张君书云、王君大钧、万君本端等分稿；职官为金君兆丰、骆君成昌、李君景濂、徐君鸿宝等分稿，皆金君复辑，乐为张君采田稿；舆服为何君葆麟稿，选举为张君启后、硃君希祖、袁君励准等分稿，张君书云复辑；食货为姚君永朴、李君岳瑞、李君哲明、吴君怀清分稿，河渠为何君葆麟等原稿，交通为罗君惇{曰融}等分稿，皆吴君复辑，兵为俞君陛云、秦君望澜、田君应璜、袁君克文等分稿，俞君复辑；刑法为王君式通等分辑，后用许君受衡稿；艺文为章君钰、吴君士鉴原稿，硃君师辙复辑；邦交为李君家驹、吴君广霈、刘君树屏等分稿，戴君锡章复辑。表则诸王、公主、外戚为吴君士鉴原稿，诸臣封爵为刘君师培原稿，军机大臣为唐君邦治原稿，馀皆吴君廷燮稿。列传则后妃、诸王为邓君奭君及金君兆蕃原稿，皆金君复辑；诸臣原稿，凡在馆诸君多有分纂，自开国至乾隆为金君兆蕃复辑，嘉道咸同为夏君孙桐复辑，光宣为马君其昶、金君兆丰复辑，而梁又重补辑之；循吏及艺术皆夏君复辑，儒林为缪君荃孙稿，文苑为马君稿，梁皆补之；畴人为陈君年原稿，柯君复辑，忠义为章君复辑；孝义及列女为金君兆蕃复辑，遗逸为王君树棻及缪君原稿，梁复辑之；土司为缪君稿，籓部蒙古为吴君廷燮稿，西藏为吴君燕绍稿，属国为韩君朴存稿。凡诸稿梁皆校阅，并有参订。惜仓卒付刊，不及从容讨论耳。昔万季野参修明史，总阅全书，事必覈之实录，误者正之，漏者补之，此修史公例，不敢忽也。是秋赵公去世，柯君兼代馆长，一仍旧贯。岁暮校印过半，乃先发行，至今夏全书告成，幸未逾预定之期。袁君创议於先，经营筹画，力任其难，庶几无负赵公之讬。其间数经艰乱，皆幸无阻，良非初料所及。一代国史，所关甚大，其成否亦系乎天焉。初有议宣统纪从阙者，梁以春秋不讳定哀，力争存之；又议断代为史，凡殁於辛亥以后者皆不入传，梁以明末遗臣，史皆并著，且清史实为旧史结束，后将别创新史，体例各异，诸人与清室相终始，岂容泯没，故所补独多。

校刻既竣，略记始末，以备参考。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当别撰校勘记，为将来修正之资，幸甚幸甚。戊辰端节金梁